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本版本是宋代淳熙年间尤袤所刻之李善注本，并以清代胡克家之文选《考异》加注释。

目录 [隐藏]

1 赋甲

1.1 卷一

1.2 卷二

2 赋乙

2.1 卷三

2.2 卷四

3 赋丙

3.1 卷五

3.2 卷六

4 赋丁

4.1 卷七

4.2 卷八

5 赋戊

5.1 卷九

5.2 卷十

6 赋己

6.1 卷十一

6.2 卷十二

7 赋庚

7.1 卷十三

7.2 卷十四

8 赋辛

8.1 卷十五

8.2 卷十六

9 赋壬

9.1 卷十七

9.2 卷十八

10 赋癸

10.1 卷十九

- 11 诗甲
 - 11.1 卷十九
 - 11.2 卷二十
- 12 诗乙
 - 12.1 卷二十一
 - 12.2 卷二十二
- 13 诗丙
 - 13.1 卷二十三
 - 13.2 卷二十四
- 14 诗丁
 - 14.1 卷二十五
 - 14.2 卷二十六
- 15 诗戊
 - 15.1 卷二十七
 - 15.2 卷二十八
- 16 诗己
 - 16.1 卷二十九
 - 16.2 卷三十
- 17 诗庚
 - 17.1 卷三十
 - 17.2 卷三十一
- 18 骚上
 - 18.1 卷三十二
- 19 骚下
 - 19.1 卷三十三
- 20 七上
 - 20.1 卷三十四
- 21 七下 诏册
 - 21.1 卷三十五
- 22 令教文
 - 22.1 卷三十六
- 23 表上
 - 23.1 卷三十七
- 24 表下

- 24.1 卷三十八
- 25 上书 启
- 25.1 卷三十九
- 26 弹事 笺 奏记
- 26.1 卷四十
- 27 书上
- 27.1 卷四十一
- 28 书中
- 28.1 卷四十二
- 29 书下
- 29.1 卷四十三
- 30 檄
- 30.1 卷四十四
- 31 对问 设论 辞 序上
- 31.1 卷四十五
- 32 序下
- 32.1 卷四十六
- 33 颂 赞
- 33.1 卷四十七
- 34 符命
- 34.1 卷四十八
- 35 史论上
- 35.1 卷四十九
- 36 史论下 史述赞
- 36.1 卷五十
- 37 论一
- 37.1 卷五十一
- 38 论二
- 38.1 卷五十二
- 39 论三
- 39.1 卷五十三
- 40 论四
- 40.1 卷五十四
- 41 论五 连珠

41.1 卷五十五
42 箴 铭 诔上
42.1 卷五十六
43 诔下 哀上
43.1 卷五十七
44 哀下 碑文上
44.1 卷五十八
45 碑文下 墓志
45.1 卷五十九
46 行状 吊文 祭文
46.1 卷六十

赋甲

卷一

京都上：班孟坚两都赋二首

两都赋序

西都赋

东都赋

明堂诗

辟雍诗

灵台诗

宝鼎诗

白雉诗

卷二

京都上：

张平子西京赋

赋乙

卷三

京都中：

张平子东京赋

卷四

京都中：

张平子南都赋

左太冲三都赋序

左太冲蜀都赋

赋丙

卷五

京都下：

左太冲吴都赋

卷六

京都下：

左太冲魏都赋

赋丁

卷七

郊祀：

杨子云甘泉赋 并序

耕藉：

潘安仁藉田赋

畋猎上：

司马长卿子虚赋

卷八

畋猎中：

司马长卿上林赋

杨子云羽猎赋并序

赋戊

卷九

畋猎下：

杨子云长杨赋并序

潘安仁射雉赋

纪行上：

班叔皮北征赋

曹大家东征赋

卷十

纪行下：

潘安仁西征赋

赋己

卷十一

游览：

王仲宣登楼赋

孙兴公游天台山赋并序

鲍明远芜城赋

宫殿：

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赋

卷十二

江海：

木玄虚海赋

郭景纯江赋

赋庚

卷十三

物色：

宋玉风赋

潘安仁秋兴赋并序

谢惠连雪赋

谢希逸月赋

鸟兽上：

贾谊鵬鸟赋并序

祢正平鸚鵡赋并序

张茂先鷦鷯赋并序

卷十四

鸟兽下：

颜延年赭白马赋并序

鲍明远舞鹤赋

志上：

班孟坚幽通赋

赋辛

卷十五

志中：

张平子思玄赋

张平子归田赋

卷十六

志下：

潘安仁闲居赋

哀伤：

司马长卿长门赋并序

向子期思旧赋并序

陆士衡叹逝赋并序

潘安仁怀旧赋并序

潘安仁寡妇赋并序

江文通恨赋

江文通别赋

赋壬

卷十七

论文：

陆士衡文赋并序

音乐上：

王子渊洞箫赋

傅武仲舞赋并序

卷十八

音乐下：

马季长长笛赋并序

嵇叔夜琴赋并序

潘安仁笙赋

成公子安啸赋

赋癸

卷十九

情：

宋玉高唐赋并序

宋玉神女赋并序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并序

曹子建洛神赋并序

诗甲

卷十九

补亡：

束广微补亡诗六首

述德：

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

劝励：

韦孟讽谏诗

张茂先励志诗

卷二十

献诗：

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

责躬诗

应诏诗

潘安仁关中诗

公燕：

曹子建公燕诗

王仲宣公燕诗

刘公干公燕诗

应德琰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陆士衡皇太子燕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

陆士龙大将军燕会被命作诗

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谢宣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范蔚宗乐游应诏诗

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

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作诗

丘希范侍燕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沈休文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祖饯：

曹子建送应氏诗

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

潘安仁金谷集作诗

谢宣远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

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

谢玄晖新亭渚别范零陵诗

沈休文别范安成诗

诗乙

卷二十一

咏史：

王仲宣咏史诗

曹子建三良诗

左太冲咏史八首

张景阳咏史

卢子谅览古

谢宣远张子房诗

颜延年秋胡诗

颜延年五君咏五首

阮步兵

嵇中散

刘参军

阮始平

向常侍

鲍明远咏史

虞子阳咏霍将军北伐

百一：

应休琰百一诗

游仙：

何敬宗游仙诗

郭景纯游仙诗七首

卷二十二

招隐：

左太冲招隐诗二首

陆士衡招隐诗

反招隐：

王康琚反招隐诗

游览：

魏文帝芙蓉池作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谢叔源游西池

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翫月

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谢灵运登池上楼
谢灵运游南亭
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
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
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颜延年应诏观北湖田收
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
鲍明远行药至城东桥
谢玄晖游东田
江文通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
沈休文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沈休文宿东园
沈休文游沈道士馆
徐敬业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
诗丙
卷二十三
咏怀：
阮嗣宗咏怀诗十七首
谢惠连秋怀
欧阳坚石临终诗
哀伤：
嵇叔夜幽愤诗
曹子建七哀诗
王仲宣七哀诗二首
张孟阳七哀诗二首
潘安仁悼亡诗三首
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
颜延年拜陵庙作
谢玄晖同谢咨议铜雀台诗
任彦升出郡传舍哭范仆射
赠答一：

王仲宣赠蔡子笃诗
王仲宣赠士孙文始
王仲宣赠文叔良
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四首
刘公干赠徐干
刘公干赠从弟三首
卷二十四
赠答二：
曹子建赠徐干
曹子建赠丁仪
曹子建赠王粲
曹子建又赠丁仪王粲
曹子建赠白马王彪
曹子建赠丁翼
嵇叔夜赠秀才入军五首
司马绍统赠山涛
张茂先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赠张华
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陆士衡答贾长渊并序
陆士衡于承明作与士龙
陆士衡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
陆士衡赠顾交址公真
陆士衡赠从兄车骑
陆士衡答张士然
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陆士衡赠冯文罴
陆士衡赠弟士龙
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
潘正叔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潘正叔赠河阳
潘正叔赠侍御史王元规
诗丁
卷二十五

赠答三：

傅长虞赠何劭王济

郭泰机答傅咸

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陆士龙答兄机

陆士龙答张士然

刘越石答卢谌诗并书

刘越石重赠卢谌

卢子谅赠刘琨并书

卢子谅赠崔温

卢子谅答魏子悌

谢宣远答灵运

谢宣远于安城答灵运

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

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谢灵运酬从弟惠连

卷二十六

赠答四：

颜延年赠王太常

颜延年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

颜延年直东宫答郑尚书

颜延年和谢监灵运

王僧达答颜延年

谢玄晖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

谢玄晖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谢玄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谢玄晖酬王晋安

陆韩卿奉答内兄希叔

范彦龙赠张徐州稷

范彦龙古意赠王中书

任彦升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行旅上：

潘安仁河阳县作二首

潘安仁在怀县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驾
陆士衡赴洛二首
陆士衡赴洛道中作二首
陆士衡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谢灵运过始宁墅
谢灵运富春渚
谢灵运七里濑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初去郡
谢灵运初发石首城
谢灵运道路忆山中
谢灵运入彭蠡湖口
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
诗戊
卷二十七
行旅下：
颜延年北使洛
颜延年还至梁城作
颜延年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
鲍明远还都道中作
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
谢玄晖敬亭山诗
谢玄晖休沐重还道中
谢玄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谢玄晖京路夜发
江文通望荆山
丘希范旦发鱼浦潭
沈休文早发定山
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军戎：

王仲宣从军诗五首
郊庙：
颜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乐府上：
古乐府三首
饮马长城窟行
伤歌行
长歌行
班婕妤怨歌行
魏武帝乐府二首
短歌行
苦寒行
魏文帝乐府二首
燕歌行
善哉行
曹子建乐府四首
箜篌引
美女篇
白马篇
名都篇
石季伦王明君词并序
卷二十八
乐府下：
陆士衡乐府十七首
猛虎行
君子行
从军行
豫章行
苦寒行
饮马长城窟行
门有车马客行
君子有所思行
齐讴行
长安有狭邪行

长歌行
悲哉行
吴趋行
短歌行
日出东南隅行
前缓声歌
塘上行
谢灵运乐府
会吟行
鲍明远乐府八首
东武吟
出自蓟北门行
结客少年场行
东门行
苦热行
白头吟
放歌行
升天行
谢玄晖鼓吹曲
挽歌：
缪熙伯挽歌诗
陆士衡挽歌诗三首
陶渊明挽歌诗
杂歌：
荆轲歌并序
汉高帝歌并序
刘越石扶风歌
陆韩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诗已
卷二十九
杂诗上：
古诗一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青青陵上柏
今日良宴会
西北有高楼
涉江采芙蓉
明月皎夜光
冉冉孤生竹
庭中有奇树
迢迢牵牛星
回车驾言迈
东城高且长
驱车上东门
去者日以疏
生年不满百
凛凛岁云暮
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
明月何皎皎
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
苏子卿诗四首
张平子四愁诗四首
王仲宣杂诗
刘公干杂诗
魏文帝杂诗二首
曹子建朔风诗
曹子建杂诗六首
曹子建情诗
嵇叔夜杂诗
傅休奕杂诗
张茂先杂诗
张茂先情诗二首
陆士衡园葵诗
曹颜远思友人诗
曹颜远感旧诗
何敬祖杂诗

王正长杂诗
枣道彦杂诗
左太冲杂诗
张季鹰杂诗
张景阳杂诗十首
卷三十
杂诗下：
卢子谅时兴
陶渊明杂诗二首
陶渊明咏贫士诗
陶渊明读山海经诗
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
谢惠连捣衣
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
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谢灵运斋中读书
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诗
王景玄杂诗
鲍明远数诗
鲍明远翫月城西门解中
谢玄晖始出尚书省
谢玄晖直中书省
谢玄晖观朝雨
谢玄晖郡内登望
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
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
谢玄晖和徐都曹
谢玄晖和王主簿怨
沈休文和谢宣城
沈休文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沈休文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
沈休文学省愁卧
沈休文咏湖中鴈
沈休文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诗庚

卷三十

杂拟上：

陆士衡拟古诗十二首

拟行行重行行

拟今日良宴会

拟迢迢牵牛星

拟涉江采芙蓉

拟青青河畔草

拟明月何皎皎

拟兰若生朝阳

拟青青陵上柏

拟东城一何高

拟西北有高楼

拟庭中有奇树

拟明月皎夜光

张孟阳拟四愁诗

陶渊明拟古诗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

魏太子

王粲

陈琳

徐干

刘桢

应玚

阮瑀

平原侯植

卷三十一

杂拟下：

袁阳源效白马篇

袁阳源效古

刘休玄拟古二首

拟行行重行行

拟明月何皎皎

王僧达和琅邪王依古
鲍明远拟古三首
鲍明远学刘公干体
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
范彦龙效古
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
古离别
李都尉从军陵
班婕妤咏扇
魏文帝游宴曹丕
陈思王赠友曹植
刘文学感遇楨
王侍中怀德粲
嵇中散言志康
阮步兵咏怀籍
张司空离情华
潘黄门悼亡岳
陆平原羈宦机
左记室咏史思
张黄门苦雨协
刘太尉伤乱琨
卢中郎感交谿
郭弘农游仙璞
张廷尉杂述綽
许征君自序询
殷东阳兴瞩仲文
谢仆射游览混
陶征君田居潜
谢临川游山灵运
颜特进侍宴延之
谢法曹赠别惠连
王征君养疾微
袁太尉从驾淑
谢光禄郊游庄

鲍参军戎行昭
休上人别怨
骚上
卷三十二
屈平离骚经
屈平九歌四首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骚下
卷三十三
屈平九歌二首
少司命
山鬼
屈平九章
涉江
屈平卜居
屈平渔父
宋玉九辩五首
宋玉招魂
刘安招隐士
七上
卷三十四
枚叔七发八首
曹子建七启八首并序
七下 诏 册
卷三十五
七下：
张景阳七命八首
诏：
汉武帝诏
汉武帝贤良诏
册：

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

令 教 文

卷三十六

令：

任彦升宣德皇后令

教：

傅季友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傅季友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文：

王元长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长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表上

卷三十七

孔文举荐祢衡表

诸葛孔明出师表

曹子建求自试表

曹子建求通亲亲表

羊叔子让开府表

李令伯陈情事表

陆士衡谢平原内史表

刘越石劝进表

表下

卷三十八

张士然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

庾元规让中书令表

桓元子荐谯元彦表

殷仲文解尚书表

傅季友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傅季友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任彦升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彦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彦升为萧扬州荐士表

任彦升为褚咨议綦让代兄袭封表

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上书 启

卷三十九

上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

邹阳上书吴王

邹阳狱中上书自明

司马长卿上书谏猎

枚叔上书谏吴王

枚叔上书重谏吴王

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

启：

任彦升奉答敕示七夕诗启

任彦升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

任彦升启萧太傅固辞夺礼

弹事 笺 奏记

卷四十

弹事：

任彦升奏弹曹景宗

任彦升奏弹刘整

沈休文奏弹王源

笺：

杨德祖答临淄侯笺

繁休伯与魏文帝笺

陈孔璋答东阿王笺

吴季重答东阿王笺

吴季重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

谢玄晖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任彦升到大司马记室笺

任彦升百辟劝进今上笺

奏记：

阮嗣宗诣蒋公

书上

卷四十一

李少卿答苏武书

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

杨子幼报孙会宗书

孔文举论盛孝章书

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

书中

卷四十二

阮元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

魏文帝与吴质书

魏文帝与锺大理书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

曹子建与吴季重书

吴季重答东阿王书

应休琰与满公琰书

应休琰与侍郎曹长思书

应休琰与广川长岑文瑜书

应休琰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书下

卷四十三

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

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赵景真与嵇茂齐书

丘希范与陈伯之书

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

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并序

孔德璋北山移文

檄

卷四十四

司马长卿喻巴蜀檄

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

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

锺士季檄蜀文

司马长卿难蜀父老

对问 设论 辞 序上

卷四十五

对问：

宋玉对楚王问

设论：

东方曼倩答客难

杨子云解嘲并序

班孟坚答宾戏并序

辞：

汉武帝秋风辞并序

陶渊明归去来并序

序上：

卜子夏毛诗序

孔安国尚书序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

石季伦思归引序

序下

卷四十六

陆士衡豪士赋序

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任彦升王文宪集序

颂 赞

卷四十七

颂：

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

杨子云赵充国颂

史孝山出师颂

刘伯伦酒德颂

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

赞：

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并序

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

符命

卷四十八

司马长卿封禅文

杨子云剧秦美新

班孟坚典引一首

史论上

卷四十九

班孟坚公孙弘传赞

干令升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干令升晋纪·总论

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

史论下 史述赞

卷五十

史论下：

范蔚宗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范蔚宗宦者传论

范蔚宗逸民传论

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沈休文恩幸传论

史述赞：

班孟坚史述赞三首

范蔚宗后汉书光武纪赞

论一

卷五十一

贾谊过秦论

东方曼倩非有先生论

王子渊四子讲德论并序

论二

卷五十二

班叔皮王命论

魏文帝典论·论文

曹元首六代论

韦弘嗣博弈论

论三

卷五十三

嵇叔夜养生论

李萧远运命论

陆士衡辩亡论上下二首

论四

卷五十四

陆士衡五等论

刘孝标辩命论

论五 连珠

卷五十五

论五

刘孝标广绝交论

连珠：

陆士衡演连珠五十首

箴 铭 诔上

卷五十六

箴：

张茂先女史箴

铭：

班孟坚封燕然山铭并序

崔子玉座右铭

张孟阳剑阁铭

陆佐公石阙铭

陆佐公新刻漏铭并序

诔上：

曹子建王仲宣诔并序

潘安仁杨荆州诔并序

潘安仁杨仲武诔并序

诔下 哀上

卷五十七

诔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诔并序

潘安仁马汧督谏并序
颜延年阳给事谏并序
颜延年陶征士谏并序
谢希逸宋孝武宣贵妃谏并序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

哀下 碑文上

卷五十八

哀下：

颜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谢玄晖齐敬皇后哀策文

碑文上：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并序

蔡伯喈陈太丘碑文并序

王仲宝褚渊碑文并序

碑文下 墓志

卷五十九

碑文下：

王简栖头陀寺碑文

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墓志：

任彦升刘先生夫人墓志

行状 吊文 祭文

卷六十

行状：

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吊文：

贾谊吊屈原文并序

陆士衡吊魏武帝文并序

祭文：

谢惠连祭古冢文并序

颜延年祭屈原文

王僧达祭颜光禄文

京都上

目录 [隐藏]

1 赋甲

1.1 京都上

1.1.1 两都赋序

1.1.2 西都赋

1.1.3 东都赋

1.1.3.1 明堂诗

1.1.3.2 辟雍诗

1.1.3.3 灵台诗

1.1.3.4 宝鼎诗

1.1.3.5 白雉诗

赋甲

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

京都上

两都赋二首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1]

班孟坚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北地人也。年九岁，能属文，长遂博贯载籍。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坐免官，遂死狱中。

两都赋序

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昔成康没而颂声寢，王泽竭而诗不作。言周道既微，雅颂并废也。史记曰：周武王太子诵立，是为成王。成王太子钊立，是为康王。毛诗序曰：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乐稽耀嘉曰：仁义所生为王。毛诗序曰：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然则作诗稟乎先王之泽，故王泽竭而诗不作。作，兴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大汉初定，日不暇给。汉书曰：高祖，姓刘氏，立为汉王，灭项羽，即皇帝位。荀悦曰：讳邦，字季。史记曰：虽受命，而日有不暇给也。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汉书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悦曰：讳彻。汉书曰：孝宣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荀悦曰：讳询，字次卿。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史记曰：金马门者，宦者署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大秘殿北，以阁秘书。汉书曰：武

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论语，子曰：东里子产润色之。剧秦美新曰：制成六经，洪业也。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汉书武纪曰：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东海，获赤鴈，作朱鴈之歌。又曰：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歌。又曰：得宝鼎后土祠傍，作宝鼎之歌。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汉书宣纪曰：神雀元年。应劭曰：前年神雀集长乐宫，故改年也。又曰：五凤元年。应劭曰：先者，凤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诏曰：乃者，凤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黄龙元年。应劭曰：先是黄龙见新丰，因以改元焉。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汉书曰：司马相如，字长卿，为武骑常侍。又曰：虞丘寿王，字子贡，以善格五召待诏，迁为侍中中书，又曰：东方朔，字曼倩，上书自称举，上伟之，令待诏公交车，后拜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又曰：枚皋，字少孺，上书北阙，自称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拜为郎。又曰，王褒，字子渊，上令褒待诏，褒等数从猎，擢为谏大夫。又曰：刘向，字子政，为辇郎，迁中垒校尉。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汉书曰：倪宽，修尚书，以郡选诣博士孔安国，射策为掌固，迁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后，少以才博知名，稍迁御史大夫，辞曰：臣代以经学为家，乞为太常，专修家业。武帝遂用之。汉书曰：董仲舒以修春秋为博士，后为中大夫。又曰：刘德，字路叔，少修黄老术，武帝谓之千里驹，为宗正。又曰：萧望之，字长倩，以射策甲科为郎，迁太子太傅。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广雅曰：抒，倾也。抒，食与切。讽，方凤切。毛诗序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楚词曰：抒中情而属诗。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国语，泠州鸠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说文曰：揄，引也，以珠切。孔安国尚书传曰：扬，举也。毛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汉书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荀悦曰：讳鹜，字太孙。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苍颉篇曰：炳，着明也，彼皿切。论语，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马融曰：三代，夏、殷、周。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麤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尚书，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韩诗鲁颂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稽之上古则如彼

，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都举[2]朝廷以言之。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公羊传曰：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说文曰：城池无水曰隍。周礼曰：囿游之兽。郑玄曰：囿，今之苑。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3]邑之议。长安在西，故曰西土。尚书曰：西土有众。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

西都赋

[4]

西都赋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寔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孝经钩命决曰：道机合者称皇。尚书曰：厥既得吉卜，乃经营。东都有河南洛阳，故曰河洛也。郑玄论语注曰：辍，止也，张卫切。孔安国尚书传曰：康，安也。谷梁传曰：葬我君桓公。我君，接上下也。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广雅曰：摅，舒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蓄，积也。论语，颜渊曰：夫子博我以文。宾曰：「唯唯。礼记曰：父召，无诺，唯而起。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长安。汉书曰：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汉兴，立都长安。左据函谷二嶂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战国策，苏秦曰：秦，东有殽、函之固。盐铁论曰：秦左殽、函。汉书音义，韦昭曰：函谷关。左氏传曰：嶂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风雨也。表，标也。山海经曰：华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毛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枚。毛萇曰：终南，周之南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5]长杨赋曰：命右扶风发人，西自褒斜。梁州记曰：万石城泝汉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盐铁论曰：秦右陇阨。汉书，幸雍白麟歌曰：朝陇首，览西垠。尚书曰：导河自积石，南至于华阴。山海经曰：泾水出长城北。尚书曰：导渭自鸟鼠同穴。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春秋文耀钩曰：春致其时，华实乃荣。左氏传，君子曰：涧溪沼沚之毛。汉书曰：秦地，九州岛膏腴。杨雄卫尉箴曰：设置山险，尽为防御。说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于报切。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汉书音义，文颖曰：关西为横。孔安国尚书传曰：被，及也。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诱曰：四方上下为六合。三成帝畿，谓周、秦、汉也。乐稽嘉耀[6]曰：德象天

地为帝。周礼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记曰：周后稷，名弃，尧、舜时为农师，号后稷，姓姬氏。至孙公刘，周之道兴，至文王徙都丰，武王灭纣。孔安国尚书序曰：汉室龙兴。史记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阳，政并六国，称皇帝。周易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汉书曰：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灊上。又曰：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书雒书曰：河图，命纪也。然五经纬，皆河图也。春秋汉含孳曰：刘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东方，阳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阴所立，义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击秦，枉矢东流，水神哭祖龙。然则[7]成功在西，故都长安。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汉书曰：高祖西都洛阳，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又曰：封张良为留侯也。苍颉篇曰：演，引也。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寔惟作京。天，谓五星也。人，谓娄敬也。皇，谓高祖也。四子讲德论曰：天人并应。毛诗曰：乃眷西顾，此惟与宅。于是睇秦岭，瞰北阜。挟泮灊[8]，据龙首。说文曰：睇，望也，呼衣切。秦岭，南山也。汉书曰：秦地有南山。瞰，视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汉书，文帝曰：以北山石为椁。张揖上林赋注曰：丰水出鄂南山丰谷。汉书曰：灊水出蓝田谷。山海经曰：华山之西，龙首之山也。图皇基于亿载，度[9]宏规而大起。长杨赋曰：规亿载。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万曰亿。尔雅曰：载，年也。小雅曰：羌，发声也。度与羌，古字通。度或为庆也。[10]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高，高祖。汉书[11]，张晏曰：[12]为功最高，而为汉帝太[13]祖，故特起名焉。汉书，孝平皇帝，元帝庶孙。荀悦曰：讳衍。汉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国语曰：天地之所祚。贾逵曰：祚，禄也。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盐铁论曰：秦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郑玄周礼注曰：雉，长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貌，火家切。说文曰：城有水曰池。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周礼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郑玄曰：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也。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阊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说文曰：街，四通也，音佳。尔雅曰：四达谓之衢。字林曰：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汉宫阙疏曰：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郑玄周礼注曰：金玉曰货。薛综西京赋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郑玄礼记注曰：填，满也。填与阊同，徒坚切。又曰：廛，市物邸舍也，除连切。李陵诗曰：红尘塞天地，白日何冥冥。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论语曰：子适卫，冉有仆。子

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诗曰：惠我无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汉书曰：秦地五方杂错，富人则商贾为利。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郑玄周礼注曰：肆，市中陈物处也。左氏传，君子曰：诗云：虽有姬姜，无弃憔悴也。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庄子曰：治州闾乡曲。史记，魏公子无忌曰：平原之游，徒豪举耳。文子曰：智过十人谓之豪。汉书曰：秦地豪桀，则游侠通奸。史记曰：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又曰：孟尝君，名文，姓田氏。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食客数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以歇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又曰：魏公子无忌者，魏安厘王弟也。安厘王封公子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辞曰：朝骋骛乎江皋。说文曰：骋，直驰也。又曰：骛，乱驰也，音务。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郑玄周礼注曰：王国百里为郊。汉书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长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过万人谓之英，千人谓之俊。苍颉篇曰：绂，绶也。说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诗曰：有女如云。相，丞相也。汉书，韦贤为丞相，徙平陵。车千秋为丞相，徙长陵。黄霸为丞相，徙平陵。平当为丞相，徙平陵。魏相为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将军通称也。汉书曰：张汤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为御史大夫，徙茂陵。萧望之为前将军，徙杜陵。冯奉世为右将军，徙杜陵。史丹为大将军，徙杜陵。然其余不在七相之数者，并以罪国除故也。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14]。」文子曰：智过百人谓之杰，十人谓之豪。汉书曰：王莽于[15]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阳、邯郸、临淄、宛、城[16]都市长安皆为五均司市[17]师。三选，谓选三等之人。七迁，谓迁于七陵也。汉书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又元帝诏曰：往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人以奉园陵。自今所为陵者，勿置县邑。然则元帝始不迁人陪陵。自元以上，正有七帝也。春秋汉含孳曰：强干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犹枝也。左传曰：鲁诸大夫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遑蹠诸夏，兼其所有。汉书曰：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为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饶。遑蹠，犹超绝也[18]。遑，音卓。蹠，吕角切。论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上林赋曰：崇山峻嶒崔嵬。杨雄蜀都赋

曰：苍山隐天。韩诗曰：皎皎白驹，在彼空[19]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汉书，东方朔曰：汉兴，去三河之地，止灞、浞以西，都泾、渭之南，北[20]谓天下陆海之地。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商洛缘其隈，鄂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汉书，弘农郡有商县、上雒县。扶风有鄂县、杜阳县。说文曰：隈，水曲也，于回切。孔安国尚书传曰：滨，涯也。又曰：泽鄠曰陂，停水曰池。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言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汉书曰：秦地南有巴、蜀、广、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尔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阴则冠古乱以九峻子红，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古乱，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汉书，谷口县九峻山在西。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汉书，公孙卿曰：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甘泉作延寿馆、通天台。汉宫阙疏曰：甘泉林光宫，秦二世造。汉书曰：王子渊为甘泉颂。又曰：杨子云奏甘泉赋。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插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史记曰：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溉豳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税一锺。命曰郑国渠。又曰：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栌阳，注渭，溉田四千余顷，因曰白渠。人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插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臣瓚案：旧说云，提，撮凡也。言大举顷亩也。韦昭曰：积土为封隈也。毛诗曰：疆埸有瓜。周礼曰：十夫有沟。郑玄曰：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说文曰：塍，稻田之畦也，音绳。尔雅曰：高平曰原，下湿曰隰。周礼曰：以五谷养病。汉书音义，韦昭曰：黍、稷、菽、麦、稻也。毛诗曰：实颖实栗。毛萇曰：颖，垂颖也。小雅曰：禾穗谓之颖。尔雅曰：铺，布也，普胡切。王逸楚辞注曰：纷，盛貌也。棻与纷，古字通。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言通沟大漕，既达河渭，又可以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之流，而与海通其波澜。汉书武纪曰：穿漕渠道[21]渭。如淳曰：水转曰漕。苍颉篇曰：溃、旁决也，胡对切。说文曰：洞，疾流也。国语曰：秦泛舟于河，归余于晋。史记曰：滎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与淮、泗会也。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上囿禁苑，即林苑也。羽猎赋曰：开禁苑。谷梁传曰：林属于山为麓。郑玄周礼注曰：泽无水曰藪。汉书有蜀都[22]汉中郡。缭，犹绕也。三辅故事曰：上林连绵，四百余里。缭，力鸟切。离、别，非一所也。上林赋曰：离宫别馆，弥山跨

谷。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毛诗曰：王在灵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23]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汉书，宣帝诏曰：九真献奇兽。晋灼汉书注曰：驹形，麟色，牛角。又武纪曰：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又曰：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又曰：条枝国临西海，有大鸟，卵如瓮。山海经曰：帝之下都，昆仑之墟，高万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在西北，其高万一千里。子虚赋曰：东注巨海也。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七略曰：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宫；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图法，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杨雄司命[24]箴曰：普彼坤灵，侔天作制。春秋合诚图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宫，大帝室也。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栌椽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列子曰：周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汉书曰：萧何立东阙、北阙。周易曰：丰其屋。汉书曰：萧何作未央宫，潘岳关中记曰：未央宫殿，皆疏龙首山土作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云，埤苍曰：瑰玮，珍琦也。应龙虹梁，梁形似龙而曲如虹也。广雅曰：有翼曰应龙。尔雅曰：螭，虹也。螭，音帝。螭，音董。虹，音红。说文曰：栌，复屋栋也，扶云切。又曰：椽，椽也，梁道切。又曰：翼，屋荣也。尔雅曰：栋谓之桴，音浮。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瑯。言雕刻玉瑨，以居楹柱也。尔雅曰：玉谓之雕[25]。郭璞曰：治玉名也。广雅曰：瑨，瑨也。瑨与瑨，古字通，并徒年切。说文曰：楹，柱也。上林赋曰：华榱璧瑯。韦昭曰：裁金为璧以当榱头。发五色之渥彩，光燭音艳朗以景彰。毛诗曰：颜如渥丹。郑玄曰：渥，厚渍也，乌学切。字林曰：燭，火貌也。于是左啗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虞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七略曰：王者宫中，必左啗而右平。摯虞决疑要注曰：凡太极乃有陛，堂则有阶无陛也。左啗右平，平者，以文砖相亚次也；啗者，为陛级也，言阶[26]级勒啗然，七则切。王逸楚辞注曰：轩，楼板也。周礼，夏后氏世室九阶。郑玄曰：南面三，三面各二也。尔雅曰：宫中门谓之闱，小者谓之闺。毛萇诗传曰：闼，门内也。史记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铸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宫中。徐广曰：鐻，音巨。毛诗曰：设业设虞。毛萇曰：植曰虞，与鐻古字通也。三辅黄图曰：秦营宫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闼，他曷切。仍增崖而衡闼，临峻路而启扉。尔雅曰：仍，因也。仍或为岌，非也。孔安国论语注曰：闼，门限也，胡洫切。又曰：峻，高大也。尔雅曰：闼谓之扉。徇以离宫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宿

，紫宫是环。孔安国尚书传曰：徇，循也。尔雅曰：室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又曰：四方而高曰台。春秋合诚图曰：紫宫，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汉书曰：中宫天极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也。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殫论。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清凉殿、宣室殿、中温室殿、金华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长乐宫有神仙殿。孔安国尚书传曰：殫，尽也。长年亦殿名。增盘崔嵬，登降照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毛萇诗传曰：崔，高大也，兹瑰切。王逸楚辞注曰：嵬，高也，才回切。广雅曰：照，明也，音照。烂，亦明也，力旦切。应劭汉官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郑玄礼记注曰：茵，蓐也，于申切。周易曰：君子以乡晦入宴息也。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27]，安处常宁。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汉书曰：诏掖庭养视。应劭曰：掖庭，宫人之官。汉官仪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辅黄图曰：长乐宫有椒房殿。汉书曰：班婕妤居增城舍。桓子新论曰：董贤女弟为昭仪，居舍号曰椒风。汉宫阁名，长安有合欢殿、披香殿、鸳鸯殿、飞翔殿。余亦皆殿名。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裹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汉书曰：孝成赵皇后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璧带，往往为黄金缸，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音义曰：谓璧中之横带也。引汉书注云音义者，皆失其姓名，故云音义而已。说文曰：缸，鞞铁也。列钱，言金缸衔璧，行列似钱也。缸，古双切。说文曰：裹，缠也，于劫切。又曰：纶，纠青丝绶也。淮南子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高诱曰：随侯，汉中[28]国姬姓诸侯也。随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夜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随侯之珠。盖明月珠也。李斯上书曰：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张揖上林赋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青曰翠。韵集曰：玫瑰，火齐珠也。战国策，应侯谓秦王曰：梁有悬黎，楚有和璞，而为天下名器。左氏传曰：晋荀息请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许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诱以随侯为明月。许慎以明月为夜光。班固上云随侯明月，下云悬黎垂棘，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非随珠明月矣。以三都合为一宝，经典不载夜光本末，故说者参差矣。西京赋曰：流悬黎之夜光。吴都赋曰：随侯于是鄙其夜光。邹阳云：夜光之璧。刘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宝玉径尺，置于庑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则夜光为通称，不系之于珠璧也。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礪碱彩致，琳莅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汉书曰：昭阳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然墀以髹漆，故曰玄也。扣砌，以玉饰砌也。说文曰

：扣，金饰器，枯后切。广雅曰：砌，庀也，且计切。说文曰：礪，石之次玉也，如究切。碱，礪类也，音戚。郑玄礼记注曰：致，密也。郭璞上林赋注：莅，玉名也。张揖上林赋注曰：莅，石次玉也。广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曰：昆仑山有碧树在其北。高诱曰：碧，青石也。韩诗曰：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薛综西京赋注曰：飒纚，长袖貌也。飒，思合切。纚，山绮切。说文曰：绮，文缯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组，绶也。楚辞曰：佩缤纷其繁饰。王逸曰：缤纷，盛貌也。缤，匹人切。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彼郑国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汉书曰：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又赞曰：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正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婕妤视上卿，姪娥视中二千石，俗[29]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二千石，八子视千石，充依[30]视千石，七子视八百石，良人视七百石，长使视六百石，少使视四百石，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毛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史记，华阳夫人姊说夫人曰：不以繁华时树本。方言曰：迭，代也，徒结切。姪，音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尚书曰：百寮师师。汉书曰：萧何，沛人。汉王即皇帝位，拜何为相国。又曰：曹参，沛人也，代萧何为相国。又曰：魏相，字弱翁，济阴人也。宣帝即位，代韦贤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鲁国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为丞相。孔安国尚书传曰：谋，谟也。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李陵报苏武书曰：其余佐命立功之士。易干凿度曰：代者赤兑；黄，佐命。宋衷曰：此赤兑者，谓汉高帝也。黄者，火之子，故佐命，张良是也。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礼记曰：保者慎其身以辅翼之。长杨赋曰：今朝廷出凯悌，行简易。四子讲德论曰：秦之时，处位任政者并施螫毒。说文曰：螫，行毒也，舒亦切。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着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孔丛子曰：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其乐和，乐和则天下且由应之，况百兽乎？汉书曰：萧何薨，曹参代之。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以宁一。又景帝诏曰：歌者，所以发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嘉奏曰：高皇帝宜为太祖，孝文帝宜为太宗。史记，太史公曰：成王作颂，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孟子曰：膏泽下于民。孔安国尚书传曰：黎，众也。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三辅故事曰：天禄阁在大[31]殿北，以阁秘书。石渠，已见上文。然同卷再见者，并云已见上文，务从省也。他皆类此。尔雅曰：惇，勉

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诲，教也。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安国尚书传曰：稽，考也。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殫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汉书曰：严助为会稽太守，帝赐书曰：君猷承明之庐。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门外。金马，已见上文。大雅，谓有大雅之才者。诗有大雅，故以立称焉。汉书，武帝曰：司马相如之伦，皆辨智闳达。元元本本，谓得其元本也。孔丛子曰：苾弘曰：仲尼洽闻强记。孝经钩命决曰：丘掇秘文。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乐汁图曰：钩陈，后宫也。服虔甘泉赋注曰：紫宫外营，勾陈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综西京赋注曰：严更，督行夜鼓也。汉书曰：奉常掌礼仪，属官有五经博士。天曰：匡衡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32]。又曰：秦分天下为郡县。又曰：兴廉举孝也。虎贲赆衣，阉尹阉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尚书，周公曰：缀衣虎贲。公羊传曰：赆，犹缀也。赆，之锐切。周礼曰：内小臣奄，上士，又有阉人、寺人。汉书曰：太后盛服，坐武帐，武士陛戟，陈列殿下也。周庐千列，徼道绮错。史记，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汉书音义，张晏曰：直宿曰庐。汉书曰：中尉掌徼循京师。如淳曰：所谓游徼循禁，备盗贼也。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辇路，辇道也。上林赋曰：辇道纚属。如淳曰：辇道，阁道也。司马彪上林赋注曰：除，楼陛也。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紧道而超西墉，搃建章而连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汉书曰：高祖至长安，萧何作未央宫。三辅旧事曰：桂宫内有明光殿。毛萇诗传曰：弥，终也。方言曰：亘[33]，竟也。亘与涉古字通。汉书曰：高祖修长乐宫。薛综西京赋注曰：紧，阁道也，丁邓切。毛萇诗传曰：墉，城也。方言曰：搃，同也，音义与混同，胡本切。汉书曰：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南有璧门之属。汉书音义，应劭曰：觚，八觚有隅者也，音孤。说文曰：棱，瓜也，瓜与觚同。棱，落登切。三辅故事曰：建章宫阙上有铜凤皇。然金爵则铜凤也。内则别风之[34]嵯峤，眇丽巧而耸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馿娑，洞杙诣以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三辅故事曰：建章宫东有折风阙。关中记曰：折风，一名别风。广雅曰：嵯峤，高也。嵯，兹尧切。汉书曰：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然前殿则正殿也。长门赋曰：正殿嵬以造天，其高临乎未央。高之甚也。崔嵬，高貌也。关中记曰：建章宫有馿娑、骀荡、杙诣、承光四殿。馿，素合切。娑，苏可切。骀，音殆。杙，乌诣切。天梁，亦宫名也。尔[35]雅曰：盖戴，覆也。激日景而纳光，言宫殿光辉，外激于日，日景下照，而反纳其光也。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旃楣。虽轻迅与僿狡，犹褻眙而不能阶。汉书曰

：孝武立神明台。王逸楚辞注曰：偃蹇，高貌也。公羊传曰：跻者何？跻，升也。三苍曰：轶，从后出前也，余质切。汉书音义，韦昭曰：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尸子曰：虹霓为析翳。棼，已见上文。尔雅曰：楣谓之梁，靡饥切。方言曰：僂，轻也，芳妙切。郑玄礼记注曰：狡，疾也，古饱切。字书曰：愕，惊也，五各切。字林曰：眙，惊貌，敕吏切。攀井干而未半，目眙转而意迷。舍楛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汉书曰：武帝作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干，音寒。司马彪庄子注曰：井干，井栏也。然积木有若栏也。苍颉篇云：眙，视不明也，侯遍切。说文，楛，楛间子也，力丁切。王逸楚辞注曰：槛，楛也，胡黯切。说文曰：稽，留止也。长门赋曰：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辞注曰：怳，失意也，况往切。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窳而不见阳。广雅曰：惩，恐也。楚辞曰：寤从容以周流，聊逍遥而自恃。毛诗序曰：彷徨不忍去。淮南子曰：甬道相连。高诱曰：甬道，飞阁复道也。说文，萦纡，犹回曲也。又曰：杳，杳窳也。广雅曰：窳[36]窳，深也。窳与杳同，乌鸟切。窳，他吊切。毛萇诗传曰：阳，明也。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广雅曰：排，推也，簿阶切。闼，门闼也。楚辞曰：忽反顾而游目。王逸楚辞注曰：洋洋，无所归貌。前唐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嵯嵯[37]。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汉书曰：建章宫，其西则有唐中数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台[38]梁，象海中仙山。如淳曰：唐，庭也。尚书曰：汤汤洪水方割。苍颉篇曰：涛，大波。尚书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国曰：海畔山也。毛诗曰：应门将将。说文曰：滥，泛也，力暂切。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嵯嵯，金石峥嵘。神木、灵草，谓不死药也。史记曰：三神山，仙人不死药皆在焉。杜预左氏传注曰：岩，险也。说文曰：峻，峭高也。峻，思俊切。嵯，高貌也，慈由切。尔雅曰：峯者，厓芽也，慈恤切。郭璞方言注曰：峥嵘，高峻也。峥，力耕切。嵘，胡萌切。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竭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言承露之高也。汉书曰：孝武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方言曰：擢，抽也，达卓切。金茎，铜柱也。王逸楚辞注曰：埃，尘也。许慎淮南子注曰：竭[39]，埃也，竭与壻同，于害切。鲜，絜也。楚辞曰：天白颢颢。说文曰：颢，白貌，胡晷切。鲜，或为厘，非也。骋文成之丕诞，驰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非吾人之所宁。」汉书曰：齐人李少翁以方术见上，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宫，中为台，画天、地、泰一诸

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乐成侯登上书言栾大，天子见大悦。曰：臣之师，有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为五利将军。毛萇诗传曰：刑，法也。列仙传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又曰：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圉。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史记，相如封禅书曰：斯事天下之壮观。礼记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毛诗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阒，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尚书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又曰：华阳黑水惟梁州。然则南方多兽，故命使之。枚乘兔园赋曰：翱翔群熙，交颈接翼。水衡虞人，修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周礼，水[40]衡。郑玄曰：川，流水也；衡，平其大小也。周礼曰：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郑司农曰：表，所以识正行列也。司马彪续汉书曰：将军皆有部，大将军营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罟网连纆，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郑玄礼记注曰：兽罟曰罟，扶流切。纆，罟之网[41]也，胡萌切。方言曰：络，绕也，来各切。羽猎赋曰：涣若天星之罗。韩子曰：云布风动。于是乘銮[42]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蔡雍独断曰：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于乘舆也。又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法驾。司马彪曰：法驾，六马也。汉书武纪曰：长安作飞廉馆。遂绕酆鄗，历上兰。六师发逐，百兽骇殫。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复。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世本曰：武王在酆、鄗。杜预左氏传注曰：酆，在始平酆[43]东，孚宫切。说文曰：镐，在上林苑中。镐与鄗同，胡道切。三辅黄图曰：上林有上兰观。尚书曰：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又曰：百兽率舞。震震爚爚，光明貌也。震，之人切。字指曰：儵爚，电光也，弋灼切。说文曰：电，阴阳激耀也。汉书曰：一败涂地，广雅曰：涂，污也。反复，犹倾动也。字林曰：蹂，践也，汝九切。说文曰：躪，辄也。躪与躪同，力振切。拗，犹抑也，于六切。尔乃期门饮飞，列刃钻鏃，要趺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迭双。汉书，武帝与北地良家子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又曰：饮飞，掌弋射。饮，音次。苍颉篇曰：攒，聚也。钻与攒同，作官切。尔雅曰：金鏃箭羽，谓之鏃，胡沟切。广雅曰：趺，奔也，古穴切。孔安国尚书传：机，弩牙也。说文曰：掎，偏引也，居蚁切。又曰：匈奴名引弓曰控。控，引也。飏飏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飏飏纷纷，众多之貌也。说文曰：飏，古飏字也，俾姚切。周礼曰：矰，矢也。郑玄曰：结缴于矢谓之矰。矰，高也。说文曰：缴，生丝缕也，之若切。又曰：洒，所买切。平原赤，勇士厉

，猿狖失木，豺狼慑窜。郭璞山海经注曰：猿，似猕猴而大，臂长便捷，色黑。苍颉篇曰：狖，似狸，与救切。尔雅曰：豺，狗足。郭璞曰：脚似狗也。说文曰：狼，似犬，锐头白颊。淮南子曰：猿狖颠蹶而失木。郑玄毛诗笺曰：慑，惧也，章涉切。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尔雅曰：潜，深也。慎子曰：兽伏就秽。字书曰：秽，芜也。尔雅曰：兕，似牛。广雅曰：蹶蹶，跳也。蹶，居卫切。蹶，徒帝切。跳，达雕切。许少施巧，秦成力折。猗儻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许少、秦成，未详。说文曰：捉，搯也。搯与扼，古字通，于责切。王弼周易注曰：噬，啮也，音誓。郑玄礼记注曰：挫，折也，祖过切。何休公羊传[44]曰：脰，颈也，徒镂切。尔雅曰：暴虎，徒搏也。郭璞曰：空手执曰搏，补洛切。挟师豹，拖熊螭。曳犀牦，顿象罍。超洞壑，越峻崖。蹶崐岩，巨石隕。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尔雅曰：狻猊，如麋猫，食虎豹。郭璞曰：即师子也。狻，先丸切。猊，五奚切。麋，音栈。猫，音苗。说文曰：拖，曳也，徒可切。熊，兽，似豕，山居，冬蛰。欧阳尚书说曰：螭，猛兽也，敕离切。郭璞山海经注曰：犀，似水牛而猪头，黑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又曰：牦，黑色，出西南徼外，力之切。又曰：象，兽之最大者也，长鼻，大者牙长丈。尔雅曰：罍，似熊而黄色。毛萇诗传曰：崐岩，[45]高峻之貌也，七咸切。说文曰：仆，顿也。尔雅曰：殄，尽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夷，杀也。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压，兽相枕藉。汉书宣纪曰：行幸长[46]杨宫属玉观。服虔曰：以玉饰，因名焉。三辅黄图曰：上林有长杨宫，尔雅曰：阁[47]谓之台，有木谓之榭，辞夜切。羽猎赋曰：三军忙[48]然。楚辞曰：山萧条而无兽。左氏传曰：投诸四裔，以御螭魅。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鱼，腾酒车以斟酌。割鲜野食，举烽命醕。左氏传曰：归胙于公。毛诗曰：鱼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鱼，薄交切。子虚赋曰：割鲜染轮。孔安国尚书传曰：鸟兽新杀曰鲜。方言曰：烽，虞，望也。郭璞曰：今烽火是也。说文曰：醕，饮酒尽，子曜切。飧赐毕，劳逸齐。大路鸣銮，容与徘徊。礼记，大路者，天子之车也。白虎通曰：天子大路。周礼曰：巾车掌玉辂。凡驭辂仪，以銮和为节。郑玄曰：銮在衡，和在轼，皆以金铃也。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茝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49]布绣，潏耀乎其陂。三辅黄图曰：上林有豫章观。汉书曰：武帝发谪吏穿昆明池。汉宫阙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毛诗曰：倬彼云汉。苍颉篇曰：蔚，草木盛貌。说文曰：堤，塘也，都奚切。尔雅曰：芹茝，靡芜。郭璞曰：香草也。茝，齿改切。汉书曰：华晔晔，固灵

根。说文曰：晔，草木白华貌。毛诗曰：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毛苌曰：猗猗，美貌。说文曰：摛，舒也，敕离切。杨雄蜀都赋曰：丽靡摛潏，若挥锦布绣。鸟则[50]玄鹤白鹭，黄鹄鸪鹑。鸪鹑鸪鹑，鳧鹭鸿鴈。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上林赋曰：轮玄鹤。尔雅曰：鹭，舂锄。郭璞曰：白鹭也。说文曰：鸪，黄鹄也。尔雅曰：鸪，头鸪。郭璞曰：似鳧。鸪，鸟绞切。鸪，呼交切。毛苌诗传曰：鸪，水鸟也。尔雅曰：鸪，麋鸪也。鸪，音括。郭璞曰：即鸪鸪也。郭璞上林赋注曰：鸪，似鴈，无后指。鸪，音保。杜预左氏传注曰：鸪，水鸟也，五激切。尔雅曰：舒鳧，鹭。毛苌诗传曰：鳧，水鸟。郑玄诗笺曰：鹭，鳧属也。毛苌诗传曰：大曰鸿，小曰鴈。孝经钩命决曰：云委雾散。于是后宫乘輶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埤苍曰：輶，卧车也，士眼切。淮南子曰：龙舟鹳首，浮吹以虞。桓子新论曰：乘车，玉爪华芝及凤皇三盖之属。上林赋曰：乘法驾，建华旗。高诱淮南子注曰：祛，举也。刘歆甘泉赋曰：章黼黻之文帷。澹淡，盖随风之貌也。澹，达滥切。淡，徒敢切。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警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方言曰：楫谓之棹，直教切。说文曰：讴，齐歌也，于侯切。汉武帝秋风辞曰：箫鼓鸣兮发棹歌。尔雅曰：越，扬也。声类曰：警，音大也，呼宏切。韩诗曰：翰飞厉天。薛君曰：厉，附也。说文曰：翔，回飞也。方言曰：窥，视也，缺规切。招白鹇，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西京杂记曰：闽越王献高帝白鹇、黑鹇各一双。尔雅曰：下，落也。战国策，更羸曰：臣能虚发而下鸟。[51]说文曰：揄，引也，音头。文竿，竿以翠羽为文饰也。毛诗曰：籊籊竹竿。尔雅曰：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他合切。抚鸿置，御辇缴。方舟并鹭，俛仰极乐。尔雅曰：鹭谓之置。置，翳也，竹劣切。郭璞曰：鹭，音壁。尔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并两船。庄子曰：俛仰之间。杜预左氏传注曰：俛，俯也，音免。遂乃风举云摇，浮游溥览。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孔安国尚书传曰：薄，迫也。河，黄河也。华，华山也。汉书，右扶风美阳县有岐山。又右扶风有雍县也。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謠谣，第从臣之嘉颂。尚书曰：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列子曰：昔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乱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人，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汉书曰：宣帝颇好儒术，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也。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循[52]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周易曰：食旧德，贞厉终吉。汉书音义，如淳曰：今陇西俗，麻田

岁岁粪种，为宿畴也。尚书曰：浚畎涂。孔安国曰：广尺深尺曰畎，古犬切。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时，贾便其肆，农安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循[53]其道。谷梁传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农人，有工人。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

东都赋

东都赋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论语曰：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汉书曰：人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嗜欲，故谓之俗。郑玄礼记注曰：矜，谓自尊大也。汉书，田肯曰：秦带河阻山。史记曰：秦武王卒，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又曰：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始皇帝也。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言焉。汉书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高祖五年诛项羽，故曰数期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燮四时曰期。六籍，六经也。封禅书曰：六经载籍之传。左氏传曰：籍谈司晋之典籍。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民。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娄敬，已见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见。余皆类此。汉书曰：萧何修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毋令后代有以加也。上说之。吾子曾不是睹，顾曜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言吾子不睹度势权宜之由，反以后嗣末造而自眩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仪礼曰：愿吾子教之。郑玄曰：吾子，相亲辞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称。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东观汉记曰：建武，光武年号也。永平，孝明年号也。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顺以寂漠，质直以素朴。高诱曰：太清，无为之化。

「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汉书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摄，后即天子位。贾逵国语注曰：祚，位也。尚书曰：我则致天之罚。六合，已见上文。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郭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尚书曰：生人保厥居。杜预左氏传注曰：几，近也，渠机切。周礼，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祀。礼记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杜预左氏传注曰：郭，郭也，芳俱切。杨子法言，秦将白起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记曰：周孝王分非子土为附庸，邑秦，至始皇初并天

下。又曰：项籍，下相人，自立为西楚霸王。周易曰：上古结绳，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尚书曰：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国曰：言百姓兆人，诉天地也。毛诗曰：皇矣上帝。又曰：天命降监，下人有严。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于是圣皇乃握干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谓光武也。东观汉记曰：光武皇帝，讳秀。王莽末，荆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凤为之渠率，上遂率舂陵子弟随之。王莽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来征。上入昆阳，城中兵下，昆阳谷少，留王凤令守城。夜出城南门，二公兵到，遂还昆阳城。时上遂选精兵三千人奔陈，二公大奔北，杀王寻。昆阳城中兵亦出，中外并击，二公大众遂溃乱奔走，赴水溺死以万数，潢水为之不流。尔雅曰：疾雷为霆。左氏传，吴子之弟蹶由谓楚子曰：今君奋焉，震雷凭怒。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东观汉记曰：圣公为天子，以上为大司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尚书曰：至于北岳。东观汉记曰：诸将请上尊号皇帝，于是乃命有司设坛场于郾之阳千秋亭五成陌。皇帝即位，改郾为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遂定都焉。春秋汉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也。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礼记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大丈夫恬然无为，与造化逍遥。高诱曰：造化，天地也。乐纬曰：殷汤改制易正，荡涤故俗。体元立制，继天而作。左氏传，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为一。谓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谷梁传曰：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周易曰：神农氏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尔雅曰：系，继也，奚计切。汉书，刘向高祖颂曰：汉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国尚书传曰：尧以唐侯升为天子。东观汉记曰：光武皇帝，高祖九叶孙。汉书，王太后诏曰：奉天地而成施，化群生而茂育。汉书曰：群生嘒嘒。音湛。国语曰：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记，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也。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治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险易，喻治乱也。周易曰：辞有险易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又曰：汤、武革命。尔雅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毛诗序曰：厚人伦。礼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始画八卦。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汉书

曰：昔在黄帝，画野分州，周易曰：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货。黄帝、尧、舜氏剡木为舟，剡木为楫。礼记曰：圣人殊徽号，异器械。郑玄曰：器械，礼乐之器及兵甲也。史记曰：黄帝名轩辕。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尚书，武王曰：今予惟龚行天之罚。周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礼含文嘉曰：汤、武顺人心应于天。史记曰：天乙立，是为成汤。汤伐夏桀，桀奔于鸣条，汤践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发之立，是为武王。伐殷纣，纣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尚书曰：盘庚迁于殷。史记，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都，行汤之政，然后殷复兴也。谓盘庚为宗，班之误欤？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书召诰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国曰：今来居洛邑，地势之中也。春秋命历序曰：成、康之隆，醴泉踊出。孝经钩命决曰：俱在隆平，优劣殊迹。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合乎高祖。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余岁，若合符节也。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论语，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孙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必矣。尚书曰：允恭克让。汉书曰：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荀悦曰：讳恒。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司马彪续汉书曰：建武三十二年，上斋，读河图会昌符，言九叶封禅。礼记曰：仲尼宪章文、武。尚书云：粤若稽古帝尧。汉书武纪曰：上登封泰山。又宣纪曰：尊孝武皇帝庙为世宗庙。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

「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袞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东观汉记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东海王为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祀毕，登灵台。二月，上初临辟雍，行大射礼。汉书曰：武帝时，河间献王来朝，对三雍宫。应劭曰：辟雍、明堂、灵台也。东观汉记，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周礼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郑玄曰：袞，卷龙衣也。续汉书曰：明帝为光武起庙，号世祖庙。东观汉记，孝明诏曰：璇玑铃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雅，会明帝改其名郊庙乐曰太子乐，正乐官曰太子乐官，以应图讖。乃动大辂，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渚幽。东观汉记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长安。周易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也。礼记逸礼曰：王者以巡狩之礼，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谓天子巡行守牧也。有无，谓风俗善恶也。尚书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南暨声教。然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论语，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诸夏，已见西都赋。其异篇再见者，并云已见某篇。他皆类此。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言奢俭合礼，故奢者不可而踰，俭者不能更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苹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顺流泉而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讳顺，故改为填。毛诗曰：鱼在在藻。苹，亦水草，故连言之。说文曰：潜，藏也。韩诗曰：东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毓与育，音义同。毛诗传曰：古有梁邹。梁邹者，天子之田也。毛诗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若乃顺时节而搜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左氏传，臧僖伯曰：春搜、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又曰：大阅，简车马。讲武，已见上文。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田不以礼曰暴天物。风，国风，驹虞、駉铁是也。雅，小雅，车攻、吉日是也。历驹虞，览駉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輿乃出。毛诗序曰：驹虞，搜田以时，仁如驹虞也。又曰：駉铁，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车攻，宣王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汉书：景帝诏曰：礼官具礼仪。乘輿，已见上文。于是发鲸鱼，铿华钟。尚书大传曰：天子左五钟，天子将出则撞黄钟，右五钟皆应。薛综西京赋注曰：海中有大鱼曰鲸，海边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鲸鱼击蒲牢，辄大鸣。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者，为鲸鱼。钟有篆刻之文，故曰华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琴丽，龠銮玲珑。天官景从，寝威盛容。辂，已见西都赋。周易曰：时乘六龙。凤盖，已见上文。刘歆七略曰：羽盖琴丽，纷循悠悠。说文曰：琴，大枝条。琴，音林。丽，音离。和銮，已见上文。埤苍曰：玲珑，玉声也。玲，力经切。珑，力东切。蔡雍独断，百官小吏曰天官。焦贡易林曰：龙渴求饮，黑云景从。寝威，寝其威武也。寝或为侵。龠与和，音义通。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山灵，山神也。属御，属车之御也。方神，四方之神也。韩子曰：师旷谓晋平公曰：黄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风伯进扫，雨师洒道。风俗通曰：雨师，毕星也；风伯，箕星也。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竞野，戈鋌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蔡雍独断曰：大驾，备千乘万骑。毛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说文曰：鋌，小矛也，音澶。又曰：彗，扫竹也，苏类切。左氏传曰：晋人假羽旄于郑。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燭生风，欲野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说文曰：焱，火华也，弋剑切。字林曰：炎，火光，于拊切。说文曰：欲，啜也，火合切。歎，吹气也，敷闷切。公羊传曰：地震者何？地动也。

震，协韵音真。遂集乎中囿，陈师按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毛诗曰：陈师鞠旅。汉书音义，臣瓚曰：律说云：勒兵而守曰屯。部曲，已见上文。骈，犹并也，步田切。汉书曰：从胡人大校猎。如淳曰：合军聚众，有幡校鞞鼓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百人为一队，徒对切。然后举烽伐鼓，申令三驱。輶车霆激，骁骑电鹜。毛诗曰：钲人伐鼓。钲，之成切。孔安国尚书传曰：师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难之义。周易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毛诗曰：輶车鸾镳。毛萇曰：輶，轻也。说文曰：骁，良马也。由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左氏传曰：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括地图曰：夏德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经南方。孟子曰：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不获一禽。反曰：天下贱工也。王良请复之，一朝而获十。反曰：良工也。简子曰：吾使汝掌乘。王良曰：不可，吾为范我驱驰，终日不获一焉。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刘熙曰：横而射之曰诡遇。说文曰：睨，视也，音递。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盘，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倾。先驱复路，属车案节。倏忽，疾也。高唐赋曰：举功先得，获车已实。郑玄礼记注曰：极，尽也。尔雅曰：盘，乐也。踠，屈也，于远切。先驱，则前驱也。周礼曰：王出入，则自左馭而前驱。汉书音义曰：大驾，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子虚赋曰：案节未舒也。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左氏传，郑子大叔曰：为五牲三牺。杜预曰：五牲，麋、鹿、雉、狼、兔。三牺，祭天、地、宗庙三者之牺也。周礼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礼。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毛诗曰：怀柔百神。覲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东观汉记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礼毕，升灵台。三月，上初临辟雍，行大射礼。周书曰：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乐，颁度量。礼记曰：天子辟雍。毛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郑玄毛诗笺曰：天子有灵台，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尚书曰：休征。孔安国曰：叙美行之验也。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周易曰：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礼记曰：布德和令。字书曰：瞰，望也，苦暂切。汉书，诏曰：投诸四裔。又曰：威棱憺乎邻国。李奇曰：神灵之威曰棱。西荡河源，东澹海澹。北动幽崖，南耀朱垠。汉书曰：汉使张骞穷河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墟。毛诗曰：寘之河之澹兮。毛萇曰：澹，劭也。尚书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南方也。甘泉赋曰：南炀丹崖。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訾水栗，奔走而来宾。孝武耀威，匈奴远慑。孝宣修德，呼韩入臣。举前代之盛犹不如今。说文曰：訾，失气也，章涉切。遂绥哀牢，开永昌。东观汉记曰：以益

州徼外哀牢王率众慕化，地旷远，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汉书，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三朝，岁首朔日也。汉书，谷永上书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蚀之于三朝之会。周礼曰：时见曰会，殷眺曰同。贾逵国语注曰：膺，犹受也。诸夏，已见上文。其事烦已重见及易知者，直云已见上文，而它皆类此。毛诗曰：因时百蛮也。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汉书成纪曰：三辅长无供帐繇役之劳。张晏曰：帐，帷帐也。洛阳宫舍记有云龙门。百僚，已见上文。尚书曰：班瑞于群后。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飧。左氏传，孟献子言于公曰：臣闻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毛诗曰：我有旨酒。说文曰：鍾，酒器也。孔丛子曰：尧饮千鍾。毛诗曰：我姑酌彼金罍。汉书音义曰：觴，爵也。珍，八珍也。大戴礼曰：牛曰太牢。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鍠，管弦烨煜。蔡雍礼乐志曰：汉乐有四品。一，天子乐，郊祀陵庙殿中诸会食举也。礼记曰：客出以雍彻。周礼曰：太师，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郑玄曰：金，钟罍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浅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礼记曰：子夏曰：钟声铿。铿，苦耕切。鍠，亦声也，呼萌切。烨煜，声之盛。煜，由鞠切。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左氏传曰：子曰：五声六律。杜预曰：五声，宫、商、角、征、羽也。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阳为律，阴为吕。此十二月之气也。尚书禹贡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序惟歌。谷梁传曰：舞夏，天子八佾。马融论语注曰：佾，列也。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论语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泰古，泰古之乐也。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僛侏兜离，罔不具集。孔安国尚书传曰：间，迭也，古莧切。毛萇诗传曰：舞四夷之乐，大德广所及也。孝经钩命决曰：东夷之乐曰侏，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株离，北夷之乐曰僛。毛萇诗传曰：东夷之乐曰鞞，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然说乐是一，而字并不同，盖古音有轻重也。僛，音禁。侏，莫芥切。兜，丁侯切。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浹，群臣醉。降烟熅，调元气。毛诗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也。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撞，犹击也。尚书大传曰：天子将入，则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之。

「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又沐浴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

也，孝经曰：故得万国之欢心。沐浴膏泽，已见西都赋。尚书曰：分命羲叔，平秩东作。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纆，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左氏传，季桓子曰：旧章不可忘也。汉书曰：文帝躬节俭素也。汉书，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农也；末，贾也。淮南子曰：守道顺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犹发其源而壅其流也。礼记曰：女织纆组紃。杜预左氏传注曰：织纆，紃繒布也。毛萇诗传曰：耘，除草也。礼记曰：器用陶匏，尚礼杀也。庄子曰：捐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尚富贵也。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杨雄集曰：涤瑕荡秽而犹若然。毛萇诗传曰：瑕，犹过也。字书曰：秽，不絜清也。淮南子曰：镜大清者视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顺以寂漠。尚书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除其嗜欲，优游委纵。又曰：吾所谓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礼记，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尚书传曰：天下诸侯，受命于周，莫不磬折，玉音金声。是以四海以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汉书曰：平帝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韦昭曰：小于乡曰聚。尚书曰：受率其旅若林。毛诗曰：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又曰：献酬交错。论语，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毛萇诗传曰：莘莘，众多也。莘，所巾切。礼记曰：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方，贵人声也。诗序曰：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谗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毛诗曰：宾尔笱豆，饮酒之饫。毛萇曰：不脱屣升堂谓之饫。薛君韩诗章句曰：饮酒之礼，下跪而上坐者谓之宴。尚书曰：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字林曰：谗，美言也，音党。淮南子曰：故圣人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行于四海。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尚书有虞书、夏书。毛诗有周诗、商颂。周易曰：古者，庖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史记，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记作春秋。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班固汉书游侠传论曰：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论语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又曰：由，知德者鲜矣！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

，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史记曰：秦僻在雍州。毛诗序，秦风曰：襄公能备其兵甲以讨西戎。战国策，苏秦说孟尝君曰：秦，四塞之国也。高诱曰：四面有山关之固，故曰四塞之国。防御，已见上文。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汉书，上曰：智略辐凑。秦岭九峻则工切，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尔雅曰：江、河、淮、济为四渎。又曰：泰山为东岳，霍山为南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周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建章、甘泉，已见上文。礼含文嘉曰：天子灵台，以考观天人之际，法阴阳之会也。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壅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辅黄图曰：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游侠踰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游侠，已见上文。汉帝年纪曰：禁踰侈。尔雅曰：翼翼，恭也。毛诗曰：济济多士。毛萑曰：多威仪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史记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宫，未成，欲更择令名。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公羊传曰：天王出居于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赧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授子以五篇之诗。」说文曰：矍，惊视貌也，许缚切。公羊传，赵盾逡巡北面再拜。郭璞尔雅注曰：逡巡，却去也。周书曰：临摄以威面气赧。赧，犹恐惧也，徒颊切。孔子三朝记曰：孔子受业而有疑，捧手问之，不当避席。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杨雄、相如，辞赋之高者，故假以言焉。非唯主人好学而富乎辞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时，礼文可述也。论语，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其诗曰：

明堂诗

于昭明堂，明堂孔阳。毛诗曰：于昭于天。又曰：我朱孔阳。

圣皇宗祀，穆穆煌煌。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毛诗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上帝宴飨，五位时序。汉书曰：天神之贵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图曰：苍帝神名灵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黄帝神名含枢组，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纪。杨雄河东赋曰：灵祇既飨，五位时序。

谁其配之，世祖光武。东观汉记曰：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左氏传，舆人诵：子产若死，其谁嗣之？

普天率土，各以其职。毛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孝经，子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

猗欤緝熙，允怀多福。毛诗曰：猗欤那欤！緝熙，已见上文。尚书曰：兆人允怀。又曰：永膺多福。

辟雍诗

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孔安国尚书传曰：汤汤，流貌。

圣皇莅止，造舟为梁。毛诗曰：方叔莅止。又曰：造舟为梁。

皤皤国老，乃父乃兄。说文曰：皤，老人貌也，蒲河切。礼记曰：养国老于上庠。孝经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应劭汉官仪曰：天子父事三老。

抑抑威仪，孝友光明。毛诗：威仪抑抑。尔雅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弟为友。

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毛诗曰：于赫汤孙。汉书，上令薄昭与淮南厉王书曰：王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诗曰：示我显德行。

洪化惟神，永观厥成。文子曰：执玄德于心，化驰如神。毛诗曰：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灵台诗

乃经灵台，灵台既崇。毛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东观汉记曰：永平二年，诏曰：登灵台，正仪度。休征，已见上文。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诱曰：三光，日、月、星也。尚书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

习习祥风，祁祁甘雨。毛诗曰：习习谷风。礼斗威仪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颂平，则祥风至。宋均曰：即景风也，其来长养万物。毛诗曰：兴雨祁祁。尚书考灵耀曰：荧惑顺行，甘雨时也。

百谷蓁蓁，庶草蕃音繁庠音武。韩诗曰：帅时农夫，播厥百谷。薛君曰：谷类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尚书曰：庶草蕃庠。

屡惟豊年，于皇乐胥。毛诗曰：绥万国，屡丰年。又曰：于皇时周。又曰：君子乐胥。

宝鼎诗

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说文曰：歊，气上出貌，呼朝切。

宝鼎见兮色纷缦。焕其炳兮被龙文。东观汉记曰：永平六年，庐江太守献宝鼎

，出王雒山。汉书曰：武帝为人祠后土营旁，得鼎，有黄云焉。公卿大夫议尊宝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也。

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东观汉记，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尚书曰：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

白雉诗

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范晔后汉书曰：永平十年，白雉所在出焉。东观汉记，章帝诏曰：乃者白乌神雀屡臻，降自京师也。

嘉祥阜兮集皇都。

发皓羽兮奋翹英，容絜朗兮于纯精。楚辞曰：砥室翠翹絺曲琼。王逸曰：翹，羽名。

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韩诗外传曰：成王之时，越裳氏献白雉于周公。河图曰：谋道吉，谋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庆也。

文选考异

↑ 何屺瞻焯校曰：案后汉书班固传，则两都赋明帝世所上，注和帝误。陈少章景云校曰：赋作于明帝之世，注中「故上此以谏，和帝大悦」，语未详所据。今案：此一节，非善注也。善下引后汉书「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铣注亦言明帝云云。然则并非五臣注也。且此是卷首所列子目，其下本不应有注，决是后来窜入。凡善注失旧，有窜入五臣注者，有并非五臣注而亦窜入者，说详在后。

↑ 吴郡袁氏翻雕六臣本，茶陵陈氏刻增补六臣本，「都」上有「所」字，「举」上有「连」字。案：此尤延之校改之也。袁本五臣居前、善次后，茶陵本善居前、五臣次后，皆取六家以意合并如此。凡各本所见善注，初不甚相悬，逮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异。说见每条下。

↑ 袁本、茶陵本「雒」作「洛」。案：二本不着校语，详赋正文及注俱用「洛」字，其后汉书所载赋亦作「洛」，盖善自作「洛」也。

↑ 案：赋下当有「一首」二字。东都赋下有，袁本、茶陵本无。盖五臣每题俱无也。又上两都赋序下，以三都赋序例之，亦当有。又东京赋、南都赋、吴都赋下同。

↑ 何云后汉书无此二句。陈云善此八字无训释，疑与范书同。案：各本皆有，恐五臣多此二句，合并六家，失着校语，尤以之乱善也。凡袁本、茶陵本所失着校语者，说具每条下，其尤本无误，多不复出。

↑ 案：「嘉耀」当作「耀嘉」。各本皆倒。

↑ 案：「则」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凡「然则」，善例祇云「然」，全书尽同，其或衍者，当依此求之，不具出也。

↑ 案「泮灞」当作「丰霸」。「丰」字注可证。必善「丰霸」，五臣「泮灞」而乱之。「霸」字说见后。今注中亦作「灞」，非善旧也。余依此求之。后汉书作「酆霸」，「丰」「酆」同字。

↑ 案：「度」当作「庆」，必善「庆」，五臣「度」。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铨注云「度大规矩」，作「度」无疑。各本失着校语，尤以之乱善也。注亦失旧，见下。

↑ 陈云「度」当作「庆」，是也。各本皆误，下同。「庆」当作「度」。案：云「庆」与「羌」古字通者，正文作「庆」，与所引小雅广言之「羌」古字通也，云「庆」或为「度」者，此赋作「庆」，或本为「度」，如今后汉书之作「度」也。五臣因此改「庆」为「度」，后来合并，又倒此注以就之，而不可通矣。今特订正。

↑ 袁本、茶陵本此五字作「汉书高祖」四字，是也。案：此尤校改之，下同。

↑ 袁本、茶陵本「为」上有「以」字，是也。

↑ 袁本、茶陵本「太」作「之」，是也。

↑ 袁本、茶陵本无「也」字，何云后汉书无。

↑ 茶陵本「于」下有「长安及」三字，「均官」作「五均」，袁本与此同。

↑ 袁本「城」作「成」，茶陵本亦误「城」。陈云「长」下衍「安」字，是也。各本皆衍。

↑ 茶陵本「市」下有「称」字，袁本与此同。

↑ 茶陵本此六字作「卓萃」，或作「遑蹠」，袁本与此同。案：茶陵乃校语错入注也。正文，善「遑蹠」，后汉书「遑萃」，五臣「卓萃」。二本作「卓萃」者乱之。尤所见未误，袁此注亦未误。

↑ 何校「空」改「穹」，陈同，是也。各本皆伪。案：陆机苦寒行注引正作「穹」。

↑ 陈云「北」当作「此」，是也。各本皆伪。

↑ 袁本、茶陵本「道」作「通」，是也。

↑ 袁本、茶陵本「都」作「郡」，是也。

↑ 袁本、茶陵本「支」作「枝」，是也。注中字各本皆作「枝」，后汉书亦是「枝」字。

↑ 何校「命」改「空」，陈云据范书注当作「空」，是也。各本皆误。

↑ 袁本、茶陵本「雕」作「雕」，是也。

↑ 茶陵本「阶」作「陞」，是也。袁本亦误「阶」。

↑ 何校「城」改「成」，注同，是也。后汉书亦是「成」字。

↑ 陈云「中」当作「东」，是也。各本皆误。

↑ 袁本、茶陵本「俗」作「容」。案：此尤校改之也。

↑ 袁本、茶陵本「依」作「衣」。案：此尤校改之也。

↑ 何校「大」下添「秘」字，是也。各本皆脱。

↑ 袁本、茶陵本「故」作「固」。案：此尤校改之也。上序注，孔安国「射策为掌固」，茶陵「固」，袁「故」，尤亦未改。「固」即「故」字耳。凡尤改每未必是。

↑ 案：「亘」当作「涉」，观下注可见。各本皆误。此所引在第六卷中，今本正作「涉」，后答宾戏引作「緼」，緼，即「涉」字也。

↑ 袁本、茶陵本无「之」字。案：后汉书有，或尤依彼添耳。

↑ 案：「尔」当作「小」。各本皆误。此所引广诂文。又章怀注后汉书所引，今本亦误「小」为「尔」，皆不知小雅者改也。

↑ 陈云「窕」当作「褻」，是也。各本皆误。

↑ 案善引毛诗「应门将将」为注，似其本但作「将将」，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云「蔣蔣，水激山之声」，或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后汉书作「蔣蔣」，章怀无注，而此与彼不必全同也。

↑ 何校「台」改「壶」，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 案：「塌」当作「塏」，观下注可见。各本皆误。

↑ 茶陵本「水」作「川」，是也。袁本亦误「水」。

↑ 案：「网」当作「纲」。各本皆伪。

↑ 案：「銮」字衍也。注引独断以解乘舆，中间不得有「銮」字甚明。考后汉书，章怀注引独断与此同，亦不得有「銮」字。今本皆衍耳。上林赋曰「于是乘舆弭节徘徊」。甘泉赋曰「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句例相似，孟坚之所出也。袁、茶陵二本「銮」作「鸾」，详五臣济注，仍言「乘舆」，是其本初无「鸾」字，各本之衍，当在其后。读者罕察，今特订正。又东都赋「乘舆乃出」注云：「乘舆，已见上文。」指谓此，可借证。

↑ 袁本、茶陵本「鄂」下有「县」字，是也。

↑ 陈云「传」下脱「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 袁本、茶陵本「高」上有「石」字，是也。

↑ 陈云「长」当作「萑」。案所校「最是长杨」，别注在下。各本皆误。此所引文，在甘露二年。

↑ 何校「阁」改「闾」，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 何校「忙」改「芒」，是也。各本皆伪。

↑ 袁本、茶陵本「锦」下有「与」字。案：后汉书无，或尤依彼删耳。

↑ 何云：后汉书无「鸟则」二字。今据文义，当以后汉书为是。案：各本盖传

写衍。

↑ 袁本、茶陵本「说」上有「投与掄同」四字。案：此尤校删之也。疑本云「掄与投同」，故五臣因此改正文作「投」，二本误互易「掄」「投」二字耳。删者未必是。

↑ 袁本、茶陵本「循」作「修」。案：后汉书亦是「修」字。

↑ 何校「循」改「修」，陈同，是也。各本皆伪。案：章怀注后汉书所引正作「修」。

京都上

目录 [隐藏]

1 赋甲

1.1 京都上

1.1.1 西京赋

赋甲

京都上

西京赋

张平子善曰：范晔后汉书曰：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少善属文。时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十年乃成。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交车征拜郎中。出为河间相。乞骸骨，征拜尚书，卒。杨泉物理论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薛综注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

西京赋

有凭虚公子者，凭，依托也。虚，无也。言无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孙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辞。凭，皮兵切。心彥体头。彥、头，言公子生于贵戚，心志彥溢，体安骄泰也。泰或谓头习之头，言习于丽好也。善曰：声类曰：彥，侈字也，昌氏切。小雅曰：狃，头也。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故学于旧史。旧史，太史掌图典者也。是以多识前代之载。善曰：刘向七言曰：博学多识与凡殊。小雅曰：载，事也。言于安处先生公子为先生言也。安处，犹乌处，若言何处，亦谓无此先生也。郑玄礼记注曰：先生，老人教学者。曰：「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阳谓春夏，阴谓秋冬。牵，犹系也。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犹僂也，僂者，喜乐之貌也。秋之言犹湫也，湫者，忧悲之状也。僂，充尹切。湫，子由切。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乎地者也。善曰：国语，公甫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土之人莫不向义，劳也。韦昭曰：磽埆为瘠。沃

，肥美也。惨则坳于驩，劳则褊于惠，能违之者寡矣。违，犹易也。言人惨戚则不能以驩逸，劳苦则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此者。善曰：坳，少也，与鲜通也。广雅曰：褊，狭也，卑缅切。小必有之，大亦宜然。小，谓庶人。大，谓王者。善曰：庶人因沃瘠而劳逸殊，王者亦因险易而强弱异也。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言帝王必欲顺阳时，居沃土，欢逸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奢泰之俗。善曰：管子曰：君据法而出令，百姓顺上而成俗。化俗之本，有与推移。言化之本，还与沃瘠相随逐推移也。善曰：淮南子曰：法其所以为法，与化推移也。何以核诸？核，验也，胡革切。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作，起也。善曰：过秦论曰：秦孝公据雍州之地。吕氏春秋曰：河、汉之间为豫州也。按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是沃土也。故云秦据雍而强，高祖都西而泰。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坟垆，厥田惟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光武处东而约。左传，晋叔向曰：存亡之道，恒由此兴。周礼曰：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先生独不见西京之事欤？请为吾子陈之。善曰：郑玄礼记注曰：吾子，相亲之辞也。

「汉氏初都，在渭之涘。涘，涯也。善曰：汉书，东方朔曰：汉都涇、渭之南。毛诗曰：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为咸阳。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阳。善曰：史记曰：秦孝公作咸阳，徙都之。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崤及函谷关、桃林皆在长安东，故言左。善曰：骹、函，已见西都赋。左氏传曰：以守桃林之塞。按桃林，弘农，在阆乡南谷中。缀以二华，巨灵焘屭，高掌远跖，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华，山名也。巨灵，河神也。巨，大也。古语云：此本一山，当河水过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开其上，足蹋离其下，中分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迹，于今尚在。焘屭，作力之貌也。善曰：贾逵国语注曰：缀，连也。山海经曰：太华之西，少华之山。遁甲开山图曰：有巨灵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杨雄河东赋曰：河灵夔跖，掌华蹈襄。焘，扶秘切。屭，许备切。跖，之石切。夔，居缚切。蹋，丑略切。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善曰：汉书音义，应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陇。坻，丁礼切。广雅曰：隘，狭也。说文曰：隔，塞也。小雅曰：阂，限也，五代切。岐梁汧雍，说文曰：岐山在长安西美阳县界，山有两岐，因以名焉。善曰：汉书，右扶风好畤县有梁山。又汧山在扶风汧县西。汧，音牵。陈宝鸣鸡在焉。善曰：汉书曰：秦文公获若石，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陈宝。应劭曰：时以宝瑞作陈宝祠，在陈仓，故曰陈宝。于前则终南太一，二山名也。善曰：尚书曰：终南惇物，至于鸟鼠。汉书曰：太一山

，古文以为终南。五经要义曰：太一，一名终南山，在扶风武功县。此云终南、太一，不得为一山明矣。盖终南，南山之总名；太一，一山之别号耳。隆崛崔嵬，隐辘郁律。山形容也。善曰：埤苍曰：崛，特起也，鱼勿切。崔，徂回切。嵬，情律切。辘，怜轸切。连冈乎嶓冢，善曰：尔雅曰：山脊曰冈。尚书曰：导嶓冢至于荆山。嶓，音波。抱杜含鄠音户，杜陵、鄠县，言终南、太一含裹之。欽泮吐镐，善曰：泮、镐，二水名也，已见西都赋。说文曰：欽，歆也，呼合切。歆，昌悦切。爰有蓝田珍玉，是之自出。蓝田，弘农县也。善曰：尔雅曰：爰有寒泉。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是之自出，谓玉出自蓝田之中也。于后则高陵平原，据渭踞泾。善曰：尔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毛萇诗传曰：据，依也。大戴礼曰：独坐不踞然。踞，却倚也，音据。澶漫靡迤，作镇于近。澶漫靡迤，陵原之形，为作近镇也。善曰：子虚赋曰：登降迤靡，案衍澶漫。澶，徒旦切。漫，莫半切。其远则九峻甘泉，涸阴沍寒。日北至而含冻，此焉清暑。九峻甘泉，其处常阴寒。日北至，谓夏至时犹沍寒而有冻。帝或避暑于甘泉宫，故云清暑。善曰：左氏传，申丰曰：涸阴沍寒。沍，胡故切。汉书曰：夏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为温暑。上林赋曰：盛夏含冻裂地。尔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善曰：郑玄周礼注，下平曰衍。汉书曰：秦地沃野千里。尚书，雍州曰厥田惟上上。寔惟地之奥区神皋。神皋，接神之声。善曰：汉书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畴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之。广雅曰：皋，局也，谓神明之界局也。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飡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大帝，天也。翦，尽也。善曰：山海经曰：浪风之山，或上倍之，是谓玄圃；或上倍之，是谓大帝之居。史记曰：赵简子疾，扁鹊视之，曰：昔缪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二日，简子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虞喜志林曰：嘒曰：天帝醉，奏暴金误陨石坠。谓秦缪公梦天帝奏钧天乐，已有此嘒。列仙传赞曰：秦缪公受金策，祚世之业。汉书曰：自井至柳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也。尽取鹑首之分，为秦之境也。是时也，并为强国者有六，韩、魏、燕、赵、齐、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岂不诡哉？」宅，居也。诡，异也。初缪公梦，然后六国竟灭，秦果并而居之，岂不异哉？

「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善曰：五纬，五星也。汉书曰：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灊上。又曰：此高祖受命之符。已见西都赋。方言曰：汁，协也，之十切。郭璞曰：协，和也。娄敬委辂，干非其议。善曰：汉书，娄敬脱挽委辂曰：臣愿见上言便宜。又说上曰：陛下都洛阳

，不如入关中。言娄敬贫乏人，不合干上，妄议其说，允合帝心。汉书音义，应劭曰：辘，谓以木当胸以挽辇也。辘，胡格切。干，音干。薛君韩诗章句曰：干，正也。谓以其议非而正之。天启其心，谓五星聚也。人碁之谋。碁，教也，谓娄敬之谋。善曰：碁，音忌。及帝图时，意亦有虑乎神祇。宜其可定以为天邑。言高帝图此居之时，意亦以虑于天地阴阳，而思可宜定以为天邑。善曰：尔雅曰：图，谋也。尚书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岂伊不虔思于天衢？伊，惟也。虔，敬也。言此时岂惟不敬思居天气四交之处邪？谓东京也。岂伊不怀归于粉榆？怀，思也。粉榆，丰社，高祖所起也。岂惟不思归处粉榆社之域，都于洛邑也？善曰：汉书曰：高祖祷丰粉榆社。张晏曰：粉，白榆也。社在丰东北一十五里，是也。天命不滔，畴敢以渝！渝，易也。天使都长安，谓五星聚于东井也。善曰：左氏传，子高曰：天命不滔。滔与伦，音义同。于是量径轮，考广袤。南北为径，东西为广。善曰：周礼，大司徒掌九州岛之地，广轮之数。郑玄曰：轮，纵也。说文曰：南北曰袤。莫又切。经城洫，营郭郭。洫，域池也。善曰：周礼曰：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呼域切。公羊传曰：郭者何？域外大郭也。芳俱切。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裁，制也。八都，犹八方也。启，开也。言采取八方异制，以为宫室之巧，非复遵往日之故法也。乃览秦制，跨周法。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览。比周胜，故曰跨之也。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诗曰：筑室百堵。今以为陋。周礼，明堂九筵。今又增之也。善曰：以九筵为迫胁，故增广之。周礼曰：明堂度九筵，东西九筵各九尺。正紫宫于未央，表峤阙于闾阖。天有紫微宫，王者象之。紫微宫门名曰闾阖。宫门立阙以为表。峤者，言高远也。善曰：辛氏三秦记曰：未央宫，一名紫微宫。然未央为总称，紫宫其中别名。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岌。抗，举也。善曰：三辅黄图曰：日营未央，因龙首以制前殿。上林赋曰：嵯峨岌岌。此之谓也。亘雄虹之长梁，亘，径度也。虹，蛟螭也。谓殿梁皆径度，朱画五色如蛟螭。蛟螭有雌雄，雄者色鲜好也。善曰：楚辞曰：建雄虹之采旄。亘，古邓切。结茏橑以相接。善曰：茏橑，已见西京赋。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茄，藕茎也。以其茎倒殖于藻井，其华下向反披。狎猎，重接貌。藻井，当栋中交木方为之，如井干也。善曰：声类曰：蒂，果鼻也。蒂，音帝。孔安国尚书传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风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说文曰：葩，华也，普华切。饰华榱与璧珰，华榱，画其榱也。善曰：璧珰，已见西都赋也。流景曜之鞞晔。曜，光也。鞞晔，言明盛也。善曰：景，光景也。雕楹玉侑，善曰：西都赋曰：雕玉瑱以居楹。说文曰：楹，柱也。广雅曰：侑，磬也。侑与舄，古字通。绣栴云楣。栴，斗也。楣，梁也。皆云气画如绣也。善曰：王褒

甘泉颂曰：采云气以为楣。三阶重轩，镂槛文?。槛，兰也。皆刻画。又以大板广四五尺加漆泽焉，重置中间兰上，名曰轩。善曰：西都赋曰：重轩三阶。王褒甘泉颂曰：编玳瑁之文?。声类曰：?，屋连绵也，婢祗切。右平左唾，唾，限也。谓阶齿也。天子殿高九尺，阶九齿，各有九级。其侧阶各中分左右，左有齿，右则滂沱平之，令辇车得上。善曰：西都赋曰：左唾右平也。青琐丹墀。善曰：汉书曰：赤壁青琐。音义曰：以青画户边镂中。王逸楚辞注曰：文如连琐。汉官典职曰：丹漆地，故称丹墀。刊层平堂，设切劔廉。刊，削也。善曰：郭璞山海经注曰：层，重也。宋衷太玄经注曰：堂，高也。切与砌，古字通。说文曰：廉，劔也，和检切。坻崿鳞眴，栈齾巉嶮。殿基之形势也。善曰：广雅曰：山坻，除也。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埤苍曰：眴，音荀。栈，士眼切。齾，音眼。巉，助奄切。嶮，鱼检切。鳞眴，无涯也。栈、嶮，皆高峻貌。襄岸夷涂，修路峻险。襄，谓高也。夷，平也。峻，陡也。险，危也。重门袭固，奸宄是防。奸，邪也。窃宝曰宄。善曰：周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淮南子曰：闺门重袭，以避奸贼。郭璞尔雅注曰：袭，重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寇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仰福帝居，阳曜阴藏。帝居，谓太微宫，五帝所居。福，犹同也。太微宫阳时则见，阴时则藏。言今长安宫，上与之同法矣。洪钟万钧，猛虡趯趯。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钧。县钟格曰筭，植曰虡。趯趯，张设貌。言大钟乃重三十万斤，虡力猛怒，故能胜之焉。善曰：周礼曰：鳧氏写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虡。虡，音巨。趯，立黄。负筭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当筭下为两飞兽以背负，又以板置上，名为业。腾，超也。骧，驰也。言兽负此筭业已重，乃有余力奋其两翼，如将超驰者矣。朝堂承东，温调延北。西有玉台，联以昆德。皆殿与台名也。善曰：尔雅曰：延，陈也。说文注曰：联，连也。钙峨嵯窳，形势也。罔识所则。不能名其所法则也。若夫长年神僊，宣室玉堂。四殿之名。善曰：并见西都赋。麒麟朱鸟，龙兴含章。善曰：龙兴、含章，皆殿名也。汉宫阙名有麒麟殿、朱鸟殿。譬众星之环极，极，北极也。环，犹绕也。言宫观台榭楼阁之周于正殿，如众星之绕北极也。善曰：中宫天极星，环之筐十二星，藩臣。西都赋曰：奂若列宿，紫宫是环。叛赫戏以辉煌。叛，犹焕也。赫戏，炎盛也。辉煌，光耀也。善曰：淮南子曰：焜昱错眩，照耀辉煌。叛，音判。戏，音羲。辉，音辉。煌，音皇。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周曰路寝，汉曰正殿。群辟，谓王侯公卿大夫士也。大夏耽耽，九户开辟。屋之四下者为夏。耽耽，深邃之貌也。都南切。善曰：三辅三代故事曰：大夏殿，始皇造铜人十枚在殿前。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郑玄礼记注曰：天子路寝，制如明堂。然则既有九室，室有一户也。说文曰：辟，开也。嘉木树庭，芳草如积。善曰

：韩诗曰：绿往如蕘。蕘，积也。薛君曰：蕘，绿往盛如积也。往，音竹。高门有闾，列坐金狄。善曰：毛诗曰：皋门有伉。与闾同。郑玄礼记注曰：皋之言高也。金狄，金人也。史记曰：始皇收天下兵，销以为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致于宫中。内有常侍谒者，常侍，阉官。谒者，寺人也。奉命当御。善曰：奉传诏命而递当进也。左传，子朱曰：朱也当御。蔡邕独断曰：御，进也。凡进皆曰御也。兰台金马，递宿迭居。兰台，台名。善曰：金马，已见西都赋序。尔雅曰：递，迭也。小雅曰：迭，更也，徒结切。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善曰：天禄、石渠，已见上文。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虎威、章沟，未闻其意。严更，督行夜鼓。署，位也。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卫尉帅吏士周宫外，于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则傅宫外向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也。徼，音叫。善曰：西都赋曰：徼道绮错。汉书曰：卫尉掌门卫屯兵。孔安国尚书传曰：警，戒也。植铍悬??，用戒不虞。」植，柱也。善曰：说文曰：铍，铍有鐔也。一曰铍，似两刃刀。方言曰：盾或谓之??。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铍，芳皮切。铍，山例切。??，音伐。

「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驩。兰林披香，凤皇鸳鸯。皆后宫别名，善曰：皆殿名，已见西都赋。汉宫阙名有凤皇殿。群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观，睹也。谓内顾所睹，皆盛好也。善曰：窈窕，已见西都赋。小雅曰：嗟，发声也。三略曰：将内顾则士卒慕之也。故其馆室次舍，善曰：周礼曰：宫正掌宫中次舍。郑玄礼记注曰：次，自循止之处。采饰纁纁。采，五色也。纁，细也。善曰：说文曰：纁，繁采饰也，音辱。裹以藻绣，文以朱绿。善曰：西都赋曰：裹以藻绣。傅毅七激曰：楹桷雕藻，文以朱绿也。翡翠火齐，络以美玉。善曰：翡翠，鸟名也。火齐，玫瑰珠也。六韬曰：纁作琼室、鹿台，饰以美玉。列子曰：穆王为中天之台，络以珠玉。齐，才计切。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明月，大珠，夜则有光如烛也。善曰：悬黎、夜光、随珠，已见西都赋。金阼玉阶，彤庭辉音浑辉。彤，赤也。辉辉，赤色貌。善曰：广雅曰：阼，砌也，音侯。西都赋曰：玉阶彤庭。珊瑚琳碧，璠苙璘彬。璘彬，玉光色杂也。善曰：珊瑚璠苙，已见西都赋。璘，力神切。彬，方苙切。珍物罗生，焕若昆仑。珍美之物，罗列布见，焕焉如昆仑之所生者。善曰：山海经云昆仑之墟有珠树、文玉树。虽厥裁之不广，侈靡踰乎至尊。谓其裁制，虽事事狭小于至尊，然其靡丽之好，乃过之也。善曰：丧服传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于是钩陈之外，阁道穹隆。善曰：钩陈，已见西都赋。穹隆，长曲貌。属长乐与明光，径北通乎桂宫。长乐、桂宫，皆宫名。明光，殿名也。汉书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宫、桂宫、长乐宫，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北度从宫中西上

城至神明台。命般尔之巧匠，般，鲁般，一云公输之子，鲁哀公时巧人。尔，王尔，皆古之巧者也。善曰：淮南子曰：鲁般以木为鸢而飞之。般，音班。又曰：王尔无所错其剗。尽变态乎其中。变，奇也。态，巧也。后宫不移，乐不徙悬。善曰：上林赋曰：庖厨不徙，后宫不移。刘向新序曰：孟献子聘于晋，韩宣子止而觴之，饮三徙，钟石之悬，不移而具也。门卫供帐，官以物辨。善曰：供帐，已见东都赋。门卫，已见上。恣意所幸，下辇成燕。穷年忘归，犹弗能遍。善曰：孙卿子曰：知物之理，没世穷年不能遍也。瑰异日新，殫所未见。」瑰，奇也。殫，尽也。言奇异之好，日日变易，皆所未尝目见之物也。

「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坦，大也。凭，满也。摅，舒也。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庐，居也。时阿房已坏，故不得居也。覩往昔之遗馆，获林光于秦余。覩，视也。善曰：汉书音义，瓚曰：林光，秦离宫名也。覩，亡狄切。处甘泉之爽垲，乃隆崇而弘敷。甘泉，山名。应劭曰：甘泉在冯翊云阳县。爽，明也。隆崇，高也。弘敷，犹延蔓也。善曰：左氏传曰：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请更诸爽垲者。杜预曰：就高燥也。既新作于迎风，增露寒与储胥。善曰：汉书曰：武帝因秦林光宫，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风、储胥、露寒。托乔基于山冈，直墜霓以高居。墜霓，高貌也。善曰：墜，徒结切。霓，五结切。通天諛以竦峙，通天，台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汉书旧仪云：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諛，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善曰：諛，音眇。径百常而茎擢。径，度也。倍寻曰常。茎，特也。擢，独出貌也。上辘轳以交纷，下刻玮其若削。辘轳，敷大也。刻玮，升高也。善曰：辘，音斑，又音葩。玮，七笑切。翔鷖仰而不逮，况青鸟与黄雀。鷖，大鸟。青鸟、黄雀，皆小鸟。翔，高飞也。善曰：穆天子传曰：鷖鸡飞八百里。郭璞曰：鷖即抢鸡也。抢与鷖同，音昆。左氏传曰：青鸟氏司启者也。杜预曰：青鸟，鸛鷖也。战国策，庄辛曰：黄雀俯啄百粒。伏棂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伏，犹凭也。棂，台上兰也。俯，低头也。苍颉篇曰：霆，霹雳也。言台之高，于上低头听，雷声乃在下。善曰：俯，古字，音府。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善曰：汉书曰：柏梁灾。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汉武故事曰：以香柏为之，香闻数十里。厌，于冉切。营宇之制，事兼未央。兼，犹倍也。所以顺巫言也。善曰：汉书曰：刘向上疏曰：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善曰：字书曰：圜，亦圆字也。甘泉赋曰：直峣峣以造天。音操。孔安国尚书传曰：造，至也。又曰：碣石，海畔山也。又曰：三山，言相望也。凤骞翥于薨标，咸溯风而欲翔。薨，栋也。标，末也。溯，向也。谓作铁凤凰，令张两

翼，举头敷尾，以函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将飞者焉。善曰：楚辞曰：凤翥翥而飞翔。说文曰：翥，飞貌也。翥，许言切。翥，之庶切。闾阖之内，别风嶕峣。善曰：闾阖，已见上文。别风，已见西都赋。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瑰玮，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善曰：交结绮文，豁然穿以为寮也。说文曰：绮，文缯也。广雅曰：豁，空也。然此刻镂为之。苍颉篇曰：寮，小窗也。古诗曰：交疏结绮窗。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亭亭、苕苕，高貌也。干，犯也。神明崛其特起，井干迭而百增。崛，高貌。善曰：广雅曰：增，重也。神明、井干，已见西都赋。跼游极于浮柱，结重栾以相承。跼，犹置也。三辅名梁为极，作游梁置浮柱上。栾，柱上曲木，两头受栌者。广雅曰：曲栒曰栾。释名曰：栾，体上曲拳也。累层构而遂躋，望北辰而高兴。齐，升也，子奚切。北辰，北极也。善曰：山海经曰：层，重也。消雾埃于中宸，集重阳之清澄。消，散也。雾埃，尘秽也。宸，天地之交字也。言神明台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秽，乃上止于天阳之宇，清澄之中。上为清阳，又为阳，故曰重阳。善曰：楚辞曰：集重阳而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雾，音氛。宸，音辰。瞰宛虹之长鬣，察云师之所凭。鬣，脊也。云师，毕星也。台高悉得视之。善曰：鬣，渠祗切。广雅曰：瞰，视也。如淳汉书注曰：宛，虹也。小雅曰：凭，依也。广雅曰：云师谓之丰隆。上飞闼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飞闼，突出方木也。善曰：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瑶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栗而怱兢。怵，恐也。悼，伤也。栗，忧戚也。言恐堕也。善曰：广雅曰：乍，暂也。方言曰，怱，栗也，先拱切。怱，音黜。栗，音栗。非都卢之轻趯，孰能超而究升？善曰：汉书曰：自合浦南有都卢国。太康地志曰：都卢国，其人善缘高。说文曰：趯，善缘木之士也，绮骄切。馭娑骀荡，焘鼻桔桀。杓诣承光，睽罟摩豁。馭娑、骀荡、杓诣、承光，皆台名。焘鼻、桔桀、睽罟、摩豁，皆形貌。善曰：焘，徒到切。鼻，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罟，计狐切。摩，呼交切。櫓桴重棼，铎铎列列。善曰：铎铎、列列，皆高貌。反宇业业，飞檐壤壤。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皆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檐，板承落也。壤壤，高貌。善曰：西都赋曰：上反宇以盖戴。壤，鱼桀切。流景内照，引曜日月。言皆朱画华采，流引日月之光，曜于宇内。天梁之宫，寔开高闾。天梁，宫名。宫中之门谓之闾。此言特高大。旗不脱扃，结驷方蕲。尔雅曰：熊虎为旗。扃，关也。谓建旗车上，有关制之，令不动摇曰扃。每门解下之。今此门高，不复脱扃，结驾驷马，方行而入也。蕲，马衔也。善曰：左氏传曰：楚人恣之脱扃。古荧切。蕲，巨衣切。楚辞曰：青骊结驷齐千乘。辄辐轻骛，容于一扉。驭车欲马疾，以捶栋于辐，使有声也。长廊广庑，途

阁云蔓。谓阁道如云气相延蔓也。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廊，屋也。说文曰：庑，堂下周屋也，无字切。闰汗庭诡异，门千户万。善曰：苍颉篇曰：闰，垣也，胡旦切。说文曰：诡，违也。西都赋曰：张千门而立万户。重闺幽阒，转相踰延。移贱切。宫中之门小者曰阒。言互相周通望貌窳以径廷，眇不知其所返。貌窳、径廷，过度之意也。言入其中皆迷惑不识还道也。善曰：窳，他吊切。廷，他定切。返，方万切。既乃珍台蹇产以极壮，蹬道迥倚以正东。蹇产，形貌也。蹬，阁道也。迥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从建章馆踰西城，东入于正宫中也。善曰：甘泉赋曰：珍台闲馆。西都赋曰：凌蹬道而超西墉。蹬，都亘切。迥，力氏切。倚，其绮切。似阆风之遐阪，横西泚而绝金墉。阆风，昆仑山名也。泚，城池也。墉，谓城也。绝，度也。言阁道似此山之长远，横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称之曰金。善曰：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其北角曰阆风之巔。泚，已见上文。城尉不弛柝，而内外潜通。」弛，废也。潜，嘿也。言城门校尉不废击柝之备，内外已自嘿通也。善曰：弛，诗纸切。郑玄周礼注曰：柝，戒夜者所击也。柝与柝同音。

「前开唐中，弥望广豫。弥，远也。善曰：唐中，已见西都赋。汉书曰：五侯大治第室，连属弥望。弥，竟也。言望之极目。字林曰：豫，水豫濬也，大朗切。顾临太液，沧池潏沆。潏沆，犹洗豫，亦宽大也。善曰：太液，已见西都赋。潏，莫朗切。沆，胡朗切。渐台立于中央，赫眈眈以弘敞。善曰：渐台，高二十余丈，已见西都赋。埤苍曰：眈，赤文也，音户。清渊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上林岑以垒嶧，下嶰岩以岩嵒。三山形貌也。峨峨，高大也。善曰：三辅三代旧事曰：建章宫北作清渊海。毛诗曰：河水洋洋。三山，已见西都赋。骈，犹并也。垒，鲁罪切。嶧，音罪。嶰，士咸切。嵒，音吾。长风激于别壖，起洪涛而扬波。水中之洲曰壖，音岛。善曰：高唐赋曰：长风至而波起。浸石菌于重涯，濯灵芝以朱柯。石菌、灵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濯也。重涯，池边也。朱柯，芝草茎赤色也。善曰：菌，芝属也。抱朴子曰：芝有石芝。菌，求陨切。海若游于玄渚，鲸鱼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鲸，大鱼。善曰：楚辞曰：令海若舞冯夷。又曰：临沅、湘之玄渊。薛君韩诗章句曰：水一溢而为渚。三辅旧事曰：清渊北，有鲸鱼，刻石为之，长三丈。楚辞曰：骥垂两耳，中阪蹉跎。广雅曰：蹉跎，失足也。于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善曰：史记曰：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栾大，见西都赋。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别卷重见者，云见某篇，亦从省也。他皆类此。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善曰：汉书曰：孝武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三辅故事曰：武帝作铜露盘，承天露

，和玉屑饮之，欲以求仙。楚辞曰：屑琼蕊以为粮。王逸曰：糜，屑也。美往昔之松乔，要羨门乎天路。善曰：松、乔，已见西都赋。史记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韦昭曰：羨门，古仙人也。枚乘乐府诗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要，乌尧切。想升龙于鼎湖，岂时俗之足慕？善曰：史记曰：齐人公孙卿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骑龙乃上去。名其处鼎湖。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善曰：言若历代而不死，何急营于陵墓乎？

「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街，大道也。经，历也。一面三门，门三道，故云参涂。涂容四轨，故方十二轨。轨，车辙也。夷，平也。庭，犹正也。善曰：方，言九轨之涂，凡有十二也。周礼曰：营国方三门。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周礼曰：国中营途九轨。西都赋曰：立十二之通门。廛里端直，薨宇齐平。都邑之空地曰廛。薨，栋也。善曰：周礼曰：以廛任国中之地。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第，馆也。甲，言第一也。善曰：汉书曰：赠霍光甲第一区。音义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阙，当帝城之北也。程巧致功，期不阢陔。言皆程择好匠，令尽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倾陔也。善曰：方言曰：阢，坏也。阢，式氏切。说文曰：阢，落也，直氏切。木衣绀锦，土被朱紫。言皆采画如锦绣之文章也。善曰：说文云：绀，厚缯也。朱、紫，二色也。武库禁兵，设在兰锜。锜，架也。武库，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善曰：刘逵魏都赋注曰：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音蚁。匪石匪董，畴能宅此？善曰：汉书曰：石显，字君房，少坐法腐刑，为黄门中尚书。元帝被疾，不亲政事，事无大小，因显口决。又曰：董贤，字圣卿。哀帝悦其仪貌，拜为黄门郎。诏将作监为贤起大第北阙下。土木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绀锦，武库禁兵，尽在董氏。尔乃廓开九市，通闾带闾。廓，大也。闾，市营也。闾，中隔门也。崔豹古今注曰：市墙曰闾，市门曰闾。善曰：九市，已见西都赋。苍颉篇曰：闾，市门，胡关切。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楼也。善曰：史记，褚先生曰：臣为郎，与方士会旗亭下。隧，已见西都赋。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善曰：周礼曰：司市胥师二十人。然尊其职，故曰大。汉书曰：京兆尹，长安四市皆属焉。与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然市有长丞而无尉，盖通呼长丞为尉耳。瑰货方至，鸟集鳞萃。瑰，奇货也。方，四方也。奇宝有如鸟之集、鳞之萃也。鬻者兼赢，求者不匮。鬻，卖也。兼，倍也。赢，利也。匮，乏也。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坐者为商，行者为贾。裨贩，买贱卖贵以自裨益。裨，必弥切。善曰：周礼曰：大市，日仄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为市，裨贩夫妇为主。

鬻良杂苦，蚩眩边鄙。良，善也。先见良物，价定，而杂与恶物，以欺惑下土之人。善曰：周礼曰：辨其苦良而买之。郑玄曰：苦读为盥。苍颉篇曰：蚩，侮也。广雅曰：眩，乱也。杜预左氏传注曰：鄙，边邑也何必昏于作劳，邪羸优而足恃。昏，勉也。邪，伪也。优，饶也。言何必当勉力作勤劳之事乎，欺伪之利自饶足恃也。善曰：尚书曰：不昏作劳。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言长安市井之人，被服皆过此二家。善曰：汉书曰：孝宣许皇后，元帝母。帝封外祖父广汉为平恩侯。又曰：卫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长子高为乐陵侯。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锤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善曰：汉书食货志曰：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浊氏以胃脯而连骑。质氏以洗削而鼎食。张里以马医而击锤。晋灼曰：胃脯，今大官以十日作沸汤燂羊胃，以末椒姜垆之讫，曝使燥者也。燂，在盐切。垆，步寸切。如淳曰：洗削，谓作刀剑削也。张里，里名也。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善曰：汉书曰：长安宿豪大猾箭张回、酒市赵放，皆通邪结党。一云，张子罗、赵君都，其长安大侠。具游侠传。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寔蕃有徒，其从如云。寔，实也。蕃，多也。徒，众也。善曰：尚书曰：寔繁有徒。毛诗曰：齐子归止，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趯悍虓豁，如虎如貔。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史记曰：诛獯鬻。獯与趯同，欺譙切。说文曰：悍，勇也，户旦切。毛诗曰：阚如虓虎。呼交切。尔雅曰：貔，似狸。貔，敕珠切。睚眦蚤芥，尸僵路隅。僵，仆也。善曰：汉书曰：原涉，字巨先，自阳翟徙茂陵。涉外温仁内隐忍，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众。广雅曰：睚，裂也。说文曰：眦，目匡也。淮南子曰：瞋目裂眦。睚，五解切。眦，在卖切。张揖子虚赋注曰：薳介，刺鲮也。蚤与薳同，并丑介切。丞相欲以赎子罪，阳石污而公孙诛。善曰：汉书曰：公孙贺为丞相，子敬声为太仆，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贺请逐捕，以赎敬声罪。后果得安世。安世遂从狱中上书曰：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狱中也。阳石，北海县名也。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善曰：五县，谓五陵也。长陵、安陵、阳陵、武陵、平陵，五陵也。已见西都赋。毛诗曰：未知臧否。声类曰：毫，长毛也。汉书音义曰：十毫为厘，力之切。郑玄周礼注曰：擘，破裂也，补革切。说文曰：肌，肉也。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痍。毛羽，言飞扬。创痍，谓瘢痕也。善曰：苍颉曰：痍，殴伤也，胡轨切。郊甸之内，乡邑殷賑。五十里为之郊，百里为甸师。殷賑，谓富饶也。善曰：尚书曰：五百里甸服。尔雅曰：賑，富也，之忍切。五都货殖，既迁既引。迁，易也。引，致也。善曰：五都，已见西都赋。迁谓徙之于彼，引谓纳之于此。商旅联烟，隐隐展展。

言贾人多，车枢相连属。隐隐展展，重车声也，丁谨切。善曰：说文曰：烟，大车枢也，居责切。冠带交错，方辕接轸。冠带，犹搢绅，谓吏人也。善曰：杨雄蜀都赋曰：方辕齐毂，隐隐辘辘。枚乘兔园赋曰：车马接轸相属，方轮错毂。说文曰：轸，车后横木也。封畿千里，统以京尹。善曰：毛诗曰：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汉书曰：内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张晏曰：地绝高曰京，十亿曰兆。尹，正也。郡国宫馆，百四十五。离宫别馆在诸郡国者。善曰：三辅故事曰：秦时殿观百四十五所。右极整屋，并卷酆鄠。整屋，山名，因名县。善曰：汉书曰：右扶风有整屋县。整，张流切。屋，张栗切。左暨河华，遂至虢土。」暨言及也。华阴县故属京兆。善曰：汉书，右扶风有虢县。

「上林禁苑，跨谷弥阜。跨，越也。弥，犹掩也。大陵曰阜。上林，苑名。禁，禁人妄入也。东至鼎湖，邪界细柳。鼎湖、细柳，皆地名也。鼎湖在华阴东，细柳在长安西北。掩长杨而联五柞，长杨宫在整屋。五柞亦馆名，云有五株柞树。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掩，覆也。绕黄山而款牛首。绕，裹也。款，至也。善曰：汉书，右扶风槐里县有黄山宫。三辅黄图曰：甘泉宫中有牛首山。缭垣绵联，四百余里。植物斯生，动物斯止。缭垣，犹绕了也。绵联，犹连蔓也。四百余里，苑之周围也。善曰：今并以亘为垣。西都赋曰：缭以周墙。三辅故事曰：北有甘泉、九峻，南至长杨、五柞，连绵四百余里也。植物，草木。动物，禽兽。善曰：周礼曰：动物宜毛物也，植物宜阜物也。众鸟翩翩，群兽??駉。皆鸟兽之形貌也。善曰：薛君韩诗章句曰：趋曰??，行曰駉。??，音鄙。駉，音俟。散似惊波，聚以京峙。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兽散走之时，如水惊风而扬波；聚时如水中之高土也。善曰：峙，直里切。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纪。善曰：列子曰：北海有鱼名鯀，有鸟名鹏，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世本曰：隶首作数。宋衷曰：隶首，黄帝史也。林麓之饶，于何不有？木丛生曰林。善曰：谷梁传曰：林属于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木则枌栝袄柟，梓械榎枫。枌，松叶柏身也。栝，柏叶松身。梓，如栗而小。械，白蕤也。枫，香木也。善曰：郭璞山海经注曰：袄，一名并闾。尔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似水杨。又曰：械，白桲。枌，七容切。栝，古活切。袄，子公切。柟，音南。梓，音姊。械，音域。郭璞上林赋注曰：榎，杞也，似梓。榎，鼻绵切。枫，音风。嘉卉灌丛，蔚若邓林。嘉，犹美也。灌丛、蔚若，皆盛貌也。善曰：山海经曰：夸父与日竞走，渴饮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郁蓊蔓葍，櫛爽櫛樛。皆草木盛貌也。善曰：葍，徒对切。櫛，音肃。櫛，音箫。樛，音森。吐葩扬荣，布叶垂阴。葩，华也。草则葳莎菅蒯，薇蕨荔芘。善曰：尔雅曰：葳，马蓝。郭璞曰：今大叶冬蓝，音针。尔雅曰：藹，侯莎。又曰：白华

，野菅。郭璞曰：菅，茅属，古颜切。声类曰：蒯，草中为索，苦怪切。毛茛诗传曰：薇，菜也。尔雅曰：蕨，鳖也。说文曰：荔，草似蒲，音隶。尔雅曰：荒，东蠡。郭璞曰：未详。荒，胡郎切。王刍菑台，戎葵怀羊。善曰：尔雅曰：葇，王刍。郭璞曰：今葇蓐也。尔雅曰：茴，贝母。郭璞曰：似韭，武行切。尔雅曰：台，夫须。又曰：菑，戎葵。郭璞曰：今蜀葵。菑，音眉。戎，音戎。尔雅曰：痍，怀羊。郭璞曰：未详。苯莱蓬茸，弥皋被冈。弥，犹覆也。言草木炽盛，覆被于高泽及山冈之上也。善曰：苯，音本。莱，子本切。筱簜敷衍，编町成篁。筱，竹箭也。荡，大竹也。敷，布也。衍，蔓也。编，连也。町谓畎亩。篁，竹墟名也。善曰：尚书曰：瑶琨筱簜既敷。町，音挺。山谷原隰，泱漭马党切无疆。泱漭，无限域之貌。言其多无境限也。善曰：泱，乌朗切。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址。小渚曰址。善曰：汉书曰：武帝穿昆明池。黑水玄址，谓昆明灵沼之水址也。水色黑，故曰玄址也。周以金堤，树以柳杞。金堤，谓以石为边隄，而多种杞柳之木。善曰：金堤，言坚也。子虚赋曰：上金堤。杞，即榎木也。山海经曰：杞，如杨，赤理。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皆豫章木为台馆也。善曰：三辅黄图曰：上林有豫章观。说文曰：揭，高举也，渠列切。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善曰：已见西都赋。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蒙汜。善曰：言池广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辞曰：出自阳谷，入于蒙汜。汜，音似。其中则有鼃鼃巨鳖，鱣鲤鰕鲂。鲟鳃鰈魛，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自鰈魛以上，皆鱼名也。修额至折鼻，皆鱼形也。诡类殊种，多杂物也。善曰：郭璞山海经曰：鼃，似蜥蜴，徒多切。郭璞尔雅注曰：鱣，似娣，知连切。郑玄诗笺曰：鰕，似魛，翔与切。尔雅曰：鰈，鲂也，音童。毛茛诗传曰：鲟，似从。鲟，乎轨切。从，奴谦切。又曰：鰈，扬也。魛，鮓也。鰈，音尝。鸟则鹑鷄鵒鷄，鴛鴦鷓鴣。善曰：高诱淮南子注曰：鷓?，长胫绿色，其形似鴈。张揖上林赋注曰：鴛鴦，野鹅。又曰：鷓鴣，黄白色，长颌赤喙。鷓鴣，已见西都赋。凡鱼鸟草木，皆不重见。他皆类此。鷓，音肃。鴛，音加。鷓，音昆。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善曰：周礼曰：上春生稷种。礼记曰：孟春鸿来。郑玄曰：鴈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也。又曰：季秋之月，鸿鴈来宾。郑玄曰：来宾，止而未去也。列子曰：禽兽之智，违寒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鴈门。善曰：尚书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孔安国曰：衡山之阳。汉书有鴈门郡。奋隼归鳧，沸卉駟甸。奋，迅声也。隼，小鹰也。善曰：周易曰：射隼高墉之上。駟，芳耕切。甸，火宏切。众形殊声，不可胜论。」论，说也。善曰：广雅曰：胜，举也。

「于是孟冬作阴，寒风肃杀。寒气急杀于万物。孟冬十月，阴气始盛，万物雕

落。善曰：礼记曰：孟秋天气始肃，仲秋杀气浸盛。雨雪飘飘，冰霜惨烈。飘飘，雨雪貌。惨烈，寒也。善曰：李陵书曰：边土惨烈。百卉具零，刚虫搏拏。草木零落，阴气盛杀，鹰犬之属，可拏击也。善曰：毛诗曰：百卉具腓。礼记曰：季秋，豺祭兽戮禽也。尔乃振天维，衍地络。维，纲也。络，网也。谓其大如天地矣。振，整理也。衍，申布也。善曰：衍，以善切。荡川渚，簸林薄。林薄，草木丛生也。荡，动也。簸，扬也。谓驱兽也。鸟毕骇，兽咸作。草伏木栖，寓居穴托。谓禽兽惊走，得草则伏，遇木则栖，非其常处，苟寄而居，值穴而托。为人穷迫之意。起彼集此，霍绎纷泊。谓为彼人所惊，而来集此人之前。霍绎纷泊，飞走之貌。在彼灵囿之中，前后无有垠陂。言禽兽之多，前却顾视，无复齐限也。善曰：灵囿，已见东都赋。淮南子曰：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曰：垠陂，端崖也。虞人掌焉，为之营域。虞人，掌禽兽之官。善曰：周礼曰：山虞，若大田猎，则莱山之野。焚莱平场，柞木翦棘。善曰：周礼曰：牧师赞焚莱。毛苌诗传曰：莱，草也。贾逵国语曰：槎，邪斫也。柞与槎同，仕雅切。左氏传曰：翦其荆棘。结置音嗟百里，远杜蹊塞。置，网也。远，道也。蹊，径也。皆以网杜塞之也。善曰：远，公郎切。小雅曰：杜，塞也。麇鹿麇麇，骈田偪仄。鹿牝曰麇。麇麇，形貌。骈田偪仄，聚会之意。善曰：毛诗曰：麇鹿攸伏。麇，于牛切。麇，鱼矩切。天子乃驾雕辇，六骏驳。雕，画也。天子驾六马。驳，白马而黑画为文如虎者。戴翠帽，倚金较。翠羽为车盖，黄金以饰较也。古今注曰：车耳重较，文官青，武官赤。或曰：车蕃上重起如牛角也。善曰：毛诗曰：猗重较兮。音角。说文曰：较，车埡上曲钩也。较，工卓切。埡，一伎切。璇弁玉纓，遗光儵音叔爚。弁，马冠也。又髦以璇玉作之。纓，马鞅也。以玉饰之。遗，余也。儵爚，有余光也。爚，音药。建玄弋，树招摇。玄弋，北斗第八星名，为矛头，主胡兵。招摇，第九星名，为盾。今卤簿中画之于旗，建树之以前驱。善曰：礼记曰：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玄曰：缮读曰劲。画招摇星于其上，以起军坚劲，军之威怒，象天帝也。栖鸣鳶，曳云梢。礼记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鳶。栖，谓画其形于旗上。云梢，谓旌旗之流，飞如云也。善曰：高唐赋曰：建云旆。弧旌枉矢，虹??蜺旒。弧，星名。通帛为??。雄曰虹，雌曰蜺。善曰：周礼曰：弧旌枉矢，以象牙饰。楚辞曰：建雄虹之采旒。上林赋曰：拖蜺旒也。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华盖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毕，网也，象毕星也，前驱载之。善曰：刘歆遂初赋曰：奉华盖于帝侧。韩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善曰：东都赋曰：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属车之箠，载獫狁獠。大驾最后一乘悬豹尾，以前为省中侍御史载之。箠，副也。善曰：古今注曰：豹尾车，同制也，所以象君豹变。言尾者谨也。属车，已见东都赋。毛诗曰：輶车鸾

鑿，載狻猊。毛萇曰：狻、猊，皆田犬也。长喙曰狻，短喙曰猊。籊，初遘切。狻，吕验切。猊，许乔切。匪唯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善曰：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从容之求，寔俟寔储。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善曰：尚书曰：从容以和。尔雅曰：俟，待也。说文曰：储，具也。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善曰：山海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史记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苍颉篇曰：钺，斧也。毛萇曰：鬣般，虎皮也。上林赋曰：被班文。般与班，古字通。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善曰：左氏传曰：王孙满谓楚子曰：昔夏铸鼎象物，使人知神奸。故人入川泽，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旃。杜预曰：若，顺也。说文曰：螭，山神，兽形。魅，怪物。橐籥，水神。毛萇诗传曰：旃，之也。陈虎旅于飞廉，正垒壁乎上兰。陈，列也。善曰：周礼，虎贲，下大夫。旅贲氏，中士也。飞廉、上兰，已见西都赋。结部曲，整行伍。善曰：司马彪续汉书曰：大将军营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左传曰：行出犬鸡。杜预云：二十五人为行，行亦卒之行列也。周礼曰：五人为伍。燎京薪，馘雷鼓。积高为京。燎谓烧之。善曰：周礼曰：鼓皆骇。郑玄曰：雷击鼓曰骇。骇与馘同。纵猎徒，赴长莽。莽，草。长，谓深且远也。方言曰：草，南楚之间谓之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善曰：郑玄礼记注曰：迺，遮也。迺，旅结切。清候，清道候望也。郑玄毛诗笺曰：赫，怒意也。缁衣鞞鞞，睢盱拔扈。善曰：缁衣鞞鞞，武士之服。字林曰：缁，帛丹黄色，他迷切。毛诗曰：鞞鞞有爽。毛萇曰：鞞者，茅搜染也。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张目也。睢，火佳切。盱，火于切。毛诗曰：无然畔援。郑玄曰：畔换，犹拔扈。拔与跋，古字通。光炎烛天庭，器声震海浦。烛，照也。海浦，四渎之口。善曰：解嘲曰：未仰天庭。郑玄周礼注曰：器，讙也，许朝切。河渭为之波荡，吴岳为之隳雉堵。波荡，摇动也。隳，落也。善曰：汉书曰：自华西名山七，一曰吴山。郭璞云：吴、岳，别名。百禽缀遽，骀瞿奔触。缀，犹怖也。遽，促也。骀瞿，走貌。奔触，唐突也。善曰：羽猎赋曰：虎豹之陵遽。白虎通曰：禽，鸟兽之总名，为人禽制。缀，音陵。遽，渠庶切。骀，音逵。瞿，巨驹切。丧精亡魂，失归忘趋。投轮关辐，不邀自遇。言禽兽亡失精魂，不知所当归趋也。反关入轮辐之间，不须邀逐，往自得之。趣，向也。邀，遮也。飞罕濡箭，流镞赞割。罕箭，罕形也。赞割，中声也。善曰：说文曰：罕，纲也。濡，音肃。箭，音朔。赞，普麦切。割，芳邈切。矢不虚舍，鋌不苟跃。舍，放也。跃，跳也。矢鋌

跳跃，必有获矣。善曰：说文曰：鋌，小戈也。当足见蹶，值轮被辄。音历。足所蹈为碾，车所加为辄。善曰：蹶，女展切。僵禽毙兽，烂若磧七亦切砾。僵，仆也。石细者曰砾。谓所获禽鸟，烂然如聚细石也。但观置罗之所砺结，竿及之所搯毕。砺，缢也。结，缚也。竿，竹也。及，杖也。八棱长丈二无刃，或以木为之，或以竹为之。搯毕，谓撞盗也。善曰：砺，古犬切。搯，音横。毕，于笔切，又音笔。又蒺之所揜，徒搏之所撞盗。揜，贯刺之。撞盗，犹搯毕也。善曰：蒺，楚角切。揜，士衔切。撞，助角切。撞，直江切。盗，房结切。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犹思衍切其什七八。」晷，景也。犹，杀也。言日景未移，禽兽什已杀七八矣。善曰：汉书，张竦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若夫游鷁高翬，绝坑踰斥。雉之健者为鷁，尾长六尺。诗云：有集唯鷁。翬，翬飞也。斥，泽崖也。善曰：鷁，举乔切。坑，音刚。斥，音尺。兔联猿，陵峦超壑。兔，狡兔也。联猿，走也。峦，山也。壑，坑谷也。自游鷁至此，皆说禽兽轻狡难得也。善曰：毛诗曰：趯趯兔。音谗。猿，敕缘切。比诸东郭，莫之能获。善曰：战国策，淳于髡曰：夫韩国卢，天下之骏狗也；东郭？，海内之狡兔也。环山三，腾冈五，韩卢不能及之。郑玄礼记注曰：比，犹比方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诸，之也。乃有迅羽轻足，寻景追括。迅羽，鹰也。轻足，好犬也。括，箭括之御弦者。鸟不暇举，兽不得发。举，飞也。发，骇走也。善曰：高唐赋曰：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青骹摯于鞬沟下，韩卢噬于愀末。青骹，鹰青胫者善。曰韩卢犬，谓黑色毛也。摯，击也。噬，啮也。愀，挛也。鞬，臂衣。鹰下鞬而击，犬挛末而啮，皆谓急搏不远而获。善曰：说文曰：骹，胫也。战国策，淳于髡曰：韩国卢者，天下之骏狗也。骹，苦交切。愀，音薛。礼记曰：犬则执愀。郑玄注曰：愀、纆、鞬，皆所以系制之者。守犬、田犬问名，畜养者当呼之名，谓若韩卢、宋鹊之属。及其猛毅鬣鬣，隅目高匡。鬣鬣，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视也。高匡，深瞳子也。皆谓猛兽作怒可畏者。善曰：鬣，普悲切。鬣，音而。威慑兕虎，莫之敢伉。兕，水牛类也。伉，当也。谓兽猛，兕虎且犹畏之，人无敢当之者。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慑，恐惧也。伉，古郎切。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侏，朱鬣??鬣，植发如竿。绛帕额，露头髻，植发如竿，以击猛兽，能服之也。善曰：尸子曰：中黄伯曰：余左执泰行之豨，而右搏雕虎。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乌获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说文曰：鬣，带髻头饰也。通俗文曰：露髻曰??，以麻杂为髻，如今撮也。鬣，莫亚切。鬣，士瓜切。??，作计切。袒裼戟手，奎踬盘桓。奎踬，开足也。盘桓，便旋也。善曰：毛诗曰：袒裼暴虎。左传曰：戟其手。广雅曰：盘桓，不进也。奎，欺捶切。踬，去禹切。鼻赤象

，圈巨狴。象鼻赤者怒。巨狴，??也。怒走者为狴。谓能戾象鼻，又穿??以着圈。善曰：说文曰：圈，畜闲也，其究切。狴，音延。据狴狴，? 羸狻。?，兽身人面，身有毛，被发迅走，食人。狴，其毛如刺。羸，窳羸也，类羸虎，亦食人。狻，狻猊也，一曰师子。据，?，皆谓戟撮之。善曰：据，子加切。狴，房沸切。狴，音谓。?，侧倚切。羸，音庾。狻，音酸。猊，五奚切。揩枳落，突棘藩。善曰：字林曰：揩，摩也，口阶切。说文曰：枳，木似橘，居纸切。杜预左氏传注曰：藩，篱也。落，亦篱也。梗林为之靡拉，朴丛为之摧残。靡拉、摧残，言揩突之，皆擗碎毁拆也。拉，郎答切。善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为梗，古杏切。毛萋诗传曰：朴，包木也，补木切。轻锐僿狡趯捷之徒，轻锐，谓便利捷疾也。言如此者多也。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猎昆駮。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陵，犹升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駮，如马，跂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岭，而猎取昆駮之兽。善曰：巘，言免切。駮，音途。杪木末，攫獬狴。杪，犹表也。獬狴，猿类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攫，谓掘取之也。善曰：杪，音眇。攫，于白切。獬，在衔切。狴，音胡。超殊榛，濂飞鼯。」殊，犹大也。榛，木也。濂，捎取之也。善曰：尔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曰：状如小狐，肉翅，飞且乳。濂，大结切。鼯，音吾。

「是时后宫嬖人昭仪之伦，嬖，幸也。昭仪，后宫官也。常亚于乘舆。亚，次也。乘舆，天子所乘车。慕贾氏之如皋，乐北风之同车。善曰：左氏传曰：贾大夫恶，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杜预曰：贾国之大夫。诗北风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车。盘于游畋，其乐只且。盘，乐也。善曰：尚书曰：不敢盘于游畋。毛诗曰：其乐只且。辞也，子余切。于是鸟兽殫，目观穷。殫，尽也。穷，极也。所观毕也。善曰：国语，伍举曰：若周于目观。迁延邪睨，集乎长杨之宫。迁延，退旋也。善曰：高唐赋曰：迁延引身也。说文曰：睨，斜视也，鱼计切。息行夫，展车马。息，休也。善曰：左氏传曰：子反令军吏，缮甲兵，展车马。郑玄礼记注曰：展，整也，张鞞切。收禽举觜，数课众寡。觜，死禽兽将腐之名也。数，计。课，录。校所得多少。善曰：觜取肉名，不论腐败也。置互摆牲，颁赐获卤。互，所以挂肉。摆，谓破砾悬之。颁，谓以所卤获之禽兽赐士众也。善曰：摆，芳皮切。汉书音义曰：卤与虏同。割鲜野飧，犒勤赏功。谓飧食士众于广野中，劳勤苦，赏有功。善曰：子虚赋曰：割鲜染轮。杜预左氏传曰：犒，劳也。犒，苦到切。五军六师，千列百重。善曰：汉官仪，汉有五营。五军，即五营也。周礼，天子六军。六师，即六军也。尚书曰：张皇六师。千列，列千人也。酒车酌醴，方驾授饗。酒肴皆以车布之。善曰：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杜预左

氏传注曰：熟曰饗。升觴举燧，既醕鸣钟。燧，火也。谓行酒举烽火以告众也。以醕，鸣钟鼓也。善曰：升，进也。说文曰：醕，饮酒尽也，焦曜切。膳夫驰骑，察贰廉空。膳夫，宰夫也。察、廉，皆视也。贰为兼重也。空，减无也。言宰人骑马行视，肴有兼重及减无者。善曰：礼记曰：御同于长者，虽贰不辞。郑玄曰：贰，重也。肴，膳也。炙炰伙，清酤？。皇恩溥，洪德施。诗有罍螯。清酤，美酒也。善曰：史记曰：楚人谓多为伙。音祸。毛诗曰：既载清酤。音户。广雅曰：？，日多也。音支。皇，皇帝。普，博施也。徒御悦，士忘罢。善曰：毛诗曰：徒御不惊。毛萇曰：徒，辇者也。御，御马也。罢，音皮。巾车命驾，回旆右移。巾车，主车官也。回车右转，将旋也。善曰：孔丛子，歌曰：巾车命驾，将适唐都。郑玄周礼注曰：巾犹衣也。相羊乎五柞之馆，旋憩乎昆明之池。相羊，仿羊也。池，即所谓灵沼也。善曰：楚辞曰：聊逍遥以相羊。憩，息也。登豫章，简赆红。豫章，池中台也。简，省也。缴，射矢，长八寸，其丝名赆。音曾。蒲且发，弋高鸿。善曰：列子，蒲且子之弋，弱矢纤缴，射乘风而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也。且，子余切。挂白鹄，联飞龙。挂，矢丝挂鸟上也。飞龙，鸟名也。磻不特絙，往必加双。」沙石胶丝为磻。非徒获一而已，必双得之。善曰：说文曰：磻，似石着缴也。磻，音波。絙，音卦。

「于是命舟牧，为水嬉。舟牧，主舟官。嬉，戏也。善曰：礼记曰：舟牧覆舟。琴道，雍门周曰：水嬉则榜龙舟。浮鹢首，翳云芝。船头象鹢鸟，厌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为画芝草及云气以为船覆饰也。善曰：淮南子曰：龙舟鹢首。甘泉赋曰：登夫凤皇而翳华芝。垂翟葆，建羽旗。谓垂羽翟为葆盖饰，建隼羽为旌旗也。善曰：琴道，雍门周曰：水嬉则建羽旗。齐帗女，纵棹歌。善曰：帗女，鼓帗之女。汉书音义，韦昭曰：帗，楫也，杨至切。棹歌，引棹而歌也。西都赋曰：棹女讴。汉武帝秋风辞曰：发棹歌。方言曰：楫或谓之棹。郭璞曰：今云棹歌也，直教切。发引和，校鸣葭。奏淮南，度阳阿。发引和，言一人唱，余人和也。葭，更校急之乃鸣。和，胡卧切。杜挚葭赋曰：李伯阳入西戎所造。汉书曰：有淮南鼓员四人。谓舞人也。淮南子曰：足蹀阳阿之舞。感河冯，怀湘娥。善曰：感，动也。庄子曰：冯夷得道，以潜大川。说文曰：怀，念思也。楚辞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及，堕湘水中，因为湘夫人。惊橛，惮蛟蛇。橛，水神。蛟，龙类。惊、惮，谓皆使骇怖也。善曰：杨雄蜀都赋曰：其深则有水豹蛟蛇也。然后钓魴鳢，纒鰕鮓。纒，网如箕形，狭后广前。魴、鳢、鰕、鮓，皆鱼名。善曰：纒，所买切。鮓，长由切。摭紫贝，搏耆龟。搏、摭，皆拾取之名。耆，老也。龟之老者神。善曰：相贝经曰：赤电黑云谓之紫贝。楚辞曰：耆蔡

兮踊跃。王逸曰：蔡，龟也。摭，之石切。搯水豹，鬲潜牛。水豹、潜牛，皆谓水处也。善曰：说文曰：搯，捉也。杨雄蜀都赋曰：水豹蛟蛇。说文曰：鬲，绊马也。上林赋曰：沈牛鹿麋。南越志：潜牛，形角似水牛。搯，音厄。鬲，中立切。泽虞是滥，何有春秋？泽虞，主水泽官。滥，施罟罔也。言不顺时节，常设之也。善曰：周礼曰：泽虞掌国泽之政。国语曰：鲁宣公滥于泗流。擿溲澮，搜川渌。布九罟，设罟穉。溲澮，小水别名。擿、搜，谓一周索也。善曰：毛诗曰：九罟之鱼鱒魴。尔雅曰：九罟，鱼网。国语，里革曰：罟禁罟穉。韦昭曰：罟穉，小网也。擿，土狄切。溲，音了。澮，音蟹。罟与絨，古字通。罟，音域。罟，音独。穉，音鹿。擿昆鲋，殄水族。昆，鱼子。鲋，细鱼族类也。擿、殄，言尽取之。擿，责交切。善曰：国语，里革曰：鱼禁鯤鲋。鯤，音昆。鲋，音而。蘧藕拔，蜃蛤剥。蘧，芙蓉。蜃，蛤蚌也。善曰：蜃，音肾。逞欲畋魴，效获麇麋。逞，极也。鹿子曰麇，麋子曰麋。善曰：左氏传，季良曰：今民馁而君逞欲。广雅曰：逞，快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田，猎也。田与畋同。说文曰：魴，捕鱼也。音鱼。国语曰：兽长麇麋。麇，音迷。麋，乌老切。摻蓼滓浪，所求遍也。善曰：摻，古巧切。蓼，音老。滓，音劳。浪，音郎也。干池涤藪。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涤，除也。郑玄礼记注曰：藪，大泽。上无逸飞，下无遗走。攫胎拾卵，蚘蜎尽取。善曰：国语曰：鸟翼馘卵，虫舍蚘蜎。韦昭曰：蚘，蚊子也，可以为醢。蜎，复陶也，可食。未乳曰卵。蚘，直尸切。蜎，音缘。取，苍苟切。取乐今日，遑恤我后？皇，暇也。言且快今日之苟乐，焉能复顾后日之长久也。善曰：毛诗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阤？」天下已定，贵在安乐，极意恣心，何能复顾后日倾坏也。阤，音雉。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平乐馆，大作乐处也。袭，服也。李尤乐观赋曰：设平乐之显观，处金商之维限。善曰：班固汉书赞曰：孝武造甲乙之帐，袭翠被，冯玉几。音义曰：甲乙，帐名也。左氏传曰：楚子翠被。杜预曰：翠羽饰被。披义切。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攒，聚也。纷，犹杂也。瑰，奇也。丽，美也。侈靡，奢放也。临迴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程，谓课其技能也。善曰：汉书曰：武帝作角抵戏。文颖曰：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技艺射御，故名角抵也。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善曰：史记曰：秦武王有力士乌获、孟说，皆大官。王与孟说举鼎。说文曰：扛，横开对举也。扛与?同，古龙切。汉书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音义曰：体轻善缘。橦，直江切。冲狭燕濯，胸突铍锋。卷篔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燕濯，以盘水置前，坐其后，踊身张手跳前，以足偶节踰水，复却坐，如燕之浴也。善曰：汉书音义曰：铍，利也，息廉切。跳丸剑之挥霍，走

索上而相逢。挥霍，谓丸剑之形也。索上，长绳系两头于梁，举其中央，两人各从壹头上，交相度，所谓舞涉者也。跳，都雕切。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华山为西岳。峨峨，高大貌。参差，低仰貌。神木，松柏灵寿之属。灵草，芝英朱赤也。离离，实垂之貌。善曰：西都赋曰：灵草冬荣，神木丛生。毛诗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毛苌曰：离离，垂也。总会僊倡，戏豹舞黑。白虎鼓瑟，苍龙吹箎。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黑豹熊虎，皆为假头也。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蜃蛇。蜃蛇，声余诘曲也。善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洪涯，三皇时伎人。倡家托作之，衣毛羽之衣。襪，衣毛形也。善曰：襪，所炎切。襪，史宜切。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飘飘、霏霏，雪下貌。皆巧伪作之。善曰：班固汉书曰：元帝自度曲。瓚曰：度曲歌终，更授其次，谓之度曲。毛诗曰：雨雪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复陆，复道阁也。于上转石，以象雷声。磳养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增响，委声也。磅磕，雷霆之音，如天之威怒。善曰：磳，敷赤切。磅，怖萌切。磕，古盖切。巨兽百寻，是为曼延去声。作大兽，长八十丈，所谓蛇龙曼延也。善曰：汉书曰：武帝作漫衍之戏也。神山崔巍，欵从背见。欵之言忽也。伪所作也。兽从东来，当观楼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巍也。欵，许律切。熊虎升而挈攫，猿狖超而高援。皆伪所作也。善曰：挈攫，相搏持也。挈，奴加切。攫，居缚切。怪兽陆梁，大雀踃踃。皆伪所作也。陆梁，东西倡佯也。踃踃，大雀容也。七轮切。善曰：尸子曰：先王岂无大鸟怪兽之物哉？然而不私也。白象行孕，垂鼻麟困。伪作大白象，从东来，当观前，行且乳，鼻正麟困也。善曰：麟，音邻。困，巨贫切。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蜃蜃。海鳞，大鱼也。初作大鱼，从东方来，当观前，而变作龙。蜿蜿、蜃蜃，龙形貌也。善曰：蜿，于袁切。蜃，于君切。舍利颺颺，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舍利，兽名。性吐金，故曰舍利。颺颺，容也。骊，犹罗列骈驾之也。以芝为盖，盖有九葩之采也。善曰：颺，呼加切。蟾蜍与龟，水人弄蛇。作千岁蟾蜍及千岁龟，行舞于前也。水人，俚儿，能禁固弄蛇也。善曰：蟾，昌詹切。蜍，市余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儵忽，疾也。易貌分形，变化异也。善曰：幻，下办切。吞刀吐火，云雾杳冥。善曰：西京杂记曰：东海黄公，立兴云雾。汉官典职曰：正旦作乐，漱水成雾。楚辞曰：杳冥兮昼晦。画地成川，流渭通泾。善曰：西京杂记曰：东海黄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画地成河。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音沟。东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厌虎者，号黄公。又于观前为之。冀厌白虎，卒不能救。善曰：西京杂记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不行，遂

为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伪作之也。挟邪作蛊，于是不售。蛊，惑也。售，犹行也。谓怀挟不正道者，于是时不得行也。尔乃建戏车，树修旃。树，植也。旃，谓??也。建之于戏车上也。偃僮程材，上下翩翩。偃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程，犹见也。材，伎能也。翩翩，戏僮形也。善曰：史记，徐福曰：海神云，若偃女即得之矣。偃，之刃切。突倒投而跟絙，譬陨绝而复联。突然倒投，身如将坠，足跟反絙撞上，若已绝而复连也。善曰：投，他豆切。说文曰：跟，足踵也，音根。百马同轡，骋足并驰。于僮子作其形状。善曰：陆贾新语曰：楚平王增驾，百马同行也。撞末之伎，态不可弥。弥，犹极也。言变巧之多，不可极也。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弯，挽弓也。鲜卑，在羌之东，皆于撞上作之。善曰：魏书曰：鲜卑者，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

「于是众变尽，心醒醉。盘乐极，怅怀萃。醒，饱也。萃，犹至也。于是游戏毕，心饱于悦乐，怅然思念所当复至也。善曰：孟子曰：盘游饮酒，驰骋田猎。阴戒期门，微行要屈。要或为徼。善曰：期门，已见西都赋。汉书曰：武帝微行所出。张晏曰：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蹕，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卑贱也。降尊就卑，怀玺藏绂。天子印曰玺。绂，绶也。怀藏之自同卑者也。便旋闾阎，周观郊遂。善曰：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郊，已见西都赋。周礼有六遂也。若神龙之变化，章后皇之为贵。龙出则升天，潜则泥蟠，故云变化。章，明也。天子称元后。皇，汉帝称也。善曰：管子曰：龙被五色，欲小则如蚕蝎，欲大函天地也。然后历掖庭，适驩馆。掖庭今官，主后宫，择所驩者乃幸之。捐衰色，从嫵婉。嫵婉，美好之貌。善曰：毛诗序曰：华落色衰。韩诗曰：嫵婉之求。嫵婉，好貌。嫵，于见切。婉，于万切。捐，弃也。促中堂之骥坐，羽觞行而无筭。中堂，中央也。善曰：楚辞曰：瑶浆蜜勺实羽觞。汉书音义曰：羽觞，作生爵形。仪礼曰：无筭爵。郑玄曰：筭，数也。秘舞更奏，妙材骋伎。秘，言希见为奇也。更，递也。奏，进也。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善曰：左氏传，子产曰：在周易，女惑男谓之蛊。音古。又左氏传曰：楚庄王欲纳夏姬。杜预曰：夏姬，郑穆公女，陈大夫御叔妻。七略曰：汉兴，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动梁上尘。畅，条畅也，敕亮切。蛊，媚也。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音雉。清商，郑音。蝉娟、此豸，恣态妖蛊也。善曰：宋玉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征。婵，音蝉。娟，于缘切。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罢。纵体，舞容也。迅疾赴节相越也。相鹤经曰：后七年学舞，又七年舞应节。振朱屣于盘樽，振，犹掉也。朱屣，赤丝履也。奋长袖之飒纚。舞人特作长袖。飒纚，长貌也。善曰：韩子曰：长袖善舞。飒，素合切。纚，所倚切。要绍修态，丽服扬

菁。要绍，谓娟婵作姿容也。修，为也。态，娇媚意也。菁，华英也。善曰：楚辞曰：夸容修态。要，于妙切。菁，音精。眇眇流眄，一顾倾城。眇，眉睫之间。藐，好视容也。流眄，转眼貌也。眇，亡井切。善曰：汉书，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展季桑门，谁能不营？善曰：国语曰：臧文仲闻柳下惠之言。韦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家语曰：昔有妇人，召鲁男子，不往，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姬不逮门之女也，国人不称其乱焉。桑门，沙门也。东观汉记，制楚王曰：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说文曰：营，惑也。列爵十四，竞媚取荣。后宫官从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竞争邪媚求荣爱也。善曰：列爵十四，见西都赋也。盛衰无常，唯爱所丁。善曰：尔雅曰：丁，当也。卫后兴于鬢发，飞燕宠于体轻。善曰：汉书曰：孝武卫皇后，字子夫。汉武故事曰：子夫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毛诗云：鬢发如云。之忍切。荀悦汉纪曰：赵氏善舞，号曰飞燕，上说之。事由体轻而封皇后也。尔乃逞志究欲，穷身极娱。逞，娱也。娱，乐也。善曰：楚辞曰：逞志究欲，心意安之也。鉴戒唐诗，他人是偷。唐诗，刺晋僖公不能及时以自娱乐，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偷。言今日之不极意恣娇亦如此也。善曰：国语曰：鉴戒而谋。贾逵曰：鉴，察也。自君作故，何礼之拘？善曰：国语，鲁侯曰：君作故事。韦昭曰：君所作为故事也。商君书曰：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增昭仪于婕妤，贤既公而又侯。善曰：汉书曰：孝成帝赵皇后有女弟，为婕妤，绝幸，为昭仪。又曰：孝元帝傅婕妤有宠，乃更号曰婕妤，在昭仪上，尊之也。又曰：封董贤为高安侯，后代丁明为大司马，即三公之职也。许赵氏以无上，思致董于有虞。善曰：汉书曰：成帝谓赵昭仪曰：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王闳争于坐侧，汉载安而不渝。渝，易也。善曰：汉书曰：上置酒麒麟殿，视董贤而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王闳曰：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有之。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

「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暂劳永逸，无为而治。善曰：剧秦美新曰：汉祖创业蜀、汉。汉书，平当曰：今汉继体承基三百余年。又杨雄曰：不一劳者不久佚。论语曰：无为而治，其舜也欤？耽乐是从，何虑何思？善曰：尚书曰：惟耽乐之从。周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多历年所，二百余期。期，一堦也。从高祖至于王莽，二百余年。善曰：尚书曰：殷礼配天，多历年所。徒以地沃野丰，百物殷阜。沃，肥也。丰，饶也。殷，盛也。阜，大也。岩险周固，衿带易守。谓左崤、函，右陇坻，前终南，后高陵。善曰：左氏传曰：制，岩邑也。李尤函谷关铭曰：衿带咽喉。管子曰：地形险阻，易守难攻。得之者强，据之者久。流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弥茂。言土地险固，故得

放心极意而夸泰之，馨烈益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传闻于未闻之者。鄙生，公子自称，谦辞也。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赋时也。善曰：孔丛子，子高谓魏王曰：君闻之于耳邪？闻之于传邪？者，之与切。曾髣佛其若梦，未一隅之能睹。善曰：甘泉赋曰：犹髣佛其若梦。说文曰：彷彿，相似，见不谛也。论语曰：子曰：举一隅而示之。此何与于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盘庚作诰，帅人以苦。善曰：广雅曰：与，如也。言欲迁都洛阳，何如殷之屡迁乎？言似之也。尚书曰：自契至成汤八迁。尚书序曰：盘庚五迁。又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孔安国曰：河水所毁曰圯。盘庚迁于殷，殷人弗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圯，平鄙切。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天称皇天。帝，今汉天子号。皇帝兼同之。善曰：方今，犹正今也。尚书刑德放曰：帝者，天号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掩四海而为家，掩，覆也。善曰：礼记，孔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又曰：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富有之业，莫我大也。三皇以来，无大于汉者。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善曰：国语，季文子曰：吾闻以德为国华。韦昭曰：为国光华也。独俭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谓何？俭嗇，节爱也。蟋蟀，唐诗刺俭也。言独为节爱，不念唐诗所刺邪？汉书注曰：齷齪，小节也。王逸楚辞注曰：谓，说也。何休公羊传注曰：谓据疑问所不知者曰何也。岂欲之而不能，将能之而不欲欤？蒙窃惑焉，言我不解何故，反去西都从东京，置奢逸即俭嗇也。善曰：蒙，谦称也。周易曰：匪我求童蒙也。愿闻所以辩之之说也。」说，犹分别解说。

京都中

目录 [隐藏]

1 赋乙

1.1 京都中

1.1.1 东京赋

赋乙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1]

东京赋

东京谓洛阳，其赋意与班固东都赋同。[2]

张平子

薛综注

东京赋

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恍亡禹[3]然有间，有间，谓有顷之间也。先生闻

公子称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贵者，谓违礼失道，故愕然有顷乃能言也。善曰：安，犹乌也。处，处也。言何处有此先生，盖虚假之也。论语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子怵然为间也。赵岐曰：怵然，犹怅然也。乃莞尔而笑曰：「若客所谓，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莞尔，舒张面目之貌也。末学，谓不经根本。肤受，谓皮肤之不经于心胸。贵耳[4]谓东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为贵，以东为贱也。善曰：论语曰：莞尔而笑。又曰：肤受之愬。桓子新论曰：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苟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苟，犹诚也。言宾诚信胸臆之所闻，而心不能以礼节度其可否也。善曰：韩诗曰：鄙野之人，僻陋无心也。论语曰：不以礼节之。贾逵国语注曰：节，制也。宜其陋今而荣古矣！言人不能以礼节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闻古事为荣贵也。善曰：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苦灰[5]缪穆公于宫室，孤臣，谓孤陋之臣也。善曰：史记曰：由余本晋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来聘秦，观秦之强弱。穆公示以宫室，引之登三休之台。由余曰：臣国土阶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犹谓作之者劳，居之者淫。此台若鬼为之，则神劳矣；使人为之，则人亦劳矣。于是穆公大惭。郑玄礼记注曰：凡穆或作缪。悝，犹嘲也。如之何其以温故知新，研核是非，近于此惑？」如，奈也。核，实也。研，审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宫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温故知新之德，当审实事理之是非，而返惑于此事？论语曰：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矣。王褒责髡奴曰：研核否臧。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姬，周姓也。末，谓幽、厉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善曰：毛诗曰：民之多僻也。始于宫邻，卒于金虎。邻，近也。谓幽王近于宫室，惑于褒姒，卒有祸败也。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应劭汉官仪曰：不制之臣，相与比周。比周者，宫邻金虎。宫邻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进，与君为邻，贪求之德坚若金，谗谤之言恶若虎也。嬴氏搏音附翼，择肉西邑。嬴，秦姓也。周书曰：无为虎搏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也。搏翼，谓着翼也。[6]是时也，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七雄，谓韩、魏、燕、赵、齐、楚、秦也。争，谓各强盛而竞相高以奢溢，将为国好，不复顾于礼法也。善曰：答宾戏曰：七雄虓阚。史记，张释之曰：秦以苛察相高。尚书曰：弊俗奢丽也。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左氏传曰：楚子成章华之台于干溪，一朝叛之。于前，在春秋之时。史记曰：赵武灵王起丛台，太子围之三月。于后，在六国之时。善曰：邹阳上书曰：全赵之时，武力鼎士，絃服丛台之下。臣瓚曰：在邯郸城内也。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言秦以天下为大场，喻七雄为斗鸡。利喙长距者，终擅一场也。史记曰：秦始皇，秦[7]襄王子，名政。说文曰：擅，专也。思专其侈，以莫己若。莫

，无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专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无如于我也。乃构阿房傍，起甘泉，三辅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离宫别观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为大会群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东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号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战国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宫。谓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阿房、甘泉，已见上文。结云阁，冠南山。结，连也。云阁，阁名也，高如云，故言云。三辅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云阁，欲与山齐。冠，覆也。终南山在长安南。征税尽，人力殫。言征税之赋，尽于奢泰之用，天下之力，尽于长城与宫室也。殫，尽也。善曰：郑玄礼记注曰：征，税也。毛萇诗传曰：税，敛也。然后收以太半之赋，威以参夷之刑。汉书，伍被曰：秦作阿房宫，收太半之赋。韦昭曰：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言秦造宫室奢丽，费用不足，乃复收其太半之赋，百姓赋税不得者，诛其三族。汉书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参夷之诛。参，三也。谓灭三族也。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所衔草，遇，逢遇也。周礼，有薙氏掌山泽，芟除草菅。毛诗：载芟载柞也。既蕴崇之，又行火焉！左氏传曰：周任有言曰：若农夫之务去草，芟夷蕴崇之。杜预曰：芟，杀。蕴，积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积而放火焉。慄慄徒颊切黔首，岂徒局局高天，踏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于其颈！史记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谓黑头无知也。局踏，恐惧之貌也。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局，伛偻也。谓地盖厚，不敢不踏。踏，累足也。谓此时之民，非徒局高天，踏厚地而已，乃昼夜畏死其颈。善曰：岂，非也。老子曰：圣人在，天下谿谿焉。国语，单襄公曰：兵在其颈，不可久也。驱以就役，唯力是视，谓不复知民有缓急与饥寒，唯趋驱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言所观者，唯力是求，余无所顾也。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于大汉而欣戴高祖。」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檐重物，不得休息，今来归汉，得息肩膊。善曰：左氏传曰：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杜预曰：以负檐喻也。国语曰：祭公谋父曰：商王大恶，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贾逵曰：戴，奉也。

「高祖膺策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膺策，谓当五胜之策。受图，卯金刀之语。顺天，谓顺天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举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与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历引曰：五德之运，征符合膺[8]，策次相代。周易曰：顺乎天。汉书，高祖立为沛公，旗帜皆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涣汗其大号。郑玄曰：号，令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击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坚固。善曰：尚书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扫项军于垓下，继子婴于轵纸[9]涂。扫，除也。项，项羽也。垓，地名。汉王围项羽于垓下。羽闻四面有楚歌，乃与数百骑走。高祖使灌婴追之，斩羽东城。继

，犹系也。子婴，秦子婴也。善曰：史记，秦王子婴乘素车白马，系颈以组降于轺道旁也。苏林曰：轺，亭名，在长安城东十三里。因秦宫室，据其府库。因，仍也。据，就也。府、库，谓官吏所止为府，车马器械所居曰库也。作洛之制，我则未暇。作洛，谓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谓天下新造草创，不暇改作如制礼[10]也。是以西匠营宫，目翫阿房。西匠，谓秦之旧匠也。目，视也。翫，习也。阿房，宫名也。汉书曰：梧齐侯，阳城人，名延[11]，为少府，作长乐、未央宫也。规摹踰溢，不度入不臧。规，图也。踰，越也。溢，过也。度，法也。臧，善也。谓西匠所图越过，不得礼法，皆言不善也。善曰：声类曰：摹，法也。损之又损之[12]，然尚过于周堂。损，减也。言高祖虽数损减其制度，犹过于周家之堂。善曰：老子曰：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也。观者狭而谓之陋，帝已讥其泰而弗康。」观，视也。陋，小也。康，安也。言观者习见秦之夸丽，睹今日之减小，皆以为陋，然高祖犹已讥其泰而不安也。谓七年冬，上自将击韩王信，萧丞相留长安，营起未央宫，立东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其壮丽，怒曰：何修宫室之过也！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区夏矣。高，高祖也。区，区域也。夏，华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国家，制造区夏。善曰：毛诗[13]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尚书盘庚曰：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区夏。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谓俭约。汉书曰：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宫室，常恐太奢，何用台为？故文、景之际，号为升平。升平，谓国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饮食。孝经钩命决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誉。武有大启土宇，纪禅肃然之功。武，武帝也。汉书武纪曰：定越地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启土宇。启，开也。纪，记也。肃，敬也。谓登封太山，升禅肃然。善曰：尚书曰：建邦启土，毛诗曰：大启尔宇。宣重直用威以抚和，戎狄呼韩来享。宣，宣帝也。汉书宣纪曰：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毛诗曰：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享献也。抚，安也。戎、狄、呼韩，并国名也。左氏传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咸用纪宗存主，飨祀不辍，咸，皆也。纪，录也。宗，太宗，文帝庙号也。主，木主，言刻木为人主神，置庙中而祭之。辍，止也。凡天子五世则废。今庙不迁毁其主，各四时祭祀，无止绝时。善曰：汉书景纪曰：高皇帝为太祖庙，文皇帝为太宗庙，言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也。郑玄论语注曰：辍，止也。铭勋彝器，历世弥光。彝，常也。宗庙之器称彝。勋，功也。历，经也。弥，益也。铭，勒也。勒铭于宗庙之器于[14]钟鼎，万祀弥益光明。善曰：左氏传，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也。字林曰：铭，题勒也。今舍纯懿而论爽德，尔雅曰：纯，大。懿，美也

。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纯大懿美之德，而专论说爽差之过失者也。善曰：国语曰：实有爽德。贾逵曰：爽，贰也。以春秋所讳而为美谈，春秋讳国之恶，今公子反以为美谈也。善曰：公羊传曰：大恶讳之，小恶书之。又云：鲁人至今以为美谈也。宜无嫌于往初，故蔽善而扬恶，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宜之言义也。无，犹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义，不嫌于蔽国之善，扬国之恶，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说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扬恶，可亲问之。论语，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毛萇诗传曰：祇，适也。必以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肆，放也。贤，善也。谓黄帝明堂以草盖之，名曰合宫。舜之明堂，以草盖之，名曰总章。言难公子：黄帝等造此是守俭也。善曰：尸子曰：欲观黄帝之行于合宫，观尧、舜之行于总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倾宫瑶台，殫百姓之财，殷纣作琼室，立玉门也。汤武谁革而用师哉？汤，谓殷汤。武，谓武王。革，改也。言谁遣革改殷纣、夏桀而用师哉？以其奢侈淫放，所以汤、武顺天命而行罚之。此讥西京公子也。善曰：汤、武革命，已见东都赋。孔丛子曰：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乃时也。盖合亦览东京之事以自寤乎？」盖，犹何不也。览，视也。自寤，自觉寤也。言公子何不视东京之行事，心自觉寤耶？

「且[15]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淮南子曰：若天下无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为臣仆。善曰：郑玄礼记注曰：道，谓仁义也。守位以仁[16]综作人[17]，不恃隘害。仁[18]，谓众庶也。隘，险也。言要须择任贤臣，不以隘害为牢固。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19]也。苟民志之不谅，何云岩险与襟带？苟，诚也。谅，信也。公子称岩险周固，襟带易守，故今答曰：诚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固反[20]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关铭曰：襟带、咽喉也。秦负阻于二关，卒开项而受沛。负，恃也。卒，终也。言负二关以为牢固，终受二人所入也。二人，谓高祖从武关入，项羽从函谷关入。善曰：汉书曰：沛公使兵守函谷关，项羽使黥布攻破之，至戏下。又云：沛公攻武关入秦。应劭曰：武关，秦南关。彼偏据而规小，岂如宅中而图大。」彼，谓秦也。据，依也。言彼秦偏据关西，所规近在二关之内，故云小也。岂如东京居天地之中，所图者四海之外。善曰：尚书曰：自服于土中。孔安国曰：洛邑，地势之中。孔丛子曰：子贡谓东郭充曰：今子位卑而图大。

「昔先王之经邑也，先王，谓周成王也。邑，洛邑也。善曰：毛萇诗传曰：经，度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掩，犹及也。九隩，谓九州岛之内也。靡地不营，谓遍求之，卜瀍、涧及黎水，皆不吉。善曰：新序曰：营，度也。九隩，合道四海也。土圭测景，不缩不盈。郑玄曰：土[21]，度也。缩，短也。

盈，长也。谓圭长一尺五寸，夏至之日，竖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当中也。若影长于圭，则太近北。圭长于影，则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东多风，近西多雨。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总，犹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礼曰：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乃建王国也。审曲面势，审，度也。谓审察地形曲直之势，而建王都。善曰：周礼曰：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郑司农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也。泝素洛背河，左伊右瀍。泝，向也。洛，洛水。河，黄河。伊，伊水。瀍，瀍水。善曰：尚书曰：予朝至于洛师，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国曰：洛出上洛山，伊出陆浑山，瀍出河南北山。西阻九阿，东门于旋。谓东有旋门，在成皋西南十数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县十里有九阪。阻，险也。阿，曲也。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孟津，四渎之长，故武王为诸侯约誓于其上。尚书曰：东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太谷在辅氏北、洛阳西也。洛阳记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旧名通谷。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伊阙，山名也。轘辕，阪名也。回，曲也。捷，邪也。谓大道迂曲，乃当伊阙之外，邪径趣疾，当历轘辕。善曰：贾逵国语注曰：道，由也。史记，吴起曰：桀之居伊阙。王逸楚辞注曰：捷，疾也。左氏传注曰：捷，邪出也。汉书曰：沛公从轘辕。薛综曰：轘辕阪十二曲，道将去复还，故曰轘辕。[22]臣瓚曰：在缑氏东南。大室作镇，揭竭以熊耳。大室，嵩高别名也。揭，犹表也。言以嵩高之岳，为国之镇也。复表以熊耳之山。善曰：郭璞山海经注曰：大室在阳城县西。羽猎赋曰：揭以崇山。熊耳，山名也。尚书传曰：熊耳山在宜阳之西也。底柱辍流，鐔徒南以大岨。底柱，山名也，在河东县东，南向，居河中，犹柱然也。辍，止也。善曰：尚书曰：导河至于底柱，东过大岨。韵集曰：鐔，剑口也。言大岨之险，同乎剑口也。庄子曰：天子之剑，以周宋为鐔。温液汤泉，黑丹石缁。言泉水如汤，浴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县界中也。黑丹石缁，谓黑石杂色也。言温液即汤泉之流，黑丹石缁之所出。善曰：孝经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则出黑丹。张揖子虚赋注曰：玄厉黑石，可用磨也。王鲋岫居，能奴来鳖三趾。山有穴曰岫也。王鲋，鱼名也，居山穴中。长老言：王鲋之鱼，由南方来，出此穴中，入河水，见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十八里，钓人见之，取之以献，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善曰：周礼曰：春献鲋。郑玄曰：王鲋，鱼之大者。山海经曰：阳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足鳖。尔雅曰：鳖三足曰能。宓妃攸馆，神用挺纪。攸，所也。馆，舍也。传曰：成王迁九鼎于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后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挺纪。谓告年纪之处也。善曰：楚辞曰：迎宓

妃于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盖伊、洛之水精。龙图授羲，龟书畀姒。尚书传曰：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又曰：天与禹，洛出书。谓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善曰：尔雅曰：畀，赐也。史记，禹姓姒氏。召伯相宅，卜惟洛食。相，视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谓吉兆。善曰：尚书曰：召公既相宅，卜惟洛食。孔安国曰：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吉也。周公初基，其绳则直。谓初造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绳度之，合于制度。善曰：尚书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毛诗曰：其绳则直。毛萇曰：言不失绳直之宜也。萇直良弘魏舒，是廓是极。萇弘，周大夫也。魏舒，晋大夫献子也。廓，犹规也。极，致也。谓二人率诸侯曰，敬以致功，规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善曰：国语曰：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萇弘欲城周，为之告晋。左氏传曰：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以城周也。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南北为经。途，道也。轨，车辙也。善曰：周礼：国中经途九轨。郑玄曰：涂容九轨，谓辙广也。又周礼曰：王城隅之制九雉。郑玄云：雉，度也。谓高一丈，长三丈为雉。度徒洛堂以筵，度室以几。堂，明堂也。筵，席也，长九尺。几，俎也，长七尺。善曰：周礼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京邑翼翼，四方所视。京，大也。大邑，谓洛阳也。翼翼，礼仪盛貌。言常为四方观，翼翼然也。善曰：毛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汉初弗之宅[23]，故宗绪中圯」瘠。绪，统也。圯，绝也。汉家不居于洛，故宗庙之统，中途废绝也。

〔巨猾间去声豊许覲，窃弄神器。巨，王莽字巨君也。猾，狡也。间，候也。豊，隙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无嗣，元后秉政，汉祚微弱，篡处高位。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韦昭汉书注曰：神器，天子玺也。历载三六，偷安天位。载，年也。三六，十八年。谓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善曰：尚书曰：天位艰哉。于时蒸民，罔敢或贰。于，于也。蒸，众也。罔，无也。言是时众民无敢有二心于莽者。毛诗曰：于时言言。尚书，蒸民乃粒。其取威也重矣！威，畏也。重，犹多也。谓为天下所畏己者多矣。善曰：左氏传，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我世祖忿之，世祖，光武也。忿，恚。疾王莽威重如此也。乃龙飞白水，凤翔参所今墟。白水，谓南阳白水县也，世祖所起之处也。初为更始大司马，讨王郎于河北，[24]北为参、虚分野。龙飞凤翔，以喻圣人之兴也。善曰：周易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授，与也。钺，斧钺也。四七，二十八将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六韬曰：凡国有难，君召将以授斧钺。汉书曰：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定水灾。欃枪旬始，群凶靡余。欃枪，星名也。谓王莽在位，如妖气之在天。世祖除之，凶恶无余。尔雅曰：彗星，为欃枪

也。旬始，妖气也。史记曰：旬始，状如雄鸡也。靡，无也。今言世祖除凶贼，无有遗余也。区宇[25]又宁，思和求中。天地之内称？。言海内既已又安，思求阴阳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睿哲玄览，都兹洛宫。睿，圣也。玄，通也。言通见此洛阳宫也。善曰：尚书曰：睿作圣，明作哲。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王弼曰：玄，物之极也。广雅曰：玄，远也。曰止曰时，昭明有融。曰，辞也。时，是也。融，长也。言当止居是洛邑，必有昭明之德，长久之道也。善曰：毛诗曰：曰止曰时，[26]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丰。止戈曰武。谥法曰：功格天下曰光，诋定祸乱曰武。洽，合也。丰，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谥光武。言仁义之道大丰盛也。善曰：洽，沾也。登岱勒封，与黄比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体，故封泰山，勒功于石，以纪号也。黄，黄帝也。史记曰：崇，高也。言世祖与黄帝比其尊号。善曰：史记曰：黄帝封泰山，禅云、亭。司马彪续汉书曰：建武三十二年，乃封禅。孔安国尚书传曰：崇，尊也。

「逮至显宗，六合殷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炽也。显宗，明帝号也。六合，天地四方也。善曰：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诱曰：四方上下为六合也。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崇德、德阳，皆殿名也。崇德在东，德阳在西，相去五十步。启南端之特闾，立应门之将将。启，开也。端门，南方正门。应门，中门也。善曰：尔雅曰：宫中门谓之闾。洛阳宫舍记曰：洛阳有端门。毛诗曰：应门将将。毛萇曰：将将，严正之貌。昭仁惠于崇贤，抗议声于金商。崇贤，东门名也。金商，西门名也。谓东方为木，主仁，如春以生万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贤门于东也。西为金，主义，音为商，若秋气之杀万物，抗天子德义之声，故立金商门于西。善曰：汉书曰：角为木为仁，商为金为义也。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德阳殿西门称神虎门。神虎，金兽也。秋方，西方也。飞，飞龙也。易曰：云从龙，为水[27]兽。春路，东方道也。善曰：汉书曰：东宫苍龙。又曰：东方于时为春。宫殿簿，北宫有云龙门。王逸楚辞注曰：屯，陈也。汉书曰：西宫白虎。又曰：西方于时为秋。宫殿簿，北宫有神虎门。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象魏，阙也，一名观也。旌，表也。言所以立两观者，欲表明六典旧章之法。谓悬书于象魏，浹日而敛之。善曰：周礼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旧章，法令条章也。[28]左传曰：旧章不可忘。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飨迎春，寿安永宁。八殿皆以休令为名，美时君之德，在应门之内也。飞阁神行，莫我能形。言阁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飞人。不见行往，故曰神形。谓天子之形容，言我

无能说其形状也。濯龙芳林，九谷八溪。洛阳图经曰：濯龙，地名，故歌曰：濯龙望如海，河桥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养鱼池。芙蓉覆水，秋兰被涯音宜。芙蓉，荷华也。秋兰，香草，生水边，秋时盛也。善曰：楚辞曰：秋兰兮青青。郑玄注周易曰：兰，香草也。被，亦覆也。渚戏跃鱼，渊游龟蠃音惟。渚，水渚也。戏，游也。跃，跳也。毛诗曰：王在灵沼，于物鱼跃。蠃，龟类也。凡此物谓取有时，非时则恣之游戏，不惊动也。永安离宫，修竹冬青。永安，宫名也。修，长也。冬青，谓不雕落也。阴池幽流，玄泉冽清。水称阴。幽流，谓伏沟，从地下流通于河也。水黑色，故曰玄泉。冽，清澄貌。善曰：楚辞曰：临沅、湘之玄渊。毛诗曰：冽彼下泉。鹖匹鷓居秋栖，鹖骨鹖竹交春鸣。[29]尔雅曰：鷓斯，鹖鷓。郭璞曰：鹖鷓，匹鸟，腹下白也。又曰：鷓鷃，鹖鷃。郭璞曰：鹖鷃似山鹊，头[30]尾青黑色。秋栖、春鸣，谓各得其性也[31]。鷓七余鷓丽离黄，关关嚶嚶。尔雅曰：鷓鷃，王鷓也。郭璞曰：鷓，鹖鷃[32]类也。又曰：鸨鷃，鷓黄也。郭璞曰：鷓，黄黑也。关关嚶嚶，谓音声和也[33]。于南则前殿灵[34]台，龢驩安福。前殿，露寝也。灵台，台名也。龢驩、安福，二殿名，并在德阳殿之南。諲直移门曲榭，邪阻城洫。諲门，冰室门也。台有木曰榭。阻，依也。洫，城下池。冰室门及榭皆屈曲邪行，依城池为道也。奇树珍果，钩盾垂允所职。奇，异也。珍，贵也。钩盾，今[35]官，主小苑。善曰：钩盾，五丞也。尔雅曰：职，主也。西登少华，亭候修敕。登，升也。并有亭有候也。修，治也。敕，整也。谓西园中有少华之山。九龙之内，寔曰嘉德。九龙，本周时殿名也。门上有三铜柱，柱有三龙相纠缠，故曰九龙。嘉德，殿名，在九龙门内也。西南其户，匪雕匪刻。毛诗曰：西南其户，不雕[36]不刻。尚质也。言殿舍之多，其户或西或南也。我后好约，乃宴斯息。我后，谓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也。于东则洪池清蘩[37]语，淶水澹澹徒敢。内阜川禽，外丰葭菼。洪，池名也，在洛阳东三十里。阜，多也。丰，饶也。内多鱼鳖，外饶芦蘩也。善曰：汉书音义：应劭曰：蘩，在池水上作室，可用栖鸟，鸟入则捕之[38]。高唐赋曰：水澹澹而盘纡。说文曰：澹澹，水摇貌也。尔雅曰：葭，苇也。菼，蘩也。蘩，五患切。献鳖蜃与龟鱼，供蜗古花廙蒲佳与菱芡。蜗，螺也。菱，芰也。芡，鸡头也。善曰：周礼曰：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祭祀供蟬羸。郑玄曰：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蜃，蚌也。蟬与廙同。礼记曰：蜗，醢而众食。周礼曰：加笱豆[39]之实，有菱芡也[40]。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平乐，观名也。都，谓聚会也。为大场于上以作乐，使远观之，谓之平乐。在城西也。龙雀蟠盘蜿纡元，天马半汉。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善曰：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

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瑰异譎诡，灿烂炳焕。瑰，奇也。譎诡，变化也。灿烂炳焕，絜白鲜明之貌。奢未及侈[41]，俭而不陋。言皆合于礼，故奢不至侈，故[42]俭不至陋也。规遵王度，动中得趣。」规，摹也。遵，循也。趣，意也。度，先王之法度，举动合礼之意也。家语，孔子曰：公甫之妇，动中得趣[43]。

「于是观礼，礼举仪具。具，足也。言观王之光明礼仪皆备具也。善曰：左氏传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经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勿，犹不也。亟，急也。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善曰：毛诗曰：经始勿亟，庶人于来。毛萇曰：经，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犹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劳，苦也。逸，乐也。善曰：贾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飨客于章华之台。楚王曰：翟亦有台乎？使者曰：翟王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犹以作者大劳，居者大逸也。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唐，唐尧也。虞，虞舜也。夏后，夏禹也。善曰：墨子曰：尧，舜茅茨不剪，采椽不刊。说文曰：茅茨，盖屋也。论语云：禹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也。乃营三宫，布教颁班常。三宫，明堂、辟雍、灵台。颁，布也。常，旧典也。所以行教化，布典礼之宫也。复福庙重屋，八达九房。复庙，重复也。重屋，重栋也。谓明堂庙屋，前后异制。善曰：礼记曰：复庙、重檐、达乡，谓天子庙饰也。大戴礼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则九房也，八牖，八达也。规天矩地，授时顺乡。谓宫室之饰，圆者象天，方者则地也。乡，方也，言颁政赋教，常随时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春，居苍龙左丢。善曰：大戴礼曰：明堂者，上圆下方。范子曰：天者，阳也，规也；地者，阴也，矩也。三辅黄图曰：明堂方象地，圆象天。又曰：明堂顺四时行令也。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央。造舟，以舟相比次为桥也。毛诗曰：造舟为梁。泱泱，水流貌。善曰：毛诗曰：瞻彼洛矣，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言德阳殿东有辟雍，于西有灵台。谓于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乐射乡者曰辟雍，司历纪候节气者曰灵台也。因进距衰，表贤简能。进，善也。衰，老也。言因其进则举而用之，衰减者拒而退之。谓择贤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简录其能否，谓辟雍也。善曰：尸子曰：治国有四术：一忠爱，二无私，三用贤，四简能。尔雅曰：简，犹择也。冯皮冰相息亮观祲浸，祈禩丝襪灾。」善曰：周礼曰：春官宗伯，冯相氏掌岁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灾祥，以为时候。郑玄曰：冯，乘也。相，视也。祲，谓阴阳气相浸渐以成灾也。祈，求福也。襪，除也。灾，祸也。谓求祈福而除灾害也。尔雅曰：禩，福也。郑玄周礼曰：却变异曰禩。

「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尚书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正日也。群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言诸侯正

月一日从四方而至，各来朝享天子也。百僚师师，于斯胥泊。尚书曰：百僚师师。百僚，谓百官也。师师，谓相师法也。胥，相也。泊，及也。言元日百官于此相连及而来朝贺也。藩国奉聘，要荒来质。综曰：谓王侯藩称国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尽来朝见。善曰：周礼曰：镇服外五百里曰藩服。魏相上封曰：显明功臣，以镇藩国。郑司农周礼注曰：众来曰俯，寡来曰聘。尚书曰：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汉书曰：楼兰王遣子质汉也。具惟帝臣，献琛执贄。具之言俱也。献，贡也。琛，宝也。执，持也。贄，礼也。言藩国来贡者，谓随土所出宝而贡之也。善曰：万邦黎献，具惟帝臣。毛诗曰：来献其琛。封禅书曰：百蛮执贄。周礼曰：以六禽作六贄。郑玄曰：贄之言至也，所执以自致也。当覲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覲，见也。言于此之时，当入见于殿下者可数万人，分于阙下夹道为二部。尔乃九宾重平，牖庐人列。言鸿牖所主，羌胡之人，皆罗列于朝廷也。善曰：汉书曰：群臣朝十月仪，大行人设九宾，牖句传。韦昭曰九宾，则周礼曰九仪，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牖，传也，次以传上令也。苏林曰：上传语告下牖，下传告上句。牖，犹行也。二训虽殊，皆以行上语为牖也。崇牙张，镛庸鼓设。崇牙，枸虞上板作剑镞者。横曰枸，植曰虞。张，谓树之以县钟鼓也。善曰：毛诗曰：崇牙树羽。又曰：镛鼓有鞀。毛萇诗传，大曰镛。郎将司阶，虎戟交铍杀。言虎贲中郎将主夹阶而立。虎贲，或执戟，或持铍而相对也。交铍，谓交加而设兵器也。善曰：汉书曰：仪兵郎中夹阶。说文曰：铍，铍有鞀。龙辂充庭，云旗拂霓。马八尺曰龙。辂，天子之车也，故曰龙辂。充，满也。庭，朝廷。旗，谓熊虎为旗，为高至云，故曰云旗也。楚辞曰：载云旗之透夷。拂，至也。霓，天边气也。夏正三朝，庭燎哲哲。夏家建寅之正，汉家所用也。三朝，岁月日朝。哲哲，大光明也。善曰：东都赋曰：春王三朝。三朝，岁首朔日也。毛诗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撞洪钟，伐灵鼓，撞，铿也。伐，击也。灵鼓，六面鼓也。善曰：周礼曰：灵鼓灵浅。旁震八鄙，軒普耕磕苦代隐訇火宏。旁，四方也。震，惊也。八鄙，四方与四角也。軒磕隐訇，钟鼓之声也。若疾霆转雷而激迅风也。」霆，霹雳也。迅，疾也。言钟鼓之声，又若雷霆之相转，亦如急风之迅疾也。

「是时称警蹕已下雕辇于东厢。警，谓清道也。辇，人挽车。雕，谓有雕饬也。殿东西次为厢。善曰：汉书仪注曰：皇帝辇动，则左右侍帷幄者称警。孔安国尚书传曰：雕，刻镂也。冠通天，佩玉玺，通天，冠名也。佩，带也。玉玺，天子印也。蔡雍独断曰：天子冠通天。纁皇组，要干将。纁，垂也。皇，大也。组，绶也。干将，剑名也。越绝书曰：楚王令欧冶子、干将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吴越春秋曰：干将者，吴人，造剑二

枚，一曰干将，二曰莫耶。负斧扆，次席纷纯，白与黑谓之斧。扆，屏风，树之坐后也。次席，竹席也。纷纯，谓以组为缘。善曰：礼记曰：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曰：负之言背也。周礼曰：大朝觐，王设黼依，设莞席纷纯，次席黼纯，左右玉几。次席纷纯，谓二席俱设，互言之。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矣。周礼曰：天子左右玉几，郑玄曰：左右有几，优至尊也。善曰：周易曰：离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于此也。然后百辟乃入，司仪辨等，百辟，诸侯也。司，主也。仪，法也。辨，别也。言百官有分别者，谓司主之次也。善曰：百辟其刑之。周礼曰：司仪主礼，掌九仪之宾客，分别五等之诸侯。左传，臧僖伯曰：明贵贱，辩等差。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班，位次也。谓尊卑有等差也。善曰：国语曰：班爵贵贱以列之。周礼曰：子执谷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鴈，士雉，各有次第。奠，置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善曰：周礼曰：王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郑玄曰：庶姓，无亲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异姓，昏姻也。时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举之。又曰：诸侯，心平手礼。伯男，手在心下礼。外国君，在心上礼。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壮观，言天下之人壮观览也。礼记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将将。郑玄曰：威仪容止之貌。史记曰：天下之壮观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东除，羨，延也。登，进也。谓命之上殿也。天子从中阶，诸侯从东西阶。善曰：东除，嚙也。访万机，询朝政，尚书曰：一日二日万机。言机微之事，日有万种。询，谋也，谓与谋朝政，有所先后者也。勤恤民隐，而除其眚。恤，忧也。隐，痛也。眚，病也。言有隐痛不安者，今忧恤之也。善曰：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纳之于隍。隍，城下坑无水者。善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纳之于沟中也。郑玄毛诗笺曰：纳，内也。说文曰：城池无水曰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宁静。荷，负也。怠，懈也。皇，暇也。言无有懈怠于宁静者，谓常有所忧也。善曰：孙卿子曰：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可不善择而后错之？毛诗曰：不敢迨遑。发京仓，散禁财。发，开也。京，大也。禁，藏也。善曰：尚书曰：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毛诗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赉皇寮，逮舆台。赉，赐也。皇寮，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散发禁库之财，无问贵贱，皆赐及之。善曰：左氏传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寮，寮臣仆，仆臣台。汉书，公卿言曰：陛下出禁钱以振元元。应劭曰：少府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命膳夫以大飧，饗飨浹乎家陪。周礼曰：膳夫，主食之官。熟曰饗，腥曰飨。浹，遍也。家陪，谓公卿大夫之家。善曰：毛诗曰

：牲牢饗飨。论语曰：陪臣执国命。春醴惟醇，燔炙芬芬。醇，厚也。燔炙，谓炙肉也。芬芬，香气盛也。善曰：毛诗曰：为此春酒。又曰：燔炙芬芬。吕氏春秋曰：厚酒肥肉。君臣欢康，具醉熏熏。康，乐也。具，俱也。熏熏，和说貌。言君臣皆欢乐而和说也。善曰：毛诗曰：公尸来止熏熏。毛苌曰：熏，和悦也。千品万官，已事而竣七旬。已，止也。竣，退也。谓品秩官僚等，并止事而退还也。善曰：国语曰：观射父曰：百姓、千品、万官、亿丑。管仲曰：有司已事而竣。竣与竣同也。勤屡省昔井，懋干干。屡，数也。省，察也。懋，勉也。干干，敬也。善曰：尚书曰：屡省乃成。周易曰：君子终日干干也。清风协于玄德，淳化通于自然。协，同也。淳，厚也。玄，天也。自然，通神明也。言帝如此清惠之风，同于天德，淳厚之化，通于神明也。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风，教也。老子曰：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至，出于幽冥者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曰：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宪先灵而齐轨，必三思以顾愆。宪，法也。先灵，先圣之神灵，即谓尧、舜也。愆，过也。齐，同也。轨，迹也。言有事能思，信与先圣同轨迹也。善曰：论语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国于侧陋之中，举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谓直谏者也。善曰：尚书曰：明明扬侧陋。汉书曰：举能直言极谏者。聘丘园之耿絜，旅束帛之戈戈。耿，清也。旅，陈也。谓有清絜者也。言丘园中有隐士，贞絜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束帛，谓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于上。周易曰：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戈戈。王肃云：失位无应，隐处丘园。盖蒙闇之人，道德弥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戈戈，委积之貌也。上下通情，式宴且盘。」上谓君，下谓臣。式，用也。盘，乐也。言君情通于下，臣情达于上，故能国家安，而君臣欢乐也。善曰：墨子曰：古者，圣王惟能审以尚同，是故上下通情。毛诗曰：嘉宾式宴以乐也。

「及将祀天郊，报地功，善曰：将，欲也。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体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清絜也。周礼以正月上辛，郊祀告于上帝，祭天而郊，以报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秋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祈，求也。玄，天也。玄黄天地。言天子祭天地之际，思念所以尽其忠敬。善曰：礼记曰：共皇天上帝之神，以为人祈福。周易曰：天玄而地黄也。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殫。殫，尽也。善曰：毛诗颂曰：至止肃肃。礼记曰：天子穆穆。然后以献精诚，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献，进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帝之子也。善曰：国语曰：精意以享谓之禋祀。周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诗曰：允矣君子。乃整法服，正冕带。整，理也。冕，所谓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带朱里，谓三皇已来始冕，制有数种。郑玄曰：长一尺

七寸，广八寸，前圆后方，以珠玉饰之也。法服，谓衣服并有法度。善曰：孝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珩行紃丁敢紃宏紃，玉笄綦其会。笄，簪也，谓以玉饰之。善曰：左氏传曰：珩紃紃紃，昭其度也。杜预曰：珩，维持冠者。紃，纓从下上者。紃，冠之垂者也。紃，冠上覆者。周礼曰：王之五冕，玉笄也。又曰：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琪。郑玄曰：会，缝中。琪如綦。綦，谓结皮弁于缝中，每贯结五采玉十二以为饰，谓之綦会。火龙黼黻，藻繅律鞞厉。善曰：左氏传曰：火龙黼黻，昭其文也。藻繅鞞即，鞞厉旂纓，昭其数也。杜预曰：火，画火也。龙，画龙也。白与黑谓之黼黻，两己相戾也。藻繅，以韦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饰；即，下饰。鞞厉，绅带之垂者。旂，旌旗之旂。纓，在马膺前。结飞云之袷辂，树翠羽之高盖。袷辂，次车也，次车树翠羽为盖，如云飞也。今世谓之羽盖车也。善曰：高唐赋曰：翠为盖。建辰旒之太常，纷焱一作飏悠以容裔。辰，谓日、月、星也。画之于旌旗，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画三辰，以象天明也。谓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大夫三旒。纷，盛也。悠，从风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风鼓动旌旗，纷纭盛乱如火花之飞起。善曰：周礼曰：日月为常。左氏传曰：三辰旗旗，昭其明也。六玄虬之弈弈，齐腾骧而沛艾。六，六马也。玄，黑也。天子驾六马。腾骧，趣走也。弈弈，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曰：甘泉赋曰：六玄虬。毛诗曰：四牡弈弈。司马相如大人赋曰：沛艾赳虬。龙辔华轡蚁，金鍔亡犯鏤铎。辔，车辕，辕端上刻作龙头也。华，采画也。善曰：尔雅曰载轡谓之轡。郭璞曰：在轡上，环轡所贯也。蔡雍曰：金鍔者，马冠也。高广各五寸，上如玉华形，在马髦前。鏤，雕饰也，当颅刻金为之。毛诗曰：钩膺鏤铎。方鉉乞左纛，钩膺玉瓌音襄。方鉉，谓辕旁以五寸铁鏤铎，中央低，两头高，如山形，而贯中以翟尾，结着之辕两边，恐马相突也。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駢马头上，以乱马目，不令相见也。钩膺，当胸也。瓌，马带玦，以玉饰也。善曰：广雅曰：鉉，许乞切。鍔声啾啾，和铃缺缺于良切。鍔在衡，和在轡，皆以金为铃也。啾啾，和鸣声。缺缺，小声。善曰：毛诗曰：鍔声啾啾，和铃缺缺。重轮贰辖，疏轂飞軫零。蔡雍独断曰：乘輿重轂外复有一轂，副辖其外，乃复设辖然。重轮即重轂也。飞軫，以缋紃广八尺，长柱地，画左青龙，右白虎，系轴头，取两边饰。蔡雍月令章句曰：疏，鏤也。羽盖威蕤，葩瑤爪曲茎。羽盖，以翠羽覆车盖也。威蕤，羽貌。葩爪，悉以金作华形。茎皆曲，蔡雍独断曰：凡乘輿车皆羽盖金华。爪与瑤同。顺时服而设副，咸龙旗而繁纓。五时之服，各随其车，车各一色，以为副贰。副车各一乘，今谓之五帝车也。龙旗者，交龙为旗也。鞞，今之马大带也。纓，马鞅也。善曰：毛诗曰：龙旗阳阳。周礼曰：玉路铎樊纓。郑玄曰：樊，读如鞞，谓今之马大带也。繁与鞞

古字通。立戈迤戛，农輿辂木。戈，谓木勾矛戟也。戛，长矛也。矛，置车上，邪柱之，是谓戎辂。农輿无盖，所谓耕根车也。言耕稼于藉田，乘马无饰，故称木。善曰：迤，邪也。属车九九，乘轩并毂。副车曰属。言相连也。属车有藩者曰轩。皆在后为三行，故曰并毂。善曰：汉杂事曰：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旷伏弩重旃，朱旄青屋。通帛曰旃，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屋，青作盖里也。善曰：说文曰：旷，车兰间皮筐以安其弩也。徐广车服志曰：轻车置弩于轼上，载以属车，然置弩于旷，曰旷弩。奉引既毕，先辂乃发。奉引，谓引道者，言引道之次已定，前车乃发。善曰：汉官仪曰：大驾则公卿奉引。尚书曰：先路在左塾之前。鸾旗皮轩，通帛綉蒨旒。鸾旗，谓以象鸾鸟也。皮轩，以虎皮为之。善曰：蔡邕车服志曰：鸾旗，俗人名曰鸡翘。上林赋曰：前皮轩，后道旂。通帛曰旗。国语曰：分鲁公以少帛綉蒨。韦昭曰：綉蒨，大赤也。云罕九旂，鬪戟鞞胶鞞葛。云罕，旌旗之别名也。九旂，亦旗名也。鬪，鋌也。鞞，杂乱貌。善曰：上林赋曰：载云罕。说文曰：旂，旌施流也。史记曰：赵良谓卫鞅曰：君之出也，操鬪戟者旁车而趋。王逸楚辞注曰：鞞，参差纵横也。髻而利髦被綉，虎夫戴鷩。髻，髦头茸骑也。善曰：汉书羿为髦头。应劭曰：綉衣，在天子乘輿之前。鷩，鷩鸟也。斗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马彪续汉书曰：虎贲骑皆鷩冠。駉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桑葛。駉，副马也。承华，补名也。言取华补之蒲梢，以为副马也。汉官仪有承华补。善曰：后宫蒲梢汗血之马。流苏，五采毛杂之，以为马饰而垂之。续汉书曰：駉马赤珥流苏。摯虞决疑要注曰：凡下垂为苏。骚杀，垂貌。总轻武于后陈，奏严鼓之嘈纛才达。后陈者，谓北军五营兵在后陈列。嘈纛，鼓声。善曰：汉书曰：隤铜丸以挝鼓，声中严鼓之节。晋灼曰：疾击鼓。戎士介而扬挥，戴金钲而建黄钺。戎，兵也。士，士卒也。介，甲也。挥，为肩上绛帟，如燕尾者也。金钲，鐃铙之属也。黄钺，以黄金饰之。善曰：左氏传，厨人濮曰：扬徽者，公徒也。徽与挥古字通。蔡邕独断曰：乘輿后有金钲黄钺。清道案列，天行星陈。清道，谓蹕止行者。列，犹次也。言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罗列有次。善曰：司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后行。周易曰：天行健。尚书大传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肃肃习习，隐隐辘辘。肃肃，敬貌。习习，行貌。隐隐，众多貌。辘辘，车声也。殿坵未出乎城阙，旆已反乎郊畛诸邻。殿，后军也。旆，前军也。郊畛，谓郊界也。言从之多后犹未出城阙，前已回于郊界也。善曰：论语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宋衷太玄经注曰：畛，界也。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于明神。盛，犹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于神明也。善曰：论语曰：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菲饮食而致孝于鬼神。毛诗曰：恭敬

明神也。

「尔乃孤竹之管，云和之瑟。孤竹，国名，出竹。善曰：周礼曰：孤竹之管，云夬之瑟。和与夬古字通。郑玄曰：孤竹，特生者也，云和，山名也。出美木，用为瑟，其声清亮也。雷鼓鼙鼙，六变既毕。雷鼓，八面鼓也。凡乐六变为一成，则更奏。毕，尽也。善曰：周礼曰：雷鼓路浅奏之，若乐六变，一变，川泽之神见；二变，山林之神见；三变，丘陵之神见；四变，坟衍之神见；五变，地神见；六变，天神见。毛诗，鼓渊渊。冠华秉翟，列舞八佾。冠华，以铁作之，上阔下狭，以翟雉尾饰之，舞人头戴。一行罗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谓今麦策花也。谷梁传曰：舞夏天子八佾。善曰：蔡邕独断曰：大乐郊祀，舞者冠建华冠。毛诗曰：右手秉翟。马融论语注曰：佾，列也。元祀惟称，群望咸秩。元，大也。祀，祭也。称，举也。谓大祭天地之礼既举，群岳众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善曰：尚书曰：咸秩无文。王肃曰：秩，序也。左氏传曰：乃有事于群望。孔安国尚书传曰：在远者望而祭之。扬榘由燎之炎炀样，致高烟乎太一。扬，飞扬也。榘之言聚也。谓聚薪焚之，扬其光炎，使上达于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魄宝也。善曰：周礼曰：以榘燎祀司中司命。郭璞方言注曰：火炽猛为炀。说文曰：致，送也。汉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神歆馨而顾德，祚灵主以元吉。歆，飨也。顾，眷也。祚，报也。灵，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睹人主之明肃，顾飨其馨香之祭，故报之以大福。尚书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黄裳元吉。然后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对也。言尊祭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之。汉书曰：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辩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徂回切。辩，别也。方位，谓四方中央之位也。则，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帅，循也。摧，至也。言五帝总集至明堂。善曰：汉书曰：祀五帝于明堂，坐位各处其方。孝经钩命决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尔雅曰：摧，至也。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赤氏，谓汉火德所统，赤帝燹怒也。河图曰：四灵，苍帝神名灵威仰，赤帝神名赤燹怒，黄帝神名含枢纽，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协光纪。今五云四灵，谓除赤，余有四。懋，悦也。怀，安也。善曰：尚书曰：民其允怀。孔安国曰：民信归之。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改，易也。迭，更也。代，谢也。言感四时之谢，而欲享祀也。善曰：易干凿度，孔子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节，故生四时。又曰：五行迭终，四时更废。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广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谓感四时之物，即春韭卵，夏麦鱼，秋黍肫，冬稻鴈。孝子感此新物，则思祭先祖也。善曰：尚书曰：虞舜蒸蒸。广雅曰：感，伤也。躬追养于庙桃吐尧，奉蒸尝与禴祠。言祭皆追感孝养之道，故躬自为之。躬，犹

身也。善曰：礼纬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曰：远庙为祧。毛诗曰：禴祠蒸尝。公羊传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蒸。物牲辩遍省，设其楅衡。物牲，谓祭祀之牲物，皆遍省视之也。横木于牲角端，以备抵触，谓之楅衡。善曰：周礼曰：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凡祭祀，饰其牛牲，设其楅衡。杜子春曰：楅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触人也。毛炰豚胎博，亦有和羹。善曰：郑玄曰：周礼注曰：毛炰者，豚胎去其毛而炰之，以备八珍。毛诗曰：毛炰馝羹。周礼曰：饮食之豆，其实豚胎。杜子春曰：以胎为膊，谓肉也。毛诗曰：亦有和羹。涤濯静嘉，礼仪孔明。涤濯，谓洗涤也。静，絜也。嘉，善也。孔，甚也。言礼仪甚鲜明也。善曰：周礼曰：大祭祀，视涤濯。郑玄曰：涤，溉祭器也。毛诗曰：笱豆静嘉。又曰：礼仪既备。又曰：祀事孔明。万舞奕奕，锺鼓喤喤。万舞，干也。奕奕，舞形也。喤喤，鼓声也。善曰：毛诗曰：万舞奕奕，锺鼓喤喤。灵祖皇考，来顾来飡平声。灵、皇，神名，谓先帝也。言先帝之神顾愍子孙，享其食也。神具醉止，降福穰穰。」神，谓先神也。具，俱也。止，已。降，下也。穰穰，众多也。善曰：毛诗曰：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农祥，天驷，即房星也。晨时，正中也，谓正月初也。善曰：国语曰：虢文公曰：太史顺时视土，农祥晨正，土乃脉发。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动。韦昭曰：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脉，理也。膏，土润也。乘銮辂而驾苍龙，善曰：礼记曰：孟春之月，乘銮辂，驾苍龙。郑玄曰：銮辂，有虞氏之车也，有銮和之饰，而饰之以青轮。春，东方色青也。马八尺为龙。介馭间以剡以冉耜。天子车，帝在左，御在中，介处右。善曰：礼记曰：天子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郑玄曰：保介，车右，置耒耜于车右与御者之间，明以劝农。又使勇士衣甲而参乘，备非常也。保，犹衣也。毛诗曰：以我覃耜。毛萇曰：覃，利也。郑玄礼记注曰：耜，耒之金也。覃与剡同。躬三推土回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善曰：东观汉记曰：永明四年，诏书曰：朕亲耕于籍田，以祈农事。礼记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为籍千亩。杨雄上林苑箴曰：芒芒天田，芄芄作谷。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禘郊，谓祭天于南郊也。言天子籍田千亩，必须亲耕者，为敬其祖考，用充宗庙之粢盛，故云勤己。善曰：礼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郑玄曰：禘，大祭也。又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以为齐盛。毛萇诗传曰：器实曰粢，在器曰盛。郑玄礼记注曰：致之言至也。兆民劝于疆埸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兆民，谓百姓也。疆，田畔也。耘，去草。耔，壅本也。善曰：毛诗曰：疆埸有瓜，或耘或耔。尔雅曰：懋，勉也。春日载阳，合射辟雍。阳，暖也。言春三月之时，与诸侯合射辟雍，行礼

教。善曰：毛诗曰：春日载阳。郑玄曰：载之言则也。东观汉记，永平三年三月，上初临辟雍，行大射礼。设业设虞，宫悬金镛。设，施也。业，栒上板刻为鴈齿，捷业然，植者为虞，横者为栒，以施設悬之宫中也。镛，大钟也。善曰：毛诗曰：设业设虞。周礼曰：正乐悬之位，王宫悬。郑司农曰：宫悬，四面也。镛，已见上文。鼗鼓路浅，树羽幢幢。鼗，大鼓也。浅，小鼓也。幢幢，羽貌。善曰：周礼曰：以鼗鼓鼓军事。又曰：路鼓路浅。毛诗曰：崇牙树羽。毛萇曰：置羽于栒上，以为饰也。于是备物，物有其容。言备具也。物，礼物也。射之礼物并有容饰也。善曰：左氏传，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仪，后夔坐而为工。伯夷，唐虞时明礼仪之官也。后夔，舜臣，掌乐之官。言礼以行施，故云起；乐以静陈，故曰坐。善曰：左氏传曰：孟僖子不能相仪。又曰：昔玄妻，乐正后夔取之。仪礼曰：大射工六人。张大侯，制五正。善曰：毛诗曰：大侯既抗。毛萇曰：大侯，君侯也。周礼曰：王射三侯五正。郑司农曰：王张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谓天子五正，诸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画取五方正色于大侯之上也。设三乏，扉司旌。言大射张三侯，故设三乏。乏以革为之，护旌者之御矢也。司旌，谓执旌司射，中当举之。周礼曰：服不氏，射则以旌居乏而待获。杜子春曰：乏，音为匱乏之乏。尔雅曰：扉，隐也，音翡。并夹既设，储乎广庭。并夹，钳矢者。周礼曰：射则取矢也。言侯高则以并夹取之也。储，待也。广，大也。谓张设于大庭，以待天子也。于是皇舆夙驾，?于东阶，?之言却也。谓却于东阶下，天子未乘之时也。善曰：毛诗曰：皇舆夙驾。?，音柴。以须消启明。扫朝霞，登天光于扶桑。须，俟也。消，不见也。扫，灭也。言晨时启明先见，尚有余光，日出乃不见。霞，日边赤气也。谓天子须启明光消霞灭，日上扶桑，乃就乘舆也。礼：天子日出乃视朝。善曰：毛诗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淮南子曰：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也。天子乃抚玉辂，时乘六龙。玉辂，谓玉饰之也。郑玄礼记注曰：抚，犹据也。东都宾曰：登玉辂，乘时龙。善曰：周易曰：时乘六龙。此谓各随其时而乘之。发鲸鱼，铿华钟。发，举也。铿，犹击也。华钟，谓有篆刻文，故言华也。善曰：东都赋曰：发鲸鱼，铿华钟。大丙弭节，风后陪乘。善曰：淮南子曰：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马莫使之而自走。高诱曰：二人，太一之御也。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曰：弭，按节徐行也。史记曰：黄帝举风后以理人。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应劭汉官仪曰：常伯任侍中，出即陪乘也。摄提运衡，徐至于射宫。摄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星，主回转。并饰于车上，徐行至于射宫。射宫，谓辟雍也。善曰：汉书曰：摄提失方。音义曰：摄提随斗杓所建十二月也。杓，匹遥切。春秋保干图曰：斗节运衡。何休公羊传曰：运，转也。礼事展，乐物具。展，谓舒陈器物

也。物具，谓器物皆具备也。王夏阕，驺侧留虞奏。王夏，乐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阕，终也。善曰：周礼曰：出入则奏王夏。又曰：凡射，王奏驺虞之乐。决拾既次，雕弓斯彀古候。决，以象骨着右手巨指，所以钩弦也。拾，鞞捍着左臂也。雕弓，谓有刻画也。彀，张也。善曰：毛诗曰：决拾既次。郑玄曰：次，谓手指相比也。达余萌于暮春，昭诚心以远喻。昭，明也。诚心，谓天子之心也。善曰：礼记曰：季春，勾者毕出，萌者尽达。白虎通曰：天子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名之为侯者何？明诸侯不朝者，则当射之。然则射者，帝诚心远喻于下也。文子曰：诚心可以怀也。进明德而崇业，涤饗叨饗他结之贪欲。射义曰：射所以观德也。崇，犹兴也。业，射业也。涤，荡去也。言有贪婪嗜欲者，皆涤荡去之也。善曰：汉书，明帝诏曰：亲射泰侯，盖选士威恶，助微达阳也。周易曰：君子进德修业。杜预左氏传注曰：贪财曰饗，贪食曰饗。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衍，布也。方，道也。激，感也。遐，远也。骛，驰也。善曰：典引曰：仁风翔乎海表。礼记曰：射者，仁道也。又曰：古诸侯之射，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广雅曰：方，正也。日月会于龙狷鬪，恤民事之劳疾。狷，尾也。日月会于尾，谓十月时也。疾，病也。民劳病于岁事，到此月乃终也，故天子愍恤劳来之。善曰：国语云：日月会于龙狷，国家于是乎蒸尝也。贾逵曰狷，龙尾也。月令，孟冬日在尾。汉书曰：东宫苍龙。因休力以息勤，致欢忻于春酒。谓田事毕，休民力，息勤劳也。善曰：礼记曰：孟冬之月，劳农以休息。春酒，谓春时作，至冬始熟也。毛诗曰：春酒惟淳。执盞刀以袒割，奉觴豆于国叟。言天子亲执盞刀，袒右膊而割牲，以示敬也。善曰：东观汉记曰：永明二年，诏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亲袒割牲。毛诗曰：执其盞刀。孝经援神契曰：天子亲临辟雍，袒割。礼记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醕。降至尊以训恭，送迎拜乎三寿。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寿，三老也。言天子尊而养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来拜迎，去拜送焉。善曰：左传曰：享以训恭俭。蔡邕独断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车犛轮送迎而至家，天子独拜。毛诗曰：三寿作朋也。敬慎威仪，示民不偷以朱反，协韵。敬，宜也。仪，礼也。毛诗曰：敬慎威仪，视民不佻。毛萇曰：佻，偷也。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嘉宾，谓三老、五更也。愉愉，和悦之貌也。善曰：毛诗曰：我有嘉宾。声教布濩，盈溢天区。」布濩，犹散被也。天区，谓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爱及之。尚书曰：声教讫于四海。

「文德既昭，武节是宣。既，已也。昭，明也。宣，犹发也。言文武之教，无处不临。善曰：尚书曰：诞敷文德。汉书，武帝诏曰：躬秉武节。三农之隙，曜威中原。隙，闲也。曜威，谓治兵也。善曰：国语曰：三时务农，一时

讲武。韦昭曰：三时，春夏秋。西都赋曰：曜威而讲武事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西园，上林苑也。善曰：周礼曰：仲冬，教大阅。公羊传曰：大阅者何？简车马也。后汉书曰：先帝左开鸿池，右作上林苑。虞人掌焉，先期戒事。先期，谓期日敕戒群吏修猎具也。善曰：周礼，虞人掌山泽之官，度知禽兽多少。戒，犹告也。悉率百禽，鸠诸灵囿。悉，尽也。率，敛也。鸠，聚也。囿，苑也。囿，谓集禽兽于灵囿之中。善曰：毛诗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驱禽兽于王之左右。郑玄曰：率，循也。悉率驱禽兽，顺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毛诗曰：王在灵囿。兽之所同，是谓告备。同，亦聚也。备，具也。言禽兽皆已合聚，田物具备也。善曰：毛诗曰：兽之所同。礼曰：告备于王。乃御小戎，抚轻轩。毛诗曰：小戎儻收。谓小戎之车轻便宜田猎。郑玄曰：轻车，驱逆之车。中畋四牡，既佶其栗且闲。中畋马，谓调良马可用猎者。佶，健也。闲，习也。毛诗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若林，言多也。缤纷，风吹貌。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旌。谓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故云牙旗。迄上林，结徒营。迄，至也。结，止也。徒，众也。营，域也。上林，苑名。善曰：说文曰：营，市居也。次一作叙和树表，司铎授钲。次，比也。和，军之正门为和也。表，门表也。司，主也。钲铎，所以为军节。善曰：周礼曰：大阅，虞人为表，以旌为左右和门。又曰：教振旅，辨鼓铎镯铙之用也。坐作进退，节以军声。言声中进退，取钲鼓旌之节。善曰：周礼曰：司马执铎，以教坐作进退疏数之节。三令五申，示戮斩牲。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众人毕。有不用命者，斩之若牲也。善曰：尹文子曰：将战，有司读诰誓，三令五申之，既毕，然后即敌。史记曰：孙子约束既布，三令五申之。周礼曰：大阅，斩牲以徇阵，曰：不用令者斩之。陈师鞠旅，教达禁成。陈师，犹列师众也。鞠之言告也。教达，谓三令五申，禁令已行，军法成也。善曰：毛诗曰：陈师鞠旅。火列具举，武士星敷。具，俱也。敷，布也。言武士猎徒如星之布也。善曰：毛诗曰：火列具举。毛萇曰：列，人持火也。鹅鹳灌鱼丽离，箕张翼舒。鹅、鹳、鱼丽，并阵名也。谓武士发于此而列行，如箕之张，如翼之舒也。善曰：左氏传曰：晋荀吴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左氏传曰：王伐郑，郑原繁为鱼丽之阵。轨尘掩远冈，匪疾匪徐。掩，覆也。远，迹也。谓车轨之尘，适自覆迹，言得迟疾之中也。?曰：谷梁传曰：搜于红，车轨尘，马候蹄也。馭不诡遇，射不翦毛。孟子曰：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刘熙曰：横而射之曰诡遇。毛萇诗传曰：面伤不献，翦毛不献。升献六禽，时膳四膏。升，进也。四膏者，礼记曰：牛膏香，犬膏臊，鸡膏腥，羊膏膻。善曰：周礼曰：庖人掌供六禽。郑司农曰：六禽、鴈、鹑、鹄、雉、鸠、鸽也。马足未极，輿徒不劳。极

，尽也。輿，众也。劳，罢劳也。善曰：韦昭汉书注曰：輿，车士也。成礼三殴一作驱，解罟伏侯放麟。大鹿曰麟。解，散也。罟，罔也。周易曰：王用三殴，失前禽也。殴与驱同。善曰：谷梁传曰：四时之田用三焉，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不穷乐以训俭，不殫物以昭仁。穷，极也。训，教也。殫，尽也。物，谓禽兽也。言杀禽兽不尽，即昭明人君行仁之道，谓崇俭故也。善曰：列女传曰：周宣王姜后曰：好奢必乐，穷乐者乱之所兴。左传曰：享以训躬俭。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怀民。天乙，殷汤名也。弛，废也。善曰：吕氏春秋曰：汤见罔置四面，汤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之人学紓，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德至禽兽，三十国归之。高诱曰：紓，缓也。毛萇诗传曰：怀，来也。仪姬伯之渭阳，失熊罟而获人。仪，则也。姬伯，文王为西伯也。善曰：史记曰：太公望吕尚，东海人，以渔钓干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曰：所获非龙，非璠，非虎，非罟，所获霸王之辅。西伯猎，果遇太公渭之阳，与语大说。文王劳之，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其志，小人乐其事。遂载与俱归。泽浸昆虫，威振八?。浸，润也。八?，八方区宇也。善曰：毛诗序曰：文王德及鸟兽昆虫焉。郑玄礼记注曰：昆，明也。明虫者，阳而生，阴而藏也。苍颉篇曰：宇，边也。说文曰：?，籀文「宇」字。好乐无荒，允文允武。允，信也。无荒，言不好荒淫之乐。信与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善曰：毛诗曰：好乐无荒，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薄狩于敖，既璫璫一作琐焉。敖，郑地，今之河南荥阳也。谓周王狩也。璫璫，小也。言鄙陋不足说也。诗曰：建旒设旆，薄兽于敖。岐阳之搜，又何足数。」岐阳，岐山之阳，谓成王所狩之地，亦以小不足可数也。善曰：左氏传曰：成王有岐阳之搜。

「尔乃卒岁大雉奴何，殴除群厉。卒，终，谓一岁之终。雉，逐疫鬼。善曰：汉旧仪曰：昔颛顼氏之有三子，已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罔两蛊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为小鬼。于是以岁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黄金四目，玄衣丹裳，执戈持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雉，以索室中而殴疫鬼也。方相秉钺，巫覡胡激操茆音例。善曰：周礼曰：方相氏，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也。国语曰：在男谓之覡，在女谓之巫也。说文曰：操，把持也。左传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殡。杜预曰：茆，乃黍穰也。偃震子万童，丹首玄制。偃子，童男童女也。朱，丹也。玄制，皂衣也。善曰：续汉书曰：大雉，谓逐疫。选中黄门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偃子，皆赤帻皂制，以逐恶鬼于禁中。桃弧棘矢，所发无臬牛列切。飞砾雨散，刚瘳直必毙。桃弧，谓弓也。棘，矢箭也。瘳，难也。言鬼之刚而难者皆尽死也。善曰：汉旧仪，常以正岁十二月，命时雉，以桃弧苇矢且射之，赤丸五谷播洒之

，以除疾殃。左氏传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灾。说文曰：臬，射埽的也。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煌，火光也。驰，竞也。赤疫，疫鬼恶者也。四裔，谓四海也。星流，谓群鬼竞走。煌煌然如火光之与星流也。善曰：续汉书曰：雉持火炬，送疫出端门外，骀骑传炬出宫。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星流，言疾也。左氏传曰：投诸四裔，以御魍魅。然后凌天池，绝飞梁。凌，升也。善曰：庄子曰：北溟者，天池也。如淳汉书注曰：直渡曰绝。甘泉赋曰：历倒景而绝飞梁。捎所交切魍魅，斲侧角獠其笔狂。魍魅，山泽之神。獠狂，恶戾之鬼名。捎，杀也。斲，击也。善曰：诸鬼之说者各异，今随所释而载之，不改易也。斩蜚纡危蛇移，脑方良。方良，草泽之神也。脑，陷其头也。善曰：庄子，蜚蛇之状，其大若毂，其长若辕，紫衣而朱冠也。囚耕父于清泠零，溺女魃蒲葛于神潢黄。清泠，水名，在南阳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未知所在。善曰：山海经曰：有神耕父处丰山，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所居不雨。残夔魃虚与罔像，殪烟计野仲而歼子廉游光。残，犹杀也。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见则其邑大旱。说文曰：魃，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杀也。歼，灭也。野仲、游光，恶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间作怪害。八灵为之震慑之涉，况魃巨宜盍域与毕方。魃，小儿鬼。毕方，老父神，如鸟两足一翼者，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也。善曰：楚辞曰：合五岳与八灵。王逸曰：八灵，八方之神也。尔雅曰：震慑，惧也。汉旧仪曰：魃，鬼也。魃与蚺古字通。度朔作梗哽，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七刀索苇。东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郁垒，领众鬼之恶害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善曰：风俗通曰：黄帝书，上古时有神荼、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下常简阅百鬼，鬼无道理者，神荼与郁垒，持以苇索，执以饲虎。是故县官常以腊祭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以御凶也。毛诗传曰：梗，病也。谓为人作梗病者。目察区陬子侯，司执遗鬼。察，观也。区陬，隅缝之闲也。司，主也。谓于度朔山主执遗余之鬼也。京室密清，罔有不魃。」密，静也。清，洁也。罔，无也。魃，善也。谓无复疫疠，皆得安善也。

「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庶，众也。汉书曰：阴阳和，风雨时，言疫疠既无，阴阳乃和，众物育养也。卜征考祥，终然允淑。征，巡行也。考，问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善曰：左氏传，石旣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卜其祥，祥习则行。周易曰：视履考祥。毛诗曰：终然允臧也。乘輿巡乎岱岳，劝稼穡于原陆。乘輿，天子也。岱，泰山也。种曰稼，收曰穡。谓春敕东方诸侯，课民以耕种，故尚书云：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同衡律而壹轨量，齐急舒于寒燠于六。冲，称也。轨，法也。寒燠，犹苦乐。同、壹、

齐，皆使中不参差也。善曰：尚书曰：同律度量衡。又曰：谋恒寒若，豫恒燠若。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回复。省，察也。幽，闇也。黜，退也。陟，升也。谓有功者进，无功者退也。故尚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也。反旆，谓回还也。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先帝，先神也。旧墟，长安也。慨，叹息也。古，往也。谓前汉初也。俟闾风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俟，待也。闾风，秋风也。祠，谓祭祀，高祖庙也。遐，逝也。善曰：东观汉记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长安祠高庙。周书曰：恭明祠，专明刑。易说曰：秋，闾闾风至。既春游以发生，启诸蛰于潜户。春游，谓仲春巡行岱岳，是时蛰虫皆开户，帝乃东巡，助宣气也。善曰：尔雅曰：春为发生。礼记曰：仲春之月，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度秋豫以收成，观丰年之多稔他杜。秋行曰豫。谓秋行礼高祖庙，此时万物始成。善曰：晏子曰：吾王不游，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尔雅曰：秋为收成。毛诗曰：丰年多稔。毛苌曰：稔，稻也。嘉田峻之匪懈，行致赉于九扈。嘉，善也。峻，主田官也。九扈，农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庆福，致赉于九扈，使民不淫放。善曰：毛诗曰：田峻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氏传曰：郟子曰：九扈为九农正。杜预曰：扈有九种也：春扈颁鷓，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棘扈窃丹，行扈啗啗，宵扈喷喷，桑扈窃脂，老扈鷓鷓，以九扈为九农之号，各随其宜，以教人事也。左瞰勘昞谷，右睨玄圃。昞谷，日出之处。玄圃，在昆仑山上。瞰，望也。睨，视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昞谷，浴于咸池也。又曰：悬圃在昆仑闾闾之中。玄与悬古字通。眇天末以远期，规万世而大摹莫补，协韵。眇，视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为远期，规欲以为万代之大法也。善曰：剧秦美新曰：创亿兆，规万世。且归来以释劳，膺多福以安僉羊主。僉，宁也。归，谓西征旋，乃释吏士之劬劳，祭祀受多福，以安宁也。善曰：尚书曰：永膺多福。总集瑞命，备致嘉祥。总，会也。集，聚也。祥，神也，即驺虞、泽马之属也。瑞，应也，即鸾凤之属也。善曰：墨子曰：禹亲抱天之瑞命也。孝经钩命决曰：帝王起纬合宿，嘉瑞贞祥。圉语林氏之驺虞，扰泽马与腾黄。圉，牢养也。林氏，山名也。驺虞，义兽也。善曰：山海经曰：林氏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其名驺吾，乘之日行千里。刘芳诗义疏曰：驺虞或作吾。应劭汉书注曰：扰音柔。扰，驯也。阴嬉讖曰：圣人为政，泽出马。山海经曰：大封国有文马，缟身朱鬣，名曰吉良，乘之寿千岁。瑞应图曰：腾黄，神马，一名吉光。然吉良、腾黄，一马而异名也。鸣女床之鸾鸟，舞丹穴之凤皇。女床，山名，在华阴西六百里。山海经曰：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五色文，名曰鸾鸟，见即天下安宁。又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鹄，五采，名曰凤皇。是鸟也，饮食自歌自舞，见

则天下安宁。植华平于春圃，丰朱草于中唐。植，犹种也。华平，瑞木也。天下平其华则平；有不平处，其华则向其方倾。中唐，堂涂也。善曰：孝经援神契曰：德至于地，则华平盛也。瑞应图曰：木名也。宫阁记有春王圃。鹖冠子曰：圣王之德，下及万灵，则朱草生。抱朴子曰：朱草长三尺，枝叶皆赤，茎似珊瑚也。如淳汉书注曰：唐，庭也。毛诗曰：中唐有薺。惠风广被，泽泊幽荒。惠，恩也。泊，及也。幽荒，九州岛外，谓四夷也。北燮素颊丁令，南谐越裳。燮、谐，皆和也。越裳，南蛮，今九真是也。丁令，国名。善曰：汉书曰：匈奴北服丁令也。韩诗外传曰：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音郎。善曰：司马彪续汉书曰：大秦国名犁鞞鞞，在西海之西。汉书有乐浪郡。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重舌，谓晓夷狄语者。九译，九度译言始至中国者也。善曰：国语曰：夫戎狄坐诸门外，而使舌人委与之。韦昭曰：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韩诗外传曰：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晋灼汉书注曰：远国使来，因九译言语乃通也。说文曰：译，传四夷之语者。尚书曰：禹拜稽首，四夷来王。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京，京师也。规，法也。盘庚，殷王之名也。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斯干，谓周宣王俭宫室之诗也。今汉光武改西京奢华，而就俭约，合斯干之美。善曰：韩诗曰：宋襄公去奢即俭。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登，谓上泰山封土。降，谓下禅梁父也。言光武登上泰山，下禅梁父，则与黄帝轩辕齐其功德。善曰：黄帝封泰山。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为，作也。事，业也。永，长也。孔，甚也。以无为为功，以无事为业，澹然不烦渎也。善曰：老子曰：为无为，事无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遵节俭，尚素朴。遵，循也。朴，质也。言遵循节俭，尚其朴素也。善曰：汉书曰：文帝躬节俭。庄子曰：同乎无欲，是谓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孔子曰：克己复礼。马融曰：克己，约身。善曰：老子曰：知足常足也。将使心不乱其所在，目不见其可欲。善曰：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河上公曰：放郑声，远美人，使心不乱，不邪淫也。贱犀象，简珠玉。简，犹略也。善曰：长杨赋曰：贱玳瑁而疏珠玑。藏金于山，抵纸璧于谷。藏、抵，皆谓不取之，谓俭故也。善曰：庄子曰：藏金于山，藏珠于渊。说文曰：抵，侧击也。翡翠不裂，玳瑁不簇音族。翡翠，鸟名也。玳瑁，珍名。不裂，不折其羽以为玩饰也。不簇，不叉簇取之为器也。所贵惟贤，所宝惟谷。善曰：尚书曰：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范子计然曰：五谷者，万人之命，国之重宝。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恻若角切。诈伪为末，忠信为本。善曰：淮南子云：守道顺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而欲人之去末反本

，是犹发其原而壅其流也。说文曰：恚，谨也。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祗于离而！』言于此之时，皆同欢乐也。于，于也。悦，乐也。吁，惊也。祗，美也。盖蓂莢为难蒔神志也，故旷世而不覲。覲，见也。蓂莢，瑞应之草。王者贤圣，太平和气之所生。生于阶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尽，小月则一莢戾不落。王者以证知月之小大。尧时夹阶生之谓不世见，故云难蒔也。善曰：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蓂莢生于庭，为帝成历。范晔后汉书，班固议曰：汉兴以来，旷世历年。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将数所主诸朝阶。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殖之，方当生于朝陞，得以数知月之大小也。谓上文蓂莢也。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方，直也。然则道胡不怀，化胡不柔？胡，何也。怀，来也。柔，安也。言皆安之也。声与风翔，泽从云游。翔、游，皆行也。风者，天之号令；云雨者，天之膏润，故声教与风皆翔，恩泽与云俱行也。万物我赖，亦又何求？我赖，赖我也。言万物皆赖帝之恩惠以得所，无复他求也。德？天覆赴，辉烈火烛。？，犹盖也。帝之德盖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辉照于远近也。善曰：国语，勃鞞曰：君之德宇何不宽裕也。？与宇同。礼记，孔子曰：天无私覆。狭三王之赳赳起七木，轶五帝之长驱。狭，谓陋也。赳赳，局小貌也。轶，过也。驱，驰也。言以三王礼法为局小狭隘，过五帝而远驰，则继三皇之迹也。善曰：战国策曰：乐毅长驱至齐。踵二皇之遐武，谁谓驾迟而不能属？踵，继也。二皇，伏羲、神农也。遐，远也。武，迹也。属，逮也。谁敢谓今所驾者迟而不能逮。言必能逮也。东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马之疾，不能究其精详。懿，美也。罄，尽也。先生言东京之美未尽，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善曰：孔丛子谓魏王曰：臣有犬马之疾，不任国事。毛萇诗传曰：详，审也。故粗为宾言其梗概如此。」粗，犹略也。宾，西京也。梗概，不纤密，言粗举大纲如此之言也。

「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觉，乐而无节，后离其戚，言若流情放心，不自反寤，恣意所为，淫乐无礼以无节，终后卒当罹其忧祸，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凡乱之所由生，皆在流遁。广雅曰：遁，去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学问之道也。一言几渠衣于丧国，我未之学也。几，近也。先生责公子云：取乐今日，皇恤我后，言今非之也。善曰：论语曰：一言可以丧邦乎？且夫挈苦结饼之智，守不假器。言挈饼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善曰：左氏传曰：人有言曰，虽有挈饼之智，守不假器，礼也。况纂祖管帝业，而轻天位。纂，继也。今如公子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轻居天王之尊位，而禅于董贤。善曰：长杨赋曰：恢帝业。尚书曰：天位艰哉。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瞻望高祖，功庸甚勤苦而得之也

。常翘翘以危惧，若乘奔而无辔。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马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也。善曰：毛诗曰：予室翘翘。毛萇曰：翘翘，危也。邓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无辔。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子余切。说苑曰：吴王欲从民饮，伍子胥曰：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豫且射中目。白龙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万乘之位，而从于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责公子阴戒期门，微行要屈。虽万乘之无惧，犹怵惕于一夫。万乘，天子也，即秦始皇也，高祖也。昔秦始皇东游，为张良所击，中其副车。汉高祖于柏人亭，殆为贯高所中。善曰：尚书曰：怵惕惟厉。孔安国曰：怵惕，悚惧也。方言曰：戒，备也。过秦论曰：一夫作难。惕，惊也。终日不离其辘重，独微行其焉如？辘重，车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公子说微行要屈，故先生问之，言欲何往也。善曰：老子曰：终日行不离辘重。张揖曰：辘重，有衣车也。汉书曰：武帝微行始出也。夫君人者，黈纆塞耳，车中不内顾。黈纆，言以黄绵大如丸，悬冠两边当耳，不欲妄闻不急之言也。内顾，谓不外视臣下之私也。善曰：大戴礼，孔子曰：黈纆塞耳，所以塞聪也。鲁论语曰：车中不内顾。崔駰车左铭曰：正位授绥，车中不顾。尘不出轨，鸾以节步。佩以制容，銮以节涂。佩为行容，銮为车节。善曰：礼记曰：君子在车则闻銮和之声，行则鸣佩玉也。行不变玉，驾不乱步。行合容则玉声应，马步齐则銮和响。并谓君之礼法。却走马以粪车，何惜驥乌皎裹宁少与飞兔。却，退也。老子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河上公曰：粪者，粪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务农田。然今言粪车者，言马不用，而车不败，故曰粪车也。何惜，言不爱之也。善曰：吕氏春秋曰：飞兔驥裹，古之骏马。方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方，将也。生类，谓天下万物之类也。殄，尽也。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谓任役使人，常畏人力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论语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之谓也。善曰：毛萇诗传曰：太平而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山无槎仕假辞五葛，畋不麋乌夭胎。斜斫曰槎。斩而复生曰辞。不麋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攫胎拾卵，校获麋麋也。汉书曰：昔先王山不槎蕨，畋不杀胎。草木蕃庑武，鸟兽阜滋。蕃，滋也。庑，盛也。阜，大也。滋，益也。善曰：尚书曰：庶草蕃庑。班固汉书序曰：蕃阜庶物。民忘其劳，乐输其财。民，谓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为劳苦，不以财赋为损费，故文王有子来之人。武帝时卜式入钱，以助官也。善曰：周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也。百姓同于饶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饶是同，上下咸悦，故能雍和而广也。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善曰：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又曰：庶绩咸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结。洪，大也。蓄，积也。固，牢固也。谓高祖已下，积恩施惠，人心固结。故王莽之时，皆讴吟而思汉也。善曰：四子讲德论

曰：洪恩所润，不可究陈。国语，宁庄子曰：民无结，不可以固。孙子曰：吾将固其结也。执谊顾主，夫怀贞节。夫，犹人人也。言执礼义之心，顾思汉德，人怀贞正之志分也。楚辞曰：原生受命于贞节。忿奸慝之干命，怨皇统之见替音铁，协韵。慝，恶也。统，嗣也。替，废也。谓忿王莽之逆命，怨汉统之替废也。玄谋设而阴行，合二九而成谲。玄，神也。谲，变也。谓王莽之谋，阴行十八年而成变计也。登圣皇于天阶，章汉祚之有秩。圣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汉家之常秩也。善曰：甘泉赋曰：圣皇穆穆。东都赋曰：汉祚中缺。若此，故王业可乐焉。」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业之可乐也。善曰：毛诗曰：致王业之艰难。

「今公子苟好剿子小民以偷逾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剿，尽也。偷，犹侥幸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尽人以侥幸须臾之乐，不知人好共怨己，当成大讎也。善曰：左氏传，晋桓子曰：无及于郑而剿民。杜预曰：剿，劳也。左氏传，师服曰：怨耦曰仇。好殫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殫，尽也。宠，骄也。忽，忘也。生忧，谓生己之忧患也。言好尽人之财，以宠极骄逸之乐，忘人叛己之为大患也。汉书，谷永曰：财竭则下叛，下叛则上亡。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覆，败也。善曰：孙卿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所以载舟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斲鱼竭栽。言事皆从微至着，不可不慎之于初。所以寻木起于牙斲，洪波出于涓泉。善曰：周易曰：履霜，坚冰至。说文曰：寻，八尺也。山海经曰：寻木长千里。枚乘上书曰：十围之木，始生而斲。孔安国尚书传曰：用生辞栽。韦昭曰：株生曰斲。郑玄礼记注曰：栽，植也。斲与辞古字同。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昧，早也。丕，大也。显，明也。怠，懈也。谓起行大明之道，后世子孙犹尚懈怠。善曰：左氏传，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去声，协韵？譬如为人裁衣，始制之洪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善曰：贾逵国语注曰：裁，制也。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杨雄骋羽猎之辞。虽系计以墮墙填塹七念，乱以收置嗟解罟浮。系，继也。乱，理也。司马相如上林赋，其卒曰：乃命有司，墮墙填塹，使山泽之人得至焉。杨雄羽猎赋，其末曰：放雉兔，收置罟也。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规，犹谏也。祇，适也。愆，短也。尤，过也。言不能补其愆过。臣济参以陵君，济，谓度也。度于奢侈，谓僭也。陵踰君法，若季氏八佾舞于庭。左氏传，苾弘曰：毛得以济侈于王都。忘经国之长基。言尊卑所以为国，今反陵之，故非所以经国。故函谷击柝托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柝，守夜所击木也。颠，陨也。持，扶也。谓王莽之兵，犹击柝守函谷关，而三辅兵已自入长安宫，朝廷颠陨无复扶持也。东谓函谷，在京之东，西朝，则京师也。善曰：周易曰：重门击柝。凡人心是所学，体

安所习。所习，为心所好爱者即学。善曰：尚书曰：夫常人安于俗学，溺于所闻。鲍肆不知其馞一作臭，翫其所以先入。翫，习也。先入，言久处其俗也。善曰：家语，孔子曰：入善人之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之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馞。皆犹体所习，故今言公子以长安为好亦然也。咸池不齐度于曲乌瓜咬乌交，而众听或疑。齐，同也。咸池，尧乐也。曲咬，淫声也。言咸池之音本不与曲咬同，而众听者乃有疑惑。善曰：乐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宾戏曰：淫曲不可听者，非宠宴之乐也。李奇曰：淫曲，不正也。傅毅琴赋曰：绝激哇之淫。法言曰：哇则郑。李轨曰：哇，邪也。舞赋曰：吐哇咬则发皓齿。然哇与曲同。咬亦不正之声也。咬或作蛟，非也。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子野，师旷字，晓音曲者，以喻安处先生也。言西京奢泰肆情，不依礼度，东京俭约，依礼行事。众人观之，谓是其一，唯安处先生得知其指也。善曰：左氏传，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客斥公子，谓闻东京文义之道，若醉饱焉。劝德畏戒，喜惧交争。劝德，谓公子见先生说东京礼法，自劝勉行其道德，又畏惧先生之戒也。罔然若醒，朝罢夕倦，夺气褫雉魄之为者，罔然，犹惘惘然也。醒，病酒也。朝罢夕倦，晓夜不卧，惘然如神夺其精气。又若魂魄亡离其身，今公子亦如之也。善曰：说文曰：褫，夺也。忘其所以为谈，失其所以为夸。公子本以奢侈为美谈，今见先生怵东京之德，所以忘美失夸也。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习非而遂迷也，良久，顷乃复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学者非正也。善曰：论语曰：荷蕢曰：鄙哉硿硿乎。广雅曰：鄙，固陋不惠。杨子法言曰：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幸见指南于吾子。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则足以三隅反也。善曰：桓谭上便宜曰：管仲，桓公之指南。若仆所闻，华而不实；若，如也。公子言：如仆所闻西京之事，盖是虚华而无实录。善曰：左氏传，宁嬴曰：晋阳处父华而不实，怨之所聚。先生之言，信而有征。先生，安处先生也。征，验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征验也。善曰：左氏传，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鄙夫寡识，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后日，乃知大汉之德在于此耳。善曰：论语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尚书曰：明德惟馨。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三坟，三皇之书也。五典，五帝之书也。泯，灭也。善曰：左氏传，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睹，见也。炎帝，神农后也。帝魁，神农名，并古之君号也。善曰：管子曰：管仲对桓公曰：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孝经钩命诀曰：佳己感龙生帝魁。郑玄曰：佳己，帝魁之母也。魁，神名。宋衷春秋传曰：帝魁，黄帝子孙也。得闻先生之余论。则大庭氏何以尚兹？先生，安处先生也。大庭，古国名也。尚，高也。善

曰：子虚赋曰：愿闻先生之余论。庄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结绳而用之，若此时则至治也。兹，此也。[44]走虽不敏，庶斯达矣。」走，公子自称走使之人，如今言仆矣。不敏，犹不达也。公子言我虽不敏于大道，庶几先生之说遂达矣。善曰：司马迁书曰：太史公牛马走。孝经，曾子曰：参不敏。

文选考异

↑ 案：此二节，非善注也。袁、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于首，恐并非五臣注，但后来窜入耳。

↑ 案：此二节，非善注也。袁、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于首，恐并非五臣注，但后来窜入耳。

↑ 袁本作「怵亡禹切」。在注末，是也。茶陵本无，非也。

↑ 陈云「耳」下脱「谓西京贱目」五字，是也。各本皆脱。

↑ 袁本作「枯灰切」三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无，非也。

↑ 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搏与附同」四字，是也。

↑ 案：「秦」下当有「庄」字，各本皆脱。

↑ 袁本、茶陵本「膺」作「应」，是也。

↑ 袁本、茶陵本作「轶音纸」三字，在注末，是也。

↑ 袁本、茶陵本「制礼」作「礼制」，是也。

↑ 何校「城」改「成」，去「人名」二字，是也。各本皆误。案：所引功臣表文「人名」二字，乃或记于旁而窜入者，善注失旧，于此等可见矣。

↑ 袁本、茶陵本无下「之」字。案：无者是也。此初亦无，与二本同，修改误添之。

↑ 陈云「诗」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 茶陵本无「于」字，袁本有，何校去，陈同。

↑ 袁本、茶陵本「且」下有「夫」字。案：此善有以否，无可考也。

↑ 案：「仁」当作「人」。薛注作「人」。善必与薛同，其注亦自可证，见下。盖五臣「仁」各本所见乱之。

↑ 袁本无此三字，茶陵本有。案：于茶陵为校语，此误存之也。

↑ 袁本、茶陵本「仁」作「人」，是也。此所改甚非。

↑ 案：「仁」当作「人」，各本皆误。考经典释文云「曰人」。王萧、卞伯玉、桓元明、僧绍作「仁」。然则王弼本周易自作「人」，今本作「仁」者非。善亦必作「人」，乃与薛注相应，不知者妄改之，绝不可通，所当订正。

↑ 案：「反」当作「及」，各本皆伪。

↑ 何校「土」改「测」。今案：此疑「土」下有脱，各本皆同，无以补也。

↑ 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案：无者最是。

- ↑ 袁本、茶陵本「宅」下有「也」字。案：此善有以否，无可考也。
- ↑ 何校「北」上添「河」字。今案：此疑衍「北」字也。
- ↑ 何校「字」改「？」。案：所改是也。此薛注字作「？」。下文「威振八？」、「德？天覆」，正文皆作「？」。善此无注者，详在彼也。各本所见皆非。
- ↑ 案：「昭」上当有「又曰」二字。各本皆脱。善例如此，余不具出。
- ↑ 袁本、茶陵本「水」作「木」，是也。
- ↑ 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无者最是。
- ↑ 何校「尔」上添「善曰」二字，陈同。下节首「尔雅曰鷓鴣」上亦然。今案：所校是也。袁本、茶陵本此二节亦作薛注，皆误。凡赋多误善注为薛，其引书为薛注所不及见，如此尔雅郭璞注之类，较然易辨。又有疑无以明者，难于辄定，当俟再详。
- ↑ 袁本、茶陵本「头」作「短」，是也。
- ↑ 袁本「也」下有「鷓音匹鷓音骨鷓竹交切」十字。茶陵本与此同。案：袁本乃真善音之旧，尤所见与茶陵皆误。
- ↑ 袁本、茶陵本「鷓鷓」作「鷓鷓」是也。
- ↑ 袁本「也」下有「鷓丽古字通音离」七字。茶陵本有「鷓丽古字通」五字。案：袁是也。鷓下仍当有「与」字，盖脱。
- ↑ 茶陵本「灵」下校语云五臣「云」，袁本作「云」。案：此南宫云台也。德阳殿西有灵台，别在下文，「灵」但传写误耳。薛注「灵」亦「云」字误。下文灵台，薛亦别有注，可见此薛与善并非「灵」字。
- ↑ 陈云「今」当作「令」，是也。各本皆误。
- ↑ 袁本「雕」作「雕」，是也。茶陵本亦误「雕」。案：此正文及下「雕」犇，皆「雕」之误也。
- ↑ 茶陵本「薰」作「炅」，注同。袁本皆作「薰」。何校改「炅」。案：「薰」即「炅」别体字耳。
- ↑ 袁本、茶陵本「之」下有「音圉」二字，是也。
- ↑ 何校去「豆」字，是也。案：「曰」字亦不当有。各本皆衍。
- ↑ 袁本、茶陵本「也」下有「音俭」二字，是也。
- ↑ 袁本「侈」作「彡」，茶陵本与此同。案：「彡」字是也。二本薛注作「彡」可证。尤并改作「侈」，甚非。
- ↑ 茶陵本无「故」字，是也。袁本亦衍。
- ↑ 案：「趣」当作「趋」。注中此字两见，袁、茶陵二本皆作「趋」，是薛与善自是「趋」字，盖五臣作「趣」而乱之。尤并改注中尽作「趣」，甚非。
- ↑ 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京都中

目录 [隐藏]

1 赋乙

1.1 京都中

1.1.1 南都赋

1.1.2 三都赋序

1.1.3 蜀都赋

赋乙

京都中

南都赋

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张平子

南都赋

于乌显乐都，既丽且康！毛萇诗传曰：于，叹辞。诗曰：适彼乐国。陪京之南，居汉之阳。京，谓洛阳也。尚书曰：蟠冢导漾，东流为汉。郑玄曰：漾水至武都为汉。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西京赋曰：周即豫而弱。吕氏春秋曰：河、汉之间为豫州也。汉书地理志注曰：南阳属荆州。又曰：荆州，楚故都。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爽垲，已见西京赋。杨雄豫州箴曰，郁郁京河，伊、洛是经也。

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竭其东。武阙山为关在西也。汉书音义，文颖曰：武阙山为关而在西，弘农界也。汉书曰：南阳之平阳县有桐柏山。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尚书曰：汉水又东为沧浪之水。左氏传，屈完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说文曰：城池无水曰隍。毛萇诗传曰：墉，城也。汤谷涌其后，涓育水荡其胸。盛弘之荆州记曰：南阳郡城北有紫山，紫山东有一水，无所会通，冬夏常温，因名汤谷。山海经曰：攻离之山，涓水出焉。南流注于汉。郭璞曰：今涓水在涓阳县南。荡，他浪切。推淮引湍，三方是通。淮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自彼而来，故曰引。说文曰：推，排也。山海经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璞曰：湍，鹿抟切。今湍水径南阳穰县而入涓也。三方，东西及南也。

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随珠夜光。彩，金之彩也。璞，玉之未理者。淮南子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高诱曰：随侯，汉中国姬姓诸侯也。随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夜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随侯之珠，盖明月珠也。邹阳曰夜光之璧，刘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宝玉径尺，置于庑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则夜光为通称，不系之于珠璧也。

铜锡铅锴苦骇，赭垩恶流黄。郑玄周礼注曰：锡，鑱也。说文曰：铅，青金。又曰：九江谓铁为锴。山海经曰：陆隧之山，其下多垩；若之山，其上多赭。郭璞曰：赭，赤土也。垩似土，白色也。隧，音跪。本草经曰：石流黄生东海牧阳山谷中。本草言其所出，此亦兼而有之。博物志曰：雄黄似石流黄。绿碧紫英，青腹乌郭丹粟。广志曰：碧有缥碧，有绿碧。本草经曰：紫石英生太山之谷。山海经曰：景山之西曰骄山，其下多青腹。郭璞曰：腹，黝属，音瓠。山海经曰：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其中多丹粟。郭璞曰：细沙如粟。太一余粮，中黄侂角玉。本草经曰：太一禹余粮，一名石??，生山谷。博物志曰：石中黄子黄石脂。又曰：欲得好侂玉，用合浆，于襄乡县旧穴中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鸡子。松子神陂，赤灵解角。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曰：神陂在蔡阳县界，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也。赤灵，赤龙也。解角，脱角也。事未详。耕父扬光于清泠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山海经曰：有神耕父处丰山，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波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

其山则崆口江??五江嶠苦葛嶠五葛，塘大朗?莽寮辽刺力割。崆、??、嶠、嶠，山石高峻之貌。字书曰：崆，山貌也。塘?，山石广大之貌也。寮，山高而相戾也。广雅曰：寮，高也。说文曰：刺，戾也。峩仕白??额岬祚回嵬五回，嶷香金嶷许宜屹鱼乞喆五结。埤苍曰：峩??，山不齐也。说文曰：岬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嶷嶷，山相对而危险之貌也。屹喆，断绝之貌也。幽谷睿岑岑吟，夏含霜雪。毛诗曰：出自幽谷。杨雄蜀都赋曰：玉石睿岑。又曰：夏含霜雪。睿岑，高峻之貌也。或岨丘筠隣邻而纆力氏连，或豁尔而中绝。岨隣，相连之貌。鞠九六巍巍其隐天，俯而观乎云霓五结。鞠，高貌也。班孟坚西都赋曰：其阳则崇山隐天。杨雄蜀都赋曰：苍山隐天。

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子侯。天封，未详，或曰山名也。南郡图经曰：大胡山，故县南十里。张衡云：天封，大胡也。薛综注曰：区陬，隅隙之间也。上平衍而旷荡，下蒙笼而崎溪岖区。孙子兵法曰：草树蒙山笼。广雅曰：崎岖，倾侧也。阪坻迟拥在结??五结而成甌鱼勉，溪壑错缪缪而盘纡。郭璞上林赋注曰：坻，岸也。又曰：拥??，高峻也。毛萇诗传曰：嶺，小山，别大山也。错缪，杂乱貌也。芝房菌奇殒蠹生其隈，玉膏濞密溢流其隅。芝房，芝生成房也。菌蠹，是芝貌也。山海经曰：密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濞溢，流貌。昆仑无以参，阊浪风不能踰。东方朔十洲记曰：昆仑其北角曰阊风之颠。

其木则怪敕贞松楔更黠?即，慢万柏柎樞疆。怪似柏而香。尔雅曰：楔曰荆桃。郭璞曰：樱桃也。郭璞山海经注曰：?似松柏有刺。慢，荆也。又曰：柎似桑而

细叶。又曰：樛，中车材。枫桺栌栢，帝女之桑。尔雅曰：枫，聂。枫，音风。聂，之涉切。刘逵吴都赋注曰：桺，香木。智甲切。郭璞上林赋注：栌，橐。栌，力胡切。栢与栌同，来的切。山海经曰：宣山有桑焉，其枝四衢，名帝女之桑。郭璞曰：妇人主蚕，因以名桑也。楛胥枒邪枿并桐间，枒于两柘憶忆檀。郭璞上林赋注曰：楛枒似枿桐，皮可作索。张揖注上林赋曰：枿桐，袄也，皮可以为索。枒，未详。尔雅曰：柎，憶。郭璞曰：似桑。苍颉篇曰：檀，木名。结根竦本，垂条蝉蝉媛袁。结，犹同也。广雅曰：竦，上也。蝉媛，枝相连引也。布绿叶之萋萋，敷华粲之蓑蓑素回反。毛萋诗传曰：萋萋，茂盛貌。王逸楚辞注曰：粲，实貌也。刘渊林蜀都赋注曰：粲，一曰花头点也。蓑蓑，下垂貌。玄云合而重阴，谷风起而增哀。淮南子曰：玄云素朝。毛诗曰：习习谷风。攒在官立丛骈，青冥盱瞑音眠。言林木攒罗，众色幽昧也。楚辞曰：远望兮芊眠。王逸曰：芊眠，遥视闇未明也。芊眠与盱瞑音义同。杳蔼蓊郁于谷底，森莱莱祖本而刺天。皆茂盛貌也。司马相如吊二世曰：众树之蓊郁兮。虎豹黄熊游其下，穀呼谷獲居缚猱奴刀?廷戏其巔。六韬曰：散宜生得黄熊而献之纣。说文曰：穀，类犬，腰以上黄，以下黑。尔雅曰：獲父喜頤。郭璞曰：似猕猴而大，苍黑色。郑玄礼记注曰：猱，猕猴也。张载吴都赋注曰：?，猿属。鸾鸞岳鸕鷀翔其上，腾猿飞蠃垒栖其间。国语曰：周之兴也，鸾鸞鸣于岐山。贾逵曰：鸾鸞，凤之别名也。山海经曰：南禺之山有鸕鷀。郭璞曰：凤属也。上林赋曰：雌獲飞蠃。张揖曰：蠃，飞鼠也。蠃与??同，并音垒。其竹则鐘鍾笼龙?谨箴铭决，筱苏了簞干箠孤榘追。戴凯之竹谱曰：鐘笼，竹名也。伶伦吹以为律。?皮白如霜，大者宜为篙。筱，出鲁郡山，堪为笙。孔安国曰：箴，桃枝也。簞，小竹也。宋玉笛赋曰：奇簞。箠、榘，二竹名，其形未详也。缘延坻迟阪，澶徒干漫陆离。陆离，犹参差也。阿乌可钭奴可蓊乌孔茸如涌，风靡云披。阿钭，柔弱之貌。说文曰：蓊，竹貌也。埤苍曰：茸，竹头有文也。风靡云披，言随风而靡，如云之披也。

尔其川渚，则潢雉澧置药泚自吝，发源岩穴。水经曰：潢水出南阳县西尧山。山海经曰：澧水出雅山。郭璞曰：今出南阳。字书曰：置水出泚阳。泚，音此。酈善长水经注曰：泚水出襄乡县东北阳中山。潜侷于腊洞出，没滑骨濩蔑滴决。侷，山傍穴也，言水洞出此穴。没滑濩滴，疾流之貌也。布濩户漫汗，滂莽沆胡朗洋溢。言广大也。滂沆，已见西京赋。总括趋欲呼答，箭驰风疾。言江海欲受诸水，故总括而趋之。说文曰：欲，歆也。慎子曰：西河下龙门，其流敌于竹箭。孙子曰：其疾如风。流湍投濺戢，砢普贫汎八翱普耕轧乌八。许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埤苍曰：濺，水行出也。砢汎翱轧，波相激之声也。埤苍曰：砢，大声也。长输远逝，漻流泪力计泚域汨为笔反。广雅曰

：输，写也。韩诗外传曰：漻，清貌也。淮南子曰：水汨破舟。说文曰：漻，疾流也。王逸楚辞注曰：汨，去貌。其水虫则有蠓龟鸣蛇，潜龙伏螭。抱朴子曰：蠓龟噉蛇。山海经曰：鲜水多鸣蛇，其状如蛇，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说文曰：螭若龙而黄也。娣寻鱣张连鰓隅荨，鼃鼃蛟鱗以规反。娣、鱣，已见上文。郭璞上林赋注曰：鰓鱼有文采。荨似鲢而黑。山海经注曰：蛟，唼属也，皮有班文而坚。蛟鱗已见东京赋。巨蚌函含珠，驳剥瑕委蛇。杨雄蜀都赋曰：蚌函珠而擘裂。蚌与蚌同，函与含同。郭璞尔雅注曰：虾大者长一二丈。委蛇，长貌。瑕与虾古字通。

于其陂泽，则有钳卢玉池，赭阳东陂。杜预表曰：所领部曲，皆居南乡界，所近钳卢大陂，下有良田。旧说曰：玉池在宛也。贮知旅水渟渟洿污，亘望无涯宜。说文曰：贮，积也。广雅曰：渟，止也。说文曰：洿，浊水不流也。方言曰：亘，竟也。上林赋曰：察之无涯。其草则蔗平表葶直吕蒨烦莞桓，蒋将蒲孤蒹葭。说文曰：蔗，铍之属。又曰：葶可以为索。郭璞山海经注曰：蒨，青蒨，似莎而大。郑玄毛诗笺曰：莞，小蒲也。说文曰：蒋，菰蒋也。尔雅曰：蒹，蒹也。葭，芦也。藻茆卯菱芡渠伻，芙蓉含华。从风发荣，斐披芬葩。藻，已见西京赋。尔雅曰：茆，鳧葵。菱芡、芙蓉，并见东京赋。其鸟则有鸳鸯鸕鹭乌兮，鸿鹄保鸳加鹅。??苦札鸕雅札鹭步觅鸕吐鸡，鸕肃鸕所良抡昆鸕卢。毛诗曰：鸳鸯于飞。班孟坚西都赋曰：黄鸕鸕鸕，鳧鹭鸿鴈。张平子西京赋曰：鸕鸕鸕鸕，鸳鸕鸿鸕。说文曰：??鸕，鳧属。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没水中者，南楚之外，谓之鸕鸕。抡与鸕同。苍颉篇曰：鸕鲂似鸕而黑。鲂，音磁。嚶嚶鸟耕和鸣，澹徒濫淡徒敢随波。言自恣也。毛诗曰：鸟鸣嚶嚶。尔雅曰：关关嚶嚶，声之和也。上林赋曰：随风澹淡。

其水则开窵洒所蟹流，浸彼稻田。郑玄周礼注曰：窵，孔穴也，音豆。汉书音义曰：洒，分也。毛诗曰：浸彼稻田。沟浍脉连，堤塍绳相輶丘筠反。尔雅曰：水注沟曰浍。韦昭国语注曰：脉，理也。堤塍已见西都赋。輶，相连之貌。朝云不兴，而潢潦老独臻。左氏传曰：潢污行潦之水。说文曰：潢，积水池也。潦，雨水。决渫薛则曠罕，为溉古爰为陆。冬稔肚夏穉侧角，随时代熟。说文曰：渫，去除也。又曰：曠，干也。又曰：溉，灌也。稔，已见东京赋。楚辞曰：稻粢穉麦挈黄粱。其原野则有桑漆麻葶直旅，菽麦稷黍。百谷蕃庑武，翼翼与与。说文曰：葶，麻属。郑玄毛诗笺曰：菽，大豆也。百谷蕃庑，并已见东京赋。毛诗曰：我黍与与，我稷翼翼。

若其园圃，则有蓼了藪侧立囊而羊荷，藟之余蔗姜?烦，薪析莫觅芋瓜。说文曰：蓼，辛菜也。风土记曰：蕊，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菹香。蕊与藪同。说文曰：囊荷，菹菹也。菹，普卜切。菹，子余也。汉书音义曰：藟蔗，甘柘也

。字书曰：？，小蒜也。尔雅曰：菥蓂大芥。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汉书音义曰：樱桃，含桃也。郭璞尔雅注曰：梅似杏，实酸。说文曰：柿，赤实果也。曹毗魏都赋注曰：侯桃，山桃。子如麻子。棖郢枣若留，穰橙邓橘。说文曰：棖枣，似橘，如兗切。广雅曰：石留，若榴也。汉书，南阳郡有穰县、邓县。说文曰：橙，橘属也。其香草则有薜荔计荔力计蕙若，薇芜荪茝。王逸楚辞注曰：薜荔，香草也。郭璞山海经注曰：蕙，香草也，若，杜若也。本草经曰：靡芜一名薇芜。陶隐居注曰：蕙叶似蛇床而香。王逸楚辞注曰：荪，香草也。茝，茝楚也。尔雅曰：荪楚，钹戈也。钹，音遥。晦于感暖爱蓊乌摠蔚，含芬吐芳。言草木闇暝而茂盛也。说文曰：晦，不明貌。王逸楚辞注曰：暖，闇昧貌。

若其厨膳，则有华芎重秬渠举，潢秩履皋香岷公行反。华芎，乡名也。毛茝诗传曰：秬，黑黍，一稂二米，若曰重也。稂，音敷。潢皋，潢水之泽也。广雅曰：岷，粃也。粃，音仙。归鴈鸣鸚陟滑，黄稻嫗聃连鱼，以为芍张略药音略。鴈能候时去来，故曰归。史记曰：楚人有以弱弓微缴，加归鴈之上。尔雅曰：鸚鸇，寇雉。郭璞曰：鸚，大如鸽，群飞，出北方沙漠。声类曰：嫗，小鱼也。子虚赋曰：芍药之和具而后进也。文颖曰：五味之和。酸甜滋味，百种千名。说文曰：甜，美也。春卵夏笋，秋韭冬菁音精。尔雅曰：笋，竹萌也。广雅曰：韭，其华谓之菁。苏菘杀紫姜，拂彻臄尸然腥。尔雅曰：苏，桂荏。字书曰：菘，菜莢也。司马彪上林赋注曰：紫姜，紫色之姜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彻，犹去也。酒则九酝于问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萍。魏武集，上九酝酒，奏曰：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广雅曰：酝，投也。韩诗曰：醴，甜而不泔也。十旬，盖清酒百日而成也。郑玄周礼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酿接夏而成也。汉书音义，晋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说文曰：醪，汁滓酒也。径寸，盖酒膏之径寸也。释名曰：酒有泛齐，浮蚁在上，泛泛然如视之多者。其甘不爽，醉而不醒。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广雅曰：爽，伤也。毛茝诗传曰：病酒曰醒。

及其纠宗绥族，禴祠蒸尝。左氏传曰：召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尔雅曰：绥，安也。毛诗曰：禴祠蒸尝，于公先王。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仪礼曰：速宾。郑玄曰：速，召也。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毛诗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仪礼曰：若四方宾燕，则揖让而升。贾逵国语注曰：不脱履升堂。汉书曰：祓兰堂。珍羞琅玕，充溢圆方。尔雅曰：珍，美也。方言曰：羞，熟。以羞之美，故喻于玉也。圆方，器也。尚书曰：厥贡琅玕。又曰：惟辟玉食。琢珣狎猎，金银琳琅。尔雅曰：玉谓之珣。珣与雕古字通也。尔雅曰：理玉曰琢，都角切。狎猎，饰之

貌，胡甲切。猎，士甲切。尚书曰：厥贡球琳琅玕。侍者蛊媚，巾罍鲜明。蛊，已见西京赋。毛萇诗传曰：綦巾，女服也。字书曰：罍，上衣。被服杂错，履蹶华英。杂错，非一也。华英，光耀也。被，皮义切。僂才齐敏，受爵传蚺。方言曰：僂，急疾也，呼缘切。齐，在鸡切。毛萇诗传曰：敏，疾也。献酬既交，率礼无违。毛诗曰：献酬交错。左氏传，晋侯曰：鲁侯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东观汉记曰：朱浮上疏曰：陛下率礼无违。弹琴擷钥，流风徘徊。言乐声之结风也。说文曰：𦉳，一指按也。𦉳与擷同，乌牒切。郑玄周礼注曰：钥，舞者所吹也，如篴三孔。钥，音药。篴，音敌。清角发征，听者增哀。言既奏清角而又发征声，故增哀也。韩子，师旷曰：清征之声，不如清角。许慎淮南子注曰：清角弦急，其声清也。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晞。毛诗曰：鼓咽咽，醉言归。又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毛诗曰：恺乐饮酒。又曰：莫不令仪。

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毛诗曰：惟暮之春。史记曰：武帝禊霸上。续汉书曰：三月上巳，宫人皆禊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疾也。周礼曰：女巫掌岁时祓除。杨雄蜀都赋曰：相与如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网，维网也。男女姣服，骆驿缤纷。骆驿缤纷，往来众多貌。致饰程蛊，僂绍便娟。广雅曰：程，示也。便娟，则蝉娟也。蛊及僂绍便娟，已见西京赋。微眺流睇，蛾眉连卷。郑玄礼记注曰：睇，倾视也，徒计切。毛诗曰：螭首蛾眉。郭璞尔雅注曰：蚕蛾也。连卷，曲貌。卷，音权。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齐、赵，二国名也。杨恽书曰：妇，赵女也。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吕氏春秋曰：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兮！实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高诱曰：取南音以为乐歌也。楚辞曰：二八齐容起郑舞。王逸曰：郑国舞也。白鹤飞兮茧曳绪，皆舞人之容。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蹀躞而容与。缭绕，袖长貌。蹀躞，小步貌。说文曰：蹀，蹈也，徒颊切。许慎淮南子注曰：躞，蹈也，苏协切。翩绵绵其若绝，眩将坠而复举。毛萇诗传曰：绵绵，长而不绝貌。国语曰：观美而眩。贾逵曰：眩，惑也。翘遥迁延，痊画蹁跹。翘遥，轻举貌。迁延，却退貌。上林赋曰：便跚蹁跹。痊，蒲结切。画，素结切。蹁，步先切。跹，素田切。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古乐府有历九秋妾薄相行歌，辞曰：齐讴楚舞纷纷，歌声上彻青云。西荆，即楚舞也。折盘，舞貌。张衡有七盘舞赋，咸以折盘为七盘也。弹箏吹笙，更为新声。毛诗曰：吹笙鼓簧。史记曰：卫灵公见晋平公曰，今者未闻新声，请奏之。更，古衡切。寡妇悲吟，抡鸡哀鸣。寡妇曲，未详。古相和歌有抡鸡之曲。坐者凄歔，荡魂伤精。楚辞曰：慄凄增歔，伤精神也。神女赋曰：精神相依凭。

于是群士放逐，驰乎沙场。逐，驰逐也。騶骥齐镳，黄间机张。騶、骥，骏马之名也。穆天子传，八骏有赤骥、騶耳，音录。说文曰：镳，马衔也，彼骄切。汉书曰：李广以大黄射其裨将。郑氏曰：黄间，弩渊中黄牙。尚书曰：若虞机张。孔安国曰：机，弩牙。足逸惊飙，鏃析毫芒。言马疾而失利。析，音锡。俯贯魴鱖；仰落双鸽音仓。魴鱖，已见西京赋。列子曰：蒲且子连双鸽于青云之上。鸽，已见西都赋。鱼不及窜，鸟不暇翔。言急遽也。高唐赋曰：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尔乃抚轻舟兮浮清池，乱北渚兮揭南涯。浮，已见西都赋。尔雅曰：水正绝流曰乱。说文曰：揭，高举也。汰太灋仕减灋仕角兮船容裔，阳侯浇兮掩鳧鹭。楚辞曰：齐吴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赋曰：灋灋隕队。战国策曰：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淮南子曰：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之。高诱曰：阳侯，阳国侯也，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王逸楚辞注曰：回波为浇。毛诗曰：鳧鹭在渚。追水豹兮鞭橈楸，憚丁达夔龙兮怖蛟螭。水豹，已见西京赋。说文曰：橈楸，山川之精物也。蛟螭，若龙而黄。国语曰：木石之怪夔，水之怪龙。韦昭曰：木石为山也。夔一足也。

于是日将逮昏，乐者未荒。毛诗曰：好乐无荒。收驩命驾，分背回塘。孔丛子曰：巾车命驾。广雅曰：塘，堤也。车雷震而风厉，马鹿超而龙骧。雷震，言多也。风厉，言疾也。毛诗曰：戎车焯焯，如霆如雷。毛萇诗传曰：雷出地奋，震惊百里。古诗曰：凉风率已厉。杜预左氏传注曰：厉，猛也。韩子曰：马如鹿者千金。邹阳上书曰：蛟龙骧首。舞赋曰：龙骧横举，扬镳飞沫。周礼曰：凡马八尺已上为龙。夕暮言归，其乐难忘。此乃游观之好，耳目之娱。未睹其美者，焉足称举。言此游观耳目之乐，非极美也。

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远世则刘后甘厥龙醢海，视鲁县而来迁。左氏传曰：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又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汉书曰：南阳郡鲁阳县即御龙氏所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尧山。先帝，谓尧也。皇甫谧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是尧以唐侯升为天子也。水经曰：南阳县西尧山。酈元曰：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也。固灵根于夏叶，终三代而始蕃音繁。言刘氏植根于夏叶，终三代而始蕃昌也。毛萇诗传曰：叶，世也。三代，已见班固两都序。非纯德之宏图，孰能揆求癸而处旃！孔安国尚书传曰：揆，度也。郑玄毛诗笺曰：旃，之也。

近则考侯思故，匪居匪宁。秭长沙之无乐，历江湘而北征。东观汉记曰：舂陵节侯，长沙定王中子买。节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舂陵地势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徙南阳守坟墓，元帝许之，于是北徙。考或为孝，非也。

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朱光，火德也。已见东京赋。东观汉记曰：考侯仁徙封南阳白水乡。又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孙，承文、景之统，出自长沙定王。荣，光荣也。封禅书曰：发号荣。察兹邦之神伟，启天心而寤灵。言考侯既察此都之神伟，且启上天之心，又寤先灵之意，使之而王也。说文曰：伟，奇也。

于其宫室，则有园庐旧宅，隆崇崔嵬。说文曰：崔，高大也。御房穆以华丽，连阁焕其相徽。御房，帝旧房也。相徽，言俱美。孔安国尚书传曰：徽，美也。圣皇之所逍遥，灵祇之所保绥。圣皇，谓光武也。逍遥，谓潜龙之日。韩诗外传曰：逍遥也。灵祇，天地之神也。毛诗曰：神保是飨。又曰：绥以多福也。章陵郁以青葱，清庙肃以微微。东观汉记曰：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尔雅曰：青谓之葱，林木茂盛之貌。微微，幽静貌。皇祖歆而降福，弥万祀而无衰。毛诗曰：献之皇祖。说文曰：歆，神食气也。毛诗曰：降福孔夷。尔雅曰：弥，终也。又曰：祀，年也。帝王臧其擅美，咏南音以顾怀。帝王，光武也。顾怀，过章陵祠园庙之时也。尔雅曰：臧，善也。说文曰：擅，专也。左氏传，楚锺仪囚于晋，与之琴，操南音。剧秦美新曰：后土顾怀。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进退屈伸，与时抑扬。班固说东平王苍曰：体弘懿之姿。叡，哲也。已见东京赋。尚书曰：允恭克让。论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孝经曰：容止可观，进退可度。毛诗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周易曰：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害生焉。班固汉书，叔孙通述曰：叔孙奉常，与时抑扬。方今天地之睢虚惟刺力达，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汉书音义曰：方，向也。谓高祖之时。苍颉篇曰：今，时辞也，谓光武。天地，犹天下也。睢刺，喻祸乱也，谓秦二叶也。淮南子曰：万物盱睢。楚辞曰：独乖刺而无当。王逸曰：刺，邪也。帝谓高祖也。马融论语注曰：乱，理也。豺狼贪残，谓王莽也。真人，光武也。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革命，已见东都赋。尔其则有谋臣武将，皆能攫九缚戾执猛，破坚摧刚。排捷件陷扃古茨，蹴蹈咸阳。苍颉篇曰：攫，搏也。说文曰：捷，距门也。又曰：扃，外闭之关也。高祖阶其涂，光武揽其英。汉书曰：沛公围宛城，南阳守龔降，引兵西，无不下者。尔雅曰：阶，因也。龔音蚁。东观汉记曰：邓禹、吴汉并南阳人。三略曰：主将之体，务在揽英雄之心。是以关门反距，汉德久长。言居西而距东，居东而距西，故言反也。杜笃论都赋曰：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距。及其去危乘安，视人用迁。去危乘安，谓太平也。视人用迁，谓观人所安而设教。周召之侑，据鼎足焉，以庀匹婢王职。史记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辅武王。又召公奭，姓姬氏。成王时，召公为三公。汉

书曰：夫三公，鼎足之辅也。贾逵国语注曰：庀，由理也。缙绅之伦，经纶训典，赋纳以言。汉书音义，臣瓚曰：缙，赤白色。绅，大带也。周奇曰：搢，插笏于大带。周易曰：君子以经纶。国语曰：修其训典。尚书曰：敷纳以言也。是以朝无阙政，风烈昭宣也。春秋考异邮曰：后虽殊世，风烈犹合于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于是乎颯齿眉寿，鲐背之叟，皤皤然被黄发者，毛诗曰：以介眉寿。毛萇曰：眉寿，毫眉也。尔雅曰：黄发、颯齿、鲐背、耆老，寿也。皤皤，已见东京赋。喟然相与歌曰：「望翠华兮葳蕤，建太常兮袞袞音霏。上林赋曰：建翠华之旗。葳蕤，翠华貌。太常已见东京赋。上林赋曰：纷纷袞袞。驷飞龙兮騏骥逴，振和鸾兮京师。飞龙，言疾也。周易曰：飞龙在天。毛诗曰：四牡騏骥。郑玄礼记注曰：鍱辂，有虞氏之车也。有鍱和之节。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万乘，见东京赋。毛萇诗传曰：回，迟也。然徘徊即迟迟也。毛诗曰：行道迟迟。南阳旧居，故曰来归。毛诗曰：来归自镐。岂不思天子南巡之辞者哉！遂作颂曰：毛诗曰：岂不尔思。尚书曰：五月南巡狩。

皇祖止焉，光武起焉。皇祖，高祖也。周易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据彼河洛，统四海焉。河、洛，谓东都也。西都赋曰：尝有意乎都河、洛。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毛诗曰：文王子孙，本枝百世。永世克孝，怀桑梓焉。毛诗曰：永世克孝。又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真人南巡，睹旧里焉。东观汉记曰：光武征秦丰，幸旧宅。酈元水经注曰：光武征秦丰，张衡以为真人南巡，观旧里焉。

三都赋序

左太冲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

刘渊林注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

三都赋序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善曰：子夏诗序文也。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善曰：法言文也。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善曰：两都赋序文。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善曰：礼记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曰：陈诗，谓采其诗以观视之。见「绿竹猗猗」于宜，则知卫地淇澳于六之产；善曰：毛诗卫风曰：瞻彼淇澳，绿竹猗猗。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

善曰：毛诗秦风曰：在其版屋，乱我心曲。毛萇曰：西戎版屋也。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善曰：河图龙文曰：镇星光明，八方归德。难蜀父老曰：六合之内，八方之外。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失至于兹。善曰：兹，此也，假称珍怪也。若斯珍之流，不啻于此多。尚书曰：不啻如自其口出。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盖韩非所谓画鬼魅易为好，画狗马难为工之类。且夫玉卮纸移无当去声，虽宝非用；卮，一名觶，酒器也。当，底也。善曰：韩子，堂溪公谓韩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无当，有瓦卮有当，君宁何取？曰：取瓦卮也。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善曰：刘廙答丁仪刑礼书曰：崇饰侈言，欲其往来。而论去声者莫不诋丁礼诋斤谒其研精，作者大氏音旨举为宪章。善曰：墨子曰：虽有诋诮之人，无所依矣。说文曰：诋，诃也。诮，面相序罪也。尚书序曰：研精覃思。司马迁书曰：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也。礼记曰：宪章文武。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传曰：习实生常。善曰：左传，叔孙曰：叔出季处，有自来矣。余既思摹莫蒲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善曰：周礼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曰：志，记也。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忤长者，莫非其旧。善曰：汉书音义，应劭曰：魁梧，丘墟壮大之意也。韩子曰：重厚自尊，谓之长者。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善曰：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善曰：毛萇诗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善曰：释名曰：称人之美曰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虞书曰：禹别九州岛，任土作贡。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而着九州岛贡赋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慎辩物居方。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蜀都赋

蜀都赋

有西蜀公子者，言于东吴王孙，善曰：圣主得贤臣颂曰：今臣僻在西蜀。史记，武王得仲雍曾孙周章，封之东吴。汉书曰：漂母谓韩信曰：吾哀王孙而进食。苏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孙、公子，皆相推敬之辞。曰：「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跣。崑胡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非日月无以观天文，非四海无以着地理，故圣人仰观俯察、穷神尽微者，必须纲纪也。崑，东、西崑也。函，函谷关也。贾生过秦曰：以崑、函为宫。里，居也。言周、汉皆以河、洛为都邑。善曰：越绝书，范

蠡曰：天贵持盈，不失日月星辰之纲纪。毛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周礼曰：以星土分辨九州岛之地所封域。尚书曰：万国咸宁。张衡灵宪曰：星体生于地，列居错峙。崔駰河南尹箴曰：唐、虞、商、周，河、洛是居。吾子岂亦曾闻蜀都之事欤？请为左右扬摧古学而陈之。韩非有扬摧篇。班固曰：扬摧古今，其义一也。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扬摧，粗略也。

「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杨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拍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故曰兆基于上代也。秦惠王讨灭蜀王，封公子通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其后置蜀郡，以李冰为守。地理志曰：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飡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故言开国于中古也。灵关，山名，在成都西南汉寿界。在前，故曰门也。玉垒，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在后，故曰宇也。江水出岷山，分为二江，经成都南，东流经之，故曰带也。杨雄蜀都赋曰：两江珥其前。峨眉，山名也，在成都南犍为界。面之，故曰抗也。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乌览藹焉。」八区，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协实之饶。班固西都赋曰：郊野之富，号为近蜀。美其丰盛。善曰：六合，已见西都赋。长杨赋曰：洋溢八区。

「于前则跨蹶犍干牂臧，枕之鸬垭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阜，大山也。峦，山长而狭也。一曰山小而锐也。水注川曰溪，注壑曰谷。善曰：汉书志有犍为郡、牂牁郡，并属益州，又有交趾郡，属交州。垭，寄也，于蚁切。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云，故触石而出也。郁葢汾曰于文以翠微，崛鱼物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气而为霞。翠微，山气之轻缥也。霞，赤云也。严夫子哀时命曰：红霓纷其朝霞。山泽气通，故曰舒丹气以为霞也。善曰：甘泉赋曰：腾青霄而轶浮景。河图曰：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而赫然也。龙池??胡角瀑步角瀆扶芻其隈，漏江伏流溃胡内其阿。汨骨若汤谷之扬涛，沛普赖若蒙汜似之涌波。龙池在朱堤南十里，地周四七里。漏江在建宁，有水道，伏流数里复出。故曰漏江。汤谷，日所出也。蒙汜，日所入也。善曰：??瀑，水沸之声也。公羊传曰：瀆泉者何，涌泉也。淮南子曰：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楚辞云：日出于阳谷，入于蒙汜。蒙汜，见西京赋。于是乎邛竹缘岭，菌桂临崖宜。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邛竹出兴古盘江以南，竹中实而高节，可以作杖。神农本草经曰：菌桂出交趾，圆如竹，为众药通使。一曰：菌，熏也，叶曰蕙，根曰熏。南裔志曰：龙

眼，荔枝，生朱堤南广县，犍为犍道县。随江东至巴郡江州县，往往有荔枝树，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变赤可食。龙眼似荔枝，其实亦可食。邛竹、菌桂、龙眼、荔枝，皆冬生不枯，郁茂于山林。善曰：王逸荔枝赋曰：缘叶蓁蓁。又曰：朱实丛生。孙卿子曰：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挛。晬晬、猗猗，已见西都赋。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雒，猩猩生夜啼。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儵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燭飞煽扇于天垂。孔，孔雀也。翠，翠鸟也。孔雀特出永昌南涪县。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群翔兴古十余。白雉出永昌。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语，夜闻其声，如小儿啼。春秋传曰：豕人立而啼。服子慎曰：啼，呼也。淮南子曰：猩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马、碧鸡，在越嶲青蛉县禺同山。汉宣帝时，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以醮祭而置也。宣帝使谏议大夫王褒持节而求之，褒道病卒，竟不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燭出通天，光辉十里，以笏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煽，炽也。善曰：广雅曰：荧，光也。说文曰：燭，火焰也，音艳。天垂，天四垂也。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银砾历，符采彪笔尤炳，晖丽灼灼烁舒药切。永昌博南县出虎珀。牂牁有白曹山，出丹青、曾青、空青也。本草经云：皆出越嶲郡。瑕，玉属也。杨雄蜀都赋云：瑕英江珠。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兴古盘町山出银。符采，玉之横文也。灼烁，艳色也。善曰：博物志曰：虎珀，一名江珠。。」

「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缘以剑阁，阻以石门。华容，水名，在江由之北。昆仑，山名也。杨雄蜀都赋曰：北属昆仑。剑阁，谷名，自蜀通汉中道，一由此，北有阁道，在梓潼郡东北。石门，在汉中之西，褒中之北。此二处，蜀之险隘于是在焉。流汉汤汤伤，惊浪雷奔。望之天回，即之云昏。水物殊品，鳞介异族。或藏蛟螭敕知，或隐碧玉。嘉鱼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有鳞曰蛟螭。蛟螭，水神也，一曰雌龙也，一曰龙子也。相如上林赋曰：蛟龙赤螭。碧玉，谓水玉也。尸子曰：龙渊生玉英。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褒中县南口斜谷，水源在北，南流经褒中，故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一谷耳，长四百七十里。褒、斜出良材。汉书曰：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善曰：枚乘七发曰：波涌而涛起，横奔似雷行。任豫益州记曰：嘉鱼，鳞似鳟鱼。其树则有木兰檉寝桂，杞櫛萧椅于其桐，袄枒邪楔耕八枞七松。榿频县柎南幽藹于谷底，松柏蓊郁于山峰。木兰，大树也，叶似长生，冬夏荣。常以冬华，其实如小柿，甘美，南人以为梅，其皮可食。杨雄蜀都赋曰：树以木兰。檉桂，木桂也。传曰：杞梓之木。櫛，大木也。诗曰：其桐其椅。袄枒出蜀，其皮可作绳履。楔，似松有刺也。枞，柏叶松身

。榲、柟，二树名，皆大木也。擢修干，竦长条。扇飞云，拂轻霄。羲和假道于峻歧，阳鸟回翼乎高标。言山木之高也。善曰：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广雅曰：日御谓之羲和。左传曰：假道于虞。春秋元命包曰：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鸟。鸟者，阳精。巢居栖翔，聿兼邓林。穴宅奇兽，窠宿异禽。邓林，林名也。窠，鸟巢也。善曰：邓林，已见西京赋。熊罴咆步交其阳，鸛鸛馱聿其阴。猿狖弋狩腾希而竞捷，虎豹长啸而永吟。」鸛，其形如鸛，皆鸛鸟也。枚乘曰：鸛鸟累百，不如一鸛。馱，疾貌也。善曰：楚辞曰：虎豹斗兮熊罴咆。说文曰：咆，喙也。毛诗曰：馱彼晨风。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啸，谷风起。杜笃连珠曰：长吟永啸。

「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音卜所充。濮，夷也。传曰：麋人率百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外负铜梁于宕徒浪渠，内函要害于膏腴。铜梁，山名。宕渠，县名。铜梁在巴东，宕渠在巴西，出铁。要害，地险隘也。膏腴，土地肥沃也。其中则有巴菽巴戟，灵寿桃枝。樊以菹资睹圃，滨以盐池。巴菽，巴豆也。巴戟，巴戟天也。灵寿，木名也，出涪陵县。桃枝，竹属也，出垫江县。二者可以为杖。樊，蕃也。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菹，草名也，亦名土茄，叶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饥则以继粮。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涌泉，可煮以为盐。善曰：埤苍曰：菹，菹也。菹，侧及切。螿必灭螿音啼山栖，鼃元龟水处。潜龙蟠于沮子预泽，应鸣鼓而兴雨。螿螿，鸟名也，如今之所谓山鸡，其雄色班，雌色黑，出巴东。鼃，大龟也。譙周异物志曰：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玳瑁，俗名曰灵。又沮，有菜泽也。巴东有泽水，人谓有神龙，不可鸣鼓，鸣鼓其傍，即便雨也。善曰：李尤七叹曰：龙鼃水处。方言曰：未升天龙，谓之蟠龙。綦母邃孟子注曰：泽生草言菹。沮与菹同。丹沙施许力炽昌志出其阪，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图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涪陵、丹兴二县出丹砂。丹砂出山中，有穴。尚书禹贡曰：厥土赤埴。巴西汉昌县多野蜂蜜蜡。山图，陇西人也。随道士之名山采药，身轻不食，莫知所如。赤斧，巴人也，能炼丹砂与消石，服之身体毛发尽赤。皆古仙者也。见列仙传。善曰：毛萇诗传曰：施，赤貌也。郑玄尚书注曰：炽，赤也。班固终南颂曰：蜜房溜其巔。郁毓，盛多也。若乃刚悍汗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賁在宗旅，翫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躡绮骄容世于乐府。」善曰：广雅曰：悍，勇也。应劭风俗通曰：巴有賁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賁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帛乡侯；并复除目所发賁人，卢、朴、沓、鄂、度、夕、裘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賁人左右居，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令乐府习之。杨雄荆州箴曰：风飘以悍，气锐以刚。毛诗曰：昔在中叶。汉书曰：武帝乐府。

「于西则右挟故蝶岷山，涌渎发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江水出岷山也。白狼夷在汉寿西界，汉明帝时，作诗三章以颂汉德，益州刺史朱辅驿传其诗奏之。语在辅传也。垆野草味，林麓黝于纠儵式六。交让所植，蹲鸱所伏。交让，木名也。两树对生，一树枯则一树生，如是岁更，终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县。蹲鸱，大芋也，其形类蹲鸱，故卓王孙曰：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善曰：黝儵，茂盛貌。百药灌丛，寒卉冬馥。异类众伙祸，于何不育？其中则有青珠黄环，碧罽芒消。或丰绿萸啼，或蕃伐元丹椒。麋芜布濩护于中阿，风连蕤余战蔓万于兰皋。红葩紫饰，柯叶渐苞。敷粲葳蕤，落英飘飘。青珠，出蜀郡平泽。黄环，出蜀郡。碧石生越嶲郡无会县。罽可作箭鏃。禹贡，梁州厥贡罽石。芒消出蜀郡广阳山。绿萸、辛萸、麋芜，皆香草也。麋芜出岷山替陵山。风连出岷山，一曰出广都山。岷山特多药草，其椒尤好，异于天下。渐苞，相苞裹而同长也。书曰：草木渐苞。粲者，或谓之华，或谓之实。一曰花须头点也。楚辞曰：采薜荔之落英。神农是尝，卢跗是料聊。芳追气邪，味蠲疴音消。扁鹊，卢人，古良医。杨雄法言曰：扁鹊，卢人，而医多卢。疴气，不和之气也。疴，亦头病也。周礼，四时皆有疴疾，春多疴首之疾，汉书，相如常有疴病。善曰：淮南子曰：神农乃始教人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史记曰：虢中庶子谓扁鹊曰：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医病不以汤液。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武盖，浸以绵雒。禹贡梁州云，沱、潜既道。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县入穴中，通冈山下，西南潜出，今名复水。旧说云：禹贡潜水也。又有水出岷山之西，东流过汉寿，南流有高山上合下开，水经其中曰沫水。水潜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潜、沫。绵水在绵竹县，出紫岩山。雒水在上雒县，出桐柏山。周礼曰：扬州，其浸五湖，言益州之有绵、雒，犹扬州之有五湖，故曰浸以绵、雒也。潜、沫、绵、雒四水所经，本皆蜀郡，故皆谓之封域之内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薜古衡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漉扶彪池而为陆六泽。虽星毕之滂普郎沓度罗，尚未齐其膏液。广深四尺为沟，倍沟为洫。左氏传曰：先王疆理天下。谓地势纵横之宜也。莫莫，茂也。李冰于湔山下造大壩以壅江水，分散其流，溉灌平地。故曰指渠口以为云门也。漉，流貌。诗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蔡邕曰：凝雨曰陆。尚书洪范曰：星有好雨。月失道而入毕，则多雨。诗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善曰：郑玄周礼注曰：黄帝乐曰云门，言黄帝之德，如云之出门也。然此唯取云门之名，不取乐也。尔乃邑居隐赈之忍，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隐，盛也。赈，富也。梓，木名，可以为琴瑟。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大曰柚，小曰橘。犍为南安县出黄

柑橘。地理志曰：蜀都严道、巴郡胸忍鱼复二县出橘，有橘官。善曰：杨雄蜀都赋曰：夹江缘山。又曰：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其园则林檎枇杷，橙缴栲郢栲亭。榱心移桃函含列，梅李罗生。皆协名也。林檎实，似赤柰而小，味如梨。枇杷，冬华黄实，本出蜀。蜀有给客橙，冬夏华实相继。张揖曰：栲，山梨。善曰：尔雅曰：榱桃，山桃也。百果甲宅坼，异色同荣。朱樱春熟，素柰夏成。善曰：周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郑玄曰：木实曰果。皆读如人倦之解，解谓拆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呼，火亚切。汉书，叔孙通曰：古有春尝果，令樱桃熟可尝也。素柰，白柰也。王逸荔枝赋曰：酒泉白柰。若乃大火流，凉风厉列。白露凝，微霜结。诗曰：七月流火。礼记月令，孟秋凉风至。善曰：毛萇诗传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毛诗曰：白露为霜。楚辞曰：微霜结兮眇眇。紫梨津润，榱侧邻栗罅呼亚发。蒲陶乱溃胡对，若榴竞裂。甘至自零，芬芬酷苦毒烈。诗云：树之榛栗。传曰：榛栗枣修。罅发，栗皮坼罅而发也。甘至，言熟也。善曰：西京杂记曰：上林有紫梨。郭璞口上林赋注曰：蒲陶似燕萹，可作酒。马融西第颂曰：紫房溃漏。又曰：胡桃自零若榴，已见两都赋。上林赋曰：酷烈淑郁。榛与榱同。其园则有蒟俱字蒟弱菜莢，瓜畴芋于句区。甘蔗之夜辛姜，阳薑许于阴敷。蒟，蒟酱也。缘树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时正青，长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温调五脏。蒟，草也，其根名蒟，头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煮则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菜莢，一名蒟也。畴者，界埒小畔际也。杨雄太元经曰：阳薑万物。言阳气薑煦生万物也。阴敷，姜生于阴也。日往菲薇，月来扶疏。任土所丽，众献而储。任土，任其土地所生也。尚书所谓任土作贡也。易曰：百谷草木丽乎土。其沃瀛盈则有攒在官蒋将从蒲，绿菱红莲。杂以蕴藻，糝女又以苹繁。楚辞曰：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泽中也。班固以为畦。蒋，菰名也。蕴、藻、苹、繁，皆水草也。蕴，丛也。总茎柅柅乃礼，裊于业叶蓁蓁臻。蕘坟实时味，王公羞焉。柅柅、蓁蓁，盛茂貌也。诗曰：尔肴既将。传曰：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繁、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善曰：毛诗曰：敦彼行苇，维叶柅柅。又曰：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又曰：桃之夭夭，有蕘其实。其中则有鸿俦鹄侣，鹭鹳徒兮鹈胡。晨鳧旦至，候鴈衔芦。皆水鸟名。鸿鹄多群飞，故言侣俦也。鹭、鹳，二鸟名也。晨鳧，常以晨飞也。鴈，候时南北，故曰候鴈。衔芦以御缿缴，令不得截其翼也。淮南子曰：鴈衔芦而翔，以备缿缴。善曰：毛诗曰：振鹭于飞。尔雅曰：鹳，洿泽也。郭璞曰：即鹳鹕也。说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吕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候鴈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云飞水宿，哇吭胡刚清渠。其深则有白鼃命鳖，玄獭上祭。鱣陟连鲔于鬼罅在本魴，亿啼鯉礼魴。木落者，叶落也。

木叶落，秋时也。冰泮，春时也。善曰：淮南子曰：木叶落而长年悲。家语曰：冰泮而农桑起。尔雅曰：吭，鸟咙。礼记月令，孟春，獭祭鱼，将食之，先以祭也。鱮，縻葢也。亿，似怅。魈，似鲋。鱧、魴，皆见诗也。楚辞曰：乘白鼈兮逐文鱼。张衡应问曰：鼈鸣而鳖应。命，呼也。差鳞次色，锦质报章。跃涛戏濑，中流相忘。」庄周云：泉涸，鱼相与处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善曰：毛诗曰：终日七襄，不成报章。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堞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金石，言坚也。故朝错曰：神农之教，虽有金城汤池也。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门。周礼，经涂九轨。画，言端直也。爽垲，高明也。善曰：左氏传曰：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请更诸爽垲者。杜预曰：就高燥也。汉书曰：严助为会稽太守，帝赐书曰：君猷承明之庐。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门外。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苦槛江。阳城，蜀门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延阁栈道。高轩，堂左右长廊之有窗者。张载鲁灵光殿赋注曰：轩槛，所以开明也。古诗曰：交疏结绮窗。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闕，崇礼之闱。议殿、爵堂，殿堂名也。武义、虎威，二门名也。宣化、崇礼，皆闱闕之名也。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金铺，门铺首以金为之。玉题，以玉为之。孟子曰：棖题数尺。杨雄曰：旋题玉英。善曰：西都赋曰：树中天之华阙。长门赋曰：挤玉户而撼金铺。外则轨躅直录八达，里闾汗对出。比屋连甍，千庑音武万室。闾，里门也。管子曰：闾闾不可以无阖。卢绾与高祖同里。班固曰：绾自同闾。庑，房也。苏秦说魏襄王曰：庐庑之数也。善曰：汉书，班嗣与桓生书曰：伏孔氏之轨躅。音义曰：三辅说牛蹄处为躅。尔雅曰：八达谓之崇期。孙炎曰：崇，多也。多道会期于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坛徒兰宇显敞，高门纳驷。术，道也。楚辞九章曰：燕雀乌鹊，巢堂坛兮。王逸曰：坛，犹堂也。汉于公高其门，使容驷马高盖。此言甲第高门，可以纳驷。善曰：西京赋曰：北阙甲第，当道直启。李尤高安馆铭曰：增台显敞，禁室静幽。庭扣苦后锤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畴能是恤。」畴，谁也。善曰：蜀志曰：诸葛亮为丞相。又曰：姜维初为亮仓曹掾，稍迁为大将军。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呼罪货山积，纤丽星繁。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都人士女，袷县服靚才姓诽。贾音古贸莫构墀直例鬻，舛充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弃有桃光榔郎。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番禺愚之乡。苏林曰：袷服，谓盛服也。张揖曰：靚谓粉白黛黑也。墀，贮也。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可绩为布也，出永昌。桃榔，树名也，木中有屑如弃，可食

，出兴古。张骞传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南越传曰：使唐蒙讽晓南越，食蒙以蒟酱，蒙问所从来？答曰：西北釜陵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故汉书曰：感蒟酱、竹杖，则开釜陵、越嶲也。邛竹杖以节为奇，故曰传节也。善曰：都人士女。已见西都赋。汉书曰：富商大贾，或埶财八方，已见上三都序。輿辇杂沓徒合，冠带混并。累毂迭迹，叛衍相倾。諠哗鼎沸，则咙莫江聒公达宇宙；器许骄尘张陟亮天，则埃壙乌盖曜灵。叛，乱也。庄周曰：何贵何贱，是谓叛衍。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冠，首饰也。带，大带，所以束身也。司马彪庄子注曰：叛衍，犹漫衍也。国语，管子曰：四人杂处，则其言咙。说文曰：聒，謹语也。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说文曰：宙，舟輿所极覆也。西都宾曰：轶埃壙之混浊。楚辞曰：角宿未旦，耀灵焉藏。广雅曰：耀灵，白日也。闾闾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毗二筒，籛盈金所过。闾，市巷也。闾，市外内门也。贝锦，锦文也。谯周益州志云：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黄润，谓筒中细布也。司马相如凡将篇曰：黄润纤美宜制褱。杨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籛，螯也。韦贤传曰：黄金满籛。善曰：毛诗曰：百室盈止。古诗曰：札札弄机杼。毛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锦也。侈侈隆富，卓郑埶劣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九两巨万，颜浦觅规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汉书货殖传曰：蜀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铜铁，上争王者之利，下镪齐人之业，富至僮八百人。程郑亦冶铸，富埶卓氏。司马相如传云：临邛富人程郑，僮亦数百人。镪，钱贯也。殖货志曰：藏镪千万。杨雄方言云：颜、规，裁也。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颜，裂帛为衣曰规。兼呈者，皆有常课，至拟于王者。亦以财雄，犹班壹以财雄边城也。汉书班氏叙传，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以临邛是蜀郡之边县，故云边城。善曰：藏镪，管子之文也。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三蜀，蜀郡、广汉、犍为也。本一蜀国，汉高祖分置广汉，汉武帝分置犍为。善曰：孙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禄养。剧谈戏论，扼腕抵纸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剧，甚也。鬼谷先生书有抵戏篇。桓谭七说曰：戏谈以要誉。张仪传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战国策曰：苏秦说赵王：华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谈说之客也。百两，百乘也。诗云：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善曰：汉书曰：杨雄口吃不能剧谈。连骑，已见西京赋。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杨雄蜀都赋曰：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善曰：楚辞曰：吉日兮良辰。曹植箜篌引曰：置酒高殿上。毛诗曰：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金壘中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醪，鲜以紫鳞。羽

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鲜，鱼鲙也。诗云：炮鳖鲙鲤。巴姬，汉之美人，犹卫之雅质，蔡之幼女。善曰：毛诗曰：肴核维旅。郑玄曰：肴，菹醢也。核，桃梅之属也。左氏传，楚共王有巴姬。烟与核义同。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飏寮厉。纤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昔周昭王涉汉，中流而陨，其右辛游靡拯王，遂卒不复还。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实为长公。楚徙宅西河，长公思故处，始作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国之风，盖取乎此。见吕氏春秋。韩子曰：长袖善舞。诗曰：屡舞跹跹。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言频饮也。善曰：东方朔六言诗曰：合樽促席相娱。汉书曰：赵、李侍中，皆引满举白。毛诗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日富。

「若夫王孙之属，郗却戟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并乘骥子，俱服鱼文。玄黄异校，结驷缤纷。王孙，卓王孙也。货殖传曰：卓王孙田宅射猎之乐，拟于人君。郗公，豪侠也。杨雄蜀都赋曰：若其渔弋郗公之徒，相与如乎巨野，罗车百乘，观者万堤。服，箭服。诗云：象弭鱼服。善曰：周易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毛诗曰：叔于田，巷无居人。桓子新论曰：善相马者曰薛公，得马，恶貌而正走，名骥子。周礼，六蹶成校，校有左右。楚辞曰：青骊结驷齐千乘。西踰金堤，东越玉津。朔别期晦，匝日匝旬。金堤在岷山都安县西，堤有左右口，当成都西也。璧玉津在犍为之东北，当成都之东也。杨雄羽猎赋，前曰邪界虞渊，后曰浮彭蠡。张衡羽猎，前曰逐息昆仑，后曰劳许公于箕隅。道里辽迥，非一日所游。金堤、玉津，东西分行，所欲经营，亦非一所。其间悠远，故曰朔别晦期也。若云一月之中，乃能周遍，不以旬日者也。蹴秋六蹈蒙笼，涉??寥廓。鹰犬倏眇胜胤，蔚蔚罗络幕。倏眇，疾速也。蔚罗，鸟兽网也。络幕，施张之貌也。善曰：蒙笼，已见南都赋。桓谭新论曰：道路皆蒿草，寥廓狼籍。子云赋曰：倏眇倩泐。毛群陆离，羽族纷泊匹各。翕响挥霍，中网林薄。毛群，兽也。羽族，鸟也。陆离，分散也。纷泊，飞薄也。翕响挥霍，奄忽之间也。屠骑京麋，翦旄麈。带文蛇，跨雕虎。皆猎之所得也。骑麋体大，故屠之；旄麈有尾，故翦之；蛇虎可畏，而带跨之。言其勇也。尸子曰：中黄伯云：余左执太行之獾，而右搏雕虎。善曰：越人衣文蛇。志未骋，时欲晚。追轻翼，赴绝远。出彭门之阙，驰九折之阪。经三峡之峥嵘，蹶五岷兀之蹇浚。岷山都安县有两山，相对立如阙，号曰彭门。杨雄蜀都赋曰：彭门鸿岷。九折阪在汉寿严道县邛莱山。三峡，巴东永安县有高山相对，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谓之峡，江水过其中。五岷，山名也。一山有五重，在越嵩，当犍为南安县之南也。杨雄蜀都赋曰：五岷参差。善曰：楚辞曰：下峥嵘兮无地。子虚赋曰：蹇浚沟渎。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晶胡了切

。当为拍。拍，普格切。獼丑于氓于婁于尧草，弹言鸟于森木。貊兽，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郡也。有神鹿两头，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出云南郡。此二事，魏完南中志所记也。易曰：噬腊肉，遇毒。獼氓，谓獼人也。言鸟，鸚鵡之属。皆出南中。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善曰：方言曰：噬，食也。博物志曰：江、汉有獼人，能化为虎。说文曰：拍，拊也。汉书音义曰：婁，盛貌。拔象齿，戾历结犀角。鸟铍所札翻，兽废足。」铍翻不能飞，废足不能行也。善曰：淮南子曰：飞鸟铍羽，走兽废足。许慎曰：铍，残也。

「殆而謁綺列来相与，第如滇丁田池，集于江洲。试水客，舩音蚁轻舟。娉江婁，与神游。謁，去也。第，且也。相如传曰：第如临邛。譙周异物志曰：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狭，似如倒池，故俗云滇池。江洲在巴郡。杨雄蜀都赋曰：分川并注，合乎江洲。滇池、江洲非一处也，今连之者，说或有在滇池时，或有在江洲时，无有常也。应劭曰：舩，正也。一曰南方俗谓正船回济处为舩。项羽传曰：乌江亭长舩船待羽江婁二女，游于江滨，逢郑交甫挑之，不知其神女也。遂解佩与之，交甫悦，受佩而去。数十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语在列仙传。罽奄翡翠，钓鰓偃鮪长流。下高鹄，出潜虬。鰓鮪，鱼名吹洞箫，发棹宅孝讴。感娉寻鱼，动阳侯。洞箫，长箫无底也，王褒所颂者也。汉元帝能吹洞箫。棹讴，鼓棹而歌也。娉鱼出江中，头与身正半，口在腹下。淮南子曰：瓠巴鼓琴，娉鱼出听。善曰：棹讴，已见西都赋。阳侯已见南都赋。腾波沸涌，珠贝汜浮。若云汉含星，而光耀洪流。管子曰：若江湖之人，求珠贝者不舍也。言鱼骇波动，珠贝浮见也。善曰：相贝经曰：素质红里，谓之珠贝。将飡獠力召者，张帘幕，会平原。酌清酤户，割芳鲜。饮御酣，宾旅旋。车马雷骇，轰轰阗阗。若风流雨散，漫乎数百里间。獠，猎也。帘，平帐也。周礼曰：田则张幕设帘。月令曰：躬耕帝籍，反乃执爵。命曰劳酒，言以宴群臣也。鲜，新杀者也，一曰生肉也。善曰：既载清酤。毛萇诗曰：酤，酒也。斯盖宅土之所安乐，观听之所踊跃也。焉独三川，为世朝市？」

「若乃卓犖吕角奇譎，倜傥罔已。一经神怪，一纬人理。远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天帝运期而会昌，景福胙喜笔飡而兴作。碧出萇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妄变化而非常，羌见伟于畴昔。张仪曰：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言岷山之地，上为东井维络，岷山之精，上为天之井星也。昌，庆也。言天帝于此会庆建福也。庄周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蜀记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号曰望帝。宇死，俗说云宇化为子规。

子规，鸟名也。蜀人闻子规鸣，皆曰望帝也。善曰：降丘宅土。刘向雅琴赋曰：观听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汉书音义，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上林赋曰：肸飗布写。近则江汉炳丙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皜在爵若君平。王褒鞞晔而秀发，杨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呼绢道德，摛敕离藻揆伤艳天庭。考四海而为侑俊，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相如，司马长卿也。君平，严遵也。王褒，字子渊。杨雄，字子云。皆蜀人。君平作老子指归，子云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绚道德也。郑玄曰：文章成谓之绚。汉武帝读相如子虚赋而善之，吾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之。杨雄奏羽猎赋，天子异焉。又云：班固述雄传曰：初拟相如，献赋黄门，故曰摛藻揆天庭也。汉书礼乐志曰：长丽前揆光耀明。善曰：史记曰：屈原浮游于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广曰：皜，疏净之貌也。周易曰：含章可贞。冯衍德诰曰：沈情幽思，引六经之精微。毛诗曰：昔在中叶。战国策，苏秦曰：外客游谈之士，无敢自进于前也。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媵绳埒劣长城，豁险吞若巨防。苏秦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北有渤海，西有清河，所谓四塞之国也。史迁述蒙恬传曰：据河为塞。大曰堤，小曰媵。云峻岨之严，视长城若媵埒也。豁，深貌也。战国策曰：齐有长城巨防，足以为塞也。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善曰：淮南子曰：一人守隘，千夫莫向。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鞞而自王。善曰：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字子阳，扶风人也。王莽时，为导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险众附，遂自立为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刘，讳备，汉靖王胜后也。益州牧刘璋使人迎先主，令讨张鲁，先主遂进围成都。璋出降，先主即皇帝位。备汉后，故曰宗。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也。又论语曰：惟酒无量。

京都下

目录 [隐藏]

1 赋丙

1.1 京都下

1.1.1 吴都赋

赋丙

京都下

吴都赋

吴都者，苏州是也。后汉末，孙权乃都于建业，亦号吴

吴都赋

左太冲 刘渊林注

东吴王孙鞬然而哈，鞬，大笑貌。庄周云：齐桓公鞬然而笑。楚人谓相笑为哈。楚辞曰：众兆所哈。善曰：鞬，敕忍切。哈，呼来切。曰：「夫上图景宿，辨于天文者也。下料聊物土，析于地理者也。谓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别土，而区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子曰：天道为文，地道为理。古先帝代，曾览八紘之洪绪。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鸟策篆素，玉牒石记。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淮南子曰：九州岛外有八泽，方千里。八泽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盖八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并有天下而一家也。说文曰：牒，札也。石记，刻石书传记也。乌，安也。梁，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书云：舜陟方，谓南巡守也。光武纪云：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善曰：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诱曰：四方上下为六合。尚书序曰：光宅天下。鸟策，鸟书于策也。春秋运斗枢曰：黄龙负图出，置帝前。鸟文，汉书音义曰：大篆，虫书、鸟书是也。郑玄礼记注曰：筴，简也。篆素，篆书于素也。杨雄书曰：赍油素四尺。东观汉记曰：封禅其玉牒文，秘天子事也。说文曰：牒，记也。牒与谍同。孝经钩命诀曰：封禅，刻石纪号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宫。陟，升也。方，道也。巡狩，谓舜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禹同之有。玮其区域，美其林藪。矜巴汉之阻，则以为袭险之右。徇蹲鸱之沃，则以为世济阳九。齷齪而筭，顾亦曲士之所叹也。旁魄而论都，抑非大人之壮观也。吾子，谓西蜀公子。言蜀地富饶之禹同之所有也。玮，美也。蜀都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缘以剑阁，阻以蜀门。矜夸其险也。徇，营也。亡身从物曰徇，夸物示人亦曰徇。卓王孙曰：吾闻岷山之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三年不收，其形如蹲鸱，故号也。越巂郡蜻蛉县禺山有金马、碧鸡之神。巴、汉之阻，巴郡之扞关也。汉中广汉，其路由于剑阁、褒、斜也。易无妄曰：灾气有九。阳阨阴阨，四合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岁，各以数至阳阨，故云百六之会。王孙言公子徇其土地，自生蹲鸱，可以救代饥俭，度阳九之厄。汉书律历志具有其事。齷齪，好苛局小之貌。曲，谓僻也。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旁魄，取宽大之意。王孙谓宽大之意论西都也。善曰：杨雄城门校尉箴曰：盘石唐芒，袭险重固。汉书，酈食其曰：其将齷齪好苛礼。齷，楚角切。文子曰：曲士不可言至道。庄子曰：将旁礴万物以为一。司马彪曰：旁礴，犹混同也。礴与魄同。鵬鸟赋曰：大人不曲。何则？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安可以俚戾王公而着风烈也？摄，持也。老子曰：善摄生。汉书，公孙述，王莽末时王蜀，为光武将吴汉破之。魏志曰：汉末诸葛亮辅刘备而为臣，都于蜀，终于魏将邓艾所平。丽，着也。凡天下存亡，唯系乎人。然强弱有常势，利

害有常地，必有不可守之土，不可兴之国矣。易曰：六五之吉，丽王公也。善曰：汉武柏梁台卫尉诗曰：周卫交戟禁不时。毛诗曰：丧乱弘多。吕氏春秋，烛过曰：子胥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毛诗序曰：闵周室之颠覆。奢，靡也。尚书，周公曰：弊化奢丽。风烈，已见南都赋。翫其磧砾而不窥玉渊者，未知骊龙之所蟠也。习其弊邑而不睹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磧砾，浅水见沙石之貌。玉渊，水深之处，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龙渊生玉英。庄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渊，骊龙颌下。故曰，不窥玉渊者，不知骊龙之蟠也。善曰：上林赋曰：下磧砾之坻。说文曰：磧，水渚有石也，且历切。骊音离。左氏传曰：卫州吁曰：弊邑与陈、蔡从。上邦，犹上国也。方言曰：躔，历行也。

「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建至德以勩洪业，世无得而显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躡于千乘。若率土而论都，则非列国之所觖望也。战国策曰：黑齿、雕题，大吴之国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让，延陆季子辞国而不处，遂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所兴。左氏传曰：太伯端委以治。端委，礼衣委貌。谓冠袖长而裳齐委至地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让，人无得而称焉。善曰：端委、至德，大伯也。高节、克让，延陵也。左传曰：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札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遂让不受。史记曰：寿梦欲立季札，让不可，乃立诸樊也。汉书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脱躡耳。声类曰：躡，或为??。说文曰：??，鞮属也，亦所解切。诸侯，故言千乘之国。论语曰：导千乘之国。汉书曰：上欲王卢缩，为群臣觖望。臣瓚曰：觖，谓相觖而怨望也。觖，音决。故其经略，上当星纪。拓音托土画疆，卓犖吕角兼并。包括干越，跨躡蛮荆。左传曰：天子经略土地，定城国，制诸侯。略，分界也。一曰远界为经略也。尔雅曰：星纪，斗、牵牛，吴分野。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经始，故谓之星纪。意者斗为星纪，则其分域亦所以能为纲维，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地，吴之所并也。荆蛮，吴所得。荆州四郡：零陵、桂阳、长沙、武陵。善曰：汉书曰：戎狄之与干越，不相入也。音义曰：干，南方越名也。春秋曰：干越入吴。杜预注曰：干，越人发语声。诗曰：蠢尔蛮荆。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镇野，目龙川而带垠。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吴分，故言寄曜寓精也。善曰：汉书曰：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周礼曰：正南曰荆州，其镇衡山。汉书：南海有龙川县。南越志，县北有龙穴山。舜时有五色龙，乘云出入此穴。尔雅曰：林外谓之垠。

「尔其山泽，则嵬嶷峣峩，嶷冥郁峩。溃溷泮汗，溷?淼漫。或涌川而开渌，或吞江而纳汉。魄魄巍巍，滂滂泮泮。?砢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下之半。山

之大者衡岳，泽之大者彭蠡。地理志曰：彭蠡泽在豫章彭泽西，会稽余姚县萧山，瀟水所出。嵬嶷，高大貌。嶷冥郁峩，山气暗昧之状。溃虹泮汗，谓直望无崖也。溟?淼漫，山水阔远无崖之状。钱塘县，武林水所出龙川，故曰涌川。九江经庐山而东，故曰开渚。禹贡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故曰吞江。又曰：汉水东为沧浪，南入于江，故曰纳汉。魄魄，石在山中之貌。泝泝，水流行声势也。?砢，山深险连延之状。荆、扬、交、广数州之间，土地阔远，故曰天下之半。善曰：嶷，鱼力切。字指曰：岬，秃山也，五骨切。埤苍曰：峩，郁山貌，扶勿切。泝，胡东切。溟，通见切。?，莫见切。淼，水貌，音眇。魄，胡罪切。巍，力罪切。泝，古旦切。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瀆薄沸腾，寂寥长迈。漚焉汹呼恭切汹，隐焉磕磕。字说曰：水别流为派。涛，大波也。濑，急湍也。长迈，不回之意。磕，苦盖切。善曰：尚书大传曰：百川趋于海。汹汹、磕磕，皆水声也。出乎大荒之中，行乎东极之外。经扶桑之中林，包汤谷之滂沛。潮波汨起，回复万里。歊雾濛濛，云蒸昏昧。大荒，谓海外也。尔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孤竹在北，北户在南，日下在东，西王母在西，皆四方荒昏之国也。又曰：东至大远，西至邠国，南至濮铅，北至祝栗，谓之四极。谓四方之极。极，远也，言大荒、东极、扶桑、汤谷者，谓海外弥广，无所不连也。潮波汨起，言水弥广汨急疾，无所不至。歊雾，水雾之气，似云蒸昏暗不明也。善曰：扶桑、汤谷，已见上文。濛，薄工切。濛，蒲昧切。泓澄齠濳，瀕溶沆户朗濳余两。莫测其深，莫究其广。澶湫漠而无涯，?有流而为长。瑰异之所丛育，鳞甲之所集往。善曰：说文曰：泓，下深大也。澄，湛也。齠濳，回复之貌。皆水深广阔也。濳，于旻切。濳，于权切。瀕，胡孔切。溶，余肿切。澶湫，安流貌。澶，音缠。湫，音恬。瑰异、龟鱼，皆在水中生长。

「于是乎长鲸吞航，修鲛吐浪。跃龙腾蛇，蛟鼈琵琶。王鲔伟鰪鲈，鮓印龟鱗?。乌贼拥剑，??古侯鼈辟鲭鳄。涵泳乎其中。航，舡之别名。异物志云：鲸鱼，长者数十里，小者数十丈，雄曰鲸，雌曰鲛，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无目，俗言其目化为明月珠。邓析子曰：钓鲛者不于清池。一说曰：鲸犹言凤，鲛犹言皇也。异物志曰：朱厓有水蛇，蛟鱼出合浦，长二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坚强，可以饰刀，口可以为鑿。鼈鱼形如鲛，长七尺，吴、会稽、临海皆有之。琵琶鱼无鳞，其形似琵琶，东海有之。鰪鲈，鱼状如科斗，大者尺余，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文。性有毒，虽小，獭及大鱼不敢啖之。蒸煮啖之肥美，豫章人珍之。鮓鱼长三尺许，无鳞，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俗云：诸大鱼欲死，鮓鱼皆先封之。鱗?有横骨在鼻前，如斤斧形，东人谓斧斤之斤为鱗，故谓之鱗?。鱼二十余种，此其尤异者。此鱼所击，无不中断也。有出入?子

，朝出求食，暮还入母腹中，皆出临海。乌贼鱼腹中有药。拥剑，蟹属也，从广二尺许，有爪，其螯偏大，大者如人大指，长二寸余，色不与体同，特正黄而生光明，常忌护之如珍宝矣，利如剑，故曰拥剑。其一螯尤细，主取食，出南海、交趾。??鼈，龟属也，其形如笠，四足纒胡无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玳瑁，可以饰物，肉如龟肉，肥美可食。鲭鱼出交趾、合浦诸郡。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鼈，喙长三尺，甚利齿，虎及大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生则出在沙上乳卵，卵如鸭子，亦有黄白，可食。其头琢去齿，旬日间更生，广州有之。涵，沉也。杨雄方言曰：南楚谓沉为涵。泳，潜行也，见尔雅。言已上鱼龙，潜没泳其中。善曰：庄子曰：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周易曰：见龙在田，或跃在渊。楚辞曰：腾蛇今后从。文子曰：腾蛇无足而腾。鲛，音菑。鲈，音夷。鱖，甫袁切。鳊，甫亦切。鰕，五洛切。涵，音含。葺七入鳞缕甲，诡类舛错。泝素洄顺流，唼喁沈浮。葺，累也。甲，谓龟甲也。楚辞曰：鱼葺鳞以自别。唼喁，鱼在水中群出动口貌。善曰：毛诗曰：泝洄从之，道阻且长。淮南子曰：水浊则鱼唼喁。唼，牛检切。喁，鱼离切。鸟则鷓鸡鷓鴣鸚鵡鸚玉，鷓霜鸚鹭鸿。鷓爱鷓居避风，候鴈造七报江。鷓鷓鷓??，鷓鹤鹭鸕。鷓鷓鷓七激鸕，泛滥乎其。鷓鸡，鸟也，好鸣。鷓鸕，水鸟也。鹭，如鹭而大，长颈赤目，其毛辟水毒，丹阳、鄱阳皆有之。鷓鷓，鸟也，似凤。左传曰：海鸟爱居，止鲁东门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不知其鸟，以为神也。鷓鷓，水鸟也，色黄赤，有斑文，食短狐虫，在水中，无毒，江东诸郡皆有之。鷓??，似鸭而鸡足。鷓鹤，出南海、桂阳诸郡。善曰：候鴈，已见南都赋。毛诗曰：有鹭在梁。毛萇诗传曰：秃鹭也。苍颉篇曰：鷓大如鸕。郭璞山海经注曰：鷓，水鷓也。鷓，音庸。??，音渠。鹭，音秋。湛淡羽仪，随波参差。理翮整翰，容与自翫。雕琢蔓藻，刷荡漪澜。湛淡，迅疾貌。漪澜，水波也。雕琢，鸟食貌。蔓藻，海藻之属也。善曰：说文曰：刷，刮也。漪，盖语辞也。毛诗曰：河水清且涟漪。尔雅曰：大波为澜。鱼鸟聱聱，万物蠢蠢允生。芒芒眇眇，慌呼广罔奄欵许勿，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穷性极形，盈虚自然。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巨鳌负备屐许器，首冠灵山。大鹏缤翻，翼若垂天。振荡汪流，雷抃重渊。殷上声动宇宙，胡可胜原！蠢，动也。眇眇，绝远貌。奄欵，去来不定之意。翕忽，疾貌。函幽育明，皆谓珠玉光耀之状也。穷性极形，物皆极之也。吕氏春秋曰：月望则蚌蛤实，月晦则蚌蛤虚。列仙传曰：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负，用力壮貌。庄子曰：北溟有鱼名鷓，化为鹏，怒而飞，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将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抃扶摇而上九万里。示振荡之状也。汪流，水深貌，其声势之不可胜尽也。淮南子曰：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者也。善曰：聱聱，众声也。埤苍云：聱，不听也，鱼幽切。聱，牛乙切。杜笃论

都赋曰：蠢生万类。黓黓，不明貌，许既切。春秋保干图曰：日以圆照，月以亏全。宋均曰：全，十五日时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东曰归塘，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动。玄中记曰：鳌，巨龟也。西京赋曰：巨灵赩赩。王逸楚辞注曰：击手曰扞，音卞。

〔岛屿序绵邈，洲渚冯平隆崇。旷瞻迢递，迴眺冥蒙。珍怪丽，奇隙充。径路绝，风云通。洪桃屈盘，丹桂灌丛。琼枝抗茎而敷粲，珊瑚幽茂而玲珑。岛，海中山也。屿，海中洲，上有山石。魏武苍海赋曰：览岛屿之所有。绵邈，广远貌。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旷瞻迢递，谓岛屿也。冯隆，高貌。迢递，远貌。迴眺冥蒙，谓洲渚深奥之貌。言珍怪之物，丽于岛屿之中。径路绝者，人道断绝，风云通者，唯风云能交通也。意者谓奇怪之徒，因风云以交通。水经曰：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屈盘三千里。桂生苍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所在丛聚，无他杂木也，其枝叶皆辛。木丛生曰灌。琼树生，其华粲仙人所食，令人长生。楚辞曰：精琼粲以为粮。蓬莱三山，神仙所居，故宜有焉。汉书，歌曰：上蓬莱，咀琼英。珊瑚树赤色，有枝无华。扶南传曰：涨海中有盘石，珊瑚生其上。玲珑，明貌。善曰：后汉黎阳山碑曰：山河冯隆，有精英兮。朱称郁金赋曰：丹桂植其东。庄子曰：南方积石千里，名琼枝，高百二十仞。增冈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对溜，石室相距。蔼蔼翠幄，裊裊素女。江斐于是往来，海童于是宴语。斯实神妙之响象，嗟难得而覩缕！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吴歌曲曰：仙人赍持何，等前谒海童。尔雅曰：嗟，楚人发语端也。善曰：冯衍爵铭曰：富如江海，寿配列真。道书曰：上曰神，次曰仙人，下曰真人。楚辞曰：紫贝阙兮玉堂。郑玄礼记注曰：堂前有承溜。列仙传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蔼蔼，盛貌。徐干齐都赋曰：翠幄浮游。埤苍曰：裊裊，美也，奴鸟切。史记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神异经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马，出则天下大水。王延寿王孙赋曰：嗟难得而覩缕。覩，力戈切。

〔尔乃地势块圯，卉木馥蔓。遭藪为圃，值林为苑。异萼葢藟育，夏晔于辄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块圯，莽沕也，高下不平貌也。卉，百草总名，楚人语也。有木曰苑，有草曰圃。言林藪非一，所在皆为苑圃，有国有家者，因天地之自然，不复假人功为园圃也。尔雅曰：萼，荣也。葢，华也。敷藟，华开貌。南土草木通口冬生，故曰蒨。善曰：鵬鸟赋曰：块圯无垠。块，乌朗切。圯，乌八切。广雅曰：馥，长也，乌老切。萼，枯瓜切。尔雅曰：蒨，荣也。郭璞曰：蒨犹敷蒨，亦草之貌也。藟与蒨同，庾俱切。葢与敷同，无俱切。草则藟蒨豆蔻，姜汇非一。江蓠之属，海苔之类。纶组紫绛，食葛香茅莫侯。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异物志曰：藟香，交趾有之。豆蔻生交趾，其根

似姜而大，从根中生，形似益智，皮壳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蒟，草树也，叶如栝桐而小，三月采其叶，细破，阴干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鸡舌香食之，益美。姜汇，大如累，气猛，近于臭，南土人捣之以为齏。菱，一名廉姜，生沙石中，姜类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盐汁渍之则成也，始安有之。汇，类也。易曰：拔茅连茹，以其汇，征吉。所谓姜汇非一也。江蓠，香草也。楚辞曰：扈江蓠。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状如乱发，干之亦盐藏，有汁，名曰濡苔，临海出之。尔雅曰：纶似纶，组似组，东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干之，则紫色，临海常献之。绛，绛草也，出临贺郡，可以染食。葛，蔓生，与山葛同，根特大，美于芋也，豫章间种之。香茅生零陵。石帆生海屿石上，草类也，无叶，高尺许，其华离娄相贯连，虽无所用，然异物也。死则浮水中，人于海边得之，希有见其生者。水松，药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东风，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缘木而生，味辛，可食。槟榔者，断破之，长寸许，以合石贲灰，与槟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兴以南皆有之。善曰：蒟，音纳。蔻，火豆切。汇，音谓。纶，古顽切。布濩皋泽，蝉联陵丘。夤缘山岳之岳，冪历江海之流。扪白蒂，衔朱蕤。郁兮?茂，晔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胖饴。职贡纳其包匭，离骚咏其宿莽。布濩，遍满貌。蝉联，不绝貌。夤缘，布藤上貌。冪历，分布覆被貌。许氏记字曰：岳，陬隅而山之节也。扪，摇也。蒂，花本也。菲菲，花美貌也。方言曰：凡草生而初达谓之?。芬馥，色盛香散状。包，裹也。匭，犹结也。尚书禹贡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桂阳，可以缩酒，给宗庙，异物也，重之，是故既包裹而又缠结之。一曰，匭，桺也。尔雅曰：卷菴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间谓之宿莽。屈原嘉之以其志，故离骚曰：夕览洲之宿莽。善曰：毛萇诗传曰：扪，动也。淮南子曰：草木之勾萌，衔翠载实。说文曰：蕤，草木华垂貌。胖饴，已见蜀都赋。夤缘，出也。岳，音节。?，以税切。蕤，汝谁切。木则枫桺甲櫟樟，栝桐枸古候粮。绵杙椴栌，文櫬楨榿姜。平仲楛櫟，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枫、桺，皆香木名也。櫟樟，木也。异物志曰：栝桐，椴也，皮可作索。枸粮，树也，直而高，其用与栝桐同。栝桐出武陵山，枸粮出广州。木绵树高大，其实如酒杯，皮薄，中有如丝绵者，色正白，破一实得数斤，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杙，大树也，其皮厚，味近苦涩，剥干之，正赤，煎讫以藏众果，使不烂败，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椴、栌，二木名。文，文木也，材密致无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櫬木，树皮中有如白米屑者，干捣之，以水淋之，可作饼，似面，交趾卢亭有之。楨、栌，二木名。刘成曰：平仲之木，实白如银。君迁之树，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树也，不华而实，子皆从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时可煮食也，广

州有之。楠榴，木之盘结者，其盘节文尤好，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长也。相思，大树也，材理坚，邪斫之则文，可作器；其实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善曰：根，音郎。杙，音元。杙，敕伦切。穰，音襄。楨，音贞。宗生高冈，族茂幽阜。擢本千寻，垂荫万亩。攒柯挈茎，重葩殄叶。轮囷蚪蟠，??鳞接。荣色杂糅，绸缪缛绣。宵露霏徒感?徒外，旭日晡乌感?。与风?摇扬样，?浏飏飏。鸣条律畅，飞音响亮。盖象琴筑竹并奏，笙竽俱唱。宗生，宗类而生于高山之脊，故名宗生。族茂，言种族繁多也。擢本，高耸貌。八尺曰寻。言婆娑覆万亩之地。庄子曰：匠石见树百围，其临千仞，而后有枝，此大树之属也。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挈，乱也，女居切。殄，重也，叶重迭貌，于劫切。邹阳上书曰：轮囷离奇。轮囷，谓屈曲貌。蚪蟠，谓树如龙蛇之盘屈相纠也。??，枝柯相重迭貌。??，楚立切。?，除立切。缛绣，言草木花光似绣文。绸缪，花采密貌。霏?，露垂貌。毛诗曰：旭日始旦。?，亦闇也，房妹切。?浏，风声也。?，于酉切。浏，力久切。飏，所求切。飏，音留。律，谓籁也，殷仲文所谓幽律是也。言木枝叶与风摇荡作声，如律吕之畅。说文曰：筑似箏，五弦之乐也。世本曰：随作竽。郑玄周礼注曰：三十六簧也。其上则猿父哀吟，??子长啸。狢鼯吾猱古火然，腾越飞超。争接县垂，竞游远枝。惊透沸乱，牢落翬散。吴越春秋曰：越有处女，出于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问以剑戟之事。处女将北见于越王，道逢老翁，自称素袁公，问处女：吾闻子善为剑术，愿一观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唯公试之。于是袁公即跳于林竹，槁折堕地，处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处女，女应节入，三入，因举枝击之，袁公即飞上树，化为白猿，遂引去。??子，猿类，猿身人面，见人啸。异物志曰：狢，猿类，露鼻，尾长四五尺，居树上，雨则以尾塞鼻，建安临海北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飞善从高集下，食火烟，声如人号，一名飞生，飞生子故也，东吾诸郡皆有之。猱然，猿猱之类，居树，色青赤有文，日南、九真有之。杨雄方言曰：透，惊也。善曰：山海经曰：狢法之山有兽，状如犬，人面，见人则笑，名??。??，胡奔切。枚乘兔园赋曰：上涌云乱叶翬散。狢，余幼切。越，吐教切。超，士吊切。其下则有泉羊麀侪狼，猓貅貙敕俱象。乌菟之族，犀兕之党。钩爪锯牙，自成锋颖。精若耀星，声若雷霆。名载于山经，形镂于夏鼎。尔雅曰：泉羊，一名????，如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及踵，见人则笑，左手操管。海南经所云也。异物志云：麀狼，大如麀，角前向，有枝下出反向上，长者四五尺，广州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山海经曰：南海之外有猓貅，状如貙，龙首，食人。貅，虎属也，或曰能化为人也。象生九真、日南山中，大者其牙鼻长一丈。于菟，虎也，江、淮间谓虎为于菟。犀，状如水牛，头似猪，四足类象，仓黑色，一角当额上，鼻上角亦堕

也，又有小角长五寸，不堕，性好食棘，口中洒血，武陵已南山中有之。兕，兽也，似牛。左传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而为之备，使人知神奸，故人入山泽林藪，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故曰形镂于夏鼎。善曰：麇，在西切。猓，于八切。獠，以主切。淮南子曰：勾爪锯牙，于是摯矣。礼记曰：刀却刃授颖。郑玄曰：颖，锋也。摯伯陵答司马迁书曰：有能见锋颖之状。

〔其竹则篔簹箊筵于，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篔，篔箊有丛。皆竹名也。异物志曰：篔簹，生水边，长数丈，围一尺五六寸，一节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庐陵界有之。始兴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绩以为布葛。箊烟，是袁公所与越女试剑竹者也。桂竹，生于始兴小桂县，大者围二尺，长四五丈。箭竹细小而劲实，可以为箭，通竿无节，江东诸郡皆有之。射筒竹，细小通长，长丈余，亦无节，可以为射筒。筒及由梧竹皆出交趾、九真。篔竹，大如戟槿，实中劲强，交趾人锐以为矛，甚利。箊竹，有毒，夷人以为觚，刺兽中之则必死。箊，于君切。篔，芳眇切。箊，音劳。苞笋抽节，往往萦结。绿叶翠茎，冒霜停雪。櫛蠹蓄森萃，蓊茸而勇萧瑟。檀栾蝉娟，玉润碧鲜。梢云无以踰，嶰谷弗能连。鸞鷟食其实，鸕鷀扰其间。苞笋，冬笋也。出合浦，其味美于春夏时笋也。见马援传。汉书天文志曰：见梢云。其说，梢如树也。嶰谷，昆仑北谷也。汉书律历志，黄帝诏伶伦为音律，伶伦乃之昆仑山之阴、嶰谷之中，取竹斩之，以其厚均者吹之，以为黄钟之管。鸞鷟，凤鷟也。鸕鷀，周本纪曰：凤类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黄帝时，凤集东园，食帝竹实，终身不去。驯，扰善也。善曰：櫛蠹，长直貌。蓊茸，茂盛貌。萧瑟，声也。冒，犯也。蝉娟，言竹妍雅也。櫛，所六切。蠹，丑六切。枚乘兔园赋曰：修竹檀栾，夹水碧鲜。言竹似之也。梢云，山名，出竹。其果则丹橘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龙眼橄榄，椽榴御霜。结根比景之阴，列挺衡山之阳。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曰：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甘，高凉建安皆有之。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树似槟榔无枝条，高十余寻，叶在其末，如束蒲，实大如瓠，系在树头，如挂物也。实外有皮如胡桃，核里有肤，肤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膏，味美如胡桃，肤里有汁升余，清如水，美如蜜，饮之可以愈渴，核作饮器也。龙眼，如荔枝而小，圆如弹丸，味甘胜荔枝，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山中人家亦种之。橄榄，生山中，实如鸡子，正青，甘美，味成时食之益善。始兴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献之。椽，椽子

树也。生山中，实似梨，冬熟，味酸，丹阳诸郡皆有之。榴，榴子树也。出山中，实亦如梨，核坚，味酸美，交趾献之。善曰：橄，音敢。榄，音览。探，市瞻切。汉书音义，如淳曰：比景，日中于头上，景在己下，故名之比景。比，方利切。一作北景，云汉武时日南郡置北景县，言在日之南，向北看日，故名。宋玉笛赋曰：余尝观于衡山之阳。素华斐，丹秀芳。临青壁，系紫房。鸕鹚南翥而中留，孔雀綵羽以翱翔。山鸡归飞而来栖，翡翠列巢以重行。鸕鹚，如鸡，黑色，其鸣自呼。或言此鸟常南飞不北，豫章已南诸郡处处有之。孔雀，尾长六七尺，绿色有华彩，朱崖、交趾皆有之，在山草中。山鸡，如鸡而黑色，树栖晨鸣。今所谓山鸡者，鸞蜺也。合浦有之。翡翠，巢于树颠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飞，便取之。皆出于交趾郁林郡。其琛璐则琨瑶之阜，铜锴之垠。火齐之宝，骇鸡之珍。頰丹明玕，金华银朴。紫贝流黄，缥碧素玉。隐赈崦?，杂插幽屏必井。精曜潜颖，砬陔直氏山谷。碕岸为之不枯，林木为之润黠。隋侯于是鄙其夜光，宋王于是陋其结绿。琛，宝也。璐，货也。诗曰：来献其琛，大赂南金。琨、瑶，皆美石也。锴，金属也。禹贡，扬州贡金三品，谓金、银、铜。异物志曰：火齐，如云母，重沓而可开，色黄赤，似金，出日南。頰，赤也。丹，丹砂也。出山中，有穴。禹贡，荆州贡丹。玕，珠属也。朱崖出珠。金华，采者。银朴，银之在石者。紫贝，以色言之。流黄，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黄泽。缥碧素玉者，亦以色言也。砬者，言其如砬擿而陔落山谷者。淮南子曰：积迭璇玉，以纯修碕。张衡南都赋曰：隋珠夜光。张禄先生曰：宋有结绿。隋侯、宋王于此各鄙其宝也。善曰：尚书曰：瑶琨筱蕩。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则犀骇鸡。宋衷曰：角有光，鸡见而骇惊也。刘欣期交州记曰：金华出珠崖，谓金有华采者。埤苍曰：崦?，不平也，又重累貌。崦，乌乖切。?，故乖切。幽屏，谓生处也。潜颖，谓潜深而有光颖。说文，砬，擿空青珊瑚堕之，珠玉潜伏土石间，随四时长，故砬毁陔落山谷之土石也。润，膩也。黠，黑茂貌。砬，敕列切。孙卿子曰：言无小而不声，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许慎淮南子注曰：碕，长边也，巨依切。

〔其荒陬子侯谿决诡，则有龙穴内蒸，云雨所储。陵鲤若兽，浮石若桴。双则比目，片则王余。穷陆饮木，极渟水居。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开北户以向日，齐南冥于幽都。陬，四隅，谓边远也。湘东新平县有龙穴，穴中黑土，天旱，人人便共以水沾穴，则暴雨应之，常以此请雨也。陵鲤，有四足，状如獭，鳞甲似鲤，居土穴中，性好食蚁。楚辞曰：陵鱼曷止。王逸曰：陵鱼，陵鲤也。浮石，体虚轻浮，在海中，南海有之。桴，舟也。比目鱼，东海所出。王余鱼，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鲧鱼未尽，因以残半弃水中为

鱼，遂无其一面，故曰王余也。朱崖海中有渚，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无水泉，有大木，斩之，以盆瓮承其汁而饮之。水居，蛟人水底居也。俗传蛟人从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积日卖绡，绡者，竹孚俞也。蛟人临去，从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满盘，以与主人。日南人北户，犹日北人南户也。善曰：尚书曰：宅朔方曰幽都。谓日既在北，则南冥与幽都同。王余、泉客，皆见博物志。穷陆，见后汉书。史记曰：秦始皇地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窟窿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穉捉秀菰孤穗词翠切，于是乎在。畛畷，谓地广道多也。旧井田间有径有畛。善曰：郑玄毛诗笺曰：畛，旧田有径路也，之引切。说文曰：畷，两陌间道也，知卫切，又陟劣切。说文曰：窟，污邪，下也，于瓜切。越绝书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左传曰：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善曰：史记曰：吴有豫章郡铜山，吴王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为盐，国用富饶。异物志，交趾稻夏熟，农者一岁再种。刘欣期交州记曰：一岁八蚕茧，出日南也。

「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帝，开国之所基趾。郭郭周匝，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道陆衢。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宪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寒暑隔阂五盖于邃宇，虹蜺回带于云馆。所以跨跨焕炳万里也。尔雅曰：柢，本也。吴与周并，世世称王。自泰伯至阖闾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强大，得为盟主。故曰霸王之所根柢也。越绝书曰：吴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水门八，陆门八，其二有楼名门者，车船并入。昌门今见在，铜柱石填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陆门，皆阖闾宫，在高平里。言经营造作之始，使子孙累代保居也。漫漫，长远貌。寒暑所阂，谓冬温夏凉。善曰：西都赋曰：虹蜺回带于棼楣。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浚池，佩长洲之茂苑。窥东山之府，则坏宝溢目；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姑苏，吴台名也。善曰：越绝书曰：吴王夫差起姑胥之台，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史记曰：越伐吴，败之姑苏。汉书，伍被曰：子胥去，见麋鹿游姑苏之台。然姑胥即姑苏也。汉书，枚乘上书曰：夫汉诸侯方输，口错出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向，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蔡邕月令章句，谷藏曰仓。苍颉篇曰：𡗗，索视之貌，师蚁切。汉书，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鞞晔。吴志曰：前吴都武昌，在豫章；后都建业，在丹阳。孙权自会稽徙治丹阳，建业人皆不乐徙，故为歌曰：宁饮建业水，不向武昌居。言离宫者，明非吴旧都也。神龙，建业正殿

名。临海、赤乌，皆建业吴大帝所太初宫殿名也。捷猎，高显貌。越绝书曰：昔越王勾践欲伐吴，大夫种对以九术。于是作荣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以献吴王夫差，夫差大悦。子胥谏曰：王勿受也。王不听，遂受之以饰殿也。阖闾造吴城郭宫室，其子夫差嗣，增崇侈靡。孙权移都建业，皆学之，故曰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而施荣楯也。春秋左氏传曰：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玩好必从，欢乐是务。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横晃，连阁相经。阁闼譎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碣，右号临碓。善曰：胶葛，长远貌。峥嵘，深邃貌。鲁灵光殿赋曰：洞胶葛其无垠。说文曰：栊，房室之疏也。又曰：横，帷屏属。然则门牕之庑，通名横。横，音棍，音义同。弯碣、临碓，阁闼名也。吴后主起昭明宫于太初之东，开弯碣、临碓二门。弯碣，宫东门；临碓，宫西门。碣，巨依切。碓，口耕切。雕栾镂椽，青琐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梁，栊也。琐，户两边以青画为琐文。楹，柱也。汲郡地中古文册书曰：桀筑倾宫，余瑶台。纣作琼室，立玉门。言其夸丽。善曰：郑玄礼记注曰：栊，谓之椽，音节。左氏传曰：丹桓宫楹。杜预曰：楹，柱也。高闾有闾，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亶亶。善曰：李尤德阳殿赋曰：朱阙岩岩。汉书音义，应劭曰：驰道，天子之道。毛诗曰：周道如砥。言其平直也。汉书，贾山上书曰：秦为驰道，树以青松。然古之表道，或松或槐也。亘，引也。眈眈，树阴重貌。韩诗曰：亶，水流进貌。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棊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吴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侠道七里也。解，犹署也。吴有司徒大监，诸署，非一也。横塘在淮水南，近家渚，缘江筑长堤，谓之横塘。北接栅塘查下。查浦在横塘，西隔内江。自山头南上十里，至查浦。建业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吏民杂居。东长干中有大长干、小长干，皆相连。大长干在越城东，小长干在越城西，地有长短，故号大、小相干。韩诗曰：考盘在干。地下而黄曰干。栉比，喻其多也。藏官物曰公廩。医巫所居曰署。飞甍舛互，言室屋之多相连下之貌。善曰：应劭风俗通曰：今尚书、御史、谒者所止，皆曰寺。侠栋，栋相侠也。古洽切。阳路，路阳也。毛诗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歧嶷继体，老成弈世。跃马迭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锜内设。冠盖云荫，闾阎阗噎。魁岸，大度也。汉书曰：江充为人魁岸。又于公高门以待封。又贾捐之传曰：石显方鼎贵。应劭曰：鼎，始也。乃祖乃父已来皆贵，故曰鼎贵也。虞，虞文秀。魏，魏周。顾，顾荣。陆，陆逊。隆吴之旧贵也。昆、裔，皆后世也。歧嶷

，谓有识知也。老成德之人，养之乞言。跃马，腾跃之谓，言富贵也。蔡泽传曰：跃马肉食。西京赋曰：武库禁兵，设在兰锜。闾阎阗噎，言人物遍满之貌。善曰：毛诗曰：克岐克嶷。又曰：虽无老成人。谢承后汉书曰：王公位二千石，弈世相袭。杨惲书曰：方家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詖之客。缔交翩翩，宾从弈弈。出蹶珠履，动以千百。里燕巷饮，飞觞举白。翹关扛鼎。拚射壶博。鄱阳暴谑，中酒而作。靡，美也。杨子法言曰：聂政、荆轲，刺客之靡。缔，结也。贾谊过秦论曰：缔交。白，罚爵名也。汉书曰：引满举白。鄱阳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阳恶戏，难与曹也。鄱阳本豫章县。善曰：汉书曰：季布为任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汉书述曰：江都轻詖。谓轻薄为詖也。缔，结也。翩翩，往来貌。弈弈，轻靡之貌。高诱淮南子注曰：詖，轻利急疾也。詖，音眇。史记曰：赵平原君使人于楚，楚相春申君处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皆以珠饰之。请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蹶珠履而迎之，赵使大惭。翹关扛鼎，皆逞壮力之劲，能招门开也。列子曰：孔子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招与翹同。扛，举也。汉书曰：项羽力能扛鼎。又汉书赞曰：元帝时览拚射。孟康曰：手搏为拚。壶，投壶也。礼有投壶。论语曰：不有博弈者乎。

「于是乐只衍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昧旦，清晨也。左传曰：昧旦丕显。善曰：毛诗曰其乐只且。又曰：嘉宾式宴以衍。饫，已见上文。辇，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辇焉。汉书曰：杀身靡骨，死事辇毂下。四奥来暨，言四方之人皆来。唱棹转毂，言远人唱歌撻船，乘车转毂，以向吴都。楚辞曰：青骊结驷齐千乘。汉书曰：转毂百数。毛诗曰：且以永日。衍，苦旦切。饫，一据切开市朝而并纳，横闾阗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坐。纒衣絺服，杂沓僂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帆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苦何玳。混，同也。伫眙，立视也。今市聚人，谓之立眙。南方多纒葛，故曰纒衣絺服也。楼船，船有楼也。颿者，船帐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玢、铜银、果布之凑。黄支国多异物，入海市明珠流离。果，橘柚之属。布，笄纒之属。近海多宝物。凑，会处也。玳，老鸱化西海为玳，已裁割若马勒者谓之珂；玳者，珂之本，璞也。日南郡出珂玳。善曰：楚辞曰：览涕而伫眙。许慎淮南子注曰：坐，相连也，扶必切。羽猎赋曰：萃僂沅溶。埤苍曰：僂，走貌，先巩切。隧，向市路。肆，市路也。汉书有楼船将军。玳音戍。? 贿纷纒，器用万端。金镒磊砢力可，珠琲步对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蛮夷货名也。扶南传曰：? 货布帛曰贿。金二十四两为镒。史记曰：赵孝成王一见虞卿，赐黄金百镒。磊珂，众多貌。琲

，贯也，珠十贯为一琲。阑干，犹纵横也。桃笙，桃枝簟也，吴人谓簟为笙。又折象牙以为簟也。蕉葛，葛之细者。升越，越之细者。？，音捷。？嘉浆？，交贸相竞。諠哗惶呶，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霰脉霏沐而中塗泥泞。善曰：？，所立切。苍颉篇曰：嘉，不止也，伫立切。浆？，众相交错之貌。浆，胡巧切。方言曰：？，猥也，奴巧切。方言曰：諠，吁横切。諠，通也。说文曰：呶，吸也，呼甲切。纷葩，谓舒张贸物使覆映。史记，苏秦说齐王，举袂成帐，挥汗成雨。毛萇诗传曰：小雨谓之霰霖。杜预左氏传注曰：泞，泥也，奴定切。

「富中之毗，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越绝书曰：富中，大唐中也，勾践治以为田，肥饶，故谓之富中。珠服，珠襦之属，以珠饰之也。玉馔者，尚书曰：惟辟玉食。言富中之食，货殖之选者各利，所以能丰其财也。并疆，踰田亩也。兼巷，踰里闾也。言农人之富，自相夸竞。善曰：说文曰：毗，田人也。孔安国尚书曰：自贤曰矜。射，宾亦切。趨起乔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扈带蛟函，扶揄属镂力驹切。秦零陵令上书曰：荆轲挟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长剑以自救。韩非子曰：解其长剑，免其危冠。离骚曰：扈江离。楚人谓被为扈。蛟函，蛟鱼甲，可为铠。淮南子曰：蛟革犀兕为甲冑也。周礼曰：燕无函。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左传曰：吴赐子胥属镂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义，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也。善曰：成公绥洛襖赋曰：趨才逸态，习水善浮。吕氏春秋曰：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谓要离曰：吾常以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抱而不能中。高诱曰：庆忌，吴王僚之子也。走追奔兽，接及飞鸟。左传曰：吴公子光享王，鱗诸寘剑于全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遂杀阖闾。藏鏃于人，去??自闾。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钩越棘，纯钧湛卢。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鏃，矛也。杨雄方言曰：吴、越以矛为鏃。??，楯也。鹤膝，矛也。矛骹如鹤胫，上大下小，谓之鹤膝。犀渠，楯也，犀皮为之。国语曰：奉父犀渠。军容，军之容表，言矛剑等也。司马法曰：古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军容入国，则人德龕；国容入军，则人德弱。越绝书曰：阖闾既重莫耶，乃复命国中作金钩，有人贪王赏之重，杀其两儿，以血衅钩，遂成二钩，献之阖闾，诣官求赏。王曰：为钩者众多，而子独求赏，何以异于众人之钩乎？曰：我之作钩也，杀二子成两钩。王曰：举钩以示之，何者是也？于是钩师向钩而哭，呼其两子之名吴鸿、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未绝于口，两钩俱飞着于父之背。吴王大惊，曰：嗟乎！寡人诚负子。乃赏之百金，遂服其钩。尔雅曰：棘，戟也。纯钧、湛卢，剑名也。越绝书曰：昔越王

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问之，对曰：欧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纯钩，二曰湛卢，三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阙。石城，石头坞也，在建业西，临江，其中有库，藏军储。戈船，船下有戈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礼记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郑玄曰：越，国名也。考工记曰：越铁利，可以为戟。环济吴纪曰：建安十七年，城石头。越绝书，伍子胥船有戈。

「露往霜来，日月其除。草木节解，鸟兽腠肤。观鹰隼，诫征夫。坐组甲，建祀姑。命官帅而拥铎，将校猎乎具区。诗曰：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国语曰：本见而草木节解。本，氏也。谓霜降之后，生气既衰，草木枝叶，皆节理解落也。腠，肥也。左氏传曰：肥腠，谓畜之硕大蕃滋也。汉书曰：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蹊隧，于此时也，可以戒戎夫。左氏传曰：裹粮坐甲。又曰：组甲三千。马融曰：组甲，以组为甲。祀姑，幡名，麾旗之属也。国语曰：吴王夫差出军，与晋争长，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陈王卒，官帅拥铎，建祀姑。此吴军容之旧制也。铎，施号令而振之也。周礼，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猎之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具区，泽名也，在吴之西。善曰：尔雅曰：吴、越之间有具区。乌浒忽古狼?呼光，夫南西屠。僂都含耳黑齿之酋自由，金邻象郡之渠。彘馘鬣裔，鞞雪警捷，先驱前涂。异物志曰：乌浒，南夷别名也，其落在深山之中。其种族为人所杀，则居其死所，且伺杀主，若有过之者，是与非则仇而食之。狼?人，夜黥金，知其良不。夫南，特有才巧，不与众夷同。西屠，以草染齿，染白作黑。僂耳人，镂其耳匡。夫南之外，有金邻国，去夫南可二千余里，土地出银，人众多，好猎大象，生得，其死则取其牙。酋、渠，皆豪帅也。象郡，今日南郡也，又有象林郡。善曰：彘馘鬣裔，众马走貌。彘，必幽切。馘，呼橘切。鬣，香幽切。裔，以出切。鞞雪，走疾貌。鞞，素合切。雪，徒合切。俞骑骋路，指南司方。出车槛槛，被练锵锵。吴王乃巾玉辂，轺翊焦骖驪。旗鱼须，常重光。摄鸟颊乌号，佩干将。羽旄扬蕤，雄戟耀芒。贝胄象弭，织文鸟章。六军衮翊遵服，四骐龙骧。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而右祛衣，走马。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登山之神见，且走马前导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从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济也。指南，指南车也。鬼谷子曰：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锵锵，行步貌也。左传曰：被练三千。马融曰：被练，为甲者所服也。玉辂，以玉饰车也。骖驪，马也。左氏传曰：唐成公如楚，有两骖驪马，子常欲之，不与。三年止之，唐人窃马而献子常，子常归唐侯。马融曰：骖驪，鸟也，马似之。旗，旌旗之属。周礼有巾车官。又交龙

为旗，以鱼须为柄也。日月为常，重光。谓日月画于旗上也。掇，持也。乌号，柘名，以为弓。淮南子曰：乌号之弓，不能无弦而射。列女传曰：柘枝体动，乌集其上，被即举弹，乌乃哀号，故号之，干将，剑名，冑，兜鍪，以贝饰之。弭，弓末，以象饰之。鸟章，染丝织鸟，画为文章，置于旌旗也。左氏传曰：衿服振振，衿，同也。骐，马名。善曰：毛诗曰：大车槛槛。子虚赋曰：靡鱼须之挠旃。史记，赵良曰：屈卢之劲矛，干将之雄戟。又曰：冑贝朱纆。又曰：象弭鱼服。又曰：织文鸟章。又曰：乘其四骐。南都赋曰：马鹿超而龙骧。峭格周施，罟罟普张。罟?琐结，罟蹠连网。陆以九疑，御以沅湘。輶轩蓼扰，彀骑炜煌。庄子曰：峭格罗络。谓张网周遍。罟罟、罟?，皆鸟网也。琐结，似琐连结也。连网，言不绝也。罟，麋网。蹠，兔网。周易曰：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陆，阑也。因山谷以遮兽也。御，禁也。谓因沅、湘为藩落也。杨雄羽猎赋曰：御自汧、渭。九疑，山名。沅、湘，水名。輶，轻也。诗云：輶车銜鏃。彀骑，张弓弩之骑也。峭，七肖切。罟，音冲。罟，音尉。罟，音毕。罟，无贫切。陆，音祛。御，音语。彀，古候切。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骈胁，狂蹇犷狻。鹰瞵鸱视，???狝??。若离若合者，相与腾跃乎莽?之野。尔雅曰：袒裼，肉袒也。诗云：袒裼暴虎。拔距，谓两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跃也。投石，举石以投摘也。王翦传曰：投石拔距。猿臂，通肩也。汉书，李广猿臂，为武骑常侍。骈胁，今骈干也。骈、骈通。史记商君传，赵良谓鞅曰：君之出，多力而骈胁者参乘。左传曰：晋文公骈胁。蹇，走也。鹰瞵鸱视，言勇士似之也。善曰：司马相如大人赋曰：腾而狂蹇。子召切。说文曰：犬犷不可附也。子猛切。狻，壮勇之貌，其翠切。说文曰：瞵，目精也，力辰切。???狝??，相随驱逐，众多貌。?，七感切。狝，力答切。??，徒合切。莽?，广大貌。莽，莫浪切。?，音浪。干卤殳鋌，旻以良切夷勃卢之旅。长??短兵，直发驰骋。僂许缘佻垒并，衔枚无声。悠悠旆旌者，相与聊浪郎乎昧莫之垠。干、卤，皆楯也。越绝书曰：越王身披旻夷之甲，扶勃卢之矛。短兵，刀剑也。尚书曰：称尔干。过秦论曰：流血漂卤。广雅曰：??，矛也，呼狄切。楚辞曰：车错毂兮短兵接。史记曰：荆轲怒发直冲冠。方言曰：僂佻，疾也。佻，他吊切。汉书曰：相如吊二世曰：垒入曾宫之嵯峨。音义曰：坳，并也，步寸切。周礼，衔枚氏下士。郑玄曰：止言语器誼也。枚，大如箸，横衔之。毛诗曰有闻无声。又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悠悠，流貌。昧莫，广大貌。聊浪，放旷貌。钲征鼓迭山，火烈燹林。飞燿浮烟，载霞载阴。菴攉雷碾，崩峦弛直氏岑。鸟不择木，兽不择音。迭，振迭也。燹，火燿也。左传曰：鸟则择木。又曰：鹿死不择音。鹿得美草，呦呦而鸣，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出音。急之至也。凡闲暇而有好声，逼急不择音

，兽皆然，非唯鹿也。庄子亦曰：兽死不择音。以雷碾之至，故云鸟不择木，兽不择音。善曰：说文曰：钲，铙也。菴，雷碾，崩弛之声。菴，朗答切。擻，音猎。碾，音郎。尔雅曰：峦山堕。山小而高曰岑??虺，??麋麋。驂六驳，追飞生。弹鸞，射獠?。白雉落，黑鸞零。陵绝嶠奈嶠兹遥，聿越嶮锄咸险。跣踰竹柏，??豨杞栲。封豨??，神螭掩。刚镞祖禄润，霜刃染。??，绊前两足也。庄子曰：连之羈??。音耸。麋，大?也。桂林有?。山海经曰：驳，如马，白身黑尾，一角，锯牙，虎爪，音如鼓，能食虎也。诗曰：隰有六驳。飞生，鬪也。师旷曰：南方有鸟曰羌鸞，黄头赤目，五色备也。獠，似猿，奴刀切。?，音亭。鸞鸟，一名云白，黑色，长颈赤喙，食蝮蛇，体有毒，古人谓之鸞毒，江东诸大山中皆有之。左氏传曰：叔牙饮酖酒而死。聿越，豹走貌。霜刃，言其杀利也。善曰：毛诗曰：不敢暴虎。毛萇曰：暴虎，空手以搏也。??与暴同。尔雅曰：虺，白虎，明甘切。麋，黑虎，音叔。说文曰：驂，上马也。鸞，音京。史记曰：跣万里。如淳曰：跣，超踰也，耻曳切。埤苍曰：??豨，逃也。??，丑珍切。豨，耻传切。淮南子，申包胥曰：吴为封豨修蛇。方言曰：南楚人谓猪为豨，虚岂切。??，豨声，呼学切。

〔于是弭节顿辔，齐镳驻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览将帅之拳勇，与士卒之抑扬。羽族以觜距为刀铍披，毛群以齿角为矛铗古业，皆体着池着而应卒仓忽。所以挂挖而为创疮痛，冲蹕而断筋骨。莫不衄锐挫芒，拉捩摧藏。虽有石林之崖赭嶠，请攘臂而靡之；虽有雄虺之九首，将抗足而跣之。离骚曰：抑志弭节。蹕，止行者也。王者出入警蹕。倘佯，犹翱翔。言吴之将帅，皆有拳勇。羽族，鸟属也。毛群，兽属也。铍，两刃小刀也。铗，刀身剑锋，有长铗短铗。体著者，着体而生也。楚辞天问篇曰：乌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图画，而屈原难问之。于义，则石林当在南也。楚辞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往来儵忽。虽有石林，虽有雄虺者，盖张诞之云，非必临时所遇。善曰：左氏传曰：得臣寓目焉。毛诗曰：无拳无勇。拳与权同。楚辞曰：带长铗之陆离。广雅曰：挖，摩也。公纆切。苍颉篇曰：痛，欧伤也，为轨切。说文曰：蹕，触也，材律切。衄，折伤也，女六切。拉，顿折也。捩，两手击绝也，布买切。靡，碎也。广雅曰：跣，蹶也，且尔切。颠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駿驂，俯蹴七六豺獠。刳剖几熊罴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斩鹏翼，掩广泽。山海经曰：猩猩，豕身人面。异物志曰：出交趾，封溪有猩猩，夜闻其声，如小儿啼也。????，臬羊也，已解上章矣。臬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却唇上覆额，移时而后食之。人因为筒贯于臂上，待执人，人即抽手从筒中出，啗其唇于额而得禽之。张衡玄图曰：臬羊喜获，先笑后愁。山海经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骼，骨也

。其为蛇，青黄赤黑。鹏翼，大垂天也。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駿驤，鷲雉也。駿，思俊切。驤，音仪。尔雅曰：貌，白豹，音陌。剖，亦刳也。广雅曰：落，居也。??，扶沸切。骼，音格。轻禽狡兽，周章夷犹。狼跋乎紵横中，忘其所以睽眴，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气慑之叶而自踢?者，应弦饮羽，形僂景僵者，累积而增益，杂袭错缪。倾藪薄，倒岬岫。岩穴无豸豸，翳荟无??鸚。思假道于丰隆，披重霄而高狩。笼乌兔于日月，穷飞走之栖宿。周章，谓章皇周流也。楚辞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曰：夷犹，犹豫也。紵，网纲也。踳跋，促遽貌。踢?，皆顿伏也。饮羽，谓所射箭没其箭羽也。阙子曰：宋景公以弓人之弓，升虎圈之台，东向而射，箭集彭城之东，其余力逸劲，犹饮羽于石梁。杂袭，重迭也。错缪，聊乱貌。薄，不入之丛。藪，泽别名。言欲假道丰隆，非实事也。然欲穷高极远，究变化，备幽明之故，设此云。善曰：毛诗曰：狼跋其胡。说文曰：睽，覘视也，式冉切。眴，疾视也，式亦切。褫，夺也，直示切。声类曰：踢，跌也，徒郎切。汉书音义曰：?，崩也，蒲北切。尔雅曰：僂，僵也，方问切。许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押切。尔雅曰：山有穴曰岫。毛萇诗传曰：兽三岁曰豸，公妍切。尔雅曰：豕生三子曰豸，子公切。说文曰：??，麋也。音须。又曰：鸚，鸟大鸚也，力幼切。楚辞曰：吾令丰隆乘云兮。王逸曰：丰隆，云师也。春秋元命苞曰：日月两设，以蟾蜍与兔者阴双居。月中有兔，已见蜀都赋。

〔嶰涧閬，冈岫童。罍罍满，效获众。回靶乎行邪，睨观鱼乎三江。泛舟航于彭蠡，浑万艘而既同。閬，空也。易曰：閬其无人。尔雅曰：山多草木曰岫。冈，山脊也。童，无草木也，若童无角。靶，轡革也。彭蠡，泽名。善曰：尔雅曰：小山别大山曰嶰，山夹水曰涧。毛萇诗传曰：太平，山不童，泽不竭。圣主得贤臣颂曰：王良执靶。左氏传曰：公观鱼于棠。尚书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彭蠡既潏。说文曰：艘，船总名。众，一作渚。渚，水会也。嶰，古买切。航，船别名。弘舸连舳，巨槛接舳。飞云盖海，制非常模。迭华楼而岛峙，时髣佛于方壶。比鷁首而有裕，迈余皇于往初。杨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舸。舳，船前也。舳，船后也。船上下四方施板者曰槛也。飞云、盖海，吴楼船之有名者，皆雕镂采画，有轩櫜华槛之船也。岛峙，谓似方壶、蓬莱二山有宫阙。左氏传曰：楚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吴子光请于众曰：丧先君之乘舟，岂唯光罪，众亦有焉。善曰：释名曰：上下重床曰舳。江表传曰：孙权乘飞云大船。吴志曰：贺齐所乘船，雕刻丹雘，望之若山。方壶，已见上文。张组帟，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槁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翫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流苏，谓翦繒彩垂于雕文之楼也。水区，河中也。言开文轩，光辉如镜照川也。闽，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为闽

中郡。班固述两越传曰：悠悠外宇，闽越东瓯。禺，番禺也。其彼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槁。楫，桡也。淮南子曰：来溪谷之流以象禺。长风，远风也。灵胥，伍子胥神也。昔吴王杀子胥于江，沈其尸于江，后为神，江海之间莫不尊畏子胥。将济者，皆敬祠其灵，以为性命，舟楫之师，独能狎翫之也。千里，路之长也。寸阴，晷之短也。言水灵辑睦，浪涛弭息，取长路于短景，独能先期而到，故有须臾之暇也。善曰：西京赋曰：长风激于别岛。越绝书曰：子胥死，王使捐于大江口，乃发僨驰腾，气若奔马，乃归神大海，盖子胥水仙也。棹讴唱，箫籁鸣。洪流响，渚禽惊。弋磻波放，稽鷁。虞机发，留鷁鷁。弋，缴射也。鷁，鸟也。楚辞曰：从玄鹤与鷁。尚书曰：若虞机张。郑氏注曰：虞主田猎之地者也。机，弩牙也。鷁，鸟也，似鳧，头上摠毛羽。善曰：棹讴，已见西都赋。说文曰：籁，三孔钥也。磻，已见西京赋。钩饵纵横，网罟接绪。术兼詹公，巧倾任父。筌?亘?，鰟鱂。罩敕教两魴，翼侧梢鯪。乘蜚胡豆鼃鼃，同罟共罗。沈虎潜鹿，罟絜籠僮束。徽鲸辈中于群犗，揜抢暴出而相属。虽复临河而钓鲤，无异射鲋附于井谷。易曰：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也。庄周曰：任公子为大钩巨矰，五十犗牛以为饵，蹲会稽，投竿东海。已而大鱼食巨钩，钩没而下，惊扬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任公子得若鱼，离饵之，制河以东，苍梧以西，莫不馱此鱼者。筌，捕鱼器。今之斗回也。筌，所以得鱼也。庄子曰：得鱼而忘筌。罩，籠也。编竹笼鱼者也。诗云：南有嘉鱼，烝然罩罩。魴，左右魴，一目，所谓比目鱼也。云须两鱼并合乃能游，若单行，落魄着物，为人所得，故曰两魴，丹阳、吴会有之。翼，抑鱼之器也。蜚，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长五六寸，雌常负雄行，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曰乘蜚，南海、朱崖、合浦诸郡皆有之。罟，鱼网也。诗云：施罟濊濊。虎鱼，头身似虎，或云变而成虎。鹿头鱼，有角似鹿。同罟共罗，言皆为网罟所制获也。絜籠僮束者，陷网罟之中，见僮束也。徽鲸，鱼之有力者也。鱼大者莫若鲸也，故曰徽鲸也。揜抢，星也。淮南子曰：鲸鱼死而彗星出。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鲋。郑玄云：九二，坎爻也，坎为水，上直鱼。生一，艮爻也，艮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鱼无大鱼，但多鲋鱼耳。言微小也。夫感动天地，此鱼之至大，射鲋井谷，此鱼之至小，故以相况。善曰：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鲋也。?，古赠切。鰟鱂，已见西京赋。魴，音介。尔雅曰：鯪，大鱼。鯪，音遐。蜚，音候。罟，已见西京赋。又曰：籠，兼有也，力公切。鵬鸟赋曰：僮若囚。拘，求殒切。徽，音辉。说文曰：犗，駮牛也。犗，古迈切。駮，以陵切。

「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缙密巾。想萍实之复形，访灵夔于蛟人。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鳐夜飞而触纶。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鳞。缴，弋纶也。缙、纶，皆钓缴也。诗曰：其钓惟何，惟丝伊缙。善曰：家语曰：楚昭王渡江，得物如斗，入王舟中，王怪之，使问孔子。孔子曰：此为萍实，可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唯王者能获此吉祥也。云先时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引此事，言今乘江流，想复遇斯事也。山海经曰：东海中有兽如牛，苍身无角，一足，入水则风，其声如雷，以其皮冒鼓，闻五百里，名曰夔。蛟人居水中，故访之。北山经曰：飞鸪之山有鸟，状如乌而文首，白喙，赤足，名精卫，其鸣自呼。赤帝之女，姓姜，游于东海，溺而死，不反；常取西山木石，以填东海。西山经曰：秦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鳐鱼，状如鲤，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游于东海，夜飞而行。言吴之纶缴得此鸟鱼，故西海、北山失其鳞翼也。战国策曰：夏水浮轻舟。杨雄蜀都赋曰：行舟竞。雕题之士，镂身之卒。比饰虬龙，蛟螭与对。简其华质，则??锦纈会。料辽其虓勇，则鸇悍狼戾。善曰：水经云：雕题国在郁林水南。汉书曰：昔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蛟螭，龙子也。??费，锦文貌。于既切。诗曰：阍如虓虎。火交切。战国策曰：赵王狼戾无亲。戾，力计切。相与昧潜险，搜瑰奇。摸螭蝥，扞觜??。剖巨蚌于回渊，濯明月于涟漪。昧，冒也。巨蚌，育明珠者。列仙传曰：高后时，会稽朱仲猷三寸四寸珠，此非回渊巨蚌不出之也。风行水成文曰涟漪。诗曰：河水清且涟漪。明月珠，珠之至光者。清且涟漪者，水极丽也。濯光珠于丽水，盖美之。善曰：回渊，水也。觜，子规切。??，呼圭切，大龟也。言天下川泽鱼鸟虫兽瑰奇之物，隐翳之处，搜索使尽也。说文曰：昧，目不明也，门拨切。谓之潜隐之穴也。

「毕天下之至异，讫无索而不臻。溪壑为之一罄，川渌为之中去声贫。晒澹台之见谋，聊袭海而徇珍。载汉女于后舟，追晋贾而同尘。徇，求也。袭，入也。干宝搜神记曰：澹台子羽赍璧渡河，风波忽起，两龙夹舟，子羽奋剑斩龙，波乃止。登岸投璧于河，河伯三归之。子羽毁璧而去。汉女、贾大夫，已见西京赋。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汨乘流以砰宕，翼颶风之??。直冲涛而上濞，常沛沛以悠悠。汨可休而凯归，揖天吴与阳侯。汨：疾也。砰宕，舟击水貌。??，风初貌。颶，疾风。濞，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离骚曰：溢颶风兮上征。班固曰：颶，疾也。凯，乐也。左氏传曰：振旅凯入于晋。山海经曰：朝阳之谷神为天吴，是水伯。揖之者，辞水灵而归。善曰：诗曰：汨可小康。郑玄曰：汨，几也，虚乞切。阳侯，见南都赋。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留。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飡戎旅乎落星之楼。置酒若淮泗

，积肴若山丘。飞轻轩而酌绿鬯，方双饗而赋珍羞。班固曰：洞庭，泽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东，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谓洞庭。吴有桂林苑、落星楼，楼在建邺东北十里。左传曰：以数军实。外传曰：射不过讲军实。郑氏曰：军所以讨获曰实。善曰：周处风土记曰：阳羨太湖中有包山。左传，晋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史记云纣为肉山也。湘州记曰：湘州临水县有酈湖，取水为酒，名曰酈酒。车骑行酒肉，已见西京赋。饮烽起，鼙鼓震真。士遗倦，众怀欣。幸乎馆娃乌佳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与丝竹，若钧天之下陈。吴俗谓好女为娃。杨雄方言曰：吴有馆娃宫。善曰：饮烽、鼙鼓、钧天，并见西京赋。左传曰：女乐二八。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鞞莫介任。荆艳楚舞，吴愉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晏子春秋曰：桀作东歌。南音，征引也，南国之音也。左氏传曰：锺仪在晋，使与之琴，操南音。商、角、征、羽各有引。锺仪，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吕氏春秋曰：禹行水，见涂山之女，未之遇而南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胤，继也。吕氏春秋曰：阳阿，古乐曲。周礼曰：鞞，东乐名。任，南乐名。艳，楚歌也。汉书，四面楚歌也。愉，吴歌也。楚辞曰：吴歆蔡讴。翕习容裔，音乐之状。靡靡愔愔，言乐容与闲丽也。善曰：鞞、任，已见东都赋。曹植妾薄相行曰：齐讴楚舞纷纷。登楼赋曰：庄舄显而越吟。史记曰：纣作靡靡之乐。左传曰：楚右尹子革曰，祈招之诗曰：祈招之愔愔。

「若此者，与夫唱和之隆响，动锺鼓之铿聒横。有殷坻丁礼颓于前，曲度难胜。皆与谣俗汁协，律吕相应。其奏乐也，则木石润色；其吐哀也，则凄风暴兴。或超延露而驾辩，或踰绿水而采菱。军马弭髦而仰秣，渊鱼竦鳞而上升。诗曰：唱予和女。解嘲曰：声若坻颓。坻颓，崩声也。天水之大阪，名曰：陇坻，因为陇坻之曲。楚辞曰：伏羲驾辩。伏羲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曰：匏巴鼓琴，鱣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善曰：战国策，司马喜曰：臣观人萌谣俗。列子曰：郑师文鼓琴，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至，草木实。及秋叩角弦，以激夹锺，温风徐回，草木发荣。衔子曰：皆与谣俗协。言虽遐方异乐，皆上合律吕，下应谣俗，故能奏和乐之音，则木石润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诱曰：延露，鄙曲也。淮南子曰：互会绿水之趣。高诱曰：绿水，古诗也。趣，节也。铿聒，大声。汁，犹愔也。酣湑思与半，八音并。欢情留，良辰征。鲁阳挥戈而高麾，回曜灵于太清。将转西日而再中，齐既往之精诚。酣，酒洽也。湑，乐也。辰，时也。尔雅曰：不辰，不时也。楚辞曰：日吉兮辰良。淮南子曰：鲁阳公，楚将也。与韩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太清，谓天也

。此言酣饮与音乐，盖是其中半并会之际，欢情之所以留连，良辰之所以觉也。故追述鲁阳回日之意，而将转西日于中盛之时，以适己之盛观也。昔光武合呼沔水，邹衍有陨霜之应，精诚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应。鲁阳公麾日，抑亦此之谓也。苟日可麾而回，则精诚可庶而几，故曰齐精诚于既往。盖是酣乐之至，逼时之晏者，所以慷慨髣佛，是故引而况焉。善曰：曜灵，已见蜀都赋。鸚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也。

「昔者夏后氏朝群臣于兹土，而执玉帛者以万国。盖亦先生之所高会，而四方之所轨则。春秋之际，要盟之主。阖闾信其威，夫差穷其武。内果伍员之谋，外骋孙子之奇。胜强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掘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左传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而朝者万国。先王，谓舜等也。信，读为申。国语曰：吴王夫差起军，与齐、晋争衡，晋文践土之盟，齐桓邵陵之会，奋其威强，未能过也。伍员，楚大夫，出仕于吴，吴王因其谋伐楚。孙武，吴人，善用兵，作书号孙子兵书。北征阙池，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济，以会晋定公于黄池。吴、晋争长，吴先歃，晋恶之。善曰：左传曰：楚师陈于柏举，阖闾之弟夫概王先击楚子常，楚师大败。国语曰：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难蜀父老曰：南驰使以诘劲越。徒以江湖嶮陂，物产殷充。绕溜李救未足言其固，郑白未足语其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盖之风。睚眦助卖则挺剑，暗阴鸣乌故则弯弓。汉书，王莽策命前将军曰：绕溜之固，南当荆楚。郑、白，二渠名。意者谓吴江湖之阻，洞庭之嶮，土地之沃，物产之丰，虽关中所谓绕溜之固，郑、白之丰，未足以为言也。凡天下言丰者，皆多称关中，故引焉。韩信曰：项羽暗阴叱咤。善曰：太公阴符经曰：无坚不陷也。杨恽曰：西河魏土，凜然皆有节概。睚眦，已见西京赋。家语，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剑而令众也。孟子曰：越人弯弓而射我。拥之者龙腾，据之者虎视。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顾指。虽带甲一朝，而元功远致。虽累叶百迭，而富强相继。乐涓衍苦旱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练形而易色，赤须蝉蜕税而附丽。贾谊传曰：权制天下，顾指如意。叔孙通列传曰：斩将搴旗之士。顾指，谕疾且易也。叶，犹世也。列仙传曰：桂父，象林人也，常服桂叶，以龟脑和之，颜色如童，时黑时白时赤，南海人尊事之累世。赤须子，丰人也，丰中传世见之，秦穆公之主鱼吏也，数道丰界灾异水旱，十不失一。食柏实石脂，绝谷，齿落更生，细发复出，后去之吴山。言此人等仙，如蝉之脱壳。尔雅曰：丽，附也。庄子曰：附离不以胶漆。赤须子本非吴人，故言附丽也。夫土地险固以致强，丰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归焉，霸王之功皆存焉。故赋者既举其富强之业，而载其神仙之事。善曰：长杨赋曰：麾城擻邑。商君曰：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槁，叶落。汉书曰：吴晋争长，吴为带甲三万。

史记曰：维祖元功，辅臣股肱。新序曰：齐侯相管仲，国既富强。楚辞曰：济江海兮蝉蜕。淮南子曰：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中夏比焉，毕世而罕见，丹青图其珍玮，贵其宝利也。舜禹游焉，没齿而忘归，精灵留其山阿，翫其奇丽也。中夏贵其珍宝而不能见，徒以丹青画其象类也。楚辞九歌曰：九疑缤兮并迎。谓舜神在九疑山也。言圣帝明王，存亡而淹留于是者，贵其奇丽也。书曰：舜南巡狩陟方死。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丘，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吴越春秋，禹老，叹曰：吾年寿将尽，止死斯乎！乃命群臣葬我于会稽之山。论语曰：管仲夺伯氏骈邑，没齿无怨言也。剖判庶士，商摧角万俗。国有郁鞅而显敞，邦有湫子小阨乌介而蜷拳局。伊兹都之函弘，倾神州而韞椟。仰南斗以斟酌，兼二仪之优渥。湫，下也。阨，小也。函弘，宽大也。左氏传，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宅湫隘，不可以居。禹所受地说书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楚辞曰：八柱何以东南倾。吴国在地势所倾写，故曰倾神州而韞椟也。论语曰：韞椟而藏诸。广雅曰：商，度也。摧，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天官星占曰：南斗主爵禄，其宿六星。春秋说题辞曰：南斗为吴。诗曰：既优既渥。

「繇此而揆之，西蜀之于东吴，小大之相绝也，亦犹棘林萤耀，而与夫榑木龙烛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犹帝之悬解，而与桎梏疏属也。庸可共世而论巨细，同年而议丰确胡角乎？崔寔政论云：使贤不肖相去如日月之与萤火，虽顽嚚之人犹察。山海经曰：榑木长千里。又曰：钟山之神，名曰烛龙，视为昼，暝为夜。庄子曰：老子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子之交耶？曰：然。然吊若是可乎？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适为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忧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曰：有系谓之悬，无谓之解。郭璞曰：悬绝曰解。山海经曰：二负杀猓，帝乃桎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汉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械人，刘向曰：此二负之臣也。帝曰：何以知之？以山海经对。帝，天也，人生禀命于天，受拘俗之性，忧虞终身不解，此乃自终执缚，为天所系。夫安时处顺，忧乐不能入，此自然放肆为天所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悬解，性之永放者也。桎梏疏属，形之永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相况焉。凡物安于所守，思不易方，处穷塞而不识天下之通涂，亦如此也。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玄庄子注曰：生曰悬，死曰解。过秦论曰：不可同年而语矣。确，薄也。暨其幽遐独邃，寥廓闲奥。耳目之所不该，足趾之所不蹈。倜傥之极异，詭君屈诡之殊事，藏理于终古，而未寤于前觉也。若吾子之所传，孟浪之遗言，略举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倜傥、詭诡，皆谓非常诡异之事。终古，犹永古也。周礼考工记曰：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终古登阨。

离骚曰：吾焉能忍此终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孟浪，犹莫绪也，不委细之意。庄子曰：夫子以为孟浪之言，我以为妙道之行。善曰：司马彪庄子注曰：孟浪，鄙野之语。东京赋曰：粗谓宾言其梗概。梗概，粗言也。

文选异考

吴都赋：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左太冲刘渊林注」七字，是也。尤脱「左太冲」三字，「刘渊林注」四字倒错入上行，非。

注「吴都者苏州是也后汉末孙权乃都于建业亦号吴」：案：此一节非善注也。袁、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于首，说已见前。

东吴王孙鞬然而哈：何校「鞬」改「鞬」。陈云「鞬」当作「鞬」，注同，是也。各本皆伪。

玉牒石记：案：「牒」当作「谍」。茶陵本云五臣作「谍」。袁本作「谍」，无校语。「牒」但传写误，茶陵校语非。刘注「说文曰牒札也」六字，当作「谍札也」三字。后注岳引说文称为许氏记字，此非刘元文明甚。善注「说文曰谍记也」，「谍记」当作「牒札」，因刘以「札」注「谍」，而「谍」乃间谍字，故引说文「牒」以明之。下云「牒」与「谍」同，正谓所引之「牒」与赋及刘注之「谍」同。各本皆误，绝不可通。

注「吕氏春秋曰」下至「为六合」：袁本此二十字作「六合已见两都序」，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陟升也」下至「谓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案：无者是也。说见下。

玮其区域：茶陵本「玮」作「伟」，云五臣作「玮」。袁本作「玮」。案：袁用五臣也，失着校语，此以五臣乱善，皆非。

齷齪而筭：案：「齷」当作「握」。茶陵本云善作「握」。此以五臣乱善，非。袁本失着校语，而善注引汉书作「握」，未误，此并改「齷」，益非。

顾亦曲士之所叹也：袁本、茶陵本「顾」作「固」，陈云当作「固」。案：似「固」字是也。

旁魄而论都：何校称潘稼堂来云「都」字衍，涉下「论都」而误。今案：所说是也。「旁魄而论」与上「握齷而筭」偶句，各四字，不当偏赘一字。

注「吾子谓西蜀公子」下至「其形如蹲鸱故号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十三字。案：无者最是。尤延之初刻亦无，后乃添入，故修改之迹，至今尚存。凡此等语，皆五臣以后，不知何人记在行间者，尤校此书，意主改旧，遂悉取以增多，而读者相沿，罕能辨正。幸袁、茶陵二本均未尝误，各得反复推验，决知其非，特详载之，用俟刊正。以下尽同此也。

注「蜻蛉县禺山」：案：「蜻」当作「青」，「禺」下当有「同」字。各本皆误。续汉书郡国志可证。

注「四合为九」：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各以数至」下至「度阳九之厄」：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六字，有「有九厄阳厄五阴厄四合为九」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所增多，缪戾不可读。

安可以俚王公而着风烈也：案：「俚」当作「丽」，「着」当作「奢」。刘注引「丽王公也」，「丽」字之证。善注「奢，靡也」，尚书曰「弊化奢丽」，「奢」字之证。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铕注云云，作「俚」作「着」。各本皆以五臣乱善，与注不相应，甚非。

注「王莽末时王蜀」下至「丽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二字，有「王此土而亡诸葛亮相此国而败」十三字。案：二本最是。

注「汉武柏梁台卫尉诗曰」：袁本、茶陵本无「卫尉」二字。

由克让以立风俗：茶陵本云五臣有「俗」字，袁本无校语。案：此与「建至德以勅洪业」偶句，「俗」似传写脱，尤校改正之也。

故其经略：茶陵本「故」下校语云「善作固」，袁本无校语。案：「固」似传写误，尤校改正之也。

包括干越：袁本「干」作「于」，注同。茶陵本作「干」，与此同，注亦作「干」。今案：正文当作「干」。善引汉书及音义当作「干」，引春秋杜预注当作「于」。「春秋曰」上当有「一曰」二字。今注或尽作「于」，或尽作「干」，皆未是。

注「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吴分故言寄曜寓精也」：袁本、茶陵本作「越楚地皆割属吴故言婺女翼軫寄曜寓精也」。案：二本最是，尤改甚非。

注「南越志」下至「出入此穴」：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会稽余姚县萧山瀆水所出」：何校「姚」改「暨」，「瀆」改「潘」，陈同。案：据汉书地理志，校是也。各本皆伪。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引赋此注。

今本「潘」作「潜」。考颜师古「潘音甫元反」，然则「瀆」、「潜」皆非。

注「嵬嶷高大貌」下至「山水阔远无崖之状」：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七字。

注「武林水所出龙川」：袁本、茶陵本作「武陵龙川出其垧」。案：各本皆非也，当作「武林水出其山」，谓汉书地理志钱唐之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二本涉上节正文而误。尤所校改未是。

注「魄魄」下至「山深险连延之状」：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五字。

注「数州之间」：袁本、茶陵本「数」上有「故曰」二字，是也。

注「长迈不回之意」：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潮波汨起」下至「昏暗不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

注「齠溱」：袁本、茶陵本无「溱」字。

注「皆水深广阔也齠」：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瑰异龟鱼皆在水中生长」：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航舡之别名」：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长者数十里小者数十丈」：袁本、茶陵本「数」上有「有」字，「十」作「千」，无「小者数十丈」五字。

注「东人谓斧斤之斤为鱗」：案：「鱗」当作「鱗」。各本皆伪。

注「乌贼鱼腹中有药」：袁本、茶陵本无「腹」字、「有」字。案：「中」「药」最是。

注「如珍宝矣利如剑」：袁本、茶陵本「矣」作「以」，是也。「以」字下属。

注「言已上鱼龙潜没泳其中」：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淮南子曰水浊则鱼噉喙」：袁本、茶陵本「淮南」作「文」。案：二本是也。「喙」字不当有。此善自引文子，尤以淮南子主术训改之，其两见皆无「喙」。各本涉正文而衍。

注「鸚鸡鸟也好鸣」：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漪盖语辞也」：袁本、茶陵本「漪」作「猗」，下同。案：二本是也。刘注为「漪」，善注为「猗」，尤并改善作「漪」，甚非。

注「旣旣」下至「疾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物皆极之也」：袁本、茶陵本「之」作「大」，是也。

注「绵邈广远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冯隆高貌迢递远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谓洲渚」：袁本、茶陵本「渚」下有「也」字，是也。

注「深奥之貌」下至「丽于岛屿之中」：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生其华粦仙人所食」：袁本、茶陵本「生」作「食」，无「仙人所食」四字。

注「汉书歌曰」：袁本、茶陵本无「书」字。

注「无华」：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玲珑明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朱称郁金香赋曰」：案：「称」当作「穆」。各本皆伪。鲁灵光殿赋注引作「穆」，不误。

嗟难得而覩缕：案：「嗟」当作「羌」，注同。袁本皆作「羌」，是也。茶陵本亦误「嗟」。又案：刘注：「尔雅曰：嗟，楚人发语端也。」尔雅无此文，疑「尔」当作「小」，即西都赋善注所引之「小雅曰：羌，发声也」耳。又

案：蜀都赋「羌见伟于畴昔」，刘氏不注，五臣改为「嗟」，此未改。鲁灵光殿赋「羌瑰譎而鸿纷」，张载有注，五臣亦未改。前说善「羌」、五臣「嗟」，乃其大概，仍不可执一为例有如此。

注「道书曰」下至「下曰真人」：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蔼蔼盛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神异经曰」下至「出则天下大水」：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藟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通口冬生」：袁本、茶陵本「口」作「曰」。案：疑「曰冬」当作「冬日」也。

注「干之亦」：袁本、茶陵本「亦」作「赤」，是也。以三字为一句。

注「其华离娄相贯连」：袁本、茶陵本「娄」作「楼」，是也。

注「可食槟榔者」：陈云「食」下脱一「食」字。今案：此盖当衍「可」字耳。各本皆衍。

注「以合石赍灰」：案：「石」当作「古」，见下注。各本皆伪。

注「布濩」下至「分布覆被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蒂花本也菲菲花美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芬馥色盛香散状」：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木则枫桺橡樟：袁本、茶陵本「橡樟」作「豫章」，注同，是也。案：此尤误改。

平仲裙櫨：袁本、茶陵本作「君迁」，是也。案：此尤误改，注仍作「君迁」未改，可证。字书虽有「裙櫨」字，但刘既不从「木」，善又与刘同，不得取而改之。凡今所论是非，意皆专主善何作。

楠榴之木：案：「楠」当作「南」，注中作「南」，各本皆同。袁、茶陵二本「楠」下有「南」音，盖五臣「楠」而乱之。「南榴」复二字，为一木名，与「栲」之别体作「楠」无涉，五臣误也。

注「尤好可以作器」：袁本、茶陵本无「好」字，是也。

注「宗生」下至「覆万亩之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字。

注「庄子曰」：袁本、茶陵本「子」作「周」，是也。

注「叶重迭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轮囷谓屈曲貌」下至「相纠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枝柯相重迭貌」：袁本、茶陵本无「枝柯」二字，「迭」作「之」。

注「缡绣」下至「露垂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言木枝叶」下至「如律吕之畅」：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其上则猿父哀吟：袁本、茶陵本「则」下有「有」字，「猿」作「猿」，是也

。

争接县垂：茶陵本「接县」作「县接」，云五臣作「争接县垂」。袁本作「接县」，用五臣也。此盖亦尤改耳。

注「??子」下至「见人啸」：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居树上」：袁本、茶陵本作「树上居」，是也。

注「东吾诸郡皆有之」：案：「东吾」当作「江东」。各本皆误。下注「箭」亦有此句，是其证也。

注「上涌云乱叶翬散」：袁本、茶陵本「上」作「腾」，是也。陈云「乱」下有「枝」字，案：古文苑所载有，陈据之校耳。

注「于菟虎也江淮间谓虎为于菟」：袁本二「菟」字皆作「涂」。茶陵本初刻同，后改「菟」。案：「涂」是也。依此则正文当是「涂」字。袁、茶陵二本「菟」下有「徒」音，盖五臣「菟」而各本乱之矣。

注「魑魅魍魉」：袁本「魑」作「螭」，是也。茶陵本亦误「魑」。

注「颖锋也」：案：「锋」当作「鏦」。各本皆误。

则笱筍箨箨：袁本、茶陵本「箨」作「林」，注同，是也。案：此尤误改。

柚梧有篁：案：「柚」当作「由」，注中作「由」，各本皆同。「柚」下「由」乃五臣音，盖五臣「柚」而乱之。

注「可以为射筒筒及由梧竹」案：「射筒」当作「筒射」。各本皆倒。「筒」句绝，「射」下属。详刘注意，笱筍也，林箨也，桂也，箭也，射筒也，由梧也，篁也，箨也，凡八竹，此但可以为「筒」耳，非单名筒也。

注「汉书律历志」：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伶伦乃之昆仑山之阴嶰谷之中取竹斩之以其厚均者吹之」：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作「伶伦乃之昆仑阴取嶰谷之竹斩其厚均者而吹之」二十字，是也

。

注「凤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周本纪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有「皆」字，属下。

注「非梧桐不栖」：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驯扰善也」：案：当作「扰驯也」。各本皆伪。

注「长直貌蓊茸」：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萧瑟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婵娟言竹妍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碧鲜」下至「出竹」：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榑榴御霜：茶陵本「榴」下校语云善作「刘」。袁本作「榴」，用五臣也。此盖亦尤改耳。各本注中皆作「榴」，疑注字有伪，而尤误据之。

注「味大甘美」：袁本、茶陵本无「大」字、「美」字。

注「如猪膏」：袁本、茶陵本「膏」作「脂」，是也。

注「一作北景」下至「故名」：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金华采者」：案：此各本皆有脱，无可补。何、陈校添「金有华」于「采」上，云别本。今未见，恐误涉下善注耳。

注「言其如碧斲」：袁本「如」上有「有」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注「鸡见而骇惊也」：袁本、茶陵本无「惊」字。

注「又重累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又下「歲乌乖切?故乖切」八字，亦无。案：下八字当有。凡音各本不同，二本删耳。

注「潜颖谓潜深而有光颖」：茶陵本二「颖」字，皆作「颀」。袁本亦作「颖」。案：依文义「颀」字为是。依此则正文当是「颀」字。茶陵校语云五臣作「颀」，与尤所见皆传写误。袁本作「颀」，用五臣，唯无校语，或所见未伪欤？

注「珠玉潜伏土石」下至「黧黑茂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又下「碧敕列切」四字亦无。案：下四字当有，二本删者，因正文下有「敕列」二字也。下放此，不更出。

注「四隅谓边远也」：袁本、茶陵本无「谓边远」三字。

注「沾穴」：袁本、茶陵本「沾」下有「此」字。

注「桴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因以残半弃水中」：袁本、茶陵本「残」作「其」，「水中」作「之」，是也。

注「眈睨」下至「有径有眈」：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用累千祀：袁本、茶陵本「祀」下有「也」字。茶陵云善无。袁无校语。案：此与下文「焕炳万里也」偶句，恐无者传写脱。

注「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强大得为盟主」：袁本、茶陵本「矣夫差益强大得」七字作「益强夫差」四字。

注「大城周匝」：袁本、茶陵本无「匝」字。

注「亦有水陆门皆」：案：「皆」下当有「有楼」二字。各本皆脱。

注「言经营造作之始」下至「长远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西都赋曰」：袁本、茶陵本「赋」作「宾」，是也。

注「越绝书曰吴王夫差」：袁本、茶陵本无「夫差」二字。

注「夫汉诸侯方输口错出」：袁本、茶陵本「口」作「谓」。此初亦衍，而后去之。

注「蔡邕月令章句」：袁本、茶陵本「句」下有「曰」字。又「汉书」下同。

袁「邕」作「雍」。茶陵本作「邕」。案：疑善尽作「雍」，今「雍」、「邕」错见，乃后人改之。

注「前吴都武昌在豫章」：袁本、茶陵本「前吴」作「吴前」，无「在豫章」三字。

注「在丹阳孙权自会稽」下至「不向武昌居」：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何云「不乐徙乃孙皓时事」。是矣，但未悟非刘注。案：此不知何人谬记云云，尤乃取以增多，误之甚者也。

注「皆建业吴大帝所太初宫」：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有「二」字属下。案：此增多云「吴大帝」，上下增多云「孙权」，一人之称，乖刺如此，误中之误，不胜辨正。凡今于二本所无当刊削者，伪误亦不复论。

注「捷猎高显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大夫种」：袁本、茶陵本「种」下有「蠡」字。案：此尤删，似是也。

注「以献吴王夫差夫差大悦」：袁本、茶陵本无「夫差夫差」四字，有「王」字。

注「以饰殿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其子」：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孙权移都建业皆学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长远貌」：袁本、茶陵本「貌」上有「之」字。

注「峥嵘深邃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横音梘」：茶陵本「音」作「与」，是也。袁本亦误「音」。

注「吴后王」下至「碻巨依切」：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

注「梁榑也」下至「为琐文楹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亘引也眈眈树阴重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甕水流进貌」：袁本、茶陵本作「甕进也」。案：此当作「甕甕进也」，二本脱重「甕」字。所引当是「甕甕文王」之传或章句文，尤改大误，后来考韩诗者从而认为「鳧鹭在甕」，误中之误也。

注「吴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袁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建业宫前宫寺」六字。

注「横塘在淮水南」下至「吏民杂居东长干」：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二字，有「横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区名江东谓山冈间为干建邺之南有山其间平地吏民居之故号为干」三十八字。

注「皆相连」：袁本、茶陵本「连」作「属」，是也。

注「大长干」下至「故号大小相干」：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作「疑是居称干也」六字。

注「栲比」下至「相连下之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二字。

注「魁岸大度也」下至「石显方鼎贵」：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

注「虞虞文秀魏魏周顾顾荣陆陆逊隆吴之旧贵也」：袁本、茶陵本作「虞魏顾陆吴之旧姓也」。案：二本最是，何陈校改云云，皆未悟非刘注，今不取。

注「歧嶷」下至「养之乞言」：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有「贾捐之传石显方鼎贵」九字。案：此九字疑亦后人添之。

注「言富贵也」：袁本、茶陵本无「言富贵」三字，「也」属上。

注「闾阎闾噎言人物遍满之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善曰」：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后汉书云江充为人魁岸」。案：「后」字衍，「云」当作「曰」。尤延之移入刘注，非。

注「方家隆盛时乘」：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江都轻詵」：案：「轻詵」当作「詵轻」。各本皆倒。

注「谓轻薄为詵也」：袁本、茶陵本无「谓轻詵」三字。案：此不当有，见下。

注「缔结也翩翩往来貌弈弈轻靡之貌」：案：此三句，亦不当有。上引景十三王述，下引淮南高注，相连接解「轻詵」，后人添之，隔截其间，非。凡尤本误取增多之外，袁、茶陵二本亦有失善旧者，如此是矣。

注「使人于楚楚相春申君处」：袁本、茶陵本无「楚楚相处」四字。

注「而迎之赵」：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翘关扛鼎」下至「能招门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汉书曰项羽力能扛鼎又」：袁本此十字作「扛鼎已见西京赋」，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不同，亦非。

注「四隩来暨」下至「以向吴都」：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字。

开市朝而并纳：袁本、茶陵本「并」作「普」。案：此盖善「并」、五臣「普」，二本失着校语。

杂沓從萃：袁本、茶陵本「從」作「縱」。案：此盖善「從」、五臣「縱」，二本失着校语。又二本注中亦作「縱」非。

注「隧向市路肆市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金鎡磊砢：袁本、茶陵本「鎡」作「溢」，注同，是也。案：此尤误改耳。

注「史记曰赵孝成王一见虞卿」：袁本、茶陵本「记」下有「虞卿传」三字，「见」下无「虞卿」二字。

注「阑干犹纵横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又折象牙以为簞也」：袁本、茶陵本无「折」字。

?嘉浆?: 袁本、茶陵本「?»作「涩」。案：此盖善「?»、五臣「涩」，二本

失着校语。琴赋「纷?囂以流漫」，广韵二十六缉「?言不止」，皆可借证也。

又考集韵云「謔囂言不止」，疑五臣「涩」，又「謔」之伪耳。

注「諠吁横切諠通也」：袁本二「諠」字皆作「惶」。茶陵本作「惶通也」无「吁横切諠」四字。案：各本皆非也。方言有「諠音也」，在十二卷，别无「諠通也」。此当作「諠音也吁横切諠与惶通」。今所误不可读。

注「纷葩谓舒张货物使覆映」：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谓之霰霖」：袁本、茶陵本「霖」下有「霰音脉」三字，是也。

注「富中大塘中也句践治以为田」：袁本、茶陵本「塘」下无「中也」二字，「田」上有「义」字，是也。案：此所引记地传文。

注「尚书曰惟辟玉食」：袁本、茶陵本无「惟辟」二字。

注「言富中之食货殖之选者各利」：案：「食」当作「人」。陈云「各利」当有脱文。各本皆同，无可补也。以意揣之，似当云「各乘其时而射利」。

注「言农人之富自相夸竞」：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以自救」：袁本、茶陵本「救」下有「谓此也」三字。

注「左传曰吴赐子胥属镂」：袁本、茶陵本无「左」字，是也。

注「走追奔兽接及飞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鱒诸寘剑于全鱼中」：袁本、茶陵本无「全」字。

注「遂杀阖闾」：袁本「阖闾」作「王僚」，是也。茶陵本亦误「阖闾」。

注「上大下小」：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有「者」字，属上。

注「犀皮为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奉父犀渠」：案：「父」当作「文」。各本皆伪。此所引吴语文，今本「犀」下有「之」字，疑亦脱也。

注「考工记曰越铁利可以为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皆节理解落也」：袁本、茶陵本无「落」字。

注「陈王卒」：袁本、茶陵本「王」作「士」，是也。

注「铎施号令而振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袁本、茶陵本无「一」字，是也。案：此节郑注而引之，乃五种合之数，尤所添甚误。

注「狼?人夜黥金知其良不」：袁本、茶陵本无「人夜其不」四字。

注「又有象林郡」：案：「又」字不当有。「郡」当作「县」。各本皆误。晋书地理志云：交州日南郡，秦置象郡，汉武帝改名焉。统县五，象林云云，可证也。

注「周礼有巾车官又」：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日月为常重光谓日月画于旗上也摄持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有

日月为常重光谓日月重光也」十三字。

注「不能」：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列女传曰」下至「故号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染丝织鸟画为文章置于旌旗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三字作「鸟为章也」四字。

注「衲同也」：案：当作「衲服，阜服也」。各本皆涉五臣谓「下同服」而脱误。刘昭注续汉书舆服志引赋此注，云「衲，阜服也」，可证，但彼「衲」下仍当有「服」字耳。

注「骐马名」：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馐骑炜煌：袁本、茶陵本「炜」作「燭」。案：此盖亦尤改耳。

注「谓张网周遍」：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琐结」下至「言不绝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蹶兔网」：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周易曰」：何校「易」下添「略例」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御禁也谓因沅湘为藩落也」：袁本、茶陵本「禁」下有「苑」字，无「因沅湘」三字。

猿臂骍胁：袁本、茶陵本「猿」作「猿」，「骍」作「骍」。案：此尤误改也。

注「骍胁今骍干也骍骍通」：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鹰隼鸷视言勇士似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犬犷不可附也」：案：「犬犷」当作「犷犬」。各本皆倒。今说文「犷，犬犷犷不可附也」，盖善节引。

注「说文曰麟」下至「音浪」：袁本脱此注，非。茶陵本无「豳??莽??」四音，删也。

注「尚书曰称尔干」：案：「尚」上当有「善曰」二字。各本皆脱。袁本、茶陵本「干」下衍「戈」字，益非。又此节注，二本无「佻，他吊切，又步寸切」两音，删也。

注「史记曰荆轲怒发直冲冠」：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燿火燭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有「鸟择木而栖」五字。

注「故云鸟不择木兽不择音」：袁本无此十字，茶陵本有。案：袁本有脱误，茶陵、尤所补亦未是。

注「麋大?也桂林有?」：茶陵本二「?」字作「麋」，袁本亦作「?」。案：各本皆非也，当作「麋」。

注「如马」又注「锯牙」又注「能食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猱似猿奴刀切?言亭」：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案：二本删音也。「似猿」二字，尤增。

注「一名云白」：案：「白」当作「日」。各本皆伪。群书或言「运日」，或言「晖日」，或言「?日」。「运」、「晖」、「?」与此「云」皆同字。

注「左氏传曰」下至「豹走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览将帅之拳勇：陈云据注「拳」当作「权」。案：所说是也。善注毛诗曰「无拳无勇」，「拳」与「权」同，谓引诗之「拳」与此赋之「权」同也。疑五臣以此改正文为「拳」，但于注无明文耳。

与士卒之抑扬：何校「抑扬」改「扬抑」。陈云「抑协韵」。各本皆同，盖倒也。

注「言吴之将帅皆有拳勇」：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又此节注茶陵以下多脱，不具论。

注「女六切拉顿折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二本删音也。下四字，尤增。

注「捩两手击绝也」：袁本、茶陵本无「绝」字。

注「靡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人因为筒」下至「而得禽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又此上「泉羊善食人」下至「而后食之」二十五字，袁有，茶陵无。

注「劓亦刖也」：袁本此下有「居绮切」三字，是也。茶陵本无，非。

应弦饮羽：袁本、茶陵本「饮」上有「而」字。案：此上自「魂褫气摄」下及「杂袭错缪」，似各本皆有误，今无以订之也。又后文自「若此者」下及「曲度难胜」亦然，附出于此，以俟再详。

注「周章谓章皇周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蹠跋促遽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杂袭」下至「泽别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王逸曰丰隆云师也」：茶陵本有此八字，袁本无。

注「春秋元命苞曰日月」：案：「日」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回靶乎行邪睨：袁本、茶陵本无「邪」字。案：此盖尤取西京赋之「迁延邪睨」改「行」为「邪」，仍未去「行」字，而两有「行」、「邪」耳。

注「说文曰艘」下至「船别名」：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船上下四方施板者曰舰也」：袁本此十一字作「舰大船也」四字。茶陵本此节注多脱。

槁工楫师：袁本、茶陵本「槁」作「篙」，注同。案：尤取方言改「篙」为「?」，而又伪成「槁」也。

注「昔吴王」下至「后为神」：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弋缴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𩶇𩶇𩶇：案：「𩶇」字误也。刘、善皆无注。袁、茶陵二本下音「所买」。西京赋「纒𩶇𩶇」薛注云「纒网如箕形，狭前广后」；善曰「纒，所买切」。盖此赋字本与彼同，故善不更注。「所买」即善音，二本割裂入正文下，尤删削之。善音失旧，每如此也。又江赋云「笥洒连锋」，善引旧说曰「笥、洒，皆钓名也。洒，所蟹切」。彼「洒」亦即「纒」也。或为网，或为钓，说之者有不同耳。可证「𩶇」字各本所见皆传写误。

注「筌捕鱼器今之斗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揜抢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上直鱼生一」：袁本、茶陵本「鱼」作「巽」，「一」作「三」，是也。

案：「生」当作「九」。各本皆误。

注「言微小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𩶇大鱼𩶇音遐」：案：「鱼」字不当有，「𩶇」属上读。袁本、茶陵本无「𩶇音遐」三字，乃删音而误于衍字绝其句也。又上「𩶇」下「𩶇」两音，二本无，亦删。

注「又曰𩶇兼有也」：案：「又」当作「说文」二字，各本皆脱误。

注「其钓惟何」：袁本、茶陵本「惟」作「伊」。案：此尤改，非是。

注「善曰家语曰」：袁本无此五字。案：无者最是，说见下。茶陵本亦无，但移此下「楚昭王云云」入后善注中，而依家语改其文，大误。

注「使问孔子」：袁本无「使」字，是也。

注「可剖而食之」：袁本「可」作「令」，是也。

注「得此鸟鱼」：袁本、茶陵本无「鱼」字。案：此尤补也。下注「失其鳞翼也」，「失」上似各本脱「亡」字。

注「战国策曰」：袁本「战」上有「善曰萍实见家语」七字。案：有者最是。茶陵本亦有「善曰」，但改「萍实见家语」为「家语楚昭王云云」，大误，说在上。

注「蛟螭龙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不出之也」：袁本、茶陵本「之」下有「珠」字。

注「善曰回渊水也」：案：当作「善曰说文曰渊回水也」。各本皆脱误。魏都赋「回渊灌」善注可证也。

注「大龟也」下至「目不明也门拨切谓之潜隐之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三字。案：此尤所添，最误。刘注「昧冒也」，与目不明之「昧」迥不相涉，又于赋文义难通。「门拨切」一音，乃尤并添，不在善音二本删之例。

注「徇求也袭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无者是也，但当有「善曰」二字，观下注可见。袁、茶陵作「刘曰」，「刘」即「善」字之误也。

注「风初貌」：案：「初」当作「利」。各本皆伪。

注「太湖在秣陵东湖中」：袁本、茶陵本「在秣陵东」四字作「也」字，「湖」下有「水」字。

注「军所以讨获曰实」：袁本、茶陵本作「军实所获也」五字。

注「锺仪在晋使与之琴」：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允继也」下至「任南乐名」：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

注「吴歛蔡讴」：袁本、茶陵本「歛」作「愉」，是也。

注「翕习容裔」下至「容与闲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诗曰唱予和女」：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坻颓崩声也」下至「因为陇坻之曲」：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匏巴鼓琴」：袁本、茶陵本「匏」作「瓠」，是也。

注「鄙曲也」：袁本、茶陵本无「鄙」字。

注「汁犹愜也」：茶陵本「愜」作「协」，是也。袁本作「协犹汁也」，误。

鲁阳挥戈而高麾：何校「挥」改「援」。案：以「挥」、「麾」文复言之，盖是也。各本皆误耳。

注「楚辞曰日吉兮辰良」：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楚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与韩遘」：何校「遘」下添「难」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良辰之所以觉也」：袁本、茶陵本「也」作「速」，是也。

注「以适己之盛观也」：袁本、茶陵本「观」作「欢」，是也。

注「执玉帛而朝者」：袁本、茶陵本无「而朝」二字。

注「先王谓舜等也信读为申」：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与齐晋争衡」下至「号孙子兵书」：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五字。案：无者最是。上文「起军」，下文「北征」，四字为句，尽「晋亚之」，皆引吴语文。五十五字在其间，误甚矣。可见凡增多者之决不当有也。

注「晋恶之」：袁本、茶陵本「恶」作「亚」，是也。

注「叔孙通列传曰」下至「犹世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如童」：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山言此人等仙如蝉之脱壳」：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槁叶落」：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毕世而罕见丹青图其珍玮：袁本、茶陵本无「而」字，其下有「象」字。案：此尤添删之，观下文偶句，盖是也。详刘注云「象类」者，解上文「比焉」

之「比」，非正文有「象」，或误认而衍之耳。

注「书曰舜南巡狩陟方死」：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有「善曰」二字。案：二本最是。

注「子宅湫隘」：袁本、茶陵本「隘」作「阨」，茶陵修改亦作「隘」。案：此盖刘引，自作「阨」。

注「帝王居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而与夫榑木龙烛也：袁本、茶陵本「榑」作「寻」，注同。案：此盖亦尤改之耳。

而与桎梏疏属也：袁本、茶陵本「与」下有「夫」字。案：此尤本脱耳。

注「适为夫子时也」：袁本、茶陵本「为」作「来」，是也。

注「庄子曰有系」下至「悬绝曰解」：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亦如此也善曰」：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确薄也」三字。善注末无此三字，是也。

諛诡之殊事：袁本、茶陵本「諛」作「崖」，注同。案：此盖亦尤改之耳。

注「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袁本「登也轮」三字作「升」字，二「已」皆作「以」。案：袁本是也。刘引自如此，茶陵本与此同，皆取考工记改之耳。

注「不委细之意」：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粗谓宾言其梗概」：案：「谓」当作「为」。各本皆误。陈云别本「为」。今未见。

注「梗概粗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京都下

目录 [隐藏]

1 赋丙

1.1 京都下

1.1.1 魏都赋

赋丙

京都下

魏都赋

魏曹操都邺，相州是也。太冲赋三都，以吴、蜀递相顿折，以魏都依制度。

魏都赋

左太冲

魏国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诰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睟然见于面，不言而喻。赵岐曰：睟，润泽貌也。」

眉上曰衡。盱，举眉大视也。异，异也。尚书尧典，四岳曰：异哉！善曰：汉书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厉色，振扬武怒。音义曰：眉上曰衡，谓举眉扬目也。字林曰：盱，张目也。尔雅曰：诰，告也。盖音有楚夏者，土风之乖也；善曰：孙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史记曰：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颍川、南阳，夏人之居，故至今谓之夏人。情有险易者，习俗之殊也。论语曰：性相近，习相远也。善曰：周易曰：辞有险易。春秋说题辞曰：中国之性，习俗常操。虽则生常，固非自得之谓也。传曰：习实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赵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聊为吾子复翫德音，以释二客竞于辩囿者也。庄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又曰：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善曰：毛诗曰：德音孔昭。

「夫泰极剖判，造化权舆。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史记曰：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淮南子曰：大丈夫无为，与造化逍遥。尔雅曰：权舆，始也。剧秦美新序曰：权舆天地未祛也。班固汉书述曰：彰其剖判。体兼昼夜，理包清浊。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流而为江海，结而为山岳。善曰：班固终南山赋曰：流泽遂而成水，停积结而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带其隅。岩冈潭渊，限蛮隔夷，峻危之窍也。潭，渊也。屈平卜居曰：横江潭而渔。善曰：汉书曰：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杨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方言曰：窍，空也。蛮陬子侯夷落，译导而通，鸟兽之氓也。陬、落，蛮夷之居处名也。一名聚居为陬。善曰：广雅曰：落，居也。杜笃通边论曰：亲录译导，缓步四来。论衡曰：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说文曰：译，传四夷之语者。汉书，贾捐之上书曰：骆越之人，与禽兽无异。毛萇诗传曰：氓，民也。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易曰：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为喻也。战国策，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也；魏，天下之胸腹也。李尤函谷关铭曰：衿带咽喉。声类曰：衿，衣交领也。长世字眡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善曰：左氏传，北宫文子曰：有其国家，令问长世。周书，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问伯父。说文曰：眡，田民也。东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为篱，以仁义为藩。毛萇诗传曰：藩，屏也。杨雄城门校尉箴曰：盘石唐芒，袭险重固。毛萇诗传曰：屏，蔽也。而子大夫之贤者，尚弗曾庶翼等威，附丽皇极。思稟正朔，乐率贡职。善曰：言不曾与众庶翼戴上者，等其威仪，而附着于大中之道也。国语，越王勾践曰：苟闻子大夫之言。贾逵曰：亲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书曰

：庶明厉翼。孔安国曰：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厉，翼戴上命。左氏传曰：士会曰：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庄子曰：附丽不以胶漆。王弼周易注曰：丽，着也。尚书曰：皇极，皇建其有极。孔安国曰：皇，大；极，中也。谓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论语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归义。又撰考讖曰：穿胸儋耳，莫不贡职。汉书曰：单于非正朔所加。东观汉记曰：百蛮贡职。而徒务于诡随匪人，宴安于绝域。荣其文身，骄其险棘。善曰：诡随匪人，言诡善随恶，同于匪人，又自宴安于其绝域也。毛诗曰：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毛萇曰：诡随，诡人之善，随民之恶。毛诗曰：独为匪民。左氏传，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怀也。李陵书曰：出征绝域。汉书曰：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蔡雍樊陵碑曰：进路孔夷，人情险棘。毛萇诗传曰：棘，急也。繆默语之常伦，牵胶言而踰侈。饰华离以矜然，假倔渠屈强巨两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壮，谋蹊舛驳于王义。孰愈寻靡？于中途，造沐猴于棘刺。李克书曰：言语辩聪之说，而不度于义者，谓之胶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华离之地。班固云：不变曰醇，不杂曰粹。庄子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蹊驳。言恶也。楚辞天问曰：靡？九逵，泉华安居。韩子曰：燕王好微巧，卫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王悦之，养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请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卫人曰：臣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燕王因养卫人，而不能观母猴。郑人有台下之冶者，谓王曰：臣为削者，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试观客之削，则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客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客之削也。客曰：臣请取之。因逃。冶人谓王曰：上之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语。广雅曰：胶，欺也。郑玄礼记注曰：矜，谓自尊大也。毛萇诗传曰：然，是也。汉书，伍被曰：倔强江、淮间。孟子曰：冯妇善搏虎，攘臂下车，众皆悦之。楚辞曰：王色頰以开颜，精纯粹而始壮。华，口哇反。司马彪庄子注曰：蹊，读曰舛。舛，乖也。驳，色杂不同也。頰，普丁反。王逸楚辞注曰：宁有？草蔓衍于九逵之道？靡，蔓也。剑阁虽峻，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剑阁，蜀境也。酈元水经注曰：小剑戍去大剑，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广雅曰：峻？，高也，力雕反。又曰：蹶，败也。善曰：老子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声类曰：蒂，果鼻也。洞庭虽浚，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善曰：洞庭，吴境也。史记，吴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险也，禹灭之。毛萇诗传曰：浚，深也。郑玄周礼注曰：负，性恃也。汉书音义，服虔曰：师败曰北，南北之北。老子曰：爱人治国，能无知乎？彼桑榆之末光，踰长庚之初

辉。善曰：东观汉记，光武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毛诗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况河冀之爽垲苦改，与江介之湫子小湄。善曰：左氏传，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嚣尘，请更诸爽垲。楚辞曰：长江介之遗风。薛君韩诗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诗传曰：水草交曰湄。故将语子以神州之略，赤县之畿。魏都之卓犖吕角，六合之枢机。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国名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禹之所叙九州岛也，是以不得为州数。中国外，若赤县神州者九，所谓九州岛者也。范睢说秦王曰：魏、韩，中国处而天下之枢也。善曰：河图括地象曰：昆仑，谓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礼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赋曰：卓跖诸夏。卓犖与卓跖音义同。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于时运距阳九，汉网绝维。奸回内焮备，兵缠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变为煨烬，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内，绳绳八区，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麋鹿寓城也。不饮酒而怒曰焮。诗曰：内焮于中国。汉室之乱，起于阉官，故曰内焮也。紫微宫在南城下，于时兵所围绕。光熹元年四月，灵帝崩。八月，大将军何进入省见太后，黄门张让、郭进等斩进。进部曲将兵突入尚书阁，阁闭。虎贲中郎将袁术等攻阁。日暮，术等起火烧阁。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迁都长安，其夜烧洛阳南北宫。易曰：鸟焚其巢。尚书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谷梁传曰：寰内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会。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为寰。伍被谓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台也。臣今见宫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干图曰：五运七变，各以类惊。宋衷曰：五运，五行用事之运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距，至也。汉书，阳九厄曰：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之厄。汉书曰：汉兴，禁网疏阔。管子曰：国有四维，四维不张则灭。王逸楚辞注曰：维，紘也。尚书曰：崇信奸回。毛诗曰：商邑翼翼。汉书，客谓陈涉曰：伙，涉之为王沉沉者。应劭曰：沉沉，宫室深邃之貌。沈，长含切，与眈音义同。谢承后汉书曰：阳球为司隶校尉，虎视帝宇。广雅曰：煨，烬也，乌瑰反。广雅曰：煨，烟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烬，火之余木也，似进反。毛萇诗传曰：殷，众也。毛诗曰：子孙绳绳兮。长杨赋曰：洋溢八区。言广大也。说文曰：锋，兵端也。又曰：矢，锋也。战国策曰：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伊洛榛旷，崤函荒芜。善曰：服虔汉书注曰：榛，木丛生也。贾逵国语注曰：芜，秽也。临菑牢落，鄆郢丘墟。善曰：汉书，齐郡有临菑县。牢落，犹辽落也。洞箫赋曰：翩连绵以牢落。东观汉记曰：第五伦自度仕宦牢落。汉书，南郡有故鄆县。吕氏春秋，烛过曰：子胥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而是有魏开国之日，缔构之初。万邑譬焉，亦独犖昌由麋之与子都。培塿之与方壶也。善曰：周易曰

：开国承家。广雅曰：缔，结也。犛麋，古之丑人也。吕氏春秋曰：陈有恶人焉，曰敦洽犛麋，椎颡广额，色如漆赭，陈侯悦之。毛诗曰：不见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传曰：太叔曰：培塿无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壶，二山名，已见上文。

「且魏地者，毕昴之所应，虞夏之余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隈，则八埏延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卜偃前识而赏其隆，吴札听歌而美其风。虽则衰世，而盛德形于管弦；虽踰千祀，而怀旧蕴于遐年。诗谱云：魏地，毕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后晋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隈，犹隅也。邹衍曰：四隈不静。司马相如封禅文曰：下泝八埏。国语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左传曰：吴公子札来聘，使工为之歌魏，曰：美哉，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为明主也。善曰：毛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辞注曰：考，校也。周礼曰：以土圭测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礼记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左氏传，史赵曰：盛德必百世祀。吴越春秋，乐师曰：君王之德，可记之于管弦。毛诗序曰：怀其旧俗。方言曰：蕴，积也。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蹊燕赵。山林幽峽乌朗切，川泽回缭。恒碣碣??于青霄，河汾浩泝而皓漾。南瞻淇澳于六，则绿竹纯茂；北临漳滏父，则冬夏异沼。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温泉毖秘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善曰：史记，苏秦说魏襄王曰：南有鸿沟，东有淮颍，西有长城，北有河外。地理志曰：魏，觜觿、参之分野也，自高陵以东，河东、河内，南有陈及汝南之邵陵、隐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舞阳、郾、许、鄢樊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内、魏郡，北得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东得平原，西得东平，凡十郡，以此为魏之本国，盖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汉书沟洫志曰：下淇园之竹。漳、滏，二水名，经邺西北。滏水热，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温，故曰冬夏异沼也。冀州图，邺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时自鸣。刘邵赵都赋曰：神钲发声。俗云：石鼓鸣，则天下有兵革之事。诗云：毖彼泉水。温水，在广平都易县，俗以治疾洗百病。华清，井华水也。善曰：王逸楚辞注曰：凑，聚也。冀、道，亦二国名也。尔雅曰：两河间曰冀州。左氏传曰：江、黄、道、柏，方睦于齐。杜预曰：道国在汝南。胸，犹前也。南都赋曰：涓水荡其胸。汉书地理志曰：河内本殷旧都，周分为郟、墉、卫。碣??，高貌。碣，五感反。郑玄周礼注曰：汾水出汾阳县。浩，古老切。泝，古旦反。上林赋曰：漂漾潢漾。广雅曰

；浩滌，大也。皓，故老反。滌，余眇反。山海经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浊漳。山海经曰：神困山，滌水出焉。郭璞曰：经邺西北入漳。说文曰：泌，水馱流也。泌与泌同，音秘。鱼豢典略曰：浪井者，弗凿而成。毛诗曰：永锡难老。墨井盐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坟衍斥斥。或嵬壘力罪而复陆，或魍苦光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綱緼，嘉祥徽显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畴昔。藏气讖纬，闕象竹帛。迴时世而渊默，应期运而光赫。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邺西高陵西伯阳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东猗氏南有盐池，东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书禹贡，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闕，闭也。诗云：闕宫有洫。善曰：周礼曰：辨其坟衍原隰之名。郑玄曰：水厓曰坟，下平曰衍。毛诗曰：畇畇原隰。以纯反。斥斥，广大之貌也。苍颉篇曰：斥，大也。嵬垒，不平之貌。嵬，乌罪切。魍朗，光明之貌。拓落，广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綱緼。西京赋曰：备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诏曰：所献诗二篇，徽显成章。兆，犹机事之先见者也。淮南子曰：欲与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许慎曰：朕，兆也，直轸反。毛诗曰：振古如兹。毛萇曰：振，自也。广雅曰：萌，始也。尔雅曰：柢，本也，丁计反。礼记曰：余畴昔之夜梦。郑玄曰：畴，发语声也。说文曰：讖，验也。河、洛所出书曰讖。毛萇诗传曰：闕，闭也。墨子曰：以其所书于竹帛，传于后代子孙。春秋说题辞曰：尚书者，所以推期运、明命授之际。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讳操，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禅，追尊曰武皇帝。东京赋曰：世祖乃龙飞白水。毛诗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东京赋曰：汉初弗之宅。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谋龟谋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缮其城隍。经始之制，牢笼百田。画雍豫之居，写八都之宇。鉴茅茨于陶唐，察卑宫于夏禹。古公草创，而高门有闾苦浪；宣王中兴，而筑室百堵。兼圣哲之轨，并文质之状。商丰约而折中，准当年而为量。思重爻，摹大壮。览荀卿，采萧相。僦拱木于林衡，授全模于梓匠。谋龟谋筮，犹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诗云：爰契我龟，又曰：卜云其吉，终然允臧。重爻，易爻也。大壮，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御风雨。盖取诸大壮，谓壮观也。荀卿曰：宫室台榭，以避燥湿。养德，别轻重也，非为夸泰，将以明人之大通仁顺也。春秋左传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书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书曰：谋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笼天地。雍，西京也。豫，东京也。西京赋曰：取殊裁于八都。墨子曰：尧、舜茅茨不翦。论语，子曰：禹卑宫室。毛诗美古公亶父曰：高门有闾。又美宣王曰：筑室百堵。说文曰：僦，具也，馱勉反。又曰：僦，取也，子软切。孟子曰：梓匠

轮輿，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赵岐曰：梓匠，木工也。遐迩悦豫而子来，工徒拟议而骋巧。阐钩绳之筌绪，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回匝，比冈隳鱼检而无陂。造文昌之广殿，极栋宇之弘规。??若崇山嶺起以崔嵬，髡徒感若玄云舒蜺以高垂。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诗，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揆之以日，作为楚室。定，营室星。营室中可以兴土功也。陂，倾也。易曰：无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龙形而五色。善曰：难蜀父老曰：遐迩一体。豫或为务。西都赋序曰：众庶悦豫。毛诗曰：庶人子来。周易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甘泉赋曰：王尔投其钩绳。杜预左传注：铨，次也，与筌同。周礼曰：匠人建国，昼参谋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郑玄曰：极星，北辰也。周礼曰：左宗庙，右社稷。说文曰：隳，崖也。郑玄礼记注曰：陂，倾也。周易曰：上栋下宇，以避风两。??，高貌也。景福殿赋曰：若仰崇山而戴垂云。髡，垂貌也。淮南子曰：玄云素朝。瑰材巨世，??楚洽?除立参差。枌音汾橑音老复结，栾栌迭施。丹梁虹申以并亘，朱桷森布而支离。绮井列疏以悬葳，华莲重葩而倒披。齐龙首而涌溜，时梗概于澎被尤池。尔雅曰：桷谓之榱。善曰：西都赋曰：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广雅曰：曲枅谓之栾。说文曰：檣栌，柱枅也。然栾、栌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赋，葳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又曰：疏龙首以抗殿。齐龙首而涌溜，谓画为龙首于椽，承檐四隅，而以写溜也。说文曰：溜，屋水流也。东京赋曰：其梗概如此。毛诗曰：澎池北流也。旅楹闲列，晖鉴挾乌浪振。榱题黹??，阶??嶙峋。长庭砥平，锤簏夹陈。风无纤埃，雨无微津。诗云：旅楹有闲。挾，中央也。振，屋宇榱也。文昌殿前，有锤簏，其铭曰：惟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锤，又作无射锤。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锤簏于文昌殿前，所以朝会四方也。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旅楹，众也。薛君韩诗章句曰：闲，大也，谓闲然大也。晖鉴，言楹柱光辉远照。挾，振也。广雅曰：鉴，照也。声类曰：黹，深黑色也，直感反。??，亦黑也，徒对反。应劭上林赋注曰：楯，阑横也。西京赋曰：抵鍔嶙峋。埤苍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诗曰：风雨攸除。墨子曰：圣王作为宫室，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露。岩岩北阙，南端迺遵。竦峭双碣，方驾比轮。西辟延秋，东启长春。用覲群后，观享颐宾。文昌殿前值端门。端门之前，南当南止车门，又有东西止车门。端门之外，东有长春门，西有延秋门。文昌殿所以朝会宾客，享四方。善曰：德阳殿赋曰：朱阙岩岩。凡南方正门，皆谓之端。春秋说题辞曰：血书鲁端门。西京赋曰：圆阙竦以造天，若双阙之相望。毛萇诗传曰：覲，见也。尚书曰：肆覲群后。周易曰：观颐，观其所养也。颐养，亦享也，故曰观享颐宾。许两切。

「左则中朝有赭，听政作寝。匪朴匪斲，去泰去甚。木无雕镂所留，土无绌题锦。玄化所甄，国风所禀。中朝，内朝也。汉氏大司马、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为外朝也。文昌殿东有听政殿，内朝所在也。墨子曰：尧之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湿润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老子曰：去甚去泰。尔雅曰：镂，斲也。善曰：毛萋诗传曰：赭，赤貌也。尚书曰：既勤朴斲。孔安国曰：朴，治；斲，削也。西京赋曰：木衣绌锦。说文曰：绌，厚缁也。蔡雍陈留太守颂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宁。汉书音义，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谓之甄。吉然反。毛诗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于前则宣明显阳，顺德崇礼。重闱洞出，锵锵济济。珍树猗猗，奇卉萋萋。蕙风如熏，甘露如醴。听政殿听政殿门，听政门前升贤门，升贤门左崇礼门，崇礼门右顺德门，三门并南向。升贤门前宣明门，宣明门前显阳门，显阳门前有司马门。阍，守门也。周官，阍人守王门。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洞，达也。南北外内、东西左右掖门，皆洞达相通。善曰：礼记曰：大夫济济，庶士锵锵。毛萋诗传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礼切，协韵。东京赋曰：惠风横被。边让帝台赋曰：惠风如春施。家语，舜曰：南风之熏兮。王肃曰：熏，风至之貌也。论衡曰：甘露味如饴蜜，王者太平则降。郑玄周礼注曰：醴，今甜酒。禁台省中，连闱对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蔼蔼列侍，金螭齐光。诘朝陪幄，纳言有章。亚以柱后，执法内侍。符节谒者，典玺储吏。膳夫有官，药剂有司。肴醴亦顺时，腠理则治。升贤门内听政闱，向外东入有纳言闱、尚书台。宣明门内升贤门，升贤门外东入有内医署。显阳门内宣明门外，东入最南有谒者台合，次中央符节台合，最北御史台合，三台并别西向。符节台东有丞相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汉制，王所居曰禁中，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连闱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当直也。蔡邕独断曰：直事尚书一人，典刑。周礼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书、御史、符节、谒者。金螭，金蝉。蔡邕独断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蝉。左氏传曰：诘朝将见。杜预曰：诘朝，平旦也。周礼曰：幕人掌幄帟。郑玄曰：王所居之帐也。尚书舜典曰：龙，命汝作纳言。应劭汉书注曰：纳言，如今尚书官，王之喉舌也。毛诗曰：出言有章。汉书音义曰：柱后，以铁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节掌玺，故云典玺。汉有尚符玺。谒者受事，故曰储吏。汉书，谒者掌赞受事。周礼：膳夫，上士。又曰：医师掌毒药，共医事。郑玄周礼注曰：剂，和也。又礼记注曰：旧醴之酒，谓昔酒也。吕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陈，腠理遂通。高诱曰：腠理，肌脉也。于后则椒鹤文石，永巷壶术。楸梓木兰，次舍甲乙。西南其户，成之匪日。丹青焕炳，特有温室。仪形宇宙，历像

贤圣。图以百瑞，絳以藻咏。芒芒终古，此焉则镜。有虞作绘，兹亦等竞。近世王者后宫，以椒房为通称。听政殿后有鸣鹤堂、楸梓坊、木兰坊、文石室，后宫所止也。壶，宫中巷也。术，道也。鸣鹤堂之前，次听政殿之后，东西二坊之中央有温室，中有画像赞。尚书，咎繇荐，舜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粉米。永巷，掖庭之别名。善曰：列女传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礼曰：正宫掌宫中次舍。甲乙谓次舍之名，以甲乙纪之也。毛诗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又曰：不日成之。藻咏，文藻颂咏也。絳，子对切。芒芒，远貌也。楚辞曰：长无绝兮终古。广雅曰：鉴谓之镜，照也。郑玄论语注曰：绘，画也。

〔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蔓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有??吕梁。驰道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溜，下冰室而互冥。文昌殿西有铜爵园，园中有鱼池堂皇。班固曰：畹，三十亩也。离骚曰：既滋兰之九畹。石濑，湍也。水激石间，则怒成湍。蔓，木之细枝者也。杨雄方言曰：青、齐、兖、豫之间谓之蔓，故传曰：慈母怒子，折蔓而笞之，其惠存焉。子红切。系，古计切。庄子曰：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汉厩旧有乐浪所献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车。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一间。金虎台有屋一百九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三台与法殿皆阁道相通，直行为径，周行为营。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山海经曰：太华之山，削成四方。互，坚也。春秋左氏传曰：固阴互寒。善曰：楚辞曰：坐堂伏槛临曲池。曹植责躬诗曰：夕宿兰渚。左氏传曰：原田莓莓。杜预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来反。楚辞曰：石濑兮戈戈。说文曰：??，察也，千例反。汉书曰：太子不敢绝驰道。应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连延也。淮南子曰：延楼栈道。鲁灵光殿赋注：飞陛，揭孽；方辇，言广也。甘泉赋曰：似紫宫之峥嵘。鲁灵光殿赋曰：榭而高大谓之阳，基在小故曰阴基。周轩中天，丹墀临森。增构峨峨，清尘影影。云雀踞薨而矫首，壮翼摘翎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曷日笼光于绮寮。习步顿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丹墀，以丹与蒋离合用涂地也。尔雅曰：扶摇谓之森。森，上也，风从下升也。班固西都赋说凤阙曰：上觚棱而栖金雀。凡鸟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睹之形也。张衡西京赋曰：凤翥骞于薨标，感愬风而欲翔。此凤之有定有住，尚向风而无一方，则不宜言愬风也。但鸟跂则形定翼住，飞则敛足绝据，踞则举羽翻用势，若将飞而尚住，故言云雀踞薨而矫首也。踞，音提。王吉传曰：进退步趋以实下。言人不行则膝胫以下虚弱不实也。

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赋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杨雄甘泉赋说台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长途而下颠。班固西都赋说台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转而意迷。舍灵槛而却倚，若颠堕而复稽。张衡西京赋说台曰：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栗而竦矜，非都卢之轻躡，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贤所以说台榭之体，皆危??悚惧，虽轻捷与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弥望得意之谓也。异乎老子曰若春升台之为乐焉，故引习步顿以实下，称八方之究远，适可以围于径寸之眸子，言其理旷而当情也。庄子有齐物之论。善曰：轩，长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筑台，号中天台。汉典职仪曰：以丹漆地，故称丹墀。西都赋曰：正殿崔嵬曾构。七发曰：蒙清尘。毛萇诗传曰：壮，健也。摘缕，摘布其雕缕也。说文曰：窈窕，深远也。冥，幽昧也。毛诗曰：有如皦日。西京赋曰：交绮豁以疏寮。论语：曾点曰：春服既成。毛诗曰：于焉逍遥。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极。赵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也。长涂牟首，豪微古吊互经。晷漏肃唱，明宵有程。附以兰锜鱼九，宿以禁兵。司卫闲邪，钩陈罔惊。牟者，阁道有说者也。霍光传，说昌邑王辇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微道也。晷漏，漏刻也。善曰：说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汉书，房中歌曰：肃倡和声。字书，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犹限也。程，与呈通。西京赋曰：武库禁兵，设在兰锜。建安二十二年，初置卫尉。汉书曰：汉尉掌宫门卫屯兵。周易曰：闲邪存其诚。乐汁图曰：钩陈，后宫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宫外营钩陈星。于是崇墉浚洫，婴堞带浹。四门??鱼竭，隆厦重起。凭太清以混成，越埃壘乌害而资始。藐藐标危，亭亭峻趾。临焦原而不怵，谁劲捷而无??与冈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阳灵停曜于其表，阴祇蒙雾于其里。墉，城也。浚，深也。洫，城沟也。张衡西京赋曰：经城洫。堞，城上女墙也。贾谊曰：翟伐卫，寇侠城堞。浹，厓也。毛诗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国有石焦原者，广寻长五十步，临百仞之溪，莒国莫敢近也。有勇以见莒子者，独却行齐踵焉，所以服莒国也。善曰：薛综西京赋注曰：??，高貌也。鹖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宁。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赋曰：轶埃壘之混浊。周易曰：万物资始。王逸楚辞注曰：藐藐，远也。说文曰：标，末也。郑玄礼记注曰：危，栋上也。西京赋曰：状亭亭以苕苕。说文曰：址，基也。论语曰：慎而无礼则蒺。??与蒺同，思子反。阳灵，天神也。甘泉赋曰：齐乎阳灵之宫。周礼曰：掌地祇之礼也。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缭了垣开囿，观宇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筱怀风，蒲陶结阴。回渊灌，积水深。蒹葭贔，藿胡官翳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绿芰泛涛而浸七心潭以心。羽翮颀颀，鳞介浮沈。栖者择木，雒者择音。若咆步交渤漈与姑余，常鸣鹤而在阴。表清籟，勒虞

箴。思国恤，忘从禽。樵苏往而无忌，即鹿纵而匪禁。玄武苑在邳城西，苑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蒲陶诸果。诗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传曰：鸟则择木。又曰：鹿死不择音。皆自得之谓也。雉者，举雉兔之类，不伤其时，况其巨者乎！杨雄曰：勃澥之鸟。淮南子曰：轶鷓鸡于姑余。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张衡东京赋曰：江池清籊。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见春秋。其辞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岛，经启九道。人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思其麋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周易曰：即鹿无虞，往从禽也。孟子，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葛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言樵苏往而无忌，即鹿纵而匪禁者，盖同乎周文之德，异乎齐宣之意。善曰：西都赋曰：幽林穹谷。西京赋曰：缭垣绵连。周易曰：硕果不食。庄子曰：见巨木其絜百围。孙子曰：水深则回。说文曰：渊，回水也。毛诗曰：有灌者泉。文子曰：积水成海。说文曰：贇，分别也，胡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尔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皪，即藕为遍名，非唯根矣。的皪，光明也。上林赋曰：的皪江靡。郑玄周礼注曰：陵，芰也。说文曰：白涛，大波也。浸潭，渐渍也，随波之貌。洞箫赋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诗传曰：飞而上曰颡，飞而下曰颡。周礼曰：川泽宜鳞物，坟衍宜介物。郑玄曰：鳞，鱼龙之属。介，龟鳖之属，水居陆生者也。汉书音义，晋灼曰：樵，取薪也；苏，取草也。腠腠垺野，奕奕菑亩。甘荼伊蠹，芒种斯阜。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塍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稷古衡稊徒五，陆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纒。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音咽，协韵。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邑屋相望武方，而隔踰奕世。腠腠，美也。诗云：周原腠腠，萑荼如飴。尔雅曰：田一岁曰菑。诗云：薄言采虬，于此菑亩。周官曰：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郑司农曰：芒种，稻麦也。今邳下有十二塍天井优，在城西南，分为十二塍。丁邓切。微子麦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汉制，列侯、公主田无过三十顷者，其余各以官次。哀帝时，董贤赐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从此隳坏。畴者，界也。埒，畔际也。诗云：中田有庐。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故曰蕃庐错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与往来。善曰：韩诗曰：周原腠腠。莫来反。毛诗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贾逵国语曰：阜，长也

。河渠书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汉书曰：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人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鹵兮生稻粱。水陆，谓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则澍生稷黍，高则植立稷黍也。说文曰：澍，时雨，所以澍生万物者也。之树反。方言曰：蒔，更也。郭璞曰：谓更种也。时吏切。尔雅曰：黑谓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声类曰：油油，麻肥也。庄子曰：治邑屋，曷尝不法圣人哉！谢承后汉书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袭。

〔内则街冲辐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出控漳渠。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比沧浪平而可濯，方步櫺以占而有踰。习习冠盖，莘莘所巾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让衢。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邺城内诸街，有赤阙黑阙正当东西南北城门，最是其通街也。石窰桥在宫东，其水流入南北里。尔雅曰：石杠谓之倚。郭璞曰：石桥，音江。疏，通也。魏武帝时堰漳水，在邺西十里，名曰漳渠堰。东入邺城，经宫中东出，南北二沟夹道，东行出城，所经石窰者也。楚辞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冲，交道也，齿容反。文子曰：群臣辐凑。李尤德阳殿赋曰：朱阙岩岩。晋灼汉书注曰：飞梁，浮道之桥。小雅曰：控，引也。步櫺，长廊也。楚辞曰：曲屋步櫺宜扰畜。上林赋曰：步櫺周流，长途中宿。蔡雍胡忆碑曰：祁祁我君，习习冠盖。毛萇诗传曰：莘莘，众多也。礼记曰：斑白者不提挈。郑玄曰：杂色曰斑。家语曰：虞、芮二国争田，入文王境，行者让路。周礼曰：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小雅曰：班，次也。其府寺则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号，大理之名。厦屋一揆，华屏齐荣。肃肃阶？，重门再扃。师尹爰止。毗代作楨。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寺。出东掖门正东，道南西头太仆卿寺，次中尉寺。出东掖门，宫东北行北城下，东入大理寺。宫内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营。魏武帝为魏王时，太常号奉常，廷尉号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书、御史、符节、谒者、郎中令、太仆、大理、大农、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锺繇为相国，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初置卫尉时，武帝为魏王，置相国、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诗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厦屋，已见上注。郑玄礼记注曰：画，华也。尔雅曰：屏谓之树。郑玄礼记注曰：荣，屋翼也。尔雅曰：两阶间曰？，许亮反。周易曰：重门击柝。说文曰：扃，门之关也。毛诗曰：赫赫师尹。毛萇曰：太师，周之三公也。尹氏为太师。毛诗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国克生，维周之楨。毛萇曰：楨，干也。其闾闾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宫之东。闾出长者，巷苞诸公。都护之堂，殿居绮

窗。輿骑朝猥，蹠??其中。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长寿、吉阳二里在宫东，中当石窰。吉阳南入，长寿北入，皆贵里。都护者，将军曹渊也。汉书万石君传曰：徙其家长安戚里，以姊为美人故。善曰：古诗云：交疏结绮窗。广雅曰：猥，众也，乌罪反。声类曰：蹠，蹶也，徒协反。说文曰：??，?也，丘知反。营客馆以周坊，饒宾侣之所集。玮丰楼之闾闾，起建安而首立。葺墙冪室，房庑杂袭。劓居绮劓罔掇，匠斲积习。广成之传无以畴，槁街之邸不能及。邳城南有都亭，城东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楼门临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馆，故举年号也。春秋左传曰：高其闾闾，缮完葺墙，以待宾客。圻人以时冪馆宫室。子产曰：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埤，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尔雅曰：闾，巷门也。一曰：闾，门中所从出入也。葺，覆也。圻人，涂人也。冪，埤也。馆宫室，诸侯传也。史记，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广城传。善曰：说文曰：庑，堂下周屋也。许慎淮南子注曰：劓劓。曲刀也。劓，九月反。郑玄论语注曰：辍，止。掇，古字通。张晏汉书注曰：畴，等也。汉书曰：郅支首悬槁街蛮夷邸间。晋灼曰：黄图，在长安城内也。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闾闾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薛五结，侈所眺之博大。周礼，大市，日??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谓也。达，已见上章。传曰：达市在达之上。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无，谓货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济之也。孟子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西京赋注曰：旗亭，市楼也。峣薛，高峻之貌。尔雅曰：眺，视也，他吊反。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子遗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筭。轼，车横覆膝，人所凭也。周官曰：听买卖以质剂。又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而别之也，若今下手书，保物要还矣。质，大贾也。剂，小贾也。刀布，钱刀之谓。荀卿书曰：省刀布之敛。善曰：西京赋曰：俯察百隧。史记，苏秦曰：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左传曰：楚子玉谓晋侯曰：君凭轼而观之。说文曰：捶，击也。河图龙文曰：八方归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明九夷之风采。高诱曰：风，俗。采，事也。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古，着驯风之醇醴。周官曰：百工饬货八材，商贾阜通货贿。汉书货殖传曰：桓、文之后，礼义大坏，上下相冒，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攻者，坚也。诗曰：我车既攻。通物曰商，居卖曰贾。礼记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

于市。此皆不鬻邪之义。史记曰：子产治郑，不鬻贾。周官曰：平肆展成。郑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贾，防诈豫也。善曰：广雅曰：财，货也。财与材古字通。尔雅曰：贿，财也。广雅曰：长，常也。言常习之。史记曰：舜居河滨，器不苦窳。晋灼曰：窳，病也，余乳反。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市不豫贾。周易曰：驯致其道。仲长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风既宣，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国尚书传曰：醇，粹也。说文曰：醲，厚酒也，女龙切。优渥，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白藏平之藏去，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竇帙积滯，琛币充仞。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底慎。燕弧盈库而委劲，冀马填厩救而馭骏。白藏库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间。尔雅曰：秋为白藏，因以为名也。大内，京邑都内宝藏也。汉书，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贡财之奉，不输大内。食货志曰：或滯财。夏书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此夏之逸书。禹贡曰：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邺城西下有乘黄厩。燕，幽州也。弧，弓也。尔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汉书，东方朔曰：不足以危无堤之舆。苏林曰：堤，限也。尔雅曰：赈，富也。风俗通曰：盘瓠之后，输布一匹二丈，是谓竇布。廩君之巴氏，出帙布八丈。竇，在宗反。帙音稼。滯音滞。贾逵国语注曰：关，通也。郑玄仪礼注曰：和，调也。孔安国尚书传曰：金铁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虚赋曰：充仞其中。说文曰：馭，壮马也，子朗反。

〔至乎勅敌纠纷，庶土罔宁。圣武兴言，将曜威灵。介冑重裘，旂旗跃莖。弓珣以焦解檠巨景，矛鋌飘英。三属之甲，纒莫韩胡之纒。控弦简发，妙拟更平羸。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公，位诸侯王上，赤绂，远游冠。二十一年，进爵为王。二十二年，得设天子旂旗，出警入蹕，赐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车，驾六马，建太常，设五时副车。尔雅曰：弓以蜃者谓之珣。蜃，骨也。檠，弓柙也。诗云：二矛重英。汉书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赵惠文王好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人。赵太子悝谓庄周曰：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纒胡之纒，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者，王乃悦之。战国策，更羸谓魏王曰：臣能虚发而下鴈。魏王曰：然则射可至于此乎？更羸曰：可。有鴈从南方来，更羸虚发而下鴈。善曰：左氏传曰：子鱼曰：勅敌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预曰：勅，强也。尚书曰：庶土交正。毛诗曰：庶士有揭。又曰：兴言出宿。长杨赋曰：以露威灵。金匱曰：良弓非勑檠不张。说文曰：鋌，小矛。史记曰：冒顿自立为单于，控弦之士三十万。班固汉书李广述曰：控弦贯石，威动北邻。尔雅曰：简，择也。谓择处而发也。齐被练而铍息廉戈，裘偏裒以会列。毕出征而中律，执奇正以四伐。硕画精通，目无匪制。推锋积纪，铍气弥

锐。三接三捷，既昼亦月。克翦方命，吞灭咆白交佻虚交。云撤叛换，席卷虔刘。褻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振旅??，反旆悠悠。凯归同饮，疏爵普畴。朝无刑五官印，国无费留。春秋左传曰：被练三千。马融曰：练为甲裘。史记，苏代曰：强弩在前，铍戈在后。司马法曰：师多则？。孙武曰：奇正还相生，若环之无端。庄子曰：庖丁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触，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对曰：臣好者道，进乎技矣。臣始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也。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也。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若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文君曰：善。吾闻丁之言，得养生焉。一纪，十二年。推锋积纪，谓魏武帝从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军无不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义也。孙武曰：避其锐气。谓锐气之利甚于锋刃也。易曰：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诗云：一月三捷。既昼亦月者，盖取其频繁之数，或日或月也。方命，放弃王命也。尚书曰：咈哉方命。克翦方命者，谓始起兵诛董卓之首乱汉室也。咆佻，犹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诗云：咆佻于中国。吞灭咆佻者，克默韩暹、杨奉之专用王命也。叛换，犹恣睢也。汉书曰：项氏叛换。云撤换叛者，谓讨破袁绍，犹胜项羽也。虔刘，杀也。春秋左传，吕相绝秦曰：虔刘我边陲。席卷虔刘者，谓擒吕布于徐州，克袁术于扬州，平韩约、马超于雍州，降刘表于荆州之属也。褻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谓北羁单于于白屋，东怀孙权于吴会，西摄刘备于巴蜀也。刷，小尝也。司马相如梨赋曰：喇嗽其浆。史记，苏秦曰：??殷殷，若三军之众。谷梁传曰：入曰振旅，兵事以严终也。春秋左传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汉书曰：疏爵而贵之。疏爵普畴，畴其爵邑者。刑印，印角刑也。韩信传曰：项王有功当封爵，印刑忍不能与。孙子兵法曰：战胜而不修其赏者凶，命曰费留。善曰：国语曰：公使申生伐东山。韦昭注曰：东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褻之衣。韦昭注曰：褻在中，左右异，故曰偏褻，音督。说文曰：?列，中止也。然?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师出以律。汉书，杨雄上疏曰：石画之臣甚众。史记曰：秦穆公与晋惠公战于韩地，秦人见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尚书曰：方命圮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图宋，更相吞灭。春秋推诚图曰：诸侯冰散席卷，各争恣妄。西都赋曰：褻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泽之外，乃有八紘。尚书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将将行，雨濡衣冠，是谓洗兵。刷，犹饮也，所劣切。刘劭七华曰：漱马河源，游目昆仑。苍颉篇曰：??，众车声也，呼萌切。今为?字，音田。毛诗曰：悠悠旆旂。魏武孙子注曰：赏不以时，但留费也。

「丧乱既弭而能宴，武人归兽而去战。萧斧戢柯以柙刃，虹旒摄麾以就卷。斟洪范，酌典宪。观所恒，通其变。上垂拱而司契，下缘督而自劝。道来斯贵，利往则贱。圉圉寂寥，京庾流衍。尚书曰：往伐归兽。桓谭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以强秦之势伐弱燕，譬犹??萧斧以伐朝菌也。马融广成颂曰：建雄虹之长旒。洪范，箕子陈政术之篇也。易曰：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又曰：通其变，使人不倦。老子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善曰：毛诗曰：丧乱既平，周公摄政，弘化弭乱。司马法曰：以战去战，虽战可也。柙，胡甲反。尚书曰：垂拱而天下治。庄子曰：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马彪曰：缘，顺也。督，中也。顺守道中，以为常也。礼记曰：仲春省圉圉。文子曰：法宽刑缓，圉圉空虚。毛诗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郑玄曰：庾，露积谷也。于时东颺即序，西倾顺轨。荆南怀德惠，朔北思颺伟。绵绵迴涂，骤山骤水。襁负赆贄，重译贡篚。髻首之豪，鑿耳之杰。服其荒服。敛衽而审魏阙。置酒文昌，高张宿设。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载华载裔入声，协韵。岌岌冠纒所绮，累累辫发。清酤户如济，浊醪如河。冻醴流澌，温酎跃波。丰肴衍衍，行庖皤皤。悒悒醜一据燕，酣湑无哗呼瓜反。地理志曰：会稽海外，有东颺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献见。尚书禹贡曰：织皮西倾，因桓是来。织皮，西戎国也。德，顺也。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义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髻首。赆，礼贄也。周官曰：九州岛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贄。孟子曰：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苍颉篇曰：赆，财货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单于呼韩厨泉将其名王大人来朝，待以客礼。张衡南都赋曰：九酝甘醴，十旬兼清。苏秦曰：齐有清济浊河。楚辞小招魂曰：挫糟冻饮酎清凉。王逸曰：冻，冷也。酎，三重酿醇酒也。韩诗云：宾尔筵豆，饮酒之醜。能者饮，不能者已，谓之醜。许氏曰：醜，酒美也。善曰：尚书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预左氏传注曰：颺，是也。论语曰：襁负其子。博物志曰：织缕为之，以约小儿子于背上。尚书曰：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山海经曰：青要之山，?武罗司之，穿耳以鑿。郭璞曰：鑿，金银之器名。?，音神。鑿，音渠。汉书曰：高张四县。晋灼曰：乐四县也。周礼曰：凡乐事宿县。毛诗曰：夜未央。郑玄曰：未渠央也。毛诗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祁祁。楚辞曰：高余冠之岌岌。郑玄礼记注曰：纒，今之帻也。纒与纒同。汉书曰：诸侯累累从楚。又，终军曰：解辫发，削左衽。毛诗曰：既载清酤。说文曰：澌，流冰也。周易曰：鸿渐于盘，饮食衍衍。王肃曰：衍衍，宽饶之貌也。皤皤，丰多貌也。韩诗曰：悒悒夜饮。薛君曰：悒悒，和悦之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乐酒曰酣。毛诗曰：迨我暇矣，饮此湑矣。毛诗曰：湑，茜也。郑玄曰：沛

，菑之也。一曰：湑，乐也。醜，乙据反。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僊响起，疑震霆。天宇骇，地庐惊。亿若大帝之所兴作，二嬴之所曾聆。善曰：贾逵国语注曰：延，陈也。尚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动声仪曰：帝尝乐曰六英，帝颛顼曰五茎，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为天地四时六合也。五茎，能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汉书曰：颛顼作六茎。夏，大承二帝也。韶，继尧也。僊与曹古字通。西京赋曰：大帝说秦穆公而覲之，飡以钧天广乐。史记曰：赵简子病，扁鹊视之曰：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二日，简子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又曰：赵氏之先，与秦同祖。然则秦、赵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听也。金石丝竹之恒韵，匏土革木之常调。干戚羽旄之饰好去，清讴微吟之要妙。世业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闻觉。杂糅纷错，兼该泛博。鞀鞀所掌之音，鞀迈昧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娱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鞀鞀，周掌乐官名也。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韩诗内传曰：王者舞六代之乐，舞四夷之乐，大德广之所及。善曰：周礼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礼记曰：干戚羽旄谓之乐。郑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执。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执。魏文帝乐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长。孔丛子曰：世业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郑玄周礼注曰：鞀鞀，四夷舞者扉也。鞀，都泥反。鞀，俱具反。毛萇诗传曰：东夷之乐曰鞀。孝经钩命决曰：东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乐曰株离，北夷之乐曰禁。然鞀、昧皆东夷之乐，而重用之，疑误也。甘泉赋曰：八荒协兮万国谐。

「既苗既狩，爰游爰豫。藉田以礼动，大阅以义举。备法驾，理秋御。显文武之壮观，迈梁鹔之所著。夏猎曰苗，冬猎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亲耕藉田于邳城东。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亲执金鼓，以诏进退。大阅，讲武也。鲁诗传曰：古有梁鹔。梁鹔，天子猎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礼记曰：天子为藉田千亩。公羊传曰：大阅者何？简车马也。蔡邕独断曰：天子有法驾。庄子曰：尹需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往朝其师，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独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将教子以秋驾。司马彪曰：秋驾，法驾也。史记曰此天下之壮观也。林不槎栝，泽不伐夭。斧斨以时，罍以道。德连木理，仁挺芝草。皓兽为之育藪，丹鱼为之生沼。乔云翔龙，泽马于阜。山图其石，川形其宝。莫黑匪乌，三趾而来仪。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扰。嘉颖离合以??，醴泉涌流而浩浩。显祯祥以曲成，固触物而兼造。盖亦明灵之所酬酢，休征之所伟兆。草木未成曰夭。斨，方罍斧也。诗曰：取

彼斧斨，以伐远扬。延康元年，木连理，芝草生于乐平郡，白鹿白麀见于郡国，赤鱼见于太原郡。黄初元年十一月，黄龙高四五丈，出云中。张口正赤。雩云者，外赤内青也。杨雄太玄经曰：紫霓雩云。泽马见于上党郡。瑞石灵图出于张掖之柳谷，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大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旁厚一里，苍质素章，龙马凤凰仙人之象，粲然盛着，是以有魏诗云鸟之书。黄初二年，醴泉出，河内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鸟、九尾狐见于郡国，嘉禾生，醴泉出。易曰：显道而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宾主俱饮，主人先举，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报也。行道德，字神明，而祥瑞皆至。此盖明灵感应之理，其与人事交报之义也，故曰盖亦明灵酬酢也。善曰：国语，里革曰：山不槎斨，泽不伐天。槎，士雅切。斨，五割切。天，乌老切。斨，七羊切。罍，子能切。文子曰：鹰隼未击，罗罔不得张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经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则木连理。古瑞命记曰：王者慈仁，则芝草生。说文曰：予，步也，丑赤反。毛诗曰：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尚书曰：凤凰来仪。应劭汉书曰：扰，音扰，驯也。说文曰：颖，穗也。？，茂盛貌，子本切。苍颉篇曰：祯，善也。周易曰：曲成万物而不遗。尚书，有休征。孔安国曰：序美行之验也。说文曰：伟，大也。

「眈眈率土，迁善罔匮。沐浴福应，宅心醴徒南粹。余粮栖亩而弗收，颂声载路而洋溢。河洛开奥，符命用出。翩翩黄鸟，衔书来讯协韵，音悉。人谋所尊，鬼谋所秩。刘宗委馭，巽其神器。窥玉策于金滕，案图策于石室。考历数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坛，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继绝世，修废职。徽帜以变，器械以革。显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学。雝校篆籀，篇章毕覩。优贤着于扬历，匪孽形于亲戚。河、洛开奥，河出图，洛出书也。黄初元年，黄鸟衔丹书，昼见河尚台。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玉策，玉牒也。尚书曰：纳策于金滕。滕，緘也。杨雄遗刘歆书曰：得观书于石室。莅，临也。诗曰：方叔莅止。司马法曰：明不宝咫尺之玉，而爱寸阴之旬。旬，时也。礼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易曰：显诸仁，藏诸用。雝校，所为雝校者也。魏文帝好书，作皇览，诸文章辞藻，多奏御，故曰雝校。尚书盘庚曰：优贤扬历。历，试也。善曰：封禅书曰：眈眈穆穆。周易曰：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必改。史记，太史公曰：成王作颂，沐浴膏泽。尚书曰：宅山阜猥积。醴，美也。广雅曰：粹，纯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时，置余粮于亩首。蔡雍胡广碑曰：余粮栖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籍，而颂声作矣。毛诗曰：厥声载路。毛苌曰：路，大也。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为魏王。汉

帝以众望在魏，遂禅位，乃为坛于繁阳。王升坛即阼，改元为黄初。尚书曰：将逊于位。逊与巽同。涓，择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俨然玄墨。马融论语注曰：菲，薄也。论语曰：君子薄于言而厚于行。风俗通曰：案刘向别录，雒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汉书音义曰：周宣王太史大篆也。籀，音胄。汉书，晁错曰：今陛下不孽诸侯。应劭曰：接之以礼，不以庶孽畜之也。本枝别干，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抗旂则威儉秋霜，擒翰则华纵春葩。英喆知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将猛四七。赫赫震震，开务有谧。故令斯民睹泰阶之平，可比屋而为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入涿郡界，叛胡数千骑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疋，身自搏战，追胡，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二八者，八元八凯也。四七者，汉光武二十八将也。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元士，下星为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岁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谓太平。善曰：毛诗曰：本支百世。说文曰：干，本也。左氏传，富辰曰：封建懿亲，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赋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后为任城王，植为东阿王。汉书，终军曰：骠骑抗旌，昆耶左衽。儉，犹猛也，鱼贍反。荀悦申鉴曰：人主怒如秋霜。答宾戏曰：擒藻如春华。易干凿度曰：代者赤兑黄佐命。应劭汉官仪曰：帝室，犹古言王室。毛诗曰：赫赫师尹。周易曰：夫易开物成务。尔雅曰：谧，静也，音密。尚书大传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筭祀有纪，天禄有终。传业禅祚，高谢万邦。皇恩绰矣，帝德冲矣。让其天下，臣至公矣。荣操行之独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领与结绳，睠留重华而比踪。尊卢赫胥，羲农有熊。虽自以为道，洪化以为隆。世笃玄同，奚遽不能与之踵武而齐其风？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领以王天下，其为德，生而不杀。庄周曰：昔者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虞戏、神农氏，当是时，人结绳而用之。若此之时，则至治也。黄帝一号有熊氏。踵，继也。武，迹也。楚辞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赋曰：旦筭祀于契龟。音义曰：筭，数也。尚书曰：天禄永终。王逸楚辞注曰：谢，去也。西京赋曰：皇恩溥。尚书曰：帝德广运。老子曰：大满若冲。字书曰：冲，虚也。魏志曰：陈留王奂即皇帝位，后禅位于晋嗣王。魏世谱曰：魏封帝为陈留王。臣至公，谓帝为臣于晋，至公之道也。仲长子昌言曰：人主临之以至公。司马相如吊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汉承百王之弊。冯衍显志赋曰：非庸庸之所识。庸，谓凡常无奇异也。史记曰：舜字重华。高诱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谓玄同。韩子曰：虽厚爱之，奚遽不乱。是故料聊其建国

，析其法度。谘其考室，议其举厝。复之而无斲，申之而有裕。非疏粝鲁葛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诗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粝，麤也。韩非曰：粝粮之饮，藜藿之羹。斲，馱也。汉书司马迁传曰：质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说文曰：析，量也。尔雅曰：谘，谋也。陈琳檄吴将校曰：岂轻举厝也哉！毛诗曰：无斲于人斯。又曰：绰绰有裕。

「至于山川之倬诡，物产之魁殊。或名奇而见称，或实异而可书。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则有鸳鸯交谷，虎涧龙山。掘鲤之淀，盖节之渊。精卫，衔木偿怨。常山平干，巨鹿河间。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练色，犊配眉连。玄俗无影，木羽偶仙。琴高涸水而不濡，时乘赤鲤而周旋。师门使火以验术，故将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谓适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鸳鸯水在南和县西。交谷水在邺南。虎涧在邺西南。龙山在广平沙县。掘鲤淀在河间莫县之西。淀者，如渊而浅也。盖节渊在平原鬲县北。山海经曰：发鸠之山有鸟，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海，溺而不反。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焉。列真，谓列仙也。列仙传，昌容者，常山道人，自称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余年，而颜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炼色。犊子者，邺人也。时壮时老，时好时丑，乃知其仙人也。阳都女者，生而连眉，耳细而长，众以为异，俗皆言此天人也。会犊子来过都女，都女悦之，遂留相奉待，出门共牵犊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间人也。饵巴豆云英，卖药于市，七丸一钱，治百病。王病痴，服药，用下蛇十余头。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见俗，俗形无影。王呼俗着日中，实无影。河间，故赵也，文帝三年以为国。木羽者，巨鹿南和人也。母贫贱，常助产妇，儿生，自下啜母，母大怖。暮，梦见大冠赤帻守儿，言此儿司命君也，当报汝恩，使子与木羽俱仙。母阴信识之，后儿生，字之为木羽。儿至年十五，夜有车马来迎之，呼：木羽木羽，为我御来。遂俱去。琴高者，赵人也。浮游冀州二百余年，后辞入碣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期日皆絜齐待于傍，设屋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留一月，复入水去。师门者，啸父弟子，亦能使火，为孔甲龙师。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讫，则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道死。啸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属广平郡，汉武帝征和二年，尝为平干国，故曰常山平干也。师门者，本啸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广雅曰：倬，绝也。薛综西京赋注曰：诡，异也。王逸楚辞注曰：魁，大也。郑玄周礼注曰：生，犹养也。刘瓛周易义曰：自无出有曰生。毛诗曰：洵美且仁。郑玄曰：洵，信也。毛诗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变也。淀，音殿。说文曰：??，亦翅字。翼，翅也，叔鼓切，今音祇。??，飞貌。冯衍爵铭曰：寿配列真。刘歆移曰：天下众

书，往往颇出。左传，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易阳壮容，卫之稚质。邯郸躡步，赵之鸣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湏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纒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伙祸够古侯。非可单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乘兔园赋曰：易阳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卫之稚质。史迁记曰：赵中山鼓鸣瑟，趾跃躡。真定属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属范阳，出御栗。杨雄幽州箴曰：荡荡幽州，惟冀之别。禹贡无幽州，故安今见属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传云：昔有人曰玄石者，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之千日之酒，语其节度，比归数百里可至于醉。如其言饮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为死也，棺敛而葬之。中山酒家计向千日，忆曰：玄石前来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问其邻人，曰：玄石死来三年，服已阨矣。于是与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开其棺，玄石于是醉始解，起于棺中。其俗语曰：玄石饮酒，一醉千日。信都属安平，出御枣。雍丘属陈留也。地理志曰：魏，参之分野，南有陈留。桓斌曰：雍丘之粮。清流邺西，出御稻。襄邑属陈留，旧有服官。中都赋曰：朝歌罗绮。又，房子出御绵。清河出缣总。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汉书音义，臣瓚曰：跼为躡。跼，都牒反。躡，所解反。薛君韩诗章句曰：均众谓之流，闭门不出容谓之湏。淇园，已见上文。杜预左氏传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卫地也。洹或为园。洹，音垣。孔安国尚书传曰：纒，细绵。广雅曰：总，绢也。广雅曰：够，多也。盖比物以错辞，述清都之闲丽。虽选言以简章，徒九复而遗旨。览大易与春秋，判殊隐而一致。末上林之隤墙，本前修以作系胡计切。逸诗：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择来比物，谓属变而还复旧贯，则知言之选，择来比物错辞，物土之叙也。屈原远游曰：造旬始，观清都。言虽选言简章，徒至九复，而犹遗其精旨也。春秋推见以至隐，易本隐以之显，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墙，本前修以作系也。前修，谓前贤也。离骚，撓吾法夫前修。司马相如上林赋曰：颓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杨雄羽猎赋后曰：放雉兔，收置罟，与百姓共之。乱者，理也。传曰：有乱臣十人。此皆二赋以其后居正之义，理其前过甚之事也。张衡东京赋曰：相如壮上林之观，杨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隤墙填堑，乱以收其置罟，卒无补于风规。盖易有系辞之义，而以本于前修以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于相如初壮上林之观，后说隤墙之事，首尾相劘，非本系辞之流也。而张衡云系以隤墙，谓为系辞同音，于义有未安焉。诸文赋之后乱者，与本绝。于隤墙、收置罟，虽不与本文绝义，张氏同诸系辞之别，可知也。善曰：韩子曰：连模拟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宫，王以为清都紫微。班固汉书司马相如赞文曰：推见至隐。言大易、春秋隐显殊而合德若一，故观览而法则之。上林则颓墙填堑，虽本前

修而作系，所谓劝百而讽一，故轻末而鄙赋。

「其军容弗犯，信其果毅。纠华绥戎，以戴公室。元勋配管敬之绩，歌钟析邦君之肆。则魏绛之贤有令闻也。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公锡魏绛女乐一八，歌钟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诸华，于今八年，七合诸侯，寡人无不得志，与子共之。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诸侯，魏绛辅晋悼公七合诸侯，故谓之元勋配管敬之绩也。悼公得二肆而赐魏绛一肆，故诸侯歌钟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马法曰：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礼记曰：介冑有不可犯。郑玄礼记注曰：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传，君子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班固汉书述曰：太祖元勋，启立辅臣。毛诗曰：令问令望。闲居隘巷，室迩心遐。富仁宠义，职竞弗罗。千乘为之轼庐，诸侯为之止戈。则干木之德自解纷也。吕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过其庐而轼之。其仆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轼其庐，不亦过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势，干木富于义。势不如德尊，财不如义高，吾安敢不轼乎？秦欲攻魏，而司马康谏曰：段干木，贤者，而魏礼之，天下皆闻，无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竞于俗，故曰职竞弗罗也。逸诗云：兆云询多，职竞弗罗。善曰：汉书曰：司马相如称疾闲居。毛诗曰：诞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则迩。老子曰：解其纷也。贵非吾尊，重士踰山。亲御监门，嗛嗛同轩。搦女格秦起赵。威振八蕃。则信陵之名若兰芬也。史记曰：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方置酒大会宾客。坐定，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秦兵围邯郸。公子姊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让公子。公子数请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杀将军晋鄙，而夺其军，进击秦军。秦军解去，邯郸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驾归，救魏王，魏王以上将授公子。公子使遍告诸侯，诸侯各进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至函谷关，秦兵不敢出。当是之时，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记曰：侯生直上载，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然亲御，谓身自为御也。监门，即侯嬴也。周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嗛，古谦字。说文曰：搦，按也。英辩荣枯，能济其厄。位加将相，室知逸隙之策。四海齐锋，一口所敌，张仪、张禄亦足云也。史记，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仪以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楚相亡璧。楚相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此必盗相君璧。共执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张仪相秦，使于诸侯，皆说之，散其合从之谋。秦封仪为武信君。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游说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事魏中大夫须贾。贾怨范雎，以告魏将魏齐，笞击折肋折齿。雎佯死，即盛以箒中。范雎谓守者曰

：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弃箒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张禄先生，随秦谒者王稽入秦，谓昭王曰：臣居山东时，闻齐有田单，而不闻其有王也。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专断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惧，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张禄，为应侯。应侯之相秦，蔡泽说曰：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六国不得合从，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辅臣论曰：英辩博通。张升及论曰：嘘枯则冬荣。解嘲曰：室隙蹈瑕，而无所屈也。

「推惟庸蜀与鸛鹄同窠，句吴与?龟同穴。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推，扬推，略也。尚书曰：及庸蜀人。孔安国曰：庸在江、汉之南。左氏传曰：鸛鹄株株。鸛，具瑜反。株，音诛。世本曰：吴孰姑徙句吴。注：孰姑，寿梦也。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吴。句，音沟。说文曰：?，虾?也，胡蜗反。郑玄周礼注曰：龟，虾蟇属也。龟，莫耿切。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善曰：汉贾捐之上书曰：骆越之人，譬犹鱼鳖，何足贪也！锺会葛亮论曰：吴之玩水若鱼鳖，蜀之便山若禽兽。山阜猥积而踦??，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瀝漏而沮洳，林藪石留力又而芜秽。山阜猥积，蜀也。泉流迸集，吴也。战国策：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留之地，无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犹人物之有留结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广雅曰：踦??，倾侧也。字书曰：迸，散走也。映咽，流不通也。映，乌朗反。公羊传曰：瀝者何？渍也。作廉反。周易曰：瓮敝漏。然漏犹渗也。渗，所禁反。毛诗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渐洳也。汉书杨惲曰：芜秽不治。穷岫泄云，日月恒翳。宅土焯暑，封疆障疠。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善曰：泄，犹出也。埤苍曰：焯，热貌，许妖切。蔡莽螫适刺力割，昆虫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虫毒噬，蝮蛇鸛鸟之属也。善曰：王逸楚辞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郑玄礼记注曰：昆，明也。明虫者，阳而生，阴而藏。诗序曰：文王德及鸟兽昆虫。汉罪流御，秦余徙?。杨雄蜀都赋曰：秦、汉之徙，充以山东。货殖传曰：秦破赵、迁卓氏于蜀。汉时，日南、北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孙宠之属焉。善曰：左氏传：舜流四凶族，以御螭魅。广雅曰：?，余也，力制反。宵貌叢罪陋，稟质遼脆蒋卫。巷无杼直吕首，里罕耆耄。地理志曰：江南卑湿，丈夫多夭。巴、蜀轻易淫泆，柔弱褊阨。汉书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记曰：丰人杼首。杼首，长首也。燕谓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无杼首也。善曰：左氏传曰：蕞尔小国。杜预曰：蕞尔，小貌也。广雅曰：质，躯也。遼，亦脆也，七戈反。说文曰：脆，少?易断也。左氏传曰：王使宰孔谓齐侯曰：伯舅耄老。杜预曰：七十曰耄。或魑直追髻而左言，或镂肤而钻发。或明发而耀歌，或

浮泳而卒岁。杨雄蜀记曰：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嫿，讴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潜行为泳。诗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善曰：汉书，淮南王曰：越钻发文身之人。张揖以为古翦字也，子践反。文身，即镂肤也。毛诗曰：明发不寐。尔雅曰：嫿嫿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赋役不均，贤人忧叹，远急切也。佻或作嫿，音苇苕，一音徒了反。毛诗曰：何以卒岁？风俗以蟹果为媼，人物以戕害为艺。善曰：杨雄反骚曰：何文肆而质蟹。应劭曰：蟹，狭也，下介切。方言曰：慄，勇也。果与慄古字通。说文曰：媼，静好也，音画。左氏传曰：自内害其君曰杀，自外曰戕。七良反。威仪所不摄，宪章所不缀。礼记曰：孔子宪章文、武。善曰：毛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贾逵国语注曰：缀，连也。由重山之束阨乌介，因长川之裾势。距远关以窥??俞，时高櫟而陞制。重山束阨，谓蜀也。长川裾势，谓吴也。汉书曰：形束壤制。善曰：束扼，拘束其民，由于湫厄也。据势，依据川之形势也。窥??，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约制其民也。汉书音义，言其土地形势足以束制其人也。据，古据字，九御切。薄戍绵冪，无异蛛螯之网；弱卒琐甲，无异螳螂之卫。善曰：绵冪，微貌。吕氏春秋，汤祝曰：蛛螯作罔罟，今之人学之。蛛，音株。螯，莫侯反。庄子，蘧伯玉谓颜阖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与先世而常然，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善曰：尚书曰：天用剿绝其命。剿，子小反。左传，吕相绝秦曰：倾覆我社稷。论语曰：颠沛必于是。马融曰：颠沛，僵仆也。顾非累卵于迭棊，焉至观形而怀怛！善曰：言其危惧易见，不俟观形也。说苑曰：晋灵公造九层台，孙息闻之，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孙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鸡子于其上。灵公曰：危哉！孙息曰：是不危，复有危于此者。九层之台，三年不成，邻国将欲兴兵，社稷亡灭，君欲何望？公即坏台。贾逵国语注曰：怛，惧也。权假日以余荣，比朝华而庵奄藹。善曰：权，犹苟且也。楚辞曰：聊假日以须时。说文曰：木堇，朝华暮落。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善曰：尚书大传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墟，见麦秀之蕪蕪，曰：此父母之国，宗庙社稷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俯泣则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毛诗序曰：黍离，闵宗周。大夫行役，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而作是诗。

先生之言未卒，吴蜀二客，矍焉相顾，??焉失所。有腴瞢容，神蕊形茹。弛气离坐，?墨而谢。矍，惧也。左传曰：驷氏矍惧。毛诗曰：有腴面目。瞢，愧也。左传曰：亦无瞢焉。杨雄方言曰：惭也，荆杨之间曰?。善曰：张以??，先垄反。今本并为矍。矍，大视，呼缚反。说文曰：??，失意视，他狄反

。字书曰：槩，垂也，谓垂下也。恣，与槩同，而髓切。说文曰：恣，心疑也，亦而髓反。吕氏春秋曰：以茹鱼驱蝇，蝇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败之义也，如举反。广雅曰：弛，释也，施纸反。？，敕典反。杜预左氏传注曰：墨，色下也。说文曰：谢，辞也。曰：「仆党清狂，怵迫闽濮卜。习蓼虫之忘辛，翫进退之惟谷。非常寐而无觉，不睹皇舆之轨躅。汉书，昌邑王贺传曰：贺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贾谊鵬鸟赋曰：怵迫之徒，或趣西东。善曰闽，已见吴都赋。孔安国尚书注曰：濮国在江、汉之南。楚辞注曰：蓼虫不知从乎葵藿。王逸曰：蓼虫处辛刺，食苦恶，不从葵藿食甘美。毛诗曰：人亦有言，进退惟谷。又曰：尚寐无觉。楚辞曰：恐皇舆之败。班固汉书，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轨躅。音义曰：躅，迹也。过以??剽之单慧，历执古之醇听。杨雄方言曰：??剽，轻也。善曰：郑玄礼记注曰：过，犹误也。王逸楚辞注曰：历，逢也。老子曰：执古之道。??，敷剑切。剽，匹妙反。兼重一龙反慳以?繆，偈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慳而又累其繆也。广仓曰：慳，用心并误也，方奚反。说文曰：?，重次第物也，弋鼓反。汉书音义应劭曰：偈，背也，音面。国语曰：次序三辰。贾逵曰：日月星也。先生玄识，深颂靡测。得闻上德之至盛，匪同忧于有圣。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颂，故曰先生玄识，深颂靡测。又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易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夫圣人亲忧其事，然后能立。易体无为而无不为，自然动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盖谓治合造化，出于形器之表者，圣人无所复闻，无复恤也，故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其上赋中云显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报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与圣人之忧，忧君子之道不长，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于乾坤，简易是常，无偏于生养，无择于人物，不能委曲与彼圣人，同此忧之。抑若春霆发响，而惊蛰飞竞。潜龙浮景，而幽泉高镜。善曰：二客闻言，朗然心悟，犹春霆响，惊蛰纷然而竞飞，龙彩幽泉，焕然而照也。吕氏春秋曰：闻春始雷，则蛰虫动矣。诗推度客曰：震起而惊蛰睹。周易曰：潜龙勿用也。虽星有风雨之好，人有异同之性。庶觐蓐家与剥庐，非苏世而居正。尚书洪范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异。易曰：丰其屋，蓐其家，小人剥庐。楚辞九章曰：蓐也必独立。春秋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见蓐家剥庐之凶，非谓悟世而居正道也。尔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蓐，覆暖鄣光明之物也。既丰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辞注曰：苏，寤之也。且夫寒谷丰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规显之也。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

国尚书注，爽，明也。说文曰：曙，旦明也。虽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车二六，三倾五城，未若申锡典章之为远也。太史书曰：田敬仲世家传曰：齐威王二十四年，与魏惠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曰：无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国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宝玉径寸，置于庑上，其夜照一室。史记曰：赵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闻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毛诗曰：申锡无疆。

「亮曰：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安得齐给守其小辩也哉！」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辩说譬论，齐给便利，而不慎义，谓之姦说。善曰：礼记曰：天无二日，主无二王。汉书文帝赐尉他书云：两帝并立。新序单襄公曰：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天之象也。家语，孔子曰：小辨害义，小言破道也。

文选考异

魏都赋注「魏曹操都邺」下至「以魏都依制度」：袁本、茶陵本无此一节注，是也。案：此二本亦尚未窜入，其并非五臣注更明。

左太冲：茶陵本此下有「刘渊林注」四字，袁本无。案：各本皆非也，当有「张载注」三字。何云前注「张载为注魏都」，陈云赋末「善曰张以??先陇反云云」，则知卷首本题张孟阳注，与前合，后来误作刘渊林耳。所说是也。袁、茶陵赋中每节注首「刘曰」，皆非，盖合并六家时已误其题矣。

注「尔雅曰权舆」：袁本、茶陵本无「尔雅曰」三字。

注「剧秦美新序曰」：案：「序」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班固汉书述曰彰其剖判」：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杨雄交州箴曰」：袁本、茶陵本无「交」字。案：汉书曰：「作州箴」，余所引有「某州箴者」，疑皆后人所添而此为是也。

注「杜笃通边论曰亲录译导缓步四来」：袁本、茶陵本无「通录四来」四字。案：尤校添之也。

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袁本、茶陵本「喉」下有「舌」字，「襟」下有「带」字。案：详注皆不当有，二本非。又「襟」依注字善作「衿」，盖五臣「襟」而各本乱之。

注「而附着于大中之道也」：袁本、茶陵本「而」作「又不」，无「于」字。

注「莫不贡职」：袁本、茶陵本「贡职」作「来贡」。案：尤校改之也。

注「汉书曰单于」下至「百蛮贡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而徒务于诡随匪人：茶陵本「人」作「民」，云五臣作「人」。袁本作「人」，无校语。案：「民」字是也。尤以五臣乱善，又并注「同于匪民」亦改「人」，皆非。

注「诡随匪人言诡善随恶」：袁本、茶陵本「诡随匪人言」五字作「徒务于」三字。

注「诡随诡人之善随民之恶」：袁本、茶陵本无上「诡随」二字，「恶」下有「者也」二字。

注「言恶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小剑戍去大剑」：袁本、茶陵本无「戍」字。案：此尤校添「戍」字而伪耳。

注「蹶败也善曰」：袁本、茶陵本无「善曰」二字。案：有者非也。

注「名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袁本、茶陵本无下「赤县神州」四字。

注「昆仑谓东南」：袁本无「谓」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注「于时兵所围绕」：袁本、茶陵本「绕」作「也」，是也。

注「臣今见宫中荆棘」：袁本、茶陵本「荆」上有「生」字。

注「宫室深邃之貌」：袁本、茶陵本无「宫」字。

注「沈长含切」：袁本、茶陵本「切」作「反」。案：「反」字是也。凡善本云「反」，合并以后改为「切」，其仅存者皆不当改也。

注「广雅曰煨烬也乌坏反广雅曰煨烟也」：案：此有误也。考广雅并无「煨，烬也」。又其下不当又云「广雅曰」。各本皆同，无以订之。唯释诂云「煨，爨也」，下「烟」必「爨」之误。

注「又曰矢锋也」：陈云「矢」上脱「镞」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牢落」下至「翩连绵以牢落」：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亦独犍麋之与子都：袁本、茶陵本「独」作「犹」。案：「犹」字是也。尤误。

注「色如漆赭」：袁本、茶陵本无「赭」字。

注「子都美丈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二山名已见上文」：袁本、茶陵本无「已见上文」四字。案：「二」当作「三」。各本皆误。

则霜露所均：茶陵本「均」作「钧」，云五臣作「均」。袁本作「均」，无校语。案：袁用五臣也。尤盖以五臣乱善。

注「则为明主也」：袁本无「为」字，是也。茶陵本无上「左传」至此，脱。

注「善曰史记」：袁本、茶陵本作「刘曰当魏襄王时」。案：二本最是。「当魏襄王时」者，上数所赋以前也，尤改误。又二本每节首有「刘曰」，于此例当去，改为「善曰」，更误。

注「苏秦说魏襄王曰」：袁本、茶陵本无「襄」字。

注「南有陈」：何校「陈」下添「留」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颍川舞阳鄆许鄆樊陵」：袁本、茶陵本无「樊」字。案：无者是也。「川」下当依汉志补「之」字，各本皆脱。颍川，郡也。舞阳以下，皆县也。颍川郡属县有鄆陵，尤添「樊」字于其间，甚误。

注「温水在广平都易县」：何校「都」改「郡」，「易」下添「阳」字，是也。各本皆误。晋书地理志之广平郡易阳县也。陈云别本「都」作「郡」，今未见。

注「涓水荡其胸」：案：「涓」当作「涓」。各本皆伪。

注「闾宫有洫」：袁本「洫」作「洫」。茶陵本亦作「洫」。案：「洫」是也。

注「苍颉篇斥」下至「广大之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

授全模于梓匠：袁本校语云善作「令模」。茶陵本作「全模」，校语但云五臣作「谟」。案：尤所见与茶陵同，注无明文，未审善果何作。

注「谋龟谋筮」：袁本、茶陵本作「尚书曰谋及卜筮」。案：盖各本皆非也。载注但当有「谋及卜筮」四字。下文善注首「尚书曰谋及卜筮」七字，茶陵本无，非也；袁有，是也。如下节载注「陂，倾也」，善注郑玄礼记注曰「陂，倾也」，可以例此。

注「以避燥湿」：袁本、茶陵本「燥湿」作「温凉」。案：此尤以今荀子校改之，孟阳引不必同，改者未是。

注「又曰僇取也子软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诗定之方中」：袁本、茶陵本「诗」下有「云」字，是也。

注「西都赋曰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西京赋」：袁本、茶陵本「西」上有「西都宾曰抗应龙之虹梁」十字。

注「又曰疏龙首以抗殿」：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案：彼赋「龙首」与此复然不涉，尤增多，误甚。

注「谓画为龙首于椽」：袁本、茶陵本无「画于椽」三字。

晖鉴挾振：案：「挾振」当作「挾振」，注同。各本皆伪。挾振见甘泉赋，太冲用其语，彼不误，可证也。

阶??嶙峋：案：「??」当作「楯」，善引应劭上林赋「宛虹柅于楯轩」句注可证。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云「阶??，阶道上处」。盖五臣改为「??」，而各本乱之。茶陵本并善注中字亦改为「??」，大误。

注「深黑色也」：袁本、茶陵本无「深」字、「黑」字。

注「抵锷嶙峋」：茶陵本「抵」作「抵」，袁本与此同。案：各本皆非也，当作「坻」。

注「德阳殿赋曰」：何校「德」上添「李尤」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西京赋曰」下至「若双阙之相望」：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内朝所在也」：袁本、茶陵本「所在」作「存」。案：此尤改也。

注「蔡雍陈留太守颂曰」：袁本、茶陵本「蔡」上有「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国风于是有禀承也」十六字。案：有者是也。尤误脱去。

注「汉书音义如淳曰」：袁本、茶陵本作「如淳汉书注曰」。案：此亦尤改也。

蕙风如熏：何引潘校「蕙」改「惠」。案：所校是也，善注可证。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铣注云「蕙，香草」，是五臣改为「蕙」而各本乱之。

注「听政殿听政殿门」：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听政殿前」四字。案：各本皆非也。当作「听政殿前听政闕」七字为一句。

注「听政门前升贤门」：案：上「门」字当作「闕」，下节注云「升贤门内听政闕外」，与此相承接，各本皆伪。

注「崇礼门右顺德门」：案：「崇礼门」三字不当有，乃误复上文。各本皆衍。

注「显阳门前有司马门」：袁本、茶陵本无「显阳」二字。

注「阍守门也」下至「守王门」：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音此礼切」下至「惠风横被」：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边让帝台赋曰」：何校「帝」改「章华」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听政闕向外」：袁本、茶陵本无「向」字。案：无者最是，四字为一句。

注「宣明门内升贤门升贤门外」：案：「升贤门」三字不当重。「宣明门内」四字为一句，与上之「升贤门内」、下之「显阳门内」句例同也。「升贤门外」四字为一句，与上之「听政闕外」、下之「宣明门外」句例同也。又袁本上「升贤门」下有「而」字，茶陵本有「内」字。何校云然此四字疑衍，陈同，是矣。

注「禁中诸公所居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始置侍中中尚书」：袁本、茶陵本无下「中」字。

注「幕人掌幄帘」：袁本、茶陵本作「帘人掌幄」。案：当作「幕人掌幄」，此无取「帘」也。尤改未是。

丹青焕炳：袁本、茶陵本「焕炳」作「炳焕」。案：此疑善、五臣之异，今无以考之也。

注「咎繇荐舜曰」：何云「荐」疑作「蕃」。陈云当作「蕃」，是也。各本皆误。

注「周礼曰正宫掌宫中次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谓次舍之名以甲乙纪之也」：袁本、茶陵本「名」作「处」，「纪」作「缘」。案：此亦尤改也。

注「文藻颂咏也」：袁本、茶陵本「颂」上有「而」字。

亢阳台于阴基：袁本、茶陵本「台」下校语云善作「高」。案：此以五臣乱善，非。

注「文昌殿西有铜爵园园中有鱼池堂皇」：袁本、茶陵本无上「有」字，不重「园」字。

注「既滋兰之九畹」：袁本、茶陵本无「既」字、「之」字。

注「庄子曰」：袁本、茶陵本「子」作「周」。案：二本最是，此称庄周，旧注例也；若称庄子，善注例也。余旧注误者准此，不更出。

注「流沫三十里鼃鼃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袁本、茶陵本「三」作「四」，无「鱼鳖」二字。

注「有屋一百一间」：袁本、茶陵本「有」上有「铜雀台」三字，是也。

注「一百九间冰井台有屋」此九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尤校添者，是也，盖依水经浊漳水注。凡二本之误，多不具论。唯此等经尤延之而改正，读者所当知，故详出之。

注「百四十五间」：袁本、茶陵本「四」作「三」。案：水经注作「四」，尤依校改。

注「上有冰室三台与法殿」：袁本、茶陵本「上」上有「冰室台」三字，「室三台」作「三室」。案：尤校改者，是也。水经注云：「上有冰室」。详赋云「下冰室而沍冥」，「上」字必皆「下」字之伪。

注「为径周行」此四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脱也。

注「鲁灵光殿赋曰」下至「似紫宫之峥嵘」：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五字。

注「鲁灵光殿赋曰」：袁本、茶陵本「赋」下有「注」字。

注「此风之有定有住尚向风而无一方」：案：此当作「此风之住有定向」七字为一句，「而风无一方」五字为一句。各本皆误，绝不可通，今订正之。

注「眸眸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班固西都赋说台曰」：袁本、茶陵本无「说台曰」三字。

注「弥望得意之谓也」：袁本、茶陵本「得意之谓」作「意之得」。

注「若春升台之为乐焉」：袁本、茶陵本无「春」字。

注「晷漏漏刻也」：袁本、茶陵本下「漏」作「之」。又「也」下有「西上东门北漏有刻屋也」十字。案：有者是也。尤误脱去。「上东」当作「止车」，前注「南当南止车门」，又有「东西止车门」。袁、茶陵「止车」皆作「上东」。考水经注说「长明沟南径止车门下」，然则「上东」非也，此亦当同彼

矣。「屋」当作「室」。

注「晷景」：案：「景」下当有「也」字。各本皆脱。

注「乐汁图曰」：案：「图」下当有「征」字。各本皆脱。

注「服虔甘泉注曰」：何校「泉」下添「赋」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隆厦重起：案：「厦」当作「夏」。载注引诗「夏屋」，善必与之同。盖五臣「厦」而各本乱之。下文「厦屋一揆」，亦如此。

注「寇侠城堞」：袁本、茶陵本无「堞」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毛诗云夏屋渠渠」：袁本、茶陵本无「毛」字。案：无者最是。此称诗，旧注例也；若称毛诗，善注例也。其有不合者，非。余各本皆误者准此，不更出。凡刘渊林、张孟阳诸人之注，皆未必是毛诗，观下「腴腴垆野」句注，即可知矣。

注「广寻长五十步」：袁本、茶陵本无「长」字。案：此尤校添也。

蒲陶结阴：茶陵本「蒲」下校语云善作「菹」。袁本无校语。案：此尤改未必是也。袁本载注，字亦作「菹」。然则所见与茶陵同，失着校语耳。尤并注改作「蒲」，非。

若咆渤灏与姑余：案：「渤」当作「勃」，载注引杨雄曰「勃灏之鸟」，善必与之同。盖五臣「渤」而各本乱之。

注「江池清籊」：袁本、茶陵本「江」作「渊」。案：尤依东京赋改「渊」作「洪」，而又误其字耳。

注「方四十里」：袁本、茶陵本「里」下有「耳」字。案：此尤依今孟子改也，下同。

注「杀其麋鹿者」：袁本无「鹿」字，茶陵本有。

注「为阱于国中」：袁本、茶陵本无「于」字。

注「郑玄周礼注」下至「大波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随波之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飞而下曰颀」：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此二本脱，而尤添之，是也。

注「今邳下有十二澄天井优」案：「优」当作「堰」，水经浊漳水注有「天井堰」，可证也。各本皆误。

注「分为十二澄」：袁本、茶陵本「澄」下有「者也」二字。

注「界也埒畔际也」：案：上「也」字不当有。各本皆衍。「界埒畔际也」五字为一句。

注「贾逵国语曰」：案：「语」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陈云别本有。

注「河渠书」：袁本、茶陵本作「史记曰」。案：此尤改也。

注「汉书曰」：袁本、茶陵本作「又曰」。案：此尤改也。

注「终古舄鹵兮」：袁本、茶陵本「舄」作「写」。案：「写」乃「舄」字之伪，尤改未为是也。

注「蒔更也」：袁本、茶陵本「更」作「植立」二字，是也。

注「郭璞曰谓更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邳城内诸街」：袁本、茶陵本「邳」上有「言」字，「街」作「卫」。案：此亦尤改也。

注「有赤阙黑」：案：「黑」当作「里」。各本皆误。「有赤阙里」四字为一句。

注「谓之倚郭璞曰石桥音江」：袁本、茶陵本作「谓石桥也」四字。案：以四字为一句，二本最是。载注不得引郭景纯尔雅，尤增多，甚误。

注「侍中尚书御史符节谒者郎中令太仆」：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此亦尤添也。「侍中」至「谒者」在前「符节谒者」刘注中，此无取其事，盖皆未是也。

注「长寿吉阳二里在宫东中当石窦吉阳南入」：此十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此盖二本脱。

注「邳城南有都亭城东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袁本、茶陵本「南」作「东」。案：各本皆有误。此节赋「邸」，注必说「邸」可知。然则当作「邳城东有都亭邸」为一句。「东城下有都道」为一句，「道北有大邸」为一句。尤改「东」为「南」，欲以通之，而弥不可读，今订正。此赋前注有「北城下」，后注有「西城下」，可证此之「东城下」也。

注「秦舍相如广城传」：茶陵本「城」作「成」，是也。袁本亦误「城」。

注「辍止掇古字通」：案：「止」下当有「也辍与」三字。各本皆脱。

侈所眺之博大：袁本、茶陵本「眺」作「眺」，注同。案：此疑太冲自用「眺」字，故善以尔雅「眺」解之，「眺」即「眺」耳。善引书之例有如此者，尤延之因尔雅作「眺」改，未必是也。

注「达已见上章」：案：「达」当作「逵」，下同。各本皆伪。

注「听卖买以质剂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财以工化：案：「财」当作「材」。茶陵本校语云五臣作「材」，袁本作「材」，详载注。善注并作「材」，但传写误作「财」也。

注「史记曰子产治郑不鬻贾」：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成平也市者」：袁本、茶陵本无「也」字。

注「舜居河滨器不苦窳」：袁本、茶陵本无「舜居」二字。

注「淑清穆和之风既宣」：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优渥」：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案：无者是也。又茶陵删此上「女龙切」、此下「然」，皆非。

注「是谓竇布廩君之巴氏出帙布」：袁本、茶陵本「竇布廩君之」作「廩君之竇」。案：此尤校改也，盖据后汉书南蛮传。

纒胡之纒：案：「纒」当作「漫」。袁本、茶陵本载注中字作「漫」，此并改作「纒」，非。其五臣注中字作「纒」，然则乃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今庄子作「曼」，释文引司马彪云「曼胡之纒谓羸纒无文理也，漫曼同字」，可借为证。

注「立魏公位诸侯王上」：袁本、茶陵本无「立」字。

注「臣能虚发而下鴈魏王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案：二本有脱。考楚策，尤所添亦未是。

注「庶士有揭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无者最是。陈云注必有误，未悟为增多耳。

刷马江州：案：「刷」当作「唼」，注同。载注引「唼嗽」为注，是其本作「唼」，善必与之同。五臣向注作「刷」，云乃「洗刷兵马」云云，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又案：善赭白马赋「旦刷幽燕」注引作「刷」，必太冲集别本，与张孟阳注者不同。此之谓各随所用而引之。善固已自举其例矣。

振旅??：案：「??」当作「????」。善注有明文，其云「今为?字音田」者，犹西京赋注之「今并以亘为垣」耳。五臣因此改，故正文下有「田」字音，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集韵「轰」字重文有「??」，即本此，亦可证。载注、善注两见「??」，皆同。

注「庖丁为文惠君屠牛」：袁本、茶陵本无「君」字。案：下文两云「文君」，疑此本亦云「文君」耳。

注「建安二十五年」：袁本、茶陵本无「五」字。案：此尤添也。

注「克默韩暹杨奉之专用王命也」：袁本「默」作「黜」，是也。茶陵本亦误「默」。

注「降刘表于荆州之属也」：袁本、茶陵本无「之属」二字，是也。何校「表」改「琮」，陈同。各本皆作「表」，或此本云「表」耳。

注「北羈单于于白屋」：案：「于」字不当重有。各本皆衍。说见后九锡文下。

注「兵事以严终也」：袁本、茶陵本「兵」作「无」，「终」作「众」。案：此亦尤改也。

注「韦昭注曰东山皋落氏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杨雄上疏曰」下至「西都赋」：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十六字。案：二本以

上「汉书」，下接「曰裨威盛容」，当有脱，尤所添，但亦未是。

注「刷犹饮也所劣切」：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伐弱燕」：袁本、茶陵本「燕」作「韩」，是也。

注「毛诗曰丧乱既平」：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下「周公摄政」，陈云「上脱引书名」，是也。各本皆同，无以补之。

丰肴衍衍：何云「衍衍」据善注当作「衍衍」。陈同。案：所说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字作「衍」，或各本乱之。

注「有东鯁人」：袁本、茶陵本无「东」字。案：此亦尤添也。

注「苍颉篇曰赈财货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善注「以约小儿于背上」句下有「苍颉篇曰赈财货」七字，是也。

注「楚辞小招魂曰」：茶陵本无「魂」字。袁本无「曰」字。案：茶陵是也。「小招」者，对「大招」之言也。

注「其南者多也」：袁本、茶陵本「多」作「分」，是也。

注「高张四县」下至「毛诗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案：二本以上「汉书曰」下接「夜未央」，当有脱。尤所添，但亦未是。

注「又曰采繁祁祁」：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毛诗曰漙」：案：「诗」当作「莠」。各本皆误。

注「沛菑之也」：案：「沛」当作「沛」。各本皆伪。

冒六茎：袁本、茶陵本「六茎」作「六英五茎」，云善无「六英」二字。何云以韶夏例之，当作「英」、「茎」，陈同。案：其说是也。各本皆非。

注「昔秦穆公」：袁本作「昔缪公言」。茶陵本作「昔缪公尝言」。案：盖袁本是也。

注「尝如此」下至「甚乐」：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简子寤曰」：袁本、茶陵本「寤」下有「之」字。案：依赵世家订之，疑「语」字之误。

注「礼记曰」：袁本、茶陵本空格作「注」。案：此初与二本同衍而修去之也。

注「天子猎之田曲也」：袁本、茶陵本无「猎之曲」三字。案：无者是也。东京赋善注引作「天子之田也」可证，尤误添。

注「孟子夏谚曰」：袁本、茶陵本「子」下有「曰」字。

注「方罍斧也」：袁本、茶陵本无「罍」字。案：此尤添也。

注「杨雄太玄经曰」：袁本、茶陵本无「经」字。

注「文备于大和」下至「是以有魏诗云鸟之书黄初」：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四字。案：疑此乃记三国志注文于旁。尤取以增多而又有伪误也。

注「显道而神德行」：茶陵本无「而」字，是也。袁本亦衍。

注「于步也」：袁本、茶陵本「步」上有「小」字，是也。

注「应劭汉书曰扰音扰」：何校下「扰」字改「柔」，陈同。又云「书」下当有「注」字，是也。各本皆脱误。

注「诗曰方叔莅止」下至「俨然元墨」：此三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此初无，与二本同，修改添之。盖无者脱，而尤得之，计当时存本尚众，或有不失善旧者，惜尤延之未能精择，每误取增多，若准此条，固无嫌耳。何校改「宅山阜猥积」为「宅心知训」，陈同。又「雒校所为雒校者也」句亦有伪，无以正之。

注「论语曰君子薄于言而厚于行」：此十二字袁本、茶陵本无。案：盖二本脱。

注「雒校」下至「汉书音」：此三十一字袁本、茶陵本无。案：盖二本脱。又案：「若怨家相对」下当有「为雒」二字。

注「大篆也」：袁本、茶陵本「大」上有「作」字。

注「毛诗曰赫赫师尹」：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虽自以为道洪化以为隆：何云下「以为」二字，传写误加。陈云「道洪化隆」中间不当有「以为」二字。案：所说是也。各本皆非。

注「及前王踵之武」：案：「踵之」当作「之踵」。各本皆倒。

常山平干：袁本、茶陵本「干」作「于」，注同。案：二本是也。

注「谓适生生之情」：袁本、茶陵本「适」作「通」，「情」作「精」。案：此亦尤改也。

注「在广平沙县」：袁本、茶陵本「沙」作「涉」。案：二本是也。晋书地理志广平郡有涉县，可证。

注「溺而不反精卫」：陈云「反」下当有「化为」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自言父甘见俗」：袁本、茶陵本「甘」作「世」，是也。

注「后辞入碣水中」：袁本、茶陵本「碣」作「碣」。案：此亦尤改也。

注「在曲周市上」：袁本、茶陵本「周」作「州」，下同。案：此亦尤改也。

注「??飞貌」：案：「??」字当重有。各本皆脱。

注「趾跃躡」：袁本、茶陵本无「躡」字。案：此尤改「跃」为「躡」，而两存也。所引货殖列传文，今本云「跼蹠」，汉书地理志作「跼躡」，颜注「躡」字与「蹠」同，是「趾跃」二字仍「跼躡」二字之误。

注「比归数百里」：袁本、茶陵本无「数」字。

注「臣瓚曰跼为躡」：案：此当作「蹶跟为跼，挂指为躡」。各本皆脱，绝不可通。依汉书颜注引如此也。

注「闭门不出容」：案：「容」当作「客」。各本皆伪。陈云别本「客」，今未见。

注「水出洹汲郡」：案：「水出洹」当作「洹水出」。各本皆倒。

注「够多也」：袁本此下有「古侯切」三字，是也。茶陵本脱此注，非。

判殊隐而一致：何校「判殊」改「殊显」。案：以「判殊」意复言之，盖是也。各本皆误耳。

注「知言之选择来比物谓属变而还复旧贯则知言之选择来」：案：此皆误也。当作「知言之选」为一句，「选择采也」为一句，「谓屡变而还复旧贯」为一句，「则知言之择采」为一句。各本伪舛，绝不可通，今订正。

注「谓为系辞同音」：案：「音」当作「旨」。各本皆误。

注「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宫」：袁本、茶陵本无「及」字。

注「故诸侯歌钟析邦君之肆也」：陈云「诸侯」当作「谓之」。袁本亦误。茶陵本脱此注，非。

注「无乃不可加乎兵」：案：「乎兵」当作「兵乎」。各本皆倒。陈云别本「兵乎」，今未见。

注「说文曰搨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张仪张禄：袁本、茶陵本句上有「则」字，是也。案：此尤本脱。

注「张升及论曰」：袁本「及」作「反」，是也。茶陵本亦误「及」。

推惟庸蜀与鸕鹑同窠：案「鸕」当作「鸕」。善注中字作「鸕」，可证。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字作「鸕」。各本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

注「锺会葛亮论曰」：袁本、茶陵本无「葛亮」二字。案：此尤添之也。

注「迸散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诗序曰文王德及鸟兽昆虫」：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嬿讴歌巴土人歌也」：袁本无「讴」字，是也。茶陵本无「嬿」字，非也。

注「嬿嬿契契」：案：「嬿嬿」当作「佻佻」。各本皆误。陈云别本「佻」，今未见。

注「一音徒了反」：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袁本正文下有「徒了」音，茶陵有「徒召」音，疑此或尤取五臣音添，非如其余真善音被删者也。

因长川之裾势：何校「裾」改「据」，注同。案：所校是也。善「据」，五臣「裾」，此及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皆有明文，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

注「拘束其民」：袁本、茶陵本无「拘」字。

注「窥??望尊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而能约制其民也汉书音义言其土地形势」：袁本、茶陵本无「也汉书音义

言其土」八字。案：此节注各本皆有误，今无以正之。尤所添非。

建邺则亦颠沛：袁本、茶陵本「邺」作「业」，是也。案：此尤本误也。前吴都赋注中亦有「业」作「邺」者，放此不更出。

注「微子将口朝周」：袁本、茶陵本空格作「相」。案：此与二本同衍而修去之也。

矍焉相顾：陈云「矍」当作「𠄎」，注同。案：所说是也。袁本、茶陵本云善作「𠄎」。载注「春秋传曰驷氏𠄎」，各本作「驷氏矍惧」，甚误。说文心部「𠄎」下引左氏「驷氏𠄎」，只韵二肿载「𠄎」「𠄎」「𠄎」三形，「𠄎」字即本此，可为证也。尤以五臣乱善，非。又二本载注云云，亦误与此同，于其校语不相应，甚非，不更出。

𠄎焉失所：案：「𠄎」当作「𠄎」。善「𠄎」、五臣「𠄎」，各本皆以五臣乱善也。说见下。

注「说文𠄎失意视」：袁本「𠄎」作「𠄎」，茶陵本亦作「𠄎」。案：「𠄎」字最是也。所引目部文依此，是善自作「𠄎」。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字乃作「𠄎」。茶陵、尤因正文之误，并改此注，甚非。

注「而髓切」：袁本、茶陵本「而」上有「并」字，是也。

注「说文曰𠄎心疑也亦而髓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贺清狂不慧注」：袁本、茶陵本无「注」字。

注「恐皇舆之败」：袁本、茶陵本「败」下有「续」字。案：「绩」之伪也。尤删，非。

注「音义曰躅迹」：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下「也」字属上。

过以𠄎剽之单慧：袁本、茶陵本「𠄎」作「泛」，注同。案：此尤延之依今方言改「泛」为「𠄎」也。今方言「剽」作「𠄎」，仍未改。「泛剽」与「𠄎𠄎」同字。孟阳在景纯之前，其所见方言盖为「泛剽」，太冲读方言盖亦为「泛剽」耳。尤改非。

注「王弼周易注曰」：袁本「弼」作「肃」，茶陵本亦作「弼」。案：「肃」字最是。陈云今本周易王注中无此文，乃未知善固引肃注耳。

注「不与圣人之忧」：案：「不与」二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诗推度客曰」：案：「客」当作「灾」。各本皆误。

注「太史书曰田敬仲世家传曰」：案：「书」上当有「公」字，下当无「曰」字。又「家」下当无「传」字。各本皆误。以此推之，疑凡载注皆称「太史公书」，今多失其旧也。

注「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无者最是也。在二本所载五臣向注中，此以五臣注窜入载注，甚误。}}

京都下

目录 [隐藏]

1 赋丁

1.1 郊祀

1.1.1 甘泉赋

1.2 耕藉

1.2.1 藉田赋

1.3 畋猎上

1.3.1 子虚赋

赋丁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于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赋

并序

甘泉赋

杨子云善曰：汉书曰：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学，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为郎中，给事黄门，卒。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佗皆类此。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善曰：雄答刘歆书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善曰：上谓成帝也。汉书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坛，太一所用，如雍畤物。又立后土于汾阴脰上。孟康曰：畤，音止，神灵之所止也。脰，音虽。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善曰：诸以材术见知，直于承明，待诏即见，故曰待诏焉。承明，已见上文。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善曰：汉书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汉书三年无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误也。毛诗序曰：下以风刺上。音讽。不敢正言谓之讽。其辞曰：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晋灼曰：雍，佑也。休，美也。言见佑护以休美之祥也。明号，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将祭泰畤，冀神拥佑之以美祥，因尊己之明号也。广雅曰：将，欲也。雍，音拥。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文颖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于三皇，录功勤于五帝也。恤胤锡羨，拓迹开统

。应劭曰：恤，忧也。胤，续也。锡，与也。羨，饶也。拓，广也。时成帝忧无继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饶与福祥，广迹而开统也。李奇曰：统，绪也。善曰：羨，弋战反。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善曰：尔雅曰：命，告也。楚辞曰：历吉日吾将行。郭璞上林赋注曰：历，选也。尔雅注曰：辰，时也。星陈而天行。善曰：星陈、天行，已见西京赋。诏招摇与太阴兮，伏钩陈使当兵。张晏曰：礼记曰：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太阴，岁后三辰也。服虔曰：钩陈，神名也，紫微宫外营陈星也。善曰：句陈，已见上文。郑玄礼记注曰：当，主也。主，谓典领也。属堪輿以壁垒兮，捎夔魑而扶獠狂。张晏曰：堪輿，天地总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龙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獠狂，亦恶鬼也。今皆捎而去之。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属，托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许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说文曰：扶，击也，丑乙切。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辘而军装。服虔曰：自招摇游神之属也。张晏曰：堪輿至獠狂，八神也。善曰：言上诸神各有职役，夔、魑之属，又捎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辘之盛而以军装也。辘，栗忍切。汉书武帝纪曰：用事八神。文颖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韩诗章句曰：振，奋也。殷辘，言盛多也。军装，如军戎之装者也。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张晏曰：玉戚，以玉为戚秘也。晋灼曰：飞者蒙茸而乱，走者陆梁而跳，谓猛士之辈。善曰：蚩尤，已见西京赋。干将，已见东京赋。礼记曰：朱干玉戚。郑玄曰：戚，斧也。又考工记注曰：秘，犹柄也。音秘。茸，而恭反。齐总总以搏搏，其相胶鬲兮，森骇云迅，奋以方攘。晋灼曰：方攘，半散也。善曰：王逸楚辞注曰：总总搏搏，束聚貌也。胶葛，已见上文。郑玄礼记注曰：奋，迅也。搏，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柴虎参差，鱼颡而鸟？。善曰：骈，犹并也。张揖上林赋注曰：柴虎，不齐也。颡？，犹颡颡也。柴，初蚁切。虎，音豸。颡，胡结切。？，胡刚切。翕赫矍霍，雾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烂，粲以成章。善曰：翕赫，盛貌。矍霍，疾貌。尔雅曰：天气下，地气不应曰雾。雾与蒙同。矍，音忽。

于是乘輿乃登夫凤皇兮而翳华芝，韦昭曰：凤皇为车饰也。翳，隐也。服虔曰：华芝，华盖也。善曰：言以华盖自翳也。驷苍螭兮六素虬，螭略蕤绥，漓虬褰纒。善曰：高唐赋曰：乘玉輿兮驷苍螭。上林赋曰：乘镂象，六玉虬。说文曰：虬，龙无角者。春秋命历序曰：皇伯驾六龙。螭略蕤绥，龙行之貌也。漓虬褰纒，龙翰下垂之貌也。螭，于铘切。漓，音离。褰，音森。纒，所宜切。帅尔阴闭，霁然阳开，晋灼曰：帅，聚也。霁，散也。善曰：文子曰：与阴俱闭，与阳俱开。霁，于甲切。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旃旒郅偃之旖旎也！张晏曰：轶过云与倒景也。服虔曰：旖旎，从风柔弱貌。善曰：薛君韩

诗章句曰：腾，乘也。何休公羊传注曰：轹，过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赋曰：夫何神女之妖丽。何休公羊传注曰：据疑问所不知者曰何。周礼曰：鸟隼为旟，龟蛇为旐。郅偈，竿之貌也。郅，音质。偈，音桀。旖，于绮切。旐，女氏切。流星旐以电爚兮，咸翠盖而鸾旗。善曰：言星旐之流，如电之光也。周书曰：楼烦星旐者，羽旐也。郑玄曰：可以为旐旗也。高唐赋曰：蜺为旐，翠为盖。蔡邕独断曰：天子出，前驱有鸾旗者，编羽毛，列系幢傍。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善曰：敦与屯同。王逸楚辞注曰：屯，陈也。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玉车，以玉饰车也。声駉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馱遗风。善曰：广雅曰：陆离，参差也。方言曰：馱，驰也。郭璞曰：馱，疾也。圣主得贤臣颂曰：追奔电，逐遗风。駉，普萌切。馱，先合切。凌高衍之崿嶷兮，超纤谿之清澄。孟康曰：衍，无崖岸也。纤谿，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踊。嶷，音竦。如淳曰：崿嶷，上下众多貌。登椽栾而狙天门兮，驰闾阖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栾，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惧貌也。李奇曰：狙，音贡。苏林曰：狙，至也。善曰：楚辞曰：令帝阖开闾阖而望予。王逸曰：闾阖，天门也。兢，巨陵切。

是时未轸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善曰：轸与臻同。至也。通天，台名，已见上文。薛君韩诗章句曰：绎绎，盛貌。下阴潜以惨廩兮，上洪纷而相错。善曰：惨廩，寒貌也。廩，来感切。直峩峩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乎弥度。善曰：七发曰：条上造天。孔安国尚书传曰：造，至也。尔雅曰：弥，终也。言高不可终竟而度量也。庆，音羌。度，大各切。弥或为强。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于林薄。邓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声相近。善曰：子虚赋曰：案衍坛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广雅曰：草藂生曰薄。坛，徒旦切。曼，莫旦切。攒并闾与芟菝兮，纷被丽其亡鄂。善曰：苍颉篇曰：攒，聚也。并桐，稷也。芟菝，草名也。被丽，分散貌也。风赋曰：被丽披离。鄂，垠鄂也。芟，步末切。菝，音括。被，皮义切。丽，音隶。崇丘陵之駉駉兮，深沟嵌岩而为谷。苏林曰：駉駉，音叵我。善曰：駉駉，高大貌也。嵌岩，深貌也。嵌，口衔切。往往离宫般以相爚兮，封峦石关施靡乎延属。应劭曰：言秦离宫三百，武帝复往往修理之也。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与班同。三辅黄图曰：甘泉有石关观、封峦观。施靡，相连貌也。施，弋尔切。郑玄丧服传注曰：属，连也。属，之欲切。

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摧隤而成观。孟康曰：言厦屋变巧，乃为云气水波相谲诡也。摧隤，林木崇积貌也。善曰：言大厦之高，而成观阙也。摧，子罪切。隤，子水切。观，工唤切。仰乔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善曰：王逸楚辞注曰：乔，举也。乔与矫同。冥眴，昏乱之貌。冥，莫见切。眴，音县。正

浏滥以弘淌兮，指东西之漫漫。孟康曰：浏，清也。服虔曰：淌，大貌也，音敞。善曰：浏滥，犹言清浮而泛滥也。漫漫，无厓际之貌也。浏，音刘。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乱。善曰：言迷惑也。据軫轩而周流兮，忽块圯而亡垠。韦昭曰：軫，栏也。轩，槛板也。善曰：軫与棖同。周流，流行周遍也。軼轧，广大貌也。服鸟赋曰：軼轧无垠。軫，音零。块，乌朗切。圯，乌黠切。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磷?。善曰：汉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树，珊瑚为枝，碧玉为叶。璧马犀，言作马及犀为璧饰也。埤苍曰：磷?，文貌也。应劭曰：磷，音邻。晋灼曰：?，音幽。金人仡仡其承锤虞兮，嵌岩岩其龙鳞。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仡仡，壮勇之貌也。嵌，开张之貌也。龙鳞，似龙之鳞也。仡，鱼乞切。嵌，火敢切。扬光曜之燎爚兮，垂景炎之炘炘。晋灼曰：景，大也。善曰：广雅曰：炘，热也，音欣。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县圃、闾风，昆仑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善曰：春秋合诚图曰：紫宫帝室，太一之精。洪台崛其独出兮，?北极之嶷嶷。应劭曰：崛，特貌也。?，至也。晋灼曰：嶷嶷，概致也。善曰：尔雅曰：北极谓之北辰。崛，其勿切。?，竹指切。嶷，千旬切。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纚经于枲楨。韦昭曰：荣，屋翼也。服虔曰：枲，中央也。楨，屋相也。善曰：施，式支切。枲，于两切。楨音辰。雷郁律于岩窞兮，电儵忽于墙藩。善曰：郁律，小声也。上林赋曰：岩窞洞房。释名曰：窞，幽也。儵忽，疾貌也。藩，篱也。窞，一吊切。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善曰：逮，及也。尔雅曰：?，陨也。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蟻蠓而撇天。张揖曰：陵阳子明经曰：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从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绝，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晋灼曰：飞梁，浮道之桥也。善曰：孙炎尔雅曰：蟻蠓，虫，小于蚊。张揖三苍注曰：撇，拂也。蠓，莫孔反。撇，匹列反。

左欂枪而右玄冥兮，前爍阙而后应门。晋灼曰：大人赋曰：揽欂枪以为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拟相如，故云尔也。爍阙，赤色之阙也。南方之帝曰赤爍怒。应门，正门，在爍阙之内也。善曰：应劭曰：大人赋注曰：欂枪，奔星也。张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爍，必遥切。荫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如淳曰：言阙之高，乃荫西海也。善曰：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汨，疾也，于笔切。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仑。善曰：连蜷，长曲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汉含孳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龙，右白虎。服虔曰：象昆仑山在甘泉宫中也。蜷，音拳。敦，徒昆切。览樛流于高光兮，溶方皇于西清。服虔曰：高光，宫名也。晋灼曰：樛流，犹缭绕。善曰：樛流，高曲之貌也。溶，盛

貌也。方皇，即彷徨，观名也。汉书曰：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清，西厢清净之处也。上林赋曰：象舆偃蹇于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珑。晋灼曰：以黄金为璧带，含蓝田璧。玲珑，明见貌也。善曰：前殿，正殿也，诸宫皆有之。汉书曰：未央宫立前殿。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善曰：炕，举也。举浮柱之飞榱，言檐宇高峻，若神清净而扶其倾危也。炕与抗古字同。毛诗曰：君妇莫莫。毛萇曰：莫莫，清净也。闾闾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善曰：闾，高也。说文曰：闾闾，高大之貌也。寥廓，虚静貌。紫宫及峥嵘，并已见上文。闾，音浪。寥，音僚。骈交错而曼衍兮，??隗乎其相婴。善曰：骈，列也。曼衍，分布也。埤苍曰：?，山长貌。??隗，高貌。婴，绕也。衍，弋战切。?，他贿切。??，音臯。隗，五贿切。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棍成。服虔曰：蒙笼，胶葛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云阁，言高连云也。老子曰：有物混成。棍与混同。曳红采之流离兮，扬翠气之宛延。善曰：言宫观之高，故红采翠气，流离宛延，在其侧而曳扬之。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服虔曰：袭，继也。桀作璇室，纣作倾宫，以此微谏也。应劭曰：登高远望，当以亡国为戒，若临深渊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作为璇室；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倾宫。

回猋肆其矐骇兮，披桂椒而郁杼杨。服虔曰：回猋，回风也。善曰：毛萇诗传曰：肆，疾也。矐，过也。广雅曰：骇，起也。披与披同。说文曰：郁，木聚生也。尔雅曰：棠棣，移也。杨，杨树也。言回风矐骇，披散桂椒，又郁众移杨也。矐，徒浪切。移，音移。香芬苒以穹隆兮，击薄栌而将荣。善曰：言香气芬苒，穹隆而盛，乃拂击薄栌，而及屋荣也。说文曰：薄栌，柱上枅也。薛君韩诗章句曰：将，辞也。苒，房物切。薄，房隔切。栌，力都切。芎啖肸以棍批兮，声駉隐而历锺。善曰：芎，亦香字也。礼记曰：燔燎膾芎。啖，疾貌也。说文曰：肸，罽布也。司马彪上林赋注曰：肸，过也。棍，同也。批，击也。历锺，经历至锺也。啖，余日切。肸，许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结切。駉，普耕切。排玉户而扬金铺兮，发兰惠与??翳。李奇曰：铺，门铺首也。善曰：言风飘香气，既排玉户而扬金铺，又发扬蕙兰与??翳也。长门赋曰：挤玉户以撼金铺。司马注子虚赋曰：??翳，似稿本。帷弮𦉳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弮𦉳，风吹帷帐之声也。拂汨，鼓动之貌。暗暗，深空之貌。靚，即静字耳。弮，普萌切。𦉳，音宏。汨，于密切。暗，乌感切。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张晏曰：声细不过羽，穆然相和也。善曰：庄子：黄帝曰：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尚书曰：夔典乐，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般倕弃其劓鬲兮，王尔投其钩绳。应劭曰：劓，曲刀也。鬲，曲凿也。善曰：尚书曰：倕，汝作共工。般，鲁般也。尔，王尔也。并已见

西京赋。般与班同。倕，音垂。虽方征侨与偃佺兮，犹彷彿其若梦。晋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宫观之高峻，虽使仙人行其上，恐遽不识其形观，犹髣髴若梦也。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征侨，姓征名侨也。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厮征伯乔。汉书曰正伯乔，并同也。余依晋说。列仙传曰：偃佺，槐里采药父也。食松实，形体生毛数寸，能飞行速走马。说文曰：彷彿，相似视不謔也。楚辞曰：时彷彿以遥见。謔即帝字，音帝。

于是事变物化，目骇耳回，善曰：苍颉篇曰：骇，惊也。回，谓回皇也。盖天子穆然，珍台闲馆，璇题玉英，蝓蛸蠖濩之中。应劭曰：题，头也。椽椽之头，皆以玉饰，言其英华相燭也。张晏曰：蝓蛸蠖濩，刻镂之形也。善曰：范子曰：玉英出蓝田。孝经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华之色。闲，音闲。蝓，音渊。蛸，于缘切。蠖，乌郭切。濩，胡郭切。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储精垂恩，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惟，思也。文子曰：澄心清意。言储蓄精神，冀神垂恩也。感动天地，逆厘三神者；服虔曰：厘，福也。韦昭曰：逆，迎也，迎受福厘也。善曰：三神，天地人也。厘，音熙。乃搜逮索偶皋伊之徒，冠伦魁能，韦昭曰：搜，择也。逮，匹也。索，求也。偶，对也。应劭曰：冠其群伦魁桀也。善曰：皋，皋繇，尧臣也。伊，伊尹，汤臣也。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善曰：毛诗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东山，周公东征也。相与齐乎阳灵之宫。善曰：韩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齐。齐，侧皆反。祭天之所，故曰阳灵。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善曰：靡，谓偃靡之，藉地而为席也。楚辞曰：折琼枝以继佩。吸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厉青云，非夸矜也。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呼吸沆瀣餐朝霞。霞与瑕古字通。山海经曰：灰野之山，有赤树青叶，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集乎礼神之囿，登乎颂祇之堂。善曰：礼神，谓祭天也。晋灼曰：后土，歌祭之处也。善曰：为歌颂以祭地祇。建光耀之长旂兮，昭华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华覆，华盖也。善曰：埤苍曰：旂，旌旗旂也。旂，所交切。威，犹葳蕤也。攀璇玑而下视兮，行游目乎三危。善曰：汉书曰：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楚辞曰：忽反顾以游目。尚书曰：导黑水至于三危。陈众车于东坑兮，肆玉轝而下驰。如淳曰：东坑，东海也，苦庚切。晋灼曰：轝，车辖也。韦昭曰：轝，徒计切。善曰：贾逵国语注曰：肆，恣也。楚辞曰：齐玉轝而并驰。轝，音大。漂龙渊而还九垓兮，窥地底而上回。应劭曰：龙渊在张掖。服虔曰：九垓，九重也。善曰：言从东坑下驰，遂浮龙渊而绕其九重，乃窥地底而上归也。说文曰：漂，浮也。庄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渊骊龙颌下。广雅曰：垓，厓也，厓亦重之义也。还，音旋。风澌澌而扶辖兮，鸾凤纷其衔蕤。善曰：澌澌，疾貌也，音竦。晋灼曰：蕤，绥也。梁弱水之滂滂兮，蹶不周之

透蛇。服虔曰：昆仑之东有弱水，渡之若灑澗耳。善曰：灑澗，小水貌也。字林曰：澗，绝小水也。广雅曰：蹶，履也。山海经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貌也。灑，吐定切。澗，音茨。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极，故想王母而上寿，乃悟好色之败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谏也。山海经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异经曰：东荒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之，常与玉女共投壶。宓妃，已见东京赋。玉女亡所眺其清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服虔曰：矚，目童子也。善曰：毛诗曰：螭首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资。晋灼曰：等天地之计量也。善曰：说文曰：揽，撮持也，音览。精刚，精微刚强也。

于是钦柴宗祈，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也。尚书曰：至于岱宗，柴。燎熏皇天，应劭曰：牲玉之香也。皋摇泰壹。如淳曰：皋，挈皋也。积柴于挈皋头，置牲玉于其上，举而烧之，欲近天也。张晏曰：招摇、泰一，皆神名。善曰：摇与遥同。举洪颐，服虔曰：洪颐，旌名也。应劭曰：旌旆布也。树灵旗。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祷太一，画旗树太一坛上，名灵旗，以指所伐之国也。见汉书郊祀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张晏曰：配藜，披离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离四布也。周礼曰：共祭祀之薪蒸。郑玄曰：麓曰薪，细曰蒸。说文曰：昆，同也。昆或为焜。字书曰：焜，煌火貌。东爨沧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炆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书曰：弱水余波入于流沙。幽都，已见吴都赋。熿与晃，音义同。方言曰：炆，炙也。玄瓚觶，柜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饰之，故曰玄瓚。张晏曰：瓚受五升，口径八寸，以大圭为柄，用灌鬯。觶，其貌也。应劭曰：泔淡，满也。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黑黍曰柜，酿以鬯草。觶，音求。泔，力幽切。泔，胡敢切。淡，大敢切。肸鬯丰融，懿懿芬芬。善曰：言柜鬯分布，芬芳盛美也。肸鬯，已见上文。炎感黄龙兮，燁讹硕麟。韦昭曰：硕，大也。善曰：言焱燁炽盛，感动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说文曰：燁，火飞也。毛萇诗传曰：讹，动也。燁，必遥切。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门也。善曰：山海经曰：大荒中有灵山，巫咸从此升降。王逸楚辞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辞曰：吾令帝阍辟开兮。郑玄礼记注曰：延，导也。候暗葛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张晏曰：候，赞也。善曰：郑玄周礼注曰：接宾曰候，然谓赞礼者也。暗葛，众盛貌也。委，积也。暗，乌感切。

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黎。晋灼曰：黄图无三峦，相如传有封峦观。善曰：三峦即封峦观也。汉书曰：甘泉有封峦、棠黎。韦昭曰：偈，息也，音憩。天阍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善曰：郑玄礼记注曰

：阃，门限也。决，亦开也。言门决以出德泽，故八荒万国，俱协谐也。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如淳曰：长平，阪名，在池阳南。善曰：字指曰：磕，大声也，口盖切。天声，如天之声，言其大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厉，猛也。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善曰：言恩泽之多，若云行雨施，君臣皆有圣德，故华丽至于万世也。毛诗曰：于胥乐兮。郑玄曰：于，于也。胥，皆也。丽，光华也。

乱曰：善曰：王逸楚辞注曰：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总撮所要也。崇崇圜丘，隆隐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广雅曰：圜丘，大坛祭天也。登降崩崦，单墀垣兮。善曰：登降，上下也。崩崦，邪道也。单，大貌。墀垣，圜貌。崩，力尔切。崦，弋尔切。单，音蝉。墀，音拳。增宫?差，骈嵯峨兮。善曰：?与参同，初林切。骈，步千切。嵯，材何切。峨，音俄。岭嶒嶒岫，洞无厓兮。善曰：埤苍曰：岭嶒嶒岫，深无厓之貌。岭，音零。嶒，音荧。嶒，音邻，岫，音旬。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善曰：縡，事也。杳，深远也。旭卉，幽昧之貌。毛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縡与载同。圣皇穆穆，信厥对兮。李奇曰：对，配也，能与天相对配也。善曰：诗曰：帝作邦作对。徠祇郊裡，神所依兮。善曰：言来郊裡而甚敬，故为神祇之所依也。徠，古来字。徘徊招摇，灵迟迟兮。善曰：招摇，犹彷徨也。迟迟，即栖迟也。毛萇诗传曰：栖迟，游息也。招，必遥切。迟，音栖。迟，大夷反。光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孙孙，长无极兮。

文选考异

注「蜀郡成都人也」：袁本、茶陵本无「成都」二字。

注「明日遂卒」：何云据班书，非新论本然也。今案：此盖「卒」字有误。文赋注引新论作「及觉，病喘瘁少气」，或「卒」当作「病」。

注「如雍時物」：袁本、茶陵本无「物」字。

诏招摇与太阴兮：茶陵本云「太」善作「泰」，袁本作「太」，用五臣也。汉书正作「泰」。

其相胶鞮兮：案：「鞮」当作「葛」。注云「胶葛已见上文」，谓见吴都赋「东西胶葛」也。盖善作「葛」，五臣作「鞮」，各本乱之。汉书正作「葛」。羽猎赋「从横胶鞮」，汉书作「鞮」，善及颜皆音葛。此及彼，皆同汉书耳。猋骇云迅：茶陵本云「迅」善作「讯」。袁本作「迅」，用五臣也。汉书正作「讯」。

注「地气不应曰雾雾与蒙同」：陈云别本两「雾」字并作「霁」。案：今未见。考尔雅释文，「霁」或作「雾」，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善引即「或作」而读「亡公反」也。

注「何休公羊传注曰轶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令帝阍开闾阖而望予」：案：「令」上当有「吾」字，「开」下当有「关兮倚」三字。各本皆脱。

注「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有「或作辘」三字，乃校语错入注。

注「并桐椽也」：袁本、茶陵本「桐」作「闾」，是也。

注「林木崇积貌也」：案：「林」当作「材」，汉书注可证。各本皆伪。

魂眇眇而昏乱：袁本、茶陵本「魂」下有「魄」字，云善本去「魂」作「魄固」。案：汉书作「魂固」，盖善自作「魂固」。袁、茶陵所见「魂」作「魄」者，非。尤本误涉五臣脱「固」字，益非。

注「鞅轧」：袁本、茶陵本「鞅轧」作「块圯」，下「鞅轧无垠」同。案：二本是也。正文善「块圯」及音皆可证。

注「善曰春秋」下至「太一之精」：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洪台崛其独出兮：茶陵本云「崛」善作「掘」。袁本作「崛」，用五臣也。汉书正作「掘」。

注「其景皆倒在下」：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又曰绝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有「在下」二字。

注「孙炎尔雅曰」：何校「曰」上添「注」字，是也。陈云别本有。

注「应劭曰大人赋注曰」：案：「劭」下当去「曰」字。各本皆衍。

注「敦徒昆切」：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与屯同」三字，是也。

和氏玲珑：袁本作「珑玲」，云善作「玲珑」。茶陵本云五臣作「珑玲」。案：各本所见皆非也。陈云汉书作「珑玲」，此韵脚，不容同异，当乙。其说是矣。凡袁、茶陵皆据所见为校语，非必善真如此，每有抵牾，详见各条下。注「玲珑，明见貌也」，亦当乙。汉书注可证。太玄、法言皆有「珑玲」，亦可互证。法言「玲」作「??」同字也。

注「善曰骈列也」：袁本无「列也」二字，有「已见上文」四字。案：尤本此处修改，必初刻同。袁本谓「骈犹并也，已见上注」也。茶陵本复出之，亦可证所改之非。

注「而曳扬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若登高眇远亡国：袁本「眇」下有「而」字，「远」下无「亡国」二字，云善正文作「登高眇远亡国」。茶陵本云五臣作「若登高眇而远」。陈云汉书无「亡国」二字。今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注应劭曰「当以亡国为戒」者，但说赋意，非举赋文也。传写善本因注引应而误添正文。又五臣衍「而」字，汉书亦无。

注「又郁众移杨也」：案：「众」当作「聚」，汉书注「而移杨郁聚也」可证

。陈云别本「聚」。

注「司马彪上林赋注曰胖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长门赋曰」下至「??鬱似槁本」：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倕汝作共工」：袁本、茶陵本「倕」上有「咨」字，无「作」字。

注「虽使仙人行其上」：案：「行」上当有「常」字，汉书注可证。各本皆脱。

函甘棠之惠：袁本、茶陵本云「惠」善作「恩」，盖所见不同也。汉书作「惠」。

吸清云之流瑕兮：茶陵本「吸」作「喻」，云五臣作「吸」。袁本作「吸」，用五臣也。汉书正作「喻」。

风澼澼而扶辖兮：袁本云「澼」善作「从」。茶陵本作「喻」，云五臣作「澼」。案：茶陵是也。尤误以五臣乱善，非也。汉书作「從」。集韵二肿有「??」「從」，云「????，疾貌，或从人」。上字据此，下字据汉书也。袁本当云善作「??」，今有误。羽猎赋「萃從沆溶」，五臣亦作「澼」，可互证。

鸾凤纷其銜蕤：陈云「銜」汉书作「御」，颜注或作「銜」，俗妄改也。今案：五臣注作「銜」，有明文，善注不见此字，或未必与五臣同，但无可考。袁、茶陵二本亦不着校语也。

皋摇泰壹：案：「皋」当作「招」，茶陵本作「皋」，云五臣作「招」。今考汉书作「招」，善与之同，故如淳解读作「皋」，张晏解「招如字」，而两引之。不知者但据如解改为「皋」，而张解不可通矣。袁本作「招」，不着校语，可知非五臣与善异，所见当未误。

注「如淳曰」：袁本、茶陵本「曰」下有「招作皋」三字。案：有者是也，说已见上。尤因所见赋误「招」为「皋」，遂删此注，以就正文，失之矣。

炎感黄龙兮：案：「炎」当作「焱」。据善注云「言焱燹炽盛，感动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云云，作「焱」甚明。其五臣注作「炎」，各本乱之。汉书作「炎」，则与此不必全同也。

注「吾令帝阍辟开兮」：袁本、茶陵本无「辟」字。案：当于「开」下添「关」字。各本皆伪。

偁棠黎：茶陵本「黎」作「梨」，云五臣作「黎」。袁本作「黎」，用五臣也。汉书正作「梨」。案：此尤本以五臣乱善，非也。

注「丽光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幽昧之貌」：袁本、茶陵本作「难知也」三字，是也。

徠祗郊裡：茶陵本「祗」作「祗」，云善作「祗」。案：茶陵所见及尤本非也。颜注汉书与善此注皆以「敬」解「祗」，其非异字可知。袁本作「祗」而不

着校语，所见当未误。

灵迟迟兮：茶陵本「迟迟」作「栖遲」，云善作「迟迟」。案：茶陵所见及尤本皆非也。袁本云「栖遲」善作「犀迟」；其载善音则云「犀音栖」。汉书作「遲??」，颜注「遲音栖」。考集韵十二齐有「犀」「遲」，别无「迟」字重出其下。然则但传写误耳。当依袁所见订正。陈云「迟」当作「??」，从汉书校也。

耕藉

臣瓚汉书注曰：景帝诏曰：朕亲耕。本以躬亲为义。藉，谓蹈藉之也。

藉田赋

臧荣绪晋书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

藉田赋

潘安仁臧荣绪晋书，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总角辩惠，摘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旧注，以其释文肤浅，引证疏略，故并不取焉。

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晋书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为丁未，误也。千亩，已见西京赋。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于是乃使甸帅清畿，野庐扫路。周礼曰：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郑玄曰：师，犹长也。然师而为帅者，避晋景帝讳也。周礼曰：野庐氏，掌达国之道路也。封人壝宫，掌舍设栒。周礼曰：封人，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曰：聚土曰封。壝，谓坛及堦埽也。周礼曰：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栒栒再重。杜子春读为栒栒。栒栒，行马也。壝，以委切。栒，音互。青坛蔚其岳立兮，翠幕黹以云布。国语，虢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坛于藉。杨修许昌宫赋曰：华殿炳而岳立。郑玄周礼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赋曰：玄云黹其四塞。黹，黑貌也。封禅书曰：云布雾散。黹，丁敢切。结崇基之灵趾兮，启四涂之广阡。崇基，谓坛也。于坛四面而为阶也。说文曰：趾，基也。又曰：阡，主阶也。沃野坟腴，膏壤平砥。坟腴、平砥，已见上文。史记曰：京师膏壤，沃野千里。毛诗曰：周道如砥。清洛浊渠，引流激水。子虚赋曰：激水推移。遐阡绳直，迳陌如矢。史记曰：秦孝公坏井田，开阡陌。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绳直，已见上文。诗曰：其直如矢。??犝服于缥轭兮，绀轳缀于黛耜。??犝，帝耕之牛也。说文曰：??，帛青色，音葱。犝牛，已见吴都赋。又曰：缥，帛青白色。轳轭，犁轳轭也。郑玄周礼注曰：轳端压牛领曰轭，于革切。说文曰：绀，染青而扬赤色也。郑玄礼记注曰：耜，耒之金。俨储驾于廛左兮，俟万乘之躬履。驾牛俨然在于廛左，以待天

子躬亲履之，耕以储畜，故曰储驾也。说文曰：俨，好貌也。晋灼汉书曰：廛，一百亩也。然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盖晋时创制，不沿于古也。百僚先置，位以职分。百僚，已见上文。羽猎赋曰：先置乎白杨之南。汉书曰：六卿各有徒属职分也。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赋曰：具惟帝臣。郑玄仪礼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袭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车之辘辘。司马彪上林赋注曰：袭，服也。礼记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见魏都赋。薛君韩诗章句曰：萋萋，盛也。文颖汉书注曰：天子出，游车九乘。毛诗曰：有车辘辘。微风生于轻幘，纤埃起于朱轮。幘，车幘也。释名曰：车??，所以御热也。朱轮，见吴都赋。森奉璋以阶列，望皇轩而肃震。森，盛貌也。毛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阶，爵之次也。尔雅曰：震，惧也。若湛露之晞朝阳，似众星之拱北辰也。毛诗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苌曰：晞，干也。言露见日而干，以喻诸侯承命而施敬也。论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于是前驱鱼丽，属车鳞萃。周礼曰：王出入，则自左馭而前驱。郑玄曰：前驱，如今导引也。鱼丽，已见东京赋。属车，已见西京赋。子虚赋曰：珍怪鸟兽，万端鳞萃。闾阖洞启，参涂方驷。洛阳宫舍记曰：洛阳有闾阖门。西京赋曰：旁开三门，参涂夷庭。羽猎赋曰：方驾千驷。常伯陪乘，太仆秉轡。尚书曰：左右常伯。应劭曰：汉官仪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称制，出即陪乘。郑玄周礼注曰：陪乘，参乘也。汉旧仪曰：汉乘輿大驾仪，公卿奉引，太仆御也。后妃献穉稷之种，司农撰播殖之器。周礼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穉稷之种，而献于王。郑司农曰：先种后熟谓之穉，后种先熟谓之稷。汉书曰：大农令，武帝更名大司农。孔安国论语注曰：撰，具也。史记曰：后稷播植百谷。孔安国尚书传曰：播，布也。苍颉篇曰：殖，种也。挈壶掌升降之节，宫正设门闾之蹕。周礼有挈壶氏。周礼曰：宫正，凡邦之事蹕宫中。郑玄曰：正，长也。宫中之长也。郑司农曰：蹕，谓止行者清道，若今时警蹕。天子乃御玉辇，荫华盖。臧荣绪晋书曰：大驾卤簿有大辇，华盖，中道。玉辇，大辇也。华盖，已见西京赋。冲牙铮鎗，绡纨綵?。礼记曰：凡带必有佩，佩玉有冲牙。郑玄曰：冲牙，居中央，以前后触也。铮鎗，玉声也。铮，火耕切。鎗，义行切。郑玄礼记注曰：绡，绮属也。许慎淮南子注曰：纨，素也。汉书班婕妤赋曰：纷綵?兮纨素声。绡，思樵切。纨，音丸。綵，七悴切。?，七大切。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龙骥腾骧而沛艾。司马彪续汉书曰：汉承秦制，御为乘輿，金根安车，五采文画辇。西京赋曰：乃奋翅而腾骧。龙骥、沛艾，已见上文。表朱玄于离坎，飞青缟于震兑。中黄晬以发挥，方彩纷其繁会。谓卤簿之仪，车骑旌旗，各依方色。表，犹摽也。周易曰：离，南

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东方；兑，正西秋也。周礼曰：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毛萇诗传曰：缟，白色也。缟，古老切。周礼曰：地谓之黄。臧荣绪晋书，鹵簿，曰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合十乘，并驾驷，建旗十二，如车色。五辂鸣銮，九旗扬旒。周礼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为常，蛟龙为旗，通帛为旂；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旛，析羽为旟。琼钺入縶，云罕掩蔼。臧荣绪晋书曰：云罕车驾驷，戟车载。闾与钺音义同也。苍颉篇曰：縶，聚也。楚辞曰：扬云霓之掩蔼。钺，音吸。掩，音乌感切。箫管嘲晰以啾嘈兮，鼓鞀砮隐以砰磕。箫管，已见上文。楚辞曰：鸚鸡嘲晰而悲鸣。苍颉篇曰：啾，众声也。嘈，已见上文。周礼曰：锺师掌鞀。郑玄曰：击鞀以和乐。字林曰：鞀，小鼓也。鞀与鞀同，步迷切。砮与訇音义同，火宏切。字书曰：砰，大声也。字指曰：磕，大声也。砰，披萌切。磕，苦盖切。笋簴嶷以轩翥兮，洪锺越乎区外。笋簴、轩翥，已见西京赋。天子之行，击左右锺，已见西都赋。震震填填，尘鹜连天，以幸乎藉田。震震，盛也。郭璞尔雅注曰：阗阗，群行声也。东观汉记曰：王邑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鹜或为雾，非也。蝉冕颀以灼灼兮，碧色肃其千千。蝉冕，已见魏都赋。千千，碧貌。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巅也。

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降，谓临幸也。应劭汉官仪曰：天子东耕之日，天子升坛，上空无祭，天子耕于坛，举耒三推而已。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郑玄曰：耜广五寸，二耜为耦。王逸楚辞注曰：抚，持也。坻场染屨，洪縻在手。方言曰：坻，场也。蚘蜉犁鼠之场谓之坻。场，浮壤之名也，音伤。说文曰：縻，牛轡也，忙皮反。三推而舍，庶人终亩。三推，已见上文。国语，虢文公曰：王耕一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韦昭曰：一墺，一耜之墺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尽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盖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实也。墺，扶发切。然国语与礼记不同，而潘杂用之。贵贱以班，或五或九。礼记曰：帝藉，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都，谓京邑也。杜预左传注：鄙，邑也。左传，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王肃家语注曰：裔，边裔也。长幼杂沓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杂沓，众多貌也。颁斌，相杂之貌也。尔雅曰：戾，至也。被褐振裾，垂髻总发，老子曰：被褐而怀玉。杜预左氏传注曰：振，整也。说文曰：褐者，粗衣也。尔雅曰：裾，谓之裾。郭璞曰：衣后裾也。裾，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执简，埤苍曰：髻，髻也，大聊切。毛诗曰：总角之宴。毛萇曰：总角，结发也。蹶踵侧肩，揜裳连襪

。说文曰：蹶，追也。蹶其踵，所以为追逐也。声类曰：踵，足根也。史记：冯驩曰：夫朝趋市者，侧肩争门而入。贾逵国语注曰：从后牵曰掎。方言曰：复襦，江湖之间或谓之箫襦。郭璞方言注曰：襦，即袂字。说文曰：袂，袖也。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山阳公载记曰：贾诩鸣鼓雷震，黄尘蔽天。西都赋曰：红尘四合。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康衢，已见上文。吾丘寿王骠骑论功曰：游童牧豎，咏德讴吟。情欣乐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蓺。昏作，已见西京赋。韩诗外传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畴甚易，草莱甚辟，故其人尽力也。周礼曰：正月之吉，颁职事，二日树蓺。郑玄毛诗笺曰：蓺，犹树也。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说文曰：谁，何也，谓责问之也。字书曰：督，察也。王逸楚辞注曰：课，试也。躬先劳以说使兮，岂严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史记曰：秦繁法严刑，而天下不振。

有邑老田父，或进而称曰：盖损益随时，理有常然。周易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又曰：随时之义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高以下为基，民以食为天。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汉书，酈食其曰：王者以人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言治国之道，以商为末而农为本，以货为后而食为先也。陆贾新语注曰：治末者调其本。李奇汉书注曰：本，农也。末，贾也。汉书，诏曰：农，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礼记曰：善终者如始。尚书大传曰：八政何以先食。传曰：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务不壹。国语，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韦昭曰：九土，九州岛之土。尚书曰：禹别九州岛，任土作贡。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正民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壹，专一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礼记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虽有凶旱水溢，人无菜色。又曰：夫禄足以代其耕。无储菑以虞灾，徒望岁以自必。言无储菑以度荒灾，空自必望于岁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谷既登，家有储菑。礼记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韦昭曰：虞，度也。左氏传，王曰：余一人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也。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国语：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韦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纣、幽王也。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昧旦丕显，已见东京赋。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厉。尔雅曰：栗，惧也。图匮于丰，防俭于逸。言常节约以戒不虞，故图乏者必于丰殷，御俭者在于奢逸也。广雅曰：俭，少也。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尚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廩于盈溢。国语，虢文公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韦昭曰：三时，春、夏、秋也。管子曰：仓廩实则知礼节。蔡邕月令章句曰

：谷藏曰仓，米藏曰廩。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汉书，董仲舒对策曰：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此亦尧舜之用心也。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諏日。庙祧，已见西京赋。礼记曰：宗祝在庙。郑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诗笺曰：后稷既为郊祀之酒，则諏谋其日。应劭汉书注曰：諏，谋也。簠簋普淖，则此之自实。周礼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仪礼曰：孝孙某敢用嘉荐。郑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为号云。淖，乃孝切。缩鬯萧茅，又于是乎出。左氏传，管仲曰：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周礼曰：鬯人，酿秬以为酒。又曰：甸师，祭祀共萧茅。杜子春曰：萧，香蒿也。郑玄曰：既荐，然后蒸萧合馨香，茅以缩酒。国语，虢文公曰：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左氏传，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所谓馨香无谗慝。杜预曰：栗，谨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传，季梁奉粢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人和年丰也。郑玄周礼注曰：登，成也。左氏传曰：致其禋祀，于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灵也。孝经，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圣人之德，又可以加于孝乎？汉书曰：人，有生之最灵者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孝经，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论语，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逮我皇晋，实光斯道。郑玄毛诗笺曰：光，明也。斯道，谓孝道也。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考。毛诗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毛萇曰：孚，信也。孝经，子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书大传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经要义曰：天子藉田千亩，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劝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赋曰：劝穡于原陆。论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何晏论语注曰：本，基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谓籍田也。二美，谓能本而孝也。左氏传，阴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不亦远乎，不亦重乎！论语文也。敢作颂曰：

思乐甸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师之所供者。毛诗曰：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毛萇曰：薄，辞也。大君戾止，言藉其农。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诗曰：鲁侯戾止，言观其旗。毛萇曰：戾，来也。止，至也。其农三推，万方以祗。礼记曰：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尔雅曰：祗，敬也。耨我公田，实及我私。郑玄周礼注曰：耨，耘耔也，奴豆切。毛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齐。礼记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为齐盛。毛萇诗传

曰：器实曰齐，在器曰盛。齐，音资。我仓如陵，我庾如坻。毛诗曰：我仓既盈，我庾惟亿。又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郑玄曰：庾，露积谷也。坻，水中高地。念兹在兹，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书，禹曰：念兹在兹。毛诗曰：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辞。左氏传，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人力之普存也。神祇攸歆，逸豫无期。左氏传，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预曰：歆，享也。毛诗曰：尔公尔侯，逸豫无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王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文选考异

注「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设榼栝再重」：何校「栝」改「柜」，陈同。各本皆伪。

注「墼以委切」：袁本、茶陵本「委」作「季」，是也。

注「毛诗曰周道如砥」：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晋灼汉书曰」：陈云「书」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

似众星之拱北辰也：袁本、茶陵本无「似」字，晋书无。又上句末及「轻幘阶列离坎发挥」下有「兮」字，袁本、茶陵本「离坎」下无，余同。案：此等或善、五臣不同，但不着校语，无可考。

注「方驾千驷」：袁本、茶陵本「驾」作「驰」，是也。

注「应劭曰汉官仪曰」：陈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后稷播植百谷」：袁本、茶陵本「植」作「殖」，是也。

注「郑玄曰冲牙」：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五辂鸣銮：案：「辂」当作「路」。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路」。袁本所载向注则作「辂」。盖善「路」、五臣「辂」而乱之也。晋书正作「路」。

注「戟车载」：茶陵本「戟车」作「闾」。尤本「戟车」二字处修改，袁本亦然。案：此当云「闾戟车载戟」，各本皆脱误。晋书舆服志云「闾戟车，长戟邪偃向后」，是其义。「闾」、「闾」亦同字。

震震填填：案：「填填」当作「阗阗」。各本善注中字皆作「阗」，袁、茶陵二本所载良注则作「填」，盖善「阗」、五臣「填」而乱之也。晋书作「填」，与五臣所据同。

碧色肃其千千：袁本、茶陵本作「芊芊」。案：尤本是也。高唐赋「肃何千千」，安仁用其语。袁、茶陵作「芊芊」者，五臣字如此，所载向注可考。彼赋善「千」、五臣「芊」，正有明文。晋书作「芊」，与五臣所据同。又二本皆脱去善此节注，亦非。

注「上空无祭」：袁本「上」作「坛」。案：「坛」字是也。茶陵本亦误「上

」。

注「都谓京邑杜预左传注鄙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垂髻总发：袁本、茶陵本「发」作「髻」，云善作「发」，晋书作「髻」。案晋书、五臣非也。「发」字去声，协霁、祭诸韵之字。魏都赋「累累辫发」或「缕肤而钻发」，两见皆然，不知韵者改之耳。或有谓「髻」是「发」非者误，附订于此。

注「吾丘寿王」：袁本、茶陵本「吾」作「虞」。案：「虞」字是也。「虞」「吾」虽通，但此自为「虞」耳。

岂严刑而猛制之哉：袁本、茶陵本无「之」字，晋书无。案：此尤所见衍。

惟谷之恤：袁本、茶陵本「恤」作「恤」，晋书作「恤」。案：各本注中引尚书字皆作「恤」，或注有伪也。

注「敢用嘉荐」：何校下添「普淖」二字，陈同。今案：当乙下文「普淖」二字于此。

而神降之吉也：何云「吉」字后人误改「福」字，本协。今案：各本及晋书尽同，何因注引左传而云然也。考赋自「四人之务不壹」至「旨酒嘉栗」，所用皆质、术韵之字。「福」字古音「别」，协职、德韵。又案：西征赋以此句与日、室、一协，夏侯常侍诔以此句与秩、疾、卒协，是安仁自作「吉」。善彼二注亦引左传，皆是注「神降之」，而不取「福」字。善注如此例者甚多，何说非是。

以孝治天下：袁本、茶陵本「治」作「理」，云善作「治」，晋书作「治」。案：注中引孝经字作「理」。考「治」字，唐讳也。李济翁资暇录曰：李氏依旧本不避国朝庙讳，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云云，是在当时已错出不一也。今全书中经五臣以后回改者又不少矣，皆不复具论。

薄采其茅：袁本「茅」作「芳」，云善作「茅」。茶陵本云五臣作「芳」，晋书作「芳」。案：晋书、五臣非也。赋文作「茅」，观善注及上文「缩鬯萧茅」句注，灼然可知。何云「茅音蒙」，其说甚是。凡「茅」声之字，协东韵者多矣。或乃疑此，故附辨之。凡晋书此赋与善异者每误，不详论也。}}

畋猎上

郑玄礼记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马融曰：取兽曰畋。

子虚赋

善曰：汉书曰：相如游梁，乃着子虚赋。后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

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藉此三人为辞，以风谏焉。

子虚赋

司马长卿善曰：汉书曰：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人。少好读书，为武骑常侍，后拜文园令，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司马彪曰：畋，猎也。善曰：家语曰：孔子在齐，齐侯出畋。本或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非也。畋罢，子虚过妫乌有先生，张揖曰：妫，夸也，丑亚切，字当作诃。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张揖曰：楚蕞也，在南郡华容县。善曰：广雅曰：仆，谓附着于人，然自卑之称也。梦，莫讽切。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郭璞曰：滨，涯也。列卒满泽，罟网弥山。郭璞曰：弥，覆也。善曰：罟，已见上文。掩兔麟鹿，射麋脚麟。司马彪曰：麟，辄也，音吝。韦昭曰：脚，谓持其脚也。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掩者，覆也。鹜于盐浦，割鲜染轮。张揖曰：海水之厓，多出盐也。李奇曰：鲜，生也。染，揉也。切生肉，揉车轮，盐而食之也。善曰：揉，搯也。搯，而缘切。搯，一顿切。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郑玄礼记注曰：矜，自尊大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郭璞曰：与，犹如也。仆下车对曰：郭璞曰：下车，谦也。『臣，楚国之鄙人也。广雅曰：鄙，小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善曰：览于有无，谓或有所见，或复无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独也。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峩郁，隆崇崒峩。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峩，音佛。岑崒参差，日月蔽亏。张揖曰：高山拥蔽，日月亏缺半见也。善曰：崒，音吟。交错纠纷，上干青云。郭璞曰：言相糅结而峻绝也。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干，犯也。罢池陂陀，下属江河。郭璞曰：言旁颓也。属，连也。罢，音疲。陂，音婆。陀，音驼。文颖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诗赋通方言耳。晋灼曰：文章假借协陀之韵也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坩，锡碧金银。张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腹也。赭，赤土也。垩，白土也。」

苏林曰：白垺，白石英也。垺，音附。善曰：高诱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众色炫耀，照烂龙鳞。郭璞曰：如龙之鳞彩也。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张揖曰：琳，珠也。珉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晋灼曰：玫瑰，火齐珠也。郭璞曰：琳，玉名。璊玞玄厉，张揖曰：璊玞，石之次玉者。玄厉，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璊，音緘。玞，音勒。礪石砮砮。张揖曰：礪石、砮砮，皆石之次玉者。礪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砮砮，赤地白采，葱茏白黑不分。郭璞曰：礪，而充切。善曰：管子曰：阴山礪苙。战国策曰：白骨疑象，砮砮类玉。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藟菖蒲。张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状若葵，其臭如麝茝。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综西京赋注曰：兰，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茝藟麝茝，诸柘巴苴。张揖曰：江蓠，香草也。麝茝，蕝芷也，似蛇床而香。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蓠，似水芥。文颖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阨靡，案衍坛曼。司马彪曰：阨靡，邪靡也。案衍，窾下也。坛曼，平博也。善曰：阨，弋尔切。衍，弋战切。坛，徒旦切。曼，莫干切。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张揖曰：巫山在南郡巫县。其高燥则生葳薺苞荔，张揖曰：葳，马蓝也。薺，似燕麦也。苞，鹿也。荔，马荔也。苏林曰：薺，斯历切。善曰：葳，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隶。鹿，皮表切。薛莎青蘋。张揖曰：薛，藟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善曰：蘋，音烦。其埤湿则生藏蓂蒹葭，郭璞曰：藏蓂，草名，中牛马藟。张揖曰：蒹，藁；葭，芦也。善曰：埤，音婢。蓂，音郎。东藩雕胡。张揖曰：东藩，实可食。雕胡，菰米也。莲藕觚卢，张揖曰：莲，荷之实也，其根藕。张晏曰：觚卢，扈鲁也。庵闾轩于。张揖曰：庵闾，蒿也，子可医疾。轩于，菀草也，生水中，扬州有之。善曰：庵，音淹。菀，音犹。众物居之，不可胜图。郭璞曰：图，画也。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扬也。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应劭曰：芙蓉，莲花也。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玳瑁鳖鼈。张揖曰：蛟状鱼身而蛇尾，皮有珠也。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榲桲豫章。服虔曰：阴林，山北之林也。善曰：尸子曰：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榲桲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树下有则字，非也。桂椒木兰，檠离朱杨。郭璞曰：木兰，皮辛可食。张揖曰：檠，皮可染者。离，山梨也。郭璞曰：朱杨，赤茎柳也。善曰：盖山之国，东有树，赤皮干，名曰朱木杨柳也。榲梨栲栗，橘柚芬芳。张揖曰：榲，似梨而甘也。栲，栲枣也。善曰：说文曰：栲枣似柿而小，名曰櫛，而充切。苏林曰：栲，音郢都之郢。然诸说虽殊而木一也。今依苏音。其上则有鸛鷖孔鸾，腾远射干。张揖曰：孔，孔雀也。鸾，鸾鸟也。射干，似

狐能缘木。服虔曰：腾远，兽名也。善曰：射，弋舍切。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螭蜒獬豸。郭璞曰：螭蜒，大兽，似狸，长百寻。獬豸，似狸而大。豸，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螭，音万。善曰：山海经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

「『于是乎乃使剽诸之伦，手格此兽。善曰：剽诸，已见吴都赋。楚王乃驾驯驳之驷，张揖曰：驯，扰也。驳，如马，白身黑尾，一角锯牙，食虎豹，扰而驾之，以当驷马也。乘雕玉之舆。郭璞曰：刻玉以饰车也。靡鱼须之橈旃，张揖曰：以鱼须为旃柄，驱驰逐兽也。橈，靡也。善曰：橈，女教切。曳明月之珠旗。张揖曰：以明珠缀饰旗也。善曰：孝经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鱼之珠有光耀，可以饰旗。建干将之雄戟，张揖曰：干将，韩王剑师也。雄戟，胡中有??者，干将所造也。善曰：雄戟，已见吴都赋。??，音巨。左乌号之雕弓，张揖曰：黄帝乘龙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龙须，须拔，堕黄帝弓，臣下抱弓而号，名乌号也。郭璞曰：雕，画也。右夏服之劲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阳子骖乘，嬖阿为御。张揖曰：阳子，伯乐字也。秦缪公臣，姓孙名阳。郭璞曰：嬖阿，古之善御者，见楚辞。嬖，音纤。善曰：楚辞曰：嬖阿不御焉。案节未舒，即陵狡兽。司马彪曰：案节，行得节。未舒，马足未舒也。狡兽，狡健之兽也。善曰：天文志曰：案节徐行。服虔曰：谓行迟也。蹴蛩蛩，辘距虚。张揖曰：蛩蛩，青兽，状如马。距虚，似骡而小。善曰：说苑，孔子曰：蛩蛩、距虚，见人将来，必负螯以走。二兽者，非性心爱螯也，为得甘草而贵之故也。轶野马，??陶駮。张揖曰：轶，过也。野马，似马而小。海外经曰：北海内有兽，状如马，名陶駮。郭璞曰：??，车轴头也。善曰：轶、??，言车之疾能过野马及陶駮也。轶不言车，??不言过，互文也。??，音卫。陶，音逃。駮，音涂。乘遗风，射游骐。张揖曰：遗风，千里马也。吕氏春秋曰：遗风之乘。尔雅曰：騊，如马，一角；不角者骐。騊，音携。倏眇倩淪，张揖曰：皆疾貌。善曰：倏，式六切。眇，式刃切。倩，千见切。淪，音练。雷动焱至，星流霆击。郭璞曰：霆，劈历。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李奇曰：射之巧妙，决于目眦。善曰：说文曰：眦，目匡也。眦、眦，俱同。洞胸达掖，绝乎心系。张揖曰：自左射之，贯胸通右髀，中绝系也。善曰：说文曰：髀，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系，音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众多，若天之雨兽。雨，于具切。毛萇诗传曰：揜，覆也。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郭璞曰：弭，犹低也。节，所仗信节也。翱翔容与，言自得也。善曰：王逸楚辞注曰：弭，案也。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受诘，郭璞曰：??，疲极也。??，音剧。司马彪曰：徼??，遮其倦者。善

曰：受屈，取其力屈也。诘与屈同，丘勿切。殫睹众物之变态。郭璞曰：殫，尽也。变态，姿貌也。

「『于是郑女曼姬，如淳曰：郑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邓曼也。被阿絺，揄纒縞。张揖曰：阿，细缯也。絺，细布也。揄，曳也。司马彪曰：縞，细缯也。善曰：列子曰：郑、卫之处子，衣阿絺。战国策：鲁连曰：君后宫皆衣纒縞。絺与锡古字通。杂纤罗，垂雾縠。司马彪曰：纤，细也。张揖曰：縠细如雾，垂以为裳也。善曰：神女赋曰：动雾縠以徐步。襞积褰纒，纒徐委曲，郁桡溪谷。张揖曰：襞积，简醋也。褰，缩也。纒，裁也。其纒中文理峴郁，有似于溪谷也。善曰：襞，必亦切。纒，侧救切。醋，诈白切。粉粉裶裶，扬施戍削，郭璞曰：粉粉、裶裶，皆衣长貌也。张揖曰：扬，举也。施，衣袖也。戍削，裁制貌也。善曰：裶，音非。施，弋尔切。戍，音恤。蜚襪垂髻。司马彪曰：襪，褂饰也。髻，燕尾也。善曰：襪与燕尾，皆妇人褂衣之饰也。蜚，古飞字也。襪，音纤。髻，所交切。扶輿猗靡，张揖曰：扶持楚王车輿相随也。善曰：猗，于绮切。翕呷萃蔡。张揖曰：翕呷，衣起张也。萃蔡，衣声也。善曰：呷，火甲切。萃，音翠。下靡兰蕙，上拂羽盖。善曰：垂髻飞襪，飘扬上下，故或靡兰蕙，或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张揖曰：错其羽毛以为首饰也。缪绕玉绥。张揖曰：楚王车之绥以玉饰之也。郭璞曰：绥，登车所执。言手缠绞之。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佛。郭璞曰：言其容饰奇艳，非世所见也。若神，已见上文。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善曰：说文曰：獠，猎也，力笑切。嬖姍?窳，上乎金堤。韦昭曰：嬖姍?窳，匍匐上也。司马彪曰：金堤，堤名也。善曰：嬖，音盘。姍，先安切。窳，先忽切。揜翡翠，射駿驎。善曰：方言曰：揜，取也。駿驎，已见上文。微矰出，熾缴施。善曰：矰缴，已见上文。弋白鹄，连驾鹅。善曰：言既弋白鹄，而因连驾鹅也。双鸽下，玄鹤加。善曰：双鸽，见上注。尔雅曰：下，落也。战国策，更羸曰：臣能虚发而下鸟。淮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连双鸽于青云之上。战国策，庄辛曰：黄鹄不知射者修矰缴，将加己也。怠而后发，游于清池。郭璞曰：怠，倦也。浮文鹜，张揖曰：鹜，水鸟也，画其象于船首也。扬旌棹。张揖曰：扬，举也。析羽为旌，建于船上也。郭璞曰：棹，船舷，树旌于上。善曰：棹，依郭说。棹，音曳。张翠帷，建羽盖。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善曰：翠帷羽盖，谓以翠羽饰帷盖。罔玳瑁，钩紫贝。郭璞曰：紫贝，紫质黑文也。善曰：玳瑁、紫贝，已见西京赋。攄金鼓，韦昭曰：攄，击也，音窻。郭璞曰：金鼓，钲也。吹鸣籥。张揖曰：籥，箫也。榜人歌，张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长也，主唱声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声流喝。郭璞曰：言悲嘶

也。善曰：喝，一介切。嘶，苏奚切。水虫骇，波鸿沸。郭璞曰：鱼龟跃，涛浪作。涌泉起，奔扬会。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善曰：溢，普顿切。礪石相击，硠硠磕磕。善曰：礪，力对切。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文颖曰：灵鼓，六面鼓。车按行，骑就队。应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虔左氏传注曰：队，部也。行，胡郎切。队，大内切。纚乎淫淫，般乎裔裔。司马彪曰：皆行貌也。善曰：纚，音屣。般，音盘。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孟康曰：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怕乎无为，憺乎自持。郭璞曰：养神气也。善曰：老子曰：我独怕然而未兆。说文曰：怕，无为也。广雅曰：憺怕，静也。神女赋曰：頽薄怒以自持。憺与澹同，徒滥切。怕与泊同，蒲各切。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药调食也。文颖曰：五味之和也。晋灼曰：南都赋曰归鴈鸣鷄，香稻鲜鱼，以为芍乐，酸恬滋味，百种千名之说是也。善曰：服氏一说，以芍药为药名，或者因说今之煮马肝，犹加芍药，古之遗法。晋氏之说，以勺药为调和之意。枚乘七发曰：勺药之酱。然则和调之言，于义为得。韦昭曰：勺，丁削切。药，旅酌切。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脔割轮焠，自以为娱。韦昭曰：焠，谓割鲜焠轮也。郭璞曰：焠，染也。善曰：脔，音脔。焠，七内切。臣窃观之，齐殆不如。』善曰：毛萇诗传曰：殆，近也。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郭璞曰：言有惠赐也。善曰：战国策，秦王谓苏秦曰：今先生不远千里而庭教。高诱曰：不以千里之道为远。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善曰：家语曰：越悉起境内之士三千人助吴。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晋灼曰：谦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善曰：国语曰：戮力一心。贾逵曰：戮，并力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善曰：风烈，已见上文。先生，谓子虚也。张晏曰：愿闻先贤之遗谈美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郭璞曰：以为高谈。奢言淫乐而显侈靡，郭璞曰：显，明也。奢，阔也。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善曰：史记，乐毅与燕惠王书曰：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彰君恶，害私义，非楚国之美，彰君恶也；害足下之信，伤私义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者，非也。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文颖曰：必见轻于齐，轻易于齐也。善曰：使者失辞，为轻于齐；使非其人，为累于楚也。累，力瑞切。且齐东踰巨海，南有琅邪。苏林曰：小洲曰踰。司马彪曰：齐东临大海为渚也。张揖曰：琅邪，台名也。在渤海间。善曰：吕氏春秋：辛宽曰：太公望封于营

丘，渚海阻山也。声类曰：渚，或作渚。观乎成山，张揖曰：观，阙也。成山在东莱掖县，于其上筑宫阙也。射乎之罟。晋灼曰：之罟山在东莱睡县，猎其上也。善曰：睡，直瑞切。浮渤澥，应劭曰：渤澥，海别枝也。澥，音蟹。游孟诸。文颖曰：宋之大泽也。故属齐。邪与肃慎为邻，郭璞曰：肃慎，国名，在海外，北接之。右以汤谷为界。司马彪曰：汤谷，日所出也，以为东界也。善曰：言为东界，则右当为左字之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国在山东三百里。善曰：山海经曰：青丘，其狐九尾。彷徨乎海外。善曰：毛诗曰：海外有截。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薺芥。善曰：薺芥，已见西京赋。若乃俶傥瑰玮，异方殊类。郭璞曰：俶傥，犹非常也。善曰：广雅曰：瑰玮，琦玩也。俶，佗历切。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善曰：高唐赋曰：珍怪奇伟，不可称论。张揖曰：萃与萃同，集也。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高不能计。张揖曰：禹为尧司空，辨九州岛名山，别草木。高为尧司徒，敷五教，率万事。应劭曰：契善计也。善曰：广雅曰：充牣，满也。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如淳曰：见宾客，礼待故也。善曰：言见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辞不复，司马彪曰：复，答也。何为无以应哉！」

文选考异

注「广雅曰仆谓附着于人」：案：「雅」当作「苍」。各本皆伪。樊恭广仓见隋志。上林赋注引「若蹈足貌」。茶陵本亦伪「苍」为「雅」也。

??薺菖蒲：袁本、茶陵本「??」作「芎」。案：注中字作「芎」。考说文卅部「??薺，香卅也」。重文「芎」，司马相如说「营」或从「弓」，谓凡将如此。史记、汉书作「穹」者，假借也。字书别未载「??」字，当是尤延之以改「芎」为「穹」，遂成此形耳。甘泉赋「发兰蕙与??薺」，正文及注皆误。

茝藜蘼芜：案：「茝」当作「江」，注中「江」字两见，皆不从卅，史记、汉书亦作「江」。考上林赋「被以江藜」，茶陵本云五臣作「茝」，袁本无校语。盖此赋亦善「江」、五臣「茝」而乱之，故袁、茶陵二本皆不着校语。何校改作「江」，据史、汉。陈云别本作「江」，未详其何本也。

注「苞藟也」：案：「藟」当作「蔗」。史记、汉书注可证。各本皆伪。下「藟皮表切」。茶陵本未误。

注「本或林下有巨字」：案：「有」当作「作」，谓「林」下「其」字作「巨」也。不云「其」作「巨」者，因正文有两「其」字，以此分别之。史记、汉书及五臣同，或本作「巨」。

注「善曰盖山之东有树」：袁本、茶陵本「盖」上有「有」字，无「东」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大荒西经文，依善例「曰」下当有「山海经曰」四字

，二本仍皆脱。

注「驱驰逐兽也桡靡也」：案：上「也」当作「正」，汉书注可证，以八字为一句也。各本皆伪。

注「中绝系也」：袁本、茶陵本「中」下有「心」字。案：汉书注正有，此脱。

注「言所在众多」：袁本「所在」下有「射获」二字。茶陵本脱此注。

注「弭犹低也节所仗信节也」：袁本无此十字，茶陵本亦无。案：汉书注有之。考史记索隐引郭璞曰「言顿辔也」，集解引郭璞曰：「或云节，今之所仗信节也」，善此注引王逸「弭，案也」，意谓即上文「案节未舒」，与郭「顿辔」之解相近，无取或云也。尤延之从汉书注添，未是。

被阿錫：案：「錫」当作「锡」。注云「錫与锡古字通」，必善作「锡」，故有此语。今各本皆作「錫」者以五臣作「錫」而乱之，遂不可通，非也。史记、汉书皆作「锡」。袁、茶陵并削善此注，益非。

襞积褰纒：袁本、茶陵本「积」作「禛」，音积。案：史记、汉书皆作「积」，袁、茶陵二本善注中引张揖字仍作「积」，盖善「积」、五臣「禛」而音「积」，袁、茶陵所见乱之，故不着校语。尤本独未误。

纒徐委曲：何校云汉书无此四字，无者为胜。案：以李注引张揖详之，本无此四字。今史记有。而集解引汉书音义，索隐引小颜、孟康，似二家史记亦与汉书同，并不当有。唯五臣向注云「纒徐委曲，裙下垂貌」。盖五臣较多四字而乱之也。各本皆非。

注「故或摩兰蕙」：案：善正文作「靡」，此「摩」字误。五臣作「靡」，袁、茶陵二本有明文。今史记、汉书作「靡」，而张守节正义及颜注中仍作「靡」，「靡」者古「摩」字之通用，恐亦「靡」是「摩」非也。

若神仙之髣佛：袁本、茶陵本云善无「仙」字。案：详注意，善不当有甚明。尤本此处修改添入，乃其误也。汉书无，今史记亦误衍，并正义所引战国策末亦赘以「仙」字，误之甚矣。凡史记与此同误，皆后人所改耳。

连駕鵞：茶陵本云「駕」，善作「驾」。案：注云「而因连驾鵞也」，字正作「驾」，史记、汉书亦皆作「驾」。考「驾」者，「??」之假借。左传「荣驾鵞」，唐石经、宋槧本下皆从「马」，古今人表所载亦然。相如此赋用字古矣。唯中山经「是多驾鸟」，郭注未详也。或曰「驾」宜为「駕」，駕鵞也。然则「驾」字晋代不复行用之。袁本正文及注并改为「駕」，而不着校语。又上林赋「驾鵞属玉」，各本作「駕」，皆误，以五臣乱善，非也。西京赋「駕鵞鸿鵠」，平子用「駕」字，是为异人用字不同之例。全书此类极多，皆不更着。

注「战国策更羸曰臣能虚发而下鸟」：袁本无此十三字，有「见西都赋高诱」六字。茶陵本例改已见者为复出，故亦有。尤本修改添入，未是。又「高诱」二字属下，不当删之也。

注「列子曰蒲且子连双鸽于青云之上」：袁本无此十四字，茶陵本有。案：尤本修改添入，未是。说在上条。

注「之说是也」：案：「之」当作「文」，汉书注可证。各本皆伪。

注「服氏一说」：案：「一」当作「之」。各本皆伪。

乃欲戮力致获：袁本、茶陵本「戮」作「戮」。案：史记、汉书皆作「戮」，盖善「戮」、五臣「戮」，二本所见乱之，而不着校语。「戮」「戮」同字耳。剧秦美新曰：「戮力咸阳。」余同此者，不更出。

注「善曰史记乐毅与燕惠王书曰」：袁本、茶陵本无「史记惠」三字。

注「彰君恶害私义」：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成山在东莱掖县」：案：汉书注引「掖」作「不夜」，史记集解徐广亦曰：「在东莱不夜县」。考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郊祀志、地理志，「不夜」是，「掖」非。各本皆伪也。

注「契善计也」：袁本此下有「契高同」三字，茶陵本无。案：有者是也。

文选卷第八

目录 [隐藏]

1 畋猎中

1.1 上林赋

1.2 羽猎赋

畋猎中

上林赋

上林赋

司马长卿 郭璞注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说文曰：听，笑貌也，牛隐切。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郭璞曰：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善曰：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见，述其职。述职者，述其所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绝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过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郭璞曰：私与通也。捐国踰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君自损也。晋灼曰：??，古贬字也。善曰：邓析子曰：因势而发誉。毛萇诗传曰

：祗，适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文颖曰：苍梧郡属交州，在长安东南，故言左。尔雅曰：至于豳国，为西极，在长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应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领山，东南至析县入洧水。更，公衡切。紫渊径其北。文颖曰：河南谷罗县有紫泽，在县北，于长安为在北也。终始灞浐，出入泾渭。张揖曰：灞、浐二水始终尽于苑中，不复出也。泾、渭二水从苑外来，又出苑去也。酆镐潦漓，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张揖曰：酆水出酆县南山酆谷，北入渭。镐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涝水也。说文曰：涝水出酆县，北入渭。漓水出杜陵，今名沅水，自南山黄子陂西北流经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经营其内，周旋苑中也。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郭璞曰：变态不同也。善曰：潘岳关中记曰：泾、渭、灞、浐、酆、鄠、潦、漓，凡八川。东西南北，驰骛往来。郭璞曰：言更相错涉也。来，卢代切。出乎椒丘之阙，服虔曰：丘名也。两山俱起，象双阙者也。善曰：楚辞曰：驰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吕切。行乎洲淤之浦。张揖曰：淤，漫也。浦，水崖也。淤，于庶切。善曰：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辅谓之淤也。经乎桂林之中，张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经曰：桂林八树在番禺东也。过乎泂漭之壑。张揖曰：山海经所谓大荒之野。如淳曰：大貌也。泂，乌朗切。汨乎混流，顺阿而下，苏林曰：杨雄方言曰：汨，径疾也。汨，于笔切。郭璞曰：混，并也。阿，大陵也。赴隘陜之口。郭璞曰：夹岸间为陜。隘，于懈切。陜，音狭。触穹石，激堆埼，张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头也。郭璞曰：堆，沙堆也，丁回切。埼，巨依切。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声也，音拂。汹涌澎湃。司马彪曰：汹涌，跳起也。澎湃，波相戾也。汹，许勇切。湃，蒲拜切。湔弗宓汨，苏林曰：湔，音毕。宓，音密。司马彪曰：毕弗，盛貌也。宓汨，去疾也。汨，于笔切。偁侧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笔栝。司马彪曰：偁侧，相迫也。泌澌，相楔也。偁字与逼同。楔，先结切。横流逆折，转腾漈洌。司马彪曰：逆折，旋回也，孟康曰：转腾，相过也。漈洌，相撒也。漈，匹列切。洌，音列。滂漉沆溉，司马彪曰：滂漉，水声也。沆溉，徐流也。郭璞曰：滂，音匹亨切。漉，匹秘切。溉，胡慨切。韦昭曰：沆，胡郎切。穹隆云橈，郭璞曰：穹起回窠也。善曰：云橈，如云屈橈也。橈，女教切。宛潭胶盭。司马彪曰：宛潭，展转也。胶盭，邪屈也。宛，音婉。潭，音善。盭，古戾字。踰波趋浥，莅莅下瀨。司马彪曰：踰波，后波凌前波也。趋浥，输于渊也。莅莅，水声也。浥，于侠切。莅，音利。批岩冲拥，奔扬滯沛。司马彪曰：拥，曲隈也。善曰：说文曰：批，击也。滯沛，奔扬之貌也。滯，直制切。沛，蒲盖切。临坻注壑，瀼灂贯坠

。邓展曰：坻，水中山也。坻，音迟。善曰：字林曰：灏灏，小水声也。寔，即陨字也。坠，直类切。沉沉隐隐，砰磅訇磕。善曰：沉沉，深貌也。隐隐，盛貌也。司马彪曰：砰磅訇磕，皆水声也。砰，普冰切。磅，普萌切。滈滈漚漚，淞淞鼎沸。善曰：说文曰：滈，水涌出也。漚，水出貌。周成杂字曰：淞淞，水沸貌也。漚，音骨。淞，敕立切。淞，子入切。驰波跳沫，汨潏漂疾，司马彪曰：汨潏，水声也。韦昭曰：潏，许及切。善曰：汨，于笔切。漂，匹姚切。悠远长怀。郭璞曰：怀亦归，变文耳。寂寥无声，肆乎永归。善曰：说文曰：寥，清深也。寥，音聊。杜预左氏传注曰：肆，放也。言水奔放而长归于渊海也。然后灏灏潢漾，郭璞曰：皆水无涯际貌也。灏，音皓。漾，弋少切。潢，胡广切。漾，弋丈切。安翔徐回。郭璞曰：言运转也。鬻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鬻，胡角切。滈，音镐。东注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吴县，尚书所谓震泽也。衍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状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于是乎蛟龙赤螭，文颖曰：龙子为螭。张揖曰：赤螭，雌龙也。??渐离。李奇曰：周洛曰鲔，蜀曰??，出巩山穴中。司马彪曰：渐离，鱼名也。张揖曰：其形状未闻。?，音亘。?，音憎。鰪鰂鰪魮，郭璞曰：鰪，鱼有文彩。鰂，似鲢而黑。鰪，似鲢。魮，一名黄曰颊。鰪，音颞。鰂，尝容切。鰪，音干。魮，音托。鰪，音善。魮，音感。禺禺魮鰪。郭璞曰：禺禺鱼，皮有毛，黄地黑文。魮，比目鱼，状似牛脾，细鳞紫色，两相合得乃行。鰪，鲋鱼也，似鲋，有四足，声如婴儿。禺，音颞。魮，音榻。鰪，奴榻切。捷鳍掉尾，振鳞奋翼，郭璞曰：捷，举也。鳍，背上鬣也。善曰：高唐赋曰：振鳞奋翼。捷，巨言切。掉，徒钓切。潜处乎深岩。郭璞曰：隐岸坻也。鱼鳖谨声，万物众伙。善曰：小雅曰：伙，多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应劭曰：靡，边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边也。张揖曰：靡，厓也。善曰：说文曰：玳瑁，明珠光也。玳瑁与的皪音义同。蜀石黄璠，水玉磊砢。张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璠，璠石，黄色。水玉，水精也。磊砢，魁壘貌也。善曰：山海经曰：常庭之山其上多水玉。璠，如兗切。砢，洛可切。磷磷烂烂，采色滈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磷，音吝。滈，音皓。藁积乎其中。鸿鹄鹄鸨，驾鹄属玉。张揖曰：鸿，大鴈也。郭璞曰：鹄，鹄鸨也。属玉，似鸭而大，长颈赤目，紫绀色者。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灾。司马彪曰：旋目，鸟名也。烦鹜庸渠。郭璞曰：烦鹜，鸭属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鸡脚，一名章渠。鹜，音木。箴疵鵙卢，张揖曰：箴疵，似鱼虎而仓黑色。鵙，鵙头鸟。郭璞曰：卢，鵙鸨也。箴，音针。疵，音资。鵙，音慈也。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郭璞曰：皆鸟任风波自纵漂貌也。泛，音冯。泛，敷剑切。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张揖曰：奄

，覆也。郭璞曰：薄，犹集也。唼喋菁藻，咀嚼菱藕。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鸟食谓之唼，与唼同，所甲切。喋，丈甲切。咀，才汝切。嚼，才削切。

〔于是乎崇山矗矗，巖嶽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巖，力孔切。嶽，音搃。深林巨木，嶄岩參差。郭璞曰：皆峰岭之貌也。嶄，仕衙切。參，楚林切。差，楚宜切。九峻巖嶽，南山峨峨。郭璞曰：巖嶽，高峻貌也。善曰：九峻、南山，已见西都赋。巖，音截。嶽，音啮。峨，音娥。岩陲甌錡，摧峩崛崎。司马彪曰：陲，靡也。甌，甌也。錡，欹也。上大下小，有似欹甌也。张揖曰：摧峩，高貌也。崛崎，斗绝也。摧，作罪切。峩，卒鄙切。郭璞曰：崛，音掘。崎，音錡。振溪通谷，蹇产沟渎。张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产，诘曲也。郭璞曰：自溪及渎，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山石收敛溪水而不分泄。谿呀豁闕，阜陵别隄。司马彪曰：谿呀，大貌。豁闕，空虚也。郭璞曰：隄，水中山也。谿，呼含切。呀，呼加切。闕，呵下切。隄，音捣。崦嵫?魔，丘虚堀囿。郭璞曰：皆其形势也。崦，于鬼切。嵫，鱼鬼切。?，恶罪切。魔，胡罪切。虚，音祛。堀，音窟。囿，音磊。隐辚郁?，登降施靡，郭璞曰：隐辚郁?，堆垄不平貌。辚，洛尽切。?，音垒。施，式氏切。陂池獬豸。郭璞曰：陂池，旁颓貌也。陂，音皮。獬，音被。豸，直尔切。善曰：獬豸，渐平貌。沆溶淫鬻，张揖曰：水流溪谷之间也。沆，以水切。溶，音容。淫，以舟切。鬻，音育。散涣夷陆。司马彪曰：布平地也。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服虔曰：皋，泽也。堤上十里一亭。郭璞曰：皆筑地令平也。被，皮义切。揜以绿蕙，被以江蓠。张揖曰：揜，覆也。绿，王刍也。蕙，熏草也。郭璞山海经曰：蕙，香草，兰属也。糅以麝芩，杂以留夷。张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辞注曰：留夷，香草。布结缕，郭璞曰：结缕，蔓生，如缕相结。攢戾莎，司马彪曰：戾莎，莎名也。揭车衡兰，应劭曰：揭车，一名?與，香草也。揭，去竭切。?，巨乞切。槁本射干。郭璞曰：槁本，槁芩也。方末切。司马彪曰：射干，香草也。射，弋舍切。茝姜蘘荷，张揖曰：茝姜，子姜也。茝，音紫。蘘，人羊切。葳持若荪。如淳曰：箴，音针。韦昭曰：持，音惩。张揖曰：箴持，阙。若，杜若。郭璞曰：荪，香草也。鲜支黄砾，司马彪曰：鲜支，支子也。张揖曰：皆香草也。蒋蕝青蘋。张揖曰：蒋，菰也。蕝，三棱也。郭璞曰：蕝，音杼。布濩閔泽，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犹布露也。善曰：閔，大也。濩，音护。延，弋战切。离靡广衍。善曰：离靡，离而邪靡，不绝之貌也。孟康甘泉赋注曰：衍，?厓岸也。离，力尔切。应风披靡。吐芳扬烈，善曰：烈，酷烈，香气盛也。披，丕蚁切。郁郁菲菲。众香发越，郭璞曰：香气射散也。菲，音妃。肸鬻布写，?蔓唼苒。司马彪曰

：肸，过也。芬芳之过，若鬻之布写也。郭璞曰：香气盛秘醇也。善曰：说文曰：肸，鬻布也。秘醇、必葑，音义同。说文曰：醢，香气奄藹也。醢与？，藹与藹，音义同。？，音奄。必，步必切。葑，音勃。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孟康曰：缜纷，众盛也。轧芴，致密也。缜，丑人切。芴，音勿。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乱也。芒，莫朗切。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张揖云：日朝出苑之东池，暮入于苑西陂中。善曰：汉宫殿簿曰：长安有西陂池、东陂池。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张揖曰：其苑南阳暖，则盛冬十月，草木生长也。郭璞曰：跃波，言不冻也。善曰：孙卿子曰：松柏经隆冬而不雕。其兽则？旄貍牦，沈牛麀麀。郭璞曰：？，似牛，颌有肉堆也。音容。张揖曰：旄，旄牛也，其状如牛而四节毛。貍，白豹。牦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沉没水中。麀，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潜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赤首闾题，穷奇象犀。张揖曰：题，颌也。穷奇，状如牛而猬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司马彪曰：揭，举衣也。善曰：尸子曰：寒凝冰裂地。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郭璞曰：麒麟，似麟而无角。角端，似貍，角在鼻上，中作弓。韦昭曰：背上有肉似橐，故曰橐驼也。蛩蛩驪騊，馱馱驴骡。郭璞曰：驪騊，馱馱类也。馱馱，生三日而超其母。驪，音？。騊，音奚。馱，音玦。騊，音提。骡、骡同。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善曰：郑玄周礼注曰：弥，遍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司马彪曰：廊庑上级下级皆可坐，故曰重坐。曲阁，阁道委曲也。华榱璧珰，辇道纒属。韦昭曰：裁金为璧，以当榱头也。如淳曰：辇道，阁道也。司马彪曰：纒属，连属也。张揖曰：纒，力尔切。属，之欲切。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善曰：步櫩，步廊也。周流，周遍流行也。楚辞曰：曲屋步櫩。郭璞曰：中途，楼阁间陞道。司马彪曰：中宿，乃至其上。夷峻筑堂，累台增成。如淳曰：峻，山也。张揖曰：平此山以作堂者也。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峻，子公切。岩窅洞房。郭璞曰：言于岩窅底为室，潜通台上也。善曰：窅，一吊切。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扞天。善曰：声类曰：俯，古文俯字。说文曰：俯，低头也。楚辞曰：遂恍忽而扞天。扞，摸也。橑，音老。扞，音门。奔星更于闾闑，宛虹扞于楯轩。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应劭曰：楯，栏檻也。司马彪曰：轩，楯下版也。更，工衡切。青龙蚺虺于东箱，郭璞曰：蚺虺，龙行貌也。善曰：孙炎尔雅注曰：箱，夹室前堂也。蚺，一纠切。虺，力糾切。象舆婉僊于西清。张揖曰：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西清者，箱中清净处也。善曰：婉僊，动貌也。僊，音善。灵囿燕于闲馆，张揖曰：灵囿，众仙之

号也。楚辞曰：坐灵囿而来谒，闲，读曰闲。偃佺之伦暴于南荣。郭璞曰：偃佺，仙人也。暴，谓偃卧日中也。荣，屋南檐也。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郭璞曰：醴泉，瑞水也。善曰：言醴泉于室中涌出，而通流为川，而过中庭。盘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顿池水之涯也。振，之刃切。嵌岩倚倾，郭璞曰：嵌岩，欹貌也。嵌，口衔切。倚，于绮切。嵯峨?窠，刻削峥嵘。郭璞曰：言自然若雕刻也。司马彪曰：峥嵘，深貌也。善曰：?，音捷。窠，音业。玫瑰碧琳，珊瑚丛生。善曰：并已见上文。珉玉旁唐，玢幽文鳞。郭璞曰：旁唐，言盘礴也。玢幽，文理貌也，音纷彬。善曰：宋玉笛赋曰：其处磅礴千仞。赤瑕驳萃，杂聿其间，张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杂厕崖石中。驳萃，采点也。萃，洛角切。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晁，古朝字。尚书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于是乎卢橘夏熟，应劭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晋灼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卢，黑也。黄甘橙棗。郭璞曰：黄甘，橘属而味精。棗，亦橘之类也。音湊。张揖曰：棗，小橘也，出武陵。善曰：说文曰：橙，橘属也。枇杷燃柿，梔奈厚朴。张揖曰：枇杷，似斛树，长叶，子如杏。亭，山梨也。厚朴，药名也。郭璞曰：燃，燃支木也。燃，音烟。朴，步角切。栲枣杨梅，张揖曰：杨梅，其实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樱桃蒲陶。善曰：樱桃，蒲陶，见南都赋。隐夫菓棣，张揖曰：隐夫，未详。菓，山李也。郭璞曰：棣，实似樱桃也。菓，于六切。棣，徒计切。答沓离支。张揖曰：答沓，似李，出蜀。晋灼曰：离支，大如鸡子，皮麓，剥去皮，肌如鸡子中黄，味甘多酢少。沓，音沓。离，力智切。罗乎后宫，列乎北园。?丘陵，下平原。司马彪曰：?，延也，羊氏切。扬翠叶，扞紫茎。张揖曰：扞，摇也，音兀。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耀巨野。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沙棠栝楮，张揖曰：沙棠，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无核，吕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实。楮，似桤，叶冬不落。应劭曰：栝，采木也。楮，音诸，桤，音零。采，音采。华枫枰栌。张揖曰：华，皮可以为索。枫，摄也，脂可以为香。郭璞曰：枰，平仲木也。栌，已见南都赋。华，胡化切。留落胥邪，仁频并闾。郭璞曰：留，未详。落，穫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闾，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频，椶也。善曰：仙药录曰：槟榔，一名椶，然仁频即槟榔也。胥邪、并闾，已见南都赋。穫，音穫。欂檀木兰，孟康曰：欂檀，檀别名也。欂，音逸。豫章女贞。张揖曰：女贞木，叶冬不落。长千仞，大连抱。司马彪曰：七尺曰仞。夸条直畅，实叶葭靡。郭璞曰：夸，张布也。司马彪曰：葭，大也。葭，音峻。攢立丛倚，连卷欒佹。司马彪曰：欒佹，支重累也。倚，于绮切。卷，巨专切。欒，力

尔切。侷，音诡。善曰：苍颉篇曰：攢，聚也。崔错癸飶，郭璞曰：崔错，交杂。癸飶，蟠戾也。崔，干贿切。癸，步葛切。飶，古委字。坑衡閤砢。郭璞曰：坑衡，径直貌。閤砢，相扶持也。坑，口庚切。閤，乌可切。砢，来可切。垂条扶疏，落英幡纚。善曰：说文曰：扶疏，四布也。吕氏春秋曰：树肥无使扶疏。英，谓华也。张揖曰：幡纚，飞扬貌也。纚，山尔切。纷溶箭蓼，猗狔从风。郭璞曰：纷溶箭蓼，支竦擢也。张揖曰：猗狔，犹阿那也。溶，音容。箭，音萧。蓼，音森。猗，忆靡切。狔，女尔切。薊苳岵歙，司马彪曰：众声貌也。薊，音刘。苳，音利，岵，古卉字。歙，音翁。盖象金石之声，管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见上文。钥，已见南都赋。僂池茈虬，旋还乎后宫。张揖曰：僂池，参差也。茈虬，不齐也。如淳曰：茈，音此。虬，音豸。郭璞曰：还，绕也。僂，音差。杂袞袞辑，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袞，古累字。辑与集同。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乎玄猿素雌，雌獮飞??，张揖曰：雌，似母猴，印鼻而长尾。獮，似狨猴而大。飞??，鼠也，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飞。郭璞曰：蠪，鼯鼠也，毛紫赤色，飞且生，一名飞生。雌，音遗。蠪，音誅。善曰：玄猿，言猿之雄者玄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獮，音颯。蛭蝮蠃獠，司马彪曰：山海经曰：不咸之山，飞蛭四翼。蝮，蝉也。蠃獠，狨猴也。郭璞曰：蛭蝮，未闻。如淳曰：蛭，音质。獠，奴刀切。獠胡穀蛭，张揖曰：獠胡，似狨猴，头上有髦，要以后黑。郭璞曰：穀，似鼯而大，要以后黄，一名黄要，食狨猴。蛭，未闻也。獠，音谗。穀，呼谷切。蛭，音诡。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郭璞曰：互经，互相经过也。夭蟠枝格，偃蹇杪颠。郭璞曰：皆狨猴在树暴戏姿态也。夭蟠，频申也。善曰：埤苍曰：格，木长貌也。说文曰：杪，末也。广雅曰：颠，末也。蟠，音矫。踰绝梁，腾殊榛，郭璞曰：梁，石绝水也。张揖曰：殊榛，异栝也。善曰：踰字与踰同。榛，仕人切。栝，五曷切。捷垂条，掉希间。张揖曰：捷持悬垂之条，掉往着稀疏无支之间也。郭璞曰：掉，悬擿也，托钓切。牢落陆离，郭璞曰：群奔走也。善曰：牢落，犹辽落也。广雅曰：陆离，参差也。烂漫远迁。郭璞曰：崩腾群走貌也。

「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善曰：说文曰：娱，戏也，许其切。郭璞曰：皆离宫别馆，出入所幸也。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郭璞曰：言所在有也。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猎也。乘镂象，六玉虬。张揖曰：镂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镂其车辂。六玉虬，谓驾六马，以玉饰其轡勒，有似虬。龙也无角曰虬也。郭璞曰：韩子曰：黄帝驾象车，六蛟龙。善曰：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谓似也。今依郭说。拖蜺旌，靡云旗。张揖曰

：析羽毛，染以五采，缀以缕为旌，有似虹蜺之气也。画熊虎于旒为旗，似云气也。善曰：此亦假言也。高唐赋曰：蜺为旌。云旗，已见东京赋。前皮轩，后道游。文颖曰：皮轩，以虎皮饰车。天子出，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乘舆车前，赋颂为偶辞耳。善曰：言皮轩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轩之后，此为前后相对为偶辞耳，非谓道游在乘舆之后。孙叔奉饗，卫公参乘。李善曰：孙叔者，太仆公孙贺也，字子叔。卫公者，大将军卫青也。大驾，太仆御，大将军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曰：扈，大也。张揖曰：跋扈纵横，不案卤簿也。文颖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随天子乘舆也。鼓严簿，纵猎者，张揖曰：鼓，严鼓也。簿，卤簿也。善曰：言击严鼓簿卤之中也。河江为陆，泰山为櫓。郭璞曰：因山谷遮禽兽为陆。櫓，望楼。车骑雷起，殷天动地。郭璞曰：殷，犹震也。善曰：雷，古雷字。殷，音隐。先后陆离，离散别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曰：广雅曰：陆离，参差。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郭璞曰：言遍山野也。善曰：韩子曰：云布风动。周易曰：云行雨施也。生貔豹，搏豺狼。韦昭曰：生，谓生取之也。郭璞曰：貔，执夷，虎属，音毗。手熊罴，足罴羊。张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罴，如熊，黄白色。罴羊，麝羊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谓踏也。蒙鹞苏，孟康曰：鹞，鹞尾也。苏，析羽也。张揖曰：鹞，似雉，斗死不却。善曰：蒙，谓蒙覆而取之。鹞以苏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鹞，音曷。綉白虎。郭璞曰：綉，谓绊络之也。善曰：綉，音葱。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马彪汉书曰：虎贲骑皆虎文单衣。跨罴马。善曰：跨，谓骑之也。陵三峻之危，善曰：汉书音义曰：陵，上也。郭璞三仓注曰：三峻山在闻喜。下磧历之坻。张揖曰：磧历，不平也。坻，下阪道也。坻，音迟。径峻赴险，越壑厉水。郭璞曰：厉，以衣渡水。椎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张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今可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格虾蛤，鋌猛氏。孟康曰：虾蛤、猛氏，皆兽名。郭璞曰：今蜀中有兽，状如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虾，音遐。蛤，音合。善曰：说文曰：鋌，小矛也，市延切。羸驥裹，射封豕。张揖曰：羸裹，马金喙赤色，一日行万里者。郭璞曰：封豕，大猪也。善曰：声类曰：羸，系取也，工犬切。左氏传：申包胥曰：吴为封豕长蛇。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张揖曰：脰，项也。善曰：脰，音豆。史记：陷，苦念切。

「于是乘舆弭节徘徊，翱翔往来。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楚辞曰：飒弭节而高厉。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善曰：部曲，已见上文。然后侵淫促节，郭璞曰：言疾驱也。善曰：侵淫，渐进之貌。儵复远去。郭璞曰：儵

忽，长逝也。善曰：曹大家幽通赋注曰：复，远也。流离轻禽，蹴履狡兽。张揖曰：流离，放散也。轻禽，飞鸟也。晋灼曰：轻小之禽。善曰：张说是也。?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健跳，故曰捷耳。捷，音接。轶赤电，遗光耀。张揖曰：轶，过也。郭璞曰：皆妖气为变怪，游光之属也。追怪物，出宇宙。张揖曰：怪物，奇禽也。弯蕃弱，满白羽。文颖曰：弯，牵也。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尽箭镞为满。以白羽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传，卫子鱼曰：分鲁公以封父之繁弱。蕃与繁古字通。国语曰：吴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射游臬，栝蜚遽。张揖曰：臬，恶鸟也，故射之。栝，梢也。飞遽，天上神兽也，鹿头而龙身。郭璞曰：臬羊也。善曰：高诱淮南子注，臬羊，山精也，似遽类。高说是也。臬，工聊切。遽，音巨。择肉而后发，先中而命处。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善曰：广雅曰：命，名也。弦矢分，艺殪仆。文颖曰：所射准的为艺，壹发死为殪。善曰：说文曰：仆，顿也。殪，音翳。仆，音赴。

「然后扬节而上浮，郭璞曰：言腾游也。善曰：楚辞曰：鸟托乘而上浮。凌惊风，历骇森，乘虚无，与神俱。张揖曰：郭璞老子经注曰：虚无寥廓，与元通灵，言其所乘气之高，故能出飞鸟之上而与神俱者也。躡玄鹤，乱昆鸡。张揖曰：昆鸡，似鹤，黄白色。郭璞曰：躡，践也。乱者，言乱其行伍也。遁孔鸾。促駿驥。郭璞曰：遁、促，皆追捕貌。遁，才由切。拂翳鸟，张揖曰：山海经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鸟，名曰翳鸟。捎凤凰。捷鹇鷁，揜焦明。张揖曰：焦明，似凤，西方之鸟也。善曰：方言曰：揜，取也。乐汁图，焦明，状似凤皇。宋衷曰：水鸟也。

「道尽途殫，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纁。司马彪曰：消摇，逍遥也。张揖曰：淮南子云：八泽之外，乃有八纁，北方之纁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犹彷徨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径驰去也。唵乎反乡。郭璞曰：忽然疾归貌。蹶石阙，历封峦。过鵙鵙，望露寒。郭璞曰：蹶，蹋也，音厥。张揖曰：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鵙，音支。下棠梨，息宜春，张揖曰：棠梨，宫名，在云阳东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宫名，在渭南杜县东。西驰宣曲，张揖曰：宣曲，宫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鹔牛首。张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头。善曰：汉书曰：邓通以濯舡为黄头郎。音义曰：善濯舡于池中也。一说能持棹行船也。韦昭曰：棹，今棹也，并直孝切。登龙台，张揖曰：观名也，在丰水西北，近渭也。掩细柳。郭璞曰：观名也，在昆明池南。善曰：方言曰：掩者，息也。观士大夫之勤略，司马彪曰：略，巡行也。均猎者之所得获。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车之所??辄，郭璞曰：徒，步也。辄，辗也。善曰：辗，女展切。步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

善曰：广仓曰：若，蹈足貌。与其穷极倦??，惊惮誓伏。郭璞曰：穷极倦??，疲惫者也。惊惮誓伏，怖不动貌也。??，音剧。惮，丁曷切。誓，之涉切。不被创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言交横也。他，徒河切。填坑满谷，掩平弥泽。善曰：广雅曰：大野曰平。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揖曰：台高上干颢天也。张乐乎胶葛之寓。郭璞曰：言旷远深貌也。撞千石之钟，张揖曰：千石，十二万斤也。立万石之虞。张揖曰：虞，兽，重百二十万斤，以侠钟旁。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张揖曰：以翠羽为葆也，以鼉皮为鼓也。郭璞曰：华，葆也。奏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书曰：惟彼陶唐。孔安国曰：陶唐，尧氏也。听葛天氏之歌。张揖曰：葛天氏，三皇时君号也。其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育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彻帝功，七曰依地德，八百总禽兽之极。韦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见吕氏春秋。善曰：吕氏春秋云：葛天氏之乐，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阙为曲，以民为氏，以遂为育，以建为彻，皆误。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渝宋蔡，淮南干遮，郭璞曰：巴西阆中有渝水，獠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张揖曰：乐记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讴员三人，淮南鼓员四人。干遮，曲名。文成颠歌。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也。其县人善歌。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颠与滇同也。族居递奏，金鼓迭起。张揖曰：族，聚也。郭璞曰：递，迭也，徒结切。铿鎗闾鞀，洞心骇耳。善曰：铿鎗，锤声。闾鞀，鼓音也。毛诗曰：击鼓其镗。字书曰：??，鼓声。闾与镗，??与鞀，古字通。闾，托郎切。鞀，音榻。荆吴郑卫之声，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韶濩武象之乐，文颖曰：韶，舜乐也。濩，汤乐也。大武，武王乐也。张揖曰：象，周公乐也。南人服象，为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海南，乃为三象乐。阴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沔曲也。衍，弋战切。鄢郢缤纷，激楚结风。李奇曰：鄢，今宜城县也。郢，楚都也。缤纷，舞也。张揖曰：楚，歌曲也。文颖曰：冲激，急风也；结风，亦急风也。楚地风气既自漂疾，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为节也，其乐促迅哀切也。俳优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苍曰：俳，倡也。优，乐也。礼记曰：夫新乐及优侏儒。郭璞曰：狄鞮，西戎乐名也。鞮，丁奚切。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郭璞曰：言恣所观也。靡曼美色。张揖曰：靡，细也。曼，泽也。善曰：言作乐于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于后，非也。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氏

女，溺死洛，遂为洛水之神。绝殊离俗，郭璞曰：离俗，无双也。妖冶嫵都。善曰：字书曰：妖，巧也。说文曰：嫵，雅也，或作闲。小雅曰：都，盛也。靚粧刻饰，便嬛绰约。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画鬢鬢也。便嬛，轻利也。绰约，婉约也。善曰：庄子曰：绰约若处子。嬛，音翮。靚，音净。柔桡嫵嫵，妩媚孑弱。郭璞曰：柔桡嫵嫵，皆骨体奕弱长艳貌也。孑弱，弱颜也。善曰：埤苍曰：妩媚，悦也。孑弱，谓容体孑细柔弱也。方言曰：自关而西，凡物小谓之孑。桡，女教切。嫵，于圆切。妩，音武。孑，即纤字。曳独茧之綵绁，眇阎易以恤削。张揖曰：綵，襜褕也。绁，袖也。郭璞曰：独茧，一茧之丝也。阎易，衣长大貌也。恤削，言如刻画作之也。善曰：綵，音踰。绁，音曳。易，弋示切。便姍嫵屑，与俗殊服。郭璞曰：衣服婆娑貌。善曰：便，步千切。姍，音先。嫵，步结切。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郭璞曰：香气盛也。沤，一候切。又曰：鲜明貌也。善曰：楚辞曰：美人皓齿嫵以姍。又曰：嫵目宜笑娥眉曼。皪，音砾。长眉连娟，微睇绵藐。郭璞曰：连娟，言曲细也。绵藐，远视貌。善曰：娟，一全切。睇，大计切。藐，音邈。色授魂与，心愉于侧。张揖曰：彼色来授，我魂往与接也。愉，音踰。

「于是酒中乐酣，郭璞曰：中，半也，中仲切。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马彪曰：亡，丧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善曰：言听政既有余暇，无事而虚弃时日也。闲，音闲。顺天道以杀伐，郭璞曰：因秋气也。善曰：家语，孔子曰：启蛰不杀，则顺天道也。时休息于此。郭璞曰：谓苑囿中也。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将来也。善曰：为，于伪切。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瞻萌隶，张揖曰：邑外谓之郊。郊，田也。诗曰：税于农郊。韦昭曰：萌，民也。司马彪曰：隶，小臣也。善曰：尔雅曰：命，告也。苍颉篇曰：垦，耕也。小雅曰：瞻，足也。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郭璞曰：刍菟者往也，雉兔者往也。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司马彪曰：养鱼鳖满陂池，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虚，言不聚人众其中也。仞，满也。发仓廩以救贫穷，补不足。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谷藏曰仓，米藏曰廩。孟子：齐景公兴发补不足。赵岐曰：兴惠政，发仓廩，以振贫而补不足也。恤鰥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郭璞曰：号，号令也。改制度，郭璞曰：变宫室车服。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月为正，平旦为朔。与天下为更始。』郭璞曰：新其事。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张揖曰：历，筭也。善曰：周易曰：圣人以此斋戒

。韩康伯曰：洗心曰斋，防患曰戒。袭朝服，乘法驾，司马彪曰：袭，服也。法驾，六马也。建华旗，鸣玉鸾，郭璞曰：鸾，铃也。善曰：楚辞曰：鸣玉鸾之啾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郭璞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论语曰：游于艺。涂，道也。善曰：艺，六经也。览观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义理繁茂，故比之于林藪也。射狸首，兼驹虞。郭璞曰：狸首，逸诗篇名，诸侯以为射节。驹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也。弋玄鹤，舞干戚。郭璞曰：干，楯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玄鹤以为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书大传曰：舜乐歌曰和伯之乐，舞玄鹤。公羊传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载云？，揜群雅。张揖曰：？，罽也，前有九流云罽之车。掩，捕也。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善曰：先用云？以猎兽，今载之于车而捕群雅之士也。悲伐檀，张揖曰：其诗刺贤者不遇明王也。乐乐胥。善曰：毛诗曰：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言王者乐得材智之人使在位，故天与之福禄也。胥，先吕切。修容乎礼园，郭璞曰：礼，所以整威仪自修饰也。翱翔乎书圃。郭璞曰：尚书，所以疏通知远者，故游涉之。述易道，郭璞曰：修絜静精微之术。放怪兽。张揖曰：苑中奇怪之兽，不复猎。登明堂，坐清庙。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诸侯处。清庙，太庙也。善曰：礼记月令曰：天子居太庙太室。郑玄曰：太庙太室，中央室也。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善曰：得恩德也。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岿然兴道而迁义。郭璞曰：岿，犹勃也，许贵切。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羨于五帝。善曰：包咸论语注曰：错，置也，千故切。司马彪曰：羨，溢也。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锐也。抚，损也，音翫。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国虽盛满，无德厚以安之，国非其国也。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善曰：郑玄毛诗曰：顾，念也。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音由。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善曰：苍颉篇曰：垦，耕也。薛君韩诗章句曰：辟，除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变色貌也，材诱切。善曰：礼记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对也。逡巡避席，善曰：公羊传曰：逡巡北面再拜。广雅曰：逡巡，却退也。孝经曰：曾子避席。席与席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善曰：广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文选考异

曰楚则失矣：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是」，盖所见本「楚」伪为「是」也。袁

本无。史记、汉书皆作「楚」。

所以述职也：茶陵本云善无「也」字。袁本无校语。史记、汉书皆有。

不务明君臣之义：袁本、茶陵本云善无「臣」字。史记、汉书皆有。

而适足以??君自损也：其字上「白」下「寸」，在说文巢部。今汉书作「??」，亦伪也。史记作「贬」，与五臣同。

注「河南谷罗县」：陈云「河南」汉书注作「西河」为是。案：史记正义引亦作「西河」。今汉书地理志「西河郡谷罗，武泽在西北」。依文颖此注，似其本「武」作「紫」也。

注「在县北」：案：「北」上当有「西」字，汉书注可证，地理志亦可证，各本皆脱。

注「今名沅水」：陈云「沅」当作「沈」，详汉书颜注。今案：陈说非也，当作「沅」。史记索隐引姚氏云「今名沅水」，善全取彼文与颜注「此即今所谓沅水」迥异。

注「黄子陂」：袁本、茶陵本「黄」作「皇」。案：史记索隐引姚氏正作「皇」，「皇」字是也。汉书注亦作「皇」，陈校依汉注。

注「经至昆明池」：袁本、茶陵本无「经」字。案：史记索隐引姚氏云「注昆明池」，汉书颜注云「经昆明池」。此尤延之校改「至」作「经」，因误两存也。

注「周旋苑中也」：袁本、茶陵本「周」上有「言」字。

注「善曰楚辞曰」：袁本、茶陵本无「善曰」二字，有「郭璞曰椒丘见」六字。今案：当作「郭璞曰椒丘见楚辞善曰楚辞曰」十三字，各本皆脱。

注「驰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吕切」：袁本、茶陵本无「焉且且止也」五字，袁本有「且且」二字，茶陵本有「焉且且」三字。案：各本皆伪，当作「驰椒丘且焉止息也且音昌吕切」。此离骚经文。

注「司马彪曰毕弗」：案：「毕」当作「溲」，史记索隐引可证。各本皆伪。

注「澗水出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汨瀟漂疾：袁本「瀟」作「?」，云善作「瀟」。茶陵本云五臣作「?」。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史记、汉书皆作「?」。善引韦昭曰「?，许及切」，即汉书音正作「?」可知。彼载晋灼「华给反」，郭璞「许立反」，史记索隐同，诸家无作「瀟」者。又各本注中亦伪「瀟」。

注「说文曰溲清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其形状而出也」：袁本、茶陵本「其形状」作「言溢」。汉书注作「言溢溢」。陈云别本作「言溢」为是。

注「张揖曰其形状未闻」：袁本、茶陵本无「其形状」三字。

注「魴魮一名黄曰颊」：袁本、茶陵本无「曰」字。案：依汉书注无「曰」字，魴下当有「也」字。

注「两相合得乃行」：袁本、茶陵本无「合」字。案：汉书注有，盖尤依彼添。陈云「得乃」当从汉书注作「乃得」。

注「隐岸坻也」：袁本、茶陵本「坻」作「底」，汉书注作「底」。案：当以尤为是，即海赋云「岩坻之隈」者也，二本及汉书注皆传写伪耳。

注「常庭之山」：袁本、茶陵本「常」作「重」。案：今本山海经作「堂」，一作「常」，疑善引自异。

推婁崛崎：袁本、茶陵本「摧」作「摧」，史记、汉书皆作「摧」。案：此尤本之误，注同。

注「振拔也」：袁本、茶陵本「拔」作「收」。何云下言「收敛溪水」，当从「收」。今案：汉书注、史记索隐引皆作「拔」。

注「隐辘郁垒」：茶陵本「垒」作「？」袁本与此同。案：下云「？音垒」，盖茶陵本是也。今本汉书亦正文「？」、注「垒」，歧误正同此。

注「郭璞山海经曰」：何校「经」下添「注」字，陈同。各本皆脱。

蒋蕤青蘋：案：「蕤」当作「芋」，史记、汉书皆作「芋」，各本及注中俱伪，五臣作「芋，云句切」，大误。又案：玉篇「芋」、「蕤」同，与此赋之「芋」迥别，彼乃说文所云「草可以为绳」者，此张揖解为「三棱」。三棱类详见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实异名同，不可援以相证，决为伪字无疑。

注「说文曰醢醢」：案：此「曰」下有脱也。各本皆同，无以补之。或因此谓说文有「醢醢」，非。群书引说文而未见者，皆不必今本脱去也。

注「骠骠同」：案：当作「骠骠同」，误倒也。正文，五臣作「骠」，史记亦作「骠」。凡五臣每取善注以改字或取他书，皆此类。汉书作「？」。袁本、茶陵本删此注，非。

注「中途楼阁间陞道」：案：「中」字不当有。史记集解引无。各本皆衍。

青龙蚘螺于东箱：案：「箱」当作「箱」。史记、汉书皆作「箱」，善与之同。今各作「箱」，凡偏旁「竹」「卅」每相混耳。五臣改作「厢」，非也。

盘石振崖：案：「振」当作「振」，注同。史记、汉书皆作「振」。高唐赋「振陈磔磔」，善注云「振，已见上林赋」。彼五臣作「振」，然则此赋亦为五臣乱之，而失其校语也。

注「其处磅礴千仞」：案：此下当有「磅礴与旁唐音义同」一句，各本皆无，盖脱也。

卢橘夏熟：袁本、茶陵本云「熟」善作「热」。案：二本所见误也。史记、汉书皆作「孰」，善与之同。「孰」即「熟」字。

棊柰厚朴：「棊」当作「亭」，注引张揖曰「亭山梨也」，盖善作「亭」，五臣作「棊音亭」，而各本乱之也。汉书作「亭」，史记作「棊」，善此赋大略文同汉书者较多。

注「其实似穀子」：袁本、茶陵本「穀」作「谷」，无「子」字。案：「谷」，亦伪也。此字从「木」不从「禾」，楮也。汉书注、史记索隐皆云「谷子」，尤依添，但「穀」字益伪。

注「采木也」：何校「采」改「採」，下「采音采」同。汉书注作「采音菜」。

注「崔错交杂癸飏蟠戾也」：袁本、茶陵本作「错相糝也」四字。考史记索隐引郭璞云「崔错癸飏者，蟠戾相糝也」。袁、茶陵二本有脱，尤所添改，在今汉书颜注，亦未是，当作「蟠戾相糝也」五字。

注「郭璞曰坑衡径直貌閤砢相扶持也」：袁本、茶陵本无「閤砢相扶持」五字。案：史记索隐引郭璞云「坑衡、閤砢者，揭孽倾欹貌也」，尤所添，在今汉书颜注，亦未是。或「坑衡径直貌也」一句，系善注误连为郭耳。

注「英谓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在今汉书颜注。

雌虺飞??：茶陵本「??」作「蠃」。案：注中三见，下二字不从「土」，汉书作「蠃」，史记作「?」，单行本索隐仍作「蠃」。考集韵五旨，「?」下重文有六，而不载「蠃」，可证其非。袁本正文作「??」，注皆作「蠃」，以南都赋互证，疑五臣本之误，而又相乱也。

注「飞??鼠也」：案「鼠」上当有「飞」字。案汉书注、史记集解、索隐有。陈云别本有，各本皆脱。南都赋注引「蠃，飞鼠也」，脱上「飞」字，当互订。

注「在树暴戏姿态也」：陈云「暴」当作「共」。案：汉书注、史记正义引作「共」。各本皆误。

注「说文曰杪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娱游往来：案：「娱」当作「媮」。各本皆伪。注引说文「媮，许其切」，非「娱」甚明。史记作「嬉」，「媮」、「嬉」同字也。今本汉书及注误与此同。又见羽猎赋。

注「有似虬」：何校引徐七来惇复曰：「似」下脱「玉」字，据汉书注校，是也。各本皆脱。

注「龙也无角」：何校引徐曰「子」误「也」，据汉书注校。袁本「无」作「有」，茶陵本亦作「无」。案：汉书注作「有」。说文「虬，龙子有角者」，稚让所本，故其广雅亦云「有角曰??龙，??即虬，上卅者，角也」，此注决不当自为两解。唯王逸注离骚「有角曰龙，无角曰虬」。善彼注仍之，所以各

存异说，或不知者用彼以改此也。

注「李善曰孙叔者」：袁本、茶陵本「李善」作「郑玄」。案：「玄」当作「氏」，汉书注作「氏」，最是。「郑氏」，见颜师古叙例臣瓚云「郑德」者也。

注「言击严鼓簿鹵之中也」：袁本、茶陵本「簿鹵」作「鹵簿」，是也。陈云别本二字乙。

河江为陆：茶陵本作「江河」，云善作「河江」。袁本作「江河」，无校语。史记、汉书皆作「江河」。

注「生谓生取之也」：袁本、茶陵本「谓生取」三字作「抗」字。案：尤所添改，在今汉书颜注，亦未是。「抗」当作「执」，「生执之也」四字一句读。五臣向注「生，生执」，即袭韦，可借为证。

注「綉谓绊络之也」：袁本、茶陵本无「谓绊之」三字。案：史记集解引有此三字。尤延之盖依彼添。

注「司马彪汉书曰」：何校「汉」上添「续」字，陈同。各本皆脱。

椎蜚廉：案：「椎」史记、汉书皆作「推」。颜注云「推，亦谓弄之也」，其字从「手」。今流俗读作「椎击之椎」，失其义矣。考五臣铕注「椎谓击杀」，其本作「椎」之明文。善既不注此字，袁、茶陵二本又俱无校语，未审何作也。凡偏旁「扌」「木」每相混。

注「以白羽为箭」：袁本、茶陵本「为」作「羽」。案：重「羽」最是。上「羽」言体，下「羽」言用。汉书注、史记正义引皆可证。

注「郭璞老子经注曰」：陈云此七字衍。张氏乃曹魏时人，不当引郭语。老子又无郭注。其说是矣。各本皆衍。

注「与元通灵」：陈云「元」当作「天」，汉书注可据。今案：汉书注伪也。史记正义正作「元」。郑礼记注引孝经说曰「上通元莫」，即此「元」字之义。

注「乐汁图」：案：「图」下当有「征」字。史记索隐引有。各本皆脱。

注「率径驰去也」：袁本、茶陵本「径」作「然」。案：考汉书颜注曰「率然直去意」，或尤改「驰」为「径」而误去「然」字。

蹶石阙：袁本、茶陵本「阙」作「关」，而不着校语。案：依此善与五臣同作「关」也。汉书作「关」，史记作「阙」，善引张揖汉书注则作「关」，未为非。恐此是尤延之依史记改。前卷及汉书杨雄传俱作「关」字。

注「一曰载民」：案：「民」当作「氏」。各本皆伪，下有明文。汉书注误与此同。

淮南干遮：何云「干」史、汉作「于」。案：善及小司马皆引张揖汉书注，不

当有异文，盖今各本作「于」并伪耳。

注「皆刚勇」：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史记索隐引无，集解有，尤盖依彼添。

注「冲激急风也」：袁本、茶陵本「冲」上有「激」字，单行本索隐有，舞赋及七发注有，七命注「冲激」作「激冲」，脱下「激」字，当互订。

注「结风亦急风也」：案：单行本索隐「结风」下有「回风」二字，舞赋、七发、七命注皆有，依文义，有者是也。各本此注脱。

注「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袁本、茶陵本「美色也」三字作「也色」二字。案：「也」句绝，「色」属下，尤添改失之。

柔桡嫋嫋：案：「嫋嫋」当作「????」，汉书作「??」，可证也。善注「于圆切」，正为「??」字作音，或五臣误为「嫋」，而各本乱之耳。史记作「嫋」，亦「??」字之伪。徐广曰「音娟」。「??」即「娟」字，古人每以同字为音也。小司马引广雅「????，容也」。今索隐尽作「嫋」，大误。

注「香气盛也沤一候切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媿以媿」：袁本、茶陵本「媿」作「媿」。案：此尤校改也。

注「更以十二月为正」：何校引徐曰「二」当作「三」。案：所校是也。汉书武纪「太初元年以正月为岁首」。师古曰：「谓建寅之月为正也。」郭取彼事为义。「夏以十三月为正」，原出纬书，不知者误改之。

德隆于三王：茶陵本云五臣作「皇」，袁本云善作「王」。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史记、汉书皆作「皇」，善自与之同，传写伪耳。

注「郑玄毛诗曰」：案：「诗」下当有「笺」字。各本皆脱。

而乐万乘之侈：袁本「之」下有「所」字，云善无。茶陵本云五臣有「所」，汉书有。何云「万乘之所侈，谓天子犹谓此太奢侈者也」。今案：史记亦有，或各本所见脱之。

羽猎赋

并序

羽猎赋

杨子云

孝成帝时羽猎，服虔曰：士卒负羽也。善曰：高唐赋曰：传言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应劭曰：尧、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说题辞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期运，明命授之际。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善曰：财与纁同。毛萇诗传曰：御，进也。礼记曰：天子无事，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也。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善曰：孟

子曰：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礼记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经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露。应劭曰：尔雅曰：庙中路，谓之唐也。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善曰：礼记曰：凤皇麒麟，皆在郊藪，龟龙在宫沼。汉书注曰：神雀，大如鸡，斑文。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书，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汝作朕虞。孔安国曰：上谓山，下谓泽也。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吕氏春秋曰：汤见网置四面，汤拔其三面也。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善曰：孟子：齐宣王问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答曰：民犹以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犹以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杀其麋鹿，如杀人之罪，人以为大，不亦宜乎？孙卿子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不知节用裕民，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晋灼曰：鼎湖宫，黄图以为在蓝田。昆吾，地名，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见上文。三秦记曰：樊川，一名御宿。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善曰：汉书曰：整屋有长杨、五柞宫。旁，步浪切。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善曰：汉书曰：槐里有黄山之宫。滨，涯也。言循渭水之涯而东也。公羊传，涛涂曰：滨海而东。滨与宾同音也。周袤数百里。善曰：说文曰：南北曰袤。穿昆明池，象滇河，瓚曰：西南夷有昆明国，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营建章凤阙神明馼娑，孟康曰：馼娑，殿名也。善曰：郑玄毛诗笺曰：营，治也。建章，宫名也。神明，台名也。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善曰：汉书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莱、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贍齐民，善曰：三垂，谓西方、南方、东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谓之割。汉书：杜邺上书曰：三垂蛮夷。又雄上书曰：北狄，中国之坚敌，三垂比之县矣。尔雅曰：边，垂也。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故谓之齐人，若今言平人矣。晋灼曰：中国被教齐整之民。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储侍禁御所营，善曰：说文曰：储侍，待也。应劭曰：御，禁也，谓禁止往来。营，谓造作也。即赋云御自汧、渭，经营酆、郾。甲或为田，非也。尚泰奢丽夸诩，善曰：毛萇诗传曰：诩，大也，许羽切。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善曰：三驱，已见西都赋。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服虔曰：鲁庄公筑台，非礼也，至文公毁之。公羊讥云：先祖为之而毁之，勿居而已。今杨雄以宫观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当以泉台为折中也。韦昭曰：制或为折也。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之。善曰：七略曰：羽猎，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猎，已见上文。其辞曰：

或称羲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善曰：假为或人之意，言古之朴素而合礼者，咸称羲、农，是则岂或谓后代帝王弥加文饰而不合礼哉。故论者答之于下。论者云否，各以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善曰：论者，雄自谓也。言帝王文质各并时而得宜，何必同条而共贯乎？言必不然也。尚书大传曰：否，不也。汉书，武帝制曰：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也？则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仪？孟康曰：封禅各言异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迹五三孰知其是非？张晏曰：爽，差也。不差其优劣，谁知其贤愚也。善曰：言创业垂统者，各随时立制，皆不见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谁知其是非乎？但文质不同，明无是非也。广雅曰：爽，差也。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譬，贵正与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礼记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尚玄。庄子曰：夫道，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又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狭三王之阨僻，峽高举而大兴。善曰：史记曰：齐公子小白立，是为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庄王偁立。春秋感精记曰：黄池之会，重吴子，滕、薛夹毂，鲁、卫骖乘。郑氏曰：阨僻，陋小也。王逸楚辞注曰：峽，举也。峽，音矫。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善曰：寥廓，高远也。韦昭曰：登，高也。閔，大也。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

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阴气盛。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善曰：尔雅曰：权舆，始也。大戴礼曰：孟春，百草权舆。帝将惟田于灵之囿，开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韩诗章句曰：惟，辞也。孟康曰：西北为不周风，谓冬时也。以奉终始颛顼玄冥之统。应劭曰：颛顼、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杀戮者。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闾阖。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虞，掌山泽之官。又曰：延，及也。张晏曰：东至昆明之边也。善曰：闾阖，已见上文。储积共恃，戍卒夹道。善曰：郭舍人尔雅注曰：共，具物也。恃，具事也。汉书曰：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也。斩丛棘，夷野草。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夷，杀也。御自汧渭，经营酆镐。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经营，规度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善曰：章皇，犹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广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张晏曰：日出扶桑，入汤谷。应劭曰：沓，合也。尔乃虎路三峻以为司马，围经百里而为殿门。晋灼曰：路，音落。落，累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应劭曰：外门为司马门，殿门在内也。善曰：三峻，已见上文。外

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应劭曰：虞渊，日所入也。善曰：尔雅曰：极，至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渊，是谓黄昏。鸿蒙沆茫，揭以崇山。韦昭曰：鸿蒙沆茫，水草广大貌也。善曰：薛综东京赋注曰：揭，犹表也。鸿，胡孔切。蒙，莫孔切。沆，胡朗切。茫，音莽。揭，音竭也。营合围会，然后先置乎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张晏曰：先置供具于前也。服虔曰：白杨，观名也。善曰：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灵沼神池。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镢邪而罗者以万计。善曰：说苑曰：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已见西京赋。说文曰：镢邪，大戟也。镢，音莫。邪，弋奢切。其余荷垂天之翬，张竟壅之罟。善曰：言罟之大，垂天之边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礼：日月为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传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图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辞曰：揽彗星以为旗。青云为纷，红蜺为纆，属之乎昆仑之虚。韦昭曰：纷，旗旒也。纆，旗上系也。善曰：郑玄丧服传注曰：属，连也。尔雅曰：河出昆仑虚。纆，下犬切。属，之欲切。虚，音墟。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善曰：天星之罗，言光明也。涛水之波，言广大也。淫淫与与，前后要遮。善曰：淫淫与与，皆行貌也。欃枪为闐，明月为候。孟康曰：闐，战斗自障蔽，如城门外女垣也。善曰：杜预左传注曰：候，望敌者。荧惑司命，天弧发射。张晏曰：荧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虚上二星。善曰：乐纬稽耀嘉曰：荧惑主命。礼记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汉书曰：狼下有四星曰弧。鲜扁陆离，骈衍佻路。服虔曰：鲜扁，战斗军阵貌也。骈衍，军垒骈衍也。晋灼曰：佻，满也。善曰：扁，音篇。佻，频一切。徽车轻武，鸿絯緤猎。晋灼曰：徽，疾貌也，音挥。善曰：广雅曰：武，健也。鸿絯。相连貌也。緤猎，相次貌也。鸿，胡弄切。絯，徒弄切。緤，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缘坂。穷复极远者，相与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复或为冥。殷，音隐。羽骑营营，眈分殊事。韦昭曰：骑负羽也。苏林曰：眈，明也。善曰：毛萇诗传曰：营营，往来貌。眈分，谓羽骑明白分别，各殊其事也。眈，音户。缤纷往来，輶辘不绝。若光若灭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輶辘，连属貌也。如淳曰：輶，音雷。辘，音卢。

于是天子乃以阳晁始出乎玄宫，善曰：阳朝，阳明之朝。晁，古字同也。撞鸿钟，建九旒，善曰：尚书大传曰：天子将出，则撞黄钟之钟。礼记曰：龙旗，九旒也。六白虎，载灵舆。善曰：杜业奏事曰：辇车驾白虎四。白虎，马名。服虔曰：灵舆，天子舆也。蚩尤并毂，蒙公先驱。善曰：韩子曰：黄帝驾象车，异方并毂，蚩尤居前。楚辞曰：选众以并毂。汉书音义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髡头也。晋灼曰：此多说天子事，如说是。并，步浪切。

立历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韦昭曰：历，干也。捎，拂也。霹雳烈缺，吐火施鞭。应劭曰：霹雳，雷也。烈缺，闪隙也。火，电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雳烈缺，吐火施鞭，而为卫也。闪，失染切。萃從沆溶，淋漓廓落，戏八镇而开关。应劭曰：四方四隅为八镇。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镇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埤苍曰：從，走貌也。沆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赋曰：沆溶淫鬻。從，先勇切。沆，以永切。溶，音容。戏，音麾。飞廉云师，吸鼻瀟率，鳞罗布烈，攒以龙翰。善曰：楚辞曰：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曰：飞廉，风伯也。云师，已见吴都赋。说文曰：吸，喘息也。埤苍曰：鼻，喘息声也。瀟率，吸鼻之貌。鳞罗，若鳞之罗也。攒以龙翰，若龙翰之聚也。郑玄尚书大传注曰：翰，毛之长大者。鼻，普利切。瀟，音肃。啾啾踔踔，入西园，切神光。善曰：郭璞三苍解诂曰：啾啾，众声也。啾或为秋。踔踔，行貌。楚辞曰：鸣玉鸾之啾啾。张晏曰：切，近也。神光，宫名也。望平乐，径竹林。张揖曰：平乐，馆名。晋灼曰：在上林中也。蹂蕙圃，践兰唐。善曰：蕙圃，已见子虚赋。服虔曰：兰唐，兰生唐中也。举烽烈火，讐者施技，善曰：讐者，执讐之人也。方驰千驷，狡骑万帅。晋灼曰：狡健之骑也。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方，并也。虓虎之陈，从横胶鬲。森拉雷厉，驥駉駉磕。服虔曰：虓，音哮。邓展曰：拉，音猎。善曰：毛诗曰：噉如虓虎。拉，风声也。哮，火交切。鬲，音葛，駉，疋人切。駉，普萌切。駉，力茎切。汹汹旭旭，天动地吸。善曰：汹汹旭旭，鼓动之声也。韦昭曰：吸，动貌也。汹，旭勇切。吸，五合切。羨漫半散，萧条数千里外。善曰：羨，弋战切。

若夫壮士忼慨，殊乡别趣。善曰：乡，音向。毛萇诗传曰：趣，趋也。东西南北，骋耆奔欲。善曰：言各随其耆欲而奔骋也。耆，音嗜。扞苍豨，跋犀牦，蹶浮麋。韦昭曰：跋，蹋也。应劭曰：蹶，顿也。善曰：广雅曰：扞，引也，音他。浮麋，过麋也。跋，步末切。蹶，居月切。斲巨狔，搏玄猿。韦昭曰：斲，斩也，侧略切。服虔曰：巨狔，兽名也。善曰：广雅曰：搏，击也。狔，已见上林赋。腾空虚，距连卷。张晏曰：连卷，木也。善曰：距，古岨字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距，至也。卷，音拳。蹕夭蟉，娒涧间。张晏曰：蹕夭蟉之枝也。善曰：三苍诂训曰：蹕，踰也，丑孝切。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森，林丛为之生尘。善曰：莫莫纷纷，风尘之貌也。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服虔曰：获夷，能获夷狄者。善曰：蹶，踏也。掌，以掌击之也。尔雅曰：茨，蒺藜。猎蒙茏，鳞轻飞。善曰：蒙茏，已见上文。轻飞，轻兽飞禽也。屣般首，带修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头也。善曰：屣，谓践履之也。淮南子曰：吴为封豕长蛇。钩赤豹，揜象犀。韦昭曰：揜，扼也。善曰：揜，古牵字。跣峦坑，超唐陂。如淳曰：跣，超踰也。音义曰：峦，山小而

锐。坑，大阪也。车骑云会，登降闾阖。善曰：闾阖，众盛貌。闾，乌感切。泰华为旒，熊耳为缀。张晏曰：旒幡，缀旌也。善曰：缀，亦旒也。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垂绛幡之素蜺。张揖曰：以赤气为幡，缀以白气也。木仆山还，漫若天外。如淳曰：还，音旋，言山为之回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赋曰：长剑耿介倚天外。储与乎大浦，聊浪乎宇内。服虔曰：储与，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阴阳储与。聊浪，放荡也。与，音余。浦，音普。浪，音琅。

于是天清日晏，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晏，无云之处也。逢蒙列眦，羿氏控弦。善曰：吴越春秋曰：黄帝作弓，后有楚狐父以其道传羿，羿传逢蒙。说文曰：匈奴名引弓曰控弦。皇车幽鞞，光纯天地，服虔曰：皇车，君车也。李奇曰：纯，缘绕也。善曰：幽鞞，车声也。方言曰：纯，文也。鞞，一辖切。纯，之允切。望舒弥辔，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辞曰：前望舒使先馯。善曰：弥辔，按行貌也。弥与弭古字通。弥，穆尔切。翼乎徐至于上兰。晋灼曰：上兰观在上林中也。移围徙阵，浸淫蹴部。善曰：部，军之部伍也。毛萇诗传曰：蹙，促也。蹴，古字通，子育切。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善曰：队，徒内切。行，胡郎切。壁垒天旋，神扶电击，善曰：言威之盛也。埤苍曰：扶，笞击也。逢之则碎，近之则破。善曰：六韬：太公曰：当之者破，近之者亡。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善曰：高唐赋曰：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军惊师骇，刮野扫地。善曰：言杀获皆尽，野地似乎扫刮也。宋衷春秋纬注曰：惊，动也。广雅曰：骇，起也。刮，古滑切。扫，先早切。及至罕车飞扬，武骑聿皇。善曰：罕，罽罕也。聿皇，轻疾貌。蹈飞豹，繡隳阳。善曰：隳阳，即狒狒也，已见上文。繡，工犬切。追天宝，出一方。应劭曰：天宝，陈宝也。晋灼曰：天宝鸡头而人身。应駢声，击流光。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陈宝神来下时，駢然有声，又有光精。应劭曰：下时穷极山川天地之间，然后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记曰：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为？弗述。？弗述亦语曰：彼二童子名为宝鸡，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舍？弗述，逐二童子，化为雉，雄止陈仓化为石，雌如楚止南阳也。？，浮谓切。沈沈溶溶，遥噓乎弦中。晋灼曰：口之上下名为噓。言禽兽奔走倦极，皆遥张噓吐舌于絃网之中也。善曰：噓，其略切。三军芒然，穷宥阙与。孟康曰：宥，行也。阙，止也。言三军之盛，穷阙禽兽，使不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穷其行止，皆无逸漏。如淳曰：穷，音穹。宥者，懈怠也。晋灼曰：阙与，容貌也。如、晋之意，言三军芒然懈倦，容貌阙与而舒缓也。今依如、晋之说也。芒，莫郎切。宥，音滂。阙，于庶切。与，音豫。亶观夫剽禽之继隃，犀兕之抵触。韦昭曰：亶，音但。善曰

：古但字。继与跽同，已见上文。文子曰：兕牛之动，以抵触也。熊罴之挐攫，虎豹之凌遽。韦昭曰：挐攫，惶遽也。善曰：说文曰：凌，越也。遽，窘也。徒角枪题，注？竦誓。怖魂亡魄，触辐关脰。晋灼曰：徒，但也。服虔曰：兽以角触地也。善曰：？与蹙同。尔雅曰：竦、慑，惧也。誓与慑同。触辐关脰，言触车辐因关其颈也。枪，七羊切。？，子育切。脰，音豆。妄发期中，进退履获。善曰：言矢虽妄发而期于必中，进退之际，必践履而获之也。韩子曰：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者也。创淫轮夷，丘累陵聚。张晏曰：淫，过也。夷，平也。言兽被创过大，血流与车轮平也。音义曰：创血流平于车轮也。善曰：丘累陵聚，言积兽之多也。

于是禽殫中衰，善曰：中，竹仲切。相与集于靖冥之馆，以临珍池。晋灼曰：靖冥，深闲之馆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晋灼曰：梁，梁山。善曰：尚书曰：治梁及岐。孔安国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东瞰目尽，西畅无崖。善曰：目尽，尽目而望也。无崖，广远也。随珠和氏，焯烁其陂。善曰：焯，古灼字。烁，式药切。玉石簪崙，眩耀青荧。善曰：玉石，玉之与石也。李彤单行字曰：簪崙，高大貌。青荧，光明貌。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应劭曰：汉女，郑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形，不能尽其形也。高唐赋曰：曾不可殫形也。玄鸾孔雀，翡翠垂荣。善曰：荣，光荣也。王雎关关，鸿鴈嚶嚶。群娱乎其中，噍噍昆鸣。善曰：毛诗曰：关关雎鸠。毛萇曰：雎鸠，王雎也。又曰：鸟鸣嚶嚶。噍与啾同，子由切。说文曰：昆，同也。鳧鷖振鹭，上下砰磕，声若雷霆。善曰：言鸟飞上下，翅翼之声若雷霆也。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碣，薄索蛟螭。善曰：严，言可畏也。岩，岸侧嵌岩之处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薄，迫也。贾逵国语注曰：索，求也。嵌，口衔切。蹈獫狝，据鼃鼃，善曰：郭璞三苍解诂曰：獫，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鱼。服虔曰：音宾。善曰：广雅曰：据，引也。拏灵螭。郑玄曰：拏，音祛。韦昭曰：拏，捧也。服虔曰：螭，觜螭。入洞穴，出苍梧。晋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经注曰：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潜行水底，无所不通也。乘巨鳞，骑京鱼。善曰：京鱼，大鱼也，字或为鲸。鲸亦大鱼也。浮彭蠡，目有虞。应劭曰：彭蠡，大泽，在豫章。善曰：有虞，谓舜也。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明月珠，蚌子珠，为蚌所怀，故曰胎。椎，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郑玄曰：彭咸也。晋灼曰：胥，伍子胥也。皆水没也。善曰：楚辞曰：愿依彭咸之遗制。王逸曰：殷贤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见上。子胥，已见吴都赋。

于兹乎鸿生巨儒，俄轩冕，杂衣裳，韦昭曰：俄，印也。车有蕃曰轩。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轩冕，足以章贵贱。杂衣裳，言衣裳殊色也。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鬻忽如神。善曰：鬻忽，疾也。鬻与响同。忽与忽同。仁声惠于北狄，武谊动于南邻。善曰：南邻，南方之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如淳曰：以物与人曰移。善曰：周礼曰：职方掌九貉。郑司农曰：北方曰貉。犍为舍人尔雅注曰：献珍物曰珍，献食物曰享。毛诗曰：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尔雅曰：享，献也。抗手，举手而拜者也。貉，莫白切。前入围口，后陈卢山。孟康曰：单于南庭山。群公常伯阳朱墨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见籍田赋。阳朱、墨翟，取古贤以为喻。列子曰：阳朱南游沛，逢老聃。高诱吕氏春秋注以为宋人。喟然并称曰：「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乐录图曰：成、康之隆，妖孽灭也。夫古之覲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善曰：东岳，泰山也；梁，梁父也，已见上文。

上犹谦让而未俞也，张晏曰：俞，然也。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如淳曰：三灵，日、月、星垂象之应也。服虔曰：受福流也。善曰：贾逵国语注曰：猎，取也。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云梦，侈孟诸。善曰：言以云梦、孟诸为奢侈而非之也。云梦，楚薺泽名也。左氏传曰：楚灵王与郑伯田于江南之云梦。孟诸，宋薺泽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导以田孟诸也。非章华，是灵台。善曰：言以楚章华为非，而以周之灵台为是。左传：楚子成章华之台。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善曰：罕徂，言希往也。土事不饰，木功不雕，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镂。丞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善曰：声类曰：丞，亦拯字也。说文曰：拯，上举也。侪男女使莫违。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侪，等也。莫违，谓以时为婚，无违于期也。毛诗序曰：男女多违。侪，士阶切。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与娱古字通。驰弋乎神明之囿，览观乎群臣之有亡。善曰：言驰弋神明之囿，冀以齐其圣德，观其有无而加恩施。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葛藟与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诗传曰：刍藟，薪采者也。盖所以臻兹也。于是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善曰：鬯与畅同。畅，通也。加劳三皇，勩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庄雍穆之徒，善曰：祇，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遑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丽，光华也。郑玄礼记注曰：靡，奢侈也。

文选考异

羽猎赋：案：赋下当有「一首」二字，后每题尽同。袁、茶陵本无。说见前。又前第七、八，后第十三、十四、十六各卷首子目亦放此。

东南至宜春：何云汉书无「东」字，疑衍。案：据史文，此云「南至」，下云「西至」，又下云「北绕」，又下云「颇割其三垂」，故何云即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是也。其东滨渭，则云「滨渭而东」而已，无所开广，亦无所割，此句不得有「东」字。但善解「三垂」为武帝侵西南东三方以置郡，岂所见汉书有「东」字与下「滨渭而东」相接连，以上林为不仅有三垂耶？然所解实未安。

滨渭而东：案：「滨」当作「宾」。注云「滨」与「宾」同音也。盖善正文作「宾」，所引公羊作「滨」，故有此语。今各本以五臣作「滨」而乱之。难蜀父老「率土之滨」注「本或作宾」，可为此作「宾」之证。今汉书作「濒」，又异本耳。袁、茶陵二本无注「滨与宾同音也」六字，误谓此专发音，与五臣「滨音宾」重复而削去，益非。

不折中以泉台：案：「折」当作「制」，善引韦昭曰「制或为折也」，是其证矣。盖五臣作「折」，而各本乱之。颜注汉书作「折」，即韦所云「或为」耳。

注「鲁庄公筑台」：陈云「筑」下当有「泉」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假为或人之意」：袁本、茶陵本「为」下有「人也」二字。

各以并时而得宜：袁本、茶陵本「以」作「亦」，案：汉书作「亦」，此疑尤本误也。

注「封禅各言异也」：陈云别本「言」字在「封」上为是。案：今未见，但汉书注如此。

以奉终始颛顼玄冥之统：袁本、茶陵本无「奉」字。案：汉书无，疑尤本误。

注「郭舍人尔雅注曰」：陈云尔雅郭注，与所引不同，则知非景纯也。下文「移珍来享」句，又引犍为舍人尔雅注。今案：其说是也。尔雅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注二卷，见陆氏释文叙例。必「犍为」二字各本误改作「郭」。

注「落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在今汉书颜注。

注「荧惑法」：案：「法」上当有「执」字。「荧惑或谓之执法」，见广雅。各本及今汉书注皆脱。

注「使司命不祥」：案：「命」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汉书注无。

注「阳朝阳明之朝」：案：上「朝」字当作「晁」，此善以「朝」解「晁」，故下云「晁古字同也」，各本皆伪。

注「杜业奏事曰」：袁本、茶陵本无「奏事」二字。案：此文今在汉书霍光传注中，云「杜延年奏载霍光枢以辎车」云云，非「杜业」明甚。宋孝武宣贵妃谏「晨辇解风」注所引云云，亦在霍光传注。然则当作「杜延年奏曰」。各本皆误。

鳞罗布烈：茶陵本云五臣作「列」，袁本云善作「烈」。今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汉书作「列」，善自与之同，但传写伪耳。又案上文「霹雳烈缺」，二本校语亦云然，彼汉书仍作「列」，而以应劭「闪隙」之义求之，作「烈」自通，善、颜亦不尽同也。恐此涉彼而加「火」。

注「吸喘息也」：袁本、茶陵本「喘」作「内」。案：二本是也，「喘」字误。

跋犀牦：袁本、茶陵本云善无「犀」。案：二本所见非也。汉书有，尤本独未伪。

掌蒺藜：茶陵本「藜」作「藜」，注同。袁本正文「藜」，注「藜」。案：汉书作「疾梨」。考字书「藜」、「藜」二字有分别，据此知「蒺藜」乃变体加「艹」，非借「藜藿」字。当依茶陵本。

各按行伍：袁本、茶陵本云「伍」善作「五」。案：汉书作「伍」，或善作古字也。蹴部注「军之部伍也」，当同此。

注「罽罕也」：袁本、茶陵本「罽」作「毕」。案：「毕」字是也。上「荷垂天之罽」，汉书作「毕」。或善「毕」、五臣「罽」而乱之。尤并此亦改为「罽」，未是。「太元毕格，禽鸟之贞」，用「毕」字，亦可证。

注「应劭曰下时」：袁本、茶陵本无「劭曰」二字。案：汉书注有。

魂亡魄：袁本、茶陵本下有「失」字，云善无。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汉书有，善自与之同，传写脱耳。陈云上当以「徒角枪题注」为句，而「?竦奢怖」、「魂亡魄失」各以四字为句也。

注「言兽被创过大血流与车轮平也」：袁本、茶陵本无「大血流车」四字。案：无者是也。言「兽被创过」，解「创淫」；「与轮平也」，解「轮夷」，即谓获兽平轮耳。张此解与下引音义迥别，尤所添改复沓，非是。

群娱乎其中：袁本、茶陵本「娱」作「嬉」，云善作「娱」。案：所见皆非也。汉书作「娱」，音许其反，说见上林赋「娱游往来」下。又案：上文「娱涧间」，袁、茶陵本亦云善作「娱」，此本独未伪，或尤延之依汉书校正。

注「郑玄曰祛音祛」：案：「玄」当作「氏」。各本皆误。又下注「郑玄曰：彭咸也」之「玄」，亦当作「氏」。「郑氏」说见上林赋内。

注「愿依彭咸之遗制」：案：「制」当作「则」。各本皆伪。陈云别本作「则」，今未见。

注「自彼氏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单于南庭山」：袁本、茶陵本「南庭」作「庭南」。案：「庭南」是也。今本汉书注亦误倒。

阳朱墨翟之徒：袁本、茶陵本「阳」作「杨」，注同。案：「阳」盖尤本之伪

，汉书作「杨」。

注「高诱吕氏春秋注以为宋人」：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文选卷第九

赋戊

目录 [隐藏]

1 畋猎下

1.1 长杨赋

1.2 射雉赋

2 纪行上

2.1 北征赋

2.2 东征赋

畋猎下

长杨赋

并序

长杨赋

杨子云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善曰：明年，谓作羽猎赋之明年，即校猎之年也。班欲叙作赋之明年。汉书成纪曰：元延二年冬，幸长杨宫，纵胡客大校猎，是也。七略曰：羽猎赋，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猎之前，首尾四载，谓之明年，疑班固误也。又七略曰：长杨赋，绥和元年上。绥和在校猎后四岁，无容元延二年校猎，绥和二年赋，又疑七略误。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吕忱曰：夸，大言也。说文曰：夸，诞也。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善曰：冬将校猎，故秋先命之也。尔雅曰：命，告也。汉书曰：武帝以右内史更名右扶风。扶风，在泾州界。南山，终南山也。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善曰：褒斜，谷名，已见上。汉书，有弘农郡，武帝置；又有汉中郡，秦置。张罗罔置罟，捕熊罴豪猪虎豹豺獾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经曰：竹山有兽，其状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豪，彘也。广雅曰：豺，雌也，尾长四五尺。郭璞尔雅曰：獾，似猕猴。豹，形如虎而圆文。郑玄曰：鸟罟曰罗。豺，弋又切。獾，九缚切。载以槛车，善曰：刘熙释名曰：槛车，上施栏槛以格猛兽，亦囚犯罪人之车也。汉书音义曰：或曰槛车，有封槛也。输长杨射熊馆。善曰：三辅黄图曰：长杨宫有射熊馆，在盩厔。以网为周陆，李奇曰：陆，遮禽兽围阵也。陆，音祛。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广雅曰：搏，击也。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

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韦昭曰：翰，笔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诗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犹儒林之义也。胡广云：博士为儒雅之林，是也。说文曰：毛长者曰翰。诗序曰：下以风刺下。其辞曰：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颜师古曰：动不为身，言忧百姓也。山海经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华山，今在弘农县华阴西也。长安东，故言左。高五千仞，广十里。善曰：太华，已见西都赋。椽巖嶭而为弋，紆南山以为置。服虔曰：巖嶭，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阳北。颜师古曰：巖嶭，即今谓嵯峨也。善曰：说文曰：弋，檠也。又曰：紆，诘也。椽，音卓。巖，音截。嶭，音啮。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帅军蹕陆，锡戎获胡。汉书音义曰：蹕，聚也。颜监曰：蹕，足蹴也。善曰：锡戎获胡，言以禽兽锡戎，令胡自获之。胡、戎一也，变文耳。蹕，音萃。方言曰：蹕，蹴蹋也。搯熊罴，拖豪猪。善曰：搯，拖，已见西都赋。木拥枪累，以为储胥。颜师古曰：胥，须也。言有储畜以待所须也。苏林曰：木拥栅其外，又以竹枪累为外储胥也。韦昭曰：储胥，蕃落之类也。枪，七羊切。累，力委切。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廛至矣，而功不图，善曰：古今字诂曰：廛，今勤字也。尔雅曰：图，谋也。凡人之所以为，皆有所图，今则百姓甚劳而无所图。言劳而无益也。慎子曰：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岂为民乎哉！善曰：礼记曰：天子无事岁三田，一为干豆也。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善曰：玄默，谓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见魏都赋。澹泊与澹怕同，已见子虚赋。今乐远出以露威灵，善曰：露，暴露也。数摇动以罢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韩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猎长杨，故言数。

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谓之兹耶！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吁，疑怪之辞也。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也。善曰：庄子曰：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善曰：毛萇诗传曰：详，审也。请略举其凡，而客自览其切焉。」善曰：广雅曰：都，凡也。颜监曰：凡，大指也。张晏曰：切，近也。览其近于义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窳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应劭淮南子注云：尧之时，窳窳、封豕、凿齿，皆为人害。窳窳，类豨，虎爪，食人。服虔曰：凿齿，齿长五尺，似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贪婪，残食其人也。晋灼曰：凿齿之徒，谓六国。窳，乌黠切。窳

，音庾。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云之扰，言乱之甚也。广雅曰：麋，饘也。毛诗曰：群黎百姓。尔雅曰：康，安也。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服虔曰：随天斗极运转也。善曰：毛诗曰：乃睠西顾。孔安国尚书传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雒书曰：圣人受命，必顺斗极。宋均尚书中候注曰：顺斗机为政也。尔雅曰：北极谓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关。又星经曰：牵牛神一名天关。横巨海，漂昆仑。善曰：横度大海也。漂，摇荡之也，匹昭切。提剑而叱之，所过麾城擗邑，下将降旗。颜监曰：擗，举手拟也。苍颉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郑玄礼记注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檻切。一日之战，不可殫记。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善曰：头蓬，发乱如蓬也。鞬鞞生虬虱，介冑被沾汗。善曰：说文曰：鞬鞞，首铠也。韩子曰：攻战无已，甲冑生虬虱。郑玄礼记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冑，兜鍪也。鞬鞞，即兜鍪也。鞬，丁奚切。鞞，音牟。虬，居绮切。虱，所乙切。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家语曰：孔子曰：分于道谓之命。王肃曰：分于道，始得为人也。乃展人之所拙，振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拙，古屈字也。贾逵国语注曰：振，救也。规亿载，恢帝业。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恢，大也。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诛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载。尔雅曰：密，静也。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善曰：随风乘流，言顺从高祖之风流也。躬服节俭，绋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为也。汉书，东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绋之衣，履革舄。六韬曰：尧衣履不弊尽，不更为。服虔曰：鞜，舄也，音沓。大厦不居，木器无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镂。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玕，善曰：广雅曰：疏，亦贱也。字书曰：疏，远也。玕，小珠也，音祈。却翡翠之饰，除雕琢之巧。善曰：尔雅曰：玉谓之瑀。又曰：治玉曰琢也。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广雅曰：斥，推也。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善曰：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晏衍，邪声也。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衍，弋战切。幼，一笑切。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韦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阶平。出黄帝六符经。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服虔曰：熏鬻，尧时匈奴也。东夷，东越也。一云：吕嘉杀其国王立，国人杀嘉也。善曰：横，自纵也，胡孟切。羌戎睚眦，闽越相乱。晋灼曰：睚眦，瞋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汉书曰：立

无诸为闽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佗孙胡为南越王，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遐??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韦昭曰：??，音萌。萌，人也。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应劭曰：骠，骠骑霍去病也。卫，卫青也。善曰：汉书曰：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凡六出击匈奴。又曰：卫青字仲卿，为大将军，凡七出击匈奴。汾沔沸渭，云合电发。善曰：汾沔沸渭，众盛貌也。汾，音纷。沔，音云。森腾波流，机骇蠡轶。善曰：尔雅曰：扶摇谓之飙。机骇蠡轶，言其疾也。森与飙古字通也。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碎辘轳，破穹庐。应劭曰：辘轳，匈奴车也。音义曰：穹庐，旃帐也。服虔曰：辘轳，百二十步兵车，或可寝处。善曰：辘，扶云切。轳，于云切。脑沙幕，髓余吾。服虔曰：破其头脑，涂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经曰：北鲜之山，多马，鲜水出焉，而北经余吾水。应劭曰：在朔方北。郑氏曰：折其骨，使髓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遂躐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王逸楚辞注曰：躐，践也。驱橐驼，烧焮蠡。张晏曰：焮蠡，干酪母，烧之，坏其养生之具也。张揖曰：焮蠡，山名。焮，音觅。蠡，来戈切。分??单于，磔裂属国。韦昭曰：??，割也，音如梨。颜师古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朝。善曰：单于，匈奴王号。汉书曰：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广雅曰：磔，张也。汉书曰：置属国以处匈奴降者。韦昭曰：外国，羌胡，来属汉者也。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善曰：毛诗传曰：夷，平也。卤莽中生草莽也。说文曰：卤，西方咸地也。郑玄礼记注曰：刊，削也。拔莽削石以通道。蹂尸舆厮，系累老弱。服虔曰：蹂尸，践尸也。颜师古曰：死则蹂践其尸，破伤者，舆而行。如淳曰：舆厮，轮践其厮徒也。善曰：贾逵国语注曰：系，系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累，系也。??鋌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如淳曰：??，括也。孟康曰：瘢耆，马脊耆创瘢处。善曰：如氏之说，以为箭括及鋌所中，皆为创瘢于马耆。孟氏以为耆被金镞过伤者甚众也。服虔曰：耆，鬣。伤者或矛?内未出，其疮如含，然或箭插其项未拔，藂若鬣焉。孔安国尚书传曰：淫，过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夷，伤也。吮，辞兗切。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如淳曰：叩头时项下向，则颌树上向也。韦昭曰：颌，音蛤。善曰：说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与匍匐音义同。蛾伏，如蚁之伏也。蛾，古蚁字。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善曰：汉书曰：汉不复出兵击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边二十余年，匈奴极苦之，单于常欲和亲。贾逵国语注曰：惕，疾也。说文曰：息，喘也。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书曰：宅朔方，曰幽都。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汉书曰：南越王胡上书曰：今东越擅兴兵侵臣。天子为兴师往讨闽越，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广雅曰：夷，灭也。靡节西征

，羌僰东驰。服虔曰：僰，夷名也。善曰：汉书音义曰：节，所杖信节也。僰，蒲北切。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善曰：绝，远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善曰：尚书曰：有夏先后，方楙厥德。莫不躡足抗首，请献厥珍。服虔曰：躡，举足也，音矫。使海内澹然，善曰：广雅曰：澹，安也，徒滥切。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善曰：史记，士蒦曰：边城少寇。礼记，子夏曰：三年之丧卒，金革之事无避也，礼欤？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沈浮，洋溢八区。善曰：英华，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礼斗威仪曰：帝者得其英华，王者得其根荄。八区，八方之区也。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礼记曰：天之所覆。难蜀父老曰：群生沾濡矣。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善曰：广雅曰：意，疑也。郑玄周礼注曰：杀，减也。文子曰：物盛则衰。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弃也。颜监云：肆，放也。不放心于险也。善曰：孙卿子曰：平则虑险，安则虑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善曰：言时不常也。谷梁传曰：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间，相劝曰耸。竦与耸古字通。振师五柞，习马长杨。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振，整也。整屋有五柞宫也。柞，音作。简力狡兽，校武票禽。善曰：尔雅曰：简，择也。贾逵国语注曰：简，习也。广雅曰：狡，健也。贾逵国语注曰：校，考也。票禽，轻疾之禽也，匹妙切。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晋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国，乌弋最在西。西域传曰：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其地暑热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广雅曰：瞰，视也。西厌月??，东震日域。服虔曰：??，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传注曰：厌，服也。尔雅曰：震，惧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厌，一涉切。又恐后代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为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颜监曰：御，止也。善曰：汉书，张释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韩诗曰：无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尔雅曰：御，禁也。是以车不安轳，日未靡旃。从者彷彿，骖属而还。韦昭曰：不暇税驾支车也。张晏曰：从者彷彿，委释而回旋。善曰：王逸楚辞注曰：轳，支轮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属而还，谓委释其事，连属而回还也。张以释为委。轳，如振切。彷彿，或作髣佛。骖，古委字也。属，之欲切。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尔雅曰：烈，业也。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驱是也。已见上文。尚书，帝曰：益，汝作朕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韦昭曰：耰，所以覆种，音忧。颜监曰：摩田器也。晋灼云：以耒推块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汉书，酈食其曰：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善曰：毛诗序曰：婚姻失时

，男女多违也。出凯弟，行简易。善曰：毛诗曰：恺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劳，休力役。善曰：毛萇诗传曰：矜，怜也。毛诗曰：之子于征，劬劳于野。孙卿子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见百年，存孤弱。善曰：礼记曰：百年者就见之。说文曰：存，恤问也。春秋说题辞曰：存恤幼孤。帅与之，同苦乐。然后陈钟鼓之乐，鸣鼗磬之和，建碣磻之虞。孟康曰：碣磻之簏，刻猛兽为之，故其形碣磻而盛怒也。善曰：郑玄礼记注曰：鼗，如鼓而小，有柄，宾至摇之以奏乐。碣，一辖切。磻，音辖。鼗，徒刀切。拈隔鸣球，掉八列之舞。韦昭曰：拈，擿也。鸣球，玉磬也。古文隔为击。善曰：贾逵国语注曰：掉，摇也。八列，八佾也。拈，居黠切。球，音求。掉，徒钓切。酌允铎，肴乐胥。张揖曰：允，信也。铎，美也。言酌信美以当酒，帅礼乐以为肴。善曰：毛诗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于铎王师。又曰：君子乐胥。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诗曰：雍雍在宫，肃肃在庙。又曰：受天之祐。尔雅曰：祐，福也，音怙。歌投颂，吹合雅。服虔曰：声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劳也。张揖曰：诗云，恺弟君子，神所劳矣。方将俟元符，晋灼曰：元符，大瑞也。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记，管子曰：古者禅梁父。善曰：难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将来，比荣乎往号。张晏曰：往号，三、五也。善曰：李？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绝也。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秣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蕘，夸诩众庶，盛狄獫之收，多麋鹿之获哉！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浮，过也。说文曰：秣，稻属也。声类以为秣，不黏稻也。汉书，东方朔曰：泾、渭之南，又有秣稻梨栗之饶。刍，马草也。礼记曰：蹴路马刍。说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诗传曰：诩，大也。且盲者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善曰：庄子，南荣趺曰：盲者不能自见。贾逵国语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离娄之明。赵岐曰：古之明目者也。盖黄帝时人。趺，音枢。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善曰：说文曰：曾，辞之舒也。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体，犹法也。乃今日发蒙，廓然已昭矣！」善曰：礼记曰：昭然若发蒙矣。蒙与蒙古字通。廓，除貌。

文选考异

命右扶风发民：袁本、茶陵本云善无「发民」二字。案：今本汉书有，盖尤依之添也。

注「在泾州界」：陈云「泾」，「雍」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名豪豪彘也」：袁本、茶陵本不重「豪」字。

注「郭璞尔雅曰」：袁本、茶陵本「曰」上有「注」字。

注「诗序曰下以风刺上」：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案：无者是也。注具甘泉赋，下羽猎赋已不更出，此亦当尔矣。

注「颜师古曰动不为身」：袁本、茶陵本「师古」二字作「监」，下再见皆同。案：此尤本误改。

注「言有储蓄」：袁本、茶陵本「言有」作「高其」，是也。案：今本汉书注与此同误。

注「而无所图」：袁本、茶陵本无「所」字。

客何谓之兹耶：袁本、茶陵本无「之」字，尤本此处修改。案：今本汉书作「谓之兹耶」，详颜注云「谓兹邪犹言何为如此也」，仍当有「何」字、无「之」字。盖汉书传写伪，尤延之据添，非也。袁、茶陵二本所见与未修改正同，是矣。又案：难蜀父老曰「乌谓此乎」。乌，何也；此，兹也；乎，邪也。子云好拟相如，此亦用彼语，不当衍「之」字甚明。

封豕其土：袁本「土」作「士」。何云汉书作「士」。案：「士」是也。茶陵本作「土」，与尤所见同，非也。

注「应劭淮南子注云」：案：「劭」下当有「曰」字，「子」下当衍「注」字，汉书注可证。各本皆误。

注「颜监曰擗举手拟也」：案：颜汉书正文字作「擗」，上引李奇音车幘之幘而解云「擗，举手拟之也」。盖其字音义与左氏传乃掀公之掀相近。善文选正文作「擗」，与颜不同，别引郑氏礼记注释义，字林释音，乃所以改颜也。传写者并颜注亦为「擗」，失之矣。又「苍颉篇曰擗拍取也」八字，非汉书注，乃善引以证颜者，字亦当是「擗」也。又汉书注「拟」下有「之」字，此无，似亦脱。

注「疏亦贱也字书曰疏远也」：袁本、茶陵本作「疏远也字书曰」六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误也。

注「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袁本注末多「已见魏都赋」五字。案：袁本是也。此亦尤增多之误，茶陵本注末复出「魏都赋注云云」可为证。

遐??为之不安：袁本、茶陵本「??」作「氓」。案：此皆非也。正文当作「萌」，注当作「韦昭曰萌音氓萌人也」。今作「??音萌」，误倒。汉书作「萌」，善自与之同。盖五臣作「氓」而各本乱之，因又改韦注也。上林赋「以贍萌隶」注「韦昭曰：萌，民也」。张景阳七命「群萌反素」袁、茶陵皆有校语云五臣作「氓」，最可证。又如颜延年侍游蒜山作诗「留滞感遗萌」，亦善「萌」、五臣「氓」相乱，彼二本仍云五臣作「氓」，唯此为各本所见皆误，故无

校语耳。

注「干酪母」：何校「酪」下添「也以为酪」四字。案：依汉书注，是也。各本皆脱。

注「颜师古曰」：何校「师古」改「监」。各本皆伪。下「颜师古曰死则云云」，同。

注「鹵莽中生草莽也」：袁本「中」上有「鹵」字，末无「也」字，是也。茶陵本亦脱衍。

??鋋癩耆：茶陵本云五臣作「吮辞究切」，袁本作「吮」。案：茶陵及尤所见非也，盖此赋有作「吮」、作「究」两本，小颜以作「究」为是，故今本汉书字如此。善以作「吮」为是，故最后引服虔云「其疮如含然」，乃训吮为含也。「??」字他无所见，恐是或改「吮」为「究」而误成此形耳。袁本无校语，其所见善正文自是「吮」字，尤本注末音云「吮，辞究切」，不作「??」，亦其一证。又臣佖校汉书以为「銳」，与颜、李二家迥异，恐属臆说，难以证。

注「项下向」：袁本、茶陵本「项」作「顶」。案：「顶」是也。今本汉书注与此同误。

注「汉兵深入穷边」：案：「边」当作「追」。各本皆伪。

莫不躄足抗首：茶陵本云五臣作「手」，袁本云善作「首」。今案：所见皆非也，汉书作「手」，羽猎赋「抗手称臣」善「抗手」注具彼下，此不更出，非作「首」也。

注「卒金革之事」：案：「卒」下当有「哭」字。各本皆脱。

注「帝者得其英华」：袁本、茶陵本「英华」作「华英」，是也。

注「言时不常也」：袁本、茶陵本「言时」作「时言」，是也。

注「古文隔为击」：袁本、茶陵本此上有「韦昭戛击为拮隔」，乃校语错入注，因正文用五臣「戛击」，故云然。案：此云古文者，韦所见之古文尚书也，意谓「隔者击也」耳。子云用「拮隔」，汉书及史记乐书俱有其证，杨倞注荀子亦极明晰。五臣乃援东晋古文改窜，荒陋甚矣。宋人校语以「拮隔」属韦，更缪。尤本无之，是矣。

注「史记管子曰古者禅梁父」：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射雉赋

射雉赋

潘安仁善曰：射雉赋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肄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

徐爰注媒者，少养雉子，至长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隐

以射者也。晋邦过江，斯艺乃废。历代迄今，寡能厥事。尝览兹赋，昧而莫晓，聊记所闻，以备遗忘。

涉青林以游览兮，乐羽族之群飞。乐羽翮之类，或群或飞，饮啄恣性也。善曰：七发曰：游涉乎云林，薛君韩诗章句曰：青，静也。鸚鵡赋曰：羽族之可贵者。聿采毛之英丽兮，有五色之名翬。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饬英丽，莫过翬也。翬，雉也。伊、洛以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翬。英者，雄果之目。名者，声闻之称也。一本聿作伟。善曰：翬见尔雅。厉耿介之专心兮，彥雄艳之姱姿。厉，严整也。耿介，专一也。彥，丰也。姱，好也。美色曰艳，言雉严整其不群之性，奋扬其雄艳之貌，见敌必战，不容他杂，此之谓英丽也。彥，赤氏切。姱，苦瓜切。善曰：薛君韩诗章句曰：雉，耿介之鸟也。巡丘陵以经略兮，画坟衍而分畿。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坟衍以为疆界，分而护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间，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坟，雉一界之内，要以一雄为主，余者虽众，莫敢鸣鹑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传，楚无宇曰：天子经略。广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分其圻界，圻与畿同。

于时青阳告谢，朱明肇授。时四月也。善曰：尔雅曰：春为青阳，夏为朱明。楚辞曰：青春受谢。王逸曰：谢，去也。靡木不滋，无草不茂。草木具荣。初茎蔚其曜新，陈柯槭以改旧。蔚然，初生之茎，曜其新晖。槭然陈宿之柯，变其旧色，言新旧咸茂也。槭，雕柯貌也。所隔切。天泱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溜。涓涓，清新之色，泱，音英。涓，古玄切。善曰：毛诗曰：英英白云。毛萇曰：英英，白云貌。泱与英古字通。家语，金人铭曰：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溜，水流貌也。麦渐渐以擢芒，雉鸛鸛而朝鹑。渐渐，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麦秀渐渐。鸛鸛，雉声也。又云：雉之朝鹑，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鹑。颜延年以潘为误用也。案：诗有鸛雉鸣，则云求牡，及其朝鹑，则云求雌。今云鸛鸛朝鹑者，互文以举雄雌皆鸣也。此以上序节物气候，雉可射之时也。鸛，以少切。眄箱笼以揭骄，睨骁媒之变态。揭骄，志意肆也。箱笼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笼圆而疏，盛媒器，笼形者，养鸟宜圆也。箱密者，不欲令见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乐山梁之荣茂，悟翬雉之奋逸，思骋艺之肆志，顾视箱笼详察骁媒，恣睢揭骄，意愿得也。楚辞揭骄字作拮矫。揭，居桀切。睨，音诣。善曰：楚辞曰：意恣睢以拮矫。王逸曰：纵心肆志，所意愿高也。奋劲骹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睐。骹，胫也。角，邪也。槎，斫也。悍，戾也。隣，视貌。睐，视也。奋其坚劲之胫，以利距邪斫；隣其刚戾之目，以旁视其敌也。骹，苦交切。槎，千荷切。隣，力新切。睐，力代切。善曰：曹植斗鸡诗曰：悍目发朱光莺绮翼而?捩，灼绣颈而袞背。莺，文章貌也。诗

云：有莺其羽，翼如绮文。?则赤也。捩，肫也。灼，盛貌也。颈毛如绣，背如袞章，言五采备也。?，敕呈切。捩，都瓜切。善曰：肫，音陞。郁轩翥以余怒，思长鸣以效能。郁，暴怒也。轩，起望也。方言云：翥，举也。郁然暴怒，轩举长鸣，思见野敌，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势。能，怒代切。

尔乃擎场拄翳，停僮葱翠。擎者，开除之名也。今伶人通有此语。射者闻有雉声，便除地为场，拄翳于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擎，步何切。拄，株庾切。善曰：广雅曰：擎，除也。绿柏参差，文翻鳞次。萧森繁茂，婉转轻利。翳，上加木枝，衣之以叶。上则萧森，下则繁茂而实。绸缪，轻利也。婉转，绸缪之称。衷料戾以彻鉴，表仄蹶以密致。料戾，小而彻也。仄蹶，重而密也。翳外观密致，与草木无别，内视洞彻，多所睹见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饰。仄，于辄切。恐吾游之晏起，虑原禽之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间谓之游，游者，言可与游也。言既芟场拄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处下湿，故曰原禽也。甘疲心于企想，分倦目以寓视。企想雉出，专视草际，心为之疲，目为之倦也。此以上言拄翳之后，迟获之意也。善曰：说文曰：企，举踵也。左氏传楚子玉曰：得臣与寓目焉。杜预曰：寓，寄也。何调翰之乔桀，邈畴类而殊才。调翰，谓媒也。媒性调良，故谓调翰。乔桀，俊逸也，言邈绝畴类，殊异才气也。善曰：何，疑问之辞也。候扇举而清叫，野闻声而应媒。扇，布也，形如手巾。叫，鸣也。将欲媒雉，振布令有声，媒便清叫，野雉闻即应而出也。褰微罟以长眺，已踉蹌而徐来。褰，开也。罟，网也。古者当以细网，掩翳窗上，视外处，其制未闻也，今则以板矣。言闻野雉应媒之声，知其必出，开翳户长视，已见踉蹌徐来也。踉蹌，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广雅曰：蹌，走也。踉音亮。蹌，七亮切。摘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颡。赭赫，赤色貌。陪颡，奋怒之貌也。善曰：广雅曰：摘，舒也。藻翰，翰有华藻也。摘，敕知切。赭，许力。首药绿素，身挖黼绘。方言曰：药，缠也，犹缠裹也。言雉首绿色，颈药素也。黼，绣也。绘，画文也。身采如绘也。药，乌角切。青秋莎靡，丹臆兰綷。秋，夹尾间也。莎，草名。楚辞曰：青莎杂树，则莎色青也。言雉尾间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兰之色也。綷，同也。宋、卫之间，谓混为綷也。秋，音秋。善曰：小雅曰：杂采曰綷。音最。或蹶或啄，时行时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贾逵曰：蹶，走也。郑玄曰：蹶，行遽貌。字林曰：啄，鸟食也。庄子曰：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也。蹶，居卫切。周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广雅曰：蹶，蹶跳。班尾扬翘，双角特起。雄壮之势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状貌也。善曰：说文曰：翘，尾之长毛也。

良游呃喔，引之规里。良游，媒也。言媒呃喔其声，诱引令入可射之规内

也。呃，于隔切。喔，于角切。应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内，来迅不止，因便叱之，雉闻叱即惊，竦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礼注曰：愕，惊也。捧黄间以密彀，属刚罨以潜拟。捧，举也。黄间，弩名也。张衡云：黄间机张。一名黄肩。善曰：说文曰：彀，张弓弩也。属，谓注矢于弦也。刚罨，弩矢镞也。以铁为之，形如十字，各长三寸，方似罔罨，故曰罨焉。罨，古买切。挂同。倒禽纷以迸落，机声振而未已。射应也。禽被箭，跃起而反落，弩声犹未歇，言其矢来疾也。山鷲悍害，猋迅已甚。鷲雉，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性悍戾憨害，飞走如风之猋也。尔雅曰：扶摇谓之猋，谓暴风从下上也。善曰：字书曰：憨，愚也。呼甘切。越壑凌岑，飞鸣薄廩。鷲性悍憨，闻媒声便越涧凌岑，且飞且鸣，径来翳前也。廩，翳中盛饮食处，今俗呼翳名曰仓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憨，恶也。裨列切。鲸牙低镞，心平望审。鲸，当作擎，举也。举弩牙低矢镞以射之。善曰：礼记曰：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也。毛体摧落，霍若碎锦。雉当不止，于飞中射之，毛体披散，如锦之分碎也。逸群之雉，擅场挟两。逸群雉异之雉，不但欲擅一场而已，又挟两雌也。善曰：西京赋曰：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说文曰：擅，专也。栋雌妒异，倏来忽往。栋，击搏也。闻他雄鸣，击搏其雌。倏忽往来，无时暂止也。善曰：楚辞曰：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六韬曰：倏然而往，忽然而来。忌上风之餐切，畏映日之佻朗。餐切，微动之声。佻朗，不明之状。言其忌声而畏光也。餐音铁。屏发布而累息，徒心烦而技憊。屏除其布，不敢散气，意者恐微有所闻，便惊而逝，既无由使媒鸣，欲射则纷纭不定，空心烦而技憊。有伎艺欲逞曰技憊也。音养。善曰：难蜀父老曰：心烦于虑。应劭风俗通曰：高渐离变姓易名，庸保于宋子之家。久作苦，闻其家堂客击筑，伎养不能毋出言也。伊义鸟之应敌，啾攫地以厉响。义鸟，媒也。为人致敌，故名曰义媒。见野雉纷纭难中，啾然攫地而鸣，引令来斗。埤苍曰：攫地，爪持也。三苍曰：啾，声也。彼聆音而径进，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闻媒声，便径来斗，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广雅曰：壤，尘也。彤盈窗以美发，纷首頽而臆仰。彤，赤也。盈，满也。言其光彩满当于窗，美取其意而发矢。又曰：既与媒战，彤当翳窗，发弩极美，正射其颈，首頽向后，臆仰却毙也。

或乃崇坟夷靡，农不易塋。坟，大防，今呼为塘也。夷，靡也。頽，弛也。易，修也。农不修塋，此言田塘荒废也。善曰：毛诗曰：禾易长亩。稊菽藜糝，翳荟葶茸。稊，稗类也。菽，豆也。谓劳豆之属野生也。田既荒废，杂草繁茂。翳荟葶茸。深穰貌。葶，蒲动切。茸，如隴切。善曰：孙子兵法曰：林木翳荟。西京赋曰：萃葶葶茸。鸣雄振羽，依于其冢。冢，山巅也。尔雅曰：山

顶曰冢。言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鸣鸕高坟之上。善曰：毛诗曰：莎鸡振羽。降丘以驰敌，虽形隐而草动。𦉑，疾貌也。言雉鸕于高丘之顶，𦉑然降下向敌，不见其形，而见草动也。𦉑，一本或作擗。𦉑，尸艳切。擗，而专切。善曰：尚书，是降丘宅土。瞻挺穉之倾掉，意淦跃以振踊。挺穉，草茎也。掉，动也。睹草茎倾动，冀雉将出，意淦跃踊逸也。善曰：淦，失冉切。跃，失药切。噉出苗以入场，愈情骇而神悚。噉，渐出貌也。楚辞曰：噉将出兮东方，向睹草动，冀雉当至，噉然而出，果其所愿，情神愈惊动。望廛合而翳晶，雉挟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诸处廛然闇合，唯翳晶然独显，仍敛翼旋反也。人敛身谓之挟肩。廛，乌簪切。善曰：说文曰：晶，显也。汉书，公孙瓚曰：胁肩低首。吕氏春秋，管仲曰：车不结轨，士不旋踵。晶，胡了切。挟，许结切。倅余志之精锐，拟青颅而点项。雉既反归，乃从后射，正中项也。颅，头也。倅音欣。亦有目不步体，邪眺旁剔。目不步体，视与体违也。邪眺旁剔，视瞻不正，常惊惕也。善曰：国语，单襄公曰：晋侯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说文曰：惕，惊也。剔与惕古字通。靡闻而惊，无见自𦉑。𦉑音脉。字亦从脉。方言云：脉，俗谓黠为鬼脉。言雉性惊鬼黠。周环回复，缭绕盘辟。皆回从往复，不正之貌也。善曰：汉书曰：何武所举者，盘辟雅拜。戾翳旋把，縈随所历。戾，转也。把，翳内所执处也。言转翳回旋，随雉所趣，取其便也。善曰：戾，力结切。彳于中辍，馥焉中镞。彳于，止貌也。辍，止也。镞，矢鏃也。馥，中鏃声也。彳，丑亦切。于，丑录切。馥，被逼切。善曰：今本并云彳于中辄。张衡舞赋曰：蹇兮宕往，彳兮中辄。以文势言之，徐氏误也。前??重膺，傍截迭翻。正横射也。??，割也。前割重膺，傍断两翻也。??，鲁跌切。

若夫多疑少决，胆劣心狷。雉性怯而多疑、胆劣而心戾者。善曰：说文曰：狷，急也。古县切。内无固守，出不交战。内，心也。固，坚也。心无坚守，外无斗意也。善曰：管子曰：民无耻，外不可应敌，内不可以固守。贾逵国语注曰：交，共也。来若处子，去如激电。处子，处女也。庄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绰约若处子。来若处女之畏人，去若激电之迅疾也。善曰：司马兵法曰：始如处女。答宾戏曰：风扬电激。窥??叶，幌历乍见。??，麦?也。谓在麦田中??叶间，窥?于外，乍见乍隐，不敢出场也。?，丑占切。善曰：??与?并同，古玄切。幌，音觅。于是筭分铢，商远迩。分铢，弩牙后刻画，定矢所至远近之处也。雉既不出，将就草射之，故计其分铢，商其远近也。揆悬刀，骋绝技。悬刀，弩牙后刀也。一名机。揆，度也。筹量可发而发，故言骋绝技也。善曰：释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悬刀，其形然也。西京赋曰：妙材骋伎。薛君韩诗章句曰：骋，施也。如?如轩，不高不埤。言至平也。善曰：毛诗曰：如轻如轩。轻与?同。郑玄周礼注曰：埤，短也。埤与庠古字通。

？，竹二切。埤，贫美切。当味值胸，裂膝破髻。射面也。膝喉受食处也。髻，喙也。裂喉破喙也。字书曰：味，鸟口也。味，竹秀切。膝，音素。夷险殊地，驯羸异变。地有平险之殊，雉有驯羸之异，随变而应，不可为一准也。??不暇食，夕不告勸。言乐之者忘饥倦也。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善曰：左氏传曰：昔贾大夫恶，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也。丑夫为之改貌，憾妻为之释怨。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丑也。今见获雉而言笑，则是斯艺能使丑夫变貌、恨妻释忿者也。憾，胡闇切。彼游田之致获，咸乘危以驰骛。骛，疾也。田，猎也。言游猎驰车骋马，飞鹰走犬，陵山越涧，常乘危险也。何斯艺之安逸，羌禽从其已豫。善曰：言斯艺极安，从禽最逸。豫，言禽来就己，故豫不劳。清道而行，择地而住。人多则雉惊，故僻除人从，清道而行，择善地而住为场也。善曰：司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后行。班固汉书赞曰：冯参鞠射履方，择地而行。尾饰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岂唯阜隶，此焉君举！举，音据。善曰：说文曰：鑣，马衔也。董巴舆服志曰：马并以黄金为叉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礼，王后六服，有褕翟阙翟。仪礼，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鷩。左氏传，臧僖伯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则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泽之实，阜隶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刿曰：君举必书。

若乃耽盘流遁，放心不移。盘，乐也。善曰：东京赋曰：若乃流遁忘返，于心不觉也。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忧也。司，主也。善曰：左氏传，虞人箴曰：忘其国恤，思其麇牡。乐而无节，端操或亏。善曰：东京赋曰：乐而无节。楚辞曰：内惟省以端操。此则老氏所诫，君子不为。老子曰：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善曰：归田赋曰：感老氏之遗诫。孙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以不为也。

文选考异

注「采饬英丽」：袁本、茶陵本「饬」作「饰」，是也。

陈柯械以改旧：袁本、茶陵本「械」作「撼」，注同。案：此从「才」「木」二字并通，未审善果何作？余如此者，不尽出。

注「施许力」：案：「力」下当有「反」字。各本皆脱。

注「广雅曰蹶蹠跳」：案「蹠」字当衍，「跳」下当有「也」字。各本皆伪。广雅释诂「二跳也」条，共释十字，有「蹶」无「蹠」，可证。

注「言其矢来疾也」：袁本、茶陵本无「矢」字。案：盖尤校改「来」为「矢」，遂两有也。

注「雉当不止」：袁本、茶陵本「当」作「尚」，是也。

注「西京赋曰秦政」：茶陵本「西」作「东」，袁本作「西」。案：「西」乃

「两」之伪也。余注放此者，不更出。

注「埤苍曰攫地」：案：「地」字当去。各本皆衍，因正文云「攫地」而误耳。又案：韵会举要「攫」下引说文「扞也，爪持也」，今徐鼎臣本无下三字。然则「攫」即「攫」之异文，故五臣改正文为「攫」，亦可证此注不当有「地」字。

注「夷靡也颓弛也」：袁本、茶陵本无上「也」字。此处尤本修改。案：「夷靡」乃复出正文，不得有「也」字，尤所据添者，误本耳。

无见自?：案：「?」当作「??」，注同。徐云「??音脉，字亦从脉」者，谓「??」之或体字作「?」也；云方言云「脉」者，谓此赋之「??」即方言之「脉」也；云俗谓「黠为鬼脉」者，方言注云然也。此必五臣用徐注改正文作「?」，后遂以乱善。于是赋及注中各本皆不见「??」字，而徐爰所云绝不可通矣。唯集韵二十一麦载「?」字从「脉」，二十三锡载「??」字从「脉」，皆云「鸟惊视」，其所据此赋未误也。凡此等全失善旧，所宜订正。

注「皆回从往复」：袁本「从」作「旋」，是也。茶陵本亦误「从」。

注「言转翳回旋」：袁本、茶陵本「回旋」作「旋回」，是也。

注「徐氏误也」：袁本、茶陵本「也」作「之」。案：「之」是也。谓以文势言，当为彳兮，而并云彳予，非潘赋本然，由徐乃尔耳。

注「风扬电激」：茶陵本「扬」作「飏」，袁本作「扬」。案：「飏」是也。又江赋注引此。各本皆伪，不更出。

注「埤短也」：案：「埤」当作「庠」。各本皆伪。

注「故僻除人从」：案：「僻」当作「辟」。各本皆伪。

注「冯参鞠射履方」：陈云「射」当作「躬」。各本皆伪。

注「于心不觉也」：茶陵本「于」作「放」，是也。袁本亦误「于」。

此则老氏所诫君子不为：袁本、茶陵本「氏」下有「之」字，「子」下有「之所」二字。案：此疑善、五臣之异，但二本无校语，今不可考，当各仍其旧。此类亦未全出。

纪行上

北征赋

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

北征赋

班叔皮汉书曰：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性好庄、老。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归隗嚣。嚣时据陇拥众。嚣不礼彪。彪后知嚣必败，乃避地于河西，就大将军窦融，劝融归光武。光武问融曰：比来文章所奏谁

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举茂才，为徐令，卒。亦为望都长。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毛诗序曰：闵周室之颠覆。孔安国尚书传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广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辞注曰：险阨，倾危也。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吕氏春秋，烛过曰：子胥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楚辞曰：欲少留此灵琐。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淮南子曰：奋袂执锐。庄子曰：绝迹易。广雅曰：绝，灭也。楚辞曰：愿轻举而远游。

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楚辞曰：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长都，长安也。晋灼汉书注曰：有宫观故称都。楚辞曰：夕宿兮帝郊。尔雅曰：周有焦获。郭璞曰：音护。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宫皆地名，在长安西。羽猎赋曰：处于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云阳古县在池阳西北，属右扶风。云门即云阳县门也。汉书，左冯翊有云阳县。楚辞曰：忽反顾而游目。通天，台名，已见上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汉书，右扶风枸县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治邑也。枸与郇同。豳与邠同。应劭曰：左传云：毕、原、丰、郇，文之昭也。郇侯贾伯伐晋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晋武公灭郇以赐大夫原点，是为郇叔。又云：文公城郇。然则当在晋之境内，不得在右扶风之界也。今河东有郇城，即古郇国也。广雅曰：乘，陵也。尔雅曰：大阜曰陵。郇音荀。邠与豳同，方旻切。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尚书曰：公刘克笃前烈。孔安国曰：公，爵。刘，名也。庄子，盗跖曰：此父母之遗德也。毛诗序曰：行苇，忠厚也。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毛诗曰：既优既渥。郑玄礼记注曰：殃，祸恶也。毛诗曰：我生之后，逢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时会者，言此乃时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倾覆，非天命无常也。时，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时会之变化，岂天之命无常乎？尔雅曰：时，会也。毛诗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

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赤须阪，在北地郡。义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为义沟。酈善长水经注曰：赤须水出赤须谷，西南流注罗水，然阪因水以得名也。汉书，北地郡有义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穆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史记秦本纪曰：昭襄王母，楚人，姓半氏，号宣太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而得其地。杜预左氏传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见上注。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杜预左氏传注曰：纷，乱也，谓心绪乱也。楚辞曰：纷吾乘兮玄云。旧都，北地郡也。说文曰：骖，傍马也。毛诗曰：行道迟迟。楚辞曰：喟凭心而历兹。

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舒节，将行，舒其志节也。淮南子曰：纵志舒节，以驰大区。汉书，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泾、渭之间，去长安三百五十里。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繆流。毛萇诗传曰：绵绵，长不绝貌也。刘歆遂初赋曰：路修远而绵绵。说文曰：纡，屈也。繆流，曲折貌也。繆音虬。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汉书，北地郡有泥阳县。汉书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泥，奴鸡切。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孝武帝伤李夫赋曰：释余马于椒丘。楚辞曰：步余马于兰皋。汉书，安定郡有彭阳，即今彭原是也。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司马彪上林赋注曰：弭节，安志也。日晡晡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楚辞曰：日晡晡下而颓。说文曰：晡，不明也，于感切。毛诗云：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思君子为怨旷，嗟行役为叹时。毛诗序曰：大天久役，男女怨旷。广雅曰：叹，伤也。

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楚辞曰：遵赤水而容与。又曰：路曼曼其修远。漫与曼古字通。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说文曰：剧，甚也。史记曰：蒙恬，齐人也。为秦将，拜为内史。秦使蒙恬筑长城。刘歆遂初赋曰：剧强秦之暴虐兮。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绥远方，反为厚固缮藩而已。广雅曰：切，近也。史记曰：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昔我先生耀德不观兵。杜预左氏传注曰：缮，修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誉。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史记曰：赵高者，诸疏远属也。为中车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赐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毋绝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药自杀。

登鄯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苍颉篇曰：障，小城也。汉书，武帝谓狄山曰：使居一障间。说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从火，古字通，词醉切。班固汉书赞曰：不修障隧。其义并同。隧或为坠。说文曰：坠，古文地字也。须臾，少时也。楚辞曰：何须臾而忘反。婆娑，容与之貌也。毛诗曰：市也婆娑。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卬于朝那。史记文纪曰：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徐广曰：姓孙。尚书曰：蛮夷猾夏。汉书曰：安定郡有朝那县。姚察曰：卬姓段。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圣文，文帝也。尚书曰：允恭克让。币加，加之币帛也。史记文纪曰：南越王尉他自立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报之，他遂去帝称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赵氏，为南海尉。然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时为龙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乱，遂不归，自立为越王。

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淠之逆邪。史记曰：吴王淠，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祖立为吴王。孝文时，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天子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其谋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言文帝知加币以怀边，岂如强秦缮藩而御远也。史记，丞相申屠嘉议曰：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尚书曰：王道荡荡。曩，犹向时也。

躋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汉书，安定有高平县。高唐赋曰：周览九土。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楚辞曰：山萧条而无兽。尔雅曰：迥，远也。刘歆遂初赋曰：迥百里而无家。风森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言水灌注且以扬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沟，命曰谷水。列女传津吏女歌曰：水扬波兮杳冥冥。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皜皜。楚辞曰：眇兮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说文曰：皜皜，霜雪，白之貌也，牛哀切。刘歆遂初赋曰：漂积雪之皜皜，涉凝露之隆霜。鴈邕邕以群翔兮，鷓鸡鸣以啾啾。毛诗曰：雍雍鸣鴈。楚辞曰：鷓鸡嘲??而悲鸣。啾啾，众声也，音啾。

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悵以伤怀。汉书，高祖曰：游子悲故乡。广雅曰：怆怆悵悵，悲也。悵，力上切。毛诗曰：啸歌伤怀。苍颉篇曰：怀，抱也。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左氏传曰：晋子朱怒抚剑从之。说文曰：慨，太息也。周易曰：泣血涟如。古诗曰：泪下沾衣裳。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辞曰：思美人兮揽涕而竚眙。又曰：气于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长勤。国语，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夫何阴曠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阴曠，喻昏乱也。楚辞曰：欲俟时而须臾，日阴曠其将暮。毛萇诗传曰：阴而风曰曠。于计切。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尔雅曰：谅，信也。宋衷春秋纬注曰：五运，五行用事之运也。楚辞曰：独郁结其谁语。说文曰：愬，亦诉字。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论语，子曰：君子固穷。又曰：游于艺。又曰：乐以忘忧。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毛诗曰：我从事独贤。庄子曰：形体保神，各有仪则。周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道光明。家语，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周易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也。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顺。论语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文选考异

注「柎县有幽乡诗幽国」：袁本、茶陵本作「有柎县幽国」五字。案：此尤延之据地理志改补，是也。

注「又云文公城郇」：袁本、茶陵本无「文」字。案：此亦据志，是也。

我独罹此百殃：茶陵本「罹」作「离」，云五臣作「罹」字。袁本云善作「离」。案：此尤本以五臣乱善，非也。五臣以「离」是古「罹」字，故从而改之，其实班自用「离」字矣。

注「时亦世也」：袁本、茶陵本无「亦」字。

注「秦昭王时」：袁本「秦」上有「又匈奴列传曰」六字。茶陵本与尤同。说见下。

注「而得其地」：袁本作「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十六字。茶陵本与尤同。案：此及上条，皆茶陵、尤所见，非。袁本是也。匈奴列传可证。

遂舒节以远逝兮：茶陵本无「兮」字，云五臣有。袁本有。又下文「过泥阳而太息兮」句，袁、茶陵二本皆无「兮」字，但不着校语。

注「伤李夫赋曰」：袁本、茶陵本「夫」下有「人」字。案：有者是也。

注「牛羊下来」：案：「牛羊」当作「羊牛」，此因正文云「牛羊」，因依以改注耳。凡引古但取义同，不嫌语倒。善每知此。各本皆非。

寤旷怨之伤情兮：袁本、茶陵本「旷怨」作「怨旷」。案：注复举正文云「思君子为怨旷」，盖尤本误倒。

不耀德以绥远：袁本、茶陵本下有「兮」字，亦不着校语。下文「躋高平而周览」、「游子悲其故乡」、「抚长剑而慨息」三句同。

注「诸疏远属也」：案：「诸」下当有「赵」字，蒙恬列传文也。各本皆脱。陈云别本有「赵」字。

登鄣隧而遥望兮：袁本、茶陵本「鄣」作「障」。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鄣」。案：注中「障」字三见，皆不作「鄣」，疑校语未是。

注「或为坠说文曰坠」：袁本、茶陵本二「坠」字皆作「墜」。案：「墜」是也。

注「圣文文帝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而所载五臣济注有之。案：此盖尤所见有也。

注「使南越王」：袁本、茶陵本无「王」字。

东征赋

大家集曰：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东征赋

曹大家范曄后汉书曰：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娉世叔。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兄固修汉书，不终而死，大家续之。时马融受业于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惟，是也。东观汉记曰：和帝年号永初。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礼记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郑玄礼记注曰：撰，犹择也。楚辞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诗传曰：辰，时也。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左氏传曰：斗伯比曰：莫敖举趾高。杜预注曰：趾，足也。汉书，河南郡有偃师县，在洛阳东三十里。洛阳故事云：帝营所都，后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为偃师，盘庚所迁处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悵而怀悲！楚辞曰：怆悵悵兮，去故而就新。

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毛诗曰：明发不寐。又曰：行道迟迟，中心有违。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汉书，东方朔曰：销忧者莫若酒。广雅曰：弛，绝也。尔雅曰：念，思也。谅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陈力而相追。登櫟椽蠹，谓上古未有君臣，又无宫室，不知火化之时也。言信不能同于上古登櫟而椽蠹，得不陈力就列而相追乎。礼记曰：昔者未有宫室，夏则居槽巢。韩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不胜禽兽虫蛇，圣人作，构木为巢以群居，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号曰燧人氏。郑玄周礼注曰：椽，击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饮水，食羸蚌之肉。陈思王迁都赋曰：览干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纷混沌而未分，与禽兽乎无别。椽蠹而食疏，捩皮毛以自蔽。然陈思之言盖出于此也。尸子曰：卵生曰啄，胎生曰乳。啄与椽，蠹与羸，古字通。蠹，力戈切。Template:!?，力兮切。蚌，蒲讲切。论语，子谓冉有曰：周任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论语曰：吾从众。就列，已见上注。墨子曰：贫富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快捷方式欲从谁？楚辞曰：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王逸曰：径，邪道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辞曰：忽反顾而游目。韩诗曰：聊乐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史记曰：秦庄襄王灭东、西周。徐广曰：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谷城、平陆、偃师、巩、缑氏。汉书河南郡有巩县。楚辞曰：路修远以多艰。巩，居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郭璞曰：山海经注曰：洛水东至河南巩县入河。广雅曰：交，合也。汉书河南郡有成皋县。旋门，已见东京赋。成皋县，今虎牢是也。既免脱于峻嶮兮，历荥阳而过卷。汉书，河南郡有荥阳县。应劭曰：卷，故虢国，今虢亭是也。卷，丘圆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汉书河南郡有原武县、阳武县。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汉书，陈留郡有封丘县。应劭曰：即春秋所谓败狄于长丘。史记曰：纣醢九侯，西伯闻之窃叹也。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论语，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孔安国曰：怀，安也。

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家语曰：孔子适齐，驱而少前。汉书陈留郡有平丘县。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论语，子畏于匡。又曰：慎终追远。史记曰：孔子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虎尝暴于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神女赋曰：时容与以微动。汉书，门卒谓韩延寿曰：明府久驻未出。苍颉篇曰：驻，主也。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汉书，陈留郡有长垣县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丘墟，已见上文。汉书，伍被曰：臣见宫中生荆棘。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长门赋曰：惕寤觉而无见。韩诗外传曰：周公无所顾问。史记徐广注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史记曰：子路为蒲邑大夫。论语，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又曰：民到于今称之，称或为祠。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蘧氏，蘧瑗也。陈留风俗传曰：长垣县有蘧乡，有蘧伯玉冢。广雅曰：坟，高也。春秋说题辞曰：丘者，墓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毛诗曰：显显令德。左氏传，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谓不朽。论语曰：文王既没。

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贵德。尹文子曰：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乎不肖与仁贤也。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征。左氏传曰：吴季札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谓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史记卫世家曰：成侯贬号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贬号曰君。朝魏，魏杀怀君。至君角，秦二世废为庶人，卫绝祀。孙卿子曰：百仞之山，而竖子凭而游焉，陵迟故也。今夫世之陵迟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汉书，刘向上书曰：周室多祸，遂陵夷不能复兴。王肃家语注曰：陵迟，犹陂陀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论语，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有天。家语，孔子曰：形于一谓之性。王肃曰：人各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命已见上文。礼记，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毛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论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毛诗曰：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郑玄曰：不违先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诚通于形，动气于天。庶灵祇之鉴照兮，佑贞良而辅信。楚辞曰：招贞良与明智。

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杨子法言曰：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论语曰：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谓彪也。有作，谓北征赋也。论语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论语，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孙卿子曰：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见上注。鹖冠子曰：纵躯委命。敬慎无怠，思谦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毛诗曰：敬慎威仪。尚书曰：无怠无荒。周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谦与谦音义同，苦兼切。封禅书曰：上犹谦让而未俞也。老子曰：清静为天下正。论语曰：子路问成人子曰：若公绰之不欲。马融曰：孟公绰也。

文选考异

注「曹世叔妻者」：袁本无「者」字。茶陵本脱此注。

注「名昭字惠姬」：袁本「惠」下有「班一名」三字。茶陵本脱此注。

注「和帝数召入宫」：袁本无「和」字。茶陵本脱此注。

注「吉日兮良辰」：案：「良辰」当作「辰良」，此亦引古不嫌语倒。各本皆非。

注「礼记曰」下至「夏则居橧巢」：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郭璞曰山海经注曰」：陈云上「曰」字衍。各本皆伪。

历荥阳而过卷：袁本、茶陵本「卷」上有「武」字。案：二本非也。善引应劭曰「卷，故虢国」，不云「武卷」，唯五臣向注乃云「荥阳、武卷皆县名」。今考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有卷，无武卷，五臣读误本而望文为解耳。袁、茶陵不着善无「武」字校语，失之。唯尤本为未误。

涉封丘而践路兮：茶陵本云五臣有「兮」。袁本有。

注「驻主也」：陈云「主」疑「止」。各本皆伪。

注「丘墟」下至「臣见宫中生荆棘」：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尹文子曰」：袁本、茶陵本无「尹」字。

注「成侯贬号曰侯」：袁本、茶陵本无下「侯」字。案：尤依世家校添。

注「平侯子嗣君更贬号曰君」：袁本、茶陵本无「子嗣君」三字。案：尤依世家校添。

注「朝魏」：案：「朝」上依世家当有「子怀君」三字。各本皆脱，尤亦失校添也。

注「精诚通于形」：袁本、茶陵本无「通」字。

文选卷第十

目录 [隐藏]

1 纪行下

1.1 西征赋

纪行下

西征赋

臧荣绪晋书曰：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

西征赋

潘安仁岳，荥阳中牟人。晋惠元康二年，岳为长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赋。岳家在巩县东，故言西征。

岁次玄枵许乔，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岳伤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长安。以历推之，元康二年，岁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尔雅曰：太岁在子曰困敦。左氏传，梓慎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杜预曰：岁，岁星也。玄枵在子，虚危之次也。然玄枵，岁星所历；困敦，太岁所次。今论太岁而曰玄枵，疑误也。郑玄周礼注曰：旅，犹处也。礼记曰：仲夏之月，律中蕤宾。郑玄曰：中，犹应也。仲夏气至，则蕤宾律应也。吕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诱曰：丙丁，火日也。然夏为火德，故以丙丁统夏也。左氏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杜预曰：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谓之辰。配日，谓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郑玄礼记注曰：御，犹主也。潘子凭轼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谓也。冯衍扬节赋曰：冯子耕于邠山之阿。凭轼，已见魏都赋。尔雅曰：徂，往也。乃喟然叹曰：论语，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古往今来，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气而甄三才。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鵬鸟赋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见气也。易变而为一。又曰：一者，形变之始也。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之气者为人。张湛曰：所谓易者，窈冥惚恍，不可变也。一气恃之而作化，故寄名变耳。甄，已见魏都赋。易曰：兼三才而两之。汉书音义曰：陶人作瓦器谓之甄。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与位，谓之大宝。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东征赋曰：修短之运，愚智同。通塞，犹穷达也。班固览海赋曰：运之修短，不豫期也。

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楚辞曰：质菲薄而无由。马融论语注曰：菲，薄也。纳旌弓于铉台，赞庶绩于帝室。臧荣绪晋书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旗，大夫以旌。左氏传，陈敬仲曰：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铉。郑玄曰：金铉，喻明道能举君之官职也。郑玄尚书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书曰：庶绩其凝。应劭汉官仪曰：帝室，犹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无柳季之直道，佐士师而一黜。臧荣绪晋书曰：岳迁廷尉平，为公事免官。论语，子曰：鄙夫不可与事君，其未得之，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于四海。臧荣绪晋书武纪曰：帝讳炎，字世安，崩，谥曰武。礼记曰：天王崩，告丧曰：天王登遐。尚书曰：帝乃徂落，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国尚书传曰：遏，绝；密，静也。天子寝于谅闇，百官听于冢宰。臧荣绪晋书惠纪曰：帝讳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礼记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干宝晋纪曰：杨骏为太傅，百官总己以听于骏。尚书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负荷之殊重，虽伊周其犹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宫之师；周旦之辅成王，有流言之谤。左氏传曰：子产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尔雅曰：殆，危也。窥七贵于汉庭，诤一姓之或在？七姓，谓吕、霍、上官、赵、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党。从而悉全，决不尽败。声类曰：诤，亦畴字也。尔雅曰：畴，谁也。无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专。陷乱逆以受戮，匪祸降之自天。言无见危之明以安其位，祇为逼主以示己专也。干宝晋纪曰：骏被诛。礼记曰：明于顺，然后能守危。郑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孔随时以行藏，遽与国而舒卷。苟蔽微以缪章，患过辟之未远。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鉴，故随否泰而行藏，与治乱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缪于斯术，故患此过常之辟，未远其身也。周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又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谓幽昧，知章谓明显也。尔雅曰：辟，罪。未远，不离其身也。辟，匹亦切。悟山潜之逸士，卓长往而不反。班固汉书，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陋吾人之拘挛，飘萍浮而蓬转。言己阙行藏之明，而有蔽缪之累，故悟山潜之为是，陋拘挛之寔非。谢承后汉书，郑玄戒子书曰：黄巾为害，萍浮南北。东观汉记，太史官曰：票骇蓬转，因遇际会。寮位儡其隆替，名节灌以隳落。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心战惧以兢兢，如临深而履薄。说文曰：儡，坏败之貌，洛罪切。灌亦坏貌，七罪切。累卵，已见魏都赋。左氏传，吴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犹燕巢幕上也。杜预曰：夫子，孙文子也。毛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壳，苦角切。夕获归于都外，宵未中而难作。王隐晋书曰：潘岳为杨骏府主簿，骏被诛日，岳取急，对人朱振代夷三族。匪择木以栖集，黠林焚而鸟存。择木，已见魏都赋。尔雅曰：黠，寡也。遭千载之嘉会，皇合德于乾坤。圣主得贤臣颂曰：上下欢然交欣，千载一会。周易曰：亨者，嘉之会也。乾坤，天地也。张超宣尼颂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弛秋霜之严威，流春泽之渥恩。韦昭汉书注曰：弛，废也。荀悦申鉴曰：人

主怒如秋霜。汉书，孙宝敕侯文曰：今鹰隼始击，当从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威。古口长歌行曰：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洞箫赋曰：蒙圣主之渥恩。甄大义以明责，反初服于私门。宋均尚书纬注曰：甄，表也。楚辞曰：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战国策，苏子说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门。

皇鉴揆余之忠诚，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谓长安令也。楚辞曰：皇鉴揆余于初度。何休公羊传注曰：俄者，须臾之间。牧疲人于西夏，携老幼而入关。周礼曰：以嘉石平疲民。陈思王述征赋曰：恨西夏之不纲。战国策曰：薛人携老幼迎孟尝君道中。丘去鲁而顾叹，季过沛而涕零。伊故乡之可怀，疾圣达之幽情。韩诗外传曰：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汉书曰：上过沛，留，置酒沛宫，乃起舞，忼慷伤怀，泣下数行，谓沛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尔雅曰：疾，病也。舞赋曰：幽情形而外扬。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于镐京。尔雅曰：矧，况也。汉书，元帝诏曰：安土重迁，黎人之性。毛诗序曰：王居镐京。犹犬马之恋主，窃托慕于阙庭。曹植责躬表曰：不胜犬马恋主之情。东都赋曰：阙庭神丽。眷巩洛而掩涕，思缠绵于坟莹。巩、洛，二县名也。河南郡图经曰：潘岳冢，巩县西南三十五里。楚辞曰：长太息以掩涕。张升与任彦坚书曰：缠绵恩好，庶蹈高踪。汉书音义，如淳曰：莹，冢田也，音营。

尔乃越平乐，过街邮。秣马皋门，税驾西周。平乐，馆名也。酈善长水经注曰：梓泽西，有一原，古旧亭处，即街邮也。石卷渎口，高三丈，谓之皋门桥。左氏传曰：秣马利兵。毛萇诗曰：秣，粟也。韩子曰：卫灵公至濮水之上，税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驾，税矣。李轨曰：税，舍也，失锐切。西周，见下注解远矣姬德，兴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浒，化流岐豳。祚隆昌发，旧邦惟新。左氏传，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史记曰：帝啻高辛者，黄帝曾孙也。姜嫄为帝啻元妃，生弃，号曰后稷，别姓姬氏。毛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时维姜嫄。又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史记曰：后稷之孙庆节立国于邠。后古公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于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佻与啻同。邠与豳同。旋牧野而历兹，愈守柔以执竞。尚书曰：武王与受战于牧野。兹，此也，谓此周也。北征赋曰：駢迟迟兮历兹。老子曰：守柔曰强。毛诗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郑玄曰：竞，强也。能材强道者，惟有武王尔。夜申旦而不寐，忧天保之未定。楚辞曰：独申旦而不寐。史记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惟泰山其犹危，祀八百而余庆。言武王灭商，虽有泰山之固，尚以为危，故能载祀八百，犹有余庆也。郭璞尔雅注曰：惟，发语辞也。战国策，吕不韦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然今言八百，举全数也。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鉴亡王之骄淫，甯南巢以投命。坐积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谓桀也。言武王居安而虑危，而桀处险而逾泰也。尚书曰：成汤放桀于南巢。范晔后汉书，赵壹曰：奚异涉海之失柂，坐积薪而待然。尚书大传曰：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郑玄曰：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复来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辽迥！人，谓武王与桀也。安危异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乖舛，不齐也。尔雅曰：迥，远也。今协韵，为呼瞑切。

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营筑。既定鼎于邾鄩，遂钻龟而启繇。尚书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来绍上帝，自复于土中。毛诗曰：考卜惟王。郑玄曰：考，稽也。东都赋曰：建都河、洛。左氏传曰：王孙满曰：成王定鼎于邾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预左氏传注曰：繇，卜兆辞也。平失道而来迁，繫二国而是佑。史记曰：平王东迁于雒邑。二国，晋、郑也。左氏传，桓公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杜预左氏传注曰：繫，语助也。岂时王之无僻？赖先哲以长懋。言周末之王，岂无邪僻之行，但赖前圣之德，所以长茂也。左传，韩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僻王，赖前喆以免也。汉书策诏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懋。说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两门，感虢郑之纳惠。讨子頹之乐祸，尤阙西之效戾。言郑伯以子頹乐及遍舞为乐祸而讨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阙西，备乐，是乃效其为戾也。左氏传曰：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頹。子頹有宠。及惠王即位，卫师、燕师伐周，立子頹。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乐祸也，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子頹。郑伯享王于阙西辟，乐备。原伯曰：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包咸论语注曰：尤，过也。尔雅曰：戾，罪也。重戮带以定襄，弘大顺以霸世。左氏传曰：太叔带以狄师伐周，襄王出，适郑。晋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于温，杀之。郑玄毛诗笺曰：弘，广也。重，晋文侯重耳。灵壅川以止斗，晋演义以献说。国语曰：灵王二十二年，谷、洛二水斗，欲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执政实有所辟，而祸夫二川之神。贾逵曰：斗者，两会似于斗。小雅曰：演，广远也。咨景悼以迄丐，政凌迟而弥季。俾庶朝之构逆，历两王而干位。孔安国尚书传曰：咨，嗟也。左氏传曰：王子朝有宠于景王。王崩，子朝因旧官之丧秩秩者以作乱。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刘子以王如刘，王子朝入于王城。单子如晋告急，晋智罃帅师纳王。子朝奔楚。王人杀子朝于楚。杜预曰：悼，王子猛也。

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贾逵国语注曰：子朝，景王之长庶子也。尔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盖。毛诗序曰：礼义凌迟。左氏传，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诗曰：我日构祸。毛萇曰：构，成也。左氏传，卫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叶以逮赧，邦分崩而为二。竟横噬于虎口，输文武之神器。史记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杀哀王自立为思王。弟杀思王自立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为显王。崩，子慎靓王立。崩，子赧王立。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秦庄襄王灭东、西周。尔雅曰：逮，及也。论语，子曰：邦分崩离析。虎口，喻秦也。汉书曰：秦二世拜叔孙通为博士，通出曰：我几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兹。澡，水经注作济。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酈元曰：在河南城西十余里。楚辞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诗传曰：濯，涤也。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虽勉励于延吴，实潜恻乎余慈。伤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长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东。广雅曰：夭，折也。书曰：若保赤子。字书曰：瘞，埋也，猗例切。礼记曰：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其坎深不至于泉。列子曰：魏有东门吴者，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也，天下无有。子死而不忧者，何也？东门吴曰：吾尝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时同，吾奚忧也？战国策以吴为吾。

眄山川以怀古，悵揽辔于中涂。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回沉而好还，卒宗灭而身屠。东都赋曰：慨长思而怀古。楚辞曰：揽騑辔而下节。杜预左氏传注曰：肆，极也。史记曰：章邯降项王，秦吏卒多窃言曰：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闻其计，以告项羽。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新安城南。后羽败垓下，至乌江自刳。尚书曰：后来其苏。韩诗曰：谋猷回沉。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还。

经澠池而长想，停余车而不进。汉书弘农郡有澠池县。舞赋曰：远思长想。秦虎狼之强国，赵侵弱之余烬。超入险而高会，杖命世之英蔭。战国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国也。左氏传，齐宾媚人曰：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杜预曰：烬，火余之木也。高会，已见吴都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广雅曰：命，名也。李陵书曰：命世之才。耻东瑟之偏鼓，提西

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虚寿，奄咸阳以取雋。史记曰：赵王与秦王会于澠池，秦王曰：寡人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缶。秦王怒，不许。相如曰：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恚，为一击缶。秦之群臣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终不能加胜于赵。尔雅曰：盎谓之缶。吕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说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出申威于河外，何猛气之咆勃。入屈节于廉公，若四体之无骨。河外，谓之澠池。史记曰：秦王使使告赵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史记曰：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见廉颇，引车避匿。荀悦申鉴曰：高祖申威于秦、项。宋玉笛赋曰：悲猛气兮飘疾。家语，子夏曰：今夫子欲屈节以救父母之国。论语，丈人曰：四体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也。处智勇之渊伟，方鄙吝之忿悁。虽改日而易岁，无等级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悁，廉颇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颇，虽以一日之促，方一岁之永，犹未足以寄言。言相去远也。史记，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勇士，有智谋。太史公曰：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范晔后汉书，陈蕃曰：鄙吝之萌，复存乎心。战国策，张仪曰：秦忿悁含怒之日久也。

当光武之蒙尘，致王诛于赤眉。异奉辞以伐罪，初垂翅于回溪。不尤眚以掩德，终奋翼而高挥。东观汉记曰：冯异，字公孙，拜为征西将军，与赤眉相距。上命诸将士屯澠池，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溪阪。异复合兵追击，大破之。骹底。玺书劳异曰：垂翅回溪，奋翼澠池。左氏传，臧文仲曰：天子蒙尘于外。东都赋曰：天人致诛。东观汉记曰：樊崇欲与王莽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别识，由是号曰赤眉。尚书曰：奉辞伐罪。左传，秦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赋曰：游鹄高翬。薛综曰：翬，飞也。挥与翬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勋，振皇纲而更维。佐命，已见西都赋。答宾戏曰：廓帝弦，恢皇纲。郑玄周礼注曰：维，犹连结也。

登崤阪之威夷，仰崇岭之嵯峨。韩诗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嵯峨，已见上文。皋记坟于南陵，文违风于北阿。蹇哭孟以审败，襄墨纁以授戈。曾只轮之不反，??三帅以济河。左氏传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袭郑。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骹。骹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还，晋文公子墨纁经败秦师于骹，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文嬴请三帅，公许之。杜预曰：公未葬，故襄公称子。公羊传曰：晋人败秦师于骹，匹马只轮而无反者。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于朝市。任好绰其余裕

，独引过以归己。明三败而不黜，卒陵晋以雪耻。岂虚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愆谏，殆戮三帅，陈之市朝，而赖任好绰然宽裕，故直引过而归诸己。尔雅曰：庸，常也。郑玄礼记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传曰：庆郑曰：愆谏违卜。杜预曰：愆，戾也。论语，子服景伯曰：吾力犹能肆诸市朝。郑玄曰：陈其尸曰肆。史记，秦缪公曰任好。孟子曰：吾进退岂不绰然有余裕哉？左氏传曰：秦伯不废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视伐晋，晋侯御之，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又曰：晋先且居伐秦，取汪、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斯三败矣。又曰：秦伯伐晋，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败，言三，未详。史记，秦穆公谓三将曰：子其悉雪耻。古诗曰：虚名复何益。楚辞曰：名不可以伪立。毛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郑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为杂，非也。

降曲崤而怜虢，托与国于亡虞。贪诱赂以卖邻，不及腊而就拘。垂棘反于故府，屈产服于晋舆。德不建而民无援，仲雍之祀忽诸。刘澄之地理书曰：肴有纯石，或谓石肴。如淳汉书注曰：相与友善为与国。与，党与也。左氏传曰：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许之。宫之奇曰：虞不腊矣。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谷梁传曰：后晋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犹是，马齿加长矣。燕丹子，夏扶曰：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左氏传曰：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哀哉！杜预曰：忽然而亡也。史记曰：武王求仲雍之后，得虞仲，封于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徂安阳，言陟陕郛。行乎漫渎之口，憩乎曹阳之墟。汉书，弘农郡有陕县。酈善长水经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谓之漫涧。与安阳溪水合，又西经陕县故城南，又合一水，谓之渎谷水。漫涧水北有逆旅亭，谓之漫口客舍。弘农郡图经曰：曹阳，桃林县东十二里。美哉邈乎！兹土之旧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关雎，驹虞应乎鹊巢。公羊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也，故系之周公。鹊巢、驹虞之德，诸侯之风也，故系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愍汉氏之剥乱，朝流亡以离析。卓滔天以大涤，劫宫庙而迁迹。俾万乘之盛尊，降遥思于征役。顾请旋于催泛，既获许而中惕。追皇驾而骤战，望玉辂而纵辔。魏志曰：董卓，字仲颖，陇西人，为相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乃徙天子都长安，燔烧洛阳宫室。卓至西京，吕布诛卓。卓将李傕、郭泛擅朝政。傕质天子于营。傕将杨奉叛傕，傕众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丰。杨奉、董承以天子还洛阳。傕、泛悔遣天子，复相与追及天子于弘农之曹阳，大战，奉兵

败。左氏传，子朝曰：单旗、刘狄，剥乱天下。毛诗曰：民卒流亡。离析，已见上注。孔安国尚书传曰：涤，除也。左氏传，晋赵括谓楚曰：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淮南子曰：虽有盛尊之亲。万乘，已见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毕力以致死。分身首于锋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伤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华峤后汉书曰：李傕等大战弘农，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董承率众击傕，大破之，乘輿乃得进。承先具舟船，帝以绢挽而下，余人匍匐岸侧，或自投死。范晔后汉书，献帝下登船，诸不得渡者皆争攀船，船上人刃擗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传，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东观汉记，太史曰：忠臣毕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赋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虚赋曰：洞胸达腋。礼记曰：流矢在白肉。毛诗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兴。左氏传曰：晋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升曲沃而惆怅，惜兆乱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国而祸结。左氏传曰：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复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今晋，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后曲沃庄伯伐翼，杀孝侯。曲沃武公伐翼，获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后也；庄伯、武公，桓叔、成师之后也。翼、晋都也。曲沃在河东闻喜县。酈善长水经注曰：春秋，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处此以备秦，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说彼。楚辞曰：惆怅而私自怜。尔雅曰：替，废也。左氏传，申无宇曰：末大必折。汉书曰：田蚡曰：枝大于干，胫大于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传，辛伯曰：大都偶国，乱之本也。臧札飘其高厉，委曹吴而成节。何庄武之无耻，徒利开而义闭！左氏传曰：吴子诸樊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王逸楚辞注曰：委，弃也。范晔后汉书，李固奏记梁商曰：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蹶函谷之重阻，看天险之衿带。迹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广雅曰：蹶，履也。函谷，已见西都赋。鸚鵡赋曰：崎岖重阻。周易曰：天险不可升也。险，山川丘陵。衿带，已见上文。孙卿子曰：勇怯，势也。或开关以延敌，竞遯逃以奔窜。言其利也。过秦论曰：诸侯以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遯逃而不敢进也。有噤门而莫启，不窥兵于山外。言其害也。战国策，范雎谓秦王曰：秦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穰侯为国谋不忠

，大王计有所失也。楚辞曰：噤闭而不言。然噤亦闭也。噤，巨荫切。连鸡互而不栖，小国合而成大。言小国异乎连鸡也。战国策，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约于诸侯，诸侯之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栖亦明矣。岂地势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崤、函之险，未尝暂改，或开关延敌，或噤门莫启，明此不徒在地势，亦由在人也。汤曰：吾欲因其地势所有而敌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汉六叶而拓畿，县弘农而远关。六叶，武帝也。难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应劭汉书注曰：拓，广也。汉书，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也。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长傲宾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畴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缪官！紫极，星名。王者为宫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极。南都赋曰：体爽垲以闲敞。苍颉篇曰：敞，高显也。汉武帝故事曰：帝即位，为微行，尝至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纳，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姬出遇客。妇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备，不可图也。天寒，姬酌酒，多与其夫。夫醉，姬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姬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旦上去。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金千斤，擢其夫为羽林郎。畴，犹酬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后往。惧衔檠之或变，峻徒御以诛赏。东观汉记曰：西巡幸长安，司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后行，犹将有衔檠之变。汉书音义，张揖曰：衔，勒也。司马彪庄子注曰：檠，駢马口中长衔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刑。许慎曰：隋，峻也。毛诗曰：徒御不惊。彼白龙之鱼服，挂豫且之密网。轻帝重于天下，奚斯渐之可长？白龙，已见东京赋，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轻帝位之重于天下，此乃陵上之渐，何可长乎。吊戾园于湖邑，谅遭世之巫蛊。探隐伏于难明，委谗贼之赵虏。加显戮于储贰，绝肌肤而不顾。作归来之悲台，徒望思其何补？汉书曰：戾太子据与江充有隙。会巫蛊事起，充遂至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太子无以自明，乃斩江充。与丞相刘屈氂战，兵败，东至湖邑，自缢而死。车千秋讼太子冤。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宣帝即位，谥曰戾，以湖邑阌乡为戾园。又太子骂充曰：赵虏乃乱吾父子也。苍颉篇曰：委，任也。尚书，王曰：弗迪有显戮。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储君，副主。言设以待之。王命论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肤之爱。幽通赋曰：虽覆醢其何补？

纷吾既迈此全节，又继之以盘桓。问休牛之故林，感征名于桃园。言吾纷然行此全节之野，又继之以盘桓而不前。楚辞曰：纷吾乘兮玄云。北征赋曰：纷吾去此旧都，駢迟迟而历兹。尔雅曰：迈，行也。全节，即汉书全鸠里，戾太子死处。图经曰：全节，阌乡县东十里鸠涧西。广雅曰：盘桓，不进也

。周易曰：初九，盘桓。尚书武成曰：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东征记曰：全节，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发阌乡而警策，愬黄巷以济潼。眺华岳之阴崖，覩高掌之遗踪。汉书，湖，县名，今虢州阌乡、湖城二县皆其地也。曹子建应诏诗曰：仆夫警策。郑玄周礼注曰：警，敕戒之也。薛综西京赋注曰：愬，向也。愬与溯古字通。献帝春秋曰：兴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车驾东行，到黄巷亭；庚午到弘农。述征记曰：河自关北东流，水侧有阪，谓之黄巷阪。雍州图经曰：潼水在华阴县界。水经曰：北流注河。西京赋曰：缀以二华，巨灵赩赩，高掌远跖，以流河曲。阌，音闻。忆江使之反璧，告亡期于祖龙。史记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使者从关东来，至华阴之野，有持与使者璧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龙死。置璧而去，忽不见。始皇使人视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之象。谓始皇也。不语怪以征异，我闻之于孔公。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

愠韩马之大憝，阻关谷以称乱。何晏论语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关中诸将马超、韩遂等反。超等屯潼关。尚书曰：元恶大憝。孔安国曰：憝，恶也。杜预左氏传注曰：阻，恃也。关、谷，潼关、函谷也。尚书曰：敢行称乱。孔安国曰：称，举也。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筭。魏志曰：曹公西征，与超等夹关为战，大破之。尚书曰：奉辞伐罪。左氏传，随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虽君之众，无所用之。孙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曰：夫未战而庙胜，得筭之多者也。汉书，杨雄即赵充国图画而颂之曰：料敌制胜。砰扬桴以振尘，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为京观。字书曰：砰，大声也。魏志曰：韩遂、马超走凉州。楚辞曰：扬桴兮拊鼓。左氏传曰：援枹而鼓。说文曰：枹，鼓椎也。东观汉记，冯衍说吴汉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尘。郑玄礼记注曰：振，动也。繡，破声也，呼麦切。春秋运斗枢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汉书曰：徐乐上书曰：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当此之时，安土乐俗之人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农桑起。左氏传，潘党曰：君盍收晋尸以为京观。杜预曰：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砰，普耕切。

倦狭路之迫隘，轨踣??以低仰。倦，极也。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区中之隘狭。广雅曰：踣??，倾侧也。蹈秦郊而始辟，豁爽垲以宏壮。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班固高纪述曰：粤蹈秦郊。尚书曰：雍州，厥土惟黄壤。杜笃论都赋曰：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植五谷，桑麻条畅。春秋文耀钩曰：春致其时，华实乃荣。洞箫赋曰：标纷敷以扶疏。广雅曰：畅，长也。邪界褒斜，右滨汧陇，褒、斜、汧、陇，并已见上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

。宝鸡、甘泉，并已见上文。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蟠冢。汉书，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为终南。此赋下云太一，明与终南别山。西京赋曰：于前则终南、太一。二山明矣。汉书，左冯翊有云阳县。西京赋曰：后则高陵、平原。又曰：连岗乎蟠冢。九峻巖??，太一龕巖。并已见上文。吐清风之颺戾，纳归云之郁蓊。孔丛子，孔子曰：夫山者，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四子讲德论曰：虎啸而风寥戾。思玄赋曰：冯归云而遐逝。楚辞曰：望溪谷兮滃郁。南有玄灞素浚，汤井温谷。玄、素，水色也。灞、浚，二水名也。楚辞曰：临沅、湘之玄渊。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汤井，温汤也。雍州图曰：温汤在新丰县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图曰：温泉在蓝田县界。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毛萇诗传曰：泾、渭相入而清浊异。三辅黄图曰：兰池观在城外。长安图曰：周氏曲，咸阳县东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汉有兰池宫。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郑玄周礼注曰：浸者，可以为陂灌溉者。郑白，已见上文。西都赋曰：通沟大漕，控引淮、湖，与海通波也。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蓝田之玉。并已见上文。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此西宾所以言于东主，安处所以听于凭虚也，可不谓然乎？西都赋曰：陆海珍藏。西京赋曰：寔惟地之奥区神皋。

劲松彰于岁寒，贞臣见于国危。论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老子曰：国家昏乱有贞臣。入郑都而抵掌，义桓友之忠规。竭股肱于昏主，赴涂炭而不移。世善职于司徒，缙衣弊而改为。史记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也。犬戎杀幽王于酈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为武公。抵掌，已见蜀都赋。左氏传，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书，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坠涂炭。毛诗序曰：缙衣，美武公也。父于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诗曰：缙衣之宜兮，弊予又改为兮。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诡惑。举伪烽以沮众，淫嬖褒以纵慝。军败戏水之上，身死骊山之北。赫赫宗周，威为亡国。史记，宣王崩，子幽王宫??立。幽王嬖爱褒姒，竟废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废后之父申侯，乃与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毛萇诗传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国语，里革曰：厉流于彘，幽灭于戏。毛诗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呼灭切。

又有继于此者，异哉秦始皇之为君也！倾天下以厚葬，自开辟而未闻。匠人劳而弗图，俾生理以报勤。外罹西楚之祸，内受牧竖之焚。汉书，刘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骊山之阿，石椁为游馆，生理工匠。后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其后

牧儿亡羊入其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尚书考灵耀曰：天地开辟，劳而不图。言匠人劳苦，而不图谋其赏。生理报勤，谓反以生理之事，以报其功勤也。语曰：行无礼必自及。此非其效与？左氏传，君子曰：志有之，所谓行无礼，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亲可久，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又曰：君子以厚德载物，方论高祖之德，故以乾坤为喻焉。观夫汉高之兴也，非徒聪明神武、豁达大度而已也。汉书班固高纪述曰：寔天生德，聪明神武。汉书曰：高祖仁爱，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乃实慎终追旧，笃诚款爱。泽靡不渐，恩无不逮。论语曰：慎终追远。左氏传，季孙行父曰：明允笃诚。广雅曰：款，诚也。说苑，晏子谓景公曰：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也。率土且弗遣，而况于邻里乎？况于卿士乎？

于斯时也，乃摹写旧丰，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迁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袭。浑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三辅旧事曰：太上皇不乐关中，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屠儿酤酒煮饼商人，立为新丰。西京杂记曰：高祖既作新丰，并徙旧社，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竞识其家。孟子曰：变置社稷。赵岐曰：更置立之。汉书曰：高祖祷丰粉榆社。张晏曰：粉，白榆。社在丰东北十五里。尚书曰：欲迁其社。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浑，胡本切。

籍含怒于鸿门，沛局蹐而来王。范谋害而弗许，阴授剑以约庄。搦白刃以万舞，危冬叶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于子房。汉书曰：项羽欲西入关，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遂至戏，于是飨士，旦日合战。羽季父项伯素善张良，夜驰见良，具告事实。良与项伯俱见沛公，沛公曰：吾岂敢反，愿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来谢。沛公旦见羽鸿门，因留沛公饮。范曾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曾起出，谓项庄曰：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女属且为所虏。庄拔剑起舞，项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书，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尚书曰：四夷来王。毛诗曰：莫敢不来王。搦，挺也，力刃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郑玄注本为噬。噬，啮也，音誓。樊抗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扬。汉书曰：樊哙闻事急，乃持楯撞入。项羽目之，问之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饮酒，拔剑切肉食之。项羽曰：能复饮乎？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赞命之臣，靡不激扬也。忽蛇变而龙攄，雄霸上而高骧。曾迁怒而横撞，碎玉斗其何伤？史记曰：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汉书曰

：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邹阳上书曰：蛟龙骧首奋翼。汉书曰：沛公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于范曾，曾怒，撞其斗，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论语曰：不迁怒。又曰：何伤乎？

婴冒组于轶涂，投素车而肉袒。汉书曰：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降轶道傍。轶涂，已见东京赋。左氏传曰：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杜预曰：肉袒，示服为臣仆也。疏饮饯于东都，畏极位之盛满。汉书曰：疏广，字仲翁，为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惧有后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故人邑子为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苏林曰：长安东门也。毛诗曰：饮饯于祢。毛萇曰：祖而舍輶，饮酒于其侧曰饯。汉书曰：刘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金墉郁其万雉，峻崿峭以绳直。西京赋曰：横西洫而绝金？。西都赋曰：建金城而万雉。崿，谓栈崿，嶮貌也。绳直，已见东京赋。戾饮马之阳桥，践宣平之清闕。尔雅曰：戾，至也。长安图曰：汉时七里渠有饮马桥。夏侯婴冢在桥南三里。阳，桥之阳也。三辅黄图曰：长安东出北头第一城门名宣平门。清，谓华而且清也。都中杂沓，户千人亿。华夷士女，骈田逼侧。展名京之初仪，即新馆而莅职。励疲钝以临朝，勗自强而不息。长安旧都，故曰名京。潘子初临，故曰新馆。莅职，谓厘政也。毛萇诗传曰：莅，临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励，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

于是孟秋爰谢，听览余日。楚辞曰：青春爰谢。王逸曰：谢，去也。上林赋曰：听览余闲。舞赋曰：余日怡荡。巡省农功，周行庐室。街里萧条，邑居散逸。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言今之寺署，蕞芮在于城隅。方之昔时，虽复百分不能处一也。汉书，刘向上疏曰：项籍燔其宫室营宇。风俗通曰：今尚书、御史、谒者所止，皆曰寺。汉书百官表，少府有诸仆射署。郑玄周礼注曰：肆，市中陈物处。郑司农周礼注曰：廛，市中空地。礼记曰：管库之士。郑玄曰：管，管键也。库，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音在外切。说文曰：芮，小貌，而锐切。处一，或为一处，非也。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皆里名也。汉书曰：宣帝舍长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孙女，号修成君。余未详。尔乃阶长乐，登未央。泛太液，凌建章。紫馭娑而款骀荡，鞞杙诣而辄承光。徘徊桂宫，惆怅柏梁。已上并见西京赋。鸞雉雒于台陂，狐兔窟于殿傍。何黍苗之离离，而余思之芒芒！鸞雉，已见射雉赋。黍苗，已见魏都赋。尚书曰：予思日孜孜。洪鍾顿于毁庙，乘风废而弗县。史游急就章曰：乘风县鍾华祠乐。禁省鞠为茂草，金狄迁于灞川。如淳汉书注曰：本名禁中。汉仪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诗曰：踟蹰周道，鞠为茂草。毛萇曰

：鞠，穷也。潘岳关中记曰：秦为铜人十二，董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铜人，即金狄也。

怀夫萧曹魏邴之相，并已见西都赋。辛李卫霍之将。汉书曰：辛庆忌，字子真，为左将军。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广，陇西人也，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卫、霍，已见长杨赋。衔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汉书，孙宝衔命奉使，职在刺举。又曰：苏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匈奴乃徙武北海无人处。武杖汉节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岁，乃还，拜为典属国。又曰：张骞，汉中人也。以郎应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还。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封骞为博望侯。教敷而彝伦叙，兵举而皇威畅。敷教，萧、曹也。举兵，卫、霍也。尚书曰：彝伦攸叙。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临危，张骞也。智勇，已见上文。投命，苏武也。吴子曰：一人投命，足惧千人。杜预左氏传注曰：投，弃命也。史记曰：鲁连好持高节。暨乎稯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暨，及也。汉书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为侍中驸马都尉。莽何罗矫制发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罗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何罗裹白刃从东廊上，日磾抱何罗呼曰：何罗反！得禽缚之。繇是着忠孝节，封为稯侯。音妒。陆贾之优游宴喜。汉书曰：陵贾，楚人也。高祖拜贾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谓其子曰：与女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后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餐饮费。贾以此游汉庭公卿间，名声籍甚。答宾戏曰：陆子优游，新语以兴。毛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司马长卿、王子渊、杨子云也。史记曰：司马迁字子长，为太史令。修史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汉书曰：刘向字子政，元帝擢为宗正。着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又着五行传、列女传、新序、说苑。又曰：刘歆字子骏，为中垒校尉。为七略。赵张三王之尹京，定国释之之听理。汉书曰：赵广汉，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发奸擿伏如神。又曰：张敞，字子高，河东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鸣，市无偷盗。又曰：王遵，字子贡，涿郡人也。为谏大夫，守京兆尹，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选为京兆尹。又曰：王骏，琅邪人也，为京兆尹。赵广汉、张敞、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又曰：于定国，字曼倩，东海人也。为廷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惟轻，朝廷称之。又曰：张释之，字子季，南阳人也，为廷尉。周亚夫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繇此天下称之也。汲长孺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汉书曰：汲黯，字长孺

，濮阳人也，为主爵都尉，数直谏。又曰：郑当时，字庄，陈人也，为大司农，每朝，候上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闻人之善，进之上唯恐后。班固赞曰：汲黯之正直，郑当时之推贤。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汉书曰：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为谒者。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又曰：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称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时年二十余。曹植自试表曰：终军以妙年使越。飞翠綵，拖鸣玉，以出入禁门者众矣。郑玄礼记注曰：綵，纓之饰也。礼记曰：君子行则鸣佩玉。东观汉记，杜诗上书曰：伏湛宜出入禁门，补缺拾遗是也。或被发左衽，奋迅泥滓。谓日磾也。论语曰：吾其被发左衽矣。凡人沈于卑贱，故曰泥滓。东观汉记曰：赵喜奋迅行伍。李陵与苏武书曰：言为瑕秽，动增泥滓。说文曰：滓，淀也。或从容傅会，望表知里。谓陆贾也。班固汉书赞曰：陆贾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尚书大传，孔子谓子夏曰：子见表，未见其里。或着显绩而婴时戮，谓广汉之属也。或有大才而无贵仕。谓贾谊之属也。皆扬清风于上烈，垂令闻而不已。想佩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胡广曰：建鸿德，流清风。毛诗曰：令闻令望。左氏传，穆嬴曰：今君虽终，言犹在耳。当音凤恭显之任势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汉书曰：王凤与元后同母，为大司马大将军，用事。上遂谦让无所专。凤薨，从弟音代凤为司马车骑将军。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为中尚书，明习法令故事。石显，已见西京赋。汉书，谷永曰：许、班之贵，熏灼四方。范曄后汉书曰：邓鹭宠灵显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与夫十余公之徒隶齿。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曰：齐景公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十余公之徒，谓萧、曹之属也。张湛列子注曰：隶，犹群辈也。一云，徒隶，贱人也。汉书，贾谊曰：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高诱吕氏春秋注曰：齿，列也。论语，子曰：才难，不其然乎？

望渐台而扼腕，梟巨猾而余怒。汉书曰：更始兵从宣平城门入，王莽之渐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史记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赋曰：巨猾间鬻。汉书音义曰：悬首于木上曰梟。揖不疑于北阙，轹樛里于武库。汉书曰：儁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交车以闻，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发言。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曰：昔蒯瞶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史记曰：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也。酒池鉴于商辛，追覆车而不寤。汉书赞曰：武帝设酒池肉林。贾逵国语注曰：鉴，察也。六韬，太公曰：桀、纣

王天下之时，积糟为阜，以酒为池，脯肉为山林。晏子春秋曰：谚曰：前车覆，后车戒。贾谊过秦曰：三主惑而终身不寤也。曲阳僭于白虎，化奢淫而无度。汉书曰：王根为曲阳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毛诗序曰：游荡无度。命有始而必终，孰长生而久视？家语，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必有终矣。老子曰：长生久视之道。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将军李少翁，五利将军栾大，皆方术士，说武帝作宫观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侔造化以制作，穷山海之奥秘。淮南子曰：大丈夫无为，与造化逍遥。灵若翔于神岛，奔鲸浪而失水。爆鳞骼于漫沙，陨明月以双坠。擢仙掌以承露，干云汉而上至。西都赋曰：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西京赋曰：干云雾以上达。致邛蒟其奚难，惟余欲而是恣。纵逸游于角抵，络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减半，勒东岳以虚美。班固汉书西域赞曰：孝武之时，感蒟酱邛竹杖，则开柯、越嵩。汉书曰：武帝作角抵戏。又东方朔曰：甲乙之帐。臣瓚曰：兴造甲乙之帐，络以隋珠和璧。汉书赞曰：孝武奢侈，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禅书曰：勒功中岳。续汉书曰：群臣上言，宜封泰山。诏曰：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余并已见上文。超长怀以遐念，若循环之无赐。尚书大传曰：三王之统，若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方言曰：赐，尽也。

较面朝之焕炳，次后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后庭也。广雅曰：较，明也。周礼曰：面朝后市。子虚赋曰：飞襪垂髻，扶舆猗靡。较，音校。壮当熊之忠勇，深辞攀之明智。汉书曰：孝元冯昭仪，上幸虎圈斗兽，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皆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当熊？婕妤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又曰：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楚辞曰：招贞良与明智。卫鬢发以光鉴，赵轻体之纤丽。汉武故事曰：卫子夫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左传，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广雅曰：鉴，照也。荀悦汉纪曰：赵氏善舞，上悦之，事由体轻。咸善立而声流，亦宠极而祸侈。以奇见幸，故曰声流。缘废自裁，故曰祸侈。

津便门以右转，究吾境之所暨。汉书武帝纪曰：三年，作便门桥。杜预左氏传注曰：暨，至也。掩细柳而抚剑，快孝文之命帅。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华盖于垒和，案乘舆之尊辔。肃天威之临颜，率军礼以长撻。轻棘霸之儿戏，重条侯之倨贵。方言曰：掩，止也。掩与揜同。汉书曰：孝文后六

年，匈奴大入边，遣宗王刘礼军霸上，祝兹侯徐厉军棘门，河内守周亚夫军细柳。帝劳军至霸上、棘门，直驰入；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持满，上至，不得入。于是上使使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壁门士谓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乃案辔徐行，至中营，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曰：向者，霸上、棘门军如儿戏，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左氏传曰：子朱怒，抚剑从之。六韬曰：为将者，受命忘家，当敌忘身。左氏传，君子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华盖，已见上文。垒，营也。和，军营之正门也。左氏传，齐侯曰：天威不违颜咫尺。说文曰：擡，拜举手下也，因利切。汉书曰：丞相条侯，至贵倨也。杜预左传注曰：倨，傲也。

索杜邮其焉在，云孝里之前号。惘辍驾而容与，哀武安以兴悼。争伐赵以徇国，定庙筭之胜负。扞矢言而不纳，反推怨以归咎。未十里于迁路，寻赐剑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祸于何而不有？杜邮，亭名，在咸阳西，今谓之孝里。辛氏三秦记曰：毕陌西北有孝里，毕陌西有白起墓。惘，犹罔罔，矢志之貌也。楚辞曰：遵赤水而容与。史记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赵邯郸，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曰：邯郸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终不肯行。秦围邯郸，弗能拔。武安君曰：不听臣言，今何如矣。秦王闻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杀。昭王，昭襄王也。庙筭，已见上文。尚书曰：率吁众戚，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刎，割也。孙卿子曰：主闇于上，臣诈于下，俱害之道。杜笃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岂忠谏之是谋。西京赋曰：林麓之饶，于何不有？

窥秦墟于渭城，冀阙缅其堙尽。觅陛殿之余基，裁岐蛇以隐嶙。声类曰：墟，故所居也。史记曰：秦孝公作为咸阳，筑冀阙。缅，尽貌也，亡衍切。岐蛇，颓貌也。司马相如哀二世曰：登岐蛇之长坂。隐嶙，绝起貌。想赵使之抱璧，浏睨楹以抗愤。史记曰：秦王得赵璧，无意偿赵城。相如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观大王无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乃辞谢。浏睨，目清貌也。燕图穷而荆发，纷绝袖而自引。史记曰：荆轲献燕督亢之地图，图穷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以其匕首搃秦王，不中。搃，丁鸠切。筑声厉而高奋，狙潜铅以脱膜。史记曰：荆轲之客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以击筑闻于秦始皇。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高渐离。秦帝矐其目，使击筑。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诛。论衡曰：高渐离举筑击秦王，中膜。秦王病疮死。苍颉篇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书

刑德放曰：臙者，脱去人之臙也。郭璞三苍解诂曰：臙，膝盖。矐，音各，一音格字。据天位其若兹，亦狼狈而可愍！尚书曰：伊尹曰：天位艰哉！文字集略曰：狼狈，犹狼跋也。孔丛子曰：吾于狼狈，见圣人之志。荀悦汉纪论曰：周勃狼狈失据，块然囚执。狈，音贝。简良人以自辅，谓斯忠而鞅贤。寄苛制于捐灰，矫扶苏于朔边。史记曰：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为丞相。始皇长子扶苏监兵上郡。始皇崩，与赵高谋，诈为受始皇命，立子胡亥为太子，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扶苏不孝，其赐剑以自裁。扶苏为人仁，即自杀。贾逵国语注曰：苛，烦也。郑玄周礼注曰：矫，称诈以为是。儒林填于坑弃，诗书炆而为烟。史记曰：卢生为始皇求仙药，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阳。又曰：李斯曰：臣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诣守尉杂烧之。广雅曰：弃，坑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东呼火炽猛为炆，余亮切。国灭亡以断后，身刑轘以启前。商法焉得以宿，黄犬何可复牵？史记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开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于此哉！秦惠王车裂商君。郑玄周礼注曰：车裂曰轘。史记曰：李斯具五刑，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国也。刑轘之辟，二人为首，故曰启前。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风俗通曰：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二世不觉。史记曰：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验，持鹿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也。假谗逆以天权，钳众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权。庄子曰：钳墨翟之口。兵在颈而顾问，何不早而告我？愿黔黎其谁听，惟请死而获可。国语，单襄公曰：兵在其颈，不可久。东征赋曰：惕觉寤而顾问。史记曰：赵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与其女婿阎乐谋易置上，乐遂斩卫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扰，不斗。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吾愿得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愿与妻子为黔首。弗许。阎乐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杀。兵在颈，已见东京赋。健子婴之果决，敢讨贼以纾祸。势土崩而莫振，作降王于路左。史记曰：赵高立公子婴为秦王，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果自往，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广雅曰：果，能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纾，除也。汉书，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

怨而上不知，此之谓土崩。贾逵国语注曰：振，救也。子婴降，已见上文。萧收图以相刘，料险易与众寡。史记，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图书藏之。汉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说文曰：料，量也。孙卿子曰：地者远近险易。又曰：识众寡之用者胜也。羽天与而弗取，冠沐猴而纵火。史记曰：客有说张耳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说项王，关中可都。项王见秦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张晏曰：沐猴，猕猴也。汉书曰：羽屠咸阳，烧其宫室。楚辞曰：若纵火于秋蓬。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邓析子曰：贤愚之相觉，若九地之下与重天之颠。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阴阳而章三光。许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怀恨入于九泉。

感市闾之菽井，叹尸韩之旧处。丞属号而守阙，人百身以纳赎。岂生命之易投，诚惠爱之洽着。讪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恶。思夫人之政术，实干时之良具。苟明法以释憾，不爱才以成务。弘大体以高贵，非所望于萧傅。汉书曰：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为东郡太守，为天下最，代萧望之为左冯翊。望之迁御史大夫。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会御史问事东郡，望之因令并问之，延寿知，即案劾望之在冯翊时，廩牺官钱，放散百余万。上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延寿竟坐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说文曰：菽，麻蒸也，阻留切。然菽井即渭城，卖蒸之市也。延寿被诛，丞属无守阙者，而赵广汉就戮，则有之。恐潘误。毛诗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论语，子贡曰：赐也，亦有恶乎？恶讪以为直者。说文曰：讪，面相斥罪。左氏传，穆叔曰：齐人释憾于弊邑之地。又，魏犇，公欲杀之，而爱其材。周易曰：开物成务。庄子曰：襄公之应司马曰夷，知大体者也。汉书曰：萧望之左迁太子太傅。

造长山而慷慨，伟龙颜之英主。胸中豁其洞开，群善凑而必举。汉书曰：高祖隆准而龙颜。又曰：高祖葬长陵。三秦记曰：秦名天子冢曰长山，汉曰长陵，故通名山陵。汉书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论曰：英雄陈力，群册毕举，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锡文曰：群善必举也。存威格乎天区，亡坟掘而莫御。临揜坎而累扑，步毁垣以延伫。尚书，周公曰：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晔后汉书曰：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又光武诏曰：修复西京园陵。尔雅曰：揜，盖也。郭璞曰：谓覆盖。王逸楚辞注曰：击手曰扑。楚辞曰：结幽兰而延伫。

越安陵而无讥，谅惠声之寂寞。汉书曰：惠帝葬安陵。谷梁传曰：公会齐侯于讙，无讥乎？楚辞曰：欲寂漠而绝端。薛君韩诗章句曰：寂，无声之貌也。漠，静也。吊爰丝之正义，伏梁剑于东郭。汉书曰：爰盎字丝，楚人也，为

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为嗣，盎进说，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杀盎安陵郭门外。盎，乌浪切。讯景皇于阳丘，奚信谮而矜谗？陨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黜助逆以诛错。恨过听而无讨，兹沮善而劝恶。广雅曰：讯，问也。何休公羊传注曰：如其事曰讯，加诬曰谮。尔雅曰：戏，谗也。汉书曰：景帝葬阳陵。又景帝为太子，吴太子侍饮博弈，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景帝即位，晁错说上，令削吴地。及书至，吴王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亦皆反。七国反书闻，爰盎曰：吴、楚相遗书，言贼臣晁错擅迫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为名，而共诛错。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则兵可无血刃。上从其议，遂斩错。又，邓公谓上曰：错患诸侯强大，请削之地，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错，颍川人，为御史大夫。错，七故切。今协韵，七各切。汉书，成帝曰：过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无讨，谓不诛盎也。左氏传，子鲜曰：赏罚无章，何以沮劝？沮，才与切。汉书，谷永曰：亏德沮善。毛萇诗传曰：沮，止也。

皆孝元于渭莹，执奄尹以明贬。汉书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谓弘恭、石显也。班固汉书述曰：阉尹之皆，秽我明德。韦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郑玄礼记注曰：皆，毁也，子尔切。何休公羊传注曰：贬，损也。褒夫君之善行，废园邑以崇俭。褒，犹赞美也。夫君，元帝也。汉书曰：元帝罢卫思园及戾园。又诏曰：初陵勿置县邑。过延门而责成，忠何辜而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汉书曰：成帝葬延陵。尔雅曰：辜，罪也。汉书曰：成帝时，日有蚀之。王章奏封事，召见，言王凤不可任用。帝谓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闻社稷计。后上不忍退凤，章遂为凤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狱中。尔雅曰：俾，使也。汉书曰：赵王幽死。张晏汉书曰：鞠，穷也，谓穷问囚情也。一曰勒。毛萇诗传注曰：勒，告也。怵淫嬖之凶忍，剿皇统之孕育。小雅曰：狃，怵也。淫嬖，谓赵飞燕也。汉书曰：司隶解光奏言：许美人及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隐不见。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情者无数。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杜预曰：忍，行不义也。尚书曰：天用剿绝其命。孔安国曰：剿，截也。截绝其命，是也。张舅氏之奸渐，貽汉宗以倾覆。广雅曰：张，开也。舅氏，诸王也。尔雅曰：貽，遗也。左氏传，吕相曰：倾覆我国家。

刺哀主于义域，僭天爵于高安。欲法尧而承羞，永终古而不刊。汉书曰：哀帝葬义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又曰：封董贤为高安侯。已见西京赋。论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辞曰：长无绝兮终古。郑玄礼记注曰：刊，削也。瞰康园之孤坟，悲平后之专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汉耻

而不雪。激义诚而引决，赴丹雘以明节。投宫火而焦糜，从灰燹而俱灭。汉书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坟。

鹜横桥而旋轸，历敝邑之南垂。潘岳关中记曰：秦作渭水横桥。横，音光。雍州图曰：在长安北二里横门外也。门礧石而梁木兰兮，构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阙，倬樊川以激池。役鬼佣其犹否，矧人力之所为？工徒斲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宗祧污而为沼，岂斯宇之独隳？三辅黄图曰：阿房前殿，以木兰为梁，礧石为门。怀刃者止之。史记曰：始皇南山之巅以为阙。毛萇诗传曰：倬，大也。三秦记曰：长安正南秦岭，岭根水流为秦川，一名樊川。汉武上林，唯此为盛。史记，由余曰：役鬼为之，则神怒矣；使人为之，则人亦苦矣。郑玄周礼注曰：佣与庸通。汉书，高祖曰：吾以义兵诛残贼。礼记曰：远庙为祧。又邾娄定公曰：臣弑君，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渚焉。污与洿古字通，音乌。方言曰：隳，坏也。

由伪新之九庙，夸宗虞而祖黄。驱吁嗟而妖临，搜佞哀以拜郎。汉书，王莽下书曰：定有天下，号曰新。又王莽九庙：一曰黄帝，二曰虞帝，三曰陈王，四曰齐敬王，五曰济北惠王，六曰济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阳平顷王，九曰新都显王。又曰：邓晔、于匡起兵南乡，莽愈忧不知所出。崔发曰：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诸生甚悲哀，及能诵策文，除以为郎也。诵六艺以饰奸，焚诗书而面墙。心不则于德义，虽异术而同亡。汉书曰：王莽立乐经，征天下通一艺，皆诣公交车。焚诗书，已见上文。尚书曰：不学墙面。左氏传，富辰曰：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班固汉书王莽赞曰：昔秦焚诗书，以立私义；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

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汉书音义，应劭曰：宣帝庙曰乐游。又宣纪赞曰：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兆惟奉明，邑号千人。讯诸故老，造自帝询。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汉书，孝武卫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纳史良娣，产子男进，号曰史皇孙。太子败，皆遇害。太子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是为孝宣。帝即位，乃葬卫后，追谥曰思后，故太子谥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孙曰悼，母曰悼后。悼园称奉明园。潘岳关中记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园，后曰思后。以倡优杂伎千人乐思后园，今所谓千人乡者是也。兆，莹也。询，宣帝名也。毛诗曰：召彼故老，讯之占梦。毛萇诗传曰：隐，痛也。王母，思后也。尔雅曰：父之妣为王母。虽靡率于旧典，亦观过而知仁。尔雅曰：率，循也。尚书曰：旧典时式。论语，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凭高望之阳隈，体川陆之污隆。广雅曰：凭，登也。长安图曰：高望堆，延兴门南八里。隈，厓也。郑玄周礼注曰：体，分也。汉书音义，或曰：污，下也。开襟乎清暑之馆，游目乎五柞之宫。曹植闲居赋曰：愬寒风而开襟。清暑，谓甘泉也。西都赋曰：九峻甘泉。固阴沍寒。日北至而含冻，此焉清暑。楚辞曰：忽反顾而游目。五柞在整屋。交渠引漕，激湍生风，漕渠，已见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汉书，武帝发谪穿昆明池。其池则汤汤汗汗，滉漾弥漫，浩如河汉。西都赋曰：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厓。古诗曰：皎皎河汉女。日月丽天，出入乎东西，旦似汤谷，夕类虞渊。周易曰：日月丽乎天。西京赋曰：日月于乎出，象扶桑与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汤谷。又曰：日入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三辅黄图曰：上林有豫章观。西京赋曰：神池灵沼，黑水玄沚，豫章珍馆，揭焉中峙。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仪，谓法象之也。毛萇诗传曰：京，大也。大戴礼曰：汉，天汉。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图万载而不倾，奄摧落于十纪。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二年曰纪。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败，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纪，言其大数耳。擢百寻之层观，今数仞之余趾。郑玄周礼注曰：八尺曰寻。包咸论语注曰：七尺曰仞。说文曰：趾，基也。振鹭于飞，鳧跃鸿渐。毛诗曰：振鹭于飞。周易曰：鸿渐于干。乘云颉颃，随波澹淡。毛萇诗传曰：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上林赋曰：浮淫泛滥，随波澹淡。灏灏惊波，唼喋芡。灏灏，出没之貌。高唐赋曰：巨石溺以灏灏。西京赋曰：散似惊波。上林赋曰：唼喋菁藻。华莲烂于绿沼，青蕃蔚乎翠潏。说文曰：蕃，草茂也，夫袁切。潏，波际也，力奄切。

伊兹池之肇穿，肄水战于荒服。志勤远以极武，良无要于后福。释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于远略，以极武功，良无要于己后之福也。福，谓水物之利。汉书曰：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修昆明池，贾逵国语注曰：肄，习也。左氏传，周宰孔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锺会檄曰：穷武极战。杜预左氏传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实，水物惟错，乃有贍乎原陆。在皇代而物土，故毁之而又复。西都宾曰：华实之毛。尚书曰：海物惟错。字书曰：贍，足也。皇代，谓晋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毁之，而今又复。左氏传，宾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预曰：播殖之物，各从土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帅贫惰，同整楫楫。收罢课获，引缴举效。鰥夫有室，愁民以乐。论语，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广雅曰：课，第也，谓品第也。谓品第其所获也。杜预左氏传曰：效，致也。谓其举所致多少也。徒观其鼓柷回

轮，洒钓投网，垂饵出入，挺叉来往。言欲回轮必先鼓柂也。郭璞方言曰：今江东人呼柂为轴。旧说曰：轮，钓轮也。谓为车以收钓缙也。轮或为纶。毛萇诗传曰：缙，纶也。洒，亦投也。挺，拔也。叉，取鱼叉也。西京赋曰：叉簇之所揜揜。纤经连白，鸣榔厉响。贯鳃??尾，掣三牵两。纤经连白，网也。连白，以白羽连缀，网经其上于水中，二人对引之。说文曰：榔，高木也。以长木叩舷为声。言曳纤经于前，鸣长榔于后，所以惊鱼，令入网也。淮南子曰：鱼者扣舟。??，犹击也，音的。字书曰：掣，牵也。于是弛青鯤于网巨，解頰鲤于黏徽。杜预左氏注曰：弛，解也。鲤、鯤，二鱼名。孔安国论语注曰：网者，为大网，以缴系钩罗属着网。巨，钩也。说文曰：黏，相着也，女廉切。又曰：徽，大索也。言鱼黏于网，故曰黏徽也。华鲂跃鳞，素鯡扬鬣。鬣，已见子虚赋。雍人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霍霍霏霏。周礼曰：内饗中士。郑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称也。鸾刀，已见东京赋。红鲜纷其初载，宾旅竦而迟御。既餐服以属厌，泊恬静以无欲。回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傅毅七激曰：脍其鲤鲂，积如委红。张衡七辨曰：巩、洛之鱠，割以为鲜。薛君韩诗章句曰：载，设也。毛萇诗传曰：南方有鱼，迟之也；然迟，思待之也。毛诗曰：以御宾客。左氏传曰：梗阳有狱，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阎没女宽将谏，馈入三叹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赂。广雅曰：恬，泊静也。老子曰：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而民自朴。

尔乃端策拂茵，弹冠振衣。言将还也。许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车中蓐也。毛诗曰：文茵畅毂。楚辞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酆镐，如渴如饥。心翘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酆、郾，周所居也。孔丛子，子思曰：君若饥渴待贤。企伫也。毛诗曰：高山仰止。礼记曰：宗庙之中，未施敬而人敬。岂三圣之敢梦，窃十乱之或希。琴操曰：崇侯潜文王于紂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三圣合谋，将不利于君。论语，孔子曰：吾不复梦见周公。尚书曰：予有乱臣十人。马融论语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也。广雅曰：希，庶也。经始灵台，成之不日。惟酆及郾，仍京其室。庶人子来，神降之吉。积德延祚，莫二其一。灵台，已见上文。毛诗曰：作邑于酆。又曰：宅是镐京。左氏传，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记曰：古公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汉书，翼奉上书曰：永世延祚，不亦优乎？莫二其一，谓周祚延之长，唯有其一，莫能为二。蔡邕胡黄公颂曰：参其二也。永惟此邦，云谁之识？越可略闻，而难臻其极。言谁之识，言难识也。马融广成颂曰：三、

五以来，越可略闻。周礼嘉量铭曰：允臻其极。子赢锄以借父，训秦法而着色。耕让畔以闲田，沾姬化而生棘。苏张喜而诈骋，虞芮愧而讼息。汉书，贾谊曰：商君遗礼义，秦俗日败，借父耰锄，虑有德色。音义曰：假与父锄而德之。尚书传曰：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萌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相谓曰：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也。让其所争，以为闲田。毛萇诗传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苏秦、张仪，已见上文。由此观之，土无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迁下，均之埏埴。汉书，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如淳曰：陶家作器于钧上。杜预左氏传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谓和土以为器也。埏，失然切。埴，市力切。五方杂会，风流溷淆。惰农好利，不昏作劳。密迩狁狁，戎马生郊。汉书曰：秦地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富人则商贾为利。说文曰：溷，乱也。溷或为浑。尚书曰：惰农自安，不昏作劳。左氏传曰：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毛诗曰：狁狁孔炽。老子曰：天下无道，戎马生郊。而制者必割，实存操刀。言在于化也。汉书，贾谊曰：黄帝云，操刀必割。左氏传，子产曰：大官大邑，而使学者制焉，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与政隆替。杖信则莫不用情，无欲则赏之不窃。左氏传，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论语，子曰：上好信，则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虽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己虽无才能，然任其才信无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传，太史克曰：庶几免于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如其礼乐，以俟来哲。论语，冉求曰：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幽通赋曰：讯来哲以通情。

文选考异

注「易曰兼三才而两之汉书音义曰陶人作瓦器谓之甄」：袁本「易」上有「周」字，「曰」下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十二字，无「汉书音义」以下十三字。茶陵本同，唯上注「甄已见魏都赋」作「如淳汉书注曰陶人作瓦器谓之甄」十四字。案：此尤本修改之误也。茶陵例以已见者复出，尤本、袁本俱不然，其不当更赘十三字明矣，因此而删善引易，益非。

注「从而悉全」：陈云「从而」当作「纵不」，是也。各本皆伪。

匪祸降之自天：袁本、茶陵本「祸降」作「降祸」，不着校语，无可考也。

注「尔雅曰辟罪」：案：「罪」下当有「也」字。各本皆脱。

注「古口长歌行曰」：袁本、茶陵本「古」下有「今」字。案：此尤知其字衍，修改去之，是也。

注「忼慷伤怀」：案：「慷」当作「慨」。各本皆伪。

注「巩洛二县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所载五臣翰注有之。案：盖尤所见有。

注「毛萇诗曰」：陈云「诗」下当有「传」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史记曰帝嘗高辛者」：袁本「嘗」作「佶」。案：「佶」是也，后注「佶与嘗同」可证。茶陵本亦误「嘗」。又下云「姜嫄为帝嘗元妃」，「嘗」亦当作「佶」。各本皆误。

注「能材强道者」：袁本、茶陵本无「材强」二字，陈云别本「材」作「持」。案：考诗笺是「持」字，无者益非。

注「言武王灭商」：袁本、茶陵本「灭商」二字作「基」。案：「基」是也。

注「亡王谓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所载五臣向注有之。案：盖尤所见有。

注「东都赋曰」：袁本、茶陵本「赋」作「主人」二字。案：前注「东都赋曰：阙庭神丽」，二本「赋」亦作「主人」。考今注中有「西都宾」、「东都主人」，亦「东都赋」、「西都赋」，疑作「赋」者皆后人所改。

注「左氏传曰初」下至「其亦将有咎」：此一百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盖因五臣同善而节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澡水经注作济」：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尤本此处修改，未知其为别本如此，抑或有记水经注之异于旁者，而尤延之取以入注也。

注「吾尝无子之时」：袁本重「无子」二字。案：重者是也。尤本此处修改，盖误依五臣向注删。茶陵本全删此注，益非。

注「回邪僻也」：案：「僻」上当有「沘」字，曹大家注幽通赋可证。彼「沘」作「穴」，同字也。各本皆脱。

注「史记曰赵王」下至「终不能加胜于赵」：此一百二十字袁本、茶陵本无，盖因五臣同善而节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史记曰廉颇曰」下至「引车避匿」：此四十九字袁本、茶陵本无，盖因五臣同善而节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左传秦穆公曰」：袁本、茶陵本无「秦穆公」三字。

注「维犹连结也」：袁本、茶陵本「也」作「之」。

皋记坟于南陵：袁本、茶陵本「记」作「托」，云善作「记」。案：此善亦作「托」，但传写伪为「记」，二本校语及尤所见皆非。

注「晋文公子墨缯经」：陈云「晋文」二字当在后「杜预曰」下，「公」字衍。各本皆误。

注「杜预曰公未葬」：案：「曰」下脱字，见上。

注「而无反者」：陈云「而」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战于彭衙」：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又曰晋先且居伐秦」下至「斯三败矣」：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案：无者是也。善明云「止二败，言三未详」，更不得有此。当是或驳善注而记于其旁，尤延之不审，取以入注耳。考此役，秦未尝乃晋师战，其非孟明将而败，无待言，故难数之以足三也。于此可知善义例之精矣。

注「封殽尸而还」下至「用孟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子其悉雪耻」：袁本、茶陵本「耻」下有「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八字。案：此一节注皆当以袁本、茶陵本为是也。尤所添删俱失善意。

降曲崱而怜虢：案：注引刘澄之地理书「肴有纯石，或谓石肴」。今正文未见当引此为注之处，疑「曲崱」善作「石肴」也。五臣良注曰「曲崱，地名」，或其本乱善耳。

注「又曰攘袂而兴」：陈云「又」字当作「七启」二字，是也。各本皆误。

注「晋侯使詹嘉」：袁本、茶陵本无「侯」字。

徒利开而义闭：茶陵本「徒」作「徙」，云五臣作「徒」。袁本云善作「徙」。案：「徙」但传写伪也。

注「汤曰」：陈云别本「汤」上有「周书」二字。案：此周书王会解文，有者是。但今未见其本耳。

注「而敌之」：案：「敌」当作「献」，王会解可证。各本皆伪。

注「紫极星名王者为宫以象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袁本、茶陵本不重「逆旅」二字，「要」作「恶」。

注「淮南子曰」下至「峭峻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刻肌肤之爱」：陈云「刻」当作「割」，是也。各本皆伪。

感征名于桃园：何云「园」疑作「原」。案：何校据善注「其西名桃原」而云然，五臣铣注云「桃园则桃林也」，疑善与五臣之异，但袁、茶陵二本不着校语。又水经注河水四引此赋亦作「园」，然则未当改也。

注「即汉书全鸠里」：陈云别本「全」作「泉」。案：今未见，戾太子传是「泉」字。

注「阆乡县东十里鸠涧西」：何校「十」下添「五」字，「鸠」上添「泉」字。案：何校据戾太子传颜注云「泉鸠水今在阆乡县东南十五里」而添也。此注各本尽同，未审善有以否。

注「汉书湖县名今虢州阆乡湖城二县皆其地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八字作「汉书湖有阆乡」六字。案：二本是也。但此六字实续汉书郡国志文，疑「汉」上脱「续」字，善以注正文「阆乡」，尤延之取颜戾太子传之注「湖」者添改

，不知此正文并无「湖」字，甚非。

注「愬向也」：案：「愬」当作「溯」。各本皆伪。

注「水侧有阪」：袁本、茶陵本「阪」上有「长」字。案：有者是也。匡谬正俗所谓「过此长巷」者也。

注「汉书杨雄」下至「料敌制胜」：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郑玄周礼注曰浸者可以为陂灌溉者」：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入郑都而抵掌：案：「抵」当作「抵」。各本皆非也，说见前。

注「毛苕曰威」：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陈云下当有「灭」也。案：此尤延之添改而仍脱误。

外罹西楚之祸：袁本、茶陵本「罹」作「离」。案：「离」是也。

率土且弗遗：袁本、茶陵本「且」下有「犹」字。案：此亦无可考也。

况于卿士乎：袁本作「而况于卿士乎矣」，云善无七字。茶陵本作「而况于卿士乎」，亦云善无六字。尤本此处修改乃取五臣五字以乱善，非也。

注「汉书曰」下至「降辂道旁」：此十九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有者是。

注「汉书曰疏广」下至「东都门外」：此六十八字袁本无，因五臣同善而节也。茶陵本亦有。有者是。

注「青春爰谢」：案：「爰」当作「受」。此大招文也。正文云「孟秋爰谢」，善引此及王逸注者，但取「谢」字耳。其楚词之「春受」，潘赋之「秋爰」，各自为义。五臣乃改赋作「孟春受谢」，不知岳以仲夏凭轼，及此莅职，初不改岁，何言春乎？各本又因善正文之「爰」回改注「受」字，亦为失之。其它篇注误为「爰」者，不尽出。

注「尚书曰予思日孜孜」：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乘风悬锤华祠乐」：案：「祠」当作「洞」。袁本茶陵本作「独」，亦误。

金狄迁于灞川：袁本、茶陵本「灞」作「霸」。案：「霸」是也。注中皆作「霸」。

注「潘岳关中记」下至「重不可致」：此三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因五臣同善而节也。有者是。

注「次道南」：袁本、茶陵本「次」作「大」，是也。

注「临危」下至「苏武也」：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有者是。

陆贾之优游宴喜：何校「宴」改「燕」。案：据注引毛诗也。其实「宴」、「燕」同字，亦未当改。广绝交论「陆大夫宴喜西都」注正引此。

注「司马长卿王子渊杨子云也」：此十一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有者是。

注「胡广曰」：案：「广」下当有「书」字。后屡引。各本皆脱。

注「洞门高廓」：陈云「廓」别本作「廊」。案：今未见。外戚传是「廊」字。

注「文成将军李少翁」下至「亦何在也」：此一节注四十字，袁本系「五臣良曰」下，其善注作「班固汉书赞曰如武帝有雄才大略文成已见上文」二十字。案：此尤本所见，以五臣语当善，反失真善注，误甚，幸袁本订正之。但袁「文成」下尚少「五利」二字，引汉书「有」当作「之」，为小误。茶陵本载善注上十四字与袁同，下「文成」、「五利」悉复出，亦非。

注「西都赋曰抗仙掌」下至「干云雾以上达」：袁本无此二十六字，其善注作「并已见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悉复出，与此全异，亦非。

注「汉书曰武帝作角抵戏」下至「络以隋珠和璧」：袁本无此三十三字。案：不当有也。善下注所谓「余并已见上文」，即指此等耳。茶陵本悉复出，仍与此不同，亦非。

注「汉书曰武帝」下至「勒功中岳」：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案：不当有也。说在上条。

注「人情惊惧」：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傅昭仪等皆惭」：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汉武故事曰卫子夫」下至「悦之」：袁本无此十九字。其善注作「卫赵已见西京赋」。案：袁本是也。茶陵本有，乃取西京赋注而复出也。彼全书于善云已见者例如此，盖尤所见本亦然，而误依添耳。

注「广雅曰鉴照也」下至「事由体轻」：袁本无此二十二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有，仍与此不同。说在上条。唯「广雅曰鉴照也」六字，非取西京注，或当有。

掩细柳而抚剑：案：注云「方言曰掩止也掩与揜同」，盖善「揜」、五臣「掩」而乱之。袁、茶陵二本不着校语，及尤所见，皆非。

注「终不肯行」：袁本、茶陵本「肯」作「可」，是也。

注「不听臣言」：袁本、茶陵本「言」作「计」，是也。

注「昭王昭襄王也」：袁本作「暗主昭王也」。案：袁本最是。正文云「主暗」而注云「暗主」者，如上注云「敷教举兵」，正文云「教敷兵举」之例也。茶陵本全删此注，益非。

注「杜笃吊比干文曰」下至「岂忠谏之是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无偿赵王城邑」：袁本「邑」作「色」。案：「色」是也。茶陵本亦误「邑」。

注「欲以击柱」：袁本、茶陵本无「柱」字。

注「广雅曰穿坑也才性切」：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案：盖尤所见有。

身刑轘以启前：袁本云善作「先」，茶陵本作「先」，云五臣作「前」。案：二本与尤所见不同也。但各本于注中皆云「故曰启前」，似善自作「前」字也。

注「国语单襄公曰」下至「惕觉寤而顾问」：袁本无此二十三字，茶陵本有。案：袁是也。善明云「兵在颈已见东京赋」，茶陵复出，尤增多，皆于注末，所云不可通。

注「吾愿得郡」：袁本、茶陵本「郡」上有「一」字。案：有者是也，史记文。

注「地者远近险易」：袁本「者远近」作「有近远」。案：袁本是也。茶陵本作「者近远」，「者」亦「有」之误。

注「羽屠咸阳」：袁本「羽」下有「因」字，茶陵本有「西」字。案：有「西」字是也。史记文。

注「汉书曰韩延寿」下至「莫不流涕」：此一百十八字袁本、茶陵本无，因五臣同善而节去也。尤本有者是。

注「襄公之应司马曰夷」：陈云「曰」当作「目」，是也。各本皆伪。

注「秦名天子冢曰长山」：案：「长」字当去。各本皆衍。水经注渭水下所引无，可证也。

注「过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袁本、茶陵本无「解」字。案：无者是也。

注「张晏汉书曰鞠」：案：「曰」上脱「注」字，见下，「鞠」当作「鞠」。各本皆伪。

注「一曰勒毛苕诗传注曰勒告也」：陈云「注」字当在上。「张晏汉书」下两「勒」字，并当作「鞠」，所引乃采虬三章传，是也。各本皆伪。

注「左氏」：陈云下当有「传」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王莽奏曰」下至「故爵称天子」：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始皇南山之巅」：陈云「南」上当有「表」字，是也。袁本亦脱。茶陵本全删此注，益非。

注「五柞在盩屋」：袁本作「五柞已见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复出，亦非。

注「汉书武帝发谪穿昆明池」：袁本无此十字，正文不另分节。

注「西都赋曰集乎豫章之宇」下至「皎皎河汉女」：袁本无此三十七字，其善注作「并已见上文」，详下。

注「周易曰日月丽乎天」下至「曙于蒙谷之浦」：袁本无此四十五字，其善注作「并已见上文」，详下。

注「三辅黄图曰」下至「揭焉中峙」：袁本无此三十一字，正文不另分节。

注「毛萇诗传曰」下至「牵牛织女象也」：袁本无此三十一字，其善注作「余并已见上西京赋」。案：以上各条皆袁本是也。善注例自如此，尤增多，茶陵本复出，互有不同，皆非。

注「郑玄周礼注曰」下至「趾基也」：袁本无此二十六字，正文并在上节。案：袁本是也。

注「毛诗曰」下至「鸿渐于干」：袁本无此十四字，正文不另分节。

随波澹淡：袁本、茶陵本「波」作「流」。案：尤此处皆修改，盖「流」字是。

注「毛萇诗传曰飞而上」下至「随波澹淡」：袁本无此二十七字，正文不另分节。

注「灏灏出没之貌」下至「唼喋菁藻」：袁本无此三十二字，其善注作「并已见上文」。案：皆袁本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互有不同，亦非。

志勤远以极武：袁本、茶陵本云「勤」，善作「懃」。案：此处尤本皆修改，下文「心翘懃以仰止」，亦五臣「勤」、善「懃」，二本所见是矣。

注「谓品第也谓品第其所获也」：茶陵本无「也谓品第」四字，是也。袁本亦衍。

注「杜预左氏传曰」：袁本重「曰」字，茶陵本「左」上有「春秋」二字。案：皆非也。陈云「传」下当有「注」字。

洒钓投网：袁本云善作「罔」。茶陵本作「罔」，云五臣作「网」。案：二本所见是也。

注「郭璞方言曰」：陈云「言」下脱「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于是弛青鯤于网巨：袁本作「纲」，云善作「网」。茶陵本亦作「网」，无校语。案：所见皆非也。善作「纲」，故引孔安国论语注，必「子钓而不纲」之注也。今并注中三「纲」字尽伪为「网」。尤及茶陵遂不见「纲」字，袁本又以「纲」转属之五臣，全失善意。

雍人缕切：袁本云善作「雍」。茶陵本云五臣作「饗」。案：各本注中皆作「饗」，疑善自作「饗」字。

注「毛萇诗传曰南方有鱼」：陈校「毛萇传」改「郑玄笺」。案：此节笺文也。但善引毛、郑每不甚分别，盖其时传、笺久并，故致如此耳。陈校悉以为误而改之。当仍其旧。他条亦不更出。

注「献子辞梗阳人赂」：袁本无「赂」字，是也。茶陵本删「阳」以添「赂」，益误。

注「许慎淮南子注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策杖也」：袁本、茶陵本「杖」作「马槌」二字。

徘徊酆镐：袁本云善作「镐」。茶陵本作「镐」云五臣作「鄙」。案：各本注中皆作「鄙」，似善自作「鄙」字。下文「惟酆及鄙」，亦各本俱作「鄙」。注「企伫也」：陈云「企」上脱「翹」字。案：为正文「翹」字作注也。各本皆脱。

注「蔡邕胡黄公颂曰」：案：「公」上当有「二」字，皇太子释奠会作诗注所引可证。

注「参其二也」：案：「参」上当有「莫」字，皇太子释奠会作诗注所引可证。今后汉书胡广传注及蔡中郎集皆作「莫与为二」，更误。

庶免夫戾：何校「夫」改「大」，陈云别本作「大」。案：何、陈所言皆误。「夫」是，「大」非。今各本亦未见有作「大」者。

注「然任其才信无欲之心」：陈云「才」当作「杖」，是也。各本皆伪。

文选卷第十一

赋己

目录 [隐藏]

1 游览

1.1 登楼赋

1.2 游天台山赋

1.3 芜城赋

2 宫殿

2.1 鲁灵光殿赋

2.2 景福殿赋

游览

登楼赋

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

登楼赋

王仲宣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人。献帝西迁，粲从至长安。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后太祖辟为右丞相掾。魏国建，为侍中，卒。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古雅日以销忧。冯衍显志赋曰：伏朱楼而四望，采三秀之华英。孙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也。贾逵国语注曰：暇，闲也。暇或为假。楚辞曰：迁逡次而勿驱，聊假日以消时。边让章华台赋曰：冀弥日以销忧。汉书，东方朔曰：销忧者莫若酒。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说文曰：屋宇边，谓楼之宇也。西京赋曰：虽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馆铭曰：增台显敞，禁室静幽。苍颉篇曰：敞，高显也。尔雅曰：仇，匹也。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挟，犹带也。山海经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

注于睢。汉书地理志曰：汉中房陵东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睢与沮同。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杜预左氏传注曰：陆，道也。孟康汉书注曰：沃，灌溉也。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尔雅曰：弥，终也，谓终极也。盛弘之荆州记曰：江陵县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终于陶。尔雅曰：郊外曰牧。荆州图记曰：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则见，所谓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春秋文耀钩曰：春致其时，华实乃荣。说文曰：畴，耕治之田也。贾逵国语注曰：一井为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楚辞曰：虽信美而无礼。北征赋曰：曾不得乎少留。说文曰：曾，谓辞之舒也。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踰纪以迄今。纷浊，喻代乱也。楚辞曰：吸精粹而吐纷浊。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二年曰纪。毛诗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韩诗曰：眷眷怀顾。毛诗曰：岂不怀归。毛萇曰：怀，思也。杜预左氏传注曰：任，当也。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言感北风逾增乡思也。小雅曰：冯，依也。汉书曰：天子自轩槛上墮铜丸。韦昭曰：轩槛，殿上栏轩上板也。风赋曰：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楚辞曰：目极千里伤春心。汉书，临沮县，荆山在东北也。尔雅曰：山小而高曰岑。路透迤而修迥兮，川既漾以上而济深。透迤，长貌也。尔雅曰：迥，远也。韩诗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长也。毛诗曰：济有深涉。尔雅曰：济，渡也。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楚辞曰：忽临睨夫旧乡。汉中山王胜曰：不知涕泣之横集。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左氏传曰：孔丘卒，公诔之曰：尼父，无自律。论语，子在陈曰：归欤！归欤！锺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左氏传曰：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问其族，对曰：伶人也。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史记曰：陈轸适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昔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富贵矣，亦思越不？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且楚声。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者哉！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穷，谓锺仪。达，谓庄舄。论语，子曰：小人怀土。孔安国曰：怀，思也。吕氏春秋曰：道德于此，穷达一也。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尚书云：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左氏传，郑子驷曰：周诗有之，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杜预曰：逸诗也。尔雅曰：极，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贾逵国语注曰：觐，望也。冀与觐同。尚书曰：王道正直。孔安国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谓大道也。薛君韩诗章句曰：骋，驰也。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论语，子曰：吾岂匏瓜

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郑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禄。周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郑玄曰：谓已浚渫也，犹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张璠曰：可为恻然，伤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楚辞曰：步徙倚而遥思。杜预左氏传注曰：匿，藏也。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楚辞曰：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黤。惨与黤古字通。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楚辞曰：狂顾南行。王逸曰：狂，犹遽也。大戴礼夏小正曰：鸣也者，相命也。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阒无农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窥其户，阒其无人。埤苍曰：阒，静也。毛诗曰：駉駉征夫。心凄怆以感发兮，意怆怛丁达而慄七感切恻。广雅曰：感，伤也。毛诗曰：劳心怱怱。毛萇曰：忧，劳也。又曰：劳心怱怱。毛萇曰：怱怱，犹怱怱也。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于力切。司马彪上林赋注曰：除，楼阶也。杜预左氏传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辞注曰：愤，懣也。说文曰：臆，胸也。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方言曰：参，分也。韩子曰：卫灵公泊濮水，夜分而闻有鼓瑟者。毛诗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盘桓，利居贞。广雅曰：盘桓，不进也。毛诗曰：展转反侧。

文选考异

注「古雅」：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注末有「假古雅切」四字。案：二本也是也。此音注「或为假」之「假」，不当移入正文「暇」字下。

注「说文曰屋宇边谓楼之字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案：有者盖误衍。

注「以上」：袁本、茶陵本作「漾以上切」，在注末，是也。

注「汉中山王胜曰」：陈云「汉」下当有「书」字。各本皆脱。案：谓景十三王传也。

注「对曰凡人之思」：何校「对」上添「中谢」二字，是也。此陈轸传文，各本皆脱。

注「道德于此」：陈云「德」当作「得」，是也。各本皆伪。

注「丁达」：袁本、茶陵本作「怛丁达切」，在注末，是也。

注「忧劳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刀」二字，是也。

注「犹怱怱也」：案：「怱」当作「怱」，各本皆伪。此齐风甫田传文。犹者，犹上章。

注「于力切」：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

注「卫灵公泊濮水」：案：「泊」当作「宿」，各本皆伪。王正长杂诗注引有其证。

注「而闻有鼓瑟者」：袁本、茶陵本「瑟」作「琴」。案：「琴」是也。此韩子十过文，又载史记乐书，亦是「琴」字。

游天台山赋

并序。支遁天台山铭序曰：余览内经山记云：剡县东南有天台山。

游天台山赋

孙兴公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孙绰，字兴公，太原人也。为章安令，稍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寻转廷尉卿，卒。于时才笔之士，绰为其冠。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广雅曰：秀，异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方丈、蓬莱，皆海中名山也。尔雅曰：高平曰陆。谢灵运山居赋注曰：天台、四明相接连。四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名山略记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毛诗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东京赋曰：备致嘉祥。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埤苍曰：瑰玮，珍琦也。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尔雅曰：太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衡山为南岳，常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常典，五经之流也。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冥奥者，冥冥深奥也。幽迥，遐远也。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重溟，谓海也。山临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杜预左氏传注曰：魑，山神。魅，怪物。庄子曰：其道幽远而无人。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刘兆谷梁注曰：举，尽也。楚辞曰：举世皆然将谁告。孔安国尚书传曰：精意以享谓之禋。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广雅曰：绝，灭也。篇，即常典也。广雅曰：标，书也。奇纪，即内经山记。

然图像之兴，岂虚也哉！非夫遗世翫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列仙传曰：赤松子好食松实，绝谷。孔安国尚书传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传赞曰：吞水须，茹芝茎，断食休粮，以除谷气。广雅曰：茹，食也，让虑切。楚辞曰：愿轻举而远游。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言非寄情遐远，搜访幽冥，笃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俛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庄子，老聃谓崔瞿曰：其疾也哉，俛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辞也。瞿，音劬。方解纓络，永托兹岭。方，犹将也。纓络以喻世网也。说文曰：婴，绕也。纓与婴通。郭璞山海经注曰：络，绕也。不任吟想之至，聊奋藻以散怀。归田赋曰：挥翰墨以奋藻。

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太虚，谓天也。自然，谓道也。无阂，谓无名。妙有，谓一也。言大道运彼自然之妙一而生万物也。管子曰：虚而无形谓之道。鵬鸟赋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锤会曰：莫

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无义之言，穷极之辞也。又曰：妙者，极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谓之为妙有者，欲言有，不见其形，则非有，故谓之妙；欲言其物由之以生，则非无，故谓之有也。斯乃无中之有，谓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论曰：道者自然，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也。融而为川渌，结而为山阜。老子曰：三生万物。锺会曰：散而为万物也。融，犹销也。班固终南山赋曰：流泽遂而成水，停积结而为山。嗟台岳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广雅曰：挺，出也。鲁灵光殿赋序曰：岂非神明依凭支持者也。荫牛宿以曜峰，托灵越以正基。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汉书曰：越地，牵牛之分野。结根弥于华岱，直指高于九疑。结，犹固也。南都赋曰：结根竦本。华、岱、九疑皆山名也。刘瓛周易义曰：弥，广也。应配天于唐典，齐峻极于周诗。配，犹对也。左氏传，周史谓陈侯曰：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杜预曰：姜姓之先，为尧四岳，故曰唐典也。

邈彼绝域，幽邃窈窕。王逸楚辞注曰：邈，远也。绝，远也。鲁灵光殿赋曰：璇室?娟以窈窕，洞房叫窈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以守见而不之，之者以路绝而莫晓。近智，犹小智也。尔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见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断绝，莫之能晓也。方言曰：晓，知也。晒夏虫之疑冰，整轻翻而思矫。言浅近小智，同乎夏虫，今既晒之，故整翻思矫也。马融论语注曰：晒，笑也。庄子，北海若谓河伯曰：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司马彪曰：厚信其所见之时也。方言曰：矫，飞也。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刘向列女传曰：名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贾逵国语注曰：兆，形也。赤城霞起而建标卑遥，瀑布飞流以界道。支遁天台山铭序曰：往天台当由赤城山为道径。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悬溜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图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门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峰。水从南岩悬注，望之如曳布。建标立物，以为之表识也。战国策曰：举标甚高。界道，谓为道疆界也。法华经曰：黄金为绳，以界八道。

睹灵验而遂徂，忽乎吾之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楚辞曰：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曰：因就众仙于明光也。丹丘，昼夜常明。山海经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羨于层城？薛君韩诗章句曰：羨，愿也。淮南子曰：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层城九重是也。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汉书音义曰：畅，通也。老子曰：虽有荣观，宴处超然。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铃铃。七启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锡杖也。铃铃，策声。披荒榛之蒙茏，陟峭崿之峥嵘

。高诱淮南子注曰：丛木曰榛。孙子曰：草树蒙茏。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字林曰：崿，山高貌。济榭由溪而直进，落五界而迅征。顾恺之启蒙记注曰：之天台山，次经油溪。谢灵运山居赋曰：凌石桥之莓苔，越榭溪之紫纒。注曰：所居往来，要经石桥、过榭溪，人迹不复过此。榭字虽殊，并酉留切。落，邪行也。五界，五县之界。孔灵符会稽记曰：此山旧名，五县之余地。五县：余姚、鄞、句章、剡、始宁。服虔汉书注曰：鄞，音银。跨穹隆之悬磴丁邓，临万丈之绝冥。穹隆，长曲貌。西京赋曰：阁道穹隆。悬磴，石桥也。顾恺之启蒙记曰：天台山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步，步至滑，下临绝冥之涧。冥，幽深也。践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桥之苔也。翠屏，石桥之上石壁之名也。异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险。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上，有石桥悬度，有石屏风横绝桥上，边有过径，纒容数人。仲长子昌言曰：斧帐翠屏之不坐。莓，音梅。揽樛居求木之长萝，援葛藟力鬼之飞茎。顾恺之启蒙记注曰：济石桥者，搏岩壁，援女萝葛藟之茎。毛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尔雅曰：女萝，兔丝。贾逵国语注曰：援，引也。虽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长生。汉爰盎谏上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长生久视之道。东方朔十洲记曰：桂英流丹，服之长生。必契诚于幽昧，履重嶮而逾平。幽昧，谓道也。锤会老子注曰：幽冥晦昧，故称为玄。

既克躋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杜笃首阳山赋曰：九折菱嶮而多艰。韩诗曰：道威夷者也。恣心目之寥朗，任缓步之从容。列子曰：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视，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谓心虚目明也。说文曰：寥，虚空也。毛萇诗传曰：朗，明也。列子曰：子华之容，缓步阔视。尚书曰：从容以和。藉慈夜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以草荐地而坐曰藉。楚辞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笃首阳山赋曰：长松落落，卉木蒙蒙。翺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啾啾。裔裔，飞貌也。尔雅曰：啾啾，和也，谓声之和也。过灵溪而一濯，疏烦想于心胸。灵溪，溪名也。广雅曰：濯，洗也。贾逵国语注曰：疏，除也。荡遗尘于旋流，发五盖之游蒙。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尘虚假而能不住，故曰荡。虽遣而未能尽，故曰遗。中论曰：六尘，色、声、香、味、触、法。高诱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渊也。身意皆净而能不离，故曰发。五盖非真而蔽己善行，故曰游。大智度论曰：五盖，贪欲、瞋恚、睡眠、调戏、疑悔。礼记曰：昭然发蒙。五盖或为神表。追羲农之绝轨，蹶二老之玄踪。羲、农，伏羲、神农也。广雅曰：轨，迹也。又曰：蹶，履也。二老，老子、老莱子也。史记曰：老子者，楚苦县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见周之衰，乃遂去。西至关，关令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乃着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养寿

也。刘向别录曰：老莱子，古之寿者。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毛诗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传曰：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尔雅曰：迄，至也。十洲记曰：沧浪海岛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处，仙官数万人。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顾恺之启蒙记注曰：天台山列双阙于青霄中，上有琼楼、瑶林、醴泉，仙物毕具。十洲记曰：承渊山金台玉楼，流精之阙，琼华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灵之所宗也。晋灼汉书注曰：玲珑，明见貌。彤云斐亶亡匪以翼棂，暎公鸟日炯晃于绮疏。斐亶，文貌。翼，犹承也。棂，窗间子也。毛诗曰：有如暎日。炯晃，光明也。李尤东观铭曰：房闼内布，绮疏外陈。薛综西京赋注曰：疏，刻穿之也。然刻为绮文，谓之绮疏也。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山海经曰：桂林八树，在贲隅东。郭璞曰：八树成林，言其大也。贲隅音番禺。神农本草经曰：桂叶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黄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冯衍显志赋曰：食五芝之茂英。惠风伫芳于阳林，醴泉涌溜于阴渠。边让章华台赋曰：惠风春施。宁，犹积也。伫与宁同。毛萇诗传曰：山南曰阳。郑玄周礼注曰：阳林生于山南。史记曰：昆仑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状如醴。阴渠，山北之渠。建木灭景于千寻，琪树璀璨而垂珠。淮南子曰：建木在广都，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山海经曰：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无枝。又曰：昆仑之墟，北有珠树、文玉树、玕琪树。璀璨，珠垂貌。玕，羽俱切。璀，七罪切。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蹶虚。列仙传曰：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人于山上见之。告我家于七月七日待我于缙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头。毛萇诗传曰：控，引也。史记，楚庄王曰：有鸟不蜚，蜚乃冲天。百法论曰：并及八辈应真僧。然应真，谓罗汉也。大智度论曰：菩萨常应二时，头陀常用锡杖、经传、佛像。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言众仙既登正道，故能骋其神变，出于众有而入无为也。淮南子曰：出于无有，入于无为。

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王逸楚辞注曰：闲，静也。害马已去，世事都捐。庄子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适遇牧马童子。黄帝曰：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但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郭璞曰：马以过分为害。归田赋曰：与世事乎长辞。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庄子曰：庖丁为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对曰：臣好者道，进乎技矣。臣始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也。凝思幽岩，朗咏长川。广雅曰：凝，止也。朗，犹清彻也。尔乃羲和亭午，游气高褰。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

中。徐爰射雉赋注曰：褰，开也。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法华经曰：击大法鼓。又曰：烧众名香。肆觐天宗，爰集通仙。天宗，谓老君也。通仙，谓众仙也。其通犹通侯也。尚书曰：肆觐群后。孔安国曰：肆，遂也。挹以玄玉之膏，嗽以华池之泉。毛萋诗传曰：挹，斟也。山海经曰：密山是生玄玉，玉膏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记曰：昆仑其上有华池。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象外，谓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粲列传，粲答兄侯云：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蕴而不出矣。无生，谓释典也。维摩诘曰：是天女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侯，牛矩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言道释二典，皆以无为宗。今悟有为非而遣之，遣之而不尽，觉无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间，言皆滞于有也。说文曰：悟，觉也。小雅曰：间，隙也。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言有既滞有，故释典泯色空以合其迹。道教忽于有而得于玄。郭象庄子注曰：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内外，畅然俱得，泯然无迹。维摩经，喜见菩萨曰：色色空为二，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识。识空为二，识即是空，非识性自空，于其中通而达者，为入不二法门。有，谓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于无。又曰：有之所始，以无为本。然王以凡有皆以无为本，无以有为功，将欲寤无，必资于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嘿无有也。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释，谓解说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无名物母也。言二名虽异，释之令同出于道也。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王弼曰：两者谓始与母也，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则谓之始，终则谓之母也。训畅令尽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观三也。言三幡虽殊，消令为一，同归于无也。郗敬舆与谢庆绪书论三幡义曰：近论三幡，诸人犹多欲，既观色空，别更观识，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观，于理为长。然敬舆之意，以色空及观为三幡，识空及观亦为三幡。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夫言从道生，道因言畅。道之因言，理归空一，故终日语乐，等乎不言。庄子曰：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也。又曰：言无言，终身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妙悟玄宗，则荡然都遣，不知己之是己，不见物之为物，故浑齐万像以冥观，兀然同体于自然。孝经钩命决曰：地以舒形，万象咸载。冥，昧也，言不显视也。兀，无知之貌也。自然，已见上文。

文选考异

盖山岳之神秀者也：袁本、茶陵本无「者」字。

注「老子曰天法道」下至「极之微也」此四十三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此

以尤所校添为是。

注「欲言其」：袁本、茶陵本「其」下有「无」字。案：有者是也。

近智以守见而不之：袁本、茶陵本「智」下有「者」字。案：二本不载校语，无可考也。

注「卑遥」：袁本、茶陵本作「卑遥切」，在注中「举标甚高」下，是也。

注「名色皆赤」：案：「名」当作「石」。各本皆伪而属上，非也。

注「丁邓」：袁本、茶陵本作「磴丁邓切」，在注中「下临绝冥之涧」下，是也。

注「顾恺之启蒙记曰」：袁本、茶陵本「记」下有「注」字，是也。

注「异苑曰天台山石」：何校「石」下添「桥」字。各本皆脱。

注「居求」又注「力鬼」：袁本、茶陵本作「居虬切」，「藟，力鬼切」，在注中「木下曲曰樛」下，是也。

注「道威夷者也」：陈云别本「道」上有「周」字，无「者也」。案：此脱「周」字，衍「者」字。别本今未见。

注「玲珑明见貌」：案：「玲珑」当作「珑玲」，此杨雄传「和氏珑玲」注也。善取同义，不拘语倒。其例全书尽然，不知者依正文乙转，非也。

注「亡匪」：袁本、茶陵本作「𦉳亡匪切」，在注中「文貌」下，是也。

注「宁犹积也仨与宁同」：陈云「宁」当作「贮」，是也。各本皆伪。

注「阳林生于山南」：案：「林」当作「木」，此「地官山虞」注也。善以「阳木」注「阳林」，不知者依正文改字，非也。

挹以玄玉之膏：案：「挹」当作「揖」。乃善「揖」、五臣「挹」而乱之，说见下。

注「挹斟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揖与挹同」四字。案：二本有者最是也。善引诗传「挹」以注「揖」，故有是语，五臣因改为「挹」。袁、茶陵皆正文用五臣乱善而不载校语。尤本并删此注，几莫可考，甚非。

注「荀粲列传」：案：「列」当作「别」。各本皆误。三国魏志荀彧传注有其证也。

芜城赋

四言。集云：登广陵故城。汉书曰：广陵国，高帝十一年属吴，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广陵。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焉。

芜城赋

鲍明远沈约宋书：鲍昭，字明远，文辞赡逸。世祖时，昭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昭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昭才尽，实不然也。临海王子瑱为荆州，昭为前军掌书记之任。子瑱败，为乱兵所杀。

汜弭迤以尔平原，汜，相连渐平之貌也。广雅曰：迤，斜也。平原，即广陵也。南驰苍梧涨张海，北走去声紫塞鴈门。南驰、北走，言所通者远也。汉书有苍梧郡。谢承后汉书曰：陈茂常渡涨海。如淳汉书注曰：走，音奏，趋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汉书有鴈门郡。施以漕渠，轴以昆岗。广雅曰：施，引也。漕渠，邗沟也。左氏传曰：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曰：通粮道。说文曰：漕，水转穀也。又曰：轴，持轮也。昆岗，广陵之镇平也，类车轴之持轮。河图括地象曰：昆岗之山，横为地轴。施或为陆，轴或为袖。重江复关之隩，四会五达之庄。南临江曰重，滨带江南曰复。苍颉篇曰：隩，藏也。洛阳记曰：铜駝二枚在四会道头。尔雅曰：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当昔全盛之时，车挂鞮卫，人驾肩。全盛，谓汉时也。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菑之涂，车??击，人肩摩。说文曰：鞮，车轴端。杜预左氏传注曰：驾，陵也，谓相迫切也。廛闾扑卜地，歌吹沸天。郑玄周礼注曰：廛，民居区域之称。说文曰：闾，闾也。方言曰：扑，尽也。郭璞曰：今种物皆生，云扑地出也。孳兹货盐田，铲利铜山。声类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海赋曰：陆死盐田。苍颉篇曰：铲，削平也，初产切。史记曰：吴有豫章郡铜山，吴王濞盗铸钱，煮海水为盐。才力雄富，士马精妍。班固传赞曰：材力有余，士马强盛。范晔后汉书曰：王元说隗嚣曰：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故能参秦法，侑周令。声类曰：参，侈字也。轶，过也。侑与轶通。西都赋曰：览秦制，跨周法。划崇墉，剝浚洫，图修世以休命。字林曰：佳刀曰划。剝，谓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剝木为舟。薛综西京赋注：墉，谓城；洫，池也。左氏传，北宫文子曰：其有国家，令问长世。尚书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

是以板筑雉堞之殷，井干寒烽櫓之勤。郭璞曰：三苍解诂曰：板，筑墙上下板。筑，杵头铁沓也。郑玄周礼注曰：雉，长三丈，高一丈。杜预左氏传注曰：堞，女墙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构架，兴宫室，鸡栖井干。许慎曰：皆屋构飭也。郭璞上林赋注曰：櫓，望楼也。格高五岳，袤广三坟。苍颉篇曰：格，量度也。五岳，已见天台赋。南北曰袤。三坟未详，或曰：毛诗曰，遵彼汝坟。又曰：铺敦淮坟。尔雅曰：坟莫大于河坟。此盖三坟。崒慈聿若断岸，矗丑六似长云。崒，高峻也。矗，齐平也。制磁石以御冲，糊頰壤以飞文。三辅黄图曰：阿房宫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广雅曰：冲，突也。字书曰：糊，黏也，户徒切。毛萇诗传曰：頰，赤也。七启曰：耀飞文。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说文曰：扃，外闭之关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泛论城阙，犹车称軫，舟谓之舳耳，非独指扃也。固护，言牢固也。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王逸广陵郡图经曰：郡城，吴王濞所筑。然自汉迄于晋末

，故云出入三代五百余载也。汉书，贾谊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

泽葵依井，荒葛冒涂。王逸楚辞注曰：风萍，水葵，生于池中。冒，犹结也。坛罗虺吁鬼蜮羽逼，阶斗麇居筠鼯。王逸楚辞注曰：坛，堂也。毛诗曰：为鬼为蜮。毛萇曰：蜮，短狐也。公羊传曰：有麇而角。刘兆曰：麇，麇也。麇与麇音义同。鼯，鼯鼠也。木魅莫隗山鬼，野鼠城狐。说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辞九歌有祭山鬼。汉书曰：苏武掘野鼠草实而食之。魏明帝长歌行曰：久城育狐兔，高墉多鸟声。风嗥雨啸，昏见晨趋。左氏传曰：豺狼所嗥也。胡高切。饥鹰厉吻，寒鸱吓雏。厉，摩也。郑玄周礼注曰：吻，口边也，亡粉切。郑玄毛诗笺曰：口拒人曰吓，火嫁切。郭璞尔雅注曰：雏生而能自食者，谓鸟子也。伏虺藏虎，乳血飧肤。字书曰：虺，古文暴字，蒲到切。虺或为虺。尔雅曰：虺，白虎。虺，户甘切。

崩榛塞路，峥嵘古馗。服虔汉书注曰：榛，木丛生也。广雅曰：峥嵘，深冥也。韩诗曰：肃肃兔置，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白杨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杨叶圆。李陵书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为寒。棱棱霜气，蔌蔌风威。棱棱霜气，严冬之貌。蔌蔌风声，劲疾之貌。蔌，素鹿切。孤蓬自振，惊砂坐飞。无故而飞曰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广雅曰：灌，丛也。王逸楚辞注曰：草木交曰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王逸楚辞注曰：埃，尘也。凝思寂听，心伤已摧。天台山赋曰：凝思高岩。

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藻扃，扃施藻画也。司马相如美人赋曰：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璇渊，玉池也。碧树，玉树也。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楚辞曰：吴歆、蔡讴。汉书艺文志有齐歌、秦歌。西京赋曰：海鳞变而成龙。又曰：大雀踈踈。又曰：爵马同饗。皆熏歇烬灭，光沉响绝。杜预左氏传注曰：熏，香草也。又曰：烬，火之余木。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陆机拟东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然京洛即东都也。曹子建诗曰：南国有佳人，华容若桃李。左九嫔武帝纳皇后颂曰：如兰之茂。好色赋曰：腰如束素。兰蕙同类，纨素兼名，文士爱奇，故变文耳。宋玉笛赋曰：頽颜臻，玉貌起。杨雄蜀都赋曰：姚朱颜，离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委，犹积也。岂忆同輿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宠，出入与帝同輿辇。长门赋曰：期城南之离宫。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韩诗外传曰：孔子抽琴按轸，以授子贡。广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异时，穷

则独善其身，故谓之操。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周礼曰：九夫为井。又曰：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庄子曰：化穷数尽谓之死。

文选考异

芜城赋注「四言」：袁本无此二字。案：无者是也。凡四言、五言，皆诗题下注，赋不得有。茶陵本亦衍，与尤所见同误。或连之于下注「集云」读更误。集者，鲍明远集。茶陵本于「集云」上隔以「善曰」二字，则虽衍而未尝以为「四言集」也。今鲍集正有所云，亦可证。

注「登广陵故城」：陈云下当有「作」字。案：此依集校，是也。各本皆脱。

注「昭为前军」：何校下添「行参军」三字。陈云当有，是也。各本皆脱。

拖以漕渠：袁本、茶陵本云「拖」，善作「弛」。案：二本及尤所见，皆非也。考善注引广雅「拖引也」，必作「拖」字。其五臣济注「拖舟具也」，乃改之使配下句「轴」耳。不当以乱善，亦不得谓善别作「弛」也。注中「拖」字，尤、茶陵亦误「拖」。袁本尚未伪，可据以订正。

注「南临江曰重滨带江南曰复」：袁本、茶陵本「临」下有「二」字，「带」上无「滨」字。案：二本是也。又案：据此注似集云「重关复江」者，恐是误倒。何校正文取之，非矣。

孳货盐田：案：「孳」当作「滋」，注云：「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善必作「滋」字，故有是语。五臣因改为「孳」。各本所见以之乱善，袁、茶陵又不载校语，皆非。下文「蓼秦法」，善「蓼」、五臣「侈」。尤自不误，而二本亦无校语，正同此误。

注「佳刀曰划」：茶陵本「佳」作「注」。案：皆误也。当作「锥」，说文如此。陈云别本作「锥」。袁本仍作「佳」，亦误。

注「郭璞曰三仓解诂曰」：陈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爵马同轡」：案：「爵」当作「百」，此因正文云「爵马」而误，不知「爵」字上引「大雀踳踳」，已注讫，此但注「马」字也。各本皆误。

注「孔子抽琴按轸」：袁本「按」作「去」。案：「去」字是也。茶陵本亦误「按」。

井径灭兮：袁本、茶陵本「径」作「径」。案：「径」字是也。

宫殿

鲁灵光殿赋

并序

鲁灵光殿赋

王文考范晔后汉书曰：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寿，字文考

，有隽才，游鲁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止。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

张载注

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善曰：汉书景帝十三王传曰：程姬生鲁恭王余。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善曰：汉书曰：恭王徙鲁，好治宫室。毛诗曰：命于下国。韦昭国语注曰：曲沃在绛下，故曰下国。然以天子为上国，故诸侯为下国。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昔鲁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庙，下治文公之宫，故曰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善曰：史记，季友奉公子申立，是为厘公。厘与僖同。尔雅曰：兆，域也。遭汉中微，盗贼奔突，突，唐突也。诗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预左氏传注曰：隳，毁也。而灵光岿丘轨然独存。岿然，高大坚固貌也。善曰：孔丛子，孔子曰：夫山者岿然高。意者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者也。善曰：广雅曰：意，疑也。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音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应星宿，谓觜陬也。赋曰：规矩应天，上宪觜陬。予客自南鄙，观蓺于鲁，南鄙，荆州也。广雅曰：鄙，国也。蓺，六经也。鲁有周公、孔子在焉。睹斯而眙丑吏切。愕视曰眙。本为蓺而来，见此惊也。曰：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见可嗟之物，为作诗作赋。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善曰：韩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弈弈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传，司马侯曰：先王务修德音，以享神人。毛诗曰：我有嘉宾，德音孔昭。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遂作赋曰：

粤若稽古帝汉，祖宗浚哲钦明。若，顺也。稽，考也。言能顺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浚，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钦明。诗云：浚哲维商。书云：放勋钦明。善曰：书曰：粤若稽古帝尧。又曰：浚哲文明。殷五代之纯熙，绍伊唐之炎精。善曰：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汉盛于五代纯熙之道。而绍帝尧火德之运。毛诗曰：时纯熙矣。尔雅曰：纯，大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熙，广也。尔雅曰：绍，继也。诗含神务曰：庆都生伊尧。孔安国尚书传曰：尧以唐侯升为天子。李尤德阳殿赋曰：若炎唐稽古作先。东观汉记序曰：汉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冯衍说鲍永曰：社稷复存，炎精更辉。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天所覆为宇，中所由为宙也。善曰：方言曰：张小使大谓之廓。郑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负荷天之大道。敷皇极以创业，协神道而大宁。皇极，皇建其有极，谓得中也。协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大宁，皆谓初汉之盛时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谓可继也。周易曰

：圣人以神道设教。于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孙，俾侯于鲁。善曰：尚书曰：百姓昭明。又曰：敦叙九族。孔安国曰：九族。高祖玄孙之亲也。尔雅曰：命，告也。毛诗曰：孝孙有庆。又曰：建尔元子，俾侯于鲁。锡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开宇。介，大也。圭长尺二寸谓之介。瑞，信也。诸侯锡大圭以为瑞信，又以为宝。申伯之封云：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古者附庸百里，鲁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锡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里，以是开居也。善曰：毛诗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立灵光之秘殿，配紫微而为辅。诗云：秘宫有僝。紫微至尊宫，斥京师也。善曰：毛萇诗传曰：秘，神也。西京赋曰：思比象于紫微。春秋合诚图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承明堂于少阳，昭列显于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汉明堂而在少阳之位，其光昭列，显于奎之分野也。尔雅曰：分，次也。汉书曰：泰山郡奉高县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阳，东方也。又曰：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说题辞曰：心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灵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阳之地。

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则嵯峨嶒罪嵬隗，崑巍???. 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崑，羌轨切。巍，五轨切。?，卢罪切。??，枯罪切。吁！可畏乎其骇人也。骇，惊也，故睹斯而眙。孔安国尚书传曰：吁，疑怪之辞。迢峣倜傥，丰丽博敞，洞轆轳乎其无垠也。又其形也。博，广也。敞，高平也。善曰：迢峣，高貌也。倜傥，非常也。上林赋曰：张乐乎胶葛之寓。郭璞曰：言旷远深邃貌。邈希世而特出，羌瑰譎而鸿纷。羌，辞也。羌，亦乃也。善曰：瑰，异。譎，诡也。甘泉赋曰：上洪纷而相错。屹鱼乙山峙以纡郁，隆崛鱼勿吻勿乎青云。屹，犹孽也，高大貌。诗云：临冲弗弗，崇墉屹屹。隆屈也。西京赋曰：终南太一，隆屈崔嵬。崛吻乎青云，言此物上逮青云。善曰：广雅曰：峙，止也。郁块鞅圪乌黠以嶒七耕??宏，崩助力缙绫陵而龙鳞。崩，崩嶷然皆其形也。善曰：块圪，无齐限之貌。嶒??，深空貌。缙绫，不平貌。甘泉赋曰：嵌岩其龙鳞。汨于笔磻磻五哀以璀璨，赫燿燿亦而爚坤。皆其形貌光辉也。善曰：汨，净貌。磻磻，高貌。璀璨，众材饰貌。燿，光明貌。爚坤，光照下土。状若积石之锵锵，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威神，言尊严也。善曰：积石，山名。西都赋曰：激神岳之蔿蔿。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诚图曰：紫宫，太帝室也。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墉，墙也。善曰：李尤德阳殿赋曰：朱阙岩岩。高门拟于闾阖，方二轨而并入。闾阖，天门也。王者因以为门。善曰：二轨，谓容两车也。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周礼曰：应门二辙。郑玄周礼注曰：轨，谓辙广。

于是乎乃历夫太阶，以造其堂。俯仰顾眄，东西周章。造其堂、观其状而

赋之。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造，至也。彤彩之饰，徒何为乎？澔澔泃泃，流离烂漫。善曰：澔澔泃泃，光明盛貌。澔，古老切。泃，古旦切。流离烂漫，分散远貌。皓壁皜曜以月照，丹柱歛赭而电燧。霞驳云蔚，若阴若阳。其色状也。善曰：皜，白也，古老切。崔駰七依曰：丹柱雕墙，燧光盛起。燧，弋战切。濯濯磷乱，炜炜煌煌。善曰：采色众多，眩曜不定也。濯，音霍。濯，音获。隐阴夏以中处，霏寥窈以峥嵘。善曰：阴夏，向北之殿也。韦仲将景福殿赋曰：阴夏则有望舒凉室。亦与此同。霏寥窈、峥嵘，皆幽深之貌。霏，乌宏切。寥，鱼夭切。窈，音巢。鸿爚煜以燻闾，飏萧条而清冷。鸿，大也。爚煜、燻朗，皆宽明也。善曰：飏萧条，清凉之貌。爚，苦晃切。煜，呼广切。燻，土党切。闾，音朗。动滴沥以成响，殷雷应其若惊。善曰：言檐垂滴沥，纔成小响，室内应之，其声似雷之惊也。说文曰：滴沥，水下滴沥之也。耳嘈嘈以失听，目矍矍而丧精。言炫耀也。矍矍，目不正也。善曰：埤苍曰：嘈嘈，声众也。广雅曰：矍，视也。洞箫赋曰：愍眸子之丧精。矍，火县切。骈密石与琅玕，齐玉瑯与璧英。琅玕，珠也，似玉。尚书曰：球琳琅玕。善曰：李轨法言注曰，骈，并也。国语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韦昭曰：密，密理，谓砥也。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为饰也。西都赋曰：裁金璧以饰瑯。璧英，璧玉之英也。孝经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华之色。

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霭霭而晦暖。言深邃也。霄，冥也旋室？娟以窈窕，洞房叫窈而幽邃。善曰：淮南子曰：倾宫、旋室，在昆仑闾阖之中。徐干七喻曰：连观飞榭，旋室回房，旋室，曲屋也。？娟，回曲貌。楚辞曰：姱容修态亘洞房。西京赋曰：望叫窈以经廷。西厢踟蹰以闲宴，西厢，西序也。踟蹰，连阁傍小室也。闲，清闲也，可以燕会。踟或移字。善曰：踟蹰，相连貌。毛萇传曰：宴，安也，言安静也。东序重深而奥秘。东序，东厢也。互言之，文相避耳。尔雅曰：东西厢谓之序。善曰：广雅曰：奥，藏也。字书曰：秘，密也。屹铿瞑以勿罔，屑廛翳以懿漚。寂寞之形也。善曰：瞑，莫耕切。魂悚悚其惊斯，心????而发悸。惊斯，于此惊也。善曰：苏林汉书注曰：蕙蕙，惧貌。??与蕙同。说文曰：悸，心动也，渠季切。悸或为欬。

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欲安心定意审其事也。善曰：高诱吕氏春秋注曰：结，交也。构，架也。规矩应天，上宪觜隩。应天文星宿也。宪，法也。善曰：尔雅曰：觜隩之星，营室东壁也。毛诗曰：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毛萇曰：定，营室也。觜，子移切。隩，子瑜切。倔侏云起，嵌崕离楼。善曰：甘泉赋曰：大夏云谲波诡。离楼，众木交加之貌。长门赋曰：罗丰茸之游树，离楼梧而相撑。倔，渠物切。侏，君委切。楼，力朱切。三间四表，八维九隅。室每三间，则有四表。四角四方为八维，并中为九。万楹丛倚，磊砢相扶

。楹，柱也。善曰：磊砢，壮大之貌。浮柱岩嶒以星悬，漂峽??而枝拄。枝柱，言无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赋曰：抗浮柱之飞榱。漂，轻貌。峽??，不安之貌。??，五结切。苍颉篇曰：柱，枝也，诛倭切。飞梁偃蹇以虹指，揭遽遽而腾凑。善曰：甘泉赋：历倒景而绝飞梁。西都赋曰：抗应龙之虹梁。崔駰七依曰：夏屋遽遽。高也，音渠。王逸楚辞注曰：凑，聚也。层栌礫塤以岌峨，曲枅要绍而环句。善曰：说文曰：枅，柱上枅。苍颉篇曰：枅，柱上方木。然枅栌为一，此重言之，盖有曲直之殊尔。要绍，曲貌。芝栭攢罗以戢香，枝掌杈枒而斜据。芝栭，山节，方小木为之。掌，眉梁之上也。各长三尺。掌或作枿字。善曰：说文曰：栭，枅上梁。苍颉篇曰：攢，聚也。戢香，众貌。香，乃立切。说文曰：掌，柱也，耻孟切。杈枒，参差之貌。杈，楚加切。枒，音牙。毛萇诗传曰：据，依也。傍夭蟠以横出，互黝纠而搏负。善曰：夭蟠、黝纠，特出之貌。蟠，巨表切。黝，于纠切。搏负，负荷而攢搏也。下崑蔚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善曰：崑蔚，特起貌。璀璨，众盛貌。崑，扶弗切。崎嶇，危峻貌。崎，音绮。嶇，音蚁。注，犹属也。捷猎鳞集，支离分赴。善曰：捷猎，相接貌。支离，分散也。纵横骆驿，各有所趣。善曰：纵横，四散也。骆驿，不绝。

尔乃悬栋结阿，天窗绮疏。天窗，高窗也。绮，文也。疏，刻镂也。善曰：周书曰：明堂咸有四阿，屋四垂也。绮疏，已见上文。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叶在下。尔雅曰：荷，芙蕖，种之于员渊方井之中，以为光辉。善曰：郑玄周礼注曰：植，根生之属。发秀吐荣，菡萏披敷。绿房紫葍，窈咤垂珠。绿房，芙蕖之房，刻缯为之，绿色。紫葍，葍中芍也。尔雅曰：其中葍。珠，珠之实窈咤也。善曰：尔雅曰：荷，其华菡萏。菡，胡感切。萏，徒感切。葍与芍同音的。说文曰：窈，物在穴中貌，张滑切。咤亦窈也，竹亚切。云谿藻梲，龙桷雕镂。云节，画云气为山节也。梲，梁上楹，又画水草之文。龙桷，画椽为龙。善曰：尔雅曰：桷谓之节。郭璞曰：节，栌也。谿与节同。论语曰：山节藻梲。包咸曰：梲者，梁上楹，画为藻文。郑玄礼记注曰：桷谓之梁。楚辞曰：仰观刻桷画龙蛇。飞禽走兽，因木生姿。为之形也。善曰：高唐赋曰：状似走兽，或象飞禽。奔虎攫拏以梁倚，仡奋鬣而轩鬣。善曰：攫拏，相搏持也。羽猎赋曰：熊罴之拏攫。张揖汉书注曰：梁倚，相着也。仡，举头也。郭璞曰：鬣，背上鬣也。杜预左氏传注曰：鬣，动也。虬龙腾骧以蜿蟺，颌若动而躩踞。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颌，摇头也，牛感切。李尤辟廱赋曰：万骑躩踞以攫拏。躩踞，动貌。躩音逵。踞音尼。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蠲虬而遶榱。榱，亦椽也。有三名，一曰椽，二曰桷，三曰榱。善曰：春秋汉含孳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鸟。衡，四阿之长衡也。淮南子曰：桁题

不斲。文字曰：腾，繆虬，曲貌。繆，力鸟切。虬，巨绕切。白鹿子蛭于樛栌，蟠螭宛转而承楣。善曰：古王子乔辞曰：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子蛭，延首之貌。子，甄热切。蛭，诣结切。方言曰：未升天龙，谓之蟠龙。狡兔踈伏于柎侧，猿狖攀椽而相追。善曰：说文曰：踈，蹴也，壮栾切。柎，音父。玄熊舂舂以断断，却负载而蹲踈。踈，踈也。善曰：舂舂，吐舌貌。舂，吐玷切。舂，吐暂切。苍颉篇曰：断，齿根也，牛斤切。广雅曰：蹲踈，踈也。齐首目以瞪眇，徒眇眇而狌狌。齐首目以瞪眇，骈头而相观视。眇眇、狌狌，视貌。善曰：埤苍曰：瞪，直证切。尔雅曰：眇，相视也，莫革切。说文曰：狌，大怒貌，牛饥切。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伧欺??以鷗??，??頽頽而睽睽，状若悲愁于危处，僂頽蹙而含悴。皆胡、夷之画形也。人尊于鸟兽，故着在上楹。俨雅而相对，言敬恭也。善曰：俨雅，跽貌。说文曰：跽，长跪也，奇几切。欺??，大首也。鷗??，如鷗之视也。声类曰：睽，惊视也。??与睽同，呼穴切。??頽頽，大首深目之貌。??，乌交切。頽，呼交切。頽，力交切。睽睽，张目貌。孟子曰：頽蹙而言。頽蹙，忧貌。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神女之人，又弥高也。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谷关铭曰：玉女流眇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髣佛。善曰：瞟眇，视不明之貌。说文曰：瞟，睽也。广雅曰：眇，莫也。响像，犹依稀，非正形声也。说文曰：彷彿相似，视不諛也。諛与谛同。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繆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言委曲得情也。善曰：列子曰：千变万化，不可穷极。繆形，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镜视形，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更画太古开辟之时帝王之君也。善曰：尚书考灵耀曰：天地开辟，曜满舒光。楚辞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五龙比翼，人皇九头。善曰：春秋命历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周密与神通，号曰五龙。又曰：人皇九头，提羽盖，乘云车，出暘谷，分九河。宋均曰：九头，九人也。提羽盖，鸟之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女娲，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有大圣之德，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睽盱。鸿，大也。朴，质也。略，野略。上古之世，为鸿荒之世也。画其形亦质而略。睽盱，质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鸿荒之世，圣人恶之。尚书璇玑铃曰：帝尝以上朴略，有象难传。西京赋曰：睽盱跋扈。字林曰：睽，仰目也。盱，张目也。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至于焕炳可观，唯黄帝、尧、舜以来。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善曰：尚书璇玑铃曰：帝尧焕炳，隆兴可观。轩冕以庸，衣裳有殊。车曰轩，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车服，以赐有功，章有德。书曰：车服以庸。上曰衣，下曰裳

。有功者赏，无功者否，故曰殊也。下及三后，淫妃乱主。皆画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国语，史苏曰：昔夏桀，妹嬉有宠而亡夏；殷辛，妲己有宠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宠，周于是乎亡。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让、聂政之等。贞女，梁寡、昭姜之等。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来，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也。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善曰：家语曰：孔子观于明堂，睹四墉有尧、舜、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孔丛子，子思曰：古者则有国史，书之以示后也。善以为示，恶以为诫也。

于是乎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驰道，驰马之道，旋宫而币。毛萇诗传曰：年不顺成，驰道不修。善曰：驰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必乘车马，故以驰为名也。阳榭外望，高楼飞观。大殿无内室，谓之榭。春秋传曰：宣榭灾。榭而高大，谓之阳。长途升降，轩槛曼延。长途升降，阁道上下也。轩槛所以开明也。善曰：上林赋曰：长途中宿。郭璞曰：途，楼阁间陛道。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善曰：言重高九层也。吕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九成之台也。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高径华盖，仰看天庭。高径，所径高亢，上至华盖也。善曰：楚辞曰：登华盖兮乘暘谷。答宾戏曰：未仰天庭而睹白日。飞陛揭孽，缘云上征。善曰：揭孽，高貌。中坐垂景，俯视流星。言台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辞曰：流星坠兮成雨。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千门万户，言众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善曰：汉书曰：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善曰：子虚赋曰：岩突洞房。周行数里，仰不见日。或二或三为数，非正之辞也。论语，孔子曰：加我数年，可以学易。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细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细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善曰：移太常博士曰：圣上德通神明。汉书曰：益州刺史王襄，闻王褒有俊才。尔雅曰：勋，功也。

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易曰：地势坤。苍、昊，皆天之称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纯，大；殷，中也。言鲁承天之大小也。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熅。烟熅，天地之蒸气也。善曰：孙卿子曰：阴阳大化。周易曰：四时变化。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玄醴腾涌于阴沟，甘灵被宇而下臻。醴泉出地，故曰阴沟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枢得则醴泉出。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天则甘露降。朱桂黝儵于南北，兰芝阿那于东西。黝儵、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书大传曰：德光地序，则朱草生。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则兰芝常生。郑玄曰：主调和也。伏俨子虚赋注曰：芍药，以兰桂调食也。然兰既为瑞，桂亦宜同。春秋运斗枢曰：摇光得陵黑芝。朱穆郁金赋曰：丹桂植其东。祥风翕习以飒洒

，激芳香而常芬。风之散物，如洒飒然，及激溉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习以洒飒。善曰：礼斗威仪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则祥风至。翕习，盛貌。飒，素合切。神灵扶其栋宇，历千载而弥坚。善曰：甘泉赋曰：神莫莫而扶倾。尔雅曰：弥，益也。永安宁以祉福，长与大汉而久存。实至尊之所御，保延寿而宜子孙。善曰：丧服传曰：天子至尊。高唐赋曰：延年益寿千万岁。毛诗曰：宜尔子孙振振兮。苟可贵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诗传曰：云，言也。尔雅曰：珍，美也。

乱曰：彤彤灵宫，岿岿穹崇，纷庞鸿兮。善曰：皆高大之貌。岿，助轨切。庞，莫董切。鸿，胡董切。崩劣嵒厘，岑崑嶙嶙，骈巃嶙兮。善曰：皆峻嶮之貌。崩，助力切。劣，音力。嵒，音兹。厘，音狸。嶙，音菑。嶙，音疑。连拳偃蹇，仑菌蜷嶮，傍欹倾兮。善曰：皆特起之貌。仑，音伦。菌，巨贫切。蜷，巨免切。嶮，音产。歇欵幽蔼，云覆霏？，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歇，许乞切。欵，许勿切。霏，杜咸切。？，杜对切。葱翠紫蔚，礧礧瑰玮，含光晷兮。善曰：蔚，文貌。埤苍曰：礧，礧礧也。礧，力罪切。礧，于贿切。郭璞山海经注曰：礧，大石也，音洛。埤苍曰：瑰玮，珍琦也。穷奇极妙，栋宇已来，未之有兮。善曰：周易曰：上栋下宇，以庇风雨。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

文选考异

注「丘轨」：袁本、茶陵本作「岿丘轨切」，在注末，是也。

注「若炎唐」：案：「若」上当有「粤」字。各本皆脱。

注「尔雅曰分次也」：袁本「尔」作「小」。案：「小」，是也。茶陵本亦误「尔」。今广诂「次也」条，脱此字。

注「孔安国尚书传曰吁」：袁本、茶陵本此在善注。案：二本是也。尤本上脱去「善曰」二字，甚非。凡东晋尚书传，尽善所引耳。又案：上注「杜预左氏传注曰：隳，毁也」、「广雅曰：鄙，国也」，下注「楚辞曰：流星坠兮成雨」。疑亦善引而系之于载注者，各本皆然，恐失其旧。

注「隆屈也」：陈云「屈也」二字误，或有脱文。今案：此当重「隆」字。「隆屈也」解「隆」，犹下注以「崩嶙然」解「崩」也。各本皆伪。

注「陵」：袁本、茶陵本作「繒如字，绫音陵」，在注末，是也。

注「嵌岩其龙鳞」：袁本重「岩」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状若积石之锵锵：何校「锵」改「蔣」。陈云当作「蔣蔣」。案：皆据注引「西都蔣蔣」校也。考彼赋盖当作「将将」。后汉书作「蔣蔣」。此五臣翰注作「锵锵」。未审善果何作。

注「爌爌燿朗」：案：正文各本皆作「闾」，善注末云「闾音朗」。茶陵本载

善「音朗」。此注似有误，盖当为「闾」也。集韵三十七荡有「闾云燻闾宽明貌」，即取此，亦是一证。其射雉赋云「畏映日之佻朗」，则安仁用字不同也。

注「言炫耀也矍矍目不正也」：袁本、茶陵本作「矍矍言炫耀而目不正也」。案：二本是也。

霄霭霭而晦暖：袁本、茶陵本「霄」作「宵」。案：「宵」是也。

注「跣或移字」：茶陵本作「跣或作移」。袁本有「字」无「作」，与此同。案：各本皆非也。当云：「跣或作移字」，互有脱耳。下注「裳或作枵字」，是其例。又案：尔雅曰「连谓之簠」，郭注今呼之「簠厨」，「簠」即「移」也。此赋盖本是「移厨」，亦又为「跣厨」，故张载以为「连阁傍小室」。李善云「相连貌」，五臣不解，妄云「缓步不进」，然则「厨」字有「足」旁，乃今善本为所乱也，并订之如此。

注「欲安心定意」：袁本、茶陵本「欲」上有「详谓」二字。案：有者是也。

嵌崑离楼：袁本、茶陵本「楼」作「楼」，注同。案：「楼」字是也。长门赋可证。

漂峒??而枝拄：袁本、茶陵本「拄」作「柱」。案：「柱」字是也。此本注中亦皆作「柱」。

枝掌杈枒而斜据：袁本、茶陵本「杈枒」作「杈?」，注同。案：此或善、五臣有异，但不着校语，无可考也。

窟咤垂珠：袁本、茶陵本「咤」作「?」，注同。案：「?」字是也。

注「刻缯为之」：案：「缯」当作「绘」，言刻为房及药，绘为绿及紫也。各本皆伪。景福殿赋注云「谓绘五彩于刻镂之中」，此「刻绘」之明证。

注「珠珠之实窟咤也」：陈云「珠之」似当作「药之」，是也。各本皆误。

注「云节」：案：「节」当作「窠」，此复举正文，不当改字。下乃以「节」解之，如上以「芍」解「药」之例，各本皆误。

注「栳谓之梁」：案：「梁」当作「窠」。各本皆伪。此礼器注文，今本作「节」，盖善引自不同。

奔虎攫拏以梁倚：袁本云善作「攫」，注中皆为「攫」字。案：袁本是也。羽猎赋可证。茶陵本作「攫」，云五臣作「攫」，依袁本「攫」者五臣音「攫」之字也。其所见必误。

注「文字曰腾」：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蛇无足而腾」五字。案：有者是也。

何校「字」改「子」。陈云见第十五卷思玄赋注。各本皆误。

注「俨雅而相对」：案：「雅」下当有「跽」字。此复举正文，全句如上「齐首目以瞪眄」之例也，各本皆脱。

注「瞽睽也」：案：「睽」当作「瞽」。各本皆伪。

阳榭外望高楼飞观又注「大殿无内室谓之榭春秋传曰宣榭灾榭而高大谓之阳」：袁本校语云善无「阳榭外望高楼飞观」二句。今茶陵本有，改校语小字而升之为正文耳，其初亦无也。注二十二字袁、茶陵皆无。案：善魏都赋注引此赋注曰「榭而高大谓之阳」，然则正文当有「阳榭」云云，似无者为传写脱也。其注「大殿至宣榭灾」，未审尤何所出。

中坐垂景：案：注云「自中坐而乘日景」，是。「垂」当作「乘」。各本皆误。盖五臣作「垂」也。又案：甘泉赋「垂景炎之炘炘」，汉书「垂」作「乘」，亦恐善「乘」、五臣「垂」，但善彼无注，又各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之。

岩突洞出：案：「突」当作「突」，注同。各本皆误。上林赋作「突」，「突」与「突」同字也。一吊切。史记司马相如传可证。今汉书亦作「突」，皆传写之伪。又此注引「上林」作「子虚」，或善误记耳。

注「小雅曰靡靡细也」：案：「靡」字不当重。此广言文也。各本皆衍。

注「摇光得陵黑芝」：袁本、茶陵本「陵」下有「出」字。案：有者是也。

歇欵幽藹：茶陵本「藹」作「藹」，云五臣作「藹」，袁本作「藹」。案：此尤所见以五臣乱善也。

景福殿赋

洛阳宫殿簿曰：许昌宫景福殿七间。

景福殿赋

何平叔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有奇才，颇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为散骑常侍，迁尚书主选。后曹爽反，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圣。武创元基，文集大命。武，武帝。文，文帝。并见魏都赋。毛诗曰：世有哲王。尚书，伊尹曰：天监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国曰：集王命于其身。皆体天作制，顺时立政。东都赋曰：体元立制，顺时立政。谓依月令而行也。礼记曰：凡举事必顺其时。尚书有立政篇。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魏志曰：明皇帝讳叡，字符仲，文帝太子也。生数岁而有歧嶷之姿，武皇异之。文帝崩，即皇帝位。东都赋曰：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也。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阮籍通老子论曰：道法自然。汉书晁错对策曰：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也。上则崇稽古之弘道，下则阐长世之善经。稽古，已见灵光殿赋。尚书序曰：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左氏传曰：北宫文子曰：有其国家，令问长世。又随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书，咎繇曰：庶事康哉。又曰

：天秩有礼。毛诗曰：祀事孔明。故载祀二三，而国富刑清。岁三月，东巡狩，至于许昌。魏志明纪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东巡。四月，行幸许昌宫。春秋说题辞曰：国富民康。周易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班固汉书述曰：国富刑清。尚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考时度方。存问高年，率民耕桑。礼记王制曰：岁二月，东巡狩，望祠山川，问百年者，就见之，考时月，定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史记曰：抚万民，度四方。王齐曰：隔定四方而安抚之。司马彪续汉书曰：凡郡国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县，劝民农桑。越六月既望，林钟纪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庠，大雨时行。尚书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国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于也。礼记曰：季夏之月，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钟。是月也。大雨时行。尚书曰：庶草蕃庠。三事九司，宏儒硕生。三事，三公也。毛诗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汉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剧秦美新曰：耆儒硕老。尔雅曰：宏、硕，大也。感乎溽暑之伊郁，而虑性命之所平。礼记曰：季夏，是月也，土润溽暑。伊郁，烦热貌。周易曰：干道变化，各正性命。家语，孔子对鲁哀公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王肃曰：分于道始得为人也。各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惟岷越之不静，寤征行之未宁。岷、越，吴、蜀二境也。尚书曰：西土人亦不静也。

乃昌言曰：「昔在萧公，暨于孙卿。皆先识博览，明允笃诚。尚书曰：禹拜昌言。萧公，何也。荀卿子曰：宫室台榭，以避燥湿，养德别轻重也。长笛赋序曰：博览典雅。左氏传曰：高阳氏有才子，明允笃诚。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饬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汉书曰：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贾逵连珠曰：夫君人者，不饰不美，不足以一民。国语，屈建曰：不可以训后嗣，不可以私欲干国。毛诗曰：我客戾止，永观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杜预左氏传注曰：享，受也。史记司马季曰：助上养下，多其功利。封禅书曰：飞英声。且许昌者，乃大运之攸戾，图讖之所旌。献帝纪曰：太史丞许芝奏故白马令李云上书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者，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今魏基昌于许。汉微绝于许。春秋元命包曰：许昌为周当涂。春秋说题辞曰：大运在五。雒书摘亡辞曰：五德之运。杜预左氏传注曰：戾，定也。贾逵国语注曰：旌，表也。苟德义其如斯，夫何宫室之勿营？」帝曰：「俞哉！」广雅曰：何，问也。尚书，帝曰：俞。孔安国曰：俞，然也。玄辂既驾，轻裘斯御。礼记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辂。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论语，子曰：衣轻裘。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于身曰御。乃命有司，礼仪是具。礼记曰：乃命有司。汉书，景帝诏曰：礼官具礼仪。审

量日力，详度费务。汉书曰：王延世功费约省，用日力寡。孙子曰：必先算其费务。鳩经始之黎民，辑农功之暇豫。左氏传，郟子曰：以鳩其氏。尔雅曰：鳩，聚也。毛诗曰：经始灵台。孔安国尚书传曰：黎，众也。又辑，集也。左氏传，吕相绝秦曰：芟夷我农功。国语，优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韦昭曰：暇，间也。豫，乐也。因东师之献捷，就海孽之贿赂。魏志，明帝六年九月，修许昌宫。十月，田豫讨大将周贺于成山，杀贺。东师献捷，盖谓此也。左氏传曰：齐侯来献戎捷。汉书曰：虫豸之妖谓之孽。以吴僻居海曲而称乱，故曰海孽。鱼列切。尔雅曰：贿，财也。立景福之秘殿，备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纪曰：修许昌宫，起景福殿。鲁灵光殿赋曰：立灵光之秘殿。

尔乃丰层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赋曰：大厦耽耽。史记曰：楚国，堂堂之大也。罗疏柱之汨王笔越，肃坻直夷鄂五各之锵锵。罗，列也。疏柱，画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垠鄂也。西京赋曰：坻锿鳞眴。飞櫺翼以轩翥，反宇?鱼桀以高骧。西京赋曰：反宇窠窠。飞櫺??.又曰：凤骞翥于薨标。西都赋曰：荷栋桴而高骧。流羽毛之威蕤，垂环玳之琳琅。言宫室以羽毛为饰。又垂环玳及琳琅也。西都赋曰：翡翠火齐。威蕤，羽毛之貌。尔雅曰：肉好若一谓之环。说文曰：玳，珠也。蒲眠切。参旗九旒，从风飘扬。周礼曰：熊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诗传曰：参，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参，故曰参旗。周礼曰：龙旗九旒。今云参旗九旒，盖一指旗名，一言旒数，可以相明也。皓皓盱盱，丹彩煌煌。盱盱、煌煌，皆盛貌。故其华表，则鎬鎬杲铄铄，赫奕章灼，若日月之丽天也。华表，谓华饰屋外之表也。鎬鎬铄铄，赫奕章灼，皆谓光显昭明也。周易曰：日月丽乎天。鎬，古皓切。铄，舒药切。其奥秘则翳蔽曖昧，髣佛退概，若幽星之纒连也。鲁灵光殿赋曰：西序重深而奥秘。翳蔽曖昧、髣佛退概，皆谓幽深不明也。幽，犹夜也。曖，音爱。概，古爱切。纒，相连之貌，力氏切。既栉比明逸而攒集，又宏璉以丰敞。毛诗曰：其比如栉。璉，未详。一曰宏连，大连众木也。王逸楚辞注曰：横木关柱为连。璉与连古字通。兼苞博落，不常一象。博落，谓所绕者广也。郭璞山海经注曰：络，绕也。落与络古字通。远而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云。广雅曰：摘，舒也。宋衷易纬注曰：天文者谓三光。王褒甘泉赋曰：却而望之，郁乎似积云；就而察之，?乎若太山。羌瑰玮以壮丽，纷彘彘其难分，此其大较角也。南都赋曰：纷郁郁其难详。大较，犹大略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大较，三品也。若乃高薨萌崔嵬，飞宇承霓。薛综西京赋注曰：薨，栋也。绵蛮黠徒感?徒会，随云融泄。韩诗曰：绵蛮黄鸟。薛君曰：绵蛮，文貌。黠?，黑貌。黠，徒感切。?，徒对切。融泄，动貌也。鸟企山峙，若翔若滞。言屋形高竦，如鸟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滞，山鸟之貌。毛诗曰：如鸟

斯企。说文曰：企，举踵也，去豉切。鲁灵光殿赋曰：屹山峙以纡郁。峨峨业业，罔识所届。西京赋曰：嵯峨捷业，罔识所则。虽离朱之至精，犹眩曜而不能昭晰也。赵岐孟子章句曰：离朱，即离娄也。淮南子曰：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箴，古针字。王逸楚辞注曰：眩曜，惑乱貌。说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

尔乃开南端之豁达，张笋虞之轮囷。凡正门皆谓之端门。春秋说题辞曰：血书鲁端门。豁达，门通之貌。轮囷，其形也。华锺杙其高悬，悍兽侷以偃陈。言端门之内为笋以悬华锺。又植悍兽为虞以负之，侷然相对而陈列之。东都赋曰：铿华锺，兽负锺。已见西京赋。何休公羊传注曰：侷然，壮勇貌。贾逵国语注曰：偃，偶也。偃，力计切。体洪刚之猛毅，声訇普安??其若震音真。毛诗传曰：??，雷声也，于谨切。爰有遐狄，镣质轮菌。遐狄，即长狄也。以镣为质。轮菌然也。尔雅曰：白金谓之银，美者谓之镣。郭璞曰：音辽。广雅曰：质，躯也。轮，音伦。菌，其旻切。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言为金狄坐于高门侧堂之中，以明圣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于堂侧。芸若充庭，槐枫被宸。礼记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郑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传注曰：充，满也。槐、枫，二木名。说文曰：宸，屋宇也，音辰。缀以万年，辘以紫榛。贾逵国语注曰：缀，连也。晋宫阁铭曰：华林园万年树十四株。辘，犹杂也。毛诗曰：山有紫榛。毛萇曰：榛，木名。或以嘉名取宠，或以美材见珍。万年，嘉名之属。紫榛，美材之属。结实商秋，敷华青春。礼记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辞曰：青春爰谢。王逸曰：青，东方为春位，其色青。蔼蔼萋萋，馥馥芬芬。尔其结构，则修梁彩制，下褰上奇。修梁跨迥，故曰褰。众彩殊制，故曰奇。徐爰射雉赋注曰：褰，开也。说文曰：奇，异也。桁梧复迭，势合形离。桁，梁上所施也。桁与衡同。梧，柱也，音悟。施如宛虹，赫如奔螭。宛虹、奔螭，梁上之饰也。如淳汉书注曰：宛虹，屈虹也。南距阳荣，北极幽崖宜。任重道远，厥庸孔多。言椽栱交结，南自阳荣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远，其功甚多。多当为趋。广雅曰：趋，多也，纸移切。郭璞上林赋注曰：荣，屋南檐也。在南曰阳。论语曰：任重而道远。

于是列髹休彤之绣栒，垂琬琰之文珰。言栒以髹漆饰之而为藻绣，以琬琰之玉而为文珰。汉书曰：殿上髹。周礼曰：王之丧车髹饰。郑玄曰：赤多黑少谓之髹。韦昭曰：刷漆为髹。尚书曰：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赋曰：华榱璧珰。螭于云若神龙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神龙，绣栒也。明月，文珰也。薛综西京赋注曰：螭，龙貌。爰有禁楸补沔，勒分翼张。楸，附阳马之短栒也。说文曰：楸，署也。扁从户册者，署门户也。栒、署虽殊，为文之义则一也。

扁与楹同，一音必绵切。册，楚责切。勒分翼张，言如兽勒之分，鸟翼之张。释名曰：勒与肋古字通。承以阳马，接以员方。阳马，四阿长桁也。禁楹列布，承以阳马，众材相接，或员方也。马融梁将军西第赋曰：腾极受檐，阳马承阿。斑间赋白，疏密有章。广雅曰：斑，分也。毛萇诗传曰：赋，布也。考工记曰：画绘之事，赤与白谓之章。飞柳鸟踊，双辕是荷。飞柳之形，类鸟之飞。又有双辕任承檐，以荷众材。今人名屋四阿栱曰欂栳也。刘梁七举曰：双辕覆井，芰荷垂英。柳，吾郎切。赴险凌虚，猎捷相加。其众材相加，或凌虚赴峻。猎捷，相接之貌。皎皎白间，离离列钱。白间，青琐之侧，以白涂之，今犹谓之白间。列钱，金釭也。西京赋曰：金釭衔璧，是为列钱。晨光内照，流景外燧。晨光，日景也。日光照于室中，而流景外发而延起也。西都赋曰：激日景而纳光。燧，起貌，式延切。烈若钩星在汉，焕若云梁承天。言宫殿烈然光明，若钩星之在河汉。焕然高广，又似云梁而承于天也。广雅曰：辰星，或谓之钩星。云梁，以云为梁也。駟徙增错，转县成郭。駟或为蜗，言合众板上为井栏，而形文错若蜗之徙，递转县之，各成郭郭。茄蓐倒植，吐被芙蕖。尔雅曰：荷芙蕖，其茎茄，其本蓐。郭璞曰：茎下曰藕，在泥中者。蓐音密。苍颉篇曰：植，种也。缭了以藻井，编以綷子会疏；红葩??胡甲??直甲，丹绮离娄力俱反。广雅曰：缭，绕缠也。西京赋曰：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又曰：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綷疏，谓绘五彩于刻镂之中。离娄，刻镂之貌。刘向熏炉铭曰：雕镂万兽，离娄相加。菡萏葩翕，纤縟纷敷。菡萏，已见上文。颌与萏同。说文曰：縟，采饰也。繁饰累巧，不可胜书。广雅曰：胜，举也。言不可胜而书。

于是兰栴积重，窆数矩设。兰，木兰也。以木兰为栴，言兰栴重迭交互以相承，有似窆数，故借其名焉。苏林汉书注曰：窆数，四股钩。窆，其矩切。数，所柱切。欂栳兼栌各落以相承，栾栱夭蟠而交结。欂栳，即栳也。欂栳，子廉切。说文曰：栌，柱上栒也。薛综西京赋注曰：栾，柱上曲木，两头受栌者。栱，栾类而曲也。夭蟠，栾栱长壮之貌。蟠，其夭切。金楹齐列，玉舄承跋。金楹，金柱也，而以玉磳承柱之跋也。西京赋曰：雕楹玉舄。广雅曰：磳，磳也。礼记曰：烛不见跋。郑玄曰：跋，本也，方末切。青琐银铺，是为闾闑。言以青琐银铺，是为闾闑之饰。汉书曰：赤墀青琐。银铺，以银为铺首也。长门赋曰：挤玉户而撼金铺。双枚既修，重桴乃饰。双枚，屋内重檐也。重桴，重栋也。在内谓之双枚，在外谓之重桴。言重檐既长，因达于外而为重栋，以施采饰也。枚，莫回切。?栒缘边，周流四极。言以?栒缘屋边隅，周币流移至于四极。说文曰：?栒，秦名屋绵联，楚谓之栒也。?，频移切。侯卫之班，藩服之职。言?栒之居四极，若五服之镇外藩也。周书有侯卫藩服。小雅曰

：班，次也。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温房、凉室，二殿名。卞兰许昌宫赋曰：则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然卞、何同时，今引之者，转以相明也。他皆类此。开建阳则朱炎艳，启金光则清风臻。建阳门在东，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阳。韦仲将景福殿赋曰：昭刚义于金光，崇柔惠于建阳。尔雅曰：臻，至也。故冬不凄寒，夏无炎燿。言寒暑犹门，故无寒燿之患。毛萇诗传曰：凄，寒风也。国语，太子晋曰：水无沉气，火无炎燿。韦昭曰：燿，炎起貌，昌延切。钧调中适，可以永年。吕氏春秋曰：衷也者，适也。高诱曰：适，中也。舞赋曰：永年之术。墉垣矐基，其光昭昭。尔雅曰：墉谓之墉。说文曰：矐，文石也，徒浪切。昭，之绍切。周制白盛，今也惟缥。墉之色也。周礼曰：掌??共白盛之??。郑玄注曰：盛，犹成也，谓饰墉使白之??也。今东莱用蛤，谓之义灰。刘梁七举曰：丹墀缥壁，紫柱红梁。落带金釭，此焉二等。落带，壁带也。而交落之，上施金釭而为二等。汉书曰：昭阳舍，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汉书曰：昭阳舍，往往明珠翠羽饰之。钦先王之允塞，悦重华之无为。尚书曰：重华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安国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命共工使作绩，明五采之彰施。尚书，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欲观古人之象，作会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郑玄曰：绩，读曰绘，凡画者为绘，胡对切。图象古昔，以当箴规。韦昭国语注曰：箴，箴刺王阙。郑玄毛诗笺曰：规，正圆之器，以思亲正君曰规也。椒房之列，是准是仪。汉旧仪曰：皇后称椒房。诗曰：椒聊之实，蔓延盈升。美其繁兴也。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佞臣。列女传曰：齐虞姬者，名损之，齐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诸侯并侵之，其佞臣周破胡专权擅势，嫉贤妒能，即墨大夫贤而日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誉之。虞姬谓王曰：破胡谗谀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齐有北郭先生者，贤明于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万户，烹阿大夫与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齐国大治。见姜后之解佩，寤前世之所遵。列女传曰：周宣王姜后者，齐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尝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致君王失礼而晏朝。注云：永巷，堂涂是也。贤锺离之谗言，懿楚樊之退身。列女传曰：锺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也，为人极丑，自诣宣王，愿乞一见。宣王召见之，乃举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愿闻命。对曰：今西有横秦之患，南有强楚之雠，春秋四十，壮勇不立，此一殆也。渐台五层，万民疲困，此二殆也。贤者伏匿山林，谄谀强于左右，此三殆也。酒浆沉湎，以夜继日，女乐俳优，纵横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叹：寡人之殆几不全。拜无盐君以为王后。汉书，成帝曰：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谗言。声

类曰：说，善言也。列女传曰：楚庄王樊姬者，楚庄王之夫人也。王尝听朝而罢晏。樊姬曰：何罢之晏也？王曰：今旦与贤者语。樊姬曰：王之所谓贤者，诸侯之客与，将国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后宫，妾所进者九人，今贤于妾者二人，与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余年矣，其所荐者非其子孙则族昆弟，未尝闻其进贤而退不肖，夫知贤而不进，是不忠也；若不知贤，是无知也，岂可谓贤哉？嘉班妾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汉书曰：成帝游于后庭，尝与班婕妤同辇。婕妤辞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列女传曰：孟轲母者，即孟子母也，号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戏为贾。又曰：此非所以居处子也。乃舍学宫之傍。其子游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故将广智，必先多闻。文子曰：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国语曰：晋公使赵衰为卿，辞曰：胥臣多闻，臣不若也。多闻多杂，多杂眩真。杨子曰：杂乎杂。人病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贾逵国语注曰：眩，惑也。不眩焉在，在乎择人。左氏传：士文伯谓晋侯曰：务三而已，一曰择人。杜预曰：择贤人也。故将立德，必先近仁。言将欲立德，必先近于仁贤也。左氏传，穆叔曰：太上立德。礼记曰：力行近乎仁也。欲此礼之不讟去干，是以尽乎行道之先民。大戴礼记曰：礼义之不讟，何恤人言。礼记，孔子曰：行道之人。国语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观夕览，何与书绅？言朝夕观览图画，何如书绅之事乎。论语曰：子张书诸绅。

若乃阶除连延，萧曼云征。萧曼，萧条曼延，言高远也。西京赋曰：途阁云曼。鲁灵光殿赋曰：飞陛揭孽，缘云上征。棂槛邳张，钩错矩成。西京赋曰：伏棂槛而俯听。薛综曰：棂槛，台上栏也。邳或为丕。孔安国尚书传曰：丕，大也。钩以正曲，矩以正方也。庄子曰：曲者不以钩，方者不以矩。错犹治也。楯类腾蛇，楹音习似琼英。荣楯雕镂，形类腾蛇。众楹文采，又似琼英。越绝书曰：越王句践欲伐吴，大夫文种于是作荣楯，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以献吴王。一曰，应劭汉书注曰：楯，栏横也。司马彪庄子注曰：楹，械楔也。琼英，玉英也。此既施之于棂槛，然凡楔皆谓之楹，辞立切。楔，先结切。如螭之蟠，如虬之停。广雅曰：无角曰螭龙，有角曰虬龙。蟠，已见上文。玄轩交登，光藻昭明。司马彪上林赋注曰：轩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轩。楯，阶除之栏，故曰交登。郑玄周礼注曰：登，升也。驺虞承献，素质仁形。言为驺虞以乘轩板，状轩轩然。毛萇诗传曰：驺虞，白虎黑文。毛诗序曰：仁如驺虞，则王道成矣。刘熙孟子注曰：献，犹轩，轩在物上之称也。广雅曰：质，地也。彰天瑞之休显，照远戎之来庭。司马相如封禅书驺虞

颂曰：厥涂靡从，天瑞之征。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南郡获白虎，是以北狄宾也。阴堂承北，方轩九户。在北，故曰阴堂也。方轩，并窗也。西京赋曰：九户开辟。右个清宴，西东其宇。杜预左氏传注曰：个，东西厢也。清宴，殿名。韦诞景福殿赋曰：离殿别馆，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宁。连以永宁，安昌临圃。洛阳宫殿簿曰：许昌宫永宁殿七间，安昌殿十间。临圃，殿名。遂及百子，后宫攸处。韦诞景福殿赋曰：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郑玄毛诗笺曰：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其殿之名，盖取于此。处之斯何，窈窕淑女。毛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思齐徽音，聿求多祜。毛诗曰：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又曰：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其祜伊何，宜尔子孙。宜尔子孙，已见上文。克明克哲，克聪克敏。蔡邕桥玄碑曰：克明克哲，实叡实聪。毛诗曰：农夫克敏。永锡难老，兆民赖止。锡之以难老，令其寿考。毛诗曰：既饮旨酒，永锡难老。尚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于南则有承光前殿，赋政之宫。洛阳宫殿簿曰：许昌宫承光殿七间。纳贤用能，询道求中。西京赋曰：表贤简能。毛萇诗传曰：亲戚之谋为询也。疆理宇宙，甄陶国风。左氏传，齐宾媚人谓晋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杨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聃曰：埴埴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埴，失然切。云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犹通也。其西则有左城右平，讲肄之场。七略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王者宫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犹国也。言有国当治之也。蹴鞠亦有治国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权景福殿赋曰：乃造彼鞠室。讲肄，谓习武也。贾逵国语注曰：肄，习也。二六对陈，殿翼相当。二六盖鞠室之数，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铭曰：圆鞠方墙，放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卞兰许昌宫赋曰：设御坐于鞠域，观奇材之曜晖。二六对而讲功，体便捷其若飞。僻脱承便，盖象戎兵。言相僻脱似承敌人之便，以象戎兵习战之术也。七略曰：蹋鞠，兵势也。汉书音义曰：摔胡，若今相僻卧轮之类。僻，匹赤切。察解言归，譬诸政刑。将以行令，岂唯娱情。言察之既解，而各言归，斯实譬之政刑，非为戏乐而已。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至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归田赋曰：聊以娱情。镇以崇台，寔曰永始。永始，台名，仓廩所居也。韦仲将景福殿赋曰：时襄羊以刘览，步华辇于永始，知稼穡之艰难，壮农夫之克敏。复阁重闱，猖狂是俟。庄子曰：猖狂，妄行也。京庾之储，无物不有。毛诗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郑玄曰：庾，露积谷也。西京赋曰：于何不有。不虞之戒。于是焉取。言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给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尔乃建凌云之层盘，浚虞渊之灵沼。凌云，层，盘名也，为之以承甘露也

。虞渊，灵沼名也。韦仲将景福殿赋曰：虞渊灵沼，淥水泱泱。毛诗曰：王在灵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清露，层盘之露也。毛诗曰：零露瀼瀼。而羊切。尚书曰：浩浩滔天。树以嘉木，植以芳草。西京赋曰：嘉木树庭，芳草如积。悠悠玄鱼，矐矐白鸟。孔丛子，孔子歌曰：黄河洋洋，悠悠之鱼。毛诗曰：白鸟矐矐。毛苌曰：矐矐，肥泽也。矐与矐音义同。沈浮翱翔，乐我皇道。言鱼鸟得所。若乃虬龙灌注，沟洫交流。言为虬龙之形，吐水灌注，以成沟洫，交横而流。东征赋曰：望河、洛之交流。陆设殿馆，水方轻舟。尔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并两船。篁栖鸚鹭，濼戏鰕鮒音由。服虔汉书注曰：篁，丛竹也。鸚、鹭，二鸟名。鰕、鮒二鱼名。丰侷淮海，富赈山丘。字林曰：侷，齐等也。冯衍爵铭曰：富如江海。孙卿子曰：节用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尔雅曰：赈，富。丛集委积，焉可殫筹？郑玄周礼注曰：少曰委，多曰积。仪礼注曰：筹，筭也。虽咸池之壮观，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汉含孳曰：咸池主五谷。宋均曰：咸池，取池水灌注生物以为名也。元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职，以蓄积为作恃五谷。尔雅曰：讎，匹也，视周切。

于是碣以高昌崇观，表以建城峻庐。薛综东京赋注曰：高昌、建城，二观名也。韦仲将景福殿赋曰：北看高昌，邪睨建城。碣，揭同。峒峒岑立，崔嵬峦居。尔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峦，山堕。郭璞曰：山形长狭者，荆州谓之峦。飞阁干云，浮阶乘虚。西都赋曰：修涂飞阁。西京赋曰：干云雾而上达。浮阶，飞陛也。遥目九野，远览长图。谓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贯九野。高诱曰：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周礼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俯眺三市，孰有谁无？谓高昌也。韦仲将景福殿赋曰：践高昌以北眺，临列队之京市。周礼曰：大市，日仄而市。朝市，朝时为市。夕市，夕时为市。孟子曰：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睹农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艰难。惟飧年之丰寡，思无逸之所叹。毛诗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又曰：我闻在昔，殷王中宗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后立王，生则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感物众而思深，因居高而虑危。谓三市也。感，犹思也。周易曰：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惟天德之不易，惧世俗之难知。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尚书曰：尔亦弗知天命不易也。观器械之良窳以主，察俗化之诚伪。文子曰：器械不恶，而职事不慢也。郑玄礼记曰：器械，礼乐之器及兵甲也。史记曰：舜陶河滨，器不苦窳。晋灼曰：窳，病也。班固汉书赞曰：孝宣之治，至于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瞻贵贱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谓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则识贵贱乎？对曰：既窃利之，敢不

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是时也，景公繁于刑。晏子对曰：踊贵而屦贱。公是以省刑。孔安国尚书传曰：夷，平也。陂，险也。亦所以省风助教，岂惟盘乐而崇侈靡？省风，观器械也。国语，伶州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汉书述曰：威实辅德，刑亦助教。子虚赋曰：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也。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陈，绮错鳞比。声类曰：坊，别屋也。方与坊古字通。释名曰：坊，别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壬癸甲，为之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题坊署，以别先后也。房室齐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术。广雅曰：术，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万变之不穷。楚辞曰：亦多端而胶加。又曰：万变之情，岂其可尽。物无难而不知，乃与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见偃师叹曰：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造化，已见东都赋注。讎天地以开基，并列宿而作制。制无细而不协于规景，作无微而不违于水臬五结切。无细不合，皆言合也。无微而违，言不违也。周礼，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以县，视其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郑玄曰：于四角立植，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也。??，古文臬，假借字也。于所平之地，中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视之其景，将以正四方也。故其增构如积，植木如林。区连域绝，叶比枝分。离背别趣，骈田胥附。离背别趣，各有所施也。骈田胥附，罗列相着也。纵横踰延，各有攸注。公输荒其规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墨子曰：公输般为云梯。郑玄礼记注曰：公输若，匠师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荒，废也。庄子曰：匠石之齐，见栎社树。观者如市，匠伯不顾。司马彪曰：匠石字伯。说文曰：斲，竹句切。既穷巧于规摹，何彩章之未殫。尔乃文以朱绿，饰以碧丹。言既极规摹之巧，而未尽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绿，而饰之以碧丹也。傅毅七激曰：文以朱绿。殫下或有驳字。非也。点以银黄，烁以琅玕。黄谓黄金。汉书曰：杨仆怀银黄也。光明熠以入燄药，文彩磷班。说文曰：熠，盛光也。燄，火光也。埤苍曰：磷?，文貌。清风萃而成响，朝日曜而增鲜。虽昆仑之灵宫，将何以乎侈旃。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规矩既应乎天地，举措又顺乎四时。太玄经曰：天道成规，地道成矩。文子曰：举措废置，不可不审。顺乎四时，即顺时立政也。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诱曰：四方上下为六合。元亨，已见上文。毛诗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岛也。东京赋曰：上下共其雍熙。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又曰：庶绩咸熙。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尚书曰：允恭克让。又：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毛诗曰：优哉游哉。郑玄曰：优游，自安止也。东都主人曰：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淮南子曰

：所谓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说文曰：泊，无为也。庄子曰：知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曰：何思何虑则知道？黄帝曰：无思无虑则知道也。历列辟而论功，无今日之至治直之反。封禅书曰：历选列辟。李尤平乐观赋曰：披典籍以论功，盖罔及乎大汉。庄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时至治也。彼吴蜀之湮灭，固可翹足而待之。封禅书曰：湮灭而不称。新序，赵良谓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广雅曰：翹，举也。

然而圣上犹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与孜同。郑玄毛诗笺曰：忒，变也。家语，鲁君曰：微夫子，寡人无由自悟也。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汉书，谷永上书曰：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周公昔戒，谓无逸也。咎繇典谟，谓康哉之歌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记曰：吴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汉书，萧望之曰：生事于外夷，渐不可长。公羊传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犹造也。贾逵国语注曰：故，谋也。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淮南子曰：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于木，或遁于水，或遁于土，或遁于金，或遁于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说文曰：遁，迁也。尚书曰：礼烦即乱。太素，朴素也。东都赋曰：昭节俭，示太素。故能翔岐阳之鸣凤，纳虞氏之白环。国语，周内史过曰：周之兴也，鸞鷟鸣于岐山。世本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佩。苍龙觐于陂塘，龟书出于河源。魏志文纪曰：青龙见于摩陂。魏略文纪曰：神龟出于灵池。东京赋曰：龟书畀姒。班固汉书赞曰：汉使穷河源也。醴泉涌于池圃，灵芝生于丘园。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于乐平郡。总神灵之贶佑，集华夏之至欢。王逸楚辞注曰：总，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灵之贶。长杨赋曰：受神人之福佑。尔雅曰：贶，赐也。佑，福也。尚书曰：华夏蛮貊。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谓荆轲曰：何以教太子？轲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于君何如也。

文选考异

注「颇有材能」：茶陵本无此四字。袁本以此上此下注系之于「五臣铣曰」，而无「散骑常侍迁曹爽反」等字。其善注作「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颇有材能为散骑常侍迁尚书主选及曹爽反诛晏并收斩东市」四十二字。案：袁本是也。茶陵例于大略相同，便称某同某注，其实文句非全同也。此并铣于善耳。尤所见者亦然，又将他本善注「颇有材能」四字校添，益不可通。

注「生数岁」下至「武皇异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晁错对策曰」：袁本、茶陵本「晁错」作「董仲舒」。案：此尤校改者是

。

注「王齐曰隔定四方」：案：「齐」当作「肃」，「隔」当作「商」。此所引家语五帝德注也。史记集解亦载其语可证。各本皆误。

不饬不美：袁本、茶陵本「饬」作「饰」。案：「饰」字是也。

注「田豫讨大将」：袁本「大」作「吴」，是也。茶陵本亦误「大」，何校据改。

注「然伐一星」：案：「然」下当有「参」字。各本皆脱。

注「晋宫阁铭曰」：案：「铭」当作「名」。各本皆伪。

注「山有紫榛」：案：「紫」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多当为趋广雅曰趋多也」案：二「趋」字皆当作「𨔵」。今广雅释詁三作「𨔵」，两京赋「清酤𨔵」注亦引广雅「𨔵，多也」。「𨔵」与「𨔵」同字耳。

注「说文曰桴署也」：案：「桴」当作「扁」，下文可证。各本皆伪。

菡萏葩翕：案：「菡」当作「颌」。注云「菡萏已见上文」者，谓鲁灵光殿赋「菡萏披敷」也。云「颌」与「菡」同者，谓此赋之「颌」字与彼赋之「菡」字同也。善正文必是「颌」字无疑，五臣乃改为「菡」，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

。

命共工使作绩：案：「绩」当作「绘」。注引郑尚书注可证。「绘」字通作「绩」，盖五臣改之，各本正文皆以乱善而不着校语。

注「绩读曰绘」：袁本「绩」作「会」。案：「会」字是也。茶陵本亦误「绩」，盖校者初欲以「绩」改下「绘」字，而误改「会」字也。

注「以思亲正君」：陈云别本「思」作「恩」。案：「恩」是也。此沔水笺文，但今未见其本耳。

注「壮勇不立」：案：「勇」当作「男」。各本皆伪。

注「酒浆沈湎」：袁本、茶陵本「沈」作「流」，是也。何校据改。

注「大戴礼记曰」：袁本「记」作「诗」。茶陵本「记曰」作「引诗」。案：袁本是也。

注「靡有不克」：案：「克」当作「孝」。各本皆伪。

宜尔子孙：袁本作「孙子」，云善作「子孙」。茶陵本云五臣作「孙子」。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注云「宜尔子孙已见上文」者，谓毛诗已引在鲁灵光殿赋也。诗之「子孙」与赋之「孙子」，语倒而意不异，无嫌取证，不知者遂依注以改正文，乃失其韵矣。

注「李聃曰」：案：「聃」当作「轨」，谓李轨，注：法言也。各本皆误。

注「侯权景福殿赋曰」：案：「侯」上当有「夏」字，「权」上当有「稚」字。各本皆脱。安陆昭王碑注引作「夏侯稚」，当互订。稚权名惠，见魏志夏侯

渊传注。

注「时襄羊以刘览」：陈云「刘」当作「浏」，「浏览」与西征赋「浏睨」同义。其说是也。各本皆伪。

注「言为虬龙之形吐水灌注以成沟洫交横而流」：袁本无此十八字。茶陵本无「之形吐水注以成」七字。案：此所见不同也。

注「服虔汉书注曰篁丛竹也鸚鹭二鸟名鰕鮒二鱼名」又注「字林曰侔齐等也」：袁本无此二十七字。茶陵本无两「名」字。案：此所见不同也。

注「赈富」：案：「富」下当有「也」字，各本皆脱。

注「为作恃五谷」：袁本、茶陵本「作恃」作「天持」，是也。

注「薛综东京赋注曰高昌建城二观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此所见不同。袁、茶陵是，而尤非也。何云东京赋无此语，谓赋文既无「高昌建城」，则薛注自不得有矣。其说最是。凡尤校此书，专主增多，故往往并他本衍文而取之。

注「碣揭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盖五臣以此改正文「碣」为「揭」，而二本去此注耳。

注「毛诗曰或耘或耔」：袁本此注首有「谓九野也」四字，最是。茶陵本无，尤所见与之同，皆误脱。

注「郑玄礼记曰」：案：「记」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

屯坊列署：袁本、茶陵本「坊」作「方」。案：二本是也。

制无细而不协于规景：案：当衍「而」字。说见下。

作无微而不违于水泉：案：当衍「不」字。注云：「无细不合，皆言合也；无微而违，言不违也。」正文上句无「而」字，下句无「不」字，甚明白易知。各本皆误衍。又案：考五臣济注云「无微不违，言不违」，当是。其本乃衍。袁、茶陵二本不着校语，则所见皆以五臣乱善也。

注「无细不合皆言合也」：案：上「合」当作「协」，「皆言」当倒。各本皆误。

文彩璘班：袁本「班」作「？」，云善作「班」。茶陵本云五臣作「？」。案：注引埤苍作「？」，疑校语未是。

注「熠盛光也」：袁本、茶陵本无「盛」字。案：此尤依说文校添。

注「魏志文纪曰青龙见于靡陂」：何校「文」改「明」，「靡」改「摩」，陈同。案：依魏志校也。各本皆伪。

总神灵之贶佑：案：「佑」当作「祐」，注同。各本皆然，但传写伪耳。

文选卷第十二

目录 [隐藏]

1 江海

1.1 海赋

1.2 江赋

江海

海赋

海赋

木玄虚今书七志曰：木华，字玄虚。华集曰：为杨骏府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广川木玄虚为海赋，文甚雋丽，足继前良。

昔在帝妣古为巨唐之代，帝妣，谓舜也。尚书序曰：昔在帝尧。尚书曰：厘降二女于妣汭。孔安国曰：舜所居妣水之汭也。左氏传，季文子使太史克对宣公曰：舜臣尧，举八愷使主后土。杜预曰：为尧臣也。天纲淳蒲没滴以出，为凋为瘵侧界反。言水之广大，为天纲纪。淳滴，沸涌貌。桓子新论曰：夏禹之时，鸿水淳滴。说文曰：滴，水涌出也。又说文曰：凋，半伤也。尔雅曰：瘵，病也。尚书曰：汤汤洪水方割。孔安国曰：割，害也。洪涛澜汗，万里无际。澜汗，长貌。西京赋曰：起洪涛而扬波。长波滔徒答??杜我，迤羊氏涎延八裔。滔??，相重之貌。迤涎，迺迤相连也。八裔，犹八方也。于是乎禹也，乃铲临崖之阜陆，决陂潢而相泼。孟子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舜使禹疏九河，踰济、漯。苍颉篇曰：铲，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高诱曰：陂，畜也；塘，堤也。说文曰：潢，积水池也。泼，灌也。启龙门之峩??，??陵峦而崭七咸凿。尚书璇玑铃曰：禹开龙门，导积石。郑玄注曰：龙门，山名也。峩??，高貌。峩，助格切。??，五格切。广雅曰：垦，治也。??与垦音义同。广雅曰：镌谓之鏊，仕咸切。鏊与崭古字通。群山既略，百川潜渌。息列切。孔安国尚书传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书曰：岨夷既略。孔安国曰：用功少曰略。周书曰：禹渌七十川，大利天下。尚书大传曰：百川趋于海。尔雅曰：潜，深也。说文曰：渌，除去也。泐思朗潏莫广澹徒敢泞，腾波赴势。泐潏，广大也。澹泞，澄深也。泞，音纒。江河既导，万穴俱流。尚书曰：岷山导江，又曰：导河积石。淮南子曰：溏有万穴。揜居蚁拔五岳，竭涸九州岛。揜拔、竭涸，言水既除，揜拔而出，竭涸而干也。揜，引也。广雅曰：拔，出也。五岳：泰、华、霍、恒、嵩。贾逵国语注曰：涸，竭也。尚书序曰：禹别九州岛。沥滴渗淫七林，荟乌外蔚云雾。涓流泐乌党壤乃朗，莫不来注。说文曰：沥滴，水下滴沥也。渗淫，小水津液也。渗，音侵。荟蔚，云雾沾润也。毛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隲。涓流，小流也。泐壤，渟淤也。汉书，杜钦曰：屯氏河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说文曰：注，灌也。于廓灵海，长为委输。毛萇诗传曰：于，叹辞也。

尔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踰济、漯，而注诸海。礼记曰：三王之祭川也，或源或委。郑玄曰：委流所聚。淮南子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

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尔其为状也，则乃激由澗亦激力冉滌以冉，浮天无岸。激澗，流行之貌。激滌，相连之貌。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载地。说文曰：浮，泛也。冲冲澗沆胡广濬余两，渺眇弥弥澗炭漫。冲澗沆濬，深广之貌。渺弥澗漫，旷远之貌。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庄子曰：白波若山。嘘喻许急百川，洗滌淮汉。嘘喻，犹吐纳也。百川，已见上文。淮汉之流小而且秽，故洗滌之。襄陵广舄，?交?葛浩汗。尚书曰：怀山襄陵。又曰：海滨广斥。史记曰：斥为舄，古今字也。??，广深之貌。若乃大明?彼苗轡于金枢之穴，言月将夕也。大明，月也。周易曰：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犹揽也。月有御，故言轡。金，西方也。河图帝览嬉曰：月者金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韬望清赋曰：金枢理轡，素月告望。义出于此。翔阳逸駭于扶桑之津。言日初出也。翔阳，日也。淮南子曰：日，阳之主也。日中有乌，故言翔。逸駭，言出疾也。广雅曰：駭，起也。山海经曰：汤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影匹遥沙磬苦角石，荡??以出岛滨。言此二时风尤疾也。易通卦验曰：巽风不至，则大风发屋扬沙。说文曰：磬，石声也。春秋命历序曰：大风飘石。??，风疾貌。说文曰：岛，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岛。于是鼓怒，溢浪扬浮。言风既疾，而波鼓怒也。上林赋曰：沸乎暴怒。更相触搏，飞沫起涛。苍颉篇曰：涛，大波也。状如天轮，胶戾而激转；吕氏春秋曰：天地如车轮，终则复始。高诱曰：轮，转也。上林赋曰：宛澗胶盩。又似地轴，挺拔而争回。河图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广雅曰：挺，出也。岑岭飞腾而反复，五岳鼓舞而相槌丁回反。岑岭、五岳，言波涛之形，递相触激，故或反复，故或相槌也。尔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五岳，已见上文。槌，犹激也。渭谓澗沦而濬丑六漯他答，郁沕切迭而隆颓。渭，乱貌。澗沦，相纠貌。濬漯，攒聚貌。郁，盛貌。沕迭，疾貌。隆颓，不平貌。盘盪乙于激而成窟，??七笑??土含澗桀而为魁。盘盪，旋遶也。????，峻波也。毛萇诗传曰：杰，特立也。澗与杰同。贾逵国语注曰：川阜曰魁。?失冉泊匹帛柏而迤以尔扬余谅，磊洛罪芻答芻苦合而相脛呼回反。?，疾貌。泊柏，小波也。迤扬，邪起也。磊，大貌。芻芻，重迭也。相脛，相击也。惊浪雷奔，駭水迸集，七发曰：波涌而涛起，横奔似雷。字书曰：迸，散也。开合解会，灩灩伤湿湿。灩灩湿湿，开合之貌。葩华跗子六丑女六，?顶泞奴冷凜侧立潺女及反。葩华，分散也。跗丑，蹴聚也。?泞，沸貌。凜潺，沸声。

若乃霾莫排暄一计潜销，莫振莫竦。尔雅曰：风而雨土为霾，阴而风为暄

。霾，音埋。说文曰：潜，藏也。广雅曰：振，动也。竦，亦动也。轻尘不飞，纤萝不动。尔雅曰：唐蒙，女萝。犹尚呀呼加呬，余波独涌。言风虽静而余波犹壮。呀呬，波相吞吐之貌。澎匹宏滂濞于勿?乌埋，碨乌罪磊山壑。澎濞，水声。洞箫赋曰：澎濞，慷慨。濞?，高峻貌。碨磊，不平貌。尔其枝岐潭以审淪药，渤荡成汜音似。管子，管仲对桓公曰：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穆天子传曰：饮于枝诗之中。郭璞曰：水岐成诗。诗，小渚也，音止。潭淪，动摇之貌。毛诗曰：江有汜。毛萇曰：决复入为汜也。乖蛮隔夷，回互万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列子曰：殊方偏国。张湛曰：偏，边也。毛诗曰：肃肃王命。飞骏鼓楫，泛海凌山。尔雅曰：骏，速也。郭璞曰：骏，犹迅速，亦疾也。方言曰：楫，谓之桡。东方朔对诏曰：凌山越海，穷天乃止。于是候劲风，揭桡百尺。广雅曰：揭，举也。百尺，帆樯也。维长绶所交，挂帆席。绶，今之帆纲也，以长木为之，所以挂帆也。刘熙释名曰：随风张幔曰帆，或以席为之，故曰帆席也。望涛远决，罔九永然鸟逝。苍颉篇曰：罔，光也。鹖聿如惊鳧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所掣充制反。鹖，疾貌。苏武答李陵书曰：虽乘云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群，不足以喻疾。春秋命历序曰：皇伯注销扶桑日之阳，驾六龙以上下。说文曰：掣，引而纵也。一越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左氏传曰：子文训兵于睽，终朝而毕。尔雅曰：济，度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届，至也。

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负秽，言身有罪，若负荷然。尚书曰：负罪引慝。杜预左氏传注曰：愆，失也。郑玄周礼注曰：祈，祷也。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吴歌曰：仙人赍持何，等前谒海童。尔雅曰：邀，遮也。陆绥海赋图云：马衔，其状马首一角而龙形。杜预左氏传注曰：蹊，径也。天吴乍见而髣佛，螭像暂晓而闪式染尸。山海经曰：朝阳之谷，神为天吴，为水伯。说文曰：髣佛，见不諳也。楚辞曰：时彷彿以遥见。国语，仲尼曰：丘闻之，水之怪龙罔象，木之怪夔魍魎。韦昭曰：罔象食人。闪尸，暂见之貌。群妖遘连，眇?余沼冶夷。尔雅曰：遘，遇也。小雅曰：连，犯也。眇?，视貌。冶夷，妖媚之貌。决帆摧撞直江，戕风起恶去声。撞，百尺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戕，卒暴之名也。起恶，起为暴恶也。廓如灵变，惚恍幽暮。廓，犹开也，言廓然暂开，如神之变，惚恍之顷，而又幽暮也。郑玄礼记注曰：幽闇者，不明也。气似天霄，爰爰黼费云布。言海神吐气，类于天霄。爰黼，昏闇貌。韩子曰：云布风动。?叔昱绝电，百色妖露。?昱，疾貌。妖露，为妖而呈露也。呵?许勿掩郁，瞍居缚睽失冉无度。呵?掩郁，不明貌。说文曰：瞍，大视也。又曰：睽，暂视也。飞滂劳相礧楚爽，激势相沕楚栳反。言戕风迅疾而波浪相冲也。滂，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溲，错也。溲与礧同。沕，摩也，楚

乙切。崩云屑雨，泐泐火宏汨汨。屑雨，飞洒之貌，言波浪飞洒，似云之崩，如雨之屑也。李尤辟雝赋曰：兴云动雷，飞屑风雨。泐泐汨汨，波浪之声也。泐，音宏。??敕甚蹕丑角湛以甚??药，沸溃渝溢。??蹕湛??，波前却之貌。溃，乱流也。渝，亦溢也。灌霍汧卉濩鏖渭，荡云沃日。灌汧濩渭，众波之声。于是舟人渔子，徂南极东。言风起而浪惊，故漂浮而无定。毛萇诗传曰：极，至也。或屑没于鼃鼃之穴，或挂胃于岑?敖之峰。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屑，犹碎也。礼记曰：屑桂与姜。声类曰：胃，系也。尔雅曰：山多小石曰?。或掣充制掣泄余制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掣掣泄泄，任风之貌。泛泛悠悠，随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至东南，有裸人国，黑齿民。许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黑齿也。或乃萍流而浮转，或因归风以自反。谢承后汉书，郑玄戒子书曰：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徒识观怪之多骇，乃不悟所历之近远。苍颉篇曰：骇，惊也。说文曰：悟，觉也。

尔其为大量也，则南滄斂朱崖，北洒天墟音虚。广雅曰：滄，渍也。东都主人曰：南耀朱垠。垠亦崖也。尔雅曰：北陆虚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说文曰：演，长流也。言流至析木之境。尔雅曰：析木谓之天津，海在青、徐之东，故云西薄。小雅曰：薄，迫也。尚书曰：海、岱惟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经途纓乌冷溟莫冷，万万有余。郑玄周礼注曰：经，谓里数也。纓溟，犹绝远杳冥也。吐云霓，含龙鱼。淮南子曰：四海之云凑。隐鯤鳞，潜灵居。鯤鳞，或为昆山。昆山，方壶之属也。灵居，众仙所处也。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琴操曰：纒徙文王于羸里，择日欲杀之，于是太颠、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得水中大贝以献纒，立出西伯。墨子曰：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将世之所收者常闻，所未名者若无。言世之所收者，常闻其名，其或未名者，若本无也。且希世之所闻，恶乌审其名？言希世乃一闻之，故不能审其名。鲁灵光殿赋曰：邈希世而特出。故可仿像其色，媛于恺颯虚气其形。仿像、媛颯，不审之貌。

尔其水府之内，极深之庭。刘劭赵都赋曰：其东则有天浪水府，百川是理。则有崇岛巨鳌，崕庭结??五结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崇岛，五岳也。巨鳌，大鳌也。列仙传曰：巨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列子曰：渤海之东，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载五山，峙而不动。说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崕??，高貌。山居海中，故云擘。峻极际天，故云指。郑众周礼注曰：擘，破裂也。东方朔十洲记曰：冥海洪波百丈。鹖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宁。竭盘石，栖百灵。郑玄礼记注曰：竭，犹载也。声类曰：盘，大石也。百灵，众仙。扬凯风而南逝，广莫至而北征。言巨鳌多力，溯风而行也。吕氏春秋曰：南方曰凯风，北方曰广莫风。其垠银则有天琛水

怪，蛟人之室。天琛，自然之宝也。尚书曰：天球在东序。水怪奇石，生乎水滨也。尚书曰：鈇松怪石。曹子建七启曰：戏蛟人。刘渊林吴都赋注曰：蛟人，水底居。瑕石诡晖，鳞甲异质。说文曰：瑕，玉之小赤色者也。诡晖，别色。说文曰：诡，变也。异质，殊形也。广雅曰：质，躯也。若乃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言沙汭之际，文若云锦；螺蚌之节，光若绫罗也。毛萇诗传曰：芮，崖也，芮与汭通。曹植齐瑟行曰：蚌蛤被滨崖，光采如锦红。繁采扬华，万色隐鲜。说文曰：隐，蔽也。阳冰不治，阴火潜然。言其阳则有不冶之冰，其阴则有潜然之火也。晏子春秋曰：阴冰凝，阳冰厚五寸。说文曰：冶，销也。熿许眉炭重燔烦，吹炯古永九泉。熿炭，炭之有光也。广雅曰：熿，炽也。重燔，犹重然也。吹，犹然也。汉书，赵氏无吹火焉。说文曰：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地有九重，故曰九泉。朱??焰绿烟，?一眇眇蝉娟一缘反。?眇蝉娟，烟艳飞腾之貌。??与燿同。

鱼则横海之鲸，突扞孤游。吊屈原曰：横江湖之鱣鱮。郭璞山海经注曰：横，塞也。突扞，高貌。戛岩?，偃高涛。戛，犹概也。茹鳞甲，吞龙舟。广雅曰：茹，食也。庄子曰：吞舟之鱼，矐而失水。高诱淮南子注曰：龙舟，大舟。喻虚及波则洪涟踳蹙，吹滂则百川倒流。刘劭赵都赋曰：巨鳌冠山，陵鱼吞舟，吸潦吐波，气成云雾。蹙，蹙聚貌。蹙，子六切。蹙，所六切。或乃蹭七邓蹬邓穷波，陆死盐田。蹭蹬，央势之貌。盐田，海边也。张揖上林赋注曰：海水之崖，多出盐也。巨鳞插云，髻鬣刺天。郭璞上林赋注曰：鳍，鱼背上鬣也。南都赋曰：森??而刺天。颇卢骨成岳，流膏为渊。广雅曰：颇谓之??。魏武四时食制曰：东海有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鲛，时死岸上，膏流九顷。春秋元命包曰：积骨成山，流血成渊。

若乃岩坻直夷之隈，沙石之嵌音钦。郭璞上林赋注曰：坻，岸也。说文曰：隈，水曲也。嵌，沙石嵌岑也。毛翼产穀苦??，剖卵成禽。尔雅曰：生哺穀。郭璞曰：鸟子须母食也。剖，犹破也。鳧雏离襪所宜，鹤子淋渗所今反。西京杂记曰：太液池，其间鳧雏、鹤子，布满充积。离襪、淋渗，毛羽始生之貌。群飞侣浴，戏广浮深。翔雾连轩，泄余世泄淫淫。轩，举也。泄泄淫淫，飞翔之貌。翻动成雷，扰翰为林。翻，动貌。汉书，赵王曰：聚蚊成雷。孔安国尚书传曰：扰，乱也。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飞貌。更相叫啸，诡色殊音。诡，异也。

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道，统宇宙而章三光。杜预左氏传注曰：融，朗也。不泛阳侯，乘蹻去乔绝往。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曹植苦寒行曰：乘蹻追术士，远在蓬莱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气蹻，三曰鹿卢蹻。覲安期于

蓬莱，见乔山之帝像。列仙传曰：安期先生谓始皇曰：后千岁求我蓬莱山下。史记曰：武帝祭黄帝冢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也。群仙缥匹妙眇，餐玉清涯音宜。缥眇，远视之貌。鲁灵光殿赋曰：忽眇眇以响像。列仙传曰：赤松子服水玉。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褰所今纚所宜反。列仙传曰：安期先生，琅邪阜乡人，自言千岁。秦始皇与语，赐金数千万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言仙人以羽翮为衣。汉书曰：天道将军衣羽衣。褰纚，羽垂之貌。翔天沼，戏穷溟。庄子曰：穷发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甄古然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以长生。言众仙虽表有形而无情欲，故能久视长生也。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形之类，莫尊于水。庄子曰：同乎无欲。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又曰：长生久视之道。

且其为器也，包干之奥，括坤之区。周易曰：干为天，坤为地。孔安国尚书传曰：奥，内也。又曰：区，域也。惟神是宅，亦祇是庐。神祇，众灵之通称，非惟天地而已。礼记曰：有天下者，祭百神也。何奇不有？何怪不储？说文曰：储，积也。芒芒积流，含形内虚。班彪览海赋曰：余有事于淮浦，观沧海于茫茫。孙卿子曰：不积小流，无以成河海。含形内虚，言水能含众形，内虚，似乎谦也。孙卿子曰：水清则见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虚受人。旷哉坎德，卑以自居。周易曰：坎为水。家语，金人铭曰：江海虽左长百川，以其卑也。周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皆赴高，水独赴下，卑也，而水以为都居也。弘往纳来，以宗以都。自海而往，弘之而令大，自外而来，纳之而不逆。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山海经曰：和山实惟河之九都。郭璞曰：九水所潜，故曰九都。品物类生，何有何无！言诸品物以类相生，何所不有，何者而无。言其多也。韩诗外传曰：夫水，群物以生，品物以正。李尤翰林论曰：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

文选考异

巨唐之代：袁本「巨」作「臣」，云善作「巨」。茶陵本云五臣作「臣」。案：各本所见皆非也。陈云观此注中「臣尧」之解，则善本亦作「臣」也，「巨」乃传写之误，其说最是。

注「延」：袁本、茶陵本作「涎音延」三字，在注末，是也。

决陂潢而相泼：案：「泼」当作「沃」，注「泼灌也」同。茶陵本云善作「泼」，袁本云善作「浞」，所见皆误也。「沃」与下句「凿」协，字伪而失其韵。

注「踰济漯」：陈云「踰」别本作「瀹」，下注引同。案：茶陵修改本如此

，袁本仍皆作「踰」，似善读孟子不同也。

注「七林」：陈云二字似当在「渗」字下，袁、茶陵二本正如此。今案：此衍字也。袁、茶陵有者，为五臣「渗」字音，其善「渗音侵」自在注中，尤所见因误在「淫」字下，遂两存之，正以「七林」当「淫」字音耳。又案：凡善音各本，多失其旧，今于其可考者，悉加订正。

注「乌党」又注「乃朗」：茶陵本作「泐乌党反瀼乃荡切」，在注中「有填淤反瀼之害」下。袁本但有「泐乌党反」四字。又案：凡善音皆云反，今本作切者，后人所改，此则改而未尽者也。余准此，不悉出。

注「旷远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灑音融」三字，是也。

注「史记曰斥为舄」：案：「曰」当作「以」，各本皆伪。西征赋注云「战国策以吴为吾」，其句例也。

注「彼苗」：袁本、茶陵本作「?彼苗切」，在注末，是也。

注「言月将夕也」：袁本、茶陵本「月」作「日」。又此五字在「大明月也」下。其下节注作「翔阳日也」，言日初出也。案：此盖尤本误倒。

注「伏韬望清赋曰」：何校「韬」改「滔」，「清」改「涛」，各本皆伪。

注「巽风不至」：案：「风」当作「气」，各本皆误。舞鹤赋注引正作「气」字。

注「丁回反」：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

注「不平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渭音谓漯音累迭徒结切」十字，是也。

注「乙于」：案：此五臣音。袁本、茶陵本有「盪音湾」三字，在注末，是也。尤存此删彼，非。

注「土含」：茶陵本云「吐甘切」五臣作「土含切」，袁本作「土含」。案：茶陵校语是也。袁本用五臣，尤与之同，非。

注「灤与杰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所见不同也，似有者是矣。

注「答」：案：此五臣音，袁本有「郤直合切」四字，在注中「重迭也」下，是也。茶陵本并此节注「于翰而去」四字，尤与之同，非。

注「奴冷」：袁本作「泞奴冷反」四字，在注中「沸貌」下，是也。茶陵本亦误去，说见上。

注「霾音埋」：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无者非也。此善音，正文下「莫排」二字，乃五臣音，尤所见未检照而两存，然足订二本之失。凡善音各本皆非其旧，或袁、茶陵非而尤是，此条其例也。

注「波相吞吐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呬呀甲切」四字。案：「呀」当作「呼」，此善「呬」字之音也，尤误删。

注「充制反」：袁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

天吴乍见而髣佛」：案：「髣佛」当作「彷彿」。善注可证。见下甘泉赋「犹彷彿其若梦」注「彷彿」亦引说文、楚辞。彼五臣作「髣佛」，有明文，此亦各本乱之而不着校语。

蝸像：案：「蝸像」当作「罔象」，善注可证。考袁本、茶陵本于善注字则作「罔象」，于五臣向注字则作「蝸像」，截然有别，无可疑也。唯正文不着校语，为以五臣乱善，而读者乃不辨耳。

注「式染」：袁本、茶陵本作「闪式染切」，在注末，是也。

注「说文曰髣佛」：袁本、茶陵本作「彷彿」。案：二本是也。尤所改非，下引楚词仍未改可证，说见上。又甘泉赋，汉书作「彷彿」，二注所引说文字亦在「亻」部，但善引说文多不合，未必与颜同作「彷彿」也。

注「劳」：袁本作「音劳」二字，在注中「滂大波也」下，是也。茶陵本误，与此同。

注「楚乙切」：袁本无此三字。茶陵本在「沕摩也」上作「楚两切」。案：茶陵本最是也。此善「礧」字之音，正文下「楚爽」二字，乃五臣音，尤本误倒入下文，改「两」为「乙」，失之矣。

注「鑊」：袁本、茶陵本作「濩音鑊」，在注末，是也。

注「敖」：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牛高切」，在注末「？」字下，乃善音。袁本亦误去，与尤本皆非。

注「其人黑齿也」：茶陵本「黑齿」作「齿黑」，无「也」字。案：「齿黑」是也。袁本亦误与此同。

尔其为大量也：袁本、茶陵本无「为」字。案：此无可考也。

注「虚也」：袁本、茶陵本作「天墟」，下有「音区」二字，正文下无「音虚」二字。案：此尤用今尔雅改，其实非善意也。今尔雅郭读「虚」如字，不得引以注此赋，必他家读为「墟域」之「墟」，故曰「音区」。又「天」字，善因是释天文而增之，如下引「析木谓之天津」，「天」字亦本文所无，何云注误，未得其解。

注「莫冷」：袁本、茶陵本作「溟莫冷切」，在注末，是也。

注「乌」：袁本、茶陵本作「恶音乌」，在注末，是也。

突扞孤游：袁本、茶陵本「扞」作「机」，是也。注同。

注「七邓」又注「邓」：袁本、茶陵本作「蹭七邓切蹬音邓」，在注中「失势之貌」下，是也。

鬣鬣刺天：案：「鬣」当作「鳍」。考善注引上林赋注，各本皆作「鳍」，而袁本、茶陵本于所载五臣济注则作「鬣」，截然有别，唯不着校语，为以五臣乱善，尤本所见亦然，皆非也。又江赋「扬鳍掉尾」正文不误，而注引上林为

「髻」，亦因二本用五臣作「髻」相涉，而转辗致伪也。

注「卢」：袁本、茶陵本作「音卢」二字，在注中「谓之??」下，是也。

注「诡异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无者是也。以二本考之，乃五臣铣注，尤本误系之于善耳。

见乔山之帝像：案：「乔」当作「桥」。考善注引史记，各本皆作「桥」，而袁本、茶陵本于所载五臣良注则作「乔」，截然有别，唯不着校语，为以五臣乱善，尤本所见亦然也。

群仙缥眇：何校「缥」改「瞽」，注同。案：所改是也。善作「瞽」，注「瞽眇，远视之貌」，引鲁灵光殿赋「瞽眇」证之。五臣作「缥」，向注「缥眇，高远貌」。各本皆以五臣乱善而不着校语，唯注引「忽瞽眇」句未伪也。

芒芒积流：袁本、茶陵本「芒芒」作「茫茫」，是也。

注「李尤翰林论曰」：陈云：案「尤」当作「充」，见晋书文苑传，与东汉李尤时代复殊。今案：所校是也。李尤远在木前，亦不撰翰林论。各本皆伪。

江赋

释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风俗通曰：江者，贡也，为其出物可贡。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三宅江外，乃着江赋，述川渚之美。

江赋

郭景纯臧荣绪晋书曰：郭璞，字景纯，河东人。璞性放散，不修威仪，为佐著作。后转王敦记室参军。敦谋逆，为敦所害。又云：有人见其睡形变鼯，云是鼯精也。

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左氏传，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废一不可。杜预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极，深不可测，无公无私，水之德也。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惟，发语之辞也。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南都赋曰：发源岩穴。家语，孔子谓子路曰：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风，则不可以涉。王肃曰：觞，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聿经始于洛沫昧，拢万川乎巴梁。薛君韩诗章句曰：聿，辞也。汉书，广汉郡雒县有漳山，雒水所出，入湔。雒与洛通。湔，音煎。说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东南入江。沫，武盖切。拢，犹括束也。巴，郡名也。梁，州名也。冲巫峡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涨。盛弘之荆州记曰：信陵县西二十里有巫峡。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经注曰：马头崖北对大岸，谓之江津。涨，水大之貌。极泓乌宏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郑玄礼记注曰：极，穷也。庄子曰：大鹏海运，则将徙南溟。司马彪曰：运，转也。尚书曰：浩浩滔天。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七余漳。南都赋曰：总括趋欻。郭璞山海经注曰：泗水出鲁国卞县，至临淮下相县

入淮。孟子曰：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赋曰：兼苞博落。郭璞山海经注曰：湘水出??陵营道县阳朔山。过秦论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经曰：沅水出象郡而东注江，合洞庭中。应劭汉书地理志曰：武陵郡充县历山，澧水所出，入沅，水经云入江。说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经曰：景山，睢水出焉，南注于沔江。又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沮与睢同。源二分于岨居岨来，流九派乎浔阳。山海经曰：岨山东北百四十里岨山，江水出焉；又东百五十里岨山，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岨山，中江所出也，岨山，北江所出也。水别流为派。尚书曰：荆州，九江孔殷。应劭汉书注曰：江自庐江浔阳，分为九也。汉书，庐江郡有浔阳县。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洪涛，已见海赋。七发曰：凌赤岸。或曰：赤岸在广陵兴县。广雅曰：沦，没也。余波，涛之余波也，言涛之余波至柴桑而尽也。尚书曰：余波入于流沙。汉书，豫章郡有柴桑县。网络群流，商摧苦角涓古玄浚古外反。广雅曰：商，度也。许慎淮南子注曰：扬摧粗略也。涓浚，小流也。尔雅曰：注沟曰浚也。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东会。委及宗并见上文。汉书曰：广陵国有江都县，东会于海。尚书曰：东会于泗、沂。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普萌沛普会反。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之民。史记，太史公曰：余登姑苏，望五湖。张勃吴录曰：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也，周行五百余里。尚书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又曰：震泽，吴南太湖名也。漭胡道汗六州之域，经营炎景之外。六州，益、梁、荆、江、扬、徐。臧荣绪晋书曰：华阳黑水惟梁州，部巴东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荆州之东界，扬州之南境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部广陵郡。上林赋曰：经营于其内。南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于华裔，壮天地之峻介。言江波之浚，既作限于华夷，天地峻介，因之益壮也。吴录曰：魏文帝临江叹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峻不可升。地峻，山川丘陵。郭璞尔雅注曰：介，阂也。

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呼吸万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麋氏云朝者，据朝来也；言夕者，据夕至也。激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峨嵋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峨嵋、玉垒，二山名也。泉阳，即阳泉也。顾野王舆地志云：益州阳泉县，蜀分绵竹立。揭、标，皆表也。水经曰：江水又东别为沓，开明之所凿。尚书曰：岨山导江，东别为沓。战国策曰：举标甚高。衡霍磊落以连镇，巫庐嵬鱼鬼窟危勿而比岨。周礼曰：荆州之镇山曰衡山。郑玄曰：在湘水南，镇山名，安地德者也。尔雅曰：霍山为南岳。郭璞曰：今在庐江西。汉书曰：南郡巫县，巫山在西南。释慧远庐山记曰：山

在江州浔阳之南。尔雅曰：山锐而高曰峤，其庙切，协韵，音桥。协灵通气，瀆忿薄相陶。流风蒸雷，腾虹扬霄。庄子曰：川谷通气，故飘风。老子曰：阴阳陶冶万物。韦昭国语注曰：蒸，升也。出信阳而长迈，淙惊大壑与沃焦。信阳即信陵之阳也。臧荣绪晋书曰：建平郡有信陵县。吴都赋曰：寂寥长迈。说文曰：淙，水声也。列子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万亿里，有大壑，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归墟。玄中记曰：天下之大者，东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

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盛弘之荆州记，古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禹疏三江，已见上文。绝岸万丈，壁立赳驳。赳驳，如赳之驳也。赳，古霞字。虎牙巉桀竖树以屹鱼乙萃慈聿，荆门阙竦而盘礴。盛弘之荆州记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门，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红色，间有白文，如牙齿状。荆门上合下开，开达山南，有门形，故因以为名。巉，特立貌。屹萃，高峻貌。阙竦，如阙之竦也。西京赋曰：圜阙竦以造天。盘礴，广大貌。圆渊九回以悬腾，溢普寸流雷响呼后而电激。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渊。许慎曰：九旋之渊至深。说文曰：腾，水涌也。苍颉篇曰：溢，水声也。声类曰：响，嗥也。答宾戏曰：游说之徒，风扬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洒，散也。飞薄，飞腾荡薄也。迅洑扶福增浇，涌湍迭跃。洑，洑流也，音伏。王逸楚辞注曰：洄波为浇，古尧切。砮普冰岩鼓作，瀚普萌溱呼陌浆胡角灞仕角反。砮，水激岩之声也。瀚溱浆灞，皆大波相激之声也。尔雅曰：夏有水、冬无水曰浆，音学。?蒲冰?蒲拜??火宏??呼拜，溃濩获?呼活灞呼郭反。皆水势相激汹涌之貌。漪胡决湟皇恣乌骨泐乌朗，?叔?失冉?舒感淪始灼反。皆水流漂疾之貌。漩旋滢许玄茱于营滢营，漉纡鬼?谏瀆忿瀑步角反。皆波浪回旋瀆涌而起之貌也。漫助侧泐域泐助谨涓于窘，龙鳞结络。漫泐泐，参差相次也。龙鳞结络，如龙之鳞，连结交错也。潘岳金谷诗曰：滥泉龙鳞澜。碧沙瀆杜罪??徒可而往来，巨石砮洛骨砮五骨以前却。瀆??、砮砮，沙石随水之貌。潜演胤之所汨漉胡骨，奔溜之所磔楚爽错。说文曰：潜，藏也。又曰：演，水脉行地中，弋刃切。苍颉篇曰：漉，水通貌。磔，已见海赋。广雅曰：错，摩也。厓隰鱼检为之泐勒崕鱼免，碕岭为之岩岬。说文曰：隰，厓也。周礼曰：石有时以泐。郑司农曰：泐，谓石解散也。崕，犹嶮也。楚辞曰：触石碕而横逝。许慎淮南子注曰：碕，长边也。幽??积岨，砮力隔砮客?卢角砮苦角反。尔雅曰：山夹水曰涧。??与涧同。砮砮?砮，皆水激石嶮峻不平之貌。

若乃曾潭之府，灵湖之渊。郑玄毛诗笺曰：曾，重也。王逸楚辞注曰：楚人名渊曰潭府。澄澹汪洸乌宏，瀆乌广滉胡广困泫音玄。皆水深广之貌。说文

曰：汪，广也，乌黄切。泓沕宏洞乌猛瀑胡猛，涪纒筠邻?弯湍力银反。皆水势回旋之貌。混漈音翰灑呼见涣，流映扬焯音涓。水势清深而澄澈光映也。苍颉篇曰：焯，明也。溟莫令漈渺湏莫翦，汗汗沕田沕。皆广大无际之貌。察之无象，寻之无边。气滃乌孔渤蒲没以雾杳，时郁律其如烟。滃渤，雾出貌。郁律，烟上貌。成公绥天河赋曰：气蓬勃以雾蒸。说文曰：杳，冥也。类胚普抔浑之未凝，象太极之构天。言云气杳冥，似胚胎浑混，尚未凝结，又象太极之气，欲构天也。淮南子曰：孕妇三月而胚胎。春秋命历序曰：冥茎无形，蒙鸿萌兆，浑浑混混。宋均曰：浑浑混混，虽卵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韩康伯曰：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名也。长波浹子协淥淥，峻湍崔嵬。埤苍曰：浹淥，水滂滂也。小雅曰：峻，高也。盘涡乌和谷转，凌涛山颓。涡，水旋流也。广雅曰：凌，驰也。王粲游海赋曰：洪涛奋荡，大浪踊跃，山隆谷窳，宛亶相搏。阳侯碣五合碣我以岸起，洪澜宛演而云回。阳侯，已见海赋。碣碣，摇动貌。宛演，回曲貌。沕银沦淪乌华瀼乌怀，乍浥乌甲乍堆。沕沦，回旋之貌。淪瀼，不平之貌。噉呼檻如地裂，豁若天开。噉，豁开貌。易纬曰：天下愁，地裂山崩。汉书曰：孝惠二年，天开东北，广十余丈。触曲厓以萦绕叫，骇崩浪而相礪。相礪，相击也，音雷。鼓?苦合窟以瀚普萌渤蒲没，乃湓普寸涌而驾隈。?，亦窟之类也。瀚渤，水声也。小雅曰：驾，凌也。

鱼则江豚徒昆海豨喜，叔鲔于轨王鱣音亶。南越志曰：江豚似猪。临海水土记曰：海豨，豕头，身长九尺。郭璞山海经注曰：今海中有海豨，体如鱼，头似猪。尔雅曰：鮪，?鲔。郭璞曰：鲔属，大者王鲔，小者叔鲔。王鱣之大者，犹曰王鲔。鮪音洛。?骨鯨练??特登鲈直流，鯨陵鰩遥鯨鲢音连。山海经曰：?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郭璞曰：音滑。旧说曰：鯨，似绳。山海经曰：??，其状如鳧。居逵切，苍文赤尾。郭璞曰：旧说曰：鲈，似鳧。楚辞曰：鯨鱼何所出。王逸曰：鯨鱼，鯨鲤也。山海经曰：鰩鱼，状如鲤。又曰：鯨鱼，黑文，状如鲈，食之不肿。郭璞曰：音伦。广雅曰，鲢，鯨也。或鹿骼格象鼻，或虎状龙颜。临海异物志曰：鹿鱼，长二尺余，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郭璞山海经注曰：麋鹿角曰骼。又曰：今海中有虎鹿鱼，体皆如鱼，而头似虎鹿。龙颜，似龙也。鳞甲鍤七罪错，灿烂锦斑。鍤错，间杂之貌。扬鳍掉尾，喷普问浪飞唳似延反。上林赋曰：捷鬣掉尾。说文曰：喷，咤也；唳，沫也。排流呼哈乎合，随波游延。或爆蒲角采以晃渊，或吓呼厄鳃乎岩间。说文曰：爆，灼也，今以为曝晒也。曝，步木切。广雅曰：晃，晖也。吓，犹开也。介鲸乘涛以出入，鰩祖洪鯨芥顺时而往还。尔雅曰：介，大也。字林曰：鰩鱼，出南海，头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经注曰：鯨

，狭薄而长，头大者长尺余，一名刀鱼，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顺时。

尔其水物怪错，则有潜鹄鱼牛，虎蛟钩蛇。怪错，奇怪杂错也。旧说曰：潜鹄，似鹄而大也。山海经曰：鱼牛，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有翼，其音如鸳鸯。郭璞山海经注曰：今永昌郡有钩蛇，长数丈，尾跂，在水中钩取断岸人及牛马啖之。螾伦??团蜚候媚媚，鲩扶粉??鸟郎??迷??音麻。说文曰：螾，蛇属也，黑色，潜于神泉之中，能兴云致雨。山海经曰：??鱼，其状如鲈而彘尾。郭璞曰：音团，如扇之团。广志曰：蜚鱼，似便面，雌常负雄而行，失雄则不能独活，出交址南海中。临海水土物志曰：媚，似虾，中食，益人颜色，有爱媚。又曰：鲩鱼，如圆盘，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又曰：初宁县多??，龟形薄头，喙似鹅指爪。又??与??辟相似，形大如?，生乳海边曰沙中，肉极好，中啖。王珣姚海月，土肉石华。郭璞山海经注曰：珣，亦蚌属也。临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镜，白色，正圆，常死海边，其柱如搔头大，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又曰：石华，附石生，肉中啖。三蛟子工???江，鸚螺力戈蜃旋蜗古花反。临海水土物志曰：三蛟，似蛤。旧说曰：??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异物志曰：鸚螺，状如覆杯，头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鸚，故以为名也。旧说曰：蜃，小螺也。瓊蛞蛄腹蟹，水母目虾遐。南越志曰：瓊蛞，长寸余，大者长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体共生，俱为蛞取食。又曰：海岸间颇有水母，东海谓之?，正白，蒙蒙如沫，生物有智识，无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虾依随之，虾见人则惊，此物亦随之而没。?，音蜡，二字并除嫁切。紫蚌胡冈如渠，洪蚌呼甘专车。尔雅曰：大贝曰蚌。汉书曰：尉佗献紫贝五百。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玄曰：渠，罔也。临海水土物志曰：蚌则径四尺，背似瓦垄，有文。国语，孔子曰：防风氏其骨节专车。贾逵曰：专，满也。琼蚌晞曜以莹珠，石砧居叶应节而扬葩。异物志曰：蚌似车螯，絜白如玉。晞曜，向日也。杨雄蜀都赋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石砧，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花，花似草华。广雅曰：葩，花也。砧，音劫。蜃居蛞诸森衰以垂翹，玄蛞力滞魄苦罪礫力罪而礫乌怀?乌遐反。南越志曰：蜃蛞，一头，尾有数条，长二三尺，左右有脚，状如蚕，可食。森衰，垂貌。翹，尾也。临海水土物志曰：蛞，长七尺。南越志曰：蛞，形如马蹄。魄礫、礫?，不平之貌。或泛激辞艳于潮波，或混沦乎泥沙。字书曰：激，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沦，轮转之貌。广雅曰：混，转也。混，乎本切。沦，力本切。

若乃龙鲤一角，奇鹄仓九头。山海经曰：龙鲤，陵居，其状如鲤。或曰：龙鱼一角也。刘騊駼玄根赋曰：一足之夔，九头之鹄。有鳖三足，有龟六眸

莫侯反。山海经曰：三足鳖，岐尾。尔雅曰：鳖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吴兴郡阳羨县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鳖，又有六眼龟。赭鳖肺扶废跃而吐玃，文魼毗磬鸣以孕璆。山海经曰：珠鳖之鱼，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鳖音鳖。南越志曰：珠鳖吐珠。山海经曰：文魼之鱼，其状如覆铍，鸟首而翼，鱼尾，音如磬之声，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条?庸拂翼而掣充制耀，神蜈丽蝮于粉螭力殒以沉游。山海经曰：??，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条容。说文曰：蜈，蛇属也。许慎淮南子注曰：黑蜈，神蛇也。潜于神泉。蝮螭，行貌。??蒲没马腾波以嘘蹠牒，水兕雷咆薄交乎阳侯。山海经曰：??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音勃。黄伯仁龙马赋曰：嘘天慷慨。南越志曰：西巩县东暨于海，其中多水兕，形似牛。说文曰：咆，嗥也。渊客筑室于岩底，蛟人构馆于悬流。吴都赋曰：渊客慷慨而泣珠。蛟人，已见海赋。雹布余粮，星离沙镜。雹布、星离，言众多也。本草经曰：禹余粮，生东海池泽。傅玄拟楚篇曰：光灭星离。旧说曰：沙镜，似云母也。青纶竞纠，缛组争映。尔雅曰：纶似纶，组似组，东海有之。纠，缭也。缛，繁采也。紫菜荧晔以丛被，绿苔鬢所咸鬢沙乎研上。紫菜，色紫，状似鹿角菜而细，生海中。荧晔，光明貌。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风土记曰：石发，水苔也，青绿色，皆生于石。通俗文曰：发乱曰鬢鬢。说文曰：研，滑石也，研与砚同，五见切。菜，或为薺。石帆平蒙笼以盖屿序，萍实时出而漂泳音咏。刘逵吴都赋注曰：石帆，生海屿石上，草类也。又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语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物，大如斗，员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所谓萍实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为能得焉。王肃曰：萍，水草也。说文曰：漂，浮也。尔雅曰：泳，游也。

其下则金矿丹砾历，云精燭银。说文曰：矿，铜、铁璞也。古猛切。丹砾，丹砂也。异物志曰：云母，一曰云精，入地万岁不朽。穆天子传曰：乃披图视典，曰：天子之宝，璇珠燭银。郭璞曰：银有精光如燭也。琤丽柳留璇瑰古回，水碧潜璿美中反。说文曰：琤，??属，力计切。又曰：柳，石之有光者。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璇瑰。郭璞曰：璇瑰，亦玉名也。旋回两音。山海经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亦水玉类也。潜璿，亦水玉也。鸣石列于阳渚，浮磬肆乎阴滨。山海经曰：共水多鸣石。郭璞曰：晋永康元年，襄阳郡上鸣石，似玉，色青，撞之，声闻七八里。尚书曰：泗滨浮磬。孔安国尚书传曰：肆，陈也。或颡古迴彩轻涟，或焞涓曜崖邻。焞，已见上文。说文曰：邻，水崖间邻邻然也。力因切。林无不溽，岸无不津。孙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广雅曰：溽，湿也。郑玄周礼注曰：津，润也。

其羽族也，则有晨鹄天鸡，鵙于纹鷲敖鸥??。山海经曰：大鸛音如晨鹄。郭璞曰：晨鹄，犹晨鳧也。尔雅曰：翰，天鸡。孙炎曰：黑身，一名莎鸡。山海经曰：鵙，其状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山海经曰：鷲，青黄，其所集者其国亡。郭璞曰：音敖。山海经曰：??，其状如鳧。郭璞曰：音钳?之?；徒计切。阳鸟爰翔，于以玄月。尚书曰：彭蠡既潏，阳鸟攸居。尔雅曰：九月为玄。郭璞曰：国语云：至于玄月也。千类万声，自相喧聒。说文曰：聒，讙语也。濯翮疏风，鼓翅??许聿?许月反。疏，理也。礼记曰：凤以为畜，故鸟不獠；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郑玄曰：獠狘，飞走之貌。??与獠同。挥弄洒珠，拊拂瀑沫。洞箫赋曰：扬素波而挥连珠。说文曰：瀑，貫也，蒲到切。集若霞布，散如云谿。产毳他积羽，往来勃碣其列反。字书曰：毳，落毛也。毳与毳同，音唾。竹书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行千里。汉书曰：燕地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伏琛齐地记曰：勃海郡东有碣石，谓之勃碣也。

檉力刃杞稭之忍薄于浔涘，栒槿连森岭而罗峰。檉、杞，二木名也。字林曰：稭，稠概也。薄，丛生也。淮南子曰：南游江浔。许慎注曰：浔，水涯也，音寻。栒、槿，亦二木名也。栒，音隶。桃枝篔簹当，实繁有丛。刘渊林蜀都赋注曰：桃枝，竹属也，可为杖。又吴都赋注曰：篔簹竹，生水边，长数丈。葭蒲云蔓，?以兰红。云蔓，言多而无际也。?，采色相映也。兰，泽兰也。尔雅曰：红，茛舌。扬皜杲毳二，擢紫茸而容反。皜，白也。毳与茸，皆草花也。荫潭隩于六，被长江。尔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东呼为浦隩，于到切。繁蔚尉芳藹，隐藹水松。藹，江藹，香草也，似水芥。水松，药草名也。涯灌芊千见蕞力见，潜荟乌外葱茏郎公反。涯灌则丛生也。潜荟，水中茂盛也。芊蕞、葱茏，皆青盛貌也。

鯪陵鯪六?日眉局具侧于垠银隳鱼俭，獮频獮??失冉瞞呼穴乎廛去声空。鯪鱼，已见同篇。山海经曰：有鱼状如牛，陵居，蛇尾，其名曰鯪。埤苍曰：?蹶，跳也，求悲切。声类曰：偏举一足曰局蹄也，渠俱切。郭璞三苍解诂曰：獮，似青狐，居水中，食鱼。山海经曰：厘山，滹滹之水出焉，有兽，名曰獮，其状如鯪，其毛如彘鬣。郭璞曰：音苍颡之颡，与獮同。鯪，如珠切。??，暂视也。声类曰：瞞，惊视上也，呼穴切。廛，岸侧空处也，去岩切。迅雌聿季临虚以骋巧，孤獲居缚登危而雍容。雌，狄也。獲，似猕猴也。夔?呼口翹踉六于夕阳，鸳雏弄翻乎山东。山海经曰：岷山多夔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为夔牛。又尔雅注曰：今青州呼犍为?，??，夔牛之子也。?与??同，火口切。庄子曰：齧草饮水，翹尾而踉，此马之真性也。司马彪曰：踉，跳也。广雅曰：翹，举也。山海经曰：南禺之山有鸛鷁。郭璞曰：鸛鷁

，凤属也。尔雅曰：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

因岐成渚，触涧开渠。岐，已见上文。漱所遘壑生浦，区别作湖。周礼曰：善为沟者水漱之。郑玄曰：漱，啮也。论语曰：区以别矣。磴土登之以灩烦澨翼，渫息列之以尾闾。磴，犹益也，土登切。淮南子曰：莫鉴于流灩，而鉴于澄水。许慎曰：楚人谓水暴溢为灩，扶园切。淮南子曰：潦水，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澨而无源者也。许慎曰：澨，湊漏之流也。澨，昌即切。庄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而不盈，尾闾渫之而不虚。司马彪曰：尾闾，水之从海出也。标之以翠翳，泛之以游菰。标，犹表识也。翳，草之翳荟也。菰，菰蔣也，浮于水上，故曰游也。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孔安国尚书传曰：播，布也。郑玄毛诗笺曰：艺，犹树也。郑司农周礼注曰：芒种，稻麦也。礼记曰：凡祭庙之礼，稻曰嘉蔬。郑玄曰：嘉，善也。稻，众蔬之属。鳞被菱荷，攒布水蓂力果反。鳞被，如鳞之被，言多也。苍颉篇曰：攒，聚也。应劭汉书注曰：木实曰果，草实曰蓂。翹茎瀼芳问粦，濯颖散裹。说文曰：瀼，水浸也，匹问切。广雅曰：粦，华也；颖，穗也。裹，谓草实也。高唐赋曰：绿叶紫裹。随风猗萎于危，与波潭沓。猗萎，随风之貌。潭沓，随波之貌。潭，音覃。沓，徒我切流光潜映，景炎羊染霞火。言草之华粦流耀，潜映波澜，景色外发，炎于赧火。赧与霞同。

其旁则有云梦雷池，彭蠡青草，云梦，泽名也。吴录曰：雷池，在皖。尚书曰：彭蠡既潯。孔安国曰：泽名也。吴录曰：巴陵县有青草湖。具区洮姚漏翻，朱沪丹灩。具区，亦泽名也。风土记曰：阳羨县西有洮湖。水经注曰：中江东南左合漏湖。音核。又曰：朱湖在溧阳。又曰：沔水又东得沪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阳，灩湖在居巢。灩，祖了切。极望数百，沆胡朗濇余两晶胡杳焠余少反。七发曰：极望成林。郑玄礼记注曰：极，尽也。沆濇，广大之貌。晶焠，深白之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逵傍通，幽岫窈窕。郭璞山海经注曰：洞庭地穴，在长沙巴陵。吴县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逵，水中穴道交通者。金精玉英瑱他见其里，瑶珠怪石碎其表。穆天子传，河伯曰：示汝黄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沟也。沟，音綽。孝经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华之色也。孙卿子曰：璇玉瑶珠不知佩。山海经曰：苟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瑱、碎，谓文采相杂。小雅曰：杂采曰粹，粹与碎同。瑱，徒见切。碎，字愤切。骊虬渠幽摻居由其址止，梢云冠其?必眇反。骊虬，骊龙也，在于九重之泉，故云摻其址也。庄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宋衷太玄经注曰：摻，犹纠也。孙氏瑞应图曰：梢云，瑞云。人君德至则出，若树木梢梢然也。?，山巔也，方眇切。海童之所巡游，琴高之所灵矫。海童，已见上文。

列仙传曰：琴高浮游冀州二百余年，后入碭水中，乘赤鲤鱼来，出泊一月，复入水去。方言曰：矫，飞也，言飞而去来其中。冰夷倚浪以傲睨五计，江妃含颯而睇弥延眇。山海经曰：从极之川，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龙。郭璞曰：冰夷，冯夷也。庄子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傲睨，自宽纵不正之貌。列仙传曰：江婁二女。出游江滨，郑交甫所挑者。孟子注，颯蹙而言。颯蹙，忧貌。睇眇，远视貌。法言曰：眇绵作炳睇。睇，音绵。抚凌波而鳧跃，吸翠霞而夭矫。郑玄礼记注曰：抚，以手按之也。广雅曰：凌，驰也。上林赋曰：驰波跳沫。广雅曰：吸，饮也。陵阳子明经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气。夭矫，自得之貌。

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谓之宇。说文曰：宙，舟车所极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闾阖风，不周风，广莫风。洞箫赋曰：翔风萧萧而径其末。舟子于是搦女角棹，涉人于是?鱼绮榜补郎反。毛诗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搦，捉也。应劭汉书注曰：?，止也。王逸楚辞注曰：榜，船棹也，补孟切。一曰：榜，并船也。漂飞云，运舩。刘渊林吴都赋注曰：飞云，吴楼船之有名者。左氏传曰：楚败吴师，获其乘舟舩。杜预曰：舩，舟名也。舩舩相属，万里连樯。说文曰：舩，舟尾也。舩，船头也。埤苍曰：樯，帆柱也，才羊切。泝洄沿流，或渔或商。毛诗曰：泝洄从之。毛萇曰：逆流而上曰溯洄。孔安国尚书传曰：顺流而下曰沿。列子曰：中国之人，或农或商，或佃或渔。赴交益，投幽浪平声。交、益，二州名也。周礼曰：东北曰幽州。汉书有乐浪郡也。竭南极，穷东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极步至南极。山海经有东荒经。尔乃??雾纷褻子荫于清旭许玉，觚敕詹五两之动静。方言曰：??，视也，音隶。杜预左氏传曰：氛，气也。说文曰：雾，亦氛字也。郑玄礼记注曰：褻，阴阳气相浸渐以成灾也。毛萇诗传曰：旭，日始出也。郑玄礼记注曰：觚，窥视也，敕廉切。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巔，立军营中。许慎淮南子注曰：綰，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綰，音桓长风颺于鬼以增扇，广莫?丽而气整。高唐赋曰：长风至而波起。颺，大风貌，音苇。广莫风已见上文。郭璞山海经注曰：??，急风貌，音戾。徐而不?乌回，疾而不猛。埤苍曰：?，风迟也，音隈。鼓帆平迅越，?陌涨张截洞音迴。帆，已见上文。?，犹越也。截，直度也。涨、洞，皆深广之貌。凌波纵拖，电往杳溟觅冷反。杨雄方言曰：船后曰舩。郭璞曰：今江东拖呼为舩也。王逸荔枝赋曰：飞匡上下，电往景还。匡，勤往切。?如晨霞孤征，眇若云翼绝岭。?，征貌，徒对切。晨霞，朝霞也。庄子曰：大鹏翼若垂天之云，故曰云翼，言广大也。倏忽数百，千里俄顷。楚辞曰：往来儵忽。何休公羊传注曰：俄者，须臾之间。司马彪庄子注曰：顷

，久也。王肃家语注曰：俄，有顷也。飞廉无以晞其踪，渠黄不能企其景。史记曰：飞廉善走。广雅曰：晞，视也。穆天子传曰：天子之八骏曰渠黄。毛诗曰：跂予望之。郑玄曰：举足，则望见之。企与跂同。

于是芦人渔子，摈落江山，谓采芦捕鱼之子也。摈落，谓被斥摈而漂落也。司马彪庄子注曰：摈，弃也。衣则羽褐，食惟蔬鱻思延切。郑玄毛诗笺曰：褐，毛布也。声类曰：鱻，小鱼也。梲寂见淀廷见为涔，夹渚在公罗筌。说文曰：梲，以柴木壅水也。刘渊林吴都赋注曰：淀，如渊而浅。淀与涔古字通。尔雅曰：溇谓之涔。郭璞曰：今作溇，从木于水中，鱼得寒，入其里，以薄捕取之也。溇，苏感切。涔，字廉切。说文曰：渚，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鱼之器，以竹为之，盖鱼笱属。笱洒连锋，罾子僧?雷比船。旧说曰：笱、洒，皆钓名也。罾、?，皆网名也。洒，所蟹切。或挥轮于悬碣奇，或中濑而横旋。轮，钓轮也。埤苍曰：碣，曲岸头也。忽忘夕而宵归，咏采菱以叩舷。淮南子曰：夫歌采菱，发阳阿。楚辞曰：渔父鼓枳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傲自足于一呕，寻风波以穷年。字书曰：傲，倨也。呕与讴同。楚辞曰：顺风波以南北兮，雾宵晦以纷纷。西京赋曰：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

尔乃域之以盘岩，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沓度河汜似，鼓之以朝夕。尚书曰：沓、潜既导。孔安国曰：沓，江别名也。汜，已见上文。汉书，枚乘上书曰：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川流之所归凑，云雾之所蒸液。王逸，楚辞注曰：凑，聚也。琴赋曰：蒸灵液以播云。淮南子曰：山云蒸而柱础润。珍怪之所化产，傀奇之所窟宅。高唐赋曰：珍怪奇伟。子虚赋曰：珍怪鸟兽。说文曰：傀，伟也。又曰：奇异也。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魄。桓子新论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隐沦，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铸凝。冯衍爵铭曰：富如江海，寿配列真。说文曰：真，仙人变形也。班固公孙弘赞曰：异人并出。孝经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渎之精仁。左氏传乐祁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播灵润于千里，越岱宗之触石。公羊传曰：曷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唯太山云尔，海润于千里。何休曰：云气触石理而出为雨，无肤寸之地而不遍也。河海兴云，雨及千里。及其譎变儻恍，符祥非一。动应无方，感事而出。孔安国尚书传曰：神妙无方。郑玄论语注曰：方，常也。经纪天地，错综人术。言以综为喻也。符祥上则经纪天地，下则错综人术。汉书五行志曰：厥风绝经纪。如淳曰：坏绝匹帛之属。周易曰：错综群数。王肃曰：错，交也；综，理事也。仲长子昌言曰：错综人情。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

若乃岷精垂曜于东井，阳侯遯形乎大波。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

井络。史记曰：五星聚于东井。阳后，阳侯也。高诱淮南子注曰：杨国侯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庄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形逝。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于湘娥。广雅曰：江神谓之奇相。西京赋曰：怀湘娥。王逸楚辞注曰：尧二女坠湘水之中，因为湘夫人也。骇黄龙之负舟，识伯禹之仰嗟。吕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龙俛耳曳尾而逃。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吕氏春秋曰：荆有饮飞者，得宝剑于干遂，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舡，饮飞拔宝剑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杀之。荆王闻之，仕以执珪。高诱曰，干遂，吴邑。越绝书曰：欧冶子作铁剑二，曰太阿。悍要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广雅曰：悍，勇也。吕氏春秋曰：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于卫，庆忌喜，要离曰：请与王子往夺之国。王子庆忌与要离俱涉于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摔而投之于江，浮出，又取而投之于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士也，幸汝以成名。要离不死。归吴矣。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棹歌。楚辞曰：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骤谏君而不听，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史记曰：屈原作怀沙赋，怀石自投汨罗。怀沙，即任石也，义与王逸不同。楚辞曰：渔父鼓枳而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于鼇鼉。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鼇鼉以为梁。列子曰：周穆王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骅骝、绿耳、赤骥、白仪、渠黄、踰轮、盗骊、山子。张湛曰：仪，古义字。感交甫之丧佩，愍神使之婴罗。广雅曰：感，伤也。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庄子曰：宋元君夜半梦人被发而窥阿门曰：予自罕露之泉，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豫且得予。元君觉，召占梦者占之曰：此神龟也，元君乃剖龟以卜，七十钻而无遗策。司马彪曰：钻，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庄子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司马彪曰：大块，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混万尽于一科。言混万物尽归于一科也。孟子曰：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赵岐曰：科，坎也。保不亏而永固，禀元气于灵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气之湊液也。考川渎而妙观，实莫着于江河。班固汉书赞曰：中国川原以百数，莫着于四渎，而河为宗也。

文选考异

咨五才之并用：案：「才」当作「材」。善注中引左传，各本皆作「材」可证也。袁本所载五臣向注作「才」，茶陵本已删。度其所删，亦必是「才」耳。

皆不着校语，与尤本同为以五臣乱善。

注「东别为沱」：袁本作「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复出，与尤同误。

注「说文曰沫」：案：孝说文此字从「未」，但善难蜀父老音「妹」，颜师古音汉书亦然。又索隐云音「妹」，又音「末」，唯小司马又音为从「末」耳。然则在当时往往从「未」作矣。善引说文多不合，当仍其旧。又案：蜀都赋善音「武盖反」，亦从「未」也。

注「信陵县西二十里」：案：「信」当作「江」，郡国志所载荆州南郡江陵县也。各本皆伪。

注「应劭汉书地理志曰」：何校「志」下添「注」字，陈同。今案：此下所引皆班志文，盖善元作「应劭汉书地理志注曰：沅水出牂柯，汉书地理志曰」云云，今各本脱「注」下十二字而不可通也。引应「沅水出牂柯」，与上引「山海经出象郡」异说，正下文「入沅，水经云入江」之例。

注「在广陵兴县」：何校「兴」改「舆」，是也。各本皆伪。

注「山名安地德者也」：案：「山名」当作「名山」，各本皆倒。

注「惊」：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昨宗切」，在注中，水声也。下乃善音，袁本亦误去，与尤本皆非。

注「开达山南」：何校改「开」作「闾」，是也。各本皆伪。陈云一作「闾」，今未见。

注「音伏」：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案：无者非也。说见前。

注「音学」：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案：无者非也。说见前。凡以后放此者，不悉出。

注「客」：案：此五臣音也。茶陵本云五臣作「硃音客」，袁本作「硃音客」，用五臣也。云善作「硃」。考集韵二十一麦有「硃克革切」，云「礮硃」，水激石不平貌。然则上「力隔」二字，乃真善「硃」字音，必本是注末有「硃力隔切」云云也。各本皆误系之于「礮」字下，而尤本又以五臣「硃」字音音「硃」，益不可通。

注「楚人名渊曰潭府」：袁本「府」下有「已见上文」四字。案：此尤误删也。潭，句绝，「府已见上文」五字为一句，谓海赋「水府之内」引刘劭赵都为注也。茶陵本亦误与此同。

注「宏」：袁本、茶陵本作「泐音宏」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似胚胎浑混」：袁本、茶陵本「混」作「沌」，下皆同，是也。陈云当作「沌」。

注「孕妇三月而胚胎」：袁本、茶陵本无「胎」字。案：此精神训文也。今本作「三月而胎」，必善所引者作「胚」，尤延之校改，遂误两存。

注「大浪踊跃」：袁本、茶陵本「踊」作「踳」，是也。

注「叫」：案：此五臣音。茶陵本云五臣作「浇音叫」。袁本作「浇音叫」，用五臣也。又云善作「绕」。盖善不为「绕」字作音，尤衍，甚非。

注「瀚渤水声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渤蒲没切」四字，是也。

注「临海水土记曰」：袁本、茶陵本无「临海」二字。案：以下所引皆作「临海水土物志」，疑「记曰」当作「物志」二字也。

注「鲟属」：陈云别本「属」上有「鱧」字。案：今未见，考尔雅注当有。

注「王鱧之大者」：案：「鱧」字当重，各本皆脱。

注「鯪似绳」：袁本、茶陵本「似」下有「鯪音」二字，是也。

注「郭璞曰」：茶陵本此下有「??音滕」三字。案：此在中山经注，今本作「騰音腾」，字与善引不同，然可借证其当有。

注「晒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爆蒲角切」四字，是也。

注「尾跂」：袁本「跂」作「岐」，茶陵本亦作「跂」。案：此亦在中山经注，今本作「岐」，或善引不同。

注「音团如扇之团」：案：「团如」当作「如团」，此在南山经注，今本不误。

注「生乳海边曰沙中」：袁本、茶陵本无「曰」字，是也。

注「子工」：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蠃子公反」四字，在注中「三蠃似蛤」下，乃善音。袁本亦误去。

注「呼甘」：袁本、茶陵本作「呼甘切」三字，在注中「有文」下，是也。

注「毗」：案：此五臣音也。善自引郭璞曰「音毗」，在注末，五臣袭之耳。各本皆误两存。后凡放此者，不更出。

注「说文曰研」：袁本「研」作「砚」，是也。茶陵本亦误「研」。

或焮曜崖邻：案：「邻」当作「粼」。善引说文可证，见下。五臣乃作「邻」，向注云「畔也」，是其明文。各本皆作「邻」，又不着校语，以五臣乱善，非也。

注「邻水崖间邻邻然也」：袁本三「邻」字皆作「粼」。案：此「粼」之别体字，最是。茶陵本亦皆作「邻」，与此同误。

注「??与獠同」：案：当作「???与獠同」，各本皆脱。

注「红茛舌」：案：「舌」当作「古」，各本皆伪。

注「二」：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聃耳利切」四字，在注中「皆草花也」下，乃善音。袁本亦误去。

注「聃与茸」：袁本、茶陵本无「与」字，是也。

注「涯灌则丛生也」：袁本、茶陵本则作「厓侧」二字，是也。

注「日眉」又注「具侧」：案：此正文五臣作「踦??」，故「踦」下音「巨眉」，「??」下音「具俱」。袁、茶陵可证，但不着校语，为以五臣乱善耳。善作「?局」，音义具在注中，尤本依而改正，是矣，但仍赘此音而又误其字，则失之。陈有校语，殊误，今不取。又「局」、「踇」同字，载集韵。陈云别本作「踇」，注同，今未见其本。

注「已见同篇」：袁本「同篇」作「上文」。案：善注例云「上文」，是也。茶陵本改为复出，其所见仍当是「上文」耳。

注「名曰獭其状如鱈」：陈云「獭」当作「??」，「鱈」当作「獠」，是也。案：此引中山经注文。下「鱈」同。

注「与獭同」：案：「与」上当有「??」字。各本皆脱。

注「呼犊为?」：案：「?」当作「??」，下文云「?与??同」，谓引此「??」与正文「?」同也。今尔雅正作「??」。

注「?夔牛之子也」：袁本此上有「然此」二字，是也。茶陵本全删此三字，益非。又案：此「?」亦当作「??」。

景炎霞火：陈云据注「霞」当作「赧」。案：所校是也。前「壁立赧驳」，袁、茶陵二本有校语云善作「赧」，五臣作「霞」，此必同彼，但失其校语耳。后「吸翠霞而夭矫」，亦当有误。

江妃含嚔而睇眇：案：「妃」当作「婁」，注引列仙传作「婁」，可证。各本皆以五臣作「妃」而乱之。吴都赋「江婁于是往来」，五臣作「妃」，此同彼也。

注「睇眇音绵」：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此盖「睇与绵同」之误，或其下仍有「音绵」二字。

涉人于是?榜：袁本、茶陵本「?」作「檣」，是也。注同。

注「并船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补浪切」三字，是也。

注「杜预左氏传曰」：案：「传」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

注「企与跂同」：袁本、茶陵本「同」作「通」，是也。

注「海润于千里」：何校「海」上添「河」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言以综为喻也」：袁本、茶陵本「综」作「织」，是也。

阳侯遯形乎大波：陈云据注「侯」当作「后」。案：所校是也。善作「后」，五臣作「侯」。袁本所载翰注「阳侯，波神」，各本皆以五臣乱善而不着校语，非也。

注「杨国侯」：案：「杨」当作「阳」。各本皆伪。此览冥训注也。今本云「阳侯，陵阳国侯也」。盖善节引之。

注「生性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此尤所校添。

感交甫之丧佩：案：「丧」当作「愆」。袁本作「丧」，有校语云善作「愆」，可证。茶陵本亦作「丧」，而无校语，与此皆为以五臣乱善。

注「孟子曰水」：陈云别本无「水」字。案：茶陵本如此，袁本仍有。

文选卷第十三

赋庚

目录 [隐藏]

1 物色

1.1 风赋

1.2 秋兴赋

1.3 雪赋

1.4 月赋

2 鸟兽上

2.1 鵬鸟赋

2.2 鸚鵡赋

2.3 鷦鷯赋

物色

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风虽无正色，然亦有声。诗注云：风行水上曰漪。易曰：风行水上，涣。涣然即有文章也。

风赋

刘熙释名云：风者，泛也，为能泛博万物。又云：风者，放也，动气放散。曾子书曰：阴阳偏则风。物理志曰：阴阳击发气也。

风赋

宋玉史记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王逸楚辞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史记曰：楚怀王薨，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又曰：楚有谓顷襄王曰：王綰繖兰台。徐广曰：綰，紫也，七见切。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景差，亦楚大夫。说文曰：飒，风声。楚辞曰：风飒飒兮木萧萧。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河图帝通纪曰：风者，天地之使也。五经通义曰：阴阳散为风，风气无根也。管子曰：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树多句也。说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记曰：橘踰淮为枳。庄子曰：腾猿得枳棘枳句之间，振动悼栗。又曰

：空阙来风，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着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者下或有因字，非也。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庄子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尔雅曰：萍，其大者曰苹。郭璞曰：水萍也。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春秋元命包曰：阴阳怒而为风。侵淫，渐进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佷山县有山，山有穴，口大数尺，为风井。土囊，当此之类也。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阿，曲也。飘忽溟滂，激扬燹怒。溟滂，风擎物声。溟，疋冰切。燹怒，如漂之声。说文曰：燹，火飞也。俾尧切。滂，普郎切。耿耿雷声，回穴错连。耿，侯萌切。埤苍曰：耿耿，风声。广雅曰：耿，声也。十洲记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风声，响如雷，上对天之西北门也。凡事不能定者回穴，此即风不定貌。错连，杂错交连也。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蹶，动也。伐，击也。汉书音义，应劭曰：蹶，顿也。韦昭曰：梢，击也。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被丽披离，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楗，拒门也。煦焕粲烂，离散转移。煦，呼县切。煦焕粲烂，鲜明貌。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说文曰：邸，触也。邸与抵古字通。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广雅曰：菁，华也。精与菁古字通。猎蕙草，离秦衡。猎，历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计然曰：秦衡出于陇西天水，芳香也。概新夷，被萸杨。楚词曰：露甲新夷飞林薄。颜师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赋杂以留夷也。易曰：枯杨生稊。王弼曰：稊者，杨之秀也。稊与萸同。徒奚切。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倘常佯羊中庭，北上玉堂。倘佯，犹徘徊也。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说苑，雍门周说孟尝君曰：下罗帷，来清风。楚辞曰：媠容修态亘洞房。故其风中人状，直僂凄慄栗，清凉增欷。素问曰：若汗出逢虚，风其中人也。楚词曰：僂凄增欷。郑玄曰：僂，忧也。说文曰：僂，痛也，错感切。慄，寒貌。毛萇诗传曰：栗冽，寒气也。栗，理吉切。欷，欣既切。清清泠泠，愈病析醒。清清泠泠，清凉之貌也。愈，犹差也。汉书曰：泰尊柘浆析朝醒。应劭曰：醒，酒病。析，解也。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塤然起于穷巷之间，堀窟堞课扬尘。塤然，风起之貌也，一孔切。堀堞，风动尘也。广雅曰：堀，突也。淮南子曰：扬堞而弭尘。许慎曰：堞，尘座也。座，莫回切。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勃郁烦冤，风回旋之貌。司马彪庄子注曰：袭，入也。动沙堞，吹死灰。堞或为塤，非也。骇溷浊，扬腐余。广雅曰

：骇，起也。言风之来，既起溷浊之处，又举扬腐臭之余。家语，孔子曰：惜其腐余，而务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礼记，孔子曰：儒有蓬户瓮牖。故其风中人状，直傲溷郁邑，殴温致湿。傲，徒对切。孔安国尚书传曰：傲，恶也。言此风入于人体令恶也。傲溷，烦浊之貌。字林曰：溷，乱也。王逸楚词注曰：郁邑而忧也。殴，古驱字。素问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曰：中央生湿，湿生土也。言此风殴温湿气来，令致湿病也。中心惨怛，生病造热。惨怛，忧劳也。惨，错感切。方言曰：怛，痛也。素问，黄帝问岐伯曰：人伤于寒，而转为热，何也？曰：夫寒盛则生于热也。中唇为胗，得目为蔑。说文曰：胗，唇疡也。吕氏春秋曰：气郁处目则为蔑为盲。高诱曰：蔑，眇也。蔑与?古字通，亡结切。眇，充支切。啖醋嗽获，死生不卒。啖醋嗽获，中风人口动之貌。风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说文曰：啖，食也。醋，啮也，士白切。嗽，吮也，山角切。声类曰：嘍，大唤也，宏麦切。获与嘍古字通。卒，七忽切。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文选考异

至其将衰也：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善无此五字。案：尤本初无，是也；后修改增多，非也。陈云别本无，今未见。

注「露甲新夷飞林薄」：案：「甲」当作「申」，「飞」当作「死」。各本皆误。所引涉江文也。

注「堞或为堰非也」：袁本、茶陵本「堞」下有「乌卧切」三字。案：有者最是。又袁本脱「或为堰非也」五字。

得目为蔑：袁本、茶陵本「蔑」作「?」。案：此所见不同，二本非而尤其是也。

注引吕氏春秋者尽数篇文，彼作「?」，今本不误。善云「蔑与?古字通」者，谓玉赋「蔑」与彼「?」通也。盖五臣因此改赋为「?」，后以之乱善，又改注中字以就之，所当订正。

注「则为蔑」：案：「蔑」当作「?」，下「蔑眇也」同。各本皆误。说见上。

注「中风人口动之貌」：袁本、茶陵本无「人」字。案：此误取五臣济注中字增多，非也。

秋兴赋

并序

秋兴赋

潘安仁刘熙释名曰：秋，就也。言万物就成也。兴者，感秋而兴此赋。故因名之。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十四年，晋武帝太始十四年也

。左氏传，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预曰：二毛，头白有二色也。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臧荣绪晋书云：贾充为太尉。又曰：岳为贾充掾。汉书曰：期门仆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寓，寄也。世说曰：桓玄既篡，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将省合在何处？有人答云：无省。当时殊连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云：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刘谦之晋纪云：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访之僚属，咸莫能定，参军刘荀之对，昔潘岳秋兴赋叙云：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以言之，是也。玄从之。高阁连云，阳景罕曜，言阁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珥，犹插也。蔡邕独断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蝉。郑玄礼记注曰：袭，重衣也。汉书曰：班伯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葱之间。鹦鹉赋曰：感平生之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礼记曰：唯飨野人皆酒。吕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义，则未闻也。范曄后汉书曰：王霸隐居，止茅屋蓬户。论衡曰：山种枣栗，名曰茂林。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说文曰：话，会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诗曰：帅时农夫，播厥百谷。礼记曰：上农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于野者。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左氏传，韩厥谓齐侯曰：敢告不敏，摄官承乏。苍颉篇曰：厕，次也，杂也。礼记曰：爵禄有列于朝。夙兴晏寝，匪遑底宁。毛诗曰：夙兴夜寐。又曰：不遑宁处。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藪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翰，笔毫也。说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壮士不得志也，许既切。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郑玄周礼注曰：兴者，记事于物。其辞曰：

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庄子，黄帝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楚辞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兮代序。鵬鸟赋曰：万物回薄。览花蒔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托。字林曰：蒔，更别种，上吏切。周易曰：时育万物。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国尚书传曰：索，尽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吕氏春秋曰：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虽末士之荣悴兮，伊人情之美恶。舞赋曰：慢末士之歎曲。文子曰：有荣悴者必末愁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王逸注曰：寒气聊戾，岁将暮也。??瑟兮阴气促急，风暴疾也。草木摇落花叶陨落，肥润去也。而变衰。形体易色，枝枯槁也。缪了栗兮息念卷戾心自伤。若在远行，远出之他方。登山临水升高远望，视江河也。送将归。」族亲别，还故乡，已上宋玉九辩之文。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言怀思慕恋。徒，侣也。远行有羁旅之愤。左氏传，陈敬仲曰：羁旅之臣。杜预曰：羁，寄旅客。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论语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包曰：逝，往也。言

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牛山，临齐国，乃流涕而叹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国而死乎，使古而无死，不亦乐乎？左右皆泣，晏子独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数也。物有必至，事有当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无死古之乐也，君何有焉。怀远悼近，齐景之谓也。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涂而难忍。毛诗曰：既来既往，使我心疚。郑玄曰：疚，病也。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楚辞曰：燕翩翩其辞归。鸢击之鸟，通呼曰隼，一曰鹞，春化为布谷。文子曰：鹰隼未击，罗网不得张。游氛朝兴，槁叶夕殒。杜预左氏传注曰：氛，气也。郑玄毛诗笺曰：木叶槁，得风乃落。

于是乃屏轻箒所甲，释纤絺。吕氏春秋曰：冬不用箒，非爱箒也，清有余也。高诱曰：箒，扇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纤，细也。絺，细葛也。藉莞蒹若，御袷衣。郑玄毛诗笺曰：莞，小蒲席也，胡官切。说文曰：蒹，蒲子以为华席也。又曰：袷，衣无絮也，古洽切。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槭，枝空之貌，所隔切。戾，劲疾之貌。蝉嘒嘒而寒吟兮，鴈飘飘而南飞。毛诗曰：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毛萇诗曰：嘒嘒，小声也。飘飘，飞貌。楚辞曰：鴈雝雝而南游。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言秋日天气高朗。晃朗，明貌。悠阳，日入貌。杜笃吊王子比干曰：霞霏尾而四除，言晃朗而高明。楚辞曰：天高而气清。礼记曰：仲秋杀气浸盛，阳气曰衰。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尚书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诗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萇曰：言长也。月朧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埤苍曰：朧朧，欲明也。朧，徒东切。朧，力东切。熠耀粲于阶闑兮，蟋蟀鸣乎轩屏。毛诗曰：熠耀宵行。毛萇曰：熠耀，?也。?，萤火也。毛诗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蜚也。崔豹古今注曰：熠耀，?也。一曰耀夜，腐草为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蜚，初秋生，得寒则鸣噪，济南谓之懒妇也。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毛诗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王逸楚辞注曰：耿介，执节守度。毛诗曰：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又曰：悠哉悠哉，展转反侧。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俛首而自省。楚辞曰：岁忽忽而遒尽。毛萇诗传曰：遒，终也。广雅曰：遒，急也。列子曰：师旷俛首而听之。曾子曰：君子旦就业，夕而自省也。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服虔通俗文曰：发垂而髟，方料切。说文曰：白黑发杂而髟。字林亦同。周礼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仰群僇之逸轨兮，攀云汉以游骋。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高阁连云，升之以攀云汉也。言群僇自致高远。老子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汉书，谷永对诏曰：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也。董巴舆服志曰：侍中冠金瑯，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广雅曰：炯

炯，光也。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六韬，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马迁书曰：趣舍异路。庄子，王倪曰：吾庸讵知吾所谓知非不知邪？司马彪曰：庸，犹何用也。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闻至人之休风兮，齐天地于一指。庄子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还喻我指，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复相喻；反复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纷然殽乱，明此区区，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仰观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浩然大宁，而天下万物各当其分，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也。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韩子曰：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也。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践而获底。阙侧足以及泉兮，虽猴猿而不履。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迹之地，近不践而获安，若以足外为无用，欲阙之及泉，虽则捷若猴猿，亦不能履也。庄子，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侧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郭璞尔雅注曰：底，止也。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庄子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庄子，曰：愿以境内累子。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矣。

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衽，襟也。字林曰：绂，绶也。楚辞曰：飒弭节而高厉。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水田曰皋，东者取其春意。汉书，郑明曰：将归延陵之皋，修农圃之畴。张晏曰：隐耕皋泽之中。阮籍奏记曰：将耕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说文曰：税，租也。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礼记曰：仲秋菊有黄华。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儵之潏潏。庄子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金人铭曰：涓涓不壅，将成江河。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也？潏潏，游貌也，匹曳切。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庄子有逍遥游篇。司马彪曰：言逍遥无

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间世篇。司马彪曰：言处人间之宜，居乱世之理，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事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唯变所适而何足累。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家语，孔子歌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王肃曰：言优游以终岁也。

文选考异

注「兴者记事于物」：茶陵本「记」作「托」，是也。袁本亦误记。

四时忽其代序兮：袁本、茶陵本「时」作「运」。案：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注「有荣悴者」：案：「悴」当作「华」。各本皆伪。

??瑟兮：袁本、茶陵本「??」作「萧」。案：楚辞作「萧」，似二本是也。

注「风暴疾也」：案：「暴疾」当作「疾暴」。各本皆倒，后三十三卷可证。

又下「息念卷戾」当作「思念暴戾」。「远出」当作「远客出去」。「族亲别」下当有「逝」字，仿此。又楚辞亦可证也。

注「了」：袁本、茶陵本作「僂音了」，在注末，是也。

注「事有当然」：袁本、茶陵本「当」作「常」，是也。

注「既来既往」：茶陵本「来往」二字互易，是也。袁本亦误。

注「以为华席也」：案：「华」当作「苹」。各本皆误。今说文作「平」。「苹」、「平」同字。

蝉嘒嘒而寒吟兮：袁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此亦两通，无以考也。

注「杜笃」：下至「言晃朗而高明」：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如登春台」：袁本「登春」作「春登」，是也。茶陵本亦误倒。

注「此以喻指之非指也」：何校「以」下添「指」字，是也。各本皆脱。陈云别本有，今未见。

注「汉书郑明曰」：陈云「明」当作「朋」，是也。各本皆伪。所引萧望之传文。

菊扬芳于崖溢：袁本、茶陵本「于」作「乎」。案：此亦两通，无以考也。

雪赋

说文曰：雪，凝雨也。释名曰：雪，媛也。水下遇寒而凝，媛媛然下也。曾子曰：阴气凝而为雪。五经通训曰：春泄气为雨，寒凝为雪。

雪赋

谢惠连沈约宋书曰：谢惠连，陈郡阳夏人也。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加知赏，本州岛辟主簿，不就，后为司徒彭城王法曹。为雪赋，以高丽见奇，年二十七卒。

岁将暮，时既昏。毛诗曰：岁亦暮止。刘向七言曰：时将昏暮白日午。昏，冥也。寒风积，愁云繁。庄子曰：风积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傅玄诗曰

：浮云含愁色，悲风坐自叹。班婕妤好捣素赋曰：伫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沈。然疑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梁王不悦，游于兔园。此假主客以为辞也。汉书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杂记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筑兔园也。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汉书，梁孝王待士，邹阳从孝王游。又曰：枚乘为弘农都尉，去官游梁。相如未至，居客之右。汉书曰：相如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俄而微霰零，密雪下。庄子曰：俄而死。王肃家语注曰：俄，有顷也。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毛诗卫风曰：北风其凉，雨雪其滂。又小雅信南山曰：上天同云，雨雪雰雰。授简于司马大夫，言大夫，尊之也。国语，越王勾践曰：苟闻子大夫之言。尔雅曰：简谓之毕也。郭璞曰：今简札也。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郑玄周礼注曰：侔，等也，莫侯切。说文曰：揣，量也，初委切。尔雅曰：称，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谓孤寡不谷。

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孝经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广雅曰：逡巡，却退也。曰：臣闻雪宫建于东国，雪山峙于西域。孟子曰：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刘熙曰：雪宫，离宫之名也。汉书西域传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发咏于来思，姬满申歌于黄竹。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姬，周姓也。满，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申，重也。穆天子传曰：天子游黄台之丘，大寒，北风雨雪。天子作诗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黄竹员闾寒。乃宿于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毛诗曹风曰：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宋玉讽赋曰：臣尝行至，主人独有一女，置臣兰房之中，臣授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贾逵曰：俪，偶也。盈尺则呈瑞于丰年，袤丈则表沴于阴德。左氏传曰：凡平地尺为大雪。毛萇诗传曰：丰年之冬，必有积雪。金匱曰：武王伐纣，都洛邑未成，雨雪十余日，深丈余。汉书曰：气相伤谓之沴。沴，临莅不和意也。春秋潜潭巴曰：大雪甚厚，后必有女主，天雪连月阴作威。宋均曰：雪为阴，臣道也。雪之时义远矣哉！请言其始。

若乃玄律穷，严气升。礼记曰：季冬之月，日穷于次，月穷于纪。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肃。郑玄曰：肃，严急之气也。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夏侯孝若寒雪赋曰：严气枯杀，玄泽闭凝。焦溪涸护，汤谷凝。酈元水经注曰：焦泉发于天门之左，南流成溪，谓之焦泉。盛弘之荆州记曰：南阳郡城北有紫山，东有一水，冬夏常温，因名汤谷也。火井灭，温泉冰。博物志曰：临邛火井，诸葛亮往视，后火转盛，以盆贮水煮之，得盐。后人以火投井，火即灭，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鸿门县亦有火井祠，火从地出。张衡温泉赋曰：遂适骊山观温泉。沸潭无涌，炎风不兴。酈元水经注曰：以生物投之，须臾即熟

。又曰：曲阿季子庙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风在南海外，常有火风。夏日则蒸杀其过鸟也。吕氏春秋曰：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高诱曰：一曰融风。北户瑾扉，裸胡卦壤垂缙。毛诗曰：穹窒熏鼠，塞向瑾户。毛苌曰：向，北出牖也。瑾，涂也。东夷传曰：倭国东四千余里，裸人国也。字林曰：缙，帛摠名也。于是河海生云，朔漠飞沙。淮南子曰：四海之云凑。又曰：八泽之云，以雨九州岛。公羊传曰：河海润千里。何休曰：河海兴云，雨及千里。说文曰：北方流沙。汉书，李陵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范晔后汉书，袁安议曰：今朔漠既定。杨泉物理论曰：风怒则飞沙扬砾。连氛累霰，揜日韬霞。文字集略曰：霰，云状。又曰：霰，亦霰也。一大切。毛苌诗传曰：揜，覆也。于俨切。杜预左氏传曰：韬，藏也，吐刀切。霰淅沥而先集，雪粉糅女又而遂多。韩诗曰：先集惟霰。薛君曰：霰，霰也，音英。夏侯孝若寒雪赋曰：集洪霰之淅沥，焕摧磊以霰索。楚辞曰：雪纷糅其增加。郑玄礼记注曰：糅，杂也。

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王逸楚辞注曰：氛氲，盛貌。蔼蔼浮浮，漉漉弈弈。毛诗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漉漉。方遥切。广雅曰：蔼蔼弈弈，盛貌。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薨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杜预曰：薨，屋栋也。毛诗曰：下土是冒。传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际孔，从阜傍，二小夹日也。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便娟、萦盈，雪回委之貌。楚辞曰：?娟修竹。王逸曰：?娟，好貌。说文曰：庑，堂下周屋也。释名曰：大屋曰庑。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眇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广雅曰：缟，练也。穆天子传曰：为盛姬筑台，是曰重璧之台。刘公干清庐赋曰：蹈琳莅之涂。然即逵也。许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音路。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瑶阶，玉阶也，已见西京赋。说文曰：挺，拔也，达鼎切。庄子曰：南方积石千里，树名琼枝。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相鹤经云：鹤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复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鹇，鸟名也。西都赋曰：招白鹇。纨袖惭冶，玉颜掩媠。说文曰：纨，素也。冶，妖也。范子，纨素出齐。古诗曰：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楚辞曰：美人皓齿。媠与媠同，好貌。

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山海经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楚辞曰：日安不飞，烛龙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山海经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郭璞曰：即烛龙也。诗含神务曰：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故有龙衔火精以照天门中也。昆山，已见上文。尔其流滴垂冰，缘溜承隅。王逸楚辞注曰：溜，屋宇也。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

珠。庄子曰：夫道，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抱朴子释鬼篇曰：冯夷，华阴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说文曰：蚌，蜃也。司马彪以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记曰：剖蚌求珠。至夫缤纷繁鹜之貌，皓??皦絜之仪。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固展转而无穷，嗟难得而备知。

若乃申娱翫之无已，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月承幌而通晖。包氏论语注曰：棨者，梁上楹也。说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酌湘吴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吴录曰：湘川酃陵县水，以作酒，有名。吴兴乌程县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见魏都赋。论语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时，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贤者，饱而知饥，温而知寒。公曰：善。出裘发粟以与饥人。夏侯孝若寒雪赋曰：既增覆而累镇，又加裘而兼衣。对庭鷓之双舞，瞻云鴈之孤飞。西京杂记曰：公孙乘月赋曰：鷓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杜笃众瑞颂曰：千里遥思，展转反侧。毛诗曰：携手同归。邹阳闻之，懣然心服。庄子曰：子贡懣然惭。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说文曰：懣，烦也。苍颉曰：闷也。莫本切。有怀妍唱，敬接末曲。于是乃作而赋积雪之歌。

歌曰：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褥。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汉武帝秋风辞曰：携佳人兮不能忘。刘向有熏炉铭。楚辞曰：奠桂酒兮椒浆。熏，火烟上出也，字从黑。又续而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兮思自亲。楚辞曰：美人既醉朱颜??。王逸曰：??，着也，面着赤色也，徒何切。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昵，近也。褫，夺衣也。孔安国论语注曰：绅，大带也。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楚辞曰：无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见乎阳春。歌卒。王乃寻绎吟翫，抚览扼腕。毛萇诗传曰：绎，悦也。方言曰：绎，理也。说文曰：扼，把也。郑玄曰：腕，掌后节也。史记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顾谓枚叔，起而为乱。乱者，理也。总理一赋之终也。

乱曰：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也欤？白雪之白也，犹白玉之白也欤？刘熙曰：孟子以为白羽之白性轻，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坚，虽俱白，其性不同。问告子，告子以为三白之性同。未若兹雪，因时兴灭。言随时行藏也。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蔡雍述行赋曰：玄灵黜以凝结，零雨集之溱溱。正历曰：日，太阳也。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任，犹因也。素因遇立，污随染成。污，犹相染污也。纵心皓然，何虑何营？归田赋曰：苟纵心于城外。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

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鸿安丘严平颂曰：无营无欲，澹尔渊清。

文选考异

注「臣授琴而鼓之」：案：「授」当作「援」。各本皆伪。

注「谓之焦泉」：案：「泉」当作「溪」。各本皆误。

揜日韬霞：袁本、茶陵本「揜」作「掩」，注同。案：此盖亦尤校改之也。

注「杜预左氏传曰」：陈云传下脱「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已见西京赋说文曰挺拔也达鼎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有「琼亦玉也琼树恐误也」九字。案：「亦」当作「赤」，说文玉部文也。琼赤雪白，故善以正惠连之误。此注疑两有，以九字承「达鼎切」之下。袁、茶陵二本皆脱十四字，尤据别本校补之，但误去九字，大非。

玉颜掩媠：袁本、茶陵本「媠」作「媠」。案：二本是也。今注有脱误，尤据之改正文，大非。说见下。

注「范子纨素出齐」：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媠与媠同好貌」：袁本、茶陵本「好」上有「媠」字。案：各本皆非也。当作「媠以媠媠与媠同媠媠好貌」十一字。「媠以媠」连上「美人皓齿」，大招文也。「媠」与「媠」同，赋作「媠」，大招作「媠」也。「媠媠好貌」，王逸之注也。传写脱误不可读，尤延之遂误改正文为「媠」字，今特订正之。

。

注「日安不飞」：茶陵本「飞」作「到」，是也。袁本亦误「飞」。

嗟难得而备知：袁本「嗟」作「羌」，茶陵本亦作「嗟」。案：此必善「羌」、五臣「嗟」，各本失着校语而乱之。

注「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案：「浩」当作「皓」，下同。各本皆误。说见后答宾戏下。

注「鸿安丘严平颂曰」：案：「鸿」上当有「梁」字。各本皆脱。补亡诗引有

。

月赋

周易曰：坎为月，阴精也。郑玄曰：臣象也。广雅云，夜光谓之月，月御谓之望舒。说文曰：月者，太阴之精。释名曰：月，阙也，言有时盈有时阙也。

月赋

谢希逸沈约宋书曰：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岁能属文，仕至光禄大夫。泰初二年卒，时年三十六，谥曰宪子。所著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代。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假设陈王、应、刘，以起赋端也。陈王，曹植

也。应、刘，应玚、刘楨也。魏文帝书曰：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孙卿子曰：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无复娱游，故绿苔生而芳尘凝也。高诱注淮南子曰：苍苔，水衣。庾阐杨都赋曰：结芳尘于绮疏。郭璞尔雅注曰：榭，台上起屋也。悄焉疚怀，不怡中夜。毛诗曰：忧心悄悄。悄悄，忧貌。七小切。尔雅曰：疚，病也。怡，乐也。家语，孔子云：日出听政，至于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兰路，有兰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辞曰：皋兰被径。王逸曰：径，路也。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吴有桂林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王逸楚辞注曰：腾，驰也。礼记曰：季秋入学，习吹。王逸楚辞注曰：弭，按也。临浚壑而怨遥，登崇岫而伤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大戴礼曰：七月汉案户。汉，天汉也。案户，直户也。李陵诗曰：天汉东南驰。左传，申丰曰：日在北陆而藏冰。杜预曰：陆，道也。汉书曰：冬则南，夏则北。汉书音义，韦昭曰：躔，处也，亦次也。方言曰：日运为躔。躔，历行也。白露暖空，素月流天。长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沈吟齐章，殷勤陈篇。楚辞曰：意欲兮沈吟。毛诗齐风曰：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閼兮。又陈风曰：月出皦兮，佼人僚兮。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笔毫也。文赋曰：或含毫而藐然。说文曰：牍，书版也。

仲宣跪而称曰：声类曰：跪，跽也。跪，渠委切。跽，奇几切。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仲宣，山阳人，故云东鄙。战国策，范雎谓秦王曰：臣东鄙贱人。尔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篱也。味道懵学，孤奉明恩。说文曰：懵，目不明也。莫帽切。臣闻沈潜既义，高明既经。尚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孔安国曰：沈潜谓地，高明谓天。左氏传，子太叔曰：子产云：礼，天之经，地之义。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春秋说题辞曰：阳精为日。易辩终备曰：日之既，阳德消。郑玄曰：日既蚀，明尽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阴之精。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东沼，汤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于东，故曰擅，始生于西，故曰嗣。山海经曰：汤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树青叶，名曰若木。日之所入处。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书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国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于汤谷，拂于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高诱曰：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张衡灵宪曰：月者，阴精之宗，积成为兽，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为言阙也，两说蟾蜍与兔者，阴阳双居，明阳之制阴，阴之倚阳。张泉观象赋曰：渐台可升。自注曰：渐台，天台之名。四星在织女东。淮南子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常娥窃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归藏曰：昔常娥以

不死之药奔月。论语曰：皇皇后帝。张泉观象赋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谓太微宫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为天庭。朏朏警阙，朏朏示冲。说文曰：朏，朔而月见东方，缩朏然。朏，晦而月见西方也。朏，月未成光。朏，月始生朏然也。尚书五行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朏，朏则王侯奢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则王侯肃。郑玄曰：朏，条达行疾貌也。警阙，谓朏朏失度，则警人君有所阙德。示冲，言朏朏得所，则表示人君有谦冲，不自盈大也。礼记注曰：月三日而成朏，是以礼有三让也。朏，女六切。朏，大鸟切。朏，芳尾切。顺辰通烛，从星泽风。辰，十二辰。言月顺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许慎曰：历十二辰而行。尚书曰：月之从星，则以风以雨。孔安国尚书传曰：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然泽则雨也。增华台室，扬采轩宫。台室，三公位。轩宫，轩辕之宫。史记曰：中宫文昌，魁下六星，两两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齐色则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轩辕者，帝妃之舍。高诱曰：轩辕，星名。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吴录曰：长沙桓王名策。武烈长子，母吴氏有身，梦月入怀。汉书，元后母李亲梦月入怀而生后，遂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说文曰：霁，雨止也。西京赋曰：眇天末以远期。霁，才计切。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楚辞曰：洞庭波兮木叶下。菊散芳于山椒，鴈流哀于江濑。礼记曰：仲秋菊有黄华。王逸楚辞注曰：土高四堕曰椒。汉书，武帝伤李夫人赋曰：释予马于山椒。山椒，山顶也。说文曰：濑，水流沙上也。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楚辞曰：白日出兮悠悠。长门赋曰：望中庭之蔼蔼，若季秋之降霜。列宿掩缦，长河韬映。楚辞曰：若列宿之错置。说文曰：缦，繁采饰也。毛诗曰：倬彼云汉。毛萇曰：云汉，天河也。柔祇雪凝，圆灵水镜。柔祇，地也。圆灵，天也。连观霜缦，周除冰净。观，宫观也。徐干七喻曰：连观飞榭。说文曰：除，殿陛也。君王乃馱晨欢，乐宵宴。收妙舞，弛清县。边让章华台赋曰：妙舞丽于阳阿。长笛赋曰：磬襄弛县。周礼曰：大忧弛县。郑玄曰：弛，释也。字林曰：弛，解也。韦昭曰：弛，废也。去烛房，即月殿。芳酒登，鸣琴荐。

若乃凉夜自凄，风篁成韵。篁，竹丛生也。风篁，风吹篁也。亲懿莫从，羈孤递进。亲懿，懿亲也。左氏传，富辰曰：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杜预曰：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亲懿不从游，而羈旅之孤更进也。聆皋禽之夕闻，听朔管之秋引。诗曰：鹤鸣九皋。皋禽，鹤也。抱朴子曰：峻概独立，而皋禽之响振也。朔管，羌笛也。说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声也。于是弦桐练响，音容选和。弦桐，琴也。埤苍曰：练，择也。练与拣音义同。桓谭新论曰：神农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侯瑛箏赋曰

：察其风采，拣其声音。郑玄礼记注曰：选，可选择也。徘徊房露，惆怅阳阿。防露，盖古曲也。文赋曰：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房与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延露以和也。声林虚籁，沦池灭波。此言风将息也。声林而籁管虚，沦池而大波灭。牵秀相风赋曰：幽林绝响，巨海息波。庄子曰：子綦谓子游曰：夫大块噫气，其名曰风，是以无作，作则万窍怒号，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郭象曰：烈风作则众窍实，及其止则众窍虚。薛君韩诗章句曰：从流而风曰沦。沦，文貌。说文曰：波，水涌也。情纾軫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楚辞曰：郁结纾軫兮，离愬而长鞠。王逸曰：纾，曲；軫，痛也。毛诗曰：如彼愬风。毛萇曰：愬，乡之也。

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楚辞曰：望美人兮未来。陆机思归赋曰：绝音生于江介，托影响乎洛湄。淮南子曰：道德之论，譬如日月驰骛，千里不能改其处也。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楚辞曰：临风愠兮浩歌。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说文曰：满堂饮酒。庄子，子贡曰：夫子见之变容失色。范晔后汉书曰：戴良见黄宪反归，罔然若有失也。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楚辞曰：岁既晏兮孰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楚辞曰：与佳人期兮夕张。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溪谷多悲风，霜露沾人衣。

陈王曰：「善。」乃命执事，献寿羞璧。左氏传，原成叔曰：敢私于执事。史记曰：平原君以千金为鲁连寿。韩诗外传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双聘庄子。敬佩玉音，复之无斲。毛诗曰：无金玉尔音。尚书曰：我有周无斲。尔雅曰：斲，馱也。

文选考异

注「时年三十六」：何校「三」改「四」。陈云「三」当作「四」。案：所校是也。本传可证。各本皆误。

注「长歌行曰」：陈云「长」当作「伤」，是也。各本皆误。

注「王逸楚辞注曰土高四堕曰椒」：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侯瑛箏赋曰」：案：「瑛」当作「瑾」。各本皆伪。茶陵本「侯」作「吴」，更误。何、陈校据之，非也。说详后陆士衡猛虎行。

注「防露盖古曲也」：茶陵本「防」作「房」，是也。袁本亦误「防」。

注「鄙人听之不若延露以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临风叹兮将焉歇：茶陵本云五臣作「焉」。袁本云善作「乌」。案：「乌」字传写伪，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

注「原成叔曰」：案：「原」当作「厚」。各本皆误。此所引襄十四年传文。

幽愤诗注作「后」，九锡文注作「厚」，「厚」即「后」也。善引群书，其字或不画一，例如此矣。

鸟兽上

尔雅曰：两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禽，即鸟也

鵬鸟赋

并序

鵬鸟赋

贾谊汉书曰：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太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后文帝召为博士，为绛、灌、冯敬之属害之，于是天子疏之，以为长沙王傅。然贾生英特，弱龄秀发，纵横海之巨鳞，矫冲天之逸翰，而不参谋棘署，赞道槐庭，虚离谤缺，爰傅卑土，发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谓之未为不达，斯言过矣！

谊为长沙王傅，汉书云：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谊舍。又云：后岁余，文帝思谊，征拜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长沙者，唯有吴芮之子孙耳。经史不载其谥号，故难得而详也。又，景帝十三王传曰：长沙定王发母唐姬无宠，故王卑湿国。三年，有鵬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鵬似鸮，不祥鸟也。晋灼曰：巴蜀异物志曰：有鸟小如鸡，体有文色，上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远飞，行不出域。鸮，于妖切。谊既以谪居长沙，韦昭曰：谪，谴也。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自广，自宽也。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尔雅曰：太岁在卯曰单阏。徐广曰：文帝六年岁在丁卯。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李奇曰：日西斜时也。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闲暇，不惊恐也。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萃，集也。发书占之兮，讖言其度。说文曰：讖，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讖。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鵬兮，予去何之？善曰：讖于鵬鸟也。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淹，迟也。速，疾也。谓死生之迟疾也。鵬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请以臆中之事以对也。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庄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鹖冠子曰：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如淳曰：斡，转也。善曰：鹖冠子曰：斡流迁徙，固无休息。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蟪。韦昭曰：而，如也。苏林曰：转续，相传与也。蟪，音蝉，如蝮蝉之蜕化也；或曰：蟪，相连也。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沕穆，不可分别也。颜师古曰：沕穆，微深也。鹖冠子曰：变化无穷，何可胜言。沕，亡笔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鹖冠子曰：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圣人遭祸而能悔过，责己修善则祸去福来也。中人得福而为骄恣，则福去而祸来也。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鶡冠子曰：忧喜聚门，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吊者在门，庆者在庐。今言皆在门者好恶，故言同域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鶡冠子曰：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句践霸世。史记曰：越王句践，其先允常，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阖闾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士挑战，射伤吴王阖闾，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无忘越。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王曰：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吴师追而围之。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吴王不听，卒许越平。句践自会稽归，拊循其士民伐吴，大破吴，因留围之三年。越遂栖吴王于姑苏山。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面曰：吾无以见子胥也。高诱淮南子注云：山处曰栖。越灭吴称霸。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应劭曰：李斯西游于秦，身登相位，二世时，为赵高所谗，身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尚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爰立作相。孔安国曰：傅氏之岩，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庄子曰：夫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字林曰：纠，两合绳。纆，三合绳。应劭曰：祸福相与为表里，如纠缠索相附会也。臣瓚曰：纠，绞也。纆，索也。鶡冠子曰：祸与福如纠缠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鶡冠子曰：终则有始，孰知其极。老子道德经曰：孰知其极。河上公注曰：祸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穷极时也。颜监曰：极，止也。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言矢飞水流，各有常度，为物所激，或旱或远，斯则万物变化，乌有常则乎？鶡冠子曰：水激则悍，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悍与旱同，并户但切。吕氏春秋曰：激矢远，激水旱。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黄帝素问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韦昭国语注曰：蒸，升也。大钧播物兮，块圪无垠。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钧上，此以造化为大钧。应劭曰：阴阳造化，如钧之造器也，其气块圪非有限齐也。善曰：块，乌党切。圪，乌黠切。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鶡冠子曰：天不可预谋，道不可预虑。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鶡冠子曰：迟速止息，必中参伍。焉识其时，见下文也。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庄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

庄子曰：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为生，散为死。鹖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识其时。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列子曰：千变万化，不可穷极。庄子曰：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司马彪曰：当复化而为无。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抔。控抔，爱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抔，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贵惜也。如淳曰：抔，音团，或作揣。晋灼曰：许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己之年命长短而惜之乎。按史记英布传云果如薛公揣之，陈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训为量，与晋灼说同，音初毁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胶柱，在此赋训抔为量，义似未是。至于合韵，全复参差，且史记揣作抔字，如淳、孟康义为是也。善曰：鹖冠子曰：彼时之至，安可复还，安可控抔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师古曰：患，音还。言人皆死变化，我何足患之。庄子曰：假于异物，托于同体。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变化无方，皆异物也。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庄子，北海若曰：以道观之，无贵无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鹖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恶自惧。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鹖冠子曰：达人大观，乃见其符。庄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列子云：胥士之殉名，贪夫之殉财，天下皆然，不独一人。司马彪曰：殉，营也。瓚曰：以身从物曰殉。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善曰：鹖冠子曰：夸者死权，自贵矜容殉名。司马彪庄子注曰：夸，虚名也。孟康曰：每，贪也。庄子曰：贪生失理。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孟康曰：怵，为利所诱怵也。迫，迫贫贱也。东西趋利也。趋，音娶。怵，音戍。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庄子曰：不肖系俗。窘，囚拘之貌，求殒切。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庄子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又孔子谓老聃曰：形体若槁木，似遗物而立于独也。鹖冠子曰：圣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遗，动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李奇曰：惑惑，东西也。所好所恶，积之万亿也。鹖冠子曰：众人惑惑，迫于嗜欲。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谓之真人也。庄子曰：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道德之至也。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庄子云：仲尼问于颜回曰：何谓坐忘？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司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燕处超然。庄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寥廓忽荒，元气未分之貌。广雅曰：廖，深也。廓，空也。鹖冠子曰：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孟康曰：易，坎为险，遇险难而止也。张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为坎。又曰：易明夷则仕，险难则隐。鹖冠子曰：乘流以逝。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鹖冠子曰：纵躯委命，与时往来。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庄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庄子，老聃曰：其居也，渊而静，其唯人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邓展曰：自宝，自贵也。郑氏曰：道家养空，虚若浮舟也。庄子曰：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德人无累，知命不忧。庄子，苑风曰：愿闻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也。又曰：圣人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故无物累。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细故薺芥，何足以疑。鶡冠子曰：细故裂蓊，奚足以疑。裂蓊与薺芥，古字通。张揖子虚赋注曰：薺芥，刺鲠也。

文选考异

谊既以谪居长沙：袁本、茶陵本「谪」作「谪」。案：「谪」字是也。注引韦昭作「谪」可证。史记、汉书皆作「适」，或以「适」改「谪」而为「谪」也。

注「闲暇不惊恐也」：袁本、茶陵本「闲」上有「李奇曰」三字，与「萃集也」连在「私怪其故」句下，是。此及下条亦李奇注，尤皆误也。

注「讖于鵬鸟也」：袁本「讖」作「问」，是也。茶陵本亦误「讖」。

注「鶡冠子曰固无休息」：茶陵本无此八字，是也。袁本有，亦非。

注「颜师古曰」：袁本、茶陵本「师古」作「监」，是也。

注「而相怨伐」：袁本、茶陵本无「伐」字。

注「射伤吴王阖闾阖闾且死」：袁本、茶陵本不重「阖闾」。

注「已决之矣遂兴师」：袁本、茶陵本无「决之矣遂兴师」六字。

注「持满者」下至「以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以遗之不许」：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使陪臣种」：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敢告下执事」：袁本、茶陵本无「下」字。

注「吴王将许」：袁本、茶陵本「许」下有「之」字。

注「谢曰」下至「遂自杀」：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乃蔽面曰」：袁本、茶陵本「乃」下有「自」字。案：此节各条，尤所校改，皆未是也。

何足控抔：案：「抔」当作「搯」，汉书作「搯」，选文与之同，故善注有「且史记搯作抔字」之语，若自作「抔」，于注全不可通，必五臣因此改正文作「抔」，后来以之乱善耳。幽通赋注引作「搯」，亦其一证也。又注中控搯，爱生之意也。孟康曰：搯，持也。如淳曰：搯，音团，或作抔。在此赋训搯为量。今各本于正文既误之后，改「搯」作「抔」，改「抔」作「搯」，皆不可通，所当订正。

注「控抔爱生之意也」：袁本、茶陵本「控」上有「善曰」二字，是也。案：此一节盖皆善注。

注「善曰鷓冠子曰」：袁本、茶陵本无「善曰」二字，是也。说见上。又袁本「鷓」上有「又」字，「子」下有「亦」字，是也。茶陵本无，非。

注「师古曰患音还」：袁本、茶陵本无「师古曰」三字。案：无者是也。

注「郭璞曰」：案：「璞」当作「象」。各本皆误。所引大宗师篇文之注也。

或趋东西：袁本、茶陵本「东西」作「西东」。案：二本是也。尤误倒。史记、汉书皆作「西东」。其孟康注云：「东西」者，即不拘语倒耳。

注「大人者与天地」：袁本、茶陵本「大」上有「文子曰」三字，是也。

窘若囚拘：案：「窘」当作「儻」，注同。汉书作「儻」，选文与之同，故善云「囚拘之貌」。其五臣良注「窘困也」。乃作「窘」耳。各本皆以五臣乱善。史记索隐云汉书作「儻音去殒反」，与善读求殒反正合。

得坻则止：案：「坻」当作「坎」。汉书作「坎」，选文与之同。观善引孟康注于首可见。其下复引张晏兼广异本，必五臣因此改「坎」为「坻」，故仅取张「小洲」之语作注也。各本皆以五臣乱善。

注「易明夷则仕」：茶陵本「明」上有「大」字，无「夷」字，袁本作「明夷」，与此同。案：各本皆误也。「易明夷」当作「谓夷易」，汉书颜注引可证也。陈云别本作「明夷易」，亦误。

德人无累：袁本、茶陵本「累」下有「兮」字，下「细故蒂芥」句同。案：此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鸚鵡賦

并序。山海经曰：黄山有鸟，其状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儿舌，脚指前后各两。鸚，一作？，莫口切。

鸚鵡賦

祢正平范曄后汉书曰：祢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傲。曹操欲见之，不肯往，操怀忿，而以才名，不欲杀之，送刘表。后复侮慢于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射大会宾客，人有献鸚鵡者，射举札于衡前曰：愿先生赋之。衡揽笔而作，辞彩甚丽。后黄祖杀之，时年二十六。

时黄祖太子射亦宾客大会，有献鸚鵡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应劭风俗通曰：处士者，隐居放言也。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典引曰：来仪集羽族于观魏。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坐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其辞曰：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西域，谓陇坻出此鸟也。老子曰：以辅万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辅万物自然之性也。西方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为火，觜有赤者，故曰火德。归藏殷箴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鸟。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兽，前有朱雀，鹑火之体也。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礼记曰：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王弼周易注曰：几者，事之微也。故其嬉游高峻，栖跼幽深。说文曰：嬉，乐也。跼，立也。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说文曰：绀，深青而扬赤也。采采丽容，咬咬好音。韩诗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韵略曰：咬咬，鸟鸣也，音交。毛诗曰：睨睨黄鸟，载好其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

于是羨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汉书音义，应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陇坻。尚书，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国曰：伯益也，掌山泽官也。尚书曰：导弱水，余波入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即无以得鸟也。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鵬鸟赋曰：貌甚闲暇。王逸楚辞注曰：植，志也。逼之不惧，抚之不惊。鹞冠子曰：迫之不惧，定以知勇。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连以丧生。毛诗序曰：君子全身远害。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

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委命，已见上文。礼记曰：离群索居。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淮南子曰：天下以为之笼，又何失鸟之有乎？然笼所以盛鸟。说文曰：翅，翼也。流飘万里，崎岖重阻。埤苍曰：崎岖，不平也。崎，去奇切。岖，音驱。踰岷越障，载罹寒暑。岷、障，二山名，续汉书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县属陇西，盖因山立名也。毛诗曰：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一曰，障，亭障也。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托意也。时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语曰：女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汉书，郅都曰：已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也。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羈旅。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女适人，臣事君，逢祸患，尚栖迟羈旅也。羈旅，已见上文。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薛君韩诗章句曰：鸟，微物也。说文曰：驯，顺也。汉书音义，应劭曰：扰，驯也。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楚辞曰：情慨慨而长怀。又曰：结幽兰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毛诗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国语，舅犯对晋侯曰：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孔安国尚书传曰：腥，臭也。

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礼斗威仪曰：夭其禄命，不得极其数。楚辞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芜秽而险巇。王逸曰：险巇，颠危也。岂言语以阶乱

，将不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也。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左氏传曰：施氏之妇怨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俪。杜预曰：俪，偶也。伉，敌也。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匪余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尔雅曰：生囑，雏。谓鸟子初生，能自啄食，总名曰雏也。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毛诗曰：命于下国。非天子之国，故曰下也。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庄子，许由曰：名者实之宾。羨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西都，长安也。鹦鹉言长安乐，自古有之，未详所见。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斯，此也。此，长安也。言类彼鸟马，而怀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称此。古诗曰：代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饬。礼记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严霜初降，凉风萧瑟。楚词曰：冬又申之以严霜。长吟远慕，哀鸣感类。毛诗曰：哀鸣嗷嗷。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顛顛。汉书，谷永上疏曰：赞命之臣，靡不激扬。答宾戏曰：夕而顛顛也。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毛诗曰：涕既陨之。毛萇曰：陨，坠也。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歔。放臣、弃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词注曰：歔歔，啼声。

感平生之游处，若埧簾之相须。论语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诗曰：伯氏吹埧，仲氏吹簾。毛萇曰：土曰埧，竹曰簾。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淮南子曰：自异者视之，肝胆胡、越也。高诱曰：胡、越喻远。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说文曰：栊，房室之疏也；楯，栏槛也。王逸楚词注曰：从曰槛，横曰楯。说文曰：牖，穿壁以为牕也。韩诗曰：搔首踟蹰。薛君曰：踟蹰，蹀也。踟，肠知切。蹰，肠诛切。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班固汉书赞，禹本纪云：昆仑山高二千五百余里。山海经曰：夸父与日竞走，渴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上林赋曰：垂条扶疏。顾六翻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韩诗外传，盖乘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翻耳。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毛诗曰：岂不怀归。广雅曰：毒，痛也。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传，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词曰：不敢忘初之厚德。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楚词曰：蜂蛾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论语，子曰：守死善道。毛诗曰：欲报之德。司马迁书曰：效其痴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渝，变也。感恩久不变也。

文选考异

注「典引曰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惟西域之灵鸟兮：袁本、茶陵本无「兮」字，下「体金精之妙质兮」同。案：此亦无以考也。

注「几者事之微也」：袁本、茶陵本「几」作「机」，是也。

注「在蜀郡五道西」：何校「五」改「湔氏」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情慨慨而长怀」：茶陵本上「慨」字作「慷」，是也。袁本亦误「慨」。

何今日之两绝：案：「两」当作「雨」。考赠蔡子笃「一别如雨」注云：「鸚鵡赋曰『何今日以雨绝』。陈琳檄吴将校曰『雨绝于天』。然诸人同有此言，未详其始。」善自作「雨」甚明，此及陈檄皆无注者，以具注在彼诗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云「何今日两相隔绝，各在一方」。是五臣乃作「两」，各本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

顺笼槛以俯仰：茶陵本「笼」作「栊」，云五臣作「笼」。袁本作「笼」。案：袁本用五臣也，失着校语，非；尤以五臣乱善，益非。

徒怨毒于一隅：袁本「怨」下校语云善作「冤」。案：袁所见是也。五臣翰注自为「怨」字。茶陵本云五臣作「冤」，必校语有倒错耳。此以五臣乱善。}}

鸚鵡赋

并序。毛诗曰：肇允彼桃虫。诗义疏曰：桃虫，今鸚鵡，微小黄雀也。鸚，音焦。鵡，音辽。又方言曰：桑飞。郭璞注曰：即鸚鵡也。自关而东，谓之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妇，又云女匠。

鸚鵡赋

张茂先臧荣绪晋书曰：张华，字茂先，范阳人也，少好文义，博览坟典。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虽栖处云阁，慨然有感，作鸚鵡赋。后诏加右光禄大夫，封壮武郡公，迁司空，为赵王伦所害。

鸚鵡，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汉书音义，应劭曰：八尺曰寻，倍寻曰常。老子曰：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系辞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曰：阴阳转易，以化成生也。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吕氏春秋曰：高节厉行，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列女传，姜后曰：睢鳩之鸟，犹未常见其乘居而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翩翩，自得之貌。毛诗曰：翩翩者雛。彼鸚鵡鸚鸿，孔雀翡翠，说文曰：鸚，黄头赤目，五色皆备。鸚，鸚也。山海经曰：景山多鸚，黑色多力。鸚，状如鹤而文。汉书音义，应劭曰：雄曰翡，雌曰翠。异物志曰：翡，赤色，大于翠。颜监曰：鸟各别异，非雄雌异名也。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绝垠，天边之地也。楚辞曰：载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绝垠于寒门。翰举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卫，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飞也。史记，楚庄王曰：有鸟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与飞同。字书曰：冲，中也。吕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西京赋曰：觜距为刀铍。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缴系，箭线也。尚书曰：厥贡齿革羽毛。

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于万类。易曰：天地造生，万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无为，与造化逍遥。楚辞曰：多端胶加。老子曰：道生万物。河图曰：地有九州岛，以包万类。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老子曰：善摄生者不然。庄子，北海若曰：吾受气于阴阳。育翩翩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字林曰：翩，疾飞也。说文曰：翾，小飞也。呼缘切。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左氏传，臧僖伯曰：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鸟兽之肉不登于俎，则公不射，古之制也。鹰鹞过犹俄翼，尚何惧于罟??罟尉。左氏传，然明曰：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鹞之逐鸟雀也。尔雅曰：晨风，鹞也。广雅曰：俄，邪也。毛诗曰：侧弁之俄。笺云：俄，倾貌。罟、罟，皆网也。鹞，之然切。翳荟蒙笼，是焉游集。孙子兵法曰：林木翳荟，草树蒙笼。飞不飘扬，翔不翕习。翕习，盛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庄子曰：鷦鷯巢林，不过一枝。孔安国尚书传曰：米食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尔雅曰：盘，乐也。匪陋荆棘，匪荣芭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委命，已见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顺理。

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庄子曰：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也。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左氏传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献，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贾其害。杜预曰：贾，卖也。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文子曰：约其所守即察。尚书曰：汝惟不矜。孔安国曰：自贤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简易而天下之理得矣。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自然，已见上文。文子曰：去其诱慕，除其嗜欲。张湛曰：遗其衒尚，为害真性。傅毅七激曰：排挫礼学，讥谴世伪。鸚鵡介其觜距，鹄鹭轶于云际。穆天子传曰：青鸚，执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鸚亦能食麋鹿。山海经曰：辉诸之山多鸚。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斗死乃止，出上党。言因觜距而为人用也。鸚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与归鴈，又矫翼而增逝。说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记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鴈之上。解嘲曰：矫翼厉翻。淮南子曰：凤皇曾逝万仞之上。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文子曰：羽翼美者伤其骨骸。司马相如美人赋曰：弱骨丰肌。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淮南子曰：鴈衔芦而翔，以备矰缴。抱朴子曰：智禽衔芦以避网，水牛结阵以却虎。史记，太史公曰：英布不克于身，为世大戮。苍鹰鸞而受继，鸚鵡惠而入笼。李陵诗曰：有鸟西南飞，熠熠似苍鹰。王逸楚词注曰：继，系也。鸚鵡赋曰：性辩惠而能言。又曰：闭以雕笼。屈猛志以服养

，块幽繫于九重。淮南子曰：块然独处。苦对切。楚辞曰：君之门兮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翻而为庸。恋锺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锺、岱二山，鹰之所产。汉书曰：赵地锺、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锺，所在未闻，汉有代郡，故代国也。东方朔十洲记曰：北海外有钟山。鹦鹉赋曰：命虞人于陇坻。虽蒙幸于今日，未若畴昔之从容。左氏传曰：羊斟云：畴昔之羊，子为政。杜预曰：畴昔，犹前日也。尚书曰：从容以和。

海鸟鷓鴣居，避风而至。国语曰：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外。展禽曰：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常知而避其灾。是岁海多大风。条枝巨雀，踰岭自致。汉书曰：条枝国，临西海，有大鸟。提挈万里，飘飘逼畏。汉书曰：左提右挈。夫唯体大妨物，而形瑰足玮也。阴阳陶蒸，万品一区。文子，老子曰：阴阳陶冶万物。蒸，气出貌。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鷓鴣巢于蚊睫接，大鹏弥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极细者乎？对曰：有，东海有虫，巢于蚊睫，再飞而蚊不为惊，臣不知其名，而东海有通者，命曰鷓鴣。庄子曰：北溟有鱼，其名曰鹏，化而为鹏，怒而飞，翼若垂天之云。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庄子曰：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庄子，北海若曰：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则差数睹矣。归田赋曰：安知荣辱之所如？

文选考异

有以自乐也：案：「乐」当作「得」。袁本云善作「得」。茶陵本云五臣作「乐」。此以五臣乱善。

注「西京赋曰觜距为刀铍」：案：此有误也。文在吴都赋，或善误记耳。

有用于人也：袁本无「有」字。茶陵本有。案：此亦无以考也。

注「易曰天地造生」：袁本、茶陵本「易」下有「注」字，是也。

恋锺岱之林野：何校「岱」改「代」，注同。案：善引汉书为注，今地理志作「代」，何据之校也。晋书所载作「岱」。

海鸟鷓鴣：案：「鷓鴣」当依晋书所载作「爰居」。善引国语为注，亦是「爰居」字。袁、茶陵二本五臣翰注乃作「鷓鴣」字。盖善「爰居」、五臣「鷓鴣」，各本乱之耳。正文下「袁居」二字，即五臣音也。

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袁本、茶陵本「知」下有「其」字，「大小」作「小大」。案：此亦无以考也。晋书作「大小」，无「其」字。

文选卷第十四

目录 [隐藏]

1 鸟兽下

1.1 赭白马赋

1.2 舞鹤赋

2 志上

2.1 幽通赋

鸟兽下

赭白马赋

并序。刘芳毛诗义证曰：彤白杂毛曰驳。彤，赤也，即赭白也。

赭白马赋

颜延年沈约宋书曰：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军参军，后为秘书监，太常，卒。

骥不称力，马以龙名，论语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周礼曰：凡马八尺已上为龙。岂不以国尚威容，军??音伏，马名。赳迅而已，傅玄乘舆马赋曰：用之军国，则文武之功显。又曰：文荣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辞曰：联雪隐天山，崩风荡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颜、庾同时，未详所见。毛诗曰：四牡有赳。毛萇曰：赳，壮貌。赳与赳同，并绮娇切。实有腾光吐图，畴德瑞圣之符焉。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七十载，修坛河、洛，仲月辛日，礼备。至于日稷，荣光出河，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吐甲图。宋均曰：稷，侧也。黄伯仁龙马赋曰：或有奇貌绝足，盖为圣德而生。畴，昔也。是以语崇其灵，世荣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约宋书曰：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彭城县人，后封宋王，受晋禅。五方率职，四隩入贡。礼记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赋曰：乐率职贡。尚书曰：四隩既宅。孔安国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隐处也。汉书曰：古者诸侯以时入贡。秘宝盈于玉府，文駟列乎华廡。周礼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书曰：王府则有。周书曰：犬戎文马，赤鬣白身。左氏传曰：宋人以马百駟赎华元。汉旧仪有承华廡。乃有乘舆赳白，特禀逸异之姿，妙简帝心，用锡圣阜。潘安仁夏侯湛诂曰：妙简邦良。论语曰：简在帝心。崔駰武赋曰：假皇天兮简帝心。用锡，见下文。司马彪庄子注曰：阜，枋也。服御顺志，驰骤合度，韩子曰：造父御驷马，驰骤周旋而恣于马者，辔策制之。齿历虽衰，而艺美不忒。谷梁传曰：马齿加长矣。尔雅曰：历，数也。毛诗曰：其仪不忒。袭养兼年，恩隐周渥，贾逵国语注曰：袭，受也。周书曰：小人无兼年之食。国语注曰：隐，私也。毛萇诗传曰：渥，厚也。岁老气殫，毙于内栈。说文曰：殫，尽也。栈，枋也。吕氏春秋曰：取之内阜而着之外阜。庄子，伯乐曰：我善治马，编之以阜栈。司马彪曰：栈若?床，施之湿地也。少尽其力，有恻上仁，韩诗外传曰：昔者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问其御者：此何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

出之。子方喟然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长杨赋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诏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献赋。其辞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顽蔽无闻。

惟宋二十有二载，盛烈光乎重叶。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约宋书曰：文帝讳义隆，武帝第二子也。烈，业也。自武至文，故曰重叶。毛萇诗传曰：叶，世也。武义粤其肃陈，文教迄已优洽。羽猎赋曰：武义动于南邻。尚书曰：偃武修文。孔安国曰：修文教也。泰阶之平可升，兴王之轨可接。泰阶，已见上。国语曰：兴王赏谏臣。访国美于旧史，考方载于往牒。两都赋序曰：国家之遗美。西京赋曰：学乎旧史氏。方载，四方之事。汉书，柱下方书。音义曰：四方之文书。说文，札，牒也。昔帝轩陟位，飞黄服阜。春秋命历序曰：帝轩受图雒授历。尚书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于是飞黄服阜。高诱曰：飞黄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岁也。后唐膺箬，赤文候日。后唐，谓尧也。膺箬，已见东京赋。赤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见上注。汉道亨而天骥呈才，杜预左氏传注曰：亨，通也。天马歌曰：天马来，从西极。汉书曰：武帝元鼎四年，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武帝时遭刑，屯田炖煌界，数于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翫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作天马歌。魏德楙而泽马效质。说文曰：楙，盛也。魏志曰：文帝黄初中，于上党得泽马。魏都赋曰：泽马于阜。伊逸伦之妙足，自前代而间出。公孙弘赞曰：异人间出。并荣光于瑞典，登郊歌乎司律。瑞典，吐图也。作天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所以崇卫威神，扶护警蹕。鲁灵光殿赋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汉仪曰：皇帝辇动，则左右侍帷幄者称警，出则传蹕，止行人，清道也。精曜协从，灵物咸秩。协，合也。论语撰考讖曰：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书曰：龟筮协从。又曰：咸秩无文。秩，序也。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区而率顺。尔雅曰：暨，及也。明命，谓高祖也。九区，九服也。尚书：伊尹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刘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汉遵周，化洽九区。有肆险以稟朔，或踰远而纳赆。肆险，人慕化也。长杨赋曰：故平不肆险。魏都赋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远行者必以赆。苍颉篇曰：赆，财货也。说文曰：赆，会礼也。闻王会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牣。阜，盛也。周书王会曰：成周之会。郑玄曰：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汉书，郊祀歌曰：敷华就实，既阜既昌。杨雄河东赋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诸夏也。汉书音义，苏林曰：充牣，喻多也。如淳曰：牣，满也。总六服以收贤，掩七戎而得骏。收贤，取贤善之马也。周礼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斯为六服。尔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

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盖乘风之淑类，实先景之洪胤。崔駰七依曰：服飞兔之中乘，骋华騄之骏轮，跼虚腾云，乘风度津。汉书，杨雄河东赋曰：六先景之乘。刘邵魏明帝诔曰：先皇嘉其诞受洪胤。故能代骖象舆，历配钩陈。郑玄毛诗笺曰：在旁曰骖。韩子曰：黄帝合鬼神于泰山，驾象车。张揖曰：德流则山出象车，山之精瑞也。上林赋曰：象舆婉婣于西清。钩陈，已见上文。齿筭延长，声价隆振。郑玄仪礼注曰：筭，数也。风俗通曰：张伯坐养声价。信圣祖之蕃锡，留皇情而骤进。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锡，已见魏都赋。

徒观其附筋树骨，垂梢植发。相马经曰：良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发，额上毛也。尾欲梢而长。梢，所交切。张敞集曰：苍蝇托骥之发也。傅玄乘舆马赋曰：头似削成，尾如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相马经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视童子中，人头足皆见，言目中清明如镜。或云：两目中央旋毛为镜。权，颊权也。相马经曰：颊欲圆如悬璧，因谓之双璧，其盈满如月，异相之表也。黄伯仁龙马颂曰：双璧似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峰生，若山而生峰也。超摠绝夫尘辙，驱骛迅于灭没。刘歆遂初赋曰：马龙腾以超摠。列子，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天下之马也。李尤马鞍铭曰：驱骛驰逐，腾踊覆践。简伟塞门，献状绛阙。塞，紫塞也，已见芜城赋。有关故曰门。塞，或为寒，非也。傅玄北都赋曰：巍巍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说文曰：刷，刮也。魏都赋曰：刷马江州。毛诗曰：言秣其马。杜预曰：以粟饭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教敬不易之典，训人必书之举。孝经曰：圣人因严以教敬。国语，虢文公曰：王其监农不易。左氏传曰：训人事君。又曹刿谏曰：君举必书。惟帝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豫，为诸侯度。飞輶轩以戒道，环轂骑而清路。輶，轻也。吴都赋曰：輶轩蓼扰，轂骑炜煌。杜笃迎锺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见射雉赋。勒五营使按部，声八鸾以节步。汉书，王寻敕诸营皆按部。薛综东京赋注曰：马步齐则鸾声和。应劭汉官仪曰：大驾卤簿。五营校尉在前，名曰填卫。毛诗曰：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具服金组，兼饰丹膺倚瓠切。金组，二甲也。蔡雍女琰诗曰：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左氏传曰：组甲三千。马融曰：组甲，以组为甲也。丹膺，二色也。郭璞山海经曰：膺，黝属。宝铎星缠，镂章霞布。铎，装饰也。章，采文也。袁宏酌宴赋曰：朱帷赫以霞布。进迫遮迺，却属鞬辂。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贲伺非常，谓之遮迺。汉书音义：晋灼曰：迺，古列字。欵耸擢以鸿惊，时濩略而龙翥。薛综西京赋注曰：欵，忽也。

说文曰：歙，有所吹起也。傅玄乘舆马赋曰：形便飞燕，势越惊鸿。甘泉赋曰：乃濩略绥蕤。张景阳七命曰：虬踊螭腾，麟超龙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东京赋曰：奉引既毕，先辂乃发。

至于露滋月肃，霜戾秋登。礼记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肃。尔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王于兴言，阐肆威棱。毛诗曰：王于兴师。汉书，武帝报李广曰：威棱憺乎邻国。又曰：兴言出宿。声类曰：阐，大开也。贾逵国语注曰：肆，习也。临广望，坐百层。地理书，洛阳故宫曰广望观，临金市。刘梁七举曰：鸿台百层，干云参差。料武艺，品骁腾。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驰射赋曰：参武艺以游遨。说文曰：骁，良马也。广雅曰：腾，奔也。流藻周施，和铃重设。流藻，周流藻画也。应玚驰射赋曰：藻饰齐明。和铃，已见上。睨影高鸣，将超中折。相马经曰：马有眄影而视者。分驰迴场，角壮永埒。南都赋曰：群士放逐，驰乎沙场。曹毗马射赋曰：修埒坦其平舒。别辈越群，绚火县练夔绝。绚练，疾貌也。夔绝，迴绝也。捷趯夫之敏手，促华鼓之繁节。广雅曰：趯，健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敏，疾也。言射有常仪，鼓有常节，今以马驰之疾，故加捷促也。应玚驰射赋曰：？动鼓震，赞声雷溃。魏略，司马景王与许允书曰：震华鼓，建朱节。经玄蹄而雹散，历素支而冰裂。玄蹄，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邯郸淳艺经曰：马射左边，为月支二枚，马蹄三枚也。膺门沫赭，汗沟走血。相马经曰：膺门欲开，汗沟欲深。汉书，天马歌曰：沾赤汗，沫流赭。应劭曰：大宛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颯，音悔。踠迹回唐，畜怒未泄。方言曰：泄，歇也。南都赋曰：收驩命驾，分背回唐。东都主人曰：马踠余足，士怒未泄。干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悦。干，喻文帝也。周易曰：干为天。都人，已见西都赋。妍变之态既毕，凌遽之气方属。凌遽，已见西京赋。郑玄丧服注曰：属，连也。局鑣轡之牵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局蜷，行不申也。得通都驰骋，犹为圈束。司马迁书曰：通邑大都。说文曰：圈，养畜闲也。眷西极而骧首，望朔云而蹠足。汉书，天马歌曰：天马来，从西极。又曰：武帝得乌孙马，名天马，后更名西极马。邹阳上书曰：交龙骧首。曹颜远感旧赋曰：胡马仰朔云，越鸟巢南树。又围棊赋曰：良马蹠足，轻车结轮。将使紫燕骈衡，绿蛇卫毂。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则马有紫燕、兰池。刘邵赵都赋曰：良马则飞兔、奚斯、常骊、紫燕。衡，车衡也。尚书中候曰：龙马，赤文绿色。郑玄曰：赤文而绿地也。纤骊接趾，秀骐齐于。李斯上书曰：乘纤离之马。尸子曰：马有秀骐逢騄。毛萇诗传曰：骐，綦文也，音其。騄，京媚切。覲王母于昆墟，要帝台于宣岳。史记曰：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騄骥，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为御

，西巡狩见王母，乐之忘归。列仙传，西王母在昆仑山。山海经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也。郭璞曰：帝台，神人名。山海经有宣山。跨中州之辙迹，穷神行之轨躅。司马相如大人赋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其国乘空如履实，山谷而不蹶其步，神行而已。辙迹，穆王也，见下文。轨躅，已见魏都赋。

然而殷于游畋，作镜前王。尚书曰：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孟子曰：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赵岐曰：以前代善恶为明镜。肆于人上，取悔义方。肆，敢也。左氏曰：师旷谏晋悼公曰：天之爱人甚矣，岂使一人肆于人上。杜预曰：肆，恣也。庾元规表曰：为国取悔。左氏传，石碣曰：臣闻爱子，教之义方。天子乃辍驾回虑，息徒解装。孔丛子曰：孔子歌曰：喟然回虑，题彼泰山。稽康赠秀才诗曰：息徒兰圃。王逸荔枝赋曰：装不及解。许慎淮南子注曰：装，束也。鉴武穆，宪文光。左氏传，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汉书，武帝好大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又贾捐之曰：孝文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乃还其马。东观汉记光武纪曰：是时名都王国，有献名马，驾鼓车。振民隐，修国章。小雅曰：振，救也。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民隐而除其害。韦昭曰：隐，痛也。戒出豕之败御，惕飞鸟之跼衡。韩子曰：王子期为赵简子御，取道争千里之表。其始发也，彘伏沟中，王子期齐辔策而进之，彘突出于沟中，马惊败驾。古文周书曰：穆王田，有黑鸟若鸪，翩飞而跼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蹶于乘，伤帝左股。案汉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荥阳，有鸟鸣辄，中郎将王吉引弓射杀之，将以示帝，曰：鸟鸣辄，弯弓射，洞胸腋，陛下寿万岁，臣受二千石。乃赐帛二百匹。东观汉记，朱勃上书理马援曰：飞鸟跼衡，马惊触虎，物类相生，亦无不有。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备乎所未防。周书，芮良夫曰：惟祸发于人之倏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备，可以不败。輿有重轮之安，马无泛驾之佚。重轮，已见东京赋。汉书曰：夫泛驾之马，亦在御之而已。应劭曰：泛，覆也。处以濯龙之舆，委以红粟之秩。卢植集曰：诏给濯龙廐马三百匹。郑玄尚书注曰：舆，内也。广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郑玄周礼注曰：秩，禄禀也。红粟，已见吴都赋。服养知仁，从老得卒。鹪鹩赋曰：屈猛志以服养。稽康养生论曰：从白得老，从老得终。加弊帷，收仆质。礼记，孔子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天情周，皇恩毕。魏都赋曰：皇恩毕。

乱曰：惟德动天，神物仪兮。尚书，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春秋合诚图曰：黄帝先致白狐白虎，诸神物乃下。于时馥骏，充阶街佳兮。说文曰：馥，壮也。言馥骏之马充于阶街也。魏都赋曰：冀马填廐而馥骏。王逸楚词注曰

：驂骏，马名也。禀灵月驂，祖云螭兮。春秋考异记云：地生月精为马。汉书曰：汉中星为天驂。黄伯仁龙马赋曰：资玄螭之表像，似灵虬之矩则。郭璞游仙诗曰：云螭非我驾。雄志倜傥，精权奇兮。汉书，天马歌曰：志倜傥，精权奇。广雅曰：倜傥，卓异也。既刚且淑，服鞿羈兮。周礼曰：师旷见太子，太子曰：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楚词曰：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曰：纆在口曰鞿，络在头曰羈。效足中黄，殉驱驰兮。曹植与陈林书曰：骥騄不常步，应良御而效足。汉书旧仪曰：中黄门驂马。又，大宛马、汗血马、干河马、天马。曹植令曰：今皇帝损乘车之副，竭中黄之府。愿终惠养，荫本枝兮。汉书，疏广曰：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毛诗曰：本枝百世。竟先朝露，长委离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试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词曰：遂萎绝而离异。礼记曰：哲人其萎乎！家语为委，萎与委古字通。

文选考异

注「后为秘书监太常卒」：袁本、茶陵本无「太常」二字，「卒」下有「官」字。案：此尤延之校改也。

注「冰原嘶代??」：袁本、茶陵水本「??」下有「以韵言之盖马名也」八字。正文下但有「伏」字，无「音伏马名」四字。案：二本是也。尤删移甚非。又案：「之」下「盖」上，仍当有「音伏」二字。二本因与正文下五臣音复而节去，亦非，当补正。

注「乐率职贡」：案：「职贡」当作「贡职」，各本皆误。

注「尚书曰王府则有」：陈云「王」「玉」互异，必有误。今案：各本皆同，无以订也。

注「宋人以马百驂」：案：「以」下当有「文」字，各本皆脱。陈云别本有，今未见。

注「函夏之大」：案：「大」下当有「汉」字，各本皆脱，余屡引有。

注「倚瓠切」：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汉书武帝报李广曰威棱憺乎邻国」：案：此十四字当在「肄习也」下，各本皆倒。陈云别本「王于兴师」下接「又曰」至「习也」廿二字，再接「汉书」，今未见。

都人仰而朋悦：茶陵本云五臣作「朋」。袁本云善作「明」。案：此尤校改正之也。

注「赤文而绿地也」：袁本作「赤文绿色，绿蛇也」。茶陵本与此同。案：盖袁本是。

注「乘纤离之马」：袁本、茶陵本「离」作「？」。案：尤依今史记校改之也

。「？」即「离」字，加偏旁耳。

然而般于游畋：袁本、茶陵本「般」作「盘」，是也。

注「泛覆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如淳曰方肿切」六字，是也。

注「魏都赋曰皇恩毕」：茶陵本「毕」作「绰矣」二字，是也。袁本亦误「毕」。

注「春秋考异记云」：案：「记」当作「邨」，各本皆误。后「长安有狭邪行」注亦误记。

注「周礼曰师旷见太子」：案：「礼」当作「书」，各本皆误。

注「汉书旧仪曰」：陈云「书」字疑衍。是也。各本皆衍。

舞鹤赋

舞鹤赋

鲍明远

散幽经以验物，伟胎化之仙禽。相鹤经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晋。崔文子者，学仙于子晋，得其文，藏于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鹤经曰：鹤，阳鸟也。因金气，依火精，火数七，金数九，故十六年小变，六十年大变，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头赤，七年飞薄云汉，又七年学舞，复七年应节，昼夜十二鸣。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污。百六十年雄雌相见，目精不转，孕千六百年，饮而不食。食于水故喙长，轩于前故后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凋，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行必依洲屿，止必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骥驥也。隆鼻短口则少眠，露眼赤精则视远，头锐身短则喜鸣，四翎亚膺则体轻，凤翼雀毛则善飞，龟背鳖腹则能产，轩前垂后则善舞，洪髀纤趾则能行。锺浮旷之藻质，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咏章句曰：锺，当也。指蓬壶而翻翰，望昆阆而扬音。蓬壶、昆阆见上。帀日域以回鹜，穷天步而高寻。相鹤经曰：一举千里，不崇朝而遍四方者也。长杨赋曰：东震日域。毛诗曰：天步艰难。陆机拟古诗曰：粲粲光天步。然文虽出彼而意并殊，不以文害意也。践神区其既远，积灵祀而方多。一举千里，故云既远。寿踰千岁，故云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顶凝紫而烟华。相鹤经曰：露目赤精则视远。引员吭之纤婉，顿修趾之洪媠。吭，已见吴都赋。相鹤经曰：高脚疏节则多力。王氏楚词注曰：媠，好也。迭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临霞。闵鸿羽扇赋曰：同皦素于凝霜。江迥扇赋曰：琼泽冰鳞。琼，亦玉也。朝戏于芝田，夕饮乎瑶池。十洲记曰：钟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数千万，耕田种芝草，课计顷亩也。穆天子传曰：天子觴王母于瑶池之上。厌江海而游泽，掩云罗而见羈。新序曰：晋文公出田，渔者曰：鸿鹄保河海之中，厌而徙之小泽，必有矰弋之忧。鸚鵡赋曰：冠云霓而张罗。去

帝乡之岑寂，归人寰之喧卑。庄子曰：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岑寂，犹高静也。人寰，已见魏都赋。岁峥嵘而愁暮，心惆怅而哀离。广雅曰：峥嵘，高貌。岁之将尽，犹物之高。楚词曰：惆怅而私自怜。

于是穷阴杀节，急景凋年。礼记曰：季冬之月，日穷于次。神农本草经曰：秋冬为阴。礼记曰：仲秋之月，杀气浸盛。凉沙振野，箕风动天。易卦通验曰：巽气至则大风扬沙。春秋纬曰：月失其行，离于箕者，风。易纬曰：箕风飘，石折树。严严苦雾，皎皎悲泉。冰塞长河，雪满群山。海赋曰：群山既略。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广雅曰：廓，空也。星翻汉回，晓月将落。魏文帝杂诗曰：天汉回西流。感寒鸡之早晨，怜霜鴈之违漠。漠，已见雪赋。临惊风之萧条，对流光之照灼。傅休奕杂诗曰：一纪如流光。唳清响于丹墀，舞飞容于金阁。唳，鹤声也。八王故事，陆机叹曰：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力计切。丹墀，已见魏都赋。相鹤经云：七年飞薄云汉，复七年学舞，又七年舞应节。始连轩以凤跄，终宛转而龙跃。海赋曰：翔雾连轩。相鹤经曰：凤翼则善飞。尚书曰：鸟兽跄跄。龙跃，已见吴都赋。踟躅徘徊，振迅腾摧。或飞腾，或摧折。惊身蓬集，矫翅雪飞。如蓬之集，如雪之飞。相鹤经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离纲别赴，合绪相依。纲、绪，谓舞之行列也。言或离而别赴，或合而相依。将兴中止，若往而归。飒沓矜顾，迁延迟暮。飒沓，群飞貌。矜顾，矜庄相顾也。迁延，徐退也。高唐赋曰：迁延引身。楚词曰：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翻后尘，翱翥先路。言飞之疾，尘起居鹤之后，鹤飞在路之先。楚词曰：吾导夫先路。指会规翔，临岐矩步。会，四会之道。岐，岐路也。四会，已见芜城赋。尔雅曰：二达谓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态有遗妍，貌无停趣。奔机逗徒斗节，角睐力代分形。机节，舞之机节。奔，独赴也。说文曰：逗，止也。角，犹竞也。广雅曰：睐，视也。长扬缓鹜，并翼连声。轻迹凌乱，浮影交横。相凌而交横。众变繁姿，参差洊在见密。傅玄乘舆马赋曰：繁姿屡发。字书曰：洊，仍也。烟交雾凝，若无毛质。毛羽与烟雾同色，故云若无。风去雨还，不可谈悉。风雨既除而色愈净，故难悉也。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韩诗曰：聊乐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离而云罢，整神容而自持。星离，分散也。云罢，俱止也。韩子曰：云罢雾济，而龙与螾蚁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赋曰：颀薄怒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怅以惊思。蔡邕述行赋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绝，高而悬绝。

当是时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左氏传曰：齐侯伐北，燕人归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诗传曰：沮，犹坏也。巾拂两停，丸剑双止。沈约宋书曰：晋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又：江左初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西京赋曰：跳

丸剑之挥霍。虽邯郸其敢伦，岂阳阿之能拟。汉书有邯郸鼓员。古乐府曰：黄金为君门，白璧为君堂，上有双樽酒，使作邯郸倡。阳阿，已见上。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左氏传曰：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注云：轩，大夫车也。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有小女，王与夫人女会食蒸鱼，王尝半，女怨曰：王食鱼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邦西闾门外。凿池积土为山，石为椁，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万人随观，遂使男女与鹤俱入墓门，因塞之以送死。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养生要曰：鹤寿有千百之数。阮籍咏怀诗曰：鸿鹄相随飞，随飞适荒裔，双翮浸长风，须臾万里逝。

文选考异

注「以自授王子晋」：案：「自」当作「目」，各本皆伪。

币日域以回鹜：袁本「日」下有校语云善作「目」。茶陵本无。案：袁所见非。

注「而遍四方者也」：袁本、茶陵本「方」作「海」，是也。

注「媵好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吭胡浪切」四字，是也。

注「巽气至」：案：「气」下当有「不」字，各本皆脱。

注「吾导夫先路」：茶陵本「吾」上有「来」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二达谓之歧」：案：「歧」下当有「旁」字。各本皆脱。

注「奔独赴也」：案：「独」当作「犹」。各本皆伪。

注「云罢俱止也」：袁本、茶陵本无「俱」字，是也。

注「皇家赫赫而天居」：案：「赫」字不当重。各本皆衍。

志上

幽通赋

汉书曰：班固作幽通赋以致命遂志。赋云：覩幽人之髣佛。然幽通，谓与神遇也。

幽通赋

班孟坚

系高颡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连也。胄，绪也。高，高阳氏也。颡，帝颡颥也。言己与楚同祖，俱帝颡颥之子孙也。水北方黑行故称玄也。家语，孔子曰：颡颥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配水也。氏中叶之炳灵。应劭曰：中叶，谓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灵。汉书，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子文初生，弃于梦泽中，虎乳之，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毛诗曰：昔在中叶。飘飘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扬声。曹大家曰：飘，飘飘也。南风曰飘风。朔，北方也。言己先人自

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蝉蜕之剖，后为雄桀扬其声。淮南子曰：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汉书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于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北边。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晋灼曰：皇，汉皇也。应劭曰：纪，世也。鸿，鸟也。渐，进也。言先人至汉十世始进仕，有羽翼于京师也。成帝之初，班况女为婕妤，父子并在长安。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谣。应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灭也。夏，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乱，犹行歌谣，意欲救乱也。诗云：我歌且谣，象恭滔天。行谣，言忧思也。终保己而貽则兮，里上仁之所庐。终，犹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遗我法则也。庄子曰：圣人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遗也。里、庐，皆居处名也。言我父早终，遗我善法则也。何谓善法则乎？言为我择居处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己先祖，穷遭王莽，达则必富贵，济渡民人，惠利之风，有令名于后世也。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吕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非穷达异也，道得于此，穷达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圯皮义绝而罔阶。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毁也。言己孤生童，微陋鄙薄，将毁绝先祖之迹，无阶路以自成也。岂余身之足殉兮，违世业之可怀。项岱曰：殉，营也。曹大家曰：违，恨也。怀，思也。违，或作悼。悼，亦恨也。孔丛子曰：仲尼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也。靖潜处以永思兮，经日月而弥远。曹大家曰：言己安静长思，不欲毁绝先人之功迹，日月不居，忽复大远。匪党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应劭曰：拾，更也。自谦不敢与乡人更进也。曹大家曰：庶此异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诗曰：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拾，巨业切。

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昼所思想，夜为之发梦，乃与神灵接也。梦登山而迴眺兮，覩幽人之髣佛。项岱曰：覩，见也。张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远望，见深谷之中，有人髣佛欲来也。揽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勿坠。曹大家曰：言梦临深谷欲坠，见神持葛来授我也。吻韦昭曰：音昧，又音忽。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曹大家曰：吻昕，晨旦明也。言己旦仰思此梦，心中蒙蒙，未知其吉凶。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讖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讖文，以胸臆为对也。淮南子曰：黄神啸吟。遗讖，谓梦书也。曰乘高而遭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遭，遇也。言己缘高而遇神，道术将通，不迷惑之象也。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曹大家曰：诗周南国风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是安乐之象也。盖惴惴之临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祗，敬也。大雅曰：人亦有

言，进退维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既讯尔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尔雅曰：讯，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为吉象，深谷为明戒也。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晋，进也。迨，及也。倏，过也。言何不勉进而及群时，早得进用，日月倏忽，将复过去。楚辞曰：时不可兮再得。

承灵训其虚徐兮，竚盘桓而且俟。曹大家曰：灵，神灵也。虚徐，狐疑也。竚，立也。盘桓，不进也。俟，待也。诗曰：其虚其徐。周易曰：初九，盘桓，利居贞。惟天地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在。曹大家曰：鲜，少也。晦，亡几也。言天地无穷极，民在其间，上寿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几耳。庄子曰：天与地无穷，人死有时晦。纷屯遭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汉书音义曰：世艰多智少，故遇祸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难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来连。上圣迁而后拔兮，虽群黎之所御。曹大家曰：迁，触也。御，止也。言上圣之人，舜有焚廬填井，汤囚夏台，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陈绝粮，皆触艰难然后自拔。张晏曰：岂众人之所能预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为迁也。毛诗有曰：群黎百姓。昔卫叔之御音讶，迎也。昆兮，昆为寇而丧予。公羊传曰：叔武让国奈何。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卫侯。卫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终杀叔武。何休曰：叔武讼治于晋，文公令白王者反卫侯，使还国也。管弯弧欲毙雝兮，雝作后而成己。雝，谓桓公也。左氏传曰：吕邲将杀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对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之。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预其终始！曹大家曰：诡，反也。事变如此，谁能预知其始终吉凶也。雍造怨而先赏兮，丁繇惠而被戮。汉书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余人。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偶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遍封，而恐以过失诛，故相聚谋反。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数窘我。张良曰：今急先封雍齿，群臣见雍齿先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封雍齿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为项羽将，逐窘汉王。汉王谓丁公曰：两贤岂相阨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汉王，汉王曰：丁公为臣不忠。遂斩之。栗取吊于遁所也，音由。吉兮，王膺庆于所戚。应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为太子，栗姬妒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以忧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为婕妤。许后薨，上怜太子蚤失母，乃选后宫素谨慎而无子者，立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叛回穴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曹大家曰：叛，乱也。回，邪也。穴，僻也。祸福相反。韩诗曰：谋犹回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马者，其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何遽不为祸乎？家富马，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壮者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变化不可测。鹖冠子曰：祸乎福所倚，福乎祸所伏。单治里而外凋兮，张修褊博而内逼。曹大家曰：治里，谓导气也。褊，表也。庄子曰：田开谓周成公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行年七十，而犹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趣义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病攻其内。聿中穌为庶几兮，颜与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颜，颜渊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几圣贤。然渊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论语，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又曰：伯牛有疾。溺招路以从己兮，谓孔氏犹未可。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谓孔子为避人之士，未可与安身；自谓避世者，招子路从己隐也。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安悒悒而不蒞肥兮，卒陨身乎世祸。曹大家曰：悒悒，乱貌。蒞，避也。言子路不避悒悒之乱，终陨身于世之祸也。游圣门而靡救兮，虽覆醢其何补？曹大家曰：子路游学圣师之门，无救祸防患之助，既身死于卫，覆醢不食，何补益乎？礼记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引使者而问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固行行胡朗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应劭曰：子路得免盗与乱，闻道于仲尼也。论语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形气发于根柢帝兮，柯叶汇胃而零茂。韦昭曰：柢，本也。应劭曰：汇，类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张晏曰：言人禀气于父母，吉凶夭寿，非独在人。譬诸草木，华叶盛与零落，由本根也。恐魍魎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应劭曰：诸子以颜、冉、季路逢灾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师，是由魍魎问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两责景之无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两之责景，羌未得其实言也。庄子曰：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为罔两，司马彪为罔浪。罔浪，景外重阴也。

黎淳耀于高辛兮，聿亡氏强大于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于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孙，故楚强大于南汜也。国语曰：史伯对郑桓公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韦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显也。史记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诗曰：江有

汜。曹大家曰：𠄎，楚姓。汜，涯也。嬴取威于伯仪兮，姜本支乎三趾。应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后。伯益在唐虞为有仪鸟兽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于六国也。姜，齐姓也。趾，礼也。齐，伯夷之后。伯夷为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礼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轨。刘德曰：人道既然，仰视天道，又同法也。仁，谓求仁而得仁也。冯衍显志赋曰：惟天路之同轨。东邻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东邻，谓纣也。歼，尽也。仁，谓三仁也。周易曰：东邻杀牛。国语曰：泠周鸪对景王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尝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后，逢公所冯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五位，岁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冯，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经纬者也。戎女烈而丧孝兮，伯祖归于龙虎。曹大家曰：戎女，骊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传曰：晋献公娶骊姬为夫人，生奚齐。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速祭之。太子祭，归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缢于新城。姬潜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应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岁在卯出，历十九年过一周，岁在酉入。卯，东方为龙，酉，西方为虎也。国语，晋侯问简子曰：吾其济乎？对曰：公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必伯诸侯也。发还师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发，武王名也。项岱曰：重，晋文公重耳也。应劭曰：与天时耦会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书，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皆曰：帝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左氏传曰：晋公子及齐，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与子犯醉而遣之。震鳞漈仕缙于夏庭兮，匝三正而灭姬。应劭曰：震为龙，鳞虫之长。漈，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谓夏、殷、周也。史记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龙止于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于是币而册告之。龙亡而漈在，棊而藏之，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发而观之，漈流于庭，化为玄龟，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惧而弃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弃子以赎罪，谓之褒姒。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为后。废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曹大家曰：易巽卦为鸡，鸡羽虫之属，故言羽也。应劭曰：宣帝时，未央宫路軫中雌鸡化为雄，元后时始为太子妃，至平帝历五叶而莽篡也。五辟，谓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终五辟而成灾也。道修长而世短兮，夙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夙，远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长远，人世促短，当时冥默，不能见征应之所至也。刘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谏子侯兮，乃穷宙而达幽。应劭曰：胥，须也。仍，因也。谏，谋也。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

能。往古来今曰宙。圣人须因卜筮，然后谋鬼神，极古今，通幽微也。妨巢姜于孺筮兮，且筮祀于契龟。应劭曰：妨，陈姓也。巢，居也。姜，齐姓也。且，周公名也。孺，小也。音义曰：筮，数也。祀，年也。左氏传曰：陈公子完奔齐。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筮之，遭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异国，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妨之后，将育于姜。杜预曰：敬仲，陈公子完也。左氏传，王孙满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诗曰：爰契我龟。宣曹兴败于下梦兮，鲁卫名溢于铭谣。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诗曰：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宣王竟中兴。左氏传曰：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及曹伯阳即位，公孙强为政，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执曹伯阳以归，杀之。又曰：师己曰：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禡父丧劳，宋父以骄。杜预曰：禡父，昭公；宋父，定公也。应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骄也。庄子曰：卫灵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有铭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理之，灵之为灵久矣夫。妣聆呱而劾何弋石兮，许相理而鞫条。应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声也。左氏传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非是莫丧羊舌氏。杜预曰：姑，叔向之母也。应劭曰：刻其必灭羊舌氏。本或为劾。项岱曰：举罪曰劾。汉书曰：周亚夫为河内守，许负相之曰：纵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后亚夫封条侯，为丞相。人上变告子，事连亚夫，亚夫诣廷尉，不食五日，欧血而死。毛萇诗传曰：鞫，告也。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内，声音在外，骨体有形，事变有会，更相为表里，合成一体，此自然之道。至于术学，论其成败，考其贫贱，观其富贵，各取一概，故或听声音，或见骨体，或占色理，或视威仪，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原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随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为征兆于前也。虽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羸缩。项岱曰：斡，转也。迁，徙也。羸，过也。缩，不及也。遭，遇也。罹，忧也。言人受先祖善恶之迹，转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祸相及也。三栾同于一体兮，虽移易而不忒。应劭曰：晋大夫栾书，书子廛，廛子盈。书贤而覆廛，廛恶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佑善灾恶，非有差也。然其道广大，虽父子百叶，犹若一体也。左氏传，秦伯问士鞅曰：晋大夫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廛怙虐已甚，犹可以免其身，祸在盈也。栾廛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

施没矣，而廛之恶实彰，将于是乎在。后晋果灭栾氏。洞参差其纷错兮，斯众兆之所惑。曹大家曰：众，庶也。兆，人也。报应参差不齐，纷乱错缪，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辞曰：众兆之所哈。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曹大家曰：周，庄周。贾，贾谊也。贡，溃也。愤，乱也。荡，荡不知所守也。庄周、贾谊有好智之才，而不以圣人为法，溃乱于善恶，遂为放荡之辞。庄周曰：生为徭役，死为休息。贾谊曰：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鹏。项岱曰：抗极过差之言，以矫枉其情耳。庄子曰：或聘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芻菽，及其牵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鹏鸟，已见上文。

所贵圣人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曹大家曰：至论，谓五经六艺，所以贵之者，顺天之性也，亦当以义断之，不可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论语，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輶德而无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轻也。言圣人所守甚约，而无二端，则平心立而思虑轻矣。輶德，德轻而易行也。毛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曹大家曰：以乃为内。晋灼曰：与万物无害累也。三仁殊于一致兮，夷惠舛而齐声。项岱曰：三人所行各异，俱至于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为善，伯夷以高逝为贤，言去留适等也。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茧以存荆。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见魏都赋。吕氏春秋曰：田赞说荆王曰：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高诱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茧，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见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军击吴，果大破之，以存楚国。高诱战国策注曰：重茧，累胝也。茧，古典切。胝，竹迟切。纪焚躬以卫上兮，皓颐志而弗倾。汉书曰：项羽围汉荥阳，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诈楚，可以间出。信乃乘王车，曰：食尽，汉王降楚。皆之城东观纪信，王得与数十骑出遁。羽见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烧杀信。项岱曰：皓，四皓也。颐，养也。汉书曰：袁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侯草木之区别兮，苟能实其必荣。曹大家曰：侯，候也。项岱曰：苟，诚也。张晏曰：苟能有仁义之道，必有荣名也。论语，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论语，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左氏传，穆叔曰：鲁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谓不朽。毛诗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观天网之纆覆兮，实棊谏而相训。曹大家曰：棊，辅也。忱，诚也。相，助也。训，教也。项岱曰：天网大覆人

上，非不信也，诚欲有诚实于世间，亦当相辅助教也。尚书曰：天威棐忱。誥与忱古字通也。训，或为顺。谟先圣之大猷兮，亦邻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谟，谋也。猷，道也。言人常当谟先圣人之道，亦当为邻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顺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毛诗曰：匪大猷是经。或作繇字，误也。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尚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底麟兮，汉宾祚于异代。应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礼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后为绍嘉公系殷，为二代之客也。春秋纬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精通灵而感物兮，神动气而入微。曹大家曰：言人参于天地，有生之最神灵也，诚能致其精诚，则通于神灵，感物动气而入微者矣。养流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搏矢而顾；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抱树号矣。流，或为由，非也。汉书曰：李广居右北平，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非精诚其焉通兮，苟无实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诚所感，谁能若斯。操末技犹必然兮，矧耽躬于道真。项岱曰：矧，况。耽，乐也。言由基、李广奋精诚于末技，感兽而开石，岂况乃能推至精耽身于大道之中乎？庄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登孔昊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应劭曰：昊，太昊也。孔，孔子也。群龙，喻群圣也。自伏羲下迄孔子，经纬天道备矣。孟康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朝贞观而夕化兮，犹諠己而遗形。应劭曰：贞，正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张晏曰：言朝闻大道而夕死可也。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鵬鸟赋曰：释智遗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寿，当讯之来哲，与之通情，非己所慕也。列仙传曰：彭祖，殷贤大夫，历夏至商末，号年七百。老已见游天台山赋。

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曹大家曰：乱，理也。天道始造，万物草创于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诚能复心而弘之，达于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浑元运物，流不处兮。曹大家曰：浑，大也。元，气；运，转也。物，万物也。言元气周行，终始无已，如水之流，不得独处也。保身遗名，民之表兮。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遗名，民之表也。庄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语，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应劭曰：舍，置也。忧伤夭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横夭于物，忧辱伤生，耻辱不过于是。皓尔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

曰：皓，白也。素，质也。渝，变也。言人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不渐染于流俗，是为白尔，天质何有渝变之色也。尚越其几，沦神域兮。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变，则庶几于神道之几微，而入于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几其神乎。

文选考异

注「家语孔子曰」：袁本「家」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茶陵本移每节注首，尤删去，皆非。下注「汉书曰班氏之先」上，「淮南子曰蝉」上，「成帝之初」上，「孟子曰穷」上，「孔丛子曰仲尼大圣」上，「毛诗曰斯言之玷」上，「淮南子曰黄神吟啸」上，「楚辞曰时不可乎再得」上，「周易曰初九」上，「庄子曰天与地无穷」上，「曹大家以寤为连也」上，「孝景立栗姬男」上，「韩诗曰谋犹回穴」上，「庄子曰田开」上，「论语孔子曰」上，「论语曰长沮桀溺」上，「礼记曰孔子哭子路」上，「论语子路行行如也」上，「言罔两责景之无操」上，「仁谓求仁」上，「周易曰东邻杀牛」上，「左氏传曰晋献公」上，「国语晋侯问简子曰」上，「成命以成天命也」上，「史记曰夏后氏之衰也」上，「左氏传曰陈公子完」上，「毛诗曰牧人乃梦」上，「左氏传曰叔向」上，「老子曰有物混成」上，「左氏传秦伯问士鞅曰」上，「楚辞曰众兆之所哈」上，「庄子曰或聘庄子」上，「论语子曰富与贵」上，「韞德德轻而易行也」上，「论语曰微子」上，「论语子夏曰」上，「尚书曰天威棐忱」上，「毛诗曰匪大猷是经」上，「春秋纬曰麟出」上，「淮南子曰楚有白猿」上，「庄子曰道之真」上，「论语曰朝闻道」上，「周易曰天造草昧」上，「庄子曰可以保身」上，同。又篇中每节首凡非旧注者，亦同，不具出。

注「曰高阳配水也」：案：「曰」上当有「又」字，各本皆脱。

注「乳虎故曰炳灵」：何校「乳虎」改「虎乳」。陈云当从汉书注作「虎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

注「象恭滔天」：茶陵本「象」上有「尚书曰」三字。袁本有「善曰」二字。案：此当两有「善曰尚书曰」五字。

注「皮义」：袁本、茶陵本作「平鄙」，五臣音也。注末袁本有「善曰圮皮义切」六字。茶陵本有「圮皮义切」四字，善音也。尤删移，非。

注「越」：袁本作「善曰曰音越」，在注末，是也。茶陵本无，尤删移，皆非。

注「韦昭曰音昧又音忽」：袁本作「邓展曰吻音昧一音忽」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脱「昧一音」三字，尤移改，皆非。

注「盍何不也」：袁本、茶陵本「盍」上有「应劭曰」三字，是也。

上圣连而后拔兮：袁本云善作「连」，茶陵本云五臣作「寤」。案：各本所见

皆非也。善亦作「寤」，故曰曹大家以「寤」为「迕」；若作「迕」，此注不可通。汉书作「寤」，师古如字解之，义异文同也。

虽群黎之所御：袁本、茶陵本「虽」作「岂」，是也。案：汉书作「岂」。

注「音讶迎也」：袁本、茶陵本作「韦昭曰御音讶讶迎也」，在注末，是也。尤删移，非。

注「所也音由」：袁本、茶陵本作「孔安国尚书传曰迕所也」，在注末，是也。尤删移，又以五臣「由」作「迕」音，皆非。

注「今也则亡」：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恐魍魎之责景兮：案：「魍魎」当作「罔两」，应劭注同。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作「魍魎」，各本善注作「罔两」，盖正文以五臣乱善。汉书作「罔蝮」，与此小异。颜注引庄子仍作「两」。

赢取威于伯仪兮：袁本、茶陵本「伯」作「百」，是也。案：汉书作「百」。

注「伯益在唐虞为」：案：「虞为」当作「为虞」，各本皆倒。汉书颜注引作「伯益为虞」，无「在唐」二字。

注「泠周鳩」：何校「周」改「州」，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三年逢公所冯」：案：「年」当作「所」。各本皆误，此韦昭周语注也。汉书颜注亦可证。

注「楛而藏之」：袁本「藏」作「去」，是也。茶陵本亦误「藏」。运命论注引作「去」。

注「化为玄龟」：案：「龟」当作「鼃」，各本皆伪。运命论注引作「鼃」。

注「此其代陈有国乎」：袁本、茶陵本无「代陈」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注「灵公夺而理之」：袁本「理」作「埋」，是也。茶陵本亦误「理」。案：此引则阳文也，释文「夺而里」一本作「夺而埋之」可证。

妣聆呱而劾石兮：案：「劾」当作「刻」，注引应劭曰「刻其必灭羊舌氏」，本或为「劾」云云可证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云「劾，刻也」，盖取或为之本改成「劾」字，二本正文下「何弋」亦五臣音也，各本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汉书作「刻」，引应注云「刻知其后必灭羊舌氏」，字与善同矣。

物有欲而不居兮：袁本「兮」下有校语云善作「乎」。茶陵无。案：袁所见非。汉书作「兮」。

注「曹大家曰以乃为内」：陈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以明示礼度之信而致麟」案：「以明示礼度」当依汉书颜注引作「有视明礼修」。各本皆误。「视明礼修」之解，详具群籍，兹不具论。

注「封其后为绍嘉公系殷」：何校「封」上添「汉」字，「殷」下添「后」字

；陈云当有，并见汉书注，是也。各本皆脱。颜引「为」下有「衰成及」三字，亦脱。

注「当讯之来哲」：袁本、茶陵本「讯」作「诉」，是也。

惟圣贤兮：袁本云善作「圣贤」。茶陵本云五臣作「贤圣」。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圣贤」但传写倒，汉书作「贤圣」，以「圣」「命」协韵。

以道用兮：袁本、茶陵本「以」作「亦」。案：二本是也。汉书作「亦」。

注「孟子曰生」：袁本有「应劭曰」三字，在「孟」上，其「舍置也」上无。

案：袁本是也。汉书颜注引可证。茶陵本改并入五臣，更误。

注「曹大家曰大素不染」：袁本「曰」下有「尚庶几也越于也」七字。案：袁本最是。茶陵本改并入五臣而删去，非。尤同其误也。

文选卷第十五

赋辛

目录 [隐藏]

1 志中

1.1 思玄赋

1.2 归田赋

志中

思玄赋

思玄赋

张平子平子，名衡，南阳西鄂人也。汉和帝时为侍中。顺、和二帝之时，国政稍微，专恣内竖，平子欲言政事，又为奄竖所谗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势既不能，义又不可。但思其玄远之道而赋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旧注善曰：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训，教也。弥，终也。违，避也。善曰：论语，颜回曰：仰之弥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犹安也。善曰：论语曰：里仁为美。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绵，连也。善曰：礼记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靖与靓同。字林曰：靖，审也。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修，善也。贞，诚也。善曰：楚词曰：苟中情其好修。又曰：原生受命于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礼也。善曰：楚词曰：遵绳墨而不颇。广雅曰：跌，差也。志转转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转转，垂貌。善曰：战国策，楚王

曰：寡人心摇摇然如悬旌。毛诗曰：劳心团团，忧劳也。又曰：心之忧矣，如或结之。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旌，明也。制，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见所能也。楚辞曰：折琼枝以继佩。纒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离。纒，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辞曰：结深兰之亭。又曰：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说文曰：系帏曰纒帏，一名纒。尔雅曰：妇人之帏谓之纒，今之香囊。在男曰帏，在女曰纒。然则纒者，即系囊之绳也。说文曰：纒，网中绳。纒，音携。美襞积以酷烈兮，允尘邈而难亏。襞积，衣缝也。允，信也。尘，久也。邈，远也。亏，歇也。善曰：子虚赋曰：襞积褰结。上林赋曰：酷烈淑郁。楚辞曰：芳菲菲兮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姱，大也。丽，好也。鲜，寡也。攸，所也。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奋，动也。播，散也。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劳也。善曰：楚辞曰：幽独处乎山中。尚书，帝曰：明明扬仄陋。毛诗曰：不敢怠遑。左氏传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遘虞兮，嘉傅说之生殷。二八，八恺、八元也。遘，遇也。傅姓，说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传，季孙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言此八人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元，善也，长也。八恺者，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仓舒、隤恺、栲戴、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言此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尚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尚，庶几也。良，善也。恫，痛也。言我后时，将无及也。恫，他公切。善曰：楚辞曰：窃慕诗人之遗风。何孤行之茕茕兮，予不群而介立。茕茕，独也。介，特也。善曰：毛诗曰：独行茕茕。楚辞曰：既惇独而不群。感鸾鹭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鸾、鹭，皆鸟名。淑，善也。善曰：鸾鹭，喻君子也。毛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山海经曰：蛇山有鸟，五色，飞蔽日，名鹭鸟。广雅曰：鹭，凤属也。

彼无合而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无合，犹不遇也。冒，覆也。旦获讟于群弟兮，启金滕而后信。善曰：尚书曰：武王既丧，管叔乃流言于国曰：公将弗利于孺子。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王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览，观也。蒸，众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诗曰：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善曰：毛萇传曰：辟，法也。民之行多为邪辟，此言无遣为法也。尚书曰：蒸民乃粒。楚辞曰：宁正言不讳以危身。增烦毒以迷惑兮，羌孰可为言己？善曰：楚辞曰：独便愞而烦毒，焉发愤而舒情。又曰：中瞽乱兮迷惑。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湛，深也。怀，思也。缤纷，乱貌。善曰：宋玉

笛赋曰：武毅发，沈忧结。愿竭力以守谊兮，虽贫穷而不改。竭，尽也。执雕虎而试象兮，陆焦原而跟趾。雕虎象，兽名也。尸子，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獾，而右搏雕虎，唯象之未与，吾心试焉。有力者则又愿为牛，欲与象斗以自试。今二三子以为义矣，将恶乎试之？夫贫穷，太行之獾也；疏贱，义之雕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试矣。陆，临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国有石焦原者，广五十步，临百仞之溪，莒国莫敢近也。有以勇见莒子者，独却行齐踵焉，所以称于世。夫义之为焦原也亦高矣，贤者之于义，必且齐踵，此所以服一时也。善曰：雕虎以喻贫，试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义。言己以执雕虎之贫穷，愿竭试象之力，而守焦原之义。上句为此张本。汉书曰：贾谊曰：安天下陆危若是，而上不惊者。臣瓚曰：安临危曰陆。庶斯奉以周旋兮，恶既死而后已。善曰：左氏传，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坠。论语，子曰：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员方。迁，移也。渝，变也。泯，灭也。规，圆也。矩，方也。善曰：楚辞曰：因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错。宝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茝之不香。萧艾，草名也。蕙茝，香草也。礼记曰：箪笥问人者并盛食器，员曰箪，方曰笥。案：盛衣亦曰笥，后汉作珍，盖珣字相似误耳。斥西施而弗御兮，絜驪裹以服箱。斥，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絜，羁也。服，服辕也。箱，大车也。善曰：楚辞曰：西施斥于北宫兮。汉书音义，应劭曰：驪裹，古之骏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诗曰：睨彼牵牛，不可以服箱。鬲，中立切，今赋作絜字。行颇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颇，倾也。离，遭也。殃，咎也。萧该音本作陂，布义切。礼记曰：商乱曰陂。郑玄曰：陂，倾也。周易曰：?平不陂。广雅曰：陂，邪也。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郑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辞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航，舡也。善曰：贾逵曰：抑，止也。孙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禄。周书阴符曰：四辅不存，若济河无舟矣。楚辞曰：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干，求也。尝，行也。善曰：楚辞曰：处浊世而显荣，非余心之所乐。裘温恭之黻衣兮，被礼义之绣裳。裘，衣也。黻，黼也。五色备曰绣。善曰：毛诗曰：君子至止，黻衣绣裳。辨贞亮以为鞶兮，杂伎艺以为珩。辨，交织也。鞶，所以带佩也。手伎曰伎。体才曰艺。珩，佩也。善曰：说文曰：辨，交也。又曰：鞶，覆衣大巾也，从巾，般声，或以为首饰。字林曰：鞶，带也。礼记曰：男鞶革。郑玄曰：鞶，巾囊，盛帨巾者。说文曰：珩，所行也，从玉，行声。字林曰：珩，佩玉，所以节行。大戴礼曰：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珩与衡音义同。昭彩藻与瑀球兮，璜声远而弥长。彩，文彩也。藻，华藻也。

。字林曰：半璧曰璜。善曰：董巴與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组连结于綖，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栖迟以恣欲兮，耀灵忽其西藏。耀灵，日也。善曰：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楚辞曰：耀灵晔而西征。广雅曰：朱明、曜灵、东君，日也。恃已知而华予兮，鷓鴣鸣而不芳。鷓鴣，鸟名也，以秋分鸣。善曰：楚辞曰：岁既晏兮孰华予。又曰：恐鷓鴣之先鸣，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临海异物志曰：鷓鴣，一名杜鹃，至三月鸣，昼夜不止，夏末乃止。服虔曰：鷓鴣，一名鷓，伯劳。顺阴阳气而生，贼害之鸟也。王逸以为春鸟，繆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为霜。说文曰：適，迫也。善曰：楚辞曰：采三秀于山间。王逸曰：三秀，谓芝草也。毛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尔雅曰：茵，芝。郭璞曰：芝一岁三华，瑞草。时臞臞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咨姤媿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臞臞，进貌。畴，谁也。伉，俪也。咨，嗟也。媿，好也。韩众获道轻举，故思依之以流亡也。善曰：楚辞曰：时臞臞而过中。又曰：恐天时之代序。又曰：羨韩众之流得一。又曰：宁溘死以流亡。姤，恶也。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彰。渐，进也。善曰：楚辞曰：渐冉而不自知兮。又曰：蹇淹留而无成。

心犹豫而狐疑兮，即岐址而??情。即，就也。岐，山名也。??，陈也。善曰：楚辞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力于切。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遁，卦名也。上九曰：飞遁无不利，谓去而迁也。九师道训曰：遁而能飞，吉孰大焉。此筮得遁之咸，其遁卦艮下干上。上九爻辞云：肥遁，最在卦上，居无位之地，不为物所累，矰缴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处阴长之时而独如此，故曰：利飞遁而保名。史记曰：蓍百茎一根。刘向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茎。历众山以周流兮，翼迅风以扬声。从初至三为艮。艮为山，故曰历众山。从二至四为巽。巽为风，故曰翼迅风。善曰：谓遁卦也。楚辞曰：历众山而日远。又曰：聊浮游于山陬。又曰：步周流于江畔。幽通赋曰：雄朔野以扬声。遁下体是艮，说卦云：为山假言众尔。下互体得巽。巽为风，故曰扬声。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崇，高也。岳，五岳也。遁上九变为咸。咸，感也。巽，长女；兑，少女，故曰二女。从三至五为干。干为冰，故曰冰折而不营。遁上九变为兑。说卦云：巽为长女，兑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于崇岳。岳即山也。说卦曰：干为冰而变为兑，故曰冰折物也。毁折不可经营，故曰不营。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互体四至干变为兑，兑为泽。天为泽，言天高尚为泽，虽复险戏，世路可知，谁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干为天，兑为泽。勗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峣嶢。勗，勉也。干为玉，故曰蹈玉阶。玉阶，天子阶也。言我虽欲去，犹恋

玉阶不思去，言尚欲进忠贤。勔，亡衍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方言曰：峣崢，高貌也。惧筮氏之长短兮，钻东龟以观祲。长短，谓卜筮也。左氏传曰：筮短龟长。周礼曰：东龟长。又曰：东曰龟，甲属。善曰：尔雅曰：龟左睨不烦。郭璞曰：行显左睨也。今江东所谓左食以甲卜审。郑玄周礼注曰：东龟青。说文曰：祲，祥也。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卜而遇大鸟之卦也。素意不逞，谓繇辞也。毛诗曰：鹤鸣于九皋。字林曰：逞，尽也。游尘外而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瞥，裁见也。善曰：庄子曰：彷徨尘垢之外。说文曰：远也。瞥，匹泄切。鷦鷯竞于贪婪兮，我修絜以益荣。竞，逐也。善曰：鷦鷯，恶鸟，喻小人也。楚辞曰：皆竞进以贪婪兮。婪，力含切。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善曰：此假卜者之辞也。玄鸟，谓鹤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于玄鸟，唯归于道而后获宁也。古文周书曰：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寘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皇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阙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寘而大戮，及王子于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为天下物母也。韩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俶装。俶，始也。装，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无悔。旦余沐于清源兮，晞余发于朝阳。晞，干也。山东曰朝阳。善曰：楚辞曰：朝濯发于暘谷，夕晞余身乎九阳。漱飞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辞曰：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沥，流也。菌，芝也。说文曰：嗽，荡口也，从水，款声，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苍颉篇曰：咀，噍也。翺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广雅曰：翺，飞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泽，八泽之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善曰：走，音奏。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穷桑，在鲁北。三丘，谓蓬莱、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传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木正；该为蓐收，金正；修及熙为玄冥，二子相代为水正也。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杜预曰：穷桑，少皞氏之号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职，济成少皞之功，死皆为民所祀也。史记云：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传在海中，去人不远，及到，三山反在水下。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飘轻。不浇曰淳。不杂曰粹。秽

，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赋曰：矧耽躬于道真。楚辞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除秽累而反真。登蓬莱而容与兮，鳌虽抃而不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传曰：巨鳌负蓬莱山而抃于沧海之中。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瀛洲，海中山也。善曰：玄中记曰：东南之大者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周回千里。列子曰：勃海之东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山高下周围三万里，其头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流上下。帝命封禹使巨龟十五举头而载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龙伯国人一钓而连六龟，于是岱舆、员峤沉于大海。楚辞曰：饮沆瀣冯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冯，依也。遐，远也。逝，往也。善曰：傅毅七激曰：仰归云，愬游风。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海外东经曰：黑齿国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记曰：扶桑叶似桑树，又如椹树，长丈大二千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饮青岑之玉醴兮，漄沆瀣以为粮；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粮，粮也。广雅曰：沆瀣，常气也。善曰：杨雄太玄经曰：茹芝英以御饥兮，饮玉醴以解渴。楚辞曰：漄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食朝霞。陵阳子经曰：夏漄沆瀣，北方夜半气。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昔日梦至木禾，今亲往，是发昔日之梦也。谷，生也。善曰：淮南子曰：昆仑之上有木禾焉，其穗长五寻。山海经曰：帝之下都昆仑之墟，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郭璞曰：木禾，谷类也。说文曰：嘉谷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乎稽山。汤谷，日所出。嘉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食，伪也。善曰：国语曰：吴伐越，隳会稽，获骨节专车。吴之使来问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乃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韦昭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防风，汪芒氏君之名也，违命后至，故禹杀之，陈尸为戮。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曰：朕不食言。

指长沙之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重华，舜也。善曰：尚书曰：重华协于帝。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界中。说文曰：存，恤也。哀二妃之未从兮，翩缤处彼湘滨。二妃，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礼记曰：舜葬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郑玄曰：离骚所谓歌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于苍梧，二妃留江、湘之间。滨，水湄也。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沔、沅之侧，交游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郭璞曰：今长沙巴陵县西入洞庭而通江水。离骚曰：遭吾道兮洞庭，洞庭风兮木叶下，皆谓此也。天帝之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

图玉版曰：闻之尧二女舜妻也而丧此。传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死于江、湘，遂号为湘夫人也。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坟。眺，视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谓祝融也。圯，毁也。楚灵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坏，中有营丘九头图矣。善曰：冯衍显志赋序曰：游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传，昭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圯，房鄙切。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阪以孤魂。托，寄也。善曰：杜预曰：黎为火正。怀，归也。愁郁郁以慕远兮，越印州而游遨。印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图曰：交、广南有印州，其处极热。善曰：楚辞曰：愁郁郁之无快。印，五郎切。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郑玄曰：跻，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旻谷，至于昆吾，是谓正中。高诱曰：昆吾，南方。尔雅：憩，息也。山海经曰：西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尔雅曰：再成曰陶丘。扬芒爍而绛天兮，水泫泫而涌涛。爍，风炽也。泫泫，沸貌。涛，水波也。善曰：尔雅曰：泫，沉也。芒，光芒也。爍，火飞也。杨雄冀州箴曰：冀土麩沸，泫泫如汤。温风翕其增热兮，怒郁悒其难聊。说文曰：翕，炽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极，自北户之外，南至委火、炎风之野，万二千里。高诱曰：北户、孤竹，国名也。尔雅曰：怒，思也，乃的切。楚辞曰：心郁悒余侘傺。贾逵曰：聊，赖也，协韵为劳。顛羈旅而无友兮，余安能乎留兹？顛，独也。羈，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传，陈敬仲曰：羈旅之臣。楚辞曰：廓落兮羈旅而无友。顛，苦骨切。

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语，孔子曰：生为明主，死配五行。少皞配金。说文曰：嬉，乐也。前祝融使举麾兮，纒朱鸟以承旗。尚书曰：右秉白旄以麾。案：执旄以指搯也。秦、汉以来，即以所执之旄名曰麾，谓麾幢曲盖者也。善曰：楚辞曰：飞朱鸟使先驱。又曰：凤皇翼其承旗。躔建木于广都兮，摭若华而踌躇。躔，息也。摭，拾也。若华，树名也。善曰：方言曰：日建为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广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韩诗曰：爱而不见，搔首踌躇。薛君曰：踌躇，蹠也。广雅曰：踌躇，犹豫也。方言曰：摭，取也。踌，直由切。蹠，直于切。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善曰：海外西山经曰：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不寿者八百岁。龙鱼陵居，在北，状如狸。在汪野北，其为鱼也如狸。汪氏国在西海外，此国足龙鱼也。

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岛。蓐收，金正该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赋曰：周览九土。山海经曰：蒙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气

员，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手执钺。歛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歛，轻举貌。善曰：楚辞曰：济江海兮蝉蜕。又曰：吸精粹而吐氛浊。汉书音义，韦昭曰：蝉蜕出于皮壳也。蹶白门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汉书音义，韦昭曰：蹶，蹋也。尔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子曰：八极西南方曰偏驹之山，曰白门。高诱注曰：金气白，故曰白门。楚辞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乱弱水之潺湲兮，逗华阴之湍渚。尔雅曰：绝流曰乱。郭璞注曰：直横渡也。书曰：乱于河。逗，止也。华，太华也。山北曰阴。善曰：山海经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环之。郭璞曰：其水不胜鸿毛。字林曰：潺湲，流貌。汉书，京兆有华阴县。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号，呼也。青令传曰：河伯，华阴潼乡人也，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冯夷，河伯也，华阴潼乡堤首人，服八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天子龙舟鹢首。予，合韵，音夷渚切。会帝轩之未归兮，怅徜徉而延伫。黄帝葬于西海桥山，神未东归也。应劭曰：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也。怅徜徉，思貌。春秋命历序曰：帝轩受图，雒授历。楚辞曰：且徜徉而汜观。延伫，见上注。恹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恹，息也。伟，异也。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经曰：北望河林，其状如蓁。郭璞注曰：说者云：蓁，木名也。毛萋诗传曰：蓁蓁，至盛也。恹，许吏切，又虚秘切。

黄灵詹而访命兮，穆天道其焉如。黄灵，黄帝也。詹，至也。访，谋也。穆，求也。如，之也。曰近信而远疑兮，六籍阙而不书。六籍，六经。神逵味其难覆兮，畴克谋而从诸？九交道曰逵。覆，审也。畴，谁也。克，能也。谋，察也。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牛哀，鲁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为虎，其兄启户而入，哀搏而杀之，不自知为虎也。广雅曰：噬，啖也。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鳖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禅，传也。引，长也。善曰：蜀王本纪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死生错其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昭?也。善曰：礼记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郑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记，扁鹊曰：疾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之曳切。东方朔曰：司命之神总鬼录者。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善曰：汉书曰：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窦姬与在行中，家在清河，愿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赵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代籍伍中。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

幸竇姬，生景帝，后立为皇后。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善曰：汉书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刘歆奉乘舆法驾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称疾不朝。会莽诛，自投火中死。国语曰：肆侈不违。韦昭曰：肆，恣也。毛诗曰：出则衔恤。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尉，官名也。龙，苍也。善曰：汉武故事曰：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龙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袞兮，设王隧而弗处。善曰：汉书曰：董贤年二十二为三公。哀帝崩，贤自杀，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贤造冢墓不异王制。贤既见发，羸诊其尸，因埋狱中。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礼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左氏传曰：晋侯请隧。杜预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礼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庆而靡所。仍，因也。恒，常也。

穆届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届，至也。左氏传曰：穆，叔孙穆子，名豹，鲁大夫，有罪走向齐，及庚宗，遇妇人通之。有子在齐，梦天压己，不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倮，深目而猴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瞻其徒，无之。后穆子还过庚宗，妇人献雉，穆子问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从我矣。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使为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叔孙疾，牛诈谓外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寘馈于介而退。牛不进叔孙，覆器空而还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饿而死。文断袪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善曰：国语曰：初，献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于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斩其袪。及入，勃鞞求见。于是吕甥、冀芮畏逼，悔纳公，谋作乱，伯楚知之，故求见公，公遽见之，伯楚以吕、郤之谋告公。韦昭曰：寺人，掌内人。袪，袂也。勃鞞字伯楚。通人闇于好恶兮，岂昏惑而能剖？剖，分明也。羸撻讖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苍颉篇，讖书，河洛书也。说文曰：讖，验也。秦语曰：秦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奏策图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取河南地，遂筑长城以为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还至平原津，病，始皇恶言死，无复言死事。病甚，乃玺书赐蒲苏，使与丧会咸阳而葬。以书付行符玺令赵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于沙丘，惟少子胡亥从。丞相李斯恐天下有变，不敢发丧，棺载还咸阳。赵高素与亥善，留所赐蒲苏书，密谓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蒲苏书，蒲苏即位为皇帝，太子无尺寸之地。胡亥曰：为将奈何？高曰：非与丞相谋，事不能成。乃谓李斯曰：蒲苏即位，必召蒙恬为相，于君不亦疏乎？于是李斯然赵高言，乃许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作书赐蒲苏曰

：朕巡天下，祷祀名山，以延年寿，而数上书非我所为，日夜怨望，不得为人子，不孝，其赐自裁。将军恬与苏居，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知，亦赐死。蒲苏为人仁，得书泣，即死。胡亥即位，为二世，葬始皇郿山。善曰：史记曰：卢生使人奏篆图曰：亡秦者胡也。使将军蒙恬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与赵高谋，诈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也。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车，人名也。孕，怀子也。昔有周犍者，家甚贫，夫妇夜田。天帝见而矜之，问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当贫，有张车子财可以假之。乃借而与之期，曰：车子生，急还之。田者稍富，致赀巨万。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妇辇其赀以逃，与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车下宿，夜生子，问名于夫，夫曰：生车间，名车子也。从是所向失利，遂便贫困。郑玄曰：孕，任子也。善曰：见鬼神志及搜神记。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慎者，鲁大夫梓慎；灶者，郑大夫裨灶。讯，告也。善曰：左氏传，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孙之言验也，则梓慎之言不验。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火，若我用瓘罍玉瓚禳之，犹必不火。子产不予。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尔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遂不与，亦不复火。今言梓慎、裨灶，是显明天道之人，占于水火，亦有妄为，言事之难知也。占，谓自隐度而言也。讯，息对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剗刃。善曰：吕氏春秋曰：梁国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谓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奇鬼，固尝闻之矣。明日复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见之，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高诱曰：谓，让也。汉书，蒯通曰：不敢剗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韦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为剗，侧吏切。尔雅曰：丁，当也。亲所睨而弗识兮，矧幽冥之可信？睨，视也。矧，况也。毋绵挛以幸己兮，思百忧以自疹。毋，勿也。绵挛，系貌。幸，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诗曰：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幸，胡冷切。

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监，视也。孔，甚也。棐，辅也。忱，诚也。佑，助也。善曰：尚书曰：天监厥德。又曰：周公若天威棐忱。汤蠲体以祷祈兮，蒙厖禡以拯民。汤，帝乙也。蠲，絜也。拯，济也。善曰：淮南子曰：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

人积薪，翦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即降大雨。吕氏春秋曰：汤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祷于桑林，自以为牺牲，用祈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尔雅曰：厖，大也。禴，福也。祈或为祊，非。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他辰。景，谥也。虑，谋也。荧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韦曰：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当之。若祭，可移于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岂可除心腹之疾，移于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公曰：民者国之本，国无民，何以为国？如何伤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民，岁不登何以蓄民？子韦曰：君善言三，荧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视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当更寿二十一年。魏颢亮以从治兮，鬼亢回以毙秦。善曰：左氏传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颢曰：必嫁是妾。疾病，则曰：必以殉。及卒，颢嫁之。及辅氏之役，颢见老人结草以抗杜回，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曰：余乃所嫁妇人之父也。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辅氏即晋地。使魏颢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颢所以败秦师者，专由魏嬖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嬖也，有嬖妾，无子，武子疾病，命颢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则更命颢曰：必杀以为徇葬。及武子卒，颢嫁之，不杀徇葬，曰：疾病则心情乱，吾从其治时也。及今年有辅氏之役，颢领兵拒秦师之日，忽见一人在前结草以亢御杜回，杜回遂蹶而颠，故获杜回，于是秦师遂败。获杜回之夜，梦曰：畚汝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也。咎繇迈而种德兮，树德懋于英六。迈，行也。英、六，国也。楚末乃灭。善曰：尚书，禹曰：咎繇迈种德。史记曰：帝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旧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皋繇之后，封于英、六，众国已灭，而英、六独存，言积德之后，必有余庆也。有无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复？复，返也。善曰：迈德行仁，必贻后庆，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复也。毛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礼记曰：往而不来，非礼也。周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善曰：言何不远迹以飞声，游六合而访道，谁谓时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时易逝也。郑玄论语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蓄，积也。

仰矫首以遥望兮，魂??惘而无俦。俦，匹也。善曰：甘泉赋曰：仰矫首以高视。楚辞曰：怅??惘兮永思。王逸曰：??惘，惆怅失望，志错越也。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贾逵曰：逼，迫也。尔雅曰：宣，遍也。善曰：司马相如大人赋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辞曰：宣游兮列宿，顺极兮彷徨。行积冰

之皦皦兮，清泉沍而不流。沍，冻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积冰。高诱曰：北方寒冰所积，名积冰也。方言曰：皦皦，坚也，牛哀切。方言：皦，坚也。左氏传曰：固阴沍寒。杜预曰：沍，闭也。寒风凄其永至今，拂穹岫之骚骚。凄，寒貌。说文曰：拂，击也。尔雅曰：穹，大也。毛诗传曰：骚，动也。善曰：骚骚，风劲貌。王逸曰：骚，愁也，合韵，所流切。玄武缩于壳中兮，腾蛇蜿而自纠。龟与蛇交曰玄武。壳，甲也。春秋汉含孳曰：太一常居后玄武。蔡雍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虫之长。尔雅曰：腾蛇，龙类，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文子曰：腾，无足而腾也。淮南子曰：奔蛇。广雅曰：蜿，曲也。鱼矜鳞而并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凌，冰也。善曰：矜，寒貌。凌，力证切。坐太阴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辞曰：选见神于太阴兮。汉书曰：以阴阳言之，太阴者，北方也。说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与屏古字通。又曰：不泣曰唏。何休曰：歛，悲也，火既切。怨高阳之相寓兮，?颞頊而宅幽。高阳，帝颞頊也。相，视也。寓，居也。?，小貌也。善曰：家语，孔子曰：颞頊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配水。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去凤切。庸织路于四裔兮，斯与彼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炎火，郁邑无聊，北至积冰，含歛增愁，此与彼何以相愈乎?庸，劳也。织曰纬。善曰：言涉路东西，有似于织也。望寒门之绝垠兮，纵余继乎不周。善曰：楚辞曰：踔绝垠乎寒门。又曰：登阆风而继马。王逸曰：继，系也。楚辞曰：路不周以左转。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昆仑西北。汉书，司马相如大人赋曰：轶先驱于寒门。注：寒门，天北门也。左氏传曰：臣负羈继。继，马绊也。大荒经：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与颞頊争为帝，共工怒而触不周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坏不周。迅焱瀟其媵我兮，鹜翩飘而不禁。瀟，疾貌。媵，送也。翩，飘疾貌。瀟，音肃。善曰：尔雅曰：风飘谓之焱。字林曰：瀟，深清也。越谿??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砾砾。经重阴乎寂漠兮，愍坟羊之深潜。谿??，大貌。漂，浮也。砾砾，深貌。重阴，地下也。寂寞，静貌。坟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赋曰：通川过于中庭。春秋外传国语曰：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中有羊焉。使问仲尼曰：吾闻穿井得狗，何也?对曰：以丘所闻，坟羊也。丘闻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唐固云：坟羊，雌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羴羊。广雅曰：羊，土神。谿，火含切。??，火加切。砾，音林。

追荒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赋曰：窥地底于上回。楚辞曰：览方物之荒忽。春秋说题辞曰：元气以为天，混沌无形。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识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经曰：密

山是生玄玉，黄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钟山之阴。然下既有钟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速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速，征也。善曰：楚辞曰：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山海经曰：钟山之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其眠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阴。郭璞曰：即烛龙也。瞰瑶溪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见刘。瞰，瞻也。瑶溪赤岸，谓钟山东瑶岸也。祖江，人名也。刘，杀也。善曰：山海经曰：钟山有子曰敷，其状人面而龙身。钦？杀祖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于钟山之东，曰瑶岸，钦？化为大鸮。郭璞曰：？，音丕。鸮，音愕。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王母，西王母也。银台，王母所居。羞，进也。疗，愈也。善曰：史记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黄金白银为宫阙。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草经曰：白芝一名玉芝。戴胜愁其既欢兮，又谗余之行迟。戴胜，谓西王母也。愁，笑貌。谗，让也。善曰：字林曰：愁，谨敬也。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状如人，戴胜，是司天之属。郭璞曰：胜，玉胜。愁，鱼觐切。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善曰：列仙传曰：毛女者，字玉姜，在华阴山中，体生毛，所止岩中有鼓琴声。楚辞曰：迎宓妃，下伊浦。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嫫媧眼而蛾眉。说文曰：姣，好也。广雅曰：媧，好也。善曰楚辞曰：媧目冥笑眉曼。舒詵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褂徽。詵婧，细腰貌。善曰：方言曰：褂谓之裾。刘熙释名曰：妇人上服谓之褂，青绛为之缘。褂，古??切。尔雅曰：妇人之徽谓之縠。郭璞曰：即今香缨也。詵，音眇。说文曰：婧，妍婧也，财性切，一音精。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砾以遗光。离，开也。的砾，明貌。善曰：神女赋曰：朱唇的其若丹。上林赋曰：宜笑的砾。砾，音历。献环琨与琛縠兮，申厥好以玄黄。环，珠也。琨，璧也。琛，宝也。縠，今之香缨。玄黄，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息见所能也。故循道无穷则佩环，能本道德则佩琨。薛君韩诗章句曰：縠，带也。尚书曰：厥筐玄黄。琨，音昆。縠，音离。虽色艳而赂美兮，志皓荡而不嘉。艳，美色也。善曰：赂美，谓环琨玄黄也。楚辞曰：怨灵修之皓荡。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善曰：双材，谓玉女、宓妃也。刘歆列女传颂曰：材女修身，广观善恶。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烟熅，和貌。葩，华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熅，万物化醇。广雅曰：綰缁，元气也。毛萋诗传曰：卉，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说文曰：藹，古花字。本误作藹，音为诡切，非此之用也。鸣鹤交颈，睢鸠相和。善曰：周易曰：鸣鹤在阴。诗曰：关关睢鸠。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善曰：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绰约若处子。毛诗曰：有女怀春。如何淑明，忘我实多。淑，善也。淑

明，谓衡也。玉女、宓妃言忘弃我实多。善曰：论语摘辅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为卿。毛诗曰：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将答赋而不暇兮，爰整驾而亟行。爰，于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诗曰：尔之亟行，皇脂尔车。瞻昆仑之巍巍兮，临萦河之洋洋。巍巍，高貌。萦，纡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记，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毛诗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辞曰：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登阊风之层城兮，构不死而为床。阊风，昆仑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昆仑虚有三山：阊风、桐版、玄圃，层城九重。禹云：昆仑有此城，高一万一千里。十洲记曰：昆仑北角曰阊风之颠。山海经曰：昆仑开明北有不死树，食之长寿。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论曰：不死树在层城西。屑瑶粦以为糗兮，??白水以为浆。屑，碎也。糗，糒也。??，酌也。善曰：瑶粦也。说文曰：糗，干食粮也。楚辞曰：精琼糗以为粦。王逸曰：糗，屑也。毛萇诗传曰：糗，食也。又曰：??，挹也。尔雅曰：??，酌也。楚辞曰：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王逸曰：淮南言白水在昆仑之源也。粦，而髓切。??，居于切。抨巫咸作占梦兮，乃贞吉之元符。抨，使也。善曰：言我昔梦木禾，今令巫咸占之。楚辞曰：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糗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时也。抨，甫耕切。滋令德于正中兮，含嘉秀以为敷。滋，繁也。不华而实谓之秀。善曰：言己有令德，类禾之有嘉秀也。尚书曰：惟尔令德孝恭。既垂颖而顾本兮，亦要思乎故居。颖，穗也。善曰：言禾垂颖以顾本，犹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见禾三变，始于粟，生于苗，成于穗，乃叹曰：我其首禾乎？高诱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懿，美也。庐，居也。善曰：韩诗曰：静，贞也。周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杜预曰：姑，且也。

戒庶僚以夙会兮，僉供职而并讶。庶僚即下丰隆、列缺等也。讶，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会，皆供职而来迎我也。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僉，皆也。丰隆軒其雷霆兮，列缺晔其照夜。丰隆，雷公也。軒，声貌。雷霆，霹雳也。列缺，电也。晔，光貌。善曰：楚辞曰：吾令丰隆乘霆兮。羽猎赋曰：霹雳列缺，吐火施鞭。軒，普耕切。云师??以交集兮，涑雨沛其洒涂。云师，雨师也。??，阴貌。涑雨，暴雨也，巴郡谓暴雨为涑雨。沛，雨貌。涂，路也。善曰：诸家之说，丰隆皆曰云师，此赋别言云师，明丰隆为雷也，故留旧说以广异闻。尔雅曰：暴雨谓之涑。注曰：今江东人呼夏月大暴雨为涑雨。楚辞曰：使涑雨兮洒尘。??，徒感切。轸珞輿而树葩兮，扰应龙以服路。善曰：尔雅曰：载辔谓之轸。郭璞曰：轸，车轭上环，辔所贯也。珞輿，珞玉之輿。尔雅曰

：玉谓之瑀。葩，盖之金华也。独断曰：乘輿车皆羽盖金华爪。扰，驯也。广雅曰：有翼曰应龙。路，车也。百神森其备从兮，屯骑罗而星布。森，聚貌。屯，聚也。善曰：楚辞曰：百神翳其备降。

振余袂而就车兮，修剑揭以低昂。揭，印貌。冠岩岩其映盖兮，佩綌纒以辉煌。綌纒，盛貌。岩岩，冠貌。辉煌，佩光貌。善曰：岩，五咸切。綌，音林。纒，音离。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腾而超骧。仆夫，谓御车人也。俨，敬也。八乘，公上得从车八乘。善曰：楚辞曰：仆夫怀余心悲。又曰：撰余辔而正策。又曰：驾八龙之蜿蜿。又曰：超骧。氛旒溶以天旋兮，蜿旒飘以飞扬。旒，羽旒也。善曰：氛旒，氛气为旒也。楚辞曰：连五宿兮建旒，扬氛氲以为旒。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赋曰：天旋少阴，白日西靡。高唐赋曰：蜿为旒。溶，音勇。抚軫轂而还睨兮，心勺??其若汤。勺??，热貌。善曰：说文曰：无辐曰軫。轂，车轮小穿也。又曰：睨，邪视也。楚辞曰：忽临睨夫旧乡。又曰：心涓沸其若汤。軫，音零。轂，之氏切。勺，市灼切。涓，音换。羨上都之赫戏兮，何迷故而不忘？羨，欲也。赫戏，盛貌。迷，惑也。何惑旧故而不忘新，愚以为当去己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己愿上都之赫戏，是何迷己之故而不能忘。谓不忘上都也。楚辞曰：陟登皇之赫戏兮。左青瑀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钲。青瑀，青文龙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盖也。礼记曰：君行左青龙而右白虎也。说文曰：捷，竖也。钲，铙也。捷，巨偃切。前长离使拂羽兮，后委衡乎玄冥。长离，朱鸟也。委，属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前长离，后裔皇。如淳曰：长离，朱鸟也。礼记曰：前行朱鸟，而后玄武。又曰：鸣鳩拂其羽。家语，季康子曰：吾闻玄冥为水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属箕伯以函风兮，惩澶涘而为清。函，含也。惩，腾也。清，静也，善曰：风俗通曰：风师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风气也。易曰：巽为长女，长者伯之，故曰风伯也。楚辞曰：切澶涘之流俗兮。王逸曰：澶涘，垢浊也。拽云旗之离离兮，鸣玉鸾之鬢鬢。鸾，鸾鑣也。鬢鬢，声也。善曰：楚辞曰：载云旗之委蛇。又曰：鸣玉鸾之啾啾。鬢，古嚶字。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蟻蠓而上征。霄，微云也。善曰：楚辞曰：涉青云而泛滥兮。甘泉赋曰：腾清霄而轶浮景。又曰：浮蟻蠓而撇天。淮南子曰：蟻蠓础而雨，春而风。言群而上下至疾。曰：溢埃风而上征。纷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扬灵。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说文曰：焱，火华也。言光之盛如火之华。楚辞曰：皇剌剌其扬灵。王逸曰：扬其光灵也。叫帝阍使辟扉兮，覲天皇于琼宫。叫，呼也。阍，主门也。辟，开也。扉，宫门闔也。覲，见也。天皇，天帝也。善曰：楚辞曰：吾令帝阍开关兮。杨雄甘泉赋曰：选巫咸兮叫帝阍。聆广乐之九奏兮，展泄泄以

彤彤；聆，听也。广乐，乐名也。展，信也。泄泄、彤彤，皆乐貌。善曰：史记曰：赵简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左氏传曰：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彤彤。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杜预云：融融，和也。泄泄，舒散也。融与彤古字通。考治乱于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终。律，十二律。均，所均声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乐汁图征曰：圣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夹律调五声之均也。宋均曰：均长八尺，施弦以调六律五声。惟般逸之无斲兮，惧乐往而哀来。孔安国尚书传注曰：斲，馱也。善曰：庄子曰：乐未毕也，哀又继之。素女抚弦而余音兮，太容吟曰念哉。建始念终也。素，素女也。太容，黄帝乐师也。高诱淮南子注曰：素女，黄帝时方术之女也。善曰：史记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旧注本素下无女字，今本有之。尚书曰：帝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靖，静也。迨，及也。广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靖，立也。毛诗曰：迨我暇矣。又曰：将翱将翔。

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太微之闾闾。天文志曰：中宫太极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后句曲四星，一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善曰：紫宫、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诚图曰：紫宫，帝太宫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闾，高貌。甘泉赋曰：闾闾其寥廓。闾，音郎。命王良掌策驷兮，踰高阁之将将。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汉中四星，天骑，一曰天驷，旁一星王良，主天马也。汉书天文志曰：王良，车骑，古善驭者。汉书曰：营室为清庙。又曰：离宫、阁道。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善曰：罔车，毕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图曰：桐柏山上为掩毕，三危山上为天苑。弯威弧之拔刺兮，射嶠豕之封狼。弯，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弯弓貌。善曰：杨雄河东赋曰：攫天狼之威弧。汉书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拔刺。高诱曰：拔刺，不正也。河图曰：嶠??，山名。此山之精，上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达切。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营壁也。垒，中垒也。北落，星名也。伐，击也。河鼓，星名也。磅礴，声也。善曰：汉书曰：羽林天军西为垒，或曰钺。傍一大星曰北落。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今荆人呼牵牛星为檐鼓。檐者，荷也。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汉之汤汤。天潢，天津也。泛泛，流貌也。云汉，天河也。汤汤，水流也。善曰：乐纬曰：商为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之别名也。毛诗曰：倬彼云汉。倚招摇摄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遹皇。二纪，日月也。五纬，五星也。摄提，星名，形似车。礼记曰：以日星为纪。善曰：汉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为招摇。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剡流

，缭绕也。汉书曰：摄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越绝书，范蠡曰：天贵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纪纲。易干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栗。宋均曰：和栗，气和而严正。绸缪，连绵也。逴皇，往来貌也。偃蹇夭矫婉以连卷兮，说文曰：生子二人俱出为婉。纂要曰：齐人谓生子曰婉。善曰：偃蹇，骄傲之貌也。夭矫，自纵恣貌也。婉，跳也。连卷，长曲貌。婉，匹万切。杂沓丛颯飒以方骧。善曰：众多之貌。颯，音悴。馘汨颯泪沛以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佛也。楚辞曰：沛罔象而自浮。馘，一六切。颯，力凋切。泪，音戾烂漫丽靡藐以迭遶。分布远驰之貌。善曰：烂漫，分散貌。藐，远貌。迭，过也。遶，突也。遶，音唐。凌惊雷之硠磕兮，弄狂电之淫裔。凌，乘也。淫裔，电貌。善曰：楚辞曰：凌惊雷轶骇电兮。硠磕，雷声也。上林赋曰：淫淫裔裔。硠，音苦郎切。踰庞鸿于宕冥兮，贯倒景而高厉。庞鸿宕冥，皆天之高气也。善曰：孝经援神契曰：天度庞鸿孳萌。宋均曰：庞鸿，未分之象也。楚辞曰：贯蒙鸿以东謁兮。说文曰：宕，过也。冥，窈也。凌阳明经曰：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辞曰：飒弭节而高厉。庞，莫孔切。鸿，胡孔切。宕，徒浪切。廓荡荡其无涯兮，乃今窥乎天外。宋玉大言赋曰：长剑耿耿倚天外。

据开阳而俯视兮，临旧乡之暗蔼。善曰：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六开阳也。楚辞曰：忽临睨夫旧乡兮。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楚辞曰：将以遗夫离居。字林曰：悁，忿恨也。善曰：毛诗曰：劳心悁悁。乌玄切。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辔而徘徊。辔，车辕也。善曰：韩诗曰：眷眷怀顾。毛诗曰：屡顾尔朴。虽游娱以偷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善曰：楚辞曰：聊假日而偷乐兮。出阊阖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驰虚无。阊阖，天门也。降，下也。善曰：楚辞曰：倚阊阖而望兮。又曰：乘回风而远游。服虔甘泉赋注曰：焱，风也。上林赋曰：凌惊风，历骇焱，乘虚无，与神俱。焱，必遥切。云菲菲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旃。楚辞曰：云菲菲而承宇。眇眇，远貌。周礼曰：鸟隼为旃。尔雅曰：错鸟隼为旃。此谓合剥鸟皮毛置之竿头，即礼记所谓载鸿及鸣鳶也。缤连翩兮纷暗暧，儵眩眩兮反常闾。苍颉篇曰：眩眩，目视不明貌。善曰：眩，音悬。眩，音云。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善曰：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毛诗曰：逸豫无期。楚辞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诗曰：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善曰：楚辞曰：退将复修吾初服。又曰：长余佩之陆离。文章兔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毛诗曰：依彼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以为禽。儒家者，述圣道之书也，以仁义为本，以礼乐

为用。墨家者，强本节用之书也，以贵俭尚贤为用。善曰：驱，音驱。墨，墨家流也。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善曰：孙卿子曰：四时代御，阴阳变化。周易曰：四时变化。毛诗曰：大姒嗣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阪之嵌崱。善曰：琴操曰：归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余年，晨觉，眷然念二亲年衰，养之不备，于是援琴鼓之曰：歔歔归耕来兮！安所耕历山盘兮！恭夙夜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不贰，不差贰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诗曰：夙夜在公。楚辞曰：事君而无贰。夕惕若厉以省？兮，惧余身之未敕。敕，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厉，无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善曰：楚辞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国无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愧为慝，女六切。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善曰：老子曰：上德无为。楚辞曰：超无为以志清。上林赋曰：驰骛乎仁义之涂。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善曰：老子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河上公曰：圣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见天下矣。毛诗曰：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系曰：系，系也。言系一赋之前意也。天长地久岁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俟河之清祗怀忧。祗，适也。善曰：左氏传，子驷曰：周谚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杜预曰：逸诗也，言人寿促而河清迟也。京房易传曰：河千年一清。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善曰：楚辞曰：远度世以忘归。六区，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超踰腾跃绝世俗，飘逸神举逞所欲。说文曰：逞，极也。天不可阶仙夫稀，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阶而升。柏舟悄悄吝不飞。柏舟，诗篇名也。注：愠，怨也。悄悄，忧貌。群小，众小人在君侧也。吝，恨也。其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又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注：不如鸟奋翼而飞去。臣不遇于君，犹不忍去，厚之至也。松乔高踈孰能离，松，赤松子；乔，王乔。离，附也结精远游使心携。携，离也。善曰：楚辞曰：愿轻举而远游。公羊传曰：携其妻子。何休曰：携，犹提将也。回志竭来从玄谋，竭，去也。善曰：刘向七言曰：竭来归耕永自疏。获我所求夫何思！夫，复也。

文选考异

注「平子名衡」下至「系曰」：袁本、茶陵本作「玄道也德也其作此赋以修道德志意不可遂愿轻举历远游六合之外势既不能义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四十五字。

注「夫何思玄而已」：袁本、茶陵本重「思」字。

注「众妙之门」：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平子时为侍中诸常侍恶直丑正危衡故

作思玄非时俗」二十二字。案：此节注修改，盖初与二本同也。未详尤所据。凡本卷以下增多。皆仿此。

旧注：袁本、茶陵本「旧」上有「张平子」三字。案：有者是也。此每篇下所标作人姓名。

注「结深兰之亭」：袁本、茶陵本重「亭」字，是也。

注「尚书帝曰」：袁本、茶陵本无「帝」字，是也。

注「隤愷」：袁本、茶陵本「愷」作「斲」，是也。

注「毛苕传曰」下至「此言无遣为法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而吾曰遇之」：袁本「曰」作「日」，是也。茶陵本亦误「曰」。

注「汉书曰贾谊曰」下至「曰陆」：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恶既死而后已：何校「恶」改「要」。陈云范书作「要」。袁本、茶陵本作「要」，云善作「恶」。案：各本所见，传写误也。

注「礼记曰箪笥」下至「盖珺字相似误耳」：袁本、茶陵本作「员曰箪方曰笥并盛食器也」，无上八字、下十七字。

注「鬲中立切今赋作紮字」：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萧该音本作陂」下至「陂邪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五字。

注「善曰贾逵曰」：袁本、茶陵本无「贾逵曰」三字

注「说文曰辮」下至「鞶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

注「说文曰珩」下至「所以节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昭彩藻与琯琫兮：陈云「琯琫」，范书作「雕琢」。袁本云善作「琯琫」。茶陵本云五臣作「雕琢」。案：「琯」即「雕」字，善不注「琫」，恐传写误。

注「夏末乃止」：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顺阴阳气而生」：案：「阳」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贼害之鸟也」下至「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尔雅曰茵芝」下至「瑞草」：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咨姤媼之难并兮：何校「姤」改「妒」。陈云范书作「妒」。袁本云善作「姤」。茶陵本云五臣作「妒」。案：各本所见，皆传写误。善注云「妒，恶也。」章怀注后汉书曰：「言嫉妒者，憎恶美人，故难与并也。」善意正如此，作「妒」无疑，若作「姤」，与「恶也」之训不复可通。各本并注中亦误作「姤」字，遂以为与五臣有异，其实非也。作「妒」字误而为「姤」，已见颜氏家训，是此二字多混。

注「羨韩众之流得一」：案：「流」字不当有。各本皆衍。皆引远游文。

即岐址而??情：袁本、茶陵本「??」作「胪」，注同，是也。何、陈皆云后汉书作「摅」，详旧注云「陈也，善云「力于切」，选文不作「摅」，与范书异

也。

注「上九爻辞云肥遁」：案：「肥」当作「飞」，下「故名肥遁」同。各本皆误。正文作「飞」，何云后汉书作「飞」。陈云七启有「飞遁离俗」语，上注亦作「飞」，此不知者改之耳。

注「又曰聊浮游于山陬」：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遁下体是艮」下至「故曰扬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遁上九变为兑」下至「故曰不营」：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四字。

注「天为泽」：袁本、茶陵本「天」上有「故曰」二字。

注「虽复险戏世路可知」：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玉阶天子阶也」下至「言尚欲进忠贤」：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

注「东龟长又曰东曰龟甲属」：袁本、茶陵本无「长又曰东曰龟」六字。案：「甲」当作「果」，各本皆伪。

注「尔雅曰龟」下至「以甲卜审」：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字林曰逞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说文曰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古文周书曰」下至「及王子于治」：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七十六字。案：二本最是也。善注自上文「母氏喻道也」，其下云「唯归于道」，其下引「老子至母者道也」，一意承接，中间不得有此段，与上下异解，必或记于旁，尤延之误取以增多无疑。余条亦往往类此。

注「从水欬声」下至「液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去稊累而飘轻：袁本、茶陵本「飘」作「影」。案：后汉书作「票」。善不注，未审果何作。

注「海中山也」：袁本、茶陵本「山」上有「神」字。

注「玄中记曰」下至「沉于大海」：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二十六字。

注「饮沆瀣」：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以长生」三字。

注「日出暘谷」：案：「暘」当作「汤」。各本皆误。

注「海外东经曰」下至「有扶桑」：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又如榭树长丈」：袁本、茶陵本无「又如榭树」四字，「长」下有「数千」二字。

注「杨雄太玄经曰」：案：「经」当作「赋」。各本皆误。此赋古文苑载之。

注「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陈云「臣」当作「神」，是也。各本皆误。

翩缤处彼湘滨：案：「缤」后汉书作「缤」。章怀注「翩，连翩也；缤，弁也」。善不注，未审果何作。其五臣翰注云「翩缤，美貌」，恐非善意。其字固不必作「缤」也，盖涉下文「缤连翩兮纷暗暖」而误，五臣因辄以「美貌」解

之耳。

注「山海经曰洞庭之山」下至「遂号为湘夫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八十三字。

注「左氏传」下至「为祝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善曰尔雅曰沅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自北户之外」：袁本、茶陵本「户」下有「孙」字。

注「北户孤竹」：袁本、茶陵本「孤竹」作「孙」。

注「方言曰」下至「躔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广雅曰踌躇犹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不寿者八百岁」：何校「不」改「下」，陈云「不」当依范书注作「下」，是也。各本皆伪。

注「字林曰潺湲流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太公金匱曰」下至「谓为冯夷」：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注曰冯夷」下至「而水仙」：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淮南子曰天子」：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又曰」二字。

注「予合韵音夷渚切」：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穆叔孙穆子」下至「走向齐」：袁本、茶陵本此十五字作「初穆子去叔孙氏」七字。

注「通之有子在齐」：袁本、茶陵本无「通之有子」四字。「在」作「适」。

注「旦而瞻其徒」下至「而从我矣」：袁本、茶陵本此三十八字作「鲁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曰余子长」十八字。

注「诈谓外人」：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覆器」下至「而死」：袁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不食而卒」四字。

注「苍颉篇讖书」下至「葬始皇邾山」：袁本、茶陵本无此三百三十七字。案：此亦非旧注也。若有之，善不烦于下更注矣。凡增多未是者，以此推之。

注「家甚贫」：袁本、茶陵本无「甚」字。

注「致货巨万及期忌司命之言」：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利及期」三字。

注「与行旅者同宿」：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同宿路」三字。

注「遂便贫困」：袁本、茶陵本无「便」字。

注「郑玄曰孕任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慎者」下至「裨灶」：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叔孙昭子曰」：袁本、茶陵本无「叔孙」二字。

注「叔孙之言」下至「不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裨灶言于子产曰」下至「子产不予」：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一字。

注「遂不与」：袁本、茶陵本「遂」上有「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九字。

注「今言梓慎裨灶」下至「为言事之难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善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袁本、茶陵本「之状」作「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

注「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袁本、茶陵本「邑」作「黎丘」，无「有」字，「而醉」作「醉而」。

注「曰吾为汝父也」下至「何故」：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孽矣无此事也」：袁本、茶陵本无「矣」字，「此事」作「若」。

注「昔也」下至「可问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是必奇鬼固尝闻之矣」：袁本、茶陵本「必」下有「夫」字，「鬼」下有「也我」二字，无「尝」字。「矣」字。

注「复于市欲遇而刺杀之」：袁本、茶陵本「复」下有「饮」字，无「杀」字。

注「明旦之市」：袁本、茶陵本无「之市」二字。

注「遂往迎之」：袁本、茶陵本无「往」字。

注「丈人望见之」：袁本、茶陵本「见之」二字作「其真子」三字。

注「尔雅曰丁当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毋绵孛以幸己兮：何校「幸」改「滓」，注同。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幸」，袁本无。案：后汉书作「滓」。章怀引衡集注云「滓，引也」，与此旧注正合，恐善亦作「滓」，茶陵及尤所见「幸」字，传写误也。

注「又曰周公若」：袁本、茶陵本无「周公若」三字。

注「淮南子曰汤时」下至「即降大雨」：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五字。

注「自以为牺牲」：袁本、茶陵本无「牲」字。

注「岂可除心腹之疾」：袁本、茶陵本无「岂可」二字。

注「民者国之本国无民」：袁本、茶陵本「者国之本」四字作「所以为」三字。

注「如何伤本而救吾身乎」：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下至「余汝所嫁妇人之父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八十四字。何校乙去，云复杂不成文理。陈云别本无，当从之，削去为是。案：所校是也。此等皆尤延之增多而误者。

注「王逸曰」下至「志错越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贾逵曰逼迫也尔雅曰」：袁本、茶陵本无「贾逵曰尔雅曰」六字。

注「方言曰磳磳坚也」：袁本、茶陵本无「方言曰」三字。「坚也」作「高貌」。

注「说文曰拂」下至「骚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王逸曰骚愁也合韵所流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有「音修」二字。

注「尔雅曰」下至「而游其中」：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文子曰腾」：袁本、茶陵本「腾」下有「蛇」字。

注「淮南子曰奔蛇广雅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坐太阴之屏室兮：袁本、茶陵本「屏」作「屏」。后汉书作「屏」。案：「屏」字是也。注中引说文「屏」，袁、茶陵误作「屏」，尤校改正之，但误并改正文耳。

注「颞颥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字林曰瀟深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魑坟羊之深潜：袁本云善作「深潜」。茶陵本云五臣作「潜深」，后汉书作「潜深」。陈云当作「潜深」。今案：「潜」字自协，似当仍其旧。

注「??古阴字」：茶陵本此四字在注末。案：盖善语也。尤移入旧注。袁本删之，皆非。又案：考旧注，凡引魏、晋以来书者，恐皆善注，舛误各本所同，无以订正，附着以俟更详。

注「春秋外传」：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淮南子曰」下至「土神」：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人面蛇身」下至「是烛九阴」：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二字。

注「是谓烛阴」：袁本、茶陵本「是谓」二字作「曰」。

注「钟山有子」下至「而龙身」：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字林曰愍谨敬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西海之南」下至「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九字。

注「说文曰姣好也广雅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嫫目冥笑眉曼」：何校「冥」改「宜」，「眉」上添「蛾」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方言曰褂谓之裾」：袁本无「方言曰之」四字。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环珠也」下至「玉石之色」：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葩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广雅曰罔缁」下至「非此之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三字。

注「玉女宓妃言忘弃我实多」：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可以为卿」：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淮南子曰昆仑虚」下至「高一万一千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

注「食之长寿」：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古今通论曰不死树在层城西」：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瑶檠也」：案：此有误也，各本皆同，无以正之。

注「尔雅曰??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王逸淮南言白水」：袁本、茶陵本「逸」下有「曰」字。

抨巫咸作占梦兮：袁本、茶陵本「作」作「使」，后汉书作「以」。

注「懿美也」：袁本、茶陵本「懿」上有「姑且也」三字。

注「韩诗曰静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杜预曰姑且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戒誓」下至「而来迎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尔雅曰暴雨」下至「为涑雨」：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森聚貌」：袁本、茶陵本「聚」作「众」，是也。

注「仆夫谓御车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八乘公上得从车八乘」：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旌羽旒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袁本、茶陵本无「字林曰水今取盛意」八字

。

后委衡乎玄冥：袁本、茶陵本「衡」上有「水」字。袁校语云善有「后」字。茶陵校语云五臣无「后」字。陈云范书无「后」字。案：后汉书有「水」字，尤误脱去。

惩渎恣而为清：陈云「惩」范书作「澄」。袁、茶陵二本作「澄」，注同。案：盖五臣作「澄」也。尤作「惩」，疑所见不同。旧注云「惩，腾也」，未详其义，恐未必是。「澄」、「澄」字，今无以定之。

注「主簸物」：袁本、茶陵本「物」作「扬」，是也。

拽云旗之离离兮：袁本、茶陵本「拽」作「曳」，是也。后汉书作「曳」。

注「淮南子曰」下至「至疾」：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有「楚辞」二字，属下是也。

注「其乐也彤彤」：案：「彤彤」当作「融融」，观下注可见。各本皆误。

注「孔安国尚书传注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高诱淮南子注曰」：袁本、茶陵本无「高诱注」三字。

注「字林曰靖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阒阒其寥廓」：案：「阒」上当有「阅」字。各本皆脱。

注「汉书」下至「古善馭者」：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山名此山之精」：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上为星名封狼」：袁本、茶陵本「为」下无「星名封」三字，「狼」下有

「星」字。

注「礼记曰以日星为纪」：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说文曰」下至「为婉」：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分布远驰之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碯音苦郎切」：袁本、茶陵本「苦郎切」三字作「康」。

乘焱忽兮驰虚无：袁本云善作「焱」。茶陵本云五臣作「焱」。案：各本所见皆非也。以善引甘泉赋服注及「上林历骇焱」证之，不得作「焱」，正文及注皆传写误。后汉书作「飙」。「焱」、「飙」同字，上文「迅焱瀟其滕我兮」及注，同此。

注「倚闾阖而望兮」：案：「兮」当作「予」，各本皆误。

注「尔雅曰错鸟隼」下至「及鸣鸢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字。

夕惕若厉以省？兮：茶陵本「？」作「讐」，后汉书作「讐」，是也。袁本亦误「？」。长门赋同此。

何必历远以劬劳：袁本、茶陵本云善无「必」字。案：后汉书有「必」字，疑二本所见传写脱。

注「言系一赋之前意也」：袁本无「言」字、「前」字。茶陵本「言」作「重」。

注「老子曰天长地久」：袁本「子」下有「德经」二字，「久」下有「篇」字。茶陵本无。案：「曰」似当作「有」，篇谓章也。

注「天地」下至「故能长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京房易传曰」下至「一清」：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远度世以忘归」：袁本、茶陵本「度」作「渡」。案：二本正文校语云善「渡」、五臣「度」。后汉书作「度」。或「渡」字传写误，未必是也。

注「说文曰逞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注愠怨也」下至「吝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注不如鸟奋翼而飞去」：袁本、茶陵本作「悄悄忧貌吝恨也言怨小人在朝恨不如鸟奋翼而去」。

注「臣不遇于君」下至「厚之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公羊传曰」下至「犹提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回志竭来从玄谋：何校「谋」改「謀」，云后汉书作「謀」。今案：章怀注云「謀」或作「谋」。善不注此字，未必作「謀」，且「谋」字自协，当依其旧。陈云别本作「謀」，今未见，必误涉后汉书耳。

注「夫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归田赋

归田赋

张平子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凡在曰朝，不曰归田。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羨鱼，俟河清乎未期。都，谓京都。永，长也。久，滞也。言久淹滞于京都，而无知略以匡佐其时君也。字林曰：羨，贪欲也。淮南子曰：临河羨鱼，不如归家织网。高诱曰：羨，愿也。易干凿度曰：天降嘉应，河清，清三日，变为赤，赤变三日。郑玄曰：圣王为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史记曰：蔡泽，燕人，游学于诸侯，不遇，从唐举相，举熟视而笑曰：先生偃鼻戴肩，魑颐蹙頞，?颐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泽知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寿也，愿闻之。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泽笑而谢去，谓御者曰：吾持梁刺齿肥，跃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腰，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一年足矣！及入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拜为客卿，遂代范雎为秦相。说文曰：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谅，信也。微昧，幽隐。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曰：天道悠昧。楚辞曰：屈原既放，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渔父悠尔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辞序曰：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湖，欣然而乐。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嬉，乐也。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世务纷浊，以喻尘埃。庄子曰：游乎尘埃之外。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仪礼曰：令月，吉日。郑玄曰：令，善也。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鸬鹚哀鸣。雎，王雎也。郭璞曰：雕类也。尔雅曰：仓庚，黄??也。??，音利。交颈颀颀，关关嚶嚶。颀颀，上下也。毛萇诗传曰：飞而上曰颀，飞而下曰颀。尔雅曰：关关嚶嚶，音声和也。释训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嚶嚶，两鸟鸣也。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毛诗曰：于焉逍遥。广雅曰：逍遥，徜徉也。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言己从容吟啸，类乎龙虎。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则群龙吟。淮南子曰：龙吟而景云至，虎啸而谷风转。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触矢，射也。吞钩，钓也。楚辞曰：知贪饵而近毙。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魴鱮。列子曰：詹何以独茧为纶，芒针为钩，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楚王问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连双鸕于青云之际。臣因学钓五年，始尽其道。毛萇诗传曰：魴，鮓也。字指曰：鱮，魴属。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广雅曰：曜灵，日也。王逸楚辞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尚书曰：般游无度。感

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老子曰：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注曰：精神安静，驰骋呼吸，精散气亡，故发狂。刘向雅琴赋曰：潜坐蓬庐之中，岩石之下。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五弦，琴也。礼记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玄注曰：南风，长养之风也。毛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弦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孔子也。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贾逵国语注曰：轨，法也。郑玄毛诗笺曰：模，法也，莫奴切。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班固汉书述贾、邹、枚、路曰：荣如辱如，有机有枢。刘德曰：易曰：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张晏曰：乍荣乍辱。如，辞也。

文选考异

注「归田赋者」下至「不曰归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都谓京都」下至「羨贪欲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五字。

注「易干凿度曰」下至「治平之所致」：袁本无此三十三字，有「河清已见上」。茶陵本所复出，与此全异，亦非。

注「?颐膝挛」：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谓御者曰」下至「为秦相」：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一字。

注「谅信也微昧幽隐」：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楚辞曰」下至「鼓枻而去」：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一字。

注「沧浪之水淥」：袁本、茶陵本「淥」作「浊」。案：「淥」字大误。

鸬鹚哀鸣：袁本、茶陵本「鸬鹚」作「仓庚」。案：二本是也，注中字作「仓庚」可证。

注「颡颥上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关关雎雎」：袁本、茶陵本「雎雎」作「嚶嚶」。案：此尤校改，但疑善别据尔雅异本引之也。

注「释训曰」下至「两鸟鸣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广雅曰逍遥徜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龙吟而景云至」：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而谷风棘」：袁本、茶陵本「棘」作「至」。案：尤校添上句并改也。

注「触矢射也吞钩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郑玄注曰」下至「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刘德曰」下至「如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

文选卷第十六

目录 [隐藏]

1 志下

1.1 闲居赋

2 哀伤

2.1 长门赋

2.2 思旧赋

2.3 叹逝赋

2.4 怀旧赋

2.5 寡妇赋

2.6 恨赋

2.7 别赋

志下

闲居赋

并序。闲居赋者，此盖取于礼篇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也。

闲居赋

潘安仁晋武帝时人也。

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汉书汲黯传曰：黯姊子司马安，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马迁赞曰：迁有良史之才。李陵书曰：能不慨然。史记，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读乐毅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汉书，司马安，黯姊子也。与长孺同传。为人谄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读其传而叹息。黯，于减切。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许既切。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言诚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西京赋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周易曰：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广雅曰：轨，迹也。老子曰：善行无辙迹。又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节志精微，与天通也。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汉书，平当书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笃与张奂书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效，致也。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周易曰：履信思乎顺。又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

仆少窃乡曲之誉，燕丹子，夏扶曰：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也。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臧荣绪晋书曰：贾充，字公闾，封鲁公，为司空，转太尉，薨，赠太宰，谥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举秀才。尔雅曰：忝，辱也。命，谓举命之。尔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经曰：则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皇帝，臧荣绪晋书武纪曰：帝讳炎，字安世。崩，上号世祖。礼记曰：逮事父母。为河阳怀令，臧荣

绪晋书曰：岳出为河阳令，转怀令。汉书，河内郡有怀县、河阳县也。尚书郎，廷尉平。臧荣绪晋书：岳频宰二邑，勤于政绩，调补尚书郎，迁廷尉平，为公事免官。汉书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谅闇之际，天子，惠帝也。谅闇，今谓凶庐里寒凉幽闇之处，故曰谅闇。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臧荣绪晋书曰：杨骏为太傅，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俄而复官，除长安令。何休公羊传注曰：俄者，须臾之间也。汉书音义，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礼记曰：二十曰弱冠。论语，子曰：五一而知天命。孔安国曰：知天命之终始。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谓举秀才，为郎，河阳令，怀令，尚书郎，廷尉平，领太傅主簿，长安令，迁博士也。一除名谓太傅主簿，府诛，除名为民也。一不拜职，谓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也。一进阶，谓徙怀令为尚书郎也。再免，谓任廷尉平，以公事免，迁博士以去官免也。三迁，谓廷尉平，领太傅主簿，及迁博士也。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周易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汉书，杨雄曰：以为遇不遇命也。广雅曰：效，验也。

普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谓拙于用多。论衡曰：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臧荣绪晋书曰：和峤，字长舆。庄子谓惠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尚书，周公曰：予多才多艺。称多则吾岂敢，言拙信而有征。论语，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左氏传，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方今，犹正今也。广雅曰：方，正也。尚书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时。孔安国曰：百工皆是言政无非。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汉书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左氏传，荀瑩曰：余羸老矣。王隐晋书曰：岳母寒以数戒焉。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孝经曰：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论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左氏传，晋侯谓汝叔齐曰：鲁侯善礼。叔齐曰：而屑屑焉习仪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静也。论语，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郑玄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后汉纪，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处斗筲之役乎。

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绝利去欲，不辱于身也。知可止则止，则财利不累于身，声色不乱于耳目，终身不危殆也。论语，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班固答宾戏曰：仲尼抗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毛诗曰：筑室百堵。汉书，景帝诏曰：艺种树可衣食物。庄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

之间，而心意自得。家语曰：原宪衣弊衣冠，衍然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说文曰：税，租也。礼记曰：夫禄足以代其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传曰：于陵子仲为人灌园。字书曰：粥，卖也。粥与鬻音义同。说文曰：膳，具食也。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郑玄周易注曰：牧，养也。广雅曰：酤，卖也。古护切。释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汉书，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历忌释曰：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腊者，风俗通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腊，猎也，言猎取禽兽以祭其先祖，故曰腊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腊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论语，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与为政同也。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韩诗序曰：劳者歌其事。声类曰：遂，从意也。其辞曰：

傲坟素之场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传，楚灵王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贾逵曰：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国之戒。坟，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赋曰：翱翔乎书圃。登楼赋曰：假高衢而骋力。虽吾颜之云厚，犹内媿于甯蘧。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尚书曰：颜厚有忸怩。楚汉春秋，韩信曰：臣内媿于心。论语，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管子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

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杨佺期洛阳记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被襖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诗传曰：涘，犹涯也。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论语，子曰：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注：逸民者，节行超逸也。礼记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礼记曰：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泝伊，面郊后市。南都赋曰：陪京之阳。薛综东京赋注曰：泝，向也。杨佺期洛阳记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礼曰：面朝后市。郑玄仪礼注曰：面，前也。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观之西；城中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阳县也。浮梁黝以径度，灵台杰其高峙。河南郡县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桥。方言曰：造舟谓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桥。尔雅曰：地谓之黝。说文曰：黝，微青黑色，于纠切。楚辞曰：不能

凌波以径度。陆机洛阳记曰：灵台在洛阳南，去城三里。毛萇诗传曰：杰，特立也。思玄赋曰：松乔高峙孰能离。徐爰射雉赋注曰：峙，立也。窥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终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陆贾新语曰：楚王作干溪之台，窥天文。谢承后汉书曰：姚俊尤明图纬秘奥。字书曰：秘，密也。广雅曰：奥，藏也。礼含文嘉曰：礼，天子灵台，以考观天人之际，法阴阳之会。易曰：归妹，人之终始也。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幙绿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车也。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禁营，谓五营也。陆机洛阳记曰：五营校尉，前后左右将军府，皆在城中，陆机既不言所处，难得而详也。郑玄礼记注曰：徽，旌旗之名也。溪子巨黍，异綦同机。史记，苏秦说韩王曰：溪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许慎曰：南方溪子蛮夷柘弩，皆善材也。孙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异綦同机，言弩綦虽异而同一机也。汉书音义，张晏曰：连弩三十綦共一臂。然綦，弩弓也。李奇曰：綦，弓也。字林曰：綦，音卷。孔安国尚书传曰：机，弩牙也。本或为异卷同归，误也。炮石雷骇，激矢虻飞。炮石，今之抛石也，皆匹孝切。广雅曰：骇，起也。吕氏春秋曰：激矢远。法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三百步。东观汉记，光武作飞虻箭以攻赤眉。广雅曰：虻，飞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鎌，谓之羊头。三鎌长六尺，谓之飞虻。郭璞曰：此谓今之射箭也。鎌，棱也。以先启行，耀我皇威。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西都赋曰：耀皇威而讲武事。其东则有明堂辟廱，清穆敞闲。陆机洛阳记曰：辟廱，在灵台东，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辅黄图，大司徒宫奏曰：明堂、辟廱，其实一也。毛诗曰：于穆清庙。洞箫赋曰：又足乐乎，其敞闲也。环林萦映，圆海回渊。三辅黄图曰：明堂、辟廱，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仲长昌言曰：沟池自周，竹木自环。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礼乐，宣教化。辟者，象璧圆以法天；雍者，拥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东都赋曰：曷若辟雍海流。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诗传曰：聿，述也。南都赋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经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又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谓晋文王也。尚书曰：惟予文考。祇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顺也。养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韩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言汤圣敬之道，上闻于天。白虎通曰：礼三老于明堂，所以教诸侯孝也。礼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弟也。

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七发曰：于是背秋涉冬。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楚辞曰：青春爰谢。王逸曰：谢，去也。庄子曰：随四时之施。汉书曰：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施，犹布也。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左氏传，宰孔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杜预曰：有祭事也。尔雅曰：祭

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积薪烧之。周礼曰：以禋祀祀昊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郑司农曰：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燔燎而生烟，以报阳也。礼记曰：周人禘尝而郊稷。郑玄曰：禘郊祖宗，谓祀祭以食也。左氏传曰：天子非展义不巡狩。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史记，赵简子曰：我之帝所，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蔡邕独断曰：大法驾，备千乘万骑。服振振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左氏传，卜偃曰：童谣云，衮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衮服，黑服也。杜预曰：振振，威貌也。说文曰：衮，玄服也，音均。风俗通曰：竹曰管。郭璞尔雅注曰：管长尺围寸，并吹之，有底。贾氏以为如??六孔。风俗通曰：汉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仲于泠道舜祠下得玉管，后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辞注曰：啾啾，鸣声也。煌煌乎，隐隐乎，苍颉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赋曰：煌煌扈扈。隐隐，盛也。又曰：沉沉隐隐。一作殷殷，音义同。兹礼容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春秋考异邮曰：饰礼容，成文法。史记曰：孔子陈俎豆，设礼容。汉书，龚遂曰：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史记曰：天下之壮观。上林赋曰：君未睹夫巨丽。两学齐列，双宇如一。郭缘生述征记曰：国学在辟廱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鲁灵光殿赋曰：万户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尔雅曰：延，进也。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太学在国学东。尚书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铭曰：夏进贤良。祁祁生徒，济济儒术。安革猛诗曰：祁祁我徒。毛诗曰：来假祁祁。又曰：济济多士。班固公孙弘赞曰：萧望之以儒术进。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语，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七十余。教无常师，道在则是。尚书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蔡邕勤学篇曰：人无贵贱，道在则尊。论语，叔孙武叔曰：吾亦何常师之有，道在则是。言有道则可以师。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言弃绂藏玺，咸来学也。毛诗曰：髦士攸宜。尔雅曰：髦，俊也。汉书曰：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西京赋曰：怀玺藏绂。训若风行，应如草靡。论语，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里仁所以为美，论语曰：里仁为美。郑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传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戏为墓间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处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戏为贾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处也。乃舍学宫之旁，其子嬉戏乃设俎豆，进退揖让。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毛诗曰：筑室百堵。庄子，孔子曰：鱼相造于水者，穿池而养给。长杨映沼，芳枳树篱。冯衍显志赋曰：捷六枳而为篱。游鳞瀼瀼，菡萏敷披。瀼瀼，出没貌。高唐赋曰：巨石溺之瀼瀼。毛萇诗传曰：菡萏

，荷华。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椀之柿，广志曰：洛阳北芒山有张公夏梨，甚甘，海内唯有一树。大谷，未详。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乌椀木。广志曰：梁国侯家有乌椀，甚美，世罕得之。椀，方弥切。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弱枝枣。广志曰：周文王时有弱枝之枣，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树苑中。王逸荔枝赋曰：房陵缥李。荆州记：房陵县有好枣，甚美，仙人朱仲来窃。大山肃亦称学问，读岳赋周文弱枝之枣；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历，为碓磨之磨。靡不毕殖。苍颉篇曰：殖，种也。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汉书音义曰：樱桃，含桃也。尔雅曰：荆桃，今樱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榭桃，山桃也，实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广志曰：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侧。石榴，即若榴也。薄陶，似燕蕒。磊落，实貌。蔓衍，长也。博物志曰：张骞使大夏，得石榴。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郁，今之郁李。棣，实似樱桃也。张揖上林赋注曰：蕒，山李也。郁与蕒音义同。郭璞上林赋注曰：棣，实似樱桃。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春秋文耀钩曰：春致其时，华实乃荣。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莖芥甘旨，蓼菱芬芳。毛诗曰：莖茶如飴。毛茛曰：莖，菜也，居隐切。郑玄仪礼注曰：菘，廉姜也。韵略曰：菱，香菜也，相惟切，与菘同。蕘荷依阴，时藿向阳。崔豹古今注曰：蕘荷，菜似姜，宜阴翳地，依阴而生也。郑玄仪礼注曰：藿，豆叶也。曹子建求亲表曰：葵藿之倾叶太阳。绿葵含露，白?负霜。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辞曰：窃独悲此凛秋。字书曰：凛，寒也。左氏传，张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众人熙熙，如登春台。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阴阳交通，万物感动，登台观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广雅曰：熙，炽也。易曰：暑往则寒来。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礼记曰：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礼自扶。版舆，车名。傅畅晋诸公赞曰：傅祗以足疾，版舆上殿。版舆，一名步舆。周迁舆服杂事记曰：步舆方四尺，素木为之，以皮为襜，搦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远览王畿，近周家园。周礼曰：方千里曰王畿。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尔雅释言曰：宣，徇遍也。郭璞注曰：皆周遍也。杜预左传注曰：宣，散也。常膳载加，旧痾有痊。说文曰：痾，病也。庄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马彪曰：痊，除也。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长筵。言屈轨不行也。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曰：结轨还辕。张揖曰：结，犹屈也。陆撻紫房，水挂赭鲤。马融高第颂曰：黄果扬芳，紫房溃漏。张载安石榴赋曰：紫房独熟。毛茛诗传曰：赭，赤也。或宴于林，或

楔于汜。史记曰：武帝楔灞上。续汉书曰：三月上巳，宫人皆楔于东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风俗通曰：楔者，絜也。仲春之时，于水祓除，故事取于清絜也。尔雅曰：穷渎曰汜。郭璞注曰：水无所通也。尔雅曰：水决复入曰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王隐晋书曰：兄御史释，弟燕令豹。礼记曰：班白不提挈。尔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称万寿以献觴，咸一惧而一喜。毛诗曰：万寿无疆。史记曰：武安君起为寿。如淳曰：上酒为称寿。黄香天子颂曰：献万年之玉觴。论语，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孔安国曰：见其寿则喜，见其衰老则惧。寿觴举，慈颜和。舞赋曰：严颜和而怡怿。浮杯乐饮，丝竹骈罗。说苑曰：公承不仁，举大白浮君。广雅曰：浮，罚也。汉书曰：陈平厚具乐饮太尉。风俗通曰：丝曰弦，竹曰管。西京赋曰：蓬莱而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杨惲报孙会宗书曰：奋袖低昂，顿足起舞。傅武仲舞赋曰：抗音高歌，为乐之方。人生安乐，孰知其它？佗，谓荣贵也。国语曰：晋文公适齐，齐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乐，孰知其它。

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论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曾子曰：旦就业，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论语，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考比讖，赐问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尔雅曰：几，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毛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拟于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毛诗曰：优哉游哉，亦是戾矣。郑玄曰：戾，止也。优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文选考异

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袁本、茶陵本「书之题」三字作「题之」二字，「题」下校语云善作「书」。晋书作「书之题」，盖尤延之依彼改也。

注「文深善巧宦」：袁本、茶陵本作「巧善宦」三字。

注「汉书司马安」下至「而叹息」：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四字。

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仕不得志」：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言诚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讳炎字安世」：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谅闇」下至「故曰谅闇」：袁本无此十七字，有「及谅闇并已见西京赋」。案：袁本是也，但「京」当作「征」耳。茶陵本所复出，与此全异，皆非。

注「孔安国曰知天命之终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八徙官」下至「辄去官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四字。

注「周公曰予多才多艺」：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方今」下至「方正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孔安国曰」下至「言政无非」：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余羸老矣」：袁本、茶陵本「矣」作「也」，是也。

注「王隐晋书曰岳母寒以数戒焉」：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郑玄曰」下至「容斗二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注知足之人」下至「终身不危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九字。

灌园粥蔬：袁本、茶陵本「粥」作「鬻」，是也。晋书作「鬻」。

注「于陵子仲」：袁本、茶陵本「仲」作「曰终」二字。案：「终」字是也，「曰」字衍耳。此所引贤明传文，尤改误。

注「故曰腊也」下至「改腊曰嘉平」：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奚其为为政」下至「即与为政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一字。

傲坟素之场圃：陈云：「傲」，晋书作「遨」，为是。袁本、茶陵本「场」作「长」，晋书作「长」。案：二本所载五臣注云「以为长圃啸傲其中矣」，是其本作「傲」字、「长」字，善注未有明文，无以考也。

注「坟大也」下至「素王之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其智」下至「不可及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虞仲夷逸」下至「子男凡五等」：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四字。何、陈校但去「礼记至凡五等」十四字，未是。

注「尔雅曰地」下至「于纠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有「黝长貌」三字。今案：二本是也。「黝」者「??」之同字也，玉篇长部有「??」，云「于皎切」。「????」，长不劲。广韵二十九筱同。故善云长貌。安仁以之与下文「杰」字偶句。「??」言梁之长，犹「杰」言台之高，于地谓之幽，夔乎无涉。不知何人误认，辄记于旁。尤延之不察，取而改之，读者莫辨矣。又二本正文下有「于纠」二字，向注云「黝，桥貌」，盖五臣不取长为训，而如字读之，善义既全异，音亦未必同也。

注「仲长昌言曰」下至「曷若辟雍海流」：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三字。

备千乘之万骑：何云「之」字疑。今案：各本皆同，晋书亦作「之」，无以考也。

注「郭璞尔雅注曰」下至「后人易之以竹」：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三字。

注「太学在国学东」：茶陵本无此六字，袁本亦有。案：无者是也。上节注引述征记有斯语，不当再出。

注「安革猛诗曰」：案：「安」字衍，「革猛」当作「韦孟」。各本皆误。依

钱少詹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载海宁陈仲鱼鱣说订正。

注「来假祁祁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有道则可以为师」：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毛诗曰筑室百堵」：袁本作「筑室已见上」，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甚甘」：袁本无此二字。茶陵本此节多脱误。案：凡二本之误，多不更论。

注「广志曰」下至「世罕得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广志曰」下至「置树苑中」：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荆州记」下至「仙人朱仲来窃」：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有「周文朱仲未详」六字。案：二本是也。此等皆尤增改之误。

注「大山肃」下至「为碓磨之磨」：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二字。案：无者是也。此见颜氏家训勉学篇，必或记于旁，而尤误取以增多者。彼「肃」上有「羊」字，记者失去，遂成误中之误。

注「尔雅曰荆桃」下至「不解核」：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案：二本是也。安仁自以桃、樱桃、胡桃为三桃。善注但有樱桃、胡桃者，桃不须注耳。不知者乃记尔雅于旁，尤取之最误。若善果引此，是荆冬山胡而四，并桃成五，与正文乖戾甚矣。凡增多之误多此类。

注「棣实似樱桃也」：袁本、茶陵本「实似」二字作「山」。案「山」字是也。「实似」误涉下。

蓼菱芬芳：袁本、茶陵本「菱」作「菱」，注同。案：二本是也。晋书作「菱」，「菱」「菱」同字。此亦或记于正文及注旁，而尤误取之者。

注「郑玄仪礼注曰蓂廉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与蓂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菜似姜」：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曹子建求亲表曰」：何校「求」下添「通亲」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袁本、茶陵本无「星」字、「而」字。

注「河上公注」下至「熙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七字。

注「尔雅释言曰」下至「皆周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言屈轨不行也」：袁本、茶陵本「言」上有「结犹屈也」四字。

注「张揖曰结犹屈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王隐晋书曰兄御史释弟燕令豹」：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孔安国曰」下至「则惧」：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竹曰管」：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蓬萊而駢羅」：袁本、茶陵本「蓬」上有「夾」字。

注「为乐之方」：袁本、茶陵本无「之」字。案：二本是也。彼赋善自无「之」字。

注「此安仁不自保」下至「而登官位于世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哀伤

长门赋

并序

长门赋

司马长卿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外戚传曰：陈皇后者，长公主嫖女也。曾祖婴，与项羽起，后归汉，为唐邑侯。传子至孙午，午尚长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公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为皇后巫蛊祠祭呪诅，罢退归长门宫。嫖，匹妙切。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汉书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与俱之临邛卖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身自涤器于市。因于解悲愁之辞。郑玄仪礼注曰：于，为也。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说文曰：悟，觉也。陈皇后复得亲幸。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辞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神女赋曰：夫何神女之妖丽。何休公羊传注曰：据疑问不知者曰何。佳人，谓陈皇后也。楚辞曰：闻佳人兮召予。说文曰：佳，善也。广雅曰：佳，好也。尔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谓测度也。言忖所为被退在长门宫之事。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精魂踰佚，形体枯槁，悲悴之甚也。苍颉篇曰：佚，扬也。楚辞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槁，古老切。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许朝往暮来，幸临于己。今以饮食恣乐而忘于为人。人，后自谓也。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郑玄周礼注曰：慊，绝也。言帝心绝移，不省故旧，交在得意相亲而已。慊字或从火，非。尔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慙之欢心。苍颉篇曰：怀，抱也。说文曰：慙，谨也。郑玄礼记注曰：慙，愿也，空角切。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愿君问己，因而自进也。尚，犹奉也。毛诗曰：无金玉尔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言奉君虚言而望为诚实。离宫，即长门宫也，在城南。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薄具，肴馔也。史记曰：临，亲也。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楚辞曰：悲愁穷戚兮独处。礼记曰：祥而廓然。郑玄

曰：忧悼在心之貌。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辞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韩子曰：神不淫放则身全。广雅曰：淫，游也。兰台，台名。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毛萇诗传曰：郁，积也。楚辞曰：日窈冥兮羌昼晦。说文曰：窈，深远也。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言似君之车音也。毛诗曰：殷其雷。殷，音隐。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檐檐。楚辞曰：裳檐檐以含风。王逸曰：檐檐，摇貌。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閭閭。酷烈、閭閭，香气盛也。閭，鱼斤切。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说文曰：存，恤问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胁，敛也。萃，集也。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凭噫，气满貌。字林曰：噫，饱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气袭内，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好色赋曰：周览九土。尚书曰：从容以和。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孔安国尚书传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郁，壮大也。穹，崇高貌。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高诱吕氏春秋注曰：间，顷也，谓下兰台少顷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细好也。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字林曰：挤，排也，子计切。说文曰：撼，摇也，胡感切。金铺，以金为铺首也。噌吰，声也。噌，音曾；吰，音宏。

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木兰似桂木。文杏亦木名。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丰茸，众饰貌。游树，浮柱也。离楼，攒聚众木貌。汉书音义，臣瓚曰：邪柱为梧。字林曰：撑，柱也，直庚切。施瑰木之榑栌兮，委参差以榱梁。方言曰：栌，棋也。言以瑰奇之木，以为榑栌，委积参差，以承虚梁。说文曰：榑栌，柱上枿也。方言曰：？，虚也。？与榱同，音康。时彷彿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楚辞曰：时彷彿而不见，心淳热其若汤。说文曰：髣佛，见不审諛也。尚书曰：导河积石。将，七羊切。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埤苍曰：炫，光貌。广雅曰：曜，照也。贾逵国语注曰：耀，明也。致错石之瓠璧兮，象玳瑁之文章。郑玄礼记注曰：致，密也。错石，杂众石也。言累众石令之密致，以为瓠璧。采色间杂，象玳瑁之文章也。尔雅曰：瓠瓠谓之璧。郭璞注曰：今江东呼璧为？砖。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尚书曰：荆州厥筐，玄纁？组。孔安国曰：组，绶类也。周礼曰：幕人掌帷绶之事。郑司农注曰：组绶所以系帷也。

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尔雅曰：楣谓之梁。三辅黄图曰：未央东有曲台殿。央央，广貌。白鹤噉以哀号兮，孤雌跼于枯杨。广雅曰：噉，鸣也。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说文曰：怅，望恨也。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楚辞曰：姱容修态亘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

长。宋玉风赋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贾逵国语注曰：援，引也。案流征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宋玉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征。幼，音要。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言依曲次第，贯穿而历览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论语曰：吾道一以贯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穷则独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谓之操。自印，激厉也。汉书，王章妻谓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厉，抗扬之意也。印，五郎切。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白眼出曰涕。流离，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歔兮，蹠履起而彷徨。息，叹息也。悒，于悒也。楚辞曰：僭凄增歔。苍颉篇曰：歔，泣余声也。臣瓚汉书注曰：蹠跟为跣，挂趾为躡。说文曰：蹠，履也。一曰：??，鞮属。鞮，革履也。苍颉篇曰：躡，徐行貌。蹠与躡音义同。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殃。说文曰：揄，引也。尔雅曰：?，过也。殃，咎也。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广雅曰：颓，坏也。言坏其思虑而就床。抔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芬、若、荃、兰，皆香草也。言以为枕席，冀君来而幸临也。广雅曰：抔，着也，段九切。

忽寢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聂政之妻曰：聂政出游，七年不归，吾常梦想思见之。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迂迂若有亡。迂迂，恐惧之貌，狂往切。楚辞曰：魂迂迂而南行。王逸曰：迂迂，惶遽貌。庄子曰：君倘然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楚辞曰：目眇眇兮愁予。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言将晓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毕，今出东方，谓五月、六月也。尔雅曰：囓谓之毕。又曰：大梁昴也。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蔼蔼，月光微闇之貌。礼记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楚辞曰：终长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岁。曼曼，长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而增伤。郑玄周礼注曰：郁，不舒散也。越绝书，计倪曰：会稽之饥，不可再更。更，历也。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说文曰：澹，摇也。李奇曰：澹，犹动也。偃蹇，伫立貌也。楚辞曰：思不眠而极曙。王逸曰：曙，明也。庄子：广成子谓黄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远貌。一云将至之意。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管子，妇对桓公曰：妾人闻之，非有内忧，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文选考异

奉黄金百斤：袁、茶陵校语云善无「黄」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注「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说文曰佳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忖所为被退在长门宫之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而忘于为人」：袁本、茶陵本无「为」字。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袁本、茶陵本「慊」作「爇」，注同。案：二本是也。此尤误改，说见下。

注「慊字或从火非」：袁本、茶陵本「慊」作「移」。案：二本最是。考玉篇火部云「爇爇，火不绝」，广韵五支同。是当时赋本有作「爇」者，善作「移」，从如字解之，故辨「爇」为非也。不知何时此注误「移」为「慊」，尤延之乃改正文之不误者以就其误，失之甚矣。「爇」「爇」同字。

注「说文曰恇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薄具肴馔也」：袁本、茶陵本无「薄」字，是也。

注「悲愁穷戚兮独处」：案：「处」下当有「廓」字。各本皆脱。此所引九辨文。

注「又曰不安之意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言似君之车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鸾凤翔而北南：袁本、茶陵本「翔」作「飞」。案：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注「胁敛也萃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字林曰」下至「乙戒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攻中言攻其中心」：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木兰」下至「亦木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方言曰栌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时彷彿而不见」：袁本、茶陵本「不」作「遥」，是也。

注「心淳热其若汤」：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见不审諛也」：袁本、茶陵本无「审」字，是也。

注「今江东呼甃为?砖」：袁本、茶陵本无「今江东呼甃为」六字，「砖」下有「也」字。

注「说文曰怅望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志其中操也」：袁本、茶陵本「志」作「至」，是也。

注「自叩激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臣瓚汉书注曰」下至「徐行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七字，有「蹠履足指挂履也」七字。

注「殃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言以为枕席」：袁本、茶陵本无「以」字。

注「广雅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袁本、茶陵本「魄」作「魂」，「寤」作「寐」。案：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注「楚辞曰」下至「惶遽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尔雅曰」下至「昂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曼曼长也一作漫漫」：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更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一云将至之意」：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思旧赋

并序

思旧赋

向子期臧荣绪晋书曰：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始有不羁之志，与嵇康、吕安友。康既被诛，秀应本州岛计，入洛。太祖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未达尧心，是以来见。反，自役作思旧赋，后为黄门郎，卒。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臧荣绪晋书曰：嵇康为竹林之游，预其流者向秀、刘灵之徒。吕安，字仲悌，东平人也。其人并不羁之才。邹阳上梁孝王书曰：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干宝晋书曰：嵇康，谯人。吕安，东平人。与阮籍、山涛及兄巽友善。康有潜遯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锺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锺会为大将军所昵，闻而造之，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礼，会深恨之。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友，弟安亲善。会巽媼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杀安及康。康临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说文曰：法，刑也。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王肃周易注曰：综，理事也。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国语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终也。文士传曰：嵇康临死，颜色不变，谓兄曰：向以琴来不？兄曰：已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息曰：太平引绝于今日邪？康别传，临终曰：袁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晋纪曰：康刑于东市，顾日影，援琴而弹。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言昔逝将西迈，今返经其旧庐。毛诗曰：逝将去汝。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渊之汜。凄，冷也。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

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论语曰：将命者出。郑玄曰：将命，传辞者。郑玄毛诗笺曰：将，奉也。徂，行也。毛诗曰：不能旋反。尔雅曰：适，往也。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国语曰：秦泛舟于河。汉书，河内郡有山阳县。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西都赋曰：原野萧条。列子曰：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毛诗曰：俟我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二子，谓吕安、嵇康也。风赋曰：起于穷巷之间。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毛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过故宗周，见周墟尽为禾黍，故歌黍离之诗。毛诗正义曰：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又，方禾黍油油。尚书大传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蘩蘩，此父母之国，志动心悲，作雅声曰：麦秀渐兮，黍米????。彼狡僮兮，不我好。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方言曰：惟，思也。说文曰：怀，念也。韩诗曰：搔首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语，孔子谓鲁哀公曰：君仰视榱桷，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史记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不见人犬之忧。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斯将说秦矣。乃拜斯为客卿。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以斯为丞相。二世立，用赵高之言，以属中郎令，赵高按治斯。斯居圜圜中，仰天叹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论，要斩咸阳。斯出狱，与其中子三川守由俱执，顾谓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运遇，五行运转，遇人相遇之吉凶也。领会，冥理相会也。郑玄礼记注曰：领，理也。司马彪曰：领会，言人运命如衣领之相交，或合或开。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洞箫赋曰：其妙声则清静猗猗。长门赋曰：声幼妙而复扬。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言驾将迈，遂停不行。毛诗曰：驾言出游。广雅曰：将，欲也。胡广吊夷齐文曰：援翰录吊以舒怀兮。毛诗曰：我心写兮。

文选考异

注「与嵇康吕安友」：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干宝晋书曰嵇康」下至「时人莫不哀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二百四十二字，有「臧荣绪晋书曰安妻甚美兄巽报之巽内惭诬安不孝启太祖徙安远郡即路与康书恶之收安付廷尉与康俱死见法谓被法也」五十字，是也。茶陵本「恶之」上又有「太祖见而」四字，袁本无，盖脱。

注「康别传临终曰」下至「不与」：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有「干宝晋纪曰」五字。

注「就死命也」下至「援琴而弹」：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凄冷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将命者出」：茶陵本「出」下有「户」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周大夫行役」下至「又方禾黍油油」：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三字。

注「作雅声曰」下至「不我好」：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李斯者」下至「论要斩咸阳」：袁本、茶陵本无此二百六十三字。

注「斯出狱与其中子三川守由俱执」：袁本、茶陵本「斯」上有「李」字，无「与其」至「俱执」十字。

注「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袁本、茶陵本「出」上有「俱」字，「可」上无「岂」字。

注「遂父子相哭」下至「辄决于高」：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案：此一节，尤延之增多者，皆甚误。

注「五行运转遇人所遇之吉凶也」：袁本、茶陵本无「人所遇之」四字。

注「司马彪曰」下至「或合或开」：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叹逝赋

并序

叹逝赋

陆士衡王隐晋书曰：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少为牙门将军。吴平，太傅杨骏辟为祭酒，转太子洗马。后成都王颖以机为司马，参大将军军事，遂为颖所害，临刑，年四十有三。叹逝者，谓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迈，人世过往，伤叹此事而作赋焉。

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论语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国曰：平生，少时也。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何休曰：仅，方也。贾逵国语注曰：仅，犹言纔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左氏传，富辰曰：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昵交密友，亦不半在。尔雅曰：昵，近也。孙林曰：亲之近也。长笛赋曰：密友近宾。或所曾共游一涂，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尽。索，尽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语，孔子谓哀公曰：君以此

思哀，则哀可知矣。乃作赋曰：

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伊，惟也。升降，谓天地气上下也。礼记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而百化兴焉。郑玄曰：齐，读曰跻。跻，升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警，犹惊也。言日月望空骏驱而去，时节循虚惊动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能执，言不能执持得长年也。素问，雷公曰：请问短期。黄帝曰：在经论中。管子曰：导血气而求长年。时飘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将及。楚辞曰：时不可兮再得。思玄赋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辞曰：白日晼晚其将入。晼晚，言日将暮也。怨琼粦之无征，恨朝霞之难挹。字林曰：怨，怨也。西京赋曰：屑琼粦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楚辞曰：嗽正阳而含朝霞。毛萇诗传曰：挹，??也。挹，音揖。??，音俱。望汤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屡戢。山海经曰：汤谷上于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于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会相代也。毛诗曰：谁谓宋远，跂予望之。郑玄曰：跂足则可望见之。企与跂同。字林曰：企，举踵也。贾逵国语注曰：惜，痛也。戢，藏也。

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诱淮南子注曰：阅，总也。毛诗曰：滔滔江汉。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缘于君上。人之父子相继，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为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辞曰：老冉冉而逾绝。广雅曰：冉冉，进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灭亡而不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野每春其必华，喻人何世而弗新。草无朝而遗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无一朝有余；以喻人之居世，无一时而能故也。王逸楚辞注曰：遗，余也。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辞曰：长无绝兮终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郑玄礼记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虽至于尽而不能寤。尔雅曰：椴，木槿；椴，木槿。郭璞注曰：别二名，似李树。枣朝生夕陨，可食，或呼为日及，一曰王蒸。潘尼朝菌赋曰：朝菌者，世谓之木槿，或谓之日及。虽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伤！广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长？尔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无为，与造化逍遥。痛灵根之夙陨，怨具尔之多丧。灵根，祖祢也。具尔，兄弟也。南都赋曰：固灵根于夏叶。毛诗曰：戚戚兄弟，莫远具尔。笺曰：莫，无也。具，犹俱也。尔，谓进之也。王与族人燕，兄弟之亲，无远无近，王俱揖而进之。悼堂构之隳瘁，愍城阙之丘荒。尚书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瘁，犹毁也。毛诗曰：在城阙兮。亲弥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视天之芒芒。尔雅曰：咨，嗟也。芒芒，犹梦梦也。毛诗曰：民今方殆，视天梦梦。郑玄曰：梦梦，乱也。尔雅曰：殆，危也。伤怀凄其多念，戚貌瘁而黻欢。苍颉篇曰：瘁

，忧也。瘁与悴古字通。尔雅曰：𡗗，少也。幽情发而成绪，滞思叩而兴端。舞赋曰：幽情形而外揭。惨此世之无乐，咏在昔而为言。毛诗曰：自古在昔。

居充堂而衍宇，行连驾而比轩。弥年时其讷几，夫何往而不残。充满于堂，盈衍于宇。何往而不残，残，毁也。尔雅曰：弥，终也。或冥邈而既尽，或寥廓而仅半半，平声，协韵。说文曰：冥，窈也。广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蕙叹。毛诗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顺风纵火，紫芝与萧艾俱死。柏悦蕙叹，盖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岂同波而异澜。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无异澜也。瞻前轨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难。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车覆，后车戒。启四体而深悼，惧兹形之将然。论语曰：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毒娱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颜。广雅曰：毒，痛也。归田赋曰：聊以娱情。方，术也。多颜，谓亡者既多，而非一状也。日思往没之人，多在颜也。

谅多颜之感目，神何适而获怡。尔雅曰：怡，乐也。寻平生于响像，览前物而怀之。夫响以应声，像以写形，今形声既亡，故寻其响像。鲁灵光殿赋曰：忽瞽眇以响像。步寒林以凄恻，翫春翘而有思。翘，茂盛貌。毛诗曰：翘翘错薪。触万类以生悲，叹同节而异时。言春秋与往同，然存亡异时。河图曰：地有九州岛，以包万类。魏文帝与吴质书曰：节同时异。年弥往而念广，涂薄暮而意迳。楚辞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记，伍子胥曰：日暮涂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声类曰：迳，迫也，阻格切。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尽貌。索，协韵，所格切。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旧要，犹久要也。遗，余也。言顾久要于遗存之中。得十一于千百之内，十一者，谓通千百而计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已见上注。乐隳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忘，失也。宅，居也。言乐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韩诗章句曰：隳，犹遗也。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言我将欲老死，与汝为客也。说文曰：契，约也。论语，子曰：后生可畏。古诗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然后弭节安怀，妙思天造。楚辞曰：夕弭节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论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沦，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觉也。大暮，犹长夜也。原夫生死之理，虽则长短有殊，终则同归一揆。言觉斯理，则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伤也。缪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犹死也。古诗曰：潜寐黄泉下。指彼日之方除，岂兹情之足搅？言既寤之，则彼死日之方除，岂能乱我情乎？言不足乱也。毛诗曰：日月其除。又曰：祗搅予心。毛萇曰：搅，乱也。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在殷忧而弗

违，夫何云乎识道。言达人之志，混齐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华，悲丰草之零露，是乃在殷忧而不去，何云识道乎？言未识也。毛诗曰：零露团兮。又曰：在彼丰草。韩诗曰：耿耿不寐，如有殷忧。毛苌曰：违，去也。法言曰：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殷，深也。将颐天地之大德，遗圣人之洪宝。言将养生而遗荣也。尔雅曰：颐，养也。遗，弃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于末，聊优游卒岁以娱老年。庄子曰：解心之缪，去德之累。容动色治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累，犹负也。优游，已见上文。班固汉书述曰：疏克有终，散金娱老。

文选考异

注「太傅杨骏辟为祭酒」：袁本、茶陵本「为祭酒」三字作「机」。

注「参大将军军事」：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临刑」下至「而作赋焉」：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

注「何休曰仅方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孙林曰亲之近也」：陈云「林」疑当作「炎」，是也。各本皆误。

乃作赋曰：案：「作」当作「为」，袁本、茶陵本无「作」字。校语云善有「为」字。

注「伊惟也」下至「上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言日月望空」下至「惊动而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能执」下至「得长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晚晚言日将暮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一日方至」：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谁谓宋远」：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通呼为世」：袁本、茶陵本「世」下有「人」字。

注「暮言人之年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尔雅曰」下至「一曰王蒸」：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五字。

虽不寤其可悲：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善作「悟」。案：本篇前后皆不作「悟」，二本但据所见为校语，未必是。

注「笺曰莫无也」下至「俱揖而进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

戚貌瘁而黜欢：袁本、茶陵本「戚」作「戚」，校语云善作「戚」。案：此亦但据所见为校语，未必是。

注「苍颉篇曰瘁」：案：「瘁」当作「悴」，观下注可见。各本皆误。

注「何往而不残残毁也」：袁本、茶陵本无「何往而不残」五字，有「皆」字。

注「即死路也」：袁本、茶陵本无「即」字。

注「日思往没之人多在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谅多颜之感目：袁本云善作「谅」，茶陵本云五臣作「亮」。案：本篇「亮造化之若兹」，不作「谅」。二本据所见为校语，未必是。

注「言春秋与往同然存亡异时」：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忘失也宅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我将欲老死与汝为客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寤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言既寤之」下至「言不足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言未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遗弃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末迹喻老」下至「以娱老年」：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怀旧赋

并序。怀旧赋者，怀，思也，谓思于亲旧而赋也。

怀旧赋

潘安仁

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臧荣绪晋书曰：岳父芘，琅邪内史。潘岳杨肇碑曰：肇字秀初，荥阳人，封东武伯，薨，谥曰戴。芘，音毗。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言岳有名誉，为肇所知。汉书曰：官皇帝知名者。贾弼之山公表注曰：杨肇女适潘岳。左氏传，晋吕相绝秦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尔雅曰：壻之父母相谓为昏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亲之爱。贾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声司马。臣松之注魏志引刘晔传曰：杨暨，字肇，晋荆州刺史。子潭，字道源。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父子凋殒。论语，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余既有私艰，且寻役于外，私艰，谓家难也。毛诗曰：未堪家多难，余又集于蓼。寻役，谓之任也。王充论衡曰：充罢州役。不历嵩丘之山者，九年于兹矣。陆机洛阳记曰：嵩高在洛阳东南五十里。今而经焉，慨然怀旧而赋之曰：

启开阳而朝迈，济清洛以径渡。洛阳记曰：大兴在开阳门外。应劭汉官仪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来楼上。琅邪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光武使视之，因刻记其年月日，以名门焉。楚辞曰：不能复陵波以径渡。晨风凄以激冷，夕雪皞以掩路。埤苍曰：皞，白也。掩，覆也。辙含冰以灭轨，水渐轳以凝沍。颜延年纂要解曰：车迹曰轨。车轮谓之轳。王逸楚辞注曰

：轂，支轮木也。广雅曰：渐，渍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预曰：互，闭也。涂艰屯其难进，日晡晚而将暮。周易曰：屯，难。楚辞曰：白日晡晚其将暮。仰睇归云，俯镜泉流。傅毅七激曰：仰归云，溯游风。西都赋曰：镜清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经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岳嵩高山也，今在阳城县西。汉书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记曰：嵩高，中岳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总名嵩也。小说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问之曰：潘安仁作怀旧赋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对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写书误耳。河南郡图经曰：嵩丘在县西南十五里。东武托焉，建莹启畴。如淳汉书注曰：莹，冢田也。贾逵国语注曰：一井为畴。岩岩双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尧设诽谤之木，今华表也，以横木交柱头，古人亦施之于墓。尔雅曰：楸大而馘，楸。郭璞曰：老乃皮羸馘者为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书曰：予思日孜孜。既兴慕于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坟垒垒而接垄，柏森森以攒植。古乐府诗曰：还望故乡郁何垒。广雅曰：垒，重也。说文曰：垄，丘也。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识其坟。郑玄周礼注曰：植，根生之属。森森，一作榛榛。垒，平声。何逝没之相寻，曾旧草之未异。礼记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郑玄曰：宿草陈根。

余总角而获见，承戴侯之清尘。毛诗曰：总角卯兮。孔安国尚书传曰：承，奉也。楚辞曰：闻赤松之清尘。名余以国士，眷余以嘉姻。史记，豫让曰：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亲。欢携手以偕老，庶报德之有邻。毛诗曰：君子偕老。家语，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论语，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闾其无人。周易曰：窥其户，闾其无人。埤苍曰：闾，静也。陈菱被于堂除，旧圃化而为薪。郑玄礼记注曰：宿草，陈根也。方言曰：菱，根也，音皆。说文曰：除，殿阶也。步庭庑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说文曰：庑，堂下周屋。礼记曰：孔子泫然流涕。张平子四愁诗曰：侧身北望涕沾巾。泫，胡犬切。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毛诗曰：展转伏枕。汉书曰：刘向或夜观星宿，不寐达旦。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楚辞曰：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

文选考异

注「尔雅曰」下至「为昏姻」：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臣松之注魏志」下至「字公嗣」：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字。陈云按魏志田豫传，中领军杨暨举豫。注云：臣松之案暨事见刘晔传。暨子肇，晋荆州刺史，云云。刘晔传中无「暨子肇」以下诸语，注微误。案：此或记于旁而其人

读裴注未谕，尤延之辄取以增多耳。陈不知今所行选注，经尤校改，每非善旧，故尚不加遽斥，其实善无是语也。

注「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死矣今也则亡」：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楚辞曰不能复陵波以径渡」：袁本此十一字作「径度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掩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车轮谓之轂」：袁本、茶陵本「车」作「轨并」二字。案：此亦尤校改耳。

注「楚辞曰白日晼晚其将暮」：袁本此十字作「晼晚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河南郡图经曰」下至「十五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森森一作榛榛垒平声」：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寡妇赋

并序。寡妇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赋焉。少而无夫曰寡。

寡妇赋

潘安仁

乐安任子咸贾弼之山公表注曰：任护字子咸，奉车都尉。有韬世之量，与余少而欢焉！广雅曰：韬，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虽兄弟之爱，无以加也。范晔后汉书曰：姜肱与二弟仲海、季江，友爱天至。不幸弱冠而终，不幸、弱冠，并已见上。良友既没，何痛如之！毛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孙卿子曰：夫人必将择良友而友之。其妻又吾姨也，贾弼之山公表注曰：杨肇次子适任护。尔雅曰：妻之姊妹，同出为姨。郭璞曰：同出，谓俱已嫁也。毛诗曰：邢侯之姨。左氏传曰：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预注曰：妻之姊妹曰姨。少丧父母，适人而所天又殒，家语曰：女年十五，有适人之道。适，谓往嫁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妇人在室，则父天，出则夫天。丧服传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妇之天。蔡伯喈女赋曰：当三春之嘉月，将言归于所天。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泽兰哀辞曰：泽兰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龄，未没丧而殒。余闻而悲之，遂为其母辞。左氏传，晋献公使荀息侍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与诸子县藐。广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儿笑也。孟子，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赵岐曰：孩提，谓二三岁之间，始孩笑可提抱者。礼记内则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艰，而茶

毒之极哀也。尚书曰：不忍荼毒。孔安国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魏文帝寡妇赋序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余遂拟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辞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难之匪忱。毛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难匪忱，言天行祸难，不由诚信也。尔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伶俜，单孑貌。偏孤，谓丧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乡。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诗曰：劳心怛怛。又曰：劳心怛怛。毛萇曰：怛怛，忧劳也。又怛怛，犹怛怛也。览寒泉之遗叹兮，咏蓼莪之余音。寒泉，谓母存也。蓼莪，谓父母俱亡也。毛诗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音陆。莪，音俄。情长戚以永慕兮，思弥远而逾深。长笛赋曰：长戚戚不能闲居兮。曹子建应诏诗曰：长怀永慕。

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嫔于高族。毛诗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笺曰：行，道也。妇人生而有适人之道。尚书曰：嫔于虞。孔安国曰：奉行妇道于虞氏。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庆云，喻父母也。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菌，是谓庆云。楚辞注曰：庆云，喻尊显。君子，谓夫也。毛诗曰：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诗传曰：渥，厚也。顾葛藟之蔓延兮，托微茎于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妇人之托夫家也。毛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累，犹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累，力追切。惧身轻而施重兮，若履冰而临谷。曹植鸚鵡赋曰：怨身轻而施重，恐往惠之中亏。丁仪妻寡妇赋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临渊。毛诗曰：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又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遵义方之明训兮，宪女史之典戒。蔡邕袁公夫人碑曰：义方之训，如川之流。毛萇诗传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奉蒸尝以效顺兮，供洒扫以弥载。礼记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禴夏禘，秋尝冬蒸。又曰：女于大夫，曰备洒扫。毛萇诗传曰：洒，扫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毛萇诗传曰：洒、洒同。班婕妤自伤赋曰：供洒扫于帷幄，永终死以为期。尔雅曰：弥，终也。

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痍。毛诗曰：愿言思伯，使我心痍。毛萇传曰：痍，病也，音妹。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祸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离凶殃。尔雅曰：遘，遇也。言夫之早陨者，遇天未悔祸之时。言天降祸于己，未有懊悔之心也。左氏传曰：天其悔祸于我。荣华晬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仪妻寡妇赋曰：荣华晬其始茂，所将奄其俱泯。楚辞曰

：及荣华之未落。王逸曰：荣华，喻颜色也。孟子曰：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馐酒肉而后反。刘熙曰：妇人称夫曰良人。孔安国曰：捐，弃也。静阖门以穷居兮，块菑独而靡依。丁仪妻寡妇赋曰：静闭门以却扫，块孤惇以穷居。易锦茵以苦席兮，代罗幌以素帷。丁仪妻寡妇赋曰：刷朱闼以白垚，易玄帐以素幌。桓子新论曰：吾谓杨子曰：君数见乘舆，锦绣茵席。礼记曰：父母之丧，寝苦枕块。尔雅曰：盖谓之苦。注：茅苦也，江东呼为盖。楚辞曰：葛阿拂壁罗幌张。尔雅曰：幌，谓之帐。纂要曰：在上曰帐，在旁曰帷，单帐曰幌。幌，丈尤切。命阿保而就列兮，览巾箠以舒悲。列女传曰：齐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从傅母保阿。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箠，扇也。口呜咽以失声兮，泪横迸而沾衣。韩诗外传曰：呜，叹声也。毛萇诗传曰：咽，忧不能息也。家语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声。丁仪妻寡妇赋曰：涕流迸以淋浪。字书曰：迸，散走也，波诤切。愁烦冤其谁告兮，提孤孩于坐侧。谁告，言告谁也。丁仪妻寡妇赋曰：含惨悴其何诉，抱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妇赋曰：提孤孩兮出户，与之步兮东箱。坐侧，灵坐之侧也。

时暖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辞曰：时暖暖其将罢。王逸曰：暖暖，昏昧貌。楚辞曰：日杳杳而西颓。丁仪妻寡妇赋曰：时翳翳而稍阴，日亶亶以西坠。曹植赠白马王诗曰：白日忽西匿。雀群飞而赴楹兮，鸡登栖而敛翼。秦嘉赠妇诗曰：啾啾鸡雀，群飞赴楹。丁仪妻寡妇赋曰：鸡敛翼以登栖，雀分散以赴群。尔雅曰：鸡栖于弋为櫜，凿垣而栖为榭。栖，鸡宿处。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裯以叹息。楚辞曰：私自怜兮何极。毛诗曰：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毛萇诗传曰：衾，被也。裯，单被也。思缠绵以瞀乱兮，心摧伤以怆恻。张升与任彦坚书曰：缠绵恩好，庶蹈高踪。楚辞曰：中瞀乱兮迷惑。又曰：心闷瞀之屯屯。王逸曰：瞀，乱也。瞀，莫遘切。

曜灵晔而遄迈兮，四节运而推移。楚辞曰：曜灵晔而西征。广雅曰：曜灵，日也。易干凿度，孔子曰：天有春夏秋冬之节，故主四时。颜延年曰：春夏秋冬曰四时，时名一节，故言四时。遄，速也。古历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遄，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叶而陨枝。毛萇诗传曰：陨，坠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灵衣之披披。曹植九咏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广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辞曰：灵衣兮披披。退幽悲于堂隅兮，进独拜于床垂。楚辞曰：日暮黄昏羌幽悲。王粲神女赋曰：登筵对兮倚床垂。耳倾想于畴昔兮，目彷彿乎平素。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杜预曰：畴昔，犹前日也。楚辞曰：时髣佛以遥见。曹植任城王诔曰：目想宫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审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时也。虽冥冥而罔覩兮，犹依依以凭附。冥冥，幽昧也。苏武诗曰：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依依

，思恋之貌。小雅曰：凭，依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将迁神而安厝。丁仪妻寡妇赋曰：痛存亡之异路，将迁灵以大行。厝，置也。孝经曰：下其宅兆，而安厝之。龙輶俨其星驾兮，飞旒翩以启路。丁仪妻寡妇赋曰：驾龙輶于门侧，旒嫔纷以飞扬。尔雅曰：缙广充幅长寻曰旒。礼记有龙輶。郑玄注曰：龙輶，画轭为龙也。说文曰：輶，丧车也，音而。毛诗曰：星言夙驾。礼记曰：孔子之丧，公西为志焉。设旒，夏也；然旒，丧柩之旒也。尔雅曰：广幅曰旒。凶幡，即今之旒旒。楚辞曰：前飞廉以启路。轮按轨以徐进兮，马悲鸣而局顾。李陵诗曰：辕马顾悲鸣。楚辞曰：仆夫悲余怀兮，马蜷局而不行。局与局古字并通，渠足切。潜灵邈其不反兮，殷忧结而靡诉。殷忧，见上文。毛诗曰：心之忧矣，如或结之。靡诉，言无所告诉也。晞形影于几筵兮，驰精爽于丘墓。家语曰：俯察机筵，其器存而不睹其人。说文曰：晞，望也。广雅曰：晞，视也。左氏传，乐祁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践冰。丁仪妻寡妇赋曰：自衔恤而在疚，履春夏秋冬之四节。韩诗曰：惛惛余在疚。凡人丧曰疚。郑玄毛诗笺曰：在忧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坚冰至。雪霏霏而骤落兮，风浏浏而夙兴。丁仪妻寡妇赋曰：风萧萧而日劲，雪翩翩以交零。毛诗曰：雨雪霏霏。楚辞曰：秋风浏以萧萧。王逸曰：浏，风疾貌。溜泠泠以夜下兮，水濂濂以微凝。丁仪妻寡妇赋曰：霜凄凄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结。说文曰：溜，屋水流也。又曰：濂濂，薄冰也，力检切。意忽恍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辞曰：惟郢路之辽远，魂一夕而九逝。庶浸远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弥甚。东观汉记，上赐东平王苍书曰：岁月骛过，山陵浸远。愿假梦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寢。陈琳神女赋曰：仪营魄于髣佛，托嘉梦以通精。楚辞曰：夜炯炯而不寐。炯，公冷切。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夜漫漫，已见上文。楚辞曰：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毛诗曰：秋日凄凄。说文曰：凜凜，寒也。气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丁仪妻寡妇赋曰：气愤薄而交萦，抚素枕而歔歔。长笛赋曰：泣血泫然，交横而下。亡魂逝而永远兮，时岁忽其遒尽。丁仪妻寡妇赋曰：神爽缅其日永，岁功忽其已成。楚辞曰：岁忽忽而遒尽。毛萇诗传曰：遒，终也。广雅曰：遒，忽也。容貌僵以顿顛兮，左右凄其相愍。家语曰：僵乎若丧家之狗。礼记曰：丧容僵僵。郑玄曰：僵，羸貌。鸚鵡曰：容貌惨以顛顛。丁仪妻寡妇赋曰：顾颜貌之艳艳，对左右而掩涕。洞箫赋曰：桀跖鬻博僵顿顛。说文曰：僵，败也，洛罪切。艳，普楹切。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毛诗秦风曰：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左氏传，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杜预曰：以人从葬为殉。妻言愿亦如三良死从于夫也。自引

，自杀也。汉书，主簿谓王嘉曰：君侯宜引决。鞠稚子于怀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妇赋曰：欲引刃以自裁，顾弱子而复停。史说曰：楚怀王稚子兰。毛诗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养也。郑玄曰：腹，怀抱也。独指景而心誓兮，虽形存而志陨。韩诗曰：谓余不信，有如皎日。楚辞曰：辞灵修而陨志。

重曰：仰皇穹兮叹息，私自怜兮何极！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顾稚子兮未识。如涉川兮无梁，若陵虚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辞曰：江河广而无梁。丁仪妻寡妇赋曰：鸟凌虚以徘徊。上瞻兮遗象，下临兮泉壤。象，谓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谓之遗也。窃冥兮潜翳，心存兮目想。魏太祖祭桥玄文曰：幽灵潜翳，心存目想。奉虚坐兮肃清，愬空宇兮旷朗。愬，亦诉字。廓孤立兮顾影，块独言兮听响。楚辞曰：廓抱影而独倚。丁仪妻寡妇赋曰：贱妾茕茕，顾影为俦。顾影兮伤摧，听响兮增哀。遥逝兮逾远，缅邈兮长乖。国语，声子曰：椒举奔郑，缅然引领南望。贾逵曰：缅，思貌也。

四节流兮忽代序，岁云暮兮日西颓。楚辞曰：日月忽其不淹，春与秋兮代序。毛诗曰：岁聿其暮。古诗曰：凛凛岁云暮。说文曰：颓，坠也。霜被庭兮风入室，夜既分兮星汉回。韩子曰：卫灵至濮水，夜分而闻有鼓琴者。魏文帝杂诗曰：天汉回西流。梦良人兮来游，若闾阖兮洞开。楚辞曰：倚闾阖而望兮。王逸曰：闾阖，天门。怛惊悟兮无闻，超??怛兮恻怀。方言曰：怛，痛也。悟，觉也。庄子曰：君??然若有。怛，已见上文。恻怀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尔雅曰：大陵曰阿。墓门兮肃肃，修垄兮峨峨。毛诗曰：墓门有棘。方言曰：无坟谓之墓。秦、晋之间，或谓冢为垄。孤鸟嚶兮悲鸣，长松萋兮振柯。楚辞曰：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广雅曰：振，动也。哀郁结兮交集，泪横流兮滂沱；楚辞曰：郁结纒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伤赋曰：双泪下兮横流。毛诗曰：涕泗滂沱。蹈恭姜兮明誓，咏柏舟兮清歌。毛诗序曰：柏舟，恭姜自誓也。卫世子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不许。终归骨兮山足，存凭托兮余华。班婕妤自伤赋曰：愿归骨于山足，依松柏之余休。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诗曰：柏舟，恭姜自誓也。卫世子恭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不许。注：恭伯，僖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诔曰：愿投骨于山足，报恩养于下庭。毛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又曰：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无佗心。

文选考异

注「毛诗曰」下至「不如友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尔雅曰」下至「谓俱已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杜预左氏传注曰」下至「则夫天」：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潘岳集」下至「遂为其母辞」：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六字。

注「使荀息侍奚齐公疾召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注「辱大夫」下至「小儿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一字。

注「礼记内则曰」下至「孩而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长戚戚不能闲居兮」：案：下「戚」当作「之」，「兮」当作「焉」。各本皆误。

注「笺曰行」下至「而有适人之道」：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言夫之早陨者遇天未悔祸之时」：袁本、茶陵本此十三字作「天祸未悔」四字。-

注「尔雅曰」下至「江东呼为盖」：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纂要曰」下至「曰畴」：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尔雅曰」下至「栖鸡宿处」：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寔命不犹」：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又曰」下至「瞽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广雅曰曜灵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颜延年曰」下至「遄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遄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此于上所增多为复，乃误中之误。

注「空廓寥廓也」：袁本、茶陵本下「廓」字作「寥」。案：陈云「廓」，「寥」误，即据别本也。

注「字林曰仿」下至「言平生昔日之时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尔雅曰」下至「曰旒」：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公西为志焉」：茶陵本「西」下有「赤」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丧柩之旌也」：茶陵本「丧」作「表」，袁本亦作「丧」。案：陈云「丧」，「表」误，亦据别本也。

注「尔雅曰」下至「即今之旒旒」：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案：此于上所增多，亦为复，皆误中之误也。

注「仆夫悲余怀兮马」：袁本、茶陵本「马」在「余」字下，是也。此所引离骚文。

注「凡人丧曰疚」：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家语曰」下至「僵羸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鸚鵡曰」：袁本「鵡」下有「赋」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注「顾颜貌之艳艳」：茶陵本「颜」作为「頰」，是也。而袁本「頰」上衍「顛」字，亦非。

注「文公六年」：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有「曰」字。

注「妻言愿亦如三良死从于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春与秋兮代序」：何校「兮」改「其」。案：「兮」字当在上句末。各本皆误。

注「毛诗曰岁聿其暮」：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君??然若有」：茶陵本「有」下有「亡」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楚辞曰秋风兮」下至「振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毛诗曰柏舟」下至「报恩养于下庭」：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五字。案：恭姜、柏舟、归骨山足，善均于上注讫，何得更有云云。观此可知尤增多之，无足取也。

恨赋

意谓古人不称其情，皆饮恨而死也。

恨赋

江文通刘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祖耽，丹阳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岁能属诗。及长，爱奇尚异，自以孤贱，厉志笃学。泊于强仕，渐得声誉。尝梦郭璞谓之曰：君借我五色笔，今可见还。淹即探怀以笔付璞，自此以后，材思稍减。前后二集，并行于世。卒赠醴泉侯，谥宪子。宋桂阳王举秀才。齐兴，为豫章王记室。天监中，为金紫光禄大夫，卒。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尔雅曰：试，用也。毛诗曰：野有蔓草。左氏传，秦伯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注：两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列女传，赵津吏女歌曰：诛将加兮妾心惊。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说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茅焦上谏，始皇按剑而坐。战国策，苏代曰：伏轼而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礼记曰：书同文，车同轨。华山为城，紫渊为池。过秦论曰：践华为城，因河为池。上林赋曰：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鼉鼉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纣，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鼉鼉以为梁。列子曰：穆王驾八骏之乘，乃西观日所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史记，王稽谓范雎曰：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韦昭曰：凡初崩为晏驾者，臣子之心，犹谓宫车当驾而晚出。风俗通曰：天子夜寝早作，故有万机。今忽崩隤，则为晏驾。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淮南子曰：赵王迁流房陵，思故乡作山木

之呕，闻者莫不陨涕。高诱曰：赵王，张敖。秦灭赵，虜王，迁徙房陵。房陵在汉中。山木之呕，歌曲也。薄暮心动，昧旦神兴。楚辞曰：薄暮雷电。高唐赋曰：使人心动。左氏传曰：昧旦丕显。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輿及玉乘。杜预左氏传注曰：美色曰艳。史记曰：为之金輿错衡，以繁其饰。玉乘，玉辂也。置酒欲饮，悲来填膺。汉书曰：上置酒沛宫。郑玄礼记注曰：填，满也。千秋万岁，为怨难胜。战国策，楚王谓安陵君曰：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汉书，武帝天汉二年，李陵为骑都尉，领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与匈奴相值，战败，弓矢并尽，陵遂降。孙卿子曰：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拔剑击柱，汉书曰：汉高已并天下，尊为皇帝。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吊。晏子春秋曰：君子独寝，不惭于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门。汉书有上郡、鴈门郡，并秦置。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汉书曰：常惠教汉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系帛书，苏武等在某泽中。李陵书曰：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辞曰：宁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记，缪贤曰：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交。潘岳邢夫人诔曰：临命相决，交腕握手。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汉书，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应劭曰：王嫱，王氏之女，名嫱，字昭君。文颖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齐国王襄女也。年十七，献元帝。会单于遣使请一女子，帝谓后宫，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叹，越席而起，乃赐单于。石崇曰：王明君本为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之。战国策曰：樊于期仰天太息流涕。紫台稍远，关山无极。紫台，犹紫宫也。古乐府相和歌有度关山曲。摇风忽起，白日西匿。尔雅曰：??飏谓之飏。??，音扶。飏与摇同。登楼赋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妇赋曰：日杳杳而西匿。陇鴈少飞，代云寡色。汉书曰：凡望云气，勃碣、海代之间，气皆黑。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鬻子曰：君王欲缘五常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矣。李陵书曰：生为异域之人。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东观汉记曰：冯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过其实，抑而不用。汉书曰：高后怨赵尧，乃抵尧罪。冯衍说阴就书曰：衍冀先事自归，上书报归田里。汉书曰：时多上书言便宜，辄下萧望之问状，下者或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司马彪续汉书曰：赵壹闭关却扫，非德不交。吴志曰：张昭称疾不朝，孙权恨之，土塞其门。左对孺人，顾弄稚子。礼记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妻曰孺人。稚子，见寡妇赋。脱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预左氏传注曰：脱，易也。贾逵国语注曰：略，简也。杨雄自叙曰：雄为人跌

宕。赍志没地，长怀无已。冯衍说阴就书曰：怀抱不报，赍恨入冥。鸚鵡赋曰：眷西路而长怀。毛萇诗传曰：怀，思也。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臧荣绪晋书曰：嵇康拜中散大夫，东平吕安家事系狱，臆阅之始，安尝以语康，辞相证引，遂复收康。王隐晋书曰：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气不荡乎外。汉书，谷永上疏曰：赞命之臣，靡不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嵇康与山巨源书曰：浊醪一杯，弹琴一曲。又赠秀才诗曰：习习谷风，吹我素琴。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郑玄礼记注曰：索，散也。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昉。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临园赋曰：青霞曳于前阿，素籁流于森管。汉书，武帝李夫人赋曰：释輿马于山椒，奄修夜之不昉。张衡司徒吕公諫曰：玄室冥冥，修夜弥长。孔安国尚书传曰：昉，明也，音阳。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登楼赋曰：涕横坠而弗禁。字林曰：孽子，庶子也。然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汉书曰：匈奴乃徙苏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羊。史记曰：娄敬，齐人也，戍陇西。此人但闻悲风汨起，血下沾衿。琴道，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幼无父母，壮无妻子，若此人者，但闻秋风鸣条，则伤心矣。毛诗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读丧礼，泣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沈。广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没也。销，犹散也。若乃骑迭迹，车屯轨，此言荣贵之子，车骑之多也。吴都赋曰：跃马迭迹。楚辞曰：屯余车其千乘。王逸曰：屯，陈也。黄尘币地，歌吹四起。山阳公载记曰：贾诩鸣鼓雷震，黄尘蔽天。李陵书曰：边声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烟断火绝，喻人之死也。王充论衡曰：人之死也，犹火之灭。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

已矣哉！孔安国尚书传曰：已，发端叹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琴道，雍门周曰：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论语，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传，七萃之士曰：古有死生。张奂与崔元始书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声。

文选考异

恨赋注「意谓古人」下至「而死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济阳考城人」：袁本、茶陵本无「考城」二字。

注「祖虬」下至「淹少而沉敏」：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自以孤贱」下至「谥宪子」：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五字。

注「尔雅曰试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注两手曰拱」：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茅焦上谏」：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丹水更其南」：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三十七年」：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伐纣」：陈云「伐纣」当作「征伐」。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误。江赋注引正作「征伐」。

注「大起九师」：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是事之不可知三也」：袁本、茶陵本无「之」字、「三」字。

注「风俗通曰」下至「则为晏驾」：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赵王张敖」：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徙房陵房陵在汉中」：袁本、茶陵本作「徙汉中房陵」五字。

注「武帝天汉二年」：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为骑都尉」下至「出居延」：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弓矢并尽陵遂降」：袁本、茶陵本无「弓矢并尽陵」五字。

注「汉高已并天下尊为皇帝」：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群臣饮争功醉」：袁本、茶陵本无「饮」字、「醉」字。

注「汉书元帝」下至「本南郡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八字。

代云寡色：袁本、茶陵本「代」作「岱」。陈云「代」，「岱」误。注同。今案：二本不着校语，袁本善注中字作「代」，茶陵本亦作「岱」。今汉书天文志是「岱」字。

注「豊阅之始」：陈云「阅」当作「？」，是也。各本皆误。

注「王隐晋书」下至「穆王林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张衡」下至「修夜弥长」：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字林曰孽子庶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穆天子传」下至「古有死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别赋

别赋

江文通

黯黯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黯，失色将败之貌。言黯黯魂将离散者，唯别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则形毙。今别而散，明恨深也。说文曰：黯，深黑也。楚辞曰：魂魄离散。家语，孔子曰：黯然而黑。贾逵曰：唯，独也。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言秦、吴、燕、宋四国，川涂既远，别恨必深，故举以为况也。文子曰：为绝国殊俗，立诸侯以教诲之。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颺起。言此二时，别恨逾切。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鲍昭东门行曰：野风吹秋木，行子心肠断。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荆轲歌曰：风萧

萧兮易水寒。尚书大传，帝唱曰：卿云烂兮，体漫漫兮。舟凝滞于水滨，车透迟于山侧。楚辞曰：船容与而不进，淹回水以凝滞。广雅曰：凝，止也。毛诗曰：周道透迟。毛萇曰：透迟，历远貌。棹容与而诘前，马寒鸣而不息。楚辞曰：楫齐扬以容与。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韦诞诗曰：旨酒盈金觞，清颜发朱华。毛萇诗传曰：御，进也。论曰：鼓琴者于弦设柱，然琴有柱，以玉为之。袁叔正情赋曰：解蕴麝之芳衾，陈玉柱之鸣箏。楚辞曰：涕潺湲兮沾轼。居人愁卧，恍若有亡。鲍昭东门行曰：居人掩闺卧。庄子曰：君倘然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轩而飞光。轩，槛版也。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揜，抚锦幕而虚凉。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凉，悲凉也。典略曰：卫夫人南子在锦帷中。广雅曰：帷幙，帐也。纂要曰：帐曰幕。知离梦之踟躅，意别魂之飞扬。说文曰：踟躅，住足也。踟与踟同，驰戟切。躅，驰录切。曹植悲命赋曰：哀魂灵之飞扬。

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孔安国尚书传曰：族，类也。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周礼曰：马八尺已上为龙。后汉书，明德马皇后曰：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辛延年羽林郎诗曰：银鞍何焯焯，翠盖空踟蹰。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不得朱轩。郑玄曰：轩，舆也，士以朱饰之。轩，车通称也。鲁连子门客谓陈无宇曰：君车衣文绣。帐饮东都，送客金谷。汉书曰：高祖过沛，帐饮三日。又汉书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广兄子受，字公子。广为太子太傅，公子为少傅，甚见器重，朝廷为荣。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广遂退称疾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赐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为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送车数千两，辞决而去。苏林曰：长安东都门也。石崇金谷诗序曰：余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内县金谷涧中。时征西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琴羽张兮箫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琴羽，琴之羽声。说苑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微挥角羽。张晏甘泉赋注曰：声细不过羽。汉武帝秋风辞曰：箫鼓鸣兮发棹歌。古诗曰：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惊驷马之仰秣，耸渊鱼之赤鳞。言乐之盛也。韩诗外传曰：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瓠巴鼓琴而六马仰秣。成公绥琴赋曰：伯牙弹而驷马仰，子野挥而玄鹤鸣。造分手而衔涕，感寂漠而伤神。谢宣远送王抚军诗曰：分手东城闥。吕氏春秋曰：圣人不以感私伤神。

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汉书，李陵曰：臣所将屯边者，奇材剑客也。又曰：郭解以躯藉友报仇，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讎。韩国赵厕，吴宫燕市。史记曰：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郄。严

仲子告聂政，而言臣有仇，闻足下高义，故进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聂政拔剑至韩，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又曰：豫让者，晋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赵襄子灭智伯，让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刺襄子，故言赵厕。又曰：专诸者，棠邑人也。吴公子光具酒请王僚，酒既酣，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既至王前，专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轲者，卫人也。至燕，与高渐离饮于燕市，旁若无人。后荆轲为燕太子丹献燕地图，图穷匕首见，因以匕首搵秦王。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拭血相视。伏虔通俗文曰：与死者辞曰诀。史记曰：今太子请辞诀矣。郑玄毛诗笺曰：往矣，诀别之辞。诀与决音义同。广雅曰：拭，拭也。泣血，已见恨赋。拭，武粉切。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史记曰：荆轲遂发，就车不顾。方衔感于一剑，非买价于泉里。言衔感恩遇，故效命于一剑，非买价于泉壤之中也。尉繚子，吴起曰：一剑之任，非将军也。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曰：荆轲与武阳入秦，秦王陞戟而见燕使。鼓钟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面如死灰色。战国策曰：武阳色变。史记曰：聂政刺韩相侠累死，因白皮面决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谁。韩取政尸暴于市，能知者与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爱妾之身而不扬吾弟之名于天下哉！乃之韩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积深井里聂政。自杀于尸旁。晋、楚、齐闻之曰：非独政之贤，乃其姊亦烈女。庄子，仲尼谓颜回曰：夫哀莫大于心死。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司马相如檄蜀文曰：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汉书曰：有障徼，曰边郡。服虔曰：士负羽。杨子云羽猎赋曰：蒙楯负羽，杖镞邪而罗者以万计。辽水无极，鴈山参云。水经曰：辽山在玄兔高句丽县，辽水所出。海内西经曰：大泽方百里，鸟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间。孟子曰：大山之高，参天入云。谢承后汉书，刘翊曰：程夫人富贵参云。闺中风暖，陌上草熏。熏，香气也。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熅。楚辞曰：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王逸曰：朱画承尘也。或曰：朱尘，红尘。楚辞曰：芳菲菲兮袭人。易通卦验曰：震，东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气出震，此正气也。司马彪注曰：袭，入也。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言当盛春之时，而分别不忍也。左氏传，赵盾曰：括，君姬氏之爱子。杜预曰：括，赵盾异母弟。赵姬，文公女也。

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琴道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无故生离，远赴绝国，无相见期。臣为一挥琴而太息，未有不凄怆而流涕者。绝国，绝远之国。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王充论衡曰：睹乔木，知旧都。孟子曰：故国者，非为乔木，有世臣也。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世臣之谓。注，非但见其木，当

有累世修德之臣也。楚辞曰：济江海兮蝉蜕，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苏武诗曰：泪为生别滋。可班荆兮赠恨，唯罇酒兮叙悲。左氏传曰：楚声子与伍举俱楚人，举将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而坐，相与食。苏武诗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值秋鴈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毛诗曰：居河之湄。尔雅曰：水草交曰湄。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汉书有淄川国。又河内郡有河阳县。淄，或为塞。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毛诗曰：有女同车，颜如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司马相如美人赋曰：金炉香熏，黼帐周垂。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结绶，将仕也。颜延年秋胡诗曰：脱巾千里外，结绶登王畿。汉书曰：萧育与朱博友，长安语曰：萧朱结绶。宋玉高唐赋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寔曰灵芝。山海经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花黄，其实如兔丝，服者媚于人。郭璞曰：瑶与?并音遥，然?与瑶同。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张载拟四愁诗曰：佳人赠我筒中布，何以报之流黄素。环济要略曰：间色有五，绀、红、缥、紫、流黄也。春宫闑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毛诗曰：闑宫有恤。毛萇诗传曰：闑，闭也。班婕妤自伤赋曰：应门闭兮玉阶苔。刘休玄拟古诗曰：罗帐延秋月。夏簟清兮昼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长！张俨席赋曰：席为冬设，簟为夏施。夏侯湛缸灯赋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长。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纤锦回文诗序曰：窦韬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苏氏。秦州临去别苏，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妇，苏氏织锦端中，作此回文诗以赠之。符国时人也。

傥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列仙传，修非者，魏人也。华阴山下石室中有龙石，段其上，取黄精食之，后去，不知所之。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方言曰：寂，安静也。守丹灶而不顾，炼金鼎而方坚。南越志曰：长沙郡浏阳县东有王乔山，山有合丹灶。不顾，不顾于世也。炼金鼎，炼金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郑君唯见授金丹之经。又曰：九转丹内神鼎中。史记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鼎成，龙下迎黄帝也。方坚，其志方坚也。驾鹤上汉，骖鸾腾天。列仙传曰：王子晋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余年后，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缙氏山头。果乘白鹤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举手谢世人。数日去，祠于缙山下。雷次宗豫章记曰：洪井西鸾岗、鹤岭，旧说洪崖先生与子晋乘鸾鹤憩于此。张僧鉴豫章记曰：洪井有鸾冈，旧说云，洪崖先生乘鸾所憩处也。鸾冈西有鹤岭，王子乔控鹤所经过处。蹔游万里，少别千年。神仙传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卢敖者，秦时游北

海而见若士，曰：一举而千里，吾犹未之能，今子始至于此，乃语穷，岂不陋哉？马明先生随神女还岱，见安期生，语神女曰：昔与女郎游于安息、西海之际，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说文曰：谢，辞也。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诗溱洧章，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注，芍药，香草也。笺曰：伊，因也。士女往观，因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其别则送与芍药，结恩情也。汉书，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桑中卫女，上宫陈娥。卫、陈，二国名也。毛诗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于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宫，所期之地。笺云：此思孟姜之爱厚己也。此我期于桑中，要我于上宫，期我于淇水之上。又竹竿章，卫女思归，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也。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笺云：行，道也。女子之道，当嫁耳，不以答违妇道也。又燕燕章，卫庄姜送归妾也。注：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送于野，作诗以见己志。方言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楚辞曰：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陆云芙蓉诗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遯甲开山图曰：禹游于东海，得玉珪，碧色，圆如日月，以自照，目达幽冥。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赋曰：百种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诗曰：心吐思兮胸愤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亦互文也。左氏传，卫太子祷曰：无折骨。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汉书曰：王褒，字子渊。杨雄，字子云。汉书曰：严安，临淄人也。徐乐，燕无终人也。上疏言时务，上召见，乃拜乐、安皆为郎中。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金闺，金马门也。史记曰：金马，宦者署，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东方朔曰：公孙弘等待诏金马门。兰台，台名也。傅毅、班固等为兰台令史是也。论衡曰：孝明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史记，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爽也，文难施。齐人为谚曰：谈天衍。刘向别录曰：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书言天事，故曰谈天。雕龙赫赫，修邹衍之术。文饰之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赫。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文选考异

注「失色将败之貌」：袁本、茶陵本无「将败之」三字。

注「说文曰黯深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贾逵曰唯独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论曰鼓琴者」下至「以玉为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袁叔正情赋曰」：茶陵本「叔」作「淑」，是也。袁本亦误。

注「庄子曰君惘然若有亡」：袁本此九字作「若有亡已见上文注」八字，是也。茶陵本复出而误。

注「曾高也空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纂要曰帐曰幕」：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甚见器重朝庭为荣」：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功成身退」下至「称疾笃」：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送车数千两」下至「长安东都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在河内县」：陈云「内」当作「南」。案：此据金谷集诗注引校也。

注「旁若无人」：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伏虔通俗文曰」下至「曰诀」：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燕丹太子曰」：陈云「太」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鼓锺并发」：袁本、茶陵本「鼓」上有「既」字。

注「服虔曰士负羽」：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孟子曰」：袁本、茶陵本「曰」上有「注」字，是也。又送应氏诗注引各本皆无「注」字，盖脱。

注「程夫人」：案：「夫」当作「大」，各本皆误。范书蔡邕传「程大人」，即此也。

注「或曰朱尘红尘」：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司马彪注曰袭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先生鼓琴」下至「无故生离」：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孟子见齐宣王」下至「修德之臣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字。

注「楚声子与伍举俱楚人举将奔晋」：袁本、茶陵本无「声子与俱楚人举」七字。

注「班荆而坐」：袁本、茶陵本无「而坐」二字。

注「颜延年」下至「结绶登王畿」：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毛诗曰闾宫有恤」：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倪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袁本、茶陵本「山」作「仙」。校语云善无此二句。案：此不当无，传写脱也。或尤即以所见五臣补之，故与二本「山」、「仙」不同。

注「列仙传修聿者」下至「不知所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三字。案：此

亦尤增多也。盖本并脱正文与注一节，而所谓真善注云何，无由知矣。

炼金鼎而方坚：案：「炼」当作「练」，盖善「练」、五臣「炼」而乱之。注中两见。此字茶陵本作「练」，是也。袁尽作「炼」，非。

注「列仙传曰王子晋」下至「憩于此」：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四字。

注「而见若士曰」：袁本、茶陵本重「若士」二字，是也。

注「诗溱洧章」下至「莫之能救云」：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有「毛诗曰」三字。

注「注芍药香草也」下至「结恩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六字。

注「桑中章」：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送我于淇之上」下至「作诗以见己志」：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五十二字。陈云注引燕燕、竹竿二诗，并与本事无涉，盖误解也，云云。亦因不知此非善注耳。

注「汉书曰」下至「字子云」：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有「渊王褒也云杨雄也」八字。

金闺之诸彦：袁本、茶陵本「闺」下校语云善作「门」。案：此尤以五臣乱善也。

注「金闺金马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尤增多此注，以就正文之误，甚非。

注「史记荀卿」下至「故曰谈天」：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三字，有「汉书曰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七略曰邹赫子齐人也齐人为谚曰」三十七字。

注「赫修邹衍之术」：袁本、茶陵本「赫」上有「言」字。

文选卷第十七

赋壬

目录 [隐藏]

1 论文

1.1 文赋

2 音乐上

2.1 洞箫赋

2.2 舞赋

论文

文赋

并序

文赋

陆士衡臧荣绪晋书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旧相识以文。华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作，谓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于文。庄子，尧曰：此吾所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变，故非一体。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文之好恶，可得而言论也。范晔后汉书，赵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辩其妍蚩。广雅曰：妍，好也。说文曰：妍，慧也。释名曰：蚩，痴也。声类曰：蚩，駮也。然妍蚩亦好恶也。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论衡曰：幽思属文，着记美言。属，缀也。杜预左氏传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属文，甚见为文之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尔雅曰：逮，及也。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尚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恶。孔安国尚书传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言既作此文赋，佗日而观之，近谓委曲尽文之妙理。论语，鲤曰：它日又独立。赵岐孟子章句曰：它日，异日也。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此喻见古人之法不远。毛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注：则，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长短近取法于柯，谓不远也。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言作之难也。文之随手变改，则不可以辞逮也。庄子，轮扁谓桓公曰：斲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也，有数存焉。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盖所言文之体者，具此赋之言。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汉书音义，张晏曰：伫，久俟待也。中区，区中也。字书曰：玄，幽远也。老子曰：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幽通赋曰：皓颐志而不倾。左氏传，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遵，循也，循四时而叹其逝往之事，揽视万物盛衰而思虑纷纭也。淮南子曰：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秋暮衰落故悲，春条敷畅故喜也。淮南子曰：木叶落，长年悲。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懔懔，危惧貌。眇眇，高远貌。怀霜、临云，言高洁也。说文曰：懔懔，寒也。孔融荐祢衡表曰：志怀霜雪。舞赋曰：气若浮云，志若秋霜。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言歌咏世有俊德者之盛业。先民，谓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诵勉。毛诗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论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安国注曰：彬彬，文质见半之貌

。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韩诗外传曰：孙叔敖治楚三年而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尚书中候曰：玄龟负图出洛，周公援笔以写也。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收视反听，言不视听也。耽思傍讯，静思而求之也。毛萇诗传曰：耽乐之久。广雅曰：讯，问也。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精，神爽也。八极、万仞，言高远也。淮南子曰：八弦之外，乃有八极。包咸论语注曰：七尺曰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尔雅曰：致，至也。埤苍曰：瞳眈，欲明也。说文曰：昭晰，明也。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杨子法言曰：或问群言之长，曰群言之长，德言也。宋衷曰：群，非一也。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言思虑之至，无处不至。故上至天渊于安流之中，下至下泉于潜浸之所。剧秦美新曰：盈塞天渊之间。楚辞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诗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怫悦，难出之貌。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联翩，将坠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飞也。说文曰：缴，生丝缕也，谓缕系矰矢而以弋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论语，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华、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高唐赋曰：须臾之间。司马迁曰：卒卒无须臾之间。庄子，老聃曰：俛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吕氏春秋曰：万世犹一瞬。说文曰：开阖，目数摇也。尸闰切。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小雅曰：班，次也。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言皆击击而用。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孔安国尚书传曰：顺流而下曰沿。源，水本也。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言或本之于隐而遂之显，或求之于易而便得难。之或为未，非也。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周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言文之来，若龙之见烟云之上，如鸟之在波澜之中。应劭曰：扰，驯也。庄子曰：君子尸居而龙见。大波曰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嵒而不安。妥帖，易施貌。公羊传曰：帖，服也。广雅曰：帖，静也。王逸楚辞序曰：义多乖异，事不妥帖。岨嵒，不安貌。楚辞曰：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铍而难入。妥，他果切。帖，吐协切。岨，助举切。嵒，鱼吕切。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周易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笼天地也。说文曰：挫，折也。韩诗外传曰：辟文士之笔端，辟武士之锋端，辟辩士之舌端。始踟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广雅曰：踟躅，踈蹙也。郑玄毛诗笺云：志往谓踟蹰也。蹢与踟同，蹉蹙与踟蹰同。苍颉篇曰：吻，唇两边也，莫粉切。字林曰：吻，口边。流离，津液流貌。刘公干诗曰：叙意于濡翰。毛萇诗传曰：濡，渍也

。濡，如娱切。汉书音义，韦昭曰：翰，笔也，协韵，音寒。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言文之体必须以理为本。垂条，以树喻也。广雅曰：干，本也。郑玄礼记注曰：繁，盛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楚辞曰：情与貌其不变。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书，犹今之简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简也。论语先进篇，子路帅尔而对。毫，谓笔毫也。王逸楚辞注曰：锐毛为毫也。毛诗曰：听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兹事，谓文也。左氏传，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远。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说题辞曰：虚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毛萇诗传曰：函，含也。古诗曰：中有尺素书。列子，文挚谓叔龙曰：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杜预左氏传注曰：恢，大也。按，抑按也。言思虑一发，愈深恢大。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说文曰：蕤，草木华垂貌。纂要曰：草木华曰蕤。字林曰：森，多木长貌。以喻文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条之森盛也。粲风飞而森竖，郁云起乎翰林。尔雅曰：??飘谓之森。长杨赋曰：翰林以为主人。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文章之体有万变之殊，中众物之形，无一定之量也。淮南子曰：斟酌万殊。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纷纭，乱貌。挥霍，疾貌。西京赋曰：跳丸剑之挥霍。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众辞俱凑，若程才效伎，取舍由意，类司契为匠。老子曰：有德司契。论衡曰：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也。在有无而僂俛，当浅深而不让。毛诗曰：何有何无，僂俛求之。俛俛，由勉强也。论语，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方圆，谓规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圆规矩也。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贵当。其事既殊，为文亦异。故欲夸目者为文尚奢，欲快心者为文贵当。愜，犹快也，起颊切。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言其穷贱者，立说无非湫隘；其论通达者，发言唯存放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绮靡，精妙之言。浏亮，清明之称。汉书，甘泉赋曰：浏，清也。字林曰：清浏，流也。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惨。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博约，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论以评议臧否，以当为宗，故精微朗畅。彬蔚，已见上文。汉书音义曰：畅，通也。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奏以陈情叙事，故平彻闲雅；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譎诳。虽区

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论语，子曰：辞达而已矣。文颖汉书注曰：冗，散也，如勇切。言文章体要，在辞达而理举也。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万物万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则，故曰屡迁。琴赋曰：既丰赡以多姿。周易曰：为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尔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也。论衡曰：学士文章，其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预左氏传注曰：宣，明也。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言虽逝止无常，唯情所适，以其体多变，固崎锜难便也。逝止，由去留也。崎锜，不安貌。楚辞曰：嵌岑崎锜。崎，音绮。锜，音蚁。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言其易也。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言失次也。谬玄黄之秩叙，故洪涩而不鲜。言音韵失宜类绣之玄黄谬叙，故洪涩垢浊而不鲜明也。礼记曰：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楚辞曰：切洪涩之流俗。王逸曰：洪涩，垢浊也。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广雅曰：条，科条也。凡为文之体，先后皆须意别，不能者则有此累。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周易曰：比，辅也。说文曰：妨，害也。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汉书音义，项岱曰：殿，负也。最，善也。韦昭曰：第一为最，极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郑玄礼记注曰：八两为锱。汉书曰：黄钟之一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然百黍重一铢也。应劭汉书注曰：十黍为一象，十象为一铢。宾戏曰：锐思毫芒之内。音义曰：芒，稻芒。毫，兔毫。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言铨衡所裁，苟有轻重，虽应绳墨，须必除之。声类，苍颉篇曰：铨，称也。曰铨，所以称物也，七全切。汉书曰：衡，平也，平轻重也。尚书曰：惟木从绳则正。庄子曰：匠石治木，直者应绳。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言其理既极，而无两致；其言又尽，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马也。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也。夫驾之法，以策驾乘，今以一言之好，最于众辞，若策驱驰，故云警策。论语，子曰：片言可以折狱。左氏传，绕朝赠士会以马策。曹子建应诏诗曰：仆夫警策。郑玄周礼注曰：警，敕戒也。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语，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绩，愆则有辟。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为累，盖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说文曰：谓文藻思如绮会。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缦绣，凄若繁弦。说文曰：缦、繁，彩色也。又绣，五色彩备也。蔡邕琴赋曰：繁弦既抑，雅音复扬。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言所拟不异，闇合

昔之曩篇。尔雅曰：曩，久也，谓久旧也。虽杼轴于予怀，怵佗人之我先。杼轴，以织喻也。虽出自己情，惧佗人先己也。毛诗曰：杼轴其空。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言他人言我虽爱之，必须去之也。王逸楚辞注曰：不受曰廉。说文曰：捐，弃也。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难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发颖竖，离于众辞，绝于致思也。毛诗传曰：苕，陵苕也。孙卿子曰：蒙鸠为巢，系之苇苕。小雅曰：禾穗谓之颖。形不可逐，响难为系。言方之于影而形不可逐，譬之于声而响难系也。鹖冠子曰：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文之绮丽，若经纬相成，一句既佳，块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纬也。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掇。牢落，犹辽落也。言思心牢落，而无偶掇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瞽师赋曰：时牢落以失次，喟??蹇而阳绝。说文曰：掇，取也，他狄切。协韵他帝切，或为褫。褫，犹去也。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虽无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为之辉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圆折者有珠。孙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阳中之阴，故能润泽草；珠，阴中之阳，有明故岸不枯。广雅曰：韞，裹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毛诗曰：榛楛济济。郭璞山海经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为箭。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于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赋曰：师旷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师旷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雪，五十弦瑟乐曲名。下里，俗之谣歌。说文曰：伟，犹奇也，协韵，禹贵切。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短韵，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穷迹；迹穷而无偶，故曰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言事寡而无偶，俯求之则寂寞而无友，仰应之则寥廓而无所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言累句以成文，犹众弦之成曲。今短韵孤起，譬偏弦之独张；弦之独张，含清唱而无应。韵之孤起，蕴丽则而莫承也。毛苌诗传曰：靡，无也。应，于兴切。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瘁音，谓恶辞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华也。班固汉书赞曰：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薛君韩诗章句曰：靡，好也。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妍谓言靡，蚩谓瘁音，既混妍蚩共为一体，翻累良质而为瑕也。礼记曰：玉，瑕不掩瑜。郑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类乎下管，其声偏疾，升歌与之间奏，虽复相应而不和谐。杜预左氏传注曰：象，类也。礼记曰：升歌清庙，下管象武。王肃家语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或遗

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漂，犹流也。不归，谓不归于实。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说文曰：么，小也，于遥切。淮南子曰：邹忌一徽琴，而威王终夕悲。许慎注曰：鼓琴循弦谓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乐，直雅而无悲则不成。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嘖而妖冶。埤苍曰：嘈嘖，声貌，嘖与嘖及嘖同，才曷切。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言声虽高而曲下。张衡舞赋曰：既娱心以悦目。广雅曰：耦，谐也，耦与偶古字通。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防露，未详。一曰：谢灵运山居赋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东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谏。然灵运有七谏，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谏为防露也。礼记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间，先亡国之音于此水上。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左氏传，君子曰：臣除烦而去惑。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言作文之体，必须文质相半，雅艳相资。今文少而质多，故既雅而不艳，比之大羹而阙其余味，方之古乐而同清汜，言质之甚也。余味，谓乐羹皆古，不能备其五声五味，故曰有余也。礼记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郑玄曰：朱弦，练朱弦也，练则声浊。越瑟底孔画疏之，使声迟。唱，发歌句者。三叹，三人从而叹之。大羹，肉涪不调以盐菜也。遗，犹余也。然大羹之有余味，以为古矣，而又阙之，甚甚之辞也。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广雅曰：约，俭也。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毛萇诗传曰：适，之也。楚辞曰：结微情以陈辞。说文曰：微，妙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礼记曰：明王以相沿。郑玄曰：沿，犹因述也。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王粲七释曰：邪睨鼓下，亢音赴节。左氏传曰：投袂而起。杜预曰：投，振也。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庄子曰：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也？公曰：圣之言。曰：圣人在乎？公曰：死矣。轮扁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圣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矣，疾则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也，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郭子玄云：言物各有性效，学之无益也。李？曰：齐桓公也。扁，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谓斲轮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曰：酒滓曰糟。司马彪曰：烂食曰魄。甘，缓也。苦，急也。李曰：数，术也。王充论衡曰：虚谈竞于华叶之言，无根之深，安危之际，文人不与，徒能华说

之效也。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书，帝曰：律和声。孔安国曰：律，六律也。礼记，子曰：回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不失之。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缠子，董无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识世情尤非也。楚辞曰：蹇吾法夫前修，非时俗之所服。淑，善也。虽浚发于巧心，或受?于拙目。言文之难不能无累，虽复巧心浚发，或于拙目受蚩。?，笑也，?与蚩同。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琼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诗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同橐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河上公曰：橐钥，中空虚，故能育声气也。王弼曰：橐，排橐。钥，乐器。按：橐，冶铸者用以吹火使炎炽。说文曰：橐，囊也，音托。钥，音药。虽纷葛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毛诗曰：终朝采绿，不盈一掬。毛萇曰：绿，王葛。两手曰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提，犹挈也。左氏传曰：虽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论语曰：回也屡空。尚书，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国曰：昌，当也。王逸楚辞注曰：属，续也。故蹠蹠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广雅曰：蹠蹠，无常也。今人以不定为蹠蹠，不定亦无常也。庄子曰：夔谓蚘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尔无如矣。谓脚长短也。蹠，敕甚切。蹠，敕角切。国语曰：有短垣，君不踰。尔雅曰：庸，常也。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言才恒不足也。答宾戏曰：孔终篇于西狩。惧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缶，瓦器而不鸣，更蒙之以尘，故取笑乎玉之鸣声也。文子曰：蒙尘而欲无味，不可得也。李斯上书曰：击瓮叩缶。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纪，纲纪也。周易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庄子曰：其来不可却，其去不可止。毛诗传曰：遏，止也。孔安国曰：遏，绝。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枚乘上书曰：景灭迹绝。王命论曰：趣时如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庄子，蚘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曰：天机，自然也。又大宗师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刘障曰：言天机者，言万物转动，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论衡曰：吾言滴渥而泉出。纷威蕤以馥沓，唯毫素之所拟。威蕤，盛貌。馥沓，多貌。封禅书曰：纷纶萎蕤。毫，笔也。纂文曰：书缣曰素。杨雄书曰：赍紬素四尺。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笃仁孝论曰：焕乎烂兮，其溢目也。论语曰：洋洋乎盈耳哉。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春秋演孔图曰：诗含五际六情，绝于申。宋均曰：申，申公也。仲长子昌言曰：喜怒哀乐好恶，谓之六情。国语曰：夫人气纵则底，底则滞。韦昭曰：底，着也。滞，废也。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庄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

使如死灰。郭象注庄子曰：遗身而自得，虽揜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其寂漠无情耳。尔雅曰：涸，竭也。国语，泉涸而成梁。涸，水尽也。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自求于文也。楚辞曰：营魂而升遐。周易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左氏传，乐祁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难出之貌。说文曰：阴气尚强，其出乙乙然。乙，音轧。新论曰：桓谭尝欲从子云学赋，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谭慕子云之文，尝精思于小赋，立感发病，弥日瘳。子云说成帝祠甘泉，诏雄作赋，思精苦，困倦小卧，梦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少气。士衡与弟书曰：思苦生疾。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左氏传，赵武曰：范会言于晋国，竭情无私。淮南子曰：人轻小害，至于多悔。论语，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过也。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物，事也。戮，并也。言文之不来，非予力之所并。国语曰：戮力一心。贾逵曰：戮力，并力也。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开，谓天机骏利。塞，谓六情底滞。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言文能廓万里而无阂，假令亿载而今为津。法言曰：着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恣恣者莫如书。轨曰：昏昏，目所不见；恣恣，心所不了。小雅曰：阂，限也。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叶，世也。幽通赋曰：终保己而贻则。尚书曰：予恐来世。又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论语，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尚书毕命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毛诗曰：靡国不泯。毛萇曰：泯，灭也。尔雅曰：泯，尽也。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法言曰：弥纶天地之事，记久明远者莫如书。周易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王肃曰：弥纶，缠裹也。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论衡曰：山大者云多，太山不崇朝，辨雨天下。然则贤圣有云雨之智，彼其吐文万牒以上。贾子曰：神者，变化而无所不为也。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金，锤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乐章。礼记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汉书曰：圣王已没，锤鼓管弦之声未衰。吴越春秋，乐师谓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于金石，声可托之于管弦。毛诗曰：汉广，德广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谓盛德。

文选考异

注「机字士衡」下至「系踪张蔡」：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字，有「陆机」二字。案：士衡自于叹逝赋下注讫，增多全非。

注「作谓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于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又注「夫作文者」下至「故非一体」：袁本、茶陵本「夫」下有「其」字。云善无此二句。案：尤以五臣乱善也。二本无注，十六字尤并增多以就之，甚非。

注「文之好恶可得而言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士衡」下至「为文之情」：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利害由好恶」：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言既作此文赋」下至「尽文之妙理」：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有「言知之易也」五字。案：善于此注「言知之易也」，于下注「言作之难也」，可谓精当。尤误去其一句，甚非。至于增多之注，肤庸乖舛，亦甚易辨，固不假详论矣。余条同此。

注「此喻见古人之法不远」：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则法也」下至「谓不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文之随手变改则不可以辞逮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盖所言文之体者具此赋之言」：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汉书音义」下至「幽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

注「遵循也」下至「而思虑纷纭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五字。

喜柔条于芳春：袁本、茶陵本「喜」下校语云善作「嘉」。案：「嘉」字传写误，下有「嘉丽藻之彬彬」，必相回避无疑。

注「秋暮衰落」下至「故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懔懔危惧貌眇眇高远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有「眇眇远貌」四字，在此节注之末。

注「言歌咏」下至「而诵勉」：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

注「又曰在昔」：何校「在」上添「自古」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论语曰」下至「孔安国注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有「包咸论语注曰」六字。

注「文质见半之貌」：袁本、茶陵本「见」作「相」，是也。

注「尚书中候曰」下至「周公援笔以写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尔雅曰致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思虑之至」下至「于潜浸之所」：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

观古今于须臾：袁本、茶陵本「于」下校语云善作「之」。案：此无可考也。

注「司马迁曰卒卒无须臾之间」：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抱暑者咸叩：袁本、茶陵本「暑」作「景」，云善作「暑」。案：「暑」但传写误。

注「言皆击击而用」：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文之来」下至「应劭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公羊传曰」下至「帖静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妙万物」：案：「妙」当作「眇」。各本皆伪。

注「广雅曰踟躅」：何校「踟」改「躅」，是也。各本皆误。

注「与踟蹰同」：陈云「蹰」，「蹰」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字林曰吻口边」：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文之体」下至「以树喻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史由」：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觚木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子路帅尔而对」：袁本、茶陵本「帅」作「率」，是也。

注「兹事谓文也」下至「行之不远」：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六字。

注「按抑按也」下至「恢大」：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纂要曰」下至「青条之森盛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二字。

注「文章之体」下至「无一定之量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俛僂由勉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文章在有方圆规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汉书甘泉赋曰」下至「清浏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故缠绵凄惨」：袁本、茶陵本「惨」作「怆」，是也。

注「说以感动为先」：袁本、茶陵本「动」作「物」，是也。

注「言文章体要在辞达而理举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凡为文之体」下至「则有此累」：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项岱曰」下至「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应劭汉书注曰」下至「为一铢」：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宾戏曰」：袁本、茶陵本「宾」上有「答」字，是也。

注「苍颉篇曰铨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上「声类」下「曰」为句，增多在其间，误中之误。

注「夫驾之法」下至「故云警策」：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左氏传绕朝赠士会以马策」：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而不改易其文」：袁本、茶陵本「易其文」作「也」。

注「说文曰谓文藻思如绮会」：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言所拟不异閤合昔之曩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言他人言我虽爱之必须去之也」：袁本、茶陵本无「他人言我虽爱之须」八字。又茶陵本「言」上有「必捐」二字，袁本无。

注「毛诗传曰苕陵苕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一句既佳」：袁本、茶陵本「一」作「言斯」。

注「言思心」：袁本、茶陵本「思」下有「之」字。

注「或为褻褻犹去也」：陈云两「褻」字并当作「褻」，五臣本可据。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误。

注「尸子曰」下至「有珠」：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高氏注玉」下至「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字。

注「淮南子曰」下至「俗之谣歌」：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

徒靡言而弗华：袁本、茶陵本「徒靡言」作「言徒靡」。案：二本不着校语，盖尤误倒也。

注「瘁音」下至「而不光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礼记曰玉瑕不掩瑜郑玄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郑玄礼记注曰」六字。

注「下管象武」：袁本、茶陵本无「武」字，是也。案：明堂位文。

注「淮南子曰邹忌一徽琴而威王终夕悲许慎注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九字作「许慎淮南子注曰」七字。

注「悲雅俱有」下至「则不成」：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言声虽高而曲下」：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然灵运有七谏」：何校「有」改「以」，是也。各本皆误。

注「地有桑间先」：何校「先」改「者」，是也。各本皆误。

注「于此水上」：何校「上」改「出」，是也。各本皆误。

注「尚玄酒而俎腥鱼」：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甚甚之辞也」：茶陵本无下「甚」字，袁本有。案：各本皆非，当重「之」字耳。

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茶陵本无「故」字，「亦」下校语云五臣作「故」。袁本「故」下校语云善有「亦」。案：有即作之误，尤因此而两有，非也。

注「庄子曰桓公」下至「数术也」：袁本无此二百三十七字，有「轮扁已见上注」六字。茶陵本亦不复出，此增多甚非。

或受?于拙目：袁本「?」作「嗤」。校语云善作「蚩」。茶陵本作「?」，与此同。校语云五臣作「嗤」。案：袁本所见，是也。士衡自用「蚩」字，善以「蚩」字本不训「笑」，故取「?」字为注，如咏怀诗「噉噉今自蚩」之注也。说详在下。尤、茶陵所见非。

注「?笑也?与蚩同」：案上「?」上当有「说文云」三字。两「?」字，皆当作「??」。咏怀诗注曰：说文云：嗤，笑也。「嗤」与「蚩」同。考说文无「嗤」字，有「??」字。且云????，戏笑貌，从欠虫声。盖两注本同，此脱「说文

云」，彼误「??」为「嗤」，当互订正。

注「中原原中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力采者得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按囊」下至「说文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囊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嗟不盈于予掬：案：「嗟」当作「羌」。凡「羌」字，五臣多改作「嗟」字，此必各本以五臣乱善。

注「挈瓶」下至「提犹挈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孔安国曰昌当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故蹠蹠于短垣：袁本、茶陵本「垣」作「韵」，不着校语。案：注中「短垣」语，二本亦无之，恐尤改未必是也。

注「谓脚长短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国语曰有短垣君不踰」：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言才恒不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纪纲纪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毛诗传曰」下至「遏绝」：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又大宗师曰」下至「不知所由然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一字。

注「威蕤盛貌馶沓多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郭象注庄子曰」下至「而成梁」：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九字。

注「自求于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物事也」下至「非予力之所并」：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并力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力周切」三字。

注「言文」下至「而今为津」：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轨曰」：袁本、茶陵本「轨」上有「李」字。

注「叶世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尔雅曰泯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礼记曰」下至「未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毛诗曰汉广」：袁本、茶陵本「诗」下有「序」字。

音乐上

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注曰：方，犹文章也。又曰：声成文谓之音。

洞箫赋

汉书音义，如淳曰：洞者，通也。箫之无底者，故曰洞箫。释名：箫，肃也，言其声肃肃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长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籁。

洞箫赋

王子渊汉书曰：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为谏议大夫。帝太子体不安，苦忽忽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娱侍太子，朝夕诵书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嘉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使褒祀焉。于道病卒。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广雅曰：原，本也。江图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箫笛，有妙声。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王褒赋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其竹圆，异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后，见此奇。故历代常给乐府，而呼鼓吹山。干，小竹也。王逸楚辞注曰：干，体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条畅，条直通畅也。罕，稀也，言竹节稀疏而相去。标，竹之末也。宋玉笛赋曰：奇筱异干，罕节简支，敷纷茂盛，扶疏四布。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巖迤?，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岖嵚岿崎，皆山险峻之貌。迤?，邪平之貌，言竹生其旁，故欹侧不安。?，音靡。弥望傥莽，联延旷荡，又足乐乎其敞闲也。傥莽、旷荡，宽广之貌。傥，佗朗切。敞，大貌，言竹生敞闲之处，又足乐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左氏传，晋大夫谓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言竹托生于地，经历万载不易其贞萃也。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周易曰：精气为物。滋熙，润悦貌。孔安国尚书传曰：禀，受也。周易曰：震为苍莨竹。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孙卿子曰：阴阳大化。周易曰：四时变化。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风赋曰：翱翔乎激水之上。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言风萧萧径过其末。回江，谓江回曲也。说文曰：溉，犹灌也。言江之流注灌溉其山也。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磕磕而澍渊。吕忱曰：波，水涌也。汉武帝秋风辞曰：横中流兮扬素波。杜预左氏传注曰：挥，湔也。湔，音赞。字指曰：磕，大声也。说文曰：注，灌也，澍与注古字通。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说文曰：液，津也，夷石切。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说文曰：嬉，乐也。秋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尔雅曰：蛩，蝗蛩。方言曰：楚谓蝉为蛩。家语，子夏曰：蝉饮露而不食。蛩，徒凋切。抱，音附。苍颉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赋曰：玄猿素雌。搜索，往来貌。搜，所求切。索，所白切。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猿。广雅曰：奥，藏也。说文曰：屏，蔽也，屏与屏同。??岳，竹密貌。??猿，相连延貌。字书，??猿，兽逃走也。漠与??同，浦百切。泊与岳同，亡百切。??，敕陈切。猿，敕员切。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

弗誼。方言曰：素，本也。言审视竹之本体，清而不讷也。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谥，号也，实二切。言得谥为箫而恒施用之，岂非蒙圣王之厚恩也。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论语，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家语，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万物无可以称之者，故其自然之体。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墨子曰：公输为云梯。郑玄曰：般，伎巧者。庄子曰：匠石之齐，见栌社树，匠伯不顾。司马彪曰：匠石，字伯。尚书，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妃，未详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师襄学琴。带以象牙，搢其会合。带，犹饰也。方言曰：搢，同也，言以象牙饰其会合之际，言巧密也。搢，胡本切。鍤离洒，绛唇错杂。尔雅曰：鍤，鍤也。离洒，鍤鍤之貌。绛唇，谓箫孔以朱饰之。洒，所宜切。邻菌繚纠，罗鳞捷猎。言箫之形也。邻菌繚纠，相着貌如罗鱼鳞布列也。捷猎，参差也。胶致理比，挹拊??。胶致理比，言细密也。挹拊??，言中制也。比，扶至切。挹，于泣切。拊，女立切。?，于颊切。?，奴协切。于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闇于白黑之貌形。性昧、宕冥，谓天性闇昧过于幽冥也。说文曰：宕，过也。生，初生也。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矣。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郑玄礼记注曰：愤，怒气充实也。伊郁，不通。酷，犹甚也。苍颉篇曰：??，忧貌，奴谷切。广雅曰：眼珠子谓之眸。赵岐孟子注曰：眸子，目瞳子也。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言冥生之人而绝所见，思虑无所，故得专意发愤在于音声。论语，子曰：发愤忘食。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遇宫商。纷离、匹溢，声四散也。字林曰：吻，口边也。说文曰：吮，嗽也，似兗切。形旖旎以顺吹兮，瞋??以纾郁。言箫声既发，形旖旎以随之。汉书音义，张揖曰：旖旎，犹阿那也。司马相如赋曰：又猗猗以招摇。说文曰：颯，颯也。释名曰：?，咽下垂也，言气之盛而??，类瞋也。楚辞曰：郁结纾軫。王逸曰：纾，曲也。?与颯刘并音含。?，音胡。气旁连以飞射兮，驰散涣以辍律。旁连，言气竞旁出，递相逆连也。飞射，气出迅疾也。散涣，分布也。辍律，出迟貌。辍，张律切。趣从容其勿述兮，鹜合沓以诡譎。勿述，无所逆误之貌。合沓，盛多貌。封禅书曰：奇物诡譎。诡譎，犹奇怪也。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声或浑沌，不分潺湲，或复其声模无似枚之折也。杂字曰：潺湲，水流貌。猎，声也。诗曰：伐其条枚。毛萇诗传曰：枚，干也。广雅曰：猎，折也。或漫衍而骆驿兮，沛焉竞溢。漫衍，流溢貌。骆驿，相连延貌。沛，多貌。怵栗密率，掩以绝灭。怵栗，寒貌，恐惧也。风赋曰：慄慄怵栗。密率，安静也。掩，止息貌。?霰晬蹀，跳然复出。?霰晬蹀，众声疾貌。说文曰：跳，跃也。?，胡急切。霰或为

？，同助急切。跳，徒雕切。

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廉，亦察也。啾啾而将吟兮，行鍍鍍以齟齬。啾，众声也。啾，声出貌。行，犹且也，胡庚切。鍍鍍，声不进貌。齟齬，声迭荡相杂貌。啾，音笔。？，音栳。鍍，汤锦切。鍍，奴锦切。风鸿洞而不绝兮，优娆娆以婆娑。鸿洞，相连貌。娆娆，柔弱也。婆娑，分散貌。广雅曰：娆，奇也。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说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谓奇声也，言声漂结而去，弃其旧调，而更为奇声。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齟。讴谣已发，箫声于其蹊径要复而遮之，与之相和也。齟，古和字。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韩诗曰：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也。含，下闇切。其妙声，则清静厌？，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妙声，声之微妙也。厌，安静貌。曹大家列女传注曰：？，深邃也，音翳。字林曰：达，滑也。达，佗戾切。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湃慷慨，一何壮士！言声之慷慨如壮士。澎湃，波浪相激之声。说文曰：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优柔温润，又似君子。大戴礼曰：优之柔之。礼记曰：温润而泽故其武声，则若雷霆鞀鞀，佚豫以沸？。鞀鞀，大声也。埤苍曰：沸？，不安貌。鞀，力萌切。鞀，呼萌切。沸或为？，扶味切。？，音谓。其仁声，则若颿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吕氏春秋曰：南方曰颿风。颿风长物，故曰施惠。容与，宽裕之貌。或杂沓以聚敛兮，或拔擿以奋弃。杂沓，众多貌。拔擿，分散也。何休公羊传注曰：侧手击曰擿。拔，扶割切。擿，苏割切。悲怆怳以恻悷兮，时恬淡以绥肆。楚辞曰：怳怳悷悷兮。恻悷，伤痛也。广雅曰：恬，静也。说文曰：淡，安也。绥，迟也。王肃尚书注曰：肆，缓也。被淋漓其靡靡兮，时横溃以阳遂。孔安国尚书传曰：被，及也。淋漓，不绝貌。靡靡，声之细好也。横溃，旁决貌。阳遂，清通貌。言其声或盛壮而细密，时复横溃而清通也。横，音于孟切。郑玄周礼注曰：阳，清也。又礼记注曰：遂，达也。哀悵悵之可怀兮，良醴醴而有味。毛诗曰：中心悵悵。说文曰：忧，烦悵邑忧貌。字林曰：悵，含怒也，于玄切。又曰：醴、甜同，长味也，大含切。

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怵。尚书曰：叨慝曰钦。孔安国曰：贪饕急慝。礼记曰：儒者有砥厉廉隅。战国策曰：张仪云：赵王狼戾无亲。尔雅曰：怵，怨也。刚毅强？反仁恩兮，啾啾逸豫戒其失。字书曰：？，古文暴字也。啾啾逸豫，舒缓自放纵之貌。啾，吐诞切。啾，音诞。锺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须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人为鼓琴者。按列女传，齐杞殖

妻也。齐庄公袭莒，殖战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既非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其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郑玄注礼，鲁襄公二十九年，齐侯袭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左氏传曰：师旷侍于晋侯。杜预曰：师旷，晋乐太师。字书曰：愕，惊也。琴操曰：杞梁妻叹者，齐邑虬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水而死。虬与杞同也。师襄严春不敢窳其巧兮，浸淫叔子远其类。家语曰：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七略，有庄春言琴。宋玉笛赋曰：于是天旋少阴，白日西靡，命严春，使叔子。浸淫，犹渐冉，相亲附之意也。毛萇诗传曰：昔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室，夜暴风雨至，屋坏，妇人趋而至，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于平旦，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为避嫌不审矣。赵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鬻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顛。左氏传，富辰曰：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鬻。史记曰：尧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复惠，复黠慧也。桀，夏桀也。跖，盗跖也。庄子曰：施及三王，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未详其始。陆机夏育赞曰：夏育之猛，千载所希；申博角勇，临颔奋椎。儡，羸疾貌。顛，即愁顛也。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楚辞曰：吹参差兮谁思。王逸曰：参差，洞箫。

时奏狡弄，则彷徨翱翔，埤苍曰：彷徨，犹仿佯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无常。狡，急也。弄，小曲也。悼恹烂漫，亡耦失畴。埤苍曰：????，寂静也。????与悼恹音义同。悼，羸老切。恹，闾草切。烂漫，分散也。上林赋曰：烂漫远迁。薄索合沓，罔象相求。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虚无罔象然也。庄子曰：黄帝游赤水之北，遗其玄珠，罔象求之而得。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歔，擎涕拉泪。说文曰：擎，拭也，匹结切。广雅曰：歔歔，悲也。拉，亦拭也，亡粉切。其奏欢娱，则莫不憺漫衍凯，阿那腴媵者已。憺漫衍凯，欢乐貌。阿那腴媵，舒迟貌。埤苍曰：腴媵，肥貌。腴，一罪切。媵，乃罪切。是以蟋蟀蚷螻，蚊行喘息。言所感深。尔雅曰：蟋蟀，蜚也。郭璞曰：促织也。尔雅曰：螻，蚘螻也。郭璞曰：今螂??也。周书曰：蚊行喘息。说文曰：蚊，徐行，凡生类之行皆曰跂。跂，音奇。说文曰：喘，疾息也。蝼蚁蝓蜒，蝇蝇翊翊。方言曰：南楚谓蝼蛄为括蝼，力侯切。尔雅曰：蚘蝼，大蚁。蚁与蚁同。尔雅曰：蜥蜴，蝓蜒。蝓，于典切。蜒，徒典切。蝇蝇翊翊，游行貌。迂延徙迤，鱼瞰鸡睨。皆虫之形也。迂延徙迤，却退貌。鱼目不瞑，鸡好邪视，故取喻焉。瞰，视也。睨，邪视也。垂喙?转，瞪瞢忘食。韩诗外传曰：蕤宾

有声，裸价之虫，无不延颈以听。说文曰：喙，口也，许穆切，或为味，鸟口也，都遘切。𠄎，转动貌。埤苍曰：瞪，直视也，直耕切。瞢，视不审谛也，莫耕切。况感阴阳之龢，而化风俗之伦哉！家语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

乱曰：状若捷武，超腾踰曳，迅漂巧兮。状，声之状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为跬。郑德曰：跬，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妨妙切又似流波，泡洩泛??，趋巘道兮。泡洩，盛多貌。泛??，微小貌，又云波急之声。方言曰：泡，盛也，薄交切。洩，所求切。泛，房法切。埤苍曰：??，裁有水也，所猎切。巘道，嶮巘之道。哮呬呬唤，跻蹶连绝，漚殄沌兮。言其声之大，哮呬呬唤，或跻或蹶，时连时绝，漚然相乱，殄沌不分也。埤苍曰：哮呬，大怒也，呼交切。杜预左氏传注曰：跻，升也，将鸡切。汉书音义，韦昭曰：蹶，顿也，竹利切。漚，胡忽切。沌，徒损切。搅搜?捎，逍遥踊跃，若坏颓兮。搅搜?捎，水声也。坏颓，言如物崩坏颓毁也。搅，胡卯切。搜，所卯切。?，胡角切。捎，所学切。优游流离，踌躇稽诣，亦足耽兮。韩诗曰：搔首踌躇。稽诣，言声稽留如有所诣也。苍颉篇曰：诣，至也。颓唐遂往，长辞远逝，漂不还兮。颓唐，陨坠貌。本或无此十二字。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中于道德，虽乐不荒。左氏传曰：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颂曰：迂而不淫，乐而不荒。条畅洞达，中节操兮。言声有条贯，通畅洞达，而中于节操。终诗卒曲，尚余音兮。言箫中次诗，而曲将尽，尚有余音也。吟气遗响，联绵漂撇，生微风兮。漂擎，余响少腾相击之貌。漂，匹遥切。擎，匹曳切。连延骆驿，变无穷兮。

文选考异

洞箫赋注「汉书音义如淳曰洞者通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如淳汉书注曰洞箫」八字。

注「故曰洞箫」：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一名籁」：袁本、茶陵本「籁」下有「汉书曰元帝为太子嘉褒所为洞箫颂令后宫贵人皆诵读之」二十四字。

注「宣帝时」：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帝太子体不安」下至「皆诵读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三字。

注「其竹圆异众处」：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王逸楚辞注曰干体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罕稀也」下至「竹之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言竹生其旁故欹侧不安」：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言竹生敞闲之处又足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后土地也」下至「不易其贞萃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言风萧萧」下至「谓江回曲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言江之流注灌溉其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吕忱曰波水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字指曰磕大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翱翔乎其颠：茶陵本「翱」作「??」。袁本校语云善作「翱」。案：「翱」乃「??」之误也。「皋」别体作「罍」，故「翱」别体作「??」耳。尤以正字改之，遂与二本校语不合。舞赋「若??若行」仍未改。

抱朴而长吟兮：案：「朴」当作「朴」，注引苍颉篇「朴，木皮也」，可证。

否则，尚有「朴」「朴」异同之注，而删削不全耳。

注「蝉饮露而不食」：袁本、茶陵本无「露」字，是也。

处幽隐而奥屏兮：案：「屏」当作「屏」。袁本云善作「屏」。茶陵云五臣作「屏」。各本所见皆非。赋作「屏」，善以「屏」字本不训「蔽」，故取「屏」字为注。正如思玄赋「坐太阴之屏室兮」也。说在彼下。

注「说文曰屏蔽也」：案：「屏」当作「屏」。各本皆误。所引?部文也。正文改「屏」为「屏」，而复改此注「屏」为「屏」以就之，大非。思玄赋注亦可证。

注「竹密貌」：袁本、茶陵本无「竹」字，是也。

注「字书??猿兽逃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言审视竹之本体清而不讙哗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言得谥为箫」下至「岂非蒙圣王之厚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一云夔」下至「学琴」：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尔雅曰镂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广雅曰眼珠子谓之眸」：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言冥生之人」下至「在于音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字林曰吻口边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司马相如赋曰又猗猗以招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与颀刘」：袁本、茶陵本「刘」作「同」。案：二本最是。陈云「刘」字衍，非也。

注「气出迅疾也」：袁本、茶陵本无「气出」二字。

猎若枚折：陈云「猎」当作「獵」，注同。袁本云善作「猎」。茶陵本云五臣作「獵」。今案：善注「猎声也」，未见必用「獵」字。广雅一条又本非善注，此为善「猎」、五臣「獵」无疑。陈欲以五臣改善，殊非。

注「声或浑沌不分潺湲」：袁本、茶陵本无「声或」二字，「潺湲」作「之貌」。

注「或复其声模无似枚之折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诗曰伐其条枚」：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有「枚折似枚之折也」七字。

注「广雅曰猎折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恐惧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声迭荡」：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广雅曰饶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声漂结而去」：袁本、茶陵本无「声漂结而去」五字，「言」属下句首。

注「言声之慷慨如壮士」：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声之细好也」：袁本、茶陵本无「声之」二字。

注「字林曰悁含怒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自放纵」：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吕氏春秋曰伯牙」下至「齐侯袭莒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五十六字。

注「杞梁妻叹者」：案：「杞」当作「虬」，观下文可见。茶陵本误同。袁本「杞」上有「范」字，盖改「虬」为「杞」而两存，又误「虬」为「范」耳。

桀跖鬻博儻以顿顛：袁本、茶陵本云善无「以」字。案：此尤以五臣乱善也。

寡妇赋注引此正无「以」字，亦其一证。

注「复惠复黠慧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埤苍曰彷徨犹仿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故闻其悲声：案：「闻其」二字当作「为」。袁本作「其为悲声」，云善无「其」。茶陵本云五臣有「其」。此既以五臣乱善，又误去下「为」字，添上「闻」字，乃误中之误也。

注「说文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歔歔悲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埤苍曰腴腰肥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尔雅曰蟋蟀」下至「今螂??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说文曰喘疾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状声之状也捷武言捷巧」：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郑德曰跣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又云波急之声」：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箫中次诗」下至「尚有余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相击之貌」：袁本、茶陵本无「相击之」三字，「貌」属上句末。

舞赋

并序。按周礼，舞师、乐师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吕氏春秋曰：尧时阴气滞伏，阳气闭塞，使人舞蹈以达气。舞者，音声之容也。

舞赋

傅武仲范晔后汉书曰：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少逸气，亦与班固为窦宪府司马。早卒。

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高唐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王曰：试为寡人赋之。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云梦，薺名，在南郡华容县。高唐，观名。此并假设为辞。「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娱之？」左氏传曰：栾盈觴曲沃人。杜预曰：饮酒于曲沃。玉曰：「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尚书曰：歌咏言。孔安国曰：歌咏其义，以长其言。毛萇诗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说苑曰：声乐易良而合于歌情，尽舞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谓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谓咏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视其舞形。郑玄注乐记曰：宫、商、角、征、羽，杂比曰声，单曰音。激楚结风，阳阿之舞，张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传曰：听激楚之遗风。结风，亦曲名。上林赋曰：郢、郢缤纷，激楚、结风。文颖曰：激，冲激，急风也。结风、回风，亦急风也。楚地风既自漂疾，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为节。楚辞曰：宫庭震惊，发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蹀阳阿之舞。又曰：歌采菱，发阳阿，郑人听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高诱曰：阳阿，古之名倡也。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孔安国尚书传曰：噫，恨辞也。郑玄注礼记曰：噫，弗寤之声。王曰：「如其郑何？」乐记曰：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恐其同于郑舞，当如之何？楚辞曰：二八齐容起郑舞。王逸曰：郑国舞也。玉曰：「小大殊用，郑雅异宜，韩诗曰：舞则纂兮。薛君曰：言其舞应雅乐也。弛张之度，圣哲所施。礼记，孔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以乐记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记曰：干戚羽旄谓之乐。郑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执也。毛诗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或云旌旄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礼记曰：君子饮酒也，礼三爵而油油以退。郑玄曰：油油，悦敬貌。毛诗鲁颂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乐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颛顼乐曰五茎，帝喾乐曰六英。宋均曰：能为天地四时六合之英华也。毛诗曰：清庙，祀文王也。尚书曰

：八音克谐，神人以和。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余日，听览之余日也。怡荡，愉悦放荡也。尔雅曰：怡，乐也。毛诗序曰：风，教也。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夫何皎皎之闲夜兮，明月烂以施光。古诗曰：明月何皎皎。楚辞曰：夜皎皎兮既明。朱火晬其延起兮，耀华屋而熺洞房。古诗曰：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广雅曰：熺，炽也，虚疑切。楚辞曰：姱容修态絙洞房。黼帐祛而结组兮，铺首炳以焜煌。司马相如美人赋曰：黼帐周垂。祛，犹举也。长门赋曰：张罗绮之幔帐兮，垂楚组之连纲。汉书曰：铺首鸣。说文曰：铺，着门扞首。陈茵席而设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诗曰：文茵畅毂。郑玄注曰：茵，蓐也。诗曰：我姑酌彼金罍。郑玄曰：君黄金罍。玉觴，玉爵也。周礼曰：朝覲有玉几玉爵。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仪礼曰：腾觚于宾。又曰：小臣请媵爵。郑玄曰：今文媵皆作腾。礼记礼器篇注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毛诗曰：既醉以酒。楚辞曰：君欣欣兮乐康。毛萇诗传曰：康，乐也。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尔雅曰：怿，乐也。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言皆欲骋其材，能效其技也。左氏传曰：致果为毅。简惰跳踯，般纷挐兮。渊塞沈荡，改恒常兮。言失度也。简惰，疏简怠惰也。埤苍曰：踯，跳也，先聊切。纷挐，相着牵引也。毛诗曰：其心塞渊。毛萇曰：塞，实也。渊，深也。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楚辞曰：二八齐容起郑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郑舞。高诱注曰：郑褒也，楚王之幸姬，善歌舞，名曰郑舞。楚辞曰：二八迭奏，女乐罗些。姣服极丽，姁偷致态。姁偷，和悦貌，态，谓姿态也。姁，况于切。偷，以朱切。貌嫵妙以妖蛊兮，红颜晬其扬华。毛萇诗传曰：嫵，好貌，理绍切。妖蛊，淑艳也。扬华，扬其光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连娟，细貌。绕，谓曲也。言眉细而益曲也。上林赋曰：长眉连娟。横波，言目邪视，如水之横流也。神女赋曰：望余畴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珠翠的皪而照耀兮，华褂飞髻而杂纤罗。珠翠，珠及翡翠也。说文曰：的皪，珠光也。刘熙释名曰：妇人上服谓之褂。上林赋曰：飞纤垂髻。司马彪曰：髻，燕尾也，衣上假饰。子虚赋曰：杂纤罗，垂雾縠。司马彪曰：纤，细也。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装，服也。挥，动也。若，杜也。美人佩以为芳香也。七发曰：掄流波，杂杜若。动朱唇，纾清阳。动朱唇，将歌也。神女赋曰：朱唇的其若丹。毛诗曰：有美一人，清阳婉兮。毛萇曰：清阳，眉目之间。亢音高歌为乐方。杜预左氏传注曰：方，法也。

歌曰：攄予意以弘观兮，绎精灵之所束。攄，散也。弘，大也。言精灵有所窘束，今将舒绎之也。方言曰：绎，理也。弛紧急之弦张兮，慢末事之??曲

。言将观舞，故紧急之弦先已张者，今废弛之；末事之??曲者，今轻慢之。周礼曰：弛，悬也。郑玄曰：弛，释下也。说文曰：紧，缠丝急也。苍颉篇曰：??，曲也，于诡切。言郑、卫之末事，而委曲顺君之好无益，故废而慢之。舒恢矣之广度兮，阔细体之苛缛。恢矣，广大之貌。苛缛，烦数之貌。言度之恢矣者，更令舒缓；体之烦数者，使之疏阔。楚辞曰：收恢台之孟夏兮。矣与台古字通。贾逵国语注曰：苛，烦也，贺多切。郑玄丧服注曰：缛，数也。言舒广大之度，则细体之事，不利于德者，疏而阔之。嘉关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诗序曰：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毛诗曰：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古诗曰：蟋蟀伤局促。小见之貌。启泰真之否隔兮，超遗物而度俗。太真，太极真气也。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闭隔绝使通之。吕氏春秋曰：陶唐氏之时，阴多滞伏，阳道壅塞，乃作舞倡导之。庄子：孔子谓老聃曰：先生似遗物离人。扬激征，骋清角。激征、清角，皆雅曲名。琴操曰：伯牙鼓琴，作激征之音。韩子，师旷曰：清征之声，不如清角。赞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乐汁图征曰：圣人立五均。均者，亦律调五声之均也。宋均曰：长八尺施弦。形态和，神意协。从容得，志不劫。雍容闲雅，得其大体，不相迫劫也。协，和也。郑玄礼记注曰：劫，胁也。

于是蹶节鼓陈，舒意自广。言舞人蹶鼓以为节，此鼓既陈，故志意舒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庄子曰：乘物以游心。晋灼曰：垠，崖也。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象，形象也。谓停节之间，形态顿乏，如惆怅失志也。变态不极，不可尽述其形象也。其少进也，若??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兀然而动，赴其节度，手指目顾，皆应声曲。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王孙子曰：卫灵公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衣从风。韩子曰：长袖善舞。骆驿飞散，飒搗合并。骆驿，不绝貌。飒搗，屈折貌；与曲度相合并也。鷗??燕居，拉?鹤惊。鷗??，轻貌。拉?，飞貌。鷗，音篇。拉，音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绰约，美貌。闲美，闲缓而柔美。赴曲机疾，体自轻少。上林赋曰：便娟绰约。庄子曰：绰约若处子。埤苍曰：嫻，雅也。机迅体轻，言舞之回折如弩机之发迅。姿绝伦之妙态，怀恣素之絜清。神女赋曰：怀贞亮之絜清。说文曰：恣，贞也。薛君韩诗章句曰：素，质也。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修治仪容志操，以自显心志。杳冥，谓远而出冥也。对问曰：翱翔乎杳冥之上。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汤汤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锺子期必得之。言舞人与志迁化，亦如此者，容不虚生，必有所象也。汤，音洋。明诗表指，嘖息激昂。

歌中有诗，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节。表，明也。韩诗外传曰：鲁哀公嘖然太息。说文曰：嘖，太息也。嘖与喟同。汉书，王章妻谓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厉抗扬之意也。印，我郎切。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言既高且絜也。观者增叹，诸工莫当。工，乐师也。

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递，迭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晋灼汉书注曰：埒，等。言斗巧妙也。夸，犹美也。理，谓装饰也。轶态横出，瑰姿谲起。眇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瑰，美也。谲，异也。般鼓之舞，载籍无文，以诸赋言之，似舞人更递蹈之而为舞节。古新成安乐宫辞曰：般鼓锤声，尽为铿锵。张衡七盘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蹶。又曰：般鼓焕以骈罗。王粲七释曰：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跼。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馛顿身而倾折。卞兰许昌宫赋曰：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动而不乱，足相续而不并。婉转鼓侧，蜿蜒丹庭，与七盘其递奏，覲轻捷之翾翾。义并同也。说文曰：哇，謠声也，于佳切。咬，淫声也，乌交切。楚辞曰：美人皓齿，嫋以媵兮。摘齐行列，经营切儗。指摘行列，使之齐整。经营，往来之貌。摘，佗历切。相摩切也。郑玄礼记注曰：儗，犹比也，鱼里切。扱，引也。言舞人举引，皆有所比拟也。广雅曰：扱，引也。仿佛神动，回翔竦峙。子虚赋曰：若神仙之仿佛。说文曰：仿佛，见不审也。击不致策，蹈不顿趾。蹈鼓而足趾不顿，言轻且疾也。翼尔悠往，闇复辍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复止。闇，犹奄也。古人呼闇殆与奄同。方言曰：奄，遽也。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已辍止，复回身旋入舞场，逼迫于曲之急节也。浮腾累跪，跗蹋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腾，跳跃也。累跪，进跪貌。跗蹋摩跌，或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扬跌也。郑玄礼记注曰：跗，足趾也，方于切。字书曰：跌，失跗也。徒结切。纡形赴远，灌似摧折。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纡曲其形，以踊其身也。灌，折貌，七罪切。纡縠蛾飞，纷森若绝。纡縠，细縠也。蛾飞，如蛾之飞也。纷森，飞扬貌。上林赋曰：垂雾縠。大戴礼曰：食桑者有丝而蛾。郭璞尔雅注曰：蚕蛾也。超??鸟集，纵弛殄歿。殄歿，舒缓貌。言舞势超??，如鸟疾速飞集也；纵弛之际，又且舒缓弛舍也。字林曰：鸟??，跳也。殄，乌骨切。歿，音没。蜿蜒娉袅，云转飘忽。说文曰：委蛇，邪行去也。娉袅，长貌。蜿与透同，于危切。蛇，音移。娉，如剑切；袅，音弱；如云转之疾也。飘忽，如风之疾也。毛萇诗传曰：回风为飘，忽与忽同，呼没切。体如游龙，袖如素霓。游龙，素霓，喻美丽也。宋玉神女赋曰：蜿若游龙，从风翱翔。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垂绛幡之素霓。黎收而拜，曲度究毕。言舞将罢，徐收敛容态而拜，曲度于是究毕。苍颉篇曰：遽，徐也，遽与黎同，力奚切。曹宪曰：????而

拜，上音戾，下居虬反。今检玉篇目部，无此二字。迂延微笑，退复次列。舞毕退次行列也。好色赋曰：迂延引身。观者称丽，莫不怡悦。

于是欢洽宴夜，命遣诸客。言欢情已洽，而宴迫于夜，故命遣诸客也。扰躔就驾，仆夫正策。埤苍：躔，疾行貌。史记曰：天下躔躔。仆夫，执驾者。策，辔也。大戴礼曰：骊驹在门，仆夫具存。车骑并狎，龔嶷逼迫。狎，谓多而相排也。龔嶷，聚貌。龔，力董切。嶷，音摠。良骏逸足，踰捍凌越。骏，马也。逸，疾也。尔雅曰：踰，动也。踰捍，马走疾之貌。言马骏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龙骧横举，扬镳飞沫。邹阳上书曰：蛟龙骧首。镳，马勒旁铁也。马举首而横走，动镳则飞马口之沫也。马材不同，各相倾夺。倾夺，谓驰竞也。或有踰埃赴辙，霆骇电灭。列子，伯乐曰：天下之马，绝尘弭辙。言马踰越于尘埃之前以赴，车辙如雷霆之声，忽惊忽灭也。跼地远群，闇跳独绝。许慎淮南子注曰：跼，踏也。远出于群，言疾速之甚也。郑玄尚书五行传曰：闇跳，行疾貌。闇跳独绝，言行急无比也。或有宛足郁怒，般桓不发。言马按足缓步。郁怒，气迟留不发也。周易曰：初九，盘桓，利居贞。后往先至，遂为逐末。言逸材之马，虽后往而能先至，遂为驰逐者之末也。逐者，以发足为本。或有矜容爱仪，洋洋习习。郑玄毛诗注曰：洋洋，庄敬貌。又诗笺云：习习，和调貌。迟速承意，控御缓急。言迟速任意也。毛诗曰：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毛萇曰：止马曰控。忌，辞也，音冀。家语，孔子曰：御者同是车马，其所为进退缓急异也。车音若雷，骛骤相及。长门赋曰：雷隐隐而响起，声象君之车音。言车声隐隐，如远雷之音相连属也。骆漠而归，云散城邑。骆漠，骆驿纷漠奔驰之貌。中夜车皆归城邑之中，寂然而空，有同云散也。天王燕胥，乐而不泆。毛诗曰：笱豆有且，侯氏燕胥。胥，皆也，皆来相与燕也。孝经曰：满而不溢。娱神遗老，永年之术。优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语，孔子歌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毛诗曰：且以喜乐，且以永日。

文选考异

舞赋注「按周礼」下至「音声之容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一字。

注「扶风茂陵人也」：袁本无「茂陵」二字。

注「建初中」：袁本无此三字。

注「以毅」：袁本无此二字。

注「少逸气」：袁本无此三字。

注「亦与班固为窦宪府司马」：袁本此十字作「迁窦宪司马」五字。茶陵本此节注并入五臣全非，不具出。

注「云梦藪名」下至「此并假设为辞」：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寡人欲觴群臣：茶陵本「觴」作「??」，云五臣作「觴」。袁本云善作「??」

。案：「??」即「觴」别体字，尤以正字改之。又注引左传各本皆作「觴」。此等所言善作某字，皆据所见耳。

注「言不如视其舞形」下至「单曰音」：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五字。

注「又曰歌采萸」下至「听者异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

注「郑玄注礼记曰噫弗寤之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振振鹭鹭于飞」：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颞頞乐曰五茎」：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玉曰唯唯：袁本、茶陵本以此上为序，其下「夫何」提行另起。案：此赋恐无所谓序，今题下有「并序」二字及提行，未必善如此也。

明月烂以施光：茶陵本云五臣作「烂」。袁本云善作「列」。案：此尤校改也。

注「毛诗曰文茵畅毂」：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郑玄注曰茵蓐也诗曰」：袁本、茶陵本「注」上有「礼记」二字，「诗」上有「毛」字。

注「郑玄曰君黄金罍」：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周礼曰朝觐有玉几玉爵」：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礼器篇」：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言皆欲骋其材能效其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相着牵引也」：袁本、茶陵本无「牵引」二字。

注「淮南子曰鼓舞」下至「女乐罗些」：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字。

注「态谓姿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衣上假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垂雾縠」：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而奏操也」：何校「而」上添「舞」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亦律调五声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也。各本皆伪。

注「闲美」：陈云「美」，「靡」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埤苍曰嫺」下至「如弩机之发迅」：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修治仪容志操以自显心志」：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必有所象」：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诸工莫当：袁本、茶陵本「莫」下校语云善作「共」。案：此尤校改也。

注「相摩切也」：袁本、茶陵本「相」上有「切」字，是也。

注「扱引也」下至「扱引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若神仙之彷彿」：案：「仙」字不当有。各本皆衍。说详前。此正文「神

动」，亦初不云「仙」也。

击不致筴：茶陵本「筴」作「爽」。案：此无可考也。袁本校语仍云善作「筴」，与尤所见同。

注「言翼然而往闇而复止」：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跌失跣也」：袁本、茶陵本「失」作「足」，是也。

注「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字林曰鸟??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曹宪曰????」下至「无此二字」：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扰攘就驾：袁本、茶陵本「攘」作「攘」。案：此疑尤误改耳。注「埤苍」下至「天下攘攘」：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有「扰攘争貌」四字。

注「尔雅曰踰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许慎淮南子注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闇跳行疾貌」：袁本、茶陵本无「闇」字。

乐而不泆：何校「泆」改「溢」。袁本云善作「泆」。茶陵本云五臣作「溢」。案：何据注引孝经「满而不溢」，定从「溢」字也。

文选卷第十八

目录 [隐藏]

1 音乐下

1.1 长笛赋

1.2 琴赋

1.3 笙赋

1.4 啸赋

音乐下

长笛赋

并序。周礼，笙师掌教吹笛。说文曰：笛七孔，长一尺四寸，今人长笛是也。

风俗通曰：笛，涤也。荡涤邪志，纳之雅正。

长笛赋

马季长范曄后汉书曰：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为校书郎。顺帝时，迁南郡太守，免。与马皇后亲，坐高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郑玄、卢植皆其弟子。后拜议郎，卒。

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仲长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议之嘉也。说文曰：核，考事实也。核与核古字通。汉书曰：术数者，皆羲和卜史之职。韦昭曰：历数，占术也。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韦昭释名曰

：督邮，主诸县罚负殿，纠摄之也。辨位曰：言督邮书掾者。邮，过也。此官不自造书，主督上官所下、所过之书也。史记，齐威王语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无留事。独卧郿平阳邬中。有雒客舍逆旅，汉书右扶风有郿县。平阳邬，聚邑之名也。邬，乌古切。毛诗曰：王饒于郿。毛萇曰：地名。说文曰：邬，小障也，一曰庠城。在阜部。服虔通俗文曰：营居曰邬。左氏传，荀息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歌录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气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气出、精列二古曲。融去京师，京师，谓洛阳也。踰年，蹇闻，甚悲而乐之。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王子渊作洞箫赋。枚乘未详所作，以序言之，当为笙赋。文章志曰：刘玄，字伯康，明帝时，官至中大夫，作簧赋。傅毅，字武仲，作琴赋。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其辞曰：

惟籊籊之奇生兮，于终南之阴崖。字林曰：惟，有也。戴凯之竹谱曰：籊籊，竹名。毛诗曰：终南何有。毛萇曰：周之山名。尚书大传曰：观乎南山之阴，谓山北。托九成之孤岑兮，临万仞之石磻。山海经曰：桓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数之多也。尔雅曰：山小高曰岑。孔安国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尔雅曰：山犢无所通，溪。尸子曰：焦原者，临万仞之溪。特箭槁而茎立兮，独聆风于极危。箭，槁，二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而茎立，或生于极危。尔雅曰：东南之美者，会稽之竹箭焉。郭璞方言注曰：箭者，竹名也。郑玄周礼注曰：箭干谓之槁。尚书曰：惟籊籊。郑玄曰：籊籊。苍颉篇曰：聆，听也，音零。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说文曰：潦，雨水也。郑玄周礼注曰：漱，啮也。尔雅曰：趾，足也。郑玄毛诗笺曰：团，聚貌。揣与团古字通，徒欢切。汉书音义，孟康曰：揣，持也。巖根跖之??刖兮，感回飊而将颓。巖根，根生于巖也。作颠，根将颠坠也。??刖，危貌。感，触也。尔雅曰：飊飊谓之焱。焱与飊同。颓，落也。??，吾结切。刖，五刮切。夫其面旁则重巘增石，简积頽砭。面，前也。尔雅曰：重巘，隤。郭璞曰：谓山形如累巘。巘曰甑，山状似之，因以名也。又曰：简，大也。说文曰：頽，头落也，五陨切。字林曰：砭，齐头也，牛六切。兀?狝??，倾??倚伏。兀?狝??，嶮峻之貌。?，力于切。狝，助缙切。??，鱼饥切。庠窳巧老，港洞坑谷。庠窳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通也。庠，苦交切。窳，郎交切。巧老，依字。港，胡贡切。嶮壑澮??，??窞岩??。尔雅曰：小山别大山曰嶮，又两山夹涧也。澮??，嶮壑深平之貌。郑玄曰：澮，所以通水于川也。??，音兑。??，即坎也。周易曰：入于坎窞，凶。王弼曰：最处??底也。说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徒感切。岩，深岩也。说文曰：岩，岸也。岩??，不平也。广雅曰：??，窟也，字从穴从复，扶福切。运裊穿安，冈连岭属。运裊

，回旋相缠也。穿浞，卑曲不平也。属，连也。穿，于孤切。浞，音按。林箫蔓荆，森樛柞朴。说文曰：筱，小竹也。箫与筱通。本草经曰：蔓荆，实味苦。森樛，木长貌。郑玄毛诗笺曰：柞，栎也，子落切。朴，包木也，补木切。

于是山水猥至，渟潏障溃。广雅曰：猥，众也。埤苍曰：渟，水止也。薛君韩诗章句曰：潏，渔池也，音岑。贾逵国语注曰：障，防也。字林曰：溃，旁决也。颶淡滂流，碓投灋穴。颶淡，水摇荡貌。颶，胡感切。淡，徒敢切。碓投，似碓之所投也。说文曰：碓，舂也，都队切。灋，水注声也。字林曰：流水行也。灋穴，灋注隙穴也，士咸切。争湍苹萦，汨活澎滂。许慎淮南子注曰：湍，水疾也。苹萦，回旋之貌。汨活，疾貌。字林曰：澎滂，水瀑至声也。苹，芳耕切。汨，古没切。活，古活切。波澜鳞沦，窞隆诡戾。尔雅曰：大波为澜。郭璞曰：言蕴沦也。鳞沦，相次貌。说文曰：窞，邪下也。窞隆，高下貌。诡戾，乖违貌。窞，乌瓜切。瀑喷沫，奔遯矚突。瀑，沸涌貌。喷沫，跳沫也。矚，徒郎切。摇演其山，动机其根者，岁五六而至焉。说文曰：摇，动也。贾逵国语注曰：演，引也。张揖注汉书上林赋曰：机，摇也。字林曰：至，到也。是以间介无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赵岐曰：介然人用之不止，则蹊成为路。杜预注左氏传曰：介，犹间也，间、介一也。蹊，径也。言山间隔绝，无有蹊径也。汉书曰：舟车所不至，人迹所不及。猿雌昼吟，鼯鼠夜叫。尔雅曰：雌，叩鼻而长尾。张揖上林赋注曰：雌似猕猴而大。郭璞尔雅注曰：鼯鼠一名夷，状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亦谓之飞生，声如人呼。寒熊振颌，特麇昏髟。振，动也。方言曰：颌，颧也，胡感切。尔雅曰：鹿，牡麇、牝麇也。昏，视。髟，苍髻也。言或顾视，或振髻。昏，昌夷切。髟，方妙切。山鸡晨群，壑雉晁雒。毛诗曰：雉之朝雒，尚求其雌。说文曰：雄鸡之鸣为雒。壑，古野字。晁，古朝字。求偶鸣子，悲号长啸。由衍识道，噍噍讙噪。由衍，行貌。羽猎赋曰：噍噍昆鸣。噍，子由切。郑玄周礼注曰：噪，讙也。经涉其左右，咙聒其前者，无昼夜而息焉。左右，谓林之左右。国语，管子曰：四民杂处，则其言庞。咙聒，杂声也。说文曰：聒，讙语也。夫固危殆险巖之所迫也，险巖，犹倾侧也。众哀集悲之所积也。故其应清风也，纤末奋藉，铮鏦警嗃。方言曰：捎，动也。藉与捎同，所交切。警嗃，并谓其仿声也。铮鏦，声也。铮，士庚切。说文曰：铮，金声。鏦与锽同，音宏。字林曰：警，小声也，呼盲切。埤苍曰：嗃，大呼也，呼交切。若絙瑟促柱，号锺高调。淮南子曰：张瑟者小弦絙，大弦缓。高氏注曰：絙，急也。楚辞曰：絙瑟兮交鼓。又曰：破伯牙之号锺。王逸曰：絙，急张弦也。博物志曰：鉴胁、号锺，善琴名。

于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彭，彭咸。胥，伍子胥

也。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后妻，生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曰：见妾有美色，然有邪心。吉甫曰：伯奇为人慈仁，岂有此也？妻曰：试置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从。伯奇乃作歌感之于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辞。吉甫乃求伯奇，射杀后妻。左传曰：鲁哀公夫人姜氏归于齐，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适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帝王世纪曰：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己事亲，一夜而五起，视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语曰：曾子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于非乎？攢乎下风，收精注耳。收精，不窥。注耳，专听。雷叹颓息，掐膺擗摺。叹声若雷，息声若颓也。楚辞曰：咤增叹兮如雷。雷与雷，古今字也。尔雅曰：焚轮谓之颓。郭璞曰：暴风从上下也。埤苍曰：掐，爪也。说文曰：膺，胸也。国语曰：无掐膺。韦昭曰：掐，叩也，苦洽切。魏书程昱传曰：昱于魏武前忿争，声气忿高，边人掐之乃止。毛诗曰：寤擗有摺。毛萇曰：擗摺，拊心貌。泣血泫流，交横而下。毛诗曰：鼠思泣血。礼记曰：高子皋之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楚辞曰：横垂涕兮泫流。通旦忘寐，不能自御。淮南子曰：病疵痾者，通旦不寐。郑玄周礼注曰：御，禁也。

于是乃使鲁般宋翟，构云梯，抗浮柱。鲁、宋，二国名也。淮南子曰：鲁般，古之巧人。注：公输班也。为木鸢而飞。论衡曰：鲁班刻木为鸢，飞三日不下。为母作木车，木人为御，机关一发，遂去不还，人谓班母亡。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输般为云梯，垂成，大山四起，所谓善攻具也，必取宋。于是墨子见公输般而止之。张湛列子注曰：云梯可以凌虚。甘泉赋曰：抗浮柱之飞榱。按墨子削竹以为鹊，鹊三日不行。韩子云：为木鸢三年不飞，一日而败。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时人，或云在后。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后也。蹉纤根，跋？缕。言以足蹉蹋纤根，又跋？细缕也。蹉，七何切，一作搓。埤苍曰：搓，？也。方言曰：？，小也。缕，言细似缕也。上林赋曰：布结？。颜监注：蔓生着地之处皆生细根如相结，故名缕。今俗呼鼓箏草，而幼童对衔之，手鼓中央，则声如箏，因以名。彼虽草名，抑亦义兼似缕也。膺隋阨，腹陁阻。言以膺服于隋阨，而腹突于陁阻也。淮南子曰：岸隋者必阨。许慎曰：隋，峻也，七笑切。阨，落也，直纸切。字林曰：阨，小崩也。尔雅曰：山绝陁。郭璞曰：连山中断也。陁，音刑。逮乎其下，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规摹覆矩。声类曰：挑，决也。郑玄毛诗笺曰：挑，支落之，佗尧切。说文曰：摹，规也，莫奴切。覆，亦覆字。王逸楚辞注曰：覆，度也。矩

，法也。夔，于缚切。夔襄比律，子壑协吕。尚书，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家语，孔子学琴于师襄。郑玄周礼注曰：比，次也。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吕。六律，阳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中吕、夹钟。左氏传曰：师旷侍于晋侯。杜预曰：旷，晋乐太师子野也。孟子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十二毕具，黄钟为主。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伦为律。伶伦制十二箫，听凤鸟之鸣，以别十二律，以比黄钟之宫。故黄钟宫，律之本也。高诱曰：六律六吕，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箫。汉书，律历志曰：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者，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阳，取竹解谷生其薄厚均者，断两节间吹之，以为黄钟之律本，气至则应。六律六吕者，述十二月之音气也。黄钟，律吕之长，故曰为主。挢揉斤械，剡揲度拟。苍颉篇曰：矫，正也。郑玄周礼注曰：揉谓以火挢也。如酉切。说文曰：斤，斫木。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剡，裁也，大丸切。又曰：剡，锐也。周易曰：揲木为矢。揲与剡音义同。度拟，量度比拟也。鏹硿隕坠，程表朱里。说文曰：鏹，大凿中木也。然则以木通其中皆曰鏹也，苏董切。广雅曰：硿，磨也，音动。说文曰：隕，坠也，徒雷切。尔雅曰：坠，落也。说文曰：程，示也。张晏汉书注曰：表，犹外也。定名曰笛，以观贤士。以其涤秽，故可观士。陈于东阶，八音俱起。仪礼大射礼曰：乐人宿县于阶东。周礼曰：播之以八音。孔安国注曰：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食举雍彻，劝侑君子。食举，谓进食于天子而设乐，食竟，奏诗之乐以彻食。彻，去也。蔡雍礼乐志曰：天子中乐，殿中食举乐也。周礼曰：及彻而歌彻。郑玄曰：歌之者，歌雍也。周礼曰：王以乐侑食。郑玄曰：侑，助也。然后退理乎黄门之高廊。汉书音义，如淳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为理乐。桓谭新论曰：汉之三主，内置黄门工倡。重丘宋灌，名师郭张。汉书曰：平原郡有重丘县。名师，有名师也。宋、灌、郭、张，皆其姓也。工人巧士，肄业修声。工，乐人也。巧，伎巧也。贾逵国语注曰：肄，习也。

于是游闲公子，暇豫王孙，史记曰：宛孔氏有游闲公子之名。国语，优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韦昭曰：闲，暇也。服虔曰：诸公闲游戏。若依服解，闲，当工苒切。韦昭曰：优游闲暇也。按史记货殖传：有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此则韦说胜。闲，音闲。豫，乐也。心乐五声之和，耳比八音之调，左氏传曰：五声六律。杜预曰：五声，宫、商、角、征、羽。乃相与集乎其庭。详观夫曲胤之繁会丛杂，何其富也。胤，亦曲也，字或为引。蔡雍琴操，有思归引，卫女之所作。富，谓声之富也。纷葩烂漫，诚可喜也。纷葩，盛多貌。波散广衍，实可异也。毛萇诗传曰：衍，溢也。掌距劫遘，又足怪也。

言声之相逆遘也。说文曰：擘，柱也。郑玄礼记注曰：劫，胁也。郭璞穆天子传注曰：遘，触也，五故切。啾咋嘈啐，似华羽兮，绞灼激以转切。苍颉篇曰：啾，众声也。郑玄周礼注曰：咋，咋然，声大也，仕白切。埤苍曰：嘈啐，声貌。嘈，音曹。啐，才喝切。鹖冠子曰：南方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绞灼激，声相绕激也。切，犹磨切也。震郁怫以凭怒兮，眩矚骇以奋肆。楚辞曰：怫郁兮弗陈。王逸曰：蕴积也。怫，扶弗切。左氏传，蹶由曰：今君震电凭怒。杜预曰：凭，大也。埤苍曰：眩，声貌。矚，突也。杜预左氏传注曰：肆，放也。气喷勃以布覆兮，乍跼跼以狼戾。苍颉篇曰：喷，咤也，普寸切；或作愤，防粉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跼跼，言其声跼立，如有所跼跼也。狼戾，乖背也。战国策，张仪曰：赵王狼戾无亲。靄叩锻之岌岌兮，正浏溧以风冽。言音如靄之叩锻，岌岌为声也。苍颉篇曰：锻，椎也，都乱切。岌，苦协切。岌，苦合切。汉书音义，孟康曰：浏，清也。毛萇诗传曰：溧，寒也。说文曰：冽，清也。浏溧，清凉貌。冽，寒貌。薄湊会而凌节兮，驰趣期而赴蹶。凌，乘也。节，曲节也。趣，向也。期，会也。蹶，谓颠仆也。

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锺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鸿鴈之音。泛滥溥漠，浩浩洋洋。泛滥，任波摇荡之貌。说文曰：泛，滥也。上林赋曰：泛淫泛滥。溥漠，以翻抚水之貌，谓飞鸿之状也。长轡远引，旋复回皇。孟康汉书注曰：轡，视也，莫干切。广雅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回皇竞集。充屈郁律，瞋菌礨抉。皆众声郁积竞出之貌。屈，音掘。瞋，尺邻切。菌，去伦切。礨，于回切。抉，乌郎切。酆琅磊落，骈田磅礴。众声宏大四布之貌。酆，普耕切。琅，力耕切。磅礴，广大盘礴也。宋玉笛赋曰：磅礴千仞。取予时适，去就有方。庄子曰：去就取予，能知六者，塞道者也。高诱吕氏春秋注曰：适，中适也。毛萇诗传曰：方，则也。洪杀衰序，希数必当。郑玄周礼注曰：杀，减也，所届切。左氏传，魏献子曰：迟速衰序。杜预曰：衰，差；序，次也。衰，楚危切。微风纤妙，若存若亡。老子曰：若存若亡。苾滞抗绝，中息更装。方言曰：炆，余也。苾与炆同，在进切。丧服子夏传曰：抗，极也。许慎淮南子注曰：装，束也。调更装而奏之。奄忽灭没，晬然复扬。方言曰：奄，遽也。晬，盛貌。或乃聊虑固护，专美擅工。聊虑固护，精心专一之貌。说文曰：擅，专也。漂凌丝簧，覆冒鼓钟。漂凌，谓漂荡凌驾也。覆冒，谓掩覆冠冒也。风俗通曰：簧，笙中簧也。大笙谓之簧。或乃植持纒纒，佻儻宽容。言声或植立，而相牵引持，似于纒纒也。说文曰：纒，以长绳系牛也，徐绢切。汉书音义，张晏曰：二股谓之纒，三股谓之纒。佻儻，宽容之貌。佻，敕吏切。儻，五吏切。箫管备举，金石并隆。毛诗曰：既备乃奏，箫管备举。汉书曰：石

曰磬，金曰钟。郑玄礼记注曰：隆，盛也。无相夺伦，以宣八风。尚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吕氏春秋曰：舜以夔为乐正，于是正六律，和均五声，以通八风。杜预左氏传注曰：八风，八方之风。金干主磬，其风不周；石坎主鼓，其风广莫；革艮主笙，其风明庶；匏震主箫，其风条；竹巽主祝敌，其风清明；木离主瑟琴，其风景；丝坤主钟，其风凉；土兑主埙，其风闾阖。律吕既和，哀声五降。左氏传，医和对晋平公曰：先王之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杜预曰：声成五降而息也。降，罢退也。曲终阙尽，余弦更兴。郑玄礼记注曰：阙，终也，苦穴切。繁手累发，密栉迭重。左氏传，医和曰：于是有烦手淫声，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不听也。手烦不已，则杂声并奏，记传所谓郑、卫之声，谓此也。乐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又杂乐奸声，以滥溺而不止。郑音好滥淫志，卫音促速烦志，言郑、卫之声烦手杂也。密栉，密如栉也。毛诗曰：其比如栉。踳踳攢仄，蜂聚蚁同。踳踳，迫蹙貌。攢仄，攢聚貌。埤苍曰：踳，蹋地声也。字林曰：踳踏不进。踳，音复。踳，子六切。众音猥积，以送厥终。

然后少息颺怠，杂弄间奏。易听骇耳，有所摇演。言变易人之视听也。摇，动也。演，引也。言有所动引于心。安翔骀荡，从容闾缓。毛萇诗传曰：间，代也。庄子曰：惠施之材，骀荡而不得。骀荡，安翔貌。苍颉篇曰：闾，开也。汉书曰：闾谐慢易之音作惆怅怨怼，窳圉寘??。字林曰：怼，怨也。窳圉，声下貌。圉，于洽切。寘??，声缓也。寘，耻辇切。??，女善切。聿皇求索，乍近乍远。聿皇，疾貌。临危自放，若颓复反。蚡缦翻纒，纒冤蜿蟺。蚡缦翻纒，声相纠纷貌。蚡，扶云切。缦，于文切。纒冤蜿蟺，盘屈摇动貌。郑玄曰：蜿，委也。纒，音因。蜿，于阮切。蟺，音善。篋笏抑隐，行入诸变。篋笏抑隐，手循孔之貌。毛萇诗传曰：行，往也。郑玄周礼注曰：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绞概汨湟，五音代转。绞概汨湟，音相切摩貌，言声相绞概，如水之声。汨湟，水流貌。绞，古巧切。概，古爱切。汨，于笔切。湟，音黄。揅拏揅臧，递相乘遭。说文曰：揅，摧也，奴回切。苍颉篇曰：拏，摔也，引也，奴家切。广雅曰：揅，按之也，子溃切。臧，犹抑也。遭，遭回也，张连切。一云遭当为蹶。司马彪庄子注曰：蹶，蹈也，女展切。反商下征，每各异善。反商，犹变商也。淮南子曰：变宫生征，变征生商，变商生羽。琴道曰：下征七弦，总会枢极。沈约宋书曰：下征调法，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注云：第三孔也，本正声黄钟之羽，今为下征之商也。

故聆曲引者，观法于节奏，察变于句投，以知礼制之不可踰越焉。广雅曰：聆，听也。引，亦曲也。蔡邕琴操曰：思归引者，卫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时倡屠门高之所作也。礼记曰：文采节奏，声之饰也。说文曰：逗，止也

。投与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听箎弄者，遥思于古昔，虞志于怛惕，以知长戚之不能闲居焉。箎弄，盖小曲也。说文曰：箎，倅字如此。毛萇传曰：怛怛惕惕，忧劳也。闲，音闲。故论记其义，协比其象：彷徨纵肆，旷??敞罔，老庄之概也。老子，已见游天台赋。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言汪洋自恣，其适己也。旷，若广切。敞罔，大貌。概，犹节也。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尚书曰：皋陶曰：扰而毅，直而温。言正直而有温和也。温和正直，柔而能毅也。史记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鲁昌平乡陬邑人。又曰：孟轲，邹人也。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激朗清厉，随光之介也。激切明朗，清而能厉。厉，列也。庄子曰：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又因瞽光而谋之。瞽光曰：非吾事也。汤伐桀，克之，以让卞随。随曰：再来漫我以其辱行，乃自投桐水而死。汤又让瞽光。曰：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乃负石而自沈泸水。高士传曰：汤伐桀，求道于卞随，随不应。及灭，让于卞随。随曰：君以我为食天下。遂投泸水而死。汤又让务光，光亦投水而死。刘熙孟子注曰：介，操也。牢刺拂戾，诸、贲之气也。牢刺，牢落乖刺也。说文曰：刺，戾也。左氏传曰：吴公子光享王，鱄诸抽剑刺王。说苑曰：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节解句断，管商之制也。史记曰：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任政于齐。又曰：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好刑名之学。秦封之于商，号商君。条决缤纷，申韩之察也。言科条能分决，缤纷能整理也。史记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曰：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见韩稍弱，数以书谏韩王，王不能用，乃观王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说林十万言。秦王见其书曰：嗟乎！寡人得见，与之游，死不恨！繁缛骆驿，范蔡之说也。辞旨繁缛，又相连续也。说文曰：缛，彩饰也。范睢、蔡泽，并辩士也。范睢，已见西京赋，蔡泽，见归田赋。髡栉铍?，皙龙之惠也。髡栉铍?，皆分别节制之貌。髡，音梨。栉，音历。铍，他尧切。?，胡麦切。左氏传曰：郑驷歃杀邓皙而用其竹刑。杜预曰：邓皙，郑大夫也。史记曰：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同异之辨。晋太康地记曰：汝南西平县有渊水，可用淬刀剑特利，故有坚白之论，云，黄以为坚，白以为利也。或辩之曰：白所以为不坚，黄所以为不利也。上拟法于韶箎南钥，左氏传，昭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鲁人为奏四代乐。见舞韶箎者，曰：德至哉！杜预曰：舜乐也，音箫。又曰：见舞象箎、南钥者，曰：美哉！杜预曰：象箎，舞者所执。南钥，舞也，文王乐也。南，言文王化自北而南，谓从岐周被江、汉也。尔雅释乐曰：大箎谓之产。注：箎，如笛，三孔而短小。广雅曰：七孔。箎，音箫。中取度于白雪淥水，宋玉讽赋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兰、白雪之曲。淮南

子曰：手会淥水之趣。高诱曰：淥水，古诗。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淮南子曰：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延露以和。宋玉对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是以尊卑都鄙，贤愚勇惧。毛萋诗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也。吕氏春秋曰：愚智勇惧，可得而知。鱼鳖禽兽，闻之者莫不张耳鹿骇。熊经鸟申，鸱视狼顾。拊噪踊跃，盐铁论曰：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淮南子曰：鸱视而狼顾，熊经而鸟申，此养形之人也。庄子音义曰：熊经，若熊之举树而引气也。各得其齐。人盈所欲，礼记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齐，分限也，在细切。皆反中和，以美风俗。礼记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汉书，王尊曰：广教化，美风俗。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适乐国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殒身也。史记，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为怀王左司徒。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谗平。及怀王卒，襄王立，又为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襄王，王怒而迁之。原至江南，乃作怀沙赋，于是怀石因投汨罗以死也。今言屈平闻此笛声，即还之楚国，不投汨罗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诗曰：适彼乐国。左氏传，僖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内外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怵？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皆隐。遂死。而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澹台载尸归，皋鱼节其哭。博物志曰：澹台灭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蝼蚁何亲？鱼鳖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对曰：生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韩诗外传曰：孔子出行，闻有哭声甚悲，则皋鱼也，披褐拥剑，哭于路左。孔子下车而问其故，对曰：吾少好学，周流天下，以后吾亲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无成，二失也；少择交游，寡亲友，而老无所托，三失也。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亲也。吾于是辞矣。立哭而死。孔子谓弟子曰：识矣！于是门人辞归养亲者一十三人。长万辍逆谋，渠弥不复恶。左传曰：庄十二年，长万，南宫万也，弑宋闵公于蒙泽。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南宫，氏；长万，名也。左传曰：桓十二年传云：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辛卯，杀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注曰：公子达，鲁大夫。复，重。本为昭公所恶，而复杀君，重也。昭公，郑庄公子忽。姓高，渠弥，名也，郑家大将，欲为卿。蒯聩能退敌，不占成节鄂。左传曰：定十四年，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卫

灵公卒，而立蒯聩之子辄为卫侯，晋赵鞅乃纳蒯聩于戚。至哀三年，卫石姑帅师围之。父子争国，为讎敌也。韩诗外传云：不占，陈不占也，齐人。崔杼弑庄公，陈不占闻君有难，将往赴之。食则失哺，上车失轼。其仆曰：敌在数百里外，而惧怖如是，虽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难，义也；无勇，私也。乃驱车而奔之，至公门之外，闻鼓战之声，遂骇而死。君子谓不占无勇而能行义，可谓志士矣。愕，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字林曰：鄂，直言也。谓节操蹇鄂而不怯懦也。王公保其位，隐处安林薄。楚辞曰：露新夷，死林薄。王逸曰：草木交曰薄。宦夫乐其业，士子世其宅。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时，农安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鱣鱼喁于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韩诗外传曰：昔伯牙鼓琴，而淫鱼出听；瓠巴鼓琴，而六马仰沫。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注曰：瓠巴，楚人也，亦善于瑟，淫鱼出头于水而听之。淮南子，水浊则鱼噉喁，政苛则人乱。注：楚人噉喁，鱼出头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鸣马仰秣。即头去谓马笑。韩子，师旷援琴一奏，有玄鹤二八来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尚书大传曰：虞舜歌乐曰，和伯之乐舞玄鹤。

于时也，绵驹吞声，伯牙毁弦。孟子，淳于髡曰：昔绵驹处高唐，而齐右善歌。伯牙，已见上。瓠巴聃柱，磬襄弛悬。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孙卿子曰：昔瓠巴鼓琴，潜鱼出听。江遽文释曰：瓠巴，齐人也。说文曰：聃，安也，丁篋切。论语曰：击磬襄入于海。周礼曰：大忧令弛悬。郑玄曰：弛，释下也。悬，锤格也。留视??眙，累称屡赞。字林曰：??，直视貌。苍颉篇曰：??，直下视貌，丑庚切。字林曰：眙，惊貌，敕吏切。失容坠席，搏拊雷抃。广雅曰：搏，击也。说文曰：拊，抚手也。雷抃，声如雷也。焦眇睢维，涕洟流漫。焦眇睢维，目开合之貌。焦，子小切。方言曰：眇，小也。亡小切。声类曰：睢，大视也。字林曰：睢，仰目也，许惟切。字林曰：维，持也。周易曰：赍咨涕洟。王弼曰：赍咨，嗟叹之声也。说文曰：洟，鼻液也，敕计切。是故可以通灵感物，写神喻意。喻，晓也。礼记曰：乐和故万物皆化。言可以通于神灵，感致万物，舒写精神，晓喻志意也。致诚效志，率作兴事。致，极也。效，验也。尚书，咎繇曰：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孔安国曰：宪，法也。天子率臣下为起治事，当慎汝法度，敬其职也。溉盥污濊，澡雪垢滓矣。毛萇诗传曰：溉，涤也，古戟切，本或为概，音义同。礼记曰：食于质者盥，亦涤也，公缓切。说文曰：濊，水多也。澡，洗手也。庄子曰：澡雪而精神。高诱淮南子注曰：雪，拭也。说文曰：滓，淀也。滓，壮里切。淀，音殿。

昔庖羲作琴，神农造瑟。庖羲即伏羲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

修身理性，反天真也。淮南子曰：神农之初作瑟，以归神反望，及其天心也。女娲制簧，暴辛为埙。礼记曰：女娲之笙簧。世本曰：女娲作簧，暴辛为埙。宋均曰：女娲，黄帝臣也。暴辛，周平王时诸侯，作埙，有三孔。郭璞尔雅注曰：埙，烧土为之，大如鸡卵。埙，虚袁切。倕之和钟，叔之离磬。礼记曰：垂之和钟，叔之离磬。郑玄曰：垂，尧之共工也。世本曰：叔，舜时人。和离，谓次序其声县也。或铄金砮石，华琬切错。皆理器之名也。乐汁图征曰：铄金为钟，四时九乳。铄金虽出乐纬，此金谓黄金，摠饰众器，非止钟也。贾逵注传曰：消，铄也。说文曰：金有五色，黄为长。铄与烁同。国语，张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砮之，加密石焉。韦昭曰：砮，磨也，力东切。礼记曰：华而琬，大夫之簧与。郑玄曰：华，画也。说者以琬为刮节目也。琬，胡绾切。尔雅曰：骨谓之切，犀谓之割。毛萇诗传曰：治骨曰切。尚书曰：锡贡磬错。孔安国曰：治玉曰错。丸挺雕琢，刻镂钻笮。韩诗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与柏。然则丸，取也。汉书音义，如淳曰：挺，击也，舒连切，一作埏。老子曰：埏埴以为器。河上公注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为食饮之器也。淮南子曰：陶人克埏埴。许重曰：埏，抒也。埴，土为也。尔雅，玉谓之雕，石谓之琢。郭璞曰：治玉石也。尔雅曰：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郭璞曰：治器之名也。说文曰：钻，所以穿也。又曰：凿，穿木也。国语，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韦昭注为笮，而贾逵注为凿，然笮与凿音义同也。钻，子丸切。穷妙极巧，旷以日月。然后成器，其音如彼。解嘲曰：旷以日月。唯笛因其天姿，不变其材。伐而吹之，其声如此。天姿，天然之姿也。盖亦简易之义，贤人之业也。周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此言简易，不烦剧也。若然，六器者，犹以二皇圣哲黈益。六器：琴、瑟、簧、埙、钟、磬。淮南子曰：二皇凤至于庭。高诱曰：二皇，伏羲、神农也。圣哲，谓女娲、暴辛、垂、叔之流。黈，犹演也，佗斗切。况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赞，悲夫！说文曰：裨，益也，婢移切。

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尚书曰：庶邦庶士。风俗通曰：笛，武帝时丘仲所作。其辞曰：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风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与笛，二器不同，长于古笛，有三孔，大小异，故谓之双笛。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见，胡炼切。已，谓龙也。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籥便易持。麤者曰捩，细者曰枚。言裁笛以当籥，故便而易持也。籥，马策也，竹瓜切。裁，或为材。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

，是谓商声五音毕。汉书曰：京房字君明，汉武帝时人也。修易，尤好钟律，知五声。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京加一孔于下，为商声，故谓五音毕。沈约宋书曰：笛，京房备其五音。言易京者，犹如庄周蒙人，谓蒙庄，及磬襄、宋翟之比。

文选考异

长笛赋注「周礼笙师掌教吹笛」：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今人长笛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容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顺帝时」：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与马皇后亲」下至「皆其弟子」：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辨位曰」下至「所下所过之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

注「毛诗曰」下至「在阜部」：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京师谓洛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作长笛赋：袁本、茶陵本「赋」作「颂」。案：善无注，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注「字林曰惟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尔雅曰山小高」下至「山嶺无所通溪」：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二字。

注「箭槁二竹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善以「箭槁为一竹」，下注云「二竹」者，并聆风数之增多，大误。

注「言似二竹」：茶陵本「似」作「此」，是也。袁本亦误「似」。

注「苍颉篇曰聆听也」：袁本、茶陵本无「苍颉篇曰」四字，「听」作「风」。案：二本最是。韦昭注地理志，「籥籥」亦云一名「聆风」，见尚书释文，与郑注正合，尤增多及改。皆大误。

注「汉书音义孟康曰揣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作颠根将颠坠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郭璞曰」下至「因以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顛头落也」：茶陵本「落」作「顛」。袁本无此字。案：今说文作「顛，头顛，顛大也」。疑各本皆误。

注「又两山夹涧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郑玄曰澮所以通水于川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凶王弼曰最处培??底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岩??不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卑曲不平也」：袁本、茶陵本「曲不平」三字作「下」。

注「木长貌」：袁本、茶陵本无「木」字。

注「渔池也」：袁本、茶陵本无「渔」字。

注「水注声也」：袁本、茶陵本无「声」字。

注「字林曰流水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水瀑至声也」：袁本、茶陵本「水瀑至」作「波」。

注「古活切」：袁本「活」作「括」，是也。茶陵本亦误「活」。

注「尔雅曰」下至「言蕴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说文曰窟邪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说文曰摇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张揖注汉书」下至「至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杜预注左氏传曰」下至「无有蹊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

注「尔雅曰」下至「而长尾」：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而大」：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尔雅曰」下至「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苕髦也」：案：「苕」当作「长」。各本皆误。

壘雉晁雒：袁本、茶陵本「壘」作「野」，「晁」作「朝」。案：此未审善果何作。

注「说文曰」下至「晁古朝字」：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噍噍讙噪：袁本、茶陵本「讙」下校语云善作「讙」。案：此似尤改之也。

注「左右谓林之左右」：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警嗃并谓其仿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铮鏦声也」：袁本、茶陵本「声」上有「皆大」二字。

注「说文曰铮金声」：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淮南子曰」下至「緦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博物志曰鉴胁」：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善琴名」：袁本无「善」字。茶陵本并删「王逸曰」以下至此，非。

注「彭彭咸胥伍子胥也」：袁本、茶陵本此八字，作「羽猎赋曰饷屈原与彭胥郑氏曰彭彭咸也晋灼曰胥子胥也」二十四字。案：各本皆非也，依善例当云「彭胥已见羽猎赋」七字。

注「琴操曰」下至「射杀后妻」：茶陵本此一百三十三字作「琴操曰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听后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自伤无罪投河而死」三十三字，是也。袁本无，非。

注「左传曰鲁哀公」下至「鲁人谓之哀姜」：茶陵本此四十字作「左氏传曰夫人姜氏归于齐将行哭而过市鲁人谓之哀姜」二十三字，是也。袁本无，非。

注「帝王世纪曰」下至「枕之高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四字。

招膺擗擗：袁本、茶陵本「招」作「搯」。案：二本注中祇有国语一条，亦无「苦洽切」之音，恐善自为「搯」字，五臣乃作「招」，故正文下有「苦合」二字耳。尤改作「搯」，未必是。凡各本音盖皆失善旧，但今无可考，故多不出。

注「叹声若雷息声若颓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尔雅曰焚轮」下至「膺胸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九字。

注「魏书程昱传曰」下至「乃止」：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礼记曰」下至「未尝见齿」：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古之巧人注公输班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刻木为鸢飞三日不下」：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木车」：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垂成大山四起所谓善攻具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按墨子削竹」下至「在七十弟子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八字。

注「一作搓埤苍曰搓??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颜监注」下至「因以名」：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二字。

注「字林曰陲小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声类曰挑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子壘协吕：袁本、茶陵本「壘」作「野」。案：已见上。

注「周礼大师」下至「夹锤」：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一字。

注「伶伦制十二箫」：陈云「箫」当作「箛」，下同，是也。各本皆误。案：所引仲夏纪古乐文也，今作「筒」，即「箛」字。

注「汉书律历志曰」下至「故曰为主」：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十八字。

注「矫正也」又注「谓以火矫也」：陈云「矫」，「矫」误。案上「矫」下「矫」二字当互易。各本皆误。今考工记注作「槁」。释文云：刘，苦老反；沈，居赵反。盖刘「槁」，沈「矫」。善引与沈读同矣。

注「斤斫木」：袁本、茶陵本「木」下有「也」字。

注「孔安国」下至「匏土草木」：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食举」下至「彻去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五日一习」：袁本、茶陵本「习」下有「乐」字。

注「闲暇也服虔曰」下至「闲音闲」：袁本、茶陵本「闲暇」作「暇闲」，无「也」字以下至「音闲」五十一字。案：二本最是。「暇闲」连下注「豫乐也」五字，皆韦语，不得增多于其中也。

注「富谓声之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掌距劫遘：袁本、茶陵本「掌」下校语云善作「掌」。案：二本所见非。此尤校改正之也。

正浏溧以风冽：袁本、茶陵本「溧」作「漂」，注同。案：此似尤改之也。

注「汉书音义」下至「冽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

薄湊会而凌节兮：茶陵本「薄」上有「寒」字，校语云五臣无「寒」。袁本校语云善有「寒」。案：此似尤删之，善不注，无以考也。

注「说文曰泛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李尤七疑曰」：案：「疑」当作「欸」。各本皆伪。范书文苑传可证。七命注、答东阿王笺注作「叹」，亦伪也。他不悉出。

或乃植持纒纒：茶陵本云五臣作「纒」。袁本云善作「缠」。案：此尤误以五臣乱善也。注中解「纒」字语本非善所有。见下。

注「汉书音义」下至「谓之纒」：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金干主磬」下至「其风闾阖」：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三字。

注「对晋平公」：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惛堙心耳」下至「手杂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三字。

注「埤苍曰踳」下至「踳蹠不进」：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骀荡安翔貌」下至「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郑玄曰蜿委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声相绞概」下至「水流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苍颉篇曰拏捩也引也」：袁本、茶陵本作「又曰拏索持也」六字。

注「广雅曰揜按之也」：袁本、茶陵本作「又曰揜推也」五字。

察变于句投：袁本、茶陵本「变」作「度」。案：此似尤改之也，但「度」是，「变」非。

注「思归引者卫女之所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说文曰籛倅字如此」：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旷??敞罔：袁本、茶陵本「??」作「瀆」，下有「余两」二字。案：此尤本伪耳。但善应有音，今注中不见，然则善音失旧甚明。

温直扰毅：袁本、茶陵本「扰」作「优」。案：此似尤改之也。

孔孟之方也：案：「方」字必误。上「概」下「介」，「气」、「制」、「察」、「说」、「惠」皆韵，不应八句中独此不协也。五臣济注「方比也」云云，是其本乃作「方」，各本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遂无可考，以意揣之，疑或当作「大」欤？

注「尚书曰」下至「而有温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厉列也」：茶陵本「列」作「烈」，是也。袁本亦误「列」。

注「高士传曰」下至「光亦投水而死」：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七字。

条决缤纷：案：「纷」当作「理」。袁本云善作「纷」。茶陵本云五臣作「理」。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以「科条能分决」注「条决」，以「缤纷能整理」注「缤理」。作「理」不作「纷」明甚。

注「见韩稍弱」下至「死不恨」：袁本无此五十字。茶陵本此节注自史记以下全无，非。

注「范雎蔡泽并辩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赵人」：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晋太康地记曰」下至「所以为不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四字。

注「昭二十九年」下至「鲁人为奏四代乐」：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有「曰延陵季子」五字。

注「舞也文王乐也」：袁本、茶陵本「舞」上有「以钥」二字，「文」上有「皆」字。

注「南言文王」下至「七孔」：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一字。

注「箛音箫」：袁本、茶陵本「箫」作「朔」，是也。案：释文云「徐音朔」，可证。

注「史记屈原者」下至「他皆放此」：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一字。

注「僖二十四年」：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有「曰」字。

注「推曰献公之子」下至「为之田」：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十四字，有「遂隐而死」四字。

注「以后吾亲死」：袁本、茶陵本无「以后」二字。

注「左传曰庄十二年」下至「桓十二年传云初」：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六字，有「左氏传曰南宫长万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曰宋大夫也又曰」二十三字。

注「辛卯」：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公子达曰」下至「欲为卿」：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七字。案：此注疑袁、茶陵有脱，但尤增多者，决非善旧耳。又袁本此下有「𨾏音尾」三字，茶陵本在上「𨾏」字之下。

注「左传曰定十四年」下至「为雠敌也」：袁本无此六十六字，有「蒯聩卫太子也左氏传曰卫太子登铁丘望见郑师众惧自投于车下」二十七字。茶陵本脱「蒯聩卫太子也」六字，余同袁。此所改大误。

注「不占陈不占也齐人」：袁本、茶陵本作「陈不占齐人也」六字。

注「陈不占」：袁本、茶陵本无「陈」字。

注「占曰」：袁本、茶陵本「占」上有「不」字。

注「闻鼓战之声」：袁本、茶陵本「鼓战」作「锺鼓」。

注「愕直也」下至「非此所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字林曰鄂」：袁本、茶陵本「林」作「书」。

注「露新夷」：案：「露」下当有「申」字，各本皆脱。

注「而淫鱼出听」：袁本、茶陵本「淫」作「游」。

注「淮南子瓠巴」下至「楚人唳」：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字。

注「喁鱼出头也」：袁本、茶陵本「出头」二字作「口上见」三字。

注「淮南子伯牙」下至「舒翼而舞」：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七字。

于时也：袁本、茶陵本「于」下有「斯」字。案：此无以考也。琴赋亦有「于时也」句，或叔夜本此，则无「斯」字者是。

注「而齐右善歌」：袁本「右」作「后」，是也。茶陵本亦误「右」。

注「孙卿子曰」下至「齐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悬锺格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字林曰??直视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直下视貌」：袁本、茶陵本无「下」字。

注「广雅曰搏」下至「扶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方言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字林曰睢仰目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字林曰维持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可以通于神灵」下至「晓喻志意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慎乃宪钦哉」：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宪法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当慎汝法度敬其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礼记曰食于质者」：案：此有误也。各本皆同，无以订之。

注「说文曰濺水多也澡洗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世本曰叔舜时人」：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叔未闻」三字。案：二本最是。此郑明堂位注，尤所改，大误也。世本决无其语；若有之，郑何得云未闻？孔颖达撰正义，何得不申说？善自决无其语矣。

注「贾逵注传曰消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尔雅曰骨谓之切犀谓之割」：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一作埏」下至「埴土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九字。

注「玉谓之雕石谓之琢」：袁本、茶陵本无「玉谓之石」四字。案：尤所增，大误。

唯笛因其天姿：袁本、茶陵本云善无「其」字。案：此尤以五臣乱善也。

注「暴辛垂叔之流」：袁本无此六字。案：此尤添之，但无所谓「之流」，未

必合于善旧也。茶陵本此节注多删，无以相校。

注「长于古笛」下至「故谓之双笛」：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羸者曰槌细者曰枚言」：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声故谓五音毕」：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言易京者」下至「宋翟之比」：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案：「易京」上已注讫，此所增大误。

琴赋

并序。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人之愠。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

琴赋

嵇叔夜臧荣绪晋书曰：嵇康，字叔夜，谯国人。幼有奇才，博览无所不见。拜中散大夫。以吕安事诛。

余少好音声，长而翫之。杜预左氏传注曰：翫，习也。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文子曰：夫物盛则衰。滋味有馱，而此不勑。庄子曰：声色滋味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左氏传，阎没，女宽曰：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馱而已。说文曰：馱，从甘，田犬，会意字也。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管子曰：导血气而求长年。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气不荡乎外。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孟子曰：柳下惠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毛诗序曰：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杜预左氏传注曰：肆，申也。尚书曰：诗言志。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淮南子曰：晚世风流俗败，礼义废。仲长子昌言：乘此风顺此流而下走，谁复能为此限者哉？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高诱战国策注曰：丽，美丽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趣，意也。礼记曰：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桓谭新论曰：八音广博，琴德最优。马融琴赋曰：旷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其辞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毛诗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属也。史记曰：龙门有桐树，高百尺，无枝，堪为琴。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披，开也。重壤，谓地也。泉壤称九，故曰重也。毛萇诗传曰：诞，大也。载，生也。尔雅曰：北极，北辰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襄，上也。骧与襄同。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谓包含天地醇和之气，引日月光明也。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

昊苍。说文曰：蕤，草木花貌，汝谁切。夕纳景于虞渊兮，旦晞干于九阳。纳，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渊之汜。又曰：入于虞渊，是谓黄昏。高诱曰：视物黄也。晞，干也。干，本也。楚辞曰：夕晞余身乎九阳。王逸曰：九阳，谓九天之崖也。经千载以待价兮，寂神跼而永康。论语，子曰：我待价者也。价者，物之数也。康，安也。

且其山川形势，则盘纡隐深，确嵬岑崒。盘，曲。纡，屈。隐，幽。深，邃也。崔嵬，高峻之貌。岑崒，危峻之形。字林曰：岳，山岩也。互岭巉岩，岉岈岖崿。皆山石崖巉峻之势。丹崖嶮巖，青壁万寻。若乃重巖增起，偃蹇云覆，偃蹇，高貌。言高在上，偃蹇然如云覆下也。邈隆崇以极壮，崛巍巍而特秀。巍巍，高大貌。广雅曰：秀，出也。蒸灵液以播云，据神渊而吐溜。蒸，气上貌。言山能蒸出云，以沾润万物。播，布也。孔子曰：夫山者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说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尔乃颠波奔突，狂赴争流。触岩抵隈，郁怒彪休。抵，至也。隈，水曲也。彪休，怒貌。汹涌腾薄，夺沫扬涛。滌汨澎湃，?螭相纠。滌汨，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螭，展转也。纠，缭也。?，于阮切。螭，音善。纠，己虬切。放肆大川，济乎中州。肆，犹纵也。中州，犹中国也。安回徐迈，寂尔长浮。安回，波静远去象。上林赋曰：安翔徐回。又曰：寂寥无声。澹乎洋洋，萦抱山丘。说文曰：澹，水摇也。详观其区土之所产毓，奥宇之所宝殖。广雅曰：奥，藏也。毛萇诗传曰：宇，居也。珍怪琅玕，瑶瑾翕施。高唐赋曰：珍怪奇伟。尚书曰：球琳琅玕，皆美玉名。说文：瑾，玉名。翕施，盛貌。诗传曰：施，赤色貌。丛集累积，兔衍于其侧。苍颉篇曰：兔，散貌。衍，溢也。若乃春兰被其东，沙棠殖其西。楚辞曰：春兰兮秋菊。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而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涓子宅其阳，玉醴涌其前。列仙传曰：涓子者，齐人，好饵朮，着天地人经三十八篇。钓于泽，得符鲤鱼中。隐于宕山，能致风雨。造伯阳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杨雄泰玄赋曰：茹芝英以御饥，饮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赋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玄云荫其上，翔鸾集其巅。清露润其肤，惠风流其间。边让章华台赋曰：惠风春施。竦肃肃以静谧，密微微其清闲。尔雅曰：谧，静也。微微，幽静也。夫所以经营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丽，而足思愿爱乐矣。东都主人曰：阙庭神丽。

于是遯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周易曰：遯世无闷。列子曰：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邾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为乐？曰：天地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贵女贱，吾得为男，二乐也；生有不见日月，不充襁裸者，吾年九十，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

终，处常得终，复何忧乎？孔子曰：能自宽也。班固汉书曰：汉兴，有东园公、绮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当秦之时，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即四皓也。皇甫谧高士传曰：四皓皆河内轵人，一曰在汲。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飞梁，桥也。甘泉赋曰：历侧景而绝飞梁。援琼枝，陟峻嶒，以游乎其下。庄子曰：南方生树名琼枝。周旋永望，邈若凌飞。言若鸟之凌飞。左氏传，史克曰：奉君以周旋。邪睨昆仑，俯阚海湄。说文曰：睨，邪视也。昆仑，山名也。阚，视也。毛萇诗传曰：水草交曰湄。指苍梧之迢递，临回江之威夷。汉书有苍梧郡。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洞箫赋曰：回江流川而溉其山。韩诗曰：周道威夷。悟时俗之多累，仰箕山之余辉。高士传曰：尧让位于许由，由辞曰：鷓鴣巢在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隐乎沛泽。尧让不已。于是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死因葬于箕山之巔十五里，尧因就封其墓，号曰箕公。子仲武，阳城槐里人也。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羨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归。西京赋曰：赫眈眈以弘敞。尔雅曰：愷，乐也。史记曰：穆天子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轩辕，黄帝也。遗音，谓琴也。慕老童于醜隅，钦泰容之高吟。山海经曰：醜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音。郭璞曰：耆童，老童也，颡项之子。山海经曰：颡项生老童。思玄赋曰：太容吟曰念哉。醜山，在三危西九十里。顾兹梧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庄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孙枝，准量所任。说文曰：斲，斫也。张衡应问曰：可剖其孙枝。郑玄周礼注曰：孙竹，枝根之未生者也。盖桐孙亦然。至人摅思，制为雅琴。庄子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又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郭象曰：无己故顺物，顺物而至。刘向有雅琴赋。

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孟子曰：离娄，黄帝时人。黄帝亡其玄珠，使离娄索之，能视百里之外，见秋毫之末。离子，离朱也。淮南子曰：离朱之明，察针末于百步之外。按慎子为离珠。周礼，禁督逆祀者。郑玄曰：督，正也，字书曰：督，察也。庄子曰：匠石之齐，见栎社树，观者如市，匠石不顾。司马彪曰：匠石，字伯。夔襄荐法，般倕骋神。夔及师襄、班、垂，并已见上文。鍤会裊厠，朗密调均。鍤会，谓鍤镂其缝会也。裊厠，谓裊缠其填厠之处也。说文曰：裊，缠也。广雅曰：厠，间也。华绘雕琢，布藻垂文。孔安国尚书传曰：绘，会五彩也，胡愆切。错以犀象，籍以翠绿。犀、象，二兽名。翠、绿，二色也。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列仙传曰：园客者，济阴人也。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食其实。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树末，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时有好女夜至，自称我与君作妻，道蚕状。客与俱蚕，得百

头，茧皆如瓮。繆茧六十日乃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钟山之玉。许慎曰：钟山，北陆无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龙凤之象，古人之形。西京杂记曰：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螭、鸾凤、古贤、列女之像。伯牙挥手，锺期听声。广雅曰：挥，动也。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志在泰山。锺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须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汤汤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赏音。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听伯牙鼓琴，每奏，锺期辄穷其趣。伯牙舍琴而叹曰：善哉子之听。夫志相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丽也！说文曰：灼，明也。又曰：爚，火光也。伶伦比律，田连操张。汉书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箫，以听凤凰之音，以比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韩子曰：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连鼓上，成窍？下，而不成曲。或曰：成连，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先生曰：吾能传曲而不能移情。吾师有方子春，善于琴，能作人之情，今在东海上，子能与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从。乃相与至海上见子春受业焉。进御君子，新声嚶亮。何其伟也！嚶亮，声清彻貌。亦与聊字义同。

及其初调，则角羽俱起，宫征相证。王逸楚辞注曰：证，验也。参发并趣，上下累应。蹇踔礧礧，美声将兴。广雅曰：蹇踔，无常也。礧礧，壮大貌。礧与磊同，力罪切。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广雅曰：昶，通也，敕两切。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淮南子曰：师旷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弦瑟乐曲，未详。韩子曰：昔卫公之晋，于濮水上宿。夜有鼓新声者，召师涓抚琴写之。公遂之晋，晋平公曰：试听之。师旷援琴，一奏有玄鹤二八来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颈鸣，舒而舞。音中宫商。师旷曰：不如清角。师旷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之，大风起，天雨随之。此言感天地，清角为胜。宋玉对问曰：其为阳春白雪。韩子，师旷曰：清征之声，不如清角。纷淋浪以流离，免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广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楚辞注曰：岌岌，高貌。沛腾遄而竞趣，翕鞞晬而繁縟。鞞晬，盛貌。繁縟，声之细也。郭璞尔雅注曰：遄，相触遄也。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见上文。怫？烦冤，纡余婆娑。怫？烦冤，声蕴积不安貌。怫，扶味切。？，音渭。风赋曰：勃郁烦冤。上林赋曰：纡余委蛇。陵纵播逸，霍濩纷葩。言声陵纵播布而起，霍濩然似水声。纷葩，开张貌。霍濩，盛貌。鲁灵光殿赋曰：霍濩磷乱。检容授节，应变合度。兢名擅业，安轨徐步。洋洋习习，声烈遐布。含显媚以送终，飘余响乎泰素。含显媚之声，以送曲终也。列子曰

：太素者，质之始也。若乃高轩飞观，广夏闲房；轩，长廊之有牕。冬夜肃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子虚赋曰：翕呬翠粲。张揖曰：翠粲，衣声也。班婕妤自伤赋曰：纷翠粲兮紈素声。洛神赋曰：披罗衣之璀璨。字虽不同，其义一也。尔雅曰：妇人之徽谓之紈。郭璞曰：今之香纓也。于是器冷弦调，心闲手敏。毛萇诗传曰：闲，习也。触??如志，唯意所拟。说文曰：批，反手击也，与??同；蒲结切。如志，谓如其志意。初涉淥水，中奏清征。淥水，已见上文。韩子曰：师旷奏清征，有玄鹤二八集廊门。雅昶唐尧，终咏微子。七略，雅畅第十七曰：琴道曰：尧畅逸。又曰：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昶与畅同。又曰：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鹄高飞，援琴作操。宽明弘润，优游蹠踖。蹠踖，踖踖踖踖。拊弦安歌，新声代起。楚辞曰：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吟也。汉书曰：李延年善歌，为新变之声。歌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尔雅曰：扶摇，风也。庄子曰：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史记曰：瀛洲，海中神山也。列子曰：勃海之中有山曰瀛洲。庄子：列子御风泠然者，风仙也。刘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郑人，与郑繆公同时。汉书曰：列子，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毛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郑玄曰：餐，夕食也。说文曰：餐，吞也。楚辞曰：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食朝霞。凌阳子明经曰：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气也。广雅曰：薄，至也。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庄子有齐物篇。楚辞曰：漠灵静以恬愉，澹无为而自得。服鸟赋曰：纵躯委命，不私与己。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会，节会也。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毛诗传曰：绸缪，犹缠绵也。

于是曲引向阑，众音将歇。引，亦曲也。半在半罢谓之阑。改韵易调，奇弄乃发。扬和颜，攘皓腕，舞赋曰：严颜和而怡怿。洛神赋曰：攘皓腕于神浒。飞纤指以驰骛，纷? 囂以流漫。? 囂，声多也。? ，不及也，师立切。说文曰：囂，疾言也，徒合切。或徘徊顾慕，拥郁抑按。盘桓毓养，从容秘翫。广雅曰：盘桓，不进貌。从容，举动也。毓与育同。闳尔奋逸，风骇云乱。闳，疾貌。七发曰：波涌而云乱。牢落凌厉，布濩半散。牢落，犹辽落也。洞箫赋曰：翩绵连以牢落。刘歆遂初赋曰：过句注而凌厉。上林赋曰：布濩宏泽。甘泉赋曰：半散照烂，粲以成章。丰融披离，斐鞞奂烂。丰融，盛貌。风赋曰：被丽披离。斐鞞，明貌。斐，敷尾切。鞞，于鬼切。风赋曰：眇奂粲烂。英声发越，采采粲粲。广雅曰：英，美也。或间声错糅，状若诡赴。言其状若诡诈而相赴也。郑玄礼记注曰：糅，杂也。双美并进，骈驰翼驱。骈，并也。翼，疾貌。苍颉篇曰：随后曰驱。初若将乖，后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左传，吴公子季札闻歌颂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预曰：倨，傲也，居

预切。或相凌而不乱，或相离而不殊。左氏传曰：武城人断其后之木而不殊。汉书音义曰：殊，犹绝也。时劫掎以慷慨，或怨?而踌躇。说文曰：掎，偏引也。?，娇也，子庶切，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姐，子也切。韩诗曰：爱而不见，搔首踌躇。踌躇，犹踟蹰也。忽飘飘以轻迈，乍留联而扶疏。言扶疏四布也。或参谭繁促，复迭攒仄。参谭，相随貌。参，七感切。谭，徒感切。一音并依字。攒仄，聚声。长笛赋曰：踟蹰攒仄。从横骆驿，奔逝相逼。鲁灵光殿赋曰：从横骆驿。拊嗟累赞，间不容息。淮南子曰：时之反侧，间不容息。高诱曰：不容气息，促之甚也。瑰艳奇伟，殫不可识。高唐赋曰：谲诡奇伟，不可究陈。

若乃闲舒都雅，洪纤有宜。说文曰：闲，雅也。毛萇诗传曰：都，闲也。清和条昶，案衍陆离。案衍，不平貌。上林赋曰：阴淫案衍之音。衍，弋战切。广雅曰：陆离，参差也。穆温柔以怡怿，婉顺叙而委蛇。毛萇传曰：婉然，美貌。委蛇，声长貌。郑玄毛诗笺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险投会，邀隙趋危。会，节会也。邀，要也。譬若离鹖鸣清池，翼若游鸿翔曾崖。苍颉篇曰：譬譬，鸟声也。琴道曰：操似鸿鴈咏之声。张衡舞赋曰：含清哇而吟咏，若离鹖鸣姑耶。纷文斐尾，慊縿离纒。纷文斐尾，文彩貌。慊縿离纒，羽毛貌。微风余音，靡靡猗猗。靡靡，顺风貌。猗猗，众盛貌。或揅??揅捋，缥缭激冽。揅??揅捋，皆手抚弦之貌。尔雅曰：揅，牵也。刘熙孟子注曰：揅，牵也，力头切。说文曰：??，反手击也。广雅曰：揅，击也。毛诗曰：薄言捋之。传曰：捋，取也。缥缭激冽，声相纠激之貌。说文曰：缭，缠也。上林赋曰：转腾激冽。激冽，水波浪貌，言声似也。轻行浮弹，明嫋??慧。说文曰：嫋，静好也。??，察也。七祭切。疾而不速，留而不滞。左氏传，吴公子札观颂曰：处而不底，行而不流。淮南子曰：流而不滞。翩绵飘邈。微音迅逝。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古本葩字为此莞，郭璞三苍为古花字。今读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张衡思玄赋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藹，鸣鹤交颈，睢鳩相和。以韵推之，所以不惑。既丰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字书曰：贍，足也。封禅书曰：岂不善始善终哉。毛诗曰：高朗令终。令，善也，嗟姣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西京赋曰：尽变态乎其中。

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班固终南山赋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纂要曰：一时三月谓之三春，九十日谓之九春。西京赋曰：丽服扬菁。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毛诗曰：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游。说文曰：嬉，乐也。涉兰圃，登重基。春秋运斗枢曰：山者地之基。背长林，翳华芝。甘泉赋曰：登夫凤皇而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楚辞曰：窃赋诗之所明。王逸

曰：赋，铺也。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乐动声仪，孔子曰：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归田赋曰：百卉滋荣。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重华，谓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圣德玄远，遂升天子，喟然念亲，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若乃华堂曲宴，密友近宾。兰肴兼御，旨酒清醇。边让章华台赋曰：兰肴山竦，椒酒渊流。毛诗曰：旨酒思柔。醇，厚也。进南荆，发西秦。南荆即荆艳，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曰：齐讴楚舞纷纷。汉书有秦倡员。绍陵阳，度巴人。宋玉对问曰：既而曰陵阳白雪，国中唱而和之者弥寡。然集所载与文选不同，各随所用而引之。又对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始曰巴人。变用杂而并起，竦众听而骇神。料殊功而比操，岂笙钥之能伦？

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广陵等曲今并犹存，未详所起。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傅玄琴赋曰：马融谭思于止息。魏武帝乐府有东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齐都赋注曰：东武、太山，皆齐之土风谣歌，讴吟之曲名也。然引应及傅者，明古有此曲，转以相证耳，非嵇康之言出于此也。佗皆类此。飞龙鹿鸣，鷓鸡游弦。汉书曰：房中乐有飞龙章。毛诗序曰：鹿鸣，宴群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风谏。古相和歌者有鷓鸡曲。游弦，未详。更唱迭奏，声若自然。高唐赋曰：更唱迭和。流楚窈窕，怨躁雪烦。言流行清楚窈窕之声，足以怨止躁竞，雪荡烦懣也。怨，直陵切。下逮谣俗，蔡氏五曲。歌录曰：空侯谣俗行，盖亦古曲，未详本末。俗传蔡氏五曲：游春、淶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别鹤。犹有一切承间箎乏。亦有可观者焉。琴操曰：王襄女，汉元帝时献入后宫，以妻单于。昭君心念乡土，乃作怨旷之歌。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歌辞曰：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着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令叹咏声永世不绝，疑必尔也。相鹤经曰：鹤一举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慎懣，故曰别鹤操。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崔豹古今注曰：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将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闻鹤声，倚户而悲。牧子闻之，怆然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后人因以为乐章也。汉书音义曰：一切，权时也。箎，已见上文。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庄子，老聃曰：其居也，渊而静。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说文曰：吝，亦贪惜也。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子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庄子曰：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

若论其体势，详其风声。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说苑曰：应侯与贾子

坐，闻有鼓瑟之声。应侯曰：今瑟一何怨也？贾子曰：张急调下，使之怨也。夫张急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无怨乎？蔡邕月令章句曰：凡弦之缓急为清浊，琴紧其弦则清，缓则浊。间辽故音庠，弦长故徽鸣。间辽，谓弦间辽远也。弦长，谓徽阔而弦长也。阮籍乐论曰：琵琶、箏、笛，间促而声高；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义与此同。郑玄周礼注曰：庠，短也，音婢。傅毅雅琴赋曰：时促均而增徽，接角征而控商。性絜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礼记曰：絜静精微，易教也。孝经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礼记曰：乐行血气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说文曰：泄，除去也。舞赋曰：幽情形而外扬。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慄慄惨凄，愀怆伤心。字林曰：惨，毒也。汉书音义，郭璞曰：愀，变色貌。说文曰：怆，伤也。慄，七感切。惨，七敢切。愀，七小切。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字林曰：懊咿，内悲也。列子曰：喜惧拊舞，不能自禁。懊，于六切。咿，音伊。其康乐者闻之，则欷愉欢释，拊舞踊溢。说文曰：欷，笑貌也，况于切。留连烂漫，喟喟终日。服虔通俗篇曰：乐不胜谓之喟喟。喟，乌没切。喟，巨略切。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念，淑穆玄真。广雅曰：养，乐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庄子曰：虚静恬淡者，道德之至也。又曰：弃事则形不劳。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论语，子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又曰：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列子，子夏问孔子曰：颜回之为仁奚若？子曰：回之仁贤于丘。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论语曰：比干谏而死。庄子，盗跖曰：尾生与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诱注淮南子曰：尾生，鲁人，与妇人期于梁下，不至而水溺死。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庄子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高诱曰：惠施，宋人，仕魏，为惠王相。汉书曰：万石君奋，恭谨，举朝无比。奋长子建，次甲，次乙、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凡号奋为万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谴死矣。其为谨，虽佗皆如是。服虔曰：作马字下四而为五，建上书奏，误作四。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策数马，举手曰：四马。孔安国曰：讷，迟钝也。其余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或文或质。周易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又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礼记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礼记曰：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礼记曰：乐其感人深。

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孔安国曰：屏，除也。王豹辍讴，狄牙丧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处淇，而河西善讴。说文曰：讴，齐歌也。淮南

子曰：淄、澠之水合，狄牙尝而知之。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山海经曰：朝阳之谷，有神名曰天吴，是为水伯，其形首足尾并人面而色青。楚辞曰：譬若王乔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舞鸞鷖于庭阶，游女飘焉而来萃。说文曰：鸞鷖，凤属，神鸟也。国语曰：周文王时，鸞鷖鸣于岐山。韩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之。列女传曰：游女，汉水神。郑大夫交甫于汉皋见之。聘之橘柚。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感天地以致和，况蛟行之众类。礼记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应地，此则乐者天之和也。洞箫赋曰：蟋蟀蛻蟻，蛟行喘息，垂喙?转，瞪瞢忘食。说文曰：蛟，行也，凡生之类行皆曰蛟。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懿，美也。傅毅雅琴赋曰：明仁义以厉己，故永御而密亲。

乱曰：愔愔琴德，不可测兮。刘向雅琴赋曰：游予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愔愔。韩诗曰：愔愔，和悦貌。声类曰：和静貌。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能尽雅琴，唯至人兮。贾逵曰：唯，独也。

文选考异

琴赋注「尸子曰」下至「故谓之琴」：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九字。

注「说文曰猷」下至「会意字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而不悯」：袁本、茶陵本「悯」作「闷」，下有「也」字。

注「淮南子曰」下至「礼义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袁本、茶陵本云善作「音声者览」。案：此少者字，或尤本脱耳。

注「桓谭新论曰」下至「琴德最优」：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史记曰」下至「堪为琴」：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谓包含」下至「光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又曰」下至「视物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价者物之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盘曲纡屈」下至「山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有「盘纡诘屈也崔嵬岑崑高峻之貌也」十四字。

互岭巉岩：袁本、茶陵本「互」作「元」。案：此无可考也，或尤本字伪。

注「崖巘」：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偃蹇高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巍巍高大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言山能蒸出云以沾润万物」：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说文曰津液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抵至也隈水曲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安回波静远去象」：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皆美玉名」：茶陵本无此四字。袁本有。

注「说文瑾玉名」：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翕赭盛貌」：袁本无此四字，茶陵本有。

注「诗传曰赭赤色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苍颉篇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着天地人经」下至「得符鲤鱼中」：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造伯阳九山法」下至「不能解其音旨」：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茹芝英以御饥」：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清露润其肤：袁本、茶陵本云「露」善作「雾」。案：此尤改之，盖以五臣乱善。

注「列子曰」：袁本、茶陵本「列子」作「新序」。案：二本最是。

注「行乎邾之野」：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孔子曰先生」下至「能自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十字。

注「班固汉书曰」：袁本、茶陵本「书」下有「赞」字。

注「皇甫谧」下至「在汲」：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言若鸟之凌飞」：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奉君以周旋」：陈云「君」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高士传曰尧」下至「阳城槐里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十三字。

心慷慨以忘归：案：「慷慨」当作「愷愷」。善引尔雅「愷愷，乐也」，「愷」即「康」字，是其本作「愷愷」甚明。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乃云「慷慨，叹声也」，乃误作「慷慨」，大违嵇赋之意。各本以五臣乱善，失着校语，更误。今特订正之。

注「张衡应问曰」：何校「问」改「闲」，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孙竹枝根之未生者也」：袁本「未」作「末」，是也。茶陵本亦误「未」。陈云「枝」上脱「竹」字。今案：「枝」当作「竹」耳，各本皆误。

注「又曰至人」下至「顺物而至」：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孟子曰」下至「见秋毫之末」：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一字。

注「按慎子」下至「督正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般倕骋神：茶陵本「般」作「班」，云五臣作「般」。袁本云善作「般」。案：尤所见盖与袁同也。

注「广雅曰厕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我与君作」：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广雅曰挥」下至「以为世无赏音」：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十二字。

注「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或曰成连」下至「见子春受业焉」：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十二字。

注「淮南子曰师旷」下至「清角为胜」：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二十四字。

注「鞞晔盛貌繁縟声之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言声陵纵」下至「开张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翕呶翠粲张揖曰翠粲」：案：「翠粲」皆当作「萃蔡」，顺正文而误改也。说详下。

注「纷翠粲兮」：案：「翠粲」当作「綷縠」。顺正文而误改。善下文云「字虽不同」，正谓此所引「萃蔡」、「綷縠」与正文「翠粲」及下引「瑾粲」各不同也。

于是器冷弦调：案：「冷」当作「泠」。袁、茶陵二本云善作「泠」，此以五臣乱善。

注「如志谓如其志意」：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达则兼善天下」：袁本、茶陵本「达」作「尧」。案：尤未必是也。

拊弦安歌：袁本、茶陵本云「拊」善作「持」。案：此尤改之。

注「尔雅曰扶摇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史记曰瀛洲海中神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庄子」下至「风仙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窈窕淑女」：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郑玄曰」下至「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会节会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半在半罢谓之阑」：袁本、茶陵本此七字作「阑亦歇也」四字。

注「声多也」：袁本、茶陵本此三字作「疾貌」二字。

注「？不及也」下至「徒合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案：二本正文「？」下音「苏合」，「囂」下音「徒合」，此与增多间杂，无以审真善音若何也。

注「广雅曰」下至「举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言其状若诡诈而相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苍颉篇曰随后曰驱」：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韩诗曰」下至「犹踟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言扶疏四布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攢仄聚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毛萇传曰」下至「声长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苍颉篇曰」下至「咏之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又袁有「似鴈之音已见上文」八字，在注末。茶陵复出，非。尤本倒在上，益非。

注「尔雅曰撻牵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说文曰??」下至「捋取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六字。

注「说文曰繚缠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漱冽水波浪貌言声似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明媼??慧：袁本、茶陵本「慧」作「惠」。案：此似尤改之也。

注「古本葩字」下至「所以不惑」：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七字。

注「令善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纂要曰」下至「谓之九春」：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醇厚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又对曰」下至「巴人」：袁本无此十四字，有「巴人已见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崔豹古今注曰」下至「后人因以为乐章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十九字。

非夫放达者：袁本、茶陵本无「夫」字，下「非夫至精者」，同。案：此似尤添之也。

注「说苑曰应侯」下至「能无怨乎」：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九字。

注「字林曰惨」下至「怆伤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喜惧拊舞」：案：「惧」当作「跃」。各本皆伪。

注「服虔」：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与女子」：袁本、茶陵本「子」下有「期于梁下女子」六字。

注「高诱注淮南子曰」下至「而水溺死」：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

注「奋长子建」下至「官至二千石」：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人臣尊宠」：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乃举集其门凡号奋为万石君」：袁本、茶陵本无「举」字、「奋」字。

注「建郎中令」下至「迟钝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十三字。

注「孔安国曰屏除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说文曰讴齐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其形」下至「而色青」：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国语曰」下至「鸣于岐山」：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列女传曰」下至「于汉皋之曲」：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八字。

注「韩诗曰」下至「和静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贾逵曰唯独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笙赋

周礼，笙师掌教笙。郑众曰：笙十三簧。尔雅曰：大笙谓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簇之气，众物之生也。

笙赋

潘安仁

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匏焉。河、汾，二水名也。汉书曰：汾水出汾阳北山。又曰：河东郡闻喜县，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有柄曰县匏，可为笙，曲沃者尤善。邹鲁之珍，有汶阳之孤筱焉。汉书，鲁国有邹县，有汶阳县。杜预曰：汶水，太山出莱芜县。说文曰：筱，小竹。戴凯之竹谱曰：筱出鲁郡，堪为笙也。若乃绵蔓纷敷之丽，浸润灵液之滋，隅隈夷险之势，禽鸟翔集之嬉，郑玄毛诗笺曰：隅，角也。说文曰：隅，曲也。固众作者之所详，余可得而略之也。贾逵国语注曰：略，犹简也。徒观其制器也，则审洪纤，面短长。周礼曰：审曲面势，以饰五材。郑司农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生簨，裁熟簧。??，割也。设宫分羽，经征列商。泄之反谧，厌焉乃扬。郑玄毛诗笺曰：泄，出也。厌，犹捻也，于颊切。亦作?，谓指?也。管攒罗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长门赋曰：声幼要而复扬。各守一以司应，统大魁以为笙。言其管各守一声，以主相应统物也。郑玄礼记注曰：魁，犹首也。大魁，谓匏首插定所也。苦回切。今古怪切。基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擢形。毛萑诗传曰：基，本也。汉书，黄帝使伶伦取竹，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黄钟，律吕之长，故言基也。说文曰：笙十三簧，象凤之身。尚书曰：凤皇来仪。写皇翼以插羽，摹鸾音以厉声。列管以象凤翼也。列仙传曰：王子乔好吹笙，作风鸣。鸾，凤类，故通言之。如鸟斯企，翾翾歧歧。司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赋曰：鸟企山峙。翾翾，字林，翾翾，初起也。歧歧，飞行貌。汉书音义曰：歧歧，将行貌。明珠在味，若衔若垂。郭璞尔雅注曰：味，鸟口也，音昼。修槁内辟，余箫外透。修槁，长管也。辟，开也。余箫，众管也。透，透迤渐邪之貌。骈田犷攏，鯽鲠参差。骈田，聚也。犷攏，不齐也。攏，音历。鯽鲠，装饰重迭貌。鯽，音押。鲠，助甲切。

于是乃有始泰终约，前荣后悴。激愤于今贱，永怀乎故贵。杜预左氏传注曰：泰，奢也。约，俭也。家语，孔子曰：激愤厉之志始。桓子新论琴道曰：雍门周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故富而今贫。于是雍门挥琴，而孟尝君流涕。众满堂而饮酒，独向隅以掩泪。说苑曰：古人于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有一人独索然向隅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韩诗外传曰：众或满堂而饮酒，有人向

而悲泣，则一堂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则为之凄怆心伤，尽祭不举乐焉。援鸣笙而将吹，先嗚啾以理气。言将欲吹笙，咽中先啾而理气也。说文曰：嗚，咽也。又曰：啾气，气悟也。嗚，于忽切。啾，紆月切。嗚啾，或为温稊。谓先温暖去其垢稊，调理其气也。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郁以佛？。埤苍曰：佛郁，不安貌。终嵬峨以蹇愕，又飒沓而繁沸。蹇愕，正直之貌。罔浪孟以惆怅，若欲绝而复肆。罔及浪孟，皆矢志之貌。又云：孟浪，虚诞之声也。肆，放也。言声将绝而复放。擗檄余以奔邀，似将放而中匱。檄余，疾貌。埤苍，擗，宿留也。檄，音激。愀怆惻減，虺鞞煜熠。愀怆惻減，悲伤貌。虺鞞煜熠，盛多貌。減与憾同，况逼切。广雅曰：煜，炽也，音育。说文曰：熠，盛光也。熠，以入切。泛淫汜艳，霁晔岌岌。泛淫汜艳，自放纵貌。霁晔，急疾貌。霁，素合切。晔，于怯切。或按衍夷靡，或竦踊剽急。夷靡，平而渐靡也。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复入。徘徊布濩，涣衍葦裘。葦裘，重貌。舞既蹈而中辍，节将抚而弗及。言以笙声为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将抚节而恐不及。乐声发而尽室欢，悲音奏而列坐泣。列子，秦青曰：昔韩娥为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纤翻以震幽簧，越上箛而通下管。？，指捻也，奴协切。翻，管也。其形类羽，故曰翻也。周易曰：震，动也。吕氏春秋曰：伶伦制十二箛。说文曰：箛，断竹也，徒东切。应吹噏以往来，随抑扬以虚满。翕，虚及切。虚满，谓随气虚满也。勃慷慨以僇亮，顾踌躇以舒缓。僇亮，声清也。声类曰：僇，旦也，音留。广雅曰：踌躇，犹豫也。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闵洪琴赋曰：汝南鹿鸣，张女群弹。然盖古曲，未详所起。咏园桃之夭夭，歌枣下之纂纂。魏文帝园桃行曰：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古咄暗歌曰：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攒，聚貌。纂与攒古字通。歌曰：

枣下纂纂，朱实离离。毛诗曰：其实离离。毛萇曰：离离，垂也。宛其落矣，化为枯枝。毛诗曰：宛其死矣。毛萇曰：宛，死貌。人生不能行乐，死何以虚溢为！杨惲与孙会宗书曰：人生行乐耳。溢法曰：溢者，行之迹也。

尔乃引飞龙，鸣鸚鸡。双鸿翔，白鹤飞。飞龙、鸚鸡，已见上文。古乐府有飞来双白鹤篇。子乔轻举，明君怀归。荆王喟其长吟，楚妃叹而增悲。歌录曰：吟叹四曲：王昭君、楚妃叹、楚王吟、王子乔，皆古辞。荆王、子乔，其辞犹存。夫其凄戾辛酸，嚶嚶关关，若离鸿之鸣子也；尔雅曰：关关嚶嚶，音和也。含？啍谐，雍雍喈喈，若群鸚之从母也。洞箫赋曰：瞋？？以紆郁。礼记，啍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尔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诗传曰：喈喈，和声远闻也。歌录，步出夏门行古辞歌曰：凤凰鸣啾啾，一母从九鸚

。郁捋劫悟，泓宏融裔，郁捋，口循孔貌。劫悟，气相冲激。泓宏，声大貌。融裔，声长貌。说文曰：泓，下深也。哇咬嘲??，一何察惠。舞赋曰：吐哇咬则发皓齿。说文曰：哇，谄声也。咬，淫声也。楚辞曰：鸱鸡嘲??而悲鸣。哇咬嘲??，声繁细貌。诀厉悄切，又何磬折。诀厉，谓决断清冽也。悄，切忧貌。磬折，言其声若磬形之曲折也。

若夫时阳初暖，临川送离。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庄子曰：暖然似春。楚辞曰：登山临水送将归。酒酣徒扰，乐阕日移。汉书音义，应劭曰：不醒不醉曰酣。扰，谓扰攘装饰也。郑玄曰：阕，终也。疏客始阑，主人微疲。韩子曰：穰岁之秋，疏客毕食。文颖汉书注曰：阑言希也。谓饮酒半罢半在谓之阑。弛弦韬钥，彻坝屏箴。杜预左氏传注曰：弛，解也。韬，藏也。弦，谓琴瑟也。孔安国论语注曰：彻，去也。屏，除也。广雅曰：长琴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二十七弦也。尔雅曰：大钥谓之产。郭璞注曰：钥，如笛，三孔而狭小。广雅曰：七孔大坝谓之器。郭璞注曰：烧土为之，大如鹅子，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小者如鸡子。大?谓之??.郭璞曰：?，竹为也，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广雅曰：六七孔也。

尔乃促中筵，携友生。解严颜，擢幽情。舞赋曰：严颜和而怡恻，幽情形而外扬。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尚书曰：厥包橘柚。说文曰：缥，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长??，大禹切。邹阳酒赋曰：醪醴既成，绿瓷既启。又曰：其品类则沙洛淶酃，郾乡若下，齐公之情。吴录地理志曰：湘东酃以为酒有名。光歧俨其偕列，双凤嘈以和鸣。光，华饰也。歧，众管也。以其分别，故谓之歧。或作伎，谓光华之伎也。西京杂记曰：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之曲。晋野悚而投琴，况齐瑟与秦箏。子野，师旷字，晋人，故曰晋野。杜预左氏传注曰：悚，惧也。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菑其民无不吹竽鼓瑟。歌录有美人篇、齐瑟行。风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辞曰：扶秦箏而弹徽。新声变曲，奇韵横逸。萦缠歌鼓，网罗钟律。烂熠爚以放艳，郁蓬勃以气出。熠爚，光明貌。蓬勃，泰出貌。秋风咏于燕路，天光重乎朝日。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风萧瑟天气凉。傅玄长箫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龙切。大不踰宫，细不过羽。郑玄月令注曰：大不过宫，细不过羽。国语，泠州鸠对景王曰：臣闻琴尚宫，钟尚羽，大不踰宫，细不过羽。唱发章夏，导扬韶武。乐动声仪曰：尧乐曰大章。礼记曰：大章，章之也。郑玄曰：言尧德章明也。乐动声仪曰：舜乐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协和陈宋，混一齐楚。乐动声仪曰：乐者移风易俗。所谓声俗者，若楚声高，齐声下；所谓事俗者，若齐俗奢陈俗利巫也。又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张衡舞赋曰：移风易俗，限一齐、楚。迹不逼而

远无携，声成文而节有叙。左氏传，昭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鲁人为奏四代乐为之歌颂。季札叹曰：至矣哉！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节有度，守有叙。凡人迩近者，好在逼迫，此乐中乃有不逼之声；凡人相远者，好在携离，此颂中乃有远不携离之音。毛诗序曰：声成文谓之音。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吕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乐厚，其治薄者其乐薄。乐所以移风于善，亦所以易俗于恶。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丝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又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郑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水出。惟簧也，能研群声之清；惟笙也，能总众清之林。言众若林能总之。礼记曰：唱和清浊，递相为经。郑玄曰：清，谓蕤宾至应钟；浊，谓黄钟至仲吕。卫无所措其邪，郑无所容其淫。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非天下之和乐，不易之德音，其孰能与于此乎！礼记曰：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又曰：德音之谓乐。周易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文选考异

笙赋注「周礼」下至「十三簧」：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白虎通曰」下至「众物之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杜预曰汶水」下至「小竹」：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以饰五材」：案：「饰」当作「飭」，各本皆伪。

注「亦作?谓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统物也」：茶陵本「物」作「摠」，是也。袁本亦误「物」。

注「黄钟律吕之长故言基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尚书曰凤皇来仪」：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司马彪曰企望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字林翩翩初起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汉书音义曰歧歧将行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郭璞尔雅注曰味鸟口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字作「味亦喙也」四字。

注「骈田聚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重迭貌」：袁本、茶陵本「重迭」二字作「众」。

注「见孟尝君」下至「亦能令人悲乎对」：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于是雍门」下至「流涕」：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韩诗外传曰」下至「不举乐焉」：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二字。

注「气气悟也」：袁本、茶陵本不重「气」字。

注「谓先温暖」下至「调理其气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埤苍曰佛郁」：袁本、茶陵本「埤苍」作「字林」。

终嵬峨以蹇愕：案：「愕」当作「谔」，注同。袁本云善作「谔」。茶陵本云五臣作「愕」，此以五臣乱善，非。

注「又云孟浪」下至「而复放」：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埤苍憫宿留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虺鞞熠」：袁本、茶陵本「熠」上有「煜」字。

注「广雅曰煜」下至「盛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此盖音与增多间杂者。

或竦踊剽急：袁本、茶陵本云「剽」善作「影」。案：此尤改之，亦以五臣乱善也。

注「吕氏春秋曰伶伦制十二笛」：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虚满谓随气虚满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僂亮」下至「犹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案：此盖音与增多间杂者。

注「古咄暗歌曰」：何校「暗」改「啗」，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宛其落矣：茶陵本云五臣作「落」。袁本云善作「死」。案：此尤改也。

夫其凄戾辛酸：袁本、茶陵本「戾」作「唳」。案：此尤改。

注「声大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声长貌」下至「下深也」：袁本、茶陵本此十字作「声大且长貌」五字。

注「汉书音义」下至「曰酣」：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郑玄曰阒终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弦谓琴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广雅曰长琴」下至「六七孔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十八字。

披黄包以授甘：袁本、茶陵本「包」作「苞」，注同。案：此尤改。

注「说文曰缥」下至「大禺切」：袁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缥绿色也瓷瓶也」七字。

注「齐公之情」：案：「情」当作「清」。各本皆伪。

注「吴录」下至「以为酒有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蓬勃泰出貌」：袁本、茶陵本「泰」作「气」。

注「郑玄」下至「不过羽」：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舜乐曰大韶」：袁本、茶陵本「大」作「箫」。

注「限一齐楚」：袁本、茶陵本「限」作「混」。

注「昭公二十九年」：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鲁人为奏四代乐」：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凡人迩近者」下至「不携离之音」：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八字。

注「言众若林能总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啸赋

郑玄毛诗笺曰：啸，蹙口而出声也。籀文为啸，在欠部。毛诗曰：其啸也歌。

啸赋

成公子安臧荣绪晋书曰：成公绥，字子安，东郡人也。少有俊才，辞赋壮丽。征为博士，历中书郎。

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文子曰：傲世贱物，不污于俗。汉书曰：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晞高慕古，长想远思。谢承后汉书曰：陈谦晞高视远，清举矫俗。冯衍显志赋曰：独耿介而慕古。舞赋曰：远思长想。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箕山，已见上文。论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于是延友生，集同好。尚书序曰：与我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周易曰：干道变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应德珽驰射赋曰：穷百氏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礼记曰：不从流俗。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孟子，伊尹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狭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记曰：不从流俗，王之阨僻。羽猎赋曰：狭三王之阨僻。孔融荐祢衡表曰：龙跃天衢。左氏传，齐人歌曰：鲁人之皋，使我高蹈。邈媵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琴赋曰：弃事遗身。遗身谓其身事。楚辞曰：临深水而长啸。

于时曜灵俄景，流光蒙汜。广雅曰：耀灵，日也。俄，邪也。归田赋曰：于时曜灵俄景。楚辞曰：出自汤谷，次于蒙汜。淮南子，蒙汜，日所入处。逍遥携手，踟蹰步趾。广雅曰：蹢，踟蹰也。踟蹰与踟蹰古字通。左氏传，蒍启强谓鲁侯曰：今君若步玉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神女赋曰：朱唇的其若丹。楚辞曰：美人皓齿媵以媵。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燁起。言声在喉中而转，故曰潜也。燁起，言疾。字林曰：燁，飞火也。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征。黄宫，谓黄钟宫声。清角，已见上文。宋玉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征。飘游云于泰清，集长风乎万里。言所感幽深，有同龙虎。圣主得贤臣颂曰：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泰清，天也。鹖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泰宁。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周易曰：近取诸身。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洩，细而不沈。洩，漫也。琴道曰：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礼记曰：夫礼乐通乎鬼神，穷高远而测深厚。精微，已见上文。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

奢淫。楚辞曰：宫庭震惊发激楚。王逸曰：激楚，清声也。史记曰：纣使师涓作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言有洪水之灾，济之以炎旱；有亢阳之灾，反之于重阴。说苑曰：汤时大旱七年，煎沙烂石。灵宝经曰：禅黎世界，坠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岁，王恠之，乃弃女于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无粮，常日咽气，引月服精，自然充饱。忽与神人会于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题赤石之上。语姓音：汝虽不能言，可忆此文也。遣朱宫灵童，下教姓音治灾之术，授其采书八字之音，于是能言。于山出，还在国中。国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过半。穿地取水，百丈无泉。王恠惧，女显其真，为王仰啸，天降洪水至十丈。于是化形隐景而去。唱引万变，曲用无方。郑玄论语注曰：方，常也。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摧藏，自抑挫之貌。言悲伤能挫于人。琴操，王昭君歌曰：离宫绝旷，身体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慨慷。矫，举也。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鹜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毛诗序曰：关雎哀而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毛诗曰：好乐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新语曰：高台百仞，文轩雕窗。楚辞曰：白苹兮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僂亮。僂亮，已见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孔安国尚书传曰：肆，缓也。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湃而奔壮。说文曰：冉弱，长貌。上林赋曰：柔挠嫋嫋。横郁鸣而滔涸，冽飘眇而清昶。滔涸，如水之滔漫或竭涸也。飘眇，声清长貌。眇，他鸟切。尔雅曰：涸，竭也。字林曰：冽，寒貌。逸气奋涌，缤纷交错。列列飘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向寒风乎北朔。古诗曰：胡马思北风。又似鸿鴈之将鷁，群鸣号乎沙漠。似鴈之音，已见琴赋。字林曰：鸣，声也。大曰鸿，小曰鴈。武帝元朔六年，卫青将六将军绝幕。应劭曰：幕，匈奴之南界。傅瓚，沙土曰幕。今案：决幕漫也。西域传曰：难睨国以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韦昭曰：幕，钱背也。然则漫、幕同义。古诗曰：此匈奴中沙漠地也，崔浩谓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是也。犹今人呼帐幔亦曰幕。可依字读义无爽。今书或作漠，音训同。说文曰：漠，北方流沙。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怫，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风气，以贯谭万物之理。谭，犹着也。参谭，不绝。又曰：龙举而景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虎应于中谷。楚辞曰：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曰：飞廉，风伯也。毛诗曰：大风有隧。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啸，谷风起，类相动也。南箕动于穹苍，清飙振乎乔木。毛诗曰：维南有箕。春秋纬曰：月失其行，离于箕者，风。尔雅曰：穹苍，苍天也。毛诗曰：南有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藹之溷浊。国语，泠州鸠曰：太簇所

以金奏赞阳出滞也。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纳宾。郑玄仪礼注曰：播，散也。风赋曰：骇溷浊，扬腐余。说文曰：溷，乱也。变阴阳之至和，移淫风之秽俗。礼记曰：夫礼乐行乎阴阳。又曰：移风易俗。郑玄曰：乐用之则正人，和阴阳。

若乃游崇岗，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盘石，漱清泉。景山，大山也。声类曰：盘，大石也。说文曰：漱，荡口也。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娟。楚辞曰：皋兰被径斯路渐。猗靡，随风之貌。楚辞曰：?娟之修竹。枚乘兔园赋曰：修竹檀栾。乃吟咏而发散，声骆驿而响连。骆驿，不绝貌。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论语，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字书曰：悱，心诵也，芳匪切。缠绵，已见上注。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庄子曰：圣人无天灾，无物累。淮南子曰：单豹背世离俗。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孔安国尚书传曰：象，法也。礼记曰：器用陶匏，尚礼然也。众声繁奏，若笳若箫。礧礧震隐，訇磕?嘈。字林曰：磕，大声也。礧，芳宏切。礧，音郎。?，音劳。嘈，音曹。发征则隆冬熙蒸，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列子曰：郑师文学琴于师襄。师襄曰：子之琴何如？师文曰：请尝试之。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总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征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师襄曰：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无以加之。张湛曰：商，金音，属秋。南吕，八月律。角，木音，属春。夹钟，二月律。羽，水音，属冬。黄钟，十一月律。征，火音，属夏。蕤宾，五月律。郑玄礼记注曰：喜，蒸也。声类曰：喜，熙字。音均不恒，曲无定制。均，古韵字也。鸚冠子曰：五声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晋灼子虚赋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协韵。均与韵同。行而不流，止而不滞。已见上文。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曜而清厉。激曜，清疾貌。曜，音翟。信自然之极丽，美殊尤而绝世。杜预左氏传注曰：尤，异也。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乐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韶、夏、郑、卫，已见上文。

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王豹处淇而善讴，绵驹处唐而齐右善歌。言二人以歌讴化齐、卫之国。邓析子曰：左右结舌。西京赋曰：丧精亡魄。汉书，邓公曰：内杜忠臣之口。庄子曰：见夫子之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甯子检手而叹息。晏子春秋：虞公善歌，以新声惑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汉兴，又有虞公，即刘向别录曰：有人歌赋楚，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远动梁尘。其世学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达。于是为商于齐，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闭门辟住

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戚饭牛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卫人。商金声清，故以为曲。歌曰：出东门兮厉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兰。鹿布衣兮缁缕，时不遇兮尧、舜。牛兮努力食细草。大臣在尔侧，吾当与尔适楚国。应劭曰：齐桓夜迎客，甯戚疾击其角，商歌曰：南山嵯峨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冥冥何时旦。七略曰：汉兴，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动梁上尘。吕氏春秋曰：甯戚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关门。甯戚饭牛，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史记，春申君曰：秦、楚临韩，韩必敛手。锺期弃琴而改听，孔父忘味而不食。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国曰：不图于韶乐之至于斯。周生烈曰：孔子在齐，闻韶乐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肃曰：不图作韶乐之至于此。此，齐也。百兽率舞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尚书，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孔安国曰：雄曰凤，雌曰皇，灵鸟也。仪，有容仪也。备乐九奏而致凤皇也。乃知长啸之奇妙，盖亦音声之至极。晋书，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尤好庄、老，嗜酒能啸。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于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文选考异

啸赋注「籀文」下至「其啸也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从我者其由欤」：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史记曰不从流俗王之阨僻」：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遗身谓其身事」：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广雅曰」下至「邪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淮南子蒙汜日所入处」：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葛启强」：茶陵本「葛」作「藟」，「强」作「疆」，是也。袁本误与此同。

注「言声在喉中而转故曰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字林曰燹飞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黄宫谓黄锺宫声」：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说苑曰汤时」下至「于是化形隐景而去」：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八十六字。

注「言悲伤能挫于人」：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冽飘眇而清昶：袁本、茶陵本「飘眇」作「繚眺」，注同。案：晋书作「繚眺」，尤改恐误。

注「尔雅曰」下至「寒貌」：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字林曰鸣」下至「音训同」：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四十字。

注「通古之风气」下至「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荡埃藹之溷浊：袁本、茶陵本「荡」作「流」，「藹」作「霭」。案：晋书作「荡」字、「霭」字，未审善果何作？

注「姑洗」下至「考神纳宾」：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说文曰溷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乐用之则正人」：袁本、茶陵本无「之」字。案：乐记注无「之」字，「人」下有「理」字。各本皆脱。

注「景山大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字书曰悱心诵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匄磕?嘈：袁本、茶陵本「?」善作「?」。案：「?」不可通，二本所见非也。晋书亦是「?」。

注「字林曰磕大声也」：袁本、茶陵本「字林曰磕」四字作「皆」。

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袁本、茶陵本云善无「恒」字，有二「曲」字。案：二本所见不可通，非也。晋书亦有「恒」，不重「曲」。

注「清疾貌」：袁本、茶陵本无「清」字。

注「孟子曰」下至「化齐卫之国」：袁本此三十字作「绵驹王豹已见上文」八字，最是。茶陵本复出，与此异，亦非。

注「晏子春秋虞公」下至「长夜冥冥何时旦」：袁本、茶陵本无此二百四十一字。案：凡若此者，复杂已甚，增多之非，固不难辨耳。

注「韩必敛手」：袁本、茶陵本「敛」作「检」。案：今春申君传作「敛」，盖善所据作「检」也。「检」、「敛」古字通。

注「孔安国曰」下至「此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六字。

注「孔安国曰」下至「而致凤皇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晋书阮籍」下至「乃登之啸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十九字。

情； 补亡 述德 劝励

目录 [隐藏]

1 赋癸

1.1 情

1.1.1 高唐赋

1.1.2 神女赋

1.1.3 登徒子好色赋

1.1.4 洛神赋

2 诗甲

2.1 补亡

2.1.1 补亡诗六首

2.2 述德

2.2.1 述祖德诗二首

2.3 劝励

2.3.1 讽谏

2.3.2 励志

赋癸

情

易曰：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事于最末，故居于癸。

高唐赋

并序汉书注曰：云梦中高唐之台。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

宋玉

高唐赋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史记曰：楚怀王薨，太子横立，为顷襄王。汉书音义，张揖曰：云梦，楚薺也，在南郡华容县，其中有台馆。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尔雅曰：崒者，屺筓。注谓山峰头巉岩然。言云气形似于山。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

王曰：「何谓朝云？」

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郑玄曰：寝，卧息也。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襄阳耆旧传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楚怀王游于高唐，昼寝，梦见与神遇，自称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为置观于巫山之南，号为朝云。后至襄王时复游高唐。为高唐之客。自言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荐，进也。欲亲进于枕席，求亲昵之意也。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山南曰阳，土高曰丘。汉书注曰：巫山在南郡巫县。阻，险也。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云、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王曰：「朝云始出，状若何也？」

玉对曰：「其始出也，?兮若松榭。?，茂貌，如暉?也，徒对切。榭，直竖貌，音时。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袂鄣日，而望所思。晰，昭晰，谓有光明

美色。扬袂，举袖也。如美人之举袖，望所思也。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旗。韩诗曰：偈，桀挺也，疾驱貌。周礼曰：析羽为旂。谓破五色鸟羽为之也。言气变改或如驾马建旗也。建，立也。偈，居竭切。湫兮如风，淒兮如雨。风止雨霁，云无处所。」湫兮，凉貌。诗曰：风雨淒淒。尔雅曰：济谓之霁。郭璞注曰：今南阳人呼雨止为霁，音荠。

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

玉曰：「可。」方今，犹正今也。广雅曰：方，正也。

王曰：「其何如矣？」

玉曰：「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广，间也。普，遍也。祖，始也。言万物皆祖宗生此土，为万物神灵之祖，最有异也。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

王曰：「试为寡人赋之。」

玉曰：「唯唯。礼记曰：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郑玄曰：应唯恭于诺也。皇尧曰：唯谓今之尔，是也。

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其无畴兮，道互折而曾累。言殊异于常，无物可仪比。比，类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谓横斜而上。登巉岩而下望兮，巉岩，石势，不生草木。临大阨之铄水。说文曰：秦谓陵阪曰阨，丁兮切。周礼曰：以渚蓄水。字林曰：铄，积也，与畜同，抽六切。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湍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百谷者，众谷杂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湍，水暴至声也。说文曰：汹汹，涌也，谓水波腾貌。汹，诘巩切。溃，水相交过也。淡，以冉切，安流平满貌。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谓不常静或行。郭象庄子注曰：丽，着也。尔雅曰：如亩亩丘。郭璞曰：丘有陇界如田亩。素问：歧伯对黄帝曰：卒风暴雨，风吹水势，波落而陇起。言风吹水势，浪文如孤垄之附山。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广雅曰：隘，陜也。言水之势，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处，其流交引而却相会。谓水口急陜，不得前进，则却退，复会于上流之中止。峯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峯，聚也。谓两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边之望碣石。孔安国注尚书曰：碣石，海畔山也。砾礫礫而相摩兮，嶒震天之磕磕。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磨砺，声动彻天。说文曰：砾，小石也。礫礫，众石貌。嶒，声也，火宏切。字林曰：磕，大声也。巨石溺溺之灑灑兮，沫潼潼而高厉。巨石，大石也。溺溺，没也。灑灑，石在水中出没之貌。沫，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厉，起也。埤苍曰：灑灑，水流声貌。水澹澹而盘纒兮，洪波淫淫之溶溶。说文曰：澹澹，水摇也。纒，回也。淫淫，去远

貌。溶溶，犹荡动也，音容裔。奔扬踊而相击兮，云兴声之霏霏。言水之奔扬踊起而相击，其状若云，又兴声霏霏然。上林赋曰：穹隆云桡，义出于此。纂文曰：云若大波。霏，浦大切。猛兽惊而跳骇兮，妄奔走而驰迈。虎豹豺兕，失气恐喙。雕鹗鹰鹞，飞扬伏窜，妄，谓不觉东西漫走。窜，走也。说文曰：鹞，鸷鸟也，与照切。字林曰：窜，逃也，七外切。非关协韵。一音七玩切。股战胁息，安敢妄摯。股战，犹股栗也。胁息，犹翕息也。

于是水虫尽暴，乘渚之阳。水虫，鱼鳖之属，惊而陆处。方言曰：晒，暴也，蒲卜切。巫山所临之渚，阳，水北也，暖故鱼鳖游焉。鼃鼃鱣鲟，交积纵横。振鳞奋翼，蜷蜷蜿蜿。中阪遥望，谓张其鳞甲。翼，鱼腮边两鬣也。蜷蜷蜿蜿，龙蛇之貌。上言水中虫尽暴，总色说之。中，阪之中，犹未至山顶。蜷，于危切。蜿，于袁切。玄木冬荣。煌煌荧荧，夺人目精。烂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郁盛，葩华覆盖。双椅垂房，纠枝还会。煌煌荧荧，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栗花长与叶间生，自相覆盖也。双椅，椅，桐属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实也。还会，交相也。纠枝，枝曲下垂也。毛诗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属。尔雅曰：下句曰纠。徙靡澹淡，随波闇蔼。徙靡，言枝往来靡靡然。澹淡，水波小文也。闇蔼者，言木荫水波，闇蔼然也。东西施翼，猗猗丰沛。东西施翼者，谓树枝四向施布，如鸟翼然。言东西，则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猗，柔弱下垂貌。汉书，大人赋：猗猗以招摇。猗，于宜切。猗，于危切。绿叶紫裹，丹茎白蒂。裹，犹房也，古卧切。纤条悲鸣，声似箜篌。清浊相和，五变四会。左氏传，晏子曰：先王和五声也，清浊小大以相济也。吹小枝则声清，吹大枝则声浊。五变，五音皆变也。礼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四会，四悬俱会也。又云：与四夷之乐声相会也。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言上诸声能回转人肠，伤断人气。礼记王制曰：小而无父谓之孤。寒心，谓战栗也。酸鼻，鼻辛酸泪欲出也。长吏隳官，贤士失志。尚书曰：股肱惰哉，万事隳哉。孔安国曰：隳，废也，许规切。失其本志，不知所为。愁思无已，叹息垂泪。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谓至山上高处，未至观也。瘁，病也。盘岸巘岈，振陈磳磳。王逸楚辞注曰：巘岈，山锐貌。振，已见上林赋，音振。李奇曰：振，整也。陈，列也。磳磳，高貌。方言曰：磳，坚也。盘石险峻，倾崎崖隤。埤苍曰：崎岖不安也。广雅曰：隤，坏也。说文曰：坠下也。岩岈参差，从横相迫。势如相迫。陬互横梧，背穴偃蹠。广雅曰：陬，角也，侧沟切。梧，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如有所蹈也。许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梧，逆也。路有横石逆当其前。背，却也。穴，孔也。却又当山之孔穴。交加累积，重迭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别有交加。石之

势在巉岈崖上，重益其高。状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仰视山颠，肃何千千，炫耀虹蜺，说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千、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俯视峭崿，窅窅窈窈。广雅曰：峭崿，深直貌。窅窅，空深貌。峭，士耕切。崿，音宏。窅，苦交切。窈，音劳。不见其底，虚闻松声。言山下杳远不见，但空闻松声。倾岸洋洋，立而熊经。言岸既将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惧而似熊经。倾岸之势，其水洋洋，避立之处，如熊之在树。久而不去，足尽汗出。谓倾岸之势，阻险之处，人所惧见，心自战惧，足下流汗而出也。悠悠忽忽，怛怛自失。悠悠，远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远，迷惑不知所断。楚辞曰：怛怛而自悲。王逸曰：怛，恨貌。怛，耻骄切。使人心动，无故自恐。动，惊也。言无有，故对此而惊恐。贲育之断，不能为勇。孟贲、夏育，决断之士，今见此险阻，亦不能为勇也。断，丁乱切。卒愕异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尔雅曰：橐，见也，午故切。愕与橐同。言卒然复有惊愕之异物，从旁而出，不知所从来。緼緼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緼緼莘莘，众多之貌。说文曰：纚，冠织也。緼与纚同，所绮切。诗曰：鱼在在藻，有莘其尾。毛萇曰：莘，众多也。莘，所巾切，字或作旻，往来貌，若出于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譎诡奇伟，不可究陈。上至观侧，地盖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罗生。自此已前，并述山势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阔后狭似箕。衍，平貌。言山势如簸箕之踵也。秋兰菑蕙，江离载菁。广雅曰：菁，华也。载，则也。青荃射干，揭车苞并。见本草。夜干，一名乌扇，今江东为乌莲，史记为射干。汉书音义曰：揭车，香草也。苞并，丛生也。薄草靡靡，联延夭夭。越香掩掩，靡靡，相依倚貌。夭夭，少长也。越香，言气发越。掩掩，同时发也。掩，同也。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雀，鸟之通称。毛诗曰：鸿鴈于飞，哀鸣嗷嗷。王雎鹇黄，正冥楚鸱。姊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啾啾，尔雅曰：王雎。郭璞曰：鹇类。今江东通呼为鹇。诗云：鸟摯而有别者，一名王鹇。鹇黄，郭璞曰：其色黧黑而黄，因名之。一曰鸱鹇。方言曰：或谓??黄为楚雀。广雅曰：楚鸱一名啁啾。尔雅曰：鸱周。郭璞曰：子鸱鸟出蜀中。或曰：即子规，一名姊归。鸱，胡圭切。思妇，亦鸟名也。地理志曰：夷通乡北过仁里有观山，故老相传云：昔有妇登北山，绝望愁思而死，因以为名。垂鸡，未详。高巢，巢高也。当年遨游。一本云：子当千年万世。遨游，未详。更唱迭和，赴曲随流。赴曲者，鸟之哀鸣，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随流者，随鸟类而成曲也。

有方之士，羨门高溪。史记曰：方士皆掩口。杜预左氏传注曰：方，法术也。史记曰：秦始皇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高誓。溪疑是誓字。汉书郊祀志曰：充尚、

羨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令道，形辞销化玉。充尚、羨门高，二人。上成郁林，公乐聚谷。盖亦方士也。未详所见。又郁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在山上作巢。谷，食也。聚食于山阿。进纯牺，祷璇室。进，谓祭也。祷，祭也。尚书曰：神祇之牺牲牲用。孔安国曰：色纯曰牺。淮南子曰：昆仑之山，有倾宫璇室。高诱曰：以玉饰宫也。醮诸神，礼太一。醮，祭也，子肖切。史记曰：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传祝已具，言辞已毕。

王乃乘玉舆，驷仓螭，垂旒旌，旒合谐。絃大弦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传祝已具，神之语已具。言辞，即祝所传辞也。毕，竟也。旒旌，谓建太常十二旒。雅声，正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风也。絃，引也，音抽。

于是调讴，令人怵悞慄，胁息增歆。并悲伤貌。胁息，缩气也。增，益也。怵，力甚切。悞，力计切。

于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相传言语，遍告众士。汉书音义，李奇曰：羽林骑士。张晏曰：以应猎负羽。周礼：衔枚氏，军旅田役令。郑玄以为枚止言语器讙也。枚状如箸，横衔之。弓弩不发，罟颡不倾。涉漭漭，驰苹苹。漭漭，水广远貌。尔雅曰：苹，藋萧。郭璞曰：今藋蒿也，邪生亦可食。说文曰：苹苹，草貌，音平。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何节奄忽，啼足洒血？何，问辞也。言何节奄忽之间，而兽之蹄足已皆洒血。节，所执之节也。举功先得，获车已实。

王将欲往见，必先斋戒，差时择日。毛萇诗传曰：差，择也。简舆玄服，建云旒，蜺为旌，翠为盖。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简，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饰盖。风起雨止，千里而逝。盖发蒙，往自会。素问，黄帝曰：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会，与神女相会。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开导贤圣，令其进仕，用其谋策，辅己不逮。此又陈谏于王也。九窍通郁，精神察滞。文子曰：九窍者，精神之户牖。气者，五藏之使候。吕氏春秋曰：凡人九窍五藏恶之精气郁。高诱曰：郁滞，不通也。延年益寿千万岁。」

文选考异

情注「事于最末」：袁本、茶陵本「事于」作「于是」。何校改「于事」。

高唐赋注「汉书注曰」下至「风谏淫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

注「史记曰」下至「为顷襄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郑玄曰寝卧息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为高唐之客及注「自言为高唐之客」：袁本无此正文五字、注七字。茶陵本有。案：此盖善有，五臣无，而失着校语者。

注「欲亲进于枕席」：袁本、茶陵本无「进」字。案：「亲」当作「进」。尤校改「亲」为「进」，因误两存耳。

注「如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陈云「暉？」二字疑。今案：无四字是也。字书不见「暉？」。考五臣云「如松栽也」，或误入，但亦非「暉？」。袁、茶陵二本为不误。

注「韩诗曰」：何校「诗」下添「章句」二字，陈同。今案：此所脱无以订之。

注「偈桀佻也」：袁本此下有「居竭切」三字。案：是也。尤改入注末，作「偈居竭切」，非。茶陵本删去，益非。读者因是皆误连下文「疾驱貌」于此句，而不可通矣。

注「生此土」：袁本「生」下有「乎」字，是也。茶陵本无。又其下此注不完，皆非。

注「安流平满貌」：袁本、茶陵本无「安流」二字。

注「尔雅曰如亩亩丘郭璞曰丘有陇界如田亩」：袁本、茶陵本作「郭璞尔雅注曰有陇界如亩」十一字。

注「广雅曰隘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谓水口急陜」下至「复会于上流之中止」：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若浮海而望碣石：案：「碣」当断句，「会」、「碣」、「磕」、「厉」及以下皆相协，无容失其一韵，「石」字当属下句首。「石砾礫礫」二句，言小石也；「巨石溺溺」二句，言大石也。其善注则云「碣石者」，以「碣石」解正文之「碣」，非其读正文于「石」为句，必五臣不察，乃误分节如此，后善为所乱，而各本不着校语也。又五臣误改下文「礫礫」作「礫？」，由不知「礫礫」与「溺溺」相对为文，亦可证。

注「孔安国注尚书曰碣石海畔山也」：袁本作「碣石山名也已见上注」，是也。茶陵本全复出，皆非。

注「埤苍曰瀾灑水流声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字林曰窜逃也七外切非关协韵一音七玩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案：袁、茶陵似非也。此卷善音，二本多所删去耳。

注「交相也」：案：「交相」当作「相交」。各本皆倒。

注「毛诗曰」下至「下句曰纠」：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柔弱下垂貌」：袁本、茶陵本无「下垂」二字。

注「汉书大人赋猗猗以招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丹茎白蒂：何校云「丹」一作「朱」，陈同。案：袁本、茶陵本「丹」作「朱」也。

注「惰哉万事」：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此二本脱。

注「振已见上林赋」：茶陵本作「振」字当作「振」字，袁本作「振」当作「

振」字，皆校语错入注，又误改善作，当以尤所见为是。

注「李奇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方言曰磗坚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埤苍曰崎岖不安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说文曰俗」：案：「俗」当作「裕」，此所引谷部文。各本皆伪。下文「千芊古字通」，「芊」亦「裕」字之误。

注「望山谷芊芊青也」：袁本、茶陵本「芊芊」作「千千」。案：今本说文作「裕裕」。

注「深直貌」：案：「直」当作「冥」。各本皆伪。此在释训。

注「倾岸之势」下至「如熊之在树」：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注「楚辞曰怊怅而自悲王逸曰怅恨貌」：袁本、茶陵本作「王逸楚辞注曰怊怅恨貌」十字。

注「说文曰纚」下至「若出于神」：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六字，有「言不可测知」五字。案：此尤添四十六字于「言不可测知」上，而传写者因遗落其元有之五字也，但所添不当。凡尤意专主增多，每类此。陈但谓「若出于神」四字衍，未是。

注「见本草」下至「汉书音义曰」：袁本无此二十五字，有「射干江东为乌莲」七字。茶陵本作「射干乌莲草也」六字。案：「莲」当作「蕙」。广雅：乌蕙，射干也。曹宪音所夹。今本亦作「莲」，其误正同此。

注「尔雅曰王雉」下至「一曰鸕鷀」：袁本无此四十七字，有「王鷀鹇黄已见上」七字，最是。茶陵本所复出不同，皆非。

注「昔有妇登北山」：袁本、茶陵本「妇」上有「思」字。陈云「北」当作「此」。各本皆伪。

注「汉书郊祀志曰」下至「充尚羨门高二人」：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或驳善注「羨门高誓」之解而记于旁。尤延之误取之也。

注「人在山上作巢」：袁本、茶陵本「人」下有「共」字。又案：此解正文「公乐」，当云「人共在山上作乐」。各本「乐」伪为「巢」也。

注「以玉饰宫也」：袁本、茶陵本「以」上有「璇宫」二字。案：无者非也。又二「宫」字皆「室」之误。

注「字林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汉书音义李奇曰」下至「横衔之」：袁本无此四十七字。有「羽猎已见上衔枚见吴都赋」十一字，最是。茶陵本所复出不同，皆非。

注「尔雅曰苹」下至「亦可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以羽饰盖」：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九窍通郁精神察滞：袁本云善有「滞」字，茶陵本云五臣无「滞」字。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详注意，善并无「滞」字。「察」字韵上「逮」下「岁」自协，以七字为一句，但传写者误，因注中「郁滞不通也」妄添于下。袁、茶陵据之作校语，尤延之亦不审，而读者皆误认为善有、五臣无矣。

注「气者五藏之使候」：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神女赋

并序

宋玉

神女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

玉曰：「其梦若何？」

王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晡，日跌时也。恍惚，不自觉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悦。纷扰，喜也。目色髣佛，作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

王曰：「状何如也？」如有可记识也。髣佛，见不审也。罔，忧也。抚，览也。见神女也。

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胜，尽也。赞，明也。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韩诗曰：东方之日。薛君曰：诗人所说者颜色美盛若东方之日。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诗曰：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妇人有美白矚也。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毛诗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又曰：尚之以琼莹乎而。注：琼莹，石似玉也，音荣。逸论语曰：如玉之莹。说文曰：莹，玉色也，为明切。晔，盛貌。五色并驰，不可殫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绩盛文章。驰，施也。绮，五色也。苍颉篇曰：绩，似纂，色赤，胡愤切。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刘熙释名曰：妇人上服谓之袿。襜不短，纤不长。说文曰：襜，衣厚貌，如恭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媿被服，悦薄装。裔裔，行貌。毛萇诗传曰：媿，美貌。方言曰：媿，美也，他卧切。说文曰：悦，好也，与媿同。他外切。又：悦，可也。言薄装正相堪可。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沐，洗也。以兰浸油泽以涂头。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

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

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言神女得阴阳厚美之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鄞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慎子曰：毛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锡，则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嫱，音墙。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近看既美，复宜远望。孰，谁也。克，能也。谁者能尚，言无有也。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畅，申也。未可申畅己志也。丰盈，肥满也。庄，严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萇诗传曰，姝，美色也。礼记曰：玉温润而泽，仁也。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字林曰：瞭，明也。郑玄周礼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联娟，微曲貌。素质干之醴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婉孌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闲，不急躁也。谓在人中最好无比也。婆娑，犹盘姗也。说文曰：婉，靖好貌，五累切。广雅曰：孌，好也，音画。说文，静，审也。韩诗，静，贞也。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珊珊，声也。翼，放纵貌。如鸟之翼，随意放纵。縠，今之轻纱，薄如雾也。

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流波，目视貌。言举目延视，精若水波将成澜也。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踟躅而不安。说文曰：衽，衣衿也。自矜严也。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沈详而不烦。澹，静貌。愔，和也。嫕，淑善也。言志度静而和淑也。不烦，不躁也。声类曰：愔，见魏都赋，嫕，已见洞箫赋，和静貌。韩诗曰：嫕，悦也。说文曰：嫕，静也。苍颉篇曰：嫕，密也。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静不测，是复为远也。将来可亲之意更远也，谓复更远也。字林曰：旋，回也。褰余帟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郑玄毛诗笺曰：帟，床帐也。怀贞亮之絜清兮，卒与我兮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结犹未相着，茕茕然无有端次，不知何计分当也。言神女之意，虽含诺，犹不当其心。广雅曰：頰，色也，匹零切。方言曰：頰，怒色青貌。切韵，匹迴切。敛容也。苍颉篇曰：薄，微也。捉颜色而自矜持也。

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师，教以妇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诗序曰：尊敬师傅，可以归宁父母。汉书音义曰：妇人年五十无子者为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

未行，中若相首。迂延，却行去也。广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眇，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愿假须臾，神女称遽。目略轻看，精神光采相授与也，犹未即绝。怖覆，谓恐怖而反复也。左氏传，竖头须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肠伤气，颠倒失据。毛萇诗传曰：据，依也。闇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文选考异

其夜王寝：陈云「王寝」「白玉」诸字当如沈存中、姚令威之说。案：何校亦云然，谓「玉」「王」互伪也。说载笔谈及西溪丛语。今考互伪始于五臣，见下。

果梦与神女遇：袁本、茶陵本无「果」字，是也。案：尤本所见又五臣以后之误者。

王曰：袁本、茶陵本「王」下有「对」字，是也。案：此「玉对曰」，五臣「玉」作「王」，仍存「对」字。尤本所见又五臣以后之误者。

注「纷扰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王曰：袁本、茶陵本「王」作「玉」。案：此二本失着校语。

注「髣佛见不审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玉曰：袁本、茶陵本「玉」作「王」，云善作「玉」。案：二本与尤正同，然则善、五臣「王」「玉」互换，此其明验也。自「王寝」以下，及后「王览其状」，皆当如此。二本校语不备，尤本亦多以五臣乱善，赖存此一处，可以推知致伪之由，为沈存中、姚令威疏通而证明之，读者亦可以无疑矣。

注「胜尽也赞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又曰尚之以琼莹乎而注琼莹石似玉也音荣」：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毛萇诗传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说文曰悦」：案：「悦」当作「媿」。各本皆伪。此女部文也。

注「与媿同」：案：「媿」当作「悦」。各本皆伪。

注「旁宜侍王旁」：案：首不当有「旁」字，盖此注在「宜侍旁」句下，后并上为一节，而标此字为识。各本因皆衍。

近之既妖：案：「妖」当作「姣」。上文「姣丽」，五臣作「妖」，善作「姣」。袁、茶陵二本有校语，此以五臣乱善，各本皆非。善注言「近看既美」，是作「姣」之证。

注「方言曰姝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字林曰瞭明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联娟微曲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其所载五臣济注有之。案：二本

是也。此尤所见误衍。

注「靖好貌」：袁本、茶陵本作「闲体行也」。案：二本是也。此女部文。今本「闲体行婉婉也」，而善节引之。

注「广雅曰媼好也」：袁本、茶陵本作「媼静好也」四字。案：二本是也。此亦女部文，非引广雅。尤所见误衍。

注「音画说文静审也韩诗静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或仍当有「音画」二字。以下皆误衍耳。

注「声类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和静貌」下至「媼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

注「字林曰旋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结犹未相着」：袁本、茶陵本「结」上有「未」字，是也。

注「方言曰頰怒色清貌切韵匹迥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登徒子好色赋

并序。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

宋玉

登徒子好色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战国策曰：孟尝君至楚，楚献象床，登徒送之。高诱淮南子注曰：短，说其罪阙也。「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闲，静也。丽，美也。微，妙也。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论语，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遣自解说也。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庄子，孔子谓盗跖曰：将军齿如齐贝。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王逸楚辞注曰：嫣，笑貌。广雅曰：嚶嚶款款，喜也。阳城、下蔡，二县名，盖楚之贵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字林曰：窥，倾头门内视也。又小视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庄子曰：蓬头突鬓。尔雅曰：挛，病也，力专切。说文曰：齞，张口见齿也，牛善切。历，犹疏也。旁行踽傴，又疥且痔。踽傴，伛傴也。广雅曰：伛傴，曲貌。伛，央矩切。傴，力主切。说文曰

：疥，瘙也。痔，后病也。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章华，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于秦，时使襄王。一云食邑章华，因以为号。愚，钝也。乱，昏也。邪，僻也。言昏钝邪僻之臣。章华大夫自谦不如彼之登徒所说也。言宋玉之所说邻女美色，愚臣守德，犹不如登徒之说，况宋玉乎？臣，章华大夫自谓。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

王曰：「试为寡人说之。」

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九土，九州岛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阳，熙邯鄲。从容郑卫溱洧之间。熙，戏也。广雅曰：从容，举动也。毛诗曰：溱与洧，方涣涣兮。毛萇曰：溱、洧，郑两水名洧，于轨切。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鸛鷓喙喙，群女出桑。毛诗曰：仓庚喈喈。又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

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此郊，即郑卫之郊。毛诗曰：静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大路，诗篇名也。遵，循也。路，道也。谓道路逢子之美，愿揽子之袂与俱归也。称此诗者，此本郑诗，故称以感动。赠以芳华辞甚妙。折芳草之华以赠之，为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谓折芳草之花以赠之，欲赠芳华，恐不受，故先与妙辞以进之。处女，未嫁者。恍，失意貌。体疏，相离殊远。谓异于未赠花前所视。

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絜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司马彪注汉书子虚赋曰：复，答也。颜师古注：复，音伏。寤，觉也。鲜荣，华也，喻少年之盛。斋，庄也，言自絜貌，矜庄而待惠音声。如此，谓赠以芍药，欲结恩情，而女不受。毛诗曰：知我如此，不如无生。郑玄曰：则己之生，不如不生。无生，恨之辞也。

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微辞，谓向所陈辞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词。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宋玉虽不逮大夫之顾义，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文选考异

登徒子好色赋注「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广雅曰嘒嘒欵欵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一云食邑章华因以为号」：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唯唯：案：此下各本皆提行，非也。考此赋本无所谓序，今题下有「并序」二字，而于此提行，谓以上是序，以下是赋，善必不应如是大误，未详其何时始尔也。

注「广雅曰从容举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此郊即郑卫之郊」：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静女其姝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大路诗篇名也」下至「与俱归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

注「司马彪注汉书子虚赋曰复答也颜师古注复音伏」：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有「复报也」三字。案：二本是也。凡此等尤所添皆非是。

洛神赋

并序。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

曹子建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輶辇，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白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洛神赋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黄初，文帝丕年号。京师，洛阳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济，度也。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雒阳宫。然京域谓雒阳，东蕃即鄴城。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背伊阙，越輶辇。伊阙、輶辇，已见东都赋。

经通谷，陵景山。华延洛阳记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旧名通谷。河南郡图经曰：景山，缑氏县南七里。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衡皋，秣驷乎芝田。衡，杜衡也。皋，泽也。嵩高山记曰：山上神芝。十洲记曰：钟山仙家耕田种芝草。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覩于彼者

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阳林，一作杨林，地名，生多杨，因名之。移，变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悦。未察，犹未的审所观殊异。毛诗曰：彼何人斯。

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边让章华台赋曰：体迅轻鸿，荣曜春华。神女赋曰：婉若游龙乘云翔。翩翩然若鸿鴈之惊，婉婉然如游龙之升。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朱穆郁金赋曰：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于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正历曰：太阳，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襜纤得衷，修短合度。神女赋曰：襜不短，纤不长。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削成，已见魏都赋。登徒子好色赋曰：腰如束素。束素，约素，谓圆也。延颈秀项，皓质呈露。楚辞曰：小腰秀项若鲜卑。说文曰：项，颈也。司马相如美人赋曰：皓质呈露。呈，见也。延、秀，皆长也。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楚辞曰：粉白黛黑施芳泽。铅华，粉也。博物志曰：烧铅成胡粉。张平子定情赋曰：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云髻峨峨，修眉联娟。毛诗曰：鬢发如云。神女赋曰：眉联娟以蛾扬。峨峨，高如云也。修，长曲而细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神女赋曰：眸子炯其精朗。离骚曰：靥辅奇牙宜笑嚄。王逸曰：美人颊有靥辅也。权，两颊。睐，旁视也。瑰姿艳逸，仪静体闲。神女赋曰：瑰姿玮态。又曰：志解泰而体闲。仪静，安静也。体闲，谓肤体闲暇也。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柔，弱也。绰，宽也。神女赋曰：骨法多奇，应君之相。应图，应画图也。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璀璨，衣声。山海经曰：沃人之国爰有璇瑰瑶碧。郭璞曰：名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瑶碧。毛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毛萇曰：琚，佩玉名，音居。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司马彪续汉书曰，太皇后花胜上为金凤，以翡翠为毛羽，步摇贯白珠八。刘騶駼玄根赋曰：戴金翠，珥珠玕。刘熙释名曰：皇后首饰曰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繁钦定情诗曰：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有此言，未详其本。神女赋曰：动雾縠以徐步。绡，轻縠也。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芳蔼，芳香晦蔼也。楚辞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车兮结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尔雅曰：岸上曰浒。郭璞曰：厓上地也。毛诗曰：在河之浒。毛萇曰：浒，水厓也。汉书音义，应劭曰：濑，水流沙上也。傅瓚曰：濑，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毛诗曰：子无良媒。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琚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要，屈也。佳人信修整，习礼谓立德，明诗谓善言辞。古人指水为信，如有如白水之类也。琚，玉也，徒帝切。潜渊，谓所居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神仙传曰：切仙一出游于江滨，逢郑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与之。交甫行数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尔雅曰：犹如鹿，善登木。此兽性多疑虑，常居山中。忽闻有声，则恐人来害之，每预上树，久久无度复下，须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决者称犹焉。一曰：陇西俗谓犬子，随人行，每预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言犹豫也。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行且听且渡。故疑者称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说文曰：静，审也。韩诗曰：静，贞也。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傍徨。谢灵运山居赋注曰：河灵，河伯也，东阿所谓洛灵。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阴去阳来也。边让章华台赋曰：纵轻躯以迅赴，若离鹄之失群。言如鹤鸟之立望。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椒涂、蘅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气之甚。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尔乃众灵杂沓，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厉，急也。杂沓，众貌。二妃已见上文。毛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注：汉上游女，无求思者。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史记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牵牛为牺牲。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鸡，在河鼓东。牵牛一名天鼓，不与织女值者，阴阳不和。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阮瑀止欲赋曰：伤匏瓜之无偶，悲织女之独勤。俱有此言。然无匹之义，未详其始。扬轻袪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陵波而罗生尘，言神人异也。洛灵即神，而言若者，夫神万灵之总称，言若所以类彼，非谓此为非神也。淮南子曰：圣足行于水，无迹也；众生行于霜，有迹也。说文曰：罗，足衣也。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神女赋曰：苞温润之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神女赋曰：吐芬芳其若兰。华容婀娜，令我亡。张衡七辩曰：蝤齐之领，阿那宜顾。杜笃襋祝曰：怀李女使不殄。婀娜，乌可切。娜，奴可切。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王逸楚辞注曰：屏翳，雨师名。虞喜志林曰：韦昭云：屏翳，雷师。喜云雨师，然说屏翳者虽多，并无明据。曹植诘洛文曰：河

伯典泽，屏翳司风。植既皆为风师，不可引他说以非之。川后，河伯也，已见上文。冯夷鸣鼓，女媧清歌。冯夷、女媧，并已见上文。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腾，升也。文鱼有翅能飞，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辞曰：文鱼兮上濂。又曰：将腾驾兮皆逝。玉鸾已见上文。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右耳苍色大肩，驾六龙出辅，号曰神农。俨，矜庄貌。春秋命历序曰：人皇乘云车出谷口。博物志曰：汉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来。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

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纒素领，回清阳。北海鱼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尔雅曰：水中渚曰沚。孔安国尚书注曰：山脊曰冈。毛诗曰：领如蝤蛴。又曰：有美一人，清阳婉兮。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辞曰：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泪下貌。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良会，夫妇之道。乡，犹方也。淮南子曰：礼丰不足以效爱。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太阴，众神之所居。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汉书音义，孟康曰：宵，化也。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楚辞曰：思旧故而想象。傅毅七激曰：无物可乐，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溯，逆流向上也。绵绵，密意也。毛诗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说文曰：騑，驂驾也。毛萇诗传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广雅曰：盘桓，不进也。

文选考异

注「记曰」下至「改为洛神赋」：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也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又案：后注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当亦有误字也。

注「黄初文帝丕年号」下至「济度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此亦尤延之误取，或驳善注之记于旁者。

注「已见东都赋」：陈云「都」当作「京」，是也。袁、茶陵二本复出，皆非。案：复出不合善例，凡袁亦误者不悉出。

注「山上神芝」：袁本、茶陵本神上有「有」字，是也。

容与乎阳林：袁本、茶陵本「阳」作「杨」，云五臣作「阳」。案：二本也是也

。尤所见以五臣乱善。

注「阳林一作杨林」：袁本、茶陵本无「阳林一作」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所见盖有「阳林」，善作「杨林」，乃校语错入注，因改善作「一」以就之耳。

腰如约素：袁本、茶陵本云「约」善作「束」。案：二本校语是也。注云「束素，约素」，以「约」解「束」。五臣因改正文作「约」，尤所见以之乱善，非也。

奇服旷世：袁本、茶陵本云「世」善作「代」。案：此以五臣乱善。

注「沃人之国」下至「名玉也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注「投我以木瓜」：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报之以琼瑶」：何校「瑶」改「琚」，是也。各本皆伪。

注「绡轻縠也」：案：此当作「绡已见吴都赋」。袁、茶陵二本所复出者其证也。

注「尔雅曰」下至「厓上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汉书音义应劭曰」下至「濼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神仙传曰切仙一出」下至「女亦不见」：袁本、茶陵本此注作「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案：皆非也。依善例求之，当云「交甫已见江赋」。袁、茶陵其所复出也。

注「说文曰」下至「静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二妃已见上文毛诗曰」下至「无求思者」：案：「二妃」下当有「游女并」三字，依善例求之如此。谓「二妃」注在思玄赋，「游女」注在琴赋。袁本、茶陵本所复出皆非，然即其证也。「毛诗曰」以下二十字，尤本误衍，袁、茶陵无。

注「各处河鼓之旁」：袁本、茶陵本无「鼓」字，是也。

注「圣足行于水」：袁本、茶陵本「足」作「人」，是也。

令我亡??：袁本、茶陵本「??」作「餐」。案：疑善「??」、五臣「餐」而失着校语也。「??」、「餐」古亦同字，俗伪为「?」。他皆放此。又案：注「使不飧」，「飧」当为「??」。

注「曹植诘洛文曰」：案：「洛」当作「咎」。各本皆伪。文今载集中。袁本、茶陵本「诘」伪「结」，陈云当作「禊」，大非。王伯厚尝言：曹子建诘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诘风伯、雨师。名篇之意显然矣。

注「王母乘紫云车来」：袁本、茶陵本「来」上有「而」字，是也。

注「尔雅曰」下至「山脊曰冈」：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泪下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顾望怀愁：案：袁本、茶陵本此下校语云善作「怨」，其所见非也。此韵脚非有异同，尤本未误。

注「说文曰駢」下至「盘桓不进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诗甲

补亡

补亡诗六首

四言并序补亡诗序曰：哲与司业畴人肆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着其文，以缀旧制。

束广微王隐晋书曰：束皙，字广微，平阳阳干人也。父惠，冯翊太守；兄璨，与皙齐名。尝览古诗，惜其不补，故作诗以补之。贾谧请为著作郎。

补亡诗六首

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毛诗序曰：有其义而亡其辞。子夏序曰：南陔废则孝友缺矣。声类曰：陔，陇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兰。采兰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将以供养其父母，喻人求珍异以归。

眷恋庭闱，心不遑安。庭闱，亲之所居。眷恋，思慕也。言我思归供养，心不暇安。

彼居之子，罔或游盘。居，谓未仕者。言在家之子，无有纵乐，须供养。此相戒之辞也。尚书曰：乃盘游无度。

馨尔夕膳，絜尔晨羞。馨，芬香也。絜，鲜静也。教其朝晚供养之方。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从风，喻己亦当柔色以承亲。史记，微子之歌曰：麦秀之渐渐，禾黍之油油。郑玄礼记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言承望父母颜色须其柔顺也。论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

眷恋庭闱，心不遑留。

馨尔夕膳，絜尔晨羞。羞，有滋味者。

有獮有獮，在河之涘。礼记曰：孟春之月，鱼上冰，獮祭鱼。獮将食之，先以祭，又曰：獮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异，归养其亲也。

凌波赴汨，噬鲂捕鲤。字林曰：汨，深水也，于笔切。广雅曰：噬，啮也。尔雅曰：鲂，魴也。郭璞曰：今呼魴鱼为魴。

嗷嗷林乌，受哺于子。小雅曰：纯黑而反哺者，乌也。毛诗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

养隆敬薄，惟禽之似。孟子曰：食而不爱，豕畜之；爱而不敬，兽畜之。刘熙

曰：爱而不敬，若人畜禽兽，但爱而不能敬也。言鸟亦能报恩，但不知礼敬耳。今人虽有供养而无礼敬，禽兽何异乎？

勛增尔虔，以介丕祉。郑玄毛诗笺云：介，助也。毛苌诗传曰：祉，福也。

白华，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养父母，常自絜，如白华之无点污也。子夏序曰：白华废则廉耻缺矣。

白华朱萼，被于幽薄。毛诗曰：鄂不韡韡。郑玄曰：承华者，鄂也。纂要曰：草丛生曰薄。此喻兄弟比于华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众杂，方于华萼，自然鲜絜。

粲粲门子，如磨如错。毛诗曰：粲粲衣服。周礼曰：正室谓之门子。郑玄曰：正室适子，将代父当门者。毛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石曰磨。尔雅曰：谓之割。

终晨三省，匪惰其恪。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陈思王魏德论曰：位冠万国，不惰厥恪。

白华绛趺，在陵之陬。郑玄毛诗笺曰：跗，鄂足也。跗与趺同。陬，山足也。蒨蒨士子，涅而不渝。蒨蒨，鲜明貌。论语，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渝，变也。

竭诚尽敬，亶亶忘劬。毛苌诗传曰：亶亶，勉勉也，亡匪切。

白华玄足，在丘之曲。

堂堂处子，无营无欲。论语，曾子曰：堂堂乎张也。处子，处士也。已见鹦鹉赋。梁鸿安丘严平颂曰：无营无欲，澹尔渊清。

鲜侔晨葩，莫之点辱。孝经钩命决曰：名毁行废，玷辱先人。王逸楚辞注曰：点，污也。点与玷古字通。

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子夏序曰：华黍废则畜积缺矣。

黼黻重云，辑辑和风。黼黻，云色不明貌，徒感切。辑辑，风声和也。毛诗曰：习习谷风。毛苌曰：习习，和舒之貌。辑与习同。

黍华陵巅，麦秀丘中。毛诗曰：黍稷方华。微子有麦秀之歌。郑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

靡田不播，九谷斯丰。尚书曰：播厥百谷。周礼曰：三农生九谷。郑玄曰：九谷，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也。

奕奕玄霄，蒙蒙甘溜。郑玄毛诗笺曰：奕奕，光也。玄，黑也。霄，云也。毛苌诗传曰：蒙蒙，雨貌。凡水下流曰溜。

黍发稠华，亦挺其秀。苍颉篇曰：稠，众也。广雅曰：稠，概也，直留切。概，居致切。毛诗曰：实发实秀。

靡田不殖，九谷斯茂。

无高不播，无下不殖。

芒芒其稼，参参其穡。芒芒，多貌。参参，长貌。种曰稼，敛曰穡。参，所今切。

穡我王委，充我民食。公羊传曰：君子之为国也，必有三年之委。尚书，八政，一曰食。

玉烛阳明，显猷翼翼。尔雅曰：四气和谓之玉烛。郭璞曰：道光照也。广雅曰：翼翼，明貌。猷，道也。

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由，从也。庚，道也。言物并得从阴阳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

荡荡夷庚，物则由之。尚书曰：王道荡荡。毛萇诗传曰：夷，常也。万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群生仰之以安也。

蠢蠢庶类，王亦柔之。毛萇诗传曰：蠢，动也。国语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处庶类。孔安国尚书传曰：柔，安也。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

木以秋零，草以春抽。言万物既由于道，群黎又安于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随四时也。

兽在于草，鱼跃顺流。言皆得其时也。

四时递谢，八风代扇。淮南子曰：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八风，已见上。

纤阿案晷，星变其躔。淮南子曰：纤阿，月御也。颜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吕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汉书曰：日月初躔星之纪。音义曰：躔，舍也。

五是不逆，六气无易。尚书云：曰雨、曰暘、曰燠、曰风、曰时，五是来备，各以其序，庶草蕃庑。左氏传，秦医和谓晋侯曰：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易，改也。谓不改其常行也。

悒悒我王，绍文之迹。左氏传，右尹革曰：祈昭之悒悒。杜预曰：悒悒，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诗成王时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继文王之迹也。

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崇丘，高丘也。言万物生长于高丘，皆遂其性，得极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废则万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蔼蔼。

植物斯高，动类斯大。蔼蔼，茂盛貌。周礼曰：山林植物。郑玄曰：物，根生之属。

周风既洽，王猷允泰。周，周室也。毛诗曰：王猷允塞。犹猷古字通。

漫漫方舆，回回洪覆。淮南子曰：以天为盖，以地为舆。曾子曰：天道曰员，地道曰方。

何类不繁，何生不茂。

物极其性，人永其寿。易干凿度曰：统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应时，群物遂性。汉书，公孙弘对策曰：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

恢恢大圆，芒芒九壤。老子曰：天网恢恢。九壤，九州岛也。左氏传曰：芒芒九土。

资生仰化，于何不养。资，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言物尽其性，咸生长也。

人无道夭，物极则长。老子曰：终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无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长。言物极则归长也。

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仪也。言万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仪也。毛萇诗传曰：仪，宜也。苍颉篇曰：宜，得所也。子夏序曰：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

肃肃君子，由仪率性。尔雅曰：肃肃，敬也。郭璞曰：容仪谨敬也。礼记曰：率性之谓道。

明明后辟，仁以为政。尔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聪明鉴察也。尔雅曰：后辟，君也。

鱼游清沼，鸟萃平林。毛诗曰：依彼平林，有集维鷖。

濯鳞鼓翼，振振其音。

宾写尔诚，主竭其心。宾，谓群臣也。

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时既和平矣，何所思虑，何所修治。易曰：天下何思何虑。王弼曰：一以贯之，不虑而尽也。庄子，老聃曰：至人之于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为。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辑，和也。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悠，远也。

文选考异

注「王隐晋书曰」下至「贾谧请为著作郎」：此四十九字袁本、茶陵本无，所载五臣翰注亦引王隐书而文大异，盖并善于五臣之误。以尤所见为是。

注「声类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采兰以自芬香也」下至「喻人求珍异以归」：袁本、茶陵本此二十八字作「言兰芬芳以之故已循陔以采之喻己当自身尽心以养也」二十三字。

注「言在家之子」：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无有纵乐须供养此相戒之辞也」：袁本、茶陵本「纵乐」作「游盘」，无「须供养此」四字。

注「馨芬香也」下至「教其朝晚供养之方」：袁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言相

戒尽心以养也」八字。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陈云二句当在「心不遑留」下，如首章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误倒。

注「孟春之月」下至「先以祭又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异归养其亲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广雅曰噬」下至「今呼鲂鱼为鳊」：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一字。

注「毛诗曰」：案：「毛」字误。各本皆同，无以订之。

注「豕畜之」：袁本、茶陵本「畜」作「交」，是也。

注「鄂不韡韡」：袁本、茶陵本「鄂」作「萼」，下同。案：二本非也。此善注当有「鄂与萼同」，如下注「跗与趺同」之例，因顺正文改字而删去之也。尤依毛诗校正，但未补所脱。

注「此喻兄弟比于华萼」：案：「兄弟比于」四字不当有，因上引「常棣」而误添也。各本皆衍。

注「尔雅曰谓之割」：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辑辑和风：案：「辑辑」当作「揖揖」。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善作「揖揖」，可证。此必尤延之所改。二本注云「揖与习同」，尤亦改「揖」为「辑」，甚非。

注「云色不明貌」：袁本、茶陵本「云色不明」四字作「黑」字。

注「辑辑风声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郑玄曰九谷」：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苍颉篇曰稠众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郭璞曰道光照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兽在于草：案：「于」当作「在」。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善作「在在」，可证。尤所见误以五臣乱善。何云当作「在」，陈同，盖据二本校。

注「淮南子曰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八风已见上」：袁本作「四时八风并已见上」，是也。茶陵本脱。

注「曰风曰时」：案：当作「曰寒曰风」。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李云传所引史记如此，盖尚书亦然也。今以东晋古文添「曰时」二字，而误去「曰寒」二字。各本皆伪。何校添「曰寒」，陈同，皆仍衍「曰时」，未是。

注「崇丘高丘也言万物生长于高丘」：袁本、茶陵本无首六字，末有「者」字。

注「周礼曰山林」下至「根生之属」：袁本无此十五字。茶陵本此节无善注。

注「犹猷古字通」：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此或所见不同，若有之，当如何校改，上引诗「王猷」作「犹」，乃相应。

注「易曰」下至「则归长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七字。

述德

述祖德诗二首

五言：陈郡谢灵运曰：玄字幼度，领徐州牧。苻坚倾国大出，玄为前锋，射伤苻坚，临阵杀苻融，封康乐公。灵运述祖德诗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祖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谢灵运沈约宋书曰：谢灵运，陈郡人也。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后为临川郡守。为有司所纠，徙付广州，遂令赵钦等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罚，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述祖德诗二首

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吕氏春秋曰：阳朱贵己。高诱曰：轻天下而重己也。天云，言高也。曹植七启曰：独驰思乎天云之际。

兼抱济物性，而不纓垢氛。纓，绕也。垢，滓也。氛，气也。谓世事皆恶，不相纓绕，不杂尘雾。嵇康书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济物之意也。

段生蕃魏国，展季救鲁人。段生，干木也，已见上。展季，柳下惠也。刘向列女传曰：柳下惠妻谏之曰：蒙耻救人，德弥大兮。遂谥曰惠。

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伐鲁北鄙，公使展喜犒师。齐侯未入境，喜从之。公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则恐，君子则否。齐侯曰：野无青草，室如悬磬，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赐之盟曰：世世子孙，不相侵害。齐侯乃还。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吕氏春秋曰：秦将兴师伐郑，贾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袭郑。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曰：寡君使臣犒劳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帅对曰：寡君使丙也、术也、视也，于边候？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国之地。再拜受之。高诱曰：？，国名也，音晋。今为晋字之误也。汉书音义，服虔曰：以师枯槁故馈之，犹食劳苦谓之劳也。广雅曰：犒，劳也。史记曰：鲁仲连，齐人也。赵孝成王时，秦使白起围赵。魏王使将军新垣衍说赵尊秦昭王为帝，仲连责而归之，新垣衍起再拜请出。秦将闻之，为却十五里。

临组乍不继，对珪宁肯分。史记曰：平原君欲封鲁连，连不肯受。左太冲咏史诗曰：临组不肯继，对珪不肯分。说文曰：组，绶属也。王逸楚辞注曰：继，系也。据仲连文虽不见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随其爵之轻重而赐之珪璧，执以为瑞信。今仲连不受齐赵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

惠物辞所赏，励志故绝人。恩惠及物，而不受赏赐，言勉其志不与众同，故言

绝人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励，勉也。

苕苕历千载，遥遥播清尘。

清尘竟谁嗣，明哲时经纶。明哲，谓祖玄也。清尘已见怀旧赋。经纶见南都赋。

委讲缀道论，改服康世屯。汉书曰：太史公习道论于黄子。左氏传，齐侯谓韩厥曰：服改矣。杜预曰：朝戎异服。周易曰：屯，难也。

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庄子曰：语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魏志，诏曰：翻然改节，以隆斯民。

中原昔丧乱，丧乱岂解已。晋中兴书曰：中原乱，中宗初镇江东。中原，谓洛阳也。晋怀、愍帝时，有石勒、刘聪等贼破洛阳，怀帝没于平阳。

崩腾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隐晋书曰：怀帝即位，年号永嘉。孝武即位，年号太元。

河外无反正，江介有蹙圯。河外，西晋也。公羊传曰：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江介，东晋也。左氏传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杜预曰：介，间也。毛诗曰：今也蹙国百里。尔雅曰：圯，败覆也。

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慑，惧也。谢灵运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横流之祸。孟子曰：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拯溺由道情，龔暴资神理。拯，济也。溺，没也。孟子曰：天下溺则援之以道。庄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国尚书传曰：龔，胜也。曹植武帝诔曰：人事既关，聪镜神理。

秦赵欣来苏，燕魏迟文轨。尚书曰：僖予后，后来其苏。文轨，已见恨赋。

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贤相，即太傅也。山居赋注曰：太傅既薨，远图已辍。左传，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谓兄曰：上损国家累世劬劳远图之功。

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山居赋注曰：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舜分天下为十二州，时晋有七，故云七州也。张勃吴录曰：五湖者，太湖之别名，周行五百余里。

随山疏浚潭，傍岩蓺粉梓。山居赋注曰：选神丽之所，申高栖之意。疏，开也。浚，深也。楚人谓深水为潭。蓺，树也。

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贞，正也。观，视也。言正见丘壑之美。

文选考异

注「春秋僖公二十六年」下至「使受命于展禽」：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十一字。案：二本是也，此实非善注。

注「西晋也」：袁本作「已见西征赋」，是也。茶陵本复出，亦可证。

注「东晋也」：袁本作「已见魏都赋」，是也。茶陵本复出，亦可证。

注「左氏传曰以敝邑」下至「介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今也蹙国百里」：袁本、茶陵本也下有「日」字。案：陈云脱。

注「孔安国尚书传曰龔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曹大家上疏谓兄曰」：袁本、茶陵本「谓」作「诸」。陈云「诸」当作「请」。

注「张勃吴录曰」下至「周行五百余里」：袁本无此十九字，有「五湖已见江赋」六字，是也。茶陵本复出，与此皆非。

注「蓺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劝励

劝者，进善之名。励者，勗己之称。

讽谏

四言并序

韦孟善曰：汉书曰：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

讽谏

孟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诗讽谏。曰：善曰：汉书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为楚王。薨，子郢客嗣，是为夷王。薨，子戊嗣。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应劭曰：左氏传曰：在商为豕韦氏。杜预曰：国名。东郡白马县南有韦城。

黼衣朱黻，四牡龙旗。善曰：应劭曰：黼衣，衣上画为斧形，而白与黑为采。龙旗，旗上画龙为之。朱黻，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以皮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诗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龙旗承祀。

彤弓斯征，抚宁遐荒。言受彤弓之赐，于此得专征伐。善曰：毛诗曰：彤弓弭兮。荒，荒服也。

摠齐群邦，以翼大商。

迭彼大彭，勋绩惟光。应劭曰：国语曰：大彭、豕韦为商伯。迭，互也。言豕韦与大彭互为伯于商也。

至于有周，历世会同。颜师古曰：继为诸侯，预盟会之事也。善曰：会同，已见东京赋。

王赧听谮，寔绝我邦。应劭曰：王赧，周末王，听谗受谮润，绝豕韦氏。刘兆曰：旁言曰谮。善曰赧王已见西征赋。

我邦既绝，厥政斯逸。应劭曰：自绝豕韦之后，政授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谓之放。颜师古曰：瓚说是也。

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善曰：尚书曰：以蕃王室。繇与由古字通。

庶尹群后，靡扶靡卫。颜师古曰：庶尹，庶官之长也。群后，诸侯也。善曰：尚书曰：庶尹允谐。又曰：肆觐群后。尹，正也。群后，天下诸侯也。

五服崩离，宗周以坠。应劭曰：五服，谓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也。

坠，失也，真魏切。善曰：论语，子曰：邦分崩离析。宗周，已见西征赋。

我祖斯微，迁于彭城。颜师古曰：言我先祖遂微。善曰：汉书曰：楚国有彭城县。

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应劭曰：小儿啼声唉唉。颜师古曰：唉，叹声。善曰：方言曰：唉，叹辞也，许其切。

阨此嫚秦，耒耜斯耕。颜师古曰：言遭秦暴嫚，无有列位，躬耕于野。

悠悠嫚秦，上天不宁。

乃眷南顾，授汉于京。颜师古曰：高祖起在丰、沛，于秦为南，故曰南顾。言以秦之京邑授与汉也。

于赫有汉，四方是征。颜师古曰：于，读为乌。乌，叹辞也。赫，明貌。此诗中诸叹称于者，其音皆同。

靡适不怀，万国攸平。颜师古曰：怀，思也，来也。言汉兵所往，无不归怀，故万国所以皆平。

乃命厥弟，弟谓元王也，元王封于楚国。建侯于楚。

俾我小臣，惟傅是辅。

矜矜元王，恭俭静一。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矜矜，戒慎。恭，敬；静，守；一，道也。

惠此黎民，纳彼辅弼。

享国渐世，垂烈于后。应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遗业于后嗣。渐世，没世也。善曰：渐，没也。

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夷王名郢客，元王子。

咨命不永，惟王统祀。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故言不永。统祀，纂统宗祀也。

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颜师古：大雅曰：皇，正也。善曰：毛诗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

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颜师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义，用继祖考之业也。善曰：守其富贵，保其社稷。履冰，已见寡妇赋。

邦事是废，逸游是娱。

犬马悠悠，是放是驱。颜师古曰：繇与悠同，行貌。放，放犬；驱，驱马也。

务此鸟兽，忽此稼苗。

蒸民以匱，我王以偷。善曰：驰骋犬马，悠悠然远也。偷与愉同，乐也。人失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为乐也。

所弘匪德，所亲匪俊。

唯囿是恢，唯谗是信。颜师古曰：恢，大也。谗，谰言也。

踰踰諂夫，谔谔黄发。如淳曰：踰踰，目媚貌。史记曰：不如周舍之喁喁。喁与谔同。踰，以朱切。谔谔，正直貌。黄发，老人发落，更生黄者。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

既藐下臣，追欲纵逸。应劭曰：藐，远也。言疏远忠贤之辅，追情欲，纵逸游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善曰：仪礼曰：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

嫚彼显祖，轻此削黜。善曰：尚书曰：昭乃显祖。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颜师古曰：睦，密也。言服属近。善曰：我王，戊也。

尚书曰：九族既睦。

曾不夙夜，以休令闻。善曰：尚书曰：旧有令闻。

穆穆天子，照临下土。善曰：毛诗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

明明群司，执宪靡顾。颜师古曰：靡，无也。言执天子之法，无所顾望。读如古，协韵。

正遐由近，殆其兹怙。善曰：兹，此，谓此亲也。言欲正远人，先从近亲始，而王怙恃汉戚，不自勗慎，以致危殆。

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匪思匪监，嗣其罔则。善曰：言王不思鉴镜之义，是令后嗣无所法则。

弥弥其逸，岌岌其国。应劭曰：弥弥，犹稍稍也。罪过滋甚。岌，欲毁坏之意。颜师古曰：岌岌，危动貌，五答切。又，邓展曰岌。孟子曰：天下殆哉岌乎！司马彪以为岌岌，危也。

致冰匪霜，致坠匪嫚。应劭曰：易曰：履霜坚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晋灼曰：致冰无不先由微霜，致坠无不先由骄慢。

瞻惟我王，时靡不练。善曰：时，是也。练，委也。言王于上所言之事，无不委练也。

兴国救颠，孰违悔过？善曰：言欲兴其邦国，救其颠坠，谁能违于悔过乎？

追思黄发，秦繆以霸。颜师古曰：秦繆公伐郑，为晋所败而归，乃作秦誓。善曰：尚书，秦穆公曰：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岁月其徂，年其逮耆。颜师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耆。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将及老，悔过自新，理宜在速。尔雅曰：耆，老寿也。

。

于赫君子，庶显于后。颜师古曰：于，叹辞也。昔之君子，庶几善道，所以能光显于后代也。

我王如何，曾不斯览。颜师古：览，视也。协韵，音滥。

黄发不近，胡不时鉴！颜师古曰：黄发不近者，斥远耆老之人。近，音其靳切。善曰：叹美昔之君子，能庶几自悔，故光显于后。

文选考异

注「应劭曰黼衣」下至「旗上画龙为之」：袁本无此二十五字，有「黼衣已见上」五字。茶陵本有「杜预曰白与黑谓之黼」九字。

注「言受彤弓之赐于此得专征伐」：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无者是也。此或以汉书颜注记于旁，尤延之误取之。陈云「言」上当有「颜师古曰」四字，不知其非善引也。以下凡「颜师古曰」各条，皆不当有。袁、茶陵二本俱无者最是。今不悉出。其所有误中之误，亦不更论。

注「迭互也」：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案：尤误依颜注移。

注「刘兆曰旁言曰谮」：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颜师古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尤延之添耳。

注「尚书曰以蕃王室」：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坠失也真魏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此即颜注而窜入善者。

注「应劭曰小儿啼声唉唉」：袁本、茶陵本无此并下颜注，共十六字。

注「颜师古曰怀思也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有「善曰」二字。案：二本是也。以下皆善注，而此为颜注窜入者。

注「弟谓元王也元王封于楚国」：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注「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遗业于后嗣」：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有「即位且三十年」六字。案：二本最是，此亦颜注窜入。

克奉厥绪：袁本云「绪」善作「次」。茶陵本云五臣作「绪」。案：此所见不同，汉书作「绪」，或当是也。

注「夷王名郢客元王子」：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戊乃嗣故言不永统祀」：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案：上七字颜注窜入。

犬马悠悠：陈云据注当作「繇繇」。今案：其说误也。颜注窜入，非善所引。善注「悠悠然远也」在下，可证其与颜不同也。尤延之所误取，复沓歧互，不相比次，读者多不审。

注「以致困匱」：袁本、茶陵本作「以困乏」三字。案：二本是也。「以致困匱」，乃尤依颜注改耳。

嗟嗟我王：袁本、茶陵本不提行，是也。

注「我王戊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殆其兹怙：袁本云善作「兹怙」。茶陵本云五臣作「怙兹」。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此但传写误倒，非善独作「兹怙」。何云当从汉书作「怙兹」，于韵乃协。陈同。

注「不自勗慎」：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二本是也。此亦颜注窜入。

注「言王不思鉴镜之义」：袁本、茶陵本「思」下有「之不」二字，无「义」字。案：二本是也。尤误依颜注改。

注「又邓展曰吸」下至「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三字。又上颜注十二字亦无。说具于前。

于赫君子：案：「赫」当作「昔」，此善作「昔」，五臣作「赫」。故善注云「叹美昔之君子」。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翰注云「于赫美也」。各本皆以五臣乱善，所当订正。考汉书作「昔」，五臣误耳。唯此节下颜注仍为误取窜入，不相比次。说具于前。

励志

四言。广雅曰：励，劝也。此诗茂先自劝勤学。

张茂先

励志

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大仪，太极也。以生天地谓之大，成形之始谓之仪。郑玄曰：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斡，转也。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动。河图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

四气鳞次，寒暑环周。礼记曰：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李尤辟雍赋曰：攒罗鳞次，差池杂沓。范子曰：度如环无有端，周回如循环，未始有极。

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星火，火星也，已见上。尔雅曰：秋为白藏，故云素秋。

凉风振落，熠耀宵流。其一。凉风，已见上。毛诗传曰：熠耀，磷也。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思，悲也。谓鸿鴈来宾，雀入大水为蛤之类。毛诗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

日与月与，荏苒代谢。毛诗曰：日居月诸。淮南子曰：二者代谢而踳驰。颜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复为代。去者为谢。

逝者如斯，曾无日夜。论语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其二。言逝川之流，不舍日夜，亦当感之以励志，何得晏然自舍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

求焉斯至，众鲜克举。论语，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诗曰：德輶如毛，人鲜克举。

大猷玄漠，将抽厥绪。毛诗曰：秩秩大猷。说文曰：玄，幽远也。又曰：漠，寂也。广雅曰：漠，泊也。说文曰：漠，无为也。言大道玄远幽漠，知之犹从小引其端绪，而至于可知。

先民有作，贻我高矩。其三。毛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匪先民是经。先民，周公、孔子也。

虽有淑姿，放心纵逸。

田般于游，居多暇日。孙卿子曰：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也。

如彼梓材，弗勤丹漆。

虽劳朴斲，终负素质。其四。尚书曰：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雘。

养由矫矢，兽号于林。淮南子曰：楚恭王游于林中，有白猿缘木而矫，王使左右射之，腾跃避矢不能中。于是使由基抚弓而眇，猿乃抱木而长号。何者？诚在于心，而精通于物。

蒲卢蒙缴，神感飞禽。蒲卢，旧说云，即蒲且也。已见西京赋。汲冢书曰：蒲且子见双凫过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

末伎之妙，动物应心。

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其五。物，兽与禽也。尚书序曰：研精覃思。答宾戏曰：浮英华，耽道德。

安心恬荡，栖志浮云。

体之以质，彪之以文。庄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笃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荡而不失其充。答宾戏曰：仲尼抗浮云之志。说文曰：彪，虎文貌。

如彼南亩，力耒既勤。

蔗蓂至功，必有丰殷。其六。以农喻也。左氏传，赵文子谓祁午曰：譬如农夫，是蔗是蓂，虽有饥馑，必有丰年。杜预曰：蔗，耘也。壅苗为蓂。

水积成渊，载澜载清。

土积成山，歊蒸郁冥。荀卿子曰：土积成山，风雨兴焉；水积成川，蛟龙生焉；种善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尸子曰：土积成岳，则榘栴豫章出焉；水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出也。傅毅显宗颂曰：荡荡川渌，既澜且清。张揖字诂曰：歊，气上出貌。

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士不馱学，故能成其圣。

勉尔含弘，以隆德声。其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袁乔碑曰：于兹德声

，发闻遐迹。

高以下基，洪由纤起。老子曰：高必以下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礼记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郑玄曰：始于一勺，卒成不测。论衡曰：自源发流，安得不广？国语，晋赵武冠，见韩献子，献子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兴善，敬之哉。

累微以着，乃物之理。孙卿子曰：尽小者大，积微者着。

纒牵之长，实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资于小；故此言若轻于小，亦累于大。战国策，段干越谓韩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驾千里之马，过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缠牵长，故缠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怪者，是缠牵长也。千里之马，系以长索，则为累矣。人虽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马也。

复礼终朝，天下归仁。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安国曰：复，及也。身能及礼，则为仁也。马融曰：一日犹见归，况于终身。

若金受砺，若泥在钧。大戴礼曰：君子学不可以已矣，是故金就砺则利。在钧，已见西征赋，谓陶家泥轮以能成器也。老子曰：埴埴以为器。

进德修业，晖光日新。易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又曰：君子之光辉吉。又曰：日新之谓盛德。

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庄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对曰：隰朋可。其为人也，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华言隰朋犹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文选考异

注「广雅曰励」下至「自劝勤学」：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毛诗传曰熠熠磷也」：袁本无此八字，有「熠熠已见秋兴赋」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与此皆误。

注「一寒一暑一往一复」：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有「来者」二字，是也。何校添「来者」于「复」字下，陈同，仍衍八字。

注「论语曰」下至「不舍昼夜」：袁本无此十七字，有「逝者已见秋兴赋」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与此皆非。

注「人鲜克举」：茶陵本下有「之」字，袁本无。陈云引诗脱「之」字，是也。

注「又匪先民是经先民周公孔子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田般于游：袁本、茶陵本「田」作「出」。何校依之改，陈同。案：此尤本伪

耳。

注「淮南子曰楚恭王」下至「而精通于物」：袁本无此五十八字，有「养由己见幽通赋」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与此皆非。

注「荀卿子曰」：案：「荀」当作「孙」，各本皆伪。

注「种善德」：茶陵本「种」作「积」，「善」下有「成」字，是也。袁本误与此同。

勉尔含弘：袁本、茶陵本「尔」作「志」。案：此亦尤本伪也。

注「成人在始兴善敬之哉」：茶陵本「兴」作「与」，无「敬之哉」三字，是也。袁本无「兴善敬之哉」五字，非。

注「颜渊问仁」：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克己复礼为仁」：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孔安国曰复」下至「况于终身」：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七字。

注「老子曰埏埴以为器」：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易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袁本无此十二字，有「进德修业已见闲居赋」九字，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与此皆非。

注「晖吉」：茶陵本「晖」上有「其」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隰朋可」：袁本、茶陵本「隰」上有「则」字，是也。

献诗 公燕 祖饯

目录 [隐藏]

1 诗甲

1.1 献诗

1.1.1 上责躬应诏诗表

1.1.1.1 责躬诗

1.1.1.2 应诏诗

1.1.2 关中诗

1.2 公燕

1.2.1 公燕诗

1.2.2 公燕诗

1.2.3 公燕诗

1.2.4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1.2.5 皇太子燕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

1.2.6 大将军燕会被命作诗

1.2.7 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1.2.8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1.2.9 乐游应诏诗

1.2.10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1.2.11 应诏燕曲水作诗

1.2.12 皇太子释奠会作诗

1.2.13 侍燕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1.2.14 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1.3 祖饯

1.3.1 送应氏诗二首

1.3.2 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

1.3.3 金谷集作诗

1.3.4 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

1.3.5 邻里相送方山诗

1.3.6 新亭渚别范零陵诗

1.3.7 别范安成诗

诗甲

献诗

上责躬应诏诗表

魏志曰：黄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献诗二首。

曹子建

上责躬应诏诗表

臣植言：臣自抱鬻归藩，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师，后归本国，而魏志不载，盖魏志略也。杜预左氏传注曰：鬻，瑕隙也。贾逵国语注曰：鬻，兆也，谓罪萌兆也。刻肌刻骨，孝经钩命决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尔雅曰：戾，罪也。韩子曰：卫灵公至濮水，夜分，闻有鼓琴者。诚以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老子曰：天网恢恢。洞箫赋曰：蒙圣主之渥恩。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市专死之义，感，犹思也。毛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尔雅曰：遄，速也。形影相吊，五情愧赧奴简切。文子曰：昔者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说文曰：赧，面惭也。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曾子曰：君子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即上胡不遄死之义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胡，何也。毛诗谓何颜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颜之厚。义出于此。伏惟陛下，应劭曰：陛，升堂之阶。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达尊之意也。若称殿下、合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汉书曰：孝文

皇帝德厚侔天地。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汉书音义曰：畅，通也。苏顺陈公诔曰：化侔春风，泽配甘雨。风赋曰：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吕氏春秋曰：甘露时雨，不私一物。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七子均养者，鸣鸠之仁也；毛诗曰：鸣鸠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鸣鸠之养其子，旦从上下，暮从下上，其均平如一。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矜，怜也。论衡曰：父母之于子恩等，岂为贵贤加意，贱愚不察乎？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左氏传，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耆，永无执珪之望。分，谓甘愜也。毛诗序曰：尊事黄耆。珪者，古之诸侯所执。周礼曰：上公之礼执桓圭，诸侯之礼执信圭。史记，陈轸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不图圣诏，猥垂齿召。猥，犹曲也。尚书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孔安国曰：三年之后，乃齿录之。至止之日，驰心辇毂，毛诗曰：至止肃肃。胡广汉官解诂注曰：毂下喻在辇毂之下，京城之中。僻处西馆，未奉阙庭，东京赋曰：阙庭神丽。踊跃之怀，瞻望反侧，毛诗曰：踊跃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展转反侧。不胜犬马恋主之情。史记，丞相青翟曰：臣不胜犬马之心。谨拜表并献诗二篇，词旨浅末，不足采览，贵露下情，冒颜以闻。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汉书音义，张晏曰：人臣上书，当昧犯死罪而言也。

文选考异

注「市专」：袁本、茶陵本作「市专切」，在注末，是也。

注「毛诗谓何颜而不速死也」：袁本、茶陵本「谓」作「曰」。案：考毛诗传笺，皆无此文。盖「毛」字传写有误，此所引或在三家诗传耳。五臣向注乃云「诗无此句，而以表言诗为误。」果尔，岂子建误称，善又从而误注耶？五臣鹵莽每类此。

责躬诗

四言

曹子建

责躬诗

于穆显考，时惟武皇。毛诗曰：于穆清庙。礼记曰：王立七庙，曰显考庙。毛诗曰：时惟鹰扬。武皇，谓曹操也。

受命于天，宁济四方。毛诗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傅毅明帝颂，表曰：体天统物，宁济蒸民。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与苏武书曰：雷鼓动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赋

曰：周览九土。汉火德，操为汉臣，故建朱旗也。时献帝在故。

玄化滂流，荒服来王。广雅曰：玄，道也。谓道德之化也。蔡邕陈留太守颂曰：玄化洽矣。尚书曰：四夷来王。

超商越周，与唐比踪。商、周用师，故云超越；唐、虞禅让，故云比踪。

笃生我皇，奕世载聪。我皇，文帝也。毛诗曰：笃生武王。国语，祭公谋父曰：奕世载德。

武则肃烈，文则时雍。毛诗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孙也。郑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孔安国曰：雍，和也。

受禅于汉，君临万邦。魏受汉禅，已见魏都赋。尚书曰：君临周邦。又曰：协和万邦。

万邦既化，率由旧则。毛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郑玄曰：率，循也。

广命懿亲，以藩王国。尔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谓之命。左氏传，富辰谏王曰：昔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不废懿亲。毛诗曰：生此王国。

帝曰尔侯，君兹青土。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临淄侯。临淄属齐郡，旧青州之境。尚书，帝曰尔谐。汉书，封齐王曰：受兹青土。

奄有海滨，方周于鲁。毛诗曰：奄有龟蒙。毛萇曰：奄，大也。尚书曰：青州海滨广斥。孔安国曰：滨，涯也。论语注曰：方，比方也。毛诗曰：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车服有辉，旗章有叙。尚书曰：车服以庸。国语曰：为车服旗章以旌之。毛诗曰：庭燎有辉。礼记曰：以为旗章，以别贵贱。郑玄曰：章，帜也。应劭汉官典职，杨乔曰：威仪有序。

济济俊乂，我弼我辅。毛诗曰：济济多士。尚书曰：俊乂在官。尚书大传曰：天子有四邻，左辅右弼。

伊余小子，恃宠骄盈。毛诗曰：闵予小子。班固汉书景十三王述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

举挂时网，动乱国经。家语，孔子曰：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者一也。

作蕃作屏，先轨是隳。孔安国尚书传曰：隳，废也。

傲我皇使，犯我朝仪。魏志曰：黄初二年，植就国。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

国有典刑，我削我黜。植集曰：博士等议，可削爵土，免为庶人。尚书曰：象以典刑。韦孟讽谏诗曰：轻此削黜。

将寘于理，元凶是率。魏志曰：有司请罚植罪。广雅曰：将，欲也。周易曰：寘于丛棘。毛萇诗传曰：寘，致也。司马迁书曰：遂下于理。郑玄礼记注曰：理，治狱之官。仪礼曰：率，导也。

明明天子，时惟笃类。魏志，诏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亲，舛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诗曰：明明天子，令问不已。又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郑玄曰：长以与汝之族类也。

不忍我刑，暴之朝肆。杀人陈其尸曰肆。论语，子服景伯曰：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杜预左氏传注曰：肆，市列也。

违彼执宪，哀予小臣。韦孟讽谏诗曰：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杨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敢告执宪。仪礼曰：小臣正辞。

改封兖邑，于河之滨。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又曰：黄初二年，改封鄆城，属东郡，旧兖州之境。尚书曰：济河惟兖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乡印绶。

股肱弗置，有君无臣。尚书大传曰：股肱惟臣。

荒淫之阙，谁弼予身？韦孟讽谏诗序曰：王戊荒淫不遵道，作讽谏诗。

茕茕仆夫，于彼冀方。植集曰：诏云，知到延津，遂复来。求出猎表曰：臣自招罪讟，徙居京师，待罪南宫。然植虽封安乡侯，犹住冀州也。时魏都邺，邺，冀州之境也。一云时魏以雒为京师，比尧之冀方也。大戴礼曰：骊驹在门，仆夫具存。毛萇诗传曰：于，往也。尚书，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嗟余小子，乃罹斯殃。

赫赫天子，恩不遗物。谓至京师，蒙恩得还也。植求习业表曰：虽免大诛，得归本国。毛诗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万物而不遗。

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礼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毛诗曰：朱芾斯皇。芾与紱同。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苍颉篇曰：紱，绶也。魏志曰：朱紱光大。

光光大使，我荣我华。杨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貂珣。文子曰：有荣华必有愁悴。

剖符受土，王爵是加。魏志曰：黄初三年，立为鄆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

仰齿金玺，俯执圣策。左氏传，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杜预曰：齿，列也。汉书曰：诸侯王皆金玺。史记曰：高祖封三王，皆以策书。

皇恩过隆，祇承怵惕。西京赋曰：皇恩溥。尚书曰：祇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厉。

咨我小子，顽凶是婴。说文曰：婴，绕也。

逝惭陵墓，存愧阙庭。

匪敢傲德，寔恩是恃。

威灵改加，足以没齿。班固汉书述曰：震我威灵，五世来服。四子讲德论曰：圣德隆盛，威灵外覆。论语，子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无怨言。孔安国曰：齿，年也。

昊天罔极，生命不图。言生之夭寿，不可预谋也。毛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家语，孔子曰：分于道谓之命。毛诗传曰：不虑不图。

尝惧颠沛，抱罪黄垆。论语曰：颠沛必于是。马融曰：颠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际九天，下契黄垆。高诱曰：泉下有垆山。

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左氏传曰：荀偃亲受矢石。东岳镇吴之境。子建诗曰：我心常怫郁，思欲赴太山。与此义同。

庶立毫牦，微功自赎。汉书音义曰：十毫为牦。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陈效。

危躯授命，知足免戾。论语，子曰：见危授命，亦可以为成人矣。左氏传，太史克曰：庶几免于戾乎。

甘赴江湘，奋戈吴越。

天启其衷，得会京畿。左氏传，吕相曰：天诱其衷。杜预曰：衷，中也。

迟奉圣颜，如渴如饥。迟，犹思也。张奂与许季师书曰：不面之阔，悠悠旷久，饥渴之念，岂当有忘。毛诗曰：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心之云慕，怆矣其悲。

天高听卑，皇肯照微。史记，子韦谓宋景公曰：天高听卑。尔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说东平王苍曰：愿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听。

文选考异

注「庭燎有辉」：袁本「辉」作「辉」。案：正文作「辉」，「辉」、「辉」同字，袁本是也。茶陵本亦作「辉」，盖皆依今诗字改也。

注「魏志曰黄初二年」：陈云「志」当作「书」。此王沈魏书，见国志注。案：所校是也。各本皆伪。

注「仪礼曰」：案：「礼」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

注「舛而不殊」：何校「舛」改「舍」，「殊」改「诛」。陈云国志作「舍而不诛」。细寻恐如李注所引为得，谓植虽有罪，不忍遽绝耳。又「骨肉之亲，析而不殊」，汉宣帝封海昏侯诏中语也。今案：陈校是也。考求通亲亲表云：「骨肉之恩，爽而不离。」李彼注引汉书「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为「散」，此「舛」与「爽」、「粲」、「散」、「析」互异而义皆同。汉书宣纪作「粲」，武五子传作「析」，当各依其旧。今国志盖误，而何据之，非矣。又荀悦汉纪，宣帝诏作「舍而不诛」，亦后人所改。

注「魏志曰朱绂光大」：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二本是也。考国志下文

「光光大使，我荣我华」，作「朱绂光大，使我荣华」。然则「朱绂光大」乃「光光大使」句之异，不应以注此明甚矣。必或记于旁，而尤延之误取耳。又案：善下文注引「光光常伯」，是选本无误。今国志自不与善同，何、陈皆用国志校者，亦非。当各依本书。余所有异同，准此。

注「毛诗传曰不虑不图」：陈云「传」当作「笺」。案：「雨无正，弗虑弗图」，笺云「而不虑不图」，此引之以注「不图」也。

应诏诗

四言

曹子建

应诏诗

肃承明诏，应会皇都。尔雅曰：肃，敬也。东都赋曰：下明诏。又曰：春王三朝，会同汉京。会，朝会也。

星陈夙驾，秣马脂车。毛诗曰：星言夙驾。又曰：言秣其马。又曰：既脂尔车。

命彼掌徒，肃我征旅。郑玄礼记注曰：肃，戒也。

朝发鸾台，夕宿兰渚。鸾台、兰渚，以美言之。汉宫阙名曰：长安有鸾鸾殿。

公孙乘月赋曰：鸚鸡舞于兰渚。

芒芒原隰，祁祁士女。毛诗曰：宅殷土芒芒。又曰：采芣祁祁。

经彼公田，乐我稷黍。毛诗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与与，我稷翼翼。

爰有樛木，重阴匪息。毛诗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

虽有糒粮，饥不遑食。毛诗曰：乃裹糒粮。毛萇曰：糒粮，食也，音侯。吴越记，采葛妇人诗曰：饥不遑食四体疲。

望城不过，面邑不游。郑玄周礼注曰：面，犹向也。

仆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赋曰：仆夫正策。郑玄周礼注曰：警，敕戒之。

玄駟蔼蔼，扬镳漂沫。广雅曰：蔼蔼，盛也。舞赋曰：龙骧横举，扬镳飞沫。

流风翼衡，轻云承盖。甘泉赋曰：风澌澌而扶辖。楚辞曰：云霏霏而承宇。

涉涧之滨，缘山之隈。孔安国尚书传曰：滨，涯也。说文曰：隈，曲也。

遵彼河浒，黄阪是阶。毛诗曰：在河之浒。毛萇曰：水崖曰浒。尔雅曰：阶，因也。

西济关谷，或降或升。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有西关，南伊阙。谷，即大谷也。

駢骖倦路，再寝再兴。韩诗曰：两骖鴈行。薛君曰：两骖，左右駢骖。毛诗曰：言念君子，再寝再兴。

将朝圣皇，匪敢晏宁。

弭节长骛，指日遄征。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司马彪上林赋注曰：弭节，安志也。蔡琰诗曰：遄征日遐迈。毛萇诗传曰：遄，疾也。

前驱举燧，后乘抗旌。毛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西京赋曰：升觞举燧。薛综曰：燧，火也。汉书，终军曰：骠骑抗旌，昆邪右衽。周礼曰：析羽为旌。

。轮不辍运，銮无废声。毛诗曰：銮声锵锵。郑玄周礼注曰：銮在衡，以金为铃。

。爰暨帝室，税此西墉。毛诗曰：召伯所税。毛萇曰：税，犹舍也。又曰：墉，城也。

嘉诏未赐，朝覲莫从。毛萇诗传曰：覲，见也。

仰瞻城阙，俯惟阙庭。说文曰：阙，门楣也。

长怀永慕，忧心如醒。楚辞曰：情慨而长怀。毛诗曰：忧心如醒，谁秉国成。

文选考异

祁祁士女：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女士」。案：二本所见，传写倒也。

此「女」字协韵，非与五臣有不同。尤本不倒，盖改正之矣。

注「糒粮食也」：陈云「粮」字衍，此引小雅伐木三章传文，是也。各本皆衍。

。注「风澼澼而扶辖」：袁本「澼澼」作「从从」。案：当作「??」。说已见前。茶陵本作「澼澼」，与此皆误。

注「情慨而长怀」：袁本、茶陵本重「慨」字，是也。

关中诗

四言岳上诗表曰：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案汉记，孝明时，护羌校尉窦林上降羌颠岸，以为羌豪。岸兄颠吾复降，问事状，林对前后两屈，坐诬调，下狱死。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而死生异辞，必有诡谬，故引证喻，以惩不恪。

潘安仁

关中诗

于皇时晋，受命既固。毛诗曰：于皇时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郑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

三祖在天，圣皇绍祚。臧荣绪晋书曰：宣帝追号曰高祖，文帝号曰太祖，武帝号曰世祖。圣皇，惠帝也。毛诗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尔雅曰：绍，继也。

。德博化光，刑简枉错。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尚书曰：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潜夫论曰：简刑薄威，此德

之上。论语曰：举直错诸枉。

微火不戒，延我宝库。其一。王隐晋书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库灾，焚累代之宝。

蠢尔戎狄，狡焉思肆。毛诗曰：蠢尔蛮荆。傅畅诸公赞曰：北地卢水胡马兰羌因此为乱，推齐万年为主。左氏传，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启其封疆。贾逵国语注曰：肆，恣也。谓思恣凶逆也。

虞我国眚，窥我利器。左氏传，莒子曰：孰以我为虞。杜预曰：虞，度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眚，过也。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国语曰：利其器用。韦昭曰：器，兵甲。

岳牧虑殊，威怀理二。尚书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传，魏绛曰：戎、狄事晋，诸侯威怀。又曰：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

将无专策，兵不素肄以寘切。其二。贾逵国语注曰：素，预也。又曰：肄，习也。

翘翘赵王，请徒三万。

朝议惟疑，未逞斯愿。傅畅晋诸公赞曰：司马伦，字子彝，咸熙中封赵王，进征西假节都督雍、梁、晋诸军事。伦诛羌大酋数十人，胡遂反，朝议召伦还。朱凤晋书曰：宣帝桓夫人生赵王伦，位至相国。伦请三万人往平齐万年，朝议不许。司马相如美人赋曰：恒翘翘而西顾。贾逵国语注曰：逞，快也。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干宝晋纪曰：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西讨氐。尚书曰：勛哉夫子尚桓桓。牙，牙旗也。兵书曰：牙旗，将军之旗。

旗盖相望，偏师作援。其三。汉书曰：冠盖相望。左氏传，韩献子曰：以偏师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结大援。援，助也。

虎视眈眈，威彼好峙。干宝晋纪曰：彤为大都督，督关中诸军，屯好峙。易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素甲日曜，玄幕云起。楚汉春秋，赵中大夫曰：臣闻越王句践素甲三千。曹植辨问曰：赫然而日曜之。汉书五行志曰：云起于山中。

谁其继之？夏侯卿士。王隐晋书曰：齐万年帅羌胡围涇阳，遣安西将军夏侯骏西讨氐、羌。左氏传曰：子产为政，輿人诵之；子产若死，谁其嗣之？又曰：楚伐吴，子鱼先死，楚师继之。毛诗曰：皇甫卿士。

惟系惟处，列营棋峙。其四。王隐晋书曰：解系，字少连，济南人，为雍州刺史。又曰：周处，字子隐，吴兴人，朝廷以处忠烈，欲遣讨氐，乃拜建威将军。谢承后汉书曰：西夷蠢动，奸雄棋峙。

夫岂无谋，戎士承平。汉书，师丹曰：今累世承平。

守有完郛，战无全兵。孙子兵法曰：凡用师以全兵为上。

锋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笃众瑞颂曰：猛将与虏交锋。左氏传曰：楚师车驰卒奔。又曰：子墨衰经，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飞檄秦郊，告败上京。其五。王隐晋书曰：周处、解系与贼战于六陌，军败。汉书，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应劭曰：以鸡毛系檄。魏武奏事云：边有警，辄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传曰：王师败绩于茅戎。又曰：王人来告败。边让章华台赋曰：声肃恭乎上京。

周殉师令，身膏氏斧。周处别传曰：氏贼齐万年为乱，处仰天叹曰：古者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战死。臧荣绪晋书曰：氏，西戎别名。

人之云亡，贞节克举。毛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楚辞曰：原生受命于贞节。

卢播违命，投畀朔土。孙盛晋阳秋曰：振威卢播伐万年。王隐晋书曰：卢播诈论功，免为庶人，徙北平。广雅曰：违，背也。毛诗曰：投畀有北。尔雅曰：朔，北方也。

为法受恶，谁谓荼苦？其六。左氏传，孔子曰：赵宣子为法受恶。毛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哀此黎元，无罪无辜。孝经钩命决曰：天有顾眄之义，受图于黎元。孔安国尚书传曰：黎，众也。高诱战国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诗曰：无罪无辜，谗口嗷嗷。

肝脑涂地，白骨交衢。檄蜀文曰：肝脑涂中原。汉书曰：一败涂地。古出夏北门行曰：白骨不覆，疫疠淫行。魏许昌碑表曰：白骨既交，横于旷野。

夫行妻寡，父出子孤。郑玄孝经注曰：五十无夫曰寡。礼记曰：少而无父谓之孤。

俾我晋民，化为狄俘芳于切。其七。诗曰：覆俾我悖。贾逵国语注曰：伐国取人曰俘。

乱离斯瘼，日月其稔。言乱离之道，于此将散，论其日月，为恶又熟，言必亡也。韩诗曰：乱离斯莫，爰其适归。薛君曰：莫，散也。毛诗曰：乱离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韩诗，宜为莫字。左氏传曰：周毛得杀毛伯过。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预曰：稔，熟也。

天子是矜，盱古旦食晏寝。孔安国尚书传曰：矜，怜也。左氏传，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杜预曰：盱，晏也。

主忧臣劳，孰不祗慄。史记，范睢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周书曰：君忧臣劳，主辱臣死。孔安国尚书传曰：慄，危也。

愧无献纳，尸素以甚。其八。两都赋序曰：朝夕献纳。薛君韩诗章句曰：何谓素餐？素餐者，质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颇有所知，善恶不言，默然不语，苟欲得禄而已，譬若尸焉。

皇赫斯怒，爰整精锐。毛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战国策，季良谓魏王曰：恃兵之精锐而欲攻邯郸也。

命彼上谷，指日遄逝。王隐晋书曰：孟观，字叔时，稍迁至积弩将军，封上谷郡公。及关中氐反，诸将败退，乃遣观也。曹植应诏诗曰：指日遄征。

亲奉成规，棱威遐厉。孙资别传曰：成规之画，资皆管之。汉书，武帝与李广书曰：威棱憺乎邻国。王逸楚辞注曰：厉，烈也。广雅曰：厉，恶也。

首陷中亭，扬声万计。其九。孙盛晋阳秋曰：孟观为建威将军，击氐、羌于中亭，大破之。陷，犹败也。万计，谓所诛之数。羽猎赋曰：仗镞邪而罗者以万计。

兵固诡道，先声后实。言观扬声合于诡道也。司马兵法曰：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汉书，广武君谓韩信曰：兵固有先声后实。

闻之有司，以万为一。言有司疑观之诈，故观言诛万，有司以之为一。

纣之不善，我未之必。以纣喻观也，言观虽妄声，而同纣之不善，我未以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论语，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虚晶胡皎滴奴感德，谬彰甲吉。其十。说文曰：晶，显也。苍颉篇曰：晶，明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彰，明也。滴、甲，二羌号也，德、吉，其名也。言观虚明诛二羌之功，此观之过也。虚晶谬彰，其义一耳，但交相避。东观汉记曰：金城、陇西卑滴、勒姐种羌反出塞外。说文曰：滴水出西河美稷县，故羌人因水为姓。汉冲帝时，羌滴孤奴归化，是其先也。左氏传曰：晋人灭赤狄甲氏。杜预注曰：甲氏，赤狄别种。

雍门不启，陈汧危逼。汉书，右扶风有雍县、陈仓县、汧县。左氏传曰：申、息之北门不启。

观遂虎奋，感恩输力。王隐晋书曰：孟观身当大敌，功盖一时。左氏传，栾盈曰：昔陪臣输力于王室。

重围克解，危城载色。晋中兴书曰：观从中亭北出，何恇领二万人以继之。雍围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曰：日兮月兮阨重围。毛诗曰：载色载笑。毛萇曰：色温润也。

岂曰无过？功亦不测。其十一。过谓虚晶滴德，功谓重围克解。毛诗曰：岂曰无衣。黄石公记序曰：虑若源泉，深不可测。

情固万端，于何不有？范晔后汉书，邓禹曰：变故万端。西京赋曰：林麓之饶，于何不有。

纷纭齐万，亦孔之丑。谓争万年也。王隐晋书曰：初，夏侯骏上言斩氏帅齐万年，及孟观至，大战数十，生送万年。纷纭，乱貌。长杨赋曰：纷纭沸渭。毛诗曰：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曰纳其降，曰梟其首。二曰皆语辞也。观曰纳降，骏曰梟首。汉书音义曰：悬首于木上曰梟。

畴真可掩？孰伪可久？其十二。言谁为真事而可蔽掩，谁行伪事而可久施乎？言真伪之理立即可明，观言为真，骏言为伪。尔雅曰：畴，孰谁也。楚辞曰：孰虚伪之可长。

既征尔辞，既蔽尔讼。谓有司考验之也。左氏传，子犯曰：盟征其辞。周礼曰：司寇断狱蔽讼，则以五刑之法。郑司农曰：蔽，断其狱讼。

当乃明实，否则证空。其言当者，明示以事实；其理否者，显告之状空。郑玄毛诗笺曰：否，不通也。说文曰：证，告也。

好爵既靡，显戮亦从。言赏罚之法，在乎功过，当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从之以显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尚书，王曰：不迪有显戮。

不见窦林，伏尸汉邦！其十三。此喻骏也。东观汉记曰：护羌窦林奉使，羌颠岸降，诣林，林欲以为功，劾奏言大豪。后颠岸兄颠吾复诣林，林言其第一豪。问事状，林对前后两屈。林以诬调诣狱，上不忍诛，免官。后凉州刺史奏林赃罪，复收系羽林监，遂死狱中。

周人之诗，寔曰采薇。

北难猗狁，西患昆夷。毛诗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猗狁之难。郑玄曰：昆夷，西戎也。猗狁，今匈奴也。晋灼曰：尧曰熏粥，周曰猗狁，秦曰匈奴。旧说疏曰：黄帝曰熏粥，唐舜曰蛮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

以古况今，何足曜威？言古弱而患，今强而胜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赋曰：曜威而讲武事。

徒愍斯民，我心伤悲。其十四。不足曜威，而为诗者为愍斯民，故言之也。毛诗曰：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毛诗曰：生民如何？尚书曰：不忍荼毒。孔安国曰：荼毒，苦也。

师旅既加，饥馑是因。论语，子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

疫疠淫行，荆棘成榛。元康七年正月，周处死。七月，雍州疫，大旱，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赎者不禁。郑玄周礼注曰：疠疫，气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门行曰：疫疠淫行。老子曰：师之所在，荆棘生焉。

绛阳之粟，浮于渭滨。其十五。谓运绛阳之粟以赈关中也。汉书，河东郡有绛

县。酈善长水经注曰：绛则绛阳也，盖在绛、浍之阳。左氏传，重耳曰：余从狄君，以田渭滨。

明明天子，视民如伤。明明，已见上文。左氏传，逢滑曰：国之兴也，视民如伤。

申命群司，保尔封疆。尚书曰：申命羲叔。韦孟讽谏诗曰：明明群司。左氏传，知罃曰：而帅偏师，以修封疆。

靡暴于众，无陵于强。诫群司也。言无以众而暴寡，无以强而陵弱。韩子曰：其理国也，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苍颉篇曰：陵，侵也。

惴惴寡弱，如熙春阳。其十六。谓关中民也。群司既整，寡弱免于陵暴，心皆慕义，如悦春阳。毛诗曰：惴惴其栗。毛萇曰：惴惴，惧也。寡弱，已见上文。尔雅曰：熙，兴也。说文曰：兴，悦也。神农本草曰：春为阳，阳温生万物。惴惴或煦嘘。

文选考异

注「都督雍梁晋诸军事」：陈云「晋」当作「秦」，是也。各本皆伪。

注「毛诗曰皇甫卿士」：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古旦」：袁本、茶陵本作「盱古旦切」，在注末，是也。

注「成规之画」：陈云「之」字疑。今案：国志注所引作「外规庙胜之画」，或此传写伪脱也。

注「虚晶谬彰其义一耳但交相避」：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此当是二本脱。「交」当作「文」，传写伪耳。

注「林欲以为功」下至「复诣林」：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案：此当是二本传写脱。范蔚宗书在西羌传，文句小异。

注「论语子曰」：何校「子」下添「路」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尚书曰申命羲叔」下至「以修封疆」：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一字。案：此当是二本脱去一节注也。

注「惴惴或煦嘘」：袁本、茶陵本「嘘」下有「也」字。案：此当云「熙或作煦。煦，嘘也」。各本皆误。五臣铕注云「熙犹煦也」，即袭善此注为之，可借为证。

公燕

公燕诗

五言

曹子建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

公燕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公子，谓文帝，时武帝在，谓五官中郎也。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字书曰：澄，湛也。说文曰：景，光也。楚辞曰：宣游兮列宿。

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朱华，芙蓉也。毛苌诗传曰：冒，犹覆也。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毂。

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古诗曰：荡涤放情志。战国策曰：犀首为张仪千秋之祝。

文选考异

注「谓五官中郎也」：案：「谓」当作「为」，「也」当作「将」。各本皆伪。

公燕诗

五言

王仲宣

公燕诗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尔雅曰：夏为昊天。毛诗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摠名也。楚辞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

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孔安国论语注曰：撤，去也。蒸，热气也。南方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谓夏日为炎晖也。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榭。汉书曰：汉王置酒高会。毛诗曰：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上林赋曰：华榭璧瑯。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毛诗曰：嘉肴脾臄。南都赋曰：珍羞琅玕，充溢圆方。毛诗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

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孔安国尚书传曰：徽，美也。

合坐同所乐，但慙杯行迟。慙与诉同。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毛诗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汉书曰：田蚡卒饮，极欢而去。含情，谓含其欢情而不畅也。古乐府歌曰：今日尚不乐，当复待何时？

见眷良不翅升豉，守分岂能违。言上见恩遇，不翅过于本望，已守常分，岂敢违越乎？言不敢也。家语，子曰：爱人之谓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犹过多也。论语摘襄圣承进讖曰：徐衍守分身亡。

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左氏传，正常曰：夫子有遗言。夫子，谓鲁季桓子。毛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主人，谓太祖也。论语，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

，惟尧则之。杜预左氏传注曰：享，受也。

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史记曰：周公旦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见上文。此诗侍曹操燕。

文选考异

注「升豉」：袁本、茶陵本作「翅升豉切」，在注中「不翅犹过多也」下，是也。

注「论语摘襄圣承进讖曰」：袁本、茶陵本「襄」作「衰」，是也。

公燕诗

五言

刘公干魏志曰：东平刘楨，字公干，少有学，太祖辟丞相掾属。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独平视。太祖闻之，收楨，减死输作。着文赋数十篇。卒。

公燕诗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永日，长日也。尚书曰：日永星火。毛诗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诗曰：游戏宛与洛。苏武诗曰：欢乐殊未央。

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秦嘉赠妇诗曰：遗思致款诚。毛诗曰：河上乎翱翔。

。 犂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古诗曰：日出东南行，观者满道傍。

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新语曰：榲桲豫章，立则为众木之珍。风俗通曰：太山松郁郁苍苍。

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周礼曰：以防止水。郑玄曰：堰潴，畜流水之陂。防，潴旁堤也。

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毛萇诗传曰：菡萏，荷花也。金塘，犹金堤也。

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假美名以言之。楚辞曰：蛟何为兮水裔？思玄赋曰：亘螭龙之飞梁。

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

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毛萇诗传曰：详，审也。

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翰，笔毫也。

文选考异

注「少有学」下至「减死输作」：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二字，有「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有文学」二十四字。案：二本是也。

注「古诗曰日出东南行」：案：此当作「古日出东南隅行曰」。各本皆误。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

应德珽魏志曰：汝南应场，字德珽，太祖辟为丞相掾属。后为五官将文学，卒。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朝鴈鸣云中，音响一何哀！以鴈自喻也。毛诗曰：鸿鴈于飞，哀鸣嗷嗷。

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毛诗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郑玄曰：戢，敛也。

言我寒门来，将就衡阳栖。淮南子曰：北极之山曰寒门。高诱曰：积寒所在，故曰寒门。西京赋曰：南翔衡阳，北栖鴈门。尚书曰：荆及衡阳惟荆州。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管子曰：夫鸿鹄春北而秋南，不失时者也。

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东观汉记曰：世祖蒙犯霜雪。古临高台辞曰：我欲负之，毛衣摧颓。

常恐伤肌骨，身陨沈黄泥。

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简珠，喻贤人也。沙石，喻群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简珪，产于垢土。尔雅曰：简，大也。又曰：谐，和也。

欲因云雨会，濯翼陵高梯。乐动声仪曰：风雨感鱼龙，仁义动君子。范晔后汉书，邓鹭上疏曰：披云雨之渥泽。高梯，喻尊位也。贾逵国语注曰：梯，犹阶也。

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汉书曰：左冯翊薛宣为书晓高陵令杨湛曰：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

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汉书曰：陈平厚具乐饮太尉。

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郑玄礼记注曰：畅，充也。鬼谷子曰：以识细微。

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孔丛子，卫君谓子思曰：犹步玉趾而慰存之。郑玄周礼注曰：存，省也。毛萇诗传曰：慰，犹安存之也。

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不醉无归，已见上文。

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毛诗曰：凡百君子，各敬尔仪。孔丛子，子思谓鲁穆公曰：君若饥渴待贤。

文选考异

注「后为五官将文学卒」：袁本、茶陵本「官」下有「中郎」二字，是也。

皇太子燕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

四言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遹，字熙祖，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杨佺期洛阳记曰：东宫之北曰玄圃园。

陆士衡

皇太子燕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

三正迭绍，洪圣启运。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为正月，殷建丑为正月

，夏建寅为正月。尚书大传曰：正色三而复者也。春秋合诚图曰：赤受天运。宋均曰：运，录运也。

自昔哲王，先天而顺。尚书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群辟崇替，降及近古。国语，蓝尹亶曰：吾闻君子唯独居思念前世崇替。韦昭曰：崇，终也。替，废也。班固汉书项羽赞曰：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黄晖既渝，素灵承祐。魏为土德曰黄。晋为金行曰素。干宝搜神记曰：魏推五德之运，以土承汉。又程猗说石图曰：金者晋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野。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谯、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晋世祖武皇帝姓司马，名炎，字安世，受魏陈留王禅，以金德王，都洛阳。金于西方为白，故曰素灵。尔雅曰：渝，变也。祐，福也。

乃眷斯顾，祚之宅土。毛诗曰：乃眷西顾，惟此与宅。左氏传，众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书曰：降丘宅土。

三后始基，世武丕承。三后，谓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国语，太子晋曰：自后稷始基静民。尚书，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绪。

协风傍駭，天晷仰澄。国语曰：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生物者也。韦昭曰：协，和也。广雅曰：駭，起也。说文曰：晷，日景也。言日澄清也。谓不薄蚀。

淳耀六合，皇庆攸兴。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自彼河汾，奄齐七政。晋在河、汾之阳。毛诗曰：自彼氏、羌。尚书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曰：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也。

时文惟晋，世笃其圣。周礼，栗氏量铭曰：时文思索。郑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为民立法者。尚书曰：世笃忠贞。毛萇诗传曰：笃，厚也。

钦翼昊天，对扬成命。尚书曰：钦若昊天。毛萇诗传曰：翼，敬也。毛诗曰：对扬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九区克咸，燕歌以咏。刘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汉遵周，化洽九区。尚书，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

皇上纂隆，经教弘道。皇上，惠帝也。尔雅曰：纂，继也。经，犹理也。论语曰：人能弘道。

于化既丰，在工载考。毛诗曰：在宗载考。郑玄曰：考，成也。

俯厘庶绩，仰荒大造。尚书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安国曰：厘，理也。毛萇诗传曰：荒，大也。左氏传，吕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预曰：造，成也。

仪刑祖宗，妥绥天保。毛诗曰：仪刑文王。又曰：天保定尔。

笃生我后，克明克秀。我后，谓太子也。机为洗马，故称我后。毛诗曰：笃生武王。又曰：克明克类。

体辉重光，承规景数。尚书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尔雅曰：景，大也。尚书，周公曰：王嗣无疆，大历服。又，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

茂德渊冲，天姿玉裕。尚书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语，齐大夫子舆见孔子曰：今知海渊之为大。字书曰：冲，虚也。桓子新论曰：圣人天然之姿，所以绝人远者也。应劭汉官仪曰：太子有玉质。广雅曰：裕，容也。

蕞尔小臣，邈彼荒遐。左氏传，子产曰：谚云蕞尔小国。仪礼曰：小臣正辞。韦孟讽谏诗曰：抚宁遐荒。

弛厥负檐，振缨承华。臧荣绪晋书曰：杨骏诛，征机为太子洗马。左氏传，陈公子完曰：弛于负檐。杜预左氏传注曰：振，整也。洛阳记曰：太子宫在大宫东，中有承华门。

匪愿伊始，惟命之嘉。左氏传，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尔雅曰：嘉，善也。

文选考异

注「又程猗说石图曰」：袁本、茶陵本「又」下有「曰」字，是也。

注「惟此与宅」：陈云「惟此」二字当乙。各本皆倒。

注「言日澄清也」：袁本、茶陵本但有「澄」字，无上「言日」、下「清也」四字。陈云「言日」当据左太冲诗注作「方言曰」。案：此或尤延之校添，而又脱误耳。

注「搏拊琴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此亦尤延之校添。

注「仪礼曰小臣正辞」：袁本作「小臣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亦复出，皆非。

大将军燕会被命作诗

四言臧荣绪晋书曰：成都王颖，字章度。赵王伦篡位，颖与齐王冏诛之，进位大将军。

陆士龙王隐晋书曰：陆云，字士龙，少与兄机齐名，号曰二陆。为吴王郎中令，出宰浚仪，有惠政。机被收，并收云。

大将军燕会被命作诗

皇皇帝祜，诞隆骏命。毛诗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韩诗章句曰：诞，信也。毛诗曰：宜监于殷，骏命不易。毛萇曰：骏，大也。

四祖正家，天禄保定。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书曰：天禄永终。保定即天保定尔，已见上文。

睿哲惟晋，世有明圣。尚书曰：明作哲，睿作圣。毛诗曰：世有哲王。

如彼日月，万景攸正。其一。尚书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傅玄歌诗曰：日中万影正，夕中万景倾。义与此同。

巍巍明圣，道隆自天。巍巍，已见上文。礼记，子思曰：道隆则从而隆。毛诗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则明分爽，观象洞玄。孝经曰：则天之明。孔安国尚书传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则观象于天。又曰：天玄而地黄。

陵风协纪，绝辉照渊。言风教上升，协于辰极，光炎绝远，下照深渊。广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经钩命决曰：皇德协极。注曰：极，北辰也。封禅书曰：末光绝炎。剧秦美新曰：炎光飞响，盈塞天渊。

肃雍往播，福禄来臻。其二。毛诗曰：肃雍显相。杜预左氏传注曰：播，扬也。毛诗曰：福禄攸降。尔雅曰：臻，至也。

在昔奸臣，称乱紫微。奸臣，谓赵王伦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尚书曰：敢行称乱。紫微，喻帝位也。春秋合诚图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宫，大帝室也。

神风潜骇，有赫兹威。毛诗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灵旗树旆，如电斯挥。甘泉赋曰：树灵旗。楚辞曰：灵旗兮电鹜。韩康伯周易注曰：挥者，散也。

致天之届，于河之沂。臧荣绪晋书曰：成都王颖遣赵骧为前锋，伦遣孙会等前驱，未及温十余里，大战，孙会先退，诸军相次奔溃，颖寻过河入于京师。毛诗曰：致天之届。毛萇曰：届，极也。文颖汉书注曰：沂，水上桥也。

有命再集，皇舆凯归。其三。赵王伦废帝于金墉城。既败伦于温，帝复还，故曰再集。毛诗曰：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楚辞曰：恐皇舆之败绩。周礼曰：师有功则凯乐。

颓纲既振，品物咸秩。说文曰：振，举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神道见素，遗华反质。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素，朴素也。庄子曰：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郑玄礼记注曰：凡物无饰曰素。华谓采章，质谓淳朴也。遗，弃也。

辰晷重光，协风应律。国语曰：次序三辰。贾逵曰：日月星也。汉书，倪宽云：宣重光。张晏曰：重光，谓日月地。协风，已见上文。应律，应律而至也。

函夏无尘，海外有谧。其四。杨雄河东赋曰：函夏之大汉。东观汉记曰：祭彤为辽东太守，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毛诗曰：海外有截。尔雅曰：谧，静也。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传曰：芒芒禹迹。淮南子曰：虚廓生宇宙，宇宙生

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

王在华堂，式宴嘉会。毛诗曰：王在灵囿。又曰：嘉宾式宴以敖。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

玄晖峻朗，翠云崇霭。玄，天色也。

冕弁振纓，服藻垂带。其五。尚书曰：藻火粉米。郑玄孝经注曰：大夫服藻火。毛诗曰：彼都人士，垂带而厉。

祁祁臣僚，有来雍雍。祁祁，已见上文。毛诗曰：有来雍雍。

薄言载考。承颜下风。毛诗曰：薄言采之。载考，已见上文。汉书，隗不疑曰：乃今承颜接辞。孔丛子曰：伋愿在下风。

俯覲嘉客，仰瞻玉容。毛诗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怍。曹植罢朝表曰：覲玉容而庆荐，奉欢宴而慈润。

施己唯约，于礼斯丰。魏文帝典论曰：君子谨乎约己，弘乎接物。淮南子曰：礼丰不足以效爱。

天锡难老，如岳之崇。其六。言赐之难老，合寿考也。毛诗曰：永锡难老。又曰：如南山之寿。

文选考异

陵风协纪：案：「纪」当作「极」。袁本云善作「纪」。茶陵本云五臣作「极」。详善引孝经钩命决注「协极」，是善亦作「极」，不作「纪」。各本所见皆非。

注「国语曰次序三辰贾逵曰日月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合寿考也」：陈云「合」当作「令」，是也，各本皆伪。

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四言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干宝晋纪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

应吉甫文章志曰：应贞，字吉甫，少以才闻，能谈论。晋武帝为抚军将军，以贞参军。晋室践祚，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卒。

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毛萇诗传曰：悠悠，远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毛诗曰：厥初生民。

皇极肇建，彝伦攸敷。尚书曰：建用皇极。又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孔安国曰：皇，大；极，中也。

五德更运，膺箓受符。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历序曰：五德之运，同征合符，膺

策次相代。春秋汉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

陶唐既谢，天历在虞。其一。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故号陶唐氏。天历，天之历数也，已见上文。虞谓舜也。

于时上帝，乃顾惟眷。孔安国尚书传曰：时，是也。毛诗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顾，此惟与宅。

光我晋祚，应期纳禅。魏禅晋，已见魏都赋。范晔后汉书：伏隆檄张步曰：皇天佑汉，圣哲应期。尚书刑德放曰：河图，帝王终始存亡之期。

位以龙飞，文以虎变。周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又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玄泽滂流，仁风潜扇。玄泽，圣恩也。曹子建责躬诗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风翔于海表。

区内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尚书曰：宅心知训。孔安国曰：常以居心也。剧秦美新曰：回面内向喁喁然。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周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韩诗外传曰：天见其象，地见其形，圣人则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质地文。

凤鸣朝阳，龙翔景云。毛诗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注曰：山东曰朝阳。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则景云出。孙柔之曰：一名庆云。文子曰：景云光润。

嘉禾重颖，蓂莢载芬。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则嘉禾生。东观汉记曰：济阳县嘉禾生，一茎九穗。田俵子曰：尧为天子，蓂莢生于庭，为帝成历。

率土咸序，人胥悦欣。其三。胥，相也。毛诗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恢恢皇度，穆穆圣容。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礼记曰：天子穆穆。言思其顺，貌思其恭。

在视斯明，在听斯聪。尚书曰：言曰从，貌曰恭，视曰明，听曰聪。注曰：是则可从。恭，严恪也。

明必精审，聪必微谛。论语曰：君子视思明，听思聪，貌思恭，言思忠。

登庸以德，明试以功。其四。尚书，帝曰：若时登庸。又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其恭惟何？昧旦丕显。左氏传，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

无理不经，无义不践。

行舍其华，言去其辩。礼记曰：理发乎外而众莫不顺。郑玄曰：理，谓言行也。陆贾新语曰：义者德之经，履之者圣也。老子曰：处其实不处其华。尚书曰：君无以辩言乱旧政。辩，捷也。口捷给则数为人所憎。故云去其辩。

游心至虚，同规易简。嵇康书曰：游心于寂寞。老子曰：致虚极。王弼曰：言至虚之极也。管子曰：虚无形谓之道。周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简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其五。尚书曰：四海会同，六府孔修。毛诗曰：奄有九州岛。

泽靡不被，化罔不加。

声教南暨，西渐流沙。尚书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孔安国曰：渐，入也。

幽人肆险，远国忘遐。毛萇诗传曰：幽，远也。长杨赋曰：故平不肆险。服虔曰：肆，弃也。

越裳重译，充我皇家。其六。尚书大传曰：成王之时，越裳重译而来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朝也。郑玄曰：欲其转相晓也。

何休公羊传注曰：充，满也。典引曰：盛哉皇家。

峨峨列辟，赫赫虎臣。毛诗曰：奉璋峨峨。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诗曰：进厥虎臣。

内和五品，外威四宾。尚书，帝曰：五品不逊。孔安国曰：五品，谓五常也。

又曰：四夷咸宾。

修时贡职，入覲天人。周礼曰：施贡分职，以任邦国。毛诗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庄子曰：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

备言锡命，羽盖朱轮。其七。毛诗曰：备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锡命以礼。尚书大传曰：古诸侯之于天子有功者，天子赐其车服，号曰命诸侯。郑玄仪礼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虚赋曰：建羽盖。杨惲书曰：乘朱轮者十人。

贻宴好会，不常厥数。史记曰：秦王告赵王，欲为好会。数，犹礼也。左氏传，张趯曰：吾得闻此数。

神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后汉书，邓鹭上疏曰：圣策定于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信，根于心，施于四体，不言而喻。

于时肆射，弓矢斯御。吕氏春秋曰：天子讲武肆射。毛诗曰：弓矢斯张。毛萇曰：御，进也。

发彼五的，有酒斯饫。其八。毛诗曰：发彼有的，以祈尔爵。毛萇曰：的，射质也。郑玄曰：发，发矢也。周礼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诗曰：君子有酒，酌言尝之。又曰：饮酒之饫。杜预左氏传注曰：饫，厌也。

文武之道，厥猷未坠。论语，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也。

在昔先王，射御兹器。

示武惧荒，过亦为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用之过，亦为失也。

凡厥群后，无懈于位。其九。毛诗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

文选考异

注「文章志曰应贞」：袁本、茶陵本「贞」作「祜」，下同。案：今晋书文苑传作「贞」。又上所引晋阳秋，各本皆作「贞」。盖诸文互异，善各从其本。尤延之据晋书校改而一之耳。

注「奄有九州岛」：陈云「州」当作「有」。各本皆误。

注「在人也」：袁本、茶陵本「在人」二字作「是」。案：此尤延之校改。

射御兹器：茶陵本云「射」五臣作「躬」。袁本云善作「射」。何校云五臣作「躬」，是也。今案：注无明文，二本校语非可全据。善果何作，莫可考，晋书亦作「射」，仍不当竟改，何校未是也。

注「不懈于位」：袁本、茶陵本「不」作「匪」。案：此亦尤延之校改。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宋武帝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沈约宋书曰：孔靖，字季恭，宋台初建，以为尚书令，让不受，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寮咸赋诗以述其美。

谢宣远宋书七志曰：谢瞻，字宣远，东郡人也。幼能属文。宋黄门郎。以弟晦权贵，求为豫章太守，卒。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礼记曰：孟秋之月凉风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风至，命有司衣服有量，必修其故。郑玄曰：盲风，疾风也。毛诗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礼记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

繁林收阳彩，密苑解华丛。

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左氏传曰：吴公子札聘于上国，宿于戚，闻孙林父击钟，曰：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幕上。杜预曰：夫子，孙文子也。毛诗曰：鸿飞遵渚。礼记曰：九月之节，鸿鴈来宾。

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迅商，商风之迅疾也。楚辞曰：商风肃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长。王逸曰：商风，西风也。秋气起则西风疾。又曰：薄，附也。尔雅曰：穹苍，苍天也。

圣心眷嘉节，扬銮戾行宫。孙卿子曰：积善德而圣心备焉。左氏传曰：铎和铃。尔雅曰：戾，至也。东观汉记曰：济阳有武帝行过宫。

四筵沾芳醴，中堂起丝桐。仪礼曰：旨酒令芳。西京赋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记曰：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忌曰：夫理国家而弥人伦，皆在其中。王曰：夫理国家，又何为乎丝桐之间？

扶光迫西汜，欢余燕有穷。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辞曰：出自暘

谷，次于蒙汜。

逝矣将归客，养素克有终。归客，谓靖也。嵇康幽愤诗曰：养素全真。王隐晋书，周馥教曰：参军杜夷，优游养素。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班固汉书述曰：疏克有终，散金娱老。

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楚辞曰：临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旧乡也。曹植应诏诗曰：朝覲莫从。列子，宋元君曰：适值寡人有欢心。商君书曰：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

文选考异

注「宋书七志曰」：袁本「宋」作「今」。茶陵本亦作「宋」。陈云注引今书七志处甚多；又证以王文宪集序，「宋」字之误无疑。案：所说是也。

注「东郡人也」：袁本、茶陵本「东」作「陈」，是也。

注「冠于时」：袁本、茶陵本「时」上有「一」字，是也。

注「命有司」：袁本、茶陵本「命」上有「乃」字。案：「有司」当作「司服」。

注「必修其故」：袁本、茶陵本「修」作「循」，是也。

注「又何为乎」：袁本、茶陵本此四字作「何在」二字。案：凡此类皆尤延之改。

注「日出暘谷」：袁本「暘」作「阳」，下同。茶陵本亦皆作「暘」。案：当作「汤」。各本皆伪。「汤谷」，如蜀都、吴都、西征等赋，皆有其证，不具出。

乐游应诏诗

五言丹阳郡图经曰：乐游苑，宫城北三里，晋时药园也。

范蔚宗沈约宋书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少好学，为高祖相国掾，稍迁至太子詹事。坐谋反诛。

乐游应诏诗

崇盛归朝阙，虚寂在川岑。方言曰：寂，安静也。

山梁协孔性，黄屋非尧心。论语，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时。郑玄毛诗笺曰：梁，石绝水之梁也。汉书曰：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车以黄纛为里。尧以位禅务光、许由，故非尧心所悦。郭象注庄子曰：徒见圣人载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纓纒其心矣。

轩驾时未肃，文囿降照临。言未戒轩驾而访道，且降文囿而爱物也。庄子曰：黄帝将见大隗，方明为御，昌寓参乘。郑玄礼记注曰：肃，戒也。孟子，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诗曰：王在灵囿。郑玄曰：文王亲至灵囿

，言爱物也。毛诗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流云起行盖，晨风引銮音。

原薄信平蔚，台涧备曾深。王逸楚辞注曰：草木交曰薄处。

兰池清夏气，修帐含秋阴。三辅黄图曰：兰池观在城外。汉书成纪曰：三辅长无供帐之劳。张晏曰：帐，帷帐也。

遵渚攀蒙密，随山上岖嵌。遵渚，已见上文。尚书曰：随山浚川。洞箫赋曰：岖嵌岩崎。

睇目有极览，游情无近寻。广雅曰：睇，视也。王弼老子注曰：涤除邪饰，至于极览。郑玄礼记注曰：极者，尽也。

闻道虽已积，年力互颓侵。庄子，南郭子綦问于女偶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偶音禹。陆机应嘉赋曰：悲来日之苦短，恨颓年之方促。

探己谢丹黻，感事怀长林。毛诗曰：赤芾在股。毛萇曰：诸侯赤芾。郑玄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与芾古字通。江赋曰：感事而出。

文选考异

注「沈约宋书曰」下至「为高祖相国掾」：茶陵本「善曰」下无此二十二字，有「与彭城王义康」六字，其五臣「铣曰」下有之。袁木但载铣注，末云「善注同」。案：此并「五臣」于善，而各本皆失善之旧，无可订正也。

注「草木交曰薄处」：陈云「处」字当在「交」字下。案：「处」衍字耳。各本皆伪。今楚辞注「交」下有错字，善引不备。登庐山香炉峰诗注亦如此。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五言

谢灵运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季秋边朔苦，旅鴈违霜雪。列子曰：禽兽之智，违寒就温。孔安国尚书传曰：违，避也。

淒淒阳卉腓，皎皎寒潭絜。韩诗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变也。俱变而黄也。腓音肥。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

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楚辞曰：吉日兮良辰。东征赋曰：撰良辰而将行。尔雅曰：感，动也。楚辞曰：载云旗兮逶迤。

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魏文帝书曰：从者鸣笳以启路。傅玄西都赋曰：彤彤朱宫。汉书曰：百末旨酒布兰生。晋灼曰：芬芳布列，若兰之生。应劭曰：卮，乡饮酒礼器也，受四升。郑玄毛诗笺曰：主人酌宾为献。

钱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薛君韩诗章句曰：送行饮酒曰钱。周易曰：有孚饮

酒无咎。毛诗序曰：鹿鸣废则和乐缺矣。

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在治天下也。司马彪曰：在，察也。宥，宽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则治也。庄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马彪曰：言天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广雅曰：遂，往也。尚书曰：至于海隅苍生。凡仕则冕弁，谢职故曰脱冠。闲居赋序曰：猥厕朝列。

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杜预左氏传注曰：弭，息也。楚辞曰：朝发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见上文。礼记曰：有司告以乐阕。郑玄曰：阕，终也。

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言彼去河有急澜而不止，已旋骖无缓辙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浮，行也。

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孔以养素为荣，而已以恋位为辱，故云愧也。周礼曰：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间，必有涂焉。赵壹报羊陟书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愤诗曰：内负宿心。

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毛诗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贲于丘园，东帛弋弋。王肃曰：失位无应，隐处丘园。闲居赋曰：信用薄而才劣。

文选考异

注「毛茘曰瘵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案：「瘵」「腓」二字当互易，详文义。谢诗作「瘵」，善引韩及毛皆作「腓」，而订之曰「今本作瘵字，非也」。考鲍明远苦热行「渡泸宁具腓」注引毛诗「百卉具腓」。毛茘曰：「腓，病也」。则此不得为「瘵，病也」明甚。盖五臣因之，改正文为「腓」，后以乱善，遂复倒此二字使相就，不知其不可通也。

归客遂海隅：案：「隅」当作「隅」。袁、茶陵二本校语云善从「山」。详善引尚书注「海隅」，是善亦作「隅」。各本所见皆非。

注「大川之间」：何校「间」改「上」，陈同。各本皆伪。

应诏燕曲水作诗

四言水经注曰：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楔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赋诗。

颜延年

应诏燕曲水作诗

道隐未形，治彰既乱。老子曰：大象无形。又曰：道隐无名。王弼曰：有形则亦有分，有分者不温则凉，故象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见形

，故隐而无名也。河上公曰：道潜隐，使人无能名也。太玄经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贾逵国语注曰：彰，着也。

帝迹悬衡，皇流共贯。春秋合诚图曰：黄帝有迹，必稽功务法。宋均曰：迹，行迹，谓功绩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长杨赋曰：逮至孝文，随风乘流。孔安国尚书传曰：万国共贯。

惟王创物，永锡洪筭。周礼曰：智者创物。毛诗曰：永锡难老。郑玄仪礼注曰：筭，数也。谓年数。

仁固开周，义高登汉。其一。毛诗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汉书曰：五星聚于东井，此高祖受命之符，当以义取天下。

祚融世哲，业光列圣。尔雅曰：融，长也。毛诗曰：世有哲王。魏都赋曰：列圣之遗尘。

太上正位，天临海镜。太上，谓文帝也。汉书，薄昭书曰：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潘岳鲁公诗曰：如地之载，如天之临。孙绰望海赋曰：因湛亮以静镜，俯游目于渊庭。

制以化裁，树之形性。周易曰：化而裁之谓之变。庄子曰：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

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史记，文帝诏曰：万物之萌生。翔泳，谓鱼鸟也。周易曰：豚鱼吉，信及豚鱼。薛君韩诗章句曰：文王圣德，上及飞鸟，下及鲁鳖。

崇虚非征，积实莫尚。言崇尚虚假，谅非有征，积累成实，则莫能尚也。演连珠曰：积实虽微，必动于物，崇虚虽广，不能移心。杜预左氏传注曰：尚，亦上也。

岂伊人和，寔灵所覘。言化之所感，岂止人和乎？实亦受天贶。左氏传，季良曰：于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通三灵之贶，交错同端也。

日完其朔，月不掩望。汉书曰：天下太平，日不蚀朔，月不掩望。

航琛越水，攀赆踰障。其三。言远夷纳贡也。毛萇诗传曰：琛，宝也。孟子曰：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尔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

帝体丽明，仪辰作贰。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体，谓太子也。沈约宋书曰：文帝立皇子劭为太子。丧服传曰：长子正体于上。周易曰：黄离，元吉。

郑玄曰：离，南方之卦，离为火，土托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父之道，文王之子发、旦是也。毛萇诗传曰：仪，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其位。齐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弘道，固以贰己。

君彼东朝，金昭玉粹。东朝，东宫也。潘岳赠陆机诗曰：缁纁东朝。高诱吕氏

春秋注曰：东宫，太子所居。诗曰：东宫之妹。又曰：金玉其相。广雅曰：粹，纯也。

德有润身，礼不愆器。礼记，曾子曰：富润屋，德润身。又曰：礼器。郑玄曰：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

柔中渊映，芳猷兰秘。其四。周易曰：其用柔中。陆机宣猷堂诗曰：茂德渊冲。字书曰：秘者，谓兰芳之幽密。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言昔者在高祖之子为王，同于文王之昭；今帝之子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传，富辰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预曰：皆文王子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曰：皆武王子也。汉书，韦玄成议曰：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昭穆父子之迭号，千祀而一也。晋文王讳昭，改为韶。

于赫王宰，方且居叔。王宰，谓王为宰辅，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沈约宋书曰：彭城王义康为司徒。毛诗曰：于赫汤孙。韩诗外传，周公诫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

有睟睿蕃，爰履奠牧。谓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于面。二蕃，谓江夏、衡阳二王也。爰履奠牧，谓于所履之地，能镇定其郊牧也。尔雅曰：爰，于也。左氏传，管仲曰：赐我先君履。杜预曰：履，所履之界也。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书曰：奠高山大川。尔雅曰：郊外谓之牧。

宁极和钧，屏京维服。其五。和钧，谓王宰也。屏京，谓蕃封也。尚书曰：关石和钧。周礼曰：三曰礼典，以和邦国，四曰政典，以均万民。又曰：凡邦国大小相维。

朏魄双交，月气参变。朏魄双交，谓三日也。凡朏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说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气参变，谓三月也。月气每月一变，故曰参也。周书曰：凡四时成岁，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气，以着时应。

开荣洒泽，舒虹烁电。言时候也。礼记曰：季春之月，桐始华。又曰：时雨将降。又曰：虹始见。又曰：仲春之月始电。

化际无间，皇情爰眷。言既太平，故眷斯嘉节。解嘲曰：纤者入无间。杜预左氏传注曰：间，隙也。

伊思镐饮，每惟洛宴。其六。楚辞曰：伊思兮往古。毛诗曰：王在在镐，饮酒乐岂。东阳无疑齐谐记，束皙对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波。

郊饯有坛，君举有礼。饯，已见上文。左氏传，曹刿曰：君举必书。

幙帷兰甸，画流高陞。广雅曰：幙，帐也。兰甸，兰生于甸，犹兰皋也。画流，分流也。

分庭荐乐，析锡波浮醴。庄子曰：分庭抗礼。

豫同夏谚，事兼出济。其七。孟子，夏谚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毛诗曰：出宿于济。

仰阅丰施，降惟微物。阅，犹数也。微物，自谓也。薛君韩诗章句曰：鸟，微物也。

三妨储隶，五尘朝黻。沈约宋书曰：高祖受命，延年补太子舍人，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转正员外郎，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征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

途泰命屯，恩充报屈。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遭如。

有悔可悛，滞瑕难拂。其八。周易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悛，改也。广雅曰：瑕，秽也。毛萇诗传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通。

文选考异

注「武帝引流」：何校「武」改「文」，陈同。各本皆伪。

注「故象者」：袁本、茶陵本「象」下有「者形」二字。案：此当作「故象而形者」。二本误「而」作「者」，尤因其不可通，辄删二字，非。今本王弼注老子不误。

鞬𦍋踰障：袁本、茶陵本「障」作「嶂」，是也。

注「如耒耜之为用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字书曰秘者」：陈云「秘者」下脱「密也兰秘」四字。今案：当在「秘」下「者」上。各本皆误。

昔在文昭：陈云「昭」五臣作「韶」。据善注亦当作「韶」。今案：茶陵本云五臣作「韶」，与尤所见皆非也。袁本作「韶」，不着校语，或所见善亦作「韶」为不误耳。

注「言其成也」：何校「成」改「盛」，陈同。各本皆伪。

注「谓诸王者蕃也」：何校「者」改「睿」，陈同。各本皆伪。

注「故以前之文」：何校「文」改「交」，陈同。各本皆伪。

注「锡」：袁本、茶陵本作「析音锡」，在注末，是也。

注「拂去也」：陈云此「拂」字当作「弗」，引毛生民首章传也。下句「拂」亦作「弗」者，言颜诗亦有别本作「弗」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伪。

皇太子释奠会作诗

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释奠于国学。礼记曰：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亦如之。郑玄曰：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之谓先师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释奠者，设荐饌酌奠而已，无迎尸之事。

颜延年

皇太子释奠会作诗

国尚师位，家崇儒门。汉书，元帝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郑玄礼记注曰：尊师授道焉，不使处臣位也。汉书儒林传曰：严彭祖、颜安乐各专门教授。

禀道毓德，讲艺立言。王粲赠文叔良诗曰：温温恭人，禀道之极。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赋曰：讲论乎六艺。左氏传，范宣子曰：其次立言。

浚明爽曙，达义兹昏。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道达之义，于此弥昏也。尚书曰：夙夜浚明有家。马融曰：浚，大也。魏都赋曰：昏情爽曙，箴规显之。毛萇诗传曰：爽，差也。然义与魏都赋微异，不以文害意也。礼记曰：先王修道以达义。桓子新论曰：学者既多蔽暗，而师道又复缺然，此所以滋昏也。

永瞻先觉，顾惟后昆。其一。言大义渐乖，永瞻先觉之意，顾思后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觉觉后觉。予，天人之先觉者也。尚书曰：垂裕后昆。

大人长物，继天接圣。周易曰：利见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圣人之道亦然。汉书曰：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

时屯必亨，运蒙则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贞。王弼曰：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运，录运也。周易曰：蒙，亨，利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

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尚书曰：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孔安国曰：阐修文教。贾逵国语注曰：偃，息也。

庶士倾风，万流仰镜。其二。尚书曰：庶邦庶事。嵇康高士传，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注曰：言与万物同流匹也。雒书曰：秦失金镜。郑玄曰：金镜，喻明道也。

虞庠饰馆，睿图炳睟。礼记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睿图，孔圣之图画也。炳，丹青色也。睟，已见上文。

怀仁憬九永集，抱智麇丘殒至。怀抱，谓包韞也。礼记曰：君子有礼，故物无

不怀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义而处。毛诗曰：憬彼淮夷。毛苌曰：憬，远行貌。左氏传，蒍启疆谓楚子曰：求诸侯而麇至。杜预曰：麇，群也。踵门陈书，蹶躅献器。庄子曰：有孙休者，踵门而诧扁子。司马彪曰：踵，至也。陈书，谓陈列其书而进之也。史记曰：虞卿蹶躅檐簦。器，谓乐也。汉书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与献王。来朝，献乐器也。

澡身玄渊，宅心道秘。其三。礼记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敖蚩曰：穷圣人之秘奥，测六义之渊玄。宅心，已见上文。

伊昔周储，聿光往记。礼记曰：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孔安国尚书传曰：聿，述也。

思皇世哲，体元作嗣。毛诗曰：思皇多士。东都赋曰：体元立制，继天而作。郑玄礼记注曰：上嗣，君之适长子。

资此夙知，降从经志。资，犹藉也。毛诗曰：谁夙知而暮成。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

邇彼前文，规周矩值。其四。尔雅曰：邇，远也。尚书大传曰：圣人与圣也，犹规之相周，矩之相袭。值，当也。

正殿虚筵，司分简日。正殿，前殿也。长门赋曰：正殿嵬以造天。虚筵，以待贤也。左氏传，郟子曰：玄鸟氏，司分者也。尔雅曰：简，择也。

尚席函杖，丞疑奉帙。汉书音义，晋灼曰：旧有五尚，有尚席。礼记曰：席间函丈。郑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也。礼记曰：虞、夏、商有师保，有疑丞。

侍言称辞，惇史秉笔。冯衍德诰曰：仲尼言语不习，则子贡侍。礼记曰：有善记之为惇史。国语，士茁谓襄子曰：臣秉笔事君。

妙识几音，王载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几其神乎！尚书曰：熙帝之载。王肃曰：载，事也。孔丛子曰：使谈者有述焉，为之奈何！

肆议芳讯，大教克明。演连珠曰：肆议芳讯，非庸听所善。孔安国尚书传曰：肆，陈也。郑玄毛诗笺曰：讯，言也。

敬躬祀典，告奠圣灵。礼记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学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

礼属观盥，乐荐歌笙。周易曰：观盥而不荐。王弼曰：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观盥也。仪礼曰：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也。

昭事是肃，俎实非馨。其六。左氏传曰：以昭事神。尚书，成王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

献终裘吉，即宫广燕。献终，祭毕也。尚书曰：乃卜三龟，一裘吉。孔安国曰：裘，因也。礼记，孔悝鼎铭曰：即宫于宗周。

堂设象筵，庭宿金悬。刘楨瓜赋曰：更铺象牙之席。吴都赋曰：桃笙象簟。周礼曰：宿悬于阼阶，其南钟。然钟则金也。

台保兼徽，皇戚比彦。春秋汉舍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与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尔雅曰：美士为彦。

肴干酒澄，端服整弁。其七。礼记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杜预左氏传曰：肴干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饮。

六官视命，九宾相仪。六官，六卿也。周礼曰：典命掌诸侯之五仪，其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汉书曰：群臣朝十月仪，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东京赋曰：伯夷起而相仪。

纓笏帟序，巾卷充街。纓笏，垂纓秉笏也。皆朝臣之服，故举服以明人。尔雅曰：东西墙谓之序。帟，帟箱也，所以盛书。

都庄云动，野馗风驰。尔雅曰：六达谓之庄。剧秦美新曰：云动风偃。韩诗曰：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讲德论曰：风驰雨集，杂袭并至。

伦周伍汉，超哉邈猗。其八。郑玄礼记注曰：伦，比也。说文曰：伍，相参伍也。蔡邕胡黄二公颂曰：超哉邈猗，莫参其二。

清晖在天，容光必照。清晖，喻日、喻帝也。孟子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赵岐曰：容光小隙。

物性其情，理宣其奥。周易曰：干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为干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干元也。利而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伪情矫志，不入于心。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广雅曰：奥，藏也。

妄先国胄，侧闻邦教。沈约宋书曰：元嘉中，延之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尚书曰：命汝典乐，教胄子。贾谊吊屈原曰：侧闻先生。尚书曰：司徒掌邦教。

。徒愧微冥，终谢智效。其九。微冥，微贱而闇冥也。家语，哀公曰：寡人愚冥。庄子曰：智效一官。

文选考异

达义兹昏：何校云据注「兹」当作「滋」，陈同。案：所校是也。善作「滋」，故引新论注「滋昏」。五臣作「兹」，故济注云「亦犹是焉」。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而袁、茶陵不着校语。古「兹」字虽与「滋」同义，然非此

之用。

注「九永」：袁本、茶陵本作「九永切」，在注中「憬远行貌」下，是也。

注「丘殒」：袁本、茶陵本作「丘殒切」，在注末，是也。

注「王逸妍敖蚩曰」：袁本、茶陵本无「敖」字。案：无者是也。后五君咏注所引亦无「敖」字，可证。

注「尔雅曰逖远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虞夏商」：袁本、茶陵本「商」下有「周」字，是也。

侍燕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五言刘璠梁典曰：张谡，字公乔，齐明帝时为北徐州刺史。谡，霜六切。

丘希范梁史曰：丘迟，字希范，吴兴人。八岁能属文，及长，辟徐州从事。高祖践祚，拜中书郎，迁司徒从事中郎。卒。集题曰：兼中书侍郎丘迟上。

侍燕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诘去质旦闾阖开，驰道闻风吹。左氏传曰：诘朝将见。杜预曰：诘朝，平旦也。西京赋曰：表峤阙于闾阖。薛综曰：紫微宫门曰闾阖。汉书曰：太子不敢绝驰道。应劭曰：道，天子道也。吕氏春秋曰：伶伦制十二箛，听凤鸟之鸣，以别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气也。管、箫、竽、笙、埙、篪，皆以鸣吹者也。

轻萸承玉辇，细草藉龙骑。毛诗曰：自牧归萸。毛萋曰：萸，茅始生也。藉田赋曰：天子御玉辇。服虔汉书注曰：藉，荐也。周礼曰：马八尺以上为龙。

风迟山尚响，雨息云犹积。集本作渍。

巢空初鸟飞，苒杏乱新鱼戏。毛诗曰：参差苒菜。

寔惟北门重，匪亲孰为寄？史记，齐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裴駮曰：齐之北门也。史记，田肯谓上曰：非亲子弟莫使王齐。

参差别念举，肃穆恩波被。荀悦汉纪曰：大会群臣于长乐宫，成礼而罢，莫不肃穆。

小臣信多幸，投生岂酬义。左氏传，羊舌职曰：谚曰，人之多幸，国之不幸。

西征赋曰：岂生命之易投。

文选考异

注「杏」：袁本、茶陵本作「苒音杏」，在注末，是也。

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五言梁书曰：吕僧珍，字符瑜，为左卫将军。天监四年冬，大举北伐。

沈休文刘璠梁典曰：沈约，字休文，吴兴人。少为蔡兴宗所知，引为安西记室。梁兴，稍迁至侍中，丹阳尹，建昌侯。薨，谥曰隐。

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丹浦非乐战，负重切君临。六韬曰：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高诱吕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阳。浦，崖也。庄子曰：兵革之士乐战。邓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负重。孟子曰：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左氏传，子囊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

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尧心。谷梁传曰：我君接上下。论语曰：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庄子，尧谓舜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此吾用心也。

愍兹区宇内，鱼鸟失飞沈。言失常也。东京赋曰：区宇义宁。大戴礼曰：鱼游于水，鸟飞于云。

推毂二嶠岨，扬旆九河阴。汉书，冯唐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闾以内，寡人制之；闾以外，将军制之。闾，鱼列切。西都赋曰：左据函谷二嶠之阻。藉田赋曰：九旗扬旆。尚书曰：九河既道。谷梁传曰：水南曰阴。超乘尽三属，选士皆百金。左氏传曰：秦师过周北门，超乘者三百乘。韦昭国语注曰：超乘者，跳跃上车也。汉书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裨一、径缴一，凡三属也。顾野王曰：属，犹接也。史记曰：李牧，赵之良将也。匈奴入，牧选百金之士五万击之。汉书音义，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故也。

戎车出细柳，餼席樽上林。尚书曰：武王戎车三百两。汉书曰：匈奴大入边，遣内史周亚夫军细柳。餼，已见上文。

命师诛后服，授律缓前禽。公羊传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强。周易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

函轘方解带，峽武稍披襟。函，函谷也。轘，轘辕也。解带披襟，言将降附也。汉书音义，应劭曰：峽山之阙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颖曰：武关在洛西。李尤函谷关铭曰：函谷险要，襟带咽喉。

伐罪芒山曲，吊民伊水浔。尚书曰：奉辞伐罪。郭缘生述征记曰：北芒，洛阳北芒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于东垣。孟子曰：汤始征自葛，诛其君，吊其民。伊，水名也。许慎淮南子注曰：浔，涯也。

将陪告成礼，待此未抽簪。尚书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谓武王诛纣而还，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锺会遗荣赋曰：散发抽簪，永纵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

文选考异

注「言重故也」：袁本、茶陵本无「故」字，是也。

注「幘道曰簪」：案：「道」当作「连」，谓连幘于发也。释名有其证。各本皆伪。

祖餼

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应氏诗二首

五言

曹子建

送应氏诗二首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北芒，已见上文。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说文曰：寂，无人声也。献帝纪曰：车驾至洛阳，宫室尽烧。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汉书，伍被曰：臣今见宫中生荆棘。孟子曰：太山之高，参天入云。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东观汉记，马援曰：隗嚣侧足无所立。国语曰：田畴荒芜。贾逵曰：一井为畴。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汉书，高祖曰：游子悲故乡。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刘歆遂初赋曰：野萧条而寥廓。东观汉记曰：北夷作寇，千里无烟火。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古诗曰：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李陵与苏武书曰：策名清时。又诗曰：嘉会难再逢。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庄子曰：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

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毛诗曰：嬿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方。

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尔雅曰：昵，近也。汉书曰：上过沛，置酒沛宫。

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周易曰：在中馈。王弼曰：妇人职中馈，仪礼有馈食之礼。郑玄周礼注曰：进物于尊者曰馈。

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言恩爱至情之极，所望悲苦愈深也。汉书，杜邺说王音曰：爱至者其求详。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毛诗曰：山川悠远。又曰：道阻且长。

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古诗曰：愿为双鸣鸟，奋翼起高飞。

文选考异

注「谓罪苦也」：案：「苦也」当作「咎之」，各本皆伪。此引表记注。

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

五言

孙子荆臧荣绪晋书曰：孙楚，字子荆，太原人也。征西扶风王骏与楚旧好，起为参军，梁令、卫军司马，为冯翊太守。卒。

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李陵与苏武诗曰：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毛诗曰：零雨其蒙。

倾城远追送，钱我千里道。倾，犹尽也。

三命皆有极，咄丁忽嗟安可保？养生经，黄帝曰：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郑玄礼记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苍颉篇曰：咄，啐也。说文曰：啐，惊也。仓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忧叹之辞。

莫大于殇子，彭聃犹为天。庄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郭象曰：夫以形相对，则太山大于秋毫。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未为不足。苟各安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太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故曰：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太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毫为大，则天下无小矣。无大无小，无寿无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贵天池而荣愿已足。列仙传曰：彭祖，殷贤大夫，历夏至商末，号年七百。史记曰：老子字聃。列仙传曰：李耳生于殷时，为周守藏吏，积八十余年。后之流沙，莫知所终。盖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

吉凶如纠缠，忧喜相纷绕。汉书音义，应劭曰：祸福相为表里，如纠缠索相附会也。按纠缠，索也。纠，两股索。缠，三股索。言祸福之相纠如此。鵬鸟赋曰：祸之与福，何异纠缠。又曰：忧喜聚门，吉凶同域。神女赋曰：纷纷扰扰，未知何意。

天地为我炉，万物一何小？言天地为炉，陶冶万物，居其间一何微小。言不足自爱也。鵬鸟赋曰：天地为炉，万物为铜。

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此谓爱生也。达人大观，死生若一，故戒此爱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经虑也。鹖冠子曰：达人大观，乃见其理。古诗曰：立身苦不早。

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楚辞曰：惆怅兮私自怜。王孙子曰：仲叔谏卫灵公曰：百姓乖离。

孰能察其心？鉴之以苍昊。

齐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说文曰：契，大约也。毛诗曰：君子偕老。

文选考异

注「仓愤切」：袁本、茶陵本「仓」上有「咄丁忽切啐」五字，无正文「咄」下「丁忽」二字，是也。案：今善音割裂失理，皆此类。

忧喜相纷绕：茶陵本云五臣作「扰」，袁本云善作「绕」。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注引神女赋「纷纷扰扰」，是亦作「扰」不作「绕」，但传写伪耳。

金谷集作诗

五言酈元水经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东南流，历金谷，谓之金谷水。东南流，经石崇故居。

潘安仁

金谷集作诗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石崇金谷诗序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应劭汉官仪曰：太尉、司空、司徒长史，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书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乂。蔡邕陈琳碑曰：远镇南裔。

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毛诗曰：还车言迈。又曰：行道迟迟，中心有违。

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曹子建杂诗曰：离思故难任。

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晋京，洛阳也。尔雅曰：水草交为湄。

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七发曰：依绝区兮临回溪。韩诗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

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东京赋曰：渌水澹澹。澹与淡同。韩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

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尔雅曰：滥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酈元水经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龙。允音沿。街音牙。洞箫赋曰：扬素波而挥连珠。

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桕。上林赋曰：沙棠栝储。西京杂记曰：上林有乌桕沙棠树。

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毛诗曰：王在灵囿。广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杂记曰：上林有芳梨。

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毛诗曰：舍其坐迁。郑玄诗笺曰：坻，水中之高地。

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边让章华台赋曰：激玄醴于清池。楚辞曰：美人既醉朱颜??。王仲宣公燕诗曰：但愬杯行迟。

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楚辞曰：扬桴兮抚鼓。毛诗曰：箫管备举。王仲宣公燕诗曰：管弦发徽音，度曲清且悲。

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春荣喻少，岁寒喻老也。周易阴符，太公曰：春道生，万物荣。论语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阮瑀为魏武与刘备书曰：披怀解带，投分托意。分，犹志也。史记，苏秦谓齐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汉书曰：石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易曰：殊途而同归。世说曰：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于省内谓秀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不免。后收石崇，同日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集诗乃成其讖。王隐晋书曰：岳父文德，为琅邪太守，孙秀时为小吏给岳，岳于秀不以仁遇也。

文选考异

注「蔡邕陈琳碑曰」：何校「琳」改「球」，陈同。各本皆伪。

注「沙棠栌储」：袁本「储」作「楮」，是也。茶陵本亦误「储」。

注「岳于省内谓秀曰孙令」：袁本、茶陵本作「岳省内见之因唤孙令」，是也。案：此亦尤误改。

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

五言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

谢宣远瞻时为豫章太守。

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己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传，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方舟新旧知，对筵旷明牧。尔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并两船也。杨仲武诂曰：惟我与尔，对筵接几。苍颉篇曰：疏，旷也。旧知，庾也。明牧，王抚军也。

举觞矜饮饯，指途念出宿。刘琨答卢谡诗序曰：举觞对膝。毛诗曰：出宿于济，饮饯于祢，陆士衡赠弟诗曰：指涂悲有余。

来晨无定端，别晷有成速。

颓阳照通津，夕阴暖平陆。楚辞曰：日晡晡而下颓。

榜人理行舳，輶轩命归仆。张揖子虚赋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舳长也。说文曰：舳，船头也。吴都赋曰：輶轩蓼扰。毛诗曰：輶车銜鑣。杨雄答刘歆书曰：尝闻先代輶轩之使。

分手东城闥，发棹西江隩。说文曰：闥，城曲重门也。尔雅曰：隩，隈也。

郭璞曰：今江东人呼浦为隩。

离会虽相亲，逝川岂往复。言离而复会，虽有相亲之理，但逝川之流，岂有往复之义。嗟年命之速而会难也。吕氏春秋曰：离则复合，合则复离。亲或为杂，非也。

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周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杜笃吊比干文曰：敬申吊于比干，寄长怀于尺牍。说文曰：牍，书版也。

文选考异

王抚军庾西阳集别：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作」字，是也。

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是也。案：此必或记于旁而尤延之误取之。

方舟新旧知：袁本、茶陵本「新」作「析」，是也。

注「因」：袁本、茶陵本作「音因」二字，在注中「城曲重门也」下，是也。

邻里相送方山诗

五言沈约宋书曰：少帝出灵运为永嘉郡守。丹阳郡图经曰：方山在江宁县东五十里，下有湖水。旧扬州有四津，方山为东，石头为西。

谢灵运

邻里相送方山诗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役，所莅之职也。王充论衡曰：充罢州役。曹子建诗曰：清晨发皇邑。毛萇诗传曰：憩，息也。史记曰：东越王摇都东瓯，时俗号东瓯王。徐广曰：今之永宁也。

解缆力慙及流潮，怀旧不能发。吴志曰：更增舸缆。然缆，维船索也。西都赋曰：攄怀旧之蓄念。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

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王仲宣公燕诗曰：含情欲待谁？古诗曰：所遇无故物。

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说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

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郭璞山海经曰：山居为栖。

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陆机思归赋曰：绝音尘于江介。荀组七哀诗曰：辙兮辙兮，何其寂蔑。蔑一作灭。

文选考异

注「力慙」：袁本、茶陵本作「力慙切」，三字在注中「维船索也」下，是也。

。

注「少思寡欲」：案：「思」当作「私」，各本皆伪。

注「郭璞山海经曰」：案：「经」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

新亭渚别范零陵诗

五言十洲记曰：丹阳郡新亭在中兴里，吴旧亭也。梁书曰：范云，齐世为零陵郡内史。

谢玄晖萧子显齐书曰：谢眺，字玄晖，陈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丽。解褐豫章王行参军，稍迁至尚书吏部郎，兼知卫尉事。江佑等谋立始安王遥光，眺不肯。佑白遥光，遥光收眺，下狱死。

新亭渚别范零陵诗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庄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风交潇、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动五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言其灵饗也。楚辞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谓尧也。娥皇、女英随舜不反，死于湘水，因为湘夫人。

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归藏启筮曰：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

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郑玄毛诗注曰：骖，两駟也。蔡邕初平诗曰：暮宿河南，怅望天阴，雨雪滂滂。楚辞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曰：夷犹，犹豫也。

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言范同广平而声听方向籍，己当居茂陵之下，将于彼而见求。王隐晋书曰：郑袤，字林叔，为中郎散骑常侍。会广平太守缺，宣帝谓袤曰：贤叔大匠浑垂，称于平阳，魏郡蒙惠化，且卢子家、王子邕继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贤，故复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为条教，百姓爱之。郑玄毛诗笺曰：方，向也。汉书曰：司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楚辞曰：思公子兮徒离忧。

文选考异

注「十洲记曰」：陈云：案东方朔十洲记皆记仙山异境，非其它地志之比，安得载丹阳古迹？况观「新亭，吴旧亭」语，乃三国以后人所记，书名之误，更易辨也。今案：其说是也，「洲」当作「州」，善屡引之，必当日别有其书也，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误。余详每条下。

注「谢眺」：何校「眺」改「眺」，陈云注「眺」并当作「眺」，各本皆伪。以下放此，不悉出。

注「垂称于平阳魏郡蒙惠化」：何校「平阳」改「阳平」，「蒙」上添「百姓」二字，陈同。各本皆误。

别范安成诗

五言梁书曰：范岫，字樊宾，齐代为安成内史。

沈休文

别范安成诗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言春秋既富，前期非远，分手之际，轻而易之。言不难也。汉书灌夫传曰：生平慕之。论语，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国曰：平生，少时也。贾充上与李夫人书曰：每至当别，未尝以为易。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言年寿衰暮，死日将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时也。

蜀志曰：宋预聘吴，孙权捉预手曰：今君年长，孤亦老，恐不复相见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苏武诗曰：我有一樽酒，将以赠远人。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缪袭嘉梦赋曰：心灼烁其如阳，不识道之焉如？韩非子曰：六国时，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文选考异

注「心灼烁其如阳」：案：「阳」当作「汤」。各本皆伪。

咏史 百一 游仙

目录 [隐藏]

1 诗乙

1.1 咏史

1.1.1 咏史诗

1.1.2 三良诗

1.1.3 咏史八首

1.1.4 咏史

1.1.5 览古

1.1.6 张子房诗

1.1.7 秋胡诗

1.1.8 五君咏五首

1.1.8.1 阮步兵

1.1.8.2 嵇中散

1.1.8.3 刘参军

1.1.8.4 阮始平

1.1.8.5 向常侍

1.1.9 咏史

1.1.10 咏霍将军北伐

1.2 百一

1.2.1 百一诗

1.3 游仙

1.3.1 游仙诗

1.3.2 游仙诗七首

诗乙

咏史

咏史诗

五言

王仲宣

咏史诗（王粲）

自古无殉死，达人共所知。礼记曰：陈干昔寝疾，属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夹我。干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礼也。杜预左氏传注曰：以人从葬为殉。鹖冠子曰：达人大观。

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左氏传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诗传曰：三良，三善臣。贾逵国语注曰：惜，痛也。郑玄礼记注曰：尔，语助也。

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汉书曰：霍光以结发内侍。又，王生谓盖宽饶曰：用不訾之躯。良，信也。贾逵国语注曰：訾，量也。

临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随？刘德汉书注曰：黄鸟之诗，刺秦穆公要之从死。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

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纆古杏縻美悲切。垂，边也。毛诗曰：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郑玄曰：穴，谓冢圻也。说文曰：纆，汲井纆也。縻，牛辔也。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说文曰：剧，甚也。包咸论语注曰：施，行也。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毛诗曰：维此奄息，百夫之特。郑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汉书，项羽谓樊哙曰：壮士也。

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毛诗序曰：黄鸟，哀三良也。王逸楚辞注曰：亏，歇也。

三良诗

五言

曹子建

三良诗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言功立不由于己，故不可为也。吕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郑玄礼记注曰：名，令闻也。孝经注曰：死君之难为尽忠。谥法

曰：能制命曰义。我，谓三良也。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列女传，柳下惠妻谏曰：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贾逵国语注曰：没身为残。

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应劭汉书注曰：秦穆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等许诺。及公薨，皆从死。

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说文曰：捐，弃也。

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楚辞曰：美人兮揽涕而伫。临穴，已见上文。说文曰：叹，太息也。

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李陵诗曰：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东观汉记，邓太后报邓闾曰：长归冥冥，往而不反。

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礼记曰：亲始死，恻怛之心，伤肾、干肝、焦肺。古歌曰：大忧摧人肺肝心。

文选考异

注「严父潜长夜」：袁本、茶陵本「潜」作「愔」，是也。

咏史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咏史诗（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观群书。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车渠椀赋曰：援柔翰以作赋。孔融荐祢衡表曰：英才卓犖。犖与犖同。班固汉书司马迁赞曰：刘向、杨雄，博极群书。

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贾谊作过秦论。司马相如作子虚赋。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长杨赋曰：永无边城之灾。汉书曰：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骑射。音义曰：箭镝也，如今鸣箭也。汉书，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虽非甲冑士，畴昔览穰苴。尚书曰：善敕乃甲冑。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史记曰：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其后田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楚辞曰：临深水而长啸。王逸楚辞注曰：激，感也。东吴，谓孙氏也。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东观汉记，班超上疏曰：臣乘圣汉威神，冀效铅刀一割之用。韩君章句曰：骋，施也。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广雅曰：眄，视也。方言曰：澄，清也。马融论语

注曰：盼，动目貌。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汉书曰：酈食其长揖不拜。毛诗曰：中田有庐。汉书，疏广曰：吾自有旧田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古诗曰：郁郁园中柳。毛苌诗传曰：离离，垂貌。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史记，魏王曰：寡人有径寸之珠。七发曰：高百尺而无枝。

世胄躐高位，英俊沈下僚。韩诗内传曰：所以为世子何？言世世不绝。孔安国尚书传曰：胄，长子也。谓卿大夫子弟也。广雅曰：躐，履也。西都赋曰：英俊之域。尔雅曰：僚，官也。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周书，汤曰：吾欲因地势所有而献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班固汉书金日磾赞曰：夷狄亡国，羈虏汉庭。七叶内侍，何其盛也。七叶，自武至平也。又张汤传赞曰：张氏之子孙相继，自宣、元已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余人。功臣之后，唯有金氏、张氏，亲近贵宠，比于外戚。珥，插也。董巴舆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为饰。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汉书，冯唐以孝着，为郎中署长，事文帝。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说文曰：伟，奇也。荀悦汉纪曰：冯唐白首，屈于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广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见魏都赋。幽通赋曰：干木偃息以藩魏。

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史记曰：鲁仲连好奇伟倜傥，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赵孝成王时，秦使白起围赵，魏王使将军新垣衍说赵尊秦昭王为帝。鲁连适游赵，谓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乃见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谢曰：吾请出，不敢复言。秦将闻之，为却五十里。

当世贵不羈，遭难能解纷。

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史记曰：秦军引去，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谢，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遗鲁连，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班固说东平王苍曰：光名宣于当世。邹阳上书曰：不羈之士，与牛骥同皁。史记曰：鲁仲连好持高节，游于赵。论语，颜回曰：如有所立卓尔。

临组不肯绁，对珪不肯分。说文曰：组，绶属也。王逸楚辞注曰：绁，系也。礼稽命征曰：诸侯执珪。解嘲曰：析人之珪。

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将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后仲连为书遗燕将，燕将

自杀，田单欲爵之，仲连逃海上。再封，故言连玺。郑玄周礼注曰：玺，印也。论语，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毛诗曰：济济多士。毛萇曰：济济，多威仪也。吴质书曰：陈威发愤，思入京城。毛诗曰：赫赫师尹。毛萇曰：赫赫，显盛貌。冠盖荫四术，朱轮竞长衢。西都赋曰：冠盖如云。广雅曰：术，道也。杨惲书曰：乘朱轮者十人。古诗曰：长衢夹巷。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汉书，盖宽饶曰：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金、张，已见上文。汉书，孝宣许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广汉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长子高为乐陵侯。

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左氏传曰：郑伯有夜饮酒，击钟焉。吕氏春秋曰：帝尝令人击磬。墨子曰：弹琴瑟，吹笙竽，磬或为鼓。

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说文曰：寂寂，无人声也。汉书，杨雄自叙曰：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

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广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辞曰：闵空宇之孤子。汉书曰：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管子曰：虚无无形谓之道。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汉书曰：时有人问雄者，雄常用法应之，撰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又曰：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

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论语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刘备有英名。说文曰：擅，专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营于八区。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广雅曰：皓，明也。傅玄三都赋曰：白日舒灵景于天。地理书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西京赋曰：正紫宫于未央。桓宽盐铁论曰：梓匠营宫室，上成云气，下成山林。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广雅曰：峨峨，容也。峨与娥同，古字通。汉书，鲍宣曰：岂徒欲使臣重高门之地哉。毛诗曰：蔼蔼王多吉士。广雅曰：蔼蔼，盛也。

自非攀龙客，何为欵来游？扬子法言曰：攀龙鳞，附凤翼。薛综西京赋注曰：欵者，言忽也。

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家语，子路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怀玉，何如？子曰：国无道，隐者可也。晋宫阙名曰：洛阳城闾阖门西向。皇甫谧高士传曰：许由，武阳城槐里人也。随冲虚学于啮缺。许由为尧所让，由是退隐遯，耕

于中岳下。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王粲七释曰：濯身乎沧浪，振衣乎高岳。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孔安国尚书传曰：乐酒曰酣。毛萇诗传曰：震，犹威也。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史记曰：荆轲之燕，与屠狗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臣瓚汉书注曰：邈，绵邈也。张衡四愁诗序曰：豪右兼并之家。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埃尘言轻，千钧喻重也。列子，杨朱曰：贵非所贵，贱非所贱，齐贵齐贱。汉书曰：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史记，或说主父偃曰：太横。主父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杜预左氏传注曰：宦，仕也。吕氏春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此之谓骨肉之亲。薄，轻鄙之也。史记曰：君薄淮阳邪？

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汉书曰：朱买臣家贫，常刈薪樵，卖以给食。檐束薪，行且诵书。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无讴歌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也，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能何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左氏传曰：施氏之妇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俪。杜预曰：俪，偶也。伉，敌也。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汉书曰：陈平家贫，好读书，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方言曰：翳，蔓也。郭璞曰：谓蔽蔓也，音爱。郑玄礼记注曰：负之言背也。

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记曰：卓文君奔司马相如，相与驰归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贫穷也。楚辞曰：嗟寥廓而无处。广雅曰：廓，空也。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班固说东平王苍曰：遗烈着于无穷。汉书曰：吴起、商鞅，垂着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

英雄有屯遭，由来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遭如。国语曰：古曰在昔。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孙子曰：何世之无才？何才之无施？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说文曰：习习，数飞也。鹞冠子曰：笼中之鸟，空笼不出，郑玄毛诗笺云：隅，角也。

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落落，疏寂貌。言士之居穷巷，若鸟之在笼中也。

风赋曰：廓抱影而独倚。

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王仲宣七哀诗曰：出门无所见。孔丛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无缘。

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东方朔六言曰：计策弃捐不收。王逸楚辞注曰：块，独处貌。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国语，叔向曰：绛之富商而无寻尺之禄。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古出东门行曰：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说文曰：储，蓄也。谓蓄积以待用也。

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郑玄毛诗笺曰：蔑，轻也。庄子曰：亲友益疏。

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

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史记曰：苏秦乃西至秦，说惠王，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遂说六国，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后去赵之燕，阳为得罪于燕而亡，自燕之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说秦王，后秦王以斯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为丞相，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庄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间。文子曰：身有荣华，心有愁悴。苍颉篇曰：咄，啐也。说文曰：啐，惊也。王弼周易注曰：嗟，忧叹之辞。咄，丁忽切。啐，仓愤切。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

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庄子曰：鷦鷯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文选考异

注「贾谊作过秦论司马相如作子虚赋」：此一节注袁本、茶陵本系「五臣翰曰」下。案：二本是也。尤本误以五臣窜入善注，殊误，当削去之。

注「韩君章句曰」：陈云「韩」下脱「诗薛」二字，是也。各本皆误。

注「干木偃息以藩魏」：案：「干」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陈威发愤」：何校「威」改「咸」，陈同。各本皆伪。

注「长衢夹巷」：陈云「衢」下当有「罗」字。各本皆脱。

注「峨峨容也」：案：「峨峨」当作「娥娥」。各本皆伪。今广雅可证。

注「武阳城槐里人也随冲虚」：袁本、茶陵本「也随」作「修道」，是也。案：「武」，依今本高士传当是「字武仲」三字之脱。

酒酣气益振：袁本、茶陵本「振」作「震」，是也。

注「风赋曰廓抱影而独倚」：案：「曰」下当有「起于穷巷之间楚辞曰」九字。各本皆脱。所引楚辞「在哀时命」，可证也。

注「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说文曰」：袁本、茶陵本无「储还视」三字，「曰」下有「顾还视也」四字。案：此盖所见不同。

咏史

五言

张景阳臧荣绪晋书曰：张协，字景阳，载弟也。兄弟并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少辟公府，后为黄门侍郎。因托疾，遂绝人事，终于家。

咏史诗（张协）

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汉书，刘向上疏曰：众贤和于朝，万物和于野，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辞注曰：娱，乐也。娱与虞古字通用。

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毛诗曰：仲山甫出祖。郑玄曰：祖者，行犯輶之祭也。

朱轩曜金城，供帐临长衢。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不得朱轩。盐铁论曰：秦金城千里。供帐，见下注。长衢，已见上文。

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锺会有遗荣赋。

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锺会遗荣赋曰：散发抽簪，永绝一丘。仓颉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尚书曰：至于海隅苍生。

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汉书，杨宣上书曰：行道之人，为之陨涕。毛诗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

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韩康伯周易注曰：挥，散也。岁暮，喻年老也。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岁已晚也。

顾谓四坐宾，多财为累愚。说文曰：顾，还视也。古诗曰：四坐莫不叹。汉书曰：疏广，字仲翁，东海人也。明春秋，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贤良为太子家令。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赐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为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送车数百两，辞诀而去。道路观者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諄不念子孙哉？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悦服，皆以寿终。累，犹负也。累愚，为愚者之累也。

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胡广书曰：建鸿德，流清风。史记，鲁仲连与燕将书曰：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俱弊。

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说文曰：咄，相谓也。蔡邕独断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蝉。论语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子张书诸绅。

文选考异

注「终于家」：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有「协见朝廷贪禄位者众故咏此诗以刺之」十六字。案：此当以尤所见为是，二本并五臣于善而误也。何、陈皆取以添改，非。凡题下意揣作者之旨，均属五臣语，前后可以例推而得者。

注「锺会有遗荣赋」又注「锺会遗荣赋曰」：袁本、茶陵本不另分节，作「锺会有遗荣赋曰」七字。案：此亦所见不同。

览古

五言

卢子谅徐广晋纪曰：卢谡，字子谅，范阳人也。有才理。显宗征为散骑常侍。段末波爱其才，托以道险，终不遣之。末波死，谡依石季龙。冉闵诛石氏，谡随闵军，遇害。

览古诗（卢谡）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和氏璧，欲以贡于赵王，于是遣明光奉璧之赵。史记，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传宝也。

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史记曰：赵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易璧。史记，汉王曰：空言虚语，非所守也。价或作偿。

与之将见卖，不与恐致患。

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史记曰：赵王得秦王书，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与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见欺；欲勿与，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令报秦者未得。毛萇诗传曰：将，且也。见卖，谓将卖己也。尔雅曰：简，择也。左氏传，烛之武谓秦伯曰：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杜预曰：行李使人。孙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藺生在下位，繆子称其贤。史记曰：宦者令繆贤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见，问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忧。家语曰：颜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贤。

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史记曰：赵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书曰：奉辞罚罪。郑玄礼记注曰：辞，言语也。庄子曰：宣尼伏轼而叹曰：由之难化也。

。

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史记曰：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

王大喜。毛萇诗传曰：御，进也。郑玄礼记注曰：节所以明信，辅君命也。令赵使者拥节也。

挥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说文曰：挥，奋也。史记曰：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曰：臣观大王无偿赵城意，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请以十五都与赵。燕丹子曰：荆轲拔匕首擿秦王，决耳，入铜柱，火出。然铜有金，故称曰金柱。

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史记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伪为与赵城，实不可得。乃使从者衣褐，裹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秦乃不以城与赵，赵亦终不与璧。

爰在澠池会，二主克交欢。尔雅曰：爰，曰也。史记曰：秦王欲为好会于澠池，赵王遂与秦王会澠池。又曰：严仲子谓聂政曰：故进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欢。汉书曰：郭解入关，贤豪交欢。

昭襄欲负力，相如折其端。史记曰：秦武王死，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列子曰：不犹愈于负其力乎？汉书曰：秦王政负力怙威。郑玄周礼注曰：负，恃也。方言曰：端，绪也。

眦血下沾衿，怒发上冲冠。说文曰：眦，目眶也。列士传曰：朱亥瞋目视虎，眦裂血出溅虎。发上冲冠，已见上注。

西缶终双击，东瑟不只弹。西缶、东瑟，已见西征赋。

舍生岂不易，处死诚独难。幽通赋曰：舍生取谊。史记，太史公曰：非死者难，言处死者难也。

棱威章台颠，强御亦不干。汉书，武帝报李广曰：威棱慑于邻国。毛诗曰：不畏强御。孔安国尚书传曰：干，犯也。

屈节邯郸中，俛首忍回轩。史记曰：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家语，子贡曰：夫子欲屈节以救父母之国。节，犹操也。

廉公何为者？负荆谢厥愆。史记曰：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曰：今君与廉君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自斗，其势必不俱生。吾所以为此也，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如将军宽之至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晋灼汉书注曰：以辞相告曰谢。尚书曰：思免厥愆。孔安国尚书传

曰：愆，过也。

智勇盖当代，弛张使我叹。史记，太史公曰：相如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礼记，孔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郑玄曰：张弛，以弓弩喻人也。说文曰：叹，吟也。谓情有所悦，吟叹而歌咏。

文选考异

注「史记曰」下至「秦王大喜」：此二十二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并善注于五臣而脱也。

注「史记曰」下至「请以十五都与赵」：此一百五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并善注于五臣而脱也。

注「吾所以为此也」：袁本、茶陵本「也」作「者」，是也。

注「不如将军宽之至也」：袁本、茶陵本「如」作「知」，是也。

张子房诗

五言宋约宋书曰：姚泓新立，关中乱。义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军顿留项城，经张良庙也。

谢宣远王俭七志曰：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

张子房诗

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又曰：亡国之音哀以思。毛诗曰：顾瞻周道。又序曰：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

卜洛易隆替，兴乱罔不亡。尚书曰：予朝至于洛师，卜惟洛食。韦昭国语注曰：替，废也。汉书，娄敬说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营成周，都洛，以为此天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又刘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力政，谓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汉书注曰：王室微弱，诸侯以力为政，相攻伐也，史记曰：秦取周九鼎宝器而迁西周。礼记曰：孔子过泰山侧，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苛，犹虐也。

息肩缠民思，灵鉴集朱光。东京赋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于汉。毛诗曰：天鉴在下，有命既集。曹植离友诗曰：灵鉴无私。贾逵国语注曰：鉴，察也。南都赋曰：辉朱光于白水。

伊人感代工，聿来扶兴王。伊人，谓张良也。毛诗曰：所谓伊人。感，犹应也。尚书，咎繇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诗曰：聿来胥宇。孔安国尚书

传曰：聿，遂也。陆机遂志赋曰：扶兴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禄。

婉婉幙中画，辉辉天业昌。婉婉，和顺貌也。汉书，高祖曰：运筹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灵图曰：摄天之业使之理。郑玄曰：天业得其理。

鸿门消薄蚀，垓下殒揜抢。汉书曰：亚父范增说项羽急击沛公。项伯素善张良，夜驰见良，具告事实。良乃与项伯见沛公曰：早自来谢。沛公翌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有顷，公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又曰：汉王追羽至阳夏，不会，谓张良曰：诸侯不从，柰何？用良计，诸侯皆会，围羽垓下。薄蚀、揜抢，皆喻羽也。京房易飞候曰：凡日蚀皆于晦朔，不于晦朔蚀者名曰薄。尔雅曰：彗星为揜抢。

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爵仇，谓封雍齿也。已见幽通赋。汉书曰：良从上出奇计，及立萧相国。音义曰：何时未为相国，劝高祖立之。汉书，娄敬说上曰：陛下都洛阳，不如入关。上问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又曰：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恐，不知所为。或谓吕后：留侯善画计。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良。良曰：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请以为客，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归，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从。上乃惊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烦公幸卒调护太子。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力也。又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也。

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游心帝乡。汉书曰：良从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后五日与我可期此。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又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庄子曰：华封人谓尧曰：千岁厌世，去而上僊，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毛诗曰：肇允彼桃虫，翻飞维鸟。郑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韩诗章句曰：翻，飞貌。

惠心奋千祀，清埃播无疆。周易曰：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清埃，犹清尘也。

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飞，连日月。毛诗曰：惠我无疆。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神武，谓宋高祖也。尚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国尚书传曰：睦，和也。汉书曰：三正：子为天正，丑为地正，寅为人正。周易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汉书曰：监八方，被八荒。

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明两、庆霄，皆喻宋高祖。烛，幽明也。薄，犹轻易也。河阴、汾阳，尧、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则高祖光明；又以方尧，则尧可轻薄也。周易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郑玄曰：明两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于天下之事无不见也。孟子曰：舜避丹朱于南

河之南。然河南则河阴也。庆霄，即庆云也。王逸楚辞注曰：海内之政，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也。

銜旂历颓寝，饰像荐嘉尝。宋略曰：大军九月次彭城。銜旂，銜旗也。公羊传：秋祭曰尝。

圣心岂徒甄，惟德在无忘。大戴礼曰：神明自得，圣心备矣。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陆机高祖颂曰：念功惟德。郑玄毛诗笺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谓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国语曰：赵文子与叔誉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毛诗曰：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济济属车士，粲粲翰墨场。汉书音义曰：大驾属车八十乘。归田赋曰：挥翰墨以奋藻。宾戏曰：婆娑乎术艺之场。项岱曰：场圃，讲经艺之所。

瞽夫违盛观，竦踊企一方。瞽夫，宣远自谓也。毛萇诗传曰：违，离也。庄子，叔连曰：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说文曰：企，举踵也。毛诗曰：相怨一方。

四达虽平直，蹇步愧无良。礼记曰：周道四达。尚书曰：王道正直。孔安国曰：王道平直也。说文曰：蹇，跛也。左氏传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诗传曰：良，善也。

??和忘微远，延首咏太康。庄子曰：圣人其于人也，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饮和矣，岂待言哉！微远，亦自谓也。阮瑀止欲赋曰：饮延首以极视。魏明帝野田黄雀行曰：四夷重译贡，百姓讴吟咏。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文选考异

注「予朝至于洛师卜」：袁本「卜」下有「涧水灋水」四字。茶陵本有「涧水东灋水西」六字。案：茶陵本为是。

注「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袁本不重「不易」二字，何校去。陈云衍，是也。茶陵本全删此节注，非。

注「翻飞维鸟」：茶陵本「翻」作「翻」，下同。案：茶陵本正文下有校语云善作「翻」，则注中二字皆作「翻」为是。袁本亦作「翻」，误与此同。后谢宣远答灵运诗「翻飞各异概」，注作「翻」，正文作「翻」。疑正文误，但彼无校语耳。凡此等，皆举其例而不胜一一出之者。

注「烛幽明也」：茶陵本「幽」作「犹」，是也。袁本亦作「幽」，误与此同。

注「周易曰」下至「照于四方」：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脱。

注「孟子曰」：袁本、茶陵本起此至末五十四字脱。

注「王逸楚辞注曰海内之政」：何校「王逸楚辞注曰」六字改作「庄子尧治天下之民平」九字，非也。陈云「楚辞注曰」下脱「庆云喻尊显也庄子尧治天下之民平」共十五字，是也。

注「见四子」：何校「见」上添「往」字，陈同，是也。

注「丧其天下也」：何校「也」改「焉」，陈同，是也。袁本、茶陵本所脱止此。

注「属车八十乘」：案：「十」下当有「一」字。各本皆脱。

注「不良能行」：何校「能」改「于」，陈同。各本皆伪。

秋胡诗

五言列女传曰：鲁秋胡洁妇者，鲁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傍有美妇人方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今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奉二亲，吾不愿人之金。秋胡子遂去。归至家，奉金遗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见之而惭。妇曰：束发修身，辞亲往仕，五年乃得还，当见亲戚。今也乃悦路旁妇人，而下子之装，以金与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见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颜延年

秋胡诗

椅梧倾高凤，寒谷待鸣律。毛诗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又曰：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司马绍统赠山寿诗曰：昔也植朝阳，倾枝俟鸾鸾。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影响岂不怀，自远每相匹。言椅梧伫凤鸟之来仪，寒谷资吹律而成煦，类乎影响，岂不相思！故夫妇之仪，自远相匹。尚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鹖冠子曰：影则随形，响则应声。毛萇诗传曰：怀，思也。

婉彼幽闲女，作嫔君子室。毛萇诗传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闲也。尔雅曰：嫔，妇也。

峻节贯秋霜，明艳侔朝日。贯，犹连也。傅玄有女篇曰：容华既以艳，志节拟秋霜。郑玄周礼注曰：侔，等也。诗曰：东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诗人言所说者颜色盛美，如东方之日。

嘉运既我从，欣愿自此毕。其一。陆机从梁陈诗曰：在昔蒙嘉运。

燕居未及好，良人顾有违。毛诗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厌酒肉。刘熙曰：妇人称夫曰良人。毛诗曰：行道迟迟，中心有违。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

脱巾千里外，结绶登王畿。巾，处士所服。绶，仕者所佩。今欲官于陈，故脱

巾而结绶也。东观汉记曰：江革养母，幅巾屣履。汉书，萧育与朱博为友，长安谚曰：萧朱结绶。言其相荐达也。秋胡仕陈而曰王畿。诗纬曰：陈，王者所起也。

戒徒在昧旦，左右来相依。易归藏曰：君子戒车，小人戒徒。左氏传曰：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

驱车出郊郭，行路正威迟。古诗曰：驱车策驺马。毛诗曰：四牡騑騑，周道倭迟。毛萇曰：倭迟，历远貌。韩诗曰：周道威夷，其义同。倭，于危切。

存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其二。苏武诗曰：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穷晨暮。毛诗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马虺隤。又曰：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又曰：陟彼砠矣，我马瘠矣。

严驾越风寒，解鞍犯霜露。楚辞曰：严车驾兮戏游。郑玄礼记注曰：越，躐也。汉书，李广令曰：下马解鞍。左氏传，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凉，回飙卷高树。宋均春秋纬注曰：凉，愁也。

离兽起荒蹊，惊鸟纵横去。阮籍咏怀诗曰：离兽东南下。

悲哉游宦子，劳此山川路。其三。汉书，薄昭与淮南王书曰：亡之诸侯，游宦事人。毛诗曰：山川悠远，维其劳矣。

超遥行人远，宛转年运徂。楚辞曰：超逍遥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婉转。

庄子，老聃曰：予年运而往矣，将何以戒我哉？

良时为此别，日月方除。李陵诗曰：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毛诗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陈生新曰除。郑玄曰：四月为除。广雅曰：方，始也。

孰知寒暑积，僂俛见荣枯。僂俛，犹俯俛也。程晓女典曰：春荣冬枯，自然之理。

岁暮临空房，凉风起座隅。陆机青青河畔草诗曰：空房来悲风。鵬鸟赋曰：止于坐隅。

寝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芜。其四。毛诗曰：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宋玉讽赋曰：主人女歌曰：岁已暮今日已寒。尔雅曰：芜，草也。

勤役从归愿，反路遵山河。

昔醉秋未素，今也岁载华。

蚕月观时暇，桑野多经过。毛诗曰：蚕月条桑。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阮籍咏怀诗曰：赵李相经过。

佳人从此务，窈窕援高柯。楚辞曰：闻佳人兮召予。薛君韩诗章句曰：窈窕，贞专貌。说文曰：援，引也。

倾城谁不顾，弭节停中阿。其五。汉书，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

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国，佳人不再得！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郑玄毛诗笺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诚思劳，事远阔音形。楚辞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杨德祖书曰：思子为劳。陆机赠顾彦先诗曰：形影旷不接，所说声与音，声音日夜阔，何以慰吾心？

虽为五载别，相与昧平生。广雅曰：昧，闇也。五载之别虽久，论情无容不识，直为先昧平生，所以致谬。孔安国论语注曰：平生，犹少时也。

舍车遵往路，鳧藻驰目成。周易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往路，所来从之路也。李陵诗曰：行人怀往路。班彪冀州赋曰：感鳧藻以进乐兮。楚辞曰：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予兮目成。王逸曰：独与我睨而相亲。成，为亲也。

南金岂不重？聊自意所轻。毛诗曰：元龟象齿，大赂南金。郑玄毛诗笺曰：聊，且略之辞也。

义心多苦调，密比金玉声。其六。潘岳从姊诔曰：义心清尚，莫之与邻。调，犹辞也。毛诗曰：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高节难久淹，竭来空复辞。列女传曰：齐母乃作诗以砥砺女之心，高其节。刘向七言曰：竭来归耕永自疏。王逸楚辞注曰：竭，去也。

迟迟前涂尽，依依造门基。

上堂拜嘉庆，入室问何之？闲居赋曰：太夫人在堂。苏亥织女诗曰：时来嘉庆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辞曰：浮云兮容与，导余兮何之？

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物色桑榆，言日晚也。东观汉记，光武曰：日出之东隅，收之桑榆。

美人望昏至，惭叹前相持。其七。楚辞曰：美人皓齿嫫以媠。

有怀谁能已？聊用申苦难。毛诗曰：有怀于卫，靡日不思。郑玄笺曰：已，止也。

离居殊年载，一别阻河关。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史记曰：魏王豹至国，即绝河、关。

春来无时豫，秋至恒早寒。尔雅曰：豫，乐也。

明发动愁心，闺中起长叹。毛诗曰：明发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长叹。

惨凄岁方晏，日落游子颜。其八。言情之惨凄，在乎岁之方晏，日之将落，愈思游子之颜。楚辞曰：岁既晏兮孰华？郑玄毛诗笺曰：方，向也。汉书，高祖曰：游子悲故乡。

高张生绝弦，声急由调起。高张生于绝弦，以喻立节，期于效命。声急由乎调

起，以喻辞切，兴于恨深。杨雄解嘲曰：弦者高张急徽。物理论曰：琴欲高张，瑟欲下声。演连珠曰：繁会之音，生乎绝弦。说苑曰：应侯与贾子坐，闻有琴声，应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贾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悲矣。调，犹韵也，谓音声之和。

自昔枉光尘，结言固终始。繁钦与魏文帝笺曰：冀事速讫，旋侍光尘。公羊传曰：结言而退。楚辞曰：解佩纕以结言。周易曰：归妹，人之终始也。

如何久为别，百行愆诸己？孔臧与从弟书曰：学者，所以饬百行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愆，失也。论语曰：君子求诸己。

君子失明义，谁与偕没齿？家语，孔子曰：淫乱者生于男女。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昏礼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论语曰：没齿无怨言。

愧彼行露诗，甘之长川汜。其九。贞女不犯霜露而违礼，而我贪生以弃义，比之为劣，故有愧焉。毛诗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郑玄曰：岂不知当早夜成婚礼，谓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尔雅曰：水决复入河为汜。

文选考异

注「诗曰东方之日」：案：「诗」上当有「韩」字。各本皆脱。

注「尔雅曰芄草也」：案：「尔」当作「小」。各本皆伪。小雅载汉艺文志，今孔丛子之第十一也。此所引广言文。

昔醉秋未素：袁本、茶陵本「醉」作「辞」，有校语云善作「醉」。案：各本所见皆非也。「醉」但传写伪，非善、五臣有异。

注「日出之东隅」：案：「日出」二字当作「失」。各本皆误。

注「岁既晏兮孰华」：案：「华」下当有「予」字。各本皆脱。

五君咏五首

五言沈约宋书曰：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翻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

颜延年

五君咏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传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数斛酒，乃求为校尉。大将军甚奇爱之。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广雅曰：沦，没也。识，心之别言。湛然不动谓之心，分别是非谓之识。广雅曰：鉴，照也。洞，深也。

沈醉似埋照，寓言类托讽。臧荣绪晋书曰：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沈醉日多。善属文论，初不苦思，率尔便成。作五言诗咏怀八十余篇，为世所重。班固汉书述曰：寓言淫丽，托讽终始。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魏氏春秋曰：籍少时常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籍从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迺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毛诗曰：嗟我怀人。孙盛晋阳秋曰：阮籍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嵇康司马长卿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贾逵国语注曰：越，踰也。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臧荣绪晋书曰：阮籍虽放诞不拘礼教，发言玄远，口不评论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霞人。孙盛晋阳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吕氏春秋曰：沈君筮谓孙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霞，谓仙也。楚辞曰：漱正阳而含朝霞。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呼吸沆瀣??朝霞。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顾凯之嵇康赞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桓子新论曰：圣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终。孙绰嵇中散传曰：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向子期难之，不得屈。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广雅曰：疑，定也。

立俗连流议，寻山洽隐沦。竹林七贤论曰：嵇康非汤、武，薄周、孔，所以连世。尔雅曰：连，逆犯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论曰：欲闻流议。神仙传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岁，康甚爱之，数与共入山游戏采药。桓子新论曰：天神人五，二曰隐沦。

鸾翻有时铍，龙性谁能驯？嵇康别传曰：康美音气，好容色，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淮南子曰：飞鸟铍羽。许慎曰：铍，残羽也。左氏传曰：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服虔汉书注曰：扰，驯也。铍，所例切。

刘参军

袁宏竹林名士传曰：刘灵为建威参军。

刘灵善闭关，怀情灭闻见。言道德内充，情欲俱闭，既无外累，故闻见皆灭。臧荣绪晋书曰：灵潜嘿少言。老子曰：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开。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设不施，故不用关键绳约而不可开解。说文曰：怀，藏也。庄子，广

成子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汝神游守形，形乃长生。

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钟鼓以悦耳，荣色以悦目，今闻见既灭，声色俱丧，故鼓钟不足以为欢，岂荣色之能眩也。贾逵国语注曰：眩，惑也，户遍切。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广雅曰：韬，藏也。贾逵国语注曰：精，明也。臧荣绪晋书曰：灵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尚书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国曰：沈，谓醉冥也。毛诗曰：好乐无荒。郑玄曰：荒，废乱也。

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颂酒，即酒德颂也。衷，谓中心也。苍颉篇曰：衷，别外之辞也。

阮始平

袁宏竹林名士传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与籍俱为竹林之游。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青云，言高远也。史记，太史公曰：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代哉！礼记曰：人者五行之秀。广雅曰：秀，美也。

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傅畅晋诸公赞曰：中护军长史阮咸唱议，荀勖所造乐，声高则悲，亡国之音哀以思，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长短之所致。后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坏，以此尺度于勖，今尺短四分，时人明咸为解。班固匈奴传赞曰：远见识微。周官曰：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杜预左氏传注曰：击钟而奏乐。

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虚覩。名士传曰：阮咸哀乐至过绝于人。太原郭弈见之心醉，不觉叹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齐而来，处于郑，命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涛启事曰：咸若在官之职，必妙绝于时。郑玄毛诗笺曰：覩，见也。

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嘉之晋纪曰：山涛举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书曰：学古入官。麾，指麾也。言为勖所指麾也。傅畅诸公赞曰：勖性自矜，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托豪素。说文曰：淡薄，味也。文赋曰：唯豪素之所拟。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谓注庄子也。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王逸姘蚩曰：穷圣人之秘奥，测六义之渊玄。王逸楚辞注曰：鄙，耻也。汉书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无章句。

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向秀别传曰：秀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子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王仲宣赠蔡子笃诗曰：归鴈载轩。轩，飞貌

。张衡髑髅赋曰：星回日运，凤举龙骧。

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汉书，班伯曰：式号式諱，大雅所以流连也。服虔曰：荒，乐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思旧赋曰：济黄河以泛舟，经山阳之旧居。

文选考异

注「咏刘伶曰」：案：「伶」当作「灵」。各本皆误。袁、茶陵二本后正文亦作「伶」，详其注中凡所载五臣曰则为「伶」字，而善注三见，仍皆为「灵」字。然则必五臣「伶」、善「灵」而失着校语。尤所见正文独不误，此处因向同善注而乱耳。又案：二本酒德颂注，亦善是「灵」字，五臣是「伶」字。

注「天神人五」：陈云「神」上脱「下」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汝神游守形」：袁本、茶陵本「游」作「将」，是也。

注「声高则悲」：何校「高」下添「声高」二字，陈同，茶陵本有。案：尤本此处修改，以字数计之，盖初刻重一「高」字，是也。袁本无，与修改者同。

注「阮咸哀乐至」：袁本、茶陵本「至」下有「到」字，是也。

咏史

五言

鲍明远

咏史诗（鲍昭）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汉书曰：王莽于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阳、邯鄲、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帅。郑玄尚书大传注曰：矜，夸也。汉书曰：班壹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战国策云：张仪曰：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史记，陶朱公曰：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汉书夏侯胜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西都赋曰：立十二之通门。吴都赋曰：飞甍舛互。

李尤辟雍赋曰：攒罗鳞次。

仕子彰华缨，游客竦轻轡。七启曰：华组之缨。楚辞曰：竦余驾乎八冥。广雅曰：竦，上也。

明星晨未稀，轩盖已云至。毛诗曰：明星有烂。郑玄曰：明，烂然也。说文曰：希，疏也。希与稀通。说苑曰：翟璜乘车载华盖，田子方怪而问之，对曰：吾禄厚，得此轩盖。尚书中候曰：青云浮至。

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孔安国尚书传曰：御，侍也。吴质答东阿王书曰：情踊跃于鞍马。

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周易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应璩与曹长思书曰

：春生者，繁华也。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言身弃世而不仕，世弃身而不任。汉书曰：蜀有严君平，卜于成都市，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楚辞曰：野寂寞其无人。庄子曰：夫欲勉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矣。

文选考异

注「野寂寞其无人」：案：「寞」当作「漠」，正文作「漠」，后赴洛诗「寂漠声必沈」，袁、茶陵二本云善作「漠」，五臣作「寞」，是其大较也。此正文二本皆作「寞」，而不着校语，非。

咏霍将军北伐

五言

虞子阳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阳。会稽人也。七岁能属文。后始安王引为侍郎，寻兼建安征虏府主簿功曹，又兼记室参军事。天监中卒。

咏霍将军北伐

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节拥旄，钲人伐鼓。汉书公孙弘曰：臣愚弩无汗马之劳。史记曰：秦使蒙恬筑长城。

长城地势峻，万里与云平。

凉秋八九月，虏骑入幽并。宋子候诗曰：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飞狐白日晚，瀚海愁阴生。汉书，酈食其曰：距飞狐之口。臣瓚曰：飞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汉书曰：霍去病率师登临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说文曰：阴云覆日。

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羽书，即羽檄也。楚汉春秋曰：黥布反，羽书至上大怒。汉书曰：李广行无部曲，不击刁斗自卫。孟康曰：以铜作鐃，受一斗，昼炊饮食，夜击持行，名曰刁斗，今在荥阳库中。刁音雕。鐃音遥。

乘墉挥宝剑，蔽日吊高旂。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预左氏传注曰：乘，登也。广雅曰：挥，动也。越绝书曰：楚王使风湖子、欧冶子、干将作剑，曰太阿。晋、郑闻而求之，不得，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于是楚王引太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为之破败。史记曰：陆贾宝剑直百金。楚辞曰：旂蔽日兮歔若云。

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晋陆机从军行曰：胡马如云屯。穆天子传曰：天子赐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犹传有七舆大夫，皆众聚集有智力者为王爪牙也。左氏传曰：王伐郑，郑原繁为鱼丽之阵。汉书曰：赵充国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服虔曰：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李陵书曰：胡笳互动。沈约宋书有胡汉旧箏笛录，有曲不记所出。长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

骨都先自誓，日逐次亡精。汉书，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誓焉。文颖曰：恐，惧也。誓，之涉切。汉书，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赋曰：丧精亡魂。玉门罢斥候，甲第始修营。汉书曰：龙勒有玉门关。又曰：李广远斥候，未尝遇害。又曰：赐霍光甲第一区。又曰：上为霍去病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

位登万庾积，功立百行成。论语曰：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庾。包咸曰：十六斗为庾。百行，已见上文。

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老子曰：天长地久。庄子曰：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尔雅曰：亏，毁也。

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楚辞曰：宫庭震惊发激楚。王逸曰：激楚，清声也。言乐众并会，复作激楚之声也。桓子新论琴道：雍门周说孟尝君曰：禾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

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汉书，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文选考异

注「楚王使风湖子」：陈云别本「湖」作「胡」。案：今未见七命注引作「胡」。考越绝书今本作「胡」，吴越春秋作「湖」，他书所引互有出入耳。

百一

百一诗

五言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琰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琰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然以字名诗，义无所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

应休琰文章录曰：璩字休琰，博学好属文，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诗序曰：下流，应侯自悔也。

百一诗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论语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尚书，仲虺曰：慎厥终，惟其始。

名高不宿着，易用受侵诬。韩子曰：说之以名高。史记曰：灌夫亦得窦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三略曰：侵诬下民，国内諠哗。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高唐赋曰：长吏隳官，贤士矢志。

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汉书，杨恽书曰：田家作苦。蔡邕与袁公书曰：酌麦醴，燔干鱼，欣然乐在其中矣。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璩初为侍郎，又为常侍，又为侍中，故云三入。陆机洛阳记曰：吾常怪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张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然直庐在承明门侧。

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谓仁智之所居乎？亦问者之辞也。尔雅曰：隐，占也。郭璞曰：隐度之也。占，之盐切。论语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文章不经国，筐篋无尺书。典论论文曰：文章经国之大业。新序，孙叔敖曰：府库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简书。说文曰：筐篋，笥也，口颊切。汉书曰：广武君曰：奉咫尺之书以使燕。

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言文章既不经国，筐篋又无尺书，乃用何等而称才学，往往而见誉？问者之辞也。

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孝经曰：曾子避席。汉书曰：王邑请召宾，邑称贱子。

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言己妄窃崇班，心常怀耻，类宋人之遇周客，惭愧而无所如。阉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侧，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斋七日，端冕玄服以发宝，革匱十重，巾十袭，客见免而掩口，卢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贾之言，医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弥谨。杜预左氏传曰：如，从也。

文选考异

注「筐篋笥也」：案：「筐」字不当有。后任彦升哭范仆射、谢惠连捣衣注引皆无，可证。各本皆衍。

注「免而掩口」：袁本、茶陵本「免」作「俛」，是也。

游仙

游仙诗

五言

何敬宗臧荣绪晋书曰：何劭，字敬宗，陈国人也。博学多闻，善属篇章。初为相国掾，稍迁尚书左仆射，薨。

游仙诗（何劭）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诗曰：青青陵上柏。刘公干赠从弟诗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庄子曰：受命于地，唯松柏独在，冬夏青青。尔雅

曰：柢，本也。焦贡易林曰：温山松柏，常茂不凋落。

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

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尚书曰：庶常吉士。七启曰：抗志云际。思玄赋曰：流目眺夫衡阿。

羨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

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列仙传曰：王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立祠缑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上与道为友，下与化为人。张湛曰：上能友于道。友或为反。吕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赋曰：缤连翩兮纷暗暧。说文曰：御，使马也。

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广雅曰：抗，举也。楚辞曰：悲申屠之抗迹。

长怀慕仙类，眩然心绵邈。王逸楚辞注曰：绵绵，细微之思也。又曰：邈，远也。

文选考异

何敬宗：袁本、茶陵本「宗」作「祖」，注同。案：此似所见不同，然「祖」字是也。赠张华诗杂诗皆作「祖」。傅长虞赠诗序亦作「祖」，皆可证。

注「列仙传曰」下至「立祠缑氏山下」：此一百字袁本无。茶陵本有。案：盖善自作「王子乔已见游天台山赋」，袁脱去此一句耳。茶陵例复出，未可为据。

眩然心绵邈：案：「眩」当作「眇」。袁本、茶陵本作「眇」，云善作眩。今详善注非有明文，「眩」字于义无取，当是传写之伪耳。各本所见皆非。

游仙诗七首

五言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纓纓，??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郭景纯

游仙诗（郭璞）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遯栖。西京赋曰：都邑游侠，张、赵之伦。庄子曰：徐无鬼见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经注曰：山居为栖。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龙德而隐，遯世无闷。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东方朔十洲记曰：臣故舍韬隐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门矣。史记曰：李少君谓武帝曰：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也。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萸。毛萸诗传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

。本草经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蕒，故曰丹蕒。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灵溪，溪名也。庾仲雍荆州记曰：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故曰云梯。墨子曰：公输般为云梯，必取宋。张湛列子注曰：班，输为梯，可以陵虚。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蒙漆园吏。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亟去，无污我。列女传曰：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或言之楚，楚王遂驾至老莱之门。楚王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老莱曰：诺。妻曰：妾之居乱世，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莱乃随而隐。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进，谓求仙也；退，谓处俗也。周易曰：九二，见龙在田，龙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左氏传曰：鲁人之皋，使我高蹈。庄子曰：孔子彷徨尘垢之外。说文曰：谢，辞别也。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齐，及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庾仲雍荆州记曰：临沮县有青溪山，山东有泉，泉侧有道士精舍。郭景纯尝作临沮县，故游仙诗嗟青溪之美。

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史记曰：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于鬼谷先生。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

翹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广雅曰：翹，举也。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颍川之阳。琴操曰：尧大许由之志，禅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临河而洗其耳。

闾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闾阖风已见西京赋。高诱曰：兑为闾阖风。周易曰：风行水上涣。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灵妃，宓妃也。毛诗曰：顾我则笑。郑玄曰：顾，犹视也。谷梁传曰：军人粲然皆笑。庄子曰：女商谓徐无鬼曰：吾所以说君者，吾未尝启齿。司马彪曰：启齿，笑也。

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楚辞曰：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王逸曰：古贤蹇修而媒理也。广雅曰：将，欲也。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言珍禽芳草，递相辉映，可悦之甚也。兰苕，兰秀

也。

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陆机毛诗草木疏曰：松萝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诗曰：葛与女萝，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萝，松萝也。

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冥，玄默也。

放情陵霄外，嚼檠挹飞泉。楚辞曰：放游志乎云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云陵霄，与造化逍遥。魏文帝典论曰：饥??琼檠，渴饮飞泉。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列仙传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汉武内传，王母侍者歌曰：遂乘万龙椿，驰骋眇九野。嵇康答难曰：偃佺以柏实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古白鸿颂曰：兹亦耿介，矫翻紫烟。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传曰：浮丘公接王子乔以上嵩高山。说文曰：拍，拊也，普白切。西京赋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传曰：卫叔卿与数人博，其子度曰：向与博者为谁？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大戴礼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养生要论曰：龟鹤寿有千百之数，性寿之物也。道家之言，鹤曲颈而息，龟潜匿而噎，此其所以为寿也。服气养性者法焉。

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楚辞曰：贯鸿蒙以东竭兮，维六龙于扶桑。王逸曰：结我车辔于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寿也。庄子，黄帝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谢舛驰。高诱曰：代，更也。谢，叙也。

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尔雅曰：感，动也。

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国语，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鼃鼃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魏文帝典论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然而惑者，望乘风云，冀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反，潜者莫形，足以觉也。

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鲁阳公与韩遘难，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许慎曰：二十八宿，一宿为一舍。

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咤。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书曰：日月逾迈。孔安国曰：如日月之并过。仪礼曰：妇人拊心不哭。咤，叹声也。楚辞曰：忧不暇兮寝食，咤增叹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远游。逸、迅、思、拂霄及远游，以喻仙者愿轻举而高蹈。

。

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清源不能行运吞舟之鱼，以喻尘俗不足容乎仙者。刘公干赠徐干诗曰：方塘含清源。楚辞曰：溪谷崭岩水增波。韩诗外传，孟子

曰：夫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

珪璋虽特达，明月难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虽有特达之美，而明月皆喻难闇投，以喻仙者虽有超俗之誉，非无捕影之讥。礼记，孔子曰：珪璋特达，德也。邹阳上书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于道，众莫不案剑相眄者。

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言世俗不娱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叹浮生之促，类潜颖怨青阳之晚臻。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潜颖，在幽潜而结颖也。邹润甫游仙诗曰：潜颖隐九泉，女萝缘高松。义与此同。尔雅曰：春为青阳。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见上文。

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悲俗迁谢，故恻心流涕。周易曰：谓我心恻。诸葛亮与李平教曰：详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流涕沾缨。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国语曰：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为政也。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言仁且知矣。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常知风而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文仲曰：信吾过也。贾逵注曰：爰居，杂县也。

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

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吞舟之鱼，已见上文。汉书，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

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列仙传曰：陵阳子明者，铨乡人也。好钓鱼。于涇溪钓得白鱼，肠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玉石脂服之。三年，龙来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盖石流黄之类也。事见太一玉英。列仙传曰：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师。挥，谓以手挥之。神仙传曰：茅君学道于齐，不见使人，金案玉杯，自来人前。

姮娥扬妙音，洪崖颌其颐。淮南子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常娥窃而奔月。许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盖虚上夫人是也。史记，苏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后宫。洪崖，已见上。列子曰：颌其颐则歌合律。广雅曰：颌，动也，五感切。

升降随长烟，飘飘戏九垓。列仙传曰：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积火自烧，而随烟上下。淮南子曰：卢敖游乎北海，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卢敖仰视之，乃与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睹夫子，于是始可与敖为交乎？士笑曰：今子游始于此，而语穷六合，岂不亦远哉

！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举臂而竦身，遂入云中。卢敖视之，弗见乃止。

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郑玄礼记注曰：龄，年也。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五龙，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龙身。长曰角龙，木仙也；次曰征龙，火仙也；次曰商龙，金仙也；次曰羽龙，水仙也；次曰宫龙，土仙也。父与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国论语注曰：方，比方也。释文曰：人初生曰婴儿。说文曰：孩，小儿笑也。

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已见上文。汉武内传，西王母曰：刘彻好道，然形慢神秽。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环，月盈已见魄。说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尽也。尚书大传曰：三王之统，若循连环。礼记曰：四时和而后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尚书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国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

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礼记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马彪续汉书曰：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秋。朱羲，日也。楚辞曰：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图曰：立秋、秋分，月从白道。汉书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从白道。左传曰：分同道，谓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苕，女萝辞松柏。淮南子曰：斗指辛则寒露。陵苕，已见上文。毛诗曰：芑与女萝，施于松柏。毛苕曰：芑，寄生也。女萝，松萝也。

薜荣不终朝，蜉蝣岂见夕？潘岳朝菌赋序曰：朝菌者，时人以为薜华，庄生以为朝菌。其物向晨而结，绝日而殒。毛苕诗传曰：蜉蝣朝生夕死。

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外国图曰：圆丘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东方朔十洲记曰：北海外有钟山，自生千岁芝及神草。灵液，谓玉膏之属也。曹植苦寒行曰：灵液飞波，兰桂参天。

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王孙列八珍以伤生，安期炼五石以延寿，言优劣殊也。汉书，漂母谓韩信曰：吾哀王孙而进食。周礼曰：食医掌和王八珍之齐。列仙传曰：安期生自言千岁。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矾石、曾青、磁石也。

长揖当涂人，去来山林客。当涂，即当仕路也。汉书，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山林，已见上文。孟子曰：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晏之功，可复许乎？赵岐曰：当仕路也。

文选考异

注「而辞无俗累」：案：「无」当作「兼」。各本皆伪。

注「郭璞山海经注曰山居为栖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龙德而隐遯世无闷」：陈云「又曰遯者退也」此六字当在「遯世无闷」下，「郭璞山海经注曰山居为栖」

此十一字又当在「退也」句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盖「周易曰」十一字与「郭璞」云云十一字，互换其处耳。

注「妾之居乱世」：袁本、茶陵本「之」作「闻」，是也。

注「而媒理也」：何校「而」改「为」，陈同。各本皆伪。

注「淮南子曰」下至「日为之反三舍」：此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作「鲁阳麾日见淮南子」八字。

注「而明月皆喻难闇投」：袁本、茶陵本「皆喻」作「之珠」，是也。

注「与李平教曰」：陈云「平」下当有「子丰」二字。据蜀志注、通鉴校，是也。各本皆脱。

姮娥扬妙音：陈云「姮」当作「恒」。今案：善注引淮南子「常娥」为注，其下不云「常娥」之即「恒娥」，似善自为「常」字。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良注云「姮娥」，是五臣乃为「姮」字，而各本乱之也。陈改「恒」，未是。

注「汉武内传」下至「殆恐非仙才也」：此三十字袁本作「汉武非仙才见汉武内传」。茶陵本与此同。

注「守文法」：陈云「文」下脱「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十一字，是也。各本皆脱。

招隐 反招隐 游览

目录 [隐藏]

1 诗乙

1.1 招隐

1.1.1 招隐诗二首

1.1.2 招隐诗

1.2 反招隐

1.2.1 反招隐诗

1.3 游览

1.3.1 芙蓉池作

1.3.2 南州桓公九井作

1.3.3 游西池

1.3.4 泛湖归出楼中翫月

1.3.5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1.3.6 晚出西射堂

1.3.7 登池上楼

1.3.8 游南亭

1.3.9 游赤石进帆海

- 1.3.10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 1.3.11 登石门最高顶
- 1.3.12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 1.3.13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 1.3.14 应诏观北湖田收
- 1.3.15 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 1.3.16 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
- 1.3.17 行药至城东桥
- 1.3.18 游东田
- 1.3.19 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
- 1.3.20 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 1.3.21 宿东园
- 1.3.22 游沈道士馆
- 1.3.23 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

诗乙

招隐

招隐诗二首

五言。韩子曰：闲静安居谓之隐。

招隐诗（左思）

左太冲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鲁连子曰：连却秦军，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说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细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赋曰：惧荒涂之难践。郑玄周礼注曰：荒，芜也。郭璞山海经注曰：横，塞也。

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结构，谓交结构架也。鲁灵光殿赋曰：观其结构。尚书大传，子夏曰：弟子受书于夫子者不敢忘，虽退而岩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弹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风，则可以发愤矣。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尚书大传曰：相与观乎南山之阴。高诱战国策注曰：山北曰阴。尔雅曰：山脊曰冈。郑玄周礼注曰：阳木生于山南也。

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沈。楚辞曰：饮石泉兮荫松柏。漱，犹荡也。毛萇诗传曰：琼瑶，美玉也。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

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毛诗曰：其啸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诗传曰：灌，丛也。南都赋曰：寡妇悲吟。

秋菊兼糗粮，幽兰间重襟。楚辞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诗

曰：乃裹糒粮。毛萇曰：糒，食也。楚辞曰：纫秋兰以为佩。然兰可为佩，故以间襟也。

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言世务劳促，故足力烦殆也。韩诗曰：搔首踌躇。阮嗣宗奏记曰：负薪疲病，足力不强。郑玄毛诗笺曰：聊，且略之辞。苍颉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王隐晋书曰：左思徙居洛城东，着经始东山庐诗。毛诗曰：经始灵台。高诱淮南子注曰：丛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周易曰：井冽寒泉。广雅曰：莹，磨也。

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峭蒨，鲜明貌。孙卿子曰：桃李蒨粲于一时，时至而后杀。至于松柏，经隆冬而不雕，蒙霜雪而不变，可谓得其真矣。

弱叶栖霞雪，飞荣流余津。

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言爵服之荣，理无常玩，时有好恶，随之屈伸。管子曰：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人贱爵服矣。家语，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东征赋曰：行止屈伸，与时息兮。

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结绶以生缠牵之忧，或弹冠而去埃尘之累。汉书曰：萧育与陈咸、朱博为友，着闻当世。往者有王阳、贡禹，故长安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言其相荐达也。说文曰：缠，绕也。淮南子曰：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物之纷，可谓养生矣。

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论语曰：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史记曰：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论语，子贡问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赵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则义不亏矣。广雅曰：尚，高也。谓中心之所高尚也。庄子曰：逍遥乎无事之业。东征赋曰：撰良辰而将行。

文选考异

注「井冽寒泉」：何校「泉」下添「食」字，陈同。各本皆脱。

招隐诗

五言

招隐诗（陆机）

陆士衡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踟躇。毛诗曰：明发不寐。楚辞曰：心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悦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预左氏传注曰：振，整也。说文曰

：踣？，住足也。踣与踣同。

踣？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幽通赋曰：眷浚谷而勿坠。

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毛诗曰：于以采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记，伯夷、叔齐诗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毛萇诗传曰：麓，山足也。

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刘公干诗曰：大夏云构。又齐都赋曰：翠幄浮游。杜预左氏传注曰：幄，帐也。

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赋曰：激楚结风。楚辞曰：游兰皋与蕙林。王逸楚辞注曰：薄，附也。广雅曰：秀，美也。

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枚乘上书曰：泰山之溜穿石。楚辞曰：吸飞泉之微液。鸣玉，亦琼瑶也，见上注。

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

至乐非有假，安事浇醇朴？庄子曰：天下有至乐无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之谓至人。又曰：唐、虞始为天下，??淳散朴。许慎淮南子注曰：浇，薄也。??与浇同。

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论语，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税驾，喻辞荣也。史记，李斯曰：当今人臣之位，无居上者，可谓富贵极矣，吾未不知所税驾也。方言曰：舍车曰税。脱与税古字通。

文选考异

注「脱与税古字通」：案：「脱」「税」二字当乙，谓正文及史记、方言之「税」即「脱」也。各本皆倒。袁本改「吾未不知所税驾也」作「脱」以就之，大误。

反招隐

反招隐诗

五言

反招隐诗

王康据古今诗英华题云：晋王康据，然爵里未详也。

小隐隐陵藪，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昔在太平时，亦有巢居子。皇甫谧逸士传曰：巢父，尧时隐人，常山居，不营

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

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诗传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汉书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琴操曰：许由云：吾志在青云，何乃劣劣为九州岛伍长乎？庄子曰：绝迹易，无行地难。郭象曰：不行则易也。王隐晋书，李重奏曰：陈原绝迹穷山，韞椟道艺。

鸱鸡先晨鸣，哀风迎夜起。楚辞曰：鸱鸡嘲晰而悲鸣。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风。

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楚辞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则秀稚朱颜。毛诗曰：爰有寒泉。左氏传，楚太宰蔦启强谓鲁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

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以出仕为周才，隐居为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难。论语，子曰：君子求诸己。

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刘向列子目录曰：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庄子曰：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太平大宗与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颜回夭死，季由菹于卫，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孙朝曰：矫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张湛曰：物事皆均，则理无不至。郭象庄子注曰：至理尽于自得。

归来安所期？与物齐终始。庄子有齐物论。又曰：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又曰：游乎万物之所始。孙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游览

芙蓉池作

五言

芙蓉池作

魏文帝魏志曰：文帝讳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为五官中郎将。太祖薨，嗣位为丞相魏王。受汉禅，即皇帝位。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吕氏春秋曰：乘辇于宫中。毛萇诗传曰：乘，升也。

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西京赋曰：嘉木树庭。上林赋曰：通川过于中庭。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子虚赋曰：上拂羽盖。东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苍天。

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张衡羽猎赋曰：风翊翊其扶轮。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法言曰：明星皓皓，华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列仙传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乔，王子乔，即周灵王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庄子曰：圣人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养生经，黄帝曰：中寿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

五言。水经注曰：淮南郡之于湖县南，所谓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图曰：姑孰至直渚十里，东通丹阳湖，南有铜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与江通。何法盛桓玄录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筑府第。

南州桓公九井作

殷仲文檀道鸾晋阳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陈郡人也，为骠骑行参军。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为长史。帝反正，出为东阳太守，愈益愤怒。后照镜不见其面，数日祸及。

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庄子，黄帝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赋曰：攒罗鳞次。字书曰：准，平也。

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潘安仁有秋兴赋。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也。

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紧，犹实也。言欲成也。

爽籁警幽律，哀壑叩虚牝。言风之疾也，激爽籁而起其幽律，冲哀壑而叩其虚牝也。尔雅曰：爽，差也。箫管非一，故言爽焉。庄子，南郭子綦谓子游曰：汝闻地籁。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郭象曰：人籁，箫也。夫箫管参差，宫商异律，故有长短高下万殊之声。郑玄礼记注曰：警，起也。孔安国论语注曰：叩，击也。大戴礼曰：丘陵为牡，溪谷为牝。

岁寒无早秀，浮荣甘夙殒。尔雅曰：不荣而实谓之秀。贾逵国语注曰：浮，轻也。

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松，贞；菌，脆也。松菌殊质，故贞脆异性也。毛诗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辞也。论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萧晨，肃此尘外轸。匠，谓桓玄也。萧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萧瑟。邓析子曰：圣人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广雅曰：感，伤也。郑玄礼记注曰：肃，戒也。庄子曰：孔子彷徨尘垢之外，逍遥无为之业。郭象曰：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而已。郑玄考工记注曰：轸，輿后横木也。言轸，所以明车也。

广筵散泛爱，逸爵纾胜引。论语，子曰：泛爱众而亲仁。说文曰：纾，屈也。胜引，胜友也；引，犹进也，良友所以进己，故通呼曰胜引。

伊余乐好仁，惑祛吝亦泯。左氏传，曰族穆子曰：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杜预曰：苏，晋贤人也，苏言韩起好仁也。范晔后汉书黄叔度传，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薛君韩诗章句曰：祛，去也。尔雅曰：泯，尽也。

猥首阿衡朝，将貽匈奴哂。阿衡，喻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闻之，理将见哂。许慎淮南子注：猥，犹凡也。尚书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国曰：阿，倚也。衡，平也。汉书曰：车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后汉使至匈奴，单于问曰：闻汉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书言事故。单于曰：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尔雅曰：貽，遗也。马融论语注曰：哂，笑也。

文选考异

注「檀道鸾晋阳秋曰」：陈云「晋」上当有「续」字，是也。各本皆脱。余同此，不悉出。

注「字仲文」：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左氏传曰族穆子曰」：案：上「曰」字当作「公」。各本皆伪。

游西池

五言

游西池

谢叔源臧荣绪晋书曰：谢混少有美誉，善属文，为尚书左仆射。以党刘毅诛。

沈约宋书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阳西池。混思与友朋相与为乐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声类曰：悟，心解也。毛诗曰：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韩诗曰：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

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陆云岁暮赋曰：年有来而弃予，时无筭而非我。刘楨黎阳山赋曰：良游未厌，白日潜晖。楚辞曰：骥垂两耳，中阪蹉跎。

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说文曰：越，度也。郑玄礼记注曰：肆，市中陈物处也。毛诗曰：愿言思子。阮籍咏怀诗曰：赵、李相经过。

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广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阙也。

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边让章华台赋曰：惠风春施。广雅曰：屯，聚也。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苍颉篇曰：湛，水不流也。

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毛诗曰：褰裳涉溱。郑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阳诗曰：归鴈映兰诗。沚与诗同。楚辞曰：步徙倚而遥思。

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楚辞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曰：迟，晚也。愆，谓过期也。

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庄子，庚桑楚谓南荣趯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趯，处朱切。

文选考异

注「沈约宋书曰混字叔源」：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上「臧荣绪晋书曰谢混」下有「字叔源」三字。案：此各本并五臣于善而失其旧，无可订正也。

注「混思与友朋相与为乐也」：案：此十字系五臣语也。袁、茶陵二本合并六家，往往有之，前后例可推。此本既单行，善注不应窜入，乃尤延之仍旧误而未知校正者。

泛湖归出楼中翫月

五言。灵运山居赋注曰：大小巫湖。

泛湖归出楼中翫月

谢惠连

日落泛澄瀛，星罗游轻桡。楚辞曰：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泽中曰瀛。羽猎赋曰：涣若天星之罗。楚辞曰：荃桡兮兰旌。王逸曰：桡，小楫也。

憩榭面曲汜，临流对回潮。毛萇诗传曰：憩，息也。尔雅曰：决出复入为汜。

韩诗外传，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隐曲之汜。

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李弘轨法言注曰：骈，并也。

哀鸿鸣沙渚，悲猿响山椒。汉武帝李夫人赋曰：释予马于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广雅曰：土高四堕曰椒丘。

亭亭映江月，浏浏出谷飙。亭亭，迴貌。王逸楚辞注曰：浏，风疾貌。寡妇赋曰：风浏浏而凤兴。

斐斐气幕岫，泫泫露盈条。斐斐，轻貌。泫泫，垂貌。

近瞩祛幽蕴，远视荡諠器。李奇汉书注曰：祛，开散也。王逸楚辞注曰：蕴，积也。郑玄礼记注曰：闻諠器则人意动作。

悟言不知罢，从夕至清朝。毛诗曰：彼美淑姬，可与晤言。郑玄曰：晤，对也。悟与晤同。

文选考异

注「阿谷之豫」：案「豫」当作「队」。各本皆伪。

注「李弘轨法言注曰」：案：「弘」字不当有。各本皆衍。轨，字弘范。盖或记于旁而错入一字耳。善引李轨法言注甚多，皆可证。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五言。水经注曰：京口，丹徒之西乡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别岭入江，三面临水，高数十丈，号曰北固。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谢灵运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言圣人佩玉玺所以儆戒诚信，居黄屋所以显示崇高。邓析子曰：为之符玺以信之。蔡邕独断曰：玺，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也。汉书曰：纪信乘王车，黄屋左纛。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实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三国名臣颂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诔曰：聪竟神理。方言曰：超，远也。

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庄子曰：尧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外，已见上文。说文曰：镳，马衔也。言镳以明马，犹轸以表车。

鸣笳发春渚，税釜登山椒。魏文帝书曰：从者鸣笳以启路。税釜，犹税驾也。山椒，已见上文。

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吴都赋曰：张组帷，构流苏。游天台山赋曰：或倒景于重溟。王彪之游仙诗曰：远游绝尘雾，轻举观沧溟。蓬莱阴倒景，昆仑罩曾城。并以山临水而影倒，谓之倒景。

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兰薄，即兰林也。楚辞曰：朝骋骛兮，兰薄户树，琼木篱些。然此意微与王逸注异，不可以王义非之。楚辞曰：朝骋骛兮江皋。王逸曰：泽曲曰皋。

原隰萸绿柳，墟囿散红桃。大戴礼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发孚也，桃则华。萸与稊音义同。广雅曰：墟，居也。

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庄子，舜谓尧曰：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司马彪曰：言阳光丽天，则无不鉴。孝经钩命决曰：地以舒形，万物咸载。

顾己枉维繫，抚志惭场苗。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毛诗曰：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繫之维之，以永今朝。

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吕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贤不肖各反其质，若此则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见上文。

曾是蒙旧想，览物奏长谣。毛诗曰：曾是在位。旧想，谓隐居之志也。叹逝赋曰：览前物而怀之。刘琨答卢谡诗曰：引领长谣。

文选考异

注「朝骋骛兮」：何校去此四字。陈云注前「朝骋骛兮」衍。案：各本皆涉下而误也。

晚出西射堂

五言。永嘉郡射堂。

晚出西射堂

谢灵运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刘公干赠徐干诗曰：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尔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连鄣迭巘岨，青翠杳深沈。尔雅曰：山正，鄣。巘岨，崖之别名。尔雅曰：重巘，隤。文字集略曰：岨，崖也。王逸楚辞注曰：杳，深冥也。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楚辞曰：与曛黄而为期。王逸曰：黄昏时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岚气清。埤苍曰：岚，山风也。岚，禄含切。

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七发曰：暮则羁雌，迷鸟宿焉。毛萇诗传曰：怀，思也。

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言鸟含情，尚知劳爱，况乎人而离于赏心也。

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孙绰子曰：抚明镜则好丑之貌可见。陆机东宫诗曰：柔颜收红藻，玄鬓吐素华。古诗曰：衣带日已缓。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独不闷，唯赖鸣琴而已。庄子曰：仲尼谓颜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曰：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与天惟一也。楚辞曰：幽独处乎山中。琴赋曰：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文选考异

注「山正鄣」：陈云「山」当作「上」。各本皆伪。案：此释山文。今尔雅云「上正章」，「章」、「鄣」同字耳。

登池上楼

五言。永嘉郡池上楼。

登池上楼

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虬以深潜而保真，鸿以高飞而远害，今已婴俗网，故有愧虬鸿也。说文曰：虬，龙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龙水居。又曰：鸟飞于云。谷梁传，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王逸楚辞注曰：泊，止也。薄与泊同，古字通。马融论语注曰：怍，惭也。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尸子曰：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忧，此孙叔敖之德也。

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赵岐孟子注曰：徇，从也。穷海，谓永嘉郡也。说文曰：痾，病也。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礼记曰：倾耳而听之。广雅曰：聆，听也。李陵书曰：举目言笑。洞箫赋曰：岖嵚岿崎。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楚辞曰：款秋冬之绪风。王逸曰：绪，余也。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秋冬为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毛诗豳风曰：春日迟迟，采芣祁祁。楚辞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礼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诗曰：我行永久。谷梁传曰：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庄子，罔两责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持操与？周易曰：遯世无闷。

文选考异

倾耳聆波澜此句上袁本、茶陵本有「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云善无此两句，何校添，陈同。案：详文义当有，各本所见，或传写脱之也。

游南亭

五言。永嘉郡南亭。

游南亭

谢灵运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时行。高诱曰：是月有时雨也。说文曰：霁，雨止也。曹子建诗曰：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然雨则云出，晴则云归也。

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吕氏春秋曰：冬不用蕙，清有余也。张载岁夕诗曰：白日随天回，皛皛员如规。

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歧。毛萇诗传曰：痾，病也。尚书，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垫。孔安国曰：言天下民昏瞽垫溺，皆困水灾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旅，客会也。

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楚辞曰：皋兰被径兮斯路渐。广雅曰：渐，稍也。楚辞曰：芙蓉始发杂芰荷。王逸曰：芙蓉，莲华也。

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楚辞曰：青春受谢白日昭。尔雅曰：夏为朱明。

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楚辞曰：愁郁郁之无快，居戚戚而不解。古长歌行曰：感物怀所思。左思白发赋曰：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饵药既止，故有衰病。苍颉篇曰：饵，食也。

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毛诗曰：逝将去汝。庄子，罔两问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

所以有待也，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司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见，故曰吾聚也；阴闇则影不见，故曰吾代也。夜代，谓使得休息也。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毛萇诗传曰：亮，信也。尚书曰：时惟良显哉！

文选考异

注「旅客会也」：何校「会」改「舍」，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居戚戚而不解」：茶陵本「戚戚」作「戚戚」。袁本与此同。案：正文作「戚戚」，茶陵是，袁非也。盖善「戚」、五臣「戚」，其大概矣。余仿此，不悉出。

游赤石进帆海

五言。灵运游名山志曰：永宁、安固二县中，路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游赤石进帆海

谢灵运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尔雅曰：首，始也。归田赋曰：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楚辞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预左氏传注曰：歇，尽也。

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河图曰：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阴而赫然。

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登徒子好色赋曰：周览九土。史记，驺衍曰：区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之。汉书曰：尽河壖弃地。韦昭曰：谓缘河边地。郑玄礼记注曰：陵，躐也。顾启期娄地记曰：浪山海中南极之观岭，穷发之人，举帆扬越，以为标的。

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洛神赋曰：川后静波。楚辞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经曰：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水伯也，其兽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黄青。

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临海志曰：石华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镜，白色。扬帆、挂席，其义一也。海赋：维长绢，挂帆席。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庄子曰：北溟有鱼，其名曰鲲，海运则图于南溟。李弘范曰：广大窈冥，故以溟为名。谢承后汉书曰：陈茂常度涨海。庄子，孔子曰：反复终始，不知端倪。音义曰：倪音崖。庄子曰：有虚舟来触舟。孔安国尚书传曰：越，远也。

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言仲连轻齐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悦。既悦海上，恐有轻朝廷之讥，故云子牟眷魏阙。史记曰：田单攻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得书，乃自杀。遂屠聊城。归而言鲁仲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吕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柰何？高诱曰：子牟，魏公子。一说，魏，象魏也。言身

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

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韩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务矜名。郭象庄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荡，矜名故也。史记曰：庄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

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庄子曰：孔子围于陈，太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饰智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泽之中。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王逸楚辞注曰：谢，去也。

文选考异

注「维长绢」：陈云「绢」当作「绡」，是也。各本皆伪。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五言。精舍，今读书斋是也。谢灵运游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涧凡有五处。南第一谷，今在所谓石壁精舍。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谢灵运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楚辞曰：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王逸曰：娱，乐也。憺，安也。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左氏传，赵宣子将朝，尚早。正历曰：日，太阳也。楚辞曰：阳杲杲其朱光。郑玄毛诗笺曰：微，不明也。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霏，云飞貌。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预左氏传注曰：稗，草之似谷者，薄懈切。阮籍咏怀诗曰：寒鸟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庄子曰：云者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孰居无事而披拂是。尔雅曰：悦、愉，乐也。贾逵国语注曰：偃，息也。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淮南子曰：澹然无虑。许慎曰：澹犹足也。孙卿子曰：内省则外物轻矣。广雅曰：惬，可也。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楚辞曰：愿寄言于三岛。老子曰：善摄生者不然。刘渊林吴都赋注曰：摄，持也。左氏传，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为命。说文曰：推，排也。为推排以求也。

文选考异

注「谢灵运游名山志曰」：案：「谢」字不当有，前后所引可证也。各本皆衍。又后登临海峤诗两引皆衍，不更出。

注「所为命」：陈云「为」当作「谓」，是也。各本皆伪。

登石门最高顶

五言。灵运游名山志曰：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

登石门最高顶

谢灵运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江赋曰：绝岸万丈，壁立霞驳。郭璞游仙诗曰：山林隐遯栖。

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广雅曰：疏，治也。西京赋曰：疏龙首以抗殿。广雅曰：抗，举也。

长林罗户穴，积石拥基阶。

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

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景福殿赋曰：欲反忘术。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活活夕流驶，噉噉夜猿啼。毛诗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辞曰：声噉噉以寂寥。广雅曰：噉，鸣也。

沈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汉书曰：蜀严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严君平，沈深玄默无欲。言幽深难测也。尸子曰：守道固穷，则轻王公。贾逵国语注曰：携，离也。

心契九秋干，目翫三春萸。古乐府有历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终南山赋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见南都赋。

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新序，荣启期曰：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待终，何忧哉！庄子曰：老聃死，秦失吊之，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忧乐不能入也。安排，已见上文。

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陆机诗曰：感念同怀子。郭璞游仙诗曰：安事登云梯。张湛列子注曰：云梯可以陵虚。

文选考异

注「古乐府有历九秋妾薄相行」：案：此十一字不当有，观下注云「九秋已见南都赋」可知。各本皆衍。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五言。灵运山居赋曰：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又曰：永归其路，乃界北山。注曰：两居，谓南北两处，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经巫湖中过。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谢灵运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尚书大传曰：相与观于南山之阳。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曹摅赠石荆州诗曰：轘轳石行难，窈窕山道深。甘泉赋曰：和氏玲珑。晋灼曰：明貌。

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瀟。毛诗曰：南有乔木。楚辞曰：听大壑之波声。薛综西京赋注曰：壑，坑谷也。毛诗曰：鳧鹭在渚。毛萇曰：渚，水会也。瀟与渚同。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尔雅曰：感，动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悦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蜂。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服虔汉书注曰：篁，丛竹也。箨，竹皮也。苍颉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谓蒲华也。江赋曰：擢紫茸茸。

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南越志曰：江鸥，一名海鸥，涨海中随潮上下。尔雅曰：鷩，天鸡。毛诗曰：习习谷风。毛萇曰：习习，和舒貌。

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郭象庄子注曰：圣人游于变化之涂，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览物，已见上文。眷，犹恋也。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言独在山中，无人共游。人谓古人也。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言己孤游，非情所叹，而赏心若废，兹理谁为通乎？

文选考异

注「和氏玲珑」：案：「玲珑」当乙，说见前。又正文「玲珑」，注「珑玲」，说在游天台山赋注。各本皆误。

注「擢紫茸茸」：案：此下当有「而容切」三字。袁、茶陵二本正文下有此音，合并六家，因复出而删，尤仍其误。于是「茸而容切」，本以四字为句者，仅存一「茸」字，而不可通矣。凡善音多割裂删削，无以全复其旧，依此等例推之。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五言。灵运游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谢灵运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元康地记云：猿与猕猴不共山宿，临旦相呼。说文曰：曙，旦明也。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广雅曰：方，始也。

逶迤傍隈隩，苒递陟崕岵。说文曰：隈，山曲也。尔雅曰：隩，隈也。郭璞曰

：今江东呼为浦。隩，于到切，又于六切。尔雅曰：山绝曰陁。郭璞曰：连山中断曰陁。陁，胡庭切。声类曰：岨，山岭小高也。岨与现同，贤典切。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毛诗曰：深则厉。毛萇曰：以衣涉水为厉。通俗文曰：板阁曰栈。汉书曰：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广雅曰：陵，乘也。韦昭国语注曰：缅，犹邈也。

川渚屡径复，乘流翫回转。楚辞曰：川谷径复流潺湲。鵬鸟赋曰：乘流则逝。苹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浅。毛萇诗传曰：苹，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飞泉，攀林撻叶卷。说文曰：企，举踵也。毛萇诗传曰：挹，??也，犹今言酌也。飞泉，已见上文。

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楚辞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灵运南楼中望所知迟客诗曰：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撻。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然握兰撻苕，咸以相赠问也。楚辞曰：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王逸曰：石兰，香草也。枣据逸民赋曰：沐甘露兮余滋，握春兰兮遗芳。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司马彪庄子注曰：展，申也。又汉家侍中握兰。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言事无高翫，而情之所赏，即以为美，此理幽昧，谁能分别乎？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独怀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庄子注曰：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文选考异

苕递陁岨：案：「岨」当作「现」。善注引声类「岨」云「岨与现同」，可知正文自为「现」字。今各本皆作「岨」，必五臣改为「岨」，而后来以之乱善也。集韵二十七铎有「现」「岨」二文云「胡典切」，或作「岨」，当即出于此，可为证。

应诏观北湖田收

五言。丹阳郡图经曰：乐游苑，晋时药园，元嘉中筑堤壅水，名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为元嘉。

应诏观北湖田收

颜延年

周御穷辙迹，夏载历山川。左氏传，右尹子革对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尚书，禹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孔安国曰：所载者四，谓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輶，山乘橐。橐，力追切。

蓄軫岂明懋，善游皆圣仙。蓄軫不行，岂是钦明懋德之后；善游天下，皆是睿

圣神仙之君。孔安国尚书传曰：蓄，积也。范晔后汉书，刘安奏曰：安皇帝圣德明懋。圣谓夏禹，仙谓周穆。

帝晖膺顺动，清跸巡广廛。周易曰：圣人以顺动而民服。汉仪注曰：皇帝辇动，出则传跸，止人清道。汉书曰：杨雄有田一廛。晋灼曰：廛，一百亩也。

楼观眺丰颖，金驾映松山。孔安国尚书传曰：颖，穗也。金驾，金辂也。言上楼看穗也。映，犹蔽也。

飞奔互流缀，缇毂代回环。飞奔，车也。陆景典语曰：飞车策马，横腾超进。越绝书曰：车奔马腾。缇毂，骑也。续汉书曰：缇骑一百人，属执金吾。吴都赋曰：毂骑炜煌。

神行埒浮景，争光溢中天。列子，黄帝梦游华胥国，其神行而已。孟康汉书注曰：埒，等也。张孟阳七哀诗曰：浮景忽西沈。史记曰：与日月争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

开冬眷徂物，残悴盈化先。言开冬而视徂落之物，虽已残悴，而尚盈于残悴之先，言可观也。开冬，犹开春、开秋也。楚辞曰：开春发岁。羽猎赋曰：玄冬季月，万物徂落于外。孔安国尚书传曰：眷，视也。白虎通曰：春，万物始生。郑玄礼记注曰：化，犹生也。

阳陆团精气，阴谷曳寒烟。吴越春秋，越王曰：昆仑乃天地之镇柱也，五帝处其阳陆。贾逵国语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阴。

攒素既森蔼，积翠亦葱芊。广雅曰：攒，聚也。

息飧报嘉岁，通急戒无年。礼记曰：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黄衣黄冠，息田夫也。又曰：国无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人无菜色。周礼曰：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郑玄曰：无岁，无赢储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预戒于无年之时。

温渥浹舆隶，和惠属后筵。说文曰：温，仁也。毛萇诗传曰：渥，厚也。字书曰：浹，洽也。左氏传曰：人有十等，阜臣舆，舆臣隶。孔安国尚书传曰：属，逮也。

观风久有作，陈诗愧未妍。礼记曰：岁二月东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疲弱谢凌遽，取累非纆牵。言己才疲弱而谢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纆牵。西京赋曰：百禽凌遽。战国策，段干越谓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驾千里之马，过京父之弟子，曰：驾千里之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

文选考异

注「太祖改景平十二年」：案：「十」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刘安奏曰」：案：「安」当作「光」，此引顺帝纪文也。袁本亦伪「安」，茶陵本删「刘安奏」三字，更误。

注「缙骑一百人」：袁本「一」作「二」。案：刘昭注引汉官，亦云「二百人」，可证「二」是，「一」非也。茶陵本亦作「一」，误与此同。

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五言。刘桢京口记曰：蒜山无峰岭北临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润州西二里，京口在润州。

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颜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观临东溟。庄子曰：阍奕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士相与谋致人于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司马彪曰：元天，山名也。汉书仪曰：泰山东南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言日观者，望见长安，其高如视浮云。孙绰答许询诗曰：倒景沦东溟。元天山最高，在东北，日出即见。

入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史记曰：秦使蒙恬筑长城，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于是度河据阳山。王逸楚辞注曰：陜，山侧。峡与陜通。过秦论曰：践华为城。山海经曰：泰华之山，削成四方。

岩险去汉字，衿卫徙吴京。言岩险之固，去彼汉字；衿带周卫，徙此吴京。宋都吴地，故曰吴京也。西京赋曰：岩险周固，衿带易守。吴都赋曰：山川不足以周卫。

流池自化造，山关固神营。郑玄周礼注曰：能生非类曰化。鲁灵光殿赋曰：神之营之。

园县极方望，邑社摠地灵。园县，庙园之县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汉书，元帝诏曰：徙人以奉园陵，今所为陵者，勿置县邑。然陵傍置园起县邑也。公羊传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渎也。广雅曰：摠，皆也。大戴礼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

宅道炳星纬，诞曜应神明。孔安国尚书传曰：宅，居也。道，经界也。郭璞南郊赋曰：宅是星纪，奄有衡霍。吴都赋曰：固其经略，上当星纪。诞曜，浮曜也。礼斗威仪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扬光。尚书曰：洪范五行传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为水德，故云应也。

睿思缠故里，巡驾币旧垧。尔雅曰：林外谓之垧。

陟峰腾辇路，寻云抗瑶薨。薛君韩诗章句曰：腾，乘也。西都赋曰：辇路经营。丧服传曰：抗，极也。羊祜请伐吴表曰：高山寻云霓。杜预左氏传注曰：薨

，屋栋也。

春江壮风涛，兰野茂穉英。

宣游弘下济，穷远凝圣情。楚辞曰：宣游兮列宿，顺极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晋中兴书，孝武诏曰：躬俭以弘下济之惠。

岳滨有和会，祥习在卜征。国语曰：齐桓公，岳滨诸侯莫不来服。尚书曰：新作大邑于东国洛，四方人大和会。左氏传，郑太宰石?曰：先王卜征五年，岁卜其祥，祥习则行。

周南悲昔老，留滞感遗氓。昔老，谓司马谈也。遗氓，自谓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岩耕以谢职，不获预观盛礼，所以悲同昔人。汉书曰：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曰：今天子接千岁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阳也。

空食疲廊肆，反税事岩耕。空食，犹素餐也。王逸楚辞注曰：不空食禄而旷官也。廊，岩廊，朝廷所在也。文颖汉书注曰：岩廊，殿下小屋。杜预左氏传注曰：肆，列肆也。说文曰：税，租也。杨子法言曰：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乎京师。

文选考异

注「刘桢京口记曰」：案：「桢」当作「损」。隋书经籍志曰：「京口记二卷，宋太常卿刘损撰。」即此。各本皆误。

注「汉书仪曰」：案：「书」当作「旧」。各本皆伪。

注「元天山最高在东北日出即见」：案：此十二字决非善注，各本皆同，恐系五臣语而窜入也。

注「尚书曰洪范五行传曰」：陈云「书」下「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留滞感遗氓：案：「氓」当作「萌」。茶陵本「氓」作「萌」，云五臣作「氓」。袁本作「氓」，云善作「萌」。尤所见误以五臣乱善，说详前长杨赋中。又二本注中皆作「萌」，此亦误改为「氓」。

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

五言。水经注曰：晋陵郡之曲阿县下，陈敏引水为湖，水周四十里，号曰曲阿后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

颜延年

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尚书，虞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载，谓载之于策也。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春方动辰驾，望幸倾五州。礼记曰：东方曰春。论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谓天子为辰也。司马相如封禅文曰：太山梁父，设坛望幸。尚书有十

二州，宋得其七，故谓北境云五州。

山祗蹕峽路，水若警沧流。山祗，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登山之神见，且走马前导也。尔雅曰：山锐而高曰峽。楚辞曰：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神御出瑶軫，天仪降藻舟。瑶軫，玉辂也。藻舟，画舟也。王符羽猎赋曰：天子乘碧瑶之雕軫，建曜天之华旗。东观汉记曰：东平王苍上疏曰：赐奉朝请，咫尺天颜。

万轴胤行卫，千翼泛飞浮。万轴，谓车也。千翼，谓舟也。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

雕云丽璇盖，祥飙被彩旂。天台山赋曰：雕云斐亶以翼棖。桓子新论曰：乘车玉爪盖。礼纬曰：君政颂平则祥风至。旂，旌旗之旒也。

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吴都赋曰：荆艳楚舞。列女传曰：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也。初简子南击楚，将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请，简子箠之，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其辞曰：升彼河兮而观清，水扬波兮杳冥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维，交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棹兮行勿疑。简子大悦，以为夫人。

金练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金练，金甲组练也。蔡邕女琰诗曰：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左氏传曰：被练三千。西京赋曰：器声震海浦。列子曰：北极之北有溟海。

藐盼靚青崖，衍漾观绿畴。藐盼，窃藐顾盼也。衍漾，游衍漂漾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并畔为畴。

人灵騫都野，鳞翰耸渊丘。騫、耸，皆惊惧之意也。都野，民灵所居；渊丘，鳞翰所处也。曾子曰：阴之精气为灵。

德礼既普洽，川岳遍怀柔。尚书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孔安国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润生民。毛诗曰：以洽百礼。郑玄曰：洽，合也。毛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毛萇曰：怀，来也。柔，安也。乔，高也。郑玄曰：王行狩来安群神也。

文选考异

注「长五丈六尺」：案：「五」当作「九」。各本皆误。七命注所引可证。

雕云丽璇盖：案：「雕」当作「彤」，注「雕云斐亶而翼棖」，亦当作「彤」。各本所见皆误，据游天台山赋订正之。考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云「雕镂云气」，然则五臣乃作「雕」；后来以之乱善，又并注中改为「雕」字，非。孙兴公赋别有作「雕」之本，而善于此引之也。彼赋五臣亦仍为「彤」。

行药至城东桥

五言

行药至城东桥

鲍明远

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记曰：关法，鸡鸣出客。

严车临迥陌，延瞰历城闾。楚辞曰：严车驾兮戏游。神女赋曰：望余帷而延视。广雅曰：瞰，视也。毛萇诗传曰：闾，城曲也。

蔓草缘高隅，修杨夹广津。隅，城隅也。

迅风首旦发，平路塞飞尘。楚辞曰：轶迅风于清凉。又曰：为余先乎平路。

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枚乘七发曰：扰扰若三军之腾装。汉书，薄昭与淮南王书曰：游宦事人。列子，林类曰：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之非惑乎？庄子，仲尼曰：商贾旦于市井以求其赢。司马彪曰：九夫为井，井有市。

怀金近从利，抚剑远辞亲。范晔后汉书，耿弇曰：怀金玉者，至不生归。抱朴子曰：夫程郑、王孙、罗裒之徒，乘肥衣轻，怀金挟玉者，为之倒屣。说文曰：怀，藏也。左氏传曰：子朱怒，抚剑从之。列女传，秋胡子妻谓秋胡曰：子辞亲往仕。

争先万里涂，各事百年身。王羲之答许询诗曰：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百年，已见上文。

开芳及稚节，含采吝惊春。以草喻人也。草之开芳，宜及少节，既以含彩，理惜惊春。夫草之惊春，花叶必盛，盛必有衰，固所当惜也。陆机桑赋曰：豊稚节以夙茂，蒙劲风而后凋。曹毗冶城赋曰：含彩可以宝珍。孔安国尚书传曰：吝，惜也。

尊贤永昭灼，孤贱长隐沦。说苑曰：子贱至单父，请耆老尊贤与之共治。范晔后汉书，黄香上疏曰：江、淮孤贱，愚蒙小生。隐沦，谓幽隐沈沦也。

容华坐消歇，端为谁苦辛？陆机长歌行曰：容华宿夜零，无故自消歇。古诗曰：轆轳长苦辛。

游东田

五言

游东田

谢玄晖眺有庄在钟山东，游还作。

戚戚苦无惊，携手共行乐。戚戚，已见上文。汉书，广陵王胥歌曰：出入无惊为乐亟。韦昭曰：惊，乐也。魏文帝折杨柳行曰：端居苦无惊，驾游博望山。

惊，裁宗切。杨惲报孙会宗书曰：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寻云，已见上文。楚辞曰：层台累榭临高山。王逸

曰：层、累，皆重也。尚书曰：随山刊木。楚辞曰：菌阁兮蕙楼。

远树暖仟仟，生烟纷漠漠。广雅曰：芊芊，盛也。仟与芊同。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言野外昭旷，取乐非一，若不对兹春酒，还则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对酒当歌。陆机悲行曰：游客芳春林。毛诗曰：为此春酒。

文选考异

注「陆机悲行曰」：案：「悲」下当有「哉」字。各本皆脱。

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

五言。沈约《宋书》曰：「建平王景素为冠军将军，湘州刺史。」刘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经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礼。」远法师《庐山记》曰：「山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秀起，游气笼其上，即樊蕴若烟气。」

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

江文通

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神仙传曰：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转丹，内神鼎中，夏至之后暴之。神仙传曰：淮南王刘安者，汉高皇之孙也，好道术之士，于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经。

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张僧鉴豫州记曰：洪井西有鸾岗，旧说云洪崖先生乘鸾所憩处也。鸾岗西有鹤岭，云王子乔控鹤所经处也。东方朔十洲记曰：昆仑山正东曰天墉城，其北户出承渊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灵之所宗也。

瑶草正翕蒔，玉树信葱青。瑶草，玉芝也。本草经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赋曰：瑶瑾翕蒔。甘泉赋曰：翠玉树之青葱。

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王逸楚辞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辞曰：杳杳冥冥而薄天。

中坐瞰蜿蜒，俛伏视流星。西京赋曰：瞰蜿蜒之长鬣。鲁灵光殿赋曰：中坐垂景，眺视流星。

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言未尽寻遐怪，则知其至此，耳目必惊也。郑玄礼记注曰：极，尽也。

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阴者，密云也。

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隐显交虑，所以未申。啸赋曰：藉皋兰之猗靡。楚辞曰：临风恍兮浩歌。王仲宣公燕诗曰：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临风，已见月赋。

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方，犹将也。言将隐而弃荣利也。楚辞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市井，已见上文。

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旂。光诵，犹华篇也。后旂，犹后乘也。

文选考异

注「张僧鉴豫州记曰」：陈云「州」，「章」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楚辞曰临风恍兮浩歌」：案：此九字不当有，观下注云「临风已见月赋」可知，各本皆衍。

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五言。徐爰释问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钟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为西阳王。

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沈休文

灵山纪地德，地险资岳灵。说苑，齐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灵山可乎？郑玄周礼注曰：镇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险山川丘陵。王隐晋书，荀晞曰：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南枕灵岳。

终南表秦观，少室迤王城。毛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枚。史记曰：始皇表南山巅以为阙。南山则终南也。尔雅曰：观谓之阙。戴延之西征赋曰：嵩，中岳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总名也。汉武帝作登仙台，在少室峰下。东京赋曰：然后以建王城。

翠凤翔淮海，衿带绕神垵。凤翔淮海，喻宋之兴也。东京赋曰：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李斯上书曰：今陛下建翠凤之旗。然但引翠凤之文，不取旗义也。衿带、神垵，并见上文。

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钟山也。西都赋曰：眺北阜。陆机拟古诗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诗曰：林薄杳阡眠。

发地多奇岭，干云非一状。子虚赋曰：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

合沓共隐天，参差互相望。谢灵运登庐山诗曰：峦陇有合沓。杨雄蜀都赋曰：苍山隐天。子虚赋曰：岑崆参差。尚书曰：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孔安国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郁律构丹巘，峻嶒起青嶂。西京赋曰：隐辚郁律。巘，已见上文。鲁灵光殿赋曰：崩缁绂而龙鳞。

势随九疑高，气与三山壮。其二。楚辞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经曰：南山昆仑，其气魂魄。汉书曰：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长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即事既多美，临眺殊复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昼则呻呼即事。

南瞻储胥观，西望昆明池。储胥观、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

山中咸可悦，赏逐四时移。

春光发垄首，秋风生桂枝。其三。

多值息心侣，结架山之足。大灌顶经曰：息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山足，已见上文。

八解鸣涧流，四禅隐岩曲。维摩经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大品经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山海经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回也。

窈冥终不见，萧条无可欲。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远貌。深远不可得而见，然而万物由之，不可得见，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所愿从之游，寸心于此足。其四。家语，孔子曰：无声之乐，所愿志从。庄子曰：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列子，文挚谓叔龙曰：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

君王挺逸趣，羽旆临崇基。说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旂旗以羽为饰，故云羽旆。陆机乐府诗曰：羽旗栖琼鸾。崇基，山也。春秋运斗枢曰：山者，地基也。

白云随玉趾，青霞杂桂旗。玉趾，已见上文。曹毗临园赋曰：青霞曳于前阿。楚辞曰：辛夷车兮结桂旗。

淹留访五药，顾步伫三芝。楚辞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礼郑玄曰：五药：草、木、虫、石、谷也。日出东南隅行曰：顾步咸可欢。苍颉篇曰：顾，旋也。王逸楚辞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参成芝、木渠芝、建实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于焉仰轡驾，岁暮以为期。其五。岁暮，喻年老也。韩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岁已晚。

文选考异

注「戴延之西征赋曰」：陈云「赋」当作「记」，是也。各本皆伪。

峻嶒起青嶂：案：注引鲁灵光殿赋「崩缙绫而龙鳞」，疑善作「缙绫」，五臣作「峻嶒」，合并六家，失着校语。否则善元有注「缙绫」与「峻嶒」异同之语，而今失去之也。

注「维摩经曰」下至「四禅」：此二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其所载翰注有之，当是。并善于五臣而删也。尤所见为是。

宿东园

五言

宿东园

沈休文

陈王斗鸡道，安仁采樵路。陈思王名都篇曰：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潘岳诗曰：东郊，叹不得志也。出自东郊，忧心摇摇，遵彼莱田，言采其樵。

东郊岂异昔，聊可闲余步。七启曰：雍容闲步。

野径既盘纡，荒阡亦交互。子虚赋曰：其山则盘纡峩郁。

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谢灵运诗曰：插槿当列墉。郑玄礼记注曰：荜门，荆竹织门也。殷仲堪诔曰：荆门尽掩。

树顶鸣风飏，草根积霜露。

惊麋去不息，征鸟时相顾。毛诗曰：野有死麋。今以江东人呼鹿曰麋。吕氏春秋曰：征鸟厉号。高诱曰：征，犹飞也。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

茅栋啸秋鸱，平岗走寒兔。任预雪诗曰：寒鸱向云啸，悲鸿竟夜嗽。

夕阴带曾阜，长烟引轻素。

飞光忽我遒，宁止岁云暮。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毛诗曰：岁聿云暮。

若蒙西山药，颓龄傥能度。魏文帝诗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辉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胸臆生羽翼。陆机应诏曰：悲来日之苦短，怅颓年之方侵。

文选考异

注「荆门尽掩」：陈云「尽」，「昼」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征鸟厉号」：袁本、茶陵本「号」作「疾」，是也。今季冬纪是「疾」字。

注「古董桃行曰」：案：「桃」当作「逃」。各本皆伪。

游沈道士馆

五言

游沈道士馆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汉帝恢武功。过秦论曰：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汉书曰：武帝征讨四夷，锐志武功。

欢娱人事尽，情性犹未充。何休公羊传注曰：充，满也。

锐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锐意，已见上注。西征赋曰：切托慕于阙庭。潘岳书曰：长自绝于埃尘，超游身乎九霄。

既表祈年观，复立望仙宫。庙记曰：祈年宫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宫在华阴，汉武帝所造。

宁为心好道，直由意无穷。汉武内传曰：帝好长生之道。

曰余知止足，是愿不须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丰，多也。

遇可淹留处，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见上文。

山嶂远重迭，竹树近蒙笼。

开衿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曹子建闲居赋曰：愬寒风而开衿。

所累非外物，为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见，聪明而不发，是故外物不累其内。广雅曰：玄，道也。然道体无形，故曰空。

朋来握石髓，宾至驾轻鸿。袁彦伯竹林名士传曰：王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郭璞游仙诗曰：驾鸿乘紫烟。

都令人径绝，唯使云路通。吴都赋曰：径路绝，风云通。张昶华山堂阙铭曰：必云霄之路，可升而起。

一举陵倒景，无事适华嵩。汉书，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从下照，故其景倒。广雅曰：陵，乘也。列仙传曰：呼子先者，汉中阙下卜师也，寿百余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来至，呼子先，子骑之，乃龙也，上华阴山。又曰：王子乔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寄言赏心客，岁暮尔来同。岁暮，已见上文。

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

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为司徒长史。沈约宋书曰：南琅邪郡琅邪国人，随晋元帝过江。大兴三年，立怀德县，隶丹杨，无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县境立郡镇。輿地图曰：梁武改南琅邪为琅邪郡，在润州江宁县西北十八里。

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

徐敬业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业，晋安内史，有学业，最知名。卒于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楼兰。汉书，杨雄上疏曰：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杆泥城。杆音乌。

此江称豁险，兹山复郁盘。蜀都赋曰：豁险吞若巨防。子虚赋曰：其山则盘纡峩郁。

表里穷形胜，襟带尽岩峦。左氏传，咎犯曰：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汉书，田肯贺上曰：秦，形胜之国也。衿带，已见上文。说文曰：峦，小山而高。

修篁壮下属，危楼峻上干。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上干，已见上注。

登陴起遐望，回首见长安。左氏传曰：郑子产授兵登陴。杜预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金沟朝灞浚，甬道入鸳鸯。戴延之西征记曰：御沟引金谷水从闾阖门入。灞、浚，二水名也。雍州图经曰：金谷水出蓝田县西终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甬道，阁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连。潘岳关中记曰：未央殿东有鸳鸯殿。

鲜车骛华毂，汗马跃银鞍。范晔后汉书曰：蜀地饶富，吏民鲜车驾马，以财货自达。汉书，刘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又公孙弘曰：臣愚弩无汗马之劳。辛延年羽林郎诗曰：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

少年负壮气，耿介立冲冠。汉书章义曰：负，恃也。韩子曰：耿介之士。史记曰：藺相如怒发上冲冠。

怀纪燕山石，思开函谷丸。范晔后汉书曰：窦宪为车骑将军，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威德。又曰：隗嚣据天水，王元说嚣曰：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山河，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

岂如霸上戏，羞取路傍观。汉书曰：匈奴入边，遣宗正刘礼军霸上，帝劳军直驰入，帝曰：乡者霸上军如儿戏。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曰：兄弟两三人，中子侍中郎。黄金络马头，观者满路傍。

寄言封侯者，数奇良可叹！汉书，李广与望气王朔语曰：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将校尉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人后，然终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又曰：大将军卫青阴受上旨，以为李广数奇。孟康曰：奇，只不耦也。如淳曰：数为匈奴所败。数，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选考异

注「镇江乘县境立郡镇」：案：「县」上脱「即」字，「郡」下衍「镇」字。

「镇江乘」为一句，「即县境立郡」为一句。各本皆误。

修篁壮下属：何校云「篁」疑作「隍」。案：其说是也。善不注此字，而以「下属江河」注「下属」，然则「隍」之为城池可知也。偶句云「危楼峻上干」，「危」则「峻」也，「修」则「壮」也。隍在城下，楼在城上，于义极协。唯五臣铕注云「竹丛曰篁」云云，合并六家，遂以乱善，所当订正。

咏怀 哀伤 赠答一

目录 [隐藏]

1 诗丙

1.1 咏怀

1.1.1 咏怀诗十七首

1.1.2 秋怀

- 1.1.3 临终诗
- 1.2 哀伤
 - 1.2.1 幽愤诗
 - 1.2.2 七哀诗
 - 1.2.3 七哀诗二首
 - 1.2.4 七哀诗二首
 - 1.2.5 悼亡诗三首
 - 1.2.6 庐陵王墓下作
 - 1.2.7 拜陵庙作
 - 1.2.8 同谢咨议铜雀台诗
 - 1.2.9 出郡传舍哭范仆射
- 1.3 赠答一
 - 1.3.1 赠蔡子笃诗
 - 1.3.2 赠士孙文始
 - 1.3.3 赠文叔良
 - 1.3.4 赠五官中郎将四首
 - 1.3.5 赠徐干
 - 1.3.6 赠从弟三首

诗丙

咏怀

咏怀诗十七首

五言。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

阮嗣宗臧荣绪晋书曰：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容貌瑰杰，志气宏放。蒋济辟为掾，后谢病去，为尚书郎，迁步兵校尉卒。

颜延年沈约等注

咏怀诗十七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广雅曰：鉴，照也。

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广雅曰：号，鸣也。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

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

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列仙传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滨，交甫遇之。余与韩诗内传同，已见南都赋。王逸楚辞注曰：在衣曰怀。毛萇诗传曰：婉娈，少好貌。子虚赋曰：扶舆猗靡。

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汉书，李延年歌曰：一顾倾人城。登徒子好色赋曰：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感激生忧思，谖草树兰房。

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赵岐孟子章指曰：千载闻之，犹有感激。毛诗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又曰：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郑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复出，犹我言伯且来，伯且来，则复不来也。伯且，君子字。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沈约曰：婉娈则千载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轻绝，未见好德如好色。善曰：汉书曰，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今为汉王所禽矣。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颜延年曰：左传，季孙氏有嘉树。善曰：班固汉书李广赞曰：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沈约曰：风吹飞藿之时，盖桃李零落之日，华实既尽，柯叶又雕，无复一毫可悦。善曰：说文曰：藿，豆之叶也。楚辞曰：惟草木之零落。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无常也。文子曰：有荣华者必有愁悴。班固答宾戏曰：朝为荣华，夕为憔悴。山海经曰：虞夕之山，下为荆杞。郭璞曰：杞，枸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西山，夷、齐所居，言欲从之以避世祸。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沈约曰：荣悴去就，此人本无保身之术，况复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沈约曰：岁暮风霜之时，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岁亦暮止。野草残悴，身亦当然。楚辞曰：漱凝霜之纷纷。字书曰：凝，冰坚也。毛诗曰：岁聿云暮。苍颉篇曰：已，毕也。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史记，华阳夫人姊说夫人曰：不以繁华时树本。说苑曰：安陵君缠，得宠于楚恭王。江乙谓缠曰：吾闻以财事人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事人者，华落则爱衰。子安得长被幸乎？会王出猎，江渚有火若云蜺，兕从南方来，正触王骖，善射者射之，兕死于车下。王谓缠曰：万岁后，子将谁与乐？缠泣下沾衣曰：大王万岁后，臣将殉。恭王乃封缠车下三百户。故江乙善谋，安陵善知时。龙阳君钓十余鱼而弃，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对曰：无。王曰：然则何为涕出。对曰：臣始得鱼甚喜，后得益多，而又欲

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恶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涂，四海之内，其美人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毕褰裳而趋王。臣亦曩之所得鱼也，亦将弃矣，安得无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毛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春秋元命苞曰：阳气数成于三，故时别三月；阳数极于九，故三月一时九十日。宋衷曰：四时皆象此类，不唯春也。尚书大传曰：诸侯来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赋曰：陈嘉辞而云对，吐芬芳其若兰。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广雅曰：宿，夜也。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建安中无名诗曰：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财助人者，财尽则交绝；以色助人者，色尽则爱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舆。安陵君所以悲鱼也，亦岂能丹青着誓，永代不忘者哉！盖以俗衰教薄，方直道丧，携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传之永代，非止耻会一时。故托二子以见其意，不在分桃断袖，爱嬖之欢。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东观汉记，光武诏曰：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汉书曰：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张晏曰：马从西而来东也。沈约云：由西北来东道也。

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沈约曰：春秋相代，若环之无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马本出西北，忽由东道；况富之与贫，贵之与贱，易至乎？善曰：郑玄礼记注曰：托，止也。

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迅疾也。楚辞曰：皋兰被径兮斯露渐。凝霜，已见上文。古诗曰：白露沾野草。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

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王子晋，已见上文。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应劭风俗通曰：葬于郭北北首，求诸幽之道。

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识其坟。

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苍颉篇曰：怀，抱也。史记，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广雅曰：毒，痛也。

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

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沈约曰：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苏子以两周之狭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国相印也。云二子岂不知进趋之近祸败哉？常以交利货賂祸，故冒而行之，所谓求仁得仁也。松柏冈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义，莫有免者焉。达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

内之乐，委天任命，以至于俱为一丘之土，夫何异哉！故因此望山阿而发此句，明徂谢之理虽同，夭逝之途则异也。感慨之来，诚逝者所不免，至于颠沛逆天，怨毒求生，苏子、李斯张本也。善曰：李斯，已见西征赋。苏秦，已见左太冲咏史诗。汉书，东方朔曰：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论语，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开秋，秋初开也。楚辞曰：开春发岁兮。四子讲德论曰：蟋蟀候秋吟。毛诗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古诗曰：感物怀所思。韩诗曰：耿耿不寐，如有殷忧。毛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沈约曰：重言之，犹云怀哉！怀哉！善曰：论衡曰：甘议繁辞，终不见信。

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

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乐录曰：鸡鸣高树颠。古辞。孔丛子，孔子歌曰：巾车命驾，将适唐都。毛诗曰：薄言旋归。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论语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晔后汉书曰：光武曰：孝孙素谨，轻薄儿误之。孝孙，刘嘉字。

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颜延年曰：赵，汉成帝赵后飞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并以善歌妙舞幸于二帝也。善曰：史记曰：秦作咸阳，徙都也。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

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溢尽，资用常苦多。

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少年之日，志好弦歌，及乎岁晚旋归，路失财尽，同乎太行之子，当如之何乎？战国策曰：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头尘不浴，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虽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虽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数者逾善，而离楚逾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欲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逾数，而离王逾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高诱曰：面，向也。驾，马也。之，至也。用，资也。贾逵国语注曰：一溢，二十四两。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连轸距阡陌，子母相拘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轸当为畛。宋衷太玄经注曰：畛，界也。说文曰

：畛，井田间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谓瓜也。史记曰：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时俗谓之东陵瓜，从邵平始也。汉书曰：霸城门，民间所谓青门也。毛诗曰：我有嘉宾。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沈约曰：当东陵侯侯服之时，多财爵贵；及种瓜青门，匹夫耳。寔由善于其事，故以味美见称，连轸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宾。夫得固易失，荣难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财兴累；布衣可以终身，岂宠禄之足赖哉！善曰：庄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汉书，疏广曰：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左氏传曰：石碣曰：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又宋华元曰：不能治官，敢赖宠乎？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曰上东门。河南郡境界簿曰：城东北十里首阳山，上有首阳祠一所。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沈约曰：夷齐尚不食周粟，况取之以不义者乎？善曰：史记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颜延之曰：史记龟策传曰：无虫曰嘉林。

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

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沈约曰：良辰何许，言世路险薄，非良辰也。风霜交至，凋殒非一；玄云重阴，多所拥蔽；是以寄言夷、齐，望首阳而叹息。善曰：东征赋曰：撰良辰而将行。王仲宣诗曰：白露沾衣。

鸣鴈飞南征，鶗鴂发哀音。沈约曰：此鸟鸣则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臭腐耳。善曰：楚辞曰：鴈邕邕而南游。又曰：恐鶗鴂之先鸣，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沈约曰：致此雕素之质，由于商声用事秋时也。游字应作由，古人字类无定也。善曰：礼记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郑玄曰：秋气和则音声调。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论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杜预左氏传注曰：尚，上之耳。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家语，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怀玉，何如？子曰：国无道可也，国有道则袞冕而执玉也。颜回，已见幽通赋。史记曰：闵损，字子骞。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方言曰：冢大者为丘。王逸楚辞注曰：小曰丘。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乃悞羨门子，噉噉今自蚩。沈约曰：自我以前，徂谢者非一，虽或税驾参差，同为今日之一丘，夫岂异哉！故云万代同一时也。若夫被褐怀玉，托好诗书；开轩四野，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没理一，追悟羨门之轻举，方自笑耳。善曰：战国策曰：楚王谓安陵君曰：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遗业，生有荣名。薛综西京赋注曰：安，焉也。史记曰：始皇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韦昭曰：古仙人也。说文云：嗤，笑也。嗤与蚩同。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汉书地理志曰：河南开封县东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泽也。又陈留郡有浚仪县，故大梁也。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毛诗曰：率彼旷野。楚辞曰：莽茫茫之无涯。毛苌曰：茫茫，广大貌。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传曰：晋侯伐虢，公问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鹑火中，必是时也。杜预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书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国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尔雅曰：朔，北方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厉，猛也。曾子曰：阴气腾则凝为霜。

羁旅无畴匹，俛仰怀哀伤。左氏传曰：陈敬仲曰：羁旅之臣也。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

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沈约曰：岂惜终憔悴，盖由不应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怀，兼以羁旅无匹，而发此咏。善曰：孙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体；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

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南方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谓夏月为炎暑也。

薛君韩诗章句曰：惟，辞也。郑玄毛诗笺曰：炎，热气也。

芳树垂绿叶，清云自逶迤。淮南子曰：志厉清云。楚辞曰：载云旗之逶迤。

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孙卿子曰：日月递照，四时代御。

徘徊空堂上，怵怛莫我知。毛诗曰：劳心怵怵。又曰：劳心怵怵。楚辞曰：国无人兮莫我知。

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言四时代移，日月递运，年寿将尽，而人莫已知。恐被谗邪，横遭摈斥，故云愿卒欢好，不见离别。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楚辞曰：日杳杳而西颓。

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

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韩子曰：鸟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将欲饮于河则必颠，乃衔羽而饮。今人之所有饥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尔雅曰：西方

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岨虚比，为邛邛岨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岨虚负而走，其名谓之𧈧。郭璞曰：𧈧音厥。

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

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沈约曰：天寒，即飞鸟走兽尚知相依，周周衔羽以免颠仆，蛩蛩负𧈧以美草，而当路者知进趋，不念暮归，所安为者，惟夸誉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晏之功，可复许乎？綦母邃曰：当仕路也。磬折，已见上文。吕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司马彪庄子注曰：夸虚名也。郑玄礼记注曰：名，令闻也。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沈约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随燕雀为侣，而欲与黄鹄比游。黄鹄一举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将安归乎？为其计者，宜与燕雀相随，不宜与黄鹄齐举。善曰：汉书，息夫躬绝命辞曰：玄云决郁将安归。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毛诗曰：彼美淑姬，可与晤言。郑玄曰：晤，对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记曰：纣使师涓作新声北里之舞。礼记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沈。

快捷方式从狭路，僂俛趣荒淫。轻薄之辈，随俗浮沈，弃彼大道，好从狭路，不尊恬淡，竞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汉司马迁书曰：从俗浮沈，与时俯仰。

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

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子乔离俗以轻举，全性以保真。其人已远，故云焉见，其法不灭，故云可慰心。楚辞云：譬若王乔之乘云兮，载赤云而陵太清。山海经曰：夸父与日竞逐而渴死，其杖化为邓林。楚辞曰：延年不死兮寿何所止？方言曰：延，长也。毛诗曰：仲山父永怀，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楚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树。

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皋兰，已见上文。楚辞曰：青骊结驷齐千乘。毛诗曰：驾彼驷牡，载骤骎骎。毛萇曰：骎骎，骤貌。骎，七林切。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

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孟康汉书注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吕氏春秋曰：舜耕于历山，秀士从之。高唐赋曰：妾旦为朝云。

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

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战国策曰：剧辛谏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独不见黄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与人无争；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以其颈为的，昼游茂树，夕调酸咸耳。黄雀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视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从鄢陵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载方府之金，与之驰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谋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内，投己澠池塞之外。襄王闻，颜色变，四体战栗，于是乃执珪中授之，封以为阳陵君。延叔坚战国策论曰：因是已，因事已复有是也。茹溪，溪流所沃者美好也。孔丛子，贾子阳谓子思曰：吾念周室将灭，涕泣不禁。禁，止也。

文选考异

注「江妃二女」：袁本「妃」作「婁」。案：「婁」字是也。江赋注所引正作「婁」。以吴都赋证之，善「婁」，五臣「妃」，说已见前。此诗盖善亦作「婁」，因正文为五臣所乱，并改此注为「妃」，益误。茶陵本作「妃」，误与尤本同。

注「伯且君子字」：何校云「且」字衍，陈同，是也。各本皆衍。

注「安陵君所以悲鱼也」：案：「以」字下有脱文。各本皆然，无可据补也。

注「善曰东观汉记」：袁本、茶陵本无「善曰」二字。陈云二字衍。何校于此节注首添「沈约曰」三字。今案：陈据别本，盖是也。何以意添，非。

春秋非有托：茶陵本云五臣作「讫」。袁本作「讫」，云善作「托」。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引郑礼记注「讫，止也」，可见亦作「讫」。沈约曰「春秋相代，若环之无端，所谓非有讫矣」，作「托」，但传写伪。

今各本并注中亦伪「托」。考所引即礼记「祭统讫其嗜欲」注之「讫，犹止也」，不得为「托」，明甚。

注「至于颠沛逆天」：袁本、茶陵本「逆天」作「道夭」，是也。

注「颜延之曰」：何校「之」改「年」。案：以前后例之，是也。各本皆伪。

注「白露沾衣」：案：「衣」下当有「衿」字。各本皆脱。此所引七哀诗也。

注「则音声调」：案：「音」当作「商」。各本皆伪。

注「王逸楚辞注曰小曰丘」：此九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尤本是也。所引在

七谏，沈、江二本脱去之。

注「追悟羨门之轻举」：袁本、茶陵本「悟」作「？」。案：善「？」，五臣「悟」，二本校语有明文。善所载沈约注，自不当作「悟」，又正文何、陈皆从五臣「悟」，但未必非阮借「？」为「悟」。当仍其旧。

注「蛩蛩负蟹以美草」：案：「以」下少一字。各本皆脱，无可据补。陈云脱「求」字，但以意添耳。

注「玄云决郁」：案：「决」当作「泐」。各本皆伪。颜注汉书「音乌朗反」。

注「上有枫树」：陈云「树」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驾彼驷牡」：陈云「牡」当作「骆」。各本皆作「牡」。今案：毛诗作「四骆」，但恐李所据本异，未可辄改。凡注中各本既同，而引书与今所行差互疑不能明者，皆准此，不悉出。其异本尚可考，亦不悉出。唯显知传写之误，乃订正之。

注「剧辛谏楚王曰」：茶陵本「剧」作「庄」。案：「庄」，非也。依今本战国策改耳。袁本作「剧」，与此同。恐善自如此，为所据异本也。

秋怀

五言

谢惠连

秋怀

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平生，已见上文。说文曰：婴，绕也。

如何乘苦心，矧复值秋晏。古诗曰：晨风怀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烂。古诗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韩诗章句曰：弈弈，盛貌。毛诗曰：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鴈。楚辞曰：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寒商，秋风也。楚辞曰：商风肃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长。王逸楚辞注曰：暖暖，闇昧貌。

耿介繁虑积，展转长宵半。楚辞曰：独耿介而不随。毛诗曰：展转反侧。

夷险难豫谋，倚伏昧前筭。夷险，谓道，以喻时也。演连珠曰：才经夷险，不为世屈。淮南子曰：接径历远，直道夷险。鹖冠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达，谓通达不拘礼也。嵇康高士传司马长卿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颇悦郑生偃，无取白衣宦。偃，谓偃仰不仕也。范晔后汉书曰：郑均，字仲虞

，东平任城人也，公交车特征，再迁尚书，后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人号为白衣尚书。未知古人心，且从性所翫。

宾至可命觞，朋来当染翰。秋兴赋序曰：染翰操纸，慨然而赋。

高台骤登践，清浅时陵乱。尔雅曰：水正绝流曰乱。

颓魄不再圆，倾羲无两旦。魄，月魄也。羲，羲和，谓日也。

金石终消毁，丹青暂雕焕。张纲集曰：书功金石，图形丹青。

各勉玄发欢，无贻白首叹。阮籍咏怀诗曰：玄发发朱颜，睇眄有光华。嵇康有白首赋。

因歌遂成赋，聊用布亲串。尔雅曰：串，习也，古患切。

文选考异

注「蔑比卿相」：案：「比」当作「此」。世说新语「品藻」注引可证。各本皆伪。何、陈校改为「彼」，误也。

注「乃至仕人」：陈云「至仕」当作「赋大」，见世说注，是也。各本皆误。

临终诗

五言

欧阳坚石王隐晋书曰：石崇外生欧阳建，渤海人也，为冯翊太守。赵王伦之为征西，挠乱关中，建每匡正，不从私欲，由是有隙。及乎伦篡立，劝淮南王允诛伦，未行，事觉，伦收崇、建及母妻，无少长，皆行斩刑。孙盛晋阳秋曰：建字坚石，临刑作。

临终诗

伯阳适西戎，子欲居九蛮。列仙传曰：老子西游，尹喜见之，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饮马长城窟行曰：四时隐南山，子欲适西戎。论语曰：子欲居九夷。

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左氏传，姜氏谓晋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书曰：乃盘游无度。

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平声。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来连。孔丛子，歌曰：遂迹不复，自婴屯蹇。论语，子曰：颠沛必于是。

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周易曰：机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左氏传，蘧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也。

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孔安国尚书传曰：冲，童也。贾逵国语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闻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尔雅曰：图，谋也。庄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枚叔上吴王书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傅子曰：福生有兆，祸来无端。方言曰：端，绪也。

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

天网布纆纲，投足不获安。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山海经曰：地之所载，六合之间。许慎淮南子注曰：纆，维也。解嘲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

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孙卿子曰：松柏经冬而不雕。论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

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淮南子曰：何为九山？曰：太行羊肠。高诱曰：太行，今上党太行、河内野王县。

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

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平声？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吕氏春秋曰：百里奚处虞而虞亡，处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

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说文曰：负，受货不偿。然受恩不报亦谓之负也。方言曰：传云：慈母怒子，折蓼以笞之。

下顾所怜女，恻恻中心酸。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

二子弃若遗，念皆遭凶残。毛诗曰：将安将乐，弃余如遗。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薛君韩诗章句曰：惟，念也。尚书大传曰：三王之统，若循连环，周则复始也。

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洟澜。文子曰：昔者中黄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汉书，息夫躬绝命辞曰：涕泣流兮萑兰。瓚曰：萑兰，涕泣阑干。萑与洟同。

文选考异

欧阳坚石：案：此不得在谢惠连下，当是临终自为一类。尤、袁、茶陵各本皆不分，盖传写有误。又案：俗行汲古阁本反不误，乃毛自改之耳，非别有本也。凡彼仅有是者，余均不置论，为举例如此。

注「四时隐南山」：何校「时」改「皓」，陈同。各本皆伪。

注「色有五色文章」：案：「色文」二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哀伤

幽愤诗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吕安事，为诗自责。吕安事，已见思旧赋。班固史迁述曰：幽而发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幽愤诗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蔡邕书曰：邕薄祜，早丧二亲。毛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郑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哉靡识，越在襁褓。左氏传，后成叔曰：闻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张华博物志曰：襁，织缕为之，广八寸，长丈二，以约小儿于背上。韦昭汉书注曰：褓，若今时小儿腹衣。李奇曰：褓，小儿大藉也。

母兄鞠育，有慈无威。嵇氏谱曰：康兄喜，字公穆，历徐、扬州刺史，太仆，宗正卿。母孙氏。毛萇诗传曰：鞠，养也。毛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恃爱肆姐，不训不师。贾逵国语注曰：肆，恣也。说文曰：姐，娇也。娇与姐同耳。姐，子豫切。

爰及冠带，冯宠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广雅曰：希，庶也。赵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则义不亏矣。说文曰：尚，庶几也。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嵇喜谓康长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则贱物而贵身也。庄子曰：真者，精诚之志。

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综东京赋注曰：朴，质也。庄子，盗跖谓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诚之志也。

曰余不敏，好善闇人。谓与吕安交也。孝经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左传曰：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择人也。

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子玉，楚大夫也。左氏传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蔿，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蔿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毛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郑玄曰：喻大夫进举小人，适自作忧患也。

大人含弘，藏垢怀耻。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传，伯宗谓晋侯曰：国君含垢。说文曰：怀，藏也。杜预曰：忍垢，耻也。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诗曰：民之多僻，无自立辟。郑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过，无自谓得法度。论语曰：为仁由己。

惟此褊心，显明臧否。褊心，康自谓也。郭璞尔雅注曰：惟，发论辞也。毛诗曰：惟是褊心，是以为刺。又曰：于乎小子，未知臧否。

感悟思愆，怛若创痍。西京赋曰：所恶成创痍。苍颉篇曰：痍，殴伤也。方言曰：怛，痛也。说文曰：痍，瘢也。汉书音义曰：以杖殴击人，剥其皮肤，起

青黑无创者，谓痂瘡。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论语曰：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汉贾山曰：古者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毛诗曰：百川沸腾。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庄子，仲尼谓颜回曰：圣人处物不伤者，物亦不能伤也。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柳下惠，已见西征赋。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药于中山北，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踰年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也。

内负宿心，外慝良朋。郑玄礼记注曰：负之言背也。赵壹报羊陟书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尔雅曰：慝，惭也。毛诗曰：每有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汉书曰：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时，元舅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贱业，而可以惠众，日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论语，子曰：贫而乐。汉书曰：司马相如称疾闲居。

与世无营，神气晏如。蔡邕释诲曰：安贫乐贱，与世无营。淮南子曰：古人神气不荡于外。汉书曰：杨雄室亡儋石之储，犹晏如也。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毛萇诗传曰：咨，嗟也。毛诗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传，赵孟曰：以晋国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顽疏。毛诗曰：下民为孽，匪降自天。噂??背增，职竞由人。理弊患结，卒致囹圄。杜预左氏传注曰：弊，坏也。礼记曰：仲春，省囹圄。郑玄曰：所以守禁系者。秦曰囹圄，汉曰狱。

对答鄙讯，繫此幽阻。言己对答之辞鄙于见讯也。张晏汉书曰：讯者，三日复问，知之与前辞同不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繫，拘执也。鄙，俚也。讯，问也。

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论语曰：阳货曰：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文虽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为冤，非也。

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毛萇诗传曰：沮，坏也，才与切。

澡身沧浪，岂云能补。孟子，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刘歆答父书曰：诚思拾遗，冀以云补。

啁啁鸣鴈，奋翼北游。

顺时而动，得意忘忧。毛诗曰：雍雍鸣鴈。管子，桓公曰：夫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又曰：鸿鹄秋南而不失时，

嗟我愤叹，曾莫能俦。毛诗曰：嗟我怀人。说文曰：曾，辞之舒也。俦，等也。

事与愿违，遘兹淹留。淹留，谓囚繫而留也。尔雅曰：淹留，久也。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论曰：穷达有命，吉凶由人。毛诗曰：谓我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庄子曰：为善莫近名，为恶莫近刑。司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怀玉，秽恶其身，以无陋于形也。郭象曰：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也。

奉时恭默，咎悔不生。尚书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曾子曰：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为孝矣。

万石周慎，安亲保荣。汉书曰：万石君奋长子建为郎中令，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建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此。论语摘辅像讖曰：曾子未尝不问安亲之道也。孔安国尚书注曰：周，至也。

世务纷纭，祇搅予情。汉书曰：严安、徐乐上书言世务。毛诗曰：祇搅我心。搅，乱也。祇，适也。

安乐必诫，乃终利贞。家语，金人铭曰：安乐必戒，无行所悔。王肃曰：虽处安乐，必警戒也。周易曰：干，元亨利贞。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西京赋曰：擢灵芝之朱柯。楚辞曰：采三秀于山间。王逸曰：三秀，谓芝草也。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楚辞曰：云有志而无谤。尔雅曰：就，成也。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潘元茂九锡文曰：惩难念功。毛诗曰：既往既来，我心永疚。疚，病也。

庶勛将来，无馨无臭。尔雅曰：勛，勉也。毛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采薇，已见上文。琴操，许由曰：散发优游，所以安己不惧也。范晔后汉书曰：袁闳散发绝世。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杜笃连珠曰：能离光明之显，长吟永啸。尔雅曰：颐，养也。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曰：故养性受命之士莫肯进。礼记曰：百年曰期颐。郑玄曰：颐，犹养也。

文选考异

注「后成叔曰」：陈云「后」当作「郈」。今案：「后」即「郈」也。檀弓「后木」郑注曰：「鲁孝公子惠伯巩之后。」正义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后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巩」，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异耳。春秋名号归一图曰：厚成叔后改为「郈」，皆可证。册魏公九锡文引作「厚」。

爰及冠带冯宠自放：袁、茶陵二本有校语云善无此二句。案：二本所见非也。此与下二句为韵，善不容无，但传写脱去。又其下当有善注，为脱去一节也。尤本有者是。然恐属据五臣校补，尚少善注耳。

任其所尚：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上注「各崇所尚」。二本「尚」皆作「上」。案：善下注又云「说文曰，尚，庶几也」。不作「上」字。尤本以此校改。然恐善注未全，或于末元有注「上」「尚」异同之语，而今失之。

注「庄子曰真者精诚之志」：陈云此九字衍，观下注自明，是也。各本皆衍。

注「精诚之志也」：袁本「志」作「至」，是也。茶陵本亦误「志」。

注「说文曰怀藏也杜预曰忍垢耻也」：陈云「说文」下六字当在杜注下，是也。各本皆倒。

注「发论辞也」：何校「论」改「语」，是也。各本皆误。

注「下民为孽」：陈云「为」，「之」误。今案：各本皆然。疑李所据与今本作「之」者异。下「尊脊背增」，今本作「憎」，又「我心永疚」，今本作「使我心疚」，皆放此，余不悉出。

注「为恶莫近刑」：案：「刑」当作「形」，详下注。司马彪本作「形」字也。各本皆误。

七哀诗

五言

曹子建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

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辉，轮无辍照，以其余光未没，似若徘徊，前觉以为文外傍情，斯言当矣。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古诗曰：慷慨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

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汉书，民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尔雅曰：谐，和也。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古诗曰：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叹。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史记，骊姬曰：以贱妾之故，废嫡立庶。

七哀诗二首

五言

王仲宣

七哀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左氏传，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

有天道，可必乎？对曰：国乱无象，不可知也。班固汉书张耳、陈余述曰：据国争权，还为豺虎。遘与构同，古字通也。道经曰：执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执，守也。象，道也。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移心归往也。

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荆蛮，已见登楼赋。毛诗曰：蠢尔蛮荆。毛苌曰：蛮荆，荆州之蛮也。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言回顾虽闻其子号泣之声，但知挥涕独去，不复还视也。家语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妇无挥涕。王肃曰：挥涕，不哭挥涕，以手挥之也。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此妇人之辞也。说文曰：完，全也。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汉书曰：文帝葬霸陵。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毛诗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国语曰：底着滞淫。贾逵曰：淫，久也。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尔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并两舡也。尔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

山岗有余暎，岩阿增重阴。通俗文曰：日阴曰暎。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鸟飞之乡，依其所主也。

楚辞曰：鸟飞之故乡，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楚辞曰：击迅风于清凉。礼记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说苑曰：孺子不觉露之沾衣。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汉书曰：沛公起摄衣，延酈食其也。韩子曰：师涓静坐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史记曰：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王曰：夫治国家何为丝桐之间也。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羁旅，已见上文。

七哀诗二首

五言

张孟阳臧荣绪晋书曰：张载，字孟阳，武邑人也，有才华。起家拜著作佐郎，稍迁领著作，遂称疾，抽簪告归。卒于家。

七哀诗

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广雅曰：垒，重也。古乐府诗曰：还望故乡，郁何垒垒。北芒，山名也。垒垒，冢相次之貌。

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膃膃。范晔后汉书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灵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膃膃，肥美也。

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左氏传曰：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韦昭国语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见上文。

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一抔，喻少也。汉书，张释之曰：假令愚人取长陵一抔土，何如？汉书注曰：便房，冢圻中室也。

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魏文帝典论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柙金缕，体骨并尽。西京杂记曰：汉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枚乘七发曰：太子玉体不安。说文曰：剽，劫人也。又，虏，获也。汉书注曰：虏与卤同。如淳曰：卤，钞掠也。

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汉书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又曰：自贡禹建迭毁之议，遂毁惠、景庙及太上寝园，废而为墟。尔雅曰：墙谓之墉。毛萇诗传曰：一丈为板，五板为堵。

蒙笼荆棘生，蹊径登童竖。

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关中记曰：汉诸陵守卫扫除。广雅曰：扫，除也。

余见下注。扫，苏老切。

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苍颉篇曰：垦，耕也。毛诗曰：俊发尔私。郑玄曰：俊，疾也。发，伐也。疾耕发其私田也。司马相如上林赋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瞻萌隶。

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汉书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感彼雍门言，凄怆哀往古。桓子新论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臣窃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儿牧竖踞而歌其上，行人见之凄怆；孟尝君之尊贵，如何成此乎！孟尝君喟然叹息，泪下承睫。

秋风吐商气，萧瑟扫前林。王逸楚辞注曰：商风，西风也。秋气起则西风急疾。鸚鵡赋曰：凉风萧瑟。

阳鸟收和响，寒蝉无余音。阳鸟，春鸟也。礼记曰：孟秋，寒蝉应阴而鸣，鸣则天凉，故谓之寒蝉。楚辞曰：蝉寂寞而无声。

白露中夜结，木落柯条森。吕氏春秋曰：秋气至则草木落。

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沈。朱光，日也。楚辞曰：阳杲杲其朱光。续汉书云：日行北陆谓之冬。杜预左氏传注曰：陆，道也。孔安国尚书注曰：浮，行也

。说文曰：景，日光也。

顾望无所见，惟睹松柏阴。松柏，丘墓，已见上文。

肃肃高桐枝，翩翩栖孤禽。礼记曰：草木皆肃。郑玄曰：肃，谓枝叶缩栗也。

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易通卦验曰：立秋，蜻蛚鸣。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名，俗谓之蜻蛚。蟋蟀吟，已见上文注。蜻音精。蛚音列。

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心。秦嘉答妇诗曰：哀人易感伤。

丘陇日已远，缠绵弥思深。古诗曰：相去日已远。张升与任彦坚书曰：缠绵恩好，庶蹈高踪。

忧来令发白，谁云愁可任。古诗曰：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登楼赋曰：谁忧思之可任。

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衿。楚辞曰：愬长风以徘徊。又曰：向长风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文选考异

注「孟秋寒蝉应阴而鸣」：案：「蝉」下当有「鸣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蝉」十字。各本皆脱。陈云月令章句见子建赠白马王诗注也。

悼亡诗三首

五言风俗通曰：慎终悼亡。郑玄诗笺曰：悼，伤也。

潘安仁

悼亡诗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荏苒，犹渐也。冉冉，岁月流貌也。王逸楚辞注曰：谢，去也。列子曰：寒暑易节。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谓妻也。毛诗曰：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琴赋曰：披重壤以诞载。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神女赋曰：情独私怀，谁者可语？说文曰：怀，念思也。楚辞曰：倚踌躇以淹留。

僂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毛诗曰：僂俛从事，不敢告劳。役，谓所任也。王充论衡曰：充罢州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家语，孔子曰：思其人，爱其树。说文曰：历，过也。

帷屏无髣佛，翰墨有余迹。广雅曰：帷，帐也。声类作帟。说文曰：彷彿相似，见不谛也。归田赋曰：挥翰墨以奋藻。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洛神赋曰：步蘅薄而流芳。广雅曰：挂，悬也。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王逸楚辞注曰：恍，失意也。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鸟，或飞戾天。王弼周易注

曰：翰，鸟飞也。曹植种葛篇曰：下有交颈禽。即双栖禽也。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尔雅曰：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

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说文曰：溜，屋承水也。

寢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宋玉笛赋曰：武毅发，沈忧结。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郭璞尔雅注曰：庶几，微幸也。庄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人见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门。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秋风为商，已见上文。礼记曰：季夏，土润溽暑。

文颖汉书注曰：阑，希也。说文曰：溽暑，湿暑也。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古诗曰：凉岁云暮。毛萇诗传曰：衾，被也。

岂曰无重纻，谁与同岁寒？毛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孔安国尚书传曰：纻，细绵也。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朧朧。毛诗曰：叔兮伯兮，靡所与同。埤苍曰：朧朧，欲明也。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展转，已见上文。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庄子曰：空穴来风。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古诗曰：白杨多悲风。

独无李氏灵，髣佛睹尔容。桓子新论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设烛张幄，令帝居他帐，遥见好女似夫人之状，还帐坐也。

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汉书，公孙瓚曰：累抚衿。魏武帝苦寒行曰：延颈长叹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觉泪下沾衣裳。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史记曰：文帝意惨凄悲怀。魏武帝短歌行曰：忧从中来。

寢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毛诗曰：言念君子，载寝载兴。礼记曰：色不忘乎目。杨修伤夭赋曰：悲体貌之潜翳兮，目常存乎遗形。左氏传，晋穆嬴曰：今君虽终，言犹在耳。

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列子曰：魏有东门吴者，死子而不忧。庄子，蒙人，故云蒙庄子。

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尚书曰：诗言志。贾逵国语注曰：纪，犹录也。

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鱼豢典略：赵岐卒，歌曰：有志无时，命也奈何！论语曰：小人长戚戚。长笛赋曰：长戚之士能闲居。

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楚辞曰：角宿未旦，曜灵焉藏？广雅曰：曜灵，日也。陈琳柳赋曰：天机之运旋，夫何逝之速也？庄子天运篇曰：天其运乎？郭子玄曰：不运而自行也。

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毛诗曰：秋日凄凄。又曰：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奈何悼淑俪，仪容永潜翳。左氏传，施氏之妇曰：已不能庇其伉俪。杜预曰：俪，偶也。魏太祖祭桥玄文曰：幽灵潜翳，邈哉缅矣！

念此如昨日，谁知已卒岁。苍颉篇曰：昨，隔日也。毛诗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改服从朝政，哀心寄私制。

茵帟张故房，朔望临尔祭。郑玄礼记注曰：茵，褥也。毛诗笺曰：帟，床帐也。

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

衾裳一毁撤，千载不复引。尔雅曰：引，陈也。

亹亹期月周，戚戚弥相愍。楚辞曰：时亹亹而过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感物，已见上文。毛诗曰：涕既陨之。

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纡轸。毛诗曰：驾言出游。又，楚辞曰：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

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礼记，周酆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蹰。毛诗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辞曰：步徙倚而遥思。

落叶委埏侧，枯茆带坟隅。声类曰：埏，墓??也。方言曰：茆，根也。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曹子建赠白马王彪诗曰：孤魂翔故城。楚辞曰：魂茕茕兮不遑寐。

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挥涕，已见上文。

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毛诗曰：谁谓宋远？庄子曰：知反帝宫。礼记，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文选考异

注「凉岁云暮」：案：「凉」下当有「风」字。各本皆脱。

注「魏文帝歌行曰」：案：「歌」上当有「燕」字。各本皆脱。

注「长戚之士能闲居」：案：「士」当作「不」。各本皆伪。

注「驾言出游又」：案：「又」下当有脱，无可据补。陈云「又」字衍，非也。袁本无，乃改去耳。故于下句「楚辞」下加一「注」字以足之。茶陵本与此同，尚未经改也。

庐陵王墓下作

五言宋武帝子义真，封庐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庐陵聪敏好文，常与灵运周

旋。属少帝失德，朝廷谋废立之事，次在庐陵，言庐陵轻詔，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徐羨之等奏废庐陵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杀庐陵也。后有谗灵运欲立庐陵王，遂迁出之。后知其无罪，追还，至曲阿，过丹阳。文帝问曰：自南行来，何所制作？对曰：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

谢灵运

庐陵王墓下作

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越绝书曰：曲阿为云阳县。左氏传曰：吴伐楚，以报朱方之役。杜预曰：朱方，吴也。吴地记曰：吴改朱方曰丹徒。

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岗。史记曰：春申君曰：广川大水，山林溪谷。楚辞曰：还顾高丘泣如洒。青乌子相冢书曰：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岗。

眷言怀君子，沈痛结中肠。毛诗曰：眷言顾之。阮籍咏怀诗曰：容好结中肠。道消结愤懣，运开申悲凉。道消，少帝之日；运开，文帝之初也。沈约宋书曰：少帝讳义符，武帝长子，即位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诸侯何？缘臣子哀痛愤懣，无能不告诸侯者也。春秋说题辞曰：天子崩，黎庶殒涕，海内悲凉。宋均曰：凉，愁也。

神期恒若在，德音初不忘。家语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灵若存。王肃曰：其威与明灵常若存也。毛诗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尚书曰：帝乃徂落。毛诗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妇诗曰：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为有上国之事未献也，然心许之矣。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是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汉书曰：龚胜者，楚人也，字君宾。胜卒，有一老父来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趋而出，莫知其谁。徐州先贤传曰：楚老者，彭城之隐人也。

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解剑，已见上注。潘岳虞茂春诔曰：姨抚坟兮告辞，皆莫能兮仰视。顾恺之拜宣武墓诗曰：远念羨昔存，抚坟哀今亡。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论语，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论曰：汉高祖建立鸿基，侔功汤武。及身病，得良医弗用，专委妇人，归之天命，亦以误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理感深情恻，定非识所将。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复耳。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恻，定非心识之所能行也。王隐晋书曰：荀粲与傅嘏善，夏侯玄亦亲，常调嘏、玄曰：子等在世业间功名，玄必胜我，识减我耳。嘏难曰

：能成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粲曰：功名局之所奖，然则志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齐。我以能役子等为贵，未能齐子所为也。毛萇诗传曰：将，行也。

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庄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赵岐孟子章句曰：良，甚。

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庄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经曰：扬名于后世。

举声泣已洒，长叹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文选考异

注「宋武帝子义真」下至「作一篇」：此一节注袁本、茶陵本皆系「翰曰」下。茶陵本云善同翰注。袁本别有「善曰沈约宋书曰武帝男庐陵献王义真初封庐陵王之任而高祖崩义真聪明爱文义与陈郡谢灵运周旋异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义真轻詔不任主社稷因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时年十八元嘉三年诛徐羨之傅亮是日诏曰故庐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一节注，共一百卅一字，当是。尤所见与茶陵本同而致误，袁本为是也。

注「朱方吴也」：案：「也」当作「邑」。各本皆伪。

注「曹植寡妇诗曰」：陈云「诗」，「赋」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疑彼三人」：陈云「三」，「二」误，是也。各本皆误。

拜陵庙作

五言沈约宋书曰：汉仪，上陵岁以为常。魏无定制。江左元帝崩后，诸侯始有谒陵辞陵事，盖率情而举，非京、洛之旧。自元嘉己来，每正月輿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

颜延年

拜陵庙作

周德恭明祀，汉道尊光灵。周书曰：各助王恭明祀。东观汉记，上赐东平王苍书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輿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

哀敬隆祖庙，崇树加园莹。汉书，房中歌曰：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如淳汉书注曰：莹，墓田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阶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礼记曰：逮事父母。尚书曰：陈于商郊，俟天休命。庄子曰：多物将往，投迹者众。周易曰：夬扬于王庭。

陪厕回天顾，朝燕流圣情。毛诗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时无

陪无卿。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

早服身义重，晚达生戒轻。服，服事也。早服，恩浅也。故以存身之义为重也。达，宦达也。晚达恩厚，故以养生之戒为轻也。王逸晋书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轻。

否来王泽竭，泰往人悔形。否来泰往，少帝之时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泽既竭，人之悔吝形见。班固西都赋序曰：王泽竭而诗不作。周易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孙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又曰：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敕躬惭积素，复与昌运并。孝经钩命决曰：敕躬未济，汲汲孳孳者。四子讲德论曰：非有积素累旧之欢。春秋孔演图曰：帝当会昌，成封岱宗。宋均曰：应会之期耳。

恩合非渐渍，荣会在逢迎。论语纠滑讖曰：渐渍以道，废消乃行。战国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

夙御严清制，朝驾守禁城。

束绅入西寝，伏軫出东垧。绅，大带也。论语，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西寝，庙在西也。庄子曰：宣尼伏軫而叹。东垧，陵所在也。

衣冠终冥漠，陵邑转葱青。汉书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傍立庙，月一游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繡帐之冥漠。汉书景帝纪曰：作阳陵。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南都赋曰：章陵郁以青葱。

松风遵路急，山烟冒垄生。说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晋之间，冢谓之垄。

皇心凭容物，民思被歌声。皇心，谓文帝也。司马彪续汉书曰：根车旋，载容衣，被歌声。班固汉书赞曰：元帝自度曲被歌。应劭曰：持新曲以为歌声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讴之声。

万纪载弦吹，千载托旒旌。汉书，诏曰：制礼作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又曰：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仪礼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郑玄曰：铭，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别，故以其旗识之以别贵贱，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未殊帝世远，已同沦化萌。言帝泽被天下，威灵若存，故未殊其远；而已质虽存，其神已谢，故同乎沦化之萌也。

幼牡困孤介，末暮谢幽贞。汉书音义，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贞吉。

发轨丧夷易，归軫慎崎倾。以车之行喻己之仕也。发轨，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诗曰：计终收遐致，发轨将先起。封禅书曰：轨迹夷易。易，遵也。归軫

，暮年也。楚辞曰：睹軫丘兮崎倾。

文选考异

注「王逸晋书曰」：袁本、茶陵本「逸」作「隐」，是也。

注「汲汲孳孳者」：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盖所见不同也。

伏軫出东垆：案：「軫」当作「轼」。茶陵本云五臣作「轼」。袁本云善作「軫」。详善引庄子以注「伏轼」，是亦作「轼」，其作「軫」者，但传写误耳。况此诗末句有「归軫」，必不应复用矣。尤因此并改注字，益非。见下。

注「宣尼伏軫而叹」：袁本、茶陵本「軫」作「轼」。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在庄子渔父云「孔子伏轼而叹」，可证。又「宣尼」亦误，当作「孔子」也。

注「各自君陵傍立庙」：袁本、茶陵本「君」作「居」，是也。

注「作阳陵」：陈云「陵」下脱「邑」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被歌声」：案：此三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言帝泽被天下」：袁本、茶陵本无「泽被天下」四字。

幼牡困孤介：案：「牡」当作「壮」。袁、茶陵二本校语云善作「牡」。「幼壮」与「末暮」偶句，不待解而自晓。故善俱无注，实非于五臣有异，校语非也。

同谢咨议铜雀台诗

五言集曰：谢咨议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魏武遗令曰：吾伎人皆着铜爵台，于台上施六尺床，縹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日，辄向帐作伎，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

谢玄晖

同谢咨议铜雀台诗

縹帟飘井干，罇酒若平生。郑玄礼记注曰：凡布细而疏者谓之縹。今南阳有邓縹。淮南子曰：大构架，兴宫室，有鸡栖井干。许慎曰：皆屋构饬也。司马彪庄子注曰：干，井栏。然井干，台之通称也。

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不敢指斥，故以树言之也。

芳襟染泪迹，婵媛空复情。楚辞云：心婵媛而伤怀兮。王逸曰：婵媛，牵引也。

玉座犹寂漠，况乃妾身轻！易是谋类曰：假威出坐玉床。郑玄曰：坐玉床，处天之位也。寡妇赋曰：惧身轻而施重。

出郡传舍哭范仆射

五言。刘璠梁典曰：天监二年，仆射范云卒。任昉自义兴贻沈约书曰：永念平生，忽为畴昔。然此郡谓义兴也。刘熙释名曰：传，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风俗通曰：诸有传信，乃得舍于传也。

任彦升刘璠梁典曰：任昉，字彦升，乐安人。年四岁，诵古诗数十篇，十六举秀才第一。辞章之美，冠绝当时。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卒。

出郡传舍哭范仆射

平生礼数绝，式瞻在国桢。国桢，谓范云也。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惟周之桢。毛萇诗传曰：桢，干也。

一朝万化尽，犹我故人情。庄子曰：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史记，范睢谓须贾曰：恋恋有故人之意。

待时属兴运，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班固汉书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书曰：立德蹈礼谓之英。子产、季札，人之英也。

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左氏传曰：楚子使椒举如晋，曰：寡君愿结欢于二三君。史记，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衰孽，齐东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汉书述曰：携手遯于秦。郑玄毛诗笺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携手而游，接景而处。左氏传曰：王孙满曰：德之休明。

运阻衡言革，时泰玉阶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孔安国尚书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乱之甚也。长杨赋曰：玉衡正而泰阶平。

浚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傅畅赞曰：王戎，字浚冲。戎为选官时，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异，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谓范云；狂生，昉自谓也。梁典曰：范云为吏部尚书。又曰：昉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台无所鉴，谓之狂生。高诱曰：台，持也。所鉴者玄德，故为狂生。台，古握字也。汉书曰：酈食其，人皆谓之狂生。

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伊人，谓范云也。综核人物，泾、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扬清激浊也。毛诗曰：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孙绰曰：泾、渭殊流。雅、郑异调。曹子建赠丁仪诗曰：泾、渭扬浊清。

将乖不忍别，欲以遣离情。言将乖之初，不忍便诀，欲留少选之顷，以遣离旷之情也。

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言昔日将乖，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龄永隔，万恨俱生者乎！毛萇诗传曰：辰，时也。应璩与许子后书曰：前别仓卒，情意不悉，追怀万恨。

已矣平生事，咏歌盈篋笥。新序，孙叔敖曰：筐篋之橐简书。说文曰：篋，笥

也。

兼复相嘲谑，常与虚舟值。苍颉篇曰：啁，调也。字书曰：嘲，亦啁也。毛诗曰：善戏谑兮。庄子曰：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舟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也。

何时见范侯，还叙平生意；

与子别几辰，经涂不盈旬。左氏传曰：日月之会是谓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经，犹历也。

弗睹朱颜改，徒想平生人。楚辞曰：美人既醉朱颜??。又曰：容则秀雅稚朱颜。

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辞曰：犹愤积而哀娱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宽慰也。仪礼曰：有疾病者，齐撤瑟琴。

已矣余何叹，辍舂哀国均。史记，赵良谓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诗曰：尹氏太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四方是维。毛萇曰：均，平也。

文选考异

注「传舍也」：袁本、茶陵本重「传」字。案：今释名「传，传舍也」。盖尤本删下「舍」字而误去「传」字。

注「女史曰」：何校「史」下脱「箴」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携手遯于秦」：陈云「于」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孔安国尚书曰」：袁本、茶陵本「书」下有「传」字，是也。

注「台无所鉴」：陈云「台」当作「?」，下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又曰容则秀雅稚朱颜」：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安意歌今」：陈云「今」，「吟」误，是也。各本皆误。

赠答一

赠蔡子笃诗

四言晋官名曰：蔡睦，字子笃，为尚书。

王仲宣

赠蔡子笃诗

翼翼飞鸾，载飞载东。翼翼，飞貌也。鸾，喻子笃也。楚辞曰：高翱翔之翼翼。毛诗曰：载飞载鸣。

我友云徂，言戾旧邦。蔡氏谱曰：睦，济阳人。毛诗曰：我友敬矣。又曰：周虽旧邦。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楚辞曰：将舫舟而下流。舫与方同。

蔚矣荒涂，时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赋曰：惧荒涂而难践。

慨我怀慕，君子所同。毛诗曰：慨我寤叹。封禅书曰：怀而慕思也。

悠悠世路，乱离多阻。毛诗曰：悠悠南行。又曰：乱离瘼矣。

济岱江行，邈焉异处。济岱近兖州，子笃所往；江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风流云散，一别如雨。鹦鹉赋曰：何今日以雨绝。陈琳檄吴将校曰：雨绝于天。然诸人同有此言，未详其始。

人生实难，愿其弗与。张奂与崔子书曰：人生实难，所务非此。

瞻望遐路，允企伊伫。毛诗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郑玄曰：跂足可以望见之。跂与企同。

烈烈冬日，肃肃凄风。毛诗曰：冬日烈烈。左氏传，申丰曰：春无凄风。

潜鳞在渊，归鴈载轩。鱼鴈，言时候也。毛诗曰：鱼潜在渊。郑玄曰：寒则逃于渊。史记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鴈之上。轩，飞貌。

苟非鸿鴈，孰能飞翻？因所见而言之。毛诗曰：匪鶉匪鸢，翰飞戾天。毛苌注曰：鶉，鴈也。

虽则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进也者，进于道，慕于德。尚书曰：予思日孜孜。

瞻望东路，惨怆增叹。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诗曰：率彼淮浦。

君子信誓，不迁于时。毛诗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传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

何以赠行？言授斯诗。晏子春秋曰：曾子将行，晏子送曰：婴闻赠人以财，不若以言，请以言乎。夫兰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则君子不近；湛之麋醢，货以匹马，愿子克求所湛。

中心孔悼，涕泪涟洏。毛诗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涟如。杜预左氏传注曰：而，语助也。

嗟尔君子，如何勿思！毛诗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文选考异

注「晋官名曰」：何校「官」上添「百」字，陈同。案：「晋」上当有「魏」字。隋书经籍志，魏晋百官名五卷，晋百官名三十卷并载，皆无撰人名。晋书蔡谟传曰：「曾祖睦，魏尚书。」可见此所引乃魏晋百官名，而非晋百官名也。各本皆脱。陈又云「所引书名当有误」，是矣，但失检隋志耳。

济岱江行：案：「行」当作「衡」。袁本作「衡」字，显然无疑。今各本并注伪为「行」，绝不可通。何校云艺文类聚「行」作「衡」，亦是一证。

虽则追慕：案：「追」当作「进」。袁本云善作「追」。茶陵本云五臣作「进

」。各本所见，皆传写误。善引法言以注「进慕」，是亦作「进」。若作「追慕」，不得云以此专注「慕」字也。凡此等善与五臣无异，袁、茶陵二本据误字为校语而失之者，于今所订正为一例也。

涕泣涟湏：案：「湏」当作「而」。注引杜预左传注「而，语助也」，善必为「而」字无疑。赠士孙文始诗「胡不凄而」句，例正同。唯袁、茶陵二本载济注云「湏亦泪流也」，是五臣乃作「湏」字。今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耳。祭古冢文「纵锺涟而」，亦善「而」五臣「湏」，彼未乱之，可为证矣。凡此等善与五臣截然有异，袁、茶陵二本不着校语而失之者，于今所订正，为又一例也。

赠士孙文始

四言三辅决录赵岐注曰：士孙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学，年十五，能属文。初，董卓之诛也，父瑞，知王允必败，京师不可居，乃命萌将家属至荆州依刘表。去无几，果为李傕等所杀。及天子都许昌，追论诛董卓之功，封萌为澹津亭侯。与山阳王粲善，萌当就国，粲等各作诗以赠萌，于今诗犹存也。

王仲宣

赠士孙文始

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毛诗曰：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又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广雅曰：夷，灭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尔雅曰：暨，与也。毛诗曰：自彼氏、羌。

宗守荡失，越用遁违。杜预左氏传注曰：越，远也。郑玄礼记注曰：遁，逃也。孔安国尚书传注曰：违，避也。

迁于荆楚，在漳之湄。山海经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诗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克宴处。刘歆七略曰：宴处从容观诗书。

和通箎埙，比德车辅。毛诗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箎。毛萇云：土曰埙，竹曰箎。郑玄曰：其相应和如埙箎。左氏传曰，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虞、虢之谓乎。

既度礼义，卒获笑语。毛诗曰：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庶兹永日，无愆厥绪。毛诗曰：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尚书曰：荒坠厥绪。

虽曰无愆，时不我已。郑玄毛诗笺曰：已，与也。

同心离事，乃有逝止。张衡怨诗曰：同心离居，绝我中肠。

横此大江，淹彼南汜。楚辞曰：横大江兮扬灵。王逸曰：横度大江，扬己精诚也。毛诗曰：江有汜，之子归，不我已。

我思弗及，载坐载起。毛诗曰：瞻望弗及。张衡怨诗曰：我闻其声，载坐载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论语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毛诗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诗曰：人亦有言，靡喆不愚。又曰：有怀于卫，靡日不思。

矧伊嫵婉，胡不凄而？毛诗曰：矧伊人矣。又曰：人无兄弟，胡不比焉？

晨风夕逝，托与之期。毛萇诗传注曰：晨风，鸕也。楚辞曰：因归鸟而致词，羌迅高而难当。

瞻仰王室，慨其永叹。毛诗曰：瞻仰昊天。尚书曰：以蕃王室。毛诗曰：慨其叹矣。又曰：我思肥泉，兹之永叹。

良人在外，谁佐天官？毛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尚书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国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四国方阻，俾尔归蕃。

尔之归蕃，作式下国。毛诗曰：四国于蕃。又曰：俾尔多益。尚书曰：世世享德，万邦作式。郑玄毛诗笺曰：式，法也。毛诗曰：命于下国。

无曰蛮裔，不虔汝德。贾逵国语注曰：虔，敬也。

慎尔所主，率由嘉则。毛诗曰：慎尔出话。又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

龙虽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郑玄毛诗笺云：忒，差也。

悠悠澹澹，郁彼唐林。荆州图曰：汉寿县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县西阳山。又曰：澧阳县盖即澧水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晋书曰：天门有零阳县，南平郡有作唐县。盛弘之荆州记曰：零陵东接作唐。然此三县连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虽则同域，邈其迥深。尔雅曰：迥，远也。

白驹远志，古人所箴。

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来，无密尔音。毛诗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文选考异

注「三辅决录赵岐注」：陈云「赵岐」二字衍，岐着三辅决录，晋摯虞作注。

下云「于今诗犹存」，即虞自谓作注之时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误。

注「士孙孺子名萌」：袁本、茶陵本无「孺子名」三字。

亦克宴处：袁本、茶陵本「克」作「克」，是也。

靡日不思：茶陵本「日」作「喆」，云五臣作「哲」。袁本作「哲」，无校语。案：二本所见皆非也，此及上句皆取诗成文，善注因「人亦有言」连引「靡喆不愚」者，犹之因「靡日不思」连引「有怀于卫」耳！与正文无涉也。唯铣注云「哲，智也」，是五臣乃误作「哲」，又以之乱善。此所见独不误，或尤延之知其非而校改之也。

赠文叔良

四言干宝搜神记曰：文颖，字叔良，南阳人。繁钦集又云：为荆州从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赠叔良诗。献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刘表，然叔良之为从宥，盖事刘表也。详其诗意，似聘蜀结好刘璋也。

王仲宣

赠文叔良

翩翩者鸿，率彼江滨。毛诗曰：翩翩者鹝。说文曰：翩翩，飞疾貌。

君子于征，爰聘西邻。毛诗曰：之子于征。西邻，谓蜀也。

临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辞曰：伊思兮往古。

尔往孔邈，如何勿勤？

君子敬始，慎尔所主。老子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孟子曰：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赵岐曰：近臣当为远方来贤者为主，远臣而至，主于在朝臣之贤者也。

谋言必贤，错说申辅。郑玄礼记注曰：贤，善也。所言说当申相辅也。申或为车，非也。

延陵有作，侨肸是与。公孙侨，子产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传曰：吴公子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纁衣。适晋，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也。

先民遗迹，来世之矩。毛诗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书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既慎尔主，亦迪知几。

探情以华，睹着知微。华，喻貌。越绝书，子胥曰：圣人见微知着，睹始知己。

视明听聪，靡事不惟。论语，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字林曰：惟，思也。

董褐荷名，胡宁不师？国语曰：吴、晋争长，未成。吴王昏，乃戒令秣马食士。于是晋师大骇，乃令董褐请事曰：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境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辞故。吴王亲对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约贡献莫

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视听命于藩离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赵鞅曰：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主其许之，然而不可徒许也。赵孟许诺。晋乃令董褐复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今君奄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吴王许诺。及退，就幕而会。吴公先歃，晋侯亚之。韦昭曰：董褐，晋大夫司马寅也。毛诗曰：胡宁忍予？

众不可盖，无尚我言。家语，金人铭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下之。广雅曰：尚，高也。我，叔良也。

梧宫致辩，齐楚构患。说苑曰：楚使使者聘于齐，齐王飨之于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鱼必吞舟，大国之树必巨围，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齐，焚雍门，饮马于淄、澠，定获于琅邪。王与太后奔莒，逃于成阳之山。敢问当此之时，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陈先生对之，陈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对曰：使者为问植梧之始邪？昔楚无道，杀子胥之父。子胥奔吴，吴以为相。后将兵伐楚，以复父讎。楚王奔随，吴王入郢，子胥亲射宫门，鞭平王之坟。当此之时，梧始生之年也。齐楚于是构怨，遂举兵相伐也。

成功有要，在众思欢。尚书，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贤。又曰：有伦有要。人之多忌，掩之实难。左氏传，秦伯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今其言多忌克，难哉！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书曰：华阳黑水惟梁州。毛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江汉有卷，允来厥休。言彼二国席卷而来，信汝之美也。言江、汉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来，自是美，非汝之功也。汉书，刘敬说高祖曰：今陛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

二邦若否，职汝之由。言彼二国若怀不顺，此汝之由。毛诗曰：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诗传曰：若，顺也。否，犹臧否也，谓善恶也。左氏传，范宣子数诸戎曰：言语漏渫，则职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鲜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贾逵国语注曰：緬，思貌也。左氏传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尚哉君子，于异他仇。左氏传，楚子木语晋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预曰：尚者，上也。毛萇诗传注曰：仇，匹也。

人谁不勤？无厚我忧。楚辞曰：惟天地之无穷，哀生民之长勤。我，粲自谓也。

惟诗作赠，敢咏在舟。言为诗以赠者，有在舟之义，忧患同也。邓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

文选考异

侨肸是与：案：「侨」当作「乔」，注同。茶陵本作「乔」，云五臣作「侨」。袁本作「侨」，用五臣而失着校语。尤所见以五臣乱善，非也。考隶释三公山碑云乔札季文，议郎元宾碑云有乔宰郑，皆东汉时书「乔」字无「人」旁之证。群书亦有之，不悉数。

注「敢请辞故」：陈云「辞」，「乱」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而不可以之告」：何校删「之」字，陈同。各本皆衍。

注「孤用视听命」：何校「视」改「亲」，陈同。各本皆伪。

注「君若卑天子」：陈云「卑」上脱「无」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言江汉之君」下至「非汝之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何校云考六臣本即良注。陈云削去为是。案：所校是也。

赠五官中郎将四首

五言

刘公干

赠五官中郎将四首

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尚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张衡思玄赋曰：爰整驾而亟行。毛诗曰：维汝荆楚，居国南乡。

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毛诗曰：将翱将翔。

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四节，已见潘安仁悼亡诗。周易曰：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广雅曰：斥，推也。

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史记，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群众广坐之中。楚辞曰：兰膏明烛华镫错。镫与灯音义同。广雅曰：熺，炽也。熺，大明貌，火其切。

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毛诗曰：公庭万舞。郑玄曰：万舞，干舞也。

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毛诗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辞曰：瑶浆密勺实羽觞。

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毛诗曰：无已大康，职思其居。

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四牡，谓骠驹也。汉书，王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骠驹。主人歌无庸归。音义曰：逸诗篇名也。

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礼记曰：身有痼疾。说文曰：痼，久也。汉书曰

：魏郡武始县漳水至邯郸入漳。山海经曰：少山，清漳水出焉，东流于浊漳之水。

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杨雄羽猎赋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预左氏传注曰：弥，远也。苍颉篇曰：旷，疏旷也。

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尚书曰：至于岱宗。太山为四岳宗也。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左氏传，蔦启强曰：今君亲步玉趾。

清谈同日夕，情眇叙忧勤。毛诗曰：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西邻，邺都。

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

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论语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楚辞曰：无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见乎阳春。

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蔡邕瞽师赋曰：咏新诗以悲歌。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左氏传曰：忠为令德。北面，臣位也。礼记曰：君之南乡，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答君之义也。

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毛苌诗传曰：秋士悲也。

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毛诗曰：不遑假寐。楚辞曰：魂茕茕兮不遑寐。韦昭汉书注曰：翰，笔也。

明镫曜闺中，清风凄已寒。

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楚辞曰：白露纷以涂。毛诗曰：乃立应门。尔雅曰：正门谓之应门。

四节相推斥，岁月忽欲殫。礼记曰：岁既殫矣。

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壮士，谓五官也。汉书，高祖曰：壮士行何畏！出征，谓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为五官中郎将。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干、刘桢等俱逝。然其间唯有镇孟津及黎阳，而无所征伐，故疑出征谓在孟津也。以在邺，故曰出征；以有兵卫，故曰戎事也。

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涕泣，干自谓也。

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易通卦验曰：巽气不至，则大风扬沙。砾，小石也。说文曰：皑皑，霜雪貌。刘歆遂初赋曰：漂积雪之皑皑。牛哀切。

明月照缙幕，华灯散炎辉。缙丹色也。华灯，已见上文。

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论衡曰：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

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汉仪注曰：列侯为丞相，称君侯。大戴礼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辞，少师之任。

小臣信顽卤，僂俛安能追？仪礼曰：小臣正辞。李尤东观赋曰：臣虽顽卤，慕

小雅斯干叹咏之美。僂俛，已见上文。论语曰：参也鲁。孔安国曰：鲁，钝也。鲁与鹵同。

文选考异

注「公子自是」：案：「是」当作「起」。各本皆误。

金罍含甘醴：袁本、茶陵本云「甘」，善作「其」。案：据校语，五臣乃作「甘」，此作「甘」者，尤延之所改也。注无明文，而第三首云「应门重其关」句，例正同，未必非。善自作「其」字，尤改失之。

注「蒨启强曰」：陈云「强」，「疆」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干自谓也」：何校「干」改「楨」。案：所改非也。干即公干，善注称人字有此例。

华灯散炎辉：案：「灯」当作「鐙」，注同。各本皆伪。第一首、第三首袁、茶陵二本有校语，此首失着，乃误以五臣「灯」字乱之。

赠徐干

五言

刘公干

赠徐干

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毛诗曰：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洛阳故宫铭曰：洛阳宫有东掖门、西掖门。

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史记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辞曰：抒中情而为诗。

思子沈心曲，长叹不能言。毛诗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古诗曰：气结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

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风俗通曰：尚书、侍御、御史、谒者所止，皆曰寺也。

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赋曰：旦余沐于清源。

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翩翩！楚辞曰：漂翩翩其上下。

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

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毛诗曰：谓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辞曰：晞白日兮皎皎。

兼烛八紘内，物类无颇偏。韩子曰：朱孺对卫灵公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杨雄解嘲云：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紘。音义曰：八方之纲维也。尚书曰：无偏无陂，遵王之谊。

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

文选考异

注「杨雄解嘲曰」：案：「嘲」当作「难」。各本皆误。

赠从弟三首

五言

刘公干

赠从弟三首

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吕氏春秋曰：水泉东流，日夜不休。毛诗曰：杨之水，白石磷磷。毛萇传曰：清彻也。

苹藻生其涯，华纷何扰弱？

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苹藻，以喻从弟也。左氏传，君子曰：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繁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毛诗曰：所谓伊人，于焉嘉客。

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古诗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尔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楚辞曰：霜露憺凄而交下。

岂不罗凝寒，松柏有本性。凝，严也。庄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将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凤生丹穴，故曰南岳。郑玄毛诗笺曰：凤凰之性，非竹实不食。亦喻从弟也。

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

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黄雀，喻俗士也。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尚书曰：凤凰来仪。孔安国曰：圣人受命则凤凰至。

文选考异

冰霜正惨怆：茶陵本「怆」作「凄」。案：「凄」字是也，注有明文。袁本作「怆」，与此同误。

岂不罗凝寒：何云「罗」疑作「罹」，陈同。案：各本皆作「罗」，盖传写伪。

赠答二

目录 [隐藏]

1 诗丙

1.1 赠答二

- 1.1.1 赠徐干
- 1.1.2 赠丁仪
- 1.1.3 赠王粲
- 1.1.4 又赠丁仪王粲
- 1.1.5 赠白马王彪
- 1.1.6 赠丁翼
- 1.1.7 赠秀才入军五首
- 1.1.8 赠山涛
- 1.1.9 答何劭二首
- 1.1.10 赠张华
- 1.1.11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 1.1.12 答贾长渊
- 1.1.13 于承明作与士龙
- 1.1.14 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
- 1.1.15 赠顾交址公真
- 1.1.16 赠从兄车骑
- 1.1.17 答张士然
- 1.1.18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 1.1.19 赠冯文罴
- 1.1.20 赠弟士龙
- 1.1.21 为贾谧作赠陆机
- 1.1.22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 1.1.23 赠河阳
- 1.1.24 赠侍御史王元凯

诗丙

赠答二

赠徐干

五言

赠徐干

曹子建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夫日丽于天，风生乎地，而言飘者，夫浮景骏奔，倏焉西迈，余光杳杳，似若飘然。古步出夏门行曰：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

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圆景，月也。论衡曰：日月之体，状如正圆。郑玄

毛诗笺曰：景，明也。释名曰：望，月满之名也。论语曰：众星共之。广雅曰：粲，明也。

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孔丛子曰：仲尼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

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刘渊林魏都赋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广雅曰：郁，出也。尔雅曰：兴，起也。地理书曰：迎风观在邺。列子曰：周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

春鸠鸣飞栋，流焱激棂轩。尔雅曰：扶摇，谓之飙。郭璞曰：暴风从上下者。焱与飙同，古字通。说文曰：棂，楹间子也。徐干齐都赋曰：窗棂参差景纳阳。轩，长廊之有窗也。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蓬室士，谓徐干也。苍颉篇曰：顾，旋也。列子曰：北宫子庇其蓬至，若广厦之荫。

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墨子曰：古之人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而已。郑玄周礼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贫人冬则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忼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说文曰：忼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郑玄考工记注曰：兴，发也。

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宝，以喻干。和氏，喻知己也。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奉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踰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献之。玉人又曰：石也。踰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于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名曰和氏之璧。踰音刖。孔安国尚书传曰：愆，过也。

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言欲弹冠以俟知己，知己谁不同于弃宝，而能相万乎？汉书曰：萧育与朱博友，往者有王阳、贡公，故长安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良田、膏泽，喻有德也。无晚岁、多丰年，喻必荣也。汉书曰：翟义请陂下良田。国语，子余曰：君若膏泽之，使能成嘉谷。毛诗曰：丰年穰穰。

亮怀珣璠美，积久德逾宣。尔雅曰：亮，信也。苍颉篇曰：怀，抱也。左氏传曰：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卒于房。阳虎将以珣璠敛。杜预曰：珣璠，美玉，君所佩也。珣音余。璠音烦。

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庄子曰：亲交益疏。孔安国尚书传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文选考异

注「而能相万乎」：何校「万」改「荐」，陈同。各本皆伪。

赠丁仪

五言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魏略曰：丁仪，字正礼。太祖辟仪为掾。

赠丁仪

曹子建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汉书，孝武伤李夫人赋曰：桂枝落而销亡。

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楚辞曰：漱凝霜之纷纷。字书曰：凝，冰坚也。玉除，阶也。说文曰：除，殿阶也。西都赋曰：玉除彤庭。又曰：修涂飞阁。

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广雅曰：八月浮云不归。左氏传曰：凡雨自三日已往为霖。

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王逸楚辞注曰：委，弃也。说文曰：畴，耕治之田也。毛诗曰：帅时农夫。

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言服狐白者不念无衣，以喻处尊贵者多忘贫贱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时，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侧，谓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贤君饱知人饥，温知人寒。楚辞曰：无衣裘以御冬。毛诗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言延陵不欺于死，而况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异于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为有上国之事，未献也，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是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广雅曰：惜，爱也。

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

文选考异

注「玉除彤庭」：案：「除」当作「阶」。各本皆伪。但引以注「玉」字，其「除」即是「阶」，上已注讫。不知者用正文「玉除」改之，非也。后赠何劭王济诗注引不误，亦可证。或又因此欲改西都赋作「除」，则益非矣。

赠王粲

五言

赠王粲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古诗曰：揽衣起徘徊。

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

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鸳鸯，喻粲也。毛萇诗传曰：鸳鸯，匹鸟也。楚辞

曰：览可与兮匹俦。

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言愿执鸟而无轻舟，以喻己之思粲而无良会也。贾逵国语注曰：惜，痛也。战国策，苏代曰：水浮轻舟。

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傅毅七激曰：无物可乐，顾望怀愁。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

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楚词曰：哀江介之悲风。又曰：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时不可及，日不可留。

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重阴，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阴者，密云也。

谁令君多念，自使怀百忧。毛诗曰：我生之后，逢此百忧。

文选考异

揽衣起西游：袁本「揽」下有校语云善作「揽」。茶陵本则云五臣作「揽」。案：此悉传写误耳，无论善自作「揽」，即五臣亦未始作「揽」也。

又赠丁仪王粲

五言集云：答丁敬礼、王仲宣。翼字敬礼，今云仪，误也。

又赠丁仪王粲

曹子建

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张鲁。汉书，弘农县故秦函谷关。毛诗曰：驱马悠悠。

山岑高无极，泾渭扬浊清。毛萇诗传曰：泾、渭相入，而清浊异。

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汉书曰：高祖南过曲逆，曰：壮哉县。高诱战国策注曰：佳，大也。丽，美也。谢承后汉书曰：黄琬拜豫州，威迈百城。

员阙出浮云，承露概泰清。西京赋曰：圜阙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阙之高，上际青云。西都赋曰：抗仙掌与承露。广雅曰：挖，摩也。概与挖同，古字通。鹖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宁。

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皇佐，太祖也。边让章华赋曰：建皇佐之高勋，飞仁声之显赫。左氏传，箴尹克黄曰：君，天也。家语，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汉春秋，吴广说陈涉曰：王引兵西击，则野无交兵。

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权家，兵家也。史记曰：吕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孙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左氏传，子产曰：令名，德之舆也。郑玄礼记注曰：名，令闻也。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君子，谓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时。德声，谓太祖令德之声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

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言欢怨虽殊，俱非忠贞之则，惟有中和乐职，诚可谓经也。汉书，王褒使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乐其职。郑玄周礼注曰：经，法也。

文选考异

注「西都赋曰」：袁本、茶陵本「赋」作「宾」，是也。又后赠张华答何劭诗注皆然。

注「抗仙掌与承露」：茶陵本「抗」作「挖」。案：涉下而误也。袁本作「抗」，与此同，不误。引之但注「承露」，其以下方注「概」字，或因据此误字反欲改西都赋，则谬矣。聊出之于尤本，无施也。「与」，赋作「以」。

赠白马王彪

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马王，后徙封楚。集曰：于圈城作。又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赠白马王彪

曹子建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吾常怪谒帝承明庐，问张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毛诗曰：逝将去汝。旧疆，鄆城也。时植虽封雍丘，仍居鄆城。

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陆机洛阳记曰：首阳山在洛阳东北，去洛二十里。

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楚词曰：道壅塞而不达，江河广而无梁。

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国语曰：秦泛舟于河。西京赋曰：起洪涛而扬波。

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其一。毛诗曰：顾瞻周道。又曰：在城阙兮。左氏传，穆叔谓晋侯曰：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楚词曰：永怀兮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薛综东京赋注曰：太谷在洛阳西南。风俗通曰：泰山松树，郁郁苍苍。

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魏志曰：黄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诗传曰：行潦，流潦也。

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毛诗曰：肃肃兔置，施于中逵。广雅曰：轨，迹也。

修阪造云日，我马玄以黄。其二。毛诗曰：陟陂高冈，我马玄黄。毛萇曰：玄马病则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紆。楚词曰：愿假簧以舒忧，志紆郁其难释。王逸曰：紆，屈也。郁，愁也。

郁纡将难进，亲爱在离居。楚词曰：将以遗兮离居。

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诗传曰：偕，俱也。

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鸱枭、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汉书，杜文谓孙宝曰：豺狼当路，不宜复问狐狸。公羊传曰：楚庄王伐郑，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内衢也。

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毛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郑玄曰：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广雅曰：间，毁也。

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其三。楚辞曰：揽騑辔而下节。毛诗曰：搔首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汉书，息夫躬绝命词曰：嗟若是欲何留也。

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蝉应阴而鸣，鸣则天凉，故谓之寒蝉也。

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楚辞曰：山萧条而无兽。又曰：日杳杳而西颓。

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毛诗曰：翩翩者鹪。厉，疾貌。

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尚书曰：不遑暇食。

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其四。广雅曰：感，伤也。古诗曰：感物怀所思。

列子曰：师襄乃抚心高蹈。楚辞曰：长太息以掩涕。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郑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辞曰：属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诗曰：同袍与我违。毛萇诗传曰：违，离也，谓不耦也。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陈思王植。左氏传曰：郑罕、驷、丰同生。杜预曰：罕，子皮。驷，子皙。丰，公孙段也。

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汉书，武帝诏曰：梁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

孤魂翔故城，魏志城作域。灵枢寄京师。汉书，贡禹上书曰：骸骨弃捐，孤魂不归。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诗传曰：晞，干也。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将老。东观汉记，光武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仲长子昌言曰：捷疾驰影响人间也。

自顾非金石，咄喑令心悲。其五。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古诗曰：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说文曰：咄，叱也，丁兀切。声类曰：喑，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间，或至夭丧也。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邓析子曰：远而亲者，志相应也。分，犹志也。

何必同衾裯，然后展殷勤。毛诗曰：抱衾与裯。毛苌曰：衾，被也。郑玄曰：裯，床帐也。裯与裯古字同。

忧思成疾疹，无乃儿女仁。毛诗曰：心之忧矣，疹如疾首。史记曰：吕公谓吕媪曰：非儿女之所知。又，韩信谓汉祖曰：项王所谓妇人之仁也。

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其六。李陵书曰：前书仓卒。骨肉，谓兄弟也。苏子卿诗云：骨肉缘枝叶。古诗又曰：轆轳长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辞序曰：帝阍宓妃，虚无之语。论衡曰：传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又虚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汉书，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变故。郑玄周礼注曰：故，灾也。礼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郑玄曰：斯须，犹须臾也。古诗曰：生年不满百。吕氏春秋曰：人之寿久不过百。

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蔡琰诗曰：念别无会期。毛诗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七发曰：太子玉体不安。东汉观记，太子执报桓荣书曰：君慎疾加??，重爱玉体。杜预左氏传注曰：享，受也。尚书曰：询兹黄发。

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其七。韩诗外传曰：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于策。苏武诗曰：去去从此辞。

文选考异

注「日不阳」：袁本、茶陵本「日不」作「到洛」，是也。

郁纆将难进：茶陵本云「难进」，五臣作「何念」。袁本云善作「难进」。何校云「难进」当从魏氏春秋作「何念」。案：此恐善本传写有误。

踟蹰亦何留：袁本、茶陵本云「何」善作「可」。案：二本所见非也，善自作「何」，注有明文，此不误，或尤校改之也。

孤魂翔故城注「魏志城作域」：袁本、茶陵本无注「魏志城作域」五字，正文皆作「域」。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城」。袁本无。案：「魏志城作域」五字当是，或记于旁，尤误取添入注，故此处修改之迹尚存也。善作「城」，无明文，恐尤及茶陵所见传写有误，而袁所见为未误也。

注「太子执报桓荣书曰」：案：「执」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太子，汉明帝也，在范蔚宗书桓荣传。

赠丁翼

五言文士传曰：翼字敬礼，仪之弟也，为黄门侍郎。

赠丁翼

曹子建

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郑玄礼记注曰：填，满也。毛诗曰：我有嘉宾。城阙，已见上文。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论语，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毛诗曰：俟我于城隅。

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楚辞曰：挟秦筝而弹征。歌录有美女篇齐瑟行。史记，苏秦说秦王曰：临菑甚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说文曰：讴，齐歌也。

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

我岂狎异人？朋友与我俱。毛诗曰：岂伊异人？兄弟匪他。尔雅曰：狎，习也。毛诗序曰：伐木，燕朋友故旧也。

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礼斗威仪曰：其君乘金而王，则江海出大贝明珠。君子义休恃，小人德无储。言君子之义，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无储也。说文曰：恃，待也。一曰具也。储，谓蓄积之以待无也。

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孔安国尚书传曰：须，待也。

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而束于教。

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论衡曰：说经者为世儒。

文选考异

世俗多所拘：袁本、茶陵本「世」作「时」，是也。

赠秀才入军五首

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刘义庆集林曰：嵇熹，字公穆，举秀才。

赠秀才入军五首

嵇叔夜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毛诗曰：良马四之。又曰：君子之马，既闲且驰。郑玄曰：闲，习也。广雅曰：丽，好也。杨雄反骚曰：素初贮厥丽服兮。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新序曰：楚王载繁弱之弓，忘归之矢，以射兕于云梦。风驰电逝，蹶景追飞。四子讲德论曰：风驰雨集，杂袭并至。孙该琵琶赋曰：飘风电逝，舒疾无方。七启曰：忽蹶景而轻骛。

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刘歆遂初赋曰：登句注以凌厉。广雅曰：凌，驰也。厉，上也。风俗通曰：颜色厚所顾盼，若以亲密也。

携我好仇，载我轻车。毛诗曰：君子好仇。

南凌长阜，北厉清渠。广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辞注曰：厉，度也。

仰落惊鸿，俯引渊鱼。

盘于游田，其乐只且。西京赋曰：盘于游畋，其乐只且。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

春木载荣，布叶垂阴。

习习谷风，吹我素琴。毛诗曰：习习谷风。秦嘉妇徐氏书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

咬咬黄鸟，顾畴弄音。毛诗曰：交交黄鸟。古歌曰：黄鸟鸣相追，咬咬弄好音。

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古诗曰：驰情整中带。

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毛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杜笃连珠曰：能离光明之显，长吟永啸。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毛萇诗传曰：畿，疆也。

萋萋绿林，奋荣扬晖。

鱼龙瀼瀼，山鸟群飞。乐动声仪曰：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上林赋曰：瀼瀼贯坠。刘向七言曰：山鸟群鸣我心怀。

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毛诗曰：驾言出游。楚辞曰：日将暮兮怅忘归。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毛诗曰：每有良朋。曹植责躬诗曰：迟奉圣颜，如渴如饥。

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张衡诗曰：愿言不获，终然永思。曹植责躬诗曰：心之云慕，怆矣其悲。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兰圃，蕙圃也。毛诗曰：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毛萇诗传曰：秣，养也。华山，山有光华也。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说文曰：磻，以石着弋缴也。郑玄毛诗笺曰：钓者，以丝为之纶。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汉书曰：周亚夫趋出，上以目送之。归田赋曰：弹五弦于妙指。

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楚辞曰：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泰玄，谓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庄子曰：庄子钓于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鱼也，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庄子曰：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声而斲之，尽堊而鼻不伤

，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当能斲之。虽然，臣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闲夜肃清，朗月照轩。舞赋曰：夫何皛皛之闲夜，明月列以施光。轩，已见曹子建赠徐干诗注。

微风动袿，组帐高褰。方言曰：袿谓之裾，音圭，袿或为帟。周礼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郑司农曰：帟，平帷也。绶，组绶，所以系帷也。王逸楚词注曰：以幕组结束玉璜为帷帐也。

旨酒盈樽，莫与交欢。毛诗曰：旨酒欣欣。汉书曰：郭解入关，贤豪争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毛诗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仰慕同趣，其馨若兰。六韬曰：同好相趣。薛综西京赋注曰：趣，犹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佳人不在，能不永叹！楚辞曰：闻佳人兮召予。毛诗曰：假寐永叹。

文选考异

顾盼生姿：袁本、茶陵本「盼」作「𠄎」，注同。案：「𠄎」字是也。「𠄎」为「眄」之别体字，不知者多改为「盼」。茶陵改刻如此，后又误成「盼」也。

注「所以得鱼也」：何校「得」改「在」，陈同。各本皆伪。

注「声而斲之」：何校「声」改「听」，陈同。各本皆伪。

注「臣则当能斲之」：袁本「当」作「尝」，是也。茶陵本亦误「当」。

注「帟平帷也」：何校「帷」改「帐」，是也。此节注袁、茶陵二本多脱字，不具论。

赠山涛

五言

赠山涛

司马绍统臧荣绪晋书曰：司马彪，字绍统，少笃学，初拜骑都尉，太始中为秘书郎，转丞，后拜散骑侍郎，终于家。

苕苕椅桐树，寄生于南岳。椅桐，彪自喻也。毛诗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

马融琴赋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

上凌青云霓，下临千仞谷。苍颉篇曰：凌，侵也。吕氏春秋曰：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包咸论语注曰：七尺曰仞。

处身孤且危，于何托余足？毛诗序曰：孤危将亡。汉书，贾山上书曰：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昔也植朝阳，倾枝俟鸾鷟。毛诗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郑玄曰：凤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也。说文曰：鸾鷟，凤属，神鸟也。

今者绝世用，倥偬见迫束。新语曰：榷梓仆则为世用。楚辞曰：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王逸曰：倥偬，困苦也。

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班匠及牙旷，皆喻执政也。墨子曰：公输般为云梯。郑玄礼记注曰：般，伎巧者也。庄子曰：匠石之齐，见栎杜树，匠伯不顾。司马彪曰：匠石字伯。郑玄毛诗笺曰：顾，视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传曰：师旷侍于晋侯。杜预曰：师旷，晋乐太师。

焉得成琴瑟，何由扬妙曲？桓子新论曰：黄门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长倩，能传其度数，妙曲遗声。

冉冉三光驰，逝者一何速！广雅曰：冉冉，进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阴阳，而章三光。许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见下注。

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蹠？。毛诗曰：耿耿不寐。左氏传曰：子朱怒，抚剑从之。说文曰：蹠蹠，住足也。蹠？与蹠蹠同。

感彼孔圣叹，哀此年命促。春秋说题辞曰：天尝有血书鲁端门作法，孔圣没，周室亡。论语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曰：天道悠昧人理促。

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卞和，已见上文。

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神龙，喻涛也。山海经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文选考异

今者绝世用：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用」善作「人」。案：二本所见非也。注有明文，此不误，或亦尤校改。

答何劭二首

五言

答何劭二首

张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与金昭卿书曰：远在东垂，吏道迫促。鵬鸟赋曰：愚士系俗，窘若囚拘。

纓媿为徽纆，文宪焉可踰？纓媿制人，同于徽纆。国之文宪，岂可踰乎？礼记曰：冠纓纓。郑玄曰：纓，纓饰也。周易曰：系用徽纆。孔安国尚书传曰：宪，法也。

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广雅曰：恬，静也。苍颉篇曰：旷，疏旷也。

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游娱。良朋，已见上文。徐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曰：贻尔新诗。又思玄赋曰：虽游娱以偷乐。

穆如洒清风，奂若春华敷。毛诗曰：吉父作诵，穆如清风。淮南子曰：犹条风

之时洒。答宾戏曰：摘藻如春华。

自昔同寮案，于今比园庐。臧荣绪晋书曰：惠帝即位，劭为太子太师。又曰：武帝崩，华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时，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传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尔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赋曰：园庐，旧宅也。

衰夕近辱殆，庶几并悬舆。王逸楚辞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将暮己已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汉书曰：薛广德乞骸骨，赐安车驷马，悬其安车，传子传孙也。

散发重阴下，抱杖临清渠。锺会遗荣赋曰：散发抽簪。

属耳听莺鸣，流目翫儵鱼。毛诗曰：耳属于垣。郑玄曰：属耳于壁听之。又仪礼注曰：属，注也。毛诗曰：莺其鸣矣。思玄赋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犹悦也。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榆。汉书，疏广曰：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共飧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见上文。

洪钧陶万类，大块禀群生。洪钧，大钧，谓天也。大块，谓地也。言天地陶化万类，而群化禀受其形也。鵬鸟赋曰：大钧播物。广雅曰：陶，化也。河图曰：地有九州岛，以苞万类。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孔安国尚书传曰：禀，受也。汉书，董仲舒对策曰：群生和而万物殖。

明闇信异姿，静躁亦殊形。刘歆遂初赋曰：非积习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别。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王弼曰：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根，静必为躁君。

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李陵与苏武书曰：陵自有识以来，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吕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

虚恬窃所好，文学少所经。楚辞曰：漠虚静以恬愉。

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白日西倾，以喻年老也。洛神赋曰：日既西倾。

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论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吕氏春秋曰：智短则不知化，不知化者每举必危。范曄后汉书，刘宽曰：任重责大，忧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轻。

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论语，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

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又曰：夕惕若厉。孔

安国尚书传曰：惕，惧也。

是用感嘉贶，写心出中诚。感，犹荷也。魏文帝书曰：嘉贶益腆。

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情。西都赋曰：启发篇章。汉书曰：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广雅曰：违，背也。

文选考异

注「贻尔新诗又」：陈云「又」，「文」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己己衰老子曰」：袁本、茶陵本「老」下有「也老」二字，是也。

流目翫儵鱼：茶陵本「儵」作「儵」，注同。案：「儵」字是也。考庄子释文作「儵」，尔雅释文作「儵」。陆于秋水篇引说文「直留反」，谓「鱼部儵字音」。然则「儵」是，「儵」非也。袁本亦误「儵」，其注作「儵」，仍不误。

赠张华

五言

赠张华

何敬祖

四时更代谢，悬象迭卷舒。孙卿子曰：日月递照，四时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谢舛驰。周易曰：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阴阳羸缩卷舒，沦于不测。

暮春忽复来，和风与节俱。论语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诗曰：习习谷风。

毛萇传曰：习习，和舒之貌。杨泉物理论曰：春气臞，其风温和。

俯临清泉涌，仰观嘉木敷。西都赋曰：嘉木树庭。

周旋我陋圃，西瞻广武庐。臧荣绪晋书曰：吴灭，封张华广武侯。左氏传：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毛萇诗传曰：有谓富，无谓贫。

镇俗在简约，树塞焉足慕？周易曰：简则易从。广雅曰：约，俭也。论语曰：

或问管仲知礼乎？孔子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在昔同班司，今者并园墟。同班司，已见张华答诗。

私愿偕黄发，逍遥综琴书。黄发，已见上文。王肃周易注曰：综，理事也。刘歆遂初赋曰：玩琴书以条畅。

举爵茂阴下，携手共踟躇。韩诗曰：搔首踟躇。薛君曰：踟躇，踟蹰也。

奚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庄子曰：申徒，兀者，谓子产曰：吾与夫子游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得鱼忘筌，已见上文。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四言晋百官名曰：外兵郎冯文罴。集云：文罴为太子洗马，迁斥丘令，赠以此诗。阡陌十三州记曰：斥丘县在魏郡东八十里。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陆士衡

于皇圣世，时文惟晋。毛诗曰：于皇时周。周礼，栗氏量铭曰：时文思索。郑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为人立法也。

受命自天，奄有黎猷。谓武帝也。毛诗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书曰：万邦黎猷，共惟帝臣。孔安国曰：黎，众也。猷，贤也。

闾阖既辟，承华再建。谓惠帝也。晋宫阁名曰：洛阳城闾阖门。陆机洛阳记曰：太子宫在太宫东，薄室门外，中有承华门。再建，谓立愍怀太子国储，以对闾阖，故谓之再也。

明明在上，有集惟彦。其一。毛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弈弈冯生，哲问允迪。方言曰：自关而西，凡美容谓之弈弈。尚书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孔安国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天保定尔，靡德不铄。毛诗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剧秦美新曰：铄德懿和之风。尔雅曰：铄，美也。

迈心玄旷，矫志崇邈。尔雅曰：迈，行也。王逸楚辞注曰：矫，举也。尔雅曰：崇，高也。

遵彼承华，其容灼灼。其二。毛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诗曰：嗟我怀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楚辞曰：游于江潭。

有命集止，翻飞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诗曰：有命既集。又曰：翻飞惟鸟。又曰：凯风自南。

出自幽谷，及尔同林。谓俱为洗马也。臧荣绪晋书曰：杨骏诛，征机为太子洗马。毛诗曰：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双情交映，遗物识心。其三。映，犹照也。

人亦有言，交道实难。毛诗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汉书曰：萧育与朱博后有隙，故世以交为难也。

有頍者弁，千载一弹。毛诗曰：有頍者弁，实维伊何。毛萇曰：頍，弁貌也。弁，皮弁也。弹冠，已见上文。杜预左氏传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葵切，与跬同音。

今我与子，旷世齐欢。言我及子虽与王贡旷世，而实齐其欢也。范晔后汉，班固议曰：以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广雅曰：旷，远也。

利断金石，气惠秋兰。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群黎未绥，帝用勤止。毛诗曰：群黎百姓。长杨赋曰：群黎为之不康。毛诗曰：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诗，我求懿德，肆于时夏。郑玄曰：肆，陈也，陈其功烈也。汉书曰：县大率百里，其人稠则盛，稀则旷也。

金曰尔谐，俾民是纪。尚书：金曰垂哉，帝曰汝谐。毛诗曰：四方是维，俾民不迷。郑玄毛诗笺曰：以网罟喻为政理之为纪也。

乃眷北徂，对扬帝祉。其五。毛诗曰：乃眷西顾。又曰：对扬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畴昔之游，好合缠绵。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毛诗曰：妻子好合。张升与任彦坚书曰：缠绵恩好，庶蹈高踪。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毛诗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居陪华幄，出从朱轮。应璩与赵叔潜书曰：入侍华幄，出典禁闱。司马彪续汉书曰：皇太子安车朱班轮。

方骥齐镳，比迹同尘。其六。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南都赋曰：駉骥齐镳。范曄后汉书，孔融荐谢该曰：该实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

之子既命，四牡项领。毛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

遵涂远蹈，腾轨高骋。四子讲德论曰：未若遵涂之疾也。郑玄考工记注曰：轨，谓辙也。

庆云扶质，清风承景。广雅曰：质，躯也。

嗟我怀人，其迈惟永。其七。毛诗曰：嗟我怀人。毛萇曰：怀，思也。

否泰苟殊，穷达有违。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门子谓北宫子曰：汝造事而穷，予造事而达，此厚薄之验与？贾逵国语注曰：违，异也。

及子春华，后尔秋晖。言否、泰殊流，穷达异辙，今虽及尔春华之美，终当后尔秋晖之盛也。春华喻少年，秋晖喻老成也。苏武诗曰：努力爱春华。

逝将去我，陟彼朔垂。逝将去汝，已见上文。毛诗曰：陟彼高冈。朔垂，斥丘也。尔雅曰：朔，北方也。说文曰：垂，远边也。

非子之念，心孰为悲？其八。

文选考异

注「后汉班固议曰以汉兴已来」：案：「汉」下当有「书」字，「曰」下当衍「以」字。各本皆误。在班固传也。

借曰未洽：茶陵本作「给」，云五臣作「洽」。袁本作「洽」，无校语。案

：二本所见皆大误，所载翰注曰「给，犹足也」，五臣作「给」无疑。然则善作「洽」也。茶陵本例用善为正文，当作「洽」，而着五臣作「给」。袁本例用五臣为正文，当作「给」，而着善作「洽」。今倒错失理。此不误，必尤延之知其非，而校改正之。

非子之念：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非」善作「悲」。案：二本所见非也。注无明文，然作「悲」不可通，必善自作「非」，与五臣无异，但传写误也。此不误，盖亦尤校改正之也。

答贾长渊

四言并序王隐晋书曰：鲁公贾谧，字长渊。

答贾长渊

陆士衡

余昔为太子洗马，汉书曰：太子属官有先马。如淳曰：前驱也。先或作洗。

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东宫积年。高诱吕氏春秋注曰：东宫，太子所居。诗曰：东宫之妹。

余出补吴王郎中令，臧荣绪晋书曰：吴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吴。又曰：吴王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

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臧荣绪晋书曰：机为尚书中兵郎。

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

伊昔有皇，肇济黎蒸。尔雅曰：伊，惟也。郭璞曰：发语辞也。毛诗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禅书曰：觉悟黎蒸。

先天创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周礼曰：智者创物。毛诗曰：君子万年，景命有仆。毛萇曰：仆，附也。毛诗曰：戎翟是膺。毛萇曰：膺，当也。

降及群后，迭毁迭兴。史记，太史公曰：递兴递废，能者用事。小雅曰：递，迭更也。

邈矣终古，崇替有征。其一。楚辞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国语，蓝尹亶谓子西曰：吾闻君子唯独居思念前世之崇替，于是乎有叹。韦昭曰：崇，终也。替，废也。左氏传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

在汉之季，皇纲幅裂。韦昭曰：国语注曰：季，末也。皇纲，以纲为喻也。答宾戏曰：廓帝纆，恢皇纲。毛萇诗传曰：张之曰纲。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岛幅裂。

大辰匿耀，金虎习质。汉书曰：东方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尔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经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乱。

雄臣驰骛，义夫赴节。解嘲曰：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

释位挥戈，言谋王室。其二。左氏传，王子朝告于诸侯曰：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说文曰：挥，奋也。左氏传曰：会于洮，谋王室也。

王室之乱，靡邦不泯。毛诗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毛萇曰：泯，灭也。如彼坠景，曾不可振。丁德礼寡妇赋曰：日亶亶以西坠。说文曰：振，举也。乃眷三哲，俾义斯民。三哲，刘备、孙权、曹操也。尚书，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义。孔安国曰：义，治也。

启土虽难，改物承天。其三。尚书曰：建邦启土。国语，王谓晋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创天下。礼记明堂阴阳录曰：王者承天统物也。

爰兹有魏，即宫天邑。礼记，孔悝鼎铭曰：即宫于宗周。尚书曰：周公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

吴实龙飞，刘亦岳立。东京赋曰：乃龙飞白水。

干戈载扬，俎豆载戢。毛诗曰：载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论语，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

民劳师兴，国玩凯入。其四。毛诗曰：民亦劳止。玩与翫同，古字通。周礼曰：师有功则恺乐。

天厌霸德，黄祚告讟。左氏传，郑伯曰：天而既厌周德矣。干宝搜神记曰：魏惟五德之运，以土承汉。春秋保干图曰：汉以魏征黄精接期，天下归高。贾逵国语注曰：讟，兆也，言祸有兆。

狱讼违魏，讴歌适晋。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天与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狱讼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归中国，践天子之位焉。

陈留归蕃，我皇登禅。魏志曰：陈留王讳奂，字景明，武帝孙，燕王字子也。奉皇帝玺绶策禅位于晋嗣王。魏世谱曰：封帝为陈留王。

庸岷稽颡，三江改献。其五。庸岷，蜀境也。庸，国名也。岷，山名也。礼记，孔子曰：拜而后稽颡。三江，吴境也。尚书曰：三江既入。

赫矣隆晋，奄宅率土。曹府君陈寔谏曰：赫矣陈君。毛诗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滨。

对扬天人，有秩斯祜。对扬，已见上文。司马相如封禅文曰：天人之际已交。毛诗曰：嗟尔烈祖，有秩斯祜。尔雅曰：祜，福也。

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臧荣绪晋书曰：晋太祖为大将军，以贾充为司马右长史。及世祖受禅，转太宰。左氏传，康王论晋范会曰：宜夫子之光辅五君。

诞育洪胄，纂戎于鲁。其六。臧荣绪晋书曰：谧父韩寿，河南尹。母，贾充少

女也。充平生不议立后。充后妻郭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袭封。槐自表陈，是充遗意也。帝许之，以谧为鲁公。毛诗曰：诞弥厥月。毛萇曰：诞，大也。郑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终于人道，十月而生。毛诗曰：缵戎祖考。郑玄曰：戎，汝也。毛诗曰：俾侯于鲁。

东朝既建，淑问峨峨。谓愍怀太子也。毛诗曰：淑问如皋陶。

我求明德，济同以和。我求懿德，已见上文。左氏传，齐侯曰：唯据与我和。晏子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济其不及，以溲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预曰：梁丘据也。

鲁公戾止，袞服委蛇。毛诗曰：鲁侯戾止。尔雅曰：戾，至也。周礼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毛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思媚皇储，高步承华。其七。王隐晋书曰：谧以贾后之妹子，数入宫，与愍怀处。毛诗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嗣君。承华，已见上文。

昔我逮兹，时惟下僚。下僚，谓洗马也。

及子栖迟，同林异条。俱在东宫，故曰同林。而贵贱殊隔，故曰异条。毛诗曰：或栖迟偃仰。

年殊志比，服舛义稠。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说文曰：稠，多也。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

祗承皇命，出纳无违。尚书曰：祗承于帝。论语曰：樊迟问孝，子曰：无违。

往践蕃朝，来步紫微。蕃朝，吴也。紫微，至尊所居，谓为尚书郎。

升降秘阁，我服载晖。谢承后汉书曰：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南宫，秘于省阁，唯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序云：入为尚书郎作此诗。然秘阁即尚书省也。

孰云匪惧？仰肃明威。其九。尚书曰：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

分索则易，携手实难。郑玄礼记注曰：索，散也。

念昔良游，兹焉永叹！刘桢黎阳山赋曰：良游未厌，白日潜辉。毛诗曰：兹之永叹！

公之云感，贻此音翰。应劭汉书注曰：云，有也。韦昭曰：翰，笔也。

蔚彼高藻，如玉之阑。其十。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楚辞曰：文彩耀于玉石。王逸曰：言发文舒词，烂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阑，力旦切，协韵力丹切。

惟汉有木，曾不踰境。

惟南有金，万邦作咏。木，谓橙也。贾谧赠诗云：在南称柑，度北则橙，故答

以此。言木度北而变质，故不可以踰境。金百炼而不销，故万邦作咏。贾戒之以木，而陆自勳以金也。谷梁传曰：妇人既嫁，不踰境。毛诗曰：大赂南金。民之胥好，狂狷厉圣。尔雅曰：胥，相也，谓相戒勳以所好尚也。论语，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尚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说文曰：厉，石也。言人之自勳，若金之受厉。仪形在昔，予闻子命。其十一。毛诗曰：仪形文王，万邦作孚。左氏传，晋克曰：臣闻命矣。

文选考异

注「鲁公贾谧」：袁本、茶陵本无「鲁公」二字，是也。

注「以纲为喻也」：案：「纲」当作「网」。各本皆伪。

注「丁德礼寡妇赋曰」：案：此有误也。前潘安仁寡妇赋屡引丁仪妻寡妇赋，其「日杳杳而西匿」句注引此文，然则「礼」下脱「妻」字。各本皆误。仪字正礼，疑一字德礼。奏弹王源注引丁德礼励志赋，盖仪作也。又赴洛道中作诗注引丁仪寡妇赋，恐亦脱「妻」字。

注「嗟尔烈祖」：袁本、茶陵本「尔」作「嗟」，是也。

如玉之阑：案「阑」当作「烂」。善引王逸楚辞注「烂然」为注，可见也。又音「烂，力旦切」，皆其证。今亦改「阑」，益非。茶陵本云善作「之阑」。袁本云善作「之兰」。乃五臣改「烂」为「兰」，改「之」为「如」，而云「如兰之芳」，又转转多伪。谢灵运拟邺中集陈琳诗「夜听极星烂」，善引「明星有烂」为注，五臣改「烂」作「阑」，而以为「阑稀」。袁、茶陵二本校语具有明文，正与此略同矣。

注「贾戒之以木」：袁本「贾」作「潘」，是也，谓安仁所作耳。见后。茶陵本亦作「贾」，与此同误。

注「晋克曰」：何校「晋」改「里」，陈同。各本皆误。

于承明作与士龙

五言集云：与士龙于承明亭作。

于承明作与士龙

陆士衡

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邹阳上书曰：岂拘于俗、牵于世。曹子建责躬诗曰：举挂时网。毛诗曰：驾言徂东。

饮饯岂异族？亲戚弟与兄。毛诗曰：饮饯于祢。又曰：岂伊异人，兄弟匪他。

婉变居人思，纾郁游子情。方言曰：惋，欢也。惋与婉同，古字通。说文曰：变，慕也。班固汉书述哀纪曰：婉变董公，惟亮天工。纾郁，已见上文。

明发遗安寐，寤言涕交纒。毛诗曰：明发不寐。又曰：独寐寤言。淮南子曰

：雍门子以琴见孟尝君，涕流沾纓。

分涂长林侧，挥袂万始亭。

伫盼要遐景，倾耳玩余声。家语，孔子曰：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杜预左氏传注曰：翫，贪也。

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毛萇诗传曰：憩，息也。顿，止舍也。

永安有昨轨，承明子弃予。毛诗曰：弃予如遗。

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范晔后汉书，刘瑜上书曰：窃为辛楚，泣血连如。楚，犹痛也。

怀往欢绝端，悼来忧成绪。言和悦纔往，欢已绝端，哀悼暂来，忧便成绪。毛萇诗传曰：怀，和也。楚辞曰：欲寂漠而绝端。方言曰：悼，哀也。

感别惨舒翮，思归乐遵渚。舒翮谓鹄，遵渚谓鸿。言感别之情，惨于舒翮之飞鹄；思归之志，乐于遵渚之征鸿也。苏武诗曰：黄鹄一远别。郦炎诗曰：舒吾凌霄羽。毛诗曰：鸿飞遵渚。

文选考异

伫盼要遐景：茶陵本「盼」作「眄」，是也。袁本作「盼」，亦非。说见前。

俯仰悲林薄：案：「林」当作「外」。袁本、茶陵本云善作「外」。薄，迫也。言悲自外而来迫也。不知者以五臣乱善，尤所见非。

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

五言王隐晋书曰：顾荣，字彦先，吴人也，为尚书郎。

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

陆士衡

大火贞朱光，积阳熙自南。尔雅曰：大火谓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之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贞，正也。朱光，朱明也。尔雅曰：夏为朱明。尚书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尔雅曰：熙，兴也。续汉书曰：日行南陆谓之夏也。

望舒离金虎，屏翳吐重阴。言月离毕，天将雨也。楚辞曰：前望舒使先驱。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汉书曰：西方，金也。尚书考灵耀曰：西方秋虎。汉书曰：参，白虎三星。又曰：觜??为虎首。孔安国尚书传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毕昴之属，俱白虎也。毛诗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楚辞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师名也。曹子建赠王粲诗曰：重阴润万物。

凄风连时序，苦雨遂成霖。左氏传，申丰曰：春无凄风，秋无苦雨。杜预曰：苦雨，为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连，犯也。庄子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

朝游忘轻羽，夕息忆重衾。轻羽，谓扇也。傅毅有羽扇赋。衾，已见上文。

感物百忧生，缠绵自相寻。百忧、缠绵，并已见上文。

与子隔萧墙，萧墙隔且深。论语，子曰：吾恐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也。

形影旷不接，所托声与音。

音声日夜阔，何用慰吾心？毛诗曰：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朝游游层城，夕息旋直庐。张晏汉书注曰：直宿曰庐也。

迅雷中宵激，惊电光夜舒。论语曰：迅雷风烈必变。楚辞曰：凌惊雷轶骇电兮。

玄云拖朱阁，振风薄绮疏。说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郑玄礼记注曰：振，动也。风以动物，故谓之振。孔安国尚书传曰：薄，迫也。李尤东观铭曰：房闼内布，绮疏外陈，是谓东观，书籍林渊。

丰注溢修溜，黄潦浸阶除。王逸楚辞注曰：溜，屋宇也。说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阶也。

停阴结不解，通衢化为渠。

沈稼湮梁颍，流民泝荆徐。广雅曰：湮，没也。梁、颍，二地名也。毛萇诗传曰：泝，向也。荆、徐，二州名也。

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毛诗曰：眷言顾之。又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左氏传曰：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馆于雒纳。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文选考异

注「屏翳起雨」：袁本「屏翳」作「莽号」，是也。茶陵本亦误作「屏翳」。案：天问文。

注「王逸曰口屏翳」：袁本「曰」下有「莽」字。茶陵本有「屏」字。案：袁本是也，此尤修改而误。

注「书籍林渊」：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赠顾交址公真

五言晋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顾秘，字公真。

赠顾交址公真

陆士衡

顾侯体明德，清风肃已迈。周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郑玄曰：体，生也。尚书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广书曰：建鸿德，流清风。

发迹翼藩后，改授抚南裔。藩后，吴王也。顾氏谱曰：秘为吴王郎中令。南裔，谓交址也。解嘲曰：骠骑发迹于祈连。蔡邕陈球碑曰：远镇南裔，近抚侯服。郑玄周礼注曰：抚，安也。

伐鼓五岭表，扬旌万里外。汉书曰：秦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裴渊广

州记五岭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汉书，刘向上疏曰：甘延寿悬旌万里之外。

远绩不辞小，立德不在大。左氏传，刘子谓赵孟曰：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功。

高山安足凌？巨海犹萦带。古辩异博游曰：众星累累如连贝，江河四海如衣带。

惆怅瞻飞驾，引领望归旆。楚辞曰：惆怅兮而私自怜。左氏传，穆叔谓晋侯曰：引领西望曰：庶几乎。

文选考异

注「子盍亦远绩禹功」：袁本、茶陵本无「禹」字，是也。案：见左传释文。善引自如此，尤添「禹」字耳。

赠从兄车骑

五言集云：陆士光

赠从兄车骑

陆士衡

孤兽思故藪，离鸟悲旧林。周礼曰：藪牧，养蕃鸟兽。郑玄曰：泽无水曰藪。

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汉书，薄昭与淮南王书曰：游宦事人。

髣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楚辞曰：时髣佛以遥见。陆道瞻吴地记曰：海盐县东北二百里，有长谷，昔陆逊、陆凯居此。谷东二十里有昆山，父祖葬焉。谷梁传曰：水北曰阳。婉娈，已见上文。

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锺会曰：载，辞也。经护为营，形气为魄。谓魂魄经护其形气，使之长存也。论语，子曰：小人怀土。左氏传，乐祈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

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东京赋曰：膺多福以安愈。毛诗曰：愿言思子。嵇康赠秀才诗曰：思我所钦。

感彼归涂艰，使我怨慕深。孟子，万章问曰：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何谓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归涂顺也。

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韩诗曰：焉得諠草，言树之背。然衿犹前也。

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

答张士然

五言孙盛晋阳秋曰：张俊，字士然，少以文章与陆机友善。俊，七全切。

答张士然

陆士衡

絜身跻秘阁，秘阁峻且玄。四子讲德论曰：絜身修思。吊魏武曰：机出补著作

，游乎秘阁。然秘书省亦为秘阁。说文曰：玄，幽远也。谓秘阁之幽远也。

终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诗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

驾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驾言，已见上文。毛诗曰：敬祭明祀。礼记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诗曰：祈年孔夙。郑玄曰：我祈丰年甚早也。

逍遥春王圃，蹠?千亩田。晋宫阁铭曰：洛阳宫有春王园。蹠?与蹠躅同。礼记曰：天子为籍田千亩。

回渠绕曲陌，通波扶直阡。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

嘉谷垂重颖，芳树发华颠。尚书曰：农殖嘉谷。广雅曰：颠，末也。

余固水乡土，摠轡临清渊。水乡，谓吴也。汉书曰：武功中水乡人三舍垫为池。家语，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

戚戚多远念，行行遂成篇。楚辞曰：居戚戚而不解。

文选考异

注「敬祭明祀」：陈云当作「敬恭明神」，是也。各本皆误。

注「晋宫阁铭曰」：案：「铭」当作「名」。各本皆伪。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五言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且此上篇赠妇，下篇答，而俱云赠妇，又误也。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陆士衡

辞家远行游，悠悠三千里。鸚鵡赋曰：女辞家而适人。蔡琰诗曰：悠悠三千里，何时复来会。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毛萇诗传曰：缁，黑色。

修身悼忧苦，感念同怀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列子曰：卑辱则忧苦。

隆思辞心曲，沈欢滞不起。薛君韩诗章句曰：时风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毛诗曰：乱我心曲。

欢沈难克兴，心乱谁为理？

愿假归鸿翼，翻飞浙江汜。魏文帝喜霁赋曰：思寄身于鸿鸾，举六翻而轻飞。毛诗曰：江有汜。

东南有思妇，长叹充幽闼。曹子建七哀诗曰：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西京赋曰：重闺幽闼。

借问叹何为？佳人眇天末！西京赋曰：眇天末以远期。

游宦久不归，山川修且阔。游宦，已见上文。

形影参商乖，音息旷不达。左氏传，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阋伯，季

曰实沈。居旷林，不相能，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参为晋星。法言曰：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音息，音问消息也。广雅曰：旷，久也。

离合非有常，譬彼弦与括。吕氏春秋曰：夫万物成则毁，合则离；离则复合，合则复离。刘熙释名曰：矢末曰括。括，会也，与弦会。

愿保金石躯，慰妾长饥渴！金石，已见上文。李陵赠苏武诗曰：思得琼树枝，以解长饥渴。

文选考异

翻飞浙江汜：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游」善作「浙」。今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详善但引「江有汜」为注，而不注「浙江」，是「江汜」连文，非「浙江」连文。盖亦作「游」，与五臣无异，传写误也。

赠冯文罍

五言

赠冯文罍

陆士衡

昔与二三子，游息承华南。二三子及承华，已见上文。

拊翼同枝条，翻飞各异寻。班固汉书曰：抚翼俱起。

苟无凌风翻，徘徊守故林。庄子曰：鹊巢于高榆之巔，巢折，凌风而起。

慷慨谁为感，愿言怀所钦。所钦，已见上文。

发轫清洛汭，驱马大河阴。尚书曰：东至于洛汭。孔安国曰：水北曰汭。谷梁传曰：水南曰阴。

伫立望朔涂，悠悠迥且深。冯在斥丘，故云朔涂。毛诗曰：伫立以泣。王粲赠士孙文始诗曰：虽则同域，邈其迥深。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诗曰：晨风怀苦心。

悲情临川结，苦言随风吟。张平子书曰：酸者不能不苦于言。

愧无杂佩赠，良讯代兼金。毛诗曰：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孟子曰：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赵岐曰：兼金，其价兼倍于恶金也。

夫子茂远猷，款诚寄惠音。尚书曰：远尔猷。秦嘉赠妇诗曰：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好色赋曰：絜斋俟兮惠音声。

文选考异

苟无凌风翻徘徊守故林及注「庄子曰鹊巢于高榆之巔巢折凌风而起」：袁本、茶陵本云善无此二句。注十六字，二本无。案：此尤延之校添，或其所见者有正文二句及注也。故林谓吴，必作于出补吴王郎中令时，故云尔。潘安仁为贾

謚作贈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去國宦，清塗攸失」。亦即此意。有者，是矣。五臣向注誤，不具論。

贈弟士龍

五言

贈弟士龍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忧伤，惄焉如搗。方言曰：惄，忧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并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云止類東岳之不移也。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逝，机自謂也。居，謂云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服。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懃苦也。說文曰：駢，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為賈謚作贈陸机

四言

為賈謚作贈陸机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燼。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烟燼，萬物化醇。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

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使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牺，即伏牺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島。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後，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島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紀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畫野離強，爰封眾子。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史紀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

夏殷既衰，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兮衰興。毛詩曰：赫赫宗周。

绵绵瓜瓞，六国互峙。其二。毛诗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国，谓韩、燕、赵、魏、齐、楚也。

强秦兼并，吞灭四隅。史记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汉书述曰：孝武行师，吞灭海隅。淮南子曰：经营四隅，还反于枢。高诱曰：隅，犹方也。

子婴面棵，汉祖膺图。子婴、汉祖，并已见上文。左氏传曰：楚子围许，许僖公见楚子于武城，面缚衔璧，大夫衰经，士舆棵。东京赋曰：高祖膺录受图。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灵献微弱，在涅则渝。范晔后汉书曰：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桓帝崩，无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献皇帝讳协，灵帝中子也。灵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与之皆黑。赵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尔雅曰：渝，变也。

三雄鼎足，孙启南吴。其三。三雄，即三国之主。班固汉书述曰：三雄是败。汉书，蒯通说韩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吴志曰：黄龙元年，权即皇帝位。春秋命历序曰：吴、楚驹、胜僭号称王。驹，景驹也。胜，陈胜也。字书曰：僭，假也。

大晋统天，仁风遐扬。谓武帝也。周易曰：大哉天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典引曰：仁风翔于海表。

伪孙衔璧，奉土归强。伪孙，谓皓也。吴志曰：孙皓，字符宗，和子也。孙休薨，皓立。晋命王浚伐皓。皓致书于浚，浚受皓之降。衔璧，已见上句。

婉婉长离，凌江而翔。其四。长离，喻机也。楚辞曰：驾八龙之婉婉。汉书曰：长丽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长离，灵鸟也。离与丽古字通。

长离云谁？咨尔陆生。毛诗曰：云谁之思。又曰：咨尔殷商。

鹤鸣九皋，犹载厥声。毛诗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又曰：厥声载路。

况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谓吴也。尚书曰：至于海隅。范晔后汉书，沮授谓袁绍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孔安国尚书传曰：播，布也。

爰应旌招，抚翼宰庭。其五。臧荣绪晋书曰：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旗，大夫以旌。抚翼，已见上文。宰，谓骏也。宰或为紫，非也。

储皇之选，实简惟良。汉书，疏广曰：太子师友，必之天下英俊。尔雅曰：简，择也。尚书曰：时惟良显哉。孔安国曰：是惟良臣，则君显明于世。

英英朱鸾，来自南冈。鸾，亦喻机也。毛萇诗传曰：英，鲜明也。王逸楚辞序曰：虬龙鸾凤，以托君子。毛诗曰：我来自东。

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谓为洗马也。崇正，太子之宫也。臧荣绪晋书曰：世祖以皇太子富于春秋，初命讲孝经于崇政殿。周礼曰：大夫玄冕。礼记曰：君朱

鞞。环济要略曰：鞞以象裳色。

如彼兰蕙，载采其芳。其六。

藩岳作镇，辅我京室。谓吴王也。班固卢绌述曰：绌自同闰，镇我北强。毛诗曰：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桑梓，已见上文。作弼，谓为吴王郎中令也。

或云国宦，清涂攸失。汉书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宦之律。应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宦。

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庄子曰：庚桑子之始来也，吾洒然异之。郑玄礼记注曰：洒如，肃敬也。文子曰：静漠恬淡。说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诗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陈太丘碑曰：澹然自逸。

廊庙惟清，俊义是延。史记曰：贤人深谋于廊庙。尔雅曰：室有东西厢曰庙。犍为舍人曰：殿有东西小堂也。然廊庙，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义是延也。尚书曰：俊义在官。郑玄周礼注曰：延，进也。

擢应嘉举，自国而迁。方言曰：擢，拔也。

齐饗群龙，光赞纳言。谓为尚书郎也。杨雄河东赋曰：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韦昭曰：比群贤也。尚书，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应劭汉书注曰：纳言，如今尚书官。机为郎，故曰光赞也。郑玄周礼注曰：赞，佐也。

优游省闼，珥笔华轩。其八。毛诗曰：优游尔休矣。崔駰奏记，窦宪曰：珥笔持牍，拜谒曹下。韦昭汉书注曰：槛，殿上栏轩上板。

昔余与子，繿繿东朝。左氏传，臧昭伯曰：繿繿从公，无通外内也。

虽礼以宾，情同友僚。

嬉娱丝竹，抚鞞舞韶。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书曰：箫韶九成。孔安国曰：韶，舜乐名。

修日朗月，携手逍遥。其九。

自我离群，二周于今。礼记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毛诗曰：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虽简其面，分着情深。孔安国尚书传曰：简，略也。袁绍与公孙瓒书曰：分着丹青。

子其超矣，实慰我心。毛诗曰：实获我心。

发言为诗，俟望好音。其十。毛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曰：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层。郭璞山海经注曰：层，重也，慈登切。

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周易曰：谦，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

在南称甘，度北则橙。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变节，故引以诫之。淮

南子曰：江南橘，树之江北，而化为橙。博物志曰：橘柚类甚多，甘、橙、枳皆是。

崇子锋颖，不颓不崩。其十一。郑玄礼记注曰：崇，犹尊也。挚伯陵答司马迁书曰：有能者见锋颖之秋毫。毛诗曰：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

文选考异

注「得百姓之国」：茶陵本「姓」作「里」，是也。袁本亦误「姓」。

注「得其姓者」：案：「得其」当作「其得」。各本皆倒。

注「将军弱冠登朝」：袁本、茶陵本无「弱冠登朝」四字，是也。

注「夫招士以旗大夫以旌」：袁本、茶陵本作「夫招士以旌」五字。案：当是「招大夫以旌」之伪。尤所添改，未是。

注「必之天下英俊」：袁本、茶陵本「之」作「于」，是也。

吾子洗然：案：「洗」当作「洒」。善注中两字皆作「洒」。唯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注字乃作「洗」。然则善「洒」、五臣「洗」，各本所见乱之而失着校语。善所引礼记玉藻、庄子庚桑楚，皆本是「洒」字，释文可证也。

注「郭璞口山海经注曰」：袁本「璞」下衍「曰」字，茶陵本无。此亦初衍修去。

莫匪安恒：袁本、茶陵本云「安」善作「宣」。案：此盖所见不同，今无考。但作「宣」不可通，当是传写误也。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潘正叔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应州辟，后以父老，归供养。父终，乃出仕，位终大常。

东南之美，曩惟延州。尔雅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左氏传曰：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杜预曰：延州来，季札邑也。

显允陆生，于今纍纍。毛诗曰：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振鳞南海，濯翼清流。高唐赋曰：振鳞奋翼。应德珽建章台集诗曰：濯翼陵高梯。

婆娑翰林，容与坟丘。其一。答宾戏曰：婆娑乎术艺之场。长杨赋曰：借翰林以为主人。左氏传，楚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玉以瑜润，随以光融。礼记，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郑玄曰：瑜，其中间美者。随，随珠，已见上文。杜预左氏传注曰：融，朗也。

乃渐上京，乃仪储宫。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吉。

玩尔清藻，味尔芳风。玩，犹爱也。祢衡颜子碑曰：秀不实，振芳风。

泳之弥广，挹之弥冲。其二。毛诗曰：汉之广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潜行为泳。又曰：挹，??也。老子曰：大满若冲。字书曰：冲，犹虚也。

昆山何有？有瑶有珉。新序，晋平公叹曰：嗟乎，安得贤士大夫与共此乐？船人固桑对曰：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皆无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说文曰：瑶，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

及尔同僚，具惟近臣。臧荣绪晋书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机仕东宫，已见上文。毛诗曰：我虽异事，及尔同僚。东京赋曰：具惟帝臣。国语曰：近臣尽规。

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刘楨与临淄侯书曰：肃以素秋则落。楚辞曰：青春爰谢。

愧无老成，厕彼日新。其三。毛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祈祈大邦，惟桑惟梓。毛诗曰：采繁祈祈。毛萇曰：祁祁，众多也。

穆穆伊人，南国之纪。毛诗曰：穆穆鲁侯。又曰：所谓伊人。又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帝曰尔谐，惟王卿士。尚书，帝曰尔谐。

俯偻从命，爰恤奚喜。其四。左氏传，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国，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恭敬，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莫余敢侮。

我车既巾，我马既秣。周礼，巾车下大夫二人。郑玄曰：巾，犹衣也。秣马，已见上文。

星陈夙驾，载脂载辖。尚书大传，八伯歌曰：烂然星陈。毛诗曰：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又曰：载脂载辖，还车言迈。

婉变二宫，徘徊殿闼。

醪澄莫飧，孰慰饥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饮。孔丛子，子思谓鲁穆公曰：君若饥渴待贤也。

昔子忝私，贻我蕙兰。陆集有赠正叔诗。

今子徂东，何以赠旃？徂东，谓适吴也。毛诗曰：驾言徂东。又曰：何以赠之？

寸晷惟宝，岂无珣璠？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难得而易失也。说文曰：晷，景也。珣璠，美玉也。

彼美陆生，可与晤言。其六。毛诗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郑玄曰：晤，犹对也。

文选考异

注「是史也」：何校「史」上添「良」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其祖弗父何始有国」：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兹恭敬」：何校「恭」上添「益」字，下去「敬」字，是也。各本皆误。

赠河阳

五言

赠河阳

潘正叔

密生化单父，子奇莅东阿。吕氏春秋曰：密子贱治亶父，弹鸣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巫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亶父亦治。巫马期以问于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说苑曰：子奇年十八，齐君使治阿，既行，齐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载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铸库兵以为耕器。魏闻童子为君，库无兵，仓无粟，乃起兵击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战，遂败魏师。

桐乡建遗烈，武城播弦歌。汉书曰：朱邑，字仲卿，庐江人。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后为大司农。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人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我不如桐乡人。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人果共立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绝。班固说东平王苍曰：遗烈着于无穷。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孔安国曰：子游为武城宰。

逸骥腾夷路，潜龙跃洪波。骥、龙，喻岳也。

弱冠步鼎铉，既立宰三河。岳早辟贾充府，出为河阳令。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铉。郑玄曰：金铉，喻明道，能举居之官职也。尚书注曰：鼎，三公象也。论语曰：三十而立。汉书，东方朔曰：汉去三河之地，止霸、浚以西。

流声馥秋兰，摘藻艳春华。家语，孔子曰：流声后裔，非唯学之所致耶？楚词曰：秋兰兮青青。说文曰：摘，舒也。摘藻、春华，已见上文。

徒美天姿茂，岂谓人爵多。风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聪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终亦亡矣。

文选考异

注「以问于密子」：袁本「问」下有「其故」二字。茶陵本有二字，无「以」

字。尤初同茶陵而修去。

注「人果共立为邑起冢」：陈云「立」字衍，是也。案：汉书循吏传「共」上有「然」字，无「立」字。各本皆误。

注「能举居之官职也」：茶陵本「居」作「君」，是也。袁本亦误「居」。

赠侍御史王元颺

五言

赠侍御史王元颺

潘正叔

昆山积琼玉，广厦构众材。昆山出玉，已见上文。慎子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

游鳞萃灵沼，抚翼希天阶。游鳞，龙也。毛萇诗传曰：萃，集也。毛诗曰：王在灵沼。楚辞曰：攀天阶而下视。

膏兰孰为销？济治由贤能。汉书曰：龚遂卒，有父老来吊曰：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

王侯厌崇礼，回迹清宪台。汉书，上谓严助曰：君厌承明之庐。张孟阳魏都赋注曰：听政殿左崇礼门。汉官仪曰：御史为宪台也。

螭屈固小往，龙翔乃太来。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来，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为步屈也，于缚切。

。

协心毗圣世，毕力赞康哉！尚书曰：三后协心。毛诗曰：天子是毗。郑玄曰：毗，辅也。吕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尚书，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赠答三

目录 [隐藏]

1 诗丁

1.1 赠答三

1.1.1 赠何劭王济

1.1.2 答傅咸

1.1.3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1.1.4 答兄机

1.1.5 答张士然

1.1.6 答卢谌诗并书

1.1.7 重赠卢谌

1.1.8 赠刘琨并书

1.1.9 赠崔温

1.1.10 答魏子悌

1.1.11 答灵运

1.1.12 于安城答灵运

1.1.13 西陵遇风献康乐

1.1.14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1.1.15 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1.1.16 酬从弟惠连

诗丁

赠答三

赠何劭王济

五言并序

傅长虞王隐晋书曰：傅咸，字长虞，北地泥阳人也。举孝廉，拜太子洗马，后为司隶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臧荣绪晋书曰：何劭袭封朗陵郡公。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王隐晋书曰：王济为国子祭酒。并以明德见重于世。咸亲之重之，尚书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汉书曰：霍光以张安世笃行，光亲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左氏传曰：郑罕、驷、丰同生。孙卿子曰：人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臧荣绪晋书曰：何劭为散骑常侍，迁侍中。傅畅晋诸公赞曰：王济左迁国子祭酒，数年，入为侍中。二贤相得甚欢，咸亦庆之。汉书曰：灌夫、窦婴两人相得，欢甚无厌。然自恨闇劣，虽愿其缱绻，而从之末由；左氏传，臧昭伯曰：缱绻从公，无通内外。毛诗传曰：溯洄从之。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尚书曰：历试诸难。毛诗曰：未堪家多难，余又集于蓼。赋诗申怀，以贻之云尔。苍颉篇曰：怀，抱也。薛君韩诗章句曰：云，词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鹖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宁。春秋合诚图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晋朝，明明辟皇闱。左氏传，子囊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毛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张衡陈公诰曰：穆穆皇闱，公寔省之。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吴质答文帝笺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旧恩，其龙飞凤翔，实其分也。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鸾离，喻王、何也。兰渚，喻中书也。王逸楚词序曰：虬龙鸾凤，以托君子。汉书曰：长丽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长离，灵鸟也。二离，日月也。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毛诗曰：携手同行。西都宾曰：玉阶彤庭。毛诗曰：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曹植娱宾赋曰：丹帷晔以四张。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瑯，附蝉为文。汉书曰：昌邑王贺冠惠文冠。音义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瑯。斯荣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贾逵国语注曰：庶，冀也。广雅曰：希，庶也。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司马彪庄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阳碑曰：邈矣高踪，孰能克兹。毛诗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临川靡芳饵，何为空守坻？芳饵，以喻令德也。归田赋曰：徒临川以羡鱼。吴越春秋，大夫种曰：深川之鱼，死于芳饵。饵，鱼食也。庄子曰：任公为大钧，犗牛以为饵。淮南子曰：黄帝化天下也，渔者不争坻。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槁叶，自喻也。毛诗曰：蓀兮蓀兮，风其吹女。郑玄曰：木叶槁，得风乃落。毛诗曰：逝将去汝。毛萇诗传曰：违，离也。违君能无恋，尸素当言归。韩诗曰：何谓素餐？素者质人，但有质朴，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颇有所知，善恶不言，默然不语，苟欲得禄而已，譬若尸矣。毛诗曰：言旋言归。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刘向雅琴赋曰：潜坐蓬庐之中。礼记，孔子曰：儒有荜门圭窦。毛诗曰：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毛萇曰：言可以乐道忘饥。进则无云补，退则恤其私。汉书，诸葛丰曰：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广雅曰：云，有也。论语曰：退而省其私。但愿隆弘美。王度日清夷。东观汉记，陈元上疏曰：抉瑕摘璽，掩其弘美。左氏传，右尹革曰：祈招之诗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长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文选考异

注「毛诗传曰」：何校去「传」字，陈云「传」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答傅咸

五言

郭泰机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沈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

皦皦白素丝，织为寒女衣。素丝，喻德。寒女，喻贱也。傅咸赠诗曰：素丝岂不絜，寒女难为容。崔骃七言曰：皦皦练丝退浊污。曹植闲居赋曰：愿同衾于寒女。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言不见用也。傅咸赠诗曰：贫寒犹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诗曰：札札弄机杼。天寒知运速，况复鴈南飞。言岁之方晏，以喻年之将老也。庄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辞曰：鴈雍雍而南游。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衣工，喻傅咸也。张衡髑髅赋曰：飞锋曜景，秉尺持刀。毛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人不取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于身，故世间之士，安可冀而相荐乎？周易曰：近取诸身。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言已朝餐而忘我饥，犹居贵而遗我贱。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五言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篇，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

陆士龙

悠悠君行迈，萢萢妾独止。毛诗曰：悠悠南行。又曰：行迈靡靡。又曰：独行萢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万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赋曰：妖冶闲都。毛诗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郑玄仪礼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别于男也。雅步擢纤腰，巧笑发皓齿。雅，闲雅，谓妖丽也。许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诗曰：巧笑倩兮。楚辞曰：美人皓齿嫋以嫋。佳丽良可美，衰贱焉足纪？战国策司马喜曰：赵，佳丽之所出。高诱曰：佳，大也。丽，美也。贾逵国语注曰：纪，犹录也。远蒙眷顾言，衔恩非望始。毛诗曰：眷言顾之。郑玄曰：顾，念也。左氏传，郑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己赋曰：蒙君子之博爱，垂过望之渥恩。

浮海难为水，游林难为观。林、海，以喻上京也。言游上京，难为容色也。孟子曰：观海者难为水。容色贵及时，朝华忌日晏。说文曰：木槿朝华暮落。皎皎彼姝子，灼灼怀春粲。古诗曰：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牕牖。毛诗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怀春。毛萇曰：怀，思也。毛诗曰：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国语曰：女三为粲。贾逵曰：粲，亦美貌。西城善雅??，总章饶清弹。陆机洛阳记曰：金墉城在宫之西北角，魏故宫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尚衣能歌舞，一时冠绝。孙盛晋阳秋，傅隆议曰：其总章技，即古之女乐。鸣簧发丹唇，朱弦绕素腕。毛诗曰：吹笙鼓簧。神女赋曰：朱唇的其若丹。礼记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洛神赋曰：攘皓腕。轻裾犹电挥，双袂如雾散。张衡舞赋曰：裾若飞燕，袖如回雪。徘徊相侔，瞥若电伐。韩康伯周易注曰：挥，散也。封禅书曰：云布雾散。华容溢藻幄，哀响入云汉。洛神赋曰：华容阿那。杜预左氏传注曰：幄，帐也。列子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饒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张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知音世所希，非君谁能赞？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孔安国论语注曰：稀，少也。希与稀通。释名曰：称人之美曰赞也。弃置北辰星，问此玄龙焕。北辰，言不移也。玄龙，喻美女也。言弃彼北辰之心，而问此玄龙之色。讥好色而不好德。陆云代彦先赠妇诗曰：何用结中款？抑指北辰星。石氏星赞曰：轩辕，龙体，主后姬。然此唯取众姬，即指西城总章宫人，不论于后也。龙色多玄，故取以喻。时暮复何言，华落理必贱。毛诗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文选考异

注「集亦云为顾彦先」：案：「顾」当作「全」，见前卷士衡诗题下注。「亦」者，即亦彼也。不知者误谓亦此题而改之耳。二陆同作，不得歧异，明甚。

今世行二陆合集，又将士衡题一概尽改成「顾」字，则更误中之误也。袁、茶陵二本合并此节注入「向曰」下，文句咸失其旧，难以取证，今不复论。

注「徘徊相侔譬若电伐」：陈云「侔」当作「佯」，「相佯」见楚辞。「伐」，「灭」误。案：所校是也。各本皆伪。

答兄机

五言

陆士龙士衡前为太子洗马时赠别士龙，今答之。

悠远涂可极，别促怨会长。机赠诗曰：行矣怨路长，怒焉伤别促。郑玄礼记注曰：极，尽也。曹子建送应氏诗曰：别促会日长。衔恩恋行迈，兴言在临觞。机诗曰：指涂悲有余，临觞欢不足。毛诗曰：念彼恭人，兴言出宿。南津有绝济，北渚无河梁。言己心有绝济而可旋，机行无河梁而可涉也。韦昭汉书注曰：直渡为绝。尔雅曰：济，渡也。机诗曰：我若西流水，子为东跼岳。故云南北以报之。楚辞曰：江河广而无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言己形虽留而神实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参商之隔。左氏传，子产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参为晋星。法言曰：吾不见参商之相比也。衡轨若殊迹，牵牛非服箱。机诗曰：安得同携手，契阔成駢服。故答云：衡轨若殊其迹，则类牵牛不以服箱也。毛诗曰：睨彼牵牛，不以服箱。

文选考异

注「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袁本。茶陵本无「也」下九字。案：各本皆非，见下。

注「以服事夏商」：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此上起「左氏传」至末一节注，与前卷全同。依善例，但当云「参商已见上文」。盖各本皆误复出，尤又从而补之，皆非善之旧。

答张士然

五言

陆士龙

行迈越长川，飘飘冒风尘。新序，孔子张曰：臣犯霜露，冒尘埃。曹植出行曰：蒙雾犯风尘。郑玄考工记注曰：冒，蒙也。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西都宾曰：与海通波。楚辞曰：朝发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风。高诱淮南子注曰：丛木曰榛。修路无穷迹，井邑自相循。周礼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广雅曰：循，从也。百城各异俗，千室非良邻。谢承后汉书曰：黄琬拜豫州刺史

，威迈百城。礼记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论语，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愿有良邻，则见君子也。欢旧难假合，风土岂虚亲。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毛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楚辞曰：时髣髴以遥见。魏文帝诗曰：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靡靡日夜远，眷眷怀苦辛。毛诗曰：行迈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韩诗曰：眷眷怀顾。古诗曰：轆轳长辛苦。

文选考异

注「曹植出行曰」：案：「出」上当有「亟」字。各本皆脱。后八公山诗注引可证。

感念桑梓城：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域」善作「城」。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城」但传写误。善亦作「域」，非与五臣有异。二本据所见误字作校语耳。

注「轆轳长辛苦」：袁本「辛苦」作「苦辛」，是也。茶陵本亦误倒。

答卢谌诗并书

四言

刘越石王隐晋书曰：刘琨，字越石，中山静王之后也。初辟太尉陇西秦王府，未就。寻为博士，未之职。永嘉中为并州刺史，与卢志亲善。志子谌，琨先辟之，后为从事中郎。段匹磾领幽州牧，谌求为匹磾别驾。谌笺诗与琨，故有此答。后琨竟为匹磾所害也。

琨顿首：损书及诗，备辛酸之苦言，畅经通之远旨。张平子书曰：酸者不能不苦于言。汉董仲舒对策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执玩反复，不能释手。玩，犹爱弄也。慨然以悲，欢然以喜。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苍颉篇曰：检，法度也。薛君韩诗章句曰：括，约束也。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老、庄，老聃、庄周也。阮生，嗣宗也。庄子有齐物论。臧荣绪晋书曰：阮籍放诞，不拘礼教。苍颉篇曰：旷，疏旷也。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爱之所能厚，身亦非轻之所能薄。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爱之而厚，或轻之而薄，此似非顺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则谓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恚矣，奚去奚就，奚哀奚乐之谓也。自顷辘张，困于逆乱，辘张，惊惧之貌也。杨雄国三老箴曰：负乘覆餗，奸寇侏张。辘与侏古字通，张由切。国破家亡，亲友雕残。崔鸿前赵录曰：刘聪僭即位于平阳。又曰：聪遣从弟曜攻晋，破洛阳。又曰：遣子粲攻长安，陷之。家亡，见下文。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礼记曰：公叔禹人遇负杖者。楚辞曰：屈原行吟泽畔。毛诗曰：逢此百忧。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淮南子曰：卓然独立，块然独处

。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刻，漏也。说文曰：以铜盆受水分时，昼夜百刻也。譬由疾疢弥年，而欲一丸销之，其可得乎？毛萇诗传曰；弥，终也。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苏武答李陵书曰：每念足下才为世生，器为时出。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淮南子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孙卿子曰：和氏之璧，为天下之宝。史记，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诞，欺也。昔騶骥倚辘于吴阪，长鸣于良乐，知与不知也。战国策，楚客谓春申君曰：昔骐驎驾盐车，上吴阪，迁延负轭而不能进，遭伯乐，仰而鸣之，知伯乐知己也。今仆屈厄日久，君独无意使仆为君长鸣乎？思玄赋曰：马倚辘而徘徊。郑玄考工记注曰：辘，轅也。古今地名曰；寘零阪在吴城之北，今谓之吴阪。良，王良也。王良无遇骥之事，因伯乐而连言之。孔融荐祢衡表曰：飞兔騶裹，良、乐之所急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遇与不遇也。汉书，韩信谓广武君曰：仆闻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耳。汉书，杨雄曰：以为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孔安国尚书传曰：勗，勉也。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郑玄仪礼注曰：属，缀也。久废则无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称指送一篇，称旨，称其意旨也。称，赤证切。适足以彰来诗之益美耳。毛萇诗传曰：适，祇适也。琨顿首顿首。久罹厄运，故述丧乱，多感恨之言也。厄运初遘，阳爻在六。言晋之遇灾也。毛萇诗传曰：遘，成也。阳爻在六，谓干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干象栋倾，坤仪舟覆。乾坤，谓天地。左氏传，子产谓子皮曰：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战国策，或谓公叔曰：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横厉纠纷，群妖竞逐。言刘聪之构逆也。横厉，从横猛厉也。纠纷，乱貌也。楚辞曰：棹舟航以横厉。范晔后汉书，岑彭曰：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火燎、洪流，以喻乱也。尚书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横流，泛滥天下。彼黍离离，彼稷育育。毛诗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毛萇诗传曰；育，长也。哀我皇晋，痛心在目。其一。左氏传，吕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无心，万物同涂。无心，谓无心爱育万物，即不仁也。同涂，谓皆为刍狗也，已见下句。祸淫莫验，福善则虚。尚书曰：天道福善祸淫。逆有全邑，义无完都。逆，谓刘聪。义，谓晋室。英粲夏落，毒卉冬敷。英粲以喻晋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离骚序曰：善马香草，以配忠贞。恶禽丑物，以比谗佞也。如彼龟玉，韞椟毁诸。论语，孔子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又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

。马融曰：韞，藏也。刍狗之谈，其最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结刍为狗也，言天地不爱万物，类祭祀之弃刍狗也。然此与谈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软弱，弗克负荷。汉书曰：王尊之子伯，为京兆尹，软弱不胜任。左氏传，郑子产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软，奴乱切。愆豐仍彰，荣宠屡加。孔安国尚书传曰：愆，过也。杜预左氏传注曰：豐，瑕隙也。威之在建，祸延凶播。威之在建，谓为聪所败，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谓也，言遭凶祸而迁播。协韵，补何切。声类曰：播，散也。忠隕于国，孝愆于家。范晔后汉书，世祖诫冯勤曰：能尽忠于国。又，明帝诏曰：阴兴在家仁孝。杜预左氏传曰：愆，失也。斯罪之积，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诗曰：如山如河。斯豐之深，终莫能磨。其三。毛诗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旧姻，嫵婉新婚。臧荣绪晋书曰：琨妻，即谏之从母也。新婚，未详。毛诗曰：不思旧姻。又曰：嫵婉之求。又曰：覲尔新婚。裹粮携弱，匍匐星奔。左氏传，晋赵穿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毛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未辍尔驾，已隳我门。二族偕覆，三孽并根。王隐晋书曰：刘聪围晋阳，令狐泥以千余人为乡导，琨求救猗卢，未至，太原太守高峽反应聪，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马，步檐不免，为泥所害。何法盛晋录曰：刘粲悉害谏父母。三孽，谓琨之兄子也。张晏汉书曰：孺子为孽。一曰谓刘聪、刘曜、刘粲也。班固汉书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义曰：孽，木斩而复特生，喻魏、齐、韩灭而复更生也。何休公羊传注曰：孽，犹树之孽生者也。长惭旧孤，永负冤魂。其四。结上二句也。旧孤，谓三孽也。冤魂，谓二族也。王隐晋书曰：琨遣兄子演领兖州，石勒围演于三台，突围得免。后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尽为所虏也。亭亭孤干，独生无伴。孤干，孤生之竹，以喻谏。宋玉笛赋曰：倚筱异干。王逸楚辞注曰：伴，侣也。绿叶繁缛，柔条修罕。说文曰：缛繁，采饰也。宋玉笛赋曰：罕节简枝。朝采尔实，夕捋尔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协韵，公旦切。竿翠丰寻，逸珠盈椀。丰寻，言节长盈寻也。说文曰：丰，满也。应劭汉书注曰：八尺曰寻。珠，即以喻德也。逸，谓过于众类。盈椀，言多也。寔消我忧，忧急用缓。逝将去乎？庭虚情满。其五。去，谓之匹磾之所也。逝将，已见上文。白虎通曰：哀通愤满。虚满伊何，兰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喻也。有鸟翻飞，不遑休息。鸟谓凤，以喻谏也。毛诗曰：肇允彼桃虫，拚飞惟鸟。匪桐不栖，匪竹不食。郑玄毛诗笺曰：凤皇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括地图曰：凤皇食竹实。永戢东羽，翰抚西翼。戢，敛也。翰，高飞也。我之敬之，废欢辍职。其六。毛诗曰：我之怀矣。又曰：敬之敬之。音以赏奏，味以殊珍。吕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

琴绝弦，以为世无复赏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文以明言，言以畅神。左氏传，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语，孔子曰：言说者，情之导也。王肃曰：所以导达其情也。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诗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觞，丝竹生尘。谓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饮。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素卷莫启，幄无谈宾。谓文、言也。既孤我德，又阙我邻。其七。光光段生，出幽迁乔。臧荣绪晋书曰：鲜卑段匹磾，自号大将军。杨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诗曰：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范晔后汉书，顺帝诏曰：杨伦出幽升乔，宠以蕃傅。资忠履信，武烈文昭。闲居赋曰：资忠履信以进德。汉武帝赠故朱崖太守董广诏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将者武功烈。旃弓骅骝，輿马翹翹。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传，陈敬仲曰：诗曰：翹翹车乘，招我以弓。杜预云：逸诗也。翹翹，远也。毛诗曰：骅骝角弓。毛萇曰：骅骝，调利也。乃奋长縻，是辔是鑣。广雅曰：縻，索也。说文曰：鑣，马勒傍铁也。何以赠子？竭心公朝。毛诗曰：何以赠之？鸚鵡赋曰：苟竭心于所事。曹子建求亲亲表曰：执政不废于公朝也。何以叙怀？引领长谣。其八。左氏传云：穆叔谓晋侯曰：引领西望曰：庶几乎。

文选考异

注「段匹磾领幽州牧谋求为匹磾别驾」：袁本、茶陵本无「州」下「牧谋」二字，及「为」下「匹磾」二字。案：无者是也。尤误取五臣良注衍字添耳。

嗣宗之为妄作也：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妄」善作「忘」。案：二本所见非也。作「忘」不可通，必传写误，而尤改正之者。

长鸣于良乐：袁本、茶陵本无「长」字。案：此或所见不同，今无所考。

注「适祇适也」：陈云上「适」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厄运初遘：案：「遘」当作「构」。袁本注作「构成也」，见下。其五臣铕注乃云「遘，遇也」。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尤因此并改注字，益非。

注「毛萇诗传曰遘成也」：袁本「遘」作「构」。案：「构」字是也。所引小雅四月传文。茶陵本删去此八字，大误。

注「善马香草」：何校「马」改「鸟」，是也。各本皆误。

注「杜预左氏传曰」：陈云「传」下脱「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裹粮携弱：袁本、茶陵本此上有「不虑其败唯义是敦」八字，云善无此二句。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详诗每章十二句，传写共脱三处，非善自无。下二处皆经尤校改正之，唯此仍其旧，为失于检照也。又疑善尚有注，为并脱一节，今注莫可考。

注「张晏汉书曰」：何校「书」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倚筱异干」：何校「倚」改「奇」，是也。各本皆误。

虚满伊何兰桂移植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善无此二句。案：二本所见非也。传写误脱，说见上。尤校改正之，其修补之迹尚存也。又疑善亦尚有注，莫可考。

光光段生出幽迁乔：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善脱此二句。案：传写误，尤校改正之，说见上。此二句善注各本具存，益足证非善自无也。凡袁、茶陵二本据所见为校语，未尝谓善真如此，读者每误认，观此可晓然矣。

注「夫招大夫以旌」：袁本、茶陵本「旌」作「旂」。案：正文作「旂」。「旂」即「旌」字。陈云上「夫」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重赠卢谌

五言臧荣绪晋书曰：琨诗托意非常，想张、陈，以激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琨。

刘越石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悬璧，悬黎以为璧，以喻谌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经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难为功兮。孔安国尚书传曰：璆，玉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史记曰：太公望以渔钓奸周。西伯将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六韬曰：文王卜田，史扁为卜田于渭之阳，将大得，非龙非虺，非熊非罴，非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斋戒三日，田于渭阳，卒见吕尚，坐茅以渔。答宾戏曰：周望兆动于渭滨。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东观汉记曰：邓禹，字仲华，南阳人也。更始既至雒阳，以世祖为大司马，使安集河北。禹闻之，自南阳发，北径渡河，追至邺，谒上，见之甚驩，谓曰：我得拜除长吏，生远来，宁欲仕耶？禹曰：不愿也。赵岐孟子章指曰：千载闻之，犹有感激。周易曰：同气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汉书曰：陈平从高帝击韩信，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食，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南过曲逆，诏御史封平为曲逆侯。又曰：冒顿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见谢惠连张子房诗。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左氏传曰：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预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犇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贤而有大功也。左氏传，寺人披谓晋侯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杜预曰：干时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雠？二伯，晋文、齐桓公也。党，谓五贤。雠，谓射钩也。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数子，谓太公已下也。言数子皆能陈谋以静乱，故已想之而共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论语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毛萇诗传曰：云，言也。左氏传，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公羊传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孔子曰：孰谓来哉！孰谓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家语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业。注曰：建功业。夕阳西流，喻将老之人也。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嵇康幽愤诗曰：时不我与。云浮，言疾也。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刘楨与临淄侯书曰：肃以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辔。刘歆遂初赋曰：奉华盖于帝侧。说文曰：辔，辕也。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应劭汉书注曰：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

文选考异

注「以激谏素无奇略」：何校「素」上添一「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非得公侯」：案：「非」当作「兆」。各本皆伪。

注「已见谢惠连张子房诗」：何校「惠连」改「宣远」，是也。袁本亦误「惠连」。茶陵本所复出，更非。

赠刘琨并书

四言

卢子谅

故吏从事中郎卢谡死罪，死罪！傅子曰：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汉书音义，张晏曰：人臣上书，当昧犯死罪而言。谡禀性短弱，当世罕任。孔安国尚书传曰：禀，受也。郑玄周礼注曰：任，用也。因其自然，用安静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乐氏曰：自然，继本名也。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在木阙不材之资，处鴈乏善鸣之分。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故人家。故人喜，令竖子杀鴈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秀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鸣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矣。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晋灼汉书注曰：资材量也，分，谓己所当得也。卷异蘧子，愚殊宁生。论语，子曰：蘧伯玉邦无道可卷而怀之。又曰：宁武子邦无道则愚。匠者时眇，不免??宾。言在木阙不材，故匠者时眇，在鴈乏善鸣，故不免??宾也。庄子，惠子谓弟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广雅曰：饌，进食也。饌与??同，仕眷切。尝自思惟，因缘运会，得蒙接事，宋衷保干图注曰：五运五行，用事之运。自奉清尘，于今五稔。楚辞曰：闻赤松之清尘。然行必尘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尘以言之。言清

，尊之也。左氏传，叔向曰：所谓不及五稔者。杜预曰：稔，年也。谟明之效不着，候人之讥以彰。尚书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毛诗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诗曰：彼候人兮，何戈与祿。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汉书赞曰：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传，宋伯谓晋侯曰：川泽纳污，山藪藏疾。加以待接弥优，款眷逾昵，与去运筹之谋，厕燕私之欢。广雅曰：款，诚也。尔雅曰：昵，近也。汉书，高祖曰：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诗曰：诸父兄弟，备言燕私。绸缪之旨，有同骨肉，毛诗曰：绸缪束薪。毛萇曰：绸缪，缠绵也。骨肉，谓父子。吕氏春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此之谓骨肉之亲。其为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昔聂政殉严遂之顾，荆轲慕燕丹之义。聂政，已见别赋。荆轲，已见西征赋。意气之间，靡躯不悔。谢承后汉书，杨乔曰：侯生为意气刎颈。楚辞曰：子胥谏而糜躯，比干忠而剖心。说文曰：靡，烂也。靡与糜古字通。虽微达节，谓之可庶，达节，已见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怀？毛萇诗传曰：怀，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险已之。委身，犹委质也。左氏传，狐突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夷险，喻治乱也。淮南子曰：接径历远，直道夷险。杜预左氏传注曰：已，犹决竟也。事与愿违，当忝外役，役，谓别驾也。对琨故谓之外。嵇康幽愤诗曰：事与愿违，遘兹淹留。广雅曰：违，背也。论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罢州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盖本同末异，杨朱兴哀；始素终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可以黄，可以黑。高诱曰：闵其别与化也。分乖之际，咸可叹慨；致感之途，或迫乎兹。郑玄周礼注曰：致，犹会也。广雅曰：迫，急也。亦奚必临路而后长号，睹丝而后歔歔哉？楚辞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览今遇，先，谓谏父也。今，谓琨也。感存念亡，触物眷恋。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意，书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不胜猥慙！谨贡诗一篇，广雅曰：猥，众也。王逸楚辞注曰：慙，愤也。抑不足以揄扬弘美，亦以摅其所抱而已。班固两都赋序曰：雍容揄扬，着于后嗣。弘美，已见上文。抱，或为挹。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左氏传，王使富辛如晋，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预曰：肆，展也。广雅曰：遂，竟也。汉书，刘向曰：蒙汉厚恩。锡以咳唾之音，慰其违离之意，庄子，孔子谓渔父曰：丘窃侍于下风，幸闻咳唾之音也。则所谓咸池酬于北里，夜光报于鱼目。乐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史记曰：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杂书曰：秦失金镜，鱼目入珠。郑玄曰：鱼目乱真珠。谏之愿也，非所敢望也。左氏传，郑伯曰：孤之愿

也，非所敢望也。谏死罪，死罪。

浚哲惟皇，绍熙有晋。皇，谓怀帝也。毛诗曰：浚哲维商。尔雅曰：绍，继也。又曰：熙，兴也。振厥弛维，光阐远韵。韦昭汉书注曰：弛，废也。苍颉篇曰：阐，开也。韵，谓德音之和也。有来斯雍，至止伊顺。毛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其一。汉书曰：北斗魁下六星，两两而比，曰三能也。色齐为和，不齐为乖。说文曰：摘，舒也。尚书，帝曰：咨四岳。春秋汉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与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书曰：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父将之也。弘济艰难，对扬王休。尚书，王曰：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毛诗曰：虎拜稽首，对扬王休。苟非异德，旷世同流。言琨之德苟不异于昔贤，虽复与之旷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议曰：汉兴以来，旷世历年。广雅曰：旷，远也。加其忠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传，荀息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无猜，贞也。毛诗曰：君子有徽猷。伊谏陋宗，昔遘嘉惠。尔雅曰：遘，遇也。越绝书曰：恭承嘉惠，述畅往事。申以婚姻，着以累世。左氏传，吕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晔后汉书，孔融谓李膺曰：与君累世通家。义等休戚，好同兴废。孰云匪谐？如乐之契！其三。左氏传，晋侯谓魏绛曰：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尔雅曰：谐，和也。说文曰：契，大约也。王室丧师，私门播迁。丧师，谓为刘聪所败也。左氏传，会于洮，谋王室也。国语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法言曰：屈国丧师。战国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门。列子曰：岱舆、员峤二山沈于大海，仙圣播迁者巨亿计也。声类曰：播，散也。望公归之，视险忽艰。左氏传，晋赵孟曰：望楚而归之，视远如迩。吴季重与曹丕书曰：虽云幽深，视险若夷。兹愿不遂，中路阻颠。阻颠，谓谏父为刘粲所害也。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大钧载运，良辰遂往。鵬鸟赋曰：大钧播物。孔安国尚书传曰：载，行也。庄子曰：天道运行。楚辞曰：吉日兮良辰。郑玄仪礼注曰：遂，犹因也。瞻彼日月，迅过俯仰。毛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庄子，老聃谓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间。杜预左氏传注曰：俛，俯也。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为畴曩。其五。毛诗曰：借曰未知。苍颉篇曰：昨，隔日也。尔雅曰：曩，久也。畴曩伊何，逝者弥疏。吕氏春秋曰：死者弥久，生者弥疏。温温恭人，慎终如初。恭人，谓琨也。毛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览彼遗音，恤此穷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遗音，谓谏父之言也。穷孤，谏自谓也。尔雅曰：恤，忧也。礼记曰：恤孤独以逮不足。范晔后汉书曰：何敞谓宋由曰：节省浮费，赈恤穷孤。樛木，喻琨也。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妙哉蔓葛，得托樛木。妙，犹徽也。叶不云布，华不

星烛。封禅书曰：云布雾散。承侔卞和，质非荆璞。薛君韩诗章句曰：承，受也，谓受恩。郑玄周礼注曰：侔，等也。韩子曰：楚子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奉而献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乏骥馱。其七。左氏传曰：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将战，邴无恤御简子。杜预曰：邴无恤，王良也。尤与邴同，古字通。承亦既笃，眷亦既亲；饰奖弩猥，方驾骏珍。方言曰：凡相被饰亦曰奖。礼记曰：凶年乘弩马。广雅曰：弩，骀也。许慎淮南子注曰：猥，摠凡也。西京赋曰：方驾授饗。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弩以方骏，猥以方珍也。贾逵国语注曰：珍，宝也。弼谐靡成，良谋莫陈。尚书曰：谟明弼谐。无觊狐赵，有与五臣。其八。五臣之从晋文，犹谏之事刘氏，无敢望同狐赵之立大功，有志与彼五臣俱履危厄。贾逵国语注曰：觊，望也，羈致切。五臣，已见上文。五臣奚与？契阔百罹。言五臣何故敢与？五臣契阔逢于百罹。毛诗曰：死生契阔。又曰：我生之后，逢此百离。毛苌曰：离，忧也。离，一作罹。身经险阻，足蹈幽遐。言已与五臣同也。左氏传，楚子曰：晋侯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义由恩深，分随昵加。分，犹节也。绸缪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绸缪，已见上文。汉书，韩信谓广武君曰：委心归计，愿子勿辞。毛诗云：岂伊异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寻通理。孟子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尤彼意气，使是节士。言己昔以意气而殒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韩诗章句曰：尤，非也。意气，已见上文。谢承后汉书曰：节士鲍昂，有鸿渐浮云之志。慎子曰：世高节士。情以体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气节士之流思情以体信，而乃生感。趣舍罔要，穷达斯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无所要求，穷达任其所止也。六韬，太公谓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趋舍不同，喜怒不等。趋，犹向也。舍，犹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穷达，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者也。吕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志也。道德于此，则穷达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悼。史记，秦缪公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也！日磬效忠，飞声有汉。金日磬，已见西征赋。思玄赋曰：盍远迹以飞声。桓桓抚军，古贤作冠。来牧幽都，济厥涂炭。其十一。刘琨劝进表曰：抚军幽州刺史臣匹磬。尚书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汉书曰：陈遵、张竦为后进冠。小雅曰：牧，临也。尚书曰：有夏昏虐，民坠涂炭。涂炭既济，寇挫民阜。周礼曰：以阜人民。郑玄曰：阜，盛也。谬其疲隶，授之朝右。朝右，谓别驾也。张璠汉记曰：王堂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宪章朝右，委功曹陈蕃也。上惧任大，下欣施厚。汉书，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也。实祇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毛诗曰：高朗令终。郑玄曰：有高明之誉，而以善名终也。汉书，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职也。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诗曰：相彼鸟

矣，犹求友声。小雅曰：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也。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谓堪父母见害之心也。国语，国人诵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箴也。每凭山海，庶覩高深。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书曰：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缅成飞沈。其十三。韦昭国语注曰：缅，犹邈也。长徽已纒，逝将徙举。长徽已纒，谓被匹磾所辟，类乎徽纒之系于己也。周易曰：系用徽纒。说文曰：纒，绕也。收迹西践，衔哀东愿。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曷云涂辽？曾不咫步。贾逵国语注曰：八寸曰咫。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其十四。毛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然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己惧威而不行。绵绵女萝，施于松柏。女萝，自喻。松柏，谓琨也。毛诗曰：葛与女萝，施于松柏。广雅曰：标，末也，必遥切。稟泽洪干，晞阳丰条。说文曰：干，本也。楚辞曰：夕晞余身乎九阳。毛萇诗传曰：晞，干也。根浅难固，茎弱易雕；操彼纤质，承此冲飙。其十五。飙，喻乱也。盐铁论曰：冲风飘鹵，沙石凝积。纤质寔微，冲飙斯值，谁谓言精？致在赏意。庄子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郑玄礼记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见得鱼，亦忘厥饵。饵，犹筌也。庄子曰：筌者，所以得鱼也，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遗其形骸，寄之深识。其十六。庄子曰：申徒，兀者也，谓子产曰：吾与夫子游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王命论曰：渊然深识。先民颐意，潜山隐机。毛诗曰：先民有作。尔雅曰：颐，养也。庄子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嗒焉似丧其偶也。仰熙丹崖，俯澡绿水。说文曰：熙，燥也，谓暴躁也。无求于和，自附众美。庄子曰：古之治道者，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又曰：无不亡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慷慨遐踪，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贤之远踪，而事与愿违，故有愧高旨。爰造异论，肝胆楚越。谓琨被谤也。臧荣诸晋书曰：众人谓琨诗怀帝王大志。庄子，仲尼谓常季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高诱淮南子注曰：肝胆，喻近也。楚越，喻远也。惟同大观，万殊一辙。同大观，谓琨也。鹖冠子曰：达人大观，乃见其符。文子曰：圣人由近知远，以万异为一同也。淮南子曰：万殊为一也。死生既齐，荣辱奚别？列子，杨朱曰：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齐。王仲宣七释曰：均同死生，混齐荣辱也。处其玄根，廓焉靡结。其十八。广雅曰：玄，道也。张衡玄图曰：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与为先。广雅曰：廓，空也。靡结，谓体道虚通，心无怨结也。福为祸始，祸作福阶。言无常也。韩诗曰：利为用本，福为祸先。越记曰：祸为福先，福为祸堂。天地盈虚，寒暑周回。言物极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又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夫差不祀，衅在胜

齐。以喻聪也。史记曰：吴王夫差北伐齐，败于艾陵。越王勾践败吴，吴王遂自剄死。越王灭吴也。勾践作伯，祚自会稽。其十九。以喻琨也。史记曰：勾践已平吴，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九命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也。邈矣达度，唯道是杖。达度，亦谓琨也。形有未泰，神无不畅。何晏论语注曰：泰，自纵泰也。汉书音义曰：畅，通也。如川之流，如渊之量。毛诗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家语，齐大夫子高适鲁，见孔子曰：而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海渊之为大也。上弘栋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郑玄礼记注曰：塞，满也。左氏传，师旷谓晋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文选考异

注「宋伯谓晋侯曰」：何校「宋伯」改「伯宗」，是也。各本皆误。

注「周易系辞」：袁本、茶陵本「辞」下有「文」字，是也。

注「老聃谓崔曜曰」：案：「曜」当作「耀」，见释文。茶陵本「曜」作「瞿」，依今庄子改，未是也。袁本亦误「曜」。

注「楚子和氏」：案：「子」当作「人」。各本皆误。

良谋莫陈：袁本、茶陵本「谋」作「谟」。案：此或所见不同，今无所考。

使是节士：袁本、茶陵本「使」作「狭」，云善作「使」。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自作「狭」，注云「故尤而狭之」。传写并注中皆伪为「使」，乃不可通。此即善、五臣无异，而当订正者。

注「达志也」：陈云「志也」当作「亦乐」，见幽通赋，是也。各本皆误。

注「道德于此」：何校「德」改「得」，陈同，是也。茶陵本作「得」。袁本亦误「德」。

注「秦缪公问内史廖曰」：袁本、茶陵本「廖」作「廖」，是也。

注「夫差以甲兵五千人」：何校「夫差」改「勾践」，陈同，是也。袁本亦误。茶陵本脱此注。

赠崔温

五言集曰：与温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晋录曰：温峤，字太真。又曰：崔悦，字道儒。

卢子谅

逍遥步城隅，暇日聊游豫。毛诗曰：俟我于城隅。暇日，已见上文。曹植蝉赋曰：始游豫乎芳林。北眺沙漠垂，南望旧京路。说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马篇曰：扬声沙漠垂。平陆引长流，岗峦挺茂树。中原厉迅飙，山阿起云雾。厉，疾貌也。游子恒悲怀，举目增永慕。汉书，高祖曰：游子悲故乡。李陵书曰：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曹子建应诏诗曰：长怀永慕。良俦不获偕

，舒情将焉诉？楚辞曰：向长风而舒情。远念贤士风，遂存往古务。楚辞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侠气，岂惟地所固？尔雅曰：朔，北方也。郑玄周礼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汉书曰：赵地北通燕涿，高气势也。李牧镇边城，荒夷怀南惧。史记曰：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鴈门，备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说文曰：怀，念思也。赵奢正疆场，秦人折北虑。史记曰：赵奢，赵之田部吏也。秦伐韩，令赵奢将救之，大败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阨与之围而归。左氏传曰：疆场之患，一彼一此。羁旅及宽政，委质与时遇。左氏传，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恨以弩蹇姿，徒烦飞子御。王命论曰：弩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史记曰：大雒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非与飞古字通。亦既弛负檐，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誉？左氏传，陈公子完曰：免于罪戾，弛于负檐。又曰：晋悼公即位，公宫之长，皆民誉也。倪宽以殿黜，终乃最众赋。汉书曰：倪宽迁左内史，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遗爱常在去。汉书曰：何武为大司空，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郑玄礼记注曰：素，犹故也。何以敷斯辞，惟以二子故。二子，谓崔、温也。

文选考异

注「公宫之长」：何校「公宫」改「六官」，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答魏子悌

五言

卢子谅

崇台非一干，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苍曰：腋在肘后。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班固汉书赞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缙绅之徒，骋其智辩，并成大业。遇蒙时来会，聊齐朝彦迹。言富贵荣宠，时之暂来也。汉书，蒯通曰：时乎，时不再来！顾此腹背羽，愧彼排虚翮。韩诗外传曰：晋平公游于河而叹曰：安得贤士与之乐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对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无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门左千人，右千人，何谓不好士乎？对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飞不为加高，损一把，飞不为加下。今君之食客，门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将皆背上

之毛，腹下之毳耶？寄身荫四岳，托好凭三益。四岳，谓刘琨也。四岳，已见上文。论语，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倾盖虽终朝，大分迈畴昔。邹阳上书曰：白头如新，倾盖若故。左氏传曰：楚子文训兵终朝而毕。李固与宾卿书曰：开廓大分，绸缪恩信。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在危每同险，处安不异易。易，夷易也。协韵，以赤切。俱涉晋昌艰，共更飞狐厄。王隐晋书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阔远，分立晋昌郡。又曰：晋昌护匈奴中郎将，别领户。然时段匹磾为此职，谡在磾所，难斥言之，故曰晋昌也。晋中兴书曰：石勒攻乐平，刘琨自代飞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积。契阔，已见上文。左氏传，晋公子重耳谓楚子曰：晋、楚治兵，以与君周旋。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岛役。燕丹子曰：士无乡曲之誉，则不可以论行。匹磾辟谡为幽州别驾，故曰本州岛之役，已见上文。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毛苌诗传曰：惕惕，犹切切也。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楚辞曰：众人莫可与论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见上文。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蹟。小雅曰：蹟，深也。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随侯珠，已见上文。荆，楚也。韩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于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宝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傅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无。

文选考异

注「惕惕犹切切也」：陈云「切切」当作「切切」，是也。所引防有鹊巢二章传文。各本皆误。

答灵运

五言

谢宣远

夕霁风气凉，闲房有余清。何敬祖杂诗曰：闲房来清气。吕氏春秋曰：冬不用翳，清有余也。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轩，牕也。蜀都赋曰：高轩以临山。秦嘉赠妇诗曰：飘飘帷帐，荧荧华烛。独夜无物役，寝者亦云宁。孙卿子曰：是谓以己为物役也。忽获愁霖唱，怀劳奏所成。灵运愁霖诗序云：示从兄宣远。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魏文柳赋曰：行旅仰而回眷。毛诗曰：眷言顾之。伊余虽寡慰，殷忧暂为轻。长门赋曰：伊余志之怀慢愚。韩诗曰：耿耿不寐，如有殷忧。牵率训嘉藻，长揖愧吾生。左氏传，智伯曰：牵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赋曰：嘉藻丽之彬彬。汉书曰：酈食其长揖不拜。陆机赠潘岳诗曰：盍曰吾生，明德惟允。

文选考异

注「高轩以临山」：案：「高」上当有「开」字。各本皆脱。

注「伊余志之怀慢愚」：袁本、茶陵本「之」下无「怀」字，「愚」下有「兮」

」字，是也。又茶陵本「志」作「怀」，亦误。

于安城答灵运

五言谢灵运赠宣远序曰：从兄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

谢宣远

条繁林弥蔚，波清源愈浚。阮德猷答枣道彦诗曰：体直响正，源深流清。华宗诞吾秀，之子绍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华宗贵族，必有应斯举者。毛萇诗传曰：诞，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广雅曰：秀，美也。毛诗曰：之子于征。尚书曰：俾克绍前烈。孔安国尚书传曰：胤，嗣也。绸缪结风徽，烟熅吐芳讯。绸缪，已见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熅，万物化醇。演连珠曰：肆义芳讯。郑玄礼记注曰：讯，问也。鸿渐随事变，云台与年峻。其一。鸿渐，以喻仕进，云台，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李颙阮彦伦诂曰：累土积功，以为云台。淮南子曰：云台之高，堕者折脊碎胫。高诱曰：台高际于云，故曰云台也。华萼相光饰，嚶嚶悦同响。毛诗曰：棠棣之华，萼不????。郑玄曰：兴者，谕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也。毛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郑玄曰：其鸣之志，似于求友也。亲亲子敦予，贤贤吾尔赏。礼记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又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论语曰：贤贤易色。比景后鲜辉，方年一日长。言比景后尔鲜辉，方年长尔一日也。说文曰：景，光也。孔安国论语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菱叶爱荣条，涸流好河广。其二。菱叶、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辞注曰：枝叶早菱痛绝落。潘安仁河阳诗曰：峻岩敷荣条。文赋曰：豁若涸流。楚辞曰：江、河广而无梁。殉业谢成操，复礼愧贫乐。司马彪庄子注曰：殉，营也。论语，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幸会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许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礼记曰：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汉书曰：初与郡守为竹使符也。履运伤荏苒，遵涂叹缅邈。庄子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张茂先励志诗云：日与月与，荏苒代谢。陆机赠冯文熊诗曰：遵涂远蹈。又拟古诗曰：缅邈若飞沈。布怀存所钦，我劳一何笃！其三。嵇康秀才诗曰：思我所钦，我劳如何！徐干答刘楨诗曰：我思一何笃，其愁兼三春。肇允虽同规，翻飞各异概。毛诗曰：肇允彼桃虫，翻飞惟鸟。异概，谓异量也。凡概以平量，故言概而显量焉。楚辞曰：一概而相量也。迢递封畿外，窈窕承明内。宣远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灵运为秘书监，故云承明内也。毛诗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寻涂涂既睽，即理理已对。外内殊职，是涂睽也。贤愚异任，是理对也。丝路有恒悲，矧乃在吾爱。其四。丝路，已见上文。又，丝或为蹊也。跬行安步武，铄翻

周数仞。汉书，公孙瓒曰：吴失与而无助，跬行独进。如淳曰：跬以一足行为。跬，空櫜切。郑玄礼记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飞鸟铍羽。许慎曰：铍，残羽也。庄子曰：有鸟焉，其名为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行九万里。斥鷃笑之曰：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此亦飞之至也。包咸论语注曰：七尺曰仞。岂不识高远，违方往有吝。阮籍咏怀诗曰：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仪。郭象庄子注曰：亦犹鸟之自得于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穷也。岁寒霜雪严，过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惧也。庄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战国策曰：或谓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进。庾元规让中书表曰：量己知弊。左氏传，陈敬仲曰：诗云：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难进而易退也。行矣励令猷，写诚酬来讯。其五。孔安国尚书传曰：励，勉也。补亡诗曰：宾写尔诚。曹植与吴重书曰：得所来讯，文采委曲。

文选考异

于安城答灵运：何校「城」改「成」，注同，陈云「城」，「成」误，是也。各本皆伪。

嚶嚶悦同响：袁本、茶陵本作「嚶鸣」，云善作「嚶嚶」。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详诗以「嚶鸣」与上「华萼」偶句，非善独作「嚶嚶」，乃传写误。又何云五臣作「嚶鸣」。向来不知校语，但据所见，故何以「嚶鸣」专属之五臣耳。后酬从弟惠连诗「鸣嚶已悦豫」，五臣亦作「嚶鸣」，疑彼各本所见善误倒。

注「陆机赠冯文熊诗曰」：案：「熊」当作「罴」。各本皆伪。

注「京畿千里」：陈云「京」，「邦」误。案：所校是也。正文云「封畿」，即「邦畿」耳。各本皆误。

注「跬以一足行为」：袁本、茶陵本无「为」字，是也。

注「曹植与吴重书曰」：陈云「吴」下脱「季」字。案：非也，重即季重，例见前。

西陵遇风献康乐

五言沈约宋书曰：灵运袭封康乐侯。郑玄礼记注曰：献，犹进也。又曰：古者致物于人，尊之曰献。

谢惠连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趣，向也。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许慎淮南子注曰：装，饰也。良辰，已见上文。蜀都赋曰：漾轻舟。楚辞曰：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尔雅曰：陶，喜也。瞻涂意少惊，还顾情多阙。其一。韦昭汉书注曰：惊，乐也。哲兄感别，相送越垌林

。兄，谓灵运也。汉书，谷永谢王凤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毛诗曰：有女仳离，慨其叹矣。毛萇曰：仳，别也，匹视切。尔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垧。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毛诗曰：饮饯于祢。范晔后汉书曰：郭伋遂止野亭。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韩诗曰：眷眷怀顾。孔安国尚书传曰：浮，行也。回塘隐舳舻，远望绝形音。其二。南都赋曰：分背回塘。说文曰：舳，船头也。韦昭汉书注曰：舻，楫也。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楚辞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楚辞曰：泛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预左氏传注曰：弭，息也。古诗曰：愁思当语谁。行行道转远，去去情弥迟。陆机赴洛诗曰：行行遂已远。韩诗外传曰：孔子之去鲁，迟迟乎其行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其三。酈善长水经注曰：浦阳江水，导源乌伤县，而经上虞县。孔安国尚书传曰：水北曰汭。晋灼汉书注曰：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郭璞山海经注曰：今钱塘有浙江，音折。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毛诗曰：零雨其蒙。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尔雅曰：重巘，隙也。曲汭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其四。王逸楚辞注曰：泊，止也，泊与薄古字通。韩诗外传，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队隐也。行旅，已见上文。上林赋曰：通川过于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孔丛子，孔子歌曰：临津不济，还辕息邹。尔雅曰：伫，久也。家语，孔子曰：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也。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疾疴，无萱将如何！其五。韩诗曰：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瘳！薛君曰：萱草，忘忧也。萱与諠通。瘳音悔。

文选考异

注「阿谷之队隐也」：陈云「隐」下脱「曲之汭」三字，见前谢惠连泛湖诗注，是也。各本皆脱。

注「焉得萱草」：案：「萱」当作「諠」，观下注可见。各本皆误。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五言沈约宋书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诛，征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范中书，盖谓范泰也。

谢灵运

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汉书，张良曰：今以三寸舌为帝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学道轻举。又曰：琅邪邴汉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东山，谓会稽始宁也。檀道鸾晋阳秋曰：谢安有反东山之志，每形之于言。圣灵昔回眷，微尚不及宣。圣灵，谓高祖也。陆机吊。魏文

帝柳赋曰：行旅仰而回眷。何意冲飙激，烈火纵炎烟。焚玉发昆峰，余燎遂见迁。沈约宋书曰：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冲飙，已见上文。尚书曰：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沙理既迫，如邛愿亦愆。汉书曰：贾谊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又曰：卓文君谓司马长卿曰：第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第，但也。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缘，因缘也。浮舟千仞壑，摠辔万寻巔。战国策，苏代曰：水浮轻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语，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辔。琴赋曰：青壁万寻。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列子曰：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使弟子并水而承之，数百步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堂下，孔子从而问焉，曰：蹈水有道乎？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楚辞曰：焉有石林。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汉书曰：故越王无诸世奉越祀，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韦昭曰：东越之别名也。闽音旻。事蹶两如直，心慳三避贤。言史鱼有道无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则见召，无道则左迁，故云事蹶两如矢直而已，虽迁终无悔吝，心慳三避之贤。韦昭汉书注曰：蹶，顿也，谓颠仆也。说文曰：蹶，跌也。论语，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史记曰：孙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蹶音致。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陆机诗曰：托身承华侧。嵇康绝交书曰：许由之岩栖。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遭。盛明、贞休，谓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荡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干，元亨利贞。又曰：休否大人吉。郑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迍如遭如。殊方咸成贷，微物豫采甄。沈约宋书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征灵运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国。老子曰：夫惟道，善贷且成。说文曰：贷，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于斯诚微物，能不怀伤悴。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质弱易版缠。谓应征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辞曰：悲灵修之浩荡，何执操之不固。应璩与阴中夏书曰：体正者则检于人，质弱者则陋于众。版缠，犹牵引也。曾是反昔园，语往实款然。毛诗曰：曾是在位。广雅曰：款，爱也。曩基即先筑，故池不更穿。尔雅曰：曩，久也，谓久旧也。仲长子曰：筑基起功。庄子曰：相造于水者，穿池而养给也。果木有旧行，壤石无远延。刘歆甘泉赋曰：桂木杂而成行。说苑曰：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虽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闲。毛诗曰：且以永日。郑玄曰：永，引也。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庄子，南荣趯曰：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乎，能抱一乎，能勿失

乎，能与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卫生之经也。司马彪曰：生，谓卫护其生，全性命也。息阴，即息影也。牵，谓俗务也，已见游南亭诗。夫子照情素，探怀授往篇。史记，蔡泽谓应侯曰：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犹实也。王仲宣诗曰：探怀授所欢，愿醉不顾身。

文选考异

注「陆机吊魏文帝柳赋曰」：何校「魏」下添「武帝文曰庶圣灵之响像魏」十一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徐羨之等」：何校「徐」上添「诛」字，是也。各本皆脱。

质弱易版缠：袁本、茶陵本「版」作「板」，音百蛮。何校改「扳」，陈云「板」，「扳」误。案：所校是也，注同。末当有善音，今脱。

注「卫生之经乎」：茶陵本无「乎」字，是也。袁本亦衍，后修去之。

注「司马彪曰生」：茶陵本「生」上有「卫」字，是也。袁本亦脱。

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五言谢灵运游名山志曰：桂林顶，远则嵒尖强中。沈约宋书曰：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璇之文章常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谢灵运

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楚辞曰：覩杪秋之遥夜。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轸。轸当为畛。说文曰：畛，井田间陌。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萇诗传曰：判，分也。毛诗曰：彷徨不忍去。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何休公羊传注曰：脰，颈也。陆彦声诗曰：相思心既劳，相望脰亦悁。说文曰：瘠(昏改冒)，疲也。瘠(昏改冒)与悁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际平也。隐汀绝望舟，鹜棹逐惊流。海赋曰：惊浪雷奔。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言远别已为抑欢，千里逾加离思。列子，公孙朝曰：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古诗曰：离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复。日落当栖薄，系缆临江楼。缆，维舟索也。吴志曰：更增舸缆。谢灵运游名山志曰：从临江楼步路南上二里余，左望湖中，右傍长江也。岂惟夕情敛，忆尔共淹留。楚辞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潘岳哀永逝曰：忆旧欢兮增新悲。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端。悲端，谓秋也。楚辞曰：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峦。尔雅曰：峦，山墮。郭璞曰：山形长狭者，荆州谓之峦。戚戚新别心，凄凄久念攒！苍颉篇曰：攒，聚之也。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辞曰：夕投宿于石城。汉书曰：会稽有剡县。吴录地里志曰：剡县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孟子曰：太山之高，参天入云。羊祜请伐吴表曰：高山寻云霓。潘安仁在怀县诗曰：感此还期淹。傥遇

浮丘公，长绝子徽音。列仙传曰：王子乔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诗曰：太姒嗣徽音。

文选考异

注「文章常会」：何校「常」改「赏」，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攒聚之也」：茶陵本无「之」字。陈云「之」字衍，是也。袁本亦衍。

酬从弟惠连

五言

谢灵运

寝瘵谢人徒，灭迹入云峰。尔雅曰：瘵，病也。太玄经曰：老子行则灭迹，立则隐形。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潘安仁诗曰：岁寒无与同。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其一。邹阳上书曰：至其晚节末路。应亨古诗曰：济济令弟。史记，蔡泽曰：披腹心。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庄子，善养曰：余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也。凌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说文曰：帙，书衣也。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王逸楚辞注曰：曛，黄昏时也。悟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其二。言事无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离也。庄子曰：祸福相生，聚散以成。分离别西川，回景归东山。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尔雅曰：延，长也。倾想迟嘉音，果枉济江篇。迟，犹思也。果，犹遂也。辛勤风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风波，已见上文。秦嘉赠妇诗曰：思面叙款曲。洲渚既淹时，风波子行迟，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广雅曰：务，远也。华京，犹京华也。郭璞游仙诗曰：京华游侠窟。毛诗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犹复惠来章，祇足搅余思。毛诗曰：胡逝我梁，祇搅我心。傥若果归言，共陶暮暮时。其四。陶，喜也，已见上文。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未交，谓暮春气节与仲春未交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南交，言夏与春交也。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尔雅曰：榘，山桃也。毛诗曰：言采其蕨。毛诗义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书曰：草木渐苞。孔安国曰：渐，进长。苞，丛生也。鸣嚶已悦豫，幽居犹郁陶。鸣嚶，已见上文。礼记曰：幽居而不淫。论衡曰：幽居而静处，恬澹自守。尚书曰：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孔安国曰：郁陶，哀思也。梦寐伫归舟，释我吝与劳。其五。范晔后汉书曰：陈蕃、周举尝相谓曰：数日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毛诗曰：岂不尔思，劳心忉忉。

文选考异

注「善养曰」：案：「养」当作「卷」，各本皆伪。此让王篇文也。

赠答四 行旅上

目录 [隐藏]

1 诗丁

1.1 赠答四

1.1.1 赠王太常

1.1.2 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

1.1.3 直东宫答郑尚书

1.1.4 和谢监灵运

1.1.5 答颜延年

1.1.6 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

1.1.7 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1.1.8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1.1.9 酬王晋安

1.1.10 奉答内兄希叔

1.1.11 赠张徐州稷

1.1.12 古意赠王中书

1.1.13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

1.2 行旅上

1.2.1 河阳县作二首

1.2.2 在怀县作二首

1.2.3 迎大驾

1.2.4 赴洛二首

1.2.5 赴洛道中作二首

1.2.6 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

1.2.7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1.2.8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1.2.9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1.2.10 过始宁墅

1.2.11 富春渚

1.2.12 七里濂

1.2.13 登江中孤屿

1.2.14 初去郡

1.2.15 初发石首城

1.2.16 道路忆山中

1.2.17 入彭蠡湖口

1.2.18 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

诗丁

赠答四

赠王太常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王僧达除太常。

颜延年

玉水记方流，璇源载圆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圆折者有珠也。蓄宝每希声，虽秘犹彰彻。老子曰：大音希声。左氏传，君子曰：若险危大人而有名彰彻也。聆龙(目祭)九泉，闻凤窥丹穴。广雅曰：聆，听也。庄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骊龙颌下。说文曰：(目祭)，察也。山海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五采，名曰凤鸟。丹穴，已见东京赋。历听岂多任务？唯然覩世哲。孔安国尚书传曰：工，官也。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王逸楚辞注曰：发文舒词，烂然成章。国语，季文子曰：吾闻以德荣为国华。尚书曰：凡厥众人，极之敷言。秋兴赋曰：猥厕朝列。尔雅曰：列，业也。德辉灼邦懋，芳风被乡耆。礼记曰：德辉动乎内，而人莫不承听。衿衡颜子碑曰：秀不实，振芳风。侧同幽人居，郊扉常昼闭。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殷仲堪谏曰：荆门昼掩，闲庭晏然。林间时晏开，亟回长者辙。尔雅曰：野外谓之林。郑玄周礼注云：闾，里门也。汉书，淮南王曰：早闭晏开。又曰：陈平门外多长者车辙。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静惟泱群化，徂生入穷节。郑玄毛诗笺曰：惟，思也。苏林汉书注曰：泱，周也。庄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尔雅曰：徂，往也，谓往之死也。家语，孔子曰：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豫往诚欢歇，悲来非乐阙。周易曰：初六，鸣豫，凶。王弼曰：乐过则淫，志穷则凶。尔雅曰：豫，乐也。淮南子曰：奏乐而喜，曲终而悲。郑玄礼记注曰：阙，终也。属美谢繁翰，遥怀具短札。属，犹缀也。谢，犹惭也。说文曰：怀，念思也。又曰：札，牒也，阻黠切。

文选考异

注「若险危大人」：袁本、茶陵本「若」作「以」，是也。

注「山海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五采名曰凤鸟」：案：此二十一字不当有。下云「丹穴已见东京赋」，彼注所引即此文，无庸复出，明甚。各本皆衍。以此推之，善注失其旧者多矣。

注「尔雅曰列业也」：案：「尔」当作「小」，「业」当作「次」。各本皆误。又陈云「烈，业也」，释诂文，不当误引以释「列」字，盖五臣本作「烈」，故有此注，后误入李注，并讹「烈」为「列」。其说非也，袁、茶陵所载五臣铕「烈，美也」之注自在，且引「尔雅曰」，亦不合其例，此为善注无疑。

必「小」伪作「?」，乃改「次」为「业」耳。

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

五言集曰：从兄散骑，字敬宗。车长沙，字仲远。

颜延年

炎天方埃郁，暑晏阒尘纷。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诱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广雅曰：方，正也。毛萇诗传曰：郁，积也。礼记曰：仲夏，小暑至。贾逵国语注曰：晏，晚也。毛萇诗传曰：阒，息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纷，乱也。独静阒偶坐，临堂对星分。贾逵国语注曰：偶，对也。周礼曰：以星分夜。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法言曰：风薄于山。孔安国尚书传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辞曰：雪纷纷而薄木。夜蝉当夏急，阴虫先秋闻。礼记曰：仲夏之月，蝉始鸣。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虫，随阴迎阳。圣主得贤臣颂曰：蟋蟀俟秋吟。岁候初过半，荃蕙岂久芬？楚辞曰：时亶亶而过中。又曰：荃蕙化而为茅。屏居恻物变，慕类抱情殷。汉书曰：窦婴谢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鸟赋曰：万物变化。楚辞曰：思慕类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叹，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赋曰：眷俦侣而情殷。殷，忧也。九逝非空思，七襄无成文。楚辞曰：惟郢路之辽辽兮，魂一夕而九逝。韩诗曰：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东宫答郑尚书

五言沈约宋书曰：郑鲜之，字道子。高祖践祚，迁都官尚书。

颜延年沈约宋书曰：高祖受命，延年补太子舍人。然答诗谢舍人之日。

皇居体寰极，设险祇天工。孔融荐祢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赋曰：若夫长年、神仙，宣室、玉堂，譬众星之环极，泮赫羲以辉煌。周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尚书曰：天工，人其代之。两闱阻通轨，对禁限清风。两闱，谓东宫及中台也。方言曰：轨，道也。各有禁守，谓禁中也，故曰对也。胡广书曰：建洪德，流清风。跂予旅东馆，徒歌属南墉。毛诗曰：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贾逵国语注曰：旅，客也。尔雅曰：徒歌曰谣。郑玄仪礼注曰：属，注也，谓意注之也。尚书为中台，在南，故曰南墉。寝兴郁无已，起观辰汉中。毛诗曰：言念君子，载寝载兴。郑玄考工记注曰：郁，不舒散。辰，大辰也。尔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曰大辰。毛萇诗传曰：汉，天河也。流云蔼青阙，皓月鉴丹宫。广雅曰：鉴，照也。踟蹰清防密，徙倚恒漏穷。毛诗曰：搔首踟蹰。夏侯冲答潘岳诗曰：相思限清防，企伫谁与言？尔雅曰：密，静也。楚辞曰：步徙倚而遥思。漏穷，言晓也。君子吐芳讯，感物恻余衷。演连珠曰：肆义芳讯。古诗曰：感物怀所思。惜无丘园秀

，景行彼高松。贾逵国语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贲于丘园，束帛戔戔。陆机演连珠曰：丘园之秀，因时则扬。毛诗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节而不移也。论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知言有诚贯，美价难克充。知汝之言，有诚实旧贯，美价难以克充。汉书，武帝诏书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论语，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何以铭嘉贶，言树丝与桐。言树丝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书曰：嘉贶益腆。尔雅曰：贶，赐也。毛诗曰：言树之背。史记曰：驸忌以鼓琴见齐威王。王曰：夫治国家，何异丝桐之间哉。

文选考异

皇居体寰极：袁本、茶陵本「寰」作「环」，是也。

注「何异丝桐之间哉」：陈云「异」，「与」误，是也。各本皆伪。

和谢监灵运

五言沈约宋书曰：灵运为秘书监也。

颜延年沈约宋书曰：少帝出颜延年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征为中书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惧先迷。左氏传，郑子产如陈，曰：陈，亡国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辞注曰：植，志也。楚辞曰：内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窘，求陨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寡立非择方，刻意藉穷栖。孙卿子曰：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国论语注曰：方，道也，谓常道也。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韦昭国语注曰：山处曰栖。伊昔遘多幸，秉笔待两闰。陆机答贾谧诗曰：伊昔有皇。左氏传，羊舌职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国语，士茁谓智襄子曰：臣秉笔事君。两闰，谓上台及东宫也。事二宫，已见曲水诗。虽惭丹腹施，未谓玄素睽。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别也。卢谌答刘琨书曰：始素终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书曰：惟其涂丹腹。徒遭良时诚，王道奄昏霾。谓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阳县诗曰：徒恨良时泰。苍颉篇曰：诚，谄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乱也。尔雅曰：风雨土为霾。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人神幽明绝，言时乱不获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张载咏怀诗曰：云乖雨散，心乎怆而！吊屈汀洲浦，谒帝苍山蹊。谓之始安郡也。贾谊有吊屈原文。楚辞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际也。曹子建赠白马王诗曰：谒帝承明庐。礼记曰：舜葬苍梧之野。倚岩听绪风，攀林结留萸。楚辞曰：倚石岩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绪风。又曰：畦留萸与揭车。王逸曰：留萸，香草也。跂予间衡峤，曷月瞻秦稽。跂予，已见上文。衡，山名也。尔雅曰：山锐而高曰峤。毛诗曰：曷月余还归哉。孔晔会稽记曰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记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绝书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皇圣昭天德，丰泽振沈泥。皇圣，谓文帝也。孙卿子曰：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谢承后汉书曰：仁风丰泽，四海所宗。说文曰：振，举也。葛龚与张略书曰：顽闇沈泥。惜无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国语曰：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郑玄礼记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国还故里，幽门树蓬藜。去国，谓去始安也。庄子曰：越之流人，去国旬月。古诗曰：思还故里闾。楚辞曰：处玄舍之幽门。陆云答兄书曰：修庭树蓬。采茨葺昔宇，翦棘开旧畦。郑玄周礼注曰：茨，盖苫也。广雅曰：葺，覆也。左氏传，戎子驹支曰：驱其狐狸，剪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刘熙曰：今俗以二十五亩为小畦。物谢时既晏，年往志不偕。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与子俱也。王逸楚辞注曰：谢，去也。楚辞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萋诗传曰：偕，俱也。俱，亦齐同之意也。亲仁敷情昵，兴赋究辞栖。亲仁，谓灵运也。左氏传，陈五父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尔雅曰：昵，近也。孙炎曰：亲之近也。说文曰：兴，悦也。玩，爱也。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吴都赋曰：芬馥胖饗。说文曰：歇，息也。一曰，气越泄也。礼记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叩之其声清越以长。郑玄曰：越，犹扬也。尽言非报章，聊用布所怀。易曰：书不尽言。报章，已见上文。庄子曰：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苍颉篇曰：怀，抱也。

文选考异

注「汀水际也」：案：「际」下当有「平」字。各本皆脱。前登临海峤诗注引有，可证。说文云「汀，平也。（平丁），汀，或从平。」韵会举要曰「谓水际平地」，是矣，不知者误删之。

兴赋究辞栖：袁本、茶陵本「栖」作「凄」。陈云「栖」，「凄」误，是也。又二本「赋」作「玩」，有校语云善作「赋」。案：详善有「玩，爱也」之注，则善亦作「玩」，各本所见为误。又案：此注「玩，爱也」上引说文云「兴，悦也」。考说文在女部，云「（女兴），说也」。依善例当引作「（女兴）」，而下注「（女兴）」「兴」异同。今本恐经后人窜改，致失其旧，疑不能明矣。

答颜延年

五言

王僧达沈约宋书曰：王僧达，琅邪人。少好学，善属文。为始兴王行军参军，稍迁至中书令，以屡犯上颜，于狱赐死。

长卿冠华阳，仲连擅海阴。长卿，相如字也。尚书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记曰：益州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史记曰：鲁仲连，齐人也。谷梁传曰：水

南曰阴。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丽，既光于文府；精理之妙，亦穷于道心。文赋曰：游文章之林府。尚书曰：道心惟微。君子耸高驾，尘轨实为林。楚辞曰：竦余驾兮入冥。何邵诗曰：亮无风云会，安能袭尘轨？司马迁书曰：列于君子之林也。崇情符远迹，清气溢素襟。思玄赋曰：盍远迹以飞声。陆景典语曰：清气漂于青云之上。声类曰：襟，交领也。结游略年义，笃顾弃浮沈。庄子曰：忘年忘义，振于无境。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高诱淮南子注曰：浮沈，犹盛衰也。寒荣共偃曝，春酝时献斟。桓子新论曰：余与扬子云奏事，坐白虎殿廊庑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赋注曰：荣，屋南檐也。曹植酒赋曰：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开。聿来岁序暄，轻云出东岑。毛诗曰：聿来胥宇。郑玄曰：聿，自也。麦垄多秀色，杨园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赋曰：嘉麦被垄。广雅曰：秀，美也。毛诗曰：杨园之道。又曰：睨睨黄鸟，载好其音。欢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寿不留，与景俱逝而寿损，侵谓之侵。庄子，牧马童子谓黄帝曰：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游，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谣吟。归田赋曰：挥翰墨以奋藻。栖凤难为条，淑祝非所临。凤非梧桐不栖，故曰难为也。诵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左氏传，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孟子曰：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文选考异

注「侵谓之侵」：案：上「侵」字当作「故」。各本皆误。

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

五言郡是宣城郡。

谢玄晖

结构何迢遰，旷望极高深。结构，谓结连构架以成屋宇也。鲁灵光殿赋曰：观其结构。广雅曰：旷，远也。高深，谓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吴都赋曰：旷瞻迢遰。牕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曹子建诗曰：归鸟赴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复此风中琴。石崇思归引曰：宴华池，酌玉觞。嵇康赠秀才诗曰：习习和风，吹我素琴。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毛诗曰：彼己之子，美无度。又曰：劳心忉忉。列子，文挚谓叔龙曰：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毛诗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毛萇曰：惠，爱也。郑玄曰：言爱仁而又好我。毛诗曰：杂佩以问之。毛萇曰：问，遗也。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若遗金门步，见就玉山岑。解嘲曰：历金门，上玉堂。穆天子传曰：癸巳，至群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谓册府。郭璞曰：即山海经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谧释劝曰：排闾阖，步玉岑。

文选考异

注「魏武帝善哉行曰」：陈云「善哉」当作「短歌」，是也。各本皆误。

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五言集曰：沈尚书，约也。

谢玄晖

淮阳股肱守，高卧犹在兹。汉书曰：季布为河东守，上召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时召君耳。又曰：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阳耶？顾淮阳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况复南山曲，何异幽栖时？谢灵运南山诗曰：凝此永幽栖。连阴盛农节，簠笠聚东菑。胡安道愁霖赋曰：冀连阴之时退，想云物之见微。毛诗曰：彼都人士，簠笠缙撮。毛萇曰：簠，所以御雨，音台。尔雅曰：田一岁曰菑。高阁常昼掩，荒阶少净辞。昼掩，已见上文。珍簟清夏室，轻扇动凉飈。楚辞曰：溢飈风而上征。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毛诗曰：南有嘉鱼。郑玄毛诗笺曰：聊，略也。释名曰：酒有泛齐，浮蚁在上洗洗然。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实，秋藕折轻丝。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沈朱李于寒水。良辰竟何许？夙昔梦佳期。佳，谓沈也。言会面良辰，竟在何许，而令夙昔空梦佳期。阮籍咏怀诗曰：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许，犹所也。尚书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国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须明行之。楚辞曰：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坐啸徒可积，为邦岁已期。张璠汉记曰：南阳太守弘农成瑨任功曹岑晷，时人为之语曰：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瑨音津。晷音质。论语，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弦歌终莫取，抚机令自嗤。论语曰：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陆机赴洛诗曰：抚机不能寐。阮籍咏怀诗曰：嗷嗷令自嗤。

文选考异

簠笠聚东菑：袁本「簠」作「臺」，注尽同。茶陵本尽作「簠」。案：考宋本谢宣城集作「臺」，验其集，如「抚机」作「枕风」，「云」作「烟」之类，与五臣每合。是善「簠」，五臣「臺」，袁、茶陵不着校语者，非。又善注引毛诗「台笠缙撮」传「台所以御雨」，皆作「簠」，而于其下云「音台」，恐亦经窜改失旧。依善例当引作「台」，而下注「簠与台同，音台」也。注「浮蚁在上洗洗然」：案：「洗洗」当作「泛泛」。各本皆误。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谢朓为随王子隆文学，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赏爱。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以寄西府。

谢玄晖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吕氏春秋曰：水泉东流，日夜不休。毛诗曰：夜未央。广雅曰：央，已也。徒念关山近，终知反路长。古乐府有度关山曲。王粲闲邪赋曰：关山介而阻险。颜延年秋胡诗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秋河，天汉也。耿耿，光也。毛诗曰：蒹葭苍苍。引顾见京室，宫雉正相望。潘岳河阳县诗曰：引领望京室。东都赋曰：京室密清。周礼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诗曰：两宫遥相望。金波丽鹄鹊，玉绳低建章。汉书，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丽，连也。张揖汉书注曰：鹄鹊观在云阳甘泉宫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星。汉书曰：柏梁灾，于是作建章宫也。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古诗曰：驱车策驽马。帝王世纪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廓，其南门名定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方言曰：豕大者为丘，丘南曰阳。荆州图记曰：当阳东有楚昭王墓。登楼赋曰：所谓西接昭丘也。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驰晖，日也。眺至寻阳诗曰：过客无留轸，驰晖有奔箭。毛萇诗传曰：乡，所也。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南中八志曰：交址郡治龙编县，自兴古鸟道四百里。楚辞曰：江、河广而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毛萇诗传曰：古者鹰隼击，然后罽罗设。潘岳河阳诗曰：时菊耀秋华。委，犹悴也。楚辞曰：冬又申之以严霜。寄言罽罗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犹鸛鹏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罗者犹视乎藪泽。广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文选考异

注「荆州图记曰当阳东有楚昭王墓」：袁本、茶陵本无「记当阳东有」五字。注「登楼赋曰所谓西接昭丘也」：袁本、茶陵本无「西接」二字。又陈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与彼赋注可互证。

谢王晋安

五言集曰：王晋安，德元。王隐晋书曰：晋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谢玄晖

稍稍枝早劲，涂涂露晚晞。尔雅曰：梢，梢棹也。郭璞曰：谓木无枝柯，梢棹长而杀也。楚辞曰：白露纷以涂涂。王逸曰：涂涂，厚貌也。毛萇诗传曰：晞，干也。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鴈飞？列子曰：吴、越之国，有木焉，其名曰檮，碧树而冬生。檮，则柚字也。鸿鴈南栖衡阳，不至晋安之境，故曰宁知也。拂雾朝青阁，日旰坐彤闱。左氏传，赵鞅曰：日旰矣。说文曰：旰，日晚也。怅望一涂阻，参差百虑依。蔡邕诗曰：暮宿何怅望。周易曰：一致而百虑。仲长统诗曰：百虑何为？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言春草萋萋，故

王孙乐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绿，公子尚未西归。楚辞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古诗曰：秋草萋已绿。毛诗曰：谁能西归？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曰：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文选考异

注「周易曰」：袁本、茶陵本「曰」上有「子」字。案：此尤删之，非。

奉答内兄希叔

五言顾氏家谱曰：肸字希叔，邵陵王国常侍。

陆韩卿萧子显齐书曰：陆厥，字韩卿，吴人。好属文，州举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后至行军参军。厥父被诛，坐系尚方。寻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恸而卒。其集云：竟陵王举秀才，选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孙。帝子，谓竟陵也。王孙，谓太傅王晏也。越绝书曰：恭承嘉惠，述畅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于其臣。汉旧仪曰：帝子为王。长门赋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见王粲曰：此王公孙有异才。属叨金马署，又点铜龙门。汉书音义曰：属，近也。叨金马署，谓为秀才也。两都赋序曰：内设金马、石渠之署。点铜龙门，谓为太傅功曹掾也。汉书曰：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张晏曰：门楼上有铜龙。出入平津邸，一见孟尝尊。孟尝，喻太傅也。汉书曰：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于是起客馆，开东合，以延贤人，与参谋议。说苑，雍门周说孟尝君曰：以孟尝之尊，乃如是也。归来翳桑柘，朝夕异凉温。其一。左太冲咏史诗曰：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凉温，喻贵贱也。徂落固云是，寂蔑终始斯。徂落，犹雕落也。羽猎赋曰：万物徂落于外。荀组七哀诗曰：何其寂蔑！杜门清三径，坐槛临曲池。汉书曰：王陵杜门，竟不朝请。三辅决录曰：蒋诩，字符卿，舍中三径。楚辞曰：坐堂伏槛临曲池。鳧鹄啸俦侣，荷芰始参差。蜀都赋曰：鸿俦鹄侣。虽无田田叶，及尔泛涟漪。其二。古乐府诗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毛诗曰：河水清且涟漪。春华与秋实，庶子及家臣。魏志曰：邢颙，字子昂，为平原侯植家丞。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楨书谏植曰：家丞邢颙，北土之彦。而楨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王门所以贵，自古多俊民。邹阳上书曰：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尚书曰：峻民用康。峻与俊同。离宫收杞梓，华屋富徐陈。离宫、华屋，皆谓太子也。卜壶议曰：太子所居宫，称东宫，不言太子宫者，二宫以东西为称，明是天子之离宫，使太子居之也。左氏传，楚声子曰：晋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吴质答曹子建书曰：埵箫激于华屋。魏志曰：文帝为五官郎将，北海徐干，广陵陈琳，并见友善。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滨。其三。言晨夕侍游，良非一所也。楚辞曰：平明发兮苍梧。汉书曰：梁孝王入朝

，侍帝游猎上林中。论衡曰：尧时击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传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游伊、雒之间。书记既翩翩，赋歌能妙绝。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之。相如慙温丽，子云惭笔札。西京杂记曰：枚皋文章捷疾，长卿制作淹迟，皆一时之誉。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方言曰：慙，惭也。汉书曰：楼护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之笔札，楼君卿之唇舌。骏足思长阪，柴车畏危辙。骏足，喻希叔；柴车，自喻也。枣台彦答杜育诗曰：矫矫骏足，繁纓朱就。韩诗外传，齐子曰：臣赖君之赐，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愧兹山阳燕，空此河阳别。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阳县，与向秀游于竹林，号曰七贤。曹植送应氏诗曰：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平原十日饮，中散千里游。平原，赵胜也。史记曰：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家，遗平原君好书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为布衣之交。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遂入秦见昭王。干宝晋纪曰：初，吕安友嵇康，相思则命驾，千里从之。渤海方淫滞，宣城谁献酬？言己之事竟陵，犹徐、吴之在渤海。汉书，渤海郡有南皮县，即徐、吴游之所也。国语曰：底着淫滞。贾逵曰：淫，久也。陈思王酒赋曰：酒有宣城浓醪，苍梧漂清。毛诗曰：献酬交错。屏居南山下，临此岁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见上文。左氏传，卜徒父曰：岁云秋矣。汉书，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广雅曰：方，始也。惜哉时不与，日暮无轻舟。其五。言无轻舟以相从也。贾逵国语注曰：惜，痛也。刘越石赠卢諲诗曰：时哉不我与。曹子建赠王仲宣诗曰：有彼孤鸳鸯，哀鸣无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

文选考异

注「后至行军参军」：陈云「后」上脱「迁」字，「至」字衍。「行军」二字当乙，是也。各本皆误。

注「选太子太傅功曹掾」：茶陵本「选」作「迁」，是也。袁本亦误「选」。

寂蔑终始斯：茶陵本有校语云「蔑」，五臣作「蔑」；「始」，五臣作「如」。袁本正如此，用五臣也。案：「蔑」即「蔑」别体字耳。「始」字义未安，或各本所见善传写误，注无明文，不可考。

庶子及家臣：何校「臣」改「丞」。陈云「臣」，「丞」误。案：各本皆作「臣」。详五臣良注「家丞亦家臣」也，是其本作「臣」，意取与下「民」、「陈」、「滨」为协。然「庶子」同是「家臣」，而以「及」为言，殊乖文义。恐此诗自通协「丞」字，善并不作「臣」，故但引「家丞」，更无申说也。各本皆以五臣乱之而失着校语。

注「致足乐之」：何校「之」改「也」，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赠卢諲诗曰」：陈云「諲」上脱「子」字。案：非也。此如公干称干，季重称重之例。

赠张徐州稷

五言

范彦龙

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汉书，杨恽曰：田家作苦。张景阳杂诗曰：投来修岸垂，时闻樵采音。楚辞曰：薄暮雷电。广雅曰：薄，至也。毛诗曰：来归自镐。杜预左氏传注曰：来者，自外之文也。还闻稚子说，有客款柴扉。史记曰：楚怀王稚子子兰。吕氏春秋曰：款门而谒。高诱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郑玄礼记注曰：荜门，荆竹织门也。宾从皆珠玳，裘马悉轻肥。吴都赋曰：宾从奕奕。广雅曰：宾，导也。史记曰：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并以珠饰之，请春申君客。论语，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轩盖照墟落，传瑞生光辉。说苑，翟璜谓田子方曰：吾禄厚，得此轩盖。又，师旷谓晋平公曰：五鼎不当生墟落。应劭风俗通曰：诸侯及使者有传信，乃得舍于传耳。今刺史行部车号传车，从事督邮。周礼曰：典瑞。郑玄曰：瑞，节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阮瑀止欲赋曰：意谓是而复非。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谷梁传曰：叔姬归于纪，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宁曰：逆者，非卿也。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闾？庄子曰：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郭象曰：忧娱在怀，皆物情耳，非理也。尔雅曰：疵，痛也。衡闾，衡门也。或以衡闾为弦韦，非也。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谢承后汉书曰：山阳范式，字巨卿，与汝南张元伯为友。春别京师，以秋为期，至九月十五日，杀鸡作黍。二亲笑曰：山阳去此几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绝而巨卿至。韩康伯周易注曰：挥，散也。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毛萇诗传曰：怀，思也。毛诗曰：骄人好好，劳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寄书云间鴈，为我西北飞。汉书曰：帝思苏武，使谓单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系帛书。西北，谓徐州也，在扬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锺离置徐州，齐以荆州为北徐州也。

文选考异

注「投来修岸垂」：陈云「来」当作「耒」，是也。各本皆误。

注「疵痛也」：陈云「痛」，「病」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齐以荆州为北徐州也」：陈云「荆州」二字衍。案：所校是也，谓即锺离之徐州，而加「北」字耳。各本皆衍。

古意赠王中书

五言集曰：览古赠王中书融。

范彦龙

摄官青琐闼，遥望凤皇池。王融答诗，题云杂体报范通直云。梁书曰：云为通直散骑侍郎。左氏传，韩厥曰：敢告不敏，摄官承乏。汉旧仪曰：黄门郎暮入，对青琐门拜。晋中兴书曰：荀勖徙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云：夺我凤皇池，卿诸人何贺我耶。谁云相去远？脉脉阻光仪。刘桢赠徐干诗曰：谁谓相去远？古诗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鸚鵡赋曰：侍君子之光仪。岱山饶灵异，沂水富英奇。尚书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汉书有琅邪郡。音义曰：属徐州。晋书，琅邪王氏之先。汉纪曰：秦迁于琅邪之皋虞，后徙于临沂。逸翮凌北海，抁飞出南皮。徐干居北海，吴质游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游仙诗曰：逸翮思拂霄。杜预左氏传注曰：陵，侮也，谓轻易之。庄子曰：鹏抁扶摇而上。司马彪曰：抁，圜也，圜飞而上，若扶摇也。遭逢圣明后，来栖桐树枝。孔安国尚书传曰：圣人受命，则凤皇至。郑玄毛诗笺曰：凤皇之性，非梧桐不栖。竹花何莫莫，桐叶何离离！郑玄毛诗笺曰：凤皇非竹实不食。毛诗曰：葛之覃兮，维叶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可栖复可食，此外亦何为？古诗曰：贱妾拟何为。岂如鷓鴣者，一粒有余贄。鷓鴣赋曰：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苍颉篇曰：贄，财也。

文选考异

注「汉纪曰秦迁于琅邪之皋虞」：案：「曰」当作「由」。以十一字为一句。王文宪集序「其先自秦至宋」注引琅邪王氏录云「其先出自周王子晋，秦有王翦、王离」云云，即所云由秦迁也。汉纪，汉世也。集序「离、翦之止杀，吉、骏之诚感」注引汉书「王吉，琅邪人」，即所云汉迁琅邪也。琅邪王氏录者，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篇目。此注所引晋书，未称何家，疑亦琅邪王氏录文，与集序注所引本相承接。各本皆误，读者？察，今特订正之。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

五言顾野王舆地志曰：桐庐县，吴分富阳之桐庐溪也。刘孝标集曰：郭桐庐，峙。

任彦升

朝发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汉书曰：会稽郡富春县。孔安国尚书传曰：蓄，积也。涿令行春反，冠盖溢川坻。范晔后汉书曰：滕抚，字叔辅，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迁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职，兼领六县，流爱于民。行春，两白鹿随车，挟毂而行。郭璞上林赋注曰：坻，岸也，坻或为湄。望久方来萃，悲欢不自持。毛萇诗传曰：萃，集也。沧江路穷此，湍险方自兹。迭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辞曰：聊抑志而

自弭。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谢灵运诗曰：孤游非情款。苏武诗曰：去去从此辞。

文选考异

湍险方自兹：茶陵本「险」作「嶮」，云五臣作「险」。袁本作「险」。袁本所用五臣也，此似尤乱之。

行旅上

河阳县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哀伤、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

微身轻蝉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举秀才。曹植表曰：身轻蝉翼，恩重丘山。楚辞曰：蝉翼为轻也。在疾妨贤路，再升上宰朝。言己在病以妨贤路也。毛诗曰：莹莹在疾。说苑，楚令尹虞丘子谓庄王曰：臣为令尹，处士不升，妨群贤路。上宰朝，谓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举，连陪厕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荐举也。太尉举为郎，已见闲居赋。许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论语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曰：可以为文矣。又曰：陪臣执国命。马融曰：陪，重也，谓家臣也。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岳天陵诗序曰：岳屏居天陵东山下。楚辞曰：临深水而长啸。说文曰：耒，手耕曲木。郑玄周礼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杜预左氏传注曰：趾，足也。尔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于倏忽，以喻人之荣辱，亦在须臾，言不足叹也。徒恨良时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赠苏武诗曰：良时不再至。祢衡书曰：衡以良时散而复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随风飘。商君书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鹖冠子曰：斡流迁徙。如淳汉书注曰：斡，转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归田赋曰：游都邑以永久。尚书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顾，凯风扬微绡。郑玄毛诗笺曰：顾，视也。吕氏春秋曰：南方凯风。礼记曰：绡，幕也。郑玄曰：绡，缣也，音消。洪流何浩荡，修芒郁苕峣。浩荡或为济荡，音西。郭缘生述征记曰：北芒，城北芒岭也。谁谓晋京远？室迩身实辽。毛诗曰：谁谓宋远？又曰：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劭。左氏传，子产曰：令名，德之舆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间，百岁孰能要？古诗曰：人生天地间。又曰：人生年不满百。颦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飙。尔雅曰：颦，光也。毛诗曰：子有锺鼓，弗击弗考。毛萇曰：考，亦击也。槁与考古字通。古乐府诗曰：凿石见火能几时？说文曰：瞥，见也。张衡舞赋曰：瞥若电灭。古诗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瞥，孚说切。齐都无遗声，桐乡有余谣。论语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

之日，人无德而称焉。汉书曰：朱邑为桐乡啬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乡，邑人为之起冢立祠也。福谦在纯约，害盈犹矜骄。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左氏传，晋成鱣曰：在约思纯。孔安国尚书传曰：自贤曰矜。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怵。毛诗曰：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怵，君子是则是效。毛萇诗曰：怵，偷也。

日夕阴云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锡文曰：济师洪河。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归鴈映兰湄，游鱼动圆波。史记曰：楚以弱弓微缴，加归鴈之上。韩诗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鸣蝉厉寒音，时菊耀秋华。礼记曰：孟秋寒蝉鸣。广雅曰：厉，高也，谓高而急也。礼记曰：季秋，菊有黄华。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传，穆叔曰：引领西望。毛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大夏缅无覩，崇芒郁嵯峨。陆机洛阳记曰：大夏门，魏明帝所造，有三层，高百尺。韦昭国语注曰：缅，犹邈也。郭缘生述征记曰：北芒，去大夏门不盈一里。秦嘉诗曰：岩石郁嵯峨。摠摠都邑人，扰扰俗化讹。楚辞曰：纷摠摠兮九州岛。王逸曰：摠，聚也。七发曰：扰扰若三军之腾装。郑玄毛诗笺曰：讹，伪也，五戈切。依水类浮萍，寄松似悬萝。淮南子曰：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天地性也。毛诗曰：葛与女萝，施于松柏。曹植杂诗曰：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朱博纠舒缓，楚风被琅邪。汉书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迁琅邪太守。齐部舒缓，敕功曹官属多衰衣大褙，不中节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视事数年，大改其俗，掾吏礼节，皆如楚、赵。褙音绍，褙，葱也。曲蓬何以直，托身依丛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汉书，娄护曰：吕公托身于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记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传，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吕氏春秋曰：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文选考异

连陪厕王寮：茶陵本云五臣作「违」。袁本云善作「连」。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违，去也。去陪臣而厕王寮也。「连」字不可通，传写误耳。

注「浩荡或为济荡音西」：案：此不可通，必有伪错。各本皆同，他无所见，难以正之矣。

注「人生年不满百」：案：「人」字不当有。茶陵本无。袁本有「人」字，无「年」字，非。

害盈犹矜骄：袁本、茶陵本「犹」作「由」，是也。

注「毛萇诗曰」：袁本、茶陵本无「诗」字，是也。

归鴈映兰湄：茶陵本云五臣作「？」。袁本云善作「湄」。陈云「湄」当作「

？」，见前谢叔源游西池诗注。又此注「大渚曰沚」下疑脱「？与沚同」四字。亦见前注。案：陈校云当作「？」，是也。考集韵六止云「沚，？，或？寺」，又云「？，??，或？峙」。然则必潘诗异本有作「??」者，或用「??」改「？」，遂误为「峙」耳，非善、五臣之不同也。注中二「沚」字皆当作「？」，盖毛诗作「沚」，训「小渚」；韩诗作「？」，训「大渚」。故善引韩及薛君章句以注「？」，不知者又误改「？」作「沚」，致与正文歧异。

大夏缅甸无觊：茶陵本「夏」作「厦」，有校语云五臣作「夏」。案：此即传写误也。善作「夏」，注有明文。袁本及尤所见皆不误。

注「自今掾吏」：陈云「吏」，「史」误，下同，是也。各本皆伪。

在怀县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陆迎修景，朱明送末垂。续汉书曰：日行南陆谓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修。毛诗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时长也。尔雅曰：夏为朱明。末垂，犹末也。崔駰临洛观赋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启新节，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荐麦瓜于祖祢。贾谊旱云赋曰：隆暑盛其无聊。繁钦柳树赋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赋注曰：赫羲，盛也。朝想庆云兴，夕迟白日移。迟，犹思也。挥汗辞中宇，登城临清池。史记，苏秦曰：挥汗成雨。贾逵国语注曰：挥，洒也。楚辞曰：爨土鬻于中宇。凉飙自远集，轻襟随风吹。灵圃耀华果，通衢列高椅。灵圃，犹灵囿也。东征赋曰：导通衢之大道。椅，梓属。瓜瓞蔓长苞，姜芋纷广畦。韩诗曰：绵绵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诗传曰：苞，本也。刘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亩为大畦也。稻栽肃任任，黍苗何离离。礼记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谓之栽也。广雅曰：芊芊，茂也。毛诗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虚薄乏时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驱役宰两邑，政绩竟无施。自我违京辇，四载迄于斯。胡广汉官解故注曰：毂下，谕在辇毂之下，京城之中也。诗曰：以迄于今。毛诗曰：迄，至也。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记曰：贤人深谋于廊庙。孙卿子曰：君道行，则万物皆得其宜也。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古诗曰：越鸟巢南枝。春秋代迁逝，四运纷可喜。楚辞曰：春与秋其代序。庄子曰：黄帝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楚辞曰：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宠辱易不惊，恋本难为思。老子曰：宠辱若惊。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礼记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

我来冰未泮，时暑忽隆炽。毛诗曰：我来自东。又曰：迨冰未泮。感此还期淹

，叹彼年往驶。楚辞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甸，游日历朝寺。楚辞曰：忽返顾以游目。风俗通曰：今尚书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国寡民务，终日寂无事。老子曰：小国寡民。陆贾新语曰：君子之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白水过庭激，绿槐夹门植。郑玄周礼注曰：植，根生之属也。信美非吾土，祇搅怀归志。登楼赋曰：虽信美而非吾土。毛诗曰：祇搅我心。孟子曰：浩然有归志。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孔丛子，歌曰：眷然顾之，惨焉心悲。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巩洛，岳父坟莹所在也。汉书曰：颍川北近巩洛。坟莹，已见西征赋。楚辞曰：终免独离异。愿言旋旧乡，畏此简书忌。毛诗曰：愿言思子。又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毛萇曰：简书，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处职司。论语，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传，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文选考异

注「毛诗曰迄」：茶陵本「诗」作「萇」，是也。袁本亦误「诗」。

春秋代迁逝：何云「春秋」另一首，当提行起。陈云「春秋」以下为一篇，是也。茶陵本不误。袁本误不提行，其以下仍相连，尚未误割四句入第一首也。尤本非。

注「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袁本、茶陵本作「何谓也为下得之若惊」九字。案：此尤据王弼注本校添，未是也。

注「植根生之属也」：陈云「植」下当有「物」字，是也。各本皆脱。

眷然顾巩洛：袁本、茶陵本「卷」作「眷」，云善作「卷」。陈云据此注亦作「眷」为是。案：所校是也。此但传写误，各本所见皆非。

注「公鉏曰敬恭朝夕」：案：「曰」字不当有，各本皆衍。陈云「曰」当作「然之」二字，非也。善引多节耳。

迎大驾

五言王隐晋书曰：东海王越从大驾讨邺，军败。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万人奉迎大驾还洛。

潘正叔

南山郁岑崑，洛川迅且急。青松荫修岭，绿繁被广隰。尔雅曰：繁，幡蒿也。朝日顺长涂，夕暮无所集。毛诗曰：顺彼长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无所宿栖。归云乘幘浮，凄风寻帷入。傅毅七激曰：仰归云，愬游风。说文曰：乘，覆也。帷，车饰也。子虚赋曰：张翠帷，建羽盖。然此虽无翠羽，而盖即同也。道逢深识士，举手对吾揖。王命论曰：超然远览，渊然深识。世故尚未夷，崑函方嶮涩。假为深识之言也。国语，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郑玄周礼注曰：故，灾祸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夷，平也。战国策，苏武曰：秦东有崑、

函之固。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汉书，侯文谓孙宝曰：豺狼当路，不宜复问狐狸。翔凤婴笼槛，骐驎见维繫。翔凤、骐驎，皆喻贤也。楚辞曰：骐驎伏匿而不见，凤皇高飞而不下。鸚鵡赋曰：顺笼槛以俯仰。毛诗曰：繫之维之。俎豆昔尝闻，军旅素未习。论语曰：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郑玄丧服注曰：素，犹故也。且少停君驾，徐待干戈戢。既假为彼人之辞，故自谓为君也。毛诗曰：载戢干戈。

文选考异

注「而盖即同也」：袁本、茶陵本「盖」上有「帷」字，是也。

注「苏武曰」：陈云「武」，「秦」误，是也。各本皆误。

赴洛二首

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马时作。下篇云东宫作，而此同云赴洛，误也。

陆士衡

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庄子，原宪谓子贡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宪不忍为也。汉书音义，希世，随世也。礼记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靖端肃有命，假楫越江潭。国语，祁午见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诸侯，使服听命于晋国。周易曰：大君有命。说文曰：越，渡也。楚辞曰：游于江潭。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川阴。家语，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妇无挥涕。王肃曰：挥涕者，泪以手挥之。抚膺解携手，永叹结遗音。列子曰：抚膺而恨。毛诗曰：携手同行。又曰：寤寐永叹。曹子建杂诗曰：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无迹有所匿，寂漠声必沈。言分诀之后，形声俱没。视之无迹，而形有所匿；听之寂寞，而其声必沈也。吕氏春秋曰：作则有所匿其涂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为积，非也。肆目眇不及，缅然若双潜。高诱淮南子注曰：肆，尽也。毛诗曰：瞻望不及。缅，已见上文。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西京赋曰：海若游于玄渚。谷风拂修薄，油云翳高岑。王逸楚辞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云。𩇑𩇑孤兽骋，嚶嚶思鸟吟。𩇑𩇑，走貌也。曹子建诗曰：孤兽走索群。毛诗曰：鸟鸣嚶嚶。感物恋堂室，离思一何深！感物，已见上文。曹子建杂诗曰：离思一何深！伫立忼我叹，寤寐涕盈衿。毛诗曰：伫立以泣。又曰：慨我寤叹。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归志，已见上文。

羁旅远游宦，托身承华侧。谓为太子洗马也。左氏传，陈敬仲曰：羁旅之臣。汉书，薄昭书曰：游宦事人。范晔后汉书，王常曰：臣托身陛下。陆机洛阳记曰：太子宫有承华门。抚剑遵铜辇，振纓尽祗肃。左氏传曰：子朱怒，抚剑从之。铜辇，太子车饰，未详所见。汉书，匡衡曰：祗肃旧礼。铜，或为雕。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毛诗曰：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慷慨遗安愈，永叹废餐食。东京赋曰：膺多福以安愈。永叹，已见上文

。列子曰：杞国有人忧天崩，废寝食。蔡琰诗曰：饥当食兮不能餐。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国语，楚蓝尹亶曰：饮食思礼，同宴思乐。毛诗云：曰归曰归，岁亦暮止。忧苦欲何为？缠绵胸与臆。列子曰：卑辱则忧苦。张叔与任彦坚书曰：缠绵恩好，庶蹈高踪。登楼赋曰：气交愤于胸臆。仰瞻陵霄鸟，羨尔归飞翼。高诱淮南子注曰：羨，愿也。毛诗曰：弁彼鸞斯，归飞提提。

文选考异

注「听之寂寞」：袁本「寞」作「漠」，是也。茶陵本亦误「寞」。下「寂寞」，各本皆同，亦当作「漠」。余皆放此。

慷慨遗安愈：案：「愈」当作「愆」，注同。各本皆误。据注引东京赋订也。五臣作「念」，即「愆」字形近之伪，可借为证。

注「张叔与任彦坚书曰」：陈云「叔」当作「升」。升字彦真，见范史文苑传，是也。各本皆误。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陆士衡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家语，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总辔。蔡琰诗曰：行路亦呜咽。薛君韩诗章句曰：呜，叹辞也。毛萇诗传曰：咽，忧不能息也。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江伟答军司马诗曰：羈縻系世网，维进退准绳。说文曰：婴，绕也。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永叹，已见上文。秦嘉赠妇诗曰：遗思致款诚。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周礼曰：野涂五轨。楚辞曰：野寂寞其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上林赋曰：纡余逶迤。楚辞曰：远望兮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淮南子曰：虎啸而谷风至。乐录曰：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缠绵，已见上文。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伫立，已见上文。丁仪寡妇赋曰：贱妾茕茕，顾影为俦。楚辞曰：私自怜兮何极。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楚辞曰：愿轻举而远游。秦嘉妻徐氏答嘉书曰：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秦嘉诗曰：过辞二亲墓，振策陟长衢。汉书曰：天子案辔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谓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楚辞曰：廓抱影而独倚。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顿，犹舍也。尔雅曰：嵩，高也。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几不能寐，振衣独长想。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赋曰：游心无垠，远思长想。

文选考异

注「维进退准绳」：袁本、茶陵本「维进退」作「进退惟」。案：此尤改「惟」为「维」，而误倒在上也。

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

五言

陆士衡

在昔蒙嘉运，矫迹入崇贤。孙放诗曰：矫迹步玄闱。东京赋曰：昭仁惠于崇贤。薛综曰：立崇贤门于东也。假翼鸣凤条，濯足升龙渊。应璩与刘公干书曰：鶉鷄栖翔凤之条，鼉鼉游升龙之川，识真者所为愤结也。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妍。周礼曰：大夫玄冕。轻剑拂鞶厉，长缨丽且鲜。礼记曰：男鞶革也。毛诗曰：垂带而厉。毛萇曰：厉，带之垂者。郑玄曰：鞶必垂厉以为饰。韩子曰：邹君好长缨，左右皆服长缨也。谁谓伏事浅，契阔踰三年。周礼，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曰服事。郑司农曰：服事，谓为公家服事也。服与伏同，古字通。毛诗曰：死生契阔。薄言肃后命，改服就藩臣。毛诗曰：薄言旋归。左氏传曰：宰孔谓齐侯曰：且有后命，无下拜。汉书曰：吴王濞稍失藩臣礼。夙驾寻清轨，远游越梁陈。毛诗曰：星言夙驾。广雅曰：轨，道也。远游，已见上文。感物多远念，慷慨怀古人。毛诗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五言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

陶渊明沈约宋书曰：陶潜，字渊明，或云字符亮，浔阳人。少有高趣，为镇军建威参军。后为彭泽令，解印绶去职，卒于家。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晋中兴书，简文诏曰：会稽王英秀玄虚，神栖事外。郑玄仪礼注曰：委，安也。刘歆遂初赋曰：玩琴书以条畅。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家语曰：原宪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论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汉书曰：杨雄家产不过十金，室无檐石之储，晏如也。时来苟宜会，宛辔憩通衢。卢子谅答魏子悌诗曰：遇蒙时来会。宛，屈也。言屈长往之驾，息于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诗传曰：憩，息也。通衢，已见上文。投策命晨旅，暂与园田疏。七命曰：夸父为之投策。眇眇孤舟游，绵绵归思纾。楚辞曰：安眇眇兮无所归薄。又曰：缥绵绵之不可纾。王逸曰：绵绵，细微之思，难断绝也。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修涂异，心念山泽居。仲长子昌言曰：古之隐士，或夫负妻戴，以入山泽。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言鱼鸟咸得其所，而已独违其性也。文子曰：高鸟尽而良弓藏。大戴礼曰：鱼游于水，鸟飞于云。真想初在衿，谁谓形迹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亏其身。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辞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聊且凭化迁，终反班生庐。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郭象曰：与时俱化也。班固幽通赋曰：终保己而贻则，里上仁之所庐。汉书曰：班彪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杨子云已下，莫不造门。

文选考异

眇眇孤舟游：袁本、茶陵本「游」作「逝」，云善作「游」。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亦作「逝」。逝，往也。「游」但传写误，非善、五臣之不同。袁、茶陵据误本为校语耳。

注「孔子行年六十化」：袁本、茶陵本「化」上有「而六十」三字，是也。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五言沈约宋书曰：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不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义熙已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已来，唯云甲子而已。江图曰：自沙阳县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涂口也。

陶渊明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汉书曰：司马相如称疾闲居。尘事，尘俗之事也。郭象庄子注曰：凡非真皆尘垢矣。说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远也。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左氏传，赵襄曰：郟穀悦礼、乐而敦诗、书。缠子，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不识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楚辞曰：渔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辞曰：临流水而太息。毛诗曰：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淮南子曰：甘瞑于大霄之宅，觉视于昭昭之宇。李颙离思篇曰：烈烈寒气严，寥寥天宇清。说文曰：通白曰皛。皛，明也。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诗曰：不遑假寐。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许慎曰：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庄子，卞随曰：非吾事也。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周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辩问曰：君子隐居以养真也。衡门，茅茨也。范曄后汉书，马援曰：吾从弟少游曰：士生一时，乡里称善人，斯可矣。郑玄礼记注曰：名，令闻也。

文选考异

注「西荆州也」：案：「荆」字当重。各本皆脱。

不为好爵荣：何校「荣」改「紫」，陈同。今案：此依今本陶集校也。详五臣铕注作「荣华」解，是其本作「荣」。善注无明文，未知与五臣异同。以义求之，似当是「营」。应劭注汉书叙传「不营」曰「爵禄不能营其志」，引易「不可营以禄」。虞翻本正如此。今本汉书改引易作「荣」。又隶释载娄寿碑「不可营以禄」，新刻亦改「荣」，是后人多知「荣」，少知「营」故耳。集作「紫」，未可据。其咏贫士第四首「好爵吾不荣」，仍作「荣」，可见「紫」

未必非又「荣」之误者也。何、陈失之。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五言沈约宋书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灵运为永嘉郡守。少帝犹未改元，故云永初。

谢灵运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见其身，述其职。述其职者，述其所职也。汉书王吉传，邵公述职，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潘岳悼亡诗曰：溽暑随节阑。阑，犹尽也。金素，秋也。秋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汉书曰：西方，金也。刘桢书曰：肃以素秋则落也。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火，大火也。毛诗曰：七月流火。尔雅曰：秋为旻天。毛诗曰：野有蔓草，零露团兮。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陆机赴洛诗曰：辛苦谁为心。楚辞曰：岁芻芻其若颓。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言游子多悲，触物增恋，爱其似者，若庄生之念畴昔，久而愈敬，类曾子之存故交。庄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论语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韩诗外传曰：子夏过，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为公费乎？曾子曰：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费？曾子曰：少而学，长而忘之，一费也；事君有功，轻而负之，二费也；久友交而中绝，此三费也。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此，谓怀土也。言如何同彼怀土之心，持此弥惭远度也。楚辞曰：远度世以忘归。思玄赋曰：愿得远度以自娱。李牧愧长袖，郗克惭鷄步。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惭也。战国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赵王使韩苍数之曰：将军战胜，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摔匕首，当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获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请视之。说文曰：摔，两手击也，希买切。左氏传曰：使郗克征会于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郗子登，妇人笑于房。杜预曰：跛而登阶，故笑也。魏都赋曰：邯郸鷄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言虽有疾，皆不见弃遗也。良时，已见上文。左氏传曰：鹖蓑恶。杜预曰：恶，貌丑也。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庄子曰：支离疏者，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七贤音义曰：形体离，不全正也，名疏。庄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贡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贡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子贡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夫游外者依内。司马彪曰：方，常也，言彼游心于常教之外也。汉书，郊祀歌曰：天地并况，惟予有慕。会音括。撮，租括切。髀，步米切。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英达

，谓庐陵王也。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言见珍同乎赵璧，为用而乖魏瓠，言无所施也。杜预左传注曰：班，次也。赵氏璧，已见卢谔览古诗。庄子曰：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自举，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何不能攄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谓击破之也。喻庄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无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户郭切。枵，许乔切。掊，方部切。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二年曰纪。言欲之郡，必涂经始宁，故曰归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言今远游，将穷山海之迹，赏心之对于此长乖。郑玄毛诗笺曰：晤，对也。

文选考异

注「何不能攄以为大樽」：袁本无「能」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注「一瓠落大貌」：袁本无「一」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过始宁墅

五言沈约宋书曰：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修营旧业，极幽居之美。水经注曰：始宁县西，本上虞之南乡也。

谢灵运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韩诗外传曰：夫人，为父者必全其身体，及其束发，属授明师，以成其材。楚辞曰：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庄子曰：惠施之才，逐万物而不反。尚书，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广雅曰：违，背也。杨雄解嘲曰：历览者兹年矣。淄磷谢清旷，疲薾惭贞坚。论语，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苍颉篇曰：旷，疏旷也。庄子曰：薾然疲而不知归。司马彪曰：薾，极貌也。薾，奴结切。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拙，谓拙官也。闲居赋曰：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韩康伯周易注曰：薄，谓相附也。论语曰：智者动，仁者静。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汉书曰：初与郡守为使符。说文曰：符，信。汉制以竹，分而相合。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尔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洄。孔安国尚书传曰：顺流而下曰沿。岩峭岭稠迭，洲萦渚连绵。广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辅故事曰：连绵四百余里。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涟，已见上文。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洞箫赋曰：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运斗枢曰：山者，地基也。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刘越石扶风歌曰：挥手长相谢。说文曰：挥，奋也。燕丹子，夏扶曰：士无乡曲之誉，则未与论行。三载黜陟幽明，故以为限。且为树粉檟，无令孤愿言！左氏传曰：初，季孙为己树六檟于蒲圃东门之外。杜预曰：檟，欲自为椽也。

文选考异

注「初与郡守为使符」：茶陵本「使」上有「竹」字，是也。袁本亦脱。

富春渚

五言

谢灵运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吴郡记曰：富春东三十里有渔浦。定山緬云雾，赤亭无淹薄。吴郡缘海四县记曰：钱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横出江中，涛迅迈以避山难，辰发钱唐，已达富春。赤亭，定山东十余里。王逸楚辞注曰：泊，止也。薄，与泊同。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溯流，已见上文。埤苍曰：碕，曲岸头也。碕，与圻同。参错，谓碕岸之险参差交错也。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列子曰：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泉，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尔于中殆矣夫。分，犹节也。列子曰：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鱼鳖之不能游也。洧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周易曰：水洧至习坎。王弼曰：重险悬绝，故水洧至也，不以坎为隔绝，相仍而至，习乎坎者也。习，谓便习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平生协幽期，沦蹶困微弱。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论语曰：子张学干禄。果，犹遂也。郑玄毛诗笺曰：诺，应辞也。然古者请于君，君许，则尽诺以报之。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赵壹报羊陟书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庄子曰：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楚辞曰：惟草木之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庄子，苑风谓淳芒曰：愿闻神人。淳芒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昭旷。说文曰：旷，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文选考异

注「则尽诺以报之」：陈云「尽」，「画」误，是也。各本皆伪。

七里瀨

五言甘州记曰：桐庐县有七里瀨，瀨下数里至严陵瀨。

谢灵运

羈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尔雅曰：展，适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适意。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咏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许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诗曰：圻岸屡崩奔。与此同也。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辞曰：观流水兮潺湲。杂字曰：潺湲，水流貌

也。毛诗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见其如膏也。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毛诗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海赋曰：更相叫啸，诡色殊音。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广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庄子曰：此之谓要妙也。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庄子曰：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王逸楚辞注曰：屑，顾也，先结切。刘向雅琴赋曰：末世锁才兮智孔寡。目睹严子濂，想属任公钓，后汉书曰：严光，字子陵，光武除为谏大夫，不屈，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濂。庄子曰：任公子为大钩巨纶，五十犗以为饵，蹲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惊扬而奋鬣，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饜若鱼也。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郭象庄子注曰：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乐稽耀嘉曰：圣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调，犹运也，谓音声之和也。

文选考异

注「甘州记曰」下至「至严陵濂」：此十九字袁本无，茶陵本有。案：有者是也。又「甘」字疑当作「十」，与后新安江水诗注所引，其文似相承接也。余引此书多伪「州」为「洲」，皆不知者改耳。

注「末世锁才兮」：陈云「锁」疑「琐」，是也。各本皆伪。

注「后汉书曰」：袁本、茶陵本「后」上有「范晔」二字，是也。

登江中孤屿

五言永嘉江也。

谢灵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长门赋曰：贯历览其中操。周旋，已见上文。怀杂道转迴，寻异景不延。尔雅曰：迴，远也。又曰：延，长也。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尔雅曰：水正绝流曰乱。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郑玄礼记注曰：表，明也，谓显明之也。马融论语注曰：蕴，藏也。说文曰：真，仙人变形也。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楚辞曰：思旧故而想象。列仙传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昆仑山。司马相如大人赋曰：迫区中之隘狭。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列仙传曰：安期生，琅邪阜乡人，自言千岁。文子曰：静漠恬淡，所以养生也。庄子养生篇曰：可以尽年。郭象曰：养生非求过分，盖全理尽年而已。

。

初去郡

五言沈约宋书曰：灵运在郡一周，称疾去职。

谢灵运

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汉书曰：彭宣，字子佩，淮阳人也。迁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王莽秉政专权，宣上书，乞骸骨归乡里。又曰：薛广德，字长卿，沛郡人也。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汉书彭、薛、平、当述曰：广德、当、宣，近于知耻。汉书，贡禹，字少卿，琅耶人也。为光禄大夫，上书乞骸骨。锺会有遗荣赋。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楚辞曰：皆竞进以贪婪。庄子曰：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胥。司马彪曰：傀读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礼记，孔子曰：耻名之浮于行也。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嵇康绝交书曰：子房之岩栖。列女传，黔娄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礼记曰：夫禄足以代其耕。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庄子曰：夫神者不自许也。无庸妨周任，有疾像长卿。论语，子曰：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汉书曰：司马长卿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嵇康高士传曰：尚长，字子平，河内人。隐避不仕，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嵇康书亦云尚子平。范曄后汉书曰：向长，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毕，乃敕断家事。尚、向不同，未详孰是。班固汉书曰：邴曼容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促装反柴荆。越绝书曰：恭承嘉惠。思玄赋曰：简元辰而促装。柴荆，已见上文。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牵丝，初仕；解龟，去官也。臧荣绪晋书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兴。灵运初为琅耶王大司马行军参军。沈约宋书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应璩诗曰：不悞牵朱丝，三署来相寻。汉书曰：薛宣为左冯翊，高阳令杨湛解印绶付吏。又曰：黄金印，龟钮，文曰章。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嵇康幽愤诗曰：内负宿心。文子曰：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尔雅曰：将，送也。理棹遄还期，遵渚鹜修垧。潘岳在怀县诗曰：感此还期淹。遄，速也。陆机越洛诗曰：永叹遵北渚。尔雅曰：林外曰垧。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褰落英。毛萇诗传曰：挹，斟也。王逸楚辞注曰：褰，采取也。战胜臞者肥，止监流归停。战，明贵不如义。止鉴，明语不如嚶也。韩子，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故臞。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尔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监于流潦而监于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荡也。苍颉篇曰：亭，定也。停与亭同，古字通。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羲，庖羲也。唐，唐尧也。周处风土记曰：击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部。论衡曰：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尧何力于我也？

文选考异

注「子房之岩栖」：案：「子房」当作「许由」。各本皆误。

注「班固汉书曰邴曼容」：袁本、茶陵本无「班固汉书曰」五字「邴」下有「生」字。案：各本皆非。依善例，当云「邴生曼容已见还旧园作」，无此下「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十六字。

注「不悞牵朱丝」：何校「悞」改「悟」，陈同。今案：此疑借「悞」为「悟」，已见阮籍咏怀诗。

注「陆机越洛诗曰」：案：「越」当作「赴」。各本皆伪。

注「战明贵不如义」：袁本、茶陵本「战」下有「胜」字，是也。

初发石首城

五言沈约宋书曰：灵运陈疾东归，会稽太守孟顛乃表其异志。灵运驰往京都，诣阙上表。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伏韬北征记曰：石头城，建康西界临江城也，是曰京师。

谢灵运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为缁。毛诗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毛萇诗传曰：缁，黑色也。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周易曰：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毛诗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郑玄曰：谗人集作己过，以成于罪，犹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寸心，已见上文。亮，犹明也。楚辞曰：蜂蛾微命。东观汉记，梁节王畅上疏曰：筋骨相连，命在丝发。郑玄毛诗笺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贷遂兼兹。日月，喻太祖也。葛龚荐黄凤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万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贷且善成。说文曰：贷，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装转鲁颺。毛诗曰：出宿于济。又曰：庄子曰：抟扶摇而上。征颺，已见上文。重经平生别，再与朋知辞。再，谓前之永嘉，今适临川。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古诗曰：相去日已远。家语，孔子曰：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苕苕万里帆，茫茫终何之？毛诗曰：洪水茫茫。庄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适？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罗浮山记曰：山高三千丈，长八百里。旧说浮山从会稽来，博于罗山，故称博罗。今罗浮山上独有东方草木。庐、霍，二山名也，已见江赋。越海凌三山，游湘历九嶷。东方朔集，朔对诏曰：陵山越海，穷天乃止。三山在海中，众仙所居。九嶷山在长沙零陵，舜帝所葬也。钦圣若旦暮，怀贤亦凄其。范曄后汉书曰：朱勃谓马援曰：钦慕圣义。庄子曰：万代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诗传曰：其，辞也。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毛诗曰：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说苑曰：孔子曰：义士不欺心。

文选考异

注「是曰京师」：陈云「师」当作「畿」，因诗有「出宿薄京畿」句，故既引伏记，复云尔也。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误。

注「善贷且善成」：茶陵本无「且」下「善」字，是也。袁本亦衍。

晨装抟鲁颺：案：「鲁」当作「曾」。袁本云善作「鲁」。茶陵本云五臣作「曾」。各本所见皆非，「鲁」但传写误。何校改「曾」，陈同，是也。

注「又曰庄子曰抟扶摇而上征颺已见上文」：案：「又曰」下当有脱文，「征」字衍。袁本与此同误。茶陵本删「又曰」二字，「征颺已见上文」六字作「楚辞曰溢颺风而上征」九字，乃复出前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注耳。何校全依茶陵改，非。

道路忆山中

五言

谢灵运

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辞曰：涉江采菱发扬荷。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乐府江南辞曰：江南可采莲。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谓也。沈约宋书曰：灵运本在陈郡，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遂籍会稽，故称越客焉。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广雅曰：款，扣也。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懣。王逸楚辞注曰：言己情愤懣也。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崔寔答陆机诗曰：栖息高丘。范曄后汉书曰：光武共严光偃卧，纵恣而傲诞。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为谁之所继哉？言不为人之所继也。庄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也！司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尔雅曰：纂，继也。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阴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协韵，为古旦切。怀故叵新欢，含悲忘春？。言春？当喜，为含悲而忘之。书曰：叵，不可也。庄子曰：暖然似春。凄凄明月吹，惻惻广陵散。古乐府有明月皎夜光。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谓琴也。孙氏箜篌赋曰：陵危柱以颀颀。促管，谓笛也。阮籍乐论曰：琵琶箏笛，间促而声高也。

文选考异

注「纵恣而傲诞」：案：「纵」上当有「纵诞」二字。各本皆脱。

入彭蠡湖口

五言

谢灵运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孔安国尚书传曰：海曲

谓之岛。乘月听哀狄，浥露馥芳荈。乘月，犹乘日也。广雅曰：言乘月而游，以听哀狄之响；湿露而行，为翫芳丛之馥。狄，雌也。说文曰：浥，湿也。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张僧鉴浔阳记曰：石镜山东，有一圆石，悬崖明净，照人见形。顾野王舆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书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赋曰：流九派乎浔阳。露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孔安国尚书传曰：吝，惜也。高唐赋曰：珍怪奇伟。毛萇诗传曰：秘，闭也。江赋曰：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穆天子传曰：河伯示汝黄金之膏。山海经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润也。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言奏曲冀以消忧，弦绝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赋曰：千里别鹤。演连珠曰：繁会之音，生乎绝弦。

文选考异

注「广雅曰」：何校三字改入下「狄雌也」上。陈云长杨赋注可据。今案：此疑中间本无「言乘月而游」至「为翫芳丛之馥」四句，后来添入，乃致舛错失次也。各本皆误。

露物吝珍怪：案：「露」当作「灵」。袁本、茶陵本作「灵」，云善作「露」。案：各本所见皆非也。「灵物」与下「异人」偶句，非善独作「露」，但传写误。

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

五言谢灵运山居图曰：华子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

谢灵运

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楚辞曰：嘉南州之炎德，丽桂树之冬荣。铜陵映碧润，石磴泻红泉。铜陵，铜山也。杨雄蜀都赋曰：橘林铜陵。灵运山居赋曰：讯丹沙于红泉。灵运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铜陵亦近山。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遯贤。桓子新论曰：周易曰：肥遯无不利。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尔雅曰：山绝险。家语，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仲长子昌言曰：荡荡乎若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论衡曰：天审气，气如云。曹子建述仙诗曰：游将升云烟。羽人绝髻佛，丹丘徒空筌。楚辞曰：仰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筌，捕鱼之器，庄子以喻言也。图牒复磨灭，碑版谁闻传？苏林汉书注曰：牒，谱也。孔安国论语注曰：版，邦国之图籍也。莫辩百世后，安知千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

复顾世也。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言古之独往，必轻天下，不顾于世。而已之独往，常充俄顷之间，岂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犹备也。江赋曰：千里俄顷。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须臾之间也。司马彪庄子注曰：常，久也。庄子曰：尊古卑今，学者之流也。郭象曰：古无所尊，今无所卑，而学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选考异

注「禄里弟子」：茶陵本「里」下有「先生」二字，何校添，陈同。案：此不当添，「禄里」即「禄里先生」矣。袁本亦无。

铜陵映碧润：案：「润」当作「涧」。袁本、茶陵本作「涧」，云善作「润」。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润」字不可通，但传写误。

注「桓子新论曰」：陈云下脱「天下神人五二曰隐沦」九字，见江赋注。今案：盖注本云「隐沦，见江赋」，或记「桓子新论」于旁，而误改之如此也。各本皆误。

险径无测度：案：「径」当作「陁」，注引尔雅「山绝陁」可证也。袁、茶陵二本作「径」，其所载五臣济注云「言山径高险」，是五臣「径」，善「陁」，二本以「径」字乱善，而不着校语。尤本作「径」，同字耳。各本又皆改去注中「陁」字，乃误之甚者也。见下条。

注「山绝险」：案「险」当作「陁」，各本皆误。此所引释山文，郭注云「连山中断绝也。」

注「游将升云烟」：陈云「游」，「逝」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仰羽人于丹丘」：陈云「仰」，「仍」误，是也。各本皆伪。

恒充俄顷用：案：「恒」当作「常」，注引司马彪庄子注曰「常，久也」，可证。前道路忆山中诗「常苦夏日短」，袁、茶陵二本亦作「恒」，有校语云善作「常」。此盖同彼，各本失更着校语，遂以五臣乱善，而正文与注不相应矣。

行旅下 军戎 郊庙 乐府上

目录 [隐藏]

1 诗戊

1.1 行旅下

1.1.1 北使洛

1.1.2 还至梁城作

1.1.3 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

1.1.4 还都道中作

1.1.5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

- 1.1.6 敬亭山诗
- 1.1.7 休沐重还道中
- 1.1.8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 1.1.9 京路夜发
- 1.1.10 望荆山
- 1.1.11 旦发鱼浦潭
- 1.1.12 早发定山
- 1.1.13 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 1.2 军戎
 - 1.2.1 从军诗五首
- 1.3 郊庙
 - 1.3.1 宋郊祀歌二首
- 1.4 乐府上
 - 1.4.1 乐府三首
 - 1.4.1.1 饮马长城窟行
 - 1.4.1.2 伤歌行
 - 1.4.1.3 长歌行
 - 1.4.2 怨歌行
 - 1.4.3 乐府二首
 - 1.4.3.1 短歌行
 - 1.4.3.2 苦寒行
 - 1.4.4 乐府二首
 - 1.4.4.1 燕歌行
 - 1.4.4.2 善哉行
 - 1.4.5 乐府四首
 - 1.4.5.1 箜篌引
 - 1.4.5.2 美女篇
 - 1.4.5.3 白马篇
 - 1.4.5.4 名都篇
 - 1.4.6 王明君词
- 诗戊
- 行旅下
- 北使洛

颜延年沈约宋书曰：延之为豫章世子中军行军参军。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

，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至洛阳，道中作诗一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集曰：时年三十二。

改服饬徒旅，首路局险难。左氏传曰：齐侯谓韩厥曰：服改矣。杜预曰：戎朝异服也。谢承后汉书序曰：徐俶戎车首路。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毛萇诗传曰：局，曲也。郑玄曰：局，可畏惧之言也。振楫发吴州，秣马陵楚山。阮籍咏怀诗曰：朱鳖跃飞泉，夜飞过吴州。毛诗曰：言秣其马。杜预曰：粟食马曰秣。韩子曰：楚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涂出梁宋郊，道由周郑间。汉书曰：沛公乃道砀。音义曰：道由砀也。前登阳城路，日夕望三川。汉书曰：汝南郡有阳城县。音义，应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在昔辍期运，经始阔圣贤。毛诗曰：自古在昔。魏都赋曰：应期运而光赫。蔡邕陈寔命碑曰：应期运之数。抱朴子曰：闻之前志，圣人生，率阔五百岁。伊谷绝津济，台馆无尺椽。伊、谷，二水名也。曹植毁故殿令曰：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椽。郑玄论语注曰：津济，渡处也。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言王道被于八荒，余行属于岁暮也。摯虞尚书令箴曰：补我袞阙，阐我王猷。毛诗曰：嗟行之人。又曰：岁聿云暮。阴风振凉野，飞雪瞽穷天。陆机苦寒行曰：凉野多险难。尔雅曰：雾谓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赋切。穷天，谓季冬之日月穷尽也。吕氏春秋曰：季冬，日穷于次，月穷于纪。临涂未及引，置酒惨无言。引，犹进也。汉书曰：上置酒沛宫。隐悯徒御悲，威迟良马烦。楚辞曰：隐闵而不达，韩诗曰：周道威迟。洛神赋曰：车殆马烦。游役去芳时，归来屡徂愆。言当归来，而更数有所往而愆本期。蓬心既已矣，飞薄殊亦然。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飞薄亦复同之，自伤之辞也。庄子谓惠子曰：夫拙于用大，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达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转蓬，居世亦然之。

文选考异

注「中军行军参军」：袁本、茶陵本无「行」下「军」字，是也。

注「蔡邕陈寔命碑曰」：陈云「命」字误，是也。案：此不当有。碑在五十八卷，可证。各本皆衍。

隐悯徒御悲：案：「悯」当作「闵」，此善「闵」、五臣「悯」，而各本乱之。注中字不误，可证也。上文「吴州」五臣作「洲」，「伊谷」五臣作「澌」。袁、茶陵二本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尤本不误，此正相同，尤独未经校正失之。

注「韩诗曰周道威迟」：案：此有误也。游天台山赋、琴赋、金谷集诗皆引韩诗「周道威夷」，是「迟」当作「夷」，秋胡诗「行路正威迟」，善两引毛、韩而云其义同。此与秋胡诗俱颜作，正文「迟」字无疑。恐善既引韩而其下别

有「迟」「夷」同字之注，今失去也。

注「居世亦然之」：陈云「亦然之」当作「何独然」，见魏志植传注，是也。各本皆误。

还至梁城作

五言

颜延年

眇眇轨路长，憔悴征戍勤。楚辞曰：登石峦兮远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颜色憔悴。左氏传曰：勤戍五年。昔迈先祖师，今来后归军。振策睠东路，倾侧不及群。陆机赴洛诗曰：振策陟崇丘。楚辞曰：肩倾侧而不容。息徒顾将夕，极望梁陈分。嵇康赠秀才诗曰：息徒兰圃。陆机从梁陈诗曰：远游越梁陈。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论衡曰：观乔木，知旧都。丘垄填郭郭，铭志灭无文。木石扃幽阒，黍苗延高坟。说文曰：扃，门之关也。惟彼雍门子，吁嗟孟尝君。愚贱同堙灭，尊贵谁独闻？桓子新论曰：雍门周见孟尝君曰：臣窃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行人见之曰：孟尝君尊贵乃如是乎！毛诗曰：吁嗟女兮。封禅书曰：堙灭而不称。列子曰：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无不消灭。曷为久游客？忧患坐自殷。毛诗曰：忧心殷殷。

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

五言

颜延年沈约宋书曰：延之为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征为中书侍郎。集曰：张劭。

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传曰：楚昭王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书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国曰：奠，定也。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盛弘之荆州记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虚赋曰：臣闻楚有七泽，尝睹其一，未见其余。郭璞山海经注曰：巴陵县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故号三江口也。尔雅曰：郊外曰牧。经涂延旧轨，登闾访川陆。周礼曰：国中经涂九轨。说文曰：延，长也。又曰：闾，城曲重门也。旧轨，谓张劭也。蜀都赋曰：经途所亘。郑玄周礼注曰：延，进也。陆机豫章行曰：川陆殊涂。水国周地峻，河山信重复。陆机答张士然诗曰：余固水乡士。吕氏春秋注曰：乡，国也。地峻，已见上文。左传，子犯曰：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却倚云梦林，前瞻京台囿。尚书曰：荆州，云土梦作义。孔安国曰：云梦之泽在江南。西都赋曰：舍棂槛而却倚。怀旧赋曰：前瞻太室。说苑曰：楚昭王游于荆台。司马子期谏曰：荆台左洞庭，右彭蠡。荆或为京。囿，于有切。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说文曰：氛亦氛字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氛，气也。毛萇诗传曰：山南曰阳。尔雅，澳，隈也。凄矣自远风，伤哉千

里目。潘安仁在怀县诗曰：凉飏自远集。楚辞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起伏，即倚伏也。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苍颉篇曰：炯，明也。刘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辞曰：彼尧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与炯同，古迥切。请从上世人，归来蓺桑竹。论衡曰：上世之人，质朴易化。毛萇诗传注曰：蓺，树也。

文选考异

河山信重复：袁本、茶陵本「复」作「復」。案：复复同字。史记、汉书「复道」皆读「复」。此盖善「复」，五臣「复」，二本失着校语。尤本所见，为不误也。

清氛霁岳阳：袁本、茶陵本「氛」作「雾」。案：善引说文「雾」字为注，其本作「雾」明甚。恐是五臣作「氛」，即资暇录所言。若李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随而改之者也。袁误善为五臣，尤误五臣为善。茶陵近得之而失着校语，皆非。

注「说文曰氛」：茶陵本「氛」作「雾」，是也。此所引气部「氛」下重文「雾」字也。袁本亦作「雾」，但尽改此节其余「氛」字为「雾」，则误甚。

注「河上有枫」：何校去「河」字，陈同。各本皆衍。

还都道中作

五言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都，谓都扬州也。

鲍明远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芦洲。宣城郡图经曰：南陵县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图曰：芦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处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芦洲在下，非子胥所渡处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赋曰：骇瀚浪而相礪。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鳞鳞夕云起，猎猎晓风遒。广雅曰：遒，急也。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鸥，水鸟也。登舳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汉书音义，李斐曰：舳，船前头刺棹处也。楚辞曰：长太息而掩涕。绝目尽平原，时见远烟浮。绝，犹尽也。倏悲坐还合，俄思甚兼秋。兼，犹三也。毛诗曰：一日不见如三秋。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周易曰：不出户庭，无咎。古歌曰：离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复。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思玄赋曰：慕古人之贞节。左氏传，宋人曰：怀璧不可以越乡。

文选考异

注「骇瀚浪而相礪」：陈云「瀚」，「崩」误，是也。各本皆伪。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

五言郢善长水经注曰：江水经三山，又幽浦出焉。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故曰

版桥。浦江又北经新林浦。

谢玄晖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宋孝武之江州诗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结流寒。尚书大传曰：大水小水，东流归海也。上林赋曰：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杨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应劭风俗通曰：太山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如云中。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毛诗曰：中心摇摇。谢灵运湖中诗曰：孤游非情叹。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杨惲书曰：怀禄贪势，不能自退。杨雄檄灵赋曰：世有黄公者，起于苍州，精神养性，与道浮游。谢灵运游南亭诗曰：赏心惟良知。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左氏传曰：景公谓晏子曰：子之宅湫溢嚣尘。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列女传曰：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抱儿而泣，姑怒，以为不祥。妻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隐雾而七日不食，欲以泽其衣毛，成其文章。至于犬豕，肥以取之，逢祸必矣。期年，答子之家，果被盗诛。

文选考异

注「起于苍州」：陈云「苍」当作「沧」，是也。各本皆伪。

注「谢灵运游南亭诗曰赏心唯良知」：陈云此十三字乃下「赏心于此遇」注，误列于此。案：当在下节注引左传下，各本皆误。

敬亭山诗

五言宣城郡图经曰：敬亭山，宣城县北十里。

谢玄晖

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方言曰：亘，竟也。贾谊早云赋曰：遂积聚而合沓，相纷薄而慷慨。应劭汉书注曰：沓，合也。古诗曰：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俱然栖。桓子新论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隐沦。海赋曰：栖百灵。上干蔽白日，下属带回溪。子虚赋曰：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七发曰：依绝区兮临回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毛萇诗传曰：木曲曰樛。独鹤方朝唳，饥鼯此夜啼。八王故事曰：陆机歌曰：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见上文。渌云已漫漫，多雨亦凄凄。魏都赋曰：穷岫渌云，日月常翳。楚辞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杨子云解嘲曰：纡青拖紫。说文曰：纡，屈也；一曰紫也。又曰：组，绶也。幽蹊，山径也。楚辞曰：道幽路兮九疑。缘源殊未极，归径窅如迷。声类曰：窅，远望也，于鸟切。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谓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驾陵丹梯。升峤既小鲁，登峦且悵齐。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曰：共登青云梯。皇恩竟已矣，兹理庶无睽。西京赋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从军行诗曰：兹理不可违。

文选考异

注「贾谊早云赋曰」：案：「早」当作「旱」，各本皆伪。陆士衡从军行注引正作「旱」。此赋古文苑载之。

注「陆机歌曰」：何校「歌」改「叹」，陈同。各本皆伪。

注「王粲从军行诗曰」：案：「行」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休沐重还道中

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汉书张安世休沐未尝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谢玄晖

薄游第从告，思闲愿罢归。孙绰子曰：或问贾谊不遇汉文，将退耕于野乎？薄游于朝乎？汉书曰：苏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尝告归之田。李斐曰：休谓退之名也。又韦贤乞骸骨罢归。还邛歌赋似，休汝车骑非。汉书曰：司马相如家贫，素与临邛令相善，于是相如往舍临邛都亭。是时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文君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范晔后汉书曰：许劭，汝南人，为郡功曹。同郡袁绍，濮阳令，车徒甚盛，将入界内，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霸池不可别，伊川难重违。枚乘集有临霸池远诀赋。伊川，已见上文。潘岳关中记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写水。汀葭稍靡靡，江蒹复依依。毛诗曰：葭蒹揭揭。毛萇曰：葭，芦也。蒹，藪也。高唐赋曰：薄草靡靡。韩诗曰：杨柳依依。田鹤远相叫，沙鸨忽争飞。云端楚山见，林表吴岫微。枚乘乐府诗曰：美人在云端。表，犹外也。试与征徒望，乡泪尽沾衣。古诗曰：泪下沾衣裳。赖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诗曰：旨酒盈樽。陆机曰：日出东南隅，清川含藻景。问我劳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狭轻轩冕，恩甚恋重闱。管子曰：先王制轩冕以着贵贱。岁华春有酒，初服偃郊扉。楚辞曰：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颜延之赠王太常诗曰：郊扉常昼闭。

文选考异

注「休谓退之名也」：陈云「谓」，「谒」误，「退」字衍，是也。各本皆误。此即高纪注。

注「濮阳令」：陈云「濮」上脱「去」字，「令」下脱「归」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嵇康秀才诗曰」：陈云「秀」上脱「赠」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陆机曰日出东南隅」：陈云「曰」字衍，「隅」下脱「行」字。案：「行」下当有「曰」字。各本皆误。

注「退将复修吾初」：何校「初」下添「服」字，陈同。各本皆脱。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五言山谦之丹阳记曰：江宁县北十二里，滨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为三山。旧时津济道也。

谢玄晖

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王粲七哀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潘岳河阳县诗曰：引领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吴都赋曰：飞甍舛互。李尤洪池铭曰：渐台中起，列馆参差。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邯郸湛赠伍处玄诗曰：行矣去言，别易会难。王粲七哀诗曰：何为久淫滞。毛诗曰：怀哉怀哉，曷月余旋归哉。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楚辞曰：与佳人期兮夕张。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乡，谁能缜不变？卢谔与刘琨书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怀？广雅曰：缜，黑也。古诗曰：还顾望旧乡。张载七哀诗曰：忧来令发白。毛萇诗传曰：鬢，黑发也。缜与鬢同。

文选考异

灞浐望长安：案：「灞」当作「霸」，注同。上篇「霸池不可别」，袁、茶陵二本作「灞」，大较善「霸」、五臣「灞」而乱之。尤本彼不误而此未经校正。余亦不悉出也。

注「何为久淫滞」：案：「淫滞」当作「滞淫」。各本皆倒。

京路夜发

五言

谢玄晖

扰扰整夜装，肃肃戒徂两。枚乘七发曰：扰扰若三军之腾装。尚书曰：戒车三百两。广雅曰：扰扰，乱也。毛诗曰：肃肃宵征。许慎淮南子注曰：装，束也。晓星正寥落，晨光复泱泱。寥落，星稀之貌也。字书曰：泱泱，不明之貌。犹沾余露团，稍见朝霞上。毛诗曰：野有蔓草，零露团兮。故乡邈已复，山川修且广。班固燕山铭曰：复其邈兮亘地界。陆机赴洛诗曰：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文奏方盈前，怀人去心赏。敕躬每局躅，瞻恩唯震荡。曹子建圣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体仁慈。毛诗曰：嗟我怀人。鲍昭白头吟曰：心赏犹难恃。孝经钩命决曰：敕躬未济。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躅。楚辞曰：心怵惕而震荡。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陆机赠弟诗曰：行矣怨路长。说文曰：鞅，颈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于两切。鞅，都达切。

文选考异

注「戒车三百两」：袁本、茶陵本「戒」作「戎」，是也。

注「班固燕山铭曰」：案：「燕」下当有「然」字。各本皆脱。

望荆山

五言

江文通

奉义至江汉，始知楚塞长。沈约宋书曰：建平王景素，为右将军、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经。奉义，犹慕义也。江、汉，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记曰：鲁阳县其地重险，楚之北塞也。南关绕桐柏，西岳出鲁阳。尚书曰：导淮自桐柏。汉书曰：南阳郡鲁阳县有鲁阳山。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悲风绕重林，云霞肃川涨。周易曰：绕万物者，莫疾于风。说文曰：绕，曲木也，奴教切。肃，寒也。江赋曰：济江津而起涨。涨，水大之貌也。岁晏君如何？零泪沾衣裳。古诗曰：泪下沾衣裳。楚辞曰：岁既晏兮。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正情赋曰：解蕴麝之芳衾，陈玉柱之鸣箏。曹子建乐府诗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辞曰：衣纳纳而掩露。一闻苦寒奏，更使艳歌伤。沈约宋书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辞。又曰：罗敷艳歌行，古辞也。

文选考异

注「泪下沾衣裳」：案：「衣裳」当作「裳衣」。各本皆误。后燕歌行注引亦然。善注之例，但取义同，无嫌语倒，说见前。不知者顺正文乙转，非也。余引同此，不更出。

更使艳歌伤：茶陵本「更」作「再」，袁本作「载」，云善作「再」。案：「再」字是也。「再使」与「一闻」偶句，五臣改为「载以」，则解之殊失作者之意。尤本作「更」，乃误字耳。

旦发鱼浦潭

五言

丘希范

渔潭雾未开，赤亭风已扬。渔潭、赤亭，已见谢灵运富春渚诗。棹歌发中流，鸣鞞响沓障。马融广成颂曰：发棹歌，纵水讴。字林曰：鞞，小鼓也。尔雅曰：山正曰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诡怪石异像，崭绝峰殊状。张衡七辩曰：蹊路诡怪。森森荒树齐，析析寒沙涨。谢灵运山居赋注曰：涨者，沙始起，将成屿也。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说文曰：岛，海中有山。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说文曰：傍，附也。信是永幽栖，岂徒暂清旷。谢灵运方山诗曰：资此永幽栖。又田南诗曰：清旷招远风。苍颉篇曰：旷，疏旷也。坐啸昔有委，卧治今可尚。坐啸、卧治，并见谢玄晖在郡卧病诗。

文选考异

旦发鱼浦潭：袁本、茶陵本「鱼」作「渔」，是也。

注「山正曰障」：袁本、茶陵本「山」下有「上」字，是也。案：此引释山文。彼无「山」字，善添之，如前卷引「水正绝流曰乱」，「水」字亦添。尤盖校改删「山」而误去「上」字。

早发定山

五言梁书曰：约为东阳太守。然定山，东阳道之所经也。

沈休文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毛萇诗传曰：莅，临也。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楚辞曰：建彩虹以招指。穆天子传，西王母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员。江赋曰：绝岸万丈，壁立霞剥。谢灵运有登庐山绝顶诗。毛萇诗传曰：山顶曰冢。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浅浅。归海，已见上文。楚辞曰：石濑兮浅浅。王逸曰：浅浅，流疾貌也，音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楚辞曰：游子憺兮忘归。怀禄，已见上文。楚辞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楚辞曰：采三秀于山间。王逸曰：三秀，谓芝草也。列仙传曰：涓子者，齐人，好饵术，至三百年乃见于齐，后授伯阳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五言十洲记曰：桐庐县，新安、东阳二水合于此，仍东流为浙江。

沈休文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广雅曰：珍，重也。洞澈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淮南子曰：丰水之深千仞，投金铁焉，则形见于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钢，生于百丈水底。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楚辞曰：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浊，可以濯我足。战国策曰：苏秦曰：齐有清济浊河。吴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内，竭洛涸济，沥淮于泽。贾逵国语注曰：涸，竭也。字书曰：津，液也。涸，胡落切。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鵬鸟赋曰：乘流则逝。毛诗曰：扬之水白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嚣滓，谓去京师嚣尘之地以往东阳，自然隔越，亦不须濯衣巾。楚辞曰：纷吾可以濯我纓。愿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尘。杂子曰：潺湲，水流貌也。楚词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文选考异

注「十洲记曰」：案：「洲」当作「州」。各本皆误。说见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下。

宁假濯衣巾：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校语云善作「布衣」。案：二本所见，绝不可通，必非也。此本所见不误，或尤延之据注及五臣校改正之。

注「纷吾可以濯吾纓」：案：「可以濯吾纓」当作「既有此内美」，涉下节而

舛错也。各本皆误。

注「杂子曰」：陈云「子」，「字」误，是也。各本皆伪。七里濂所引正作「字」，所谓周成杂字者也。

军戎

从军诗五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

王仲宣

从军有苦乐，但闻所从谁？汉书曰：李广、程不识为名将。程不识击刁斗，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自便。李将军极简易，其士亦佚乐。然士卒多乐从广，而苦程不识。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班固汉书高祖纪述曰：寔天生德，聪明神武。左氏传，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杀者夫。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诗曰：王赫斯怒。陆贾新论曰：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左氏传，齐侯对宰孔曰：天威不违颜咫尺。一举灭獯虺，再举服羌夷。汉书曰：獯鬻虐老兽心。服虔曰：獯鬻，尧时匈奴号也。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汉书，梅福上书曰：高祖举秦如鸿毛，取楚如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韬曰：赏如高山，罚如深溪。左氏传，晋侯投壶。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军人多饫饶，人马皆溢肥。杜预左氏传注曰：饫，馐也。说文曰：饶，饱也。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论语，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虞丘寿王骠骑论功曰：拓地万里，海内晏然。毛诗曰：王旅啍啍，如飞如翰。毛萇曰：疾如飞也。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汉书曰：魏郡有邺城县。家语，孔子曰：无声之乐，所愿志从之。尽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毛诗曰：薄言旋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左氏传曰：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为牺也。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异于是矣。良苗，谷也。国语曰：秦伯将飨公子，如飨国君之礼，使子余，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贾逵曰：在宗庙为祭主也。挥当为辉。崔骃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润良苗。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孔丛子曰：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及河，闻鸣犊与窦犢之见杀，回舆而趣，为操曰：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然夫子欲从所好而隐居，仲宣欲厉节而求仕，有异夫子之志，故以所言为非也。凉风厉秋节，司典告详刑。礼记，孟秋之月凉风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将帅

，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尚书，王曰：有邦有土，告尔详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从征吴，作此四篇。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谷梁传曰：葬我君还公。顺时，应秋以征也。礼记曰：举事必顺其时。东南，谓吴也。毛诗曰：桓桓于征，遯彼东南。泛舟盖长川，陈卒被隰垠。国语曰：秦泛舟于河。尔雅曰：林外曰垠。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襟倚舟檣，眷眷思邳城。汉书，公孙瓒曰：累足抚襟。埤苍曰：檣，帆柱曰檣。韩诗曰：眷眷怀归。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鸛鸣。毛诗曰：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毛萇曰：垤，蚁冢也。郑玄曰：鸛，水鸟也，将阴雨而鸣，行于阴雨尤苦。妇人则叹于室。垤，徒颡切。日月不安处，人谁获常宁？国语，姜氏谓晋公子曰：日月不处，人谁获安。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毛萇诗序曰：周公东征，三年而归。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左氏传，乐盈曰：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无猜，贞也。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毛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夙夜自殚性，思逝若抽縈。广雅曰：殚，忼慨也，普耕切。将秉先登羽，岂敢听金声。东观汉记曰：贾复击青犢于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从军诗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秉羽、被羽，其义同也。孙卿子曰：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坻。史记曰：春申君曰：广川大水，山林溪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古步出夏门行曰：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余晖，言将夕也。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毛诗曰：七月在野。郑玄曰：谓蟋蟀也。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礼记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说文曰：防，堤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润草。说苑曰：孺子不觉露之沾衣。回身赴床寝，此悉当告谁？楚辞曰：居愁期谁告？古诗曰：愁思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孔安国尚书传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亲也。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论语，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见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发邳都桥，暮济白马津。汉书，酈食其曰：塞白马之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毛诗曰：河上乎逍遥。连舫踰万艘，带甲千万人。六韬曰：武王伐纣，出于河，吕尚为右将，以四十七艘舫踰于河。国语曰：吴王带甲三万人也。说文，舫，并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毛诗曰：率彼旷野。战国策，张仪谓秦王曰：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汉书，高祖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晔后汉书，光武诏曰：将军邓禹与朕谋谟帷幄之也。恨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论语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孔子对曰：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论语曰：入公门，鞠躬如也。东观汉记曰：光武赐陈俊绛衣三百领，以衣中坚同心之士也。许历为完士，一言独败秦。史记曰：秦伐韩，赵使赵奢救之，令军中曰：军中有以军事谏者死。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谨受令。许历曰：请就鈇钺之诛。赵奢曰：有后令，邯郸。许历请复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赴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败秦军。完，谓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论衡曰：西门豹、董安于，诚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也。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毛诗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汉书，平当曰：吾已负素餐责矣。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东观汉记，班超曰：冀立铅刀一割之力。班孟坚答宾戏曰：搦朽摩钝铅刀。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诗曰：悠悠南行。又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东观汉记曰：北夷作寇，千里无烟火。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高诱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萑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鸛鹄摩天游。礼记曰：孟秋寒蝉鸣。古乌生八九子歌曰：黄鹄摩天极高飞。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魏志曰：武皇帝，谯人也。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孟子曰：齐有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也。说文曰：畴，耕治之田也。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韩诗曰：肃肃兔置，施于中馗。尔雅曰：六达谓之庄。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自非圣贤国，谁能享斯休？孔安国尚书传曰：享，当也。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毛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郑玄曰：乐土，有德之国也。

文选考异

但闻所从谁：袁本、茶陵本「闻」作「问」，云善作「闻」。案：各本所见非也。「闻」但传写误。

注「陆贾新论曰」：案：「论」当作「语」。各本皆误。

军人多饒饶：袁本、茶陵本「人」作「中」，云善作「人」。案：各本所见非也。「人」但传写误。

注「汉书曰魏郡有邺城县」：案：「曰」字、「城」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所引地理志文也。

注「所愿志从之」：案：「之」字不当有。各本皆衍。今家语无。又「志」作「必」。

注「异于是矣」：茶陵本「异」上有「人」字，是也。袁本自「左氏传」下至

此并善入五臣，甚误。

注「使子余」：茶陵本「余」下有「相」字，是也。袁本亦脱。

不能效沮溺：袁本、茶陵本此上有「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云善无此二句。何校云五臣本多二句，陈同。今案：此恐各本所见善传写脱正文并注一节也。下节注「仲宣欲厉节而求仕」，盖即指此。

注「葬我君还公」：袁本、茶陵本「还」作「桓」，是也。

注「眷眷怀归」：案：「归」当作「顾」。各本皆误。前屡引可证。

注「毛茛诗序曰」：陈云「茛」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有后令邯郸」：何校「有」改「胥」，陈同。各本皆误。

注「搦朽摩钝铅刀」：陈云答宾戏「搦朽摩钝，铅刀皆能一断」。「钝」字绝句，「铅刀」属下读，此恐脱四字。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脱。

郊庙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颜延年

夤威宝命，严恭帝祖。尚书曰：周公曰：严恭寅畏。又曰：王无坠天之降宝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书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东京赋曰：系唐统，接汉绪。汉书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为楚王，王彭城。沈约宋书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后也。彭城，徐州之境。灵监叡文，民属叡武。曹植离友诗曰：灵鉴无私。奄受敷锡，宅中拓宇。毛诗曰：奄，大也。尚书曰：敛是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东京赋曰：岂如宅中而图大。范晔后汉书，虞诩曰：先帝开拓土宇。亘地称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铭曰：奠其邈于亘地界。曹植玄畅赋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经钩命决曰：道机合者称皇。张俨请立太子师傅表曰：陛下膺期，顺干作主。月竈来宾，日际奉土。甘泉赋曰：西压月??，东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书曰：明王盛德，四夷咸宾。杜子春周礼注曰：今南阳人名穿地为竈，充芮切。曹植玄畅赋曰：緌日际而来王。潘岳为贾谧赠陆机诗曰：奉土归疆。开元首正，礼交乐举。张载元康颂曰：开元建号，班德布化。礼记曰：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联事，九官列序。周礼曰：以官府之联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联事。又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二曰礼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汉书，刘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应劭曰：尚书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师，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也。凡九官也。有牲在涤，有絜在俎。周礼曰：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礼记曰：帝牛必在涤三月。郑玄

曰：滌，牢中所搜除处。毛诗曰：絜尔牛羊，或肆或将。郑玄曰：有肆其骨体于俎者，或奉将而进也。荐飨王衷，以答神祐。杜预左氏传注曰：荐，献也。衷，中心也。长杨赋曰：受神人之福祐。

维圣飨帝，维孝飨亲。礼记曰：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皇乎备矣，有事上春。汉书，郊祀歌曰：大孝备矣，休德昭清。左氏传，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预曰：有祭事也。周礼，上春生稷稷之种。礼行宗祀，敬达郊禋。礼记曰：礼行祖庙而孝慈服焉。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国尚书传曰：精意以享谓之禋。金枝中树，广乐四陈。汉书曰：金枝秀华。应劭曰：金枝，铜镡百二十枝。史记曰：赵简子病，寤寐曰：我与百神听于钧天广乐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毛诗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礼记曰：后王命豕宰，降德于兆民。奔精昭夜，高燎炀晨。奔精，星流也。史记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东京赋曰：扬樛燎之炎炀，致高烟于太一。阴明浮烁，沈禋深沦。言宋为水德而主辰，故阴明之宿，浮烁而扬光。沈禋，所祭沈沦而沈静也。尚书考灵耀曰：气在于冬，其纪辰星，是谓阴明。尚书大传曰：沈四海。郑玄曰：祭水曰沈。郑司农周礼注曰：禋，祭名也。告成大报，受厘元神。礼记曰：升中于天。郑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又曰：大报天而主日也。汉书曰：上方受厘坐宣室。臣瓚曰：厘，谓祭祀余胙也。如淳曰：厘音僖。吕安髑髅赋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宫赋注曰：厘，福也。月御案节，星驱扶轮。月御、案节，并见上文。言天神降，月御为之案节，星驱为之扶轮。王济锺夫人序德颂曰：济蒙天假，星驱省疾。羽猎赋曰：齐桓公曾不足使扶轮。羽猎赋曰：风诩诩其扶轮。遥兴远驾，曜曜振振。汉书，房中歌曰：雷震震，电曜曜。杜预左氏传注曰：振振，盛貌。远驾，乘驾也。

文选考异

注「严恭寅畏」：袁本「恭」作「龚」。案：此所见不同，茶陵本亦作「恭」；袁本「龚」字，决非后人所为，乃善之旧。其作「恭」者，盖依今尚书改。善引「严龚」注「严恭」，「寅畏」注「夤威」，其下当更有音义异同之注。各本皆删削失之，以致正文与注不相应。或欲改正文作「寅畏」以就之，亦非。

注「复其邈于」：陈云「于」当作「兮」，是也。各本皆伪。

注「明王盛德」：袁本、茶陵本「盛」作「慎」，是也。

注「寤寐曰」：陈云「寐」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陟配在京」：陈云「陟」，「王」误。「在」，「于」误。案：所校是也。此但涉正文误耳。

注「齐桓公曾不足使扶轮羽猎赋曰」：案：「公」字不当有，「轮」当作「轂」，「羽」上当脱撰人姓名。此非杨子云作。各本皆误。

乐府上

汉书曰：武帝定郊祀之礼，而立乐府。

乐府三首

古辞五言古诗不知作者姓名。他皆类此。

饮马长城窟行

酈善长水经曰：余至长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然长城蒙恬所筑也，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思之，故为长城窟行。音义曰：行，曲也。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言良人行役，以春为期，期至不来，所以增思。王逸楚辞注曰：绵绵，细微之思也。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广雅曰：昔，夜也。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佗乡。佗乡各异县，辗转不可见。字书曰：辗，亦展字也。说文曰：展，转也。郑玄毛诗笺曰：转，移也。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枯桑无枝，尚知天风。海水广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岂不离风寒之患乎？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但人入门咸各自媚，谁肯为言乎？皆不能为言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郑玄礼记注曰：素，生帛也。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说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文选考异

乐府三首注五言：案：此「古辞」下不当有「五言」二字，其三首每篇题下，当有之。茶陵本后二首正如此，前一首又误移于上，亦非。袁本俱无，益非。

书上竟何如：袁本、茶陵本「上」作「中」，是也。

伤歌行

昭昭素月明，晖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毛诗曰：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毛萇诗传曰：闼，内门也。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长门赋曰：屣履起而彷徨。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毛诗曰：伫立以泣。谷永与王谭书曰：抑于家不得舒愤。毛诗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苍。李巡尔雅注曰：仰视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苍苍，故曰穹苍。尔雅曰：穹苍，苍天也。

文选考异

昭昭素月明：袁本、茶陵本「月明」作「明月」，是也。陈云别本作「明月」

。前月赋注、后何敬祖杂诗注引皆作「明月」，可证。

注「抑于家」：案：「抑」下当有「郁」字。各本皆脱。此所引永传文，汉书可证。

长歌行

崔豹古今注曰：长歌，言寿命长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伤年命，而下一首直叙怨情。古诗曰：长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长。傅玄艳歌行曰：咄来长歌续短歌。然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

青青园中葵，朝露行日晞。毛诗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毛苌曰：晞，干也。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楚辞曰：恐死不见乎阳春。淮南子曰：光辉万物。常恐秋节至，焜黄华槁衰。焜黄，色衰貌也，胡本切。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尚书大传曰：百川赴东海。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

文选考异

注「魏武帝燕歌行曰」：陈云「武」当作「文」，是也。各本皆误。

焜黄华槁衰：袁本、茶陵本「槁」作「叶」，是也。下篇注引正作「叶」字。

怨歌行

五言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后赵飞燕宠盛，婕妤失宠，希复进见。成帝崩，婕妤充园陵，薨。

班婕妤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汉书曰：罢齐三服官。李斐曰：纨素为冬服。范子曰：纨素出齐。荀悦曰：齐国献纨素绢，天子为三官服也。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古诗曰：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苍颉篇曰：怀，抱也。此谓蒙恩幸之时也。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古长歌行曰：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炎，热气也。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乐府二首

魏武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姓曹，讳操，字孟德。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举孝廉为郎，迁南顿令，封魏王，文帝追谥曰武皇帝。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左氏传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毛诗曰：微我无酒，以遨以游。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着与杜康绝交书曰：康字仲宁。或云皇帝时宰人，号酒泉太守。汉书，东方朔曰：臣闻消忧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古诗曰：驱车整中带，沈吟聊踟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毛诗小雅文

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鸣，相呼而食，以兴喜乐宾客，相招以盛礼也。郑玄云：苹，蘼萧也。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言月之不可掇，由忧之不可绝也。说文曰：掇，拾取也，猪劣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应劭风俗通曰：里语云：越陌度阡，更为客主。长门赋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毛诗曰：死生契阔。汉书曰：张贺思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月明，已见上句。喻客子无所依托也。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馱人，故能成其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韩诗外传曰：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也。论语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图，天下归心。

文选考异

短歌行：茶陵本此下有「四言」二字。案：有者是也。袁本每题下尽无，皆非。

注「迁南顿令」：陈云「南顿」当作「顿丘」。案：所校是也。魏志武帝纪及裴注俱可证。各本皆误。盖东郡之顿丘也。

注「皇帝时宰人」：袁本、茶陵本「皇」作「黄」，是也。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善无此二句。案：所见非也。此诗四句一换韵，「今」与「心」协，不容善独无之，盖亦脱正文共注一节，说具于前。尤延之知其误，据五臣补正文，故此处有添改痕迹，但疑终失注耳。

注「月明已见上句」：袁本、茶陵本「见上」作「上四」。案：各本皆有误也。疑当作「已下」，否则「月明」衍耳。

苦寒行

五言歌录曰：苦寒行，古辞。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吕氏春秋曰：天地之间，上有九山。何谓九山？曰太行羊肠。高诱曰：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北也。羊肠，其山盘纡如羊肠，在太原晋阳北。高诱注淮南子曰：羊肠阪是太行孟门之限。然则阪在太行，山在晋阳也。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毛诗曰：雨雪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吕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颈举踵也。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楚辞曰：怫郁兮不陈。东归，言望旧乡也。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杨雄琴情英曰：当道独居，暮无所宿。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檐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庄子曰：檐囊而趋。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毛诗曰：我徂东山，滔滔不归。

文选考异

注「然则阪在太行」：案：「则」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凡善注之「然」，即今人之「然则」，前后例如此，不知者误添之。

乐府二首

魏文帝

燕歌行

七言歌录曰：燕，地名，犹楚宛之类。此不言古辞，起自此也。他皆类此。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楚辞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毛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群燕辞归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礼记曰：仲秋之月，鸿鴈来，玄鸟归。郑玄曰：玄鸟，燕也。楚辞曰：燕翩翩其辞归。又曰：鴈雍雍而南游。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郑玄礼记注曰：慊，恨不满之貌也，口箠切。贱妾茕茕守空房，茕，单也。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古诗曰：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宋玉风赋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征。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古诗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毛诗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史记曰：牵牛为牺牲，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

文选考异

燕歌行：袁、茶陵二本此首在善哉行之后。案：盖善、五臣次序不同，二本所用是五臣，而失着校语耳。

注「宋玉风赋」：案：「风」当作「讽」。各本皆伪。余多不更出。

善哉行

四言歌录曰：善哉行，古词也。古出夏门行曰：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我情。然善哉，叹美之辞也。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毛诗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辞曰：薄暮雷电归何忧。古艳歌曰：居贫衣单薄，肠中常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说苑曰：孺子不觉露之沾衣。野雉群雉，猴猿相追。毛诗曰：雉之朝雉。还望故乡，郁何垒垒。广雅曰：垒，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忧来仍无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说苑曰：庄辛谓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尸子曰：老莱子曰：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也。楚辞曰：伤楚国之多忧。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毛诗曰：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回转，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毛诗

曰：良马四之。论语，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毛诗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楚辞曰：聊偷娱以忘忧。又毛诗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文选考异

注「寄者固也」：陈云「固」下脱「归」字，是也。各本皆脱。余屡引可证。

注「又毛诗曰」：茶陵本无「又」字，是也。袁本亦衍。

乐府四首

五言

曹子建

箜篌引

汉书曰：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声也。应劭曰：使乐人侯调作之，取其坎坎应节也。因以其姓号名曰坎侯。苏林曰：作箜篌。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汉书曰：过沛，置酒沛宫。又曰：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也。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郑玄周礼注曰：膳之言善。今时美物曰珍。声类曰：宰，治也。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楚辞曰：挟秦筝而弹征。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其民无不鼓瑟也。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汉书曰：孝成赵皇后，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礼记曰：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洒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仪礼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史记曰：平原君以千金为鲁仲连寿。毛诗曰：君子万年，永锡祚胤。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论语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周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尚书大传曰：诸侯来，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华屋处，零落归山丘。舞赋曰：耀华屋而燔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下归山丘。毛萇诗传曰：遒，终也。先民谁不死？知命亦何忧！左氏传曰：子产曰：人谁不死。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

文选考异

箜篌引：案：上「五言」二字，当在此下，茶陵本亦误倒。后三首每题下皆当有，茶陵本不误。

注「吾能尊显也」：陈云「也」，「之」误，是也。各本皆伪。

美女篇

歌录曰：美女篇，齐瑟行也。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说文曰：闲，雅也。上林赋曰：妖冶闲都。又曰：闲，幽闲也。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攘袖

，卷袂也。环，钏也。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释名曰：爵钗，钗头上施爵。尚书曰：厥贡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南方草物状曰：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广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国珍之。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眄遗光采，长啸气若兰。神女赋曰：吐芬芳其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嫱、西施，衣以玄锡，则行者止。杜笃襋祝曰：怀秀女使不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尔雅曰：安，止也。薛综西京赋注曰：安，犹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门也。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汉书，枚叔上书曰：游曲台，临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楼临大路。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神女赋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韩诗曰：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诗人言所说者颜色盛也，言美如东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周礼，有媒氏之职。尔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楚辞曰：闻佳人兮召予。众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苏武答李陵诗曰：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赋曰：中宵夜而叹息。

文选考异

注「南方草物状曰」：案：「物」当作「木」。各本皆误。此嵇含所撰。

注「怀秀女」：案：「秀」当作「季」。各本皆伪。洛神赋注引不误。

注「颜色盛也言美」：案：「也言」二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前神女赋、秋胡诗，后日出东南隅行引皆不误，可证也。

白马篇

歌录曰：白马篇，齐瑟行也。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古罗敷行曰：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说文曰：羁，络头也。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幽、并，二州名。班固汉书赞曰：布衣游侠，剧孟之徒也。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幽通赋曰：雄朔野以扬声。说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墨子曰：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语，孔子曰：肃慎氏贡楛矢。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班固汉书李广述曰：控弦贯石，威动北邻。毛诗曰：发彼有的。的，射质也。邯郸淳艺经曰：马射，左边为月支三枚，马蹄二枚。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凡物飞迎前射之曰接。猱，猿属也。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螭，猛兽也，已见西都赋。方言曰：剽，轻也。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长杨赋曰：永无边城之灾。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汉书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东胡山戎，或云鲜卑。苍颉篇曰：凌，侵也。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吕

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若归，臣不若王子城也。

文选考异

注「臣不若王子城也」：案：「也」当作「父」。各本皆误。此所引吕氏春秋勿躬篇文。

名都篇

歌录曰：名都篇，齐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赋曰：宛、洛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光且鲜。史记曰：陆贾宝剑直千金。论衡曰：世称利剑有千金之价。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汉书，眭弘少时好斗鸡走马。驰驰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仪礼曰：司射搯三挟一。郑玄曰：搯，插也，楚甲切。汉书曰：匈奴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音义曰：镝，箭也，如今鸣箭也。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郑玄周礼注曰：凡鸟兽未孕曰禽也。毛萇诗传曰：发矢曰纵。两禽，双兔也。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毛诗曰：鸢飞戾天。郑玄曰：鸢之属也。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舞赋曰：观者称丽。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平乐，观名。脍鲤膾胎鰕，寒鳖炙熊蹯。毛诗曰：炮鳖脍鲤。苍颉解诂曰：膾，少汁臠也，子亮切。盐铁论曰：煎鱼切肝，羊淹鸡寒。刘熙释名曰：韩羊、韩鸡，本出韩国所为。然寒与韩古字通也。左氏传曰：宰夫膾熊蹯不孰。鸣俦啸匹旅，列坐竞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汉书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蹋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苍解诂曰：鞠，毛丸，可蹋戏。鞠，巨六切。史记曰：魏公子宾客辨士，说王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舞赋曰：骆驿而归，云散城邑。

文选考异

名都篇袁、茶陵二本此首在美女篇之后。案：盖亦善、五臣次序不同。说见前。

驰驰未能半：茶陵本下「驰」字作「骋」。袁本亦作「驰驰」。案：驰，行也；驰驰，犹行行耳。「骋」字盖后人改之。

注「搯插也」：袁本、茶陵本「插」作「捷」，是也。今仪礼释文亦误改「捷」为「插」，与此正同。

王明君词

并序五言

石季伦臧荣绪晋书曰：石崇，字季伦，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迁至卫尉。初，崇与贾谧善，谧既诛，赵王伦专任孙秀。崇有妓曰绿珠，秀使人求之，崇不

许，秀劝伦杀崇，遂被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齐国王襄女也，年十七，献元帝。臧荣绪晋书曰：文帝讳昭。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单于遣使请一女子，帝以昭君赐单于。汉书曰：诏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汉书曰：乌孙使使献马，愿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为公主，以妻乌孙焉。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汉书曰：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曹子建应诏曰：前驱举燧，后乘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魏文帝柳赋曰：左右仆御已多亡。长门赋曰：涕流离而纵横。李陵诗曰：辕马顾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李陵诗曰：行行且自割，无令五内伤。沾缨，已见郭璞游仙诗。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汉书曰：乌孙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为墙。音义曰：??，帐也。苏林曰：阏氏，音焉支，如汉皇后。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殊类，异类也。李陵答苏武书曰：但见异类。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汉书曰：呼韩邪死，子雕陶莫皋立，为复系若?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也。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诗曰：杀身诚独难。贾谊吊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与陈、蔡异?孔子曰：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楚辞曰：蓄怨乎积思。王逸曰：结恨在心虑愤郁。蔡琰诗曰：心吐思兮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霁赋曰：思寄身于鸿鸾，举六翻而轻飞。高诱吕氏春秋曰：征，飞也。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毛诗曰：伫立以泣。国语，申胥曰：昔楚灵王独行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古诗曰：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说文曰：木槿，朝华暮落也。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汉书，张禹曰：有爱女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

文选考异

注「臧荣绪晋书曰」下至「遂被害」：案：此一节注非善之旧。袁、茶陵二本皆并善入「铄曰」而如此耳。今无可考。

注「魏文帝苦哉行曰」：陈云「文」当作「武」，「哉」当作「寒」，是也。各本皆误。

注「为复系若?单于」：案：「复」下当有「株」字，「系」当作「紮」。各本皆误。此所引匈奴列传文也。「?」作「鞮」，盖别体字。

注「吁嗟默言」：陈云「言」当作「默」，是也。各本皆误。

注「思寄身于鸿鸾」：袁本「鸾」作「燕」，是也。茶陵本亦误「鸾」。

注「高诱吕氏春秋曰」：陈云「秋」下脱「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乐府下 挽歌 杂歌

目录 [隐藏]

1 诗戊

1.1 乐府下

1.1.1 乐府十七首

1.1.1.1 猛虎行

1.1.1.2 君子行

1.1.1.3 从军行

1.1.1.4 豫章行

1.1.1.5 苦寒行

1.1.1.6 饮马长城窟行

1.1.1.7 门有车马客行

1.1.1.8 君子有所思行

1.1.1.9 齐讴行

1.1.1.10 长安有狭邪行

1.1.1.11 长歌行

1.1.1.12 悲哉行

1.1.1.13 吴趋行

1.1.1.14 短歌行

1.1.1.15 日出东南隅行

1.1.1.16 前缓声歌

1.1.1.17 塘上行

1.1.2 乐府

1.1.2.1 会吟行

1.1.3 乐府八首

1.1.3.1 东武吟

1.1.3.2 出自蓟北门行

1.1.3.3 结客少年场行

1.1.3.4 东门行

1.1.3.5 苦热行

1.1.3.6 白头吟

- 1.1.3.7 放歌行
- 1.1.3.8 升天行
- 1.1.4 鼓吹曲
- 1.2 挽歌
- 1.2.1 挽歌诗
- 1.2.2 挽歌诗三首
- 1.2.3 挽歌诗
- 1.3 杂歌
- 1.3.1 歌
- 1.3.2 歌
- 1.3.3 扶风歌
- 1.3.4 中山王孺子妾歌

诗戊

乐府下

乐府十七首

陆士衡

猛虎行

杂言古猛虎行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尸子曰：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江邃文释云：管子曰：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论语曰：志士仁人。古诗曰：晨风怀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思玄赋曰：爰整驾而亟行，时君之命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策，马槁也。广雅曰：将，欲也。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日，而逸切。言日以屡归而功未立。陆贾新语曰：以义建功。神农本草曰：秋冬为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尔雅曰：崇，高也。广雅曰：骇，起也。桓子新论，雍门周曰：秋风鸣条，则伤心矣。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毛诗曰：静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辞曰：临深水而长啸。尔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侯璞箏赋曰：急弦促柱，变调改曲。贾逵国语注曰：懦，下也。尔雅曰：亮，信也。谓有贞信之节，言必慷慨，故曰难也。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言人生既多难苦，诚为未易，何为开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赠蔡子笃诗曰：人生实难。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夫蕴耿介之怀者，必高蹈风尘之表，今乃愧不随慕先圣之遗教。苍颉篇曰：怀，抱也。

文选考异

注「侯璞箏赋曰」：案：「璞」当作「瑾」，各本皆伪。侯瑾，范史文苑有传。隋志云集二卷。箏赋今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皆可证。余亦屡引。

君子行

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庄子曰：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夷，平也。又曰：简，略也。休咎相乘蹶，翻覆若波澜。尚书曰：休征咎征。杜预左氏传注曰：乘，登也。广雅曰：蹶，履也。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左氏传，伍员曰：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贾逵国语注曰：疾，恶也。吕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言当慎所习也。论衡曰：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纔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边则寒，南极则热。毛诗曰：如履薄冰。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说苑曰：王国君，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兄弟相爱。后母欲其子为太子，言王曰：伯奇爱妾。王上台视之，后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领之中，往过伯奇，奇往视袖中杀蜂。王见让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见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吕氏春秋曰：孔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糝，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来，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饭之。少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絜故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爨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知人难也。高诱曰：爨煤，烟尘也。爨读作台。入，犹堕也。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傅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顽父放子。王逸楚辞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间。毛诗谷风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郑玄曰：道绝者，弃恩旧也。福鍾恒有兆，祸集非无端。言祸福之至，而皆有渐也。枚叔上书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傅子，铭曰：福生有兆，祸来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无端绪也。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言祸福之有端兆，故天损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辞。人益之来，非己所求，故受之可为欢也。庄子，孔子谓颜回曰：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郭象曰：无受天损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损为损，斯待天而不受其损也。无受人益难者，物之僥来不可禁御。至人则玄同天下，故天下乐推而不馱，相与社而稷之，斯无受人益之所以为难矣。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彼以荣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异辙，故辞之实难。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荀悦申鉴曰：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矣。抱朴子曰：明

镜举，则倾冠见矣。以其递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祸；君子远虑，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邓析子曰：虑能防于未然。

文选考异

注「除其毒而置衣领之中」：袁本作「数十衣中」四字。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良注，与此同。案：皆非也。「数十」当作「缀于」。尤延之不知字伪，取良注以通之，非也。琴操亦云「缀衣领」，可借证。

注「奇往视袖中杀蜂」：案：「视」当作「就」，「杀」当作「掇」。正引此以注「掇蜂」，不得作「杀」，乃良注误言「杀」。琴操载一云「令伯奇掇之」，可借为证。袁本亦伪。

注「使者就袖中」：案：「就」当作「视」。此与上「视」、「就」二字互易其处也。袁本亦伪。

注「藜羹不糝」：袁本「糝」作「斟」，是也。此所引吕氏春秋任数文，高诱有注，可证。

注「食絜故馈」：陈云「故」，「欲」误。袁本亦作「故」。今吕氏春秋作「而后」二字，或善引不同耳。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作「欲」，陈以之校善，未必是。

从军行

五言

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巅，北戍长城阿。汉书曰：秦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史记曰：始皇以谪遣戍，谪罚狱吏不直者筑长城也。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秦嘉诗曰：岩石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史记曰：武臣曰：陈王奋臂为天下唱始。毛诗曰：南有乔木。尚书曰：导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贾谊旱云赋曰：隆暑盛其无聊。说文曰：惨，毒也。宋均春秋纬注曰：苛者，切也。夏条集鲜藻，寒冰结冲波。文子曰：夏条可结。毛诗曰：诞寘之寒冰。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邹阳书曰：胡马遂进窥于邯郸。杜笃论都赋曰：斩白蛇，屯黑云。广雅曰：屯，聚也。国语，越王曰：吴为不道，敢问诸大夫，战奚以而可？大夫种曰：审物则可以战。韦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帜之属也。羽猎赋曰：涣若天星之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张衡髑髅赋曰：飞锋曜景，秉尺持刀。汉书曰：冒顿乃作为鸣镝。音义曰：如今鸣箭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战国策曰：卫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李陵答苏武书曰：负戟而长叹。孔安国论语注曰：戈，戟也。苦哉远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师襄乃抚心高蹈。

文选考异

夏条集鲜藻：案：「集」当作「焦」，袁本云善作「集」，茶陵本云五臣作「焦」。所见皆非也。「集」字于文义全乖。各本但传写误，非善如此。

豫章行

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

泛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阴。国语曰：秦泛舟于河。列子曰：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川陆殊途轨，懿亲将远寻。广雅曰：轨，道也。左氏传，富辰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不废懿亲也。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独西门，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断绝不长，兄弟有两三人，小弟块摧独贫。家语曰：孔子在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声，非但为死者而已矣，又为生离别者。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完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为其往而不返，回窃以音类知之。孔子使问哭者，果曰：夫死家贫，卖子葬之，与之长诀。子曰：回善于识音矣。乐会良自古，悼别岂独今。郑玄毛诗笺曰：悼，伤也。古诗曰：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又曰：别日何易，会日何难！寄世将几何，日昃无停阴。尸子，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也。左氏传曰：人寿几何？周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后涂随年侵。前路、后涂，喻寿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后涂随年侵而又尽，言无几何也。促促薄暮景，亶亶鲜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将老也，流行不息，鲜能止之。孔安国尚书传曰：薄，迫也。楚辞曰：时亶亶而过中。曷为复以兹？曾是怀苦心。言何为复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怀悲苦之心乎！毛诗曰：曾是在位。苦心，见上文。远节婴物浅，近情能不深。说文曰：婴，绕也。行矣保嘉福，景绝继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绝，当继之以惠音。

文选考异

泛舟清川渚：茶陵本「川」作「山」，云五臣作「川」。袁本云善作「山」。

案：此所见不同，盖尤是，二本非，或校改正之。

注「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茶陵本无「吊二叔之不咸故」七字，袁本无「吊二叔之不咸」六字。案：善引经典有节其字句之例，尤本专主增多，每非是。

注「出是上独西门」：案：「独」当作「留」。袁本亦伪。茶陵本此一节并善入五臣良注，全失其真。或又据之以改善，斯大误矣。今不具论。

苦寒行

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凉野多嶮难。尚书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诗传曰：北方寒凉也。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盘。韩诗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盘，山石之安也。凝冰结重涧，积雪被长峦。尔雅曰：峦，山堕也。郭璞曰：山形长狭者，荆州谓之峦。阴云兴岩侧，悲风鸣树端。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啸而谷风起。小雅曰：凭，依也。上林赋曰：玄猿素雌。夕宿乔木下，惨怆恒鲜欢。渴饮坚冰浆，饥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零露团兮。离思固已久，寤寐莫与言。曹子建杂诗曰：离思一何深。毛诗曰：独寐寤言。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说文曰：剧，甚也。郑玄礼记注曰：慊，恨不满足之貌也。

文选考异

注「山堕也」：茶陵本「堕」作「墮」，是也。袁本亦误「墮」。

饮马长城窟行

五言

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汉书，侯应上书曰：臣闻北边塞有阴山。往问阴山候，劲虏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后汉书曰：窦宪征北单于，登燕然山。戎车无停轨，旌旆屡徂迁。郑玄考工记注曰：轨，辙迹也。仰凭积雪岩，俯涉坚冰川。冬来秋未反，去家邈以绵。邈，远也。猗猗亮未夷，征人岂徒旋。猗猗，匈奴也。毛诗曰：赫赫南仲，猗猗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争先鸣，凶器无两全。吴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国之末也。庄子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左氏传，州绰谓齐侯曰：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师克薄赏行，军没微躯捐。李陵书曰：薄赏子以守节。将遵甘陈迹，收功单于旃。汉书曰：甘延寿，字君况，北地人也。为郎中谏大夫，使西域，与副校尉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封义成侯。又曰：陈汤，字子公，山阳人也。为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同斩单于首，赐爵关内侯。班固汉书述曰：博望仗节，收功大夏。旃，旌旗也。振旅劳归士，受爵槁街传。谷梁传曰：入曰振旅。毛诗序曰：杖杜，劳还役也。南都赋曰：受爵传觞。汉书，陈汤上疏曰：斩郅支单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晋灼曰：黄图，在长安城门内。邸，谓传舍也。

门有车马客行

五言

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毛诗曰：驾言出游。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毛萇诗传曰：濡，渍也。投袂赴门涂，揽衣不及裳。左氏传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诗曰：揽衣起徘徊。毛萇诗传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列子曰：抚膺而无恨。楚辞曰：长太息以掩涕。尚书曰：以殷仲春。郑玄

曰：春秋言温凉也。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毛诗曰：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雕丧。曹子建箜篌引曰：亲友从我游。孔融与曹操书曰：海内知识，零落殆尽。黄石公记曰：王聘旧齿，万事乃理。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古出夏门行曰：市朝人易，千岁墓平。毛诗曰：在城阙兮。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芒芒。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识其坟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国语，蓝尹亶曰：君子独居，思前世之崇替。贾逵曰：崇，终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独悲伤。说文曰：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庄子曰：俛仰之间。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命驾登北山，延伫望城郭。孔丛子，孔子歌曰：巾车命驾。楚辞曰：结幽兰而延伫。廛里一何盛，街巷纷漠漠。郑德汉书注曰：廛，谓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阔，洞房结阿阁。汉书音义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辞曰：姱容修态，结洞房。尚书中候曰：昔黄帝轩辕，凤皇巢阿阁。郑玄周礼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曲池何湛湛，清川带华薄。楚辞曰：坐堂伏槛临曲池。邃宇列绮牕，兰室接罗幕。楚辞曰：高堂邃宇，槛层轩。古诗曰：交疏结绮牕。又曰：卢家兰为室，桂为梁。楚辞曰：翫阿拂壁罗，帟张。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颜作。言淑貌以色斯而见升，哀音亦承颜衰而作也。论语曰：色斯举矣。人生诚行迈，容华随年落。楚辞曰：生天地之若过。古诗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善哉膏粱士，营生奥且博。国语，栾伯请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难止也。贾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骄放，其性难止也。韦昭汉书注曰：生，业也。广雅曰：奥，藏也。宴安消灵根，酖毒不可恪。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怀也。杜预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黄庭经曰：玉池清水灌灵根，灵根坚固老不衰。然灵根谓身也。左氏传曰：卿不书，缓也，以惩不恪。尔雅曰：恪，敬也。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说文曰：晋东郭氏上书于献公，公曰：肉食者已虑之矣。对曰：忽使肉食失计于庙堂，藿食宁得不肝脑涂地也。

文选考异

注「难止也」：案：「止」当作「正」。各本皆伪。颜氏家训引作「整」，可借证也。下同。

注「说文曰」：何校「文」改「苑」，陈同。各本皆误。

齐讴行

五言汉书礼乐志曰：齐讴员六人。

营丘负海曲，沃野爽且平。礼记曰：太公封于营丘。郑玄曰：齐曰营丘。晁错

新书曰：齐地僻远负海，地大人众。郑玄礼记注曰：负之言背也。汉书曰：沃野千里。左氏传，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请更诸爽垲之地。洪川控河济，崇山入高冥。毛萇诗传曰：控，引也。战国策，苏秦曰：齐有清济浊河。傅毅洛都赋曰：弋高冥之独鹄，连轩翥之双鷗。崇或为嵩，非也。东被姑尤侧，南界聊摄城。左氏传，晏子曰：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杜预曰：姑、尤，齐东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阳郡东南入海也。聊、摄，齐西界也。平原聊县东北有摄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举一隅言之也。海物错万类，陆产尚千名。尚书曰：海岱惟青州。禹贡，海物惟错。河图曰：地有九州岛，以苞万类。礼记曰：恒豆之俎，陆产之物也。加豆，陆产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赋曰：百品千名。孟诸吞楚梦，百二侔秦京。子虚赋曰：齐浮渤澥，游孟诸，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胷中曾不蒂芥。汉书，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齐持戟百万，齐得十二焉。此所谓东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又曰：设有持戟百万之众，齐得十中之二焉。百万十分之二，亦二十万也。但文相避耳，故言东西秦，其势敌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谓百万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齐等也。惟师恢东表，桓后定周倾。毛诗曰：惟师尚父，时维鹰扬。左氏传曰：季札请观于周乐，为歌齐曰：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齐侯会于首止，谋宁周也。公，鲁僖公也。齐侯，桓公也。盐铁论曰：定倾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孙卿子曰：日月递照，四时代御。王符潜夫论曰：廉颇、翟公，再盈再虚。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论语，荷篲曰：鄙哉硿硿乎！晏子春秋曰：景公游牛首山，北临其国，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泣，晏子独笑。公收涕而问之。晏子曰：使贤者常守，则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则庄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为流涕？是不仁也。见不仁之君一，谄谀之臣二，所以独笑也。庄子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也。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左氏传，齐侯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古之乐也，君何得焉。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而逢伯凌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荝，助革切。行行将复去，长存非所营。西京赋曰：若历世而长存。羽猎赋序曰：禁御所营。

文选考异

注「请更诸爽垲之地」：陈云「之地」当作「者」。今案：当作「者也」，引末缀以「也」字，善每有之。各本皆误。

注「恒豆之俎」：案：「俎」当作「菹」。各本皆伪。

注「谓百万中之二也」：案：「中」当作「十」。各本皆伪。

长安有狭邪行

五言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尔雅曰：二达谓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杨惲书曰：乘朱轮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辘辘飞毂交轮。轻盖承华景，腾步蹶飞尘。华景，日也。汉书云：日华曜也。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国语曰：赵简子鸣玉以相。礼记曰：君子行则鸣佩玉。汉书儒林传，武帝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左氏传，楚子玉曰：请与君冯轼而观之。尚书曰：俊民用康。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厉，严貌也。西京赋曰：丽服扬菁。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汉书曰：司马长卿故倦游。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家语曰：孔子之郟，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鸡及晨而鸣，以喻人及时而仕也。春秋考异记曰：鸡应旦明。明与鸣同，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汉书，严安上书曰：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万事，故为天下法式。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杨雄核灵赋曰：二子规游矩步。苏子曰：行务应规，步虑投矩。广雅曰：旷，远也。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言规行矩步，既无所及，故投足前绪且当止矣。犹如四时异节，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尔雅曰：绪，事也。孙卿子曰：日月递照，四时代御。将遂殊涂轨，要予同归津。周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

文选考异

注「俊民用康」：案：此有误也。洪范有「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无「俊民用康」。余屡引。各本亦「章」、「康」互出。盖「章」是，「康」非也。

要予同归津：袁本、茶陵本「予」作「子」，是也。

长歌行

五言

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范晔后汉书曰：上党太守田邑与冯衍书曰：日月经天，河海带地。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言日无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无止息也。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说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楚辞曰：年洋洋而日往。释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汉书，蒯通曰：时乎时不再来。急弦，已见上文。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远者莫如年。左氏传，卜偃曰：万，盈数也。然此之盈数谓百年也。列子，杨朱曰：人得百年之寿，千中无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诗曰：君子万年，介尔景福。郑玄曰：汝有万年之寿矣，又助汝大福也。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

无故自捐曰坐也。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尔雅曰：延，长也。俛仰逝将过，倏忽几何间。俛仰，已见上文。毛诗曰：逝将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辞曰：往来倏忽。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四子讲德论曰：节趋不立，则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书于竹帛，传遗后子孙。迨及岁未暮，长歌承我闲。毛萇诗传曰：迨，及也。韩诗曰：岁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岁已晚也。楚辞曰：愿乘闲而自察。

文选考异

注「范晔后汉书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无者是也。善例如此，引太子报桓荣书之在荣传，谷永与王谭书之在永传，初不称范、班二史也，其类甚多。此亦尤延之添而未是者。

注「愿乘闲而自察」：袁本、茶陵本「乘」作「承」，是也。

悲哉行

五言歌录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毛诗曰：睨睨黄鸟，载好其音。翩翩鸣鸠羽，啾啾仓庚吟。礼记曰：季春之月，鸣鸠拂其羽。毛诗曰：仓庚啾啾。幽兰盈通谷，长秀被高岑。幽兰生乎通谷，而长秀被乎高岑，言有托也。楚辞曰：结幽兰而延伫。汉书，伍被曰：通谷数行。汉武秋风辞曰：兰有秀兮菊有芳。女萝亦有托，蔓葛亦有寻。言女萝、蔓葛各有寻托，而已独无，所以增思也。毛诗曰：葛与女萝，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萝，松萝也。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郑玄曰：葛藟累而蔓之。寻，犹缘也。伤哉游客士，忧思一何深！言己客游不如萝葛，故忧思逾深也。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寤寐多远念，缅然若飞沈。韦昭国语注曰：缅，犹邈也。飞沈，言殊隔也。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李陵答苏武书曰：时因北风，复惠德音。嵇康赠秀才诗曰：思我所钦。

文选考异

啾啾仓庚吟：茶陵本「吟」作「音」，云五臣作「吟」。袁本云善作「音」。案：二本非也。上云「时鸟多好音」，古人即不忌复韵。此实非其比，但传写误。尤所见为是，或校改正之也。

吴趋行

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

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楚妃，樊姬。齐娥，齐后也。歌录曰：石崇楚妃叹曰：歌辞楚妃叹，莫知其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着勋，垂名于后，唯樊姬焉。故今叹咏之声，永世不绝。孟子，淳于髡曰：昔绵驹处高唐而齐右善歌。方言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说文曰：讴，齐歌也。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

。吴趋自有始，请从昌门起。吴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门者，象天通闾阖风，亦名破楚门也。昌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吴地记曰：昌门者，吴王阖闾所作也，名为闾阖门，高楼阁道。西都赋曰：修除飞阁。又曰：与海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西京赋曰：踔游极于浮柱，结重栾以相承。轩，长牕也。言长牕开于屋之曲阿也。周书曰：明堂咸有四阿。郑玄周礼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蔼蔼庆云被，泠泠祥风过。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风赋曰：清清泠泠。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左氏传曰：晋侯曰：锤仪乐操土风，不忘本也。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史记曰：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风翔于海表。楚辞曰：汨其泥而扬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毛萇诗传曰：穆穆，美也。左氏传曰：吴公子札来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广雅曰：灼灼，明也。左氏传曰：吴，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诸华。王迹隳阳九，帝功兴四遐。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汉书，阳九厄曰，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者也。东都赋曰：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吴志曰：孙权，字仲谋，吴富春人也，薨，谥曰大皇帝。说文曰：矫，举手也。顿，整也。世罗，犹皇纲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矫手而整天纲也。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毛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彦兮。春秋命历序曰：五德之运，应录次相代也。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蔡邕陈留太守行县颂曰：府君劝耕桑于属城也。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张勃吴录曰：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汉书，刘敬曰：徙齐诸田豪桀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将者武功烈。尔雅曰：熙，兴也，谓盛多也。谢丞后汉书曰：朱皓德行纯懿，才学优裕。汉书曰：汉兴，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毛萇诗传曰：济济，多威仪也。论语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毛诗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淑美难穷纪，商推为此歌。公羊传，宋万曰：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贾逵国语注曰：纪，犹录也。广雅曰：商，度也。许慎淮南子注曰：商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文选考异

注「而齐右善歌」：袁本「右」作「后」，是也。上注云「齐娥，齐后也」，此作「后」，明甚。今茶陵本亦作「右」，皆后人误改。又案：余屡引皆作「右」，疑孟子有二本，而善兼引之，如「放踵」、「致于踵」兼引之例。

泠泠祥风过：何校「祥」改「鲜」，云江淹拟许征君自序诗「曲楳激鲜飏」注中引此句作「鲜」。案：所校是也。茶陵本云五臣作「鲜」，袁本云善作「祥」，各本所见皆传写伪。即善、五臣并非有异，而误着校语之例。

注「谢丞后汉书曰」：案：「丞」当作「承」。各本皆伪。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临觞。列子曰：秦青抚节悲歌。王逸楚辞曰：悲歌，言愁思也。人寿几何？逝如朝霜。左氏传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曹植送应氏诗曰：人寿若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论语摘辅像讖曰：时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苹以春晖，兰以秋芳。礼记曰：季春，萍始生。郑玄曰：萍华其大者曰苹。楚辞曰：秋兰兮青青。来日苦短，去日苦长。曹植苦短篇曰：苦乐有余。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乐，蟋蟀在房。毛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诗曰：尔酒既旨，尔肴既嘉。短歌有咏，长夜无荒。史记曰：纣为长夜之饮。毛诗曰：好乐无荒。

文选考异

注「王逸楚辞曰」：案：「辞」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余同者不悉出。

注「萍华」：案：「华」当作「苹」。袁本亦伪。茶陵本作「萍」，「萍」上作「萍始生」，与今月令合，或与尤、袁所见自不同也。

日出东南隅行

五言或曰罗敷艳歌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嫁为邑人千乘王仁为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琴，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山海经曰：汤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语曰：高台百仞。台端，犹室端也。高台多妖丽，浚房出清颜。吕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谓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丽。王逸楚辞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门周曰：广厦邃房。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韩诗曰：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颜色盛美，如东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广雅曰：闲，正也。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毛诗曰：美目盼兮。楚辞曰：蛾眉曼睞目腾光。王逸曰：曼，泽也。睞，视貌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曼好目曼泽。睞音录。登徒子好色赋曰：眉如翠羽。郑玄尚书大传注曰：翰，毛也。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张衡七辩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艳。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毛诗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纈。论语，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诗曰：粲粲衣服。金

雀垂藻翹，琼佩结瑶璠。释名曰：爵钗，钗头及上施爵也。楚辞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诗曰：佩玉琼琚。杜预左氏传注曰：玕璠，美玉也。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西京赋曰：方驾授绥。郑玄仪礼注曰：方，并也。司马相如谏猎书曰：犯属车之清尘。杨雄太玄赋曰：踞弱水而濯足。蔼蔼风云会，佳人一何繁。风云，言多也。过秦论曰：天下云会响应。南崖充罗幕，北渚盈駟轩。苍颉篇曰：駟，衣车也。清川含藻景，高崖被华丹。藻景，华景也。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苏武诗曰：馥馥我兰芳。又曰：谁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悲歌，已见上文。韩诗曰：舞则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则应雅乐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播，扬也。宋玉风赋曰：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洛神赋曰：丹唇外朗。广雅曰：陵，乘也。南都赋曰：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蹶。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卞兰七牧曰：翻放袂而赴节，若游鸿之翔天。边让章华台赋曰：忽飘然以轻逝，似鸾飞于天汉。淮南子曰：龙兴鸾集。绮态随颜变，沈姿无乏源。乏，或为定。俯仰纷阿那，顾步咸可欢。张衡七辩曰：螭蛟之领，阿那宜顾。苍颉篇曰：顾，视也。王逸楚辞注曰：步，徐行也。遗芳结飞飏，浮景映清湍。尔雅曰：扶摇谓之飏。说文曰：湍，水疾也。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叹。周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文选考异

日出东南隅行：袁本、茶陵本此首第十，长安有狭邪行第十一，前缓声歌第十二，长歌行第十三，吴趋行第十四，塘上行第十五，悲哉行第十六，短歌行第十七。案：此亦善、五臣次序不同而失着校语。

高台多妖丽：案：「妖」当作「姣」，注同。善引吕氏春秋「公姣且丽」在达郁，又王逸楚辞注「姣好也」在「大招姣丽施只」下，作「姣」明甚。袁、茶陵二本作「妖」，所载五臣向注云「妖，美」。必各本以五臣乱善，又尽改注中「姣」字作「妖」，而几于莫可辨识矣。今特订正之。

浚房出清颜：案：详注引「广厦邃房」，是善正文作「邃」字。袁、茶陵二本作「浚」，所载五臣济注云「浚，深」，恐此亦以五臣乱善。

注「曼好目曼泽」：陈云「好」上「曼」字衍，是也。此引王逸语，后三十三卷可证。各本皆衍。

高崖被华丹：案：「崖」当作「岸」。袁本云善作「崖」。茶陵本云五臣作「岸」。其实各本所见皆非也。「崖」字传写涉上而误耳。非善如此。

注「韩诗曰舞则莫兮」：陈云「莫」，「纂」误。案：所校是也。前舞赋注引不误，可证。

前缓声歌

五言

游仙聚灵族，高会曾城阿。淮南子曰：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层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庆云，已见上文。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楚辞曰：迎宓妃于伊、洛。魏文帝诗曰：王、韩独何人，翱翔随天涂。神仙传曰：卫叔卿归华山，汉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见其父与数人博。度曰：向与博者为谁？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晋、薛容也。又曰：刘根初学道，到华阴，见一人乘白鹿，从十余玉女。根顿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尔闻有韩众不？答曰：实闻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书曰：至于太华。北征瑶台女，南要湘川娥。尔雅曰：征，召也。楚辞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西京赋曰：怀湘娥。王逸楚辞注曰：尧二女娥皇、女英，堕湘水之中，为湘夫人也。肃肃宵驾动，翩翩翠盖罗。毛诗曰：肃肃宵征。曹植飞龙篇曰：芝盖翩翩。甘泉赋曰：咸翠盖而鸾旗。羽旗栖琼鸾，玉衡吐鸣和。琴道，雍门周曰：水嬉则建羽旗。琼鸾，以琼为鸾，以施于旗上。鸾，鸟，故曰栖也。鸾旗，已见上注。楚辞曰：鸣玉鸾之啾啾。又曰：枉玉衡于炎火。王逸曰：衡，车衡也。郑玄周礼注曰：鍤和皆以金为铃也。应劭汉书注曰：鍤在轼，和在衡。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思玄赋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黄帝乐师。广雅曰：挥，动也。西京赋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综曰：三皇时伎人也。献酬既已周，轻举乘紫霞。毛诗曰：献酬交错。汉书，谷永曰：遥兴轻举，登霞倒景。摠轡扶桑枝，濯足汤谷波。楚辞曰：饮余马乎咸池，摠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发于汤谷。清辉溢天门，垂庆惠皇家。淮南子曰：冯夷，大禹之御也。乘云车，排闾阖，沦天门。高诱曰：天门，上帝所居，紫宫门也。蔡雍述征赋曰：皇家赫而天居，万方徂而星集。

文选考异

注「冯夷大禹之御也」：案：「禹」当作「丙」。各本皆误。此所引原道训文，高诱有注云「丙」或作「白」，不得为「禹」明甚。后广绝交论引作「丙」，不误。

塘上行

五言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叶何一离离。

江蓠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张揖汉书注曰：江蓠，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荠也。被蒙风云会，移居华池边。周易曰：润之以风雨。楚辞曰：蛙黾游乎华池。发藻玉台下，垂影沧浪泉。西京赋曰：西有玉台，连以昆德。孟子曰：沧浪之水清。沧浪，水色也。沾润既已渥，结根奥且坚。毛诗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诗曰：冉冉孤生竹，结根太山阿。奥，犹深也。四节逝不处

，华繁难久鲜。淑气与时殒，余芳随风捐。天道有迁易，人理无常全。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男欢智倾愚，女爱衰避妍。庄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长子昌言曰：强者胜弱，智者欺愚也。不惜微躯退，但惧苍蝇前。毛诗曰：营营青蝇，止于丘樊。郑玄曰：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愿君广末光，照妾薄暮年。封禅书曰：使获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文选考异

注「止于丘樊」：陈云「丘」字衍，是也。各本皆误。

乐府

谢灵运

会吟行

五言

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沈约宋书曰：控??宫引第一，商引第二，征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宫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并无歌，有弦笛，存声不足，故阙二曲。又曰：第一平调，第二清调，第三瑟调，第四楚调，第五侧调。然今三调，盖清、平、侧也。尔雅曰：伫，立也。郭璞曰：稽，久也。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广雅曰：聆，听也。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尚书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记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国尚书传曰：敷，陈也。敷绩壶冀始，刊木至江汜。尚书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孔安国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导江。毛诗曰：江有汜。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前汉书地理志曰：吴地斗分野。论衡曰：天晏列宿炳矣。负海，已见上文。宋衷易纬注曰：天文者，谓三光；地理，谓五土也。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上林赋曰：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滂池溉粳稻，轻云暖松杞。毛诗曰：滂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滂，流貌也。王逸楚辞曰：暖，闇昧貌也。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两京，东西二京也。曹子建赠丁仪诗曰：佳丽殊百城。三都，蜀、吴、魏也。层台指中天，高墉积崇雉。楚辞曰：层台累榭临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尔雅曰：崇，重也。王肃家语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飞燕跃广途，鹞首戏清沚。西京杂记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淮南子曰：龙舟鹞首。毛萇诗传曰：沚，渚也。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周礼曰：立市为其肆。郑玄曰：陈物处也。毛诗曰：窈窕淑女。枚乘兔园赋曰：若采桑之女，连袖方路。磨陀长髻，便娟数顾。阮籍咏怀诗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倾。王逸楚辞注曰：便娟，好貌也。自来弥年代，贤达不可纪。尔雅曰：弥，终也。句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

史记曰：吴伐越，越王栖于会稽。后句践平吴，周元王赐句践胙命。越叟，盖越公也。越绝书曰：子胥战于雋李，阖闾伤马，军败而还。欲复其讎，师事越公，录其术。周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史记曰：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于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汉书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学长安，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见福于会稽者，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列仙传曰：东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武帝时上书，拜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乱政，置冠帻官舍，风飘之去。后见会稽卖药。旅逸，谓为客而放逸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旅，客也。范晔后汉书曰：梁鸿，字伯鸾，扶风人也。东出关，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伯通异之，乃舍之家。鸿著书十余篇。毛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牵缀书土风，辞殫意未已。左氏传，晋侯曰：锺仪乐操土风，不忘本也。

文选考异

注「控??宫引第一」：袁本无「宫」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案：下云「其宫引本第二」，此不当有「宫」字甚明。

注「伫立也」：陈云「立」当作「久」，是也。各本皆误。

注「前汉书」：袁本、茶陵本无「前」字，是也。有者大误。

鹧首戏清泚：袁本有校语云「鹧」善作「鵠」，其注中亦是「鵠」字。案：袁所见非也。茶陵本皆作「鹧」，无校语，当与尤所见俱未误。

注「阖闾伤马」：陈云「马」当作「焉」，是也。各本皆伪。

乐府八首

鲍明远

东武吟

五言左思齐都赋注曰：东武、太山，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

主人且勿諠，贱子歌一言：汉书曰：王邑请召宾，邑自称贱子。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占募到河源。汉书曰：张骞，汉中人也。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占，谓自隐度而应募为占募也。吴志曰：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占募。班固汉书曰：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也。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垣。汉书曰：李广从弟蔡，为郎事武帝，元朔中，为轻车将军，击右贤王有功卒，封乐安侯。范晔后汉书曰：耿夔追虏出塞而还。蔡邕上疏曰：秦筑长安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密涂亘万里，宁岁犹七奔。孔安国尚书传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国语曰：姜

氏告于公子曰：自子之行，晋无宁岁。左氏传曰：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乃通吴于晋。吴始伐楚，子重奔命。吴入州来，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孟子曰：既竭心思焉。凉温，已见上文。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传曰：柳下惠妻曰：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马彪续汉书曰：大将军营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答客难曰：时异事异。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古长歌行曰：少壮不努力。汉书，娄护曰：吕公穷老，托身于我。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鸡？。说文曰：鎌，楔也。楔，古颀切。昔如鞞上鹰，今似槛中猿。东观汉记，桓虞谓赵勒曰：善吏如良鹰矣，下鞞即中。淮南子曰：置猿槛中，则与？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言怨在己，若何负之。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己穷老而还，同夫弃席疲马，愿垂晋主之惠而不见遗，则兼爱之道斯同，故亦无愧于田子也。晋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谢，故谓之魂。韩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笏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国邪？咎犯对曰：笏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劳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韩诗外传曰：昔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于御曰：此何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韩诗曰：缟衣綦巾，聊乐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文选考异

注「有功卒」：陈云「卒」当作「中率」，是也。各本皆误。何校去「卒」字者，非。此所引李广传文。

注「秦筑长安城」：袁本无「安」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倚杖牧鸡？：茶陵本云「收」五臣作「牧」。袁本云善作「收」。案：二本所见非也。「收」是传写误。尤盖校改正之也。

出自蓟北门行

五言汉书曰：蓟，故燕国也。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汉书，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史记曰：有寇至则举烽火。风俗通曰：文帝时，匈奴犯塞，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臣瓚汉书注曰：律说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汉书赞曰：聚天下兵军于广武。又曰：太原郡有广武县。又酈食其曰：楚人闻则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开。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汉书曰：匈奴秋马肥，大会

蹠林。周礼曰：弓人为弓，筋也者，所以为深也。竿，箭干也，并公旱切。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说苑曰：秦帝按剑而坐。汉书曰：遣使冠盖相望于道。鴈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汉书曰：公孙戎奴以校尉击匈奴，至右贤王庭，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王弼曰：骈头相次，似贯鱼也。甘泉赋曰：贯倒景而历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易通卦验曰：大风扬沙。春秋命历序曰：大风飘石。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西京杂记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蜷缩如猬。韦曜集曰：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急弦，鸬鸟化为鹰。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老子曰：国家昏乱，有忠臣焉。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国殇，为国战亡也。楚辞祠国殇曰：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结客少年场行

曹植结客篇曰：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范晔后汉书曰：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报之也。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古日出东南行曰：黄金络马头，观者满道傍。礼记曰：居士锦带。吴都赋曰：吴钩越棘也。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讎。桓范世要论曰：觞酌迟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宾飧，争盈爵之间，乃反为斗而相伤，三族结怨。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追兵，谓捕己也。远行，以避之也。范晔后汉书曰：世祖会追兵至。燕丹太子，听秦王姬人鼓琴。琴声曰：鹿卢之剑，可负而拔。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广雅曰：丘，居也。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有四关：东为城皋，南伊阙，北孟津，西函谷。表里，犹内外也。左氏传，子犯曰：表里山河。九涂平若水，双阙似云浮。周礼曰：匠人营国傍三门，国中九经九纬。郑玄曰：经纬，涂也。庄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古诗曰：双阙百余尺。史记曰：三神山，黄金白银为宫阙，望之如云。崔駰达旨曰：冠盖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汉书曰：宣帝登长平阪，王侯迎者夹道陈也。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货。张协襍赋曰：车马胶葛，川流波乱。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左氏传曰：宋左师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曰：夫子将食。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积粟万钟，列鼎而食。方驾，已见上文。古诗曰：冠带自相索。今我独何为，培塿怀百忧。嵇康幽愤诗曰：予独何为。楚辞曰：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又曰：惟郁郁之忧独兮，志坎壈而不违。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诗曰：我生之后，逢此百忧。

文选考异

结客少年场行：茶陵本此下有「五言」二字，以后六首同，是也。袁本全无者非。

注「燕丹太子」：案：「太」字不当有。各本皆衍。陈云燕丹子，书名，是也，载隋志。

注「东为城皋」：何校「城」改「成」，陈同。各本皆伪。

东门行

歌录曰：日出东门行，古辞也。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战国策，魏加对春申君曰：臣少之时好射，愿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异日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更羸谓魏王曰：臣能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鸿鴈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弓发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者，其创痛也；悲鸣者，久失群也。故创未息而惊心未忘，闻弦音引而高飞，故创怯。今临武君常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诀与决同。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说文曰：息，喘也。遥遥征驾远，杳杳落日晚。左氏传，童谣曰：鸛鹄之巢，远哉遥遥。楚辞曰：日杳杳以西颓。居人掩闺卧，行子夜中饭。野风吹秋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为百人酸。毛诗曰：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毛萇曰：凄，寒风也。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也。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郑玄礼记注曰：弥，益也。

文选考异

注「日出东门行」：案：「日」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有鸿鴈从东方来」：案：「鸿」当作「间」。各本皆误。今楚策「间」。

「有间」连文，不知者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误。

注「故创怯」：茶陵本「怯」作「陨」。袁本亦作「怯」。案：今楚策作「陨」。此「怯」当是「扞」字之伪，「扞」、「陨」同字，不知者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误。陈云下脱「也」字。今楚策有。

行子夜中饭：袁本有校语云善作「饮」。案：所见非也。茶陵本作「饭」，无校语，与此皆不误。凡此等，必详出，以为合并六臣本校语，皆据所见而为之证。知乎此，始能得善真矣。读者详之。

苦热行

曹植苦热行曰：行游到日南，经历交址乡，苦热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汉书西域传，杜钦曰：又历大头痛、小头痛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东方朔神异经曰：南荒外有火山焉

，长四十里，广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昼夜火燃，虽暴风雨，火不灭。身热头且痛，鸟堕魂来归。东观汉记：马援谓官属曰：吾在浪泊，仰视乌鸢，跼跼堕水中。楚辞曰：魂兮来归，南方不可以止。雕题、黑齿，得人以祀，其骨为醢。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王歆之始兴记曰：云水源泉，涌溜如沸汤，有细赤鱼出游，莫有获之者。焦烟，盖热气也。南越志曰：兴宁县有热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歊蒸之热，恒数四丈。楚辞曰：触石碣而衡游。埤苍曰：碣，曲岸。碣与圻同。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魏都赋曰：穷岫渫云，日月恒翳。曹植感时赋曰：惟淫雨之永降，旷三旬而未晞。毛诗曰：白露未晞。毛苌曰：晞，干也。东观汉记，马援曰：吾在浪泊之时，下潦上雾。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围。外国图曰：杨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万里。楚辞曰：赤蚁若象，玄蜂若壶。百尺、十围，言其长大也。含沙射流影，吹蛊痛行晖。干宝搜神记曰：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毛诗义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蛊，即飞蛊也。顾野王舆地志曰：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饮食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行晖，行旅之光晖也。鄣气昼熏体，茵露夜沾衣。吴志，华核表曰：苍梧、南海，岁有疠风鄣气。宋永初山川记曰：宁州鄣气茵露，四时不绝。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触之，肉即溃烂。茵音罔。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南越志曰：管石县有铜涧，泉源沸涌，谓之毒水，飞禽走兽经之者殒。管音劳。列女传，陶答子妻曰：玄豹雾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诗曰：南方有鄣气，晨鸟不得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言秦人毒泾尚或多死，况今毒疠乎？诸葛渡泸，宁有俱病也。左氏传曰：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诸葛亮表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毛诗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毛苌曰：腓，病也。泸音卢。腓音肥。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列女传曰：楚子发之母谓子发曰：使人入于死地，而康乐于上，虽有以得胜，非其术也。曹大家曰：军事险危，故为死地也。庄子曰：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司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则祸败之来，若机括之发。班固汉书述曰：祸如发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汉书曰：归义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范曄后汉书曰：交址女子征侧反，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击交址，斩征侧，振军旅还京师，朝见位次九卿。财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韩诗外传曰：宋燕相齐还遂，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问曰：大夫谁与我赴诸侯乎？皆伏不对。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难用也。田饶对曰：君纨素锦绣从风，而弊士曾不得缘衣。夫财者君所轻，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轻，欲使士致重乎？

文选考异

注「苦热但曝霜」：案：「霜」当作「露」。各本皆伪。

渡泸宁具腓：茶陵本「腓」作「肥」，云五臣作「腓」。袁本云善作「肥」。案：善引毛诗注「具腓」，又云「腓音肥」，正文自不作「肥」，二本所见非也。此盖未误，或亦尤校改正之。

注「还遂」：案：「遂」当作「逐」，「还逐」，当谓「旋被斥逐」。今外传作「见逐」，「逐」字是，「见」字恐非。

白头吟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娉茂陵一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沈约宋书，古辞白头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朱丝，朱弦也。礼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桓子新论曰：神农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秦子曰：玉壶必求其以盛，干将必求其以断。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冯衍答任武达书曰：敢不露陈宿昔之意。东观汉记，段颍曰：张奂事势相反，遂怀猜恨。方言曰：猜，疑也。尔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毛诗序曰：朋友道绝。郑玄曰：道绝者，弃恩旧也。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李尤戟铭曰：山陵之祸，越于毫芒。仲长子昌言曰：事求丝发之豊。孙盛曰：刘琨、王浚睚眦起于丝发，豊败成于丘海。文子曰：祸福之至，虽丘山无由识之矣。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毛诗曰：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苍蝇之为虫，污白使黑，已见上文。鳧鹄远成美，薪刍前见陵。韩诗外传曰：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夫鸡头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见敌敢斗，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时，信也。鸡有五德，君犹曰？而食之者，以其所从来近也。夫黄鹄一举千里，出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稻粱，无此五者而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矣。公曰：吾书子之言。文子曰：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也。苍颉篇曰：陵，侵也。史记曰：汲黯谓武帝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毛诗序曰：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国尚书传曰：沦，没也。班婕妤失宠，已见班婕妤怨诗。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吕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尚书曰：貌曰恭。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齐子欲学其道，闻言者已死，乃抚膺而叹。

文选考异

注「越于毫芒」：案：「越」当作「起」。各本皆伪。

放歌行

歌录曰：孤子生行，古辞曰放歌行。

蓼虫避葵藿，习苦不言非。楚辞曰：蓼虫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虫处辛辣，食苦恶，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小人自齷齪，安知旷士怀。汉书，酈食其曰：其将齷齪，好苛礼也。鸡鸣洛城里，禁门平旦开。史记曰：鸡三号平明。东观汉记，杜诗曰：伏湛出入禁门，补拾遗阙。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飏，华缨结远埃。礼记曰：大夫带素。尔雅，或为此焱。飏与焱同，古字通也。七启曰：华组之纓。日中安能止，锺鸣犹未归。日中为市，已见上文。崔元始正论，永宁诏曰：锺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郭象注曰：世有夷险。左氏传曰：魏犇伤于胷，公欲杀之，而爱其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李尤上林苑铭曰：显宗备礼，明虑弘深。左氏传，箴尹克黄曰：君，天也。杜预左氏传注曰：猜，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汉书，张竦奏曰：一言之劳，皆蒙丘山之赏。解嘲曰：析人之珪，担人之爵。庄子曰：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史记曰：虞卿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王隐晋书曰：段匹磾讨石勒，进屯故安县故燕太子丹金台。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说既异，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

文选考异

注「郭象注曰」：茶陵本「象」下有「庄子」二字，是也。袁本亦脱。

升天行

家世宅关辅，胜带宦王城。关，关中也。汉书曰：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东京赋曰：然后以建王城。备闻十帝事，委曲两都情。十帝、两都，俱谓汉也。论衡曰：汉家三百岁，十帝耀德。倦见物兴衰，骤睹俗屯平。周易曰：屯，难也。翩翩类回掌，恍惚似朝荣。回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掌也。潘岳朝菌赋曰：柰何兮繁华，朝荣兮夕毙。穷涂悔短计，晚志重长生。春秋合诚图曰：黄帝请问太一长生之道，太一曰：斋戒六丁，道乃可成。从师入远岳，结友事仙灵。庄子曰：从师不囿。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楚辞曰：与赤松结友兮，比王乔而为偶。五图发金记，九钥隐丹经。抱朴子曰：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莫尚于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也。又曰：郑君唯见授金丹之经。又曰：仙经九转丹金液经，皆在昆仑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尚书曰：启钥见书。郑玄易纬注曰：齐、鲁之间名门户及藏器之管曰钥，以藏经而丹有九转，故曰九钥也。风餐委松宿，云卧恣天行。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冠霞登彩阁，解玉饮椒庭。郭璞游仙诗曰：振发戴翠霞，解褐礼绛霄。陆机云赋曰：似长

城曲蜿，彩阁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赋曰：践椒涂之郁烈。鬯游越万里，近别数千龄。神仙传，若士谓卢敖曰：吾一举千万里，吾犹未之能。马明先生别传曰：先生随神士还代，见安期先生语神女曰：昔与女郎游于安息，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列仙传曰：箫史者，秦缪公时人也，善吹箫。缪公有女号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风鸣。居数十年，吹似风声，凤皇来止其屋，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皇飞去。故秦氏作风女词，有箫声。阮籍咏怀诗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何时与尔曹，啄腐共吞腥。如淳汉书注曰：曹，辈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腥，齶也。

文选考异

胜带宦王城：茶陵本云「宦」，五臣作「官」。袁本云「宦」善作「官」。案：二本所见互异，尤与茶陵同，是也。袁本盖非。

注「先生随神士还代」：何校「士」改「女」，是也。各本皆伪。

注「故秦氏作风女词」：案：「词」当作「祠」。各本皆伪。

鼓吹曲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军乐也，谓之短箫铙歌，黄帝、岐伯所作也。

谢玄晖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尔雅曰：江南曰扬州。佳丽，已见上文。吴录曰：张紘言于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秦始皇时，望气者云：金陵有王者气，故断连岗，改名秣陵也。曹植赠王粲诗曰：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逶迤带淶水，迢递起朱楼。王逸楚辞注曰：逶迤，长貌也。吴都赋曰：亘以淶水。刘逵注曰：迢递，远望悬绝也。冯衍显志赋曰：伏朱楼而四望，采三秀之华英。飞薨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吴都赋曰：飞薨舛互。汉书曰：太子不敢绝驰道。应劭曰：天子道也。洛阳记曰：天渊南有石沟，御沟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长安御沟谓之杨沟，植杨于其上。凝笳翼高盖，迭鼓送华辂。徐引声谓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驷马高盖。小击鼓谓之迭。西京赋曰：龙辂华轡。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两京赋序曰：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范晔后汉书曰：肃宗诏贾逵入讲尚书南宫云台。解嘲曰：藺先生收功于章台。

文选考异

注「两京赋序曰」：案：「京」当作「都」。各本皆误。

挽歌

谯周法训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杀，从者不敢哭，而不胜哀，故

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诗

五言

缪熙伯文章志曰：缪袭，字熙伯。魏志曰：袭，东海人，有才学，多所叙述，官至尚书光禄勋。

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归田赋曰：游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论衡曰：亲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服虔左氏传注曰：天玄地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也。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淮南子曰：日出汤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马，是为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无为，与造化逍遥。高诱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见上文。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穆天子传，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文选考异

注「生之高堂之上」：陈云「生」，「坐」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天地生也存」：何校「生也」二字乙转，陈同。各本皆倒。

挽歌诗三首

五言

陆士衡

挽歌诗

五言

陶渊明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古诗曰：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又曰：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楚辞曰：风飒飒兮木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楚辞曰：冬又申之以严霜。尔雅曰：邑外曰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嵯峨。字林曰：嵯峨，高貌也。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蔡琰诗曰：马为立踟蹰。汉书，息夫躬绝命辞曰：秋风为我吟。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已归其家。亲戚或余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杂歌

歌

易水歌

并序七言

荆轲史记曰：荆轲，卫人，其先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之燕，燕人谓

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祖送于易水上。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渐离击筑，邓展汉书注曰：筑音竹。应劭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也。荆轲歌，宋如意和之，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文选考异

注「荆轲」下至「荆卿好读书击剑」：袁本、茶陵本此三十二字作「荆轲者卫人也好读书击剑之燕」十三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增多而误。

歌

大风歌

并序七言

汉高祖

高祖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应劭汉书注曰：助行酒也。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应劭汉书注曰：酣，洽也。上击筑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风起、云飞，以喻群凶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四海，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

文选考异

留置酒沛宫：袁本，茶陵本无「酒」字。案：二本非也。五臣注云：「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宫。」是五臣本乃无「酒」字也，善不注。考史记、汉书皆有「酒」字，裴、颜及诸家皆无注，盖置酒自不烦注耳。五臣去「酒」字，造此曲说，误之甚者，尤所见为是。二本失着校语，读者易惑，附辨之如此。

扶风歌

五言集云：扶风歌九首，然以两韵为一首，今此合之，盖误。

刘越石

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晋宫阁名曰：洛阳城广莫门，北向。汉书曰：高都县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左氏传，卫子鱼曰：分鲁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预曰：封父，古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战国策，苏秦说韩曰：韩之剑戟，龙渊、太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鸿鴈。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晋灼汉书注曰：以辞相告曰谢。哽咽，已见上文。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汉

书，息夫躬绝命辞曰：秋风为我吟，浮云为我阴。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古诗曰：相去日已远。韦弘嗣秋风篇曰：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离宫绝旷身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史记曰：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楚辞曰：揽騑辔而下节。李陵书曰：吟啸成群。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周易曰：君子道消。谷梁传曰：叔姬归于纪，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论语曰：夫子在陈绝粮，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李陵降匈奴，已见恨赋。周易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王肃曰：愆，过也。騫与愆通也。我欲竞此曲，此曲悲且长。宋子侯歌曰：吾欲竞此曲，此曲愁人肠。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魏文帝杂诗曰：弃置勿复陈。

文选考异

我欲竞此曲：陈云「竞」疑「竟」误，注同。案：所校是也。袁本云善作「竟」。茶陵本云五臣作「竟」。各本所见皆非。「竟」即「竞」传写误，非善如此。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汉书曰：诏赐中山靖王诜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诗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称也。孺子，宫人也。

陆韩卿

如姬寝卧内，班婕妤坐同车。史记，侯嬴谓魏公子毋忌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汉书曰：成帝游于后庭，常欲与班婕妤同辇载。洪波陪饮帐，林光宴秦余。韩诗外传曰：赵简子与诸大夫饮于洪波之台。西都宾曰：视往昔之遗馆，获林光于秦余。然秦余汉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陆误也。岁暮寒飂及，秋水落芙蓉。尔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别名芙蓉也。子瑕矫后驾，安陵泣前鱼。韩子曰：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母病，人闻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于门。君闻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说文曰：矫，擅也。战国策曰：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钓得十余鱼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对曰：无。王曰：然则何为涕出？对曰：臣始得鱼甚喜，后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恶，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涂。四海之内，其美人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毕褰裳而趋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鱼也，亦将弃矣，得无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鱼是龙阳，非安陵，疑陆误也。贱妾终已矣，君子定焉如！楚辞曰：已矣哉。王逸

曰：已矣，绝望之辞也。思玄赋曰：穆天道其焉如。

文选考异

注「诏赐中山靖王诜」：何校「王」下添「子」字，陈同。袁本亦脱。此所引艺文志文也。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

注「及孺子妾并」：陈云，「并」，「冰」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西都宾曰视往昔之遗馆」：案：「视」当作「覩」。各本皆伪。又案：此是西京赋，必善误记耳。此类多不具出。

杂诗上

目录 [隐藏]

1 诗己

1.1 杂诗上

1.1.1 古诗一十九首

1.1.1.1 行行重行行

1.1.1.2 青青河畔草

1.1.1.3 青青陵上柏

1.1.1.4 今日良宴会

1.1.1.5 西北有高楼

1.1.1.6 涉江采芙蓉

1.1.1.7 明月皎夜光

1.1.1.8 冉冉孤生竹

1.1.1.9 庭中有奇树

1.1.1.10 迢迢牵牛星

1.1.1.11 回车驾言迈

1.1.1.12 东城高且长

1.1.1.13 驱车上东门

1.1.1.14 去者日以疏

1.1.1.15 生年不满百

1.1.1.16 凛凛岁云暮

1.1.1.17 孟冬寒气至

1.1.1.18 客从远方来

1.1.1.19 明月何皎皎

1.1.2 与苏武三首

1.1.3 诗四首

1.1.4 四愁诗四首

- 1.1.5 杂诗
- 1.1.6 杂诗
- 1.1.7 杂诗二首
- 1.1.8 朔风诗
- 1.1.9 杂诗六首
- 1.1.10 情诗
- 1.1.11 杂诗
- 1.1.12 杂诗
- 1.1.13 杂诗
- 1.1.14 情诗二首
- 1.1.15 园葵诗
- 1.1.16 思友人诗
- 1.1.17 感旧诗
- 1.1.18 杂诗
- 1.1.19 杂诗
- 1.1.20 杂诗
- 1.1.21 杂诗
- 1.1.22 杂诗
- 1.1.23 杂诗十首

诗已

杂诗上

古诗一十九首

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古诗一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广雅曰：涯，方也。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毛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薛综西京赋注曰：安，焉也。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乐府歌曰：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陆贾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古杨柳行曰：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义与此同也。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郁郁，茂盛也。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草生河畔，柳茂园中，以喻美人当窗牖也。广雅曰：羸，容也。盈与羸同，古字通。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方言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韩诗曰：纤纤女手，可以缝裳。薛君曰：纤纤，女手之貌。毛苌曰：掺掺，犹纤纤也。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史记曰：赵王迁，母倡也。说文曰：倡，乐也。谓作妓者。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列子曰：有人去乡土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为狂荡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言长存也。庄子，仲尼曰：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词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众石也。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言异松石也。尸子，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韩诗外传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郑玄毛诗笺曰：聊，粗略之辞也。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广雅曰：驽，骀也，谓马迟钝者也。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春秋说题辞曰：齐俗，冠带以礼相提。贾逵国语注曰：索，求也。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蔡质汉官典职曰：南宫北宫，相去七里。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辞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毛苌诗传曰：良，善也。陈，犹说也。

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刘向雅琴赋曰：穷音之至入于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左氏传，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庄子曰：是

以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口。广雅曰：高，上也，谓辞之美者。真，犹正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所愿，谓富贵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若寄，已见上注。方言曰：奄，遽也。尔雅曰：飘飘谓之焱。尔雅，或为此飙。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高，上也，亦谓逸足也。

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楚辞曰：年既过太半，然垆轲不遇也。轲与垆同，苦闇切。轲，苦贺切。

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人者稀也。西北，干位，君之居也。

交疏结绮澆，阿阁三重阶。薛综西京赋注曰：疏，刻穿之也。说文曰：绮，文缯也。此刻镂以象之。尚书中候曰：昔黄帝轩辕，凤皇巢阿阁。周书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则阁有四阿，谓之阿阁。郑玄周礼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综西京赋注曰：殿前三阶也。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论语曰：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说苑，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宋玉长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征。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说文曰：叹，太息也。又曰：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贾逵国语注曰：惜，痛也。孔安国论语注曰：稀，少也。

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楚辞曰：将奋翼兮高飞。广雅曰：高，远也。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楚辞曰：折芳馨兮遗所思。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郑玄毛诗笺曰：回首曰顾。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辞曰：将以遗兮离居。毛诗曰：假寐永叹，维忧用老。

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春秋考异邮曰：立秋趣织鸣。宋均曰：趣织，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礼记曰：季夏，蟋蟀在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促织，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礼记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节。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礼记曰：孟秋，寒蝉鸣。又曰：仲秋之月，玄鸟归。郑玄曰：玄鸟，燕也。谓去蛰也。吕氏春秋曰：国危甚矣，若将安适？高诱曰：适，之也。复云秋蝉、玄鸟者，此明实候，故以夏正言之。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郑玄曰：同门曰朋。韩诗外传，盖桑曰：夫鸿鹤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毛诗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国语，楚斗且语其弟曰：灵王不顾于民，一国弃之，如遗迹焉。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言有名而无实也。毛诗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杨；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睨彼牵牛，不以服箱。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良，信也。声类曰：盘，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风赋曰：缘太山之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毛萇诗传曰：女萝，松萝也。毛诗草木疏曰：今松萝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丝草蔓联草上，黄赤如金，与松萝殊异。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异草，故曰附也。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苍颉篇曰：宜得其所也。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说文曰：陂，阪也。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楚辞曰：秋草荣其将实，微霜下而夜殒。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尔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树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蔡质汉官典职曰：宫中种嘉木奇树。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遗所思，已见上文。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王逸楚辞注曰：在衣曰怀。毛诗曰：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说文曰：致，送诣也。

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贾逵国语注曰：贡，献也。物或为荣，贡或作贵。

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已见上文。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萇曰：河汉，天河也。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纤纤，已见上文。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不成章，已见上句注。毛诗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尔雅曰：脉，相视也。郭璞曰，脉脉，谓相视貌也。

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毛诗曰：驾言出游。又曰：悠悠南行，顺彼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庄子曰：方将四顾。王逸楚辞注曰：茫茫，草木弥远，容貌盛也。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韩子曰：虽与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化，谓变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随物而化也。庄子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东城高且长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城高且长，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辞注曰：逶迤，长貌也。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周易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毛诗曰：岁聿云暮。

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毛诗曰：锦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苍颉篇曰：怀，抱也。毛诗序曰：蟋蟀，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汉书，景帝曰：局促效辕下驹。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燕、赵，二国名也。楚辞曰：闻佳人兮召予。神女赋曰：苞温润之玉颜。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如淳汉书注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乐，为理乐也。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踟躅。中带，中衣带。整带将欲从之。毛萇诗传曰：丹朱中衣。说文，踟躅，住足也。踟躅与躅同。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已见阮籍咏怀诗。应劭风俗通曰：葬于郭北。北首，求诸幽之道也。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虎通曰：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楚辞曰：风飒飒兮木萧萧。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其坟也。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庄子曰：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也。郭象曰：陈，久也。楚辞曰：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服虔左氏传注曰：天玄地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庄子曰：阴阳四时运行。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如寄，已见上文。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范子曰：白纨素出齐。

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吕氏春秋曰：死者弥久，生者弥疏。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白虎通曰：葬于城郭外何，死生异别，终始异居。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楚辞曰：哀江介之悲风。又曰：秋风兮萧萧。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孙卿子曰：人生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吕氏春秋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高诱曰：兹，年。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说文曰：嗤，笑也。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列仙传曰：王子乔者，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蟋蟀夕鸣悲。说文曰：凛，寒也。岁暮，已见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谓蟋蟀为蟀。广雅曰：蟀，蟋蟀也。蟀，力侯切。蟀，鼓胡切。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礼记曰：孟秋之月凉风至。杜预左氏传注曰：厉，猛也。毛诗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毛诗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又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良人念昔之欢爱，故枉驾而迎己。惠以前绥，欲令升车也。故下云携手同车。孟子曰：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刘熙曰：妇人称夫曰良人。礼记曰：婿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毛诗曰：巧笑倩兮，携手同归，见上注。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楚辞曰：何须臾而忘反。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尔雅曰：晨风，鹞也。庄子曰：鹞凌风而起。

眇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睇。

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孟冬寒气至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毛诗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气也。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詹兔缺。礼记曰：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春秋元命苞曰：月之为言阙也。两说以詹诸与兔。然詹与占同，古字通。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说文曰：札，牒也。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韩诗外传曰：赵简子少子名无恤，简子自为书牋使诵之。居三年，简子坐青台之上，问书所在，无恤出其书于左袂，令诵习焉。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李陵与苏武书曰：区区之心，窃慕此尔。广雅曰

：区区，爱也。

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绮，已见上文。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郑玄毛诗笺曰：尚，犹也。字书曰：尔，词之终耳

。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郑玄仪礼注曰：着，谓充之以絮也。着，张虑切。

郑玄礼记注曰：缘，饰边也。缘，以绢反。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韩诗外传，子夏曰：实之与实，如胶与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毛诗曰：月出皎兮。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毛诗曰：耿耿不寐。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毛诗曰：言旋言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毛诗序曰：彷徨不忍去。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引领，已见上文。

文选考异

注「驱马上东门」：案：「马」当作「车」。各本皆误。

各在天一涯：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一天涯」。案：此所见不同。李陵诗云「各在天一隅」，苏武诗云「各在天一方」，句例相似。恐「一天」误倒，或尤校改正之也。

注「飘飘谓之焱」：案「飘」当作「(夫风)」。各本皆伪。「(夫风)飘」即「扶摇」字，释文可证。

注「然埒辄不遇也」：案：「辄」下当有「而留滞王逸曰埒辄」八字，此所引七谏文。又案上句「年既已过太半兮」，「已」字亦当有。各本皆误脱，不可读，今订正之。

注「宋玉长笛赋曰」：案：「长」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脉相视也」：案：「视」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此释诂文，「脉」即「覩」，释文可证。鲁灵光殿赋注引「脉，相视也」，亦衍。「脉」、「覩」同字也。

注「顺彼长道」：案：「顺」上当有「又曰」二字。各本皆脱。

注「汉书景帝曰」：陈云「景」，「武」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白纨素出齐」：案：「白」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前怨歌行注引无。

仙人王子乔：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仙」，善作「小」。案：此所见不同，「小」字当传写误，「仙」字为是，或尤校改正之。

眇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袁本有校语云善无此二句。茶陵本有而无校语。案：此尤与茶陵合，与袁不合，亦即所见不同也。但依文义恐不当有。

四五詹兔缺：案：「詹」当作「占」。注云「然詹与占同，古字通」。善意谓元命苞之「詹」与此诗之「占」同，而古字通也。其作「占」明甚。后七命注所引，正是「占」字。各本所见善作「詹」，皆误用元命苞「詹」改正文「占」，而注语不可通。重刻茶陵又并改注「占」为「蟾」，而善之「占」字几亡矣。幸袁、尤二本注不误，得以考正。又「詹诸」字说文及淮南子说林训皆如此，与元命苞正同。五臣乃必改为「蟾」字，甚矣其不通乎古也。

注「尔词之终耳」：袁本、茶陵本「耳」作「也」。案：各本衍「之终」二字。后和王主簿怨情诗「故人心尚尔」句注引作「尔词也」可证。

与苏武三首

五言

李少卿汉书曰：李陵，字少卿，少时为侍中建章监。善射，爱人。降匈奴，为右校王，病死。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论语摘辅像讖曰：时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须臾，已见上文。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国语，申胥曰：昔楚灵王独行屏营。毛诗曰：执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踰。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言浮云之驰，奄忽相踰，飘飘不定。逮乎因风波荡，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游，飞薄亦尔。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礼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郑玄曰：斯须，犹须臾也。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晨风，早风。言欲因风发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辞曰：乘回风兮远游。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琴操曰：邹虞者，邵国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时，不失嘉会。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夫冠缨，仕子之所服，濯之以远游。今因远游而感逝川，故增别念也。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毛萇诗传曰：怀，思也。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毛诗曰：绸缪束薪。毛萇曰：绸缪，缠绵之貌也。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楚辞曰：浮云兮容与，导予兮何之也。

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广雅曰：恨恨，恨也。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刘熙释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弛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诗传曰：崇，终也。尚书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声类曰：颡，白首貌也。皓与颡古字通。

文选考异

恨恨不得辞：袁本、茶陵本「得」作「能」。案：此盖所见不同，或善与五臣之异，今无以考之。

注「若张弓弛弦也」：案：「弛」当作「施」。各本皆误。

诗四首

五言

苏子卿汉书曰：苏武，字子卿，为移中监。使匈奴十九年，归拜为典属国，病卒。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骨肉，谓兄弟也。汉书，帝谓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亲。古诗曰：结交莫羞贫。

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论语，子夏谓司马牛曰：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家语曰：子游见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火也。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毛诗曰：鸳鸯于飞，毕之罗之。郑玄曰：言其止则相偶，飞则为双。尚书大传曰：书之论事，离离若参辰之错行。法言曰：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龙星也。参，虎星也。我不见龙虎俱见。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淮南子曰：肝胆胡、越。许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义，犹胡、越也。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毛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韩诗外传曰：田饶谓鲁哀公曰：夫黄鹄一举千里。

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胡马，已见上文。依依，思恋之貌也。

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双龙，喻己及朋友也。

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

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龙丘高出游三年，思归故乡，望楚而长叹，故曰楚引。苍颉篇曰：吟，叹也。

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礼记曰：丝竹，乐之器也。王逸楚辞注曰：厉，烈也。谓清烈也。古诗曰：慷慨有余哀。

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清商，已见上文。

俛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尔雅曰：挥，竭也。郭璞曰：挥，振，去水亦为竭。庄子曰：俛仰之间。家语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无挥涕也。

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笄冠为义也。汉书，李广曰：结发而与匈奴战也。

欢娱在今夕，嫵婉及良时。孟子曰：霸者之人，欢娱如也。毛诗曰：今夕何夕。又曰：嫵婉之求。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毛诗曰：駉駉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苌曰：其，辞也。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参辰已没，言将晓也。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毛诗曰：嗟余子行役。战国策曰：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史记，缪贤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别，已见上文。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春华，喻少时也。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烛烛晨明月，馥馥我兰芳。苍颉篇曰：烛，照也。韩诗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

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秋月既明，秋兰又馥，游子感时，弥增恋本也。

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汉书，高祖曰：游子悲故乡。

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汉书，武帝太初元年，改从夏正，此或改正之后也。楚辞曰：冬又申之以严霜。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

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江、汉流不息，浮云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迁而无所托。楚辞曰：仰浮云而永叹。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楚辞曰：蹇谁留兮中州。

嘉会难两遇，欢乐殊未央。嘉会，已见上文。

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令德，已见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辞曰：借光景以往来。

文选考异

注「公文伯卒」：茶陵本「公」下有「父」字，是也。袁本亦脱。

四愁诗四首

并序

张平子

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范曄后汉书顺帝纪曰：改元嘉七年为阳嘉元年，改阳嘉五年为永和元年。又曰：顺帝初，衡复为太史令。阳嘉元年，造候风地动仪。永和初，出为河间相。而此云阳嘉中，误也。范曄后汉书曰：和帝申贵人生河间孝王开，立四十二年，顺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宪。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汉书曰：魏郡豪右李竟。文类曰：有权势豪右大家也。汉书曰：禁兼并之涂。李奇曰：谓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贫民也。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汉书曰：班伯为定襄太守，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奸滑行巧劫，皆

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楚辞曰：心郁郁之忧思，独永叹而增伤。郑玄考工记注曰：郁，不舒散也。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

其辞曰：

四愁诗

一思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言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汉书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义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

侧身东望涕沾翰。楚辞曰：愿侧身而无所。韦昭汉书注曰：翰，笔也。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汉书曰：王莽铸大钱，又造错刀，以金错其文。续汉书曰：佩刀，诸侯王黄金错环。谢承后汉书曰：诏赐应奉金错把刀。毛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又曰：尚之以琼英乎而。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古诗曰：路远莫致之。

二思曰：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汉书曰：郁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经曰：桂林八树在番禺东。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苍梧，葬九疑，故思明君。

侧身南望涕沾襟。楚辞曰：泣歔歔而沾襟。

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尚书禹贡曰：厥贡惟球琳琅玕。古诗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应劭汉官仪曰：封禅坛有白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楚辞曰：惆怅兮而私自怜。

三思曰：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汉书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汉阳。应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陇阪。秦州记曰：陇阪九曲，不知高几里。

侧身西望涕沾裳。古长歌行曰：泣涕忽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蔡邕独断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蝉。说文曰：直裾谓之襜褕。淮南子曰：随侯之珠。高诱曰：明月珠也。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楚辞曰：志纡郁其难释。王逸曰：纡，屈也。

四思曰：

我所思兮在鴈门，欲往从之雪纷纷。汉书有鴈门郡，楚辞曰：雪纷纷而薄木。

侧身北望涕沾巾。说文曰：佩巾也。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锦绣，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凭倚。

喻大臣亦为天子所恃。礼记曰：春服青玉。楚汉春秋，淮阴侯曰：臣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之食。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楚辞曰：咤增叹兮如雷。

文选考异

注「改元嘉七年」：茶陵本「元嘉」作「永建」，是也。袁本亦误「元嘉」。

注「魏郡豪右李竟」：案：「右」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此所引宣帝纪文，又见于霍光传，俱无「右」字。善意取文颖之注以解「豪右」自在下，不知者误并添此。

注「文类曰」：袁本「类」作「颖」，是也。茶陵本亦误「类」。

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何校「屈」上添「依」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依」字。袁本云善无「依」字。案：各本所见，盖传写脱耳。何云五臣有「依」字，就校语而云然。

注「汉书曰有太山郡」：案：「曰」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汉书曰天水郡」：何校「汉」上添「续」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说文曰佩巾也」：陈云「曰」下脱「巾」字，是也。各本皆脱。

杂诗

五言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

王仲宣

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

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楚辞曰：坐堂伏槛临曲池。列女传，津吏女歌曰：水扬波兮杳冥冥。

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毛诗曰：有女怀春。

褰衽欲从之，路峻不得征。说文曰：衽，衣衿也。衿音今。

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毛诗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风飙扬尘起，白日忽已冥。郑玄毛诗笺曰：冥，夜也。

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幽通赋曰：精诚发于宵寐。

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尚书，王曰：人之所欲，天必从之。

杂诗

五言

刘公干

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汉书，功臣皆曰：萧何徒恃文墨，顾居臣上。

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翰墨，已见上。尚书曰：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沈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簿领，谓文簿而记录之。史记曰：问上林尉诸禽兽

簿。司马彪庄子注曰：领，录也。楚辞曰：肠回回兮盘纡。

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与鴈。楚辞曰：乘白水而高鹜。毛诗曰：弋鳧与鴈。

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毛诗曰：鸿鴈于飞，肃肃其羽。

杂诗二首

五言集云：枹中作。下篇云：于黎阳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楚辞曰：终长夜之曼曼。毛诗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风其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毛诗曰，展转不寐。彷徨，已见上文。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见上文。说苑曰：孺子不觉露之沾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从横。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上为天汉。毛诗曰：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毛萇曰：三心五喙，四时更见也。

草虫鸣何悲，孤鴈独南翔。毛诗曰：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虫，常羊也。楚辞曰：鴈雍雍而南游。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古诗曰：绵绵思远道。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葛龚与梁相张府君笺曰：悠悠梦想，愿飞无翼。楚辞曰：江河广而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楚辞曰：向长风而舒情。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亭亭，迴远无依之貌也。易通卦验曰：太阳云出，张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何休公羊传注曰：适，遇也。

吹我东南行，南行至吴会。当时实至广陵，未至吴会。今言至者，据已入其地也。

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楚辞曰：然埒轲而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文选考异

南行至吴会：袁本、茶陵本「南」作「行」，云善作「南」。案：上句言东南行，则下不得单言南行，甚明。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也。非善如此。

朔风诗

四言

曹子建

朔风诗

仰彼朔风，用怀魏都。

愿骋代马，倏忽北徂。代马，已见上文。

凯风永至，思彼蛮方。毛萇诗传曰：南风谓之凯风。礼记曰：南方曰蛮。毛诗曰：用纯蛮方。

愿随越鸟，翕飞南翔。古诗曰：越鸟巢南枝。

四气代谢，悬景运周。尔雅曰：四气和谓之玉烛。淮南子曰：二者代谢舛驰。周易曰：悬象着明。

别如俯仰，脱若三秋。毛诗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昔我初迁，朱华未希。

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毛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希与稀同，古字通也。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庄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天阻，山也。范晔后汉书，郭林宗论苏不韦曰：城阙天阻，宫府幽绝。

风飘蓬飞，载离寒暑。商君书曰：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毛诗曰：载离寒暑。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

昔我同袍，今永乖别。同袍，已见上文。

子好芳草，岂忘尔贻？古诗曰：兰泽多芳草。

繁华将茂，秋霜悴之。方言曰：悴，伤也。

君不垂眷，岂云其诚？言君虽不垂眷，己则岂得不言其诚。苍颉篇曰：岂，冀也。

秋兰可喻，桂树冬荣。兰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荣，可以喻性。楚辞曰：秋兰兮青青。又曰：丽桂树之冬荣。

弦歌荡思，谁与消忧？言弦歌可以荡涤悲思，谁与共奏以消忧也。

临川暮思，何为泛舟？言临川日暮，而又相思，何为泛舟而不济以相从乎？国语曰：秦泛舟乎河。

岂无和乐，游非我邻。言岂无和乐以荡思乎？为游非我邻，故不奏也。

谁忘泛舟？愧无榜人。言岂忘泛舟以相从乎？愧无榜人，所以不济也。榜人，喻良朋也。张揖汉书注云：榜人，船长也。

文选考异

素雪云飞：袁本、茶陵本「云」作「云」，云善作「云」。案：各本所见皆传写误。「素雪」与「朱华」偶句，「云飞」与「未希」偶句。假令作「云」，殊乖文义，非善如此也。

注「范晔后汉书」：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无者是也。善有其例，说已

见前。

注「毛诗曰载离寒暑」：案：当作「寒暑已见鸚鵡赋」。袁本正如此，但误在上节注末，而此仍复出，则非。茶陵本误与此同。

杂诗六首

五言此六篇并托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窃势。别京已后，在郢城思乡而作。

曹子建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新语曰：高台，喻京师。悲风，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狭，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诗曰：之子于征。尔雅曰：迥，远也。

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尔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并两船也。毛萇诗传曰：极，至也。

孤鴈飞南游，过庭长哀吟。鴈南游，已见上文。

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翘，犹悬也。

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说苑曰：鲁哀公曰：秋蓬恶其本根，美其枝叶，秋风一起，根本拔矣。

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尔雅曰：扶摇谓之焱。飙与焱同。

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吕氏春秋曰：风乎其高无极也。仲长子昌言曰：荡荡乎若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升天路也。

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

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言贫人冬则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传，曾子谓黔娄妻曰：先生在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文子曰：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

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宋玉笛赋曰：武毅发沈忧。古诗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织妇，绮縠何缤纷。小雅曰：缁之精者曰縠，古老切。

明晨乘机杼，日昃不成文。言忧甚而志乱。

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

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良人，谓夫也。

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一岁三春，故以三年为九春，言已过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飞鸟绕树翔，嗷嗷鸣索群。楚辞曰：声嗷嗷以寂寥。

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楚辞曰：受命不迁生南国。谓江南也。佳人，已见上文。毛诗曰：何彼褵矣，华如桃李。

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毛苌诗传曰：沚，渚也。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楚辞曰：容则秀雅稚朱颜。又曰：美人皓齿嫠以嫠。

俛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岁暮，已见上文。边让章华台赋曰：体迅轻鸿，荣耀春华。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楚辞曰：仆夫怀兮心悲。又曰：严车驾兮出戏游。又曰：愿轻举兮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说苑，楚王谓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吴国，子能为吾报之乎？

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广雅曰：由，行也。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楚辞曰：哀江介之悲风。泗，水名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汉书曰：司马相如称疾闲居。范曄后汉书，梁竦叹曰：闲居可以养志。毛诗曰：甘心首疾。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古诗曰：双阙百尺。尔雅曰：观谓之阙。御，犹凭也。说文曰：棂，楯栏也。韦昭汉书注曰：轩，槛上板也。

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风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

国讎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塞，谓杜绝也。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

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左氏传曰：子朱怒，抚剑从之。太山，东岳，接吴之境。西，喻蜀。责躬诗曰：愿蒙矢石，建旗东岳，意与此同也。

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古诗曰：音响何太悲，弦急知柱促。

文选考异

注「此六篇」下至「在郢城思乡而作」：案：此三十字于善注例不类，必亦并善于五臣而如此，其中兼多伪错，各本尽同，无可校正。何校「郢」改「鄂」，陈同。

天路安可穷：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可」，善作「何」。案：二本所见非也。「何」但传写误。

注「武毅发沈忧」：案：「忧」下当有「结」字。各本皆脱。此以三句为一句。

注「生南国」：何校下添「兮南国」三字。案：依善例当添「王逸曰南国」五

字，各本皆脱。

注「音响何太悲」：案：「何太」当作「一何」。各本皆误。

情诗

五言

曹子建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春秋说题辞曰：阳精为日。楚辞曰：阳杲杲兮朱光。

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言得所也。大戴礼曰：鱼游于水，鸟飞于云。

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归。言不如鱼鸟也。楚辞曰：安眇眇兮，无所归薄。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严霜，已见上文。毛诗曰：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毛诗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又曰：式微式微，胡不归？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毛诗曰：我有嘉宾。又曰：我心伤悲。

杂诗

四言

嵇叔夜

微风清扇，云气四除。汉书，张竦为陈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皎皎亮月，丽于高隅。古诗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礼曰：城隅之制九雉。

兴命公子，携手同车。携手同车，已见上文。

龙骥翼翼，扬镳踟蹰。毛诗曰：四牡翼翼。舞赋曰：扬镳飞沫。

肃肃宵征，造我友庐。毛诗曰：肃肃宵征。

光灯吐辉，华幔长舒。

鸾觞酌醴，神鼎烹鱼。毛诗曰：且以酌醴。又曰：谁能烹鱼。

弦超子野，叹过绵驹。杜预左氏传注曰：子野，师旷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绵驹处高唐，而齐右善歌。

流咏太素，俯赞玄虚。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质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管子曰：虚无形，谓之道。史记，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应用，变化无方。

孰克英贤，与尔剖符。言咏赞妙道，游心恬漠，谁能以英贤之德，与尔分符而仕乎？班固汉书述曰：汉兴柔远，与尔剖符。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东观汉记，韦彪上议曰：二千石皆以选出京师，剖符典千里。

文选考异

注「虚无形」：案：「虚」下当有「而」字。各本皆脱。游天台山赋注引有。

杂诗

五言

傅休奕臧荣绪晋书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学善属文，州举秀才，稍迁至司隶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古诗曰：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摄衣步前庭，仰观南鴈翔。汉书，沛公摄衣迎酈食其。

玄景随形运，流响归空房。

清风何飘飘，微月出西方。礼记曰：月生于西。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蝉鸣高树间，野鸟号东箱。古诗曰：秋蝉鸣树间。王逸楚辞注曰：墙序之东为东箱也。

纤云时髣佛，渥露沾我裳。曹植魏德论曰：纤云不形，阳光赫戏。刘桢诗曰：皦月垂素光，玄云为髣佛。露沾裳，已见上文。

良时无停景，北斗忽低昂。

常恐寒节至，凝气结为霜。曾子曰：阴气胜则凝为霜。

落叶随风摧，一绝如流光。

杂诗

五言

张茂先

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说文曰：晷，景也。孙卿子曰：四时代御。

东壁正昏中，固阴寒节升。礼记，仲冬之月，日昏东壁中。左氏传，申丰曰：深山穷谷，固阴沍寒。

繁霜降当夕，悲风中夜兴。毛诗曰：正月繁霜。

朱火青无光，兰膏坐自凝。古诗曰：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楚辞曰：兰膏明烛华容备。王逸注曰：以兰香炼膏也。无故自凝曰坐。

重衾无暖气，挟纩如怀冰。左氏传曰：楚子围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孔安国尚书传曰：纩，细绵也。

伏枕终遥昔，寤言莫予应。韩诗曰：寤寐无为，展转伏枕。广雅曰：昔，夜也。毛诗曰：独寐寤言。

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楚辞曰：永思兮内伤。国语，蓝尹亹曰：君子独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抚膺而恨。

文选考异

注「日昏东壁中」：袁本无「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情诗二首

五言

张茂先

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

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古诗曰：卢家兰室桂为梁。曹植离别诗曰：人远精魂近，寤寐梦容光。

襟怀拥灵景，轻衾覆空床。拥，犹抱也。

居欢愒夜促，在戚怨宵长。一云居欢惜夜促。尔雅曰：愒，贪也，苦盖切。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

游目四野外，逍遥独延伫。楚辞曰：忽反顾以游目。又曰：结幽兰而延伫。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

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

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春秋汉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阴曠未集，鱼已噉喁。巢居之鸟先知风，树木摇，鸟已翔。韩诗曰：鸛鸣于垤，妇叹于室。薛君曰：鸛，水鸟。巢处知风，穴处知雨。天将雨而蚁出壅土，鸛鸟见之，长鸣而喜。

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

园葵诗

五言

陆士衡晋书，赵王伦篡位，迁帝于金墉城。后诸王共诛伦，复帝位。齐王冏潜机为伦作禅文，赖成都王颖救之免，故作此诗，以葵为喻谢颖。

种葵北园中，葵生郁萋萋。

朝荣东北倾，夕颖西南晞。淮南子曰：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虽不与终始哉，其乡之诚也。高诱曰：乡，仰也。诚，实也。

零露垂鲜泽，朗月耀其辉。毛诗曰：零露瀼瀼。

时逝柔风戢，岁暮商霖飞。管子曰：东方曰春，柔风甘雨乃至。楚辞曰：商风肃而害之。

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郑玄毛诗笺曰：曾，重也。汉书曰：孙宝曰：当从天气以成严霜之威。

幸蒙高墉德，玄景荫素蕤。尔雅曰：墉谓之墉。说文曰：蕤，草木华盛貌也。

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

庆彼晚雕福，忘此孤生悲。

文选考异

注「救之免」：袁本、茶陵本「免」下有「死」字，是也。

思友人诗

五言

曹颜远臧荣绪晋书曰：曹摅，字颜远，谯国人。笃志好学，参南国中郎将，迁高密王左司马。流人王逌等寇掠城邑，摅与战，军败而死。

思友人诗

密云翳阳景，霖潦淹庭除。周易曰：密云不雨。左氏传曰：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说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阶也。

严霜雕翠草，寒风振纤枯。郑玄礼记注曰：振，动也。

凜凜天气清，落落卉木疏。古诗曰：凜凜岁云暮。杜笃首阳山赋曰：长松落落。毛萇诗传曰：卉，草也。

感时歌蟋蟀，思贤咏白驹。毛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絜之维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贤者有乘白驹而去。郑玄曰：絜之系之，欲留也。

情随玄阴滞，心与回飙俱。

思心何所怀，怀我欧阳子。颜远赠欧阳坚石诗曰：嗟我良友，惟彦之选。然此欧阳，即坚石也。

精义测神奥，清机发妙理。周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广雅曰：奥，藏也。机，枢机也。

自我别旬朔，微言绝于耳。论语崇爵纣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刘子骏书曰：夫子没而微言绝。礼记曰：声不绝于耳。

褰裳不足难，清阳未可俟。毛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阳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毛萇曰：清阳，眉目之间也。

延首出阶檐，伫立增想似。阮瑀止欲赋曰：伫延首以极视兮，意谓是而复非。庄子，徐无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而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兹久者，思人兹深乎？

文选考异

心与回飙俱：茶陵本「飙」作「飘」，云五臣作「飙」。袁本云善作「飘」。案：「飘」字于义未当，恐二本所见传写误，或尤校改正之也。

感旧诗

五言此篇感故旧相轻，人情逐势。

曹颜远

感旧诗

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鹖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贫兄弟离。

廉蔺门易轨，田窦相夺移。史记曰：蔺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

是舍人相与谏曰：臣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君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之匿，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汉书曰：窦太后怒，免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婴、蚡以侯居家。蚡虽不任职，以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蚡也。

晨风集茂林，栖鸟去枯枝。毛诗曰：锦彼晨风，郁彼北林。国语，优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鸟皆集于苑，已独集于枯。黄石公兵书曰：树杌者，鸟不栖也。

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驰。周易曰：困蒙，吝。

乡人敦懿义，济济荫光仪。春秋说题辞曰：秉懿诚之义，思至忠之功。鹦鹉赋曰：侍君子之光仪。

对宾颂有客，举觞咏露斯。毛诗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马。又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今乡人情重，皆颂咏此诗。

临乐何所叹，素丝与路歧。礼记曰：执紼不笑，临乐不叹。淮南子曰：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高诱曰：闵其别与化也。

文选考异

注「此篇感故旧相轻人情逐势」：案：此十一字不当有，乃五臣注也。袁本、茶陵本所载此上之「善曰」，「善」字误耳。尤延之取以添入，非。

注「鸟皆集于苑」：案：「鸟」当作「人」。各本皆误。

郡士所背驰：案：「郡」当作「群」。茶陵本云五臣作「群」。袁本云善作「郡」。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何云当从五臣作「群」，陈同。皆就校语而云然，其实善亦作「群」。

杂诗

五言

何敬祖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

秋风乘夕起，明月照高树。贾逵国语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

闲房来清气，广庭发晖素。晖素，月光也。古长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晖光烛我床。

静寂怆然叹，惆怅出游顾。惆怅，已见上文。

仰视垣上草，俯察阶下露。垣草易雕，阶露易陨。言可伤也。

心虚体自轻，飘飘若仙步。言既悟二物，故当全角养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虚。张湛曰：心虚则形全。刘梁七举曰：霍尔体轻。

瞻彼陵上柏，想与神人遇。古诗曰：青青陵上柏。文子曰：天地之间，有神人

真人。

道深难可期，精微非所慕。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历观行。礼记曰：德产之致也精微。郑玄曰：致，密也。

勤思终遥夕，永言写情虑。尚书曰：歌永言。

文选考异

注「古长歌行曰」：案：「长」当作「伤」，见第二十七卷。各本皆误。

杂诗

五言

王正长臧荣绪晋书曰：王赞，字正长，义阳人也。博学有俊才，辟司空掾，历散骑侍郎，卒。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蔡琰诗曰：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

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毛诗曰：胡宁忍予。又曰：行迈靡靡。

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毛诗曰：王事靡盬。左氏传，子产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不相能。后帝不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参为晋星。参辰更见，已见上文。

昔往鸬鹚鸣，今来蟋蟀吟。毛诗曰：春日迟迟，仓庚喈喈。圣主得贤臣颂曰：蟋蟀俟秋吟。

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文子曰：鸟飞反乡，依其所生。

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韩子曰：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闻有鼓新声者，而说之，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抚琴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

杂诗

五言

枣道彦今书七志曰：枣据，字道彦，颍川人。弱冠，辟大将军府，迁尚书郎。

太尉贾充为伐吴都督，请为从事中郎，迁中庶子，卒。

吴寇未殄灭，乱象侵边疆。左氏传，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对曰：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汉阳。上宰，贾充也。毛诗曰：价人为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传，晋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谷梁传曰：水北曰阳。汉阳，汉水之阳也。

开国建元士，玉帛聘贤良。周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礼记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辞注曰：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聘而遗之。吕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诱曰：聘，问之也。将与兴化致治也。

予非荆山璞，谬登和氏场。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

羊质复虎文，燕翼假凤翔。杨子法言曰：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也。

既惧非所任，怨彼南路长。曹子建赠白马王诗曰：怨彼东路长。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关梁。楚辞曰：关梁闭而不通。

仆夫罢远涉，车马困山冈。仆夫，已见上文。

深谷下无底，高岩暨穹苍。列子，夏革曰：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杜预左氏传注曰：暨，至也。尔雅曰：穹苍，天也。

丰草停滋润，雾露沾衣裳。毛诗曰：湛湛露斯，在彼丰草。露沾衣裳，已见上文。

玄林结阴气，不风自寒凉。高唐赋曰：玄木冬荣。

顾瞻情感切，恻怆心哀伤。广雅曰：感，伤也。

士生则悬弧，有事在四方。礼记曰：国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则辞以疾，悬弧之义也。韩诗内传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当有事天地四方也。

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闺房。

引义割外情，内感实难忘。非有先生论曰：引义以正身。

文选考异

注「于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陈云当重「天道」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价人为藩」：袁本「为」作「维」。茶陵本作「惟」。案：「维」字是也。

羊质复虎文：袁本、茶陵本「复」作「服」，是也。

杂诗

五言

左太冲冲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

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毛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

明月出云崖，皦皦流素光。刘楨诗曰：皦月垂素光。

披轩临前庭，嗷嗷晨鴈翔。轩，长廊之洸也。毛诗曰：鸿鴈于飞，哀鸣嗷嗷。

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尸子曰：八极为局。淮南子曰：块然独处。

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广雅曰：岁，年也。

文选考异

注「冲冲于时」下至「故作此诗」：案：此二十字于例不类，非善之旧，必亦并五臣也，今无以考之。

杂诗

五言

张季鹰今书七志曰：张翰，字季鹰，吴郡人也。文藻新丽，齐王冏辟为东曹掾，睹天下乱，东归，卒于家。

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

青条若搃翠，黄华如散金。

嘉卉亮有观，顾此难久书。西京赋曰：嘉卉灌丛。尔雅曰：书，乐也。毛萇诗传曰：书，乐之久者也。

延颈无良涂，顿足托幽深。吕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颈举踵。顿，犹止也。吴季重与曹丕书曰：虽云幽深，视险若夷。

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

欢乐不照颜，惨怆发讴吟。

讴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毛诗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又曰：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杂诗十首

五言

张景阳

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

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易通卦验曰：立秋，蜻蛚鸣。崔豹古今注曰：飞蛾，善拂灯火也。

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葢独。君子，谓夫也。毛诗曰：未见君子。佳人，已见上文。

离居几何时，钻燧忽改木。离居，已见上文。论语曰：钻燧改火。礼含文嘉曰：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说文曰：栊，房室之疏也。古诗曰：秋草萋以绿。

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淮南子曰：穷谷之洿，生以苍苔。说文曰：（上知下龟）练，练螯也。魏文帝诗曰：蜘蛛绕户牖，野草当阶生。论衡曰：蜘蛛结丝以网飞虫，人之用计，安能过之。

感物多所怀，沈忧结心曲。古诗曰：感物怀所思。沈忧，已见上文。毛诗曰：乱我心曲。

大火流坤维，白日驰西陆。毛诗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维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维为立秋。续汉书曰：日行西陆谓之秋。杜预左传注曰：陆，道也。

浮阳映翠林，回飙扇绿竹。阳，日也。

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

龙蛰暄气凝，天高万物肃。周易曰：龙蛇之蛰，以求伸也。礼记曰：仲秋之月，蛰虫坏户。广雅曰：凝，止也。楚辞曰：悲哉秋之为气，天高而气清。毛诗曰：九月肃霜。毛萇曰：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也。尸子曰：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草木肃，敬礼之至也。

弱条不重结，芳蕤岂再馥。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条可结，时难得而易失。

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史记，邹衍曰：中国名赤县中州也。中国外如赤县州者九，乃所谓九州岛也。于是有瀛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之。其外天地之外也。

川上之叹逝，前修以自勸。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楚辞曰：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诗曰：竭心自勸厉。

金风扇素节，丹霞启阴期。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曰金风也。河图曰：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阴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诗曰：丹霞夹明月。

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

寒花发黄采，秋草含绿滋。

闲居玩万物，离群恋所思。闲居，已见上文。礼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

案无萧氏牋，庭无贡公綦。汉书曰：萧育与朱博为友，着闻当世，时人为之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往者有王阳、贡公。说文曰：牋，书版也。班婕妤赋曰：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晋灼曰：綦，履迹也。

高尚遗王侯，道积自成基。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积道德者，天与之，地助之。庄子曰：无为无治，谓之道基。

至人不婴物，余风足染时。庄子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婴。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丹气，谓赤水之气也。淮南子曰：日出汤谷。

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毛诗曰：暘暘其阴。毛萇曰：如常阴暘然。翳与暘古字通。论衡曰：初出为云，繁云为翳。蔡雍霖赋曰：瞻玄云之晦晦，悬长雨之森森。

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楚辞曰：漱凝霜之纷纷。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

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邹阳上书曰：至其晚节末路。

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史记曰：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与贾谊游于市中，谒司马季主，请卜。

昔我资章甫，聊以适诸越。章甫，以喻明德。诸越，以喻流俗也。庄子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敦发文身，无所用之。司马彪曰：敦，断也。资，取也。章甫，冠名也。诸，于也。尔雅曰：适，往也。

行行入幽荒，欧骆从祝发。史记曰：东海王摇者，其先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骆氏。摇率越人佐汉，汉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徐广曰：骆一作骆。谷梁传曰：吴，夷狄之国，祝发文身。范宁曰：祝，断也。郑玄毛诗曰：从，随也。

穷年非所用，此货将安设？冠无所设，以喻德无所效也。西京赋曰：穷年忘归。

瓠瓠夸珣璠，鱼目笑明月。言流俗之失也。尔雅曰：瓠瓠谓之鬻。左氏传曰：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珣璠敛。雒书曰：秦失金镜，鱼目入珠。明月珠，已见上文。

不见郢中歌，能否居然别？

阳春无和者，巴人皆下节。宋玉对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尹文子曰：形之与名，居然别矣。楚辞曰：揽騑辔而下节。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礼记曰：不从流俗。郑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鲁阳关，狭路峭且深。庾仲雍荆州记曰：其北有四关，鲁阳、伊关之属也。

流涧万余丈，围木数千寻。酈元水经注曰：鲁阳关水出鲁阳关分头山。说苑曰：齐王曰：大国之树必巨围。应劭汉书注曰：八尺曰寻。

咆虎响穷山，鸣鹤聒空林。说文曰：咆，嗥也。杜预左传注曰：聒，讙也。

凄风为我啸，百籁坐自吟。汉书，息夫躬绝命辞曰：秋风为我吟。庄子，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无故自吟曰坐也。

感物多思情，在险易常心。

竭来戒不虞，挺轡越飞岑。刘向七言曰：竭来归耕永自疏。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

王阳驱九折，周文走岑崆。汉书曰：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柰何数乘此险？以病去。及王遵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耶？吏对曰：是。遵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遵为忠臣，然此言王阳驱九折，盖驱马而去之也。公羊传曰：百里奚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殽之廐岩，是文王之所避风雨者也。何休曰：其处

阻险，故文王过之，驱驰常若避风雨也。

经阻贵勿迟，此理着来今。汉书，杜业上书曰：深思往事，以戒来今。

此乡非吾地，此郭非吾城。

羁旅无定心，翩翩如悬旌。左氏传，陈敬仲曰：羁旅之臣。战国策，楚王曰：寡人心摇摇然如悬旌，终无所泊。

出睹军马阵，入闻鞞鼓声。礼记曰：君子听鼓鞞之声，则思将帅之臣。阵或为尘。周礼注曰：鞞，小鼓也。

常惧羽檄飞，神武一朝征。汉书，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班固汉书高纪述曰：实天生德，聪明神武。

长铗鸣鞘中，烽火列边亭。楚辞曰：带长铗之陆离。王逸曰：长铗，剑名也。曹植结客篇曰：利剑鸣手中，一击两尸僵。说文曰：烽燧候表，边有警则举也。

舍我衡门依，更被纒胡纓。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庄子，赵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剑士，皆蓬头突鬓，垂纒胡之纓。

畴昔怀微志，帷幕窃所经。帷，谓谋于帷帐也。兵书曰：将军于营张幕也。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吕氏春秋曰：士尹鯨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墙犇于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于庭下而不止。问其故，子罕曰：南家，鞞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鞞而食三叶矣，今徙，求鞞者不知吾处，吾将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宫卑，潦注吾宫也今，故不禁也。荆适兴兵攻宋，尹鯨归谏而止。孔子闻之曰：夫修之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谓乎？高诱曰：犇，出也。鞞，履也。孙武兵法曰：奇正还相生，若环之无端也。

折冲樽俎间，制胜在两楹。晏子春秋曰：晋平公使范昭观齐国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愿得君之樽为寿。公令左右酌樽以献，晏子命彻去之。范昭不悦而起觶，顾太师曰：为我奏成周之乐。太师曰：盲臣不习也。范昭归，谓平公曰：齐未可并，吾欲试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乐，太师知之。于是辍伐齐谋。孔子闻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高诱吕氏春秋注曰：折冲者，冲车所以冲突也，敌之军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还其冲车于千里之外，不敢来也。孙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李奇汉书注曰：制，折也。汉书，杜邺说王音曰：所接虽在楹阶俎豆之间，其于为国折冲厌难，岂不远哉！两楹，宾主之位也。

巧迟不足称，拙速乃垂名。孙子兵法曰：兵闻拙速，不睹工久。陆贾新语曰：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

述职投边城，羁束戎旅间。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见其

身，述其职。述其职者，述其所职也。长杨赋曰：永无边城之患。

下车如昨日，望舒四五圆。下车，已见上文。楚辞曰：前望舒使先驱。王逸曰：望舒，月御。

借问此何时？胡蝶飞南园。庄子曰：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司马彪曰：蝶，蛺蝶也。

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

闽越衣文蛇，胡马愿度燕。汉书曰：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蛇，代马依北风。君子于其国也，凄怆伤于心。度燕，即依北风也。

土风安所习？由来有固然。左氏传，晋侯曰：锺仪乐操土风。东京赋曰：凡人心是所学，体安所习。鲁连子，谭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结宇穷冈曲，耦耕幽蕝阴。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郑玄周礼注曰：蕝，大泽也。

荒庭寂以闲，幽岫峭且深。

凄风起东谷，有滄兴南岑。毛诗曰：有滄萋萋，兴雨祁祁。毛萇曰：滄，云兴貌。滄与龠同，音奄。说文曰：山有穴曰岫。

虽无箕毕期，肤寸自成霖。尚书曰：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孔安国曰：月口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公羊传曰：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者，唯太山云也。何休曰：肤寸，四指为肤。

泽雉登垄雉，寒猿拥条吟。庄子曰：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

溪壑无人迹，荒楚郁萧森。长笛赋曰：人迹罕到。说文曰：森林，丛木也。

投耒循岸垂，时闻樵采音。左氏传曰：楚公子弃疾过郑，楚刍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蕝。杜预曰：蕝，种也。

重基可拟志，回渊可比心。春秋运斗枢曰：山者地基。顾子曰：登高使人意遐，临深使人志清。

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沈。曹植辨问曰：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王逸楚辞注曰：守真，玄默也。庄子曰：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人孰得无为哉。韩子解老子曰：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贤无柰不肖何也，所以使智无柰愚何也，若此则谓之道胜矣。又曰：道胜则名不彰。庄子曰：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仲尼曰：是陆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隐者，譬如无水而沈也。

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风俗通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归田赋曰：挥翰墨以奋藻。

长杨赋曰：籍翰林以为主人。

黑蜺跃重渊，商羊舞野庭。淮南子曰：牺牛骅毛，宜于庙牲。其于致雨，不若黑蜺。高诱曰：黑蜺，黑蛇也，潜于神泉，能致云雨。家语曰：齐有一足之鸟，飞集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访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臂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觶。今齐有之，其应至矣。告趣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须臾大霖，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备不败也。

飞廉应南箕，丰隆迎号屏。楚辞曰：后飞廉兮使奔属。飞廉，风伯也。楚辞曰：吾令丰隆乘云兮。王逸曰：丰隆，云师也。楚辞曰：屏号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师名也。号，呼也。兴，起也。言雨师呼则云起而雨下也。

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极，八极之云，是雨天下。高诱曰：八极，八方之极也。四溟，四海也。

霖沥过二旬，散漫亚九龄。言今赋雨霖沥，已过二旬，水流散漫，亚乎九龄也。郑玄诗谱曰：尧之末，洪水九年，万国不粒。

阶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高诱淮南子注曰：苍苔，水衣也。

洪潦浩方割，人怀昏垫情。尚书曰：汤汤洪水方割。孔安国曰：割，害也。水方为害也。尚书，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孔安国曰：昏，瞽；垫，溺。皆病水灾。

沈液漱陈根，绿叶腐秋茎。漱，荡也。郑玄毛诗笺曰：陈根可拔。

里无曲突烟，路无行轮声。汉书，徐福上书曰：曲突徙薪无恩泽。

环堵自颓毁，垣间不隐形。礼记曰：儒有环堵之室。广雅曰：墉，垣墙也。释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隐形容也。

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说文曰：烬，薪也。战国策曰：苏秦之楚，三月乃得见王，谈卒辞行，楚王曰：先生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弗肯留，愿闻其说。

对曰：楚国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见于鬼，王难见于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其可得乎？汉书曰：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也。

君子守固穷，在约不爽贞。论语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左氏传，晋成(鱼尊)曰：居利思义，在约思纯。尔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贞，正也。

虽荣田方赠，惭为沟壑名。说苑曰：子思居卫，缁袍无里，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如弃之。子思辞曰：伋闻忘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不忍身为沟壑，故不敢当。卒不肯受。

取志于陵子，比足黔娄生。孟子章句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井上有李实，螬食者过半矣，匍匐往，将而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也。仲子织屨，妻辟纁以易之。刘熙曰：陈仲子，齐一介士也。螬，虫也。李实有虫食之过半，言仲子目无见也。仲子自织屨，妻纺纁，以易食也。缉续其麻曰辟，练丝曰纁也。列女传曰：黔娄先生死，曾子吊之曰：先生何以为谥？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妻曰：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而辞不为，是其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不受，是其有余富也；其谥为康不宜何也？皇甫谥高士传曰：黔娄先生者，齐人也，修清节，不求进。

文选考异

回飙扇绿竹：案：「飙」当作「焱」。茶陵本云五臣作「飙」。袁本云善作「焱」。尤误以五臣乱善也。「焱」、「飙」同字，鲍明远放歌行注云「尔雅，或为此焱。飙与焱同，古字通也」。古诗十九首注云「尔雅，或为此飙」。园葵诗「岁暮商焱飞」与此，善皆不更注，因前已详也。五臣一概尽改「焱」为「飙」，非。余仿此求之。

注「名赤县中州也」：陈云「中」，「神」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无为无治」：袁本下「无」字作「而」，是也。茶陵本亦误「无」。

注「如常阴曠然」：案：「曠」字当重。各本皆脱。

欧骆从祝发：案：「欧」当作「瓿」。茶陵本云五臣作「瓿」。袁本云善作「欧」。详二本注中皆为「瓿」字，是。善亦作「瓿」。各本所见正文「欧」乃传写误。考史记东越列传作「瓿」，汉书同，不得作「欧」也。

注「郑玄毛诗曰」：茶陵本「诗」下有「笺」字，是也。何校添，陈同。袁本亦脱。

注「及王遵为刺史」：陈云注中「遵」并当作「尊」。案：此依汉书校，各本皆作「遵」。汉高祖功臣颂注引王遵赞，似善不与颜同也。

入闻鞞鼓声：袁本、茶陵本有校语云「闻」，善作「闲」。案：「闲」字为传写伪，自不待言，此必尤校改正之。

舍我衡门依：袁本、茶陵本「依」作「衣」，云善作「依」。何校云当从五臣作「衣」。案：五臣之作「衣」，其所注有明文，而此字善不注，仍无以考之。但「依」字于义未当，恐各本所见亦传写伪耳。

注「潦注吾宫也今」：案：「今」当作「利」。各本皆伪。此所引在吕氏春秋召类篇。

有滄兴南岑：陈云据注「滄」与「弇」同，则诗中「滄」字当作「弇」，兼有三十一卷江文通拟张黄门诗并注参证。案：所校是也。「弇」字见释文。又韩

诗作「弇」，见外传，王伯厚诗考中采之。杂体诗，袁、茶陵二本校语云五臣作「澹」，彼良注及此向注皆是「澹」字。必五臣因「澹与弇同」之语，改此为「澹」。后来以之乱善，遂失着校语也。

注「月口经于箕」：袁本、茶陵本无空格，此初有衍字而去之。

注「楚刍牧」：茶陵本「楚」作「禁」，是也。袁本亦误「楚」。

注「练丝曰纁也」：袁本、茶陵本「丝」作「麻」，是也。

杂诗下 杂拟上

目录 [隐藏]

1 诗己

1.1 杂诗下

1.1.1 时兴

1.1.2 杂诗二首

1.1.3 咏贫士诗

1.1.4 读山海经诗

1.1.5 七月七日夜咏牛女

1.1.6 捣衣

1.1.7 南楼中望所迟客

1.1.8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1.1.9 斋中读书

1.1.10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诗

1.1.11 杂诗

1.1.12 数诗

1.1.13 翫月城西门解中

1.1.14 始出尚书省

1.1.15 直中书省

1.1.16 观朝雨

1.1.17 郡内登望

1.1.18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

1.1.19 和王著作八公山

1.1.20 和徐都曹

1.1.21 和王主簿怨情

1.1.22 和谢宣城

1.1.23 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1.1.24 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

1. 1. 25 学省愁卧
1. 1. 26 咏湖中鴈
1. 1. 27 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2 诗庚
2. 1 杂拟上
2. 1. 1 拟古诗十二首
2. 1. 1. 1 拟行行重行行
2. 1. 1. 2 拟今日良宴会
2. 1. 1. 3 拟迢迢牵牛星
2. 1. 1. 4 拟涉江采芙蓉
2. 1. 1. 5 拟青青河畔草
2. 1. 1. 6 拟明月何皎皎
2. 1. 1. 7 拟兰若生朝阳
2. 1. 1. 8 拟青青陵上柏
2. 1. 1. 9 拟东城一何高
2. 1. 1. 10 拟西北有高楼
2. 1. 1. 11 拟庭中有奇树
2. 1. 1. 12 拟明月皎夜光
2. 1. 2 拟四愁诗
2. 1. 3 拟古诗
2. 1. 4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
2. 1. 4. 1 魏太子
2. 1. 4. 2 王粲
2. 1. 4. 3 陈琳
2. 1. 4. 4 徐干
2. 1. 4. 5 刘桢
2. 1. 4. 6 应玚
2. 1. 4. 7 阮瑀
2. 1. 4. 8 平原侯植
诗己
杂诗下
时兴
五言
卢子谅谏

𦉰𦉰圆象运，悠悠方仪廓。楚辞曰：岁𦉰𦉰而过中。曾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圆象。天地曰两仪，故曰方仪也。贾逵国语注曰：悠悠，长也。尔雅曰：廓，大也。忽忽岁云暮，游原采萧藿。楚辞曰：岁忽忽而遒尽。毛诗曰：岁聿云暮，采萧获菽。毛萇曰：云，言也。又曰：萧，蒿也。菽，藿也。北踰芒与河，南临伊与洛。芒，山名也。河及伊、洛皆水名。凝霜沾蔓草，悲风振林薄。楚辞曰：激凝霜之纷纷。又曰：哀江介之悲风。撼撼芳叶零，粲粲芬华落。撼，已见射雉赋。字书曰：粲，垂也，如捶切。下泉激冽清，旷野增辽索。毛诗曰：冽彼下泉。毛萇曰：冽，寒也。司马彪庄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诗曰：率彼旷野。毛萇曰：旷，空也。登高眺遐荒，极望无崖岬。文字集略曰：岬，崖也。形变随时化，神感因物作。庄子曰：形变而有生。又曰：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尔雅曰：感，动也。庄子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王弼曰：作，生长也。子曰：以虚静观其反复者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言己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庄子曰：澹而静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辞注曰：憺，安也。憺与澹同。庄子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镜。淮南子曰：恬然则纵之。广雅曰：恬，静也。张华励志诗曰：大猷玄漠。广雅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说文曰：泊，无也。

文选考异

注「庄子曰万物并作」：袁本、茶陵本「庄」作「老」，是也。

注「子曰以虚静」：案：「子」当作「又」。各本皆误。

注「莫而清乎」：茶陵本「莫」作「漠」，是也。袁本亦误「莫」。此引知北游文。

注「泊无也」：案：「无」下当有「为」字。各本皆脱。子虚赋注引「怕无为也」，可证。又案：「怕」，说文在心部，或此及上引广雅皆本是「怕」字。

杂诗二首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结，犹构也。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郑玄礼记注曰：尔，助语也。琴赋曰：体清心远邈难极。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管子曰：夫鸟之飞，必还山集谷也。此还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楚辞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庄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文字集略曰：裛，盆衣香也。然露盆花亦谓之裛也。毛萇诗传曰：掇，拾也。泛此忘忧物，远我达世情。毛诗曰：微我无酒，以遨以游。毛萇曰：非我无酒，可以忘忧也。潘岳秋菊赋曰：泛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随波。缠子，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不识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

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庄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昼动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诗曰：临下览群动。曹子建赠白马王彪诗曰：归鸟赴乔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郭璞游仙诗曰：啸傲遗俗，罗得此生。刘瓛易注曰：自无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咏贫士诗

五言

陶渊明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孤云，喻贫士也。陆机螿赋曰：摠美恶而兼融，播万族乎一区。楚辞曰：怜浮云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无依据之貌也。暧暧虚中灭，何时见余辉。王逸楚辞注曰：暧暧，昏昧貌。陆机拟古诗曰：照之有余辉。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喻众人也。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亦喻贫士。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左氏传，晋荀吴曰：量力而行。又向戌曰：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也。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楚辞曰：已矣，国无人兮莫我知。

读山海经诗

五言

陶渊明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上林赋曰：垂条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且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汉书曰：张负随陈平至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门外多长者车辙。韩诗外传，楚狂接舆妻曰：门外车辙何其深。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张协归旧赋曰：苦辞既接，欢言乃周。毛诗曰：为此春酒。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闲居赋曰：微雨新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周王传，穆天子传也。山海图，山海经也。俛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庄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毛诗曰：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七月七日夜咏牛女

五言齐谐记曰：桂杨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以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织女何事渡河？兄何当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去后三千年当还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

谢惠连

落日隐櫺楹，升月照帘栊。毛诗曰：如月之升。说文曰：栊，房室之疏也。团团满叶露，析析振条风。毛诗曰：野有蔓草，零露团团兮。楚辞曰：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蹀足循广除，瞬目矚曾穹。吕氏春秋曰：惠盎见宋康王，康王

蹠足警欬。声类曰：蹠，蹶也，徒颊切。登楼赋曰：循阶除而下降。说文曰：除，殿阶也。又曰：瞬，开阖目也。苍颉篇曰：矚，索视之貌也。穹，天也。云汉有灵匹，弥年阙相从。毛诗曰：倬彼云汉。曹植九咏注曰：牛、女为夫妇，七月七日得一会同也。毛萋诗传曰：弥，终也。遐川阻昵爱，修渚旷清容。曹植九咏注曰：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之旁。尔雅曰：昵，近也。孙炎曰：亲之近也。苍颉篇曰：旷，疏旷也。弄杼不成藻，耸辔警前踪。古诗曰：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辞注曰：踪，轨也。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昔离迄今会而秋已两。今聚便别，故夕无双也。倾河易回斡，款颜难久惊。倾河，天汉也。陆机拟古诗曰：天汉东南倾。边让章华台赋曰：天河既回，欢乐未终。如淳汉书注曰：斡，转也。字林曰：款，诚也，意有所欲。广雅曰：惊，乐也。沃若灵驾旋，寂寥云幄空。毛诗曰：我马维骆，六轡沃若。陆机云赋曰：藻帘高舒，长帷虹绕。留情顾华寝，遥心逐奔龙。龙，仙者所驾，故遥心以逐之。庄子曰：神人，承云气，御飞龙也。沈吟为尔感，情深意弥重。古诗曰：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踟躅。郑玄毛诗笺曰：尔，汝也。广雅曰：感，伤也。郑玄仪礼注曰：弥，尽也。

文选考异

注「徒颊切」：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二本非也。此亦善音删削仅存者。凡尤有，二本无，皆傲此。

注「牛女为夫妇」：袁本作「牵牛为妇」。案：当是「为」下脱「夫织女为」四字。洛神赋、燕歌行注引可证，此所改非。茶陵本误与尤同。

注「弥尽也」：案：「尽」当作「益」，此所引「士冠」注也。各本皆伪。

捣衣

五言

谢惠连

衡纪无淹度，晷运倏如催。汉书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晋灼曰：衡，斗之中央也。尔雅曰：星纪斗，牵牛也。汉书音义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纪也。说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月运行。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螿啼。毛诗曰：六月莎鸡振羽。一名促织，一名络纬，一名蟋蟀。论衡曰：夏末寒，蜻蛚鸣，将感阴气也。许慎淮南子注曰：寒螿，蝉属也，子羊切。夕阴结空幙，霄月皓中闺。美人戒裳服，端饰相招携。楚辞曰：美人皓齿嫫以媠。左氏传曰：招携以礼。何休公羊传注曰：携，提将也。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魏台访议曰：以玉为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櫨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郭璞曰：砧，木质也，然此砧为捣帛之质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

质也，猪金切。尔雅曰：砧谓之虔。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说文曰：题，额也。纨素既已成，君子行未归。君子，谓夫也。毛诗曰：未见君子。裁用笥中刀，缝为万里衣。古诗曰：相去万余里。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开。说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咸切。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

南楼中望所迟客

五言谢灵运游名山志曰：始宁又北转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自南楼百许步，对横山。

谢灵运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楚辞云：日杳杳以西颓，路长远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长远，不得复还，忧心迫窘，无所舒志也。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楚辞曰：吹参差兮谁思？迟，犹思也。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陆机赠冯文罽诗曰：问子别所期，耀灵缘扶木。三五，谓十五日也。礼记曰：月者，三五而盈也。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曹子建赠徐干诗曰：圆景光未满，众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杜预左氏传注曰：适，归也。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即事，即此离别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昼则呻呼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贾逵国语注曰：携，离也。古诗曰：感物怀所思。郑玄论语注曰：方，常也。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楚辞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岁。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乎离居。又曰：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楚辞曰：媒绝路阻。言不可结而赠也。毛萇诗传曰：问，遗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诗曰：既而慨尔，感此离析。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覿。毛诗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尔雅曰：覿，见也。良覿，谓见良人也。

文选考异

佳人犹未适：茶陵本「犹」作「殊」，有校语云五臣作「犹」。袁本作「犹」。案：袁用五臣也。尤以乱善，非。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五言

谢灵运

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臧荣绪晋书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岂不信乎？不同非一事，养痾亦园中。高彪与马融书曰：公今养痾傲士。说文曰：痾，病也。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范晔后汉书，仲长统曰：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广雅曰：旷，远也

。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西都赋曰：临峻路而启扉。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牕。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西京赋曰：澶漫靡迤。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营室之事也，已见上文。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三辅决录曰：蒋诩，字符卿，隐于杜陵。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毛萇诗传曰：怀，思也。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庄子曰：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无往而不冥也。

斋中读书

五言永嘉郡斋也。

谢灵运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郭璞游仙诗曰：京华游侠窟。汉书，班嗣书曰：夫严子者，渔钓于一壑，万物不干其志，栖迟于一丘，天下不易其乐也。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漠。尔雅曰：矧，况也。楚辞曰：野寂漠兮无人。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张衡四愁诗序曰：诤讼息。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间，可以罗雀也。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国语，优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幸之。韦昭曰：暇，闲也。豫，乐也。归田赋曰：挥翰墨以奋藻。两都赋序曰：时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文赋曰：观古今于须臾。毛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汉书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源，以神前事。而甄丰子寻、刘歆子棻复献之。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杨雄校书天禄阁上，理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惟漠，自投于阁。潘安仁夏侯湛诔曰：执戟疲杨。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庄子曰：达生之情者傀。司马彪曰：傀，大也。情在无，故曰大。傀音瑰。

文选考异

注「我教暇豫之事君幸之」：茶陵本「教」下有「兹」字，无「幸之」二字，是也。袁本亦误脱衍。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诗

五言

谢灵运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方言曰：跻，登也。论衡曰：幽居静处，恬澹自守。庄子曰：云者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孰居无事，而披拂是。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扞？游天台山赋曰：践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飞茎。毛萇诗传曰：扞，持也。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繁。楚辞曰：袅袅兮秋风。王逸注曰：袅

裊，风摇木貌也。楚辞曰：春草生兮萋萋。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楚辞曰：望美人兮未来。又曰：与佳期兮夕张。方言曰：敦，信也。芳尘凝瑶席，清醕满金樽。庾阐杨都赋曰：结芳尘于绮疏。楚辞曰：瑶席兮玉瑱。毛诗曰：饮此醕矣。埤苍曰：滑，美貌也。曹子建乐府诗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楚辞曰：洞庭波兮木叶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言所思念，邈若霄汉，孤影独处，莫与忘忧。蔡琰诗曰：莹莹对孤影，怛咤糜肝肺。毛萇诗传曰：谖，忘也。张翰诗曰：单形依孤影。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早闻夕飏急，晚见朝日暎。楚辞曰：暎将出兮东方。王逸注曰：始出，其形暎暎而盛大也。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言悲感已往，而夭寿纷错，故虑有回复；妙理若来，而物我俱丧，故情无所存。往，谓适彼可悲之境也。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庄子，牧马童子谓黄帝曰：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游，日入而息也。车或为居。楚辞曰：载营魂而升霞。锺会老子注曰：经护为营也。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司马迁书曰：可为智者说，难为俗人言。

文选考异

注「滑美貌也」：何校「滑」改「醕」，陈同。各本皆伪。案：此疑作「湑」，善仍有「湑」「醕」异同之注而未全也。「湑」，「胥」之别体字。

庶持乘日车：茶陵本「持」作「特」，云五臣作「持」。袁本云善作「特」。又袁本、茶陵本「车」作「用」。案：此句当云「庶持乘日用」。袁、茶陵二本所见「持」传写误「特」。尤校改是矣。其「用」字不误，尤改为「车」，则非也。「乘日」二字连文，乘日用者，乘日之用。灵运所作拟王粲诗云「岂顾乘日养」，句例正同，亦言乘日之养也。善注云「乘日已见上」。又此注云「车或为居」者，乃说所引之庄子，非谢诗有「车」字。庄子释文云「元嘉本作居」，最为明证。尤延之失考，遽改正文，大失谢及善意。又案：五臣向注，读「日用」连文，其义虽谬，而文非伪。二本皆不云与善有异，可知所见未改，亦可借证矣。

杂诗

五言

王景玄沈约宋书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学，无不通览。年十六，举秀才，除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微素无宦情，并陈疾不就。江湛举为吏部郎中。

思妇临高台，长想凭华轩。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曰：东南有思妇。舞赋曰：远思长想。登楼赋曰：凭轩槛以遥望。潘岳为贾谧赠陆机诗曰：珥笔华轩。韦昭汉书注曰：轩，槛上板也。弄弦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冲咏史诗曰：哀歌

和渐离。张平子书曰：酸者不能不苦于言也。箕帚留江介，良人处鴈门。箕帚，妇人所执也。国语曰：吴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践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曰：勾践请盟，一介适女执箕帚，以备姓于王宫。说文曰：箕，簸也。帚，粪也。楚辞曰：哀江介之悲风。孟子曰：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刘渠曰：妇人称夫曰良人。汉书有鴈门郡。讵忆无衣苦，但知狐白温。曹植赠丁仪诗曰：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日闇牛羊下，野雀满空园。毛诗曰：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古猛虎行曰：日暮不从野雀栖。孟冬寒风起，东壁正中昏。礼记曰：仲冬之月，昏东壁中。朱火独照人，抱景自愁怨。古诗曰：朱火然其中。楚辞曰：廓抱景而独倚。谁知心曲乱，所思不可论。毛诗曰：乱我心曲。古诗曰：所思在远道。

文选考异

注「刘渠曰」：何校「渠」改「熙」，陈同，是也。各本皆伪。案：余屡引，可证。

注「日暮不从野雀栖」：案：「日」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数诗

五言

鲍明远

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家语，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国，岂特一身？汉书，王卫尉曰：萧何守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也。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汉书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赋曰：正月，从上甘泉。蔡邕独断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车驾。汉书曰：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汉书，谷永上书曰：食于三朝之会。周礼曰：国有福事，即庆贺之。汉书曰：张安世休沐未尝出。王粲赠蔡子笃诗曰：戾旧邦也。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毛诗曰：驾彼四牡。石崇还京诗曰：迅风翼华盖，飘飘若鸿飞。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汉书曰：成帝悉封舅王谭、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时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曰：汉王置酒高会。三辅旧事曰：太上皇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商人，立为新丰也。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周礼曰：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郑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乐。史记，侯嬴曰：公子自迎嬴群众广坐之中。嵇康赠秀才诗曰：组帐高褰。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蹶。七盘，已见陆机罗敷歌。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已见魏都赋。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周礼，食医掌和王八珍之齐。庄子曰：祝宗人说彘曰：汝奚恶死？吾将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应璩与公琰书曰：繁俎绮错，羽爵飞腾。九族共瞻迟，寡

友仰徽容。尚书曰：敦叙九族。孔安国曰：九族，高祖玄孙之亲也。张载送锺参军诗曰：善见理不拔，阐道播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汉书曰：张释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调。又曰：司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文选考异

注「行幸甘泉赋曰」：案：「甘泉」当重。各本皆脱。

注「戾旧邦也」：陈云「戾」上当有「言」字。各本皆脱。

注「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蹶」：案：此十一字误衍。下云「七盘已见陆机罗敷歌」，茶陵本复出之如此。尤、袁两有者非。

注「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案：此十字误衍。下云「歌锺已见魏都赋」，茶陵本复出之如此。尤、袁两有者非。

注「善见理不拔」：袁本、茶陵本「见」作「建」，是也。

翫月城西门解中

五言

鲍明远

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西京杂记，公孙乘月赋曰：值圆岩而似钩，蔽修堞如分镜。王逸楚辞注曰：曲琼，玉钩也。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说文曰：墀，涂地也。礼，天子赤墀。上林赋曰：长眉连娟。毛诗曰：螭首蛾眉。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珠栊，以珠饰疏也。琐窗，窗为琐文也。范晔后汉书曰：梁冀第舍，窗牖皆有绮疏青琐也。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二八，十六日也。释名曰：望，满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论，譬如日月，驰骛千里，不能改其处。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衡，斗中央也。汉，天汉也。已见上文。曹植七哀诗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言归华先委，为露所堕，别叶早辞，为风所陨。华落向本，故曰归本；叶下离枝，故云别叶。王逸楚辞注曰：委，弃也。翼氏风角曰：木落归本，水流归末。客游厌苦辛，仕子倦飘尘。陆机答张士然诗曰：飘飘冒风尘。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礼记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饮也。方言曰：慰，居也。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相如工琴而处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称郢曲也。宋玉笛赋曰：师旷将为白雪之曲也。又对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肴干酒未缺，金壶启夕沦。肴虽干而酒未止，金壶之漏，已启夕波。杜预左氏传注曰：肴干而不食。尔雅曰：小波为沦。陆机漏赋曰：伏阴虫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

文选考异

注「故曰归本」：案：「本」当为「华」，各本皆误。

金壶启夕沦：袁本云善作「台」。茶陵本作「台」，云五臣作「壶」。案：二本所见非也。尤依注校改正之矣。

始出尚书省

五言

谢玄晖萧子显齐书曰：眺兼尚书殿中郎。高宗辅政，以眺为咨议，领记室。高宗，明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载朝云陛。休明，谓齐武皇帝也。左氏传曰：王孙满曰：德之休明。萧子显齐书曰：眺解褐豫章王行参军。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曰：开甲第之广袤，建云陛之嵯峨。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金闺，即金门也。解嘲曰：历金门，上玉堂。应劭汉书注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赋曰：开金扉，坐琼筵。汉书，楚元王敬礼穆生等，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也。宸景仄照临，昏风沦继体。宸，北辰，以喻帝位也。仄照临，谓武帝崩也。继体，谓郁林王昭业也。萧子显齐书曰：郁林王，文惠太子长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诗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尚书曰：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广雅曰：昏，乱也。又曰：沦，没也。公羊传曰：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纷虹乱朝日，浊河秽清济。汉书，息夫躬绝命辞曰：虹霓耀兮日微。张晏曰：虹蜺，邪阴之气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方谗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战国策，张仪说秦王曰：清济浊河，足以为阻。孔安国尚书注曰：济水入河，并流十数里，清浊异色，混为一流。亦喻谗邪之秽忠正也。防口犹宽政，餐荼更如荠。言防众口，实由宽政，虽遇餐荼之苦，更同如荠之甘。时明帝辅政，故曰宽也。国语，召公谏厉王曰：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左氏传，陈公子完谓齐侯曰：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君之惠也。仲长子昌言曰：有军兴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杀用焉，如此则清修絜皎之士，固当食荼盐胆，枕籍菁棘。毛诗曰：谁为荼苦？其甘如荠。英袞畅人谋，文明固天启。英袞，谓明帝也。初为尚书令，故曰英袞。萧子显齐书曰：明帝以太后令，废郁林王及海陵王而即帝位。周礼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汉书音义曰：畅，通也。周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又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左氏传曰：晋侯赐毕万魏，卜偃曰：以是始赏，天启之矣。青精翼紫软，黄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然青即苍也。齐，木德，故苍精翼之。孔安国尚书传曰：翼，辅也。方言曰：韩、楚之间，轮谓之软，徒计切。天子之车，以紫为盖，故曰紫软。司马德操与刘恭嗣书曰：黄旗紫盖，恒见东南，终成天下者，扬州之君子。史记曰：诸侯朝天子，于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汉书曰：代王入代邸。诸王朱户，故曰朱邸。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东观汉记曰：更始

欲北之雒阳，以上为司隶校尉。三辅官府吏东迎雒阳，见更始诸将过者数十辈，皆冠帻而衣妇人之衣，大为长安所笑；见司隶官属，皆相指视之，极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复见官府仪体，贤者蚁附也。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文赋曰：伫中区以玄览。说文曰：洒，涤也，桑礼切。趋事辞宫阙，载笔陪旌棨。谓出殿中而为记室也。汉书曰：朱博夜寝早起，妻希见面，趋事如是。慎子曰：趋事之有司，贱也。礼记曰：史载笔，士载言。司马彪续汉书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皆带剑棨戟为前行。韦昭汉书注曰：棨，戟也，音启。邑里向疏芜，寒流自清泚。鹖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贾逵国语注曰：芜，蕨也。说文曰：泚，清也，且礼切。衰柳尚沉沉，凝露方泥泥。沉沉，茂盛之貌也。毛诗曰：蓼彼萧斯，零露泥泥。广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零落悲友朋，欢虞燕兄弟。孔融与曹操书曰：海内知识，零落殆尽。虞与娱通。毛诗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既秉丹石心，宁流素丝涕。丹石，言不移也。吕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赤。韩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素丝随染涕，墨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高诱曰：闵其化也。曹颜远感时诗曰：素丝与路歧。乘此终萧散，垂竿深涧底。孙惠龟赋曰：泛舟于清泠之渊，垂竿于岩涧之下。如淳汉书注曰：乘，因也。

文选考异

注「继文王之体」：袁本、茶陵本「继」上有「是子也」三字，无「王」字。

案：当补「王」字耳。「是子也」，尤误删。

注「谁为荼苦」：案：「为」当作「谓」。各本皆误。

注「曹颜远感时诗曰」：陈云「时」当作「旧」。各本皆误。

直中书省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眺转中书郎。

谢玄晖

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宫也。汉书成纪曰：神光降集紫殿。庄子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西都宾曰：玉阶彤庭。西京赋曰：赫眈眈以弘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晋宫阙名曰：华林园有万年树十四株。汉书曰：日华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铜柱、承露盘、僊人掌也。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晋灼甘泉赋注曰：玲珑，明见貌也。东宫旧事曰：窗有四面，绫绮连钱。楚辞曰：网户朱缀刻方连。王逸注曰：网，绮文缕也。缀，缘也。网与罔同而义异也。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淮南子曰：穷谷之污，生以苍苔。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晋中兴书曰：荀勖徙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云：夺我凤凰池，卿诸人何贺我邪？礼记曰：君子行则鸣佩玉。信美非吾室

，中园思偃仰。登楼赋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毛诗曰：或栖迟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尚书曰：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庄子曰：惠施之材，骀荡而不得，逐物不反。司马彪曰：骀荡，犹施散也。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庄子曰：鹊巢于高榆之颠，巢折，凌风而起。毛诗曰：如飞如翰。郑玄曰：如鸟之飞翰也。

观朝雨

五言

谢玄晖

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张景阳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阙。西京赋曰：通天眇以竦峙，劲百常而茎擢。薛综曰：台名也。尔雅曰：观谓之阙。吕氏春秋曰：有蛾氏有二佚女，为九成台，饮食必以鼓。空蒙如薄雾，散漫似轻埃。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楚辞曰：平明发兮苍梧。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门击柝。耳目暂无扰，怀古信悠哉。东京赋曰：慨长思而怀古。毛诗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戢翼希骧首，乘流畏曝鳃。成公绥慰情赋曰：惟潜龙之勿用，戢鳞翼以匿影。邹阳上书曰：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鵬鸟赋曰：乘流则逝。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两傍有山，水陆不通，龟鱼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上则为龙，不得上，曝鳃水次也。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徊。动息，犹出处，言出处之情有疑，譬临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杨子见逵路而哭之，谓其可以南可以北。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言隐胜仕也。方，犹将也。韩子，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故矍也。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毛诗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毛萇曰：莱，草也。

文选考异

注「有蛾氏」：何校「蛾」改「娥」，是也。各本皆伪。

郡内登望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眺出为宣城太守。

谢玄晖

借问下车日，匪直望舒圆。张景阳诗曰：下车如昨日，望舒四五圆。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毛诗曰：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说文曰：楚，丛木也。郑玄毛诗笺曰：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也。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江赋曰：幽涧积阻。沈约宋书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阳立。陵阳子明得仙于广阳县山。战国策曰：饮茹溪之流。汉书曰：丹阳郡有春谷县。水经注曰：江连春谷县北，又合春谷水。威纒距遥甸，巉岩带远天。威纒，威夷纒余，流长之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距，至也。广雅曰：巉岩，高也。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

烟。怅望心已极，惆怅魂屡迁。怅望，已见上文。楚辞曰：招惆怅而永怀。招，敕骄切。惆，况壤切。况，况往切。结发倦为旅，平生早事边。汉书，霍光结发内侍。论语，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谁规鼎食盛，宁要狐白鲜。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侧。方弃汝南诺，言税辽东田。续汉书曰：汝南太守南阳宗资任用范滂，时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魏志曰：管宁闻公孙度令行海外，遂至于辽东。皇甫谧高士传曰：人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着凉处，自饮食也。

文选考异

注「自饮食也」：案：「饮」当作「」。各本皆伪。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

五言徐勉伏曼容墓志序曰：曼容为大司马咨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

谢玄晖

炎灵遗剑玺，当涂骇龙战。炎灵，谓汉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汉仪礼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黄门以斩蛇宝剑授。异苑曰：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斩白蛇剑。吴书曰：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尚玺投井中。春秋保干图曰：汉以魏征当涂在世，名行四方。献帝纪，太史丞许芝奏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也，当代汉。周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圣期缺中壤，霸功兴？县。论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兴。五百年者，以为天出圣期也。桓谭陈便宜曰：所谓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苍颉篇曰：宇，边也。说文曰：？，籀文「宇」字也。鹊起登吴山，凤翔陵楚甸。庄子曰：鹊上城之垝，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时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司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处也。起，飞也。东都赋曰：龙飞白水，凤翔参墟。孙氏初基武昌，后都建邺，故云吴山楚甸也。垝，居毁切。衿带穷岩险，帷帘尽谋选。西京赋曰：岩险周固，衿带易守。汉书高祖曰：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左氏传，蔦启疆曰：赵成、中行吴，皆诸侯之选也。郑玄毛诗笺曰：选者，谓于伦等之中最上也。北拒溺骖镳，西龔收组练。北拒，谓御曹操；西龔，谓败刘备也。春秋感精符曰：强杰并侵，战兵雷合，龙门溺骖。宋均曰：龙门，鲁地名也。时齐与宋郑战败相杀，血溺骖马。尚书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国曰：戡，胜也。龔与戡音义同。左氏传曰：组甲三百，被练三千。马融曰：组甲，以组为甲，被练为甲里也。江海既无波，俯仰流英盼。礼斗威仪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则江海不扬波。好色赋曰：窃视盼。裘冕类禋郊，卜揆崇离殿。周礼曰：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类亦如之。孔安国尚书传曰：类，事类也。

又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诗曰：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国必卜之。毛诗曰：揆之以日，作为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东，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毛萇诗传曰：崇，立也。西都赋曰：外则离殿别寝。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燕。吴志曰：孙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欢。国语，虢文公曰：一时讲武。公羊传曰：大阅者何？简车马也。水经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钓台。颜延年释奠诗曰：即宫广燕。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蒨。左氏传，臧哀伯曰：夫德俭而有度，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三光厌分景，书轨欲同荐。三国名臣颂曰：三光参分，宇宙暂隔。礼记，子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杜预左氏传注曰：荐，献也。参差世祀忽，寂漠市朝变。魏都赋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谓忽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门行曰：市朝易人，千载墓平。舞馆识余基，歌梁想遗转。芜城赋曰：歌堂舞阁之基。西征赋曰：觅陛殿之余基。歌有绕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赵之歌也，异转而皆乐。高诱曰：转，音声也。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遍。雄图怅若兹，茂宰深遐睭。茂宰，谓伏武昌也。言孙氏雄图，怅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远睭。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纓弁。幽客，眺自谓也。言从赏而乖纓弁游也。楚辞曰：朝驰骋兮江皋。王逸注曰：泽曲曰皋。清卮阻献酬，良书限闻见。良书，谓伏诗也。郑玄礼记注曰：卮，酒器也。毛诗曰：献酬交错。墨子曰：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幸籍芳音多，承风采余绚。楚辞曰：闻赤松之清尘，愿承风之遗则。马融论语注曰：绚，文貌也。于役傥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诗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辞曰：乘鄂渚而回顾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诗曰：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毛萇曰：游，行也。衍，溢也。郑玄曰：常与汝入往游溢相从也。

文选考异

注「汉仪礼志曰」：案：「仪礼」当作「礼仪」。各本皆倒。此所引司马彪志文。「汉」上疑尚脱「续」字。

注「战败相杀」：何校「败」改「攻」，是也，各本皆伪。

俯仰流英盼：案：「盼」当作「眄」。袁本作「眄」，云善作「盼」。茶陵本云五臣作「眄」。各本所见皆非也，善引好色赋注「流眄」，其本不作「盼」，明甚。传写正文及注皆误，校语遂谓善、五臣之异，而读者莫察矣。「眄」字多伪为「盼」。

注「窃视盼」：案：「视」下脱「流」字，「盼」当作「眄」，见上。各本皆误。赋在第十九卷也。

注「视定北准极」：陈云「视」上脱「南」字，是也。各本皆脱。

幸籍芳音多：袁本「籍」作「藉」，是也。茶陵本亦误「籍」。

注「常与汝入往」：陈云「女」下脱「出」字，「往」下脱「来」字，是也。各本皆误。

和王著作八公山

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贍养士数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苏非、李上、左吴、陈由、伍被、雷被、毛被、晋昌，为八公。神仙传曰：雷被诬告安谋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与登山，即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践石上之马迹存焉。

谢玄晖

二别阻汉坻，双嶂望河澳。左氏传曰：吴子伐楚，子常乃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穀有二陵，已见西征赋。尔雅曰：小沚曰坻。又曰：澳，隈也。兹岭复嶙峋，分区奠淮服。字林曰：嶙峋，锐山也。潘岳赠陆机诗曰：区域以分。孔安国尚书传曰：奠，定也。东限琅邪台，西距孟诸陆。山海经曰：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孔安国尚书传曰：距，至也。周礼曰：正东曰青州，其藪曰孟诸。尔雅曰：宋有孟诸。郭璞曰：今在梁国濉阳县东北。然孟诸泽在八公山东，而云西距者，谓泽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谓山在泽东是也。仟眠起杂树，檀栾荫修竹。楚辞曰：远望兮仟眠。枚乘兔园赋曰：修竹檀栾夹池水。日隐涧凝空，云聚岫如复。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王肃家语注曰：高丈长曰堵，三堵曰雉。吕氏春秋曰：客出，田骈送之以目。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谷。乱华，谓苻坚也。左氏传曰：卫侯登城以望见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素景，谓晋也。干宝搜神记曰：金者，晋之行也。汉书曰：谷水出谷阳谷，东北入洛也。伊水已见上文。陆危赖宗袞，微管寄明牧。宗袞，谢安也。明牧，谢玄也。晋中兴书曰：时盗贼强盛，浸寇无已。朝议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北方者，卫将军谢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于是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汉书，贾谊上书曰：安有天下陆危者若是。臣瓚曰：临危曰陆。或曰：陆，屋檐也。论语，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长蛇固能翦，奔鲸自此曝。八公山，谢玄败苻坚之处也。长蛇，喻融；奔鲸，喻坚也。群谢录曰：玄领徐州，苻坚倾国大出，玄为前锋，射伤苻坚，阵杀苻融。左氏传，申苞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以为大戮。杜预曰：鲸鲵，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也。道峻芳尘流，业遥年运儻。陆机大暮赋曰：播芳尘之馥馥。庄子，老聃曰：予年运而往矣，将何以戒我乎？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平生，眺自谓也。左氏传，汝叔齐曰：君子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赞也。薛君韩诗章句曰：吁嗟，叹辞也。毛诗曰：子之不淑。杨泉五湖赋曰：底功定绩，盖？令图。不淑，已见嵇康幽愤诗。浩荡别亲知，连翩戒征轴。楚辞曰：志浩荡而伤怀。思玄赋曰：缤连翩兮纷暗

暖。再远馆娃宫，两去河阳谷。方言曰：吴有馆娃之宫。石崇思归引序曰：肥遯于河阳别业。风烟四时犯，霜雨朝夜沐。曹植亟出行曰：蒙雾犯风尘。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栉疾风。高诱曰：以雨为沐浴也，以疾风为梳篦也。魏书，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余年。春秀良已凋，秋场庶能筑。孙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诗曰：九月筑场圃。

文选考异

注「谓山在泽东是也」：案：此七字不可通，盖后来驳善注之语而误错入耳。各本皆衍。否则当作「非谓山在泽东也」而误。

日隐涧凝空：案：「凝」当作「疑」。宋本谢集正作「疑」，此「疑空」与「如复」偶句。各本作「凝」，但传写误耳。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云「涧暗如空也」，详其意，亦不作「凝」。凡诸家集中异同，非可画一，故每不称说。此条不同其例，所谓言各有当者矣。

注「高丈长曰堵」：茶陵本「长」下有「丈」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时盗贼强盛」：陈云「盗」，「氏」误。案：所校最是。氏，苻秦也。不知者改之。各本皆作「盗」，其误久矣。

注「群谢录」：何校「群」改「陈郡」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述祖德诗注引可证。

和徐都曹

五言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谢玄晖

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古诗曰：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鲍昭结客少年场曰：表里望皇州。结轸青郊路，迴瞰苍江流。楚辞曰：结余轸于西山。周礼曰：东方谓之青。蜀都赋曰：列绮疏以瞰江。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日华，已见上文。楚辞曰：光风转蕙泛崇兰。王逸注曰：光风，谓日出而风，草木有光色也。桃李成蹊径，桑榆阴道周。班固汉书赞曰：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辞曰：鸣鸠栖于桑榆。毛诗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东都已倣载，言归望绿畴。毛诗曰：以我覃耜，倣载南亩。毛萇曰：覃，利也。王肃曰：倣，始也。载，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于南亩也。毛诗曰：言旋言归。贾逵国语注曰：一井为畴。

文选考异

注「昧旦出新渚」：案：「新」下当有「亭」字。各本皆脱。谢集有。

注「言用我之利」：陈云「利」下脱「耜」字，是也。各本皆脱。

和王主簿怨情

五言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谢玄晖

掖庭聘绝国，长门失欢宴。汉书·元纪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应劭曰：名嫱，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据单于而言也。琴道，雍门周曰：一赴绝国。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长门，陈皇后所居也。南都赋曰：接欢宴于日夜。相逢咏麋芜，辞宠悲班扇。古乐府诗曰：上山采麋芜，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怨诗曰：新制齐纨素，鲜絜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花丛随机数蝶，风帘入双燕。徒使春带赧，坐惜红妆变。赧，缓也。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郑玄毛诗笺曰：顾，回首也。列女传曰：楚成郑子瞽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台，子瞽不顾，王曰：顾，吾与女千金。子瞽遂行不顾。曹植诗曰：一顾千金重，何必珠玉钱？阮籍咏怀诗曰：宿昔同衾裳。故人心尚尔，故人心不见。古乐府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郑玄毛诗笺曰：尚，犹也。字书曰：尔，词也。

文选考异

注「上山采麋芜」：案：「麋」当作「麋」，正文「麋」。袁、茶陵二本校语皆云善作「麋」，可见注中自是「麋」字也。尤、袁注作「麋」，乃涉五臣而误。茶陵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别。「麋」、「麋」同字耳。凡善、五臣有异，虽同字亦必较，然不可混，其例有如此。

故人心不见：案：「人心」当作「心人」。袁本、茶陵本作「心人」，云善作「人心」。各本所见皆非也。上句「故人心尚尔」，承「生平一顾重」言之，谓辞宠之未尝易操也。此句「故心人不见」，承「宿昔千金贱」言之，谓相逢之遽已贬价也，此情之所为怨也。传写下句涉上倒两字，绝不可通，非善如此。五臣之注，其义甚谬，而文未误，可借为证。谢集「故心人不见」注云「一作故人心不见」，取六臣合并本文选而云然耳。

和谢宣城

五言集云：谢宣城眺卧疾。

沈休文

王乔飞凫舄，东方金马门。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范晔后汉书曰：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时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东南飞来。于是伺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双舄焉。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史记曰：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揆余发皇鉴，短翮屡飞翻。楚辞曰：皇鉴揆予于初度。丁仪周成王论曰：振短翮与鸾凤并翔。晨趋朝建礼，晚沐卧郊园。汉书典职曰：尚书郎昼夜更直于建礼门内。沐，休沐也。宾至下尘榻，忧来命绿樽。谢承后汉书曰

：徐稚，字孺子，豫章人，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应休琰与曹长思书曰：红尘蔽于机榻。傅玄杂诗曰：机榻委尘埃。汉书，东方朔曰：臣闻销忧者莫若酒也。昔贤侔时雨，今守馥兰荪。字林曰：侔，齐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今守，即眺也。潘正叔赠河阳诗曰：流声馥秋兰。王逸楚辞注曰：荪，香草名也。神交疲梦寐，路远隔思存。列子曰：梦有六候，此六者皆魂神所交也。庄子曰：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说文曰：交，会也。毛诗曰：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牵拙谬东汜，浮惰及西昆。梁书曰：隆昌中，约出为东阳太守。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牵拙，牵率庸拙也。东汜，谓汤谷，日之所出也。浮惰，浮名惰懈也。西昆，谓崦嵫，日之所入也。顾循良菲薄，何以俪珣璠。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楚辞曰：质菲薄而无由。马融论语注曰：菲，薄也。广雅曰：俪，偶也。左氏传曰：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珣璠敛。杜预曰：珣璠，美玉也。将随渤澥去，刷羽泛清源。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鸟。吴都赋曰：刷荡漪澜。说文曰：刷，刮也。刘公干诗曰：方塘含清源。

文选考异

揆余发皇鉴：何校「鉴」改「览」，注同。案：所校是也。离骚，善作「览」，五臣作「鉴」。袁、茶陵二本有明文，此善引彼为注，作「览」甚明。盖亦五臣作「鉴」，自与其离骚同，各本以乱善又并改注，非也。西征赋「皇鉴」及注同此。

注「汉书典职曰」：何校「书」改「官」，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香草名也」：袁本、茶陵本无「名」字，是也。

注「皆魂神所交也」：袁本无「皆魂」二字。案：无者是也。所引周穆王文。五臣向注乃有此二字，尤延之误取耳。茶陵本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别。

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王思远为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魏明帝诗曰：静夜不能寐。楚辞曰：辟氛埃而清凉。方晖竟户入，圆影隙中来。淮南子曰：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户，照室中无遗物；况受光于宇宙乎？说文曰：隙，壁际也。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曹子建七哀诗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魏文帝芙蓉池诗曰：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网轩映珠缀，应门照绿苔。楚辞曰：网户朱缀刻方连。下云绿苔，此当为朱缀，今并为珠，疑传写之误。汉书曰：班婕妤自伤赋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

楚闼扃，华殿尘兮玉陛苔，中庭萋兮绿草生。洞房殊未晓，清光信悠哉。楚辞曰：媠容修态亘洞房。毛萇诗传曰：悠，远貌也。

文选考异

网轩映珠缀：茶陵本有校语云善作「朱」。袁本无校语。案：二本非也。善作「珠」，故云「此当为朱缀」，今并为「珠」，五臣因此改为「朱」，故云「以网及朱缀而饰之」。茶陵本大例当作「珠」，而云五臣作「朱」。袁本大例当作「朱」，而云善作「珠」。今皆错误，唯尤本为是。又案：五臣注中字袁本作「朱」，不误。重刻茶陵者并改成「珠」，几莫可辨矣，此更误中之误也。

注「楚闼扃」：案：「楚」当作「禁」。各本皆伪。所引外戚传文。

注「玉陛苔」：案：「陛」当作「阶」。各本皆伪。所引外戚传文。

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

五言萧子显齐书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三子也。薨赠丞相、扬州牧。长子廉，字景蔼，为世子。蔡邕独断曰：诸侯适子称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权势，门馆有虚盈。史记曰：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为将，又复至。王符潜夫论曰：昔魏其之客，流于武安；长平之利，移于冠军。廉颇翟公，再盈再虚。贵贱犹如此，况乃曲池平。汉书曰：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后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以平。高车尘未灭，珠履故余声。汉书曰：于定国父于公，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之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说文曰：高车，其盖高，立载之车也。史记曰：春申君上客，皆蹑珠履。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家语曰：公自阼阶，孔子由宾阶升堂立侍。又曰：醮于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无人行，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礼记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又曰：殓于客位，祖于庭。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礼记，赵文子曰：以从先大夫于九原。郑玄曰：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杂记曰：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局不肯前，皆以前脚局地，久之，滕公惧，使卒掘马所局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有铭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汉书曰：夏侯婴，号滕公也。

文选考异

注「说文曰高车」：案：「说文」当作「释名」。各本皆误。所引在其释车篇中也。

学省愁卧

五言学省，国学也。梁书曰：齐明帝即位，约迁国子祭酒。

沈休文

秋风吹广陌，萧瑟入南闱。广雅曰：陌，道也。愁人掩轩卧，高牕时动扉。楚辞曰：愁人兮奈何！掩，犹闭也。轩，长廊也。虚馆清阴满，神宇暖微微。谢灵运斋中诗曰：虚馆绝诤讼。曹植九咏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辞注曰：暖暖，暗昧貌。南都赋曰：清庙肃以微微。网虫垂户织，夕鸟傍檐飞。张景阳杂诗曰：蜘蛛网户屋。魏文帝诗曰：蜘蛛绕户牖。纓佩空为忝，江海事多违。尔雅曰：忝，辱也。庄子曰：就蓺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广雅曰：违，异也，谓乖异也。山中有桂树，岁暮可言归。山中有桂树，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韩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年岁已晚也。

咏湖中鴈

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满春塘，旅鴈每回翔。刘公干杂咏诗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与鴈。谢灵运戏马台集诗曰：旅鴈违霜雪。楚辞曰：孔雀兮回翔。谷梁传曰：掩禽旅。范宁曰：众禽也。唼流牵弱藻，敛翮带余霜。楚辞曰：鳧鴈皆唼夫梁藻。应玚建章台集诗曰：远行蒙霜雪。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上林赋曰：鸿鹄鵠鸕，浮乎其上。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吕氏春秋曰：群鸟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飞则乃成行。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摇漾，飞貌也。韩诗外传，田饶曰，黄鹄一举千里。乌孙公主歌曰：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文选考异

注「鴈飞则乃成行」：袁本、茶陵本无「乃」字，是也。

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五言

沈休文

丽日属元巳，年芳具在斯。南都赋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开花已匝树，流莺复满枝。洛阳繁华子，长安轻薄儿。阮籍咏怀诗曰：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范晔后汉书曰：李宝劝刘嘉且观成败，光武闻，告于邓禹曰：孝孙素谨，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嘉字孝孙。嚶，于耕切。东出千金堰，西临鴈陂。杨佺期洛阳记曰：千金堰在洛阳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谷水坞。朱超石与兄书曰：千金堤旧堰谷水，魏时更修，谓之千金坞。广雅曰：堰，潜堰也，谓潜筑土以壅水也，一作竭，音竭。坞，乌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义同

而音则异也。汉宫殿疏曰：长安有鴈鹜陂，承昆明下流也。游丝映空转，高杨拂地垂。绿帟文照耀，紫燕光陆离。汉书曰：董偃与母以卖珠为事，随母入馆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偃谒上，绿帟傅鞞。毛苌诗传曰：日出照耀。紫燕，已见赭白马赋。楚辞曰：玉佩兮陆离。清晨戏伊水，薄暮宿兰池。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复来还。楚辞曰：薄暮雷电归何忧。广雅曰：薄，至也。汉书曰：渭城有兰池宫。象筵鸣宝瑟，金瓶泛羽卮。吴都赋曰：桃笙象簟，韬于筒中。汉书曰：莽何罗行触宝瑟。瓶，酒器也。古乐府词曰：金瓶素纁汲寒浆。羽卮，即羽觞也。楚辞曰：瑶浆密勺实羽觞。宁忆春蚕起，日暮桑欲萎。枚乘兔园赋曰：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长袂屡以拂，雕胡方自炊。楚辞曰：长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讽赋曰：主人之女，为臣炊雕胡之饭，露葵之羹，来劝臣食。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爱而不可见，宿昔减容仪。毛诗曰：爱而不见。且当忘情去，叹息独何为？公孙尼子曰：众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论曰：忘情于无有之域。曹子建赠白马王诗曰：太息将何为？

诗庚

杂拟上

拟古诗十二首

陆士衡

拟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沈。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王鲔，已见东京赋。晨风，已见上文。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楚辞曰：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伫立想万里，沈忧萃我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

拟今日良宴会

闲夜命欢友，置酒迎风馆。迎风，已见西京赋。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南都赋曰：齐僮唱兮列赵女。蔡邕琴颂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应玚神女赋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与吴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谓之娥。张女弹，已见笙赋。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列子，秦青曰：昔韩娥东之齐，鬻歌假食。既去，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又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张湛曰：三人，薛、秦、韩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觞不可算。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霞或为华。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秦嘉答妇诗曰：忧艰常早至，为乐常苦晚。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尸子曰：使鸡伺晨。春秋考异邮曰：鹤知夜半，鸡应旦明。明

与鸣同，古字通。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列子曰：卑辱则忧苦。

拟迢迢牵牛星

昭昭清汉晖，粲粲光天步。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暖暖。毛萇诗传曰：粲粲，鲜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于天。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大戴礼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织女正东而向。华容一何冶，挥手如振素。冶或为绮，非也。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跂彼无良缘，睨焉不得度。跂彼，已见上。毛诗曰：睨彼牵牛。引领望大川，双涕如沾露。

拟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琼蘂，穹谷饶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毛诗曰：终朝采绿，不盈一掬。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沈思锺万里，踟躅独吟叹。

拟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离草，熠熠生河侧。江离，已见子虚赋。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

拟明月何皎皎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淮南子曰：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手微惚恍，不能揽其光也。高诱曰：天道广大，手虽能微，其惚恍无形者，不能揽得日月之光也。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拟兰若生朝阳

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执心守时信，岁寒终不雕。美人何其旷？灼灼在云霄。枚乘乐府诗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隆想弥年月，长啸入飞飙。引领望天末，譬彼向阳翘。

拟青青陵上柏

冉冉高陵萃，习习随风翰。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有草，名曰(上艸下宾)，如葵。字书曰：(上艸下宾)，亦萃字也。人生当几何？譬彼浊水澜。言浊水之波易竭也。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欢。方驾振飞轡，远游入长安。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史记曰：公仲谓韩王曰：不如和秦，赂以一名都。飞阁纓虹带，曾台冒云冠。虹带，已见吴都赋。虹或为垂，非也。高门罗北阙，甲第椒与兰。西京赋曰：北阙甲第，当道直启。椒兰，盖取其嘉名，且芬香也。侠客控绝景，都人骖玉轩。列子曰：晋范氏有子曰子华，善养私名，使其侠客以鄙相攻。魏书曰：张绣降而复反，上所乘马名绝景，为流矢所中。都人，已见上。国语，叔向曰：绛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车。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

拟东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郁崔嵬。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尚书五行传曰：云起于山，弥于天。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颓。三闾结飞辔，大耋嗟落晖。离骚引曰：屈原者，为三闾大夫。离骚曰：饮余马乎咸池，搃余辔于扶桑。周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曷为牵世务，中心若有违？毛诗曰：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古诗曰：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七略曰：汉兴，鲁人虞公善雅歌，发声尽动梁上尘。思为河曲鸟，双游丰水湄。

拟西北有高楼

高楼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绮窗飞陛，已见上文。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得顾？倾城在一弹。玉容、倾城，并已见上。伫立望日昃，踟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拟庭中有奇树

欢友兰时往，苕苕匿音徽。虞渊引绝景，四节逝若飞。虞渊，已见上文。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踟躅遵林渚，惠风入我怀。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

拟明月皎夜光

岁暮凉风发，昊天肃明明。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吕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摇指戌。大戴礼夏小正曰：七月汉案户。汉，天汉也。汉案户者，直户也。李陵诗曰：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朗月照闲房，蟋蟀吟户庭。翻归鴈集，嘒嘒寒蝉鸣。归鴈，已见鹪鹩赋。嘒嘒，已见秋兴赋。寒蝉，已见上文。畴昔同宴友，翰飞戾高冥。毛诗曰：匪鹑匪鸢，翰飞戾天。高冥，已见齐讴行。服美改声听，居愉遗旧情。织女无机杼，大梁不架楹。言有名无实也。织女，已见上。尔雅曰：大梁，昴也。

文选考异

靡靡江离草：茶陵本校语云五臣作「离」。袁本校语云善作「离」。案尤所见与袁同。考史记、汉书、子虚赋「离」字皆不从「𠂔」，楚辞章句及补注亦然。必善「离」、五臣「𠂔」也。前第七卷及后卅二卷诸「𠂔」字，疑各本以五臣乱善矣。

拟四愁诗

七言

张孟阳

我所思兮在营州，欲往从之路阻修。登崖远望涕泗流，我之怀矣心伤忧。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傅玄琴赋序曰：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

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琴也。愿因流波超重深，终然莫致增永吟。

文选考异

注「皆名琴也」：袁本、茶陵本「琴」作「器」，是也。

拟古诗

五言

陶渊明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尚书曰：酣歌于室。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明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

五言并序

谢灵运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书曰：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司马相如见而悦之，客游梁。汉武帝徐乐诸才，徐乐，已见别赋。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晤言，已见上文。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撰其遗文，却为一集。其辞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百川、北辰，已见上文。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横溃，以水喻乱也。家王，谓魏太祖也。陈思行女哀辞曰：家王征蜀汉。司马相如难蜀文曰：拯生民于沈溺。说文曰：出溺为拯。区？既涤荡，群英必来臻。东京赋曰：区？义宁。谢承后汉书曰：黄向对策为群英之表。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庄子曰：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王延寿王孙赋曰：羌难得而罗缕。罗或为覩。天人，已见应吉甫华林园诗。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侯瑾箏赋曰：急弦促柱，变词改曲。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为之下听。梁尘，已见陆机拟东城一何高诗。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幽、厉，周二王也。桓、灵，后汉二帝也，已见上。毛诗曰：上帝版版。郑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诗曰：荡荡上帝。郑玄曰：荡荡，法度废坏之貌。伊洛既燎烟，函崤没无像。曹子建送应氏诗曰：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王粲七哀诗曰：西京乱无像。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王粲七哀诗曰：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洛。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沮、漳，已见登楼赋。小雅曰：奖，劝也。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式微，已见曹子建情诗。上宰奉皇灵，侯伯咸宗长。上宰，魏太祖也。枣道彦杂诗曰：天子命上宰。云骑乱汉南，纪郢皆扫荡。王肃格虎赋曰：羽骑云布，兰车星陈。汉书曰：郢，楚别邑。纪，见下文。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隐晋书曰：乐广为尚书令，卫瓘见而奇之，命诸子造焉，曰：每见此人，莹然若开云雾之睹青天。阮瑀谢太祖笺曰：一得披玄云，望白日，唯力是视，敢有二心。庆泰欲重迭，公子特先赏。公子，谓曹植也。不谓息肩愿，一旦值明两。息肩，已见东京赋。明两，谓文帝也。明两，已见谢宣远张子房诗。并载游邺京，方舟泛河广。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同乘并载，以游后园。绸缪清燕娱，寂寥梁栋响。陆机集有皇太子清宴诗。梁栋响，则歌声绕也，已见陆机拟今日良宴会诗。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史记曰：紂为长夜之饮。乘日，已见上。广雅曰：养，乐也。

陈琳

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

皇汉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西都宾曰：皇汉之初经营也。屯如邅如，已见上。董氏沦关西，袁家拥河北。董卓、袁绍，并已见上文。单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岂意事乖己，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信能定螯贼。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从军戎诗曰：相公征关右。勤王，已见西征赋。左氏传，王使富辛如晋，曰：诸侯用宁，螯贼远屏，晋之力也。杜预曰：螯贼，喻灾害也。食根曰螯，食节曰贼。复睹东都辉，重见汉朝则。已见谢玄晖始出尚书省诗。余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爰客不告疲，饮燕遗景刻。曹子建公燕诗曰：公子敬爰客，终燕不知疲。刻，漏刻也。夜听极星阑，朝游穷曛黑。毛诗曰：子兴视夜，明星有烂。曛，已见上。哀哇动梁埃，急觴荡幽默。法言曰：哇则郑。李轨曰：哇，邪也。梁尘，已见上。张敏神女赋曰：既澹泊于幽默，杨觉寐而中惊。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范晔后汉书曰：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徐干

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国语，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

，余惧及焉。

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临淄，已见魏都赋。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汉书，胶东国，故齐高帝别为国。又曰：高密国，故齐宣帝更为高密国。此欢谓可终，外物始难毕。庄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龙逢比干僂焉。摇荡箕濮情，穷年迫忧栗。箕山，许由所隐也。濮，濮水，庄周所钓也。庄子，季彻曰：摇荡人心。又曰：忧栗乎庙堂之上。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礼记曰：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大戴礼曰：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陆机诗曰：甲第椒与兰。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曹植四言诗曰：高谈虚论，问彼道原。话，已见秋兴赋。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魏文帝与吴质书曰：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华屋，已见陆韩卿赠顾希叔诗。髦士，已见上文。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说苑曰：晋灵公欲杀赵宣孟而饮之酒，宣孟知之，中饮而出。淮南子曰：怅然有丧。汉书曰：戴良见黄宪，及归，罔然若有失。

刘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潘勖玄达赋曰：匪偏人之自黷，诉诸衷于来哲。

贫居晏里闾，少小长东平。汉书，泰山郡有东平县。音义曰：泰山郡属兖州。河兖当冲要，沦飘薄许京。谢承后汉书，李燮曰：凉州，天下要冲。广川无逆流，招纳厕群英。管子曰：善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细流，故为百谷长。群英，已见拟太子诗。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汉书音义，臣瓚曰：黎阳在魏郡。伏滔北征记曰：黎阳，津名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解达，言相谈说而进达也。方言曰：解，说也。矧荷明哲顾，知深觉命轻。王逸晋书，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轻。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毛诗曰：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鸡栖于杙为桀。括，至也。桀与揭音义同。终岁非一日，传卮弄新声。辰事既难谐，欢愿如今并。唯羨肃肃翰，缤纷戾高冥。

应玚

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

嗷嗷云中鴈，举翮自委羽。毛诗曰：鸿鴈于飞，哀鸣嗷嗷。淮南子曰：烛龙，在鴈门北，第于委羽之山，不见日。高诱曰：第，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求凉弱水湄，违寒长沙渚。成公绥鴈赋曰：滨弱水之阴岸。弱水，已见上。列子曰：禽兽之智，违寒就温。汉书曰：长沙国，属荆州。然则彭蠡之所在。

顾我梁川时，缓步集颖许。汉书曰：汝南、颍川、许，皆魏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号为梁。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官度厕一卒，乌林预艰阻。魏志曰：公还军官渡，袁绍进临官渡，公斩淳于琼等，绍众大溃。汉书音义，文颖曰：于荥阳下，引河东为鸿沟，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荆州记曰：薄沂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晚节值众贤，会同庇天宇。列坐荫华榭，金樽盈清醕。马融樗蒲赋曰：坐华榭之高殿，临激水之清流。金樽、清醕，并已见上。始奏延露曲，继以阑夕语。延露，已见上。调笑辄酬答，嘲谑无惭沮。倾躯无遗虑，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书记之任，有优渥之言。

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繁钦述行赋曰：芒芒河滨，实多沙尘。古诗曰：白杨多悲风。淮南子曰：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金羈相驰逐，联翩何穷已。说文曰：羈，马络头也。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庆云，喻太祖也。王逸楚辞注曰：庆云，喻尊显也。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汉书，渤海郡南皮县。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躡步陵丹梯，并坐侍君子。躡步、并坐，并已见上。丹梯，丹墀也。妍谈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与吴质书曰：高谈娱心，哀箏顺耳。倾醕系芳醕，酌言岂终始。毛诗曰：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自从食萍来，唯见今日美。毛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毛茘曰：苹，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

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倾柯引弱枝，攀条摘蕙草。徙倚穷骋望，目极尽所讨。楚辞曰：白苹兮骋望。又曰：目极千里。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见上。汉书曰：文帝指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修且直，白杨信裊裊。裊裊，风摇木貌。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副君，谓文帝也。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也。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哀音下回鹑，余哇彻清昊。下回鹑，谓师旷也。彻清昊，谓秦青也，并已见上文。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中山有美酒，已见魏都赋。毛诗曰：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左氏传，隐公曰：使莒菟裘，吾将老焉。菟音涂。

文选考异

汉武帝：陈云「帝」下脱「时」字。今案：所说非也。袁本云善无「时」字。

茶陵本云五臣有「时」。此非善传写脱，句例自不与上同，无烦依五臣添。

注「却为一集」：何校「却」改「都」，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王仲宣从军戎诗曰」：案：「戎」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杨觉寐而中惊」：茶陵本「杨」作「扬」。袁本亦作「杨」。案：皆非也，当作「惕」。长门赋「惕寤觉而无是兮」句略相似，可借为证。

外物始难毕：案：「毕」当作「必」，善引庄子「外物不可必」为注，作「必」明甚。其五臣向注云「不毕所愿」，是五臣乃作「毕」，各本以乱善而失着校语。

栖集建薄质：何校云吕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语，则「建」者，「逮」字之讹耳。案：此疑善「建」、五臣「逮」，而失着校语。但善既不注，无以考之。

永夜系白日：何校云以注观之「系」当为「继」。案：茶陵本云五臣作「继」，袁本云善作「系」。盖各本皆传写伪，否则善当有「系，继也」之注，而删削不全。

注「王逸晋书」：陈云「逸」，「隐」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公还军官渡」：案：「渡」当作「度」，下同。各本皆伪。说详后九锡文下。

注「此乘大舰上」：何校「此」上添「于」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延露已见上」：袁本此下有「说文曰阑闲也」六字。茶陵本无。盖并入五臣注而脱之。

有优渥之言：袁本、茶陵本「有」上有「故」字。案：此所见不同，今无以考之。

鸣葭泛兰汜：袁本、茶陵本「葭」作「」。案：二本非也。善引「鸣笳」为注，是「葭」即「笳」之假借字，或末后尚有「葭」「笳」异同之注，今删削不全。五臣乃作「」，向注「，笛也」，别造此解，而改字从「竹」，最不足凭。二本以乱善，非。又案：西京赋校「鸣葭」，王元长曲水诗序「扬葭振木」，答苏武书注「说文作葭」，可以彼此互证。

杂拟下

目录 [隐藏]

1 诗庚

1.1 杂拟下

1.1.1 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

1.1.2 效古

1.1.3 拟古二首

1.1.3.1 拟行行重行行

- 1.1.3.2 拟明月何皎皎
- 1.1.4 和琅邪王依古
- 1.1.5 拟古三首
- 1.1.6 学刘公干体
- 1.1.7 代君子有所思
- 1.1.8 效古
- 1.1.9 杂体诗三十首
 - 1.1.9.1 古离别
 - 1.1.9.2 李都尉从军陵
 - 1.1.9.3 班婕妤咏扇
 - 1.1.9.4 魏文帝游宴曹丕
 - 1.1.9.5 陈思王赠友曹植
 - 1.1.9.6 刘文学感遇桢
 - 1.1.9.7 王侍中怀德粲
 - 1.1.9.8 嵇中散言志康
 - 1.1.9.9 阮步兵咏怀籍
 - 1.1.9.10 张司空离情华
 - 1.1.9.11 潘黄门悼亡岳
 - 1.1.9.12 陆平原羁宦机
 - 1.1.9.13 左记室咏史思
 - 1.1.9.14 张黄门苦雨协
 - 1.1.9.15 刘太尉伤乱琨
 - 1.1.9.16 卢中郎感交谿
 - 1.1.9.17 郭弘农游仙璞
 - 1.1.9.18 张廷尉杂述綽
 - 1.1.9.19 许征君自序询
 - 1.1.9.20 殷东阳兴瞩仲文
 - 1.1.9.21 谢仆射游览混
 - 1.1.9.22 陶征君田居潜
 - 1.1.9.23 谢临川游山灵运
 - 1.1.9.24 颜特进侍宴延之
 - 1.1.9.25 谢法曹赠别惠连
 - 1.1.9.26 王征君养疾微
 - 1.1.9.27 袁太尉从驾淑

1. 1. 9. 28 谢光禄郊游庄

1. 1. 9. 29 鲍参军戎行昭

1. 1. 9. 30 休上人别怨

诗庚

杂拟下

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

五言

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

袁阳源孙岩宋书曰：袁淑，字阳源，陈郡人，少好属文。彭城王起为祭酒，后迁至左卫率。凶劭当行篡逆，淑谏见害。

剑骑何翩翩！长安五陵间。史记曰：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西京赋曰：南望杜、灞，北眺五陵。秦地天下枢，八方凑才贤。战国策，范子见秦王曰：今韩、魏天下之枢也。高诱曰：枢，要也。河图龙文曰：镇星光明，八方归德。贾逵国语注曰：凑，聚也。荆魏多壮士，宛洛富少年。吕氏春秋，客有语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张仪，壮士也。王逸荔支赋曰：宛洛少年，邯鄲游士。意气深自负，肯事郡邑权。谢承后汉书曰：杨乔曰：侯生为意气刎颈。汉书曰：郭解姊子负解之势。应劭曰：负，恃也。班固汉书游侠传赞曰：郡国豪杰，处处各有。又，郭解曰：奈何从他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也？籍籍关外来，车徒倾国鄜。籍籍关外来，谓被徙关中也。车徒倾国鄜，从者之多也。汉书，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郑玄礼记注曰：鄜，市物邸舍也。今云鄜，以明市也。五侯竞书币，群公亟为言。汉书曰：楼护，字君卿，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争名；护尽入其门，咸得欢心。五侯，已见鲍明远数诗。古人相遗币，必书之于刺，故曰书币。战国策，秦王谓赵使凉毅曰：吾所使赵国者，小大皆听吾言，则受书币。汉书曰：郭解，河内轵人，自喜为侠。及徙豪茂陵，卫将军为言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解徙，诸公送出者千余。义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义分，则分义也。孙卿子曰：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仲长子昌言曰：洁若清冰，严若秋霜。应劭风俗通曰：顺帝之末，京师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交欢池阳下，留宴汾阴西。汉书曰：郭解入关中，贤豪争交欢。又曰：左冯翊有池阳县，河东郡有汾阴县。汉书曰：酤，留饮食也。西音先，协韵也。一朝许人诺，何能坐相捐？诺，相然许之辞也。老子曰：轻诺者必寡信。广雅曰：诺，应也。影节去函谷，投佩出甘泉。公羊传曰：曹子攄剑而去之。刘兆曰：攄，辟也。影与攄字同，孚尧切。嗟此务远图，心为四海悬。左氏传，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庄子曰：心若悬于天地之间。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阔也。但营身意遂，岂校耳目前？列子

，杨朱曰：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失当年之至乐，不得自肆于一时。声类曰：遂，从意也。嵇康养生论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侠烈良有闻，古来共知然。汉书曰：楚田仲以侠闻。傅畅晋诸公赞曰：刘希彭侠烈有才用也。

文选考异

注「孙岩宋书曰」：何校「孙岩」改「沈约」，陈同。案：济注引沈约，茶陵本并善入五臣，何、陈皆据彼改，其实非也。隋志载孙严宋书六十五卷，唐志亦载之，「岩」即「严」也。袁本与此正同。

效古

五言

效古

袁阳源

讯此倦游士，本家自辽东。讯，犹问也。汉书曰：司马长卿故倦游。又曰：有辽东郡也。昔隶李将军，十载事西戎。将军，李广也。西戎，匈奴也。毛诗序曰：备其兵甲，以讨西戎也。结车高阙下，极望见云中。庄子曰：车轨结于千里之外。高诱吕氏春秋注曰：结，交也。汉书曰：将军卫青至高阙。臣瓚注曰：山名也。七发曰：极望成林。汉书有云中郡，秦置也。四面各千里，从横起严风。陆机从军行曰：凉风严且苛。寒燠岂如节，霜雨多异同。毛诗传曰：燠，暖也。夕寐北河阴，梦还甘泉宫。史记曰：秦惠王游至北河。徐广曰：戎地之河上。谷梁传曰：水南曰阴。勤役未云已，壮年徒为空。乃知古时人，所以悲转蓬。曹植杂志曰：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类此客游子，捐躯远从戎。

文选考异

注「毛诗传曰」：案：「毛」下当有「苕」字。各本皆脱。

拟古二首

五言

刘休玄沈约宋书曰：南平穆王铄，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学。有文才。元凶弑立，以为中军将军。世祖入讨，归世祖，进侍中司空。后以药内食中毒杀之。

拟行行重行行

拟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长道，遥遥行远之。楚词曰：路眇眇以默默。广雅曰：眇眇，远也。左氏传，童谣曰：远哉遥遥。回车背京里，挥手从此辞。古诗曰：回车驾言迈。刘越石扶风歌曰：挥手长相谢。说文曰：挥，奋也。苏武诗曰：去去从此辞。堂上流尘生，庭中绿草滋。曹植曹仲雍诗曰：流尘飘荡魂安归。寒蜚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归窟，寒蜚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诱曰：寒蜚

，水鸟。哀，犹爱也。芳年有华月，佳人无还期。魏文秋胡行曰：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日夕凉风起，对酒长相思。李陵赠苏武诗曰：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悲发江南调，忧委子襟诗。古乐府江南辞曰：江南可采莲。毛诗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卧觉明灯晦，坐见轻纨缙。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曰：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缙。泪容不可饰，幽镜难复治。曹植七哀诗曰：膏沐谁为容？明镜闇不治。愿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时。陆机塘上行曰：愿君广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将老。东观汉记，光武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拟明月何皎皎

拟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云蔼曾阙。郑玄诗笺曰：曾，重也。玉宇来清风，罗帐延秋月。曹植芙蓉赋曰：退润玉宇，进文帝庭。罗帐，罗帷也。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今君下罗帐来清风。古诗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结思想伊人，沈忧怀明发。毛诗曰：所谓伊人。宋玉笛赋曰：武毅发，沈忧结。毛诗曰：明发不寐。谁为客行久，屡见流芳歇。潘岳悼亡诗曰：流芳未及歇。河广川无梁，山高路难越。楚辞曰：江河广而无梁。秦嘉妻徐氏答嘉书曰：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

文选考异

注「魏文秋胡行曰」：案：「文」下当有「帝」字。各本皆脱。

和琅邪王依古

五言

和琅邪王依古

王僧达

少年好驰侠，旅宦游关源。既践终古迹，聊讯兴亡言。楚辞曰：长无绝兮终古。讯与信通。易干凿度曰：兴亡殊方，各有其祥。隆周为蕝泽，皇汉成山樊。汉书，杨雄河东赋曰：眎隆周之大宁。难蜀父老曰：罗者犹视乎蕝泽。西都宾曰：皇汉之初经营也。庄子曰：彭阳曰：公阅休夏，则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诗传曰：樊，藩也。久没离宫地，安识寿陵园？甘泉赋曰：往往离宫，般以相烛。张晏汉书注曰：景帝作寿陵也。又，元帝诏曰：徙民以奉园陵。仲秋边风起，孤蓬卷霜根。白日无精景，黄沙千里昏。显轨莫殊辙，幽涂岂异魂？郭象注庄子曰：待隐谓之死，待显谓之生。广雅曰：轨，道也。陆机泰山吟曰：幽涂延万鬼，神房集百灵。圣贤良已矣，抱命复何怨！桓范世要论曰：圣哲之人，知有终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文选考异

注「往往离宫」：袁本、茶陵本「往往」作「遥遥」。案：当作「????」，形近之误，尤改未是。

注「郭象注庄子曰」：袁本、茶陵本「注」字在「子」字下，是也。

拟古三首

五言

拟古三首

鲍明远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史记曰：赵武灵王胡服以习骑射也。七发曰：驰骋角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搜神记曰：太康中，以毡为貂头及带身葱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谓之服，所以盛弓谓之鞬。毛诗曰：四牡翼翼，象弭鱼服。郑玄曰：弭，弓之末别者，以象骨为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魏文帝典论曰：弓燥手柔，草浅兽肥。埤苍曰：鞚马勒鞚。孙子曰：平陆平处。鞚，口送切。朝游鴈门上，暮还楼烦宿。汉书曰：鴈门郡有楼烦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阙子曰：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工人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此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踰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其余力逸劲，犹饮羽于石梁。帝王世纪曰：帝羿有穷氏与吴贺北游，贺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杀之乎？贺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终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称之。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国语曰：吴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汉旧仪曰：郡国铜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鲁客事楚王，怀金袭丹素。鲁客，假言。杨子法言，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可量也。李轨曰：金，金印也。司马彪上林赋注曰：袭，服也。毛诗曰：素衣朱褱。毛萇曰：丹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顾。主人，谓君也。王仲宣公燕诗曰：顾我贤主人。臣瓚汉书注曰：诸侯之卿，唯楚称令尹，其余国称相也。日晏罢朝归，鞍马塞衢路。宗党生光华，宾仆远倾慕。富贵人所欲，道德亦何惧？论语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南国宥儒生，迷方独沦误。儒生，自谓也。汉书，叔孙通曰：弟子儒生，随臣久矣。庄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东西易方，于礼未亏。孔安国尚书传曰：误，谬也。沈沦谬误也。伐木青江湄，设置守兔兔。毛诗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之清且涟漪兮。又曰：肃肃兔置，椽之丁丁。又曰：趯趯兔兔，遇犬获之。

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韦昭汉书注曰：翰

，笔也。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华核与薛莹诗曰：存者今惟三，飞步有匹特。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魏志，太祖谓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风。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两说，谓鲁连说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记曰：秦东围邯郸，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郸，说平原君尊秦昭王为帝，秦必罢兵去。鲁连闻之，乃责垣衍。新垣衍请出，不敢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五十里。又曰：田单攻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将得书自杀。韩诗外传曰：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庄子曰：惠施，其书五车，道踳驳也。羞当白璧贖，耻受聊城功。韩诗外传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以为相，庄子不许。史记，田单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也。晚节从世务，乘障远和戎。邹阳上书曰：至其晚节末路。汉书曰：严安上书言世务。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传，晋侯谓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解佩袭犀渠，卷帙奉卢弓。国语曰：奉文犀之渠。尚书曰：平王锡晋文侯卢弓十。始愿力不及，安知今所终？左氏传，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庄子曰：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司马彪曰：谁知祸之所终者也。

文选考异

注「所以藏箭谓之服所以盛弓谓之鞬」：袁本、茶陵本「箭」下有「弩」字，「弓」上无「所以盛」三字。案：二本是也。今方言正如此，「弓谓之鞬」，蒙上「所以藏」为文。

注「其乐可量也」：茶陵本「可」上有「不」字，是也。袁本亦脱。

道德亦何惧：袁本、茶陵本「德」作「得」，云善作「德」。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引「不以其道得之」为注，作「得」甚明，「

伐木青江湄：袁本、茶陵本「青」作「清」，是也。

注「河水之清且涟漪兮」：茶陵本无「之」字、「兮」字，是也。袁本亦衍。

学刘公干体

五言

学刘公干体

鲍明远

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范晔后汉书，蔡琰诗曰：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楚辞曰：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遑龙焮然。王逸曰：遑龙，山名。集君瑶台里，飞舞两楹前。楚辞曰：望瑶台之偃蹇兮。郑玄礼记注曰：两楹之间，人君听治正坐之处。兹辰自为美，当避艳阳年。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吕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华。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代君子有所思

鲍明远

西出登雀台，东下望云阙。邺中记曰：邺城西北立台，名铜雀台。刘歆甘泉赋曰：云阙蔚之岩岩，众星接之皛皛。层阁肃天居，驰道直如发。王逸楚辞注曰：层，重也。蔡雍述征赋曰：皇家赫而天居。汉书曰：太子不敢绝驰道。应劭曰：天子之道。毛诗曰：彼君子女，绸直如发。绣薨结飞霞，璇题纳行月。西京赋曰：雕楹玉舄，绣栊云楣。甘泉赋曰：珍台闲馆，璇题玉英。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蓬、壶，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选色遍齐代，征声邳邛越。齐、代、邳、越，四地名。陈锺陪夕燕，笙歌待明发。楚辞曰：陈锺按鼓造新歌。魏文帝东门行曰：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仪礼曰：歌鱼丽，笙由庚。明发，已见上文。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列子，西门子谓东郭先生曰：北宫子年貌言行与子并。身意，已见上文。蚁壤漏山河，丝泪毁金骨。傅玄口铭曰：勿谓不然，变出无闻，蚁孔溃河，溜穴倾山。丝泪，泪之微者。金骨之坚，喻亲之笃者。言谗邪之人，但下如丝之泪，而金骨为之伤毁也。张叔及论曰：烦冤俯仰，泪如丝兮。邹阳上书曰：众口铄金，积毁消骨。器恶含满欹，物忌厚生没。家语曰：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实之。中而正，满则覆。夫子喟然而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动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智哉众多士，服理辩昭昧。庄子，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犹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问何谓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耶？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文选考异

注「变出无闻」：案：「闻」当作「闲」。各本皆伪。

注「张叔及论」：案：「叔及」当作「升反」。各本皆伪。张升，字彦真，范蔚宗书有传在文苑。前魏都赋，后与山巨源绝交书注皆引「反论」不误，可证也。左传疏所引「宾爵下革」云云，今本或作「皮」，皆「反」之伪。

效古

五言

效古

范彦龙

寒沙四面平，飞雪千里惊。雪千里，已见上文。风断阴山树，雾失交河城。汉

书，侯应上书曰：巨闻阴山草木茂盛。又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朝驰左贤阵，夜薄休屠营。汉书，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阵。又曰：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汉书曰：大将军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又曰：霍去病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嫖姚校尉。失道刑既重，迟留法未轻。汉书曰：李广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或失道，大将军问广失道状。广曰：校尉无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刳。又曰：宣帝命虎牙将军田顺出五原。虏去塞八百余里，不进。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进，下吏，自杀。音义曰：律语也，谓军行顿止，稽留不进。迟或作逗，音豆。所赖今天子，汉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纪，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汉书文纪述曰：登我汉道。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也。

文选考异

注「或失道」：陈云「或」，「惑」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乃我者自失道」：案：「者」字不当有，今汉书无。各本皆衍。

杂体诗三十首

五言杂体诗序曰：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敷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

杂体诗三十首

江文通

古离别

古离别

远与君别者，乃至鴈门关。鴈门郡，已见上。以其边塞，故曰关。黄云蔽千里，游子何时还？黄云，已见谢灵运拟邺中诗。古诗曰：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为之证，其无文者乃他说。送君如昨日，檐前露已团。张景阳杂诗曰：下车如昨日，望舒四五圆。毛诗曰：野有蔓草，零露团兮。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古诗曰：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君在天一涯，妾身长别离。古诗曰：各在天一涯。又曰：与君生别离。愿一见颜色，不异琼树枝。李陵赠苏武诗曰：思得琼树枝，以解长饥渴。兔丝及水萍，所寄终不移。尔雅曰：女萝，兔丝也。毛诗曰：芑与女萝，施于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天地性也。曹植杂诗曰：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从军陵

李都尉从军

樽酒送征人，踟蹰在亲宴。苏武诗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日暮浮云滋，握手泪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鲂得所荐。言鱼处水而得所，我万里而离乡，叹鱼之不若也。毛诗曰：河水悠悠。释名曰：荐，藉也。而我在万里，结发不相见。古诗曰：相去万余里。苏武诗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桓子新论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陈琳止欲赋曰：欲语言于玄鸟，玄鸟逝以差池。古诗曰：愿为双飞燕。双或为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飞。许慎曰：燕春南而鴈北。虞义送别诗曰：唯有一字书，寄之南飞燕。文与此同。

班婕妤咏扇

班婕妤咏扇

纨扇如圆月，出自机中素。班婕妤怨诗曰：新制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列仙传曰：箫史者，秦缪公时人，善吹箫。缪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随凤皇飞去。楚辞曰：驾鸾凤而上游。采色世所重，虽新不代故。窃愁凉风至，吹我玉阶树。班婕妤怨诗曰：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又自伤赋曰：华殿尘兮玉阶苔。君子恩未毕，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诗曰：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魏文帝游宴曹丕

魏文帝游宴

置酒坐飞阁，逍遥临华池。曹子建诗曰：置酒高殿上。西都宾曰：修途飞阁。魏文帝东门行曰：朝游高台侧，夕宴华池阴。神飙自远至，左右芙蓉披。曹子建公燕诗曰：神飙接丹毂。魏文帝诗曰：兰芷生兮芙蓉披。绿竹夹清水，秋兰被幽涯。枚乘兔园赋曰：修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曹植公燕诗曰：秋兰被长阪，朱华冒渌池。月出照园中，冠佩相追随。曹植公燕诗曰：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客从南楚来，为我吹参差。古诗曰：客从远方来。楚辞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渊鱼犹伏浦，听者未云疲。渊鱼，鳞鱼也。韩诗外传曰：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陆机今日良宴会诗曰：高谈一何绮？孙卿子曰：小儒者，谓大夫士。肃肃广殿阴，雀声愁北林。庄子曰：至阴肃肃。众宾还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李陵诗曰：何以慰我心？

陈思王赠友曹植

陈思王赠友

君王礼英贤，不吝千金璧。孔安国尚书传曰：吝，惜也。史记曰：虞卿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金百镒，白璧一双。庄子曰：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双阙指驰道，朱宫罗第宅。古诗曰：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驰道，已见上文

。傅玄西都赋曰：彤彤朱宫。古诗曰：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从容冰井台。清池映华薄。邺中记曰：铜雀台北则冰井台。陆机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带华薄。凉风荡芳气，碧树先秋落。论衡曰：物至秋而死，先荣后落。朝与佳人期，日夕望青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楼临大路。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毛诗曰：褰裳涉溱。洛神赋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谢灵运邺中集曰：攀条摘蕙草。楚辞曰：连蕙若以为佩。眷我二三子，辞义丽金膺。曹子建赠丁翼诗曰：吾与二三子。杨雄解嘲曰：昔人之辞，乃玉乃金。王仲宣谏曰：吾与夫子，义贯丹青。说文曰：膺，善丹也。延陵轻宝剑，季布重然诺。延陵，已见上。汉书曰：季布，楚人也。楚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又曰：贯高，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处富不忘贫，有道在葵藿。何敬祖赠张华诗曰：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庄子，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陆机君子有所思曰：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

刘文学感遇楨

刘文学感遇

苍苍中山桂，团圆霜露色。言桂沾霜露而色不渝，身经夷险而操不易也。刘楨赠徐干诗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霜露一何紧？桂枝生自直。刘楨赠徐干诗曰：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广雅曰：紧，急也。橘柚在南国，因君为羽翼。橘柚在南虽珍，须君羽翼乃贵也。楚辞曰：后皇嘉树橘来服，受命不迁生南国。古诗曰：人傥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谬蒙圣主私，托身文墨职。洞箫赋曰：蒙圣主之渥恩。郑玄礼记注曰：私之犹言恩也。刘楨杂诗曰：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丹采既已过，敢不自雕饰。古诗曰：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华月照方池，列坐金殿侧。古歌辞曰：上金殿，酌玉樽。微臣固受赐，鸿恩良未测。曹植天地篇曰：复为时所拘，羈继作微臣。东京赋曰：洪恩素畜，人心罔结。

王侍中怀德粲

王侍中怀德

伊昔值世乱，秣马辞帝京。王粲七哀诗曰：西京辞无象。又曰：远身适荆蛮。既伤蔓草别，方知杖杜情。毛诗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时也。君之泽未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不期而会焉。毛诗曰：有杖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崤函复丘墟，冀阙缅纵横。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吕氏春秋，烛过曰：吴为丘墟。西征赋曰：冀阙缅其堙尽。倚棹泛泾渭，日暮山河清。方言曰：楫谓之棹。棹与棹同。蟋蟀依桑野，严风吹若茎。毛诗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郑玄曰：谓蟋蟀。毛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贾逵国语注曰

：若木晚矣。鸛鷓在幽草，客子泪已零。鸛鷓在幽草，谓鸛鸣于埵。鷓亦水鸟，故连言之。王仲宣从军诗曰：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鸛鸣。毛诗曰：有芄者狐，率彼幽草。去乡三十载，幸遭天下平。楚辞曰：去乡离家来远客。鲍昭结客少年场曰：去乡三十载。礼记曰：国治而天下平。贤主降嘉赏，金貂服玄纓。贤主，魏太祖也。时粲为侍中，故云金貂。汉书，谷永对诏曰：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飞盖游邺城。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时驾而游，北遵河曲。曹子建公燕诗曰：飞盖相追随。朝露竟几何，忽如水上萍。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辞曰：窃哀兮浮萍，泛滥兮无根。王逸注曰：自比苹随水浮泛，乍东乍西。君子笃惠义，柯叶终不倾。新语曰：君子笃义于惠。礼记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虽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福履既所绥，千载垂令名。王粲公宴诗曰：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左氏传，子产曰：令名，德之舆也。

嵇中散言志康

嵇中散言志

曰余不师训，潜志去世尘。嵇康幽愤诗曰：恃爱肆姐，不训不师。楚辞，屈原曰：蒙世俗之尘埃。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左太冲咏史诗曰：高步追许由。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庄子，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居积石千里，河海出下，凤皇居上。天为生树名琼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围，以琳琅为实。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阮籍诗曰：朝食琅玕实，夕宿丹山际。衡山记曰：空青岗有天津玉池。傅玄拟楚篇曰：登昆仑，漱玉池。处顺故无累，养德乃入神。庄子曰：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又曰：欲勉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又曰：尧观乎华，华封人请祝圣人使寿、使富、使多男子。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养德也，故辞。周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文子曰：四方上下谓之寓。说文曰：宙，舟舆所极覆也。鸚鵡赋曰：冠云霓而张罗。哲人贵识义，大雅明庇身。毛诗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传曰：子反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也。庄生悟无为，老氏守其真。庄子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见素抱璞。河上公曰：见素者当抱素。守真，不文饰也。天下皆得一，名实久相宾。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庄子曰：尧让许由以天下，许由曰：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咸池飡爰居，锺鼓或愁辛。乐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庄子曰：海鸟止于鲁郊，鲁侯觴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眩视忧悲，不敢食一禽

，不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司马彪曰：海鸟，爰居也。柳惠善直道，孙登庶知人。柳下惠，已见西征赋。孙登，已见嵇康幽愤诗。写怀良未远，感赠以书绅。论语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子张书诸绅。

阮步兵咏怀籍

阮步兵咏怀

青鸟海上游，鸞斯蒿下飞。阮籍咏怀诗曰：虽云不可知，青鸟明我心。吕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从青游，青至者前后数百。其父曰：闻汝从青游，盍取来，吾欲观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庄子曰：北溟有鱼，化为鸟，其名曰鹏。齐谐曰：鹏之徙南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鸞笑之，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北溟有鸟焉，其名为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行九万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适？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司马彪曰：蜩，蝉也。鸞，小鸟。毛萇诗传曰：鸞斯鹇居。鹇居，雅鸟也，音豫。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归。曹子建七哀诗曰：沈浮各异世。阮籍咏怀诗曰：鸞斯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飘飘可终年，沆瀣安是非？阮籍咏怀诗曰：逍遥可终生。又曰：荡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庄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飘飘蒿下，沆瀣海上，逍遥一也。朝云乘变化，光耀世所希。阮籍咏怀诗曰：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高唐赋曰：须臾之间，变化无穷。陆云诗曰：知音世所希。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阮籍清思赋曰：女娃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翩于西山之傍。山海经曰：发鸠之山有鸟，名精卫。赤帝之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死，不反，化为精卫，常取西山木石以填东海也。

张司空离情华

张司空离情

秋月照帘笼，悬光入丹墀。张华情诗曰：清风动帷帘，晨月烛幽房。班婕妤自伤赋曰：俯视兮丹墀。佳人抚鸣琴，清夜守空帷。陆机拟古诗曰：佳人抚鸣瑟。又曰：闲夜抚鸣琴。曹子建杂诗曰：妾身守空闺。兰径少行迹，玉台生网丝。楚词曰：皋兰被径斯路渐。张景阳杂诗曰：房栊无行迹。西京赋曰：西有玉台。张景阳杂诗曰：蜘蛛网四屋。论衡曰：蜘蛛经丝以网飞虫。庭树发红彩，闺草含碧滋。张景阳杂诗曰：寒花发黄彩，秋草含绿滋。延伫整绫绮，万里赠所思。楚词曰：结幽兰而延伫。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又曰：欲以遗所思。愿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诗曰：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又曰：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黄门悼亡岳

潘黄门悼亡

青春速天机，素秋驰白日。楚诗曰：青春爰谢。潘岳悼亡诗曰：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刘楨与临淄侯书曰：肃以素秋则落也。美人归重泉，凄怆无终毕。潘岳悼亡诗曰：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殡宫已肃清，松柏转萧瑟。陆机挽歌曰：殡宫何嘈嘈。寡妇赋曰：虚坐兮肃清。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其坟。楚词曰：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楚词曰：聊抑志而自弭。贾逵国语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诗曰：所忧非但一。抚襟悼寂寞，恍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诗曰：抚襟长叹息。王逸楚词注曰：恍，失意也。后汉书曰：戴良见黄宪，及归，罔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绮窗，髣佛想蕙质。潘岳悼亡诗曰：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独无李氏灵，髣佛睹尔容。古诗曰：交疏结绮窗，左九嫔武帝纳皇后颂曰：如兰之茂。蕙，兰类，故变之耳。消忧非萱草，永怀宁梦寐。毛诗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苌曰：谖草，令人忘忧。毛诗曰：终其永怀。寡妇赋曰：愿假梦以通灵。梦寐复冥冥，何由覩尔形。潘岳哀永逝赋曰：既目遇兮无兆，曾寤寐兮不梦。冥冥，幽昧也。文子曰：虑患于冥冥之外。我惭北海术，尔无帝女灵。列异传曰：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使人于死相相见。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死人不恨。遂教其见之，于是与妇人相见，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闻鼓声，惶惶不能出户，掩门乃走，其裾为户所闭，掣绝而去。后岁余，此人死，家葬之，开见妇棺盖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望朝云之馆，有气焉，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此是何气也？玉对曰：昔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而视之，果如其言。为之立馆，名曰朝云。驾言出远山，徘徊泣松铭。毛诗曰：驾言出游。雨绝无还云，华落岂留英。鸚鵡赋曰：何今日之雨绝。日月方代序，寢兴何时平！潘岳悼亡诗曰：四节代迁逝。又曰：寢兴自存形。

陆平原羈宦机

陆平原羈宦

储后降嘉命，恩纪被微身。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琴操，史鱼曰：思竭愚志以报塞恩纪。潘岳河阳诗曰：微身轻蝉翼。明发眷桑梓，永叹怀密亲。陆机赠顾彦先曰：眷言怀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诗曰：呜咽辞密亲。永叹，见下注。流念辞南澨，衔怨别西津。陆机赴洛道中诗曰：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杜预左氏传曰：澨，水涯也。驰马遵淮泗，旦夕见梁陈。毛诗曰：驱马悠悠。陆机从梁陈诗曰：凤驾寻清轨，远游越梁、陈。服义追上列，矫迹厕宫臣。

楚辞曰：身服义而未沫。陆机从梁陈诗曰：在昔蒙嘉运，矫迹入崇贤。朱黻咸髦士，长纓皆俊人。毛诗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郑玄曰：芾者，诸侯黄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与芾古字通。毛诗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陆机从梁陈诗曰：长纓丽且鲜。尚书曰：俊民用章。契阔承华内，绸缪踰岁年。陆机从梁陈诗曰：契阔踰三年。又赴洛诗曰：托身承华侧。李陵诗曰：与子结绸缪。日暮聊揔驾，逍遥观洛川。陆机答张士然诗曰：余固水乡士，揔轡临清川。徂没多拱木，宿草凌寒烟。公羊传曰：秦伯谓蹇叔曰：尔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礼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游子易感恻，踟躅还自怜。刘公干诗曰：乖人易感恻。陆机道中诗曰：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愿言寄三鸟，离思非徒然。楚词曰：三鸟飞以自南，览其志而欲北，愿寄言于三鸟兮，去飙疾而不得。陆机赴洛诗曰：感物恋堂室，离思一何深！

左记室咏史思

左记室咏史

韩公沦卖药，梅生隐市门。范晔后汉书曰：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药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梅生，梅福也。汉书曰：梅福一朝弃妻子去，其后人见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张华励志诗曰：荏苒代谢。汉书，广陵王胥歌曰：人生要死，何为苦心？当学卫霍将，建功在河源。卫，卫青；霍，霍去病。陆贾新语曰：以义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经曰：昆仑之东北隅，实河海源也。珪组贤君眄，青紫明主恩。汉书，夏侯胜曰：士病不明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终军才始达，贾谊位方尊。汉书曰：终军至长安上书，武帝异其文，拜为谒者给事中。又曰：贾谊为博士，文帝悦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张服貂冕，许史乘华轩。左思咏史诗曰：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又曰：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汉书，刘向曰：王氏乘朱轮华毂。王侯贵片议，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张景阳咏史诗曰：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曹子建赠徐干诗曰：顾念蓬室士。赵岐三辅决录注曰：张仲蔚，扶风人也。少与同郡魏景卿隐身不仕。明天官，博学，好为诗赋。所居蓬蒿没人也。

张黄门苦雨协

张黄门苦雨

丹霞蔽阳景，绿泉涌阴渚。曹子建情诗曰：微阴翳阳景。张景阳杂诗曰：丹灵启阴期。又诗曰：阶下伏泉涌。水鸛巢层薨，山云润柱础。郑玄毛诗笺曰：鸛，水鸟，将阴雨而鸣。巢层薨，未详。淮南子曰：山云蒸而柱础润。广雅曰

：础，礧也，音楚。有舛兴春节，愁霖贯秋序。张景阳杂诗曰：有舛兴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赋。夔夔叙叶夺，戾戾颶风举。楚辞曰：溢颶风余上征。高谈玩四时，索居慕畴侣。曹子建求通亲表曰：高谈无所与陈。礼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张华杂诗曰：安知慕畴侣？青苔日夜黄，芳蕤成宿楚。张景阳杂诗曰：青苔依空墙。又诗曰：密叶日夜疏。又诗曰：芳蕤岂再馥。又诗曰：荒楚郁萧森。说文曰：芳蕤，草木华盛貌。岁暮百虑交，无以慰延伫。仲长统诗曰：百虑何为至？安在我延伫。

刘太尉伤乱琨

臧荣绪晋书曰：琨卒后赠太尉。

刘太尉伤乱

皇晋遘阳九，天下横雰雰。刘琨答卢谡诗曰：厄运初遘，阳爻在六。哀我皇晋，痛心在目。班固汉书曰：阳九日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日厄会也。郭璞山海经注曰：横，塞也。楚词曰：望时风之清激，愈雰雰其如尘。秦赵值薄蚀，幽并逢虎据。薄蚀、虎据，喻群盗也。京房易飞候占曰：凡日蚀皆于晦朔，不于晦朔蚀者名曰薄。战国策曰：苏秦说楚威王曰：王兴师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据也。伊余荷宠灵，感激殉驰骛。刘琨劝进表曰：荷宠三世。左氏传曰：蘧启强曰：宠灵楚国。刘琨诗曰：邓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虽无六奇术，冀与张韩遇。汉书曰：陈平自初从至天下定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陈豨，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封。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张，张良；韩，韩信也。宁戚扣角歌，桓公遭乃举。淮南子曰：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为大田。高诱曰：大田，官也。荀息冒险难，实以忠贞故。左氏传曰：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空令日月逝，愧无古人度。论语，阳虎曰：日月逝矣。卢谡赠崔温诗曰：古人非所希。饮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饮马长城窟行。卢谡赠崔温诗曰：北眺沙漠垂，南望旧京路。千里何萧条，白日隐寒树。投袂既愤懣，抚枕怀百虑。左氏传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愤懣。刘琨重赠卢谡诗曰：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百虑，已见上文。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刘琨重赠卢谡诗曰：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陆机东宫诗曰：柔颜收红藻，玄发吐素华。时或苟有会，治乱惟冥数。刘琨重赠卢谡诗曰：时哉不我与。陶渊明经曲阿诗曰：时来苟冥会。冥，幽冥也。数，历数也。孙子兵法曰：治随机数也。范晔后汉书乌丸论曰：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卢中郎感交谡

卢中郎感交

大厦须异材，廊庙非庸器。卢谌答魏子悌诗曰：崇台非一干，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怀县诗曰：器非廊庙姿。尔雅曰：庸，常也。谓非凡常之器也。英俊着世功，多士济斯位。左氏传，众仲曰：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卢谌答魏子悌诗曰：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眷顾成绸缪，乃与时髦匹。毛诗曰：眷言顾之。卢谌答魏子悌诗曰：愚蒙时来会，敢齐朝彦迹？姻媾久不虚，契阔岂但一？卢谌赠刘琨诗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诗曰：恩由契阔生。但一，已见上文。逢厄既已同，处危非所恤。卢谌答魏子悌诗曰：共更飞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险。常慕先达概，观古论得失。概，志节也。冯衍显志序曰：追观往古得失之迹。马服为赵将，疆埸得清谧。史记曰：赵奢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阙与围而归，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左氏传，鲁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尔雅曰：谧，静也。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记曰：魏公子毋忌为信陵君。秦昭王进兵围邯郸，公子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战存赵。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军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请公子归救魏，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破秦军于河外，乘胜逐秦至函谷关，抑秦兵不敢出。慨无幄中策，徒惭素丝质。范晔后汉书，诏曰：前将军邓禹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高诱曰：闵其化也。羁旅去旧乡，感遇喻琴瑟。卢谌赠崔温诗曰：羁旅及宽政，委质与时遇。毛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自顾非杞梓，勉力在无逸。杞梓，已见陆韩卿赠内兄希叔诗。无逸，已见景福殿赋。更以畏友朋，滥吹乖名实。左氏传，陈敬仲曰：诗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韩子曰：齐宣王使人吹竽，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粟食与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听之，处士乃逃。一曰：韩昭侯曰：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一一听之，乃知滥也。名实，已见上。

郭弘农游仙璞

臧荣绪晋书曰：璞卒后，赠弘农太守。

郭弘农游仙

崦山多灵草，海滨饶奇石。郭璞游仙诗曰：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楚词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滨，即海中三山也。偃蹇寻青云，隐沦驻精魄。江赋曰：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无贤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道人读丹经，方士炼玉液。道人，方术之士，已见拟潘黄门述哀诗。神仙传曰：淮南王好道术之士，于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经。汉书曰：燕、齐之方士。傅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华泉。楚词曰：吮玉液兮止渴。朱霞入窗牖，曜灵照空隙。十

洲记曰：朱霞九光。广雅曰：曜灵，日也。说文曰：隙，壁缝也。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赋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经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赋曰：凌波微步。江赋曰：水碧潜璫。山海经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眇然万里游，矫掌望烟客。神仙传曰：若士谓卢敖曰：吾一举千里。说文曰：矫，举也。郭璞游仙诗曰：驾鸿乘紫烟。永得安期术，岂愁蒙汜迫。列仙传曰：安期先生自言千岁。楚辞曰：出于暘谷，次于蒙汜。

张廷尉杂述绰

张廷尉杂述

太素既已分，吹万着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质之始也。庄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马彪曰：言天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潜夫论曰：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也。寂动苟有源，因谓殇子夭。言大道之要，动寂无源。今诚以有源，即寿夭异辙，故以殇子为夭也。吕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贵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高诱曰：道无匹敌，故曰至贵。庄子，南郭子綦曰：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道丧涉千载，津梁谁能了？庄子曰：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司马彪曰：世皆异端，丧道，道不好世，故曰丧耳。思乘扶摇翰，卓然凌风矫。庄子，齐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司马彪曰：齐谐，人姓名也。抟，团也。扶摇，上行风也，圜飞而上者若扶摇也。毛诗曰：如飞如翰。郑玄曰：如鸟之飞也，翰，其中豪俊也。广雅曰：矫，飞也。静观尺捶义，理足未常少。庄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于身无穷。司马彪曰：若其可折，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万世不竭。罔罔秋月明，凭轩咏尧老。苍颉篇曰：罔，大明也，俱永切。登楼赋曰：凭轩槛以遥望。尧、老，尧及老子，玄宗之太师，故庄生称之。浪迹无蚩妍，然后君子道。浪，犹放也。妍蚩，犹美恶也。戴逵栖林赋曰：浪迹颍湄，栖景箕岑。文赋序曰：妍蚩，好恶也。领略归一致，南山有绮皓。王文度赠许询诗曰：吾生挺奇干，领略摠玄标。郑玄礼记注曰：领，理也。广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虑。汉书曰：园公、绮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晔后汉书，孔融曰：南山四皓，潜光隐曜。交臂久变化，传火乃薪草。庄子，仲尼谓颜回曰：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郭象曰：夫变化不可执而留也，故虽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则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尝以此为哀，奚独哀死邪？庄子，秦失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郭象曰：穷，尽也。为薪，犹前薪也。前薪以指，指尽前薪之理，故火传而不灭。心得纳养之中，故命续而不绝，明尽生也。𩛩𩛩玄

思清，胸中去机巧。许询农里诗曰：亶亶玄思得，濯濯情累除。庄子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夫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搢搢然力用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柰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洗汤，名曰桔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子贡俯而不对也。物我俱忘怀，可以狎鸥鸟。庄子曰：吾丧我。郭象曰：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识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鸥鸟者，旦而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至者百数。其父曰：吾闻鸥从汝游，试取来，吾从玩之，曰：诺。明旦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

许征君自序询

晋中兴书曰：高阳许询，字玄度，寓居会稽，司徒蔡谟辟不起。询有才藻，善属文，时人皆钦爱之。

许征君自序

张子闇内机，单生蔽外像。张毅、单豹，并已见幽通赋。一时排冥筮，泠然空中赏。筮，捕鱼之器。言鱼之在筮，犹人之处尘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尘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庄子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而善，旬有五日而反。司马彪曰：泠然，凉貌也。郭象庄子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两行无穷；唯涉空得中，旷然无怀，乘之以游也。遣此弱丧情，资神任独往。庄子曰：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耶？予恶乎知恶死之非惑耶？非夫弱丧而不知归者耶？郭象曰：少失其故居为弱丧者，遂于彼之所在而不知归于故乡。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采药白云隈，聊以肆所养。隈，曲也。贾逵国语注曰：肆，恣也。丹葩耀芳蕤，绿竹荫闲敞。广雅曰：葩，华也。洞箫赋曰：又足乐乎其闲敞。西征赋曰：厌紫极之闲敞。苔苔寄意胜，不觉陵虚上。曲榭激鲜飏，石室有幽响。榭，窗间孔也。陆机吴趋行曰：泠泠鲜风过。列仙传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去矣从所欲，得失非外奖。陆机招隐诗曰：税驾从所欲。李萧远运命论曰：得与失孰贤？谢灵运拟邺中诗曰：客心非外奖。小雅曰：奖，劝也。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庄子曰：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也。五难既洒落，超迹绝尘网。向秀难嵇康养生论曰：养生有五难，名

利不减，此一难；喜怒不除，此二难；声色不去，此三难；滋味不绝，此四难；神虑消散，此五难。

殷东阳兴瞩仲文

殷东阳兴瞩

晨游任所萃，悠悠蕴真趣。毛苌诗传曰：萃，集也。方言曰：蕴，积也。庄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曰：蕴真谁为传。云天亦辽亮，时与赏心遇。庄子曰：黄帝得之以登云天。谢灵运田南树园诗曰：赏心不可忘。青松挺秀萼，惠色出乔树。广雅曰：秀，美也。郑玄诗笺曰：承花者曰鄂。鄂与萼同。极眺清波深，缅映石壁素。韦昭国语注曰：缅，邈也。莹情无余滓，拂衣释尘务。广雅曰：莹，磨也。说文曰：滓，淀也。谓鄙秽。左氏传曰：叔向拂衣从之。求仁既自我，玄风岂外慕？论语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汉书灌婴曰：侯自我得之。玄风，谓道也。李充玄宗赋曰：慕玄风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阳。谢灵运忆山中诗曰：得性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萧散得遗虑。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诱曰：宰，主也，谢灵运越岭溪行诗曰：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谢仆射游览混

谢仆射游览

信矣劳物化，忧襟未能整。左氏传，商臣曰：信矣。庄子曰：天不产而万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薄言遵郊衢，摠轡出台省。毛诗曰：薄言旋归。家语，子曰：善御者，正身摠轡也。凄凄节序高，寥寥心悟永。毛诗曰：秋日凄凄。楚词曰：天高而气清。庄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虚也。声类曰：悟，心解也。时菊耀岩阿，云霞冠秋岭。潘安仁河阳诗曰：时菊耀秋华。眷然惜良辰，徘徊践落景。孔丛子，歌曰：眷然顾之。东征赋曰：撰良辰而将行。卷舒虽万绪，动复归有静。淮南子曰：至道无为，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庄子曰：虚则静，静则动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王弼曰：凡有起于虚，动于静；故万物离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各反其始，归根则静也。曾是迫桑榆，岁暮从所秉。毛诗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没，以喻人年老，已见上文。韩诗曰：岁聿其暮。薛君曰：言年岁已晚也。所秉，谓心所执也。毛诗曰：君子秉心。郑玄曰：秉，执也。舟壑不可攀，忘怀寄匠郢。庄子曰：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马彪曰：舟，水物。山，陆居者也。藏之壑泽，非人意所求，谓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见上文。

陶征君田居潜

陶征君田居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归去来曰：登东皋以舒啸。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陶潜诗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又曰：虽欲挥手归，浊酒聊自持。庄子曰：智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非埴井之蛙与？又郭象注曰：自适其志者也。日暮巾柴车，路闇光已夕。归去来曰：或巾柴车。郑玄周礼注曰：巾，犹衣也。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归去来曰：稚子候门。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庄子，盗跖曰：人上寿百岁。陶潜夜行涂口诗曰：怀役不遑寐。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陶潜诗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毛诗曰：蚕月条桑。家语曰：公父文伯之母，纺绩不懈。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谢灵运田南诗曰：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论语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谢临川游山灵运

谢临川游山

江海经迢回，山峤备盈缺。楚辞曰：入溱浦兮途迢回。尔雅曰：山锐而高曰峤。谢灵运登庐山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缺者拙乡尊。宋均曰：拙，还也。尊，君也。灵境信淹留，赏心非徒设。赏心，已见上文。平明登云峰，杳与庐霍绝。楚词曰：平明发兮苍梧。谢灵运酬惠连诗曰：灭迹入云峰。又初发石首城诗曰：息必庐、霍期。碧鄣长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已见上文。思玄赋曰：历众山以周流。上林赋曰：步櫺周流。临海记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焕然也。桐林带晨霞，石壁映初晰。说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协韵，以为之舌切。乳窦既滴沥，丹井复寥沏。谢灵运山居赋曰：访铜乳于洞穴，讯丹砂于经泉。鲍昭过铜山诗曰：乳窦夜涓滴。说文曰：滴沥，水下滴沥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阳有丹砂井。王逸楚词注曰：沏寥，旷荡空虚，静也。岳嶠转奇秀，岑崟还相蔽。说文曰：岳，山岩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嶠，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赤玉隐瑶溪，云锦被沙汭。子虚赋曰：石则赤玉玫？。思玄赋曰：瞰瑶溪之赤岸。海赋曰：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夜闻猩猩啼，朝见鼯鼠逝。蜀都赋曰：猩猩夜啼。郭璞尔雅注曰：鼯鼠，状如小狐，亦谓之飞生，声如人呼。南中气候暖，朱华凌白雪。谢灵运入华子岗诗曰：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王逸楚词注曰：南方冬温，草木常华。幸游建德乡，观奇经禹穴。庄子，市南宜僚谓鲁侯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汉书曰：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也。身名竟谁辩？图史终磨灭。谢灵运入华子岗诗曰：莫辩百世后。又曰：图谍复磨灭。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滢。楚

词曰：桂水兮潺湲。谢灵运入华子岗诗曰：乘月弄潺湲。摄生贵处顺，将为智者说。谢灵运还湖中诗曰：寄言摄生客。又登石门诗曰：处顺故安排。又石门诗曰：匪为众人说，莫与智者论。

颜特进侍宴延之

颜特进侍宴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县。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国尚书传曰：凝，成也。魏都赋曰：耽耽帝宇。周礼曰：匠人建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郑玄曰：极星，谓北斗也。广雅曰：北斗第七星为瑶光。地理书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记，邹衍曰：中国名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禹之所叙九州岛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若赤县神州者九，所谓九州岛也。揆日祭书史，相都丽闻见。毛诗曰：揆之以日，作为楚室。尚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国曰：欲以为都也。列汉构仙宫，开天制宝殿。毛萇诗传曰：汉，天河。桂栋留夏飙，兰橑停冬霰。楚词曰：桂栋兮兰橑。青林结冥蒙，丹巘被葱蒨。吴都赋曰：迴眺冥蒙。毛萇诗传曰：巘，小山别于大山也。山云备卿葛，池卉具灵变。尚书大传曰：百工相和而歌卿云。郑玄曰：卿当为庆。魏文帝东阁诗曰：高山吐庆云。西京赋曰：濯灵芝之朱柯。陈思王灵芝篇曰：灵芝生玉池。重阳集清气，下辇降玄宴。楚词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西京赋曰：恣意所幸，下辇成宴。尚书曰：玄德升闻。玄，犹圣也。骛望分寰隧，矚目尽都甸。寰，犹畿也。谷梁传曰：寰内诸侯。周礼有六乡六隧。仓颉篇曰：矚，旷视之貌也。气生川岳阴，烟灭淮海见。中坐溢朱组，步櫚筵琼弁。鲁灵光殿赋曰：中坐乘景。礼记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组绶。上林赋曰：步櫚周流，长途中宿。说文曰：筵，杂字如此。左氏传曰：楚子玉为琼弁玉纓，未之服也礼登伫睿情，乐阒延皇眄。尔雅曰：登，成也。又曰：伫，久也，谓久留也。礼记曰：有司告以乐阒。郑玄曰：阒，终也。延，引也。测恩跻踰逸，沿牒懵浮贱。尔雅曰：测，深也。愉逸，耽乐纵逸也。汉书，长安令杨兴说将军史高曰：匡衡无阶朝廷，随牒在远方。说文曰：懵，不明也。浮贱，浮名微贱也。礼记曰：耻名浮于行也。荣重馈兼金，巡华过盈瑱。孟子曰：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说文曰：田父得宝玉至尺。魏都赋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昆山之玉。瑱，天见切。敢饰輿人咏，方惭绿水荐。左氏传曰：晋侯听輿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淮南子曰：手会淥水。已见上文。

谢法曹赠别惠连

谢法曹赠别

昨发赤亭渚，今宿浦阳汭。谢灵运富春渚诗曰：赤亭无淹薄。献康乐诗曰：昨

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方作云峰异，岂伊千里别。云峰，已见上文。芳尘未歇席，涔泪犹在袂。庾阐杨都赋曰：结芳尘于绮席。楚词曰：泣沾襟而濡袂。停舫望极浦，弭棹阻风雪。说文曰：舫，船头也。楚词曰：望涔阳兮极浦。谢惠连献康乐诗曰：停楫阻风波。毛萇诗传曰：弭，止也。风雪既经时，夜永起怀思。泛滥北湖游，岺亭南楼期。谢灵运诗序曰：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又序曰：南楼中望所迟客。点翰咏新赏，开裘莹所疑。谢灵运答惠连诗曰：陵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撻芳爱气馥，拾粲怜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销铄。毛诗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楚辞曰：质销铄以沟约。贾逵国语注曰：铄，销也。子襟怨勿往，谷风消轻薄。毛诗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又诗序曰：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共乘延州信，无惭仲路诺。延州信，谓挂剑也，已见谢灵运庐陵墓下诗。论语，子曰：子路无宿诺。灵芝望三秀，孤筠情所托。楚词曰：采三秀于山间。王逸云：秀，谓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见上注。韦昭汉书注曰：竹皮，筠也，于贫切。所托已殷懃，祇足搅怀人。谢灵运诗曰：犹复惠来章，祇足搅余思。毛诗曰：嗟我怀人。今行嵒岨外，衔思至海滨。孔晔会稽记曰：始宁县西南有嵒山，剡县有岨山。陆机赴洛道中诗曰：朝徂衔思往。尚书曰：海滨广斥。嵒，他乎切。岨，食证切。覲子杳未偃，款睇在何辰？孔安国尚书曰：偃，见也，士简切。字林曰：款，诚也，意有所欲也。广雅曰：睇，见也。杂佩虽可赠，疏华竟无陈。毛诗曰：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疏华，瑶华也，已见谢灵运越岭溪行及南楼望所迟客诗。无陈心悁劳，旅人岂游遨？毛诗曰：中心悁悁。幸及风雪霁，青春满江皋。说文曰：霁，雨止也。楚词曰：青春爱谢。又曰：驰骛乎江皋。解缆候前侣，还望方郁陶。谢灵运相送方山诗曰：解缆及流潮。又酬谢惠连诗曰：幽居复郁陶。烟景若离远，末响寄琼瑶。琼瑶，谓玉音也。

王征君养疾微

王征君养疾

窃葛潇湘空，翠磻澹无滋。窃葛，深远之貌。杜育薜赋曰：怀丰穰之滋润。寂历百草晦，欬吸鷓鸡悲。寂历，雕疏貌。说文曰：晦，尽也，谓雕尽也。一曰：毛萇诗传曰：晦，昧也。凡草木华实荣茂谓之明，枝叶雕伤谓之晦，欬吸，疾貌。楚词曰：鷓鸡嘲晰而悲鸣。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前墀，已见上文。炼药瞩虚幌，泛瑟卧遥帷。说文曰：炼，化金也。炼与练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窗也。文赋曰：同朱弦之清泛。朱弦，瑟弦也。水碧验未黠，金膏灵詎缙。水碧，已见上文。苍颉篇曰：黠，垢黠也。穆天子传，河伯曰：示汝黄金之膏。毛萇诗传曰：缙，黑色也。北渚有帝子，荡漾不可期。楚词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咏怀诗曰：荡漾焉可能。怅然山中暮

，怀痾属此诗。淮南子曰：怅然若有所亡。楚辞曰：幽独处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属诗。

袁太尉从驾淑

袁太尉从驾

宫庙礼哀敬，粉邑道严玄。颜延年拜陵庙诗曰：哀敬隆祖庙。粉，粉榆社也。汉书曰：高祖祷丰粉榆社。说文曰：玄，幽远也，谓神道幽远也。恭絜由明祀，肃驾在祈年。毛诗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诏徒登季月，戒凤藻行川。孔安国尚书传曰：登，升也。羽猎赋曰：玄冬季月。凤皇，车名。甘泉赋曰：乃登凤皇兮翳华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犹道也。云旆象汉徙，宸网拟星悬。高唐赋曰：建云旆。宸网，天毕也。西京赋曰：天毕前驱。薛综曰：毕，网也，象毕星。鲁灵光殿赋曰：浮柱岩嶸以星悬。朱棹丽寒渚，金鋐映秋山。朱棹，以朱漆饰棹也。蔡邕独断曰：金鋐者，马冠也，高广各五寸。羽卫蔼流景，彩吹震沈渊。羽卫，负羽侍卫也。彩，发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鳞介也。辩诗测京国，履籍鉴都壑。礼记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孙卿子曰：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甞谣响玉律，邑颂被丹弦。沈约宋书曰：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故造锺磬者，先律调之，然后施之于箱悬。司马彪续汉书曰：候气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颜延年曲水诗序曰：途歌邑颂。尚书大传曰：大琴朱弦。蔡邕琴赋曰：丹弦既张，八音既平。文轸薄桂海，声教烛冰天。礼记曰：书同文，车同轨。尚书曰：外薄四海。孔安国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赋曰：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泂漭之野。尚书曰：朔南暨声教。苍颉篇曰：烛，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积冰。高诱曰：北方寒冰所积，因以为名积冰也。和惠颁上笏，恩渥浹下筵。礼记曰：笏，诸侯以象。颜延年观北湖田牧诗曰：温渥浹舆隶，和惠属后筵。幸侍观洛后，岂慕巡河前？尚书中候曰：天乙在亳，东观乎雒，黄鱼双跃，出躋于坛，化为黑玉。孝经钩命决曰：舜即位，巡省中河，录图授文。服义方无沫，展歌殊未宣。服义，已见上文。沫，亡贝切。广雅曰：沫，已也。楚词曰：展诗兮会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诗曲，作为雅乐者也。

谢光禄郊游庄

谢光禄郊游

肃舲出郊际，徙乐逗江阴。楚词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王逸曰：舲，船窗牖也。徙乐，行乐也。说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蔼蔼，青浦正沉沉。广雅曰：蔼蔼，盛貌。上林赋曰：沉沉隐隐。凉叶照沙屿，秋荣冒水浔。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说文曰：浔，傍深也。风散松

架险，云郁石道深。松枝可以为架，故因谓之架焉。静默镜绵野，四睇乱曾岑。庄子曰：静默可以补病。谷梁传曰：绵地千里。气清知鴈引，露华识猿音。云装信解馘，烟驾可辞金。云装，云衣也。苍颉篇曰：绂，绶也。馘与绂通。烟驾，烟车也。金，金印也。始整丹泉术，终觐紫芳心。抱朴子曰：黄帝南到员阯，采若干之华，饮丹峦之泉。外国图曰：员丘有赤泉，饮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邹润甫游仙诗曰：紫芝列红敷，丹泉激阳渌。行光自容裔，无使弱思侵。楚辞曰：云旗兮电骛，儵忽兮容裔。

鲍参军戎行昭

鲍参军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吕氏春秋，传曰：文王饰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以璧礼贤。已见上文。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璧。春秋孔演图曰：宵人之世多饥寒。宋均曰：宵，犹小也。郑玄毛诗笺曰：为龙为光。言天子恩泽光曜被及者也。殉义非为利，执羈轻去乡。庄子曰：彼所殉仁义，则俗谓之君子。又曰：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礼记曰：执羈鞅而从。鞅音的。去乡，已见上文。孟冬郊祀月，杀气起严霜。礼记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于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楚词曰：冬又申之以严霜。戎马粟不暖，军士冰为浆。陆机苦寒行曰：渴饮坚冰浆。晨上成皋阪，磧砾皆羊肠。薛综东京赋注曰：旋门阪在成皋。上林赋曰：下磧砾之坻。高诱吕氏春秋注曰：羊肠，其山盘纡似羊肠。寒阴笼白日，太谷晦苍苍。夏侯湛叹秋赋曰：阴笼景而下翳。曹植赠白马王诗曰：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尔雅曰：雾谓之晦。郭璞曰：苍苍，昏冥也。息徒税征驾，倚剑临八荒。嵇康赠秀才诗曰：息徒兰圃。法言曰：仲尼之驾税矣。宋玉大言赋曰：方地为舆，员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赋曰：八荒协兮万国谐。鷠敕不能飞，玄武伏川梁。乐纬曰：鷠敕状似凤皇，身礼，戴信，婴仁，膺智，负义。宋均曰：身礼，质赤色。思玄赋曰：玄武缩于毂中兮，腾蛇蜿而自纠。铍翻由时至，感物聊自伤。淮南子曰：飞鸟铍羽。许慎曰：铍，残羽也。古诗曰：感物怀所思。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汉书，高祖曰：竖儒，几败乃公事。韦昭曰：竖，犹小也。论衡曰：能说一经为儒生。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休上人别怨

沈约宋书曰：沙门惠休，善属文，徐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也。

休上人别怨

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魏文帝秋胡行曰：朝与

佳人期，日夕殊不来。露采方泛艳，月华始徘徊。曹子建七哀诗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宝书为君掩，瑶琴讵能开？道学传曰：夏禹撰真灵之玄要，集天官之宝书。书以南和丹缁，封以金英之函，检以玄都之印。瑶琴，已见上文。相思巫山渚，怅望阳云台。高唐赋曰：妾在巫山之阳。蔡邕诗序曰：暮宿河南怅望。子虚赋曰：楚王乃登云阳之台。膏炉绝沈燎，绮席生浮埃。炉，熏炉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烟而无焰，故谓之沈。西京杂记，邹阳酒赋曰：绡绮为席，犀璫为镇。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见上文。李陵诗曰：浮云日千里。洛神赋曰：托微波而通辞。锺会怀士赋曰：记远念于兴波。

文选考异

注「杂体诗序曰」：袁本、茶陵本有「并序」二字在前「杂体诗三十首」下，无此五字，其以下全载序作正文，乃五臣从文通集取之添入耳。袁本有校语云「善序与此同，仍简略，更不录」，可为显证。茶陵本不着校语，大误。尤所见得善注之真，最是。

注「虞义送别诗曰」：陈云「义」当作「羲」，是也。各本皆误。

注「渊鱼鳞鱼也」：袁本、茶陵本「鳞」作「？」，是也。

注「人心罔结」：袁本、茶陵本「罔」作「同」。案：皆非也，当作「固」。

注「君之泽未流」：茶陵本「未」作「不下」二字，是也。袁本亦误「未」。

去乡三十载：袁本、茶陵本「三」作「二」，有校语云善作「三」。案：各本所见非也。考仲宣以初平西迁后之荆州，至建安十三年刘琮以荆州降，垂二十年，故云尔。至注所引「去乡三十载」，但取语意相同为证，不限「二」「三」互异也。或因此改正文作「三」，遂与仲宣去乡年数弗符，非善如此，其五臣无说，反存诗旧，今藉以正之。

注「蜩与鸞鸪笑之」：茶陵本「鸞」作「鸞」，下同。袁本作「鸞」，与此同。案：作「鸞」者是也。庄子有两本，一作「鸞」，音于角反；一作「鸞」，音预，俱见释文。此引作「鸞」之本为注，不知者以「鸞」改之。又案：下注引咏怀诗「鸞斯飞桑榆，海鸟运天池」云云，是嗣宗读庄子从「鸞」，文通拟之亦然，无疑矣。

潘黄门悼亡：袁本、茶陵本「悼亡」作「述哀」。案：二本是也。后拟郭璞游仙注云「已见拟潘黄门述哀诗」，可证。此盖尤误改。

注「楚诗曰青春爰谢」：何校「诗」改「词」，陈同，是也。「爰」当作「受」。各本皆伪。

驰马遵淮泗：袁本「驰」作「驱」，云善作「驰」。茶陵本云五臣作「驱」。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善引「驱马悠悠」为注，「驰」但传写误。

注「实河海源也」：袁本、茶陵本「河」作「唯」。何校「唯」改「河」，去「海」字。案：此尤改「海」为「河」，而误当「唯」字处耳。「唯」「河」当两有。

注「曹子建求通亲表曰」：袁本、茶陵本「通」作「亲」。案：此尤添「通」字而误改去上「亲」字耳。当两有，作「求通亲亲」。

注「阳九日」：案：「九」下当有「厄」字，「日」当作「曰」。各本皆脱误。

注「易传所谓阳九日厄会也」：袁本、茶陵本「日」作「之」，是也。「会」上当有「百六之」三字，所引即孟康注。各本皆脱。

时或苟有会：袁本、茶陵本「或」作「哉」，是也。

注「冯衍显志序曰」：案：「志」下当有「赋」字。各本皆脱。

注「如鼓琴瑟」：茶陵本「琴瑟」作「瑟琴」，是也。袁本亦误顺正文。案：善注例不拘语倒，已详前。

注「出于眇谷」：案：「眇」当作「汤」。各本皆伪。余屡引可证。

张廷尉：案：「张」当作「孙」。茶陵本有校语云「张」五臣作「孙」。袁本亦作「张」，无校语。考此三十首，善于其人之不见选中者，必为之注。如许征君、休上人是也。其刘琨、郭璞称赠官，亦必为之注。善例精密乃尔，倘果别有张廷尉绰，不当反不注，可见善自作「孙」，因游天台山赋下注其「寻转廷尉卿」讫，故不须注也。袁本所用正文，系五臣，「而」字作「张」，疑五臣乃误为「张」。茶陵本校语恐倒错。何校云五臣作「孙」，是，陈同，误认茶陵校语为善真作「张」、五臣真作「孙」，虽知江题之作「孙」，而未得善理也。

注「于身无穷」：陈云「于」，「终」误，是也。各本皆伪。所引天下篇文。

注「若其可折」：案：「折」当作「析」，下同。各本皆伪。

注「角里先生」：袁本「角」作「角」。案：「角」是，「角」非也。《广韵》「一屋」云：角里先生，汉书四皓，又音「觉」，可见。宋时尚别无「角」字。袁本系后改耳。茶陵本不误，而与此同，前入华子岗诗注「载山居图」作「禄」，史记索隐引孔安国秘记亦作「禄」，「禄」、「角」古字通。今汉书索隐以及法言等每为人改成「角」，而王震泽刻史记未伪，隶释「四皓神祚机」字影宋本作「角」，极其明画，近亦改「角」，恐读者习见误本，附订之如此。

注「见一丈夫」：何校「夫」改「人」，是也。各本皆伪。所引天地篇文。

注「时人皆钦爱之」：袁本、茶陵本「人」下有「士」字，是也。

注「动于静故万物离并动作」：何校于上添「起」字，「离」改「虽」，陈同

，是也。各本皆脱误。

碧鄣长周流：茶陵本「鄣」作「障」。袁本云善作「障」。案：此所见不同。灵运晚出西射堂诗作「鄣」。注引上正「鄣」。丘希范旦发渔浦潭诗作「障」，注同。此拟谢似宜为「鄣」也。五臣改作「嶂」，盖不知「鄣」、「障」皆与尔雅释山之「章」通用。

注「子虚赋曰石则赤玉玫？」：袁本、茶陵本作「上林赋曰赤玉玫也」。案：此尤延之检本篇而改，其实善误记，亦每有之。

注「莫与智者论」：案：「莫」当作「冀」。各本皆误。

重阳集清气：袁本、茶陵本「气」作「氛」，云善作「气」。案：详下云「气生川岳阴」文必相避，盖善自作「氛」，与五臣非有异，但传写伪「气」。各本所见皆非。

测恩踳踳逸：袁本「踳」作「愉」，云善作「踳」。茶陵本云五臣作「愉」。案：善以「耽乐」注之，是自作「愉」，非与五臣有异，但传写伪「踳」。各本所见皆非。陈云「踳」，「愉」误，得之。

荣重馈兼金：茶陵本云五臣作「承荣重兼金」。袁本云善作「荣重馈兼金」。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承荣」与「巡华」俪，「兼金」与「盈瑱」俪，「重」、「过」同意。善不容与五臣有异，作「荣重馈兼金」，金非句例，必传写误也。

注「献康乐诗曰」：案：「献」上当有「谢惠连」三字。各本皆脱。

岿亭南楼期：案：「岿」当作「苕」。苕亭，即西京赋所谓「状亭亭以苕苕」，彼注云「高貌也」。盖单言之则曰「苕亭」，重言之则曰「苕苕亭亭」，字义全同，不烦更注。又「苕苕」屡见，俱不作「岿」，但传写形近伪耳。袁本、茶陵本皆作「苕」，云善作「岿」，五臣于重言者多改为「迢迢」，而此以单言不改，正与善同。各本所见皆非。

注「又诗序曰」：袁本、茶陵本无「诗」字，是也。

注「孔安国尚书曰」：案：「书」下当有「传」字。各本皆脱。

注「又酬谢惠连诗曰」：袁本、茶陵本无「谢」字，是也。

炼药矚虚幌：案：「炼」当作「练」，注云「炼与练古字通」，谓诗之「练」与所引说文金部之「炼」通也。若正文先已作「炼」，无烦此注矣。必五臣改为「炼」，各本所见乱之，而失着校语。凡五臣每以注改正文也。又四子讲德论「精练藏于矿朴」，五臣作「炼」，正与此同。

注「又集略曰」：案：「又」当作「文字」二字。各本皆误。隋志云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贞处士阮孝绪撰。七命注亦引此，正作「文」字，可证。

注「以帛萌窗也」：陈云「萌」，「明」误，是也。各本皆误。案：七命注引

作「明」，可证。

注「敬恭明祀」：案：「祀」当作「神」。各本皆误。

眈谣响玉律：案：「眈」当作「萌」。茶陵本作「萌」，云五臣作「眈」，袁本云善作「萌」。尤本以五臣乱善，失之。说已见前长杨赋「遐萌」下，可互证也。

注「观北湖田牧诗曰」：何校「牧」改「收」，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徙乐逗江阴：茶陵本云「乐」五臣作「药」。袁本作「药」，云善作「乐」。案：各本所见皆非也。下有「丹泉术」「紫芳心」之云，此言「药」无疑。袁本载五臣翰注云「徙药，行药也」，又载善注「徙药，行乐也」。茶陵但载善「徙乐，行乐也」，五臣删此一句，当是。正文善自作「药」，与五臣不异，其五臣之注为全袭善语，传写误善正文及注作「乐」，据之作校语者不辨，尤亦同其误也。鲍明远有行药至城东桥诗，在二十二卷。

注「广雅曰蔼蔼盛貌」：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郭璞曰苍苍」：案：「苍苍」二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休上人别怨：袁本、茶陵本「别怨」作「怨别」，是也。

怅望阳云台：陈云「阳云」二字当乙。今案：陈所说非也。注引「楚王乃登云阳之台」，善例既不拘语倒，难以据改。又子虚赋茶陵本作「云阳」，有校语云五臣作「阳云」。袁本作「阳云」，无校语。考史记、汉书皆作「阳云」，恐茶陵及尤所见未必非，传写误，此注亦然，其不当辄改决然矣。

离骚经 九歌四首

目录 [隐藏]

1 骚上

1.1 离骚经

1.1.1 文选考异

1.2 九歌四首

1.2.1 东皇太一

1.2.2 云中君

1.2.3 湘君

1.2.4 湘夫人

1.2.5 文选考异

骚上

离骚经

离骚经

序曰：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

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

屈平

王逸注

帝高阳之苗裔兮，苗，胤也。裔，末也。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帝系曰：颛顼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胤末之子孙，恩深而义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摄提贞于孟陬兮，太岁在寅曰摄提。孟，始也。贞，正也。于，于也。正月为陬。惟庚寅吾以降。惟，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为阳正，庚为阴正。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皇览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览，睹也。揆，度也。肇锡余以嘉名。肇，始也。锡，赐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锡我以美善之名。名余曰正则兮，正，平也。则，法也。字余曰灵均。灵，神也。均，调也。言平正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荣，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应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观其志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纷，盛貌。又重之以修能。修，远也。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又重有绝远之能，与众异也。扈江离与辟芷兮，扈，披也。楚人名披为扈。江离、芷，皆香草也。辟，为幽也。芷，幽而香。纽秋兰以为佩。纽，索也，兰，香草也，秋而芳。佩，饰也，所以象德。言己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芷以为衣被，纽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汨余若将不及兮，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岁之不吾与。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诚欲辅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过，不与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之木兰兮，搴，取也。阰，山名。夕揽洲之宿莽。揽，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兰，上事太阳，承天度也。夕入洲泽采取宿莽，下奉太阴，顺地数也。动以神祇，自救悔也。木兰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谗人虽欲困己，己受天性，终不可变易。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春与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堕也。草曰零，木曰落。恐美人之迟暮。迟，晚也。美人，谓怀王也。言天时运转，春生秋杀，草木零落，岁复尽矣。而君不建立道德，举贤用士，则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不抚壮而弃秽兮，年德盛曰壮。弃，去也。秽，行

之恶也，以喻谗佞。百草为稼穡之稂，谗佞亦为忠直之害也。何不改此度也？改，更也。言愿君务及年德盛壮之时，修明政教，弃远谗佞，无令害贤。改此惑误之度，修先王之法也。乘骐驎以驰骋兮，骐驎，骏马也，以喻贤智。言乘骏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贤智，即可至于治也。来吾导夫先路！言己如得任用，将驱先行，愿来随我，遂为君导入圣王之道。

昔三后之纯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谓汤、禹、文王也。至美曰纯。齐同曰粹。固众芳之所在。众芳，喻群贤也。言往古夏禹、殷汤、周王，所以能纯美其德，而有声明之称者，皆举用众贤，使在显职，故道化兴而万国宁也。杂申椒与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熏也。叶曰蕙，根曰熏也。岂维纽夫蕙茝？纽，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贤者。言禹、汤、文王虽有圣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化，非独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尧舜之耿介兮，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尧、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称者，以修用天地之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何桀纣之昌披兮，昌披，衣不带貌。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捷，疾也。径，邪道。窘，急也。言桀、纣愚惑，违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带，欲涉邪径，急疾为治，故身触陷阱，至于灭亡。惟党人之偷乐兮，党，朋也。论语曰：群而不党。偷，苟也。路幽昧以险隘。幽昧，不明也。险隘，谕倾危也。言己念彼谗人相与朋党，嫉妒忠直，苟且偷乐，不知君道不明，国将倾危，以及其身。岂余身之惮殃兮，惮，难也。殃，咎也。恐皇舆之败绩。皇，君也。舆，君之所乘也。以谕国也。绩，功也。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继也。武，迹也。诗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后，以辅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继续其迹，而广其基也。奔走先后，四辅之职也。诗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后。是之谓也。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以谕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为谕。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反信谗而齐怒。齐，疾也。言怀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谗言而疾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忠言謇謇，谏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为正兮，指，语也。九天，谓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唯灵修之故也。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故以谕君。言己将陈忠策内虑之心，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怀王之故，欲自尽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遁，隐也。言怀王始信任己，与我平议国政，后用谗言，中道悔恨，隐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难离别兮，近曰离，远曰别。伤灵修之数化。化，变也。言我竭忠见过，非难与君离别也；伤念君信用谗言，志数变易，无常操也。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亩为畹。又树蕙之百亩。树，种也。二百四十步为亩。言己虽见放流，犹种蒔众香，修行仁义，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与揭车兮，留夷，香草也。揭车，亦香草，一名?與。五十亩为畦。杂杜衡与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积累众善，以自絜饰，复植留夷、杜衡，杂以芳芷，芬香益畅，德行弥盛也。冀枝叶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长也。愿俟时乎吾将刈。刈，获也。言己种植众芳，幸其枝叶盛长，实核成熟，愿待天时，吾将获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养众贤，以时进用，而待仰其治也。虽萎绝其亦何伤兮，萎，病也。绝，落也。哀众芳之芜秽。言己所种芳草，当刈未刈，蚤有霜雪，枝叶虽蚤萎病绝落，何能伤我乎？哀惜众芳摧折，枝叶芜秽而不成也。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则使众贤志士，失其行也。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竞，并也。爱财曰贪，爱食曰婪。凭不馱乎求索。凭，满也。楚人名满为凭。言在位之人，无有清絜之志，皆并进取贪婪于财利，中心虽满，犹复求索不知馱饱。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语词也。以心揆心为恕。量，度也。各兴心而嫉妒。害贤为嫉，害色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贪婪。内以其志恕度他人，谓与己不同，则各生嫉妒之心，推弃清絜，使不得用也。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众人所以驰骛惶遽者，追逐权贵求财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务。众急于利，我独急于义者也。老冉冉其将至兮，冉冉，行貌。恐修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将以速至，恐修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坠，堕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己旦饮香木之堕露，吸正阳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阴阳之精粦，动以香净自润泽。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练要兮，苟，诚也。练，简也。长顛呼感颡亦何伤。顛颡，不饱貌也。言己饮食好美，中心简练而合道要，虽长顛颡，饥而不饱，亦无所伤病也。揽木根以结茝兮，揽，持也。贯薜荔之落粦。贯，累也。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落，堕也。粦，实貌。言己施行，常揽木引坚，据持根本；又贯累香草之实，执持忠信，不为华饰之行也。矫菌桂以纫蕙兮，矫，直也。索胡绳之纚纚。胡绳，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己行虽据根本，犹复矫直菌桂芬芳之性，纫索胡绳，令之泽好，以善自约束，终无懈已。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时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远贤，固非今时俗之人所可服行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周，合也。愿依彭咸之遗则。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遗，余也。则，法也。言己所行忠信，虽不合于今之人，欲愿依古之贤者彭咸余法，以自率厉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言己自伤施行不合于俗，将效彭咸沈身于渊。乃太息长悲，哀念万民，受命而生，遭遇多艰，以陨其身也。余虽好修姱以鞿

羈兮，鞿羈，以马自喻也。繯在口曰鞿，革络头曰羈。言为人所系累也。蹇朝谇而夕替。谇，谏也。诗云：谇予不顾。替，废也。言己虽有绝远之智，姱好之姿，然以为谗人所鞿羈而系累矣。故朝谏蹇蹇于君，夕暮而身废弃也。既替余以蕙纒兮，纒，佩带也。又申之以揽茝。又，复也。言君所以废弃己者，以余带佩众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犹复重引芳茝以自结束，执志弥笃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执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虽以见过支解，九死终不悔恨也。怨灵修之浩荡兮，灵修，谓怀王也。浩，犹浩浩。荡，犹荡荡。无思虑貌也。终不察夫人心。言己所以怨恨于怀王者，以其用心浩荡，骄傲放恣，无有思虑，终不见省察万民善恶之心。故朱紫相乱，国将倾危也。众女嫉余之娥眉兮，众女，谓臣众也。娥眉，好貌。谣诼谓余以善淫。谣，谓毁也。诼音啄，犹谮也。淫，邪也。言众女嫉妒娥眉美好之人，谮而毁之，谓之善淫，不可信也。犹众臣妒嫉中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偃，背也。圆曰规，方曰矩。错，置也。言今时之工，才知强巧，背去规矩，更造方圆，必不坚固，败材木也。以言佞臣巧于言语，背违先圣之法，以意妄造，必乱政化危君国也。背绳墨以追曲兮，追，随也。绳墨所以正曲者。竞周容以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随绳墨之直道，随从曲木，屋必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义之道，背弃忠直，随从枉佞，苟合于世，以求容媚，以为常法，身必倾危而被刑戮。忼郁邑余侘傺兮，忼，徒昆切，忧貌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加切，犹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独穷困乎此时也！言我所忼忼而忧，中心郁邑，怅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随从时俗，屈求容媚，故独为时人所穷困也。宁溘死以流亡兮，溘，犹奄也。余不忍为此态也！言我宁奄然而死，形体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为邪淫之态也。鸷鸟之不群兮，鸷，执也。谓能执服众鸟，鹰鹫之类也。以谕忠正。自前代而固然。言鸷鸟执志刚厉，特处不群，以言忠正之士，亦执分守节，不随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独于今。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圆凿受方枘而能合者，谁有异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为谋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忍尤而攘诟。尤，过也。攘，除也。诟，耻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过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诛谗佞之人，如孔子诛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节者，固乃前代圣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视也。察，审也。延伫乎吾将反。延，长也。伫，立貌也。诗云：伫立以泣。言己自恨视事君之道不明察，当若比干仗节死义。故长立而望，将欲还反终己之志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回，旋也。及行

迷之未远。迷，误也。言及旋我之车以反故道，反迷已误欲去之路，尚未甚远也。同姓无相去之义，故欲还也。步余马于兰皋兮，步，徐行也。泽曲曰皋。驰椒丘且焉止息。土高曰丘，四堕曰椒丘。言已欲还，则徐徐行，步我之马于芳泽之中，以观听怀王，遂驰高丘而止息，以须君命。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诚欲遂进竭其忠诚，君不肯纳，恐重遇祸，将复去修吾初始清絜之服制芰荷以为衣兮，制，裁也。芰，?也。荷，扶藁也。集芙蓉以为裳。芙蓉，莲华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进不见纳，犹复制裁芰荷，集合芙蓉，以为衣裳。被服愈絜，修善益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长余佩之陆离。陆离，参差众貌也。言已怀德不用，复高我之冠，长我之佩，尊其威仪，整其服饰，以异于众也。芳与泽其杂糅兮，芳，德之臭也。泽，质之润也。玉坚而有泽。糅，杂也。唯昭质其犹未亏。唯，独也。昭，明也。亏，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外有玉泽之质，二美杂会，兼在于己，而不得施用，故独保明身，无有亏失而已。所谓道行则兼善天下，不用则独善其身。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荒，远也。言已欲进忠信以辅事君，而不见省，故忽然反顾而去，将游目往观四远之外，以求贤君也。佩缤纷其繁饰兮，缤纷，盛貌。芳菲菲其弥章。菲菲，犹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虽欲之四荒，犹整饰仪容，佩玉缤纷而众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远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言万人禀天命而生，各有所乐，或乐谄佞，或乐贪淫，我独好修正直以为常行。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惩，艾也。言已好修忠信以为常行，虽获罪支解，志犹不艾也。

女嬃之婵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申申其詈予。申，重也。言女嬃见已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放流。故来牵引数怒，重詈我也。曰鲧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词也。鲧，尧臣也。帝系曰：颡项后五叶而生鲧。婞音胫，很也。终然天乎羽之野。蚤死曰夭。言尧使鲧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顺尧命，乃殛之于羽山，死于中野。女嬃比屈原于鲧，不承君意，亦将遇害。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婞节？女嬃数谏屈原，言汝何为独博采往古，好修謇謇婞异之节，不与众同，而见憎恶于世。薺蓁施以盈室兮，薺，蒺?也。蓁，王刍也。施，泉耳也。诗曰：楚楚者薺。又曰：终朝采蓁。三者皆恶草也，以喻谗佞盈满也。判独离而不服。判，别貌也。女嬃言众人皆佩薺蓁泉耳，为谗佞之行，满于朝廷，而获富贵；汝独服兰蕙，守忠直，判然离别，不与众同，故斥弃也。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群佞，内被姊詈，知时莫识。言已心志所执，不可户说人告，谁当察我中情之善否？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茕，孤也。诗曰：哀此茕独。予，我也。言时俗之人，皆行

佞伪，相朋党，并相荐举；忠直之士，孤莛特独，何肯听用我言而纳之也。依前圣之节中兮，节，度也。喟凭心而历兹。历，数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圣王之法，节其中和，喟然舒愤懣之心，历前代成败之道，而作此词者也。济沅湘以南征兮，沅、湘，水名也。就重华而陈词。重华，舜名也。帝系曰：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葬于九疑山，在于沅、湘之南。言己依圣王法，而行不容于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陈词。自说稽疑圣帝，冀闻秘要，以自开悟。启九辩与九歌兮，启，禹子也。九辩、九歌，禹乐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启能承志，续叙其业，育养品类。故九州岛之物，皆可辩数；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传曰：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夏康娱以自纵。夏康，启子太康也。娱，乐也。纵，放也。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图，谋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启之乐，而更作淫声，放纵情欲以自娱乐。不顾患难，不谋后叶，卒以失国。兄弟五人，家居闾巷，失尊位也。书序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游以佚田兮，羿，诸侯也。田，猎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为诸侯，荒淫游戏，以佚田猎，又射杀大狐。固乱流其鲜终兮，鲜，少也。浞又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妇谓之家。言羿因夏衰乱，代之为政，娱乐田猎，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为国相。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树之诈慝，而专其权势。羿田将归，使家臣众逢蒙射而杀之，贪取其家以为妻也。羿以乱得政，身即灭亡，故言鲜终也。浇身被服强圉兮，浇，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纵欲而不忍。纵，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浇，强梁多力，纵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杀夏后相也。日康娱而自忘兮，康，安也。厥首用夫颠隕。首，头也。自上下曰颠。隕，堕也。言浇既杀夏后相，安居无忧，日作淫乐，忘其过恶，卒为相子少康所诛，其首颠隕而堕也。论语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浇、寒浞事，皆见于左传。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于天道，下逆于人理，乃遂以逢殃咎，为殷汤所诛灭。后辛之菹醢兮，辛，殷之亡王纣名也。藏菜曰菹，肉酱曰醢。殷宗用而不长。言纣为无道，杀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黄钺，行天罚，殷宗遂绝，不得久长也。汤禹严而祇敬兮，严，畏也。祇，敬也。周论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过也。言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神人之助，子孙蒙福也。举贤而授能兮，修绳墨而不陂。陂，倾也。言三王选士不遗幽陋，举贤用能，不顾左右；循用先圣法度，无有倾失。故能绥万国、安天下也。易曰：无平不陂。皇天无私阿兮。窃爱为私，所佑为阿。览人德焉错辅。错，置也。辅，佐也。言皇天明

神，无所私阿。观万民之中有道德之者，因置以为君，使贤辅佐，成其志也。故桀为无道，传与汤；纣为淫虐，传与文王。夫维圣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诚也。下土，谓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独有圣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为万人之主。瞻前而顾后兮，顾，视也。相观人之计极。相，视也。计，谋也。极，穷也。言前观禹、汤之所以兴，顾视桀、纣之所以亡，足以观察万民忠佞之谋，穷其真伪。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谁有行仁义而不可任用，谁有不信义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义则德不立，非善则行不成。陆余身而危死兮，陆，犹危也。览余初其犹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将危亡。上观初代伏节之士，我志所乐，终不悔恨。不量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固前修以菹醢。言工不度其凿，而方正其枘，则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贤愚，竭其忠信，则被罪过而身殆也。自前代修名之人以获菹醢，龙逢、梅伯是也。曾歔歔余郁邑兮，曾，累也。歔歔，惧貌也。哀朕时之不当。言我累息而惧，郁邑而忧者，自哀生不当举贤之时，而值菹醢之日。揽茹蕙以掩涕兮，茹，柔爽也。沾余襟之浪浪。沾，濡也。衣皆谓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伤放在山泽，心悲泣下，沾濡我衣，浪浪而流，犹引取柔爽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义也。

跪敷衽以陈词兮，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睹禹、汤、文王修德以兴天下，见羿、浇、桀、纣行恶以亡，中知龙逢、比干执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长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诉于天，中心晓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与化游。故得乘云驾龙，周历天下，以慰己情，缓忧思也。驷玉虬以乘鸞兮，有角曰龙，无角曰虬。鸞，凤皇别名也。山海经曰：鸞，身有五采。溘埃风余上征。溘，犹奄也。埃，尘也。言我设往行游，将乘玉虬，驾凤车，淹尘埃而上征，去离时俗，远群小也。朝发轫于苍梧兮，轫，支轮木也。苍梧，舜所居。夕余至乎县圃。县圃，神山。淮南子曰：县圃，在昆仑闾阖之中，乃维上天。言已朝发帝舜之居，夕至县圃之山。受道圣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灵琐兮，灵以喻君。琐，门镂也。文如连锁，楚王之省合也。日忽忽其将暮。言已诚欲少留于君之省合，以须政教，日又忽去，时将欲暮，年岁且尽。言已衰老也。吾令羲和弭节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节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时遇贤君也。路曼曼其修远兮，修，长也。吾将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广大，其路曼曼，远而且长，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贤人，与己合志者也。饮余马于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总余辔乎扶桑。总，结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于咸

池，拂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我乃往至东极之野，饮马于咸池，与日俱浴，以絜己身。结我车辔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寿。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昆仑西极，其华照下地。拂，击也。聊须臾以相羊。聊，且也。须臾、相羊，皆游也。言已总结日辔，恐不能制，年时卒过，故复转之西极，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谓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过。前望舒使先驱兮，望舒，月御也。月体光明，以喻臣清白。后飞廉使奔属。飞廉，风伯也。风为号令，以谕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驱求贤，使风伯奉君命于后，以告百姓。鸾皇为余先戒兮，鸾，俊鸟也。皇，雌凤。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师告余以未具。雷为诸侯以兴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鸾皇，先戒百官将往适道，而君怠惰，告我严装未具。吾令凤皇飞腾兮，又继之以日夜。言我使凤皇明知之士，飞行天下，以求同志，续以日夜，冀逢遇之。飘风屯其相离兮，回风曰飘。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帅云霓而来御。云霓，恶气。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凤皇往求同志之士，欲与俱共事君；反见邪恶之人相与屯聚，谋欲离己。又遇佞人相帅来迎，欲使我变节以随之。纷总总其离合兮，总总，犹僂僂，聚貌也。班陆离其上下。班，乱貌也。陆离，分散也。言已游观天下，但见俗人竞为谗佞，僂僂相聚，乍离乍合，上下之义，班然散乱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阍开关兮，帝，谓天帝也。阍，主门者。倚阍阖而望予。阍阖，天门也。言已求贤不得，嫉恶谗佞，将上愬天帝，使阍人开关。又倚天门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时暖暖其将罢兮，暖暖，昏貌。罢，极也。结幽兰而延伫。言时世昏昧，无有明君。周行罢极，不愚贤士。故结芳草而长立，有还意也。世溷浊而不分兮，溷，乱也。浊，贪也。好蔽美而嫉妒。言时世君乱臣贪，不别善恶，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济，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昆仑之源，饮之不死。登阍风而继马。阍风，山名，在昆仑上。继，系也。言我见中国溷浊，则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车系马而留止。白水絜净，阍风清明。言已修絜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虽去意不能已，犹复顾念楚国无有贤臣，心为之悲而流涕。溘吾游此春宫兮，溘，奄也。春宫，东方青帝舍。折琼枝以继佩。继，续也。言我游奄然至于青帝宫，观万物始生，皆出仁义，复折琼枝以续佩，守行仁义，志弥固也。及荣华之未落兮，荣华，喻颜色也。落，堕也。相下女之可贻。相，视也。贻，遗也。言已既修行仁义，思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时，颜貌未老，视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聘而遗之，与俱事君也。吾令丰隆乘云兮，丰隆，云师。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隐士。言我令云师丰隆乘云周行，求隐士清絜若宓妃者，欲

与并力也。解佩纒以结言兮，纒，佩带也。吾令蹇修以为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礼意也。言既见宓妃，则解我佩带之玉，以结言语，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也。伏羲时淳朴，故使其臣。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繷其难迁。纬繷，乖戾也，呼麦切。迁，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带通言，而谗人复相聚毁败，令其意一合一离，遂以乖戾而见距绝。言所居深僻，难迁徙也。夕归次于穷石兮，次，舍也。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淮南曰：弱水出于穷石，入于流沙。朝濯发乎洧盘。洧盘，水名也。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体好清絜，暮所归舍穷石之室，朝沐洧盘之水，遁世隐居，而不肯仕。保厥美以骄傲兮，倨简曰骄，侮慢曰傲。日康娱以淫游。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远，保守美德，骄傲侮慢，日自娱乐以游戏，无事君之意也。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违，去也。改，更也。言宓妃虽有美德，骄傲无礼，不可与共事君；来去相弃，而更求贤也。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复往，观视四极，周流求贤，然后乃来下。望瑶台之偃蹇兮，偃蹇，高意。见有娥之佚女。有娥，国名也。佚，美也。谓帝尝之妃契母简狄也。简狄配圣帝，生贤子，以喻贞贤也。诗曰：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吕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为之高台而饮食之。言己望瑶台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与共事君也。吾令鸩为媒兮，鸩，恶鸟也。明有毒杀人，以喻谗贼。鸩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鸩鸟为媒以求简狄，其性谗贼，不可信用。还诈告我言不好。雄鸩之鸣逝兮，逝，往也。余犹恶其佻巧。言又使雄鸩衔命而往，其性轻佻巧利，多语而无要实，复不可信也。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适，往也。言己令鸩为媒，其心谗贼，以善为恶。又使雄鸩，多言少实，故中心狐疑犹豫。意欲自往，礼又不可也。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尝有天下号也。帝系曰：高辛氏为帝尝，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贤智之人若凤皇，受礼遗，将恐帝尝以先我得简狄也。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言己既求简狄，复后高辛。欲远集他方，又无所之。故且游戏观望，以忘忧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国名也。姓姚氏，舜后也。昔寒浞使浇杀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于缙，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众，遂诛灭浇，复禹旧绩。屈原放至远方之外，博求众贤，索宓妃则不肯见，求简狄又后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显功也。是不欲远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拙，钝。恐导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钝，达言于君，不能坚固，复使回移。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再言时溷浊者，怀、襄二世不明，故群下好蔽中正之士，而举邪恶之人。闺中既邃远兮，小门谓之闺。邃，深也。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觉也。言君处宫殿之中，其闺邃远，忠言难通，指语不达。自明

智之王，尚不觉善恶之情，高宗杀孝己是已。何况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言我怀忠信之情，不得发用，安能久与此闇乱之君终古居乎？意欲复去也。

索琼茅以筮萁兮，索，取也。琼茅，灵草也。筮，小破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卜曰萁。筮音廷。萁音专。命灵氛为余占之。灵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则无所集，欲止则又不见用，忧懣不知所从，乃取神草竹筮结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灵氛，占其吉凶。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灵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两美必合。楚国谁能信明善恶，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时去之也。思九州岛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岂独楚国有君臣可止乎？曰：勉远逝而无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尔，女也。怀，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独无贤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灵氛之词。时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乱貌。孰云察余之美恶？屈原答灵氛曰：当时之君，皆暗昧惑乱，不知善恶。谁当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难去之意。人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党，乡党，谓楚国也。言天下万人之所好恶，其性不同，此楚国尤独异也。户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满也。谓幽兰其不可佩。言楚人户服白蒿，满其要带，以为芬芳；反谓幽兰臭恶，为不可佩也。以言君亲爱谗佞，憎远忠直而不近也。览察草木其独未得兮，察，视也。岂琤美之能当？琤，美玉也。相玉书言：琤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时人无能识臧否，观视众草尚不能别其香臭，岂当知玉之美恶乎？以为草木易别于禽兽，禽兽易别于珠玉，珠玉易别于忠佞。知人最难。苏粪壤以充帙兮，苏，取也。充，满也。壤，土也。帙谓之膾。膾，香囊也。谓申椒其不芳。言取粪土以满香囊，佩而带之，反谓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远君子也。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言己欲从灵氛劝去之占，则心狐疑。念楚国也。巫咸将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怀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美，所以享神。言巫咸将夕从天上下来，愿怀椒糈要之，使筮吉凶。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翳，蔽也。缤，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则将百神蔽日来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纷然近我。知己之意。皇剡剡其扬灵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扬其光灵，使百神告我当去，尤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强也。上谓君，下谓臣也。求矩矱之所同。矩，法也。矱，于缚切，度也。言当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己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化也。汤禹俨而求合兮，俨，敬也。合，匹也。摯皋繇而能调。摯，伊尹名，汤臣也。咎繇，禹臣也。调，和。言汤、禹至圣，犹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

，力能调和阴阳，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谕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则精感神明，贤君自举用之，不必须左右荐达之。说操筑于傅岩兮，说，傅说也。傅岩，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说抱怀道德而遇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思想贤者，梦得圣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为殷高宗。吕望之鼓刀兮。吕，太公之氏姓也。鼓，鸣也。遭周文而得举。言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盍往归之，至于朝歌，道穷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钓于渭滨。文王梦得圣人，于是出猎而遇之，遂载以归，用为师。宁戚之讴歌兮，宁戚，卫人。齐桓闻以该辅。该，备也。宁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贾，宿齐东门外。桓公夜出，宁戚方饮牛，叩角而歌。桓公闻之，知其贤，举用为卿，备辅佐也。及年岁之未晏兮，晏，晚也。时亦犹其未央。央，尽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辅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时亦未尽若三贤之遭遇也。恐鸛馱之先鸣兮，鸛馱，一名买??，常以春分鸣也。鸛，弟。馱，桂。使百草为之不芳。言我恐鸛馱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谗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过也。

何琼佩之偃蹇兮，偃蹇，众盛貌。众蓐然而蔽之。言我佩琼玉，怀美德偃蹇，而众人蓐然而蔽之。伤不得施用也。惟此党人之不亮兮，信，亮也。恐嫉妒而折之。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妒我正直，欲必折挫而败也。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时俗溷浊，善恶变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荃、蕙，皆香草也。言兰芷之草，变其体而不复香；荃蕙化而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为小人，忠信更为佞伪。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为萧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言士人所以变直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余以兰为可恃兮，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恃，怙也。羌无实而容长。实，诚也。言我以子兰能进贤达能。可怙而进。不意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委厥美以从俗兮，委，弃也。苟得引乎众芳。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谄佞，苟欲引于众贤之位，而无进贤之心也。椒专佞以慢慝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慝，淫也。糝又欲充其佩帙。糝，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贤而非贤也。帙，盛香之囊也。以喻亲近。言子椒为楚大夫，处兰芷之间，而行淫慢谄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皆使居亲近，无有忧国之心。责之也。既干进而务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兰、子椒苟欲求进，自入于君，身得爵禄而已，复何能敬爱贤者而举之乎。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言时世俗人随从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复以谄谀之行，众人谁有不变节而从

之者乎？疾之甚也。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言观子椒、子兰变节若此，岂况朝廷众臣，而不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历，逢也。兹，此也。言己内行忠正，外佩众芳，此诚可贵，兹不遭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难亏兮，亏，歇也。芬至今犹未沫。沫，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诚难亏歇，至今犹未已也。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虽不见用，犹和调己之行度，执守忠贞以自娱乐，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上谓君，下谓臣也。言我愿及年德方盛壮之时，周流四方，观君臣之贤，欲往就之。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言灵氛既告我以吉占，历善日，吾将去君而远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羞，脯也。精琼糜音糜以为粢音张。精，凿也。糜，屑也。粢，粮也。言我将行，乃折琼枝以为脯腊，精凿玉屑以为储粮，饮食香絜，冀以延年也。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象，象牙也。言我驾飞龙，乘明知之兽，载象玉之车，文章杂错。以言德似龙玉而世俗莫识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言贤愚异心，何可合同。知君与己殊志，故将远去，自疏而流遁也。遭吾道夫昆仑兮，遭，转也。楚人名转为遭。路修远以周流。言己设去楚国远行，乃转至昆仑神明之山。其路长远，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扬云霓之晻蔼兮，扬，披也。晻蔼，翳郁阴貌。鸣玉鸾之啾啾。鸾，鸾鸟也。以玉作之，着于衡，和着于轼。啾啾，鸣声。言从昆仑将遂升天，披云霓之翳郁，排群佞之党群，鸣玉鸾之啾啾，而有节度也。朝发轫于天津兮，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夕余至乎西极。言己朝发天之东津，万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极，万物所成。动顺阴阳之道，且亟疾也。凤皇翼其乘旗兮，翼，敬也。旗，旗也。画龙蛇为旗。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也。言己动顺天道，则凤皇来随我车。敬乘旗旗，高飞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怀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书曰：余波入于流沙。遵赤水而容与。遵，循也。赤水，出昆仑。容与，游戏貌也。言吾行忽然过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戏。虽行远方，动以清洁自洒饰也。麾蛟龙使梁津兮，举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龙。诏西皇使涉予。诏，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龙以桥西海，使少皞渡我，动与神兽圣王相接。言能渡万人之厄。路修远以多艰兮，艰，难也。腾众车使径待。腾，过也。言昆仑之路险阻多难，非人所能由。故令众车先，使从邪径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车，远莫能及。路不周以左转兮，不周，山名，在昆仑山西北。转，行也。指西海以为期。指，语也。期，会也。言己使语众车，我所行之道，当过不周山而左行，俱会西海之上也。过不周者，言道不合于俗也。左转者，言君行左乖，不与己同志也。屯余车其千乘兮，屯，陈也。齐玉轝音大而并驰。轝，辖也。言乃屯陈我车

，前后千乘，齐以玉为车辖，并驰左右，从己者众，皆有玉德，宜辅千乘之君。驾八龙之婉婉兮，婉婉，龙貌。载云旗之委移。言己驾八龙神智之兽，其状婉婉；又载云旗，委移而长也。驾八龙者，言己德如龙，可制御八方也。载云旗者，言己德如云雨，能润施。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邈邈，远貌也。言己虽乘云龙，犹自抑案，弭节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远，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乐也。九韶，舜乐也。尚书曰：箫韶九成。是也。聊假日以偷乐。言己德高智明，宜辅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时，故假日游戏偷乐而已。陟升皇之赫戏平声兮，皇，皇天也。赫戏，光明之貌。忽临睨五计夫旧乡。睨，视也。旧乡，楚国也。言己虽陟昆仑，过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据光曜，不足以解忧；犹复顾楚国，愁且思也。仆夫悲余马怀兮，仆，御也。怀，思也。蜷奇员局顾而不行。蜷局，诘屈不行貌也。屈原设去时离俗，周天匝地，意不忘旧乡。望见楚国，仆御悲感，我马思归，蜷局诘屈而不肯行。此终志不失，以辞自见，以义自明也。

乱曰：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愤懣，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已矣，绝望之词也。无人，谓无贤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怀德不见用，以楚国无有贤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伤之词也。又何怀乎故都！言众人无有知己，已复何为思故乡，念楚国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言时世人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善政，我将自沈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

文选考异

注「辟为幽也」：案：「为」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楚辞注无。

纽秋兰以为佩：袁本云逸作「纽」。茶陵本云五臣作「纫」，下「岂惟纽夫蕙菝」校语同。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此「纽」楚辞作「纫」，下载「旧音女陈反」，洪兴祖补注「女邻切」。又下文「矫菌桂以纫蕙兮」，各本尽作「纫」，盖「纽」但传写伪耳。凡楚辞及善引逸注，不必全同。而文选今本传写之误，或失文义，仍当相正。下仿此。

注「言己修身清洁」：案：「洁」当作「絜」，各本皆误。注多作「絜」，必逸自用「絜」，后改之，而「絜」、「洁」错出，非。余不更出。

何不改此度也：袁本、茶陵本「改」下有「其」字。案：袁用五臣也。校语云逸作「何不改此度也」，与尤正同。茶陵本以五臣乱之，非。楚辞「何不改乎此度也」，洪兴祖本「何不改此度」，当各依其旧。读者易惑，故详出之。

注「以修用天地之道」：何校「修」改「循」，陈同。楚辞注作「循」。案：上云「遵循也」，「循」字是也，「循」、「修」二字，群书多混。前人论

之详矣。

注「谕倾危也」：陈云「谕」，「喻」误。又「风为号令，以谕君命，行媒谕左右之臣也」，同。案：「喻」「谕」通用，或逸自用「谕」，下「以谕国也」，「以谕君也」，「故以香为谕」，「故以谕君」，袁本皆作「谕」，茶陵本皆作「喻」。楚辞注亦「喻」、「谕」错出。

注「言吞阴阳之精粦」：案：洪兴祖本楚辞注无「言」字，「阴阳」作「正阴」，是也。各本及单行楚辞注皆误。

注「哀念万民」：袁本、茶陵本「民」作「人」，下注「终不见省察万民善恶之心」，又「观万民之中」，又「足以观察万民忠佞之谋」，同。案：「人」字是也。正文「人」亦善避讳改字，不得注作「民」。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袁本、茶陵本「娥」作「蛾」，注同。案：楚辞作「蛾」。

悔相道之不察兮：袁本云：逸无「兮」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兮」字。案：二本非也。校语言逸本，犹其言善本，皆但据所见。楚辞有「兮」字。此尤延之校改正之。

注「言及旋我之车」：案：「及」当依楚辞注作「乃」。各本皆伪。

注「反迷己误欲去之路」：案：「反迷己」当依楚辞注作「及己迷」。各本皆误。

注「外有玉泽之质」：袁本、茶陵本「外」作「内」。案：此尤本误字。

注「使家臣众逢蒙」：案：当依楚辞注去「众」字。各本皆衍。

注「殷宗遂绝不得久长也」：袁本、茶陵本无「绝」字。案：楚辞注有。

修绳墨而不陂：袁本、茶陵本「陂」作「颇」，注同。案：此尤延之改也，楚辞正作「颇」。洪兴祖云「颇」一作「陂」，为尤所据，谓引易曰「无平不颇」，其字宜作「陂」耳。详逸引群经不必与今同，改者未是。「修」当作「循」，袁本云逸作「修」，茶陵本云五臣作「循」，详逸注「循用先圣法度」，各本皆同，是逸作「循」，不作「修」，校语所见，实传写伪也。单行楚辞注亦伪。洪兴祖本作「循」，云「循」一作「修」。

注「有道德之者」：何校「之」改「人」，陈同。茶陵本作「人」，袁本作「之」，楚辞注无此字。案：疑无者是也。

注「衣皆谓之襟」：案：「皆」当依楚辞注作「眦」。各本皆误。文出尔雅释器。考释文「眦，才细反」，又「子移反」，不得作「皆」。诗郑风正义引作「皆」，其误正与此同。

注「言己睹禹汤文王修德以兴天」：案：当依楚辞注「己」下添「上」字，「兴」下去「天」字。各本皆误。

注「情合真人」：袁本、茶陵本「情」作「精」。案：此尤本误字。

注「淹尘埃而上征」：袁本、茶陵本「淹」作「掩」。案：上「湔犹奄也」，各本皆同。疑此亦作「奄」，与楚辞注皆作「掩」者不同。

注「神山淮南子曰县圃在昆仑闾阖之中」：袁本、茶陵本作「神山也在昆仑之上淮南言昆仑县圃」。案：二本是也，尤延之所校改，非，楚辞注可证。「南」下彼有「子」字，非。

注「乃维上天」：袁本、茶陵本作「虽乃通天」。案：今楚辞注作「维绝通天」，洪兴祖本作「维绝乃通天」。补注云一无「绝」字，一本乃作「绝」。尤延之据淮南天文训云「乃维上天」以校改，不知逸所引不必与今同也。

路曼曼其修远兮：袁本、茶陵本「曼曼」作「漫漫」，注同。案：楚辞作「曼」。洪兴祖云释文「曼」作「漫」云云，此盖善「曼」，五臣「漫」，二本所见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

注「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案：「暘」当作「汤」，各本皆伪。楚辞注作「汤」，此天文训文，史记索隐引之，以明「汤谷」之有证，淮南不作「暘」也。天问云「出自汤谷」，楚辞亦不作「暘」也。吴都赋「包汤谷之滂沛」，叹逝赋「望汤谷以企予」，文选亦不作「暘」也。唯五臣不知有「汤谷」，凡遇此字，必用古文尧典改为「暘」，袁、茶陵二本校语可考。善注中「汤」字亦间为所乱，犹今本淮南之为后人改作「暘」矣。又袁本、茶陵本无「子」字，是也。楚辞注有，与此同衍。

注「皆出仁义」：袁本、茶陵本「仁义」作「于仁」。案：二本是也。楚辞注作「于仁义」，亦衍「义」字。

注「淮南曰弱水」：袁本、茶陵本「曰」作「言」。案：二本是也。以此例之，上注「淮南子曰白水」云云，「子曰」二字，亦当作「言」。各本皆误。楚辞注二处皆作「子言」，亦衍「子」字。

注「涓盘水名也」：袁本、茶陵本「盘」作「盪」，是也。案：此因正文五臣作「盪」误混善注。楚辞作「盪」。洪兴祖曰「盪」一作「盪」。

注「来去相弃」：案：当依楚辞注「来」下有「违」字。各本皆脱。洪兴祖本作「来复弃去」，殊误。

注「偃蹇高意」：袁本、茶陵本「意」作「貌」。案：此尤本误字。

注「鸩恶鸟也明有毒杀人」：案：「恶鸟」当依楚辞注作「运日」，此因五臣向注作「恶鸟」，不知者误混善注。又「明」当依楚辞注作「羽」，亦不知者因形近误之。各本误皆同。

注「受礼遗将」：案：「将」下当依楚辞注有「行」字。各本皆脱。

注「少康留止有虞」：案：「少」上当依楚辞注有「幸若」二字。各本皆脱。

注「是不欲远去貌」：案：「貌」当依楚辞注作「意」。各本皆误。

注「怀襄二世不明」：袁本、茶陵本「世」作「叶」。案：二本是也。此亦善避讳改字。

注「糈精美」：袁本、茶陵本「美」作「米」。案：此尤本误字。

注「纷然近我」：茶陵本「近」作「迎」，是也。袁本亦误「近」。案：楚辞注作「迎」。

注「知己之意」：袁本、茶陵本「意」作「志」。案：此尤本误字。

注「告我当去尤吉善也」：何校改「尤」作「就」。陈云楚辞注作「就」为是。各本皆伪。

注「力能调和阴阳」：陈云「力」，「乃」误，是也。楚辞注作「乃」。各本皆伪。

注「言臣能中心常好善」：袁本、茶陵本「臣」作「诚」。案：此尤本误字。

注「宁戚方饮牛」：茶陵本「饮」作「饭」，是也。袁本亦误「饮」。案：楚辞注作「饭」。

注「鸚弟馱桂」：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有「弟」、「桂」二字音在正文下。案：二本乃五臣音也，详此篇注中诸音切。盖善既载王汪，兼载旧音，今本改易删削，多失其真，无以正之。此四字或善所有，恐当如「筵音廷」、「箠音专」之例，单行楚辞「鸚」作「鸚」，下载「旧音云，鸚，题音；馱，决音」，文既互异，难以为证矣。

又「况揭车与江离」：案：「离」当作「离」，上「扈江离」无「卅」，似不当歧异也。楚辞二字皆作「离」。洪兴祖补注云文选「离」作「离」，谓五臣也。袁、茶陵二本正如此，但皆不着校语，盖非。

注「此诚可贵兹」：袁本、茶陵本「兹」作「重」，是也。案：此尤本误字。

注「言我愿及年德方盛壮之时周流四方观君臣之贤欲往就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四字。案：此尤延之据楚辞注添之，详文义，当是二本脱也。

扬云霓之晻蔼兮：茶陵本「扬」下有「志」字。校语云五臣无。袁本校语云逸有。案：二本非也，楚辞无，此尤延之校改正之。洪兴祖云一本「扬」下有「志」字，即指袁、茶陵校语所见而言，实误本也。

注「平声」：袁本、茶陵本无「声」字。案：此疑是五臣音，单行楚辞亦不载。凡音之在正文下者，均非善旧。盖合并六家，每因正文下已有五臣删削注中之善，而善与五臣始交错不分。逮后单行善本，又于正文下音多所删削，于是或真善音以改易其处而被去，或非善音而删削不及则仍存，均难以一一考之矣。全书袁、茶陵音与尤每不同者，此其大概也。为之举例，不更悉论云。

九歌四首

九歌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乐鼓舞，因为作九歌之曲，托之以讽谏也。

屈平

王逸注

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也。穆将愉兮上皇。穆，敬也。愉，乐也。上皇，谓东皇太一也。言己将修祭祀，必择吉辰之日，齐戒恭敬，以晏乐天神。抚长剑兮玉珥，抚，持也。珥，谓剑鐔也。剑者，所以威不服，卫有德，故扶持之也。璆锵鸣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锵，佩声也。诗曰：佩玉锵锵。言己供神有道，乃使灵巫佩持好剑，以辟邪恶；垂众佩，周旋而舞动，鸣五玉，锵五音而和，且有节度。瑶席兮玉璫，盍将把兮琼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琼，玉枝也。言己修饰清洁，以瑶玉为席，美玉为璫。灵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为香。蕙肴蒸兮兰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饭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浆。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浆，以椒置浆中也。言己供待弥敬，及以蕙蒸肴，芳兰为藉，进桂酒椒浆，以备五味也。扬枹兮拊鼓，拊，击也。疏缓节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宁处，亲举枹击鼓，使灵巫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陈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己陈列竽瑟，大倡作乐，以自竭尽也。灵偃蹇兮姣服，灵，谓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饰也。芳菲菲兮满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饰，举足奋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满堂室也。五音纷兮繁会，五音，宫、商、角、征、羽也。纷，盛貌也。繁，众也。君欣欣兮乐康。欣欣，喜貌。康，乐也。言己重作众乐，合会五音，纷然盛美，神以欢欣，猷饱喜乐，则身蒙庆佑，家受多福也。屈原以为神无形声，难事易失。然人竭心尽礼，则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伤履行忠诚，以事于君，不见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云中君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华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将修飨祭以事灵神，乃先使灵巫先浴兰汤，沐香芷，衣五采华衣，饰以杜若之英，以自絜饰。灵连蜷巨员反兮既留，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连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烂昭昭兮未央。烂，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执事肃敬，奉迎导引神，颜貌矜庄，形体连蜷。神则欢喜，安留

见止。见其光容，烂然昭明，长无极已。蹇将憺兮寿宫，蹇，词也。憺，安也。寿宫，供神之处也。祠祀皆欲得寿，故名为寿宫也。言云神既至，在于寿宫，歆飨酒食，憺然安乐，无有去意也。与日月兮齐光。齐，同也。光，明也。言云神丰隆，爵位尊高，乃与日月同光明也。夫云兴而日月暗，云藏而日月明，故言齐光也。龙驾兮帝服，龙驾，言云神驾龙。帝，谓五方之帝也。服，饰也。言天尊云神，使之乘龙。兼衣，言青黄五采之色，与五方帝同服也。聊翱游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犹周流也。言云神居无常处，动则翱翔周流往来，且游且翱也。灵皇皇兮既降，灵，谓云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来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远举兮云中。焱，去疾貌。云中，其所居也。言云神往来急疾，饮食既饱，焱然远举，复还其处。览冀州兮有余，览，望也。两河间曰冀州。余，犹他方也。言云神所在高邈，乃望于冀州，尚复见他方也。横四海兮焉穷。穷，极也。言云神出入奄忽，须臾之间，横行四海，安有穷极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谓云神。极劳心兮????。????，忧心貌也。屈原见云一动千里，周遍四海，想得随从，观望四方以忘己忧。思而念之，终不可得。故太息而叹，中心烦劳而????。

湘君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君，谓湘君也。夷犹，犹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饶，又有峻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荡。既设祭祀，使巫请呼之，尚复犹豫。蹇谁留兮中洲？蹇，词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为洲。言湘君蹇然难行，谁留待于水中之洲乎？以为尧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所留盖谓此二女。美要眇兮宜修，要眇，好貌也。修，饰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饰也。沛普赖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谓也。言己虽在湖泽之中，犹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无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己乘船常恐危殆，愿君令沅、湘无波涌，使江顺径徐流，则得安也。望夫君兮归来，君，谓湘君。吹参差兮谁思！参差，洞箫也。言己瞻望于君而未肯来，则吹箫作乐，君当复谁思念？驾飞龙兮北征，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国，驾飞龙北行，还亟归故居也。遭吾道兮洞庭。遭，转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龙而归，不敢随从大道，愿转江湖之侧，安委曲之径，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绸，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绸，缚束也。诗曰：绸缪束楚。承荃桡兮兰旌。荃，香草也。桡，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则以薜荔搏饰四壁，蕙草缚屋；乘舟船则以荃为楫棹，兰为旌旆，动以香絜自修饰。望涔阳兮极浦，涔阳者，江陵名也。近附郢。极，远也。浦，涯水也。横大江兮扬灵。灵，精诚也。屈原

思念楚国，愿乘轻舟，上望江海之远浦，附郢之崎，以泄忧念。横度大江，扬己精诚，冀能感寤怀王，使还己也。扬灵兮未极，极，己也。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女，谓女嬃也，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言己远扬精神，虽欲自竭尽，终无从达。故女嬃牵引责之，数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随风俗也。横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欲变节，而意不能改，内自悲伤，涕泣横流。隐思君兮陴符沸侧。君，谓怀王也。陴，陋也。言己虽见放弃，隐伏山野，犹从侧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棹兮兰枻，棹，楫也。枻，船傍板。斲冰兮积雪。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举其楫斲斫冰冻，纷然如积雪。言己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搴，手取也。芙蓉，荷花也，生水中。屈原言己执忠信之行，以事于君，其志不合，犹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缘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劳，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则媒人疲劳而无功也。屈原自喻行与君异，终不可合，亦疲劳而已。恩不甚兮轻绝！言人交接初浅，恩不甚笃，则轻相与离绝也。言己与君同姓共祖，无离绝之义。石濂兮浅浅音笺，濂，湍也。浅浅，流疾貌。飞龙兮翩翩。屈原忧愁，俯视川水，见石濂浅浅，疾流而下，将有所至。仰见飞龙翩翩而上，将有所登。自伤弃在草野，终无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长，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与不厚，则长相怨恨也。言己执履忠贞，虽获罪过，不敢怨恨于众人。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闲，暇也。言君常与己期，欲共为治。后以谗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闲暇，遂以疏远。朝骋骛兮江皋，朝，以喻己盛也。泽曲曰皋。言己愿及朝，明己年盛时，任重驰骋，以行道德。夕弭节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将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终于草野。鸟次兮屋上，次，舍也。过信为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泽之中，众鸟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伤与鸟兽鱼鳖为伍。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与环即还，与玦即去也。遗余佩兮澧浦。遗，离也。佩，琼琚之属也。言己虽见放逐，常思念君，设欲远去，犹捐玦佩置于水涯，冀君求己，示有还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将以遗兮下女。遗，与也。女，阴也，以喻臣。谓己之俦匹也。言己愿于芳芬绝异之洲，采取杜若以与贞正之人，思与同志，终不更变。时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遥兮容与。逍遥，游戏也。言天时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于时，聊且逍遥而游，容与而戏，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谓尧女也。降，下也。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帝不反

，墮于湘水之渚，因为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谓也。尧二女仪德美好，眇然绝异，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屈原自伤，不遭值尧而遇暗君，亦将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裊裊兮秋风，裊裊，秋风摇木貌。洞庭波兮木叶下。言秋风疾则草木摇，湘水波而树叶落矣。以言君政急则众人愁而贤者伤矣。登白苹兮骋望，苹，草，秋生。骋，平也。与佳期兮夕张。佳期，谓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张，施也。言己愿以始秋苹草初生望平之时，修设祭具，夕早洒扫，张施帷帐，与夫人期歆飨之也。鸟萃兮苹中，萃，集也。罾何为兮木上？罾，鱼网也，夫鸟当集木巅而言草中，罾当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愿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谓湘夫人也。重以卑说尊，故变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虽死，犹思其神。所以不敢达言者，士当须介，女当须媒也。慌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言神鬼荒忽，往来无形。近而视之，彷彿若存；远而望之，但见水流潺湲也。麋何为兮庭中，麋，兽名。蛟何为兮水裔？蛟，龙类也。言麋当在山林而在庭中，蛟当在深渊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当处野而升朝廷，贤者当居尊官而为仆隶。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济，渡也。澨，水涯。自伤驱驰不出湖泽之域。闻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谓也。将腾驾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泽，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则愿腾驾而往，不待侣偶也。筑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盖。屈原因于世上，愿筑室水中，托附神明而居处也。荃壁兮紫坛，以荃草饰室壁，累紫贝为坛。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于堂上。桂栋兮以桂木为屋栋。兰橑，以木兰为橑。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户楣。药房。药，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为帷，罔，结也。结薜荔为帷帐。擗蕙櫨兮既张。擗，折也。以折蕙覆櫨屋。白玉兮为镇，以玉镇坐席。疏石兰以为芳。石兰，香草。疏，布陈也。芷葺兮荷屋，葺，盖屋也。缭之兮杜衡。缭，缚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实庭，合百草之华以实庭也。建芳馨兮庑门。馨，香之远闻者也。积之以为门庑也。屈原生遭浊世，忧愁困极，意欲随从鬼神，筑室水中，与湘夫人比邻而处。然犹积众芳以为殿堂，修饰弥盛，行善弥高也。九嶷缤兮并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灵之来兮如云。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缤然来迎二女，则百神侍送，众多如云。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遗余褋兮澧浦。褋，襜褕也。屈原设托与湘夫人共邻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搴汀洲兮杜若，汀，平也。将以遗兮远者。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遗之，共与修道德也。时不可兮骤得，骤，数也。聊逍遥兮容与！言富贵有命，天时难值，不

可数得，聊且游戏，以尽年寿也。

文选考异

注「必择吉辰之日」：何校「辰」改「良」。案：楚辞注作「良」，何据之，是也。各本皆伪。

注「兼衣言青黄五采之色」：案：当依楚辞注去「言」字。各本皆衍。

望夫君兮归来：袁本「归」作「未」，云逸作「归」。茶陵本云五臣作「未」。案：各本所见皆非也。详逸注「言已瞻望于君而未肯来」，是逸作「未」，不作「归」，但传写误耳。楚辞作「未」，洪兴祖云「未」一作「归」，亦非。

注「屈原思神略垂」：案：「垂」当依楚辞注作「毕」，读于「毕」字句绝。各本皆误。少司命「悲莫悲兮」句注亦有此语，可证。

承荃桡兮兰旌：案：「承」，衍字也，楚辞无。洪兴祖补注云诸本或云「乘荃桡」，「乘」一作「承」，或云「采」，皆后人增。其说是也。因逸注有「乘舟船」之语，误添正文耳：后又作「承」，即此本；又作「采」，即五臣本也。袁本云逸作「承」。茶陵本云五臣作「采」。据所见为校语，非。

鸟萃兮苹中：何校「萃」上添「何」字，陈同。案：楚辞有「何」字。又洪兴祖云一本「萃」上有「何」字，何、陈据之也。袁、茶陵本皆无，洪兴祖本楚辞亦无。此仍当各依其旧，不必添也。

慌忽兮远望：案：「慌」当作「荒」，详逸注云「言神鬼荒忽」。各本皆作「荒」，是善作「荒」也。袁、茶陵二本正文作「慌」，所载五臣向注字同，是五臣作「慌」也。单行楚辞作「慌惚」，下载「旧校一作荒忽」。洪兴祖本作「荒忽」，云「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荒」、「慌」同字。但既善「荒」，五臣「慌」，便属分别，不因同字而可相乱也。凡善、五臣之所谓异，皆准此例矣。

注「擗折也」：茶陵本「折」作「析」，是也。袁本亦误「折」，下同。

疏石兰以为芳：何校「以」改「兮」。案：楚辞「以」作「兮」，何据之也。袁本「兮」「以」两有，云逸无「兮」。茶陵本云五臣有「兮」。据所见为校语也。洪兴祖云一本「兮」下有「以」字，即五臣本。一云「疏石兰以为芳」，即此本。

九歌二首 九章 卜居 渔父 九辩五首 招魂 隐士

目录 [隐藏]

1 骚下

1.1 九歌二首

1.1.1 少司命

- 1.1.2 山鬼
- 1.1.3 文选考异
- 1.2 九章
- 1.2.1 涉江
- 1.2.2 文选考异
- 1.3 卜居
- 1.3.1 文选考异
- 1.4 渔父
- 1.4.1 文选考异
- 1.5 九辩五首
- 1.5.1 文选考异
- 1.6 招魂
- 1.6.1 文选考异
- 1.7 招隐士
- 1.7.1 文选考异

骚下

九歌二首

九歌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兰兮麝芜，罗生兮堂下。言己供神之室，闲而清静，众香之草，又环其堂下，罗列而生。诚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袭，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叶垂华，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谓万民也。荪何以兮愁苦！荪，谓司命也。言天下万民，人人自有子孙，司命何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言己事神崇敬，重种芳草，茎叶五色，香益畅也。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言万民众多，美人并会，盛满于堂，而司命独与我睨而相视，成为亲亲也。入不言兮出不辞，言神往来奄忽，入不语言，出不诀辞，其志难知也。乘回风兮载云旗。言司命之去，乘风载云，其形貌不可得见。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思神略毕，忧愁复出，乃长叹曰：人居世悲哀，莫痛与妻子生别离。伤己当之也。乐莫乐兮新相知。言天下之乐，莫大于男女始相知之时也。屈原言己无新相知之乐，而有生离之忧。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净，往来奄忽，难当值也。夕宿兮帝郊，帝，谓天帝。君谁须兮云之际？言司命之去，暮宿

于天帝之郊，谁待于云之际乎？幸其有意而顾己。与汝游兮九河，冲飙起兮水扬波。与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也。盖天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晞，干也。诗云：匪阳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己愿托司命，俱沐咸池，干发阳阿，斋戒絜己，冀蒙天佑也。望美人兮未来，美人，谓司命也。临风愴兮浩歌。愴，失意貌也。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来，临疾风而大歌，冀神闻之而来至也。孔盖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为车盖，翡翠之羽为旌旗。言殊饰也。登九天兮抚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扶持彗星，欲扫除邪恶辅仁贤也。竦长剑兮拥幼艾，竦，执也。幼，少也。艾，长也。言司命持长剑以诛绝恶，拥护万人，长少使各得其命。荃独宜兮为民正。言司命执心公方，无所阿私，善者佑之，恶者诛之。故宜为万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谓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带女萝。女萝，菟丝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见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丝为带也。薜荔、菟丝，皆无根，缘物而生，山鬼亦奄忽无形，故衣之以为饰也。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盼也。言山鬼之状，体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齿而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谓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诗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丽，亦复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来见其容也。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从神狸，结桂与辛夷以为车旗。言有香絜也。被石兰兮带杜衡，石兰、杜衡，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遗所思。所思，谓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饰众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絜以厉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遗，以同其志也。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言山鬼所处，乃在幽昧之内，终不见天地，所以来出，归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路险难兮独后来。言所处既深，其路阻险又难，故来晚暮，后诸神。表独立兮山之阿，表，特也。言山鬼后到，特立于山之上而自异也。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言山鬼所在至高，云出其下，虽白昼犹冥晦。东风飘兮神灵雨。飘，风貌也。诗云：匪风飘兮。言东风飘然而起，则灵应之而雨。以言阴阳相感，风雨相和。屈原自伤独无和也。留灵修兮憺忘归，灵修，谓怀王也。岁既晏兮孰华予！晏，晚也。孰，谁也。言己宿留怀王，冀其还己，心中憺然，安而忘归，年岁晚暮，将欲疲老，谁当复使我荣华也。采三秀兮于山间，三秀，谓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间，采而求之，终不能得。但见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隐处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怅忘归，公子，谓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达。故我怅然失志而忘归也。君思我兮不得闲。言怀王时思念我，顾不肯以闲暇之日，召己谋议。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

原自谓也。饮石泉兮荫松柏。言己虽在山中无人之处，犹取杜若以为芬芳，饮石泉之水，荫松柏之木。饮食居处，动以香絜自修饰。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怀王有思我时，然谗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狄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电暴雨，猿号狄响，风木摇动，以言恐惧失其所也。或曰：雷为诸侯，以兴于君。云雨冥昧，以兴佞臣。猿狄善鸣，以兴谗言。风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群佞聚也。猿啾啾者，谗夫弄口也。风飒飒者，政烦扰也。木萧萧者，民惊骇也。思公子兮徒离忧。言己怨子椒不见达，故遂忧愁。

文选考异

与汝游兮九河冲飙起兮水扬波：何校云洪兴祖谓此二句河伯章中语，王逸无注，古本无此二句。陈同。案：其说是也。详五臣济有解「九河冲飙」之注，是其本有此二句，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而误衍，又失着校语也。楚辞亦衍，或即五臣之所本，要以古本无为是。

注「睇微盼也」：茶陵本「盼」作「眄」，袁本作「盼」。案：楚辞作「眄」，「眄」字是也。下「美目盼然」，各本及楚辞皆作「盼」，非。洪兴祖引说文「南楚谓眄曰睇，眄，眠见切」，可证。逸以「眄」注「睇」，二字俱当作「眄」，与诗「美目盼兮」无涉。洪于下又引诗者，所见已误下「眄」为「盼」耳。七启「睇眄流光」注引此，亦其证。

注「猿号狄响」：案：「号狄」当依楚辞注作「狄号」。袁、茶陵二本作「猴号」。考楚辞「狄夜鸣」。洪兴祖本「狄」作「又」，云「又」一作「狄」。然则作「狄」之本，此注则云「猿狄号响」；作「又」之本，此注则云「猿猴号响」也。下注「猿狄善鸣」，亦当然。袁本正文作「又」，茶陵本正文作「狄」，盖善「狄」、五臣「又」而不同，二本失着校语。此及下俱作「猴」，非。

九章

九章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复作九章。章，着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明着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异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己少好奇伟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带长铗之陆离兮，长铗，剑名也。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冠切云之崔巍。崔巍，高貌也。言己内修忠

信之志，外带长利之剑，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云也。被明月兮佩宝璐。在背曰被。宝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腰佩美玉，德宝兼备，行度清白。世溷浊而莫余知兮，溷，乱也。浊，贪也。吾方高驰而不顾。言时世贪乱，遭君蔽闇，无有知我之贤，然犹高行抗志，终不回曲也。驾青虬兮骖白螭，言虬螭神兽，宜于驾乘。以喻贤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重华，舜名也。瑶，石次玉也。圃，园也。言己想侍虞舜游玉圃，犹言遇圣帝，升清朝也。登昆仑兮食玉英，犹言坐明堂，受爵位。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言己年与天地相敌，名与日月同曜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无知我贤者也。旦余济兮江湘。旦，明也。济，度也。言己遭放弃，以明旦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之者，纪时明，刺君不明也。乘鄂渚而反顾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绪风。欸，叹也。绪，余也。言己登鄂渚高岸，还望楚国，向秋冬北风，愁而长叹之，中忧思也。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马壮强，行山皋，无所驱驰；我车坚牢，舍于方林，无所载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壮，诚可任用，弃在山野，亦无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窗牖者也。齐吴榜以击汰。吴榜，船棹也。汰，水波。言己始去乘窗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齐举大棹而击水波。自伤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泽之中也。或曰：齐悲歌，言愁思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疑，惑也。滞，留也。言士众虽同力引棹，船犹不进，随水流，使己疑惑，有意还之者也。朝发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阳。辰阳，亦地名。言己乃从枉渚，宿辰阳，自伤去日远也。或曰：枉，曲也。渚，沚也。辰，时也。阳，明也。言己将去枉曲之俗，而处时明之乡。苟余心其端直兮，苟，诚也。虽僻远之何伤！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虽在远僻之域，犹有善称。无害疾也。故论语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溱浦余儵徊兮。溱，水名也。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国，虽循水涯，意犹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贤士之道径。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嶮岨危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湿泥泞也。霰雪纷其无垠兮，涉冰冻之盛寒。云霏霏而承宇。室屋沉没，与天连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残贼，云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谓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群下专擅施恩惠也。霰雪纷其无垠者，残贼之政害仁贤也。云霏霏而承宇者，佞人并进，满朝廷也。哀吾生之无乐兮，遭遇谗佞，失官禄也。幽独处乎山中。远离亲戚而斥逐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终不易志随枉曲也。固将愁苦而终穷。愁思无聊，身困极也。接舆髡首兮，桑扈羸行。接舆，楚狂接舆也。髡，剔也。首，头也。自刑体，避世不仕也。桑扈，隐士也。去衣羸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于

世，引比隐者以自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胥也。为吴王夫差臣，谏令伐越，夫差不听，遂赐剑而自杀。后越竟灭吴。故逢殃也。比干菹醢。比干，纣之诸父也。纣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长夜之饮，斲朝涉，剖孕妇，比干正谏，纣怒，妲己曰：圣人之心有七孔。于是乃杀比干，剖其心而观之。故言菹醢也。与前世而皆然兮，谓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乱之君，若纣、夫差，不用忠信，灭国忘身，当何为复怨今之君乎？余将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犹豫也。言己虽见先贤执忠被害，犹正身直行，志不犹豫而有狐疑也。固将重昏而终身。昏，乱也。言己不逢明君，思虑交错，心将重乱以终年命。

文选考异

旦余济兮江湘：案：「兮」当作「乎」，此尤本误字。袁本、茶陵本、楚辞皆可证。

注「言明旦之者」：案：当依楚辞注去「之」字。各本皆衍。

邸余车兮方林：袁本、茶陵本「邸」作「低」。案：楚辞作「低」，洪兴祖本作「邸」，云「邸一作低」，补注以为「低」无「舍」义，非也。广雅释詁四「宿，次；低，弛，舍也」。洪失之未考。袁、茶陵二本无校语。善引逸是「低」字，五臣亦同，尤延之乃改「邸」耳。

注「舍于方林」：案：「舍」当依楚辞注作「舍」。各本皆误。

苟余心其端直兮：袁本云逸无「心」字。茶陵本五臣有「心」字。案：楚辞有「心」字。二本所见，盖传写脱。此亦初无而尤修改添之。

注「自刑体」：案：「体」上当依楚辞添「身」字。各本皆脱。

卜居

卜居

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弃，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违去郢都，处山林也。不得复见，道路僻远，所在深也。竭智尽忠，建造策谋，披胸心也。蔽郢于谗。遇谄佞也。心烦意乱，意愤闷也。不知所从。迷瞽眩也。乃往见太卜郑詹尹，稽神明也。郑詹尹，工师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惑遑也。愿因先生决之。」断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龟，整仪容也。曰：「君将何以教之？」愿闻其要。屈原曰：吐词情也。「吾宁悃悃款款，志纯一也。朴以忠乎？竭诚信也。将送往劳来，追俗人也。斯无穷乎？不困贫也。宁诛锄草茅，刈蒿菅也。以力耕乎？耕稼穡也。将游大人，事贵

戚也。以成名乎？荣誉立也。宁正言不讳，谏君恶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将从俗富贵，食重禄也。以偷生乎？身安乐也。宁超然高举，让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将呢訾栗斯，承颜色也。喔咿嚅唅，强笑噓也。以事妇人乎？诘蜷局也。宁廉絜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修絜白也。将突梯滑稽，转随俗也。如脂如韦，柔弱曲也。以洁楹乎？顺滑泽也。宁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驹乎？才绝殊也。将汜汜普爱众也。若水中之鳧乎？群戏游也。与波上下，随众高卑。偷以全吾躯乎？身无忧患。宁与骐驎抗轭乎？冲天驱也。将随弩马之迹乎？安步徐也。宁与黄鹄比翼乎？飞云隅也。将与鸡鹜争食乎？啄糠糟也。此孰吉孰凶？谁喜忧也。何去何从？安所由也。世溷浊而不清，货赂行也。蝉翼为重，近谗佞也。千钧为轻。远忠良也。黄钟毁弃，贤隐藏也。瓦釜雷鸣。愚讜讼也。谗人高张，居朝堂也。贤士无名。身穷困也。吁嗟嘿嘿兮，世莫论也。谁知吾之廉贞？」不别贤也。詹尹乃释策而谢，愚不能明。曰：「夫尺有所短，骐驎不骤中庭。寸有所长，鸡鹤知时而鸣。物有所不足，地亏东南角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陈蔡也。数有所不逮，天不可计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所念虑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龟策诚不能知此事。」不能决君之志。

文选考异

以洁楹乎：袁本、茶陵本「洁」作「絜」，是也。案：单行楚辞正作「絜」。洪兴祖本作「洁」，非。

若水中之鳧乎：何校去「乎」字。案：洪兴祖云一无「乎」字，何据之，是也。各本皆衍。

渔父

渔父

序曰：渔父者，屈原之所作。渔父避俗，时遇屈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游于江潭，戏水侧也。行吟泽畔，履荆棘也。颜色憔悴，肝霉黑也。肝，古旱切。霉，力迟切形容枯槁。羸瘦瘠也。渔父见而问之，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闾大夫欤？谓其故官。何故至于斯？」曷为遭此患也。屈原曰：「世人皆浊众贪鄙也。我独清，忠絜己也。众人皆醉惑财贿也。我独醒，廉自守也。是以见放。」弃草野也。渔父曰：隐士言也。「圣人不凝滞于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与世推移。随俗方圆。世皆浊，人贪婪也。何不漚其泥同其风也。而扬其波？与沈浮也。众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舖其糟从其俗也。而歆其醑？食其禄也。何故深思高举，独行忠直。自令放为？」远在

他域。屈原曰：「吾闻之，受圣制也。新沐者必弹冠，拂土芥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尘秽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絜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尘也。宁赴湘流，自沈渊也。葬于江鱼腹中，身消烂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犹皎皎也。蒙世俗之尘埃乎！」被污点也。渔父莞尔而笑，笑难断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缨，沐浴升朝。沧浪之水浊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隐遁也。遂去，不复与言。合道真也。

文选考异

圣人不凝滞于物：茶陵本「于」下有「万」字，云五臣无。袁本云逸有。案：楚辞无。洪兴祖云一本「物」上有「万」字。此亦初有而尤修改去之。何、陈皆云衍，是也。史记亦无。

注「笑难断也」：袁本、茶陵本「难断」作「离断」。案：此尤本误字。

九辩五首

九辩

序曰：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九者，阳之数也，道之纲纪也。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为气也！寒气聊戾，岁将暮也。萧瑟兮阴令促急，风疾暴也。草木摇落华叶陨零，肥润去也。而变衰。形体易色，枝枯槁也。自伤不遇，将与草木俱衰老也。僚栗兮思念暴戾，心自伤也。僚音了。若在远行，远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临水兮升高远望，视江河也。送将归。族亲别逝还故乡。沆寥兮沆寥，旷荡而虚静也。或曰：沆寥，犹萧条无云貌也。沆音血。天高而气清，秋天高朗，体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见无形，伤君昏乱，不聪明也。寂寥兮源渌顺流，漠无声也。收潦而水清。沟无溢潦，百川静也。言川水夏浊而秋清，伤君无有清明之时也。慄凄增欷兮怆痛感动，叹息也。薄寒之中人，伤我肌肤，变颜色也。怆怳愴恨兮中情怆惘，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初会鉏铍，志未合也。坎廋兮数遭患祸，身困穷也。贫士失职亡失财物，逢寇贼也。而志不平。心常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丧志失耦，块独立也。羁旅而无友生。远客寄居，孤单特也。惆怅兮后党失辈，惘愁毒也。而私自怜。窃内念己，自闵伤也。燕翩翩其辞归兮，将入大海，飞徊翔也。蝉寂寞而无声。螭蝮敛翅而伏藏也。鴈嗷嗷而南游兮，雄雌和乐，群戏行也。鸚鸡啁晰而悲鸣。奋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蝉遇秋寒将穴处而怀惧，候鴈、鸚鸡喜乐而逸豫，言无有候鴈、鸚鸡之

喜，而有蝉、燕之忧也。独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视瞻而终明也。哀蟋蟀之宵征。见蜻蛉之夜行，自伤放弃，与昆虫为双也。或曰：宵征，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其宵征行也。时蹉跎而过中兮，年已过半，日进往也。蹉跎，进貌。诗曰：蹉跎文王。蹉淹留而无成。虽久寿考，无成功也。

悲忧穷蹙兮修德见过，愁惧惶也。独处廓，孤立特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谓怀王也。心不绎。常念弗解，内结藏也。去乡离家兮，背违邑里，之他乡也。来远客，去郢南征，济沅、湘也。超逍遥兮远出游逝，离州域也。今焉薄？欲止无贤，皆谗贼也。专思君兮执心壹意，在胸臆也。不可化，同姓亲联，恩义笃也。君不知兮聪明浅短，志迷惑也。可柰何！顽嚚难启，长叹息也。蓄怨兮积思，结恨在心，虑愤郁也。心烦愴兮忘食事。思君念主，忽不食也。愿一见兮道余意，舒写忠诚，自陈列也。君之心兮与余异。方圆殊性，犹白黑也。车驾兮竭而归，回逝言还，欲反国也。不得见兮心悲。自伤流离，路隔塞也。倚结鞿兮太息，伏车重鞿，而涕泣也。涕潺湲兮沾轼。泣下交流，濡茵席也。慷慨绝兮不得。中心悲恨，心剥切也。中瞽乱兮迷惑。思念烦惑，忘南北也。私自怜兮何极？哀禄命薄，常含戚也。心怵怵兮谅直。志行忠正，无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时兮，何直春生而秋杀也。尔雅曰：四时和为通正。窃独悲此凛秋。微霜凄怆，寒栗烈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万物群生将被害也。奄离披此梧楸。痛伤茂木又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违离天明而湮没也。袭长夜之悠悠。永处冥冥而覆蔽也。离芳藹之方壮兮，去己盛美之光容也。余委约而悲愁。身体疲病而忧穷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而严令也。冬又申之以严霜。刑罚刻峻而重深也。收恢奭之孟夏兮，上无仁恩以养民。夫天制四时，春生、夏长，人君则之，以养万物。秋杀、冬藏，亦顺其宜，而行刑罚。故君贤臣忠，政合大中，则品庶安宁，万物丰茂，上闇下伪，用法残虐，则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时，托譬草木，以茂美树，兴于仁贤，早遇霜露，怀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坎僚而沈藏。民无住足，窜岩藪也。楚人谓住曰僚。叶烟邑而无色兮，颜容变易而苍黑也。枝烦拏而交横。柯条交错而崩嶷也。颜淫溢而将罢兮，形貌羸瘦，无润泽也。柯仿佛而委黄。腹内空虚，皮干腊也。蓊櫛之可哀兮，华叶已落，茎独立也。形销铄而瘀伤。身体焦枯，被病久也。惟其纷糅而将落兮，蓬茸俱仆，根蠹朽也。恨其失时而无当。不值圣主而年老也。览駉轡而下节兮，安步徐马而勿驱也。聊逍遥以相羊。且徐低徊以游戏也。岁忽忽而遁尽兮，年岁逝往之若流也。恐余寿之弗将。惧我性命之不长也。悼余生之不时兮，伤己幼少，后三王也。逢此世之狂攘，卒遇潜谗而遽

惶也。澹容与而独倚兮，茕茕独立，无朋党也。蟋蟀鸣此西堂。自闵伤己与虫并也。心怵惕而震荡兮，思虑惕动，沸若汤也。何所忧之多方。内念君父及兄弟也。仰明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愬神灵也。步列星而极明。周览九天，仰观星宿，不能卧寐，乃至明也。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兴在位贤臣也。纷旖旎乎都房。被服盛饰于宫殿也。旖旎，盛貌也。诗云：旖旎其华。何曾华之无实兮，外貌若忠而心佞也。从风雨而飞扬。随君嗜欲而回倾也。夫风为号令，雨为德惠，故风动而草木摇，雨降而万物植，故以风雨谕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以为君独服此蕙兮，体受正气而高明也。羌无以异于众芳。乃与佞臣之同情也。闵奇思之不通兮，伤己忠策无由入也。将去君而高翔。适彼乐土，之他域也。心闵怜之惨凄兮，内自哀念，心惻隐也。愿一见而有明。分别忠心与伪惑也。重无怨而生离兮，身无罪过而逐放也。中结轸而增伤。肝胆破裂，心剖??也。普遍切。岂不郁陶而思君兮，愤念蓄积，盈胸臆也。君之门以九重。门闾扃闭，道路塞也。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谗佞讙呼而在侧也。关梁闭而不通。阍人承指，呵问急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连日，泽深厚也。后土何时而得干？山阜濡泽，草木茂也。块独守此无泽兮，不蒙恩施，独枯槁也。仰浮云而永叹。愬天语神，我何咎也。

何时俗之工巧兮，世人辩慧，造诈伪也。背绳墨而改错！违废圣典，背仁义也。夫绳墨者，工之法度也；仁义者，民之正路也。绳墨用，则曲木截；仁义进，则谗佞灭。二者殊义，不可不察也。却骐驎而不乘兮，斥逐子胥与比干也。策驽骀而取路。言任竖刀与椒、兰也。当世岂无骐驎兮？家有稷、契与管、晏也。诚莫之能善御。世无尧、舜及桓、文也。见执辔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纣之乱昏也。故驹跳而远去。被发为奴，走横奔也。鳧鴈皆喙夫梁藻兮，群小在位，食重禄也。凤愈飘翔而高举。贤者伏匿，窜山谷也。圜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则也。吾固知其鉏铍而难入。所务不同，若粉墨也。众鸟皆有所登栖兮，群佞并进，处官爵也。凤独遑遑而无所集。孔子栖栖而困厄也。愿衔枚而无言兮，意欲括囊而静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宠遇，锡祉福也。太公九十乃显荣兮，吕尚耆老然后贵也。诚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功冠世也。谓骐驎兮安归？踌躇吴阪，遇伯乐也。谓凤皇兮安栖。集栖梧桐，食竹实也。变古易俗兮世衰，以贤为愚，时闇惑也。今之相者兮举肥。不量才能，视颜色也。骐驎伏匿而不见兮，仁贤幽处而隐藏也。凤皇高飞而不下。智者远逝之四方也。鸟兽犹知怀德兮，慕归尧、舜之明德也。何云贤士之不处？二老，太公归文王也。驎不骤进而求服兮，干木阖门而辞相也。凤亦不贪餽而妄食。颜阖凿培而逃亡也。君弃远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虽愿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

谤也。欲寂寞而绝端兮，宁武佯愚而不言也。窃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禄惠，识旧恩也。独悲愁其伤人兮，思念缠结，摧肺肝也。冯郁郁其何极。愤懑盈胸，终年岁也。

文选考异

注「视江河也」：案：「江河」当作「河江」。各本皆倒。此以「江」与上「伤」「方」、下「乡」为韵。楚辞注亦倒。凡此篇逸注用韵，其误有可以所协推知者，例如此。

注「还故乡」：案：「乡」下当依楚辞注添「也」字。各本皆脱。

注「叹息也」：案：「叹」下当依楚辞注添「累」字。各本皆脱。

注「身困穷也」：案：「穷」当依楚辞注作「极」。各本皆误。

注「意未明也」：案：「明」当依楚辞注作「服」。各本皆误。

注「奋翼呼」：案：「呼」上当依楚辞注添「鸣」字。各本皆脱。

注「回逝言还」：袁本、茶陵本「还」作「迈」。案：此尤本误字。

注「尔雅曰四时和为通正」：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案：无者是也。楚辞注正无，尤校添，甚非。

收恢食之孟夏兮：袁本、茶陵本「食」作「台」。案：「台」字是也。善注舞赋「恢食」，引此作「台」，而云「食与台古字通」。可见善自作「台」，甚明。尤延之校改作「食」，非是。楚辞作「？」，洪兴祖本作「台」，云「台」一作「？」，一作「食」。虽自有据，然不容以之改善也。

注「以养民」：案：「民」下当依楚辞注添「也」字。各本皆脱。

注「以茂美树」：案：「美」下当依楚辞注添「之」字。各本皆脱。

注「窞岩藪也」：案：「藪」当依楚辞注作「穴」。各本皆误。

注「及兄弟也」：案：「兄弟」当依单行楚辞注作「弟兄」。各本及洪兴祖本楚辞注皆误倒。

注「以兴在位之贤臣也」：案：「贤」当依楚辞注作「贵」。各本皆伪。

何曾华之无实兮：袁本、茶陵本校语云逸无「华」字。案：此亦初无而尤修改添之。考楚辞有，当是传写误脱，二本据所见为校语耳。

注「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案：当依楚辞注作「言政令德惠所由出也」。各本皆误。

注「心恻隐也」：案：「恻隐」当依楚辞注作「隐恻」。各本皆倒。

注「而逐放也」：袁本、茶陵本「逐放」作「放逐」。案：此尤本误倒。

后土何时而得干：袁本、茶陵本「而」作「兮」。案：楚辞「而」，洪兴祖云「而」一作「兮」。此或善「而」、五臣「兮」，否则尤延之校改「兮」作「而」，今无以考之。

注「慕归尧舜之明德也」：案：「明德」当依楚辞注作「圣明」。各本皆误。

注「终年岁也」：案：「年岁」当作「岁年」。各本及楚辞注皆倒。

招魂

招魂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厥命将落，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曰絜。身服义而未沫。沫，已也。言我少小修清絜之行，身服仁义，未曾有懈已之时也。沫音昧。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牵，引也。不治曰芜。多草曰秽，言已施行常以道德为主，以忠事君，以信结交。为俗人所推引，德能芜秽，无所用也。上无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长离殃而愁苦。殃，祸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则无所考校，已盛德长遭殃祸，愁苦而已。帝告巫阳帝，谓天也。女曰巫，阳其名也。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人，谓贤人也。则屈原也。宋玉上设天意，佑助贞良，故曰帝告巫阳，有贤人屈原在于下方，我欲辅成其志，以厉黎民也。魂魄离散，汝筮予之！」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决也。所以经纬五藏，保守形体也。蓍曰筮。尚书曰：决之蓍龟。言天帝哀闵屈原魂魄离散，身将颠沛，使巫阳筮问求索，得而与之，使反其身。巫阳对曰：「掌梦！巫阳对天帝言。招魂者，本掌梦之官所主职也。上帝其命难从！言天帝难从掌梦之官，欲使巫阳招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谢，去也。巫阳言，如必欲先筮问求魂魄所在，然后与之，恐后世怠懈，必卜筮之法，不能复修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阳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

魂兮来归！还归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干，恒，常也。干，体也。易曰：贞者，事之干也。何为兮四方些？言魂灵当扶人养命，何为去君之常体，而远之四方乎？夫人须魂而生，魂待人而荣，二者别离，命则霁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阍。阍，里也。楚人名里曰阍也。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为舍君楚国饶乐之处，陆离走不善之乡，以触众恶也。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托，寄也。论语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言东方之俗，其人无义，不可以托寄身也。长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东方有长人国，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代，更也。流金铄石些。铄，销也。言东方有扶桑之木，十日并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势酷烈，金石坚刚皆为销释。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释，解也。言彼十日之处，自习其

热，魂行到，身必解烂也。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言魂宜急来归，此诚不可托附而居。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无信，不可久留也。雕题黑齿，雕，画也。题，额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些。醢，酱也。言南极之人雕画其额，齿牙尽黑。常食羸蚌，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复以其骨为醢酱。蝮蛇蓁蓁，蝮，大蛇。蓁蓁，积聚之貌。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气多蝮虺，积聚蓁蓁，争欲啗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倏忽，疾急貌也。言复有雄虺，一身九头，往来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贼害之心也。归来归来！不可久淫些。淫，游也。言其恶如此，不可久游，必被害也。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昼夜流行，从横千里，又无舟航者也。旋入雷渊，旋，转也。渊，室也。靡散而不可止些。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则回入雷公之室运转而行，身虽靡碎，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旷，大也。宇，野也。言从雷渊虽得免脱，其外复有旷远之野，无人之土也。赤蚁若象，蚁，蚍蜉也。玄蜂若壶些。壶，干瓠也。言旷野之中有赤蚁，其大如象。又有大飞蜂，腹大如壶。皆有蝨毒，能杀人。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柴棘为丛。菅，茅也。言西极之地，不生五谷。其人但食柴草，若群牛也。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言西方之土温暑而热，焦烂人身肉，渴欲求水，无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徨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倚，依也。言欲彷徨东西，无人可依，其野广大，行不可极也。彷徨，蒲忙切。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贼，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贼害。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凉风急疾，雪随之飞行千里，乃至地也。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杀人，不可久留也。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啄，啗也。天门九重，使神、虎、豹执其开闭。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杀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头，强梁多力。从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从目，往来僂僂些。僂僂，行声也。诗曰：僂僂征夫，有豺狼之兽，其目皆从奔走往来，其声僂僂，争欲啗人。悬人以嬉，投之深渊些。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悬其头，用之嬉戏，疲倦已后，乃擿于深渊之底而弃之。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瞑，卧也。言投人已讫，上致命于天帝，然后乃得眠卧也。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往则逢害，身危殆也。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九约，其角鬻鬻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约，屈也。鬻鬻，角利貌。言地有土伯执卫门户。其身九屈，有角鬻鬻触害人也。敦腴血拇，敦，厚也。腴，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馯馯些。馯馯，走貌也。言土伯之状

，广肩厚背。逐人馯馯，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污人。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头，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状如牛矣。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甘，美也。灾，害也。此物食人以为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修门，郢城门也。宋玉设呼屈原之魂归楚都，入郢门。欲以感激怀王，使还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选择名工巧辩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随也。秦篝齐缕，篝，落也。缕，线也。郑绵络些。绵，缠也。络，缚也。言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织其篝落，齐人作彩缕，郑国之工缠而缚之，坚而且好也。招具该备，永啸呼些。该，亦备也。言撰设甘美，招魂之具靡不毕备。故长啸大呼以招君也。夫啸者，阴也；呼者，阳也。阴主魂，阳主魄。故必啸呼以感之也。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反，还也。故，古也。言宜急来归，还古昔之处。天地四方，多贼奸些。贼，害。奸，恶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东有长人，西有赤蚁，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为奸恶以贼害也。像设君室，像，法也。静闲安些。无声曰静，空宽曰闲，言乃为君造设第室，法像旧庐，所在之处，清静宽闲，可安乐之。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槛层轩些。槛，楯也。从曰槛，横曰楯。轩，楼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显，屋宇深邃，下有槛楯，上有楼板，形容异制且鲜明也。层台累榭，层、累，皆重也。有木谓之台。无木谓之榭。临高山些。言复作层重之台，累石之榭，其颠眇眇，上乃临于高山也。或曰：临高山而作台榭也。网户朱缀，网户，绮文镂也。朱，丹也。缀，缘也。刻方连些。刻，镂也。横木关柱为连。言门户之楣，皆刻镂绮文，朱丹其椽，雕镂绮木，使方好也。冬有突夏，突，复室也。夏，大屋也。诗云：于我乎夏，屋渠渠也。突，乌吊切。夏室寒些。言隆冬冻寒，则有大屋，复突温室；盛夏暑热，则有洞达阴堂，其内寒凉也。川谷径复，流源为川，注溪为谷。径，过也。复，反也。流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激导川水，经过园庭，回通反复，其流急疾又絜净也。光风转蕙，光风，谓雨已日出而风，草木有光色。转，摇也。泛崇兰些。泛，犹泛。泛，摇动貌也。崇，充也。言天霁日明，微风奋发，动摇草木，皆令有光，充实兰蕙，使之芬芳而益畅。经堂入奥，西南隅谓之奥。朱尘筵些。朱，丹也。尘，承尘也。筵，席也。诗云：肆筵设机。言升殿过堂，入房至奥处，上则有朱画承尘，下则有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尘筵，谓承尘薄壁，蔓延相连接也。砥室翠翘，砥，石名也。翠，鸟名也。翘，羽也。絺曲琼些。絺，悬也。曲琼，玉钩也。言内卧之室，以砥石为壁，平而滑泽，以翠鸟之羽，雕饰玉钩，以悬衣物也。或曰：儻室，谓儻佗曲房也。翡翠珠被，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烂齐光些。齐，同

也。言床上之被，则饰以翡翠之羽，及与珠玑，刻画众华，其文烂然而同光明。翦阿拂壁，翦，翦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罗帟侷张些。罗，绮属也。张，施也。言房内则以翦席薄床，四壁及与曲隅施罗帟，轻且凉也。纂组绮缟，纂组，绶类也。结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帟帐之细，皆用绮缟。又以纂组结束玉璜，为帟帐之饰。室中之观，多珍怪些。金玉为珍，诡异为怪。言从观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怪物，无不毕具。兰膏明烛，以兰香练膏也。华容备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兰之膏，张施明烛，以观其镠，雕镂百兽，华奇好备也。镠，都定切。二八侍宿，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乐。左传曰：晋悼公赐魏绛女乐二八，歌钟二肆也。射递代些。射，馱也。诗云：服之无射。递，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馱倦，则使更相代也。或曰：递代夕暮也。九侯淑女，淑，善也。多迅众些。迅，疾也。言复有九国诸侯好善之女，多才长意，用心齐疾，胜于众人也。盛鬋不同制，鬋，鬓也。制，法也。实满宫些。宫，犹室也。尔雅曰：宫谓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装饰两结垂鬓下发，形貌诡异，不与众同。皆来实满充后宫也。容态好比，态，姿也。比，亲也。顺弥代些。弥，久也。言美女众多，其貌齐同，姿态好美，自相亲比，承顺上意，久则相代。弱颜固植，固，坚。植，志也。蹇其有意些。蹇，正言貌也。言美女内多廉耻，弱颜易愧，心志坚固，不可侵犯，则蹇然发言中礼意者也。媠容修态，媠，好貌也。修，长也。緌亘洞房些。緌，竟也。房，室也。言复有美好之女，其貌媠好，多意长智，群聚罗列，竟于洞达满房室也。娥眉曼睩，曼，泽也。睩，视貌也。目腾光些。腾，驰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好目曼泽，时睩睩然视，精光腾驰，惊感人心也。靡颜膩理，靡，致也。膩，滑也。遗视眇些。遗，窃视。眇，脉也。言美女面容脂致，身体夷滑，中心眇脉，时窃视，安详谛，志不可动也。离榭修幕，离，别也。修，长也。幕，大帐也。侍君之闲闲些。闲，静也。言愿令美女于离宫别观帐幕之中，侍君闲静而宴游。翡翠侷侷，饰高堂些。言复以翡翠之羽，雕饰帟帐之高堂，以乐君也。红壁沙版，红，赤貌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垩色，令之红白。又以丹沙尽饰轩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别也。仰观刻桷，画龙蛇些。言仰视屋之椽椽，皆刻画龙蛇而有文章也。坐堂伏檻，檻，楯也。临曲池些。言坐于堂上，前伏楯，下临曲水清池，可渔钓也。芙蓉始发，芙蓉，莲华也。杂芰荷些。芰，菱也。秦人谓之薜荔。言池中有芙蓉始发，其芰菱杂错，罗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薜，古买切。荔，古后切。紫茎屏风，屏风，水葵也。文缘波些。言复有水葵生于池中，其茎紫色，风起水动，波缘其叶而生文也。或曰：紫茎，言荷叶紫色也。屏风，谓叶鄣风也。文异豹饰，豹，犹虎豹也。侍陂

陀些。陂陀，长陞也。言侍从之人皆衣虎豹之文，异采之饰，侍君堂隅，卫阶陞也。或曰：侍陂池，侍从于君，游陂池之中也。轩辀既低，轩、辀，皆轻车名也。低，屯也。步骑罗些。徒行为步，乘马为骑。罗，列也。言官属之车既已屯止，步骑士众，罗列之陈，俟须君命。兰薄户树，薄，附也。树，种也。琼木篱些。柴落为篱。言所造舍，种树兰蕙，附于门户，外以玉木为其篱落，守御坚重又芬香也。魂兮归来！何远为些。远为四方而不归也。

室家遂宗，宗，众也。食多方些。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众盛，人人晓味，故饮食之和多方道也。稻粢穠麦，稻，稌也。粢，稷也。穠，择也。择麦中先熟者。粢，子夷切。穠，侧角切。挈黄粱些。挈，糲也。言饭则以稻糲稷，择新麦糲以黄粱。和而柔濡，且香滑。大苦咸酸，大苦，豉也。辛甘行些。辛，谓椒姜也，甘，谓饴蜜也。言取鼓汁调和以椒姜咸酢，和以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也。肥牛之臠，臠，筋头也。臠若芳些。臠若，熟烂也。言取肥牛之臠烂熟之，则美也。？，苏本切。臠，仁珠切。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言吴人工作羹，和调甘酸，其味若苦而后甘者也。濡螯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浆些。柘，諸蔗也。言复以饴蜜濡螯炮羔，令之烂熟，取诸蔗之汁，以为浆饮也。鹄酸臠臠，臠，小臠也。臠，子兗切。煎鸿鹄些。鸿，鸿鴈也。鹄，鹄鹤也。言复以酢酱烹鹄为羹。小臠臠臠，煎熬鸿鹄，令之肥美也。露鸡臠螭，露鸡，露栖鸡也。有菜曰羹。无菜曰臠。螭，大龟也。螭，以规切。厉而不爽些。厉，烈也。爽，败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乃复烹露栖之肥鸡，臠螭龟之肉，其味清烈不败也。粃粃蜜餌，有餈餈些。餈餈，饧也。以蜜和米熬煎作粃粃，捣黍作餌，又有美饧，众味甘具也。瑶浆蜜勺，瑶，玉也。勺，沾也。实羽觞些。实，满也。羽，翠羽也，觞，觚也。言食已，复有玉浆以蜜沾之。满羽觞以漱口。挫糟冻饮，挫，捉也。冻，冰也。酎清凉些。酎，醇酒也。言盛夏则为覆甃干酿，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后饮之，酒寒清凉，又长味好饮。华酌既陈，酌，酒升也。有琼浆些。言酒尊在前，华酌陈列，复有玉浆，恣意所用者也。归来归来反故室，敬而无妨些。妨，害也。言若魂急来归，还反所居故室，子孙承事恭敬，长无祸害也。

肴羞未通，鱼肉为肴。羞，进也。女乐罗些。言肴膳已具，进举在前，宾主之礼殷勤未通，则女乐列堂下。陈钟按鼓，按，徐也。造新歌些。言乃奏乐作音，而撞钟徐鼓，造为新曲之歌，与众绝异。涉江采？，发杨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采取菱芰，发杨荷叶。喻屈原背去朝堂，隐伏草泽，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颜酡些。朱，赤也。酡，着也。言美女饮啖醉？，则面着赤色而鲜好也。娭光眇视，娭，戏也。眇，眺也。目曾波些。波，华也。言美人醉乐，顾望娭戏，身有光文，眺视曲眇，目采眇然，白黑分明

，精若水波而重华也。被文服纁，文，谓绮绣也。纁，谓罗縠也。丽而不奇些。丽，美貌也。不奇，奇也。犹诗云不显，显也。言美女被服绮绣，曳罗縠，其容美丽，诚足怪奇也。长发曼鬋，曼，泽也。艳陆离些。艳，好貌也。左氏传曰：宋华督见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言美人长发工结，鬋鬋滑泽，其状艳美，仪貌陆离而难形也。二八齐容，齐，同也。起郑舞些。郑舞，郑国舞也。言二八美女，其仪容齐一，被服同饰，奋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郑重折屈而舞也。衽若交竿，抚案下些。抚，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摇，回转相拘，状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竽瑟狂会，狂，犹并也。攄田鸣鼓些。攄，击也。言众乐并会，吹竽弹瑟，又攄击鼓以进，八音为之节也。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激，清声也。言众乐并会，宫庭之内，莫不震动惊骇，复作激楚之声，以发其音也。吴歃俞蔡讴，吴、蔡，国名也。歃、讴，皆歌也。奏大吕些。大吕，律名也。周官曰：舞云门，奏大吕，言乃复使吴人歌谣，蔡人讴吟，进雅乐，奏大吕，五音六律声和调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言醉饱酣乐，合尊促席，男女杂坐，比肩齐睐，恣意调戏，乱而不分别也。放陈组纓，组，纓也。班其相纷些。纷，乱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严，放其冠纓，舒陈印纓，班然相乱，不可整理也。郑卫妖玩，来杂陈些。郑、卫，国名也。妖玩，好女也。杂，厕也。陈，列也。言郑、卫二国，复遣妖玩好女，来杂厕俱坐，而陈列之。激楚之结，激，感也。结，头髻也。结，吉诣切。独秀先些。秀，异也。言郑、卫妖女，工于服饰，其结殊形，能感楚人。故秀异独前而先进也。崑崙蔽象棋，崑，玉。蔽，箝箸。以玉饰之也。或言崑落，今之箭囊也。有六箝些。投六箸，行六棋，故为六箝也。言宴乐既毕，乃设六箝。崑落作箸，象牙为棋，妙且好也。分曹并进，曹，偶也。适相迫些。适，亦迫也。言分曹列耦，并进伎巧，投箸行棋，转相适迫，使不得择行也。或曰：分曹并进者，谓并用射礼进之。成枭而牟，倍胜为牟。呼五白些。五白，箝齿也。言己棋己枭，当成牟胜，射张食棋，下逃于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晋制犀比，晋，国名也。制，作也。比，集者也。费白日些。费，光貌也。言晋国工作箝棋箸，比集犀角以为雕饰，投之皜然如日光。铿钟摇虞，铿，撞也。摇，动也。揲梓瑟些。揲，鼓也。言众宾既集，箝以相乐。堂下复鸣大钟，左右歌吟，鼓琴瑟。揲，古八切。娱酒不废，娱，乐也。沈日夜些。言虽以酒相娱乐，不废政事。昼夜沈湎以忘忧也。或曰：娱酒不发。发，旦也。诗曰：明发不寐。言欢娱日夜湛乐也。又曰：和乐且耽。言昼夜以酒相乐也。兰膏明烛，华镫错些。言镫锭尽雕琢错镂，饰设以禽兽，有英华。结撰至思，撰，犹博也。兰芳假些。假，至也。书曰：假于上下。言兰芳以喻贤人。君能结撰博思，至心以思贤人，贤人即至也。人有所极，同心赋些。赋，诵也。言众座之人

各欲尽情，与己同心者，独诵忠与道德。酌饮既尽，欢乐先故些。故，旧也。言饮酒作乐，尽己欢欣者，诚欲乐我先祖，及与故旧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言魂神宜急来归还楚国，居旧故之处，安乐无忧。

乱曰：献岁发春兮，献，进也。汨吾南征些。征，行也。言岁始来进，春气奋扬，万物皆感气而生。自伤放逐，独南行也。蓁荇齐叶兮，尔雅曰：蓁，王芻也。白芷生些。言屈原放时，蓁荇之草其叶适齐，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怀所见自伤哀也。犹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贯，出也。庐江、长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庐江，过历长薄。在江北时东行，故言左者也。倚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犹区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泽中曰瀛。遥望博，遥，远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泽。其中区瀛远望，平博无人也。青骊结驷兮，纯黑为骊。结，连也。四马为驷也。齐千乘。齐，同也。言屈原尝与君俱猎于此。官属驾驷马，或青或黑，连车千乘，皆同服也。悬火延起兮，玄颜蒸。悬火，悬镫也。玄，天也。言己时从君夜猎，悬镫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烧于野泽，烟上蒸于天，使黑色也。步及骤处兮，骤，走也。处，止也。诱骋先。诱，导也。骋，驰也。言猎时有步行者；有乘马走骤者；有处止者；分以围兽，己独驰骋，为君先导也。抑骛若通兮，抑，止也。骛，驰也。若，顺也。引车右还。还，转也。言抑止驰骛者，顺通共护，引车右转，以遮兽也。与王趋梦兮，课后先。梦，泽中也。楚名泽中为梦中。左氏传曰：楚大夫斗伯比与郢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诸梦中。言己与怀王俱猎趋于梦泽之中。课第群臣先至后至也。君王亲发兮，发，射也。悼青兕。悼，惊也。言怀王是时亲自射兽，惊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尝侍从君田猎，今乃放逐，叹而自伤闵也。朱明承夜兮，朱明，谓日也。承，续也。时不见淹。淹，淹久也。言岁月逝往，昼夜相续，年命将老，不可久处，当急来归也。皋兰被径兮，皋，泽也。被，覆也。径，路也。斯路渐。渐，没也。言泽中香草茂盛，覆被径路，人无采取者。水卒增溢，渐没其道，将弃捐也。以言贤人久处山野，君不事用，亦将陨颠也。湛湛江水兮，湛湛，水貌。上有枫。枫，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润枫木，使之茂盛。伤己不蒙君惠，而身放弃，曾不如树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鸟兽所聚，不可居也。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言湖泽博平，春时草短，望见千里，令人愁思而伤心也。或曰荡春心。荡，涤也，言春时平望远，可以涤荡愁思之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言魂魄当急来以归，江南土地僻远，山林嶮岨，诚可哀伤，不足处也。

文选考异

注「欲使巫阳招之也」：袁本、茶陵本无「招之」二字。案：无者是也。单行楚辞无，洪兴祖本有。尤依之添，非。

恐后之谢：茶陵本「之谢」作「谢之」，云五臣无「之」字。袁本无「谢」，下校语云逸有「之」。案：楚辞作「之谢」，故尤延之校改，其实非也。洪兴祖云一云「谢之」，即袁、茶陵所见本；一无「之」字，即五臣本也。

注「必卜筮之法」：袁本、茶陵本「必」下有「去」字。案：此尤本脱。

得人肉而祀：袁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楚辞作「而」，洪兴祖本作「以」。或尤延之校改「以」作「而」，今亦无以考之。

注「常食羸蚌」：袁本、茶陵本「羸」作「龟」。案：楚辞注作「羸」。此亦尤校改。

旋入雷渊：袁本、茶陵本「渊」作「泉」，注同。案：楚辞作「渊」。案：此必尤延之校改。

注「皆有蚤毒」：袁本、茶陵本作「蚤」。案：皆非也，当依楚辞注作「？」。

。

注「言啄天下欲上之人」：何校「言」改「主」，陈同。案：楚辞注作「主」，是也。各本皆误。

注「言有丈夫」：袁本、茶陵本无「丈」字。案：楚辞注有，尤校添之。

注「雕镂绮木使方好也」：案：「绮」当依楚辞注作「连」，各本皆误。

注「诗云肆筵设机」：袁本、茶陵本「肆」作「设」。案：「设」字是也。「设筵设机」者，公刘之「俾筵俾几」也。凡叔师所引，皆非今毛诗。单行楚辞作「设」，洪兴祖本误为「肆」。今毛诗仍无「肆筵设机」之文，尤误取之以校改，非。

注「言大夫有二列之乐左传曰晋悼公」：袁本无「有左传曰」四字。茶陵本亦无，「乐」作「故」。案：各本皆非也，当依楚辞注作「言大夫有二列之乐故晋悼公」。

注「垂鬢下发」：袁本、茶陵本作「垂发下鬢」。案：单行楚辞注作「垂发鬢下鬢」，洪兴祖本作「垂鬢鬢下发」，互有不同，盖尤以意校改如此，未必是也。

注「发言中礼意者也」：袁本、茶陵本无「发」字。案：单行楚辞注无，洪兴祖本有，尤校添之。

注「时窃视安详谛」：案：当依楚辞注重「时」字，「谛」上有「审」字。各本皆脱。

注「饰帟帐之高堂」：陈云「帐」下当有「张」字，是也。楚辞注有。各本皆脱。

注「皆衣虎豹之文异采之饰」：袁本、茶陵本无「之文」二字。案：楚辞注有，尤校添之。

注「罗列之陈」：案：「之」当依楚辞注作「而」，各本皆误。

臍若芳些：袁本作「臍」，校语云逸本作「臍」。茶陵本作「臍」，云五臣作「臍」。案：楚辞作「臍」。洪兴祖云「臍」一作「臍」，一作「臍」。此注「臍仁珠切」，似善作「臍」，或袁本校语有伪。否则，音非善旧也。

注「烂熟之则？美也」：袁本、茶陵本无「烂」字。案：楚辞注有，尤校添之。

注「藟蔗也」：袁本、茶陵本「藟」作「谓」。案：当作「藟」，下文可证。楚辞注作「藟」，与善异本，尤校改失之。

注「鸿鴈也」：袁本、茶陵本「鴈」作「鴈」。案：洪兴祖本作「鴈」，单行本作「鴈鴈」，盖改「鴈」为「鴈」而两有。考九思悼乱云「鸿鴈兮振翅」，是作「鴈」未必非也。

注「楚人名羹曰爽」：案：「羹」下当依楚辞注有「败」字。各本皆脱。

注「以蜜和米？」：袁本、茶陵本「？」作「面」。案：此尤本误字。

注「又长味好饮」：袁本、茶陵本「好饮」作「也」。案：楚辞注作「好饮也」，尤校改之。

发杨荷些：案：「杨」当作「扬」。注「发杨荷叶」同。袁、茶陵二本所见亦误，楚辞俱作「扬」也。

注「诚足怪奇也」：袁本、茶陵本「足」作「独」。案：单行楚辞作「独」，洪兴祖本作「足」，尤校改之。

注「投六箸行六棋」：袁本、茶陵本「行」下无「六」字。案：楚辞注有，尤校添之。

注「比集者也」：案：当依楚辞注去「者」字。各本皆衍。

注「又曰和乐且耽」：案：「耽」当依楚辞注作「湛」。各本皆误。凡逸所引，皆非今毛诗，此必不知者改。

注「言兰芳以喻贤人」：袁本、茶陵本无「言」字。案：楚辞注「言」字在下句首，盖尤校添而误其处。

耐饮既尽欢：何校去「既」字。茶陵本云五臣无「既」字。袁本云逸有「既」字。案：楚辞无。洪兴祖云一本「尽」上有「既」字，即此本也。此不当有，恐传写衍。各本所见皆误。

汨吾南征些：何校去「些」字。下「白芷生些」同。案：楚辞无。各本皆衍。

葦葦齐叶兮：袁本、茶陵本「葦」作「蕓」，下有「烦」音。案：此必善「葦」，五臣「蕓」也。「湘夫人登白葦以骋望」，二本校语有明文，此正同。彼二本所见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尤所见不误。袁本所载逸注中字作「葦」，亦不误。楚辞作「葦」，即此本也。洪兴祖云「葦」一作「蕓」，即五臣本

也。又案：洪兴祖补注于湘夫人云「蘋」一作「苹」非是。其说殊误。逸注上云「苹草秋生」，其下「鸟萃兮苹中」注云「鸟当集木巅而言草中」，文自相承，二句既同一草，必同一字，不得如五臣之上一字作「蘋」，下一字作「苹」。或又谓「白苹」与「苹」不当一物异称。独不见九辩「凤凰」与「凤」杂错称之乎？逸注本无可疑，洪未达其旨，附正之于此。

注「尔雅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无者是也，楚辞注无。

注「怀所见自伤哀也」：何校「怀」改「据」，陈同。案：楚辞注作「据时」二字，是也。何、陈但改「据」字，其「时」字仍不补，未详所出。袁、茶陵二本亦作「怀」。

注「烟上蒸于天」：袁本、茶陵本无「于」字。案：此尤校添之，其实误也。楚辞注亦无。

注「谓日也」：袁本、茶陵本无「谓」字。案：此尤校添之，其实误也。楚辞注亦无。

时不见淹：袁本、茶陵本「见」作「可」。案：楚辞作「可以」，单行本旧校云一作「时不见淹」。洪兴祖本云一云「时不淹」，一云「时不可淹」，一云「时不见淹」，疑善「见」、五臣「可」，二本非而尤是也，但无明文可以考之。

注「水旁林木中」：袁本、茶陵本无「木」字。案：楚辞注有，尤校添之。

招隐士

招隐士

序曰：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也。

刘安汉书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数千人。后伍被自诣吏，具告与淮南谋反，上使宗正以符节劾王，未至，自刑杀也。

王逸注

桂树丛生兮桂树芬香，以兴屈原之忠良也。山之幽，远去朝廷而隐藏也。偃蹇连卷兮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信义枝结，条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辅贤君桢干也。山气陇嶢兮岑崟嵒嵒，云壅郁也。壅，乌孔切。石嵯峨，嵯峨巖巖，峻蔽日也。溪谷崭岩兮崎岖閭窈，险阻??也。閭，呼雅切。窈，于轨切。??，苦滑切。水曾波。涌跃沔沔，流迅疾也。猿狖群啸兮禽兽所居，志乐佚也。狖，余救切。虎豹嗥，猛兽争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险阻，非君子之所处，猿狖虎豹，非贤者之偶也。齧，下没切。攀援桂枝兮登引山木，远望愁也。聊淹留。便旋中野，立踟蹰也。王孙游兮隐士避世，在山隅也。不归，违背旧土，弃室家也。春草生兮万物蠢动，抽萌芽也。萋萋。垂条吐

叶，纷荣华也。岁暮兮年齿已老，寿命衰也。不自聊，中心烦乱，常含忧也。蟋蟀鸣兮蝓蝉得夏，喜呼号也。啾啾。秋节将至，悲嘹喑也。以言物盛则衰，乐极则忧，不宜久隐，失盛时也。块兮轧，雾气味也。山曲峩，盘诘屈也。心淹留兮志望绝也。洞荒忽。亡妃匹也。罔兮沕，精气失也。僚兮栗。心剥切也。虎豹岵，嵒穿岵也。嵒音料。岵音血。丛薄深林兮攒刺棘也。人上栗。恐变色也。嵌崱碣磳兮山阜??岵也。硃磳磳。崔巍嵒嵒。树轮相纠兮交错扶疏。林木芟??。枝叶盘纒。芟音跋。青莎杂树兮草木列居。蘋草藿髓靡。随风披敷。白鹿麇麇兮众禽并游。或腾或倚。走住殊异。状貌崑崑兮峨峨，头角甚殊。凄凄兮漉漉。凄凄漉漉，毛衣若濡。狝猴兮熊羆，百兽皆俱也。慕类兮以悲，哀己不遇也。从此已上，皆陈山林倾危，草木茂盛，麇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养情性。欲屈原还归郢也。攀援桂枝兮配托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踟蹰徘徊，待明时也。虎豹斗兮残贼之兽，忽急怒也。熊羆咆，贪杀之兽，跳梁吼也。禽兽骇兮雉菟之群，惊奔走也。亡其曹。违离乡党，失群偶也。王孙兮归来，旋反旧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诚多患害，难隐处也。

文选考异

注「楨干也」：案：句首楚辞注有「为」字。又案：「楨干」疑当作「干楨」，以「楨」与「盛」成韵。各本皆脱误。

注「崔巍嵒嵒」：陈云上「嵒」疑「蹇」。案：「蹇」「嵒」虽可通，但此与上句「山阜??岵」不协，恐仍未是。各本皆同，楚辞注亦然，无以考之矣。

注「走住殊异」：案：「殊异」当依楚辞注作「异趋」。各本皆误。「趋」字韵。洪兴祖云「一云走?殊也」，亦非。

注「草木茂盛」：案：「茂盛」疑当作「盛茂」，以「茂」与「聚」韵。各本及楚辞注皆误倒。

文选卷第三十四

目录 [隐藏]

1 七上

1.1 七发八首

1.2 七启八首

七上

七发八首

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

七发

枚叔汉书曰：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善属辞。武帝以安

车征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言玉，美之也。史记，新垣衍谓鲁连曰：观先生之玉貌。论语曰：子疾，病间。孔安国曰：少差曰间也。太子曰：「惫！谨谢客。」说文曰：谢，辞也。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凡人之幼者，将来之岁尚多，故曰富也。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轳。言邪气入内而为逆，其坚若结也。管子曰：邪气袭内，玉色乃衰。素问，歧伯曰：邪气内着，绝人长命。说文曰：轳，车籍交革也。轳音色也。纷屯澹淡，嘘唏烦醒。纷屯澹淡，愤耄烦闷之貌也。王逸楚辞注曰：歔歔，啼貌。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嘘与歔，古字通。唏，许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矫氏曰：病由精虑烦散也。毛萇诗传曰：病酒曰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尚书曰：怵惕惟厉，中夜以兴。素问，歧伯曰：不得卧者，是阳明之逆。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素问曰：何谓虚？答曰：精气夺则虚。黄帝八十一问曰：阴病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吕氏春秋曰：精神劳则越。高诱曰：越，散也。郑玄毛诗笺曰：渫，发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王逸楚辞注曰：眩曜，惑乱貌也。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郑玄礼记注曰：废，止也。毛萇诗传曰：废，犹去也。毛诗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言赖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耽安乐，时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礼记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内有慈母。又曰：其次为保母。郑玄曰：保母，安其居处者也。饮食则温淳甘腍，腥醲肥厚。温淳，谓凡味之厚也。韩子曰：夫香美腍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齿而损精。说文曰：腍，腴易破也。腍，昌芮切。腥，肥肉也。池贞切。说文曰：醲，厚酒也。女龙切。衣裳则杂沓曼暖，燂烁热暑。曼，轻细也。说文曰：燂，火热也。详廉切。烁亦热也，舒灼切。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韩子曰：虽与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诱吕氏春秋注曰：挺，犹动也。贾逵国语注曰：铄，销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吕氏春秋曰：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曰佻蹶之机。高诱曰：佻，至也。蹶机，门内之位也。乘辇于宫中，游翔至于蹶机，故曰务以佚也。枚乘引佻蹶而为蹶痿，未详。乘之谬为好奇而改之。声类曰：佻，嗣理切。蹶，渠月切。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吕氏春秋曰：室大多阴，台高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高诱曰：蹶，逆寒疾也。痿，蹶不能行也。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吕氏春秋曰：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曰伐性之斧。高诱曰：靡曼，细理

弱肌美色也。皓齿，谓齿如瓠犀也。郑国淫僻，以其淫僻灭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吕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务以相强，命曰烂肠之食。高诱注，老子云：五味实口爽伤，故谓之烂肠之食。广雅曰：脆，弱也，清岁切。脓，厚之味也。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王逸楚词注曰：靡，细也，曼，泽也。随，不能屈伸也。血脉淫濯，手足堕窳；淫濯，谓过度而且大也。尔雅曰：淫，过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堕，懈堕也。应劭汉书注曰：窳，弱也，余乳切。越女侍前，齐姬奉后。越绝书曰：越王饰美女西施郑巴，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越王勾践窃有天人遗西施郑巴，越不敢当，使献之大王。吴王大悦。齐姬，齐女也。毛诗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如淳汉书注曰：姬，妾之总称也。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王逸楚词注曰：淹，久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记曰：扁鹊，渤海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长桑君禁方，视病尽见五藏。韩子曰：扁鹊谓晋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犹可汤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医也。桓侯初不信，后病，遣召扁鹊，鹊逃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贾逵国语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礼记曰：博闻强识而让，谓之君子也。承闲语事，变度易意，楚词曰：愿承闲而自察也。常无离侧，以为羽翼。高诱注吕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犹荡也。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言可无用药石，唯可用要言也。庄子，瞿鹊子问长梧子曰：夫子以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周礼曰：龙门之琴瑟。孔安国尚书传曰：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鲁连子曰：东方有松栝，高千仞而无枝也。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郁结，隆高之貌也。说文曰：扶疏，四布也。张晏汉书注曰：轮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包咸论语注曰：七尺曰仞。湍流溯波，又澹淡之。溯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摇荡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感，触也。庄子曰：异鹊感周之颡也。朝则鹞黄鵠鸣焉，尔雅曰：鸛鷖，黎黄。高唐赋曰：王雎鹞黄。礼记曰：仲冬曷旦不鸣。郑玄曰：曷旦，求旦鸟也。郭璞方言注曰：鸟似鸡，冬无毛，昼夜鸣。鵠与曷，并音渴。鵠音旦也。暮则羈雌迷鸟宿焉。独鵠晨号乎其下，鸛鸡哀鸣翔乎其下。楚辞曰：鸛鸡啁晰而悲鸣。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斨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论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

乱，洋洋乎盈耳哉。郑玄曰：师挚，鲁太师也。以其工琴，谓之琴挚，犹京房善易，谓之易京。野茧，野蚕之茧也。东观汉记曰：光武二年，野蚕成茧被山，民收为絮。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古乐府有孤子生行。贾逵国语注曰：钩，带钩也。桓子新论曰：琴隐长四十五分，隐以前长八分。列女传曰：鲁之母师，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独与九子居。苍颉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书曰：约，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师堂，乐师也。韩诗外传曰：孔子学鼓琴于师堂子京而不进，师堂子京曰：夫子可以进。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数也。琴道曰：尧畅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麦秀薪兮雉朝飞，宋玉笛赋曰：麦秀薪兮鸟华翼。埤苍曰：薪，麦芒也，慈敛切。向虚壑兮背槁槐，说文曰：槁与槁，古字通。依绝区兮临回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虻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周书曰：蚊行喙息。说文曰：蚊，行也。凡生类之行，皆谓之蚊。又曰：虻，虫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谓蛄为虻。尔雅曰：蚁，蚍蜉也。拄，陟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糝牛之腴，菜以笋蒲。说文曰：糝，以刍莖养国牛也。国语曰：糝豢几何。糝或为？，未详。说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诗曰：其藪维何，维笋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飴，礼记曰：士无故不杀犬豕。和，谓和羹也。郑玄礼记注曰：芼，菜也，谓以菜调和之也。冒与芼，古字通。山肤，未详。楚苗山出禾，可以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铤。高诱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详。一曰：安胡，雕胡也。宋玉讽赋曰：为臣炊雕胡之饭。抔之不解，一啜而散。礼记曰：无抔饭。徒完切。说文曰：啜，尝也，穿劣切。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吕氏春秋曰：伊尹说汤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熊蹯之臠，勺药之酱。左氏传曰：宰夫臠熊蹯不熟。方言曰：臠，熟也，音而。韦昭上林赋注曰：勺药，和齐咸酸美味也。薄耆之炙，鲜鲤之鲙。薄耆，未详。一曰：薄切兽耆之肉，而以为炙也。耆，今人谓之耆头。毛诗曰：炰鳖鲙鲤。秋黄之苏，白露之茹。茹，菜之总名也。兰英之酒，酌以涤口。汉书曰：百味旨酒布兰生。晋灼曰：布列芬芳，若兰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论语，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郑玄曰：孔子山行，见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预左氏传注曰：豢，养也，音宦。六韬曰：武王伐纣，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将有妖乎？对曰：有。殷君陈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将熊蹯豹胎。小飴大歡，如汤沃雪。说文曰：歡，饮也，昌悦切。沃雪，言易也。

家语，孔子曰：人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锤岱之牡，齿至之车，汉书曰：赵地，锤、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锤所在未闻，石，山险之限，在上党曲阳。吕氏春秋曰：代，故马郡，宜马。齿至之车，未详。或说曰：公羊传曰：先軫谓晋侯曰：君马齿至也。言以齿至马驾车也。战国策曰：骥之齿至矣，服槛车而上太行也。前似飞鸟，后类距虚。黄子曰：骏马有晨风、黄鹄，皆取鸟名马。言走疾若飞也。范子曰：千里马，必有距虚。吕氏春秋曰：距虚鼠后而兔前。穉麦服处，躁中烦外。以穉麦分剂而食马，马肥，故中躁而外烦也。王逸楚词注曰：稻粢穉麦挈黄粱。左氏传，庆郑谓晋侯曰：今乘异产，将与人易，张脉愤兴，外强中干。羁坚轡，附易路。易，平易也。于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吕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尤尽其妙。文子曰：伯乐相之，王良御之。史记曰：周繆王使造父为御，西巡狩。秦缺，未详，韩子曰：夫猎，托车舆之安，用六驾之足，使王良佐轡，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今舍车舆，则虽楼季之走，无时及兽矣。许慎淮南子注曰：楼季，魏文侯之弟也。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车覆能起之。两人，秦缺、楼季也。家语，颜回曰：东野之御，善则善矣，其马将必佚也。于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史记曰：田忌数与齐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有上、中、下辈，于是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之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而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千金。贾逵国语注曰：一镒，二十四两。韩子曰：王子期为赵简子取道，争千里之发也。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景夷，台名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荆山在荆州。郭璞山海经注曰：汝水出鲁阳山东北，入淮海。汝称海，大言之也。战国策，鲁君曰：楚王登京台，南望猎山，左江右湖，其乐之，忘死无有，天下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赵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属事，离辞连类。礼记，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韩子曰：多言繁称，连模拟物也。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虞怀，宫名也。连廊四注，郑玄周礼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黄当为湟。湟，城池也。溷章白鹭，孔鸟鸚鵡，溷章，鸟名，未详。鸚鵡鷓鴣，翠鬣紫缨。鬣，首毛也。缨，颈毛也。螭龙德牧，邕邕群鸣。螭龙、德牧，并鸟，形未详。尔雅曰：邕邕，鸣声和也。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曾子曰：鸟鱼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故鸟鱼皆

卵生，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溱溱蓐蓐。蔓草芳苓。言水清静之处，生蓐、蓐二草也。上林赋曰：悠远长怀，寂溱无声。溱与寂，音义同也。字书曰：蓐，藜草也，丈尤切。藜音猪。毛萇诗传曰：蓐，水草也，力鸟切。苓，古莲字也。女桑河柳，素叶紫茎。毛诗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夷桑也。尔雅曰：桤，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茎小杨也。苗松豫章，条上造天。苗松，未详。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国尚书传曰：造，至也。梧桐并闾，极望成林。张揖上林赋注曰：并闾，榦也。芳芬郁，乱于五风。遁甲开山图曰：女媧没，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风，异色也。从容猗靡，消息阳阴。消，灭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随风披靡，故或阳或阴也。文子曰：与阴俱闭，与阳佚开。消息，或为须臾也。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刘熙曰：景春，孟子时人，为纵横之术者。史记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汉书注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乐，为理乐。杜连，未详也。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王逸楚词注曰：该，备也。练色娱目，流声悦耳。埤苍曰：练，择也。尔雅曰：流，择也。于是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文颖上林赋注曰：激，冲激，急风也。结风，回风，亦急风也。楚地风气既漂疾，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为节，其乐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扬郑、卫之皓乐，此齐民所以淫泆流湎也。许慎曰：郑、卫，新声所出国也。皓乐，善倡也。皓下或有齿字，误。使先施征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媿傅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战国策，鲁仲连谓孟尝君曰：君后宫十妃，皆衣缟纈，食粱肉，岂毛嗇、先施哉？征舒、段干、傅予，皆未详。一曰：左氏传曰：楚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纳夏姬，贪其色也。史记曰：夏姬，征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阳文也。许慎曰：阳文，楚之好人也。吴娃，已见上文。孙卿子曰：闾媿、子奢，莫之媒。韦昭汉书注曰：闾媿，梁王魏婴之美人。杂裾垂髻，目窕心与，司马彪子虚赋注曰：髻，燕尾也。窕当为挑。史记曰：目挑心招。张晏汉书注曰：挑，娆也。髻，所交切。掄流波，杂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洁，杂杜若以为芳。杜若，见下注。说文曰：掄，引也。蒙清尘，被兰泽，列子曰：穆王为中天之台，郑、卫之处子施芳泽，杂芷若以满之。神女赋曰：沐兰泽，含若芳。嫵服而御。尚书大传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释朝服，袭嫵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驾飞軫之輿，乘牡骏之乘。广雅曰：驯，扰也。说文曰：骐，马骊文如綦也。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车不得有飞軫。郑玄曰：如今窗车也。力廷切。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夏服，已见

子虚赋。服，即今步叉也。乌号，已见子虚赋。又，古考史曰：柘树，枝长而劲，乌集之。将飞，柘起弹乌，乌乃号呼。此枝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云林，云梦之林。楚词曰：羲和弭节兮。字林曰：浔，水涯也。掩青苹，游清风。方言曰：奄，息也。吕氏春秋曰：昆仑之苹也。张揖子虚赋注曰：青苹，似莎而大。陶阳气，荡春心。薛君韩诗章句曰：陶，畅也。阳气，春也。神农本草曰：春夏为阳。楚词曰：日极千里伤春心。王逸曰：荡春心。荡，涤也。逐野兽，集轻禽。言射而矢集于轻禽也。左氏传曰：楚君亲集矢于其目。阙子曰：矢集于彭城之东，并以所止为集也。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文子曰：无相御之劳，而致千里也。恐虎豹，慑鸷鸟。尔雅曰：慑，恐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逐马，驰逐之马。鸣镳，銜鸣于镳也。鱼跨，跨度鱼也。麋角，执麋之角也。履游麋兔，蹈践麋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陵，犹促也。说文曰：窘，迫也。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李奇汉书注曰：以五校兵出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周书曰：民有五气。喜气内蓄，虽欲隐之，阳喜必见。大宅，未详。

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曰：「冥火薄天，兵车雷运。郑玄诗笺曰：冥，夜也。广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词注曰：运，转也，音旋。旂旗偃蹇，羽毛肃纷，驰骋角逐，慕味争先。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墨，烧田也。言逐兽于烧田广博之所，而观望之有圻堦也。墨或为廛也。说文曰：圻，地圻堦也，鱼斤切。纯粹全牺，献之公门。」尚书，父师曰：乃攘窃神祇之牺全牲。孔安国曰：色纯曰牲，体完曰全。应劭汉书注曰：粹，淳也。毛诗曰：献豨于公。太子曰：「善，愿复闻之。」

客曰：「未既。孔安国曰尚书传曰：既，尽也。于是榛林深泽，烟云闇莫，兕虎并作。莫，闇貌也。说文曰：莫，日且冥也。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传曰：致果为毅。毛萇诗传曰：孔，甚也，毛诗曰：袒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薄，迫也。白刃砢砢，矛戟交错。庄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韬书刀铭曰：刀刺砢砢。牛哀切。收获掌功，赏赐金帛。郑玄周礼注曰：掌，主也。掩苹肆若，为牧人席。张揖上林赋注曰：掩，覆也。毛萇诗传曰：肆，陈也。旨酒嘉肴，羞飴膾炙，以御宾客。毛诗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脍鳖鲜鱼。郑玄曰：脍，火熟之。汉书，东方朔曰：生肉为膾。毛诗曰：以御宾客也。涌触并起，动心惊耳。诚必不悔，决绝以诺。言游猎欢宴，忠诚为之，必不有悔。事之决绝，但以一诺，不俟再三。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诗序曰：贞信之教兴。家语

，孔子曰：夫钟鼓之音，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故志诚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陈唱，万岁无斲。孔安国尚书传曰：斲，厌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汉书，广陵国，属吴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恤然，惊恐貌。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沔者，小雅曰：驾，陵也。杜预左氏传注曰：轶，突也。苍颉篇曰：擢，抽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汨，乱也。古没切。温汾，转之貌也。尔雅曰：??，沔也。郭璞曰：谓摩近。沔，许乞切。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缕，辞缕也。恍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汨汨兮，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栗，恐惧之貌。忽兮慌兮，俶兮傥兮，广雅曰：俶、傥，卓异也。浩瀆瀆兮，慌旷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尔雅曰：秉，执也。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虹洞，相连貌也。庄子曰：出于厓涘。毛萇诗传曰：涘，涯也。虹，胡洞切。流揽无穷，归神日母。言周流观览而穷，然后归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内事云：日者，阳德之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貌也，为毕切。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纆往而不来。言?浪纷纭，其流曲折，或错纆俱往，而不回流。临朱汨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朱汨，盖地名，未详。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莫离散，谓精神不离散也。发曙，发夕至曙也。说文曰：曙，旦明也。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毛萇诗传曰：溉，涤也。概与溉同。练，犹汰也。庄子曰：愁其五藏也。澹澹手足，颍濯发齿。澹澹，犹洗涤也。澹，湖敢切。说文，颍，洗面也。颍，乎溃切。揄弃恬怠，输写澳浊，方言曰：输，脱也。王逸楚词注曰：澳，垢浊也，敕显切。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楚词曰：心犹豫以狐疑。溢法曰：明者曰皇也。风赋曰：发明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蹇，发髻披聋而观望之也。广雅曰：伛，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遗蹇者，屣然蹇跛，不能行也，必亦切。况直眇小烦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问，黄帝曰：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

客曰：「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言声似疾雷，而闻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内云，日夜不止。山内云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小雅曰：衍，散也。说文曰：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说文曰：淋，山水下也。淋或为汧。声类曰：汧，漂也，口怜切。其少进也，浩浩

澧澧，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浩浩，深广之貌也。澧澧，高白之貌也。帷或为帟，音韦。帟，帐也。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高唐赋曰：奔扬踊而相击，云兴声之霏霏。云乱也。许慎淮南子注曰：装，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以蛟龙若马而驾之，其数六也。淮南子曰：昔冯迟太白之御，入云霓，游微雾，骛忽荒。许慎曰：冯迟太白，河伯也。纯驰浩蜺，前后骆驿。贾逵国语注曰：纯，专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涛之势，若素蜺而驰，言其长也。颞颞印印，据据强强，莘莘将将。颞颞印印，波高貌也。据据强强，相随之貌。据，据于切。强，渠章切。莘莘，多貌也。将将，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为萃。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太公阴符曰：并我勇力，重坚壁垒。应劭汉书注曰：沓，合也。行，户刚切。协韵也。訇隐匈磕，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轧块，无垠貌也。盘，谓盘礴广大貌。涌裔，行貌也。观其两傍，则滂渤拂郁，闾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律当为磳。磳，虏骨切。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踰岸出追。说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赋曰：触穹石，激堆碣。郭璞曰：沙堆也，都回切。追亦堆字，今为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菱軫谷分。或围，盖地名也。言涯如转，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转也。方言曰：菱，根也。谓草之根也。一本无菱字。许慎淮南子注曰：軫，转也。回翔青箴，衔枚檀桓。青箴、檀桓，盖并地名也。回翔，水复流也。衔枚，水无声也。周礼曰：衔枚氏。郑玄曰：止言语器讙也。枚，大如箸，横衔之也。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弭节，已见上文。史记曰：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吴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辞注曰：高厉，远行也。越绝书曰：阖闾旦食?山，昼游于胥母。疑骨母字之误也。凌赤岸，簪扶桑，横奔似雷行。赤岸，盖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并以赤岸在广陵。而此文势似在远方，非广陵也。说文曰：簪，扫竹也。山海经曰：汤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毛诗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犹威也。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沌沌浑浑，波相随之貌也。孙子兵法曰：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越绝书曰：王捐子胥于大江口。勇士之执，乃有遗鄙。发愤驰腾，气若奔马。沌，徒本切。浑，胡本切。混混庵庵，声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声也。越绝书，越王勾践曰：浩浩之水，声音若雷霆。庵，徒本切。发怒庑沓，清升踰跬，言初发怒，碍止而涌沸。少选之顷，清者上升，递相踰跬也。说文曰：庑，碍止也。庑，竹栗切。庑或为底，古字也。杜预左氏传曰：底，平也。埤苍曰：沓，釜沸出也，徒答切。如淳汉书注曰：跬，超踰也。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楚

辞曰：陵阳侯之泛滥兮。王逸曰：阳侯，大波也。藉藉，盖地名也。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高唐赋曰：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纷纷翼翼，波涌云乱。广雅曰：纷纷，?也。毛萇诗传曰：翼翼，壮健貌也。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势既荡南山，又击北岸。丘陵为之颠覆，然后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合战决胜，而后乃罢。滌汨潺湲，披扬流洒。滌，泌滌，波相楔也。汨，蜜汨，水流疾也。字书曰：潺湲，流貌也。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沈沈湲湲，蒲伏连延。沈沈湲湲，鱼鳖颠倒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连延，相续貌。沈，禹牛切。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闇凄怆焉。郭璞尔雅曰：踣，覆也，薄北切。洄与回同也。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孔安国论语注曰：方，道也。晋灼汉书注曰：资，材量也。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吕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谓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高诱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虽有钩针芳饵，加以詹何、蜎蠖之数，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高诱曰：蜎蠖，白公时人。宋玉集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七略曰：蜎子，名渊，楚人也。然三文虽殊，其一人也。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家语曰：卜商好论精微，时人无以尚也。孙卿子曰：是是非非，谓之智也。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筭之，万不失一。汉书，张良曰：臣借前箸以筹之。音义曰：以筹度之也，直流切。史记，蒯通曰：以此参之，万不失一。老或为左也。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恂然汗出，霍然病已。恂，汗貌也。庄子曰：泚然汗出。恂，乃显切。霍，疾貌也。

文选考异

注「汉书曰」下至「乘道死也」：袁本、茶陵本此一节注大异，乃并善入五臣之误也。尤所见为是。

注「说文曰谢辞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无者是也。袁本所载五臣翰注有「谢辞也」三字，盖别本又有「说文曰」三字，而尤误取以增多。

注「而损精」：案：「而」上当有「悦情」二字，此引韩子扬摧篇文，各本皆脱。

皓齿娥眉：袁本、茶陵本「娥」作「蛾」，是也。

注「郑国淫僻」：茶陵本「国」作「卫」，是也。袁本亦误「国」。

麦秀蘩兮：袁本、茶陵本「蘩」作「??」。案「??」字是也。广韵作「??」

，亦引埤苍与集韵，皆为「蘩」、「??」同在一纽而分别两字，他书或用「渐

」。射雉赋云「麦渐渐以擢芒」，「渐」与「𦵏」古字通也。尤所见别本作「草木蘄苞」之「蘄」，非。

拄喙而不能前：茶陵本「拄」作「柱」，注同，云五臣从「?」。袁本作「拄」，用五臣也。案：此尤本以五臣乱善，非。

熊蹯之臠：茶陵本「臠」作「𦵏」，注同，有校语云五臣作「臠」。袁本作「臠」，不着校语。案：「𦵏」即「𦵏」之别体字，广韵七之所载从「需」之字凡四，「𦵏」其一也，云「𦵏煮熟」下重文，但有「𦵏」、「𦵏」、「𦵏」三形。集韵于广韵偏旁用「𦵏」之字皆从「需」。此注音「而」，其所引左传、方言，彼皆作「𦵏」，是自作「𦵏」，不作「臠」。茶陵本尚存善旧，袁本以五臣乱之。

注「王逸楚辞注曰稻粢穠麦挈黄粱」：陈云：案此楚辞正文，非注也，当作「穠麦中先熟者」。今案：此或衍「王逸注」三字，各本皆同。无以审知之也。

于是伯乐相其前后：袁本云善无「后」，茶陵本云五臣有「后」。案：此本亦初无而修改添之。盖尤延之以为善传写脱，但注不见明文，无以考也。

注「为赵简子取道」：袁本、茶陵本「子」作「王」。案：「王」字伪，当作「主」。韩非子、战国策皆有「简主」，所谓大夫称主也。尤所改，似是实非。

注「夷桑也」：茶陵本「夷」作「蕘」，是也。袁本亦误「夷」。

注「与阳佚开」：袁本、茶陵本「佚」作「迭」，是也。

注「又古考史曰」：陈云「考史」当作「史考」，谯周所著。案：所校是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古史考可证。

困野兽之足：袁本云善无「兽」。茶陵本云五臣有「兽」。案：此亦尤延之以为传写脱而添之，似是也。

注「孔安国曰尚书传曰」：案：「国」下不当有「曰」字。各本皆衍。

注「缕辞缕也」：陈云「辞」恐「覩」误，是也。各本皆伪。

慌旷旷兮：案：「慌」当作「超」。袁本云善作「慌」。茶陵本云五臣作「超」。此必欲改上文「怵兮忽兮」之「怵」为「慌」，误以当此处。各本校语，皆据所见而不察也。善亦作「超」，其上文之「怵」乃当作「慌」。

澹澈手足：案：「澹澈」当作「澈澹」。善注云「澈澹，犹洗涤也」。各本皆同。其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铤注则云「澹澈」。各本所见正文，盖皆以五臣乱善。

注「方言曰输脱也」：袁本、茶陵本「输」作「揄」，是也。亦见广雅释诂。

注「因名胥母山」：案：此有误。史记作「因命曰胥山」，命即名也。当本云

「因名曰胥山」，涉下文「胥母」而误改。

注「混混沌沌」：案：「沌沌」当作「庵庵」。各本皆误。

注「郭璞尔雅曰蹈覆也」：袁本、茶陵本「覆」上有「前」字，是也。陈云「雅」下脱「注」字。二本亦脱。

注「中山公子牟谓詹何」：袁本、茶陵本「何」作「子」，是也。

注「其一人也」：何校「其」改「共」，是也。各本皆伪。

使之论天下之释微：茶陵本云「释」五臣作「精」。袁本云善作「释」。案：善引「好论精微」为注，似亦作「精」。各本所见，皆传写误。

孟子持筹而算之：茶陵本无「持而算」三字，云五臣作「持筹而算之」。袁本用五臣，云善作「孟子筹之」。案：此尤延之误以五臣乱善。

七启八首

并序

七启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駰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谓大荒之野中也。飞遯离俗，澄神定灵。九师道训曰：遯而能飞，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单豹背世离俗，岩居谷饮也。轻禄傲贵，与物无营。庄子曰：夫轻爵禄人者之所托材。司马彪曰：材，身也。蔡邕释诲曰：安贫乐贱，与世无营也。耽虚好静，羨此永生。列子曰：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独驰思于天云之际，无物象而能倾。舞赋曰：独驰思乎杳冥。左氏传，韩简曰：物生而后有象。于是镜机子闻而将往说焉。镜机，镜照机微也。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超野、追风，言疾也。经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子虚赋曰：过乎泱漭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虚赋曰：其西则激水推移。尔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背洞溪，对芳林。冠皮弁、被文裘。仪礼曰：皮弁服素积。郑玄曰：皮弁者，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潜穴，倚峻崖而嬉游。尔雅曰：山有穴为岫。志飘飘焉，峣峣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岛。山海经曰：地之所载，六合之间也。若将飞而未逝，若举翼而中留。于是镜机子攀葛藟而登，距岩而立，毛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孔安国尚书传曰：距，至也。顺风而称曰：庄子曰：黄帝闻广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见之。黄帝顺风膝行而进。「予闻君子不遯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周易曰：遯世无闷。幽通赋曰：保身遗名，民之表兮。郑玄毛诗笺曰：遗，忘也。又礼记注曰：名

，令闻也。背世，已见上注。今吾子弃道艺之华，遗仁义之英。耗精神乎虚廓，废人事之纪经。韩子曰：精神日耗。苍颉篇曰：耗，消也。史记，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耗，呼到切。譬若画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言像因形生，响随声发。今欲无声而造响，图像而无形，岂有得哉？孙卿子曰：下之和上，譬响之应声，影之像形。杨雄解难曰：譬若画者放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也。未之思乎，何所规之不通也？」论语，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应之曰：「嘻，有是言乎！郑玄礼记注曰：嘻，悲恨之声也。嘻与喜，古字通也。嘻，欣暮切。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万物纷错，与道俱隆。汉书曰：太极元气，分三为一。言元气初为一，后为天地人也。春秋说题辞曰：元清气以为天，浑沌无形体。宋均曰：言元气之初如此也，浑沌未分也。言气在易为元，在老为道。义不殊也。盖有形必朽，有迹必穷。列子曰：形必终也。芒芒元气，谁知其终？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也。名秽我身，位累我躬。庄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真为我累耳。窃慕古人之所志，仰老庄之遗风。思玄赋曰：慕古人之贞节。毛诗序曰：有尧之遗风。如淳汉书注曰：遗，余也。假灵龟以托喻，宁掉尾于涂中。」庄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庄子，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也。

镜机子曰：「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仆将为吾子说游观之至娱，演声色之妖靡。羽猎赋曰：游观侈靡。小雅曰：演，广也。尚书，仲虺曰：惟王不迩声色。列子。隰朋曰：妖靡盈庭，忠良满朝也。论变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丽。愿闻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于人间之世也。探隐拯沈。小雅曰：探，取也。难蜀父老曰：拯民于沈溺。说文曰：出溺为拯。不远遐路，幸见光临。将敬涤耳，以听玉音。」尚书大传曰：天下诸侯受命于周，莫不玉音金声。

镜机子曰：「芳菰精粳，霜蓄露葵。张揖上林赋注曰：雕，菰米也。宋玉讽赋曰：主人之女，为臣炊雕胡之饭。说文曰：粳，禾别也。粳与粳古字通，薄懈切。毛诗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郑玄曰：蓫，牛薺。蓫与蓄，音义通也。宋玉讽赋曰：为臣煮露葵之羹。玄熊素肤，肥豢脓肌。郑玄周礼注曰：犬豕曰豢。脓，肥貌也，女龙切。蝉翼之割，剖纤析微。蝉翼，言薄也。楚词曰：蝉翼为重也累如迭穀，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鷄，已见南都赋。庄子曰：鹏抟扶摇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适也？许慎淮南子注曰：鷃雀飞不过一尺。言劣弱也。斥与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异物记曰：采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苓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

寒，今??肉也。盐铁论曰：煎鱼切肝，羊淹鸡寒。刘熙释名曰：韩鸡，本出韩国所为。寒与韩同。史记曰：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常巢于芳莲之上。苓与莲同。西海飞鳞，即文鳐也。山海经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鳐鱼，常行西海，而游于东海，夜飞而行。臙江东之潜鼃，臙汉南之鸣鹑。说文曰：臙，肉羹也。苍颉解诂曰：臙，少汁臙也，子充切。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郑玄礼记注曰：糅，杂也。醇，已见上注。玄冥适咸，蓐收调辛。礼记曰：北方其神玄冥。北方，水也。尚书曰：水曰润下，润下作咸。礼记曰：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书曰：金曰从革，从革作辛。紫兰丹椒，施和必节。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则兰常生。郑玄曰：主给调和也。张衡七辨曰：芳以姜椒，拂以木兰。滋味既殊，遗芳射越。上林赋曰：?香发越。郭璞曰：香气射散也。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毛诗曰：为此春酒。郑玄礼记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酿，接夏而成也。缥，绿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战国策曰：梁王请为鲁君举觚。鲁君曰：昔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于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乃绝旨酒。应化则变，感气而成。淮南子曰：物类之相应，故东风至而酒泛溢。高诱曰：东风，木风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泛者沸。盖非类相感也。春秋说题辞曰：黍为酒。阳援阴乃能动，故以麦黍为酒。宋衷曰：麦，阴也。先渍曲，黍后入，故曰阳援阴，相得而沸，是其动也。弹征则苦发，叩宫则甘生。礼记曰：季夏之月，其音征，其味苦。又曰：中央土，其音宫，其味甘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觞。浮蚁鼎沸，酷烈馨香。释名曰：酒有泛，齐浮蚁在上泛泛然。汉书曰：田延年谓霍光曰：今群臣鼎沸。上林赋曰：酷烈淑郁也。可以和神，可以娱肠。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从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韩子曰：粝粮之饭，藜藿之羹也。

镜机子曰：「步光之剑，华藻繁缛。越绝书曰：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藻，文采也。说文曰：缛，繁采饰也。饰以文犀，雕以翠绿。国语曰：奉文犀之渠。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庄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也。陆断犀象，未足称隼。随波截鸿，水不渐刃。圣主得贤臣颂曰：巧冶铸干将之璞，陆割犀革。战国策，苏素说韩王曰：韩卒之剑，陆断牛马，水击鸿鴈。广雅曰：渐，渍也。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刘梁七举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礼曰：弁师掌王之五冕，诸侯纁九就。郑玄曰：就，成也。每纁九成，则九旒也。应劭汉官仪曰：冕，公侯九旒者也。华组之纓，从风纷纒。礼记曰：玄冠丹组纓，诸侯之齐冠。说文曰：组，纓属也。小者以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佩则结绿悬黎，宝之妙微。战国策：应侯谓秦王曰：梁有悬黎

，宋有结绿，而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烂，流景扬辉。刘渊林蜀都赋注曰：符采，玉之横文也。说文曰：景，光也。黼黻之服，纱縠之裳。孔安国尚书传曰：诸侯自龙袞而下至黼黻。汉书曰：江充衣纱縠单衣也。金华之舄，动趾遗光。言以金华饰舄，故动足而有余光也。刘欣期交州记曰：金华出珠崖。如淳汉书注曰：遗，余也。繁饰参差，微鲜若霜。缙佩绸缪，或雕或错。说文曰：缙，织成带也，古本切。熏以幽若，流芳肆布。说文曰：熏，火烟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称幽若，犹兰曰幽兰也。拟古诗曰：屡见流芳歇。毛萇诗传曰：肆，陈也。雍容闲步，周旋驰耀。圣主得贤臣颂曰：雍容垂拱。左氏传，晋公子谓楚子曰：晋、楚治兵，若不获命，则与君周旋也。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战国策曰：晋文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遂推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西施，已见上文。毛诗曰：巧笑倩兮。此容饰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郑玄毛诗笺曰：褐，毛布也。

镜机子曰：「驰骋足用荡思，游猎可以娱情。子虚赋曰：终日驰骋，曾不下舆。又曰：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归田赋曰：聊以娱情。仆将为吾子驾云龙之飞驂，饰玉路之繁纓。马有龙称，而云从龙，故曰云龙也。周礼曰：凡马八尺已上为龙。又曰：玉路锡樊纓。郑玄曰：樊读如鞶，谓今之马大带也。纓，今马鞅。繁与鞶，古字通。垂宛虹之长綏，抗招摇之华旂。楚词曰：建雄虹之彩旒。礼记曰：天子杀则下大綏。郑玄曰：綏当为綏。綏，有虞氏之旂旗也。礼记曰：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玄曰：缮读为劲。画招摇星于其上，以起居坚劲军之威怒也。捷忘归之矢，秉繁弱之弓。仪礼曰：司射搯三挟一个。郑玄曰：搯，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载繁弱之弓，忘归之矢，以射随兕于梦也。忽蹶景而轻骛，逸奔骥而超遗风。景，日景也。蹶之言疾也。吕氏春秋，伊尹说汤曰：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高诱曰：皆马名也。疾若比遗风。于是磻填谷塞，榛藪平夷。缘山置罝，弥野张罟。郑玄周礼注曰：弥，遍也。下无满迹，上无逸飞。鸟集兽屯，然后会围。广雅曰：屯，聚也。獠徒云布，武骑雾散。说文曰：獠，猎也。韩子曰：云布风动。羽猎赋曰：武骑聿皇。封禅书曰：云布雾散。丹旗耀野，戈殳皓旰。南都赋曰：曜野暎云。曳文狐，揜狡兔。礼斗威仪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输以文狐。史记，李斯曰：牵黄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捎鹑鷄，拂振鹭。鹑鷄、振鹭，皆鸟之名。当轨见藉，值足遇蹶。西京赋曰：当足见蹶，值轮被辄也。飞轩电逝，兽随轮转。孙该琵琶赋曰：飘风电逝，舒疾无力。翼不暇张，足不及腾。西京赋曰：鸟不暇举，兽不得发。动触飞锋，举挂轻罟。西都宾曰：鸟惊触丝，兽骇值锋。罟，亦罔也。班固汉书序曰：鹰隼未击，罟弋不施于蹊隧也。搜林索险，探薄穷

阻。广雅曰：草藂生曰薄。腾山赴壑，风厉焱举。古诗曰：凉风率已厉。楚辞曰：焱远举兮云中。王逸注云：焱，去疾貌。说文曰：焱，火华也。机不虚发，中必饮羽。孔安国尚书传曰：机，弩牙也。子虚赋曰：弓不虚发，中必决眦。吕氏春秋曰：养由基射兕中石，矢饮羽。高诱曰：饮羽，饮矢至羽也。于是人稠网密，地逼势胁。哮阚之兽，张牙奋鬣。毛诗曰：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毛萇曰：虓阚，虎怒也。哮与虓同也。志在触突，猛气不慑。慑，已见上文。乃使北宫东郭之畴，孟子曰：北宫黜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于市朝。赵岐曰：北宫，姓；黜，名也。吕氏春秋曰：齐有好勇者，一人居东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涂，曰：姑相饮乎？觴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噉也。生抽豹尾，分裂羴肩。尔雅曰：羴似狸。形不抗手，骨不隐拳。小雅曰：抗，御也。服虔汉书注曰：隐，筑也，于瑾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蹠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上林赋曰：被斑文。野无毛类，林无羽群。积兽如陵，飞翮成云。羽猎赋曰：创淫轮夷，丘累陵聚。于是馘钟鸣鼓，收旌弛旆。周礼曰：鼓皆馘。郑玄曰：雷击鼓曰骇。馘，古骇字。杜预左氏传注曰：弛，解也。顿纲纵网，罟獠回迈。顿犹舍也。说文曰：纵，缓也。骏騶齐骧，扬銮飞沫。南都赋曰：骧騶齐镳。舞赋曰：龙骧横举，扬镳飞沫也。俯倚金较，仰抚翠盖。东京赋曰：戴翠冒，倚金较。说文曰：较，车上曲钩。高唐赋曰：蜺为旌，翠为盖。雍容暇豫，娱志方外。国语，优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韦昭曰：暇，闲也。豫，乐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方，法也。此羽猎之妙也，子能从我而观之乎？」高唐赋曰：传言羽猎。玄微子曰：「予乐恬静，未暇此观也。」

镜机子曰：「闲宫显敞，云屋皓旰。李充高安馆铭曰：增台显敞。云屋，言高若云也。班婕妤自伤赋曰：仰视兮云屋，双涕下兮横流。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风而立观。基若景山，言极高也。毛萇诗传曰：崇，立也。毛诗曰：陟彼景山。地理书曰：迎风观在邳也。彤轩紫柱，文榱华梁。刘梁七举曰：丹墀缥壁，紫柱红梁也。绮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犹金阼也。西京赋曰：金阼玉阶。玉箱，犹玉房也。温房则冬服絺??，清室则中夏含霜。刘騶玄根颂曰：前殿冬絺。李尤函谷关赋曰：盛夏临漂而含霜也。华阁缘云，飞陛陵虚。鲁灵光殿赋曰：飞陛揭孽，缘云上征。俯眺流星，仰观八隅。鲁灵光殿赋曰：中坐垂景，俯视流星。俯音俯。升龙攀而不逮，眇天际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龙于天者，云也。西京赋曰：翔鹞仰而不逮。周易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繁巧神怪，变名异形。班输无所措其斧斤，离娄为之失睛。郑玄礼记注曰：公输若，匠师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曰：离娄之明。赵岐曰：古之明目

者也。盖黄帝时人。丽草交植，殊品诡类。绿叶朱荣，熙天曜日。熙，光也。素水盈沼，丛木成林。楚辞曰：含素水而蒙深。飞翮凌高，鳞甲隐深。于是逍遥暇豫，忽若忘归。楚辞曰：观者澹予忘归也。乃使任子垂钓，魏氏发机。庄子曰：任子为大钩巨缙，五十犗以为饵，蹲会稽，投竿东海。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鱼大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惊扬而奋鬣，白波若山。吴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越王问其射所起焉。音曰：黄帝作弓以备四方。后有楚狐父以其道传羿，羿传逢蒙，蒙传楚琴氏，琴氏传大魏，大魏传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芳饵湔水，轻缴弋飞。吴越春秋，大夫种曰：深川之鱼，死于芳饵。落翳云之翔鸟，援九渊之灵龟。贾谊吊屈原曰：袭九渊之神龙。然后采菱华，擢水苹。子虚赋曰：外发芙蓉菱华。许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诗传曰：苹，大萍。弄珠蚌，戏蛟人。杨雄蜀都赋曰：蚌含珠而擘裂。刘渊林吴都赋注曰：蛟人水底居也。讽汉广之所咏，覩游女于水滨。韩诗序曰：汉广，悦人也。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谓汉神也。耀神景于中沚，被轻縠之纤罗。毛诗曰：宛在水中沚。子虚赋曰：杂纤罗也。遗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广雅曰：抗，举也。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楚辞曰：君谁须兮云之际。毛诗曰：君子好仇。枚乘乐府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楚辞曰：纫秋兰为佩。王逸注曰：修，饰也。毛诗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顺也。郑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此宫馆之妙也，子能从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岩穴，未暇此居也。」岩穴，隐者所居。黄石公记曰：主聘岩穴，事乃得实也。

镜机子曰：「既游观中原，逍遥闲宫，情放志荡，淫乐未终。亦将有才人妙妓，遗世越俗。汉书曰：傅昭仪少为才人。韦昭曰：才，伎人也。广雅曰：遗，离也。扬北里之流声，绍阳阿之妙曲。史记曰：纣使师涓作新淫之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淮南子曰：夫歌采菱，发阳阿，郑人听之，不若延灵以和。尔乃御文轩，临洞庭。文，画饰也。轩，殿槛也。洞庭，广庭也。尸子曰：文轩无四寸之键则车不行。庄子曰：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也。新语曰：高台百仞，文轩雕窗也。琴瑟交挥，左箎右笙。广雅曰：挥，动也。毛萇诗传曰：竹曰箎。锺鼓俱振，箫管齐鸣。广雅曰：振，动也。毛诗曰：箫管备举。然后姣人乃被文縠之华褂，振轻绮之飘飘。毛诗曰：佼人僚兮。刘熙释名曰：妇人上服谓之褂。戴金摇之熠耀，扬翠羽之双翹。宋玉讽赋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来排臣户。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上遗黄金步摇。毛萇诗传曰：熠耀，鲜明也。司马彪续汉书曰：皇太后入庙，先为花胜，上为凤凰，以翡翠为毛羽。王逸楚辞注曰：翹，羽名也。挥流芳，耀飞文。韩康伯周

易注曰：挥，散也。历盘鼓，焕缤纷。张衡舞赋曰：般鼓焕以骀罗。长裾随风，悲歌入云。列子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抚节悲歌，响遏行云也。蹻捷若飞，蹈虚远跖。广雅曰：蹻，趋行也。今为蹻，古字无定也。广雅曰：跖，履也。凌跃超骧，蜿蝉挥霍。楚辞曰：超骧推阿。西京赋曰：跳丸剑之挥霍也。翔尔鸿翥，濺然鳧没。尔雅曰：翥，举也。濺，疾貌也。濺，侧立切。纵轻体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赋曰：纷纵体而迅赴。不逮，言疾也。韩子曰：形影相应而生。飞声激尘，依违厉响。七略曰：汉兴，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动梁上尘。依违，犹徘徊也。楚辞曰：余思旧乡心依违。才捷若神，形难为象。舞赋曰：彷彿神动。又曰：不可为象也。于是为欢未渫，白日西颓。东都赋曰：士怒未渫。方言曰：渫，歇也。楚辞曰：日杳杳以西颓。散乐变饰，微步中闺。玄眉弛兮铅华落，收乱发兮拂兰泽，铅华，已见洛神赋。兰泽，已见上文也。形媵服兮扬幽若。说文曰：媵，南楚之外谓好也。媵，汤火切。红颜宜笑，睇眄流光。楚辞曰：既含睇兮又宜笑。王逸曰：睇，微眄貌。时与吾子，携手同行。毛诗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也。践飞除，即闲房。司马彪上林赋注曰：除，楼陛也。华烛烂，幄幙张。秦嘉赠妇诗曰：飘飘帷帐，荧荧华烛。左氏传曰：子产以幄幙行。动朱唇，发清商。舞赋曰：动朱唇。神女赋曰：朱唇的其若丹。宋玉笛赋曰：吟清商，追流征也。扬罗袂，振华裳。九秋之夕，为欢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长也。古乐府有历九秋、妾薄相行。苏武诗曰：欢乐殊未央。此声色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愿清虚，未暇此游也。」

镜机子曰：「予闻君子乐奋节以显义，烈士甘危躯以成仁。张衡应问曰：贯高以端辞显义。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党结伦。重气轻命，感分遗身。西京赋曰：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分，分义也。郑玄礼记注曰：遗，亡也。故田光伏剑于北燕，公叔毕命于西秦。史记，燕太子丹谓田光曰：丹所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光曰：诺。退见荆轲曰：吾闻长者为行，不使人疑己。今太子疑光，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遂自刭。公叔，未详。果毅轻断，虎步谷风。左氏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李陵诗曰：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啸而谷风起。类相动也。威慑万乘，华夏称雄。」汉书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尚书曰：华夏蛮貊也。辞未及终，而玄微子曰：「善。」

镜机子曰：「此乃游侠之徒耳，未足称妙也。若夫田文无忌之俦，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尝也。无忌，信陵也。皆飞仁扬义，腾跃道艺。游心无方，抗志云际。庄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应物无方。晋灼汉书注曰：方，常也。楚辞曰：放志游乎云中也。凌轹诸侯，駟驰当世。吕氏春秋曰：凌轹

诸侯。说文曰：辄，车所践也。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蜺。说文曰：挥，奋也。淮南子曰：所谓一者，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刘邵赵郡赋曰：煦气成虹蜺，挥袖起风尘。文与此同，未详其本也。吾子若当此之时，能从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愿焉。尔雅曰：亮，信也。然方于大道，有累如何？」

镜机子曰：「世有圣宰，翼帝霸世。谓魏太祖。孔安国尚书传曰：翼，辅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张超尼父颂曰：合量乾坤，参曜日月也。玄化参神，与灵合契。蔡邕陈留太守颂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宁。汉书，伍被说淮南王曰：今陛下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剧秦美新曰：与天剖灵符，地合神契。惠泽播于黎苗，威灵震乎无外。国语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韦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书，帝曰：禹，惟时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国曰：三苗之民，数千王诛。崔駰七依曰：仁臻于行苇，惠及乎黎、苗。四子讲德论曰：威灵外覆。公羊传曰：王者无外也。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齐泰。东都赋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东京赋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综曰：踵，继也。显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班固汉书文纪述曰：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古长歌行曰：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也。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洗耳，许由也。琴操曰：尧大许由之志，禅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临河而洗耳。毛诗曰：隳山乔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谧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常山居，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时人号曰巢父也。是以俊乂来仕，观国之光。尚书曰：俊乂在官。国语曰：秦后来仕。韦昭曰：仕于晋也。周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举不遗才，进各异方。左氏传曰：楚子囊曰：晋君举不失选。又曰：不遗德刑。杜预曰：遗，失也。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左氏传曰：随武子曰：典礼不易。尚书曰：帝乃诞敷文德。毛诗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章。流俗，已见上。华说，已见文赋。旧章，已见东都主人，王肃周易注曰：综，理事也。左氏传曰：旧章不可忘也。散乐移风，国富民康。解嘲曰：散以礼乐，风以诗书。礼记曰：乐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春秋说题辞曰：尽精竭思，国富民康也。神应休臻，屡获嘉祥。尚书曰：休征。东京赋曰：总集瑞命，备致嘉祥也。故甘灵纷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礼斗威仪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时则甘灵降。鹖冠子曰：圣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宁，景星光润。史记曰：天精明时，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黄星，青方中有一黄星，凡三星合为景星。其状无常，出于有道之国也。观游龙于神渊，聆鸣凤于高冈。礼斗威仪曰：其君乘水而王，龟龙被文而见。神女赋曰：宛若游龙。周易曰：潜龙勿用。又曰：或跃在渊。乐汁图征曰：五音克谐，各得其伦，则凤皇

至。广雅曰：聆，听也。毛诗曰：凤皇鸣矣。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际。汉书，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东京赋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犹以沈恩之未广，惧声教之未厉，汉书，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书曰：朔南暨声教。广雅曰：厉，高也。采英奇于仄陋，宣皇明于岩穴。边让章华台赋曰：举英奇于侧陋。尚书曰：明明扬侧陋。东都赋曰：散皇明以烛幽。岩穴，已见上文。此?子商歌之秋，而吕望所以投纶而逝也。淮南子曰：?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犹时也。史记，朱亥谓魏公子曰：此是效命之秋也。尚书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吕尚钓崖下。趋拜，尚立变名曰望。毛诗曰：之子于钓，言纶之绳。郑玄曰：以绳为之纶。吾子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问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轨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陶唐，帝尧氏也。于是玄微子攘袂而兴曰：「??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华淫，欲以厉我，祇搅予心。杜预左氏传注曰：劝，励也。毛诗曰：胡逝我梁，祇搅我心。至闻天下穆清，明君莅国，史记曰：汉兴以来，受命于穆清。蔡邕释诲曰：生穆清之世，禀淳和之灵。毛萇诗传曰：莅，临也。览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周易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薛君韩诗章句曰：素，质也。言人但有质朴，无治人之材也。今予廓尔，身轻若飞。刘梁七举曰：先生昭然神悟，霍尔体轻。愿反初服，从子而归。」楚词曰：进不入以离尤，退将复修吾初服。公羊传，楚庄王谓司马子反曰：吾亦从子而归。

文选考异

注「过乎泱泱之野」：袁本、茶陵本「泱」作「莽」。案：史记、汉书皆是「莽」字，疑前彼赋及此正文作「泱」者，善为五臣所乱。

注「分三为一」：茶陵本「分」作「函」，是也。袁本亦作「分」，误与此同。

注「而酒泛溢」：袁本、茶陵本「泛」作「沈」，下「泛者沸」同。案：「沈」字是也。今淮南览冥训作「湛」，「湛」、「沈」同字。高诱注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不作「泛」明甚。

注「季夏之月」：袁本、茶陵本「季」作「孟」，是也。

注「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案：「赐」当作「昉」。各本皆误。吴都赋「昉夷音以良切」，刘渊林注所引正作「昉」。今越绝书作「赐」，与此皆形近之伪也。

注「冕公侯九旂者也」：袁本「旂」作「流」。案：「流」字是也。茶陵本作「游」，亦非。

注「拟古诗曰屡见流芳歇」：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画招摇星于其上」：陈云「其」，「旗」误，是也。各本皆伪。案：今本礼记注作「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盖李节引耳。

注「搢插也」：案：「插」当作「捷」。宋潭州本仪礼乡射释文「捷，初洽反」，又「士冠捷栖，初洽反」。本又作「插」，此正文作「捷」，善所引仪礼注亦作「捷」。不知者误依今本作「插」改之，亦如通志堂刻释文于乡射改「捷」为「插」也。何校正文「捷」改为「插」，陈亦云「捷」当作「插」，皆据注之误字。

下无满迹：案：「满」当作「漏」。袁本云善作「满」。茶陵本云五臣作「漏」。各本所见皆传写伪。七命云「外无漏迹」，善引此「下无漏迹」为注，于文义本不得作「满」也。

注「舒疾无力」：案：「力」当作「方」。各本皆伪。

黑獠回迈：案：「黑」当作「罢」。袁本云善作「黑」。茶陵本云五臣作「罢」。各本所见皆传写伪，善亦不得作「黑」。

注「李充高安馆铭曰」：陈云「充」当作「尤」。尤字伯仁，见范史文苑传，是也。各本皆伪。

注「俯音俯」：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观者澹予忘归也」：陈云「予」、「兮」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已而鱼大食之」：袁本、茶陵本「鱼大」作「大鱼」，是也。

宴婉绝兮：陈云「宴」，「燕」误。今案陈据注引毛诗作「燕」也，西征赋「宴喜」注，亦引毛诗作「燕」。或注有删削未全耳。

注「纫秋兰为佩」：袁本、茶陵本「为」上有「兮」字。案：「兮」当作「以」，此尤延之欲校改而误两去其字也。

注「郑人听之不若延灵以和」：陈云「郑」，「鄙」误。「灵」，「露」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轩殿槛也」又「新语曰高台百仞文轩雕窗也」：陈云「文轩犹雕轩耳」。

「殿槛」之释与「新语」一条，皆属误赘。今案：此注与中引尸子「文轩」义乖，陈说近之。但各本尽然，未审所误果当若何也。

注「张衡应问曰」：陈云「问」，「闲」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秦后来仕」：案：「后」下当有「子」字。各本皆脱。

注「左氏传曰旧章不可忘也」：案：此十字不当有。上云「旧章已见东都主人」，复出，非也。各本皆衍。

注「则甘灵降」：袁本、茶陵本「灵」作「露」。案：二本正文作「露」。袁有校语云善作「灵」，茶陵无。尤所见与袁同，故用正文改注。其实「灵」字未必非传写误，即正文作「甘灵」，注为「甘露」，于善例自通，改者未是。

注「凤皇鸣矣」：陈云下脱「于彼高冈」四字。案：所校是也。此必连引以注「于高冈」。各本皆脱。

注「汉书司马相如」：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举英奇于侧陋」：袁本、茶陵本「侧」作「仄」，下同。案：此尤所见与二本异，各本正文皆作「仄」，袁、茶陵不着校语。考东京赋「招有道于侧陋」，薛注字同，善注引「明明扬侧陋」。袁、茶陵二本正文亦作「仄」，仍不着校语。思玄赋「幽独守此仄陋兮」，袁、茶陵作「侧」，其校语云善作「仄」。善注引「明明扬仄陋」，恩幸传论「明扬幽仄」，注及正文皆作「仄」。盖尚书自有二本，作者或用「仄」，或用「侧」，善随而引之，后人辄有所改，致令正文与注有所歧互。

文选卷第三十五

目录 [隐藏]

1 七下

1.1 七命八首

2 诏

2.1 诏

2.2 贤良诏

3 册

3.1 册魏公九锡文

七下

七命八首

七命

张景阳

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冲漠，冲虚恬漠也。范晔后汉书，孔融曰：南山四皓，潜光隐耀，世嘉其高也。嘉遯龙盘，翫世高蹈。周易曰：嘉遯贞吉。尚书大传曰：盘龙贲信越其藏。郑玄曰：蟠，屈也。左氏传，齐人歌曰：鲁人之皋，使我高蹈也。游心于浩然，玩志乎？妙。庄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老子曰：玄之又玄，？妙之门。绝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响乎幽山之穷奥。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谓大荒之野。毛诗曰：幽幽南山。奥，隐处也。于是殉华大夫闻而造焉。殉，营也。华，浮华。乃敕云辂，骖飞黄。东京赋曰：结飞云之袷辂。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于是飞黄服皂。越奔沙，辗流霜。刘劭七华曰：超重渊，越流沙。凌扶摇之风，蹶坚冰之津。庄子曰：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司马彪曰

：扶摇，上行风也。列子曰：坚冰立散。旌拂霄垠，轨出苍垠。许慎淮南子注曰：垠垠，端崖也。天清冷而无霞，野旷朗而无尘。临重岫而揽辔，顾石室而回轮。仲长子昌言曰：闻上古之隐士，或伏重岫之内，窟穷皋之底。列仙传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遂适冲漠之所居。尔雅曰：适，之也。其居也，峥嵘幽蔼，萧瑟虚玄。广雅曰：峥嵘，深冥也。说文曰：玄，幽远也。溟海浑濩涌其后，嶰谷?嘈张其前。十洲记曰：东王所居处，山外有员海，员海水色正黑，谓之溟海。说文曰：浑，流声也，后袞切。又曰：濩，溜下貌也，胡郭切。汉书曰：取竹之嶰谷。音义曰：嶰谷，昆仑北谷名。?嘈，深空之貌也。嶰音解。?音牢。嘈音曹。寻竹竦茎荫其壑，百籁群鸣聳其山。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寻竹生焉。郭璞曰：寻竹，大竹也。庄子曰：地籁则?窍是也。聳其山，谓?声既喧，山为之聳也。苍颉篇曰：聳，耳不闻也。冲飙发而回日，飞砾起而洒天。盐铁论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东京赋曰：飞砾雨散。于是登绝巘，溯长风。毛萇诗传曰：巘，小山，别大山者也。薛综西京赋注曰：溯，向风也。陈辩惑之辞，命公子于岩中。论语，子张曰：敢问崇德辨惑。曰：「盖闻圣人不卷道而背时，智士不遗身而匿迹。应玚释宾曰：圣人不违时而遯迹，贤者不背俗而遗功。七启曰：感分遗身。楚辞曰：聊窜端匿迹也。生必耀华名于玉牒，没则勒洪伐于金册。东观汉记曰：封禅其玉牒文秘。说文曰：牒，札也。陈琳韦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册，已见西京赋。今公子违世陆沈，避地独窜。陆沈，已见张景阳杂诗。孔安国尚书传曰：违，避也。论语，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欢灭，资父之义废。汉书曰：夫人有生之最灵者也。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愁洽百年，苦溢千岁。古诗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何异促鳞之游汀泞，短羽之栖翳荟。张升与任彦坚书曰：今将老弱处于穷泽，渐渍汀泞，当何聊赖？汀，吐冷切。说文曰：泞，绝小水也，奴冷切。孙子兵法曰：林木翳荟也。今将荣子以天人之大宝，悦子以纵性之至娱。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列子，杨朱曰：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七启曰：说游观之至娱。穷地而游，中天而居。列子曰：穆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乃止。倾四海之欢，殫九州岛之腴。说文曰：欢，喜乐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宾曰：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钻屈毂之瓠，解疏属之拘，子欲之乎？」言屈毂之瓠难钻，疏属之拘难解。今欲以辩而钻解之也。韩子曰：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毂往见之，谓仲曰：毂有巨瓠，坚如石，厚而无窍，愿效之先生。田仲曰：坚如石，不可剖而斲；厚而无窍，不可以受水浆。吾无用此瓠为也。屈毂曰：然其弃物乎？曰：然。今先生虽不恃人之食，亦无益人之国矣。犹可弃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惭而不对。山海经曰：二负杀猓(犬羸)，帝乃桎之疏属之山，桎

其右足，及缚两手。公子曰：「大夫不遗，来萃荒外。毛萇诗传曰：萃，集也。虽在不敏，敬听嘉话。」孝经曰：参不敏。说文曰：话，会合善言也。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辞曰：北有寒山，卓龙赭然。北方极阴，故曰太冥。含黄钟以吐干，据苍岑而孤生。礼记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黄钟之宫。尚书曰：峯阳孤桐。孔安国曰：孤特生桐，中琴也。既乃琼巘嶒嶒，金岸崑崙。琼巘，玉山也。鲁灵光殿赋曰：巘嶒而龙鳞。崑崙，渐平貌也。崑，步迷切。崑，徒奚切。左当风谷，右临云溪。上无凌虚之巢，下无跖实之蹊。淮南子曰：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高诱曰：实，地也。广雅曰：跖，履也。跖与跖同。摇别峻挺，茗邈茗峤。摇别，危貌也。茗邈，高貌也。茗，莫冷切。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飙。毛萇诗传曰：晞，干也。班固终南山赋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愬与溯同。已见上文。古乐府有历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写其根，霏霜封其条。毛萇诗传曰：霏，雪貌也。霜亦雪类，故通言之。木既繁而后绿，草未素而先雕。傅毅七激曰：阳春后荣，涉秋先雕。于是构云梯，陟崢嶸。墨子曰：公输般为云梯，必取宋。长笛赋曰：构云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剪蕤宾之阳柯，剖大吕之阴茎。礼记曰：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吕。苍颉篇曰：剖，析也。周礼曰：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郑玄曰：阳木生于山南，阴木生于山北也。营匠斲其朴，伶伦均其声。营匠，未详。庄子曰：匠石之齐，见栎社树，观者如市，匠伯不顾。司马彪曰：石字伯。说文曰：斲，斫也。汉书曰：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箫，以听凤皇之音，以比黄钟之宫。器举乐奏，促调高张。礼记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杨雄解嘲曰：弦者，高张急徽。音朗号钟，韵清绕梁。楚辞曰：操伯牙之号钟兮，挟秦箏而弹征。尸子曰：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追逸响于八风，采奇律于归昌。风俗通曰：声所以五者，系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系八风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写风之音。韩诗外传曰：凤举曰上翔，集鸣曰归昌。启中黄之少宫，发蓐收之变商。中黄，土色。礼斗威仪曰：少宫主政。宋均曰：声五而已，必加少宫、少商者，以君臣任重，为设副也。刘向雅琴赋曰：弹少宫之际天，援中征以及泉。礼记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变宫生征。变商生羽。若乃龙火西颓，暄气初收。汉书曰：东宫苍龙房心，心为火，故曰龙火也。左氏传曰：仲尼曰：火犹西流。礼记曰：仲秋阳气日衰。飞霜迎节，高风送秋。桓麟七说曰：飞霜厉其末，焱风激其崖。李尤七叹曰：季秋末际，高风焱厉。羈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畴。左氏传，陈敬仲曰：羈旅之臣。论语曰：小人怀土。谢忱后汉书序曰：士庶流宕，他州异境。毛诗曰：我生之后，逢此百罹。抚促柱则酸

鼻，挥危弦则涕流。舞赋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赋曰：寒心酸鼻。广雅曰：挥，动也。郑玄论语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赋曰：急弦促柱，变调改曲。陆机前缓歌行曰：大客挥高弦。意与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严节。张衡舞赋曰：含清哇而吟咏。苍颉曰：哇，讴也。严节，急节也。汉书曰：隤铜丸以撻鼓，声中严鼓之节。奏绿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会绿水之趋。高诱曰：绿水，古诗也。宋玉风赋曰：为幽兰白雪之曲。激楚回，流风结。上林赋曰：激楚结风。文颖曰：激，冲，急风也。结风，回风，亦急风也。楚地风气既自漂疾，然歌乐者，犹复依激结之急风为节也。悲萸萸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佚子曰：尧为天子，萸萸生于庭，为帝成历。郑玄诗笺曰：悼，伤也。楚辞曰：前望舒使先驱。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诗曰：四五占兔缺。菀厘为之擗擗，孀老为之呜咽。左氏传，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己为厘妇。杜预曰：寡妇为厘。毛诗曰：寤擗有擗。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妇人不孀。高诱曰：寡妇曰孀。王子拂纓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列仙传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吹笙则凤鸣。礼记曰：倾耳而听之。孙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鱣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黄伯仁龙马赋曰：或有嘘天慷慨，骨腾肉飞。说文曰：嘘，吹嘘，音虚。秣或为蹠也。此盖音曲之至妙。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舞赋曰：天下之至妙。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兰宫秘宇，雕堂绮栊。楚辞曰：彷徨兮兰宫。鲁灵光殿赋曰：乃立灵光之秘殿。说文曰：栊，房室之疏也。云屏烂汗，琼壁青葱。礼记曰：疏屏，天子庙饰也。郑玄曰：屏，谓之树，刻之为云气。王褒甘泉赋云：耀照形之玉壁。应门八袭，璇台九重。毛诗曰：乃立应门。郭璞尔雅注曰：袭，犹重也。汲古文曰：桀作倾宫，饰瑶台。韩子，箕子曰：纣必为九重高台也。表以百常之阙，圜以万雉之墉。表，标也。百常，高也。西京赋曰：径百常而茎擢。西都赋曰：建金城之万雉。毛萇诗传曰：墉，城也。尔乃峣榭迎风，秀出中天。方言曰：峣，高也。郭璞尔雅注曰：榭，台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启曰：迎清风而立观。国语曰：秀出于？。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翠观岑青，雕阁霞连。长翼临云，飞陛凌山。郑玄礼记注曰：荣，屋翼也。鲁灵光殿赋曰：飞陛揭孽，缘云上征。望玉绳而结极，承倒景而开轩。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说文曰：极，栋也。陵阳子明经曰：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轩，长廊之窗也。頽素炳焕，粉栱嵯峨。毛萇诗传曰：頽，赤也。说文曰：棼，复屋栋也。棼与粉，古字通。阴虬负檐，阳马承阿。虬，龙也。楚辞曰：仰观刻桷画龙虬。马融梁将军西第赋曰：腾极受檐，阳马承阿。周书曰：明堂咸有四阿。错以瑶英，镂以金华。广雅

曰：错，厠也。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刘欣期交州记曰：金华出珠崖。谓金有华彩也。方疏含秀，圆井吐葩。鲁灵光殿赋曰：悬栋结阿，天窗绮疏。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张载曰：疏，刻镂也。秀，谓华也。重殿迭起，交绮对幌。西京赋曰：交绮豁以疏寮。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窗也。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螟飞而风生，尺蠖动而成响。晏子春秋，景公问于晏子曰：天下有极细乎？对曰：东海有虫，名曰焦螟。巢于蚊睫，飞乳去来，而蚊不觉。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若乃目厌常玩，体倦帷幄。列子曰：声色不可常玩闻。携公子而双游，时娱观于林麓。曹大家列女传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登翠阜，临丹谷。华草锦繁，飞采星烛。阳叶春青，阴条秋绿。华实代新，承意恣欢。仰折神葩，俯采朝兰。本草经曰：白芷，一名葩。许妖切。溯蕙风于衡薄，眷椒涂于瑶坛。边让章华台赋曰：蕙风春施。洛神赋曰：践椒涂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汉书曰：遍观此，眺瑶堂。王逸楚辞注曰：坛，犹堂也。尔乃浮三翼，戏中沚。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毛诗曰：宛在水中沚。潜鳃骇，惊翰起。苏林汉书注曰：鳃，音鱼鳃。今呼鱼谓之鳃，犹呼车以为軫也。郑玄诗笺曰：翰，鸟中豪俊者也。沈丝结，飞矰理。毛诗曰：其钓维何，维丝伊缙。毛萇曰：缙，纶也。郑玄曰：以丝为之纶。周礼曰：矰矢用诸弋射。郑玄曰：结缴于矢，谓之矰也。挂归翻于赤霄之表，出华鳞于紫渊之里。归翻，鸿鴈之属也。淮南子曰：夫鸿鹄，背负苍天，膺摩赤霄。上林赋曰：紫渊径其北。然后纵棹随风，弭楫乘波。杜预左氏传曰：纵，放也。毛萇诗传曰：弭，止也。吹孤竹，拊云和。周礼曰：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郑玄曰：孤竹，竹特生者。云和，山名。渊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渊客，习水者也。吴都赋，渊客慷慨而泣珠。汉书曰：淮南鼓员四人。子虚赋曰：榜人歌。张揖曰：船长也。淮南子曰：歌采菱，发阳阿也。歌曰：乘鳧舟兮为水嬉，穆天子传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为鳧形制。今吴之青雀舫，此其遗象也。琴道，雍门周曰：水嬉则舫龙舟。临芳洲兮拔灵芝。楚辞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赋曰：擢灵芝之朱柯。乐以忘戚，游以卒时。论语，子曰：乐以忘忧。家语，孔子歌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穷夜为日，毕岁为期。此盖宴居之浩丽，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毛诗曰：或燕燕居息。浩，犹大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节，月既授衣。周礼曰：西方白，礼记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刘植与临淄侯书曰：肃以素秋则落。毛诗曰：九月授衣。天凝地闭，风厉霜飞。凝，犹结也。礼记曰：仲冬之月，涂城阙，筑圉圉，助天地之闭藏也。柔条夕劲，密叶晨稀。将因气以效杀，临金郊而讲师。礼记曰：季冬

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刘向尚书五行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出军，行师西方为金，故曰金郊也。国语，虢文公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尔乃列轻武，整戎刚。轻、武、戎、刚，四车名也。司马彪续汉书曰：轻车，古之战车也。不巾不盖。韩子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车。元戎，已见上文。轻武，卒名也。戎刚，车名也。东京赋总轻武于后陈，奏严鼓之嘈囂。汉书曰：卫青令武刚车环为营。张晏曰：兵车也。建云髦，启雄芒。云髦，云旆竿上施旄也。上林赋曰：连云旆。髦与旆，古字通。子虚赋曰：建干将之雄戟。芒，锋刃也。汉书，贾谊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驾红阳之飞燕，骖唐公之骠驪。红阳、飞燕，未详。或曰：骏马图有含阳、侯骠，疑含即红声之误也。左氏传曰：唐成公有两骠驪马。马融曰：骠驪，鴈也，马似之。屯羽队于外林，纵轻翼于中荒。羽队，士负羽而为队也。羽猎赋曰：蒙盾负羽而罗者以万计。翼，左右甄也。越绝书曰：子胥兵分为两翼，夜火相望。尔乃布飞罽或云，飞罗，卢端切。张修罽。尔雅曰：彘罽谓之罽。或作罽，音旻。夫然罽、罽一以为对，恐互体。广雅曰：罽，兔罽也。刘逵吴都赋注曰：罽，麋网也。然张氏之意，盖同刘说。罽或为罗。陵黄岑，挂青峦。尔雅曰：峦，墮也。郭璞曰：山墮长者，荆州谓之峦。画长豁以为限，带流溪以为关。既乃内无疏蹊，外无漏迹。广雅曰：疏，通也。七启曰：下无漏迹，上无逸飞。叩钲数校，举麾旌获。周礼曰：鼓钲鸣镯车皆行。郑玄曰：镯，钲也。散为数组而行也。汉书曰：大校猎。如淳曰：合军聚，有幡校也。周礼曰：建大麾以田。郑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礼曰：服不氏，射则赞张侯，以旌居乏而待获。郑玄曰：待获射者，举旌以获也。鞞金机。驰鸣镞。说文曰：鞞，张弓弩。机，弩牙也，以金为之。汉书曰：冒顿乃作为鸣镞。音义曰：箭，镞也。如今鸣箭是也。剪刚豪，落劲翮。车骑竞骛，骈武齐辙。说文曰：骛，乱驰也。骈，并也。毛萇诗传曰：武，迹也。杜预左氏传注曰：辙，车迹也。翕忽挥霍，云回风烈。孙卿子曰：下之和上，譬犹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举戈林竦，挥锋电灭。东京赋曰：戈矛若林。广雅曰：竦，立也。仰倾云巢，俯殫地穴。周礼有穴氏。郑玄曰：穴，搏蛰兽所藏者也。乃有圆文之(犬开)，班题之(犬从)。毛萇诗传曰：豕一岁曰(犬开)。又郑玄曰：豕生三子曰(犬从)也。然此(犬开)、(犬从)，指诸兽，不专论豕也。鼓鬣风生，怒目电睒。睒，光也，七从切。口齧霜刃，足拨飞锋。说文曰：齧，啮骨也，胡狡切。广雅曰：拨，除也，补达切。甗林蹶石，扣跋幽丛。甗，以鼻摇动也，五忽切。郭璞尔雅注曰：蹶，动摇之貌也，居月切。孔安国论语注曰：扣，击也。毛萇诗传曰：跋，躐也。扣跋，或谓却伏也。于是飞黄奋锐，贲石逞技。史记曰：蜚廉以材力事殷纣。尸子，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獾，而右搏雕虎。说苑曰：勇士孟贲

，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吴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孙圣占梦，圣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铁椎杀圣。张华博物志曰：石蕃，卫臣也。背负千二百斗沙。蹙封豨，债冯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吴为封豨修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谓猪为豨。尔雅曰：债，僵也，甫运切。债或为？，非也。王逸楚辞注曰：冯，大也。拉虺虬，挫獬廌。尔雅曰：虺，白虎。虬，黑虎。张揖汉书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勾爪摧，锯牙摔。淮南子曰：勾爪、锯牙，于是摯矣。说文曰：摔，两手击也，补买切。澜漫狼藉，倾榛倒壑。说文曰：草编狼藉也。殒鬣挂山，僵踣掩泽。郑玄周礼注曰：四足死者曰鬣。尔雅曰：僵，仆也。郭璞尔雅注曰：踣，前覆也。张揖上林赋注曰：掩，覆也。藪为毛林，隰为丹薄。郑玄周礼注曰：泽无水曰藪也。广雅曰：草丛生曰薄。于是撤围顿罔，卷旆收鸢。郑玄礼仪注曰：撤，除也。顿，犹舍也。礼记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鸢。虞人数兽，林衡计鲜。周礼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国尚书传曰：鸟兽新杀曰鲜。论最犒勤，息马韬弦。张晏汉书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赋曰：犒勤赏功。杜预左氏传注曰：犒，劳也。又曰：韬，藏也。肴驷连镳，酒驾方轩。说文曰：镳，马衔也。西京赋曰：酒车酌醴，方驾授饗。千钟电醕，万燧星繁。孔丛子曰：尧饮千钟。西京赋曰：升觞举燧，既醕鸣钟。说文曰：醕，饮酒尽也。陵阜沾流膏，溪谷厌芳烟。欢极乐殫，回节而旋。郑玄周礼注曰：节，信也。行者所执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壮观，子岂能从我而为之乎？」封禅文曰：天下之壮观。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阳剑，欧冶所营。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寡人愿赍邦之重宝，请此二人作为铁剑，可乎？于是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干将，使之作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阳剑，见下文。邪溪之铤，赤山之精。越绝书曰：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曰薛烛，王召而问之，对曰：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许慎淮南子注曰：铤，铜铁璞也，徒鼎切。精，谓其中尤善者。销踰羊头，鑊越锻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铤，羊头之销，虽水断龙髯，陆割兕甲，莫之服带。许慎曰：销，生铁也。高诱曰：苗山利金，所出羊头之销，白羊子刀也。鑊，或谓为鑊。广雅曰：鑊，铤也。谢承后汉书曰：孝章皇帝赐诸尚书剑，手自署姓名，尚书陈宠济南锻成。苍颉书曰：锻，椎也。乃炼乃铄，万辟千灌。说文曰：炼，冶金也。贾逵国语注曰：铄，销也。说文曰：销，铄金也。辟，谓迭之。灌，谓铸之。典论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王粲刀铭曰：灌辟以数，质象以呈。丰隆奋椎，飞廉扇炭。越绝书，薛烛曰：当造此剑之时，雨师洒扫，雷公击橐，蛟龙

捧炉，天帝装炭。思玄赋注曰：丰隆，雷公也。王逸楚辞注曰：飞廉，风伯也。神器化成，阳文阴缦。吴越春秋曰：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将之妻名也。干将曰：吾师之作冶也，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之中。莫耶曰：先师亲烁身以成物，妾何难也。于是干将夫妻乃断发揃爪，投之炉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而作龟文；阴曰莫耶，而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阖闾甚重之。流绮星连，浮彩艳发。绮，光色也。越绝书曰：王取纯钩。薛烛观其钁烂如列星之行。典论曰：太子丕剑铭曰：流采色，似采虹。钁，齿掾切。光如散电，质如耀雪。庄子曰：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墙上蒿行曰：我带长宝剑，光白如积雪。霜锷水凝，冰刃露洁。典论曰：魏太子丕造素质，坚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坚冰。声类曰：锷，刀刃也。字书曰：凝，冰之洁也。越绝书曰：王取纯钩，薛烛观其光，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文，焕焕如冰之将释。形冠豪曹，名珍巨阙。越绝书曰：越王取豪曹，薛烛曰：豪曹非宝剑也。夫宝剑五色并见，莫能相胜，曹已擅名矣，非宝剑也。王取巨阙，曰：非宝剑也。夫宝剑者，金锡和铜而不离，今巨阙已离矣，非宝剑也。指郑则三军白首，麾晋则千里流血。越绝书曰：楚王作铁剑三枚，晋、郑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于是楚引太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晋、郑之军头毕白也。岂徒水截蛟鸿，陆洒奔駟，韩非子曰：负长剑，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渊，断蛟龙。战国策曰：苏秦曰：韩卒之剑，水击鸿鴈。越绝书曰：勾践示薛烛巨阙曰：吾坐露坛之宫，有驷驾白鹿而过者，车奔马腾，吾引剑而指之，驷驾上飞扬，不知其绝也。断浮翮以为工，绝重甲而称利云尔而已哉！浮翮，鸿鴈也，已见上注。史记，苏秦说韩王曰：韩卒之剑，当敌则斩坚甲。若其灵宝，则舒辟无方，奇锋异模。说文曰：舒，申也。晋灼汉书注曰：方，常也。郑玄毛诗笺曰：模，法也。形震薛蜀，光骇风胡。越绝书为烛，吴越春秋为蜀。盖一人也。价兼三乡，声贵二都。越绝书：勾践示薛烛纯钩曰：客有买之者，有市之乡二，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可乎？薛烛曰：虽倾城量金，珠玉满河，犹不得此一物，况有市之乡二，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实二乡，而云三者，避下文也。或驰名倾秦，或夜飞去吴。越绝书曰：阖庐无道，湛卢之剑去之入水。行凑楚，楚王卧而设湛卢之剑也。秦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击楚，曰：与我湛卢之剑，还师去汝。楚王不与。是以功冠万载，威曜无穷。挥之者无前，拥之者身雄。说文曰：挥，奋也。汉书，元后诏曰：奋无前之威。可以从服九国，横制八戎。过秦曰：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逯逃而不敢进。史记，赵良曰：五羖大夫相秦，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爪牙景附，函夏承风。毛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崔琰大将军夫人寇氏诔曰：英雄景附。杨雄河东赋曰：函夏之大汉。家语，孔子曰：舜之为君，四海承风。此盖希世之神兵，子岂能从我而服之乎？」鲁灵光殿赋曰：邈希世而特出。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骥之骏，逸态超越。天骥，天马也。骥或为机。傅玄乘舆马赋曰：九方不能测其天机。列子，伯乐曰：九方皋之所观天机也。禀气灵渊，受精皎月。孔安国尚书传曰：禀，受也。遯甲开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春秋考异邮曰：地生月精为马。月数十二，故马十二月而生。眸眊黑照，玄采绀发。赵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说文曰：眊，戴目也，音闲。说文曰：绀，深青而赤色。沫如挥红，汗如振血。汉书，天马歌曰：沾赤汗，染流赭。应劭曰：大宛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也。韩康伯周易注曰：挥，散也。薛君韩诗章句曰：振，犹奋也。秦青不能识其?尺，方堙不能睹其若灭。吕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马者，管青相唇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相马经曰：夫法千里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乐曰：天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尔乃巾云轩，践朝雾。郑玄周礼注曰：巾，犹衣也。云轩，已见上。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驾也。司马彪庄子注曰：秋驾，法驾也。虬螭螭腾，麟超龙翥。甘泉赋曰：駉苍螭兮六素虬。刘梁七举曰：天马之号，出自西域。纤阿为右，御以术仪；揽辔舒节，凌云先螭。尸子曰：马有骐驎径骏。南都赋曰：马鹿超而龙骏。望山载奔，视林载赴。气盛怒发，星飞电骇。李尤七叹曰：神奔电驱，星流矢惊，则莫若益野腾驹也。志凌九州岛，势越四海。景不及形，尘不暇起。刘广世七兴曰：骏驱之马，影不及形，尘不暇兴也。浮箭未移，再践千里。浮箭，谓漏刻也。尔乃踰天垠，越地隔。过汗漫之所不游，蹶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曰：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若士举臂竦身而遂入云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阳鸟为之顿羽，夸父为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山海经曰：夸父与日竞走，渴饮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为邓林。斯盖天下之隼乘，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琼山之禾，大梁黍，未详。琼山禾，即昆仑之山木禾。山海经曰：昆仑之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唐稷播其根，农帝尝其华。尚书，帝曰：汝后稷，播时百谷。贾谊曰：神农尝百草之实，教人食谷者也。尔乃六禽殊珍，四膳异肴。周礼曰：庖人掌共六禽。郑司农注曰：鴈、鶉、鷄、雉、鳩、鵠。礼记曰：孟春食麦与羊，孟夏食菽与鸡，孟秋食麻与犬

，孟冬食黍与彘。穷海之错，极陆之毛。尚书曰：海物惟错，礼记曰：加豆，陆产也。谷梁传曰：凡地之所生，谓之毛。伊公??鼎，庖子挥刀。伊公，伊尹也。韦昭汉书注曰：??，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药。吕氏春秋，伊尹说汤曰：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变，为火之纪。高诱曰：纪，节也。味待火然后成，故曰火为之节也。文颖上林赋注曰：勺药，五味之和。晨鳧露鹄，霜鷄黄雀。说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降，鹄鷄美。南都赋曰：归鴈鸣鷄。楚辞曰：煎鯖臠雀。王逸曰：臠，黄雀也。圜案星乱，方丈华错。盐铁论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跣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遍视，口未能遍味也。列女传曰：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也。封熊之蹠，翰音之跖。左氏传曰：晋灵公宰夫胹熊蹠不熟。礼记曰：鸡曰翰音。吕氏春秋曰：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食其跖数千，而后足也。燕髀猩唇，髦残象白。吕氏春秋，伊尹说汤曰：肉之美者，雋燕之髀。孙炎尔雅注曰：雋，胡圭切。说文曰：髀，股外也，裨尔切。吕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髦象之约。高诱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兽也，在南方。取其远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贵异味也。残、白，盖煮肉之异名也。崔駰博徒论曰：燕臠羊残，炙鴈煮鳧。灵渊之龟，莱黄之鲐。七启曰：寒方苓之巢龟。盐铁论曰：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也。汉书，东莱郡有黄县。说文曰：鲐，海鱼也，待来切。丹穴之鸚，玄豹之胎。山海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五采，名曰凤。说文曰：鸚，鸟大鸚鷕。列女传，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韬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将熊蹠豹胎也。燂以秋橙，醑以春梅。左氏传，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醑醢盐梅，以烹鱼肉，燂之以薪。杜预曰：燂，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刘梁七举曰：醑以醢?，和以密饴。广雅曰：沾，溢也。醑与沾同也，他兼切。尚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谓纣也。史记曰：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六韬曰：殷君陈玉杯象箸。韩子曰：纣为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公之鳞，出自九溪。陶朱公养鱼经曰：威王聘朱公，问之曰：公家累亿金，何术乎？朱公曰：夫为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谓水畜者，鱼池也。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怀子鲤鱼，以二月上旬庚日内池中。养鲤者，鲤不相食，易长又贵也。頰尾丹鳃，紫翼青鬣。毛诗曰：鲂鱼頰尾。丹鳃，已见上文。上林赋曰：捷鬣掉尾，振鳞奋翼。尔乃命支离，飞霜锷。庄子曰：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司马彪曰：朱，姓也；泚漫，名也。益，人名也。泚，普彭切。霜锷，已见上文。红肌绮散，素肤雪落。七启曰：玄熊素肤。又曰：离若散雪。娄子之豪不能厕其细，秋蝉之翼

不足拟其薄。孟子曰：离娄者，古明目者也。能视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楚辞曰：蝉翼为重。繁肴既阕，亦有寒羞。苍颉篇曰：阕，讫也。周礼曰：朝事之笱。郑司农曰：朝事，谓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之笱也。商山之果，汉皋之棗。汉书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见西都赋。汉皋，已见南都赋。韩诗外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郭璞上林赋注曰：棗，亦橘之类也，音湊，或曰棗。析龙眼之房，剖椰子之壳。刘渊林吴都赋注曰：龙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树似槟榔，实大如瓠，里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饮器，壳即核也。凡物内盛者皆谓之壳，苦角切，协韵，苦豆切。芳旨万选，承意代奏。郑玄周礼注曰：选，择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奏，进也。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盛弘之荆州记曰：淶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淶酒。吴地理志曰：吴兴乌程县，酒有名。张华轻薄篇曰：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酝酒。浮蚁星沸，飞华萍接。南都赋曰：醪敷径寸，浮蚁如萍。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博物志曰：玄石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之千日之酒。战国策，鲁君曰：昔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于禹也。倾罍一朝，可以流湏千日。薛君韩诗章句曰：齐颜色，均?寡，谓之流。闭门不出客，谓之湏。汉书，谷永曰：流湏媠媠。千日，已见上文。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黄石公记曰：昔良将之用兵也，人有馈一箠之醪，投河，令?迎流而饮之。夫一箠之醪，不味一河，而三军思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斯人神之所歆羨，观听之所炜晔也。毛诗曰：帝谓文王，无然歆羨，说文曰：歆，神食气也。方言曰：炜，盛也。郭璞曰：晔晔，盛貌也。子岂能强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广雅曰：爽，伤也。国语，单襄公谓鲁成公曰：高位寔疾颠；厚味寔腊毒。贾逵曰：颠，陨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服腐肠之药，御亡国之器。吕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务相强，命曰烂肠之食，亡国之器。象箸、玉杯，已见上文。虽子大夫之所荣，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盖有晋之融皇风也，金华启征，大人有作。杜预左氏传注曰：融，朗也。晋为金德，故曰金华。周易曰：利见大人。又曰：圣人作，而万物睹。继明代照，配天光宅。周易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毛诗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书序曰：昔在帝尧，光宅天下。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处岐。姬公，文王也。国语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王处岐，已见思玄赋。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尚书，仲虺曰：惟王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孔国安曰：言汤有宽仁之德。尚书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南箕之风，不能畅其化。离毕之云，无以

丰其泽。尚书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春秋纬曰：月失其行，离于箕者风；离于毕者雨。皇道焕炳，帝载缉熙。景福殿赋曰：乐我皇道。尚书，舜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导气以乐，宣德以诗。吕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阴多滞伏，阳道壅塞，人气郁阏，筋骨挛缩，作舞倡导之。国语曰：王将铸无射，问律于泠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教清于云官之世，治穆乎鸟纪之时。左氏传曰：郟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何故也？郟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以鸟纪，为鸟师而鸟名也。王猷四塞，函夏谧宁。毛诗曰：王犹允塞。犹与猷同，已见上文。尔雅曰：谧，宁也。丹冥投烽，青徼释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辞曰：历祝融于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东方也。吕氏春秋曰：禹东至青羌之野，南至交址、丹粟。范晔后汉书，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张揖汉书注曰：徼，塞也。以木栅水中，为夷狄之界也。却马于粪车之辕，铭德于昆吴之鼎。老子曰：天下之道，却走马以粪。王弼曰：天下有道，修于内而已。故却走马以粪田。东京赋曰：却走马以粪车。墨子曰：昔夏开使飞廉采金于山，以铸鼎于昆吴。蔡邕铭论曰：吕尚作周太师而封齐，其功铭于昆吾之冶也。群萌反素，时文载郁。素，朴素也。东京赋曰：遵节俭，尚素朴。论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耕父推畔，鱼豨让陆。文子曰：黄帝之化天下，田者让畔。淮南子曰：黄帝化天下，渔者不争坻。樵夫耻危冠之饰，輿台笑短后之服。长杨赋曰：士有不谈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韩非子曰：解其长剑，免其危冠。左氏传曰：人有十等，皂臣仆，仆臣台。庄子，魏太子谓庄周曰：吾王所见，唯剑士短后之服。王乃说之也。六合时邕，巍巍荡荡。吕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论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玄韶巷歌，黄发击壤。埤苍曰：髻，发也。髻与韶，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尧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毛诗曰：黄发台背。尔雅曰：黄发，寿也。论衡曰：尧时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之人击壤于涂也。解羲皇之绳，错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尚书大传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屨，下刑墨幪。幪音蒙也。若乃华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传，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尚书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国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书曰：四夷九貊。孔晁曰：貊，夷之别也。语不传于輶轩，地不被乎正朔。风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轩，使采异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说题辞曰：蛮服流远，正朔不及，盛德则感越裳重译至也。莫不骏奔稽颡，委质重译。毛诗曰：骏奔走在庙。喻巴蜀曰：稽颡来享

。礼记曰：拜而后稽顙。左氏传，狐突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重译，见上文。于时昆虫感惠，无思不扰。毛诗序曰：文王德及鸟兽昆虫焉。说文云：蚊，行也。凡生之类，行皆蚊也。毛诗曰：无思不服。应劭汉书注曰：扰，驯也。苑戏九尾之禽，囿栖三足之鸟。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鸟兽之总名。明为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轩翥于茂林。蔡邕曰：鸟，反哺之鸟，至孝之应也。鸣凤在林，伙于黄帝之园。礼瑞命记曰：黄帝服黄服，戴黄冠，斋于宫，凤乃蔽日而来，止帝园，食竹实，栖帝梧桐，终不去。汉书曰：楚人谓多为伙。有龙游渊，盈于孔甲之沼。左氏传，蔡墨曰：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也。杜预曰：孔甲，少康之后，九世之君也。万物烟熅，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义怀靡内，化感无外。庄子，遍谓周曰：吾知道近乎无内，远乎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韦带。老子曰：圣人被褐怀玉。汉书，贾山上疏曰：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皆象刻于百工，兆发乎灵蔡。尚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乃审象旁求于天下。孔安国曰：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记曰：吕尚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将畋，卜之曰：所获霸王之辅。于是西伯猎，果遇太公。论语，子曰：臧文仲居蔡。郑玄曰：蔡，谓国君之守龟也。搢绅济济，轩冕蔼蔼。封禅书曰：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毛萇诗传曰：济济，多威仪也。管子曰：先生制轩冕，足以着贵贱。广雅曰：蔼蔼，盛也。功与造化争流，德与二仪比大。」淮南子曰：大丈夫无为，与造化逍遥。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严君平老子指归曰：功与造化争流，德与天地齐光。言未终，公子蹶然而兴，庄子曰：黄帝问广成子，广成子蹶然而起。司马彪曰：蹶，疾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见西征赋。司马迁书曰：请略陈固陋。论语，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讼解；庄子曰：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子庄子后解曰：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言有怒之，而齐王之疾痊。吕氏春秋曰：齐闵王病瘠，往宋迎文挚。文挚视王疾，谓太子曰：王病得怒当愈。愈则杀挚，如何？太子曰：臣当与母共请于王，必不杀子矣。挚往，不解屣，登床履衣，问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将生烹文挚，太子与后请不得，遂烹文挚。司马彪庄子注曰：痊，除也。向子诱我以聋耳之乐，栖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聋。周易曰：丰其屋，蔀其家。覆暖障光之物也。既丰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田游驰荡，利刃骏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应子。老子曰：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至闻皇风载翫，时圣道醇。杜预左氏传注曰：翫，是也，于匪切。尚书曰：政事惟醇。孔

安国曰：醇，粹也。举实为秋，摘藻为春。韩诗外传曰：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谓简主，吾不复树德。简主曰：夫春树桃李，夏以得荫其下，秋得食其实。今子树其非人也。答宾戏曰：摘藻如春华。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书大传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论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民或为屋。余虽不敏，请寻后尘。」论语，颜回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应瑗与桓元则书曰：敢不策驰，敬寻后尘。

文选考异

翫世高蹈：何校云「翫」，晋书作「超」。案：「翫」字非也。茶陵本云五臣作「越」。袁本云善作「翫」。此必欲改下文「玩志乎？妙」之「玩」为「翫」，误以当此处。各本校语，皆据所见而不察也。但善作「越」之与作「超」，无明文以决之。

注「盘龙贲信越其藏」：袁本、茶陵本「盘」作「蟠」，「越」作「于」。案：二本是也。正文作「盘」，疑注更有「盘」、「蟠」异同之语，删削不全。三国名臣序赞「初九龙盘」注引方言「蟠龙」，亦如此。蜀都赋「潜龙蟠于沮泽」，用字不同也。晋书作「蟠」，何、陈校改正文。考此篇善未必与晋书同。下「聳其山」，彼作「笼乘皃」；「舟」，彼作「鹢」，与注不合，最为显证。今各依其旧，亦不尽出。

于是殉华大夫：袁本、茶陵本「殉」作「徇」，注同。案：此盖尤校改为「殉」。晋书作「殉」，但善未必同彼也。

注「溯向风也」：袁本、茶陵本无「风」字，是也。

注「山海经曰二负」：袁本、茶陵本「二」作「贰」，是也。

注「崩峻嶒而龙鳞」：袁本、茶陵本「峻嶒」作「缙绫」。案：二本是也，尤误改之，说详前。钟山诗「峻嶒起青嶂」下晋书作「层陵」。

溯九秋之鸣飊：案：「溯」当作「愬」。注云「愬」与「溯」同。若正文作「溯」，不当有此注。盖五臣改为「溯」，各本所见乱之。晋书上文「溯长风」及此皆作「愬」，下文「溯惠风于蘅薄」亦然，疑善皆作「愬」也。月赋「愬皓月而长歌」，西京赋「咸溯风而欲翔」，张载魏都赋注引作「愬」，皆可互证。

零雪写其根：茶陵本云五臣作「零」。袁本云善作「云」。案：「云」但传写误，此尤校改也。晋书作「雾」。

注「杨雄解嘲曰」：袁本、茶陵本「嘲」作「难」。案：「难」字是也。解难亦载本传，与解嘲迥不相涉，不知者误改耳。

注「操伯牙之号锺兮」：袁本、茶陵本「伯」作「百」。案：此尤校改之也。

挥危弦则涕流：袁本云善作「流涕」。茶陵本云五臣作「涕流」。案：「流涕

」但传写倒，此尤校改正之也。晋书不误。

注「苍颉曰」：何校「颉」下添「篇」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宋玉风赋曰」：案：「风」当作「讽」。各本皆伪。

注「汲古文曰」：案：「汲」下当有「郡」字。各本皆脱。

雕阁霞连：案：「雕」当作「彤」。晋书不误。彤，赤也。故曰「霞连」，与上句「翠观岑青」，正为一例。此亦如侍游曲阿后湖作之误「彤云」为「雕云」，皆失其文义，所当订正。

注「画龙虬」：案：「虬」当作「蛇」，误用正文中「虬」字改也。上注云「虬龙也」，故复引此以申明之耳。或据此谓招魂别有作「虬」之本，大误。

溯蕙风于衡薄：袁本、茶陵本「蕙」作「惠」，「衡」作「衡」。案：晋书同此，尤校改也。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蕙」、「衡」，考魏都赋注及洛神赋，乃「惠」、「衡」之误。尤所改非。

注「杜预左氏传曰」：何校「传」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拔灵芝：袁本云善作「云」。茶陵本云五臣作「灵」。案：此尤校改也。详善引西京赋以注「灵芝」，「灵」字似是，晋书亦作「灵」。

注「管仲之始治也」：袁本、茶陵本「治」作「化」，是也。

注「轻武卒名也」下至「奏严鼓之嘈囂」：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五字。案：无者最是。此或记于旁，以驳善「轻武戎刚四车名」之解。尤延之不察，误取以增多。

注「环为营」：袁本、茶陵本「环」上有「自」字，是也。

注「或云飞罗」：案：此四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音旻夫」：案：「夫」当作「天」。各本皆伪。此必出郭璞音。

注「然羸毘一以为对恐互体广雅曰毘兔罟也」：袁本、茶陵本作「然兔毘也」四字。案：各本皆误，无以考也。

画长豁以为限：袁本、茶陵本「豁」作「壑」，云善作「豁」。案：「豁」字义不可通，恐各本所见传写误。晋书亦作「壑」。

叩钲数校：案：晋书「数」作「散」。详注云「散为陈列而行」，是善自作「散」。袁、茶陵所载五臣向注云「以数立功校之法」，是五臣乃作「数」，各本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非。

注「待获射者」：何校「射」上添「待」字，「者」下添「中」字，是也。各本皆脱。

云回风烈：袁本、茶陵本下有「声动响飞形移景发」二句，尤本脱去，当补。晋书亦有。

甗林蹶石：案：「甗」当作「(鼻兀)」。各本皆误。详善音五忽切，此字从「

兀」明甚。集韵十一没云「(鼻兀)，兽以鼻摇动」，最可证。晋书亦误「甗」。音义云音「瓦」。「瓦」即「兀」之误。

注「史记曰蜚廉」：袁本、茶陵本「蜚」作「飞」，是也。

注「伍胥曰」：袁本、茶陵本「伍」下有「子」字。案：各本皆误，当作「申包胥曰」。

注「郑玄礼仪注曰」：茶陵本「礼仪」作「仪礼」，是也。袁本亦误倒。

注「鏐或谓为鏐」：案：「谓」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如雷霆之震也」：袁本、茶陵本作「而雷之震电之霍」。案：此尤延之用今本庄子说剑校改。

注「则莫若益野驩驹也」：袁本、茶陵本「驩」作「腾」。案：「驩」即「腾」别体字。

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袁本云善无「能」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二本所见无者传写脱。此尤延之校改添之也。晋书亦有。

注「煎鯖臠雀」：案：「鯖」当作「鱠」。各本皆误。此所引大招文。

注「取其远方物之美也」：袁本、茶陵本「取其远方物之」六字，作「约」一字。案：二本是也。今本味篇注正如此，未悉尤增多何据也。

注「寒方苓之巢龟」：案：「方」当作「芳」，各本皆伪。

注「鸚鸟大鸛鷀」：袁本、茶陵本无「鸛」字，「鷀」下有「也」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隹」部「鷀」，下文善谓「鸚」即「鷀」耳。

注「韩诗外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案：此十四字不当有。上云「汉皋已见南都赋」，复出，非也。各本皆衍。

注「或曰揍」：案：此文当有脱文。各本皆同，无以补之。

注「吴地理志曰」：何校「吴」下添「录」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耽口爽之饌：案：「口爽」当作「爽口」。袁本云善作「口爽」。茶陵本云五臣作「爽口」。各本所见皆传写误。善注引「五味令人口爽」以注「爽口」，即但取义同，不拘语倒之例。不知者泥之，改正文以顺注，失之甚矣。晋书亦作「爽口」。又案：下文「诱我以聾耳之乐」，善引「五音令人耳聋」，更例之可知者也。

注「国语曰」下至「仕者世禄」：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八字，有「文」字，属下「王处岐」为句，是也。

注「尚书曰汤既黜夏命」：陈云「书」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囿栖三足之鸟：何校「乌」改「鸟」。袁本云善作「鸟」。茶陵本云五臣作「鸟」。案：「鸟」字协韵，善不得作「乌」，但传写误。袁、茶陵据所见为校语，非。晋书亦作「鸟」。

故靡得应子：袁本、茶陵本「得」下有「而」字。案：有者是也。晋书亦有。

诏

诏

诏（刘彻）

汉武帝

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蹏而致千里，善曰：言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涂。声类曰：蹏，蹏也，杜计切。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晋灼曰：被世讥论也。善曰：越绝书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负俗之累也。夫泛驾之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应劭曰：泛，覆也。马有余气力，乃能败驾。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废也。士行卓异，不入俗检，如见斥逐也。蹏音拓，或曰音尺。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应劭曰：旧言秀才，避光武讳，改称茂才。异等者，越等轶群，不与凡同也。善曰：察，观也。察审知然后荐之也。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善曰：桓子新论，雍门周曰：远赴绝国，无相见期。

贤良诏

贤良诏

汉武帝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应劭曰：二帝但画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书大传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画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烛，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礼，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国尚书传曰：无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鸟兽；善曰：纪年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诗序曰：文王受命，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焉。尸子曰：汤之德及鸟兽矣。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晋灼曰：东夷传，肃慎，今挹娄地是也，在天余之东北千余里，大海之滨。善曰：大戴礼，孔子曰：昔舜，西王母来献其白玉管，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挹，于甲切。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晋灼曰：北发，似国名也。应劭曰：禹贡，析支、渠搜属雍州，在金河关之西。善曰：北发，国名也。大戴礼，北发、渠搜，氐、羌来服。郑玄诗笺曰：氐、羌，夷狄国别，在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礼曰：圣人有国，则日月不蚀，星辰不孛，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绝矣。麟凤在郊藪，河洛出图书。善曰：礼记曰：圣王所以顺，故凤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图书，圣人则之。呜呼！何施而臻此乎？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善曰：尚书曰：予唯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猗欤伟欤！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

洪业休德？如淳曰：犹诗曰猗欤那欤也。猗，美也。伟，大也。欤，辞也。言美而且大。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善曰：国语，越王勾践曰：苟闻子大夫之言。贾逵曰：亲而近，故曰子大夫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

文选考异

罔不率俾：袁本、茶陵本「罔」作「莫」，注同。案：二本是也。汉书正作「莫」。

注「在金河关之西」：何校「金」下添「城」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若涉渊水未知所济：袁本、茶陵本云善无「涉」字。案：汉书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袁本、茶陵本云善无「不敏」二字。案：汉书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

册

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象其礼，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也。

册魏公九锡文

范晔后汉书曰：曹操自为魏公，加九锡。韩诗外传曰：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鈇钺，九锡秬鬯，谓之九锡也。

册魏公九锡文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勖，字符茂，献帝时为尚书郎，迁东海相，未发，拜尚书左丞，病卒。魏锡，勖所作。

制诏：蔡邕独断曰：制诏者，王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诰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使持节丞相领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节钺，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领冀州牧也。朕以不德，少遭闵凶，越在西土，迁于唐卫。朕，谓献帝也。左氏传，楚子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又，厚成叔吊于卫曰：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佗境。尚书曰：遘矣西土之人。范晔后汉书献帝纪曰：初平元年，迁都长安。兴平二年，车驾东归。李(人霍)复追战，王师败，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闻喜。七月，车驾至洛阳。汉书，河东郡有安邑县、闻喜县，然自闻喜入洛，必涂经河内，河内本卫国，河东本唐尧所封，故曰唐卫也。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公羊传曰：君若赘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赘，犹缀也。以譬者，言为下所执持东西耳。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觊觎，分裂诸夏，左氏传，师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杜预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说文曰：觊，幸也。觎，欲也。一人尺土，朕无获焉。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论语，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毛诗曰：夙兴夜寐。又曰：假寐永叹。楚辞曰：心震悼而不敢。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书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郑玄曰：先正，先臣为公卿大夫也。乃诱天衷，诞育丞相。左氏传，武与卫人盟曰：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毛萇诗传曰：诞，大也。郑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尚书，周公曰：天寿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难。左氏传，然明曰：郑国其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

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失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魏志曰：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将军袁绍等同时俱赴。卓兵强，莫敢先进。太祖遂引兵西。左氏传，王子朝告于诸侯曰：释位以间王政。又曰：会于洮，谋王室也。服虔曰：诸侯释其私政而佐王室。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讨之，剪除其迹，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黄巾，有百余万，入兖州，遂转入东平。太祖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破之。黄巾至济北，乞降。左氏传，太史克曰：颛顼氏有不才子，以乱天常。尚书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又赖君勋，克黜其难。魏志曰：韩暹、杨奉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暹走。公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遂建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阳残破，太祖都许。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周礼曰：设官分职。又曰：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曰：兆为坛之营域也。左氏传，五员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袁术僭逆，肆于淮南，慑惮君灵，用丕显谋，蕲阳之役，桥蕤授首，魏志曰：袁术，字公路，欲称帝于淮南。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公击破蕤等，斩之。左氏传曰：肆于民上。杜预曰：肆，施也。蕲县属沛，在陈之东也。棱威南厉，术以殒溃，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术为太祖所败，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汉书，武帝报李广曰：威棱憺乎邻国。郑玄论语注曰：厉，严整也。左氏传曰：民逃其上曰溃。回戈东指，吕布就戮，魏志曰：吕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为兖州牧。建安三年，公东征，大破之，布乃还固守。公遂决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杀之。长杨赋曰：回戈邪指，南越相夷。乘轩将反，张扬沮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张扬，字稚叔，云中人。董卓以为建义将军。建安四年，公还昌邑，张扬将杨丑杀扬以应太祖，扬将眭固杀丑将其，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之，杀固。又曰：张绣，武威人，骠骑将军济族子也。济死。绣

领其?屯宛。太祖南征，军育水，绣等举降。左氏传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毛萇诗传曰：沮，坏也。袁绍逆常，谋危社稷，凭恃其?，称兵内侮。魏志曰：袁绍，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绍为太尉。会太祖迎天子都许，绍择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也。当此之时，王师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见上文。周易曰：执用黄牛，固志也。君执大节，精贯白日，论语，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战国策，唐睢谓秦王曰：聂政之刺韩轅也，白虹贯日。奋其武怒，运诸神策，致届官渡，大歼丑类，魏志，建安五年，公军官渡。袁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送之。公击琼，斩之，绍?大溃，绍弃军走。毛诗曰：致天之罚，届于牧之野。郑玄曰：致天所以罚殛紂也。尔雅曰：歼，尽也。丑，?也。俾我国家，拯于危坠，此又君之功也。说文曰：出溺为拯也。济师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谭高干，咸梟其首。魏志曰：绍出长子谭领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谭，破之，斩谭。又曰：袁绍以甥高干领并州牧，公征干，干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汉书音义曰：悬首于木上曰梟。海盗奔迸，黑山顺轨，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击破之，承走入海隅。又曰：黑山贼张燕率其?降，封为列侯。乌丸三种，崇乱二世，袁尚因之，逼据塞北，魏志曰：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辽西单于蹋顿尤强，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尚书，周公曰：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孔安国云：崇，重也。束马悬车，一征而灭，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乌丸，袁尚、袁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巨祗等数万骑逆军，公纵兵击之，虏?大崩，斩蹋顿，尚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即斩尚、熙等，传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悬车束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刘表背诞，不供贡职，王师首路，威风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刘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传，楚伯州犁谓郑行人挥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管仲曰：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广雅曰：首，向也。战国策，张仪曰：交臂而事齐、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请和。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城，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关，公西征，与超等夹关战，公乃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斩成宜。周书，太公曰：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思贤赋曰：飘飘神举，求逞所欲。小雅曰：殄，尽也。毛诗曰：在泮献馘。郑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猎赋曰：杖镞而罗者以万计。长杨赋曰：永无边城之灾。左氏传，晋侯谓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鲜卑丁令，重译而至，箠于白屋，请吏帅职，此又君之功也。鲜卑、丁令，二国名。重译，已见上文。张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

：一曰匈奴，二曰秽貊，三曰密吉，四曰箕子，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靺鞨也；箕子，今之契丹也。本并以箕子为单于，疑字误也。箕，音必计切。刘渊林魏都赋注曰：北羁单于白屋。范晔后汉书曰：单于谓耿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汉书曰：邛笮请吏，比西南夷也。又曰：滇王降请吏，然请吏，请汉为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传，史赵曰：舜重以明德，宣德于远也。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狱。尚书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迨兼于庶狱。庶，慎也。吏无苛政，民不回慝，礼记曰：孔子过山侧，有妇哭于墓者，而使子贡问之，曰：昔者吾舅死于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左氏传，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潜庸回，邪服搜慝。杜预曰：回慝，恶也。敦崇帝族，援继绝世，旧德前功，罔不咸秩。尚书曰：敦叙九族。郑玄诗笺曰：崇，厚也。论语曰：继绝世。周易曰：食旧德，贞厉终吉。尚书曰：咸秩无文。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书曰：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俗称东方生之盛，其遗书蔑如也。毛苌诗传曰：蔑，无也。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传曰：子鱼曰，昔武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又，管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鱼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蕃卫王室，左右厥世也。郑玄礼记注曰：崇，犹尊也。礼记曰：以为旗章，以别贵贱。郑玄曰：章，识也。尚书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书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锡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左氏传，管仲对屈完之辞。世胙太师，以表东海。左氏传，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世胙太师，以表东海。杜预曰：表，显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左氏传曰：晋侯及楚人战于城濮，楚人败绩。王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戎辂，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又曰：晋文侯朝王，王与之阳樊攢茅之田，于是始启南阳。又，范宣子曰：晋主夏盟。杜预曰：为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坏，繫二国是赖。二国，齐、晋也。左氏传，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王室不坏，繫伯舅是赖。杜预曰：繫，发声也。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导扬弘烈，尚书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绥爰九域，罔不率俾，尚书曰：绥爰有？，曰亡戏怠。韩诗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岛也。尚书注曰：海隅曰

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赏卑乎齐晋，朕甚恧女六切焉。汉书，哀帝诏曰：惟念德报未殊，朕甚恧焉。朕以眇身，托于兆民之上，汉书，宣帝诏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托于兆民之上也。永思厥艰，若涉渊水，非君攸济，朕无任焉。尚书曰：肆予冲人，永思厥艰。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巨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使使持节御史大夫虑，授君印绶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司马彪续汉书曰：虑字鸿豫，山阳人。应劭汉官仪曰：金铜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晔后汉书，杜诗上书曰：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符。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尚书纬曰：天子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毛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萇曰：契，问也。郑玄曰：契灼其龟。毛诗曰：乃立冢社，戎丑攸行。毛萇诗传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尚书曰：乃召毕公、毛公。孔安国曰：毕、毛，皆国名，入为天子公卿。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尚书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郑玄毛诗笺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今更下传玺，肃将朕命，以允华夏，其上故传武平侯印绶。应劭风俗通曰：诸侯有传信，乃得舍于传。故既下新传，命上故传及印绶也。尚书曰：肃将天威。又曰：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尔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左氏传，宰孔曰：且有后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家语，孔子曰：唐叔封于晋，以经纬其民。王肃曰：经纬，犹织以成之。国语，泠州鸠曰：尔民轨仪也。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杜预左氏传注曰：大辂，金辂；戎辂，戎车也。君劝分务本，嗇民昏作，左氏传，臧文仲曰：贬食省用，务嗇劝分。杜预曰：劝分，有无相济也。汉书，诏曰：农，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务本而事末。尚书曰：惰农自安，弗昏作劳。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韦昭汉书注曰：滞，积久也。易曰：富有之谓大业。韦昭汉书注曰：衮，卷龙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礼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絢也。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杜预左氏传曰：尚，上也。孝经曰：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少长有礼，上下咸和，左氏传，晋侯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孝经，子曰：上下无怨。尚书曰：用咸和万人。是用锡君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周礼曰：小胥掌正乐悬之位，诸侯轩悬。郑司农曰：轩悬，去一面也。左氏传曰：公问羽数于？仲，？仲对曰：诸侯用六。杜预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尚书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毛诗曰：赋政于外

，四方爰发。远人回面，华夏充实，剧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内向。汉书班固昭纪赞曰：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也。是用锡君朱户以居。服虔汉书注曰：朱户，天子之礼也。朱户，赤户也。潘勖集曰：制诏魏公，朱户纳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郑玄周易注曰：研，喻思虑。哲，尚书，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官才任贤，群善必举，尚书，伊尹曰：任官惟贤才。论语，子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用锡君纳陛以登。汉书音义，如淳注曰：刻殿基以为陛，以有两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孟说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溜也。君秉国之均，正色处中，毛诗曰：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尚书，王曰：正色率下。纤毫之恶，靡不抑退，谢承后汉书曰：李咸奏曰，春秋之义，贬纤介之恶，采毫毛之善。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虎贲三百人，已见上文。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国语，敬姜曰：太史司载纠虔天刑。韦昭曰：纠，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书曰：降灾于夏，以章厥罪。犯关干纪，莫不诛殛，左氏传，季孙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纆干国之纪，犯门斩关。孔安国尚书传曰：殛，诛也。是用锡君鈇钺各一。苍颉篇曰：鈇，榘也，质也。又曰：钺，斧也。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邹阳上书曰：蛟龙骧首。周易曰：虎视眈眈。楚辞曰：引八维以自导也。揜讨逆节，折冲四海，毛萇诗传曰：揜，大也。汉书，主父偃说上曰：今以法割诸侯，则逆节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子之谓也。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杜预左氏传注曰：彤，赤也。旅，黑也。弓一矢百，则矢千弓十矣。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毛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张仲孝友。明允笃诚，感乎朕思，左氏传曰：高阳氏有子，明允笃诚。是用锡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孔安国尚书传曰：黑黍曰秬，酿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为杓，谓之圭瓚。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王之制。君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尚书，王曰：简恤尔命，用成尔显德。又曰：惟时亮天功。又曰：敢对扬天子休命。

文选考异

册注「象其礼」：案：「礼」当作「札」，各本皆误。

分裂诸夏：袁本、茶陵本作「连带城邑」。案：魏志作「分裂诸夏」，尤延之据彼校改也。但善不必与彼同，似仍以二本为是。

注「为公卿大夫也」：陈云「为」，「谓」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弘济于难」：袁本、茶陵本「于」下有「艰」字，是也。

群后失位：袁本、茶陵本「失」作「释」，云善作「失」。案：善引左传注「释位」，是自作「释」，但传写误为「失」耳。陈云「失」，「释」误，是矣

。魏志亦作「释」。

注「遯走」：陈云「遯」上脱「暹」字，是也。各本皆脱。

造我京畿：袁本、茶陵本「我」作「其」。案：魏志作「我」，尤据改。

乘轩将反：袁本云善作「轩」。茶陵本云五臣作「辕」。陈云据注似善本亦作「辕」。案：「轩」但传写误也。魏志亦作「辕」。

致届官渡：袁本云善作「度」。茶陵本云五臣作「渡」。案：魏志作「渡」，尤据改。各本注中字皆作「渡」，恐涉五臣耳。凡善「度」、五臣「渡」，其大概也，亦不尽出。

注「致天之罚届」：陈云「罚」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君北征三郡乌丸」：陈云「君」，「公」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尚奔辽东」：袁本、茶陵本无「尚」字。陈云脱「尚熙」二字，是也。

求逞所欲：茶陵本「逞所」作「所逞」，云五臣作「逞所」。袁本云善作「所逞」。案：善引思玄赋注「逞所欲」，是，但传写误倒。魏志亦作「逞所」。

注「思贤赋曰飘飘神举求逞所欲」：袁本、茶陵本「贤」作「玄」，无「求」字，是也。

单于白屋：袁本、茶陵本「单」作「单」。案：二本是也。注云「本并以单于为单于，疑字误也」。可见正文作「单」，故善依博物志定为「单」。若先作「单」，与注不相应矣。尤延之校改，似是实非。魏志作「单」，即善所谓「本并以为单」者。

注「刘渊林魏都赋注曰北羈单于白屋」：案：此有误也。张载注魏都，不得言刘渊林。又「单」依文当作「单」，今彼注作「北羈单于于白屋」，盖亦误。

注「文王罔迨兼于庶狄庶慎也」：袁本、茶陵本「迨」作「攸」，是也。案：此必尤误改。

注「孔子过山侧」：案：「山」上当有「太」字。各本皆脱。

注「邪服搜慝杜预曰回」：袁本、茶陵本「邪服」作「服谗」。案：二本是也。「回」下当有「邪」字。此尤校添而错误。

繫二国是赖：茶陵本「是」上有「之」字，云五臣无。袁本云善有。案：魏志无，尤据改。

注「奉承宗祖」：袁本、茶陵本「宗祖」作「祖宗」，是也。

注「又曰已」下至「予惟往求朕攸济」：袁本无此十八字，有「攸济已见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有，例改复出耳。

注「范晔后汉书」：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无者是也。凡引诸文在本传者多不冠大题，此其一耳。尤校添之，盖未悉善例。

注「乃立豕社」：茶陵本「社」作「土」，是也。表本亦误「社」。

注「尔民轨仪也」：案：「尔」当作「示」。各本皆伪。

注「弗昏作劳」：袁本、茶陵本「昏」作「瞽」。案：依二本善正文似作「瞽」。魏志作「昏」，或下当有「昏」「瞽」异同之注，今未全也。

注「杜预左氏传曰」：何校「传」下添「注」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子之谓也」：陈云「子」上脱「晏」字，是也。各本皆脱。

文选卷第三十六

目录 [隐藏]

1 令

1.1 宣德皇后令

2 教

2.1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2.2 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3 文

3.1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3.2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3.3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

萧子显齐书曰：文安王皇后，讳宝明，琅邪临沂人也。父晔之。齐世祖为文惠太子纳后。郁林即位，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梁王萧衍定京邑，迎后入宫称制，至禅位。梁王于荆州立萧颖胄为帝。进梁王为相国，封十郡为梁公。表让不受，诏断表。宣德皇后劝令受封。

宣德皇后令

任彦升

宣德皇后敬问具位：言梁武，故曰具也。夫功在不赏，故庸勋之典盖阙，言功绩既高，在乎不赏，故庸勋之典，盖阙而不论。周书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赏，谄臣日贵。史记，蒯通说韩信曰：功盖天下者不赏。左氏传，富辰曰：庸勋亲亲，昵近尊贤。施侔造物，则谢德之途已寡也。言恩施既隆，侔于造物，则谢德之途已寡而不着。庄子曰：夫造物者为人。司马彪曰：造物，谓道也。魏志曰：刘廙上疏曰：物不答施于天地，而子不谢生于父母。要不得不强为之名，使荃宰有寄。言德显功高，虽无酬谢之理，要不强为酬谢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强为之名曰大。楚辞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邓析子曰：圣人逍遥一世间，宰匠万物之形。晋中兴书，孝武诏曰：诚存匪懈，治道有寄。公实天生德，齐圣广渊。班固汉

书，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聪明神武。尚书曰：乃祖成汤，齐圣广渊。不改参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仪贞观。陆贾新语曰：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异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书，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时岁，是谓九星，九星九光。毛诗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王肃曰：两仪，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在昔晦明，隐鳞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曹植矫志诗曰：仁虎匿爪，神龙隐鳞。成公绥慰志赋曰：惟潜龙之勿用，戢鳞翼而匿景。博通群籍，而让齿乎一卷之师；谢承后汉书曰：范丹博通群艺。范晔后汉书曰：马续博观群籍。杨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胜异价；一卷之书，不胜异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剑气凌云，而屈迹于万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邓艾曰：艾勇气凌云，士？乘势。六韬，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万夫之上，唯圣人能焉。辩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为语曰：天口骈。天口者，言田骈子不可穷，其口若事天。论语曰：孔子于乡党，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文擅雕龙，而成辄削藁。说文曰：擅，专也。七略曰：邹赫子，齐人。齐人为之语曰：雕龙赫。赫言邹衍之术，文饰之若雕镂龙文。汉书曰：孔光时有所言，辄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为藁。

爰在弱冠，首应弓旌。礼记，二十曰弱冠。汉书，制曰：褻然为举首。左氏传曰：陈敬仲曰：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客游梁朝，则声华籍甚；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齐巴陵王法曹。汉书曰：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相如见而说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声华呕符之乐其性者，仁也。呕，紆武切。符，音抚。汉书曰：陆贾游汉庭公卿间，名声籍甚。音义，或曰：狼籍，甚盛也。荐名宰府，则延誉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迁仪同王俭东合祭酒。王隐晋书曰：周？累荐名宰府。国语曰：使张老延君誉于四方。隆昌季年，勤王始着；萧子显齐书曰：郁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韦昭国语注曰：季，末也。左氏传曰：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缔构斯在。萧子显齐书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魏都赋曰：有魏开国之日，缔构之初。功隆赏薄，嘉庸莫畴。陆机高祖功臣颂曰：帝畴尔庸，后嗣是膺。一马之田，介山之志愈厉；言止有一马之田，以怀让禄之志；纚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诚。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传曰：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史记曰：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子推，号曰介山。广雅曰：厉，高也。六百之秩，大树之号斯存。汉书曰：琅邪邴曼容养志以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范晔后汉书曰：冯异每止舍，诸将并坐论

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拥旄司部，代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萧诞被杀，高祖监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节拥旄，钲人伐鼓。沈约宋书曰：明帝于南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韩诗外传曰：代马依北风。过秦论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推轂樊邓，胡尘罕尝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虏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据樊城。汉书，冯唐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邹阳上书曰：今胡数涉河北，上覆飞鸟。苏林曰：言胡来人马之盛，扬尘上覆飞鸟。惟彼狡僮，穷凶极虐，何之元梁典曰：东昏即位，媿近群小，诛高祖兄懿、弟畅。尚书大传，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兮！郑玄曰：狡僮，谓纣。衣冠泯绝，礼乐崩丧。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谓之冠族之家。剧秦美新曰：弛礼崩乐，涂民耳目。

既而鞠旅誓[？]，言谋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与吕僧珍谋为内伐。毛诗曰：陈师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书曰：王明誓[？]士。左氏传曰：公会齐侯于洮，谋王室也。白羽一麾，黄鸟底定。吕氏春秋曰：武王至殷，系墮，武王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免而自为系。出师颂曰：素旄一挥。鬻子曰：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尚书曰：震泽底定。甲既鳞下，车亦瓦裂。尚书大传曰：武王伐纣，战于牧野，纣之卒辐分，纣之车瓦裂，纣之甲如鳞下，贺于武王。致天之届，拱揖群后，毛诗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曰：钦若上下，拱揖群后。丰功厚利，无德而称。王命论曰：帝王之祚，必有丰功厚利积累之业。论语，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让，人无德而称焉。是以祥光摠至，休气四塞；尚书中候曰：帝尧文明，荣光出河，休气四塞。郑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飞星入昴。论语比考讖，仲尼曰：吾闻帝尧率舜等升首山，观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图将浮，龙衔玉苞，刻版题命可卷，金泥玉检封书成，知我者重瞳黄姚。视五老飞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则复为星。元功茂勋，若斯之盛。冯衍集曰：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刘琨劝进表曰：茂勋格乎皇天。而地狭乎四履，势卑乎九伯。左氏传，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杜预曰：履，践履也。帝有愆焉，輶轩萃止。帝，宝融也。輶轩萃止，谓进封梁公之使也。汉书，哀帝诏曰：惟念德报未殊，朕甚愆焉。杨雄答刘歆书曰：常闻先代輶轩之使。毛诗曰：有鸛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兹百辟，人致其诚。致诚，谓请无让也。毛诗曰：百辟其刑之。长笛赋曰：致诚效志。庶匪席之旨，不远而复。梁王固让，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请，庶王有不远而复之义也。

毛诗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远复，无祇悔。

文选考异

注「要不强为酬谢之名」：案：「不」当作「必」。各本皆误。

注「赫言邹衍之术」：案：「赫言邹」当作「言赫修」，史记集解所引别录如此，可证也。各本皆误。

注「庶王有不远而复之义也」：袁本、茶陵本「王有」二字作「乎」。案：此尤校改之。

教

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裴子野宋略曰：义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军次留城，令修张良庙。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傅季友沈约宋书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辞。初为建威参军，稍迁至散骑常侍。后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诛。

纲纪：纲纪，谓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纲纪，犹今诏书称门下也。虞预晋书，东平主簿王豹白事齐王曰：况豹虽陋，故大州之纲纪也。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左氏传，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礼记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诗传曰：泯，灭也。微管之叹，抚事弥深。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周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又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汉书曰：张良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又，良曰：以三寸舌为王者师。河图曰：黄石公谓张良，读此为刘帝师也。夷项定汉，大拯横流，广雅曰：夷，灭也。汉书，王追羽至阳夏，诸侯不会；用良计，诸侯皆会，围羽垓下。羽败自刭。说文曰：出溺为拯。孟子曰：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固已参轨伊望，冠德如仁。广雅曰：轨，迹也。伊，伊尹；望，吕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答宾戏曰：齐？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圯上，已见谢宣远张子房诗注。袁宏三国名臣赞序曰：体分冥固，道契不坠。班固汉书赞曰：汉兴，园公、绮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汉书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显默之际，窅然难究，渊流浩漭，莫测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测度也。孙绰桓玄城碑曰

：俯仰显默之际，优游可否之间。庄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吴都赋曰：滙溶沆漾，莫测其深，莫究其广。黄石公说序曰：张良虑若源泉，深不可测也。

涂次旧沛，伫驾留城，汉书，沛郡有留县。又曰：张良为留侯。尔雅曰：伫，久也，谓停久也。灵庙荒顿，遗像陈昧，范晔后汉书曰：薛苞与弟子分田庐，取其荒顿者。杜预左氏传注曰：顿，坏也。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序曰：徘徊露寝，见先生之遗像。广雅曰：昧，闇也。抚事怀人，永叹寔深。毛诗曰：嗟我怀人。又曰：寤寐永叹。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游九京者，亦流连于随会。史记，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太史公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者。夷门，城之东门。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谋身不忘其友，我则随武子乎！郑玄曰：武子，士会也，食邑于随。京当为原。拟之若人，亦足以云。论语，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诗传曰：云，言也。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苹蘩行潦，以时致荐。左氏传，君子曰：苹蘩蕴藻之菜，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广雅曰：抒，渫也。西京赋曰：慨长思而怀古。左氏传序曰：经者，不刊之书也。主者施行。

文选考异

注「纲纪谓主簿也」下至「犹今诏书称门下也」：此二十三字袁本、茶陵本无。案：此卷以下尤本增多各条，似二本因并入五臣而删削，其尤所见异本为是矣。

注「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广雅曰轨迹也伊伊尹望吕望也」：此十三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汉良受书于邳圯」：案：「圯」当作「垠」。各本皆误。汉书作「沂」。

注「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陈云「召」，「招」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寤寐永叹」：陈云「寤」，「假」误，是也。各本皆误。

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宋公，楚元王后，故修治其墓。

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傅季友

纲纪：夫褒贤崇德，千载弥光，礼纬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郑玄礼记注曰：崇，尊也。尊本敬始，义隆自远。魏志，明帝诏曰：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孙卿子曰：先祖者，类之本也；贵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藩斯境；汉书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异母少弟也。汉立

交为楚王，王彭城。贾子曰：君子积于仁，而民积于财，刑罚废矣。国语，太子晋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素风道业，作范后昆。三国名臣赞曰：素风愈鲜。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庞统曰：方欲兴长道业。郗正释识曰：创制作范，匪时不立。尚书曰：垂裕后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毛诗曰：本支百世。杨修笺曰：述鄙宗之过言。遗芳余烈，奋乎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没，则遗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积善所闰之余烈。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奋乎百世之下，莫不兴起也。而丘封翳然，坟莹莫翦。晋中兴书，武陵王令曰：丞相坟莹翳然，飘薄非所。感远存往，慨然永怀。李陵书曰：能不慨然？毛诗曰：维以不永怀。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毛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风俗通曰：召公出为二伯，止甘棠树之下，听讼决狱。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伐。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礼记，周酆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汉书高纪，诏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况瓜瓞所兴，开元自本者乎！毛诗曰：绵绵瓜瓞。可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选考异

注「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袁本、茶陵本无「太上」二字，「之」作「也」。案：此尤校改也。

注「郗正释识曰」：袁本、茶陵本「郗」作「郟」，「识」作「讫」，是也。

开元自本者乎：袁本、茶陵本「元」作「源」。案：此似善、五臣之异，二本不载校语，无以考之。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王元长萧子显齐书曰：王融，字符长，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晋安王版行军参军，迁中书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于狱赐死。

问秀才高第明经：朕闻神灵文思之君，聪明圣德之后，史记曰：黄帝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尚书序曰：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孔安国曰：言圣德之远着也。体道而不居，见善如不及。文子曰：圣人体道，反至动而无为。老子曰：圣人功成而弗居。论语，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是以崆峒有顺风之请，华封致乘云之拜；庄子曰：黄帝闻广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见之。广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曰：来！吾语汝至道。又曰：尧观乎华封，华封人曰：嘻！请祝

圣人寿且富，且多男子。尧皆辞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僊，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尧随之请问，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云为请，今不同者，盖请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扬旌求士，或设簏待贤，求士待贤，皆谓请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应劭汉书注曰：旌，幡也，设之五达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簏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钲，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者挥鼗。用能敷化一时，余烈千古。谢承后汉书序曰：阴修敷化二都，威教克平。余烈，已见上文。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图，尔雅曰：夤，敬也。尚书曰：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审听高居，载怀祗惧。六韬曰：王者之道，如龙之首，高居而远望，徐视而审听。尚书曰：予小子夙夜祗惧。虽言事必史，而象阙未箴，礼记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玄周礼注曰：象魏阙也。范曄后汉书曰：灵帝熹平中，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伫忠实。毛诗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书，尔有嘉谋嘉猷。楚辞曰：结幽兰而延伫。子大夫选名升学，利用宾王，国语曰：越王勾践曰：苟闻子大夫之言。贾逵曰：亲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礼记曰：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于学曰俊士。郑玄曰：学，大学也。周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懋陈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汉书，诏策晁错曰：大夫之行，当此三道。张晏曰：国体、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论曰：诏书：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辅剧县令。盐梅之和，属有望焉。尚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又问：昔周宣惰千亩之礼，虢公纳谏；国语曰：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汉文缺三推之义，贾生置言。礼记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汉书曰：文帝即位，贾谊说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良以食为民天，农为政本。汉书，酈食其说汉王曰：臣闻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尚书，八政：一曰食。孔安国曰：劝农业也。汉书，文帝诏曰：农，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汤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无迁。汉书，蒯通说武信君曰：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泛胜之书曰：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礼记曰：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朕式照前经，宝兹稼穡。范子计然曰：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也。祥正而青旗肃事，土膏而朱

纁戒典。祥正、土膏，并已见东京赋。礼记曰：孟春之月，天子驾苍龙，载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为籍田千亩，冕而朱纁，躬耕秉耒。郑玄周礼注曰：朱纁，以朱组为纁。一条属两端也。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泛胜之书曰：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之，辄藺之。此谓一耕而五获。吕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于是始耕。高诱曰：菖，菖蒲，水草也。清眇泠风，述遵无废。吕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亩欲广以平，眇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风，决必中央，师为泠风。高诱曰：泠风，和风，所以成谷也。决，决也。必于亩中央师然肃泠风以摇长也。而释耒佩牛，相沿莫反。盐铁论曰：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何为带牛佩犊。杜预左氏传注曰：沿，缘也。兼贫擅富，浸以为俗。汉书曰：兼并之涂。李奇曰：谓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贫民。说文曰：擅，专也。风俗通曰：子不以从令为孝。后主固宜是革，浸以为俗，岂不谬哉！若爰井开制，惧惊扰愚民，汉书曰：民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休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贾逵国语注曰：爰，易也。周礼曰：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也。舄鹵可腴，恐时无史白。史记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邶民歌之曰：决漳水兮灌邶旁，终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复为秦穿泾水注渭，溉田四千余顷，因曰白渠也。兴废之术，矢陈厥谋。尚书序曰：咎繇矢厥谟。孔安国曰：矢，陈也。

又问：议狱缓死，大易深规。周易曰：君子以议狱缓死。敬法恤刑，虞书茂典。尚书虞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自萌俗浇弛，法令滋彰，庄子曰：唐、虞始为天下，（水泉）醇散朴。许慎淮南子注曰：浇，薄也。浇与（水泉）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也。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礼曰：肺石达穷民。郑司农曰：肺石，赤石也。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汉书，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周礼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辞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树棘槐，听讼于其下。尚书旋玑铃曰：鬼哭山鸣。郑玄曰：鬼哭，诛无辜也。山鸣，听不聪之异也。王隐晋书，司直刘隗奏曰：怀情抱恨，虽没不亡，故有殒霜之应，夜哭之鬼。朕所以明发动容，晨食兴虑。毛诗曰：明发不寐。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伤秋荼之密网，恻夏日之严威。盐铁论曰：秦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左氏传，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曰：夏日可畏，冬日可爱。永念画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

。贾逵国语注曰：緡，思貌也。纪年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徒以百镒轻科，反行季叶；尚书吕刑曰：穆王训夏赎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镒。孔安国曰：六两曰镒。镒，黄铁也。张孟阳七哀诗曰：季叶丧乱起。四支重罚，爰创前古。吕氏春秋曰：越王勾践曰：孤虽首足异处，四支布裂。周礼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剕罪五百，杀罪五百。访游禽于绝涧，作霸秦基；韩子曰：董闾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涧峭如廡，深百仞。因问其左右人曰：尝有人入此者乎？对曰：无有。婴儿，盲聋、狂勃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闾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无赦也，犹入涧之必死，则民莫敢犯，何为不治！郑玄周礼注曰：凡鸟兽未孕曰禽。史记曰：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然则以其共祖，故虽赵亦号曰秦。歌鸡鸣于阙下，称仁汉牖。班固歌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复生。上书诣北阙，阙下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激扬声。圣汉孝文帝，惻然感至诚。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缙萦！列女传曰：缙萦歌鸡鸣、晨风之诗。然鸡鸣，齐诗，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视朝。晨风，秦诗，言未见君而心忧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轻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济时。昌言所安，朕将亲览。尚书曰：禹拜昌言。孔安国曰：昌，当也。汉书，问董仲舒曰：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又问：聚人曰财，次政曰货，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尚书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泉流表其不匮，贸迁通其有亡。汉书曰：货流于泉，布于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书，帝曰：贸迁有无化居。既龟贝积寢，缙襁专用，汉书曰：王莽居摄，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寢，犹息也。汉书曰：武帝初笮缙钱。李斐曰：缙丝以贯钱也。管子曰：凶岁余釜千襁。孟康汉书注曰：襁，钱贯也。世代滋多，销漏参倍。言钱之销磨缺漏，或复三分，或至一倍也。下贫无兼辰之业，中产阙浡岁之费。周书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汉史文帝赞曰：上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产也。左氏传，晋浡饥。字书曰：浡，仍也。惟瘼恤隐，无舍矜叹。毛萇诗传曰：瘼，病也。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人隐而除其害也。上帝溥临，赐朕休宝，汉书曰：上帝溥临，不异下防。命邛斜之谷，开而出铜。齐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刘俊启上曰：南广郡界蒙山，有铜坑，掘则得铜，其利无极。上从之。且有后命，事兹镕范，左氏传曰：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将拜，孔曰：且有后命也，无下拜。汉书曰：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应劭曰：镕，钱模也。礼记，孔子曰：然后范金合土。郑玄曰：范，铸作模器用也。充都内之金，绍圆府之职。桓子新论曰：汉宣己来，百

姓赋钱，壹岁余二十万，藏于都内。汉书曰：太公为周立九府圆法。李奇曰：圆即钱也。将继太公之职事也。但赤侧深巧学之患，榆荚难轻重之权。言今欲为钱，若赤侧则奸巧学铸，深为可患；榆荚则轻重兼用，难可准平。汉书曰：民多奸钱，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一当五。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汉书曰：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榆荚钱。如淳曰：如榆荚也。国语曰：周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货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币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韦昭曰：重谓母，轻谓子。权，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当一千，则子二百，平之也。应劭曰：权其轻重也。开塞所宜，悉心以对。淮南子曰：通乎动静之机，明乎开塞之节。开塞，犹取舍也。尹文子曰：书开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诗纬曰：君子息心研虑，推变见事。

又问：治历明时，绍迁革之运；周易曰：君子以治历明时。毛诗曰：去殷之恶，就周之德。周易曰：汤武革命。改宪敕法，审刑德之原。司马彪续汉书，永平诏曰：春秋保干图云：三百年，升历改宪。史官田太初、邓公平术，有余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缪错，旋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连，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宋均保干图注曰：三阳而阳备，备则宜改宪。宪，法也。周易曰：雷电噬嗑，先生以明罚敕法。淮南子曰：冬至为德，夏至为刑。分命显于唐官，文条炳于邹说。尚书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邹说未详。及嵎夷废职，昧谷亏方，言司历之官废也。嵎夷、昧谷，已见上文。汉秉素祗之征，魏称黄星之验。言五德之次亡也。汉书曰：高祖夜径泽中，前有大蛇当路，高祖乃前，拔剑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魏志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绍，天下莫敌。纷争空軫，疑论无归。方言曰：軫，谓相乖戾也。朕获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纪述曰：纂尧之绪。尔雅曰：纂，继也。曹植魏德颂曰：武创洪基，克光厥德。尚书序曰：恢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征，风雨玉烛，尚书曰：休征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尔雅曰：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谓之玉烛。克明之旨弗远，钦若之义复还。尚书曰：克明俊德。又曰：钦若昊天。于子大夫何如哉？其骊翰改色，寅丑殊建，别白书之。礼记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郑玄曰：以建寅之月为正，物

生色黑。黑马曰骊。礼记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郑玄曰：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马也。汉书，董仲舒对策曰：臣前所上对，辞不别白，指不分明。

文选考异

选名升学：袁本、茶陵本「升」作「升」，是也。

注「礼记曰司徒」：袁本、茶陵本「曰」下有「乡论秀士」四字。案：此尤校删也。

注「一曰德行高妙」下至「才任三辅剧县令」：此五十二字袁本、茶陵本无。

良以食为民天：袁本、茶陵本「为」作「惟」，是也。

注「周礼曰肺石」下至「赤石也」：此十七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春秋元命苞曰树棘槐听讼于其下」：此十四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冀夫人及君早起」：袁本、茶陵本无「及君」二字。案：此尤校添也。

命邛斜之谷：茶陵本云五臣无「命」字。袁本云善「宝」下有「命」字。案：二本与上节接连「命」字绝句，不属此首。详其文义，仍不当有，恐但传写误衍也。

注「汉书曰」下至「将继太公之职事也」：此二十七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毛诗曰去殷之恶」：陈云「曰」下脱「帝迁明德郑玄笺曰天意」十字。案：所校是也，引此者注正文「迁」字。

注「史官田太初邓公平术」：案：「田」当作「用」，「公」字不当有。各本皆误。续汉志可证。

注「盖亦远矣」：袁本、茶陵本「盖亦」作「益以」。案：此尤依续汉志校改也。

纷争空軫：袁本、茶陵本「争」作「诤」。案：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之。

注「方言曰軫」：袁本、茶陵本「軫」下有「戾」字，是也。

注「又曰钦若昊天」：此六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礼记曰夏后氏」下至「翰白色马也」：此六十一字袁本、茶陵本无。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王元长

问秀才：朕秉箒御天，握枢临极。尚书旋玑铃曰：河图命纪也。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录代之矩。箒与录同也。周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易通卦验曰：遂皇氏始出握机矩。郑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机运转之法。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枢。论语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极。五辰空抚，九序未歌。尚书，咎繇曰：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孔

安国曰：百官皆抚顺五行之时，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至于思政明台，访道宣室，管子曰：黄帝立明台之义，上观于贤也。汉书曰：文帝思贾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苏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坠之惻每勤，如伤之念恒軫。尚书曰：民坠涂炭。孔安国曰：若陷泥坠火。左氏传，逢滑曰：国之兴也，视人如伤。许慎淮南子注曰：軫，转也。故恤贫缓赋，省繇慎狱。应劭曰：繇者，役也。幸四境无虞，三秋式稔。尚书曰：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阳气数成于三，故时别三月。宋衷曰：四时皆象此类，不惟秋也。广雅曰：年稔，秋谷熟也。而多黍多稌，不兴两穗之谣；毛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东观汉记曰：张堪，字君游，为渔阳太守，劝民耕种，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无褐无衣，必盈七月之叹。毛诗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无褐无衣，何以卒岁。岂布政未优，将罢民难业？毛诗曰：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周礼曰：以圜土教罢民。登尔于朝，是属宏议。汉书，诏策晁错曰：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难蜀文曰：必将崇论宏义。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书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问：惟王建国，惟典命官。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上协星象，下符川岳。春秋汉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修，人纪咸事，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汉书，诏策公孙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子大夫习焉。公孙弘对曰：天地无私亲，顺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然后沿才受职，揆务分司。尔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于朱宣，下民不忒；左氏传，郟子谓昭子曰：少皞摯之立，凤鸟适至，故纪于鸟。鸟师而鸟名，五雉为五工正。河图曰：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郑玄孝经注曰：忒，差也。九工开于黄序，庶绩其凝。汉书，刘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应劭：尚书，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乐，龙作纳言，凡九官。皇甫谧帝王世纪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黄。尚书中候所谓建黄授正改朔。尚书，咎繇曰：庶绩其凝。孔安国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汉位兼倍，礼记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汉书曰：秦立百官，汉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历兹以降，游惰寔繁。孔丛子，赵王曰：仲尼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礼记曰：垂绥五寸，游惰之士。郑玄曰：惰游，罢人

也。尚书曰：寔繁有徒。若闲冗毕弃，则横议无已；荀悦申鉴曰：正贪禄，省闲冗，与时消息，昭惠恤下。文颖汉书注曰：冗，散也。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冕笏不澄，则坐谈弥积。魏志，郭嘉说太祖曰：刘表坐谈客耳。何则可修？善详其对。家语，孔子曰：欲善则详。王肃曰：欲善其事，当详慎之。毛萇诗传曰：详，审也。

又问：昔者贤牧分陕，良守共治，公羊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袁焕与曹植书曰：召公与周公俱受分陕之任。汉书曰：孝宣躬亲万机，励精为治，常称曰：与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下邑必树其风，一乡可以为绩。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郑玄曰：武城，鲁之下邑。尚书曰：章善瘳恶，树之风声。一乡，谓桐乡也。汉书曰：朱邑为桐乡啬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乡，人为邑起冢立祠。至有旦抚鸣琴，日置醇酒，吕氏春秋曰：宓子贱治单父，弹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汉书曰：曹参代萧何为相国，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文而无害，严而不残。汉书曰：萧何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音义曰：文无所枉害也。汉书曰：隗不疑为吏，严而不残。故能出人于阽危之域，跻俗于仁寿之地。阽危，已见谢眺八公山诗。汉书，王吉上疏曰：陛下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贾谊有言：天下之有恶，吏之罪也。贾子曰：吏能为善，则人必能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顷深汰珪符，妙简铜墨；范晔后汉书曰：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贾琮为冀州刺史。说文曰：汰，简也。汰，达盖切。周礼曰：上公之礼执桓珪，诸侯之礼执信珪，诸伯执躬珪。汉书曰：文帝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诔曰：妙简邦良。尔雅曰：简，择也。汉书曰：县令长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而春雉未驯，秋螟不散。东观汉记曰：鲁恭为中牟令，时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鷦。亲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化迹尔。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具以状言安。范晔后汉书曰：宋均迁九江，守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东界者，辄东西散去。入在朕前，凑其智略；出连城守，阙尔无闻。汉书曰：吾丘寿王为东郡尉。诏赐寿王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智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职事并废，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岂薪樵之道未弘？为网罗之目尚简？毛诗曰：芄芃械朴，薪之樵之。毛萇曰：山木茂盛，万人得而薪之；贤人？，国家得用蕃兴也。曹子建书曰：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吾王设天网以该之。文子曰：有鸟

将来，张罗而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即无时得鸟。孔安国尚书传曰：简，略也。悉意正辞，无侵执事。汉书，诏策晁错曰：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音义或曰：毋为有司枉桡。

又问：朕闻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史记，商君说秦孝公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岂非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毛诗曰：泌之洋洋，可以乐饥。郑玄曰：泌水洋洋，然饥者见之，可饮以疗饥。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规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异道而共昌，五霸殊风而并列。淮南子曰：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左氏传，宾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预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战国策，赵王谓赵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商君书曰：国待农战而安，君待农战而尊。论衡曰：上书白记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过儒生，况文史也。弃本殉末，厥弊兹多。汉书，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农也；末，贾也。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于郑卫，宋臣，墨翟也。孙卿子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几遇刑也。墨子贱礼乐而贵勇力，贪则为盗，富则为贱，治世反是。汉书曰：宣帝数从王褒等，所幸宫观，辄为歌颂，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嘉，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也。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孝经曰：非圣人者无法。论语，子曰：可与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孝经钩命决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记曰：赵武灵王胡服以习骑射。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汉书曰：王莽于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又曰：平帝立学官，乡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其道奚若？尔无面从。尚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

又问：自晋氏不纲，关河荡析，班固汉书述曰：秦人不纲，网漏于楚。王隐晋书曰：石季龙死，朝廷欲遂荡平关、河。尚书，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宋人失驭，淮汴崩离。答宾戏曰：王涂芜秽，周失其御。应劭汉书注曰：汴水在荥阳西南。论语，子曰：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朕思念旧民，永言攸济。毛诗曰：永言孝思。尚书曰：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故选将开边，劳来安集；汉书，严尤上疏曰：武帝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又班固曰：武帝广开三边。毛诗序曰：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

。加以纳款通知，布德修礼，纳其款关之诚，而通其和好之礼。汉书曰：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献，始和亲。吕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孙卿子曰：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歌皇华而遣使，赋膏雨而怀宾。毛诗序曰：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左传曰：季武子如晋，晋侯飨之，范宣子为赋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岂惟弊邑。周礼曰：二曰教职，以安邦国，以怀宾客。所以关洛动南望之怀，獯夷遽北归之念。王逸楚辞注曰：遽，竞也。夫危叶畏风，惊禽易落，汉书，上曰：单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乱。今击之，单于可禽。淮南子曰：使叶落者，风之摇也。战国策，魏谓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谓魏王曰：臣能虚发而下鸟。有鸿鴈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弓发而下之。王曰：射，尔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飞徐者，创痛也；悲鸣者，久失群也。故创未息，而惊心未去，闻弦音而高飞，故创怯。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秦之将。无待干戈，聊用辞辩，片言而求三辅，一说而定五州。汉书曰：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风，是为三辅。天下有十二州，齐得其七，故谓北境为五州。斯路何阶？人谁或可？尔雅曰：阶，因也。进谋诵志，以沃朕心。言进嘉谋，当谓诵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礼曰：擯人掌诵王志，导国之政事。郑玄曰：以王之志与政事谕说诸侯。擯，音探。广雅曰：诵，言也。然彼言王志，与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书曰：启乃心，沃朕心。

文选考异

九序未歌：何校「序」改「叙」。案：何据注也，注「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茶陵本二「序」字作「叙」，袁本并入五臣亦作「叙」。其所载五臣向曰「九序，谓六府三事也」，则二本并作「序」，恐正文为善「叙」，五臣「序」，各本所见乱之。此本注二字作「序」，乃尤延之以正文改注，未必是也。

注「毛诗曰」下至「何以卒岁」：此十九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必将崇论宏义」：案：「义」当作「议」。各本皆误。

注「尚书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此十一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应劭尚书」：案：「劭」下当有「曰」字。各本皆脱。

若闲冗毕弃：茶陵本「毕」作「卑」，云五臣作「毕」。袁本云善作「卑」。案：二本所见，传写误也。此盖尤延之校改正之。

天下之有恶：茶陵本云五臣无「天」。袁本云善有「天」。案：此不当有，各本所见，皆传写误衍耳。

注「东观汉记曰鲁恭」下至「具以状言安」：此一百二十字袁本、茶陵本无。

又自此下至本节注末，茶陵有，袁无，皆并善入五臣而误删削也。余不悉出。注「文子曰有鸟将来张罗」下至「即无时得鸟」：此二十九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张罗」下当有「待之」二字。袁、茶陵二本所载并入五臣翰注者有。注「贪则为盗富则为贱」：案：「贪」当作「贫」。何校「贱」改「贼」，陈同，是也。此所引乐论篇文。

注「辩丽可嘉」：何校「嘉」改「喜」，是也。各本皆误。

朕思念旧民：茶陵本「念」作「命」，云五臣作「念」。袁本云善作「命」。案：二本所见，传写误也。此盖尤延之校改正之。

注「名王奉献」：袁本、茶陵本「名」上有「遣」字，是也。

注「毛诗序曰」下至「岂惟弊邑」：此六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

注「魏谓春申君曰」：陈云「魏」下脱「加」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不可为秦之将」：案：「为」下当有「拒」字。各本皆脱。前东门行注引有。

注「天下有十二州齐得其七故谓北境为五州」：袁本无此十七字，有「五州已见颜延之侍游曲阿后湖诗」十四字。案：袁本最是。此尤同茶陵复出而误。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之元梁典曰：天监，武帝年号也。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

任彦升

问秀才：朕长驱樊邓，直指商郊，商，喻齐也。史记，乐毅书曰：轻卒锐兵，长驱至国。汉书，朱买臣曰：发兵浮海，直指泉山。尚书曰：武王朝至于商郊。因藉时来，乘此历运，魏志，刘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当宸永念，犹怀惭德。礼记曰：天子当宸而立。尚书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何者？百王之弊，齐季斯甚，班固汉书赞曰：汉承百王之弊，季谓末年。衣冠礼乐，扫地无余。言衣冠制度、礼乐轨仪皆见废弃，故无余也。班固汉书赞曰：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斲雕刊方，经纶草昧。汉书曰：汉兴，破觚而为圜，斲凋而为朴。苏林汉书注曰：刊音角之刊，与刊割同。周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郑玄曰：造，成也。草，草创也。昧，昧爽也。采三王之礼，冠履粗分；因六代之乐，宫判始辨。周礼曰：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植悬。而百度草创，仓廩未实。尚书曰：百度唯贞。论语曰：裨谌草创之。管子曰：仓廩实知礼节。若终亩不税，则国用靡资；国语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终于亩。礼记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税。毛萇诗传曰：资，财也。百姓不足，则恻隐深虑。论语，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曰：无恻隐之心

，非仁也。恻隐者，仁之端。每时入刍藁，岁课田租，汉旧仪曰：民田租刍藁，以给经用也。尚书曰：百里纳槁。愀然疚怀，如怜赤子。礼记曰：哀公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月赋曰：悄焉疚怀。尚书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无满堂之念，民有家给之饶，说苑曰：古人于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有一人独索然向隅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也。邓析子曰：圣人逍遥一世之间，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渐登九年之畜，稍去关市之赋。礼记曰：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礼曰：以九赋敛财贿，七曰关市之赋。郑玄曰：赋，谓口出泉；关市，谓占会百物也。子大夫当此三道，利用宾王，三道、宾王，已见上文。斯理何从？伫闻良说。颜延之策秀才文曰：废兴之要，敬俟良说。

问：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锺离意别传曰：严遵与光武皇帝俱为诸生。礼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闭户自精，开卷独得。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入学，闭户牖，精力过人，太学谓曰闭户生。入市，市人相语：闭户生来。不忍欺也。陶潜诫子书曰：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流七略，颇常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汉书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杂家流、农家流。又曰：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广雅曰：颇，少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淮南子曰：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论语，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虽一日万机，早朝晏罢，尚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墨子曰：早朝晏罢，断狱治政也。听览之暇，三余靡失。上林赋曰：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传。从学者云：若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与阴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上之化下，草偃风从，论语，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惟此虚寡，弗能动俗。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动俗，邑中化之。昔紫衣贱服，犹化齐风；韩子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时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诫勿衣也？谓左右曰，甚恶紫臭。公曰：诺。于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长纓鄙好，且变邹俗。韩子曰：邹君好长纓，左右皆服长纓，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对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贵。邹君因先自断其纓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纓。虽德惭往贤，业优前事。且夫搢绅道行，禄利然也。封禅书曰：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班固汉书赞曰：大师?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朕倾心骏骨，非惧真龙，新

序曰：郭隗谓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马者，三年不得。人请求之，三月得马，已死矣，买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马骨且市之，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好马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马至者二。今王诚愿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又子张见鲁哀公，哀公不礼，去曰：君之好士，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好龙，室屋雕文，尽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真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鞢鞞青紫，如拾地芥。范晔后汉书曰：袁绍，宾客所归，鞞鞞紫鞞，填接街陌。说文曰：鞞，车前衣，车后为鞞。汉书曰：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尔。言好学明经术，以取贵位之服，如似车载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废业，十室而九，惰游，已见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鸣鸟覆闻，子衿不作。言古者收教不及于道者，故天下太平而凤凰至；学校废，则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学。今则不然，言不如古也。尚书，周公曰：攸罔勖弗及，苟造德弗降，我则鸣鸟不闻。毛萇诗传曰：覆，如也。诗序曰：子衿，刺学废也。两都赋序曰：王泽竭而诗不作。弘奖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奖，劝也。犹其寂寞，应有良规。魏志，明帝报王朗诏曰：钦纳至言，思闻良规。

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邓析子曰：尧置欲谏之鼓，舜立讲谤之木，此圣人也。比虽辐凑阙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辐之集于毂也。范晔后汉书曰：诏问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陈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汉书曰：史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桓子新论曰：切直忠正，则汲黯之敢谏争也。将齐季多讳，风流遂往。毛萇诗传曰：将，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淮南子曰：晚世风流，终败礼废义。上林赋曰：遂往而不反矣。将谓朕空然慕古，虚受弗弘。汉书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虚受人。然自君临万寓，介在民上，左氏传，子囊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方言曰：介，特也。汉书，宣帝诏曰：朕承洪业，托于士民之上也。何尝以一言失旨，转徙朔方，范晔后汉书曰：蔡邕上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飞章言邕，于是下邕洛阳狱。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诏不得以赦令除。睚眦有违，论输左校，汉书曰：原涉好杀，眦睚于尘中。论输，谓论其罪而输作也。汉书，陈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父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调也

。父乃不复言。元帝擢咸为御史中丞，后为南阳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范晔后汉书曰：李膺为河南尹，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赃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汉书曰：将作少府有左校令丞。而使直臣杜口，忠谏路绝。汉书，景帝问邓公，邓公曰：夫鼂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声类曰：谏，善言也。将恐弘长之道，别有未周。韩诗曰：将恐将惧。薛君曰：将，辞也。檀道鸾晋阳秋曰：谢安为桓温司马，不存小察，尽弘长之风。悉意以陈，极言无隐。汉书曰：哀帝使傅喜问李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无有所讳。周书曰：慎问其故，无隐乃情。

文选考异

注「刳音角之刳与刳剗同」：袁本、茶陵本无「音」字。案：各本皆非也，当作「刳音刳角之刳，与剗同」，韩信传注可证。

注「士植悬」：袁本、茶陵本「植」作「特」，是也。

注「非仁也」：何校「仁」改「人」，是也。

注「若渴无日」：案：「若」当作「苦」。各本皆伪。魏志王朗传注引可证。

注「夜与阴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袁本、茶陵本无「与阴」二字，「雨」上有「阴」字，「月」作「时」。案：二本是也。王朗传注引正如此。

注「况贤于隗者乎又」：袁本、茶陵本作「况贤者也庄子曰」。案：以下文今新序有，庄子无，故尤延之校改如此也。但考艺文类聚鳞介部，亦引为庄子。困学纪闻，庄子逸篇采之。仍当依二本为是。

注「攸罔勛弗及苟造德弗降」：袁本、茶陵本「攸」作「收」。又茶陵本「苟」作「耆」，是也。袁本作「考」，亦误。

注「覆如也」：陈云「如」，「无」误，是也。各本皆误。案：此所引板传文。

注「原涉好杀」：袁本、茶陵本无「杀」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汉书陈咸」下至「辄论输府」：袁本、茶陵本无此一百三十二字，有「汉书陈万年传曰论输府下」十一字。案：此卷末叶尤修改，乃初同二本而后添。当以二本为是。又案：末「下」字汉书无，盖衍也。

注「膺表欲罪」：袁本、茶陵本「欲」下有「罚其」二字，是也。

注「景帝问邓公」下至「卒受大戮」：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字，有「邓公谓景帝曰」六字。案：此亦二本是。

注「间者水出」下至「灾异仍重」：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案：此亦二本是。

文选卷第三十七

目录 [隐藏]

1 表上

1.1 荐祢衡表

1.2 出师表

1.3 求自试表

1.4 求通亲亲表

1.5 让开府表

1.6 陈情事表

1.7 谢平原内史表

1.8 劝进表

表上

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着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谓之敷奏。故尚书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为表。总有四品：一曰章，谢恩曰章；二曰表，陈事曰表；三曰奏，劾验政事曰奏；四曰驳，推覆平论，有异事进之曰驳。六国及秦、汉兼谓之上书，行此五事。至汉、魏已来，都曰表。进之天子称表，进诸侯称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荐祢衡表

荐祢衡表

孔文举范曄后汉书曰：孔融，字文举，鲁国人也。幼有异才，性好学，举高第，拜御史，历官至将作大匠，迁少府。曹操既积嫌忌，奏诛之。下狱弃市。

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尚书曰：汤汤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国传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贤俊。尚书曰：旁求天下。孔安国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继统，将弘祖业，世宗，孝武庙号也。李奇汉书注曰：统，绪也。班固汉书纪述曰：世宗嘱囑，思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尚书云：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载。班固汉书述曰：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响臻如应而至也。孙卿子曰：下之和上，譬响之应声也。陛下睿圣，纂承基绪，陛下，谓献帝也。班固高纪述曰：纂尧之绪。尔雅曰：纂，继也。遭遇厄运，劳谦日仄。说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维岳降神，异人并出。毛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宾曰：卓犖诸夏。卓犖，绝异也。犖，力角反。初涉艺文，升堂睹奥，论语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尔雅曰：西南隅谓之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汉书曰：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张安世，字少孺，为郎。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篋，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复购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能，擢为尚书令。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讎。国语，楚蓝尹亶谓子西曰：夫阖庐闻一善言若惊，得一士若赏。谢承后汉书曰：张俭清絜中正，疾恶若讎。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吕氏春秋曰：魏文侯饮，问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悦。次及翟璜，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悦。文子曰：傲世贱物，士之抗行也。广雅曰：抗，举也。论语，子曰：直哉史鱼！广雅曰：厉，高也。

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史记，赵简子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论语，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又曰：必有可观者焉。汉书，成帝诏曰：举博士，使卓然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七略曰：解纷释结，反之于平安。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汉书，贾谊曰：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说文曰：诡，责也。自责必系单于也。汉书曰：况自诡灭贼。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汉书曰：南越与汉和亲，乃遣终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说文曰：组綦小者为冠缨。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说文曰：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贾谊、终军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学于蔡邕，高才，与京兆严象拜尚书郎。象以兼有文武，出为扬州刺史。粹后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李陵诗曰：策名于天衢。班固汉书述曰：攀龙附凤，并集天衢。毛诗曰：倬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诚图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为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两都赋序曰：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尚书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史记，赵简子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夫钧天，广乐九奏万觶，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宝。应劭汉官仪曰：帝室，犹古言王室。尚书曰：所宝惟贤

，则迹人安。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阳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贪；楚辞曰：宫庭震惊发激楚。王逸曰：激楚，清声也。淮南子曰：足蹠阳阿之舞。飞兔騶乌鸟嬾，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也。吕氏春秋曰：飞兔、騶嬾，古之俊马也。又曰：古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尤尽其妙也。臣等区区，敢不以闻。李陵书曰：区区之心。广雅曰：区区，爱也。

陛下笃慎取士，必须效试，乞令衡以褐衣召见。汉书，刘敬曰：臣衣褐，衣褐见。无可观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汉书曰：上以张汤怀诈面欺。

文选考异

荐祢衡表：袁本、茶陵本「表」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后每题下尽同，卷首所列子目亦同。下卷放此。

陛下睿圣：茶陵本「睿」作「叡」，云五臣作「睿」。袁本云善作「叡」。案：范书作「叡」，此尤以五臣乱善。

注「具作其事」：陈云「作」，「上」误。今案：汪文盛刻班书是「作」字，章怀注范书引亦是「作」字，陈所说非也。

注「无所遗失」：袁本「失」下有「也」字。茶陵本无。此初有而修去之。

掌技者之所贪：茶陵本「技」作「伎」，云五臣作「技」。袁本作「技」，无校语。案：袁用五臣也。范书作「台牧」，章怀注诸本并作「台牧」，未详其义。融集作「堂牧」。汪文盛刻范书如此，其实「堂牧」即「掌技」之伪耳。

「伎」、「技」同字，或选所据融集作「伎」也。

注「古善相马者」：袁本、茶陵本「古」下有「者」字，此初有而修去之。案：「者」当作「之」，所引观表篇文也。七发与吴季重书注作「之」，是；七命注及此作「者」，非。

出师表

蜀志曰：建兴五年，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

出师表

诸葛孔明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岁以秋为功毕，故以喻时之要也。冯衍与田邑书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遇，欲报之于陛下也。遇，谓以恩相接也。史记，豫让曰：以国士遇我。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志士之气，汉书，谷永上书曰：王法纳乎圣听。庄子，盗跖曰：此父母之遗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毛诗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传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祗于宜反董允等，楚国先贤传曰：郭攸之，南阳人，以器业知名。蜀志曰：费祗，字文伟，江夏人也。后主袭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祗。然攸之与祗俱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也。将军向宠，蜀志曰：向宠，襄阳人也，建兴元年为中部督，典宿卫兵，迁中领军。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广雅曰：畅，达也。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士，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灵，后汉二帝，用阉豎所败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蜀志曰：建兴二年，陈震拜尚书。又曰：诸葛亮出驻汉中，张裔领留府长史。又曰：蒋琬迁参军，统留府事。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说苑，唐且谓秦王曰：王闻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论语，子张曰：在邦必闻。又，孔子曰：在邦必达。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犹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来也。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汉晋春秋曰：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荆州图副曰：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刘歆七言诗曰：结构野草起室庐。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赵岐孟子章指曰：千载闻之，犹有感激也。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军败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度泸，深入不毛。蜀志曰：建兴元年，南中诸部并皆叛乱。三年春，亮率众征之，其秋悉平。汉书曰：泸水出釜柯郡句町县。史记，郑襄公曰：君王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何休曰：硗埆不生五谷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尔雅曰：奖，劝也。庶竭驽钝，攘

除奸凶，广雅曰：駑，骀也，谓马迟钝者。毛萇诗传曰：攘，除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裨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裨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载亮表云：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无上六字，于义有阙，误矣。陛下亦宜自课，以咨诤足俱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王逸楚辞注曰：课，试也。毛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诤。毛萇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诤。论语曰：子所雅言。南都赋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文选考异

注「后主即位十二年卒」：茶陵本无「即位十二年卒」六字。此一节注，茶陵并五臣于善，袁并善于五臣，恐尤亦非其旧。

而中道崩殂：袁本、茶陵本「殂」作「殂」。案：此尤改之也。二本是，蜀志正作「殂」。

亡身于外者：袁本云善作「亡」。茶陵本云五臣作「忘」。案：各本所见皆非也，「亡」但传写误。何校「亡」改「忘」。蜀志正作「忘」。

注「桓灵后汉二帝用阉宦所败也」：袁本无「用阉宦所败」五字。茶陵本并善入五臣有之。尤所见同茶陵而误衍。

注「荆州图副曰」：袁本、茶陵本无「副」字，是也。

注「尔雅曰奖」：袁本、茶陵本「尔」作「小」，是也。

至于斟酌损益：茶陵本「损」作「规」，云五臣作「损」。袁本云善作「规」。案：蜀志本传作「损」，董允传作「规」。尤延之依本传改，不知乃以五臣乱善也。

责攸之裨允等咎以章其慢：何校云董允传所载与本传微不同，本传无「若无兴德之言」六字，作「责攸之裨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袁本所见善与尤无异，较本传但少「之」字，「彰」作「章」，「慢」、「咎」互易。其五臣则与本传同。茶陵本辄于正文依善注所引董允传添改，作「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云云，与注不相应，大误。且善但谓当有上六字，未尝欲并改「责攸之裨允」以下也，更属误中之误矣。

深追先帝遗诏：袁本、茶陵本无「遗诏」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无，与二本同。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袁本、茶陵本无「激今」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无。

求自试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

求自试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论语，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史记，乐毅报燕惠王书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孙卿子曰：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长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禄。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王符潜夫论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韩诗曰：何谓素餐？素者，质也。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颇有所知，善恶不言，默然不语，苟欲得禄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辞两国之任，其德厚也；左氏传，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王卿士，勋在盟府。孙卿子曰：德厚者进，廉节者起。旦奭不让燕鲁之封，其功大也。史记曰：武王杀纣，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

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谓文、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际，陛下，明帝也。孝经钩命决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誉。沐浴圣泽，潜润德教，可谓厚幸矣。史记，太史公：成王作颂，沐浴膏泽。孝经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窃东藩，爵在上列，论语，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汉书，中山靖王曰：位虽卑也，得为东藩。身被轻暖，口厌百味，孝经援神契曰：甘肥适口，轻暖适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崔駰七依曰：雍人调膳，展选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郑玄礼记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尔雅曰：济，益也。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己之讥。毛诗，彼己之子，不称其服。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紱。周礼曰：王之五冕，玄冕朱里。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纁。苍颉篇曰：紱，纁也。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岛晏如，尚书大传曰：周公一统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统谓其统绪也。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尔雅曰：税，舍也。汉书，贾谊曰：陛下高枕垂统，无山东之忧。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问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轨曰：天下太和。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尚书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

野。史记曰：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着。尚书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孔安国曰：三监，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属。史记曰：成王东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汉书注曰：统，总览也。毛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春秋历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简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镇卫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尔雅曰：简，择也。毛诗曰：方叔殳止，其车三千。又曰：江、汉之浒，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鸟未挂于轻缴，渊鱼未悬于钩饵者，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高鸟、渊鱼，喻吴、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击张步，言不以贼遗于君父也。东观汉记曰：耿弇讨张步，陈俊谓弇曰：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輿且到，臣子当击牛酺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及出大战，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故车右伏剑于鸣毂，雍门刎首于齐境，说苑曰：越甲至齐，雍门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知为人臣之礼邪？雍门狄对曰：臣闻之，昔王田于囿，左毂鸣，车右请死之。王曰：子何为死？车右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毂鸣此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为死？车右曰：吾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有之乎？齐王曰：有之。雍门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岂左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齐王葬雍门子以上卿。若此二子，岂恶生而尚死哉？诚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宠臣，欲以除害兴利，尸子曰：禹兴利除害，为万民种也。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静乱，以功报主也。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占其王，羈致北阙。贾谊、终军，已见荐祢衡表。尔雅曰：占，隐也。郭璞曰：隐度之。此二臣岂好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郁结，欲逞才力输能于明君也。昔汉武帝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汉书文也。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赵岐孟子章指曰：忧国忘家。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战国策曰：秦王告蒙骜曰：寡人一城围，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左氏传子朝曰：太子寿早夭即世。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史记曰：王翦宿将，始皇师之。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东观汉记，黄香上疏曰：以锥刀小用，蒙见宿留也。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将军曹真击诸葛亮于街亭。司马彪汉书曰：大将军营伍部校尉一人。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魏

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马曹休率诸军至皖。臣瓚汉书注曰：统，由总览也。必乘危蹶险，骋舟奋骊，礼记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骊。郑玄云：马黑色曰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汉书，伍被曰：大将军当敌勇，常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郑玄毛诗笺曰：馘，所获之左耳也。尔雅曰：歼，尽也。又曰：丑，众也。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杜预左氏传注曰：捷，获也。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北征赋曰：首身分而不寤。汉武帝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傅武仲与荆文姜书曰：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微才不试，没世无闻，论语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郑玄周礼注曰：凡鸟兽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说文曰：圈养兽闲也。郑玄周礼注曰：牢，闲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衄，汉书，王音曰：失行流闻。魏志曰：休至皖，与吴将陆逊战于石亭，败绩。衄，犹挫折也。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郑玄周礼注曰：攘，却也，谓却扱衽也。左氏传曰：子朱抚剑从之。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七发曰：凌赤岸，簪扶桑。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江，禹贡北江，有大涛，涛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汉书，炖煌郡龙勒县有玉门关。玄塞，长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孙子曰：兵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兵者不可预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孙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司马迁书曰：李陵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身虽屠裂，而功铭着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国语，晋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来图败晋攻，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韦昭曰：景钟，景公钟也。墨子曰：以其功书于竹帛，传遗后子孙也。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史记曰：秦缪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袭郑，晋发兵遮秦兵于殽，虏秦三将以归。后还秦三将，穆公复三人官秩，复使将兵伐晋，大败晋人，以报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三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公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还鲁之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尽复于鲁。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说苑曰：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华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

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也。群臣纓皆絕，盡歡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于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遍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于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斗于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墳土未干，而身名并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干。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阪，迂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仆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仆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于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于悒。王逸曰：于悒，啼貌。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大箸十二棋。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余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

夫自銜玄遍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銜女不貞，銜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

自致，殆不真贤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庄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吕氏春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分形，同气血而异息，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驩，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也。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谢承后汉书，杨乔曰：犹尘附泰山，露集沧海，虽无补益，款诚至情，犹不敢嘿也。萤烛末光，增辉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必知为朝士所笑。圣主不以人废言，论语，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

文选考异

注「谓文武明也」：陈云「文武」当乙，是也。各本皆倒。

注「史记太史公」：陈云「公」下脱「曰」字，是也。各本皆脱。

俯愧朱纁：茶陵本「愧」下校语云五臣从「熿」。袁本云善从「女」。此亦以五臣乱善。下文「以灭终身之愧」，二本所见亦当善作「媿」，失着校语，非。魏志皆作「愧」。

注「尚书曰启」：袁本、茶陵本「曰」上有「序」字。此初有而修去之。案：有者是也。下「尚书曰武王崩」，各本皆脱「序」字。

注「春秋历序曰」：案：「历」上当有「命」字。各本皆脱。又劝进表注所引春秋历序，亦脱「命」字。

注「左穀鸣此者工师之罪也」：案：「此者」当作「者此」。袁本亦误倒。茶陵本并善入五臣，全非。裴松之注引正作「者此」。

欲以除害兴利：袁本、茶陵本「害」作「患」。案：魏志作「患」。二本是也。

必以杀身静乱：袁本、茶陵本无「以」字。案：魏志有，盖尤据之添也。

而耀世俗哉：袁本云善作「耀」。茶陵本作「耀」，云五臣作「曜」。案：魏志作「耀」，尤改非。

志或郁结：袁本、茶陵本云善无「志」字。案：魏志有，二本所见或传写脱，尤添之，是也。

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何校云魏志「伏」作「但」。案：今本魏志亦作「伏」，何所据者未见，存之以俟再详。

伏见先武皇帝：袁本、茶陵本无「武皇」二字。案：魏志有，盖尤据之添也。

犹习战也：袁本、茶陵本「犹」作「由」。案：魏志作「犹」，盖尤据之改也。

注「统由总览也」：袁本、茶陵本「由」作「犹」，是也。

事列朝荣：何校云魏志「荣」作「策」。陈云作「策」为是。各本皆形近之伪

字耳。

注「左氏传曰子朱抚剑从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涛至乘北」：陈云「乘」上脱「江」字，是也。各本皆脱。案：七发注引有。

注「昔克路之役」：何校「路」改「潞」，陈同，是也。各本皆误。答临淄侯笺、褚渊碑文、头陀寺碑文注误与此同。

注「秦来图败晋攻」：何校「攻」改「功」，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三败三北」：茶陵本「败」下无「三」字，是也。袁本亦衍。

注「遍饮而去」：袁本「去」下有「之」字，此初有而修去之。茶陵本并善入五臣，无此字。案：所引爱士篇文，彼亦无此字。

注「及获惠公以归」：何校「及」改「反」，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然则以其同祖」：案：「则」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李宏武功歌曰」：陈云「宏」，「尤」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东郭俊者」：茶陵本「俊」作「悬」，袁本亦作「俊」。案：各本皆伪也，当作「逵」。下同。

注「犹不敢嘿也」：袁本、茶陵本重「嘿」字，是也。

萤烛末光：何校云「萤」一作「荧」。案：魏志作「荧」，古字通。但选文与国志非必全同，今各本则皆作「萤」也。

求通亲亲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问亲戚，自因致其意也。

求通亲亲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闻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礼记，子夏问曰：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此之谓三无私。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论语文也。夫天德之于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国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郑玄礼记注曰：崇，犹尊也。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郑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礼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为政，治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毛诗曰：有来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左氏

传，富辰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马融曰：二叔，管、蔡也。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氏传曰：滕侯、薛侯来朝，争长，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汉书，宣帝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絜而不殊。如淳曰：絜或为散。尔雅曰：爽，差也。亲亲之义，寔在敦固；礼记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钦明之德，尚书曰：放勋钦明。体文王翼翼之仁，毛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亲，汉旧仪曰：皇后称椒房。诗，椒聊之实，蔓延盈升，美其繁兴。九亲，犹九族。群后百僚，番休递上。列子曰：巨鳌迭为三番。江伟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计作四五番休。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理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论语，子贡问曰：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略曰：良将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固明时，臣窃自伤也。左氏传曰：申公巫臣奔晋，子反请以重币锢之。杜预曰：禁固勿仕也。锢与固通。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谢承后汉书曰：桓礪鄙营气类。毛诗序曰：成孝敬，厚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苏子卿诗曰：谁为行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淮南子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许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汉书音义曰：一切，权时也。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尚书考灵耀曰：建用皇极。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极，天也。崔駰达旨曰：攀台阶，窥紫闼。然天寔为之，谓之何哉！毛诗国风文。退省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毛诗曰：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愿陛下沛然垂诏，孟子曰：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论语，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毛诗曰：岂无膏沐。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臣伏自思惟，岂无锥刀之用。东观汉记，黄香上疏曰：以锥刀小用，蒙见宿留。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蔡邕独断曰：远游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组，佩青绂，朱组绶，已见自试表注。汉书曰：凡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驸马奉车，趣得一号，汉书曰：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说文曰：驸，近也。安宅京室，执鞭珥笔，论语，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范晔后汉书，岑彭谓朱鲋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珥笔，戴笔也。汉

书，赵邛曰：张安世持橐籥笔。张晏曰：近臣负橐籥笔从也。出从华盖，入侍辇毂，刘歆遂初赋曰：奉华盖于帝侧。胡广汉官解故注曰：毂下，谕在辇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圣问，拾遗左右，汉书曰：议郎掌顾问应对。又曰：萧望之、刘更生并拾遗左右。乃臣丹情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毛诗序曰：鹿鸣，宴群臣嘉宾也。中咏棠棣匪他之诚，毛诗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诗曰：岂伊异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义，毛诗序曰：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诗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毛诗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汉书曰：中山靖王胜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对曰：臣闻悲者不可为象欬，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妙之声，不知泣涕之横集。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列女传曰：杞梁妻者，齐杞梁殖之妻也。齐庄公袭莒，殖战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淮南子曰：邹衍尽忠于燕惠王，惠王信谮而系之，邹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为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淮南子曰：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虽不能终始哉，其乡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

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文子曰：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称曰计然，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唱言者，何也？广雅曰：否，隔也。尚书曰：友于兄弟。窃不愿于圣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惨毒之怀；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毛诗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萇曰：谅，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风曰：将安将乐，汝转弃予。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尚书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叹，若挹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者，尚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毛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见上文。尚书曰：百姓昭明。是臣悽悽之诚，窃所独守。尚书传曰：悽悽，谨慎也。寔怀鹤立企伫之心，敢复陈闻者，战国策曰：吴入郢，樊冒勃苏潜行，十日而薄秦，鹤立不转。冀陛下僬发天聪而垂神听也。尚书曰：天聪明。神听，已见自试表。

文选考异

注「自因致其意也」：袁本、茶陵本无「因」字。案：魏志有「因」无「自」，必尤延之改「自」为「因」，乃误两存也。

克明俊德：袁本「俊」下校语云善作「骏」，注中字亦作「骏」。茶陵本作「俊」，注中字亦作「俊」，无校语。案：尤及茶陵所见以五臣乱善也。魏志作「峻」，与善、五臣无合者，恐经后人依礼记改。

以藩屏王室：茶陵本「藩」作「蕃」，注同。校语云五臣作「藩」。袁本作「藩」，无校语。案：袁本用五臣也，此以五臣乱善。魏志作「藩」。「藩」、「蕃」通用耳。

注「谢承后汉书曰桓礪鄙营气类」：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臣伏自思惟岂无锥刀之用：袁本、茶陵本「思惟岂」三字作「惟省」二字。案：魏志作「惟省」。尤改添，未知何据，或所见自不同。

注「东观汉记」下至「蒙见宿留」：袁本此十八字作「锥刀之用已见上文」八字，是也。茶陵本复出，同此，非。

若臣为异姓：袁本、茶陵本「若」下有「以」字。案：魏志有「以」字，尤删，未知何据，或所见自不同。

注「附近也」：茶陵本「駘」作「附」，袁本作「附近」之「附」也。

然终向之者诚也：茶陵本无「然」字，「终」下校语云五臣作「然」。袁本无「终」字，校语云善有「终」字。案：魏志有「然」无「终」，疑茶陵所见得之。

有不蒙施之物：茶陵本云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袁本再有，云善无「有不蒙施之物」六字。案：此初无，尤修改添之。魏志再有，善亦当再有，传写脱去也。何校添。陈云重六字为是。

注「尚书传曰」：袁本无「传」字，茶陵本有。案：各本皆非也，说见后答魏太子笈下。

注「樊冒勃苏」：案：「樊」当作「棼」。各本皆伪。

让开府表

让开府表

羊叔子臧荣绪晋书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属文。为中书郎。陈留王立，封巨平子。世祖受禅，加散骑常侍。后以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又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祜表让。后以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闻恩诏，拔臣使同台司。昨出，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为台司，故言仪同三司。威仪百物，使同三司也。臣自出身已来，适十数年，受任外内，每极显重之地，王隐晋书曰：太祖引祜为从事中郎

，迁中领军，事兼内外。常以智力不可强进，恩宠不可久谬，夙夜战栗，以荣为忧。中谢。裴氏新语曰：若荐其君，将有所乞请。中谢，言臣诚惶诚恐顿首死罪。臣闻古人之言，德未为众所服，而受高爵，则使才臣不进；功未为众所归，而荷厚禄，则使劳臣不劝。管子曰：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今臣身托外戚，事遭运会，王隐晋书曰：祐同产姊配景帝，为弘训太后。诚在宠过，不患见遗，而猥超然降发中之诏，加非次之荣，猥，犹曲也。孔融答曹公书曰：来书恳切，训诲发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误陛下，辱高位，倾覆亦寻而至。国语，单襄公曰：高位寔疾颠。左氏传，吕相曰：倾覆我社稷。愿复守先人弊庐，岂可得哉！庄子曰：颜阖守陋闾。左氏传，齐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违命诚忤天威，曲从即复若此。左氏传，齐侯对宰孔曰：天威不违颜咫尺。盖闻古人申于见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谓晏子曰：臣闻之，士者屈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节，不可则止。论语，子曰：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虽小人，敢缘所蒙，念存斯义。

今天下自服化已来，方渐八年，列子曰：子产相郑三年，善者服其化。虽侧席求贤，不遗幽贱。国语曰：越王夫人侧席而坐。韦昭曰：侧，犹特也。礼忧者侧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进有功，使圣听知胜臣者多，而未达者不少。假令有遗德于板筑之下，有隐才于屠钓之间，尚书序曰：高宗梦得说，说筑傅岩之野。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郭璞三苍解诂曰：板，墙上下板。筑，杵头铁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记曰：太公望吕尚以渔钓奸周西伯。而令朝议用臣不以为非，臣处之不以为愧，所失岂不大哉！遗贤不荐，而谬处崇班，非直身殃，抑为朝累。今乃朝议用臣，不以为非，已累朝矣；处之又以为愧，已殃身矣。此失岂不大哉，言甚大也。

且臣忝窃虽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等宰辅之高位也。文武，谓车骑及开府等；宰辅，谓仪同三司。臣所见虽狭，据今光禄大夫李喜，秉节高亮，正身在朝。晋诸公赞曰：喜字季和，上党人。少有高行，为仆射，年老逊位，拜光禄大夫。光禄大夫鲁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荣绪晋书曰：鲁芝，字世英，扶风人也。耽思坟籍，为镇东将军，征光禄大夫。四子讲德论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论语曰：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莅政弘简，在公正色。王隐晋书曰：李胤，字宣伯，辽东人也。稍迁至尚书仆射，转光禄大夫。孔安国尚书传曰：简，大也。尚书曰：正色率下。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周礼曰：大司徒领职曰服事。郑司农曰：服事谓公家服事。新序，闾丘印曰：士亦华发堕领而后用耳。虽历内外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

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圣主得贤臣颂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见上求自试表。是以誓心守节，无苟进之志。左传，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

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还屯，王隐晋书曰：太始五年，出为都督荆州诸军事。不尔留连，必于外虞有阙。臣不胜忧惧，谨触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夺。论语，子曰：匹夫不可夺志。

文选考异

诚在宠过：袁本、茶陵本「宠过」作「过宠」。案：晋书正作「过宠」，此尤误倒耳。

然臣等不能推有德：何校去「等」字，云晋书无。案：所说是也。各本盖皆衍。

据今光禄大夫李喜：陈云「喜」，晋书作「坝」为是。今案「喜」、「坝」古字通，未审他家晋书有作「喜」者以否？

注「领职曰服事」：何校「领」改「颁」，是也。各本皆伪。

注「谓公家服事」：袁本、茶陵本「事」下有「也」字，何校改「也」作「者」。又「谓」下添「为」字，是也。各本皆脱误。

陈情事表

陈情事表

李令伯华阳国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侍疾日夜未尝解带。蜀平后，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书，武帝览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贾逵国语注曰：衅，兆也。左氏传，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赵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爱子，非求报。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庄子，田开之曰：单豹行年七十。毛诗序曰：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毛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毛萇曰：鞠，养也。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赠苏武诗曰：远处天一隅，苦困独伶仃。国语曰：晋赵文子冠，韩献子戒之曰：此之谓成人。论语曰：三十而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毛诗曰：终鲜兄弟，维予与女。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字书曰：祚，福也。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孙卿子曰：仲尼之门，五尺竖子，羞言五伯。

茕茕独一作孑立，形影相吊。曹植责躬表曰：形影相吊，五情愧赧。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朱浮书曰：同被国恩。如淳汉书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汉书曰：太子属官有洗马。如淳曰：前驱也。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广雅曰：猥，顿也。汉书，谷永上书王凤曰：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施。史记曰：孟尝君相齐，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尝君问其故，对曰：有贤，窃假之。数年，或毁孟尝，孟尝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不作乱，请身盟。遂自刎宫门，以明孟尝。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孔丛子，孔子曰：吾于狼狈见圣人之志。荀悦汉纪论曰：周勃狼狈失据，块然囚执。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尔雅曰：矜，怜也。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郑玄礼记注曰：矜，谓自尊大也。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贾逵国语注曰：伐国取人曰俘。过蒙拔擢，宠命优渥，毛诗曰：既优既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盘桓利居贞。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杨雄反骚曰：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广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左氏传，赵孟曰：朝不谋夕，何其长也。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鸚鵡赋曰：匪余年之足惜。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葛龚丧伯父还传记曰：乌鸟之情，诚窃伤痛。毛诗曰：蓼莪，孝子不得终养也。

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左氏传，晋大夫曰：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礼记曰：子曰：小人行险以侥幸。侥与微同，古尧切。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陨首，已见上文。左氏传曰：晋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必嫁是。疾病，曰：必为殉。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魏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史记，丞相青翟曰：臣不胜犬马心。

文选考异

陈情事表：袁本、茶陵本无「事」字。案：此疑善、五臣之异。二本不着校语

，无以考也。

注「字令伯」：茶陵本此下有「犍为武阳人」五字，袁本无，与此同。案：茶陵并五臣入善。考华阳国志有，或善不备引。

躬亲抚养：袁本、茶陵本「亲」下校语云：善作「见」。案：此以五臣乱善。蜀志注、晋书皆作「见」。「见」是，「亲」非。

臣少多疾病：袁本云善无「少」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少」字。案：蜀志注、晋书皆有「少」字，尤盖据之添。

注「一作子」：案：此校语错入也，即谓五臣作「子」，观袁、茶陵二本校语皆可见。如谢平原内史表「岐」下云一作「崎」，亦即谓五臣作「崎」也。蜀志注、晋书皆作「子」。

辞不赴命：袁本、茶陵本「命」作「会」，蜀志注、晋书皆作「命」。案：尤盖据之改。

谢平原内史表

臧荣绪晋书曰：成都王表理机，起为平原内史，到官上表。

谢平原内史表

陆士衡

陪臣陆机言：蔡邕独断曰：诸侯境内，自相以下，皆为诸侯称臣。于朝皆称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张含，赍板诏书印绶，假臣为平原内史。凡王封拜谓之板官。时成都摄政，故称板诏。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机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范晔后汉书，陈蕃上疏曰：臣诚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吴人，出自敌国，汉书，蒯通说韩信曰：敌国破，谋臣亡。世无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园耿介之秀。尚书，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为。易曰：贲于丘园，东帛戈戈。王肃曰：隐处丘园，道德弥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辞曰：独耿介而不随。皇泽广被，惠济无远，四子讲德论曰：皇泽丰沛。尚书曰：无远弗届。擢自群萃，累蒙荣进。国语曰：群萃而同处。贾逵曰：萃，亦处也。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身登三阁，官成两宫。臧荣绪晋书曰：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骏诛，征为太子洗马。吴王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晋令曰：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两宫，东宫及上台也。服冕乘轩，仰齿贵游，左传，卫太子谓浑良夫曰：服冕乘轩，三死无与。杜预传注曰：齿，列也。周礼曰：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振景拔迹，顾邈同列，臣瓚汉书注曰：邈，凌邈也。施重山岳，义足灰没。葛龚让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义，我身如灰之灭，不足报也。遭国颠沛，无节可纪，虽蒙旷荡，臣独何颜！俛首顿膝，忧愧若厉。中谢。周易曰：夕惕若厉。而横为故齐王罔九永所见枉陷，诬臣与众人共作禅文

，王隐晋书曰：齐王冏，字景治。赵王伦篡位，冏举兵讨伦，临陈斩之。禅文，伦受禅之文。幽执囹圄，当为诛始。司马迁书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诚，不负天地，仓卒之际，虑有逼迫，乃与弟云及散骑侍郎袁瑜、王隐晋书曰：袁瑜，字世都。中书侍郎冯熊、冯熊，字文罍。尚书右丞崔基、廷尉正顾荣、顾荣，字彦先。汝阴太守曹武，晋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渊。思所以获免，阴蒙避回，岐一作崎岖自列。言密自蒙蔽，避回冏党，崎岖艰阻，得自申列也。广雅曰：列，陈也。片言只字，不关其间，事踪笔迹，皆可推校，王隐晋书曰：机与吴王晏表曰：禅文本草，今见在中书，一字一迹，自可分别。蔡邕书曰：惟是笔迹，可以当面。而一朝翻然，更以为罪。蕞尔之生，尚不足吝，左传，子产曰：谚云蕞尔之国。杜预曰：蕞，小貌也。说文曰：尚，曾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吝，惜也。区区本怀，实有可悲。李陵书曰：区区之心，切慕此尔。畏逼天威，即罪惟谨，天威，已见上让开府表。公羊传曰：不即罪尔。何休曰：不就罪也。汉书曰：终军诘徐偃，请下御史征偃即罪。论语曰：子在宗庙朝廷，便便言，惟谨尔。钳口结舌，不敢上诉所天。庄子曰：钳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闭口，左右结舌。潜夫论曰：臣钳口结舌而不敢言。左传，箴尹克黄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衅，日经圣听，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肝血之诚，终不一闻，所以临难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谓成都也。毛诗曰：愷悌君子。杜预左传注曰：宥，赦也。回霜收电，使不陨越。威如霜，已见西征赋。荀悦申鉴曰，人主威如雷电之震。左传，齐侯对宰孔曰：小白恐陨越于下。复得扶老携幼，生出狱户，战国策曰：薛人扶老携幼，迎孟尝君道中。怀金拖紫，退就散辈。杨子法言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也。解嘲曰：纡青拖紫。拖，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局天踏地，若无所容。中谢。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史记曰：魏公子自责似若无所容。局，音局。踏，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云雨之泽，播及朽瘁。尚书，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范曄后汉书，邓鹭上疏曰：被云雨之渥泽也。忘臣弱才，身无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荀削丹书，得夷平民，左传曰：斐豹隶也，着于丹书。书曰：延及平民。则尘洗天波，谤绝众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猥辱大命，显授符虎，汉书文纪曰：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庄子曰：孔子之楚，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仲尼曰：是陆沈者也。班固汉书张陈述曰：携手逐秦，抚翼俱起。虽安国免徒，起纡青组；汉书曰：韩安国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其后安国

坐法抵罪。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张敞亡命，坐致朱轩。汉书，张敞为京兆尹，坐与杨惲厚善，不宜处位，免为庶人。数月，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装随使者诣公交车上书。天子引敞见，拜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复奉使典州。命，名也。谓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谓之亡命。青组、朱轩，并二千石之车饰。方臣所荷，未足为泰，岂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窃；范晔后汉书，陈蕃曰：鄙吝之萌，复存于心。方言曰：贪而不施谓之吝。非臣毁宗夷族，所能上报。喜惧参并，悲惭哽结。拘守常宪，当便道之官，如淳汉书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归宁，不过行在所者，便道之官无问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颡城阙。瞻系天衢，驰心鞶鞶，天衢，已见上荐祢衡表。鞶鞶，已见上求通亲亲表。臣不胜屏营延仰。谨拜表以闻。国语，申胥曰：昔楚灵王独行屏营。

文选考异

注「到官上表」：袁本、茶陵本「表」下有「谢恩」二字。

臣机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茶陵本无此十字，有「中谢」二字，是也。袁本并无「中谢」，非。尤用善谢开府表注所云添改，益非。

注「范晔」下至「不知所裁」：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八字。

臣本吴人：茶陵本无「吴人」，校语云五臣有「吴人」。袁本有，无校语。案：袁用五臣也，此以乱善。

注「群萃而同处」：案：「同」当作「州」。各本皆误。

注「两宫东宫及上台也」：袁本无此八字，所载五臣向注有之。茶陵本并善入五臣，尤盖因此错混耳。袁本是也。

注「王隐晋书曰袁瑜」：袁本、茶陵本「袁」作「爰」。案：二本是也。爰，姓，见广韵「爰」字下。又，依此似正文善「爰」，五臣「袁」，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又案：二本自此至「字道渊」共为一节，在后「曹武」下。然则「冯熊字文黑、顾荣字彦先」二句，亦王隐书，尤割裂者，非。

而不能不恨恨者：何校「恨恨」改「悵悵」。袁本云善作「恨恨」。茶陵本云五臣作「悵悵」。案：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也。与苏武诗二本校语，五官作「恨恨」，善作「悵悵」，与此全属相反。彼是此非。

注「携手逐秦」：陈云，「逐」，「遯」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青组朱轩并二千石之车饰」：袁本无此十一字，所载五臣济注有之。茶陵本并善入五臣，尤盖因此错混耳。袁本是也。

劝进表

何法盛晋书曰：刘琨连名劝进，中宗嘉之。晋纪曰：刘琨作劝进表，无所点窜，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

劝进表

刘越石

建兴五年晋书曰：建兴，闵帝年号。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领护军匈奴中郎将、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臣琨，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抚军大将军、冀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臣颢，顿首死罪，上书。

臣琨臣颢，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天生蒸人，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左传，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发祥流庆，对越天地。左传，师旷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经钩命决曰：天有顾盼之义，授图于黎元。圣帝明王鉴其若此，易纬曰：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飧，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晔后汉书，袁绍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悦申鉴曰：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知黎元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东观汉记，冯异曰：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庄子曰：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也。社稷时难，则戚藩定其倾；郊庙或替，则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风，式固万世，牵秀卫公谏曰：仰??遐风，重辉冠世。毛诗曰：式固尔犹。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记，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

臣琨臣颢，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隐晋书曰：宣皇帝，河内温人。今上受禅，追上尊号曰宣皇帝。尚书，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诗曰：景命有仆。毛萇曰：仆，附也。郑玄曰：天之大命，又附着于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区夏，世祖，武帝庙号。书曰：惟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三叶重光，四圣继轨，三世，谓景、宣、文；四圣，谓武帝也。书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广雅曰：轨，迹也。惠泽侔于有虞，卜年过于周氏。左传，王孙满曰：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来，艰祸繁兴，晋书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永嘉之际，氛厉弥昏，永嘉，怀帝年号。宸极失御，登遐丑裔，王隐晋书怀纪曰：羯贼刘曜破洛，皇帝崩于平阳。宸极，喻帝位。答宾戏曰：周失其御。礼曰：天王崩，告丧曰天王登遐。国家之危，有若缀旒。公羊传曰：君若赘旒然。赘，犹缀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为下所执持东西尔。赖先后之德，宗庙之灵，皇帝嗣建，旧物克甄，王隐晋书怀纪曰：洛阳破，大司马南阳王保于长安立秦王为皇太子。怀帝崩，皇太子即位。左传，伍员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诞授钦明，服膺聪哲，钦明，已见上求通亲亲表。礼曰：服膺拳拳。玉质幼彰，金声夙振，应劭汉官仪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

振之也。冢宰摄其纲，百辟辅其治，尚书曰：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包咸论语注曰：摄，犹兼也。毛诗曰：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毛诗序曰：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尚书曰：俟我后，后来其苏。不图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左传，郑伯曰：天其悔祸于许。国未忘难，寇害寻兴。左传，富辰曰：人未忘祸，王又兴之。逆胡刘曜，纵逸西都，何法盛晋书胡录曰：建兴四年，刘载使刘曜寇长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汉名臣奏曰：太尉应劭等议，以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尚书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还，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庭，干宝晋愍纪曰：贼入掠京都，刘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尘于平阳。傅畅诸公赞曰：葛蕃传檄平阳，求连和迎上，上于是见害。谢承后汉书序曰：黄他求没将，投骸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再，谓怀、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为者败之。韦昭曰：神器，天下玺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小雅曰：载，事也。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气之类，左传，芋尹无宇谓楚子曰：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三略曰：含气之类，咸愿得志。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新序，子贡曰：子产死，国人闻之，皆叩心流涕曰：子产已死，吾将安归？皆巷哭。况臣等荷宠三世，位厕鼎司，三世，谓迈至琨也。王隐晋书曰：琨祖迈，相国参军。父蕃，太子洗马，侍御史。鼎司，谓司空也。谢承后汉书序曰：王龚干事，遂陟鼎司。承问震惶，精爽飞越，谢承后汉书，窦武上疏曰：奉承诏命，精爽陨越。且悲且惋，五情无主，五情，已见上谢平原内史表注。庄子，叶公见龙，失其魂魄，五情无主。举哀朔垂，上下泣血。谢承后汉书，胡母班书曰：董卓起朔垂。毛诗曰：鼠思泣血。

臣琨臣磻，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昏明，谓昼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谢，日月之昼夜。孙卿子曰：日月递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历数有归，左氏传，王孙满谓楚子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书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左氏传曰：楚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也。韩诗曰：耿耿不寐，如有殷忧。启圣，见下注。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左传曰：初，齐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雍廩杀无知，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左传曰：初，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夫人谮太子，太子缢于新城。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汉书，路温舒曰：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

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盐铁论曰：定倾扶危。黔首几绝，必将有以继其绪。史记曰：秦更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圣姿合于两仪，陛下，谓元帝也。书曰：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孝经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两仪，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应命代之期，绍千载之运。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也。广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论曰：夫圣人乃千载一出，贤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见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征，东观汉记，群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应，昭然着闻矣。中兴之兆，图讖垂典。自京畿陨丧，九服崩离，曹子建责躬诗曰：得会京畿。周书曰：乃辨九服之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蕃服。论语，子曰：邦分崩离析。天下嚮然无所归怀，班固汉书赞曰：海内嚮然，丧其乐生之心。虽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离犬戎，蔑以过之。左氏传曰：魏绛对晋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预曰：夷，氏也。史记曰：幽王嬖爱褒姒，竟废后，立褒姒为后。废后父申侯乃与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之下。陛下抚宁江左，奄有旧吴，王隐晋书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长子，永兴元年就国。二年，加扬州诸军事。韦孟讽谏诗曰：抚宁遐荒。江左，江东也。春秋历序曰：东方为左。毛诗曰：奄有龟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传，晋随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摄不类，杖大顺以肃宇内。尚书曰：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汉书音义曰：摄，安也。礼记曰：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纯化既敷，则率土宅心；义风既畅，则遐方企踵。尚书曰：汝丕远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剧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颈企踵。百揆时叙于上，四门穆穆于下。书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训以为美谈；左氏传，伍员谓吴子曰：昔有过浇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以收夏众，使女艾谍浇，遂灭过戈，复禹之绩。浇，五叫切。公羊传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宣王之兴，周诗以为休咏。毛诗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况茂勋格于皇天，清辉光于四海，尚书曰：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苍生颺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尧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苍生。淮南子曰：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顺。国语，祭公谋父曰：商王大恶，庶人不忍，欣戴武王。声教所加，愿为臣妾者哉！尚书曰：朔南暨声教。史记，张良曰：百姓莫不愿为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隐晋书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孙。左传，介之推曰：献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亿兆攸归

，曾无与二。尚书曰：受有亿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谓鲁哀公曰：君矫鲁国，化而为一心，君曾无与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显德，故天因而祚之。左传，介之推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汉书曰：霍光以内外异言。左传，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矣。讴歌者无不吟咏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孟子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曰：天也。夫而后归中国，践天子之位焉。诗曰：君子有徽猷。答宾戏曰：用纳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裔之情允洽。封禅书曰：天人之际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传，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以为休征者，盖有百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则出于郊。孝经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则木连理。尚书，有休征。西都宾曰：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冠带之伦，要荒之众，冠带，谓中国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尚书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谋而同辞者，动以万计。周书曰：不谋同辞，会于武王郊下，羽猎赋曰：杖莫邪而罗者万计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号。汉书，杨雄河东赋曰：函夏之大。汉书又曰：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号。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抗矫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东观汉记，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为计，万姓为心。汉书，贾谊上书曰：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节小行，以自托于乡党，人主惟社稷固尔。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书曰：允恭克让。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诗曰：乃眷西顾。又曰：溥天之下。汉书，翟义曰：天下倾首服从，莫能抗扞国难。则所谓生繁华于枯萸，育丰肌于朽骨，易曰：枯杨生稊。王弼曰：稊者杨之秀。稊与萸通。左传，蘧子冯曰：所谓生死而肉骨。神人获安，无不幸甚。尚书，帝曰：夔，命汝典乐，神人以和。汉书，汉王曰：以韩信为大将军。萧何曰：幸甚。

臣琨臣磻，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史记，李斯曰：明主圣皇，所能久处尊位。东观汉记，诸将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旷。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浹辰，则万机以乱。公羊传曰：缘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传，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二都。杜预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锤百王之季，当阳九之会，曹植九咏章句曰：锤，当也。班固汉书赞曰：汉承百王之弊。左传，叔向问晏子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汉书曰：阳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狡寇窥窬，伺国瑕隙，左氏传，师服曰：民

服其上，下无覬觎。杜预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与覬同。杜预左传注曰：狡，猾也。说文曰：窺，小视也。又曰：覬，欲也。毛萇诗传曰：瑕，犹过也。隙，间隙也。齐人波荡，无所系心，安可以废而不恤哉！汉书曰：富人博戏乱齐人。如淳曰：齐民，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若今平民也。范晔后汉书，李熊说公孙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谷永集曰：国家久无继嗣，天下无所系心。陛下虽欲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公羊传曰：齐侯逡巡而谢。范晔后汉书，马武谓世祖曰：大王虽欲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晋国震骇，吕郟之谋，欲立子圉。外以绝敌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穆，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左传，僖十五年，晋与秦战于韩原，秦伯获晋侯以归，乃许晋平。晋侯使郟乞告瑕吕飴甥，且召之。吕甥曰：将若君何？众皆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庄子曰：方二千余里，闔四境之内。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战国策，张孟谈谓赵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吴志，魏文帝策命孙权曰：前代之懿事，后王之元龟。陛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家语，孔子曰：所谓圣者，明并日月。东都赋曰：散皇明以烛幽。深谋远虑，出自胸怀，过秦论曰：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不及曩时之士也。不胜犬马忧国之情，迟睹人神开泰之路。史记，丞相翟青曰：臣不胜犬马心。是以陈其乃诚，布之执事。左氏传，晋使吕相绝秦，曰：敢尽布之执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职在遐外，不得陪列阙庭，共观盛礼，踊跃之怀，南望罔极。谨上。臣琨谨遣兼左长史右司马臣温峤，王隐晋书曰：温峤，字泰真，太原人也。刘琨假守左长史西台，除司空右司马。五年，琨使诣江南。主簿臣辟闾训，臧荣绪晋书曰：辟闾训，字祖明，乐安人也。没石勒，为幽州刺史。臣碑遣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清河太守、领右长史、高平亭侯臣荣劭，晋百官名曰：荣劭，字茂世，北平人，为清河太守。轻车将军关内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没胡中。奉表。臣琨臣碑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注「闵帝年号」：何校「闵」改「愍」。陈同。各本皆误。

臣碑：茶陵本「碑」上有「匹」字。袁本无，下同。案：此疑善、五臣之异，二本不着校语，何校添。陈云「碑」上脱「匹」字，下并同。

注「授图于黎元」：袁本、茶陵本「于」作「子」，是也。

注「谓景宣文」：袁本、茶陵本「景宣」作「宣景」，是也。

注「永嘉怀帝年号」：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所载五臣向注有之。此错混耳。

注「刘载使刘曜」：陈云「载」，「聪」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太尉应劭等议」：陈云「尉」下脱「掾」字也，是也。各本皆脱。

注「谢承」下至「虏庭」：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案：尤增多，误也。

而重耳主诸侯之盟：茶陵本作「而重耳以主诸侯」，云五臣无「以」字，有「之盟」二字。袁本云善有「以」字，无「之盟」二字。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乱善也。晋书作「以主诸侯之盟」，善不必与彼全同，不可以为证。

苍生颞然：案：「颞」当作「喁」。善引淮南子「喁喁然」为注，是作「喁」字。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云「颞然仰德貌」，盖各本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晋书作「颞」，不可以为证，说见上。喻巴蜀檄曰：「延颈举踵喁喁然，百辟劝进」，今上笺「搢绅颞颞」，用字不同，当各依其旧也。

注「西蜀父老曰」：案：「西」当作「难」。各本皆误。

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茶陵本「普」作「溥」，云五臣作「普」。袁本云善作「溥」。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乱善也，晋书作「普」，不可以为证，说见上。

注「公羊传曰缘臣之心」：何校「传」下添「注」字，「臣」下添「子」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而楚克其二都」：茶陵本「二」作「三」，是也。袁本亦误二。

注「民服其上下无覬觐」：何校「服」下添「事」字，「上」下添「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乃许晋平」下至「且召之」：茶陵本此十七字作「郟乞」二字。袁本并无。案：似茶陵为是。

注「不及曩时之士也」：袁本、茶陵本「曩」作「向」，是也。汉书作「曩」，后五十一卷同。史记作「乡」，「乡」即「向」字，与此同。各有所出，不妨两见。善例每如此。

文选卷第三十八

目录 [隐藏]

1 表下

- 1.1 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
- 1.2 让中书令表
- 1.3 荐谯元彦表
- 1.4 解尚书表
- 1.5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 1.6 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 1.7 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1.8 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

1.9 为萧扬州荐士表

1.10 为褚咨议秦让代兄袭封表

1.11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表下

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

孙盛晋阳秋曰：谢询，河东人，终于吴令。

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

张士然孙盛晋阳秋曰：张俊，字士然，吴国人也。元康中，吴令谢询表为孙氏置守冢人，俊为其父，诏从之。晋百官名曰：俊为太子庶子。

臣闻成汤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书曰：乃尔先祖成汤，革夏骏命。汉书，酈生曰：昔汤放桀，封其后于杞。吕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汤之后于宋。春秋征伐，则晋修虞祀，燕祭齐庙。左氏传曰：晋灭虢，遂袭虞，灭之。而修虞祀，归其职贡于王。傅子曰：乐毅伐齐，遂下齐七十余城，置吏，属燕为郡，而修齐之宗庙。夫一国为一人兴，先贤为后愚废，成汤、夏禹贤兴国，后桀、纣无道而失国。诚仁圣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继绝之德，春秋贵柔服之义。论语曰：继绝世。柔服，已见刘琨劝进表。昔汉高受命，追存六国，凡诸绝祚，一时并祀。汉书曰：高祖拨乱，犹修祀六国。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亲与项羽对争存亡，逮羽之死，临哭其丧。汉书，灌婴斩项羽东城，汉王为发丧，哭临而去。将以位尝侔尊，力尝均势，虽功夺其成，而恩与其败。且暴兴疾颠，礼之若旧，班固汉书项羽赞曰：舜重瞳子，项羽又重瞳子，岂其苗裔邪？何其兴之暴也！国语，单襄公曰：高位寔疾颠。残戮之尸，乃以公葬。汉书曰：初，怀王封羽为鲁公，乃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若使羽位承前绪，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从命，则楚庙不隳，有后可冀。

伏惟大晋，应天顺民，武成止戈。应天顺民，已见上。左氏传：楚子谓潘党曰：夫文止戈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开吴蜀之馆，书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阳故宫名曰：马市在城东，吴、蜀二主馆与相连。兴灭加乎万国，继绝接于百世。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虽三五弘道，商周称仁，洋洋之义，未足以喻。是以孙氏虽家失吴祚，而族蒙晋荣，子弟量才，比肩进取，怀金侯服，佩青千里，怀金，已见上谢平原内史表。佩青，已见上求通亲亲表。毛诗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东观汉记，杨乔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当时受恩，多有过望。臣闻春雨润木，自叶流根，鸱鸢

恤功，爱子及室。毛诗曰：鸛鷖鸛鷖，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故天称罔极之恩，圣有绸缪之惠。罔极，已见上求通亲亲表。毛诗曰：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追惟吴伪武烈皇帝，吴志，孙坚，字文台，吴郡人，盖孙武后也。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遭汉室之弱，值乱臣之强，首唱义兵，先众犯难，破董卓于阳人，济神器于甄井，吴志曰：坚屯梁东，为卓军所攻，溃围而出。坚复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汉书音义，韦昭曰：神器，天子玺符也。吴书曰：初，坚入洛，军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敢汲。坚命人浚，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龙上一角缺。甄音真。威震群狡，名显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业，吴志曰：孙策，字伯符，坚子也。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奋鹰扬之势，汉书曰：故衡山王芮从百越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西赴许都，将迎幼主，虽元勋未终，然至忠已着。吴志曰：曹公与袁绍相距于官渡，策阴谋袭许迎汉帝，未发，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夫家积义勇之基，世传扶危之业，进为徇汉之臣，退为开吴之主，而蒸尝绝于三叶，园陵残于薪采，为采薪者所践毁也。臣窃悼之。

伏见吴平之初，明诏追录先贤，欲封其墓，愚谓二君并宜应书。二君，坚、策也。故举劳则力输先代，论德则惠存江南，正刑则罪非晋寇，从坐则异世已轻。若列先贤之数，蒙诏书之恩，裁加表异，以宠亡灵，则人望克厌，谁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侧，今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时修护颓毁，扫除莹垄，永以为常。

文选考异

注「尚书曰」：袁本、茶陵本「书」下有「王」字。

注「继绝世」：袁本「世」下有「已见上文」四字，茶陵本无。案：此不当有「世」字，谓已于「三王敦继绝之德」下引论语曰「继绝世」也。茶陵本即复出，与此皆非。

注「怀金已见上谢平原内史表佩青已见上求通亲亲表」：袁本作「怀金佩青已见上文」八字。案：袁本非也。善第一卷注自言同卷再见者，并云「已见上文」。又云其异篇再见者，并云「已见某篇」。然则凡不合此例，皆失善旧。余不具出。茶陵本尽改复出，益非。

让中书令表

诸晋书并云让中书监，此云令，恐语也。

让中书令表

庾元规何法盛晋书颍川庾录曰：亮字符规，为中书郎。肃祖欲使为中书监，上疏，肃祖纳亮言，封永昌公。后迁司马，录尚书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无检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中州为洛阳。庾氏，颍川人，近洛阳，故云中州旧邦。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客逃难，求食而已。何法盛晋书曰：亮父琛为会稽太守，亮少随父会稽。又曰：中宗为镇东将军，镇建邺。论语，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国尚书序曰：逃难解散。不悟微时之福，遭遇嘉运。先帝龙兴，乘异常之顾，先帝，谓中宗，元帝也。尚书序曰：汉室龙兴。既眷同国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晋书曰：中宗钦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为皇太子妃。国士婚姻，已见怀旧赋。遂阶亲宠，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风，孟子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见上求自试表注。频繁省闕，出总六军。何法盛晋书曰，王敦表亮为中领军。十余年间，位超先达，无劳被遇，无与臣比。小人禄薄，福过灾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荣昧进，日尔一日，谤讟既集，上尘圣朝。始欲自闻，而先帝登遐，先帝，谓元帝也。登遐，已见上文。区区微诚，竟未上达。

陛下践祚，圣政维新。臧荣绪晋书曰：明帝讳绍，字道几，元帝太子也。礼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践祚而治。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宰辅贤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实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见景福殿赋。仲长子昌言曰：人主临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国恩不已，复以臣领中书。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王隐晋书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孙盛晋阳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姻娅之嫌，实与骨肉中表不同。虽太上至公，圣德无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无私，已见上求通亲亲表注。然世之丧道，有自来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则谓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后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见西京赋。东京六姓：章德窦后、和熹邓后，安思阎后、桓思窦后、顺烈梁后、灵思何后。皆非姻党，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今之尽败，更由姻昵。臣历观庶姓在世，无党于朝，无援于时，植根之本，轻也薄也；苟无大瑕，犹或见容。至于外戚，凭托天地，势连四时，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财居权宠，四海侧目，汉书曰：列侯宗室见郅都，侧目而视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诛，身既招殃，国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国。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重闕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鉴，可为寒心者也！

夫万物之所不通，圣贤因而不夺，冒亲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韩诗外传曰：公道达而私门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处心膂音吕，外搃兵权，尚书，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贾逵国语注曰：膂，脊

也。以此求治，未之闻也；以此招祸，可立待也。孙卿子曰：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虽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导也。王隐晋书曰：王敦，字处仲，中宗时为大将军，谋逆。肃祖以为丞相，不受。又曰：王导，字茂弘，中宗时为侍中。肃祖即位，敦平，进太保，不拜，后为丞相。朝士百寮，颇识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门到户说，使皆坦然邪！孝经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郑玄曰：非门到户至而见之。楚辞曰：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书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贵宠荣，臣所不能忘也；刑罚贫贱，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则愈，违命则苦，臣虽不达，何事背时违上，自贻患责邪！实仰览殷鉴，量已知弊，毛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为国取悔。是以恹恹，屡陈丹款，曹大家蝉赋曰：复丹款之未足，留滞恨乎天际也。而微诚浅薄，未垂察谅，忧惶屏营，不知所厝。屏营，已见上谢平原内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进明矣；且违命已久，臣之罪又积矣。归骸私门，以待刑书。汉书曰：彭宣上书，乞骸骨归乡里。私门，已见本篇注。尚书曰：哀矜折狱，明启刑书。愿陛下垂天地之鉴，察臣之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文选考异

注「何法盛晋书颍川庾录曰」：袁本、茶陵本无「晋书」二字。

注「中州为洛阳」：陈云「为」，「谓」误，是也。各本皆误。

不悟徼时之福：袁本、茶陵本「徼」作「邀」。案：晋书作「徼」。此尤改之也。「邀」、「徼」古同字，恐选文自用「邀」，改之未必是。

乘异常之顾：袁本、茶陵本「乘」作「垂」。案：尤本误，晋书亦是「垂」字。

注「孟子曰沧浪之水清兮」下至「已见上求自试表注」：袁本此二十四字作「濯纓及沐浴已见上文」九字。茶陵本复出。案：此各本皆失善旧。

注「桓思窋后顺烈梁后」：何校乙「顺烈梁后」于「桓思窋后」上，是也。各本皆倒。

可为寒心者也：袁本、茶陵本云「为」善作「谓」。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晋书作「谓」，误与此同。

而使内处心膺：袁本、茶陵本云「处」，善作「剧」。案：此尤改之也。晋书作「处」。选文往往别有所出，不必全同耳。

注「音吕」：袁本、茶陵本作「膺音吕」三字，在注末。是也。

荐谯元彦表

孙盛晋阳秋曰：谯秀，字符彦，巴西人，谯周孙。性清，不交于俗。李雄盗蜀，安车征秀，秀不应，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荐秀。

荐谯元彦表

桓元子何法盛晋书曰：桓温，字符子，谯国人。为琅邪王文学，后进位大司马，薨。

臣闻太朴既亏，则高尚之标显；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丧时昏，则忠贞之义彰。道丧，已见江淹杂体诗。左氏传，荀息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故有洗耳投渊，以振玄邈之风；洗耳，许由也。琴操曰：尧大许由之志，禅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临河洗耳。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亦有秉心矫迹，以敦在三之节。国语曰：晋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子曰：苟无死矣，吾令子为上卿。辞曰：戍闻之，人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韦昭曰：三：君、父、师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轨，所以笃俗训民，静一流竞。魏书，文帝令曰：树德垂声，崇化笃俗。伏惟大晋，应符御世，应符，已见上文。论语比考讖曰：圣王御世，河龙负卷舒图。运无常通，时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见吴都赋注。兔置绝响于中林，白驹无闻于空谷。毛诗曰：肃肃兔置，施于中林。郑玄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则是贤者众多也。又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识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叹息者也。刘歆移书曰：有识之所叹愍。阮瑀为曹公与孙权书曰：大雅之人，不肯为此。

陛下圣德嗣兴，方恢天绪。何法盛晋书曰：孝宗穆帝讳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鲸鲵既悬，思宣大化。何法盛晋书曰：李势盗蜀，温伐势，势出军战于柞桥，军败，面缚请命。鲸鲵，喻李势也。鲸鲵，已见上文谢眺八公山诗。访诸故老，搜扬潜逸，庶武罗于羿浞之墟，想王蠋音蜀于亡齐之境。左氏传，魏绛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国家。杜预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记曰：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则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无义，固不如享名。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窃闻巴西谯秀，植操贞固，易曰：贞固足以干事。抱德肥遯，扬清渭波。文子曰：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体道矣。楚辞曰：渥其泥而扬其波。渭水，已见西征赋。于时皇极遘道消之会，群黎蹈颠沛之艰，道消颠沛，已见谢平原内史表。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毛诗曰：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迁乔，已见刘琨答卢谌诗。凶命屡招，奸威

仍逼，孙盛晋阳秋曰：李雄安车征秀，雄叔父骧，骧子寿辟命，皆不应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庄子，孔子曰：丘几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见上求自试表。而能抗节玉立，誓不降辱，琴操，庄周歌曰：避世俟道，志洁如玉。论语，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杜门绝迹，不面伪庭，进免龚胜亡身之祸，退无薛方诡对之讥。汉书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及祭酒印绶，安车驷马迎龚胜。胜自知不见听，即谓门人高晖曰：吾受汉室厚恩，无以报，今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时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犹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说音悦。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默辽海。汉书曰：园公、绮季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宁、辽东，已见谢眺郡内登望诗。博物志，廉翻梦人谓己曰：余孤竹君之子，辽海漂吾棺椁也。方之于秀，殆无以过。于今西土，以为美谈。西土，蜀也。

夫旌德礼贤，化道之所先；崇表殊节。圣喆之上务。方今六合未康，豺豕当路，遗黎偷薄，义声弗闻，汉书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书谏文帝曰：盘游滋侈，义声不闻。益宜振起道义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征，汉书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轮驾驷，迎申公也。足以镇静颓风，轨训器俗，魏文帝令曰：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书曰：乃辨九服之国。

文选考异

注「性清」：袁本、茶陵本「清」作「静」，是也。

注「左氏传荀息曰」下至「贞也」：袁本此二十六字作「忠贞已见上文」六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洗耳许由也」下至「乃临河洗耳」：袁本此二十八字作「洗耳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戍闻之」：茶陵本「戍」作「成」，是也。袁本亦误「戍」。

注「兔置之人能恭敬」：袁本、茶陵本「兔置」作「置兔」，是也。

注「刘歆移书曰」：袁本无「书」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注「已见上文谢眺八公山诗」：袁本无「文」字，是也。茶陵本复出，更非。

注「音蜀」：袁本、茶陵本作「蠲音蜀」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太子师及祭酒印绶」：陈云「及」，「友」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不强致说音悦」：袁本、茶陵本「说音悦」三字作「之也」二字。

注「汉书曰」下至「深山」：袁本此十八字作「园绮已见上文」六字。茶陵本

复出，非。

解尚书表

檀道鸾晋阳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亲贵。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解尚书表

殷仲文

臣闻洪波振壑，川无恬鳞；魏略，王修奏记曰：涓流之水，无洪波之势。七发曰：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也。惊飙拂野，林无静柯。家语，吾丘曰：树欲静而风摇之。何者？势弱则受制于巨力，质微则莫以自保。于理虽可得而言，于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诚复驱迫者众，至于愚臣，罪实深矣。进不能见危授命，忘身殉国；论语，子张问士，子曰：见危致命，见利思义。司马迁答任少卿书曰：李陵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史记曰：伯夷、叔齐耻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遂乃宴安昏宠，叨昧伪封，左传曰：宴安酖毒，不可怀也。锡文篡事，曾无独固。曾无固守之节，亦从于众也。晋中兴书曰：诏加桓玄为楚王，备九锡之礼。玄到姑熟，朝臣劝进，玄遂篡位。名义以之俱沦，情节自兹兼挠，宜其极法，以判忠邪。镇军臣裕，镇军，宋高祖也。匡复社稷，大弘善贷，冯衍与田邑书曰：左平山东，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贷且成。伫一戮于微命，申三驱于大信，楚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三驱，已见东都赋。既惠之以首领，复引之以絜维。左氏传，宋公曰：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絜维，已见上文。于时皇舆否隔，天人未泰，用忘进退，惟力是视。惟力是视，已见东京赋。是以僂俛从事，自同全人。毛诗曰：何有何无？僂俛求之。吕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高诱曰：全人，全德之人，无亏阙也。今宸极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见谢灵运述祖德诗。惟新，已见庾元规让中书令表。宪章既明，品物思旧。礼曰：仲尼宪章文武。品物，已见叹逝赋。臣亦胡颜之厚，可以显居荣次？尚书曰：予心颜厚有忸怩。乞解所职，待罪私门。私门，已见上庾元规让中书令表。违谢阙庭乃心愧恋，谨拜表以闻。臣某云云。

文选考异

注「檀道鸾晋阳秋曰」：何校「晋」上添「续」字，陈同。各本皆脱。

于臣寔所敢喻：何校「寔」下添「非」字，云晋书有。陈云晋书为是。案：此似选文传写脱。

注「见利思义」：何校「利」改「得」，是也。各本皆误。

注「左传曰」下至「不可怀也」：袁本作「宴安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老子曰」下至「且成」：袁本作「善贷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晋书曰：义熙十二年，洛阳平，裕命修晋五陵，置守备。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扬旂西迈，左氏传，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诗曰：居河之湄。将届旧京，威怀司雍。威怀，已见潘岳关中诗。太康地记曰：司州，司隶校尉治，汉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辅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长，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加以伊洛榛芜，津涂久废，蜀志，许靖与曹公书曰：袁术方命圯族，津涂四塞。伐木通径，淹引时月。东观汉记曰：岑彭伐树木开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桥。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钟簴空列，观宇之余，鞠为禾黍，鞠为茂草，已见西征赋。毛诗序曰：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廛里萧条，鸡犬罕音，萧条，已见上西征赋。东观汉记曰：北夷寇作，无鸡鸣狗吠之声。感旧永怀，痛心在目。刘琨答卢谌诗曰：哀我皇晋，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谒五陵。郭缘生述征记曰：北邙东则干脯山，山西南晋文帝崇阳陵，陵西武帝峻阳陵，邙之东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则惠帝陵也。坟莹幽沦，百年荒翳，天衢开泰，情礼获申，故老掩涕，三军凄感，瞻拜之日，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沈约宋书曰：毛修之，字敬文，荥阳人也。高祖将伐羌，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戍洛阳。既开翦荆棘，缮修毁垣，左氏传，戎子驹支曰：驱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赋曰：步毁垣而延寄。职司既备，蕃卫如旧。伏惟圣怀，远慕兼慰，不胜下情。谨遣传诏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闻。

文选考异

注「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案：「梁」当作「雍」。晋书地理志，司州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可证。各本皆误。

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沈约宋书曰：刘穆之，字道冲，东莞人，为前将军，卒，追赠仪同三司。高祖又表于天子，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

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傅季友

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王隐晋书，卫瓘上言曰：崇贤举善而教用彰。谢承后汉书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为务。念功简劳，义深追远。尚书，禹曰：惟帝念功。论语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故司勋秉策，在勤必记，周礼曰：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没而弥着。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裴子野

宋略曰：高祖潜谋匡复，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内竭谋猷，外勤庶政，尚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又曰：庶政惟和，万邦咸宁。密勿军国，心力俱尽。韩诗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僂俛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约宋书曰：穆之为尚书左仆射。又曰：加丹阳尹。尚书曰：若时登庸。敷赞百揆，翼新大猷。尚书曰：纳于百揆。毛诗曰：匪大猷是经，惟迓言是听。顷戎车远役，居中作捍，沈约宋书曰：高祖北伐，转穆之左仆射，甲仗五十人，入居东城。毛诗曰：左旋右抽，中军作好。郑玄曰：居军中为容好也。抚宁之勋，实洽朝野，识量局致，栋干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黄权有局量。易曰：栋隆之吉，不桡于下也。方宣赞盛化，缉隆圣世，志绩未究，远迓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伟度姓胡，为诸葛亮主簿，故见褒述。尚书曰：三事大夫，敬尔有官。荣哀既备，宠灵已泰。论语，子贡曰：夫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宠灵，已见江淹杂体诗。

臣伏思寻：自义熙草创，艰患未弭，王隐晋书曰：义熙，安帝年号。国语，太子曰：天祸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内难亦荐，沈约宋书曰：义熙五年，慕容超数为边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窥阍之志，劝卢循承虚而下，循从之。公羊传曰：君子避内难，不避外难。时屯世故，靡有宁岁。周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又曰：屯，难也。潘正叔迎大驾诗曰：世故尚未夷。国语，姜氏告于公子曰：子之行，晋无宁岁。臣以寡劣，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勋。岂惟说言嘉谋，溢于民听。若乃忠规密谟，潜虑帷幕，造膝诡辞，莫见其际。谷梁传曰：士造辟而言，诡辞而出。范宁曰：辟，君也。诡辞而出，不以实告人也。风俗通曰：礼谏有五，讽为上。故入则造膝，出则诡辞。礼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王隐晋书曰：乐广任诚保素，莫见其际。事隔于皇朝，功隐于视听者，不可胜记。所以陈力一纪，遂克有成，国语，孤偃曰：畜力一纪，可以远矣。又舅犯曰：若克有成，晋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辅，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宁济其事者矣。左氏传，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之不及此。尔雅曰：左右，助也。宁济，已见曹植责躬诗。履谦居寡，守之弥固。易曰：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议及封爵，辄深自抑绝，所以勋高当年，而茅土弗及。三辅决录曰：茂陵马氏，代袭茅土。抚事永念，胡宁可昧？谓宜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赉所及，永秩于善人。论语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

臣契阔屯夷，旋观终始，金兰之分，义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以献其乃怀，布之朝听。所启上，合请付外详议。

文选考异

注「左氏传」下至「德之休明」：袁本作「休明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尚书曰尔有嘉谋嘉猷」：袁本、茶陵本「曰」上有「王」字。

注「尚书曰纳于百揆」：袁本作「百揆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易曰」下至「其臭如兰」：袁本作「金兰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萧子显齐书曰：明皇帝，始安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废郁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 {Main|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彦升

臣鸾言：被台司召，以臣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浅短。毋丘俭表曰：禹、谏之朝，不畜庸才。东观汉记，李通上疏曰：臣经术短浅，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萧子显齐书，太祖高皇帝讳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汉书曰：齐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与齐王燕饮太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萧子显齐书曰：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太祖长子。晋中兴书，庾亮上疏曰：先帝谬顾，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试表曰：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武皇大渐，实奉话言。尚书，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毛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虽自见之明，庸近所蔽，韩子曰：楚庄王欲伐越，庄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颊，故曰自见之谓明。愚夫一至，偶识量己。刘劭人物志曰：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尔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尔值也。庾元规表曰：仰览殷鉴，量已知弊。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拒违于玉几之侧。尚书顾命曰：出缀衣于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见下句。遂荷顾托，导扬末命。又曰：后凭玉几，导扬末命。虽嗣君弃常，获罪宣德，嗣君，谓郁林王也，为宣太后所废。左传，申繻曰：人弃常而妖兴。汉书曰：太后召昌邑王贺，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职臣之由。不造，已见嵇康幽愤诗。职汝之由，已见王仲宣赠文叔良诗。何者？亲则东牟，任惟博陆，汉书曰：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又曰：武帝遗诏封博陆侯。徒怀子孟社稷之对，何救昌邑争臣之讥？汉书，霍光奏曰：昌邑王贺不可以承天绪，当废。皇太后诏可。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负社稷。四海之议，于何逃责？且陵土未干，训誓在耳，曹植求自试表曰：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左传，晋穆嬴曰

：今君虽终，言犹在耳。家国之事，一至于斯，谓郁林猖蹶颠蹶也。孙盛晋阳春秋曰：郗超假还东，简文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非臣之尤，谁任其咎？毛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寝庙，已见吴都赋。园陵，已见上张士然表。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左传，楚蘧启强曰：孤与二三臣悼心失图。尚书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宁容复徼荣于家耻，宴安于国危？晋中兴书曰：卞壺表曰：岂敢干禄位以徼时荣乎？宴安，已见上解尚书表。

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汉书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绝漠之勋，始置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班固卫青述白：长平桓桓，上将之元。神州，已见上荐谯元彦表。郑氏毛诗笺曰：仪则，刑法也。尚书古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周礼曰：司会，中大夫二人。郑玄曰：司会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书耳。沈约宋书曰：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令。且虚饰宠章，委成御侮，王隐晋书曰：武帝诏山涛曰：勿复为虚饰之烦。诗曰：予曰有御侮。臣知不愜，物谁谓宜？但命轻鸿毛，责重山岳，战国策唐睢谓楚王曰：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山岳。阳泉养性赋曰：况性命之几微，如鸿毛之漂轻。毋丘俭之辽东诗曰：忧责重山岳，谁能为我檐。存没同归，毁誉一贯，庄子曰：哀公曰：何谓材命？仲尼曰：存亡毁誉，是事之变。吴志，周鲂与曹休书曰：志行虽微，存没一节。周易曰：殊途而同归。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庄子，老聃曰：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也。辞一官不减身累，增一职已黷朝经，七略曰：位累我躬。贾逵国语注曰：黷慢朝经也。家语，孔子曰：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者一也。便当自同体国，不为饰让。谷梁传曰：大夫，国体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故曰国体。孙皓诏纪陟曰：故特任使，莫复饰让。至于功均一匡，赏同千室，论语，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传曰：晋侯灭赤狄潞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见吴都赋。谢承后汉书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应。毛诗曰：奄有龟蒙。汉书，淮南王上书曰：淮南全国之时。殒越为期，不敢闻命。左传，齐侯对宰孔曰：小白恐殒越于下。亦愿曲留降鉴，即垂顺许，巨平之恳诚必固，永昌之丹慊获申。巨平、羊祜、永昌、庾亮，并见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绰有余裕。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又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难夺。故可庶心弘议，酌己亲物者矣。不胜荷惧屏营之诚，谨附某官某甲，奉表以闻。臣诋诚惶诚恐。

文选考异

注「道生即太祖之弟也」：陈云「弟」当作「兄」，是也。各本皆误。南齐书本传可证。

注「又曰后凭玉几」：袁本、茶陵本「又」字作「尚书顾命」四字。

注「左传晋穆嬴曰」：袁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

注「孙盛晋阳春秋曰」：袁本无「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注「郗超假还东」：何校「郗」改「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左传楚蘧启强曰」：案：「左下」当有「氏」字，「强」当作「疆」。各本皆脱误。

注「神州已见上」下至「刑法也」：袁本此二十一字作「神州仪刑已见上文」八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勿复为虚饰之烦」：袁本、茶陵本「之烦」二字作「也」字。

注「黷慢朝经也」：案：「朝经」二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左传」下至「恐殒越于下」：袁本作「殒越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尽君道口」：袁本、茶陵本「尽」上有「则」字，下句同。案：此尤校改去之耳。

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云，字彦龙，与梁武同事齐竟陵王，为八友，又与云住处相近，更增亲密。及为天子，以为吏部尚书，甚敬云，尝语其二弟曰：我昔与云情同昆弟，汝当为我呼云为兄。

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彦升

臣云言：被尚书召，以臣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开国侯，食邑千户。奉命震惊，心颜无措，臣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素门凡流，轮翻无取，张载赠枣子琰诗曰：輶车运在轮，飞骨须六翻。进谢中庸，退惭狂狷。礼记，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论语，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固尝钻厉求学，而一经不治；汉书曰：韦贤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篆刻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虫篆刻。汉书，东方朔上书曰：臣朔学书三冬，文史足用。负书燕魏，空殫菽粟；战国策曰：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纳。去秦而归，负书檐囊。孟子曰：圣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蹶屣脚齐楚，徒失贫贱。史记曰：虞卿蹶躄檐簦，说赵孝成王。徐广曰：躄，草履也。韩诗外传曰：田子方谓魏太子曰：贫贱可以骄人矣，志不得，则受履而适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贫贱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见嗤；汉书，文纪曰：初与郡守为铜虎符。汉书

曰：王阳父子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尔。持斧作牧，以薏苡兴谤。汉书曰：暴胜之持斧逐捕盗贼。周礼曰：八命作牧，范晔后汉书曰：吴佑父恢，为南海太守，欲杀青简以写经书。佑谏曰：今大人踰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威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赭衣为虏，见狱吏之尊；汉书，贾山上书曰：秦赭衣半道，群盗满山。又曰：人有上书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辞。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牒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也！除名为民，知井臼之逸。□孙盛晋阳秋曰：刘弘顾望，除名为民。东观汉记曰：冯敬通废于家，娶北地任氏女为妻，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也。百年上寿，既曰徒然。庄子，盗跖谓孔子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如其诚说，亦以过半。乱离斯瘼，欲以安归。毛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薛君曰：瘼，散也。闭门荒郊，再离寒暑。闭门，已见恨赋。毛诗曰：载离寒暑。兼以东皋数亩，控带朝夕，秋兴赋曰：耕东皋之沃壤，输黍稷之余税。朝夕，已见江赋。关外一区，怅望锺阜。汉书，杨仆上书曰：耻为关外人。又曰：杨雄有宅一区。蔡邕诗序曰：暮宿河南怅望。许慎曰：钟山北陆，无日之地。虽室无赵女，而门多好事；杨惲与孙会宗书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汉书曰：杨雄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禄微赐金，而欢同娱老。赐金娱老，谓疏广也，已见张景阳咏史诗。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谢承后汉书曰：郑敬，字次都，钓鱼大泽，折芰而坐，以蒲荐肉，瓠瓢盈酒，琴书自乐。焚枯，已见应璩百一诗。

陛下应期万世，接统千祀，庄子曰：万世之后，而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汉书，司马谈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三千景附，八百不谋。周书曰：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然后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将渡河，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俯取出，俟以祭。不谋同辞，不期同时，一朝会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诸侯。臣衅等离心，功惭同德，尚书，武王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泥首在颜，輿棺未毁。张温表曰：临去武昌，庶得泥首阙下。輿棺，即輿槨也，已见潘安仁赠陆机诗。缔构草昧，敢叨天功，缔构，见魏都赋。易曰：天造草昧。郑玄曰：草，草创也。昧，爽也。左氏传，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狱讼讴謠，示民同志。狱讼讴歌，已见刘越石劝进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庄子曰：语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传，仲尼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顾己反躬，何以臻此？正当以接闰白水，列宅旧丰，光武居白水，已见南都赋。东观汉记曰：吴汉，南阳人也，为人质厚少文。上以其南阳人，故

亲之。汉书曰：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绾也。忘舍讲之尤，存诸公之费，东观汉记曰：初，上学长安时，过朱佑，佑尝留上，须讲竟，乃谈话。及帝登位，车驾幸佑第，问：主人得无去我讲乎？佑曰：不敢。又曰：上初学长安，南阳大人贤者往来长安，为之邸合稽疑。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馦以给诸公费。俯拾青紫，岂待明经。汉书，夏侯胜曰：士病不明经，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臣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夫铨衡之重，关诸隆替，陆机顾谭谏曰：迁吏部尚书，才长于铨衡而综核人物。远惟则哲，在帝犹难。尚书，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汉魏已降，达识继轨，雅俗所归，惟称许郭。孙绰子，或问雅俗曰：判风流，正位分，泾渭殊流，雅郑异调，题帖分明，标榜可观，斯谓之雅俗矣。范晔后汉书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又曰：许劭，字子将，少峻名节，好奖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记曰：庞统为郡功曹，性好人伦，每所称述，多过其中。时人怪问之，统曰：方欲兴长道业，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慕企，即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自厉。不亦可乎！战国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宣王曰：寡人闻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人，不亦众乎！其余得失未闻，偶察童幼，天机暂发，顾无足算。魏志曰：王修识高柔于弱冠，异王基于童幼。天机，已见文赋。论语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在魏则毛玠公方，居晋则山涛识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陈留人也，为尚书仆射，典选举。先贤行状曰：玠雅量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涛为选曹郎，迁尚书。以臣况之，一何辽落！世说，袁彦伯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势。齐季陵迟，官方淆乱，毛诗序曰：礼义陵迟。庄子曰：是非之涂，森然淆乱。鸿都不纲，西园成市，华峤后汉书曰：元和元年，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汉记曰：灵帝即位，太后临朝，于西园卖官，自关内侯以下入钱各有差。金章有盈筭之谈，华貂深不足之叹。金章、盈筭，未详。虞预晋录曰：赵王伦篡位，时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满庭，貂蝉半座。时人谣曰：貂不足，狗尾续。草创惟始，义存改作，恭己南面，责成斯在。论语，子曰：舜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术，责成而不劳。岂宜妄加宠私，以乏王事，附蝉之饰，空成宠章。董巴舆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钗，附蝉为文。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近世侯者，功绪参差：或足食关中，或成军河内，汉书曰：萧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给军食。汉王击楚，何守关中，后为酈侯。范晔后汉书曰：上拜寇

恂河内太守。上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今吾委公以河内。后封雍奴侯。或制胜帷幄，或门人加亲，汉书，高祖曰：夫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东观汉记曰：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门人日以亲。封禹为酈侯。或与时抑扬，或隐若敌国，班固汉书叔孙通述曰：叔孙奉常，与时抑扬；税介免胄，礼义是创。通为稷嗣君也。东观汉记曰：吴汉自初从征伐，兵有不利，军营不如意，汉常独缮檠弓戟。上时令人视吴公口何为，还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封汉广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战，东观汉记曰：殇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统，车骑将军邓鹭定策禁中，封鹭为上蔡侯。汉书，鄂千秋曰：曹参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又曰：赐参爵列侯，食邑平阳。或盛德如卓茂，或师道如桓荣，东观汉记曰：卓茂，字子容，南阳人也。汉官仪注曰：世祖中兴，特擢盛德南阳卓茂为太傅，封宣德侯。东观汉记曰：桓荣，字春卿，沛国人也。治欧阳尚书，事九江朱文刚，穷极师道，赐荣爵关内侯。或四姓侍祠，已无足纪，应劭汉官典职曰：四姓侍祠侯。颜氏家训曰：汉明帝时，外戚有樊氏、郭氏、阴氏、马氏，是为四姓，谓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旧章。汉书曰：成帝昔封舅王谭、王立、王根、王逢时、王商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泽。汉书恩泽侯表曰：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宠以列侯之爵。既义异畴庸，实荣乖儒者。陆机高祖功臣颂曰：帝畴尔庸，后嗣是膺。虽小人贪幸，岂独无心。

臣本自诸生，家承素业，东观汉记，相者谓班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董仲舒不遇赋曰：若不反身于素业，莫随世而转轮。门无富贵，易农而仕。东方朔戒子书曰：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乃祖玄平，道风秀世，晋中兴书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为吏部郎，徙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爰在中兴，仪刑多士中兴，谓元帝也。位裁元凯，任止牧伯。尚书，即古元凯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传，太史克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鬻、栒戡、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谓之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谓之八元。高祖少连，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谱曰：汪生少连。所富者义，所乏者时，富义谓段干木，已见魏都赋。汉书，文帝曰：惜李广不逢时。薄宦东朝，谢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谱曰：少连，太子舍人，余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岁冬初，国学之老博士耳，今兹首夏，将亚冢司，刘璠梁典曰：齐永元初，云为广州刺史，因废家居。久之，为国子博士。梁书曰：天监元年，云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虽千秋之一日九迁，荀爽之十旬远至，东观汉记，马援与扬广书曰：车丞相高寝郎

，一月九迁为丞相者，知武帝恨诛卫太子，上书讼之。然日当为月字之误也。范晔后汉书，荀爽，字慈明。献帝即位，董卓辅政，征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复追为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为速达。臣虽无识，惟利是视，至于亏名损实，为国为身，尚书，伊尹曰：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陛下不弃菅蒯，爰同丝麻。左氏传，君子曰：诗云：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傥平生之言，犹在听览，宿心素志，无复贰辞，嵇康幽愤诗曰：内负宿心。王隐晋书：甄彬奏曰：不宜违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回宠命，则彝章载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诣省，不任荷惧之至，谨奉表以闻。臣云诚惶以下。

文选考异

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有「中谢」二字。下文「岂待明经臣云」下，二本同。案：二本是也，说见前谢平原内史表。

注「论语」下至「有所不为也」：袁本作「狂狷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蹶屣齐楚：案：「屣」当作「蹶」，善引史记及徐广注皆是「蹶」字。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乃作「屣」，盖善「蹶」、五臣「屣」，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又，此「屣」下「脚」，亦五臣音耳。

注「汉书」下至「为铜虎符」：袁本作「分虎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孙盛晋阳秋曰」：茶陵本「阳」下衍「春」字，袁本无。此亦初衍后修改去之。

乱离斯瘼：陈云「瘼」当作「莫」，注同。「毛诗曰乱离瘼矣」，当作「韩诗曰乱离斯莫」，潘安仁关中诗注可证也。案：所说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云「瘼，病也」，必善「莫」、五臣「瘼」，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后又并改善注，甚非。

注「蔡邕诗序曰」下至「北陆无日之地」：袁本作「怅望锺阜已见上文」八字。茶陵本所复出，与此同。陈云：锺阜，谓建康之钟山也，注误引许叔重语。今案：善谓「锺阜已见上文」者，谓自于沈休文钟山诗题下注讫也。复出者失其意，用「许慎曰」云云当之，致为巨谬。尤专主增多，乃取以窜入。陈驳虽是，然细绎袁本，善初无斯误也。凡复出增多，大足为累，于此可知，余不尽论。

注「缔构见魏都赋」下至「昧爽也」：袁本作「缔构草昧并已见上文」九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过朱佑」：陈云「佑」，「祐」误，下同。各本皆伪。

注「上初学长安」：袁本、茶陵本「上初」作「初上」，是也。

注「南阳大人贤者」：陈云「大人」当作「人与」，是也。袁本、茶陵本本无「大」字，亦脱「与」。

注「汉书」下至「如俛拾地芥」：袁本作「明经拾青紫已见上文」九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襄阳耆旧传记曰」：袁本、茶陵本无「记」字。

注「即声名不足慕企」：袁本、茶陵本重有「不足慕企」四字。

注「毛诗序曰礼义陵迟」：袁本作「陵迟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元和元年」：案：上「元」当作「光」。各本皆伪。

注「时侍中常侍」：袁本、茶陵本无「时」字。

注「可封留侯」：袁本作「子房封侯已见上文」。案：袁本是也。茶陵本与此同，乃并五臣入善之误。

注「视吴公口何为」：袁、茶陵二本皆无空字。此初有衍而去之。

或四姓侍祠：何校去「或」字。案：所校是也。各本盖皆传写衍。

注「汉书曰成帝」下至「故世谓之五侯」：袁本作「五侯王氏也已见上文」九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东观汉记相者」：袁本、茶陵本「记」下有「曰」字。此修改去之。

注「谓元帝也」：袁本、茶陵本无「谓」字。

注「车丞相高寝郎」：袁本、茶陵本「高」下有「祖园」二字。此修改去之。

案：有者是也。

微物知免：袁本、茶陵本云「免」善作「表」。案：此或所见不同，否则尤校改之耳。

为萧扬州荐士表

萧子显齐书曰：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刘璠梁典曰：齐建武初，有诏举士，始安王表荐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为萧扬州荐士表

任彦升

臣王言：臣闻求贤暂劳，垂拱永逸，吕氏春秋曰：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方之疏壤，取类导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国语，太子晋曰：伯禹疏川导滞。伏惟陛下，道隐旒纒，信充符玺，老子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河上公注曰：道潜隐，使人无能指名也。大戴礼，孔子曰：古者纒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纒塞耳，所以掩听也。纒，古冕字；纒，古纒字，音义并同。庄子曰：圣人治天子，为符玺以信之。六飞同尘，五让高世

。汉书，爰盎谓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者三，南向让者再，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尘。白驹空谷，振鹭在庭，白驹，已见桓元子荐譙元彦表。毛诗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犹惧隐鳞卜祝，藏器屠保。司马迁书曰：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鹖冠子曰：伊伊酒保，太公屠牛，海内荒乱，立为世师。物色关下，委裘河上，列仙传曰：关令尹喜内学，老子西游，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贤委裘之实，桓公听管仲，而赵襄子信王登，此之谓委裘。然委裘，谓用贤也。神仙传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尝读老子道德经，汉孝文帝驾从而诣之。非取制于一狐，谅求味于兼采。王褒讲德论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张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为味。五声倦响，九工是询，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声听治。九工，已见王元长策秀才文。寝议庙堂，借听輿阜。说苑，晋东郭氏曰：肉食者失计于庙堂，藿食得不肝脑涂地？班固汉书匈奴赞曰：汉兴，忠言嘉谋之臣，相与议事于庙堂之上。左氏传曰：晋侯听輿人之诵。輿阜，已见射雉赋。臣位任隆重，义兼家邦，实欲使名实不违，徼幸路绝，邓析子曰：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徼幸，已见李令伯表。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说苑，晏子曰：陂池之鱼，入于势门。谢灵运宋书序曰：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王隐晋书曰：祖约清谈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咏史诗曰：世胄躐高位，英俊沈下僚。

窃见秘书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叶重光，海内冠冕，梁书曰：俭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领右骁骑王骞，字思晦，太尉文宪公长子也。左仆射王暕，字思寂，文宪公次子也。王筠为骞碑，亦云骞字思晦。据此及梁书，明梁典及碑误也。晋中兴书曰：王祥弟览，览生导，导生洽，洽生珣，珣生昱首。沈约宋书曰：王僧绰，昱首长子，遇害，子俭嗣也。尚书曰：宣重光。晋中兴书：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宠，冠冕当世。神清气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乱。蔡洪张铜状曰：铜资气早茂，才干足任。尚书曰：允迪厥德。礼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臧荣绪晋书曰：卫玠，字叔宝，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容。世说曰：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昔以放任为达，或去衣裸体。乐广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故以晖映先达，领袖后进。孙盛晋阳秋曰：裴秀有风操，十余岁，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居无尘杂，家有赐书，韦昭吴书曰

：刘基不妄交游，门无杂宾。汉书曰：班彪幼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好古之士，自远方至。辞赋清新，属言玄远，陆机陆云别传曰：云亦善属文，清新不及机，而口辩持论过之。臧荣绪晋书曰：阮籍虽放诞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室迩人旷，物踈道亲。毛诗曰：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尹文子曰：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乎不肖与仁贤也。养素丘园，台阶虚位。养素，已见谢宣远送孔令诗。庠序公朝，万夫倾望。孟子曰：夏曰秋，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曹植求通亲亲表曰：执政不废于公朝。岂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荣绪晋书曰：荀顗，字景倩，颍阳人也，魏太尉彧之第六子。黄初末，除中郎，高祖辅政，见顗，异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见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风。范晔后汉书曰：李固，字子坚，汉中郡南郑人，司徒合之子。少好学，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

前晋安郡候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栖约，思致恬敏。刘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郟人。六岁解属文。梁兴，除镇军记室，稍迁兰陵太守，卒于咨议。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东观汉记曰：班超家贫，为官佣写书，投笔叹曰：丈夫独不效傅介子立功绝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笔耕乎！东观汉记，耕或为研。范晔汉书曰：班超为官佣书以供养。吴志曰：阚泽，字德润，会稽人。家世农夫，至泽好学，无以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至乃集萤映雪，编蒲缉柳。檀道鸾晋阳春秋曰：车胤，字武子，学而不倦。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夜继日焉。孙氏世录曰：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汉书曰：路温舒取泽中蒲截为牒，编用写书。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到洛，在太学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后入学。编杨柳筒以为经。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孙绰子，或问人物，曰：察虚实，审真伪，断成败，定终始，斯可谓之人物矣。雅俗，已见范云让表。甘泉遗仪，南宫故事，胡广汉官制度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用之。名曰甘泉卤簿。范晔后汉书曰：郑弘为尚书令，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着之南宫，以为故事。画地成图，抵掌可述。汉书，张安世子千秋为中郎将，将兵击乌桓还，谒大将军霍光，问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战国策曰：苏秦说赵王，抵掌而言。岂直鼯廷鼠有必对之辩，竹书无落简之谬。摯虞三辅决录注曰：窦攸举孝廉，为郎。世祖大会灵台，得鼠如豹文，荧荧光泽，世祖异之，以问群臣，莫能知者。攸对曰：鼯鼠也。诏问何以知之，攸对曰：见尔雅。诏案秘书，如攸言，赐帛百匹。张鹭文士传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筒一枚，两行科斗书，人莫能识。张华以问束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策文。

验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识。曠坐镇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访对不休，质疑斯在。班固汉书，董仲舒述曰：说言访对，为世纯孺。太玄经曰：爰质所疑。宋衷曰：质，问也。并东序之秘宝，瑚璉之茂器。书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典引曰：御东序之秘宝。论语，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诚言以人废，而才实世资。论语，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解嘲曰：邹衍颀颀而取世资。班固汉书翟方进述曰：用合时宜，器周世资。临表悚战，犹惧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文选考异

为萧扬州荐士表：袁本、茶陵本「荐」上有「作」字。案：尤本脱。

注「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尘」：袁本作「同尘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王褒」下至「非一狐之腋」：袁本作「一狐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谢灵运宋书序曰」：何校「宋」改「晋」，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在贫贱不患物不疏己」：何校「贱」下添「虽仁贤」三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孟子曰」下至「学则三代共之」：袁本作「庠序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四方有志之士」：袁本、茶陵本无「有志」二字。

注「东观汉记耕」：袁本、茶陵本无「汉」字。

注「范曄汉书曰」：何校「汉」上添「后」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晋阳春秋曰」：袁本无「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何校「晋」上添「续」字，同前。

注「论语子曰」下至「不以人废言」：袁本此十六字作「不以人废言已见上文」九字。茶陵本复出。非。

为褚咨议蔡让代兄袭封表

萧子显齐书曰：褚蔡，字茂绪，为义兴太守，改封巴东郡，表让封贲子霁，诏许之。官至前将军，卒。然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卧本，辞多冗长。

为褚咨议蔡让代兄袭封表

任彦升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称诏旨，许臣兄贲所请，以臣袭封南康郡公。臣门籍勋荫，光锡土宇。臣贲世载承家，允膺长德。萧子显齐书曰：褚渊长子贲，字蔚先，官历散骑常侍，上表称疾，让封与弟蔡。国语曰：祭公谋父曰：奕世载德。韦昭曰：载，成也。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左氏传，王子朝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而深鉴止足，脱屣千乘。老子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吴都赋曰：轻脱屣于千乘。遂乃远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国让，弘义有归。左氏传，公子鱼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匹夫难夺，守以勿贰。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阳感鲍生之言。张以诚请。丁为理屈。东观汉记曰：张纯，字伯仁，建武初先诣阙，封武始侯，子奋，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纯病困，敕家丞翕：司空无功，爵不当传嗣。纯薨，大行移书问嗣，翕上书，夺诏封奋，奋上书曰：根不病，哀臣小称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繇为陵阳侯，薨。长子鸿，字季公，让位于弟盛，逃去。鸿初与九江鲍骏友善，及鸿亡，骏遇于东海，阳狂不识骏。骏乃止让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智乎？鸿感悟垂涕，乃还就国。且先臣以大宗绝绪，命臣出纂傍统，礼记曰：继别为宗。郑玄曰：别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谓之大宗，是宗子也。禀承在昔，理绝终天，天道无终，而云终天，永诀之辞也。徐广赴谢车骑葬还诗曰：潜圻既掩扉，终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举，邈终天而子不反。永惟情事，触目崩殒。若使贲高延陵之风，臣忘子臧之节，左传曰：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之节。是废德举，岂曰能贤？左氏传曰：宋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岂曰能贤？陛下察其丹款，特赐停绝。丹款，已见庾元规表。不然，投身草泽，苟遂愚诚耳。谢承后汉书曰：朱宠隐身草泽。不胜丹慊之至，谨诣阙拜表以闻。臣诚惶诚恐以下。

文选考异

注「老子曰」下至「知止不殆」：袁本作「止足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吴均齐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黄钺太宰。萧子显齐书曰：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任彦升

臣云言：原夫存树风猷，没着徽烈，尚书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应璩与王将军书曰：雀鼠虽愚，犹知徽烈。既绝故老之口，必资不刊之书。西征赋曰：兆惟奉明，邑号千人；讯诸故老，造自帝询。杜预传序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而藏诸名山，则陵谷迁贸；司马迁书曰：仆诚以着此书，藏诸名山。毛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府之延阁，则青编落简

。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又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然则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汉书平纪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长水经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汉高祖庙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纪于沂川之侧。家语，南宫敬叔曰：孔子生于衰周，赞明易道以为法，或者天将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旧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由是崇师之义，拟迹于西河；礼记，曾子谓子夏曰：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七略曰：西河、燕、赵之间。尊主之情，致之于尧禹。尊主，谓伊尹也。耻其君不如尧舜，已见曹子建通亲亲表。禹亦圣帝，故连言之。故精庐妄启，必穷镌勒之盛；东观汉记曰：王阜年十一，辞父母欲出精庐，以尚幼不见听。荆州图曰：阴令刘喜，魏时宰县，雅好博古，教学立碑。君长一城，亦尽刊刻之美。陈寔别传曰：寔卒，蔡邕为立碑刻铭。然寔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颜？周公、召公、伊尹、颜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与存与亡，则义刑社稷；汉书，文帝即位，绛侯为丞相。爰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与存，主亡与亡。如淳曰：人主在时与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严天配帝，则周公其人。孝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体国端朝，出藩入守，进思必告之道，退无苟利之专，尚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公羊传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左氏传曰：子产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伦，百揆时序。尚书，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风；孟子曰：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易云：日新之谓盛德。琴书艺业，述作之茂，汉书曰：郑敬，字次都，琴书自乐。礼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道非兼济，事止乐善，亦无得而称焉。周易曰：智周万物，而道济天下。东观汉记曰：上尝问东平王苍曰：在家何业最乐？苍对曰：为善最乐。上嗟叹之。论语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人之云亡，忽移岁序，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鸛鹑东徙，松楸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类郁林之嫌子良；而周公有居摄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议，故假鸛鹑以喻焉。吴均齐春秋曰：郁林王即位，子良谢疾不视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议，忧惧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诗序曰：鸛鹑，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诗以遗王。名之曰鸛鹑焉。说

苑曰：梟与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将东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恶我声。鳩曰：子鸣。于是鸣。鳩曰：子改鸣则可，不改子鸣，虽东徙犹恶子也。左传，伍子胥曰：树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萧子显齐书曰：子良为辅国将军、征虏将军、竟陵王、镇北将军、征北将军、护军将军，斯谓六府；子良又为会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谓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怀鈇笔，油素，已见吴都赋。葛龚与梁相笈曰：曹褒寝怀鈇笔，行诵文书。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谓坟也。毛诗曰：陟彼景山。刘楨赠五官中郎将诗曰：望慕结不解。昔晋氏初禁立碑，晋令曰：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兽。魏舒之亡，亦从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严科，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叹。陈留志曰：阮略，字德规，为齐国内史。为政表贤黜恶，化风大行。卒于郡，齐人欲为立碑。时官制严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齐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树碑，然后诣阙待罪。朝廷闻之，尤叹其惠。至于道被如仁，功参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并见上傅季友修张良教。故太宰渊、丞相崑，亲贤并轨，即为成规。褚渊碑即王俭所制。萧子显齐书曰：豫章文献王崑，字宣俨，薨，赠丞相。南阳乐蔼为建立碑，第二子恪，托沈约及孔稚珪为文。乞依二公前例，赐许刊立。宁容使长想九原，樵苏罔识其禁；驻驛长陵，輶轩不知所适。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战国策，颜蠋谓齐王曰：秦攻齐，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采者，罪死不赦。东观汉记，和帝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陇，感焉。

臣里闾孤贱，才无可甄，值齐网之弘，弛宾客之禁，范晔后汉书曰：建武中，禁网尚宽，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策名委质，忽焉二纪。左氏传，狐突曰：策名委质，其二乃辟。虑先犬马，厚恩不答。列女传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马填沟壑。虞贞节曰：人受命于天而命长，犬马受命于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马死矣。而弊帷毁盖，未蓐蝼蚁；礼记，仲尼曰：吾闻之，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战国策，安陵君谓楚王曰：犬马臣愿得式黄泉，蓐蝼蚁。延叔坚战国策论曰：为王先用填黄泉，为王作蓐，以御蝼蚁。珠襦玉匣，遽饰幽泉。西京杂记曰：汉帝及诸侯王送口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龙之形，所谓交龙玉匣。陛下弘奖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骏奔南浦，长号北陵。南浦迎丧，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实仰覬后泽。傥验杜预山顶之言，庶存马骏必拜之感。襄阳记曰：杜元凯好为身后名，常自言百年后必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作二碑叙其平吴勋，一沈万山下，一沈岷山下，谓参佐曰：何知后代不在山头乎？臧荣绪晋书曰：扶风王骏，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薨，民

吏树碑赞述德范。长老见口碑，无不拜之。言其遗爱如此。临表悲惧，言不自宣。臣诚惶已下。

文选考异

则义刑社稷：袁本、茶陵本「刑」作「形」。案：尤本误。

注「尔有嘉谋嘉猷」：袁本、茶陵本无「嘉谋」二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敬敷五教在宽」：袁本重有「五教」二字。案：有者是也。殷本纪重有，孔颖达商颂正义引尚书重有。袁本后凿去下「五教」二字，茶陵本无，与此同，皆非。

注「又曰」下至「百揆时序」：袁本作「百揆已见上文」六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汉书曰」下至「琴书自乐」：袁本作「琴书已见上文」六字。茶陵本复出，非。

注「论语曰」下至「民无德而称焉」：袁本作「无得而称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又潘敞以仗防之」：陈云「又」，「使」误，是也，各本皆误。

故首冒严科：何校云「故」下疑有脱文。案：所说是也。何意谓此当云「故吏」、「故民」之类，未知所脱果何文耳。今无以补之。

注「修张良教」：何校「良」下添「庙」字，陈同，是也。袁本亦脱。茶陵本复出，非。

注「第二子恪」：陈云「子」字当重，是也。各本皆脱。

注「礼记曰」下至「吾谁与归」：袁本作「九原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颜蠋谓齐王曰」：袁本、茶陵本「蠋」作「触」。案：今齐策作「觸」，古今人表作「蠲」。「蠲」、「觸」同字也，疑「蠋」、「触」皆「觸」之伪。

注「皆镂为蛟龙」：袁本、茶陵本「蛟」作「交」，是也。

注「长老见碑」：袁本、茶陵本「碑」下有「者」字。案：此修改去之。

文选卷第三十九

目录 [隐藏]

1 上书

1.1 上书秦始皇

1.2 上书吴王

1.3 狱中上书自明

1.4 上书谏猎

1.5 上书谏吴王

1.6 上书重谏吴王

1.7 诣建平王上书

2 启

2.1 奉答敕示七夕诗启

2.2 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

2.3 启萧太傅固辞夺礼

上书

上书秦始皇

上书秦始皇

李斯史记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说秦，秦拜斯为客卿。会韩使郑国来间秦，以作溉渠，已而觉，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秦者，祇为其主游间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始皇帝以斯为丞相。后二世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史记曰：戎王使由余于秦，秦后归由余。繆公又使人间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礼礼之。东得百里奚于宛，史记曰：晋献公以百里奚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执之。繆公闻百里奚，欲重赎之，恐楚子不许，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许，与之。繆公与议国事，大悦，授之国政。迎蹇叔于宋，史记曰：百里奚谓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贤，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来邳豹公孙支于晋。左氏传曰：晋郤芮、丕郑、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谓公孙支曰：夷吾其定乎？对曰：今其言多忌克，难哉！杜预曰：公孙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产于秦，穆公用之，并国三十，遂霸西戎。史记曰：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曰：献公卒，子孝公立。又曰：卫鞅西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励战死之士，赏罚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诸侯毕贺也。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曰：卫鞅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曰：卫鞅击魏公子邛，封鞅为列侯，号商君。邛，五刚切。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史记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张仪复相秦，攻韩宜阳，降之。云孝王十年，纳魏上郡。张仪伐蜀，灭之。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云孝王纳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误也。又曰：武王立，张仪死。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通车三川，窥周室。使甘茂伐宜阳，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张仪已死，此云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疑此误也

。三川，韩界也。宜阳，韩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属楚夷也。鄢、郢，楚二县也。盖秦令人据之也。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成皋，县名，周之东境。遂散六国之从，六国：韩、魏、燕、赵、齐、楚也。汉书音义，文颖曰：关东为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记曰：惠王卒，韩、魏、齐、楚皆宾从。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史记曰：孝王卒，立异母弟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饒戎，为华阳君。魏冉为相国，范雎说秦昭王，言穰侯权重诸侯。昭王乃免相国，逐华阳君关外。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春秋保干图曰：光闾害，蚕食天下。高诱淮南子注曰：蚕食无余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负，犹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纳，疏士而弗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随之宝，新序，固桑对晋平公曰：夫剑产于越，珠产于江南，玉产于昆山，此三宝皆无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越绝书曰：楚王召欧冶子干将作铁剑二枚，二曰太阿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嫫徒河切之鼓。孙卿曰：纤离、蒲梢，皆马名。郑玄礼记注曰：嫫皮可以冒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而赵卫之女不充后庭，骏良馱决馱啼不实外厩，周书曰：正北以馱馱为献。广雅曰：馱，马属。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下陈，犹后列也。晏子曰：有二女愿得入身于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于元切珠之簪，傅玃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言以宛珠饰簪，以玃傅珥也。说文曰：珥，瑱也。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缙帛所出者也。此解阿义与子虚不同，各依其说而留之。旧注既少不足称，臣以别之。他皆类此。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随俗雅化，谓闲雅变化而能随俗也。

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说文曰：瓮，汲瓶也，于贡切。说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节乐。缶，甫友切。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又曰：桑间、濮上，亡国之音也。乐动声仪曰：舜乐曰箫韶。又曰：周乐伐时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时用干戈。徐广曰：韶，一作昭。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高诱吕氏春秋注曰：适，中适也。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泽细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辞水，故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圣人不让负薪之言，以广其名。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郭象庄子注曰：资者，给赍之谓。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食者也。说文曰：赍，持遗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文选考异

注「后二世」：袁本、茶陵本此三字作「及二世信赵高之谮」八字。案：此节注袁并善入五臣，茶陵并五臣入善，即尤亦恐非其旧，今不具论。

注「又曰惠文君八年张仪复相秦攻韩宜阳降之云孝王」：案：此二十一字决非善注，不知何时窜入。考张仪复相，后八年也。秦本纪、六国表、韩世家皆并无「攻韩宜阳降之」之事，善乌由为此语。况下方引「甘茂伐宜阳」而疑书误。若果有此语，便是无疑，弥乖刺难通矣。各本皆同，其谬已久，今特订正。

袁、茶陵二本「王」作「公」，下同。说见于下。

注「十年纳魏上郡张仪伐蜀灭之」：案：依史记当作「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八年，张仪复相秦，伐蜀，灭之」。此注全为人所改，各本皆同，绝非善旧矣。

注「史记云孝王纳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误也」：案：此十六字决非善注，不知何时窜入。考魏纳上郡在惠文君十年，秦本纪、六国表、魏世家明文凿凿，了无异说，善何由为此语？各本皆同，其谬已久，今特订正。

注「宜阳韩邑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孝王卒」：茶陵本「孝」作「武」，是也。袁本亦误「孝」。

此四君者：袁本、茶陵本无「者」字。案：史记有。尤添之也。

致昆山之玉：袁本、茶陵本「昆」作「昆」。案：史记作「昆」，尤改之也。

注引新序作「昆」，或善自是「昆」字。

注「孙卿曰」：袁本「卿」下有「子」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而陛下悦之何也：袁本、茶陵本无「何也」二字。案：史记有。尤添之也。

注「駃马属」：案：「駃」下当有「騃」字。各本皆脱。

西蜀丹青：袁本、茶陵本「西蜀」作「蜀之」。案：史记作「西蜀」。尤改之也。

而歌呼呜呜快耳者 袁本、茶陵本无「呼」字。案：史记有。尤添之也。

今弃叩缶击瓮：袁本、茶陵本无「叩缶」二字。案：史记有，在「击瓮」下。尤添倒耳。

在乎色乐珠玉：袁本、茶陵本无「珠玉」二字。案：史记有。尤添之也。

在乎民人也：袁本、茶陵本无「也」字。案：史记有。尤添之也。

退而不敢西向：袁本、茶陵本无「向」字。案：史记有。尤添之也。

而外树怨诸侯：袁本、茶陵本「外」下有「以」字。案：史记无。尤删之也。

上书吴王

上书吴王

邹阳汉书曰：邹阳，齐人也。阳事吴王濞。王以太子事，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不指斥言，故先引秦为喻，因道胡、越、齐、赵之难，然后乃致其意。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应劭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也。三辅黄图曰：未央有曲台殿。悬衡天下，如淳曰：衡，犹称之衡也。言其悬法度于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画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子容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史记曰：陈胜，字涉，阳城人也。胜为王，号为张楚，西击秦。又曰：张耳，大梁人也，陈胜起蕲，以耳为校尉。广雅曰：据，引也，言相引以为援也。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数涉北河之外，史记曰：秦惠王游至北河。徐广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飞鸟，下不见伏兔，苏林曰：覆，尽也。言胡上射飞鸟，下尽地之伏兔。斗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去，千里不绝。郑玄礼记注曰：流，犹行也。何则？强赵责于河间应劭曰：赵幽王为吕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长子遂为赵王，取赵之河间，立弟辟强为河间王，至子哀王无嗣，国除。遂欲复还得河间也。六齐望于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济南郡，为吕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为王。言六齐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与吕后。汉书曰：文帝闵济北逆乱自灭，尽封悼惠王诸子为列侯。后齐文王薨，无子，于是分齐为六：将闾为齐王，惠为济北王，贤为淄川王，雄渠为胶东王，邛为胶西王，辟光为济南王也。城阳顾于卢博，孟康曰：城阳王喜也。喜父章与弟兴居讨诸吕有功，本当尽以赵地王章，梁地王兴居，文帝闻其欲立齐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职，岁余薨。兴居诛死。卢博，济北王治处，喜故顾念而怨也。二郡，谓城阳，章所封；济北，兴居所封。兴居诛死，故喜顾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县济北县。三淮南之心思坟墓。张晏曰：淮南厉王三子为三王，念其父见迁杀也。汉书曰：上怜淮南王不轨，上乃立厉王三子：安为淮南王，敖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孟康曰：不专救汉也。如淳曰：皆自

私怨宿愤，不能为吴也。若吴举兵反，天子来讨，谓四国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专救汉；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为吴。二说相成，义乃可明。胡马遂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苏林曰：青阳，水名也。言胡、越水陆共伐汉也。善曰：此同孟康之义也。张晏曰：还舟，聚舟也。言胡为赵难，越为吴难，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说。秦始皇本纪曰：荆王献青阳之田，已而背约，要击我南郡。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越广陵，以遏越人之粮；汉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辅大国；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善曰：大国，谓赵也。阳假言吴思助汉，今胡、越俱来伐之，汉虽复使梁并淮阳之兵，以遏越人粮，汉截西河以下，而助于赵，终无所益。故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吴计。虽使当为乃使，越人当为吴人，辄当为御。言吴、赵欲来伐汉，汉乃使梁并淮阳之兵，以止吴人之粮，汉截西河，以御于赵。如此则赵不得进，吴不得深。阳恶指斥，故假胡、越错乱其辞。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善曰：底与砥同，底，砺也。战国策，苏秦说赵王曰：外客游谈之士，无敢自进于前。汉书王莽传曰：游者为之谈说。今臣尽知毕议，易精极虑，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谋虑之。则无国而不可奸；善曰：尔雅曰：奸，求也。奸与干同。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窃高下风之行，尤悦大王之义。善曰：新序，公孙龙谓平原君曰：臣居鲁则闻下风，高先生之知，悦先生之行。故愿大王无忽，察听其至。善曰：刘瓛周易注曰：至，极也，谓极言之。

臣闻鸷至鸟累百，不如一鸮。孟康曰：鸮，大鸱也。如淳曰：鸷鸟比诸侯，鸮比天子。夫全赵之时，服虔曰：全赵，赵未分之时。应劭曰：后分为三。武力鼎士，絃县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絃服，大盛玄黄服也。臣瓚以为鼎士，举鼎之士；丛台，赵王之台。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韦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吕后杀之。湛，今沈字也。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善曰：汉书曰：淮南厉王长谋反，废迁蜀。韦昭曰：徙蜀严道。然则计议不得，虽诸责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传曰：吴公子光享王，罍设诸寘剑于鱼中以进，抽剑以刺王。说苑曰：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狼虎。故愿大王审画而已。

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臣瓚以为文帝入关而立，以天下多难，故乃寒心战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仪父之后，应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虚侯章东喻齐王，嘉其首举兵欲诛诸吕，犹春秋褒邾仪父者也。深割婴儿王之。应劭曰：封齐王六子为王，其中有小婴儿

，孝文帝于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阳。善曰：此言文帝之时，梁王揖、代王参、淮阳王武。后梁王揖早薨，徙武为梁王也。然参、揖皆少，故云壤也。晋灼曰：方言，梁益之间所爱讳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玮其肥盛。晋书注以玮为讳。卒仆济北，囚弟于雍者，岂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汉书曰：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乃反，棘蒲侯击之，兴居自杀。又曰：淮南王道死雍。应劭曰：二国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劝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如淳曰：新垣平诈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东北汾阴有金宝气，鼎在其中，弗迎则不至。为吴计者，犹新垣平之言，周鼎终不可得也。新垣过计于朝，服虔曰：过，误也。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帝烧栈道，灌章邯，应劭曰：章邯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烧栈道，言高祖涉所烧之栈道也。史记曰：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张晏曰：项羽自号西楚霸王。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谓项王败走也。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孟康曰：言国家不可庶几得之也。愿大王熟察之。

文选考异

注「恶不指斥言」：何校去「不」字，陈同，是也。袁本亦衍。茶陵本下又有「欲」字，并善入五臣耳。

注「三辅黄图曰」：袁本「三」上有「善曰」二字，是。茶陵本移每节首，非。下「申子曰」上，「汉书曰文帝闵济北」上，「二郡谓城阳」上，「汉书曰上怜淮南王」上，「以孟康解其文」上，「湛今沈字也」上，「言高祖烧所涉之栈道也」上，同。又每节首非旧注者，亦当有也。

救兵不至：袁本、茶陵本「至」作「止」。案：「止」字是也。汉书作「止」。此尤本误。

注「青阳水名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二本所载五臣注有之，尤误取增多耳。

注「辄当为御」：案：「辄」当作「辅」，谓正文「以辅大国」之「辅」也。下云「以御于赵」，显然可知。正文并无「辄」字。各本皆误。

注「尔雅曰奸求也」：案：「奸」当作「干」。各本皆误。

注「善曰刘瓛周易注曰至极也谓极言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二本最是。正文「至」，汉书作「志」，五臣作「至」，善未必与之同。尤增多此注以实之，殊误。

注「服虔曰袷服」：袁本、茶陵本无「服虔曰」。案：二本连上不分节，然则

「衽服」以下乃应劭注也。尤分节而以「服虔曰」加之，非。

然则计议不得：袁本、茶陵本云「议」善作「谋」。案：此尤改之也。汉书作「议」。

注「善曰方言云」：袁本「善曰」二字作「又」，茶陵本作「又曰」。案：此袁是也。

注「晋书注以玮为讳」：何校「书」改「灼」，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言高祖涉所烧之栈道也」：袁本、茶陵本「涉」、「烧」二字互易，是也。

收弊人之倦：袁本、茶陵本「弊」作「敝」，云善作「蔽」。案：此尤改之也。汉书作「弊」。

狱中上书自明

狱中上书自明

邹阳汉书曰：阳以吴王不可说，去之梁，从孝王游。羊胜、公孙诡等疾阳，恶之于孝王。孝王怒阳，下狱吏，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书奏，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传曰：荆轲发后，太子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后闻轲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历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将军也。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渝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张晏曰：尽其计议，愿王知也。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张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主也。讯，考三日问之，知与前辞同不也。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熟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善曰：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下，奉而献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献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善曰：史记曰：始皇以李斯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记曰：纣赋乱不止，箕子惧，乃佯狂为奴。论语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善曰：以其计谬，故令后之。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善曰：史记曰：比干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

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又曰：子胥自刭，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鸱夷，闾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

语曰：白头如新，汉书音义曰：或初不相识相知，至白头不相知。倾盖如故。文颖曰：倾盖，犹交盖驻车也。善曰：家语曰：孔子之郟，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甚相悦。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记曰：荆轲见樊于期曰：今闻秦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首，何如？于期曰：为之奈何？轲曰：愿得将军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于期遂自刭。徐广曰：搯，丁鸩切。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善曰：汉书音义曰：王奢，齐臣也，自齐亡之魏。齐伐魏，奢登城谓齐将曰：今君之来，不过以奢故也。义不苟生以为魏累。遂自刭。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服虔曰：苏秦于秦不出其信，于燕则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记，苏秦曰：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张晏曰：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殆欲诛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还拔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善曰：恶，谓谗短也。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馐馐；孟康曰：敬重苏秦，虽有谗恶，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显，而人说短于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腴鼻引脚于宋，卒相中山；善曰：战国策曰：司马喜三相中山。尚书吕刑曰：腴者，脱去人之腴也。郭璞三苍解诂曰：腴，膝盖也。范雎折肋折齿于魏，卒为应侯。善曰：史记曰：范雎随魏中大夫须贾使齐，齐襄王赐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须贾以为持魏国阴事告齐，以告魏相。魏之诸公子魏齐，使舍人笞击范雎，折肋折齿。雎得出，亡入秦，为应侯。广雅曰：折，折也力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庄周云：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河。善曰：尔雅曰：水自河出为雍。言狄先蹈雍而后入河也。雍，一龙切。徐衍负石入海，汉书音义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见列士传。善曰：论语讖曰：徐衍负石，伐子由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躯。宋均曰：狸，犹杀也，力之切。不容身于世，新语曰：穷泽之民，身不容于世，无绍介通之。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义不苟取比周朋党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

，妄求合也。六韬曰：结连朋党，比周为权。杜预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说苑，邹子说梁王曰：百里奚乞食于路，而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善曰：吕氏春秋曰：宁戚饭牛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邹子说苑，邹子说梁王曰：宁戚扣辕行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善曰：论语曰：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详。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国语，泠州鸠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贾逵曰：铄，消也。众口所恶，金为之销亡。积毁销骨，谓积谗。善曰：毁之言，骨肉之亲。为之销灭。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善曰：言齐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强盛。史记曰：齐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强立。张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善曰：公听，言无私也。并观，言无偏也。尸子曰：论是非者，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记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杀舜。丹朱，尧子。雠敌，未闻。尚书曰：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三王易为比也。

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悦田常之贤，善曰：史记曰：燕王哙属国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齐因伐燕。燕王哙死，子之乃亡。又曰：齐田常杀简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五年，齐国政皆归田常。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应劭曰：纣刳妊者，观其胎产。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馱也。夫晋文公亲其雠而强霸诸侯，张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国语曰：初，献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于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斩其袪。及入，寺人求见。于是吕邲、冀芮畏偪，悔纳公，谋作乱。伯楚知之，故求见公。公遽见之，伯楚以吕邲之谋告公。韦昭曰：寺人掌内。袪，袂也。勃鞞字伯楚。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传，寺人披谓晋侯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何则？慈仁殷勤，诚嘉于心，此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善曰：商鞅车裂，已见西征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善曰：史记曰：越王勾践举国政属大夫种。越平吴，以兵北渡淮，东方诸侯毕贺，称霸王。范蠡乃去，遗大夫种书，种见，称疾不朝。人

或谗种作乱，越王乃赐种剑而自杀。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记曰：孙叔敖，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善曰：列女传曰：于陵子终贤，楚王欲以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终出使者，与其妻逃，乃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报者，思必报。披心腹，见情素，善曰：战国策曰：蔡泽说应侯曰：公孙鞅事孝王，竭知谋，示情素。隳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善曰：于士所求，无所爱惜也。则桀之?可使吠尧，而跖之客可使刺由，应劭曰：由，许由也。跖，盗跖也。韦昭曰：言恩厚无不使。善曰：战国策，刀鞮谓田单曰：跖之?或??尧，非其主也。??，音吠，并同。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应劭曰：荆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没也。张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孙。善曰：吕氏春秋曰：吴王阖闾欲杀王子庆忌。要离曰：王诚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罪焉，执其妻子，燔而扬其灰。高诱曰：吴王伪加要离罪，烧妻子，扬其灰。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张晏曰：柢，下本也。轮囷离奇，委曲盘戾也。苏林曰：柢，音蒂。善曰：广雅曰：蟠，曲也。困，去伦切。离，薄棋切。奇，音衣。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善曰：器谓服玩之属，容谓雕饰。杜预左氏传注曰：容，形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善曰：谈或为游。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善曰：伊尹、管仲。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善曰：小雅曰：开，达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张晏曰：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以其能制器为大小，比之于天也。善曰：论语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远邦殊域，莫不向风。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善曰：圣人有深谋善计而即行之，不为卑辞所牵制。战国策，苏秦曰：卑辞以谢君。众口，已见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善曰：战国策曰：荆轲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愿举国为内臣，如郡县。又献燕督亢之地图，图穷匕首见。秦王惊，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周文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六韬曰：文王田于渭阳

，卒见吕尚坐茅而渔。战国策曰：范雎谓秦王曰：臣闻吕尚遇文王，立为太师。史记曰：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俱为师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善曰：汉书音义曰：太公望涂遘卒遇共成王功，如乌鹊之暴集也。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义，独观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于帷墙之制，善曰：汉书音义曰：言为左右便辟侍帷墙臣妾所见牵制。说文曰：墙，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墙，臣之所居也。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汉书音义曰：皁，食牛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羁，谓才行高远，不可羁系也。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善曰：列士传曰：鲍焦怨世不用己，采蔬于道。子贡难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于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砥，磨石也。论语撰考讖曰：子罕言利，利伤行也。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晋灼曰：史记乐书，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时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乐，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详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诱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文选考异

狱中上书自明：袁本、茶陵本「狱中」作「于狱」。案：此疑善、五臣之异，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注「后闻辄死」：袁本、茶陵本「死」下有「事」字。

注「干历也」：袁本「历」下有「之」字，是也。汉书颜注引有，史记集解引亦有。茶陵本并入五臣无，非。

而燕秦不寤也：袁本、茶陵本「寤」作「悟」。案：史记作「悟」，汉书作「寤」。此尤改之也。后「是以圣王觉悟」未改。史记、汉书皆作「寤」，「寤」即「悟」字。善盖本作「寤」也。

注「初不相识相知」：案：「不」字当在「识」字下。各本皆误。颜注云「初相识」，即本此。节去「不相知」耳，可借为证。

注「报将军之仇首何如」：案：「首」字不当有。袁、茶陵二本此节注皆并入五臣，非，仍无此字，疑尤欲补「者」字而误之。

注「殆欲诛之」：何校「殆」改「君」，陈同，是也。各本皆误。汉书颜注、史记集解引皆作「君」。

诚有以相知也：袁本、茶陵本云「诚」，善作「成」。案：此尤改之也。史记、汉书皆作「诚」。

注「谓谗短也」：袁本、茶陵本无「短也」二字。

注「敬重苏秦」：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周之末人也」：何校「末」下添「世」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汉书颜注引服虔、史记集解引列士传正有，可借为证。

注「见列士传」：袁本「见」上有「其姓名」三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注「新语曰」：袁本、茶陵本上有「善曰」二字，是也。下「说苑邹子说梁王曰」上，「国语泠州鸠曰」上，同。

注「无绍介通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邹子说苑」：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无者是也。不云说苑，以承上条故耳。

注「文子曰」：何校「子」改「颖」，陈同，是也。各本皆误。案：汉书颜注、史记索隐俱引之。袁、茶陵二本移「善曰」在此上，非。尤校改正之矣。

注「积毁销骨谓积谗」：茶陵本「骨谓积谗」四字作「国亦云销骨」五字，袁本作「国亦云销骨也」六字。案：此各本皆有误，说在下。

注「善曰毁之言骨肉之亲为之销灭」：茶陵本「善曰」二字作「又曰谗」三字，袁本作「故听谗」三字。「灭」下二本有「国亦然也」四字。案：此各本皆有误。考史记、汉书绝无作「国」者，恐其并非善注。盖本「积毁销骨」句别为一节，而于下注「善曰谗毁之言骨肉之亲为之销灭」，合并六臣，多所增窜。尤之删改，亦未为是。

注「子宣王辟强立」：茶陵本「强」作「强」，袁本与此同。何校改「强」，陈同，是也。

注「子臧越人也」：案：「人」下当有「蒙字」二字，史记索隐引有，张晏据史记为说也，不知者乃删之。各本皆误。正文自云「越人子臧」，决不当以「子臧越人也」作注，甚明。

注「言无私也」：袁本、茶陵本无「言」字，是也。下「言无偏也」，同。

由余子臧是矣：袁本、茶陵本「矣」作「也」，说见下。

朱象管蔡是矣：茶陵本云五臣作「矣」。袁本云善作「也」。案：史记、汉书皆作「矣」。此尤改之也。

注「舜弟象傲帝」：袁本、茶陵本无「帝」字，是也。

注「乃致管叔于商」：茶陵本「致」下有「辟」字，是也。袁本有「辟」无「致」，亦非。

注「民到于今受其赐」：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有「此之谓也」四字。案：亦衍。

注「子终出使者」：袁本「出」作「辞」，茶陵本与此同。案：「出」、「辞

」当两有。今列女传云「出谢」可证。

注「善曰言士有功可报者思必报」：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误也。

注「公孙鞅事孝王」：陈云「王」，「公」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上至高祖」：何校「高」改「曾」，是也。各本皆误。案：汉书颜注引作「曾」，可证。

注「善曰伊尹管仲」：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误也。以下同。

辅人主之治：袁本、茶陵本云「治」，善作「政」。案：史记作「治」。此尤改之也。汉书此处多异，难以相证，今不更论。

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袁本、茶陵本云善无「也」字。案：史记、汉书皆有。此尤添之也。

注「有深谋善计而即行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制战国策」：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以信荆轲之说：袁本云善无「以」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以」字。案：史记、汉书皆有。此尤添之也。

注「又献燕督亢之地图」下至「以擿秦王」：袁本此二十九字作「刺秦王已见上文」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与此不同，皆非。

注「六韬曰」下至「俱为师也」：袁本、茶陵本此五十四字作「文王遇吕尚西伯遇太公俱为师也」十四字。案：各本皆有误，当本是「善曰西伯遇太公立为师已见上文」。合并六家删改既非，尤所增多更误。

沈谄谀之辞：袁本、茶陵本「沈」下有「于」字，校语云善无「沈于」。案：史记有「沈于」，汉书有「沈」无「于」。此尤添之也。善不当无，乃传写脱。

注「说文曰墙」下至「臣之所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九字。

注「汉书音义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下「善曰不羈谓才行高」，在「阜食牛马器以木作如槽」上，是也。

注「远不可羈系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孔安国尚书传曰」：袁本、茶陵本无「孔安国」三字，「传」作「注」。

注「撰考讖」：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利伤行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然古有此事未详其本」：袁本、茶陵本无「然此事其本」五字。

上书谏猎

上书谏猎

司马长卿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善曰：史记曰：秦武王有力士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吕氏春秋曰：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谓要离曰：吾尝以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说苑曰：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狼虎。战国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岨险，射猛兽，卒然遇軼才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汉书音义曰：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善曰：车尘言清，尊之意也。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功，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善曰：吴越春秋，陈音曰：黄帝作弓，后有楚狐父以道传羿，羿传逢蒙。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张揖曰：衔，马勤也。橛，駢马口长衔也。善曰：家语，子曰：郊之日，汜扫清路，行者必止。庄子，伯乐曰：我善调马，前有饰橛，而后鞭策之威。而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善曰：毛诗曰：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吕氏春秋，吴为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善曰：郑玄礼记注曰：利，犹贪也。其为害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善曰：太公金匮曰：明者见兆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张揖曰：畏银瓦堕中人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文选考异

注「说苑曰」下至「不避狼虎」：袁本作「孟贲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郊之日」：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上书谏吴王

上书谏吴王

枚叔善曰：汉书曰：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吴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王不纳，遂去之。从梁孝王游。后景帝拜乘弘农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

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记，淳于髡说邹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百里，善曰：韩子曰：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史记，苏秦说赵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百

里，立为太子；诚得其道也。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善曰：不絶其明，言合度也。高诱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经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善曰：孔丛子曰：齐东郭亥欲攻田氏，子贡曰：今子，士也，位卑图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于不测之深，傍人皆畏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谓乎！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镇之；马奔车覆，六辔不禁，系绝其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苏林曰：臣改计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矣。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善曰：孙卿子曰：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是百举不陷也。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善曰：说苑曰：晋灵公造九层台，荀息闻之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卵棋上。公曰：危哉！论语曰：天不可阶而升也。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犹反掌也。春秋保干图曰：安于泰山，与日合符。今欲极天命之上寿，弊无穷之极乐，善曰：弊，犹尽也。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颜师古曰：走，趣也。走，音奏。

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阴而止，影灭迹绝。善曰：庄子渔父曰：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逾数而迹疾，而影不离，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静处以息迹，愚亦甚矣。孙卿子以为涓蜀梁。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沧，汉书音义，或曰：沧，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善曰：吕氏春秋曰：夫以汤止沸，沸声不止，去火则止矣。不絶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无异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善曰：战国策，苏厉谓周君曰：养由基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内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福生有基，祸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善曰：自，从也。太山之溜力救切穿石，殫极之??断干。晋灼曰

：??，古纒字。殫，尽也，极之纒干。干，井上四交之干。常为汲者所契伤也。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张晏曰：乘所转四万六千八十铢而至于石，合而称之，必有盈缩也。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烦难治也，法苛难行也，多求难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故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惠也。径，直也。夫十围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庄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绝。广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壮交切。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磨鞞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善曰：贾逵国语注曰：，砢，磨也。砢，力公切。尚书注：砥，磨石也。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熟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文选考异

注「吴王初怨望」：袁本「王」下有「之」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以直谏：茶陵本「以」下有「置」字，云五臣无。袁本云善有。案：汉书无。此尤删之也。善不当有，但传写衍。

注「臣改计取福」：何校去「臣」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衍。案：汉书颜注引无。

注「论语曰天不可阶而升也」：袁本作「论语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茶陵本作「国语曰升天之无阶也。」案：此处袁修改，似初同茶陵，无以考也。

注「颜师古曰」：袁本、茶陵本「师古」作「监」，是也。

人性有畏其影：袁本、茶陵本「影」作「景」，下及注皆同。案：「景」是，「影」非。汉书作「景」。尤所见误耳。

注「孙卿子以为涓蜀梁」：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欲汤之沧：案：「沧」当依汉书作「滄」，注同。各本皆伪。

殫极之??：茶陵本「?」，注同。袁本所见与此同。案：汉书作「?」。「?」是，「??」非也。

注「极之纒干」：何校「极」上添「尽」字，「干」上添「断」字，陈同。案：汉书颜注引有。

手可擢而抓：案：「抓」当作「拔」。汉书作「拔」。袁本、茶陵本作「拔」。校语云「善」作「抓」。各本所见皆非也。善亦作「拔」，与五臣无异。上句「搔而绝」者，横绝之也。此句「擢而拔」者，直拔之也。擢训引，不得言引而抓，可知也。其注末善「抓壮交切」一音，乃既引广雅解上句之「搔」为「抓」，而自音之，与此句无涉。不知者误认而改二本，据所见为校语，读者

莫察矣。善自音注中字，其字非正文所有，如此者不一而足。汉书颜此注云「搔谓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庄交反。」亦自音注中字，而非正文所有，又其可证者也。

注「橡樟初生」：何校「橡」改「豫」，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磨也砉」：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尚书注砥磨石也」：袁本作「砥砺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上书重谏吴王

上书重谏吴王

枚叔善曰：汉书曰：吴王举兵西向，以诛晁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乘于是复说吴王。

昔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善曰：胡、戎为难，举兵而却也。汉书曰：金城郡有榆中县。南距羌笮之塞，东当六国之从。善曰：汉书曰：南夷自隼东北，君长十数，笮都最大。笮，在洛切。六国，已见李斯书。六国乘信陵之籍，善曰：汉书音义曰：无忌常摠五国却秦，有地资也。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颜师古曰：修恩义以抚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以为大王患也。

夫举吴兵以訾于汉，李奇曰：訾，量也。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善曰：说文曰：秦谓之蚋，楚谓之蚊。蚋，而锐切。齿，犹当也。天下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善曰：谓诛晁错也。错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富实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韦昭曰：隐匿，谓僻在东南。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张晏曰：汉时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贡献之多。方输，四方更输，错杂而出也。军行数千里不绝于郊，其珍怪不如山东之府。如淳曰：山东，吴王之府藏也。善曰：错出，张云错互出攻，则谓兴军远行也。军，一为运错出，谓四方更输，交错出献之而行也。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如淳曰：言汉京师仰须山东漕运以自给耳。臣瓚曰：海陵，县名，有吴太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服虔曰：吴苑也。韦昭曰：长洲在吴东。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张晏曰：曲台，长安台，临道上也。苏林曰：以海水朝夕为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为大王乐也。

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还，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汉知吴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苏林曰：羽林黄头郎，习水战者。袭大王之都；鲁东海绝吴之饷道；善曰：吴饷军自海入河，故命鲁国入东海郡以绝其道也。地理志有鲁国及东海郡。梁王饰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以偪荥阳，待吴之饥。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计不负其约，晋灼曰：吴、楚反，皆守约不从也。齐王杀身以灭其迹，晋灼曰：齐孝王将闾也。吴、楚反，坚守距三国不从。后栾布等闻初与三国有谋，欲伐之，王惧自杀。善曰：汉书曰：齐王闻吴、楚平，乃自杀。今乘已言之，汉书与此，必有一误也。四国不得出兵其郡，晋灼曰：胶东、胶西、济北、菑川，四国王也，发兵应吴、楚。赵囚邯郸，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应劭曰：汉将酈寄围赵王于邯郸，与囚无异也。善曰：杜预注左氏传曰：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国，而制于十里之内矣。张晏曰：吴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见制于此地。张韩将北地，如淳曰：张，张羽；韩，韩安国也。善曰：将北地，谓将兵在吴军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韩颓当也。如淳曰：宿军左右。兵不得下壁，军不得太息，臣窃哀之。愿大王熟察焉！

文选考异

注「颜师古曰修恩义以抚戎狄」：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不如山东之府：何校云汉书作「东山」。案：各本皆作「山东」，疑误倒也。

注同。

注「张云错互出攻」：案：「张」下当有「晏」字。各本皆脱。

注「错出谓四方更输交错出献之而行也」：案：「错出」二字当作「则」，「献」当作「运」。上注「则谓兴军远行也」，解作「军」之本。此注「则谓」云云，解作「运」之本。各本皆误。

注「臣瓚曰海陵县名有吴太仓」：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

以偪荥阳：袁本、茶陵本「偪」作「备」。袁校语云善作「偪」。茶陵无校语。案：汉书作「备」，但传写误为「偪」耳。

注「胶东胶西济北菑川四国王也发兵应吴楚」：袁本、茶陵本「菑川四国」作「吴楚临淄吴楚作此谋」。案：各本皆有误，当依汉书颜注引作「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王也发兵应吴楚」。

诣建平王上书

诣建平王上书

江文通梁书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系州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出之。

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淮南子曰：邹衍尽忠于燕惠王，惠王信谮

而系之，邹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为之降霜。春秋考异邮曰：桓公杀贤，吏民含痛，流涕叩心。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海水大出。许慎曰：庶女，齐之少寡，无子，养姑。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而杀母，以诬告寡妇。妇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马彪庄子注曰：袭，入也。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沈约书曰：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为下官。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读乐毅报燕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杨雄见屈原作离骚，悲其文，读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诱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会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论也。贞女专一，亦无二心，虽有偏丧，不须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史记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法言曰：壮夫不为。左氏传曰：义士犹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李陵与苏武书曰：足下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谓徒虚语，乃今知之。马迁悲士不遇赋曰：理不可据，智不可恃。邹阳书曰：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怜察。邹阳书曰：左右不明，卒从吏讯。又曰：愿王熟察，少加怜焉。

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淮南子曰：处穷僻之乡，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此齐人所谓形植犁黑，忧悲而不得志也。高诱曰：编蓬为户，揉桑条为户枢。说苑，唐且谓秦王曰：大王尝闻布衣韦带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名声于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及伪之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于是博学疑圣，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汉书，帝赐严助书曰：君猷承明之庐。又曰：班伯少受诗于师丹。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何常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诗序曰：侧身修行。班婕妤自伤赋曰：应门闭兮禁扃扃。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史记曰：孟尝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谋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入献之昭王，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幸姬。姬为言昭王，孟尝君得出，驰去，至关。关法，鸡鸣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为鸡鸣，遂得出之。如食顷，追至关，已后，孟尝君乃还。抱朴子军术曰：大将军当明案九宫，视年在宫，常就三居五，五为死，三为生，能知三五

，横行天下。司马迁书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郑玄诗笺曰：为光，言天子恩泽光耀被及己也。曹植艳歌曰：长者赐颜色，泰山可动移。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轲之燕太子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奉盘金转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但臂痛耳。史记，赵襄子数豫让曰：子尝事范中行氏，智伯灭之，不为报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独为报讎也，豫让曰：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左氏传曰：卫太子迫孔悝于厕，强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廛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又曰：晋侯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臣闻命矣。伏剑而死。庄子曰：舛堇曰：今于道秋毛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剖心摩踵，以报所天。邹阳上书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利天下为之。刘熙曰：致，至也。左氏传，箴尹克黄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雾，杨惲书曰：言固陋之愚也。迹坠昭宪，身恨幽囿，陆机谢内史表曰：幽执圜圉，当为诛始。履影吊心，酸鼻痛骨！诗曰：顾瞻周道，中心吊兮。高唐赋曰：孤子寡妇，寒心酸鼻。太子丹谓曲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尸子曰：众以亏形为辱，君子以亏义为辱。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李陵答苏武书曰：每一念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阴，左右无色。司马迁答任少卿书曰：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吕氏春秋曰：行秋令则天多沈阴。蔡邕月令章句曰：阴者，密云也。沈者，云之重也。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司马迁答任少卿书曰：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也。李陵与苏武书曰：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韩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三日三夜，泣尽继之以血。

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以论行。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汉书曰：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论衡，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汉书曰：萧育与朱博友，故长安语曰：萧朱结绶。西都赋曰：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东观汉记曰：建初元年，诏贾逵曰：南宫云台，使出左氏大义。退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汉书曰：南越与汉和亲，乃遣终军使南越。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阙下。又贾谊曰：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俱启丹册，并图青史。汉书曰：高祖论功定封，以丹

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义曰：古史官记事。宁当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左氏传曰：叔向诒子产书曰：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磨骨，邹阳上书曰：众口铄金，积毁消骨。远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汉书曰：直不疑，南阳人，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范晔后汉书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人。举孝廉，补淮阳医工长。后从王朝京师，得会，帝戏伦，谓伦曰：闻卿为吏筹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耶？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妄过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犹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司马迁答任少卿书曰：绛侯诛诸吕，囚于请室。又曰：而仆又茸以蚕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司马迁书曰：如仆尚何言哉！夫鲁连之智，辞禄而不返；史记曰：秦使白起围赵，闻鲁仲连责新垣衍，秦军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连，连谢，终不肯受。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楚狂接舆，已见邹阳书。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晔后汉书曰：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即位，变名姓，隐身不见。赵岐三辅决录注曰：张仲蔚，扶风人也。少与同郡魏景卿隐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庄子曰：钳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轲曰：田光向轲吞舌而死。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左氏传，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见鲁卫之士？汉书，王先生谓邹阳曰：今子欲安之乎？阳曰：齐、楚多辨智，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史记，荆轲之燕，高渐离悲歌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又曰：赵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尚书曰：放勋钦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乐其业。青云浮雒，荣光塞河，尚书中候曰：成王观于洛河，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昧，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洛，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吐之而去。西泊临洮土刀切狄道，北距飞狐阳原，淮南子曰：秦之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高诱曰：临洮，陇西之县，洮水出北。狄道，汉阳之临洮也。飞狐，盖在代郡飞狐山，阳原，盖在太原。莫不浸仁沐义，照景饮醴而已。杨雄核灵赋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渐义，会贤攒智。攒音攒。论语摘辅像曰：帝率握照景饮醴，莫莢为厉。宋均曰：照景，谓景星所照也。而下官抱痛圆门，含愤狱户，周礼曰：以圜土教罢民。郑司农曰：圆土，狱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语，孔子谓哀公曰：一物失理，乱亡之端。此思忧则忧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于沈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于梧丘

，夜坐睡，梦见五丈夫，倚徙称无罪。公问晏子。曰：昔先公灵公出畋，有五丈夫来，惊兽，悉断其头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头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说苑曰：景公畋于梧丘。谢承后汉书曰：苍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高安鹊巢亭，为亭长龚寿所杀，及婢致富，取其财物，埋致楼下。交址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寿。列异传曰：鹊奔亭。不任肝胆之切，敬因执事以闻。

文选考异

注「沈约书曰」：何校「书」上添「宋」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马迁悲士不遇赋曰」：案：「马」上当有「司」字。各本皆脱。

注「今乃知之」：案：「今乃」当作「乃今」。各本皆倒。

注「转用抵」：案：「转」当作「辄」。袁、茶陵二本并此入五臣，仍作「辄」，可借证。

注「对曰臣闻命矣」：袁本、茶陵本「曰」下有「若不有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案：此节注二本并五臣，未必善有也。

注「弇堦曰」：茶陵本「堦」下有「吊」字，是也。袁本作「弇州子」，大误。案：所引知北游文也。

注「言固陋之愚也」：陈云「也」，「心」误，是也。各本皆误。

身恨幽圜：袁本、茶陵本「恨」作「限」，是也。梁书作「限」。

是以每一念来：茶陵本「是以每一念」五字作「每以一念」四字，校语云五臣作「是以每一念」。袁本作「是以每一念」，无校语。案：茶陵所见非也。梁书作「是以每一念来」。

注「忽然亡生」：茶陵本「亡」作「忘」，是也。袁本亦误「亡」。

注「李陵与苏武书曰」下至「而泣血也」：此二十八字袁本、茶陵本无。案：盖因已见五臣而删削也。

注「则未可以论行」：袁本、茶陵本「以」作「与」，是也。

注「裁日阅数人」：袁本、茶陵本「裁日阅」作「一日裁」。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论衡谷口郑子真」：袁本、茶陵本「衡」作「曰」，是也。

退则虏南越之君：何校云梁书「退」作「次」。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误。

注「以丹书之信」：陈云「以」上脱「申」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补淮阳医工长」：袁本、茶陵本「淮阳」作「谯国」，袁「医」作「监」，茶陵无「工」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帝戏伦谓伦曰」：袁本「戏」下去「伦」字，是也。茶陵本亦衍。

注「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袁本、茶陵本无「余姚少有高名游

」七字，「光武」作「世祖」。案：此尤校改之也。

照景饮醴而已：袁本、茶陵本无「而已」二字，是也。梁书无。

鹄亭之鬼：袁本、茶陵本「鹄」下校语云善作「鸿」。案：二本所见非也，或尤校改正之。梁书作「鹄」。

注「命曰丈夫丘」：案：「曰」下当有「五」字。各本皆脱。

注「五头同穴」：袁本「同穴」作「共孔」，是也。茶陵本作「具存」，更非。

启

奉答敕示七夕诗启

任昉集，诏曰：聊为七夕诗五韵，殊未近咏歌，卿虽讷于言，辩于才，可即制付使者。

奉答敕示七夕诗启

任彦升

臣昉启：奉敕并赐示七夕五韵。窃惟帝迹多绪，俯同不一；春秋合诚图曰：黄帝布迹，必稽功务法。宋均曰：迹，行迹，谓功绩也。春秋保干图曰：帝异绪。托情风什，希世罕工。毛诗题曰：关雎之什。鲁灵光殿赋曰：邈希世而特出。虽汉在四世，魏称三祖，四世，汉武帝也。三祖，谓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贵乡公诏曰：昔三祖神武圣德，应天受祚。宁足以继想南风，克谐调露。家语曰：昔者舜弹五弦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王肃曰：熏，风至貌也。乐动声仪曰：时元气者，受气于天，布之于地，以时出入物者也。四时之节，动静各有分职，不得相越，谓调露之乐也。宋均曰：调露，调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长之乐也。性与天道，事绝称言，论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岂其多幸，亲逢旦暮。左氏传，羊舌职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庄子曰：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

臣早奉龙潜，与贾马而入室；易曰：潜龙勿用。法言曰：若以孔门用赋，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晚属天飞，比严徐而待诏。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答宾戏曰：泥蟠天飞者，应龙之神也。汉书曰：严安、徐乐上疏言世务，上召见，乃拜乐、安偕为郎中。又曰：东方朔待诏金马门。惟君知臣，见于讷言之旨；左氏传，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论语，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取求不疵，表于辩才之戏。左氏传曰：初，申侯有宠于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专利不猷，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诡集有辩才论。谨辄牵率庸陋，式酬天奖，拙速虽效，蚩鄙已彰。孙子兵法曰：兵闻拙速

，未睹工久。陈琳笺曰：蚩鄙益着。阎缵上诗表曰：劳者歌其事，贵露蚩鄙。临启慙恧女六切，罔识所寘。谨启。

文选考异

注「裴诡集有辩才论」：袁本「诡」作「頽」，是也。茶陵本亦误「诡」。

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

萧子显齐书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绥建太守，卒。济阴卞录曰：壶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苏峻称兵，为尚书令右将军，领右卫。峻至东陵口，六军败绩，壶乘马被甲赴贼。二子眡、盱见父去，随从，俱为贼所害。赠侍中、开府。谥忠贞公。眡，音真忍切。盱，休于切。

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

任彦升

臣彬启：伏见诏书并郑义泰宣敕，当赐修理臣亡高祖晋故骠骑大将军建兴忠贞公壶坟莹。臣门绪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积家祸，名教同悲，隐沦惆怅。王隐晋书述曰：壶及二子死，征士翟汤闻而叹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可谓贤哉！名教谓王隐，隐沦谓翟汤。世说，乐广曰：名教中自有乐地。桓子新论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隐沦。而年世伛迁，狐裔沦塞。广雅曰：伛，易也。遂使碑表芜灭，丘树荒毁，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论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臣切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儿牧豎，踟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缠迫。刘公干赠五官中郎诗曰：感慨以长叹。

陆下弘宣教义，非求效于方今；杜预左氏传序曰：弘宣祖业。仲长子昌言曰：引之于教义。说苑曰：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壶余烈不泯，固陈力于异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积善所润之余烈。论语，子曰：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阙于晋典；左氏传曰：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苏之刑，远流于皇代。战国策，颜触谓齐王曰：秦攻齐，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垄五十步樵采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谢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谨奉启事以闻。谨启。

文选考异

注「名教谓王隐隐沦谓翟汤」：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颜触谓齐王曰」：案：「触」当作「觸」。袁、茶陵二本作「觸」，亦非。说见前。

启萧太傅固辞夺礼

刘璠梁典曰：昉为尚书殿中郎，父忧去职，居丧不知盐味，冬月单衫，庐于墓侧。齐明作相，乃起为建武将军、骠骑记室，再三固辞。帝见其辞切，亦不能

夺。

启萧太傅固辞夺礼

任彦升

昉启：近启归诉，庶谅穷款，奉被还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左氏传，楚蘧启强曰：孤与二三臣悼心失图。毛诗曰：鼠思泣血。尚书曰：坐以待旦。君于品庶，示均镕造，鵬鸟赋曰：品庶每生。仓颉篇曰：镕，炭炉，所以营销铁也。干禄祈荣，更为自拔。论语曰：子张学干禄。亏教废礼，岂关视听，言己之所陈，但正亏教而废礼，岂敢关白于视听哉！所不忍言，具陈兹启。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陈此启。公羊传曰：谓之新宫，不忍言也。

昉往从未宦，禄不代耕。晋中兴书，简文诏曰：禄不代耕，非经通之制也。饥寒无甘旨之资，限役废晨昏之半。礼记曰：命士已上，父子皆异宫。味爽而朝，慈以旨甘。郑玄曰：慈爱敬进之也。又曰：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膝下之欢，已同过隙；孝经曰：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礼记曰：君子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亟之，则是无穷。几筵之慕，几何可凭。孙卿子，孔子谓鲁哀公曰：君入庙而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栋，俛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不至矣！左氏传曰：人寿几何？且奠酌不亲，如在安寄。郑玄周礼注曰：丧所荐馈曰奠。声类曰：酌，以酒祭地也。酌，力外切。论语，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晨暮寂寥，颖苦觅切若无主。埤苍曰：颖，静也。丧服传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隐晋书曰：傅咸遭继母忧，上书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丧祭无主。所守既无别理，穷咽岂及多喻。吕安答嵇康论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

明公功格区宇，感通有涂，尚书曰：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东京赋曰：区宇义宁。周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若霈然降临，赐寝严命。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无心；孝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韩诗外传曰：阿谷之女谓子贡曰：吾鄙野之人，僻陋无心。锡类所及，匪徒教养。毛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不任崩迫之情，谨奉启事陈闻。谨启。

文选考异

昉启：何校「昉」改「君」，陈同。下「君于庶品」，袁本、茶陵本「君」作「昉」，校语云善作「君」。「昉往从未宦」，校语亦云善作「君」。盖此三字善皆作「君」，五臣改其下二字为「昉」，唯存第一字为「君」，故济注有「昉家集讳其名但云君」云云，而二本于此独无校语也。后乃并改成「昉」，不但失善旧，亦与五臣不相应，甚非。其「君于品庶」已校正，此及后仍沿

各本之误。

注「然而遂亟之」：茶陵本无「亟」字，是也。袁本作「极」，亦衍。

注「丧祭无主」：袁本、茶陵本「丧」作「哀」。案：此尤校改之也。

文选卷第四十

目录 [隐藏]

1 弹事

1.1 奏弹曹景宗

1.2 奏弹刘整

1.3 奏弹王源

2 笺

2.1 答临淄侯笺

2.2 与魏文帝笺

2.3 答东阿王笺

2.4 答魏太子笺

2.5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2.6 为郑冲劝晋王笺

2.7 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2.8 到大司马记室笺

2.9 百辟劝进今上笺

3 奏记

3.1 诣蒋公

弹事

奏弹曹景宗

奏弹曹景宗

任彦升梁典曰：高祖即位，昉为吏部郎，迁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闻将军死绥，咫尺无却；司马法曰：将军死绥。注曰：绥，却也。有前一尺，无却一寸。杜预左氏传注曰：古名退军为绥。顾望避敌，逗桡奴教切有刑。汉书曰：廷尉王恢逗桡当斩。音义曰：逗，曲行避敌也。桡，顾望也。至乃赵母深识，乞不为坐；史记曰：赵王将使赵括为将，其母上书曰：括不可使将。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乎？王许诺。魏主着令，抵罪已轻。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诸侯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败军之将，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罚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汉书，广武君曰：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新

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为戮。吕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臣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窃寻獯豨侵軼，暂扰疆陲，王师薄伐，所向风靡。獯、豨，谓后魏也。魏收后魏书曰：太祖道武帝珪，改称魏王。左氏传曰：北戎侵郑，郑伯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軼我也。杜预曰：軼，突也。毛诗曰：于铄王师。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晋起居注曰：檀道济所向风靡。是以淮徐献捷，河兖凯归。尚书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传曰：齐侯来献戎捷。尚书曰：济、河惟兖州。周礼曰：师有功则凯乐。东关无一战之劳，涂中罕千金之费。吴历曰：诸葛恪作东关，魏军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乱斫，遂大破北军。历阳郡图经曰：东关，历阳县西南一百里。史记，蔡泽曰：白起一战举鄢、郢。吴志曰：晋命镇东大将军司马骸向涂中。伏滔北征记曰：金城西沂涧，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张湛曰：日有千金之费。而司部悬隔，斜临寇境，沈约宋书曰：宋世分郢州为司州。故使狡虏凭陵，淹移岁月。杜预左氏传注曰：狡，狡猾也。左氏传，子产曰：今陈介恃楚众，凭陵弊邑。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刘璠梁典曰：天监三年，司州刺史汉寿伯蔡道恭卒于围。道恭少以勇力闻，及病，犹自力行城，数日，不能起，闻战鼓声，愤咤而卒。众犹拒守，无有二心。攻围二年，无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颓，壮士犹战不降。及城陷，捶其余众，求恭尸，卒不能得。率厉义勇，奋不顾命，潘安仁汧马督谏曰：率厉有方。司马迁书曰：常思奋不顾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汧马督谏，大将军疏曰：临危奋节，保谷全城。论语，子曰：守死善道。犹有转战无穷，亟摧丑虏。史记曰：骠骑将军转战过乌支山。毛诗曰：铺敦淮瀆，仍执丑虏。方之居延，则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则耿存而蔡亡。汉书曰：武帝遣骠骑都尉李陵将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陵兵败降匈奴。范晔后汉书曰：耿恭，字伯宗，为戊己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乃据之。匈奴复来攻，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取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飞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示虏，虏以为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声援，邹阳上书曰：臣恐救兵之不专。英雄记曰：袁术严兵为吕布作声援。则单于之首，久悬北阙，汉书，宣帝诏曰：傅介子斩楼兰王安归首，悬之北阙。岂直受降可筑，涉安启土而已哉！汉书曰：武帝遣因杆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于单于以匈奴单于太子降。尚书曰：建邦启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讨，不时言迈，晋起居注，诏曰：檀道济奉命致讨，所向风靡。毛诗曰：旋车言迈。故使猗音谓结蚁聚，水草有依，汉书

曰：贾谊曰：高帝王功臣，反者猬毛而起。吴志曰：钱唐大帅种式等蚁聚为寇。汉书曰：猥狁、獯粥，居于边地，逐水草迁徙。方复按甲盘桓，缓救资敌，魏志曰：司马文王征诸葛诞，六军按甲而诞自困。广雅曰：盘桓，不进也。李斯上书曰：今逐客以资敌。遂令孤城穷守，力屈凶威。谢承后汉书，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于绝域。史记，李左车谓韩信曰：今足下情见力屈，欲战不拔。左氏传，晋温季曰：逃威也。杜预曰：凶贼为害，故曰威也。虽然，犹应固守三关，更谋进取，而退师延颈，自贻亏衄，刘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军将军曹景宗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围，诏荆、郢发兵往援，曹景宗为都督。及荆州援军至三关，顿兵不进，闻司州没，即日退还延颈。敌人纵暴缘边，景宗不能御，遂失三关诸戍。有司奏罚罪，景宗闻之辄去州，伏阙泥首待罪。帝一无所问。三关、延颈，二戍名也。管子曰：民无耻不可以固守。汉书曰：诸将曰：楚数进取。如淳曰：进取，多所攻也。毛诗曰：自贻伊戚。陈琳檄豫州曰：伤夷折衄。衄，折挫也。疆场侵骇，职是之由。左氏传曰：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数诸戎曰：言语漏渫，则职汝之由。不有严刑，诛赏安寘，景宗即主。史记曰：繁法严刑而天下振。西征赋曰：峻徒御以诛赏。毛萇诗传曰：寘，置也。主谓为主首也。王隐晋书，庾纯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乱仪度即主，谨按河南尹庾纯，云云。然以主为句，则臣当下读也。

臣谨案使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臣景宗，擢自行间，遭兹多幸，汉书，卫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间。左氏传，羊舌职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指踪非拟，获兽何勤。汉书曰：上先封萧何为酈侯，功臣皆曰：萧何未有汗马劳，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上曰：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公徒能走得兽者，功狗也；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赏茂通侯，荣高列将，汉书，苏武谓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将，爵通侯。应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张晏曰：后改为列侯。列侯，见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负檐裁弛，锤鼎遽列，左传曰：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弛于负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师每食击锤。家语曰：子路南游楚，列鼎而食。广雅曰：列，陈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陈。左氏传曰：郑人赂晋侯以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也。自顶至踵，功归造化，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至于踵。赵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无为，与造化逍遥也。润草涂原，岂获自己。喻巴蜀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史记曰：沛令闭城守。左氏传曰：宋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睥

其目，蟠其腹，弃甲而复。生曹死蔡，优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腠面目。毛诗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腠面目，视人罔极。毛萇曰：腠，媠也。郑玄曰：汝媠然有面目也。

昔汉光命将，坐知千里；东观汉记曰：代郡太守刘兴将数百骑，攻贾览，上状檄至，光武知其必败，报书曰：欲复进兵，恐失其头首也。诏书到，兴已为览所杀。长史得檄，以为国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从事。魏书曰：太祖自作兵书。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故能出必以律，锱铢无爽。周易曰：师出以律。郑玄礼记注曰：八两为锱。汉书曰：二十四铢为两。伏惟圣武英挺，略不世出，汉书，蒯通说韩信曰：功无二于天下，略不世出。料敌制变，万里无差，赵充国颂曰：料敌制胜，威谋靡伉。奉而行之，实弘庙筭。西征赋曰：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筭。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筭胜，得筭多也。惟此庸固，理绝言提。晋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毛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自逆胡纵逸，久患诸夏。刘琨劝进表曰：逆胡刘曜，纵逸西都。汉书匈奴传赞曰：久矣夷、狄之为患。圣朝乃顾，将一车书。汧马督谏曰：圣朝西顾，关右震惶。礼记曰：书同文，车同轨。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晋起居注曰：大司马表曰：园陵辱于非所。早朝永叹，载怀矜恻。致兹亏丧，何所逃罪？宜正刑书，肃明典宪。左氏传，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臣谨以劾，请以见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其军佐职僚、偏裨将帅絪胡卦切诸应及咎者，别摄治书侍御史随连续奏。臣谨奉白简以闻云云。

文选考异

注「廷尉王恢逗橈」：陈云「尉」下脱「当」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全城西沂涧」：袁本、茶陵本「沂」作「泝」，下有「曰涂」二字，是也。尤初有，修误去。

注「壮士犹战不降」：袁本、茶陵本无「战」字。

犹有转战无穷：案：「有」当作「其」。袁、茶陵二本校语云善有「其」字。尤所见非。

注「毛诗曰旋车言迈」：袁本作「言迈已见潘岳金谷集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此初同袁，修改误依复出。

注「即主谨按」：袁本、茶陵本「谨」上有「臣」字。案：此尤校删也。

注「则臣当下读也」：袁本、茶陵本无「则」字。

注「上曰知猎狗乎曰知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云云：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有「臣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

以闻」二十字。案此似善、五臣之异也。

奏弹刘整

沈约齐纪曰：整，宋吴兴太守兄子也。历位持节都督交、广、越三州也。

奏弹刘整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泛毓字孤，家无常子。东观汉记曰：马援事寡嫂，虽在闺内，必衣冠然后入见。王隐晋书曰：泛毓，字稚春，济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号其家儿无常母，衣无常主也。泛，音凡。毓，音育。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左氏传，臧哀伯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东京赋曰：贞夫怀节。班固汉书赞曰：孟子曰：闻伯夷之风，懦夫有立志。千载美谈，斯为称首。公羊传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封禅书曰：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也。

臣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刘氏丧亡，抚养孤弱，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并已入众。又以钱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夺寅息逡婢绿草，私货得钱，并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石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求摄检，如诉状。

辄摄整亡父旧使奴海蛤到台辩问，列称：整亡父兴道，先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财，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后，第二弟整仍夺教子，云应入众，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钱五千文，不分逡。其奴当伯，先是众奴。整兄弟未分财之前，整兄寅以当伯贴钱七千，共众作田。寅罢西阳郡还，虽未别火食，寅以私钱七千赎当伯，仍使上广州去。后寅丧亡，整兄弟后分奴婢，唯余婢绿草入众。整复云寅未分财赎当伯，又应属众。整意贪得当伯，推绿草与逡。整规当伯还，拟欲自取，当伯遂经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回，更夺取婢绿草，货得钱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钱，又不分逡。寅妻范云，当伯是亡夫私赎，应属息逡。当伯天监二年六月从广州还至，整复夺取，云应充众，准雇借上广州四年夫直，今在整处使。

进责整婢采音，刘整兄寅第二息师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石哺食。范未得还，整怒，仍自进范所住，屏风上取车帷为质。范送米六石，整即纳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子夹杖龙牵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闻声，仍打逡。范唤问何意打我儿？整母子尔时

便同出中庭，隔箔与范相骂。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时在整母子左右。整语采音：其道汝偷车校具，汝何不进里骂之？既进争口，举手误查范臂。车栏夹杖龙牵，实非采音所偷。

进责寅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夹杖龙牵，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与郎逡往津阳门籴米，遇见采音在津阳门卖车栏龙牵，苟奴登时欲捉取，逡语苟奴已尔不须复取。苟奴隐僻少时，伺视人买龙牵，售五千钱。苟奴仍随逡归宅，不见度钱。

并如采音、苟奴等列状，粗与范诉相应。重核当伯、教子，列娘被夺，今在整处使，悉与海蛤列不异。以事诉法，令史潘僧尚议：整若辄略兄子逡分前婢货卖，及奴教子等私使，若无官令，辄收付近狱测治。诸所连逮絙应洗之源，委之狱官，悉以法制从事。如法所称，整即主。昭明删此文大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

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鬬茸，名教所绝。史记，太史公曰：李斯自闾阎历诸侯。吊屈原曰：鬬茸尊显，谗谀得志。世说曰：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任放为达，或有裸体。乐广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葱，汉书曰：班伯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绮襦纨葱之间，非其好也。恶积衅稔，亲旧侧目。左氏传，苾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预曰：稔，熟也。恶积与桀同诛。汉书郅都传，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理绝通问，而妄肆丑辞；谓大骂也。礼记曰：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包咸论语注曰：肆，极意敢言也。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苾曰：莠，丑也。终夕不寐，而谬加大杖。谓打逡也。谢承后汉书曰：或问第五伦曰：公有私乎？对曰：吾兄子尝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病，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家语曰：孔子谓曾子曰：汝不闻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薛包分财，取其老弱；范曄后汉书曰：汝南薛包，字孟尝，好学笃行。弟子求分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颓者，曰：吾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后征拜侍中。高凤自秽，争讼寡嫂。东观汉书曰：高凤，字文通，南阳人也。凤年老，声名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凤本巫家，不应为吏。又与寡嫂诈讼田，遂不仕。未见孟尝之深心，唯曜文通之伪迹。颜延年咏向秀曰：深心托毫素。袁彦伯名臣颂曰：迹洿必伪。昔人睦亲，衣无常主；颜延年陶征士诔曰：睦亲之行。衣无常主，已见上文。整之抚侄，食有故人。谓责米也。西京杂记曰：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齐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

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乃告人曰：公孙弘内厨五鼎，外⁽¹⁾一肴，岂可以临天下。于是朝右疑其矫焉。弘叹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锺庾，而襜昌占切帷交质，谓取车帷也。汉书曰：高祖从王媪、武负贯酒，两家常折券弃责。左氏传，晏子曰：釜十则锺。杜预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论语注曰：十六笴为庾。诗曰：渐车帷裳。毛萇曰：惟裳，妇人车饰。郑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谓襜褕为童容也。左氏传曰：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人之无情，一何至此！庄子，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谓之人？实教义所不容，绅冕所共弃。仲长子昌言曰：引之于教义。嵇康绝交书曰：世教所不容。

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整所除官，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诸所连逮应洗之源，委之狱官，悉以法制从事。婢采音不款偷车龙牵，请付狱测实。其宗长及地界职司，初无纠举，及诸连逮，请不足申尽。臣昉云云，诚惶诚恐以闻。

文选考异

注「宋吴兴太守兄子也」：陈云「守」下有脱字。各本皆同，无以补也。

六笴：袁本、茶陵本「笴」作「斗」。案：下文仍作「斗」，疑「斗」是。

忽至户前隔箔：袁本、茶陵本云善无「隔箔」二字。案：二本所见是也。此尤添之，以五臣乱善。

分财：袁本、茶陵本云「财」善作「赋」。案：此尤改之。

整兄弟未分财之前 袁本、茶陵本云善无「未」字。案：此尤添之。

进责整婢采音刘：案：「刘」当作「列」。下文云「并如采音苟奴等列状，粗与范诉相应」，此即「采音列」也。各本皆误，今特订正。

范唤问何意打我儿 袁本、茶陵本云善无「唤」字。案：此尤添之。

婢采音及奴教子：袁本、茶陵本云善无「婢」字。案：此尤添之。

进责寅妻范奴苟奴列 袁本、茶陵本云善无「苟奴」字。案：此尤添之，依下文盖当有。

遇见采音：袁本、茶陵本「遇」下校语云善作「过」。案：此尤改之。

注「汉书郅都传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袁本、茶陵本「郅都传」作「音义曰」，见下有「郅」字而视作也。案：此尤校改之也。

薛包分财：袁本、茶陵本云「包」善作「苞」。案：此亦以五臣乱善也。注中字二本并作「苞」，尤尽改作「包」，非。

注「东观汉书曰」：陈云「书」，「记」误，是也。各本皆误。

唯曜文通之伪迹：袁本、茶陵本「曜」作「效」。案：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也。

注「高祖从王媪武负贯酒两家」：袁本、茶陵本作「高祖每贯酒岁更而酒家」

。案：此尤校改之也。

臣昉云云诚惶诚恐以闻：袁本、茶陵本无「云云」二字，以上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稽首」十字。案：说已见前。

奏弹王源

奏弹王源

沈休文吴均齐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约为中丞。

给事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吴兴邑中正臣沈约稽首言：臣闻齐大非偶，着乎前诰；辞霍不婚，垂称往烈。左氏传曰：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汉书曰：隽不疑为京兆尹，大将军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肤敏，应变当理；辞霍不婚，逡巡致仕。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义，升降窳隆，诚非一揆。礼记曰：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左氏传，施氏之妇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俪。尚书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吴都赋曰：窳隆异等。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门素，不相夺伦。尚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使秦晋有匹，泾渭无舛。左氏传曰：晋公子重耳至于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匭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孙绰子曰：或问雅俗，曰：泾、渭分流，雅郑异调。自宋氏失御，礼教雕衰，答宾戏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晔后汉书，霍谓奏记曰：宋光衣冠子孙。袁子正书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谓之冠族。左氏传，郑庄公曰：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音斯庶，毛诗曰：琐琐姻娅，则无膺仕。毛萇曰：两婿相谓曰娅。汉书曰：有厮养卒。如淳曰：厮，贱也。贩鬻祖曾，以为贾音古道，郑玄周礼注曰：居卖物曰贾。明目腆颜，曾无愧畏。丁德礼厉志赋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无忤。孔安国尚书传曰：腆，厚也。毛诗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若夫盛德之胤，世业可怀，左氏传，史赵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赋曰：违世业之可怀。栾郟之家，前徽未远。左氏传，叔向曰：栾、郟、胥、原，降在阜隶。杜预曰：晋旧臣之族也。既壮而室，窃贲莫非阜隶，礼记曰：三十壮有室。郑玄曰：有室，有妻，妻称室也。解嘲曰：司马长卿窃贲卓氏。左氏传曰：人有十等，士臣阜。又曰：舆臣隶。结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诗曰：亲结其褵，九十其仪。毛萇曰：褵，妇人之帟也。母戒女施衿结褵。国语曰：越王勾践行成于吴，曰：一介适女，执箕帚于王宫者也。志士闻而伤心，旧老为之叹息。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也。自宸历御寓，弘革典宪，虽除旧布新，而斯风未殄。左氏传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尚书曰：商俗靡靡

，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负宸于纪切兴言，思清弊俗者也。礼曰：天子负斧宸南向而立。郑玄曰：负之言背也。斧依，为斧文屏风。宸与依同。诗曰：兴言出宿。尚书曰：弊化奢丽，万世同流。

臣实儒品，谬掌天宪，范晔后汉书，刘陶上疏曰：今权臣口含天宪。虽埋轮之志，无屈权右；范晔后汉书曰：张纲，字文纪，为侍御史。顺帝遣八使询风俗，余人受命之部，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大将军梁冀。东观汉记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权右，咸各敛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应璩诗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治国亦有常乎？对曰：谗佞之人，隐在君侧，犹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晔后汉书，虞延谓马成曰：尔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毛诗曰：秩秩大猷也。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汉书曰：尉佗曰：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贾逵国语注曰：风，采也，采听商旅之言也。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鸾晋阳秋曰：王雅，字茂德，东海郟人，为右仆射。周礼曰：八命作牧。郑司农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璇，升采储闱，亦居清显。尚书曰：亮采惠畴。孔安国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陈郡谢录曰：谢石以有大勋，遂居清显。源频叨诸府戎禁，豫班通彻。应劭汉书注曰：旧曰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也。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左氏传，晋侯使吕相绝秦，曰：秦与晋出入，秦惟利是视。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孝经钩命诀曰：名毁行废，玷辱先人。源人身在远，辄掇媒人刘嗣之到台辩问。嗣之列称：吴郡满璋之，相承云是高平旧族，宠奋胤胄，魏志，满宠，字伯宁，景初二年为太尉，薨，子伟嗣。世说曰：伟弟子奋，元康中至司隶校尉。荀绰冀州记曰：奋，高平人也。家计温足，见托为息鸾觅婚。汉书，董仲舒对策曰：家温而食厚禄。王源见告穷尽，即索璋之簿阅，汉书，朱博曰：王卿忧公赍阅阅诣府。音义曰：明其等曰阅，积功曰阅也。见璋之任王国侍郎，鸾又为王慈吴郡正合主簿，吴均齐春秋曰：王慈，字伯宝，早有令誉，稍历侍中，吴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详议，判与为婚。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娶妻及纳征皆曰聘。周礼曰：谷圭以聘女。源先丧妇，又以所聘余直纳妾。如其所列，则与风闻符同。

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之后，无闻东晋，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臧荣绪晋书，陈晷有誉西朝。干宝晋纪曰：苗愿杀司隶校尉满奋。荀绰冀州记曰：满奋，字武秋。公羊传曰：纪子伯者何，谓无闻焉尔。其为虚托，不言自显。王满连姻，寔骇物听，汉书音义曰：连，亲郢也。尚书大传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听。潘杨之睦，有异于此。潘岳杨仲武诔曰：潘、杨之睦，有自来矣。曹子建求自试表曰：古之

受爵禄者，有异于此。且买妾纳媵，因聘为资，左氏传，郑子产曰：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施衿之费，化充床第，仪礼曰：女嫁，母施衿结帨。郑玄曰：帨，佩巾也。左氏传曰：赵武过郑，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阃。杜预曰：第，箒也。鄙情赘行，造次以之。蜀志，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际，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其在道曰余食赘行。王弼曰：更为疣赘也。纠慝绳违，允兹简裁。源即主。言其违慝，信当此简之所贬裁。尚书曰：绳愆纠缪，格其非心。

臣谨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资，得参纓冕，汉书音义曰：无忌却秦，有地资也。同人者貌，异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纣、鲁桓、齐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礼记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诗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且非我族类，往哲格言；熏莸不杂，闻之前典。左氏传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语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语，颜回曰：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汧马督谏曰：闻之前典。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尚书曰：六卿分职。礼记曰：晋文谓赵文子知人，所举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郑玄曰：管，管键者也。宋子河魴，同穴于輿台之鬼。毛诗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左氏传曰：阜臣輿。又曰：仆臣台。高门降衡，虽自己作；陆云答兄书曰：高门降衡，修庭树蓬。蔑祖辱亲，于事为甚。说文，憍，轻易也。蔑与憍古字同。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尚书大传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贾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辄下禁止视事如故。言禁止其视事之法，当如故事也。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臣约诚惶诚恐，云云。

文选考异

礼教雕衰：袁本、茶陵本「雕」作「雕」。案：此尤本伪字。

注「礼记曰三十壮有室」：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案：盖二本因已见五臣而节去，尤有，是也。

注「礼曰天子」：袁本、茶陵本「曰」作「记」。案：此当「记」、「曰」两有。

臣实儒品：袁本、茶陵本「儒」作「儒」。案：此尤本伪字。

而托姻结好：袁本无「结」字，云「好」善作「结」。茶陵本无「好」字，云

「结」五臣作「好」。案：此盖尤校改两存。依文义，善不当无「好」字，而以「而托姻结」为句。二本所见必有误，校语未足据也。

注「魏志满宠」：袁本、茶陵本「志」下有「曰」字，是也。

注「世说曰」：陈云「说」，「语」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谓无闻焉尔」：袁本、茶陵本无「谓」字，是也。

注「连亲郗也」：袁本、茶陵本「郗」作「姻」。案：史记集解引作「荡」，汉书南越传颜注引孟康亦作「荡」，皆与善不同。索隐云：「连者，连姻也。」恐尤延之以彼语校改，复错误如此耳。

注「鲁桓齐穆」：何校「齐」改「楚」，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礼记曰晋文」：何校「文」改「人」，是也。各本皆误。

注「陆云答兄书曰高门降衡修庭树蓬」：何校「书」改「诗」，此十四字，茶陵有，袁无。案：无者疑脱。

笺

答临淄侯笺

答临淄侯笺

杨德祖典略曰：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谦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淄侯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数与修书，修答笺。后曹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数日，若弥年载。毛萇诗传曰：弥，终也。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文曰：讽，诵也。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仲宣投刘表，寓流楚壤，故云汉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伟长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干沦飘许京，故云豫。德琏时居汝、颍，汝、颍，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于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尚书曰：树之风声。自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家语曰：孔子出乎四门，周章远望。曹植书曰：足下高视于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发，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诗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毛诗曰：宣昭义问。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汉书，桓谭曰：杨子之书，文义至深，必度越诸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锺会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又尝亲见执事，握牋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即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

，无得踰焉，论语，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鷓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植为鷓鸟赋，亦命修为之，而修辞让。植又作大暑赋，而修亦作之，竟日不敢献。见西施之容，归增其貌者也。越绝书曰：越王乃饰美女西施、郑巴，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

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教使刊定。郑玄礼记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犖，固所以殊绝凡庸也。史记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桓子新论曰：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辩通，以着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文虽出此，而意微殊。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着一书，悔其少作。曹植书曰：杨雄犹称壮夫不为。杨子法言，或问吾子少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侂邪！毛诗序曰：七月，周公遭变，陈王业之艰难。然诗无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详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楚辞曰：吾闻作忠以造怨，忽谓之过言。论语曰：未之思也。

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曹植书曰：采庶官之实录，成一家之言。东京赋曰：忘经国之长基。封禅书曰：飞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国语，晋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颢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韦昭曰：景钟，景公钟也。墨子曰：以其所获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也。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辄受所惠，窃备蒙眊诵咏而已，诗曰：蒙眊奏工。敢望惠施以忝庄氏？曹植书曰：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岂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于庄周之相知乎？庄周，喻植也。惠施，庄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绪瓌瓌，何足以云。曹植书曰：刘季绪好诋诃文章。魏志曰：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乐安太守。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修死罪死罪：袁本、茶陵本不重「死罪」。案：此尤添之也。

自周章于省览：袁本、茶陵本「自」作「目」，是也。何校云魏志注作「目」。

。

归增其貌者也：袁本、茶陵本「增」作「憎」，是也。

注「修言己岂敢望」下至「故引之」：袁本无此三十七字。案：无者是也。茶

陵本并五臣入善，此同其误耳。

与魏文帝笺

与魏文帝笺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钦，字休伯，颍川人，少以文辩知名。以豫州从事，稍迁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啜，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

正月八日壬寅，领主簿繁钦，死罪死罪。近屡奉笺，不足自宣。顷诸鼓吹，广求异妓，时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左氏传曰：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能喉啜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许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广雅曰：抗，高也。声悲旧笳，曲美常均。乐汁图征曰：圣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调五声之均也。宋均曰：长八尺，施弦也。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汉书曰：郑声尤集黄门集乐之所。汉书音义，如淳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乐，为理乐。桓谭新论曰：汉之三主，内置黄门工倡。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曲折沈浮，寻变入节。自初呈试，中间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左氏传，韩宣子如楚，叔向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暨，及也。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古诗曰：胡马依北风。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说文曰：衽，衣衿也。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泣涕殒涕，悲怀慷慨。自左史史纳谿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夔与左史史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史与音同也。其史纳、谿姐，盖亦当时之乐人。声类曰：纳，奴紺切。说文曰：史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识以来，耳目所见，金曰诡异，未之闻也。李陵与苏武书曰：陵自有识以来，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说文曰：诡，变也。

窃惟圣体，兼爱好奇；庄子，仲尼谓老聃曰：兼爱无私也。是以因笺，先白委曲。伏想御闻，必含余欢。冀事速讫，旋侍光尘，寓目阶庭，与听斯调，左氏传曰：得臣与寓目焉。宴喜之乐，盖亦无量。诗曰：吉甫宴嘉。钦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领主簿繁钦：茶陵本无「繁」字，袁本有。案：此疑善无，五臣有，二本失着校语，而尤以五臣乱善。

注「亦律调五声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也。各本皆误。

注「汉书曰郑声尤集黄门」：案：此有脱误，所引必礼乐志「郑声尤甚，黄门

名倡丙强、景武之属」云云，以注「黄门」也。今误「甚」为「集」，「黄门」下失去，全非其旧耳。

注「集乐之所」：案：「集」上当更有「黄门」二字。

注「汉书音义」下至「为理乐」：袁本无此十八字，有「已见长笛赋」五字。

案：袁本最是，「已见长笛赋」，即指黄门集乐之所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桓谭新论曰汉之三主内置黄门工倡」：案：此十五字亦已见长笛赋，不当有也。各本皆衍。

注「与左??等」：案：「??」当作「颠」，观下注「??与?同」可见也。「?」即「颠」字，今本魏志作「愿」，乃误字耳。

答东阿王笺

答东阿王笺

陈孔璋文章志曰：陈琳，字孔璋，广陵人也。避乱冀州，袁绍辟之，使典密事。绍死，魏太祖辟为军谋祭酒，典记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披览粲然。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汉书，袁盎谏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吕氏春秋曰：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马却不肯进。青萍为参乘，青萍进，视下，豫让却寝，佯为死人。叱青萍曰：去，长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与子友。子今日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与之道，子贼吾君，而我不言，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杀。青萍，豫让之友也。张叔及论曰：青萍砥砺于锋锷，庖丁剖牺于用刀。越绝书曰：楚令欧冶子干将为铁剑二枚。吴越春秋曰：，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拂钟无声，应机立断。说苑曰：西闾过东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问曰：子何之？过曰：欲说东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说东诸侯乎？过曰：独不闻干将莫邪，拂锤不铮，试物不知，然以之缀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试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然无异于未视?也。又曰：淳于髡三称，邹忌三知之。髡等辞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将莫邪者，贵于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言天性自然，受于异气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禀，受也。论语，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说文曰：焱，火华也，盐念切。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弩马，可得齐足？吕氏春秋曰：飞兔、騶裹，古之骏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叹曰：神奔电驱，星流矢骛，则莫若益野腾驹。楚辞曰：驴骡偃蹇而齐足。夫听白雪之音，观绿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着，宋玉讽赋曰：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会绿水之趋。高诱曰：绿水，古诗也，东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对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也。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诗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论语，颜渊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谨韞椟玩耽，以为吟颂。论语，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吟诵，谓讴吟歌诵。琳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注「张叔及论」：案：「叔及」当作「升反」，说已详前。各本皆误。

注「吴越春秋曰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答魏太子笺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与质书，质报之。

答魏太子笺

吴季重魏志，吴质，字季重，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为朝歌长，官至振威将军。文帝为太子时，重答此笺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质言：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楚辞曰：老冉冉而逾施。论语，阳货曰：岁不我与。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汉书曰：武帝微行私出。张晏曰：骑出入市里，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置酒乐饮，赋诗称寿。汉书曰：陈平厚具乐饮太尉。史记曰：武安君起为寿。如淳曰：上酒谓称寿也。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

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字，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两都赋序曰：雍容揄扬。汉书曰：严助侍燕从容。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汉书，田延年曰：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又息夫躬上疏曰：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积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侔也。汉书，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汉书曰：唯严助与吾丘寿王见任用。后淮南王朝，赂遗，助竟坐弃市。寿王后坐事诛。论语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汉书，司马相如常称疾避事。又长卿妻曰：长卿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魏文书曰：伟长着中论二十余篇。尔雅曰：尚，庶几也。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鵬鸟赋曰：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魏文书曰：后生可畏，来者难诬。

伏惟所天，左氏传，箴尹克黄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宾戏曰：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项代曰：场囿，讲艺之处。发言抗论，穷理尽微，周易，穷理尽性

。孔安国尚书传曰：微，妙也。摘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鸾龙，鳞羽之有五
彩，设以喻焉。答宾戏曰：摘藻如春华。班固与弟超书曰：傅武仲下笔不休。
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魏文书曰：吾德不及萧王，年与之齐矣。东观汉记曰：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为萧王。汉书，刘向上疏曰：陈汤比于贰师，功德百之。
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周易曰：同声相应。然年岁若坠，今质已四
十二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
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庄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国尚书传曰：敕，正也。
慎子曰：久处无过之地，则世俗听矣。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
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风云之会，论语，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周易
曰：云从龙，风从虎。时迈齿戡徒结切，尚书曰：日月逾迈。左氏传，宰孔谓
齐侯曰：伯舅耄老。杜预曰：七十曰耄也。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不胜悽悽。尚书曰：悽悽，谨敬也。以来命备悉，故略陈至情。质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岁不我与：袁本、茶陵本「我与」作「与我」。案：「与我」是也。善注引「
岁不我与」，而正文自作「与我」，即所谓不拘语倒之例，前已详论矣。尤依
注乙正文，非。

注「魏文书曰」：袁本、茶陵本「魏文」作「文帝」，是也。下同。

伏惟所天又注「左氏传」下至「臣之天也」：袁本、茶陵本云善无「伏惟所天」
。案：此不当无，传写脱耳。尤校添为是。二本并无注二十二字，此所有未
审何出。

注「项代曰」：陈云「代」，「岱」误，是也。各本皆误。

远近所以同声：袁本、茶陵本「声」下有「也」字。何校添，陈同。是也。

时迈齿戡：案：疑此「戡」当作「耄」，故注引左传「耄老」。袁。茶陵二本
所载五臣良注「戡，大也」。盖「戡」。「耄」为善、五臣不同也。又案：汉
书孔光传「犬马齿戡」，读作「耄」。或季重用彼成文 然则善当有「戡」、
「耄」异同之注，今删削不全。

注「尚书曰悽悽谨敬也」：袁本无「尚」字，茶陵有。案：无者疑脱「字」字
耳，作「尚」非也。求通亲亲表注引亦误。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吴季重魏略曰：质迁元城令，之官，过邳辞太子，到县与太子笺。

臣质言：前蒙延纳，侍宴终日，郑玄礼记注曰：延，进也。耀灵匿景，继
以华灯。楚辞曰：角宿未旦，耀灵焉藏？广雅曰：耀灵，日也。楚辞曰：兰膏
明烛华灯错。虽虞卿适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史记

曰：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金百镒，再见为上卿，故号为虞卿。又曰：秦昭王为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交。君幸过寡人，愿与为十日之饮。平原君遂入秦见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顿，醒寤之后，不识所言。孔安国尚书传曰：沈，谓醉冥也。顿，犹弊也。即以五日到官。

初至承前，未知深浅。言每事承前，无所改易也。深浅，犹善恶也。然观地形，察土宜。左氏传，宾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带常山，连冈平代；汉书有恒山郡。张晏曰：恒山在西。汉书，代郡有平邑及代二县。北邻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汉书，上东击韩信，余寇东垣，还过赵。赵相贯高等耻上不礼其王，阴谋欲杀上。上欲宿，心动，问县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重以泚水，渐渍疆宇，汉书，恒山郡元氏县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入黄河。泚音脂。喟然叹息：思淮阴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汉书，成安君陈余背汉之赵。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陘，斩陈余泚水上。奇譎，谓拔赵帜立汉帜。失策，谓不用李左车之言也。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廉颇、蔺相如，赵国之贤将也，故想其风。邯郸，赵所都也。东接巨鹿，存李齐之流。汉书，文帝问冯唐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巨鹿也。都人士女，服习礼教，西都赋曰：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皆怀慷慨之节，包左车之计。汉书，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议欲以下赵，愿假臣奇兵三万人，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壁勿与战。吾奇兵绝其后，两将之首，可致戏下。成安君不听也。而质闇弱，无以莅之。毛萇诗传曰：莅，临也。若乃迈德种恩，树之风声，尚书，咎繇迈种德。风声，已见上。使农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机杼，固非质之所能也。诗曰：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汉书，酈食其曰：农夫释耒，红女下机。工与红同。毛诗序曰：吟咏情性。至于奉遵科教，班扬明令，尔雅曰：科，条也。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尚书曰：臣无有作福作威。赋事行刑，资于故实，国语，樊穆仲曰：鲁侯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抑亦懔懔有庶几之心。孔安国尚书传曰：懔懔，危惧貌。

往者严助释承明之欢，受会稽之位；寿王去侍从之娱，统东郡之任。其后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不亦异乎？汉书曰：严助为中大夫，上问所欲，对曰：愿为会稽太守。数年，赐书制诏会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庐，出为郡吏，久不闻问。助恐，上书谢，愿奉三年计最。诏许，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寿王善格五，召待诏，拜侍中，后为东郡尉。复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张敞在外，自谓无奇；陈咸愤积，思入京城。汉书曰：张敞为胶东相，与朱邑书曰

：值敞远守剧郡，馭于绳墨，胸臆约结，固无奇矣。又曰：陈咸，字子康，为南阳守。咸数赂遗陈汤，与书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后竟入为少府。又曰：陈汤，字子公。彼岂虚谈夸论，诳耀世俗哉？斯实薄郡守之荣，显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后不佞，尔雅曰：佞，易也。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论语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聊以当觐，不敢多云。质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西带常山：袁本、茶陵本「常」作「恒」。案：此尤改之也。

注「汉书有恒山郡」：袁本、茶陵本「恒」作「常」，是也。下汉书恒山郡元氏县同。

注「背汉之赵」：陈云「赵」，「楚」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赵国之贤将也」下至「赵所都也」：袁本此十六字作「俱赵将也」四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非。此同其误耳。

女工吟咏于机杼：案：「女工」当作「工女」，以「工女」与「农夫」偶句也。酈食其传「红女」与景帝纪「女红」，迥乎有别。观善舍纪引传，较可知矣。各本皆误倒。

注「尔雅曰科条也」：案：「尔」当作「广」。各本皆伪。此所引释言文也。

注「赐书制诏」：袁本、茶陵本「书」下有「曰」字，是也。

注「后为东郡尉」：何校「尉」上添「都」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尔雅曰佞易也」：案：「尔」当作「小」。各本皆伪。此所引广诂文也。

为郑冲劝晋王笺

为郑冲劝晋王笺

阮嗣宗臧荣绪晋书曰：郑冲，字文和，荥阳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晋太祖为晋公，太原等十郡为邑，进位相国，备礼九锡。太祖让不受。公卿将校皆诣府劝进，阮籍为其辞。魏帝，高贵乡公也。太祖，晋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汉书，武帝诏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左氏传，叔孙曰：叔出季处，有自来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田证切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说苑，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汤立以为三公。史记曰：伊尹欲干汤，乃为有莘媵臣。毛诗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尚书曰：光宅天下。又曰：鲁侯伯禽宅曲阜。毛诗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毛萇曰：龟山、蒙山也。吕尚磻溪之渔者，一朝指麾，乃封营丘。尚书中候曰：王即回驾水畔，至磻溪之水，吕尚钓于崖。史记曰：西伯以吕

尚为太师。武王东伐，师尚父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于齐营丘。魏书，荀攸劝进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吕望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东观汉记，曹节上书曰：功薄赏厚，诚有踧踖也。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公羊传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况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王隐晋书宣纪曰：天子策命上为相国。又景纪曰：天子策上为相国。毛诗曰：世有哲王。尚书曰：明德惟馨。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南都赋曰：朝无阙政，风烈昭宣。左氏传曰：晋悼公即位，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王隐晋书文纪曰：姜维出陇右，上帅轻兵到灵州，大破之，诸虏震服。汉北地郡有灵州县，金城郡有榆中县。李陵书曰：远听之臣，望风驰命。尔雅曰：震，惧也。长杨赋曰：靡节西征，羌僰东驰。封禅文曰：昆虫闾泽，回首面内。剧秦美新曰：回首内向，喁喁如也。东诛叛逆，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之涉切三越。王隐晋书文纪曰：诸葛诞反，上亲临西园，四面并攻。须臾陷溃，斩送诞首。魏志曰：诞闭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吴请救。吴遣唐咨、王祚来应诞。及斩诞，唐咨、王祚皆降。吴兵万众，器仗军实山积。孙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阖闾，吴王也，以比孙权。尔雅曰：慑，惧也。郭璞曰：即慑字也。汉书有三越，谓吴越及南越、闽越也。宇内康宁，苛慝不作。过秦论曰：包举宇内。尚书，五福，三日康宁。左氏传，晋叔向曰：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居陈、蔡，苛慝不作，盗贼伏隐也。是以殊俗畏威，东夷献舞。范晔后汉书曰：东夷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献其乐舞。

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显兹太原。毛诗曰：率由旧章。周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明公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易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左氏传，楚子曰：军志云，允当即归。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佞靡违。由斯征伐，则可朝服济江，扫除吴会；国语曰：齐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汉书曰：江水祀蜀，塞牺牲，亦牛犊。塞，谓报神恩也。礼记曰：东巡狩，望祀山川。汉书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濑山。濑山，蜀之岷山也。回戈弭节，以麾天下，长杨赋曰：回戈聊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今以靡为弭，误也。远无不服，迩无不肃。国语，祭公谋父曰：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庄子曰：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

或为交。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仲长子昌言曰：人主临之以至公。庄子，鲁侯曰：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之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冲等不通大体，敢以陈闻。

文选考异

注「魏帝高贵乡公也太祖晋文帝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案：此不当无，或二本脱。

注「武王以平商」：袁本、茶陵本「以」作「已」，是也。

注「公羊传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袁本此十二字作「美谈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汉北地郡有灵州县」：袁本、茶陵本「汉」下有「书」字，是也。

注「上亲临西园」：袁本「园」作「围」，是也。茶陵本亦误「园」。

注「回戈聊指」：案：「聊」当作「邪」，各本皆误。

今大魏之德：袁本、茶陵本无「今」字。陈云「今」晋书作「令」，为是。案：此尤校添而复伪其字耳。

注「吾谁与之为邻」：袁本、茶陵本无「之」字，是也。所引山木篇文。

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谢玄晖萧子显齐书曰：谢眺为隋王子隆府文学。世祖敕眺可还都，迁新安王中军记室，笺辞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学谢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书召，以眺补中军新安王记室参军。眺闻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左氏传曰：潢污行潦之水。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弩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论曰：弩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王逸楚辞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也。李轨曰：希，望也。诗曰：我马维骆，六轡沃若。沃若，调柔也。何则？皋壤摇落，对之惆怅；庄子，仲尼谓颜回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而乐。乐未毕也，哀又继之。楚辞曰：草木摇落而变衰。又曰：惆怅予兮私自怜。歧路西东，或以歎喟乌合切。淮南子曰：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门周见于孟尝，孟尝君为之呜咽流涕。歎与鸣同。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言密服义之情也。楚辞曰：身服义而未沫。郑玄仪礼注曰：拥，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归志。曹植应诏诗曰：朝覲莫从。邈若坠雨，翩似秋蒂。潘岳杨氏七哀诗曰：灌如叶落树，邈然雨绝天。论衡曰：云散水坠，成为雨矣。郭璞游仙诗曰：在世无千月，命如秋叶蒂。眺实庸流，行能无算。郑玄论语注曰：算，数也。属天地休明，山川受纳，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

休明。又伯宗曰：川泽纳污，山藪藏疾。褒采一介，抽扬小善，尚书，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书阴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贤也。蔡邕玄表赋曰：庶小善之有益。故舍耒场圃，奉笔兔园。诗曰：九月筑场圃。西京杂记曰：梁孝王好宫室苑圃之乐，筑兔园也。东乱三江，西浮七泽，言常从子隆也。萧子显齐书曰：隋王子隆为东中郎将、会稽太守，后迁西将军、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泽，楚境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正绝流曰乱。尚书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楚辞曰：过夏首而西浮。子虚赋曰：臣闻楚有七泽。契阔戎旃，从容燕语。毛诗曰：死生契阔。周礼：九旗通帛曰旃。刘向七言曰：燕处从容观诗、书。毛诗曰：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长裾日曳，后乘载脂；邹阳上书曰：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文学托乘于后车。毛诗曰：载脂载鞶，还车言迈。荣立府庭，恩加颜色。曹植艳歌行曰：长者赐颜色。沐发晞阳，未测涯涘；楚辞曰：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阳。抚臆论报，早誓肌骨。演连珠曰：抚臆论心。陈思王责躬表曰：抱璽归蕃，刻肌刻骨。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庄子曰：鲲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司马彪曰：转，运也。又曰：庄周谓监河侯曰：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渤澥方春，旅翻先谢。沧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翻，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鱼，渤澥之鸟。清切藩房，寂寥旧葺，藩房，王府；旧葺，眺舍也。刘楨赠徐干诗曰：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左氏传曰：葺门圭窵之人，皆陵其上。轻舟反溯，吊影独留。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赋曰：浮轻舟而上溯。曹子建责躬表曰：形影相吊，五情愧赧。白云在天，龙门不见，穆天子传，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楚辞曰：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王逸曰：龙门，楚东门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庄子，徐无鬼谓女商曰：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常见于国中而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艗于春渚；冀王入朝，而已候于江渚也。杜预左氏传注曰：舩，舟名也。朱邸方开，效蓬心于秋实。史记曰：诸侯朝天子，于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诸侯朱户，故曰朱邸。庄子谓惠子曰：夫子拙于用大，则夫子犹蓬之心也夫！韩诗外传，简王曰：夫春树桃李，秋得食其实也。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韩诗外传曰：少原之野，妇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贾子曰：楚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复还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与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国无相弃者。韩子曰：文公至河，命席褥捐之。咎犯闻之。曰：席褥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胜其哀。郑玄周礼注曰：衽席乃单席也。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列女传，梁高行曰：妾夫

不幸早死，先狗马填沟壑。东观汉记，张湛谓朱晖曰：愿以妻子托朱生。揽涕告辞，悲来横集，楚辞曰：思美人兮揽涕而寄眄。又曰：涕横集而成行。汉书，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横集。不任犬马之诚。史记，丞相青翟曰：臣不胜犬马心。

文选考异

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 何校「隋」改「随」。陈云「隋」，「随」误。袁。茶陵二本作「随」。袁有校语云善作「隋」。茶陵无校语。案：陈、何似但据茶陵改耳。下注尽作「隋」，袁所见是矣。

注「谢眺」：何校「眺」改「眺」。陈云「眺」并当作「眺」。案：已见前。

注「言密服义之情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无者最是。尤误取增多，最非。凡此类，俱显然可知者也。

注「好宫室苑圃之乐」：何校「圃」改「囿」，是也。各本皆伪。

注「后迁西将军」：陈云「西」上脱「镇」字，是也。袁本亦脱。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

注「韩诗外传简王曰」：案：「王」当作「主」。各本皆误。

注「而失簪」：袁本「失」作「亡」，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作「失」，非。

注「左右曰」下至「无相弃者」：袁本无此二十五字，有「衽席而甚切」五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与此同，皆非。

注「衽席乃单席也」：袁本无「乃」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仍未衍。案：「衽」下「席」字，亦不当有。上善音同，盖皆涉正文而误添。

到大司马记室笺

到大司马记室笺

任彦升刘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为大司马、录尚书事。以任昉为记室，用旧也。

记室参军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典策。刘歆甘泉赋曰：择吉日之令辰。德显功高，光副四海，东观汉记，明帝册曰：剖符封侯，或以德显。朱浮与彭宠书曰：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含生之伦，庇身有地。曹植对酒行曰：含生蒙泽，草木茂延。左氏传，子反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况昉受教君子，将二十年，魏文帝令曰：况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咳苦改切唾为恩，眄睐成饰，庄子，孔子谓渔父曰：丘幸闻咳唾之音。古诗曰：眄睐以适意。小人怀惠，顾知死所。论语，子曰：小人怀惠。左氏传，其友谓狼瞫曰：盍死！瞫曰：吾未获死所。昔承嘉宴，属有绪言，提挈苦结切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

骑兵。高祖善骑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庄子，孔子谓渔父曰：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汉书，厮养卒曰：两人左提右挈，灭燕易矣。诗曰：善戏谑兮。汉书，卫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间。左氏传，羊舌职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诗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变也。虽情谬先觉，而迹沦骄饵，知梁武之必贵，为谬先觉也；犹仕齐邦，是沦骄饵也。论语，子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汉书，桓生欲借书，班嗣报曰：不絀圣人之网，不汨骄君之饵也。汤沐具而非吊，大厦构而相贺。淮南子曰：汤沐具而虬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

明公道冠二仪，勋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楚辞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也？将使伊周奉饗，桓文扶毂，上林赋曰：孙叔奉饗。羽猎赋曰：齐桓曾不足扶毂。神功无纪，作物何称？言圣德幽玄，同夫二者，既无功而可纪，亦何名而可称。庄子曰：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司马彪曰：神人无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圣人无名，不立名也。庄子曰：造物者为人。司马彪曰：造物，谓道也。府朝初建，俊贤翘首；阮籍奏记曰：群英翘首，俊贤抗足。惟此鱼目，唐突珣璠。鱼目似珠。珣璠，鲁玉也。雒书曰：秦失金镜，鱼目入珠。韩诗外传曰：白骨类象，鱼目似珠。左氏传曰：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珣璠敛。孔融汝颖优劣论，陈群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也。顾己循涯，寔知尘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东观汉记，太史官曰：耿况千载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于上帝，故云再造也。虽则殒越，且知非报。左氏传，齐侯曰：小白恐陨越于下。毛诗曰：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胜荷戴屏营之情，国语，申胥曰：昔楚灵王独行屏营。谨诣厅奉白笺谢闻，昉死罪死罪。

文选考异

斯言不渝：袁本、茶陵本云「言」善作「其」。案：尤改之也。梁书作「言」。

注「汉书卫青曰」下至「国之不幸」：袁本此二十七字作「多幸已见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圣人无名司马彪曰神人无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百辟劝进今上笺

百辟劝进今上笺

任彦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姓萧氏，本兰陵郡县中都里人也。刘璠梁典曰：帝诏授公梁公，加公九锡，公辞。于是左长史王莹等劝进，公犹谦让未之许，莹等又笺，并任昉之辞也。帝，谓宝融也。史记曰

：司马迁自序作今上本纪。然迁以汉武见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蕴策，冒奏丹诚，方言曰：蕴，崇也。谓尊崇而加策命也。蕴与韞同。奉被还命，未蒙虚受，易曰：君子以虚受人。搢绅颀颀，深所未达。司马相如封禅书曰：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李奇曰：搢，插笏于绅。绅，大带。薛君韩诗章句曰：万人颀颀，仰天告愬。论语，子曰：丘未达也。盖闻受金于府，通人之弘致；吕氏春秋曰：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郑玄礼记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节。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以舜之德为未至，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魏书，荀攸劝进曰：信匹夫细行，攸等所大惧。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假为天子七年。周礼曰：王行先乘石。郑司农曰：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尚书中候曰：王即田鸡水畔，至磻溪之水，吕尚钓于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旌，德合昌，来提撰；尔雒钤，报在齐。宋均曰：旌，理也。况世哲继轨，先德在民；毛诗曰：世有哲王。晋中兴书曰：王绥八世，德名继轨。左氏传，晋士鞅谓秦伯曰：栾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经纶草昧，叹深微管。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又曰：天造草昧。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刘璠梁典曰：萧顺之生高帝及兄懿，懿为豫州刺史，镇历阳。护军将军崔慧景反，破左兴众十万余于钟山，宫城拒守。豫州闻难，投袂而起，战于越，城破，慧景走，追斩之。除侍中，迁尚书令。左氏传曰：冬，吴伐楚以报朱方之役。杜预曰：朱方，吴邑也。尚书禹贡曰：荆河惟豫州。班师振旅，大造王室。尚书曰：班师振旅。孔安国曰：班，还也。兵入曰振旅，言整众也。左氏传，吕相曰：我有大造于西。虽累茧救宋，重胝存楚。说文曰：𦍋，黑皱也，古典切。战国策曰：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王曰：善哉，请无攻宋。高诱曰：公输般，鲁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茧，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见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发军击吴，果大破之，以存楚国。胝，竹尼切。

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钟，功疑不赏，吕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钟者，欲负而走，则大钟不可负，以椎毁之，钟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已遽掩其耳。恶闻其过，亦由此也。汉书，蒯通谓韩信曰：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左氏传，晋大夫谓秦伯曰：君

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龙逢之怨。刘璠梁典曰：东昏荒赋，归政阍竖。尚书令懿于中书省饮鸩薨。论语比考讖曰：殷惑女妲己，玉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马，喻贤臣奔去也。论语阴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克书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谓杀关龙之后，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异也。龙同姓，称族，王虐杀我，必见禽也。明公据鞍辍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刘璠梁典曰：高祖告难于荆州行事，萧颖胄建牙陈伐。吴志曰：孙策亡，权悲感未视事。张昭谓权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寝伏哀戚，乃扶上马，陈兵而出。范曄后汉书曰：马援据鞍顾眄。三国名臣颂曰：辍哭止哀。东观汉记曰：光武兄齐武王以谮遇害。上独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处。晋中兴书，刘胤谓邵续曰：莫若亢大顺以激义士之心，奉忠正以厉军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图效祉；楚辞曰：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登山之神见，且走马前。走，导也。尔雅曰：罄，尽也。山戎孤竹，束马景从。汉书郊祀志曰：齐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束马悬车，上辟耳之山。东都赋曰：天官景从。伐罪吊民，一匡靖乱，尚书曰：奉辞伐罪。孟子曰：汤始征自葛，诛其君，吊其民。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传，宰孔谓晋侯曰：君务靖乱，无勤于行。匪叨天功，实勤濡足。左氏传，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功以为己力？韩诗外传曰：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圣人仁人，民之父母，今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且明公本自诸生，取乐名教，锺离意别传曰：严遵与光武皇帝俱为诸生。乐广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道风素论，坐镇雅俗，王隐晋书，刘琨表曰：李术以素论门望，不可与樵采同日也。孙绰子曰：或问雅俗，曰：泾，渭分流，雅、郑异调。不习孙吴，遘兹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孙、吴，而闇与之会。周易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驱尽诛之氓，济必封之俗，史记，周公曰：后嗣王纣，其民皆可诛。尚书大传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济，成也。王充论衡曰：尧、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纣之民，比屋可诛也。龟玉不毁，谁之功欤？论语曰：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孔子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谢承后汉书，王畅谏刘表曰：蘧伯耻独为君子。何地，谓何地自处也。某等不达通变，实有愚诚，周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不任控款，悉心重谒。论语注曰：控控，诚恚也。广雅曰：款，诚也。伏愿时膺典册，式副民望。左氏传，师曠谓晋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文选考异

注「史记曰司马迁自序」：何校去「曰」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衍。

注「于是夫负妻戴」：袁本、茶陵本无「夫」字、「戴」字。

注「即田鸡水畔」：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破左兴众十万于钟山」：陈云「兴」下当有「盛」，是也。各本皆脱。

注「说文曰?黑皱也古典切」：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注「鲁班之子」：案：「子」当作「圆」。各本皆伪。今宋策注「号」，「圆即号别体也」。

注「殷惑女妲己」：袁本、茶陵本无「女」字。

注「建牙陈伐」：案：「陈」当作「东」。各本皆伪。

注「楚辞曰」下至「舞冯夷」：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此盖因已见五臣而节去。

注「况贪天功」：茶陵本「天」下有「之」字。袁本并入五臣，仍未脱。

注「乐广曰」下至「何为乃尔」：袁本此十四字作「名教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注「孙绰子曰」下至「雅郑异调」：袁本此十七字作「雅俗已见上文」。茶陵本复出，非。

驱尽诛之氓：袁本、茶陵本云「氓」善作「萌」。案：此以五臣乱善，说详前。

注「论语曰」下至「是谁之过欤」：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六字。案：此盖因已见五臣而节去。

注「王畅谏刘表」：陈云当作「刘表谏王畅」。魏志刘表传注引谢书甚详，是也。各本皆误。

奏记

诣蒋公

诣蒋公

阮嗣宗臧荣绪晋书曰：太尉蒋济闻籍有才隽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籍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尚书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阶六符经曰：中阶上星，谓诸侯三公。汉书音义曰：泰阶三台。群英翘首，俊贤抗足，易通卦验曰：万人闻鸡鸣皆翘首。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下走为首。辟，犹召也。司马迁书曰：太史公牛马走。应劭汉书注曰：走，仆也。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簪；史记曰：卜商，字子夏。

礼记，曾子谓子夏曰：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吕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师子夏。李奇汉书注曰：拥篲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而温，生黍。七略曰：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而拥篲。郑玄周礼注曰：陪乘，参乘也。夫布衣穷居韦带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为道存也。邹阳上书曰：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说苑，唐且谓秦王曰：大王常闻布衣韦带之士怒乎？吕氏春秋曰：王公大人从而化之，此得之于学也。庄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焉。籍无邹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见采擢，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汉书，武帝制曰：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众也。负薪疲病，足力不强。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问疾。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负薪之忧，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

文选考异

注「而辟之」：茶陵本「而」下有「傲倪为志高问掾王默然后」十一字。袁本并入五臣，略同。

注「济大怒」：茶陵本「怒」下有「王默默惧与籍书劝说之」十字。袁本并入五臣，略同。

注「复为尚书郎」下至「不得言而已」：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六字。

猥见采擢无以称当 袁本、茶陵本作「猥烦大礼何以当之」。案：此尤依晋书改，但选文未必全同彼耳。

补吏之召：袁本、茶陵本「召」作「日」。何云晋书作「召」。

书上

目录 [隐藏]

1 答苏武书

1.1 文选考异

2 报任少卿书

2.1 文选考异

3 报孙会宗书

3.1 文选考异

4 论盛孝章书

4.1 文选考异

5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5.1 文选考异

6 为曹洪与魏文帝书

6.1 文选考异

答苏武书

李少卿

答苏武书

子卿足下：蔡邕独断曰：陛下者，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天下，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与言殿下、合下、足下、侍者、执事之属，皆此类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时，左氏传，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对晋惠公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策名，谓君简书臣之名。清时，谓昭帝之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谓之幸。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桓子新论，雍门周鼓琴见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对曰：所能令悲者，远赴绝国，无相见期。若此人者，但闻飞鸟之号，秋风萧条，则心伤矣。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懃懃，有踰骨肉。陵虽不敏，孝经曰：参不敏。能不慨然！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家语，孔子曰：舜之为君，畅于异类。王肃曰：异类，四方夷狄也。韦鞞古豆切毳川芮切幙，以御风雨。膾肉酪浆，以充饥渴。说文曰：鞞，臂衣也。汉书，董君绿帟傅鞞。注曰：鞞形如射鞞，以缚左右手，以于事便也。毳幙，毡帐也。乌孙公主歌曰：肉为食，酪为浆。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说文曰：惨，毒也。广雅曰：裂，分也。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杜挚笳赋序曰：笳者，李伯阳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赋序曰：吹叶为声，说文作葭。毛诗曰：駉駉牧马。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与子别后，益复无聊。贾逵国语注曰：聊，赖也。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左氏传，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杜预曰：鲸鲵，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身负国恩，为世所悲。背恩不报，为负恩也。郑玄礼记注曰：负，背也。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谓其父当户也，即广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王逸注离骚曰：已矣，绝望之辞也。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孟子曰：冯妇善搏虎，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祇音支令人悲，增切怛耳。尔雅曰：怛，忧也。方

言曰：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七忽，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谓武帝也。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汉书武纪曰：天汉二年，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公孙敖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时无五将，未审陵书之误，而武纪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汉二年到塞外，寻被诏书，责臣不进。臣辄引师前到浚稽山。五将失道。详此，亦不云其名。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汉书，萧何曰：语天汉，其称甚美。臣瓚按：流俗语曰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羈之马。说文曰：羈，马络头也。然犹斩将搴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记曰：斩将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商君书曰：战胜逐北。服虔汉书注曰：师败曰北。灭迹扫尘，斩其梟帅。张晏汉书注曰：骁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吕氏春秋，管仲谓齐侯曰：平原广域，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成父。陵也不才，希当大任，吕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说文作戡。戡，胜也。此堪是地名，今传俗用。匈奴既败，举国兴师，刘兆谷梁注曰：举，尽也。更练精兵，强踰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初良切痛，决命争首，汉书曰：陵与单于连战，士卒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奋击，无复甲冑。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血即泪也。燕丹子曰：太子唏嘘饮泪。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便复战。贼臣，谓管敢也。李陵传云：军候管敢为军旅候，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时匈奴与陵战，至塞，恐汉有伏兵，欲引还。敢曰：汉无伏兵。匈奴因大进新兵。陵战兰干山，汉军败，弓矢并尽，陵于是遂降。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史记曰：高祖自将击韩王信，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用陈平秘计始得免。毛诗曰：齐子归止，其从如云。又曰：其从如雨。何休公羊注曰：仅，纔也。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谓汉朝执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李陵前与苏子卿书云：陵前为子卿死之计，所以然者，冀其矫丑虏，翕然南驰，故且屈以求伸。若将不死，功成事立，则将上

报厚恩，下显祖考之明也。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琴操曰：重耳将自杀，子曰：申生虚死，子复随之。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亡贝切不死三败之辱，卒子律切复勾践之讎，报鲁国之羞。史记曰：吴王发精卒击越，败之。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勾践令大夫种行成于吴，吴王赦越。勾践自会稽七年抚循其士民。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范蠡曰：可矣。乃发兵伐吴。吴师败，乃请成于越。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师败，吴王遂自杀。又曰：曹沫者，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为鲁将，与齐战，三战三北。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压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还鲁之侵地。区区之心，切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汉书曰：公孙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于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繫，韩彭菹醢，史记曰：相国萧何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弃地。愿令民得入田，收卧为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请吾苑。遂下廷尉械系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恶樊哙党吕氏，即曰：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祖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氏，执哙诣长安。又曰：陈豨反，韩信在长安欲应之。事觉，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于长安钟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迁处蜀道，着青衣，行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越泣曰：愿处故昌邑。后许诺。既至，白上曰：彭越，壮士也，今徙蜀，自遗患，不如诛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传，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说文曰：菹，肉酱也。氢错受戮，周魏见辜，氢错，已见西征赋。汉书曰：周勃为丞相十余月，上乃免丞相就国，岁余，每河东尉守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卫。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窦婴，景帝时，吴楚反，拜婴为大将军。七国破，封婴为魏其侯。坐灌夫骂丞相田蚡，不敬，遂论婴弃市。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左氏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贾谊，已见鵬鸟赋。汉书曰：周亚夫谏上不用，因谢病免相。亚夫子为父买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诣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乎？亚夫曰：所买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欧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圣，五百年一贤。贤圣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谓范蠡、曹沫也。言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耻报

功也。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刳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先将军，谓李广也。贵臣，谓卫青也。汉书曰：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广为前将军。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处，乃自部精兵，而令广出东道。东道回远，广辞曰：臣结发而与匈奴战，愿居前。大将军不听。广意色愠怒，引兵出东道，惑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因问失道状，欲上书报天子。广未对，大将军长史急责广。广谓其麾下曰：结发与匈奴大小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令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刳。音义，郑德曰：以刀割颈为刳，姑鼎切。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巨依切死朔北之野。汉书曰：汉遣苏武以中郎将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匈奴方欲使送武，会匈奴缙王、长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张胜，胜许以货物与常。一人夜亡告之，缙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卫律治其事。张胜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身，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以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武气绝半日复息。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丁年，谓丁壮之年也。汉书曰：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鬓发并白。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汉书，陵谓武曰：陵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以更嫁。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尚书纬曰：天子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论语曰：导千乘之国。汉书曰：兵车千乘，诸侯之大者。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汉书，元始六年，武至京师，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于死事。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记，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又功臣曰：萧何徒持文墨，显居臣上。愿足下勿复望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故人，谓任立政、大将军霍光、上官桀等。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汉书曰：武在匈奴时，胡妇生子名通国。楚辞曰

：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老子曰：圣人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文选考异

注「绿帟傅鞞注曰」：袁本、茶陵本无「鞞注」二字。案：依颜注订之，当脱「鞞韦昭」三字，尤所补未是。

故每攘臂忍辱：袁本、茶陵本云善无「每」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以五臣乱善耳。

注「子曰申生虚死」：陈云「子」下脱「犯」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迁处蜀道着青衣」：陈云「着」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吏侵之益怒」：茶陵本「怒」作「急」，是也。袁本亦误「怒」。

注「显居臣上」：何校「显」改「顾」，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报任少卿书

司马子长汉书曰：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与书，责以进贤之义，迁报之。迁死后，其书稍出。史记曰：任安，荥阳人，为卫将军，后为益州刺史。

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牛马走太史公，迁父谈也。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辞也。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礼记曰：儒有推贤而进。意气懃懃，懃懃，忠款之貌也。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苏林曰：而，犹如也。礼记曰：不从流俗。郑玄曰：流俗，失俗也。仆虽罢弩，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侧闻，谦辞也。列子曰：吾侧闻之。礼记曰：与长者坐，必异席。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言举动必为人之所尤过也。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郁悒，不通也。楚辞曰：独郁结其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谁为，犹为谁也。言己假欲为善，当为谁为之乎？复欲谁听之乎？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汤汤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赏音者。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战国策曰：晋阳之孙豫让事知伯，知伯宠之。及赵襄子杀知伯，豫让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矣。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随，随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许由也；夷，伯夷也。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点，辱也。往前与我书，书宜应答，但有事，故不获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服虔曰：从武帝还。孟康曰：卑贱之事，若烦务也。如淳曰

：迁为中书令，任职常知中书，时偶有贼盗之事。晋灼曰：贱事，家之私事也。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文颖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间，隙也。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时不肯报其书，令安有不测之罪在狱，故报往日书，欲使其恕以度己也。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李奇曰：薄，迫也。迫当从行。善曰：难言其死，故云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广雅曰：懣，闷也。楚辞曰：惟烦闷以盈胸。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谓任安恨不见报也。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勇士当于此而果决之。立名者，行之极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憊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所可憊者，惟欲之与利，为祸之极也；所可痛者，唯伤心之事，而可为悲也。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丑，秽也。先，谓祖也。诟音垢。应劭曰：诟，耻也。说文，诟或作罇，火迺切。礼记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诟病。左氏传，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诟。寻此二书，其训颇同。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家语曰：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于是耻之，去卫过曹。此言孔子适陈，未详。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史记，商君谓赵良曰：我化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缪公知其贤，举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又赵高谓李斯曰：释此不从，祸及子孙，足为寒心也。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苏林曰：赵谈也。与迁父同讳，故曰同子。汉书曰：上朝东宫，赵谈参乘。袁丝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同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史记，履貂曰：臣刀锯之余，不敢二心。

仆赖先人绪业，广雅曰：绪，末也。司马彪庄子注曰：绪，余也。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上之四事无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无其所也。史记，蔡泽曰：吴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向者，仆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

今仆射外朝也。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鬬茸之中，鬬茸，猥贱也。茸，细毛也。张揖训诂以为鬬，犷劣也。吕忱字林曰：鬬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不羁，言材质高远，不可羁系也。燕丹子，夏扶曰：士无乡曲之誉，未可以论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卫之中。周卫，言宿卫周密也。韦昭曰：天子有宿卫之官。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则不得望天，望天则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营职，不假修人事也。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礼记曰：某之子不肖。应劭风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毛诗曰：蔼蔼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夫，语助也。论语，子曰：有是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太公六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颜师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废也。未尝衔杯酒，接殷懃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颜师古曰：徇，从也，营也。其素所蓄积也，言其意中旧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一国之中，推而为士。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司马子反在此。今举事一不当，而全驱保妻子之臣，随而媒键其短，郑玄周礼注曰：举，犹行也。臣瓚以为媒谓遘合会之。键谓生其罪罍也。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有五千，言不满者，痛之甚也。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胡地出马，故曰戎马。单于所居之处，号曰王庭。垂饵音二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说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独战，不须众。挑，茶吊切。臣瓚曰：挑，挑敌求战也，古谓之致师。北地高，故曰仰。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平声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顾野王决曰：所杀过半当，言陵军杀已过半。给，供给也。旃裘之君长咸震怖，旃裘，谓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汉书曰：匈奴至冒顿最强大，置左右贤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子智切。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孟康曰：沫音骨。善曰：骨，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骨也。说文曰：骨，洗面也。李登声类云：拳或作卷。此言兵已尽，但张空拳以击耳。桓宽盐铁论曰：陈胜无将帅之兵，师旅之众，奋空卷而破百万之军。何晏白起故事：白起虽坑赵卒，向使预知必死，则前驱空卷，犹可畏也，况三十万被坚执锐乎？颜师古曰

：读为拳者谬矣。拳则屈指，不当言张。陵时矢尽，故张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史记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得士死力，上甚悦之。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史柱切曰，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都割切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实之貌。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孝经援神契曰：母之于子，绝少分甘。宋均曰：少则自绝，甘则分之。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张晏曰：欲得相当也。言欲立效以当罪而报汉恩。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蒲沃切于天下矣。谓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见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解切眦柴懈切之辞。言欲广主上之意及塞群臣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曰：初上遣贰师李广利出，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少功。上以迂诬罔，欲沮贰师而为陵游说，下迁腐刑。郑玄礼记注曰：理，治狱官也。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因为诬上，卒从吏议。言众吏议以为诬上。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苏林曰：家世为将有名，陵降而隳之也。颜师古曰：隳，坠也。而仆又偁之蚕室，如淳曰：偁，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诸本作茸字。苏林注景纪曰：作密室，广大如蚕室，故言下蚕室。卫宏汉仪以为置蚕宫今承诸法云，诣蚕室，与罪人从事，主天下室者，属少府。颜监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蚕室之中。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汉书曰：汉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论功而定封讫，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说文曰：倡，乐也。左氏传曰：鲍氏之圉人为优。杜预曰：俳优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蝼，蝼蛄也；蚁，蚍蜉也。皆虫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与，如也。言时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节者，言死无益也。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燕丹子，荆轲谓太子曰：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颜色也。其次不辱辞令，辞，谓言辞；令，谓教令。

其次拙体受辱，拙体，谓被縲系。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谓着赭衣。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汉书曰：捶长五尺。说文曰：捶，以杖击也。捶与槌同。以之笞人，同谓之捶楚。捶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谓髡钳也。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谓肉刑也。最下腐刑，极矣。苏林曰：宫刑腐臭，故曰腐刑。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礼记文也。东方朔别传，武帝问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乱，诛不义也。大夫者，天下表仪，万人法则，所以共承宗庙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周礼注曰：穿地为塹，所以御禽兽，其或超踰，则陷焉。尚书曰：杜乃攫，斂乃阱。言威为人制约，渐积至此。故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平声也。臣瓚曰：以为患吏刻暴，虽以木为吏，期于不对。此疾苛吏之辞也。文颖曰：未遇刑自杀为鲜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捶，幽于圜墙之中。广雅曰：榜，击也。圜墙，狱也。周礼曰：以圆土教罢民。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七良切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史记曰：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王制曰：九州岛之长曰伯。注曰：伯，长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记曰：李斯，楚上蔡人也，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入秦，秦卒用其计，二十余年，竟并天下，以斯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赵高之谮，乃具斯五刑，腰斩咸阳。汉书刑法志曰：汉兴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当三族者，皆先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梟其首，殖其骨肉于市。其诽谤骂诅者，又断舌，故言具。具，谓五刑也。淮阴，王也，受械于陈；汉书曰：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县邑，陈兵出入，人有变告信欲反。上闻，患之，用陈平谋，伪游云梦，信谒上于陈，高祖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阳，赦以为淮阴侯。陈，楚之西界也。械，谓桎梏也。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史记曰：高帝立彭越为梁王。梁王称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阳。汉书曰：赵王张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之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说敖曰：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杀之。八年，上从东垣过，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问县名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遂去。贯高怨家知其谋反，告之，于是逮捕赵王。诸反者赵午十余人皆自刎。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等为之？今王实无反谋。槛车与诣长安，高下狱，曰：吾属为之，王

不知也。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史记曰：绛侯周勃与陈平谋诛诸吕，而立孝文。后勃被囚，已见李陵答苏武书。汉书音义，如淳曰：请室，请罪于室，若今之锤下也。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三木，在项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见李陵答苏武书。周礼曰：上罪梏拑而桎。应劭汉书注曰：在手曰梏，两手同械曰拑，在足曰桎。韦昭曰：桎，两手合也。梏音告。拑音拱。桎，之栗切。季布为朱家钳奴；汉书曰：季布，楚人也，为任侠，有名。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项籍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于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将军急，臣敢进计。布许之。乃髡钳布，衣赭，致广柳车中，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卖之。朱家心知季布也，买置田舍。乃之洛阳，见汝阴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耳。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许诺，侍间，果言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见谢，拜郎中。灌夫受辱于居室。汉书，灌夫，字仲孺，颍阴人也。为太仆时，坐与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徙为燕相。及窦婴失势，两人相为引重。夫过丞相田蚡，蚡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孺有服。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帐具，将军旦日蚤临之。蚡许诺。夫以语婴。婴益牛酒，夜洒扫帐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来。夫不恚。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驾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为夫人，太后诏曰：列侯宗室皆往贺。婴为寿，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乃嘻言曰：将军贵人也，毕之。时蚡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儿女曹咕嗫耳语。蚡谓夫曰：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夫曰：今日斩头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也。籍福起为谢，按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蚡乃麾骑缚夫置传舍，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于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为保宫，今守宫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孙子兵法曰：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捶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于义理者，则不念父母、顾妻子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言己轻妻子，故反问之。且勇者不必死节，言勇烈之人，不必死于名节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言怯夫慕义以自立名，何处不勉于死哉！言皆勉励自杀。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

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继之辱哉？孔安国曰：縲继，墨索也；继，挛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获婢妾，晋灼曰：臧获，败敌所破虏为奴隶。韦昭曰：羌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荆、杨、海、岱、淮、齐之间，骂奴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语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广雅曰：倜傥，卓异也。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忧患邪？史记本纪曰：崇侯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韦昭曰：羑音酉。苍颉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记，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约鲁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史记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司徒。博文强志，敏于辞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怀王使原为宪令，原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为王也。王怒而疏之。平病听之不聪，作离骚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曰：国语，左丘明着。失明，未详。孙子臆脚，兵法修列；史记曰：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为能不及臆，乃阴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贤于己，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田忌善客待之，于是田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而师之。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臆，臆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重中，主为计谋。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魏军。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记曰：吕不韦，大贾人也。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为王，尊不韦为相国，号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皆下士喜宾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于天下。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为八览，十二纪，三十余万言，以为备天下之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及始皇帝壮，太后通不韦，恐祸及己，私求嫪毐为舍人，诈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与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实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实，事连相国。秦王恐其为变，乃赐不韦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后与家属徙处蜀，饮鸩而死。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史记曰：韩非者，韩之公子

也。见韩稍弱，以书谏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说难十余万言。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秦因急攻韩，韩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说难、孤愤，韩子之篇名也。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于伪切作也。论语曰：诗三百。孔安国曰：篇之大数也。尔雅曰：底，致也。郭璞曰：意恚。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令将来人知己之志。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空文，谓文章也。自见己情。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论语，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已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着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谓与己同志者。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负累之下，未易可居。论语曰：君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也。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乌卧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庄子，鲁哀公问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他，去寡人去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于深藏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沈，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力割切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如淳曰：曼，美也。战国策，苏秦曰：夫从人饰辩曼辞，高主之节行。曼，音万。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文选考异

注「为卫将军」：何校「军」下添「舍人」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袁本、茶陵本云「而用」善作「用而」。案

：二本所见是也。「用」句绝，「而」下属，汉书有明文。然则善自与彼同而非有误，尤所校改以五臣乱善，失之甚矣。

注「晋阳之孙」：案：「晋」下当有「毕」字。各本皆脱。

注「若烦务也」：陈云「若」，「苦」误，是也。各本皆伪。汉书颜注引作「苦」。

得竭至意：袁本、茶陵本「至」作「志」。案：二本所载良注是「志」字，未审善何作？汉书作「指」。

注「不假修人事也」：案：「假」当作「暇」。各本皆伪。

注「颜师古曰」：袁本、茶陵本无「师古」二字。案：此当脱「监」字，尤所补未是。下注「师古」、「监」错见，「监」是，师古非。

注「颜师古曰徇从也营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李奇白拳者弩弓也」：茶陵本「拳」作「拳」，袁本亦作「拳」。案：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复引颜师古云云，乃解为「拳」字，所以兼载异读，此「李奇曰」即颜所引，当作「拳」，不当作「拳」，汉书注亦可证也。

注「以为置蚕宫今承」：陈云「今承」当作「令丞」，是也。各本皆误。

注「皆虫之微者故以自喻」：茶陵本「虫之微者」作「微虫也迂」，是也。袁本并入五臣，与此同，非。凡此篇袁本多并入五臣，茶陵本及此未误，皆不更出也。

注「西伯积善累德」：袁本、茶陵本无「累」字。案：下引有，尤校添也。

注「人有变告信欲反」：茶陵本「有」下有「上」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礼甚卑」：茶陵本「礼」作「体」，是也。袁本亦误。

注「知其谋反告之」：案：「反」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会孺有服」：何校「孺」上添「仲」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长史曰」：陈云「长」上脱「召」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败敌所破虏」：案：「破」当作「被」，各本皆伪。汉书注引作「被」。

注「羌人以婢为妻」：案：「羌」当作「善」，各本皆伪。

注「男而归婢」：陈云「归」当作「婿」，是也。各本皆误。此方言文也。

注「女而归奴」：陈云「归」当作「妇」，是也。各本皆伪。方言文。

注「为楚怀王左司徒」：陈云「司」字衍。案：各本皆同，陈据今史记校也。考集解、索隐无明文，唯正义注云云。其本无「司」字。或善读史记有，未当辄去。

注「莫为王也」：陈云「为」上脱「能」字，下衍「王」字。案：亦据今史记校也。或「王」当作「之」，而各本皆伪。

注「为八览十二纪三十余万言」：案：「览」下当有「六论」二字，「三」当作「二」。各本皆脱误。

已就极刑：袁本、茶陵本「已」作「是以」二字，是也。汉书作「是以」。

注「吾闻之于政也」：何校「政」改「故」，是也。各本皆伪。

今虽欲自雕琢：何校「琢」改「瑑」。案：汉书作「瑑」，何据之校。但选文未必全同，如上文「修身者智之符也」，汉书作「府」；「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作「氏」。善与颜两家所注，各有明文，判然不合。此但颜作「瑑」耳，善果何作，无以考之，不得定其当为「瑑」也。凡何校之非，多不出其举隅者如此。

报孙会宗书

杨子幼汉书，杨恽，字子幼，华阴人。以才能称誉，为常侍骑，与太仆戴长乐相失，坐事免为庶人。恽见已失爵位，遂即归家闲居，自治产业，起室，以财自娱。岁余，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诫谏之。言大臣废退，当杜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举。恽乃作此书报之。

报孙会宗书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论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质相半之貌也。底，致也。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汉书曰：霍氏谋反，恽先闻知。霍氏伏诛，恽封为平通侯。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尔雅曰：督，正也。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猥，犹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言逆会宗之指，自文饰己之过。论语，子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孔安国曰：文饰其过，不言实也。默而自守，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论语曰：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轮。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应劭曰：旧曰彻侯，避武帝讳，故为通，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从，天子侍从官也。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区之责久矣。论语，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毛诗曰：彼君子兮，不素区兮。怀禄贪势，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贵位，不怀厚禄。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口语，即戴长乐所告也。如淳汉书注曰：上章者于公交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罚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公交车门所在也。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史记，司马欣谓章邯曰：赵高欲以法诛将军塞责。岂得全其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传，宋公曰：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于地。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

；史记曰：陈平游道日广。论语曰：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楚辞曰：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国语曰：戮力一心。灌园治产，以给公上。苏林汉书注曰：充县官之赋敛。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终，谓终没也。既，尽也。张晏汉书注曰：丧不过三年。臣见放逐降居，三月复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汉书曰：秦缪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风俗通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为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应劭汉书注曰：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李斯上书曰：击瓮扣缶，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张晏汉书注曰：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臣瓚案：田彼南山，芜秽不治，言于王朝而遇民乱也。种一顷豆，落而为萁，虽尽忠效节，徒劳而无获也。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恚幸有余禄，方余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什一，谓十中之一也。尚书大传曰：王者十一而税。此贾竖之事，污乌卧切辱之处，恚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言处下流，为众恶毁所举。不寒而栗。虽雅知恚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楚辞曰：世从容而变化，随风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汉书，董仲舒对策曰：夫皇皇求财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论语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言今我亲行贾竖之事，安得责我卿大夫之制乎？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史记，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东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稟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谓去西河。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夷旧壤，毛诗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豳豳之难。郑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言岂随怀安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无多谈。

文选考异

注「汉书杨恚」下至「恚乃作此书报之」：案：此一节注当有误。如本传恚自以兄忠任为郎，补常侍骑，则云「以才能称誉」者，决非善引汉书矣。汉书云

「家居」，此云「遂即归家闲居」，殊不成语，必各本皆失其旧也。

注「底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盖因已见五臣而节去也。

注「猥犹曲也」：袁本、茶陵本此节注并入五臣，较多不同。案：以尤为是也。

又不能与群僚并力袁本、茶陵本「并」上有「同心」二字。案：二本无校语，似善与五臣无异，但尤所见脱之也。汉书有。

戮力耕桑：茶陵本「戮」作「戮」，注同。袁本皆作「戮」。案：「戮」即「戮」假借，或善「戮」五臣「戮」，尤校改之也。汉书作「戮」

雅善鼓琴：袁本云善作「琴」。茶陵本云五臣作「瑟」。案：各本所见皆传写伪也。汉书作「瑟」，即所谓「赵之鸣瑟」，不得作「琴」明甚。

注「而遇民乱也」：陈云「民」，「昏」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为众恶毁所举」：何校「举」改「归」。陈云「举」，「归」误，是也。各本皆误。

常恐困乏者：茶陵本「恐」下有「之」字，云五臣无。袁本云善有。案：有者不可通，二本所见传写衍也。汉书无。

稟然皆有节概：袁本、茶陵本「稟」作「凜」。案：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作「凜」，汉书作「漂」，颜音匹遥反，善不必与汉书全同，或自作「稟」欤？

注「毛诗曰」：陈云「诗」下当有「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论盛孝章书

孔文举与魏太祖。虞预会稽典录曰：盛宪，字孝章，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名，策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忧其不免祸，乃与曹公书，由是征为都尉。诏命未至，果为权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东司马。

论盛孝章书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国语，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谁不安。傅毅诗曰：徂年如流，坱兹暇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公谓曹操。言公年始满五十，融过于二岁也。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孙氏，已见上文。毛诗曰：乐尔妻孥。孔安国尚书大传曰：孥，子也。单子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公羊传曰：邢亡，孰亡之？盖狄灭也。曷为不言盖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繫，命不期于旦夕。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论语，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吾祖，即谓孔子也。后汉朱穆感世浇薄，莫尚敦厚，着绝交论以矫之。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左氏传，晋行人子员对郑王子伯骕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汉书，广武君曰：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九牧，犹九州岛也。左氏传，王孙满曰：贡金九牧。孙卿子曰：文王鉴于殷纣，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战国策，郭隗谓燕昭王曰：臣闻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马者，三年而不得。于是遣使者师千金之货，将市于他国。未至，而千里之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买死马之首以归。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马，何故损金市死马乎？将诛之，使者对曰：死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马将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马至者三焉。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韩诗外传曰：盖胥谓晋平公曰：珠出于海，玉出于山无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史记曰：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卑身厚币以礼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图，以雪先王之讎也。愿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居蟹切，临难而王不拯，孟子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悦而归之，犹解倒悬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音兽燕路者矣。汉书，广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因表不悉。

文选考异

论盛孝章书：案：此书当在后，下与彭宠书当在前。今乃季汉之文，越居建武以上，非必善旧甚明。各本皆同，卷首子目亦然，未知其误始自何时也。

注「征为都尉」：何校「为」下添「骑」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人谁不安」：案：「不」当作「获」，各本皆误。

注「曷为不言盖狄灭之」：袁本、茶陵本无「盖」字，是也。

注「此其所以伐殷王」：陈云「伐」，「代」误，是也。各本皆伪。

正之术：袁本、茶陵本重「之」字，云善无一「之」字。案：各本所见皆非，此但传写脱。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朱叔元范晔后汉书曰：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初从世祖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后，乃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浮少有才能，颇欲励正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军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贍其妻子。渔阳太守以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属，以费军食，不从其令。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遂大怒，举兵攻浮。浮以书责之。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盖闻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卒自弃于郑也。左氏传曰：郑武公生庄公及共叔段。姜氏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谓声誉远闻也。汉书曰：陈遵、刘竦俱着名字。佐命已见李陵书。临民亲职，爱惜仓库，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宾客者，此亦权时救急也。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何不诣阙自陈，而为灭族之计乎？

朝廷之于伯通，蔡邕独断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汉书，大司农田延年谓霍光曰：将军为国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区，左氏宣公二年传曰：初，赵宣子斲于首山，见灵辄饿，问其病，对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请以遗。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既而与为公介。灵公比以赵盾骤谏，伏甲将攻杀之。灵辄乃倒戟以御之。又战国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从之。中山君顾二人曰：子何为者？对曰：昔臣之父尝饿且死，君舍区以哺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来死君之难。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国，以一区而获二死士。媵母，未详。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叛者乎！三绶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绶也。范晔后汉书曰：更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以下。鸿至蓟，以宠乡闾故人，相见大喜，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世祖又以书招宠，宠乃发步骑三千人归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伯通与吏民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景，何以施眉目？举厝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

之嘉名，造梟鸱之逆谋，捐传叶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与耿侠游范曄后汉书曰：吴汉说宠从世祖，会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诣宠，结谋共归世祖。又曰：况字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挹之言，苍颉篇曰：挹，损也。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孔安国尚书传曰：自功曰伐。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高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白头豕，未详。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张晏汉书注曰：齐、燕、楚、韩、赵、魏。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所。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区区，言小也。公羊传曰：司马子反谓楚王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之臣。此犹河滨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曰：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士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娇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东观汉记曰：浮密奏宠，上征之。宠既自疑，其妻劝宠无应征，今渔阳大郡，兵马众多，奈何为人所奏而弃此去？宠与所亲信吏计议，吏皆怨浮，劝宠止不应征。长为群后恶法，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或本云永为群后恶法。今检范曄后汉书有此一句。然东观汉记亦载此书，大意虽同，辞旨全别，盖录事者取舍有详略矣。定海内者无私讎，勿以前事自疑，愿留意顾老母少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讎者所快。范曄后汉书曰：宠齐独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着床。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大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书成，即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

文选考异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案：此书当在前，说见上。

注「渔阳太守」：何校「守」下添「彭宠」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陈遵刘竦」：陈云「刘」，「张」误，是也。各本皆误。

内听娇妇之失计：袁本、茶陵本「娇」作「骄」，是也。后汉书亦是「骄」字。

注「或本云永为群后恶法今检范曄后汉书有此一句」：何校「云」改「无」。陈云「云」疑当作「无」。今案：何、陈所说非也。「一」当作「二」。各本皆误。或本云「永为群后恶法」者，谓正文二句，本或作如此一句也。今检范曄后汉书有此二句者，谓其与或本云者不合，而与正文合也。正文不云「永为

群后恶法」，不得如何、陈所改作「或本无」甚明。

为曹洪与魏文帝书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从弟。

陈孔璋陈琳集曰：琳为曹洪与文帝笺。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辞，如陈琳所叙为也。

为曹洪与魏文帝书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多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得文帝书。读之喜笑，把玩无馐，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传，赵孟曰：老夫罪戾是惧。辞多不可一一，粗举大纲，以当谈笑。

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左氏传，司马侯曰：四岳、三涂，九州岛之险也。杜预曰：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汉书，朱买臣曰：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汉书，韩安国曰：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音义曰：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轻细，故以喻之。尔雅曰：缁之细者曰缟。未足以喻其易。虽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汉书，淮南王安上书曰：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之敢校。不义而强，古人常有。左氏传，叔向谓赵孟曰：不义而强，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蛮夷猾夏；尚书舜典曰：咎繇，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讎。诗书叹载，言其难也。斯皆凭阻恃远，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势，谓为中才处之，殆难仓卒。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夫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者，莫不伤气。来命陈彼妖惑之罪，叙王师旷荡之德，岂不信然！文帝答洪书曰：今鲁包凶邪之心，肆蛊蛊之政，天兵神拊，师徒无暴，樵牧不临。是夏殷所以丧，苗扈所以毙；尚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败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敌哉！左氏传，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昔鬼方聋昧，崇虎谗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为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军，盟津有再驾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传曰：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复伐之，因垒而降。尚书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师渡孟津。然后殪戎胜殷，有此武功。尚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焉有星流景集，飙夺霆击，长驱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战国策曰：乐毅轻卒锐兵，长驱至齐。

由此观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张鲁也。下愚，指鬼方等。则中才之守，不然

明矣。在中才则谓不然，若中才守之，则不可得也。而来示乃以为彼之恶稔，虽有孙田墨耗力而切犹无所救，窃又疑焉。文帝答曹洪书曰：今鲁罪兼苗、桀，恶稔厉、莽，纵使宋翟妙机械之巧，田单聘奔牛之诞，孙、吴勒八阵之变，犹无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敌国虽乱，尚有贤人，则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还师；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记曰：周武王东观兵于孟津，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闻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宫奇在虞，晋不加戎；左氏传曰：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虞、虢之谓乎？弗听。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不再举矣！季梁犹在，强楚挫谋。左氏传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汉东之国，隋为大，隋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贤臣也。暨至众贤奔拙敕律切，三国为墟。明其无道有人，犹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萦带为垣，高不可登；折箸为械，坚不可入。墨子曰：公输为云梯，必取宋。于是见公输，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城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牝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吾请无攻也。若乃距阳平，据石门，周地图记曰：褒谷西有古阳平关。刘渊林蜀都赋注曰：石门在汉中之西。摠八阵之列，骋奔牛之权，杂兵书曰：八阵：一曰方阵，二曰圆阵，三曰牝阵，四曰牡阵，五曰冲阵，六曰轮阵，七曰浮沮阵，八曰鴈行阵。史记曰：田单为将军，破燕城时，以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角，灌脂东苇于尾，烧之。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大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叛燕归田单，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于莒。焉肯土崩鱼烂哉！汉书，徐乐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公羊传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鱼烂而亡。何休注曰：鱼烂自内发。设令守无巧拙，皆可攀附，则公输已陵宋城，乐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术何称？田单之智何贵？老夫不敏，未之前闻。左氏传，赵孟曰：老夫罪戾是惧。礼记檀弓曰：我未之前闻。

盖闻过高唐者，效王豹之讴；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处淇，而西河善讴。绵驹处高唐，而齐女善歌。按：此文当过高唐者，效绵驹之歌。但文人用之误。游睢息惟切涣者，学藻绩之彩。陈留记曰：襄邑，涣水出其南，睢水经其北。传云：睢、涣之间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绣。日月华虫，以奉宗庙御服焉。间自入益部，仰司马杨王遗风，有子胜斐然之志，司马相如、杨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犹跂以为长，偃以为广，不可久也。论语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故颇奋文辞，异于他日。怪乃轻其家丘，谓为倩七靖切人，邴原别传曰：原游学，诣孙菘，菘曰：君以郑君而舍之，以郑君为东家丘也。原曰：君以郑君为东家丘，以仆为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欤？夫绿骥垂耳于林惭。吊屈原曰：骥垂两耳，服盐车。尔雅曰：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惭。鸿雀戢翼于污池，周礼有牧田。鸿雀，鸟之通称也。毛诗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杨朱谓梁王曰：鸿鴈高飞，不集污池。褒之者固以为园囿之凡鸟，外厩之下乘也。谷梁传，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晋国之宝也。荀息曰：取之中厩，置之外厩。及整兰筋，相马经云：一筋从玄中出，谓之兰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兰筋竖者千里。挥劲翻，陵厉清浮，顾盼千里，岂可谓其借翰于晨风，假足于六驳哉！尔雅曰：晨风，鹞也。毛诗曰：隰有六驳。毛萇曰：驳如马，倨牙，食虎豹。恐犹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孟康汉书注曰：丘，空也。此虽假孔子名，而实以空为戏也。或无丘言二字。汉书曰：赵李诸侍中皆谈笑大噱。说文曰：噱，大笑也。

文选考异

注「如陈琳所叙为也」：何校「如」改「知」，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辞多不可一一：袁本、茶陵本下「一」作「二」。案：二本是也。此尤误改之。

注「既皆轻细」：茶陵本「既皆」作「尤为」，是也。袁本作「既无」，亦非。

注「尔雅曰缙之细者」：案：「尔」当作「小」。各本皆伪。此所引广服文。

注「肆盍盍之政」：袁本、茶陵本「盍」作「惑」，是也。

注「武王克殷」：陈云「克」，「伐」误，是也。各本皆误。

飙夺霆击：袁本、茶陵本「夺」作「奋」，云善作「夺」。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夺」但传写误。

注「东观兵于孟津」：袁本、茶陵本「孟」作「盟」，是也。

注「左氏传赵孟曰老夫罪戾是惧」：案：此十二字不当有，「老夫」，篇首已注讫矣。各本皆误。

注「而齐女善歌」：袁本、茶陵本「女」作「右」。案：「女」字非也。

注「诣孙菘菘曰」：案：二「菘」字皆当作「崧」，国志注引作「崧」可证也。各本皆伪。

夫绿骥垂耳于林垧：案：「林垧」当作「垧牧」。袁本、茶陵本作「垧牧」，校语云善有「林」字，无「牧」字。案：善引周礼以注「牧」作「垧牧」，与五臣无异甚明，各本所见皆非也。尤本又割注周礼有「牧田」一句入下节，益非。二本此注通为一节，固未误也。

顾盼千里：袁本、茶陵本「盼」作「眄」，云善作「盼」。案：各本所见非也，「盼」但传写误。

书中

目录 [隐藏]

1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1.1 文选考异

2 与朝歌令吴质书

2.1 文选考异

3 与吴质书

3.1 文选考异

4 与锺大理书

4.1 文选考异

5 与杨德祖书

5.1 文选考异

6 与吴季重书

6.1 文选考异

7 答东阿王书

7.1 文选考异

8 与满公琰书

8.1 文选考异

9 与侍郎曹长思书

9.1 文选考异

10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

10.1 文选考异

11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11.1 文选考异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吴书曰：孙策初与魏武俱事汉，薨。周瑜、鲁肃谏权曰：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何区区而受制于人也！权遂据江东，西连蜀汉，与刘备和亲。故作书与权，望得来同事汉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瑀，字符瑜，宏才卓逸，不群于俗。太祖为司空，召为军谋祭酒，又管记室，书檄多瑀所作，又转丞相仓曹属，卒。文章志曰：陈留人也。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尔雅曰：媾之父曰姻，妇之父曰婚。毛诗笺曰：重婚曰媾。吴志曰：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茂才。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古今所由改趣，因缘侵辱，或起瑕衅，心忿意危，用成大变。心既忿恨，意不自安。若韩信伤心于失楚，彭宠积望于无异，汉书曰：高祖徙信为楚王，后以为淮阴侯。信知汉畏其能，称疾不朝，由此日怨。陈豨反，高祖自将往。信阴使人之豨所，而与家人谋夜诈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范晔后汉书曰：光武至蓟，彭宠上谒，自负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陛下昔倚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延合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卢绾嫌畏于已隙，英布忧迫于情漏，此事之缘也。汉书曰：上立卢绾为燕王。初，上如邯郸击陈豨，燕王卢绾亦击其东北。豨使王黄求救于匈奴，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胜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见胜曰：公何不令燕且缓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胜以为然，乃令匈奴兵击燕。绾疑胜与胡反，上书请族胜。胜还报，具道所以为者。绾寤，乃诈论他人以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豨所，欲令连兵无决。汉既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谋豨所。上使使召绾，绾称病，于是上曰：绾果反矣。乃遣樊哙伐燕。又曰：黥布为淮南王。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阴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贲赫为布中大夫，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岛，岂若淮阴捐旧之恨。扬州旧属江南，江南之地尽属焉。今魏徙扬州于寿春，而孙权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属本州岛也。江都图经曰：江西寿春属魏，魏扬州刺史镇寿春。捐旧或为捐夺，误也。抑遏刘馥，相厚益隆，宁放朱浮显露之奏。魏志，刘馥，字符颖，沛国人也。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为扬州刺史。后汉书曰：朱浮为幽州牧，奏渔阳守彭宠多买兵器，不迎母。宠遂反。无匿张胜贷他改切故之变，张胜有故于胡，卢绾匿之，而

加恩贷也。贷或为贰。匪有阴构贲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绝王命，明弃硕交，实为佞人所构会也。史记，苏秦谓齐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硕与石古字通。论语，子曰：远佞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因形设象，易为变观。战国策曰：曾参杀人，人有告曾参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须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吴志曰：周瑜云：受制于人，岂与南面称孤同哉！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战国策，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曰：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尸，不为牛从。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从也！夫以大王之贤也，挟强韩之名，臣切为大王羞之。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曰：寡人虽死，其不事秦。延叔坚战国策注曰：尸，鸡中主也。从，牛子也，从或为后，非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楚辞曰：窃悲申包胥之气盛。宋均诗纬注曰：绪，业也。既惧患至，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贲见薄之决计，秉翻然之成议。加刘备相扇扬，事结豐连，推而行之。想畅本心，不愿于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

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国朝将泰之运，荡平天下，怀集异类，家语注曰：异类，夷狄也。喜得全功，长享其福。而姻亲坐离，厚援生隙，汉书，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责，以为老夫苞藏祸心，阴有郑武取胡之诈，左氏传，赵孟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又曰：楚公子圉聘于郑，郑使行人子羽与之言曰：大国无乃苞藏祸心以图之。韩子曰：昔者郑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娱其意。因而问于群臣曰：吾所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胡君闻之，以郑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绝。以是忿忿，怀惭反侧，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谓婚姻。二族俱荣，流祚后嗣，以明雅素中诚之效。抱怀数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殫，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吴志曰：曹公临荆州，权遣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交车，烧其余舡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太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公遂北还，留曹仁于江陵。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尽以与君，实冀取其余地耳。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列子，孟孙阳谓禽子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言我尚冀君之余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复还我哉！高帝设爵以延田横

，光武指河而誓朱鮪荣美切，君之负累，岂如二子？汉书高纪曰：初，田横攻彭越。项羽已灭，横惧诛，与宾客亡入海。上恐其久为乱，遣使赦横，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谢承后汉书曰：光武攻洛阳，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说鮪曰：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胡殷所反害，今公谁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与其谋，诚知罪深，不敢降耳。彭还白上，上谓彭，复往明晓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愿闻德音。毛诗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往年在谯，新造舟舫，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灤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吴志曰：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微令内移，转相警备。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吴志注曰：灤，祖了切。非有深入攻战之计。将恐议者大为己荣，左氏传，楚子曰：安人之乱，以为己荣。自谓策得，长无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虑，虑于未形；达者所规，规于未兆。金匱曰：明者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是故子胥知姑苏之有麋鹿，辅果识智伯之为赵禽。汉书，伍被谓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谏吴王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越绝书曰：姑苏，台名，夫差所造，高见三百里。战国策曰：智伯与韩、魏围赵于晋阳。张孟谈阴见韩、魏之君，曰：智伯伐赵，赵亡则二君为之次。二君乃与孟谈阴约，夜遣人入晋阳。智果见二君，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变，必背君矣，不如杀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见言之不听，出便易姓为辅氏。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汉书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设醴。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谢病去。后戊乃与吴王通谋，遂应吴王反。又曰：邹阳仕吴，吴王有邪谋，阳奏书谏吴王，王不纳。去之梁，从孝王游。此四士者，岂圣人哉？徒通变思深，以微知着耳。范子计然曰：见微知着。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吴曾不御；汉潜夏阳，魏豹不意。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左氏传曰：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汉书曰：韩信为左丞相，进击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阪，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舫欲渡，至于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张兵迎信，信遂虏豹而归。

凡事有宜，不得尽言，将修旧好而张形势，更无以威胁重敌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胁敌人。然有所恐，恐书无益。何则？往者军逼而自引还，今日在

远而兴慰纳，辞逊意狭，谓其力尽，适以增骄，不足相动，但明效古，当自图之耳。昔淮南信左吴之策，汉书曰：淮南王安谋反，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出入。汉隗嚣纳王元之言，范晔后汉书曰：隗嚣，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乱，嚣亡归天水，招聚其众，自称西州上将军，遣子恂诣阙。嚣将王元说嚣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马最强，元请一丸泥东封函谷，此万世一时也。嚣心然元计，遂反。彭宠受亲吏之计，彭宠，已见朱浮与彭宠书。三夫不寤，终为世笑。梁王不受诡胜，窦融近逐张玄，二贤既觉，福亦随之。愿君少留意焉。汉书曰：梁孝王怨袁盎，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天子意梁，逐贼，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韩安国泣谏王，王乃令出之。胜诡皆自杀。梁王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上怒稍解。范晔后汉书，窦融，字周公，扶风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将军。遥闻光武即位，心欲东向。隗嚣使辨士张玄游说西河，曰：今各据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陀。融召豪杰计议，遂决策东向，奉书献马。光武赐融玺绶，为凉州牧，封安丰侯，后迁大司空。若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吴志曰：张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若忽至诚以处侥幸，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犹亲爱也。二人，刘备、张昭也。所谓小人之仁，大仁之贼，大雅之人，不肯为此也。韩子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班固汉书赞曰：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史记曰：王温舒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广雅曰：从，行也。但禽刘备，亦足为效。开设二者，审处一焉。

闻荆杨诸将，并得降者，皆言交州为君所执，豫章距命，不承执事，吴志曰：孙辅，字国仪，假节交州刺史，遣使与曹公相闻。事觉，权幽繫之，数岁卒。又曰：刘繇，字正礼，避乱淮浦，诏遣为扬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并行，人兵减损，各求进军，其言云云。孤闻此言，未以为悦。然道路既远，降者难信，幸人之灾，君子不为。左氏传曰：秦饥，使乞糒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且又百姓国家之有，加怀区区，乐欲崇和，庶几明德，来见昭副，不劳而定，于孤益贵。是故按兵守次，遣书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传曰：晋栾书伐郑，郑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应诗人补袞之叹，而慎周易牵复之义。毛诗曰：袞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周易曰：牵复吉。濯鳞清流，飞翼天衢，良时在兹，勗之而已。

文选考异

注「吴书曰孙策」下至「望得来同事汉也」：案：此一节注恐非善旧。各本皆同，无以订之。

注「举茂才」：案：「举」下当有「权」字。各本皆脱。

注「故云属本州岛也」：袁本、茶陵本「云」作「不」，是也。

羞以牛后：何校「后」改「从」。陈云据注则正文中「后」字当作「从」。案：何陈所校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作「后」，各本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史记传写伪为「后」，今本国策亦然，故五臣改「从」为「后」耳。

注「楚公子圉聘于郑」：茶陵本「圉」作「围」，是也。袁本亦误「圉」。

注「明者见于未萌」：案：「见」下当有「兆」字。各本皆误。

注「张兵迎信」：陈云「张」，「引」误，是也。各本皆误。

适以增骄：案：「骄」当作「僑」。袁本、茶陵本云善从「心」。此以五臣乱善。

汉隗嚣纳王元之言：案：「汉」字不当有。袁本、茶陵本云善有「汉」。所见皆非也。

注「行西河五大郡大军事」：何校「西河」改「河西」，下同。「五」下去「大」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与朝歌令吴质书

典略曰：质为朝歌长。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汉书曰：魏郡有朝歌县。

魏文帝

与朝歌令吴质书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尔雅曰：恙，忧也。涂路虽局，官守有限，尔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闻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毛诗曰：愿言思子。杜预左氏传注曰：任，当也。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汉书，勃海郡有南皮县。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庄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异说，各有所出。弹碁闲设，终以六博，艺经曰：碁正弹法：二人对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当，更先控，三弹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补角。世说曰：弹碁出魏宫，大体以巾角拂碁子也。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仪礼曰：尊士旅食于门。郑玄注曰：旅，众也。士众，谓未得正禄，所谓庶人在官者。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磅礴，以游后园，輿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列女传，陶答子妻曰：乐极必哀。庄子

，仲尼曰：乐未毕，哀又继之。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司马迁答任少卿书曰：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鵬鸟赋曰：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庄子曰：假于异物，托于同体。郭象曰：今死生聚散，变化无方，皆异物也。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礼记曰：仲夏之月，律中蕤宾。易通卦验曰：夏至则景风至。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毛诗曰：命彼后车，谓之载之。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毛诗曰：道之云远，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老子曰：圣人自爱。丕白。

文选考异

注「尔雅曰局近也」：袁本、茶陵本「尔」作「小」，是也。

与吴质书

典略曰：初，徐干、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

魏文帝

与吴质书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行，犹且也。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毛诗曰：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杜预左氏传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杨惲报孙会宗书曰：酒后耳热，仰天抚缶。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广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尚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论语，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桓子新论，雍门周曰：身财高妙，怀质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着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干，字伟长，北海人。太祖召以为军谋祭酒，转太子文学，以道德见称。著书二十篇，号曰中论。司马迁书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论语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

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拭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辞曰：孤行吟而拭泪。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言其诗之善者，时人不能逮也。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言仲宣最少，续彼众贤，自善于辞赋也。续或为独。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弱，谓之体弱也。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吕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绝弦。礼记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论语，子曰：后生可要，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东观汉记，光武赐隗嚣书曰：吾年已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猷浮语虚辞耳。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贾子曰：主之与臣，若日月之与星也。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古诗曰：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庄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又始。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古诗曰：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秉或作炳。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楚辞曰：长呼吸以于邑。丕白。

文选考异

注「弱谓之体弱也」：何校上「弱」上添「气」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光武言：袁本、茶陵本「言」上有「有」字，何校添。案：魏志注所载无，或尤依彼删耳。

古人思炳烛夜游：何校「炳」改「秉」。袁本、茶陵本作「秉」，云善作「炳」。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注引古诗为注，而云「秉」或作「炳」，然则正文非「炳」明矣。魏志注所载亦是「秉」字。

与锺大理书

魏志曰：锺繇，字符常，魏国初建，为大理。魏略曰：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索，使临淄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

魏文帝

与锺大理书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见美诗人。礼记，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毛诗曰：颙颙昂昂，如珪如璋。晋之垂棘，鲁之玕璠，宋之结绿，楚之和璞，垂棘，见下文。左氏传曰：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玕璠敛。战国策，应侯谓秦王曰：宋有结绿，楚有和璞，此二者而为天下之名器也。价越万金，贵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径尺。不知其玉也，弃之于野。邻人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贺曰：敢贺大王得天下之宝，臣所未尝见。王问其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观。魏王立赐献者千金，长食上大夫之禄。有称畴昔，流声将来。孔子家语曰：流声后裔。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禽；左氏传曰：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许之。宫之奇曰：虞不腊矣！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旋馆于虞，遂袭虞，灭之。和璧入秦，相如抗节。孝经援神契曰：抗节厉义，通乎至德。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王逸正部论曰：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侧闻斯语，未睹厥状。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毛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宝邈焉已远，秦汉未闻有良比也。求之旷年，不遇厥真，私愿不果，饥渴未副。许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丛子，子思谓鲁穆公曰：君若饥渴待贤。

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闻之惊喜，笑与拊会。说文曰：拊，拊手也。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未敢作书。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传曰：荀宏字仲茂，为太子文学。时从容喻鄙旨。乃不忽遗，厚见周称，周称，谓繇书也。邺骑既到，宝玦初至，捧匣跪发，五内震惊，繇在邺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诗曰：行行且自割，无令五内伤。绳穷匣开，烂然满目。延笃与李文德书曰：吾诵伏牺氏之易，焕兮烂兮其满目。猥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藺生诡夺之诳，史记曰：赵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发上冲冠，曰：观大王无赏赵城色，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与璧俱辟于柱矣！嘉祝益腆，敢不钦承。谨奉赋一篇，以赞扬丽质。丕白。

文选考异

注「王逸正部论曰」：何校「正」改「玉」，陈同。今案：隋志子儒家，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亡。何、陈所改非也。

注「荀宏字仲茂为太子文学」：何校「宏」改「闾」，「学」下添「掾」字

，陈同。案：据魏志荀彧传注也。各本皆脱误。

与杨德祖书

典略曰：临淄侯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数与修书论诸才人优劣。

曹子建

与杨德祖书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汉南。孔璋，广陵人。在冀州袁绍记室，故曰河朔。仲长子昌言曰：清如冰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高立独步，此士之次也。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徐伟长居北海郡，禹贡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干，东平宁阳人也，宁阳边齐，故云海隅。吕氏春秋曰：东方为海隅。青州，齐也。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德琏，南顿人也，近许都，故曰此魏。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诱曰：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大江中衔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奉而献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宝。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吾王，谓操也。崔寔本论曰：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雄。淮南子曰：九州岛之外，是有八泽；八泽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韩诗外传，盖胥曰：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尔。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东观汉记曰：马援诫子严书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贼也；道我恶者，是吾师也。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论语曰：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仆自以才不过古卧切若人，辞不为也。若人，谓敬礼也。论语，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公羊传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礼记曰：鲁哀公曰：呜呼尼父！史记曰：孔子文辞有可与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于恋切；为刘季绪张本。战国策曰：晋平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遂推而远之，曰

：后世必有以色亡国者。尔雅曰：美女为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丁段切割。战国策，苏秦说韩王曰：韩之剑戟，龙渊大阿，陆断牛马，水击鸿鴈。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挚虞文章志曰：刘表子，官至乐安太守，着诗赋颂六篇。而好诋丁礼切诃呼歌切文章，倚居绮切摭之石切利病。说文曰：诃，大言也。又曰：倚，偏引也。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皆紫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鲁连子曰：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鲁连，谓劫曰：臣愿当田子，使不敢复说。七略曰：齐有稷，城门也。齐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者甚众。汉书，邓公谓景帝曰：内杜忠臣之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毛萇诗传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兰茝昌待切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评文章爱好不同也。吕氏春秋曰：人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悦其臭者，昼夜随而不去。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乐动声仪曰：黄帝乐曰咸池。汉书曰：颞頊作六茎乐。墨子有非乐篇。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汉书曰：小说家者，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崔駰曰：窃作颂一篇，以当野人击辕之歌。班固集曰：击辕相杵，亦足乐也。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汉书曰：杨雄奏羽猎赋，为郎。然郎皆执戟而侍也。东方朔答客难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杨子法言曰：雕虫篆刻，壮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国语曰：戮力一心。四子讲德论曰：质敏以流惠。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尚书，王曰：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吴越春秋，乐师谓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班固汉书司马迁赞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该，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劭曰：言其实录事也。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书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司马迁书曰：仆诚以着此书，藏之名山。尚书序曰：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非要一召切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张平子书曰：其言之不惭，恃鲍子之知我。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文选考异

前书嘲之：袁本、茶陵本「前」下有「有」字。案：魏志注引典略作「为」。此尤欲依彼校改，去「有」，失添「为」耳。

吾亦不能忘叹者：袁本、茶陵本「忘」作「妄」，云善作「忘」。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忘」但传写误。魏志注引典略亦作「妄」。

吾未之见也：袁本、茶陵本云「未之」善作「之未」。案：魏志注引典略作「未之」，尤依彼校改正之也。

乃可以论其淑媛：袁本、茶陵本「其」作「于」。案：此尤误改也。下「乃可以议其断割」，袁、茶陵二本「其」作「于」，校语善作「其」，不得并改此句。魏志注引典略二字皆作「于」。

注「吕氏春秋曰」下至「昼夜随而不去」：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二字。案：此盖因已见五臣而节去也。

注「其事该」：陈云「该」，「核」误，是也。各本皆伪。

非要之皓首：何校「非」改「此」，云魏志注作「此」。案「非」或传写误耳。

与吴季重书

典略曰：质出为朝歌长，临淄侯与质书。

曹子建

与吴季重书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曹大家歆器颂曰：侍帝王之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毛诗曰：弥，终也。若夫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鹰扬，已见上文。足下，谓季重也。凤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叹犹歌也，取美壮之意。山海经曰：丹穴之山有鸟，名曰凤，饮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视眈眈。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眄，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史记曰：荆轲与高渐离歌于市，已而相泣，傍若无人。过屠门而大嚼，慈跃切，虽不得肉，贵且快意。桓子新论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对屠门而大嚼。当斯之时，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箏，尚书曰：云土梦作义。孔安国曰：云梦之泽在江南。尚书曰：泗滨浮磬。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庄子，淳芒谓苑风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溜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楚辞曰：角宿未旦，曜灵焉藏？广雅曰：曜灵，日也。面有逸量之速，别有参商之阔。左氏传，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阍伯，季曰实沈，不相能。后帝不臧，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其季叶曰唐叔，故参为晋星。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楚辞曰：贯鸿蒙以东竭兮，维六龙于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节兮。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

谷。楚辞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昆仑，言折取若木以拂击蔽日使之还却也。楚辞曰：出自阳谷，次于蒙汜。天路高邈，良久无缘，仲长子昌言曰：荡荡乎若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答宾戏曰：摘藻如春华。毛诗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楚辞曰：秋风浏以萧萧兮。申咏反复，旷若复面。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所治，谓朝歌也。可令顷许记切事小吏讽而诵之。周礼曰：讽诵言语。郑玄曰：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论语，子曰：尧、舜其犹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言骥及和氏，以希为贵。今若家有千里，人怀盈尺，即骥及和氏，宁得珍贵乎！吕氏春秋曰：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璧而重寸阴。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

又闻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学者所以有求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辙易行，非良乐之御；吕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尤尽其妙也。左氏传曰：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将战，邴无恤御。杜预曰：邴无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郑之政，战国策曰：赵告谓赵王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劝。史记曰：循吏楚有孙叔敖，郑有子产，而二国俱治。是不易之民也。愿足下勉之而已矣。适对嘉宾，口授不悉。往来数相闻。曹植白。植集此书别题云：夫为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谓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之下，盖昭明移之，与季重之书相映耳。

文选考异

注「毛诗曰弥终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出自阳谷」：案：「阳」当作「汤」。各本皆伪。

和氏无贵矣：袁本、茶陵本「氏」下有「而」字。案：此盖尤依篇末善注删之也。

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茶陵本「知」上有「不」字，袁本无。又二本校语云五臣无此三句。案：详篇末善注，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无贵矣」之下云云，是其本无此三句，恐是后来取善引植集「此书别题云」

者而添之耳。各本所见及校语皆非。

注「赵告谓赵王曰」：何校「告」改「造」，是也。各本皆误。

注「今本以墨翟之好伎」：何校「之」改「不」，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相映耳」：袁本、茶陵本「映」作「应」也。

答东阿王书

吴季重

答东阿王书

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后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观书者譬如观山，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邈迤也，况介丘乎？下句盖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尚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宠光之休，慕猗顿之富。毛诗曰：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毛萇曰：龙，宠也。孔丛子，子产问子顺曰：臣匱于财，闻猗顿善殖货，欲学之。然先生同国也，当知其术，愿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之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牯。于是乃适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滋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诚以身贱犬马，德轻鸿毛，战国策，鲁连说张相国曰：鸿毛之轻也，而不能自举。至乃历玄阙，排金门，升玉堂，三辅旧事曰：未央宫北有玄武阙。解嘲曰：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楚辞曰：坐堂伏槛临曲池。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思列反，虽恃平原养士之懿，愧无毛遂耀颖之才。史记曰：秦之围邯郸，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士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俗，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在左右，未有所称诵，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谖火爰切三窟之效。汉书曰：淮南王折节下士。战国策曰：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诺。孟尝问门下诸客：谁习会计，能为文收债于薛者乎？冯谖曰：能。于是约车促装，单衣载契而辞，问曰：收债毕，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矫命以债赐诸人，因烧其券，人称万岁。长驱到齐，孟尝君见之曰：何市而反？曰：窃计君家所无有，所乏者义尔，为君市义。孟尝不悦。后有毁孟尝君于愍王，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于道中。孟尝君顾冯谖曰：先生为文市义，乃今见矣。冯谖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乃与车五十乘，金五百

斤，西游于梁。梁惠王聘孟尝君。齐王闻之，君臣恐惧，使太傅谢孟尝君曰：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民。冯谖谓孟尝君，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谓孟尝君曰：三窟已就，请君高枕为乐矣。屡获信陵虚左之德，又无侯生可述之美。史记曰：魏公子置酒大会宾客，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衣冠，直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悁邑者也。

若追前宴，谓之未究，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封禅书曰：天下之壮观。周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若质之志，实在所天。左氏传，箴尹克黄曰：君，天也。思投印释黻，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对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诗曰：既载清醕。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越绝书曰：越王乃饰美女西施，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楚辞曰：西施婉而不得见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丑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谓盛德。毛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观，实荡鄙心。秦筝发徽，二八迭奏。楚辞曰：挟秦筝而弹徽。又曰：二八齐容起郑舞。埙箫激于华屋，灵鼓动于座右。舞赋曰：耀华屋而竖洞房。周礼曰：灵鼓，灵浅也。耳嘈嘈于无闻，情踊跃于鞍马。谓可北慑肃慎，使贡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献其白雉；家语曰：孔子之陈，陈惠公宾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贯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馆问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故铭其楛曰肃慎氏贡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王肃曰：肃慎，北夷国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镞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闻，各以来贡。越裳献白雉，重译而至。又况权备，夫何足视乎！

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玮，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汉书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众贤所述，亦各有志。昔赵武过平声郑，七子赋诗，春秋载列，以为美谈。左氏传曰：赵武与诸侯大夫会，过郑，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诗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奔奔，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叔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书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惭曰赧。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诗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重惠苦言，训以政事，史记，卫鞅曰：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恻隐之恩

，形乎文墨。谢承后汉书曰：甄丰恻隐之恩，发于自然。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过胜母里；墨子非乐，不入朝歌。邹阳上书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毛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左氏传，伍员曰：少康有众一旅。杜预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司马法曰：六尺曰步。礼记曰：堂上接武。郑玄注曰：武，迹也。若不改辙易御，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势，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两绊骥而求其致千里，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不胜见恤，谨附遣白答，不敢繁辞。吴质白。

文选考异

注「而知众山之迺迤也」：袁本「迺迤」作「崑崙」，是也。茶陵本与此同。案：此依正文改注之误。

注「所无不有」：何校「所无」改「无所」。陈云「所无」当乙。今案：或衍「所」字。

注「王逸曰嫫母丑女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叔段赋蟋蟀」：袁本「叔」作「印」，是也。茶陵本亦误「叔」。

与满公琰书

贾弼之山公表注曰：满宠，子炳，字公琰，为别部司马。

应休琰公琰前日曾过休琰，至明日，欲遣书谢，值公琰又使人来召璩，璩别事不得往？故为报。

与满公琰书

璩白：昨者不遗，猥见照临，虽昔侯生纳顾于夷门，毛公受眷于逆旅，无以过也。夷门，侯嬴也，已见吴季重答东阿王书。史记曰：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魏公子欲见之，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闻所在，乃闲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左氏传，荀息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外嘉郎君谦下之德，内幸顽才见诚知己，欢欣踊跃，情有无量。是以奔骋御仆，宣命周求，阳书喻于詹何，杨倩说于范武。说文曰：宓子贱将适单父，阳书谓子贱曰：吾少贱，无以送子，今赠子以钓道。夫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杨鱈也，其为鱼味薄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为鱼味厚。子贱至单父，冠盖逆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阳书所谓杨鱈者也。乃请耆老尊贤与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独嚶为纶，芒针为钩。荆棘为竿，剖粒为饵，而引盈车之鱼。韩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则酒美

，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携壶瓮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国亦然，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辅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详。故使鲜鱼出于潜渊，芳旨发自幽巷，繁俎绮错，羽爵飞腾，楚辞曰：瑶浆蜜勺，实羽觞兮。汉书音义曰：羽觞作生爵形。仪礼曰：请媵爵。郑玄曰：今文媵多作腾。牙旷高徽，义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传曰：师旷侍于晋侯。杜预曰：师旷，晋乐太师也。许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弦谓之徽。战国策曰：义渠君之魏。高诱曰：义渠，西戎国名也。其乐未闻。当此之时，仲孺不辞同产之服，孟公不顾尚书之期。汉书曰：灌夫，字仲孺。夫尝有姊服，过丞相田蚡。蚡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夫曰：将军乃肯幸临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辞。又曰：陈遵，字孟公，嗜酒好宾客，每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白曰：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刺史从后合出去。徒恨宴乐始酣，白日倾夕，骊驹就驾，意不宣展，汉书曰：诸博士共持酒肉劳王式，江翁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王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礼篇，客欲去歌之。文颖曰：其辞曰：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追惟耿介，迄于明发。楚辞曰：独耿介而不随。毛诗曰：明发不寐。

适欲遣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之会。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伯阳，即老子也。诗曰：率彼旷野。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请饮，庄王许诺。子瑕具于京台，庄王不往，曰：吾闻京台者，南望猎山，北临方皇，左江右淮，其乐忘归。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诱曰：京台，高台也。方皇，大泽也。适有事务，须自经营，何休公羊传注曰：适，遇也。不获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乐也。因白不悉。璩白。

文选考异

阳书喻于詹何：茶陵本「书」作「昼」。袁本亦作「书」，注同。案：此所引说苑政理篇文。今本作「昼」。考古人名「书」者多矣，恐茶陵本乃用今本说苑所改，「书」未必非，「昼」未必是也。

注「味薄而美」：茶陵本「而」下有「不」字，是也。袁本亦脱。

与侍郎曹长思书

应休琰

与侍郎曹长思书

璩白：足下去后，甚相思想。叔田有无人之歌，闾阖有匪存之思，风人之作

，岂虚也哉！毛诗曰：叔于田，巷无居人。又曰：出其闾闾，有女如荼。又曰：虽则如云，匪我思存。闾音因，闾音都。

王肃以宿德显授，何曾以后进见拔，魏志曰：王肃，字子雍，黄初中为散骑黄门侍郎。臧荣绪晋书曰：何曾，字颖考，陈国人也。曾弱冠累迁散骑侍郎，给事黄门郎。东观汉记，梁商上书曰：猥复超，起宿德。论语，子曰：后进于礼乐，君子也。皆鹰扬虎视，有万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参于高妙，复敛翼于故枝，桓子新论曰：昔颜渊有高妙次圣之才，闻一知十。块然独处，有离群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独立，块然幽处。礼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汲黯乐在郎署，何武耻为宰相，千载揆之，知其有由也。汉书，汲黯，字长孺，拜淮阳太守，黯伏地谢，不受印绶，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闱，臣之愿也。又曰：何武，字君公，为御史、司空，多所举奏，号为烦碎，不称贤公。耻义未详。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汉书曰：陈平家贫，好读书。张负随平至其家，家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学非杨雄，堂无好事之客；汉书曰：杨雄家素贫，嗜酒，人稀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雄游学。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汉书曰：董仲舒，广川人，以学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又曰：陈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遵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乐之。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左氏传，楚宰蘧启疆谓鲁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也。汉书，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晋灼曰：樵，取薪也；苏，取草也。有似周党之过平声闵子。东观汉记曰：太原闵贡，字仲叔，与周党相遇，含菽饮水，无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蔡邕正论曰：皮朽则毛落，水涸则鱼逝，其势然也。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周书阴符，太公曰：春道生，万物荣；秋道成，万物零。自然之数，岂有恨哉！聊为大弟陈其苦怀耳。想还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文选考异

注「为御史司空」：何校「史」下增「大夫大」三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楚宰蘧启疆」：陈云「宰」上脱「太」字，是也。各本皆脱。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

广川县时旱，祈雨不得，作书以戏之。

应休璩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

璩白：顷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砾销铄，草木焦卷，吕氏春秋曰：汤时大旱七

年，煎沙烂石。山海经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处凉台而有郁蒸之剩切之烦，浴寒水而有灼烂之惨。宇宙虽广，无阴以憩。云汉之诗，何以过此？毛诗云：赫赫炎炎，云我无所。郑玄曰：言无所芘荫而处也。土龙矫首于玄寺，泥人鹤立于阙里，淮南子曰：圣人用物，若用朱丝约乌狗，若为土龙以求雨；乌狗待之而求福，土龙待之而得食。高诱曰：土龙致雨，雨而成谷，故待土龙之神而得谷食。玄寺，道场也。风俗通曰：尚书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后代道场及祠宇皆取其称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犹俱丑也。高诱曰：俱丑，请雨土人也。司马彪续汉书，梅福上书曰：仲尼之庙，不出阙里。修之历旬，静无征效，明劝教之术，非致雨之备也。

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灵坛，勤亦至矣。司马彪续汉书曰：郡国旱，各扫除社稷，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昔夏禹之解阳盱，殷汤之祷桑林，淮南子曰：禹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高诱曰：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解读解除之解。阳盱河盖在秦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盱音紆。言未发而水旋流，辞未卒而泽滂沛。说苑曰：汤之时，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盖辞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云重积而复散，雨垂落而复收，得无贤圣殊品，优劣异姿，割发宜及肤，翦爪宜侵肌乎？吕氏春秋曰：昔殷汤克夏，而大旱五年，汤乃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磨其手，自以为牺，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磨音郿。周征殷而年丰，卫伐邢而致雨，左氏传，卫人伐邢，于是卫大旱。宁庄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善否之应，甚于影响，未可以为不然也。尚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想雅思所未及，谨书起予。论语，子曰：起予者商也。应璩白。

文选考异

注「煎沙烂石」：袁本「烂」作「铄」，是也。茶陵本亦误「烂」。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此书言欲归田，故报二从弟也。

应休琰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璩报：间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蒙。说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礼记曰：昭然若发蒙矣。如淳汉书注曰：以物蒙覆其头而为发去，其人欲之耳。风伯扫途，雨师洒道，韩子，师旷曰：黄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列仙传曰：赤松子为雨师。按饕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诗曰：亦既见止。又曰：至止肃肃。又曰：为此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礼记曰：堂上接武。郑玄曰：武，迹也。说文曰：屋以草盖曰茨。淮

南子曰：大夏增加，拟于昆仑。高诱曰：大夏，大屋也。凉或作栋，非也。扶寸肴修，味踰方丈。尚书大传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郑玄曰：四指为扶。扶音肤。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遍视，口不能遍味。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音郁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诗曰：菀彼柳斯。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楚辞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春兰兮秋菊。毛萇诗传曰：崇，充也。若华已见曹植与吴季重书。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子余切赞善，便嬛一缘切称妙，何其乐哉！列子，詹何曰：臣闻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缴，乘风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之上，用心专也。淮南子曰：虽有钩针芳饵，加以詹何、便嬛之妙，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高诱曰：便嬛，白翁时人也。七发曰：蜻蛚、詹何之伦。然便嬛即蜻蛚也。虽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遯于京台，无以过也。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京台，已见应休琰与满公琰书。班嗣之书，信不虚矣。汉书曰：桓生欲借其书，班嗣报曰：渔钓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

来还京都，块然独处。营宅滨洛，困于嚣尘，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居。思乐汶上，发于寤寐。论语曰：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辍耕，郢恽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济蒸人于涂炭。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与我处畎亩之中，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东观汉记曰：郢恽，字君章，汝南人也。郑次都隐于弋阳山中，恽即去，从次都止，渔钓甚娱。留数十日，恽喟然叹曰：天生俊士，以为民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子从我为伊尹乎，将为许、巢而去尧、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从子？子勉正性命，勿劳神以害生。告别而去。恽客容于江夏，郡举孝廉为郎。尚书曰：民坠涂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阳，沈钩缙于丹水，知其不如古人远矣。汉书，河内郡有山阳县。又上党郡高都县有笮谷，丹水所出。笮音管。然山父不贪天地之乐，曾参不慕晋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许由夏常居巢，故一号巢父。琴操曰：许由夏则巢居，冬则穴处。饥则仍山而食，渴则仍河而饮。尧大其志，禅为天子。由曰：放发优游，所以安己不惧，非以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之？

前者邑人念弟无己，欲州郡崇礼，官师授邑，诚美意也。历观前后，来入军府，至有皓首，犹未遇也。汉书，贾谊上疏曰：古者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

子男，然后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饥寒骏奔之劳。尚书曰：骏奔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氏传，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杜预曰：言人寿促而河清迟也。且宦无金张之援，游无子孟之资，汉书金日磾赞曰：夷狄亡国，羈虏汉庭。七叶内侍，何其盛矣！又张汤赞曰：张氏子孙相继，自宣、元已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余人。功臣之后，唯有金氏、张氏。汉书曰：霍光，字子孟，骠骑将军去病之弟也。而图富贵之荣，望殊异之宠，是陇西之游，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晓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极，有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譬若陇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其仪。时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之射尔。幸赖先君之灵，免负担之勤，左氏传，陈公子完曰：免于罪戾，弛于负担。追踪丈人，畜鸡种黍，论语曰：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天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汉书，郑朗曰：修农圃之畴，畜鸡种黍。潜精坟籍，立身扬名，斯为可矣。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无或游言，以增邑邑。礼记曰：大人不倡游言。郑玄曰：游，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尔雅曰：邑外曰郊。周礼有牧田。广开土宇，吾将老焉。左氏传曰：隐公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菟音涂。刘杜二生，想数往来。朱明之期，已复至矣，尔雅曰：夏为朱明。相见在近，故不复为书。慎夏自爱。璩白。

文选考异

注「此书言欲归田故报二从弟也」：袁本、茶陵本此节注上无善及五臣名。详语意，乃五臣而非善。凡篇内自明之旨，题下注又赘出，必皆五臣混入者。若尤定此注入善，则二本尚未全误也。

旷若发蒙：案：「蒙」当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如淳汉书注「以物蒙覆其头」云云，是其本作「蒙」之明证也。长杨赋作「蒙」，用字不同。彼注「蒙与蒙古字通」云云，盖仍从「蒙」字解之。

然山父不贪天地之乐：案：「地」当作「下」。袁本云善作「地」。茶陵本云五臣作「下」。各本所见皆非也。善引「非以贪天下也」为注，作「下」甚明。地字不可通，但传写误耳。

注「谯周古考史曰」：何校「考史」作「史考」，是也。各本皆倒。

注「然后有官小史」：案：「官」下当有「师」字，「史」当作「吏」。各本皆脱误。

注「何其盛矣」：袁本、茶陵本「矣」作「也」，是也。

注「论语曰」下至「而食之」：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五字。

注「郑朗曰」：案：「朗」当作「朋」。各本皆误，此引萧望之传文也。

书下

目录 [隐藏]

1 与山巨源绝交书

1.1 文选考异

2 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2.1 文选考异

3 与嵇茂齐书

3.1 文选考异

4 与陈伯之书

4.1 文选考异

5 重答刘秣陵沼书

5.1 文选考异

6 移书让太常博士

6.1 文选考异

7 北山移文

7.1 文选考异

与山巨源绝交书

魏氏春秋曰：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焉。

嵇叔夜

与山巨源绝交书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称，谓说其情不愿仕也，愜其素志，故谓知言也。虞预晋书曰：山嵇守颍川。嵇康文集录注曰：河内山嵇守颍川，山公族父。庄子曰：狂屈竖闻之，以黄帝为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言常怪足下，何从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晋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为尚书郎。嵇康文集录注曰：阿都，吕仲悌，东平人也。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曰：少知阿都志力闲华，每喜足下家复有此弟。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知己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众艺，多有许可，少有疑怪，言宽容也。周易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法言曰：或问行，曰：旁通厥德。李轨曰：应万变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偶，谓偶然，非本志也。尔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庄子曰：庖

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荐鸾刀，漫平声之臙腥，毛诗曰：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庄子，北人无择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诱吕氏春秋注曰：漫，污也。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谓兼善天下也；介，谓自得无闷也。赵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为贵。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语，犹虚说也。共知有通达之人，至于世事，无所不堪。言己不能则而行之也。太玄经曰：君子内正而外驯。庄子曰：与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史记曰：庄子名周，尝为蒙漆园吏。列仙传曰：李耳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论语曰：柳下惠为士师。汉书曰：东方朔着论，设客难己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为贫仕者，辞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庄子，仲尼谓老聃曰：兼爱无私，仁之情也。论语，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孟子曰：古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霁泽之中，曰：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张升反论曰：黄、绮引身，岩栖南岳。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汉书曰：上封良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论语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贾逵国语注曰：遂，从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论语讖曰：贫而无怨，循性动也。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班固汉书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左氏传，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公，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之，以成曹。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能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史记曰：司马相如，字长卿，其亲名之犬子。相如既学，慕蔭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英雄记曰：尚子平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供食饮。范晔后汉书曰：向子平隐居不仕

，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详。又曰：台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为业。佟，徒冬切。史记，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孔安国论语注曰：简，略也。言性简略，与礼相背也。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放，谓放荡。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羈，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楚辞曰：狂顾南行。王逸曰：狂，犹遽也。虽饰以金镮，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毛诗曰：蒹葭丰草。蒹，甫物切。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庄子，仲尼谓颜回曰：圣人处物不伤物者，物不能伤也。李尤孟铭曰：饮无求辞，纔以相娱；荒沈过差，可不慎与！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讎，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孙盛晋阳秋曰：何曾于太祖坐谓阮籍曰：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谓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贤素羸病，君当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资，材量也。又不识人情，闇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汉书曰：万石君石奋，长子建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极切。至延见，如不能言者。好尽，谓言则尽情，不知避忌。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东观汉记曰：汝郁再征，载病诣公交车。尚书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辇，白衣诣止车门。台遣两当关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痺必寐切不得摇，管子曰：少者之事先先生，出入恭敬，如有宾客；危坐向师，颜色无怍。说文曰：痺，湿病也。性复多虱，把蒲巴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言人于己，为未见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见中伤，言被疾苦也。虽瞿音句然自责，然性不可化，班固汉书惠帝赞曰：闻叔孙通之谏则瞿然。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新序，卜偃谓晋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书曰：饰貌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无咎无誉。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

，杜预左氏传注曰：聒，諠也。器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毛诗曰：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尚书曰：一日二日万机。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朮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苍颉篇曰：饵，食也。本草经曰：朮、黄精，久服轻身延年。游山泽，观鸟鱼，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节也；庄子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焉。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则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耕而不顾。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家语曰：孔子将行，雨，无盖。门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为人也嗇，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肃曰：短，吝；嗇，甚也。近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颍川徐庶，字符直。曹公来征，先主在楚，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庶母见获，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华歆，字子鱼，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国。黄初中，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歆举管宁，帝以安车征之。又曰：管宁，字幼安，北海人也。华歆举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诏宁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受。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庄子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敦发文身，无所用之。司马彪曰：敦，断也。章甫，冠名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庄子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名鸳雏，子知之乎？夫鸳雏发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鸳雏过之，仰天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国吓我邪！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高诱吕氏春秋传曰：外，犹贱也。庄子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笃也。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言己所不乐之事，必不能堪而行

之。自卜已审，若道尽涂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左氏传曰：侍者谓楚王曰：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悵悵力向，如何可言！王隐晋书曰：绍字延祖，十岁而孤，事母孝谨。国语曰：晋赵武冠，见韩献子，献子曰：戒之，此谓成人。郑玄礼记注曰：女子以许嫁为成人。广雅曰：悵悵，悲也。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黻，黻，撻娆也。音义与娆同，奴了切。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羸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荣华，而已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郑玄礼记注曰：淹，复渍也。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言己离于俗事，以自安全，保其余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长才广度之士而不营之。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涂，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列子曰：宋国有田父，常衣湿赆。至春，自暴于日。当尔时，不知有广夏隩室，绵纡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献吾君，将有赏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茎与芹子，对乡豪称之。乡豪取尝之，苦于口，躁于腹，众哂之。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李陵书曰：孤负陵区区之意。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文选考异

与山巨源绝交书：袁本、茶陵本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此卷各题下全无，卷首所列子目亦然，皆脱，说见前。

注「以成曹君子曰」：何校重「君」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英雄记曰」：陈云王粲英雄记皆记汉末英雄事，尚子平乃建武中隐士，不应载入，当是误也。今案：此疑英贤谱之文。各本皆伪。

少加孤露：何云晋书作「加少」。案：「加少」是也。各本皆误倒。

注「饮无求辞」：案：「辞」当作「乱」，各本皆伪。

吾不如嗣宗之贤：何校「贤」改「资」。陈云「贤」，「资」误。案：所校是也。注云「资，材量也」。不得作「贤」甚明。晋书正作「资」。

注「湿病也」：袁本「也」下有「俾利反」三字。茶陵本亦有，「反」作「切」。案：此真善音也，正文下「必寐切」乃五臣音。尤存彼删此，非。

又不喜作书：袁本、茶陵本无「又」字。案：二本不着校语，晋书此在所节去

中，无以考之。

虽瞿然自责：案：「瞿」当作「惧」。袁本云善作「瞿」，茶陵本云五臣作「惧」。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也。善自作「惧」，与五臣同，故引惠帝赞「惧然」作注。今各本并注中亦误为「瞿」，非。「惧」、「瞿」同字耳。晋书在所节去中。

注「则瞿然」：袁本、茶陵本「然」下有「晋灼曰瞿音句」六字，是也。尤误删改作「音句」入正文下。又「瞿」皆当作「惧」，今汉书正作「惧」。师古曰：「惧读曰瞿。」

必不可以为轮：袁本云善无「必」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必」字。案：此或所见不同；否则，尤添之耳。晋书在所节去中。

注「王隐晋书曰绍字延祖十岁而孤事母孝谨」：袁本、茶陵本首有「晋诸公谱曰康子劭」八字。「绍」作「劭」，无「十岁而孤事母孝谨」八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校改而误。

注「常衣湿麡」：案：「湿」当作「缁」。各本皆误。此所引杨朱文，以下多互异，义可两通，不更详出。

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臧荣绪晋书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辅政，都督扬州诸军事，进位征东大将军。又曰：太祖遣徐劭、孙郁至吴，将军石苞令孙楚作书与孙皓。劭至吴，不敢为通。

孙子荆

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苞白：盖闻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周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左氏传曰：楚子伐郑，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荣辱之所由兴也。是故许郑以衔璧全国，曹谭以无礼取灭。左氏传，楚子围许，蔡侯将许僖公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王亲释其缚，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又曰：楚子围郑，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又曰：晋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及即位，晋侯围曹。又曰：齐桓公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载籍既记其成败，古今又着其愚智矣。不复广引譬类，崇饰浮辞，郑玄孝经注曰：引譬连类。尚书序曰：翦截浮辞。苟以夸大为名，更丧忠告之实。论语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今粗论事势，以相觉悟。

昔炎精幽昧，历数将终，东观汉记曰：汉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书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桓灵失德，灾衅并兴，孝桓、孝灵，汉二帝也。汉书诏策曰：大禹能亡失德。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艰。汉书杜文谓孙宝曰：豺狼当路。尚书曰：夏有昏德，民坠涂炭。荼与涂字通用。于是九州岛绝贯，皇纲解纽，周礼曰：职方乃辨九州岛之国，使同贯利。答宾戏曰：廓帝统，恢皇纲。四海萧条，非复汉有。太祖承运，神武应期，春秋纬曰：五德之运，各象其类。宋均曰：运，策运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杀者夫。河图闾苞受曰：弟感苗裔出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尚书曰：用肇造我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应灵符，天禄乃始。毛诗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论曰：武创洪基，克光厥德。毛诗曰：奄有四方。土则神州中岳，器则九鼎犹存，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图，帝王居之。左氏传，王孙满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史记曰：秦取周九鼎。世载淑美，重光相袭，国语，祭公谋父曰：奕世载德。尚书，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圣人虽生异世，相袭若规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壮观也。尚书曰：九州岛攸同，四隩既宅。封禅书曰：此事天下之壮观也。

公孙渊承籍父兄，世居东裔，魏志曰：公孙度，字叔济，本辽东襄平人。度知中国扰攘，自立为辽东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兄子恭为辽东太守。渊胁夺恭位。景初元年征渊，渊遂发兵逆于辽东，自立为燕王。拥带燕胡，冯凌险远，左氏传，子产曰：今陈介恃楚众，冯凌弊邑。讲武盘桓，不供职贡，国语，虢文公曰：古者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周礼曰：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家语，孔子曰：古者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所以无忘服也。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流，交畴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乎吴会；魏志曰：公孙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贍遗。权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为燕王。论语，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国尚书传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余国出名马貂狄。自以为控弦十万，奔走足用，汉书匈奴传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信能右折燕齐，左振扶桑，凌轹沙漠，南面称王也。山海经曰：汤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记曰：楚灵王兵强，凌轹中原。说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汉书，李陵歌曰：经万里兮度沙漠。周易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宣王薄伐，猛锐长驱。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马宣王征渊。斩渊，传首洛阳。战国策曰：乐毅轻卒锐兵，长驱至齐。师次辽阳，而城池不守；汉书曰：辽东郡有辽阳县。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传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获非其丑。然后远迹疆场，列郡大荒，史记，乐毅书曰：吴王远迹至郢。班固汉书述曰：列郡祁连。山海经有大荒。收离

聚散，咸安其居，毛诗序曰：万民离散，不安其居。民庶悦服，殊俗款附。尚书曰：万姓悦服。过秦论曰：余威震于殊俗。自兹遂隆，九野清泰，淮南子曰：所谓一者，上通九天，下贯九野。高诱曰：九野，八方中央也。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范晔后汉书曰：东夷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献其乐舞。魏志曰：常道乡公景元三年，肃慎国遣使重译来贡，弓长三尺五寸，三十张；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崔寔本论曰：孝宣帝方外安静，单于稽颡来朝，百世不羁之虏也。巍巍荡荡，想所具闻。论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吴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时扰攘，播潜江表；吴志曰：董卓专朝政，孙坚亦举兵荆州，讨卓。引军还住鲁阳。范晔后汉书，冯衍上疏曰：遭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刘备震惧，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刘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敕诸将勿复关通。先主大怒，进围成都。璋降，先主领益州。遂依丘陵积石之固，张载剑阁铭曰：岩岩梁山，积石峨峨。三江五湖，浩汗无涯，汉书曰：吴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气游魂，迄于四纪。魏明帝善哉行曰：权实坚子，备则亡虏，假气游魂，鸟鱼为伍。二邦合从子容，东西唱和，汉书，合从连衡，力政争强。毛诗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互相扇动，距捍中国。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汉书曰：蒯通说韩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战国策，吕不韦曰：其宁泰山。相国晋王，辅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进晋公爵为王。文武桓桓，志厉秋霜，荀悦申鉴曰：人主怒如秋霜。庙胜之筭，应变无穷，孙子曰：夫未战而庙胜，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无穷如天地。独见之鉴，与众绝虑。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独见，四海归往。主上钦明，委以万机，魏志曰：陈留王奂，字景明，封常道乡公。高贵乡公卒，公卿议迎立。尚书曰：放勋钦明。万几，已见上文。长轡远御，妙略潜授，偏师同心，上下用力，棱威奋伐，钐入其阻，汉书曰：武帝报李广曰：威棱憺乎邻国。毛诗曰：钐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钐，深也。并敌一向，夺其胆气。孙子兵法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又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小战江介，则成都自溃；曜兵剑阁，而姜维面缚。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锺会伐蜀。艾自阴平先登，至江介西，蜀卫将军诸葛瞻列阵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斩瞻。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平行至汉中。姜维守剑阁距会。维等闻瞻已破，以其众东入巴。刘禅诣艾降，勒维等令降于会。维诣会降。商君书曰：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左氏传曰：凡民逃其上曰溃。面缚，已见上文。开地五千，列郡三十。师不踰时，梁益肃清，谷梁传曰：伐不踰时，战不逐奔。使窃号之雄，稽颡绛阙，礼记曰：拜而后稽颡。傅玄西都赋曰

：巍巍绛阙。球琳重锦，充于府库。左氏传曰：齐侯归卫侯夫人重锦三十两。夫虢灭虞亡，韩并魏徙，左氏传曰：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史记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韩，得韩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请降。此皆前鉴之验，后事之师也。战国策，张孟谈谓赵襄子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南中吕兴，深睹天命，吴志曰：交址郡吏吕兴等杀太守孙贇，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蝉蜕内向，愿为臣妾。淮南子曰：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孝经曰：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外失辅车唇齿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渐，左氏传，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而徘徊危国，冀延日月，此犹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史记曰：吴起者，卫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济济，俊乂盈朝，尚书曰：百僚师师。又曰：俊乂在官。虎臣武将，折冲万里，毛诗曰：进厥虎臣，阍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憊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新序曰：孙叔敖相楚，国富兵强。思复翰飞，饮马南海。毛诗曰：翰飞戾天。郑玄曰：翰，高也。李陵与苏武书曰：陵当为单于畜兵养士，循先将军之令，将饮马河、洛，收珠南海。自顷国家，整治器械，礼记曰：圣人异器械。郑玄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简习水战。伐树北山，则太行木尽，高诱吕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北。浚决河洛，则百川通流。尚书大传曰：百川趋于海。楼船万艘苏劳，千里相望。汉书曰：江、淮以南，楼舫十万。自剡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黄帝、尧、舜剡木为舟，剡木为楫。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谓也。六韬，太公谓武王曰：圣人兴兵为天下除患去贼，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举而毕。然主上眷眷，未便电迈者，以为爱民治国，道家所尚，老子曰：爱人治国，能无知乎？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传，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侯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故先开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审识安危，自求多福，毛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汉书曰：陆贾说尉佗。佗于是蹶然起坐，谢贾，称臣奉汉约。追慕南越，婴齐入侍，汉书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严助往喻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婴齐入侍宿卫。北面称臣，伏听告策，礼记曰：君之南乡也，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则世祚江表，永为藩辅，左氏传，王赐齐侯命曰：世祚太师。丰报显赏，隆于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后谋力云合，指麾风从，范晔后汉书，张纲谓张婴曰：大兵云合，岂不危乎！雍益二州，顺流而东；青徐战士

，列江而西；荆杨兖豫，争驱八冲；征东甲卒，虎步秣陵。征东，即石苞也。李陵诗曰：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汉书，丹阳郡有秣陵县。尔乃皇輿整驾，六师徐征，羽檄烛日，旌旗流星，羽，鸟羽也。汉书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檄或为校。游龙曜路，歌吹盈耳，周礼曰：凡马八尺为龙。乐稽耀嘉曰：武王兴师诛于商，万国咸喜，前歌后舞。论语，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迈，其会如林，尚书曰：受率其旅若林。烟尘俱起，震天骇地，渴赏之士，锋镝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屠覆，取诫万世，引领南望，良以寒心。左氏传，穆叔谓晋侯曰：引领西望，曰庶几乎？高唐赋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者必进苦口之药，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氏传曰：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记曰：沛公入秦宫，樊哙谏，沛公不听。张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公听樊哙言。楚辞曰：心犹豫而狐疑。如其迷谬，未知所投，恐俞附见其已困，扁鹊知其无功也。列子曰：杨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渐，谒医俞氏，俞氏曰：汝始则胎气不足，乳湏有余，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史记，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时，医病不以汤液。又曰：扁鹊过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疗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过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疗将深。桓侯不应。后五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痛，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传注曰：湏，浮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图，惟所去就。左氏传，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图。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文选考异

注「君子见几而作」：袁本「几」作「机」，是也。茶陵本亦误「几」。正文是「机」字。

注「荼与涂字通用」：袁本、茶陵本「涂」下有「古」字，是也。

注「天禄乃始」：案：乃下当有「兹」字。各本皆脱。吊魏武文引有。

注「逆于辽东」：茶陵本「东」作「隧」，是也。袁本作「遂」，亦非。

乘桴沧流：茶陵本「流」作「海」。袁本作「流」，与此同。何校「流」改「海」。陈云「流」，「海」误。晋书作「海」。案：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济注云「沧流，海也」，似五臣作「流」，二本失着校语，尤亦以之乱善也。

交畴货贿：袁本云善作「畴」，茶陵本云五臣作「酬」，何云晋书作「酬」。

今案：「畴」疑「酬」字之误。

注「往来贍遗」：何校「贍」改「赂」。陈云「贍」当作「赂」。案：所校据魏志，是也。各本皆误。

注「景初三年遣大司马宣王」：案：「三」当作「二」，「大」当作「太」，下脱「尉」字。各本皆误。此所引明帝纪文也。

注「权实坚子」：何校「坚」改「竖」，是也。各本皆伪。

注「铅深也」：袁本、茶陵本下有「音弥」二字。案：有者是也，乃真善音而误删。

注「勒维等令降于会」案：「勒」当作「敕」。各本皆误。锺会传可证。

今日之谓也：袁本云善无「也」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添之耳。

然主上眷眷：何校「上」改「相」，晋书作「相」。案：主谓魏帝，相谓晋王，似所改是也。

崇城自卑：案：「自」当作「遂」。茶陵本云五臣作「自」，袁本云善作「遂」。晋书作「遂」，尤以五臣乱善，非。

若侮慢不式王命：案：晋书「若」下有「犹」字。此当有，读以四字为一句。各本皆脱也。

注「医病不以汤液」：陈云「医」下脱「有俞附医」四字。案：所校是也。此引以注正文「俞附」。各本皆脱。

与嵇茂齐书

赵景真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

与嵇茂齐书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列子曰：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杨朱曰：请闻其过。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范晔后汉书，梁鸿，字伯鸾，扶风人也。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居齐、鲁之间，又去适吴。然老子之叹，不为入秦；梁鸿长谣，不由适越。且复以至郊为及关，升邙为登岳，斯盖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遯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遯贞吉。

惟别之后，离群独游，背荣宴，辞伦好，经迴路，涉沙漠。鸣鸡戒旦，则飘尔晨征；燕礼曰：燕，小臣戒盥者。郑玄曰：警戒告语焉。陈琳武军赋曰：启明戒旦，长庚告昏。日薄西山，则马首靡托。汉书，杨雄反骚曰：恐日薄于西山。左氏传，荀偃曰：唯余马首是瞻。寻历曲阻，则沈思纾结，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或乃回飙狂厉，白日寝光，踦肠交错，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

慨重阜之巔，毛诗曰：鹤鸣九皋。进无所依，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啸咏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

至若兰茝倾顿，桂林移植，根萌未树，牙浅弦急，常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斯所以怵惕于长衢，按辔而叹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树，故恐风波潜骇，牙浅弦急，故惧危机密发也。本或有于长衢之下云按辔而叹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邹阳上书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众人莫不按剑也。今将植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修陵，曹植橘赋曰：背江洲之气暖，处玄朔之肃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若树荷山上，畜火井中也。表龙章于裸壤，奏韶舞于聋俗，固难以取贵矣。龙，袞龙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庄子曰：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又肩吾曰：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周易曰：无交而求，则人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飘飘远游之士，托身无人之乡，摠辔遐路，则有前言之艰；悬鞍陋宇，则有后虑之戒；前言之艰，谓经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后虑之戒，谓北土之性，难以托根以下也。朝霞启晖，则身疲于遄征；蔡琰诗曰：遄征日遐迈。太阳戢曜，则情劬于夕惕；正历曰：日，太阳也。周易曰：夕惕若厉。肆目平隰，则辽廓而无睹；极听修原，则淹寂而无闻。吁其悲矣！心伤悴矣！然后乃知步骤之士，不足为贵也。

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纭，雄心四据，阮元瑜为曹公与孙权书曰：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思蹶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范曄后汉书，田邑与冯衍书曰：欲摇太山，荡北海。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滌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刘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汉遵因，化洽九区。时不我与，垂翼远逝，周易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锋巨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渊，仰荫栖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俦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眄，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

去矣嵇生，永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毛诗曰：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淮南子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毛诗曰：各敬尔仪。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书恨然，知复何云！

文选考异

注「老子曰睢睢」：陈云「曰」下脱「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陈琳武军赋曰」：袁本「军」作「库」，是也。茶陵本作？，衍「车」字，此亦初衍而修去，「军」即「库」字误。

斯所以怵惕于长衢按辔而叹息也：袁本、茶陵本「也」上有「者」字。案：晋书无「按辔而叹息」。陈云据注则此五字衍，是也。必五臣因注云「本或有于『长衢』之下云『按辔而叹息』者」，故添六字，以异于善，二本失着校语也。详此本乃修改增多，是初刻无，而所见仍不误，尤延之不察，辄取五字，于是善以五臣乱之矣，当加订正。

注「范晔后汉书」：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是也。案：说已见前。

与陈伯之书

刘璠梁典曰：帝使吕僧珍寓书于陈伯之，丘迟之辞也。伯之归于魏，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监五年，前平南将军陈伯之以其众自寿阳归降。不书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为丘迟与伯之书。

丘希范

与陈伯之书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李陵与苏武书曰：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苏武答李陵书曰：每念足下，才为世生，器为时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史记曰：陈涉尝为人庸耕，辍耕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之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刘璠梁典曰：高祖得陈虎牙幢主苏隆，厚加礼赐，使致命江州刺史陈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苏隆还，称伯之许降，乃遣邓元起前驱逼之。伯之闻师近，以应义师。立功立事，开国称孤，延笃与张奂书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称孤、寡、不谷。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史记，蒯通说武信君曰：今范阳令乘朱轮华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节拥旄，征人伐鼓。荀悦汉记曰：今之州牧，号为万里。汉书，樊哙说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汉书曰：冒顿乃作为鸣镝。音义曰：箭镝也，如今鸣箭。史记曰：魏勃退立股战。汉书，乌孙公主歌曰：穹庐为室兮旃为墙。音义曰：穹庐，旃帐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请和。汉书，樊哙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惫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吕氏春秋曰：君子必审诸己然后任。尚书曰：管叔乃流言于国。沈迷猖獗，以至于此。刘公干杂

诗曰：沈迷领簿书，回回自昏乱。蜀志，先主谓诸葛亮曰：孤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犹未已。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邹润甫为诸葛穆答晋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责功，略小收大。吴志，陆瑁与暨艳书曰：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东观汉记曰：上破铜马等，封降贼渠率。诸将未能信，贼亦两心。上敕降贼各归营，勒兵待。上轻骑入，按行贼营。贼将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又曰：汉兵破邯郸，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谤毁公言可击者数千章，公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长杨赋曰：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朱鲋涉丁牒切，与喋同血于友于，张绣剗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谢承后汉书曰：光武攻洛阳，朱鲋守之。上令岑彭说鲋曰：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胡殷所反害，今公谁为守乎？鲋曰：大司徒公被害，鲋与其谋，诚知罪深，不敢降耳。彭还白上，上谓彭，复往明晓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春秋合诚图曰：战龙门之下，涉血相创。如淳汉书注曰：杀血滂沱为喋血。尚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张绣率众降，封列侯。汉书曰：蒯通说范阳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剗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东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为剗也。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楚辞曰：回朕车而复路，及迷涂之未远。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晔后汉书，明帝诏曰：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盐铁论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网漏吞舟之鱼。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仲长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识其坟。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毛诗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今功臣名将，鴈行有序，应劭汉官仪，典职杨乔纠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仪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魏书，荀攸劝进曰：诸将佩紫怀金，盖以数百。史记，蔡泽曰：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腰。东观汉记，诏邓禹曰：将军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如淳汉书注曰：二马为轺传。汉书曰：终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敕出关。左氏传曰：齐人来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汉书曰：汉王即皇帝之位，论功而封之，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将军独膺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毛诗曰：有膺面目。司马迁书曰：毡裘之君长咸震惧。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沈约宋书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请北伐，遂屠广固。超踰城走，高胥获之。送超京

师，斩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师进讨，至洛阳。王镇恶克长安，生禽姚泓。执送泓，斩于建康市。左氏传曰：楚子围许，许僖公见楚子于武城，面缚衔璧。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礼记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李陵与苏武书曰：但见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姬，周姓也。汉书曰：匈奴凡二十四长。呼衍氏、兰氏，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魏收后魏书曰：太祖道武帝讳珪，改称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讳宏，自平城迁都洛阳。东观汉记曰：北虏遣使和亲。尚书，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周易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故恶积而不可掩。焦烂，见下文。况伪键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后魏书曰：世宗宣武帝讳恪。景元三年，萧衍废其主宝融，自僭立称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当宣武之日。伪键，盖指宣武也。虞预晋书，西阳王羨上书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晋中兴书曰：胡俗以部落为种类，屠各取豪贵。文颖汉书注曰：羌胡名大师为酋。国语，伯阳父曰：国之将亡，百姓携贰。韦昭曰：携，离也；贰，二心也。方当系颈蛮邸，悬首卧街。汉书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又陈汤上疏曰：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卧街蛮夷邸间。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袁崧后汉书，朱穆上疏曰：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用之不时，必也焦烂。左氏传曰：吴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犹燕巢于幕之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葩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婢移切，岂不怆恨！袁宏汉献帝春秋，臧洪报袁绍书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绸缪，抚弦搦矢，不觉涕流之覆面也。左氏传曰：晋边吏让郑曰：今执事锺然授兵登陴。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史记曰：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拜为上卿。赵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之。颇怒，攻乐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赵亦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王以为老，遂不召。吕氏春秋曰：吴起治西河，王错谮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吴起。至岸门，止车而立，望西河，泣数下。其仆曰：窃观公之志，视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西河。今君听谗人之议，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司马迁与任安书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顾妻子。庄子，惠子曰：人故无情乎？

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魏志，明帝报王朗诏曰：钦纳至言，思闻良规。多福，已见上文。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汉书曰：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桔矢东来；世本曰：舜时西

王母献白环及佩。家语，孔子曰：昔武王克商，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汉书曰：夜郎、滇池皆椎结，髡、昆明编发。汉拜唐蒙郎中，遂见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略巴黔中。蹻至滇池，欲归报，会秦夺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众王滇池。又朝鲜王满，燕人。孝惠、高后时，满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赵岐曰：厥角，叩头以额角犀厥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左氏传，令尹子文曰：谚云：狼子野心。汉书，伍被说淮南王曰：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之间，可以延岁月之寿耳。范曄后汉书匈奴论曰：世祖用事诸夏，未遑沙塞之事。中军临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为临川郡王。天监三年，以宏为中军将军。明德茂亲，总兹戎重，刘璠梁典曰：天监四年，诏临川王宏北讨。干宝晋纪，河间王颙表曰：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晋中兴书，桓温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孟子曰：汤始征，自葛始，诛其君，吊其民。尚书曰：东至于洛汭。又曰：奉词伐罪。汉书，田肯曰：陛下既得韩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颜延之和谢灵运诗曰：聊用布所怀。丘迟顿首。

文选考异

注「征人伐鼓」：案：「征」当作「钲」。各本皆误。

注「沈迷领簿书」：陈云「领簿」当乙，是也。各本皆倒。

注「谢承后汉书曰」：袁本、茶陵本「承」作「沈」，是也。

注「为喋血」：袁本、茶陵本「血」下有「涉与喋同丁牒切」七字，是也，无正文「涉」下「丁牒切与喋同」六字。案：此割裂善音之误，说已详前。

注「及迷涂之未远」：此节注后袁本有注一节云「周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在正文「先典攸高」下，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而误删削。此本误与之同。

注「建节敕出关」：袁本、茶陵本「敕」作「东」，是也。

注「故殷陟配天」：陈云「陟」上脱「礼」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屠各取豪贵」：陈云「取」，「最」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羌胡名大师为酋」：案：「师」当作「帅」。各本皆伪。

注「袁宏汉献帝春秋」：何校「宏」改「曄」，陈同。各本皆误。案：隋经籍志云「十卷，袁曄撰」，可证也。

注「授兵登陴」：袁本、茶陵本「陴」下有「陴婢移切」四字，无正文文「陴」下「婢移切」三字，是也。

注「秦必可亡西河」：袁本、茶陵本无「可」字，是也。

注「使将军庄縞」：陈云「縞」，「躄」误，下同，是也。各本皆伪。

重答刘秣陵沼书

刘璠梁典曰：刘沼，字明信，为秣陵令。

刘孝标刘峻自序曰：峻字孝标，平原人也。生于秣陵县，期月归故乡。八岁，遇桑梓颠覆，身充仆圉。齐永明四年二月，逃还京师。后为崔豫州刑狱参军。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后隐东阳金华山。

重答刘秣陵沼书

刘侯既重有斯难，值余有天伦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标集有沼难辨命论书。谷梁传曰：兄弟，天伦也。何休曰：兄先弟后，天之伦次。寻而此君长逝，化为异物，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元瑜长逝，化为异物。绪言余论，蕴而莫传。庄子谓渔父曰：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子虚赋曰：愿闻先生之余论。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昧，而其人已亡，楚辞曰：芳菲菲而难亏兮，芳至今犹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孙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则哀将焉不至？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青竹作简书之耳。礼记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礼记，门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恶夫涕之无从也。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无几何也，譬之犹驷而过郟也。郟，古隙字也。陆机诗曰：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楚辞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东京赋曰：其梗概如此。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墨子曰：昔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弔而死。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汉书曰：文帝受厘宣室，因感鬼神事，问鬼神之本。贾谊具道所以然之故。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圣贤冢墓记曰：东平思王冢在东平。无盐人传云：思王归国京师，后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记曰：临城县南四十里盖山，高百许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与其父析薪此泉处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乐。乃弦歌，泉涌回流，有朱鲤一双。今作乐嬉戏，泉固涌出也。文赋曰：舞者赴节以投袂。但悬剑空垄，有恨如何！刘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为有上国之事，未献也，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是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

文选考异

注「芳至今犹未沫」：案：「芳」当作「芬」。各本皆伪。

注「沫已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亡盖反」三字。案：此真善音。正文「沫」下「昧」字，乃五臣音也。尤误删此存彼。

注「思王归国京师」：陈云「思」字当在「国」字下，是也。各本皆倒。

移书让太常博士

并序

刘子骏汉书曰：刘歆，字子骏，向少子也。少通诗书，能属文。为黄门郎，至中垒校尉。王莽篡位，为羲和、京兆尹，卒。

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言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与歆论议相对也。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移书让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着。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论语，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论语讖曰：自卫反鲁，删诗、书，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论语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战国，弃筮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论语曰：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汉书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吴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汉书，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纣之行作。史记，李斯曰：臣请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廷尉杂烧之，以古非今者族。又卢生为始皇求仙药，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问诸生。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阳。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汉书，叔孙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汉书曰：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汉书曰：孝惠四年，除挟书律。然公卿大臣绌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绌、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世无邪，绌侯周勃是也。然绌灌自一人，非绌侯与灌婴。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史记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闻伏生修尚书，年九十

余，老不能行，诏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汉书曰：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贾生，贾谊也。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汉书曰：建元，孝武皇帝年号也。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成一经也。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书于壁中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因传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废乐崩，道孤而无主也。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服虔汉书注曰：汉与秦相去七八十年。韦昭曰：全经，未焚书之时也。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汉书曰：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论语、孝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天汉、武帝年号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汉书曰：仲尼以鲁周公之国，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观其史记。丘明作传。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汉书曰：刘向以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一简，召诰脱二简。博问人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礼家，先鲁有桓生，说经颇异。论语家，近琅邪王卿，不审名，及胶东庸生皆以教。然则庸生亦未详其名也。此乃有识者之所叹癯，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礼记曰：无雷同。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臣瓚汉书注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愍此文教错乱，学士若兹，虽深照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以虑始，太公金匮曰：夫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

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汉书，班固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汉书曰：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乐陵侯史高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又曰：施雠，字长卿，沛人也，从田王孙受易。又曰：孟喜，字长卿，东海人也，从田王孙受易。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汉书曰：梁丘，字长翁，琅邪人也，从京房受易。又曰：夏侯胜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论语，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文选考异

移书让太常博士：陈云题前脱「移」字一行，是也。各本皆脱。又卷首子目亦然。

注「为羲和京兆尹卒」：案：「卒」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汉书云后事皆在莽传，可证也。

讲论其议：案：「议」当依汉书作「义」，各本皆误。又案：注「论议相对」，「议」亦当作「义」也。

责让之曰：袁本、茶陵本此下提行另起，是也。

书缺简脱：袁本有校语云善作「脱简」。案：袁所见误也，茶陵本无校语，与此皆不误。汉书正作「简脱」。

孝成皇帝：袁本云善无「皇」字，茶陵本云五臣有「皇」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也。汉书有「皇」字。

或脱编：袁本作「传或间编」，云善无「传」字，「间」作「脱」。茶陵本云五臣有「传」字，「脱」作「间」。何云汉书作「传或间编」。案：此恐善与汉书同，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也。

以尚书为不备：案：当依汉书去「不」字。此所引臣瓚汉书注甚明。又孔丛云「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云云，然则今文尚书家有为此说者也。

然孝宣帝：茶陵本云五臣作「宣」。袁本云善作「皇」。何校「宣」下增「皇」字。案：汉书作「孝宣皇帝」。

注「梁丘字长翁」：袁本「丘」下有「贺」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北山移文

孔德璋萧子显齐书曰：孔稚珪，字德璋，会稽人也。少涉学，有美誉。举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稍迁至太子詹事，卒。

北山移文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锺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楚辞曰：独耿介而不随。孙盛晋阳秋曰：吕安志量开广，有拔俗风气。庄子曰：孔子彷徨尘垢之外，逍遥无为之业。度白雪以方絜，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犹白玉之白也。子虚赋曰：上干青云。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万乘其如脱。尔雅曰：芥，草也。史记曰：秦军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尧年衰志闵，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屣也。许慎曰：言其易也。刘熙孟子注曰：屣，草屣，可履。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濼。固亦有焉。列仙传曰：王子乔，周宣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雒之间。薪歌延濼，未闻。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终始参差，歧路也；苍黄翻覆，素丝也。翟，墨翟也；朱，扬朱也。淮南子曰：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高诱曰：闵其别与化也。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黜。何其谬哉！苍颉篇曰：黜，垢也。呜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尚生，子平也，已见上文。范晔后汉书曰：仲长统，字公理，山阳人也。性倜傥，默语无常。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

世有周子，隽俗之士。萧子显齐书曰：周颙，字彦伦，汝南人也。释褐海陵国侍郎，元徽中，出为剡令。建元中，为长沙王后军参军，山阴令，稍迁国子博士，卒于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庄子曰：鲁君闻颜阖得道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陋闾。使者至曰：此颜阖之家与？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矣。又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嗒然似丧其偶。郭象曰：嗒焉解体，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偶吹草堂，濞巾北岳。偶吹，即齐竽也。偶，匹对之名。巾，隐者之饰。东观汉记曰：江革专心养母，幅巾屣屣。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楚辞曰：将驰骛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覆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

不游。周易曰：幽人贞吉。西征赋曰：璿山潜之逸士，悼长往而不反。楚辞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萧子显齐书曰：颺泛涉百家，长于佛理，着三宗论，兼善老、易。释部，内典也。汉书曰：道家流者，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也。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侔。列仙传曰：务光者，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马根。殷汤伐桀，因光而谋。光曰：非吾事也。汤得天下，已而让光，光遂负石沈罇水而自匿。列仙传曰：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朮，隐于宕山，能风。

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如淳汉书注曰：驺马，以给驺使乘之。臧荣绪晋书曰：驺六人。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曰：鹤头书与偃波书俱诏板所用，在汉则谓之尺一简，髣佛鹤头，故有其称。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楚辞曰：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而为裳。王逸曰：制，裁也。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至其纽金章，绾墨绶。金章，铜印也。汉书曰：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银印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陈留太守行县颂曰：府君劝耕桑于属县。汉书曰：县，大率百里。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于浙右。阮籍咏怀诗曰：英风截云霓。字书曰：江水东至会稽山阴浙右。道帙长殡，法筵久埋。敲扑誼器犯其虑，牒诉倥侗装其怀。过秦论曰：执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辞曰：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侗于山陆。王逸曰：倥侗，困苦也。琴歌既断，酒赋无续。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杂记，邹阳酒赋。常绸缪于结课，每纷纶于折狱。广雅曰：课，第也。然今考第为课也。尚书，王曰：哀敬折狱，明启刑书。笼张赵于往图，架卓鲁于前策。汉书曰：张敞，字子高，稍迁至山阳太守。又曰：赵广汉，字子都，涿郡人也。为阳翟令，以化行尤异，迁京辅都尉。范晔后汉书曰：卓茂，字子康，南阳人也。迁密令，视人如子，吏人亲爱而不忍欺。又曰：鲁恭，字仲康，扶风人也。拜中牟令。螟伤稼，兪牙缘界，不入中牟。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岛牧。汉书曰：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风，是为三辅。左氏传，王孙满曰：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杜预曰：九州岛之牧贡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成公绥鹰赋曰：陵高霞而轻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谈石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昔闻投簪逸海岸，今见解兰缚尘缨。投簪，疏广也，东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征士胡昭赞曰：投簪卷带，韬声匿迹。兰，兰佩也。

于是南岳献嘲，北垄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礼记曰：凡讣于其君之臣曰某死。郑玄曰：讣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

惭无尽，诋愧不歇。秋桂遗风，春萝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驰骋，犹宣布也。逸议，隐逸之议也。素谒，贫素之谒也。史记，伯夷、叔齐诗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阮籍奏记曰：将耕东皋之阳。稚珪集训张长史诗曰：同贫清风馆，共素白云室。杜预左氏传注曰：谒，告也。谓告语于人，亦谈议之流。今又促装下邑，浪拽翊制上京，楚辞曰：渔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犹鼓也。韦昭汉书注曰：拽，楫也。虽情投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吕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高诱曰：魏阙，象魏也。说文曰：扃，外闭之关也。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无耻。尚书曰：余心颜厚有忸怩。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污淥池以洗耳？皇甫谧高士传曰：巢父闻许由为尧所让也，以为污，乃临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迭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孔安国尚书传曰：逋，亡也。晋灼汉书注曰：以辞相告曰谢。

文选考异

注「周宣王太子晋也」：何校「宣」改「灵」，是也。各本皆误。

偶吹草堂：袁本、茶陵本「偶」作「窃」。案：五臣作「窃」，善作「偶」，注皆有明文。二本不着校语，非也。唯此本为未误，或尤校改正之。

注「皆银印墨绶」：袁本、茶陵本「银」作「铜」，是也。

注「江水东至会稽山阴为浙右」：陈云似不当言为「浙右」，疑有误也。案：陈所说最是，「右」当作「江」。考说文水部「浙」字下，与善所引字书文同，可证。「右」字必涉正文误改也。

道帙长殡：茶陵本云五臣作「殡」，袁本云善作「殡」。何校「殡」改「殡」。案：「长殡」与下「久埋」偶句，「殡」字是矣。何改非。

诋石摧绝无与归茶陵本云五臣作「涧户」，袁本云善作「诋石」。案：此与下「石径」偶句，文必相回避。各本所见「石」字，必传写误，恐善自作「诋户」。

秋桂遗风：袁本、茶陵本「遗」作「遣」，是也。何校「遗」改「遣」。

注「船舷也」：陈云「船」上脱「叩」字，是也。各本皆脱。

文选卷第四十四

目录 [隐藏]

1 檄

1.1 喻巴蜀檄

1.2 为袁绍檄豫州

1.3 檄吴将校部曲文

1.4 檄蜀文

1.5 难蜀父老

檄

喻巴蜀檄

汉书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征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人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喻巴蜀檄

司马长卿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战国策，张仪曰：仪交臂而事齐、楚。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礼记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语不通，北方曰译。说文曰：译，传也，传四夷之语也。汉书西域传曰：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春秋说题辞曰：盛德则感，越裳重译。礼记，孔子曰：拜之而后稽颡。毛诗曰：自彼氐、羌，莫不来享。尔雅曰：享，献也。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文颖曰：吊，至也。番禺，南海郡县治也，东伐越，后至番禺，故言右也。颜师古曰：南越为东越所伐，汉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吊也，非训至也。太子即婴齐也。闽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犍之长，言君者，大之也。犍，蒲北切。文颖曰：犍为县。常效贡职，不敢怠怠，论语撰考讖曰：穿胸儋耳，莫不贡职。延颈举踵喁喁然，吕氏春秋曰：圣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颈举踵矣。论语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颈归德。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论语撰考讖曰：远都殊域，莫不向风。又曰：孺悲欲见，乡党慕义。史记，张良曰：百姓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郑玄礼记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吕氏春秋曰：先王之法，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将往宾之，中郎将，即唐蒙也。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张揖曰：不然之变也。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张揖曰：发三军之众也。兴制，谓起军法制，追将帅也。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张揖曰：昼举烽，夜燔燧。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摄，谓张弓注矢而持之。摄，奴颊切。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讎。彼岂乐死恶生，非编

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编列，谓编户也。淮南子曰：编户齐民。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诸侯。位为通侯，处列东第。东第，甲宅也。居帝城之东，故曰东帝。张揖曰：列东第在天子下方。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声施于无穷，功烈着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春秋考异邮曰：枯骸收骸，血膏润草。骸，古才切。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抵，至也，亡逃而至于诛也。一曰，逃亡被诛而抵拒于诛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诛戮之也。一曰，诛者亡，不肯受诛也。身死无名，谥为至愚，无名，言无善名也。谥，犹号也。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春秋合诚图曰：君杀妻诛，为天下笑。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诚信之使也。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子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汉书，景帝诏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时，重烦百姓，重，难也，不欲召聚之。已亲见近县，张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亟，急也。汉书曰：县有蛮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无忽。

文选考异

注「拜之而后稽顙」：陈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莫不来享」：案：「莫」下当有「敢」字，各本皆脱。

注「番禺南海郡县治也」：案：「县」字不当有，汉书注无，史记索隐引亦无，皆可证。

注「太子即婴齐也」：案：依他篇如韦孟讽谏之例，当有「善曰」在「太」字上，以分别颜注。袁、茶陵二本此篇以善与旧注相连，乃合并六家体例之不画一者，尤仍之耳。又每节首非旧注皆当有之，尤概删去，亦与他篇例歧也。后难蜀父老、答客难等皆放此。

西僊之长：袁本「僊」下有「犍」字，其校语云善脱「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犍」字。案：「犍」，五臣妄添也，史记、汉书俱无。此注引「文颖曰犍为县」者，谓地理志犍为郡之僊道县也。说文「僊」下亦云「犍为蛮夷也」。以犍为县注「僊」，非。正文别有「犍」字。袁本所著校语，更误中之误。

注「兴制谓起军法制追将帅也」：袁本「追」作「诛」。茶陵本无此注，并入五臣也。案：史记索隐亦引张揖此注，「诛」字是。

功烈着而不灭：袁本云善作「列」。茶陵本云五臣作「烈」。案：此尤延之校

改正之也。史记、汉书皆作「烈」，但传写伪为「列」耳。后篇「烈士立功之会」，封禅文「休烈浹洽」，二本校语同，尤皆校改。

为袁绍檄豫州

魏氏春秋曰：袁绍伐许，乃檄州郡。

为袁绍檄豫州

陈孔璋魏志曰：琳避难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刘备，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归本初也。后绍败，琳归曹公。曹公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曹公爱其才而不责之。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蜀志曰：先主归陶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后归曹公，曹公表为左将军。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难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

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史记曰：秦二世梦白虎啣其左骖马，杀之。问占梦卜，泾水为祟。二世乃齐望夷宫，欲祠泾水。使使责让赵高以盗事。高惧，乃阴与其女婿咸阳令阎乐数二世，二世自杀。张华曰：望夷宫在长安西北长平观故台处，是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汉书曰：王氏浸盛，群下莫敢正言。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内寒心。汉书曰：张辟强谓丞相陈平，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丞相如辟强计。太后临朝，以吕侯子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成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吕后崩，将军禄、相国产颺兵秉政。韦昭国语注曰：季，末也。左氏传，闵子骞曰：下凌上替，能无乱乎？高唐赋曰：寒心酸鼻。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汉书曰：产、禄因谋作乱，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在京师，知其谋，使人告兄齐王，令发兵，章欲与太尉勃内应，以诛诸吕。又曰：吕禄、吕产欲作乱，朱虚侯章与太尉勃等诛之。大臣乃谋迎代王。代王立，是为孝文皇帝。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明表，谓明白之表仪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司马彪续汉书曰：曹腾，字季兴，少除黄门。桓帝即位，加特进。范晔后汉书曰：左悺，河南人也。为小黄门。徐璜，下邳人也，为中常侍。左氏传，史克曰：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谓之饕餮。山海经曰：钩吾山有兽，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鸩，食人。郭璞云，为物贪婪

，食人未尽，还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传所谓饕餮者也。狍音咆。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魏志曰：曹腾养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本末。司马彪续汉书曰：嵩字巨高。说文曰：匄，乞也，古赖切。輿金鞶璧，输货权门，汉书曰：息夫躬交游贵戚，趋走权门为名。窃盗鼎司，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铉。郑玄尚书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赘，谓假相连属也。庄子曰：附赘悬疣。然疣赘假肉也。赘，之锐切。疣音尤。??狡锋协，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魏志曰：大将军何进与绍诛诸阉官。进被杀，绍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汉书音义曰：卫青征匈奴，大克获，帝就拜大将军于幕中，因曰幕府。续遇董卓侵官暴国，董卓，字仲颖，陇西人，为相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乃徙天子都长安，燔烧宫室。卓至西京，吕布诛卓。左氏传，栾针谓栾书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绍，欲废帝，绍不应，因横刀长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绍渤海太守。绍遂以渤海之众以攻卓。故遂与操同谘合谋，授以裨师，裨师，偏师也。汉书卫青传曰：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谢承后汉书，陈龟表曰：臣累世展鹰犬搏击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字书曰：佻，轻也，敕聊切。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谢承后汉书曰：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操为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蹙威柄，被以虎文，则羊质虎文也。法言曰：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魏志作奖蹙。蹙，成也，言奖成其威柄也。冀获秦师一克之报。左氏传曰：秦孟明帅师伐晋，晋侯御之，秦师败绩。又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谢承后汉书曰：操得兖州，兵众强盛，内怀反绍意。毛诗曰：无然畔援。郑玄曰：畔援，犹跋扈也。西京赋曰：睚眦跋扈。贾逵国语曰：肆，恣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忒，恶也。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今海内陆沈于殷久矣，何乃急急于元元哉！高诱战国策注曰：元元，善也。张奂与屯留君书曰：气厉流行，伤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梟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臣瓚汉书注曰：悬首于木曰梟。尚书曰：余则孥戮汝。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林，喻多也。司马迁书曰：列于君子之林。孔安国尚书传曰：民咨胥怨。一夫奋臂，举州同声，史记，武臣曰：陈王奋臂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声相应。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魏志曰：陶谦为徐州刺史。太祖征谦，粮少

，引军还。又曰：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太祖军不利。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叛人，谓吕布也。汉书曰：徙二千石高赀富人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为奉山园也。左氏传曰：围宋彭城，非宋地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绍征吕布，诸史不载，盖史略也。左氏传曰：擐甲执兵。杜预曰：擐，贯也，胡慢切。春秋握诚图曰：诸侯冰散席卷，各争恣妄。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汉书曰：胶西王叩头汉军壁，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谢承后汉书曰：操围吕布于濮阳，为布所破，投绍。绍哀之，乃给兵五千人，还取兖州。说文曰：拯，上举也。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左氏传，吕相绝秦曰：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后会鸾贺反旆，群虏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长安。后韩暹以天子还雒阳。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魏志曰：冀州牧韩馥以冀州让绍，绍遂领冀州。谢承后汉书曰：公孙瓒非绍立刘伯安，敛其众攻绍。礼记曰：各司其局。郑玄曰：局，部分也。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魏志曰：天子还洛阳，太祖遂至洛阳，卫京师。胁迁，谓迫胁天子而迁徙也。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家语，孔子曰：是谓坏法乱纪也。坐领三台，专制朝政，应劭汉官仪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宗，亦族也。汉书，徐自为曰：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家语曰：宰予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之乱，夷三族也。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汉书曰：上既造白鹿皮币，令下，颜异不应，反唇。张汤奏异腹非，论死。自是之后，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庄子曰：钳墨翟之口。史记曰：周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钳，其严切。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

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网。范晔后汉书曰：彪字文先，代董卓为司空，又代黄琬为司徒。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汉书曰：王莽诛翟义，夷灭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参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属。韩诗外传曰：不肖者触情纵欲也。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汉书曰：孝文皇帝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传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昆或为弟。毛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仲长子昌言曰

：古之葬者，松柏以识其坟。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战国策，苏秦曰：上下相怨，民无所聊。家语，孔子曰：今人之言恶者，比之于桀、纣，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郑玄礼记注曰：诘，谓问其罪也，去质切。加绪含容，冀可弥缝。左氏传，展喜对齐侯曰：桓公是以纠合诸侯，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刘向列女传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长妘产男，叔姬往观之，曰：其声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灭羊舌氏乎！乃欲摧桡栋梁，孤弱汉室，周易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除灭忠正，专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魏志曰：公孙瓒，字伯圭。董卓至洛阳，迁瓒奋武将军，封蓟侯。范晔后汉书曰：公孙瓒大破黄巾，威震河北，绍自将击之。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左氏传曰：凡师轻曰袭。杜预曰：掩其不备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梟夷，魏志曰：绍悉军围瓒。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范晔后汉书曰：黑山贼于毒等覆邺城，绍入朝歌鹿肠山破之，斩毒。又击左校郭太贤等，遂及西营屠各战于常山。晋中兴书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于是操师震慑，晨夜逋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魏志曰：袁绍将进军攻许，公留于禁屯河上，公军官度。汉书音义曰：敖，地名，在荥阳西，北上临河，有太仓。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庄子，蘧伯玉谓颜阖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班孟坚与陈文通书曰：奉国威灵，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尸子，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獾而右搏雕虎。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乌获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史记，苏秦说韩王曰：天子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魏志曰：袁绍出长子谭为青州，外甥高翰为并州。淮南子曰：何谓九山？曰：太行羊肠。高诱曰：太行直河内野王县。尚书曰：浮于济、漯，达于河。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掩其后。魏志曰：刘表为荆州刺史，北与袁绍相结。左氏传，狄子驹支曰：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掩之。征伐军有前后，犹如捕兽，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说文曰：掩，戾足也。雷霆虎步，并集虏庭，李陵诗曰：幸托不

肖躯，且当猛虎步。若举炎火以概飞蓬，覆沧海以沃爍炭，有何不灭者哉！楚辞曰：离忧患而乃寤兮，若纵火于秋蓬。黄石公三略曰：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焚火，其克必矣。声类曰：概，烧也。说文曰：爍，火飞也。

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自出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毛诗序曰：男女怨旷。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吕布、张扬，已见九锡文。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讎敌。尚书曰：父师曰召，敌讎弗怠。若回旆方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广雅曰：徽，幡也。徽与挥古通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汉书，徐乐上书曰：何谓土崩？秦之末叶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谓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越之兵是也。当此之时，安土乐俗之人众，故诸侯无外境之助，此之谓瓦解。孙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远方慕义，兵不血刃。

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尚书，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书大传曰：股肱，臣也。折冲，已见上文。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说文曰：逆而夺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勸哉！喻巴蜀文曰：肝脑涂中原。汉书曰：一败涂地。尚书曰：勸哉夫子！

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而给与，强寇弱主，违众旅叛，汉书，以旅为助。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魏志曰：绍以中子熙为幽州。书到荆州，便勒见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魏志曰：张绣以军功称，迁至建忠将军，屯宛，与刘表合。州郡各整戎马，罗落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着。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宣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如律令。风俗通曰：谨按律者，法也。皋陶谟：虞云始造律。时主所制曰令。汉书，着甲令，夫吏者，始也，当先自正，然后正人。故文书下如律令，言当履绳墨，动不失律令也。

文选考异

注「魏志曰」下至「而不责之」：袁本此一节注与所载五臣翰注略同，其「善曰」下作「魏志曰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六十一字，是也。茶陵本云善同翰注，此承其误，为并善于五臣耳。

注「闵子骞曰」：袁本「骞」作「马」，是也。茶陵本亦误「骞」。

??狡锋协：何校「协」改「侠」，云魏氏春秋作「侠」。案：裴松之注魏志绍传所引也。考后汉书绍传载此文亦作「侠」。但二书文略同，而与此多异。善注未有明文，无以考之也。

注「董卓字仲颖」下至「吕布诛卓」：袁本无此三十八字，有「董卓已见西征赋」七字，是也。茶陵本有，乃复出。

注「以攻卓」：袁本作「将以诛董卓」。案：考魏志云「将以诛卓」，似袁本仍衍「董」字。茶陵本作「以攻卓」，误与此同。

注「魏志作奖蹙蹙成也」：陈云魏志既与文选同，似不必赘引。当云「后汉书作奖就就成也」，文义乃安。案：魏志无此文，唯裴注引魏氏春秋耳。此注必有误。各本皆同，无以订之。两「蹙」字，陈所校是也。

注「贾逵国语曰」：袁本、茶陵本「语」下有「注」字，是也。

注「气厉流行」：陈云「气」，「氛」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魏志曰太祖在兖州」：袁本「志」作「书」。案：此尤校改，但未必非引王沈魏书也。茶陵本删此注，更非。

注「董卓徙天子都长安」：此八字袁本、茶陵本无，盖因五臣已有而删之也。尤所见者是矣。

注「应劭汉官仪曰」：袁本、茶陵本无「应劭」二字。

厥图不果尔乃大军：茶陵本「尔」作「耳」，云五臣作「尔」。袁本云善作「耳」。案：此尤校改也，详文义，作「耳」者当句绝。魏氏春秋、后汉书此处节去，无以相证，恐尤改未必是。

欲以螳螂之斧：茶陵本「螳」作「螳」，注同。袁本亦作「螳」，其所载五臣铣注字同。善注字作「螳」。案：据此似善「螳」五臣「螳」也。魏氏春秋、后汉书亦作「螳」。

注「外甥高翰」：袁本「翰」作「干」，是也。茶陵本亦误「翰」。

皆自出幽冀：袁本、茶陵本「自出」作「出自」，是也。案：此尤本之误耳。

注「汉书以旅为助」：案：此注亦有误。后汉范蔚宗书所载，此处节去。未审善所称汉书，当何指也？各本皆同，无以订之矣。

檄吴将校部曲文

檄吴将校部曲文

陈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书令彧，魏志曰：荀彧，字文若，颍川人也，太祖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告江东诸将校部曲及孙权宗亲中外：盖闻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氏传闵子骞之辞。夫见机而作，不处凶危，上圣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临事制变，困而能通，智者之虑也；汉书曰：江充因

变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穷必通也。渐渍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远咎悔；班固汉书赞曰：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封禅书曰：兴必虑衰，安必虑危。小人临祸怀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

孙权小子，未辨菽麦，左氏传曰：晋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要领不足以膏齐斧，名字不足以洿简墨。汉书音义，服虔注曰：易曰：丧其齐斧。未闻其说。张晏曰：斧，钺也，以整齐天下。应劭曰：齐，利也。虞喜志林曰：齐，侧皆切。凡师出必齐戒入庙受斧，故曰齐斧也。譬犹穀卵，始生翰毛，尔雅曰：生而自食曰雏，待哺曰穀。郭璞曰：鸟子须母食。郑玄尚书大传注曰：翰毛，毛长大者。而便陆梁放肆，顾行吠主。西京赋曰：怪兽陆梁。战国策，刁勃谓田单曰：跖之狗吠尧，非其主也。谓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灵诛，不知天网设张，以在纲目，罾罟之鱼，期于消烂也。若使水而可恃，则洞庭无三苗之墟，子阳无荆门之败，尚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国曰：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字子阳，自立为蜀王，遣任满据荆门。帝令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大败。朝鲜之垒不刊，南越之旄不拔。史记曰：天子拜涉何为辽东部都尉。朝鲜袭杀何。天子遣左将军荀彘击朝鲜，朝鲜人杀其王右渠来降，定朝鲜为四郡。又曰：南越吕嘉反，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下横浦，咸会番禺，南越以平，遂为九郡。又曰：东越王余善反，遣横海将军韩悦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杀余善，以其众降。昔夫差承阖闾之远迹，用申胥之训兵，栖越会稽，可谓强矣。史记曰：吴王阖闾死，立太子夫差。又乐毅遗燕惠王书曰：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韦昭国语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员奔吴，吴与地，故曰申胥。史记曰：吴王夫差伐越，败之，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及其抗衡上国，与晋争长，都城屠于勾践，武卒散于黄池，终于覆灭，身罄越军。毛萇诗注曰：抗，举也。郑玄周礼注曰：称上曰衡。抗衡，谓对举以争轻重也。史记，陆贾曰：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又曰：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吴王与晋定公争长，乃长晋定公。吴引兵归国。又曰：吴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袭吴。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不胜，城门不守，遂围王宫而杀夫差。及吴王溈骄恣屈强，猖獗始乱，汉书曰：吴王溈，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溈为吴王。孝景五年，起兵于广陵。左氏传曰：郑子太叔卒，晋赵简子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自以兵强国富，势陵京城。太尉帅师，甫下荥阳，则七国之军，瓦解冰泮，汉书曰：七国反书闻，天子遣条侯周亚夫往击楚

，败之。七国：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渠。郑玄周礼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见于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农桑起。濞之骂言未绝于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汉书曰：吴王败，乃与戏下壮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东越。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给吴王。吴王出劳军，汉使人縱杀吴王。汉书，贾谊上疏曰：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给，音殆。何则？天威不可当，而悖逆之罪重也。

且江湖之众，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乱，以迄于今，将三十载。其间豪桀纵横，熊据虎踞，强如二袁，勇如吕布，二袁，袁绍、袁术也。魏志曰：吕布便弓马，旅力过人，号为飞将。跨州连郡，有威有名，十有余辈。其余锋捍特起，鸱视狼顾，争为梟雄者，不可胜数。淮南子曰：鸱视虎顾。盐铁论曰：无鹿骇狼顾之忧。然皆伏鈇婴钺，首腰分离，云散原燎，罔有孑遗。尚书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近者关中诸将，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魏志，张鲁据汉中，遣鍾繇讨之。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杨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公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阻二华，据河渭，驱率羌胡，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马超。公自潼关北度，未济，超赴船急战。丁斐曰：放马以饵贼。贼乱取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而南。贼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不许，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彊骑夹击，大破之，斩宜成、李湛等。汉书，元后诏曰：运独见之明，奋无前之威。毛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伏尸千万，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战国策，秦王谓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贾谊过秦曰：伏尸百万，流血漂橈。是后大军所以临江而不济者，以韩约马超逋逸迸脱，走还凉州，复欲鸣吠。魏志曰：曹公斩宜成，遂、超走凉州。典略曰：韩遂，字文约，在凉州阻兵为乱，积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逆贼宋建，僭号河首，同恶相救，并为唇齿。魏志曰：初，陇西宋建自称河首平汉王，聚众枹罕。夏侯渊讨之，屠枹罕，斩建凉州。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魏志曰：张鲁，字公旗，据汉中，以鬼道教人，自号师君。长雄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汉宁，太祖征之。周礼曰：负固不服则攻之。皆我王诛所当先加。故且观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孙权，攻破江西营，乃引军还。史记曰：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诸侯皆曰：帝纣可伐。武王曰：未可。乃还师。复整六师，长驱西征，致天下诛。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张鲁。偏将涉陇，则建约梟夷，旂首万里；魏志曰：韩遂在显亲，夏侯渊

欲袭取之，遂走。后渊大破遂军，得其旂麾。斩建及遂死，已见上文。军入散关，则群氏率服，王侯豪帅，奔走前驱。魏志曰：公西征张鲁，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氏王窦茂恃险不服，攻屠之。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张鲁，至阳平，鲁使弟卫据阳平关，公乃遣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之。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遁，走入巴中，怀恩悔过，委质还降；魏志曰：鲁弟卫夜遯。鲁溃走巴中，遣人慰喻。鲁尽家属出降。土崩，已见上文。公羊传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鱼烂而亡。何休曰：鱼烂从内发。左氏传，狐突曰：策名委质。巴夷王朴胡、賸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賸邑侯杜濩举巴夷、賸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巴西太守。孙盛曰：朴音浮。濩音护。钲鼓一动，二方俱定，利尽西海，兵不钝锋。战国策，司马错曰：今伐蜀，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汉书，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劳一卒，不顿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锋。钝与顿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

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春秋考异邮曰：赤帝之精，宽仁大度。礼记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毛诗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濩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余人。百姓安堵，四民反业。汉书曰：高祖入关，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而建约之属，皆为鲸鲵；左氏传，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以为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赵衢讨超，梟其妻子。汉书有金城郡。父母婴孩，覆尸许市。范晔后汉书曰：建安元年，迁都于许。非国家锤祸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顺之分，不得不然。汉书，涓勋曰：甚諄逆顺之理。夫鸞鸟之击先高，攫鸞之势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书序曰：武王与受战于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国曰：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残贼也。翦扞，翦除而防卫之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扞，卫也，音捍。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孙权也。与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及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汉书曰：诸羌言愿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见上文。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汉书，九江郡有寿春邑。又使征西将军夏侯渊等，魏志曰：夏侯渊，字妙才，惇族弟也，为征西将军。率精甲五万，及武都氏羌，巴汉锐卒，南临汶江，搯据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渊屯

汉中。江夏襄阳诸军，横截湘沅，以临豫章，楼船横海之师，直指吴会。汉书曰：东越反，上遣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入军于越。万里克期，五道并入，大举天师至寿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万，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楼船至会稽，五道也。权之期命，于是至矣。

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尚书，成王曰：元恶大憝。至于枝附叶从，皆非诏书所特禽疾。杨雄核灵赋曰：枝附叶从，表立景随。故每破灭强敌，未尝不务在先降后诛，拔将取才，各尽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翘足引领，望风响应。新序，赵良谓商君曰：君亡可翘足而待也。左氏传，穆叔谓晋侯曰：引领西望，曰庶几乎！尚书曰：惟影响。孔安国曰：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昔袁术僭逆，王诛将加，则庐江太守刘勋先举其郡，还归国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术败于陈。术病死，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吕布作乱，师临下邳，张辽侯成，率众出降，魏志曰：张辽，字文远，鴈门人也，以兵属吕布。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众降，拜中郎将，爵为关内侯。还讨眭固，薛洪繆尚，开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属袁绍，屯射犬。公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固使张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留守，自将兵以迎绍求救，与涣、仁遇，交战，大破之，斩固。公遂济河，围射犬。洪、尚率众降，封为列侯。繆音留。官渡之役，则张合高奂举事立功。魏志曰：公击淳于琼，留曹洪守。绍使张合、高览攻曹洪。合等闻琼破，遂来降。魏志云高览，此云奂，盖有二名。合，乌合切。后讨袁尚，则都督将军马延、故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临阵来降。魏志曰：公围尚，营未合，尚惧，遣故豫州刺史阴夔及陈琳乞降，公不许，围益急。尚夜遯，保岐山，追击之，其将马延等临阵降，众大溃。围守邺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魏志曰：尚攻谭，留苏由守邺。公进军到洹水，由降。游与由同。审配兄子开门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尽获其辎重印绶节钺，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东城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既诛袁谭，则幽州大将焦触攻逐袁熙，举事来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将焦触叛，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来降。凡此之辈数百人，皆忠壮果烈，有智有仁，悉与丞相参图画策，折冲讨难，芟敌搴旗，静安海内，岂轻举措也哉！诚乃天启其心，计深虑远，西京赋曰：天启其心。司马相如喻巴蜀文曰：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审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节不苟立，屈伸变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禄，答客难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贾逵国语注曰：訾，言量也。朝为仇虏，夕为上将，所谓临难知变，转祸为福者也。说苑，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若夫说诱甘言，怀宝小惠，毛诗曰

：盗言孔甘。论语曰：好行小惠。泥滞苟且，没而不觉，随波漂流，与燹俱灭者，亦甚众多。吉凶得失，岂不哀哉！昔岁军在汉中，东西悬隔，合肥遗守，不满五千，权亲以数万之众，破败奔走，今乃欲当御雷霆，难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张辽与乐进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千人，斩二将。权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不敢动。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夫天道助顺，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信也。事上之谓义，亲亲之谓仁。盛孝章，君也，而权诛之，吴志曰：权杀吴郡太守盛宪。会稽典录曰：宪字孝章。孙辅，兄也，而权杀之。典略曰：孙辅恐权不能守江东，因权出行东治，乃遣人赍书呼曹公。行人以告，权乃还，伪若不知，与张昭共见辅。权谓辅曰：兄厌乐耶？何为呼他人？辅云无是。权投书与昭以示辅，辅惭无辞，乃悉斩辅亲近，徙辅置东吴。贼义残仁，莫斯为甚。孟子，齐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乃神灵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谓之凶贼。是故伊挚去夏，不为伤德；飞廉死纣，不可谓贤。尚书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孙子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魏武曰：伊挚，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诛纣，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东旧德名臣，多在载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虞文绣砥砺清节，耽学好古；周泰明当世俊彦，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义子孙。尚书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义王家。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湮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闻魏周荣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吴志曰：虞翻，字仲翔。尚书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左氏传，郑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及吴诸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显祖扬名。及诸将校孙权婚亲，皆我国家良宝利器，尚书曰：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圣主得贤臣颂曰：夫贤者，国家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也。而并见驱连，雨绝于天，有斧无柯，何以自济？陆贾新语曰：有斧无柯，何以治之？相随颠没，不亦哀乎！盖凤鸣高冈以远罽罗，贤圣之德也。毛诗曰：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鸛鵲之鸟巢于苇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韩诗曰：鸛鵲：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鸛鵲，鸛鵲，鸟名也。鸛鵲所以爱养其子者，适以病之。爱怜养其子者，谓坚固其窠巢；病之者，谓不知托于大树茂枝，反敷之苇。风至，折巢覆，有子则死，有卵则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鸛鵲，鵲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广雅曰：鸛鵲，工雀也。荀卿子曰

：南方鸟名蒙鸠，为巢，编之以发，系之苇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系之弱也。说文曰：苇，大葭也。苕与?同。今江东之地，无异苇苕，诸贤处之，信亦危矣。圣朝开弘旷荡，重惜民命，诛在一人，与众无忌，故设非常之赏，以待非常之功。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奋命之良时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举，建立元勋，以应显禄，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计。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汉书，邹阳上书曰：昔者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系蹄在足，则猛虎绝其蹠；战国策，魏魁谓建信君曰：人有置系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爱其蹠也，然而不以环寸之蹠，害七尺之躯，有权也。今国家者，非直七尺之躯也，而君之身于王非环寸之蹠也，愿公早图之也。延叔坚曰：系蹄，兽绊也。蝮蛇在手，则壮士断其节。汉书曰：项梁使使趋齐兵击章邯，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出兵。楚不杀假，赵亦不杀角、间。齐王曰：蝮蠹手则斩手，蠹足则斩足，何者？为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间于楚、赵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杀？蠹音释。何则？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轻。若乃乐祸怀宁，迷而忘复，周易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贤之去就，毛诗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阳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没，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虽欲救之，亦无及已。史记，卫平谓宋王曰：后虽悔之，亦无及已。故令往购募爵赏科条如左。檄到详思至言。如诏律令。

文选考异

注「闵子骞之辞」：何校「骞」改「马」，是也。各本皆误。

下愚之蔽也：袁本云善无「下」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下」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也。

注「李湛」：何校「湛」改「堪」，下同。陈云「湛」，「堪」误。案：据国志校也。各本皆伪。

注「丁斐曰放马」：陈云「曰」，「因」误。案：据国志校也。各本皆伪。

注「汉宁」：何校「汉」上添「领」字，「宁」下添「太守」二字，陈同。案：据国志校也。各本皆脱。

而建约之属：何校「之」改「支」。茶陵本云五臣作「支」，袁本云善作「之」。案：详文义当作「支」。或各本所见，传写误为之也。

夫鸷鸟之击先高：茶陵本作「击鸟先高」四字，校语云「击」，五臣作「鸷」，有「之击」字。袁本校语云「鸷」善作「击」，无「之击」字。案：二本校语是也。尤本此处修改，乃误取五臣以乱善。

注「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渊」：袁本、茶陵本无「一」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武帝纪文。

官渡之役：茶陵本云五臣作「渡」。袁本云善作「度」。案：尤本以五臣乱善，非。拟邺中集诗、九锡文皆可互证也。

举事来服：茶陵本「事」作「县」，是也。袁本亦误「事」。

注「尚书曰伊尹」：陈云「书」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及诸将校：袁本、茶陵本「及」作「又」，是也。

注「跌蹠而去」：案：「跌」当作「决」。各本皆伪。此所引赵策文。}}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锺会伐蜀。会至汉中，蜀大将姜维等守剑阁距会，会移檄，檄蜀将吏。

檄蜀文

锺士季魏志，锺会，字士季，颍川人。少敏慧夙成，为秘书郎，迁镇西将军，后为司徒。谋反于蜀，为众兵所杀。

往者汉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我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为魏太祖。公羊传曰：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将坠，造我区夏。尚书曰：文王用肇，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祚。魏志曰：文帝为魏高祖。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礼记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践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魏志曰：明皇帝为魏烈祖。国语，祭公谋父曰：奕世载德。尚书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汉书，武帝诏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毛诗序曰：国异政，家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难蜀父老曰：割齐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齐人，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以顾怀遗志也。剧秦美新曰：后土顾怀。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主上，陈留王奂也。尚书曰：放勋钦明。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宰辅，司马文王也。左氏传，史克对鲁侯曰：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毛诗曰：布政优优。尚书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毛诗曰：因时百蛮。大戴礼，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悼彼巴蜀，独为匪民，毛诗曰：哀我征夫，独为匪民。愍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龚行天罚，尚书曰：予惟龚行天之罚。征西雍州镇西诸军，五道并进。魏志曰：诏使征西将军邓艾督诸军趋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趋武街高楼，镇西将军锺会由骆谷伐蜀。古之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曹操曰：古者

，五帝、三王以来也。仁者生而不名，义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孙卿子曰：王者有诛无战。汉书，淮南王上书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书曰：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财发廩表闾之义。尚书曰：式商容之间，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今镇西奉辞衔命，摄统戎车，尚书，禹曰：奉辞伐罪。汉书，孙宝曰：臣幸得衔命奉使。庶弘文告之训，以济元元之命，国语曰：祭公谋父曰：有征罚之备，有文告之辞。元元，已见上文。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对魏武侯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毛诗曰：告之话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兴兵新野，困蹶冀徐之郊，制命绍布之手，太祖拯而济之，兴隆大好。中更背违，弃同即异。蜀志曰：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人也。灵帝末，黄巾起，先主率其属讨贼有功，除安喜尉，后领徐州。吕布袭徐州，虏先主妻子，乃求和于布。后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后背曹公归袁绍。汉书，张良曰：汤、武伐桀、纣，封其后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传，子太叔曰：弃同即异，是谓离德。诸葛孔明仍规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蜀志曰：姜维，字伯约。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氏羌，方国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礼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征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内外乱鸟兽行则灭之。今边境又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向。孙子兵法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难以敌堂堂之阵。魏志曰：姜维趣上邽，邓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维寇圜阳，邓艾拒之，破维于侯和。汉书，公乘兴上书曰：王尊厉奔北之吏，起沮伤之气。黄帝出军决曰：始立牙之日，吉气来应，旗幡指敌，或从风而来，金铎之声扬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鸣，是谓堂堂之阵，整整之旗，此大胜之征也。比年已来，曾无宁岁，国语，姜氏告于公子曰：自子之行，晋无宁岁。征夫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毛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此皆诸贤所共亲见，蜀侯见禽于秦，公孙述授首于汉，史记曰：秦惠文君八年，张仪复相，伐蜀灭之。公孙述，已见吴都赋。九州岛之险，是非一姓：此皆诸君所备闻也。左氏传，司马侯曰：九州岛之险也，是非一姓。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规福于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见危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毛诗序曰：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郑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之于庙。陈平背项，立功于汉。史记曰：陈平惧项王诛，遂至修武降汉，拜平为都尉。岂宴安鸩毒，怀禄而不变更哉？左氏传，管敬仲曰：宴

安鸩毒，不可怀也。汉书，杨恽曰：怀禄贪势，不能自退。

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礼记，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尚书大传，成王问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吴志曰：孙壹为江夏太守。及孙綝诛滕胤、吕据，据、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异潜袭壹，异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将胤妻奔魏。魏以壹为车骑将军，封吴侯。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讎贼，还为戎首。咨困偏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豫闻国事。魏志曰：文钦，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与毋丘俭举兵反。大将军司马文王临淮讨之，诸葛诞遂杀钦。钦子鸯及虎踰城出，自归大将军。大将军表鸯、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唐咨面缚降，拜咨安远将军。礼记，子思曰：无为戎首。郑玄曰：为兵主曰戎首。壹等穷蹙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见机，已见上文。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安堵，已见上文。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吕氏春秋曰：桀为无道，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农不去畴，商不变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计，岂不美与！说苑曰：晋灵公造九层台，孙息闻之，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作之。孙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也。并已见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闻。

文选考异

注「后为司徒」：袁本无「后」字，有「伐蜀平之」四字，是也。茶陵本无此节注，乃并入五臣。尤本此处修改，盖初亦无，后校补也。

注「有太武皇帝」：陈云「太」当作「司奏」二字，是也。各本皆误。

注「君子曷为春秋」：案：「为」字当「重」。各本皆脱。

注「宰辅司马文王也」：此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亦因五臣已有而删之也，尤校添是矣。

兴兵新野：袁本云善作「新」。茶陵本云五臣作「朔」。何校「新」改「朔」。案：魏志锺会传所载正作「朔」，「朔」谓涿郡，是也。「新」字善无注，传写误耳。二本据所见为校语，非。

兴隆大好：何校「兴」改「与」。案：魏志作「与」，「与」字是也。详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似其本作「兴」。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

。

注「姜维寇圯阳」：何校「圯」改「洮」。案：改者是也。此所引三少帝纪文

。

此皆诸君所备闻也 袁本、茶陵本「君」作「公」，何校改「贤」。案：魏志作「贤」，此与志亦有小异。凡两通者，宜各依其旧。何改未是，余不悉出。注「见危于未萌」：袁本、茶陵本无「危」字。陈云「危」，「兆」误，是也。

注「钦子驾」：茶陵本「驾」作「鸯」，是也。袁本亦误「驾」，下同。}}

难蜀父老

汉书曰：武帝时，相如使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国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业已建之，不敢谏，乃著书假蜀父老为辞，而已以语难之，以讽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难蜀父老

司马长卿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谓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纷纭，湛恩汪濊，韦昭曰：湛音沈。张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乌黄切。濊，乌外切。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駮，定笮存邛，服虔曰：冉、駮、笮、邛、皆蜀郡西部也。应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駮也。文颖曰：邛，今为邛都县。笮，今为定笮县。皆属越嶲。善曰：駮，蒙江切。笮音凿。略斯榆，举苞蒲，郑玄曰：斯音曳。张揖曰：斯俞，本俞国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种也。结轨还辕，东乡将报，楚辞曰：结余轸于西山。王逸曰：结，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牧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应劭汉官仪曰：马曰羁，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孟子曰：禹之相舜，历年兹多。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犹不堪也，以其不堪为用，故弃之也。今割齐民以附夷狄，附，谓令之亲附也。齐民，已见上文。敝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应劭曰：巴蜀皆古蛮夷，椎结左衽之人也。仆常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尝闻其略矣。韦昭曰：粗，犹略也。徂古切。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张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难知，众民惧也。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

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张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苍解诂曰：溢，水声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汉书为溢，今为衍，非也。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塞源，决江疏河，张揖曰：疏，通也。洒沈澹灾，张揖曰：洒，分也。韦昭曰：洒，史纸切。苏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摇动之灾也。洒或作澹。字书曰：澹，水索也，赐移切。说文曰：澹，水摇也，徒滥切。颜师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灾也。洒，所宜切。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媵胝无胝，肤不生毛。张晏曰：躬，体也。孟康曰：媵，媵理也。韦昭曰：胝，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苍解诂曰：胝，??也，竹施切。庄子曰：两袒女浣于白水之上者，禹过之而趋，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无胝，胫不生毛，颜色烈冻，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浹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喔??，拘文牵俗，应劭曰：喔啮，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音握。修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宏议，邓展子曰：字诂云：宏，今宏字。创业垂统，为万世规。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己比德于地，是贰地也；地与己并天，是三也。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诗小雅文。滨，涯也，本或作宾。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孟子曰：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内之则时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为奴隶，系纆号泣，张揖曰：为人所系。战国策曰：韩、魏父子老弱，系虜于道路。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汤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戾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焉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消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论语比考讖曰：赐风德。宋均曰：赐能言语，故可使风谕以德也。二方，谓西夷、南夷也。鳞集，相次也。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汉书音义曰：以沫、若水为关也。张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广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张揖曰：徼，塞也，以木栅水，为夷狄之界。镂灵山，梁孙原。张揖曰：凿通山道，置灵道县，属越嶲郡。孙水出登县，南至会无县入若水。李奇曰：于孙水之本作独梁。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长驾，谓所驾者远。使疏逖不闭，矧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韦昭曰：矧，梅愤切。言疏远之

国不被壅闭，晷爽闇昧，后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远也。郭璞三苍解诂曰：晷，旦明也，字林音勿。尚书曰：甲子昧爽。孔安国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说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亟务也。凌夷，即凌迟也。史记，张释之曰：秦凌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汉书作陵夷至于二世。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乎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者也。毛诗序曰：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减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汉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观者未睹旨，听者未闻音，犹鷩敕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乐纬曰：鷩敕状如凤皇。尔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尚书大传曰：魏文侯问子夏，子夏乃迁延而退。

文选考异

注「郑玄曰」：陈云「玄」当作「德」。今案：当作「氏」。各本皆误。

注「尚书曰黎民」：袁本「尚」上有「善曰」二字，茶陵本在此节注首。案：袁本是也，说见喻巴蜀檄。下余条依此例求之，不更出。

修诵习传：何云汉书「修」作「循」。陈云当作「循」。案：史记亦作「循」。古书二字多互误，何、陈所校是也。袁、茶陵二本亦误。

注「邓展子曰」：陈云「子」字衍，是也。袁本「展子」作「子展」，茶陵本亦作「展子」，皆衍。

注「出蜀西徼外」：陈云「西」当作「广平」，是也。各本皆误。案：说文「沫」下作「西」。江赋注引，故或以改此。其实张揖自作「广平」，颜注及索隐引可证。

注「出广平徼外出旄牛」：陈云当作「出旄牛徼外」，是也。各本皆误。颜注及索隐引可证。

注「凿通山道」：案：「山」上当依颜注引有「灵」字。各本皆脱。

注「出登县」：陈云「登」上当有「台」字，是也。各本皆脱。案：颜注引可证。

注「作独梁」：袁本、茶陵本「独」作「桥」，是也。

注「晷梅愤切」：案：「愤」当作「愠」。各本皆伪。索隐曰：「晷音妹。」「梅愠」即「妹」之反语也。「愠」字不可通。

注「字林音勿」：何校「勿」改「忽」。案：所改是也。索隐引正作「忽」

，颜注亦音「忽」。

犹鷦敕已翔乎寥廓之宇：袁本云善有「之宇」二字。茶陵本云五臣无。案：史记、汉书皆无，依文义不当有，恐但传写衍，各本所见非也。

而罗者犹视乎藪泽：袁本云善无「乎」。茶陵本云五臣有「乎」。案：史记、汉书有，恐但传写脱，尤校添，是也。

注「尔雅曰」：陈云「尔」，「广」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空廓寥寥也」：陈云当作「廓空也」，是也。各本皆误。

于是诸大夫茫然：袁本云善作「芒」。茶陵本云五臣作「茫」。案：史记作「芒」，汉书作「茫」，尤盖依汉书校改也。

迁延而辞避：袁本云善作「退」。茶陵本云五臣作「避」。案：史记、汉书皆作「避」，尤校改，是也。

文选卷第四十五

目录 [隐藏]

1 对问

1.1 对楚王问

2 设论

2.1 答客难

2.2 解嘲

2.3 答宾戏

3 辞

3.1 秋风辞

3.2 归去来

4 序上

4.1 毛诗序

4.2 尚书序

4.3 春秋左氏传序

4.4 三都赋序

4.5 思归引序

对问

对楚王问

对楚王问

宋玉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遗行，可遗弃之行也。韩诗外传，子路谓孔子曰：夫子尚有遗行乎？奚居之隐。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曾子曰：闻诸夫子曰：羽虫之精者曰凤，鳞虫之精者曰龙。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虫鳞。许慎曰：鳞，龙之属也。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鷦，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尔雅曰：河出昆仑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鬣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孔安国尚书传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泽之鲋，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泽，言小也。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文选考异

而鱼有鲲也：袁本、茶陵本云「鲲」善作「鳞」。案：所见传写误，尤校改正之也。

设论

答客难

答客难

东方曼倩汉书曰：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推意放荡，终不见用，因着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谓居也。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生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礼记曰：回之为人也，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史记，韩信曰：臣事项王，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遗行，已见上文也。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苏林曰：音胞胎之胞，言亲兄弟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孟子谓充虞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厉王扰乱天下，诸侯力政，人欲独行以相兼。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张晏曰：周千八百国，在者十二，谓鲁、卫、齐、宋、楚、郑、燕、赵、韩、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图曰：天运三百岁，雌雄代起。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孔丛子，子思谓曾子曰：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

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廩，蔡邕月令章句曰：谷藏曰仓，米藏曰廩。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韩诗外传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杆。盂与杆同，音于。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列子曰：杨朱见梁惠王，言治天下犹运之掌。礼记，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文子曰：群臣辐凑。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言上书忤旨，或被诛戮。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应劭汉书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韩子曰：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故曰时异则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毛诗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诸中，必见于外也。又曰：皋，泽也。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说苑，邹子说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譬若鹳鸪，飞且鸣矣。毛诗曰：题彼鹳鸪，载飞载鸣。毛萇曰：题，视也。传曰：『天不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孙卿子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纚充耳，所以塞聪。』皆大戴礼孔子之辞也。薛综东京赋注曰：黈纚，以黄绵为丸，悬冠两边。当耳，不欲闻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论语曰：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尚书曰：与人弗求备，检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礼孔子之辞也，家语亦同。王肃曰：虽当直枉，从容使自得也。优宽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开视之，使自索得也。赵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记曰：勾践之栖会稽，范蠡令卑辞厚礼以遗吴。后

欲伐吴，勾践复问蠡，蠡曰：可矣。遂灭之。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齐，史记曰：乐毅去赵适魏，闻燕昭王好贤，乐毅为魏昭王使于燕。燕时以礼待之，遂委质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计谋，竟并天下，以斯为丞相。汉书，酈食其谓上曰：臣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蕃。上曰：善。乃说齐。齐王田广以为然，乃罢历下守战之备。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筮窥天，以蠡测海，以筮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服虔曰：筮音管。张晏曰：蠡，瓠瓢也。文颖曰：筮音庭。庄子曰：魏牟谓公孙龙曰：乃规规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说苑，赵襄子谓子路曰：吾尝问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无明君乎？孔子不对，何谓贤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撞之以筮，岂能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鼯鼯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鼯音精。服虔曰：鼯音劬。李巡尔雅注曰：鼯鼯，一名奚鼠。应劭风俗通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骂曰孤豚之子是也。说文曰：靡，烂也，亡皮切。靡与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

文选考异

注「推意放荡」：何校「推」改「指」，陈同，是也。各本皆误。汉书可证。尚有遗行邪：袁本、茶陵本云「邪」善作「也」。案：今汉书亦作「邪」，尤延之据之校改。考古「也」「邪」二字同用。袁、茶陵所见自不误，尤改为未是。

相擒以兵：何校「擒」改「禽」。案：所改是也。汉书作「禽」，以袁、茶陵二本余篇校语例之，大略善「禽」、五臣「擒」，此以五臣乱善也。

外有仓廩：案：「仓廩」当作「廩仓」。袁、茶陵二本云善作「仓廩」，与此皆所见传写倒也。汉书作「廩仓」，「仓」字韵。

天下平均：茶陵本作「平均」，有校语云善作「均平」。袁本作「均平」，无校语。案：汉书无此句，注亦无明文，未审善果何作？

传曰天下无害：袁本、茶陵本「害」下有「菑」字。袁本有校语云善无。茶陵本无校语。案：各本所见皆有误也。「菑」字韵，与下文「才」字协，盖善当是作「天下无菑」也。又案：陈云「传曰」七句，汉书无。凡他书所有之文，与此或相出入，但可藉以取证，不得竟依彼校此，斯其例矣。

注「燕时以礼待之遂委质为臣下」：陈云「时」，「王」误，「礼」上脱「客」字，「下」字衍，是也。此所引乐毅传文。

注「竞并天下」：案：「竞」当作「竟」。各本皆伪。

注「服虔曰筦音管」：此六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以善音而误删也。下「文颖曰筦音庭」，及「如淳曰鱗音精」，服虔曰：「鬲音劬」，亦然。凡善音二本误删而此仍有者，余不悉出。

注「说文曰靡」：案：「靡」当作「糜」。各本皆误。

解嘲

并序

解嘲

杨子云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汉书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为大司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为孔乡侯。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汉书音义，庄子曰：附离不以胶漆。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当黑而尚白，将无可可用。雄解之，号曰解嘲。其辞曰：

客嘲杨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尚书曰：先王肇修人纪。孔安国曰：修为人纲纪也。孔丛子，子鱼曰：丈夫不生则已，生则有云为于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珪，僭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说文曰：僭，荷也。应劭曰：文帝始与诸王竹使符。纁青拖紫，朱丹其毂。东观汉记曰：印绶，汉制，公侯紫绶，九卿青绶。汉书曰：吏二千石朱两轡。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应劭曰：待诏金马门。晋灼曰：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横，论者莫当，史记，秦王曰：知一从一横，其说何？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余万言，以树喻文也。说文曰：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无间，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无间。然而位不过侍郎，擢纔给事黄门。苏林曰：擢之纔为给事黄门，不长作。意者玄得无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拓落，犹辽落不谐偶也。

杨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广雅曰：跌，差也。赤，谓诛灭也。往昔周网解结，群鹿争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十二国，已见上文。张晏曰：谓齐、燕、楚、韩、赵、魏为六，就秦为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晋灼曰：此直道其分离之意耳。邹阳传云：济北，四分五裂之国也。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春秋保干图曰：得士则安，失士则危。矫翼厉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

以橐，或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于橐中。史记，王稽辞魏去，窃载范雎入秦，至湖见车骑，曰：为谁？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宁匿车中。有顷，穰侯过。淮南子曰：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坏而遁之。坏，普来切。是故邹衍以颀颀而取世资；应劭曰：齐人，著书所言多大事，故齐人号谈天邹衍，仕齐至卿。苏林曰：颀，音提挈之挈。颀颀，奇怪之辞也。邹衍著书虽奇怪，尚取世以为资，而已为之师也。言资以避下文也。颀，苦浪切。孟轲虽连去声蹇，犹为万乘师。苏林曰：连蹇，言语不便利也。赵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问师。

「今大汉左东海，应劭曰：会稽东海也。右渠搜，服虔曰：连西戎国也。应劭曰：禹贡，析支、渠搜属雍州，在金城、河间之西。前番禺，应劭曰：南海郡。张晏曰：南越王都也。苏林曰：番音潘。后椒涂。应劭曰：渔阳之北界。东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会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龙勒、玉门、阳关有候也。徽以纠墨，制以钻鈇，服虔曰：制，缚束也。应劭曰：束以绳徽弩之徽。说文曰：纠，三合绳也。又曰：墨，索也。公羊传曰：不忍加以鈇钺。何休注曰：斩腰之刑也。音质。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应劭曰：汉律，以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结为倚庐，以结其心。左氏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麤斩衰，居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史记，蒯通曰：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沓，徒合切。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尚书，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让于稷、契暨皋陶。戴縿垂纓，而谈者皆拟于阿衡；郑玄仪礼注曰：纓与縿同。縿，所氏切。诗曰：实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孙卿子曰：仲尼之门，五尺竖子羞言五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鴈集不为之多，双鳧飞不为之少。方言曰：飞鸟曰双，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史记曰：吴既诛子胥，遂伐齐，越王勾践袭杀吴太子，王闻，乃归与越平，越王勾践遂灭吴。又曰：越王勾践返国，奉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行成为质于吴。后越大破吴也。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史记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闻百里奚，欲重赎之，恐楚不与，请以五羖皮赎之，楚人许与之。缪公与语国事，缪公大悦。又曰：乐毅伐齐，破之，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乃使骑劫代将而召毅，毅畏诛，遂西奔赵。惠王恐赵用乐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折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见李斯上书。折折，已见邹阳上书。晋灼曰：折，古拉字也

，力答切。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史记曰：唐举见蔡泽，熟视而笑，曰：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韦昭曰：噤，欺稟切。吟，疑甚切。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无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说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为仲父。汉书，贾谊曰：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楚辞曰：尧、舜皆有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左氏传曰：齐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讎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墨子曰：傅说被褐带索，庸筑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或倚夷门而笑，应劭曰：侯嬴也。秦伐赵，赵求救于魏，无忌将百余人往过嬴。嬴无所诫。更还见嬴，嬴笑之，以谋告无忌。韦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横江潭而渔；服虔曰：渔父也。或七十说而不遇；应劭曰：孔丘也，已见东方朔答客难。或立谈而封侯；史记曰：虞卿说赵孝成王，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谯周曰：食邑于虞也。或枉千乘于陋巷，吕氏春秋曰：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轻其士，从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拥篲而先驱。拥篲，邹衍也。七略曰：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拥篲也。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室隙蹈瑕而无所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离之渐，则可抵而取之。室，竹栗切。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恶异。尔雅曰：辟，罪也。行，趋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言不敢奇异也。故欲谈者卷舌不言，待彼发而同其声，欲行者拟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声相应。庄子曰：多物将往，投迹者众。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记曰：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然甲科为第一。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触犯者，帝报以闻而罢之，言不任用也。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动满盈。满，水也。雷极则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灭为灰炭之实也。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谦。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淮南子曰：天道玄默，无容无则。爰清爰静，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静，为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宅。庄子曰：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

道德之质也。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胜之。今子乃以鸱梟而笑凤皇，执蝮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孙卿云赋曰：以龟龙为蝮蜓，鸱梟为凤皇。说文曰：在壁曰蝮蜓，在草曰蜥蜴。蝮，鸟典切。蜓，徒显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史记，中庶子谓扁鹊曰：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医病不以汤液。法言曰：扁鹊，卢人而善医。跗音附。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论语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杨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折髀，免于徽索，埤苍曰：髀，腰骨也，口亚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胁肩谄笑。刘熙曰：胁肩，悚体也。入橐，已见上文。激印万乘之主，介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记曰：范雎至秦上书，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国，逐泾阳君于关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长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泾阳君。苏林曰：介者，间其兄弟使疏也。说文曰：抵，侧击也，音纸。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顛颐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气，捫其背而夺其位，时也。韦昭曰：曲上曰顛，欺甚切。史记曰：蔡泽闻应侯内惭，乃西入秦。应侯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侯，应侯延入坐。数日，言于秦昭王曰：客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昭王与语，悦之。应侯请归相印，遂拜蔡泽为相。说文曰：頰，鼻茎也，于达切。沫，洒面也，呼愤切。广雅曰：咽，嗑也，一千切。嗑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礼记，子夏曰：三年之丧卒，金革之事无避也，礼欤？汉书曰：高祖西都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汉书曰：娄敬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敬脱挽曰：臣愿见上言便宜。又说上曰：陛下都洛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应劭曰：辂，谓以木当胸以挽车也。论语摘辅像曰：子贡掉三寸之舌，动于四海之内。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左氏传曰：援枹而鼓。汉书，叔孙通曰：臣愿征鲁诸生弟子，共起朝仪也。吕刑靡敝，秦法酷烈，尚书吕命序曰：穆王训夏赎刑。礼记曰：国家靡敝。邓展曰：靡音糜。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汉书曰：相国萧何摭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则慳矣。服虔曰：慳，犹缪也。慳，布迷切，慳或作缪。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乖矣；左氏传曰：召公纠合宗族于成周。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恭、史高也。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隤，应劭曰：天水有

大阪，名曰陇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声，闻数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礼切。韦昭，坻音若是理之是。字书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韩子曰：泰山之功，长立于国家；日月之名，久着于天地。虽其人之胆智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若夫藟生收功于章台，晋灼曰：相如献璧于此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四皓，已见上文。采荣，采取荣名也。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孟康曰：公孙弘对策于金马门。史记曰：弘至太常，对策为第一，拜为博士。又曰：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司马长卿窃货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史记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为富人居。汉书曰：伏日，诏赐从官肉。太官丞日晏不来，东方朔独拔剑割肉，即怀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曰：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割炙，割损其炙也。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文选考异

时雄方草创太玄：何校去「创」字，云汉书无。案：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云「草创」，是其本有此字，恐各本所见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耳。

独说数十余万言：案：汉书无「数」字，此不当有。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有之，是其本误衍，后又以之乱善。

客徒朱丹吾毂：何校「徒」下添「欲」字。袁本、茶陵本云善无「欲」字。案：汉书有。此传写脱，校语非。

注「故齐人号谈天邹衍」：案：「邹」字不当有，各本皆衍。颜注引无，可证也。

注「在金城河间之西」：何校「间」改「关」，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后椒涂：袁本、茶陵本「椒」作「陶」，云善作「椒」。何校云「椒」汉书作「陶」。师古曰：「有作椒者，乃流俗所改。」陈同。今案：何、陈所校非也，颜本作「陶」，具见彼注。善此引「应劭曰：在渔阳之北界」，与颜义迥别，盖应氏汉书作「椒」，颜所不取，而善意从之也。若以颜改善，是所未安。凡选中诸文，谓与他书必异亦非，必同亦非，其为例也如此。

注「以为亲行三年服」：茶陵本「以」作「不」，是也。袁本亦作「以」。汉书注引「以」「不」两有，皆非。

注「孙卿子曰仲尼之门五尺竖子羞言五伯」：袁本无此十六字，有「五尺童子已见李令伯表」十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秦穆公闻百里奚」：陈云「奚」下脱「贤」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则可抵而取之」：袁本此下有「善曰尔雅曰窒塞也」八字，是也。茶陵本无，亦脱。

处乎今世：案：汉书无「世」字。此不当有，各本皆衍。

位极者高危：何校「高」改「宗」。袁本云善作「高」。茶陵本云五臣作「宗」。案：汉书作「宗」，「宗」字是也。「高」字传写误。

抵穰侯而代之：案：「抵」当作「抵」，注引说文曰：「抵，侧击也，音纸。」是善字作「抵」。又颜注引苏林曰：「抵音纸。」亦当作「抵」。今本汉书作「抵」，与此同误。又上文引李奇注「则可抵而取之」。各本皆作「抵」，此二字多混也。

顛颐折頤：案：「顛」汉书作「頤」。师古曰：「頤，曲颐也，音钦。」善引韦昭曰：「曲上曰顛，钦甚切。」疑正文及注二「顛」字皆当作「頤」。「頤」、「顛」同字，故颜音「钦」，韦音「欺甚」也。袁、茶陵二本正文下音「绮险」，乃五臣作「顛」之证，各本以之乱善。其实依韦读当从「金」，不作「顛」。又诸字书多「頤」、「頤」、「顛」并收，盖汉书别有作「顛」之本，故五臣用以改善耳。

注「三年之丧卒」：案：「卒」下当有「哭」字，各本皆脱。

注「左氏传曰召公」：何校「召」下添「穆」字，是也。各本皆脱。

响若坻隤：案：「坻」当作「坻」，应劭本汉书作「坻」，音「丁礼反」。韦昭本汉书作「坻」，音「是」。善意从韦，故又引字书「巴蜀名山堆落曰坻也」。各本正文从应，注中亦一概尽作「坻」，皆误，当订正。颜注汉书作「??」，云「??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堕落曰??」。应劭以为天水陇氏，失之矣。氏音丁礼反，所言更显然易知。说文「氏」下云云，即字书所本，引此作「氏」，韦昭本与之合。吴都赋刘渊林注引此作「坻」，与应劭本合。彼此不可互证，实读古书之通例矣。

虽其人之胆智哉：袁本、茶陵本「胆」作「瞻」，云善作「胆」。陈云汉书作「瞻」。又东方朔赞「瞻智宏才」，善注仍引此文，则「胆」字乃传写伪。案：所校是也。又马汧督谏「才博智瞻」，注引同，亦可证。

东方朔割炙于细君：案：「炙」当作「名」。注「割名，割损其名也」。今二「名」字亦误「炙」。汉书作「名」，颜注云：「割，损也。言以肉归遗细君，是损割其名。」盖唯朔传言「割肉」，而雄谓之「割名」，故须此注。若如今本作「割炙」，而注云「割炙，割损其炙」，殊非注体。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云「炙，亦肉也」，是其本作「炙」，又附会为「亦肉」之解，各本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后并注中字改为「炙」，而读者不知善自作名矣。今特订正之。

答宾戏

并序

答宾戏

班孟坚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项岱曰：或有讥班固虽笃志博学，无功劳于时，仕不富贵也。又感东方朔杨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其辞曰：

宾戏主人曰：「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烈士有不易之分，项岱曰：谓庖羲、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论，论道化也。一定五经，垂之万世，后人不能改也。分，决也，谓许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齐、吴札志自然之决，不可变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贵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传，叔孙豹之辞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彰。言德以润身，而功以济世，故德不得后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时而独彰。言贵及身与时也。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言贵及时，故不避栖遑之弊也。栖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墨突不黔。韦昭曰：?，温也，言坐不?席也。文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刘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静无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绂冕之服，师古曰：带，大带；冕，冠也。项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华，湛道德，英华，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礼斗威仪曰：帝者德其英华。湛，古沈字，字或为耽，于义虽同，非古文也。鬻龙虎之文，旧矣。孟康曰：鬻，被也。苏林曰：谓被龙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鬻，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奋翼鳞，项岱曰：攄，舒也。翼鳞，皆谓飞龙。振拔洿涂，跨腾风云，说文曰：洿，浊水不流也。涂，泥也。使见之者影骇，闻之者响震。言见之者虽影而必骇，闻之者虽响而必震。言惊惧之甚，不俟形声也。苍颉篇曰：骇，惊也。尔雅曰：震，惧也。徒乐枕籍书，紆体衡门，上无所蒂，下无所根。韦昭曰：蒂，都计切。独攄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毫芒之内，项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颠杪也。潜神默记，緼以年岁。如淳曰：緼，音亘竟之亘。方言曰：緼，竟也，古邓切。晋灼曰：以亘为緼。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刘德曰：贾，讎也。贾音古。虽驰辩如涛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为涛波。摘藻如春华，韦昭曰：摘，布也，敕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盐铁论曰：文学繁于春华。犹无益

于殿最也。汉书音义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运朝夕之策，定合会之计，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不亦优乎？」

主人迺尔而笑曰：项岱曰：迺，宽舒颜色之貌也，读作攸。「若宾之言，所谓见世利之华，闇道德之实，守窅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应劭曰：尔雅曰：西南隅谓之奥，东南隅谓之窅。字林曰：窅，一吊切。荧，小光也。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驭，项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轨，战国横骛，项岱曰：方，并也。轨，辙也。东西交驰谓之骛，七国争强，车既并辙，骑复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虎争。晋灼曰：诗云：阚如虓虎。项岱曰：龙以喻人君。周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虎，以喻猛力争不以任也。游说之徒，风飏电激，并起而救之，其余森飞景附，雪煜其间者，盖不可胜载。韦昭曰：飏，风之聚猥者也，音庖。晋灼曰：雪，音皀尔之皀。说文，燿，火飞也。森与燿古字通，并必遥切。雪煜，光明之貌也。雪，炎辄切。煜，弋叔切。当此之时，搯朽摩钝，铅刀皆能一断，韦昭曰：搯，摩也，女握切。韩诗外传，陈饶谓宋燕曰：铅刀畜之，而干将用之，不亦难乎！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鲁连，已见上文。李奇曰：蹶，蹋也。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史记曰：秦昭王遗赵王书，持魏齐头来。魏齐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印，与魏齐间行。夫啾发投曲，感耳之声，项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而不可听者，非韶夏之乐也。李奇曰：淫?，不正也。因势合变，遇时之容，项岱曰：容，宜也。或因际会之势，合变譎之事，遇时独蹇得容也。本遇多为偶，容多为会。风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韦昭曰：从人合之，助六国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说，羁旅骋辞，项岱曰：委君之徒，谓之亡命，谓亡君命也。善曰：左传，陈敬仲曰：羁旅之臣。杜预曰：羁，寄也。旅，客也。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国、强兵，为三术。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项岱曰：奋，发也。时务，谓六国更相攻伐，争为雄伯之务。彼皆蹶风尘之会，履颠沛之势，项岱曰：彼，谓商鞅、李斯辈也。风发于天，以喻君上；尘从下起，以喻斯等。据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言据微幸而乘邪僻也。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李奇曰：当富贵之间，视之不满目。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乎？项岱曰：凶人，谓商鞅之辈。临死败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托也。尚书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虚成，名不可以伪立，韩设辨以激君，吕行诈以贾国。服虔曰：韩，韩非，设辨于始皇。韦昭曰：吕不韦立子楚，以市秦利。说难既迺，其身乃囚；应劭曰：迺，好也。项岱曰：韩非作说难之书，欲以为天下法式，上书既终，而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货既贵，厥宗亦坠。史记曰：秦昭王子子楚质于赵。吕

不韦贾邯鄲，见曰：此奇货可居。乃以五百金与子楚，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而游秦，献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秦王薨，谥为孝文。子楚代立，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竟饮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坠。尚书曰：弗德罔大，坠厥宗。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孔丛子，子思曰：抗志则不愧于道。论语，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项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气皓然也。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项岱曰：迂，远也。贰，二也。君子履端于始，归成于终，拟圣人之道，岂可二行如斯、鞅、韩非、不韦之徒也。善曰：说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晋灼曰：发，开也。今诸本皆作芟字。善曰：埽，即今扫字也。廓帝纮，恢皇纲，项岱曰：纮，张也。皇，君也。善曰：许慎淮南子注曰：纮，维也。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说文曰：炎，火也，谓光照也。史记曰：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朝错新书曰：臣闻帝王之道，包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韦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禀仰太皞，史记，太公曰：沐浴膏泽。尚书曰：玄德升闻。法言曰：或问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皞，古和字。枝附叶着，譬犹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项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万物于天地之间也。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项岱曰：参，三也。言汉家之施化布德，周参天地，岂人所能论耶？今吾子处皇代而论战国，曜所闻而疑所覩，欲从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怀汎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顿，顿丘也。应劭曰：尔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尔雅曰：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滥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服虔曰：汎音轨。韦昭曰：滥音？。整音旄。郭璞尔雅注曰：敦，孟也，都回切。

宾曰：「若夫鞅斯之伦，衰周之凶人，既闻命矣。项岱曰：周衰，王霸起，鞅、斯说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问上古之士，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默而已乎？」

主人曰：「何为其然也！昔者咎繇谟虞，箕子访周，尚书曰：咎繇矢厥谋。又曰：武王胜殷，以箕子归。又曰：王访于箕子。言通帝王，谋合神圣；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尚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傅岩。史记曰：太公望以渔钓奸周，西伯将出，占之，曰：所获非龙非虎，非熊非罴；所获霸王之辅。西伯果遇太公渭滨。齐甯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垠，说苑，陈子说梁王曰：甯戚饭牛康衢，击车辐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尔雅曰

：五达曰康，四达曰衢。汉书曰：张良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晋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勋也。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郑玄曰：优游，不仕也。史记，高帝拜陆贾为太中大夫，谓贾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陆生乃祖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或莫见其面。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谭思，法言太玄。项岱曰：司，主也。籍，书籍也。善曰：汉书曰：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卷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又曰：杨雄谭思浑天，又撰十二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浑天，即太玄经也。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应劭曰：尔雅曰：宫中巷谓之壶，苦本切。婆娑乎术艺之场，项岱曰：婆娑，偃息也。场圃，讲经艺之处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斯非亚与！项岱曰：圣德，明君知贤而纳用之也。烈，业也。后人，著书传之后世。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阳，柳惠降志于辱仕，颜潜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论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左氏传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项岱曰：言若此之荣名，上达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孔安国论语注曰：方，犹常也。乃文乃质，王道之纲；项岱曰：或施质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为纲维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有同有异，圣哲之常。项岱曰：有同，仕遇而进，有异，不合而退，此圣人之常道。故曰：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项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师，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符。桓谭答杨雄书曰：子云勤味道腴者也。神之听之，名其舍诸！项岱曰：有贤智君子，行之如此，神岂舍之乎？将必福禄之。善曰：毛诗曰：神之听之，式谷与汝。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历世莫视，不知其将含景曜，吐英精，旷千载而流光也。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奉而献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高诱曰：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名曰隋侯之珠。应龙潜于潢污，鱼鼃媿之，项岱曰：天有九龙，应龙有翼。服虔曰：左氏传注曰：蓄小水谓之潢，不泄谓之污。不睹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躔昊苍也。项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苍，皆天名也。徐广史记注，躔音戟

，躒与据同，谓之足戟持之，并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先贱而后贵者，和隋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项岱曰：时暗，未显用时也。久，旧也。章，明也。言君子怀德，虽初时未见显用，后亦终自明达，如应龙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贱而后贵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无变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远而隆也。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毫分；项岱曰：牙，伯牙也。旷，师旷也。管，锺律之管；纮，琴瑟之调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缠子，董无心曰：离娄之目，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可谓明矣。逢蒙绝技于弧矢，般输推巧于斧斤；吴越春秋，陈章曰：黄帝作弓，后有楚狐父以其道传羿，羿传逢蒙。项岱曰：公输若之族名班。韦昭曰：推，犹专也。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项岱曰：良，王良，晋人也。乐，伯乐，秦穆公时人也。轶，过也。王良善御马，伯乐工相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钧，千钧者三万斤。善曰：吕氏春秋，薄疑说卫嗣君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乎？和鹄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左氏传曰：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史记曰：扁鹊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又曰：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韦昭曰：研，范蠡之师，计然之名也。汉书曰：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为侍中也。走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服虔曰：走，孟坚自谓也。尔雅曰：密，静也。

文选考异

躬带绂冕之服：案：汉书无「绂」字，详善注亦不及「绂」，必各本皆传写误衍也。

注「师古曰带大带冕冠也项岱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项岱曰带大带也」七字，是也。尤误用今本颜注校改耳。又案：凡引颜注以长杨赋注证之，善自称「颜监」。今他篇作「颜师古」者，经后人改之。此作「师古」，益误中之误矣。

注「翼鳞皆谓飞龙」：袁本「翼」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说已详前。茶陵本删此节注，非。

徒乐枕经籍书：案：「籍」当依汉书作「藉」。各本皆伪。

注「晋灼曰以亘为緌」：陈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又案：据此似正文当作「亘」，上注当作「亘音亘竟之亘」。今皆作「緌」者，依晋灼改之而误。茶陵本校语云五臣作「亘」。袁本云善作「緌」。其实善亦作「亘」也。西都赋「亘长乐」，孟坚用「亘」字之证。汉书及颜引如淳作「恒」。「恒」、「亘」同字，或师古读彼赋亦为「恒」字欤？

注「读作攸」：袁本、茶陵本「作」作「若」，是也。

注「上书既终而为李斯所疾」：袁本无「上书既终」四字，「而」作「然」。案：袁本最是，四字乃五臣向注。五臣解「适」作「终」，故云尔。善引应劭解作「好」，不得有也。茶陵本并善于五臣，此仍之而误衍。

秦货既贵厥宗亦坠：袁本有校语云「既」，善作「其」；「亦」，善作「乃」。茶陵本无校语。案：此所见异本也，汉书作「既」、作「亦」。

注「故云厥宗亦坠」：袁本无此六字。案：无者是也。茶陵本并五臣于善，此仍之而误衍。

孟轲养浩然之气：案：「浩」当作「皓」。善引项岱注「皓，白也，如天之气皓然」，是善作「皓」不作「浩」甚明。其五臣作「浩」，袁、茶陵二本所载良注云「浩然自放逸」，其证也。各本所见，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非。又善所引孟子二「浩」字，亦当作「皓」，乃与项岱注为相应。盖孟子别本如此，故雪赋「纵心皓然」，亦引之以为注也。颜注汉书字作「浩」，与五臣合，与善不合，乃异本之难以相证者。凡异本之例，如上文「风飏」，「飏」字于颜则为「扬」字，是为明征矣。

注「纮张也」：陈云「纮」，「恢」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史记太公曰」：陈云「公」上脱「史」字，是也。各本皆脱。

谋合神圣：案：「神圣」，汉书作「圣神」，详此「神」字韵与下「滨」、「垠」等字协，不得倒转。疑善自作「圣神」，唯五臣铕注先解「神」后解「圣」，是其本作「神圣」，各本亦以五臣乱善耳。

注「郑玄曰优游」：案：「玄」当作「氏」，各本皆误，汉书注正作「氏」。

注「陆生乃祖述存亡之征」：陈云「祖」，「粗」误，是也。各本皆伪。

杨雄谭思：何校「谭」改「覃」。陈云「潭」误。案：各本皆是「谭」字，善果何作，无以考也。汉书作「覃」。

柳惠降志于辱仕：袁本、茶陵本「于」作「而」。案：汉书作「于」，尤校改也。又案：袁本此下有注云「项岱曰柳下惠」六字，最是。据此，善正文亦当作「夷抗行」，无「伯」字；「惠降志」，无「柳」字。与五臣及汉书不异，上句尚有注而不全也。各本传写误添正文，非。茶陵本及尤本并脱去此句注，益非。

颜潜乐于箪瓢：茶陵本「潜」作「渊」，云五臣作「潜」。袁本云善作「渊」。案：此尤延之用五臣校改也。汉书作「耽」。

注「曰正朔三」：茶陵本「曰」上有「又」字，是也。袁本亦脱。

委命供己：案：「供」，汉书作「共」。颜注读曰「恭」。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曰「供犹全也」，是其本作「供」，但所解难通。善无明文，恐未必同向。或自作「共」，失着校语耳。

神之听之：袁本有校语云「听」善作「圣」。案：所见非也。茶陵本无校语，与此皆不误。

注「式谷与汝」：茶陵本「与」作「以」，是也。袁本亦误「与」。

注「服虔曰左氏传注曰」：陈云「虔」下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谓之足戟持之」：陈云上「之」，「以」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陈章曰」：案：「章」当作「音」。各本皆伪。

辞

秋风辞

并序

秋风辞

汉武帝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鴈南归。礼记曰：季秋之月，草木黄落，鸿鴈来宾。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舫兮济汾河，应劭汉书注曰：作大舫，上施楼，故号曰楼舫。横中流兮扬素波。列女传，津吏女歌曰：水扬波兮杳冥冥。箫鼓鸣兮发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列女传，陶答子妻曰：乐极必哀来。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古长歌行曰：少壮不努力，老大乃悲伤。

归去来

并序

归去来

陶渊明

序曰：余家贫，又心惮远役，彭泽县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毛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辞曰：惆怅兮而私自怜。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论语，楚狂接舆歌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寔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见丘迟与陈伯之书。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诗曰：駉駉征夫。声类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周易曰：得僮仆，贞。史记曰：楚怀王稚子子兰。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三辅决录曰：蒋诩，字符卿

，舍中三径，唯羊仲、求仲从之游，皆挫廉逃名不出。携幼入室，有酒盈罇。战国策曰：扶老携幼，迎孟尝君。嵇康赠秀才诗曰：旨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陆机高祖功臣颂曰：怡颜高览。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韩诗外传，北郭先生妻曰：今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尔雅曰：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趋走之处，因以名。趋，避声也，七喻切。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易林曰：鸠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辞注曰：矫，举也。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丁仪妻寡妇赋曰：时翳翳而稍阴，日亘亘以西坠。尔雅曰：盘桓，不进也。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列子曰：公孙穆屏亲昵，绝交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桓子新论曰：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毛诗曰：驾言出游。又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说文曰：话，会合为善言也。刘歆遂初赋曰：玩琴书以涤畅。农人告余以春兮，将有事乎西畴。贾逵国语注曰：一井为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孔丛子，孔子歌曰：巾车命驾，将适唐都。郑玄周礼注曰：巾，犹衣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曹摅赠石荆州诗曰：窈窕山道深。埤苍曰：崎岖，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诗传曰：欣欣，乐也。家语，金人铭曰：涓涓不壅，为江为河。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礼曰：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郭璞游仙诗曰：吾生独不化。庄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琴赋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传云：孔子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孔丛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大戴礼，孔子曰：所谓贤人者，躬为匹夫，而不愿富贵。庄子，华封人谓尧曰：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东征赋曰：选良辰而将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论语曰：植其杖而耘。毛诗曰：或耘或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阮籍奏记曰：将耕东皋之阳。毛萇诗传曰：舒，缓也。琴赋曰：临清流而赋新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家语，孔子曰：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孟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

文选考异

注「序曰」：袁本「序」上有「归去来」三字，茶陵本无。

园日涉以成趣：案：「趣」当作「趋」，善引尔雅「谓之趋」为注，又云「趋，避声也，七喻切。」是其本作「趋」甚明。倘作「趣」，此一节注全无附丽矣。五臣良注云「自成佳趣」，乃作「趣」也。各本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

注「玩琴书以涤畅」：陈云「涤」，「条」误，是也。各本皆误。

农人告余以春兮：袁本、茶陵本无「兮」字。案：此尤校添也。

序上

毛诗序

毛诗序

卜子夏家语曰：卜商，字子夏，卫人也。

郑氏笺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发，犹见也。声，谓宫商角征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也。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宫商相应也。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志也。始者，谓王道兴衰之所由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哀，盖字之误也。哀当为衷

，谓中心念恕之也，无伤善之心，谓好仇也。

文选考异

所以风天下：茶陵本「风」下有「化」字，袁本无。案：茶陵所用善本也，袁所用五臣本也，此一有一无，旧已两行，见于正义，必善与正义所谓俗本者同，五臣以定本去之。尤依今序校删，而五臣乱善，二本皆失着校语，亦非。

厚人伦：案：「厚」当作「序」。袁本有校语云「厚」善作「序」。茶陵本作「厚」，无校语。考释文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此亦两行，善自作「序」，唯袁所见得之。又案：求通亲亲表「叙人伦」引此，当亦是「序」。今作「厚」，非。王元长曲水诗序「厚伦」注引此，则作「厚」。乃所谓与文选不同，各随所用而引之之例也。

闻之者足以戒：袁本、茶陵本「以」下有「自」字。案：此亦两行之见正义者，尤依今序校删，似是实非。

诗之志也：袁本云善作「志」。茶陵本作「至」，无校语。案：此无可考，但当各仍其旧。茶陵非也。

注「斥太王王季文王也」：案：「文王也」三字，今笺无。详其义不当有，此或传写衍也。

注「谓中心念恕之也」：陈云案释文云「恕」本又作「念」，则「念」下不当复有「恕」字，是也。各本皆衍。案：此盖或校「念」为「恕」，因误两存耳。

。

尚书序

尚书序

孔安国汉书曰：孔安国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临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岛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岛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以，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世。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文选考异

惧览之者不一：何校云匡谬正俗云晋、宋时书皆云「览者之不一」。案：各本皆作「之者」，未详善与颜所说同否也。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左氏传序

杜预臧荣绪晋书曰：杜预，字符凯，京兆人也。起家拜尚书郎，稍迁至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吴，加位特进，薨。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牘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梲杙，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

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履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文选考异

杜预：袁本、茶陵本作「杜元凯」，是也。

诸所讳避：袁本、茶陵本云善作「避讳」。案：今本左传作「讳避」，尤校改耳。下二条同。

若如所论：袁本、茶陵本云「如」善作「此」。

有所不通：袁本、茶陵本云「有」善作「其」。

三都赋序

臧荣绪晋书曰：左思作三都赋，世人未重。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

三都赋序

皇甫士安臧荣绪晋书曰：皇甫谧，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书，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举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应，卒于家。

玄晏先生曰：谧自序曰：始志乎学，而自号玄晏先生。玄，静也。晏，安也。先生，学人之通称也。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汉书曰：传云：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汉书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为大夫也。释名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周易曰：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法言曰：诗人之赋丽以则。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说文曰：纽，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汤颂。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论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又，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汉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寢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汉书曰：春秋之后，周道寢坏，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西都赋序曰：文章炳焉。论语曰：必有可观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汉书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喻，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固汉书述曰：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汉书曰：其后宋玉、唐勒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法言曰：辞人之赋丽以淫。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孔安国尚书大传曰：诞，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范曄后汉书曰：马融为校书郎，时邓太后临朝，遂寢搜狩之礼，故猾贼纵横。融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上广成颂以讽谏。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论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焕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难蜀父老曰：鳞集仰流。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徐广史记注曰：祖者，宗习之谓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谢承后汉书序曰：士庶流宕，他州异境。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圯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公羊传曰：拨乱反正。函夏，已见赭白马赋。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埤苍曰：瑰玮，珍琦也。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着逆顺，且以为鉴戒。汉书曰：甚诱逆之理。西京赋曰：鉴戒唐诗。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礼曰：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域。又曰：动物宜毛，植物宜阜。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过秦论曰：则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史记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颂，沐浴膏泽。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

，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左氏传，宾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预曰：播殖之物，各从土宜。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周礼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郑玄曰：体，犹分也。

文选考异

注「西都赋序曰」：案：「西」当作「两」。各本皆伪。

注「孔安国尚书大传曰」：案：「大」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谢承后汉书序曰」：袁本、茶陵本「承」作「沈」，是也。

言吴蜀以擒灭：案：「擒」当作「禽」。茶陵本云五臣作「禽」，袁本云善作「擒」，所见皆非。

注「甚诱逆之理」：陈云「诱」，「諄」误。又「逆」下脱「顺」字，是也。各本皆误。

注「过秦论曰」：袁本、茶陵本无「论」字，是也。

思归引序

思归引序

石季伦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臧荣绪晋书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余，为修武令，有能名。范晔后汉书，马援曰：吾从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礼记曰：不从流俗。班固汉书述曰：矫矫贾生，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荣绪晋书曰：崇为大司农，坐未被书擅去官免。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藪；魏太祖祭乔玄文曰：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周易曰：肥遁无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楚辞曰：水周兮堂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班固汉书，杨惲报孙会宗书曰：家本秦人，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楚辞曰：忽反顾以游目。刘歆遂初赋曰：玩琴书以条畅。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古诗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云之操。汉书曰：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曰：飘飘有凌云之气。仲长子昌言曰：节操凌高云。歎许勿复见牵，羈婆娑于九列；臧荣绪晋书曰：崇后为太仆。困于人间烦黷，常思归而永叹。贾逵国语注曰：黷，媿也。毛诗曰：兹之永叹。寻览乐篇，有思归引，琴操、思归者，卫女之所作也。欲归不得，心悲忧伤，援琴而歌，作思归引。傥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恨时无知音者，令造新声而播于丝竹也。周礼曰：播之以八音。

文选考异

百木几于万株：袁本、茶陵本「百」作「柏」。案：此必善「百」、五臣「柏

」，二本失着校语，尤所见独未误也。详文义，「百」是，「柏」非。

多养鱼鸟：袁本、茶陵本「鱼鸟」作「鸟鱼」。案：此疑亦善、五臣之异。

注「班固汉书」：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无者是也，说已见前。此类今各本多非其旧，未能尽出。

文选卷第四十六

目录 [隐藏]

1 序下

1.1 豪士赋序

1.2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1.3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1.4 王文宪集序

序下

豪士赋序

豪士赋序

陆士衡臧荣绪晋书曰：机恶齐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及齐亡，作豪士赋。吕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杨朱、孙臆、王寥、儿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机犹假美号以名赋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传，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则？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于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言建功必因于物，故系乎彼。存夫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物者，丰约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无常则，因遇乃成。域谓身也。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汉书，王恢谓韩安国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风。孟尝遭雍门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论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窃为足下有所悲，千秋万岁后，坟墓生荆棘，游童牧竖，踉蹠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于是孟尝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征，挥角羽，初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是故苟时启于天，理尽于民，时既启之于天，理又尽于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说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为仲父。论语，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孟子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历观古今，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

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孟子曰：尔为尔，我为我。文子曰：譬吾处于天下，亦为一物也。然则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与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礼记曰：昆虫未蛰。郑玄曰：昆，明也。明虫者，阳而生，阴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神器晖其顾盼，万物随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饱从谏之说，史记，汲黯曰：上置公卿，宁令从谏承意，陷主于不义乎？岂识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且好荣恶辱，有生之所大期；孙卿子曰：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犹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左氏传，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节，韩子曰：操生杀之柄，此人主之势也。左氏传，仲尼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节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传曰：楚子入于云中，郈公辛之弟怀将杀王，辛曰：君讨臣，谁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讎乎？而时有袞服荷戟，立于庙门之下，援旗誓众，奋于阡陌之上。汉书曰：宣帝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地，首垂泥土中，刃响乘舆车，马惊，于是召梁丘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交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袞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苏林曰：袞服，黑服也。过秦论曰：陈涉蹶足行伍之间，而俛起阡陌之中，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援，于元切。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财物者哉！后以财成而臣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万物，圣人财之。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伤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传曰：卫献公使与甯喜言曰：苟反国，政由甯氏，祭则寡人。是以君爽鞅鞅于亮，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尚书序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汉书，景帝目送周亚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迁御史，四岁代韦贤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师师，惟辟作威，图黜凶害，天子是毗。韦昭曰：师师，相尊法也。汉书曰：列侯宗室见郅都侧目。又曰：霍光为博陆侯。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与？尚书曰：武王既丧，管叔及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孔安国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汉书曰：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从参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尚书曰：光被四表。毛诗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谓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汉书，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诏可。尚书，伊尹曰：天位艰哉！李陵与苏

武书曰：薄赏子以守节。论语，或问管仲曰：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尚书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左氏传曰：高阳氏有才子，明允笃诚。纪年曰：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吴越春秋曰：文种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礼记，孔子曰：儒有怀忠信以待举。史记曰：勾践平吴，人或谗大夫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枚叔上书谏吴王曰：腐肉之齿利剑也。

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谓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谓霍光也。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邹阳于狱上书曰：不夺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乌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又况乎饕土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谷梁传曰：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老子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庄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见百姓之谋己，则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传曰：公待于坏隤，申宫警备，设守而后行。杜预曰：申整宫备也。惧万民之不服，则严刑峻制，以贾古伤心之怨。新序曰：商鞅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预左氏传注曰：贾，卖也。尚书曰：民罔不蠹伤心。然后威穷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汉书，蒯通说韩信曰：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众心日侈亘氏，危机将发，而方偃仰瞪直孕眄，谓足以夸世，毛诗曰：或栖迟偃仰。鲁灵光殿赋曰：齐首目以瞪眄。埤苍曰：瞪，直视也。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于颠仆音赴；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答宾戏曰：彼皆蹶风尘之会，履颠沛之势。项岱曰：彼，谓李斯辈也。风发于天，以谕君上，尘从下起，以谕斯等。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踰量，盖为此也。

夫恶欲之大端，贤愚所共有，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恶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盖世之业，名莫大焉；汉书曰：项羽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震主之势，位莫盛焉；震主，已见上文。率意无违，欲莫顺焉。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周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毛诗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宁得自引深藏岩穴耶？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尔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为，彼之必昧，然后河海之迹堙为穷流，一篲之豊积

成山岳，论语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名编凶顽之条，身馱荼毒之痛，岂不谬哉！毛诗曰：人之贪乱，宁为荼毒！故聊赋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文选考异

落叶俟微风以陨：何校「风」改「飏」。袁本云善作「风」。茶陵本云五臣作「飏」。案：晋书作「飏」，或「风」是传写误。

不足繁哀响也：何校「繁」改「烦」，云晋书作「烦」。陈云作「烦」为是。案：「繁」与「烦」音义甚近，或善自与晋书有异也。

注「左氏传曰」下至「将谁讎乎」：袁本、茶陵本无此一节注。案：二本脱也。

注「首垂泥土中刃响乘舆」：何校去「土」字，「响」改「乡」，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迁御史」：陈云下脱「大夫」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登帝大位：袁本、茶陵本「大」作「天」。袁有校语云善作「大」，茶陵无。案：注引「天位艰哉」，善自作「天」，与五臣无异，不作「大」也。茶陵本所见为是，袁校语及此非。晋书亦是「天」字。

亡已事之已拙：袁本、茶陵本「亡」作「忘」，云善作「亡」。案：各本所见皆非也。「亡」字但传写误，晋书亦是「忘」字。

注「尔雅注曰劭」：袁本「尔」作「小」，无「注」字，是也。茶陵本亦误衍。}}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风俗通曰：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疾病。禊者絜也，于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续齐谐记曰：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义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义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觴随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颜延年

夫方策既载，皇王之迹已殊；钟石毕陈，舞咏之情不一。礼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春秋说题辞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郭象庄子注曰：皇王殊迹，随世为名。汉书曰：石曰磬，金曰钟。毛诗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虽渊流遂往，详略异闻，上林赋曰：恐后代靡丽，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质，辞有详略。然其宅天衷，立民极，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东京赋曰：岂如宅中而图大。吕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择天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周礼曰：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易曰：圣人以神明其德。拓土洛世贻统，固万叶而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迹垂统，必俟圣贤。晋中兴书，诏桓玄曰：蕃卫王家，垂固万叶。

有宋函夏，帝图弘远。杨雄河东赋曰：函夏之大。汉书，服虔曰：函夏，诸夏也。孝经钩命决曰：丘乃授帝图，掇秘文。高祖以圣武定鼎，规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传，王孙满谓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庄子，孔子曰：夫造物者为人。司马彪曰：造物者为道。皇上以叡文承历，景属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书曰：叡哲文明。又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景，光景连属也。典引曰：高光二圣，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汉之兆在焉。杨雄河东赋曰：眠隆周之大宁。左氏传，王孙满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汉书文纪曰：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正体毓德于少阳，王宰宣哲于元辅。正体，太子也。丧服传曰：父为长子三年。传曰：何以三年，长子正体于上。周易曰：蛊，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阳，东宫也。郑玄礼记注曰：东郊少阳，诸侯象也。王宰，已见曲水诗。毛诗曰：宣哲维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眇眇将军，大汉元辅。晷纬昭应，山渎效灵。说文曰：晷，日影也。纬，五星也。易干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栗。山，五岳也。渎，四渎也。效灵，山出器车、渎出图书之类。五方杂沓徒合，四隩来暨。汉书曰：京师五方杂错。尚书曰：九州岛攸同，四隩既泽，吴都赋曰：都辇殷而四隩来暨。选贤建威，则宅之于茂典；施命发号，必酌之于故实。左氏传，士会曰：楚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又曰：葛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尚书，武王曰：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毛诗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国语，楚穆仲谓宣王曰：鲁侯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资于故实。大予协乐，上庠肆教。东观汉记，孝明诏曰：正大乐官曰大予乐官。礼记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备。汉书曰：高祖命张苍定章程。谢承后汉书曰：魏朗为河内太守，明密法令。汉书曰：宣帝枢机周密，品式备具。国容视令而动，军政象物而具。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左氏传曰：士会曰：葛敖为宰，百官象物而动，军政

不戒而备。箴阙记言，校文讲艺之官，采遗于内；輶车朱轩，怀荒振远之使，论德于外。左氏传，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阙。礼记曰：言则右史书之。西都宾曰：启发篇章，校理秘文，讲论于六艺，稽古于同异。杨雄答刘歆书曰：尝闻先代輶轩之使。风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轩，使采异代方言。辨亡论曰：輶轩骋于南荒。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不得朱轩。西征赋曰：衔命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赭茎素毳昌锐，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绝书；栈山航海，踰沙轶漠之贡，府无虚月。赭茎，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连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传，晋司马叔侯曰：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如是可矣。杨雄交州箴曰：航海三万，东牵其犀。轶，余日切。烈燧千城，通驿万里。穹居之君，内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赋曰：思稟正朔。尚书曰：岛夷卉服。剧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内向。汉书曰：印、笮之君长，欲愿为内臣妾，请吏北面。是以异人慕响，俊民间出；班固汉书赞曰：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尚书曰：俊民用章。汉书曰：汉兴，诗、书往往间出。警蹕清夷，表里悦穆。仲长子昌言曰：奸慝既弭，警蹕清夷。将徙县中宇，张乐岱郊。言将徙都洛邑，封禅泰山也。庄子曰：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增类帝之宫，飭礼神之馆，涂歌邑诵，以望属车之尘者久矣。礼记曰：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类，祭也。西都赋曰：礼神祇，怀百灵。司马相如谏猎曰：犯属车之清尘。

日躔直连胃维，月轨青陆。汉书曰：日月初躔星之纪。韦昭曰：躔，处也。礼记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赋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于箕维。汉书天文志曰：月顺入轨道。河图帝览嬉曰：立春春分，月从东青道。杜预左氏传注曰：陆，道也。皇祇发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礼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礼。曹植九咏曰：皇祇降兮潜灵舞。尔雅曰：春为发生。礼记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对上灵之心，以惠庶萌之愿。加以二王于迈，出钱戒告，二王，已见上文。毛诗曰：从公于迈。韩诗章句曰：送行饮酒曰钱。燕礼曰：小臣戒盥者。郑玄曰：君以宴礼劳使臣，则警戒告语焉。有诏掌故，爰命司历，封禅书曰：宜命掌故。左氏传，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献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洛饮、上巳，并已见上注。南除辇道，北清禁林，左关岩陞都邓，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怀曾山。上林赋曰：辇道纒属，西都宾曰：集禁林而屯聚。难西蜀父老曰：关沫若，梁孙原。穆天子传曰：天子东升于三道陞。郭璞曰：陞，阪也。上林赋曰：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洛神赋曰：税驾乎衡皋，秣驷乎芝田。汉书有太液池。松石峻嵬古毁，葱翠阴烟，游

泳之所攢萃，翔骤之所往还。于是离宫设卫，别殿周徼音叫，西都宾曰：离宫别观，三十六所，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周庐千列，徼道绮错。旌门洞立，延帷接栝，周礼曰：王之会同，为帷宫，设旌门。杨雄蜀都赋曰：延帷扬幕，接帐连冈。又周礼曰：王之会同之舍，设栝栝再重。杜子春曰：栝栝，行马也。阅水环阶，引池分席。叹逝赋曰：阅水以成川。春官联事，苍灵奉涂。然后升秘驾，胤缇徒兮骑，摇玉鸾，发流吹，言春官联事以供职，苍灵奉涂以卫行也。周礼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二曰宾客之联事。苍灵，青帝也。尚书帝命谥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苍曰灵府。郑玄曰：苍帝灵威仰之府。续汉书曰：缇骑二百人，属执金吾。楚辞曰：鸣玉鸾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龙舟鹳首，浮吹以虞。天动神移，渊旋云被，以降于行所，礼也。羽猎赋曰：天动地岷。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渊。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天下为家，自谓所居为行在所。

既而帝晖临幄，百司定列，凤盖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东都主人曰：凤盖琴纚。楚辞曰：回朕车俾西引，搴虹旗于玉门。肴藪芬藉，觴醴亦泛浮。毛诗曰：其肴维何，鳧鰿及鱼；其藪维何，维笋及蒲。郑玄礼记注曰：醴，旨酒也。妍歌妙舞之容，衔组树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声，发曲吐令辞，边让章华赋曰：妙舞丽于阳阿。阮谿三礼图曰：笋虞，两头并为龙以衔组。曹植九咏曰：云龙兮衔组，流羽兮交横，毛诗曰：设业设簋，崇牙树羽。三奏四上之调，六茎九成之曲。竞气繁声，合变争节。韩子曰：师旷奏清征，一奏有玄鹤二八来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颈而鸣，摠翼而舞。马融琴赋曰：师旷三奏而神物下。楚辞曰：四上竞气极声变。王逸曰：四上，谓代奏郑、卫也。汉书曰：颀頊作六茎。尚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龙文饰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传赞曰：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也。说苑，庄辛谓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泛新波之中。华裔殷至，观听鹜集。扬袂风山，举袖阴泽。靓庄藻野，袿服缦川。籍田赋曰：居靡都鄙，民无华裔。蜀都赋曰：观听之所踊跃。法言曰：雷震扬天，风薄于山。上林赋曰：靓庄刻饰。邹阳上书曰：袿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说文曰：缦，繁彩色也。故以殷隐赈外区，焕衍都内者矣。西京赋曰：乡邑殷赈。张载剑阁铭曰：矧兹狭隘，王之外区。王粲羽猎赋曰：丛华杂沓，焕衍陆离。上膺万寿，下禔氏移百福毛诗曰：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司马相如难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诗曰：介尔百福。帀筵稟和，阖堂依德。情盘景遽，欢洽日斜。金驾总驷，圣仪载仁。帐钧台之未临，慨酆宫之不县。左氏传曰：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康王有酆宫之朝。方且排凤阙以高游，开爵园而广宴。关中记曰：建章圆阙临北道，铜凤在上，故号凤阙。邺中记曰：铜爵台西有爵园。并命

在位，展诗发志。楚辞曰：展诗兮会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则夫诵美有章，陈信无愧者欤？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左传曰：楚子木问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

文选考异

注「晋武帝问尚书摯虞曰」：陈云「书」下脱「郎」字，是也。各本皆脱。艺文类聚、初学记引有。

注「三月曲水」：案：「月」当作「日」。各本皆伪。艺文类聚、初学记引作「日」，晋书束皙传亦然。

注「叡哲文明」：茶陵本「叡」作「浚」。袁本作「叡」，与此同。案：依茶陵本似善正文作「浚」，鲁灵光殿赋「浚哲钦明」，善注引「浚哲文明」。王元长序「睿哲在躬」，东京赋「睿哲元览」，善注皆引「睿作圣，明作哲」。然则「睿」、「浚」较有区别，恐是五臣改「浚」为「叡」也，铎注云「叡圣」。

注「景光景连属也」：陈云「光」上有脱文。案：当有「属」字也。各本皆脱。

注「四隩既泽」：袁本、茶陵本「泽」作「宅」，是也。

则宅之于茂典：袁本、茶陵本「宅」作「择」，是也。

注「尚书武王曰」：茶陵本「武」作「穆」，是也。袁本亦误「武」。

注「国语楚穆仲」：案：「楚」当作「樊」。各本皆伪。

注「稽古于同异」：案：「古」当作「合」。各本皆伪。

烈燧千城：案：「烈」当作「列」。各本皆伪。盖此二字多致混也。袁、茶陵二本余篇校语可证。

注「王仲宣思征赋曰」：案：「思征」当作「征思」。各本皆倒。

注「阅水以成川」：案：「阅」上当有「川」字。各本皆脱。

注「𩺰鳖及鱼」：袁本、茶陵本「及」作「鲜」，是也。

注「雷震扬天」：袁本、茶陵本「扬」作「于」，是也。

注「介尔百福」：茶陵本「介」作「卜」，是也。袁本亦误「介」。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王元长萧子显齐书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禊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

臣闻出豫为象，钧天之乐张焉；时乘既位，御气之驾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生作乐，殷荐上帝。史记曰：赵简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乐

，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庄子曰：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庄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穆天子传曰：天子命驾八骏之乘，遂东南翔行，驰千里。郭璞曰：行如飞翔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体元则大，怅望姑射之阿。然盲眇寂寥，其独适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书曰：惟辟奉天。宸与辰同，已见上文。庄子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东都主人曰：体元立制，继天而作。论语，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庄子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盲然丧其天下焉。家语，孔子曰：圣人举事，可施于百姓，非独适一身之行。至如夏后两龙，载驱璇台之上；穆满八骏，如舞瑶水之阴；亦有飨云，固不与万民共也。山海经曰：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马，乘两龙。毛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諏。易归藏曰：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璇台于水之阳。穆满八骏，已见江赋。又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毛诗曰：执轡如组，两骖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与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佗，不与民同乐也。

我大齐之握机创历，诞命建家，接礼贰宫，考庸太室。萧子显齐书曰：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受宋禅。尚书曰：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赵岐曰：尚，上也，舜在畎亩之时，尧友礼之。舜上见尧，尧舍之于副宫。尧亦就飨舜之所设，更为宾主。尚书大传曰：维十月五祀，舜为宾客，禹为主人，乐正进赞曰：尚考太室之义，唐为虞宾。郑玄曰：舜既使禹摄天下之事，于祭祀避之，居宾客之位，献酒则为亚献。尚考，犹言往时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义当为仪，仪，礼仪也。谓祭太室之礼，尧为舜宾也。幽明献期，雷风通飨，昭华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归。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圆曰明。礼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太公伏符阴谋曰：武王伐纣，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受命，愿献时雨。论语讖曰：仲尼云：吾闻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一老曰：河图将来告帝期。尚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尚书大传曰：舜将禅禹，八风循通。又曰：尧得舜，推而尊之，赠以昭华之玉。尚书璇玑玉铃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革宋受天，保生万国，度时洛邑静鹿丘之叹，迁鼎息大垆之惭。周书，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闻古商先生成汤，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维王克殷。乃永叹曰：呜呼不淑，充天之对，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纪曰：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于亳，至大垆，而有惭德。周书丘或为苑。绍清和于帝猷，联显懿于王表。骏发开其远祥，定尔固其洪业

。言以清和之德，继于大道。杨子云剧秦美新曰：镜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蔡邕月令论曰：出北闱，视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显懿，故天因而瑞之，为神明主。河图曰：成帝德者尧，开王表者禹。毛诗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又曰：骏发尔私。又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剧秦美新曰：制作六经洪业。皇帝体膺上圣，运锺下武，冠五行之秀气，迈三代之英风。昭章云汉，晖丽日月，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法含弘而不杀。萧子显齐书曰：世祖武皇帝讳毓，字宣远，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三公。毛诗序曰：下武，嗣文也。礼记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诗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也。周易曰：圣人与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体太一，牢笼天地，弹压山川。神理，犹神道也。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刘义恭丹徒宫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广雅曰：景，照也。尚书曰：帝乃诞敷文德。录图曰：女闻偃兵建文化。尚书曰：柔远能迓。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无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聪明叡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潜夫论曰：简刑薄威，不杀不诛，此德之上也。犹且具明废寝，昃晷忘餐。念负重于春冰，怀御奔于秋驾。具明，已见上文。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邓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也。尚书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庄子曰：尹儒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明日往朝师，师曰：今将教子以秋驾。司马彪曰：秋驾，法驾也。可谓巍巍弗与，荡荡谁名，秉灵图而非泰，涉孟门其何险。论语，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又曰：大哉尧之为君，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春秋汉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图书。成公绥大河赋曰：灵图授录于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吕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储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质，内积和顺，外发英华，斧藻至德，琢磨令范，言炳丹青，道润金璧。出龙楼而问竖，入虎闱而齿胄。爱敬尽于一人，光耀究于四海。萧子显齐书曰：世祖立皇太子长楸。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尚书曰：睿作圣，明作哲。礼记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论曰：圣贤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传。礼记曰：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法言曰：吾未见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槩者。应劭汉官仪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法言，或问圣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诸？曰：丹青初则炳，久则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润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诗曰：如金如锡，如珪如璧。汉书成纪曰：上尝召太子出龙楼门。礼记曰：文王之为太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至寝门外，问内竖曰

：今日安不？何如？周礼曰：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官有闾门之学。礼记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尚书曰：夔典乐，教胄子。孝经曰：爱敬尽于事亲。毛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吕氏春秋曰：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盘石，跨掩昌姬，韬轶炎汉。毛诗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汉书，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春秋录图曰：仓精萌，姬、稷之后昌。东观汉记序曰：汉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于尚父，中铉继踵乎周南，分陕流勿翦之欢，来仕允克施之誉，莫不如珪如璋，令闻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铉，司徒也。说苑，晏子谓楚王曰：齐之临淄，比肩继踵。毛诗曰：惟师尚父。周易曰：鼎金铉。郑玄曰：金铉，喻明道能举君之官职也。郑玄尚书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诗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系之周公。公羊传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毛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国语曰：秦后太子来仕，其车千乘。韦昭曰：王仕于晋也。班固汉书贡禹赞曰：禹既黄发，以德来仕。尚书曰：君陈克施有政。毛诗曰：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于汤火，纳百姓于休和，草莱乐业，守屏称事。毛诗曰：文王孙子，本枝百世。尚书曰：若稽古帝尧。史记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人乐业。左氏传，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庄子曰：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礼记，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边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称事。引镜皆明目，临池无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轴之疾已消。谯周考史曰：公孙述窃位于蜀，蜀人任永乃托目盲。及述诛，永澡盥，引镜自照曰：时清则目明也。皇甫谧高士传曰：尧致天下让许由，巢父闻之以为污，乃临池水而洗耳。汉书曰：蜀严沈冥。侯巴曰：严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絜矣。毛诗曰：考盘在陆，硕人之轴；考盘在阿，硕人之邁。郑玄曰：邁，饥意。轴，病也。谓贤人隐居而离困病也。邁，苦和切。兴廉举孝，岁时于外府；署行议年，日夕于中甸。汉书曰：诏执事兴廉举孝。又诏曰：有懿称明德者，遣诣相国府，署行议年。苏林曰：行状年纪也。尚书曰：五百里甸服。协律摠章之司，厚伦正俗；崇文成均之职，导德齐礼。汉书曰：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摠章观。荀氏传曰：勛为光禄大夫，公以为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大乐摠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毛诗序曰：先王以是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风俗通曰：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观，征善文者以充之。周礼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论语，子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挈

壶宣夜，辩气朔于灵台；书笏珥彤，纪言事于仙室。周礼夏官曰：挈壶氏掌悬壶。蔡邕天文志曰：言天体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郑玄毛诗笺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礼记曰：造受命于君，则书于笏。潘岳贾武公诔曰：惟帝以公，通扬祖宗，延登东序，服袞珥彤。史记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纪事。礼记曰：动则左史书之。华峤后汉书曰：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今故言仙室。褰帷断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车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震悚。汉书曰：盖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断其单衣，令短离地。说苑曰：楚人长剑危冠，而有子西。汉书曰：唐遵以明经饰行，显名于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嫖姚校尉。华峤后汉书曰：丁白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问力能扛鸿鼎，揭华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隐，纠逖王慝。射集隼于高墉，缴大风于长隧，不仁者远，惟道斯行。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左氏传曰：王谓晋文侯曰：以绥四方，纠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尧之时，大风为害。尧命羿缴大风于青丘之泽。许慎曰：大风，风伯也。毛诗曰：大风有隧。论语，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礼记曰：大道之行也。谗莠蔑闻，攘争掩息，稀鸣桴于砥路，鞠茂草于圆扉。毛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书曰：无或攘斂。说文曰：桴，鼓柄也。汉书曰：张敞为京兆尹，桴鼓稀鸣，市无偷盗。毛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踳踳周道，鞠为茂草。周礼曰：以圜土教罢民。耆年阙市井之游，稚齿丰车马之好；宫邻昭泰，荒憬九永清夷。史记，太史公曰：文帝时，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遨嬉戏如小儿状。闲居赋曰：昆弟班白，儿童稚齿。杜氏幽求子曰：年五岁闻有鸣车之乐，七岁有竹马之欢。应劭汉官仪曰：不制之臣，相与比周。比周者，宫邻金虎。宫邻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进，与君为邻，坚若金，谗言人，恶若虎。毛诗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仲长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来王，左言入侍，离身反踵之君，髻侧麻首贯胸之长，屈膝厥角，请受纓縻。汉书匈奴传曰：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书曰：东越侮食。尚书曰：四夷来王。杨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名曰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汉书曰：南越王太子婴齐入侍。周书曰：离身染齿之国，以龙角神龟为献。尔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体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犹鱼鼠之相合尔。吕氏春秋曰：舜登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泽。高诱淮南子注曰：反踵，国名，其人南

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鬻首。山海经曰：有贯胸国，其人胸有窍。括地图曰：禹平天下，会于会稽之野，又南经防风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贯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疗以不死之草，皆生，是为贯胸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赵岐曰：厥角，叩头以额角犀擗地也。汉书，终军曰：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致之阙下。难蜀父老曰：盖闻天子之收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文钺碧磬之琛，奇干善芳之赋，紈牛露犬之玩，乘黄兹白之驷，文钺，未详。一曰钺当为越。杜笃展武论曰：文越水震，乡风仰流。徐广晋纪曰：鲜卑以碧石为宝。王沈魏书曰：东夷矢用楛，青石为鏃。孔安国尚书传曰：磬中矢鏃也。家语，孔子曰：昔武王克商，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磬，其长尺有咫。周书曰：成王时，贡奇干善芳者，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干，亦北狄。善芳者，鸟名。不昧，不忘也。周书曰：卜卢国献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献鬬犬。鬬犬，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黄。乘黄者，似狐，其背有两角。又曰：西方正北曰义渠，献兹白。兹白者若马，锯齿，食虎豹。盈衍储邸，充仞郊虞；匭牒相寻，鞮译无旷。储邸，犹府藏也。郊虞，掌山泽之官也。尚书曰：苞匭菁茆。匭音轨。聘礼曰：贾人启椟取圭，垂纁而受宰。晋中兴书，王禹上言曰：贡筐相寻，连舟载路。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乐。礼记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尚书大传曰：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一尉候于西东，合车书于南北。畅毂埋辘辘之辙，绥而惟旂卷悠悠之旆。杨雄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礼记曰：书同文，车同轨。毛诗曰：文茵畅毂。范晔后汉书曰：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毛诗曰：有车辘辘。礼记曰：武车绥旌。魏都赋曰：虹旌摄麾以就卷。毛诗曰：悠悠旆旌。四方无拂，五戎不距，偃革辞轩，销金罢刃。周书曰：四方无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师旅。汉书，张良曰：昔武王伐殷纣，事已毕，偃革为轩。陈琳应机曰：冶刃销锋，偃武行德。天瑞降，地符升，泽马来，器车出；紫脱华，朱英秀；佞枝植，历草孳。诗纬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则泽出神马。礼记曰：山出器车。礼斗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远方神献其朱英紫脱。宋均注曰：紫脱，北方之物，上值紫宫。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则主当之。尚书大传曰：德先地序，则朱草生。瑞应图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俅子曰：黄帝时，有草生于帝庭阶，若佞臣入朝，则草指之，名曰屈轶，是以佞人不敢进也。又曰：尧为天子，蓂莢生于庭，为帝成历。尚书帝命验曰：舜受命，蓂莢孳。云润星晖，风扬月至；江海呈象，龟龙载文。京房易飞候曰：青云润泽，蔽日在西北，为举贤良。礼斗威仪曰：君乘土，其政平，则镇星黄而多晖。礼含文嘉曰

：朋友有旧，内外有差，则箕为之直，月至风扬。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礼斗威仪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着其象，龟龙被文而见。宋均曰：龟龙，水物也，文，青、黄、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见于水，故曰被。方握河沈璧，封山纪石，迈三五而不追，践八九之遗迹。帝王世纪曰：尧与群臣沈璧于河，乃为握河记，今尚书候是也。孝经钩命决曰：封于太山，考绩燔柴，禅于梁父，刻石纪号。礼记逸礼曰：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史记，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八九，谓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论曰：越八九于往素，踵黄帝之灵矩。功既成矣，世既贞矣，信可以优游暇豫，作乐崇德者欤？礼记曰：王者功成作乐。老子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曹植魏德论曰：帝猷成矣，股肱贞矣。尚书大传曰：周公作乐，优游三年。孙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誉犹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乐崇德。

于时青鸟司开，条风发岁，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左氏传郟子曰：青鸟氏司启者也。易通卦验曰：立春条风至。楚辞曰：献岁发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见上文。毛诗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树草自乐。禊饮之日在兹，风舞之情咸荡；去肃表乎时训，行庆动于天瞩。周礼曰：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郑玄曰：同，阴律也。尚书曰：八音克谐。孔安国曰：谐，和也。汉书，文帝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礼传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时，于水上衅絜也。论语曰：风乎舞雩，咏而归。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肃急之后，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肃急。礼记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载怀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园者，福地奥区之凑，丹陵若水之旧。殷殷上均乎姚泽，膺膺尚于周原。狭丰邑之未宏，陋谯居之犹褊。山海经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十洲记曰：芳林园在青溪菰首桥东，齐高帝旧宅。齐有天子，为旧宫，宫东筑山凿池，号曰芳林园。遁甲开山图曰：骊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风凉，雍州之福地。西京赋曰：寔惟地之奥区神皋。帝王世纪曰：尧生于丹陵。吕氏春秋曰：颡项生于若水，乃登为帝。又曰：舜陶于河滨，钓于雷泽，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人誉之，陈陈殷殷，无不戴悦。高诱曰：殷，盛也。吕氏春秋曰：舜为天子，辄辄？？，莫不戴悦。高诱曰？？，动而喜貌也。殷殷，或为？？，故两引之。辄，知叶切。？，仕勤切。帝王世纪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尧求贤而四岳荐舜，尧乃命于顺泽之阳。毛诗曰：周原膺膺，萇荼如飴。汉高祖，丰人。魏太祖，谯人。求中和而经处，揆景纬以裁基。飞观神行，虚檐盐云构。周礼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阴阳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纬，星也。毛诗曰：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揆之

以日，作为楚室。东京赋曰：飞阁神行，莫我能形。刘公干诗曰：大夏云构。离房乍设，层楼间起，负朝阳而抗殿，跨灵沼而浮荣，镜文虹于绮疏，浸兰泉于玉砌。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李尤平乐馆铭曰：层楼通阁，禁闱洞房。尔雅曰：山东曰朝阳。西京赋曰：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隳岌。毛诗曰：王在灵沼。郑玄礼记注曰：荣，屋翼也。傅玄阳春赋曰：丹霞播景，文虹竞天。李尤东观铭曰：房闱内布，绮疏外陈。张衡七辨曰：回飊拂其寮，兰泉注其庭。刘桢鲁都赋曰：金陛玉砌，玄栒云阿。幽幽丛薄，秩秩斯干，曲拂迢回，潺湲径复。楚辞曰：丛薄深林人上慄。毛诗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迢回，以像偶语。高诱曰：拂，戾。迢回，水流也。楚辞曰：川谷径复流潺湲。新萍泛沚，华桐发岫，杂天采于柔荑，乱嚶声于绵羽。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华，萍始生。尔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为岫。毛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鸟鸣嚶嚶。又曰：绵蛮黄鸟。薛君注曰：绵蛮，文貌。禁轩承幸，清宫俟宴。缙帷宿置，帘幕宵悬。如淳汉书注曰：省中本为禁中，然乘舆之物，通呼曰禁。汉书曰：太仆先清宫。南都赋曰：朱帷连纲。郑司农周礼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郑玄曰：帘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尘也，皆以繒为之。既而灭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执殳，展轸效驾，徐銮警节，明钟畅音。宿，列宿也。张平子东京赋曰：以须消启明，扫朝霞，登天光于扶桑。礼记曰：朝辨色始入。汉书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诗曰：伯也执殳。礼记曰：君车已驾，则仆展轸效驾。郑玄曰：展轸，具视也。效驾，白己驾也。淳于髡斗酒说曰：明钟击磬，调歌舞。七萃连镳，九旂由齐轨，建旗拂霓，扬葭振木。周穆王传曰：天子赐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犹传有七舆大夫。张景阳七命曰：驷马连镳。文颖曰：甘泉卤簿，天子出，道车五乘，旂车九乘。蔡邕释诲曰：群车方奔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东京赋曰：龙辂充庭，云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鱼甲烟聚，贝胄星罗。重英曲瑤侧纹之饰，绝景遗风之骑。昭灼甄部，駉祖朗骏函列，虎视龙超，雷骇电逝，轰轰隐隐，纷纷轸轸，羌难得而称计。孙卿子曰：楚蛟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毛诗曰：公徒三万，贝胄朱纆。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赋曰：葩瑤曲茎。魏书曰：上所乘马名绝景，为矢所中。吕氏春秋曰：故须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孙子兵法曰：长陈为甄。魏都赋曰：冀马填厩而駉骏。周易曰：虎视眈眈。南都赋曰：马鹿超而龙骧。潘岳闲居赋曰：炮石雷骇。嵇康赠秀才诗曰：风驰电逝。说文曰：轰轰，群车声也。羽猎赋曰：隐隐轸轸，被陵缘阪，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飊。左思吴都赋曰：羌难得而覩缕。

尔乃回舆驻罕，岳镇渊渟，睟邃容有穆，宾仪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东观汉记曰：天子行有辇罕。孙子兵法曰

：其镇如山，其渟如渊。石崇楚妃叹曰：矫矫庄王，渊渟岳峙。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赵岐曰：晬，润泽貌也。毛诗曰：天子穆穆。又曰：序宾以贤。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诗云：羽觞随流波。楚辞曰：蕙肴蒸兮兰藉。子虚赋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葆佾陈阶，金虬在席，戚奏翹舞，钥动邠诗。张晏汉书注曰：以翠羽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诗曰：我姑酌彼金罍。礼记曰：器用陶匏。司马彪续汉书曰：执干戚，舞云翹。周礼曰：钥章掌土鼓鬮钥。又曰：仲春击土鼓，歌鬮诗，以迎暑也。召鸣鸟于弇庵州，追伶伦于嶰谷；发参差于王子，传妙靡于帝江。山海经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鸟，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汉书，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嶰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孟唐曰：解，脱也。谷，竹沟也。取竹之脱无沟节者，楚辞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列仙传曰：王子乔好吹笙，作凤鸣。山海经曰：天山有神鸟，其状如黄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寔惟帝江。正歌有阒，羽觞无筭。上陈景福之赐，下献南山之寿；信凯燕之在藻，知和乐于食苹。桑榆之阴不居，草露之滋方渥。仪礼曰：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礼记曰：有司告以乐阒。郑玄曰：阒，终也。楚辞曰：瑶浆蜜勺实羽觞。燕礼曰：无筭之爵。毛诗曰：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寿，不騫不崩。又曰：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愷。毛诗序曰：鹿鸣废则和乐缺。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东观汉记，光武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毛诗曰：湛湛露斯，在彼丰草。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杨雄蜀都赋曰：吉日嘉会。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

文选考异

注「庄子曰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袁本作「张乐已见上文周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十六字，是也。茶陵本误与此同。

注「维十月五祀」：茶陵本「月」作「有」，是也。袁本亦误「月」。

注「明则有礼乐」：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此尤校补也。

注「尚书璇玑玉铃曰」：案：「玉」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制作六经洪业」：陈云下脱「也」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世祖立皇太子长楸」：何校「楸」改「懋」，陈同。各本皆误。

跨掩昌姬：袁本、茶陵本「掩」作「蹶」。案：善注无明文可考，二本不着校语，或同五臣作「蹶」，但必当有音，今盖注不全也。二本「蹶」下有「女展」。

注「帝王子弟」：案：「帝」上当有「高」字。各本皆脱。

注「秦后太子来仕」：何校云「太」字衍，陈同。各本皆衍。

注「王仕于晋也」：何校「王」改「来」，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若稽古帝尧」：案：「若」上当有「粤」字。各本皆误。

注「譙周考史曰」：陈云「考史」当作「古史考」，是也。各本皆误。

注「邁飢意」：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此尤校添也。

注「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车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袁本作「范晔后汉书曰贾琮为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车言曰」，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与此同，皆非。

注「何反垂帷裳」：袁本「何」下有「有」字，是也。茶陵本与此同，非。

注「为嫖姚校尉」：案：此有误也。正文作「影摇」，与注不相应。考史记作「剽姚」，汉书作「票姚」，服虔音「飘摇」，师古曰「荀悦汉纪作票鹞」，字皆不作「嫖」。疑此注善引汉书自作「票姚」，其下或并引服音，且有「影摇」与「票姚」异同之注而不全。

注「丁白为武猛校尉」：何校「白」改「原」，陈同，是也。各本皆误。范蔚宗书何进传有，其证矣。

注「百姓皆安」：袁本、茶陵本皆作「遂」，是也。

注「杜氏幽求子曰」下至「有竹马之欢」：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案：二本因善同五臣而节去也，有者是。

注「东越侮食」：袁本「侮」作「海」。案：「海」字当是也。详注意，上句当云「古本作海食」，而引此以解之。其上作「晦」，下作「侮」，不相应，皆伪字，唯袁此一字未误也。至于「侮食」，在「古本」之上已解讫矣。茶陵本作「侮」，误与此同。今本周书亦作「侮食」，又非善所见。困学纪闻讯元长用之，皆就今本文选、今本周书而言，似未深得其理。

注「盖闻天子之收夷狄也」：袁本、茶陵本「收」作「牧」，是也。

甌牖相寻：陈云据注「牖」当作「楛」。案：各本所见皆误。

注「礼记逸礼曰」：袁本无下「礼」字，茶陵本有。案：此似当作「逸礼记曰」。各本皆误。

注「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案：「子」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誉犹豫古字通」：案：「犹」当作「与」。各本皆误。

注「十洲记曰」：何云「十洲记」或是「丹阳记」。陈云书名疑有误。案：何、陈所校皆未是也，「洲」当作「州」，说已见前。

注「齐有天子」：案：「子」当作「下」。各本皆误。

注「名曰风凉」：案：「风凉」当作「凉风」。各本皆误。「凉风」见淮南地形训，即离骚之「阆风」。史记「惠王阆」，索隐云「系本名毋凉」，是「凉

」、「闾」通用也。

注「周礼曰以土圭之法」下至「纬星也」：茶陵本无此三十九字，袁本此节注并入五臣，皆非也。尤所见是。

秩秩斯干：袁本「斯干」下有校语，善作「清干」。茶陵本无校语。案：袁所见误也。

金虬在席：袁本、茶陵本「虬」作「匏」。案：善引礼记为注，「匏」字是也。「虬」虽「匏」之别体，但元长用此，未见其证。

钥动邠诗：何校「邠」改「豳」。案：所改未是也。善引周礼为注字作「豳」，故何据之。考北征赋「息郇邠之邑乡」，善引汉书「豳乡」而云「豳」与「邠」同。西征赋「化流岐豳」，善注引史记「立国于邠」而云「邠」与「豳」同。此注或未全，袁、茶陵二本正文「邠」下有「豳」字，未必非割裂善注而为之也。

注「取竹嶰谷」：案：此有误也。下引孟康「解脱也」，不得此作「嶰」，与之不相应。考汉书作「解」，颜引孟注而云「一说昆仑之北谷名也」。晋灼曰：「谷名是也。」元长以之与「弇州」偶句，正从谷名之说，与孟迥别。广雅释山曰：「嶰，谷也。」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嶰谷，昆仑北谷也。」字皆作「嶰」。此正文亦必然。由是推之，善注此作「解」，引孟注，末当并引一说，且有「解」、「嶰」异同之注，乃为可通。今各本皆脱误。无以订之矣。

王文宪集序

王文宪集序

任彦升

公讳俭，字仲宝，琅邪临沂鱼依人也。萧子显齐书曰：王俭，字仲宝。其先自秦至宋，国史家谍待协详焉。琅邪王氏录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晋。秦有王翦、王离，世为名将。七略曰：子云家谍，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晋中兴以来，六世名德，海内冠冕。晋中兴书曰：王祥弟览生导，导生洽，洽生珣，珣生昱首。沈约宋书曰：王僧绰，昱首长子，遇害，子俭嗣。晋中兴书，庾冰疏曰：臣因家宠，冠冕当世。古语云：「仁人之利，天道运行。」左氏传，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庄子曰：天道运行，而无所积，故万物成。故吕虔归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晋中兴书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吕虔有刀，工相之，为三公可服此刀。虔谓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乃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此相与。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凡，汝后必兴之，足称此刀，故以相与。王氏家谱曰：初王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若离翦之止杀，吉骏之诚感，盖有助焉。史记曰：王翦者，颍阳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将兵而攻赵阨与，破之，后遂拔赵。陈胜之反秦

，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王。孔安国尚书传曰：以杀止杀，终无犯者。汉书曰：王吉，字子阳，琅邪人也，为谏议大夫。子骏，亦为谏议大夫，超迁御史大夫。吉居长安，其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固请吉令还妇。子骏，元帝时为御史大夫，妻死不复娶。汉书张贺赞曰：贺之阴德，亦有助云。

公之生也，诞授命世，体三才之茂，践得二之机。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又，子曰：知几其神乎？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而未尝复行。韩康伯曰：在理则昧，造形则悟，颜子之分也。失之于几，故有不善，得之于二，不远而复，故知之未尝复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汉相萧何，昴星精。垂芒，谓发秀也。精，星也。异苑曰：汝南陈仲弓从诸息姓诣颍川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内必有贤人集焉。有一于此，蔚为帝师。汉书曰：张良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况乃渊角殊祥，山庭异表；论语撰考讖曰：颜回有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是水积，故名渊。摘辅像曰：子贡山庭斗绕口，谓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异相也。故子贡至孝，颜回至仁也。望衢罕窥其术，观海莫际其澜。孟子曰：观海有术，必观其澜。赵岐曰：澜，水中大波也。宏览载籍，博游才义。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郑君有玉匮记、金版经。范曄后汉书曰：荀爽遭党锢，隐于海上，又遁汉滨以著述为事，题为新书，凡百余篇。司马迁书曰：仆诚着此书，藏诸名山。沈郁澹雅之思，离坚合异之谈。杨雄为方言。刘歆与雄书曰：非子云澹雅之才，沈郁之志，不能成此书。庄子，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吕氏春秋曰：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难者曰：黄白杂，则不坚且不韧，又柔则钝，坚则折，剑折且钝，焉得为利剑也？莫不总制清衷，递为心极。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绝境，不可穷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匮之书，无不制在情衷，为心之极。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绝境也。然其不可穷而尽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难测也。衷，中心也。虚明，亦心也。然检镜所归，人伦以表，云屋天构，匠者何？自咸洛不守，宪章中辍。刘琨劝进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礼记曰：仲尼宪章文、武。贺生达礼之宗，蔡公儒林之亚，晋中兴书曰：贺循，字彦先，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东儒宗，征拜博士。又曰：诸葛恢，字道明，时颍川荀顛，字道明，陈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时人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阙典未补，大备兹日。剧秦美新曰：帝典阙而不补。至若齿危发秀之老，含经味

道之生，郑玄礼记注曰：危，高也。然齿危，谓高年也。发秀，犹秀眉也。东观汉记，杜诗谓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经，可谓至德。桓谭答杨雄书曰：子云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资敬。汉书曰：于定国为廷尉，乃迎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托夷远，少屏尘杂，自非可以弘奖风流，增益标胜，未尝留心。习凿齿晋阳秋曰：王夷甫、乐广，俱以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

期岁而孤，叔父司空简穆公，早所器异。萧子显齐书曰：王僧虔兄僧绰之子俭。又曰：世祖即位，迁僧虔为侍中，薨，赠司空，侍中如故，谥简穆公。年始志学，家门礼训，皆折衷丁仲于公。论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羽猎赋序曰：不折衷于泉台。孝友之性，岂伊桥梓；夷雅之体，无待韦弦。毛诗曰：张仲孝友。尚书大传曰：伯禽与康叔朝于成王。见于周公，三见而三答之。康叔有骇色，乃与伯禽问于商子曰：吾二子见于周公，三见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名桥，北山之阴，有木名梓，二子盖往观焉。于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观之，见桥木高而仰，见梓木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复见，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劳之曰：汝安见君子乎？二子以实对。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岂惟见桥梓而知也。夷，平也。体，性也。韦，皮绳，喻缓也。弦，弓弦，喻急也。孙子曰：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韩子曰：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无待此韦弦以成也，盖自天性得中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黄琬之早标聪察，曾何足尚？东观汉记曰：汝郁，字幼异，陈国人。年五岁，母被病不能饮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饮食。母怜之，强为餐饭，欺言已愈。郁察母颜色不平，辄复不食。宗亲共奇异之，因字幼异。挺，拔也。淳至，谓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后汉书曰：黄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琮育之。琮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蚀，京师不见，而琮以状闻。梁太后诏问所蚀多少，琮思其对而未知所出。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蚀之余，如月之初。琮大惊，即以其言应诏。标，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聪察，比之王公，则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岁，袭封豫宁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袭珪组，对扬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胜。萧子显齐书曰：俭数岁袭爵豫宁侯，拜受茅土，流涕呜咽。江表传曰：潘浚见孙权，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初，宋明帝居蕃，与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协。及即位，有诏废毁旧莹，投弃棺柩。公以死固请，誓不遵奉，表启酸切。义感人神。太宗闻而悲之，遂无以夺也。太宗，宋明帝也。萧子显齐书曰：宋明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初拜秘书郎，迁太

子舍人，以选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吴均齐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俭尚阳羨公主，拜驸马都尉，为秘书郎，太子舍人。元徽初，迁秘书丞。沈约宋书曰：苍梧王改年曰元徽。吴均齐春秋曰：俭超迁秘书丞。于是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萧子显齐书曰：俭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王隐晋书曰：荀勖，字公曾，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错乱，又得汲冢竹书，身自撰次，以为中经。臧荣绪晋书曰：李充，字弘度，为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删除颇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萧子显齐书曰：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汉书曰：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盖尝赋诗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自是始有应务之迹，生民属心矣！时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脱落尘俗。沈约宋书曰：袁粲，字景倩，顺帝即位，迁中书监，司徒，侍中。袁乔与褚左军解交书曰：虽欲虚咏濠肆，脱落仪制，其能得乎？见公弱龄，便望风推服，叹曰：衣冠礼乐在是矣！吴均齐春秋曰：俭精神秀彻，体识聪异，司徒袁粲见之，叹曰：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之气矣。时粲位亚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汉舍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与能同。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年势不侔，公与之抗礼。汉书，娄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时，臣窃以不侔矣。又曰：将军卫青位既益尊，然汲黯与抗礼。因赠粲诗，要以岁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韩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岁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答诗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服阕，拜司徒右长史。俭遭所生母忧服阕也。司徒，袁粲也。出为义兴太守，风化之美，奏课为最。汉书曰：倪宽为司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联最。韦昭曰：联得第一也。还除给事黄门侍郎，旬日，迁尚书吏部郎参选。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识会，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陈留人也。少为县吏，以公清称。魏国初建，以玠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傅畅晋诸公赞曰：王戎为选官，时李重、李毅二人操异，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俄迁侍中，以愍侯始终之职，固辞不拜。萧子显齐书曰：升明二年，俭迁长史兼侍中，以父终此职固让。沈约宋书曰：王僧绰迁侍中，二凶巫蛊事溲，上召僧绰具言之。劾于宫夜飧将士，僧绰密以启闻，顷之，劾乱，检太祖巾箱，得僧绰所启飧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赠散骑常侍金紫，谥愍侯。补太尉右长史。萧子显齐书曰：进太祖太尉也。时圣武定业，肇基王命，圣武，谓齐高帝也。干宝晋武革命论曰：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尚书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风云，实资人杰。毛诗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

也。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汉书，高祖曰：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图纬着王佐之符。若汉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着赤伏。宸居，已见上文。班固汉书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俄迁左长史。齐台初建，萧子显齐书曰：进太祖位相国为齐公也。以公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班固汉书赞曰：汉承百王之弊。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纪，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太祖受命，太祖，谓齐高祖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建元二年，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如故。自营合分司，卢钦兼掌，誉望所归，允集兹日。应劭汉官仪曰：献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仆射，以执金吾营合为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今以策劭为营合，误也。营，役琮切。合，乌合切。虞预晋书曰：卢钦少好学，为尚书仆射，领吏部，钦清实选举，称为廉平。寻表解选，诏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仆射如故。固辞侍中，改授散骑常侍，余如故。太祖崩，遗诏以公为侍中尚书令镇国将军。永明元年，进号卫将军。二年，以本官领丹阳尹。本官，谓侍中尚书令。六辅殊风，五方异俗。汉书曰：儿宽迁左内史，表奏开六辅渠。韦昭注曰：六辅，谓京兆、冯翊、扶风、河东、河南、河内。五方，已见上文。公不谋声训，而楚夏移情。杨雄与桓谭书曰：望风景附，声训自结。史记曰：淮南、沛、陈、汝南郡，此西楚也。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谓之夏。故能使解剑拜仇，归田息讼。谢承后汉书曰：许荆，字子张，吴郡人。兄子世，尝报讎杀人，其讎操兵欲杀世，荆与相遇，乃解剑长跪曰：今愿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许掾，郡中称君为贤，何敢相侵。遂解剑而去。汉书曰：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春因行县至高陵，人有昆弟相与讼田，延寿乃自悔责，闭合不出。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不敢复争。延寿乃起听事。前郡尹温太真刘真长，或功铭鼎彝，或德标素尚，王隐晋书曰：温峤，字太真，太原人也。为郡尹，后平苏峻之乱。臧荣绪晋书曰：刘惔，字真长，沛国人也。为丹阳尹，性重庄、老。礼记曰：鼎有铭。铭者，论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勋劳而酌之祭器。左氏传，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以示子孙。孔欣猛虎行曰：饥不食邪蒿菜，倦不息无终里，邪蒿乖素尚，无终丧若始。臭味风云，千载无爽。言其感应，千载不差也。左氏传，季武子谓晋范宣子曰：今譬于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辞曰：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从。言物类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阳物也。谷风，阳气也。言虎悲啸而吟，则谷风至

而应其类。龙，介虫，阴物也。景云，亦阴也。言神龙将举升天，则景云覆而扶之，辅其类也。亲加吊祭，表荐孤遗，远协神期，用彰世祀。左氏传，史赵曰：盛德必百世祀。时简穆公薨，以抚养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职，有诏不许。萧子显齐书曰：俭父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

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资望实。汉书，平帝诏曰：校书置经师一人。任昉杂传，魏德公谓郭林宗曰：经师易获，人师难遭。何法盛晋中兴书曰：王安期为东海王越记室参军。敕子毗曰：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三年，解丹阳尹，领太子少傅，余悉如故。挂服捐驹，前良取则，卧辙弃子，后予胥怨。挂服，未详。王隐晋书曰：王逊，字劭伯，为上洛太守。逊在郡有私马生驹，私牛生犊，悉留以付郡。云是为郡所产，以还官也。三辅决录曰：长安刘氏，唯有孟公，谈者取则。范晔后汉书曰：侯霸，字君仲，为临淮太守。王莽败，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妇，弃其孩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也。尚书曰：汤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言俭解丹阳尹，百姓亦如此恋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范，师友之义，穆若金兰。蜀志曰：诸葛亮与杜徽书曰：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说苑曰：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实友也。王诚能与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又领本州岛大中正，顷之解职。四年，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余悉如故。本号，卫将军也。谦光愈远，大典未申。谓辞仪同三司也。周易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六年，又申前命，仪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辞选任，帝所重违，选任，尚书令也。谢承后汉书曰：杨赐让还侯爵，朝廷重违其志也。诏加中书监，犹参掌选事。长舆追专车之恨，公曾甘凤池之失。言昔者任非其人，或专车而独坐，或发志于见夺，今俭有德，故专车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荣绪晋书曰：和峤为黄门侍郎，迁中书令，旧监令共车入朝。及峤为令，荀勖为监，峤不礼勖，常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晋中兴书曰：荀勖，字公曾，从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云：夺我凤皇池，卿诸人贺我邪？

夫奔竞之涂，有自来矣。晋诸公赞曰：傅宣定九品未讫，刘畴代之，悉改宣法。于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竞。以难知之性，协易失之情，桓子新论曰：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必使无讼，事深弘诱。论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公提衡惟允，一纪于兹，汉书曰：衡，平也，所以平轻重也。言选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

。韩子曰：贵贱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孙绰王蒙诔曰：提衡左府，举直闲邪。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二年曰纪。拔奇取异，兴微继绝。王隐晋书，羊祜曰：吾不能取异于屠钓，拔奇于版筑，岂不愧知人之难哉！兴微，即兴灭也。论语，子曰：兴灭国，继绝世。望侧阶而容贤，候景风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家语，孔子谓鲁哀公曰：卫有士曰庆足者，国有大事，则必赴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王肃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贤于朝也。淮南子曰：景风至，施爵禄，赏有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恻，储铉伤情。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周易曰：鼎，金铉。郑玄尚书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识衔悲，行路掩泣。说苑，雍门周说孟尝君曰：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论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论之。岂直舂者不相，工女寝机而已哉！史记，赵良谓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刘绛圣贤本纪曰：子产治郑二十年，卒，国人哭于巷，妇人哭于机。故以痛深衣冠，悲缠教义，岂非功深砥砺，道迈舟航？尚书，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没世遗爱，古之益友。左氏传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班固汉书赞曰：刘向指明梓柱，以推废兴，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六十人，汉官仪曰：班剑者，以虎皮饰之。谥曰文宪，礼也。谥法曰：忠信接礼曰文，博文多能曰宪。

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约。玩好绝于耳目，布素表于造次。齐春秋曰：俭不好声色，未尝游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礼曰：凡式贡之余财，以供玩好之用。尚书曰：弗役耳目，则百度惟贞。论语，子曰：造次必于是。室无姬姜，门多长者。左氏传，君子曰：诗曰：虽有姬姜，无弃憔悴。汉书曰：陈平少时家贫，然门外多长者车辙。立言必雅，未尝显其所长；孝经援神契曰：矜庄严栗，出言必雅。孙资别传曰：朝臣会议，资奏是非，择善者推而成之，终不显己之德。持论从容，未尝言人所短。风俗通曰：太尉范滂辨于持论。谢承后汉书曰：夏勤从容议论。吴志曰：是仪时时有所进，未尝言人之短。弘长风流，许与气类；檀道鸾晋阳秋曰：谢安为桓温司马，不存小察，尽弘长之风。风流，已见上文。谢承后汉书曰：桓？邴营气类经纬士人。虽单门后进，必加善诱；三辅决录曰：王豹出自单门。论语曰：夫子善诱人。勛以丹青之价，弘以青冥之期。锺会集言，程盛曰：丹青之凤，青冥之龙。公铨品人伦，各尽其用，广雅曰：称之为铨。声类曰：铨，所以称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处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厚不处薄。穷涯而反，盈量知归。庄子，市南子曰：君涉于江南，而浮于四海，望之而不见其涯

。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礼，功成作乐，礼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思我民誉，缉熙帝图。左氏传曰：晋悼公即位，六官之长，皆民誉也。毛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帝图，已见上文。虽张曹争论于汉朝，荀挚至竞爽于晋世，东观汉记曰：张酺拜太尉。章帝诏射声校尉曹褒，案汉旧仪制汉礼。酺以为褒制礼，非祯祥之特达，有似异端之术，上疏曰：褒不被刑诛，无以绝毁实乱道之路。臧荣绪晋书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敕，述新礼。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增损条目，改正礼新昔异状，凡十五事。左氏传，晏子曰：二惠竞爽犹可。无以仰摸渊旨，取则后昆。尚书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每荒服请罪，远夷慕义，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积则神无忤往；事感则悦情斯来。无是己之心，事隔于容谄；罕爱憎之情，理绝于毁誉。造理常若可干，临事每不可夺；约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论曰：君子谨乎约己，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荐崔林曰：体高雅之弘量。谢承后汉书，郎顗章曰：陛下宽不容非。攻乎异端，归之正义。论语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公生自华宗，世务简隔，魏志，曹植上疏曰：华宗贵族，必应斯举。汉书曰：严安、徐乐上书言世务。至于军国远图，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庙，则理擅民宗。若乃明练庶务，鉴达治体，潘尼潘岳碣曰：君深达治体，垂化三宰。悬然天得，不谋成心。求之载籍，翰牋所未纪；讯之遗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环，主者百数，皆深文为吏，积习成奸，汉书曰：张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应劭风俗通曰：积习而成，不敢独否。蓄笔削之刑，怀轻重之意。汉书曰：今有司请定法，削即削，笔即笔。服虔曰：言随君意也。又曰：严延年为涿郡太守，掾赵绣按高氏，即为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观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动必研机。晋中兴书，谢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当虚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极深研几。当时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岂非希世之隼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贤传曰：谢子微高才远见，许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希世之伟人也。论语，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昉行无异操，才无异能，得奉名节，迄将一纪。魏志，董昭谓太祖曰：明公乐保名节，而无大责。一言之誉，东陵侔于西山；一眄之荣，郑璞踰于周宝。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曰：邀一言之誉者，计有余矣。庄子曰：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彼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马彪曰：东陵，陵名，今属济南也。法言曰：夷齐无仲尼，则西山饿夫。列子曰：吾师老商氏，三年之后，始得夫子一眄而已。战国策，应侯曰：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之未腊者为璞。

周人怀璞过郑，问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谢而不取。高诱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号之为璞。尚书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国曰：皆历代传宝。士感知己，怀此何极！曹植祭桥玄文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出入礼闱，朝夕旧馆，十州记曰：崇礼闱，即尚书上省门；崇礼东建礼门，即尚书下舍门。然尚书省二门名礼，故曰礼闱也。瞻栋宇而兴慕，抚身名而悼恩。孙卿子，孔子谓哀公曰：吾入庙仰视榱栋，俛见几筵，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长，述作不倦。仲长子昌言曰：子长、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穷言行，事该军国，岂直雕章縟采而已哉？说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统体必善，缀赏无地，王彪之赋曰：于是乎统体而咏之。虽楚赵群才，汉魏众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赵有荀卿，汉则司马、杨雄，魏则陈思、王粲。昉尝以笔札见知，思以薄技效德，陆机表诣吴王曰：臣本以笔札见知。淮南子曰：齐伐楚，市偷进，谓楚将子发曰：臣有薄技，愿而行之。是用缀缉遗文，永贻世范。袁宏三国名臣赞序曰：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录如左。

文选考异

注「颍阳人也」：陈云「颍」，「频」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知几其神乎」：案：「几」当作「机」，及下文「动必研机」，注同正文。袁本皆有校语，云善从木。此注各本皆作「几」，必并五臣于善而误也。考善「机」，五臣「几」，袁、茶陵二本于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檄蜀文已有校语可证。周易系辞上「研几」释文云「几如字，本或作机」。郑云「机当作几，几，微也」。依善所引下系，本或作「知机」、「见机」、「庶机」，但不尽见释文也。茶陵本此及下正文作「几」，无校语，以五臣乱善甚明，不独此注误其字矣。

注「垂芒谓发秀也精星也」：袁本无此九字，有「生于丰通于制度」七字，是也。茶陵本脱此节注，非。又案：二本此九字在五臣注，尤错入善注中，大误，当订正。

注「无不制在情衷」：案：正文「情」作「清」，与此不相应。各本尽同，无以订之。

匠者何：袁本、茶陵本下有「工」字，云善无。何校添「工」字。陈云下脱「工」字。案：此疑各本所见传写脱也。

注「颍川荀顛」：陈云「顛」当作「闾」，是也。各本皆误。今晋书诸葛恢传所载正作「闾」字。

注「以事母而敬同」：茶陵本「母」作「君」，是也。袁本亦误「母」。

注「二子盖往观焉」：袁本「盖」作「盍」，是也。茶陵本此节注并善于五臣，非。

注「言王公有孝友之性」下至「喻急也」：袁本无此三十八字。案：无者最是，乃五臣向注错入。茶陵本所并正有此，非。下各条皆同。

注「董安于之心缓」：何校「心」改「性」，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言王公」下至「盖自天性得中也」：袁本无此二十二字。案：无者最是，说见上。

注「挺拔也淳至谓淳孝之甚至也」：袁本无此十二字。案：无者最是，说见上。

注「祖父琼育之琼初为魏郡太守」：袁本无「育之琼」三字。

注「标立也」下至「则二子曾何足尚也」：袁本无此二十三字。案：无者最是，说见上。

以选尚公主：袁本、茶陵本「选」下有校语云善作「迁」。案：二本所见非。

注「删除颇重」：陈云「颇」，「烦」误，是也。各本皆误。

申以止足之戒：袁本、茶陵本「戒」下有校语云善本从「言」。案：此所见不同也。

注「太祖谓齐高祖也」：袁本下「祖」字作「帝」，是也。茶陵本脱此节注，非。

自营合分司：案：「营合」当作「策劭」，注引汉官仪「营合」，而云今以「策劭」为「营合」误也者，因正文作「策劭」，据应而决其误也。又云「营，役琼切；合，乌合切」者，为汉官仪作音，以明其不得作「策劭」也。袁本、茶陵本作「营合」，又「营」下有「役琼」，「合」下有「乌合」，乃五臣依善注改正文而移其音于下，合并六家，遂致两音复沓。茶陵本可覆审。袁删善存五臣，益非。又皆于善「策劭」、五臣「营合」之不同，失着校语，读者久不复察。唯陈云据此注正文中「营合」似当作「策劭」者，最是。但亦未知今本乃以五臣乱善耳。陈又云注中「策劭」当作「荣邵」。后汉书百官志及魏志贾诩传注皆可证，而晋书采应语亦作「营合」。又广韵「营」、「荣」二字下有「营合」无「荣邵」亦一证云云。其言「策劭」又为「荣邵」之伪，亦颇近之，附出于此，余所论误者不录。

注「建始四年」：陈云「始」，「安」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其讎操兵」：袁本「其讎」作「怨家曰」。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与此同，非。下各条放此。

注「今愿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袁本「死仇讎者」作「怨家」，是也。见上。

注「遂解剑而去」：袁本「解剑而」作「委」，是也。见上。

注「延寿乃自悔责闭合不出」：袁本「乃自悔责」作「大伤之又不出作思过」，是也。见上。

注「弃其孩子」：袁本「弃其孩」作「勿得举」，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与此同，非。

注「言俭解丹阳尹百姓亦如此恋之」：袁本无此十三字。案：无者是也。乃五臣翰注错入，茶陵本所并正有此，非。

注「与杜徽书曰」：何校「徽」改「微」，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今年始十八」：袁本、茶陵本「今年始」作「朝廷年」，是也。

注「或发志于见夺」：案：「志」当作「恚」。袁本亦误。茶陵本脱此注。

注「孙绰王蒙诔曰」：陈云「蒙」，「蒙」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燕丹太子曰」：案：「太」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齐春秋曰」：何校「齐」上添「吴均」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太尉范滂」：陈云「尉」下脱「掾」字，「太尉，黄琼也」，是也。各本皆脱。

注「檀道鸾晋阳秋曰」：陈云「晋」上脱「续」字，是也。袁本亦脱。茶陵本「秋」上衍「春」字。

注「谢安石上疏曰」：陈云「安」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所以极深研几」：袁本「几」作「机」，是也。茶陵本亦作「几」，与此同误。案：说详前「践得二之机」下。

郑璞踰于周宝：案：「璞」当作「朴」。各本皆误。注所引战国策亦必全为「朴」字。「物之质谓之曰朴」，「玉璞」亦然，故说文玉部并无「璞」字，而「鼠朴」得与之同名异实也。后人习见「璞」字，辄有所改。今本战国策「朴」、「璞」错出，此注全为「璞」字，皆非也。又「朴」误为「璞」，后卷圣主得贤臣颂有其证。

注「曹植祭桥玄文曰」：陈云祭桥玄文乃魏武事，在建安七年，子建时方十岁。案：盖本作「魏太祖」，不知者改作「曹植」耳。

注「十州记曰崇礼闾」：陈云「十州记」三字疑误，「闾」当作「门」。案：「十州记」非误也，见前。

注「吾入庙」：陈云「吾」，「君」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愿而行之」：陈云「而」，「为」误。案：所引道应训文，今本作「为君」二字。各本皆误。

为如干秩：何校「秩」改「帙」。案：此当作「秩」，各本皆误也。

文选卷第四十七

目录 [隐藏]

1 颂

1.1 圣主得贤臣颂

1.2 赵充国颂

1.3 出师颂

1.4 酒德颂

1.5 汉高祖功臣颂

2 赞

2.1 东方朔画赞

2.2 三国名臣序赞

颂

圣主得贤臣颂

善曰：汉书曰：王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诗、王襄因奏言褒有轶才。上乃征褒，既至，诏为圣主得贤臣颂。

圣主得贤臣颂

王子渊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应劭曰：不知纯绵之丽密也。瓚以为纯丝。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含音含。糗，干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战国策，张仪曰：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风赋曰：起于穷巷之间。列子曰：北宫子庇其蓬室，若广厦之荫。广雅曰：茨，覆也。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颇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旨。虽然，敢不略陈愚心，而抒情素！战国策，蔡泽说应侯曰：公孙鞅事孝公，竭知谋，示情素。

记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广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铸干将之璞，清水淬其锋，越砥敛其锷，应劭曰：传曰：得一宝剑，不如一瓠冶。瓠冶，即巧冶也。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瓠冶，愿请此二人为铁剑。吴越春秋曰：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耶。郭璞三苍解诂曰：焠，作刀鉴也。焠，子妹切。鉴，工练切。说文云：锷，剑刃也。晋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断蛟龙，陆剗犀革，胡非子曰：负长剑，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渊，断蛟龙。字林曰：剗，截也。汉书音义曰：剗，章亮切。忽若簪泛画涂。如淳曰：若以簪扫于泛洒之处也。簪音遂。涂，路也。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

，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离娄之明。赵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黄帝时人。郑玄礼记注曰：公输若，匠师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记曰：蒙恬筑长城，延袤万余里。王逸楚辞注曰：溷，乱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弊策而不进于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膝，驂乘且，应邵曰：马怒有余气，常啮膝而行也。张晏曰：啮膝、乘且，皆良马名也。驾则且至，故以为名。王良执靶，韩哀附舆，张晏曰：王良，邨无恤也。世本云：韩哀侯作御也。时已有御，此复言之，加其精巧也。音义或曰：靶音霸，谓辔也。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遗风，风之疾者也。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论语曰：当暑絺絺。孔安国曰：絺，葛也。裘狐貉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论语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一侯切喻受之，应劭曰：呕喻，和悦貌。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囿空之隆；韩诗外传曰：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无以鲁国骄士。吾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宽刑缓，囿囿空虚。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韩诗外传曰：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人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见也。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选而并至矣。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吕氏春秋曰：贤主劳于求贤，而逸于治事。

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苍解诂曰：悃，诚信也，苦本切。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鲁连子曰：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饭牛，离此患也。孟子，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甯戚饭牛，已见邹阳上书。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则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去卑辱奥溲而升本朝，离蔬释蹻而享膏粱，张晏曰：奥，幽也。溲，狎也。辱，污也。如淳曰：奥音郁。应劭曰：离此蔬食，释此木屨。瓚案：屨，以绳为屨也。国语，栾伯请公族大夫，膏粱之性难正也。贾逵曰

：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骄放其性难正也。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虎啸而谷风冽，龙兴而致云气，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管辂别传曰：龙者阳精，以潜于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云。虎者阴精，而居于阳，依木长啸，动于巽林，二数相感，故能运风。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通卦验曰：立秋蜻蛚鸣。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名，世谓之蜻蛚也。毛诗传曰：蜉蝣，渠略也。又虫鱼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飞，夏月阴时出地中。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干卦之辞也。龙以喻大人。言龙飞在天，喻圣人之德显，故天下万物而利见之。王肃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毛诗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郑玄曰：思，愿也。愿天多生贤人于邦。故世平主圣，俊义将自至，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书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则以穆穆在乃位。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钟，蓬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晋灼曰：??音迭递之递。二十四钟，各有节奏，声之不常，故曰递钟。瓚以为楚辞曰：奏伯牙之号钟。马融长笛赋曰：号钟高调。号钟，琴名也。谓伯牙以善鼓琴，不说能击钟也。且汉书多借假，或以??为号，不得便以迭递判其音也。善曰：孙卿子曰：羿、蜂门，善服射者也。吴越春秋，陈音曰：黄帝作弓，后有楚狐父以其道传羿，羿传蓬蒙。汉书曰：黄帝鼎成，龙迎黄帝。黄帝上骑，小臣持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龙髯号，故名其弓曰乌号。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春秋保干图曰：神明之应，疾于倍风吹鸿毛。其得意如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必臻。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殫倾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为君之道，冀太平而优游。今已太平，是责塞也；今已优游，是望得也。史记，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责塞。尚书大传曰：周公作乐，优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庄子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尚书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拙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乔松，眇然绝俗离世哉！庄子曰：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列仙传曰：王子乔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

文选考异

而杼情素：何云汉书「杼」作「抒」，注「抒犹泄也」。案「抒」是也。凡「木」「？」二旁多互混。

注「胡广曰」：袁本「胡」上有「善曰汉官解诂」六字，是也。茶陵本此节注多脱误。又案：篇中「善曰」二字多删削，说已详前。

铸干将之璞：何校「璞」改「朴」。茶陵本云五臣作「朴」。袁本云善作「璞」。案：汉书作「朴」，是也。各本所见「璞」字皆传写伪。

忽若簪泛画涂：袁本「画」下有校语云善作「尽」。案：袁所见误也。汉书作「画」。茶陵本无校语，与此皆未误。

注「世本曰韩哀侯作御也」：何云世本无「侯」字。宋衷云「韩哀，韩文侯也。」案：所校据汉书注引，是也。各本皆衍。

注「此复言之」：案：「之」当依汉书注引作「作」，即宋衷注也。各本皆误。

注「相选而并至矣」：袁本、茶陵本「选」作「沓」，是也。

注「已见邹阳上书」：袁本、茶陵本作吕氏春秋云云，皆复出之误。

注「膏粱之性」：茶陵本「膏」上有「晋悼公曰夫」五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声之不常」：何校「声」改「击」。案：所校据汉书注作「击」，是也。各本皆误。

注「小臣持龙髯拔堕」：袁本、茶陵本重「龙髯」二字，是也。

注「史记泄公曰」：陈云「泄公」当作「贯高」。案：所校未是也。此「泄」上有脱文耳。

赵充国颂

汉书曰：成帝时，西羌常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赵充国颂

杨子云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汉书曰：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别号。先零猖狂，侵汉西疆。汉书，宣纪曰：元凤元年，西羌反。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毛诗曰：进厥虎臣，阍如虓虎。汉书曰：昭帝时，擢充国为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汉书曰：遣后将军赵充国击西羌。毛诗曰：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惊。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汉书曰：充国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谷，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谓之弗克。应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贤言充国屯田之便，不如击之。论语讖曰：重耳反谄，伐德矜功。请奋其旅，于罕之羌。韦昭曰：罕，羌名也。苏林曰：在金城南。武贤言，但击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从之鲜阳。应劭曰：宣帝使充国共

讨罕、开于鲜水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汉书曰：充国封营平侯，屡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从武贤之策。料敌制胜，威谋靡亢。制胜，已见张景阳杂诗。遂克西戎，还师于京。汉书曰：充国奏言：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毛诗曰：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远方也。世本注曰：鬼方，于汉则先零戎是也。尚书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诗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又大雅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毛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书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文选考异

注「言充国屯田之便」：茶陵本「之」作「非」，是也。袁本亦误之。

出师颂

范曄后汉书曰：邓鹭，字昭伯，女弟为和熹皇后。安帝立，鹭为虎贲中郎将，封上蔡侯。凉部叛羌，摇荡西州，诏鹭将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鹭西屯汉阳，征西校尉任尚与羌战，大败之。遣中郎将迎拜鹭为大将军。既至，大会群臣，赐以束帛乘马。

出师颂

史孝山范曄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出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鹭则邓后之兄，元舅则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霄映，素灵夜叹。皇运来授，万宝增焕。汉书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应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义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经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蛇分为两。后人至蛇所，有一妪夜哭，人问妪，妪曰：吾子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也。历纪十二，天命中易。汉书曰：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顺，东夷遘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将，授以雄戟。子虚赋曰：建干将之雄戟。桓桓上将，寔天所启。桓桓，已见上文。左氏传，晋侯赐毕万魏，卜偃曰：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允文允武，明诗悦礼。毛诗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传，赵衰曰：郟穀说礼、乐而敦诗、书。宪章百揆，为世作楷。礼记曰：仲尼宪章文、武。尚书曰：纳于

百揆。礼记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尚书曰：武王伐殷，师渡孟津。毛诗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谅彼武王。素旄一麾，浑一区宇。鬻子曰：武王伐纣，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尚书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苍生更始，朔风变楚。苍生，犹黔首也。尚书曰：至于海隅苍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记，子贡问乐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何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舜乐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故身死国亡。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诗小雅文也。郑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城极边。鼓无停响，旗不蹙寒。泽沾遐荒，功铭鼎铉。礼记曰：夫鼎者有铭。铭者，论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动劳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铉。我出我师，于彼西疆。毛诗曰：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天子饗我，路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毛诗序曰：渭阳，康公念母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介珪既削，列壤酬勋。毛诗曰：锡尔介珪，以作尔宝。今我将军，启土上郡。尚书曰：建邦启土也。传子传孙，显显令问。毛诗曰：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又曰：令问令望。

文选考异

注「大败之」：案：「之」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又案：此下何、陈校皆依后汉书，多有所添，其实善未必备引，今仍其旧。

注「沛国史岑字孝山」：陈云「孝山」当作「子孝」，是也。各本皆误。

朔风变楚：茶陵本「楚」作「律」，云五臣作「楚」。袁本云善作「律」。案：二本所见「律」字传写误，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

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伯伦臧荣绪晋书曰：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志气旷放，以宇宙为狭。着酒德颂。为建威参军。卒以寿终。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老子曰：善行无辙迹。马融琴赋曰：游闲公子，中道失志，居无室庐，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说文曰：榼，酒器也，苦阖切。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左氏传曰：伯州黎谓郑皇颉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司马相如封禅书曰：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臣瓚曰：缙，赤白色。绅，大带。应劭风俗通曰：处士者，隐居放言。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北征赋曰：遂奋袂而北征。战国策，张仪说魏王曰：天下游士，莫不瞋目切齿

。陈说礼法，是非锋起。春秋感精符曰：祸乱锋起，君若熬旒。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刘熙孟子注曰：槽者，齐俗名之如酒槽也。奋髯踣踞，枕曲藉糟。汉书曰：朱博迁琅邪。齐部舒缓。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为俗耶？又曰：尉佗魑结箕踞。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庄子曰：知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曰：何思何虑则知道。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毛诗曰：君子陶陶。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广雅曰：扰扰，乱也。焉如，犹何如也。二豪侍侧，焉如螺赢之与螟蛉。二豪，公子、处士也。随己而化，类螺赢之变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赢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仲尼也。李轨曰：螟蛉，桑虫也。螺赢，蜂虫也。肖，类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学仲尼之化疾也。

文选考异

注「刘伶」：袁本、茶陵本「伶」作「灵」，是也。

注「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案：此有误也。下引「如淳曰：缙，赤白色」，不得此作「搢」，与之不相应。疑正文自为「缙」，故不取「搢插」为义。否则当有「搢」、「缙」异同之注而未全，各本皆同，无以订之。

注「刘熙孟子注曰槽者」：案：「槽」当作「糟」。各本皆误。此所引乃「糟食实者」之注，但取下文之「酒槽」，与此「糟」字不相涉。不知者并改为「槽」，误之甚矣。

汉高祖功臣颂

汉高祖功臣颂

陆士衡

相国鄼文终侯沛萧何，相国平阳懿侯沛曹参，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韩张良，丞相曲逆猷侯阳武陈平，楚王淮阴韩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赵景王大梁张耳，韩王韩信，燕王丰卢绾，长沙文王吴芮，荆王沛刘贾，太傅安国懿侯王陵，左丞相绛武侯沛周勃，相国舞阳侯沛樊哙，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阳酈商，太仆汝阴文侯沛夏侯婴，丞相颍阴懿侯睢阳灌婴，代丞相阳陵景侯魏傅宽，车骑将军信武肃侯靳歙，大行广野君高阳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齐刘敬，太中大夫楚陆贾，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孙通、魏无知，护军中尉随何，新成三老董公、辕生，将军纪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国君侯公，右三十一人，与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颂曰：

芒芒宇宙，上糝下黥。天以清为常，地以静为本，今上糝下黥，言乱常也。糝，不清澄之貌也，楚锦切。国语，观射父曰：民神异业，敬而不黥。贾逵

曰：黷，媿也。波振四海，尘飞五岳。波振、尘飞，以喻乱也。九服徘徊，三灵改卜。周书曰：乃辨九服之国。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铸演人君，通三灵之贶，交错同端。赫矣高祖，肇载天禄。尚书曰：天禄永终。沈迹中乡，飞名帝录。中乡，即中阳里也。汉书曰：高祖，中阳里人。尚书璇玑铃，孔子曰：五帝出，受录图。庆云应辉，皇阶授木。汉书，范增谓项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春秋孔演图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诸神扶助，使开阶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干图曰：黑帝治八百岁，运极而授木。苍帝七百二十岁而授火。言汉之历运，为周木德所授也。龙兴泗滨，虎啸丰谷。尚书序曰：汉室龙兴。汉书曰：高祖为泗上亭长。淮南子曰：虎啸而谷风至。汉书曰：高祖居沛、丰。彤云昼聚，素灵夜哭。汉书曰：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吕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灵夜哭，已见上文。金精仍颓，朱光以渥。汉书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畴，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畴，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万邦宅心，骏民效足。尚书曰：宅心知训。又曰：俊民用章。曹植与陈琳书曰：骥騄不常一步，应良御而效足。

堂堂萧公，王迹是因。萧何为丞相，故曰公。论语，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绸缪叟后，无竞维人。毛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外济六师，内抚三秦。汉书曰：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汉王数失军，何常与关中卒辄补缺。应劭曰：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难，迈德振民。汉书曰：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黥布反，上自将击之，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百姓。尚书曰：咎繇迈种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体国垂制，上穆下亲。周礼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班固萧何述曰：营都立宫，定制修文，然重威则上穆，刑约则下亲。名盖群后，是谓宗臣。班固汉书赞曰：萧何、曹参，位冠群后，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张晏曰：宗臣，国所宗也。

平阳乐道，在变则通。论语曰：贫而乐。周易曰：易穷则变，变则通。爰渊爰嘿，有此武功。庄子曰：君子渊默而雷声。毛诗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长驱河朔，电击壤东。汉书曰：秦将王离围巨鹿，参击王离军成阳南，大破之。又击三秦军壤东，破之。文颖曰：壤东，地名也。班固汉书述曰：长驱大举，电击雷震。协策淮阴，亚迹萧公。汉书曰：魏王豹反，参以假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邲，大破之。又从韩信击赵，大破之。又从韩信击龙且，大破之。又曰：谒者鄂秋曰：位次，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文成作师，通幽洞冥。汉书，张良终，谥曰文成侯。又曰：张良从容步游

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永言配命，因心则灵。毛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穷神观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记，太史公曰：虞卿断事揣情，为赵画策。鬼谷子曰：测深揣情。鬼无隐谋，物无遁形。武关是辟，鸿门是宁。汉书曰：汉王与良西入武关。良曰：臣闻秦将屠者贾豎，易动以利，今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听之。良曰：此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击秦军，大破之。又曰：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项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谋鬼谋，百性与能。随难荥阳，即谋下邑。随难荥阳，见下文。汉书曰：汉王兵还至下邑。汉王曰：吾欲捐关以东，谁可与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将；彭越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销印悉忌废，推齐劝立。汉书曰：项羽急围汉王荥阳，酈食其曰：诚复立六国后，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无强，六国复挠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汉王曰：趋销印。后韩信破齐，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良劝汉王因封之。班固汉书述张良曰：推齐销印，驱致越、信。运筹固陵，定策东袭。三王从风，五侯允集。汉书曰：汉王与齐王信、魏相国彭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汉王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则楚易败也。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黥布随刘贾皆会。项羽败，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从风。汉书曰：汉王用良计，诸侯皆至。史记曰：汉部五诸侯兵东伐楚。又，苏秦曰：梁从风而动。霸楚寔丧，皇汉凯入。周礼曰：师有功，则恺乐。怡颜高览，弥翼凤戢。托迹黄老，辞世却粒。史记，良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导引轻身。

曲逆宏达，好谋能深。西都赋曰：大雅宏达。论语，子曰：好谋而成。游精杳漠，神迹是寻。重玄匪奥，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邓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巅。伐谋先兆，挤响于音。言将伐其谋，先其未兆；欲隆其响，在于为音。然兆为谋始，响为音初也。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鹖冠子曰：音者，所以调声也，未闻音出而响过其声者也。奇谋六奋，嘉虑四回。汉书曰：陈平凡六出奇计，或颇秘之，世莫得闻。宋仲子法言注曰：张良为高祖画策六，陈平出奇策四，皆权谋，非正也。然机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说，未详。相承而误，或别有所凭也。规主于足，离项于怀。格人乃谢，楚翼寔摧。汉书曰：淮阴侯破齐王，使使来言汉王。汉王怒而骂，平蹶汉王，汉王寤，乃厚遇齐使。音义曰：蹶，谓平蹶汉王足也。汉书，陈平曰：项羽骨鲠之臣，亚父、

锤离沫、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捐数万金，行反间，间其君臣，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去，发病死。尚书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韩王窘执，胡马洞开。汉书曰：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陈平曰：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信闻天子以好游出，其势必郊迎谒，陛下因禽之，此特万世之事也。高祖以为然。信果郊迎，即执缚之。毛萇诗传曰：窘，困也。汉书曰：上至平城，为匈奴所围。高祖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出。迎文以谋，哭高以哀。汉书曰：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诛诸吕，立文帝。平本谋也。又曰：高帝崩，平驰至宫，哭殊悲。

灼灼淮阴，灵武冠世。策出无方，思入神契。孔安国尚书传曰：神妙无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与神合契。奋臂云兴，腾迹虎噬。凌险必夷，摧刚则脆。吕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乱则脆。肇谋汉滨，还定渭表。汉书，萧何谓高祖曰：必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汉王乃拜信大将军。信说汉王曰：今王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汉王喜，遂听信计，举兵出陈仓，定三秦。京索既扼，引师北讨。汉书曰：汉击楚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间。齐、赵、魏皆反，与楚和，以信为左丞相，击魏。济河夷魏，登山灭赵。汉书曰：信遂进击魏，魏盛兵蒲阪，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缶渡军，袭安邑，虏魏王豹。信请北举燕、赵，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登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赵帜，立汉帜。后赵空壁争汉鼓旗，奇兵驰入赵壁，皆拔赵帜，立汉赤帜。赵卒见之，大惊，遂乱走。禽赵王歇。威亮火烈，势踰风扫。孙子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则彼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遗，偃齐犹草。汉书曰：信进击代，禽夏说阏与。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预，邑名也。汉书曰：信发赵兵未发者击齐。信引兵东，遂渡河，袭齐历下军，至临菑。齐王走高密。又，梅福上书曰：高祖取楚如拾遗。论语曰：草上之风必偃。二州肃清，四邦咸举。据禹贡九州岛之属，魏、赵属冀州，齐、代属青州。四邦，魏、代、赵、齐也。乃眷北燕，遂表东海。汉书曰：信用广武君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又曰：信平齐，使人言于汉王，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请自立为假王。汉王乃遣张良立信为齐王。表东海，已见九锡文。克灭龙且，爰取其旅。汉书曰：齐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龙且救齐，与信夹潍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决雍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楚卒皆降之。刘项悬命，人谋是与。汉书，蒯通说信曰

：当今之时，两主县命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人谋，已见上文。念功惟德，辞通绝楚。汉书曰：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信曰：足下何不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齐？信辞曰：人信亲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信自以功大，汉不夺我齐，遂不听。尚书曰：惟帝念功。彭越观时，弢韬迹匿光。人具尔瞻，翼尔鹰扬。杜预左氏传注曰：韬，藏。弢与韬，古字通也。毛诗曰：赫赫师尹，人具尔瞻。又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威凌楚域，质委汉王。靖难河济，即宫旧梁。汉书曰：汉使人赐越将军印绶，使下济阴以击楚，大败楚军，拜越为魏相国。汉败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往来为汉王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项籍死，封越为梁王，都定陶。礼记，孔悝为鼎铭曰：即宫于宗周。烈烈黥布，眈眈其眇。汉书曰：黥布，姓英氏。项梁定会稽，布以兵属之。周易曰：虎视眈眈。名冠强楚，锋犹骇电。汉书曰：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者，以布数以少败众。睹几蝉蜕，悟主革面。汉书曰：汉王使随何说布，布间行与何归汉。淮南子曰：蝉饮不食，三十日而蜕。周易曰：小人革面以从君也。肇彼梟风，翻为我扇。汉书曰：上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天命方辑，王在东夏。东夏，即阳夏也。汉书曰：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矫矫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韩信、彭越、英布。汉书曰：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黥布随刘贾皆会，围羽垓下。毛诗曰：矫矫虎臣也。元凶既夷，宠禄来假。元凶，谓项羽。班固汉书张汤述曰：既成宠禄，亦罹咎愿。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传，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汉书张汤述曰：子孙遵业，全祚保国。谋之不臧，舍福取祸。毛诗曰：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左氏传，刘子曰：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张耳之贤，有声梁魏。汉书曰：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毛诗曰：文王有声。士也罔极，自诒伊愧。汉书曰：张耳、陈余相与为刎颈交。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王离围之。余自度兵少，不敢前。后耳得出巨鹿，责余，余怒，脱印绶与耳，耳佩其印绶。后余以兵袭耳，耳败走。毛诗曰：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曰：心之忧矣，自诒伊戚。诒音怡。俯思旧恩，仰察五纬。汉书，耳曰：汉王与我有故，而项王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先至必王。耳走汉。易干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肃。脱迹违难，披榛来泊。改策西秦，报辱北冀。汉书曰：汉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耳谒汉王。又曰：汉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陘，斩余泚水上，追杀赵王歇于襄国。泚音祗。悴叶更辉，枯条以肄。以木为喻也。汉书曰：汉立耳为赵王。毛萇诗传曰：斩而复生曰肄。

王信韩孽，宅土开疆。我图尔才，越迁晋阳。汉书曰：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汉立信为韩王。上以信壮武，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

晋阳。毛萇诗曰：我图尔居。卢绾自微，婉妾我皇。汉书曰：高祖与绾壮学书，又相爱也。班固汉书述哀纪曰：婉妾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尔辉章。汉书曰：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绾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贪祸，宁为乱亡。汉书曰：高祖崩，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诗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郑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乱亡也。

吴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势弱，世载忠贤。汉书曰：天下之初叛秦，吴芮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郾。上以鋗有功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高祖贤之，诏御史：长沙王忠，其着之甲令。音义曰：鋗，呼玄切。郾，持益切。

肃肃荆王，董我三军。汉书，刘贾将贰万人，骑数百，击楚。孔安国尚书传曰：董，督也。我图四方，殷荐其勋。汉书曰：汉王追项籍至固陵，贾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贾。庸亲作劳，旧楚是分。往践厥宇，大启淮坟。汉书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镇天下，诏立贾为荆王，王淮东。毛诗曰：铺敦淮坟。

安国违亲，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剑，永言固之。汉书曰：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寘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毛诗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实邦之基。毛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又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义形于色，愤发于辞。汉书曰：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公羊传曰：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主亡与亡，末命是期。主亡与亡，已见任昉为范云立太宰碑表。

绛侯质木，多略寡言。汉书曰：周勃为人木强敦厚。论语摘辅曰：子然公顺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叹。汉书曰：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安刘氏者，必勃也。云鹜灵丘，景逸上兰。平代禽豨，奄有燕韩。汉书曰：陈豨反，勃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定代郡九县。燕王卢绾反，勃破绾军上兰，定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宁乱以武，毙吕以权。汉书曰：高后崩，吕产秉权，欲危刘氏。勃与丞相平诛诸吕。左传，乐桓子谓范宣子曰：夫克乱在权。涤秽紫宫，征帝太原。汉书曰：勃已灭诸吕，遂共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勃曰：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滕公入宫，载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驾迎皇帝代邸。张衡羽猎赋曰：开闾阖兮坐紫宫。实惟太尉，刘宗以安。汉书曰：惠帝以勃为太尉。安刘氏，已见上文。挟功震主，自古所难。汉书，蒯通说韩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勋耀上代，身终下藩。汉书，上曰：丞相朕所重，其为朕

率列侯之国。乃免丞相就国，薨。

舞阳道迎，延帝幽藪。汉书曰：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使哱求高祖，迎立为沛公。范晔后汉书，顺帝诏曰：张揖窜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搃干鸿门，披闼帝宇。耸颜诘项，掩泪悟主。汉书曰：项羽在鸿门，亚父谋欲杀沛公。樊哱闻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阳，以待大王。大王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高祖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哱乃排闼直入，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高帝笑而起。尚书，帝曰：余欲宣力。礼记，子曰：搃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汉书赞曰：金日磾以笃敬悟主，忠信自着。

曲周之进，于其哲兄。俾率尔徒，从王于征。汉书曰：酈食其进其弟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略地。汉书，谷永谢王凤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振威龙蛻，搃武庸城。六师寔因，克荼禽黥。汉书曰：燕王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蛻，破荼军。音义，或曰：龙蛻，地名也。音夺。汉书曰：商又从击黥布，两陈以破布军。又曰：布军与上兵遇蕲西，上乃壁庸城。邓展曰：地名也。

猗欵汝阴，绰绰有裕。毛诗曰：猗与那与。又曰：此令兄弟，绰绰有裕。戎轩肇迹，荷策来附。汉书曰：上降沛为沛公，以婴为太仆，常奉车。马烦轡殆，不释拥树。皇储时义，平城有谋。汉书曰：婴从击项籍，汉王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取两儿弃之，婴常收载行，面拥树驰。晋灼曰：今京师谓抱小儿为拥树。汉书曰：平城之难，冒顿乃开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请徐行，弩皆持满外乡，卒以得脱。

颍阴锐敏，屡为军锋。奋戈东城，禽项定功。汉书曰：项籍败垓下去，婴追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斩籍。乘风藉响，高步长江。收吴引淮，光启于东。汉书曰：婴渡江定吴，还定淮北。吕氏春秋曰：顺风而呼，声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传，宋向戌曰：光启寡君，群臣安矣。

阳陵之勋，元帅是承。汉书曰：傅宽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属丞相参，残博。信武薄伐，扬节江陵。夷王殄国，俾乱作愆。汉书曰：靳歙别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阳。上林赋曰：扬节上浮。毛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愆。

恢恢广野，诞节令图。进谒嘉谋，退守名都。东窥白马，北距飞狐。即仓敖庾，据险三涂。汉书曰：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雒以距楚。酈食其曰：愿足下急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归矣。老子

曰：天网恢恢。班固汉书述曰：陈汤诞节，救在三哲。尚书曰：尔有嘉谋嘉猷。杜预左氏传注曰：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輶轩东践，汉风载祖。汉书曰：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上使酈食其说齐。齐王田广以为然，罢历下兵守备。身死于齐，非说之辜。汉书曰：韩信闻食其下齐，乃袭齐王。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食其卖己，乃烹食其。我皇寔念，言祚尔孤。汉书曰：高祖举功臣，思食其，封其子为高粱侯。

建信委辂，被褐献宝。汉书，娄敬脱辂见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事。虞将军欲与鲜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衣。虞将军入言于上，上召见。指明周汉，铨时论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镐。汉书，娄敬谓上曰：陛下取天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班固汉书娄敬述曰：敬繇役夫，还京定都。声类曰：铨，所以称物也。柔远镇迹，寔敬攸考。毛诗曰：柔远能迹，以定我王。尔雅曰：考，成也。

抑抑陆生，知言之贯。毛诗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汉书，武诏曰：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应劭曰：言变政复礼，合于先王旧贯。选，善也。往制劲越，来访皇汉。汉书曰：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谊佗印为南越王。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帝大悦。尔雅曰：访，谋也。附会平勃，夷凶翦乱。汉书曰：诸吕欲危刘氏，陈平患之。贾说平曰：天下安，注意于相；危，注意于将。将相和，天下虽有变，权不分。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平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太尉勃亦报如之，则吕氏谋益坏。及诛吕氏，贾颇有力焉。所谓伊人，邦家之彦。毛诗曰：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彦兮。班固汉书王遵赞曰：遵实赳赳，邦家之彦。

百王之极，旧章靡存。班固汉书赞曰：汉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伦斲而旧章缺。汉德虽朗，朝仪则昏。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晞三代，宪流后昆。汉书，叔孙通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臣愿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其仪就。皇帝辇出房，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高帝曰：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剧秦美新曰：帝典阙而不补。毛诗曰：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包咸论语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书曰：垂裕后昆。

无知叡敏，独昭奇迹。察侔萧相，颺同师锡。萧何进韩信，无知进陈平，故曰侔也。汉书曰：陈平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后上封平，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乃赏魏无知。尚书，师锡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随何辩达，因资于敌。纾汉披楚，唯生之绩。汉书，汉王曰：孰为我使淮南，使之发兵

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万全。随何曰：臣请使之。往说布，布归汉。毛诗曰：酆水东注，惟禹之绩。

幡幡董叟，谋我平阴。三军缟素，天下归心。汉书曰：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项王无道，放杀其主。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于是为义帝发表，兵皆缟素，击楚之杀义帝者。论语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图，天下归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汉旆南振。楚威自挠，大略渊回，元功响效。邈哉惟人，何识之妙。汉书曰：袁生说汉王曰：愿军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羽乃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书司马迁述曰：大略孔明。史记，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辅臣股肱。

纪信诳项，轺轩是乘。摄齐赴节，用死孰惩。身与烟消，名与风兴。汉书曰：项羽围汉王荥阳，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皆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遯。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论语曰：摄齐升堂。周苛慷慨，心若怀冰。应邵风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洁。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汉书曰：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楚破荥阳，欲令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王怒，烹苛。贞轨偕没，亮迹双升。谢承后汉书，黄向对策曰：雷陈义重，出则?升。帝畴尔庸，后嗣是膺。汉书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纪通尚符节。张晏曰：纪信子也。晋灼曰：纪信焚死，不见其后。功臣表曰：襄平侯纪通，父成，以将军从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则通非信子也。机之此言，与晏同误也。

天地虽顺，王心有违。毛诗曰：行道迟迟，中心有违。怀亲望楚，永言长悲。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是谓平国，宠命有辉。汉书曰：汉遣陆贾说羽，请太公，羽弗听。汉复使侯公说羽，羽归太公、媪。汉书项羽传曰：归汉王父母妻子。汉书音义曰：媪，母别名也，乌老切。楚汉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复见。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平国君。

震风过物，清浊效响。文子曰：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是以离叛者寡，听从者众，若风之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物也。大人于兴，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韶护错音，袞龙比象。汉书曰：舜作韶，汤作护。周礼，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龙衣也。左传曰

：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众哲，同济天网。毛诗曰：明明鲁侯。崔寔本论曰：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雄。剑宣其利，鉴献其朗。广雅曰：鉴，照也，鉴谓之镜。文武四充，汉祚克广，尚书曰：光被四表。孔安国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诗曰：克广德心。悠悠遐风，千载是仰。

文选考异

新成三老董公：何校「成」改「城」，是也。各本皆误。

骏民效足：案：「骏」当作「俊」。善引「俊民用章」为注，是其本作「俊」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乃云「群贤如骏马足」，是其本作「骏」。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又失着校语。考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云「凭轼皆俊民」，左太冲拟士衡云「长缨皆俊人」，可见陆自用「俊」字，与此同。彼二注善皆引尚书，亦与此同，决不得作「骏」甚明。或言「骏」字与「足」生义，不当云「俊」，更大不然。上偶句云「万邦宅心」，「万」字不与「心」生义。五臣之意，固缘「足」字改「俊」为「骏」，而殊非陆旨也。又尚书本作「峻」，善屡引为「俊」者，「峻」与「俊」同，已具奉答内兄希叔诗，无妨其引作「俊」也。凡善引书有如此者，不能以画一求之，为附举其例云。

注「何常与关中卒」：何校「与」改「兴」，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即欲捐之此三人」：陈云「捐之」下当重有「捐之」二字。各本皆脱。

注「重玄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嘉虑四回：袁本、茶陵本「虑」作「声」。案：此所见不同，无以考之。

规主于足：袁本、茶陵本「于」作「以」。案：此亦所见不同。

注「锺离沫」：何校「沫」改「昧」，陈同。案：据汉书及史记校也。各本皆伪。

注「以好游出」：陈云「游出」二字当乙。案：据汉书及史记校也。各本皆倒。

注「此特万世之事也」：「万世」当作「一力士」三字。各本皆伪。汉书、史记可证。

威亮火烈：茶陵本云五臣作「烈」。袁本云善作「列」。案：二本非也。此尤延之校改正之，说见前，可互证。

注「魏赵属冀州齐代属青州」：陈云代非青境，亦当云「属冀」乃合。又张耳赞曰「报辱北冀」，即指平赵、代事，尤易晓也。案：陈所说是也。「代」字当在「魏」字下。各本皆误。下文「四邦，魏、代、赵、齐也」，可证。「代」在「齐」字下者，后来所改也。

注「矫矫虎臣也」：袁本、茶陵本「虎」作「武」，是也。案：凡善讳屡经回改如此。

注「毛萇诗曰我图尔居」：何校去「萇」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衍。

注「高祖子弟弱」：案：「弟」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论语摘辅曰」：茶陵本「辅」下有「象」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勃曰臣无功」：陈云案周勃传「臣无功」二句乃东平侯兴居语，勃无此言；自「与太仆滕公」以下，皆叙兴居事，与勃无涉云云。今案：「勃曰」，「勃」字疑「又」字之误耳。

掩泪悟主：袁本、茶陵本「悟」作「寤」。案：此所见不同，「寤」字是也。

后封禅文「觉悟黎蒸」，史、汉皆作「寤」。其各本作「悟」者，后人改。

注「取两儿弃之」：茶陵本「取」作「躡」，是也。袁本作「蹶」，亦非。

东窥白马：袁本、茶陵本「窥」作「规」。案：此所见不同，似「规」字是也。

注「汉书武诏曰」：袁本、茶陵本「书」作「孝」，是也。

袁生秀朗：案：「袁」当作「辕」，注同。前序中作「辕」，注引汉书，必与今汉书作「辕」者合。盖善自作「辕」，史记作「袁」，故五臣改「辕」为「袁」，而各本所见乱之。其序则五臣所无，尚存善旧也。

摄齐赴节：茶陵本「齐」作「斋」，云五臣作「??」。袁本校语云善作「斋」，其善注中字亦然。案：此尤延之校改也。但「斋」疑是「??」之伪，或善与五臣本无异耳。

周苛慷慨：案：「慨」当作「忼」。袁本云善作「忼」。茶陵本云五臣作「慨」。此以五臣乱善也。

注「出则?升」：袁本、茶陵本「?」作「双」。案：正文作「双」。二本是也。

赞

东方朔画赞

并序

东方朔画赞

夏侯孝若臧荣绪晋书曰：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璧，为散骑常侍。此赞为当时所重。

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汉书曰：朔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汉书地理志无厌次县，而功臣表有厌次侯爰类，疑地理误也。魏建安中，范晔后汉书曰：献帝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误也。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汉书，平原郡有乐陵县也。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

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家语，孔子曰：老聃博古而达今。王肃曰：博

达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又曰：变通者，趋时者也。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王逸楚辞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颀颀以傲世。论语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邹衍以颀颀而取世资。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家语，南宫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训后嗣。班固汉书赞曰：朔正谏似直。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班固汉书赞曰：朔诙谐逢占，其事浮浅。字书曰：诙，喞也，口回切。孔安国尚书传曰：谐，和也。史记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班固汉书赞曰：朔秽德似隐。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礼记，孔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郑玄曰：张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汉书东方朔述曰：弛张沈浮。周易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常，非离群也。若乃远心旷度，瞻智宏材。杨子云解嘲曰：虽其人之瞻智。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史记曰：鲁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左氏传，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触类而长之。论语，太宰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合变以明筴，幽赞以知来。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氏传曰：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汉书曰：阴阳家流者，盖出于羲和之官。图，河图也。纬，五纬也。谢承后汉书曰：尤明图纬。百家众流，已见任昉策秀才文。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庄子曰：支离疏鼓策播糶，足以食十人。糶音所。汉书曰：上尝使诸数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连中，辄赐帛。逆，逆刺也。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汉书曰：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而用度箴石汤火之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周礼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孔安国尚书序曰：研精覃思。易曰：不习无不利。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闇于心。孔融荐祢衡表曰：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暂闻，不忘于心。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凌轹卿相，嘲哂豪桀，笼罩靡前，跼躅贵势，汉书曰：张楚并兴，兵相跼躅。苏林曰：跼音台。邓展曰：躅也。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侏列如草芥。十洲记曰：朔弄万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之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汉书，项羽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庄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乎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也，游方之内者也。司

马彪曰：方，常也，言彼游心于常教之外也。

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庄子曰：吹响呼吸，吐故纳新，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蝉蜕蛇游，忽然入冥。史记，赵高曰：圣人龙变而从之。列仙传曰：东方朔，武帝时为郎，宣帝时弃去，后见会稽。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无为，与造化逍遥。高诱曰：造化，天地也。应劭风俗通曰：东方朔是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齐为鸱夷子。言其变化无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

大人来守此国，此国，谓乐陵也。其父为乐陵郡守，史传不载，难得而知也。仆自京都言归定省，京都，洛阳也。毛诗曰：言告言归。礼记曰：凡为人子之礼，昏定而晨省。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楚辞曰：冯翼遗像，何以讥之。逍遥城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辞曰：

矫矫先生，肥遯居贞。矫矫，轻举之貌也。毛诗曰：矫矫武臣。周易曰：肥遯无不利。又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退不终否，进亦避荣。周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临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辞，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可以浊我足。涅而无滓，既浊能清。论语，子曰：涅而不缁。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淮南子曰：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无滓伊何，高明克柔。尚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视污若浮。班固东方朔述曰：怀肉污殿，弛张浮沈。乐在必行，处沦罔忧。周易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庄子曰：孔子见老聃，而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于是乎见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余口张而不能嚼，予有何规于老聃哉？染迹朝隐，和而不同。史记，东方朔曰：如朔所谓避俗于朝廷间也。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毛诗曰：或栖迟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不可得而治也。尚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我来自东，言适兹邑。兹邑，谓乐陵也。毛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尔雅曰：适，往也。敬问墟坟，企伫原隰，王仲宣赠蔡子笃诗曰：允企伊伫。墟墓徒存，精灵永戢。民思其轨，祠宇斯立。徘徊寺寝，遗像在图。周旋祠宇，庭序荒芜。尔雅曰：东西墙谓之序。榱栋倾落，草莱弗除。吕氏春秋曰：农夫弗除。肃肃先生，岂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见上文。昔在有德，罔不遗灵。天秩有礼，神监孔明。尚书，咎繇曰：天秩有礼，自我五体五庸哉！毛诗曰：祀事孔明。仿佛风尘，用垂颂声。

文选考异

注「臧荣绪晋书曰」下至「此赞为当时所重」：袁本此五十字在「五臣铣曰」下。其「善曰」下作「臧荣绪晋书曰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才章富盛早有名誉为散骑常侍卒」二十九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误与此同。

注「耳暂闻」：袁本、茶陵本「耳」下有「所」，是也。

注「弛张浮沈」：袁本、茶陵本「浮沈」作「沈浮」，是也。

处沦罔忧：茶陵本「沦」作「俭」，云五臣作「沦」。袁本云善作「伦」。何校云鲁公书作「俭」。案：善注无明文，袁、茶陵所见及此俱不同，无以考之。颜鲁公所书，未必全与善合，难据以相订也。唯五臣铣注云「在沈沦时」云云，其本必作「沦」无疑，尤盖以五臣乱善。

注「自我五体五庸哉」：袁本下「五」作「有」。茶陵本作「五」，与此同。案：释文云「有庸」，马本作「五庸」。袁依东晋古文误「有」，所改附正之。

。

三国名臣序赞

三国名臣序赞

袁彦伯檀道鸾晋阳春秋曰：袁宏，字彦伯，陈郡人。为大司马府记室参军，稍迁至吏部郎，出为东阳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汉书，成帝诏曰：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义，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然则三五迭隆，历世承基，史记，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西京赋曰：若历世而长存。又曰：继体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孔丛子，曾子谓子思曰：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乃时也。尚书，武王曰：称尔戈，比尔干。宋均乐动声仪注曰：武象，象伐时用干戈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邓析子曰：圣人逍遥一世间，宰匠万物之形。汉书，邹阳上书曰：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音义曰：陶家名模下圆转为钧。毛诗曰：维清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尚书，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离不同，迹有优劣。王命论曰：遭遇异时，禅伐不同。孝经钩命决曰：俱在隆平，优劣殊迹。至于体分冥固，道契不坠；言至于君臣之体分，既固于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坠。风美所扇，训革千载，其揆一也。苍颉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吕用而汤武宁，舜举八元八恺，用之于尧时也。成汤得伊尹，武王得吕望，而社稷安也。三贤进而小白兴，五臣显而重耳霸。三贤，管仲、鲍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凌犀，斯道替矣。

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圆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吕氏春秋曰：天道圆，地道方，圣人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国乃昌。高诱曰：上，君也。下，臣也。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故蘧骞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论语，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又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之。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论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史记曰：鲁连子下聊城，田单归而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相体，若合符契。则燕昭乐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谓太祖曰：明公乐保名节。论语比考讖曰：君子上达，与天合符。剧秦美新曰：地合灵契。史记曰：乐毅贤，好兵，为魏昭王使于燕。燕昭王以客礼待之，乐毅遂委质为臣，燕王以为亚卿。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战国策，楚客谓春申君曰：昔者骐骥驾盐车，上吴阪，迁延负轭而不能进；见伯乐，仰而鸣之，知伯乐知己也。时值龙颜，则当年控三杰。汉书曰：高祖隆准而龙颜。应劭曰：颜，额颡也。汉书，上曰：夫运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也。汉之得材，于斯为贵。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群下得尽其忠；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业。静乱庇人，抑亦其次。左氏传，宰孔谓晋侯曰：君务静乱，无懃于行。又，刘子谓赵孟曰：盍远续禹功，而大庇民。论语，子曰：抑亦可以为次也。

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毛诗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语。是以古之居子，不患弘道难；遭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论语，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庄子谓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谓非遭时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化所以千载不一也。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齐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汉书，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事势，可为流涕者二。夫万岁一期，有生之通涂；桓子新论曰：夫圣人乃千载一出。然此文云万岁一期，盖甚言之，以避下文也。庄子曰：万世之后，而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东观汉记，太史官曰：耿况、彭宠俱遭际会，顺时承风，列为蕃辅，忠孝之策，千载一遇也。博奕论曰：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会也。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

文若怀独见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左氏传，子产曰：吾以救世。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尚书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故委面霸朝，豫议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久之而后显；筹划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

董卓之乱，神器迁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公达慨然，志在致命。论语，子张曰：士见危致命。由斯而谈，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谓。所以存亡殊致，始终不同，将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殒身，既明仁义之道，且寄迹于名教之地也。夫仁义不可不明，则时宗举其致；庄子曰：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达识摄其契。鹤鹑赋曰：生生之理足矣。相与弘道，岂不远哉！弘道，已见上文。

崔生高朗，折而不挠，管子曰：夫玉温润以泽，仁也；折而不挠，勇也。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锺会与吴主书曰：执笏之心，载在名策。左传，甯武子曰：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礼记曰：君之南乡，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进玺，君臣易位，汉书曰：群臣谨奉天子玺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则崔子所不与，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孙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能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仁义，已见上文。汉书，公孙瓒曰：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岂非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蜀志曰：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叔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琴赋曰：体制风流，莫不相袭。治国以体，民无怨声，论语曰：为国以礼。孝经援神契曰：得万国之欢心，人说喜，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蜀志曰：廖立为长水校尉，诽谤先帝，于是废立为庶人，徙汶山郡。闻诸葛亮卒，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左传，声子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左氏传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蜀志曰：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又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尚书曰：成王将崩，作顾命。班固汉书述曰：博陆堂堂，受遗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王。公瑾卓尔，逸志不群。总角料主，则素契于伯符；吴志曰：孙策字伯符。江表传，策令

曰：周公瑾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诗曰：总角卯兮。晚节曜奇，则参分于赤壁。吴志曰：曹公入荆州，权遂遣周瑜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披退。惜其龄促，志未可量。吴志曰：瑜还江陵，于道疾卒，时年三十六。

子布佐策，致延誉之美，国语曰：使张老延君誉于四方。辍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吴志曰：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耶？乃扶权上马，使出巡军士。左氏传，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岂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记，赵良谓商君曰：千人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东观汉记，戴冯谢上曰：臣无蹇愕之节，而有狂瞽之言。字书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门不用，登坛受讥。吴志曰：权以公孙渊称蕃，遣张弥至辽东，拜渊为燕王，昭谏，权不听。昭忿言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江表传曰：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然而登坛即位之时也。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论语，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臧。况沈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汉书，高祖功臣颂曰：沈迹中乡。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汉书曰：杨雄以为遇不遇，命也。

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家语，孔子曰：诸侯之有冠礼，有自来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述德显功，子夏毛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虽大旨同归，所托或乖，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故复撰序所怀，以为之赞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达，庞统字士元，张昭字子布，袁涣字曜卿，蒋琬字公琰，鲁肃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黄权字公衡，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陆逊字伯言，陈群字长文，顾雍字符叹，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经字承宗，陈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运缠大过。火德，谓汉也。班固汉书高纪赞曰：旗帜尚赤，协于火德。周易曰：大过，大者过也。洪飙扇海，二溟扬波。扬波，喻乱也。虬虎虽惊，风云未和。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潜鱼择渊，高鸟候柯。周书曰：美为士者，飞鸟归之蔽于天，鱼鳖归之沸于渊。左氏传曰：仲尼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赫赫三雄，并回干轴。潘岳为贾谧赠陆机诗曰：三雄鼎足。竞收杞梓，争采松竹。国语，声子谓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实遗之。韦昭曰：杞，良才也。孙子曰：真人在冬，则松竹也。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

兰，岭无亭菊。香草、善鸟，皆喻贤也。

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应变知微，探赜赏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日月在躬，隐之弥曜。庄子曰：孔子围于陈、蔡之间，太公往吊之，曰：子甚者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钻之愈妙。孙卿子曰：君子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论语，颜渊曰：钻之弥坚。沧海横流，玉石同碎。孟子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尚书曰：火炎昆岗，玉石俱焚。达人兼善，废己存爱。孟子曰：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谋解时纷，功济宇内。老子曰：解其纷。始救生人，终明风概。魏志曰：太祖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军至濡须，彧病，留寿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公达潜朗，思同蓍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国若葬，吾以疾为蓍蔡也。运用无方，动摄群会。爰初发迹，遭此颠沛。神情玄定，处之弥泰。魏志曰：荀攸与议郎何颯等谋杀卓，垂就而觉，收颯、攸系狱，颯忧惧自杀，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班固汉书述曰：子明光光，发迹西疆。蔡邕杨复碑曰：景命不延，遭此颠沛。愔愔幕里，筭无不经。魏志，荀攸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传，右尹革曰：祈昭之愔愔。麴麴通韵，迹不暂停。虽怀尺璧，顾晒连城。史记，赵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国初建，攸为尚书令，从征孙权，薨。太祖每称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庄子曰：可以全生。

郎中温雅，器识纯素。魏志曰：魏国初建，涣为郎中令。庄子曰：圣人贵纯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谓其无所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贞而不谅，通而能固。论语，子曰：君子贞而不谅。恂恂德心，汪汪轨度。论语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毛诗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范晔后汉书，郭林宗曰：黄叔度汪汪若万顷之陂。志成弱冠，道敷岁暮。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韩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岁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论语，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虽遇履虎，神气恬然。魏志曰：吕布击袁术于阜陵，涣往从之，遂复为布所拘留。布初与刘备和亲，后离隙。布欲使涣作书骂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

人耶，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佗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一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气不变。行不修饰，名迹无愆。班固汉书赞曰：隽不疑遂立名迹，终始可述。操不激切，素风愈鲜。

邈哉崔生，体正心直。天骨疏朗，墙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鉴出于自然，英风发于天骨。论语，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忠存轨迹，义形风色。义形于色，已见上文。思树芳兰，剪除荆棘。芳兰，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人恶其上，时不容哲。左氏传曰：伯宗之妻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琅琅先生，雅杖名节。虽遇尘雾，犹振霜雪。孔融荐祢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运极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琰为中尉，太祖为魏王，杨训发表褒述盛德。琰取训表草视之，与训书。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无挠。太祖遂赐琰死。周易曰：小心道长，君子道消。

景山恢诞，韵与道合。桓子新论曰：老子其心玄远，而与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纳。周易曰：形乃谓之器。王辅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挚谓叔龙曰：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和而不同，通而不杂。和而不同，已见上文。庄子曰：纯粹而不杂。遇醉忘辞，在醒贻答。魏志曰：太祖时科禁断酒，而徐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践祚，历颍川典农中郎将。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后为光禄大夫，薨。

长文通雅，义格终始。思戴元首，拟伊同耻。尚书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民未知德，惧若在己，嘉谋肆庭，谗言盈耳。魏书曰：群前后数陈得失。群为司空，录尚书事，薨。尚书曰：尔有嘉谋。汉书，成帝曰：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谗言。论语，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虽丽，光不踰把。德积虽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王。

渊哉泰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直，迹洵必伪。处死匪难，理存则易。魏志曰：曹爽见诛，征夏侯玄为大鸿胪，数年徙太常。中书令李丰谋欲以玄辅政，诛大将军以玄代之。大将军微闻，事下廷尉。玄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班固汉书杨雄述曰：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史记，太史公曰：非死者难，处死者难。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容身靡寄。范晔后汉书，李熊说公孙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荀悦汉纪论曰

：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无所容，岂不哀哉！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礼兼到。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孝。汉魏春秋曰：魏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素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世语曰：王沈、王从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杀之。魏志曰：清河王经，甘露中为尚书，坐高贵乡公事诛。裴松之曰：经字彦纬，今云承宗，盖有二字也。班固汉书述曰：乐昌笃实，不挠不诎。论语，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伯刚简，大存名体。志在高构，增堂及陛。汉书，贾谊上书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凌，理势然也。端委虎门，正言弥启。临危致命，尽其心礼。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弑。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为侍中，转左仆射，薨。左氏传曰：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见危致命，已见上文。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见上文。器同生民，独禀先觉。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孙绰子曰：圣贤极其标榜，有大力矣。管、乐，已见序也。初九龙盘，雅志弥确。周易曰：初九，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龙，谓之蟠龙。百六道丧，干戈迭用。汉书，阳九厄曰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者也。苟非命世，孰扫雰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广雅曰：命，名也。尔雅曰：天气下，地气不应曰雰。孔安国尚书传曰：雰，阴气也，武功切。今协韵，音梦。宗子思宁，薄言解控。蜀志曰：刘备，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后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谓彼有急而控告于己，己能解之也。左氏传，王子伯骕曰：无所控告。杜预曰：控，引也。释褐中林，郁为时栋。亮为丞相，故曰时栋。袁崧后汉书，郭林宗与陈留盛仲明书曰：足下诸人，为时栋梁。

士元弘长，雅性内融。谢承后汉书曰：严遵雅性高厉。崇善爱物，观始知终。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六韬曰：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周易曰：终以知始，始以知终。丧乱备矣，胜涂未隆。先生标之，振起清风。胡广书曰：建洪德，流清风。绸缪哲后，无妄惟时。毛诗曰：绸缪束薪。毛萇曰：绸缪，犹缠绵也。周易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夙夜匪懈，义在缉熙。毛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缉熙，已见上文。三略既陈，霸业已基。蜀

志曰：刘璋既还成都，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统说曰：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素无备豫，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去，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为军中郎将，卒。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岂曰摸拟，实在雅性。亦既羁勒，负荷时命。推贤恭己，久而可敬。蜀志曰：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卒。司马迁书曰：推贤进士为务。论语，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公衡仲达，秉心渊塞。毛诗曰：秉心塞渊。媚兹一人，临难不惑。毛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畴昔不造，假翻邻国。蜀志，先主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战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先主自在江南。吴将陆议乘虚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拜镇南将军。进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耶？权对曰：臣过受刘氏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获免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问至魏，群臣咸贺，权独否。后为车骑将军，卒。六合纷纭，民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眄。鸟择木，已见上文。

公瑾英达，朗心独见。披草求君，定交一面。崔寔本论曰：且观世人之相论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恃战忘敌。衡、霍，二山，在吴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淮南子曰：夫道，统宇宙而章三光。高诱曰：三光，日月星也。

子布擅名，遭世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吴志曰：张昭，彭城人也。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杨土，昭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良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汉书述曰：携手遯秦，抚翼俱起。毛诗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左氏传，郑成公，子驷曰：请息肩于晋。王略威夷，吴魏同宝。应玚释宾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献宏谟，匡此霸道。史记，商鞅曰：吾说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王之薨，大业未纯。把臂托孤，惟贤与亲。吴志曰：孙策临亡，弟权托昭。昭率群寮立而辅之。东观汉记，张堪把朱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辍哭止哀，临难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吴志，张昭谓权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才为世出，世亦须才。苏武答李陵书曰：每念足下，才为

世出，器为时出。得而能任，贵在无猜。

昂昂子敬，拔迹草莱。荷檐吐奇，乃构云台。吴志曰：初肃见权，说权曰：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陆机谢平原表曰：振影拔迹。庄子曰：农夫无草莱之事。淮南子曰：云台之高。高诱曰：高际于云，故曰云台。

子瑜都长，体性纯懿。谏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长，谓体貌都闲而雅性长厚也。谢承后汉书曰：朱皓德行纯懿。礼记曰：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曰：无犯颜色谏也。论语曰：事父母几谏。将命公庭，退忘私位。吴志曰：建安二十年，权遣使蜀通好刘备，与弟亮但公会相见，无私面。论语曰：将命者出。毛诗曰：公庭万舞。岂无鹖鹑，固慎名器。毛诗曰：鹖鹑在原，兄弟急难。左氏传，仲尼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伯言蹇蹇，以道佐世。蹇蹇，已见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献替。国语，史黯谓赵简子曰：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不，献能而进贤。谋宁社稷，解纷挫锐。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正以招疑，忠而获戾。吴志曰：逊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太傅吴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

元叹穆远，神和形检。如彼白圭，质无尘玷。毛诗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东观汉记，杜诗荐伏湛曰：自行束修，讫无毁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渐。吴志曰：雍访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上；不用，终不宣渫。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洁，浊不加染。言得清浊之宜也。清浊，已见上文。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吴志曰：翻性不协俗，多见毁谤。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吴志曰：翻数犯颜谏诤，权不能悦。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俗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汉书赞曰：大雅卓尔不群。韩子曰：龙之为虫也，扰柔可狎而骑，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寸之处，若婴之，则杀人。人主有逆鳞，说者婴之，则不几矣。论语，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叹过孙阳，放同贾屈。楚辞曰：骥踣蹶于弊鞿兮，遇孙阳而得代。王逸曰：孙阳，伯乐姓名也。孔丛子，子高对魏王曰：弩骥同辕，伯乐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为之叹息。汉书曰：天子以贾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之属害之，乃毁谊，天子亦疏之，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谊追伤之，因以自谕。

洗洗众贤，千载一遇。毛萇诗传曰：洗洗，众多也，使陈切。千载一遇

，已见上文。整轡高衢，骧首天路。鸞鵠赋曰：蓐收整轡。登楼赋曰：假高衢而骋力。邹阳上书曰：蛟龙骧首奋翼。枚乘乐府诗曰：天路隔无期。仰挹玄流，俯弘时务。毛萇诗传曰：挹，??也。名节殊涂，雅致同趣。周易曰：殊涂同归，嵇康赠秀才诗曰：仰慕同趣。日月丽天，瞻之不坠。周易曰：日月丽乎天。礼记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吕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仁义在躬，用之不匮。论语比考讖曰：仁义在身，行之可强。毛诗曰：孝子不匮。毛萇曰：匮，竭也。尚想重晖，载挹载味。羊秀卫公诔曰：仰晞遐风，重晖冠世。后生击节，懦夫增气。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抚掌击节。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选考异

注「檀道鸾晋阳春秋曰」：何校「晋」上添「续」字，陈同。袁本无「春」字，是也。茶陵本并五臣，衍。

注「禅伐不同」：袁本「伐」作「代」，是也。茶陵本作「伐」，与此同误。

注「舜举八元八恺用之于尧时也成汤得伊尹武王得吕望而社稷安也」：袁本此二十七字在五臣注下，其「善曰」下作「二八谓八元八凯也伊伊尹也吕吕望也」十六字。案：袁本最是。茶陵本并善于五臣，误与此同。

注「三黜之」：陈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盍远续禹功」：案：「续」当作「绩」。各本皆误。又案：「禹」字不当有，见前，疑不知者添之也。

遭时匪难：袁本、茶陵本「匪」作「不」。案：此所见不同也。

注「折而不桡」：袁本、茶陵本「桡」作「挠」。又后赞注中「不桡不屈」同。案：据此疑善「桡」，二本非也。今正文「挠」字，或五臣「挠」而乱之。「桡」虽通作「挠」，凡善、五臣即同字而有别。但「？」「木」多相混耳。

注「尚书曰成王将崩」：陈云「书」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汉书高祖功臣颂曰」：案：「书」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魏志九人：袁本、茶陵本「魏志」提行另起，是也。

袁焕字曜卿：茶陵本「焕」作「涣」。袁本作「焕」，与此同。又袁后赞注中首一字作「涣」，余皆作「焕」。案：今魏志作「涣」，茶陵「涣」、「焕」错出，此本尽作「涣」，似当以「涣」为是。

注「杞良才也」：案：「杞」下当有「梓」字。各本皆脱。

注「太公往吊之曰」：案：「往」当作「任」。各本皆误。此所引山木篇文。

注「子甚者」：茶陵本「甚」作「其意」二字，是也。袁本亦误。

注「洪水横流」：袁本、茶陵本「洪」作「鸿」，是也。案：此尤用今孟子改

耳。

注「吾以疾为蓍蔡也」：袁本「蔡」作「龟」，是也。茶陵本亦作「蔡」。案：此盖因正文而改。

注「右尹革曰」：陈云「尹」下脱「子」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如一旦一去此」：袁本、茶陵本「去」上无「一」字，是也。案：魏志无。

注「竟坐免刑」：袁本、茶陵本「免」作「得」。案：今魏志「得」、「免」两有，盖因尤添「免」字而误去「得」字也。

敬授既同：何校「授」改「爱」，云从晋书。案：袁本云善作「授」。茶陵本云五臣作「爱」。盖各本所见皆非，善亦作「爱」。

注「散骑常侍王素」：何校「素」改「业」，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为军中郎将卒」：何校「军」下脱「师」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公衡仲达：袁本云善作「仲」。茶陵本云五臣作「冲」。案：各本所见皆非也。「仲」字不可通，必传写误。善亦作「冲」也。

注「命昭为良史」：何校「良」改「长」，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弟权托昭」：袁本、茶陵本「弟」上有「以」字，是也。

立上以恒：何校「上」改「行」，云从晋书改，注固引易也。案：袁本云善作「上」，茶陵本云五臣作「行」，盖各本所见皆非，善亦作「行」。

注「仰募同趣」：茶陵本「募」作「慕」，是也。袁本亦误。

文选卷第四十八

目录 [隐藏]

1 符命

1.1 封禅文

1.2 剧秦美新

1.3 典引一首

符命

封禅文

封禅文

司马长卿史记曰：长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书，及至，长卿已卒。其妻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张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尔雅注曰：伊，发语辞也。历选列辟，以迄于秦。文颖曰：选，数也。辟，君也。率迺者踵武，迺听者风声。汉书音义曰：率，循也。迺，近也。踵，蹈也。武，迹

也。逖，远也。近者蹈其迹，远者听其风声。纷纶威蕤，湮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张揖曰：纷纶，乱貌。善曰：湮，没也。胜，尽也。继韶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颖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继，封禅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禅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应劭曰：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服虔曰：无有始善而后不昌者，又无逆失而能存之者。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风可观也。汉书音义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经籍所载，善恶可知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书益稷之文也。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尧，汉书音义曰：唐尧之世，播殖百谷。公刘发迹于西戎，汉书音义曰：公刘，后稷曾孙。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颖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开王业，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于是成也。如淳曰：越，于也。而后陵迟衰微，千载亡声，郑氏曰：无声，无有恶声也。岂不善始善终哉！汉书音义曰：美周家终始相副若一也。庄子曰：善始善终，人犹效之。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言周之先王，创制垂业，既慎其规模，又谨其遗教也。故轨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轨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并盈鼓切。湛恩厖鸿，易丰也；湛，深也。厖、鸿，皆大也。言湛恩广大，易可丰厚也。湛，音沈。厖，莫江切。宪度着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张揖曰：垂，悬也。统，绪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穷理尽性，悬于后世。其道和顺，易续而明，孔子得错其象，而彖其辞。是以业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孟康曰：襁褓，谓成王也。二后，谓文、武也。周公辅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于文、武者，遵法易故。揆厥所元，终都攸卒，张揖曰：都，于也。卒，终也。尔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蹶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显号、尊名，谓封禅也。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张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貌。徐广曰：沕，没也，亡必切。音义，或曰：曼羨，广散也。旁魄四塞，云布雾散，张揖曰：旁魄，布衍也。魄音薄。上畅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畅，达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瓮埏，地之八际也。言其德上达于九重之天，流于地之八际。怀生之类，沾濡浸润，怀生气之类，皆被恩泽。协气横流，武节森逝，协气，和气也。横流，多也。森逝，远也。迺陞游原，遐阔泳末，孟康曰：迺，近也。原，本也。遐，远也。阔，广也。泳，浮也。恩德比之于水，近者游其原，远者浮其末。首恶郁没，晦昧昭晰，孟康曰：始为恶者皆湮灭。晦昧，喻夷狄皆化之也。谷梁传曰：诸侯不首恶。昆虫闾泽，回首面内。文颖曰：闾、泽，皆乐也。韦昭曰：面

，向也。闾，音愷。泽，音驿。然后囿驹虞之珍群，言驹虞之群，在于苑囿之中。毛萇诗传曰：驹虞，义兽，有至信之德则应也。徼麋鹿之怪兽，汉书音义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谓获白麟也。导一茎六穗于庖，郑玄曰：导，择也。一茎六穗，谓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祀。牺双觥共柢之兽，服虔曰：牺，牲也。觥，角也。柢，本也。武帝获白麟，角共一本，用以为牲。获周余珍放龟于岐，文颖曰：周放畜余龟于沼池之中，至汉得之于岐山之旁。龟能吐故纳新，千岁不死。招翠黄乘龙于沼。汉书音义曰：翠黄，乘黄也，龙翼马身，黄帝乘之而仙。言见乘黄而招呼之也。礼乐志曰：訾黄其何不来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马，故言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文颖曰：是时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长陵女子，能与鬼神交接，疗病辄愈，置于上林苑中，号曰神君。有似于古灵圉，礼待之于闲馆舍中。奇物譎诡，俶傥穷变。汉书音义，或曰：俶傥，卓异也。奇伟之物，譎诡非常，卓然绝异，穷极事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航，休之以燎。应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书旋机铃曰：武得兵铃，谋东观，白鱼入舟，俯取鱼以燎也。微夫此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鱼为瑞，登泰山封禅，不以惭乎！小雅曰：心惭曰慝，女六切。进让之道，何其爽欤？张揖曰：进，周也。让，汉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禅为进，汉可封禅而不为为让。

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諛音惠，文颖曰：大司马，上公也，故先进议。諛，顺也。诸夏乐贡，百蛮执贄，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浹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文颖曰：不独一物造见也。创，初创也。意泰山梁甫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汉书音义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设坛场，望帝封禅纪号，以表荣名也。望幸，望帝之临幸也。盖者，发语之辞也。陛下谦让而弗发。文颖曰：弗发往意。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应劭曰：挈，绝也。李奇曰：缺，阙也。韦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群臣慝焉。或曰且天为质闇，示珍符固不可辞；孟康曰：天道质昧，以符瑞见意，不可辞让。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甫罔几也。汉书音义曰：泰山之上，无所表记，梁父坛场，无所庶几。亦各并时而荣，咸济厥世而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哉？应劭曰：屈，绝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时之荣，毕世而绝者，则说无从显称于后世也。夫修德以锡符，奉命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文颖曰：越，踰也。不为苟进而踰礼也。故圣王不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汉书音义曰：谒，告也。款，诚也。言不废修礼地祇，告诫天神之义也。勒功中岳，以章至尊，张揖曰：盖先礼中岳，而幸泰山。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见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

贬也。皇皇，美也。卒，终也。贬，损也。卒或为本。愿陛下全之。张揖曰：愿以封禅全其终。而后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案错事。汉书音义曰：案，官也。使诸儒记功着业，得睹日月末光殊绝之明，以展其官职，设错事业也。错，千故切。犹兼正列其义，袞弗饰厥文，作春秋一艺。孟康曰：犹，因也。春秋者，正天时，别人事。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别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也。将袭旧六为七，摭之亡穷，服虔曰：旧为六经，汉欲七经。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蜚，古飞字也。前圣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汉书音义曰：掌故，太史官属，主故事者也。

于是天子傕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张揖曰：傕，感动之意也，许皆切。傕或为沛。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汉书音义曰：诗，歌咏功德，下四章之颂也。大泽之博，谓自我天覆，云之油油。广，博也。符瑞之富，谓班班之兽以下三章，言符应广大之富饶也。遂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汉书音义曰：油油，云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云。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游，遨也。言祥瑞屡臻，故可游遨也。滋液渗漉鹿，何生不育！说文曰：渗，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韦昭曰：渗，疏禁切。嘉谷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积。

非惟雨之，又润泽之。非惟遍之我，汜布护之。万物熙熙，怀而慕思。周书，王子晋曰：万物熙熙，非舜而谁。名山显位，望君之来。韦昭曰：名山，泰山也。显位，封禅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迈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禅。

????之兽，乐我君圃。谓驺虞也。春秋考异邮曰：虎班文者，阴阳杂也。白质黑章，其仪可嘉。毛萇诗传曰：驺虞；白虎黑文。皎皎穆穆，君子之态。汉书音义曰：皎皎，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态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张揖曰：皎，音旻。态，他代切。盖闻其声，今亲其来。亲见其来。厥涂靡从。天瑞之征。文颖曰：其道何从乎？此乃天瑞之应。兹亦于舜，虞氏以兴。文颖曰：百兽率舞，则驺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游彼灵峙。汉书音义曰：武帝祠五峙，获白麟，故言游灵峙也。毛诗曰：麇鹿濯濯。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祉。帝，天帝也。白麟驰我君车之前，因取燎祭于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文颖曰：起至德而见也。楚辞曰：驾八龙之宛宛。采色炫耀，焕炳辉煌。正阳显见，觉悟黎蒸。文颖曰：阳，明也。于传载之

，云受命所乘。如淳曰：书传揆其比类，或以汉土德，则宜有黄龙之应于成纪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汉书音义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谆谆然有语言也。孟子，万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谆，之纯切。依类托寓，喻以封峦。汉书音义曰：寓，寄也。峦，山也。言依事类托寄，以喻封禅。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尚书曰：兢兢业业。毛诗曰：小心翼翼。尔雅曰：翼翼，敬也。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太公阴谋机之书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祇，舜在假典，顾省阙遗，此之谓也。徐广曰：假，大也。汤、武虽居至尊严之位，而犹不失肃祇之道。舜所以在于大典，谓能顾省其遗失。言汉亦当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禅，是遗失也。毛诗曰：汤降不迟，上帝是祇。

文选考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茶陵本无「兮」字，云五臣有「之」字。袁本「兮」作「之」，云善无「之」字。案：二本所见是也。汉书正无，善与之同。今史记有「兮」字，尤延之取以修改添入，未是。

继韶夏：案：「韶」当作「昭」，注同。汉书作「昭」，颜引文颖注亦作「昭」，详注云：「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继。」不当作「韶」字可知。茶陵本云五臣作「昭」，袁本云善作「韶」，各本所见皆非也。善自作「昭」，或因下连「夏」而误改为「韶」耳。今史记作「韶」，但集解仍引汉书音义「昭，明也」云云，恐是与此同误。

注「管子曰封太山」：袁本「管」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后注「庄子曰善始善终」上，「尔雅曰元始也」上，「魄音薄」上，「谷梁传曰诸侯不首恶」上，「闾音愷」上，「小雅曰心惭曰慙」上，「创初创也」上，「望幸望帝之临幸也」上，「言不废修礼地祇」上，「错千故切」上，「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上，「傜或为沛」上，「毛诗曰麀鹿濯濯」上，「楚辞曰驾八龙之宛宛」上，「孟子万章曰」，「汤武虽居至尊严之位」上，皆同。茶陵本在每节注首，非。尤本删去，亦非。又凡非旧注，袁本、茶陵本每节首并有「善曰」，尤亦删去。今不尽出，可以例求之。

后稷创业于唐尧：案：「尧」字衍，尤延之修改添入也。茶陵本无，而校语云五臣有「尧」字。袁本亦无，其下并无校语，是袁所见五臣尚无「尧」字，茶陵及尤所见乃衍也。凡二本校语，皆据所见着之，即五臣仍非真如此，是其例矣。史记、汉书俱无，尤取误本五臣以改善，失之甚者也。

然犹蹶梁父：案：「父」当作「甫」，下文「意泰山梁甫」，袁、茶陵二本校语善「甫」、五臣「父」。又「而梁甫罔几也」，尤本亦作「甫」。此一字歧互，或各本所见以五臣乱善。汉书「甫」，善与之同。史记「父」，五臣用以改善也。

注「郑玄曰导」：陈云「玄」，「氏」误，见汉书注，是也。各本皆误。案：索隐云「郑德」。

注「角共一本」：案：「角」上当有「两」字。各本皆脱。汉书注引可证，史记集解亦有。

注「介大丘也」：案：「丘」下当有「山」字。各本皆脱。汉书注引可证，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亦有。

注「諛顺也」：袁本此下有「善曰諛音惠」五字，无正文下「音惠」二字，是也。茶陵本误与此同。

陛下谦让而弗发：袁本、茶陵本此节上有「上帝垂恩储祉将以庆成」十字，校语云善无此二句。案：汉书有，史记亦有，「庆」作「荐」，索隐云汉书作「庆」，义亦通。何校据添。下注「三神」引「韦昭曰上帝」云云，「上帝」即指此，盖传写脱。各本所见皆非。又案：疑尚有注，为脱去一节也。

注「则说无从显称于后世也」：何校「说」下添「者」字。各本皆脱。案：汉书注有。

注「太史官属」：陈云「史」，「常」误，是也。各本皆误。案：汉书注作「常」。

注「言符应广大之富饶也」：陈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史记集解引无，汉书注引孟康亦无。

注「韦昭曰渗疏禁切」：袁本、茶陵本「曰」下有「漉音鹿」三字，无「渗疏禁切」四字。案：此疑当两有，而「漉音鹿」在下也。

非惟遍之我：案：「遍」当作「偏」，「之」字不当有，读以四字为一句，汉书正如此也。史记索隐引「胡广曰：言雨泽非偏于我」，最为明晰，是史记亦作「偏我」，与汉书同。今有误，当据索隐订也。又案：观袁、茶陵二本所载向注，似五臣误「偏」为「遍」，仍未有「之」。各本衍者，更误中之误。

乐我君圃：何校「圃」改「囿」，陈同。袁本云善作「圃」。茶陵本云五臣作「囿」。案：史记、汉书皆作「囿」，此协韵，何、陈是也。各本所见皆非。盖善自作「囿」，传写误作「圃」耳。

其仪可嘉：何校「嘉」改「喜」，陈同。案：汉书作「喜」，史记作「嘉」，以韵求之，「喜」与「囿」为协，何、陈从汉书，是也。史记「嘉」，亦有误。

注「张揖曰𨔵音旻」：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二本非也。汉书注亦引。驰我君舆：茶陵本「舆」作「与」，云五臣作「舆」。袁本云善作「与」。案：此尤校改正之。史记、汉书俱作「舆」，但传写误为「与」也。又案：袁本此节注未有「文颖曰驰我车之前也」九字，汉书注亦引。又「我」下有「君」字，茶陵本及此本无，盖系此句之下为脱一节注也。

顾省阙遗：案：「阙」当作「厥」。史记、汉书俱作「厥」。善注云「谓能顾省其遗失」，以其解「厥」，是作「厥」字无疑。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云「恐政治有所阙遗」，盖其本乃作「阙」。各本所见皆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

剧秦美新

李充翰林论曰：杨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汉书，王莽下书曰：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剧秦美新

杨子云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鯁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为过矣。

诸吏汉书曰：左右曹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经术浅薄，行能无异，数蒙渥恩，拔擢伦比，与群贤并，媿无以称职。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登庸、钦明，已见上文。作民父母，为天下主。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为天下君。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难蜀父老曰：勤思乎参天贰地。神明，已见颜延年曲水诗序。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开辟，已见西征赋。臣诚乐昭著新德，光之罔极，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眊病，贾逵国语注曰：眩，惑也。眊与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先犬马，已见曹子建责躬诗。所怀不章，长恨黄泉，左氏传，郑伯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服虔曰：天玄地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万分处一，已见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臣雄稽首再拜以闻，曰：

权舆天地未祛，睢睢盱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开，万物睢盱而不定也。尔雅曰：权舆，始也。睢盱，已见景福殿赋。睢，许惟切。盱音吁。或玄而萌，或黄而牙。言天地方开，故玄黄异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黄者，天地之杂色也。玄黄剖判，上下相呕。言天地既开，玄黄分判，故天地上下，相与呕养万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黄。礼记曰：煦妪覆育万物。郑玄曰：以气曰煦。煦

与呕同，况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时，帝王之义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时，豐闻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闻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开，君臣始树，善恶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庄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时而得澹漠焉。厥有云者：上罔显于羲皇，罔，无也。显，明也。伏羲为三皇，故曰羲皇。中莫盛于唐虞，迹靡着于成周。左氏传，召公曰：纠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困斯发。司马迁书曰：仲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义礼智。言有斯四德，乃为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独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记曰：秦自非子为附庸之邑秦，号曰秦嬴。因襄文宣灵之僭迹，史记曰：秦庄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怀公卒，怀公太子灵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奋昭庄，孝公、惠文君、襄王，并已见李斯上书。史记曰：文王卒，子庄襄王立。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史记曰：庄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号始皇帝。从横，已见上。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商鞅、张仪、吕不韦、李斯皆秦相。驰鹜起翦恬贲之用兵，史记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赵，拔之。翦子贲，破定燕、齐地。又曰：蒙恬攻齐，大破之。灭灭古文，刮语烧书，史记，李斯曰：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书诗百家语者，诣守尉杂烧之。弛礼崩乐，涂民耳目。崩乐，已见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六韬曰：先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流漂涤荡，谓除之也。?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古然字。改制度轨量，咸稽之于秦纪。稽，考也。纪，本纪也。言考校而着之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来仪之鸟，肉角之兽，狙犷而不臻。来仪，凤也。肉角，麟也。说文曰：狙，犬暂啮人，且余切。又曰：犷，犬不可亲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潜；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谓滋液浸润，能生万物也。潜，藏也。大莧经贲，巨狄鬼信之妖发。莧，彗星也。谷梁传曰：星孛入北斗。孛之为言犹莧也，步内切。莧，步忽切。史记始皇本纪曰：彗星光见东方北方。汉书音义曰：经，谓星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史记始皇本纪曰：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汉书曰：始皇时，有大人身长五丈，夷狄之患见临洮。鬼信，谓告祖龙死也。已见西征赋。神歇灵绎，海水群飞。绎，犹绪也。言神灵歇其旧绪，不福佑之。绎，或为液。海水，喻万民。群飞，言乱。二世而亡，何其剧与！二世，胡亥也，为赵高所弑。剧，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离已。尚书曰：兢兢业业。夫能贞而明之者穷祥瑞，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极妖愆。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竞集

也。昧或为菴。上览古在昔，有凭应而尚缺。焉坏彻而能全？言古帝王之兴，有凭依瑞应而尚毁缺，焉有行坏彻之道而全立者乎？言无也。故若古者称尧舜，尚书曰：若稽古帝尧。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纣，夏桀、殷纣也。尚书曰：威侮五行。况尽汛扫前圣数千载功业，专用己之私而能享佑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为也。而能享佑，言不能也。毛诗曰：洒扫庭内。毛萇曰：洒，洒也。洒与汛同，所买切。

会汉祖龙腾丰沛，奋迅宛叶，汉高祖发迹在于丰沛，灭秦道自宛叶。自武关与项羽戮力咸阳，武关，已见陆机高祖功臣颂。汉书，沛公谢羽曰：与将军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关。创业蜀汉，发迹三秦，汉书曰：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又曰：韩信因陈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听信策。克项山东，而帝天下。汉书曰：灌婴追斩羽东城。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撻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蠲，除也。汉书，沛公召秦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余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历纪，历数纲纪也。秦余制度，项氏爵号，虽违古而犹袭之。其秦政制度及项羽爵号，虽知违古而犹袭之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袭，犹因也。是以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为袭秦、项，故阙者不补，弛者未张也。道极数殫，闇忽不还。言天道既极，历数又殫，故闇忽而灭，不能自还也。

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已见西征赋。上帝还资，后土顾怀，言上帝回还而资助，后土顾眷而怀归。言天地福佑之也。玄符灵契，黄瑞涌出，玄符，天符也。灵契，地契也。黄瑞，谓王莽承黄、虞之后，黄气之瑞也。汉书，王莽曰：予前在摄，黄气熏蒸，以着黄、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渾淳沕涌，川流海渟，云动风偃，雾集雨散，言众瑞之多也。诞弥八圻，上陈天庭，八圻，犹八埏。言下终八圻，上列天庭。震声日景，言威声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为雷。炎光飞响，盈塞天渊之间，炎光，日景也。飞响，震声也。塞乎天渊，所及远也。天渊，已见答宾戏。必有不可辞让云尔。言难辞也。于是乃奉若天命，穷宠极崇，尚书曰：明王奉若天命。与天剖神符，地合灵契，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应录而王也。创亿兆，规万世，创业经乎亿兆，规模至于万世也。奇伟倜傥谲诡，天祭地事。言众瑞所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其异物殊怪，存乎五威将帅，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汉书曰：莽遣五威将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登假皇穹，铺衍下土，假，至也。言众瑞升至于皇天，铺衍于下土。非新家其畴离之。离，应也。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仪也。若夫白鸠丹鸟，素鱼断蛇，方斯菴矣。吴录曰：孙策使张纮与袁绍书曰：殷阳有白鸠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详其本。尚书帝验曰：太子发渡河中流，火流为鸟，其色赤。素鱼。白鱼也。已见封禅书。汉书曰：高祖夜经泽中

，有大蛇当径，高祖杖剑斩蛇，分为两，道开也。受命甚易，格来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众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随前踵古，或无为而治，或损益而亡。论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又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岂知新室委心积意，储思垂务，委，亦积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恳恳者，非秦之为与？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恳恳者，以秦之所为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书曰：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司马迁书曰：勤勤恳恳。夫不勤勤，则前人不当；不恳恳，则觉德不愷。言不勤勤，则不能当先王之意；不恳恳，则觉德不和也。尚书曰：笃前人成烈。毛诗曰：有觉德行。左氏传注曰：愷，和也。是以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言以文雅为园囿，以礼乐为场圃。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胤，续也。绝，继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条，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条，谓法令也。言金玉贵之也。神卦灵兆，古文毕发，蓍曰卦，龟曰兆。神灵，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焕炳照耀，靡不宣臻。宣，遍也。臻，至也。式軫轩旗旗以示之，式，用也。汉书曰：莽立大夫、卿车服黻冕各有差。軫轩，皆车也。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车不得有飞軫。郑玄曰：如今窗车也。周礼曰：交龙为旗，熊虎为旗。扬和鸾肆夏以节之，大戴礼曰：行以和鸾，趣中肆夏。郑玄周礼注曰：鸾和皆金铃也。汉书音义曰：肆夏，诗乐也。步则歌之以中节。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贵贱也。尚书曰：黼黻絺绣。周礼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终以尊之，汉书曰：莽请考论五经，定娶礼。亲九族淑贤以穆之。汉书，莽诏曰：姚、妘、陈、田、王，予之同族也。尚书曰：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复，无有所与。

夫改定神祇，上仪也。汉书曰：莽奏定南郊。钦修百祀，咸秩也。汉书曰：莽奏定群神之礼。尚书召诰曰：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明堂雍台，壮观也。汉书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九庙长寿，极孝也。九庙，已见西征赋。汉书曰：王莽隳坏孝元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篡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制成六经，洪业也。汉书曰：莽奏立乐经，然经有五，而又立乐，故云六经也。北怀单于，广德也。汉书曰：莽重赂匈奴，使上书慕从圣制，以诳曜太后。若复五爵，度三壤，晋灼汉书注曰：若，预及之辞。汉书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请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书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经井田，汉书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周礼曰：九夫为井。免人役，汉书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之。方甫刑，汉书曰：莽分移律令仪法。尚书曰：穆王作吕刑。孔安国曰：后为甫侯。匡马法，马法，司马穰苴之法也。谓成出革车一乘，教戎备也。

穰苴，已见左太冲咏史诗。恢崇祇庸烁德懿和之风，周礼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尔雅曰：懿、烁，美也。广彼搢绅讲习言谏箴诵之涂，搢绅，已见封禅书。汉书、贾山上疏曰：古者工诵箴谏，鼓诵诗，士传言，谏过也。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振鹭、鸿鸾，喻贤也。毛诗，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鸿渐于陆。俾前圣之绪，布濩流衍而不韞鞬，韞鞬，已见上文。榑与鞬古字通，音读。郁郁乎焕哉！论语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焕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圣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群公先正，罔不夷仪；尚书曰：群公既皆听命。又曰：亦惟先正夷仪。言有常仪也。奸宄寇贼，罔不振威。尚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绍少典之苗，着黄虞之裔。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河图着命曰：握登见大虹，意生黄帝。汉书曰：予惟黄帝、舜帝，咸有圣德，营求其后，将祚厥祀。于是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与磷古字同用。厥被风濡化者，京师沈潜，甸内匝洽，侯卫厉揭，要荒濯沐，言风化所被，近者逾深，远者稍浅，故京师沈潜，而要荒濯沐也。厉揭，已见上文。而术前典，巡四民，迄四岳，言法术前典，而巡四民，至于四岳也。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尚书曰：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增封泰山，禅梁父，斯受命者之典业也。典，常也。言封禅之事，王者常业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禅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汉书音义，项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盖受命日不暇给，或不受命，然犹有事矣。受命，谓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禅；始皇不受命，犹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记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时，崇岳溟海通渎之神，咸设坛场，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岳渎之神皆设坛场，而望来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曰：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海外遐方，信延颈企踵；回面内向，喁喁如也。吕氏春秋曰：圣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颈举踵矣。论语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颈归德。帝者虽勤，恶可以已乎？何休公羊传注，恶，犹于何也，音乌。宜命贤哲作帝典一篇，旧三为一袭，以示来人，摛之罔极。言宜命贤智作帝典一篇，足旧二典而成三典也。谓尧典、舜典。令万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见上文。尚书曰：栗栗危惧。臭馨香，令甘实，言明德比于馨香甘实，故臭而含之。镜纯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易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则百工伊凝，庶绩咸喜。尚书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又曰：庶绩其凝。喜与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厘，孔安国尚书传曰：厘，理也。

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则而效之。斯天下之上则已，庶可试哉！

文选考异

权舆：袁本、茶陵本提行另起，是也。

春秋困斯发：袁本、茶陵本「困」作「因」。案：此所见不同也。

注「之邑秦」：陈云「之邑」二字当乙，是也。各本皆倒。

注「襄王并己见李斯上书」：案：「襄」上当有「昭」字。袁本亦脱。茶陵本此注复出，非。

自勒功业：袁本云善作「公」。茶陵本云五臣作「功」。案：尤延之所校改也。

注「犬暂啮人」：袁本、茶陵本无「暂」字，「人」下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夷狄之患见临洮」：袁本、茶陵本「之患见」作「服出于」，是也。

注「明王奉若天命」：袁本、茶陵本「命」作「道」，是也。

注「孙策使张纮与袁绍书曰」：何校「绍」改「术」，陈同。案：所校依吴志，是也。各本皆误。

注「然古者此事」：何校「者」改「有」，是也。各本皆误。

注「尚书帝谥曰」：何校「帝」下添「命」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或损益而亡：何校云「亡」当从五臣本作「己」。袁本云善作「亡」。茶陵本云五臣作「己」。何据二本校语。今案：善注无明文，二本所载向注于此云「其后纣乃亡之」，是五臣仍作「亡」，其作「己」者，后人以意改，未可从也。

注「以为文母簪食堂」：茶陵本「簪」作「簪」，注末有「簪士卷切与馔同」七字。案：有者是也，袁本与此同，亦脱误。考今元后传作「簪」，盖善引不与颜同，校者依汉书改且删之。

注「尚书曰穆王作吕刑」：陈云「书」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鼓诵诗」：袁本「鼓」作「瞽」，是也。茶陵本亦误。

注「振鹭鸿鸾喻贤也毛诗」：袁本「贤」下有「人」字，诗下有「曰」字，是也。茶陵本无「振鹭」以下八字，有「曰」字。此初同茶陵，后修改而又误脱「人曰」二字。

禅梁父：袁本、茶陵本「父」作「甫」，是也。注中两见，一作「甫」，一作「父」，「父」亦「甫」之误也。

注「晏子景公春秋曰」：袁本、茶陵本「景」上有「齐」字，无「春秋」二字。此尤改「齐」字作「春秋」，而又误倒在下。

注「喜与古熙字通」：案：「古熙」当作「熙古」。各本皆倒。}}

典引一首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亦云注典引。

典引

班孟坚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善曰：后汉书曰：贾逵，字景伯，为侍中。七略曰：尚书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虽在哀、平之际，展隆寿或至永平之中。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善曰：司马迁书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孝经曰：扬名于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臣固顿首顿首。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曰：太极之元，易曰：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奥，有浮而清。烟烟熅熅，阴阳和一相扶貌也。奥，浊也。言两仪始分之时，其气和同；沈而浊者为地，浮而清者为天。沈浮交错，庶类混成。地体沈而气升，天道浮而气降，升降交错，则众类同矣。善曰：国语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始，民主者，天子也。尚书曰：成汤简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据其一行，始于木，终于水，则复始也。同于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犹溷浊。踰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言结绳书契已往，其道寂漠亡声，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缀连也。缀，知锐切。厥有氏号，所依为氏也。号，功之表也。号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农，黄帝曰轩辕，少昊曰金天，颛顼曰高阳，帝喾曰高辛，尧曰陶唐，舜曰有虞。绍天阐绎，宗绍天地，开道人事

。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夔乎，其书犹得而修也。亚斯之代，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干则，降承龙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则，下能承龙之法也。龙法，龙图也。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诚图曰：黄帝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天有五行之序，尧与四臣各据其一行，而尧为之正。四臣已遍，故归功元首之子孙而授汉刘也。高祖始于沛公，起兵入关，后为汉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汉也。春秋左氏传曰：陶唐氏既衰，其后刘累者，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成王灭唐，宣王杀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其后士会奔秦而复归，其子留秦者为刘氏，以是明之，汉为尧后。善曰：尚书曰：熙帝之载，元首股肱，已见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善曰：国语，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韦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纣、幽王也。易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县象闇而恒文乖，彝伦斲而旧章缺。善曰：易曰：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尚书曰：帝乃震怒，弗俾洪范九畴，彝伦攸斲。左氏传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善曰：玄圣，孔子也。庄子曰：夫虚静恬淡，玄圣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图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喆，相，助也。始受命为祖，继中为宗，皆不毁庙之称也。言仲尼之作，亦显助祖宗，扬明其蹈喆之德。备哉粲烂，真神明之式也。虽皋夔衡旦密勿之辅，比兹褊矣。兹，孔子也。善曰：谓皋陶、后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见傅季友求赠刘前军表。是以高光二圣，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善曰：易曰：见龙在田。或跃在渊。拊翼而未举，则威灵纷纭，海内云蒸，雷动电燿，胡缙莽分，尚不莅其诛。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诛，天之所为先除也。善曰：史记曰：始皇崩，赵高立子胡亥为太子，袭位为二世皇帝。后陈胜等反，赵高乃使阎乐诛二世。二世自杀。汉书曰：王莽地黄四年十月，汉兵从宣平城门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见虏掠，私烧其室门，呼曰：虏王莽，何不出来降！莽避火之渐台，众兵上台，商人杜吴杀莽，军人裂莽尸。然后钦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乱，诸侯推而尊之，然后敬顺天地，恭揖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渊穆，深美之辞也。善曰：尚书曰：舜让于德不嗣。汉书音义，韦昭曰：古文台为嗣。靡号师矢敦奋撝之容。矢，陈也。敦，勉也。毛诗曰：矢于牧野。善曰：言汉取天下，无名号，师众陈兵，诰誓劝勉，秉旄奋靡之容。撝与靡音义同。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善曰：尚书曰

：诞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让。蓄炎上之烈精，谓火，汉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书曰：火曰炎上。蕴孔佐之弘陈云尔。善曰：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仪，诰誓所不及已。本事曰诰。戎事曰誓。铺观二代洪纤之度，洪，大也。纤，细也。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见文赋。并开迹于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统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开迹于一匱，并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劳治人，或为方伯，或为统牧也。论语曰：虽覆一篑。桓子新论曰：汤、武则久居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于百姓。纪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乘其命赐彤弧黄钺之威，用讨韦顾黎崇之不恪。韦，豕韦，顾，己姓之国，皆夏诸侯也。黎、崇，殷诸侯也。四国为不敬汤，文王诛之。毛诗曰：韦顾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书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赐以彤弓、黄钺，乃始征伐也。至于参五华夏，京迁镐亳，善曰：参五，谓参五分之也。言殷、周参五而分华夏之地，然后乃始京迁于镐、亳也。论语曰：参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并为战国。毛诗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毛萇曰：武王作邑于镐京。尚书汤诰曰：王归自夏，至于亳。孔安国传曰：汤迁于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师，革灭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记，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徐广曰：此音义训并与螭字同。尚书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是故谊士华而不敦，武称未尽，护有惭德，不其然欤？武，周乐也。护，殷乐也。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舜禅而周伐，故未尽善也。延陵季子聘鲁，观乐，见舞大护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耻于始伐也，岂不然乎？左氏传，臧哀伯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亦犹于穆猗那，翕纯皦绎，周颂曰：于穆清庙。商颂曰：猗欤那欤。孔子曰：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崇严祖考，殷荐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对，答也。善曰：毛诗曰：对越在天。郑玄曰：越，于也。烏奕乎千载。烏奕，光曜流行貌。岂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乐配天，岂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诞略有常，审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审言行于篇籍，光藻明而不渝。言无殊功也。

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测度汉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为之父母模范也。甄陶，已见上文。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宣，遍也。袭，因也。高祖、光武为二祖。

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显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书，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缉熙，已见上文。神灵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谓上下四方也。尚书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乎鬼区，鬼区，绝远之区也。善曰：尚书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区，即鬼方也。毛诗曰：覃及鬼方。毛萇传曰：鬼方，远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善曰：颐，养也。何细而不养，言皆养也。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尧莫能兴也。尚书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善曰：言布闻古之遗策圣德在下之训，非汉不能弘道。毛诗曰：明明在下。毛萇传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谓天之下也。至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节，入以其期，亡朒朐侧匿盈缩之异也。善曰：言汉之道，能经纬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载地，统宇宙而章三光也。外运浑元，内沾豪芒，言汉道外则运行于浑元，内则沾润于豪芒，言巨细咸被也。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易曰：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汉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为百王之君也。荣镜宇宙，四表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尊亡与亢。乃始虔巩劳谦，巩，亦劳也。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尚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礼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涣扬寓内，汉承周后，当就夏正，以十二月为年首，而秦以十月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贾谊、公孙臣等议以汉土德，服色尚黄。至光武中，乃黜黄而尚赤，立殷后曰绍嘉公，周后曰承休公，以宾而监二代矣。于四者宣扬海内，制作之事，由未章也。礼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礼官儒林屯用笃诲之士，不传祖宗之髣髴，虽云优慎，无乃蕙与！慎而无礼则蕙。优，谓优游也。尚书大传曰：周公作乐，优游三年。

于是三事岳牧之寮，僉尔而进曰：三事岳牧，已见上。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躬奉天经，惇睦辨章之化洽。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尚书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与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怀保鰥寡之惠浹。怀，安也。保，养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诗曰：日靖四方。尚书，周公曰：怀保小民，惠鲜鰥寡。燔瘞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廋悬，祭川曰浮沈。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貌恭体仁，则凤皇来仪。尚书曰：凤皇来仪。家语，子夏曰：商闻山书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肉角驯毛宗于外囿，视明礼修，则麒麟来应

。广雅曰：麒麟，狼题肉角。家语，子夏曰：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扰缙文皓质于郊，思睿信立，则白虎扰。驹虞也。升黄辉采鳞于沼，听德知正则黄龙见。礼记曰：龟龙在宫沼。甘露宵零于丰草，德至天，则甘露降。毛诗曰：湛湛露斯，在彼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乌，反哺之鸟，至孝之应也。楚辞曰：鸾鸟轩翥而翔飞。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均牧，天子寰内也。日月邦畿，卓萃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乌、玄秬、黄??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见东都主人。朱乌，火流为乌也。毛诗曰：诞降嘉种，惟秬惟秠。尔雅曰：秬，黑黍也。韩诗外传曰：貽我嘉??。薛君曰：??，大麦也，音莫侯切。君臣动色，左右相趣，济济翼翼，峨峨如也。济济翼翼，已见上。毛诗曰：奉璋峨峨。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怀之福。毛诗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尚书曰：严恭寅畏。亦以宠灵文武，貽燕后昆，覆以懿铄，左氏传，蘧启疆曰：辱见寡君，宠灵楚国。毛诗曰：貽厥孙谋，以燕翼子。尚书曰：垂裕后昆。岂其为身而有颛辞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恅旅力，恅，思也。旅，陈也。恅，如深切。以充厥道，启恭馆之金滕，恭馆，宗庙金滕之所在。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东序，墙也。尚书曰：颛頊河图、雒书在东序。流，演也。雒书，皆存亡之事，尚览之以演祸福之验也。

夫图书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图、洛书至信至明，而出天赐之，使视而行之。孔猷先命，圣孚也；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诚至信也。体行德本，正性也；体行正性，习尧所履，今天子复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当此时者，皇天之命也。顺命以创制，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乐，以和人神。答三灵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灵，天、地、人也。已见陆机高祖功臣颂。尚书旋机钤曰：平制礼乐，放唐之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心。瞻前顾后，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体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于圣心，不可忘也。大戴礼曰：神明自得，圣心备矣。前，谓前代帝王。后，谓子孙也。岂蔑清庙惮敕天命也？蔑，轻也。惮，难也。敕，正也。言封禅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让，岂轻清庙而难正天命乎？善曰：毛诗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尚书曰：敕天之命。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兹，伊，维也。遂古，远古也。戾，至也。言自远古以来，至于此也。楚辞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禅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汉。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遗章，言前封禅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遗其篇章。今其如台而独阙也！尚书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国传曰：台，我也。

是时圣上固以垂精游神，苞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谊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饮也。肴核，食也。肉曰

肴，骨曰核。水深曰渊，水本曰源。丛木曰林，泽无水曰藪。言六艺者道德之深本，而仁义之丛藪也。天子与群儒故老，斟酌肴核而行，以天应之至也。诗云：涧酌彼行潦。又曰：肴核惟旅。既感群后之谗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谗，直言也。经，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预卜五年，岁习其祥，习则行，不则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举五卜之占而习吉也。将緝万嗣，扬洪辉，奋景炎，扬、奋，皆振布之意也。緝，使也。緝与拊古字通也。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谁能竟此道，惟唐尧与汉，汉与唐尧而已。

文选考异

典引一首：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并序」二字，是也。

注「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亦云注典引」：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是也。

注「后汉书曰」：袁本、茶陵本「后」上有「范晔」二字，是也。

注「尚书郎中北海展隆」：袁本、茶陵本无「中」字，是也。

成一家之言：袁本、茶陵本无「之」字。案：无者是也。此尤误依注添正文。

注「易曰太极」：袁本、茶陵本「易」上有「蔡邕曰」三字，下无「曰」字。

案：以下二本所有「蔡邕曰」此本皆无，详前后之例。凡旧注所冠姓名，皆尤删也。「易」下「曰」字当作「有」。

注「弗俾洪范九畴」：袁本、茶陵本「俾」作「??」，是也。

比兹褊矣：袁本云善无「兹」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二本所见非也。蔡注云「兹，孔子也」，善不得无，必传写脱，尤校改正之，是矣。后汉书固传载此文有。

注「地黄四年」：陈云「黄」，「皇」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烧其室门」：袁本「其」作「作」，是也。茶陵本亦误「其」。

注「虜王莽」：何校「虜」上添「反」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虽覆一簣」：袁本、茶陵本「簣」作「匱」，是也。后汉书所载并注引此，亦皆是「匱」字。

注「西伯既戡黎」：袁本「戡」作「龕」，是也。茶陵本亦误「戡」。

注「王归自夏」：陈云「夏」上脱「克」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左氏传臧哀伯曰」：袁本、茶陵本「左」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后注「甄陶已见上文」上，「言汉道外则运行于浑元」上，「易曰品物咸亨」上，「言汉之德能臣古之列辟」上，「易曰劳谦」上，连下「尚书曰」至「治定制礼」为一节，「礼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也」上，「优谓优游也」上，「孝经曰夫孝」上，「巡靖巡狩而安之也」上，「尔雅曰祭天」上，「尚书曰凤皇

来仪」上，「广雅曰麒麟」上，「驹虞也」上，「礼记曰龟龙在宫沼」上，「毛诗曰湛湛露斯」上，「楚辞曰鸾鸟」上，「素雉白雉也」上，「济济翼翼」上，「尚书曰严恭寅畏」上，「左氏传蕞启疆曰」上，「楚辞曰遂古之初」上，「言前封禅之君」上，「尚书曰夏罪」上，「緝使也」上，皆同。又「四表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一节注，袁本连「善曰」下，非。茶陵本别为节，系「蔡邕曰」者是。

匿亡回而不泯：袁本云善作「匿」。茶陵本云五臣作「慝」。案：注无明文，但「匿」字不可通，疑各本所见皆传写误。后汉书所载作「慝无迴而不泯」。五臣「迴」作「回」，见济注。善亦无明文。

微胡琐而不颐：茶陵本「琐」作「隙(阜改王)」，云五臣作「琐」。袁本云善作「隙(阜改王)」。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后汉书所载亦作「琐」。

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袁本、茶陵本「令」作「于」。案：此尤校改也，后汉书所载作「今」，「令」盖「今」之伪。

注「以十二月为年首」：案：「二」当作「三」。各本皆误，说见前上林赋下。

注「由未章也」：袁本、茶陵本「由」作「犹」，是也。

而礼官儒林屯用笃诲之士：何云后汉书「用」作「朋」。案：注无明文，但「用」字不可通，疑传写误也。章怀注云「屯，众也。朋，群也」，或善与之无异。

注「听德知正则黄龙见」：陈云「德」似当作「聪」。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误。蔡说与周南正义引服虔左氏注全同，可证也。

卓犖乎方州：袁本、茶陵本无「乎」字。案：此尤修改添之也。后汉书所载有。

注「严恭寅畏」：袁本「恭」作「龚」，是也。茶陵本亦误「恭」。

孔猷先命：袁本、茶陵本「猷」作「繇」，是也。案：此尤改之。后汉书所载作「猷」，但此自作「繇」，尤于蔡注仍未改也。

注「平制礼乐放唐之文」：袁本、茶陵本「平制礼乐」作「述尧治世」。案：二本是也。后汉书章怀注引作「平制礼乐」，尤用彼改耳。

而允寤寐次于心：案：「心」上脱「圣」字。袁本、茶陵本有。

瞻前顾后：袁本云善无此一句。茶陵本云五臣有此一句。案：此尤延之添之也。后汉书所载有此一句，章怀注「前谓前代帝王，后谓子孙」也。尤并取以增多，其实未必是。

注「次止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是也。尤取章怀注添。

注「言此事体大式宏大」：陈云「体」下衍「大」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常止于圣心不可忘也」：袁本、茶陵本作「次于圣上之心也」，是也。尤取章怀注改。

注「前谓前代帝王后谓子孙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一字，是也。说详上。

注「惮难也」下至「而难正天命乎」：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一字，是也。尤取章怀注添。

注「伊维也遂古远古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是也。尤取章怀注添。

注「言自远古以来至于此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是也。尤取章怀注添。以上各条，皆未必是。

注「有天下使之」：陈云「下」，「不」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说直言也」：袁本、茶陵本「直言」二字作「当」。案：二本是也。章怀注作「直言」，尤用彼改耳。

注「緝与拊」：案：「拊」当作「拼」。各本皆伪。

文选卷第四十九

目录 [隐藏]

1 史论上

1.1 公孙弘传赞

1.2 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1.3 晋纪总论

1.4 后汉书皇后纪论

史论上

公孙弘传赞

公孙弘传赞

班孟坚

赞曰：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李奇汉书注云：渐，进也。鸿一举而进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汉书曰：公孙弘少时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征贤良文学，对策拜博士，迁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上拜为中郎，迁御史大夫。韦昭汉书注曰：远迹，谓耕牧在远方也。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汉书曰：武帝为太子，闻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又曰：主父偃，齐国临淄人。武帝时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谓曰：公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群士慕响，异人并出

，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古竖，汉书曰：桑弘羊，洛阳贾人子。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书曰：卫青，其父郑季与阳信长公主家僮卫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宫，幸，上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汉，后悔，昆邪王杀之，将其众降。日磾以父不降，没入宫，输黄门养马。马肥好，上拜为马监。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已。尚书序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吕氏春秋曰：甯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悲击牛角而疾歌矣。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汉书曰：倪宽治尚书，为侍御史。上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笃行则石建石庆，汉书曰：石奋长子建，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质直则汲黯卜式，汲黯，已见西征赋。汉书曰：卜式言，郡国不便盐铁，船有筭，可罢。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汉书曰：韩安国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于梁举壶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郑当时，已见西征赋。定令则赵禹张汤，汉书曰：张汤迁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又曰：赵禹，鬲人，至中大天。鬲音郃。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楚辞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韦。王逸曰：转免随俗也。汉书曰：枚皋，字少孺，不通经术，谈笑类俳倡，以故得媒黜。应对则严助朱买臣，汉书曰：严助为中大夫，与朱买臣并在左右。历数则唐都落下闳，汉书曰：造汉太初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益部耆旧传曰：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也。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亭。武帝时，友人同县雒隆荐闳，待诏太史，更作太初历，拜侍中，辞不受。风俗通曰：姓有落下，汉有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汉书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声，为协律都尉。运筹则桑弘羊，汉书曰：桑弘羊以心计为侍中。奉使则张骞苏武，张骞，苏武，已见西征赋。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卫青、霍去病，已见长杨赋。受遗则霍光金日磾，汉书曰：武帝病笃。霍光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让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并受遗诏，辅少主。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孝宣承统，纂修洪业，国语曰：祭公谋父曰：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六艺，六经也。汉书，武帝诏曰：察吏民茂才异等。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汉书曰：萧望之修齐诗，事同县后仓。又曰：梁丘贺，字长公，从京房受易，贺入说，上善之，以贺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胜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至长信少府。又曰：韦贤修诗，传子玄成，至丞相。又曰：严彭祖，字次公，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为太子太傅。又曰：谷梁学有尹更始，为谏议大夫。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汉书曰：张安世，字

少孺，宣帝即位，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又曰：杜延年，字幼公，为太仆给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驾入给事中。赵充国、于定国，已见西征赋。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汉书曰：黄霸，字次公，为扬州刺史。宣帝以为颍川太守。又曰：王成为胶东相，政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龚遂，字少卿，宣帝以为渤海太守。人皆富实，狱讼止息。又曰：郑弘，字稚卿，为淮阳相，以高第入为右扶风。又曰：召信臣，字翁卿，为南阳太守。吏民亲爱，号之曰召父。又曰：韩延寿，字长公，为东郡太守，吏民敬畏趋向之，断狱大减，为天下最。又曰：尹翁归，字子况，拜东海太守，东海大治。又曰：严延年，字次卿，为涿郡太守，道不拾遗。赵、张已见西征赋。皆有功迹见述于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文选考异

注「弘等言皆以大材」：茶陵本无「言」字，是也。袁本亦衍。案：汉书注无。

注「青姊子入宫幸」：案：「子」下当有「夫」字。袁本亦脱。茶陵本并脱「子」字。

斯亦曩时板筑饭牛之明已：何云「明」汉书作「朋」。陈云「明」，「朋」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至此皆天下名士」：袁本「此」作「他」，是也。茶陵本亦误。

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干令升何法盛晋书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书郎领国史，迁散骑常侍，卒。撰晋纪，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评论切中，咸称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尚书曰：俟天休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谢舛驰。高诱曰：代，更也。谢，次也。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也。天质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庄子曰：独不知至德之时乎？昔者柏皇氏、栗陆氏，若此之时则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执大象，天下往。鸿黄世及，以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传，史克曰：昔帝鸿氏有不材子。杜预曰：帝鸿，黄帝也。礼记曰：大人世及以为礼。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谢灵运晋书禅位表曰：夫唐、虞内禅，无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汉、晋外禅，有翦伐之事，故曰顺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称为禅代邪？灵运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详悉，故具引之。汤武革命，应天人也。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高光争伐，定功业也。汉高祖及光武

也。仲长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际会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曰：随，元亨。随时之义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尚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国曰：将即政，故至文祖庙告也。魏志曰：陈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禅位于晋嗣王。左氏传曰：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命以时卒，闕其事也。岂人事乎？其天意乎？

晋纪总论

晋纪总论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范曄后汉书曰：陶谦奏记于朱俊曰：将军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划军国，嘉谋屡中，干宝晋纪曰：魏武帝为丞相，命高祖为文学掾，每与谋，策画多善。遂服輿轸，驱驰三世。干宝晋纪曰：魏文帝即王位，为丞相长史，明帝即位，迁骠骑大将军。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数不任说。尚书，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故贤愚咸怀，小大毕力，尚书，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怀忠良。东观汉记，太史官曰：明主劳神，忠臣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邓艾，字士林，义阳人也。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为掾，迁尚书郎。郭颁世语曰：初，荆州刺史裴潜，以州泰为从事，司马宣王镇宛，潜数遣诣宣王，由此为宣王所知，历兖、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达，东举公孙渊，干宝晋纪曰：新城太守孟达反，高祖亲征之，屠其城，斩达。魏志曰：公孙渊为辽东太守，景初元年征渊，遂发兵逆于辽隧，自立为燕王。三年，遣司马宣王征渊，斩渊，传首洛阳。内夷曹爽，外袭王陵，干宝晋纪曰：高祖与曹爽俱受遗辅政。爽横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宁宫，废爽兄弟，以侯归第。有司奏黄门张当辞道爽反状，遂夷三族。又曰：高祖东袭太尉王陵于寿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亲生，且不明也，谋更立楚王彪。陵闻军至，面缚请降。高祖解缚，反服见之，送之京都，饮药而死。神略独断，征伐四克。杨雄连珠曰：兼听独断，圣王之法也。法言曰：汤、武桓桓，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春秋孔演图曰：天子执图，诸侯得之，大权成。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汉书曰：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左氏传，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干宝晋纪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抚军大将军辅

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进位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军旅屡动，边鄙无亏，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周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大象，已见上文。玄丰乱内，钦诞寇外，干宝晋纪曰：中书令李丰推太常夏侯玄谋废大将军。世宗闻之，乃遣王羨迎丰至，世宗责之。丰知祸及，遂肆恶言，勇士筑杀之，皆夷三族。又曰：扬州刺史文钦，自曹爽死后，阴怀异志，乃矫太后令，罪状世宗。世宗自帅中军讨之。钦败，得入吴。又曰：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贰于我，太祖亲率六军东征，拔之，斩诞首，夷三族也。潜谋虽密，而在几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融前烈。左氏传曰：咸黜不端。尚书，王曰：公刘克笃前烈。然后推毂锺邓，长驱庸蜀，干宝晋纪曰：景元四年，大举伐蜀。太祖部分诸军，指授方略，使征西将军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使镇西将军锺会自骆谷袭汉中。汉书，冯唐曰：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战国策曰：乐毅轻卒锐兵，长驱至齐。尚书曰：及庸、蜀人。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吴志，贺邵曰：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张莹汉南记曰：蜀有阳平、江关、白水关，此为三关。干宝晋纪曰：邓艾进军城北，蜀主刘禅面缚舆榦，诣垒门。范晔后汉书，阎忠说车骑将军皇甫嵩曰：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天符人事，于是信矣。东观汉记，耿纯说上曰：天时人事，已可知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干宝晋纪曰：天子命太祖为晋公，九锡之礼，又进公爵为王。左氏传，子鱼曰：备物典策。名器崇于周公，权制严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世祖，武帝也。尚书考灵耀曰：建用皇极。宋均曰：建，立也。皇极，大中也。正位居体，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体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周易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毛诗序曰：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和而不弛，宽而能断。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韦昭国语注曰：弛，废也。尚书曰：宽而栗。断，犹决也。故民咏惟新。四海悦劝矣。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毛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以从善为众。干宝晋纪曰：征南大将军羊祜来朝，上疏云：以国家之盛强，临吴之危弊，军不踰时，克可必也。上纳之而未宣。左氏传，栾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从之，不亦可乎？故至于咸宁之末，遂排群议而杖王杜之决，干宝晋纪曰：咸宁五年，龙骧将军王浚上疏曰：吴王荒淫，且观时运宜征伐。上将许之，贾充、荀勖等陈谏，以为不可。张华固劝之，杜预亦上疏。上先纳羊祜之谋，重以浚、预之决，乃发诏诸方大举。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左氏传，晋饥，秦输之粟，命之曰泛舟之役。刘渊林蜀都赋注曰：三峡，巴东永

安县有高山相对，民谓之峡。左氏传曰：晋郟克与齐侯战于鞍，齐侯不俟介马而驰之。汉书曰：有桂阳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干宝晋纪曰：咸宁五年十一月，命安东将军王浑、龙骧将军王浚帅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浚鼓噪入于石头，吴主孙皓面缚舆榼降于浚。毛诗曰：淮夷来同也。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汉书曰：贾捐之曰：尧、舜之盛也，地方不过数千里。论语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归义。甘泉赋曰：八荒协兮万国谐。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礼记，子曰：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东观汉记曰：建武十七年，商贾重宝，单车露宿，牛马放牧，道无拾遗。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时，置余粮于亩首。蔡邕胡广碑曰：余粮栖乎畎亩。毛诗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礼记曰：外户不闭，谓之大同。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礼记，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庄子，孔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东观汉记，诏曰：吏安其职，民乐其业。孝经援神契曰：天下归往，人人乐生。论语曰：百世可知。言喻远也。

武皇既崩，山陵未干，汉书，霍禹曰：将军坟墓未干。杨骏被诛，母后废黜，干宝晋纪曰：永平元年，诛太傅杨骏，迁太后杨氏于永宁宫，策废为庶人，居于金墉城。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干宝晋纪曰：太子太傅孟观知中宫旨，因潜二公欲行废立之事。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张华以二公既亡，楚必专权，使董猛言于后，遣谒者李云宣诏免玮付廷尉。玮以矫诏伏诛。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阙伯实沈之郟岁构；毛诗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左氏传，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阙伯，季曰实沈，居旷野，不相能，日寻干戈，以相征讨。阙伯、实沈，则参商也。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毛诗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臧荣绪晋书曰：惠帝永宁二年，禅位于赵王伦，伦以兵留守卫，上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中书令缪播云：太史案星变事，当有免官天子。民不见德，唯乱是闻，左氏传，卜偃曰：民不见德，唯戮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庄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骇矣。下有盗跖，上有曾史。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范晔后汉书曰：李宝劝刘嘉且观成败，光武闻，告邓禹曰：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左氏传，季孙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纆干国之纪。吕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归之，若蝉之赴明火也。内外混淆

，庶官失才，郑玄毛诗笺曰：内，谓诸夏也。外，谓夷狄也。尚书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名实反错，天网解纽。管子曰：循名而案实。案：实而定名，名实相为情。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汉书，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左氏传曰：晋辅氏之役，魏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回蹶而颠仆。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干宝晋惠纪曰：蜀贼李流攻益州，发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乐西征，李辰因之诳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为主。石冰应之。石冰略扬州，扬州刺史苏峻降。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干宝晋纪曰：刘渊迁离石，遂谋乱。渊在西河离石，攻破诸郡县，自称王。又曰：王弥攻东莞、东安二郡，复攻青州。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干宝晋怀纪曰：贼刘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尘于平阳。又愍纪曰：刘曜寇长安，刘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尘于平阳矣。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汉书，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左氏传曰：浑罕曰：君子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故于时天下非暂弱也。军旅非无素也。彼刘渊者，离石之将兵都尉；王弥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宝晋武纪曰：太康八年，诏渊领北部都尉。盖皆弓马之士，驱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非吴蜀之敌也。曾子曰：乌合之众，初虽相欢，后必相咋。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贾谊过秦论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成败异效，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孔安国尚书传曰：扰，乱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汉书，梅福上书曰：高祖举秦如鸿毛，取楚如拾遗。将相侯王，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干宝晋纪曰：刘曜入京都，杀大将军吴王晏、光禄大夫竟陵王，其余官僚，僵尸涂地，百不遗一。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孙盛晋阳秋曰：刘曜入于京都，六宫幽辱，征西将军南阳王模出降，以模妃刘氏赐胡张平为妻。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汉名臣奏，陈风对问曰：民如六畜，在牧养者耳。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周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六韬曰：利害相臻，犹循环之无端。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周礼曰：以防止水。郑玄曰：偃潴畜流水之陂。尚书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动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御其大灾而不尸其利。礼记曰：圣王之制祭祀也，能御大灾

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左氏传，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杜预曰：浚，取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渊泽也。毛诗曰：鸛彼晨风。郁彼北林。孙卿子曰：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国家者，士人之居也。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后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毛诗序曰：君臣上下，动无礼文。左氏传，叔向诒子产书曰：严断刑罚，以威其淫。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孝经曰：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谢承后汉书曰：朱隽宣国威灵，审示祸福。求明察以官之，笃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左氏传，叔向曰：犹求圣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礼记曰：乐行而人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鹞冠子，所谓人者，恶死乐生。悦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万乘之国行仁政，民悦之，犹解倒悬也。老子曰：安其居，乐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赵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礼，君子所能。家语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僻销于胸怀。廉耻，已见上注。礼记曰：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礼。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论语，子张曰：士见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汉书，淮南王安上疏曰：陈胜、吴广奋臂大呼，天下响应。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厚则上安。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左氏传，韩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毛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听乐以知诸侯存亡之数，短长之期者，盖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也。左氏传曰：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昔周之兴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显，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毛诗序曰：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毛诗周颂文也。郑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谷，蒸民乃粒，天下无不于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实颖实栗，即有邰胎家室。」毛诗大雅文也。毛萇曰：颖，垂颖也。郑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种黍稷，尧改封于邰，就其家室，无变更也。至于公刘遭狄人之乱，去邰之豳，身服厥劳。故其诗曰：「乃裹糒粮，于橐托于囊。」毛诗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郑玄曰：为

狄人所迫逐，不忍斗其民，裹粮食囊之中，弃其余而去。「陟则在岫，复降在原，以处其民。」毛诗大雅文也。毛萇曰：岫，小山，别于大山者也。郑玄曰：由原而升岫，复下在原，言反复之重民居。以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庄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诗曰：「来朝走马，帅西水浒，至于岐下。」毛诗大雅文。郑玄曰：来朝走马，言其避恶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侧也。谓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从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从之如归市。毛萇诗传曰：古公处豳，狄人侵之，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吾闻之，君子不以其养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无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于岐下，百姓扶老携幼随而归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劳来而安集之。毛诗序曰：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安集之。故其诗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毛诗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隐其居，乃左右而处之，乃疆理其经界，乃时耕其田亩者。郑玄曰：时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貌其德音。毛诗曰：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貌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义曰度。貌，静也。郑玄曰：德政应和曰貌。故其诗曰：「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载锡之光。」毛诗大雅文也。左传曰：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庆赏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郑玄曰：载，始也。始使之显著也。至于文王，备修旧德，而惟新其命。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郑玄曰：太王国于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毛诗大雅文也。郑玄曰：小心翼翼，恭顺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怀，思也。谓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观之，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耆，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诗行苇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礼记曰：古妇人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毛诗笺曰：法度莫大于四教。尊敬师傅，服澣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妇道。毛诗葛覃序也。诗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为絺??，女功之事烦辱者也。故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诗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郑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为正治于家邦。是以汉滨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毛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郑玄曰：女虽出游汉水之上，人无欲求犯礼者，亦由贞絜使之然也。毛诗曰：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郑玄曰：亦言贤。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毛诗六月

序也。郑玄曰：内，谓诸夏也。外，谓夷狄也。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犹曰天命未至。论语，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已矣。周书曰：武王将渡河，不期同时一朝会于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诸侯。史记曰：武王至于孟津，诸侯皆曰：帝纣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圣之智，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安民和众」。琴操曰：崇侯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三圣合谋，将不利于君。尚书，武王曰：独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国尚书传曰：汤顺天应人，逆取顺守。左氏传，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犹着大武之容曰「未尽善也」。论语，孔子曰：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诗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静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国语曰：灵王十二年，谷洛斗，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后稷始基静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韦昭曰：基，始也。静，安也。自后稷播百谷，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谓后稷、不窋、鞠陶、公刘、庆节、皇仆、羌弗、毁俞、公非、高圉、亚圉、公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积基树木，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潘元茂九锡文曰：经纬礼律。王肃家语注曰：经纬，犹织以成之也。国语，祭公谋父曰：勤恤民隐。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文质，已见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见上文。尚书有立政篇。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礼记，孔子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左氏传，司马侯曰：或乃多难。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国。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魏志曰：齐王芳，字兰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将军司马景王废帝，以太后令遣芳归藩于齐。尚书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诸桐宫，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也。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魏志曰：高贵乡公讳髦，字士彦，齐王废，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讨，文王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入，帝师溃。骑督成倅弟济以矛进，帝崩于师。尚书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二祖，景、文。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景福殿赋曰：武创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尚书曰：昔君文武，则有不二心之臣。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干宝晋纪，刘弘教曰：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

谈庄、老，少有说事。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王隐晋书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刘谦晋纪，应瞻表曰：元康以来，以儒术清俭为群俗。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刘谦晋纪，应瞻表曰：以宏放为夷达。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也。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郑玄毛诗笺曰：禄仕者苟得禄而已。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刘谦晋纪，应瞻表曰：元康以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量，寻文谨案，目以兰熏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干宝晋纪云：言君上之议虚谈也。萧杌，未详。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干宝晋纪曰：刘颂在朝忠正，才经政事。武帝重之，访以治道，悉心陈奏，多所施行。又曰：尚书郭启出赴妹葬，疾病不辞，左丞傅咸纠之，尚书弗过。王隐晋书，傅玄曰：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侧，弗皇暇食。毛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火候反病矣。郑玄毛诗笺曰：言时人骨肉无相诟病也。说文曰：诟，耻也。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愿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谢承后汉书，吕强上疏曰：苟宠所爱，私擢所幸，不复为官择人，反为人择官也。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毛诗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桓宽盐铁论曰：车丞相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汉书解故曰：机事所摠，号令攸发。胡广曰：机密之事。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崇让论曰：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之。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孔安国论语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风尘，以喻污辱也。晋诸公赞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竞。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孙卿子曰：天子千官，诸侯百官。史记曰：司马季主曰：试官不让贤。子真着崇让而莫之省，干宝晋纪曰：时礼让未兴，贤者壅滞，少府刘寔着崇让论。孙盛晋阳秋曰：刘寔，字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隐晋书曰：刘颂，字子雅，转吏部尚书，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驳。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孙盛晋阳秋曰：司隶校尉傅咸劲直正厉，果于从政，先后弹奏百寮，王戎多不见从。其妇女庄栉织纴女金反，皆取成于婢仆，礼记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緝笄。织纴，见下句。未尝知女工丝枲胥里反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礼记曰：女子十年不出，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周易曰：在中馈，无攸遂。毛诗曰：乃生女子，无非无仪，酒食是议。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黷乱上下，尔雅曰：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

姑。礼记曰：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又曰：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公羊传曰：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礼记曰：婚礼者，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尚书说命曰：黜于祭祀，时谓弗钦。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见上文。列女传，宋鲍女宗曰：贞顺，妇人之至行也。毛诗序曰：后妃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吕氏春秋曰：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矣。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左氏传，齐仲孙谓齐侯曰：臣闻国之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干宝晋纪曰：阮籍宏逸旷远，居丧不帅常检。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干宝晋纪曰：贾充飡众官，庾纯后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后。世俗言纯乃祖为五伯。又曰：充之先为市魁，故以戏答。考平吴之功，知将帅之不让；干宝晋纪曰：王浑愧久造江而王浚先之，乃表浚违诏，不受己节度。浚上书自陈曰：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欲构南箕，成此贝锦。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干宝晋纪，御史大夫郭钦上书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今西北郡皆与戎居，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吴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置冯翊、平阳，帝弗听。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宝晋纪，傅玄上书曰：昔魏氏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又上顾谓刘毅曰：朕方汉何主？对曰：桓、灵。帝曰：吾虽不及古贤，犹克己为治，方之桓、灵，不亦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干宝晋纪，司隶校尉傅咸上书曰：臣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又曰：鲁褒，字符道，南阳人，作钱神论。左氏传曰：取郟大鼎于宋，臧哀伯谏曰：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贾谊过秦篇曰：陈涉材能不及中庸。论语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传曰：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左氏传曰：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又曰：季札来聘，请观乐，使工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左氏传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无礼而克敌，天益其疾矣。爱我者唯祝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汉书，贾谊上疏曰：可为痛哭者，一也。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

！惠帝，已见西征赋。毛诗曰：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干宝晋纪曰：贾庶人赐死。初，武帝为太子取后，在宫不恭逊而甚妒忌，有孕者辄杀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随刃坠。又曰：韩寿妻贾午，寔始助乱。怀帝承乱之后得位，羈于强臣。干宝晋怀纪曰：太傅东海王越总兵辅政。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干宝晋纪曰：洛京倾覆，秦王业避难密南，趣许颖，豫州刺史阎鼎，以天下无主，有辅立之计。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广雅曰：命，名也。然怀帝初载，嘉禾生于南昌。徐广晋纪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怀帝生。毛诗曰：文王初载，天作之合。载，犹生也。望气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气。干宝晋纪曰：初，望气者言豫章、广陵有天子气。及国家多难，宗室迭兴，毛诗曰：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史记，太史公曰：递兴递废，能者用事。以愍怀之正，淮南之壮，成都之功，长沙之权，皆卒于倾覆。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遹，立为皇太子。贾后无子，妒害滋甚，废太子为庶人，送太子于许昌宫之别坊，矫诏使小黄门孙宪害太子。赵王伦酖杀贾后，帝诏谥遹为愍怀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钦度，封淮南王，领中护军。孙秀既害石崇等以惧允，允遂进围相府，相国赵王伦闭门，允兵四胜，陷破无前。伦息度，伪云有诏助淮南王。王下车受诏，遂害允。又曰：颖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骑校尉。赵王伦篡位，颖谋举义兵迎天子。伦死后，废太子覃，立颖为皇太弟。张方废颖归蕃，遣田徽杀之于邺。又曰：义字士度，封长沙王，拜步兵校尉。齐王冏相攻，冏败，缚至上前，义叱左右斩之。河间王颙欲废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诛义，出征，连战败走，遂诛之。而怀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干宝晋惠纪曰：诏豫章王炽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谥曰孝怀皇帝。尚书曰：天位艰哉！刘向之讖云，灭亡之后，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据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盖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长安，长安，固秦地也，干宝晋怀纪曰：关中建秦王业为皇太子，本吴孝王之子，出为秦献王后。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长安，崩，谥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阳王为右丞相，东以琅邪王为左丞相。干宝晋纪，愍帝诏琅邪王叡曰：今以王为侍中左丞相，督河东诸军事，右丞相南阳王督陕右诸军事。臧荣绪晋书曰：南阳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阳王为秦王，非也。上讳业，故改邺为临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征祥，而皇极不建，祸辱及身。皇极，已见上文。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毛诗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将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晋中兴曰：中宗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嗣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阳，陟皇帝位。国语，史伯曰：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

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韦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文选考异

尔乃取邓艾于农隙：案：晋书怀愍帝纪所载「隙」作「琐」。盖各本以传写伪为「隙」，与典引「微何琐」相类。

外袭王陵：陈云「陵」，「凌」误，注并同，是也。各本皆误。晋书所载作「凌」。

世宗承基太祖继业：袁本、茶陵本此二句在「大象始构矣」下。袁有校语云善在「军旅屡动」上。茶陵失着校语，详注中次序，所见与袁、尤无异。何校乙转，陈同。案：依文义是也。各本所见，盖并注误倒一节。晋书所载正在下。

注「世宗景皇」：案：「皇」下当有「帝」字。各本皆脱。

注「太祖文皇帝母弟也」：案：「母」上当有「景皇帝」三字。各本皆脱。

天符人事：袁本、茶陵本云「符」，善作「府」。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晋书所载作「符」。

遂排群议：袁本、茶陵本云「排」善作「非」。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晋书不载此句。

注「吴王荒淫」：案：「王」当作「主」。各本皆伪。

注「贾充荀勖等陈谏」：袁本、茶陵本「陈」作「毕」，是也。

注「居旷野不相能」：陈云「野」，「林」误，是也。各本皆误。案：「居」下本有「于」字，「能」下本有「也」字，盖不备引也。

注「惠帝永宁二年」：袁本、茶陵本「宁」作「康」。案：二本是也。考晋书惠帝纪，永康以元年正月朔改元，其次年正月赵王伦篡，其四月乘舆反正，于是改元乃始为永宁。然则事在未改永宁以前，正永康二年之正月。故臧荣绪书据当日所称，校者误改之耳。

注「鹞冠子」：案：「子」下当有「曰」字。各本皆脱。

注「小曰橐大曰囊」：袁本、茶陵本无「曰」字、「大」字。案：此尤校改正之也。

载锡之光：袁本此下校语云善有「也」字。又「以御于家邦」下校语同。茶陵本皆无校语。案：袁所见非也。

注「灵王十二年」：袁本、茶陵本「十二」作「二十」。案：各本皆非也，当作「二十二」。韦昭有注可证也。

诛庶桀以便事：何云晋书「桀」作「孽」。陈云作「孽」为是。案：善注未有明文。五臣作「桀」，济注「桀，傲也」。今无以考之。

注「以固其国」：何校此四字改在上文「或乃多难」之下，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太康以来」：何校「太」改「元」，是也。各本皆误。

而贱名俭：袁本、茶陵本「俭」作「检」，云善作「俭」。何云晋书「俭」作「检」。案：「检」字是也。各本所见「俭」字，传写误耳。注「应瞻表」，「俭」字亦「检」之伪。其表以「清检」对「容放」言之，义无取于「俭」，而今晋书应传作「俭」字，恐非也。又善引刘谦纪，自不必与彼同。

注「以宏放为夷达」：袁本、茶陵本「宏」作「容」。案「容」字是也。今晋书应传作「宏」，尤依之改。但善自不必与彼同。

注「汉书解故曰」：案：「书」当作「官」，各本皆误。

察庾纯贾充之事：何校「事」改「争」。茶陵本云五臣作「争」。袁本云善作「事」。案：晋书所载作「争」。

知将帅之不让：何校「知」上添「而」字。袁本、茶陵本云善无「而」字。案：晋书所载有「而」字。

怀帝承乱之后得位：茶陵本云五臣无「之后」。袁本云善有「之后」。今案：有者传写衍也。晋书所载无。

注「晋中兴曰」：陈云「兴」下脱「书」字。是也。各本皆脱。

后汉书皇后纪论

后汉书皇后纪论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知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礼记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玄曰：帝尝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为正妃，余三小者次妃也。帝尧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说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则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尝，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妇也，嫔也，女御也，五者相参，以定尊卑。周礼曰：九嫔掌妇学之法，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女御，书叙于王之燕寝，以岁时献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也。女史彤管，记功书过。毛诗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记其过，其罪杀之。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列女传曰：齐孝孟姬者，华氏之长女，齐孝公之夫人也。孝公游于琅邪，华姬从。后车奔，姬堕车碎，孝公使驷马载姬以归。姬曰：妾闻妃后踰阃，必乘

安车辎轔，下堂必从傅母保阿，进退则鸣玉佩环。今立车无轔，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环佩，佩玉有环。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诗序曰：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魏文帝典论曰：欲纳二女，充备六宫，佐宣阴教，聿修古义。又礼记有内则篇。闺房肃雍，险谒不行者也。毛诗序曰：王姬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又曰：后妃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诋私谒之心。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讐。列女传曰：曲沃负谓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虞贞节曰：其夫人晏出，故作关雎之歌以感诲之。列女传曰：姜后者，齐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尝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史记曰：平王东徙雒邑，周室微，诸侯以强并弱。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传曰：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恭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也，公许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齐桓公卒，易牙入，与貂因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晋献升戎女为元妃，左氏传曰：初，晋侯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缢而死。终于五子作乱，豕鬲遘屯。五子，齐武孟等。豕鬲，晋太子也。爰逮战国，风宪愈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毛诗曰：绿兮衣兮，绿衣黄裳。郑玄曰：今衣黑而黄裳，谕乱嫡妾之礼也。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弛防，先色后德者也。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官备七国，爵列八品。当秦之时，凡有七国，秦并其六国。故内职皆备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汉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正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长使、少使之号焉。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孔安国尚书传曰：厘，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辨。汉书曰：高祖得戚姬，爱幸，常从。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大戴礼曰：古者大臣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汉书，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论曰：文帝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郑玄周礼注曰：衽席，单席。然而选纳尚简，饰玩华少。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

，增级十四。班固汉书赞曰：汉兴，因秦之称号，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

及光武中兴，斲雕为朴，汉书，班固曰：汉兴，破觚为圜，斲雕为朴。六宫称号，惟皇后贵人，金印紫绶，俸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汉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恣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应劭风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择也。以岁八月，雒阳民，遣中大夫与掖庭丞、相工阅视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长壮妖絜有法相者，载入后宫。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阍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弊矣。礼记曰：外言不入于阍，内言不出于阍。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着甲令，如淳汉书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来，岂不休哉！毛诗曰：诒厥孙谋。虽御已有度，而防闲未笃，毛诗序曰：鲁桓公不能防闲文姜。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范晔后汉书曰：肃宗孝章皇帝讳烜，显宗第五子也。烜，丁达反。恩隆好合，遂忘潜蠹。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委成冢宰，简求忠贞，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秦半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史记曰：秦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半氏，号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于王家。魏人范雎说秦昭王，言穰侯擅权于诸侯。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范晔后汉书曰：孝安皇帝讳佑，父清河孝王庆。殇帝崩，邓太后与兄骘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阎太后与兄显立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又曰：桓帝讳志，父蠡吾侯。质帝崩，梁太后与兄冀立之。又曰：灵帝讳宏，父苕解渎亭侯。桓帝崩，窦太后与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窦皇后，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和熹邓皇后立殇帝，太后临朝。安思阎皇后立少帝，太后临朝。顺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临朝。桓思窦皇后立灵帝，太后临朝。曹节等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北景。又曰：灵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辩即位，太后临朝，董卓迁于永安宫。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纓縲继于圜犴岸之下。范晔后汉书，谢弼上封事曰：窦太后幽隔空宫，如有雾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见天下。论语，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縲继之中，非其罪也。毛诗曰：宜犴宜狱。湮灭连踵，倾辘继路。运命论曰：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王隐晋书曰：刘胤商货继路。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嵇康与山巨源书曰：禽鹿长而见羈，则赴蹈汤火。袁崧后汉书，朱穆上疏曰：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用之不

时，必见灿烂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汉书，张释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记作陵迟。汉书，哀帝诏曰：尚书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也。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毛诗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灭也。尚书曰：古人有言，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当世所奉者，则随他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纘西京外戚云尔。私恩，谓桓、顺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则随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选考异

注「帝尝立四妃以」：袁本、茶陵本「以」作「矣」。案：二本是也。「矣」，句绝。

注「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案：「正」下、「三」下两「九」字俱不当有。各本皆衍。读以「立正妃」为一句，又「三二十七」为一句也。

注「妇也嫔也」：案：当作「嫔也，世妇也」。各本皆误。

注「女御书叙于王之燕寝」：案：「书」当作「掌御」二字。各本皆误。

注「齐侯好内多宠」：案：「多」下当有「内」字。各本皆脱。

注「与貂因宠」：何校「因」下添「内」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又有美人良人八子」：案：「子」下当有「七子」二字。各本皆脱。此外戚传文可证，章怀注所引亦可证。

饰玩华少：何云「华少」后汉书作「少华」。袁本云善作「华少」。茶陵本云五臣作「少华」。案：各本所见盖皆传写倒。

唯皇后贵人金印紫绶 何云后汉书复出「贵人」二字。陈云复出为是。案：所校是也。各本盖皆脱。皇后自同乘輿耳。又考輿服志「天子贵人赤绶同诸侯王」，与此不合。或光武时紫绶，以后乃赤绶也。

注「以岁八月雒阳民」：陈云「月」下脱「筭」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长壮妖絜」：案：「妖」当作「姣」。各本皆伪。

注「家属徙北景」：案：「北」当作「比」，各本皆伪。范书皇后纪、续汉书郡国志、前书地理志俱可证。

文选卷第五十

目录 [隐藏]

1 史论下

1.1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1.2 宦者传论

1.3 逸民传论

1.4 宋书谢灵运传论

1.5 恩幸传论

2 史述赞

2.1 史述赞三首

2.1.1 述高纪第一

2.1.2 述成纪第十

2.1.3 述韩英彭卢吴传第四

2.2 后汉书光武纪赞

史论下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范蔚宗

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中兴，谓汉有王莽篡位，后光武复兴，为中兴也。天有二十八宿，将以辅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史记，太史公曰：相如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书曰：其余佐命立功之士。

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谢承后汉书序曰：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杨肇诔曰：茂绩惟嘉。然原夫深图远筹，固将有以为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左氏传，寺人披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又曰：齐桓，卫姬之子，有宠于僖公，有鲍叔牙、隰朋以为辅佐。又曰：晋搜于被卢，命赵衰为卿，让于先轸。杜预曰：先轸，晋下军之佐原轸也。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盗狗轻猾之徒，汉书曰：灌婴，睢阳贩繒者也。高祖为沛公，以中涓从，后剖符食颍阴，至丞相。又曰：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高祖为沛公，以舍人从，后封舞阳侯。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汉书赞曰：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毛诗曰：实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縲绁，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李陵书曰：昔萧樊囚执，韩彭菹醢。自兹以降，讫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司马相如封禅书曰：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臣瓚曰：缙，赤色；绅，大带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礼记曰：大人世及以为礼。汉书曰：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王仲翁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论语，阳货谓孔子曰：怀其宝而迷

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于乱世，含德怀道而死者众，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班固汉书赞曰：汉兴，惩强秦之败，大启九国，可谓矫枉过其正也。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范曄后汉书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万户，为执金吾。邓禹，字仲华，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县。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二县，以列侯奉朝请。贾复，字君文，封胶东侯，食六县，以列侯加位特进。蔡邕独断曰：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异者，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孟康汉书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请。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论语，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范曄后汉书，第五伦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弊未远。言选德弃功，参差杂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难塞。若论功弃德，并列于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事相权。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权于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权于功。汉书曰：量资弊，权轻重，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有子权母而行。韦昭曰：重为母，轻为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汉书曰：翟方进为相，峻文深??，中伤者尤多。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号。侯者百数，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范曄后汉书，郎顛上疏曰：攘灾延庆，号令天下。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郭伋亦议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汉书曰：上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张良曰：此谋反耳。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取天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谋反耳。范曄后汉书曰：光武以郭伋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伋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又曰：郑兴，字少赣，河南人。征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汉书引曰：崇恩德以抚海内。仲长子昌言曰：人主临之以至公。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显宗，明帝。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范曄后汉书曰：王常，字颜卿，颍川人，封山桑侯，拜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曰：李通，字次元，南阳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窦融，字周公，扶风人，封安丰侯，为卫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阳人，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系之篇末，以志功次云尔。

文选考异

固将有以为尔：茶陵本「为」作「焉」。袁本作「为」，与此同。案：今范书作「焉」，何校改「焉」。

勋贤兼序：茶陵本「兼」作「皆」。袁本作「兼」，与此同。案：今范书作「皆」，疑善「皆」、五臣「兼」，二本失着校语，而此以五臣乱善也。下文可谓兼通矣。善同范书有「兼」，五臣无「兼」，殆改此为「兼」，而删之以相避欤？

注「缙赤色」：案：「赤」下当有「白」字。各本及章怀注皆脱。酒德颂注引有者是也。

即事相权：茶陵本「即」下有「以」字，袁本无。案：今范书有，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之。

注「衡平也」：案：「衡」上当有「权」字。各本皆脱。此韦汉志注以解「权轻重」之「权」，言衡平者，谓衡用权而平也。其注周语云「权，称也」，义亦同。又韦齐语注云「权，平也」，或此「衡」为「权」字之误。}}

宦者传论

宦者，养也，养阉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后汉用之尊重，故集为传论。

宦者传论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仲长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礼有其官职。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阉者守中门之禁，周礼曰：阉人掌守王宫中之门禁，郑玄曰：中门，于外内为中。寺侍人掌女宫之戒。周礼曰：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周礼曰：寺人，王之正内五人。郑玄曰：正内，路寝也。月令：「仲冬，阉尹审门闾，谨房室。」礼记文也。郑玄曰：阉尹，主领阉竖之官也。于周则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诫出入及关闭之属也。重闭外内门。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毛诗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而作是诗也。毛萇曰：巷伯，内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长也。无物以损其身，故全长也。汉书曰：元帝以石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应劭汉官仪曰：掖庭，后宫所处。中宫，谓诸中人。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左氏传曰：吕郟畏偪，焚公宫而杀晋侯。寺人披请见，公见之，以难告。又曰：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鞞，对曰：昔赵衰以壶餐从径，餽而弗食，故使处原。杜预曰：勃鞞，披也。史记以勃鞞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诸

大夫曰：管苏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后，爵之于朝。申侯顺吾所欲，行吾所乐，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未尝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监缪贤着庸于秦赵。史记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又曰：藺相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求人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竖刁乱齐，伊戾祸宋。左氏传曰：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杜预曰：寺人，内阉官竖刁也。史记曰：竖貂为竖刁，并音凋。左氏传曰：楚客聘于晋，过宋，太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至则为坎用牲，加书征之，而骋告平公曰：太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使视之，则信有焉。太子死，公徐闻其罪，乃烹伊戾。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珥左貂，给事殿省。范晔后汉书，朱穆曰：案汉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假貂珥之饰，任常伯之职。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令。汉书高后纪曰：太后临朝称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别，二曰制书，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称也。汉书刘泽传，田生求事吕氏所幸大谒者张释卿。如淳曰：奄人曰。吕后纪云张释，刘泽传又曰张卿。然则张释字子卿。今汉书或为释卿，误也。仲长子昌言曰：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汉书曰：孝文时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汉书曰：孝武时，宦者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汉书曰：萧望之以武帝游燕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仲长子昌言曰：至于武皇游燕后庭，置中书之官，领受军事。汉官解故曰：机事所总，号令攸发。胡广曰：机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汉书曰：急就一篇，元帝黄门令史游作。董巴舆服志曰：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汉书曰：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建议，以为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由是大与石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废锢，不得复进用。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如淳汉书注曰：调，选也。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范晔后汉书曰：孝和皇帝讳肇，肃宗子也，年十岁。窦太后诏曰：窦宪，朕之元兄，当以旧典辅斯职焉。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官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徒对反，史记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汉书注曰：省中，本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书曰：元恶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范

晔后汉书曰：郑众，字季产，南阳人。和帝初，窦宪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封鄴乡侯。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范晔后汉书曰：安帝年号延平。委用渐大，而其资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亦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和熹邓后，已见皇后纪论。朝臣图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范晔后汉书，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范晔后汉书，谏议大夫刘陶上疏讼朱穆曰：今权宦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所以崇尊显之高业，守和平之隆祚。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闱之任也。汉书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领事之号，或曰永巷，则曰永巷仆射，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范晔后汉书曰：孙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时为中黄门。时江京等废皇太子为济阴王，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十月，北乡侯疾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遂至废黜。若北乡不起，共斩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乡薨，程与十八人谋于西钟下，皆截衣为誓，斩江京，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封程浮阳侯。又曰：顺帝讳保，安帝之子。又曰：曹腾迁中常侍，桓帝立，腾以定策封费亭侯，大长秋。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范晔后汉书曰：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颍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国，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五人遂定其议。帝嚙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诏收冀，悉诛之。超封新丰侯；璜，武原侯；瑗，东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阳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谓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屏气，言恐惧也。论语曰：屏气似不息者。范晔后汉书曰：阳球既诛王甫，权门闻之，莫不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伊尹、霍光；张良、陈平。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宠光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陈琳檄曰：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

若夫高冠长剑，纁朱怀金者，布满宫闱；枚乘兔园赋曰：高冠扁焉，长剑闾焉。法言曰：或问使我纁朱怀金，其乐不可量也。李轨曰：朱，绂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盖以十数。尚书纬曰：天子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汉旧仪曰：郡分铜虎符三。府署第馆，基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切刃珍藏；毛诗曰：元龟象齿，大赂南金。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奉而献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汉书曰

：齐地织作冰纨。臣瓚曰：纨之细密，如坚冰也。子虚赋，杂纤罗，垂雾縠。媼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左氏传，子西曰：今闻夫差宿有妃媼嫔御焉。杜预曰：妃媼，贵者也。媼音墙。汉书曰：初，袁盎为吴相时，从史盗私盎侍儿。文颖曰：婢也。仲长子昌言曰：为音乐则歌儿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传，晏子谓齐侯曰：高台深池，撞钟舞女。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缙绣。汉书，东方朔曰：土木衣缙绣，狗马被缙??。佞幸传曰：董贤起大第阙下，土木之功，穷极伎巧，柱槛衣以终锦。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班固汉书曰：司马迁述曰：呜呼史迁熏骨以行刑！韦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弊相济，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锡文曰：同恶相济。尚书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殫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韦昭国语注曰：山居曰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刘騊駼与李子竖书曰：下车负乘，剧贼未禽。韩诗曰：谗言缘间而起。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尚书曰：予则孥戮汝。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东观汉记曰：灵帝时，故太仆杜密、故长乐少府李膺各为钩党。尚书曰：下本州岛考治。时上年十三，问诸常侍曰：何钩党？诸常侍对曰：钩党人即党人也。即可其奏。凡称善士。莫不罹被灾毒。桓子新论曰：居家循理，乡里和顺，出入恭敬，言语谨逊，谓之善士。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器怨，协群英之势力，周书曰：乃辨九服之国。谢承后汉书曰：黄向对策，以为群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范晔后汉书曰：窦武，字游平，扶风人也。女立为皇后，武为大将军，谋诛中官。曹节等矫诏将兵诛武。又曰：何进，字遂高，南阳人也。女弟立为皇后，为大将军。灵帝崩，袁绍说进令诛中官，谋泄。张骧、赵忠等因进入省，共杀进。应劭风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极运。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范晔后汉书曰：袁绍勒兵斩赵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张让投河而死。尚书曰：今予恭行天之罚。左氏传，君子曰：周任有言，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史记，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乱兮，不知其非。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曹腾、梁冀，已见上文。昏弱，谓桓帝也。魏武因之，遂迁龟鼎。魏武，曹操也。龟鼎，国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书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左氏传，王孙满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左氏传曰：晋荀林父及楚子战于邲，楚子见左广，将从之乘。屈荡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文选考异

注「掌守王宫中之门禁」：茶陵本「之门」作「门之」，章怀注同，是也。袁

本亦误倒。

王之正内者五人：何校去「者」字。陈云「者」字衍。案：皆据周礼序官校也。今范书亦有，恐此是蔚宗自为文，不全同所引也。

注「史记以勃鞞为履貂上」：何校「貂上」二字改「鞞」字：陈同。案：所校非也，此当衍「上」字。答任少卿书引史记「履貂曰」可证。又何改正文「貂」为「鞞」，更非。范书亦作「貂」。章怀注：「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是蔚宗自作「貂」。

注「寺人内阉官竖刁也」：案：「刁」当作「貂」。各本皆误。此所引起「僖二年齐寺人貂」之注也。

注「史记曰竖貂为竖刁」：案：「曰」当作「以」，各本皆误。

注「公徐闻其罪」：陈云「其」下脱「无」字，是也。各本皆脱。

惟阉官而已：茶陵本「官」作「宦」。袁本作「官」，与此同。案：今范书作「宦」，似「宦」字是也。

注「安帝年号延平」：何校「安」改「殇」，是也。各本皆误。

小黄门亦二十人：茶陵本无「亦」字，云五臣有。袁本有，用五臣也。案：今范书无，此以五臣乱善。袁不着校语，亦非。

朝臣图议：茶陵本「图」作国。袁本作「图」，与此同。案：今范书作「国」，疑善「国」、五臣「图」，二本失着校语，而此以五臣乱善也。

注「郡分铜虎符三」：袁本、茶陵本「分」作「国」，是也。

基列于都鄙：袁本云善作「基」。茶陵本云五臣作「棋」。今范书作「棋」，章怀有注。何校依之改。陈云作「棋」为是。案：此各本所见传写误，善亦不作「基」也。

盈物珍藏：茶陵本「物」作「仞」，云五臣作「物」。袁本作「物」，用五臣也。案：今范书作「仞」，此以五臣乱善。袁不着校语，亦非。

注「班固汉书曰」：陈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熏骨以行刑」：何校「骨」改「胥」，陈同。又云「行」字衍，是也。各本皆误。

注「与李子竖书曰」：茶陵本「竖」作「坚」，是也。袁本亦误「竖」。

注「尚书曰下本州岛考治」：陈云「曰」，「白」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张骞赵忠等」：何校「骞」改「让」，陈同。又下节注中袁、茶陵二本亦作「骞」，尤改作「让」。案：今范书作「让」。「让」字是也。

注「今予恭行天之罚」：案：「予」下当有「惟」字，「恭」当作「龚」。各本皆误。檄蜀文引「予惟龚行天之罚」，亦非，当互订。又案：后述高纪「恭行天罚」注「恭行已见上文」，依今班书，亦当是「龚」之误也。

注「屈荡尸之曰」：袁本「尸」作「户」，是也。茶陵本亦误「尸」。案：开成石经是「户」字。

逸民传论

何晏论语注曰：逸民，言节行超逸。

逸民传论

范蔚宗

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易曰：艮下干上，遯。彖曰：遯之时义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谓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卦上九爻辞。是以尧称则天，而不屈颍阳之高；论语，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颍水之阳。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絜。论语曰：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史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自兹以降，风流弥繁，琴赋曰：体制风流，莫不相袭。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西征赋曰：悟山潜之逸士，卓长往而不返。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论语，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又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言或静默隐居，以镇心之躁竞；或去彼危难，以谋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秽时俗以动其概，或疵点万物以发其清。概，犹操也。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舜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蕝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尔。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列女传曰：柳下惠死，妻谏之曰：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过三黜，终不弊兮。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史记曰：鲁仲连谓新垣衍曰：秦即为帝，则连蹈东海死耳。又曰：鲁连下聊城，田单归而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与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汉书，贾谊上书曰：胡、越之人虽死不相为者，教习然也。彼虽硜硜有类沽名者，论语曰：子击磬于卫，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然而蝉蜕税器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淮南子曰：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及伪之

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则骄富贵矣，道义重则轻王公矣，内省则外物轻矣。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慈夜义愤甚矣。东观汉记曰：桓荣温恭有蕴藉，明经义。文颖曰：谓宽博有余也。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范曄后汉书曰：胡刚清高有志节，值王莽居摄，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左氏传，王使詹桓伯辞于晋侯曰：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毛诗序曰：百姓莫不相携持而去焉。扬雄曰：「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法言曰：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鸿高飞，冥冥薄天，虽有弋人执矰缴，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贤者深居，亦不罹暴乱之害。今篡或为慕，误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国语，越王夫人去笄侧席而坐。韦昭曰：侧犹特也。礼，忧者侧席而坐。班固汉书公孙弘赞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彼义，相望于岩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汉书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周易曰：贲于丘园，束帛篚笺。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汉书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犹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也。世祖即位，征方。于道病卒。范曄后汉书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杀其子宇，萌将家属入海，客于辽东。光武即位，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曰：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后汉书曰：严光，一名遵，会稽人。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政邪？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党，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于澠池。后复征，不得已，乃着短布单衣，赍皮绶头巾，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以病归。隐居守志。群方咸遂，志士怀仁，郭象庄子注曰：一方得而群方失。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礼记曰：君子有礼，故物无不怀仁。斯固所谓举逸人则天下归心者乎？论语，子曰：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范曄后汉书曰：肃宗孝章皇帝讳炘，显宗第五子。又曰：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交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

，以疾乞骸骨。又曰：高凤，字文通，南阳人。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交车，托病逃归，隐身渔钓，终于家。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与卿相等列，束广微补亡诗曰：堂堂处子。楚辞曰：独耿介而不随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论语，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盖录其绝尘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庄子，颜回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奔逸绝尘，而瞠乎若后耳。司马彪曰：言不可及也。论语，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谓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蓑、仪封人、楚狂接舆。

文选考异

注「而游尧舜之门」：案：「舜」字不当有。各本皆衍。章怀注无。

注「避世之人也」：案：「也」字不当有。各本皆衍。章怀注无。

弋人何篡焉：袁本、茶陵本「人」作「者」。案：今范书亦作「者」，「者」字是也。尤盖依所见法言改耳。此注引法言，袁、茶陵仍作「者」，其宋衷注乃云「弋人」，「弋人」不出正文，蔚宗及善与尤所见自不同，改之非是。

注「穀皮绀头巾」：案：「穀」当作「穀」，巾字不当有。各本皆误。章怀注「以穀树皮为绀头」也。

与卿相等列：袁本「与」上有「羞」字，云善无。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今范书有。依文义，似各本所见皆传写误脱之也。

注「独耿介而不随俗」：案：「俗」字不当有。各本皆衍。此所引九辨文也。

元文「随」下有「兮」，善引在句末者多节去。

宋书谢灵运传论

沈休文修宋书百卷，见灵运是文士，遂于传不作此书，说文之利害，辞之是非。

宋书谢灵运传论

沈休文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汉书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应劭曰：肖，类也。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刚柔不同。史记曰：况怀五常，含好恶。郑玄礼记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国尚书传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礼记曰：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又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毛诗题曰：鹿鸣之什。说者云：诗每

十篇同卷，故曰什也。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虞书有帝庸作歌，夏书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见歌文。稟气怀灵，理或无异。古猛虎行曰：稟气有丰约，受形有短长。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风流弥着，幽、厉之时，多有讽刺，在下祖习，如风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弥着。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孙卿子曰：君子养源，源清则流清。陆机大暑赋曰：播芳尘之馥馥。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仲长子昌言曰：英辞雨下。吴越春秋，乐师谓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于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润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着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范晔后汉书曰：崔骃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属文，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又曰：蔡邕少博学，好辞章。杨，杨子云。班，班孟坚。异轨同奔，递相师祖。礼记曰：仲尼祖述尧、舜。然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贾逵国语注曰：芜，秽也。累，犹负也。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平子，张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续晋阳秋曰：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尚书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献帝年号。魏志曰：明帝青龙四年，有司奏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明皇帝为魏列祖也。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郑玄周礼注曰：甫，始也。言始将情意以纬于文。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二班，叔皮、孟坚也。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擅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续晋阳秋曰：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代尚诗赋，皆体则风骚，诗摠百家之言。飙流即风流，已见上文。广雅曰：祖，法也。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说文曰：诡，变也。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元康，晋惠帝年号也。续晋阳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有文质而宗师不异。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论衡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又曰：或能陈得失，奏便宜，应经传，文如星月，若谷子云、唐子高者，并为高第。汉书，宣帝曰：辞赋譬如女工有绮縠也。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汉书曰：梁孝王广治睢阳城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杰。逸响，谓司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游也。高韵，谓应、徐之文也。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史记曰：宣王法文武遗风。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积善所润之余烈。江右，西晋也。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子

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老子为柱下史。庄子内篇其数有七。驰骋文辞，义殫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建武，晋愍帝年号。义熙，晋安帝年号。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答宾戏曰：驰辨如涛波。仲长统昌言曰：妙句云布。孝经钩命决曰：云委雾散，殊错沈浮。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孙绰子曰：庄子多寄言，浑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庄子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还归，遗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遁丽之辞，无闻焉尔。孙绰集序曰：绰文藻遁丽。公羊传曰：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仲文，殷仲文也。续晋阳秋曰：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风、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晋武帝年号。

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揆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兴会，情兴所会也。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也。体裁，制也。谢承后汉书曰：魏朗为河内太守，明密法令也。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尚书曰：垂裕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楚辞曰：跪敷衽以陈辞。陆机乐府篇曰：商榷为此歌。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文赋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言讽咏之者，咸以为高，历载辞人，所共传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赠丁仪王粲诗曰：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王仲宣七哀诗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孙子荆陟阳侯诗曰：晨风飘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长杂诗曰：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灵均，屈原字也。尚书，周公曰：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论语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西征赋曰：如其礼乐，以俟来哲。

文选考异

注「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应劭曰肖类也头圆象天足方象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明皇帝为魏列祖也」：茶陵本「列」作「烈」，是也。袁本亦误。

甫乃以情纬文：茶陵本无「文」字，云五臣有「物」字。袁本有「物」字，云善无。案：此尤延之所校添也。今宋书是「文」字。

源其飙流所始：袁本云善作「源」。茶陵本云五臣作「原」。何云疑作「原」。今宋书是「原」字。

注「诗总百家之言」：陈云「诗总」当作「傍综」，见世说注，是也。

注「潘陆之徒有文质」：陈云「有文质」当作「虽时有质文」，是也。各本皆误。案：亦据世说文学篇注也。

注「好庄子玄胜之谈」：陈云「子」当从世说注作「老」，是也。各本皆误。

注「谢混始改之」：案：「之」字不当有。世说注无。各本皆衍。

注「太元晋武帝年号」：何校「武」上添「孝」字，是也。袁本亦脱。茶陵本并入五臣亦脱。

仲宣灞岸之篇：案：「灞」当作「霸」，详袁本所载济注，乃善「霸」、五臣「灞」，各本所见以五臣乱善。前七哀诗及此注俱为「霸」字，不误。又今宋书亦是「霸」字。

注「灵均屈原字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所载五臣济注有之。案：此尤误取增多也。

恩幸传论

约言当时遇幸会者，即得好官。又以晋、宋之间，皆取门户，不任才能，故作此论。

恩幸传论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庄子曰：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屠钓，卑事也；板筑，贱役也。太公起为周师，傅说去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记曰：太公望吕尚以渔钓奸周西伯。战国策，范雎谓秦王曰：吕尚之遇文王，立为太师。尚书曰：高宗梦得说，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论公侯之世，鼎食之资，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列鼎而食。明扬幽仄，唯才是与。尚书曰：明明扬仄陋。

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范曄后汉书曰：胡广，字伯始，南阳人。六世祖刚，值王莽居摄，亡命交趾，莽败乃归乡里。广少孤贫，法雄察广孝廉，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黄宪，字叔度，南阳人。世贫贱，父为牛医。同郡陈蕃临朝而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汉书曰：郑子真名震乎京师。且士子居朝，咸有职业，虽七叶珥貂，见崇西汉，左太冲咏史诗曰：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应劭汉书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晋令曰：侍中除书表奏皆掌

署之。应劭汉官仪曰：侍中出则佩玺抱剑。东方朔为黄门侍郎，执戟殿下。汉书曰：东方朔初为常侍郎，后奏泰阶之事，拜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尝醉，小遗殿上，诏免为庶人。复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属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黄门有给事黄门。汉官仪云：给事黄门侍郎，位次侍中、给事中，故曰给事黄门。然侍郎、黄门侍郎二官全别，沈以为同，悞也。答客难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非黄门侍郎，明矣。郡县掾吏，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掾吏，卑位。负戈，贱役。豪家世族，咸亦为之。言无贵贱之异也。子虚赋曰：幸得宿卫，十有余年。非若晚代分为二涂者也。二涂，谓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贱职，庶族不涉清阶。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国语曰：后稷始基靖民。尚书曰：太王肇基王迹。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列子曰：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言魏、晋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郡中正，以才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州都，而摠其义。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世资，用相陵驾，人才不甚悬殊，故因世资以成贵也。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言法坏之渐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艺，乃随时斟酌，定其品差。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臧荣绪晋书曰：刘毅为尚书左仆射，上疏陈九品之弊，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言势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门之子，不居上班。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还，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左氏传曰：人有十等，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古学然有辨。太玄经曰：君子之道，较然见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奥乌到绝，楚辞曰：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阼之任，宜有司存。论语，曾子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尔雅曰：狎，习也。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沈约宋书曰：孝建，武帝年号；泰始，明帝年号。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礼记月令曰：仲冬省妇事，无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郑玄曰：贵戚，姑姊妹也。近习，天子所亲幸也。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纳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庄子曰：车轨结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理国亦有常乎？对曰：谗佞之人，隐在君侧，犹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战国策，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群

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天帝命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畏我。虎不知百兽之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左氏传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鈇钺疮痍，构于床第侧里之曲，西京赋曰：所恶成疮痍。左氏传，赵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阃。杜预曰：第，箒也。服冕乘轩，出于言笑之下，左氏传，卫太子谓浑良夫曰：服冕乘轩，三死无与。南金北毳，来悉方舫徂刀，素缣丹魄，至皆兼两音亮，北毳，??貂之属。舫，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国尚书传曰：车称两。西京许史，盖不足云，晋朝王石，未或能比。汉书，孝宣许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广汉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长子高为乐陵侯。王隐晋书曰：王恺，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晋氏政宽，又性至豪险。又曰：石崇贪而好利，富拟王者。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沈约宋书曰：明帝庙号太宗。法言曰：圣人之法，未尝不关盛衰焉。权幸之徒，慑惮丁达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六代论曰：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剿。尚书曰：天用剿绝其命。孔安国曰：剿，截也。截绝，谓灭之也。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宝祚，犹宝命也。呜呼！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

文选考异

且士子居朝：袁本「士」作「仕」，云善作「士」。茶陵本云五臣作「仕」。何校「士」改「任」。陈云今宋书作「任」，为是。案：所校是也。「士」、「仕」皆传写误。下注云「言仕子不居贱职」，可见善并非作「士」，盖初误作「仕」，后又误作「士」。

注「中有郎比六百石」：案：「中有」当作「有中」。各本皆倒。

郡县掾吏：何校「吏」改「史」。陈云今宋书作「史」。案：所校是也。「吏」，传写误。

未之或悟：袁本云善作「悟」，茶陵本云五臣作「寤」。案：今宋书是「悟」字。但「寤」即「悟」，不知者每改之，未必善与五臣异。王命论「悟戍卒之言」，「英雄诚知觉寤」，一改一未改，最为可证也。

史述赞

史述赞三首

史述赞三首

班孟坚

述高纪第一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汉书曰：刘向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尔雅曰：纂，继也。

寔天生德，聪明神武。项岱曰：听于无闻曰聪，照临四方曰明，以内知外曰神，克定祸乱，辟土斥疆曰武。论语，子曰：天生德于予。周易曰：古之聪明叡智，神武而不杀者夫。

秦人不纲，网漏于楚。项岱曰：秦重敛残人，天下叛之，故贬言人耳。纲，以喻网，网无纲，无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纲维，令网目漏也。于楚，谓陈涉反而不能诛，故高祖因而起。

爰兹发迹，断蛇奋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举。汉书曰：高祖夜经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蛇分为两，后人来至蛇所，有一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为蛇，今者赤帝子斩之。又曰：高祖立为沛公，旗帜皆赤。

粤于厥蹈秦郊，婴来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军白马，降于轺道。

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汉书曰：高祖谓秦父老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应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

应天顺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应劭曰：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义取天下之象也。

项氏畔换，黜我巴汉，汉书曰：项羽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韦昭曰：畔换，跋扈也。

西土宅心，战士愤怨。尚书曰：邇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苍解诂曰：西土，谓长安也。

乘豐而运，席卷三秦。左氏传，士会谓晋侯曰：会闻用师，观豐而动。春秋握诚图曰：诸侯冰散席卷，各争恣志。汉书曰：韩信陈三秦易并之计。应劭曰：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割据河山，保此怀民。保，安也。怀，归也。言汉据河山之固，民怀归者能保乂之。汉书，田肯贺上曰：秦带河阻山，悬隔千里。尚书曰：黎民怀之。

股肱萧曹，社稷是经。萧何、曹参也。礼记，卫献公曰：有柳庄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韩信、英布、张良、陈平也。毛诗曰：予王之爪牙。又

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罚，赫赫明明。恭行，已见上文。毛诗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纪第十

孝成皇皇，临朝有光。项岱曰：皇皇，华色盛也。

威仪之盛，如珪如璋。项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雕镂者。毛诗曰：颙颙昂昂，如珪如璋。

阍闾恣赵，朝政在王。阍闾，阍门之内也。门内恣赵昭仪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领尚书事。

炎炎燎火，光允不阳。项岱曰：允，信也。内损于飞燕，外见壅于王凤等，信不得阳也。张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阳，今委政王氏，不亦炽乎！

述韩英彭卢吴传第四

信惟饿隶，布实黥徒。汉书曰：韩信家贫，从下乡南昌亭长寄食，亭长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时往，不为具食。信知之，自绝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时，客相之，当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

越亦狗盗，芮尹江湖。汉书曰：彭越尝渔巨野泽中，为盗。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说苑曰：管仲，故城阴之狗盗。汉书曰：吴芮，秦时鄱阳令也。甚得江湖问心。号曰鄱君。音义曰：尹，正也。

云起龙骧，化为侯王。

割有齐楚，跨制淮梁。韩信初为齐王，后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绾自同阍胡旦，镇我北疆。应劭曰：阍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门曰阍。绾为燕王，故曰北疆。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左氏传，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

吴克忠信，胤嗣乃长。汉书曰：芮为长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后传位五世，无子，国除。

文选考异

述高纪第一：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后。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此连述赞为文，非用为标题，善亦不得在前，盖传写误移之，而五臣尚未经移耳。后二首同。

注「论语子曰」：袁本「论」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后「言秦人不能整其纲维」上，「毛诗曰禹禹昂昂」上同。茶陵本在每节首，非。

注「各争恣志」：袁本「志」作「忘」。茶陵本亦作「志」，与此同。案：皆非也，当作「妄」。过秦论注引作「妄」。

光允不阳：袁本「光」作「亦」，云善作「光」。茶陵本云五臣作「亦」。案

：今班书作「亦」，「亦」字是也。「光」传写误。

注「不亦炽乎」：案：当作「不炎炽矣」。各本皆误，颜注所引可证。

后汉书光武纪赞

后汉书光武纪赞

范蔚宗

赞曰：炎政中微，大盗移国。东观汉记序曰：汉以炎精布曜。中微，谓平世衰也。鲁灵光殿赋序曰：遭汉中微，盗贼奔突。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经援神契曰：天地至贵，精不两明。宋均曰：天精为日，地精为月。河图曰：?德布精，上为众星。民厌淫诈，神思反德。世祖诞命，灵贶自甄。尚书曰：我文考诞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灵之贶，交错同端。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沈机先物，深略纬文。说文曰：机，主发之机也。周书曰：经纬天地曰文矣。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旗彗苏没云。汉书曰：刘圣公为天子，以光武为偏将军，徇昆阳。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旌旗辎车千里不绝，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围城数重。光武遂进。寻、邑亦遣兵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千级，光武乃与敢死士三千人冲中坚，寻、邑阵乱，遂杀王寻。鬻子曰：纣虎旅百万。谷梁传曰：长毂五百乘。范甯曰：长毂，兵车也。东都主人曰：戈鋌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汉书曰：莽封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烧室门，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辄随之。虔刘庸代。纷纭梁赵。范晔后汉书曰：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又曰：公孙述称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为天子，都邯郸。又曰：彭宠自立为燕王。代，即燕也。三河未澄，四关重扰。二河，洛阳也。四关，长安也。范晔后汉书曰：赤眉贼入函谷关，败更始，光武乃遣邓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大司马朱鲋等屯洛阳，光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盐铁论曰：秦金城千里。泛胜之书曰：神农之教，虽石城汤池，无粟者不能守也。礼记，子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灵庆既启，人谋咸赞。灵庆，谓天符也。易系辞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王弼曰：人谋，谓众议。西都宾曰：天启之心，人慧之谋。明明庙谋，赳赳雄断。庙谋，庙筭也。杨雄连珠曰：兼聪独断，圣王之法也。于乌赫有命，系我皇汉。毛诗曰：有命自天。蔡邕独断曰：光武以再命复汉之祚。

文选考异

注「中微谓平世衰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沈机先物：茶陵本「先」作「生」，云五臣作「先」。袁本云善作「生」。案：今范书作「先」，「先」字是也，善亦不得作「生」，各本所见皆传写误。

深略纬文：袁本「文」作「天」。茶陵本作「文」，与此同，何云两汉刊误补遗云「文选作天」云云。今案：袁本正与所称同，下无校语，盖善、五臣皆是「天」字，茶陵及此作「文」者，后来转依今范书误改之耳。茶陵亦无校语也。「天」与「甄」协，最是。

注「旌旗辎车」：陈云「车」，「重」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城中少年子弟自烧室门」：案：「子」当作「朱」，「自烧」当作「烧作」。各本皆误。

注「兼聪独断」：案：「聪」当作「听」。各本皆误。

文选卷第五十一

目录 [隐藏]

1 论一

1.1 过秦论

1.2 非有先生论

1.3 四子讲德论

论一

过秦论

汉书，应劭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言秦之过。

过秦论

贾谊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韦昭曰：崤谓二殽。函，函谷关也。史记，张良曰：关中左殽、函，右陇、蜀。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春秋握诚图曰：诸侯冰散席卷，各争恣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张晏曰：括，结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无咎无誉。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战国策，苏秦说秦王曰：始将连横。高诱曰：合关东从通之于秦，故曰连横。文颖曰：关西为横。衡音横。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书曰：孝公用商鞅之法，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孝公既没，惠文武昭，史记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异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西并巴蜀，南取汉中，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文颖曰：关东为从。张晏曰：缔，连结也，徒帝切。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记曰：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又曰：孟尝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又曰

：魏公子无忌者，魏安厘王弟也，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言诸侯结约为从，欲以分离秦横也。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寤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吕氏春秋曰：齐攻廩丘，赵使孔青将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齐人，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寤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寤越，赵人也。徐尚，未详。苏秦，已见上文。吕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高诱曰：杜赫，周人也。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的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战国策，东周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高诱曰：齐明，东周臣也。战国策曰：齐令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最患之。高诱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于齐，故齐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战国策，秦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轸曰：然。高诱曰：陈轸，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韩子，于象谓楚王曰：前时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记，范蠡对楚王曰：王前尝用召滑而郡江东。召音劬。滑音依字。战国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楼缓谓魏王曰：不与秦攻楚，楚且与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战，王交制之。高诱曰：楼缓，魏相也。翟景，未详。史记曰：苏秦之弟厉，因燕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子为谢，遂委质为齐臣。又曰：乐毅贤而好兵，为魏昭王使于燕，燕昭王以客礼待之，乐毅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也。吴起孙臆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史记曰：吴起，卫人也。闻魏文侯贤，事魏文侯以为将。又曰：孙臆，生阿、甄之间，臆亦孙武之后也。田忌进孙子于齐威王。带佗，未详。佗，徒何切。吕氏春秋曰：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儿，五兮切。廖，力雕切。战国策曰：韩、魏之君朝田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使田忌伐魏，三战三胜。高诱曰：田侯，宣王也。史记曰：廉颇，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又曰：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秦伐韩，赵王令赵奢将而救之。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孔安国论语注曰：叩，击也。叩或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九国，谓齐、楚、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也。史记曰：逡巡，遁逃。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李巡尔雅注曰：镞，以金为箭镞也。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音鲁。韦昭曰：大楯曰橹。左氏传曰：狄虬弥建大车之轮以为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史记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庄襄王立。公羊传曰：桓公之享国也长。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张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以马喻也。说文曰：振，举也。史记曰：始皇灭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浦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为短曰敲，长曰扑。说文曰：敲，击也，祛交切。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汉书音义曰：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史记曰：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韦昭曰：桂林，今郁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系计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蕃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记，李斯曰：请废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诣守尉杂烧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杀豪俊，应劭曰：坏城恐复阻以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鋌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鋌，箭足也。邓展曰：鋌，是扞头铁也。史记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以销锋鋌为锤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鋌音的，鋌或为提。鐻音巨。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服虔曰断华山为城，美大之也。晋灼曰：践，登也。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谁何，问之也。汉书有谁何卒？如淳曰：何谓何官也。广雅曰：何，问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坚也。史记，张良曰：关中，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史记，秦始皇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陈涉，已见邹阳上书。礼记曰：儒有蓬户瓮牖。韦昭曰：绳枢，以绳扃户为枢也。眡隶之人，如淳曰：眡，古氓字，氓人也。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贱称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史记曰：范蠡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皆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孔丛子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牝。乃适河东，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计。以兴富猗氏，故曰猗顿也。蹶足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蹶音迭。音义曰：俛音免。如淳曰：时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埤苍曰：揭，高举也，巨列切。庄子曰：揭竿求诸海也。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庄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方言曰：赢，担也，音盈。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

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巨巾，非铍息盐于钩戟长铍所介也；孟康曰：耰，锄柄也，张晏曰：矜音槿。尔雅曰：棘，戟也，言锄柄及戟槿也。耰音忧。槿，巨巾切。如淳曰：钩戟，似矛刃，下有铁横上钩曲也。说文曰：铍，铍有铍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通俗文曰：罚罪曰谪，丈厄切。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史记曰：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语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庄子曰：大树其絜百围。司马彪曰：絜，帀也，丁结切。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邓展曰：招，犹举也。苏林曰：招音翹。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异邮曰：君杀妻诛，为天下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文选考异

注「汉书应劭曰」：袁本、茶陵本无「汉书」二字。案：二本是也。以下所引诸家皆陈涉传注。凡如此者，例不云汉书。

注「言秦之过」：袁本「言」上有「善曰」二字。案此四字亦应注，颜师古引者可证，袁本非也。又案：以此验之，凡各本所有「善曰」字多非其旧，的然无疑矣。

注「韦昭曰崤谓二殽」：案：「崤」、「殽」二字当互易。各本皆误。

包举字内：袁本、茶陵本「包」作「苞」。案：此尤延之所改也。史记、汉书、贾子俱是「包」字。但古「包」、「苞」同用，未必善不为「苞」也。

注「甯越赵人也」：袁本、茶陵本「甯」上有「然」字。案：二本是也。「然」即今「然则」，善全书皆如此。「甯越，赵人」，非有明出，据上引决之。

注「战国策东周」：袁本、茶陵本无「东周」二字，是也。

注「最才勾切」：陈云「勾」，「句」误，是也。各本皆伪。案：周本纪索隐曰「最，词喻反」，与此正同，皆读「最」为「聚」也。

注「赵惠文王」：案：此下当依史记有「十六年」三字。各本皆脱。

注「史记曰逡巡遁逃」：袁本、茶陵本作「遁逃，史记作逡巡」。案：二本也是也。「遁逃」复举正文「史记曰逡巡」五字为一句，善所见史记作「逡巡」，而今本作「逡巡遁逃」，后人妄添二字，尤反依之改，转误之甚者也。贾子作「逡巡」，正与善所见史记同。又案：正文作「遁逃」，西征赋注引作「逡逃」，必善读汉书陈涉传如此，故载史记之异，意谓两文俱通。考贾子下篇，亦言「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然则作「遁逃」自无不可，未见潘安仁必误如匡谬正俗所讥也。师古汉书专主「逡遁」，即其所谓「遁」者，盖取盾之声，以为「逡」字当音详遵反。学者既不知「遁」为「逡」字，遂改为「遁逃」

者，与善全异，不可用以校此，读者多所不瞭。又，今本汉书作「遁巡」，注同，更伪舛，非颜之旧观。匡谬正俗所说自明，兹不订彼。

注「以金为箭镞也」：袁本、茶陵本「镞」作「镞」，是也。

国家无事：袁本云善无「家」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校添之也。史记、汉书、贾子俱有。

俛首系颈：茶陵本「颈」作「头」，云五臣作「颈」。袁本云善作「头」。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记、汉书、贾子俱作「颈」。

销锋鋌铸以为金人十二：袁本、茶陵本云「鋌铸」善作「铸鋌」。案：此尤校改之也。汉书作「鋌铸」，贾子作「镞铸」，「镞」即「鋌」也，「鋌」，句绝；「铸」下属。史记作「销锋铸鑿」，似四字连文，「鑿」「鋌」亦异，未审善果何作？

注「以销锋鋌为锤鑿金人十二」：案：「以销」当作「销以」，「锋鋌」二字衍。各本皆误。所引始皇纪文。

注「广雅曰何问也」：案：「何」上当有「谁」字。各本皆脱。

注「眈古氓字氓人也」：袁本、茶陵本「氓」字作「文氓」。案：颜注引作「眈」，古文萌字。萌，民也。盖善引无「字」字，又讳「民」作「人」。集解引作「眈古氓字。氓，民也」。尤依之校改耳。

率罢散之卒：袁本云善作「罢弊」。茶陵本云五臣作「疲散」。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记、汉书俱作「罢散」。善所见或为「弊」字也，贾子作「疲弊」，可证。

天下云集而响应：袁本、茶陵本「集」作「会」。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记作「集」，汉书、贾子作「合」，或皆不与此同。

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袁本、茶陵本「非」作「不」，下「非铍」之「非」亦作「不」。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记、贾子作「非」，汉书作「不」。

非有先生论

非有先生论

东方曼倩班固汉书，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设非有先生论。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广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率然，轻举之貌。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吕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于吴，身不

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高诱曰：靡曼，好色也。流议，犹余论也。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为先生不取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于戏，叹辞也。于音乌。戏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谈何容易！言谈说之道，何容轻易乎？夫谈者有悖蒲忽。于目而佛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韩子曰：圣人之救危国，以忠佛耳。字书曰：佛，违也。佛，扶勿切。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论语，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览焉。」

先生对曰：「昔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尸子曰：义必利，虽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犹谓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方未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如淳曰：汉书注曰：诽，非上所行也。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郑玄礼记注曰：戮，犹辱也。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春秋考异邮曰：瓦解土崩。遂及飞廉、恶来革等。史记曰：中涌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说苑，子石曰：费仲、恶来革长鼻决目，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论语，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墟，杀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毛诗小雅文也。郑玄曰：极，犹已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煦煦况于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愉愉煦煦，和说之貌也。孝经钩命决曰：驩忻慎惧，呕呕喻喻。煦与呕同，音吁。论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拂与弼同。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尚书大传曰：子夏曰：弟子所授书于夫子者，不敢忘，虽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作壤室，编蓬户，尚弹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风，则可以发愤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论语，子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人至于今称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懼然易容，懼，敬貌也，居具切。捐荐去几，危坐而听。捐荐去几，自贬损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先生，危坐向师，颜色无作。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论语曰：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尸子曰：箕子胥余漆体而为厉，被发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鲁连子曰：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六韬曰：文王卜田，史扁为卜曰：于渭之阳，将大得焉。非熊非罴，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遗女师。文王斋戒三日，田于渭阳，卒见吕望坐茅以渔。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谊，战国策，苏代说齐王曰：祖仁者王，立义者霸。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摠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穆，犹默，静思貌也。孙子兵法曰：令发之日，士寝者涕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说文曰：绵，联微也。尔雅曰：殆，危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论语，颜回问为邦，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罚。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孙卿子曰：万物得宜，事变得应。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文子曰：法宽刑缓，囹圄空虚。凤皇来集，麒麟在郊，礼记曰：凤皇麒麟，皆在郊薮。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礼记曰：天降膏露。郑玄曰：膏，犹甘也。尚书大传曰：德光地序，则朱草生。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吕氏春秋曰：治乱存亡，如可见，如不可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毛诗小雅文也。

文选考异

东方曼倩：袁本、茶陵本云善作「蒨」。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前作「倩」，自不得有异，但所见传写误。

注「班固汉书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二字，有「汉书曰朔」四字，是也。「朔」见于画赞注，其答客难下亦不复出，或记于旁，尤误取以增多耳。

寡人将竦意而听焉：袁本、茶陵本「听」作「览」。案：二本是也。下文「寡人将览焉」，汉书作「听」。尤延之欲校改彼字，而误以当此处耳。凡宋以来刊板修改，往往有如此者。

而佛于耳：案：「而」字不当有。汉书无。各本皆衍。又案：下「顺于耳」句，袁、茶陵二本校语云善无而五臣有。然则此以五臣乱善。

寡人将览焉：何校「览」改「听」。案：依汉书也。详此句与上文「孰能听之矣」相承接，作「听」为是。袁、茶陵二本亦作「览」，皆涉「寡人将竦意而览焉」句之误。尤本改上「览」字为「听」，致与汉书互易，益非。

注「如淳曰汉书注曰」：陈云「淳」下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

三人皆诈伪：袁本、茶陵本「三」作「二」。案：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云「其子恶来革多力」，是五臣以飞廉为一人，恶来革为一人，而其本作「二」也。善引说苑，以革为一人，而其本作「三」。尤改正之，是矣。又案：今本汉书亦作「二」，似有误。颜注未有明文，无以相订。

终无益于主上之治：茶陵本云五臣作「治」。袁本云善作「理」。案：此亦尤校改之也。汉书「治」，但善避讳，尤改非也。

于是吴王懼然易容：袁本「懼」作「惧」，音句，云善作「懼」。茶陵本作「懼」，音句，云五臣作「惧」。善注中皆无「居具切」三字。今案：此各本所见盖皆非也。「懼」不得音句，亦不得「居具切」。汉书作「惧」，颜注「居具反」，善音与之同，是亦作「惧」。其「居具」之音，与五臣句复，故袁、茶陵删之耳。

注「非虎非狼」：案「狼」当作「??」。各本皆误。重赠卢谌引作「非龙非鬻」，句在「非熊非罴」上。今六韬同「鬻」，盖即「??」字，与「罴」、「师」协韵也。运命论注引作「狼」，亦误。

躬亲节俭：茶陵本无「躬」字，「亲」下校语云五臣作「躬」。袁本「躬」下校语云善有「亲」字。此初刻同茶陵所见，后用袁所见修改添之也。汉书作「躬节俭」，与五臣同。

天下大洽：案：「洽」当依汉书作「治」。各本皆伪。

惟周之贞：何校「贞」改「桢」。袁本云善作「贞」。茶陵本云五臣作「桢」。案：汉书作「桢」，未审善果何作？

四子讲德论

并序

四子讲德论

王子渊

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又作传，汉书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传。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乐其职，国语所谓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讲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学问于虚仪夫子曰：「盖闻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今夫子闭门距跃，专精趋学有日矣。距跃，不行也。应劭风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单三尺，法天地人，再跃则涉。幸遭圣主平世，而久怀宝，论语，阳货谓孔子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是伯牙去锺期，而舜、禹遁帝尧也。广雅曰：遁，逃也。于是欲显名号，建功业，不亦难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终日经营，不能越阶序，说文曰：蚊虻，啮人飞虫也。庄子曰：蚊虻嚼肤。蚊，亡云切。虻，莫衡切。尔雅曰：东西墙谓之序。附骥尾则涉千里，攀鸿翻则翔四海。文子曰：虻与骥致千里而不飞。仆虽嚚顽，愿从足下。虽然，何由而自达哉？」

文学曰：「陈恳诚于本朝之上，行话谈于公卿之门。」春秋说题辞曰：秉懿诚之义，思至忠之功。高诱淮南子注曰：本朝，国朝也。

夫子曰：「无介绍之道，安从行乎公卿？」礼记曰：介绍而传命。

文学曰：「何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齐桓，吕氏春秋曰：甯戚饭牛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许慎曰：商，秋声也。越石负刍而寤晏婴，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晋，至于中牟，赌弊冠皮裘负刍息于途侧者。晏子曰：吾子何为者？对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为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吾身不免冻饿之地，吾是以为仆也。晏子曰：可得而赎乎？对曰：可。遂解左骖而赎之，因载而与之俱归，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父立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子何绝我之暴也？越石父对曰：臣闻之，士者耻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今不辞而入，是与臣仆者同矣。晏子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非有积素累旧之欢，皆涂覩卒遇，而以为亲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毁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裘，则见之者皆走，易之玄锡，则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孙卿子曰：间??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丑女，未详所见。倭，于为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绍？」

夫子曰：「咨，夫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无刃，公输不能以斲；但悬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声类曰：但，徒也。薛君韩诗章句曰：曼，长也。郑玄周礼注曰：结缴于矢谓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纤缴，乘风而振之，连双鸽于青云。故膺腾撇波而济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说文曰：擎，击也。擎与撇同也，疋设切。冲蒙涉田而能致远，未若遵涂之疾也。才蔽于无人，行衰于寡党，此古今之患，唯文学虑之。」

文学曰：「唯唯，敬闻命矣。」

于是相与结侣，携手俱游，求贤索友，历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辂而歌。倚輓五鸡而听之：辂，车也。白虎通曰：名车为辂者何，言所以步之于路也。包咸论语注曰：輓者，辕端横木，以缚轭也。咏叹中雅，转运中律，啾阐缓舒绎，曲折不失节。礼记曰：啾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问歌者为谁？则所谓浮游先生陈丘子者也。于是以士相见之礼友焉。仪礼曰：士相见之礼，贄冬用雉，夏用胸，左头奉之。

礼文既集，韩子曰：礼有文。礼者，义之文。文学、夫子降席而称曰：「俚力纪人不识，寡见黜闻，刘德汉书注曰：俚，鄙也。曩从末路，望听玉音，窃动心焉。尚书大传曰：天下诸侯，莫不玉音金声。敢问所歌何诗？请闻其说。」浮游先生陈丘子曰：「所谓中和乐职宣布之诗，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见太上圣明，股肱竭力，如淳汉书注曰：太上，天子也。尚书大传曰：股肱，臣也。德泽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应，屡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诗以歌咏之也。」

文学曰：「君子动作有应，从容得度，南容三复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论语曰：南容三复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击诵晨风，文侯谕其指意。韩诗外传曰：魏文侯有子曰击，次曰欣，欣少而立之以为嗣，封击中山，三年莫往来。其傅赵仓唐谏曰：何不遣使乎？则臣请使。击曰：诺。于是遂求北犬晨鴈，赍行，仓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献之。文侯曰：嘻！击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见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晨风。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诗云：鹉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于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中山君不贤，恶能得贤傅？遂废太子欣，召中山君以为嗣。今吾子何乐此诗而咏之也？」

先生曰：「夫乐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礼记曰：乐者，圣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吾所以咏歌之者，美其君术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体。外体作，然后知心之好恶；臣下动，然后知

君之节趋。子思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正则体修，心肃则身敬也。好恶不形，则是非不分，节趋不立，则功名不宣。故美玉蕴于砮武砮夫，凡人视之怵焉，马融论语注曰：蕴，藏也。战国策曰：白骨疑象，武夫类玉。张揖汉书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广苍曰：怵，忽忘也，怵，他没切。良工砥之，然后知其和宝也。精练藏于矿朴，庸人视之忽焉，精，练金也。金百练不耗，故曰精练也。说文曰：矿，铜铁璞也。矿与矿同，瓜并切。巧冶铸之，然后知其干也。况乎圣德巍巍荡荡，民氓所不能命哉！论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广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咏之，扬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载，纷纭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广也。纷纭，众多之貌也。寂寥，旷远之貌也。明君之惠显，忠臣之节究。尔雅曰：究，穷也。郭璞曰：谓穷尽也。皇唐之世，何以加兹！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将至也。」论语，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

文学曰：「书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书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无不是孚。孔安国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贤之臣，导主志，承君惠，摅盛德而化洪，天下安澜，比屋可封，澜，水波。安澜，以喻太平也。尚书大传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咏诗赋可以扬君哉？愚窃惑焉。」

浮游先生色勃眦溢，曰：「是何言与？论语，子曰：君召使摈，色勃如也。孝经，子曰：是何言与！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吉甫叹宣王穆如清风，列于大雅。毛诗周颂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诗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故自刺史之来也，宣布诏书，劳来不怠，令百姓遍晓圣德，莫不沾濡。厖邈江眉耆耆之老，厖，杂也。谓眉有白黑杂色。咸爱惜朝夕，愿济须臾，且观大化之淳流。于是皇泽丰沛，主恩满溢，百姓欢欣，中和感发，是以作歌而咏之也。感发，谓情感于中，发言为诗也。传曰：『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乐动声仪文也。此臣子于君父之常义，古今一也。今子执分寸而罔亿度，亿度之言无限也。韩子曰：有尺寸而无亿度。又曰：前识无缘，而妄亿度也。马融论语注曰：罔，诬也。处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图大人之枢机。道方伯之失得，不亦远乎？」大人，谓天子也。周易曰：利见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枢机。

陈丘子见先生言切，恐二客惭，膝步而前曰：「先生详之：战国策曰：荆轲见太子，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为多；左氏传曰：君子曰：潢污行潦之水。杜预曰：行潦，流潦也。庄子，海若曰：天下之水

，莫大于海，百川归之而不盈。鳅鱗并逃，九罟域不以为虚。尔雅曰：鳅，鳅。郭璞曰：今泥鳅也。鳅，似立切。鳅，且由切。郭璞山海经注曰：鱗，鱼，似蛇，时阐切。毛诗曰：九罟之鱼鱗魴。尔雅曰：九罟，鱼网也。是以许由匿尧而深隐，唐氏不以衰；吕氏春秋曰：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齐耻周而远饿，文武不以卑。夷、齐，已见上文。夫青蝇不能秽垂棘，毛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郑玄曰：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左氏传曰：晋荀息请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邪论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质敏以流惠，舒化以扬名，采诗以显至德，歌咏以董其文，尔雅曰：董，正也。受命如丝，明之如缙，礼记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綯。音弗。郑玄曰：言出弥大也。甘棠之风，可倚而俟也。毛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二客虽室计沮孳与议，何伤？」言二客虽于计室塞，于议沮败，何伤于理乎？言未伤也。尔雅曰：室，塞也。顾谓文学夫子曰：「先生微矜于谈道，又不让乎当仁，论语，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亦未巨过也。愿二子措意焉。」

夫子曰：「否。夫雷霆必发，而潜底震动，吕氏春秋曰：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枹乎鼓铿苦耕镈七羊，而介士奋竦。左氏传曰：郟克援枹而鼓。郑玄周礼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发，士不激不勇。今文学之言，欲以议愚感敌，舒先生之愤，愿二生亦勿疑。」言议前敌之愚，以感动之。于是文绎复集，及始讲德。马融论语注曰：绎，寻绎也。

文学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与？臣之力也？」韩子曰：晋平公问叔向曰：齐桓公九合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与音余。

先生曰：「非有圣智之君，恶乌有甘棠之臣？故虎啸而风寥戾，龙起而致云气，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蟋蟀俟秋吟，蜉浮游由出以阴。易通卦验曰：立秋蜻蛚鸣。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也。谓之蜻蛚也。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鸣声相应，仇偶相从。周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类同。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以明，不殫倾耳而听以聪。何则？淑人君子，人就者众也。毛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盖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有君而无臣，春秋刺焉。公羊传曰：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难，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无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师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说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仆也。齐桓有管鲍隰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左氏传曰：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齐桓，卫姬之子，有鲍叔牙、隰朋以为辅佐。说苑，邹子曰：甯戚叩辕行歌，桓公任之以国政。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晋文公有咎犯赵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传曰：晋公子重耳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预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传曰：先轸谓晋侯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开帝绪。韩诗外传曰：昔戎将由余使秦，秦缪公问得失之要。对曰：古之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缪公然之，于是告内史王廖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遗之女乐，以媮其志，然后可图。缪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乐二列遗戎王。史记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缪公闻百里奚，故重赎之。恐楚不予，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曰：予之。缪公与语国事，大悦。又曰：秦用由余谋伐戎王，并国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干图曰：五帝异绪。宋衷曰：绪，业也。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韩诗外传曰：沈令尹进孙叔敖于庄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左氏传曰：楚子围郑，子反将右。晋师救郑，及楚师战于郟，晋师败绩。郟，步必切。勾践有种蠡渫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汉书曰：江都王问董仲舒曰：越王勾践与大夫渫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史记曰：吴王夫差伐越，败之。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又曰：勾践自会稽归，拊循其士民，伐吴，大破之，吴王自杀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寝兵，折冲万里。吕氏春秋曰：孟尝君问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记，魏文侯谓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则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吕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过其庐而轼。秦欲攻魏，而司马康谏曰：段干木贤者，而魏礼之，天下皆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止。燕昭有郭隗乐毅，夷破强齐，困闵于莒。史记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破燕。燕昭王怨齐，于是拙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为魏使于燕，燕昭王以为亚卿，使乐毅伐齐，破之，追至于临菑。齐湣王走保于莒。湣与闵同。夫以诸侯之细，功名犹尚若此，而况帝王选于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诱吕氏春秋注曰：羽翼，辅佐也。

「故有贤圣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积德，则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

，则百蛮不足攘也。毛萇诗传曰：攘，除也。今圣主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屡下明诏，举贤良，求术士，招异伦，拔俊茂。是以海内欢慕，莫不风驰雨集，袭杂并至，填庭溢阙。含淳咏德之声盈耳，登降揖让之礼极目，进者乐其条畅，怠者欲罢不能。条，犹理也。汉书音义曰：畅，通也。偃息匍匐乎诗书之门，游观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锐以贡忠诚，允愿推主上，弘风俗而骋太平，济济乎多士，文王所以宁也。济济多士，已见上文。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润，不可究陈。举孝以笃行，崇能以招贤，去烦蠲苛以绥百姓，禄勤增奉以厉贞廉。汉书宣纪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又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禄薄，其益吏奉什五也。减膳食，卑宫观，宣纪曰：令太官损膳省宰。又曰：郡国宫观，勿复修理。省田官，损诸苑，宣纪曰：池籩未御幸者，假与贫人。疏繇役，振乏困，宣纪曰：流人还归，勿筭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贷乏困。恤民灾害，不遑游宴。宣纪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闵耄老之逢辜，怜缙纆之服事，宣纪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亦无暴虐之心，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人、杀伤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缙纆凶灾，而吏繇事，伤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侧隐身死之腐人，凄怆子弟之縲匿。宣纪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死狱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飞鸟，惠加走兽，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汤之德及鸟兽矣。庄子曰：至德之世，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岂不然哉？毛诗大雅文。

「先生独不闻秦之时耶？违三王，背五帝，灭诗书，坏礼义；信任群小，憎恶仁智，诈伪者进达，佞谄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广雅曰：峭，急也，谓严急也。峻与峭同。处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义，长于酷虐，狼挚虎攫，怀残秉贼。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其所临莅，莫不肌栗慑伏，吹毛求疵，并施螫毒。百姓征徭，无所措其手足。韩子曰：古之人君大体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难知。方言曰：征徭，惶遽也。论语，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徭，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养鸡者不畜狸，牧兽者不育豺，树木者忧其蠹，保民者除其贼。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鸡搏狸。又曰：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夫养禽兽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还自食，人生事，因自贼。故大汉之为政也，崇简易，尚宽柔，进淳仁，举贤才，上下无怨，民用和睦。孝经曰：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今海内乐业，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灵。

周易曰：云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晖，洪洞朗天。宣纪曰：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凤皇来仪，翼翼邕邕。群鸟并从，舞德垂容。宣纪曰：凤皇集鲁，群鸟从之。尚书曰：凤皇来仪。尔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声和也。山海经曰：凤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纪，神雀仍集，九真献奇兽。甘灵滋液，嘉禾栉比。宣纪曰：甘露降未央宫。又曰：嘉谷玄稷，降于郡国。大化隆洽，男女条畅。家给年丰，咸则三壤。岂不盛哉！尚书曰：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昔文王应九尾狐而东夷归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获白鱼而诸侯同辞，尚书璇玑铃曰：武王得兵铃，谋东观，白鱼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诸侯顺同不谋。鱼者，视用无足翼从，欲紂如鱼，乃诛。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详。郑玄诗笺曰：鬼方，远方也。宣王得白狼而夷狄宾。史记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归。今云宣王，未详。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南郡获白虎，亦偃武兴文之应也。获之者张武，武张而猛服也。是以北狄宾洽，边不恤寇，甲士寝而旌旗仆也。」

文学夫子曰：「天符既闻命矣，敢问人瑞。」

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蛮之最强者也。毛诗曰：因时百蛮。天性僇蹇，习俗杰暴，左氏传曰：彼皆偃蹇。杜预曰：偃蹇，僇傲也。贱老贵壮，气力相高。史记曰：匈奴贵壮健，贱老弱也。业在攻伐，事在猎射，史记曰：匈奴因射猎为生业，习战攻以侵伐。儿能骑羊，走箭飞镞，史记曰：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也。逐水随畜，都无常处。史记曰：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鸟集兽散，往来驰骛，周流旷野，以济嗜欲。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礼记曰：左佩决扞。郑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郑玄礼记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则奔狐驰兔，获胡郭刈则颠倒殪伊仆。史记曰：匈奴射狐兔，用为食。追之则奔遁，释之则为寇。史记曰：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怀，五伯不能绥，惊边扞士，屡犯刍菹，诗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诗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騤騤，载是常服。猗猗孔炽，我是用急。今圣德隆盛，威灵外覆，日逐举国而归德，单于称臣而朝贺。宣纪曰：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来降。郑氏曰：掸，音缠束之缠。又曰：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乾坤之所开，阴阳之所接，编蒲典结计沮颜，焦齿臬矚闲，翦发黥首，文身裸力果袒徒旦之国，编结，即编发也。汉书，终军曰：解辫发，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义曰：刀刻其面，盖沮颜也。焦齿，未详。又曰大宛，深目多须，盖臬矚也。黥首，盖雕题也。山海经曰：雕题国在郁林南。靡不奔走贡献，欢忻来附，婆娑呕吟，鼓掖而笑。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孔安国尚书传曰：洪，大也。鸿与洪古字通。

毛萇诗传曰：均，平也。飞鸟翕翼，泉鱼奋跃。毛诗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郑玄曰：明王之时，人不惊骇也。韩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泉。薛君曰：鱼喜乐，则踊跃于泉中。是以刺史感懋莫本舒音，而咏至德。鄙人黠浅，不能究识，黠，不明也，乌感切。敬遵所闻，未克殫焉。」

于是二客醉于仁义，饱于盛德，毛诗曰：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终日仰叹，怡怿而悦服。

文选考异

注「涉始于足」：案：「涉」当作「步」，不同。各本皆伪。

注「一单三尺」：袁本、茶陵本「单」作「跃」，是也。

注「遁逃也」：袁本、茶陵本「逃」作「避」，是也。

注「皮裘负刍」：袁本并入五臣，「皮」作「反」，是也。茶陵本亦误「皮」。

。

注「闾??子奢」：案：「??」当作「媿」。各本皆伪。今荀子赋篇及七发注引皆是「媿」字。

故美玉蕴于碣碣：案：「碣碣」当作「武夫」。注引战国策及张揖汉书注皆不从「石」，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乃作「碣碣」。是善「武夫」，五臣「碣碣」，音以「武夫」，各本所见乱之而失着校语。此误入五臣音皆非也。又案：引「张揖曰」者，子虚赋注也。史记、汉书正作「武夫」。今彼正文及善注引张揖、国策尽为「碣碣」，恐亦为五臣所乱而并注中改之也。

注「说文曰矿铜铁璞也」：案：「矿」当作「矿」，「璞」当作「朴」。各本皆伪。「矿」即「磺」字也。又案：依此，正文「朴」字当作「朴」，二字群书中颇有相混者，五臣并正文改为「璞」，误甚。

寂寥宇宙：茶陵本「寥」作「聊」，云五臣作「寥」。袁本云善作「聊」。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袁、茶陵注中作「聊」。尤改恐未必是。

注「尚书曰故一人」：袁本、茶陵本「故」作「迪」，是也。

注「毛诗周颂曰」：陈云「颂」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且观大化之淳流：袁本、茶陵本无「且」字。案：二本不着校语，无以考之。

陈云「且」字衍，恐未必然，当各依其旧。

大厦之材：茶陵本「厦」作「夏」，云五臣作「厦」。袁本云善作「夏」。案：尤本以五臣乱善，非也。凡此字「夏」、「厦」错见者，疑皆善「夏」，五臣「厦」，余以此求之。

注「秦缪公问得失之要」：袁本、茶陵本「问」下有「之」字，是也。

注「秦缪公闻百里奚故重赎之」：何校「奚」下添「贤」字，「故」改「欲」，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楚人曰予之」：袁本、茶陵本「曰」作「许」，是也。

楚庄有叔孙子反：袁本、茶陵本「叔孙」作「孙叔」，是也。

句践有种蠡渫庸：袁本校语云「蠡」善作「？」。茶陵本无校语。案：此所见不同也。

省田官：何校「田官」改「官田」。案：依文义是也。各本皆作「田官」，盖误倒。考宣纪地节元年假郡国贫民田；三年诏曰：「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公田即官田。疑此句当有善注，今失去，无可补。

莫不肌栗慑伏：袁本、茶陵本云「肌」善作「饥」。案：「饥」，传写误，尤校改正之也。

注「邕邕者声和也」：案：「者」当作「音」。各本皆伪。

是以北狄宾洽：茶陵本云五臣作「洽」。袁本云善作「合」。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注不见明文，无以考之。

而旌旗仆也：茶陵本云五臣作「旌」。袁本云善作「旂」。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旂」即「旌」字，前已屡见，当各依其旧。

先生曰夫匈奴者：茶陵本「先生曰夫」作「先生夫子曰」，云五臣作「先生曰夫」。袁本云善作「先生夫子曰」。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先生夫子曰」乃传写之误。

惊边扞士：袁本、茶陵本「扞」作「机」。何云能改斋漫录作「抗」。案：何校是也。善不音注者，已见上林赋「抗士卒之精」下也。又此字见于史记、汉书、盐铁论者甚多，其训损也，耗也，其音五官反。袁、茶陵二本所载铣注云「机，动也」，而不着校语，以五臣乱善，致为乖谬。尤作「扞」，亦非。

注「刀刻其面」：茶陵本「刀」作「刃」。袁本亦作「刀」，与此同。何校改「刃」，陈同。案：考史记集解引音义作「刃」，汉书颜注引如淳同，「刃」字是也。

未克殫焉：袁本云善作「克」。茶陵本云五臣作「克」。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当作「克」，但传写误为「克」，非善、五臣有异。

文选卷第五十二

目录 [隐藏]

1 论二

1.1 王命论

1.2 典论论文

1.3 六代论

1.4 博弈论

论二

王命论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汉书曰：彪遭王莽败，光武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陇拥众。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

王命论

班叔皮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论语文也。尚书，帝曰：来，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孔安国曰：历数，谓天道也。元后，天子也。尔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汤之祖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暨，至也。国语，祭公谋父曰：奕世载德。孔安国尚书传曰：载，行也。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着于春秋。善曰：汉书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范氏其后也。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出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善曰：帝系曰：帝尧封于唐，为火德。汉书赞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汉书曰：高祖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高祖乃拔剑斩蛇。后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又曰：高祖立为沛公，旗帜皆赤，由是知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图揆命篇曰：仓、戏、农、黄，三阳翼天德圣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阳、高辛、唐、虞、三代咸有显懿，故天因而祚之。丰功厚利积累之业，善曰：史记，崇侯虎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善曰：孝经，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尚书，周公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善曰：孟子，万章曰：尧荐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干凿度曰：王者，天下所归。韩诗外传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也。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运，五行更运相次之世也。不纪，不为人所记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运，应录次相代。埤苍曰：崛，特起也。崛与倔同。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善曰：汉书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语，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终以帝也。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善曰：适，犹遇也。汉书，高祖曰：吾提三尺剑取天下。游说之

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汉书，隗嚣曰；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擒之，时人复知汉乎？太公六韬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韦昭曰：神器，天子玺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若然者，岂徒闇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

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善曰：说文曰：饿，饥也。谷梁传曰：五谷不升，谓之馑。流隶，流移贱隶也。左氏传曰：人有十等，舆臣隶也。馑或为殍。荀悦曰：道瘞，谓之殍也。思有短褐之裘，檐石之蓄，韦昭曰：短为短，短，襦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说文曰：裘，重衣也。字林曰：裘，大篋也。晋灼曰：无一檐与一斛之余。所愿不过一金，终于转死沟壑。韦昭曰：一斤为一金。善曰：孟子谓滕文公曰：为人父母，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为人父母也。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贫富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善曰：礼记，孔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为神明主也。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善曰：史记曰：项籍，其季父项梁。陈胜等起，梁为楚上柱国，军下邳，自号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军。后秦大破之，项梁死。又况么么不及数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善曰：鹖冠子曰：无道之君，任用么么，动则烦浊。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通俗文曰：不长曰么，细小曰么，莫可切。尔雅曰：干，求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善曰：广雅曰：駑，骀也。今谓马之下者为駑。王逸楚辞注曰：蹇，跛也。吕氏春秋曰：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善曰：史记，陈涉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韩诗外传，盖贲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窳椳之材不荷栋梁之任；应劭曰：尔雅曰：栢谓之窳。椳，朱儒柱。善曰：说文曰：栢，枿上标。周易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窳，音节。椳，之劣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义曰：筲，竹筲也，受一斗。善曰：论语，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胜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辞也。说文曰：鬻，鼎实也。鬻与餗同，音速。

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善曰：史记文。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

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善曰：史记文。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称匹夫何？言其夫妻为偶也。郑玄周礼注曰：致，犹会也。全宗祀于无穷，垂册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张晏曰：册书，史记也。晋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纪也。善曰：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吕氏春秋曰：道德于此，穷达一也。左氏传，周内史叔兴曰：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善曰：汉书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征应，善曰：征应，谓下众瑞也。四曰宽明而仁恕，善曰：汉书曰：高祖宽仁爱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张良以运筹，委萧何以关内是也。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善曰：论语，子曰：见善如不及。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起。善曰：左氏传，叔向曰：齐桓公从善如流。周易曰：变通者，趣时者也。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善曰：汉书，酈食其欲立六国后，汉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食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拔足挥洗，揖酈生之说；善曰：汉书曰：酈食其求见，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善曰：汉书曰：高祖西都洛阳，戍卒娄敬说上曰：陛下都洛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善曰：汉书曰：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不知所为。张良曰：顾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请以为客，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归，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上乃惊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烦公幸卒调护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力也。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善曰：汉书曰：萧何荐韩信于汉王，于是汉王斋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又曰：陈平亡楚来降。汉王与语，说之。使骅乘，监诸将。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善曰：庄子，许由曰：我为汝言其大略。广雅曰：略，法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善曰：略，粗略也。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善曰：汉书曰：高祖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说文曰：妊，孕也，如荫切。及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睹形而进女；善曰：汉书曰：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

上常有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债。贯，食夜切。又曰：吕公见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也。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善曰：汉书，秦始皇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高祖隐于芒碭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说文曰：厌，塞也，于冉切。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见上文。汉书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汉书，韩信谓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韦昭曰：厌，合也。善曰：一艳切。而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善曰：左氏传曰：息侯伐郑，君子曰：不量力。论语，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善曰：左氏传曰：赵孟过郑，印段赋蟋蟀。赵孟曰：保家之主也。庄子，弟子问于庄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覬觐，善曰：左氏传，师服曰：下无覬觐。杜预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说文曰：覬，幸也。觐，欲也。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贪不可冀，无为二母之所笑，韦昭曰：几，望也。今本作冀。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善曰：尚书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文选考异

注「复起于今乎」：案：此下有脱文，必并引「既感器言，以及乃着王命论等语。各本皆脱。善例不全同本书，无以补也。

注「三阳翼天德圣明」：袁本、茶陵本「圣」作「清」。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善曰世运」：案：「世运」当作「运世」。各本皆倒。

檐石之蓄：袁本、茶陵本「檐」作「担」，注同。案：此所见不同也。汉书作「儋」，「担」即「儋」字，或从木作「檐」，见毛诗传释文；又群经音辨之木部可证。苦寒行「檐囊行取薪」，亦用之。

注「韦昭曰短为短」：案：「曰」当作「以」，各本皆误。

注「善曰短丁管切」：袁本、茶陵本「短」作「短」。案：「短」字是也。

注「鬻鼎实也」：案：「鬻」当作「？」，下同。各本皆伪。

注「道德于此」：何校「德」改「得」，陈同。各本皆误。

注「则见蛟龙于其上」：袁本、茶陵本「于」作「据」。案：此尤校改之也。

贪不可冀无为二母之所笑：何校「贪」上添「毋」字，「为」上去「无」字。案：依汉书校，盖是也。各本皆传写误。

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

魏文帝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胜负在兄弟之间，不甚相踰也。范晔后汉书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东观汉记曰：吴汉入蜀都，纵兵大掠。上诏让汉曰：城降，孩儿老母口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孙，故尝更职，何忍行此。杜预左氏传注曰：亨，通也。亨或为享。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璉，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千里，已见上文。毛萇诗传曰：田猎齐足尚疾也。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吕氏春秋曰：君子必审诸己，然后任人。楚辞曰：羌内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汉书地理志曰：故齐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狃之间兮。此亦舒缓之体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楨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汉书，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孔丛子，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苍颉篇曰：检，法度也。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论曰：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

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司马迁书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周易曰：隐约者，观其不畏惧。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孔丛子，孔子曰：不读易，则不知圣人之心。必不使时过已也。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郑玄礼记注曰：慑，恐惧也。贾逵国语注曰：流，放也。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诗曰：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文选考异

享之千金：案：「享」当作「亨」。善引左传注「亨，通也」，而云「亨或为享」，正文是「亨」字甚明。后来以「享」改「亨」，各本皆然，与注不相应，非也。

注「故尝更职」：何校「更」下添「吏」字，陈同。今案：范蔚宗书公孙述传作「尝更吏职」，但各本皆无，仍未当辄补。

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陈云「以自」国志注引作「自以」。案：依文义，「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

注「遭我乎狺之间兮」：袁本「狺」作「𤝵」，是也。茶陵本亦误「狺」。

注「不根持论」：袁本、茶陵本「根」作「长」。案：此尤校改之也。

以至乎杂以嘲戏：袁本、茶陵本无上「以」字，「乎」作「于」。案：此所见不同也。魏志王粲传注引此无「以」字，「乎」作「于」。盖二本是矣。

不假良史之辞：袁本云善无「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不」字。案：此尤校修改添之也。初亦同二本，所见皆传写脱。

日月逝于上：茶陵本「逝」作「游」，云五臣作「逝」。袁本云善作「游」。

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游」字不可通，必传写误也。

六代论

论夏、殷、周、秦、汉、魏也。

六代论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冏，字符首，少帝族祖也。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为弘农太守。少帝，齐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纪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礼曰：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长，秦无道而暴也。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

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班固汉书赞曰：孝宣帝称曰：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班固汉书赞曰：昔周盛，则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进。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并兼路塞，逆节不生。贾谊过秦曰：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郡。汉书，主父偃说上曰：今以法割削诸侯，则逆节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帅礼；齐桓、晋文。苞茅不贡，齐师伐楚；宋不城周，晋戮其宰。左氏传曰：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对曰：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又曰：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将以城成周，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为宋役亦职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几为戮。乃执仲几归诸京师。王纲弛而复张，诸侯傲而复肃。二霸之后，寢以陵迟。汉书曰：二霸之后，寢以陵迟。吴楚凭江，负固方城，虽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传，屈完对齐侯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又曰：楚子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奸情散于胸怀，逆谋消于唇吻亡粉反，斯岂非信重亲戚，任用贤能，枝叶硕茂，本根赖之与？班固汉书述曰：公族蕃滋，枝叶硕茂。自此之后，转相攻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鲁灭于楚，郑兼于韩。史记曰：越王勾践自会稽归，拊循其士民伐吴，大破之，吴王自杀。又曰：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灭鲁。又曰：韩哀灭郑，并其国。暨乎战国，诸姬微矣，唯燕卫独存。然皆弱小，西迫强秦，南畏齐、楚，救于灭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匿简，降为庶人，犹枝干相持，得居虚位。海内无主，四十余年。班固汉书赞曰：暨于王赧，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绝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四十余年也。秦据势胜之地，骋谲诈之术，征伐关东，蚕食九国。班固汉书赞曰：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一切取胜。贾谊过秦曰：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至于始皇，乃定天位。尚书曰：天位艰哉。旷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汉书赞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艰难也。岂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班固汉书赞曰：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德其可谓当之矣。周易否卦之辞也。郑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圣人有命，咸云其将亡矣，其将亡矣，而圣乃自系于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将危，乃得固也。

秦观周之弊，将以为以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班固汉书

赞曰：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史记，李斯奏曰：置诸侯不便。始皇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也。弃礼乐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无尺寸之封，功臣无立锥之土，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蕃卫。班固汉书赞曰：秦窃自号谓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蕃翼之卫。庄子曰：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仁心不加于亲戚，惠泽不流于枝叶，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棹。法言曰：灏灏之海，济楼航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通俗文：棹，谓楫也。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贾谊过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是时，淳于越谏曰：「臣闻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余岁。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无辅弼，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曰：齐简公立田常、监止为左右相。田氏杀监止，简公出奔。田氏执简公于徐州，遂杀之。又曰：晋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六卿谓：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赵、韩、魏也。论语，纠滑讖曰：陈灭齐，六卿分晋。尚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始皇听李斯偏说而绌其义。至身死之日，无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托废立之命于奸臣之口，史记曰：始皇崩，赵高乃与胡亥，丞相李斯阴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受始皇遗诏，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死。至令赵高之徒，诛锄宗室。史记曰：二世尊用赵高，申法令，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春秋合诚图曰：诛锄民害。胡亥少习克薄之教，长遵凶父之业，史记曰：赵高故常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宠任兄弟，而乃师谟申商，谀谋赵高，自幽深宫，委政谗贼，史记，李斯上书二世曰：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应劭汉书注曰：申不害，韩昭侯相。卫公孙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无恩。史记曰：二世常居禁中，与赵高决事，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苍颉篇曰：委，任之也。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史记曰：二世斋望夷宫，欲祠泾，使使责让赵高以盗事，高惧，乃阴与其女婿咸阳令阎乐谋易上。乐前，即谓二世曰：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愿得妻子为黔首。阎乐麾其兵进，二世自杀也。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尚书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左氏传曰：人逃其上曰溃。胜广唱之于前，刘项毙之于后。史记曰：吴广为假王，击秦。班固汉书赞曰：秦窃自号谓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吴、陈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向使始皇纳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论，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后，报功臣之劳，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叶相扶，首尾为用，虽使子孙有

失道之行，时人无汤武之贤，奸谋未发，而身已屠戮，何区区之陈项，而复得措其手足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曾子曰：乌合之众，初虽相欢，后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业。汉书曰：高祖五年斩羽东城，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自开辟以来，其兴功立勋，未有若汉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班固汉书赞曰：汉无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年而成帝业，书传所未尝有焉。何则？古代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毙。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

汉鉴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汉书，太后崩，上将军吕禄、相国吕产专兵秉政，谋作乱。贾逵国语注曰：权，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汉书，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谓盘石之宗也。庄子曰：待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后汉书曰：郑泰曰，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东牟朱虚授命于内，齐代吴楚作卫于外故也。汉书，宋昌曰：诸吕擅权专制，太尉卒以灭之。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齐、代之强。又曰：齐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齐悼惠王子章，高后封为朱虚侯。章弟兴居为东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辞注曰：踵，继也。忽先王之制，则天下已传，非刘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班固汉书赞曰：汉兴，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制同京师。贾谊曰：「诸侯强盛，长乱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事。」文帝不从。汉书贾谊上疏之文。至于孝景猥用朝错之计，削黜诸侯。亲者怨恨，疏者震恐，吴楚唱谋，五国从风。兆发高祖，衅成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汉书曰：朝错数言吴过可削，文帝宽不忍罚。及景帝即位，错曰：高帝初定天下，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吴谋作乱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于是方议削吴。吴王恐，因欲发谋举事。诸侯既新削罚，震恐，多怨错。及吴先起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亦皆反。猥，曲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左氏传，楚子问于申无宇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预曰：折，折其本也。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

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后，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汉书，主父偃说上曰：今诸侯或连城数十，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上从其计。又，班固赞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得分户

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国自析。自是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也。遂以陵迟，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豫政事，班固汉书赞曰：景帝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无后国除。汉书曰：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助祭。大祀曰饮酎，饮酎受金，小不如斤两色恶者，王削县，侯免国。汉书曰：赵哀王福薨，无子，国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刘向谏曰：「臣闻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排摈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国嗣也。」汉书刘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称引。成帝虽悲伤叹息而不能用。汉书曰：成帝即位，向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嘉其言，常嗟叹之。至乎哀平，异姓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高拱而窃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汉宗室王侯，解印释绶，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班固汉书赞曰：至哀、平之际，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拔，唯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田常篡齐，已见上文。汉书曰：王莽废汉藩王。广陵王嘉献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郃乡侯闵以莽篡位，献神书言莽，得封列侯。郃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徒以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

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笃论都赋曰：于时圣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绍汉祀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鉴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踵亡国之法，而侥幸无疆之期。至于桓灵，奄竖执衡，范晔后汉书曰：桓帝立，曹腾以定策功，迁大长秋。又曰：灵帝时，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曹节矫诏诛武等。郑玄尚书注曰：称上曰衡。朝无死难之臣，外无同忧之国，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班固汉书序曰：汉兴，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并争，张超笺曰：中外云扰，万夫鼎沸。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藜藿。杜预左氏传注曰：烬，火余木也。居九州岛之地，而身无所安处，悲夫！

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资，兼神武之略，晋灼汉书注曰：资，材量也。耻王纲之废绝，愍汉室之倾覆，龙飞谯沛，凤翔兖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为兖州牧。后太祖迁都于许。许属豫州。东京赋曰：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扫除凶逆，剪灭鲸鲵。左氏传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以为大戮。杜预曰：鲸鲵，大鱼。以喻不义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颍邑。魏志曰：天子东迁，败于曹阳，太祖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还雒。

董昭劝太祖都许。汉书，颍川郡有许县。德动天地，义感人神。汉氏奉天，禅位大魏。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晏子曰：谚曰：前车覆，后车戒也。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左氏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也。班固汉书赞曰：徙吏二千石于诸陵，盖亦强干弱枝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衡轭，车之衡轭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犹人之御牛马，故以衡轭喻焉。毕志其内，未得骋其骏足也。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族之礼也。

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鲁连子曰：百足之虫，至断不蹶者，持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司马相如谏猎书曰：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皆为之有渐，建之有素。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尚书曰：厥土惟黑坟。孔安国曰：色黑而坟起也。犹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树犹亲戚，土犹士民，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平居犹惧其离叛，危急将如之何？是圣王安而不逸，以虑危也；存而设备，以惧亡也。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

文选考异

注「韩哀灭郑并其国」：案：「哀」下当有「侯」字。各本皆脱。所引郑世家文也。

四十余年：何校「四」改「三」，注同。魏志注作「四」，陈云「四」当作「三」。案：魏志注在武文世王公传下，盖误耳。善引汉书诸侯王表为注，彼文作「三」。师古曰「三十五年」。今此各本并依正文改之，更误。何、陈所校是也。

注「秦窃自号谓皇帝」：何校「谓」改「为」，后所引同，是也。各本皆误。

千有余岁：何校「岁」改「城」，陈同。魏志注作「城」。今案：「城」字误也。元首此文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彼作「岁」，可证。又，孝文本纪「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汉书作「皆且千岁」，然则当时语自如此矣。

魏志注必不知者所改，何、陈误据之也。袁、茶陵二本校语云善作「岁」，五臣作「人」。五臣正谓「岁」字不安，与改魏志注者字有异而意相同，皆非。胡亥少习克薄之教：袁本云善作「克」。茶陵本云五臣作「刻」。案：各本所见皆传写误也。善注引商君传，自作「刻」，不作「克」。魏志注亦是「刻」字。

土有常君：袁本、茶陵本「土」作「士」，是也。魏志注亦是「士」字。

注「权秉即柄字也」：陈云「秉」下脱「也秉」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而天下所以不能倾动：何校去「能」字。魏志注无。袁本云善有「能」。茶陵本云五臣无。案：此疑各本所见传写衍也。

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茶陵本云五臣作「叛」。袁本云善作「畔」。案：此所见不同也。魏志注亦是「叛」字，下文「平居犹惧其离叛」。各本皆不作「畔」，似此未必善与五臣有异。

是圣王安而不逸：袁本、茶陵本「是」下有「以」字，云善本无。案：此疑各本所见传写脱也，魏志注有。}}

博弈论

系本曰：乌曹作博。许慎说文曰：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杨雄方言曰：围棋，自关而东，齐、鲁之间谓之弈。

博弈论

韦弘嗣吴志曰：韦曜，字弘嗣，吴郡人。为太子中庶子。时蔡颖亦在东宫，性好博弈，太子和以为无益，令曜论之。后为中书仆射。孙皓诛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也。

盖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孔子之辞。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建也。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吕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达矣。甯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王师之。汉书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窥园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尚书，周公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积累殊异之迹，劳神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惰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囿圃，终有荣显之

福，以成不朽之名。汉书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为事，入山牧羊，十余年，羊致千余头。又曰：黄霸，字次公，淮阳人，迁丞相长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胜曰：武帝不宜为立庙乐。胜坐非议诏书，霸坐阿纵胜不举劾，皆下狱。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更再冬，讲论不怠。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毛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东观汉记曰：吴汉，字子颜，南阳人。邓禹及诸将多汉举者，再三召见。其后勤勤不离公门。上亦以其南阳人，渐亲之。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翫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饌，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埤苍：赌，?也。赌，丁古切。?，记被切。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古买之间；方言曰：投博谓之枰，皮兵切。桓谭新论曰：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中者，务相绝遮要，以争便利；下者，守边趋作罫，自生于小地，犹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计取吴、楚，广道者也；中计塞城皋，遮要争利者也；下计据长沙以临越，此守边隅趋作罫者也。更始帝将相不能防卫，而令罫中死棋皆生。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广雅曰：阶，因也。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刘向围棋赋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汉书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吴起三十八篇。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进退取与，攻劫杀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盱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左氏传，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汉书述曰：媚兹一人，日盱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章也。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干干，务在得人；周易曰：君子终日干干。班固公孙弘赞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龙凤五彩，故以喻文。尚书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苏武答李陵书曰：其于学人，皆如凤如龙。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孝经钩命决曰：引兴摘暴，一字管百行。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贾逵国语注曰：旌，表也。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说文曰：程，品也，广雅曰：科，条也。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论曰：夫圣人乃

千载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会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广雅曰：惜，爱也。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左氏传，宫之奇曰：虢叔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乃君子之务，当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邯鄲淳艺经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周礼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郑玄曰：袞龙，九章衣也。东都赋曰：修袞龙之法服。左氏传曰：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始有金石之乐。广雅曰：贸，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猗顿，已见贾谊过秦论。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文选考异

注「多汉举者」：袁本、茶陵本「汉」作「荐」，是也。

注「中计塞城皋」：案：「城」当作「成」。各本皆误。

求之于战阵：袁本云善无「于」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校添之也。吴志有「于」字。二本所见，盖传写脱。

注「一字管百行」：袁本、茶陵本「一」字作「学」，是也。

注「贸易之也」：案：「之」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文选卷第五十三

目录 [隐藏]

1 论三

1.1 养生论

1.2 运命论

1.3 辩亡论上下二首

论三

养生论

嵇喜为康传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着养生篇。

养生论

嵇叔夜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辞注曰：谓，说也。郑玄礼记注曰：致之，犹言至也。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养生经，黄帝问天老曰：人生上寿一百二十年，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耳。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郑玄礼记注曰：粗

，麤也。说文曰：粗，疏也。徂古切。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角而论之，其有必矣。广雅曰：较，明也。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禀，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天老养生经，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为限，节度护之，可至千岁。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汉书曰：上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对。颜师古曰：洽，沾也。周易曰：涣汗其大号。终朝未餐，则噤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毛诗曰：终朝采绿。终朝，谓从旦至食时。噤然，饥意也。礼记，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古眠字。韩子曰：卫灵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闻有鼓新声者。韩诗曰：耿耿不寐，如有殷忧。汉书，刘向曰：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发谓之刷也。何休公羊传注曰：仅，劣也。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淮南子曰：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渐离、宋如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荆轲瞋目裂眦，发植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

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种曰稼，言种谷于汤之世，值七年之旱，终归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则在后枯。亦犹人处于俗，同皆有死，能摄生者则后终也。孙卿子曰：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说文曰：溉，灌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养生要，彭祖曰：忧恚悲哀，伤人；喜乐过差，伤人。贾逵国语注曰：肆，恣也。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国语，子余谓秦伯曰：使能成嘉谷，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二者伤矣。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老子曰：我独泊然而未兆。说文曰：泊，无为也。礼记曰：乐行血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庄子曰：吹响呼吸，吐故纳新，为寿而已矣。古诗曰：服食求神仙。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泛胜之田农书曰：上农区田，大区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亩三千七百区；丁男女治十亩，至秋收区三升粟，亩得百斛也。区，音邬侯切。一曰谓区隄

而种，非漫田也。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经方小品，仓公对黄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则身重，行止难。又曰：啖榆则瞑不欲觉也。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神农本草曰：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崔豹古今注曰：合欢树似梧桐，枝叶繁，互相交结，每一风来，辄自相离，了不相牵，缀树之阶庭，使人不忿。毛诗曰：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毛萇诗传曰：萱草令人忘忧。名医别录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熏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养生要曰：大蒜勿食，荤辛害目。又，神农曰：猪肉虚人，不可久食。又曰：?肉损人。与猪同。说文曰：蒜，荤菜也。熏与荤同。豚鱼无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虱山乙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头虱着身，皆稍变而白；身虱处头，皆渐化而黑。则是玄素果无定质，移易存乎所渐。本草名医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叶，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满。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着矢溺中，覆之皆有常处。人有遇得，乃胜杀取。颈处险而瘿于井，齿居晋而黄。淮南子曰：险阻之气多瘿。谓人居于山险，树木瘤临其水上，饮此水则患瘿。齿黄，未详。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闇而无使明，熏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长也。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本草曰：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养生经曰：上药养命，五石练形，六芝延年。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也。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法言曰：哇则郑。李轨曰：哇，邪也。周礼郑玄注曰：五谷，麻、黍、稷、麦、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庄子曰：声色滋味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汉书曰：五藏六腑。周礼曰：凡齐事鬻鬻以待戒令。郑玄曰：鬻鬻，谓炼化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广雅曰：悖，乱也。文子曰：循理而动者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纯粹。应劭汉书注曰：粹，淳也。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左氏传，子产曰：蕞尔小国。杜预注曰：蕞尔，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素问，黄帝曰：有病心腹满，此何病？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病。七发曰：百病咸生。汉书，杜钦上疏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于众难。庄子曰：终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谓之不

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谓笑其不善养生，而又哀其促龄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庄子曰：藏乎无端之纪。中智以下，谓之自然。谷梁传，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纵少觉悟，咸叹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谋。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韩子曰：扁鹊谓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犹可汤熨。桓侯不信。后病，迎扁鹊，鹊逃之。桓侯遂死。史记曰：扁鹊疗简子，东过齐，见桓侯。束皙曰：齐桓在简子前且二百岁。小白后无齐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简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记自为舛错。韦昭曰：魏无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鹊见晋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国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着，故有无功之治；驰骋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寿。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其次狐疑，虽少庶几，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或益之以吠古犬浚古外，而泄之以尾闾。尚书曰：浚吠浚距川。孔安国曰：一亩之间，广尺深尺曰吠。广二寻深二仞曰浚。吠浚深之，亦入海也。庄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司马彪曰：尾闾，水之从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东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称尾。闾者聚也，水聚族之处，故称闾也。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者，无不焦尽，故名沃焦。欲坐望显报者，或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说文云：希，望也。谷梁传，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楚辞曰：心犹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为豫。说文云：陇西谓犬子为犹。颜师古以为人将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俟，如此往还至于终日，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称犹豫。或以尔雅云：犹如麀，善登木。犹，兽名。闻人声乃犹豫缘木，如此上下，故称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交賒相倾，如此复败者。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坚曰：豫章与??木相似，须七年乃可别耳。??音尤。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老子道经曰：听之不闻，名曰希。王逸楚辞注曰：无声曰静。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论语，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恃者以不兼无功，追术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庄子曰：广成子谓黄帝曰：必静必清，无劳

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国语，单襄公曰：厚味实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着，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见，聪明而不发，是故外物不累其内。庄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马彪曰：物，事也。忠孝，内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气不荡乎外。庄子曰：虚室生白。向秀曰：虚其心，则纯白独着。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庄子曰：圣人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也，邪气不能袭也，故其德全而神不亏矣。故曰圣人不思虑，不预谋也。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老子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万事，故能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极也。式，犹则也。文子曰：古之为道者，养以和，持以适。庄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河上公曰：大顺者，天理也。锺会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于大顺也。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状如醴酒也。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毛萇诗传曰：晞，干也。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庄子曰：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之也，孰能得无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庄子曰：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曰：至乐无乐。郭象曰：忘欢而后乐足，乐足而后身存。庄子曰：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若此以往，恕可与羨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声类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记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韦昭曰：羨门，古仙人也。列仙传曰：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道人浮兵公接以上嵩高山。

文选考异

注「说文曰粗疏也徂古切」：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颜师古曰洽沾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汉书刘向曰」：袁本、茶陵本「书」下有「曰」字。案：二本是也。「向」下不当有「曰」字，二本皆衍。

可百余斛：茶陵本此下有「也」字，云五臣无。袁本云善有。案：此所见不同，或尤删之也。

注「大蒜勿食」：袁本、茶陵本「勿」作「多」，是也。

而外内受敌：袁本云善作「内外」。茶陵本云五臣作「外内」。案：此疑尤以五臣改之也。

为受病之始也：袁本云善无「受」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疑尤以五臣添

之也。

注「臣瓚曰魏桓侯」：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纵闻养生之事：茶陵本「生」作「性」，云五臣作「生」。袁本云善作「性」。案：此尤以五臣改之也。

注「犹如麀」：陈云「麀」，「鹿」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桀溺曰滔滔者」：袁本「滔滔」作「悠悠」。案：「悠悠」是也。茶陵本亦误与此同。陈云陆氏释文「滔滔」，郑本作「悠悠」。注自据郑康成本，与他本不同也。

注「河上公曰抱」下至「故能为天下法式」：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河上公曰大顺者天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运命论

运谓五德更运，帝王所禀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运，各象其类；兴亡之名，应策以次相代。宋均曰：运，策运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运命论

李萧远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着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墨子曰：贫富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王命论曰：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庄子，北海若曰：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春秋河图揆命篇曰：仓、戏、农、黄，三阳翼天德圣明。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介，介绍也。礼记曰：介绍而传命。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为玄同。论语比考讖曰：君子上达，与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易干凿度曰：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河水先清，清变白，白变赤，赤变黑，黑变黄，各三日。春秋潜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圣人出。其响，百姓归，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鸣，则教令行，教令明，惟圣人能之也。响，鸣之怒者。圣人怒则天辟亡矣。汤起放桀时，盖此祥也。明与鸣古字通。群龙见而圣人用。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又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说苑，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汤立以为三公。毛诗曰：实维阿衡，左右商王。毛萇传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史记曰

：太公望以渔钓干周西伯。六韬曰：文王卜田，史扁为卜曰：于渭之阳，将大得焉。非熊非罴，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遗汝师。王乃斋戒三日，田于渭阳，卒见吕尚坐茅以渔。毛诗大雅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吕氏春秋曰：凡乱也者，必始于近而后及远，始于本而后及末，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处乎虞，知非遇也。其处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黄石公记序曰：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图曰：黄石公谓张良曰：读此，为刘帝师。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汉书曰：张良以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为它人言，皆不省。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汉书，张良乃说项梁立韩成为韩王。而汉书，张良无说陈涉。今此言之，未详其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策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春秋考异邮曰：稽之策图，参于泰古。易坤灵图曰：汤臣伊尹振鸟陵。春秋命历序曰：文王受丹书，吕望佐昌、发。春秋保干图曰：汉之一师为张良，生韩之陂，汉以兴。春秋感精记曰：西秦东窥，谋袭郑伯，晋、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语之不知，泣血何益。苍颉篇曰：格，量度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礼记文也。郑玄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谓圣人也。嗜欲将至，谓其王天下之期将至也。神有以开之，必先为之生贤智之辅佐。若天将降时雨，山川为之出云也。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诗大雅文也。笺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传曰：翰，干也。言周道将兴，五岳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为周之干臣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吕氏春秋曰：世有兴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袄始于夏庭。史记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龙二，止于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爨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爨在。夏氏乃楛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发。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爨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爨化为玄黿，以入王后宫。后宫童妾，既黷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一女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谣：檠弧箕服，寔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于道。而乡者后宫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弃子以赎罪。弃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杀幽王酈山下。爨，仕淄切。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左氏传曰：初，曹

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且言畋弋之说，悦之。因访政事，说于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执曹伯阳以归，杀之。叔孙豹之昵豎牛也，祸成于庚宗。左氏传曰：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鲁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余子长矣。召而见之，遂使为豎，有宠，长使为政。田于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寘馈于介而退，弗进，则置虚器命彻，叔孙不食，卒。吉凶成败，各以数至。春秋考异邮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论曰：验行事之成败。数，历数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历数，谓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河、洛谓河图、洛书也。文谓文德，即文王也。武谓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渐衰微；以武功兴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谋也。及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传王孙满之辞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长，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数也。杜预注曰：郊廓，今河南也。武王迁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言自成王至于厉王，凡有八世，即应七而衰也。毛诗序曰：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二霸之后，礼乐陵迟。二霸，齐桓、晋文也。自厉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应九而衰也。毛诗序曰：礼义陵迟，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应六而谋也。尚书大传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郑玄曰：文，谓尊卑之差制也。习文法，无悃诚也。灵、景，周之王末者也。辩诈之伪，成于七国。言文薄既弊，诈伪乃成也。七国，谓韩、魏、齐、赵、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国，凡有八世，即应八而谋也。酷烈之极，积于亡秦；言诈伪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吕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汉承之以贵也。汉书曰：陆贾为太中大夫，贾时上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也？仲长子昌言曰：汉祖轻文学而简礼义。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家语，冉有曰：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通。又曰：颜回，字子渊，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贤。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谦退。揖让于规矩之内，閤閤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论语曰：孔子朝与上大大夫言，閤閤如也。孔安国曰：閤閤，中正之貌。礼记，曾子谓子夏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郑玄曰：洙、泗，鲁水名也。史记曰：甚哉，鲁之衰也，洙、泗之间，閤閤如也。桓子新论曰：遏绝其端，其命在天。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几其

神乎。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韩康伯曰：在理则昧，造形而悟。颜氏子之分也，失之于几，故有不善，得之于二，不远而复。故知之，未尝复行也。法言曰：睇骥之马，亦骥之乘，睇颜之人，亦颜之徒也。颜尝睇夫子矣。李轨曰：希，望也。言颜回尝望孔子也。礼含文嘉曰：从容中道，阴阳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则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史记曰：鲁定公以孔子为司寇，季桓子受齐女乐，不听政，孔子遂行。适卫，卫灵公置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灵公。孔子恐获罪，去卫也。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史记曰：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国安得世世土方数千里乎？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于桓魋；史记曰：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家语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焉。路出乎陈、蔡。陈、蔡大夫相与谋曰：孔子贤圣，其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论语曰：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自绝也，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周易曰：智周万物，而道济天下。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文子曰：养生以经世。庄子曰：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周易曰：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说苑，赵襄子谓子路曰：吾尝问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无明君乎？孔子不对。何谓贤也？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蛮，谓蔡、楚也。毛诗曰：蠢尔蛮荆。夏，谓宋、卫也。公，谓鲁侯也，卿，谓季氏也。列子，杨朱曰：孔子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史记曰：伯鱼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伯牛、闵子、颜回则具体而微。刘熙曰：体者，四支股脚也。具体者，皆微者也，皆具圣人之体，微小耳。体以喻德也。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国语，叔向曰：引党以封己。韦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

偃息养高。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论语，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家语曰：卜子夏，孔子卒后，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事之，而咨问国政焉。礼记，曾子谓子夏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陈群论语注曰：不得有非间之言也。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楚辞曰：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汉书曰：天子以贾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之属尽害之，乃毁谊。于是天子亦疏之，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原，楚贤臣也，被谗，遂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杨雄反骚曰：钦吊楚之湘累。音义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累。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汉书，孙宝曰：道不可诘，身诘何伤。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于地而不流，命曰渊水。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润泽。无公无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云行雨施，天下平也。礼记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润，溽暑。郑玄云：土润，谓涂湿也。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廉正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浊无不案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洒人之恶，仁也。案，式甚切。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吕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夫忠直之连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小雅曰：连，犯也。郑玄礼记注曰：负，背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广雅曰：秀，出也。论衡曰：风冲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史记曰：商君说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前监不远，覆车继轨。毛诗曰：殷鉴不远。晏子春秋，谚曰：前车覆，后车戒。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记，司马迁曰：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汉书赞曰：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家语曰：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司马迁书曰：下流多谤议。彼所以处之，盖有筭矣。苍颉篇曰：筭，计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子夏曰：商闻之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论语，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论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贵之命。西京赋曰：不徼自遇。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论语，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庄子曰：原宪谓子贡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宪不忍为也。司马迁报任安书曰：苟合取容。毛诗云：燕婉之求，蘧蔭不鲜。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杜预左氏传注曰：俛仰，伏也。郑玄毛诗笺曰：蘧蔭观人颜色而为辞，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记曰苏秦逶迤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毛诗曰：巧言如流。史记，淳于髡曰：邹忌其应我，若响之应声也。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周易曰：变通者，趣时者也。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从者如归市焉。广雅曰：脱，误也。毛诗曰：弃予如遗。郑玄曰：如人遗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老子曰：名与身孰亲？得与亡孰病也？家语，子贡曰：与其俱失，二者孰贤？郑玄仪礼注曰：贤，犹胜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杜预左氏传注曰：冒，贪也。脉脉然自以为得矣。尔雅曰：脉，相视也。郭璞曰：脉脉，谓相视貌也。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尸子曰：义必利，虽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犹谓义之必利也。史记曰：中澆生蜚廉，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说苑，子石曰：费仲、恶来革去鼻决目，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死牧之野。盖知伍子胥之属音烛缕力俱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左传曰：吴将伐齐，越子率其属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缕以死。杜预曰：改姓为王孙，欲以辟吴祸。属缕，剑名。又左传曰：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无极，楚之谗人也。去朝吴，出蔡侯朱，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子而弗图，将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杀费无极、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其国。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汉书曰：汲黯为东海太守，东海大治，召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张汤为怀诈面欺，使使簿责汤，汤自杀。诸子欲厚葬，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槨。盖笑萧望之跋蒲末蹶竹利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汉书曰：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建白，以为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由是大与石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毛诗曰：狼跋其胡，载蹶其尾。

汉书曰：成帝立，丞相奏显旧恶，免官，徙归故郡，忧懣不食，道病死。

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左氏传，王脍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辞。杜预注曰：诸侯之臣曰陪臣。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闾其门也。汉书曰：拜王莽为大司马。又曰：董贤代丁明为大司马。杨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又曰：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文，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论语，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又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马融曰：克己，约身也。家语曰：原宪，宋人，字子思。清约守节，贫而乐道。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论曰：子贡对齐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饮，满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恶，千载之积毁也。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广雅曰：灼，明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南都赋曰：游观之好，耳目之娱。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孔丛子，孔子歌曰：巾车命驾。汉书曰：王莽于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也。褰裳而涉汶问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毛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传曰：庄公会诸侯，盟于柯。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如云，言多也。椎直追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汉书曰：尉佗魑结。服虔曰：魑音椎。今兵士椎头结。张揖上林赋注曰：紒，鬢后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为髻字。汉书曰：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又枚乘上书曰：夫汉转粟西向，不如海陵之仓。毛诗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诗传曰：京，丘也。郑玄曰：庾，露积谷也。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玕余璠烦之珍可观矣。尔雅曰：扱衽曰擻。广雅曰：扱，插也。并初洽切。淮南子曰：钟山之玉。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许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传曰：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玕璠斂。杜预曰：玕璠，美玉也。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嗇其神。吕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宝。高诱曰：嗇，爱也。宝，身也。风惊尘起，散而不止。风惊尘起，喻恶积而豐生。尘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灭。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左氏传曰：昭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使医和视之。和曰：是谓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今君不节，能无及此乎？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言奔竞之伦，祸败若此，而乃尚自以为审见身名亲疏之理，妙分荣辱客主之义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掩众暴寡，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论语，子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冒，贪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吕氏春秋曰：众正之所积，其福无不及；众邪之所积，其祸无不违。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筭，其昭然矣。尔雅曰：权，舆，始也。尸子曰：圣人权福则取重，权祸则取轻。吕氏春秋曰：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管子曰：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孙卿子曰：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义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语默出处，虽从其时，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动星回，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论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郑玄曰：北极谓之北辰。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尚书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曰：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马融曰：璇玑，浑天仪，可转旋。郑玄曰：转运者为机，持正者为衡。庄子曰：轴不运而轮致千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毛诗大雅文也。毛萇传曰：燕，安也。翼，敬也。笺云：贻，犹传也。孙，顺也。言传其所顺以天下之谋，以安其敬事之子孙，谓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文选考异

注「春秋河图」下至「圣明」：袁本此十九字作「圣明已见王命论」七字，是也。茶陵本复出与此同，非。

注「亦然」：案：「亦」上当有「治」字，各本皆脱，此所引处方篇文也。

注「知非遇也」：案：「遇」当作「愚」，各本皆误。

注「非加益也」：案：「非」上当有「知」字，各本皆脱。

以游于群雄下至莫之逆也：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善无此一段。说详下。

注「汉书曰」下至「皆不省」：袁本、茶陵本无此一节注。案：二本所见传写脱去正文及注一节也。后石阙铭「计如投水」引此论「张良及其遭汉祖，其言

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为注，然则善有可知。尤所见本盖为未误。

注「夏氏乃楛而去之」：袁本、茶陵本无「夏氏乃」三字，是也。

注「过妇人」：陈云「过」，「遇」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灵景周之王末者也」：袁本「末」上有「者」字。案：疑「弊」字之误，尤删非也。茶陵本删去此一句，更非。

注「晞骥之马」：袁本「晞」作「希」，下同。茶陵本亦作「晞」，与此同。案：正文作「希」，注「希，望也」，亦仍作「希」，似「晞」字依法言改之也。

注「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袁本、茶陵本无「不使知政遂各」六字。案：此尤添之也。

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袁本此下有善注；或无「虽造门」三字一句。茶陵本无。案：无者盖脱。

然而志士仁人：茶陵本无「然」字，云五臣作「然」。袁本无「而」字，云善作「而」。案：此依五臣改善，又误两存其字，非。

注「欲遂其志之思也」：袁本、茶陵本无「之思」二字。

不徼而自遇矣：袁本、茶陵本「徼」作「邀」。案：二本无校语，恐非善、五臣之异。善引西京赋「不徼自遇」，彼赋今为「邀」字。此注尤及袁作「徼」，非也。茶陵本作「邀」，是也。尤延之盖依所见之注改正文而误。

注「脉相视也」：案：「视」字不当有，各本皆衍，说见古诗十九首内。

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袁本、茶陵本「属」作「鑕」。案：注引左传字作「属」，或五臣作「鑕」，二本失着校语耳。尤所见是也。

注「吴将伐齐」：袁本、茶陵本无「将」字。

注「王及列士皆馈赂」：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

注「是豢吴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夫」字。案：有者是也，尤误删之。

注「反役」：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改姓为王孙欲以辟吴祸」：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案：此节注皆尤用左传增多，其实非也。

注「诸子欲厚葬汤母曰」：袁本、茶陵本重「汤」字，是也。案：汉书重。

盖笑萧望之跋蹠于前：案：「之」下当更有「之」字，各本皆脱也。

注「道病死」：案：此下脱，尚当有善论石显病死而言绞缢未详之注。袁、茶陵二本皆并善于五臣，遂致失去，今无以补之。

注「桓公新论曰」：何校「公」改「谭」，陈同。各本皆误。

注「杜预左氏传注曰冒贪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

玠旋轮转：案：「玠」当作「机」，注同。注中所引郑尚书注「转运者为机」，未误，可见善自作「机」，不作「玠」，盖五臣作「玠」，而各本乱之。宋文元皇后哀策「仰陟天机」，茶陵本作「机」，袁本作「玠」，皆失着校语。彼注文证益明。但各本彼及此注中多改「机」为「玠」，故读者鲜察其实，必是善、五臣之异。如「旋」，五臣作「璇」，二本仍无校语，亦失着也。

注「言传其所顺以天下之谋」：案：「顺以」当作「以顺」，各本皆倒。

辩亡论上下二首

孙盛曰：陆机着辩亡论，言吴之所以亡也。

辩亡论上

陆士衡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奸臣，谓董卓也。答宾戏曰：王涂芜秽，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答宾戏曰：廓帝纆，恢皇纲。剧秦美新曰：皇纲弛而未张。尚书传曰：紊，乱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于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广雅曰：骇，起也。汉高祖曰：吾以义兵诛残贼。又魏相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吴志曰：汉以孙坚为长沙太守。董卓专权，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北至南阳，众数万人。楚辞曰：雷动电发。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公羊传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威棱则夷羿震荡达朗，兵交则丑虏授馘，汉书曰：武帝报李广书曰：威棱憺乎邻国。李奇曰：神灵之威曰棱。左氏传，魏庄子谓晋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夷羿收之，以为己相。杜预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传曰：兵交，使在其间。毛诗曰：仍执丑虏。笺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扫清宗禘补育，蒸禋皇祖。毛诗曰：祝祭于禘。毛萇传曰：禘，庙门内之祭也。尔雅曰：冬祭曰蒸。尚书孔氏传曰：精意以飨谓之禋。皇祖，谓汉祖也。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于时云兴之将带州，飙起之师跨邑；哮呼交阨之群风驱，熊罴之众雾集。毛诗曰：进厥武臣，阨如虓虎。尚书，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虽兵以义合，同盟戮力，左氏传曰：诸侯同盟于亳。国语曰：戮力一心。贾逵曰：戮力，并力也。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左氏传曰：楚公子围聘于郑。郑使行人子羽与之言曰：大国无乃苞藏祸心以图之。又，众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预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谓无怙乱也。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言出师之法，必以律齐之。今则不然，各恃兵怙乱，而出师无律也。稔寇，言丧其威权，令资熟于寇也。周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氏传，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预曰：稔，熟也。忠规武节，未有如

此其著者也。汉书，武帝诏曰：躬秉武节。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吴志曰：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范晔后汉书，陈忠曰：旬月之间，神兵电扫。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传，随武子曰：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书曰：震泽底定。饰法修师，则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明罚飭法。赵充国颂曰：谕以威德。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吴志曰：策以彭城张昭为谋主。班固汉书曰：班伯诸所宾礼，皆名豪。又述曰：宾礼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吴志曰：策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周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左氏传曰：吴，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又，季孙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纆干国之纪，犯门斩关。春秋合诚图曰：诛鉏民害。旋皇輿于夷庚，反帝座乎紫闼。吴志曰：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谋袭许，迎汉帝。繁钦辨惑曰：吴人者，以船楫为輿马，以巨海为夷庚。臧荣绪晋书，司徒王谧议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馆。然夷庚者，藏车之所。崔駰达旨曰：攀台阶，窥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战国策，张仪谓秦惠王曰：挟天子以令天下，此王业也。毛诗曰：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左氏传，伍员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汉书曰：列侯宗室，见郅都侧目。范晔后汉书，陈蕃上疏曰：群凶侧目，祸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用集我大皇帝。吴志曰：权薨，谥曰大皇帝。以奇踪袭于逸轨，叵心因于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国语，樊穆仲对宣王曰：鲁侯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谄于故实。史记曰：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遗风。诸侯复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笃固，申之以节俭。畴咨俊茂，好谋善断。尚书，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班固王命论曰：信诚好谋。束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于涂巷。周易曰：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谢承后汉书曰：邓道不应，州郡旌命。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希光而景骛。异人辐凑，猛士如林。班固公孙弘赞曰：异人并出。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毂也。汉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诗曰：其会如林。于是张昭为师傅，吴志曰：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侑，入为腹心，出作股肱；吴志曰：吕蒙，字子明，汝南人也。为武威将军、南郡太守。余并已见三国名臣颂。毛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书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宁凌统

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吴志曰：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
有气力，好游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统，字公绩，吴郡人也。拜偏将军。
又曰：程普，字德谋，右北平人也。领江夏太守，迁荡寇将军。又曰：贺齐
，字公苗，会稽人也。为蕲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吴郡人也。拜前将
军，领青州牧。又曰：朱然，字义封，朱冶姊子也，姓施氏。初，冶未有子
，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为左大司马右军帅。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
属宣其力。吴志曰：韩当，字义公，辽西人也。迁昭武将军，又加都督之号。
又曰：潘璋，字文珪，东郡人也。拜平北将军、襄阳太守。又曰：黄盖，字公
覆，零陵人也。拜武锋中郎将，加偏将军。又曰：蒋钦，字公奕，九江人也。
拜右护军。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尚书曰
：予欲宣力四方，汝为。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诸葛瑾，已见
三国名臣颂。吴志曰：张昭长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为濡须督奋威将
军。又曰：步骘，字子山，临淮人也。孙权为讨虏将军，召骘为主记。权称尊
号，代陆逊为丞相。诲育门生，手不释卷。蔡邕陈太丘碑曰：纁佩金紫，光国
垂勋。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吴志曰：顾雍代孙劭为丞相
，平尚书事。其所选用文武将吏，随能所任，心无适莫。又曰：潘浚，字承明
，武陵人也。弱冠宋仲子受学。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迁太常。又曰：吕范
，字子衡，汝南人也。权拜裨将军。亮即位，迁扬州牧，又迁大司马。又曰
：吕岱，字定公，广陵人也。权拜上将军。亮即位，拜大司马。岱清身奉公
，所在可述。许慎淮南子注曰：干，强也。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议
举正；虞翻，已见三国名臣颂。吴志曰：虞翻，性不协俗，数犯颜谏争。又曰
：陆绩，字公纪，吴郡人也。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又曰：张温，字惠恕
，吴郡人也。权拜议郎，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吴录曰：张惇，字叔方，吴
郡人也。德量渊懿，清虚淡泊，又善文辞。孙权以为车骑将军，出补海昏令。
毛诗曰：出入讽议。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吴志曰：权遣都尉赵咨
使魏。魏帝问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对
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
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
于陛下，是其略也。吴书曰：咨字德度，南阳人。拜骑都尉。又曰：沈珩，字
仲山，吴郡人也。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魏文帝问曰：吴嫌魏东
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若
魏渝盟，自有备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称，封永安乡侯。官至少府。国语曰
：使张老延君誉于四方。术数则吴范赵达，以襍祥协德。韦昭汉书注曰：历数
，占术也。吴志曰：吴范，字文则，会稽人也。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

。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又曰：赵达，河南人也。治九宫一筭之术，究其微旨。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吕忱字林曰：襍，袄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忧患，其察襍祥。如淳曰：吕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襍。今之巫祝祷祀之比也。晋灼曰：襍，音珠玑之玑。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吴志曰：董袭，字符世，会稽人也。为偏将军。曹公出濡须口，袭从权赴之。袭督五楼船，往濡须口。夜卒暴风，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远舸乞使，袭出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权改服临殡。又曰：陈武，字子烈，庐江人也。累有功劳，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权哀之，自临其丧。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吴志曰：骆统，字公绪，会稽人也。权召为功曹。志在补察，苟所闻见，夕不待旦。又曰：刘繇长子基，字敬舆。权为吴王，基为大司农。权尝宴饮，骑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权欲杀之，威怒甚盛。由基谏争，翻以得免。左氏传，士季谓晋侯曰：诗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谋无遗谖，举不失策。广雅曰：谖，智也，思与切。东观汉记，鲁恭上疏曰：举无遗策，动不失其中。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争衡，谓角其轻重也。汉书，公孙获曰：吴、楚之王，西与天子争衡。郑玄周礼注曰：称上曰衡。

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汉书，晁错曰：战胜之威，民气百倍。浮邓塞去之舟，下汉阴之众，孔安国尚书传曰：顺流曰浮。酈元水经注曰：邓塞者，即邓城东北小山也，先后因之以为邓塞。汉阴，汉水之南也。庄子曰：子贡南游于楚，过汉阴。羽楫万计，龙跃顺流，羽楫，言疾也。羽猎曰：杖镞而罗者以万计。周易曰：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锐骑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诗曰：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谟臣盈室，武将连衡，包咸论语注曰：衡，轭也。戎车，武将所驾。故以连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浒之志，一宇宙之气。毛萇诗传曰：水涯曰浒。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吴志曰：曹公入荆州。权遂遣瑜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破退。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左氏传，曹刿曰：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郑玄礼记注曰：遁，逃也。汉王亦凭帝王之号，帅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蜀志曰：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遂乃伐吴。吴将陆逊大破先主军。遂弃船还鱼复，改县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宫。吴志曰：备升马鞍山，陆逊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马鞍山，在西陵之西。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数千人。蓬笼之战，子轮不反。魏志曰：张辽之讨陈兰

，别遣臧霸至皖讨吴。吴将韩当遣兵逆霸，与战于蓬笼。楚辞曰：登蓬笼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笼，山名也。公羊传曰：晋败秦于穀，匹马只轮无反者。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奴六财匱，而吴莞然坐乘其弊。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莞尔而笑。何晏曰：莞尔，小笑貌。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左氏传曰：隐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又曰：郑伯乞盟请服。遂跻天号，鼎跣而立。方言曰：跻，登也。汉书，蒯通说韩信曰：今为足下之计，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涘，王逸楚辞注曰：屠，裂也。东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贾谊过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韩诗章句曰：括，约束也。于是讲八代之礼，搜三王之乐。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搜，阅也。搜与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类上帝，拱揖群后，尚书曰：肆类于上帝。孔安国曰：类，谓摄位事类，遂以摄告天及五帝也。尚书曰：班瑞于群后。典引曰：钦若上下，恭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诗曰：进厥虎臣。左氏传，君子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汉书，伍被曰：强弩临江而守。长棘劲铍，望飙而奋。尔雅曰：棘，戟也。说文曰：铍，铍有镡也，亦曰长刀矛，刀之类也，山列切。庶尹尽规于上，四民展业于下。尚书曰：庶尹允谐。孔安国传曰：尹，正也。众官之长。国语，召康公曰：天子听政，近臣尽规。又曰，内史过曰：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供其上。化协殊裔，风衍遐圻。左氏传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预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风教及远。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左氏传曰：晋人使子贡对郑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曰：一介，独使也。巨象逸骏，扰于外闲；周礼曰：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郑玄曰：每厩为一闲。明珠玮宝，耀于内府。周礼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珠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汉书，息夫躬曰：羽檄重积而狎至。輶由轩骋于南荒，冲輶息于朔野。杨雄答刘歆书曰：尝闻先代輶轩之使。班固汉书述曰：戎车七征，冲輶闲闲。字略作?楼也。音义曰：輶，兵车名也，薄萌切。齐民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汉书，难蜀父老曰：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老子曰：天下无道，戎马生郊。尔雅曰：虞，度也。

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幼主，孙亮也。吴志曰：孙亮，字子明，权少子也。立为太子。权薨，即尊号。奸回肆虐，景皇聿兴，尚书曰：崇信奸回。南都赋曰：豺狼肆虐。吴志曰：孙休，字子烈，权第六子也。亮废，孙綝使宗正孙楷迎休即位。薨，谥曰景帝。毛萇诗传曰：聿，遂也。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赋曰：朝无阙政。公羊传曰：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归命之初，吴志曰：孙皓降晋，晋赐号归命侯。典刑未灭，故老犹

存。尚书曰：尚有典刑。毛诗曰：召彼故老。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蹇谔尽规，吴志曰：孙皓即位，拜陆抗大司马、荆州牧。又曰：陆凯，字敬风，吴郡人也。孙皓迁为左丞相。凯上表疏，皆指事，不饰忠恳。孔安国尚书传曰：熙，广也。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记，赵简子曰：诸大夫在朝，徒闻唯唯，子不闻周舍之谔谔。尽规，已见上文。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吴志曰：施绩，字公绪，迁将军，督领盗贼事，持法不倾，拜左大司马。吴录曰：范慎，字孝敬，广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缠绵三益之友，时人荣之。孙皓以为太尉。丁奉离斐以武毅称，吴志曰：丁奉，字承渊，庐江人也。少以骁勇为小将。亮即位，为冠军将军。魏将诸葛诞据寿春降。魏人围之，使奉与黎斐解围。奉为先登，黎斐力战，有功，拜左将军。黎与离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吴志曰：孙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为司徒、司空。吴录曰：初，固为尚书，梦松树生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岁当为三公乎？卒如梦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国先贤传曰：累迁光禄勋，遂至三公。楼玄贺劭之属掌机事，吴志曰：楼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孙皓遂用玄为宫下录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贺劭，字兴伯，会稽人也。皓时为中书令。汉官解故曰：机事所摠，号令攸发。元首虽病，股肱犹存。尚书大传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黔首，已见过秦论。汉书，徐乐上书曰：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当是之时，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助，此之谓瓦解。又曰：何谓土崩，秦之末叶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谓土崩也。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蹶运而发。历命，历数天命也。王师，谓晋师也。言蹶其运数而发也。干宝晋纪曰：咸宁五年十一月，命安东将军王浑向扬州，龙骧将军王浚帅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于阵，民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过秦论曰：楚师深入鸿门，曾无藩篱之难。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输班为云梯，必取宋。史记曰：晋智伯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不没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左氏传曰：楚子围宋，将去之，申叔时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王从之。宋人乃惧，遂及楚平。史记曰：燕昭王使乐毅为上将军，伐齐，破之济西。军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传，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杜预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祖牒切。干宝晋纪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浚鼓入于石头。吴主孙皓面缚舆榇降于浚。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襄阳记曰：张悌，字臣先，襄阳人。晋伐吴，悌逆之，吴军大败。诸葛靓退走，使过迎悌。悌不肯去，靓自牵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靓遂

放之，为晋军所杀。韩子有孤愤篇。司马迁书曰：世又不与能死节者也。

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向时，谓太康之役也。曩日，谓昔日之曹、刘也。战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犹法也。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广雅曰：贸，易也。说文曰：诡，变也。诡与恠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

文选考异

注「北至南阳」：茶陵本「北」作「比」，是也。袁本亦误「北」。

注「陈忠曰」：何校「陈」改「阎」，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饰法修师：案：「饰」当作「飭」。注引易作「飭」。各本正文皆传写伪也。晋书作「飭」，吴志注作「饰」，群书中二字多错互。今易作「敕」，则「饰」字非矣。

注「班固王命论曰」：何校「固」改「彪」，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虞翻性不协俗」：袁本无「性不协俗」四字，是也。茶陵本此上下复出者更非。

注「孙权以为车骑将军」：陈云「将军」下脱「主簿」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往濡须口」：陈云「往」，「住」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公孙获曰」：陈云「获」，「獲」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先主徂于永安宫」：袁本「徂」作「殂」，是也。茶陵本此注并善于五臣，文句全非。

而吴莞然：茶陵本「莞」作「菟」，注同。校语云五臣作「莞」。袁本校语云善作「菟」，其注中亦皆作「菟」。考论语释文「菟尔」字如此，尤因今论语作「莞」，定从校改，遂以五臣乱善，非。晋书作「莞」，吴志注作「藐」，即「菟」之误也。

注「晋人使子贡」：何校「贡」改「员」，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羽檄重积而狎至」：何校「积」改「迹」，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字略作?楼也」：案：「楼」下当有「车」字，各本皆脱。

注「尚书曰尚有典刑」：何校改「尚书」作「毛诗」，下文「毛诗」改「又」，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皆指事不饰忠恳」：何云案吴志「忠恳」下有「内发」二字，此脱，当增入。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脱。

注「子不闻周舍之谔谔」：案：「子」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孙皓遂用玄为宫下录事」：袁本、茶陵本无「遂」字。案：此尤添之也。又陈云「录事」当作「镇」，是也。各本皆误。

非有工输云梯之械：何校「工」改「公」。陈云「工」，「公」误。今案：晋书、吴志注皆是「工」字，疑士衡谓之「工输」未当，辄改也。

注「王浚鼓入于石头」：陈云「鼓」下脱「噪」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张悌字臣先」：何校「臣」改「巨」，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说文曰诡变也」：案：「诡」当作「愧」。此所引心部文。又观下注，可见袁本亦误「诡」。茶陵本删此注，更非。

辩亡论下

辩亡论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杨而奄交广。东都赋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诗传曰：奄，覆也。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传曰：吴，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诸华。毛诗序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刘公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伪之生，饰智以警愚。范曄后汉书，吴佑曰：远在海滨，其俗诚陋也。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叡达，懿度弘远矣。周易曰：古之聪明叡智神武而不杀者夫。庄子，许由曰：啮缺之为人也，聪明叡智。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论语曰：子曰：见善如不及。谢承后汉书曰：延笃迁京兆尹，恤民如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浚于系虏。吴志曰：吕蒙年十五六，随邓当击贼，策见而奇之，引置左右。张昭荐蒙，拜别部司马。又曰：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传曰：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浚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着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呼其字曰：承明，昔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使亲近以巾拭面，浚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咨之。毛萇诗传曰：识，用也。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吴志，陆机为逊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掇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江表传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请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惧，不复断其事实。今以实较之，不过十五六万，军已久疲。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权曰：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载粮具俱办。卿与子敬便在前发，孤当增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军后援也。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谏士之筭。论语曰：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马融曰：菲，薄也。汉书李寻传曰：王根辅政，数虚己问寻。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致命。吴志曰：鲁肃，字子敬，临淮人

也。周瑜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权即召肃与语，甚说之。众宾罢退，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又曰：士燮，字威彦，苍梧人也。汉时，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节度。权加燮为左将军，燮遣子廞入质。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吴志曰：张昭为军师。权每田猎，常骑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惭君。然犹不能已。诸葛瑾事未详。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法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吴志曰：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权报曰：君以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为之尔。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意所不安，令损益之。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三爵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屏气局局踏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论语曰：屏气似不息者。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吴志曰：吕子明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者，赐千金。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其劳动，常穿凿壁瞻之，见其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喏，夜不能寐。病小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自亲临视。凌统卒，权为之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统二子，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坛慷慨，归鲁子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吴志曰：权既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时或言诸葛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不负子瑜也。是以忠臣竞尽其谏，志士咸得肆力。孔安国尚书传曰：谏，谋也。又曰：肆，陈也。洪规远略，固不馱夫区区者也。言其规略宏远，不安兹小国也。左氏传曰：初，楚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方言曰：馱，安也，于艳切。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论语曰：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初都建业，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不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口簞如也。汉书，文帝曰：豫建太子，谓天下何？贾逵国语注曰：谓，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刘兆谷梁传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担，古粗字。韦昭汉书注曰：粗，略也，才古切。虽醲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杜预左氏传注曰：齿，列也。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

足以为政矣。周礼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地方几万里，杜预左氏传注曰：几音其，近也。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韦昭国语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巨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陈琳为曹洪与文帝书曰：谓为中才处之，殆难仓卒。论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也。敦率遗典，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传，北宫文子曰：有其国家，令问长世。尚书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或曰：吴蜀唇齿之国，左氏传，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汉书，项梁曰：田假，与国之王也。如淳曰：相与友善为与国，党与也。何则？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谷梁传曰：长毂五百乘。范甯曰：长毂，兵车也。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胡减切。汉书曰：自寻阳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后持柂处也。舻，船前头刺棹处也。言其船多，前后相衔，千里不绝。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蛇斗，以首尾救，故锐师百万，而无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战国策曰：公输班为攻宋机械。天子总群议而谕之大司马陆公，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国语，太子晋曰：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道其气。韦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泽也。疏，通也。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杨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汉书，晁错曰：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左氏传，子鱼曰：勍敌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重资币以诱群蛮。国语，单穆公曰：量资币。战国策曰：荆轲至秦，持千金之币。厚遗中庶子蒙嘉。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云翔，言众也。战国策，顿子说秦王曰：今楚、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拔。然此云翔与战国微异，不以文害意也。悬旌江介，筑垒遵渚，毛诗曰：鸿飞遵渚。毛萇传曰：遵，循也。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东坑，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陆抗所筑之城，在东坑上，而当阐城之北，其迹并存。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踬于远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太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吴志曰：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陆抗闻之，因部分诸军吴彦等径赴西陵，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围备始合，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

史杨肇至西陵。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虑距胤，身率三军，凭围对肇。肇攻至月余，计屈夜遁。抗使轻骑蹶之，肇大破败，胤等引还。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闾族。左氏传曰：僖二十年，晋侯败楚师于城濮。还师归国，献俘授馘。杜预曰：献楚俘于庙。俘即囚也。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孟子，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陆公歿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苍颉篇曰：骇，惊也。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吴志曰：孙皓天纪三年，郭马反，攻杀广州都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曩日、向时，皆谓曹、刘之世。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其然与？诗大雅文也。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周易革卦之辞也。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太玄经曰：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赵岐曰：天时，支干五行王相孤虚之属。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周易坎卦之辞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史记，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孙卿子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合。所以参而颠覆，所参则惑矣。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民之爱。是因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孝经钩命决曰：天有顾眄之义，授图于黎元也。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尚书大传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曰：此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朝周，俯泣则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毛诗序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故为黍离之诗。

文选考异

注「左氏传曰」下至「比于诸华」：袁本此十八字作「诸华已见上文」六字，最是。茶陵本复出，非。

注「庄子许由曰啮缺之为人也聪明叡智」：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

注「使亲近以巾拭面」：袁本、茶陵本「使」作「便」，无「近」字，「拭」下有「其」字。案：此尤延之以吴志注所引校改之也。陈云当时左右给使之人

谓之亲近，屡见国志，或二本伪耳。

注「船载粮具俱办」：陈云「载」字衍，「粮」下脱「战」字，是也。各本皆误。

注「为军后援也」：陈云「军」，「卿」误，是也。各本皆误。

卑宫菲食：袁本、茶陵本此下校语云善有「贪」字。案：二本所见传写衍。

以丰功臣之赏：袁本、茶陵本无「以」字，下「以纳谏士之筭」同。案：晋书无，吴志注有，此尤延之依吴志注添之也。

注「贾逵国语注曰谓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六字。

注「慊不足也」：袁本此下有「口箠切」三字，是也。尤改入正文下，非。茶陵本正文下载五臣「苦箠」音而删此，更非。

百度之缺粗修：袁本云善作「粗」。茶陵本云五臣作「粗」。案：注云「粗，古粗字」，似二本所见是也。但晋书、吴志注皆作「粗」，他书既未见有借「粗」为「粗」者，士衡他文用字亦少此类，无以考之。

注「担古粗字」：袁本、茶陵本「担」作「粗」。案：此未审，说见上。

虽醴化懿纲：袁本、茶陵本「纲」作「网」。案：此尤校改之也。晋书「纲」，吴志注「网」，寻文义以「纲」为是。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云「以网罗天下」，然则五臣「网」，或失着校语。善无注可证，其实未必同五臣也。

抑其体国经邦之具：袁本、茶陵本「邦」作「民」。案：晋书「邦」，吴志注「民」，此亦尤校改之也，文义两通。未知善果何作？

注「几音其近也」：袁本、茶陵本「其」作「基」，是也。又案「近也」当在「音基」上。各本皆倒。

天子总群议：袁本云五臣作「议」，茶陵本云善作「谊」。案：此亦尤校改之也。晋书、吴志注皆作「议」，二本所见未必是。

凭宝城以延强寇：案：「宝」，吴志注作「保」。晋书亦作「宝」，与此同。详「保城」与「资币」偶句，盖「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宝」非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云「宝犹坚也」，文义殊为不安。善未必同五臣，或失着校语。

注「因部分诸军吴彦等」：何校「吴」改「吾」，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宽冲以诱俊乂之谋：茶陵本云五臣作「义」。袁本云善作「人」。案：晋书、吴志注皆作「义」，二本所见非。

文选卷第五十四

目录 [隐藏]

1 论四

1.1 五等论

1.2 辩命论

论四

五等论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圣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汉封树，不依古制，乃作此论。

五等论

陆士衡

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周礼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郑玄曰：体犹分也。汉书，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创制垂基，思隆后叶。典引曰：顺命以创制。论语比考讖曰：以俟后圣垂基也。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左氏传，楚芋尹无宇曰：天子有经略，古之制也。又，北宫文子曰：有其国家，令闻长世。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自秦汉。汉书曰：周爵五等，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后唐、虞侯、伯犹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为郡县，前圣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兴，因秦制度，以抚海内。班固汉书述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灭五等，制立郡县。得失成败，备在典谟，王命论曰：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书序曰：典谟训诰。是以其详，可得而言。

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杨雄长杨赋曰：恢帝业。孙卿子曰：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广雅曰：旷，远也。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即力，制旷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周礼曰：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并建五长，所以弘其制也。尚书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其亲疏之宜，贾逵国语注曰：裁，制也，裁与财古字通。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周礼曰：凡邦国小大相维。汉书，宋昌曰：汉所谓盘石之宗也。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毛诗曰：宗子维城，无俾城坏，而独斯畏。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吕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义。庄子曰：爱人利物之谓仁。左氏传，栾武子曰：季孙图其身，不忘其君。安上在于悦下，为已在乎利人。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氏传，邾子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故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周易兑卦之辞也。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孙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爱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是以分天下以厚乐，而已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我得与之共害。孟子谓齐宣王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赵岐曰：古贤君乐则以己之乐与天下同之，忧则以天下之忧与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郑玄仪礼注曰：飨，劝强之也。利博则恩笃，乐远则忧深。吕氏春秋曰：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博利、博义也。利博、义博，则无敌也。毛诗序曰：忧深思远。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世及之祚矣。杜预左氏传注曰：享，受也。礼记曰：大人世及以为礼。郑玄曰：大人，诸侯之谓也。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治；论语，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言王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书曰：乃辨九服之国也。上之子爱于是乎生，周书，文王曰：周视民如子爱也。礼记曰：子庶民则百姓劝。郑玄曰：子犹爱也。下之体信于是乎结。礼记曰：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郑玄注曰：体犹亲也。世治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孟子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雄俊之士，无所寄霸王之志。汉书，宣帝曰：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治，主尊赖群后之图身。毛诗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目，网目也，以喻诸侯。天网，以喻王室也。营，布居也。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吕氏春秋曰：一引其网，万目皆张。广雅曰：昶，通也。四体辞难，而心膂获义。四体亦喻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论语，丈人曰：四体不勤。尚书，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也。论语，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礼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郑玄曰：四代，谓虞、夏、商、周也。汉书，武帝策诏曰：属统垂业，废兴何如？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废兴，系乎其人。汉书，韩安国曰：夫盛之有衰，犹朝之必暮。礼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愿法期于必凉，明道有时而闇。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于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时而或闇。以喻盛衰废兴，抑唯常理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愿，恣也，娱万切。左氏传，浑罕曰：君子作法于凉，其弊犹贪。杜预曰：凉，薄也。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言诸侯世及而盛强，其弊在于强御而难制也。毛诗曰：曾是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言封建踰礼而为害，其漏在于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剥上以厚下安宅。左氏传，楚子问申无宇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栋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预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诸侯秉权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异姓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败，以为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杜预左氏传注曰：釁，瑕隙也。国语，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韦昭曰：季，末也。三季王

，桀、纣、幽王也。陵夷之祸，终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汉书，张释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东京赋曰：七雄并争。昔者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鉴，即殷鉴也。毛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曰：尔唯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孔安国传曰：目所亲见，法之又明之也。文质相济，损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论语，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物，礼物也。故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焉尔时，吕氏春秋曰：等步亩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岂玩二王之祸，而闇经世之筭乎？二王，谓夏、殷也。经世，已见李萧远运命论。固知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家语，孔子曰：文、武之祀，无乃殄乎？汉书，徐乐上书曰：何谓土崩？秦之末叶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谓土崩。是以经始权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毛诗曰：经始灵台。吴越春秋曰：大夫种善图始，范蠡善虑终。贾逵国语注曰：权，秉也。尸子曰：圣人权福则取重，权祸则取轻。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治之具也。故国忧赖其释位，主弱凭其翼戴。左氏传，王子朝告于诸侯曰：王居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又叔向语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积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垂后嗣，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班固汉书序曰：后嗣承序，以广亲亲。皇统幽而不辍，神器否而必存者，岂非置势使之然与？东京赋曰：怨皇统之见替。郑玄论语注曰：辍，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

降及亡秦，弃道任术，史记曰：商鞅见秦孝公，谓景监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惩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惩周以弱见夺，自矜以力灭周也。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弱下之术，前王所弃，秦以为是，故谓之昧焉。左氏传，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所谓庇焉而纵寻斧也。贾逵国语注曰：寻，用也。国庆独飡其利，主忧莫与共害。国语曰：晋国有庆，未尝不怡。史记，范雎曰：主忧臣辱。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毛萇诗传曰：速，召也。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毛诗曰：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毛萇曰：颠，仆也；沛，拔也。揭，见根貌也。汉书曰：汉兴，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也。是盖思五等之小怨，忘万国之大德，毛诗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有自来矣。左氏传，郑石?谓子囊曰：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又，叔孙曰：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国乏令主，十有余世，左氏传，治区夫

曰：为乏令主。杨雄连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统天者不远焉。尔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诸侯必应，论语，子曰：片言可以折狱。左氏传，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远国先叛。公羊传，葵丘之会，齐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左氏传，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恶也。又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杜预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岂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哉？汉书，沛公自武关入秦。又曰：羽至函谷关，使当阳君击关，羽入至戏。又曰：胜广为屯长，行至蕲西大泽乡，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虽则无道，有与共弊，覆灭之祸，岂在曩日！曩日，谓土崩之祸也。

汉矫秦枉，大启侯王。班固汉书表曰：藩国大者，夸州兼郡，可谓矫枉过其正矣。毛诗曰：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境土踰溢，不遵旧典。东京赋曰：规摹踰溢。尚书曰：旧典时式。故贾生忧其危，朝错痛其乱。汉书，贾谊曰：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错曰：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庙不安也。是以诸侯阻其国家之富，凭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犯其弱纲，七子衢其漏网。汉书，贾谊曰：大抵强者先反。及淮阴王楚最强，则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及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然谊言八而机言六者，贯高非五等，卢绾亡入匈奴，故不数之。汉书曰：景帝即位，朝错说上，令削吴，及书至，吴王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亦皆反也。皇祖夷于黥徒，西京病于东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赋曰：皇祖止焉。史记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击之，布走。高祖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记曰：荆王刘贾者，不知何属。高祖立贾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汉书曰：贾称从兄，而机以为皇祖，盖别有所见。杜预左氏传注曰：夷，伤也。楚汉春秋曰：下蔡亭长罾淮南王曰：封汝爵为千乘，东南尽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盗所邪！而反，何也？然黥当为黔。汉书曰：吴王濞反，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起兵反。以袁盎为太常，使吴，吴王闻盎来，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矫枉过其正，已见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师。然吕氏之难，朝士外顾；宋昌策汉，必称诸侯。汉书曰：吕产、吕禄自知背高皇帝约，因作乱。朱虚侯使人告兄齐王，令发兵西，太尉勃、丞

相平为内应，以诛诸吕，齐王遂发兵。又曰：吕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张武曰：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议非也。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汉书曰：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朝错之计削吴、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万邦；新都袭汉，易于拾遗也。五侯，已见鲍明远数诗。尚书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汉书曰：封王莽为新都侯。袭，犹取也。汉书，梅福上书曰：昔高祖举秦如鸿毛，取楚如拾遗。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犹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言光武犹遵师前汉之失也。晏子春秋，谚曰：前车覆，后车戒也。尚书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仅及数世，奸轨充斥，尚书曰：寇贼奸宄。轨与宄古字通。左氏传，士文伯让子产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卒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强臣，谓梁冀之属也。楚辞曰：世从俗而变化，随风靡而成行。一夫纵衡，则城池自夷，岂不危哉！一夫，谓董卓也。汉书曰：纵，恣意。衡，古横字。

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传曰：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葛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葛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葛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杜预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数。又曰：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襄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王出适郑，处于汜。杜预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带也。又曰：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崩，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杜预曰：子朝，景王之长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汉书述曰：孝景莅政，诸侯方命。韦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葛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颓叔、桃子、宾起也。王命论曰：闇干天位。尔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颓、叔带、子朝。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记曰：秦取周九鼎宝器。尚书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钲征鞶震于阍宇，锋镝流乎绛阙。傅玄正都赋曰：巍巍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诗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乱。汉书，难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静以合躁，治以待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史记曰：周人相与畔袭厉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

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卫师、燕师伐周，立子颓。郑伯见虢叔曰：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郑，避母弟之难也。晋侯辞秦师而下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杀之。杜预曰：叔带，襄王同母弟也。岂若二汉。阶閼蹙扰，而四海已沸，阶閼蹙扰，谓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孽臣，董卓也。范晔后汉书曰：何进私呼卓入朝以胁太后。卓至，遂废少帝为弘农王。

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传，蘧启强曰：孤与二三臣悼心失图。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圣主得贤臣颂曰：齐侯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诸侯。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左氏传，刘子谓赵孟曰：子盖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与孙权书曰：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故烈士扼腕，终委寇讎之手；汉书曰：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中人变节，以助虐国之桀。汉书，张博书曰：公卿变节。史记，王歆谓燕将曰：今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虽复时有鸱合同志，以谋王室，汉书曰：王莽居摄，翟义心恶之，遂与刘宇、刘璜结谋举义兵。范晔后汉书曰：董卓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举义兵讨卓。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汉书曰：翟义立刘信为天子。左氏传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将纳之。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恭王有宠子，国有奥主。吕氏春秋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教卒也。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弑之祸；范晔后汉书曰：卓闻刘馥等兵起，乃鸱杀弘农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诛暴救弱谓之义。汉书，班彪曰：假号云合。民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汉书曰：莽闻翟义起兵，乃拜王邑为虎牙将军，以击义，破之。于是莽自谓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汉书，陈涉诈称公子扶苏，从民望也。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传曰：诸侯世位，故国君为一体也。全或为今，非。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杀。范晔后汉书，孔融荐谢该曰：该实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长率连属，咸述其职，礼记曰：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谓之述职。述职者，述其所职也。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左氏传，宋子鱼曰：又用诸淫昏之鬼。何则其不治哉

？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书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贞。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利，故曰为己。郡县之长，为利图物。物能利己，乃始图之，故云为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企及进取，奔竞以招誉。礼记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记，苏秦说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积德以厚下。论语，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书，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国论语注曰：希，少也。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郑玄礼记注曰：情，实也。锐，犹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安民誉迟，不若侵之以利己。郑玄论语注曰：惮，难也。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夜也。进取名速，故损实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华，善养私名。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说文曰：婴，绕也。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尚书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汉书，王嘉上?曰：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庄子曰：待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晔后汉书，郑泰曰：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使其并贤居治，则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废兴殊迹者，譬并贤居治，而功有优劣也。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言秦、汉同立郡县而修短异期者，譬两愚居乱而过有轻重也。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八代，谓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异于辩亡，各观文立义也。崔寔政论曰：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论语曰：吾道一以贯之。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论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安国尚书传曰：蔽，断也。

文选考异

夫体国经野：袁本、茶陵本「经野」作「营治」。案：二本是也。晋书作「经野」，尤依之改，非。

注「而独斯畏」：何校「而」改「无」，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袁本云善无「也」字。茶陵云五臣有。案：此盖所见不同，或尤校改之也。晋书有。又案：五臣、晋书不重「之」字，非也。今荀子富国篇亦未误。凡五臣虽同晋书，仍善是彼非者，今不悉出。

注「言王诸侯治之也」：袁本、茶陵本「王」作「任」，是也。案：「治之」当作「之治」，各本皆倒。

注「汉书徐乐上书曰」下至「此之谓土崩」：袁本、茶陵本此在「家语孔子曰云云」之前。案：依善例当云「土崩已见上文」，盖后来改为复出而又误倒之

耳。尤顺正文乙转，仍未得善旧也。

注「告于诸侯曰王居于彘诸侯释位」：袁本、茶陵本无「曰王居于彘诸侯」七字。

国庆独飨其利：袁本「独」下有校语云善作「犹」。茶陵本无校语。案：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云「言秦独飨天下之利」，是其本作「独」也。尤及茶陵盖以五臣乱善。晋书「独」。又本篇「忘万国之大德」，袁本「万」作「经」，云善作「万」，茶陵作「经」，仍失着校语。又「愿法期于必凉」，袁、茶陵二本「凉」作「谅」，其实善「凉」，五臣「谅」，二本失着校语。彼尤本皆校改正之矣。

注「班固汉书表曰」：袁本、茶陵本「表」作「赞」。案：此尤校改之也。

皇祖夷于黥徒：案：「黥」当作「黔」，晋书正作「黔」，最为不误。此注云「然黔当为黥」，唯正文用「黔首」字为「黥布」字，故善云尔也。必五臣因此注改「黔」为「黥」，后来各本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又此注亦多误，见下。

注「史记曰荆王刘贾者」下至「盖别有所见」：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十九字。案：二本最是。此不知何人驳善注之语，必别本有记于旁者，而尤误取以增多也。

注「尚未足黔徒群盗所耶」：案：「黔」当作「黥」，各本皆误，说见下。

注「然黥当为黔」：案：「黥」、「黔」二字当互易。此因正文既改作「黥」，与注不相应，复改注以就之也。考史记、汉书「黥布」，不得云「当为黔」甚明。他书不更见有作「黔」者，上条楚汉春秋亦误改无疑。

注「纵恣意」：陈云「纵」下脱「横」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生子颓子颓有宠」：袁本、茶陵本不重「子颓」二字。

注「我实能使狄」：案：「能」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袁本、茶陵本不重「共和」二字。

注「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次于阳樊」：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恭王有宠子」：袁本、茶陵本无「王」字，是也。

良士之所希及：案：当依晋书去「之」字。各本皆衍。

辩命论

并序 刘璠梁典曰：峻字孝标。辩命论盖以自喻云。

辩命论

刘孝标孝标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艰危，仅至江左。负材矜地，自谓坐致云霄。岂图逡巡十稔，而荣惭一命。因兹着论，故辞多愤激，虽义越典谟

，而足杜浮竞也。

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主上，谓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举秀才。弟辰谓辂曰：大将军待君意厚，冀当富贵乎？辂长叹曰：然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男娶妇也。是岁八月，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时有在赤墀之下豫闻斯议，归以告余。汉书，梅福上书曰：愿涉赤墀之涂。说文曰：墀，涂地也。礼，天子赤墀。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庄子，孔子谓子路曰：圣人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圣人之勇也。故谨述天旨，因言其致云。郑玄礼记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珪璋特秀，郭璞曰：孙子荆上品状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远，英伟名儒。礼记曰：珪璋特达。抱朴子曰：陆士龙、士衡，旷世特秀，超古邈今。实海内之名杰，岂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齐，过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杀黑龙于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史记有日者列传。然则占候时日，谓之日者。司马迁书曰：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而官止少府丞，年终四十八，天之报施，何其寡与？史记曰：司马迁曰：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然则高才而无贵仕，饔飧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而已哉！左氏传，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又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饔飧。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乌葛纷纶，莫知其辩。家语，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王肃曰：分于道，始得为人也；人各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庄子曰：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司马彪曰：夭，折也；阏，止也。言无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禅书曰：纷纶葳蕤。郑玄仪礼注曰：辨，别也。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范晔后汉书曰：王充，字仲任。郑玄论语注曰：蔽，塞也。论衡曰：凡人有生死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患祸，失其富贵；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离其贫贱。今言随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马迁，字子长。苍颉篇曰：阐，开也。史记，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而饿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蚤夭。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寿终。此其大较者也，余甚惑焉。至于鶡冠瓮牖，必以悬天有期；鼎贵高门，则曰唯人所召。七略，鶡冠子者，盖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为冠，故曰鶡冠。礼记，孔子曰：儒者蓬户瓮牖。论衡曰：夫命悬于天，吉凶在乎时。吴都赋曰：高门鼎贵。汉书，贾捐之曰：石显方鼎贵。又，于公曰：少

高大门，令容駟马高盖车。左传，闵子骞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讒讒讒咋，异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常讒讒讒咋。裴松之曰：讒，音奴交切。讒，音诘袁切。咋，音祖格切。论语，子曰：攻乎异端。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李萧远作运命论，言治乱在天，故曰论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言吉凶由己，故曰语其流。尝试言之曰：庄子曰：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杜预左氏传曰：尝，试之也。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汜兮，万物得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之主。王弼曰：万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庄子曰：孔子观于吕梁，见一丈夫，谓孔子曰：吾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张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谓之命也。庄子曰：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韩康伯曰：爻辞也。爻以鼓动，效天下之动也。庄子，肩吾谓连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犹陶铸尧、舜也，孰肯以物为事。典引曰：沈浮交错，庶类混成。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王弼曰：亭，谓品其形；毒，谓成其质。左氏传，吕相曰：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言杀也。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坠之渊泉，鳞属也。升之霄汉，羽族也。言禀性不同，非天之有悦怒也。淮南子曰：鸟鱼生于阴，属于阳，故鱼游于水，鸟飞于云。夫鸟排虚而飞，兽蹈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庄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万物从之乎。又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又楚狂接舆谓肩吾曰：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马彪曰：确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吕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于帝，行正不过，得寿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祖台之论命曰：存亡寿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论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西征赋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圣哲弗能预。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许慎曰：昔共工，古诸侯之强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陆机吊魏武文曰

：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汉书曰：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韦昭曰：旧漏昼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论语，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论曰：夫生之必死，贤圣所不能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尚书曰：放勋钦明。又，帝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天乙立，是为成汤。吕氏春秋曰：成汤之旱，煎沙烂石。楚辞曰：十日并出，流金铄石。文公??其尾，宣尼绝其粮。傅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圣德，谥曰文。毛诗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载蹇其尾。毛萇曰：蹇，踳也。??音致。汉书平纪曰：追谥孔子曰宣尼公。论语曰：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卫。家语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家语曰：冉耕，鲁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恶疾。韩诗曰：采卫，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卫，薄言采之。薛君曰：芣卫，泽写也。芣卫，臭恶之菜，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卫，虽臭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崔玮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隐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曹植与杨修书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着七篇，谓之孟子。然子舆，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君无见。公曰：诺。乐正子春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将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礼，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谓庸人也。冯衍显志赋曰：独慷慨以远览兮，非庸庸之所识。至乃伍员浮尸于江流，三闾沈骸于湘渚。史记曰：子胥自刎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于江中。楚辞，渔父见屈原曰：子非三闾大夫与？汉书曰：贾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杨雄反骚曰：钦吊楚之湘累。音义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累也。贾大夫沮志于长沙，冯都尉皓发于郎署。汉书曰：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又曰：冯唐以孝着，为郎中署长，事文帝，帝辇过问曰：父老何自为郎？君山鸿渐，铄杀羽仪于高云；敬通风起，摧迅翻于风穴。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东观汉记曰：桓谭，字君山，少好

学，遍治五经。光武即位，拜议郎。诏会议云台，上问谭曰：吾以讖决之，何如？谭不应，良久对曰：臣生不读讖。问其故，谭颇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谭非法，将去斩之。谭叩头流血，乃贖。由是失旨，遂不复转迁。出补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乐，道病卒。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许慎淮南子注曰：铍羽，残羽也。应璩与从弟书曰：弋下高云之鸟。东观汉记曰：冯敬通，少有倜傥之志，明帝以为衍材过其实，抑而不用，遂埒堞失志，以寿终于家。淮南子曰：凤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许慎曰：风穴，风所从出。韩诗外传曰：子路谓孔子曰：夫子尚有遗行乎？奚居之隐也。

近世有沛国刘瓛，瓛桓弟璡津，并一时之秀士也。萧子显齐书曰：刘瓛，字子珪，沛国人。宋大明四年举秀才，少笃学，博通五经，为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公事，免，自此不复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璫，方轨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东宫，每上事，辄削草，寻署射声校尉，卒官。吕氏春秋曰：舜耕于历山，秀士从之。璫，君影切。瓛则关西孔子，通涉六经，循循善诱，服膺儒行。范晔后汉书曰：杨震，字伯起，经明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论语，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礼记曰：回之为人也，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礼记有儒行篇。璡则志烈秋霜，心贞昆玉，亭亭高竦，不杂风尘。范晔后汉书孔融论曰：凜凜焉，皜皜焉，其与秋霜昆玉比质可也。西京赋曰：状亭亭以峩峩。郭璞游仙诗曰：高蹈风尘外。皆毓德于衡门，并驰声于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执戟，相次殒落，宗祀无飨。答客难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尚书曰：帝乃殒落。孔安国曰：殒落，死也。因斯两贤以言古，则昔之玉质金相，英髦秀达，毛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质也。又曰：髦，俊也。皆摈斥于当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马彪庄子注曰：摈，弃也。马融论语注曰：韞，藏也。微草木以共雕，与麋鹿而同死，楚辞曰：愿微幸而有待兮，宿莽与野草同死。王逸曰：将与百草俱殒落也。论衡曰：身与草木俱朽。楚辞曰：死日将至兮，与麋鹿同坑。膏涂平原，骨填川谷，堙灭而无闻者，岂可胜道哉！檄蜀文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封禅书曰：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此则宰衡之与阜隶，容彭之与殇子，尚书曰：冢宰掌邦治。毛诗曰：实维阿衡，左右商王。左氏传曰：人有十等，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列仙传曰：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又曰：彭祖，殷贤大夫，历夏至商末，号年七百。庄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之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之夭。猗顿之与黔娄，阳文之与敦洽。猗顿，已见过秦论。皇甫谧高士传曰：黔娄先生修清节

，不求进于诸侯，及终，曾参来吊曰：何以为谥？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存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傍无酒肉，何乐于此而谥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阳文也。许慎曰：楚之好人也。吕氏春秋曰：陈有恶人焉，曰敦洽雒麋，椎颡广颜，色如漆赭，垂发临鼻，长肘而齧，陈侯见而甚悦之。高诱曰：丑而有德也。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抱朴子曰：圣人体天，皆得之于自然。庄子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论语，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然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后笑，或始吉终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济。周易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老子曰：不召而自来。傅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错纠纷，回还倚伏，非可以一理征，非可以一途验。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无形可以见，无声可以闻。子虚赋曰：交错纠纷。鹞冠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思玄赋曰：北叟颇识其倚伏。抱朴子曰：弩锐不可以不涂验，箏琴不可以胶柱调也。鬼谷子曰：即欲阖之贵密，密之贵微。西征赋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无有为体，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谓之幽冥。吕氏春秋曰：道也者，视之弗见，听之弗闻，不可为壮。管子曰：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必御物以效灵，亦凭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职。言性命之道，虽系于天，然其来也，必凭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执契，必因百官司职以立政。文子曰：德、仁、义、礼四者，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而或者睹汤武之龙跃，谓龕乱在神功；闻孔墨之挺生，谓英睿擅奇响；成汤、武王也。周易曰：见龙在田。又曰：或跃在渊。墨子曰：夏桀时，天乃命汤于钁宫，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纣时，周武王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蔡邕陈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视彭韩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彭，彭越，韩，韩信。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礼记曰：鸷虫攫搏，不程其勇者。郑玄曰：鸷虫，猛兽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汉书曰：张禹，字子文，善说论语。令禹授太子，迁光禄大夫，赐关内侯。范曄后汉书曰：桓荣治欧阳尚书，授太子，为太子少傅，封关内侯。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苍颉篇曰：绶，绂也。汉书，夏侯胜曰：士病不明经，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庄子曰：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尔。论语，子曰：由汝闻六言六蔽矣乎。然文虽出此，蔽义则殊

。请陈其梗概：东京赋：其梗概如此。

夫靡颜膩理，哆啞许为顛子六頰鸟割形之异也。楚辞曰：靡颜膩理，遗视睢些。王逸曰：靡，致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啞，遽蔭戚施，丑也。说文曰：哆，张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啞，口不正也，去皮切。史记，唐举见蔡泽曰：先生魑颜蹙鬐。朝秀晨终，龟鹤千岁，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许慎曰：朝生暮死虫也，生水上，似蚕蛾。养生要曰：龟鹤寿千百之数，性寿之物也。闻言如响，智昏菽麦，神之辨也。史记曰：淳于髡说邹忌毕，趋出，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传曰：程滑杀厉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周子有兄而无惠，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杜预曰：菽，大豆也。豆麦殊形，易别，故以之为痴者之候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荣辱之境，独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识于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无为，与造化逍遥。高诱曰：造化，天地也。庄子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左氏传，叔兴曰：吉凶由人。史记，齐威王使人说越曰：晋、楚斗，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龙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书曰：額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龟文，公侯之相。孔丛子曰：夫子适周，见苾弘，苾弘语刘文公曰：孔子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貌也。王肃家语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长也。范晔后汉书曰：李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后为太尉。抚镜知其将刑，压纽显其膺录。蜀志曰：蜀郡张裕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于地。左氏传曰：初，楚恭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五人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压纽。星虹枢电，昭圣德之符；夜哭聚云，郁兴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意，感生朱宣。宋均曰：华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诗含神务曰：大电绕枢，照郊野，感符宝，生黄帝。汉高祖功臣颂曰：彤云昼聚，素灵夜哭。国语曰：兴王赏谏臣。皆兆发于前期，涣汗于后叶。周易曰：涣汗其大号。涣，散也。若谓驱貔虎，奋尺剑。入紫微，升帝道，则未达窅冥之情，未测神明之数。其蔽二也。尚书，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孔安国曰：貔，摯夷，虎属也。史记，高祖曰：吾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综西京赋注曰：天有紫微宫，王者象之，曰紫微宫。淮南子曰：源道者，测窅冥之深。吕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论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

空桑之里，变成洪川；历阳之都，化为鱼鳖。吕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

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令媮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白水出，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历阳，淮南之县名，今属九江郡。历阳中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两诸生告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妪视东城门阃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自此妪数往视门，门吏问之，妪对如其言。东门吏杀鸡以血涂门，明日妪早往视门有血，便走上山，国没为湖。楚师屠汉卒，睢息惟河鲠其流；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汉书曰：项羽晨击汉，大战彭城灵辟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不流。战国策，蔡泽谓应侯曰：白起率数万之师，越韩、魏而败强赵，北坑马服，屠四十余众，流血成川，沸声如雷。使秦业帝，白起之势也。论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火炎昆岳，砾石与琬琰俱焚；严霜夜零，萧艾与芝兰共尽。尚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鹰兔赋曰：秋霜一下，兰艾俱落。毛萇诗传曰：萧，蒿也。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记曰：言偃，吴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颜，颜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王弼曰：庶几于知几者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无颣；夏后之璜，不能无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高诱曰：考，不平也。颣，瑕也。故亭伯死于县长，相如卒于园令。范曄后汉书曰：崔駰，字亭伯。窦宪为车骑将军，辟駰为掾，察駰高第，出为长岑长。駰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卒于家。汉书曰：相如拜为孝文园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杰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结绿之鸿辉，残悬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战国策，应侯谓秦王曰：梁有悬黎，宋有结绿，而为天下名器。楚辞，郑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若然者，主父偃公孙弘对策不升第，历说而不入，牧豕淄原，见弃州部。设令忽如过隙，溘苦合死霜露，其为诟耻，岂崔马之流乎？及至开东合，列五鼎，电照风行，声驰海外，宁前愚而后智，先非而终是？汉书，主父偃，齐国临淄人也，学长短纵横术。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书阙下，拜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又曰：公孙弘，淄川人也。家贫，牧豕海上。太常上对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后至丞相。于是起客馆，开东合，以延贤士。庄子曰：宾放于乡里，逐于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楚辞曰：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汉书，诏曰

：公孙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说文曰：诟，耻也。范晔后汉书，吴汉谓臧宫曰：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九州岛春秋。阎忠说皇甫嵩曰：今将军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将荣悴有定数，天命有至极，而谬生妍蚩。其蔽四也。应璩与曹元长书曰：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孙子荆陟阳侯诗曰：三命皆有极。

夫虎啸风驰，龙兴云属，淮南子曰：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四子讲德论曰：风驰雨集。故重华立而元凯升，辛受生而飞廉进。史记曰：虞舜名曰重华。左氏传，季孙行父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斨、栲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记曰：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尚书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国曰：受，纣也，音相乱。史记曰：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然则天下善人少，恶人多，闇主众，明君寡。庄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圣君少，庸君多。杜笃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岂忠谏之是谋。而熏莸不同器，梟鸾不接翼，家语，颜回曰：闻熏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孙盛晋阳秋，王夷甫论曰：夫芝兰之不与茨棘俱植，鸾凤之不与梟鸱同栖，天理固然，易在晓晤。西都赋曰：接翼侧足。是使浑胡本敦徒本栲桃机兀踵武于云台之上，仲容庭坚耕耘于岩石之下。左氏传，太史克曰：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人谓之浑敦。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人谓之栲机。楚辞曰：忽奔走以先后，及前王之踵武。东观汉记曰：诏贾逵入讲南宫云台，使出左氏大义。仲容、庭坚，八恺之二，已见上注。法言曰：谷口郑子真，不诎其节，而耕于岩石之下。横去谓废兴在我，无系于天。其蔽五也。汉书，董仲舒对策曰：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彼戎狄者，人面兽心，宴安鸩毒，戎狄，谓魏也。班固汉书赞曰：夷狄之人，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左氏传，管敬仲曰：宴安鸩毒，不可怀也。以诛杀为道德，以蒸报为仁义，汉书曰：匈奴，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报。虽大风立于青丘，凿齿奋于华野，比于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尧之时，猘豸、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泽，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杀窫窳，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高诱曰：畴华，南方地。九婴

，水火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风，鸷鸟。青丘，东方。封豕，大彘。桑林，汤祷旱地。战国策，张仪曰：赵王狼戾无亲。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左带沸唇，乘间电发，金行，谓晋也。干宝搜神记曰：程猗说石图曰：金者晋之行也。左氏传，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毛诗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荡荡上帝。郑玄曰：荡荡，法度废坏之貌。左带，左衽也。尚书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赖。王元长劝给虏书启曰：息沸唇于桑墟。然齐、梁之间，通以虏为沸唇也。魏志，诏曰：刘备、孙权乘间作祸。辨亡论曰：电发荆南。遂覆瀍洛，倾五都，东京赋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宝晋纪，愍帝诏曰：群邪作逆，倾荡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窃名号于中县，毛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汉书高纪，诏曰：秦徙中县之人，南方三郡。与三皇竞其萌黎，五帝角其区宇，韦昭汉书注曰：萌，民也。孔安国尚书传曰：黎，众也。东京赋曰：区宇义宁。种落繁炽，充仞神州。范晔后汉书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种类繁多，不可殫尽。子虚赋曰：充仞其中，不可胜记。河图曰：昆仑东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尚书，汤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岂非否泰相倾，盈缩递运，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倾。淮南子曰：孟春始赢，孟秋始缩。高诱曰：赢，长也；缩，短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汨，乱也。

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死生有命，已见上文。论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寿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墨子曰：贫富治乱，固有一天命，不可损益。吕氏春秋曰：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范世要论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异朱均，才絀中庸，在于所习。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尧、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尧、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训之所喻也。高诱曰：丹朱，尧子也；商均，舜子也。广雅曰：絀，止也，胡卦切。贾谊过秦曰：陈涉材能不及中庸。论衡曰：中人之性在所习，习善为善，习恶为恶。是以素丝无恒，玄黄代起，鲍鱼芳兰，入而自变。言在所习也。淮南子曰：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高诱曰：闵其化也。大戴礼曰：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臭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故季路学于仲尼，厉风霜之节；尸子曰：子路，东鄙之野人，孔子教之为贤士。王隐晋书曰：应瞻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风霜，恩如父母。楚穆谋于潘崇，成杀逆之祸。左氏传曰：楚子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

之，告其师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宫甲围成王，王缢，穆王立。潘崇，太子师。而商臣之恶，盛业光于后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结纓。楚之后业皆商臣之子孙。周易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尚书曰：在今后嗣王。左氏传曰：卫浑良夫与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纳太子。季子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召石乞、孟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纓而死。杜预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则邪正由于人，吉凶在乎命。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辅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尚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马子韦曰：荧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当移于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所以为国，无民，何以为君？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民，岁不登，何以畜民？子韦曰：君善言三，荧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视之信。广雅曰：荧惑谓之罚星，或谓之执法。殷帝自翦，千里来云。吕氏春秋曰：汤克夏，四年，天大旱，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磨其手，自以为牺，用祈福于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汤之时，旱，七年，以身祷于桑林之祭，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恶无征，未洽斯义。因此而言，则害盈辅德，其由影响，若以善恶犹命，故未洽乎斯义。毛萇诗传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汉书曰：于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谓之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理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封侯传世。又曰：严延年迁河南太守，其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雒阳，适见报囚，母大惊。毕正腊已，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自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后岁余果败。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言善恶有征，故君子庶几自强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使仁而无报，奚为修善立名乎？斯径廷定之辞也。若必为仁而无报，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为兹说者，斯乃径廷之言耳。庄子，肩吾问于连叔曰：大有径廷，不近人情。司马彪曰：径廷，激遏之辞也。

夫圣人之言显而晦，微而婉，幽远而难闻，河汉而不测。此释圣人之言，显晦难测也。左氏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庄子，市南宜僚见鲁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国，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又，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司马彪曰：极，崖也。言广若河汉，无有崖也。或立教以进庸怠，或言命以穷性灵，此释不同之所由也。积善余庆，立教也；凤鸟不至

，言命也。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徐干中论曰：北海孙翱云：积善余庆，诱民于善路耳。论语，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辩其要趣，何异乎夕死之类而论春秋之变哉。毛萇诗传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庄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云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传曰：有云如众赤鸟，夹日飞三日，楚子使问周太史，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祭。毛诗序曰：云汉，仍叔美宣王也。毛诗曰：圭璧既卒，宁莫我听。于叟种德，不逮勋华之高；延年残犷，未甚东陵之酷。勋华，已见上文。说文曰：犷，不可附也，古猛切。庄子曰：伯夷叔齐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荡荡上帝，岂如是乎？毛诗曰：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释君子所以自强也。毛诗郑风也。郑玄笺曰：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也。故善人为善。焉有息哉？尚书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家语，孔子曰：事君之难也，焉可以息哉？

夫食稻粱，进刍豢，衣狐貉，裘冰纨，观窈眇之奇儻，听云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论语，子曰：食夫稻。韩诗外传，田饶谓鲁哀公曰：黄鹄啄君稻粱。国语曰：刍豢几何。论语，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汉书曰：齐地织作冰纨。长杨赋曰：憎闻郑、卫窈眇之声。阮籍咏怀诗曰：北里多奇儻。周礼曰：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然则君子居正体道，乐天知命，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庄子，舛堯吊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体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庄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论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庄子曰：予恶乎知说生之或非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瑶台九累，而尧白屋。楚辞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诗曰：于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土室编蓬，已见非有先生论不充拙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礼记，孔子曰：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拙于富贵。皇甫谧高士传，黔娄先生妻谓曾子曰：先生不戚戚于贫贱，不遑遑于富贵。论语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岂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马迁为太史公，故曰史公。迁集有悲不遇赋。法言曰：灾异董相。李轨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赋。

文选考异

注「峻字孝标辨命论」：袁本、茶陵本无「峻字」二字。案：无者是也。下五字为一句。

注「郭璞曰孙子荆」：案：此有误也。「璞」，疑当作「子」。郭子三卷，在隋志小说。

注「然则占候时日」：案：「则」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善例无此也。

注「此其大较者也」：袁本、茶陵本「大」下有「彰」字。

注「闵子骞曰」：案：「骞」当作「马」。各本皆误。

夫通生万物：茶陵本「通」作「道」。袁本无「夫通」二字。案：二本不着校语，无以知善果何作？梁书作「夫通」。考选文与本传向不齐一，但可资其借证，难以指为专据，何校于此篇多所更改，皆选文未必非，本传未必是，今均不采。

注「犹陶铸尧舜也」：袁本、茶陵本「犹」上有「将」字。

注「言杀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载鼃其尾毛苕曰鼃」：袁本二「鼃」字作「??」。茶陵本作「鼃」。案：「??」字是也。正文善作「??」，梁书同，故破「鼃」为「??」而引之。

注「家语曰颜回」下至「薄言采之」：袁本、茶陵本此七十六字并于五臣，非也。尤所见未误。

注「追论夫子言」：袁本、茶陵本「言」上有「之」字。

注「乐正子春见孟子曰」：袁本、茶陵本无「春」字。案：有者非。

注「状亭亭以峇峇」：案：「峇峇」当作「苕苕」。各本皆误。

微草木以共雕：袁本、茶陵本「微」作「候」，是也。梁书作「候」。

注「黥娄先生」：袁本、茶陵本「黥」作「黔」，是也。

注「垂发临鼻长肘而盩」：袁本、茶陵本「发」作「眼」，「盩」下有「股」字。案：今吕氏春秋作「眼」，其「盩」下仍无「股」字，或尤删之也。

注「吕氏春秋曰道也者」下至「不可为壮」：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

注「彭彭越韩韩信」：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案：此因同五臣翰注而删之。尤所见是也。

注「淮南子曰哆啖蘧蔭戚施丑也」：案此有误也。所引修务训文，「哆」上有「啖??」二字，无「丑也」二字。高诱注云「啖??哆啖，蘧蔭戚施，皆丑貌也」，或许慎云「丑也」耳。未审善兼引正文及注，或但引注，无以补正。

注「涣散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貔摯夷」：何校「摯」改「执」，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淮南子曰历阳」：案：此有误也。以下至「国没为湖」皆注文，不得云「

淮南子曰」，未审所脱。

注「有两诸生告过之谓曰」：何校去「告」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太常上对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何校「策」下添「奏」字，陈同。案：此有误也。考汉书云「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又云「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必善连引此二处耳。

注「猘獠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袁本、茶陵本「猘獠」作「窳窳」，「豨」作「豕」，「凿齿」二字在「修蛇」上。案：此尤校改之也。下高注仍作「窳窳」「豕」，所改未是。

注「毛茛曰杯晚切」：陈云「曰」下脱「板板反也」四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司马子韦曰」：案：「马」当作「星」，思玄赋注可证。又案：袁、茶陵二本此一节注并入五臣，非也。尤所见未误。

注「磨其手」：案「磨」当作「磨」。各本皆伪。与广川长岑文瑜书引作「??」，云「??音邴」，可证。考吕氏春秋亦作「??」，「??」、「磨」同字，「磨」伪而为「磨」，犹颜氏家训所谓「容成造磨」为碓磨之磨耳，故「??」今亦伪而为「??」也。皆当订正。

注「若以善恶犹命」：袁本、茶陵本「犹命」二字作「之理无征」四字，是也。

且于公高门以待封：袁本云善作「门高」。茶陵本云五臣作「高门」。案：二本所见传写误倒，非也。此亦尤校改正之。梁书作「高门」。

注「激遏之辞也」：袁本「遏」作「过」，是也。茶陵本亦误「遏」。庄子释文李云「谓激过也」，可借证。

注「黄鹄啄君稻梁」：案：「梁」当作「梁」，各本皆误。

注「予恶乎知说生之或非邪」：案：「或非」当作「非惑」。各本皆倒误。

注「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袁本、茶陵本「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九字作「或是邪」三字。案：此尤校改正之者。

文选卷第五十五

目录 [隐藏]

1 论五

1.1 广绝交论

2 连珠

2.1 演连珠五十首

论五

广绝交论

刘璠梁典曰：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兄弟等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

。西华冬月着葛布帔练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广绝交论

刘孝标

客问主人曰：「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此假言也，为是为非，疑而问之也。范晔后汉书曰：朱穆，字公叔，为侍御史。感俗浇薄，慕尚敦笃，着绝交论以矫之。稍迁至尚书，卒赠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问？」奚，何也，何故有此问也。未详其意，故审覆之也。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欲明交道不可绝，故陈四事以喻之。毛诗曰：嘒嘒草虫，趯趯阜螽。郑玄曰：草虫鸣则阜螽跳跃而从之，异类相应也。雕虎，已见思玄赋。淮南子曰：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许慎曰：虎，阴中阳兽，与风同类也。故絪縕相感，雾涌云蒸；嚶鸣相召，星流电激。元气相感，雾涌云蒸以相应；鸟鸣相召，星流电激以相从。言感应之远也。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淮南子曰：山云蒸而柱础润。毛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郑玄云：其鸣之志，似于友道然。曹植辩问曰：游说之士，星流电耀。答宾戏曰：游说之徒，风扬电激。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贡禹喜王阳之登朝，子产悲子皮之永逝也。汉书曰：王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国子，子产也。左氏传曰：子产闻子皮卒，哭且曰：吾以无为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郁郁于兰茝齿；道协胶漆，志婉婁于埴簏。心和琴瑟，则言香兰茝；道合胶漆，则志顺埴簏。言和顺之甚也。毛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诔曰：好和琴瑟。郁郁，香也。上林赋曰：芳芳沆郁，酷烈淑郁。楚辞曰：兰茝幽而独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范晔后汉书曰：陈重字景公，雷义字仲豫。重少与义友，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班固汉书赞曰：婉婁董公。埴簏，已见鸚鵡赋。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镌盘盂，书玉牒而刻钟鼎。圣贤以良朋之道，故着简策而传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万人之上。武王曰：请着金版。墨子曰：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玉牒，已见上。若乃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难遇也。庄子曰：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谓从者曰：郢人垩墁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见上文。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范晔后汉书曰：范式字巨卿，少与张劭为友。劭字符伯。元伯卒，式忽梦见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

，当以某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便服朋友之服，数其葬日，驰往赴之。既至圻，将窆而柩不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异，永从此辞。式执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坟种树，然后乃去。司马迁书曰：试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诗曰：悟彼下泉人。东观汉记曰：尹敏与班彪相厚，每相与谈，常晏暮不食，昼即至冥，夜彻旦。彪曰：相与久语，为俗人所怪。然锺子期死，伯牙破琴，曷为陶陶哉！骆驿纵横，烟霏雨散，巧历所不知，心计莫能测。骆驿纵横，不绝也。烟霏雨散，众多也。鲁灵光殿赋曰：纵横骆驿，各有所趣。陆机列仙赋曰：腾烟雾之霏霏。剧秦美新曰：雾集雨散。庄子曰：巧历不能得，而况凡乎？汉书曰：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谟训，捶直切，绝交游。比黔首以鹰鹯，媿人灵于豺虎。蒙有猜焉，请辨其惑。」言朋友之义，备在典谟，公叔乱常道而绝之，故以为疑也。尚书曰：彝伦攸叙。又曰：圣有谟训。家语，孔子曰：祁奚对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肃曰：言其切直也。尔雅曰：丁丁嚶嚶，口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孙穆屏亲昵，绝交游。司马迁书曰：交游莫救，视鹰鹯豺虎，贪残而无亲也。黔首，已见过秦论。左氏传，太史克曰：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尔雅曰：媿，妃也。尚书曰：惟人万物之灵。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怀豺虎。长杨赋曰：蒙切惑焉。论语，子张曰：敢问崇德辨惑。

主人听鱼谨然而笑曰：「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鴈云飞。言朋友之道，随时盛衰，醇则志协断金，醜则昌言交绝。今以绝交为惑，是未达随时之义，犹抚弦者未知变响，张罗者不睹云飞，谬之甚也。上林赋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郑玄礼记注曰：抚，以手按之也。许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弦，谓之徽也。韩诗外传曰：赵遣使于楚，临去，赵王谓之曰：必如吾言辞。时赵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请记其处，后将法焉。王曰：不可。夫时有燥湿，弦有缓急，徽柱推移，不可记也。使者曰：臣愚，谓藉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赵二千余里，变改万端，亦犹弦不可记也。难蜀父老曰：鷦敕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罗者犹视乎蕝泽，悲夫！沮泽，已见蜀都赋。吴都赋曰：云飞水宿。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驩螭屈，从道污隆。言圣人怀明道而阐风教，如龙螭之驩屈，盖从道之污隆也。春秋孔录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镜。雒书曰：秦失金镜。郑玄曰：金镜，喻明道也。春秋考异邮曰：后虽殊世，风烈犹合于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汉书韩彭述曰：云起龙驩，化为侯王。螭屈，已见潘正叔赠王元况诗。礼记，子思曰：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郑玄曰：污，犹杀也。日月

联璧，赞亶亶之弘致；云飞电薄，显棣华之微旨。若五音之变化，济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谟神睿而为言。日月联璧，谓太平也；云飞电薄，谓衰乱也。王者设教，从道污隆，太平则明亶亶微妙之弘致，道衰则显棣华权道之微旨。然则随时之义，理非一涂也。若五音之变化，乃济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绝交，是得矫时之义，此犹得玄珠于赤水，谟神睿而为言，谓穷妙理之极也。易坤灵图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联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于蓍龟。王弼曰：亶亶，微妙之意也。郑玄周礼注曰：致，至也。汉书，高祖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淮南子曰：阴阳相薄为雷，激而为电。论语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诗也。棠棣之华，反而后合。赋此诗以言权反而后至于大顺也。长笛赋曰：五音代转。尚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庄子曰：黄帝游于赤水之北，遗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谟，谋也。睿，圣也。至夫组织仁义，琢磨道德，驩其愉乐，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资以琢磨，仁义因之组织，居忧共戚，处乐同驩。仲长统昌言曰：道德仁义，天性也。织之以成其物，练之以成其情。礼记曰：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乐则思之，患则死之。陵夷，已见五等论。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良朋款诚终始若一，故寄通神于心府之下，遗迹相忘于江湖之上也。庄子曰：万恶不可内于灵台。司马彪曰：心为神灵之台也。李陵书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义也。不辍其音，已见辨命论。庄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万古一遇，难逢之甚也。逮叔世民讹，狙诈飙起，溪谷不能踰其险，鬼神无以究其变，竞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损友也。左氏传，叔向曰：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毛诗曰：民之讹言。郑玄曰：讹，伪也。汉书曰：狙诈之兵。音义曰：狙，伺人之闲隙也。答宾戏曰：游说之徒，风飏电激，并起而救之。庄子，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董仲舒士不遇赋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葛龚集曰：龚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传，叔向曰：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于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毛诗曰：氓之蚩蚩。广雅曰：蚩，乱也。崔寔正论曰：秦时赭衣塞路，百姓鸟惊无所归。淮南子曰：月行日动，电奔雷骇也。然则利交同源，派流则异，较角言其略，有五术焉：广雅曰：较，明也。韩诗曰：报我不术，薛君曰：术，法也。

「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竦，董贤、石显，已见西京赋。权，犹势也。范晔后汉书曰：梁冀，字伯卓，为大将军，专擅威柄，凶恣日积。竦宪，已见范晔宦者论。雕刻百工，炉捶朱靡万物。吐漱兴云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迭其熏灼。雕刻炉捶，喻造物也。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尚书曰：百工惟时。庄子曰：黄帝之忘其智，皆在炉捶之间。声类曰：炉，火所居也。李颀庄子音义曰：捶，排口铁以灼火也。范晔后汉书曰：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九域，已见潘元茂九锡文。尔雅曰：耸，惧也。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曰：彷彿风尘，用垂颂声。毛萇诗传曰：迭，惧也。西征赋曰：当恭、显之任势也。熏灼四方，震耀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时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周礼曰：鸡人，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郑玄曰：象鸡知时也。刘楨鲁都赋曰：盖如飞鹤，马似游鱼。高门，已见辨命论。范晔后汉书，明德马后曰：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龙也。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日势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赵岐曰：放，至也。邹阳上书曰：见情素，隳肝胆。李颀诗曰：焦肺枯肝，抽肠裂膈。邹阳上书曰：荆轲沈七族，要离焚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富埒陶白、货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联骑，居里闾而鸣钟。陶朱公，已见过秦论。程郑，已见蜀都赋。汉书曰：白圭，周人也。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罗褒，货至巨万。又曰，邓通，蜀郡人也。文帝赐通蜀严道铜山，得铸钱。邓氏钱布天下。杨雄蜀都赋曰：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范晔后汉书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为大鸿胪，数赏赐金钱，京师号况家为金穴。连骑、鸣钟，已见西京赋。应劭汉书注曰：里门曰闾。则有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末光，邀润屋之微泽；鱼贯鳧跃，沓鳞萃，分鴈鹜之稻粱，沾玉斝之余沥。汉书曰：陈平家贫，负郭穷巷，以席为门。过秦论曰：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战国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之故，常先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处女以为然，留之。今臣弃逐于秦，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贾逵国语注曰：邀，求也。礼记曰：富润屋，德润身。贯鱼，已见鲍昭出自蓟北门行。潘岳哀辞曰：望归瞥见，鳧藻踊跃。张衡羽猎赋曰：轻车沓。西京赋曰：鸟集鳞萃。鲁连子曰：君鴈鹜有余粟。韩诗外传，田饶谓鲁哀公曰：黄鹄止君园池，啄君稻粱。说文曰：斝，玉爵也。史记，淳于髡曰：亲有严客，持酒于前，时赐余沥。衔恩遇，进款诚，援青松以示

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贿交，其流二也。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诗曰：衔恩非望始。遇，谓以恩相接也，秦嘉妇诗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诚。礼记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执友论曰：推诚岁寒，功标松竹。左氏传，晋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公卿贵其籍甚，搢绅羨其登仙。汉书曰：高祖拜陆贾为太中大夫，陈平以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费。贾以此游公卿间，名声籍甚。音义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赋曰：陆贾之优游宴喜。范晔后汉书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坟籍，善谈论。游洛阳，后归乡，诸儒送之，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举有道，不应。林宗虽善人伦，不为危言核论。东国，洛阳也。加以顛羌锦颐蹙頞，涕唾流沫，骋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解嘲曰：蔡泽顛颐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而夺其位，时也。庄子曰：惠施其言黄马骊牛三，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司马彪曰：牛马以二为三，兼与别也。曰马曰牛，形之三也；曰黄曰骊，色之三也；曰黄马曰骊牛，形与色之三也。蜀都赋曰：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冯衍与邓禹书曰：衍以为写神输意，则聊城之说，碧鸡之辩，不足难也。王褒碧鸡颂曰：持节使者敬移金精神马，剽剽碧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来翔兮，何事南荒也。叙温郁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飞沈出其顾指，荣辱定其一言。毛萇诗传曰：燠，暖也。郁与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见颜延年秋胡诗。王逸楚辞注曰：严，壮也，风霜壮谓之严。说文曰：苦，犹急也。张升反论曰：嘘枯则冬荣，吹生则夏落。荀爽与李膺书曰：任其飞沈，与时抑扬。庄子曰：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于是有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挂于通人，声未遒于云阁，攀其鳞翼，丐其余论，附馭子朗骥之旄端，轶归鸿于碣石。是曰谈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见辩亡论。汉书，漂母谓韩信曰：吾哀王孙而进食。又曰：班伯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葱之间。论衡曰：夫能该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应劭汉书注曰：遒，好也。应玚释宾曰：子犹不能腾云阁，攀天衢。杨子法言曰：攀龙鳞，附凤翼。子虚赋曰：愿闻先生之余论。说文曰：馭，壮马也。张敞集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托骥之尾，乃腾千里之路。何休公羊传注曰：轶，过也。淮南子曰：冯迟，大丙之御也，过归鸿于碣石也。

〔阳舒阴惨，生民大情；忧合驩离，品物恒性。西京赋曰：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庄子曰：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响以沫，忧合也；相忘江湖，驩离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鱼以泉涸而响沫，鸟因将死而鸣哀。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论语

，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同病相怜，缀河上之悲曲；恐惧置怀，昭谷风之盛典。吴越春秋曰：伯嚭来奔于吴，子胥请以为大夫。吴大夫被离承宴问子胥曰：何见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与嚭同。子闻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回复俱流。谁不爱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诗谷风曰：将恐将惧，寘予于怀。斯则断金由于湫隘，刎颈起于苦盖。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左氏传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嚣尘。汉书曰：张耳、陈余相与为刎颈之交。左氏传，范宣子数戎子驹支曰：乃祖吾离被苦盖。是以伍员濯溉于宰嚭浦几，张王抚翼于陈相。是曰穷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员濯溉而荣显，嚭既贵而谮员；陈余因张耳抚翼而奋飞，余既尊而袭耳。故曰穷交也。毛诗曰：可以濯溉。说文曰：濯，浣也。毛萇诗曰：溉，灌也。在于贫贱，类乎泥滓，縻之好爵，同于濯溉。史记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员。楚王诛员父奢，子胥往吴。阖庐既立，得志，以子胥为行人。楚又诛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孙亡奔吴，亦以嚭为大夫。吴越春秋曰：帛否来奔于吴王，阖庐问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对：帛否者，楚州犁孙。楚平王诛州犁，否因惧出奔，闻臣在吴而来。吴王因子胥请帛否以为大夫，与之谋于国事。史记曰：阖庐死，夫差既立，以伯嚭为太宰。吴败越于会稽，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请和，将许之，子胥谏不听。太宰既与子胥有隙，因谗子胥。王乃使赐子胥属镂之剑，乃自刎。左氏传曰：哀公会吴橐宰，吴子使太宰嚭请寻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虽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汉书述曰：张、陈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遯秦，抚翼俱起。

「驰骛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秉纤纆。衡所以揣其轻重，纆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纆不能飞，虽颜冉龙翰凤雏，曾史兰熏雪白，阮子政论曰：交游之党，为驰骛之所废。淮南子曰：浇天下之淳。许慎曰：浇，薄也。汉书曰：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钧物平轻重也。郑众考工注曰：称锤曰权。郑玄尚书注曰：称上曰衡。尚书曰：厥筐织纆。说文曰：揣，量也。仪礼曰：属纆以候气。运命论曰：颜、冉大贤。魏志，崔琰曰：邴原、张范，所谓龙翰凤翼。习凿齿襄阳记曰：旧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曾，曾参；史，史鱼也。庄子曰：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魏都赋曰：信陵之名兰芬也。葛龚荐郝彦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舒向金玉渊海，卿云黼黻河汉，言舒、向之辞同于渊海也。论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刘子骏，汉朝之智囊，笔墨之渊海。言卿、云之文，类于河、汉也。论衡曰：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恒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玄耀，黼黻华虫。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汉诸儒作书者，以司马长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涇渭也。视若游尘，遇同土梗，莫肯费

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尘土梗，喻轻贱也。左太冲咏史诗曰：视之若埃尘。嵇含司马诔曰：命危朝露，身轻游尘。庄子，魏文侯曰：吾所学者，真土梗耳。司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汉书，项羽曰：岁饥人贫，卒食半菽。孟子曰：杨氏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若衡重锱铢，纡微影飘撇匹灭，虽共工之搜慝，驩兜之掩义，南荆之跋扈，东陵之巨猾，锱铢，已见任彦升弹曹景宗文。侯瑾箏赋曰：微风影擎，冷气轻浮。左氏传，季孙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谮庸回，伏逸搜慝。杜预曰：谓共工也。搜，隐；慝，恶也。左氏传，季孙行父曰：帝鸿氏有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杜预曰：谓驩兜也。南荆，谓楚也。演连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韩子，庄周子谓楚庄王曰：庄跻为盗于境内，吏不能禁。西京赋曰：睢盱跋扈。东陵，盗跖也。已见任昉王俭集序。东京赋曰：巨猾间豷。跻，其略切。皆为匍匐透迤，折枝?痔，金膏翠羽将其意，脂韦便辟婢亦导其诚。说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记曰：苏秦笑谓嫂：何前踞而后恭？嫂透迤蒲服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为长者折枝，语人曰：吾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赵岐曰：折枝，案摩折手节解罢枝也。庄子谓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癰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子岂疗其痔邪？金膏，已见江赋。汉书曰：繇王闽侯亦遗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诗序曰：又实币帛以将其厚意。郑玄曰：将，助也。楚辞曰：如脂如韦。王逸曰：柔弱曲也。论语，孔子曰：损者三友：友便僻，损矣。故轮盖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实行张霍之家。谋而后动，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礼记曰：苞苴，箠笥问人者。郑玄曰：苞苴，裹鱼肉者也。或以茅，或以茅。张，张安世；霍，霍光也。答宾戏曰：锐思毫芒之内。

「凡斯五交，义同贾古鬻，故桓谭譬之于鬻鬻，林回喻之于甘醴。杜预左氏传注曰：贾，买也。郑众周礼注曰：鬻，卖也。谭集及新论并无以市喻交之文。战国策，谭拾子谓孟尝君曰：得无怨齐士大夫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误为桓，遂居谭上耳。庄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递进，盛衰相袭，或前荣而后悴，或始富而终贫，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约而今泰，循环翻覆，迅若波澜。周易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盛衰，已见琴赋。说文曰：袭，因也。说苑，雍门周对孟尝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古富而今贫。笙赋曰：有始泰终约，前荣后悴。尚书大传曰：三王之统。若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陆机乐府诗曰：休咎相乘蹶，翻覆若波澜。此则殉利之情未尝异，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朱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言贪利情同，谲诈殊道也。范晔后汉

书，王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汉书，萧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与博为友，故长安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言相荐达也。后育为九卿，博先至丞相，与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何所见之晚乎？庄子曰：规规然自失也。汉书曰：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复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谷梁传曰：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

「因此五交，是生三衅：杜预左氏传注曰：衅，瑕隙也。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尚书曰：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史记，卫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也。难固易携，讎讼所聚，二衅也。杜预左氏传注曰：携，离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饕餮，已见上。汉书赞曰：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毛萇诗传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绝，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风已丧，俗多驰竞，人尚浮华，故叙叔世之交情，刺当时之轻薄。朱生示绝，良会其宜。重言之者，叹美之至。范晔后汉书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门生丧亲，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缣以祠焉。礼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与檟古今字也。昌言，已见王元长策秀才文。孙绰子曰：庄多寄言，浑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馆银黄，夙昭民誉。汉书，上以书敕责杨仆曰：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左氏传曰：晋悼公即位，六官之长，皆民誉也。遁文丽藻，方驾曹王；英跼俊迈，联横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孙绰集序曰：绰文藻遁丽。方驾，已见西京赋。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谓司马朗：子之弟，刚断英跼。裴松之案：跼或作特。窃谓英特为是。辩亡论曰：武将连衡。范晔后汉书曰：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史记曰：孟尝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诸侯宾客，食客数千人。汉书曰：郑当时字庄，为大司农。每朝候上问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班固述曰：庄之推贤，于兹为德。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盱衡，已见魏都赋。扼腕，已见蜀都赋。大戴礼曰：孔子愀然扬眉。战国策曰：苏秦说赵王，抵掌而言。孙盛晋阳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东观汉记：汝南太守宗资等任用善士，朱紫区别。范晔后汉书曰：许子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月旦辄更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于是冠盖辐凑

，衣裳云合，輜駟击鞞为岁，坐客恒满。蹈其阨阨，若升阙里之堂；入其隩隩，谓登龙门之阪。西都宾曰：冠盖如云。汉书曰：郡国辐凑，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动云合。范晔后汉书曰：袁绍宾客所归，輜駟比毂，填接街陌。说文曰：駟，车前衣。车后为輜。史记，苏秦曰：临菑之涂，车毂相击。说文曰：輜，车轴端。范晔后汉书，孔融曰：座上客恒满。郑玄礼记注曰：阨、阨，皆门限也。阙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见孔融荐祢衡表。范晔后汉书曰：李膺，字符礼，独持风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至于顾眄增其倍价，剪拂使其长鸣，黻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迭迹。战国策，苏代说淳于髡曰：客有谓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而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费。伯乐乃旋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又汗明说春申君曰：夫骥服盐车，上太行，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骥于是迎而鸣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今仆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湔拔仆也。湔拔、剪拂，音义同也。长鸣，已见刘琨答卢谌诗。云台，已见辩命论。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菑之涂，人肩相摩。汉典职仪曰：以丹漆地，故称丹墀。吴都赋曰：跃马迭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过秦论曰：合从缔交。礼记曰：贤者狎而敬之。郑玄曰：狎，习也，近也。李陵诗曰：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淮南子曰：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世莫可为语也。楚辞曰：日闻赤松之清尘。烈士传曰：阳角哀、左伯桃为死友，闻楚王贤，往寻之。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角哀，入树中死。应璩与王将军书曰：雀鼠虽愚，犹知徽烈。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總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东粤，谓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谓归葬扬州也。庄子曰：夫差瞑目东粤。楚词曰：归骸旧邦莫谁语。魏武遗令曰：于台堂上施六尺床，總帐。谢承后汉书曰：徐稚，字孺子，前后州郡选举，诸公所辟，虽不就，有死丧负笈赴吊。常于家预炙鸡一只，一两绵渍酒，日中曝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之，使有酒气。升米饭，白茅藉，以鸡置前。醢酒毕，留謁即去，不见丧主。礼记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动轮，范式也，已见上文。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嶂疔之地。诸孤，昉子也。刘璠梁典曰：昉有子东里、西华、南客、北叟，并无术学，坠其家业。左氏传，晋献公曰：以是藐诸孤。又，赵孟曰：朝不谋夕，何可长也。李陵与苏武书曰：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范晔后汉书，朱勃上书曰：士人饥困，寄命漏刻。蒋子万机论曰：许文休东渡江，乃在嶂气之南。梁典不言昉子远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盖言流离之甚也。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此谓到洽兄弟也。刘孝标与诸弟书曰：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贯。

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洽等视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刘峻疾其苟且，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东观汉记曰：朱晖同县张堪有名德，每与相见，常接以友道。晖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堪后物故，南阳饿，晖闻堪妻子贫穷，乃自往候视。见其困厄，分所有以赈给之，岁送谷五十斛，帛五疋，以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传曰：叔向见司马侯之子，抚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与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孔丛子曰：郈成子自鲁聘晋，过于卫，右宰穀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作，酣毕而送以璧，成子不辞。其仆曰：不辞，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亲我也；陈乐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托我也。由此观之，卫其乱矣。行三十里而闻卫乱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于是迎其妻子，还其璧，隔宅而居之。

「呜呼！世路险巇许宜，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嶮绝。卢谿诗曰：山居是所乐，世路非我欲。楚词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芜秽而险巇。王逸曰：险巇，犹颠危也。孟门、太行，二山名也。史记曰：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耿介之士，峻自谓也。韩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人多。墨子曰：公输欲以楚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应诏诗曰：弭节长骛。郭象庄子注曰：亢然独立高山之顶。楚词曰：高山崔巍兮水汤汤，死日将至今与麋鹿同坑。论语，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孔安国曰：隐居山林，是同群也。范晔后汉书曰：皦皦者易污。楚词曰：吸精气而吐雾浊兮。说文曰：雾亦氛字。

文选考异

注「刘璠梁典曰」：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此节注袁并善入五臣，茶陵并五臣入善，皆非。

注「慕尚敦笃」：袁本、茶陵本「慕」作「莫」，是也。

注「芳芳沕郁」：袁本、茶陵本下「芳」字作「香」，是也。

注「班固汉书赞曰」：陈云「赞」，「述」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试欲效其款款之愚」：陈云「试」，「诚」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年十三」：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注「□相切直也」：袁本、茶陵无空格，是也。此初有衍字，后修去之。

注「论语子张曰敢问崇德辨惑」：袁本「论」上有「已见七命」四字，茶陵本无。案：依善例当作「辨惑已见七命」六字，不复出「论语」以下云云。各本皆非。

注「棠棣之华」：茶陵本「棠」作「唐」，下同，是也。袁本亦误「棠」，何

、陈校改「唐」。

然则利交同源：袁本云善有「则」字。茶陵本云五臣无「则」字。案：各本所见皆非也，「则」不当有，但传写衍。梁书任昉传所载亦无「则」字。

注「雕刻炉捶喻造物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以灼火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之瑞切」三字。案：真善音也。

正文下「朱靡」二字，乃五臣音。尤去此存彼，非。

注「秦嘉妇诗曰」：案：「妇」上当有「赠」字。各本皆脱。

注「惟思致款诚」：袁本、茶陵本「惟」作「遗」，是也。

注「蔡泽顛颐折頰」：袁本「顛」作「颌」。茶陵本与此同。案：依袁本疑善正文亦作「颌」。今各本皆作「顛」，盖五臣乱之。梁书亦作「顛」。善与彼多异，如「论严苦」，彼作「枯」；「有旨哉有旨哉」，彼不重；「英跼俊迈」，彼作「特」。善注明文俱相乖互，难以为证。

注「论语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案：此因已见五臣而节去。

注「诗谷风曰将恐将惧寘予于怀」：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案：此因已见五臣而节去。

注「毛萇诗曰漑」：何校「诗」下添「传」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以伯嚭为太宰」：袁本、茶陵本「嚭」作「喜」。案：二本是也。下注所谓「或作伯喜」，即指此。考史记伍子胥列传索隐有「喜音嚭」之语，是善引与小司马正合，不如今本史记作「嚭」也。上注所引亦以嚭为大夫嚭，必本作「喜」。各本皆误，当依此订正。

注「乃自刎」：袁本、茶陵本「刎」作「到」，是也。

注「厥筐织纡」：何校「织」改「纡」，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属纡以候气」：案：「候」当作「俟」，下当有「绝」字。各本皆脱误。

注「信陵之名兰芬也」：何校「兰」上添「若」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班固述曰庄之推贤于兹为德」：袁本、茶陵本作「班固赞曰郑当时之推贤也」。案：二本是也。此引本传赞，尤校改，甚非。

注「说文曰辘车轴端」：案：「辘」当作「辘」。各本皆伪。

注「骥于是迎而鸣者」：袁本、茶陵本「迎」作「仰」，是也。

注「烈士传曰」：袁本「烈」作「列」，是也。茶陵本亦误「烈」。

注「阳角哀」：茶陵本「阳」作「羊」，袁本与此同。案：「阳」字是也。古「阳」、「羊」通用。盖正文善「阳」、五臣「羊」，各本乱之。茶陵并改注者，非。梁书作「羊」，彼固多异也。

寄命嶂疔之地：袁本、茶陵本「嶂」作「鄣」。案：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

注字作「鄣」，其善注仍作「嶂」字。然则善「嶂」、五臣「鄣」也，二本失着校语。梁书作「瘴俗」。何云三国志皆用「嶂」。

注「刘孝标与诸弟书曰」：案：「标」当作「绰」，各本皆误。本传云：孝绰诸弟时随藩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鄙到氏云云。此所引即其一事也。孝绰，彭城人。故下称孝标云「平原刘峻」，不知者妄改，绝无可通。今特订正。

注「攸然不相存瞻」：袁本、茶陵本「攸」作「悠」，是也。}}

连珠

傅玄叙连珠曰：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

演连珠五十首

演连珠五十首

陆士衡

刘孝标注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天地所以施生，日薄于天，星回于汉，穹苍所以纪阴阳之节；在山则实，在地则化，所以散刚柔之气也。善曰：礼记曰：季冬之月，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国语，太子晋曰：山，土之聚也；川，气之通也。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也。字书曰：冲，虚也。郑玄考工记注曰：播，散也。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夫五行四时，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残，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钧之致；春秋异候，寒暑继节，而俱济一岁之功也。善曰：庄子曰：四时殊气，天不私，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三才理通，趣舍不异，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职，膺金石之别响；君执契居中，纳铿锵之合韵。善曰：左氏传，闵子骞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尚书曰：八音克谐。吕氏春秋曰：宫、征、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而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贤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夫锱铢之衡，悬千斤之重；径尺之镜，照寻丈之形。用过其力，伤其本性，故在权则衡危，于镜则照暗也。善曰：胜或为称。尔雅曰：称，举也。一曰：称亦胜也。吴录，子胥曰：越未能与我争称负也。故明主程才

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由衡危镜凶，哲人所以为戒。故主则程其才而授官，臣则辞其丰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缉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说文曰：程，品也。广雅曰：效，验也。王肃尚书注曰：底，致也。

臣闻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园之秀，因时则扬。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苍。此章言贤人虽希，而无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辞职，隆周十乱入朝。故明主之兴，非天地特为生贤才，在引而用之为贵尔。善曰：毛萇诗传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王肃曰：失位无应，隐处丘园。盖象衡门之人，道德弥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积之貌也。郑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艺者也。尚书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闻世之所遗，未为非宝；主之所珍，不必适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翘车之招；金碧之岩，必辱凤举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贤，故俊乂无翘车之征，金碧有凤举之使也。善曰：毛萇诗传曰：适，之也。陈敬仲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汉书曰：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班固功德论曰：朱轩之使，凤举于龙堆之表。

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弊之政；五侯并轨，西京有陵夷之运。宠，谓五侯；亲，谓三卿。言三桓专鲁，而哀公见逐；五侯用权，而汉氏以亡。善曰：孔安国论语注曰：放，依也。论语，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孙微矣。孔安国曰：三桓，谓仲孙、叔孙、季孙也。东国，谓鲁也。法言曰：夷、惠无仲尼，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黜臣。汉书曰：成帝悉封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广雅曰：轨，迹也。陵夷，已见上文。春秋命历叙曰：五德之运，应录次相代也。

臣闻灵辉朝覲，称物纳照；时风夕洒，程形赋音。是以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言口至道均被，万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匮。犹灵耀覲而品物纳光，清风流而百籁含响也。善曰：淮南子曰：犹条风之时洒。许慎曰：洒，犹泛也。

臣闻顿网探渊，不能招龙；振纲罗云，不必招凤。是以巢箕之叟，不眇丘园之币；洗渭之民，不发傅岩之梦。古之隐人结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许由也。洗耳，一说巢父也。记籍不同，未能详孰是。又傅说筑于傅岩，而精通武丁。言巢、许冥心长往，故无发梦之符。善曰：顿，犹整也。说文曰：振，举也。陆云洗渭，而刘之意云洗耳。据刘之意，则以洗渭为洗耳乎？吕氏春秋曰：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遂之箕山之下

，颍水之阳。琴操曰：尧大许由之志，禅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临河而洗耳。李陵诗曰：许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征？魏子曰：昔者许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禄位，洗耳不受帝尧之让，谦退之高也。益部耆旧传，秦密对王商曰：昔尧优许由，非不弘也。洗其两耳。皇甫谧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及尧让位乎许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责由曰：汝何不隐汝光？何故见若身、扬若名令闻？若汝，非友也。乃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谧高士传云：巢父闻许由之为尧所让也，以为污，乃临池水而洗耳。谯周古史考曰：许由，尧时人也，隐箕山，恬泊养性，无欲于世。尧礼待之，终不肯就。时人高其无欲，遂崇大之，曰：尧将以天下让许由，由耻闻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与许由同志。或曰：许由夏常居巢，故一号巢父。不可知也。凡书传言许由则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后汉书，严子陵谓光武曰：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书传之说洗耳，参差不同。陆既以巢箕为许由，洗耳为巢父，且复水名不一，或亦洗于渭乎？

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视视周天壤之际。何则？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镜质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视，以其精明也。故圣人以至精感人，至神应物，为乐不假钟鼓之音，为礼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广雅曰：鉴谓之镜。庄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渊。又曰：壶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马彪曰：壤，地也。论语，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臣闻积实虽微，必动于物；崇虚虽广，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悦西施之影；乘马班如，不辍太山之阴。美女之影，不惑荒嫫之人；高山之阴，不止不进之马：虚实之验在兹也。善曰：冶容，已见陆机乐府诗。潜夫论曰：夫图西施、毛嫫，可说于心，而不若丑妻陋妾而可御于前也。周易曰：乘马班如。王肃曰：班如，盘桓不进也。吕氏春秋曰：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高诱曰：阴，晷影之候也。

臣闻应物有方，居难则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时。是以充堂之芳，非幽兰所难；绕梁之音，实萦弦所思。此章言贤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为难。芬芳之气罕有，而幽兰丰其气；才明之术所希，而贤人怀其术。然则萦曲之弦，无绕梁以尽妙；不世之姿，寡明时以取穷。善曰：，刘云萦曲之弦，谓弦被萦曲而不申者也。言萦曲之弦，思绕梁以尽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时以效绩。郑玄论语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传曰：充，满也。周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尸子曰：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是弗听也。

臣闻智周通塞，不为时穷；才经夷险，不为世屈。是以凌飙之羽，不求反风；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鸢鹄能飞，不假风力，鸱鸢夜见，岂藉还曜。此与圣人通塞而不穷，夷险而不屈，何以异哉？善曰：庄子曰：鸢巢于高榆之颠，巢折，凌风而起。淮南子曰：鸱鸢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瞑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高诱曰：鸱鸢谓之老菟。鸢音休。蚤音爪。

臣闻忠臣率志，不谋其报；贞士发愤，期在明贤。是以柳庄黜殡，非贪瓜衍之赏；禽息碎首，岂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谏，触车以进贤，并发之于忠诚，岂有求而然哉？善曰：韩诗外传曰：昔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当居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于君，乃召蘧伯玉而贵之，弥子瑕退之，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可谓生以身谏，死以尸谏。然经籍唯有史鱼黜殡，非是柳庄，岂为书典散亡，而或陆氏谬也？左氏传曰：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微子，吾丧伯氏矣。韩诗外传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贤，荐之于穆公，为私而加刑焉。公后知百里之贤，乃召禽息谢之。禽息对曰：臣闻忠臣进贤不私显，烈士忧国不丧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对使者以首触楹而死。以上卿之礼葬之。论衡曰：传言禽息荐百里奚，缪公出，当门仆头碎首以达其友。应劭汉书注曰：缪公出，当车，以头击门。而刘云触车；未详其旨。左氏传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郟缺，子之功也。杜预曰：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也。

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辉。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屡抱后时之悲。言谗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时有蔽壅，喻利眼临云而息照；俊乂后时而屡叹，喻朗玉蒙垢而掩辉。善曰：论衡曰：日月犹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蚀，乃至于尽。天何为当故坏其眼目，以行谴人乎？尸子曰：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

臣闻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会之音，生于绝弦。是以贞女要名于没世，烈士赴节于当年。香以燔质而发芳，弦以特绝而流响，喻贞女没身而誉立，烈士效节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赋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辞注曰：委，弃也。楚辞曰：五音纷其繁会。

臣闻良宰谋朝，不必借威；贞臣卫主，修身则足。是以三晋之强，屈于齐堂之俎；千乘之势，弱于阳门之哭。晏婴立威于樽俎，子罕恸哭于介夫，终使晋人辍谋，齐、宋不挠，良宰贞臣有效于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晋平公使范昭观齐国政。景公觞之。范昭起曰：愿得君之樽为寿。公命左右酌樽以献，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悦而起舞，顾太师曰：为我奏成周之乐。太师曰：盲

臣不习也。范昭归，谓平公曰：齐未可并。吾欲试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乐，太师知之。于是辍伐齐谋。孔子闻曰：善。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礼记曰：晋人之觐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史记曰：韩哀侯、魏武侯、赵敬侯共灭晋，叁分其地，故曰三晋。陆氏从后通言尔，非谓平公之日，已有三晋之名也。

臣闻赴曲之音，洪细入韵；蹈节之容，俯仰依咏。是以言苟适事，精麤可施；士苟适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岂复系门阙乎？娄敬一言，汉以迁都；丑女暂说，齐以为后。亦犹鼓缶而会时，摇头而韵曲也。善曰：高诱吕氏春秋注曰：适，中适也。

臣闻因云洒润，则芬泽易流；乘风载响，则音徽自远。是以德教俟物而济，荣名缘时而显。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犹因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载，行也。孙卿曰：吾尝顺风而呼，声非加疾，而闻者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臣闻览影偶质，不能解独；指迹慕远，无救于迟。是以循虚器者，非应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机。此言为事非虚，立功须实。故三章设而汉隆，玄言流而晋灭，此其验也。

臣闻钻燧吐火，以续汤谷之晷；挥翻生风，而继飞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着，事有琐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缙紫献书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论语，宰予曰：钻燧改火。楚辞曰：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曰：飞廉，风伯也。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其温；秋霜宵坠，芝蕙被其凉。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春秋不以善恶殊其雕荣，人君不以贵贱革其赏罚。故诗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韩诗章句曰：煦，暖也。

臣闻巧尽于器，习数则贯；道系于神，人亡则灭。是以轮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无伶伦之察。此言事在外则易致；妙在内则难精。奚仲巧见于器，故轮工能继其致也；伶伦妙在其神，故乐人不传其术也。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肆，极也。世本曰：奚仲作车。尸子曰：造车者，奚仲也。伶伦，已见上文。

臣闻性之所期，贵贱同量；理之所极，卑高一归。是以准月禀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辉。言物虽贵贱殊流，高卑异级，至其极也，殊涂共归。虽方诸禀水于月，而不加于水之凉；阳燧取火于日，不加于火之辉也。善曰：周礼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烛共明水。郑玄曰：夫遂，阳燧也。鉴，镜属也。取水者，世谓之方诸。郑司

农曰：夫，发声也。明齏，谓以明水滫滫粢盛黍稷。烜音毁。

臣闻绝节高唱，非凡耳所悲；肆义芳讯，非庸听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东野有不释之辩。商鞅言帝王之术，而孝公以之睡。此其义也。善曰：孔安国尚书传曰：肆，陈也。宋玉集，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有遗行欤？宋玉对曰：唯，然，有之。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既而阳春白雪，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国中唱而和之者弥寡。吕氏春秋曰：孔子行于东野，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马。子贡说而请之，野人终不听。于是鄙人马圉乃复往说曰：子耕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悦，解马还之。

臣闻寻烟染芬，熏息犹芳，征音录响，操终则绝。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周孔以礼乐训世，故其迹可寻；倪惠以坚白为辞，故其辩难继。是以唐虞远而淳风流存，苏张近而解环易绝也。善曰：字书曰：熏，火烟上出也。曹植魏德论曰：玄晏之化，丰洽之政。尚书，益曰：至诚感神。

臣闻托闇藏形，不为巧密；倚智隐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发藻，寻虚捕景；大人贞观，探心昭忒。善曰：日月发辉，既寻虚而捕影，欲藏形而托暗，岂得施其巧密乎？以喻圣人正见，既探心而明惑，欲隐情而倚智，岂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邓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重光，日也。尚书五行传曰：明王践位，则日俪其精，重光以见吉祥。说文曰：捕，取也。思玄赋曰：朝贞观而夕化。应劭曰：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仲长子昌言曰：探心测意，世加甚焉。

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凶邪乱正，亦由浮云蔽天，疾风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费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费无极与鄢将师也，已见李萧远运命论。

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物之企竞，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时故也。心苟目足，不假美女之丽；用会其朝，不劳稷契之贤矣。善曰：杨雄答客难曰：工声调于比耳。张衡舞赋曰：既娱心以悦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赵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闻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牵乎时者，非克己所勖。是以利尽万物，不能叟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

；弊俗系时，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勋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栖遑之辱。善曰：汉刘向上疏曰：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答宾戏曰：圣哲之洽，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臣闻动循定检，天有可察；应无常节，身或难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数可期；抚臆论心，有时而谬。检，谓定检，不澜漫也。此言晷景有节，尺圭可以知其数；深情难测，渊识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于庞萌，魏武失之张邈。善曰：赵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苍颉篇曰：检，法度也。

臣闻倾耳求音，视优听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劳。是以天殊其数，虽同方不能分其戚；理塞其通，则并质不能共其休。耳之与目，同在于身，而苦乐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窍理其用也。善曰：庄子曰：弃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官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也。

臣闻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情。是以名胜欲，故偶影之操矜；穷愈达，故凌霄之节厉。名则传之不朽，穷则身居万全，故谓之胜。所以烈士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无闷。王逸楚辞注曰：遯，隐也。论语，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礼记曰：幽居而不淫。汉书，蒯通曰：妇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诗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广雅曰：矜，急也。厉，高也。

臣闻听极于音，不慕钧天之乐；身足于荫，无假垂天之云。是以蒲密之黎，遗时雍之世；丰沛之士，忘桓拨之君。摇头鼓缶，秦之乐也。秦人乐之，此故不愿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丰、沛之甄复，三者自足其乐矣，岂复思时雍桓拨之治哉！善曰：身荫既足，故无假垂天之云。垂天，言云之大也。庄子曰：北溟有鱼，名之曰鲲。化为鹏，怒而飞，翼若垂天之云。家语曰：子路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叹。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畴甚易，草莱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尽力也；入其邑，墟屋甚严，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闲，此明察以断，其民不扰也。密令卓茂，已见孔德璋北山移文。尚书尧典曰：黎民于变时雍。丰、沛谓汉也。桓拨谓殷也。毛诗曰：玄王桓拨。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为宓子贱。但子贱为政，虽则有闻，以邑对姓，恐文非体也。

臣闻飞辔西顿，则离朱与蒙眛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武夫匿耀。是以才换世则俱困，功偶时而并劬。运若时来，则贤明易兴；数逢浇季，则愚圣一揆。故尧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飞辔、悬景，皆谓日也

。日有御，故云饗也。顿，犹舍也。西顿，谓已夕也。东秀，谓旦明也。广雅曰：秀，出也。慎子曰：离朱之明。韩诗曰：蒙眛奏公。薛君曰：无珠子曰蒙，珠子具而无见曰眛。大戴礼云：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邹阳上书曰：夜光之璧。战国策曰：白骨疑象，砮砮类玉。

臣闻示应于近，远有可察；托验于显，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僦，天地不能以气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黄钟九寸之律，以灰飞，所以辨天地之数，即示近之义也。以夏至立丈二表于阳城，表观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谓托验于显者也。善曰：司马彪续汉书曰：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墼必周，密布缊幔。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郑玄礼记注曰：僦，犹向也。周礼曰：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臣闻弦有常音，故曲终则改；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常音，谓君臣宫商之音。夫弦节有恒，清浊之声难越；对物有恒，则应化之功不广。然明镜无心，物来斯照；圣人玄同，感至皆应。是以滞有之与怀豁，道难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犹琴瑟，每终改调。淮南子曰：镜不设形，故能形也。高诱曰：镜不豫设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见则见之。鵬鸟赋曰：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为万殊。

臣闻柷敌希声。以谐金石之和；鼙鼓疏击，以节繁弦之契。是以经治必宣其通，图物恒审其会。夫道上环中，理贵特会。希发而节乐者，系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众者，圣人之能也。善曰：广雅曰：疏，迟也。

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诛之于己；存乎物者，不求备于人。言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异务，不以通塞之故而诛之于己，是以存乎物者岂求其备哉？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尝，试也。论语，周公曰：无求备于一人。孔安国尚书传曰：诛，犹痛责之甚也。

臣闻放身而居，体逸则安；肆口而食，属厌则充。是以王鲭登俎，不假吞波之鱼；兰膏停室，不思衔烛之龙。此欲令各当其所，而无企羨之心，抑亦在鹏鷖之义也。善曰：杜预左氏传注曰：肆，放也。左氏传，阎没汝宽曰：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而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郑玄周礼注曰：充，犹足也。周礼曰：春献王鲭。刘邵赵都赋曰：巨鳌冠山，陵鱼吞舟，吸潦吐波，气成云雾，楚辞曰：兰膏明烛华容备。王逸曰：以兰香练膏也。楚辞曰：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

臣闻冲波安流，则龙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辞曰：冲风起兮横波。王逸曰：冲，隧也。言及遇隧风，大波涌起。楚辞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龙舟鹢首，天子之乘。广雅曰：漂，激也。震风洞发，则夏屋有时而倾。善曰：法言曰：吾不见震风能动聋瞶也。洞，疾貌也。楚辞曰：夏屋广大沙堂秀。庄子云：风谓蛇曰：折大木，飞大屋，唯我也。何则？牵乎动则静凝，言舟牵乎水，波静而舟定，故曰静凝也。善曰：屋虽静，而为动之所牵，则静止而为动也。郑玄仪礼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系乎静则动贞。言屋系乎地，风动而屋倾，是动贞也。善曰：舟虽动，而为静之所系，则动正而为静也。周易曰：贞，正也。然此文势与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风大行，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盗跖挟曾史之情。此谓物无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惊荡，风静则安；屋本贞坚，风来则倾。亦由贞专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风之化，当挟贤士之义。善曰：言舟本摇荡，流静则安。流为水及风，误也。悔当为诲。曾，曾参；史，史鱼。

臣闻达之所服，贵有或遗；穷之所接，贱而必寻。是以江汉之君。悲其坠屨；少原之妇，哭其亡簪。言人居穷则志笃，处达则恩轻。是以楚君施辔，激三军之浇俗；少原流恻，诮轻薄之颓风。善曰：贾子曰：楚昭王与吴人战，军败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后还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于此？昭王曰：楚国虽贫，岂无此一踦屨哉？吾悲与之偕出而不与之偕反。于是楚俗无相弃者。韩诗外传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问焉。妇人对曰：向者刈蓍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妇人曰：非伤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闻触非其类，虽疾弗应；感以其方，虽微则顺。是以商飙漂山，不兴盈尺之云；谷风乘条，必降弥天之润。故暗于治者，唱繁而和寡；审乎物者，力约而功峻。商风漂荡，本无兴云之候；暗君政乱，不能怀百姓之心。至谷风习习，必阴必雨；明主在上，则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诗曰：习习谷风，维风及雨。毛萇诗传曰：乘，升也。洪范五行传曰：云起于山而弥于天。郑玄周礼注曰：弥，遍也。

臣闻烟出于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适。故火壮则烟微，性充则情约。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无伫立之迹。殷墟，谓纣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令身死，国家为墟。故微子视麦秀而悲殷，周大夫见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质，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则国兴，情侈则国乱。二王皆弃性而纵欲，所以灭亡也。或者以诗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伫立之迹。然序又云尽为禾黍，岂得伫立哉？

臣闻适物之技，俯仰异用；应事之器，通塞异任。是以鸟栖云而缴飞，鱼

藏渊而网沈。賁鼓密而含响，朗笛疏而吐音。贤圣之道，动合物宜，随俗污隆，用行其正，取其济物而已。由求鸟必高其缴，须鱼必沈其网也。善曰：尔雅曰：大鼓谓之鼗。賁与鼗古字同。郑玄礼记注曰：密之言闭也。说文曰：疏，通也。

臣闻理之所守，势所常夺；道之所闭，权所必开。是以生重于利，故据图无挥剑之痛；义贵于身，故临川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灵所惜。以利方生，则生重利，不以利丧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闭也；以身方义，则义贵身，而以义弃身，是势之所夺，权所必开也。是以据图无挥剑之痛，以利轻于生；临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轻于义。文子曰：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为，身贵乎天下也。死君之难者视死若归，义重于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则小；身，所重也，比义则轻。临川自投，谓北人无择也，已见桓温荐谯元彦表。

臣闻通于变者，用约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浅而应玄。是以天地之赜，该于六位；万殊之曲，穷于五弦。事得其要，虽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该综万象；琴之五弦，备括众声。善曰：广雅曰：玄，远也。小雅曰：赜，深也。周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乘。五弦，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弦有五，象五行。

臣闻图形于影，未尽纤丽之容；察火于灰，不睹洪赫之烈。是以问道存乎其人，观物必造其质。此言令人寻本而弃末也。善曰：法言曰：或问经难易，曰：其人存则易，亡则难。

臣闻情见于物，虽远犹疏；神藏于形，虽近则密。是以仪天步晷，而修短可量；临渊揆水，而浅深难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远犹疏；渊之积水，人所不能测，此即藏于器也。善曰：仪，犹法象也。郑玄尚书大传注曰：步，推也。说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离朱之明，察毫末于百步之外；下于水尺而不能见浅深。非目不明也，其势难睹也。

臣闻虐暑熏天，不减坚冰之寒；涸阴凝地，无累陵火之热。是以吞纵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节。言势有极也。虐暑、涸阴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纵、漂鹵之威，不能移贞介之节。善曰：淮南子曰：夫寒之与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为衰，其势暴也。见下文。吞纵，谓秦也。六国为纵，而秦灭之，故曰吞纵。过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记曰：魏将军新垣衍说赵，使尊秦为帝。鲁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即肆然而为帝，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尚书序曰：武王伐殷。尚书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过秦曰：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说文曰：漂，浮也。史记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谏曰：以臣伐君

，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乱，伯夷、叔齐耻之，隐于首阳山。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臣闻理之所开，力所常达；数之所塞，威有必穷。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结风。金为火所流，海为寒所凝，此是理开而常达也。然则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结风，此理闭而所穷也。善曰：高诱吕氏春秋注曰：数，术也。

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坚实之性也。天虽损，无害也。鸡善伺晨，虽阴晦而不辍其鸣，此谓时累不能淫也。善曰：庄子曰：孔子谓颜回曰：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淫，犹侵也。法言曰：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岼幪。李轨曰：陵雨，暴雨也。岼，莫经切。幪，莫公切。

文选考异

注「天地所以施生」：案：「生」当作「化」。各本皆误。

注「在地则化」：案：「地」当作「川」，「化」当作「虚」。各本皆误。

注「以导其气也」：袁本、茶陵本「导」作「通」，无「其」字。案：此盖尤校改之也。

注「然水火相残」：袁本、茶陵本「残」作「践」，是也。

注「闵子騫曰」：案：「騫」当作「马」。袁本亦误。茶陵本改为「公鉏然之」，大谬。

注「而不可以相违」：袁本、茶陵本「违」作「为」，是也。

注「陈敬仲曰」：袁本、茶陵本作「毛诗曰」。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汉书曰成帝」下至「故世谓之五侯」：袁本此三十二字作「五侯已见鲍明远数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言口至道均被」：袁本、茶陵本「言口」作「善曰」。案：尤改「善曰」入下而误衍「言」字。下注「首空」二字者三处，皆尤改。此亦当同彼矣。

注「而可御于前也」：何校去「而」字，陈同。各本皆衍。

注「阴晷影之候也」：袁本、茶陵本无「之候」二字，是也。

注「候明时以效绩」：袁本、茶陵本「候」作「愿」，是也。

注「何休公羊传曰」：案：「传」下当有「注」字。各本皆脱。

注「尸子曰」下至「是弗听也」：袁本此二十五字作「绕梁已见张景阳七命」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昼出瞑目」：陈云「瞑」，「瞋」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子以父言闻于君乃召蘧伯玉」：袁本、茶陵本无「于」字、「乃」字。

注「可谓生以身谏」：袁本、茶陵本无「可谓」二字。

注「荐之于穆公」：袁本、茶陵本无「于」字。

注「晏子春秋曰」下至「晏子之谓也」：袁本此一百二十八字作「齐堂之俎已见张景阳杂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孙卿曰」：案：「卿」下当有「子」字。各本皆脱。

瞽叟清耳：袁本、茶陵本「叟」作「史」。案：此尤误改也。

注「谓以明水滫滫粢盛黍稷」：袁本、茶陵本二「滫」字作「滌」。案：此当作「滫滌」，尤校补「滫」而误并改「滌」耳。

注「善曰日月发辉」：案：「善曰」二字不当有。袁、茶陵二本误在注首，尤移入下而仍衍此，非。

非假百里之操：案：五臣「百」作「北」。袁、茶陵二本校语云「善」作「百」，五臣作「北」。「百里」不可通，此必有误。疑「里」当作「牙」。刘及善无注，以「百牙」自不烦注耳。

注「善曰下愚由性」：案：「善曰」二字不当有，说已见前。

注「战国策曰白骨疑象砮砮类玉」：袁本此十二字作「武夫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系一柷之功也」：案：「系」当作「击」，「一」字不当有。各本皆误衍。

注「言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袁本、茶陵本无「道」字。

注「诛犹痛责之甚也」：袁本、茶陵本无「犹痛之甚」四字。

注「冲风起兮横波」：案：「横」上当有「水」字。各本皆脱。

注「唯化所珍」：陈云「珍」疑「甄」。今案：当作「移」。各本皆误。

注「流为水及风」：案：「流」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史史鱼」：袁本「鱼」下有「并已见上文」五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尤删削，益非。

注「而悲感者也」：案：「悲」字不当有，「者」当作「周」。各本皆误。此以「感周」与上句「悲殷」对文。

注「或者以诗序云」：袁本、茶陵本无「或者以」三字。案：此注各本皆有误，无以正之。

注「善曰性命之道」：何校去「善曰」二字，是也。各本皆误。

注「文子曰」：何校「文」上添「善曰」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蔡邕琴操曰」下至「象五行」：袁本此十六字作「已见上文」，是也。茶陵本所复出云云，皆非。

文选卷第五十六

目录 [隐藏]

1 箴

1.1 女史箴

2 铭

2.1 封燕然山铭

2.2 座右铭

2.3 剑阁铭

2.4 石阙铭

2.5 新刻漏铭

3 诔上

3.1 王仲宣诔

3.2 杨荆州诔

3.3 杨仲武诔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晋纪曰：张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女史箴

张茂先

茫茫造化，二仪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无为，与造化逍遥。高诱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散气流形，既陶既甄。家语，孔子曰：地载神气，流形庶物，无非教也。汉书，董仲舒曰：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谓之甄。在帝庖羲，肇经天人。周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爰始夫妇，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伦。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诗曰：王猷允塞。猷与犹古字通。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动也刚，妻道也。又曰：含章贞吉，以时发也。婉孌淑慎，正位居室。汉书曰：孝平王皇后为人婉孌有节操。服虔曰：孌，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传注：婉，柔和；孌，深邃也。毛诗曰：淑慎尔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内。施衿结褵，虔恭中馈。仪礼曰：女嫁，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父母之诫。毛诗曰：亲结其褵，九十其仪。毛萇曰：褵，妇人之帟也。褵与离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肃慎尔仪，式瞻清懿。毛诗曰：敬慎威仪。又曰：各敬尔仪。樊姬感庄，不食鲜禽。卫女矫桓，耳忘和音。志厉义高，而二主易心。列女传曰：楚庄樊姬者，楚庄王之夫人。庄王初即位

，好狩猎毕弋，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齐侯卫姬者，卫侯之女，齐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不听郑、卫之声。曹大家曰：卫国作淫泆之音，卫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听，以厉桓公也。玄熊攀槛，冯媛趋进。夫岂无畏？知死不恧！汉书曰：孝元冯昭仪，上幸虎圈斗兽，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皆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何故当熊？婕妤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当之。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辞，割驩同辇。夫岂不怀？防微虑远！汉书曰：成帝游于后庭，欲与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妾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乎！

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长杨赋曰：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日中则昃，月满则微。周易曰：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毛诗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郑玄曰：谓不明也。崇犹尘积，替若骇机。人咸知饰其容，而莫知饰其性。蔡邕女诫曰：夫心犹首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人心不修善，则邪恶入之。人盛饰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语，孔子曰：容不可不饰也。性之不饰，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法言曰：吾未见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椽者。尚书曰：惟狂克念作圣。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苟违斯义，则同衾以疑。徐干中论曰：苟失其心，同衾为远。夫出言如微，而荣辱由兹。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勿谓幽昧，灵监无象。勿谓玄漠，神听无响。无矜尔荣，天道恶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谦。无恃尔贵，隆隆者坠。杨雄解嘲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鉴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诗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诗曰：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周易曰：无攸遂。王弼曰：尽妇人之正义，无所必遂也。比心螽斯，则繁尔类。毛诗曰：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宠不可以专。国语，司空季子谓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性。韦昭曰：畏褻黷其类也。汉书曰：孝成赵皇后入宫，宠少衰，而女弟绝幸。姊弟专宠十余年，卒皆无子也。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极即反，盈即损，日月是也。鲁连子，谭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杨朱过宋，东之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恶，恶者贵而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结恩而绝，职此之由。汉书曰：王立与诸刘结恩。左氏传，范宣子数诸戎曰：言语漏泄，职汝之由。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兴。太公金匱，师尚父谓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汤之居人上，翼翼乎惧不敢息。靖恭自思，荣显所期。毛诗曰：靖恭尔位，好是正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萇诗传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记其过，其罪杀。

文选考异

王猷有伦：茶陵本「王」上有「而」字，云五臣无。袁本云善有。案：此尤误去之也。

注「王猷允塞」：袁本、茶陵本「猷」作「犹」，是也。

施衿结褵：陈云：「褵」据注当作「离」。案：所校是也。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中字作「褵」。是其本乃作「褵」，各本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正文与注遂不相应，甚非。

注「徐干中论曰」：袁本「徐」上有「同衾夫妇也」五字，茶陵本无。

铭

封燕然山铭

并序。范晔后汉书曰：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封燕然山铭

班孟坚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范晔后汉书曰：孝和皇帝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譖，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窦宪，字伯度。女弟立为皇后，窦宪稍迁侍中。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寅亮圣皇，登翼王室，尚书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谓登用辅翼。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尚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毛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治兵于朔方。范晔后汉书曰：耿秉，字伯初，为执金吾。与窦宪北击匈奴，大破之。左氏传，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预曰：三年而大习，出曰训兵。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史记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徐广曰：此音训并与上同也。毛诗曰：整我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十万。范晔后汉书曰：南单于休兰尸逐侯鞬单于屯屠河立。时北虏大乱，南单于将讨并北庭，上言愿发国中诸部胡会虏北，窦太后从之。元戎轻武，长毂四分，毛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司马彪续汉书曰：轻车，古之战车。孙吴兵法曰：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者先驱。谷梁传曰：长毂五百乘。范宁曰：长毂，兵军也。雷辘

蔽路，万有三千余乘。汉书，杨雄河东赋曰：奋电鞭，骖雷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杂兵书，八阵者：一曰方阵，二曰圆阵，三曰牝阵，四曰牡阵，五曰冲阵，六曰轮阵，七曰浮沮阵，八曰鴈行阵。玄甲耀日，朱旗绛天。汉书曰：发属玄甲。李陵与苏武书曰：雷鼓动天，朱旗翳日。遂凌高阙，下鸡鹿，汉书曰：遣将军卫青出云中，至高阙。臣瓚曰：山名也。范晔后汉书曰：窦宪与南匈奴万骑出朔方鸡鹿塞。经碛卤，绝大漠，说文曰：卤，西方咸地也。汉书曰：卫青复将六将军绝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绝也。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镞。范晔后汉书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其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传，智罃曰：不以衅鼓也。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

于是域灭区殫，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晔后汉书曰：度辽将军邓鸿与后诸军皆会涿邪山。又曰：南单于上言，北单于创刈南兵，遯逃远去，依安侯河西。蹶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汉书曰：头曼单于有太子曰冒顿。冒顿以鸣镝射杀头曼，遂自立为单于。冒顿死，子稽弼立，号曰老上单于。又曰：匈奴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茏音龙。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记曰：高祖自将击韩王信，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又文纪曰：匈奴攻朝那塞，杀北都尉。徐广曰：姓孙也。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甘泉赋曰：天声起兮勇士厉。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汉书，杨雄上疏曰：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刊石，削石，即谓立铭也。

铄王师兮征荒裔，毛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剿凶虐兮截海外，毛诗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说文曰：碣，立石也。碣与碣同。熙帝载兮振万世。尚书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

文选考异

注「谓登用辅翼」：袁本、茶陵本无「用」字，「翼」下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案：当作「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误，后汉书章怀注引亦可证。

注「此音训并与上同也」：案：「此」下当有「离」字，「并」字不当有，「上」当作「螭」，各本皆误。

然后四校横徂：袁本、茶陵本云善作「狙」。案：「狙」，传写误，尤校改正

之也。

注「子稽弼立」：何校「弼」改「粥」，是也。各本皆伪。

注「杀北都尉」：何校「北」下添「地」字，「尉」下添「印」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与礪同」：袁本、茶陵本「同」下有「音义曰渠烈切」六字。案：二本最是，尤误去。

座右铭

座右铭

崔子玉范曄后汉书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举茂才，为汲令，迁济北相，疾卒。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战国策，唐雎谓信陵君曰：人之有德于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吕氏春秋曰：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也。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越绝书，范子曰：名过实者灭，圣人不使名过实。家语，孔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论语，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暧暧。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胜刚强。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长，刚强者先亡也。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论语曰：闵子侍侧，訥訥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郑玄曰：行行，刚强貌。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老子曰：知足不辱。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苍曰：苟，诚也。

文选考异

注「行行刚强貌」：袁本、茶陵本「貌」下有「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也」三十四字。案：二本也是。此尤误删。

注「郭璞三苍曰」：袁本、茶陵本无「郭璞」二字。

剑阁铭

剑阁铭

张孟阳臧荣绪晋书曰：张载父收为蜀郡太守，载随父入蜀，作剑阁铭。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镌石记焉。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杨雄益州箴曰：岩岩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诗传曰

：岩岩，积石貌也。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尚书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孔安国曰：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也。尚书曰：岷嶓既艺。孔安国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南通邛樊蒲北，北达褒斜。汉书音义，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樊，夷名也。梁州记曰：万石城泝汉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狭过彭碣，高踰嵩华。刘渊林蜀都赋注曰：岷山都安县有两山相对立如阙，号曰彭门。孔安国尚书注曰：碣石，海畔山也。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酈元水经注曰：小剑戍北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相通，故谓之剑阁也。穷地之险，极路之峻。周易曰：地险，山川丘陵也。西都赋曰：临峻路而启扉。世浊则逆，道清斯顺。闭由往汉，开自有晋。闭由刘备，故曰往汉，开自锺会，故曰有晋也。锺会之伐蜀虽在魏朝，政由晋王，故归功于晋也。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汉书，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持戟百万，齐得十二，此所谓东、西秦也。矧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趲趲。陈琳为曹洪答文帝书曰：一夫挥戟，万人不得进。广雅曰：趲趲，难行也。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汉书，田肯曰：秦，形胜之国也。齐有琅邪之饶，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洞庭孟门，二国不祀。史记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笑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险也，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书曰：尔亦弗知，天命不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左氏传曰：凡师大崩曰败绩。杜预曰：丧其功绩也。公孙既灭，刘氏衔璧。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为导江卒正，假称蜀都太守，自立为天子。汉使吴汉伐之，述死，吴汉尽灭公孙氏。蜀志曰：后主讳禅，先主子也。魏使邓艾伐之，后主舆榦自缚诣垒门。左氏传曰：楚子围许，僖公面缚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晏子春秋，谚曰：前车覆，后车戒。范晔后汉书，陈忠上疏曰：覆车之轨，其迹不远。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文选考异

注「假称蜀都太守」：陈云「都」，「郡」误，是也。各本皆伪。

石阙铭

石阙铭

陆佐公刘璠梁典曰：陆倕，字佐公，吴郡人。少笃学，善属文。起家议曹从事，迁太子中舍人，后仕至太常卿。诏使为漏刻、石阙二铭，冠绝当世，赐

以束帛，朝野荣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变商俗，汤黜夏政。尚书，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谐。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纣之乱，武王理之。当此之时，时不渝而人不易，上变政而人改俗。尚书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虽革命殊乎因袭，揖让异于干戈，而晷纬冥合，天人启基巨吏，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让也，汤、武干戈也。言揖让、干戈之道虽殊，而用贤爱仁之义为一也。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论衡曰：汉力胜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尧禅，文王百里为西伯，武王袭文王，皆有因缘，力易为也。孔丛子，曾子谓孔子曰，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此乃时也。三国名臣序赞曰：揖让之与干戈。说文曰：晷，日影也；纬，五星也。易干凿度曰：五纬顺轨，四时和栗。西都赋曰：天启之心，人基之谋。尚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左传，郑子驷曰：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在齐之季，昏虐君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吴均齐春秋曰：东昏侯萧宝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传，子囊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书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众叛亲离，踏地无归，瞻乌靡托。六韬曰：纣患刑轻，乃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缘焉，滑跌堕火中，纣与妲己笑以为乐，名曰炮烙之刑。郑玄尚书五行传注曰：民怨神怒。左氏传，众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众叛亲离，难以济矣。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又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于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极，把钩陈，翼百神，禋是支万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极，天下之所取法；钩陈，兵卫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长杨赋曰：高祖顺斗极，运天关。乐汁图曰：钩陈，后宫也。服虔汉书音义曰：紫宫外营陈星。毛萇诗传曰：翼，敬也。礼记曰：礼行于郊，百神受职焉。汉书曰：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曰：遐迩一体，中外禋福。毛诗曰：乐只君子，万福攸同。龙飞黑水，虎步西河，电动风驱，天行地止。谓举义旗以伐齐也。何之元梁典曰：齐明帝崩，遗诏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拥南康王宝融以主号令，以高祖督前锋。三年十二月，义旗发自襄阳；己酉，檄京师。东都赋曰：龙飞白水。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曰：雷震虎步，并集虏庭。尚书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约宋书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阳为雍州。西京赋曰：千乘雷动，万骑龙趋。杨修许昌宫赋曰：晷暖低徊，天行地止。命旅致屯云之应，登坛有降火之祥，龟筮协从，人祇响附。命旅，誓众也。登坛，祭天也。杜笃论都赋曰：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尚书帝命验曰：太子发渡河，中流，火流为乌，其色赤。郑玄曰：以鱼燎于天，有火自

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尚书曰：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吴质魏都赋曰：英雄响附。穿胸露顶之豪，箕坐椎髻之长，莫不援旗请奋，执锐争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会诸侯于会稽之野。防风后至，杀之。夏德盛，二龙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经，防风之神见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草，皆生，是为穿胸人。去会稽万五千里。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露顶肘行，东向而朝。汉书曰：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贾至，尉佗魁结箕踞见贾。豪士赋序曰：援旗誓众，奋于阡陌之上。赵充国颂：请奋其旅，于罕之羌。汉书，陈余说陈涉曰：将军被坚执锐，以诛暴秦。楚辞曰：矢之坠兮士争先。夏首凭固，庸岷负阻，协彼离心，抗兹同德。楚辞曰：过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庸，国名也；岷，山名也。尚书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马训兵，严鼓未通，凶渠泥首。毛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传，子重曰：秣马利兵。又，赵宣子曰：训卒利兵。军战令曰：严鼓一通，步骑士悉严然。鼓一曲为一通。尚书曰：殄厥渠魁。张温表曰：临去武昌，庶得泥首阙下。弘舸连轴，巨槛接舳，铁马千群，朱旗万里。吴都赋曰：弘舸连轴，巨槛接舳。铁马，铁甲之马。范晔后汉书，公孙瓒与子书曰：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曰：胡马之千群。朱旗，已见上文。折简而禽庐九，传檄以下湘罗。兵不血刃，士无遗镞，而樊邓威怀，巴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马宣王自讨之。陵自缚归罪，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不当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简者也。庐，庐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庐、九之间，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汉书，韩信曰：三秦可传檄而定。湘、罗，二水名也。孙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远方慕义，兵不血刃。过秦论曰：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尚书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尚书曰：震泽底定。

于是流汤之党，握炭之徒，守似藩篱，战同枯朽。六韬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以牛为礼。过秦论曰：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班固汉书赞曰：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革车近次，师营商牧。华夷士女，冠盖相望，扶老携幼，一旦云集，壶浆塞野，箪食盈涂。郑玄周礼注曰：兵车，革路也。左氏传曰：凡师过信为次。尚书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传曰：孔子曰：夷不乱华。尚书曰：惟其士女，筐厥玄黄，昭我周王。汉书曰：天子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书曰：越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西都赋曰：云集雾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汤

往征之。其君子实玄黄于筐以迎君子，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汤，殷士之窥周武。安老怀少，伐罪吊民，农不迁业，市无易贾。尚书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诸邻国襁负归汤。帝王世纪曰：商容及殷人观周军之入，见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利不喜，颜色相副，是以知之。论语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尚书曰：奉辞伐罪。孟子曰：汤始征，口自葛。诛其君，吊其民。吕氏春秋曰：日桀为无道，汤立为天子，夏人大悦，农不去畴，商不变肆。八方入计，四隩奉图，羽檄交驰，军书狎至。一日二日，非止万穰。河图龙文曰：镇星光明，八方归德。汉书曰：张苍领主郡国上计者。又曰：严助愿奉三年计。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书曰：四隩既宅。范晔后汉书曰：光武平河北，吴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汉书，息夫躬曰：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狎至。尚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而尊严之度，不讐于师旅；渊默之容，无改于行阵。计如投水，思若转规；策定帷幄，谋成几案；曾未浹辰，独夫授首。班固汉书赞曰：成帝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运命论，张良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晔后汉书曰：朱勃上疏诉马援冤曰：谋如涌泉，势如转规。又光武诏曰：将军邓禹，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仲长子昌言曰：运筹于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后。左氏传，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杜预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张齐杀东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黄油裹首缢而下。尚书曰：独夫受洪惟作威。锺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见禽于秦，公孙述授首于汉。乃焚其绮席，弃彼宝衣，归璇台之珠，反诸侯之玉。六韬曰：纣时，妇人以文绮为席，衣以绶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纣，蒙宝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纪曰：王命归璇台之珠玉。说苑曰：武王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于诸侯。天下闻之曰：王廉于财。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车而天下大定。拯兹涂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并日月。新序，刘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宾服者，诚德之至也。孝经钩命决曰：俱在隆平，优劣殊流。礼记曰：下车而封夏后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尚书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孟子曰：当尧之时，鸿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汉书曰：德配天地，明并日月。

于是仰协三灵，俯从亿兆，受昭华之玉，纳龙叙之图。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铸演人君，通灵之贶，交错同瑞。刘琨劝进表曰：亿兆攸归，曾无与二。尚书大传曰：尧得舜，推而尊之，赠以昭华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尧游河渚，赤龙负图以出，图赤如绋状，龙没图在。杨雄核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雒贡龟书。类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群望，摄袂而朝诸夏。尚书

曰：肆类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国语，富辰谓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礼记曰：升于中天，而凤凰降。左氏传曰：乃大有事于群望。汉书，徐乐上书曰：南面负宸，摄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论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谋协上策，刑从中典。周礼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袁淑谢中丞章曰：悬法象阙，班政甸卫。东观汉记，段颍上疏曰：先零东羌，讨之难破，降为上策，战为下计。周礼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也。南服缓耳，西羈反舌。剑骑穹庐之国，同川共穴之人。杜笃论都赋曰：连缓耳，琐雕题。吕氏春秋曰：善为君者，蛮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诱曰：夷狄语言，与中国相反，因谓反舌。一说南方有反舌国，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汉书曰：匈奴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汉书，乌孙公主歌曰：穹庐为室兮旃为墙。杜笃论都赋曰：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颡。凿空万里，攘地千都；幕南罢郢，河西无警。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赵岐曰：厥角，叩头以额??厥地。礼记，孔子曰：拜而后稽颡。汉书曰：通西北国，张蹇凿空。苏林曰：凿，开；空，通也。战国策，蔡泽谓应侯曰：公孙鞅为秦攘地千里。汉书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匈奴远逃，而漠南无王庭。汉书，武帝谓狄山曰：使居一障间。苍颉曰：障，小城也。汉书，晋文公攘戎狄，居于西河圜、洛之间。圜音银。谢承后汉书曰：祝良为梁州刺史，历年无警。

于是治定功成，迺安远肃，忘兹鹿骇，息此狼顾。礼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尚书曰：柔远能迺。盐铁论曰：以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中国无狗吠之警，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也。乃正六乐，治五礼，改章程，创法律。周礼曰：保氏掌谏王，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乐。郑玄曰：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尚书曰：修五礼。孔安国：五礼，吉、凶、军、宾、嘉也。汉书曰：高祖令张苍定章程。又曰：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置博士之职，而著录之生若云；开集雅之馆，而款关之学如市。汉书曰：武帝初置五经博士。范曄后汉书曰：张兴稍迁至博士，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司马彪续汉书曰：负责来学，云集京师。剧秦美新曰：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史记曰：由余款关请见。三辅黄图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树数百行。朔望，诸生持经书及当郡所出物于此卖买，号槐市。兴建庠序，启设郊丘。一介之才必记，无文之典咸秩。汉书曰：平帝立学官，乡曰庠，聚曰序，礼记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于东郊。周礼曰：冬至于地上之圆丘，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尚书，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称秩元祀，咸

秩无文。

于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人识廉隅，家知礼让。班固汉书赞曰：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礼记曰：儒有砥厉廉隅。论语，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教臻侍子，化洽期门。区宇义安，方面静息。役休务简，岁阜民和。汉书曰：呼韩邪遣子右贤王铄娄渠堂入侍。汉书曰：武帝与北地良家子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范晔后汉书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经。匈奴遣伊秩訾王来入就学。东京赋曰：区宇义宁，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长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孙楚客主言曰：晋主圣明，方面割地。长杨赋曰：休力役。贾逵国语注曰：阜，厚也。左氏传，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历代规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执厥中。史记曰：高祖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疏曰：事过典故。孔安国尚书序曰：芟夷烦乱，翦截浮辞。尚书，帝曰：允执厥中。以为象阙之制，其来已远。春秋设旧章之教，经礼垂布宪之文，左氏传曰：司铎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也。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玄曰：礼经，谓周礼也。周礼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郑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阙也。周礼曰：布宪中士二人。戴记显游观之言，周史书树阙之梦。礼记，戴圣所传，故号戴记。曰：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周书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姒梦见商之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化为松柏。北荒明月，西极流精；神异经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金阙银盘圆五十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记曰：昆仑山有三角，其角一正东有墉城，有流精之阙，西王母所治也。海岳黄金，河庭紫贝；史记曰：三神山传在海中，黄金白银为宫阙。楚辞曰：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贝作阙也。苍龙玄武之制，铜雀铁凤之工；三辅旧事曰：未央宫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魏文帝歌曰：长安城西有双圆阙，上有一双铜爵。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薛综西京赋注曰：圆阙上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化悬法，李尤阙铭曰：悉心听省，乃无穷冤。布化悬法，已见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书，王曰：表正万邦。周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桓子新论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泽被四表。蜀都赋曰：崑、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也。晋氏浸弱，宋历威夷，礼经旧典，寂寥无记，鸿规盛烈，湮没罕称。乃假天阙于牛头，托远图于博望，有欺耳目，无补宪章。汉书曰：浸弱微灭也。韩诗曰：周道威夷。左氏传曰：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东都主人曰：唯子颇识旧典。司马相如美人赋曰：上宫闲馆，寂寥至虚。封禅书曰：湮灭

而不称，不可胜数。山谦之丹阳记曰：大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义兴许彧墓二阙高壮，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后陪乘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两峰，即曰：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帝从之。今出宣阳望此山，良似阙。沈约宋书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双阙。礼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命审曲之官，选明中之士，陈圭置臬鱼列，瞻星揆地，兴复表门，草创华阙。周礼曰：或审曲面势。明中，谓四时昏明各有中星也。尚书考灵耀曰：冬至日，月在牵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项，加三旁蠡顺除之。郑玄曰：尽行十二项，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项也。蠡，犹罗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顺数也；明中在日后，故言却也。周礼曰：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国求地中，置槷以悬视其影。郑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礼曰：昼参诸日中之影，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东观汉记，博士等议曰：陛下除残去贼，兴复祖宗。西京赋曰：正紫宫于未央，表峤阙于阊阖。论语曰：裨谌草创之。西都赋曰：树中天之华阙，封冠山之朱堂。

于是岁次天纪，月旅太簇，天纪，星纪也。左氏传梓慎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杜预曰：岁星也。星纪，斗牛之次也。汉书曰：太簇位在于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载也。构兹盛则，兴此崇丽。方且趋以表敬，观而知法，刘璠梁典曰：天监七年正月戊戌，诏曰：昔晋氏青盖南移，日不暇给，而两观莫筑，悬法无所。今礼盛化光，役务简便，可营建象阙，以表旧章。于是选匠量功，镌石为阙，穷极壮丽，冠绝古今，奇禽异羽，莫不毕备。汉书曰：万石君过宫门阙，必下车趋。列女传，卫灵公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物睹双碣之容，人识百重之典，周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西京赋曰：圆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徐干七喻曰：丰屋广夏，崇阙百重。作范垂训，赫矣壮乎！郗正释讥曰：创制作范，匪时不立。家语，南宫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训后嗣。曹府君陈寔谏曰：赫矣陈君。爰命下臣，式铭盘石。其辞曰：

惟帝建国，正位辨方。周营洛涘，汉启岐梁。此言建国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为帝宅也。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书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作洛诰。蔡邕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汉，汉高祖也。西京赋曰：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居因业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阙，是惟旧章。帝王所居，因功业而后盛；礼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青盖南泊，黄旗东指。悬法无闻，藏书弗纪。言帝祚南迁，王纲弛紊，悬法藏书，咸皆废纪。青盖，晋也。虞预晋书，王导上言曰：回青盖以反上京。司马彪续汉书曰：皇子皆朱班轮青盖。黄旗，谓吴也。司马德操与刘恭嗣书曰：黄旗紫气，恒

见东南，终成天下者，扬州之君子。臧荣绪晋书曰：孙氏无阙，大晋南都，亦不暇立门，阙遂废矣。藏书则浹日敛而藏之，见下句。大人造物，龙德休否。建此百常，兴兹双起。周易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庄子，孔子曰：夫造物者为人。司马彪曰：造物，谓道也。周易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张景阳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阙。双起，犹双立也。鲁灵光殿赋曰：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以双立。伟哉偃蹇，壮矣巍巍！旁映重迭，上连翠微。王逸楚辞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论语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称也。重迭，宫观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迭起，交绮对幌。蜀都赋曰：郁氛氲以翠微。布教方显，浹日初辉。悬书有附，委篋知归。布教，已见上文。周礼曰：正月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浹日而敛之。悬书则悬法也，委篋则藏书也，重用之，故变文耳。郁崑鱼勿重轩，穹隆反字。形耸飞栋，势超浮柱。甘泉赋曰：洪台崑其独出。西都赋曰：重轩三阶。穹隆，见下句。西京赋曰：反宇业业。何祜许都赋曰：景福郁抗以云起，飞栋鸟企而翼舒。甘泉赋曰：抗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色法上圆，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临烟雨。上圆，天也；下矩，地也。繁钦建章凤阙赋曰：上规圆以穹隆，下矩地而绳直。望原隰，临烟云，言其高也。前宾四会，却背九房。北通二辙，南凑五方。王逸楚辞注曰：宾，列也。陆机洛阳记曰：有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头。郑玄礼记注曰：却，返也。东京赋曰：复庙重屋，八达九房，则明堂之制也。郑玄礼记注曰：天子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寝在门北，故云却背也。暑来寒往，地久天长。神哉华观！永配无疆。周易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老子曰：天长地久。毛诗曰：申锡无疆。集云，盘石郁崑重轩穹隆色法上圆制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文选考异

注「尚书曰汤既黜夏命」：陈云「书」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书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刑酷然炭：何校「然」改「??」。今案：所改应非也。广韵一仙「??」字下引此「刑酷??炭」，故何据之。考广韵所引，如十姥之「抱土含(虎邑)」、二十陌之「嗝嗝不得语」之类，与今本选文迥异，皆别有所出，不容相证。何未得其理耳。兹均无取焉。

注「三年十二月」：陈云「三」，「二」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胡马之千群」：案：「之」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魏略王陵」：陈云「陵」当作「凌」，下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以卿非肯遂折简者也」：陈云「遂」，「逐」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以牛为礼」：茶陵本「礼」作「札」，袁本与此同。案：当作「札」。各本皆误。

伐罪吊民：袁本、茶陵本云「民」，善作「人」，是也。注「吊其民」，二本作「人」。此皆误改。

注「汤始征□自葛」：袁本、茶陵本无空格，是也。

注「日桀为无道」：袁本、茶陵本无「日」字，是也。

注「李康运命论」：袁本、茶陵本无「李康」二字，「论」下有「曰」字，是也。

注「□又曰」：袁本、茶陵本「□又」作「尚书」。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前「樊邓威怀巴黔底定」注，亦连有两「尚书曰」，尤仍未改，必本在每句下，故如此耳。

注「升于中天」：袁本、茶陵本「于中」作「中于」，是也。

注「苍颉曰」：何校「颉」下添「篇」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祝良为梁州刺史」：陈云「梁」疑当作「凉」，祝良刺凉州，见范史陈龟传。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误。

注「礼经谓周礼也」：案：「礼经」当作「经礼」。各本皆倒。

注「其角一正东」：袁本、茶陵本无「其角」二字。

或以布化悬法：袁本、茶陵本「化」作「治」。何校改「治」。今案：非也。此讳「治」为「化」，五臣回改，二本失着校语，尤所见为是矣。凡余于讳字，不可悉出，但读者当知其多失旧耳。

色法上圆：袁本、茶陵本校语云「圆」善作「员」。案：二本此注字乃作「圆」，篇末注则作「员」，今尽作「圆」，盖皆尤所改，其实非也。「员」、「圆」古同字，下篇「金筒方员之制」二本有校语，正文及注皆作「员」，是也。又「圆流内袭」，各本皆以五臣乱善，非。

注「临烟云」：陈云「云」，「雨」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故云却背也」：袁本「也」下有「后注同」三字。案：袁本凡云「后注同」者，皆并善入五臣。然则此后当有「周礼曰应门二辙汉书曰秦地五方杂错然此五方谓吴之五方也」二十六字，今在其所载向注中也。茶陵本亦并入五臣，失着余同向注。尤所见盖与之同误。

新刻漏铭

并序

新刻漏铭

陆佐公刘璠梁典曰：天监六年，帝以旧漏乖舛，乃敕员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陆倕为文。司马彪续汉书曰：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

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观象，昏旦之刻未分；治历明时，盈缩之度无准。周易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五经要义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后漏三刻为昏，日出前漏三刻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历明时。淮南子曰：孟春始赢，孟秋始缩。高诱曰：赢，长也；缩，短也。挈壶命氏，远哉义用，周礼曰：挈壶氏下士六人。郑玄曰：壶，盛水器也，挈壶水以为漏也。揆景测辰，徼叫宫戒井，守以水火，分兹日夜。揆景测辰，谓昼夜漏也。徼宫，谓徼巡其宫也。卫宏汉书仪曰：昼漏尽，夜漏起，宫中卫宫城门击刀斗，周庐击木柝。周礼曰：挈壶氏掌壶以令军井，凡丧事悬壶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郑司农曰：挈壶以令军井，谓为军穿井，井成，挈壶悬其上，令军中众皆望见，知此下有井也。壶所以盛饮，故以壶表井也。郑玄曰：以水守壶者，为沃漏也；以火守壶者，夜视刻数也。分以日夜者，异昼夜漏也。而司历亡官，畴人废业，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左氏传，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汉书曰：三代既没，五霸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汉书曰：孟陬殄灭，摄提失方。音义曰：正月为孟陬。历纪废绝，闰余乖错，不与正岁相值；谓之殄灭。摄提，星名，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历误，春三月当指辰，而乃指巳，是为失方。卫宏载传呼之节，较而未详；霍融叙分至之差，详而不密。卫宏汉旧仪曰：夜漏起，宫中宫城门传五伯官直符，行卫士，周庐击木柝，讙呼备火。司马彪续汉书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减一等，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也。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陆机、孙绰皆有漏刻铭。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曰：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产江、汉，玉产昆山。弘度遗篇，承天垂旨。王隐晋书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铭。沈约宋书曰：宋太祖颇好历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诏付外详之。有司奏承天历术令施行。布在方册，无彰器用。礼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左氏传，臧僖伯曰：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譬彼春华，同夫海枣。春华言其文丽，海枣譬其无实。答宾戏曰：摘藻如春华。晏子春秋曰：齐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黄布裹蒸枣，至海而?其布破。黄布故水赤，蒸枣故华不实。公曰：吾佯问子。对曰：婴闻佯问者佯对也。宁可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者乎？左氏传曰：隐公将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周书，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问伯父。作范垂训，已见上文。且今之官漏，出自会稽，萧子云东宫杂记曰：天监六

年，上造新漏，以台旧漏给宫，漏铭云咸和七年会稽山阴令魏丕造。即会稽内史王舒所献漏也。积水违方，导流乖则，陆机刻漏赋曰：积水不过一锺，导流不过一筐也。六日无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各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高诱曰：迁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后年以午冬至。卫宏汉旧仪曰：昼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黄门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岁躔阉茂，月次姑洗。尔雅曰：太岁在戌曰阉茂。礼记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载也，乐迁夏谚，礼变商俗，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书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业类补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娲氏炼五色之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也。河海夷晏，风云律吕。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濂海夷。十洲记曰：天汉三年，西国王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受以付库。使者曰：常占东风入律，十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意者阎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蕴而贡神香，步天材而请猛兽，乘毛车以济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晏罢，每旦晨兴，吕氏春秋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谕其意，蚤朝晏罢，以告制兵者也。尚书大传曰：帝犹反侧晨兴，辟四门，来仁贤。属传漏之音，听鸡人之响。周礼曰：鸡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鸡人二字，是沈约所改作也。以为星火谬中，金水违用，左氏传，张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郑玄毛诗笺曰：火星中，寒暑退。陆机漏刻铭曰：寤蟾蜍之栖月，识金水之相缘。时乖启闭，箭异锱铢。左氏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郑玄礼记注曰：八两为锱。汉书曰：二十四铢为两也。爰命日官，草创新器。左氏传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

于是俯察旁罗，登台升库。周易曰：仰则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史记曰：黄帝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又曰：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则于地四，参以天一。言壶用金而漏用水也。汉书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武遗蠹，咸和余舛，司马彪续汉书，霍融曰：四分施于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金筒方员之制，飞流吐纳之规，金则壶也，而形方；筒则引水者，而形员。孙绰漏刻铭曰：乃制妙器，挈壶氏铨。累筒三阶，积水成川。陆机漏刻铭曰：口纳胸吐，水无滞咽。变律改经，一皆惩革。蔡邕律历志曰：凡历所革，以变律吕，相生至六十也。天监六年，太岁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进御。以考辰正晷，测表候阴，陆机集志议曰：考正三辰，审其所司，是谈天纪纲也。测表候阴，谓土圭也。不谬圭撮，无乖黍累。汉书曰：夫推历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

失黍累。应劭曰：圭，自然之形，阴阳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铢。又可以校运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汉书曰：造汉太初历，治历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也。察四气之盈虚，课六历之疏密。尔雅曰：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气和为通正。汉书曰：史记有黄帝、颛顼、夏、商、周及鲁历。汉兴，张苍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贻则，传之无穷。赫矣焕乎，无得而称也。

昔嘉量微物，盘盂小器，犹其昭德记功，载在铭典。周礼，栗氏为量，其铭曰：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惟则。七略曰：盘盂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孔甲，黄帝之史也，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蔡邕铭论曰：德非此族，不在铭典。况入神之制，与造化合符；孙绰子曰：艺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见上文。论语比考讖曰：君子上达，与天合符。成物之能，与坤元等契；周易曰：干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勋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铭论曰：武王践祚，咨于太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又曰：黄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盘盂之戒。宁可使多谢曾水，有陋昆吾，郭象庄子注曰：不可多谢尧、舜，而推之为兄也。蔡邕铭论曰：昔召公作诰，先王赐朕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太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野。西都宾序曰：有陋洛邑之义。金字不传，银书未勒者哉？崔玄山濼乡记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箓，玉简金字，编以白银，纪善缀恶。刘人本观书赋曰：玉牒石记，银书金字。奥矣不穷，邈乎昭备。乃诏小臣为其铭曰：集曰：铭一字至尊所改。敕书辞曰故当云铭。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庄子曰：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无迹，天工罕代。庄子，老聃谓孔子曰：夫神生于道，其来无迹，其去无方。尚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壶，是惟熙载。气均衡石，晷正权概。吕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高诱曰：角平、升桶、权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丧，礼术销亡。庄子曰：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毛诗序曰：礼义消亡。遽迁水火，争倒衣裳。水火，已见上文。毛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击刀舛次，聚木乖方。汉书曰：李广行无部曲，不击刁斗自卫。孟康曰：以铜作铍，受一斗，昼炊饭食，击持行夜。周礼挈壶氏曰：凡军事悬壶，以序聚柝。郑玄曰：谓击柝，两木相敲，行夜时也。爰究爰度，时惟我皇。毛诗曰：维彼四国，爰究爰度。方壶外次，圆流内袭。洪杀殊等，高卑异级。陆机漏刻赋曰：拟洪杀于漏钟，顺卑高而为级。灵虬承注，阴虫吐噏。孙绰漏刻铭曰：灵虬吐注，阴虫承泻。倏往忽来，鬼出神入。吕氏春秋曰：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

淮南子曰：并应无穷，鬼出神入。微若抽茧，逝如激电。陆机漏刻赋曰：形微独茧之丝，逝若垂天之电。耳不辍音，眼无留眄。铜史司刻，金徒抱箭。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曰：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履薄非兢，临深罔战。授受靡讐，登降弗爽。毛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卫宏汉旧仪曰：夜漏起，中黄门持五夜，相传授。籍田赋曰：挈壶掌升降之节。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孝经曰：作事可法。左氏传，北宫文子谓卫侯曰：有仪可象谓之仪。月不遁来，日无藏往。分以符契，至犹影响。周易曰：月往则日来。杜预左氏传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曰：若合符契。尚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合昏暮卷，莫莢晨生。周处风土记曰：合昏，槿也，叶晨舒而昏合。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莫莢生于庭，为帝成历也。尚辨天意，犹测地情。诗汜历枢曰：灵台参天意。周易曰：圣人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况我神造，通幽洞灵。陆机漏刻赋曰：来象神造，犹鬼之变。配皇等极，为世作程。吕氏春秋曰：后世以为法程。高诱曰：程，度也。曹植列女传颂曰：尚卑贵礼，来世作程。

文选考异

注「孟春始羸」：袁本「羸」作「羸」，下同。案：「羸」字是也。茶陵本亦误「羸」，正文作「盈」，疑尚有「盈」、「羸」异同之注而未全。

注「掌壶以令军井」：茶陵本「掌」下有「挈」字，是也。袁本亦脱。

注「悬壶以哭」：案：「哭」上当有「代」字，下当有「者」字。各本皆脱。

注「令军中众」：何校「众」上添「士」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郑玄曰」下至「异昼夜漏也」：此三十二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因已见五臣而节去，二本非，尤其是也。

注「新序固乘曰」：袁本、茶陵本无「固乘」二字。

布在方册：袁本云善作「布在方册」。茶陵本云五臣作「有布方册」。案：各本所见皆非也。此外「有布」与下「无彰」偶句，非取礼记成交。善亦作「有布」。陟注文而传写误。

注「布在方册」：袁本、茶陵本「册」作「策」。案：此尤顺正文改耳。盖二本是而尚有「册」、「策」异同之注，否则善正文自作「策」也。

注「有水赤其中」：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昼夜漏起」：案：「昼」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则河濂海夷」：袁本、茶陵本作「则河海夷晏」。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周礼曰」下至「以叫百官」：此十六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因已见五臣而节去。

注「诸侯有日御」：袁本「御」下有「草创已见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尤删削，益非。

注「登大庭之库」：何校「庭」下添「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谓土圭也」：袁本「也」下有「已见上文」四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

注「十累一铢」：袁本、茶陵本「铢」下有「撮羸括切」四字，是也。案：此善音，尤误去。

注「巴郡落下闾与焉」：袁本、茶陵本无「巴郡」二字。

无得而称也：案：「得」当作「德」。茶陵本云五臣作「得」。袁本云善作「德」。此以五臣乱善。

注「孔甲有盘盂之戒」：袁本、茶陵本「戒」下有「言也」二字。案：此尤校删之也。

注「纪善缀恶」：袁本、茶陵本「缀」作「掇」，是也。

注「奥矣不穷」：袁本、茶陵本「奥」作「焕」，是也。

注「吕氏春秋曰」：袁本「吕」上有「熙载已见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复出，非。尤删削，益非。

注「角平升桶权概」：案：「升」当作「斗」。各本皆伪。

注「礼义消亡」：袁本、茶陵本「礼」上有「齐宣公之时」五字。案：当衍「齐」字耳。何。陈校皆改「齐」为「卫」。

击刀舛次：袁本、茶陵本「刀」作「刁」。案：注中字各本皆作「刁」。又上注引汉旧仪「击刀斗」，袁茶陵二本亦作「刁」。考此字本作「刀」，后人作「刁」以别之，盖已久矣。其错出作「刀」者，转因伪而偶合于古耳。余放此，不具出。

聚木乖方：袁本、茶陵本「聚」作「丛」。案：善引周礼「以序聚柝」为注，是其本作「聚」。二本所载铎注则云「丛木」，是其本作「丛」。二本失着校语也。当以尤为是矣。

月不遁来：茶陵本云五臣作「遁」。袁本云善作「知」。案：此尤校改也。「知」字不可通，必有误。或亦作「遁」，与五臣无异，而尤改为得之。或善自作「知」，而「不」字有误。今无以考也。

谏上

王仲宣谏

并序

王仲宣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灵祇，歼我吉士？毛诗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谁谓不庸？早世即冥。范晔后汉书，桓帝诏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谁谓不伤？华繁中零。史记，华阳夫人姊说夫人曰：不以繁华时树本。存亡分流，夭遂同期。庄子曰：虽有夭寿，相去几何？又曰：圣也者，遂于命也。朝闻夕没，先民所思。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也。毛诗曰：先民有作。何用谏德？表之素旗。郑司农周礼注曰：谏谓积累生时德行。仪礼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郑玄曰：铭，明旌也。杂帛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别，故以其旌旗识之。杨雄元后谏曰：着德太常，注诸旒旒。何以赠终？哀以送之。孝经曰：哀以送之。遂作谏曰：

猗欤侍中，远祖弥芳。公高建业，佐武伐商。史记曰：魏之先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伐纣，而高封于毕也。爵同齐鲁，邦祀绝亡。流裔毕万，勋绩惟光。晋献赐封，于魏之疆。天开之祚，末胄称王。史记曰：公高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灭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国称陈留风俗记曰：浚仪县，魏之都也。魏灭，晋献公以魏封大夫毕万。后世文侯初盛，至子孙称王，是为惠王。然以称王，因氏焉。楚词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会遭阳九，炎光中蒙。汉书曰：阳九厄，日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称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谓大汉之盛德也。中蒙，谓遭王莽之乱也。说文曰：蒙，不明也。世祖拨乱，爰建时雍。世祖，谓光武皇帝也。公羊传曰：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三台树位，履道是锺。春秋汉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宠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为光为龙。张璠汉纪曰：王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畅字叔茂，名在八俊。灵帝时为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毛诗曰：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毛萇曰：龙，宠也。金曰休哉，宜翼汉邦。或统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从。尚书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天静人和，皇教遐通。伊君显考，奕叶佐时。魏志曰：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入管机密，朝政以治。张衡四愁诗序曰：久处机密。出临朔岱，庶绩咸熙。粲父无传，其官未详。尚书曰：庶绩咸熙。

君以淑懿，继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广宣。强记洽闻，幽赞微言。孔丛子，萇弘曰：仲尼洽闻强记，博物不穷。周易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论语讷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春华，已见上文。东观汉记，朱?理马援曰：谋如涌泉，势如转圜。发言可咏，下笔成篇。魏志，粲

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何道不洽？何艺不闲？綦局逞巧，博弈惟贤。魏志曰：粲观人围碁，局壤，粲为复之。碁者不信，以帑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论语，子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皇家不造，京室陨颠。毛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专制，帝用西迁。宰臣，董卓也。帝，献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君乃羁旅，离此阻艰。翕然凤举，远窜荆蛮。魏志曰：粲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左氏春秋，陈敬仲曰：羁旅之臣。杜预注曰：羁，寄也。旅，客也。崔玮七蠲曰：翩然凤举，轩尔龙腾。毛诗曰：蠢尔蛮荆。身穷志达，居鄙行鲜。振冠南岳，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际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东阿王诔云：振冠南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为滄，误也。潜处蓬室，不干势权。列子曰：北宫子庇其蓬室，若广厦之荫也。

我公奋钺，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违，陈戎讲武。礼记曰：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君乃义发，筭我师旅。魏志曰：刘表卒，粲劝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桓谭陈便宜曰：所谓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傅干后汉王命叙曰：世祖攘乱复帝宇。斯言既发，谋夫是与。斯言谓琮降也。毛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售。是与伊何？响我明德。投戈编都若，稽颡汉北。汉书，南郡有编都县。我公实嘉，表扬京国。金龟紫纓，以彰勋则。魏志曰：太祖辟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汉旧仪曰：列侯黄金龟钮。又曰：金印紫纓。勋则伊何？劳谦靡已。周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忧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记，穰苴曰：将命之日，则忘其家。赵岐孟子章指曰：忧国忘家。乃署祭酒，与君行止。魏志曰：后迁军谋祭酒。周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筭无遗策，画无失理。孟子曰：计及下者无遗策。东观汉记，鲁恭上疏曰：举无遗策，动不失其中。

我王建国，百司俊乂。周礼曰：维王建国。尚书曰：俊乂在官。君以显举，乘机省闕。戴蝉珥貂，朱衣皓带。魏志曰：魏国建，拜粲侍中。蔡邕独断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蝉也。入侍帷幄，出拥华盖。刘歆遂初赋曰：奉华盖于帝侧。荣曜当世，芳风掩藹。汉书曰：韦玄成继父相位，封侯，荣当世焉。祢衡颜子碑曰：秀不实，振芳风也。嗟彼东夷，东夷谓吴。凭江阻湖。骚扰边境，劳我师徒。光光戎路，霆骇风徂。君侍华毂，辉辉王涂。汉书，刘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蔡邕刘宽碑曰：统艾三事，以清王涂也。思荣怀附，望彼来威。言仲宣思念宠荣，志在怀附异类，望彼吴国畏威而来也。汉书曰：王尊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济，运

极命衰，寝疾弥留，吉往凶归。呜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书，王曰：病日臻，既弥留。翩翩孤嗣，号恸崩摧。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长恸。发軫北魏，远迄南淮。经历山河，泣涕如颓。楚辞曰：登山长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颓。哀风兴感，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归鸟忘栖。呜呼哀哉！

吾与夫子，义贯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过友生。毛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感昔宴会，志各高厉。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吉凶异制。毛诗曰：天命靡常。春秋保干图曰：利害同门，吉凶异域。此驩之人，孰先殒越？左氏传，齐侯曰：小白恐殒越于下。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论死生，存亡数度。春秋考异邮曰：吉凶有数，存亡有象。子犹怀疑，求之明据。傥独有灵，游魂泰素。烈子曰：泰素者，质之始也。我将假翼，飘飘高举。超登景云，要子天路。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西京赋曰：美往昔之乔、松，要羨门乎天路。

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輶回轨，白骥悲鸣。说文曰：輶，丧车也。李陵诗曰：辕马顾悲鸣，五步一彷徨。虚廓无见，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闻其声？梁商诔曰：孰云忠侯，不闻其音？延首叹息，雨泣交颈。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谁不没？达士徇名。庄子曰：小人徇财，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独一人也。生荣死哀，亦孔之荣。呜呼哀哉！论语，子贡曰：夫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文选考异

谁谓不庸：何校「庸」改「痛」。陈云「庸」，「痛」误。袁本、茶陵本作「痛」，云善作「庸」。案：「庸」字不可通，盖各本所见皆传写误。

注「遭家不造」：袁本、茶陵本「遭家」作「少遭」。案：此尤所校改也。

注「国称陈留风俗记曰」：何校「国」改「圈」，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魏灭」：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字。

注「易称所谓阳九之厄」：案：「称」当作「传」。各本皆误。

注「魏志曰粲」下至「为龙为光」：此二十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因已见五臣而节去。

注「幽赞于神明」：袁本、茶陵本「赞」作「赞」，是也。

綦局逞巧：案：「綦」当作「碁」，注中字可证。五臣作「棋」。袁、茶陵二本正文及其所载铤注如此。尤改「棋」为「碁」而误成「綦」字。

注「是用不售」：案：「售」当作「集」。各本皆伪。

注「南郡有编都县」：袁本、茶陵本「县」下有「音义曰编音鞭都音若」九字

。案：此真善音，正文下「若」字五臣音也。尤误删此存彼。

注「将命之日」：袁本、茶陵本「将」下有「受」字，是也。

与君行止：袁本、茶陵本「君」作「军」，是也。此尤本误字。

注「小人徇财君子徇名」：袁本作「胥士之徇名小人之徇财」，茶陵本与此同。

。案：此尤改也。

杨荆州诔

并序

杨荆州诔

潘安仁

维咸宁元年，王隐晋书：咸宁，武帝年号。夏四月乙丑，晋故折冲将军荆州刺史东武戴侯荥阳杨史君薨。呜呼哀哉！杨肇，已见怀旧赋。夫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左氏传，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也。选贤与能，政是以和。礼记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周赖尚父，殷凭太阿。太阿，阿衡，谓伊尹也。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又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矫矫杨侯，晋之爪牙。毛诗曰：矫矫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节克明，茂绩惟嘉。尚书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将宏王略，肃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华。尚书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晔后汉书，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衔恨没世，命也奈何。呜呼哀哉！范晔后汉书，东海王强上疏曰：衔恨黄泉。论语，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身没名垂，先哲所韪。东征赋曰：唯令德为不朽，身既没而名犹存也。行以号彰，德以述美。周礼曰：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犹存，亦赖之见述也。敢托旒旗，爰作斯诔。旒旗，已见上文。其辞曰：

邈矣远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乔，氏出杨侯。汉书曰：杨雄其先出自有周伯乔者，以支庶食菜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乔与周何别也。杨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杨侯。奕世丕显，允迪大猷。尚书曰：公称丕显德。毛诗曰：秩秩大猷，圣人莫之。天猷汉德，龙战未分。左氏传曰：天而既猷周德矣。周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传曰：鄢陵之战，楚子使工尹襄问郢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韦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预云：殷，盛也。鸟则择木，臣亦简君。左氏传，仲尼曰：鸟则择木。家语，孔子曰：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传，狐突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奋跃渊涂，跨腾风云。答宾戏曰：振拔洿涂，跨腾风云。或统骁骑，或据领军。潘岳杨肇碑序

曰：肇骁骑府君之嫡孙，领军肃侯之嗣子。贾弼之山公表注曰：杨恪，字仲义，骁骑将军。生暨，字休先，领军将军。

笃生戴侯，茂德继期。纂戎洪绪，克构堂基。毛诗曰：纂戎祖考。尚书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构。弱冠味道，无竞惟时。弱冠，已见上文。桓谭答杨雄书曰：子云勤味道腴。毛诗曰：无竞惟烈。孝实蒸蒸，友亦怡怡。尚书曰：克谐以孝，蒸蒸乂，弗格奸。怡怡，已见上文。多才丰艺，强记洽闻。尚书，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艺。洽闻强记，已见上文。目睇毫末，心算无垠。慎子曰：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宾戏曰：研，桑心计于无垠。草隶兼善，尺牍必珍。汉书曰：陈遵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也。足不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纸落如云。学优则仕，乃从王政。论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左氏传，子产谓子皮曰：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散璞发辉，临轶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轶令。汉书，河内郡有轶县。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肃我朝命。肇碑曰：肇迁治书侍御史。惟此大理，国之宪章。肇碑曰：肇兼统大理之任。汉书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视民如伤。左氏传，逢滑曰：国之兴也，视人如伤。庶狱明慎，刑辟端详。尚书，周公曰：庶狱庶慎。听参皋吕，称侔于张。尚书，帝曰：咎繇，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汉书曰：于定国为廷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从轻，朝廷称之。又曰：张释之为廷尉，周亚夫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繇此天下为之。改授农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典农中郎将。魏略曰：典农中郎将，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汉书，河内郡野王县。仓盈庾亿，国富兵强。毛诗曰：我仓既盈，我庾惟亿。新序曰：孙叔敖相楚，国富兵强。

煌煌文后，鸿渐晋室。君以兼资，参戎作弼。肇碑曰：文后历数在躬为参军。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汉书，华阴守丞嘉上疏曰：朱云兼资文武。用锡土宇，膺兹显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绂。肇碑曰：五等初建，封东武子。毛诗曰：锡尔土宇归章。尚书纬曰：天子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毛萋诗传曰：诸侯赤黻。黻与绂古今字，同。魏氏顺天，圣皇受终。魏志曰：陈留王奉皇帝玺绶策，禅位于晋嗣王。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尚书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烈烈杨侯，实统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卫。司管闾阖，清我帝宫。晋宫阁铭曰：洛阳城闾阖门。汉书曰：东牟侯兴居先清宫。应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静殿中，以虞非常。苛慝不作，穆如和风。国语，内史过曰：神亦往焉，观其苛慝。毛诗曰：穆如清风。谓督勋劳，班命

弥崇。肇碑曰：以清宫勋劳，进封东武伯。说文曰：督，察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诗曰：洪水茫茫。尚书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陈留太守颂曰：玄化洽矣。滔滔江汉，疆场分流。毛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孔安国曰：二水经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时惟杨侯。既守东莞官，乃牧荆州。肇碑曰：领东莞相，荆州刺史。汉书：琅邪有东莞，属徐州也。折冲万里，对扬王休。肇碑曰：加折冲将军。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毛诗曰：虎拜稽首，对扬王休。闻善若惊，疾恶如讎。国语，楚蓝尹亹谓子西曰：夫阖庐闻一善言若惊，得一士若赏。谢承后汉书曰：张俭清絜中正，疾恶若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传，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吴夷凶侈，伪师畏逼。将乘讎衅，席卷南极。班固高纪述，乘衅而运，席卷三秦。继襄粮尽，神谋不忒。杨肇伐吴而败，已见辨亡论下。君子之过，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时则食。左氏传曰：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负执其咎，功让其力。毛诗曰：谁敢执其咎。亦既旋旆，为法受黜。左氏传，孔子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退守丘莹，杜门不出。汉书曰：王陵杜门不朝请。游目典坟，纵心儒术。祁祁搢绅，升堂入室。毛诗曰：采芣祁祁。封禅书曰：杂搢绅先生之略术。论语，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靡事不咨，无疑不质。毛苾诗传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质。汉书曰：张竦居贫，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位贬道行，身穷志逸。毛诗曰：我位孔贬。毛苾传曰：贬，坠也。论语，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弗虑弗图，乃寢乃疾。毛诗曰：昊天疾威，弗虑弗图。楚辞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吊，景命其卒。呜呼哀哉！毛诗曰：不吊昊天。蔡邕杨公诔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顺。

子囊佐楚，遗言城郢。史鱼谏卫，以尸显政。左氏传曰：楚子囊还自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韩诗外传曰：昔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当居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召蘧伯玉而贵之，子瑕退之，徙殡于正堂也。伊君临终，不忘忠敬。寢伏床蓐，念在朝廷。朝达厥辞，夕殒其命。圣王嗟悼，宠赠衾襚。谥德策勋，考终定谥。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谒者祠以少牢，谥曰戴侯。汉书曰：列侯薨，大行奏谥策。应劭曰：赐与谥及哀策谥文也。群辟恻怀，邦族挥泪。孤嗣在疚，寮属含悴。毛诗曰：茕茕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愀。呜呼哀哉！

余以顽蔽，覆露重阴。国语，张老谓赵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韦昭曰：露，润也。仰追先考，执友之心。礼记曰：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己，识达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承讳切怛，涕泪沾襟。楚辞曰：泣歔歔而沾襟。岂忘载奔，忧病是沈。在疾不省，于亡不临。举声增恻，哀有余音。呜呼哀哉！

文选考异

荥阳杨史君：袁本、茶陵本「史」作「使」。案：此似善「史」、五臣「使」不同。二本失着校语也。

注「实左右商王」：袁本、茶陵本无「实」字。案：此尤所校添也。二十八将论、运命论，褚渊碑文注引皆无，不与今毛诗同，添之未是。

注「周礼曰谥者」：袁本、茶陵本「礼」作「书」，是也。

注「有韎韦而跗注者」：何校「而」改「之」，去「者」字，是也。各本皆误。

投心魏朝：茶陵本「魏」作「外」，云五臣作「魏」。袁本云善作「外」。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乱善。

注「锡尔土宇归章」：案：「锡」字不当有，「归」当作「皈」。各本皆误。

注「晋宫阁铭曰」：案：「铭」当作「名」。各本皆误。后宣贵妃诔引同。

注「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袁本、茶陵本「亦往焉」作「人」。案：此尤校改之也。

伪师畏逼：何校「师」改「帅」。陈云此谓步阐也。「师」乃庙讳，似不应用。案：所说是也。「帅」字别体作「？」，因致伪耳。他书亦往往相混。

注「景命有顺」：何校「顺」改「倾」，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圣王嗟悼：袁本云善作「王」。茶陵本云五臣作「主」。陈云作「主」为是。案：「王」盖传写误。

注「先王覆露子也」：陈云「王」，「主」误，是也。各本皆伪。

杨仲武诔

并序

杨仲武诔

潘安仁

杨綏，字仲武，荥阳宛陵人也。中领军肃侯之曾孙，荆州刺史戴侯之孙，肃侯，杨暨也。戴侯，杨肇也。并已见上文。东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杨潭也。八岁丧父。其母郑氏，光禄勋密陵成侯之元女，贾弼之山公表注曰：郑袤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为光禄勋密陵成侯。默女适荥阳杨潭，潭生仲武。成侯或为元侯，误也。汉书音义，服虔曰：元，长也。操行甚高，恤养幼孤

，以保义夫家，而免诸艰难。尚书，周公曰：巫咸保义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论著，又善草隶之艺。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健自试表曰：终军以妙年使越。固能综览义旨，而轨式模范矣。虽舅氏隆盛，而孤贫守约，心安陋巷，体服菲薄，余甚奇之。论语，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又曰：禹菲饮食。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俊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谓盛德。吾见其进，未见其已也。论语，子谓颜渊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既藉三叶世亲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俪焉。左氏传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往岁卒于德宫里。陆机洛阳记曰：德宫，里名也。丧服同次，绸缪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诚之至也。不幸短命，论语，孔子对哀公曰：有颜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伊子之先，奕叶熙隆。惟祖惟曾，载扬休风。显考康侯，无禄早终。左氏传，子产曰：公孙段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名器虽光，勋业未融。笃生吾子，诞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诗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钩深探赜，味道研机。周易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又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机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辉。毛诗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又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遘闵，曾未鬣髻。郑玄周礼注曰：鬣，毁齿也。埤苍曰：髻，髦也。如彼危根，当此冲焱。德之休明，靡幽不乔。言德之休明，无有处幽而不迁乔也。左氏传，王孙满曰：德之休明。毛诗曰：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弱冠流芳，俊声清劭韶。尔舅惟荣，尔宗惟瘁。幼秉殊操，违丰安匱。撰录先训，俾无陨坠。旧文新艺，罔不必肄。潘杨之穆，有自来矣。矧乃今日，慎终如始。老子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尔休尔戚，如实在己。新序曰：晋襄公之孙周，为晋国休戚，不倍本也。视予犹父，不得犹子。论语曰：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敬亦既笃，爱亦既深。虽殊其年，实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阴。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呜呼哀哉！尚书曰：六极一曰凶短折。孔安国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

寝疾弥留，守兹孝友。弥留，已见上文。毛诗传曰：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临命忘身，顾恋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左氏传，吕相绝秦曰：诸侯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嗷嗷叫同生，凄凄诸舅。庄子曰：我嗷嗷随而哭之。春兰擢茎，方茂其华。荆宝挺璞，将剖于和。含芳委耀，毁璧摧柯。言德业之美，类于兰玉。始含芳而积耀，遽毁璧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经曰：破璧毁珪，逢不幸也。呜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宫之艰，同次外寝。惟我与尔，对筵接枕。自时迄今，曾未盈稔。姑侄继陨，何痛

斯甚。呜呼哀哉！

披帙散书，屡睹遗文。有造有写，或草或真。执玩周复，想见其人。纸劳于手，涕沾于巾。张衡四愁诗曰：侧身北望涕沾巾。龟筮既袭，埏隧既开。尚书曰：乃卜三龟，一习吉。又曰：卜不袭吉。孔安国曰：袭，因也。声类曰：埏，墓隧也。痛矣杨子！与世长乖。朝济洛川，夕次山隈。归鸟颀颀，行云徘徊。毛诗曰：燕燕于飞，颀之颀之。临穴永诀，抚榭尽哀。毛诗曰：临其穴，惴惴其栗。杜预左氏传注曰：榭，棺也。遗形莫绍，增恻余怀。魂兮往矣，梁木实摧。呜呼哀哉！往矣，已见上文。礼记曰：孔子早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郑玄曰：太山，众山所仰；梁木，众木所放也。

文选考异

杨绥：袁本、茶陵本「绥」作「经」，是也。此尤本误字，何、陈校皆改「经」。

注「将何以终遂誓施氏」：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丧服同次：茶陵本「同」作「周」，云五臣作「同」。袁本云善作「周」。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乱善。

当此冲焱：案：「焱」当作「焱」。各本所见皆非。

文选卷第五十七

目录 [隐藏]

1 诔下

1.1 夏侯常侍诔

1.2 马汧督诔

1.3 阳给事诔

1.4 陶征士诔

1.5 宋孝武宣贵妃诔

2 哀上

2.1 哀永逝文

诔下

夏侯常侍诔

并序

夏侯常侍诔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谯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臧荣绪晋书曰：湛早有名誉，为太尉掾。贤良方正征，仍为太子舍人，尚书郎，野王令，臧荣绪晋

书曰：湛举贤良，对策，拜郎中，进补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出宰野王令。汉书曰：何武贤良方正征也。中书郎，南阳相。臧荣绪晋书曰：湛除中书侍郎，出补南阳相。又曰：秦王柬，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阳王，后徙封秦王。家艰乞还。毛诗曰：未堪家多难，余又集于蓼。顷之，选为太子仆，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谷梁传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为散骑常侍，从班列也。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寝疾卒于延喜里第。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禹锡玄珪，实曰文命。尚书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记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圣，光启夏政。尚书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齐圣广渊。左氏传，宋向戌曰：以偃阳光启寡君。其在于汉，迈勋惟婴。汉书曰：夏侯婴为太仆，常奉车从击项籍。思弘儒业，小大双名。班固汉书述曰：世宗晔晔，思弘祖业。汉书曰：夏侯胜，字长公，少好学，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又曰：胜从父兄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又曰：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显祖曜德，牧兖及荆。王隐晋书曰：夏侯威，字季权，历荆、兖二州刺史。史记，祭公谋父曰：先王曜德不观兵。父守淮岱，治亦有声。王隐晋书曰：威次子庄，淮南太守。毛诗曰：文王有声。英英夫子，灼灼其俊。飞辩摘藻，华繁玉振。孔融荐祢衡表曰：飞辩骋辞。班固答宾戏曰：摘藻如春华。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如彼随和，发彩流润。淮南子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礼记，孔子曰：夫玉温润而泽仁也。如彼锦纈，列素点绚。论语，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纈事后素。郑玄曰，纈，画文也。人见其表，莫测其里。尚书大传，孔子谓子夏曰：子见其表，未见其里。法言曰：或问圣人表里，曰：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徒谓吾生，文胜则史。论语，子曰：文胜质则史。心照神交，唯我与子。庄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论语，子谓颜回曰：唯我与尔有是夫！且历少长，逮观终始。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子之承亲，孝齐闵参。汉书，武帝诏曰：孝子顺孙，愿自竭以承其亲。论语，子曰：孝哉闵子骞！礼记，公明仪问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安能为孝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毛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与朋信心。论语，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实唱高，犹赏尔音。宋玉对问曰：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曹植求自试表曰：或有赏音而识道。

弱冠厉翼，羽仪初升。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吕氏春秋曰：征鸟厉疾

。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公弓既招，皇舆乃征。左氏传，陈敬仲曰：诗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范晔后汉书曰：侯瑾州郡累召公交车，有道征也。内赞两宫，外宰黎蒸。典引曰：巡靖黎蒸。忠节允着，清风载兴。胡广书曰：建鸿德，流清风。泱泱彼乐都，宠子惟王。左氏传，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南都赋曰：于显乐都。设官建辅，妙简邦良。用取喉舌，相尔南阳。尚书，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孔安国曰：纳言，喉舌之官。毛诗曰：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惠训不倦，视民如伤。左氏传，祁奚曰：惠训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国之兴也，视之如伤。乃眷北顾，辞禄延喜。孟子注，德厚受禄，德薄辞禄也。余亦偃息，无事明时。吕氏春秋，田赞曰：偃息之义，则未之识。畴昔之游，二纪于兹。左氏传，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孔安国尚书传曰：十二年曰纪。班白携手，何欢如之！礼记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诗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居吾语汝，众实胜寡。论语，子曰：由，居，吾语汝。慎子曰：众之胜寡，必也。人恶隼异，俗疵文雅。孔安国尚书传曰：疵，病也。大戴礼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辞，少师之任。执戟疲杨，长沙投贾。曹子建杨德祖书曰：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汉书曰：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无谓尔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变色易容。史记曰：观范雎之见王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慨焉叹曰：道固不同。论语，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为仁由己，匪我求蒙。论语，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谁毁谁誉？何去何从？论语，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楚辞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莫涅匪缁，莫磨匪磷。论语，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予独正色，居屈志申。尚书曰：正色率下。虽不尔以，犹致其身。论语，周公谓鲁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献替尽规，媚兹一人。国语，史黯谓赵简子曰：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毛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谗言忠谋，世祖是嘉。汉书，成帝曰：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谗言。声类曰：谗，善言也。将仆储皇，奉饗承华。汉书曰：太子家有仆。上林赋曰：孙叔奉饗。汉旧仪有承华厩。先朝末命，圣列显加。尚书曰：道扬末命。入侍帝闱，出光厥家。我闻积善，神降之吉。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左氏传，季梁曰：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纪，长保天秩。尚书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论语，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陨卒。呜呼哀哉！论语，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犹中身也。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

唯尔之存，匪爵而贵。孙卿子曰：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甘食美服

，重珍兼味。臧荣绪晋书曰：湛族为盛门，性颇豪侈，甘食美服，穷滋极珍。临终遗誓，永锡尔类。毛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敛以时裘，殡不简器。臧荣绪晋书曰：湛将没，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礼记曰：延陵季子适齐，长子死，其敛以时服。汉书曰：衣禅复为裘。谁能拔俗，生尽其养？孰是养生，而薄其葬？汉书曰：杨王孙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曰：吾欲羸葬。淮南子曰：节财薄葬，简服生焉。渊哉若人！纵心条畅。班固杨雄述曰：渊哉若人！实好斯文。杰操明达，困而弥亮。枢辂既祖，容体长归。周礼，小丧供枢辂。郑玄曰：枢辂，载枢车也。周礼曰：丧祝掌大丧，祖，饰棺，乃载。郑玄曰：祖为行始也。家语曰：颡孙师有容体资质。存亡永诀，逝者不追。郑玄毛诗笺云：往矣，诀别之辞。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旧车，览尔遗衣。悃抑失声，迸涕交挥。礼记曰：内人行哭失声。家语，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妇，无挥涕。蔡邕陈仲弓碑曰：岩藪知名，失声挥涕。非子为恻，吾恻为谁？呜呼哀哉！论语曰：颜渊死，子哭之恻。从者曰：子恻矣！子曰：非夫人之为恻而谁为？

日往月来，暑退寒袭。周易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左氏传，张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国尚书传曰：袭，因也。零露沾凝，劲风凄急。惨尔其伤，念我良执。礼记曰：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适子素馆，抚孤相泣。毛诗曰：适子之馆兮。抚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见广绝交论。前思未弭，后感仍集。贾逵国语注曰：弭，忘也。积悲满怀，逝矣安及！呜呼哀哉！

文选考异

讙人也：袁本、茶陵本「讙」下有「国讙」二字，是也。此尤本脱。

辟太尉府：何校「府」下添「掾」字，陈同。案：此非也。袁本云善无「掾」字。茶陵本失着校语，何、陈误依之。

仍为太子舍人：袁本、茶陵本无「仍」字，是也。此尤本衍。

注「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案：此即尤误取增多者。

注「视之如伤」：袁本「之」作「民」，是也。茶陵本亦误「之」。

注「曹子建杨德祖书曰」：何校「杨」上添「与」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莫涅匪缙：案：「缙」当作「淄」，注引论语作「淄」，可证。后汉书皇后纪论「遂忘淄蠹」，章怀注云「淄，黑也」。座右铭「在涅贵不淄」注亦引「涅而不淄」，「淄」、「缙」同字耳，不知者误改之也。袁本并善注改为「淄」字，大误。

入侍帝闱：袁本、茶陵本「闱」作「闼」。案；此无以考也。

注「而谁为」：袁本、茶陵本「为」下有「恸乎」二字。案：此尤校删之也。

马泐督谏

并序

臧荣绪晋书曰：泐督马敦，立功孤城，为州司所枉，死于囹圄，岳谏之。

马泐督谏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晋故督守关中侯扶风马君卒。呜呼哀哉！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氏又肆逆焉。傅畅晋诸公赞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库火。北地卢水胡、兰羌因此为乱，推齐万年为主。杜预左氏传注曰：弭，息也。汉书，吕后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虽王旅致讨，终于殄灭，毛诗曰：王旅啍啍。而蜂虿有毒，骤失小利，左氏传，臧文仲曰：君无谓邾小。蜂虿有毒，况国乎？俾百姓流亡，频于涂炭。毛诗曰：人卒流亡。尚书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建威丧元于好时，州伯宵遁乎大溪。王隐晋书曰：解系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处忠烈，欲遣讨氏，乃拜为建威将军。又曰：周处、解系与贼战于六陌，军败，周处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左氏传曰：秦师夜遯。若夫偏师裨将之殒首覆军者，盖以十数；左氏传，韩子曰：彘以偏师陷，子罪大矣！汉书曰：大将军霍去病裨将侯者九人。汉书，谷永上书曰：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施。史记，齐使人说越曰：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剖符专城，纁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东观汉记，韦彪上议曰：二千石皆以选出京师，剖符典千里。古乐府日出东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解嘲曰：纁青拖紫，朱丹其毂。汉书，比六百石以上，铜印墨绶。云剖符专城，则青墨是也。墨或为紫，非。秦陇之僭，巩更为魁，巩，姓也，更，名也。汉书曰：羌煎巩降。东观汉记曰：羌什长巩便。然更盖其种也。尚书曰：殄厥渠魁。既已袭泐而馆其县。左氏传曰：凡师轻曰袭。杜预曰：掩其不备。子以眇尔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众，据十雉之城。十雉，言小也。群氏如猬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汉书，贾谊曰：高帝功臣，反者如猬毛而起。东观汉记曰：上入昆阳，二公环昆阳城积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负户而汲。木石将尽，樵苏乏竭，刍菟罄绝。汉书，李左车曰：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晋灼曰：樵，取薪也；苏，取草也。毛诗曰：询于刍菟。毛萇曰：刍菟，薪采者也。于是乎发梁栋而用之，??的以铁锁机关，既纵礮而又升焉。言以铁锁系木为机关，既纵之礮敌，而又收上焉。汉书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堑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笃论都赋曰：一卒举礮，千夫沈滞。然礮与礮并同，力对切。爨陈焦之

麦，柿孚废椶吕桷角之松。说文曰：柿，削柿也。椶，楣也。桷，榱也。用能薪刍不匮，人畜取给，青烟傍起，历马长鸣。古诗曰：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司马彪庄子注曰：皂，历也。凶丑骇而疑惧，乃阙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壶镬雷瓶甗武以侦耻令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来攻者，宜于城内掘井以薄城，幕罨内井，使聪耳者伏罨而听，审知穴处，凿内迎之。东观汉记曰：使先登侦之，言虏欲去。然侦，廉视也。方言曰：甗，罨也。将穿，响作，内焚穰古猛火熏之，潜氏歼焉。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余穰。注曰：大麦之无皮毛者曰穰。潜氏，谓潜攻之氏也。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隐晋书曰：齐万年帅羌胡围涇阳。遣安西将军夏侯骏西讨氏、羌。庄子，孔子曰：丘几不免虎口哉。全数百万石之积，文契书于幕府。汉书音义曰：卫青征匈奴，大克获，帝就拜大将军于幕中府，因曰幕府。

圣朝畴咨，进以显秩，殊以幢盖之制。幢盖，将军刺史之仪也。兵书曰：军主长服赤幢。东观汉记曰：段颍为并州刺史，曲盖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隶数口，谷十斛，考讯吏兵，以檟楚之辞连之。礼记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郑玄曰：夏，槠也；楚，荆也。夏与檟古今字通。大将军屡抗其疏，干宝晋纪曰：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曰：「敦固守孤城，独当群寇，管子曰：民无耻，不可以固守。以少御众，载离寒暑，庄子曰：晋之善战者牛丑，以寡击众。临危奋节，保谷全城。而雍州从事，忌敦勋效，极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奖元功。宜解敦禁劾何戴假授。」言请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说文曰：劾，法有罪也。诏书遽许，而子固已下狱发愤而卒也。朝廷闻而伤之，策书曰：「皇帝咨故督守关中侯马敦，忠勇果毅，率厉有力，固守孤城，危逼获济。宠秩未加，不幸丧亡，朕用悼焉。今追赠牙门将军印绶，祠以少牢。」王隐晋书，赠马敦诏曰：今追赠牙门将军印绶，祠以少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范晔后汉书曰：和帝追谥梁竦诏曰：魂而有灵，嘉斯宠荣。然絜士之闻秽，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闻己秽，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语曰：孔子登于丰山而叹曰：于斯致思，无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则皆妒之徒也。楚辞曰：口噤闭而不言。然则口不言，心害之为噤害也。广雅曰：妒，害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贸首之讎也。言嫉妒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贸首之讎也。战国策，甘茂谓楚王曰：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讎也。语曰：「或戒其子，慎无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无为善。曰：不为善，将为不善邪？应之曰：善且犹弗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诱曰：器，犹性也。

昔乘丘之战，县玄贲奔父甫御鲁庄公，马惊败绩。贲父曰：「他日未尝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

其罪也。」乃谏之。礼记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马惊败绩，公坠。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谏之。士之有谏，自此始也。郑玄曰：白肉，股里。汉明帝时，有司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剑父讎，视死如归。亦命史臣班固而为之谏。公羊传曰：仇牧闻宋万杀君，手剑而叱之。何休曰：手剑，持拔剑也。吕氏春秋，管子曰：三军之士，视死如归。然则忠孝义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缀辞之士，未之或遗也。班固汉书赞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天子既已策而赠之，微臣托乎旧史之末，敢阙其文哉？乃作谏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记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兹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奋其奇。尚书曰：蛮夷猾夏。孔安国曰：猾，乱也。保此汧城，救我边危。彼边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无加卫，墉不增筑。婪婪群狄，豺虎竞逐。左氏传，富辰谏王曰：狄固贪恠，王又启之。说文曰：杜林说卜者党相诈验为婪，力南切。汉书张耳陈余述曰：据国争权，还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巩更恣睢，潜跼官寺。吕氏春秋曰：在上无道，倨傲荒恶，恣睢自用也。楚辞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记，李斯曰：独行怨睢之心。汉书，任横攻官寺。东观汉记曰：象林蛮夷攻燔官寺。齐万虓呼交阨呼檻，震惊台司。毛诗曰：进厥虎臣，阨如虓虎。又曰：震惊徐方。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声势沸腾，种落煽扇炽。谢承后汉书曰：匈奴诣张奂降，声势猛烈。毛诗曰：百川沸腾。风俗通曰：诸羌种落炽盛，大为边害。旌旗电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飞矢雨集。彤珠星流，谓冶铁以灌敌。司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为一焉。汉书曰：炉中铁销，散如流星。矢如雨，见上文。惴惴士女，号天以泣。尔雅曰：惴惴，惧也。尚书曰：号泣于旻天。爨麦而炊，负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悬之急。说苑曰：晋灵公造九层台，孙息闻之，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孙息以棋子置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人悦之，犹解倒悬。

马生爰发，在险弥亮。毛诗曰：赋政于外，四方爰发。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战国策，康雎曰：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申鉴曰：人主怒如秋霜。棱威可厉，懦夫克壮。汉书，武帝报李广曰：威棱憺乎邻国。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毛诗曰：克壮其猷。沾恩抚循，寒士挟纩。左氏传曰：楚子伐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蠢蠢犬羊，阻众陵寡。汉名臣奏曰：太尉应劭等议，以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韩诗外传曰：强不陵弱，众不暴寡。潜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马

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愜愜穷城，气若无假。王逸楚辞曰：愜愜小息，畏罹患祸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气游魂，鸟鱼为伍。昔命悬天，今也惟马。论衡曰：夫命悬于天，吉凶存于时。惟此马生，才博智赡。解嘲曰：虽其人之赡智哉。字书曰：赡，足也。侦耻命以瓶壶，??灵结以长璺。徐爰射雉赋注曰：??，割也。说文曰：璺，坑也，七艳切。锤未见锋，火以起焰。熏尸满窟，楛穴以敛。广雅曰：楛，槌也，蒲沟切。木石匱竭，其秆空虚。矐然马生，傲若有余。左氏传，晋边吏让郑曰：今执事攔然，授兵登埤。杜预曰：攔然，劲忿貌也。攔与矐同，下板切。孔融荐祢衡表曰：临敌有余。??的梁为礪，柿废松为乌。守不乏械，历有鸣驹。哀哀建威，身伏斧质。郑玄周礼注曰：质，木椹也。悠悠烈将，覆军丧器。戎释我徒，显诛我帅。以生易死，畴克不二。汉书，公孙瓚说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圣朝西顾，关右震惶。分我汧庾，化为寇粮。实赖夫子，思暮模弥长。蔡邕赵历碑曰：加以思谋深长，达于从政。孔安国尚书传曰：暮，谋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论语，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张曰：士见危致命。

我虽末学，闻之前典。庄子曰：末学，古之人有之。东京赋曰：所谓末学肤受。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传曰：宣子囚叔向，祁奚闻之而见宣子曰：夫谋而鲜过，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书曰：封比干之墓。贾逵国语注曰：旌，表也。思人爱树，甘棠不翦。左氏传，君子曰：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浅。两造未具，储隶盖鲜。尚书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孔安国曰：两，谓囚证也。造，至也。两至具备，众听其入五刑之辞。孰是勋庸，而不获免？猾哉部司，其心反侧。斲善害能，丑正恶直。郑玄毛诗笺曰：恶直丑正。牧人透迤，自公退食。国语，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将牧人而正其邪。毛诗曰：透迤透迤，自公退食。毛萇诗传曰：透迤，行可踪迹也。闻矜鹰扬，曾不戢翼。言闻矜必殒，若鹰之扬，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又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忘尔大劳，猜尔小利。方言曰：猜，恨也。苟莫开怀，于何不至？言人不开怀以相容，则瑕衅于何而不至？慨慨马生，琅琅高致。说文曰：慷慨，壮士不得志也。广雅曰：琅琅，坚也。发愤圉圉，没而犹视。呜呼哀哉！左氏传曰：荀偃伐齐，卒，视不可啥。栾怀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有如河。乃瞑受啥。

安平出奇，破齐克完。史记曰：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燕破齐，田单东保即墨。燕引兵围即墨。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

，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燕军夜大惊。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燕军大败骇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无穷。张孟运筹，危赵获安。战国策曰：智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围晋阳，决晋水以灌之。襄子谓张孟谈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谈于是阴见韩、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亡则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与张孟谈阴约三军与之期曰：夜遣人入晋阳。赵氏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氏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为三。汉书，高祖曰：运筹策于帷幄之中。汧人赖子，犹彼谈单。如何吝嫉，摇之笔端？吝嫉，谓有司贪吝嫉妒也。论衡曰：文吏摇笔，考迹民事。韩诗外传曰：避文士之笔端。倾仓可赏，矧云私粟？狄隶可颁，况曰家仆？周礼有蛮隶、夷隶。郑玄曰：征蛮夷所获也。颁，赋也。颁与班古字通。剔子双龟，贯以三木。为督守及关中侯，故双龟也。司马迁答任少卿书曰：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狱。凡尔同围，心焉摧剥。扶老携幼，街号巷哭。呜呼哀哉！战国策曰：薛人扶老携幼迎孟尝君。刘绌圣贤本纪曰：子产卒，国人哭于巷。妇人泣于机。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诗曰：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光光宠赠，乃牙其门。司勋颁爵，亦兆后昆。周礼曰：凡有功者，祭于大蒸，司勋诏之，尚书曰：垂裕后昆。死而有灵，庶慰冤魂。呜呼哀哉！

文选考异

注「兰羌」：案：「兰」上当有「马」字。关中诗注引有。各本皆脱。今晋书惠帝纪亦可证也。

注「彘以偏师陷」：案：「彘」下当有「子」字。各本皆脱。

注「日出东南隅曰」：陈云「隅」下脱「行」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羌什长巩便然更盖其种也」：案「便」当作「叟」，「更」当作「叟」。各本皆误。善意谓「叟」即「叟」字也，或尚有「叟」、「叟」异同之语而不全。若作「便」、「更」则不相通。又案：以此推之，正文及上注二「更」字皆「叟」之误。后谏「巩更恣睢」亦然。

注「下礪石」：茶陵本「礪」作「垒」。袁本作「壘」。案「垒」字是也。此所引李陵传文。

注「城上礪石也」：袁本、茶陵本「礪」作「壘」。案：各本皆非，当作「雷」。此所引晁错传注文。

注「然礪与壘并同」：案：「壘」当作「垒雷」二字。各本皆误。

注「栢楣也」：袁本「栢」上有「孚废切又曰」五字，「也」下有「又曰」二字，是也。茶陵本与此同，非。

注「幕罌内井」：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于幕中府」：袁本、茶陵本无「府」字，是也。

注「梁王彤」：陈云「彤」，「彤」误，是也。各本皆伪。又案：关中诗注与此同，亦伪也。

注「何戴」：袁本、茶陵本作「何戴切」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然则口不言」：案：「则」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甘茂谓楚王曰魏氏听」：袁本、茶陵本无此九字。

注「独行怨睢之心」：案：「怨」当作「恣」。各本皆伪。

注「司马兵法曰」：陈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精冠白日：袁本、茶陵本「冠」作「贯」，是也。此尤本误字。

注「康睢曰」：陈云「康」，「唐」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太尉应劭等议」：何校「尉」下增「掾」字。陈云脱「掾」字，见后安陆昭王碑，是也。各本皆脱。

注「王逸楚辞曰」：陈云「辞」下脱「注」字，是也。各本皆脱。

楛穴以斂：袁本、茶陵本「楛」作「楛」，注同，是也。此尤本误字。

注「槌也」：袁本、茶陵本「槌」作「捶」，是也。

悠悠烈将：何校「烈」改「列」，陈同。各本皆非。

注「模」：袁本、茶陵本作「音模」二字，在注末，是也。

甘棠不翦：袁本、茶陵本「不」作「勿」。案：此无以考之。

注「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案：「若」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琅琅高致：袁本、茶陵本作「琅琅」，注同，是也。此尤本误。

注「坚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力唐切」三字，是也。

阳给事诔

并序

沈约宋书曰：永初三年，索虏嗣自率众至方城。虏悉力攻滑台，城东北崩坏，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马阳瓚坚守不动，众溃，抗节不降，为虏所杀。少帝追赠给事中。尚书令傅亮议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台绢一百匹，粟三百斛赐给。文士颜延年为之诔焉。

阳给事诔

颜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呜呼哀哉！沈约宋书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国记有东郡、濮阳郡。瓚少禀志

节，资性忠果，奉上以诚，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边事。永初之末，佐守滑台。东郡图经曰：滑台城，即郑之廩延。值国祸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阳肇诔曰：将宏王略。獯虏间衅，??摩剥司兗；沈约宋书曰：司州，汉之司隶校尉也。武帝北平关、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后汉居山阳，武帝平河南，居滑台。幽并骑弩，屯逼巩洛。物理论曰：幽州之骑，冀州之弓，劲悍之上。列营缘戍，相望屠溃。关中诗曰：列营基跣。屠，谓诛杀其人也。汉书曰：攻颍川，屠之。左氏传曰：凡民逃其上曰溃。瓚奋其猛锐，志不违难，立乎将卒之间，以缉华裔之众。缉，会聚也。左氏传，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罢困相保，坚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记，李左车谓韩信曰：情见力屈，欲战不拔。左氏传，公子鱼曰：勅敌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预曰：勅，强也。士师奔扰，弃军争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达雕身飞鏃，毛诗曰：佻佻公子。毛萇传曰：独行貌也。兵尽器竭，毙于旗下。非夫贞壮之气，勇烈之志，岂能临敌引义，以死徇节者哉！非有先生论曰：引义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瓚，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徇节，在危无挠，左氏传曰：师徒挠败。杜预曰：挠，败也。古之烈士，无以加之。可赠给事中，振恤遗孤，以慰存亡。」郑玄礼记注曰：振，收也。追宠既彰，人知慕节，河汴之间，有义风矣。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光昭茂绪，旌录旧勋，苟有概于贞孝者，实事感于仁明。东观汉记曰：章帝壮而仁明。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其辞曰：

贞不常佑，义有必甄。郑玄尚书纬注曰：甄，表也。处父勤君，怨在登贤。左氏传曰：晋搜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杜预曰：本中军帅，易以为佐也。使续鞫居杀阳处父。谷梁传曰：晋将与狄战，使狐夜姑为中军将，盾佐之。阳处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今盾贤，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诺。公谓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处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杀之。苦夷致果，题子行间。左氏传曰：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杜预曰：苦夷也。说文曰：题，名也。汉书，卫青曰：非臣待罪行间之意。忠壮之烈，宜自尔先。旧勋虽废，邑氏遂传。左氏传，吕相绝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又，众仲曰：胙之以士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预曰：取其旧邑之称以为族也。公羊传曰：其称刘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温徂阳。左氏传，刘子、单子谓晋却至曰：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狐续既降，晋族弗昌。言狐射姑、续鞫居诛处父之后，在晋之族不复昌盛也。左氏传曰：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杜预曰：狐射姑，贾季

也。之子之生，立绩宋皇。毛诗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温敏肃良。管子曰：子之乡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诗传曰：拳，力也。战国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虑沈。如彼竹柏，负雪怀霜。孙子曰：贞人在冬则松竹，在火则玉英。如彼駉驷，配服骖衡。服，服马也；衡，车衡也。言翼赞宋朝，如彼駉之为驷。乃配服而参衡也。服谓中央两马，夹辕者在服之左曰骖，右曰駉，四马曰驷。

边兵丧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广雅曰：略，法也。函陕堙阻，瀍洛蒿莱。朔马东骛，胡风南埃。毋丘俭在幽州诗曰：芒山邈悠悠，但见胡地埃。路无归辘卫，野有委骸。汉书，王恢曰：辘车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从军死者，为辘，归其县。应劭曰：辘，小棺也，服虔曰：辘与辘古字通。司马彪续汉书，顺帝诏曰：死则委尸原野。帝图斯艰，简兵授才。寔命阳子，佐师危台。憬彼危台，在滑之垠。周卫是交，郑翟是争。交，党与也。毛诗曰：憬彼淮夷。史记，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鞮请滑，郑文公不听襄王请而囚伯鞮。王怒，与翟伐郑，不克。昔惟华国，今实边亭。凭巘结关，负河萦城。金柝夜击，和门昼扃。金，谓刁斗也。卫宏汉旧仪曰：昼漏尽，夜漏起，城门击刁斗，周庐击木柝。周礼曰：大阅以旌为左右和之门。范晔后汉书，章帝诏：永平之末，城门昼闭。说文曰：扃，外闭之关也。料敌厌难，时惟阳生。杨子云赵充国颂曰：料敌制胜。唐子曰：将要于折冲馱难决胜而已。

凉冬气劲，塞外草衰。李陵答苏武书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遶矣獯虜，乘障犯威。尚书，王曰：遶矣西土之人。汉书曰：上遣狄山乘障。苍颉曰：障，小城也。鸣驥横厉，霜镞高翬。汉书曰：息夫躬绝命辞曰：鹰隼横厉。又曰：冒顿乃作为鸣镞。音义曰：箭镞也。西京赋曰：游鵠高翬。薛综曰：翬，犹飞也。轶我河县，俘我洛畿。左氏传，吕相曰：迭我穀地，入我河县，俘我王官。迭与轶古字通。攒锋成林，投鞍为围。东京赋曰：戈矛若林。汉书，韩安国曰：高皇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翳翳穷垒，嗷嗷群悲。师老变形，地孤援阔。左氏传，晋军吏曰：楚师老矣。卒无半菽，马实拊巨炎秣。汉书，项羽曰：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公羊传曰：楚庄王围宋，子反窥宋城，见华元。华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闻围者拊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衔其口。守未焚冲，攻已濡褐。左氏传曰：公侵齐，攻廩丘之郛，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烈烈阳子，在困弥达。周易曰：困穷而通。勉慰痍伤，拊巡饥渴。左氏传曰：子反令军吏察夷伤。杜预曰：夷，亦伤也。力虽可穷，气不可夺。礼记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孙子兵法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义立边疆，身终

锋栝。呜呼哀哉！刘熙释名曰：矢末曰栝。

贲父殒节，鲁人是志。汧督效贞，晋策攸记。贲父、汧督，已见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宠异。予以赠之，言登给事。毛诗曰：何以赠之？路车乘黄。疏爵纪庸，恤孤表嗣。汉书，滕公谓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贵之。疏，分也。嗟尔义士，没有余喜。呜呼哀哉！

文选考异

注「文士颜延年」：袁本「文」上有「后文帝立命」五字，茶陵本无。案：此节注袁并善入五臣，茶陵并五臣入善，皆非其旧。

注「摩」：袁本、茶陵本无此字，注末有「劓与摩音义同」六字。案：有者是也。尤删移，非。

注「列营基跣」：案：「基」当作「棋」，各本皆伪。

注「桡败也」：案：「败」当作「曲」，各本皆误。所引在成二年。

注「左氏传曰」下至「杀阳处父」：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十八字，何校去。陈云别本无之为是。案：此即尤误取增多者。

注「盾佐之」：袁本、茶陵本「盾」上有「赵」字，是也。

注「苦夷也」：袁本、茶陵本「苦」下有「越苦」二字，是也。

旧勋虽废：茶陵本「废」作「发」，云五臣作「废」。袁本云善作「发」。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发」但传写误。

注「其知深其虑沈」：袁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其勇沈也」四字。

注「服服马也衡车衡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案：无者最是。此尤误取增多。

注「章帝诏」：袁本、茶陵本「诏」下有「曰」字，是也。

注「苍颉曰」：何校「颉」下添「篇」字，陈同。各本皆脱。

注「疏分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

陶征士诔

并序

陶征士诔

颜延年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

夫璇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山海经曰：升山，黄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璇玉。说文曰：璇，亦璇字。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春秋运斗枢曰：椒桂连，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经曰：招摇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岂其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为贵也。藉，资藉也。韩诗外传曰：晋平公游于河而乐，曰：安得贤士

与之乐此也？舡人盖胥跪而对曰：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盖君主无好士之意也。何患无士乎！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众为贱也。薄，贱薄也。战国策，齐宣王曰：百世一圣，若随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皇甫谧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庄子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弃为诸侯而耕。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隐于首阳山。三辅三代旧事曰：四皓，秦时为博士，辟于上洛熊耳山西。祢衡书曰：训夷、皓之风。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范晔后汉书曰：郅恽谓郑敬曰：子从我为伊、吕乎？将为巢、许乎？而父老尧、舜乎？礼记，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分国如锱铢，有如此者。郑玄曰：虽分国以禄之，视之轻如锱铢矣。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东观汉记曰：上赐东平王苍书曰：岁月骛过，山陵浸远。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论语，子曰：作者七人。而首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尘。陆机侠邪行曰：将遂殊涂轨，要子同归津。岂所以昭末景，泛余波！陆机诗曰：惆怅怀平素，岂乐于兹同；岂宴栖末景，游豫蹶余踪。尚书曰：余波入于流沙。

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礼记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左氏传，郟芮对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长亦不改。礼记曰：有哀素之心。郑玄曰：凡物无饰曰素。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范晔后汉书曰：黄香家贫，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给。列女传曰：周南大夫之妻谓其夫曰：亲探井臼，不择妻而娶。母老子幼，就养勤匮。礼记曰：事亲左右，就养无方。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韩诗外传曰：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之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则曷为去亲而事君？田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者亦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应之。范晔后汉书曰：庐江毛义，字少卿。家贫，以孝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到，以义守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交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为亲屈也。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孙盛晋阳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论语，子曰：从吾所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左氏传，季文子曰：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嵇康幽愤诗曰：世务纷纭。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翔区外以舒翼。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闲居赋曰：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传，齐大夫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织絢劬纬萧，以充粮粒之费。谷梁传曰：甯喜出奔晋，织絢郟战，终身不言卫。郑玄仪礼注曰：絢，状如刀，衣履头也。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司马彪曰：萧，蒿也。织蒿为薄。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刘劭集有酒德颂。简弃烦促，就成省旷。张茂先答何劭诗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庄子曰：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屏焉；至富，国财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谓也。夫贵在其身犹忘之，况国爵乎！斯贵之至也。庄子曰：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郭象曰：淡然无欲，家人不识贫可苦。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张衡灵宪图注曰：寂寞冥默，不可为象。

夫实以谏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筭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谥法曰：宽乐令终曰靖，好廉自克曰节。其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汉书音义，臣瓚曰：介，特也。岂伊时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葛龚遂初赋曰：承豢龙之洪族，颺高阳之休基。史记曰：赐爵一级。说文曰：级，次弟也。睦亲之行，至自非敦。周礼，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玄曰：睦亲于九族。然诺之信，重于布言。汉书曰：季布，楚人也。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廉深简絮，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论语，子曰：和而不同。家语，子贡曰：博而不举，是曾参之行。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两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言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讥之以尚同；诡违于时，必讥之以好异；有一于身，必被讥论，非为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而能违于世事乎？言不同不异也。庄子曰：列士怀植散群，则尚同也。郭象曰：所谓和其光同其尘。班固汉书赞曰：东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毛诗曰：因心则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论语，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虚礼，州壤推风。世霸，谓当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闻德，虚己备礼。推风，推挹其风也。孝惟义养，道必怀邦。范晔后汉书曰：论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论语比考讖曰：文德以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诗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綦母邃曰：隘，谓疾恶太甚，无所容也；不恭，谓禽兽畜人，是不敬。然此不为褊隘

，不为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礼记曰：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度量难钧，进退可限。孝经，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长卿弃官，稚宾自免。汉书曰：司马长卿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则郇相，字稚宾，举州郡茂才，数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辩？赋诗归来，高蹈独善。归来，归去来也。左氏传，齐人歌曰：鲁人之皋，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亦既超旷，无适非心。吕氏春秋曰：夫乐有道，心亦适。庄子曰：知忘是非，心之适也。汲流旧巘，葺宇家林。广雅曰：葺，覆也。晨烟暮蔼，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尚书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史记，原宪曰：若宪，贫也。非病也。人否其忧，子然其命。论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墨子曰：贫富固有天命，不可损益。隐约就闲，迁延辞聘。周礼曰：隐约者，观其不畏惧。登徒子好色赋曰：因迁延而辞避。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诗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高诱淮南子注曰：道性无欲。纠缠斡流，冥漠报施。鵬鸟赋曰：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缠？吊魏武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记司马迁曰：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言谁云天道常与仁人，而我闻之，实疑于明智。此说明智，谓老子也。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楚辞曰：招贤良与明智。谓天盖高，胡讐斯义？言天高听卑而报施无爽，何故爽于斯义而不与仁乎？毛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史记，子韦曰：天高听卑。履信曷凭？思顺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顺。毛萇诗传曰：寘，置也。年在中身，疾维疢伤阎疾。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传曰：齐侯疥，遂疢。杜预曰：疢，疢疾也。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吕氏春秋曰：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药剂弗尝，祷祀非恤。魏都赋曰：药剂有司。论语，子曰：丘之祷久矣！僦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僦，向也。礼记曰：幽则有鬼神。孙卿子曰：死，人之终也。

敬述靖节，式尊遗占。汉书曰：陈遵口占作书。占，谓口隐度其事，令人书也。存不愿丰，没无求贍。省讎却贖，轻哀薄敛。礼记曰：凡讎于其君，云某臣死。郑玄曰：讎，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礼曰：丧则令贖补之。郑玄曰：谓贖丧家补助不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呜呼哀哉！河图考钩曰：有壤者可穿。礼记，孔子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槨，称其财，斯之谓礼。说文曰：窆，葬下棺也。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庄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尔介居，及我多暇。汉书，陈余说武臣曰：将军独介居河北。孙卿子曰：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毛萇诗传曰：憩

，息也。念昔宴私，举觞相诲。毛诗曰：诸父兄弟，备言燕私。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孙卿子曰：方则止，圆则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载。西征赋曰：遽与国而卷舒。西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毛诗曰：殷鉴不远。尔实愀然，中言而发。礼记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对。违众速尤，连风先蹶。班固汉书述曰：疑殆匪阙，违众忤世，浅为尤悔，深作敦害。韩诗外传曰：草木根芟浅，未必槲也；飘风与，暴雨隧，则槲必先矣。身才非实，荣声有歇。言身及才不足为实，荣华声名有时而灭。恐己恃才以傲物，凭宠以陵人，故以相诫也。叟音永矣，谁箴余阙？呜呼哀哉！尔雅曰：永，远也。左氏传，魏绛曰：百官箴王阙。仁焉而终，智焉而毙。应劭风俗通曰：传云：五帝圣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娄既没，展禽亦逝。皇甫谧高士传曰：黔娄先生死，曾参与门人来吊。曾参曰：先生终，何以为谥？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存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傍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哉？妻曰：昔先君尝欲授之国相，辞而不为，是所以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不受，是其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遑遑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论语，柳下惠为士师。郑玄曰：柳下惠，鲁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谥曰惠。其在先生，同尘往世。同尘，已见上文。旌此靖节，加彼康惠。呜呼哀哉！康，黔娄；惠，柳下惠也。

文选考异

注「说文曰璇」：袁本、茶陵本「璇」作「琰」，是也。

注「韩诗外传曰」下至「何患无士乎」：袁本无此注，茶陵本有。案：疑茶陵复出，尤所见与之同耳。盖本是「无足而至已见上文」，袁因已见五臣而删削此句。

注「岂宴栖末景」：袁本、茶陵本「岂」作「堂」。案：「堂」亦非也，当作「赏」。

注「亲探井臼」：茶陵本「探」作「操」，是也。袁本亦伪。

注「田对曰」：案：「田」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注「亦为亲也」：袁本、茶陵本「亦」作「以」，是也。

注「劬」：袁本、茶陵本作「音劬」二字，在注中「履头也」下，是也。

注「刘劭集有酒德颂」：何校「劭」改「灵」。陈云「劭」，「伶」误。案：「灵」是也，说见前。又褚渊碑文作「伶」，亦非。

注「得黄金百斤」：案：「斤」字不当有，「百」与「诺」协韵。茶陵本作「两」，亦衍。袁本此节注并入五臣，亦作「两」。然则五臣妄增之也。汉书无

，今史记衍「斤」字，尤依之改，非。又案：袁本错「善注同」三字在「贞夷粹温」句五臣注下，更为误中之误。

注「列士怀植散群」：袁本「怀」作「坏」，是也。茶陵本亦误「怀」。此所引田子方文。

注「范晔后汉书曰论」：袁本「曰论」作「论曰」，是也。茶陵本亦误倒。

注「孟子曰」下至「君子不由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案：此因已见五臣而节去，尤添之为是。

敬述靖节：案：「靖」当作「清」。袁本云善作「靖」。茶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见皆传写误。此下八句叙述薄葬，必是「清节」无疑。至末「旌此靖节」方说其谥，相涉致伪，并非善如此。

注「讣或作赴」：袁本、茶陵本「或」下有「皆」字。案：有者是也。此所引杂记上注文，尤误删。

注「敛手足形」：袁本、茶陵本「手」作「首」，是也。案：尤误改。

至方则碍：袁本、茶陵本「碍」作「阂」。案：此盖尤改之，未必是也。

注「未必概也」：袁本「概」作「擗」，下同，是也。茶陵本亦误「概」。案：正文作「蹶」，或尚有「蹶」、「擗」异同之注。

注「飘风与」：案：「与」当作「兴」。各本皆伪。

注「百官箴王阙」：何校重「官」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妻曰昔先」：袁本、茶陵本「先」下有「生」字，是也。

宋孝武宣贵妃诔

并序

沈约宋书曰：孝武殷淑仪薨，追进为贵妃，班亚皇后，谥曰宣。谢庄为诔。

宋孝武宣贵妃诔

谢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贵妃薨。律谷罢暖，龙乡辍晓。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而温之至，生黍。陈留风俗传曰：允吾县者，宋、陈、楚地，故梁国宁陵种龙乡也，出鸣鸡。照车去魏，联城辞赵。史记曰：齐威王与魏惠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国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又曰：赵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闻之，使遗赵王书曰：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与锺大理书曰：不损连城之价。皇帝痛掖殿之既闾，悼泉途之已宫。埤苍曰：闾，靖也。风俗通曰：梓宫者，存时所居，缘生事亡，因以为名也。巡步檐而临蕙路，集重阳而望椒风。呜呼哀哉！上林赋曰：步檐周流，长

途中宿。西都赋曰：后宫则有兰林蕙草。楚辞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桓子新论曰：董贤女弟为昭仪，居舍号曰椒风。天宠方降，王姬下姻。沈约宋书曰：淑仪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毛诗序曰：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肃雍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将降至，而贵妃遽賁。毛诗曰：曷不肃雍？王姬之车。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国轸丧淑之伤，家凝賁庇之怨。穆天子传曰：天子为盛姬谥曰哀淑人。潘岳秦氏从姊诔曰：家失慈覆，世丧母仪。郑玄礼记注曰：庇，覆也。庇或为妣，非也。敢撰德于旗旒，芳庶图于锺万。周易曰：杂物撰德。杨雄元后诔曰：着德太常，注诸旒旒。曹植卞太后诔曰：敢扬厚德，表之旒旒。国语，晋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锺。左氏传曰：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其辞曰：

玄丘烟因熅，瑶台降芬。列女传曰：契母简狄者，有娥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得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辞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高唐渌雨，巫山郁云。高唐赋曰：昔先王游于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诞发兰仪，光启玉度。杨修荀爽述赞曰：其德克明，诞发幼龄。左九嫔武帝纳皇后颂曰：如兰之茂，如玉之莹。光启，已见上文。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归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药奔月。汉书曰：北宫有婺女。星占曰：婺女为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栖景宸轩。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刘梁季南碑曰：栖景曜于衡门。处丽絺绌，出懋苹蘩。毛诗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获，为絺为绌。又曰：于以采苹，南涧之滨。又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修诗贲道，称图照言。广雅曰：贲，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图。宋忠曰：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翼训妣幄，赞轨尧门。列女传曰：涂山氏之女，夏禹娶以为妃。既生启，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史记曰：禹，姁为姓。汉书曰：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闻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所生门曰尧母门。绸缪史馆，容与经闱。史，三史；经，六经。陈风缉藻，临彖分微，风，国风；彖，易彖。游艺殫数，抚律穷机。艺，六艺；律，六律。踌躇冬爰，怊怅秋晖。楚辞曰：蹇淹留而踌躇。左氏传曰：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赵盾夏日之日。杜预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楚辞曰：心怊怅以永思。展如之华，寔邦之媛。毛诗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敬勤显阳，肃恭崇宪。沈约宋书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号皇太后，宫曰崇宪，太后居显阳殿。奉荣维约，承慈以逊。逮下延和，临

朋违怨。祚灵集祉，庆藹迎祥。毛诗曰：既受帝祉，施于孙子。郑玄礼记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娥女简狄吞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尼上巳日会天渊池诗曰：外迎休祥，内和天人。皇胤璇式，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胤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约宋书曰：淑仪生始平王子鸾、晋陵王子云。帝女，已见上文。左氏传，祈招之诗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质也。联跗齐颖，接萼均芳。毛诗曰：棠棣之华，萼不韡韡。郑玄曰：承华者萼，不当作跗。萼，足也。以蕃以牧，烛代辉梁。汉书曰：文帝立武为代王，参为梁王。视朔书氛，观台告祲。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周礼曰：视祲掌十辉之法。郑玄曰：阴阳气相侵渐以成灾也。八颂肩和，六祈辍渗。周礼曰：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视吉凶。郑玄曰：以八筮占八颂，谓将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颂者，同于龟占。周礼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说。渗，谓渗漉，喻祉福也。衡总灭容，翬翟毁衽。包咸论语注曰：衡，轭也。周礼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绩总，安车雕面鹭总，皆有容盖。郑司农曰：总着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谓檐车也。周礼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祔服、褕狄、阙狄、鞠衣、展衣、祿衣。郑玄曰：狄当为翟。翟，雉名也。祔，衣画翬者也。说文曰：衽，衣衿也。掩彩瑶光，收华紫禁。呜呼哀哉！宋孝武伤宣贵妃拟汉武李夫人赋曰：闋瑶光之密陞，宫虚梁之余阴。又袁伯文美人赋曰：居瑶光之严奥，御象席之琼珍。并以瑶光为殿名。盖贵妃之所处也。王者之宫，以象紫微，故谓宫中为紫禁。

帷轩夕改，駟辂晨迁。刘熙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所以隐蔽其形容也。列女传，齐孝孟姬曰：妾闻妃后踰闕，必乘安车辘駟。苍颉篇曰：駟，衣车也。离宫天邃，别殿云悬。西都赋曰：徇以离宫别寝。灵衣虚袭，组帐空烟。寡妇赋曰：瞻灵衣之披披。郑玄礼记注曰：袭，重衣也。长门赋曰：张罗绮之幔帷，垂楚组之连纲。巾见余轴，匣有遗弦。呜呼哀哉！巾，巾箱也。匣，琴匣也。

移气朔兮变罗纨，白露凝兮岁将阑。阑，犹晚也。庭树惊兮中帷响，金缸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缸灯赋。暖，不明也。易是类谋曰：假威出座玉床。纯孝擗其俱毁，共气摧其同栾。纯孝、共气，谓皇子也。左氏传，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孝经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郑玄孝经注曰：毁瘠羸瘦，孝子有之。吕氏春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分形，同血气而异息。毛诗曰：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仰昊天之日莫报，怨凯风之徒攀。毛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毛诗曰：凯风，美孝子也。茫昧与善，寂寥余庆

。淮南子曰：茫茫昧昧，从天之道。与善，已见上文。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丧过乎哀，棘实灭性。丧过，见上文。孝经曰：毁不灭性。世覆冲华，国虚渊令。呜呼哀哉！牵秀四言诗曰：坤德尚冲。毛诗曰：秉心塞渊。

题凑既肃，龟筮既辰。吕氏春秋曰：题凑之至，棺槨数袭。汉书音义，韦昭曰：题，头也。头凑，以头内向，所以为固。阶撤两奠，庭引双輶。仪礼曰：属引彻奠乃祖。郑玄曰：属，着也。引，所以引柩车也。在輶曰紼。又，礼记注曰：輶，殡车也。维慕维爱，曰子曰身。沈约宋书曰：孝武大明六年，淑仪薨。又曰：大明六年，子云薨。潘岳妹哀辞曰：庭祖两柩，路引双輶。尔身尔子，永与世辞。恸皇情于容物，崩列辟于上旻。司马彪汉书曰：根车旋载容衣。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呜呼哀哉！郑玄礼记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车所建也。毛萇诗传曰：章，旒也。蔡邕独断曰：以策书谏其行而赐之也。谷梁传曰：寰内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会。尚书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国曰：规方千里之内，谓之甸服。说文曰：闉，城曲重门也。

经建春而右转，循闾阖而径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阳县东城第一建春门。楚辞曰：历太皓以右转。晋宫阁铭曰：洛阳城闾阖门。楚辞曰：凌天池而径渡。旌委郁于飞飞，龙透迟于步步。毛诗曰：周道透迟。锵楚挽于槐风，喝边箫于松雾。锵，鸣声也。楚，辛楚也。广雅曰：喝，嘶喝也。边箫，箫声远也。涉姑繇而环回，望乐池而顾慕。呜呼哀哉！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盛姬亡，天子乃殡姬于谷丘之庙，葬于乐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丧车。郭璞曰：繇音姚。

晨輶于昆解凤，晓盖俄金。葬讫，故车解凤饰。盖，斜金爪也。汉书曰：载霍光尸以輶辒车。如淳曰：輶辒车形广大，有羽饰。甘泉赋曰：乃登夫凤凰。然羽饰则凤凰也。杜延年奏曰：载霍光柩以辒车，以輶车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秘其丧，载以輶辒车，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车类也。然輶车吉仪，瓚说是也。桓谭新论曰：乘輿凤凰盖，饰以金玉。蔡邕独断曰：凡乘輿皆羽盖，金华爪。郑玄诗笺曰：俄，倾也。山庭寝日，隧路抽阴。黄图曰：陵冢为山。郑玄周礼注曰：隧，墓道也。重扃闞兮灯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户阖兮灯灭，夜何时兮复晓！销神躬于壤末，散灵魄于天浔。许慎淮南子注曰：浔，涯也。响乘气兮兰馭风，德有远兮声无穷。言惠问乘四气而靡穷，其芳誉馭六风而弥远。呜呼哀哉！

文选考异

注「而温之至生黍」：案：「之」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天宠方降：袁本、茶陵本「降」作「隆」，是也。何校改「隆」。案：此尤本误字。

注「敢扬厚德表之旒旌」：袁本、茶陵本「厚」作「后」，「旒」作「旒」。

案：此尤校改之也。

处丽絺绌：茶陵本云五臣作「绌」。袁本云善作「??」。案：此「??」即「绌」别体字。此及注皆尤所改耳。

视朔书氛：茶陵本云五臣作「氛」。袁本云善作「气」。案：此亦尤所改。

注「为紫禁」：袁本、茶陵本「禁」下有「禁密奥又谓之岩奥」八字。案：此尤校删之也。

注「徇以离宫别寝」：袁本、茶陵本无「别寝」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注「毛诗曰凯风」：陈云「诗」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司马彪汉书曰」：袁本、茶陵本「汉」上有「续」字，是也。

循阇阖而径渡：案：「渡」当作「度」，注同。袁本云善作「渡」。茶陵本云五臣作「度」。各本所见皆传写误。

注「乃奏乐三日而终」：袁本、茶陵本无「而」字。

注「瓚说是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犂力强切」四字，是也。

哀上

哀永逝文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启夕兮宵兴，悲绝绪兮莫承。启夕，将启殡之前夕也。仪礼曰：既夕哭，请启期，告于宾，宿兴。绪，胤绪也。思玄赋曰：王肆侈于汉庭，卒衔恤而绝绪。俄龙輶兮门侧，嗟俟时兮将升。仪礼曰：迁于祖，用轴。郑玄曰：轴，輶轴也。天子画之以龙。说文曰：輶，丧车也。嫂侄兮悼惶，慈姑兮垂矜。尔雅曰：妇称夫之母曰姑。闻鸣鸡兮戒朝，咸惊号兮抚膺。陈琳武军赋曰：启明戒旦，长庚告昏。列子曰：抚膺而恨。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少。彼遥思兮离居，叹河广兮宋远。毛诗序曰：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此诗也。诗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今奈何兮一举，邈终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无终极。今云终天不反，长逝之辞。

尽余哀兮祖之晨，扬明燎兮援灵輶。祖及輶车，并已见上文。仪礼曰：宵设燎于门内之右。郑玄曰：为哭者为明。彻房帷兮席庭筵，举酌觞兮告永迁。礼记曰：士殡帷之。仪礼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礼记曰：祖于庭。说文曰：酌，餼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凄切兮增歆，俯仰兮挥泪。想孤魂兮眷旧宇，视倏忽兮若髣佛。徒髣佛兮在虑，靡耳目兮一遇。停驾兮淹留，徘徊兮故处。周求兮何获？引身兮当去。

去华辇兮初迈，马回首兮旋旆。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班婕妤自

伤赋曰：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楚辞曰：云霏霏兮承宇。鸟俛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瀨。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思其人兮已灭，览余迹兮未夷。毛萇诗传曰：夷，灭也。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嗟潜隧兮既敞，将送形兮长往。隧，已见上文。委兰房兮繁华，袭穷泉兮朽壤。贾逵国语注曰：袭，还也。

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擗摽，已见上文。孝经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抚灵榱兮诀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预左氏传注曰：榱，亲身之棺。声类曰：埏，墓隧也。户阖兮灯灭，夜何时兮复晓？司马彪续汉书，张奂遗令曰：地底冥冥，长无晓期。归反哭兮殡宫，声有止兮哀无终。左氏传曰：不反哭于寝，故不曰薨。杜预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寝，所谓反哭于寝也。释名曰：于西壁下涂之曰寝。仪礼曰：遂适殡宫。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汉书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郑玄毛诗笺曰：皇之言睨也。又曰：睨，往也。东观汉记，世祖曰：虜在吾目中。既遇目兮无兆。曾寤寐兮弗梦。既顾瞻兮家道，长寄心兮尔躬。周易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

重曰：已矣！此盖新哀之情然耳。渠怀之其几何？庶无愧兮庄子。庄子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而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

文选考异

注「说文曰輻」：案「輻」当作「輻」。各本皆伪。此在车部作「輻」。袁本正文作「輻」，盖五臣改，失着校语。茶陵本作「輻」，亦「輻」之伪耳。

嫂侄兮悼惶：茶陵本「悼惶」作「章惶」，云五臣作「悼惶」。袁本云善作「章惶」。案：此以五臣乱善，非。

注「陈琳武军赋曰」：何校「军」改「庠」，是也。各本皆伪。

注「于西壁下涂之曰寝」：袁本、茶陵本「寝」作「殡」，是也。

是乎非乎何皇：袁本、茶陵本「皇」作「遑」。案：此善「皇」、五臣「遑」，失着校语。

注「我独而能无概然」：袁本、茶陵本「而」作「何」，是也。

文选卷第五十八

目录 [隐藏]

1 哀下

1.1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1.2 齐敬皇后哀策文

2 碑文上

2.1 郭有道碑文

2.2 陈太丘碑文

2.3 褚渊碑文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约宋书曰：文帝袁皇后讳齐妣，陈郡人，左光禄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适太祖，生太子劼。上待后礼甚笃。及崩于显阳殿，诏前永嘉太守颜延年为哀策文。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颜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显阳殿，周书曰：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风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谥，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粤九月二十六日，将迁座于长宁陵，礼也。龙輶叩纆离絿，容翟结驂。龙輶，凶饰也。容翟，吉仪也。仪礼曰：迁于祖，用轴。郑玄曰：迁徙于祖庙也。轴，輶轴也。轴状如转辘，刻两头为轂。輶，状如长床，穿程前后着金而开轴焉，天子画之以龙也。程，余征切。韩诗：纆，系也。郑玄仪礼注曰：引棺在輶车曰絿，甫物切。刘熙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所以隐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诔表曰：容车饰驾，以合北辰。周礼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绩总，皆有容盖。郑司农云：容，谓檐车也。郑玄曰：盖，如今小车盖也。王逸楚辞注曰：结，连也。连驂，言将行也。郑玄诗笺曰：驂，两駟。皇涂昭列，神路幽严。皇涂，古制，故曰昭列。神路，凶饰，故曰幽严。皇帝亲临祖馈，躬瞻宵载。周礼曰：丧祝掌大丧，祖饰棺乃载。郑玄曰：祖，为行始也。其序载而后饰。白虎通曰：始载于庭，輶车辞祖祢也。饰遗仪于组旒，沦祖音乎珩行佩。毛诗曰：素丝组之。郑玄曰：以素丝为缕，缝之旌旗，以为文饰。旌旗以铭功也。杨雄元后诔曰：着德太常，注诸旒旌。尚书大传曰：太师奏鸡鸣，后夫人鸣佩玉于房中，告去。毛诗：杂佩以赠之。毛萇诗传曰：佩有珩璜琚瑀。琚音居。瑀音禹。悲黼筵之移御，痛翠綵以招之重晦。周礼曰：大朝覲，王设次席黼纯。又，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祔衣綵狄。郑玄曰：祔，衣画翬者也；綵，画鷩者也。綵与鷩，并以招切。降輿客位，撤奠宾阶。降輿，谓祖载之时柩降于车也。仪礼曰：主人入祖乃载。郑玄曰：举柩却下而载之。礼记曰：殡于客位，祖于庭。

仪礼曰：属引彻奠乃祖。郑玄曰：属，着也。引，枢车也。礼记曰：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乃命史臣，累德述怀。郑司农周礼注曰：诔，谓积累生时德行，赐之命，为其辞也。其辞曰：

伦昭伉升，有物有凭。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伉匹之义，又升伉俪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凭。毛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郑玄曰：有物象也。左氏传曰：石言于晋魏榆。师旷曰：石不能言，或凭焉。剧秦美新曰：上览古在昔有凭应而尚缺。圆精初铄，方祇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吕氏春秋曰：天道圆，地道方。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铄，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阳薄靡而为天，重浊凝滞而为地。昭哉世族，祥发庆膺。祥发，犹发祥也。毛诗曰：长发其祥。庆膺，犹膺庆也。幽通赋曰：王者膺庆于所感。秘仪景胄，图光玉绳。秘其令仪而生景胄，图其容光而升玉绳也。广雅曰：图，度也。沈约宋书曰：宋有玉绳殿。昌晖在阴，柔明将进。尚书曰：邦乃其昌。孔安国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阴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率礼蹈和，称诗纳顺。南都赋曰：率礼无违。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史记曰：陆贾时称诗、书。毛诗曰：于以采苹。又曰：于以采藻。郑玄毛诗笺曰：苹之言宾，藻之言澡。妇人之行，尚柔顺，自洁清，故取名以为戒。礼记曰：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爰自待年，金声凤振。左氏传曰：叔姬归于纪。杜预曰：至是归者，待年于父母国也。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绚。毛诗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论语曰：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马融曰：绚，文貌也。

象服是加，言观维则。毛诗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观其旗。又曰：柔嘉维则。俾我王风，始基嫔德。毛诗曰：覆俾我悖。尚书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惠问川流，芳猷渊塞。蔡邕袁公夫人碑曰：义方之训，如川之流。毛诗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渊。方江泳汉，载谣南国。毛诗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毛诗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汭也。伊昔不造，鸿化中微。谓少帝之时。陆机诗曰：伊昔有皇。毛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东都赋曰：鸿化惟神。鲁灵光殿赋曰：遭汉中微。用集宝命，仰陟天机。谓文帝即位也。尚书曰：用集大命。又曰：无坠天之降宝命。天机，喻帝位也。尚书考灵耀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为此玑。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玑。然玑与机同也。释位公宫，登曜紫闱。左氏传，子朝曰：诸侯释位，以间王室。礼记曰：古

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乎紫闱，八月自怀柔。钦若皇姑，允迪前徽。尚书曰：钦若昊天。尔雅曰：妇称夫之母曰姑。尚书曰：允迪厥德。孝达宁亲，敬行宗祀。毛诗曰：归宁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则有时归宁。毛诗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进思才淑，傍综图史。毛诗序曰：关雎乐得淑女，思进贤才。王肃周易注曰：综，理事也。班婕妤自伤赋曰：陈女图以镜鉴，顾女史而问诗。发音在咏，动容成纪。国语，伶州鸠曰：咏之以中音。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成纪，见下注。壶政穆宣，房乐韶理。尔雅曰：宫中巷谓之壶。礼记曰：古者天子后立于宫，以听天下之内治。方言曰：穆，信也。仪礼曰：有房中之乐。郑玄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诗。房中者，后夫人讽诵以事君子。礼记曰：韶，继也。如淳汉书注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乐，为理乐也。坤则顺成，星轩润饰。韩诗曰：淑女奉顺坤德，成其纪纲。周易曰：坤，顺也。汉书曰：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也。德之所届，惟深必测。尚书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卞兰太子颂表曰：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下节震腾，上清眇侧。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静而月合度也。汉书，李寻曰：月者，众阴之长，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国语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诗曰：百川沸腾，山冢萃崩。尚书五行传曰：晦日而月见西方，谓之眇；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郑玄曰：眇，犹条达也。条达，行疾貌。侧匿，犹缩懦，行迟貌。有来斯雍，无思不极。毛诗曰：有来雍雍。又曰：无思不服。孔安国尚书传曰：极，中也。谓道辅仁，司化莫晰之逝切。牵秀四言诗曰：干道辅仁，坤德尚冲。思玄赋曰：死生错而不齐，虽司命其不晰。说文曰：昭晰，明也。象物方臻，视祲告沴零细切。周礼曰：凡乐六变而致象物。郑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也。非德之和，则不至也。周礼曰：视祲。郑玄曰：祲，阴阳气相祲渐成祥也。汉书曰：气相伤谓之沴，临莅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华委世。太和，谓太平也。法言曰：或问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轨曰：天下太和。蔡邕释诲曰：皇道惟融，帝猷丕显。广雅曰：融，朗也。委世，弃世也。兰殿长阴，椒涂弛卫。呜呼哀哉！汉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汉书仪曰：皇后称椒房，椒涂室，亦取温暖除恶气也。

戒凉在殓弋二，杪秋即窆夕。国语，单襄公曰：火见而清风戒寒。贾逵曰：戒人为寒备也。仪礼曰：死三日而殓，三月而葬。说文曰：殓，瘞也。楚辞曰：靓杪秋之遥夜。礼记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左氏传，楚子曰：唯是春秋窆窆之事。杜预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长夜，谓葬埋也。窆，之伦切。霜夜流唱，晓月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载也。礼记，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辂迁迹。甘泉赋曰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璘而军装。周礼曰：巾车掌王后之五辂。嗷嗷储嗣，哀哀列辟。嗷嗷，已见上文。毛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洒零玉墀，雨洒丹掖。刘騊駼玄根赋曰：致垂棘以为墀。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呜呼哀哉！沈约宋书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妇文曰：伏膺饮泪，感今惟昔。

南背国门，北首山园。楚辞曰：出国门而轸怀。广雅曰：首，向也。汉书曰：后徙吏二千石之家于诸陵，非独为奉山园。仆人按节，服马顾辕。楚辞曰：仆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虚赋曰：按节未舒。郑玄毛诗笺曰：服，中央夹辕也。李陵诗曰：辕马顾悲鸣，五步一彷徨。遥酸紫盖，眇泣素轩。傅玄乘舆马赋曰：紫盖漂以连翩。素轩，犹素车也。灭彩清都，夷体寿原。楚辞曰：造旬始，观清都。汉书曰：作阳陵邑。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汉书音义曰：天子未死呼寿原。邑野沦藹，戎夏悲讙。京邑朝野，沦其明盛，戎狄华夏，悲以竞讙。广雅曰：藹藹，盛也。国语，史苏曰：戎夏交猝也。来芳可述，往驾弗援。呜呼哀哉！

文选考异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袁本无「皇帝元」三字，茶陵本有。案：此盖善有、五臣无而失着校语。

注「诏前永嘉太守颜延年」：袁本「年」作「之」，是也。茶陵本亦误「年」。

注「为哀策文」：茶陵本「文」下有「谥曰元」三字，袁本无。案：有者是也。

注「叩」：袁本、茶陵本作「鞞音叩」三字，在注中「程余征切」上，是也。

注「韩诗纚系也」：袁本「纚」上有「曰」字，是也。茶陵本亦脱。何校「诗」下添「章句」二字，陈同。案各本盖皆脱，下注「韩诗曰淑女」同。

注「刘熙释名曰容车」下至「以合北辰」：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十字。

注「行」：袁本、茶陵本作「珩音行」三字，在注中「琚音居」上，是也。

注「旌旗以铭功也」：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注「左氏传曰」下至「或凭焉」：袁本、茶陵本无此二十字。案：无者最是。

注「吕氏春秋曰天道圆地道方何以说天道之圆也」：袁本、茶陵本无「曰天道圆地道方何以」九字。案：此校添之也。

注「王者膺庆于所感」：案：「者」字不当有，「感」当作「戚」。各本皆误。

注「毛诗曰」下至「于以采藻」：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

注「苹之言宾藻之言澡」：袁本、茶陵本无此八字。

注「故取名以为戒」：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方江泳汉：茶陵本「泳」作「咏」，云五臣作「泳」。袁本无校语。案：茶陵所见非也。

注「东都赋曰」：袁本、茶陵本「赋」作「主人」，是也。

注「陈女图以镜鉴顾女史而问诗」：袁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陈列国史以镜鉴也」八字。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之逝切」：袁本、茶陵本此在注末，是也。

注「零细切」：袁本作「视音视沴零细切」七字，在注中「汉书曰」上，是也。茶陵本移「零细切」在注首，非。尤删「视音视」，益非。

注「汉书仪曰」：何校「书」改「旧」，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礼记曰」下至「必于岁之杪」：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三字。案：无者最是。

齐敬皇后哀策文

萧子显齐书，明帝敬刘皇后讳惠端，彭城人也，光禄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为高宗纳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县张山。高宗即位，追尊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兴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齐敬皇后哀策文

谢玄晖

惟永泰元年。萧子显齐书，明帝改年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东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宫启自先茔，将祔于某陵。风俗通曰：梓宫者，礼：天子敛以梓器。宫者，存时所居，缘生事亡，因以为名。凡人呼棺，亦为宫也。说文曰：茔，墓地。礼记，孔子曰：鲁人之祔也，合之。郑玄曰：祔，谓合葬也。其日，至尊亲奉奠某皇帝，至尊，东昏侯宝卷。郑玄周礼注曰：奠，献也。馈奠明帝。崩，未谥，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设祖于行宫，礼也。司马彪续汉书，太尉公一人，凡大丧则告谥南郊。祖，已见上文。翠帘舒阜，玄堂启扉。张协襖赋曰：翠幕蜺连。张衡吕司徒诔曰：去此宁寓，归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弥长。俎彻三献，筵卷六衣。杜预左氏传注曰：撤，去也。礼，祭必三献。周礼，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祔衣、褕狄、阙狄、鞠衣、展衣、祿衣。哀子嗣皇帝，怀蜃卫而延首，想鹭辂而抚心。周礼曰：遂人，大丧，使帅其属以蜃车之役卫。郑玄曰：蜃车，柩路，柩载柳四轮，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赋曰：伫延首以极视。周礼曰：安车雕面鹭总。列子曰：师襄乃抚心高蹈。痛椒涂之先廓，哀长信之莫临。椒涂，已见上文。应劭汉官仪曰：帝祖母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长信宫也。身隔两赴，时无二展。尔雅曰：赴，至也。礼记，颜渊谓子路曰：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郑玄曰：展

，省视也。旋诏左言，光敷圣善。郑玄礼记注曰：旋，便也。汉书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干宝晋纪，魏帝诏曰：三后咸用光敷圣德。毛诗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其辞曰：

帝唐远胄，御龙遥绪。班固汉书赞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在秦作刘，在汉开楚。班固汉书赞曰：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汉书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为楚王。沈约宋书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后也。肇惟淑圣，克柔克令。克柔，已见上文。毛诗曰：令妻寿母。清汉表灵，曾沙膺庆。韩诗曰：汉有游女。薛君曰：游女，谓汉神。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曰：表灵物莫赏。汉书元后传，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郑孺徙，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东有五麓之虚，即沙麓地。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膺庆，已见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诗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光华沼沚，荣曜中谷。毛诗序曰：采蘋，夫人不失职也。诗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又诗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诗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敬始纉紼，教先種稷。列女传，敬姜曰：皇后亲蚕玄紼，公侯夫人加之以纉紼。周礼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出種稷之种，而献于王。睿问川流，神襟兰郁。川流，已见上文。杨雄书曰：贤女馨芬于兰茝。

先德韬光，君道方被。先德，谓明帝也。韬光，谓封西昌侯之时也。广雅曰：韬，藏也。吴志，贺劭上疏曰：陛下昔韬藏神光，潜德东夏。干宝晋纪，文帝遗吴主书曰：韬神光福德，久劳于外。毛诗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于佐求贤，在谒无谀。毛诗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谀私谒之心。顾史弘式，陈诗展义。班婕妤自伤赋曰：顾女史而问诗。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干宝晋纪摠论曰：仁以厚下。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十乱斯俟，四教罔忒。论语，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马融曰：其一人谓文母也。礼记曰：古者妇人教以妇德、妇容、妇言、妇功。郑玄诗笺云：法度莫大于四教。广雅曰：忒，差也。思媚诸姑，贻我嫔则。毛诗曰：思媚周姜。又曰：问我诸姑。又曰：贻我来牟。孔安国传曰：嫔，妇也。毛诗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妇道也。化自公宫，远被南国。公宫、南国，并已见上文。轩曜怀光，素舒伫德。光、德，皆谓后也。言轩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伫圣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轩辕者，帝妃之舍。高诱曰：轩辕，星也。刘歆有曜历。楚辞曰：前望舒使先驱。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闵予不佑，慈训早违。毛诗曰：闵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佑。晋中兴书曰：肃祖太妃荀氏薨，显宗诏曰：朕少遭闵凶，慈训无禀。广雅曰：违，背也。方年冲藐，怀袖靡依。尚书曰：肆予冲人弗及知。左氏传，晋献公曰：以是藐诸孤。毛诗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郑玄曰：腹，怀抱也。家臻宝业，身嗣昌晖。周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辉在阴。寿宫寂远，清庙虚归。呜呼哀哉！楚辞曰：蹇将澹兮寿宫。王逸曰：寿宫，供神之处也。毛诗曰：清庙，祀文王也。

帝迁明命，民神胥悦。谓明帝即位也。毛诗曰：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国语，祭公谋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孙圉曰：又能上下悦于鬼神。干景外临，阴仪内缺。周易曰：干为君，为父。礼记曰：后治阴德也。空悲故剑，徒嗟金穴。汉书曰：宣帝许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公卿议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范晔后汉书曰：光武郭皇后弟况为大鸿胪，数赏赐金钱，京师号况家为金穴。璋瓚奚献，袆褕罔设。呜呼哀哉！礼记曰：君致齐于外，夫人致齐于内。君执圭瓚裸尸。太宗执璋瓚亚裸。郑玄曰：太宗亚裸，容夫人有故摄焉。璋瓚，夫人所执。又，周礼注曰：裸，谓以圭瓚酌郁鬯始献尸也。后于是以璋瓚酌亚裸。袆褕，已见上文。

冯相告祲，宸居长往。谓明帝崩也。周礼曰：冯相氏，中士，郑玄曰：冯，乘也。相，视也。东京赋曰：冯相观祲。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贻厥远图，末命是奖。谓顾命令祔也。毛诗曰：贻厥孙谋。左氏传，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尚书曰：道扬末命。方言曰：秦、晋之间，相劝曰奖。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丰、沛，喻帝乡也。汉书曰：高祖沛丰邑。毛诗曰：绸缪束薪。毛萇曰：绸缪，犹缠绵也。风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国，苞宇宙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呜呼哀哉！礼记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不从。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鲋隅之山，帝顓頊与九嫔葬焉。

陈象设于园寝兮，映輿鏐亡犯于松楸。楚辞曰：象设君室静闲安。汉书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庙。又园中各有寝。蔡邕独断曰：金鏐者，马冠也，如玉华形，在马髦前。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藉田赋曰：清洛浊渠。继池縻于通轨兮，接龙帷于造舟。礼记曰：饰棺，君三池。郑玄曰：悬池于荒之爪端，若今承溜然。又礼记曰：饰棺，君龙帷，振容，黼荒。郑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诗曰：造舟为梁。回塘寂其已暮兮，东川澹而不流。呜呼哀哉！南都赋曰：分背回塘。吕氏春秋曰：水泉东流。说文曰：澹，水摇也

籍閼宫之远烈兮，闻纘女之遐庆。毛诗，閼宫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曰：纘女维莘，长子维行。始协德于莘蓂兮，终配祗而表命。晋中兴书，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闺房，以着协德之义。辨亡论曰：赵达以机祥协德。采莘、采蓂，已见上文。汉书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号也。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东观汉记，上赐东平王苍书曰：向卫南宫，皇太后因过按行阅视旧时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结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遗王，可瞻视，以慰凯风寒泉之思。西京杂记曰：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彩婉转丝绳系身毒宝镜一枚。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宣帝崩后，不知所在。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呜呼哀哉！毛诗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又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毛诗曰：静女其娈，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文选考异

注「追尊为敬皇后」：袁本、茶陵本无「敬」字。案：此尤校添之也。

注「东昏侯宝卷」：袁本、茶陵本「侯宝卷」作「也」，是也。

注「周礼曰遂人」：案：「人」当作「师」。各本皆误。

注「以蜃车之役卫」：案：「以」当作「共」，「卫」字不当有。各本皆误。

注「枢载柳四轮」：何校「枢」下添「路」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阮瑀正欲赋曰」：案：「正」当作「止」。各本皆伪。

注「今王翁郑孺」：陈云「郑」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贤女馨」：袁本、茶陵本「馨」下有「香」字，是也。

注「毛诗序曰」下至「被于南国」：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二字。

注「孔安国传曰」：何校「传」上添「尚书」二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淮南子曰」下至「高诱曰」：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四字。

注「轩辕星也」：袁本、茶陵本「也」作「名」。又袁本此下有「已见上文曜星也」七字，茶陵本有「曜星也」三字。案：袁本是也。茶陵本删非，尤改益非。

注「毛诗曰清庙」：陈云「诗」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璋瓚夫人所执」：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字。

宸居长往：袁本、茶陵本「居」作「驾」。案：此尤改之，盖二本是。

注「礼记曰口」：袁本、茶陵本无空格，是也。

映輿鍍于松楸：袁本、茶陵本「鍍」作「鍍」，是也。注同。

籍閼宫之远烈兮：袁本、茶陵本「籍」作「藉」，是也。

终配祗而表命：袁本、茶陵本「祗」作「祀」。案：此尤改之，盖二本是。

注「赵达以机祥协德」：案：「机」当作「襪」。各本皆伪。

注「假结帛巾各一枚」：袁本、茶陵本无「枚」字。案：无者是也。范书光武十王传所载亦无此字，可借为证。

注「可瞻视」：袁本、茶陵本「瞻视」作「视瞻」，是也。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

并序

郭有道碑文

蔡伯喈范晔后汉书曰：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也。辟桥玄府，稍迁至郎中。后董卓辟邕，迁尚书。及卓被诛，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狱中。

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汉书，太原郡有界休县。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传曰：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亡，虞必从之。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虢叔，王季之穆，为文王卿士。将虢是灭，何爱于虞？毛诗曰：我求懿德。国语，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韦昭曰：咨，谋也。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左氏传，师服曰：天子建国。又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传，晋献公谓荀息曰：吾欲攻郭则虞救之，攻虞则郭救之，如何？高诱战国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黄石公记序曰：张良虑若源泉，深不可测。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孔丛子曰：鲁人有仪公潜者，砥节厉行，乐道好古。仲长子昌言曰：直道正辞，贞亮之节。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周易曰：贞固足以干事。韩诗外传曰：设于隐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蘧伯玉之行也。孙卿子曰：拘木必将待隐括然后直。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括，犹量也。苍颉篇曰：矫，正也。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六经，五经及乐经也。图，河图也。纬，六经及孝经皆有纬也。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论语，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论语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时纓綬之徒，绅佩之士，礼记曰：子事父母，冠纓纓。郑玄曰：纓，纓饰也。孔安国论语注曰：绅，大带也。礼记曰：凡带必有佩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杨雄核灵赋曰：支附叶从，表立景随。庄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也。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尚书大传曰：百川趋于东海。曾子曰：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尔乃潜隐衡门，收朋勤诲，毛萇诗传曰：衡门，横木为门，言浅陋也。论语，子曰：诲人不倦，何有于

我哉！童蒙赖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犹去也。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汉书李寻传曰：王根辅政，数虚己问寻。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辟，犹召也。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西京赋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传曰：卫叔卿与数人博，其子度曰：向与博者为谁？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谧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及尧之让位于许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责由曰：汝何不隐汝光，何故见若身也？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书曰：策名于天衢。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毛萇诗传曰：融，长也。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晔后汉书曰：建宁，灵帝年号也。

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寘念。毛诗曰：终其永怀。毛萇诗传曰：寘，置也。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左氏传，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谓不朽。金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毛诗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铭景行，毛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奋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典引曰：扇遗风，播芳烈。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毛诗曰：显显令问。其辞曰：

于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于玄。广雅曰：玄，道也。纯懿淑灵，受之自天。毛诗曰：有命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家语，齐大夫子与适鲁，见孔子曰：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海渊之为大。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左氏传曰：晋谋元帅，赵衰曰：郟穀可，臣亟闻其言矣，悦礼、乐而敦诗、书，君其试之。匪惟摭华，乃寻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宫墙重仞，允得其门。论语，子贡谓叔孙武叔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懿乎其纯，确乎其操。周易曰：龙德而隐者也，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洋洋搢绅，言观其高音告。封禅书曰：因杂搢绅先生之略术。栖迟泌丘，善诱能教。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论语，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赫赫三事，几行其招。毛诗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犹召也。委辞召贡，保此清妙。言有召贡者，委弃而辞之。范晔后汉书曰：司徒黄琼辟泰太常，赵典举泰有道，并不应。召或为台。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书，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爰勒兹铭，摭其光耀。韦昭汉书注曰：摭，布也。嗟尔来世，是则是效。尚书曰：予恐来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则是效。

文选考异

郭有道碑文：茶陵本此上有「碑文上」三字，另为一行，是也。袁本亦脱。

注「鲁人有仪公潜者」：案：「仪公」当作「公仪」。各本皆倒。此所引公仪

第九文也。

将蹈鸿涯之遐迹：案：「鸿」当作「洪」，注引西京赋、神仙传皆是「洪」字，可证。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字作「鸿」，盖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又案：蔡中郎集亦作「洪」。

注「由以告巢父焉」：袁本、茶陵本无「巢父焉」三字。

注「毛诗曰显显令问」：案：「曰」下当有「令问令望出师颂曰」八字。各本皆脱。陈改「毛诗」二字作「史孝山出师颂」六字，未是也。

注「君其试之」：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尚书祖乙曰」：案：「乙」当作「己」。各本皆伪。

陈太丘碑文

并序

陈太丘碑文

蔡伯喈

先生讳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范曄后汉书曰：寔，颍川许人。汉书，颍川郡有许县。魏志曰：文帝黄初二年，改许县为许昌县。然蔡邕之时，惟许县，或云许昌，非也。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易通卦验曰：大皇之先兴，耀含元精。论衡曰：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孟子谓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当今之世，舍我而谁？兼资九德，摠修百行。尚书，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臧与从弟书曰：学者，所以饰百行也。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论语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又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善诱，已见上文。论语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论语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孝经曰：进退可度。不徼讪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论语，子贡曰：恶徼以为智者，恶讪以为直者。又，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德务中庸，教敦不肃。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孝经，子曰：其教不肃而成。政以礼成，化行有谥。左氏传，晋郤至谓子反曰：政以礼成，民是以息。尔雅曰：谥，静也。会遭党事，禁固二十年，乐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庄子曰：澹然无极，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毛诗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及文书赦宥，时

年已七十，遂隐丘山，悬车告老，汉书曰：薛广德乞骸骨，赐安车驷马。悬其车传子孙。左氏传曰：晋韩献子告老。杜预曰：告老，致仕者也。四门备礼，闲心静居。尚书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大将军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后汉书，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谢使者。前后招辟，使人晓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践常伯，超补三事，应劭汉官仪曰：侍中，周官号曰常伯，选于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环济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风后为黄帝侍中，周时号曰常伯，秦始复故。三事，已见上文。纁佩金紫，光国垂勋。汉书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皆金印紫绶。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类曰：吾老无妻子，死期将至。弘农杨公，东海陈公，范曄后汉书曰：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卿，群寮毕贺，赐等常叹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也。每在袞职，群寮贺之，袞职，谓三公也。周礼曰：三公自袞冕而下。皆举手曰：「颍川陈君，绝世超伦，大位未跻，方言曰：跻，登也。惭于臧文窃位之负。」论语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故时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

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后汉书，中平，灵帝年号也。八月丙午，遭疾而终。临没顾命，留葬所卒，孔安国尚书传曰：临终之命曰顾命。时服素棺，槨财周衬，丧事惟约，用过乎俭。周易曰：用过乎俭。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岩藪知名，失声挥涕。礼记曰：内人行哭失声。家语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无挥涕。王肃曰：挥涕，涕流以手挥之也。大将军吊祠，锡以嘉谥，范曄后汉书曰：何进遣使吊祭。曰：「征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曜之纯。孝经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圣，四渎之精仁明。又钩命决曰：五岳吐精。宋均曰：吐精，生圣人也。灵曜，谓天也。尚书纬有考灵曜。天不憖遗老，俾屏我王，左氏传，孔丘卒，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时靡宪。礼记曰：孔子早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搢绅儒林，论德谋迹，谥曰文范先生。」汉书有儒林传。传曰：「郁郁乎文哉。」论语文也。书曰：「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箕子谓武王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存海没号，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吊。太守南阳曹府君命官作诔曰：「赫矣陈君，命世是生。广雅曰：命，名也。李陵书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为士作程。孔安国尚书传曰：醇，粹也。毛萇诗传曰：程，法也。资始既正，守终又令。周易曰：万物资始。史记，祭公谋父曰：犬戎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奉礼终没，休矣清声！遣官属掾吏，前后赴会，刊石作铭。府丞与比县会葬。荀慈明韩元长等五百余人，范曄后汉书曰：荀爽，字慈明，献帝拜为司空。又曰：韩融，字符长，献帝初，官至太仆。缙麻设位，哀以送之。丧服

传曰：缙麻十五升布。郑玄曰：谓之缙者，缕细如丝也，音思。孝经曰：哀以送之。远近会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临郡，谢承后汉书曰：刘翊，颍川人。河南尹种拂尝来临郡，翊为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叹功德，述录高行，以为远近鲜能及之，重直用部大掾，以时成铭。斯可谓存荣没哀，死而不朽者已。论语，子贡曰：夫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不朽，已见上文。乃作铭曰：

峨峨崇岳，吐符降神；上林赋曰：南山峨峨。毛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于皇先生，抱宝怀珍。如何昊穹，既丧斯文。论语，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微言圯绝，来者曷闻。微言，已见上文。幽通赋曰：将圯绝而罔阶。论语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交交黄鸟，爰集于棘。毛诗国风文。喻仕于乱时也。命不可赎，哀何有极！毛诗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文选考异

注「袞职谓三公也」：袁本无此六字，是也。茶陵本有，其此节注与五臣错互而误衍。

惭于臧文窃位之负：袁本、茶陵本「臧文」作「文仲」。案：此无以考之，集亦作「文仲」。

注「孝经援神契曰」下至「仁明」：此十八字袁本、茶陵本无。案：因已见五臣而节去，尤添，是也。

遣官属掾吏：何校「吏」改「史」，是也。各本皆传写伪。集亦作「吏」，伪与此同。

注「直用」：袁本、茶陵本作「重直用切」四字，在正文「以成时铭」下，是也。

以时成铭：袁本、茶陵本「时成」作「成时」。案：此无以考之也，集亦作「成时」。

褚渊碑文

并序

褚渊碑文

王仲宝萧子显齐书曰：王俭，字仲宝，琅邪人。幼专心笃学，手不释卷。为中书监，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左氏传曰：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对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左氏传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毛诗

曰：人之云亡。随武既没，赵文怀其余风。于文简公见之矣。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我则随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谋身不遗其友。郑玄曰：武子，士会也，食邑于随。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没。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余风也。公讳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微子以至仁开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记曰：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纣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乱，成王命诛武庚，乃命微子开代殷，国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贤，及代武庚，故殷余民甚欣戴之而爱焉。左氏传曰：鲁季武子如宋，褚师段逆之。杜预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师，官也。命氏，已见上文。爰逮两汉，儒雅继及；汉书曰：褚大通五经，为博士。谢承后汉书曰：褚禧，字叔齐，陈留尉氏人，博闻广见，聪明智达也。魏晋以降，奕世重晖。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褚氏未闻。晋中兴书曰：褚裒，字季野，侍中、卫将军，薨，赠太傅元穆侯。德合当时，行比州壤。魏书曰：陈寔德冠当时。庄子曰：行比一乡。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言；王命论曰：渊然深识。毛诗曰：于予小子，未知臧否。论语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亮采王室，每怀冲虚之道。尚书曰：亮采惠畴。老子曰：大满若冲。字林曰：冲，犹虚也。可谓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自兹厥后，无替前规，建官惟贤，轩冕相袭。尚书曰：建官惟贤。管子曰：先王制轩冕，足以着贵贱。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公禀川岳之灵晖，含珪璋而挺曜，川岳之灵，已见上文。礼记曰：珪璋特达。广雅曰：挺，出也。和顺内凝。英华外发。礼记曰：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神茂初学，业隆弱冠。弱冠，已见上文。是以仁经义纬，敦穆于闺庭；张协白鸠颂曰：经仁纬义。王隐晋书曰：泛胜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尽于闺庭。金声玉振，寥亮于区寓。金声玉振，已见上文。郑玄礼记注曰：振，犹动也。东京赋曰：区寓义宁。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诗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传曰：山涛淳深慎嘿。尚书曰：率由典常。尽欢朝夕，人无间言。礼记，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论语，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曰：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音徽，即徽音也。毛诗曰：太姒嗣徽音。韵字弘深，喜愠莫见其际；晋中兴书曰：卫玠终身不见其愠喜。袁宏竹林名士传曰：山涛莫见其际。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于己。王命论曰：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谓澄之不清，挠之不浊。范晔后汉书曰：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宏，不宿而退；往从黄宪

，累日方还。或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袁阳源才气高奇，综核精裁；沈约宋书曰：袁淑，字阳源，少有风气，还尚书吏部郎。臧荣绪晋书曰：吕安才气高奇。又曰：荀顛综核名实，风俗澄一。范晔后汉，书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犹以利刃断腐朽。宋文帝端明临朝，鉴赏无味。鹖冠子曰：所谓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班固成帝赞曰：临朝渊默。袁既延誉于遐迩，文亦定婚于皇家。国语曰：使张老延君誉于四方。蔡邕述行赋曰：皇家赫而天居。选尚余姚公主，拜驸马都尉。萧子显齐书曰：渊少有世誉，复尚公主。汉结叔高，晋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辅决录曰：平陵窦叔高以经术称。挚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经为郡上计吏。朝会数百人，叔高仪状绝众，天子异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辈嘲笑焉。叔高时以自有妻，不敢以闻，方欲迎妻与决，未发，而诏叔高就第成婚。王隐晋书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诗传曰：蔑，无也。

释褐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当世；楚辞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晋中兴书，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宠，冠冕当世。升降两宫，实惟时宝。陆机谢内史表曰：官成两宫。尚书曰：所宝惟贤。具瞻之范既着，台衡之望斯集。毛诗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与能同。毛诗曰：实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参太宰军事，入为太子洗马，俄迁秘书丞。赞道槐庭，司文天阁；周礼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晋令曰：秘书郎掌三阁经书。三辅故事曰：天禄阁在大殿北，以藏秘书。光昭诸侯，风流籍甚。韩诗外传曰：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名昭诸侯，天下愿焉。刁凿晋阳秋曰：王夷甫、乐广俱宅心事外，言风流者，称王、乐焉。汉书曰：陆贾游汉庭公卿间，名声籍甚。以父忧去职，萧子显齐书曰：渊父湛之，骠骑将军。丧过乎哀，几将毁灭。周易曰：丧过乎哀。孝经曰：毁不灭性。有识留感，行路伤情。桓谭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论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论之。家语曰：子游见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火。

服阕，除中书侍郎。郑玄礼记曰：阕，终也。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礼记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左氏传曰：闵子骞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庄子曰：智效一官。于时新安王宠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选，妙尽国华。沈约宋书曰：始平孝敬王子鸾，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叔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鸾府国。子鸾兼司徒，进号抚军将军。尚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国语，季文子曰：吾以德荣为国华。韦昭曰：以德荣显者，可以为国之光华也。出为司徒右长史，转尚书吏部郎。执铨以平，韦昭汉书注曰：铨，称锤。声类

曰：铨，所以称物。晋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诏曰：选曹铨管人材。御烦以简，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复存于兹。臧荣绪晋书曰：裴楷，字叔则，河东人也，为尚书郎。吏部郎阙，太祖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是以楷为吏部郎。泰始之初，入为侍中。裴子野宋略曰：寿寂之前刃少帝，延湘东王升御坐，立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号泰始。曾不移朔，迁吏部尚书。是时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谓弑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作乱。萧子显齐书曰：建安王休仁南讨贼，屯鹊尾洲，遣渊诣军，选将帅以下勋阶。毛诗曰：天步艰难。蔡邕刘宽碑曰：统艾三军，以清王涂。答宾戏曰：王途芜秽，周失其驭。元戎启行，衣冠未缉。元戎启行，谓建安出征也。毛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衣冠，谓朝士也。范晔后汉书，霍谡奏记曰：宋光衣冠子孙。尔雅曰：辑，和也。缉与辑同。内赞谋谟，外康流品。东观汉记，世祖策曰：前将军邓禹与朕谋谟帷幄。李重集曰：为选部尚书，其箴曰：铨管人流，品藻清浊。制胜既远，泾渭斯明。孙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孙绰子曰：或问雅俗，曰：泾、渭殊流，雅、郑异调。赏不失劳，举无失德。左氏传，随武子曰：楚君举不失德，赏不失劳。绩简帝心，声敷物听。崔駰武赋曰：假皇天乎简帝心。尚书大传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听。事宁，领太子右卫率，固让不拜。寻领骁骑将军。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帷幄，已见上文。尚书，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显民。孔安国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雩都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汉书有豫章郡雩都县。既秉辞梁之分，又怀寝丘之志，国语曰：惠王以梁予鲁阳文子，辞曰：梁险而在远，惧子孙之有贰者。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乏臣之祀也。乃与鲁阳。贾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鲁阳文子，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鲁阳公。列子曰：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之，越人机之，可长有者惟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礼曰：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汉书曰：井方一里。

久之，重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尽规献替，均山甫之庸；国语，召康公曰：天子听政，近臣尽规。又：史黯谓赵简子曰：夫事君者，谏过而后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毛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缉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又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丹阳京辅，远近攸则；汉书曰：右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风，是为三辅。又百官表有京辅都尉。毛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曰：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

四方之中正也。吴兴襟带，实惟股肱；李尤有函谷关铭曰：襟带咽喉。汉书曰：季布为河东守，上召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时召君耳。频作二守，并加蝉冕。萧子显齐书曰：寻迁散骑常侍，丹阳尹；出为吴兴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独断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蝉。政以礼成，民是以息。左氏传邲至之辞，已见上文。明皇不豫，储后幼冲，沈约宋书曰：太宗明皇帝讳彧。又曰：后废帝昱字德融，明帝长子也。泰始七年，立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书曰：武王有疾弗豫。谢承后汉书曰：孝灵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之寄，允属时望。毛诗曰：貽厥孙谋，以燕翼子。征为吏部尚书，领卫尉，固让不拜。改授尚书右仆射。端流平衡，外宽内直。贾子曰：视有四则，朝廷之视，端流平衡。韩诗外传曰：外宽内直，蘧伯玉之行也。弘二八之高誉，宣由庚而垂咏。二八，八元、八恺也。毛诗序曰：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即世，遗命以公为散骑常侍、中书令、护军将军。送往事居，忠贞允亮。太宗，明帝。左传，荀息谓晋献公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秉国之均，四方是维。毛诗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左氏传曰：随武子曰：蒍敖为太宰，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公之登太阶而尹天下，君子以为美谈，孔融张俭碑曰：惜乎不登太阶以尹天下，致皇代于隆熙。公羊传曰：鲁人至今以为美谈。亦犹孟轲致欣于乐正，羊职悦赏于士伯者也。孟轲曰：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孙丑曰：奚喜？曰：其为人也好善。刘熙曰：乐正，姓也；子，通称也。名克。左氏传曰：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羊舌职悦之，以为当也。

丁所生母忧，谢职。毁疾之重，因心则至。萧子显齐书曰：渊遭庶母郭氏丧，葬毕，起为中军将军，本官如故。毛诗曰：因心则友。朝议以有为为之，鲁侯垂式；礼记，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也。礼欤？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有鲁伯禽有为为之。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进明准。汉书曰：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人也，为丞相。及母既终，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踰国家之制也。爰降诏书，敦还摄任。固请移岁，表奏相望。事不我与，屈己弘化。沈约宋书曰：褚渊以母忧去职，诏摄本任。尔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愤诗曰：时不我与。荀悦申鉴曰：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尚书曰：三孤贰公弘化。属值三季在辰，戚蕃内侮；国语，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韦昭曰：三季，桀、纣、幽王也。潘元茂九锡文曰：称兵内侮。桂阳失图，窥窬神器。沈约宋书曰：桂阳王休范，文帝子也，封为桂阳王，后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驾，主幼时屯，遂举兵反。休范已至新林，朝廷震动。平南将军齐王出次新亭，中军将军褚渊入卫殿省。休范自于新林步上，越骑校尉张苟儿直前斩休范首持还。休范自

新林分遣同党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门。休范虽死，不相知闻。墨蠡至杜姥宅，宫省怖扰。于是城内分遣诸军东西奋击，诸贼一时奔散，斩墨蠡等。刘琨劝进表曰：狡寇窥窬。左氏传，师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覬觎。杜预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与觎同。鼓棹则沧波振荡，建旗则日月蔽亏。湛方生诗曰：鼓棹行游瞩。吴都赋曰：振荡汪流。曹子建责躬诗曰：建旗东岳。子虚赋曰：岑崆参差，日月蔽亏。出江派而风翔，入京师而雷动。典引曰：仁风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诰曰：矫矫元戎，雷动云徂。楚辞曰：雷动电发。鸣控弦于宗稷，流锋镝于象魏。班固汉书李广述曰：控弦贯石，威动北邻。宗，宗社也。蔡邕独断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礼曰：太宰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论曰：锋镝流乎絳阙。虽英宰临戎，元渠时殄；英宰，谓齐王也。元渠，谓休范也。晋中兴书，穆帝诏曰：实赖英宰渊谋。尚书曰：歼厥渠魁。而余党寔繁，宫庙忧逼。余党，谓杜墨蠡也。公乃摠熊罴之士，不贰心之臣，尚书曰：先君文、武，则亦有熊罴之士，不贰心之臣。戮力尽规，克宁祸乱。国语曰：戮力一心。贾逵曰：戮力，并力也。尽规，已见上文。康国祚于缀旒，拯王维于已坠。公羊传曰：君若赘旒。然赘犹缀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诚由太祖之威风，抑亦仁公之翼佐。太祖，齐王也。可谓德刑详，礼义信，战之器也。左氏传曰：楚子救郑，军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礼义信，战之器也。杜预曰：器，犹用也。以静难之功，进爵为侯，兼授尚书令、中军将军，给班剑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无不利撝谦。韩诗外传曰：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晋起居注，安帝诏曰：洒落成勋，固秉谦挹。改授侍中、中书监，护军如故。又以居母艰去官。萧子显齐书曰：渊后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虽事缘义感，而情均天属。庄子曰：桑雩谓孔子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趣，何与？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者也。司马彪曰：假，国名也。属，连也。颜丁之合礼，二连之善丧，亦曷以踰！礼记曰：颜丁善居丧，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郑玄曰：颜丁，鲁人也，居丧合礼。礼记，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天厌宋德，水运告谢。左氏传，郑伯曰：天而既厌周德矣。水运，宋也。射雉赋曰：青阳告谢。王逸楚辞注曰：谢，去也。嗣王荒怠于天位，沈约宋书曰：后废帝，明帝长子，讳昱，即位，淫乱。尚书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艰哉！强臣凭陵于荆楚。沈约宋书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便有异志。左氏传，郑王子伯骈曰：今楚凭陵我城郭。废昏继统之功，龔乱宁民之德，废昏，谓废帝为苍梧王也。继统，谓立顺帝也。萧子显齐书曰：苍梧暴虐稍甚。

及废，群公集议，袁粲，刘秉既不受，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笔授太祖。太祖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事乃定。顺帝立，檄太常曰：继统扬业。墨子曰：夏桀时，天乃命汤于钺宫，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论曰：及其出也，足以济世宁民也。公实仰赞宏规，参闻神筭。潘岳贾充诔曰：使夫疑庙定于神筭。虽无受脤出车之庸，亦有甘寝秉羽之绩。左氏传，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爨，戎有受脤。毛诗曰：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庄子，仲尼谓楚王曰：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寝，安寝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礼记曰：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也。兼授卫军，戎政辑睦。牵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闲。左氏传，随武子曰：楚卒乘辑睦，事不奸矣。

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沈约宋书曰：顺帝讳准，字仲谟，明帝第三子。废帝殒，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后，四年，禅位于齐，帝逊位于东邸。孔安国尚书序曰：汉室龙兴。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业。周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弼谐允正，徽猷弘远，尚书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毛诗曰：君子徽猷，小人与属。树之风声，着之话言，左氏传，君子曰：古之王者，并建圣哲，树之风声，着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转为中军师。魏国初建，为尚书令。臧荣绪晋书曰：裴秀，字季彦，河东人也。常道乡公立，与议定策，迁尚书仆射。及世祖受禅，进左光禄大夫。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国语，蓝尹亶谓子西曰：吾闻君子惟独居思念前世之崇替，于是乎有叹。韦昭曰：崇，终也；替，废也。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传曰：楚屈建语康王晋范会之德。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顺、齐高、武。然此武犹未立，盖终言之。寅亮，已见班孟坚封燕然山铭。大启南康，爰登中铉；时膺土宇，固辞邦教。萧子显齐书曰：建元元年，进位司徒，侍中、中书监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渊固让司徒。毛诗曰：大启尔宇。毛萇曰：宇，居也。东京赋曰：广启土宇。周易曰：鼎金铉。郑玄曰：金铉，喻明道能举君之官职也。郑玄尚书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书令，古之冢宰，萧子显齐书曰：渊寻加尚书令，本官如故。周礼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郑玄曰：尔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虽秩轻于衮司，而任隆于百辟。衮司，三公也。毛诗曰：百辟其刑之。暂遂冲旨，改授朝端。晋起居注曰：帝诏曰：若不少顺冲旨，降损盛制。晋中兴书，谢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载。迹无异言，远无异望。刘琨劝进表曰：是以迹无异言，远无异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册。执五礼以正民，简八刑而罕用。萧子显齐书曰：二年，重申前命为司徒。周礼曰：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郑玄曰

：礼谓典礼五：吉、凶、军、宾、嘉也。孔安国尚书传曰：简，略也。周礼，大司徒职曰以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义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姻音因。故能骋绩康衢，延慈哲后。登楼赋曰：假高衢而骋力。邓耽郊祀赋曰：伊皇母以延慈。义在资敬，情同布衣；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晋中兴书，庾亮上疏曰：先帝谬顾，情同布衣。出陪銮躅，入奉帷殿。仰南风之高咏，餐东野之秘宝。家语曰：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王隐晋书，庾峻曰：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东野，未详。又曰：雒书零准听曰：顾命云：天球河图在东序。天球，宝器也。河图本纪，图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东序之秘宝。然野当为杼，古序字也。以是图纬，故曰餐。餐，美也。雅议于听政之晨，披文于宴私之夕。礼记曰：君日出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王廙思逸民赋曰：左披文以遘话，讲六艺之宏敷。毛诗曰：诸父兄弟，备言燕私。参以酒德，间以琴心。晋书，刘伶有酒德颂。列仙传曰：涓子作琴心三篇。暖有余晖，遥然留想。暖，温貌。庄子曰：暖然似春，遥然流想，所虑者深也。君垂冬日之温，臣尽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惧常若秋霜。邓析子曰：为君者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荀悦申鉴曰：主怒如秋霜。肃肃焉，穆穆焉。尔雅曰：穆穆、肃肃，敬也。于是见君亲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国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见之，令子为上卿。辞曰：成闻之，人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长，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则致死矣。太祖升遐，绸缪遗寄。萧子显齐书曰：太祖崩，遗诏以渊录尚书事。礼记曰：天子崩，告丧曰：天王登遐。西征赋曰：武皇忽其升遐。以待中、司徒录尚书事。禀玉几之顾，奉缀衣之礼。尚书顾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又曰：出缀衣于庭，越翼日，王崩。择皇齐之令典，致声化于雍熙。左氏传，随武子曰：蒍敖为太宰，择楚国之令典。东京赋曰：上下共其雍熙。内平外成，实昭旧职。左氏传，太史克曰：舜举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又，展禽曰：桓公纠合诸侯，实昭旧职。增给班剑三十人，晋公卿礼秩曰：诸公给虎贲三十人，持剑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传，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礼记曰：殊徽号。郑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为旗章，以别贵贱。郑玄曰：章，帜也。位尊而礼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陈退。朝廷重违谦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晋起居注，安帝诏曰：今权顺所请，以申超世之美。改授司空，领骠骑大将军，侍中录尚书如故。萧子显齐书曰：渊寝疾，上相星连有变，渊忧之，表逊位，乃改受司空，领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如故。

景命不永，大渐弥留。蔡邕杨公诔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倾。尚书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庄疾棘，卫君当祭而辍礼；礼记曰：卫有太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臣有柳庄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褻之。晏婴既往，齐君趋车而行哭。晏子曰：齐景公游于菑。晏子死，公繁馭而驰。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如车之馭，则又乘之。比至国，四下而趋，至则伏尸而哭曰：百姓谁复告我恶邪？韩诗外传曰：趋车，驰马也。公之云亡，圣朝震悼于上，群后恇匡动于下，郑玄礼记注曰：恇，恐也。岂唯哀缠一国，痛深一主而已哉！言万国同戚，岂如柳庄、晏婴事止一国一主而已哉！李萧远运命论曰：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追赠太宰，侍中录尚书如故，给节羽葆鼓吹班剑为六十人，谥曰文简，礼也。

夫乘德而处，万物不能害其贞；庄子曰：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虚己以游，当世不能扰其度。庄子曰：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舩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虚己以游于世，其孰能害之。均贵贱于条风，忘荣辱于彼我。淮南子曰：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丽也；毁誉之于己，犹蚊?之一过也。庄子，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何也？孙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然后可兼善天下，聊以卒岁。孟子曰：古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者也。家语，孔子歌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经始图终，式免祗悔。潘岳家风诗曰：经始复图终，葺宇营丘园。周易曰：无祗悔。谁云克备，公实有焉。是以义结君子，惠沾庶类。国语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言象所未形，述咏所不尽。谢庆绪答郗敬书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无舍，哀清晖之眇默。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曰：二离扬清晖。眇默，远貌也。楚辞曰：路眇眇兮默默。餐輿诵于丘里，瞻雅咏于京国。左氏传曰：子产为政，与人诵之曰：子产若死，其谁嗣之？思卫鼎之垂文，想晋锺之遗则。礼记，卫孔悝鼎铭曰：公曰叔舅，予与汝铭，若纂乃考服。国语，晋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颖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锺。韦昭曰：景锺，景公锺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辞曰：毛诗曰：高山仰止。祢衡颜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辰精感运，昴灵发祥。尔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辞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房者，苍神之精，同据而兴。齐

水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汉将萧何，昂星精，生于丰，通于制度。发祥，已见上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昴宿以生，故良也。尚书大传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天鉴璇曜，踵武前王。言君能鉴照璇玑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禅也。毛诗曰：天鉴在下，有命既集。尚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与璇同。七政，七曜。楚辞曰：及前王之踵武。钦若元辅，体微知章。言臣能敬顺元辅大臣之义，体微知章而匡赞之也。尚书曰：钦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眇眇将军，大汉元辅。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则友。毛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因心则友，已见上文。仁洽兼济，爱深善诱。庄子，仲尼谓老聃曰：兼爱无私，此仁之情也。善诱，已见上文。观海齐量，登岳均厚。班彪览海赋曰：观沧海于茫茫。海赋曰：尔其大量也。庄子曰：渊渊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无量也。法言曰：登东岳而知众山之迥迤。庄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语，齐大夫子与适鲁，见孔子曰：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海渊之为大。五臣兹六，八元斯九。吕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诱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高、苏公忿生也。潘岳鲁武公诔曰：昂昂公侯，实天诞育；八元斯九，五臣兹六。内谟帷幄，外曜台阶。帷幄，已见上文。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元士庶人。汉书音义，三阶，三台也。范晔后汉书，郎顛曰：三公上应三台。远无不肃，迩无不怀。国语，祭公谋父曰：近无不听，远不服。阮嗣宗劝晋王笺曰：远不服，迩不肃。如风之偃，如乐之谐。论语曰：草上之风必偃。左氏传曰：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光我帝典，缉彼民黎。剧秦美新曰：帝典阙而不补。率礼蹈谦，谅实身干。南都赋曰：率礼无违。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王弼曰：履道尚谦而二，以阳处阴，履于谦也。左氏传曰：晋侯使郟錡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郟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迹屈朱轩，志隆衡馆。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不得乘朱轩。衡馆，衡门之馆也。眇眇玄宗，萋萋辞翰。义既川流，文亦雾散。蔡邕何休碑曰：辞述川流，文章云浮。孝经钩命决曰：云委雾散。嵩构云颓，梁阴载缺。并见上文。德猷靡嗣，仪形长递音逝。德猷，令德徽猷也；仪形，容仪形体也。郑玄春秋纬注曰：递，去也。怊怊余徽，锵洋遗烈。楚辞曰：心怊怊以永思。久而弥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选考异

注「于予小子」：案：「予」当作「乎」。各本皆伪。

用人言必由于己：袁本云善有「人」字。茶陵本云五臣无。案：各本所见皆非也。盖涉注引「用人如用己」而误衍，非善与五臣有异。何校去「言」字，亦误。

注「先过袁宏」：袁本、茶陵本「宏」作「闾」，是也。

注「譬诸泛滥」：案：「泛」当作「汎」。各本皆伪。汎滥，汎泉、滥泉也。

答宾戏云：「怀汎滥。」何、陈校改「汎」者非。

注「范晔后汉书左朱零曰」：案：「书」字当重，「左」当作「佐」。各本皆脱误。何、陈校去「左」字者非。

注「郑玄礼记曰」：袁本、茶陵本「记」下有「注」字，是也。

注「闵子骞曰」：案：「骞」当作「马」。各本皆伪。

注「有豫章郡雩都县」：袁本、茶陵本无「有」字。陈云当在「雩」字上，是也。尤校添而误其处。

既秉辞梁之分：陈云「分」五臣作「介」，为是。案：陈所说非也。「分」字去声，谓其辞过分之赏，由能秉执己分，合观下句自明。五臣误读为「介」而云「孤介之节」，全失文意。此善与五臣截然有异，不容乱之者。

注「楚人鬼之越人机之」：茶陵本上「之」作「而」，无下「之」字，是也。

袁本误与此同。又案：「机」当作「機」。各本皆伪。

注「谏过而后赏善」：案：「后」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丹阳京辅：何校「阳」改「杨」，陈同，是也。下注同。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

注「李尤有函谷关铭曰」：袁本、茶陵本无「有」字，是也。

注「太宗明帝」：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案：无者最是。

注「孟轲曰」：茶陵本「轲」作「子」，是也。袁本亦误「轲」。

注「昔有鲁伯禽」：陈云有者误。何校「鲁」下添「公」字，是也。各本皆脱。

不贰心之臣：茶陵本「不」上有「率」字，云五臣无。袁本校语云善无「率」。案：尤所见与袁同，是也。茶陵校语有误。

嗣王荒怠于天位：袁本、茶陵本「王」作「主」，是也。

注「檄太常曰」：何校「檄」改「移」，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君子徽猷」：陈云「子」下脱「有」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晋起居注曰帝诏曰」：陈云上「曰」字「安」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周礼大司徒职曰」下至「姻音因」：袁本、茶陵本无此六十四字。

餐东野之秘宝：茶陵本「野」作「杼」，云五臣作「野」，亦作「序」。袁本作「野」，无校语。案：善注「东野未详」，又注「然野当为杼，古序字。」

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翰注云「野」当为「序」云云。然则「杼」、「序」皆后人改，茶陵校语全非。

注「虽去列位」：袁本、茶陵本「虽去」作「在」，是也。

注「又曰雒书」：袁本、茶陵本「又」作「一」，是也。

注「河图本纪」：袁本、茶陵本「本」作「今」。陈云据王元长策秀才文注引璇玑铃，「本」，「命」误，「纪」下脱「也」字，是也。

注「晋书刘伶」：袁本、茶陵本无「晋书」二字，「伶」作「劭」。案：尤所校改，亦非，「劭」当作「灵」，说见前。

注「诸公给虎贲三十人」：袁本「三」作「二」，是也。茶陵本亦误「三」。

注「公繁馐而驰」：袁本、茶陵本「繁」作「击」。案：此尤校改之也。后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引作「繁馐」，不误，亦可证。

注「知不如车之馿」：陈云「馿」，「驶」误，是也。各本皆伪。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亦伪「馿」。

群后恇动于下：袁本、茶陵本「动」作「恇」。案：此无以考之也。

注「谢庆绪答郟敬书曰」：袁本「郟」作「郟」，是也。茶陵本亦误「郟」。

又案：「敬」下当有「舆」字。各本皆脱。前游天台山赋注引可证。其「郟」字彼亦误，当互订也。

注「五星聚房者」：陈云当重有「房」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同据而兴」：陈云「同」，「周」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故良也」：袁本、茶陵本「故」下有「曰惟」二字。

天鉴璇曜：何校「璇」改「璇」。陈云据注「璇」当作「璇」。案：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良注字作「璇」。此必善「璇」五臣「璇」，各本乱之而失着校语。

内谟帷幄：袁本、茶陵本「谟」作「謩」。案：上文「内赞谋谟」作「谟」，「宏二八之高謩」作「謩」。善果何作？无以考之也。

注「音逝」：袁本、茶陵本二字在注末，是也。

文选卷第五十九

目录 [隐藏]

1 碑文下

1.1 头陀寺碑文

1.2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2 墓志

2.1 刘先生夫人墓志

碑文下

头陀寺碑文

天竺言头陀，此言斗薮。斗薮烦恼，故曰头陀。

头陀寺碑文

王简栖姓氏英贤录曰：王巾，字简栖，琅邪临沂人也。有学业。为头陀寺碑，文词巧丽，为世所重。起家郢州从事，征南记室。天监四年卒。碑在鄂州，题云：齐国录事参军琅邪王巾制。

盖闻挹朝夕之池者，无以测其浅深；家语曰：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诗传曰：挹，??也。汉书，枚乘上书吴王曰：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论，子贡谓齐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饮，饮满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于入切。??，勾愚切。仰苍苍之色者，不足知其远近。庄子曰：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邪？韩诗外传，子贡谓景公曰：臣终身戴天，不能知其高。况视听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灭者哉！僧肇涅槃论曰：视听之所不??，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圣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没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维摩经曰：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启息言之津；华严经曰：佛在摩竭提国寂灭道场，始成正觉。法华经曰：寂灭，无言也。僧肇论曰：释迦掩室于摩竭。郑玄论语注曰：津，济渡水之处。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说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灭以息言；杜口毗邪，现默然而得意。维摩经曰：佛在毗邪离庵罗树园。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嘿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僧肇论曰：净名杜口于毗邪。庄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语彝伦者，必求宗于九畴；谈阴阳者，亦研几于六位。真谛无言，俗谛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书，武王访于箕子曰：我不知彝伦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极深研几也。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识妙物之功；万象已陈，悟太极之致。此显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又曰：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孝经钩命决曰：地以舒形，万象咸载。声类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言之不可以已，其在兹乎！言所以识物悟太极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传，叔向谓驷蔑曰：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爻系所筌，穷于此域；爻，六爻也；系，系辞也。因爻以立辞，亦因辞以明理也。故爻系之所明，穷生死于此域也。庄子曰：筌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筌，捕鱼之笱，庄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论曰：二乘以生死为此岸。则称去声谓所绝，形乎

彼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说之所能明，故称谓所绝，现于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论曰：玄极无名，称谓绝焉。郑玄礼记注曰：称，犹言也。王逸楚辞注曰：谓，说也。涅槃经曰：心无退转，即便前进。既前进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离诸恐怖，多受安乐。彼岸山者，喻于如来；受安乐者，喻于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论曰：亦以涅槃为彼岸也。彼岸者引之于有，则高谢四流；推之于无，则俯弘六度。彼岸绝乎称谓者，若引之而入有，则去四流而现无；若推之而入无，则弘六度以明有。僧释肇维摩经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无者，其唯大乘乎！何则？欲言其有，无相无名。欲言其无，方德斯行。故虽无而有。无相无名，故虽有而无。然则言有不乖无，言无不乖有也。魏都赋曰：高谢万邦。大智度论曰：欲流，有流，无明流，有见流。三国名臣颂曰：俯弘时务。瑞应经曰：行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诸经以一心为禅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随迎不见其终始，法离有无，岂名言之所得；法无形象，岂随迎之可见。维摩经，维摩诘曰：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形相，如虚空故；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相如是，岂可说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随之不见其后，迎之不见其首。不可以学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蕴也。妙法莲华经曰：昔住学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胜鬘经曰：音生身无漏业生，依无明住。学地，谓三果；意生，谓菩萨。言能变化生死，随意往生。法华经曰：诸佛弟子众，皆如舍利佛，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不退，诸菩萨亦复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蕴邪！韩康伯注曰：蕴，渊奥也。

夫幽谷无私，有至斯响；洪钟虚受，无来不应。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书大传，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无私为焉；四方皆伐，无私与焉。论衡曰：呼于坑谷之中，响立应。礼记曰：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刘熙释名曰：钟，空也。内空受气多，故声大也。文子曰：虚不受，静无不持。牵秀相风赋曰：故无来而不应兮，何适莫之足婴！况法身圆对，规矩冥立；圆对，谓有感斯对而无不周也。胜鬘经曰：涅槃界者，即是如来法身。僧肇论曰：法身无像，应物以形；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礼记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规，折旋中矩。僧肇维摩经序曰：冥权无谋，而动与事会。一音称物，宫商潜运。维摩经曰：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脱。周易曰：称物平施。汉书曰：声者，宫、商、角、祉、羽也。是以如来利见迦维，托生王室。如来，佛号。谢灵运金刚般若经注曰：诸法性空，理无乖异，谓之为如会如解，故名如来。竺道生维摩经注曰：如者，谓如与如冥，无复有如之理，从此中来，故曰如来。瑞应经曰：菩萨下当世作佛，托

生天竺迦维罗卫国。父王名曰静，夫人曰妙。迦维罗卫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见大人。左氏传曰：会于洮，谋王室也。凭五衍之轼，拯溺逝川；僧肇论曰：骋六通之神骥，乘五衍之安车。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声闻，四辟支佛，五菩萨。今碑本以为凭四衢之轼，盖梁代讳衍，故改焉。左氏传曰：楚子玉使斗勃谓晋侯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说文曰：出溺为拯。论语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开八正之门，大庇交丧。维摩经曰：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僧肇论曰：启八正之平路，坦众圣之夷涂。大品经说八正曰：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尔雅曰：庇，荫也。庄子曰：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于是玄关幽捷，感而遂通；玄关幽捷，喻法藏也。谢灵运金刚般若经注曰：玄关难启，善捷易开。戴逵栖林赋曰：幽关忽其离捷，玄风暖以云颓。字林曰：捷，门距。周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遥源浚波，酌而不竭。遥源浚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也。行不舍之檀，而施去声洽群有；夫心爱众生而行舍者，舍则增爱，非为实舍。故大士之舍，见不施之舍者，及于众生，斯为不舍。以兹而施，故群有俱洽。大品经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罗蜜。僧肇论曰：贤劫称无舍之檀，成具美不为之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罗蜜，此言到彼岸也。群有，谓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以其不一，故曰群有。僧肇维摩经注曰：镜群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唱无缘之慈，而泽周万物；夫行慈者以众生为缘，众生为缘，则慈无所寄。故大士之慈，离于众相。离相行慈，名为无缘；无缘生慈，是为真实。以斯而唱，则物无不周。涅槃经曰：得诸菩萨无缘之慈。僧肇论曰：禅典唱无缘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经曰：无缘者，不住法相，反众生相。释道安曰：解从缘散。周易曰：智周万物，而道济天下。演勿照之明，而鉴穷沙界；夫以明照物，明尽则照穷。而勿照之明，犹无得之得。无得而得，斯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为真明矣。演真明而广照，何止鉴穷沙界乎！僧肇论曰：至人虚心冥照，理无不统，而灵鉴有余。金刚般若经曰：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导亡机之权，而功济尘劫。机，谓机心也。权，方便也。夫以机心导物，物所以机心应之。物有机心，则结累斯起。故诱以无机之智，何止功济尘劫乎！僧肇论曰：至人灰心灭智，内无机照之勤。辨亡论曰：魏氏功济诸华。法华经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复尽末为尘，一尘为一劫，此诸微尘数，其劫复过是。时义远矣！能事毕矣！周易曰：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又曰：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天下之能事毕矣。然后拂衣双树，脱屣金沙。左氏传曰：叔向拂衣从之。涅槃经曰：佛在拘尸那国力士生地阿利罗拔提河边婆罗双树

间，尔时世尊临涅槃。史记，武帝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系于去来，复归于无物。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无形不系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言，复归于无物。锺会曰：光而不耀，浊而不昧，绳绳兮其无系，汜汜乎其无薄也。微妙难名，终归于无物。维摩经曰：法无去来，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则从未到现在，从现在未过去。遥三世，则有去来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因斯而谈，则栖遑大千，无为之寂不挠；焚燎坚林，不尽之灵无歇。大矣哉！答宾戏曰：圣哲治之栖遑。大千者，谓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狱，上非想天，为一世界；千三界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维摩经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瑞应经曰：吾虚心乐静，无为无欲。僧肇维摩经注曰：寂谓寂灭常静之道。广雅曰：挠，乱也。涅槃经曰：佛以千迭缠裹其身，积众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经说，世尊向熙连禅河力士生地坚固林双树间般涅槃，于天冠塔边阁维。僧肇维摩经注曰：无实相，无法常住，故尽。法华经曰：方便见涅槃，而实不灭度，常住此说法也。

正法既没，象教陵夷。昙无罗讖曰：释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论语曰：文王既没。陵夷，已见上文。穿凿异端者，以违方为得一；孔安国论语注曰：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论语，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谢宣远赠灵运诗曰：违方往有吝。杜预左氏传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锺会曰：一，亦道也。顺非辩伪者，比微言于目论。礼记曰，言伪而辩，顺非而泽。维摩经曰：于众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论曰：采微言于听表。史记曰：齐威王使说越王。齐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知之如目见毫毛，而不自见其睫也。今王知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于是马鸣幽赞，龙树虚求，摩诃摩耶经曰：正法衰微，六百岁已，九十六种诸外道等邪见竞兴，破灭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马鸣，善说法要，降伏一切诸外道辈。七百岁已，有一比丘，名曰龙树，善说法要，灭邪见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赞，明也。并振颓纲，俱维绝纽。陆机大将军宴会诗曰：颓纲既振。谢庄为沈庆之答刘义宣书曰：皇纲绝而复纽，区夏坠而更维。说文曰：纽，系也。荫法云于真际，则火宅晨凉；华严经曰：不坏法云，遍覆一切。刘蚪法华经注曰：云譬应身，则殊形并现，顺机不遍。此则弥布遍覆之义也。维摩经曰：同真际，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际，实际也。法华经曰：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所烧，我皆拔济之。曜慧日于康衢，则重昏夜晓。刘蚪曰：菩萨圆净，照均明两，故曰慧日。又曰：诸子安稳得出，皆于四衢露坐。尔雅曰：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头

陀经，心王菩萨曰：我见覆蔽，饮杂毒酒，重昏长寝，云何得悟？慈心示语，使得开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师；言义徒精锐，有樽俎之深谋。维摩经曰：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宴坐。僧肇曰：诸见，六十二诸见，妄也。竺道生曰：正观则三十七品也。罗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经说三十七道品曰：四念处，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师，已见上文。九十六种无藩篱之固。邪党分崩，无藩篱以自固。罗什维摩经注曰：摩诃，秦言无大，亦言胜大。能胜九十六种论议。辩亡论曰：城池无藩篱之固。既而方广东被，教肆南移。华严经题云大方广佛华严经。孔安国尚书传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周鲁二庄，亲昭夜景之鉴；汉晋两明，并勒丹青之饰。顾微吴县记曰：佛法详其始，而典籍亦无闻焉。鲁庄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传曰：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明也。史记曰：周桓王崩，子庄王陀立。十五年，庄王崩。左氏传，庄王三年，葬桓王。然则周庄王、鲁庄公为同时也。瑞应经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佛从右胁堕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汉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以问群臣，傅毅对曰：天竺有佛，将其神也？后得其形像。何法盛晋书曰：彭城王紘以肃祖明皇帝好佛，手书形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在，宜成作颂。蔡谟云：今发王命，称先帝好佛，于义有疑。张纲集曰：尽功金石，图形丹青。然后遗文间出，列刹相望，遗文，谓经也。史记曰：天下遗文，靡不毕集。太史公曰：汉兴，诗、书往往间出。孔安国尚书传曰：三山言相望也。澄什结辙于山西，林远肩随乎江左矣。高僧传曰：天竺佛图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以麻油杂茵支涂掌，千里外事皆澈见掌中，如对面焉。后澄死之月，人见在流沙。又曰：鸠摩罗什，天竺人，七岁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东川。符坚遣吕光西伐，破龟兹，乃将什至凉州。姚萇已杀符坚，光遂王彼。至萇子兴破凉州，始将什至长安。后卒长安。汉书，文帝诏曰：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班固汉书赞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高僧传曰：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初至京师，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师释道安符丕。后还吴，入剡，王羲之遂与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又曰：释惠远，本姓贾氏，鴈门人。游许、洛，出家，师释道安符丕。后还吴，入襄阳，南达荆州，欲往罗浮。届寻阳，见庐山，遂居焉。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晋义熙十二年终。礼记曰：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晋中兴书，元帝诏曰：朕应天符，创基江左。春秋命历序曰：东方为左，西方为右。

头陀寺者，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瑞应经曰：太子出北城门，天帝复化作沙门。太子曰：何谓沙门？对曰：沙门之为道，舍妻子，捐弃爱欲也。释僧肇

维摩经注曰：沙门，秦言，义训勤行趋涅槃也。南则大川浩汗，云霞之所沃荡。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赋曰：胶?浩汗。又曰：灌济濩渭，荡云沃日。北则层峰削成，日月之所回薄。山海经曰：泰华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赋曰：阳鸟回翼于高标。杨雄反离骚曰：恐日薄于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纒余。左氏传，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锺会怀土赋曰：望东城之纒余。东望平皋，千里超忽。楚辞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信楚都之胜地也。宗法师行絜珪璧，拥锡来游。毛诗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东观汉记，冯衍说鲍叔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锡，锡杖也。大智论曰：菩萨常用锡杖、经传、佛像。庄子曰：神农拥杖而起。以为宅生者缘，业空则缘废；言身从缘生，缘亦斯废也。维摩经曰：如影从身，业缘生见。僧肇曰：身，众缘所成，缘合则起，缘散则离。金光明经曰：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名缘色，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灭聚。释僧肇维摩经注曰：诸法之生，本乎三业；既无三业，谁作诸法？存躯者惑，理胜则惑亡。惑，烦恼也。言万法虽广解，惑则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灭。涅槃经曰：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竺道生维摩经注曰：恋生者爱身情也。苟曰无常，岂可爱恋？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无复存身也。遂欲舍百龄于中身，殉肌肤于猛鸷，礼记曰：古者谓年为龄，齿亦龄也。范曄后汉，田邑报冯衍书曰：百龄之期，未有能至。尚书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汉书臣瓚注曰：亡身从物曰殉。李尤七难曰：猛鸷陆嬉，龙鬣水处。班荆荫松者久之。左氏传曰：伍举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楚辞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像。沈约宋书，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圣人处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诱曰：堵，长一丈，高一丈，面环一堵为方丈，故曰环堵。言其小也。说文曰：茨，盖也。尔雅曰：庇，荫也。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会稽孔府君讳覬，沈约宋书曰：孔覬，字思远，会稽人也。初举扬州秀才，补主簿，后除冠军长史，江夏内史，随府转后军长史。覬言冀。为之薙草开林，置经行之室。周礼曰：薙氏下士二人。郑玄曰：薙，翦草也。法华经曰：经行林中，勤求佛道。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江安伯济阳蔡使君讳兴宗，沈约宋书曰：蔡兴宗，济阳人也。为使持节都督郢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复为崇基表刹，立禅诵之堂焉。维摩经曰：佛言诸佛灭后，以全身舍利起七宝塔，表刹庄严而供养也。以法师景行大迦叶，故以头陀为称首。毛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弥勒成佛经曰：弥勒佛赞言，大迦叶比丘是释迦牟尼佛大弟子，释迦牟尼佛于大众中常所赞叹头陀第一，通达禅定，解脱三昧。封禅书曰：前圣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

者也。后有僧勤法师，贞节苦心，求仁养志，楚辞曰：原生受命于贞节。曹植拟九咏曰：徒勤躬兮苦心。论语，子曰：求仁而得仁。庄子曰：养志者忘形也。纂修堂宇，未就而没。国语，祭公谋父曰：时序其德，纂修其绪。高轨难追，藏舟易远。魏太祖祭桥玄文曰：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庄子曰：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趋，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变化之不可逃。僧徒闻其无人，榱椽毁而莫构。周易曰：窥其户，阒其无人。高诱淮南子注曰：椽，椽也；榱，栋也。可为长太息矣！汉书，贾谊曰：可长太息者此也。

惟齐继五帝洪名，纽三王绝业。萧子显齐书曰：高帝太祖讳道成，字绍伯，萧何二十四世孙，受宋禅。史记曰：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封禅书曰：前圣所以永保鸿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严配；礼记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书曰：丕显文、武，昭升于上。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启兴服。尚书曰：成汤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诗曰：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东观汉记，博士议曰：除残去贼，兴复祖宗。是以惟新旧物，康济多难；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左氏传，伍员曰：不失旧物。尚书曰：康济小民。礼记，晋太子申生使人辞于狐突曰：君老矣，国家多难。步中雅颂，骤合韶护；礼记曰：步中武、象，骤中韶、护，所以养耳。郑玄曰：韶，舜乐；护，汤乐也。炎区九译，沙场一候。十洲记曰：炎洲，南海中万二千里。韩诗外传曰：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尚书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粤在于建武焉。萧子显齐书曰：明皇帝即位，改为建武。乃诏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江夏王观政藩维，树风江汉，萧子显齐书曰：江夏王宝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为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西中郎将，郢州刺史。尚书曰：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又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择方城之令典，酌龟蒙之故实。方城，谓楚；龟、蒙，谓鲁。左氏传，屈完曰：楚国方城以为城。又随武子曰：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毛诗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国语，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赋事行刑，而咨于故实。政肃刑清，于是乎在。孝经曰：其教不肃而成。周易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左氏传，先轸曰：取威定霸，于是乎在。宁远将军长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刘府君讳諲，萧子显齐书，刘諲，字士穆，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谓王年幼，内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称行事也。智刃所游，日新月异；庄子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论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道胜之韵，虚往实归。

瑞应经曰：迦叶二弟问迦叶曰：今乃舍梵志道，学沙门法，岂独大其道胜乎？迦叶答曰：言佛道最胜。庄子曰：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以此寺业废于已安，功坠于几立，慨深覆篲，悲同弃井。论语曰：譬如为山，虽覆一篲，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因百姓之有余，问天下之无事，孙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斩伐长养不失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西都赋序曰：海内清平，朝廷无事。庀匹婢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传，宋灾，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杜预注曰：庀，具也。毛诗曰：揆之以日，作为楚室。论语，曾子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于是民以悦来，工以心竞。周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庄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王隐晋书，荀勖议曰：君子心竞而不力争。亘丘被陵，因高就远。层轩延袤，上出云霓。楚辞曰：高堂邃宇槛层轩。王逸曰：轩，楼板也。圣主得贤臣颂曰：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说文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司马绍赠山涛诗曰：上陵青云霓。飞阁逶迤，下临无地。西都赋曰：修除飞阁。楚辞曰：载云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长。移与迤音义同。楚辞曰：下峥嵘而无地，上寥廓而无天。夕露为珠网，朝霞为丹腹。九衢之草千计，四照之花万品。山海经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叶茂，状如杨，其枝五衢，黄花黑实，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树枝交错，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离骚云：靡华九衢。仲长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计。山海经曰：南山之首山曰鹊山，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华赤，其光照下地，亦此类也。仲长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恶，裁万品之不同。崖谷共清，风泉相涣。周易曰：风行水上涣。金资宝相，永藉闲安；金光明经曰：如来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炽盛，无量无边，犹如无数珍宝大聚。楚辞曰：像设居室静闲安。息心了义，终焉游集。大灌顶经曰：息心达本源，是故名沙门。胜鬘经曰：是故世尊依于了义，一向记说。班固终南山赋曰：固仙灵之所游集。法师释昙珍业行淳修，理怀渊远，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劳事功，既镂文于钟鼎；周礼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劳。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国语曰：昔克路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颢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韦昭曰：景公钟。礼记曰：夫鼎有铭。铭者，论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勋劳，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时称伐，亦树碑于宗庙。左氏传曰：季武子以所得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蔡邕铭论曰：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代以来

，咸铭于碑也。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劭。法言曰：年弥高而德弥劭者，孔子之徒与？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于雕篆，庶髣佛于众妙。法言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辞曰：

质判玄黄，气分清浊。周易曰：玄黄，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列子曰：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涉器千名，含灵万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谓品物也。南都赋曰：百种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跂行喙息，蠕动蝮蜚，根生浮着，含灵盛壮。陆机鳖赋曰：摠美恶而融融，播万族乎一区。淳源上派，浇风下黷。庄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淳散朴。淮南子以??为浇，音义同。说文曰：派，水别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爰流成海，情尘为岳。瑞应经曰：感伤世间，没于爱欲之海。百法论曰：情尘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于爱河，则妻子财帛也。言积之多如海，情尘之积为岳。为善日积亦见多，为恶日积亦多也。皇矣能仁，抚期命世。毛诗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天竺言释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转法经，佗方菩萨曰：能仁如来，兴此三道之教。法华经曰：我释迦牟尼。刘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来拯拔，故曰能仁。瑞应经曰：期运之至，当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广雅曰：命，名也。乃睠中土，聿来迦卫。毛诗曰：乃睠西顾。又曰：聿来胥宇。迦卫，已见上文。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诗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法华经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土。又曰：如来以智慧方便，于三界火宅，拔济众生。殷鉴四门，幽求六岁。毛诗曰：殷鉴不远。瑞应经曰：太子至十四，启王出游。始出城东门，天帝化作病入。即回车，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门，天帝化作老人。回车而还，愍念人生丁壮不久。太子出城西门，天帝化作死人。回车而还，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门，天帝化作沙门。太子曰：善哉！唯是为快。即回车还，念道清静，不宜在家。又曰：佛既历深山，到幽闲处，菩萨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麦，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尽无为。胜鬘经曰：唯有如来，化就一切功德。无为，已见上文。帝献方石，天开渌池。瑞应经曰：佛还树下，道见弃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颇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泽好石，来置池边，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时，佛持钵到迦叶受饭而还，于屏处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为指地池。祥河辍水，宝树低枝。瑞应经曰：时尼连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断水涌起，高出人头，令底扬尘，佛在其中。法华经曰：诸杂宝树，华叶光茂。瑞应经曰：佛后日入指地池澡浴毕，欲出，无所攀。池上素有树，名迦和，绝大修好，其树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牵而出。通庄九折，安步三危

。尔雅曰：六达谓之庄。汉书曰：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汉书，东方朔诫子曰：饱食安步，以仕易农。尚书曰：甯三苗于三危。川静波澄，龙翔云起。头陀经曰：令身调善，震大法鼓，摧伏异学外道邪师，入佛性海，烦恼风息，波浪不生。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耆山广运，给园多士。法华经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尚书曰：帝德广运。金刚般若经曰：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诗曰：济济多士。金粟来仪，文殊戾止。发迹经曰：净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来。尚书曰：凤凰来仪。文殊，已见上文。毛诗曰：鲁侯戾止。应干动寂，顺民终始。春秋元命苞曰：干动川静。周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顺乎人。孙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法本不然，今则无灭。维摩经曰：法本不然，今则无是，寂灭之义。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炽然，故灭之以求无为。大乘观法，本自不然，今何以灭，乃真寂灭。象正虽闌，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见上文。史记曰：酒闌。汉书音义，文颖曰：闌，言希也。老子曰：视之不见，名之曰夷；听之不闻，名之曰希。王弼曰：无象，无声，无响、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于昭有齐，式扬洪烈。毛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班固汉书述曰：爰着目录，略序洪烈。扬雄解嘲曰：不足以扬洪烈。释网更维，玄津重榘。僧叡师十二法门序曰：奏希声于宇宙，济溺丧于玄津。汉书音义，韦昭曰：榘，楫也。音裔，翊泄切，协韵。惟此名区，禅慧攸托。禅慧，禅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倚据崇岩，临睨通壑。楚辞曰：忽临睨夫旧乡。说文曰：睨，邪视也。沟池湘汉，堆阜衡霍。言崇岩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汉为沟池，衡、霍为堆阜也。史记曰：屈完曰：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池。臙臙武亭皋，幽幽林薄。毛诗曰：周原臙臙，萑荼如飴。上林赋曰：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毛诗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郑玄周礼注曰：竹木曰林。高诱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

媚兹邦后，法流是挹。毛诗曰：媚兹一人。气茂三明，情超六入。维摩经曰：佛身即法身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尽，为三明。维摩经曰：六入无积，眼耳鼻舌身心已过。眷言灵宇，载怀兴葺。毛诗曰：眷言顾之。楚辞曰：葺之兮荷盖。王逸注曰：葺，盖屋也。丹刻翬飞，轮奐离立。左氏传曰：丹桓宫楹。又曰：刻桓宫桷。杜预曰：刻，镂也。毛诗曰：如翬斯飞，君子攸跻。郑玄曰：翬者，鸟之奇异者也。礼记曰：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奐焉！潘岳关中记曰：未央殿东有凤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离为凤。刘邵魏文帝诔曰：凤凰立翥。象设既辟，睟容已安。楚辞曰：象设居室静闲安。孟子曰：君子仁义礼智信根于心，色

睟然见于面。赵岐曰：睟，润泽之貌。桂深冬燠，松疏夏寒。楚辞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尔雅曰：燠，暖也。神足游息，灵心往还。瑞应经曰：佛已神足适郁单日界。胜幡西振，贞石南刊。维摩经曰：降服四种魔，胜幡建道场，祢衡颜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文选考异

注「王巾」：何校「巾」改「中」，下同。陈云「巾」，「中」误。案：说文通释「王中音彻，俗作巾，非。」何、陈所据也。各本皆作「巾」。

注「汉书枚乘上书吴王曰」：袁本、茶陵本无「汉书」二字。

注「大智度论曰亦以涅盘为彼岸也」：陈云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

注「宫商角祉羽也」：袁本、茶陵本「祉」作「征」。案：此尤因讳改字耳。

于是玄关幽捷：袁本、茶陵本「捷」作「键」。袁校语云善本作「{才}」，注字皆作「捷」。茶陵本无校语，注字皆作「键」。案：茶陵以五臣乱善，非。

注「物所以机心应之」：袁本、茶陵本「所」作「斯」，是也。

注「广雅曰挠乱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乃饱切」三字，是也。

注「刘虬曰菩萨圆净」：袁本「刘」上有「法华经曰慧日大圣尊久乃说是法」十四字，是也。茶陵本亦脱。

注「子庄王陀立」：袁本「陀」作「佗」，是也。茶陵本亦误「陀」。

注「尽功金石」：案：「尽」当作「书」。各本皆伪。

注「名被东川」：陈云「川」疑「州」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年二十五出家师释道安符丕后还吴」：案：此有误。刘孝标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高逸沙门传云「年二十五始释形入道」，恐此本与彼大意相同，并不云「出家师释道安符丕」云云，今误涉下惠远传文而如此也。何、陈校皆云「符丕」下有脱，未是。

注「冯衍说鲍叔永曰」：袁本、茶陵本无「叔」字，是也。

注「缘亦斯废也」：陈云「亦」当作「空」，是也。各本皆误。

注「惑烦惚也」：案：「惚」当作「恼」。各本皆误。

注「范曄后汉」：袁本、茶陵本无此四字。

注「李尤七难曰」：案：「难」当作「款」。各本皆误。

弘启兴服：袁本、茶陵本「服」作「复」，是也。

注「礼记曰步中武象」：案：「记」当作「书」。各本皆误。此引史记礼书也。下引郑氏曰云云，即裴驷集解。何校以为今礼记佚文，大误。

讳諠：何云南史作「暄」。陈云「諠」，「暄」误，注同。案：此所引南齐书江祐传文。今本亦作「暄」，盖传写伪「諠」也。

注「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陈云「行事」下当重有「行事」二字。行事之名

，后汉已有之，如西域长史索班称行事，是也。见西域传。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脱。

注「匹婢」：袁本、茶陵本作「芳婢切」三字，在注中「庀具也」下，是也。

注「司马绍赠山涛诗曰」：案：「绍」下当有「统」字。各本皆脱。

注「靡华九衢」：案：「华」当作「萍」。各本皆误。

金资宝相：袁本、茶陵本「资」作「姿」，是也。

庶髣佛于众妙：袁本、茶陵本「于」作「乎」，是也。

注「干动川静」：何校「川」改「𡿨」。陈云「川」，「𡿨」误，是也。各本皆伪。

式扬洪烈：茶陵本「式」作「戒」，云五臣作「式」。袁本云善作「戒」。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戒」但传写误耳。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讳緬，字景业，南兰陵人也。萧子显齐书曰：安陆昭王緬，字景业。又曰：萧氏之先萧何居沛。至孙侍中彪，居东海兰陵县东都乡中都里。晋分东海为东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愨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于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图受箓。王命论曰：??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国语，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毛诗商颂曰：武王载旆。毛萇曰：武王，汤也。春秋命历序曰：五德之运，同征符合，膺录次相代。尚书璇玑铃，孔子曰：五帝出受图箓。萧曹扶翼汉祖，灭秦项以宁乱。魏氏乘时于前，皇齐握符于后。国语，太子晋曰：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仅克安民。周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孝经钩命决曰：帝受命握符出也。灵源与积石争流；神基与极天比峻。尚书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毛诗曰：崧高惟岳，峻极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盖当时。萧子显齐书曰：太祖皇考讳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为冠军将军。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汉书赞曰：武帝雄才大略。晋中兴书曰：诸葛诞名盖海内。又曰：邓遐气盖当时。考景皇帝，含道居贞，卷怀前代。萧子显齐书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为始安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帝。周易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论语讖曰：仲尼居乡党，卷怀道美。宋均曰：怀，藏也。公含辰象之秀德，体河岳之上灵，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谓日月星辰。孝经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圣，四渎之精仁明。气蕴风云，身负日月。论衡曰：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然则贤者有风云

之智，故吐文万牒。庄子曰：孔子围于陈、蔡之间，太公任吊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马彪曰：揭，担也。立行可模，置言成范。仲长子昌言曰：规矩可模者，师傅之德也。曹植学宫颂曰：言为世范，行为时矩。英华外发，清明内昭。礼记曰：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又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天经地义之德，因心必尽；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毛诗曰：因心则友。简久远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毛诗曰：率由旧章。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测，怀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诗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丽于天，滔滔犹四渎之纪于地。傅子曰：二汉之臣，烂如三辰之附长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犹日月丽乎天。春秋汉含孳曰：九卿法河海。毛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六幽允洽，一德无爽。典引曰：神灵日照，光被六幽。尚书曰：德惟一，动罔不吉。万物仰之而弥高，千里不言而斯应。论语，颜回曰：仰之弥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若夫弹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汉书曰：王阳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尚书，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又曰：莅事惟能。军麾命服之序，监督方部之数，斯固国史之所详，今可得略也。周礼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将之所执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汉书，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数，谓等差也。贾逵国语注曰：简，略也。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谓宋也。左氏传，王孙满曰：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太祖龙跃俟时，作镇淮泗。萧子显齐书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军将军，镇淮阴。周易曰：见龙在田，时舍也；或跃在渊，自试也。孙卿子曰：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潘岳金谷会诗曰：遂拥朱旄，作镇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回；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厉。司马迁书曰：肠一日而九回。龔枯耽世拯乱之情，独用怀抱。广雅曰：龔，取也。深图密虑，众莫能窥。汉书，刘向上疏曰：智不可不深图也。公陪奉朝夕，从容左右，盖同王子洛滨之岁，实惟辟强内侍之年。周书曰：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与之言，五称而三穷。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不能与言，列仙传曰：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汉书，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也。起予圣怀，发言中旨。晋中兴书，王敦上疏曰：导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始以文学游梁，俄而入掌纶诰。萧子显齐书

曰：緬为宋劭陵王文学，中书郎。游梁，谓相如也。汉书曰：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相如见而说之，客游梁。礼记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兰桂有芬，清晖自远。魏都赋曰：信陵之名，若兰芬也。楚辞曰：椒桂罹以颠覆。王逸注曰：言已见先贤，若椒桂之人。刘琨劝进表曰：茂勋格于皇天，清晖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齐之兴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东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苍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动而光，故知周苍，代殷者为姬昌。人形龙颜，长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为日精所羽翼，故以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轨茅社，俾侯安陆；萧子显齐书曰：齐受禅，緬封安陆侯。汉书曰：江夏郡有安陆县。尚书纬曰：天子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毛诗曰：俾侯于鲁。受瑞析珪，遂荒云野。周礼曰：典瑞掌玉瑞。郑玄曰：人执曰瑞。瑞，犹符信也。杨子云解嘲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遂荒，已见上文。云野，云梦之野。式掌储命，帝难其人，汉书，疏广曰：太子国储，副君也。尚书，禹曰：惟帝其难之。孔安国曰：言尧帝亦以知人为难。公以宗室羽仪，允膺嘉选。萧子显齐书曰：緬转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协隆三善，仰敷四德。晋中兴书，烈宗诏曰：桓冲协隆治道。礼记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故世子齿于学，其一曰：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众知君臣之义矣；其三曰：而众知长幼之节矣。周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贞。博望之苑载晖，龙楼之门以峻。汉书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异端进者。汉书成纪曰：上尝召太子出龙楼门。献替帷宸，实掌喉唇。国语，史黯谓赵简子曰：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帷宸，帝座也。礼记曰：天子负斧宸。孔融张俭碑曰：圣王克亮，命作喉唇。奉待漏之书，衔如丝之旨。东观汉记曰：樊梵，字文高，每当直事，常晨驻车待漏。如丝，已见上文。前晖后光，非止恒受。周书，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师也，前有光，后有晖，是非先后邪！公以密戚上贤，俄而奉职，萧子显齐书曰：緬迁侍中。越绝书曰：吴王书阖庐始得子胥，以为上贤，无异乎圣人也。出纳惟允，剑玺增华。尚书，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应劭汉官仪曰：侍中殿上称制，出则陪乘，佩玺把剑。增华，谓自庶子而益其荣华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临戴，纳言是司。汉书，刘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应劭曰：尚书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师，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凡九官。左氏传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栲戴、大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无爽。爰自近侍，式赞权衡。萧子显齐书曰：世祖即位，迁五兵尚书。淮南子曰：准绳连体，权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也。而皇情眷眷，虑深求瘼。毛诗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汉书引诗而为此瘼。尔雅曰：瘼，病也。

姑苏奥壤，任切关河，奥壤，犹奥区也。韩康伯王述碑曰：述迁会稽太守，淮、海惟扬，皇基所托，此盖关河之重，泱泱大邦。都会殷负，提封百万。史记曰：夫吴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西京赋曰：百物殷阜。薛综注曰：殷，盛；阜，大也。今为此负。汉书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臣瓚案：旧说云：提，最凡。言大举顷亩也。李奇曰：提，举也。举四方为内也。韦昭曰：积土为封限。全赵之袷服丛台，方此为劣；邹阳上书曰：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袷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也。临淄之挥汗成雨，曾何足称。战国策，苏秦说齐宣王曰：临淄之涂，人肩相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高诱曰：挥，振也。乃鸿臯旧吴，作守东楚。萧子显齐书曰：緡出为吴郡太守。吴质魏都赋曰：我太公鸿飞兖、豫。刘琨劝进奏曰：奄有旧吴。牵秀祖孙楚诗曰：受兹明命，作守西疆。汉书音义，孟康曰：旧名吴为东楚也。弘义让以勸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论语讖曰：伯夷、叔齐，义让龙举。干宝晋纪曰：丁固父览，以义让称。尚书，武王曰：勸哉夫子！周书，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问伯父。尚书，王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抚同上德，绥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锺会曰：体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礼曰：刑平国，用中典。疑狱得情而弗喜，宿讼两让而同归。汉书曰：张汤以倪宽为狱讞掾，以古法义决疑狱。论语，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东观汉记曰：鲁恭为中牟令。宿讼许伯等争陂泽田，积年州郡不决。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责让。虽春申之大启封疆，邓攸之缉熙萌庶，不能尚也。史记曰：楚考烈王立，以黄歇为相，号春申君。请封于江东，王许之。因城吴故墟以自为都邑。国语，史伯谓郑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启。王隐晋书曰：邓攸，字伯道，为吴郡太守。吴人饿死。攸到，表振贷，台不时听，攸乃辄出仓米，一郡蒙济。不受禄俸，唯饮吴水。毛诗曰：缉熙文王之典。夏首藩要，任重推毂，楚辞曰：过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汉书，冯唐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衿带中流，地殷江汉。李尤函谷关铭曰：函谷险要，衿带喉咽。尚书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风云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吴都赋曰：径路绝，风云通。西通鄴邓，水陆之涂三七。左氏传曰：邓南鄴人。杜预曰：鄴，今邓乡县南，江水之北也。邓，今颍川邵

陵县西南有邓城。蜀都赋曰：水陆所凑。是惟形胜，阃外莫先。汉书，田肯曰：秦形胜之国也。阃外，已见上文。郑玄礼记注曰：阃，门限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萧子显齐书曰：缅转郢州刺史。周礼曰：建大麾以封藩国。又曰：八命作牧。尚书，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罚。乃暴以秋阳，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蔡母邃曰：周之秋，于夏为盛阳也。左氏传曰：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之日，赵盾夏之日。杜预曰：夏日可畏。泽无不渐，蝼蚁之穴靡遗；西征赋曰：泽靡不渐，恩无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犹河海乎！千仞之汉亦满之，蝼蚁之穴亦满之。明无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赵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被远，自己而及物。史记，皋陶曰：迩可远在兹。郑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远。惠与八风俱翔，德与五才并运。圣主得贤臣颂曰：恩从祥风翱。淮南子曰：天有八风。典引曰：仁风翔于海表。左氏传，子罕曰：天生五才，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远无不怀，迩无不肃。阮嗣宗劝晋王笺曰：远无不服，迩无不肃。邑居不闻夜吠之犬，牧人不睹晨饮之羊。司马彪续汉书曰：刘宠，字荣祖，迁会稽太守，征入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民去郡数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闻宠迁，相率共送宠，人赍百钱。宠见，劳来曰：父老何乃自苦远来？皆对曰：山谷鄙老，生未尝到郡县。佗时吏征发不去民间，或夜不绝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间。年老遭值圣化，闻当弃去，故戮力来送。宠谢之，为选受一大钱。故宠在会稽，号为一钱。其清如是。家语曰：孔子为大司寇。初，鲁之贩羊者沈犹氏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也。誉表六条，功最万里。汉书音义曰：旧刺史所察有六条：察民疾苦冤失职者，察墨绶长吏以上居官政状，察盗贼为民之害及大奸猾者，察犯田律四时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洁行修正茂才异等者，察吏不簿入钱谷放散者，所察不得过此。汉书曰：倪宽为郡内史，课殿当免，民恐失之，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杨雄为益州刺史作节度曰：刺史居深门之中，总万里之统者也。还居近侍，兼滨戎秩。萧子显齐书曰：缅还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候府寄隆，储端任显，魏略曰：中领军，延康置，故汉北军中候之官也。汉书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东西两晋，兹选特难。羊琇愿言而匪获，谢琰功高而后至。晋诸公赞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济才术。与世祖同年相善，谓世祖曰：后富贵时见用作领护军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迁左将军，中护军，特进。何法盛晋中兴书陈郡谢录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为辅国将军，距??，进号征虏左仆射，领詹事。升降二宫，令绩斯俟；萧子显齐书曰：缅迁中领军，太子詹事。禁旅尊严，主器弥固。蔡邕袁逢碑曰：乃抚京邑，摠齐禁旅。周易曰：主器

者莫若长子。

禹穴神皋，地埽分陕，汉书，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西京赋曰：寔惟地之奥区神皋。袁焕与曹植书曰：召公与周公受分陕之任也。江左已来，常递斯任。东渚巨海，南望秦稽。子虚赋曰：齐东渚巨海，南有琅耶。孔皋会稽记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记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绝书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吏，更名茅山曰会稽。渊薮胥萃，萑蒲攸在。尚书曰：今商王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左氏传曰：子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聚人于萑蒲之泽。货殖之民，千金比屋；汉书，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郭鄜之内，云屋万家。徐干陈情诗曰：踟蹰云屋下，啸歌倚华楹。屋或为薨。刑政繁舛，旧难详一。南山群盗，未足云多；汉书曰：王遵为高陵令。会南山群盗侑宗数百人为吏民害，于是王凤荐遵，征为谏议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肃清。苏林曰：侑音朋。渤海乱绳，方斯易理。汉书曰：上以龚遂为渤海太守，问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卿欲何以息其盗贼？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理。臣愿一切以便宜从事。上许焉。公下车敷化，风动神行，萧子显齐书曰：緇出为会稽太守。汉书曰：班伯为定襄太守，其下车作威，吏民悚息。谢承后汉书曰：阴修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经曰：风动雷兴。谢承后汉书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士。诚恕既孚，钩距靡用。杜预左氏传注曰：孚，大信也。汉书曰：赵广汉守京兆尹。广汉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推，则知马之贱贵，不失实矣。晋灼曰：钩，致也，距，闭也。设欲知马价，先问狗，又问羊，然后及马，使对者无疑以知马价，示若不问而自知，以闭其术为距也。不待赭污之权，而奸渠必翦；汉书曰：张敞守京兆尹，召见诸偷酋长数人，因贯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尽行法罚。尚书曰：歼厥渠魁。孔安国曰：渠，大也。无假里端之籍，而恶子咸诛。歌录曰：鴈门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课民不贫。移恶子姓，偏着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顺。哀矜，已见上文。南阳苇杖，未足比其仁；范晔后汉书曰：刘宽，字文饶，弘农人也。迁南阳太守。吏民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然终不加苦。韩诗外传，孔子曰：水之精为土，老蒲为苇，愿无怪之。曹植对酒歌曰：蒲鞭苇杖示有刑。颍川时雨，无以丰其泽。赵岐三辅决录曰：茂陵郭伋为颍川，化如时雨。摯虞曰：伋字细侯，光武拜颍川太守。公揽辔升车，牧州典郡，范晔后汉书曰：范滂为诏使，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

志。蔡邕桥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达民祇，非待期月。论语，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老安少怀，涂歌里咏，论语，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莫不欢若亲戚，芬若椒兰。孙卿子曰：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其所与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汉书刑法志曰：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车卧辙之恋，争涂忘远；东观汉记曰：秦彭，字国平，为开阳城门候。后拜颍川太守，老弱攀车，啼号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败，霸保守临淮。更始元年，遣谒者侯盛赍玺书征霸。百姓号呼哭泣遮使者，或当道卧，皆曰：愿复留霸期年。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弥结。汉书曰：何武为兖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东观汉记曰：寇恂为河内太守，征入为金吾。颍川盗贼群起，车驾南征，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方城汉池，南顾莫重。左氏传，屈完曰：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北指崤潼，平涂不过七百；崤，二崤也。雍州图经曰：潼水，华阴县界。伏滔正淮论曰：寿春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百。西接峽武，关路曾不盈千。汉书音义，应劭曰：峽山之关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王隐晋书，庾翼表曰：襄阳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蛮陬夷徼，重山万里。魏都赋曰：蛮陬夷落。张揖汉书注曰，徼，塞也。以木栅水为夷狄界也。魏都赋曰：由重山之东阨。小则俘民略畜，大则攻城剽邑。贾逵国语注曰：伐国取人曰俘。汉书，晁错上兵事曰：胡虏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史记曰：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剽邑；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方言曰：略，强取也。晋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岁时不息。椎埋穿掘之党，阡陌成群；史记曰：攻剽、椎埋、掘冢，皆为财用耳。徐广曰：椎杀人而埋之，或谓发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御。累藩咸受其弊，历政所不能裁。贾逵国语注曰：裁，制也。加以戎羯窥窬，伺我边隙。朱凤晋书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刘琨劝进表曰：狡寇窥窬，伺国瑕隙。北风未起，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答陈琳书曰：秋风扬尘，伯珪马首南向。塞草未衰，严城于焉早闭。李陵与苏武书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鲍生曰：人君恐奸黻之不虞，故严城以备之。战国策，子楚谓秦王曰：臣恐边境早闭晚开也。永明八载，疆场大骇。吴均齐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岫山。左氏传，沈尹戌曰：吴新有疆场之骇。国语曰：晋师大骇。扬雄集，上书曰：候骑至甘泉，京师大骇。天子乃心北眷，听朝不怡。司马迁书曰：主上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扬旆汉南，非公莫可。萧子显齐书曰：缅迁雍州刺史。籍田赋曰：九旗扬旆。吕氏春秋曰：汉南之国，闻汤之德，归之。于是驱马原隰，卷甲

遄征。毛诗曰：驱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孙子兵法曰：卷甲趋利，日夜不处。曹植诗曰：指日遄征。威令首涂，仁风载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涂，犹首路也。谢承后汉书序曰：徐淑戎车首路。续晋阳秋曰：谢安赏袁宏为机对辩速。宏为东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赠行。宏应声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毛诗曰：厥声载路。轨躅清晏，车徒不扰。汉书音义曰：躅，迹也。牛酒日至，壶浆塞陌。汉书，广武君谓韩信曰：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祀，汤征之。其君子实玄黄于筐以迎君子，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小人。失义犬羊，其来久矣，汉书名臣奏曰：太尉掾应劭等议，以为鲜卑隔在汉北，犬羊为群。征赋严切，唯利是求；左氏传，晋吕相告秦曰：秦虽与晋出入，秦惟利是视。又曰：惟好是求。首鼠疆界，灾蠹弥广。汉书，田蚡谓韩安国曰：与长孺共一秃翁，何为首鼠两端！音义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说文曰：蠹，木虫也。以喻残贼。公扇以廉风，孚以诚德，尽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东观汉记曰：庞参，字仲达，拜汉阳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节，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一本，水一杯，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马彪续汉书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数百小儿各骑竹马逢迎，伋问曰：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迎。伋谢曰：辛苦诸童。小儿复送至郭门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计日告之。行部还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负诸儿，即止野亭，须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类也。金如粟而弗睹，马如羊而靡入。范晔后汉书曰：张奂，字然明，炖煌人也。迁安定属国都尉。羌戎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镮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雏雉必怀，豚鱼不爽。东观汉记曰：鲁恭为中牟令。时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察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儿童，亲曰：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具以状言，周易曰：信及豚鱼。由是倾巢举落，望德如归；广雅曰：落，谓村居也。左氏传曰：卫迁邢于夷仪，邢迁如归也。椎髻鬋首，日拜门阙；汉书曰：尉佗魑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鬋首。卉服满涂，夷歌成韵。尚书曰：岛夷卉服。蜀都赋曰：夷歌成章。范晔后汉书曰：益州刺史朱辅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也。礼义既敷，威刑具举，公羊传曰：既者何？尽也。毛萇诗传曰：具，俱也。强民犷俗，反志

迁情。韩诗曰：犷彼淮夷。薛君曰：犷，觉寤之貌。刘騊駼与李子坚书曰：吏民强犷，比屋为贼。犷，古并切。风尘不起，圉圉寂寞。东观汉记曰：蔡彤为辽东太守，野无风尘。魏都赋曰：圉圉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国语，叔向曰：絳之富商韦蕃以过于朝。范晔后汉书曰：王涣，字稚子，广汉人，除温令。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毛诗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又曰：于彼菑亩。毛萇曰：田一岁曰菑。螽蝗弗起，豺虎远迹。范晔后汉书曰：宋均，字叔庠，南阳人也。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渡江。后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东界者，辄东西散去。北狄惧威，关塞谧静。侦谍不敢东窥，驼马不敢南牧。侦，伺也。郑玄周礼注曰：谍贼，反间为国贼者。范晔后汉书曰：鲜卑寇辽东，蔡彤击之，虏大奔，不敢复窥塞。过秦论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方欲振策燕赵，席卷秦代，过秦论曰：振长策而御宇内。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龙驾于伊洛，侍紫盖于咸阳。楚辞曰：龙驾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傅玄乘舆马赋曰：紫盖漂以连翩。而遘疾弥留，欵焉大渐。尚书曰：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耕夫释耒，桑妇下机。曹植荀侯诔曰：机女投杼，农夫辍耕也。参请门衢，并走群望。左氏传曰：乃大有事于群望。维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然，庶寮如霰。?然，吹木叶落貌。男女老幼，大临街衢，潘勖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号巷哭。接响传声，不踰时而达于四境。臧荣绪晋书曰：羊祜薨，于是街衢涂巷，传哭接音，邑里相达。夷群戎落，幽远必至，望城拊膺，震动郢邑，并求入奉灵槨，藩司抑而不许。虽邓训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罢市之慕，范晔后汉书曰：邓训，字平叔，迁护乌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号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晋诸公赞曰：羊祜薨，赠太傅。南州以市日闻丧，即号哭罢市。对而为言，远有惭德。尚书曰：惟有惭德。神驾东还，号送踰境。萧子显齐书曰：緇丧还，百姓沔沔水悲泣。奉觞奠以望灵，仰苍天而自诉。萧子显齐书曰：百姓设祭于岷山。郑玄周礼注曰：丧所荐馈曰奠。韩诗曰：万人颺颺，仰天告诉。震响成雷，盈涂咽水。周易曰：震，动也。汉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卫与荀仲茂笺曰：举国颺颺，叹慕盈涂。

公临危审正，载惟话言。说文曰：话，会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几而弥固；左传曰：楚子囊还自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尚书曰：疾大渐惟几。孔安国曰：几，危殆。卫鱼之心，身亡而意结。韩诗外传，昔卫大夫史鱼病且死

，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当居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召伯玉而贵之，弥子瑕退之，徙殡于正堂。二宫軫恻，遐迹同哀。追赠侍中领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谥曰昭侯。时皇上纳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孔安国曰：麓，录也。尧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尚书曰：若时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卫。萧子显齐书曰：明帝初为右仆射，加领卫尉。晋中兴书，谢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载。汉书曰：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闻凶哀震，感绝移时。因遘沈痾，绵留气序。世祖日夜忧怀，备尽宽譬。世祖，武帝。臧荣绪晋书，贺循笺曰：日夜忧怀，慷慨发愤。宽譬，见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东观汉记曰：樊修至孝，母终，上遣中黄门朝暮餐食。吴志曰：朱然寝疾，孙权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上虽外顺皇旨，内殷私痛，独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沾衣。毛萇诗传曰：殷，忧也。东观汉记曰：齐武王以谮愬遇害，上与众会，饮食笑语如平常。冯异侍从亲近，见上独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处，异独入叩头，宽解上意。若此移年，虞瘠改貌。尔雅曰：臞，瘠也，与虞同，渠俱切。天伦之爱，振古莫俦。谷梁传曰：兄弟，天伦也。何休曰：兄弟先后，天之伦次也。毛诗曰：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毛萇曰：振，自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绝业，萧子显齐书明纪曰：太后废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尔雅曰：纂，继也。汉书，司马迁曰：惟汉接三代绝业。分命懿亲，台牧并建。尚书曰：分命羲叔。左氏传，富辰曰：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牧，见上文。对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传，子鱼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书曰：鲁侯伯禽宅曲阜。改赠司徒，因谥为郡王，礼也。

惟公少而英明，长而弘润。风标秀举，清晖映世。学遍书部，特善玄言。鞶帨之丽，篆籀之则。法言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李轨曰：鞶，带；帨，巾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独华藻也，巾带皆文之如绣也。汉书，史籀。音义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穷六义于怀抱，究八体于毫端。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汉书，八体六技。韦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弈思之微，秋储无以竞巧；孟子曰：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储，谓储蓄精思也。马融广成颂曰：储积山藪，广思河泽。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称奇。周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幽通赋曰：养流睇而猿号，李虎发而石开。至公以奉上，鸣谦以接下。周易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尚书曰：奉先思孝，接

下思恭。抚僚庶尽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贵。辨亡论曰：接士尽盛德之容。吴志，鲁肃曰：不失下曹，从事交游士林。虚怀博约，幽关洞开。邹润甫为诸葛穆答晋王命曰：虽曰博纳，虚怀下开。幽关，已见上文。西征赋曰：胸中豁其洞开。宴语谈笑，情澜不竭。毛诗曰：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世说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誉满天下，德冠生民。孝经曰：言满天下无口过。干宝晋纪，武帝诏曰：盖德冠生民，必泝不泯之荣。盖百代之仪表，千年之领袖。荀氏家传曰：荀彧德行周备，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王隐晋书曰：魏舒为相国参军，晋王特加器敬，每朝会罢，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实曰人之领袖也。曾不慙留，梁摧奄及。左氏传，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吊，不慙遗一老。礼记曰：孔子早起，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岂唯侨终蹇谢，兴谣辍相而已哉！侨，子产也。左氏传曰：产从政一年，輿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潘岳贾充誅曰：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杵。史记，赵良曰：五穀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史记以为五穀，而云蹇叔，未详潘、沈之旨。凡我僚旧，均哀共戚。怨天德之无厚，痛棠阴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邓析子曰：天于人无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淮南子曰：日朝发扶桑，入于落棠。高诱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所以克播遗尘，弊之穹壤，魏都赋曰：列圣之遗尘。曹植露盘颂曰：弊之天壤，以显元功。乃刊石图徽，寄情铭颂。其辞曰：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诗商颂文也。是开金运，祚始玉筐。金，谓殷。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吕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九成之台，饮食以鼓。帝命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卵而北飞，遂不反。高诱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契。三仁去国，五曜入房。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亦白其马，侯服周王。毛诗序曰：有客，微子来见祖庙。诗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本枝派别，因菜命氏。微子之后食邑于萧，因氏焉。毛诗曰：文王孙子，本枝百世。吴都赋曰：百川派别。汉书曰：杨雄之先，初食菜于晋之杨，因氏焉。左氏传，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东，义均梁徙。谓徙兰陵也。王隐晋书曰：徐州部东海郡兰陵县。班固高纪赞，刘向曰：战国时，刘氏自

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颂高祖云：涉魏而东，遂为丰公。自兹以降，怀青挖紫。解嘲曰：纁青挖紫，朱丹其毂。崇基岩岩，长澜泚泚。毛诗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又曰：新台有泚，河水泚泚。

惟圣造物，龙飞天步。庄子，孔子曰：夫造物者为人。司马彪曰：造物，谓道也。周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毛诗曰：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载鼎载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汉书音义，文颖曰：孛星多为除旧布新，改易君上也。高皇赫矣，仰膺干顾。曹府君陈寔谏曰：赫矣陈君。毛诗曰：乃眷西顾，此维与宅。景皇蒸哉，实启洪祚。毛诗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谥策文曰：光启洪祚，庆流万国。

乔岳峻峙，命世兴贤。毛诗：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郑玄曰：福祚兴于子孙。命世，已见上文。膺期诞德，绝后光前。膺五百岁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谏表曰：阶青云而诞德。晋起居注，安帝诏曰：元功盛德，超前绝后。几以成务，觉在民先。周易曰：夫几者动之微。又曰：夫易，开物成务。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位非大宝，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浚发。楚辞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诗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阙。汉书，梅福上疏曰：愿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涂。夏侯稚景福殿赋曰：乃陟乎文陛，以登华殿。吕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高诱曰：魏阙，象魏之阙也。惠露沾吴，仁风扇越。陆机谢成都王笺曰：庆云惠露，止于落叶。涉夏踰汉，政成期月。楚辞曰：江与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书曰：逾于汉。期月，已见上文。

用简必从，日新为盛。周易曰：简则易从。又曰：日新之谓盛德。在上哀矜，临下庄敬。哀矜，已见上文。论语曰：季康子问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草木不夭，昆虫得性。毛诗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我有芳兰，民胥攸咏。芳兰，即上芳若椒兰也。

群夷蠢蠢，岩别嶂分。尔雅曰：蠢，动也。倾山尽落，其从如云。毛诗曰：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挈妻荷子，负戴成群。庄子曰：邠人谓邠王曰：挈吾妻子以从王乎！又曰：石户之农夫，负妻戴子入海也。回首请吏，曾何足云！封禅书曰：昆虫闾泽，回首面内。汉书曰：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

，请吏比南夷。

昔闻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子曰：仁者寿。庄子曰：圣也者，遂于命者也。彼苍如何，兴山止箠？毛诗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止箠，已见上文。四牡方驰，六龙顿辔。毛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顿辔，喻死也。楚辞曰：贯鸿蒙以东揭兮，维六龙于扶桑。王逸注曰：结我车辔于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寿也。顿，犹舍也。斯民曷仰，邦国殄瘁。毛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齐殒晏平，行哭致礼。晏子曰：齐景公游于淄。晏子死，公繁馭而驰，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如车之馭，则又乘之。比至国，四下而趋，至则伏尸而哭曰：百姓谁复告我恶邪？赵徂昌国，列邦挥涕。史记曰：乐毅为燕伐齐，破之。封乐毅于昌国。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赵，号曰望诸君，而卒于赵。潘岳太宰鲁公碑曰：赵丧望诸，列国同伤。家语，敬姜曰：无挥涕。涕以手挥之也。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传，伯州犁谓皇颡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哀感徒庶，恸兴云陛。左思七略曰：闾甲第之广袤，建云陛之竖峨。

阶毁留攢，川泛归轴。礼记曰：君宾用輶，攢至于上。郑玄曰：攢，犹丛也。殡君棺以龙輶，丛不题凑象椁。仪礼曰：迁于祖，用轴。郑玄曰：轴，輶也。竞羞野奠，争攀去毂。遵渚号追，临波望哭。毛诗曰：鸿飞遵渚。范晔后汉书曰：祭遵丧至河南，车驾临之，望哭哀恸。无绝终古，惟兰与菊。楚辞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涂由帝渚，朱轩靡驾。楚辞曰：帝子降兮北渚。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不得乘朱轩。东首莹园，即宫长夜。广雅曰：首，向也。汉书音义，如淳曰：莹，冢田也。礼记曰：孔悝鼎铭曰：即宫于宗周。李陵诗曰：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逝川无待，黄金难化。逝川，已见上文。史记，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而丹砂可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锤石徒刊，芳猷永谢。吴越春秋，乐师谓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辞注曰：谢，去也。

文选考异

注「五帝出受图箠」：袁本、茶陵本「图箠」作「箠图」，是也。

魏氏乘时于前：案：「乘时」当作「时乘」。茶陵本校语云五臣作「乘时」，是也。袁本校语云善作「乘时」，非也。善「时乘」，五臣「乘时」，于注皆有明文。袁互换正文耳。尤以五臣乱善，所见误与袁同。陈云二字当乙，最是。

注「及文武成康」：袁本、茶陵本无「成」字。

注「简略也」：袁本、茶陵本「简略」作「略简」，是也。恨赋「脱略公卿」注引此，可证。

注「枯耽」：袁本、茶陵本作「枯耽切」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緬为宋劭陵王文学」：何校「劭」改「邵」，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吴王书阖庐」：陈云「书」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求民之瘼」：案：「瘼」当作「莫」。各本皆误。观下注可见。

注「我太公鸿飞兗豫」：何校「公」改「祖」，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刘琨劝进奏曰」：袁本：茶陵本「奏」作「表」，是也。

邓攸之缉熙萌庶：袁本、茶陵本「萌」作「氓」。案：二本以五臣乱善而失着校语，尤所见独未误也。

注「衿带喉咽」：袁本、茶陵本「喉咽」作「咽喉」，是也。

注「邓南鄴人」：陈云「南」下脱「鄙」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阃外已见上文」：袁本、茶陵本复出云云，非。

注「门限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苦本切」三字，是也。

注「千仞之汉」：案：「汉」当作「溪」。各本皆误。

德与五才并运：袁本、茶陵本「才」作「材」。袁校语云善作「才」，注亦作「才」。茶陵无校语，注亦作「材」。案：此盖善「材」、五臣「才」，袁误互换，尤所见与袁同，茶陵为得之也。与前江赋「五才」可相证。

注「倪宽为郡内史」：何校「郡」改「左」，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聚人于菴蒲之泽」：陈云：「聚」，「取」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征艾朔士」：何校「士」改「土」，是也。各本皆伪。

注「歌录曰鴈门太守行曰」：陈云「录」下「曰」字衍，是也。茶陵本与此同，袁并入五臣，无可借证。

注「宏为东郡」：陈校「东」下添「阳」字，云世说注引续晋阳秋可证。东阳，今浙东金华也。若「东郡」在晋为濮阳之地，当彦伯时已久陷北境，安得往莅之？案：所说最是，前三国名臣序赞题下注所引亦有「阳」字，又其一证也。

注「汉书广武君」下至「以迎小人」：此节注袁本、茶陵本并善入五臣，与尤全异，或尤别据他本，今无以订之。

注「汉书名臣奏曰」：陈云「书」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隔在汉北」：何校「汉」改「漠」，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羌戎豪帅感免恩德」：茶陵本「羌戎」作「破奠鞬」，无「德」字。袁本与此同。案：似茶陵是。

注「具以状言」：袁本、茶陵本「言」下有「安」字，是也。

注「蔡彤为辽东太守」：茶陵本「蔡」作「祭」，是也。袁本亦误「蔡」，下同。

注「圉圉寂寞」：袁本、茶陵本「寞」作「寥」，是也。

注「字叔庠」：袁本、茶陵本「庠」作「平」。案：今范书作「庠」，尤依以校改也。

注「为国贼者」：袁本、茶陵本「者」下有「徒颊切」三字，是也。

注「晋诸公赞曰」下至「即号哭罢市」：此注袁本、茶陵本并善入五臣，全异，或尤别据他本也。

注「韩诗曰」：陈云「诗」下当有「章句」二字，见任彦升劝进笺注，是也。各本皆脱。

载惟话言：袁本、茶陵本「惟」作「贻」，是也。

注「兄弟先后」：袁本、茶陵本「兄弟」作「弟兄」。何校「弟先」改「先弟」。陈云「弟先」二字当乙。案：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引正作「兄先弟后」。

注「尚书曰鲁侯伯禽」：陈云「书」下脱「序」字，是也。各本皆脱。

注「喻今之文字多」：袁本、茶陵本「多」上有「烦」字，是也。

注「储积山藪」：陈云「积」，「精」误，是也。各本皆误。

虚怀博约：袁本、茶陵本「约」作「纳」。袁校语云善作「约」，茶陵无校语。案：详注意，「约」但传写误，尤所见与袁同，非也。茶陵为得之。

几以成务：袁本、茶陵本「几」作「机」。案：此盖善「机」、五臣「几」，二本失着校语。又注中「几」、「机」互换，非。尤改善作「几」，亦非。

清猷浚发：袁本、茶陵本「浚」作「浚」，是也。

注「夏侯稚」：何校「稚」下添「权」字。陈云「稚」下当脱一「权」字。魏夏侯稚权以才学称，见荀勖文章叙录。案：所校是也，说已见前。各本皆脱。

注「以从王乎」：袁本、茶陵本「乎」下有「此」字，是也。

注「涕以手挥之也」：陈云「涕」下脱「流」字。各本皆脱。

墓志

吴均齐春秋，王俭曰：石志不出礼典，起宋元嘉颜延之为王琳石志。

刘先生夫人墓志

萧子显齐书曰：太祖为刘瓛娶王氏女。瓛卒，天监元年，下诏为瓛立碑，号曰贞简先生。王僧孺刘氏谱曰：瓛娶王法施女也。

刘先生夫人墓志

任彦升

既称莱归，亦曰鸿妻；列女传曰：老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驾车至老莱之门。楚王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老莱曰：诺。妻

曰：妾闻之，居乱世为人所制，此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莱乃随之。又曰：梁鸿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鸿纳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后复相将至会稽，赁舂为事。虽杂佣保之中，妻每进食，常举案齐眉，不敢正视。以礼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复有令德，一与之齐。曹植王仲宣诔曰：既有令德，材技广宣。礼记曰：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实佐君子，簪蒿杖藜；毛诗序曰：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东观汉记曰：梁统与杜林书曰：君非隗器，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庄子曰：子贡见原宪，原宪杖藜应门。欣欣负载，在冀之畦。音携。汉书曰：朱买臣常刈樵，其妻亦负载相随。左氏传曰：初，臼季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

居室有行，亟闻义让。言初居室及于有行，俱闻义让，故曰亟也。列女传，鲍苏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诗曰：女子有行。左氏传，赵衰曰：臣亟闻其言矣。稟训丹阳，弘风丞相。萧子显齐书曰：璫，晋丹阳尹惔六叶孙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后也。籍甚二门，风流远尚。汉书曰：陆贾游汉庭公卿间，名声籍甚。习凿齿晋阳秋曰：王夷甫、乐广俱宅心事外，言风流者称王、乐焉。肇允才淑，阃德斯谅。毛诗曰：肇允彼桃虫。又曰：窈窕淑女。礼记曰：内言不出于阃。郑玄曰：阃，门限也。毛萇诗传曰：谅，信也。

芜没郑乡，寂寞杨冢。范晔后汉书曰：郑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国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七略曰：杨雄卒，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参差孔树，毫末成拱。皇览圣贤冢墓志注曰：孔子冢在鲁城北泗水南。冢莹中树以百数，皆异种。人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其树柞粉雒离五味欂檀之树，鲁人莫之识。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公羊传曰：秦伯谓蹇叔曰：尔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暂启荒埏，长扃幽陇。萧子显齐书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盖璫卒之后，王氏宗合之。夫贵妻尊，匪爵而重。丧服传曰：夫尊于朝，妻贵于室。潘岳夏侯湛诔曰：惟尔之存，匪爵而贵。

文选考异

欣欣负载：何校「载」改「戴」。陈云「载」，「戴」误，注同，是也。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

注「音携」：袁本、茶陵本作「畦音携」三字，在注末，是也。

注「丞相遵之后也」：何校「遵」改「导」，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寂寞杨冢：袁本、茶陵本「寞」作「寥」。案：此疑二本是也。

文选卷第六十

目录 [隐藏]

1 行状

1.1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2 吊文

2.1 吊屈原文

2.2 吊魏武帝文

3 祭文

3.1 祭古冢文

3.2 祭屈原文

3.3 祭颜光禄文

3.4 附

行状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彦升

南徐州南兰陵郡县都乡中都里萧公年三五行状。

公道亚生知，照邻几庶。论语，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傅季友修张良庙教曰：道亚黄中，照邻殆庶。孝始人伦，忠为令德，毛诗曰：成孝敬，厚人伦。左氏传，君子曰：忠为令德。公实体之，非毁誉所至。论语，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高诱吕氏春秋注曰：体，行也。庄子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瞻，学综该明。郭子曰：孙子荆上品状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潘岳任府君画赞曰：学综群籍，智周万物。至若曲台之礼，九师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仓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又曰：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汉书音义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乐分龙赵，诗析齐韩。汉书曰：雅琴赵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诗，鲁、齐、韩三家。应劭汉书注曰：申公作鲁诗，韩婴作韩诗，后仓作齐诗也。陈农所未究，河间所未辑。汉书曰：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曰：河间献王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有一于此，罔不兼综者与！谢承后汉书曰：刘靚方策所载，靡不必综。昔沛献访对于云台，东平齐声于杨史，东观汉记曰：沛献王辅。永平五年秋，京师少雨。上御云台，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诏书问辅曰

：道岂有是邪？辅上书曰：案易卦震之蹇：蚁封穴户，大雨将集。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出云为雨，蚁穴居而知雨，将云雨，蚁封穴者，故以蚁为兴文。诏报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纪示东平宪王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以问校书郎，此与谁等？皆言类相如、杨雄，前代史岑比之。淮南取贵于食时，陈思见称于七步，方斯蔑如也。汉书，淮南王安，上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世说曰：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称乱陝服。沈约宋书曰：沈攸之，字仲达，为荆州刺史。顺帝即位，攸之帅武义至夏口反。毛诗传曰：无畔换，犹跋扈也。西京赋曰：睢盱跋扈。尚书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臧荣绪晋书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势据上流，将军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镇西晋熙王、南中郎邵陵王，并镇益口。沈约宋书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绥，封晋熙王，进号镇西。沈攸之举兵，镇寻阳之益城。又曰：邵陵殇王友，字仲贤，明帝第七子也。年五岁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赞两藩，而任摠西伐。沈约宋书曰：齐王太子奉晋熙王燮镇寻阳之益城。公时从在军，镇西府版宁朔将军军主，南中郎版补行参军署法曹。沈约宋书曰：除拜则为参军事，府版则为行参军。于时景烛云火，风驰羽檄；言云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风之驰。太公六韬曰：云火万炬以防夜。四子讲德论曰：风驰雨集。汉书，高祖曰：以羽檄征天下兵。谋出股肱，任切书记。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元瑜书记翩翩。迁左军邵陵王主簿记室参军。既允焚林之求，实兼仪形之寄。刀笔不足宣功，风体所以弘益。文士传曰：太祖雅闻阮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在长安，大延宾客，怒不与语，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西东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玩。恩义苟潜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署为记室。何法盛晋中兴书曰：王永，字安期，司空东海王越以为记室参军，雅相敬重，敕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史记，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除邵陵王友，又为安南邵陵王长史。东夏形胜，关河重复，东夏，会稽也。尚书，王曰：爰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汉书，田肯曰：秦形胜之国也。韩康伯王述碑曰：述迁会稽太守。此盖关、河之重复，泱泱大邦。选众而举，敦悦斯在。论语，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左氏传曰：晋搜于被庐，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君其试之。除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

辅国将军、会稽太守。

太祖受命，广树藩屏。左氏传，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贤；汉书，韦玄成曰：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也。汉书，文帝诏曰：右贤左戚。封闻喜县开国公，食邑千户。又奏课连最，进号冠军将军。汉书曰：儿宽为农都尉，大司农奏课最连。韦昭曰：最连，得第一也。越人之巫，睹正风而化俗；范曄后汉书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人也，拜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筮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吏辄行罚。于后遂断绝，百姓以安。篁竹之酋，感义让而失险。汉书，淮南王上书曰：臣闻越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纪赞曰：金汤失险。邪叟忘其西昃，龙丘狭其东皋。范曄后汉书曰：刘宠拜会稽太守，征为将作大匠。山阴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宠，曰：闻当见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杨经诔云：日昃景西，望子朝阴。范曄后汉书曰：任延，字长孙，南阳人，拜会稽都尉，年十九。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志不降辱，四辅三公，连辟不到。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都尉洒扫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犂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阮籍奏记曰：将耕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会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萧子显齐书曰：武穆裴皇后，讳惠昭，河东人，父玠之。后生子良。礼记曰：惟父母之丧，见星而行，夜见星而舍。毛诗曰：星言夙驾。仲长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忧乐之尽也。礼记曰：高子皋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水浆不入于口者，至自禹穴。礼记，曾子谓子思伋曰：吾执亲之丧，水浆不入于口七日。汉书曰：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内疚，礼记曰：亲丧外除。郑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愤诗曰：心焉内疚。尔雅曰：疚，疾也。礼屈于厌降，事迫于权夺，礼记曰：有从有服而无服，公子于其妻之父母。郑玄曰：凡公子厌于君，降其私亲，女君之子不降也。晋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权夺也。而茹戚肌肤，沈痛疮距。广雅曰：茹，食也。礼记曰：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故知锺鼓非乐云之本，縗麤非隆杀之要。论语，子曰：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马融曰：乐之所贵者，移风易俗也，非谓锺鼓而已。左氏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麤衰斩，寝苫枕草。孙卿子曰：丧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郑玄礼记注曰：有隆有杀，进退如礼。庄子曰：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锺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哭泣?经，隆杀之服，哀之末。改授征虏将军、丹

阳尹。良家入徙，戚里内属。三辅黄图曰：宣帝为杜陵，徙良家五千户居于陵。汉书曰：万石君传曰：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政非一轨，俗备五方。汉书曰：秦地五方杂错。公内树宽明，外施简惠，范晔后汉书，冯衍说鲍永曰：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臧荣绪晋书，吴隐之为晋陵太守，布政简惠。神皋载穆，穀下以清。西京赋曰：寔惟地之奥区神皋。汉书，谷永上疏曰：薛宣为御史中丞，执宪穀下。胡广汉官解故注曰：穀下，喻在辇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晔后汉书曰：杨璉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武皇帝嗣位，进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户。复授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迁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渐河润，汉书，武帝诏曰：淮南、衡山，两国接壤。东观汉记曰：拜郭伋颍川太守，召见辞谒。帝劳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未及下车，仁声先洽。汉书曰：班伯为定襄太守，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玉关靖柝，北门寝扃。汉书曰：龙勒有玉门关。周礼曰：凡军事聚柝，郑玄曰：击柝，两木相敲，行夜时也。柝与??同。史记曰：齐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裴驷曰：齐之北门。说文曰：扃，外关门之关。朝旨以董司岳牧，敷兴邦教，晋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过寔引罚。孔安国尚书传曰：董，督也。潘岳关中诗曰：岳牧虑殊。礼记，司徒明七教以兴民德。尚书曰：司徒掌邦教。方任虽重，比此为轻。山涛启事曰：方任虽重，比此为轻。征护军将军、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车骑将军、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汉书曰：三能色齐君臣和。苏林曰：能音台。尚书，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曰：五典克从。孔安国曰：五典，五常之教。辟玄闱以阐化，寝鸣钟以体国。玄，谓道也。太玄经曰：玄门混沌难知。孙放数诗曰：一往纵神怀，矫迹步玄闱。范晔后汉书曰：桓荣为五更。赞曰：待问应若鸣钟。翼亮孝治，缉熙中教。孝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夺金耻讼，蹊田自嘿。吕氏春秋曰：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捕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左氏传，申叔时谓楚子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以重矣。不雕其朴，用晦其明。吕氏春秋曰：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诱曰：素，朴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于内，乃得明。声化之有伦，繫公是赖。潘元茂九锡文曰：故周室之不坏，繫二国是赖。庠序肇兴，仪形国胄；师氏之选，允师人范。礼记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郑玄曰

：皆学名也。毛诗曰：仪刑文王。袁山松后汉书曰：李膺风格仪刑，皆可师范。尚书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周礼曰：师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国子。法言曰：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以本官领国子祭酒，固辞不拜。八座初启，以公补尚书令。陈寿魏志评曰：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也。晋百官名曰：尚书令、尚书仆射、六尚书，古为八座尚书。式是敷奏，百揆时序。尚书曰：敷奏以言。又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叙。王隐晋书，诏曰：今之尚书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国家之道，互为公私；君亲之义，递为隐犯。礼记曰：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有谏诤之义。公二极一致，爱敬同归，国语，栾共子曰：臣闻之，人生于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矣。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亮诚尽规，谋猷弘远矣。国语，召康公曰：天子听政，近臣尽规。晋中兴书，册陶侃曰：公经德秉哲，谋猷弘远。又授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本官悉如故。旧惟淮海，今则神牧，尚书曰：淮、海惟扬州。地理书曰：昆仑东南，地万五千里，名曰神州。编户殷阜，萌俗繁滋，汉书，吕后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不言之化，若门到户说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经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郑玄曰：非门到户至而日见也。楚辞曰：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顷之，解尚书令，改授中书监，余悉如故。献纳枢机，丝纶允缉。两都赋序曰：日月献纳。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礼记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武皇晏驾，寄深负图。应劭风俗通曰：宫车晏驾。谨按史记曰：王稽谓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宫车晏驾，是事不可知也；君虽恨于臣，是无可奈何。谓秦昭王以天下终也。昔周康王一日晏起，侍人以为深刺。天子当夜寝早作，身省万机，如今崩殒，则为晏驾矣。家语，孔子观于明堂，睹四门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宸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公仰惟国典，俛遵遗托，府擗天伦，踊绝于地。居处之节，复如居武穆之忧。谷梁传曰：兄弟，天伦也。何休曰：兄先弟后，天之伦次也。礼记曰：妇人击心爵踊。郑玄曰：爵踊，足不绝地也。

圣主嗣兴，地居旦奭。萧子显齐书曰：郁林王昭业，文惠太子长子。世祖崩，太孙即位。有诏策授太傅，领司徒，余悉如故。坐而论道，动以观德；周礼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礼记曰：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地尊礼绝，亲贤莫贰。晋中兴书，恭帝诏曰：大司马地隆任重，亲贤莫贰。班固诸侯王表序曰：亲亲贤贤，褒功表德。又诏加公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萧傅之贤，曹马之亲，兼之者公也。汉书曰：上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又曰：上欲自行击陈豨，周综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

，是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而综与傅宽同传，宽无不趋之言，疑任公误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迁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晋公卿礼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柬、吴王晏、梁王彤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复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统，进督南徐州诸军事，余悉如故。并奏疏累上，身歿让存。王隐晋书曰：武帝赠羊祜诏曰：身歿让存，遗操益厉。天不慙遗，梁岳颓峻，左氏传曰：孔丘卒，公诛之：昊天不吊，不慙遗一老。礼记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诏给温明秘器，敛以袞章，备九命之礼，遣大鸿胪监护丧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给，礼也。汉书曰：大将军霍光薨，赐东园温明秘器。服虔曰：东园处，此器象如桶，开一端，漆画，悬镜其中，置尸上，敛并盖之。周礼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恻极津门，感充长乐，东观汉记曰：东海王强薨，上发鲁相所上檄，下床伏地，举声尽哀，至长乐宫白太后。因出幸津门亭发丧。岂徒舂人不相，倾?罢肆而已哉！史记曰：赵良谓商鞅曰：五毅大夫死，秦国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刘绛圣贤本纪曰：子产治郑二十年，卒，国人哭于巷，商贾哭于市，农夫号于野。乃下诏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远尊戚，沿情之所隆。礼记曰：礼乐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郑玄注曰：沿，犹因述也。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扬州刺史、竟陵王、新除进督南徐州，体睿履正，神监渊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诗曰：民具尔瞻。肇自弱龄，孝友光备。毛诗曰：张仲孝友。爰及赞契，协升景业。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并已见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书曰：敷奏以言。晋中兴书，谢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载。尚书曰：百揆时叙。寄重先顾，任均负图。先顾，则顾命也。尚书曰：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相康王，作顾命。负图，已见上文。谅以齐徽二南，同规往哲。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也，故系之周公。鹊巢、驹虞之德，诸侯之风也，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凭保佑，永翼雍熙。东京赋曰：上下共其雍熙。天不慙遗，奄见薨落。慙遗，已见上文。方言曰：奄，遽也。尚书曰：帝乃殂落。哀慕抽割，震动于厥心。今先远戒期，龟谋袭吉。礼记曰：丧事先远日。尚书曰：谋及卜筮。孔安国曰：龟曰卜。又曰：乃卜三龟，一习吉。袭与习通。茂崇嘉制，式弘风猷。可追崇假黄钺、尚书曰：王左杖黄钺。孔安国曰：钺，以黄金饰斧。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綬丽绶，具九锡服命之礼。魏晋官品曰：相国、丞相，绿綬绶。九锡，已见潘勖九锡文。使持节、中书监、王如故。给九旒銮辂，甘泉鹵簿曰：游车九乘。礼记曰：乘銮辂，驾苍龙。黄屋左纛导，轝辂车，汉书曰：纪信

乘王车，黄屋左纛。李斐曰：黄屋；天子车，以黄繒为盖里。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汉书曰：载霍光尸以辒辌车。文颖曰：如今丧輜车。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汉书，韩延寿给羽葆，鼓车歌车。张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车也。晋公卿礼秩曰：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给虎贲二十人，持班剑焉。葬礼一依晋安平献王孚故事。」王隐晋书曰：孚字叔达，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谥曰献。诏丧事一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

公道识虚远，表里融通，渊然万顷，直上千仞。范曄后汉书，郭林宗曰：黄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鲁连子曰：东山有松，千仞无枝，非为正直，无枉自然。仆妾不睹其喜愠，近侍莫见其倾弛。晋中兴书曰：卫玠终身不见其愠喜。王隐晋书曰：王邵为丹阳尹，善礼仪操，人近习，未尝见其愠替。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书，穆公曰：人之有伎，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实貽耻。尸子曰：见人有过则如己有过，虞氏之盛德也。诱接恂恂，降以颜色，论语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肃曰：恂恂，温恭之貌。方于事上，好下规己，魏志，刘寔曰：王肃方于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于殖财，施人不倦。左传，叔方曰：齐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厌。帝子储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顺效诚者，令行禁止。国网天宪，寘诸掌握。范曄后汉书，刘陶曰：今权宦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淮南子曰：执节于掌握之间。寘，致也。未尝鞠人于轻刑，辇人于重议。东观汉记曰：袁安为尹十余年，政令公平，未尝以赃罪鞠人。常叹曰：凡士之学，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辇人于圣代，尹不忍为也。人有不及，内恕诸己。非意相干，每为理屈。晋中兴书曰：卫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体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东观汉记，郅郢曰：天生俊士，以为民也。华袞与缁??张吕同归，山藻与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郑公碑曰：公虽违华袞，犹朱其纁。韩诗子路曰：曾子褐衣，缁??夫尝完。论语曰：臧文仲山节藻梲。包咸曰：节者，栢刻镂为山。梲者，梁上楹。画以藻文。圣主得贤臣颂曰：长于蓬茨之下。良田广宅，符仲长之言；范曄后汉书曰：仲长统，字公理，山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每州郡召命，辄称疾不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尝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体之役。邛山洛水，协应叟之志。应璩与程文信书曰：故求远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邛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丘园东国，锱铢轩冕。以东国若丘园，轻轩冕犹锱铢者。郑玄曰：言君分国以禄之，视之轻如锱铢矣。乃依林构宇，傍岩拓架。清猿与壶人争旦，缁幕与素濑交辉。刘公干赠五官中郎将诗曰：明月照缁幕。楚辞曰：戏疾濑之素水。置之虚室

，人野何辨。庄子曰：虚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刘熙曰：当此之时，舜与野人相去岂远哉！殷仲文入剡诗曰：野人虽云隔，超悟必有比。高人何点，蹶屣于锺阿；征士刘虬，献书于卫岳。赠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礼，萧子显齐书曰：何点，字子皙，庐江人也。隐居东离门卞忠贞墓侧。豫章王命驾造门，点后门逃去。竟陵王子良闻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议。遗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传曰：何点常蹶草屣，时乘柴车。萧子显齐书又曰：刘虬，字灵豫，南阳人也。豫章王为荆州牧，辟虬为别驾，遗书礼请，虬修笺答不应命。子良致书通意，虬答书。后以江陵沙洲人远，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赐毛玠素屏风、素凭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以古人之服。干宝晋纪，何曾谓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训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屈以好事之风，申其趋王之意。战国策曰：先生王叔造门，欲见于齐宣王，宣王使谒者迎入。王叔曰：叔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叔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乃知大春屈己于五王，君大降节于宪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后汉书，井丹，字大春，扶风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东观汉记曰：荀恁，字君大，鴈门人也。永平中，骠骑将军东平宪王苍辟恁署祭酒，敬礼焉。后朝会，上戏之曰：先帝征君不至，骠骑辟而来，何也？对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来；骠骑将军执法检下，臣故不敢不来。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制山居四时序，言之已详。

文皇帝养德东朝，同符作者。萧子显齐书曰：文惠太子懋，字云乔，世祖长子。昭业即皇帝位，追尊为文皇帝。山涛启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选。羊祜秉德义，克己复礼，东宫少事，养德而已。论衡曰：治国之道，一曰养德。养德者，养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贤。礼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爰造九言，实该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贤、言亲、言生、言静、言昭、言真、言节、言义。孔藏与从弟书曰：学者，所以饰百行也。导衿襦于未萌，申炯戒于兹日。衿襦，于衿结襦也。仪礼曰：女嫁，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毛诗曰：亲结其缡，九十其仪。毛萇曰：离，妇人之帟也。幽通赋曰：既讯尔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非直旦暮千载，故乃万世一时也。庄子曰：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命公批注，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批注。卫将军王俭缀而序之。竟陵王集云：卫将军王俭为九言序赞。山宇初构，超然独往，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

士，山谷之人也，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注曰：独往自然，不复顾世。顾而言曰：死者可归，谁与入室？国语曰：赵文子与叔向观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谁与归？尚想前良，俾若神对。思玄赋曰：尚前良之遗风。王隐晋书，刘琨曰：神爽忽然，若己之侍对也。乃命画工，图之轩牖。既而缅属贤英，傍思才淑，贾逵国语注曰：缅，思貌。匹妇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从容而进曰：未见好德，愚窃惑焉。论语，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礼记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弟子吊之。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曾子怒曰：丧尔亲，使人未有闻。丧尔子，丧尔明，汝何无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邓析书曰：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听受一谬，差以千里。易干凿度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造箴铭，积成卷轴，门阶户席，寓物垂训。李尤集序曰：尤好为铭赞，门阶户席，莫不有述。家语，南宫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训后嗣。先是震于外寝，左氏传曰：震夷伯庙，罪之。匠者以为不祥，将加治葺。吊屈原曰：逢时不祥。杜预左氏传注曰：葺，覆也。公曰：此天谴也，无所改修，以记吾过，且令戒惧不怠。左氏传曰：晋侯求介之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从谏如顺流，虚己若不足。王命论曰：从谏如顺流。庄子曰：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至于言穷药石，若味滋旨；左氏传曰：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信必由中，貌无外悦。左氏传曰：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贵而好礼，怡寄典坟。论语，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左氏传，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虽牵以物役，孜孜无怠。孙卿子曰：是谓以己为物役矣。尚书曰：禹予思日孜孜。又曰：无怠无荒。乃撰四部要略、净住子，净住序云：遗教经云：波罗提木叉是女大师，若住于世，无异我也。又云：波罗提木叉住，则我法住；波罗提木叉灭，则我法灭。是故众僧于望晦再说禁戒，谓之布萨。外国云布萨，此云净住，亦名长养，亦名增进。所谓净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净住。子者，绍继为义，以沙门净身口七支，不起诸恶，长养增进菩提善根，如是修习成佛无差，则能绍续三世佛种，是佛之子，故云净住子。并勒成一家，悬诸日月。汉书曰：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阙艺，成一家言。杨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烦，示其成者张伯松，伯松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弘洙泗之风，阐迦维之化。礼记，曾子谓子夏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郑玄曰：洙、泗，鲁水名也。瑞应经曰：菩萨下当作佛，托生天竺迦维罗卫国。大渐弥留，话言盈耳，尚书曰：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说文曰：话，会合善言也。论语，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黜殡之请，至诚恳恻。黜殡，已见演连珠注。岂古人所谓立言于世，没而不朽者欤！左氏传曰：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对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易名之典，请遵前烈。谨状。礼记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

文选考异

任彦升：案：此三字当在上「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下。各本皆错误在此。

南兰陵郡县都乡：何校「都」上添「中」字，据南齐书高帝纪文校。陈云疑当作「东」，见前安陆昭王碑文注。案：彼注即引南齐书，「东」、「中」乖异，未必非「东」误也。又案：「县」上当有「兰陵」二字。此历说州郡县乡里，不应祇云县而不云何县。

注「应劭汉书注曰」：袁本、茶陵本无「汉书注」三字。案：无者是也。

注「后仓作齐诗也」：袁本、茶陵本「后仓」二字作「臣瓚曰韩固」五字。案：二本是也。「韩」乃「辕」之伪，儒林传可证。尤据颜注艺文志所引改之，非。

注「前代史岑比之」：何校「比之」改「之比」，是也。各本皆倒。

注「毛诗传曰无畔换」：案：「无」字不当有。又「换」诗作「援」。畔援犹跋扈也，在郑笺。此各本皆有误。

注「王永字安期」：茶陵本「永」作「承」，是也。袁本亦误「永」，晋书本传可证。

注「东夏会稽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案：二本在五臣铕注，此盖误入。

注「孙复为昭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音韶」二字，是也。

注「倪宽为农都尉大司农奏课最连」：陈云「为」下脱「司」字，又「最连」当乙，是也。各本皆误。

注「范曄后汉书曰刘宠」：袁本「范曄后」作「华峤」。案：袁本是也，但「峤」下仍当有「后」字。此初同袁，修改者非。茶陵并入五臣，更非。

注「曾子谓子思伋曰」：陈云「伋曰」二字当乙，是也。各本皆倒。

而茹戚肌肤：袁本、茶陵本「戚」作「戚」，是也。

沈痛疮巨：案：「疮」当作「创」，善引礼记「创巨者」为注，可证。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向注字作「疮」。然则善「创」、五臣「疮」，各本乱之，非。

。

注「汉书曰万石君传曰」：袁本、茶陵本「书」下无「曰」字，是也。

注「范曄后汉书」：袁本、茶陵本无此五字。

注「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袁本、茶陵本作「幸蒙危言之世，遭宽明之时」。案：此所引恐据冯衍集，尤校改全依范书，未必是也。

武皇帝嗣位：茶陵本无「皇」字，「帝」下校语云五臣作「皇」。袁本「皇」下校语云善有「帝」字。案：尤所见与袁同。

食邑加千户：袁本、茶陵本「加千」作「如干」。案：考南齐书云「二千户」，上文云「食邑千户」，故此云「食邑加千户」，即二千户也。善无注者，本不须注耳。五臣济注乃云「如干犹若干，无定户故也」，可谓妄说。二本不着校语，以之乱善，甚非。尤所见独未误。

仪形国胄：案：「形」当作「刑」，注引毛诗、袁山松后汉书俱是「刑」字。茶陵本亦然。袁本注中尽作「形」，非也。上文「寔兼仪形之寄」，注别引晋中兴书，可知此不得与彼同。各本皆作「形」，或五臣如此。藉田赋「仪刑孚于万国」，五臣作「形」，其证也。

允师人范：袁本云善作「师」。茶陵本云五臣作「归」。案：各本所见皆非，「师」但传写误。

注「中大夫」：袁本、茶陵本作「掌以嫩诏王」五字。案：此尤改之也。

注「有谏诤之义」：茶陵本并五臣入善，有此句。袁本并善入五臣，无。今无以订之也。

注「父母生之」：案：「母」字不当有。各本皆衍。

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茶陵本「杨」作「扬」，袁本亦作「杨」。案：「扬」字是也。下及注尽仿此。

萌俗繁滋：袁本、茶陵本「繁滋」作「滋繁」。案：二本所载五臣良注云「滋繁，言多也」，未审善果何作？或不与五臣同，而尤所见为是。

注「刘绹圣贤本纪曰」下至「农夫号于野」：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十字。案：或别据他本也。

九旒銮辂：案：「旒」当作「游」。善引「甘泉卤簿游车九乘」为注，作「游」不作「旒」，甚明。袁、茶陵二本所载五臣济注乃云「九旒，旗也」，是「旒」字为五臣本亦甚明。各本所见，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读者罕辨，今特订正之。

注「驾苍龙」：袁本、茶陵本「龙」下有「辂音路」三字，是也。

注导：袁本、茶陵本作「纛音导」三字，在注中「左方上注之」下，是也。

注「如今丧輜车」：袁本「輜」作「輶」，是也。茶陵本亦误为「輜」。

注「韩延寿给羽葆」：何校「给」改「植」，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而好下接己」：何校「接」改「佞」，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寔致也」：袁本、茶陵本无此三字。案：二本在五臣良注，此盖误入。

注「郢郢曰」：袁本、茶陵本「郢」作「恠」，是也。

注「郑玄曰」：案：「玄」下当有「礼记注」三字。各本皆脱。

注「野人虽云隐」：袁本、茶陵本「隐」作「隔」。案：「隔」字是也。又案：「野人」当作「人野」，各本皆倒。上文「舜与野人」，袁、茶陵作「人野」，盖本是此作「人野」而误其处。

注「卞忠贞墓侧」：袁本、茶陵本「忠贞」作「望之」，是也。

注「后以江陵沙洲人远」：何校「沙」上添「西」字，「人」上添「去」字，是也。各本皆脱。

屈以好事之风：袁本：茶陵本「事」作「士」，是也。何、陈校皆改「士」。

注「先生王叔」：何校「叔」改「升」，下同，云今国策作「斗」，形相近之误。吴师道曰：一本标文枢镜要作「王升」。案：所校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升」，又其一证。

注「宣王使谒者迎入」：何校「迎」改「延」，是也。各本皆伪。

乃知大春屈己于五王：袁本、茶陵本无「于」字。案：二本下句校语云善有「于」，五臣无「于」。盖尤并校添此句也。

注「文惠太子懋」：案：「子」下当有「长」字。各本皆脱。何校添「子」字，盖误。

注「孔藏与从弟书曰」：陈云「藏」，「臧」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于衿结褵也」：何校「于」改「施」，陈同，是也。各本皆伪。

注「亲结其缡」：袁本「缡」作「离」。案：「离」字是也，观下注可见。茶陵本亦误「缡」。又案：依此，正文疑善作「离」，今作「褵」，其误与前女史箴同。否则善尚有「离」、「褵」异同之注，今删削不全也。

注「赵文子与叔向」：袁本、茶陵本「向」作「誉」，是也。

注「弟子吊之」：何校「弟」改「曾」，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尚书曰禹」：案：「曰禹」当作「禹曰」。各本皆倒。

注「以拾遗补阙艺」：袁本、茶陵本无「艺」字。案：此尤依汉书改「阙」为「艺」，因误两存也。

吊文

吊屈原文

并序

吊屈原文

贾谊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韦昭曰：谪，谴也。字林曰：文厄切。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

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应劭风俗通曰：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数廷讥之，因是文帝迁为长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闾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张晏曰：恭，敬也。越绝书曰：恭承嘉惠，述畅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国，志愿得兮。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韦昭曰：皆水名。罗今为县，属长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侧闻之。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言至湘水，托流而吊。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张晏曰：谗言罔极。罔极，言无中正。周书，文王曰：惟世罔极，汝尚助予。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胡广曰：闾茸不才之人，无六翻翱翔之用，而反尊显，为谄谀得志于世也。字林曰：闾茸，不肖也。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广曰：逆曳，不可顺道而行也。倒植者，贤不肖颠倒易位也。植，史记作值。世谓随夷为溷胡困兮，服虔曰：殷之贤士卞随也。韦昭曰：夷，伯夷也。溷，浊也。史记随字作伯。谓跖蹠为廉。李奇曰：跖，鲁之盗跖；蹠，楚之庄蹠。莫邪为钝兮，吴越春秋曰：干将者，与欧冶同师，俱作剑。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干将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干将妻之名也。铅刀为铍。汉书音义曰：铍彻谓利也，息盐切。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应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谓屈原。邓展曰：言屈原无故遇此祸也。毛诗曰：吁嗟鸠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如淳曰：斡，转也。史记音乌活切。尔雅曰：康瓠谓之瓢。李巡曰：大瓠，瓢也。瓢，丘列切。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战国策，汗明曰：大骥服盐车上太行，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冠当加首，而以荐履，到上为下，故渐不可久也。仪礼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应劭曰：嗟，咨嗟。苦，劳苦，屈原遇此难也。

讯信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张晏曰：讯，离骚下竟乱辞也。独壹郁其谁语？凤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史记音漂，匹遥切。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音义曰：袭，覆也，犹言察也。庄子，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张晏曰：沕，潜藏也。邓展曰：音昧。偃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应劭曰：螭獭，水虫害鱼者。偃，背也。苏林曰：偃音面，服虔曰：螭音泉。韦昭曰：虾，虾息。蛭，水虫、食人者也。螾，丘螾也。偃然自绝于螭獭，况从虾与蛭螾也？虾音遐。蛭，之一切。螾音引。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庄子曰：宣尼见蛾丘之将，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郭象曰：进不荣华：退不枯槁也。使骐驎可得系而羈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纷，乱也。应劭

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纷纷，构谗意也。犍为舍人尔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凤不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离此愆尤，亦夫子自为之故，不可尤人也。历九州岛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言知时之乱，当历九州岛，相贤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如淳曰：凤凰曾击九千里，绝云气。遥，远也。曾，高高上飞意也。郑玄曰：击，音攻击之击。李奇曰：遥，远也；曾，益也。史记击字作翮。文子曰：凤凰飞千仞，莫之能致也。礼记曰：德辉动乎内。险征，谓轻为征祥也。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应劭曰：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善曰：庄子曰：弟子谓庚桑楚曰：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鳅为之制也。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晋灼曰：小水不容大鱼，而横鱣鲸于洿渎，必为蝼蚁所见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迁之言；亦谓谗贼小人所见害也。鱣或作鱣。史记，鱣，张连切；鱣音寻。庄子，庚桑楚谓弟子曰：吞舟之鱼殒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战国策，齐人说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

文选考异

吊屈原文：茶陵本此上有「吊文」二字，另为一行，是也。袁本亦脱。

注「越绝书曰」：袁本「越」上有「善曰」二字，是也。下「列子曰」上，「罔极言无中正」上，「字林曰鬪茸」上，「毛诗曰」上，「庄子千金之珠」上，「虾音遐」上，「文子曰凤凰飞千仞」上，「庄子庚桑楚」上，同。茶陵本移每节首，非。

注「觅」：袁本、茶陵本作「汨音觅」，在注中「汨水在焉」下，是也。

乃殒厥身：袁本、茶陵本「殒」作「陨」。案：史记、汉书皆是「陨」字。

注「不可顺道而行也」：袁本、茶陵本「可」作「得」，是也。案：史记索隐引正作「得」。

注「植史记作值」：袁本、茶陵本「作」作「音」，是也。

吁嗟默默：袁本、茶陵本「吁」作「于」。案：史记、汉书皆是「于」字，此注中「吁」亦当作「于」也。

注「汗明曰大骥」：案：「大」当作「夫」，各本皆伪。

嗟苦先生：茶陵本校语云「苦」五臣作「若」。袁本作「苦」，无校语，非。何云汉书作「若」。陈云「苦」当从汉书作「若」，更有颜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证云云。案：所说是也。「苦」字但传写误，盖误认注中「劳苦屈原」，以为正文有「苦」字耳。今史记亦作「苦」，误与此同。

注「应劭曰嗟咨嗟苦」：陈云「苦」汉书注作「也」。案：「也」字是也。各本皆误。史记集解所引无此字，又其一证。

注「离骚下竟乱辞也」：陈云「竟」，「章」误，是也。各本皆误。案：汉书颜注及单行索隐引皆作「章」。

注「邓展曰音昧」又注「苏林曰偃音面服虔曰蠖音梟」又注「蛭之一切蟪音引」：此所音袁本、茶陵本俱无，尤盖别据他本，今无以考之也。

注「亦夫子不如麟凤不逝之故」：袁本、茶陵本下「不」字作「翔」，是也。案：史记索隐引正作「翔」。

注「郑玄曰」：陈云「玄」当作「氏」，是也。各本皆误。

固将制于蝼蚁：袁本云善作「蝼蚁」。茶陵本云五臣作「蚁蝼」。案：「蝼」与「鱼」韵较协。各本所见，盖传写倒，善未必不与五臣同也。今史记、汉书皆作「蝼蚁」，而单行索隐正文仍作「蚁蝼」，可见亦未必史汉不本皆为「蚁蝼」，今误与此同也。注中「蝼蚁」凡三见，则不拘语倒之例耳。

注「亦谓谗贼小人所杀害也」：何校「谓」改「为」，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鱣音寻」：袁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

吊魏武帝文

并序

吊魏武帝文

陆士衡

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恻然叹息，伤怀者久之。毛诗曰：啸歌伤怀。

客曰：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性命之区域。家语，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必有终矣。尸子，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是以临丧殡而后悲，睹陈根而绝哭。国语曰：楚子西叹于朝，蓝尹亶曰：吾闻君子思前世之崇替与哀殡丧，于是有叹，其余则否。礼记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郑玄曰：宿草，谓陈根也。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

机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数而已矣。左氏传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蚀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蚀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它日则为灾，阳不克也。国语曰：梁山崩，伯宗问绛人曰：若何？对曰：山有朽壤而崩，将若何！然百姓怪焉者，岂不以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浊之累；尚书曰：高明柔克。高明，谓日月也。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故乎？谷梁传曰：沙麓崩，林属于山为麓。沙，山名。无崩坏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范晔后汉书曰：左回天，贝独坐。谓中官左馆、

贝瑗也。淮南子曰：鲁阳公与韩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庄子曰：申徒，兀者也，谓子产曰：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崔寔政论曰：及其出也，足以济世宁民。吕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阙之下。许慎淮南子注曰：魏阙，王之阙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尚书曰：格于上下。左氏传，楚灵王曰：是区区者，而不畀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外尔之土。尚书曰：光被四表。左氏传，子产曰：谚曰：曰蕞尔之国。杜预注曰：蕞尔，小貌也。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筭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筭，计谋也。迹，功业也。思玄赋曰：盍远迹以飞声。呜呼！岂特瞽史之异阙景，黔黎之怪颓岸乎？观其所以顾命冢嗣，贻谋四子，顾命，已见上文。尔雅曰：冢，大也。左氏传，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谓文帝也。毛诗曰：贻厥孙谋。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又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说言矣！声类曰：说，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禅，封母弟彰为中牟王，植为雍丘王，庶弟彪为白马王，又封支弟豹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盖太祖崩时，四子在侧。史记不言，难以定其名位矣。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自任，已见上文。列子，相室谓东门吾曰：公之爱子也。同乎尽者无余，而得乎亡者无存。言人命尽而神无余，身亡而识无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伤也。郑玄礼记注曰：死，言精神尽也。然而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几乎密与！班固汉书哀纪述曰：婉娈董公。力婉切。毛诗曰：绸缪束薪。毛萇曰：绸缪，犹缠绵也。杜预左氏传注曰：几，近也。又曰：「吾媵好妓人，皆着铜爵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总帐，郑玄礼记注曰：凡布细而疏者谓之总。朝晡上脯糒之属。汉书，东方朔曰：干肉为脯。方武切。说文曰：糒，干饭也，蒲秘也。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舍中，谓众妾。众妾既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之。晏子春秋曰：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组，连以珠。吾历官所得绶，皆着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求与违不其两伤乎？令衣裘别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违也。求为吝而亏廉，违为贪而害义，故曰两伤。悲夫！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言爱是情之所厚，故虽大而必失之；恶是行之所秽，故虽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用其爱，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

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然则爱与恶，其于成孝也无择。令人虽未得爱，不得恶矣。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识者道之华。论语，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见，是故物不累于内。于是遂愤懑而献吊云尔。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愤懑。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东都赋曰：系唐统，接汉绪。答宾戏曰：王途芜秽，周失其馭。蔡邕释诲曰：王途坏，人极弛。汉书，元帝诏曰：政令多违。伋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以龙喻太祖也。重渊，九重之渊也。杨雄释愁曰：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国语曰：祭公谋父曰：奕世载德。载，犹行也。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左氏传，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赞我也。杜预曰：勍，强也。汉书，梅福上书曰：高祖取楚如拾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极也。厘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三才，已见头陀寺碑文。范曄后汉书曰：梁太后诏曰：周举在禁闱，有密静之风。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声。许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弦谓之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云物，喻群凶也。左氏传曰：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来归，归之于己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礼记曰：天无私覆。淮南子曰：为帝异道，而德覆天下。楚辞曰：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宏，普也。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史记，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辅臣股肱。毛诗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乐推而不馱。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传，吕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杜预注曰：造成也。将覆篲于浚谷，挤为山乎九天。论语，孔子曰：譬如平地，虽覆一篲，进，吾往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挤，坠也。司马兵法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苟理穷而性尽，岂长筭之所研。周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郑玄曰：言穷其义理，尽人之情性，以至于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虑也。悟临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颠。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见上文。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大命，谓天命也。尚书曰：天监厥德，用集大命。虽光昭于曩载，将税驾于此年。史记，李斯曰：当今可谓富贵极矣，吾未知税驾也。法言曰：仲尼之驾税矣。李范曰：税，舍也。

惟降神之绵邈，眇千载而远期。降神，谓生圣智也。千载一出，故曰远期也。毛诗曰：惟岳降神。桓子新论曰：夫圣人乃千载一出，贤人君子所相思而不可得见者也。信斯武之未丧，膺灵符而在兹。兹，此也。此，太祖也。论语

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灵符，天禄方兹始。春秋孔演图曰：灵符滋液，以类相感。虽龙飞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东京赋曰：龙飞白水。汉书，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举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刘备固险距守。五月，引军还长安。陈思王述征赋曰：恨西夏之不纲。毛诗曰：陈师鞠旅。魏明帝自惜薄佑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阳。踰镐京而不豫，临渭滨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弥四旬而成灾。毛诗曰：宅是镐京。答宾戏曰：周望兆勋于渭滨。尚书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归，王翌日乃瘳。孔安国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咏归途以反旆，登崤澠而謁来。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还洛阳。东京赋曰：乃反旆而回复。汉书曰：王莽册命王奇曰：崤、澠之险，东当郑、卫。新序，大臣曰：洛阳西有崤、澠。思玄赋曰：回志謁来从玄谋。次洛纳而大渐，指六军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阳。庚子，王崩。尚书曰：东至于洛纳。大渐，已见上文。尚书曰：帝念哉。

伊君王之赫奕，寔终古之所难。楚辞曰：长无绝兮终古。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违。汉书，项羽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田邑与冯衍书曰：欲摇太山而荡北海。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以禔福，亦践危而必安。难蜀父老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说文曰：禔，安也，时移切。迄在兹而蒙昧，虑噤闭而无端。楚辞曰：口噤闭而不言。噤，巨荫切。委躯命以待难，痛没世而永言。鶡冠子曰：从祀委命。鵬鸟赋曰：纵躯委命。论语，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抚四子以深念，循肤体而頽叹。迨营魄之未离，假余息乎音翰。楚辞曰：我营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无离乎？锺会曰：经护为营，形气为魄。执姬女以嚙瘁，指季豹而濯焉。孟子曰：嚙蹙而言。嚙蹙，谓人频眉蹙??，忧貌也。濯，泣涕垂貌。气冲襟以呜咽，涕垂睫而洑澜。蔡琰诗曰：行路亦呜咽。桓子新论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泪承睫，涕出。汉书，息夫躬绝命辞曰：涕泣流兮萑兰。臣瓚曰：萑兰，涕泣阑干也。萑与洑古今字同。

违率土以靖寐，戢弥天乎一棺。毛诗曰：率土之滨。古诗曰：潜寐黄泉下。毛萇诗传曰：戢，聚也。弥天，喻志高远也。尚书五行传曰：云起于山，弥于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咨宏度之峻邈，壮大业之允昌。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思居终而恤始，命临没而肇扬。谷梁传曰：先君有正终，后君有正始也。援贞咎以懋悔，虽在我而不臧。言为履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贞吝之道，教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贞吝。毛诗曰：何用

不臧。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西京赋曰：嗟内顾之所观。张坚与任彦升书曰：缠绵惠好，庶躐高踪。尚书曰：道扬末命也。紆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结遗情之婉变，何命促而意长！陈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孝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诗曰：窈窕淑女。汉书，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宣备物于虚器，发哀音于旧倡。礼记曰：孔子谓盟器者，备物而不可用。说文曰：倡，乐也。谓作伎人也。矫戚容以赴节，掩零泪而荐觞。家语曰：子贡问居父母之丧，子曰：戚容称其服。楚辞曰：长太息以掩涕。物无微而不存，体无惠而不亡。言服玩虽微而必存，仪形无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语，孔子谓哀公曰：君入庙，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睹人，君以此思哀，则意可知矣。庶圣灵之响像，想幽神之复光。响像，音影之异名。鲁灵光殿赋曰：忽缥缈以响像。孙卿子曰：下和上譬响之应声，影之像形。苟形声之翳没，虽音景其必藏。音以应声，景以随形；形声咸已翳没，影响故亦必藏也。鹖冠子曰：景则随形，响则应声也。徽清弦而独奏，进脯糈而谁尝？悼總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诗曰：宅殷土茫茫。登爵台而群悲，眄美目其何望？字林曰：眄，长眙也。博雅曰：眄，视也。眄与贮同。毛诗曰：美目眄兮。既晞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礼繁则易乱，厚葬则伤生，能遵简薄，所以遗累。诗纬曰：齐数好道，废义简礼。宋均曰：简，犹阙也。汉书，刘向曰：贤臣孝子，亦命顺意而薄葬。史记曰：因其俗，简其礼也。彼裘绂于何有，貽尘谤于后王。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貽尘谤而及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恋，虽复上圣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览见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文选考异

注「贝独坐谓中官左馆贝瑗也」：袁本、茶陵本「贝」作「唐」，「贝瑗」作「唐衡」。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而不畀余也」：何校「畀余」改「余畀」，陈同，是也。各本皆倒。

注「谚曰曰」：袁本、茶陵本不重「曰」字，是也。

注「史记不言」：何校「记」改「既」，是也。各本皆误。

注「李范曰税」：陈云「范」，「轨」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汉书文昌宫」：袁本、茶陵本「书」下有「曰」字，是也。

注「陈思王述征赋曰」：袁本、茶陵本「征」作「行」，是也。

注「周望兆勋于渭滨」：陈云「勋」，「动」误，是也。各本皆伪。

注「我营魄而登遐」：案：「我」当作「载」。各本皆伪。

注「老子曰抱一」：案：「抱」上当有「载营魄」三字。各本皆脱。

援贞咎以悵悔：袁本「咎」作「吝」，云善作「咎」。茶陵本作「吝」，无校

语。案：尤所见与袁同，非也。茶陵所见是也。注「贞吝」有明文，「咎」但传写误。

注「张坚与任彦升书曰」：陈云「坚」，「升」误，「升」，「坚」误，是也。各本皆误。

注「孔子谓盟器者」：何校「盟」改「明」，是也。各本皆误。

注「忽缥缈以响像」：袁本、茶陵本「缈」做「眇」，是也。

眇美目其何望：案：「眇」当作「贮」。注云「眇与贮同」，谓所引字林、博雅之「眇」与正文之「贮」同也。若作「眇」，于注不相应。盖五臣因此注乃改「眇」为「贮」。各本所见皆以之乱善而失着校语。

祭文

祭古冢文

并序

祭古冢文

谢惠连沈约宋书曰：元嘉七年，惠连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义康修东府城，城堑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也。

东府掘城北堑，入丈余，丹阳记曰：东府城西则简文会稽王时第，东则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领扬州，仍住先舍，故俗称东府。得古冢，上无封域，不用砖甃。毛萇诗传曰：甃，瓠瓠也，今谓之砖。以木为椁，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吕氏春秋，惠公说魏太子曰：昔王季历葬涡山之尾，桀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高诱曰：棺题曰和。明器之属，材瓦铜漆，有数十种，礼记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异形，不可尽识。刻木为人，长三尺，可有二十余头，初开见，悉是人形，以物柎拨之，应手灰灭。说文曰：柎，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触物为柎也。广雅曰：拨，除也，补达切。棺上有五铢钱百余枚，汉书曰：武帝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也。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烂坏。尔雅曰：瓠犀瓣。说文曰：瓣，瓜中实也，白菟切，一作辩字，音练。瓣与练字通。铭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东冈，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远近，故假为之号曰冥漠君云尔。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属领直兵令史、统作城录事、临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荐冥漠君之灵：

忝摠徒旅，板筑是司。穷泉为堑，聚壤成基。一椁既启，双棺在兹。舍畚凄怆，纵锺漣而。左氏传曰：宋灾，陈畚搗。杜预曰：畚，箕笼也。畚音本。搗，居局切。尔雅曰：锹谓之锺。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预左传注曰：而，助语也。刍灵已毁，涂车既摧。礼记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倾低。盘或梅李，盎或醢醢。尔雅曰：盎谓之缶。又曰：肉谓之醢。郭璞曰

：肉酱也，音海。说文曰：醢，酸也。醢，呼蹄切。蔗传余节，瓜表遗犀。犀，已见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质几年？潜灵几载？寡妇赋曰：潜灵邈其不反。为寿为天？宁显宁晦？铭志湮灭，姓字不传。今谁子后？曩谁子先？功名美恶，如何蔑然？

百堵皆作，十仞斯齐。毛诗曰：百堵皆兴。壙不可转，壑不可回。黄肠既毁，便房已颓。循题兴念，抚俑增哀。汉书曰：霍光薨，赐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便房，冢圻中室也。埤苍曰：俑，木送人葬也，余肿切。俑或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射声垂仁，广汉流渥。范晔后汉书曰：曹褒迁射声校尉。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百余所，褒亲履行，问其意，故吏对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后者，故不得埋掩。褒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设祭以祀之。东观汉记曰：陈宠，字昭公，沛国人也。转广汉太守。先是雒阳城南，每阴，常有哭声，闻于府中。宠使案行，昔岁仓卒时，骸骨不葬者多。宠乃敕县葬埋，由是即绝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礼记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郑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风，为君改卜。孝经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轮移北隍，窀穸东麓。说文曰：城池无水曰隍，音皇。左氏传，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预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长夜，葬为埋也。说文曰：穸，葬下棺也。谷梁传曰：林属于山为麓。圻即新营，棺仍旧木。郑玄周礼注曰：圻，谓冢中也。棺或为??，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礼记，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来，未之有也。敬遵昔义，还祔双魂。礼记，孔子曰：鲁人之祔也，合之。郑玄曰：祔，谓合葬也。酒以两壶，牲以特豚。幽灵髣佛，歆我牺樽。呜呼哀哉！魏太祖祭桥玄文曰：幽灵潜翳。李康浸髅赋曰：幽魂髣佛，忽有人形。礼记曰：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牲，尊用牺象也。许宜切。

文选考异

注「高诱曰棺题曰和」：袁本、茶陵本无此七字。案：或尤别据他本也。

注「而助语也」：袁本、茶陵本「助语」作「语助」，是也。

注「先是雒阳城南」：何校引徐云「广汉治雒县」，此「阳」字衍文，是也。各本皆衍。

注「格」：茶陵本作「音格」二字，在注末，是也。袁本亦误。

注「葬为埋也」：何校「葬为」改「谓葬」，陈同，是也。各本皆误。

注「未之有也」：何校「有」下添「改」字，陈同，是也。各本皆脱。

注「牲用白牲」：案：下「牲」当作「牲」。各本皆伪。

祭屈原文

沈约宋书曰：少帝即位，出延之为始平太守。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

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祭屈原文

颜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沈约宋书曰：张邵，字茂宗，吴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旗旧楚。贾谊吊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周礼曰：州里建旗。郑玄毛诗笺曰：谓州长之属。陆机高祖功臣颂曰：旧楚是分。访怀沙之渊，得捐佩之浦。楚辞曰：怀沙砾而自沈兮，不忍见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沅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楚辞曰：路漫漫其悠远，夕弭节而高厉。汉书曰：乌江亭长舣舡待。如淳曰：南方人谓整舡向岸曰舣。乃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王逸楚辞序曰：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

兰熏而摧，玉缜则折。语林曰：毛伯成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蒲芬艾荣。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挠，勇也。礼记，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缜密以栗，智也。郑玄曰：缜，致也。物忌坚芳，人讳明洁。坚芳，即玉及兰。刘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坚。蔡邕度尚碑曰：明洁鲜白珪。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贾谊吊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独离此咎。楚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温风怠时，飞霜急节。温风长物，飞霜杀物也。周书曰：小暑之日温风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风衰怠。桓麟七说曰：飞霜厉其末，飙风激其崖。

嬴非遘纷，昭怀不端；嬴，秦姓；非，楚姓。王逸楚辞序曰：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譎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怀王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遗，卒客死于秦。大戴礼曰：太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此属太保之任也。谋折仪尚，贞蔑椒兰。史记曰：楚怀王既绌屈平，秦乃令张仪事楚。秦昭王欲与怀王会，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问子兰，兰劝王行。秦因留怀王。王逸楚辞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潜毁之。楚辞曰：椒专佞以慢谄兮，极又欲充夫佩纬。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辞曰：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害长。王逸曰：兰，怀王之少弟，司马子兰也。身绝郢阙，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萇诗传曰：干，崖也。比物荃菝，连类龙鸾。韩子曰：连模拟物，见者以为虚而无用。荃菝，香草也。王逸楚辞序曰：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

声溢金石，志华日月。金石，乐也。金曰锺，石曰磬。吴越春秋，乐师曰：君王之德，可刻之于金石。史记太史公曰：屈原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与日月争光可也。如彼树芳，实颖实发。毛诗曰：实发实秀，实颖实栗。望汨心歔，瞻罗思越。吴质答东阿王书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尘

，昭忠难阙。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传，君子曰：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

文选考异

注「贾谊吊屈原文曰」：袁本、茶陵本无「文」字，是也。上引亦无此字。

注「极又欲充夫佩纬」：陈云「极」，「楫」误，是也。「纬」当作「帙」。各本皆误。

注「羌无实而害长」：案：「害」当作「容」。各本皆误。

祭颜光禄文

颜光禄，即颜延年也。

祭颜光禄文

王僧达

维宋孝建三年。沈约宋书曰：孝建，孝武年号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颜君之灵：

呜呼哀哉！夫德以道树，礼以仁清。尚书曰：树德务滋。孔安国曰：树，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岁飞声。思玄赋曰：盖远迹以飞声。义穷机彖，文蔽班杨。机彖，谓周易。班，班固；杨，杨雄也。郭璞三仓解诂曰：杨音盈，协韵。性婞刚洁，志度渊英。楚辞曰：婞婞直以亡身兮。婞，犹直也。登朝光国，实宋之华。班固汉书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陈太丘碑曰：纁佩金紫，光国垂勋。国语，季文子曰：吾闻以德荣为国华。韦昭曰：为国光华。才通汉魏，誉浹龟沙。汉书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书曰：被于流沙。汉书，李陵歌曰：经万里，度沙漠。说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栖志云阿。言服爵虽依帝典，而栖志实在云阿，言高远也。管子曰：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贵也。张华励志诗曰：栖志浮云。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犹连波，以喻多。气高叔夜，严方仲举。叔夜，嵇康字也。司马彪续后汉书曰：陈蕃，字仲举，汝南人也。出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宾客。逸翮独翔，孤风绝侣。郭璞游仙诗曰：逸翮思拂霄。广雅曰：风，声也。流连酒德，啸歌琴绪。汉书，班伯曰：式号式諝，大雅所流连。刘灵有酒德颂。毛诗曰：啸歌伤怀。琴绪，绪，引绪也。

游顾移年，契阔燕处。何敬祖杂诗曰：惆怅出游顾。毛诗曰：死生契阔。春风首时，爰谈爰赋。秋露未凝，归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质之始。明发晨驾，瞻庐望路。毛诗曰：明发不寐。心凄目泫，情条云互。李陵诗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踰。凉阴掩轩，娥月寝耀。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归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微灯动光，几牖谁照？衾衽长尘，丝竹罢调。擘悲兰宇，屑涕松峽。楚辞曰：涕渐渐其如屑。古来

共尽，牛山有泪。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泣，唯晏子独笑。公收泪而问之，晏子曰：使贤者常守，则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则庄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为流涕？是曰不仁也。见不仁之君一，谄谀之臣二，所以独笑也。非独昊天，歼我明懿。毛诗曰：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陈奠馈。苍颉篇曰：馈，祭名也。申酌长怀，顾望歔歔。呜呼哀哉！范晔后汉书曰：刘陶上疏曰：喟尔长怀，中篇而叹。

文选考异

注「机彖谓周易班班固杨雄也」：袁本、茶陵本此注并入五臣，恐尤亦非善旧。

注「叔夜嵇康字也」：袁本、茶陵本此注并入五臣，恐尤亦非善旧。

注「琴绪绪引绪也」：案：此有误。各本皆同，无可考也。

注「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踰」：袁本、茶陵本「浮」作「惊」，「驰奄忽」作「逝纷纷」。案：此尤校改之也。

注「公收泪而问之」：袁本、茶陵本「泪」作「涕」，是也。

附

案：陆贻典尝据尤本校汲古阁本。其尤跋后又有跋曰：「说友到郡之初，仓使尤公方议侵文选板以实故事，念费差广而力未给。说友言曰：『是固此邦阙文也。愿略他费以佐其用可乎？』乃相与规度费出。阅一岁有半而后成，则所以敬事于神者厚矣。江东岁比旱，说友日与池人祷之神焉。盖有祷辄应。岁既弗登，独池之歉犹十四也。顾神贶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选以李善本为胜，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云云。」「补」字下损失。今本无此跋，必脱去也。说友，袁说友，即尤跋之袁史君。此跋末言尤之雠校，语虽未竟，而其有所改易，显然已见，今录附于后，以资详考。